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七五册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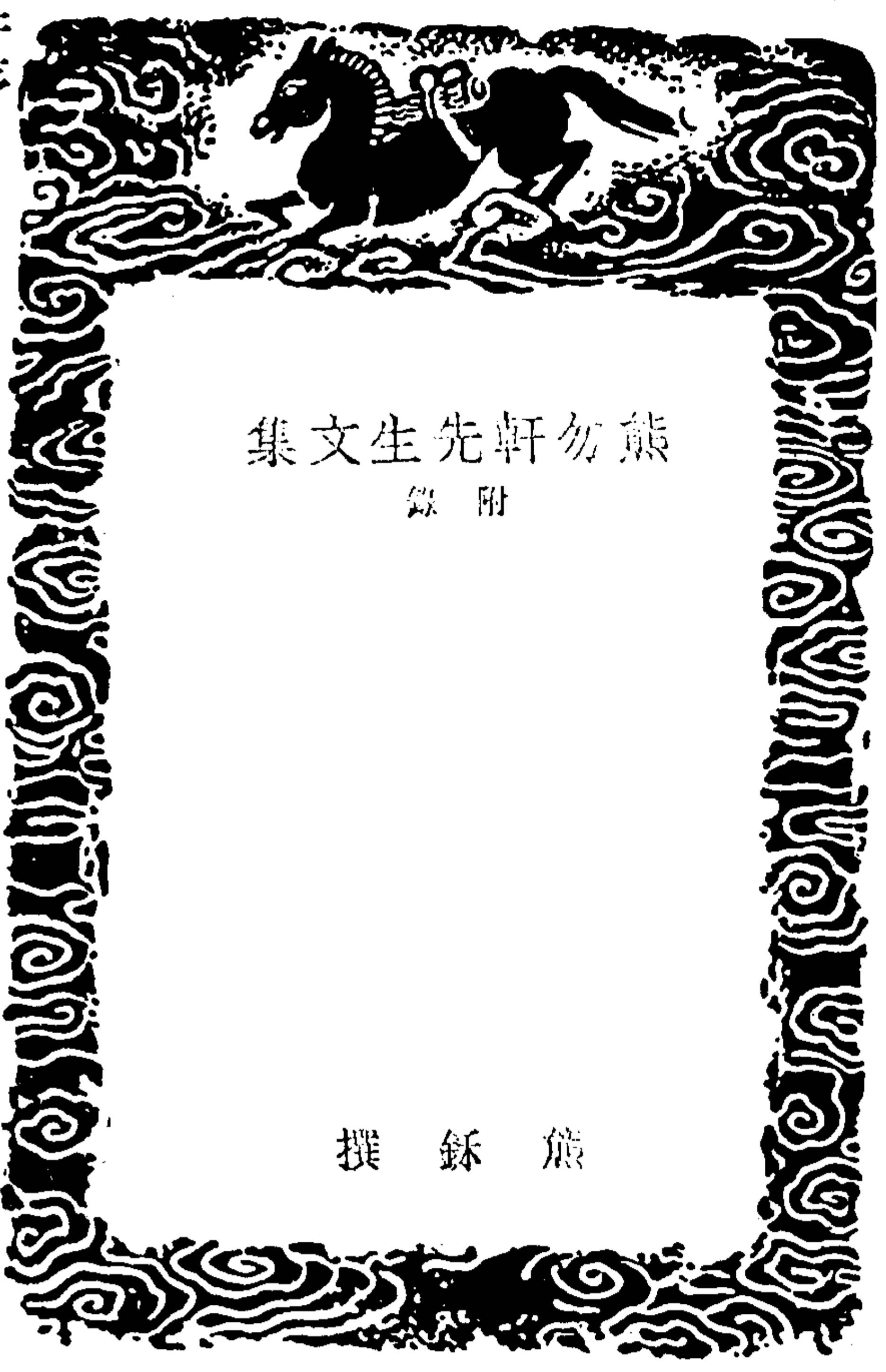
文學類



文別集—宋	熊勿軒先生文集六卷附附錄	宋 熊 鈺撰	正 誼	一
黃勉齋先生文集八卷	宋 黃 幹撰	正 誼	二六	
永嘉先生八面鋒十三卷	宋 撰人不詳	湖 海	七五	
文別集—金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二十卷附補遺	金 趙秉文著	畿 輔	一〇四
文別集—元	許魯齋集六卷	元 許 衡撰	正 誼	一七六
揭文安公文粹二卷	元 揭傒斯撰	粵 雅	一九七	
吳朝宗先生聞過齋集四卷	元 吳 海撰	正 誼	二一六	
榮祭酒遺文一卷	元 榮 肇著	涉 聞	二四〇	
文別集—明	平西蜀文一卷	明 太 祖撰	紀 錄	二四八
皇陵碑一卷	明 太 祖撰	紀 錄	二四九	
西征記一卷	明 太 祖撰	紀 錄	二五〇	
擬連珠編一卷	明 劉 基著	今 獻	二五一	
演連珠編一卷	明 王 禕著	今 獻	二五四	
王忠文公集二十卷	明 王 禕撰	金 華	二五五	
方正學先生集七卷	明 方孝孺撰	正 誼	四〇〇	

薛敬軒先生文集十卷	明 薛 瑄撰	正 誼	四三七
廣寒殿記一卷	明 宣 宗撰	紀 錄	四八七
魏莊渠先生集二卷	明 魏 校撰	正 誼	四八八
羅整庵先生存稿二卷	明 羅欽順撰	正 誼	五〇八
海剛峯集二卷	明 海 瑞撰	正 誼	五二三
楊忠愍公集二卷	明 楊繼盛著	畿 輔	五四六
潁水遺編一卷	明 陳 言著	鹽 邑	五六三
勅議或問一卷	明 世 宗撰	紀 錄	五七三
味檠齋文集十五卷	明 趙南星著	畿 輔	五七九





集文生先軒勿熊
錄附

撰錄熊

許序

文之傳世豈易云乎。不深於道德。不能以為文。不關乎世教。不足以言文。道德其本。關世教其用。歟。求其真才實學。全體大用。具天地之綱常。壽斯民之命脈。紹聖賢之統緒者。吾於建陽熊先生足徵焉。先生諱禾。字去非。號勿軒。又號退齋。自幼有志道學。師事文公高弟輔氏。講貫聖賢傳之旨。沈潛天人道德之蘊。登宋度宗咸淳進士。授邵武司戶參軍。時四方騷擾。道梗不赴。及宋社既屋。遂隱於雲谷。搆益峯書院。聚徒講道。四方來受學者雲集。四書六經。皆有訓釋。著農禮兵刑彙。晚年修三禮通解。將脫藁。竟以疾卒。平生著述甚富。厄於兵火。獨四書標題易經講義詩選正宗小學句解傳於世。蓋峯嗣孫熊澍家藏遺藁。存十一於千百。族孫孟乘類次成帙。益為八卷。傳諸家塾。三世孫斌何惠之博雅。慨念先世手澤。重加考訂。繡梓以傳。求予序之。可謂孝子慈孫之用心乎。捧誦再三。不能釋手。夫有命世之大賢。斯有及門之高弟。先生生文公考亭闕里。雖未及門受業。其真才實學。著書立言。實有功於文公也。惜乎遭宋叔世。不能以竟其蘊。乃時之不幸。非先生之不幸也。然其遺書尚存。嘉惠後學。於以立綱常。關世教。紹統緒。實斯文之幸。天下後世之幸。豈顯晦用舍。足為先生輕重哉。矧逢聖明。崇儒重道。列之先賢。祀之學宮。亦可謂無負先生之功矣。斯集之傳。若星辰麗空。江河行地。遠而彌光。久而彌芳。不可以時文例論。顧予何人。而敢僭序先生之交耶。然以判簿公之請。不容辭。故序其大略如此。判簿公讀書善吟。清慎詳雅。民咸悅之。蓋

熊勿軒先生文集 許序

熊勿軒先生文集 許序
無忝先賢之後云。大元至元十七年三月吉旦。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河內許衡謹書。

原序

士之以聖賢自命者。其明體達用之學。不為浮華詭遇。一以世道為心。不得大行。則用之以羽翼經傳。其學為有本。而後其言為足傳。武彝勿軒熊先生。生當宋季。受業於朱子之門人輔氏。年弱冠讀大學。玩索有得。喟然歎曰。學在是矣。因益窮研四書。以及諸經。務為有體有用之學。每病世之儒者。議論多而踐履少。詞章盛而事功衰。以故特立不肯遷就。觀其謝鄉舉。舉兩書於感恩知己中。惟以讀書濟時相質證。其氣節有過人者。先生見道不可行。乃卷而懷之。與諸弟子結廬武彝。劬按遠紹。接墜緒之茫茫。而紫陽之正派。作詩云。斯文一縷千鈞日。我輩三經五典身。其擔當斯道為何如哉。所著若下集。並經行世。其文俱在。無非本義葩麟戴之旨。為明體達用之言。有裨後學。良非淺鮮。至於別配享而正孔廟之儀。黜邵馬而定五賢之祀。百世不能易焉。昔人謂朱子為聖門功臣。若先生者。不又為朱子之功臣與。聖朝崇尚正學。隆禮先賢。先生之言。固宜琬琰珍之。球圖重之者也。余既景仰先生之為人。而又樂其所學之有本。因為重梓其集。播之海內。使有志聖賢之學者。慨然而興。是則先生之澤也夫。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季春。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熊勿軒先生文集 原序

熊勿軒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序

孝經大義序

史纂通要序

農桑輯要序

翰墨全書序

題董竹澗詩集序

送胡庭芳序

送胡庭芳後序

送詹君履學正序

送夏思學歸江東序

贈地理吳竹澗序

熊勿軒先生文集 目錄

卷之二

序 跋

麻沙劉氏族譜序

江氏族譜序

四時治要方序

蔡氏春秋後序

跋交信錄序

跋文公再游九日山詩卷

熊竹谷文集跋

跋謝春堂詩義後

跋林氏兄弟遺事後

跋姚氏族譜

敬齋銘箴跋

卷之三

記

考亭書院記

三山郡泮五賢祠記

晉江縣學記

開樂堂記

虛直軒記

北苑茶焙記

曝背記

卷之四

論 疏

帝堯萬世之功論

虞君思輔少康復國論

熊勿軒先生文集 目錄

熊勿軒先生文集 目錄

孔甲象龍論

商有三仁兩義士論

湯執中立賢無方論

商鞅徒木立信論

漢主不拜嵩夫論

祀典議

重修武夷書院疏

刊儀禮經傳通解疏

重建建陽書坊同文書院疏

洛陽新建同文書院疏

重建文公神道門疏

代母梅庵題考亭書院祀田疏

重建御史坊富義橋疏

重建會文橋疏

重建麻沙畫錦橋疏

重建莒口橋疏

卷之五

文 啓劄 說 銘

答戒酒文

建同文書院上梁文

龍峯祭先聖文

又

又

又

又

謝鄉舉論學

謝貢舉啓

聘啓

又

熊勿軒先生文集

目錄

四

熊勿軒先生文集 目錄

回定啓

又

又

熊回虞

易卦說

適堂說

虞彥忱字說

張以謙字說

約我齋銘

卷之六

附錄

勿軒先生傳

題勿軒先生行狀

送勿軒先生歸武夷序

送退齋東歸序

興退齋論學

龍峯書院記

送退齋歸武夷六首

登雲谷呈熊退齋

贈退齋同年貢舉

龍峯書院舍茶禮成

五

熊勿軒先生文集 目錄

七

齊文矣。唐玄宗開元敕議，意非不美，而司馬貞淺學陋識，并以闔門一章去之。卒啓玄宗無禮無度之禍，而其所製序文，至以禮爲外飾之所資，仁義爲後來之漸，有不知所謂因心之孝者，果何所因而又自而萌乎？學之不講，德之不修，一至於此，桓桓朱子，特起南夏，平生精力，用工於易四書爲多，至此書則僅成刊誤一編，註釋大義，猶有所未及。噫！人子不可斯須忘孝，則此爲天子至庶人，一日不可無之書，章句已明，而大義猶闕，願非一大欠事乎？蓋嘗有志彙集諸家傳註，以明一經而未果，一日，余友人新安胡庭芳，挈其高弟鄱陽董真卿，訪余雲谷，一作武夷山，手攜父書，有孝經大義者，取而閱之，則其家君深山先生輩，君季亨父所輯也，其書爲初學設，故其詞皆明白易曉，熟玩之，則其開義趣精深，又有非淺見謾聞所能窺者，輒爲刊之，釐其書，以廣其傳，此豈惟學者修身齊家之要，而有國有天下者，亦豈能外是而他有化民成俗之道哉？噫！文公一用之於滕，而四方草偃，雖動拓跋帝，再用之於魏，至使鄰國君臣，聳動愧悔，而不自已，生於其心，發於其政，今考二君行事，皆班班有三代之風，而況不止爲滕魏者乎？嗟夫！此經之廢，蓋千五百餘年矣，悠悠蓋壤，人極未墜，豈無以二帝三王之心爲心者，仁，人心也，學所以求仁，而孝則行仁之本也，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恐何幸身親見之。

朱晦翁八歲通孝經大義，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序中具見私淑之意。葛記略

昔人有言：孝經一書，足以立心治國，何用多爲？信如先生所言。郭字山

孔子備三才之道，曰：我行在孝經。漢孝宣時，二疏以之訓儲，孝章時，介皆皆通孝經。孝靈時，向栩嘗北

史纂通要序

堯迄今年六十二甲辰矣，自是以上，年代不可考，意混茫初開，洪水未有洩，距洪荒之世未甚久也，邵康節以元會運世，推皇帝王伯所自始，開物至堯甲辰，歲數甚闕，大抵三皇之世，邈矣其不可徵矣，五伯權利，又君子所不道，有天下者，不過行帝道而帝王道而已，此外皆他道也，蓋嘗纂帝王大紀一編，託始帝堯元載，下逮威烈王二十二年，以爲古今一部通史，適吾友胡庭芳，挾史纂通要來，閱甚有契焉，益相與討論，開亦蒙取節，不廢其言，蓋以人心道心，爲千萬世治亂興亡之決，此河南程子所謂三代而上，純是天理，三代而下，純是人欲之意，而武夷朱子，與永康陳氏，所以反覆論辨，而不實者，也可謂確論矣，余又爲之躊躇卻顧，而有感於濂溪周子之言，通書不云乎：純心要矣，用賢急焉，噫！人主一心，攻之者衆，或以聲色，或以貨利，投吾之欲，千條萬端，大抵親賢臣，遠小人，則陽明勝，而天理用事，此其所以治而興也，親小人，遠賢臣，則陰濁肆，而人欲用事，此其所以亂而亡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必有皋益伊萊，姬呂之爲臣，皆以輔弼之職，居師保之位，其從容啓沃，贊導彌縫，所以納君當道，而格其非心，其功端不細矣，後世人主正心之學不講，大臣格心之道不明，其患蓋本於無相業，無師道，上之人，往往好臣其所教，而尊德樂道之意，未有其在下者，又道失正傳，學味原本，至於事君，亦苟焉富貴利達而已矣，茫茫宇宙，至以天下之大，而無可相，以天子之尊，而無可師，于五百年，泯泯莽莽，亂多治寡，厥有由矣，嗟夫！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之一

序

孝經大義序

孔門之學，惟曾氏得其宗，曾氏之書有二，曰大學，曰孝經，經傳章句，大略亦相似，學以大學爲本，行以孝經爲先，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堯典一篇，大學孝經之祖也，自克明峻德，以至親睦九族，極之百姓之昭明，萬邦之於變，大學之序也，孝之爲道，蓋已具於親睦九族之中矣，何也？一本故也，自是舜以克孝而徵五典，禹以致孝而敘九倫，伊尹述成湯之德，一則曰立愛惟親，二則曰奉先思孝，當時人紀之修，孰大乎？是文武周公，率是而行，上而宗廟之享，下而子孫之保，宗支庶蕃，道化流衍，且二千餘年，推其效，必至於四海之內，人皆親其親，長其長，一麟毛一牙甲之微，無不得所而後爲孝之極致，嗚呼！二帝三王之教，可謂大矣，孝經一書，卽其遺法也，世人春秋，皇綱紐解，孔子傷之，三復昔者，明王孝治之言，思之深，望之切矣，誠使天子公卿躬行於上，凡禮樂刑政之具，一足以孝爲本，則斯道也，固天性之自然，人心之固有，一轉移間，王道顧不易易乎？惜也！徒託之空言，而僅見於門人記錄之書也，書存而道可舉，雖不能行之一時，猶可詔之來世，今此經之可考者，不過漢藝文志而已，而其篇次，則前註古文二十二章，孔壁所藏本也，今文一十八章，漢河間所得，顏芝本，而劉向之所參校者也，要之出於漢儒傳會，皆非曾氏門人所記

宋 熊 禾 撰

天生斯民。果何日而蒙至治之澤乎。輒贊數語。以廣庭芳未盡之意。庭芳復謂余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人主一心無取舍之極。則焉知其賢而用之。然則天理人欲消長之機。正君子小人進退之候。周子固不曰。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乎。此愚之所以決然以人心道心為千萬世治亂興亡之機者。非虛言也。輒次其語。使覽是編者。知所本而庭芳之言。為不可易云。

如讀孔安國尚書序。典質樸茂。足弁四代之首。舊記續。當時如濂洛蔡。無一人登相臣之位者。宋之所以不得與於斯文也。郭字山。

陳明卿先生謂史記為古今大綱。手摩摩千萬言。澹雅若亡言。漢書為古今大槩。局錦江濯紅。黠麗光瑩。皆莫能及。此特言刺合敘事典重森嚴之文矣。夫文所以載道也。道之不明。文雖巧奚益哉。以人心道心。決古今興亡。誠千秋金鑑。熊之章。

農桑輯要序

古農桑輯要一編。迺大司農司頒行之書也。前建安郡丞張侯某。刻而傳之。將以廣朝廷務農重本之意。於天下。誠使家實一本。奉行惟謹。則人人衣食以足。而風俗可厚。教化可興矣。抑孟子之言。田必百畝。桑必五畝。雞豚狗彘之畜。必不失時。然後黎民可以不飢不寒。老者可以衣帛食肉。蓋三代所以極其品節。制度之詳。以盡其輔相裁成之道。有天下者。萬世所當取法也。嗟夫。二千年蠹理之政。一壞於戰國之侵。經界再壞於秦人之開阡陌。董仲舒限田之策。既不行於國。實民富之時。苟悅均田之論。又不用於土曠人稀之後。舉天下農桑大利。上不在國。下不在民。而悉歸於兼井豪強之家。奴婢厭綺紈。犬馬飲梁肉。而耕夫織婦。終歲絲絲而計。粒粒而數。有不得以遂其一日之溫飽者矣。不反其本。而汲汲焉末節之是詳。不能制民之產。則雖朝講夕究。徒為空言。月要歲成。亦無益於實政也。橫渠張夫子必欲驗之一鄉。以行之天下者。夫豈無所俟哉。每愛元魏後周。口分世業之法。至桑麻山產。亦各有給。一時斯民。生意津津。可以三代。使自隋迄唐。守而不失。勿開買賣之門。勿變兩稅之法。雖至今存可也。夫豈寥寥而難行哉。老癯遺氓。欽視詔書。獨農租十分之二。永為定式。不覺舉手欣賀曰。此王政之始也。何也。南北風氣雖殊。大抵農戶之食。主租已居其力之半。主戶奉公上之餘。誠能復損其二以益之。則所得佃租。視采地之祿。亦略相當矣。誠能舉而行之。以漸復古者。五畝百畝之制。使貧者得以受野人之田。而食其餘。富者得以享君子之祿。而不失其養。賦稅可均。徭役可省。地不改辟。民不改聚。經制一定。豈惟三代可復。雖為上古耕鑿墾壤之民。可也。何幸身親見之。

春蠶不煖寒肌。冬收不周夏飽。良繇古法不復。經制久湮矣。不尙空言。而圖實政。真不減樓臺玉之圖。爾風也。葛紀瞻。

考古者。謂漢儒在宋人之上。如董如賈。醇乎醇者也。劉向匡衡。大醇而小疵。如此言言實政。直駕董賈之上。何論竹魏乎。考古者辨之。熊之章。

翰墨全書序

文公嘗言。制誥是君諷其臣。表牋是臣諷其君。然則近世士大夫以啓劄相尙。無乃交相諷者乎。書坊之書。徧行天下。凡平日交際應用之書。悉以啓劄名。其亦文體之變乎。省軒劉君應季。為此編命曰翰墨全書。凡儒者操翰行墨之文。皆具。非但啓劄而已也。其所選之文。大略變俗歸雅。返澆從厚。去浮華。尙質實。多是先哲大家數。而時賢之作。亦在所不遺。斯亦可謂之全書矣。蓋嘗因是而論之。文之體。莫善於詩書。君之於臣。誥命而已。即後世書疏之體也。紀述之體。如堯典。禹貢等作。後世紀志碑記敘事之文。始於此。問答之體。如微子。君奭等篇。後世論辨往復之文。始於此。若後世詩詞一類。則自虞夏唐歌而下。備見於三百篇之風雅頌。舍是之外。亦未有能易者。至制誥表啓劄。皆為駢儷。而後文始盡變矣。甚者紀事實錄之文。亦為四六之體。吟詠性情。且尙對偶之工。至於末流。連篇累牘。雖百千萬言。而辭不足。果何日而可復返於雅厚質實之歸乎。且劉君此編。自冠昏以至喪祭。近自人倫日用。遠而至於天地萬物。凡可以寓之文者。莫不畢備。其亦異乎世之所謂啓劄者矣。其開俚俗之言。異怪之說。雖不能悉去。亦必為之訂其謬誤。而究其指歸。劉君之用志。亦可尙已。劉君力學善文。與余講學武夷。洪源山中者。十有二年。所造甚深。此特其游藝之末耳。平礪伯氏。為刊是書。君之可傳於後世者。固不止是也。輒書編端。以驗觀者。敗漁六籍。徒挈春華。學人所歎。去駢儷而歸雅厚。大文所為彌樸也。先生之論。自是挽回世趨。葛紀瞻。詩書為文詞之祖。其精采香光。自滿於天地而不敵。又何事六朝三唐窮工異曲乎。觀此信是先輩典刑。郭字山。

虞夏之文。渾灑而已。殷人明肅。周人和樸。體制俱備。漢之子長。唐之退之。宋之歐蘇。亦各本其意義。以行之。庸有加乎。熊之章。

卿雲喜起。嶰然天機。里巷歌謠。悠然言永。彼唐山夫人而下。蘇李十九首。猶不能嗣其遺響。況其降此者哉。熊照庸。

題董竹潤詩集序

古之君子。立身行世。節行為上。辭藝次之。胷中有所蘊抱。非假是不能自達。故可以見情。不可以溺志。詩其一也。古三百篇。上自朝廷。下至委巷。性情之所發。禮義之所止。千載而下。誦其詩。知其人。靈均之騷。靖節子美之詩。孤憤愛切。皆自肺腑流出。故可傳。不然。則雖嘔心冥思。極其雕鏤。泯泯何益。近代詩人。格力微弱。駸駸晚唐五季之風。雖謂之無詩可也。董君敬仲。氣韻節槩。人所居在江閩之間。壯年有經綸志。知時不可為。則退而居鄉。善俗。其急難好義。屹然為一鄉保障。衣冠善類多歸焉。平居蕭然閑適。築室萬竹。開哦詩讀書。無復一毫羨慕其外之意。君之樹立卓卓如此。固不求以詩名也。君詩曰。閒從理亂風。教每到急難。知世情。君之心事。蓋如此。又曰。故國有喬木。好山多子規。忠愛懇切之情。至矣。余之所以倦倦於君。先節義。次辭藝者。夫豈徒哉。

有仙然出塵之槩。葛紀瞻。

詩以道性情。凡忠臣之孤憤。孝子之泣血。以至勞人思婦之怨懣。皆於詩焉發之。公即以喬木子規之。

句而下其忠愛懇惻之情。洵如尼父所謂察其所安也。熊之序

送胡庭芳序

宋南渡初。武夷文定胡公造行都。有以程氏之學盛行。公慨然曰。吾方以程氏之學不行。爲權何謂盛行邪。豈誦習其說者。皆可以言程氏之學邪。余讀書武夷山中。有胡君庭芳。自新安攜一編書來。訪究其業。蓋自朱氏而尤粹於易。雷山中三閱月。相與考訂推象數之源。極義理之歸。書成。余已爲繫語。其後矣。又復相與推究文公所論他經大旨。重維詩書二經訓義。已具獨三禮通解。猶未完善。而春秋則僅發其旨要。白鹿臨漳所刊。尙有望於後之人。余知非其任而竊有志焉。春秋一經。蓋竭精力者九年。而棄本燼於丙子之厄。俯仰十載。學殖荒落。余交游多矣。論經說理。鮮有如君者。何幸得因切磋。究之相與纂述。以成一家言。豈非宇宙間一大快事乎。胡君曰。諾。歸將考隸一經焉。明年春。當復糧武夷山中。以畢斯業。噫。道同千載。若合符契。志同千里。若共肝膈。天地茫茫。微人奚立。微道奚存。今考亭紫陽。乃道南一大鄒魯也。君之是行。豈非斯文風氣之一會乎。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君其勉之。臨行且求一言爲別。余爲之躊躇卻顧。深有感於文定胡公之言。而告之曰。前所云亦誦習其說而已。文公歿且百年。門人傳習。益失真。余以爲文公之學不行。文公之道不傳也。錢游浙中。嘗因受業於敬堂劉先生。得聞文公晚年所以與勉齋黃先生。潛室陳先生論學之要旨。然後乃知文公之學。其體全體。其用大用。與世之所言。第以資誦說者。固不同也。誦說不同度也。蓋必有以出乎其外者乎。因我同志。輒發其端。君之學源於濬淵。蓋先生江東文獻風流。猶有足證。其以子言參之。始有合乎否耶。萬世道真。當有統一。此學果有傳。此道果有行。一維生人之體。天地常有賴焉。君其勉之。益勉之。胡君曰。是未之前聞也。不可不書以贈我。遂題以爲序。且以告江東士君子之學自朱氏者。

韓昌黎原道篇。慨然以斯道絕續爲己任。故能起八代之衰。拯天下之溺。先生淵源紫陽。自任不小。幸遇同志。與之弘獎風流。易能已哉。郭字山

良朋萃止。其對簡編。參聖學之危微。作六經之羽翼。所謂宇宙間一大快事乎。熊之序

胡一桂先生。字庭芳。婺源人。幼穎悟。好讀書。年十八。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宗之。號雙湖先生。嘗詣武彝。與勿軒公講學。參證者經年。屢月。握手談心。所謂斯文異姓昆弟也。著有史纂通要。公爲之序。又著有周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啓蒙易傳。朱子詩傳行世。

送胡庭芳後序

余與庭芳。斯文異姓昆弟也。三錢君矣。君健我衰。此會豈數得。君初來洪源三月。再來洪源游雲莊又十月。今來甞峯已兩載。計事有不得遂。所期者。豈斯文之會。天實當我邪。臨行含悽不忍別。重念己丑。與庭芳握手。歎慨秦漢以下。天下所以無善治者。儒者無正學也。儒者所以無正學者。六經無完書也。六經無完書。則學不可得。而講矣。儒者無正學。則道不可得。而明矣。千五百年。牽補架漏。天地生民。何望焉。考亭夫子集正學大成。平生精力在易四書。詩僅完。書開端而未及竟。雖付之門人。九峯蔡氏。猶未大暢。

厥旨三禮雖有通解。缺而未備者尚多。至門人勉齋黃氏。信齋楊氏。繼完喪祭二書。而授受損益。精意竟無能續之者。若春秋則不過發其大義而已。豈無所俟於來學乎。當吾世不完。則亦愧負師訓多矣。顧惟兵難之餘。學徒解散。文集燬亡。徒抱苦心。力實不逮。蚤歲成春秋通解一書。又厄於火。兼以齒髮向衰。抗我滋甚。微君之來。此學孤矣。余與君相與講切。縷指蓋十有七年矣。易詩書僅爾就緒。春秋更加重纂。則皇帝王伯之道。亦備備矣。惟三禮。乃文公與門人三世未了之書。所關甚重。且周官六典。元不亡。當復其舊。而儀禮十七篇。且欲各附記禮傳義。以爲之兆。當猶有俟也。臨別再與庭芳約。分任此責。庭芳許以來歲冬春之交。再入闈。當終吾生以畢茲事。古襄張侯紹先嗜學禮士。慨然以文獻爲念。昔以此屬全京。又以屬庭芳。悠悠蓋壤。文獻實難。鄒孟子距夫子百餘歲。而已有無有乎爾之歎者。無其人也。韓宣子因過魯。見易象春秋。遯曰。周禮盡在是者。以其有書也。君歸江東。與我同志。其以是告之。梅花祖道。晴日陪美。山中諸友。各有贈詩。余前日壽君之章。意已至矣。族長麟齋翁。又申言之。輒敘其所深望者如此。我日斯邁。而月斯征。載歌此。爲續後序。

六經炳若日星。皆鼓吹羽翼之力。史稱孟子功不在禹下。吾於先生亦云。葛紀瞻

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著述也。可無其人而不有其書乎。既獲良朋。共完三世未了之書。聖道之幸。亦千古之幸也。郭字山

關閩伊洛之統。肩之不墜。洙泗杏壇之脈。愈久愈光。熊之序

送君履學正序

記甲申歲。余始卜居武夷之南。邑里秀俊。相與游從者。固不乏人。而求其穎異成材者。指亦未易多屈。當路崇植儒官。獎引士類。惟儒官一途。爲捷徑。於是年盛力強。欲藉以奮身者。皆出焉。隱屏之下。曲溪之濱。歲歲作贈語。餞友朋。散在郡邑。蓋不少矣。樵泮居閩上游。往年拔其尤一人。爲之正曰。劉某。今年拔其尤一人。爲之錄曰。詹君履。皆武夷舊游也。君履行有日。同舍各致贈言之義。余將何以告子。則謂之曰。當路遴選。儒官一途。非但可資以進身也。涵養德器。脩礪學業。正在此時。夫以一鄉未足。而之一國焉。見聞頗養。當益廣矣。今風俗始薄。綱常掃蕩。前修文獻。欲盡吾閩自道。南以來。號小鄒魯。樵泮爲多士之國。當有樵先正故事。方伊洛之學盛行。西山李氏。蚤年登龜山之門。嘗與以求仁次第。每有所請。必曰。不然。終之二十年。然後渙然不逆。漢上米氏。一日見上。問爲學之要。則誦子見齊衰。與師冕見二章。曰。一部論語。盡說與賢矣。夫仁之旨義。何待二十年而有得。而此二章。亦何有乎精妙。而足以盡一部論語之大義。此在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伊洛之學。有傳於樵者。自二公始。乾淳盛矣。端明黃公道德之懿。師表宇內。以文公之行。行之鄉國。凡書俯伏請納。端拜之禮。流風懿範。萬然速今。果齋諸賢。克紹考亭之學。又其後出也。遺言緒論。必尙可尋。此皆後學所當景慕而取法焉者也。君履其勉之。謙恭自下。以持其身。勤敏不怠。以進於學。當若武夷相與游從時。脩途萬里。發軔政不俟忙。巨木千尋。其培根也。不可不厚。君履其勉之。

殷殷期望。忠愛之道。兩盡之矣。葛紀
激勵同志。豈以朝野殊乎。彼南嶽騰嘲。北關貽笑者。不堪回首矣。郭字山
言言皆可被服。所謂贈人以言。美於黼黻也。熊熙甫

送夏思學歸江東序

丙申秋。余歸龍峯。聚徒。遠近士友咸集。行舍榮禮。上饒謝平叔。夏思學預焉。時思學來游武夷。實資吾先生爲之介。其言曰。夏氏世居象山龍虎之間。覽其清秀。以爲未足。且願望武夷。以爲之歸。且徵余言。願徒言於子何補。自是歲必一至。至輒留旬日。今茲之歸。又謂余曰。吾來武夷。三過龍峯。不得一言爲贈。將何以爲之歸乎。臨別之一日。青燈對話。爲之躊躇。卻慮而有感焉。茫茫宇宙。斯文一脈。其將何所繫乎。中原文獻。未能徵也。伊洛道南。大江之左。明道正誼。君子誠得十數公。落落布在州里。閒人極猶有所賴。以立天地之紀。將不墜矣。蓋有平生想望。以爲泰山北斗。以爲景星鳳凰者。乃使人缺然於懷。斯文一脈。其真無所繫乎。甚矣。大學之不可不明也。談性命者入異端。談事功者趨吏道。論文者工詩詞。稍高者藉古文之聲譽。以飾語言而已。論學者務記誦。稍異者剽先儒之緒餘。以資講說而已。大略不出此數端。或有見焉。則又安於小知。而欲以是言道。若是者亦未可知也。大學何時而可行乎。思學將遠游。其更以余言徵之。

落落數語。跌宕多姿。葛紀

落落數語。跌宕多姿。葛紀
般勤贈別。不及契闊之言。握手談心。勉以道誼之正。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也。熊熙甫

贈地理吳竹澗序

天運有奇贏。地氣有偏盛。所以用之。則存乎人。是故知道君子。不論氣數。自古積善好義之家。非惟敵之。又從而挽回焉。其次惟陰陽家一途。誠謂其極。則有神於生人。則亦甚大何也。其取精於天地者。爲多也。是故公劉。周。召。以來所不廢。泛觀宇宙。竊有感焉。陳同父嘗言楚蜀閩越。日衰之氣。必有乘而用之者。及今驗矣。茫茫禹迹。未能效子長游。今之陰陽家。有能發泄神州已曠之地氣。以培植昭代方興之人才者乎。天地生人有望也。吾里有牧堂蔡先生。知之三世之閒。生西山。節齋。九峯。覺軒。久軒。五賢。仕者致主澤民。利在天下。隱者著書立言。功施後世。蓋此道也。牧堂之後。竹澗吳君。其庶幾乎。君不妄卜地。必其人足以當之。是者予之。富者既廉於厥直。貧者反有以給之。與陸山謝公交最久。公家再世。皆其卜兆。公嘗稱其初交。但見其樸拙淳實。久則信其爲積德尙義。君子長者人也。余亦喜其爲人。編題題卷。敬書其後而歸之。

牛眠鹿臥。待之其人。金鎖玉鈎。非可倖得。吳君雖善卜兆。豈能移人方寸穴乎。故先生篇中。每以天運地氣。惟積善好義之家。足以挽回之。誠哉是言也。郭字山

牧堂之遠識。足規畫香。崑山之親賢。應錫吉地。自古積善好義之家。彼蒼豈乏純嘏之報。熊之序
蔡牧堂先生諱發。字成字。崇之節和里人。博學強記。高簡廓落。不能與世俗相俯仰。遂於易象天文地

理。杜門掃軌。生子元定。十歲教之讀西銘。稍長示以程氏語錄等書。曰。此孔孟正脈也。晚號牧堂老人。朱晦翁稱其教子不干利祿。而開以聖賢之學。志誠高遠。非世人所及。所著有地理全書。河洛圖象發微。行於世。

贈熊雲岫挾星術遊序

孔子罕言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孟子不謂命。又曰。得之有命。然則將孰從。蓋命有二。以性言。則理一而已。以氣言。則分有萬之不齊。智愚賢否。一類也。富貴貧賤壽夭。一類也。以理制數。以性御氣。愚可明。柔可強。勤之可以不惰也。仁義之可以得天爵也。修養之可以延年。爲善之可以獲福也。孰謂其不可變乎。是故君子但當言理。不當言數。但當論性。不當論命。當然在我。適然在天。敢問三代盛時。家有受田。阡陌未裂。陰耗之星。夫何居。里有公選。科目未興。科名科甲之星。夫何麗。皇極不建。君相不以造命。自任聽天下之人。如醜螭之在瓿盎中。自起自仆。不得順受其正者。亦多矣。君儒者也。故作命說以贈。

君相不言命。君子當盡其在我。自是格言。葛紀
人定勝天。命自我立。張爾初先生所謂我命在我。星家之甲子不驗。形家之龍穴不靈。三復格言。服膺家訓。熊之序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之二

序

麻沙劉氏族譜

劉氏者。乃出自帝堯陶唐氏之後。受封爲劉。裔孫劉累。事夏后孔甲。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杜伯子隰叔。奔晉爲士氏。孫士會適秦。後歸晉。其處者爲劉氏。又周大夫食采於劉。亦爲劉氏。康公。獻公。其後也。士會之後家於魏。又徙豐沛。至豐公熾。字執嘉。生京兆高祖。由中山靖王而下。凡十七傳。而晉水衡都尉關內侯衍公。四傳而生御史中丞。諱穎。穎生大傅義。義生公生四子。曰大司徒文。諱文。文靜。仁公者。備儀有器略。以晉陽建義功。輔唐太宗。使畢可汗。始畢大喜。即遣馬兵隨至。又獻馬二千疋。君喜曰。非公何以致之。仕爲大丞相。大司馬。立邦極。定律令。進魯國公。公生太子中允詢。一作詢。生諫議大夫。稱生。生洛州判官蕃公。公二世生大鴻臚卿莊。莊生戶曹昱。昱五代而生樞密思道。致道。思道公。二傅生石驍衛大將軍牟。致道公生工部侍郎于。于事唐憲宗。元和中。以明經舉進士。歷仕爲扶危奉天。保國致理功臣。山東陝西四鎮節度。兼樞密使。進太師。贈齊國公。諡文莊。公生三子。曰宣撫使。鎮國上將軍光州大都督工部尚書浦國忠。簡公。楚生六子。入闕者二人。曰少府監。將作簿金吾上將軍。羽金

吾生三子曰大司馬國公、中山刺史、大子少師庸。歷代而生資政殿大學士忠顯公、太師忠定公、子羽、樞密忠肅公、居崇安之五夫。世以文武忠義功顯載在國史。是為東派祖也。將作簿者其子為兵部尚書。居於剡原。少府監開國公。生於唐懿宗咸通九年。少警穎。誦六經。日數千言。十三歲受三禮。春秋俱通。大義善文辭。為世所稱。唐僖宗乾符六年。奏受通仕郎。遂州總府記室參軍。值黃巢之亂。從族祖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討賊有功。陞檢校尚書。乾寧三年十月。以公出鎮建州。領散騎常侍。天復初。除少府丞。改少府監。生子四人。知秘書省。太子校書。一作刺史。一作國子監丞。廣西觀察使。歷世而下。為陝西宜撫。植翰林承旨。居之光祿大夫。天章待制。廣南提刑。川榮祿大夫。四川總領工部尚書。崇之殿中侍御史。簡公。領簽樞密院。洪甫。武經大夫。唐川刺史。武翼大夫。安西都護。總管。太尉忠勇。義壯。廣福。字惠侯。純。福州。指揮使。以奇。知漳州府中。知江陵府。中大夫。秘書學士。觀。皇宋開。子孫登科。出仕者。數百餘人。郡守。陳防。建。魁門。以表其事。是為西派祖也。劉氏建。唐三代。迄唐。人材。通仕。上國者。盛矣。至宣靖。炎紹。以來。最。以一族推之。可見。獨惟立國。江左。川蜀。其首也。張公。凌。富。平。失。律。之後。微。賢。學公。以身任一方。捍。敵。克。定。西。陲。則。幾。不。可。為。國。後。來。右。史。公。總。餉。五。路。又。能。與。安。公。丙。協。力。戡。難。俛。仰。百年之閒。一族以績效著見於一方者。猶若是。天下才難之歎。其果通論乎。東族三忠之節。誼風烈。著在國史。西族二忠。亦以直言。矯節。雖。鑄。斤。鑿。不。避。郡。有。乘。里。有。廟。皆。可。教。厲。薄。俗。且。文。靖。屏。山。先。生。子。輩。以道。德。學。問。為。文。公。師。右。史。公。又。受。學。於。文。公。之。門。自。此。卒。業。者。相。繼。其。淵。源。可。謂。遠。也。已。矣。曰。德。曰。功。曰。言。皆。有。足。為。不。朽。者。是。可。書。也。為。子。孫。者。載。觀。斯。譜。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尚。其。念。哉。有。元。大。德。辛。丑。上。巳。前。三。日。十。三。世。外。孫。前。進。士。熊。禾。拜。撰。

蘇文公譜其族以為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劉族東西二派忠貞世篤功德赫然籍中表揚悉備不獨可以激厲劉氏而人人之為子若孫者亦可以念爾祖矣熊之章

江氏族譜序

余閱梅上江氏譜有十世孫安正敘叔孫穆子之言謂人有宗非但保姓受氏必有所以為不朽者立德立功立言是也江氏之宗則諫大夫臣巨一作之孝乃德之大者饒侯喜之從伐亦功也黃門侍郎統之論徙邊亦言也統之十世與為建安令始居建又十二世龍號梅上公梅上公之子本仕唐為贊善大夫至是族始盛贊善公之子七六一作人次二支為廂使沖次五支為常侍暉孫十六人曾六十一人元一百四十四人餘無聞焉余因是慨念古者宗法自繼別以下皆以長而長又未必皆賢且不常盛也故必立為家相以輔之宗以長相以賢長者前定而賢者固於上乎定之也宗子長且賢而相之者又賢則以德以功以言小而保族宜家大而庇民正主固所以克吾宗也宗而僅可持世而相之者賢則固當委族而聽之是故善為家者必立為成法使之有所持循以自保雖不肖亦未敢遽越吾法蓋熟於聞見而習於行也甚則請於上而易之矣又不幸而世絕則擇其支之賢者繼之矣如是則宗法可以相繼於無窮嗚呼天之生物一本也是故世德之家培常豐而既常厚不敢有一毫侵削而斬艾之人又為之法如此故本

厚而餘隆枝葉舉受其庇焉此治天下之要道也而後世不復見矣吁豈特此一事為然哉某公第幾世孫某以譜示余見其族雖分而譜有系世雖遠而澤尚延使古宗法不廢則雖自一世至於什伯加倍而未已也今之保姓受氏者孰非唐虞以來錫土之祚裔哉公蚤歲尚氣誼益山先生深器予之既命之字又題其所居曰菊隱其益培且溉之江氏之後必大

班固云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所以勉人為善也能以三不朽表姓本厚餘隆元宗者能無重念哉葛吧瞻
作法於涼其後猶奢作法於奢後將若之何貽謀者慎諸郭字山

四時治要方序

余多病喜閱醫書最後得陳希元家藏四時治要方山居不能尋醫按此亦足以自治信乎其為良方也希元之論曰凡病必有治治必有要不可獨醫為然蓋於此憮然有感矣余嘗學自治治人之道一日聞之師曰藥靈丸不大其妙子無多心悟躬踐今老矣每見鄉人有病劇欲死者衆醫束手告去希元以為可治則投半匕之劑輒愈活余每神之必曰是蓋得之師傳者非我也未嘗不竊歎學無小大操之必有其術而亦必不可以無所受也因系以所聞而附識卷左云

自治治人一生學力借此發揮如莊生寓言意味無窮葛吧瞻

陳儒子宰社便含宰割天下氣象而公之自治即寓治平天下樞機妙哉靈藥丸不大其妙子無多也
蔡氏春秋後序

春秋者聖人史外傳心之要典萬世人主善惡之龜鑑也筆削之精微義理之浩瀚使無武夷胡先生諸儒以發明之則人心質習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安能俾世之復治也耶子嘗讀是書竊知其中之大意其精微之旨尚少妙悟蓋竭精力者九年集成春秋五傳刊成一書於世不無小補奈何太母少帝三宮俱已屆隳已卯皇綱弗振無策匡救是乃天地閒一罪人也因與胡君庭芳劉君省軒相與講切縷指蓋十有七年矣一日蔡君希聖挈書一帙示予拜而讀之此書乃吾祖復齋公承高大父西山公之囑所作春秋總要也予聞之斂容避席披視誠道德仁義之言經綸康濟之學而其發明天命人心之懿敷揚聖賢傳之旨闡筆削之謹嚴辨褒貶之攸當義利之明常變之論其要悉備於此誠為學者之指南復齋先生之功大矣先生諱沆字復之師事文公朱先生及受家庭父兄之教隱於西山前湖書堂聚徒談道相樂自號一庵居士復齋先生其學者之所尊云餘詳徐君所作先生之墓銘無容予之重贅至元癸未仲夏端陽日武夷熊禾序

春秋五傳適先生所究心者著述垂世一有同聲自應鼓舞葛吧瞻

蔡沆字復之西山先生次子崇之節和里人從學朱熹嘗處困之裕如也承父春秋之學未得要領偶讀易豁然曰易之一卦一爻為義各異謂春秋一例該衆事可乎既讀書至道心人心歎曰春秋二百

四十餘年閒諸侯大夫行事其發道心者無幾故爾子納部鼎皆據大義以濟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在此矣復講明敬義大旨復卦大要作春秋別議學者稱為復齋先生

跋交信錄序

余讀盛山謝公交信錄序未嘗不掩卷太息嗟夫同富貴易交也獨患難之際生死懾其前利害悅其後當此時而不動心不易節則可與言交矣三代而降朋友道缺吾於東漢黨錮諸賢節取焉惜不一變而至道也宋道學大明伊洛考亭之集盛矣一時借譽飾虛之人稍經錮黜灰燼煙滅惟同門同志之士不以窮達皆能信其道守其學不變依然孔氏家法也流風所漸江右諸賢持節秉義九死不衰一時交游氣誼皆班班可紀宇宙開三綱五常之道尚有所繫而不墜者謂非道學之效不可也皇極在上師道立而教化明友誼敦而風俗美其效又當何如哉余在鼇峯山中與二三同志有求仁約方將尚友天下聞盛山門人王君道可欲刊此錄亟鼓舞成之以寄余之志云

提出道學二字政不必指青松以矢心盟白水而旌信矣郭字山

交遊之始或車笠尋盟或生死同誓然口血未乾已寒神馳信於何有張耳陳餘始慕用而卒相背者何限哉先生歸本道學其許與氣誼皆足以明教化而敦風俗也郭字山

昔蔡中郎有云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故富貴無羨集之客患難無棄舊之賓則相信難矣熊之璋

謝枋得先生字君直弋陽人寶祐中試經科爲文高古卓逸世稱盛山先生德祐中除江東制置使信州呂師夔叛降元引兵攻信州枋得遣兵禦之不支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日麻衣跣屣東向而哭後元使人聘之枋得作書卻之謂其爲宋遺臣只欠一死後強逼至燕不食而死

跋文公再游九日山詩卷

此淳熙乙巳文公先生與休齋公諸賢游山唱酬集也前三十年紹興丙子文公嘗游九日山與竹隱傅公汎舟金溪劇飲盡歡歌楚辭其音激烈悲壯夷考其一時先生之志其孰能測之今集中九日懷古等作乃其再至也余嘗同釣磯丘君歷覽遺迹則懷古猶存詩語寺僧以先生前後游山詩刻真室中并繪爲圖使後之登覽者想見一時風猷之懿而寺無好事者徒有感慨係之因思宇宙間無一物非道則亦無一處非可樂泰山之登沂水之浴夫子豈好游者要其胸中自有樂地故隨其所寓自然景與心會趣與理融無所不自適也兒童誦東坡前後赤壁賦但覺有盡心悅目之趣而不能自已夫水月之喻豈不自以爲至而莫悟其非元裳縞衣之夢亦竟何所歸宿要之此等語見蓋自陶謝王柳以來諸人所作卑者流連光景直徇目前高者怡曠神情傲睨物表千人一律如是而已視文公廬山紀行南嶽唱和與夫雲谷武夷雜詠竟何如哉嗟夫漢唐諸儒不見道其不識此樂亦宜也紹興丙子距今凡三閱甲歷金典刑之無存觀風景其在獨無慨然於其心者乎余來清源與君四世孫與義過從甚稔與義學明行脩克世羊業與余有再游之約而未克遂放題集末以識高山景行之思也云爾

巖谷之閒會物無主應不以方動者自分山水之際狀有盤焉不可測也觸景會心洵是達人深致熊之璋

其叔子致歎峴山孫興公係悲蘭亭千載同調郭字山

坡仙之高曠王謝之風流何足以窺紫陽之奧登雲谷之堂乎熊之璋

熊竹谷文集跋

右從伯父竹谷先生熊公所作公平生所爲文極多其雜著有敬思齋小奏則居竹谷時作也直方齋小奏則居平山時作也此二卷題曰直方齋小奏蓋兵後壁藏僅有此耳真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者歟公平生精力於三禮通義春秋約說中興三朝通略用功最久又有大學中庸緒言易經集傳采詩小紀史學提綱等編悉綴於丙子兵難三朝通略蓋欲續從祖左史公九朝通略以成一家言庸齋趙公在史館時嘗以上聞有旨下本郡鈔寫且薦公由布衣入館同預史事公力辭不就公少以禮記決科於禮學尤精博嘗謂國家設科當以儀禮不當以禮記其著通義一書蓋本文公先生義例而春秋約說亦本文公所論大旨此二書於學者蓋不無小補也丞相克齋游公左史存齋公皆欲以公經學薦聞公又貽書辭不就蓋公平生潛心問學不求知聞蚤受學於節齋蔡先生與進齋徐公覺軒蔡公敬齋徐公思齋翁公爲同門友所造既深自任之意彌篤後登西山真先生靜齋劉先生之門尤見器重壯歲卽棄科舉一意通經博史之學惜乎書案甫脫而公竟抱志以沒可勝惜哉嗚呼公之學進雖不得用於其時退猶足以善於其鄉公奉先極其孝敬待兄弟極其友愛至於族鄉鄉黨情義尤篤歲收不上三百石捐其半於敬思齋以訓後進立孝永莊以賑饑貧後居平山甥館歲必一歸故居歸必會集族中長釋宴飲餽遺渠渠款款各盡其歡見後進有鬱鬱者必諄諄誨誘不倦蓋忠厚悌人也最謹於禮節冠昏喪祭必用古禮舊居竹谷與雲谷相望一時舉行聲稱甚著遠方士友登其門必竭力館穀之雖屢空不顧也禾年六歲就傅於敬思齋已蒙公器許今年久無聞壯志銷落重惟我族自始祖尙書郭門公於唐中和間由豫章入建詩書之澤四百年矣前輩凋落後進渺然未有甚於斯時者也公之學其誰能傳之公之志其孰能知之癸巳秋從弟敬歸自江東來相存問聚首旬日重整舊編相與感慨者良久重念甲戌侍族叔父復齋先生歸自行都因論公遺事慨然與念求所以嗣成公志者規模未就而復齋又沒矣時事日殊年運已往力不逮念又未知能成就二父之志乎否也並書此以識

每誦先公詩云斯文一縷千鈞重我輩三綱五典身日邁月征各珍惜幾多疏闕待彌綸直以斯文爲己任於此一見熊之璋

跋謝春堂詩後

余讀春堂謝先生詩義至庚午科江漢告成一篇未嘗不撫然廢卷而繼之以流涕也猶記龍川上皇陵書謂荆襄天下根本將必有起而乘之者至庚午驗矣下士儒生方且角一日長技於萬人場屋之戰其

不為武夫健兒所擲者幾希。雖然文在天地間猶一日。六經大義何可廢也。武亦儒者一事耳。嗚呼。伊
 尹。戮力造功。豈不甚武。而一德等篇。對語親切。雖後儒竭其僞傑。亦一語不能似。牧野尙父。時維靡
 揚。至丹書大訓之授。則周旋升降。而嚮山折。拘拘然若後世禮生經士之為者。此其故何也。天造草昧。雷
 雨滿盈。劃然而河漢昭回。星日燦爛。皆天下之至文也。近世東萊呂氏。以張某書義靖獻先王一篇。窺入
 文鑑。致室胡氏。至以此篇與孔明出師表。擊節並歌。慷慨激烈。今觀其作。豈區區舉子偶備破碎者之比
 乎。後有善變者。必不易矣。湖學有明經治事齋。使人通一經。治一事。邊防水利之類。靡所不講。關洛大儒
 為往聖繼絕學。而孫吳韓信兵法。亦未嘗不通。此有體有用之學也。道南一脈。皆在延平。春堂問學。其淵
 源有自來矣。令子學正君用和。克世其業。敦厚溫柔。中有英烈激發。此豈尋常齷齪者。可企其意度之
 萬一。余來三山。時相過從。一日出其父書。及當代諸名賢題跋。且徵予語。輒序其所感者。如此嗚呼。雅亡
 春秋。漢野之臣。不入於策。路藍縷之所啓。則淪於車鄰。驅職之所蹂躪。豈復念宣王召虎之經營哉。
 江山無恙。風景渺然。光武一用之以循河北。昭烈再用之以向中原。亦存乎其人耳。文公嘗以鄧禹杖策。
 孔明草廬。二對作一類文章。看今世儒者。所未講也。用和家學有傳。其必獲我心矣。

經文緯武。全體達用。此為大經濟大學問。葛紀

議論本之六經。文事不廢武備。此政有用之學。尤宜配享千秋。郭字山

河漢日星。不乏露雷風雨。鳴條牧野。豈廢戮力鷹揚。是在達人。有全體適用之學。豈賦詩退敵云乎哉。
 讀之

跋林氏兄弟遺事後

余辛丑冬至。玉融首識西塘鄭氏之裔孫曰某。越二年再至。又會其仲曰某。一見知為古君子也。一日挾
 小山林氏遺事示余。讀之未嘗不為廢卷而歎。嗟夫。古道之衰。倫紀盡斁。世之人骨肉相虐。同氣為仇。聞
 林氏之風。蓋亦少愧乎哉。君真知德者哉。語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又曰。有父兄在。弟即子也。一定省。一
 出入。一動作。寢息。以至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罔不帥時。何也。深愛厚敬。根於內。豈敢萌一毫忿懣心。若今
 人之為哉。世無知德孝友。卓行之士。逸於太史氏多矣。宜錄之以續司馬氏家範。世衰道微。亦以見人心
 天理之未嘗泯也。卷中贈劉孝子二詩。美之深。箴之切。君子愛人。愛其無成。君之用心。一何其忠厚懇惻
 之至也。余嘗撫劉孝子實事。母家距家十里。深山無人。獲狢為鄰。風雨之夕。草樹悲鳴。深晨起。深夜獨
 宿。發覺一身。翳無徒僕。如是者三年不少懈。言人人同。非沽譽也。嗟夫。世尙有斯人哉。是皆可書。一念之
 孝。天資之嫩。可能也。終身之孝。非學力之厚。未易至也。余未及一識。君其重勉之。君文古學古人所知也。
 不待余贊其用心之古。則吾深以有識之。某學博。尤工於詩。甚矣。鄭氏之多賢也。

藹惻婉靜。大有關風範之文。葛紀

棠棣之華。鄂不韡韡。我草之藟。飄風發發。和盤託出。郭字山

毅次林處。磊落多姿。而歸美鄭處。又贊其知德。復於林卷中尋出劉孝子一段。歎美篤摯。婉轉關生。迴

龍顯祖 熊之尊

跋姚氏族譜

平山姚氏。示余以族譜引。知姚氏乃唐瀛州學士思廉之後。而其自出則本於姚虞。因思上世得姓之初。
 孰非神明之肖。成周以上。宗法素明。至唐猶有氏族譜志。而今無矣。皇極不建。九族無繫。為嫡為庶。德薄
 流卑。聞之先世。謂龍川史君之傳。以功野庵先生之傳。以言。六代祖宗之傳。以德。野庵經解。僕幸及見之。
 若德若功。在人心世澤。當未艾。余竊謂士君子生斯世。孰不欲豎功名。顯當世。然而厄於時。制於命者亦
 不少。惟有德有言。二者乃人人所可勉也。仲一之言曰。士大夫未能善世。猶當善於其鄉。未能善鄉。猶當
 善於其家。善於其身。德者身之蘊。言者身之符。顯德之積。有厚薄。言之發。有大小。在吾所樹立何如耳。自
 昔聖賢言為世法。行為世則。出一善言。行一善行。隨所樹立。皆可表見。自稱於善族。姚氏之後昌者。其尚
 永守無斁。

勉以人所可能。誠善族良規。一言一動。皆為世則。郭字山

敬齋銘箴跋

按南軒張子敬齋銘。專以敬為宅心之要。蓋心存則衆理具。而萬事之綱舉矣。非心存之外。別有所謂敬
 也。朱子之箴。不過發其未盡之蘊。程子曰。制於外。所以養其中。吾未見外貌之肆。而中心之存者。故所貴
 乎動靜弗違。表裏交正也。後之學者。見箴不見銘。但有矜持拘迫。而無從容涵養之功。甚者以繁赜曲拳
 為敬。看得敬字多死而不活。嗟夫。聖賢之學。不講。人心失其所為主。理乖事繆。世道隨之。豈小故哉。南軒
 集中。敬齋記有曰。萬事具萬理。萬理在萬事。無其妙著於人心。一物不體。則一理息。一理息。則一事廢。敬
 者貫萬事。統萬理。而為萬物之主宰者也。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存是心而勿失也。又曰。心生生
 不窮。道也。敬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怠焉則放。放則死矣。此千古聖賢傳授心法之妙。學者深體而履
 省之哉。

淮南子曰。若行獨梁。不為無人。不競其容。亦火滅修容之意。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影。故君子慎其獨
 也。出敬則入怠。死活關頭。何可失脚。葛紀

存心即是敬。又自從容涵養得來。洵是一部性理。熊照

張拭字敬夫。淡川綿竹人。浚長子。穎悟夙成。以古聖賢自期。與朱晦庵為友。晦庵稱其卓然有見。所著
 有論孟太極說諸書。學者稱為南軒先生。

汪君蒙且以書來曰。養可以繼給矣。而教之不可以無師也。謂禾猶速有聞。俾與前貢士魏夢牛。分教大小學。蓋有甚欲然者。既又屬禾記其事。其將何以爲詞。重惟文公之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之身心。則爲德行。措之國家天下。則爲事業。其體則有健順仁義中正之性。其用則有治教農禮兵刑之具。其文則有小學大學語孟中庸易詩書春秋三禮孝經圖書西銘傳義及通鑑綱目近思錄等書。學者學此而已。今但知誦習公之文。而體用之學。曾莫之究。其得謂之善學乎。矧曰體其全而用其大者乎。公之在考亭也。門人蔡氏淵嘗言其晚年開居於大本大原之地。充養敦厚。人有不得窺其際者。蓋其喜怒哀樂之未發。蚤開師說於延平李先生。體驗已熟。雖其語學者非止一端。而敬貫動靜之旨。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嗚呼。此古人授受心法也。世之溺口耳之學。何足以窺其微哉。公之修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法略則。悉以屬之門人黃氏幹。且曰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也。使公之志克遂。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矣。嗚呼。古人爲治之大經大法。平居既無素習。一旦臨事。惟小功近利是視。生民亦何日蒙至治之澤乎。秦人絕學之後。六經無完書。若井田若學校。凡古人經理人道之具。盡廢。漢猶近古。其大機已失之矣。當今治字一統。京師首善之地。立胃學。興文教。文公四書。方爲世大用。此又非世運方升之一幾乎。邵氏觀化所謂善變之。則帝王之道可與者。以時考之。可矣。誠能於此。推原義軒以來之統。大明夫子祖述憲章之志。上自辟雍。下逮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我文公之訓是式。古人全體大用之學。復行於天下。其不自茲始乎。今公祠以文肅黃氏幹配。舊典也。從以文節蔡氏元定。文簡劉氏燾。文忠吳氏德秀。建安武夷夷例也。我文公體用之學。黃氏其庶幾乎。餘皆守公之道不貳。其侑公也。實甚宜。公以建炎庚戌。生於劍之南溪。父吏部章齋先生之仕國也。公適經世大業。屬權奸相繼用事。鬱鬱不得展。道學爲世大禁。公與門人。益務堅苦。泊如也。慶元庚申。歿於考亭。後十年庚午。輜場事起。又六十七年丙子。宋亡。公之曾孫浚。以死節著。嗚呼。大聖大賢之生。其有關於天地之化。盛衰之運者。豈可以淺言哉。夫子之六經。不得行於再世。而公之四書。乃得彰於當代。公之身雖黜於當時。而公之道卒信於其後者。天也。過江來。中州文獻欲盡。自左丞覃懷許公衡。倡明公學。家誦其書。人尊其道。凡所以啓沃君心。栽培相業。以開治平之原者。皆公餘澤也。方侯荆義學。東平袁君璧。適以泉事至。闕訪求公後。表凌二子林彬於省。長南溪建安二書院。奉章齋及公祠。又以考亭乃公舊宅。懇懇爲語。諸生小學入門之要。尤以師道不立爲憂。既而金華陳君公舉。司文吳會爲監。學微藏書。考尋文獻。且欲於此。繼成公志。以復六經古文爲屬。誠鉅典也。而必欲有疾焉。天道循環。無往不復。欲觀周道。舍魯何適。正學一脈。亟起而逆續之。則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太平。當於此乎在。侯之功。不亦遠乎。侯世以德顯。其仕闕。以化爲政。道南七書院。皆其再造也。考亭西北偏。有山曰雲谷。晦庵在焉。亦爲之起廢。汪君於山之麓。爲門以識之。凡公墳宅。悉從而表樹焉。庶乎知爲政之先務矣。精舍於紹興甲寅。前堂後室。制甚樸。實廡乙丙。邑令蕭陽劉克莊。始闢公祠。今燕居廟。則淳祐辛亥。漕使眉山史侯李溫。舊構也。書院之更造。惟公手勅。不敢改。棟宇門廡。煥然一新。邑士劉熙賢。終始之。義學之勛。與宋發黃樞首帥以應。華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之三

記

考亭書院記

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天必擬大聖大賢以當之者。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道有統。義軒逸矣。陶唐氏迄今六十二甲辰。孟氏歷敘道統之傳。爲帝爲王者。千五百餘歲。則堯舜禹之於衰也。湯尹之於伊毫也。文武周公之於岐豐也。自是以下。爲竊爲強者。二千餘歲。而所寄僅若此。儒者幾無以藉口於來世。嗚呼。微夫子六經。則五帝三王之道不傳。微文公四書。則夫子之道不著。人心無所於主。利欲持世。庸有極乎。七籍之終。所以近聖人之居。而尚論其世。其獨無所感乎。嗚呼。由文公以來。又百有餘歲矣。建考亭視魯闕里。初名竹林精舍。後更滄州。宋理宗表章公學。以公從祀廟庭。始錫書院額。諸生世守其學。不替。龍門母侯逢辰。灼見斯道之統。有關於世運。故於此。重致意焉。歲戊子。侯爲郡判官。始克修復。邑令古澶郭君瑛。又從而增闢之。乙巳。侯同知南劍郡事。道謁祠下。顧諸生曰。居已完矣。其盡有所養乎。書院舊有田九十餘畝。春秋祀猶不給。侯捐田爲倡。郭君適自北來。議以克協。諸名賢之貴。與邦之大夫士。翕然和之。合爲田五百畝。有奇。供祀之餘。則以給師弟子之廩膳。名曰義學田。初省府以公三世孫朱沂。充書院山長。既沒。諸生請以四世孫朱椿。襲其職。侯自之當路。仍增弟子員。屬其事於邑簿。

恭孫、葉善夫、趙宗夏、江廷玉、與有謀焉。而厚幣庚、完鹽茨、以迄於成。則虞子建、劉實也。賢勞皆可書。時提調官總管燕山張仲儀、教授三山黃文仲、助田名氏、悉書石陰。後甲辰三歲、大德十一年四月朔日、後學熊禾記。

非文公不足當先生之頌。非先生亦豈能頌文公之學哉。昔蘇子瞻賀歐陽致仕啓、表揚行實、曲盡師生之情。況乎以道脈爲淵源者乎。葛紀瞻

泰山喬嶽、俯視嵒巖、雖之璋

黃貞父曰：文公之功、黃勉齋謂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陳九溪謂徹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王。主盟斯道者也。是文公使學者入於堯舜之道、勳烈彰明、盛大者歟。記中議論筆力、直是韓昌黎、退齋先生真接文公之統者矣。

陳明卿曰：議論闢萬世之天地生民、何等大力。

黃榦字直卿、其先三山人、師事文公、諡文肅。蔡元定字季通、節和里人、師文公、公以老友稱之。諡文節。劉煥字伯晦、受業朱熹、築雲莊講學、諡文簡。真德秀號西山、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諡文忠。

三山郡泮五賢祠記

僕於雲谷之陽、窺峯之下、剔小精舍、中爲夫子燕居、配以顏、曾、思、孟、次以周、程、張、朱、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隆道統也。或有議者曰：文公竹林精舍、以六君子從祀、先朝表章文公之道、取其法行之太、學、達於郡縣、今乃邵馬二賢不與焉、無乃非文公之初意邪。曰：從祀之典、凡先儒之有功德於聖門者、咸在。若夫配食先聖、則非其道德功言、足以得夫聖統之正傳者、不足以與此也。韓氏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五先生所謂吾無間然者矣。後有作者、不可易也。若夫邵馬及張呂諸賢、固以秩在從祀矣、非去之也。文公贊六君子、乃其一時景行先哲之盛心、而竹林之祠、增延平先生爲七賢、又以致其平生尊敬師傳之意、是固各有攸當、非可以此爲疑也。歲在癸卯之夏、三山郡泮、議勸新祠、郡博士東武劉叔敬、諡予曰：泮舊有道立堂、按舊碑蓋取師道立善人多之義、自濂溪而下、凡十有五人、首六君子、次廣平游氏、龜山楊氏、豫章羅氏、延平李氏、次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東萊呂氏、西山蔡氏、勉齋黃氏、丙子兵戈之後、司文臺典教職者、又益以北山陳氏、信齋楊氏、毅齋鄭氏、說齋楊氏、庸齋趙氏、凡五人、皆學於文公、亦所以昭是邦文物之懿也。但考之郡志、西山真氏、三山時嘗、謂尊道開祀文公、但以勉齋配、道立堂舊祠、亦止於勉齋、今廉臺之長、恪齋嚴公、更勸新祠、欲復尊道之舊、而議者言人人殊、子其有以教之、僕曰：是祠若仍道立之名、則爲隆師道而設、姑仍其舊可也。但師弟子不應皆北坐南向、勉齋以下、北山信齋諸賢、皆北面受經於文公者、乃侈然並居南面之列、此則有不可不正者。若更尊道之名、則爲隆道統而設、其祠固當止於五先生、他不得而與焉。邵馬、張、呂、諸賢、自有從祀、蘇、廣、平、龜、山、豫、章、延、平、西、山、諸、賢、則建、劍、鄰、郡、各、有、專、祠、稽、之、禮、經、國、無、先、師、則、合、於、鄰、國、勉、齋、爲、朱、門、道、統、單、傳、又、不、但、三、山、一、邦、之、望、莫、若、正、西、向、俯、食、之、位、雖、不、合、於、鄰、國、可、也。西、山、尊、道、初、意、亦、正、如、此。時、江、德、臣、李、君、亦、曰：饒、之、石、洞、亦、以、夫

子居中、配以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五賢、勉齋繼之、時曲阜孔君申卿、實主其議、遂白之嚴公、首以爲允、於是繪像立祠、更扁尊道、又以僕嘗與聞斯義、且屬爲記、適蒲陽史侯有刊修禮書之約、遂不得竟其事、繼會蒲陽博士永嘉朱蜀翁、議勸先賢祠、亦以下問僕、僕答之、皆以爲允、但有以程張坐次爲疑者、蓋橫渠於二程爲表叔、端平從祀之典、張先於程、竹林七賢之祠、與六君子之贊、則程先於張、二者不同、議卒靡定、僕曰：橫渠之學、得於二程、泉比之撤、與夫平居議論、歷歷可考、聞道在先、固有所受也、但當以竹林之祠爲正、此乃學校之公、不得與家庭之私例論矣。於是蒲之新祠位置遂定、會孔君以三山士友之請、屬記於史、侯深言尊道之祠、止於五賢、不及邵馬者、乃萬世道統所係、惟當以此爲定、孔君又言曲阜舊有五賢祠、乃祀荀揚諸賢、今祠已燬、歸當請之衍聖公、更議以此五賢易之、此不惟大明洙泗之正傳、亦以一洗漢唐之陋習、扶世立教、抑邪崇正之功、弘矣、因其行也、力贊勉之、私竊自謂山中一時綿蕪之禮、或者因蒲福二郡以爲之兆、亦區區之志也、忽三山朋友以書來請、謂舊祠邵馬以下、凡十有四人、皆從改撤、公議之、莫不倒指於首議之人、子當何以解之、且賢牧鄉賢二祠、亦聞有所建白、若其果然、慎勿復言可也、余蓋深歎世衰道微之餘、學校無公論、適至於此、自可忘辨、然斯道所關、則亦不可以不直者、輒申其義、或者儻有察焉、亦學校風化之一助也。

位置羣賢、秩然不爽、使進而定郊祀、議禘祫、自能參稽古制、典綜禮紀、惜乎先生經世大業、而僅以洪源終也。雖然、道不得行於時、而其功則已垂之萬世矣。葛紀瞻

尋道統嫡傳、確尊五先生、則繼五先生而起者、豈伊異人哉。熊之璋

晉江縣學記

泉直海東南隅、實惟文明之地、且晦庵西山二先生在仕國也、百餘年閒、文化斷斷、可以一變而道、晉江泉負郭邑、舊有廟無學、淳祐甲辰、林令爽、易勸今廟、咸淳辛未、趙令瑤、始勸今學、端明蔡公記之、悉矣、余辛丑冬、南游抵泉、春祀、祗拜廟下、惟見牆宇傾圮、東北壁壞、土壤山積、邑博士王君景耀、愀然謂余曰：學之勸、三十有二年矣、比年僅一修復、而功非竟、諸生力不逮志、嘗告之令尹邊侯、侯曰：吾責也、行當圖之、暨秋再至、則廟學一新、講堂之後、築杏壇、三級壇之北、爲堂三間、東西序直舍二、翼以四齋、繚以宮牆、儼如也、先是春三月不雨、至夏五月、侯奔走名望、堂成而雨、澍以時雨、名示不忘侯教也、齋左曰仁存、曰禮立、右曰義和、曰知樂、王君狀其顛末來、諗且曰：侯之德我士甚厚、不可不記、辭不獲、則釋其名之義、而言曰：天有四時、無非教也、古人立教、法天而已、天之道、元、亨、利、貞、其體也、春、夏、秋、冬、其用也、在人則仁、義、禮、智、其體也、而其所以爲用者、豈獨無所事哉、聞之師曰：農象春、禮象夏、刑象秋、兵象冬、此人事之四時、而教之所寓也、未仕而學校、則學此者也、已仕而官府、則行此者也、儒道吏治、共有二乎哉、昔安定胡公、以經術德行教人、至農田禮樂刑政兵防之類、亦使之治一事、世稱爲明體適用之學、況晦庵西山二先生之教、其體全體、其用大用、又湖學所未嘗有者乎、一邑天下之式、古之人居必近學、學必親師、自國學侯頒、以至黨庠閭塾、皆在其居之南、凡田賦飲射、論囚獻賦、必於是者、使旦夕效也、學距治所、不數十

舉武侯朝視事於官日不少倦退即休坐於學與諸生從容平杏壇之側其知講學論政之本者矣侯
廉勤明敏始至之日有事於社稷崇治壇祀惟謹邑有開田增墾幾二千畝流民之來歸者三百餘家未
幾政成而學興隸邑泉山石井二書院亦皆易而新之庶乎知養教之序者至於訟簡盜息百廢具興侯
之餘也記爲學作故可略是役也侯首捐俸爲官吏倡里之好義者馳趨之材工率備以直一毫不以擾
民用斯道以往又豈但一邑爲然

國朝以來晉江人文甲於閩海意先生之記有以開之乎予督學全閩目擊道存高山仰止跋予望之
何日忘之 葛紀

人才放失儒效闕疏皆以學校不興度由踐古人之迹李太白袁州學記云天下治則禮樂以陶吾
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朝廷教學之意如此儒道吏治事果有二乎哉 熊之

開樂堂記

開之說不載於六經不聞於三代東賓西饒左旋右衛在天無閒日月一饋十起一沐三握在人無閒聖
賢昔者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必有皋益伊萊姬呂之臣以爲之輔兢兢業業憂勤勉勵若惟見其有終身
之憂而無一日之樂者雖欲閒得乎秦漢而下人無幸物之情閒之一字往往爲仙翁釋子墨客騷人借
之以爲遺棄事業玩愒光景之地於是舉宇宙閒職分當爲之事始有不得盡其分者矣古張侯紹先
雅愛東陽山水卜居崇川者十有餘載歲在辛丑佐郡溫陵越一年得告歸里有游倦之心遂於居之東
偏度地一區構堂數椽日與賓客問學自娛富貴利達泊如也堂之左右竹徑蓬沼交迭映帶清芬茂陰
一鶴一詠殆若爾然忘世者一日謂余曰余遭世盛明起家寒素五膺朝命從宦南方將三十星霜矣今
則年逾知命視聽聽衰獨不可小休乎吾將扁以閒樂子其爲我記之余曰樂之義大矣閒則我不敢侯
又申告之曰皋益伊萊姬呂古大臣事業也已邈不敢望今之得時行志者我知之矣入則佐天子進退
百官出則當朝廷一面之寄小亦乘一障寄百里以自效率皆扶桑曙色未動則齋食亟出視事登堂據
案甲可乙否雖文書程期之常亦盡畫漏十刻不得息一有王事馳驅日走驛數百里喘息不敢休若是
雖祿萬鍾馬千驪分之宜也而我則不能進於是惟閒則得吾分而樂焉此吾之所以名堂之本意也余
曰此世之安分者之說而侯之論樂道之辭也安分之識淺樂道之趣深分有大小道無小大誠能充之
性即分也否則分制於命而局於形氣器量之狹矣大丈夫出處自有時義命豈足道哉仲尼閒居亦閒
也飯疏食飲水亦樂也箪瓢陋巷家法宛然夫豈果何惡於閒而閒又豈足累吾之樂哉周程二夫子切
切焉教人必欲求孔顏所樂何事可以嚙而思之矣讀論語至答顏淵問爲仁問爲邦二章乃知用之則
行舍之則藏者果有其具而非虛言也東陽爲朱夫子闕里侯以中州之傑獨瞻瞻是邦者洙泗伊洛之
道在是也道之興廢莫大於文獻鄒孟氏歷彼堯舜禹湯文武以來之道似逆知孔子之後至已而無傳
者無其人也管韓宣子見魯太史易象春秋遺發周禮盡在是矣之歎者有其書也二者不足徵一絕至
千有五百年之久是豈獨不爲世道計乎侯又於居之西偏闢室逾百椽命曰同文書院延致四方賢士

大夫所事所友隆禮讓下不小懈又以六經四子與夫十七史等書幸賴伊洛考亭諸大儒參互討論統
紀已一當吾世不亟刊定何以質往聖不謬百世以俟來哲不惑居常與余極論茲事未嘗二三復歎息
侯之志豈可以淺近窺之哉或又曰侯之爲此其事大其責重雖欲閒安得閒曰吾聞聖人憂世之憂樂
天之樂自並行而不悖仲尼閒居蓋有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者而顏子陋巷所樂蓋與禹稷視民溺
餓者同一道也侯之言常曰人生天地間幸此七尺之軀一點虛靈不昧者未盡漸派既無裨於時又無
以自立於後是自棄也此則侯之心也千載在前萬載在後同志君子其尙有以識之因次第其語以爲
記

閒中畫永靜裏天大聖賢無限受用俱從此出 葛紀
有六經四書以爲之主有伊洛考亭以爲之輔上下古今何可閒得 郭宇山

虛直軒記

建陽通文公居邑號東南洙泗邑之北有建溪導源武夷上游可二百里其東曰錦水與建溪會源雖淺
而清以濯錦色倍鮮瑩人擬之蜀錦江二水之交實爲茲邑勝處而未有以抉其闕者歲在己巳新安汪
君正卿來佐邑事得其勝築室三楹稍西關小軒軒瞰千竹竹之外平洲帶繞長橋如虹萬瓦鱗鱗市廛
器雜一水隔斷雖處居雅有野趣一日訪君舉觴命酌徜徉其閒顧謂予曰水清矣竹之清又與水稱於
我心若有契然軒未有名君其爲我表之予俛而思之平生愛虛直二字輒以爲奉虛曰心直曰節也兼
內外貫體用君子可比德焉君曰此於前閒亦有稽乎曰靜虛動直濼濼周子通書之言也蓋管以中直
外直比直之德矣竹與蓮皆君子也竹之虛其中直其外始有加焉而時之所處則有甚難者以是名君
之軒實甚稱君曰美哉斯名并求一言爲記予曰記則請侯能者姑釋其義可也蓋管讀易至說卦之震
其象爲蒼筤竹不問已知其爲竹矣何也陰一而常虛陽一而常直大傳曰乾之動也直震即乾初畫
也天地閒一氣而已生生而直遂者皆陽也而其虛處即陰故君子之學以靜爲本不靜無以爲動不虛
無以爲直也顧其物理亦何所往而不如是哉君曰即此爲記毋庸他求予曰未也見枝幹知竹者下也
重陰閉墊大雪如席芥木芸芸各歸其根於斯時也已有心心而相印節節而相符者矣伏能在地雖頭
角未露而干霄拂雲之勢夫孰得而過之善玩易者不於此觀而笑觀君子之言非但竹也我知之矣
予曰前之言皆形而下者也周子不云乎一則無欲無欲則靜虛而動直靜動言其已生之後一其未生
之初乎天寒日暮意象悄然佇立相看清瘦如削當是時固不知我之爲竹竹之爲我也境異情遷人則
有欲已非復對此君時矣君之詩國人之所以美衛侯也自翁翁而菁菁以至如篔簹豈一朝夕之故哉
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請賦淇澳之首章爲勉君文雅粹著新安文公舊居邑也淵源端有自云
蘇子瞻墨君堂記盡竹之情先生虛直齋記盡竹之理天地閒仰觀俯察安往而不得性命之理哉

義成可結憤騰談天之舌矣。郭字山

清言妙理。層層剝入。如新釋縛。漸露幽芬。又評

虛直二字。一生受用不盡。不仕元朝。退修初服。隱處夷山。講明正學。非虛直君子。其能若是。熊之章

北苑茶焙記

賈古也。茶賈不列。馮賈。周職方。而昉於唐。北苑又其最著者也。苑在建城東二十五里。唐末。里民張碑始表而上之。宋初。丁謂。漕閩。貢額驟溢。斤至萬數。慶歷承平日久。蔡公襄繼之。制益精巧。建茶遂為天下最。公名在四諫官列。君子惜之。歐陽公修雜實不與。然猶夸侈歌詠之。蘇公軾則直指其過矣。君子辨法可繼焉。得不重慎也。南渡後。地產日以凋耗。減額至三分之一。民得以甦焉。大元混一區宇。安輯黎獻。歲在丙子。至元十有三載。江南始入職方。有司以前代貢賦之版來上。先皇帝加惠遠氓。自正供外。悉蠲之。建在遐壤。越五載而後。錫貢。宰相制用如式。歲為斤止千。視前代之減額。又逾半。上之不役志於享也。如此天下。曷敢伏厥土之攸瑞。又十有八歲。丁酉。適今皇帝踐祚。大德初元也。時有行省平章公。趣長臺治。遂觀苑中。謂御賈舊有堂。因陋非所以昭敬。始命改造。適平章高公惠撫南夏。顧瞻不作。郡有司承命不敢後。經始於是冬之十二月。告成於明年春之三月。時值農隙。執宮功者不為厲。苑中制做殿庭。內設階級。外亢重闢。泉有候。焙有節。司署各有局。鳳岡龍井。獻狀後先。雲島華池。照映左右。貢雖減舊。而堂宇視昔。則有加上。以恩逮下。下以禮敬上。當如是乎。抑嘗思之。區區芽卉之微。生於海隅山陬之遠。有司其職。歲貢。納能備彈勤敬。至於名聞上京。味羞大官。然則巖棲野處。豈無良才秀民。有能為羞。羞其行而邦其昌者乎。探之攝之。端必有俟矣。閩。古本荒服。秦漢始為郡。土曠產微。唐始論秀入貢。猶未嘗遠也。宋初輔拂詞翰之臣。已班班可紀。百餘年間。節行功名。文學之士。尤表表在人耳目。而其大者。道繼往聖。學開來哲。淵源所漸。遺獻未泯。天下後世。言學者必宗建。意其物產微耗之餘。其山川清淑靈秀。當於人焉。是鍾詩曰。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實彼周行。又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備物致貢者。宜知所先矣。是歲冬十有一月記。

規諷之意。溢於言表。葛記

先生。宋室名賢。時當元朝繼統。退修初服。束書武彖。與生徒講學。觀此可見。郭字山

關揚宋德。表章宋儒。真是宋之義士。元之頑民。直與文宋瑞。謝堂山兩先生。並垂不朽。熊之章

雲長不受曹封。臺山為宋處士。政是此意。

曝背龜記

曝背龜。歐陽子負暄讀書之地也。去簷廡尋常許。依山巖作小壇。直廣二尺。而橫廣倍焉。下截土作層階。以便登陟。方當天宇開霽。日光浮動。晴暉暖氣。逼人戶牖。於是歐陽扶策攝衣而登之。至則抱膝曲肱。偃仰箕踞。左顧右盼。且見高下。蔗花噴白。楓葉舞丹。松風翻雲濤。鳥語雜琴瑟。樵斤之丁丁。村巷之剝剝。若嚮若應。若遠若邇。聽玩既已。則開陳編。對古人。考前世興衰治亂之所以然。且感且歎。開以辭人才士文。

章議論。遞而覽之。及其得趣忘形。則咄咄書空。莞爾而笑。情舒意放。融融熙熙。便覺如登春臺。於陽和煦。信矣。乃知人生。苟不以物為累。則雖羹藜飯糗。莫匪珍饈。雖緜大布。何異袞冕。而華門圭竇。又皆春風。吐月之大廈也。今是齋也。以貴家子視之。其不掩口而笑。以為兒戲而鄙之者。鮮矣。然彼又曷知夫嵇山。之隱。陋巷之居。雖以四海九州之富。紆朱懷金之貴。而不以易其所樂者哉。

小小楚。一經點綴。便覺領略不盡。葛記

景與心會。幽勝絕塵。令人寄想羲皇間也。郭字山

松風鳥語。日對陳編。不以外物為累。是不將羅薛易簪纓也。雖為歐陽子作記。其實自道其何次。熊之章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之四

論

帝堯萬世之功論

洪荒之世。氣浮而為天者。不過茫茫一太虛耳。固未有度數之分也。黃帝。顛頂。雖云造歷。蓋未詳也。至帝始命羲和。分掌天地四時。於是推步之法。愈密。日月星辰之麗於天者。始則而象之。歲分為四時。又分為十二月。又分為三百六十日。因其氣盈朔虛。又為置閏。以應周天之度。於是天道可得而成矣。質礙為地者。亦不過一塊土耳。固未有疆理之別也。黃帝雖曰分州畫野。亦未詳也。至帝始咨四岳。舉其能治水者。以拯斯民。堯。一。朝之命。繇不能治而禹繼之。其施功之最難者。莫如冀。壺口。龍門。等處。此蓋混沌初分。水未有洩積之歲久。衝決奔放。愈甚。則懷襄之害愈烈。禹因其勢。疏鑿而順導之。若其次第。則先青兗。徐。揚。之下流。而荆。豫。梁。雍。以次底績。竭成五服。自甸侯至綏。而封建之制。以立。成。則三墳。自吠。漕。至川。而井田之法。以成。於是地道可得而平矣。自羲皇黃帝之後。又適當一元文明之會。風氣駁開。搦制之法。維其時也。五典。敦。五禮。庸。五服。章。五刑。用法。度禮樂。彰彰然著明如日月行天。互古常見。此又立人之道。以參贊天地化育之所不及者。蓋萬世之功也。

成天地。劃然兩劈。自足不磨。葛記

開闢聖人宇宙在手造化生心參贊之功信與天地同其悠久耳 熊之章
虞君思輔少康復國論

舜泥之禍已無夏矣義黃堯舜以來相傳之正統其絕者蓋四十年區區一城之地一旅之衆而卒能復禹舊迹踐天子位者要之亦爲之君者有撥亂之志爲之臣者有盡忠之節人事既盡能以天道爲定命故能臻茲大業推原其故亦蘇虞君思之爲也虞舜之後也一代之興則先代子孫資於王家與國同其休戚古人之慮蓋深遠矣後世得人之國則絕人之祀不知天道昭明禍亦反踵虞夏商周之子若孫傳祚二千年其數斷可觀矣

少康中興賢臣史推靡爾然使虞君不妻之以二桃而邑諸綸亦何所待以布德兆謀而收夏衆哉則虞君之功在靡爾之上明矣古人之慮深遠令後世反踵者猛省 葛配
秋夏后相之後皇極經世缺四十年不書而皇王大紀即以少康之年爲元載夏統雖絕而未絕也 郭宇山

孔甲象龍論

四靈之物莫靈於龍能幽能明能小能大其變化飛騰莫可量測故其升降之際雷電風雨助其神威雲氣晦冥山嶽失形江河汎溢波濤震蕩孰能近之哉若可擾之則與牛馬犬羊無異矣矧孔甲淫亂失道義德已衰豈有靈物出於其時或者有異物肖龍狀者故得象之若以爲真龍吾則不信矣

設龍有欲故人得象而潛醢之居人上者而可以欲遂乎孔甲之象與葉公之好費龍何異 葛配

龍爲四靈之首豈可得而象養理之所無君子嗣之固如此 熊之章

葉公之好特好其似孔甲之象亦豈象其真當必有異物肖之者此可以定孔甲之疑案矣 熊照原

商有三仁兩義士論

天下之治亂繫風俗之善惡繫人心三代固皆有道之長也而商之一代風俗爲最美每讀商書至終篇紂之亡三仁寧死寧遊寧伴狂爲奴所以自靖自獻者不敢負先王之心夷齊扣馬一諫懷懷乎萬世君臣之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或言微子先抱祭器歸周者非也書所謂我不顧行遜我問爲臣僕者去而避紂易嘗有去商卽周之事哉歸周以全宗祀自是商亡以後事比干之死固已安之箕子之作狂後來武王下車訪道授聖大法而終不爲之臣朝鮮長往用廣宗祀此其志何如哉不但是也當時爲商之臣若民者大率有不肯臣周之心大誥洛誥多方多士諸篇班班可觀雖周人目之爲頑在商則不失爲義矣陳同父所謂歷三代而後世變風移蓋當康王之世歸周且四十年壯者已老者已死其通播遺黎真是至死不貳亦可見商一代之人心風俗矣夏末之前聞也周平王以後奄奄如一疋羸病廢之人略無能出一七強劑以起其生則所謂養成一代之人心風俗有王者作誠不可已也

議論精確結構嚴密居然一篇帖括文字 葛配

沈發三仁心事天日共白表揚兩餓夫義膽氣魄俱豪 熊之章

仁人義士千古香人齒牙然繼歸之一代之人心風俗商實有以開之也庭羸病廢之人自當愧死 熊照原

湯執中立賢無方論

嘗讀孟子至三王四事章所謂湯執中立賢無方者亦何取其義至於窮夜旦之所思而汲汲若是乎蓋嘗考之虞夏周人不過一二世族而已傳稱八元八愷則高辛高陽之才也史記禹稷契世系同所自出孔安國傳書以益爲皋陶子皋陶則高陽才子庭堅也周以親親爲重武王兄弟九人周公之魯康叔之衛若管若蔡若霍若曹若鄭若郕皆列爲顯諸侯召畢亦以周同姓爲上公一時大臣之子若孫大抵各以其世雖凡民之俊秀掄於王朝不過州閭族黨之官出長入治之職如三公呂望六卿蘇公諸侯三恪之外異姓亦鮮矣逮至春秋孔門高弟仕者不過止於家臣一有所進則謂之遠聞親新開舊矣周公諒亦知其未廣也故日夜之所思惟以湯之立賢無方爲中道今觀商書一則曰敷求哲人二則曰旁招俊父伊尹萊朱巫咸傳說諸大臣非以其親以其賢也主於賢則有德是視固不問親主於親則未必皆賢且妨天下之賢路矣信矣立賢無方爲不易之中道而周公往往言之亦未得盡行其志也因表而出之以爲世法云

大得春秋譏世卿之旨 葛配

古來魚鹽版築之賢儲溪臥龍之叟固又親親所不得而拘也 熊照原

商鞅徒木立信論

或問商鞅徒木之信果可以爲信乎曰此小人狙詐之術非信也然則溫公稱其信以畜民荆公贊其令之必行非與曰溫公不識王伯故有此等議論若荆公者方以其術禍天下無怪乎喜而贊之也何以言之曰昔者聖人之治世也作之君作之師民饑也而教之稼穡民寒也而教之桑麻穴居野處也而教之宮室汗槽杯飲也而教之器用父子夫婦也而教之有親有別君臣朋友也而教之有義有信疾病也而教之醫藥死亡也而教之葬埋爲善也而爲之賞以勸之爲惡也而爲之刑以懲之是皆因其自然之理當行之而教養之法爾一政之出堅如金石於以定民之心志一令之施確如四時於以一民之耳目聖人之所以信於民者蓋如此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商鞅以刻薄狙詐之資欲售其富強吞併之術恐民驚駭而不信非議而不之從於是特假徒木之小事而立五十金之重賞行不測之賞誘之於先刑不測之刑驅之於後移其耳目奪其心志於是驅之力本則務農矣驅之戰鬪則死敵矣驅之弑父則子不敢違矣驅之弑君則臣不敢違矣行之十年路不拾遺厥後扶蘇聞詔賜死不敢自白趙高指鹿爲馬廷無閒言皆徒木之所致也嗚呼小人之術正如毒藥攻病非無一時捷效而其潰腸刻骨之禍蓋有不旋踵者鞅不足道也而溫公議論如此吾以是知功利之移人有不可言者

古之取信於民者漸也若浸漬然鞅之取信於民者驟也若東溼然毋怪乎削仁廢義專任刑法刻薄少恩雖云天性然亦功利移人習俗不免矣 葛配

以刻薄寡恩之徒而行以千金之重賞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曾何信之足云 儒之學
聖世之信堅金石確四時蓋以養之有素也軼之徒木荆之青苗千古合轍 熊熙眉
漢主不拜齋夫論

人臣之事君不知而妄對是欺君也知之而不言亦欺君也既知之而應答無遺則無愧於其職矣若上
林尉居其位而不知其任至十餘問而不能對是謂不任職非訥於言也而齋夫對甚悉正所謂諸曉故
事敷奏詳明有國之美才安可目為利口而舍之哉釋之不能啓帝黜上林而反不拜齋夫之官則是賞
罰大失其柄矣嗚呼巖穴之士懷才抱德者多矣往往以不知見棄此齋夫之不拜賈誼之見疏雖時相
之過抑亦二人之不幸也惜哉

太史公筆意千古不易 高紀瞻
喋喋利口誠足誤國然以之繫天下之才將樸訥者易以藏拙而諂諛者屈於短取也豈當事憐才意
乎釋之十年不調厥有由矣 熊之議

祀典議

或謂文公贊六君子竹林祠七賢今尊道之祠止及五先生而不及邵馬其義可得聞乎曰尊道有祠為
道統設也古者建學立師教學為先而其所學則以道德功言為重而道其總名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
其次立言是三者皆非有得於道不可立德者道之本也立功者道之用也立言者所以載道之文也言
學而無見於道則不足以為學言道而無得乎道之全體則亦不足以為道矣是故一善之德亦可以言
立德一時之功亦可以言立功一語之有關於世教亦可以為立言而皆無見乎道體之全則亦不足與
乎道統之正矣今觀六經之文皆其德被生民功加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在是自是之後
四代禮樂之具惟顏氏有之晚年則惟曾子所傳獨得其宗曾傳之思思傳之孟矣大學中庸七篇之書
皆可具見道喪千載直至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而後此道始大明於世而其學皆足以為天
地立心生民立極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其立德立功立言未有大於此者矣若夫康節凍水謂非世
之大賢不可而其學視此則有閒矣駕風鞭霆之英傑非可與準繩規矩之君子同科空中樓閣自是字
宙間一卓偉之見觀其玩視古今游戲物外其出言制行不免近於高曠非可以為世常法者也程子與
康節居洛三十年未嘗一語及其學亦謂是也若凍水之力行苦節制行非不誠一而前輩謂欠卻致知
一段如尊揚雄而疑孟子黜漢統而帝曹魏正自有不可揜者又不待辨而定也故五先生直可以繼顏
曾思孟之次配食夫子而邵馬則亦仍舊祀之典可也

或謂凍水之學不由師傳其德言功烈之所就亦不過盡其天資之所到而已若康節則先天一圖皇極
一書謂之無見於斯道則不可又何以不進之於五賢乎曰康節之高明凍水之平實蓋各其是道之一
體要其所見則凍水之於康節則固不可以同日語也康節先天圖心法與濂溪太極圖實相表裏至於

皇極一書則其志直欲以道經世而自處蓋欲作雍熙泰和以上人物此豈易以世俗窺測但其制行不
免近於高曠若使進之聖門則曾哲非不高明子貢非不穎悟終不可謂與顏曾同得其傳百世以俟不
易吾言矣

或謂邵馬與張呂諸賢秩在從祀固無以議為也但此五先生者所在郡縣別立祀庭自為專享得不傷
於煩乎曰學校之祀典不正久矣五賢者所在郡縣非無祀秩然學校各別為專祠或以所居之邦或以
游宦過化之地或特以義起載在先儒文集與夫碑誌之類其來非一日矣即之人心稽之公議未有不
以為允者是果何故吾聞道統於一祀典亦當定於一後世乃裂而二之謂之不傷於煩不可也此事之
失源流闊遠豈一言可斷哉兩廡從祀理宜損益孔庭之祀按貞觀二十一年顏回以下次以左丘明等
二十二人升侑尼父開元八年始塑十哲繪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於壁二十七年又以曾參而下止六
十七人遂以杜祐通典所載益以林放等五人以足七十二人之數此不過唐禮官一時建議云爾宋仍
唐制不復更改至今按為定式竊謂學者尊事聖賢春秋祭享非但崇飾俎豆姑以盡吾報本之心而已
必其平時方寸之間真有信慕服行之素則斯道氣脈相屬今也姓名味味年代闕遠尋常方冊之閒耳
目尙有不接一旦對越之際於豐豈易遠通此文公竹林之祀所以止於顏曾思孟配享六君子從祀今
所在書院但按此為法亦恐其煩也程子本言十哲世俗之論予之畫寢短喪求之聚斂具臣已見責於
聖門況顏子既升配享又增子張為十哲果何義耶十哲之外若南宮适宓子賤蘧伯玉曾皙漆雕開澹
臺滅明原憲有若公西赤之徒班班見於傳記所載亦可數矣此其當正者一又七十二賢之下益以諸
儒二十二二人此蓋唐禮官一時見其六經三傳曾有訓詁之勞故悉從而位置之不復甄別西都承秦絕
學若伏生之書毛萇之詩大小戴之禮左氏公毅之春秋與鄭孔諸儒之傳疏雖其間不無同異謂其無
羽翼聖經之功不可也學者言必根理文必稱行馬融為竇憲作奏草一事誣陷忠良漢祚以傾平日聚
徒著書竟亦何用杜預建短喪之議自背於春秋王弼尚老莊之學自背於易凡若此類訓詁何取此其
當正者二又如孟氏之後無傳濂洛未興之前寥寥千載獨一董仲舒學最正行最醇願不得秩在從祀
而揚雄美新投閒不能揜綱目莽大夫之書苟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偽大本已失更學何事至今二人上
敢與孟子同列下猶不失與王通韓愈並稱向徵文公品論權衡之定則孟子終貶而苟揚輩儼然得在
弟子之列矣世教不明至此可勝歎哉此其當正者三宋諸儒如康節凍水南軒東萊四賢固已在從祀之
典其淵源豈無尚考論者龜山道而南再傳為延平李氏學行醇正其傳是為文公竹林從祀亦
且其淵源豈無尚考論者龜山道而南再傳為延平李氏學行醇正其傳是為文公竹林從祀亦
大三山郡亦為之大耳道無二統不合不公誠有作者表章正學統一聖真首之京師遠之郡縣大
明學校祀典一正天下人心凡若此類首宜損益決不可以唐開元一時禮官無識之輕議遂以為千萬
世不刊之定典也

專哉。仍舊貫之言。聖人子之。亦謂可以改。可以無改者耳。學校祀典。所以正人心。明世教也。清議所在。不可厚誣。理有當更。對越無愧。嘗記荆公配享廟庭。其子雋從祀。廟下權勢所在。何向不可。一朝毀撤。萬口無辭。且如從祀之典。仲舒當在。所益揚雄馬融之類。當在所損。此皆不可一日不正者。豈可習之為安。而以毀撤為嫌乎。三山郡泮。舊誌先賢祠止陳公襄等五人。後增至十有一人。今則五十餘人矣。鄉牧祠內有某人者。顯為清議不容。舊曾守土。不死封疆。姑且勿論。丁丑戊寅之間。反覆變詐。見之大書榜樓。至今人猶誦之。以為戲笑。當其再叛也。何至如此。詎毀及其再附也。又何用如此。夸諛後又彘綠一證。命下之日。有作詩諷之者。曰。兩朝忠義傳。俱有某人名。方其反覆之際。題門曰。葵藿有心終向日。杏桃無力漫隨風。是全不知有世開羞恥事。以此為文章問學。以此得朝廷爵祿。又以此齒學校祀典。豈可不為郡泮羞。豈可不為世教惜。舊嘗建白公堂。顧不得以子孫權勢赫奕有所辟而不行也。雖然。又不特三山一郡為然矣。

或謂程張坐次。以竹林之祠為定。固不得以家庭之私妨學校之公矣。然則顏曾子思。以坐像配享堂上。顏路曾皙伯魚。以立像從事廡下。或者疑焉。如此則學校祀典之公。亦不可以家庭之私為斷乎。曰。是不可以此為斷矣。學莫大於明人倫。人倫莫先於父子。子坐堂上。父立廡下。非人道一日所可安也。且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必仍今之制。則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為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兩廡更不設位。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但有王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消也。姑誌於此。

或謂顏曾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於義何居。曰。舊例循習已久。問之先輩。皆莫能通其義。或謂神道尊右。西廡乃迎送神之所。辟右者。不敢當尊也。故獻官序立東廡之前。而行禮執事者。升降必由東階。蓋其義也。然則今之十哲配享兩廡。從祀皆左右列。則有所不通矣。向嘗見一野史。載夫子廟庭。只有顏孟配享。皆東西向。後因王安石配享。遂以顏孟東坐西向。王安石介於顏孟之間。西坐東向。後來雖撤去安石配位。而顏孟坐次。亦因而不改。竹林精舍初創。但就中增入曾子子思二神位。而先朝取其法行之。亦承襲不暇考正。今宜改為東坐西向北上。神道尊右。竟國公顏氏西一。鄰國公會氏東一。沂國公孔氏西二。鄰國公孟氏東二。周程張朱五先生。又以次列東西行。則合舊矣。然所謂舊制者。亦開元二十八年以後之制。亦非古也。按開元禮。夫子猶西坐東向。蓋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禮尸位也。配位西向。主人位也。從祀南向。乘賓位也。開元末年。夫子始封王爵。襲袞冕。執鎮圭。遷為南向。失之矣。世學不講。有論及此者。則以為怪。安得一復古制之為快哉。

或問所在郡國學校。各祀鄉之先賢。或郡之良牧。於禮亦有稽乎。曰。禮有祀先賢於東序。及祭鄉先生於社之文。前之所言。蓋天下通祀也。若以一國一鄉論之。各有先賢鄉先生。其節行足以師表後進。軌範薄俗者。固在鄉國之所當祀矣。孔明之在南陽。宣公之在吳江。管幼安之在東海。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正使。列侍聖門。夫亦何嫌。顧道喪千載。淵源無所考。泝耳。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

哀。首開一方文治。雖去之千載。猶思慕之。雖欲不祀。人心獨無恕乎。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按彼舊志。探其尤著者。悉以上列之郡祀。成秩無文。或復其子孫。錄其賢裔。舊有祠廟去處。必為守護增葺。亦所以昭示朝廷。褒美先賢之意。雖後有作者。亦莫之易也。

或問子所言首之京師。遠之郡國。大明學校祀典。一正天下人心。但京師太學與郡國之學。考之古今。不無異制。不知尚有當考論者乎。曰。道者天下通行之道。則其所以為教者。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異。獨五學之說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為祀亦異。則疑出於漢儒專門之附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蓋嘗聞之師曰。五學之制。中為天子之學。所謂太學是也。小學亦只在王宮之南。不惟天子視學。禮為便。而元子庶子。與夫公卿大夫之適子。入學亦近而易習。東西南北。各設學以待四方之士。自國之貴冑。與鄉之俊秀。及諸侯貢士。以備論選者。未必咸在天子之學。則亦隨其方而處之。意必古有其法。而唐之國學。四門學。恐亦其遺意也。是故京師首善之地。莫先於天子之太學矣。又嘗聞之。天子太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自前民間物。以至後天致用。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誠後世天子公卿所宜取法者也。若以伏羲為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則不惟為法於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於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贊德。傅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以與享於先王者。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集衆聖大成。其為天下萬世通祀。則首天子。下達夫鄉學。春秋釋奠。天子必躬親蒞事。養老乞言。退就師保。一言行。一政事。天子一是以此為法。教化本原。一正於上。四方其有不風動也哉。夫然後公卿近臣。各舉天下道德學問之士。以禮延聘。奉於京師。館之太學。一如明道先生熙寧之所奏。講明正學。以次傳授。自國學達於郡邑。鄉校。其為學一依古人。小大學教法。凡近世學官。一切無用之虛文。悉以罷去。學問必見之踐履。文章必施之政事。使聖人全體大用之道。復行於世。不數十年。作養成就。士習丕變。人材輩出。先王至治之澤。不患不被乎天下。顧上之人。力行何如耳。

開管以此求正於鄉先生。福清林若存。謂此論直可質無疑。而俟不惑。且謂康節作長歷。書建成元吉。作亂。秦王世民。誅之。可與溫公作通鑑。書諸葛入寇。同科。此亦一證。寧德陳子芳。謂此說已是。程子曰。堯夫直是不恭。又曰。堯夫根本不帖帖地。其不滿溫公處亦多。更以此參之。當益明矣。併識於此。以俟來者。以五賢直接道統。千古不易。邵子雖手探月窟。足臨天根。不能不俛而就先生之準繩矣。葛氏曰。涑水之學。如尊揚雄。黜漢統。皆其致知有未盡處。郭字山。

疏

重修武夷書院疏

宇宙開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勝。孔孟後千五百餘載。道未有如文公之尊。蒼巖碧澗。山水依然。赤字綠文。圖書在是。倡明斯道。實始此山。四書衍洙泗之傳。綱目接春秋之筆。當今寰海數州之內。何人不讀其書。豈是空山一畝之宮。其徒不為之守。幾載南渡風雲。一朝地開天闢。茲蓋伏遇府判梅庵先生。以蜀西之珍。負道南之望。昭布明時之德化。厚培昌運之人才。倘斯文其在茲乎。舍此地又何適矣。爰謀爰始。以經以營。既為吾道中人。皆非已分外事。尚弘乃力。用相於成。小學成始。大學成終。肯但作房杜諸人之事業。千載在前。萬載在後。尚永懷乾淳一老之典刑。

氣雄語壯。大儒名筆。當藏之名山大川。郭字山

夷山並峙。曲水同芬。游茲山者。能無興起斯文在茲之想乎。熊熙

刊儀禮經傳通解疏

竊見儀禮為六經之一。乃周公所作。孔子所定。元有三百三千之目。至漢僅存一十七篇。大小戴記。不過如春秋之左氏公穀。乃其傳耳。自王安石廢罷儀禮。但以小戴設科。與五經並行。自是學者更不知有儀禮之書。豈非宇宙開一大欠事。我文公晚年。始為經傳通解一書。自家鄉以至邦國王朝。凡禮之大綱細目。靡不具載。歷門人勉齋黃氏。信齋楊氏。三世始克成書。舊有刊本。兵燹之後。版帙喪亡。兼元刊印。係初本所纂。註疏語頗傷繁。後信齋楊氏為之圖解。又復過略。而文公初志。欲將通典及諸史志。會要等書。與夫開元開寶政和禮制。斟酌損益。以為百王不易之大法。而志則未遂。今得考亭諸名儒參校。訂定墨本。擬就書坊版行。以便流布。仍於所補儀禮各卷篇目之下。參以歷代沿革之制。及關洛以來。諸儒折衷之說。酌古準今。損文就實。輯為儀禮外傳。以附其後。或可繼先儒所未畢之志。仰神昭代。制作之萬一。其於風化。亦非小補。惟是力不逮志。非藉鉅力。曷臻於成。是用具啓。仰于當路元公鉅人。伏望主盟。此是復三代典禮。補六經闕遺。上為先聖先師。下為蒼生來世。千載事業。幸勿多辭。

孔孟以來。歷千載有餘。而道始緒。漢唐而下。亡六經之一。而世不知。蓋儀禮具列三千。而篇目僅存十七。豈有周公制作之大典。而尊信撥拾之餘篇。居然為經。遂以行世。洙泗之道。未墜於地。荆舒之罪。上通於天。恭惟朱晦庵。起自南服。蒐舉帝王。暨緒。緝成經傳。完書家鄉邦國。始於朝廷。靡所不載。天子公卿。下至士庶。期於可行。猶欲酌古今之宜。盡天地之變。定百王之不易。垂萬世於方來。書雖漸完。志則誰繼。不量微力。每抱苦心。竊惟禮壞樂湮。必至綱淪法斁。幸當書文大同之世。何可天下不讀此書。非亟刊行。日逐湮沒。是用白之先聖。告我同盟。但得當世學習者多。亦為明時制作之助。顏淵氏問夏時樂韶舞。道將行也。歟。韓宣子見易象魯春秋。禮盡在是矣。使補六經闕典。佇看三代太平。

包舉宏遠。鄭康成之註三禮。進其該博矣。郭字山

以紫陽直接孔孟。歷千載有餘。而道始緒。語語闡揚道統。羽翼聖經。熊熙

重建建陽書坊同文書院疏

鄒孟氏去孔聖之世未久。已聞無有乎爾之言。韓宣子見魯國之書。獨存。遂有盡在是矣之歎。蓋文獻所

關最大。在古今其探則同。雖茲東陽。視昔闕里。四方文籍之所自出。萬世道義之所必宗。文公之文。如日麗天。書坊之書。猶水行地。自後世師異道。人異指。不得其傳。而天下書同文。行同倫。必自茲始。方今四海一統。六合同風。家有其書。人尊其道。豈有淵源百年之地。獨無庠序一畝之宮。爰始爰謀。以教以養。於以尊崇往聖之道。統於以培植昌運之人才。接前修之典刑。新後進之聞見。謂圖書會府。肯但同石渠天祿之校。譬謂禮義大邦。當不止洛下河汾之講論。苟於此質無疑而考不謬。則端可施罔極而傳無窮。志雖惟勤。力則未逮。吾聞寶燕山宏開義塾。咸隴陽廣致名儒。才俊固自此以奮興。子孫亦因之而著顯。況此地規模。難同他學。而吾道福澤。不比異端。到手必為。矢心無二。此皆已分內事也。願與天下共為之。小學成始。大學成終。便是人文之一會。千載在前。萬載在後。定知世道之大同。斯文其與先聖如在。

大雅文章。高視晉魏之上。黃龍

吟詠不關風月。講學必溯本源。承先啓後之功。洵哉不小。熊之

洛陽新建同文書院疏

三代以前之王化。實始北方。兩開最盛之人文。莫如中土。蓋天地既分。混沌而河洛首出。圖書伏義以此畫八卦。以前民神。禹以此敘九疇。而建極。卜東瀛。卜西瀾。周公定太平六典之書。觀太廟。觀明堂。孔子垂後代百王之法。歷觀往迹。皆在中都。況天下四書院之興。亦必嵩陽之地。而河南二夫子者出。又明洙泗之傳。欲與斯文。豈自今日。豈但紹列聖之道。統實以培昌運之人才。某生長中州。宦游南下。每見江左斯文之盛。實惟文公正學之宗。精蘊接畛之相望。文籍九州之徧滿。不量微力。小初精覺。雖竊取義學之名。終未究書生之志。重惟東晉之末。正氣久鬱。有偏方。時有元魏之興。文教誕敷。於諸夏。遐觀一時文物之盛。綽有三代庠序之遺。天運有往。則必復之幾。地氣無鬱。而不伸之理。推行斯道。固係乎人。蓋聞竇詵議之建塾延師。為燕山之雅望。張橫渠之買田興學。為關輔之美稱。雖於諸賢無能為役。但此分內當為之事。願與天下共相其成。其有與乎。將見君子聞大道。小人蒙至治。必有作者出。為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

昌明博大。衝道之文。郭字山

從河圖洛書。剖天地之祕。而義文周孔。開道統之傳。迨至紫陽之脈。實惟洪源接之矣。熊熙

重建文公神道門疏

竊惟建之考亭。實惟東南闕里。文公墓在縣西北。偏唐石九頓峯下。神道門在麻沙鎮。僅可一里許。奈朝表章。雙峯屹峙。過者莫不致恭焉。年深屋老。不無損壞。忽此一夕。風雨暴作。門屋壓倒。過半。竊觀上司行下。先賢祠墓。遺迹去處。皆務修葺。況聖朝表章文公之學。又非他比。門臨驛道。如此損壞。曷稱觀瞻。今擬一新起蓋。仍就其傍作草廡三間。召人居守洒掃。中為祠宇。以為過者下馬瞻敬之所。願惟工力繁浩。召匠計費用鈔二十錠餘。非當路主盟。豈易完就。敬奉簡書以請。

右伏以朱文公百世之師。即今夫子微國公。千年之慕。視昔孔林。公之文如日麗天。公之神如水行地。空

存遺說。曷想冥鴻。但入商容之閭者必式車。而過仲舒之墓者為下馬。道之所在。鳴鶴弗恭。況朝廷崇獎之方新。又府縣奉行之惟謹。凡經游歷。靡不表章。顧沙川驛道之傍。即唐石墓門之闕。表表雙表。奕奕衆瞻。忽焉風震雨凌。致此梁傾棟撓。此通國上下之所驚惋。豈為人子孫而不動心。敢瀝懇忱。用于當路。堯舜禹湯文武。雖遠。幸是道於此大明。天地日月山川猶存。則此門亦當不朽。輒舉以請。願相其成。衛文公之道。并愛其墓。且欲其與天地日月山川並垂悠久。愛之深。尊之至也。歸之碑。

代母梅庵題考亭書院祀田疏

我聞夫子之道。日月照。四時行。厥有曲阜之居。宗廟美。百官富。作述相承。凡經幾代。表章吾道。皆出公家。式修寢宅。以妥靈。或錫土田而致享。亦爾士而有教。養居游之地。故此邑稱茲絃歌禮義之邦。瞻今考亭。觀昔闕里。千秋萬古。世守竹林一畝之祠。四海九州。人知晦庵四書之學。頃緣郡政。獲拜公祠。靖惟直補之微。苟完猶歉。茲親規隨之計。式廓用休。恭惟昭代之崇文。首重先賢之褒典。第居下位。靡達微悛。祭而無田。何以爲春秋菜祀之助。教而不養。何以爲晨夕齋鹽之供。祀典實風化之有闕。人才豈世道之無補。居如此其近。而世如此其未久。學有所不講。則道有所不得明。吾力負山。斯文如綫。幸是邦有足徵者。而爾祖其與享之。凡爲人賢子孫。與吾世大夫士。實皆有責。豈得無情。與其微異端一日之福田。孰若蘇吾道百世之利澤。畫井田以興學校。且共爲橫渠一鄉之謀。冀虞篋以延師儒。當有建明道十事之議。欲觀周道。請自魯祠。

祀田所關最大。紫陽氏當血食千秋。葛紀

重建御史坊宮義橋疏

郭門由楚地入閩。已愛義寧山水。晦庵傳洛學之建。是爲雲谷淵源。四百餘年以來。地靈人傑。三十六峯之下。山濤溪澗。厥有與梁實當勝處。東甌峯。西廬阜。此爲忠孝文武之鄉。上武夷。下考亭。允謂禮樂詩書之聚。頃洪流之飄蕩。徑大路之顛隕。今欲增廣前基。實實有資衆力。挹北淵之水。可以利濟羣生。出西山之雲。可以覆轡六合。此爲功德。未易名言。相如題柱。豈但乘驪馬以快平生之志。子房遇圯上。會當取一簣而爲昭代之師。小疏奉題。大家成就。

晦翁爲道學津梁。斯文寶筏。橋亦與之俱傳矣。郭宇山

重建會文橋疏

本橋頃因唐川泛濫。半截隨流。凡有往來。無不病涉。今承本縣提調官主盟。重新整頓。然體大用博。事重費繁。非藉衆緣。鮮克舉之。父母官既倡始。士大夫必贊成。倒廩捐金。完成一段濟人盛事。是所願也。九峯山奔衝海眼。谷陵今見於變遷。會文橋截斷虹腰。濤洑豈容於病涉。矧沙鎮爲閩中喉舌。且圖書淡天下舟車。浮蘊龜以爲梁。日子方能放濟。役鳥鶴而橫渡。天孫始克有行。雖神人猶假物以涉川。非達摩曷浮蘆而渡水。運斤揮斧。欲飛梁半破重圓。倒廩傾囊。賴長者多行博施。好事人人出氣力。前程步步是亨衢。維新次是圖。庶斷者復續。春風生筆下。豈無助。毋帶坡翁。明月滿樓前。會有題虹亭巖客。

如畫景錯落。令人應接不暇。熊照屏

重建麻沙畫錦橋疏

濠濱以乘輿濟人。未多子產。涓川以飛梁度衆。尙說崔公。況雙溪環朱紫之家。而四海會圖書之府。百餘載。曾輩雁齒。十數年。兩厄鯨波。僅存壘石。故基。謾使橫舟野渡。雖云止一帶水之隔。動有如千里河之勢。大規模。今欲重新。舊公案。不妨拈起。度工不小。會費尤繁。共推助。毋帶之心。庶可展領巾之手。高車寄志。行多題柱。丈夫。圯上。魚游。當遇授書。異叟。

長橋臥波。不驚何虹。記之勝槩。重足相俦。郭宇山

重建苦口橋疏

開道橫空。勢奪垂虹之麗。籍文煥斗。名標乘駟之雄。念巨浸之懷襄。驚修梁之蕩析。欲新剏。必大鳩工。溜雨四十圍。盡選乾流之柱。去天纔尺五。危飛礙月之簷。費則浩繁。理當糾合。揮金樂施。能修濟川之功。題柱相仍。穩作朝天之路。尺幅有縱宕之勢。郭宇山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之五

文

答戒酒文

甌閩有布衣。素號詩酒癖。一觴一詠。窮極朝夕。陶陶兀兀。曾不知利名之爲繫鎖。貧陋之可憂戚。客有造其廬而譏之曰。方今神聖在御。登崇俊良。墨客鸚鵡。將才鷹揚。賢士載質。大夫皇皇。子獨不嗟。功名未成。志願不偶。摺棄名檢。放懷詩酒。上乏譽於鄉曲。下遺誚於朋友。名教清議。吾不予取。乃者廣平爲文示戒。貫穿詩書。爰及歷代。悲愚智之得失。監國家之成敗。禍亂之階。惟酒爲害。君侯俊哲。試聽大槩。命客促席。披讀未終。斂襟兀坐。愧謝慙慙。若醜雞之在覆。幸夫君之發蒙。吾將割鸚鵡之杓。碎琉璃之鐘。嚼荷鍾之伯倫。謝投轄之孟公。酒若有神。自西自東。與子絕交。誓不汝從。客乃復坐。音問方諧。或吟於側。或笑於階。揮之不去。招之不來。四坐驚怖。毛森骨豎。客懼欲歸。吾固留駐。忽聞庭畔。切切若語。若怨若恨。若有所訴。吾復怪問。汝訴何緣。與汝同處。殆三十年。窮困貧賤。皆汝之愆。吾未能操戈以逐子。何以怨而有言。辭令未周。恍若有應。子聞賓賢。不聞酒聖。今子見逐。我去何辭。我欲有請。子其聽之。昔子游學。枳荆楚。琴劍無光。氣色慘沮。賴我侍側。輒忘羈旅。爰自壯歲。抽毫作文。辭慳氣索。勢若車奔。特我發作。思湧如雲。至若都門悵別。易水歌罷。游子心摧。行人淚洒。悲風起於長樂。煙樹黯於清瀾。引一觴而氣振。復一杯而髮寫。

時予之功不在禹下。獨不聞既醉備福。見於周詩。不為酒困。聞於仲尼。德將無醉。酒誥之辭。醋酒嗜音。五子所悲。商辛糟丘。畢卓酒池。沈湎淫佚。穢德日滋。咸其自取。過我何為。廣平子掉三寸之利舌。鵲傾河之雄辨。毀譽賢否。敵欺已見。使吾子一覽而驚。再見而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先民有言。人之齊聖。飲酒溫克。醉而不出。是謂伐德。彼昏不知。胡為我責。逝將去汝。適我樂國。客聞之而義服。我聽之而拱默。延之上座。永為嘉客。

讀周書可以養德。讀此可以陶情。莊周寓言。溢於辭表。熊之章

建同文書院上梁文

伏以天地判而人文興。河洛乃圖書之府。孔孟生而師道立。鄒魯為禮義之邦。孰知千載以來。獨萃一鄉之盛。瞻我考亭之闕里。實為崇化之書林。淵源可漸。文獻足徵。二帝三王以來之道。至此大明。四書六籍而下之文。靡所不備。凡舟車之所至。具耳目以皆知。天子庶民。何人不尊其學。光天薄海。無地不有其書。皇乎盛哉。盡在是矣。誠能一出於正。便可四達無疆。況書同文。行同倫。際今日休明之運。而黨有庠。術有序。皆清朝培養之仁。經之管之。完矣美矣。於此觀俎豆衣冠之會。於此開金石絲竹之音。天昌昭代之文。地扶千年之闕。茲蓋恭遇府推明公。中州文獻。正學源流。分刺緹屏。光霽人間之風月。卜居書府。輝煌天上之璧奎。善類棟梁。斯文柱石。大矣邦侯之志。護施萬卷之牙籤。苦哉杜老之心。要關千間之廣廈。氣求聲應。鼓翼輩飛。坐令鞠蔬鞠草之場。遯看采蕨采芹之樂。俟後世禮樂。肯但同汾水之諸生。聚天下師儒。當不止燕山之義塾。載陳善頌。同舉修梁。

兒郎偉。拋梁東。書籍高麗日本通。一滴龍湖山水下。千源萬派定朝宗。

兒郎偉。拋梁西。斯文一柱與天齊。四書六籍人人誦。孔道何曾開跋扈。

兒郎偉。拋梁南。郁郁文明聖化覃。培取昌時公輔器。門前峯色映台三。

兒郎偉。拋梁北。萬里車書通上國。載將南道又關河。會見九時鼓皇極。

兒郎偉。拋梁上。奎壁光中涵萬象。太平直待讀書人。白玉垣高瞻上相。

兒郎偉。拋梁下。八表皇風陶冶化。五方殊俗一朝同。禮樂衣冠滿華夏。

伏願上梁之後。英賢輩出。文治大同。以明倫教法為王者師。以治事學規為天下式。正人心。息邪說。厚培

三代之人才。繼往聖。開太平。重見六經之治法。功神元化。澤及生民。

光天薄海。皆有紫陽圖書。紫府盡在闕里。暗室一燈。千秋炳煥。熊之章

蓋峯祭先聖文

道統正傳。先後一揆。禮有常行。百世可俟。恭惟元聖。祖述憲章。春秋憲志。法則一王。損益先世。豈不考議。尤矣大成。實惟通祀。百世之上。顏曾思孟。百世之下。周程張朱。道傳功言。誰出其右。後有作者。禮宜並侑。秉心對越。永矢弗疑。勿謂縣絕。斯文在茲。以先師鄒國公。鄒國公。沂國公。兗國公。配元公。淳公。正公。獻公。文公。伯祀。尚饗。

天下之大。積於一鄉。三代盛時。閭塾黨庠。恭惟闕里。為萬世則。觀飲知道。觀射知德。由魯迄鄒。仁義七篇。鄉井左助。庠序宅田。秦弊相仍。千五百載。闕洛講明。一鄉三代。考亭制作。一變可王。家鄉而邦。三綱五常。天未欲治。人不蒙澤。鹿洞遺書。寢就湮沒。幸被淑艾。厥有同方。矢忱對越。神其洋洋。時其暮春。蒐舉遺式。舍萌告虔。可永無斁。

又

夫子六經。垂憲萬世。秦灰魯壁。僅存如綴。詩逸書亡。禮壞樂廢。春秋多訛。易亦失次。辭且不明。況釋其義。一喪之後。千載無繼。天迪先覺。克開來裔。闕洛考亭。益大以肆。如日中天。有目皆視。茫茫際典。夫豈無俟。易與詩書。古文是隸。周官不亡。不待考記。二戴三傳。豈不小戾。周孔盛心。孰測其闕。經無全書。世不至治。竊不自量。曷克遂志。神之洋洋。晨夕與祭。矧此開卷。聖筆難識。宮庭告成。舍萌有祀。輒陳忱辭。有祠其遂。敢以先師。侑祀尚饗。

又

禮不虛行。存乎其人。人之為人。以其存心。惟仁與義。人道大經。於穆元聖。元氣渾成。得其傳者。約禮求仁。去聖逾邈。憂時益深。戰國何世。功利縱橫。惟我孟氏。距詖息淫。禮不重食。義不重生。浩氣所塞。百世其興。泰山巖巖。孰我敢任。惜茲際緒。千載莫尋。卓哉元公。太極之英。建國闕書。孔道復明。再傳闕洛。聖門顏曾。茲道南來。桓桓考亭。愚嘗謂公。功配孟氏。一生四書。晚歲三禮。世衰道微。經殘教弛。禽獸食人。有甚洪水。天網地絃。至此何恃。倘徵其人。孰任茲理。南游三年。閱世多矣。安得尙友。天下之士。每愛東都。一代節義。誠能善變。禮樂可俟。聖道茫茫。鑽仰未易。狂狷何取。夷惠百世。未習狂瀾。賴此柱砥。願得同志。相與興起。六陽嘉會。舉此暨祀。昭明洋洋。其克相止。

又

夫子之道。千秋萬歲。文公之書。九州四海。古之君子。患道不明。今既明矣。但患不行。若稽放勳。甲辰昌歷。閱歲未多。三千六百。斯民富壽。且二千年。自時厥後。何其奇偏。天道循環。無往不復。一縷斯文。正在迂緘。君子事天。猶子事親。不善繼述。天功曷成。斯道固明。晦蝕亦易。惟當講學。修身以俟。聖門於此。尙有憂之。吾黨小子。詎敢弗祗。匪直斯會。實在我後。洋洋有相。在上左右。

啓劄

謝鄉舉論學

某竊惟有司舉賢。以為國用。士子應舉。亦將以為國用。固無所事乎私謝。重惟今天下事。非待智者而後見也。通國上下。已仕未仕。莫不疚心於利祿刑禍之中。而不敢議。區區茅草場屋之文。何能為世軒輊。出語稍生。即震於有司。用頓不敢上。而執事先生。獨挺然出力。排衆議而收之一經品題。便許以佳士。不知於文字之末。何以遽得某如是之深。此某之所以重有感於先生之知己。而亦深喜當世英雄。固有意見。

之相同。氣義之相與。千里共肝膽。利祿刑禍。未必可盡驅磨。一世人物也。此某之所以不可無一書。以布心腹於下執事也。某生長建之雲谷山中。少孤無似。從鄉先生習舉子業。未知學之爲何事也。年逮弱冠。讀大學。玩索有得。始喟然歎曰。學在是矣。自此益窮研四書。以及諸經。務爲明體適用之學。每病今世之學者。議論徒多而踐履益薄。詞華雖工而事功益不競。而又自恨資質庸鈍。學力卑淺。不足以通達世務。且以山林之性。不能俯仰趨時。動輒觸忌。雖欲有志當世。亦徒抱此耿耿耳。前年因與計偕。游行都。飽觀時事。益自歎學力本不逮。而又遇世難。涉海不可以弊舟。將試。輒浩然有倦於功名之想。望幸而下第。益得窮其故學。鄉邑朋友。亦稍稍相聽游從。而或且笑其迂拙。茲焉秋試。以親庭責望。不得不爾。不能排釘時狀。亦其難矣。而見之於詞。不知其過當。得失已置度外也。復玷選中。誠不自意。後會友人備道。先生所以取予之意。誨諭之言。與夫拳拳期待之盛心。而後有悟於大易初六浚恆之旨。先儒以劉蕡之對。尚犯此戒。則某居下求深。烏得無過。行將就試。春官先生之訓。敢不服膺。萬一得由此奉對大廷。自當傾倒竭盡所懷。以副先生之望。然時事已矣。某自度必無所用於世。便脫去場屋之累。亦惟與二三同志學者。俯仰林壑。沈潛古書。自求切己受用。無愧此生而已。近看大學。欲徵文忠公真西山先生行義。只就學者分內事。輯爲後傳。以見明體適用之學。舊讀春秋。苦傳義文鮮有得其正者。曾徵綱目例。以左氏事實其事。以公穀程胡諸家之說。足其義。頗有條理。未曾成書。或就此工夫。亦不無小補。尙當從執事先生求就正焉。茲有二山使便。謹修啓事。以謝於執事者。復作此以既下懷。倘蒙先生矜念而終誨之。便中切望條示。

於感恩知己中。以明道勸學爲己任。區區功名富貴。曾何足云哉。葛紀瞻

利祿刑禍。可以驅磨庸人。不可以驅磨豪傑。熊之華

傲西山公衍義。傲紫陽公綱目。即此便足不朽。熊照屏

謝貢舉啓

伏以後生爲朝廷措事。策愧無考亭之三。明公與天下求材。賦辱在阿房之五。豈特有司公明之選。亦見當世英雄之同深感。己知庸庸私謝。切謂國朝之取士。獨由科目以得人。持衡者。不當徒較其詞章。當以收拾人材爲務。操管者。不當徒志於爵位。當以扶持世道爲心。矧方艱難多故之時。而有文武欲盡之歎。聖主念事會之無極。欲廣賢路之招徠。廷臣慨士氣之未昌。猶懼以科條而隔礙。恩施非不厚於士。意向何求。白於人有司。懷觸諱之疑。語生輒忌。舉子有患失之慮。氣假可知。以此取士。何以得人材。以此入官。何以扶世道。稍有志者。蓋已羞之。某幼讀父書。繼承世學。少而好賦。第知小夫篆刻之工。壯而讀書。頗識大學。知行之要。益求實事。不競虛文。勉焉自力於躬行。切亦有志於世。故嘗借計吏。出試奉常。自願時事之已殊。又惟學問之未到。積累三年。方求病文。願瞻一世。愈激憂葵。雖經入以扣關。又俛從而借徑。氣鬱勃其已久。言過多而莫知。賦皆佩誦之辭。既以二典三謨之欽爲主。論必究極其說。又以中庸大學之誠爲言。至於三策之條陳。是亦寸忱之憂愛。謂當內外交急之會。初非上下相蒙之時。聖君當畏懼存心。不

可自怠而沮人材之氣。大臣必誠公盡下。不可獨運而失天下之機。冀可措以轉聞。庶不至於虛論。人謂場屋非言事之地。何妨屈蟻以求伸。我知科舉乃進身之初。寧忍獲禽於詭御。已置得失於度外。敢期摸索於暗中。請省僥躄。端由幸合。茲蓋伏遇座主仙尉秘書郎卿先生。領袖後學。鑑衡斯文。雪案檠光。已久抱經綸之藹。風能燭影。不徒取華藻之文。將求實材以奉明詔。何馮宿之畏太甚。次排直言於下等之科。賴了翁之見獨高。姑真古學於五名之後。蓋識者有見於救時當隨之義。而先儒亦戒夫在下浚恆之凶。忠焉能勿誨乎。服之不敢失也。第自愧深山之苦學。誤蒙稱碧水之奇材。雖曰有試而譽。但恐無實以副。某敢不益加鞭辟。無負甄陶。儲策之大庭。決不效平津阿世之學。然與以一命。詎得行明道澤物之心。惟不愧於爲人是即酬於知己。

韓退之三上宰相書。識者謂其急於求進。讀此知先生守正不阿矣。葛紀瞻

逢世之學。詭遇之行。讀此自當汗背。熊照屏

聘啓

昔者老姑。幸獲供於蘋藻。今焉弱息。敢來附於絲蘿。自非長者薄於記存。安得舊嫗以之繼續。故而相見。而口相約。欲男有分而女有歸。慨然義襟。異彼流俗。在屏庸何以得此。於禮文詎容忽諸。白璧定婚。安敢謂許田之假。黃金得諾。必不孤曹丘之來。倘百兩之歸。不俟及筭。則五世之昌。何勞問筮。我所願也。公其籌之。

又

吾親乃爾姑。數世之孀維。生男願有室。一朝之好方新。同心允契於蘭蕙。締約遂聯於蘿附。妻以兒子。足知慈幼之真情。遺之後人。惟有傳家之世閱。雖言傳於媒妁。實天合之夤緣。依劉得人。方倚重扶持之力。維熊有夢。親廷洪嗣續之祥。

回定啓

崔盧甲族。夙推譜系之高。韓范世婚。重締鸞鷺之好。辱感數之委。敬職勉而拜從。伏承令嗣詩禮相傳。擅芝蘭之挺秀。某長女穉笄甫及。恐蘋藻之未勝。因緣獲定於一言。繫縛不拘於未俗。餘生何幸。庶相依唇齒之間。吾味既同。願盡索形骸之外。

又

葛藟施於條枚。已屢見孫枝之秀。女蘿託於松柏。又得依族葉之榮。因親而親。乃幸之幸。克家有道。正將求舉案之賢。相聞無儀。僅能事執巾之役。偶役冰人之申好。遂成月老之夤緣。茲蒙雁幣之鼎來。復辱魚書之纒墮。載欣今日。克諧劉范之婚。媿罔俾昔人。專美朱陳之嫁。爰

又

問諸姑於伯仲之間。久知聲譽。聯舊親於妯娌之列。幸忝嫗媿。雖自題紅葉以無心。然遇喜朱絃之有續。材高杞梓。固非爲養以娶。實類菲葑。已嘗不嫁而擇對。信資緣之有自。豈人事之由來。聘禮拜嘉。毋替

後來之約會言不遠敢征親迎之期。

熊回虞

辛嬌得姓之初苗裔已三千禩。淮楚分支之後詩書皆四百年。俱為善族之稱宜作嘉耦之合。令嗣一經有訓諒足紹於箕裘。弱女四德未開恐弗堪於伉儷。但擇婚媾者不必富貧之是較。重道義者毋分材藝之孰多。備家固有常經。禮節亦惟求稱。況伯氏胥篤斯文之契。而大昏亦宜世好之修。重往行言敢稽報幣。中壺之家人正告。有關今日之義方。外氏之宅相多賢。願見前修之範。敬

說

易卦說

竊意易字從日從月中有一為奇。陽數也。月中有二為偶。陰數也。合日月為易。故觀圖書迭出。可見天地自然之數。觀日月相推。可見天地自然之易。易之作。雖則乎圖書。而其為義。尤莫著於日月。蓋易者陰陽之道。卦則陰陽之物。爻則陰陽之動也。然有交易變易之義。在天地則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所謂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所謂天地設位。卑高以陳是也。在易書則一陰一陽各有定位。所謂剛柔立本。八卦相錯是也。一剛一柔。迭相推遷。所謂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也。是故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人事之吉凶。悔吝物類之得失。憂虞與夫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莫不於是乎盡矣。然考諸大傳。則知聖人之作易。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蓋有以見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非獨以圖書而作也。莊周謂易以道陰陽。正謂此矣。但以日月相推。成自然之易。故凡吉凶悔吝。得失憂虞。悉於是乎備。信哉易之時義大矣哉。熊之

適堂說

西劍母侯希說為兩劍府判。一日小憩考亭。謂僕曰。余舊有讀書之室。曰梅庵。今更扁以適堂。蓋余老矣。將求吾所自適者焉。一日之適。一日之安也。余又將隨所寓而扁焉。則亦無所往而非可以自適之地矣。子其為說識之。願僕何足以究斯義。輒誦所聞而言曰。適者有所得而往。而非即其安之謂也。三代而上。所適者一道而已。語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無他適也。後世始有適情適樂之說。魏晉間。虛曠之風勝。陶謝諸賢。發於情性。興致大抵皆求其適之辭。昌黎送李愿曰。起居無時。惟適之安。東坡和淵明曰。云何得一適。亦有如生時。他日賦赤壁。不過以江上清風。山間明月。便可為適之具。而胸次所存者。皆虛曠之餘習。凡我所常有事者。皆視以為礙。拱而付之幻妄。以此為適。而適之義晦矣。若是雖足以少愧世之貪名逐利。終日馳逐不得息者。然秦漢以下。牽補架漏。人無幸物之情。其獨不以此哉。聖賢之言。初無惡乎安且適也。大學嘗言止定靜安之道。亦願所適者何如耳。書曰。惟我事不貳適。易大傳曰。惟變所適。此周公孔子之言。適也。不貳適者。謂此心當一於其所往。而不可以有間也。先儒主一無適之旨。蓋起於此。惟變所適。則雖千途萬轍。皆可適之地。而我之心。固未嘗不一。而初未始有適也。又豈即其安者之所得哉。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所適者。固在乎適此道也。秦漢而下。蓋無傳焉。獨董子曰。道者所由適治之略。

仲舒不識性。未必能見道。況可責之陶謝諸人乎。今學者誠能得其所適。固將理解而意會。境契而心融。無所入而不自得。亦無所往而不可安矣。浴沂風琴。而有天地同流。萬物各得其所之妙者。哲之適也。鸞飛魚躍。極而至於上下之間。全體呈露。大用顯行者。子思之適也。吟風弄月。庭草交翠。濂溪之適也。蓋有出於言意之表者矣。雲淡風輕。傍花隨柳。明道之適也。蓋有見於顏子所學所樂之事者矣。此豈常情所易窺測哉。又豈魏晉以下諸人。所能解其會也哉。學行之所適。有淺深。則隨其所以。皆可以安。而非其至。侯之所適。固非遽求以即安者。姑為是言。亦微示謙抑之意云爾。溯其所學。蓋習之久。積之熟。周游延平。武夷之間。所事所友。靡不不倦。見聞頗饒。功益又多矣。深有感乎聖賢之道。必深契乎聖賢之心。是蓋得其所適者也。輒為之說。而繫以銘。

聖賢日用。惟帝之迪。必有事焉。不貳其適。幾有萬殊。實貞夫一。業業兢兢。終日夕惕。一旦洞然。理順冰釋。無適之中。貞適斯得。

自適其適。而不適人之適。所謂聖賢所見。無非道也。真記

歷敘周孔之適。而至於沂水春風。鸞飛魚躍。窗前芳草。雲淡風輕。無入而不自得。光景宛然在目。虛曠之陶謝。幻妄之坡仙。皆不能分其半席的。是一篇原道統大文章。熊照

虞彥忱字說

前禮部進士梅莊先生虞君。令子仲海。言論每以剛正自持。重禮教。篤倫紀。余畏友也。余在黻峯。作求仁約。頗欲論究三禮之學。仲海獨降心焉。長子迪。從予遊。一日仲海貽書。誦曰。為迪加冠。俾余莅之。余喟然曰。冠禮不行久矣。學以禮為先。禮以冠為先。余雖不敏。學固將以行之也。其何敢辭。令月吉日。禮儀既備。敬告爾字曰。彥忱。甫其辭曰。日用之間。動靜語默。大哉洋洋。皆帝之迪。稽古明謨。惠此則吉。首蔽一言。允以成德。推允之義。是曰忱。一念卓然。萬象畢陳。學有大本。道有大原。匪信曷立。匪誠曷存。中庸有言。不誠無物。三百三千。行之以。一希望希賢。惟敬時克。知曰迪。知哲曰迪。哲肖貌兩開。而名為人。允茲克迪。勿丑小成。念哉敬哉。尚克時忱。恭爾帝命。願認明明。

冠之初而以學道信誠助之。詩曰。成人有德。其此之謂與。熊之

張以謙字說

余甲辰由莆抵玉融。一日郡學糾實齋陳君。會邦之俊秀。中有一生。貌粹而氣溫。心竊嘉之。詢之則張氏之子。名益。字以謙。問其世。則祖居海上之草嶼。以儒學顯。其積善有自矣。明日訪余寓舍。且求余一言。為終身受用。因告之曰。謙美德也。謙則受益矣。余復何言。請不置。則釋謙之卦義。以告之。謙六爻無凶辭。上三爻為坤。皆以利言。下三爻為艮。皆以吉言。坤靜而艮止也。夫惟天下之至順者。得利常大。天下之至靜者。得吉常多。此為處己而言也。天下之益。出於己者有限。資於人者無窮。吾聞九三一爻。謙之主也。謙五爻皆陰。獨此爻為陽。陰柔而虛。求益者也。陽剛而實。乃有益於人者也。象言君子有終。爻亦言君子有終。皆言其所主也。學而不求君子之益。其可乎。求益之道。不親近其人可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學之染人。

殆有甚焉。即此五爻言之。二承乎三。上應乎三。曰鳴謙。四乘乎三。曰撝謙。皆得益者也。感於中者深。則自有以著乎外。鳴之象也。聚於我者富。則自有以施於人。撝之象也。初與五則遠於三矣。初牽二而勇於進。五援四而得所親。是亦私淑而與聞者也。瞻前修其已遠。幸緒論之可徵。吾黨已不得見之親炙矣。其所

以聞於私淑者。皆可勉也。益乎。其亦有感於余之言也乎。
精言粹理。範已資人之道。盡於此矣。推其議。豈獨可以益張君乎。記
堯舜之聖。只是克讓。丹朱不肖。只是箇傲。故謙卦六爻皆吉。循名責實。亦見倦倦善誘之意。郭字山

約我齋銘

人之爲學。患不見道。大道茫茫。何處下手。聖門論學。必有所之。有是奚是。斯文在斯。大哉聖域。顏氏實踐。一仰一瞻。夫豈無見道之所在。惟中爲難。孰開其端。精一兩言。精在博文。一在約禮。爾學維何。即此而已。得一爲德。體全則仁。以品以節。匪禮曷臻。一舉一動。如寐斯覺。前日之約。今日之卓。惟黃氏子。爲學有源。不愧於父。天叟爲兄。約我名齋。奉以晨夕。敢贊斯銘。其敬無失。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之六

附錄

勿軒先生傳

先生姓熊氏。諱鉢。字位辛。一字去非。勿軒其號也。又曰退齋。雨後公十六世孫。世居鼈峯之陽。先生生而聰敏穎悟。垂髫即知向學。及總角則能屬文。而悟道德仁義之說。志宗濂洛之學。乃訪文公之門人輔氏。而從游焉。遂深究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道。而得聖賢傳授之心法。既而博通五經。徧覽諸子百家之語。下追醫卜陰陽之秘。故下筆成文。追躡韓柳。宋度宗咸淳十年甲戌。登第。授寧州司戶參軍。值宋亡。故不及大用。而先生之才不闕。道不行於世。惜哉。入元。乃隱居不穀。以道自任。以義自處。疊山謝氏忠義人也。嘗自誓曰。不見南朝不著鞵。聞先生之名。義不辭遠涉。自江右而至。及會。共訴宋亡之恨。因相與抱持而哭。既而曰。今天下皆賊也。所不爲賊者。惟足下與我耳。道義相合。不能卒別。遂相與講論夫子之道。而於舊所聞者。益以明。舊所未達者。通以徹。以文公四書集註。尙有遺意。迺著四書標題。集註之遺意。益以備。而道德之用。益以詳著矣。江西庭芳胡氏。明易君子也。聞先生博學。嘗挾其道以訪焉。及退。自以爲不及。而先生不以爲能。故頻與講論。無倦怠之色。而庭芳之學。益以明。皆先生啓發之也。迺自採易之精奧。著易講義。讀書而著書說。學禮而定禮。禮闕異端。而酷排緇黃之誕。鬼神之妄。以世俗葬祭爲所益者。皆

毫分縷析。而正以聖人之道焉。勒成一帙。以解後學之惑。斯其所著而行於世者也。其他所述猶繁。不及備舉也。既而曰。吾之所學。聖賢之學也。當以聖賢之心爲心。故伊尹曰。吾天民之先覺者也。吾當以斯道覺斯民也。乃不吝所居。擴而充之。易爲家塾。中奉先聖。左爲文公師友之祠。右爲熊氏忠孝之祠。以其門對雲谷。而又以寓文公沒而道之傳在於是。遂扁其家塾爲雲谷書院。於是四方學者。知先生之道。欲傳於世。而生徒雲集。遠自漳泉而至者有之。各欲捐金買田。以爲師生之俸。值先生沒而已。其寓於崇邑。而建長林書院於翁坊之洪原。適武夷而款文公之舊址。頽圯遂構而新之。愛其幽僻。遂館焉。然從游者雖多。卒未有得其傳者。嗚呼。其天之將喪斯文也歟。先生學既得其真。而道不雜。書既覽之博。而德宏雅。當時遠近以書廚目之。嘗重修考亭書院而爲之記。有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之語。翰林學士草廬吳公。天下名士也。有求考亭書院記者。援筆欲爲之。因問先生所作。則以手加額曰。江南有人矣。予奚庸。以其求之固。乃曰。姑贅此以塞責耳。先生娶虞氏。繼曹氏。三子曰龍。曰崇。曰嵩。父諱學顯。先生生於宋理宗淳祐七年丁未。即元定宗之二年也。卒於元仁宗皇慶元年十月二十九日。葬於鼈峯之橫歷。壽六十。從祀於文公之祠。而位尊先賢之列。非幸也。宜也。前翰林僕處約述。

題勿軒先生行狀

勿軒熊先生。名鉢。字去非。又號退齋。建陽崇泰里人。宋咸淳甲戌。以禾名登進士第。任汀州司戶。值元不仕。明理盡性。得聖賢傳授心法。築室雲門。從學者累百。遠近翕然尊之。知州毋梅庵。同知徐石壁。推官張紹先。諸名公貴人。咸尊以師禮。望湖精舍。諸生卒從明。與旨大義。教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學。聲譽終夕不倦。月行賞試。汲引後覺。迨歸杜門。凡吟詠不事風月。無非以禮義誘人。嘗與一桂。胡庭芳論學。謂秦漢以下。天下所以無善治者。儒者無正學也。儒者所以無正學者。六經無完書也。六經無完書。則學不可得而講矣。儒者無正學。則道不可得而明矣。千五百年。幸補架漏。天地生民何望焉。考亭夫子集正學大成。平生精力在易。四書。詩。書。儀禮。僅完書。開端而未及竟。雖付之門人。九峯蔡氏。猶未大暢厥旨。三禮者。若春秋。則不過發其大義而已。豈無所依於來學乎。當吾世不完。則亦愧負師訓矣。願惟兵難之餘。學徒解散。文集燬亡。徒抱苦心。力實不逮。蚤歲成春秋通解一書。又厄於火。策以齒髮向衰。抗我滋甚。靡君之來。此學孤矣。余與君相與講切。縷指蓋十有七年矣。易。詩。書。儀禮。就緒。春秋。更加重纂。則皇帝王伯之道。亦盡備矣。惟三禮。乃文公與門人三世未了之書。所關甚重。且周官六典。元不亡。當復其舊。而儀禮十篇。且欲各附禮記傳義。以爲之兆。當猶有俟也。庭芳當分任此責。以畢吾志。其後竟修儀禮。未及成。書而卒。又嘗作文公考亭書院記。有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之句。今有大學講義標題。四書易講義。行於世。建寧府儒學訓導天台李讓撰。

送勿軒先生歸武夷序

武夷山高幾千仞。時昔號爲靈鄉福地。學成仙者居之。自文公挾奇別絕。築室山中。聚書取友。爲往聖繼

絕學。號武夷精舍。於是茲山茲川。為闕里。為洙泗。邇來百有餘年。士生其間。耳受目攝。秀異而蔚。莫不深技道。力守師說。閭閻然與。鄒魯相為。雄長非所謂。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人鍾最靈者耶。若吾友退齋。熊君。則其出類離倫者也。君家建陽。近武夷。自其幼時。往來精舍。慨然有求道之志。方其年少。氣完。縱健。鼓行場屋。嶄嶄見頭角。諸老先生。皆遜之。然猶未免科舉累也。年稍壯。奏第太常。聲價驟起。君一不動心。獨曰。自是可遂吾讀書立言之事矣。居無何。適當世變之會。物換星移。無所售其初意。則退修。初服束書入山。築洪源書室。與朋友講習舊業。其徒數十人。糲食。鬻飲於寂寞之濱。日以周公孔子之說相磨礪。於文公諸書。是信是行。以道教人。而信從者衆。凡一星終。乃歸故山。復初齋書院。以所以居洪源者。居之。大肆其力於六經。如易詩書春秋。皆為之集疏。集疏云者。每經取一家之說為主。而與衆說以爲之疏。工夫浩博。義例明暢。六經之道。如指諸掌。復為小學四書集疏。以羽翼之。釋回增美之功極矣。又念儀禮一經。文公勉齋。先后論著。號曰全書。三代禮樂。盡在是矣。兵火之餘。遂束高閣。君念扶天常奠。民志以立。太平之基。孰外於此。復與錢行。以廣其傳於海內。役鉅費。繁以身任之。蓋欲扶持世道。緝熙人文。以俟後之君子。豈有所為而為者哉。士散之餘。禮壞樂亡。靡知所屆。茫茫宇宙。求一叔孫通且不可得。況敢妄議魯兩生哉。而吾友奮乎頽廢敗壁之下。而起圖之。非孟子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歟。志君之志。學君之學。吾豈敢謂今無人。而或者方以迂孔孟迂之。亦可哀矣。予蜀人。與君昧平生。卯辰之閒。曾會於蕭。一見語合。遂定交焉。展數月。相與論說底蘊。與鄙陋所見略同。如龍峯祠五賢。以佑聖節。蓋為道統之的傳設。而邵馬不與焉。或謂與文公竹林六賢之規。為小異。吁。是未可以口舌爭也。予昔常持此說。聽者憮然而君之所見。亦如此。由是知理之所在。如印印泥。近者三山之尊道。蕭陽之新祠。亦莫不然。自有默會潛孚者存。非以內交要譽也。君自溫陵。歷蕭福。亦既倦游。將歸山中。求予一言為別。君行矣。強復自愛。為吾道作經久計。他日道尊德隆。必有蒲輪加璧。而起申公於既老者。僕荷未填溝壑。尚快見之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退齋其母遂。

送退齋東歸序

陳蒙正

千百載而下。尊孔子。達乎天子。而亦拜之。何也。拜其扶持天地。植立綱常。為千萬世天下所法焉者也。孔子。天之孝子也。朱子。孔子之孝子也。孝子者。以父母之心為心也。世之學者。能以盡己為學。而又能推以及人。則可謂孝於朱子者矣。癸卯之冬十一月。退齋熊先生至。陳蒙正往就學焉。先生之言曰。斯道也。何道也。全體大用之道也。管商權譎。無體之用也。佛老虛無。無用之體也。以是益自信。忻然有請而忘倦。蓋侍臬比者。凡三日兩夜。先生所自得者。微矣。其孝於朱子者。歟。道教不明。風俗日下。拘於卑陋者。不自脫溺於高遠者。不肯回。而不知夫古之學者。為己。真得而實行。如饑之於穀。寒之於布帛。終身受用之。自不能盡者。其實則人心之所固有。而非有待於外也。先生之學。雖不得行於時。然必有傳之於後。其相與守而行之者。當未艾也。獨惜先生歸。僕心有不不得盡焉。所恃者。書之可通。足迹之可至耳。過福清。有陳兄希尹者。雖未親面。而敬之矣。先生其亦以某之心告之。

與退齋論學

胡潛齋

某再拜。獻書退齋熊先生席間。大荒經言。幽思之國。思女不夫。思士不妻。精神相感。而生育。始疑其妄。今乃信然。某與先生。一在江之左。一在建之陽。地之相去。千有餘里。非特未嘗一日接殷勤之歡。蓋未嘗一觀顏色也。而愚駭之心。則以為道在天下。未嘗一日無所寄。以今天下。如魯沂。鄒嶧。久矣。陸沈。開洛。故墟文獻。淪沒於今。幾百年矣。固無望其有人。可以任斯文之寄。獨武夷之秀。拔九曲之清深。不減前日之舊。其壤地則晦翁先生之闕里。去晦翁之世。若此其未遠也。故家遺俗。尚有典刑。緒論格言。家傳人誦。其間豈無秀中之秀。靈中之靈。得晦翁之學於父兄師友。講明之素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日夕凝思。想其人。標致必甚高。學術必甚正。誨人必自有短。處己必自有劑。量其容儀。必如瑞日祥雲。其音吐必如金聲玉振。但恨未得入其疆。闔其門。伏其埽。下望其烏履耳。今年正月。道小兒齋。謁養吾先生。養吾賜之筆帖。俾小兒籍之以通於左右。一見之頃。即荷先生進之教。之館之穀。之覆。之。以荷。之拂之。張之大之。將使廣布而久傳之。雖古之號為真逆膠漆者。其相與用情。不過如是。豈有未諱。而用情如是者乎。無乃前日之幽思。精想者。潛有所感。而遇此也。不然。天下安有意外之獲。若此其侈者。中心之感。何可云。小兒來歸。詳言先生標致不俗。學術有源。海誘之得其法。出處之適其宜。與其貌之溫而恭也。言之約而中也。某思竊自念。此正向者想像之中。若有所見者。無疑矣。豈幽思之極。精神所感之驗耶。豈非斯道之所寄耶。某年雖衰。耄。儻未就木。尚圖扶杖。進見一瞻道德之光。以慰平昔思想之渴。秋暑尚炎。切祈自愛。以壽斯文之脈。

龍峯書院記

丘錫

吾鄉熊氏。中原文獻之家。唐李提兵入閩。而卜居於義寧山。子孫世業於儒。詩書禮樂之澤。逮今猶昔。宋初有熊公知至。自號龍峯先生。隱德不仕。立書院於龍峯之下。以詩鳴。得晚唐體。有龍峯隱人集行於世。紫陽夫子。倡明道學。熊公節號端操先生者。在於門人之列。編修性理羣書。而為學者於式。修理龍峯書院。以延師友。至宋季。勿軒先生。大倡斯文。顧瞻梓里。重而新之。又增先聖燕居堂於前道原。堂於後左。則那文公師友之祠。右則建熊氏忠孝之祠。以其門對雲谷。況接文公道學之傳。因故額曰雲谷書院。先生居崇翁汾之洪源。立長林書院。又於武夷五曲。晚對峯之左。築洪源書堂。門人受業者。四方雲集。遠自江左。東吳。漳泉。而至者。朝夕相與講明聖賢正學。平生所著。四書六經。皆有通解。通鑑廣義。諸書。著作甚富。第恨遭時不遇。皆厄於兵燹。良可惜哉。惟所存者。四書標題。周易講義。大學廣義。三禮考異。諸書而已。晚年修通解。竟未完。書而卒。嗚呼。天之將喪斯文也。歟。國朝建立學校。士子皆居泮宮。而各書院。漸至廢。而為風雨。侵凌。鞠為茂草。永樂初年。因被勢家。侵占書院基址。至正統十二年。先生之六世孫。以其事聞之上。臺憲司副使高公。僉事董公。按圖考正。重葺書院。方今聖天子。以先賢有功。德於綱常者。免其子孫差。德思至大也。予幼讀先生書。知先生甚悉。今其孫乃託為記。序其本末。予忝與同鄉。去先生之世。若此未遠。近先生之居。則更甚也。因勉而書此。以示指紳之學。先生之學者。前纂修國史。教授邑人。雲谷丘錫。

書於丘山精舍時正統十四年歲次乙巳季夏初吉也。

送退齋歸武夷

林若存

我未識退齋。虛生七十載。一旦遇諸途。未語心先拜。堂堂眉睫開。禮樂見三代。正塗日以荒。良心日以壞。天不產斯人。吾道將時賴。

又

書院新隘峯。五賢祠學宮。馬邵獨遊席。將無道不同。專專論的派。此理誰當窮。獨學無師友。前儒議溫公。準繩規矩內。安得鞭霆風。

又

我七君六句。從會知無期。但貪言議合。不悟光景非。先生明當別。吾將時決疑。欲言尚何限。記一十已遺。及其未溢先。幸無靳珍題。

又

大海何茫茫。海桑逝不留。武夷有喬木。蚪枝尚相樛。自昔擢巍科。為今闢大猷。萬里憚北上。三年喜兩游。長身古衣冠。龐眉睨雙眸。雖與今人居。不與今人儔。和風顏子春。泰山鄒孟秋。一雙憂世淚。滲入銀河流。相期入聖域。舍子誰當優。奈何棄我去。犖確歸途修。我欲斷中流。去權何悠悠。我欲息天風。別袂何颼颼。明晨君已遠。晚歲吾何求。恐無後會期。笑作來生謀。

又

穆穆朱夫子。於道集大成。嗟予亦私淑。與義終難明。退翁獨何幸。而乃同鄉生。雖後百餘載。元機若親承。斯文幸未墜。載道來桐城。平生疑惑處。喜得相考訂。秋風吹庭樹。忽作離別聲。吾儕各衰老。何時重合并。願言且少住。勿棄斯文盟。聖賢千萬語。只在知與行。前修何可企。勸哉共修程。

又

紫陽遺緒孰能尋。修綆憑君為汲深。獨學自慙無益友。遠來何幸有知音。路山雖隔千餘里。道義相孚一片心。且與梅花送歸去。郊迎斷在綠楊陰。

登雲谷呈熊退齋

陳大觀

四書日行天。萬古仰餘光。讀之十五載。稍稍知慚惶。不辭千里遠。意升文公堂。多謝退齋翁。為予指迷方。初來心猶疑。久之念俱忘。齒齒南澗石。廬峯正斜陽。雲葉弄清影。瑤花吹古香。失笑丹崖上。振夜巖溜傍。須臾林景開。仰見天蒼蒼。晦庵數椽屋。破碎雲中央。土花照人碧。腐瓦如鴛鴦。下有神仙宅。金碧相焜煌。玉狗守洞口。白蟻透丹房。上有赫曦臺。冥邈超八荒。君山粒米小。滄海寸線長。乃知子朱子。曾次不可量。道高古無上。聊託千仞岡。斯人今已去。餘迹欣未亡。悠哉一長嘯。宇宙空茫茫。

贈退齋同年貢舉

吳語溪

看花攜手鬢俱青。一轉頭來昨夢驚。四海同年今有幾。相逢此日得無情。著書君已名千載。廢學吾方悔。

半生離合升沈何足計。相期進德是功名。

菴峯書院舍菜禮成

李德臣

菴峯峯前子熊子。舉目乾坤淚如雨。百年學絕白日飛。要作山中古鄉遂。相看雲谷青不了。手決流泉挹清泚。古心古貌古冠衣。晨夕四書與三禮。偶然乘桴海天去。亦欲觀周從魯始。歸來族里喜相迎。急整舊書尋墜紀。聖師在上誠洋洋。衆職遂能各循理。疾雷驅雨鳴蒼蒼。夜半青山塵一洗。禮成少長各相慶。紅燭燒殘生旦氣。愧予分獻何所堪。持此敬心良未已。世教不明師道缺。萬里狂瀾誰柱砥。先生憂世心更苦。神氣半腴貌枯頹。文公平生亦多述。四海道行今不死。吾愛此鄉人尚淳。文獻餘風易為起。天道高標示準則。豈但善良薰管邨。村南曉發義鐘忙。村北夜深絃誦沸。公家吏卒亦罕到。箇中可見桃源似。憶昔一別廬山青。卻後佳幽少如此。關河落落文在茲。某行高山端可企。三閒瓦屋便卜鄰。飽挹春風論經濟。八荒我闕及時出。未必天公了無意。載拜魯叟決此謀。狂者聖門應不棄。前汀采芳暫分袂。定擬重攀小山桂。初來相見新相知。此日還憑此詩寄。明蟾照水衆星下。會看一笑如期至。

熊勿軒先生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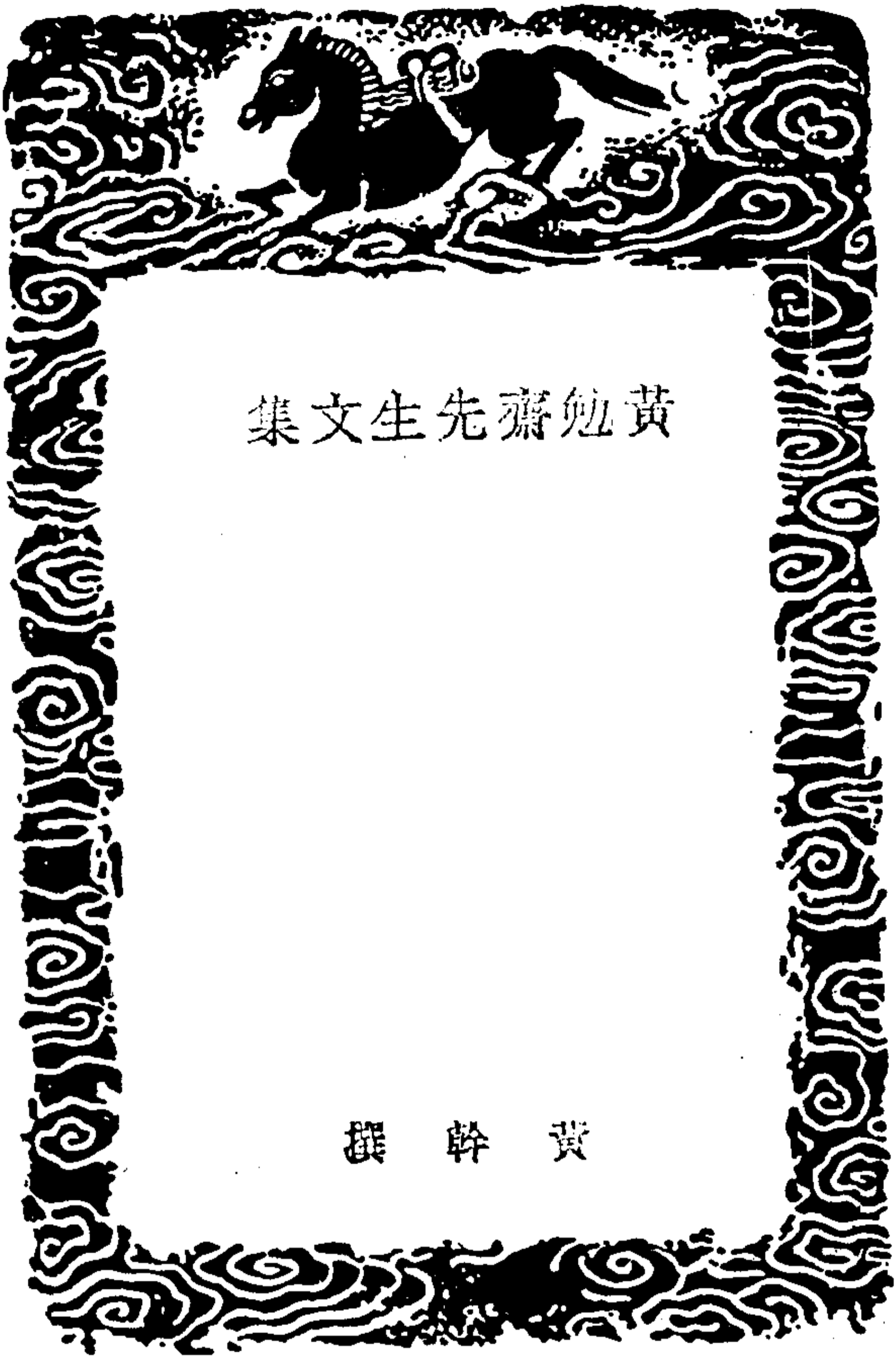
晉江許祖芳小山校

孝經大義序 今文一十八章。漢河間所得。顏芝本。明字下集。史纂通要序 推皇帝王伯所自始。所字集無而白。

董竹澗詩序 善類多歸焉。無終孔北海之風。十一字。平居瀟然閒適。難再平三字。集作送君履序 以文公之行。行之鄉國。凡書俯伏請納端拜之禮。集作以文公之行。之學。至御書。伏云今日之來。將拜堂下。惟公坐而受之。俾進於門。入弟子之列。文中常用此。小似應以集本為正。

熊竹谷集跋 此二卷題曰直方小藁。集本。讀字下有三字。涉案下文有。藏考亭書院記 郭君瑛又從而增闢之。集作郭君瑛父。按二本均可通。但郭君名。此典議。此文集本附於郭君瑛。其義詞則分。不另標。今宜改為東坐。西向北。上無是。

考亭記田疏 式修寢宅。或謝貢舉啓 雖經人以叩關。案二本均可通。送勿軒先生歸武夷 會於前。集本借用。經語亦通。



集文生先齋勉黃

撰 幹 黃

原序

晦翁朱夫子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無慮數百人獨勉齋先生從游最久於師門最為親密文公退居山谷幾三十年討論經籍以惠後學先生日侍左右纂集考訂之功居多及出而從政施為本末卓有可觀不合於時引身而退其出處亦與文公相類吾嘗以為文公之學集諸儒之大成而先生則具體而徵焉者也師弟子淵源授受一盛於洙泗而再盛於伊洛孔門七十子獨稱顏淵好學而曾子為能傳道伊洛高弟如游楊呂謝輩彬彬盛矣而考其所學尙未見許於其師甚矣盛德之難雖親炙於至聖大儒之門者猶然先生志堅思苦文公蚤知其足任吾道之託而先生果能不負負荷是聖門之顏曾也余嘗誦先生之言曰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物欲外慕一切榮辱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見得動靜語默皆是道理其誨學者曰人不知理義則無以自別於物周旋百出自少至老不過情欲利害之閒甚至三綱淪九法斃亦將何所不至觀其所以自勵與教人者確乎其至實凜乎其至嚴見道之明而守道之篤如此真可謂不負師傳者也文公嘗謂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所望於直卿者不輕及作竹林精舍成道先生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編禮之命深衣之付於門人弟子中親倚獨切豈偶然哉先生政事亦絕人遠甚如辨和州獄感夢井中築安慶城事不費而民賴之辟荆湖幕府時慷慨事功使得究其設施即文公之道可以大行乃當事者忌而擠之而先生亦無復用世

黃勉齋先生文集 原序

黃勉齋先生文集 原序
意矣退居田里編禮著書巴蜀江湖之士皆來受學如文公時何其盛也先生文集凡若干卷余選而刻之其義理精微文章宏達與文公氣象不異噫師弟子淵源授受之故讀者可以慨然興起矣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冬長至日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黃勉齋先生文集 原序

本傳

黃幹字直卿閩縣人受業朱熹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遂以其子妻之熹作竹林精舍成道幹書有他時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幹手書與訣曰吾道有託可無憾矣幹持心喪三年調監石門酒庫韓侂胄謀用兵吳獵帥湖北訪以兵事幹曰聞議者欲為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知漢陽軍值歲饑糴客米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幹報以乞候幹罷施行荒政具舉旁郡饑民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知安慶府金破光山安慶和去不遠民情震恐幹修守備分城為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日治府事夜入書院講論經史城成上元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與之諸孫從至府致謝幹禮之命具酒炙勞以金帛嫗謝曰老婦之來為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金人破黃州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霖潦月餘城屹無虞舒人相謂曰不殘於寇不陷於水生我者黃父也徒知和州幹移制置李珣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為之立堡壘蓄馬繕器以資其用不過數月軍政可成珣不能用珣往維揚視師招幹偕行珣幕府多輕儇之士僚吏謀畫皆沮抑人心不附時流移滿庭而諸司張安無虛日幹知不足與共事歸自揚州辭郡乞祠閉閣謝客復與珣書曰浮光敝退已兩月不知吾所

黃勉齋先生文集 本傳

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堅甲利兵。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圃老幼。作虜殺戮。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爲邱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竊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謀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答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軍士聞之。豈不痛憤。且觀牡丹之紅豔。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聞管絃之啾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睹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食酒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饑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尙書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斬黃決不可保。斬黃不保。則江南危。尙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同幕共誣排之。未幾。光斬黃州繼失。餘力辭。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俯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召餘入對。在位者忌餘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乃羣擠之。餘遂旋里。弟子日盛。借鄰寺以處之。質疑請益如蒸時。命知湖州。辭。乞致仕。卒。贈朝奉郎。諡文肅。

黃勉齋先生文集目錄

- 卷之一 書
- 卷之二 書
- 卷之三 書
- 卷之四 書 銘
- 卷之五 記 序
- 卷之六 題跋 啓 擬奏
- 卷之七

- 公劄 雜著 祭文
- 卷之八 行狀

黃勉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書

與晦庵朱先生書

韓門戶衰替。大懼先世儒業之不振。收教子姪輩。使盡知孝弟忠信。每自謂留心於此。亦居家職分所當然者。聞有親舊之子。爲之授句讀。解釋訓詁者。則受其束脩。以贍老幼。又年長好讀先生書者。則與之切磋。以互相勸勉。舉業聽其自爲。讀書次第。用心要領。則尹先生所謂臣師程某曰者。所當遵守也。韓大要且勉令立志。其次以收放心。義理訓詁。則尹先生之書。詳且明矣。有不甚曉者。則以所聞告之。張先生所謂五益者。亦信乎不能無補也。但歲月如流。城居人事紛擾。無復靜坐觀書之樂。此爲可慮耳。警勵之誨。敢不服膺。繼此數蒙教誨。以警怠廢。幸甚幸甚。

韓同二姊領女兒輩。以十九日達侍旁。途中頗尊。皆無恙。至家。兄弟畢集。親老歡喜。蓋桑年所願欲而不可得者。獨區區懷慕道德之情。未易釋耳。三哥學溪得爲一宿之款。意緒甚佳。彼中諸事。得所付託。諒深慰愜。甫中見鄭子上已。與約行期。今遣六人并輪往從之。趙帥小不安。未欲見之。渠遣人相呼。昨晚往見之。問及先生所以戒其用寬之實。韓謂不知其故。想是自有見處。帥云。南康之政。凡事皆欲按索理會。雖前官已結斷者。亦多改政。又謂如前官已斷者。合只分經由以次官司。不必理會。一是免得發前人之

失。二亦得事簡。若一一理會。恐反長茲猾。幹答以事到面前。亦只得爲他理會。況前官所斷已錯。人情或有冤抑。安能不爲之動心。帥卻云。只令經由以次官司。亦不到全無一人理會得。偶渠坐閒。人吏羣立。不欲力與之辨。似此等議論。百姓何賴焉。義理不明。雖有美質。終爲邪說所惑也。浦城之寇。嘯聚百餘人。臨江一市。焚毀大半。幸已撲滅。此皆非細故。石應之以王黨見逐。徐居厚不知其故。呂子約除藉田令。方郡愴。竟征。不知子約知幾之明。克亂之才。果可以周旋其間否。幹一兩日人事擾擾。書院中六七小童。得方大哥監視之。可以杜門終日。粹粹道經。足以自樂。未有請教益者。當俟後便也。彼中有便。數蒙誨賜。慰此拳拳。幸甚。

與某書名

林井伯歸。聞先生尊體不安。甚以爲念。及得此書。筆畫辭意。殊無病狀。且見鄭子仁具言啓處之詳。方稍自慰。終以書會相絆。未能走侍爲恨。兩日方開引年之請。已下。先生拳拳宗社之意。固未忍忘。然禮與時合。且得省分疏。亦是一事也。幹衰病之軀。日因多事。自妨已業。甚以爲懼。朋友亦有五七人可與語。初亦且令識得性情。部伍認得虛靈。體面庶幾讀書存養。不至全無著落。然學者之患。在於志卑氣弱。度量淺狹。規模褊陋。則雖與之細講。恐終無任道之意。故須是有大規模。又有細工夫。方成個人物。故常以此提撕之。恐中庸所謂高明中庸廣大精微。亦此意也。幹自治未至。何以教人。願誦先生之言。與朋友共講之。亦賴以自警耳。幸先生有以警教之。精舍朋友。則稍有人。雖多方以禁之。而卒不能以尼其來。亦足見先生之道益尊。而人心之理未易泯也。楊丞此來。爾半月餘。學者如此人。誠不多得。其智襟無一物。只有向先生之道而已。讀書窮理。比舊似稍通曉。但說不甚出。亦不甚能問辯。且自言其平生仕宦。視辛幼安輩如小兒。獨於先生之前。則畏憚不敢發一語。更望先生詳細與之語。若其有所得。卻勝似世間一種心地。紛擾利欲膠固底人物也。鞏仲至。屢相見。其說多而雜。虛泛而無倫理。然其語散樂易之意。亦今之所難得。見先生與渠書。句句皆藥石。又見渠今所拜先生書彙。則又止似溺於所好。未必能增其所不能也。鄭齊卿下喬入幽。大爲失計。讀書似得路徑。漸直亦勉其再往。然苦多病。未能也。庚一庚二哥。觀其氣象。亦漸律帖。但後生心性難馴。易變。安得一且翻然棄其舊習。而惟家學之是慕耶。丁寧誘掖以漸。一

與辛稼軒侍郎書

幹拜遊几。烏十有餘年。禍患餘生。不復有人世之念。以是愚賤之迹。久自絕於門下。今者不自意。乃得俯伏道左。以慰拳拳慕戀之私。惟是有懷未吐。而舟車啓行。深夜不敢離遠。終夕展轉。如有所失。悲惟明公以果毅之資。剛大之氣。眞一世之雄也。而抑遏摧伏。不使得以盡其才。一旦有警。拔起於山谷之間。而委之以方面之寄。明公不以久閒爲念。不以家事爲懷。單車就道。風采凜然。已足以折衝於千里之外。雖然。今之所以用明公。與其所以爲明公用者。亦皆深思之乎。古之立大功於外者。內不可以無所主。非張仲則吉甫不能成其功。非魏相則充國無以行其計。今之所以主明公者。何如哉。黑白難揉。賢不肖混。彼佞諛滿前。橫恩四出。國且自伐。何以伐人。此僕所以深慮夫用明公者。尤不可以不審夫自治之策也。國家

以仁厚採馴天下士大夫之氣。士大夫之論。素以寬大長者爲風俗。江左人物。素號怯懦。秦氏和議。又從而銷靡之。士大夫至是奄奄然不復有生氣矣。語文章者多虛浮。談道德者多拘滯。求一人焉。足以持一不道之印。寄百里之命。已不復可得。況敢望其相與冒霜露。犯鋒鏑。以立不世之大功乎。此僕所以又慮夫爲明公用者。無其人也。內之所以用我。與外之所以爲我用者。皆有未滿吾意者焉。

與李敬子司直書

幹視事已月餘矣。此邦較之臨川。互有難易。臨川困於臺府之應酬。此邑卻無此撓。然寓公士人頗難制。又卻不如臨川也。一切付之不理。寓公之家。以勢擾民者。只得按法治之。向來朔望。縣官皆先謁其門。今亦不講。士人之無賴者。痛懲之。想此兩邑人日夜蓄憾。爲乘隙見攻之計。此亦每事愈加緝密使之無隙。可攻更須月餘。事緒已定。比之臨川。卻有讀書工夫。有疑當請教也。吾輩既未能脫然一意講學。出而應世。又覺民窮已極。州縣開法度無一如人意。何能有補於百姓。眞虛度歲月也。

幹以一身當衆怒。凡寓公之家。無不見怨者。蓋平日豪橫成風。不容不痛治也。然爲新淦百姓吐得一口氣。便能黜亦無憾矣。得計使書云。國錄兄忽不相樂。契兄亦且不直之。何故至是。自古諸賢共事。亦未有不相攻排者。亦足以見君子之不比不同也。但與人交處。亦且看是何等色目人。若是吾輩。則雖有小失。亦只得將順正。揀之。不必至於已甚。每讀樂毅復燕王書。有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之語。未嘗不三歎。以爲去古未遠。有此君子長者之論也。今幕中二賢。一旦浩然有去志。不知置此老於何地。邪。吾道窮矣。朋友大家扶持植立。何者爲人。何者爲我。吾輩中得一人肯忠實爲國。不私於家。則亦宜扶持之。不須太相嗾。外間傳播。又是道學中一段笑話。語也。方以賓主俱賢。一道仰賴爲幸。忽聞有此爲之恨然。想今亦已無他矣。更千萬釋然乃幸。契兄游處先師之門有年矣。一時從游如此老。能幾人。國錄兄平日尤寬博雍容。豈不能調護此老。而至於此邪。徐兄相處半年。天資粹美。更須力學乃佳。諸子賴其教誨多矣。歲晚告歸。附此草草。不及拜國錄兄書。煩致意。承許下訪甚幸。蓋此邑不振久矣。得上幕臨之。見其收壞源流而白之上司。以爲百十年之計。一邑之幸也。

幹自別後。又得漕使書。縷縷甚感贊助之意。但凡事主意。無非以寬恤爲念。此吾儒分內事。但今州縣間有甚不得已者。又須是更以身體之也。職田之狀。想已爲言之。此亦不得已之一也。幹妄意本縣同官。委是俱賢。凡不肯得稍安其職者。皆同官之助也。昨在臨川。最苦同官不效力。今得其如此。甚以爲幸。輒有薦賢之狀。兩緘。望契兄爲衷以達漕帥。得與不敢必。而同官之誼當如此也。亦望游談爲幸。姚君用提幹。亦望提起。今世人物。大率只得此樣。彼善於此則可矣。況姚之廉謹公勤。又非時輩所可望邪。願人草草。亦欲知職田作如何施行也。

餘屏居羈道。惟是雖脫吏役。而家事未免關心。亦不得以一意講習耳。新年又六十有八矣。每念先師以一生辛苦著書。以惠後學。光明燦爛。而諸生莫有能達其旨趣者。又復數年。傳習益訛。先師之目。將不暇於地下矣。以是深以爲懼。鄉間朋友絕少。昨自臨川。經從有李武伯者。舊亦嘗得從游。見其志慮堅篤。因

與之歸此。三閱月。嗜學不倦。歲晚言歸。恐其荒怠。因勉其往承教誨。更望扶持之為佳。老來但覺切己務內之味最長。甚恨不得款語也。三

開趙倉相與之意甚厚。想協贊之力居多也。朝廷須檢舉。歲月恐亦不容閒。樂則行。憂則違。惟義是從耳。初亦何心哉。翰開居無他。以舊居迫窄。不足以容孳累。又念此身已老。亦欲為久居之計。架小堂於屋之後。不敢求華美。但百物旋措之。故久之不就。更旬月可以告成矣。閒居無朋友講習。秋試後須有一二相識可以相聚。諸子亦可督以讀外翁之書也。伯量許下訪。吉父得書亦云。果爾。何幸如之。近於鄉間取得禮書來。內有先師親題編禮人姓名。晚年大段留意於此。不及見書之成。無窮之恨也。翰於喪祭二禮。編得甚詳密。先生以為禮書所編皆不及古。當更仔細看過。若可繕寫。即尋朋友在官者寄去鈔錄。可入禮書數中。其他亦皆須研究。但最苦是無朋友商確。其次是無錢可僱人鈔寫。及供朋友檢閱。甚以為撓。若伯量肯來。又能為之多方鈔化得。及編書之費。來此相聚數月。以成先師之志。何幸如之。生平讀書多疑。無人講問。苦不可言。尊兄恐越境亦難。若伯量來訪。俟其歸。翰當送之往麻姑。約從人一出。亦可為旬日之集。翰若措措得家事定。此閒難得朋友。亦只得挾策求教朋友也。便出外一兩年。亦無害也。因作伯量書。煩致意促其來。尤佳。

道體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春陽已盛。生意條達。尤足以見道體發見之妙。曾點言志。乃欲從容游泳於其中。其氣象詞旨。雍容自得。各止其所。足以見其天資高明。洞見道體。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累。以此而施諸天下。則堯舜事業亦不過此。此夫子所以與之也。翰頃於曾點言志一章。未嘗見得分明。今無從質正。輒述己意。望相與訂正之。

翰抵臨川已兩日。省割既到。而臺評予祠之報亦下。勢所必至。遂得杜門送老矣。向來及門之士。惟尊兄端可承衣鉢之傳。世事一切。皆不足道。惟有勉進所學。以答先師屬望之意耳。至望至望。臨川諸人向學者有數人。甘吉父終是得其大者。今亦同胡伯量送至麻姑。道開又得款語也。屏居如常。無足道者。少小見前人所以艱窘之狀。今已不啻足矣。特督累十六七年。隨乃翁從宦。煖衣飽食。似不能堪。而又往往不能謀生。然此乃造化所以深愛之也。閒居可以讀書。特以喪祭二禮編次未畢。不能不以此關念。玩索之功。不得精專。特反身一念。不能不自勉耳。李貫之一世奇士。而止於此。每切憐之。前承陳寺丞已為立祠。遂為記其所以立祠之意。亦使往來者知有吾貫之也。更得司直同南康諸人與貫之厚者。各為題數語。以見其為人。庶幾祠可以不廢。亦足以見吾輩交游之情也。三

翰屏居如常。人事絕不講。每月一出謁府主。餘則並不出。亦殊省事。昨得李武伯在此講切。武伯去蜀人家本仲來。又得一月相聚。多讀書。尚氣節。立志甚篤。趙季仁以其為人異。日所到。當不在李貫之下。亦各有所長。然亦真不凡也。得真景元書。嗜學之志甚至。得陳師復書亦然。此二公者。異日所就。又當卓然其護法大神也。先師沒。今賴有此耳。可喜可嘉。陳師復已為貫之立祠。此公真使人不能忘之。師復刊其詩。以為祠乃僧所立。未免為著數語。以見吾人愛貫之之意。亦足以使學者有所興起也。

余國秀兄已為古人。今其家何如。子弟何如。甚可傷也。簡夫不來。甚壯。但吾鄉失此賢師。不無歎恨也。方明父遠來相訪。衰老廢學。甚孤其遠來之意。志氣甚篤。殊可愛敬。蓋其源流固有自來也。老來只覺存養玩索不可偏廢。世之學者。往往墮於一偏。是以空虛而卒無得也。得明甫輩十人布在四方。吾道庶幾矣。今欲再趨函丈。使得與課社朋友往復商確。當不為無益也。

昨遊曹帥人行。嘗拜狀。當無不達。陳寺丞潘謙之歸。具知近況之詳。尤以為慰。且承有訪戴之興。一動亦非易事。況筋力亦豈得與龔時並邪。黃守鄉人。自此可以書問往來也。長沙之役。今竟如何。想已有定論矣。黃守不相識。聞其人亦賢。州縣事體。大非昔日之比。曹簡夫不來。此閒老稚如失。怙恃也。翰終日杜門。每月一謁府主耳。來年正月。便習學致仕。併州郡亦不出謁。後年正月。真不出矣。當初只帶得一團血氣。并一點虛靈。生在世間。今亦他無所用心。只得檢點身心。令明淨純潔。交還天地父母耳。先師發明義理。至精至備。後學難得擔負者。向來只得一李貫之可望。乃至於此。去冬有蜀人家煇字本仲者。來訪與之語。涉月。極不易得。多讀書。持身甚介。玩理甚精。務學甚實。於貫之伯仲耳。近來諸生伏闕之書。雖是次名。實則首謀。故書中言蜀事最詳且切。已試中優等。近聞其丁家難而歸。與黎郎中名伯巽者同舟而歸。渠亦甚欲一見。契兄可使人於九江探問。若聞之一相見。亦佳。此閒得楊志仁相聚。謙之又歸。殊不落莫。岳陽方兄又遠來。殊不易得。饒兄諱魯書意向甚正。但得朋友多。斯道有傳。則先師為不亡矣。近讀中庸。因推考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心身上用工。人心道心。直內方外。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博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之所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謹獨。為終身事業。不可須臾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向來朋友在淵中者。亦切放倒其他。所至寂寞。獨南康得契兄與諸賢維持。講學最盛。先師有望。每恨不得生長周旋其間。但不知於心身上點檢處如何耳。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欲一以窮之。捨禮何以哉。詞氣容止之間。應事接物之際。察其中理不中理。十得其七八矣。惟契兄為彼中宗主。更望以此律之。則庶不至流而為口耳之學也。嘗觀明道先生語謝上蔡云。諸公來此。只是學某說話。上蔡請益。明道云。且靜坐。程門如上蔡。可謂務實為己者也。明道尚以此箴之。使視今之學者。則豈不大為之太息乎。老矣。他無所望於世。只是望得先師之學有傳。故不自知其僭越以及於此也。

復江西漕楊通老 撰

翰連日獲侍教誨。益見都運國博德盛仁熟。無非切實之論。經歷州縣。採之輿論。皆以為凡所施行。最為得體。謙抑下問。且俾述愚見以備參考。辱愛予之厚。不敢自默。竊以為都運國博今日為監司。與前日為州縣不同。今日之精力。亦與向日不同。頃嘗見相識云。雷聲發杳冥之中。如嬰兒然。及其擊搏。則裂大石。拔大木。有不可禦者。監司之風采亦然。故施行之間。不可不審。志氣雖不衰。而血氣有盛衰。耳目聰明。有不及。施行之間。稍有差誤。則關繫甚大。而人亦得以窺我矣。十年以來。朋友之於國博。特以為有德之

君子耳。自積溪金陵龍舒之後。人皆以為有用之才。則今日施行尤宜謹審。以全令名。使善類賴以增氣。而吾鄉有光矣。邵康節云。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所謂萬人者。以其能盡萬人之長。以為一己之長也。今幕中有二李。是天相國博以爲腹心。股肱耳目之助也。願國博虛心誠意以待之。凡所施爲。必咨度而後行。則彼有所聞。不傾心而相告者。無是理也。國博又以所見與斟酌。則何事不濟耶。韓嘗竊謂監司以按察爲任。且先留意於州縣之官吏。頃見章漕在建寧。嘗招在書院。案無他書。但有官員名銜冊。舉以相問。俾據其所知之善否優劣。以對。則自用筆誌之。不惟於韓爲然。每遇相識。必孜孜訪問州縣之閒。去一職貪之吏。則一州一縣受其賜。一州一縣得一廉勤公敏之人。則一州一縣皆可委以裁決。如此。則我可以端坐持綱。而一道肅然。不惟可以集事。而又可以怡神養壽。世道窮蹙。人物凋零。有如國博者。尤當厚自愛重。不宜以細故自弊也。一路人物。韓不及盡知。吉州萬安有李知縣。名東。字子賢。邵武人氏。頃嘗來考亭從學。亦精敏可喜。江州德化有王知縣。名貫之。字仲甫。婺州人。頃與之同在吳德夫幕中。亦醇實不苟。皆可委以事而觀其能。陳子華在湖口。尤可託。如此之類。更宜博訪。若每郡得一人。則一郡之事皆可委之。或鄰郡之事亦可委之。人之宛抑必獲伸。政不必自責。效於一身心力耳目之閒也。大抵江西健訟成風。一填木。則以發塚訴。男女爭競。則以強姦訴。指道旁病死之人爲被殺。指夜半穿窬之人爲強盜。如此之類。不一而足。仁人君子愛物之念切。嫉惡之意深。鮮有不爲之動者。故凡有訴州縣理斷不當之法。莫若且索案。或具因依申。不可使予決也。若使追人。若使送獄。曲直未明。而被害已多矣。今日之病。兵不素練。糧不素儲。卒有緩急。何以支吾。韓日夜有不恤緯髮也。之兵非漕司所掌。糧食一事。恐宜加意。今歲江西雖小歉。較之常年。亦爲樂歲。朝廷既不知糴。大家亦有餘粟。更須算計漕司財賦。除起解之外。不若以贏餘委州縣廉明官吏。擇稅錢最多。人戶平價和糴。或萬石二萬石。隨吾錢之多寡收糴。於南昌江濱置倉盛貯。每歲增益。若歲有凶歉。則平價出糴。旁郡凶歉。可移以賑之。若加之師旅。則亦可資以餉餉。或屢豐。則以代輸上流州縣之糴運。而取其合運之綱。米以填入。此以新易陳之策也。州縣有學。最關風教。今皆以爲文具。江西素號人物淵藪。比年蕭索尤甚。雖時文亦無傑然者。而況有學術乎。二陸唱爲不讀書。而可以得道之說。士風愈陋。不過相與大言。以自欺耳。學校雖存。教授固當。提學豈可不提之耶。須是立爲規程。宿學教授。每日必入學。諸生讀書。必有課程。教授點檢其勤怠而賞罰之。旬申提學。亦開道有學術德望之人。巡視之。又以見教授之能否。而嚴最之。異日必有人才可爲世用。此其爲益大矣。今之爲運使者。未有知此者也。不惟今日。數十年亦未有知此者也。自我舉之。則將有開風而視效者矣。此非細故也。與其徒揚東湖之美名。而不思教養之實義者。大相遠絕矣。所謂規程者。更須熟思之。韓今亦欲行之於新淦。俟有規模。亦可相參考也。東湖亦當撥入州學。如嶽麓之例也。今日最急莫如官會。最不可不奉行。且得先備文勝以告戒之。一條成官吏之蔑視而不奉行。一條戒百姓之不肯行。便者。一條戒頑民之誣告把持者。三者並行可也。至於實政。專委李司直巡行體訪。李司直耐辛苦。不憚奔走。而又忠信可託也。其法無出於鹽錢。若申朝廷乞降下鹽引。自販自

賣。如福建之法。與商賈並行。人食賤鹽。而官得見錢。善之善也。然世俗多憚煩。又難與慮始。無心贖必有破其說者。其次則莫若先取諸郡之鹽價。於隆興前後。兩江之所差鹽官。過鹽船至。則籍其數。仍問其所發賣之地。分州縣官爲置場。積以純會子還之。然後均之鹽鋪。拘其見錢。所謂鹽客者。本以會子買鹽。今以會子還之。何所不可。彼之欲得見錢者。不過私下低買官會。此最亂法之民也。見錢多則官會可有可兌之處。會價自高矣。計無出於此者。但其開防閉。便宜與二幕上下其議論也。此數事既舉。則使臺亦可以安然無事矣。最切要且宜清心省事。有張元德甘吉夫處於內。有李國錄李司直處於外。而國博提其綱領可也。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惜之。此韓所以不敢自外而輒進狂言也。

與或人
離恥之未雪。竟土之未復。中原之地化爲腥羶。江南之民疲於歲幣。此臣子之至痛也。八十年間。聖君賢相。更有奮然欲一洗祖宗之大恥。率以率制而不敢發。某官誠不願羣議。斷然必爲。雖不克就。然而萬世之下。皆有以亮其心也。蓋吾之心非不美。而人事不能盡如吾意耳。自舉兵以來。所向敗。明而不如吾意者。閣下亦知其所以然乎。將士驕惰。兵力單弱。無必勝之謀。有必潰之志。雖三尺童子。知其如此也。愚獨以爲不然。是固兵將之罪。而士大夫之爲國謀者。將不知之乎。抑知而不以告乎。不知則爲不智。不告則爲不忠。平居暇日。養成驕惰單弱之弊。既不能隨時整葺。以無廢其舊。一旦有事。又不肯力言其弊。更張整刷。而各自懷私。適因循偷取。俾身謀則善矣。是豈所以忠於國家者哉。雖然。天下事謹之於始。始之不謹。救之於後。始之不謹。事既敗矣。終而不救。則其爲害又有甚於始者。此韓所以深爲憂也。韓自荆襄來。江北之地。莽爲丘墟。盜賊之區。江南之官吏百姓。皇皇深慄。若不可以終日入江南之境。則不復知其爲憂矣。然行路人猶有問征戰之事者。入浙東之境。則不復知有兵革之事矣。至中都。則安然如太平之時。而探之士大夫之論。則又有甚可駭者。此韓前日荆襄之憂。反不若今日憂慮之深也。蓋天下之勢。如人一身。外邪客氣。干吾之一節。而心腹耳目手足無不同其憂者。憂則慮。慮則病。病可愈矣。今兩淮荆襄如彼。而內地如此。是豈不深可憂乎。今士大夫之論。閣下欲知之乎。寒賤小官。固知觸犯衆怒。言出諸口。禍及其身。然以閣下特賜垂問。韓而不言。是亦無以異於今之士大夫也。今士大夫之論。往往腹誹心議。曰。吾非不知也。非不欲言也。閣下不信人耳。閣下之志。豈不忠於君。忠於國乎。豈不欲名譽著於後世乎。豈不欲上無玷於祖父。而下以垂訓於子孫乎。使吾之言。苟當於理。閣下何患而不從。今乃相視而不肯言。使閣下徒以一身朝夕營營於上。堯舜大聖。尚資人謀。閣下雖聰明。然一人獨見。豈若衆慮之精乎。韓自荆襄往來。薛吳二宣撫。見其所謂之事。無一不從。閣下豈拒人言者乎。士大夫持祿保位。自不肯言耳。

與胡伯量書
韓碌碌賤職。無足道。身老累重。書會所入之薄。不足以自活。躬耕非所素習。捨是無非有害於義。惟有祿什。猶法令所許。若臣不可廢之義。竭力盡職。食焉無愧。故冒昧爲之。幸亦職事。竊辦上下不相咻。可以苟

歲月耳。但場務事多，無暇讀書。浙右之俗，專務豪華。初不知讀書為何事。過從絕少。講習遂廢。是則可恨也。契兄與黃寺丞丈處，彼此當相安。胡不且少留耶。庸仲去歲，固此甚久。亦具言相處之適。其長子子華，今遂登科矣。恐欲知之。李余二兄力學如此。可喜。近有自彼來者，乃云敬子捨祿仕而放債以爲活。豈亦惡之者之言耶。不知其生事何如。如他無以爲活，卻不若勾祠之爲愈也。

翰衰晚之蹤，葬於兒女之累，不得一意卒所業。朝夕憂歎。虛度此生。若不爲擺脫之計，日度一日，溘然而逝。與枯槁何異。兒女十人，一兒一女已婚嫁。次女亦已許人。今秋可了。更四男子。次子輔年已二十。三矣。惜然無所知。然亦幸其靜重知讀書。但頑鈍之甚。匪之膝下，無朋友過從。嘗欲遣之遠游，以交於四方之賢者。而廣其聞見。深以未得師爲念。今乃聞契兄寓錫陽。去此十舍而近。敬遣之趨函丈。望借一寺舍。僧房近郡治者與之處。誨之以所當讀之書。每四五日一呼而教之。爲之檢點課程。不惟使之識義理。不爲小人之歸。亦望之使之多聞博識。進可以應舉。退可以爲書會。以不失其衣食之計。翰家世窮空。兄弟子姪輩皆須自撙。以爲活。非有父兄之業可席以爲安也。若其可教。望收真席下。雖三五年無害也。此亦月道人送資糧以與之。翰老矣。一二年間亦有卜處康廬之意。得此子先交彼中相識。異日亦得以老此身也。萬望垂念。

李憲相約爲章貢之行。已治裝戒行。邑人苛留。不忍相捨。此亦爲之痛徹心肺。以此憂慮熏心。幾成大病。只得力辭之。未知其肯相從否。衰晚絕念世故。但得一日之閒。且爲卒業之計。豈敢更當此重委。若以此得罪而去。亦所甘心也。昨承示借先師遺訓。已囑小兒輩謹護。不敢損失。承許以夏初見訪。俟有的信。當遣舟奉迎。願孫偶以去私留此。只得且以付之。蒙示及楊敬仲語。此自是二陸門戶。其學者之說。大抵如此。專欲上門。把入長短。又須勸令其人從其說。誠足以發動人聽。然久而思之。意味殊短。契兄欲以某坐某行實之。則又恐非其指意。亦恐未盡其某坐某行之意也。國秀兄之說。似爲得之。恨以事冗不得深思。再以求教也。

翰一身百慮。至上饒。又且不免還家看幫累。米價大貴。四壁蕭然。求欲退安丘壑而不可得。且夕又嘗一出。抑何時而已耶。回首諸公。徒切健羨。大學首章無他疑。但向者以爲明德之發於外者。昭著而不可掩也。今之解註。乃存於中者。洞徹而無所蔽也。故鄙意以爲莫若合內外而言之。虛靈指存於中者而言。昭著指發於外者而言。如輝光之類。皆指外者而言。今既未能不疑。且守師言。就本領上尤爲有味也。義理無窮。安得朝夕相依。以叩請所未聞耶。明德只得如章句所說。然其間亦難看。更以格字致字誠字正字修字與明字相參。見得分曉。方理會得先生旨意。不然。只是侏儒觀優也。翰年益老。目益昏。每念先生諸書。向來極欲說得平易。使人易曉。然今所曉者。又只是見得皮殼。殊可歎也。悉俟面言之。近因與蔡兄元思論西銘。頗痛快。敬子當能言之。餘俟騎氣之來耳。

翰本是村秀才。卻被捉從此來。又不免別換頭面。爲之說法。日尋豪華爲騎射。飲之習。老矣不足追逐。然舊病卻自來。此爲之頓減。亦是頑骨合有許多辛苦分也。諸事已見敬子兄書中。向使真得一方便地。

使自展布。亦當有可觀。局促隨人後。亦頗覺費力耳。亦只得尋不侵官不犯分事爲之。使吾之志得行。而彼不覺耳。然孰若安坐讀書之爲樂也。兩子來此。卻得課之讀書。其他無可交游者。蓋此閒所習者。騎射耳。不知有詩書也。

承教持守之方。別恐亦無他說。前輩及先師言之詳矣。亦只是不爲與爲之不力耳。然亦有一說。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即焚。遇事即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爲持守者。始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隨所動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不知高明以爲如何。翰老矣。未能忘祿。非祿之不可忘也。不仰祿。則又須別求所以餬其口。而勞心害義。反甚於仰祿。以是東西南北。惟命是從。何去就出處之敢言。何功名事業之敢望。特汨沒世俗。學問盡廢。大爲師門之罪人。不敢自文也。敬子果如何。來書所謂甚費造化。斷不可辭。此語卻與向來議論不同。今之出仕。只是仰祿不得已。若謂合義。則非所敢問。只管如此立說。卻似浙間議論也。又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敬子既是應舉得官。又家貧未能不仕。從之亦無害也。

前日之事。乃知諸公醞釀甚久。惟恐其來。故競起而攻之。要之不能阿世徇俗。尙復俛首從官。此當自責也。第因此遂得裹足山樊。杜門絕交。一意安靜。以終餘年。又莫大之幸也。南康已成聚落。臨川氣象方張。此閒亦有朋友。自爲保社。講習益明。不至於微言絕而大義乖。亦先師所望於吾輩也。尊意只得屈意往白鹿。且以吾道爲念。收拾得十數人。使此道不至湮晦。最急務也。陳守曾懷坦坦。無一毫私欲之累。於學問雖未甚加功。然其資其志。不可及也。此而不可相處。則亦難乎望於今之世矣。

日來講學。想日有新功。朱先生集前修之大成。設教垂世。其大綱無以復加矣。願學者之爲學。則亦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而病證多端。則亦須對證而選擇之也。翰衰老多病。於諸書亦不能泛讀矣。心身閒庭之閒。是則學問之大端。朝夕孜孜。惟此而已。朋友講習。則絕難其人也。

復胡伯景書

承誨以朋友講問之詳。甚幸甚喜。翰之愚陋。何足以折衷之。所說大抵皆善。人心道心之說。恐如契兄所云者。是李所謂人心氣也。余所謂性之正者。皆未精確也。道體之說。此更宜講究。謂但指隱而言者。豈所以爲道體之全耶。體字不可以體用言。如今所謂國體。治體。文體。字體。亦易嘗對用而言耶。所謂道體者。無物不在。無時不然。流行發用。無少間斷。如曾哲者。真是見得此理。然後從容自得。有以自樂。今之局促迫狹。尋行數墨。輒拘礙者。豈亦於此有未流然者耶。主敬致知兩事。相爲經緯。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恐亦於此有所未思耳。此有非紙筆所能盡者。試以叩余。李二兄共商確之。安得一見相與劇言耶。恐有未安者。卻望垂教爲幸。

友所望道體之說前已具所開求教矣未審是否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惺惺法已是將持敬人心暫內事摹寫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支節只恐支離無緣脫灑所謂座右銘四句者不知先師文集有耶抑故友程君之語也是必非夫子之言若程君思索所到則恐畫蛇尋足愈支離而愈悞矣安得起之九京之下一叩所疑耶易本義不暇細觀但先天六十四卦圖已大錯繆所謂有小圈者特其小失耳今以印策論之則印策中縫之左印乾卦右印坤卦乾二卦夾在策縫左右乃今所印本恆巽之位即先天乾姤之位也乾姤居正南坤復居正北故曰冬至子之半是也若今所印則冬至在亥子之開矣知乾姤在策縫之中則伏羲八卦圖以乾為南以坤為北可以類推矣此乃易之宗祖宜亟正之又曰圖後語有圓布者有方布者則六十四卦圖之中當有方圖豈可有其語而無其圖耶幹以貧故無筆力且在考亭借書以讀以故無本然此大節目則可以默識不可便流轉以誤後學也

與胡伯履西園書

幹賤迹如蠶去冬復為此來更兩三日即理歸裝頑鈍無寸進特此志未衰爾義理精微玩索之久漸覺前日用工之疏然又安知異日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耶亦有刻意竭力以不負此心而已道難明而易晦彼馳心俗學略無見解者是誠無望焉爾有志於道者又率多自執己見安於速成然於聖賢之學不可以毫釐差者其為亡羊一也也是益覺師友講貫虛心求益不可須臾忘也此間朋友往來甚多但悠悠不能自奮者亦不少每念契兄剛毅果敢未嘗不敬慕恨朝夕不得承誨論君舉陳丈於大經大本固難責以盡合然聞其於制度考證亦頗有過人處善取人者亦資其長以益己而已

復胡叔器書

幹兩歲奔走相望益遠無從竹馬人來兩辱書誨不勝感慰吾輩年益老百事皆不足關心惟力進此道以無負師門為幸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利欲外慕見得榮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且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不然則浮湛出入混殺膠擾無益於己見窺於人甚可畏也幹衰老冒昧此來見是為貧別無他事日來覺得氣血大不如前已上句祠之請不蒙報可欲歸未能意思昏悶此間本事簡偶值大旱頗覺勞心若得蚤歸靜坐讀書莫大之幸也

復葉味道書

幹象象如昨衰晚冒昧初以事簡為幸忽值大旱不遑寧處所幸方早之初便積得米以為後日之地以其髮稍寬但事變之來不可豫料亦不容安枕也老來但覺來日無多亟上句祠之請不蒙報可欲歸未能意思昏悶此間本事簡偶值大旱頗覺勞心若得蚤歸靜坐讀書莫大之幸也

先生所集程先生語錄胡為兩說不同而亦皆採取耶天下義理正未可如此看也雖朱先生不敢以自安而學者乃欲率然如此何耶朱先生一部論語直解到死自今觀之亦覺有未安處且如不亦君子乎一句乃是第一段幾番改過今觀程子云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是不愠然後君子也朱先生云故惟成德者能之則是君子然後不愠以悅樂兩句例之則須是如程子之說方為穩當敏於事而慎於言朱先生云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此用中庸有餘不敢盡之語然所謂慎者非以其有餘而慎之也慎字本無不敢盡之意事難行故當勉言易肆故當慎耳人而無信一章其何以行之哉何以之以便當用其何以觀例志道據德依仁不當作次第說若作次第說則游藝有所不通且有志道者未能據德據德者未能依仁之病道者貫古今塞天地人所共由志者存之而不忘德則行道而有得於身隨其所得守之而不失仁者心之全體德由此立道由此行故當依之而不違三者皆人所不可須臾離若藝則游之而已此一段乃近見一朋友語錄中所載又豈可以其與四書不合而削之乎義理無窮正可變正可權不可執一說而遂以為安也似此數處皆是近日見諸君子讀論語而得之今既刊削如此亦無可奈何但乞存留底本見示併求新改本更一觀耳序文讀之全不成言語爾此人十餘日欲修改去竟以事奪又以暑熱不可言且夕專人送去諸事已見李丈書中

幹昨以鄙見所疑奉質今觀所答頗似未安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聖賢千言萬語雖似不同而其至約處未嘗或異今日隨句解析而不見其統會之一則恐於吾日用之閒參前倚衡未必有所見此不但文義之不通而已也道之在天下一體一用而已體則一本用則萬殊一本者天命之性萬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教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教化所以語大莫能載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語小莫能破語大莫能載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物統體一太極此天下無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此性無不在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自性觀之萬物只是一樣自道觀之一物各是一樣惟其只是一樣故但存此心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具備惟其各是一樣故須窮理致知而萬事萬物之理方始貫通以此推之聖賢言語更相發明只是一義豈不自博而反約哉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於民之下又言有物者何也有物者就人身上有耳有目有手足有君臣有父子之類而言也此等物便有此當然之則如耳聰目明手恭足重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類是也然此當然之則固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稟此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美德即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懿德是云者即指上文有則而言也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亦此意也若不如此看得文理明順則謂之同者鶴突而無別謂之異者支離而不通矣幹嘗謂此四句便該括了中庸大學論語孟子許多說話非大聖人不能言也自有天地以來如人心道心四句及此四句皆是天心中法傳授世人不可輕將尋常詩句讀過也且如大德小德亦只是此意乘驥便是大德好德便是小德世間

只是一箇道理也。朋友難得相近。故痛言之。未知是否。餘前日附去諸兄往復之語。今承見教。大抵榘之說。失之合。一而無別。諸兄之說。失之離。析而無統。更取朱先生太極圖解。以統體太極為天下無性外之物。以各具太極為性無不在之語。并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注觀之。不知如何。如前日鄙見。亦覺未安。統體太極。各具太極。則兼體用。畢竟統體底又是體。各具底又是用。有統體底太極。則做出各具底太極。語大語小。則全指用而言。畢竟語大底是全體。語小底是用。天命謂性是未發。畢竟是體。率性謂道是人所常行。畢竟是用。大德而能教化。畢竟是體。小德而川流。畢竟是用。若淺看則一段。更深入思量。則又覺相似都湊。不知如何。中夜思之。更無著落。諸兄精力過人。更為思之以見教。幸甚。

黃勉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書

復李公晦書

來教謂喜怒哀樂屬於人心。為未嘗必欲。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者。為人心。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為道心。以經文義理考之。竊恐不然。朱先生中庸序云。人心發於形氣之私。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形氣在我。如耳目鼻口是也。聲色臭味在物。豈得以發於聲色臭味者。為人心乎。朱先生云。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今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則是聖人未免於逐物也。而可乎。謂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為道心。則鄉黨一篇。委蛇曲折。煥乎其文章。莫匪由仁義禮智而發也。何為而以道心為惟微乎。人指此身而言。道指此理而言。發於此身者。則如喜怒哀樂是也。發於此理者。則仁義禮智是也。若必謂兼喜怒哀樂而為道心。則理與氣混然而無別矣。故以喜怒哀樂為人心者。以其發於形氣之私也。以仁義禮智為道心者。以其原於性命之正也。人心道心相對而言。猶易之言器與道。孟子之言氣與義也。人心既危而易陷。道心復微而難明。故當精以察之。則喜怒哀樂之間。皆見其有當然之則。又當一以守之。使之無一念而不合乎當然之則。然後信能守其中而不失也。似此可謂大段明白。未審高明以為如何。更幸詳以見教。

其文所刊近思小學。皆已得之。後語亦得拜讀。先近思而後四子。卻不見朱先生有此語。陳安卿所謂近思四子之階梯。亦不知何所據而云。朱先生以大學為先者。特以為學之法。其條目綱領莫如此書耳。若近思則無所不載。不應在大學之先。至於首卷。則嘗見先生說。其初本不欲立此一卷。後來覺得無頭。只得存之。今近思反成遠思也。以故二先生之序皆寓此意。亦可見矣。今觀學者若不識本領。亦是無下手處。如安卿之論亦善。但非先師之意。若善學者亦無所不可也。孔門教人。只說博文約禮。至子思首言天命之謂性。孟子首言成善。是或一意也。

所擬近思教條。言仁一也。或在首卷矣。而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乃在第二卷者。首卷狀仁之德。公字乃為仁之法。所以屬次卷。義利之辨不在第二卷。而在第七卷者。第二卷只論為學之法。若是利。則不可以為學矣。如孟子言舜跖之分。則跖豈可以學論哉。四子之序。以大學語孟中庸為次。近思乃雜詩書於語孟也。後專言四子。則不及詩書。況言讀詩。則雜以詩書。亦各是一意。於學者用功初不相悖也。義理有疑一段而重出。此卻可疑。但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句於學者讀書之法頗精密。故先言之。最後割記之語稍淺近。故列之於後。然不重出前數語。則又不成文理。此不妨重出也。致知在主敬前。亦當如此。若大學或問。先以持敬補小學。而後及大學。則與此不同。然若不致知。則又不知持敬為何事耶。先生嘗云。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亦不妨其互相為先後也。凡此皆非大義所係。但覺近思舊本。二先生所共編次之日。未嘗立為門目。其初固有此意。而未嘗立此字。後來見金華明友方撰出此門目。想是聞二先生之說。或是料想而為之。今乃著為門目。若二先生之所自立者。則氣象不佳。亦非舊書所有。不若削去。而別為數語。載此門目。使讀書者知其如此。而不失此書之舊為佳。試與真文言之如何。通鑑綱目。昨見舊本。只是周威烈前數段。有諸國征伐。至殺戮十數萬人者。皆不載。嘗以稟先生答云。此豈可不載。遂添得數段。後欲重修而未暇也。如此大部帙。其間豈無疏漏處。然其大經大法。則正大的確。非前輩諸儒所能及也。僭易及之。更幸賜教。

與□□□

三才之植立。萬化之流行。自一息至於不可終窮。自一毫至於不可限量。所以綱維主宰者。道而已。道非他。行天理之當然。不雜於人欲之私而已。自古帝王參天地。贊化育。更堯舜禹湯六七君。上下數百千年。致治之盛。常如一日。豈有出於此道之外哉。詩書載籍之傳。其詳可睹也。春秋戰國以來。異論滋熾。其術愈工。其說愈巧。其效愈速。彼豈不知聖帝明王。豐功偉績之可慕哉。陷人欲之私。而昧天理之正。帝王體統。卒以泯沒。而民生不見隆古之盛。千有餘年於此矣。可勝歎哉。循乎道者如此。戾乎道者如彼。然則有志於世者。其轍迹可考也。然道之在天下。與三才並立。萬化並行。雖顯晦不同。未嘗亡也。神而明之。其惟人乎。人以一身任斯道之責。其要有三。吾心之靈。萬善畢備。察識存養。以立其本。詩書載籍。嘉言其列。玩索涵泳。以博其知。賢人君子。懷才抱德。量其小大。皆有可取。搜羅振拔。以廣其輔。循是三者而固守之。道之不明。非所患也。然處世有窮通。致力有難易。巖穴幽隱之士。刻意勵行。以有志斯道。亦足以獨善其身。

惟夫君相之尊，公侯之貴，天下之所觀瞻，人心之所趨向，誠能篤意於斯道，則指天下於泰山之安，壯國勢於九鼎之重，直反掌耳。是則幹之所以有望於閣下也。

與鄭成叔書

幹同朋友寓蕭寺，終日無人來，乃知山居之樂如此。入城千萬枉道下訪也。承諭記文筆力低弱，不足以發明尊丈宣義家庭之訓，與賢昆弟相與之情，更幸改抹看如何。一覽棄去可也。記中欲知其為某人之家，不德不書人表德，甚皇恐。父前子名，則又不得不書名。僭越之甚。紹熙壬子夏成叔移居閣下也。傳諭尊丈宣義，眷疎之意甚厚。秋深當走求瞻拜無益之書，不敢先瀆侍次。望道謝意，何日復入城，近與朋友看博議，見其考事說理，頗有可觀。反為衍辭華語所汨沒，閒亦有非出一手者。妄意刪去三取其似，稍可觀。已祝望之攜呈，試為一覽，有可疑者，幸相往復。成叔之敏，不過一閱也。

幹昨入城，特留一兩日，復入山。今尚可為半月之留，漸迫俗務，不容久享清福也。朋友去盡，雖無講切，亦頗得自溫習。業與世遠，不足道也。昨望之歸，以一書附之。浼達不審會至否。子羽尚未來，秋賦甚近，計萍厲日進，以成叔詞氣當無復堅敵，但更放平，令明白如白居易詩，雖婆子亦可曉。庶讀者不盡費思索耳。不知如何，但幹豈足議及此耶。久旱風雨可畏，近城兩熟之田皆無所傷。想並疑作海殊為此境。於收刈無阻否。所在或水或蝗，天災異甚，肉食者殊不為動心也。幹試後多事，欲再尋入山之盟，而未能。筆視已生埃矣。朋友盡散，獨謙之數往來耳。何日入城，得請教論邪。儀禮編次，殊未有倫理，得一二朋友如成叔之敏，為兩三日之集，則此意可遂矣。幹日困多事，不得專意講習為懼。承日課詩禮，計有新功。世間事無不當讀，況涵泳持久以養性情者乎。但語孟近思是初讀書用功緊要處，須是熟讀精思，真可聖賢意思，則以此讀世閒書，是非得失，方有尺度。不至於茫然徒為誦記而已。此皆前輩所已言，承問輒及之。詩集傳刊本不及見，此卻有寫本。偶鄭子立借去，俟其送至，當納去。東萊詩記與詩傳雖多不同，然意思寬博從容，卻亦頗有益。

幹罪逆天，先妣葬事有日，欲啓先人舊壙，舉以合葬。棺為水所春撞，雖幸無他，然敬側已甚。有人子所不忍見者，苦哉痛哉。不孝之罪，何以自贖。兄弟相視，方知擇地不可不審。家兄頃亦不以風水為意。至此方大懼，新下地，特出家兄之見，開穴未數尺，已有涓涓之狀矣。以此遂姑違之。然家兄嫉季通彥忠之說，如仇讎，雖有百口，莫能開釋。付之俗師，卜之淫鬼，終恐復蹈前轍。無可言者，身屬卑幼，熟諫不從，只得聽順。中間憂悶不能食者數日，幾至委頓。今卻幸稍能支吾，以視大事之畢，百況如此，亦不如無生也。考亭先生中閒得書，一病幾不可救，已遺書相問矣。近卻已安，近聞詆排之意復熾，不知竟如何。此閒朋友十數人，卻皆謹愿純靜，有可共學之資。以科舉在近，皆未暇講習。聞家塾相聚者衆，想極有美質。聞望之在彼，幸為致意。試前能一來山間訪問生死否。午戊幹禍患餘生，心力凋耗，此閒事緒不一，終日應酬無少暇。遇休日且得休歇，喪禮尙未暇修整。禮闈已略觀，更須相見更相詰難，方見定論。自舉業為士子，痼疾不惟義理全不明，而文字亦全無綱紀。補緝萎弱。

亦無次序。如醉人說話，滔滔皆是也。如昆仲真讀本分書，實可為後生法也。此中兩三般人，有一種直可與講義理者，有一種亦只得令渠讀經史及古人文字，勉命飭行作世閒好人耳。近卻頗似整齊，彼此意思亦漸相孚矣。長溪楊丞通老來此，此人卻是武彞門樸實做工夫人，無一點世俗態，信道甚篤，深可敬重。度更留此半月餘，不知成叔能及見之否。若撥冗一來，住兩三日，亦佳。

幹祥祭在近，意緒摧削，且日與後生習無益之業，尤無好況。朋友講習者，亦苦無堅強奮發之意。此道不明二三十年，方得二三大儒講明，以大振墮緒。欲一一以望之世人，亦難矣。但一向如此，則斯文之不喪者幾希。昆仲不讀世閒書，異日相從於寂寞之濱者，賴有此耳。類禮此閒全不暇看，大祥在七月初九日，幹欲七月初一日，即請一二長上權齋，幹即攜喪禮登箕山，作十日工夫。了卻此一事，若彼時得成叔肯來，須省得大半功力也。不知如何。蚤望示報，周禮雖且編得，則官一半，然覺得亦成倫理可觀。今歲若了得此一書，亦是一事。此閒亦有前輩三四家說，略無足采者。以是益覺此書不可不成也。異日更得成叔修成所編禮記，以配此書，更編得祭禮以配喪禮，亦可以少裨世教也。

幹祥祭在即，哀慕何窮。衰率日甚，他無可言者。家兄一房，欲移歸城借屋以居，私竊不便，只得移朋友就陳腐仲舊屋。一兩日須可移。朋友多歸，無復講習之益。可以整治喪禮，適建寧有專人來，又了數日書問。擾擾不可言。小卷已了，即可附來。此中呼書工錄出，如未畢，且將所移喪服制度注疏見示，欲添成此一篇也。大祥，鄉人例用忌日，或疑不得二十五日足日之數，不知如何。試為思之。

幹祥祭甫畢，哀慕尙深。以家兄一房在山間未歸，葺治屋舍，以俟其還。遂暫移朋友於腐仲故居。方此擾擾，又聞池陽余景思之訃，殊可傷悼。辦道一僕往迎護其喪，以是尤覺多事。自顧荒陋，恨無以謝朋友遠來相聚之意。日月如流，此去整整只有百日。即東西南北矣。八月一日，課諸兒說易一卦。孟子兩版，休日畢集於僧舍，設湯餅供，輪請六七人覆講。不通者罰。從容終日而罷。羸覺意思不惡。承許月半後此來，當不爽約也。類禮日夜在念。此兩日方得下手。喪大記及士喪禮已看過，只是多令互見，而注疏只出一處。如此亦不甚繁，更旬日亦可下手鈔寫。但如孟子答滕文公段子之類，亦合入。但未有頓放處，更容盡鈔出。諸經如顧命之類，皆鈔入乃佳。荀子左氏傳之類，卻別作外傳也。更得從者早來，相與詰難，庶有至當之論也。二十五日而大祥，頃亦檢尋，皆無所考。後見馬司公，卻於忌月前一月之末，卜忌月內一日祥祭。設使忌日在二十九日，而卜得初二日，則尚不滿二十四日。只有七百日而大祥矣。不知司馬公何所據。然大祥必須卜日，又不知於何日。方卜。前日先妣大祥，只於忌後一日祥祭。又不知果合禮經否。大帶初禮鄭注及疏，亦疑其如來論云云。但士緇辟二寸再練四寸兩句，卻以緇辟為句絕。二寸又自為一句，似不成文理。陳氏禮書卻云二寸者，只是緇辟闊二寸，神垂者，只是神其下端二寸耳。其說又謂約組三寸，不應帶反細於組。其說亦似有理。如此，則再練四寸者，恐是兩面皆緣二寸，則其為四寸，是否不知如何。玉藻最是說帶處脫爛，不可復考也。今禮書書帶多於腰間正結處作兩紐如環，注疏又不及此。不知後人何所見而云。王侍郎遂以為此即所謂紐也。亦恐未必然耳。疏中所謂神其一垂者，初亦恐如來論。

或恐一垂。只言不俾腰開而俾其垂。皆不可復考也。

陳太丘趙苞二事。鄙見亦只如此。但趙苞事更索區處。使一郡生靈不至魚肉。鮮卑不至衝突。乃是若只了得自身。而百事皆放倒。以為乘障安邊。付之能者。何不早為此言。而誤入國家事。要之。古人立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法。亦正慮其異日之難處也。孝叔素聞其豪。若有奇氣。每以不得一見為恨。今乃得竊觀餘論。甚幸甚感。但不曉包承小人之法如何。昨讀管見。方疑胡公氣蓋一世。乃獨為此等議論。不謂孝叔生平有豪名。而亦為此言也。較比讀東漢黨人事。便雖變易姓名。為人備作以避禍。及變易姓名。往來京師。多所營救。故一時善類全有者多。如此等人物。已覺不甚滿人意。不行乎此心之正。而崎嶇以求苟免者。皆不樂天順命也。奴僕燕肉之餘。竊弄人主之威。禍天惡神怒。而豪傑之士。恨不刺刃其腹。乃以士大夫而為中常侍之弔客。豈但枉尋直尺而已哉。包承者小人之所以吉也。若大人則身雖否而道則亨矣。此大易之本旨也。更往復以質其是否乃佳。

餘諸況如昨。但漸覺多事。不得一意讀書為擣。誌文後別改定數處。亦只是刪去冗辭。今所指摘數處極是。俟改正。即託舜和書之。但既不足以發揮潛德。又豈足以刊之堅瓠也哉。已未春。成叔有外祖母之喪。此時米菴歸於先生也。餘頗苦多事。七家兄方遣女。六家兄復治行。墳禁之訟復興。擣不可言。更旬日後。又自為治裝之計矣。相別無日月。為之悵然。後月廿日以前。更能一來與朋友相聚否。此開三五同舍。天資粹美。志向堅確。其他亦大率循循雅飭。餘之荒陋。又愧見之。故尤望成叔一來。與之相款以別也。令外祖母節志之高。鄙文不足以稱之。又加以勒石。重自愧耳。

餘入栗山。因訪必大。過節方歸。治行。穴捷不可言。自惟不才。竊聞先生長者之餘論。不為鄉人朋友所鄙棄。復欲與之為筆硯之交。義不容辭。開正又復東下。但處非其位。向賴成叔諸兄相與維持。得不至疏脫為幸。世俗淺薄。深恐因此遂蹈悔尤也。然天理人心。有不可泯滅者。擇其善者相與勸勉。亦足以少助吾道之勢耳。

餘諸況如昨。病軀漸向安。然亦未十分脫體。亦漸可觀書矣。師亡友散。所恃者書冊矣。益不敢不自勉也。昆仲相聚。日有新功。應舉工夫。不可不勉。得失窮通。則勿以累其骨次為佳。不然。則與庸人何異哉。人家之興替。人命之亨否。固有定命也。鄉間朋友。漸知趨向者多。更賴成叔振拔激昂之使。師傳不廢。莫大之幸也。人生無幾。米鹽瑣碎。不足以挽吾靈臺也。近偶思九月以下之喪。除服月日。先儒所未說。漫記一段。託望之錄呈。試一觀是否。幸見教。庚申

餘一歲之中。災禍沓至。餘殃未殄。半月來疽發右臂。徹夜痛楚。心煩意亂。亦幾不救。然禍患更替已熟。亦不知死之可畏而生之可樂也。先兄一房。存沒斷寓於此。為計甚深。而親故莫能悟也。歲晚當一歸。為先兄辦葬事。須得一見。餘諸況如昨。無足言者。俟先兄掩殯後。即歸。度十二月初五六開到家。不知能一出相聚否。諸事悉而。茲不暇及。但有一事。陳彥忠以九月廿四日死於建寧之客舍。無以為棺斂之資。嘗率此間親故助之矣。然後事可慮者甚多。鄙意欲得成叔為之糾率。鄉間朋友皆與彥忠往來者。如寅伯

大哥舜和謙之子。立履之用之諸人。真金以燭之。此已馳書懇瀆薄之矣。彼中惟成叔與之最厚。當為勸首。亦須稍厚。乃可此事不可緩。若得之不可付其家。恐妄用。只遞來此間。或留以俟餘之歸可也。餘以先兄一房欲歸。亦以未葬。不容不歸。既歸。又不容違舍之去。遂決意就栗山之招。然栗山去箕山與城中正相等。身拘書院。亦率一月方得一歸。箕山歸亦一日復回。不能久留。以是事多有不滿人意處。甚以為擣。餘又乘家遠在數百里外。其況味可知。所幸朱家兄弟皆在家。庶免後慮耳。聞昆仲淬厲甚力。此吾人本分事。不可不留心。此間朋友。亦只得課之作舉業。以應試。不敢為高論以誤之也。聞亦有一二人甘心不習舉業。而留意於所謂偽者。此亦難盡以責人也。彥忠後事與之區處。稍成倫理。亦率得官券八十道。以助之。但亦尚欠得一兩月糧。承欲為糾率。若得十餘千以助之。亦佳。倘有建陽人在此。已報渠子弟矣。千萬蚤為辦此。遞來城中諸公次第。未必可率也。近得渠子弟書。卻頗能自守。此差慰人意耳。此間朋友甚思一見成叔。若得五七日暇。只取連江湯裏。借問入溪路。則至此不遠矣。

餘山居甚適。但朋友日課舉業。講切殆廢。為可懼耳。七月半閒。亦暫歸建陽。八月半前復來此。試前當得款聽教誨也。少意昨承許為陳彥忠作棹越。昨已報其家。令作十四五千主張矣。其家已就妻兄處借去禾。令妻兄就此支錢用。不知如何。或隨多少看得若干。六月末旬內。借一人送來為佳。恐餘七月內行期不定。早得此錢使用。度成叔必不忘挂劍之義也。

餘衰晚賦邑。不敢憚勞。歲月倏忽。已一考半矣。所幸上下相安。可以逃責。但思舉業之不進。齒髮之日衰。又為可慮耳。時定己巳。時年臨川。

餘素不治生業。孳累日衆。齒髮日衰。又不能坐視其號。冒昧試邑。以來升斗之給。不習為吏。一切自為法度。但知無一民不當愛。無一事不當理。日夜勞瘁。無頃刻寧。以是行年六十有一。而衰態可畏。又居官無蓄積。還家又復匱乏。去歲之夏。一至中都。部吏以為文字不員。遂注令闕以歸。已絕意京秩矣。冬初。一宰時二故人官於中都者。又謂可以料理。使其復來。留滯於此。已半年矣。班引之後。注闕甚難。云云。王中先生在京注新途。

餘諸況如昨。無足道者。惟區處家事。今雖有條理。則可以安居靜養。以送此生耳。偶有少稟。知縣家兄位小姪子。自知孤貧。刻意向學。偶因子方姪入都。遂附之行。欲經營潛試。日子已迫。不知尚可圖否。且此子怯弱疏拙。心甚念之。又不欲尼其行。已為作林宗魯潘謙之書。囑之矣。恐尊兄有能為之地者。蒙介念甚。幸家兄頃承沙邑。大參方親近。亦嘗獲拜識。不敢令其輒叩賓謁。家兄之孝友清苦。人所共知。若能為宛轉。使不至冒暑徒行。幸甚。

餘抵家兩月餘。日望騎氣之至。近聞屠仲兄。乃知為子華所誤。及得來教。又知體候亦少不安。吾輩縱浪大化中。凡事豈能盡如人意。要使在我有定見。而彼之往來吾前者。一態萬狀。不足以為吾累可也。餘投老來歸。先慮無可栖宿之地。得法雲寺僧廬數間。葺治居之。今已安如山矣。疏食飲水。亦可以老。更得如尊兄數人朝夕往來。則尤幸也。一出良勞。有司不明久矣。豈特士子一試而已哉。此亦何足為賢者道。餘

一去鄉井十有五年。投老來歸。百事非舊。後生輩皆以為讀書者充塞時文之具矣。必欲全不讀書。專念一文一葉者為是。彼亦豈欺我哉。左右以年少便蒙不令讀書之號。此可以觀人物矣。勉之。彼不足與較也。勉無屋可以為羣。雖之庇。近得法雲寺居之。僻寂正拙者所宜。新正能下訪否。子與成叔之

勉諸况如常。痰嗽不止。亦不足為苦也。禮書既畢。日與二三朋友考訂。暇則相與番閱書。亦足自適耳。來教。縷縷以貧為苦。此吾人所通患。然平生亦只有此一字。可以上答吾君與父師耳。必欲求足。則須是棄其所學。乃可。是何異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邪。投老來歸。頗覺鄉俗大不如二十年。前足下父子。生平自負。卓卓如此。苟未至飢餓不能出門戶。亦不如且伸眉之為愈也。嘗見陳子昭勸賢者。教兩令以習舉業。賢者力折之。此卻是子昭美意。亦是渠生平艱苦見得如此。今說得太高。纔經挫折。便就委靡。卻不濟事也。足下亦想未深知某之事體。只看後年正月下了致仕。則夫妻父子必至流離。此亦已先安排下此一著。對他不足畏也。春初蚤入城。此間有安下處。岳陽有一朋友在此。真能任道者。恐其正月未即歸。早來聽其議論。甚可壯也。已

自夏開為氣疾所苦。至今未脫體。此病恐與之同死生也。更得兩三年在世間。讀了所願讀之書。則可以無恨矣。潮陽之命。力以疾辭。已再上矣。以必得為期也。貧固可畏。然亦畱一介餓死做樣子。亦不須人安飽也。新春和緩。亦能一出否。

勉辭免之命。再上。竟未有處分。中開都城大火。又復無暇及此。亦決不能復出。便做挂冠主張。遲速亦不必論也。賢父子何日入城。近覺向來朋友。講論不親切。後未有不束之高閣者。近卻有一二人。真可共學。獨恨不得相與款語也。

與鄭□□

勉恐不肖。過蒙審予之厚。自惟怠惰。深懼無以副期待之意。尙斷有以教之。乃幸扁舟浮江。訪長者於象山之中。以快平昔慕用之私。不替寢食。稍暇當求所願也。

勉久不拜隸人之敬。拳拳尊仰。實切此心。遞中兩承台翰之辱。不勝感悚。修城事。誠知朝廷事力。決未能及此。但事屬利害。不敢自默。其行與否。豈敢必耶。鄭書先君之交游。其令孫從宦於此。豈敢忘之。但同官亦多賢人。又只得視人物之高下。以為先後。薦舉之弊。至此極矣。亦不敢全不顧公議。下半年尙餘一章。更容相度也。勉輒有誠切之懇。冒瀆台聽。紹興間。一時先君輩行仕於朝。有聲當世。凡數家。如任如鄭。皆是也。惟先君不事生產。至今諸孫。凡十三房。皆無以自活。勉之所以勉勉從宦者。亦為門戶之衰替耳。非敢望榮。免死足矣。豈不願浮滿仕途。為門戶計。加以名賢。遞相推挽。朝廷過聽超躐。亦豈不願奔走。以盡事功。實以年齡頹暮。精力衰弱。不足以效驅策。一去里閭。凡十五年。先君尙葬淺土。墳墓皆無人料理。兄弟五人。今所存者。第三家。兄年已七十。其窮到骨。挈之來此。則不堪扶曳。捨之則又於心不安。勉少不自量。好從當世名勝游。既冠而執經於晦庵先生。荷其一見。便有相教誨之意。未數年。而授之以室。又數年而授之以官。又數年而為之築室廬。相約終老相從之計。其囑託之意。則曰。微言易墮。汝其保之。今先師

之亡十有九年矣。勉奔走仕途。東道書於高閣。手未嘗披。目未嘗睹也。每一念之。如負芒刺。無面目以見朋友。死亦何以見先師於地下耶。勉強從仕。固足以恤孤窮。活羸累。然一行試吏。百事俱廢。又於心實有所不安也。所以前日上祠祿之請。蓋為此耳。幸而得之。則庶可以了門戶之私計。承先師之雅志。勉亦得以婆娑丘園。諷詠遺書。以祈寡過。誠意未孚。不蒙命允。蓋此意不能盡白。得相識書。皆疑其為請築城。不獲而求去。又謂與諸司恐有嫌。而求去。朋友之言且如此。亦無感明廷不從所乞也。築城之事。朝廷已令買木料矣。非不從也。便使不從。亦是公家之事。又何至怨望而求去耶。諸司皆賢。吳潛乃故舊。恭總尤相愛。為州郡者。不過自盡其職耳。本無所嫌也。孟子云。不知者以為為肉。孔子之出處。人尙疑之。在勉則又何怪。既被不允之命。亦只得且安之。況災旱如此。又豈敢便為求去之計。偶讀邸報。與國趙守持本路倉節。此則不容不力為求去之計。蓋法令之所不許。物議之所不容。是以又不能自己也。趙娶晦庵之玄孫。於勉以姻黨之親。勉之長學生。又與為友婿。監司按察州郡。在勉繫是受察之人。以親察親。職事閒委。有妨嫌。今再以公劄懇廟堂。尙幸待郎力為一言。使決得能去。不勝千萬之幸。方今人物如林。如勉等輩。不足比數。苟得祠祿。已為過分。不足以勞朝廷之區處也。再有情懇。漢陽郡計有餘郡官之俸。差勝作縣。到此數月。用度漸廣。蓋親戚朋友。未免有所責望。今所餘無幾矣。朝廷若畀以祠祿。歸家便有飯吃。乃為大幸。若朝廷遂其雅意。便就侍郎。求建寧太守一書。命下之日。便得對請。尤感周旋之賜。

辭知潮州復鄭知院

勉辱朝廷之知遇。恩寵至深。至厚。拔擢超躐。皆出望外。自知衰老。甘自退藏。豈期軫念下逮。枯朽便當疾病。豈宜遜避。竊念勉處世多艱。氣血衰瘁。自臨川得痰喘之疾。今已十年矣。忽於今夏五月之間。結為痞塊。臥則沈伏。行則膨脹。一日之中。半在牀衽。起居百念。愁髮亡聊。自知此身且暮不保。已治丘壘。誅茅其間。方將移居。以便藏骨。豈敢復有意於樂宦哉。若勉強就道。不過中途立見踣蹙。此決不可以不辭者。近者習俗偷薄。逐利忘義。祖先墳墓。有累年不拜掃者。家君察院。草葬於水泉砂礫之中。家兄知縣之所藏。亦為螻蛄所食。諸孫中無一人自立者。方日夜為之經營。庶年歲開闢。此二事。今若捨之而去。則存之與歿。抱恨無窮。門戶單微。始祖墳墓。亦為強宗所侵。銜冤抱痛。無路自訴。若不為之經理。則數年之後。不可復認矣。此皆至痛至切。而不容捨者。家兄見存者。年七十有五。飢窮至骨。向來從宦分俸以養。今雖家居。亦得察其有無。共其乏困。今挈之以行。固不可舍之而別。亦不安。諸姪飢寒。亦費區處。此亦皆人道之所不容已者。又有難以告人者。勉年方及冠。從游於朱文公之門。其所以撫存而卵翼之者。不啻己子。其所以然者。非有他故也。以勉從學之久。庶幾蠲得。其立言垂世之大意。可以與後進之有志者相與訂正。以垂之將來。庶不至微言之絕。而大義之乖。是則文公相與之大意如此耳。勉又何足以辱其知遇之厚哉。二十年來。歷宦為貧。舊學日廢。每一念之。如負芒刺。奉祠以來。方得與朋友數人。日夜討論。漸成保社。方深恨向者告歸之不早。若復既歸。而又出。則安得面目復見文公於地下耶。此則人心之事。所至痛者。而不敢以告人也。勉家世雖貧。素守詩禮。自勉一從祿仕。困於朱墨。子姪輩氣習。漸異前人。非彼之不可教。

此既不暇教之而游玩粉華之習。反有以害之也。兩年家居。一守儒素。方覺氣習漸變。今豈宜啓之以故態耶。人之仰祿。爲子孫耳。今既壞其心志。則雖多藏以遺之。是適所以資其愚不肖也。此又豈深思遠之不容不然者。閣下試以是數者而思之。則餘今日之或出或處。斷可識矣。仰特閣下之眷憐。故敢布露心腹。無非由中之言。實無片辭矯飾。非若世俗之以禮辭者。欲望鈞慈。特賜寢免。

韓伏自昨者。敬仰不得已之禱。朝夕懷懷。以俟方命之誅。公朝眷憐。俯從卑欲。既脫州塵之責。以叨祠廩之優。於老且貧。莫便於此。且蒙鈞翰。曲賜撫存。化工生物之仁。委曲懇到。乃如此。舉室感激。未易名言。惟是奇蹇之迹。入春以來。無日不病。日夜思治尺牘。以致二府之謝。自念不敢以吏書爲禮。而氣疾所梗。莫難於據案。以是至今未能畢緘。府吏踵門。忽復叨真翰之賜。跪誦三復。大非衰賤所宜蒙。至於憂勤宗社之意。出處去就之宜。當功業之方興。而動婆娑綠野之念。屈公相之尊。而下友於山林之棄人。盛德謙光。可爲世法。百拜十襲。以爲子孫無窮之榮。餘莫年多病。百念灰冷。僅得未就溝壑。則溫尋故書。以祈寡過。向非朝廷大恩。界以祠廩。則今已不免爲溝中瘠矣。然亦有未能不慮者。祠祿正以補田租之闕。則可以卒歲而無飢。入春已兩月。種不入土。竄海之田。鹹潮浸灌。今雖得雨。亦已無及。近城之田。皆不可耕。山邑泉源沾足之田。亦皆枯涸。更旬月不雨。則歲事已矣。豈敢復望田租之入哉。但聞早勢頗廣。則一家一月之利害。不敢計也。以公相變調之力。而以感召和氣。變災爲祥者。反覆手耳。此特草野之過慮也。或以一春無不雨之理。然昨守漢陽郡。自正月不雨。以至九月。飢民流離。繫繫滿道。傷弓之餘。故誠不能不慮。耳。餘老病日加。終日塊坐。舉動頗艱。生平不避勞瘁。晚歲自應如此。重蒙閣下軫念。惟蓋之在。特有珍劑之賜。雖附五十隻。鍾乳十帖。其品格氣味。皆非人間所常有者。寶藏服食。苟活一旦之命。無非大道更生之賜也。專使之回。輒扶病敬布謝悃。窮居不能端謹。伏乞鈞亮。

復林正卿

竊觀所論作易大旨。本於陰陽錯綜而成者。大意甚善。其所與本義之旨不同。而先生以爲不信。其大者亦不過兩端而已。先生則以易之作本爲卜筮。而夫子釋之以垂教。老兄則以易之作本爲垂教。而伏羲文王借之以卜筮。此其旨。若非有大異者。然如老兄之說。則恐於作易本意及易書本文。皆不能無失。亦不得爲小誤也。竊嘗思老兄之意。蓋以天地露許多機械。做出一個圖書。聖人用許多工夫。看得一箇義理。今卻別無用處。只將來做卜筮用了。故必欲將作垂教之書。而下筮特其一事。卻不知聖人於圖書之妙。義理之原。心通默識。則凡其見於日用之間。施設之際。固無適而非是理之歸。亦易筮乘之以爲他皆無用。而專以下筮耶。至於一部易書。則原其本意。卻只爲教卜筮。而作耳。蓋卜筮自非小事。吉凶生大業者。蓋出於此。況上古之世。民淳俗質。誨以義理。亦未必深曉。使之一舉一動。皆取決於卜筮。則事非而民弗疑。而教人之意。又未嘗不行乎其中。則卜筮亦豈小事也哉。今必以爲教人之書。則非爲卜筮也。亦甚矣。況易書之文。所謂利所謂勿用。所謂吉凶。所謂悔吝者。其文皆主於卜筮。而發所謂畜牝牛田獲三品之類。又於設教之意。亦且迂遠而難明。聖人著書垂教。本以開示後世。使人易曉。又何苦爲是艱深難

測之辭。以眩人觀聽哉。今乃捨是不言。而專指師比最分曉之卦。以爲設教之書。則執一而不通矣。若作卜筮看。則所以如此則吉。所以如此則凶者。非義理之所寓。而未嘗不可以爲教。必以爲非爲卜筮。則於作易之旨。易書之文。皆有所不通。餘之所謂亦非小誤者此也。大抵吾友天資清勁。讀書不能平心以觀。故其失至於如此。試更思之。爲佳。鬼神之神。大抵得之。而亦有未盡者。偶收在家中。遇於公行。不及取以奉答。悉俟令姪歸報去也。有可垂教。毋惜往復。今以文王周公之辭。爲卜筮分曉。故又欲以伏羲之易。不爲卜筮。及至文王周公始借是以爲卜筮。則亦自覺其說之不通矣。自覺其不通。而不肯捨。遂欲將伏羲孔子作一樣說。文王作一樣說。孔子於文王周公卜筮之中。闕而爲垂教之意。乃是有功於易。文王周公乃於伏羲垂教之義。抑而爲卜筮之用。則是得罪於伏羲大矣。卜筮既爲不切之具。而文王周公乃用一生工夫。壞卻伏羲一部義理。是何不知不仁之甚耶。如此。則孔子便當削文王周公之書。而專使伏羲之意。又乃祖文王周公之後。爲人注解不切之書。何耶。此其說不通之甚者也。

與潘謙之

餘此閒糧食雖已竭。而治生蠶有倫理。朋友相聚。人之多寡不必論。但得臭味相似。庶幾交相切磋。以張吾道耳。今所賃屋。不知何地。人少則東山桑溪小寺中。亦可以爲終歲之聚也。若得蚤定。庶歸來便得讀書爲佳。歲月易度。若非閏月。則春已莫矣。契兄昆仲及成叔兄弟。能借來否。先生衰病氣滿筋。然修書誨人之意。未嘗頃刻忘也。吾輩可謂懶惰之甚者。當相與努力。以副其期也。今歲之集。更須倍加功。以補此空閒之月。乃佳。鄙意欲每日相聚。共看經史文集。不以長少各立課程。庶一日有一日之益。不至虛辱朋友之意。尊兄更爲熟思法度見教。

幹十二日登舟。十七日早已抵家。朋友相候之久。重以爲愧。生平僻執誤事如此。可以爲戒也。縣學極齊整。又日瞻先聖以爲依歸。莫大之幸。不知尊友能一來相聚旬月否。兩月待侍先生海論。方悟向來學問差處。尤欲與朋友共正之。齋中規矩。只得十分嚴整。不然。誤人子弟。罪有所歸也。廿一日入學。廿二日便略與諸友擬試。俟補試後。諸友齊集。鳩金買牲。舍菜於先聖。遂講光齋之禮。初一日即立定規繩。讀大略如此。恐吾兄欲知之也。尊兄久寓京城。朋友相信。向亦不妨講學。又得賢主人。亦無日而不自得也。富貴說甚平正。然卻不如書中所說之痛快也。蓋說中大抵是歸之於命。其意以爲可曉。愚人然人心靈。至此極矣。如三十年痼疾。非一二服平胃散所能療。孟子將作乞兒。斥罵以樂正子之賢。尙有補綴之譏。則其他可知。義利上須是先見得分明。方不至拖泥帶水也。此中絕難得朋友講學。已約蔡伯靜數十朋友爲季集。一年亦得四次。相見各述所見。以相質正。庶幾不至寂寥之甚。但亦未有成說耳。幹近在甘泉。因與林正卿講及一貫忠恕一章。見其所說毫釐之差。而於古人之意。全不相似。乃知吾人講學。不可不與朋友共之。以此欲與兄款聚之意甚切。計八月間。彼中諸事已畢。千萬撥首。爲我一來。也至此不能走見。反欲坐致從者。爲愧已甚。計兄亦必不我怪也。

幹嘗謂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以天言之則貧對富貴對賤窮對通泰對否以人言之則出對處進對退。隱對見仕對止古之人惟義所在隨遇而安未嘗有所擇也。比年以來士大夫風俗只揀一邊好底都不。要一邊不好底於己則利矣其如義何此風一長望其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決無此理。況出處去就雖是。相對然去與處乃其常出與就又是偶然之變今乃以變為常以常為大不幸殊不可曉。至於利害之際。則雷連卷戀而不肯舍至於可恥可賤發於羞惡之本心者一切不問。此又豈易與俗人言哉安得一見。相與劇論哉。

黃勉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書

答潘謙之

幹碌碌遠宦無足言者。極邊重地守貳之閒。意見不協。朝廷寬恩。姑令易地。初亦欲乘此句歸。而臺論又。為之辯白。不欲激抗。勉勉就職。已於五月四日交賤事。要之在已。無以取信於世。又不能阿容求售。諸賢。不度事勢。力相推挽。反以取當路者之賤薄。朝夕念歸。然一覺於義可以少留。則又且浮游。為仰祿計耳。行年六十有三矣。每思師友之訓。令人惕然以慙也。尊兄今歲安寓。或云爾與化。果否。陳安溪已除六院。能與之偕來。亦佳。此閒相去不遠。又可以一見也。鄭子立相見否。鄉間朋友難得。得其意向如此。肯與吾。人相親。又才氣亦非常流。吾人只得扶持之。彼既多與世不合。吾人又疏遠之。恐非所宜也。

幹蹤迹想不知其詳。此閒初自不合來。以朝廷拔擢。不敢辭。到此百怪皆有。真不成世界。以虎狼之暴。盜。賊之狡。而當方面之寄。視百姓如草菅。視僚屬如奴隸。此豈可入其境哉。初亦自理郡事。不復相關。適以。大旱。渠自與吳漕為敵。始則相抗。而遣卒數十人入本軍之境。攔截米船。不得過武昌。既而吳聞之。朝廷。又欲奪本軍之米。以媚武昌。其行遣之閒。可怪可笑。初亦以吳為賢。且得相依。吳又不曉事。使客氣漸以。相及。只得引疾句歸。數郡大旱。監司無一人問及。餓死不可勝數。更不堪著眼。數百人為草。上人家。

句米。句者。奪之異名也。又只得捕而戮之。是何世界如此。幹幸而力抗兩司。繼得米四五萬石以賑。所。活者萬家。他皆不暇恤也。自此且得歸家讀書教子。不能在世間與此等異。為伍也。有傳師復監簿。輪。對之章。見之者三復敬歎。使臣子之。切皆如此。國其有不興乎。煩為致意。甚恨相識之晚也。適方得孫。行之書。感感。此閒只俟省。下或代者至。皆可便行。要不出此月也。相識皆煩致意。既為閒人。亦不敢作。朝士書也。到家亦便欲歸。福州。省墳墓親戚。家兄年老多病。諸姪貧困流落。皆急欲一相見也。

復楊志仁書

去歲新淦常辱誨字之賜。并見示仁說。考索極精。得示朋友。無不歎服。但恨不得相與款語。各究所。耳。幹本但為貧。循常調。竊升斗耳。豈敢為寸進計。諸公推挽。朝廷誤以為可用。擢貳。淮州。又不得展布。而受。命於庸人。其勢必不合。不合則當去。朝廷遂易以他郡。只得聽命。然未能決去者。試邑之後。作伴。亦非分。外事耳。但老矣。故山之夢甚切。來春當力懇廟堂。求為歸計也。先師云。亡朋友寥落。此道無與其講者。不。知契兄能一出否。若能挑包行脚。相與講明此道。所不敢望之他人也。通老兄竟為古人。天資甚高。學識。未甚通。於朋友甚。殊可念也。都下作此。託鄭夢錫附便。亦未知何日可達。

幹比嘗拜書。託鄭夢錫轉達。便中承書。感感。余如常。無足道者。本無仕宦之念。直以為貧。勢不容已。改秩作令之後。須欲求一便家去。處為歸老計。偶朝廷過聽。以為可用。一歲閒。自淮西移金陵。復自金陵。移漢陽。臣子之義。亦豈不願趨事赴功。但事有本末。未易悉言。世之妄以功名自許者。皆欺君者也。加以。年事至此。素志失。勢須夏秋閒。即為句休之計。儻得投老山。以卒所業。莫大之幸也。自先師在日。朋。友閒已覺無可人意者。今又朋友寂寥。未有一人真能窺見。涯。如志仁天資勁特。識見通敏。竊有望焉。乃不得相與講貫。徒深快。

幹去冬已拜予祠之命。以省。割不明言。交與何人。遂再申審。三月初。命下。即行。四月七日抵家。自去歲兩。上句祠之請。不遂。適以計。臺。撓。政。不欲與之競。亦不欲為之屈。遂引疾句祠。其事亦甚微。然較之束帶見。督郵則大矣。但今之士大夫。見得未分明。故亦不能無疑耳。爭米事勢不容已。受人牛羊。為之求牧與芻。豈可為人掣肘。而坐視百姓之餓死耶。歸來。意謂便得安坐讀書。偶以故居太窄。不足容。累。遂再創數。椽於其後。便覺。擾。無異居官。但終是自在。不與世俗俯仰也。昨承見教。先天圖。以字多未暇。悉考。今所。示諭。數條。別紙。請教。

幹以。累。猥。衆。未能忘。祿。十餘年閒。奔走宦塗。勞神苦形。無頃刻暇。然亦不過役心於簿書期會。人生幾。何。自苦如是。所謂講習之功。一切束之高閣矣。諸賢以其不肯避事。故凡事之至難。人所望風畏。憚。必以。見。役。食人之祿。不容推辭。以是愈覺疲。憊。今幡然一翁矣。不能善忍而藏。誰之咎歟。義理無窮。歲月有限。良可歎也。承示仁說。討論極精。通天地。亙古今。只是一箇生意。此心流行。未嘗間斷。於當官處。見得尤分。明。自朝至暮。無一息不是此心發見處也。今之士大夫。徇私忘公。怠惰苟且。皆不能擴而充之者也。師亡。友散。講誦寂寥。鄉閒故人。惟楊志仁潘謙之。孜孜不怠。更冀努力。以昌吾道。自來江西。亦有三五朋友。可。

與其學今歲科舉。又且各用工舉業矣。齊卿亦相聚否。亦曾講論否。更有以切磨之為佳。屬有帥檄攝倅南安。乃濂溪舊治。力不獲辭。後月初即行。到彼一兩月。即告歸。人行急。布粟草草。

年事遲暮。當權即填溝壑。不得合併相與講習。以遂今生之願。近引疾句祠。三方得請。自此相去不遠。可以遂所志矣。亡似之迹。豈不願隨緣利物。每念講學大事。荒廢餘年。區區薄宦。真成爲利。令人悚懼。然事之難言者。十常八九。又未易形之紙筆也。且得退閒。庶幾不負師門出處之大誼耳。書中所言。日月光魄。見得極親切。但別紙心性之論。則似未通透。昨少年日常將四箇字形容此身。只是形氣神理。理精於神。神精於氣。氣精於形。形則一定。氣能呼吸。能冷煖。神則有知覺。能運用。理則知覺運用上許多道理。然有形則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分出許多名字。知此。則心性之類皆可見矣。

示及四條所論。思索極苦。近年朋友肯如此用心者。絕不會見。敬服。餘亦覺有可疑。幸相與商榷。程謝尹所論敬處。固兼動靜。無淺深。亦各就持敬處。見得一箇意思。各立爲一說。以形容之。今謂謝尹之說。只是發明主一之意。恐未必有此意耳。就三先生說處。各自體認。湊合將來。見得敬字愈覺親切。今只欲就主一兩字上。欲該括謝尹之說。卻恐看得謝尹之說未免疏略耳。不知然否。明德不言性而言心。楊德淵惠書亦錄云所答之語。此但當答以心之明。便是性之明。初非有二物。則直截簡徑。使之自此思索。卻見得分曉。今觀所答。是未免以心性爲兩物也。如同也。其心三月不遠仁。則心自是心。仁自是仁。如孟子言仁人心也。則仁又便是心。大學所解明德。則心便是性。性便是心也。所答之病。既誤以心性爲兩物。而又欲安排併合。故其說頗覺費力。心之能爲性情之主宰者。以其虛靈知覺也。此心之理。炯然不昧。亦以其虛靈知覺也。自當隨其所指。各自體認。其淺深各自不同。心能主宰。則如謝氏常惺惺之謂。此只是能持敬。則便能如此。若此心之理。炯然不昧。如大學所謂明德。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如此。正不須安排併合也。不知然否。洪範五行事之說。近亦嘗思之。前輩所說。決然不是。以庶徵觀之。自可見。但親言親聽思之。所以配水火木金土。則恐來說未免穿鑿耳。餘亦嘗反覆思之。只以造化及人生之初驗之。便自然合。天一生水。水便有形。人生精血。湊成合體。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便有氣。人有此體。便能爲聲。聲者。氣之所爲。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貌亦屬陰。而言亦屬陽也。水火雖有形質。然乃造化之初。故水但能潤。火但能炎。其形質終是輕清。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具矣。亦如人身耳目口鼻。具。則人之形成矣。木陽而金陰。亦猶視陽而聽陰也。只以此配之。則人身便是一箇造化。理自分明。似此等處。恐只得如此寬看。不知然否。耳目口鼻之配五行四象。亦自分明。來論亦似支離。耳屬腎。腎即水。水即少陰。目屬肝。肝即木。木即少陽。口屬脾。脾屬土。土王於夏。秋之閉。即太陰。少陽之合。鼻屬肺。肺屬金。金即少陰。亦是自然之理。如此。初無可疑也。不知然否。所論大槩得之。但所引志動氣氣動志合而言之道也。等語。皆不可曉。此猶文義少疵。爾至於道生一。生二。生三。三生萬物。則老氏之所謂道。而非吾儒之所謂道也。明道云。天下之物。無獨必有對。若只生一。則是獨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何嘗在一之先。而又何嘗有一而後有道哉。易有太極。易即陰陽也。太極何嘗在陰陽之先。是生兩儀。何嘗生一而後生二。

嘗竊謂太極不可名狀。因陰陽而後見。一動一靜。一晝一夜。以至於一生一死。一呼一吸。無往而非二也。因陰陽之二而反以求之太極。所以爲陰陽者。亦不出於二也。如是。則二者道之體也。非其本體之二。何以使末流無往不二哉。然二也各有本末。各有終始。故二分爲四。而五行立矣。蓋一陽分而爲木火。一陰分而爲金水。木者火之始。火者木之終。金者水之始。水者金之終。物各有終始。未有有始而無終。有終而無始。二各有終始。則二分爲四矣。知二之無不四。則知其所以爲是四者。亦道之本體。非其四。何以使物之無不四哉。故二與四。天下之物無不然。則亦足以見道體之本然也。太極不可名狀至此。亦可以見其端倪矣。體用同源。顯微無間。要當以是觀之。塞天地。貫古今。無往不然。仁義禮智。特就人心而立名耳。天以是心而成萬物。人以是心而成萬事。故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人之生也。五臟百骸。各有自然之則。天之爲也。若仁臣忠父慈子孝。以至手容之恭。足容之重。又人所以全天之所賦者也。自天之所爲者而觀之。則不待人爲。而此理已完具矣。故曰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明道所謂活潑潑地者。真見其如此。亦真箇使人不知手舞足蹈也。顏子之不改其樂。又安得而不樂哉。世間所謂功名富貴者。真太虛浮雲一點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苟見此理。便死亦是閒事也。數年讀先生之書。適自見得如此。以先生之書合之。亦無不然。不但世之學者。尋行數墨。而無見於此。竊意周程邵子朱先生見得分明。其他皆未知其果如何也。爲學而不見其本源。是入門而不至其室。雖然前輩教人。且只道敬。此又學者不可不思。幹平生未嘗敢以此與朋友言之。言之亦未必曉。志仁力學苦思。故詳布之。知此。則來教得失大略可知矣。思之。幹歸老山樊。此心甚安甚愜。而家事亦有費區處者。福州先人敝廬。以諸侄人多。無可住處。此間向來破屋三間。亦苦人多難住。欲盡舉歸福州。則不忍忘數十年師生之情。欲止留此。則墳墓親舊。亦不忍輕舍。老妻長婦皆此間人。只得留之在此。以長子主之。稍爲葺治。屋舍。便可居住。以三子皆安福州人。只得挈之歸福州。幹自四月歸抵此。所以遲遲未歸福州者。以此間事緒未定耳。十月初決歸福州。自撫三子教而養之。自此晚年得奉墳墓。以終老矣。幹以向者見理之不明。固窮之不力。冒昧出仕。而無上下之交。竭忠盡力。橫議四起。二月寇攻浮光。令往黃州守禦。已而敵勢頗熾。又令往光州督戰。既而歷陽徐守求去。遂令兩易。歷陽諸公之意。實相忌而欲擠之。既辭歷陽。併辭安慶。又辭奏事。以此忤當路之意。諸公不相樂。遂交攻之。亦知其勢必至此。徑作歸計。至臨川而能命始下。諸公以爲得計。而此實甘心。不然。則此身何日而可脫耶。年事至此。實不敢誤國誤百姓也。還家二十餘日。杜門謝客。一意安靜。喪祭一禮。非契兄未易言。此日夜念念。千萬蚤來。舊本併攜來爲佳。當得與二三同志共成此書也。南康亦欲屈尊兄爲白鹿堂長。歲晚了此二書。來春可赴其招。且得此理稍明。則老死無憾也。春間及今。兩拜誨字。感感。但無便。今乃獲治謝爲愧耳。教官無所懸別。去而不來極善。此間朋友留戀。飯有乞人所不屑者。甚可鄙也。幹上嗽下痞。兩疾如故。頗爲所苦。且是疲倦。飲食不進。終日倦睡。氣象不及去年矣。論語讀得一過。益見聖人之道高明廣大。老矣。既不可追悔。朋友間不能刻意求進。執一得之智。一偏之見。便志滿意足。大可歎也。

黃勉齋先生文集 卷之三

復甘吉甫

葉味道來此已留月餘矣。欲得相與讀先生書。乃知吾輩於緊要處工夫絕少。求放心三字。動靜之間。更宜百倍加之功。方有倚靠。因此亦竊有省。如象山所謂倍者。恨不得一見。相與劇談也。韓老矣。諸兄正好著力。庶師道之有傳也。

韓山居幸無他。以兩房子舍在此。舊居窄隘。不足以容。遂以屋後架堂三間。方不過二三丈。為送老之計。以百物皆旋措。途遲緩至今。更旬日。亦當告成也。坐是頗妨讀書。承欲下訪。果爾。何幸如之。此間絕無朋友講習。况得契兄辱臨之耶。論及朋友。只解讀書。不能明理。此切當之論。不長進正在此。若不見道理。正如去行在便。到候潮門外回來。亦未是端的也。近日因思五行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何故造物卻有此兩樣。看來只是一理。生之序便是行之序。元初只是一箇水。水煖便是火。此兩箇是母。木者水之子。金者火之子。冬是太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從冬起來。故水木火金自成次序。以水生木。以火生金。故生之序便是行之序也。孔子言精氣為物。精便是水。氣便是火。子產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便是精之靈。魂便是氣之靈。水便生木。火便生金。在一身。初只是生腎水。次生心火。腎水上生肝木。心火上生肺金。造化只是如此。何嘗有兩樣來。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此便是造化本原。其後流行亦只如此。四時之序。不過二天二地而已。所以洪範五行。亦只說水火木金土謂之五行。則行之序亦是如此也。以此可見造化之端倪。物生之本始。洪範又推之以配五事。曰貌言視聽思。前輩之說。往往以木配貌。其次序殊不可曉。且與庶徵蕭又哲謀不同。不知洛書安排得自分明。何必如此牽強。以水配貌。水屬陰。陰有質也。以火配言。火屬陽。陽有氣也。水滋潤柔軟而生木。木屬肝而主視。火焦燥堅剛而生金。金屬肺而主聽。如此分配。則生與行只是一理也。人之一身。以貌為主。貌者。一身之容貌也。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故貌恭則作肅。人身發用處莫如言。心正則言詞端確。故儼若思。而後能安定辭也。造化以水為主。學道以敬為主。此洪範之要旨。前賢教人入道門戶。不是杜撰。直是與造化同體也。以此觀之。至精至妙。竊意前賢亦須見得如此。而不肯輕發也。尊兄以為何如。試思之以見教。併舉似李司直黃去私。恐可商榷也。又思太極只是極至之理。不可形容。聖賢只說到一陰一陽處住。只是箇一陰一陽底道理。所以天地寒暑晝夜生死。千變萬化。都只一樣。分而言之。則一物各具一陰陽。合而言之。則萬物總是一陰陽。然學者知此。亦只見得皮毛。其精微處未必有所見。非尊兄莫與言此也。若不看到源頭。仍舊是候潮門外也。況又未必到此乎。安得尊兄一來相聚。旬月耶。近日朋友。卻是鄉間有一楊志仁。最能思索。儘可講學。亦相許以冬閒下訪也。閒居無事。只是讀書教子耳。他皆不必言也。吾人年事至此。百事只得放下。且以檢點身心為急也。方兄之來。又得講習之益。年來朋友頗頗有卓然向學者。吾道之幸也。來諭別紙所論周子之語。言合胡為不自萬而一。言開胡為不自一而萬。竊謂周子之言造化。至五行處是一關。隔。自五行而上。屬乎造化。自五行而下。屬乎人物。所以太極圖說到四時行焉。卻說轉從五行說。說太極又從五行之生。說各一其性。說出至變化無窮。蓋天地造化分陰陽。

至五行而止。五行既具。則由是而生人物也。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五行。三者初無斷際。至此若不說合。卻恐人將作三件事認了。所以合而謂之妙合。合者。非昔開而今合。莫之合而合也。至於五行既疑。而後有男女。男女既交。而後生萬物。此卻是有次第。故自五行而下。節節開說。然其理其氣。未嘗有異。則恐未嘗不合也。楊至之之疑。卻恐未曉此意。先生初然其言。後不復改者此也。

賤職甚簡靜。可以終日讀書。同官亦多賢。但郡侯庸俗。初到便相疑。至以書見試於廟堂。可笑之甚。此亦未免相玩。恐亦難久相處也。敵有必亡之勢。而守邊者乃此等庸物。亦無分毫備禦之策。只是一味脫空。逢迎。萬一有警。則牽連就死耳。果何罪耶。

生之序。行之序。以質言。以氣言。皆朱先生通書解中語。學者守其說可也。然義理須是自見得分明。若有所疑。正須講貫。若但如侏儒之觀優。則亦何益哉。中間所述鄙說。得諸兄詰難。甚幸。終不能釋然。且如生既有質。豈容無氣。行既有氣。豈容無質。木生火。火生土。易嘗無質哉。此其所未明也。元德兄疑於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之說。與春夏秋冬不同。則前已辨之矣。去私兄以為火能尅金。不應生金。何故夏之後便為秋耶。借曰中央有戊己土。不知何月何日屬戊己耶。上旺四季。則何物非土所生。豈特金耶。金本土也。以秋燥熱而生金。謂之火生金。何不可也。火能尅金。惟其能生。所以能尅。又何疑焉。以耳屬金。是誠可疑。醫家以耳屬腎。以肺屬金。誠不應如此分配。吉父兄亦有此疑。然配與屬不同。屬者管屬之謂。配者比並之謂。論其管屬。則耳屬於腎。取其比並。則聽比於金。且何為其聽比於金也。洪範五行五事。皆以造化之初及人物始生而言也。造化之初。天一生水。而三生木。地二生火。而四生金。蓋陰陽之氣。一溼一燥。而為水火。溼極燥極。而為木與金也。人物始生。精與氣耳。大傳曰。精氣為物。子產曰。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此皆精妙之語。人物之生。如此而已。精溼而氣燥。精實而氣虛。精洗而氣浮。故精為魄。而氣為言。精之盛者溼之極。故為木。為肝。為視。氣之盛者燥之極。故為金。為肺。為聽。大抵貌與視屬精。故精衰而目暗。言與聽屬氣。故氣塞而耳聾。此曉然易見者也。然精衰則氣衰。精盛則氣盛。又初無開隔也。若以醫書所屬而疑之。則不知變之論也。至如去私兄言地非土。則不可曉矣。吉父兄論陰陽太極。以為或以太極言。或以陰陽言者。非太極無以生陰陽。非陰陽無以見太極。此體用所以一原。斯微所以無間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其示人切矣。五行之序。韓欲作三句以斷之。曰論得數奇耦多寡。則曰水火木金土。論始生之序。則曰水木火金土。論相生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如此其庶幾乎。

五行次序。韓只見造化所以然者。只是一動一靜。又細分之。則有動之初。有動之終。靜亦然。其理如此。其氣亦如此。理如此者。仁了便是禮。禮了便是義。義了便是智。氣如此者。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故五行之序。只是水而木。木而火。火而金。金而土。其生如此。其行亦如此。若謂先有水火。後有金木。則不成道理。亦不成造化矣。今不將道理去推尋。只是隨人背後盤旋也。以此故頗疑生之序便是行之序。其詳已見別紙。更幸與朋友講之。有便見教也。

韓生平學問。自謂有得力處。今此之歸。方知向前。只是抱不哭底孩兒。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

真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子子路兩箇。若是行處打不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閒話也。吾輩勉之。幹衰病如常。無足言者。老來深欲求閒。亦覺世道可厭。然終以家事相絆。未能脫去為撓也。方明父來此。相聚數月。其於義理大端。講之甚明。而志氣高尚。尤切於義利取舍之辨。殊不易得。勉為不已。向來朋友恐未易出其右也。欲留臨川旬月。講論當有可觀者。甚恨不得從之以聽緒餘也。

與閩縣學諸友

諸生不幸。先師棄世。痛慕摧割。不可堪處。教育之恩。昊天罔極。哲人云亡。微言將絕。又不但二十三四。年依賴之私而已。計彼中皆知之。當同此痛苦也。奉別之後。日行百里。今早方抵此。而屬纊已十日矣。罪惡貫盈。醫藥殫殫。皆不及待。終身之痛。何以自釋。此中諸事已定。但與之略定服制。五服之親。各用古衣冠。諸生弔服加麻。制如深衣。用冠絰方相稱。諸兄終有駭俗之慮。或者用麻布頭巾耳。大要且率聚持服行喪之人。三年之內。不可便散。如孟子所謂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則喪未畢固不可歸也。若親喪。則師之喪。若喪父而無服。豈有一哭而散。同常人之理。此議稍定。不惟足以盡平日師生之情。又得朝夕相與琢磨理義。幹持勇勗之服。行師生之義。禮不可復歸。朋友相聚。方成倫理。私稱自幸。若得一二。年謹守規約。彼此皆不為無益。而吾鄉之俗。亦當知義者漸多。一旦至此。皆幹罪惡所招。何復云云。先生臨終。再三令幹不須歸。其樂得吾人相聚。其拳拳學者之心。雖死不忘。哀哉痛哉。事不知今復何以處之。此是諸友自處。幹思慮之所不能及也。若須分數。則家中林編之屬。欲煩齊季季收拾。送七家兄處。絡繹亦令還家。房中書冊。悉令收歸。一兩日遣人往取之也。六三哥。立之。壽之。齊卿。恐皆當來奔喪。不可復緩。四方朋友日至。擇之。充之。今日須到。其他凡曾從學者。蚤報之。林正卿之弟安卿。有書報正卿。可使為附去。必大相許。一來相看。能同六三哥一出否。季季。仁父。或能借來相聚。年歲亦佳。此開米平。費用不多。立身大事。各宜努力。為祝。會之既有被食在學。自可率茂諸人在學讀書。定然亦可與應哥相聚。莫令荒廢。維忠千萬。將息。齊仲能與性之。借來會與否。諸兄不及一一多祝。但切須立志讀書。此身未死。尚冀他日與切碰也。六三哥。潘謙之。舜和。不及一一附書。但煩維允錄此報。令叔周叔錄此報。成叔。季季。錄此報。六三哥也。伏紙悽愴。千萬自愛。

與林宗魯司業

幹同碎累。離金陵。宿半山。次日碎累事行。幹以請祠未報。不敢借歸。且復西邁。過池陽。留五七日。俟報。若未有指揮。即過九江。兩郡皆與舒相近。以見臣子不敢自安之意。然區區之情。決不敢復往安慶。以犯公議也。若所請不獲。又須力請。以至再至三。安慶已是一考。既是解任。豈宜再往。幹年已六十七矣。若是終兩考。便是七十。精力已衰。不復成人矣。家中萬千未了事。及今亟歸。亦可略與整頓。每思楊子直。楊通老。廖子晦。皆以老不知止。三人後事。無不狼狽。此可為深戒也。年來覺得世道。愈迫切不可曉。李文昌以元。祭見辟。乃是泗上既敗之後。忽思卷叔持重之言耳。幹豈願為此哉。浮光之敵未退。既責以守關。又責以

督戰。或文昌之知愛。不敢辭難。乃有以為過已而惡之者。制總兩司。謗書盈篋。胡卿而以見諷。曰。此不可留。必有相陷者矣。文昌亦曰。其人每好書。好論邊事。自某相辟之後。絕口不及邊事。殊不可曉。其意恐人之奪其位。而又陽為舉以自代之言。是不思之甚者也。此豈可久與之處哉。兩淮。江南。屏蔽。又復與敵相鄰。則淮民尤不可不恤。今淮郡百姓。被寇兵之害。小。被官司之害。大。去歲和羅。不問有無。必欲及數。不問士俗。必欲捉辨。以至收馬草。敷巢。塞屋。料敷。廬州。圍樓。木。並是不支本錢。郡抑之縣。縣抑之總保。與百姓等。一切常行之事。今皆急如星火。去歲和羅。於本府見管錢內。刷去十五萬貫。今又要羅二萬石料。穀。亦是不支本錢。今本府交割錢。亦且刮去無一文矣。今又添北來人。請受四五萬貫。不爭則害民。爭則為犯上。此亦豈可復為哉。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今既有憂矣。豈可不違哉。城壁一事。見今包砌。幹已措置下四百萬。更諸縣約有百萬。自可足用。石灰亦各有指擬。人工諸色。皆有定論。又分委寄居士友十二人。分百二十丈。皆忠實可託之人。每日早到暮歸。如治私事。不過秋冬閒便可畢。此不足勤廟堂。慮但得一賢太守。以臨之。則自可不勞而辦。幹亦不願以此為功也。但得歸老故山。疏食飲水。亦足樂也。更望親家力為一言耳。然一身寄數千里之外。望歸如望歲也。

幹碌碌寓此。已三季矣。自度非仕進之具。無頃刻非思歸之日也。來書所論。以版築之役。謗言四起。尤使人慨然。便欲謝冠冕而從農圃也。願生平本不作榮進之想。直以為貧如為人傭。姑就斗升之祿耳。樂則行。憂則違。謗與不謗。用與不用。亦何足計。願彼謗者。固非也。汲汲解其謗者。亦非也。置此身於天地間。以聽天之所命。但得不得罪於當世之善人君子足矣。他何足戀。他何足畏。制參之除。李公可謂不知人矣。如幹者。又豈能有補於制司之毫髮哉。今朝廷清明。英俊布列。自可折衝於萬里之遠。遠人畏懼。其效可見已。而況參乎。己具申旬。免開春再上。祠請得歸幸矣。此則全望親家曲為之地也。

幹十七日抵九江。復被不允之命。安慶乃是舊物。可以無嫌。然已除歷陽徐守矣。以幹之辭歷陽。遂辱徐守之安慶。幹又居而有之。於諠安乎。平居無事。動遭口語。況於有此嫌疑。正好議論者。所得以藉口。幹又何以自明。去年之方築城也。則曰此書生性儒耳。及其速成也。則曰此必勞民也。及其費省也。則曰此必擾民也。不思往者百年之閒。所至築城。為人所欺。而反歸咎於費用之太省。工役之太速。是必欲相率而為欺也。如此。尚可以起功名之念耶。至其尤可怪者。泗上之役。輕脫之最可笑者也。安慶深僻。全不知所以敗。所以調發之由。及至金陵。徐而叩之。至今亦莫知其故也。乃有倡為之說者。自是好言恢復者。也是皆與泗水之謀也。安慶去金陵六七百里。制府欲為此秘密之舉。豈肯泄其機。而謀之於數百里之外耶。使幹果有恢復之志。又豈肯甘心築城。以自固耶。制帥以泗上既敗之後。方思老成遲鈍者之可用。然後辟以為元僚。使幹果若後生輕銳之為此謀。以誤制帥。又胡為於既敗之後。方見辟耶。又其辭之辭云。曰。幹之所言。無非保民固圉之術。又何嘗言其善談恢復耶。夫言恢復者。紹興初先儒之論也。然亦未嘗不以量力。何便為先。亦何嘗不察事機。如是之輕舉。況幹何人。乃敢開此大口。兵之勇怯。將之能否。器甲糧廩。漫不知其虛實。乃敢抵掌而談恢復耶。制帥以元僚見辟。朝廷令且包砌城壁。則是未嘗供元

倣之職。又令其往黃州措置關隘。又令其往光州督戰。此皆迫於上命。然亦未嘗啓行也。而惡之疾之者。紛然而起矣。使幹不量事力。冒昧居元僚之任。則天下之惡。將皆萃於其身矣。軍旅一起。征役繁興。不量有無可否。州迫之縣。縣迫之總保。總保迫之百姓。兩淮之民。不勝其苦。外為強敵所侵。內為州縣所迫。是大可念也。後唐以茶鹽結淮民。而取其米麥。謂之博征。周師一至。淮民簞食壺漿以迎之。此大可惜也。此尚可以為郡耶。只此數事。則安慶決不可以復往矣。行年幾七十矣。痰喘之疾大作。不可支吾。只得且借濂溪祠堂安歇。以俟報可。然一身資糧易竭。恐將無以為歸。萬望為徧告相識。力稟之相君。放歸山林。不勝大幸。若又不從。又只得力辭。卻恐上觸朝廷之怒。甚非小官能當也。

與某某書

聞來歲且欲歸仙里。幹近思之。惟以求放心為本。一動一靜一寢一食。不可離此三字。便有以為之根本。然後可以讀書玩理也。更與吉父去私共講之。諱仲南曉得此意。但亦無著實工夫。所謂其行不揜焉者也。如吾人又說得工夫太散漫。不濟事。城中得此二三朋友。亦可以數數相聚。何必至來年八月方得以相聚耶。幹特以老年不欲棄墳墓。亦甚有卜居臨川之意也。兩小兒甚荷教誨。平生所見小子之師。未有如此之勤且切者。亦此子之幸也。尹中父肯相從來。望如暇日相見之次。便以舊令尹之致力與之語。為幸也。

與孫居敬提刑

幹野拙無庸。自山中來。寄迹宦途。於世事全不通曉。又生平鄙懶。不解作世俗語。故於當世之名卿大夫。未嘗敢以書問自見。至於據案親書。以見慰勸。則尤自知語言之不文。字畫之不工。而不敢輒作也。若某官名德之重。世所共服。是以不敢自外。況自視事以來。覽觀書判題詠。經營繕建。皆偉丈夫所為。非世俗所敢希望其萬一。繼此者亦得以鼓舞庸懦之氣。而追高賢之躅。此幹所以感幸而不能自已也。由郎官歷亦壁。揖李蘇二仙於蒼茫埃壘之外。其胸中之浩然者。又非可以前日論也。持節湖湘。收拾衡嶽洞庭於胸中。然後還清班。登法從。危言正色。建宏偉之議。以挫儉庸之氣。此善類之所共望。非幹之私禱也。幹老矣。一官奔走。大非得已。自父兄以來。無瓦石之儲。迫於號號之累。是以隱忍在此。感君上之隆恩。一日不敢自怠。惟性資狷介。與世寡合。亦不敢為長久計。某官軫念備治。苟有以教誨之。使得以苟逃贖責。千萬願望。

答林公度

前承誨以諸疑。久稽拜答。此人去函。亦未暇詳細。但區區之意。欲長者且於虛靜處認得分曉。又於閒靜時存得純固。此乃萬里□□□□原看到惺惺處。則於一二疑義合商量處。不過十日之功。肯細心磨講。則洞然無疑矣。

衰病之餘。益覺世味無足留戀。百事紛來。與化俱逝。獨義理一途。與天地通。誠不可不力行也。惺惺二字。真學者入德之門。比以叩稟老先生。亦深蒙印可。吾輩不可不留意也。尊兄不以齒德之高下。與鄉閭曉

輩為伍。只此一念。豈他人可及哉。願不肖重以自愧耳。不能安貧強顏求祿。敬讀誨語。陳義甚高。歎服歎服。況令所疑尤衆所指目。其昭然立的。以自取彈射。無可疑者。然願瞻四方。亦何所容其身哉。入門而求已。則餓死。出門而求人。則辱死。古之人所以無可奈何而安之曰命。則命雖窮。未嘗屈也。又何必過自疑畏也哉。屬以外移。合歸本貫。量事隸州家。須半月可畢事。事畢。去求山寺。度最七月初便作歸計也。

斯文不幸。先師即世。痛慕摧苦。不自堪處。同門之舊。諒均此情。幹長夜兼行。衝冒風露。痰喘氣促。至今未復。氣息奄奄。亦非久於人世者。重念半生函丈之側。一旦失所。依怙。總角聞道。不自刻厲。識見未明。今無復振趨之地。奈何奈何。朋友解散。講問寂寥。又不勝微言將絕之慮。鄉間年來朋友。幸皆有向道之意。若得相予勉力。以其扶斯道。庶幾先生死而不亡。尚賴長者出為主盟。毋使悠悠虛度歲月。五穀不熟。不知義稗。可為深戒。明年科舉。又在目前。諸友想未能忘應舉之念。讀書作文。亦本分事。更幸痛勉之。須是博探前賢議論。熟讀古人文字。令氣質勁健。乃佳。栗山諸兄。須得六三哥為之領頭。必大季亭相予維持之。日作課程。莫令廢惰。區區至願。

承欲此來。甚幸。鄉者朋友來者。已徧。鄭成叔。唐華卿。皆以頃年嘗一參侍。亦皆奔赴。此亦足見人心同然。不能已者。不知何日得遂一見耶。一動想亦費力。須得驕馬乃佳。吾人血氣向衰。不宜勞頓。恐易生疾。遲速之期。亦更審處之。幹憂苦貧病。不自聊生。葬期在今冬。只得留此候葬事畢。或須一歸。衣食所驅。恐亦不容遂築室於場之計也。與諸友建議。欲於城中度一空地。立書院三間。內設先生祠。歲時一日畢集。頗有樂施金者。此議若成。亦不免遣人持疏到栗山也。禍患摧苦。殆無生意。先人生平以清苦自將。兄弟相與恪守家法。幸不得罪於朋友。先兄平生一介之行。亦開有過當處。然今觀之。豈惟吾家不復有若人哉。痛苦痛苦。未易具言也。以是深愛家聲如此。憤然不可復振。愁憂無聊。欲見尊兄面訴之。無從也。故因此詳布之。蒙頒賜奠儀。已薦陳矣。先兄平生於朋友。無足當其意者。獨於長者深所敬愛。計聞此。惻然當甚。他人也。先生葬畢。朋友遠來。失聲墓下。傷哉痛哉。念之淚下如雨。未死之身。將復誰依耶。今日已附廟香容益遠。不及九泉。無相見之日。傷哉痛哉。

幹諸況如昨。無足六者。特一念長者。未得即見。為之慨然。朋友講論。不敢放過。然亦未甚見有勇猛精進者。近得先生書。亦再三以此為問。其拳拳後學之意至矣。願幹自治不至。又何以起發朋友之善。意哉。幹以禮書未就緒。劉用之相約過神光。為卒歲之計。度亦不能久留。只俟庚兄為先兄擇地了畢。即為歸計。今日暫走箕山。相去三十里。不得一見。殊深悵然。吾人相與之意。分雖朋友。情猶兄弟。雖終身相依可也。各以事牽。其勢難以久合。幹方奔走為衣食計。兄亦老且倦游。異日思欲為今春草堂夜話。舉觴相屬。豈可復得哉。臨書不勝悵恨。

幹猥賤苟活。為朋友羞。然他無以自治。則不若食其力之為無愧耳。久敗之場務。幸亦漸成倫理。酒酣氣振。且笑且歌。終不若歸故山之為樂也。已一考有半矣。但恐任滿無以為歸。若可達里中。則又當尋尊兄

為旬月之游也。髮已種種。齒牙動搖。目視茫茫。非久於人世者。門戶衰頹。諸姪皆不能自立。深有可慮。但世事皆非人所能聽。料只有之而已。

一墮宦途。如入苦海。終歲汨沒。人生幾許。十四年不得休息。真是可厭。世間以仕為樂者。以其富貴也。然求富貴者。非為盜則為僕。僕誠不能。其貧且賤如故。進不得行其志。退不能活其家。以是思之。不若放歸山林之為樂也。三上香火之請。方遂所圖。以是月七日抵寓舍。亦欲亟歸省墳墓。訪親舊。從人既遣。不能徒行。少俟秋涼。即謀歸計。一生鞠育於辛苦之中。今三子已娶。兒婦滿前。亦人生幸事耳。但自度不足以活之。只得散居。令其人自為計。六郎歸鄉之計已決。性資拙樸。未能讀書。然頗好書。向所寄書冊。渠欲得之。乞付之為佳。恐有重本。欲留宅上者。可面諭之也。

幹為貧一出。奔走十五年。於公私之計。普無所益。性本介僻。學又迂疏。與世寡合。與義不受辱。引疾奉祠。投閒故里。百懷未易一二言也。歸來怯寒。無日不病。閭里故舊。朝夕來訪。只辦應酬。或至對客終日。念欲一拜書。亦不可得。徒切悵望而已。不謂反勸先辱。尤深愧悚。幹以先闕為姪輩占住。無所安息。偶帥參相念。以南法雲僧堂見遺。見障織居止。其前有園。可以開門。從大路出入。不與髮徒相干涉。其側即萬歲諸刹。幽靜最堪棄者所宜處也。

復陳師復疏簿

頃於諸先令兄多雅故。獨以未及參議為恨。三四年來。每得謙之兄書。未嘗不言篤志好學。推己及物之盛美。深切歎服。然亦不敢遽以姓名自通於類人。近者又復拜觀應詔之章。懇切簡直。皆人所難言。數十年所未見。其為向慕。又不但前日所聞於謙之兄者而已。繼承台翰之賜。捧讀不勝惶悚。自顧衰暮。何足以當勞問之厚。幹少不自量。喜從師游。竊有志於聖賢之學。中年繁累。猥得一官。仰祿為治。一行賦吏。講習遂廢。重以先師棄諸生。朋友解散。蓋不待七十子之沒。而大義已乖矣。日夕惕懼。如負芒刺。忽聞執事志道之篤。立行之高。乃如此。喜躍不能自勝。想先師九原之下。亦當為之擊節。喜吾道之有傳也。朝廷之事。既有如諸賢之所論。奏而外之所恃。以為人物者。亦多不可曉解矣。所以降災者。方數千里之旱。今之所以救災者。又皆具文中。原蕩析。既不可支。而邊陲守禦。亦殊未有可恃之策。腹心之疾未愈。則耳目百體無往而非病。良醫之藥。既卻而不用。則事無可為者矣。幹衰晚不才。分甘投棄。昨上香火之請。本無他意。只是年老不堪從官。未蒙俞允。姑且安之。適趙與國持倉節。於幹為姻黨至親。不容不引嫌而去。自是可以退安田野。以卒舊業。以終餘年矣。

復陳師復寺丞

寺丞天資高明。閒居益加涵養。吾道之幸也。幹不能安貧。冒昧一出。信道不篤。徒深悔懼。抵此五日。即聞浮光之警。人情未相諳悉。無以為策。今敵騎已退。上下相安。稍可措置。最若是郡無城壁。使即興工。規築度費五六十萬券。郡中亦有一二十萬。皆是前政積積。已申朝廷之錢。亦不暇問。只得支用。郡民使之。施竹木工役夫米者。紛然。此亦不容但已也。亦請於朝。乞四十萬券。未必應副。亦無可奈何。只得旋措置也。

秋冬閒。了得此一役。便可歸矣。敵騎之來。亦不過數千人。此以數千人與之戰。初亦小勝。已而大合。殺傷相當。有貪功輕進者。遂為所敗。吾之所失。遂多。度亦不敢以實聞也。諸賢施行。大抵未有起人意者。到此一月。以六書達制帥與議邊事。皆未得報。豈以其切直而惡之耶。抑以倉皇忙迫而未暇也。今只得自作家計。修城壁。造器械。排保伍。日夜與諸邑講裕民之政。漕臺欲運合肥米至安豐。相去二百里耳。卻來起安慶四萬夫。安慶至合肥。已是四百里。捨近取遠。人情皇皇。只得力拒之。幸而得免。便覺百姓有歡舞之狀矣。他事皆可闕略。有敢害民者。必痛治之。如此。亦稍可支吾。但大勢可慮耳。恐非一木所能支也。李貫之尚留九江。亦屢得書。此等人物。皆引去。為之奈何。

久不拜狀。正切尊仰。祝兄來承台翰之賜。謙之兄繼至。又得熟開為況之祥。至以感慰。賑濟區處。有方人。賴全活甚善。郡政一新。又可以風厲流俗。使人知儲者誠。不負於斯世也。幹衰老。念歸未能。今邊事復動。亦不敢請歸矣。敵犯浮光。其勢甚亟。城雖未可破。而四出抄掠。生齒塗炭。甚可念也。此開土城雖已開備。但未包砌。馬面尚少。未為可守。但既有城壁。亦只得效死守之。此開世俗。皆以為丙午辛巳。丙寅敵之犯淮。皆不到此。故士夫之愚者。亦全不以為意。軍器全不整齊。士卒千人。多是老弱。皆須旋行措置。去歲一版築。故此等事。皆有所不暇及。今亦一面料理。輒有小稟。此開軍器。最是弓箭更無一隻。可怪之甚。偶見詹簿說。使郡弓箭甚多。且箭材乃地產所出。妄意欲就借箭萬隻。少亦須借五千見箭。卻借五千箭材。角弓得四五張。卻煩一面製造。以補還。仍示及價直。便當納還。儘蒙軫念。一郡均受鄰邦之賜。若非事勢急迫。亦不敢相撓也。已令此人齎錢就彼。雇人擔運。以來。至望至望。

幹讀書愛日之意甚切。而精力不逮。每切為慮。新歲已登七十矣。來日苦無多也。朋友紛紛。不為無人。氣力足以任重者。誠不易得。故所望於左右者。忽不自知其拳拳也。靜處下工。誠為長策。然居敬集義。博文約禮。皆不可廢。朋友切磋。固欲相觀而善。然講習一事。尤為至切。須將聖賢言語。逐一研究。不可以為非切己。若不自此用功。則義理不明。生出無限病痛。李貫之全是就講學上用功。晚年大節光明如此。讀書豈可忽哉。留丞相晚年歸來。日課朱先生詩傳。朱先生每對人輒歎服之。蓋捨此實是無進益處也。不知高明以為然否。幹昨日得相識。錄示小報。知已被子祠之命。乃十二月十七日指揮。今日邸吏發報狀。尤分明。此雖父兄為子。弟謀無以易此。遂使衰晚得免無廉恥之罪。君父之恩大矣。若得省制蚤下。不復以家事關念。則自今以往。無非安坐讀書之日矣。別紙寵賜。仰明愛子之厚。恐其賈乏。無以全其守也。若祠祿不下。亦只得作餓死。年來卻見得此事。稍分明。死常事耳。朋友之饋。不敢辭。私居辦此。令人不能安也。

與孫行之正字

幹衰晚。負承竊粟。自知亡補。忽叨子郡之命。皆朋友過相推許。是以至此。不敢以為喜。重以為憂也。自金陵五十日。方抵此。民甚醇。訟甚簡。財賦亦從容。安平無事。不妨為守之樂。但襟江帶湖。吳蜀往來之衝。武昌唇齒之國也。若欲屹然。真可當于蕃之任。則非所敢當。郡無城郭。有兵二百人。條來忽去。月給甚薄。緩

急亦安所恃耶。小郡若非所急，無漢陽則無武昌矣。抵此二十日，日以治財賦，增兵廩，大開赴愬之門，以平民之曲直。其他所當經理者，俟見頗末，續當有請也。既不能不任其事耳，但天性拙直，與世寡合，易以取禍。又不知果能安於此否？安與不安，亦一切聽之也。在己既無以逾人，視人之所為，又多不滿吾意。不知此世將誰與扶持耶？自今觀之，只是義理不明，人心不正，舉世滔滔，聚一大團私意於天地間，如濃膠厚漆，牢不可解。吾輩且戲呼太息於其間，亦愚矣哉。庸仲遂得歸，可喜。但聞其病手戰，亦可念也。真丈如何？聞且歸建寧，果否？敬子聞以疾辭，皆使人有愧也。此間傳聞晦伯侍郎抗疏論遣使事，恨不得見，能錄本見示否。

與趙省倉

人來承惠書，雖未及瞻拜，固已深服足下資稟之粹，趨向之高，而非流俗之所敢望也。願僕衰老，困於吏役，離羣索居，有負初心，何以謝來教之辱耶？世方急於利祿，而獨安於奉親，世方趨於卑陋，而獨志於聞道，尚賢而取友，孰有過於足下者？此僕之所以不敢默而無言也。竊觀來教，以孔門欲為有用之學，而又欲其大有所成就，歎其老之將至，而欲為有用之歸，然義理之精微，心術之隱奧，所差甚微，而天理人欲之分，君子小人之判，自此而決，不可不察也。聖賢之學，固求為可用，而求之常在己，欲施於有用，而得之繫乎天，求之在己，則內外一致，而所造者正得之在天，則窮通一視，而所處者安。故其教人雖欲其有用，而未嘗切切於用也。曰明明德，而新民在其中矣。至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而亦易皆適莫於其間哉。志於學，而先以用為心，則固已馳騫於其外矣。至其用也，則事求可，功求成，安於義命者，固若是耶？立心一差，則將無所不至矣。聖賢立教，蓋以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具有仁義禮智之性，必先格物致知，而力行之，所謂用者，亦即此而推之耳。曷嘗先以有用為念哉？孔門之徒，惟曾顏未嘗見於用也，而三千之徒，卒莫能及。由此觀之，則為學之要可知矣。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為學而先以有用為念，則是未知所性之貴，而有外慕之心焉。故敢以切已務實為足下獻。翰老矣，方力上旬祠之請，而求為無用之人，宜其於足下之言有所不合也。交淺言深，惟足下亮之。

答陳秦之書

翰伏承不鄙，特枉臨顧，先之朋友以達其意，副之長箋以述其情，志甚篤，貌甚恭，辭甚遜，以翰之愚不肖，上之不能取高官耀閭里，中之不能作文章誇聲名，下之不能蓄貨財養妻子，此世之所謂無用而不齒焉者，顧何足以辱足下之好哉？豈非之以其嘗從先生長者游，而獲聞君子之大道歟？足下之意則甚厚，而翰安敢不竭其誠，敢以所聞為足下言之。夫學之有志，猶三軍之有帥也。約束既明，申令既審，鼓行而前，有進無退，磨礪乎理義之刃，而斬刈乎利欲之場，先登乎道德之郊，而策勳乎聖賢之府，非有志而能若是乎？巽懦怯懦，背公營私，鼓之以仁義，則氣索而不進，脅之以利害，則手戰而請降，氣馬逸而不可收，心地蹙而不可復，非器不利，帥之罪也。然則為學之方，捨此宜無急焉者矣。足下居長溪之西偏，裏糧而趨，不五日而至武夷夫子之舍，望洋向若，以觀世之大勇者焉。毋徒下睨汗漬之中，而覩吞舟之獲也。足

下其亦亮之。敬字看得親切，但常懼懼法，為主乎整齊嚴肅，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所以持乎主一無適，似太分裂，試更思之，此學問之本原，而終身之所當服行者也。先師永逝，吾道益孤，所賴者朋友相與維持，然如許重擔，亦須奮不顧身，方能負荷。若沈浮世界，與庸人笑異，百年之身，世間利害，所直幾何？若不勇猛向前，則二三十年遂無此身矣，可不懼。

承諭且盡念慮，不如平日靜坐，此亦只是常覺，不知常加提撕，則久當純一矣。不見道體，卻亦不須如此，著意行吾敬，故謂之義，亦只是作行吾敬工夫而已。又著一心，要見箇義，卻恐有病，學問大方，只是致知力行，持之以敬，只怕人不用力而已，別無好法也。

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譏議，而其實體段元不曾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有未能合一，則雖日為善而卒不免於自欺也。莫若一切將就，自身上體著許多義理名字，就自身上見得是如何，則統之有宗，不至於支離外馳也。

與李貫之兵部書

連辱書誨，三復感慰，早勢可畏，臣子同憂，契兄正當其任，想見不勝憂念也。昨承諭及數條，誠為切要，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徒為文具，莫若且於部內擇精敏公勤官屬數人，分類管轄，守令之有才者去之，無過而庸懦者易之，庶幾得一人，則一道一郡可以無憂耳。他皆未見長策也。此開種不入土米價翔貴，但自初早，便逐急糶米，已糶二萬石，舊積亦二萬石，常平五千石，目今逐日出糶，比之江南，亦十六文一升，城之外帖然，不見其為旱也。漢川一邑，素有蓄積，知縣又曉事，亦可無慮。漢陽縣鄉下藉口頗多，目前尚有可支吾，至冬春開，即發粟以賑之，亦可過此一厄。諸司亦無掣肘，但此開與鄂渚對岸，例是難辦，亦只是預以待之，吾人去就輕，則百事皆不足為累也。六月初，遣人勾祠，只是自覺年事至此，於義當退，預為此舉，庶幾異日再請，則其志可遂也。憂世而救世之術，疏憂道而學道之功，廢若乞得數年之閒，自放山林，以遂初志，莫大之幸。語錄事承見論曲折，初亦深恐削之太甚耳，若只如此，亦無害，又得味道兄整過，可以無憾矣。大抵鄙意以為此等文字，寧過於詳，則刊之為易，若先求其精，則一削之後，不可復求，此為可慮耳。序文全不成言語，留此人旬日，亦欲依命修改附去，竟做言語不成，一是熟，二是多事，終日昏憤，且夕專人拜納，其他亦併俟後便也。如目錄以所記年月為序，如今去偽者，番陽人初識之年，方十七八，乃已亥在南康相會，自後絕不知蹤迹，不知此錄從何得之，遽列之第二，未知安否，更熟思之，記錄之人，真是學者，如子晦丈漢卿丈之類，絕少，再相記錄所聞及大段背馳者甚多，但以年月為次第，似亦未安，或分為兩樣，第以歲月亦似未穩，可更商量，翰後便更思之，當拜稟也。

相屈致，亦無力遠出，不能攜書以就朋友觀。先師晚年於此極倦，殊使人為之不安也。若得契兒持節入闕，有以資朋友之來，則不但是書之可續耳。決去就雖甚力，朝廷顧惜事體，亦豈遽從所請。若如來教所云，且留九江，亦當齋糧為數月承教之款也。向來從學之士，今凋零殆盡，閩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約、李公晦、江西則甘吉父、黃去私、張元德、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黃子洪，大約不過此數人而已。年來得尊兄併太府陳寺丞，相與接續，尤覺此道之不孤。若且得留東南數年，吾道之大幸也。世事難言，尤非閒退之人所宜，只得此道大明，人物輩出，清議所在，彼自無所容其喙，亦且有所畏縮顧忌，或革面以從善也。吾人所能致力者，止此而已。最是廉恥道喪，風俗波蕩，略無羞惡之心，但知貪利嗜進，吾輩中非卓然有特見者，未有不為之移惑，以喪其所守也。來教所謂激成黨錮之禍者，決不至此。此誠至論也。東漢黨人，便是孔子所謂狂者，使有聖人為之依歸，皆是游夏向上人物，今豈敢望此哉。四十萬人齊解甲矣，安得相與為黨，而激成其禍哉。韓嘗記得在先師侍側，偶因舉孔孟出處去就不同處以為問，蓋亦疑先師當有不屑就之意。先師答云：某只見得志士不忘在溝壑，一句分明，當時亦未甚曉解。近日思之，委是至當之論。若不如是，不是真丈夫也。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為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為太丘道廣，管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為歟。士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為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為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韓開居甚適，嗽疾亦為小害，諸子亦次第皆能饌飯，啜不相累矣。若有祠祿，亦稍可支吾。若無祠祿，諸子亦可作書會以養其老也。池陽相去遠，若移節在閩或江西，亦即走承教也。所答胡伯量鬼神等說，今以所說鬼神大意錄去，是否幸見教。春開過康廬，胡伯量出示諸人講論祭祀鬼神一段，見味道兄所答詞，甚精甚巧，尊兄從而是之，伯量又為之敷衍其說，然愚見終不敢以為然也。此蓋疑於祖考已亡一祭祀之頃，雖是聚己之精神，如何便得祖考來格。雖是祖考之氣已散，而天地之間公共之氣尚在，亦如何便湊合得其為之祖考而祭之也。故味道兄為說，以為只是祭己之精神，如此，則三日齋，七日戒，自坐而享之，以為祖考來格，可乎。果爾，則鬼神之神，亦其甚淺，而聖人常謹言之何耶。古人本先追遠之誼，至重而盡孝，則此身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其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宗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為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為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為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間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難曉，則一切以為不可信，是以其說率不能合於聖賢之意也。蓋嘗以琴觀之，南風之奏，今不復見矣。而絲桐則世常有也。撫之以指，則其聲鏗然矣。謂聲為在絲桐耶，置絲桐而不撫之以指，則寂然而無聲。謂聲為在指耶，然非絲桐，則指雖屢動而不能以自鳴也。指自指也，絲桐自絲桐也，一拂指而其聲自

黃勉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書

復李貫之兵部

豈弟慈祥之政，撫摩凋弊之郡，使幽隱無聊之民，各得其所。世之鄙薄儒生者，閉口不敢吐氣，吾道之大幸也。排去貪守，明辨是非，皆非敢望於今之人。昨在湖北，見為監司自號剛直者，坐視列郡之無狀，噤不敢發一語。然後知吾人若非見理明，利害輕者，終是低回顧望，不快人意。求百姓之受惠難矣。大抵小人為非固可惡，吾人以善類自名，而胥中全是利害者，尤可惡。所以使吾道為世所鄙薄者，皆斯人為之也。得尊兄在東南，不惟前賢道學之緒得所託，而政事氣節，遂為一世儀表。亦國家宗社之福也。韓投老山林，竊自增氣，不知手舞而足蹈也。韓歸建安寓居，整整四月矣。向來數椽，二十年前所置，容膝之地，初亦甚安。今孳累數倍於前，不足以容居。旋於舊居之後，架小堂，方不過二三丈，以為送老之計。坐是亦頗擾。更旬日亦可休息。一意杜門觀書矣。朋友數人，皆欲秋試後相訪，亦可相與切磋義理。非講習叩擊，終是不分明也。近於鄉間，取所得所修祭禮來，幸無去失。再喪禮皆可入禮書類中，然亦尚欠修整。當官固以無暇觀書為恨，閒居又以無筆更抄寫為擾。因閱故書中得慶元三年朱先生所書編禮人姓名，為之感慨。益思是書之不可不蚤定也。然亦須朋友二三人來，方可參訂味道。子洪皆有志於此者，獨恨道遠難

應向使此心和平仁厚。真與天地同意。則南風之奏。亦何異於舜之樂哉。今乃以為但聚己之精神而祭之。便是祖考來格。則是舍絲桐而求聲於指也。可乎。此等事直須大著心骨。平看聖賢議論。庶乎其可通矣。鄙見如此。更望見教。

按行屬郡。其得吏治民情之大要。酌其利害而罷行之。此使者大務也。今從仕亦只得如此。若欲百姓真得蘇醒。非大有所更張不可也。亦竊歎保正戶長之為民害。保正合管煙火盜賊。此大綱法度如此。若真有剽劫及奔失凶身豈可責之保正。當巡尉任其責。而寬保正。則保正不難為矣。戶長自可不差人。戶租賦自合輸官。官立期限。有不輸者。追而治之。則人自輸矣。又何必戶長哉。此皆徒為紛擾。以困中產之家也。此事難言。今之為政。只是循習。無所作為。則為良吏。小有更張。則人以為駭。更不思義理當如何耳。大早如此。真有可慮。目今米價已騰踊。直至來歲秋成。方有可望。歲月長遠。誠可憂懼。未有奇策。聖主憂勤見之施行者。每伏讀之。令人感涕。求言之詔。固臣子所當竭盡。淺言之則無益。深言之則復蹈何生之轍。是乃所以箝天下之口也。李舍人之去。尤可驚駭。自古規模如此者多矣。覆轍可鑒。何苦而復襲其迹耶。契兄當一路之寄。常平揀荒之職。誠是難事。只得每郡擇一二賢吏而委任之。申請朝廷。多求金錢。散遣僚屬。於豐熟州郡。廣行收糴。以為備。他未有奇策也。郭生之除。此亦常事。其人善結託。諸公皆以邊郡薦之。渠亦此以自詭。淮西李帥嘗按之。既不可令去。遂令其來湖北。想到此便以郡除。又豈為韓一人而使朝廷皆不除用人才耶。正不須以此引嫌也。但韓之來此。便已立定規模。只住半年。便為去計。此月半已得半年矣。更數日後。便遣人引疾。旬刻蓋實是衰老。自覺前路無多日月。只得乞骸骨。歸故山。初不以彼而去就也。但前此常建築城之議。秦吳二公皆贊其謀。且捐金以助其役。遣人到中都。已兩月。未得報。亦欲未報下之前。先為旬刻之請。萬一築城之議已下。又須展兩月。卻陳乞也。更俟數日看如何。彼不足道也。語錄切不可刪。只得全寫。便有重複。亦無奈何。若吝所費。則不若勿為。若病重複。則不如勿刊也。南康有兩三朋友在此。又搜尋得數家。更俟商量。專人拜納。并序語納去也。

答林李亭書

韓承書。忽聞公度六三哥有母夫人之喪。傷悼無已。適以逼行。未及趨慰。徒深負愧。不用浮屠。自世俗視之。則為難。自吾人觀之。此至易事。治喪乃吾家自事。外人議論何足恤。須是見得以薄道事其親。乃所以為不孝。以先王之禮事其親。考莫大焉。便自然得中無疑。喪服不能盡如古。餘親濟只得用麻布頭巾。及麻布涼衫足矣。助喪之人無服。則只用白絹涼衫。若有服。則各如其服之輕重。此更自斟酌。但六二哥六三哥體性弱。遭此大禍。實難堪處。季亨諸兄。更朝夕與之相伴。勉令毋至過毀。乃幸。六二哥六三哥兩日來所處如何。稍能支吾否。心甚念之。恨行速。不得一往慰之也。告為致意。向民遺訓附往。生平所聞於師友。可以終身行之者。只是獨立不懼四字。願與朋友共之也。

天理之節文。此是從裏說。出人事之儀則。此是從外說。入理。虛無物可見。節是有上下高低。則如曰。樣則且如天子十二章。上公九章。各有等數。此是節。若山龍華蟲之類為飾。此是文。如下不敢僭上。諸侯

當用九章則安。用十二章則不安。此是天理自然處。又如人裹頭巾著衣服之類。此是文處。若不裹不著。則不得。此是天理處。如冠如昏。此是人事。若冠禮裏面有三加揖讓升降處。此是儀。若天子元子冠禮。則當如何。婚禮則當如何。嫡子則如何。各有則樣。此是則處。則如曰。恰好。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愛之理。是偏言。心之德。是專言。程子所謂偏言之則一事。專言之則包四者是也。

答林子至書

惠書具知近況之詳。役事為之悵然。年來州縣例是不恤百姓。無措身之地。並緣軍期之名。以為封殖計。所在皆然。韓晚景冒昧一出。誠不忍百姓之被害。不避仇怨而與之爭。自度決不能勝。脫身遠避。便雖獲。亦所甘心。故聞此等科擾事。雖在缺缺。猶不能不戚然也。還家四十餘日。但求安靜。以度餘生。然城郭人事。亦不能免。只得隨分應酬耳。且夕須到箕山。恐可求見也。

承誨字。喜聆役事已休。深可贊慶。當官者無復安富恤民之意。令人太息。韓老矣。歸來亦欲溫舊書。以度餘年。精力疲甚。未能如所志。江左自有管夷吾。政可自逸也。推之者固多。阻之者亦力。太虛浮雲。俱不足為輕重也。令似字序納去。殊愧草草。

韓投老歸來。引疾旬間。圖晚歲與知舊往來山谷。以終餘年。朝家不貫。起以大郡。進退政自難處。已遣人力告廟堂。以必得開為期。二月半開。此事可決也。春事向煖。須至箕山。為旬日之留。恐可奉屈求款晤言也。

答鄭子立書

韓至愚。無所容於世。年既踰冠。始獲從先生長者遊。又不能刻意勵行。因循怠惰。卒無所成。足下以鄉閭之秀。年少氣銳。乃以可畏之資。下問於不足畏之人。不惟自愧。其冒過情之譽。而亦竊歎足下擇交之不審也。然嘗聞之師友。以為天地之闔闔。古今之往來。人物之所以生。風俗之所以成者。以有斯道存焉耳。斯道不立。則不惟吾身失其所以為人者。而凡天地之間。往往乖戾拂逆。而不自理。吁。其亦可畏也。夫堯舜禹湯文武所以兢兢業業於上。孔子孟子周子程子張子所以講明於下者。凡以為此。而吾徒生而蒙父兄之訓。長而聞師友之論。其所當汲汲用力者。捨此宜無大者焉。致知之要。存養之方。語孟六籍。與夫周程張子發之於先。數十年間。二三大儒。又從而推明其說。足下固熟聞之矣。講其所疑。而行其所可。知如馳驅車以志於趙燕之郊。苟不至。不止也。惟足下勉焉。僕固將有賴焉耳。若夫竊無實之名。以妄自尊大。僕方以是自恐。足下又從而重困之。則非僕之所敢承也。

答鄭子羽書

韓嘗竊自念。斯道之晦。繫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子然獨立。而無與為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志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友之樂者。豈不以此歟。韓也。資性褊狹。少不自量。出而從先生長者遊。雖足以藉聞聖賢之緒論。及其退而處於鄉閭。則猶抑鬱而無與語。在己無所資於人。而在人無所益於己。惓惓初志之不就者。有年於此矣。一二年間。天啓其衷。多聞直諫之益。不

待取之四方而坐得於閭里之秀善而或予告也過而或予箴也義理之辨蚤思之不待莫而質焉可也莫思之不待越宿而質焉可也豈比夫側居僻處而動離索之歎者哉足下吾鄉之秀不遠數百里求同志而與之處又不以僕為陋而辱顧焉年少而才俊志篤而業修此固僕之所感歎於人物之盛而資以爲輔仁之益者也天理之難明而人欲之易肆懦志之不作而歲月之不可留也僕誠深懼焉惟足下勉之以輔吾之志則幸矣過情無實之稱非所取也足下亮之餘多事如昨朋友相處亦如故但亦無甚講論雖其志意之不立亦淺陋無以發之也得如子羽孜孜不怠者朝夕相與處焉則所益多矣承諭爲學曲折甚善且如此用功令趨向堅定久之自然得力或謂不可太拘滯須是放開者皆誤人之論也僕嘗折肱焉不敢不以告也大抵爲學是終身事須是大著心骨不可迫切然發軔之初亦須防檢拘束乃能脫於流俗庶幾心志堅定見識明達所慮夢寐顛倒意況不佳此當於吾心地上觀之若是且畫所爲主一無適則夜氣虛靜自不至若是敬字只是此心肅然不敢輕動之謂何由反以動其心乎

與吳伯豐書

浴沂一章終是看不出喟然而歎夫子與點之意深矣集註云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曾哲有見於此故欲樂此以終身如此卻是樂天理之流行而於本文曾哲意旨恐不相似竊竊意恐須是如此天理方流行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與道不相似而計較繁縷之私入之矣夫子無意必固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政是此意直與天地相似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子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聖人豈教人如死灰槁木曠蕩其心徜徉其身哉張子曰一性之本攻取氣之欲物各付物而無一毫計較繁縷之私則致廣大而極高明雖堯舜事業亦不能一毫加益於此矣後來邵康節先生全是見得此意思明道先生詩中亦多此意一大節目望詳以見教此書今見海虞集中西正諸錄以是書也事非曾點所以答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之問也又云集注誠有病今復改數語試更詳之

答王幼觀

韓疎疎如昨初以爲貧勉強從事諸公誤以爲可用遂推挽至此然非其本心也生平所聞於師友者皆無與講習有負初心朝夕悚懼更兩三月即爲旬歸之謀若得退處山樊以卒所業莫大之幸也契兄生平刻苦聞老來尙未免聚徒亦庶不易以道自安亦一本云而曾叔仲生平力學識敏而氣銳一別七八年遂爲古人殊可傷悼想聞里間失此人亦復蕭索韓與之情最厚行狀之責故不敢辭但有少曲折已與其令嗣言之矣契兄更爲之議韓老來但覺每事就實意味深長虛文浮詞無益於事近日大治萬正純之子亦以此相勸亦以是告之矣先師行狀乃是初本殊未成次第不知何人便輒傳出此事自非不肯所當爲但以敬之見囑又其間有不敢不記者更俟一二年學業稍進方敢下筆也承示近作皆至當之論啓發多矣目昏作字不謹更幸亮之

答董叔重子之書

先丈縣尉棄世又將小祥念之悲愴想追慕未易爲懷承諭行狀敢不敬承韓於先丈同師同庚相與最

親且厚亦誠不敢自外但所錄太汎如督運之類皆是舉措之差當隱而不當書又每見人家紀述其先世之事實連篇累牘徒以爲美觀而無益於傳遠古人設法節以一惠惟其簡要而後人信之孔門顏曾亦何嘗有許多說話而後人信其爲賢者哉先丈從師力學人所共知契兄人子之心自不能已第以此屬於人則似太煩而無益莫若使託有德有言之士撰一墓銘擇一二事之最著者書之便足以名世不必如此其繁冗也若以治命之故不欲屬他人亦當勉爲下筆以塞責不必專人但以書託池陽李倉遞來可也或徑託李倉爲之亦可李倉雖不曾識先丈亦嘗通書矣更與幼觀王丈議之韓衰晚日思歸休之計諸況皆不足言更冀抑節以畢大事

與陳子華書

歸來數得款語但亦彼此忙迫至今懷仰尊丈參議之任已滿未有差除費用既廣何以爲策且得曲意奉承爲佳韓到此五日即聞浮光之警此亦勢所必至但亦不知如是之速耳今已退矣但吾之所以處此誠未有可恃也安慶無城壁到此便措置邦人甚幸捐助竹木及米者紛然度費六七萬緡此間所有僅十分之二至感至感韓開執事之盛名非一日不自意乃得并合深慰生平傾仰之私世道衰人物品落得一賢者忻然慕之真不啻景星鳳皇也舉世滔滔病在於古人行事非今人所可爲遂甘心沒溺但欲合今人而遂已至於苟賤無恥而得富貴則揚揚自得以爲其說之勝百年之間醉生夢死計其所得亦復幾何回視古人行事非難爲也因言以求其心即事以求其迹充積滂發斃而後已則亦何事之不可爲哉窮通利達自非吾人所當計校况又實有命焉而非死或歸鄉聽教誨也鄭成叔不及奉書煩致意或以此書呈似之與作書等也浮光一敗雖殺傷相當吾之所失者亦是三千人及一二頭首制帥所用多少俊喜功名豈細事耶

復王幼學書

韓衰病之蹤不足齒恤去冬臘月祠秩當滿便當上謝事之請偶蒙朝廷記憶畀以州麾自知州郡非養痾之地力辭不獲命君恩深重難以孤其生成之意辭郡旬祠亦以爲免死之計幸而得請實出望外原其所自無非游談之助三已申朝廷無錢米邊事如此決未肯應副只得大膽便做無錢又旋撰應在郡錢米不問已申未申一切事使得罪而去無可奈何秋冬間可畢事邦人便有可恃老夫亦可旬歸矣安慶實無財賦全靠牙契通老丈當軍興之後交易頗多遂頗富貴不應以二十萬獻之朝廷至今遂將安慶作富郡科敷抑配百姓受害皆通老爲之也到此只得汲汲寬百姓喬漕欲起四萬夫運糧至安豐只得力拒之只免此一役吾地之民已歡舞矣到此卻甚健日飲十餘杯度尙未人力之所能爲也韓稟資甚庸涉道甚淺獨以並年侍晦翁杖履之日久聞其言論觀其舉措者差熟投閒待盡亦不過以其所聞見者常常諷道之以庶幾不失其初心耳自先師夢奠以來舉世僣倨既莫知其所歸向來從游之士識見之偏義利之交戰而又自以無聞爲恥言論紛然誑惑斯世又有後生好怪之徒敢於立言無復忌憚蓋不待七十子盡歿而大義已乖矣由是私竊懼焉故願得強毅有立趨死不顧利害之人相與出力而

維持之抵家兩年。門無輟迹。去秋乃得盛族一二人。象祖與焉。不避勞苦。刻意講習。他亦有一二後生。皆可望者。私竊自喜。以為儻得十數人者。講之精。行之果。皆如干將鍊錐。則立之而足以擁衛吾道。使外邪不能犯。用之而邪說詖行。肝碎胆裂。庶幾日月之明。猶未至於浮雲之點翳也。但身既衰病。學又淺陋。恐不足以召致而激發之耳。尚幸有以教之也。

復鄒俊甫書

韓壬申之夏。偶獲邂逅。甚慰夙昔鄉仰之懷。第以行役。恩不及款語。而別。每思賢德。再見亡從。徒切情仰。忽辱台翰。繾綣。尤認眷予之意。所謂截斷衆流一句。乃是吾人立身第一義。此處拖泥帶水。則其他千言萬語。皆是空談。但世之不墮在此。阮中者。能幾人哉。吾輩但有自勉而已。韓老矣。無以餽其口。尚此竊祿荒陋之邦。無可與語。安得瞻望。慰此拳拳耶。便中更幸數賜教藥。世道益衰。人物可歎。區區鄙懷。更望益勉所學。益勵所守。外此亦未有可言者。

復王主簿

便中兩辱書誨。感感。知遂從提舉李兄游。深以為喜。然不喜足下之得為屬。乃深喜得親師友。講道誼以廣見聞也。人之道。莫切於學。學之道。莫切於居敬而窮理。舉世昏昏。莫知學問之方。而世所謂儒者。又多虛言以欺人。而實自欺。仙鄉諸長上。為尤甚。然亦以此劫取高官大職。而後生為其所惑。甚可憐也。今乃得與李兄游。又味道亦是鄉人。更宜朝夕相親。有疑則叩。不得止。異日見得端的。方知鄙言之不妄也。不可只以公事虛度歲月。誠可惜也。一早如此。事甚可愛。衰晚不才。且夕即上歸休之請。若遂所欲。或又可拜見也。莊生行道如此之嚴。亦去一大茲。當塗之幸也。

復黃會卿

韓衰晚如常。無足道者。更數月。則當挂冠矣。近思此身不欲為後人之累。去城四十里。入深山中。得一埋骨之所。方遣學生輩。葺數椽。架小樓。樓成即移居其中。以待盡耳。去鄉井二十年。歸來。朋友凋零。晚輩難與語。獨二三朋友。來自遠方者。差能任道。甚矣吾道之益孤。一二年來。於中庸之旨。玩之殊有味。此乃子思子於其家學中。備見本末源流。作為此書。盡發聖賢底蘊。雖非初學所能盡曉。而亦初學所不可不知。始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智仁勇之三德。終之以誠之一字。戒懼謹獨。不待勉強。不假思索。只是一念之閒。此意便在初學。豈可不以孜孜奉持。則天之所以予我者。便已渾然在此矣。然後加講學力行之功。以盡其所謂智仁勇者。則理之渾然者。又燦然各有著落。而無毫釐之差矣。於是又進其所謂誠者。亦不過講學力行。而實用其力焉。則天理流行。無少間斷矣。今但曰講學。而不先之以戒懼。不終之以力行。而誠心不加焉。則恐亦未免墮於口耳之習。若但曰躬行。而智識之不通。則恐亦未為得也。是則學者之所不可不加之意也。試與朋友商榷之。

復黃清卿

韓衰病如常。無足言者。倦游本圖閒靜。然亦未免塵俗之擾。得觀書策之日亦少。朋友往來。亦不為無人。

而知學者亦難得。近方謀為山居之計。更兩三月。當就緒。來教深以學者或溺心淺近。或馳志高遠。此正今日之通病。然自陰陽雜揉。氣質萬端。自生民以來。便已如此。今豈能使之一一皆就塗轍。所貴於朋友者。正所以箴規切砥。矯其偏而歸之正。不可便生厭惡。若以二者為非。而別求方法。則恐有矯枉過中之病。書不可不讀。義理不可不求。身不可不修。心不可不正。明誠兩立。敬義夾持。俛焉孳孳。學問之道。如此而已。韓深思一出聽朋友之教。而無繇。且老來力乏。亦非可以遠出。徒有瞻企而已。

復薛希賢書

人心蒙蔽。理義難明。足下超然獨得。雖精微曲折。未見所造之淺深。而大意已非流輩所可及矣。來教云。亦皆非蹈襲語。皆自胸中流出。良深歎服。近嘗論會氏父子。皆也。自上達而有所見。參也。自下學而有所得。要之升高自下。陟遐自邇。不可以無其序也。聖賢門戶。廣大而精微。高明而中庸。得其大旨。而毫釐之不審。是猶屋外觀屋。固見其巍然大矣。而門庭堂奧。皆莫知其所向。則恐未得其所居之安也。自門而庭。自庭而堂。自堂而奧。精辯而實履焉。則亦不待觀於其外。而所謂潭潭翼翼者。皆在吾心目步趨之間矣。惟足下少抑高明之見。俯循學問之實。以聖賢不明為己憂。毋以吾心所見為己足。則朋友之望也。里中朋友。極難得。夢寐未嘗不在靈谷擬峴之閒也。

答余瞻之

韓奉親幸安。不足勤齒。杜門閒居。但定力不足。已不能不為今學所擾。平日守定師友。尚無向進。若又分之以雜學。況未可知。獨有隨事檢點。以庶幾寡過。而未能耳。西齋親友相聚之樂。徒深健羨。夏深倘能撥置以尋雪峯之約。或可一觀盛集也。但自家兄已赴清湘。復不無家餘之擾。七家兄多往外家。且多病。以是出入更不能預料。若家兄少瘳。一二日之勞。所不憚也。擇之五一哥。聞五月亦嘗入城。更不蒙見訪。何也。韓固不敢屈長者。但城中廣闊。復不能探伺以圖走見。以是益快。快。吾人相聚。動一二年。或十數年。僅得一二交臂而失。令人恍然不曉所謂也。有寺簿一書。并韓亦作一書。便中煩蚤達之。幸甚。比收先生四月十三日書。為況甚適。但云賑濟無效。句歸甚力。不知果遂否。恐欲知之。浙間二麥亦不全好。重以疾疫。日下日色可畏。一日之熱。比尋常三五日。近郊之田。已龜坼。瀕海者已絕望矣。不知他處何如。若大率皆然。則甚可慮也。韓迫親養。未能絕意場屋。但覺力絀途遠。若不能擺脫。終是悠悠。日來稍親世務。惡人意處頗多。惟有退步一著。自作本分事業。意味頗長也。因書有可警誨者。幸毋惜。

韓侍旁苟安。不足勤齒。去良友日久。舊學益荒落矣。來春擬過藍田舊約。為屏山之行。比收先生書。又為會稽行道遠力絀。行止殊未能決。更俟後報如何。得彥忠兄書。云奏事之請不遂。即不果去。若先生歸屏山。當遂前約否。則又未知見時也。杜門獨學。近亦得數朋友。但不得數數相聚。如與兄在茅舍中耳。擇之丈歸未有動靜否。擴之兄為況如何。偶寓先墳。未及拜二兄書。會次煩致鄉仰。慮陵書信。遞去良久。且夕雖有回訊。當得尋便納往。景陽書向說比亦收書。看周禮甚有味。亦作書挽其歸。恐遂為廬陵人。未可知也。或問草管收下十卷。上數卷多脫誤。後便附去。書籍並在家中。此份速行。未及納去。淵源錄尚

未及寫紙蒙惠甚感。但本託致少許。遂爾相瀕。愧。翰山居旬餘。頗有清樂。去兄亦不遠。恨不能即款聚也。

比收先生書云。看書一過。頗有省發。因得讀書訣云。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玩味。切己省察。敬錄呈。陳士直字彥忠。閩清蓋平里人。許子春字景陽。泉州同安人。

復饒伯與。餘干人。

翰諸況如常。杜門讀書。所恨者。朋友可與講習者。難其人耳。病軀支離。度不可復求友於四方。來諭為學之方。語意極端。正精實。近亦頗覺古人為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息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慾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故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為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知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為即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胸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教人。決不若是。則雖曰學者之衆。而適足以為吾道之累也。中庸之書。首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賢所以教人之旨。戒懼以致夫中者。居敬之謂也。謹獨以致乎和者。集義之謂也。致中和。豈非檢點身心之謂乎。智求知夫此者也。仁行夫此者也。勇勉夫此者也。亦不過求所以致夫中和者也。如此而加之以誠。則真知實行。而其勇不可及矣。故學者立心。便當以持養省察為主。至於講學窮理。而持養省察之意。未嘗少懈。乃所以使吾敬愈固。而義愈精矣。不以持養省察為主。而曰吾惟講學窮理者。皆務外者也。來諭以義以方外。為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似便。是以為格物致知之事。竊嘗謂古人敬義兩字。且就念慮上用功。敬是持養此心。而欲其存於內者。無不直義。是省察此心。而欲其應於外者。無不方。居敬集義。乃是要檢點自家身心。格物致知。乃是要通曉事物道理。其主意不同。不可合而言之也。又謂貞者萬殊之所以一本。元者一本之所以萬殊。如此。則亨利兩字。又當頓在何處。一本萬殊四字。朱先生於一貫處言之。以其一。故曰一本。以其貫。故曰萬殊。一以貫之。以此之一。貫彼之萬。故忠為一本。恕為萬殊也。今欲以四德言之。則利當為一之始。貞當為一之終。元當為萬之始。亨當為萬之終。自亨而利。則由萬而趨於一。至於貞。則成夫一也。自貞而元。則由一而趨於萬。至於亨。則成夫萬也。似此方始無病。此又窮理之不可不察也。大抵講學命詞。易得有差。治報草草。未能無病。恐有所疑。往復為幸。要之。朋友篤實用功。實難其人。惟契兄勉之。吾道之望也。

承聞教授閩里。向道日篤。不勝敬歎。翰承晤之日淺。每見明父極談操履純篤。趨向堅正。未嘗不矯首興懷。恨不得朝夕奉從容也。先師棄諸生。微言不絕者如綫。向來從游之士。本無以身殉道之志。一旦失所。畏葸則汨沒於利欲海中。鮮有能自拔者。後來者習聞其說。亦未有卓然興起者。故所望於師魯明父者。

不肯飢渴也。承諭以讀春秋大義。頃見朱先生亦然。以為全無意義。只是直書。則其間亦有曉然若出於聖人之微意者。若如後世諸儒之說。則又失之穿鑿太甚。先生每戒諸生以未須臆意。蓋以為非理明義。精不足以與此也。西銘之說。其大意固是如此。但自民吾同胞。顛連無告。亦不可。但以見其為天之子。自人及物。各盡其愛。自上及下。各得其宜。是仁之道。而天理之當然也。又豈特于時保之以後。方為樂天。畏天哉。五行之說。亦多未曉。生之序。行。亦欲作一樣說。後思之恐不然。生則先水火而後木金。行則先水木而後火金。恐是不易之論。所畫圖亦恐不然。不若且祖前輩之說。未安者且真之也。此間絕難得朋友。近亦有五七人肯向學。未知久久如何也。翰老且病。近亦謀山居。庶得安靜。不復有四方之志。亦未有承教之日也。

翰諸況如常。無足道者。明父能具言之。明父兄此來。說足下之賢不容口。明父志氣高邁。非妄許人者。以是深恨相知之不深也。朱先生一生辛苦。盡取洙泗濂洛之學。為之解剝而發明之。如大明之中天也。學者志氣卑狹。守章句者。不知存養之為切。談存養者。不知玩索之不可緩。各守一偏。於先生之道。卒無得焉。甚哉。大義之將乖。微言之將絕也。足下與明父當任此責。使先生之道。將微而復振。莫大之幸也。翰老且病。雖志學之心益苦。而氣不足以配其志。徒自歎矣。惟以勉旃為禱。

翰舊苦痰嗽。今夏於小腹之右。氣滯成癰。遇嗽痛掣。至今未愈。終日塊坐。雖讀書之志甚切。而精力已不逮矣。潮陽之命。亦以老病不容不辭。再上之章。適值都城失火。至今未下。然決不敢復出矣。此間今歲卻有朋友數人相講切。其間亦有一二可望。乃知向日朋友講習不甚切痛。以至後來多不得力。須是切己用工。若只是辨論辭章。恐終不濟事也。此事甚長。恨不得一見。相與極論也。

復趙立夫

翰伏承別紙之諭。以讀禮之暇。不廢講學。此正立身行道以顯揚其親之大務。願翰何足以知之。然自老來閒居。益知學問至重至切。苟生而為人。不知義理。則天之所以與我而謂之人者。亦已昏塞廢放。頑而不靈。無以自別於物矣。及其周旋斯世。自少至老。紛紛擾擾。不過情欲利害之間。而無復義理之準。及其甚也。則三綱之淪。九法之斁。將亦何所不至哉。若其所以為學。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四語者。無復加矣。其開曲折詳密。則未能詳布。亦與朋友熟講而力行之耳。伏承下問之勤。不敢不告。僭伸皇恐。尚冀亮之。

復林自知

承下問以心無據依。頃於石門與賢者語。經旬月。每見記誦甚富。輒以不是見答。似未以鄙見為然。今乃知其無所據依。此足見高明進德之驗。吾道不明且數千年。程張始闡其端。晦庵先生為之大振厥緒。今此書此語滿天下。然無所據依之病。豈惟自知為然。蓋有同堂合席。終日間酬。退而茫然者多矣。僕固不肖。竊誠痛之。孔門之求仁。孟氏之求放心。所求何事。顏子之不違。曾子之忠恕。所學何義。及其參前倚衡。左右逢源。所見何物。參諸天命之賦。予。驗諸吾身之稟。察諸日用之流行。蓋有操之甚約。用之甚博。而

不可須臾離者。人心據依。試以是求之。蓋有所謂離如而不能自己者矣。自知資甚敏。見甚高。然察末而不求其本。見表而不由諸裏。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乍生乍滅。乍長乍歇。校之世俗之流。滄汨沒。則相去遠矣。然師門寂寥。微言將絕。朋友之所望於自知者。則不但若是而已。執轡必可得。自是歸老武夷。以卒所學。自知抱所有以游於今之世。未必能有所合。若能卜鄰於武夷之下。相與切磋。以張斯道。則僕死無憾矣。漢卿丈歸。試商確之。卻以見教也。

與張敬父書

自契兄之行。所與往來者。趙司直一人耳。契兄逐逐里巷間。人固知其賢。而未知其所以賢也。善觀人者。要當知其大者。人豈易知哉。以故僕之所望於執事。誠不敢以流輩並也。然鄉間風氣淺薄。不賢者不足道。賢者往往量狹而氣輕。量狹則易足。氣輕則不能任重。人莫不知聖賢之可慕。道德之可貴。曷嘗有一人終日儼然常有不足之意。儼然常有必至之念。因循歲月。終其身為常人者。狹故也。小才小慧。殊不足道。稍足以異於流俗。便沾沾自喜。識者視之。政可一笑。只此意思。隔了多少好事。此無他。輕故也。區區之恐。更望契兄於公事之暇。掩關靜坐。常以舜何人。予何人。自省。便如適遠鄉。而思見父兄。更以聖賢經訓。深自玩繹。不宜虛過歲月。今年只是這人。明年亦只是這人也。又看自古聖賢到處是如何。今吾之所有。處是如何。相去幾千萬倍。方知平生所有皆不足道。以此自省。深沈靜默。異日結髮為世間第一流。此區區之至望也。無由面言。未知是否。亦足見拳拳愛望之切。

四郎來聞為況之詳。武伯至又承惠書。感感。但四郎其言體候不安之狀。殊令人慮。餘生平所在守官。不顧身命。其所管轄之事。全不是緊要。只是見世人全不肯理會。故心下不平。須要理會。今思之。全不濟事。然幹素貧賤。耐辛苦。故亦不覺其勞。便遭大病。如嘔血數升。亦能保全。至七十歲也。今左右本是齊梁。只是天資高。脫去世俗之鄙習。然肌體重大。不耐勞。亦復不顧辛苦。大恐非所宜也。但做得一尉。十分稱職。亦濟得甚事。幹之所深慮者。歸鄉兩年有餘。偏閱朋友。無一人可人意者。其可與語者。李隨父。陳儀父耳。其難言也。然陳李亦天資醇厚。恐未必堪跌撲。故每與相識言。且煩於鄉里尋箇張敬夫。其人則久而無對。非敢為諂也。實是無第二人。然亦天資高耳。人之難得如此。又豈可輕試於一尉耶。更宜千萬謹重。此皆非高上語也。幹已得予祠之命。父兄之為子弟謀。不過如此。自此可以無飢矣。春夏間晴和。或可約朋友相會於嶺峽之間。若非官路。只是隔溪。有小寺。相聚三五日亦佳。卻旋謀之也。宋某者。人品之最賤者。頃在臨川。渠來相見。不知其人。姑收接之。記得許多言語。便每書來求薦於鄉之守令。後聞其持此以徧謁諸路使者。此人之最無恥者也。若此等人。又復收拾之。則吾之符水亦不靈矣。但當斥絕之。庶使堅苦向學。不求名利者。氣亦有所伸也。左右乃以為賢。姊夫之薦為重。必欲周旋之。使賢姊夫薦一盜跖。亦復周旋之耶。人心不正。大類如此。可歎也。此人視盜跖。亦恐無異也。公晦禮書已寫畢。更俟月未楊志仁來。即附去。

復李隨甫書

伏承示及論語疑義。觀左右之用心。可謂甚苦。舉世方汨沒於課試之文。乃能留意於聖賢之書。而又思索精勤。雖未能盡合聖賢之本意。然亦豈爾莽於學者所能及。未及識面。便承寵教。不勝敬歎。但學以爲己。聖賢所言。無非教人自修之實事。更須尋求聖賢本意。玩味而自得之。爲佳也。幹一去鄉井。十有五年。投老來歸。百事非舊。朋友凌凋。每與索居之歎。反覆來求。真所謂空谷足音也。偶以事冗。輒先以十篇所疑者求教。陳子昭亦云未及相識。容訪高隱。即圖請見。草率。幸亮之。

答梁寧翁書

幹承惠書。且言年少不謹。頗以自悔。今歲華峯朋友中。深愛賢者。與會成叔之沈靜縝密。可與共學。每於稠人中。昌言之。又問目中亦隨其是非。爲之去取。亦衆所共見。想其間不無相忌者。而追咎其已往之愆也。近復見賢者甘心於寂寞之源。志愈厲而情愈親。故其爲說愈熾。耶。世俗之薄。一至於此。韓子所謂息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也。頃亦見林某一再言之。亦不過付之一笑。便使賢者年少自陷於子弟之過。一旦翻然改悔。而欲爲善。願亦何所不可。而必欲嫉惡之耶。又以爲恐有志於學者。因是而不來。其說尤可笑。果有志於學。又豈以其徒之未善。而遂不來。幹亦何賴於學者之必來。而多方遷就。以召致之耶。其褻狎狹量。切切然求人之陰私。而誅責之。自以爲足以訐人之過。而自陷於陰險禍賊之中。而不自覺也。孟子曰。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可以事上帝。馬之騷習者。或可以致千里。低首帖耳。安知非駑駘下乘耶。善之與惡。一反手之間耳。天下亦安有不可爲善之人哉。惟賢者深自改悔。克己自修。繼今以往。凡吾所以施於家庭。施於宗族。閭里者。各盡其道。博學篤志。以靜觀天下之理。亦豈不足以收之桑榆。而徒聽夫紛紛之議哉。兩日正以不相見爲懷。諸子以爲開政之病。頗篤。不知今又何如耶。草草。幸亮之。

復李汝明書

中間獲奉款晤。切觀志尚。大非世俗所敢望。深用歎服。願相別慰。思爲恨。人來承誨。字感。承諭敬義之旨。蓋人有此良心。良心者。虛靈不昧。具萬善而應萬事者也。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亦只是靠著此理。物之感人。而人之好惡無節。此心既無主宰。則逐物流轉。所具之善。既不行。而所應之事。亦悖謬。而無所不至矣。此敬義之訓。自成湯制事。心與太公所陳之丹書。以及大易文言之旨。上下千餘年。間同一意。其垂教後世。至精至切。爲學而不由乎此。則支離渙散。昏惑紛擾。未有得其門而入者矣。直內方外。本是兩項工夫。直內主心。方外主事。做是收斂精神。使存於心者。無邪曲之擾。義是裁度事宜。使應於事者。無偏諛之病。然敬該夫動。則方外者。乃敬之流行。義主於心。則直內者。乃義之根本。則二者未嘗不相爲用也。要之。學者自當各用其力。此心所存。無一息而不敬。至於應事接物。則又當裁度而使。之得宜也。承嗜學之篤。下問之勤。故輒詳及之。幹老病益侵。辭免之章。再上未報。不能者止。自當固辭也。九經之會。數十人而未止。亦盛矣哉。其規模如何。後便望示及。閒居玩理。想不爲無見。願衰晚。益覺爲學。須是驗之於心。體之於身。見得天理漸復。人欲漸消。方是有得。若只是將言語說過。皆不濟事。更宜勉之。幹兩三月來。嗽疾不止。腰腹之間。結成痞塊。意思極不佳。足下

果有意於學，千萬一來，與此閒朋友相切磨，方見底蘊。不然，書問之來，倦甚不能悉報，無益也。韓衰病如常，無足道者。理義無窮，歲月有限，祇益懼耳。足下年少才俊，於前修格言，記誦如流，揮灑盈幅，蓋有世俗老儒一生辛苦所莫能及者。博文約禮，古人為學，不過如此。然博文而不約之以禮，或文雖博，心淺近而漫無分毫知識者，則去相遠矣。秋水方至，百川澎湃，霜降水涸，涸涸自見，更冀勉之。問目兩卷已草草答去，楊慈湖文亦已一觀，有德者之言也，惜乎其不純乎聖賢之學也。病倦不暇縷縷。

與會文仲魯仲

山居閒靜，若不至大段窮東，且宜閉門讀書。縱未能忘應舉，亦宜以一經窮研，少讀精思，博諸說以求其當。其中自有會於吾心，可以受用處，不但徒鑽故紙，涉獵浮汎，卒無所有也。賢者以為如何。每與家兄語及昆仲，病在志氣不立，未免於隨俗浮沈，此為大害。更幸思之，先填望垂念，游子遠方，不勝松楸之懷。忽得建陽書，疾驅以來，至建寧，聞先師已下世，苦痛不可堪勝。哲人其萎，微言將絕，不但為二十餘年恩愛之私也。韓於諸生中私恩最厚，當執心喪，加總服三年而後歸。鄉間書會不可復集，但石粟諸友相愛之至，兩年相聚，雖於其德性上亦竊覺有益，而學業全未成倫緒，是使人不能無愧也。方欲今歲大與整頓，不意至此，奈何。六三哥宜一來相慰，老先師臨終之書，尚拳拳及之也。季亨武哥不知可以一出否。最可惜是朋友皆謹願有志，一兩年不相見，恐遂廢耳。

與葉雲叟書

暇日千萬莫廢讀書，士人惟此可以立身，不須管閒事，議論人物，徒生悔吝，不若閉門自修之為妙也。吾友以妙年能自守，為異鄉之人所信向，殊可歎服。更幸勉之。朱先生諸書宜勤讀，而所謂求放心者，尤宜篤於用工。人生萬善具足，只要在人持守，若只講說得，不濟事也。吾友雖貧，可以羅足，不可太柔弱，反為人所凌辱。常使在我有毅然不可犯之色，乃佳。庚四哥更望勤教誨之，四郎性情，比舊差勝，只是輕儇浮靡之習難除，做工夫不勤苦，好閒講度日，亦望與之切磋也。韓歲晚又句祠，若得歸，便灑掃精舍，不復與世交矣。雲叟以隻身任仰事俯畜之責，誠不為易，依本分教人子弟，以活其家，此最為上策，但亦須自治讀書為文，令有教人之具，又須專心致志，以思所以教人之方，則書會庶可以長久也。家間諸事，盡遺諸子，未免嚴治之，如此一二年，亦稍成人家。新歲書館有定所否？士人只有此科可入，外此皆是非義。今人只見籌畫走四方，得錢差易，故往往舍館地而事干謁，不知此與乞人何異？豈有士人而甘為乞人之所為乎？館地不須較所得之多寡，但得安身，且勤於教子，亦不患無人見招。暇日則且勤讀書，以為根本，其他皆非所當用心也。忍貧讀書，切己進學，為視老病日甚，恐未必復相見，若稍健，則來秋當一至唐石也。蔡一哥相見為致意，鄉曲書館可以接續，子弟得所矜式，事親治家，往來良便，如是足矣。惟閒居更益厲所學，為佳讀書向道，乃終身事，不可自廢也。韓老益甚，病益加，奉祠得閒，莫大之幸，亦有朋友數人，可以講習，若得先師之道有傳，則死且無憾矣。橋記鋪紙已可讀，更容潤色，即以奉納也。

答或人

人來承誨字，陳義甚正，三服敬歎，安得此賢者之言哉。豈亦周游四方，歷變履險，加之師良友賢，聞見浸廣，陶冶時吟，吟詠性情，乃能進益至此耶。頃亦嘗屢進說於尊丈之前矣，或人有云：韓與令叔為黨，結令仲丈莫遷，以遂令叔先移之計，假使令叔先移於仲丈，亦何損哉。吾為兄長而弟先移，吾據中堂自為家主，人雖有異議，我亦未嘗有毫髮之損也。韓與二賢父相處三十年，未嘗有一語相失，握手相追逐，無嫌隙相猜疑，年來卻覺文至而實不孚，貌親而情不隨，只緣兩房互相爭競，故區處其間者，易使人有黨比之疑也。往年先令祖遠世之後，令叔數過家，問商量事，韓或過宅中，則令叔不來商議，或是答人書，或是喪中禮數，則或人便謂韓與令叔黨，韓丈多過舊里，韓亦數數被同疑，情意頗密，夜半睡醒，則談話達旦，又安知令叔不以韓為黨，韓丈無能之人，縱有偏黨，亦何足道。但三十年親故，而皆不得用其情，終日相對，如畏秦人偶語之禁，亦使人快快不樂也。今因來論，請痛言之。且說移居之計，是何義理，古人兄弟同居以相親，今乃移居以相避，一不可。兩房各異居，不知置孤寡於何地，二不可。先令祖緝糶之難，死肉未寒而棄之，三不可。家廟書籍，使誰主之，四不可。尊丈移此來，猶有可諉者曰：田園僕役之便，令叔移入城，又何說耶。城中士大夫，日相嘲毀，吾乃自揭其短，使人得而議之，所損多矣，五不可。先令祖家人以為禮法之窟，今乃喧爭至是，六不可。前途仕宦，各欲寸進，今乃自暴其短，七不可。犯是七不可，而此利彼害，猶不可為，況此之移不足，以害彼，彼之移亦無損於我，又何必曉曉如此哉。二賢父年各四五十矣。

孤寡之餘，所最親者，孰如兄弟。今乃相視如路人，因小忿而棄慈親，有人心者，能無惻然於中耶。先令祖平日艱難，為子孫計，今雖已歿，而英靈魂魄猶在也。吾晨起焚香而拜之，退而喧爭，厥聲載路，在廟之靈，其能安乎。吾親友近聞，頗工於詩，精細讀棠棣之篇，而歌以諷之，庶其有感乎。此則二賢父之所未深思者也。若二昆仲，則亦當自省，韓嘗為鄭成叔作怡閣記，因辨叔姪二字，叔伯云者，猶今人謂三月為孟仲季也。呼春者，必須曰孟春仲春季春，未有捨春字而但言孟言仲言季也。古人以為父之兄弟，皆吾父也。而有少長之分，故呼父之兄則曰伯父，呼父之弟則曰叔父，猶曰大父小父，今人呼叔伯而去父字，則全無義理矣。儀禮子夏曰：傳云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則姪者，姑呼其兄弟之子之名也。古人視兄弟之子，猶子也。故亦以子呼之，今乃謂之姪，則失之矣。自兄弟之子不呼叔伯為父，則不知敬其叔伯矣。自叔伯父不呼兄弟之子為子，則不知愛兄弟之子矣。今覺賢昆仲略無親敬叔父之心，而開有相悖相侮之意，胡不反而思之，彼乃吾父之同氣，同出於吾祖者也。今而悖之，是悖吾祖吾父也。今使一哥之子悖，二哥之子復悖，一哥二哥，其能忍乎。今請賢昆仲深思此言，敬謝過於賢叔父，朝夕起敬起愛，則賢叔父亦須感動曰：吾兄之子敬愛於我如此，我又安敢復悖其兄耶。名賢之家，弟悖其兄，兄之子又悖其叔父，下至婢僕之屬，亦得以謾罵其主之兄弟，所謂詩禮安在耶。韓嘗謂世間惟有樹木，可以觀人家天倫之屬，木之根，即吾之祖吾之父也。析而為兩幹，即兄弟也。又抽而為小枝，即子孫也。為子孫而不敬其祖父，是自伐其根也。一幹獨盛而一幹枯，是兄弟相摧殘也。小枝之有盛衰，是子孫有異心也。今有木焉，自本根至

枝葉。新茂盛。而無尺寸之枯。人必皆以爲木之美者也。使一棘一枝獨枯。則彼之獨盛者。亦不得爲全木矣。人家何以異此。而乃自相摧殘耶。幹衰晚不才。辱先令祖知愛爲最厚。中心誠不能忘二賢父及賢昆仲也。苟有可以效忠者。無不願盡其心焉。故因來教之及。不勝喜幸而發其狂言。幸因此心而充廣之。知我罪我。惟執事者實圖之也。

答黃伯新

輸諸况如常。無足言者。但早勢已成。無可救者。所幸於將旱之際。急糶得米二萬石。前任充積。亦有二萬石。接續發糶。亦不至大段空乏也。自覺衰老。倦於應酬。亟上勾祠之請。不蒙俞允。勾祠未允。當此苦旱。難於再請。前而歲月無幾。學之不講。爲可慮也。伯量諸人。亦已歸矣。此閒亦難得朋友講習也。來教數條。推測皆當。自頃在臨川。每見賢者所剖析義理。皆明白詳審。第恐於自己身上工夫有所疏略。此事須要直下承當。勇猛精進。若只說過。不濟事也。敬子李兄。信道甚篤。志學甚勇。朱先生之門。少見其比。足下無衣食之累。數往訪之。爲益多矣。朋友難得。更宜勉之。

建寧社倉利病

竊見閩中之俗。建寧最爲難治。山川險峻。故小民好鬪而輕生。土壤狹隘。故大家寡恩而蓄施。米以五六升爲斗。每斗不過五六十錢。其或早及險月。增至百金。大家必閉倉以俟高價。小民亦羣起殺人以取其禾。閩里爲之震駭。官吏困於誅捕。苟或負固難擒。必且嘯聚爲變。往者里之寄居有憂其然者。遂請於官。得米五六十石。販貸於其里。計其口數。給以五月。至冬而輸。取息二分。日增月益。彙數千石。米日益多。所及益廣。謂之社倉。其後他郡縣亦有倣而爲之者。鄉民五六月閒。坐得一月之糧。一月之後。早禾已登場矣。是以米價不至騰踊。富家無所牟利。故無閉糶之家。小民不至乏食。故無劫禾之患。二十餘年里。閩安帖。無復他變。蓋所以陰消滯強之者。皆社倉之力也。數年以來。主其事者多非其人。故有鄉里大家。詭立名字。貸而不輸。有至數千百石者。然細民之貧者。則毫髮不敢有負。去冬多少。款使趙公行部。豪猾詭名之徒。所述甚多。恐無以償。遂鼓率陳詞。乞權免催。趙公遂從其請。而細民善良者。亦觀望而不輸矣。所在社倉。索然一空。今歲五六月閒。鄉民遂失常年社倉所貸一月之食。其勢不得不奔走告糶於大家。大家利其告糶之急。遂索價愈高。至於百八九十金。而無可糶之處。較之常年。則是三倍其直矣。由是細民之艱食者。百十爲羣。聚於大家。以借禾爲名。不可則徑發其廩。又不可。則殺其人而散其儲。居民皇皇。爲之不安。崇安一鄉。大家相率逃避於州縣者。不可勝數。人情如此。誠非小故。雖國家法令嚴密。不敢有變。而患生不測。可爲深慮。若社倉之制自此而廢。則鬪歲之憂。誠未艾也。爲今之計。莫若行下本路監司。委官早行措置。去歲之通。必有索之之道。積年之弊。必有革之之方。使社倉之制既復。則建寧之民可安。事雖若微。所關甚大。不可不熟慮。不可不早圖。

館牀銘

實酒清易。實人清難。智者於酒。可以反觀。

陶器銘

一線之漏。足以敗酒。一念之差。得無敗所守乎。

升銘

凡物之理。不平則鳴。不足則傾。太溢則傾。雖謂剖剖而民不守。其取也事過於審。其與也事過於盈。是又所以爲不平之平乎。

黃勉齋先生文集卷之五

記

楊恭老敬義堂記

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爲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爲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然少有不謹。則人欲得以開之。合乎天理。則順直端方。而無邪曲偏諛之累。人欲開之。則反是矣。是故存養省察於幾微之間。其惟敬義乎。主一之謂敬。合宜之謂義。主於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存。而內直矣。合於義。則品節不差。天理常存。而外方矣。內直外方。則所謂具衆理。宰萬事。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矣。坤順也。二中也。以六居之。正也。順理而中正。直方之義也。聖人推原其所以然者。而爲之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示人之意切矣。學者其可不務乎。長溪楊君通老。致其兄恭老之意曰。吾嘗以敬義名吾堂。日與吾兄弟諸子講習乎其中。子與吾弟交最厚。其爲我言其意。諒謝不敏。而通老之請益堅。吾與通老從游於夫子之門。二十年矣。通老長於吾十年。而首與之交相好也。通老溫厚實實。信道甚篤。余未及識恭老。而通老以爲不可及。其亦賢者歟。以昆弟之賢。而朋友之契。以切磋之義。責於子。子亦安得無言。

耶子維揚君亦既深知古人為學之要矣。兄弟諸子。藏修游息於斯堂之上。端居靜慮。敏慎肅容。深維其義。而藏諸中。察諸念慮之隱微。驗諸事物之雜揉。使此意常存。無少間斷。則大易之旨。固已不占而有孚矣。余老矣。無所歸。亦將藁糧而前。歷階而升。以聽揚君兄弟之教也。於是乎言。長樂黃翰記。

鄭次山怡閣記

怡閣者。象山鄭君次山之家塾也。以怡名。取夫子答子路問士之意也。紹熙二年冬。開成。以書藏之。帥其子若弟之子。羣居而肄業焉。明年夏。命其子適成。叔來告曰。願有記。翰於鄭君未嘗有一日之雅。而已竊聞其有長者之風矣。及觀成叔之為人。襟度夷曠。智識闔爽。則又知君之施於家者。信可書也。遂不辭而言曰。自竄竊慕擬之學。可苟富貴。而孔氏詩書。遂為無用之具。其開博聞強記者。亦不過聘譚辯。誇文章。而於古人之學。修身及家者。漫不復講。今君教其諸子。而首欲其篤於兄弟之愛。可謂審所輕重。而不惑於流俗者矣。蓋五典者。天敘之常理。人道之大端也。析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天屬之親。惟父子兄弟為然。其四肢百體。皆一氣之所生。其入孝出弟。為萬善之根本。則兄弟之義。可不為重乎。古之稱其從父者曰。世父叔父。從父稱之。則曰兄弟之子。後之稱其從父曰。伯叔。而父之義始不明矣。謂吾姑者。吾謂之姪。而世率以姪稱其兄弟之子。則是不以子待之也。父之兄弟。與夫兄弟之子。猶有父子之稱者。以其同出於一氣也。則從父兄弟。豈不猶吾之兄弟乎。所貴乎士者。以能深明其同氣之義。而不識其天性之至愛耳。若夫利欲膠固。橫目自營。一室之內。乖離鬪狠。則雖通今博古。高談天人。而亦何足為士哉。此亦君子所以為教。而獨有味乎夫子之言也。君之諸子。居是閣也。仰而觀焉。俛而思焉。知君之待兄弟之子。如己子焉。則吾之處乎兄弟者。其則不遠矣。利欲之私。豈足易吾天性之樂哉。而又廣而充之。至於天典民彝。各盡其道。則於君子所以為教者。可無負也。此邦之人。聞君之教。其諸子者。若此。則過君之居。履君之閣。孰不自歎夫流俗之薄。而陰革其乖爭之習乎。翰嘗東浮大江。躡雲門。跨石龍。以望所謂象山者。其巖谷嶮峻。風濤洶湧。甚可愛也。異日倘當從君怡閣之上。觀君之施於其家。以及鄉人者。君亦坐予而薰沐之哉。乃為之記。不惟以見君之志。亦以自警云。五月壬辰朔。北山黃翰記。

劉正之遂初堂記

始予識劉君正之於屏山。正之年方十六七。予意其貴顯已三世。綺襦之習。聲色之樂。軒冕之味。必有以動其心。成其質者。已而觀其貌。聽其言。察其行。則襲衣博帶。執巾芒屨。不見其瑤環瑜珥也。左圖右史。吟風咏月。不見其粉黛綠也。高談抗論。動與世忤。不見其脂韋嫵媚與波上下也。予退而歎曰。富貴人所欲也。彼豈異於人哉。所謂居移氣。養移體者。果足信耶。抑其年少氣銳。久而遂變也哉。自是以來。與之交日熟。情日親。即其新以考其舊。蓋有甚焉。無不及也。其後予以禍患摧折。退歸故鄉。而正之方馳騁東西。為諸侯客。蓋不見者十有餘年。既而聞其以憤世嫉邪。斥辱權要。罷歸田里。其先公之賓客有顯國乘者。其先太夫人之親族有屬中宮者。宦游之交。好有為天子之耳目者。宜若可以自白。且彈冠矣。親故愛正之者。亦率以是勉之。而正之假然而不應。日與親朋彈碁賦詩。蒔花植竹。蕭然若將終身焉。予又退而歎曰。是其天資之美。不以外物累其中者也。是真能不自負其初心者也。此古之有道者之所難。而風雨之詩所為作者也。癸亥之秋。予復訪正之於屏山。正之與予言曰。予少時嘗以遂初名其所居之室。晦庵朱先生嘗為予書之。子能為我記之乎。予曰。若先生固望以遂其初。子固以知子之果能遂其初也。富貴之毒人也。甚於鴆。惟其嗜之美也。而其毒愈深。蠅蛆甘帶。鴉嗜腐鼠。彼豈知為臭腐哉。播聞之餘。嗟來之食。蓋有妻妾之所泣。乞人之所不屑者。而士大夫不顧廉恥而冒求之。今子生於公相之家。狃於富貴之樂。而能遺外聲利。不改其度如此。是豈不甚可敬哉。雖然。子之初亦既遂矣。吾請卒言其所謂初者。子其為我聽之。天地之初。太極是也。人物之初。性善是也。聖賢之初。赤子之心是也。人能遂吾之所謂初者乎。子能遂之。則子之家之初。忠烈如延康。勤業如少傅。道德如屏山。備前人之美。發揮而光大之。如忠肅者。子皆有以遂之矣。正之曰。某不敏。敢不敬蚤夜以承子之教。因書其本以為遂初堂記。七月朔旦。長樂黃翰記。

家恭伯重齋記

眉山家恭伯。名其讀書之齋曰重。取夫子不重則學不固之義。屬翰記。翰竊聞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為本。而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格物致知。又以居敬為本焉。先儒論居敬之方。則曰主一之謂敬。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整齊嚴肅。夫子所謂重。而又居敬之本也。容貌之莊。言詞之謹。非致飾於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輕淺浮躁。其中可知矣。何以究此理之精微。存此心之純一哉。世之學者。溺心於文詞功利之末。固非大學之所當務。志於學而不得其要。則又捨近趨遠。憚拘檢。而樂放肆。其於學亦豈能有得耶。恭伯負奇才。據議論。擢高科。守其家學之傳。汲汲然以讀書講習為事。而又必以重為先。可謂得為學之要矣。然則以弘毅而任斯道之重。以斯道而任天下之重。亦由是而益用力於大學之道而已。恭伯勉之哉。恭伯名抑。今為嘉定府學教授。嘉定辛未長至。三山黃翰記。

安慶府新建廟學記

聖人之道。與天地並。學校之設。以明道也。夫陰陽五行。發生萬物。而太極之妙。周流不窮。凡關於造化之內者。鈞粟是氣。則鈞具是理。人為萬物之靈。則受中以生。純粹至善。而日用常行。各有當然之則。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適而非此道之寓也。聖人參天地以立極。既為之發明其蘊。而經理斯世者。又設為學校以教之。上自王國都。而下至里閭。蓋將與一世之人。凡有血氣心知者。莫不周旋涵泳於吾道之中。顧安有遠近內外之閒哉。龍舒為郡。自周之初。以國著名。其泮文武成康之遺澤。舊矣。其地城距天下之中。王者故都千餘里。風氣所鍾。正朔所及。古男服之國。其山川之勝。扶輿磅礴。泓澗演迤。為兩淮絕特之觀。其習俗質樸而渾厚。其奇才秀民。挾策讀書者。彬彬也。而郡之學。獨簡陋弗稱。桑數百年。莫有過而問者焉。蓋自衣冠文物。萃於東南。仕於淮者。咸以為遠且外。化民成俗。所當急者。反緩之。吾道之大。寧若是耶。考之圖志。自唐有夫子廟。學之始建。獨闕弗載。舊學在今學之北。政和開。改創今地。紹興初。既廢復興。其後或增或葺。大抵因襲簡陋。非有意於崇學校。美教化也。嘉定壬申。右史舍人直龍圖閣張公來守是邦。

進謁先聖退而歎曰若是其隘也閱武之地迫於學宮非所以右文教也徙置他所而學之地始開則又歎曰若是其陋也肄業之齋環於廟殿非所以尊先聖也更規諸齋於所開之地而廟之制始嚴右廟左學位序既定凡屬於廟者首建郡守齋廡以肅祀事既又考諸郡守二公以及從祀坐向等級率謬不應古法以待講朱文公先生所定新儀悉釐正之郡之先賢與周程三先生舊祠學門外至是遷之以亞從祀凡屬乎學者則北為傑閣以藏宸翰閣之下為師生燕見之堂堂之北為教官齋宿之舍列六齋以及學職之位於東西兩廡其南有軒軒南有池池上有亭為游息之地其外為射圃深廣崇嚴耽耽翼翼規模之壯東南之郡莫能過也材取於在官之竹木工取於在學之佃夫邑之寓公閒遺助焉與是大役民不知也既以學前官池與官田若干畝廣瞻學之廡又以白沙魚池歲收桑千緡以待士之貢禮部與喪葬之不能舉者嗚而周之廟學之支傾補漏亦於是取辦焉嗟夫公之加惠於此邦之士厚矣此邦之士鼓篋而來攝衣而升入乎廟瞻聖賢之儀容以釋其曲訓處乎學聆師友之講習以考其德行道義之著見躍如也又能存養於齋莊靜一之中省察於念慮起居之際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則道在我矣積習既久風俗日變雖鄙魯可也孰謂衣冠文物獨東南之為盛哉公名嗣古直事人蚤以實學登顯貴刻意於道以己所得欲人皆然其守舒尤以教化為先務未其年政成令學百廢具舉廟學之建視他郡為最鉅既訖功以府學教授趙汝遂之請屬韓記之竊惟舒之先賢有文翁者興學於蜀人化之漢史既傳其事千餘年開蜀之名公項背相望猶相與言曰此文之教也公能視舒如蜀舒之人豈不能以蜀自視視公如文哉豈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而太史氏失其傳哉遂不敢辭而紀其本末修公之德以厲舒人使來者有考也學成於癸酉十月之庚子董其役者懷寧尉范楷兵馬都監鄭選後十日具位黃韓記

徽州朱文公祠堂記

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敘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乘藉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已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文公徽人也其歿也徽之士相與言曰公之系茲土吾郡之盛事也即郡之學繪而祠焉太守趙君師端至視其祠編且狹不足以稱邦人思慕之意改觀於講堂之北且屬韓記之竊惟自昔聖賢之生率五百餘年而一遇孟子既歿千有五百餘年無聞焉考其世系則又皆中土之所生而南方則又無聞焉歷世之久與地之廣其間豈無閎博俊偉之士而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至我本朝周程張子既相望於一時而文公復興於未及百年之後周子既生於春陵而文公復生於新安豈非治教休明文武周浹天運之所開地靈之所萃曠古之勗見而一代之極盛者歟秦漢以來斯道晦蝕天理不明人心不正事物當然之則味沒而不彰方策不刊之訓殘闕而將墮周程張子既推明其大端而傳說變舛浸失本真迨我文公稟高明之資廣

強毅之志潛心密察篤信力行精蘊不遺毫釐必辨至其德盛仁熟理明義精歷代相傳之道粲然昭著故雖窮鄉晚出亦皆知有聖賢教人之旨然則公之生於世有功於斯道大矣至公之歿海內之士莫不嗟咨涕洟失所依歸而況生長於公之故里者乎宜其思慕不能自已趙君大其祠宇以慰其心也亦宜矣哉雖然思其人而不若尊其道慕其迹不若師其心今公之書既家藏而人誦之矣惟不為習俗之所遷不為利害之所誘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則雖越宇宙如親見之道之明且行之安且治可冀也此當世之所宜共勉徽之士其可無以勉之哉師端與其兄弟皆從游於文公先生之門故其為政知所先務如此堂成於嘉定七歲八月董其役者歙令孫某十月朔門人黃韓記

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記

嘉定八年冬十有一月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成郡假守長樂黃幹帥其屬與在學之士諷日而舍奠焉郡文學金華潘衍與其諸生合詞而請記竊惟成均之法合國子弟擇有道德者使教焉歿則祭於馨宗謂之先聖先師國無人則取諸其鄰與其鄰而嘗游宦於其國有善可紀者亦祀之若孔子孟子及其門人則又不必其鄰鄉游宦而祀典所秩通於天下此學校之所同未有能易焉者也漢陽為郡訪之於學常祀之外乃咸無焉其江山之勝習俗之微禹功文化載於詩書士生其間卓然自立者固不乏人豈懷道抱德深藏不市尸而祝之不可得耶二程子以道學繼孔孟不傳之緒生於黃陂為漢陽鄰壤其門人游氏嘗守是邦程子稱其德器粹然學問日進則取諸其鄰與嘗所游宦者不可以莫之舉也即師生以原學之所自傳則濂溪周先生實倡其始又即周程之學以究其所以光明盛大則新安朱先生實成其終此五先生之祠所以立而學之文物始備矣夫道統之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躬是道以化天下周之衰斯道不行孔子孟子及其門人相與推明之秦漢以來且千有餘歲洙泗之遺緒已墮而復振非五先生之力歟則五先生者自當與孔孟之徒通祀於學校況又其遺迹之可考則合而祀之使此邦之士知道統之有傳聖賢之可慕顧不偉歟當斯文晦蝕遺編殘脫之餘天運有開名儒繼出以高明之資強毅之志剖析毫釐張皇幽眇之圖書炳如日月今之學者蓋不待窮探力索可以目擊而道存焉然士風之壞久矣游於學校者非科目不習也此豈士之罪哉漢陽之士入其門升其堂孔孟之徒森乎其前五先生之祠列乎其後尊其人讀其書明其道心之所存身之所履必有以超然自得者則夫有道有德下以教國之子弟上以紹諸儒正統之傳豈其無人歟豈其無人歟遂為之記以授其學者俾勒石於庭以俟明年正月元日謹記

鄂州學四賢堂記

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為之根柢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欲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欲昏性以情慳鄉之不可離者枯亡茅塞莫之存矣圖書出而天文始光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敘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即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

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彝不容已也。周德既衰。邪說並作。言道者祖虛無。論治者尚功利。談經者溺訓詁。工文者誇詞華。千有餘年。天理湮晦。雖閔博俊偉之才。未有能窮其旨歸者也。聖宋龍興。德配天地。尊道以儒。出治以仁。經術文章。一根本於理。鴻儒碩士。彬彬輩出。上擬三代。下軼漢唐。何其盛哉。漸廢積弊。斯道之久蝕者復明焉。濂溪周先生不由師傳。洞見道體。推無極太極以明陰陽。五行之本。人物化生。萬事紛擾。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人極立焉。蓋與河圖洛書相為表裏。周子以授伊洛。二程子。程子所言道德性命。皆自此出。而微詞奧義。學者未之達也。新安朱先生稟資高明。厲志剛毅。深潛默識。篤信力行。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旨。超然獨悟。而又條畫演繹。以示後學。周程之道。至是而始著矣。窮理盡性以至命。存心養性以事天。非四先生孰發之。道之不明。以學者無所見。而異端禍之也。四先生之道。本諸人心之所固有。天理之不可易。則邪說不得肆。而皆趨於至正之途。止於至善之地矣。天下學者尊信崇尚。以為孔孟之徒復生。斯世祠之學宮。以起學者敬慕之心。是則師儒之職。會稽石君繼喻之意也。石君為鄂州教授。而餘適分符於沔。石君之先太常寺簿。師朱先生為門人高弟。以幹為同門後進也。嘉定八年春二月。四先生祠堂成。遣其學正張頤孫來請記。四先生之書。家傳而人誦之矣。述其關於道體之大要。以見四先生之道光明盛大。其本原固自有也。夫以天命之在人。甚明。前賢之教人。甚至聖朝之重道甚隆。師儒之衝道甚切。則游於學校而拜於祠下者。亦思所以自勉哉。後學黃幹謹記。

南康軍新修白鹿書院記

廬山之陽。傑然而以峯名者五老。五老之麓。窈然而以洞名者白鹿。唐太子賓客李公渤之所隱居。而南唐廣之以為養士之地。聖宋肇興。文教敷暢。開寶中有以高第知廬山學事。而洞學始盛。太平興國。有賜書之龍。大中。詳符。有加繕之命。慶歷。詔郡縣皆立學。而應有學者。率仍其舊。聖祖神宗。所以崇儒風。惠士子者至矣。蕩為丘墟。莽為荆榛者。豈立學之後。士趨簡便。不復為林泉之適耶。道熙八年。詔以文公朱先生起家為郡。始得遺址。規復之。歲適大祲。役從其簡。已而請額與書。以重其事。則其簡也。固有待也。繼為郡侯。為博士者。桑桑增治。然量力之宜。雖堂之舊。未有能修而大之者也。嘉定十年。先生之子在。以大理正來踐世職。思所以揚休命。成先志。鳩工度材。缺者增之。為前賢之祠。寓賓之館。開東之齋。趨洞之路。狹者廣之。為禮殿。為直舍。為門。為墻。已具而弊者新之。雖庖廡之屬。不苟也。又以先生嘗著跪坐之制。開於朝。請蓋正之。其規模閎壯。皆它郡學所不及。於康廬絕特之觀。甚稱。於諸生講肄之所。甚宜。宜聖朝崇尚之風。成前人教育之美。皆可無憾矣。周衰道晦。且千餘載。周程夫子始得孔孟不傳之緒。未及百年。大義乖矣。先生洞究其道。而推其所未發。其為郡也。固嘗與諸生熟講之。規誨之語。約而盡矣。今侯亦招致。從學先生。而通其說者。使長其事。講授焉。所望於諸生。豈淺哉。苟徒資口腹。謀利祿。而治心修身。漫不加意。則既失崇尚教育之旨。覽觀山川之勝。周旋堂宇之盛。於心安乎。侯之為政。得於過庭詩禮之餘。戢茲扶弱。革弊興懷。而尤以字民為先務。南康地瘠民貧。先生念乞獨減租稅。與凡無藝之征。侯亦扼滲漏節。

浮冗。代民之輸。而獨其負者。至緡錢六萬餘。尚能以其餘力。屬意於儒宮者如此。是固不可不書。幹頃從先生游。及觀書院之始。後三十有八年。復觀書院之成。既悲往昔之不復見。又喜賢侯之善繼其志。命之記。不得辭也。是為記。嘉定十年三月也。

序

代仲兄會表兄弟序
北山黃東。招其內弟鄭肅子恭而告之曰。吾從母昆弟。皆葉出也。葉氏昆弟。猶吾從母之昆弟也。凡三姓四家。雖所系不同。自吾外祖父母以來。一本而已。先王制禮。列之五服之次。以為總麻之感焉。古之總麻。非今之所謂總麻者也。其歲月必相往來。吉凶必相慶弔。出入必相餽勞。禍患必相矜恤。亦其理宜也。世降俗末。利害交攻。一室之內。同姓之中。尚有爭毫末相鬪鬪者。況於異居別族之親乎。吾故昆弟散而居於城之東西南者。有桑十數年而不相見者焉。邂逅相遇。問起居外。僅能貌相勞苦而已。漠然無情矣。至於諸姻諸子。則有終其身而不識面者焉。吉凶禍患之來。而能為之同其苦樂者。亦罕矣。嗚呼。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也哉。吾嘗記為童子日。外祖父母皆亡。歲冬之朝。兄弟畢集。相與握手。終日談諧笑語。市棗栗相啖。迨其去。則留連不忍捨。且暮又思之。而幸其復來也。豈非秉彝良心。有不能已者。及其長也。而後悅於習俗。迫於利害。而不能以相保與。此有識者之所當慨念也。今吾欲與兄弟約。以歲正月之十日。六月之二十日。會於天寧之浮屠。天寧居城南十里。於吾三姓兄弟之往來道里適均。人具肴一拌。酒一壺。飯一器。春蟻夏荔。不拘其數。合而飲食之。古人騷賦詩詠。與夫投壺弓矢之具。有則攜之。以供娛樂。相告語以孝悌忠信。相問勞以老少安否。家計有無。至於農圃桑麻之業。皆可抵掌而劇談也。世俗俚下之詞。閭閻米鹽之賤。則謹勿出諸其口。晨而往。戴星而歸。於是重親族。厚風教。不其善歟。子恭曰。善哉。盡為之。期日而告之乎。予曰。吾二十年前。表兄弟之存者二十有一人。今其亡者六人矣。亡者不可復作。其僅存而長者。不下四五人。少者亦既娶婦抱子矣。使此十有五五人者。皆康寧。皆壽考。皆歲無他適。而能相樂其為斯會也。亦不過七八十日而無此身矣。人生百年之間。兄弟十有五人。而無七八十日之相樂。其與路人奚擇焉。則是會也。誠有不可緩者。吾欲始以壬子之春。何如。子恭曰。善哉。敬受教。遂述其言如此。編以告諸兄弟。俾書其姓名於左。曰如約。東長也。謹書曰黃東如約。

林仲則二子名字序

慶元戊午。予屏居箕山。林仲則之二子曰庚曰武者。自栗山來從予游。明年。予將為武夷之行。而二子者亦且將冠。仲則以書來曰。吾將易其童穉所命之名。而因以字之。願以屬子可乎。予與仲則兄弟交最久。而二子者。復從學於予。其何說之辭。予觀庚也。慤而武也。敏者恐其不志於學。而敏者恐其不力於行。故名庚以學之。名武以行之。學之則聞見博。而雖愚必明矣。行之則德日起。而雖柔必強矣。故字學之曰伯明。字行之曰仲強。父。二子其勉之。栗山之俗。率以長子主家於內。次子讀書於外。使主家者知學。則公平友愛之義篤。而家之道益和。以昌讀書者能行。則孝悌恭順之道隆。而所以讀書者。不但口耳之末。

而已。不然。吾恐內焉妻孥之慮重。外焉子弟之職廢。乖爭陵犯之風。將由是起矣。故子之所以名而字之者。不惟就二子之質。而亦以因其俗。不惟二子可勉。而凡栗山之從吾游者。蓋皆有以思吾言矣。冬至後二日。北山黃幹序。

久要錄序

非天屬之親。非名位之臨。倏然相聚於千里之外。一朝去之。姓名爵里。有不及記者。此久要錄之所不可無也。然非天屬而愛生焉。非名位而敬生焉。姓名爵里不相與。而不可不錄焉者。道義切磨之功。人道之至重。天理之不能忘也。異日離羣索居。取是錄而觀之。某賢與某始善。而中變與某日進。而不已與。皆可以致吾忻慕慨歎之意。而亦以為進德之助者。是錄之作。豈小補哉。書之編首。以誌同志云。長樂黃幹序。

送許太博入宇文宣撫幕府序

天地之間。一陰一陽。兩儀立焉。陰陽有老少。四象生焉。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皆不出是四者而已。人之一身。仁禮為陽。義智為陰。兩儀也。仁為木。禮為火。義為金。智為水。四象也。形而上者也。肝心為陽。腎肺為陰。兩儀也。肝為木。心為火。肺為金。腎為水。四象也。形而下者也。耳目鼻口之分。少長老死之變。喜怒哀樂之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與夫五常百行。未有出四者之外者也。語大則天地日月鬼神四時不能違也。語小則一草一木無不具也。四者之妙。其淵深廣大如此。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無間者。於此器之中。具此道也。所以為聖賢。而超乎人物者。於此器之中。由此道也。格物致知。窮此道也。存誠居敬。守此道也。無以窮之。則罔然無所見。無以守之。則茫然無所得。雖具人之形。其與禽獸不遠矣。世教不明。學者知之。而未必求之。而未必熟。不至乎熟。猶無見無得也。至乎熟。則動容周旋。無適而非四者之用也。古之君子。所以自強不息者。亦將有以熟之也。開蘇丁卯。尚書宇文公出帥江陵。宣威刑。辟許君為屬。而列于於下陳。雖以病辭不果行。而因以得交於許君。一日相與語。康節先生之學。有感於數之起於四者。予因極言之。以誌許公。且以自警云。長樂黃幹序。

葉雲叟子名序

葉雲叟以嘉定丙子後七月生男。越三日來請名。予與雲叟舊且好也。不容辭。諱之曰。正得秋而萬物成。天道也。罔以積分而成。月乃定時而成。歲雲叟奉母自括蒼來居於此。種學甚力。持身甚謹。此鄉之人皆敬愛之。今遂娶婦生子矣。其亦至此而有成乎。天啓之矣。請以成子名之。歲適大比。雲叟行將旋然。為舉首。此其成之兆乎。若夫學者所以成德也。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予於雲叟父子有與焉。沖佑逸吏黃幹序。

趙季仁二子字序

吾友趙君季仁之二子。長曰希諱。次曰希諱。將為之加冠而重成人也。求字於其友黃幹。按釋文諱。謂告曉之熟也。諱謂中也。此因言而訓也。即言以求其心。則言之熟者。致敬而不收忽也。言之中者。度諱而不

取苟也。夫學豈徒言而已哉。故字諱以伯敬甫。字諱以仲誼甫。易曰。君子敬以直內。誼以方外。程子曰。敬立而內直。誼形而外方。直而方。則大矣。有志於學。捨敬與義。將安適乎。季仁好學者也。二子必能世其業。故為之字。而序其意以勉之。嘉定丁丑長至。沖佑散吏序。

黃西坡文集序

善學者先立其本。文詞之末。達而已矣。然本深者未必茂。不務其本。而未焉是。先未見其能工也。予始識西坡黃君。見其神清氣爽。襟懷卓犖。而知其資稟之異。見其從師問學。而恐不及。而知其趨向之正。見其臨民多惠政。立朝多壯節。而知其事業之偉。歲適大禮。人相食。官吏畏首畏尾。束手坐視。君發廩獨租。不待報。竟以得罪。僞禁方嚴。學者更名他師。至有師歿不弔者。君謫居。不遠千里。哭泣奔赴。投開十年。人不能堪。君泊如也。有本者如是。文詞特餘事耳。慶元初。天子方慨然建立治功。收召四方知名之士。君亦疑。疑用矣。使得究其蘊。豈但文詞之足稱哉。君為南昌郡博士。予始識君於康廬。今四十年矣。哲人其萎。而從游諸老。皆無在者。過君家。訪其子。如見其人焉。其子池州法曹。出君文一編。示予。俾序之。予懼讀君之文者。愛其詞不求其本。故為之言。某月某日。長樂黃幹序。

林子至子字序

貢者。下獻上之稱也。球琳琅玕。與夫楛柶之屬。皆可以供朝廷宗廟賓客禮樂之用。而後貢。故夏書九州之貢。以物名。周禮邦國之貢。以用名。下之獻其上。非有用不貢也。朝廷資人才以共治。諸侯撰其賢且能者以獻於上。亦曰貢。得其人則足以建功立業。否則國害民。尤不可以無用者貢也。二者皆以有用貢。而人才之用為尤大。然致其用者在人。養其用者在己。古者禮義之教。素明。士之所自養者。莫非有用之實。後世以文詞取士。則皆空言而無實用矣。是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治日少而亂日多。職此之由也。然則為士而將貢於上。其可不以有用者自養乎。栗山林子至名其子以貢。而問字於予。為之字曰用之。勉乎哉。行將見子于霄凌雲。而為棟樑之用。根闢樞機。非所望於吾子也。嘉定己卯夏。至。沖佑散吏黃幹序。

送方明父歸岳陽序

晦庵先生以道德為學者師。幹少不自量。得與弟子列。竊窺其容貌端莊。儼然終日未嘗懈。玩索理義。片詞隻字未嘗忽。厲志聖賢。以身任道。未嘗忘。誘掖後進。寸長片善未嘗棄。端居一室。世之玩好無所嗜。安貧自樂。世之富貴無所慕。篤信善道。世之毀譽無所恤。臨事度義。世之利害無所擇。其精微高遠者。非未學所可知。其可知者。亦人之所共知也。四方學者從游者數百人。今其在蓋無幾。先生之書。則家藏而人誦之。讀其言者。未必通其義。通其義者。未必明諸心。懷懷乎微言之絕。大義之乖也。先生歿十有餘年。蜀有李君道傳貫之者。乃獨求之文字朋友之間。篤學力行。卓乎有不可及。願其不幸。不見先生。而親炙之。又不幸。蚤世以歿。不及究其學。充其志也。常深痛之。以為今之世。不復有斯人矣。又五六年。有家振本仲者。其志學操行。視貫之伯仲也。豈蜀之人物。獨盛於東南耶。今又得吾明父焉。於禮義之大端。講之熟矣。尤深病夫世之學者。言行之背馳。義利之交戰也。而深懲焉。觀其志之所趨。蓋未可量也。明父復為予言。

番陽饒會師魯之為人。自以為莫及也。以是觀之。天壤之間。英靈之氣。鍾為人物者。何代無之。洙泗濂洛之學。深微隱奧者。至先生而昭然。若大明之中天也。尚何微言絕大義乖之足憂乎。此予之所以釋然以喜也。抑嘗有聞焉。夫子之道。惟會子孟子得其傳。會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子思之中庸。受之會子。而傳之孟子。一篇之中。無非弘毅剛大之意。惟明父勉之。先生之學。庶乎有望焉。於其行也。書以為贈。嘉定庚辰正月二十有七日。長樂黃幹序。

趙季仁習鄉飲酒儀序

請賓介。陳器饌。獻賓介。獻饌。燕六者。禮之大節也。登降。辭受。禮之文也。鼎俎。籩豆。禮之器也。脯醢。肴醢。禮之用也。此觀禮者所共知也。其義難知也。鄉教親睦也。鄉閭親睦。陵犯爭訟之風息矣。夫禮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始之以禮。教也。終之以樂。教和也。拜至。拜洗。拜送。拜既。敬之至也。請安。請坐。爵樂如算。和之至也。敬而和。禮之大義也。此所以親睦鄉閭。而息陵犯爭訟之風也。降洗。降盥。潔也。辭。辭洗。遜也。父坐。子立。孝也。老者坐於上。少者立於下。弟也。飲食必祭。不忘本也。酬。酬不舉。不盡人之忠也。序賓。以賢貴德也。序坐。以齒貴長也。序俎。以爵貴也。工歌必獻。不忘功也。燕及沃洗。不忘賤也。歌。闕雖為單卷耳。齊家之義著矣。一飲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於義者。又非但可親睦鄉閭而已也。天理得。人心正。無所施而不可也。聖人著為禮以教人。凡為鄉人者。皆知此義焉。此成周之世。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禮廢樂墮。鄉人乏禮。飲者未嘗廢。豐飲食。侈供帳。悅聲妓。恣驩。教侈也。誨淫也。恣欲也。無非所以敗人心者也。此後世之士大夫。會古之服勤於飲。飲者之不若也。然則是禮也。雖不行於今之世。學士大夫之有志於古者。其可不思所以講明而肄習之歟。吾友趙君師恕。宦不達而忘其貧。今不合而志於古。其為邑餘杭。嘗行鄉飲酒之禮矣。今復舉是禮。與鄉之有志之士講肄焉。禮成。予猶恐觀禮者。習其數而不明其義也。故紀其大略。使刻之篇首。嘉定庚辰六月朔旦。長樂黃幹序。

林良夫三子字序

傅、佑、仔。皆所以佐助夫人者也。吾友栗山林良夫。以是名其三子。而求字於予。名以望之。父之志也。字以補其所不及。朋友之教也。良夫之名其子也。蓋望其出為世用。以承弼厥辟。左右斯民也。其志大矣。幹之字之也。先乎已而後能及乎人。不先乎己為人之學也。又安能及人也哉。傅者。所以輔夫人也。必甘自輔。以成其德。而後可以輔人。故字之曰自輔。佑者。啓佑之以正也。必先自正。而後能正人。故字之曰自正。仔者。任人之事者也。必先能自任其事。而後能任人之事。故字之曰自任。三子者。呼其名。則當慨然曰。此父之志也。吾當志伊尹之所志。人之呼三子以字也。則當惕然曰。此朋友之教也。吾當學顏子之所學。能若是。其於名若字也。庶無愧乎。嘉定辛巳二月望日。明道散吏黃幹序。

與郭德元序

火陽剛。故趨上。然人憚而避之。水陰柔。故就下。然人狎而玩之。人性亦然。將趨上乎。抑就下乎。將為人所

憚乎。抑為人所狎乎。將趨上。則不必求人。狎。至於為人所狎。則不可不思吾之所處也。然則趨上者。當自安。就下者。當自省也。嘉定五年暮春既望。勉齋黃幹書寄郭兄德元。

李維志字序

志者。心之有所之也。心者。天地之蘊。化育之機。人之所以得以生者。人有是心。極其所之。則人道可立。雖參天地。贊化育。亦豈有所假於外哉。甚矣。人之輕視其心也。之於名。之於利。何其卑且陋耶。之於道者。善矣。用之不專。進之不力。持之不堅。猶無所之也。如適千里之途。紛然而多歧。忽焉而中止。安得有志乎。吾友李維石名士興。病其字之不類也。以維志易之。其義以為學而有所興起。非志不能也。復求其說於予。維志嘗聞武夷夫子之道而說之者。其志已不為世俗之卑且陋矣。故特以人心本然之大。與夫志之所以為志者。證之。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君子曰。詩之好仁如此。維志勉乎哉。予於子有所警矣。紹熙甲寅八月既望。北山黃幹謹序。

黃勉齋先生文集卷之六

題跋

書蔡西山家書

幹始受學於晦庵先生。首識西山蔡公。先生之門。從游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牀。不暇寢。從先生游者。歸必過公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僅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幹之識公為最久。而荷公之教為最深。其下居乎此也。固惟先生是依。亦庶幾資公之教。以自老。公既不容於世以死。而先生亦相繼而歿。幹又將時依邪。嗚呼。吾先生者。固參千百年不可復見。若公者。亦豈世之所常有耶。今年春。先生以書一通授幹。咨嗟太息者久之。曰。此季通與其子書也。子為我撥其要語。繕寫以來。未及反命。而先生歿。因書其左方。歸公之子使藏之。以致其悲慕之意云。

代書晦庵先生四齋箴

晦庵先生以紹興癸酉主簿茲邑。時年二十有二也。其拳拳於學校之教。悉矣。而又為此箴。而以誨學者。欲其目之所睹。耳之所聞。無適而非義理之歸。今師恕趙君鈺。版縣庠。且慮傳本之多。無以取信。後來。因屬幹記之。嗚呼。先生不復見矣。所恃以明善誠身者。不過文字之間。是豈可以不謹其所傳哉。遂敬為之

揮涕書此嘉定辛酉十有一日朔旦門人長樂黃翰敬書

跋三衢毛氏增韻

書六藝之一諧聲六書之一也。字書音韻之學其來尚矣。古者教人八歲入小學教之以六藝十有五歲而後大學之教行焉。夫必先之以小學而習之以七年者蓋其切於日用之實不若是無以博其識養其心而為進德之基其驚高者既忽之而不習。拘卑者又與大學而併廢之不惟不習而反笑人之習則其不如古也宜哉。覽毛公之所述為之三太息云。開禧乙丑二月五日長樂黃翰書於石門酒庫。

跋方耕道書

余嘗聞方耕道為兩軒先生之客有遺憾焉。及聞李君子謂之語具道一時相與之意然後知傳者之妄也。子謂出示耕道手書敬復其論議攻非之益耕道以直道事兩軒而兩軒能容之子謂又以此是友耕道而耕道敬之又如此賓主規諫之難久矣。豈其遇合自有時邪。余為之三復而三太息云。開禧丁卯春社長樂黃翰書。

書晦庵先生所書損益大象

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何哉。正心脩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所由分。而聖人之所為深戒也。晦庵先生二象以授學徒。江君孚先所警於後學者至矣。孚先以示其同學黃翰三復敬玩。刻之臨川縣學。以勉同志。庶亦知所以自警哉。嘉定己巳莫春望日敬書。

跋樂安會一庵歲月記

觀一庵會君自處於生死之際亦可謂達矣哉。一庵家貲幾千金。子四人。好學守家法。無所累於中。而然也。世之貴富安逸過一庵者何限。至老愈覺死且不瞑者皆是。一庵能超然於生死。至語諸子。猶以不能光大門戶為恨。抑豈未能忘情於窮達邪。其曰醇謹勤儉讀書。則是求諸己而已。曷嘗以搖尾乞憐如播間之徒。為能光大哉。一庵達者也。余年六十有一。一區之宅。一蠶之粟。以自給。尚趨趨僂首人銜曹。讀會君之記。誠有愧矣。因書其後以諗其子。使毋忘乃翁之訓。而亦以自厲云。嘉定壬申二月既望勉齋黃翰書於武林旅舍。

跋南康胡氏鄉約

南康胡伯益以鄉約示其友黃翰。讀已而歎曰。此鄉飲酒遺意也。古之人於其鄉黨。平居相友相助。有急則相救相賙。其情誼之厚如此。故其暇日相與為飲酒之禮。以致其繼穆之情。而因以寓其尊長卑幼之序。如是。風俗安得而不厚哉。後世禮教不明。人欲滋熾。利害相攻。情偽相勝。一室之內。父子兄弟乖爭。陵犯者多矣。而況於鄉鄰乎。風俗之不如古。亦宜矣哉。伯益兄弟孝友同居。人無間言。又能推其施之家者而達之鄉。其有補於風教大矣。故書其後以諗其鄉人。使知其合於古誼。相與守之而勿替云。嘉定乙亥四月晦日書於鳳山書院。

書晦庵先生語錄

晦庵朱先生所與門人問答。門人退而私竊記之。先生歿。其書始出。記錄之語。未必盡得其本旨。而更相傳寫。又多失其本真。甚或輒自刪改。雜亂訛舛。幾不可讀。李君道傳貫之。自蜀來仕於朝。博求先生之遺書。與之游者亦樂為之搜訪。多得記錄者之初本。其後出守儀真。持庾節於池陽。又與葉賀孫潘時舉諸賢從游於先生之門者。互相讎校。重復者削之。訛謬者正之。有別錄者。有不必錄者。隨其所得。為卷帙次第。凡幾家。繼此有得者。又將以附於後。特以備散失。廣其傳耳。先生之著書多矣。教人求道入德之方備矣。師生函丈問往復詰難。其辨愈詳。其義愈精。讀之悚然。如侍燕閒承警效也。後之學者。誠能齋心而玩之。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衆聞而悉歸一。是書之傳。豈小補哉。貫之既以錄諸本。以翰與聞次輯。而俾述其意云。嘉定乙亥十月朔旦。門人黃翰謹書。

書東萊呂先生寄李文簡手帖

侍郎李公以東萊先生手帖示翰。既獲竊窺兩賢相與之意。而所稱引。莫非當世巨儒。所講論。莫非古先典訓。何其盛哉。今其人既不復見。而其言亦不復聞。豈亦氣數消長。驟盛者固忽衰與。吾輩盡思所以自勉哉。為之三復太息云。嘉定乙亥長至後一日。後學黃翰敬書於鳳山書院。

書晦庵先生家禮

昔者聞諸先師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蓋自天高而地下。萬物散殊。禮之制已存乎其中矣。於五行則為火。於四序則為夏。於四德則為亨。莫非天理之自然。而不可易。人稟五常之性以生。則禮之體始具於有生之初。形而為恭敬辭遜。著而為威儀度數。則又皆人事之當然。而不容已也。聖人因人情而制禮。既本於天理之正。隆古之世。習俗醇厚。亦安行於是理之中。世降俗末。人心邪僻。天理堙晦。於是始以禮為強世之具矣。先儒取其施於家者。著為一家之書。為斯世庶至切也。晦庵朱先生以其本末詳略。猶有可疑。斟酌損益。更為家禮。務從本實。以惠後學。蓋以天理不可一日而不存。則是禮亦不可一日而或缺也。先生教人。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皆所以正人心復天理也。則禮其可緩與。迨其晚年。討論家鄉侯國王朝之禮。以復三代之禮。未及脫藁。而先生歿矣。此百世之遺恨也。則是書已就。而切於人倫日用之常。學者其可不盡心與。趙君師恕之宰餘杭也。適取是書。鈔諸木。以廣傳。蓋有意乎武城弦歌之遺事。學者得是書而習之。又於先生所以教人者。深致意焉。然後知是書之作。無非天理之自然。人事之當然。而不可一日缺也。見之明。信之篤。守之固。禮教之行。庶乎有望矣。嘉定丙子夏至。門人黃翰敬書。

跋陳履道先墳庵額大字

翰嘗受學於晦庵先生。其所教人以孝弟為人道之大端。已而辱在子壻行。家庭享祀。丘墓展省。皆得與執事之列。齋戒陳設。滌濯哀任。皆曲盡其誠敬。奉觴薦俎。追慕感慨。泣涕如雨。三十年間。如一日焉。凱風喪泉之思。蓋天資之美。學力之到。有以充其良知良能以至此也。孝於親而望於人。陳公履道之所為書。

也。履道既能成其先大夫之志。復以墨本為軸。朝夕展玩。如適丘壘而撫松楸。悽愴之情。自有不能已者。故述余之所見。以明先生之為此書。履道之寶此書。不但字畫之工而已。嘉定丙子六月既望。長樂黃幹敬書於竹林精舍。

書龜山楊先生家書

龜山先生晚年家書也。其精明詳審如此。非學道之力歟。幹蚤從晦庵先生游。因得講聞先生之道。中年游宦。學業遂廢。歲月蹉跎。老及之矣。引疾來歸。願畢此志。師亡友散。獨抱遺編。先生之孫浚。攜書來訪。三復起敬。竊書其後。以致慨慕之意云。嘉定丙子九月五日。後學黃幹敬書。

書新淦郭氏敘講堂記

人稟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凡在覆載之內者。皆所當愛也。況族系之所自出。雖枝分派別。推而上之。皆吾祖宗之一氣耳。可不知所愛乎。不知所愛。則上負於天地。下愧於祖宗矣。新淦郭氏之於族人。也。既買田以給之。又為堂以聚之。蓋知此義矣。即此義而充之。知此心之無不徧。知此理之無不同。則將合覆載而為一堂也。豈不大哉。予嘗為邑於新淦。而聖與嘗問學於予。聞其事而嘉其志。為是說以廣之。嘉定丁丑長至。定庵黃幹書。

書陳密學守城錄

密學陳公之守城。殆天下才。非可學而能也。然得其書。熟玩焉。觸類而通之。亦豈不可學哉。願嘗以為守城者。郡守僚屬之責也。今之仕者。二三年輒一易。偶當暇閒。於是書固不屑讀。倉卒接擄。則亦不暇讀矣。若使邦人皆取是書而讀之。父子兄弟。序序里閭。平居暇日。相與講說。則凡在城之內者。無非可與守城之人也。況又切於其身之利害。則考之必精。思之必審。其為郡守僚屬之助多矣。予既與同官。寓公士友。合謀併力。以成安慶版築之役。因以是書屬郡文學金淵刊之學宮。寓公士友。凡邦人之欲得是書者。悉以遺之。合一郡之見。守一郡之城。當有得陳公之意於書之外者矣。凡為郡而欲得是書以遺其邦人者。又將以廣其傳焉。則凡有城者。皆可守。尚何他悔之足患哉。嘉定戊寅二月既望。長樂黃幹書。

書趙華文行狀

幹少從晦庵先生游。竊聞篤行公之名。攬其遺事。俯仰敬歎。如對古人。後十餘歲。遂獲與仲兄偕。受知於丞相忠定公。竊窺言論設施之大槩。華文方以少年擢高科。館於劉忠肅公之家。而受業於晦庵先生之門。遂與為友焉。其後從宦江西。桑桑相遇。則華文涉歷愈深。年愈高而德愈劬也。投者來歸。聞華文之子總幹君宰崇安。有惠政。人多稱之。五十年間。及見其一家四世之賢如此。雖其事業所至有不同。而其人之賢。則皆處心以忠實。持身以端謹。居家以孝友。施之於政者。其知體國愛民者也。何其盛哉。丙寅丁卯。開幹方以事走京師。及見權奸薰灼。忠良被禍。殆若天道冥漠不可曉者。及今觀之。鄙夫儉人。根株鋤。其聞其名者。不啻若犬馬。而篤行公之後。赫奕盛大。至於如此。所謂福善禍淫者。豈不灼然可驗也哉。請李君敬子所述華文之行實。而敬題其後。為善者當知所勸。而不善者亦當知所戒矣。嘉定庚辰十二月二日。

十五日。長樂黃幹書。

啓

謝兩浙漕司送錢啓

竊祿無功。復拜金錢之賜。感恩知幸。如叨華衮之榮。輒述寸誠。敬陳尺牘。竊以官分品級。事無等差。皆當竭力以盡心。庶免素餐而尸位。揆諸物類。雖雞犬而有所司。質之聖言。則牛羊亦求其壯。苟性靈於物。而偷安適已。才劣於聖。而闕視高談。以汨沒州縣為勞人。以稽考簿書為俗吏。則食焉而息。何其免於者之職。任既不勝。亦無怪梓人之怒。故官箴之是守。皆吏職之當為。豈曰難能。足膺厚錫。如幹者。才非適用。學不逮人。落落五十年。益歎儒冠之多誤。嗷嗷二百指。庶幾粟粟之是糜。與其因偷敗事。因貪敗名。孰若以廉求安。以勤求飽。乃至奔馳於兩庫。固惟竭盡於一心。自冬涉春。深愧代庖而越俎。以新易舊。豈宜攘臂以下車。方陳控免之情。忽奉寵嘉之命。出於非望。得之若驚。伏遇某官。仁禮存心。謙恭接物。樂於下士。有握髮吐哺之風。惠以使人。得解衣推食之意。遂使庸愚之賤。亦蒙錫予之恩。幹敢不勉竭瘁力。圖稱塞守清白傳家之節。為辛勤報國之誠。廣廈千萬間。幸假驪顏之庇。畏途九折坂。甘為叱馭之驅。

謝兩浙陳運使許薦啓

尸祝無功。復忝代庖之責。俗官至賤。亦叨錫爵之榮。往昔所無。吏民共駭。竊以位高而易墮。勢卑而難伸。齊禮牛角之歌。燕感駿骨之論。垂之往牒。是為美談。要必具有用之才。乃能當非常之遇。如幹者。諱非涉世。學不逮人。抱關擊柝。姑以為貧。毀瓦畫墁。難以求食。惟究心於辦職。庶竊虞以偷生。豈期錫賞之至。三又俾侵官而兼二。知己難值。捐軀不辭。當光華臨按之時。此官吏戰兢之際。忽寵頒於臺翰。復拜賜於金錢。憫其寒微。許以甄拔。趙文子舉篋庫之士。晉叔向聽堂下之言。不謂古風。乃見今日。伏遇某官。英猷經遠。雅望鎮浮。於大賢何不容。占小善率以錄。竹頭木屑。馬勃牛溲。咸豫兼收。未嘗輕棄。遂使塵埃之賤。輒蒙禮貌之優。幹敢不益厲素心。勉殫篤力。食祿者當任其事。感恩者必竭其勞。庶幾晚景之桑榆。遽變春風之桃李。豈惟推轂。莫不忘推轂之言。行即乘鈞。亦願作在銜之器。

回崇德吳尉啓

探鄉曲之譽。不勝仰德之懷。仕邦域之中。遂有依仁之幸。忽魚書之寵。賜知騎氣之鼎來。感與愧並。得諸望外。恭惟某官。材高識遠。學廣文多。氣秀儒林。擅斗南一人之望。名高仕版。策天山三箭之勳。自應密勿於廟堂。尚復徊翔於州縣。惠必期於澤物。官何嫌於近民。佇聞課最之登。即聽文章之薦。幹冀資甚薄。賦命多奇。半世蹉跎。已甘閒散。一官踰躐。尚苦飢寒。方與張頤待哺之思。復起折腰無米之歎。尚賴仁賢之誨。頓寬寂寞之憂。報匪瓊瑤。姑謝摛謙之辱。音毋金玉。行修請益之恭。

通屬官啓

紅蕖綠水。久欽入幕之高風。白首青衫。來作當壇之賤吏。仰託軒轅之庇。敢稽簡牘之修。恭惟某官。學廣文多。行高識遠。儒林舊迹。豈惟數萬里之鵬程。仕路劇繁。不但十九年之牛刀。台廟論思之選。尚淹畫諾。

之游。歐歷深澤。聲稱甚籍。錢流地上。收飛芻輓粟之功。身在日邊。有朝奏夕召之寵。晉登華貫。俯穆師言。翰局促不才。迂愚無學。蹉跎半世。偶叨一命之徵。往再十年。備歷百罹之厄。合收身於農圃。尚投迹於塵埃。蓋將餬口於四方。但有折腰於五斗。雜居庸保。惟知竭力以盡心。尚賴仁賢。曲賜匿瑕而藏垢。

通孟主管啓

計臺重寄。職分廉按之權。委吏卑官。身處塵埃之役。趨承有日。感幸自天。恭惟某官。雅量鎮浮。英猷經遠。文之以禮。不徒公綽之成人。養之以剛。豈特施舍之守氣。究其學問。備有源流。教傳三徒之餘。道守七篇之舊。晉楚之富。不可及也。豈若以吾義以吾仁。晉晏之功。可復許乎。非但其君顯其君。竊竊滋久。譽望寔隆。宜自致於要津。庶盡據於素抱。平分風月。人皆屬意於竹符。坐對湖山。公獨甘心於蓮幕。雖高懷之難企。於輿論以未伸。課最朝聞。蠲書夕至。借方寸之地。力輸削草之忠。近咫尺之天。行即持荷之選。幹迂疏無學。淺陋不才。漢落半生。偶叨一命。蹉跎十載。備涉百罹。齒髮侵尋。神識凋耗。自合退還於農圃。豈宜復玷於縉紳。家無數十畝之田。身有二百指之累。既飢寒之未免。於仕進以難忘。智類羶瓶。自知無用。分當滌器。猶恐弗堪。得君子以為歸。則官箴之可免。豈期幸會。獲與使令。雜居庸保之間。惟有鞠躬而盡力。仰賴仁賢之庇。庶幾藏垢以納汙。

謝兩浙詹漕啓

東西十五郡。屬當孟博之登。官吏千百人。咸望鄭莊之推。豈意刻章之辱。乃先管庫之卑。承命易箴。撫心甚惡。竊以萬士非難。而難於下白屋之士。求知非難。而難於辱大賢之知。故燕昭市駿骨。而諸侯之客始歸。顏淵附驥尾。而萬里之名益顯。如上以請託而舉。而下以貴要而趨。如得之若無榮。反益愧然。以卑官之完賤。乃獲公名之薦揚。苟非舉行之素充。亦才業之可採。如幹者。才非適用。學不逮人。蚤歲父兄。誨以傳家之清白。平生師友。勉其刻意於丹鉛。志不篤而業不精。年益老而身益困。自合甘心於農畝。豈宜廁迹於縉紳。屈指平居。幾見醫鹽之不給。庇身寸祿。敢云趨藁之為卑。處之固已甚榮。外此敢有他望。夫何脫毛遂之穎。又獲登李膺之門。往昔所無。里閭共駭。茲蓋伏遇某官。量涵淵海。智燭善鑑。泰宇清明。白日青天。之在望。德容溫粹。春風和氣。之襲人。持心悉本於公平。接物無分於貴賤。以謂不龜手之藥。或濟於世。須當知扣牛角而歌。未忍以人廢。擢自百僚之底。賜以一字之褒。幹敢不益勵初心。堅持晚節。陳篇督報。不敢為世俗之佞言。律已居官。惟毋負聖賢之明訓。

謝江西王提舉啓

銅章受察。乏撥繁劇。劇之才。玉節按臨。抗激濁揚清之志。夫何甄拔。猥及庸愚。流傳忽到於人閒。感激已融於望外。竊以風俗大弊。孰甚義利之不明。薦舉一途。馴至上下之俱失。富貴者人之欲。廉恥者國之維。自奔競之習既滋。而羞惡之端浸浪。脅肩諂笑。搖尾乞憐。有鄙夫之不為。雖君子亦未免。取之者隨時而馳。與之者視勢而低昂。專布私恩。絕無公議。至有不求而自得。與夫既舉而不知。此當望於古人之中。要難施於庸流之表。如幹者。心期甚短。學術亡奇。早歲父母。誨以徐行而後長。壯年師友。厲其處分以甘。

貧。既不能自奮於精力強盛之時。又寧忍蹙進於齒髮衰頹之日。一行試吏。三奉辟書。愧無尺寸之長。始為升斗之計。竭來百里。比及三年。資淺而望輕。訟繁而民雜。植貧安富。詎敢有偏。守法奉公。但求其是。奈勝心之滋熾。肆口以居多。市虎屢至。未免或疑。秋鶚一書。胡為而上。靜而有守。拙性所便。直而不阿。慙懷難克。早勉警用刑之酷。螟蝗戒為政之貪。不辭奔走之勞。難免譴呵之及。豈意匿瑕而藏垢。乃蒙棄短。以錄長。茲蓋伏遇某官。識量過人。精思體國。冰壺清鏡。是非悉付於至公。砥柱中流。靜定不搖於勁力。坐令猥瑣。亦預選掄。在大賢無望報之私。於小吏有難酬之德。幹敢不激昂晚節。刻厲初心。躬駑馬下駕之勤。詭鉛刀一割之效。陳篇奏記。恥為世俗之諛言。律已愛人。願守聖賢之明訓。

謝撫州陳守啓

百部馳驅。祇奉周家之條教。一封奏徹。宜為京秩之權輿。襄拂之舉有加。特達之知易稱。竊以富貴者人之欲。羞惡者義之端。古人行道。未嘗求知。後世盡職。庶幾有遇。迨俗之末。惟利是趨。乞其餘者。無異播聞。望而問焉。何殊斷斷。欲求投足舉手之力。必為脅肩諂笑之容。若夫稟質之迂愚。加以賦分之奇蹇。既無以借王公之譽。又不忍決性命之情。乃思附翼以攀鱗。何異挾山而超海。如幹者。受材甚拙。涉世多艱。一生燈火之勞。闕疏無用。兩鬢風霜之晚。在苒何為。誓將求老農老圃之師。誰敢望大邑大官之庇。役役於塵埃。蓬蓬。汲汲乎期會簿書。學已負於前修。政有同於俗吏。趨風率職。海山何賴於涓埃。渴雨經時。田野未安於寢食。儻自忘於罪戾。敢有冀於薦揚。殆速譴呵。毋復廉恥。豈意不龜手之藥。與夫扣牛角之歌。雖曰無心。亦徒知己。茲蓋伏遇某官。度包海嶽。義薄雲天。君子容衆而尊賢。風推德量。宰相量長而較短。克紹家聲。不為權勢之所搖。尤以奔競為可厭。斷以獨見。拔之庸流。十六字褒勸之榮。實為未副。千萬里門庭之遠。名乃上聞。有是遭逢。莫為稱塞。幹敢不激昂晚節。刻厲初心。躬駑馬十駕之勤。詭鉛刀一割之效。陳篇奏記。不敢為世俗之諛言。律已奉公。願恪守聖賢之明訓。

謝江西胡漕啓

驛騎馳驅。俯頒雲翰。鸞書刻奏。仰扣天關。既不敢陳慶蔑之言。又未獲執李君之御。胡然望外。意者夢中。竊以薦舉之道。以公不以私。仕進之方。謀義不謀利。凡古人之所守。皆天理之當然。上無徇勢以市恩。下不貪榮而希寵。彼此俱全於大節。是非曼出於常流。茲道浸微。迨今尤甚。禮辨於登門之疏。數情分於通問之後。先。脅肩諂笑。誇以為能。搖尾乞憐。忘其自賤。操心若此。報國謂何。如幹之愚。與世尤戾。彈冠筮仕。初乏寸長。據案臨民。難甘尺杆。獨念閭閻之休戚。有關宗社之安危。此心不憚於人窮。何而輒發於君祿。始循拙見。謂癡兒。要無愧於俯仰之間。亦奚恤於異同之論。大賢所隸。庶幾知音。鄙性無庸。豈宜自鬻。敢期塞谷。不碍陽和。求匪待於童蒙。遇乃叨於國士。書藏十篋。字抵千金。潢潦無根。願謂源流之有自。蚊山重任。剛言劇易之兼長。被溢美以若驚。恍莫知其所本。茲蓋伏遇某官。清姿邁往。逸度昂霄。得滄庵衣鉢之傳。開韓公畫錦之兆。乘輶輓粟。推轂薦賢。遂使。妄庸。猥蒙褒借。幹敢不激昂晚節。刻厲初心。躬駑馬十駕之勤。詭鉛刀一割之效。陳篇奏記。恥為世俗之諛言。學道愛人。恪守聖賢之明訓。

謝江西章提學薦啓

課三載之績無善可稱。辱一字之褒。爲榮已甚。兩叨薦拔。倍切凌兢。竊以天生此民。君爲司牧。張官置吏。其布星分。登能選公。寸量銖度。惟進賢可以報國。苟舉枉何以服人。審言耳目之官。實提權度之柄。持至狹之京削。取至乘之英才。不惟難以獲薦。薦者亦難。未有得者不求。求乃可得。故馳驅於官路。多溝伏於選場。孰誤我公。首及於餘。自慚鄙拙。見謂迂疏。慨慕前修。屠龍無用。俛從流俗。刻鵠不成。雖屢困於窮途。卒難忘於故步。塵埃汨沒。歲月蹉跎。知伯玉之非。辜其及矣。覺淵明之是。去將安之。迫於晚號。始此奔走。數瓜期之且至。夢松徑以將歸。七寶浮圖。合尖誰望。萬閒廣廈。大庇焉依。反復揄揚。終始成就。學不窮於圖奧。文未探於菁華。以法爲師。視民如子。皆願振衣。敬請先生之教。庶幾磨礪不爲小人之歸。胡然品題。速此庸瑣。壯也不如今老矣。曷稱所蒙。一謂之甚可再乎。敢忘其自。茲蓋伏遇某官。文雄壁水。道冠蓬山。招麾衡嶽之陽。播甘棠勿剪之詠。持節大江之右。振皇華咨度之風。輪才無閒於非奇。獲善有如於璧玉。遂令朽質。亦預薦書。近水樓臺。最先得月。窮冬草木。頓覺回春。幹敢不奮激濡衷。摩挲老髮。觀大賢相予之至此。信平生所學之不差。陋巷雖貧。讀書補過。清朝不棄。徇國忘身。

賀福建章清啓

漢孝宸綸。晉更使旨。激西江以活涸轍之鮒。所膏及者十一州。徙南溟而運垂天之鵬。又不知其幾千里。按樓鸞之舊治。耀畫錦於故鄉。公雖恬然不見其榮。人爭視之以先爲快。恭惟某官。天生賢佐。世濟精忠。萬古家聲。應不在逖遠之下。一門秀氣。豈復論荀陸之儔。入相天子而筦樞衡。出將王命而馳原隰。均之體國。皆足庇民。暫辭蓬萊方丈之游。歷覽衡嶽康廬之勝。君遣之以禮樂。遠有光華。人自得於湖山。令修庭戶。森強敵。窮弱歎呼。然非歷試無以顯其器之全。非治煩無以表其才之鉅。一星斜指。祥移翼軫之躔。六轡載馳。風動颶聞之路。部屬分於八郡。產最薄於四州。所謂利源。全資鹽筴。惟亭戶常貧。黠吏常富。故私販日熾。官課日虧。重以名次之太艱。急使綱運之不繼。欲更宿弊。實藉通儒。至於獄訟之浩繁。與夫郡縣之欺慢。聆其已試。孰不潛銷。管晏幹山海之饒。莫能過也。呂范修衣冠之盛。行即見之。幹自揣妄庸。受知最厚。刻鵠書而屢奏。歎發臂之數奇。有宅一區。未辦子雲之歸計。去家千里。復尋元亮之漫游。及瓜尙隔於再期。種菊姑安於三徑。忽聽易輶之命。不勝折屐之情。俗吏之期會簿書。未諸稟令。門人之酒壻應對。敢不盡心。

通江西提刑啓

鼎來丹詔。晉陟皇華。二千石以最閒。佇公卿之澳選。十一城之地大。耀禮樂於周原。號令素孚。風彩不振。恭惟某官。高明秀整。謙厚粹和。文章足以名家。炳如日月。節義見於傳世。懷其冰霜。汎侯國之紅蓮。挺王臣之喬木。編序方期於大用。虎符遽斂於偏方。江淮之草木知名。久安德化。潢池之甲兵徹警。已茂勳庸。虎城安靜。柝之秋。燕寢樂疑。香之畫。九重注想。四牡歌功。維昔兩邦。撫摩盡袴襦之詠。厥今一道。激清張繡斧之威。民喜得公。刑以弼教。國屏翰草。旁推聖世好生之心。禁殿持荷。盡見儒者有用之學。幹少知爲

士晚始得官。齒豁頭童。自甘閒散。足穿肘見。未免駭號。疑懷製錦之羞。敢課鳴絃之最。豈期脫選。復此字民。金水一來。適當凋弊之後。鉛刀再割。不無缺折之虞。審言此邑之吏民。尙守昔時之條教。但知恪意。或可庇身。滿目江山。猶覺棠陰之遺。託身霄漢。更忻樹蔭之方新。頌詠之私。敷宣罔既。

通江西提刑啓

光奉宸綸。榮遷使旨。望隆二千石。至今猶奉於教條。刑按十一州。豈謂盡歸於廉察。雖再分於符竹。復就摠於轡絲。山嶽動搖。吏民呼舞。恭惟某官。天生賢德。世濟英才。藉藉家聲。應不在機雲之下。巍巍望閣。寧復論呂范之儔。巖桑葉以承休。趨七階而出仕。筦庫一聞於小試。入幕屢顯於能聲。贊寅清而列屬奉常。任勿儉而庇司廷尉。把麾淮甸。再騰襦袴之歌。易鎮江城。兩播甘棠之詠。禽鳥知太守之樂。草木聞刺史之名。非治煩無以表其才。非歷試無以顯其器。踐揚滋久。簡注彌深。因以轍以請。留俾乘輅而更治。謂洞獠甫平。而民生未復。狂狷多滯。而吏惡久盈。尙煩霹靂之威。更藉撫摩之手。雖外憲非公而執寄。然大任舍我。以其誰會。卽拜於詔。恐未溫於坐席。暫扶繡斧。頓令獄訟之平行。復青氈。益侈衣冠之盛。幹學非適用。才不逮人。壯歲蹉跎。已灰百念。半生坎壈。偶得一官。孰云製錦之無傷。乃使操刀而再割。固知不缺而則折。但欲補拙而以勤。得君子以爲歸。則官箴之可免。固嘗治檄。得游賢父子之間。孰謂效官。尙託舊師帥之庇。財賦殫。困於追呼。豪猾橫。見之訟牒。人皆畏之而不顧。公幸知之爲最詳。獲預按廉。實爲幸曾。教誨飲食。敢忘前日之話言。期會簿書。願緩今朝之轡策。

通江西王安撫啓

計臺飛最。制閩宣威。玉節觀風。但覺事權之浸重。珠簾捲雨。不妨景物之相安。山川不移。風采益著。恭惟某官。聲名足以肅彘。學術足以經國家。砥礪廉隅。毅然秋霜烈日。成就器質。溫乎和氣。春風能稱飛官。海之英。大節見朝廷之峻。民無冤者。得延尉持天下之平。尹茲敬哉。信長安爲教化之本。卿月獨明於霄漢。使星分照於江淮。道上埋輪。鼻狐落膽。高牙大纛。新榮北闕之恩。緩帶輕裘。重納西山之爽。第方咨訪。難離老成。人方樂於湖山。令自歸於禁闕。幹迂疏太甚。結約亡奇。齒豁頭童。自甘閒散。足穿肘見。未免號號。念財賦之寒酸。與頑豪之悍惡。不有雲天之庇。難逃機穽之憂。千里畏途。敢憚驚駭之力。萬閒廣廈。不勝燕雀之情。

通淮西李帥啓

推禮樂詩書之習。坐玉帳以宣威。脫塵埃籟楚之勞。伏星屏而聽命。昔忝封章之薦。今修屬部之恭。行或使之望不及此。恭惟某官。氣涵剛正。識達幾微。勳業萃於一門。實難兄而難弟。才猷兼於衆智。信允武以允文。內外踐更。聲稱益著。合調元於百揆。尙作屏於十連。翼軫星分。光射斗牛之上。江淮壤接。名聞草木之微。當干戈甫定之餘。正瘡痍未瘳之日。散強梗。戮豺豕之卒。集流離。鴻雁之民。朝寬顧憂。人志敢至。借問深切。始少徇遠。方赤子之心。虛左以須。當大慰斯世蒼生之願。幹少無立志。老不如人。學術迂疏。已乏科名之伎。生涯牢落。亦無農圃之能。念百指之號號。藉一官而奔走。但知律已。豈敢言才。誤名勝之推揚。致

廟堂之甄拔。卑之朝賤。貳彼邊州。雖力伸香火之所。其敢怠簡書之畏。斥單車而遠邁。望會府以前趨。省已摧頹。難任驅馳之責。最能進退。不迭廉按之明。

通淮西錢清啓

諸老凋零。賴有中流之砥柱。一生欽慕。殆猶迷途之南車。忽乘邊障以佐州。乃隸使臺而聽命。敢憑尺牘。敬寫寸誠。恭惟某官。識造淵深。氣涵剛大。詞根於理。不徒誇學子一日之雄。道探其宗。直將紹往哲百年之緒。推其餘以經世。隨所寓而著聲。世方學圃。人爭嗜進。慈祥所發。事甘心於州縣之閒。正直自將。不肯安於朝廷之上。年彌高而學甚苦。任愈重而氣不衰。議論之確。既足以折羣邪。著述之洪。又足以扶極。沿淮數千里。方莽為盜賊之區。弭節一二年。皆委若桑麻之壤。信儒者之效。無聞於中外。而君子之論。當先乎本原。公道益開。正人迭進。評推月且。自應不愧於梅溪。詔下天庭。行聽直躋於槐路。幹少無立志。老不迷人。術業迂疏。已乏科名之位。生涯寥落。亦無農圃之能。念百指之號。藉一官而奔走。但知律已。何所取材。六曹管轄之司。方拜隆恩之及。千里藩籬之重。忽叨貳郡之除。已力祈香火之緣。又復念簡書之畏。叱單車而于邁。望列戟以爲依。省已衰頹。不足任驅馳之責。最能進退。不迭廉按之明。

通安豐郭守啓

才猷開出。久欽貫日之忠。衰晚無庸。行途披雲之願。敢云佐理。庶獲依仁。恭惟某官。學廣聞多。議高器遠。文章議論。得諸家世之傳。事業功名。卓爾天資之茂。合與闕庭之論。尙甘州縣之勞。中外踐更。聲藉著。割淮邦之竹。要須譽望之久。孚。館鄰邑之銅。遂擢善宜之重。寄。皆知已篤。委任尤專。益據箱路之奇。庸壯金湯之固。海隅按堵。永無擊柝之虞。廊廟瞻庸。即聽持荷之選。幹少無立志。老不如人。學術迂疏。已乏科名之位。生涯寥落。亦無農圃之能。念百指之號。藉一官而奔走。但知律已。豈敢言才。誤名勝之推揚。致公朝之甄拔。俾從縣秩。來奉教條。固知事大夫之賢。或可竭愚者之慮。奈沈疴之已久。懼寸祿之難酬。已伸香火之所。尙念簡書之畏。叱單車而于邁。望列戟以前趨。備途歸休。亦不失贖承之幸。如乖素願。尙有資覆護之恩。

通江東榮清啓

理義不明。人心爲之陷溺。英賢閉出。世道賴以扶持。久勤欽慕之私。今獲趨承之幸。恭惟某官。懷奇負氣。篤志力行。道本諸身。不學腐儒之陋習。德施於政。豈徒俗吏之能爲。禁僞學以方嚴。名他師者皆是。確守義文之象數。自稱伊洛之源流。進以立朝。推忠誠而佐后。出而乘障。仗恩信以服人。迨北敵之既衰。倚面方而爲重。下繫羣心之屬望。上寬當守之憂思。

賀劉尙書仲則

光膺宸綽。晉長多官。位陞八座之尊。職贊萬機之密。善類增氣。薄海具瞻。矧茲屬吏之徵。復忝世契之盛。欣聞除命。倍切歡愉。恭惟某官。德厚而量宏。道高而識遠。摺笏垂紳。而朝綱自肅。輕裘緩帶。而制闔增隆。自應即正於鈞衡。庶以永綏於宗社。制書香至。且登可期。翰迹遠臺。隨甫十閱月。仰高深切。晉記實疏。以

衰老之軀。當牧養之寄。適時早嘆。種不入土。米價踊翔。細民窘匱。加以制漕之交關。難乎州縣之奉承。益思向日趨事之時。真得大賢鎮撫之體。未嘗變容而動色。自然畏德以懷威。投老無庸。亟上香火之請。卑誠未達。孰伸井壑之情。尙冀寬慈。曲垂庇護。俾全晚節。以終餘年。仰瀆威尊。不勝惶懼。更乞權衡六氣。金玉五官。佇膺麻綽之宣。卽拜金甌之命。

擬奏

擬應詔封事

臣竊以爲天下之患。非有形之易見者爲可憂。而無形之難知者尤可慮。自姦臣擅權。竊弄兵柄。騷動南北之生靈。使之肝腦塗地。不知其幾千萬。遂使怨毒之氣。上干陰陽。早蝗相因。流殍滿野。此誠非常之變。有形之可見者也。雖三尺童子。皆知以爲深慮。自天誅顯行。姦臣就戮。諸賢彙進。公道復升。薄海內外。延頸以觀太平。而歷觀州縣之事。蓋有懷然者不能一朝居者。是豈好爲異論。以驚世駭俗哉。蓋嘗竊謂。今天下無一事之不弊。無一民之得所。一郡之大。以言乎兵。則不強。以言乎財。則不裕。以言乎城堡。則不修。以言乎器械。則不備。以言乎風俗。則不淳。以言乎官吏。則不廉。以言乎文。則不實。此臣所謂無一事之不弊者是也。雖念之。祇負陰抱陽。君以爲天。國以爲本。德其自善。自惡。自貧。自富。自安。自危。而漠然不以爲道。今貪吏害之。酷吏害之。黠胥又害之。弓手士兵之追逮者。又害之。兼并豪戶之徒。又害之。懷然何以自立。而中產之家。十室九破。小民則今日壞而明日死之矣。此臣所謂無一民之得所者是也。蓋嘗深求其故。竊以今之天下。當極弊之勢。苟不速反而進之。則壞爛頹靡。而不可收拾。前輩以謂視其容貌無以異人。而倉公扁鵲所望而走者也。然則今之天下。當如何。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夫禮義廉恥。行於士大夫之間。而足以維國祚於長久者何也。使士大夫而知禮義知廉恥。則必知君之當尊。民之當愛。祿之不可苟食。而職事之不可苟廢也。今也不然。士大夫之處心者。不復知有君。不復知有民。知有細書墨幅。華言麗語。以取知而已。知有筆跪曲拳。卑詞下氣。以取容而已。知有苞苴賄賂。請託奔競。以求進而已。云云。

第二劄

竊見江西湖南。盜賊擾攘。覆軍殺將。焚破縣邑。陵迫州郡。雖曰小寇。實有不可忽者。以臣計之。此輩本無深謀遠慮。其始不過爲擄掠之計耳。在我素無自治之策。而浪與之鬪。以彼之輕銳。據地之險阻。連互千里。與吾州縣相接。故乘吾之虛。得以肆其陸梁。而吾輕與爲敵。是以縣邑屢破。官軍屢敗。而賊勢愈張。賊勢既張。則其事將有不可測者。自治之策。其可不亟講之乎。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在坎之家。亦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高城深池。以固吾圉。雖平居無事。猶不可緩。況羣盜在境。爲郡縣者。獨不思爲城守之計乎。嘗竊迹近事。北人之犯荆襄也。棗陽無城最先破。隨州無城則又破。光化無城則又破。襄陽德安城壁最堅。故敵騎攻之。數月不能拔。郢州城爲石城。城小而堅。敵人圍之數日。度不可攻。而遂去之。淮東諸郡亦然。非守者有勇怯。乃有城與無城異耳。國家南渡以後。大築襄陽楚州兩城。方其經畫之初。

豈能無勞民費財之患。設使兩城不築。前者敵人得以據吾之要害。則今日之事。得無有大可慮者乎。此已事之明驗也。爲今之計。莫若行下江。西湖南。二廣州。郡去賊不遠者。可大治城壁。朝廷出捐度牒。以助其費。使州郡爲區處。雖貧民之錢。用民之力。亦有所不得已者。蓋不暫勞者不永逸。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也。吾之城壁既堅。然後悉發諸縣村郭富室大家。凡有米穀金帛之屬。入保於州縣。郭之不能爲城壁者。亦當遠斥堠。掘坑塹。使不得以衝突。彼之蜂屯蟻聚。幾數千人。非有平日蓄積之素。進無所擄掠。退無所資給。則其勢必至於自相賊殺。束手而受降矣。又何必數與之鬪。以自損吾之威重乎。夫以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蠢爾小寇。行即授首。若不足慮。然因此而大治諸郡之城壁。不惟可以禦一朝之患。實國家萬世無窮之利也。

黃勉齋先生文集卷之七

公劄

再辭知潮州劄

韓不避斧鉞之誅。輒具稟劄。仰干鈞聽。韓昨嘗控陳哀悃。祈免潮陽之命。不謂措辭未白。誠意未孚。以致有旨趣行。未賜俞允。韓不勝戰懼回皇之至。伏念韓庸陋凡才。摧頹暮景。投老山谷。誰復顧憐。獨蒙朝廷軫念若此。昇之便地。寵以見次。種種優異。雖以老病投辭。尙蒙寬贖。令其一行。感戴恩德。何有窮已。愚夫小人。受一金之賜。尙知感激。以圖報塞。韓雖無知。其於君父大誼。朝廷特恩。豈敢寧居。尙煩督促。實以疾病加劇。見之申牘。無一飾詞。若不哀鳴。反成欺罔。況願妻孥。憂貧賤。苟具此身。誰無此志。乃欲甘心屏伏。自取飢寒。亦豈人情。所恨賦命奇蹇。老而益困。朽株枯枿。不足以仰承雨露生成之恩。中夜以思。但知感泣。恭惟某官。著龜之識。江海之量。俯垂鑒照。特賜矜憫。曲爲敷奏。追還成命。使得偃仰一室。安養賤軀。繼今一日之生全。莫匪二天之庇覆。鑠膺刻骨。頂踵知歸。若蒙憫其貧病。再與陶鑄。宮廟差遣一次。使得俾竊升爵。以活餘齡。實戴隆天厚地之施。韓勉扶病軀。申布忱悃。且痛且忍。言不成文。雖欲吐露。有失倫次。方命之譴。復此驚憂。尙冀鈞慈。俯賜矜察。韓下情無任戰懼之至。

漢陽劄

黃勉齋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一四三

韓資稟凡庸。學術迂僻。分甘農圃。望絕縉紳。中年偶叨一命。家貧累重。仰祿苟全。其於居官。本無可紀。誤蒙朝廷拔擢。改秩甫期。寵以朝請。俾貳邊郡。爲任匪輕。方思勉竭。私事謫。忌嫉既深。機穽隨至。曲勞造化。易佐大藩。甫及半年。忽膺郡級。試邑一年而得倅。倅一年而試郡。破去舊例。薦被隆恩。粉骨碎肌。未知稱塞。竊緣韓筮仕以來。不避艱險。用心過勞。遂得奇疾。兩叨劇邑。阻勉四期。舊疾增加。形神羸瘁。年事浸晚。齒髮衰頹。加以禍患侵凌。去歲冬夏。連嬰兒女之戚。衰年傷感。幾不聊生。兩日昏花。不能久眠。是皆用過其分。難以支持。倘不及今投誠。君父。必致顛擠。自惟官卑人微。不當冒有陳情。實緣到任已踰半年。絕無毫絲補報。苟玩愒歲月。爲罪愈深。欲乞鈞慈。特賜敷奏。陶鑄祠祿差遣。庶得養疾歸山。以終餘年。實戴大造生成之賜。俟指揮。六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再辭知安慶府劄

韓一介凡庸。無足比數。誤蒙拔擢。昇以郡符。深願勉竭。竭誠以圖報塞。實緣齒髮衰暮。禍患侵凌。疾病增加。精力凋耗。近嘗控瀝卑懇。以祈開退。誠意未孚。未蒙俞允。閉命以來。懼深感極。不敢遽有塵瀆。本欲少遲書考。再行陳乞。近讀邸報。與國趙知軍改除湖北提舉。竊緣韓係娶朱侍講之女。趙提舉娶朱侍講之孫女。韓之長子。又娶趙提舉之妻妹。於趙提舉爲僚婿。其姻黨可謂最親。早同師門。情誼尤厚。監司所以按察州郡。職事之際。委有妨嫌。在韓若不申明。切恐有犯物議。兼韓到任已歷三年。仰藉恩庇。幸無敗闕。目今雖已早歎。韓於方早之初。亟出郡帑。收糶到米二萬石。以備賑糶。前兩政亦有椿積米二萬石。漢陽戶口不多。後任郡守但出此米賑糶。稍加之意。亦不至有饑饉流離之患。韓委非別有規避。欲乞特賜敷奏。陶鑄祠祿差遣。庶幾少安愚分。以終餘年。實荷大造生成之賜。俟指揮。九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再辭知安慶府劄

照對。韓今月十九日。準江准制置使司牒。準備尙書省劄。於四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黃韓依舊知安慶府。昨於二月內。準省劄。已將安慶府職事。交與通判董朝奉訖。所有和州職事。實以年老多病。若又更易一郡。事緒更端。倍費區處。兩上劄。祠之請。意謂必蒙俞允。今準上項指揮。仰見朝廷恩遇之意。一介么麼。尙復何言。竊念辭受進退。立身大節。苟或失宜。不惟於心不安。亦且必招謗議。古之仕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進必以禮。退必以義。韓昨蒙改知和州。已嘗辭免。今復再知安慶。乃是辭卑居尊。辭貧居富。自離安慶。已踰兩月。迎新送故。事體已定。官吏百姓。各已解體。今乃驅去復還。進退之間。全無禮義。懷利以事上。枉己而直人。大節既虧。清議可畏。此韓雖感朝廷恩遇。至於銘鑠肌骨。然亦不忍以垂絕之年。自壞名節。將無以見師友於地下。欲望朝廷檢會韓兩次劄。狀。特賜敷奏。改昇祠祿。庶幾保全晚節。以畢餘生。實被大造生成之賜。韓既被朝命。不敢自安。兼痼疾發動。不可支吾。除已一面起發。前往江池。開就醫。候指揮。五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再辭依舊兼知安慶府劄

黃勉齋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一四五

照對。昨奉省劄。改知和州。令將安慶府職事。交與以次官。赴制司稟議。至金陵。已今兩月。制參已非其所長。且原係外郡。遙領。不敢輒行。供職和州。又以老病。若復易一郡。事緒更端。倍費區處。不敢祇赴安慶府。則已繫解罷之人。既辭和州。若再適安慶。則是辭卑居尊。辭貧居富。尤不可復往。三者皆非置身之地。止得控告朝廷。力上奉祠之請。謂必蒙俞允。今奉省劄。令依舊知安慶府。竊念。翰稟資介。處分孤危。平居無事。易遭謗議。若非朝廷曲加保全。何以自免。今既辭和州。復辭安慶。人言必曰。安慶藩府。故不肯舍。又曰。包砌城壁。可希功賞。成命未頒。人已藉藉。生平自守廉隅。不敢望圖榮貴。今年幾七十。乃自陷於寡廉鮮恥之地。朝廷愛護人物。當亦不忍使之至此。竊意。朝論必以包砌城壁為念。翰自未離安慶之前。已為區處。造輒四百餘萬。城門已砌。城壕已開。防城器具。已一面置造。同官既各分頭管幹。又選請寄居士人。忠實可託者。十有二人。每人分百二十丈。監視。朝至暮歸。如己私事。不過今秋。須可畢工。朝廷所給錢米。足可支遣。不須別作經營。若再付之權。官亦可不勞而辦。況潛皖之勝。兩淮甲郡。又皆游官名流之所。欲得政不必衰病無能之人。已嘗去官。又復再往。蠅營狗苟。驅去復還。無補事功。徒取譏誦。兼翰一生艱苦。既老尤衰。開禧丙寅。往來兵間。因得奇疾。今若思慮稍過。痼疾又復發動。形體支流。不堪從官。故敢不避斧鉞之誅。投誠造化。欲乞特為敷奏。改畀祠祿。俾得歸老山林。實荷生成之賜。

三辭依舊知安慶府中省

照對。昨奉省劄。再知安慶府。翰不避誅譴。乞改畀祠祿。仍以君命之嚴。未敢退安田里。屬以痼疾發動。前至江州就醫。今月十八日。據安慶府差人。齎到省劄一道。乃知。螻蟻小臣。言詞拙訥。尚未足以感動天聽。竊惟朝廷之意。蓋以安慶乃是舊治。可以無嫌。又城壁之役。包砌未畢。故欲令其復舊任。仰見朝廷恩御之隆。憫念元元之意。然安慶藩府。歷陽列郡。人所共知。翰以老且病。既不能任。歷陽重難之寄。今再除安慶。乃從而受之。是辭小而受大。豈復有廉恥之風哉。生平狷介。與世寡合。動遭忌嫉。今乃自陷於無廉恥之地。豈能免當世之清議。砌城一事。見計置燒。輒約可得四百萬片。安慶之人。懲往年張寇之變。喜於得城以自固。寓公士友之忠實可託。如太學生陳榕者。十有餘人。各願自分料數。提督監視。朝至暮歸。如治私事。權郡通判董永之。公廉畏謹。少見其比。懷寧知縣趙善部。亦能勤敏。專任其責。自教授以下。無不竭力以董其事。術吏無所容其奸。工役無所逃其役。不過今冬。可見次第。政不必勒朝廷顧慮。上設禮義。廉恥以御其臣。則下亦以禮義廉恥而事其上。賈誼以為聖人有金城者。此也。今乃使翰有辭小受大寡廉鮮恥之過。則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又豈能責人死守。如金城之固哉。不惟自欺其立身之節。又避再三之詞也。兼翰開禧兵興。往來五關。備嘗險阻。因得痼疾。自今發動。醫治未愈。加以痰喘。不可支吾。欲望鈞慈。特與敷奏。畀以祠廩。放歸田里。實荷隆天厚地之賜。所有省劄見寄。畱江州軍資庫。

辭免奏事指揮中省

照對。六月十六日。江州發到省劄一道。六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黃翰令赴行在奏事者。翰螻蟻小臣。比蒙聖恩。改差和州。固嘗以衰病辭矣。繼奉指揮。再知安慶府。又復引嫌控免。揆其方命。合即嚴誅。天地優

容。不加之罪。更叨收召。俾造闕庭。自顧何人。乃蒙朝廷委曲。注意如此。恭聞恩命。感極流涕。餘素無朝蹟。遽對清光。平生之榮。莫大於此。所當恪思。不俟駕之誼。疾趨前進。豈宜尚有陳請。然人臣之誼。敢懷隱情。蓋有不容不屢瀆者。翰疏庸拙。實無能可取。公朝過聽。引而進之。豈非以其涉歷州縣。識世務。或能聲澤愚管。有補聖化。萬分之一邪。翰為貧所驅。出從吏役。不過律已奉法。恪守常程。初無奇策。何足上裨日月之明。而性資狷介。與世多忤。每懷憂畏。但思退藏。今復景迫頽齡。身抱痼疾。形神衰憊。智慮荒落。儻又不自量度。冒昧而前。非特術業空疏。無以稱塞明照。當退而進。有乖名教。徒招物論。恐孤朝廷平日保全之意。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收還成命。改畀祠祿。使得退安愚分。實荷造化。始終生成之賜。須至申聞者。伏候指揮。七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辭知潮州中省

照對。九月十一日。準省劄二道。三省同奉聖旨。林士衡除廣東提刑。吳季員除廣東提舉。趙汝倬除提舉廣南市舶。黃翰差知潮州。並填見闕。候任滿前來奏事。令所在州軍差撥兵級三十人。速疾起發。至任。兵級逐州更替。遇接人。到日止。具已起發。及到任。月日。申向書省。翰官卑人微。不應辭免。緣有悃愾。須合控聞。伏念。翰碌碌庸才。無以逾人。公朝過聽。拔擢超躐。皆出望外。奉祠來歸。養病待盡。潮為佳郡。且復便家。仰戴簡記。使令之意。翰頃以奔走州縣。不避勞苦。遂得喘嗽之疾。歲久日深。春夏以來。腰腹之間。忽加痞結。坐臥常多於行立。飲食每減於藥餌。扶曳上道。必至顛踣。兼聞潮陽闕守已久。濡滯日月。深恐廢事。欲望朝廷察其誠實。特賜敷奏。亟著賢守。以惠一方。使翰補滿祠祿。優游餘年。實出君父生成之賜。所有省劄。未敢祇受。除已寄南福州軍資庫外。伏候指揮。十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仍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至任。

再辭知潮州中省

照會。翰九月十一日。準省劄。差知潮州。翰嘗以老病申乞敷奏。疑免恩命。十月二十一日。復準省劄。奉聖旨。不允。仍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至任者。翰螻蟻小臣。不當再三申瀆。上恩隆重。便合承命疾趨。實緣疾病沈痼。難以支吾。向者聞命之初。驚恐昏憤。拙於敷陳。以致誠意未孚。復降促行之旨。乞念。翰喘嗽宿疾。已八九年。氣息日衰。病勢加甚。今夏復於腰腹之間。結為瘕塊。上下攻擊。痛楚難堪。行動艱處。常須擁護。呻吟困瘁。食少肌羸。自恐大期將至。豈堪復走道途。若更郡務。縻心。立見顛仆。上負聖恩。下速官謗。欲望朝廷察此曲衷之請。實其方命之誅。特與敷奏。追寢成命。若蒙矜憐。貧病。更與陶鑄宮廟。差遣一次。以活餘生。實荷生成之施。所有省劄。見寄南福州軍資庫。伏候指揮。十二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所乞。差主管亳州明道宮。任便居住。

新除知安慶府中省辭免

照對。翰奉省劄。十二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黃翰差知安慶府。填見闕。令所差州軍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限五日前去。至任。候任滿前來奏事。兵級逐州更替。遇接人。到日止。仍具已離起。及到任。月日。申向

齊省劉付軒照會者。伏念幹蟻小臣。便合開命疾趨。仰酬春遇。不勝敢違近制。尚有控辭。實以餘極。兩至恐無足比數。遭逢聖世。誤被使令。作縣一年而除。倅為倅一年而予郡。越去故常。極為超躐。而幹稟資猶狹。賦分奇窮。拙於奉承。動多齟齬。但知悔艾。甘就沈淪。苟罪戾之或逃。已為大幸。而恩寵之吝。委實難勝。衆交非妄。孤蹤難免。若不控投君父。必至自速。誼詞。況安慶為郡。實今重地。付之庸繆。衰瘁之人。責以保障。善宣之效。恐辜委寄。倍費生成。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追寢成命。容幹仍舊祠祿。庶安愚分。所有省劉未敢祗受。除已寄雷福州軍資庫外。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正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雜著

西銘說

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父以下。至顛連無告。如基局。自子之翼也。以下至篇末。如入下基。未曉其說。丁卯夏。三衢舟中。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予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帥。為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為天地之子之實。民吾同胞。至顛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黨與。特有差等之殊。吾既為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之體性。養吾之性。愛敬吾之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為孝。不然。則謂之背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即言人之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

臨川勸諭文

臨川之民。秀而能文。剛而不屈。故前輩名公。彬彬輩出。惟臨川為盛。然其流俗之弊。亦以其剛而喜於爭。以其文而工於訟。風俗不馴。莫此為甚。當職不才。誤叨邑寄。兩月之間。披閱訟牒。幾數十紙。毫末之爭。動經歲月。贏糧棄業。跋涉道途。城市淹留。官府伺候。走卒斥辱。猾吏誅求。狂狃拘囚。筮楚業毒。何以堪忍。訟而不勝。所損固多。訟而能勝。亦復何益。何不思天地之性。惟人為貴。均氣同體。誰無善心。豈可萌此惡念。自絕天地。何不思父母生育。以此身愛護髮膚。以至成立。豈可輕以小忿。毀辱父母。何不思祖先勤勞。置立產業。亦欲百世以永其傳。豈可爭較毫末。破蕩家業。何不思生育子孫。以求嗣續。亦當殖福。庶可久長。豈可包藏禍心。殃及後代。所爭甚微。所失甚大。其訟愈工。其禍愈酷。故易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又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蓋言人不可爭訟。訟而雖勝。亦不足以為貴也。執若士農工賈。各務本業。起居出入。常存道心。孝順父母。友愛兄弟。親戚鄉黨。交相和睦。利則思義。忿則思難。既無爭競。亦無禍殃。既無妬忌。自無怨恨。心平氣和。身安家足。其可樂哉。當職身膺民社。斷訟曲直。自當詳細推究。至於虛公畏志。健訟百姓。亦不敢不嚴加懲儆。然亦深念愚民。罹茲王綱。憲網。一朝之忿。以忘其身。則訊鞠之下。誠恐有不明之罪也。故敢以愚見。廣敷哀矜。勸爾百姓。各宜交相告戒。毋貽後悔。

新淦勸農文

每月之望。本縣出郊召父老。諭之曰。爾為農耕種。窮困勤苦。孰知之。孰念之。苦而烈日汗背。寒而嚴霜侵膚。雖炎熱不能避。縱胼手足。越陌度阡。縱冰凍不可逃。四民惟農最勤。獨耕甚苦。爾農之苦。又不一而足。使爾父子輕於相棄。夫婦輕於相離。兄弟輕於相訟。轉徙飢餓。不安其生。可哀也哉。縣令既不能為爾與利除害。其可無以勉爾乎。爾既不能不衣食而生天地之間。又不能不桑耕而為衣食之計。則莫若勤勤則不賤。爾之求衣食之路甚狹。爾之享衣食之奉甚難。則莫若儉。儉則易足。人之視爾甚弱。而易陵。爾之敵人甚拙。而難勝。則莫若忍。忍則寡爭。能佩斯言。庶可以苟安於斯世矣。今之昏惰。敢不自勉。田主債主。與夫貪黠。誅求。侵刻。欺詐。以害我農人者。盍亦深思均氣同體之義。與吾衣食之所自來。相賙相給。使我農人亦得遂其生平之願。爭訟不興。里閭安靜。協氣感召。時和歲豐。願不樂哉。幸相與勉之。

足。使爾父子輕於相棄。夫婦輕於相離。兄弟輕於相訟。轉徙飢餓。不安其生。可哀也哉。縣令既不能為爾與利除害。其可無以勉爾乎。爾既不能不衣食而生天地之間。又不能不桑耕而為衣食之計。則莫若勤勤則不賤。爾之求衣食之路甚狹。爾之享衣食之奉甚難。則莫若儉。儉則易足。人之視爾甚弱。而易陵。爾之敵人甚拙。而難勝。則莫若忍。忍則寡爭。能佩斯言。庶可以苟安於斯世矣。今之昏惰。敢不自勉。田主債主。與夫貪黠。誅求。侵刻。欺詐。以害我農人者。盍亦深思均氣同體之義。與吾衣食之所自來。相賙相給。使我農人亦得遂其生平之願。爭訟不興。里閭安靜。協氣感召。時和歲豐。願不樂哉。幸相與勉之。

禁約頑民誣賴勝文

本府諸縣公事。多有頑民自縊自刎。以誣賴人者。諸縣便以為事干人命。收促所賴之人。以為大辟凶身。差官檢覆。禁繫歲月。又行結解。被賴之人。本無大罪。而家業已破蕩矣。頑民習見一死可以賴人。縱有小忿。便輒輕生。死者既以無藉。而限命生者。又以無辜而破家。此該諸縣官吏。不能酌量事情。但欲應文逃責。至其愚者。又以為人命至重。不可不為根治。卻不思彼自取死於他人何預。便使真會與之毆打。亦不過得毆打之罪。何以至為大辟禁繫結解邪。至於佃戶地客。少欠租課。主家不可不需求。人家奴僕。或有小過。主家不可不懲戒。亦輒行誣賴。此風豈可長哉。牒諸縣今後應有自刎自縊公事。並

祭文

祭晦庵先生文

吁嗟斯文。有廢有興。其廢也。三綱淪而九法斁。其興也。大經正而大誼明。其所關。豈不甚重。而夫子胡乃一疾而隕其生。若昔孔孟。迄於周程。異世相望。各以道鳴。迨去古之益遠。當異說之縱橫。其精微之蘊。既不可得而見。幸而託諸文字之間者。亦且踵訛承舛。而莫見其全經。自夫子之繼作。集衆聖之大成。其知生知。其行安行。其襟懷灑然。光風而霽月。其言動肅然。左矩而右繩。望之者。雖慙其貌。莊而言厲。即之者。常樂其心和。而氣平。資本高明。而志道益遠。性實通敏。而索理益精。主敬以立本。而動靜無閒。格物以致知。而毫釐畢呈。大而察諸天地陰陽之變。遠而驗諸古今事物之情。仁義禮智。不離五性之所賦。灑埽應對。洞見一理之所形。其精義入神。既有自然之權度。則窮經考古。莫不炳然如日星。謂中庸為造道之關。與謂大學為入道之門庭。究本義以言易。而深得卜筮之旨。黜小序以正詩。而力辨雅鄭之聲。探語孟之編。而如對鄒魯之問答。述周程之書。而一新濂洛之典型。至於星歷地志。曲藝小數。不可以悉究。騷人墨客。窮年卒歲。僅見其可稱。莫不折之以理。而各造其極。蓋亦得之於天命。而非學可能。信本深而形重。故未茂而聲宏。其立朝也。危言正色。屢形方。慨其臨政也。仁民利物。一本於哀矜。立綱陳紀。而不為苟簡之計。摧奸摘伏。而不求姑息之名。當就而就。不事乎矯激。可止而止。力辭夫寵榮。積者厚而不自。身雖否而道則亨。婆娑丘園。湛若無營。上以尋墮緒之茫。下以警曠俗之冥。諸老先生。咸責於質。正後學小子。幸得於師承。肆逃禪之論者。莫能以惑世。勢難伯之說者。不容於抗節。傳聖統以。絕學。正人心而息邪說。夫子之功大矣。則一存一亡。豈不有繫於斯世之重輕。嗚呼。若夫。會是莫聽。尚不百年。大帝以

傾。棘丙申之春。師門始登。誨語諄諄。情猶父兄。春山朝榮。秋堂夜清。或執經於坐隅。或散策於林坳。或談笑而春容。或切至而叮嚀。始受室於潭溪。復問舍於星亭。庶依歸以終老。指河山以爲盟。胡睽離之未幾。忽夢奠乎兩楹。奉疾革之貽書。對使者而涕零。亟奔走以來歸。乃獨睹乎丹旌。悵此生之曠依。魂欲絕而復醒。念屬託之至重。豈綿力之能勝。想音容而奉遺書。敢不蚤夜以服膺。惟力策乎驚鈍。庶無愧於英靈。奠卮酒以陳辭。尙有鑒於微誠。

又祭晦庵朱先生文

嗚呼先生。百世之師。天啓我人。篤生於茲。海內之士。聞風以馳。垂棗而來。相載而歸。幹於朋儕。質劣志卑。憫其鈍頑。誨誘孜孜。既發其端。復發其知。既揉其偏。復克其私。燕申則侍。步趨則隨。適來則喜。已去則悲。別不踰年。書不越時。父生師教。天覆地持。二十五年。恩絕等夷。嗚呼曷辜。而不慙遺。日月推遷。窈窕有期。夜臺冥冥。藏棺蔽帷。海內之士。齋咨涕洟。使幹之愚。復何之。孰策其備。孰指其迷。孰顧孰瞻。孰叩孰咨。維今之春。升堂攝衣。笑語溫溫。神完氣微。鄉人見招。意不忍違。命曰汝行。我志未衰。閩山荔枝。其實離離。我以扁舟。訪汝以嬉。自春徂冬。如慕如疑。誰知此言。終天永辭。前有書堂。燕居怡怡。後有精廬。諸生焉依。有園有池。清溪之涘。履迹雖存。音容莫追。獨有遺書。千古具垂。句索字尋。口誦心維。亦有良朋。攝以威儀。有善相聞。有過相規。毋誘於利。毋蹈於非。毋溺於安。毋憚於危。庶幾師門。涓埃是裨。靈輶啓行。清酒一卮。撫棺長號。天乎痛哉。

辭晦庵朱先生几筵

惟先生之靈。碩大宏博。以成己爲本。以成物爲用。自其學之不厭。而推之於誨人之不倦。蓋與天地同量。而聖賢同心也。所以興起斯文。惠顧後學之意切矣。幹也不才。去年之春。里之父兄。以其從游於先生之門久。而意其蘊有所聞也。帥其子弟。而相與講學焉。幹方固辭。而先生督之愈力。是以不獲。隅坐執燭。以聽垂歿之誨。至今抱恨無窮也。今先生練祭近一二月。而里之子弟復有所請。幹竊惟先生之治命。不敢違。鄉人之善意。不敢口。遂捨先生之几筵。以行。不能築室於場。以終三年之禮。俛仰太息。絕愧古今。厄酒告行。痛徹心肺。

晦庵先生小祥

先生兮道德。百世兮彌彰。天地兮齊壽。日月兮齊光。自古兮有死。先生兮不亡。賤子兮何之。菟結兮傷。嬰兒兮失哺。逆旅兮悲鄉。德容兮在望。佩服兮琅琅。髮髯兮耳目。顧瞻兮茫茫。歲月兮不淹。邊易兮星霜。矯首兮武夷。白雲兮高翔。袞衣兮無從。寫哀兮此堂。良友兮駢羅。賢孫兮侍旁。先生兮夙心。英靈兮未忘。瑤席兮玉琴。桂酒兮椒觴。靈來兮何許。涕泗兮淋浪。

祭范伯崇文

道之不明。患無其徒。或義之談。而利是趨。或始之銳。而卒乃淪。人無當心。吾道始孤。在昔夫子。發揮聖謨。奮然而前。振衣坐隅。豈無其人。孰公之如。公資階殿。濟以怡愉。早登師門。誦首受書。致知力行。無替厥初。

幹也。凡庸。從師以居。所敬惟公。公尤眷予。尙期晚年。依公里閭。孰謂老成。忽焉以徂。師亡道微。捨公孰扶。孰剖我疑。孰砭我恐。孰知我哀。嗚呼天乎。

祭楊通老文

嗚呼。游晦庵先生之門者多矣。篤實無華。強毅有守。孰有出公之右者乎。居家而兄弟化其和。從師而朋友愛其誠。立於朝而君相知其忠。仕於外而吏民安其仁。非天資之厚。學問之篤。孰能隨所寓。內省而不疚者乎。觀公之資。與公之學。所以保其身者至矣。而不能享期頤之壽者何也。人生一世。如浮雲太虛。倏來忽去。不足把玩。如公之亡。亦可以無憾矣。惟其和而誠。惟其忠而仁。自有不能忘情於公者。是則可哀也。已。幹也辱公之知最深。荷公之愛最厚。民社所拘。不能奔走以哭公之柩。誠詞寫哀。遣子往弔。公其尙能鑒幹之衷也夫。

祭李貫之

嗚呼貫之。止於斯耶。晦庵先生以孔孟周程之道。誨後進。見而知者。固不乏矣。聞而知者。非吾貫之耶。貫之目不識先生之面。耳不聞先生之言。願以爲聞而知者。亦何自而知耶。貫之性質粹美。襟懷坦夷。凝靜有常。堅剛自持。則其質固已近於道矣。而其志則勇於求道。若決江河而東注。若輕車駿馬。就熟路而疾馳。自蜀而來。人謂貫之有志乎功名事業。而貫之則曰。吾將歷東南而求師。縱往者之不作。有遺風之可追。聞晦庵之門人。則虛心屈己。而與之友。得晦庵之遺書。則手鈔口誦。而講其疑。昔之門人。雖同堂合席。然往來不常。或得其一。而失其二。貫之雖殊方異世。旁搜博採。乃反總其凡。而會其歸。而又篤信力行。切問近思。毫釐必辨。精蘊不遺。故其動容周旋。莫不有則。出處進退。莫不有據。立於朝廷。則不知權利之可慕。仕於州縣。則亦捨民瘼。其孰咨。至其感慨憤憤。抗章極論。則有犯無隱。竭肝膽而瀝披。向非見道明。用心剛。而無一毫物欲之累。孰肯試身於不測之禍。雖百謫而不辭。使其在樞衣之列。及門之士。皆當斂衽而推服。則聞其風而興起。淑諸人而有得。非貫之其誰耶。貫之之行也。以書來曰。吾猶少駐康山。溢浦之側。以待水涸而泝峽。子能一來。庶以慰吾拳拳之念。幹亦以書相挽曰。子未可以亟行也。朝廷清明。行將起子以扶斯世。東南之士。亦皆望子以振斯道之微。嗚呼貫之。乃止於斯耶。貫之之歿也。有識之士。莫不爲之嗟惜。視貫之之病者。則以貫之病亟。尙與朋友講析理義。而不少衰。嗚呼。此其所以爲吾貫之也。朝聞道夕死可矣。有得於道。則禍福榮辱死生之變。若太空浮雲之過目。此何足以爲貫之之累。願爲斯世惜。爲斯文惜。安得不情鬱結而涕漣漣。

祭林存齋

居大山長谷之中。無耳濡目染之素。獨能慨慕乎聖賢。沈酣乎典訓。追逐乎師友。磨礪乎身心。爲弟而事兄如父也。爲季父而撫其從子猶子也。族人觀之。鄉人敬之。栗山之陽。無百室之聚。家弦誦而人縫掖。又皆知理義之訓。君之教也。吾鄉之士。游晦庵之門。歲晚能自守者。不過三數人。如君之醇厚質直。樂善不倦。則又朋友之所敬愛者也。君與予交最善。又嘗致予於其里。以教其族子弟。故其情爲尤親。宦游江湖。

不見君者十年矣。奉祠來歸。君年已七十。視其貌猶嬰。而嗜學之志不少衰。予復以王命守淮。邦相期以一年之別。尚可以白首相從。而卒所志也。孰謂相別未數月。而哀訃遽至耶。君既歿。而予亦老矣。乞骸骨歸田里。凡君之所見屬者。不敢不勉。行當拜君遺像於存齋。而弔宿草於南山之原也。嗚呼哀哉。

晦庵朱先生行狀告家廟

翰竊惟先生之道高明廣大。非後學所可摹寫。翰之鄙陋愚暗。尤不足以仰窺萬一。固不當冒昧執筆。以為先生之玷。伏念先生資稟學問。道德行業。學焉而知之者蓋少。知而能盡其蘊者又加少。老成前輩。凋零殆盡。既無所考訂。而歲月浸久。傳說襲舛。則上無以明先生之道。下反以啓後學之疑。此其獲罪。又豈但不揣分量而已哉。於是追思平日聞見。定為草藁。以求正於四方之朋友。如是者十有餘年。一言之善。則必從。一字之非。則必改。遷就曲從者。聞或有之。編復自任者。則不敢也。蓋合朋友之見。止於如此。則亦稍足以自信。至其甚不可從者。隱之於心。而不安。質之於理。而或悖。則尤足以見知德者鮮。而行狀之作。不容以自已也。行狀成於丁丑之夏。然猶藏之篋笥。以為未死之前。或有可以更定者。如是者又四年。今氣血愈衰。疾病愈甚。度不能有所增損矣。謹繕寫一通。遣男輅白之家廟。而併布其僭妄不得已之懣。撫卷輿悲。涕淚如雨。

辭晦庵先生墓文

翰至愚極陋之人。先生不鄙而收教之。涵淹卵育於困窮俾獨之餘。父兄之於子弟。不是過也。先生不以是為有德於翰。翰亦不敢以是而歸德焉。理義之淵。微學問之精。密顏曾之於洙泗。尹謝之於伊洛。皆一世大賢也。而後有聞焉。翰獨何人。而在樞趨之列耶。公平正大者。先生之心。剛毅勇決者。先生之氣。嚴威儼格者。先生之容。精深廣博者。先生之學。耳濡目染。朝夕者三十年。翰獨何人。而獲親道德之粹耶。既示之以精微。復開之以博大。既廣之以聞見。復約之以踐行。扶掖之。惟恐不進。培而植之。惟恐不立。翰獨何人。而受此生成之賜耶。空谷春游。虛堂夜坐。一行之字。一言之契。未嘗不欣然以喜。至於末年之附屬。將歿之叮嚀。則戚戚然大義之乖。微言之絕也。翰獨何人。而當此期望之厚耶。先生棄諸生二十有一年。翰也不能安貧自守。而仰祿於州縣。黽勉王事。固不敢違先生之訓。然講習之功。廢於朱墨。持守之志。替於應酬。歲月蹉跎。而老及之矣。朝廷憫其衰病。畀之祠奠。而予之歸。杜門省過。翻閱舊學。而神識昏眩。疾病支離。追念初心。涕零如雨。何先生愛遇之厚。而翰之負先生。乃至此耶。師儒難於並世。歲月不可再得。惟有抱終身心恨而已矣。自今未死之日。尚當勉策疲鷄。不敢自怠。居敬集義。致知力行。體之於身。以勉同志。庶幾收桑榆涓埃之益。尚可見先生於九泉之下耳。翰深願一拜先生之墓。然後退而待盡。數月以來。披作於上。氣痞於下。恐一旦遂溘先朝露。謹遣男輅告於墓下。惟先生其鑒之。

代祭林黃中侍郎文

嗟往哲之垂訓。曰剛毅其近仁。苟緝熙以學問。庶德業其日新。相彼頹俗。與波俱淪。不為丈夫偉特之節。而脂韋軟媚。以效兒女子之態。不觀聖賢作經之意。而剽竊摹擬。徒欲以媒其身。若夫剛正不懼。仕優而

學求之斯世。如公幾人。嗟哉我公。受天勁氣。為時直臣。玩義經之文象。究筆削於舊麟。忘齒尊而爵貴。常視視以諄諄。至其立朝正色。荷拂吾意。雖當世大儒。或見排斥。著書立言。苟異吾趣。雖前賢篤論。亦不樂於因循。觀公之過。而公之近仁者。抑可見矣。論者固不可以一售而掩其大醇也。其試吏長沙。低回下陳。辱公見知。相待如賓。雖公事之屢忤。然既久而益親。何一老之不遺。淚琅琅而沾巾。承乏仁里。有社有民。小智大謀。危辱旋臻。所望以問政於公者。今不可復得矣。陰相而默護之者。尚有賴於在天之神。

祭章翼之運使文

翰也。筮仕二十年。所歷六七郡。竊觀當世人物。於百里而求一賢令。於千里而求一賢守。於一道而求一賢使者。嗚呼。何其難也。其吾某官章公乎。蓋天下之人物。潔廉忠信者。未必通於世務。通於世務者。未必深廉而忠信者也。徒深廉忠信者。而不通於世務。謂之賢可也。民有不被其害者乎。通於世務。而深廉忠信之不足。則所謂世務者。豈能盡出於公且正乎。若公者。深廉忠信。而通世務者也。

黃勉齋先生文集卷之八

行狀

朝奉大夫文華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諡文朱先生行狀

曾祖絢。故不仕。妣汪氏。

祖森。故贈承事郎。妣程氏。贈孺人。

父松。故任尤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奉贈通議大夫。妣孺人祝氏。贈頌人。

本貫徽州婺源縣永平鄉松巖里。

先生姓朱氏。諱焘。字仲晦。父朱氏為婺源著姓。以儒名家。世有偉人。吏部公甫冠。擢進士第。入館為尚書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為學者師。號章齋先生。有文集行於世。吏部公因仕入闕。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陽之考亭。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南劍尤溪之馮舍。幼穎悟。莊重能言。章齋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章齋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十八。貢於鄉。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以左迪功郎主泉州同安簿。佐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說聖賢。已治人

之道。年方踰冠。聞其風者。已知學之有師而尊慕之。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為急。二十八年。請不。因其任。會有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略言。聖躬雖未有闕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商榷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誦誦文辭。吟詠性情。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脩政事。攘寇敵。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金寇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為。而猶為之。以有利而無害也。以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為之。願時咨大臣。總攬羣策。鑒失之由。求應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脩政攘敵之外。了無一毫可恃。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和軍民。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聲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願陛下無自而知之耳。明年。改元隆興。復召辭不許。即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體而易觀。故因是物以求之。使其理瞭然於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陛下雖有聖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有未當。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虛無之過。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其戴天。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然則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末言古先聖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今日諫諍之塗。尚壅。倭幸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則德業未可謂修。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遠方之道。皆未可謂備。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先生以為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讎。至於德業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蓋學有定見。事有定理。而措之於言者。如此。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改元。促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三年。差充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三促就職。會魏揆之以布衣召為國子錄。因論會觀而去。遂力辭。先生嘗兩進絕和議。仰倭幸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凜然有不可易者。尋丁內艱。六年。復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四年之間。辭者六。九年。有

旨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令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改秩昇祠。皆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始拜命。改宣教郎。奉祠二年。除秘書郎。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廉退。執政以先生為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彙山冲佑觀。五年。差權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先生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開闢貧困。不以尉心。涵養充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霽然矣。至郡。懇惻愛民。如已隱憂。與利除害。惟恐不及。尉邑星子。土瘠稅重。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歲值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言無不盡。官物之檢放。倚闕蠲除。豁帶納。如秋苗夏稅。木炭月椿。總制錢之屬。各視其色目。為之條奏。或至三四。不得請不已。并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發錢米充軍糧。備賑濟。申嚴都路斷港遏糴之禁。選官吏授以方略。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通商勸分。多所全活。其設施次第。人爭傳錄。以為法。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入者。凡數四。郡濱大江。舟楫岸者。遇大風輒淪溺。因募饑民築堤捍舟。民脫於饑。舟患亦息。先生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里閭安靖。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又奏乞賜書院教額。及高宗御書石經。版本九經。註疏等書。至再。每沐浴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反。又求粟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閭。旋顯之。猶以不得悉行其志為恨。明年。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郵民。郵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為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討軍實。去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實。開廣屯田。可以益軍儲。練習兵民。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斷役凡流。所得差遣。為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掇斂刻剝。以償債負。總餉餉之任者。亦皆倚附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郡之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載以輸權幸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為。然後乃可革也。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託之私。而刻剝之風可革。務求忠勇沈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而軍士畏愛。蒐閱以時。實名充食者。不得容其閒。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其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捐列郡供軍之數。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州縣事力既舒。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所謂治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入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兼省師。傳資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傳密謀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惑感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諫言。而安於私濬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提實清

願所惡則密行毀公肆排擠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賢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嚮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略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擄其囊囊竊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之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士宇何自而復宗廟之離恥又何時而可雪耶先生任在任嘗用劄子奏事後因諫臺言用劄子非舊制遂奏乞罷黜又以致人戶逃移自勤者再以疾請奉祠者五將滿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待次初廟堂議遣先生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故有是命詔以脩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祕閣凡三辭皆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難以先被恩命會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時民已艱食即日單車就道復以南康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且乞奏事之任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其一言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與業之廣未及於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諫之言罕聞而諂諛者乘與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其二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發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開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虛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庭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聞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其胥吏狡狴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以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紀綱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開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其三言擄荒利害如州縣早傷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勸諭人戶賑糶務得其平納粟之人早行推賞所納米數仍減其半乞撥豐儲倉米三十餘萬石以備濟糶州縣新舊官物並且住催紹興丁身等錢豫行蠲放及免米商力勝稅錢量立賞格官吏違慢者奏劾昏病者別與差遣仍選差待闕宮廟持服官員時暫管幹其四言水旱三分以上第五等戶免檢並放五分以上第四等戶依此施行乞行著令及請頒行社倉條約於諸路其五言紹興和買乞議革其弊其六言南康管乞蠲減星子租稅有司拒以對補吝細鄙狹不達大體其七言白鹿書院請賜書額先生所對奏劄凡七其一二皆自書以防宣泄又以南康所上封事繕寫成冊用袋重封於閣門投進

後五劄亦有非一時揀荒之急者當倥偬不暇給之際而憂深慮遠從容整暇蓋急於救民罄竭忠悃不敢有所隱也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屨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髮先生嘗率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白鹿書院事本不暇及前期執政使人諭以且宜勿言先生因念主上未必有鄙薄儒生之意而大臣先為此言不可及對卒言之上委曲訪問悉從其請先生初拜受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湊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上情詞懇惻條目詳密日與僚屬寓公鈞訪民隱至廢寢食分畫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展徒從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截盜捕蝗興水利為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苦初奏紹興和買之弊至是乞先與痛減歲額然後用貫頭科敷惟慮其下戶受其弊則請參用高下等第均敷及減免下戶丁錢以優之又乞免台州丁錢至於差役利害亦皆條具數千言申省義役之法則乞令均出義田能去役首免排役此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又乞取會福建下四州見行產鹽法行於本路沿海四州又乞依處州見行之法改諸郡酒坊為萬戶於採荒之餘猶悉及他事以為經久之計先生猶以徒費大農數一萬緡無以全活一道饑民自劾又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卻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糶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耶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除台守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為姻家遷江西憲未行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賊偽造楮幣等事劾之時久旱而雨奏上淮匿不以聞仲友亦自辯且言弟婦王氏驚悸病篤論愈力章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鞠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為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尋令兩易江東辭及辭職名具言唐仲友雖疑新命已具之獄竟釋不治則是所按不實難以復沾恩賞並不許受職名再辭新任且乞奉祠言所劾賊吏黨與衆多並當要路大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於下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觚觚為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患害時從臣有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誣先生者故有是言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得行其所學已試之效卓然而卒不果用退而奉崇道雲鴻慶之祠者五年自是海內學者尊言益衆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十五年促奏事又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淮能相遂力疾入

奏首言近年以來刑獄不當輕重失宜甚至涉於人倫風化之重者有司議刑亦從流宥之法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又言州郡獄官乞注有舉主關陞及任滿銓試第二等以上人常調關陞及省部胥吏並不得注擬若縣獄則專委之令或不得人則無所不至亦望令縣丞或主簿同行推訊又言提刑司管催經總制錢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其始亦但計其出納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及紹興經界民開投印遠限契約所入倍於常歲自後遂以是年為額而立為比較之說甚至災傷檢放倚閣錢米已無所入而經總制錢獨不除州縣之煎熬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愁難何時而少息又言江西之州科罰之弊至其末篇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蠶渡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歟天理未純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未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明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說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離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凡若此彙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礙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疑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此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是行者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為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止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灑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除兵部即以足疾勾祠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追以供職先生以疾在告遂疏先生欺慢時上意方嚮先生欲易以他部郎時相竟請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又令吏部給還改官以後不曾陳乞磨勘蓋先生改秩既出特恩其後兼任祠官無績可考以故不曾陳乞磨勘者十有四年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為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在外臺耳目之寄章再上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栗亦罷辭磨勘及職名不許轉朝奉郎未踰月再召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為兩罷之策上悟先生復召受職名辭召命以為遷官進職皆為許其開退方竊難進易退之儀復為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為世觀笑不但往來眉眉之譏又促召初先生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其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并具封事投匭以進其略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毫一髮不受病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開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傾於家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壺

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閱巷竊言蓋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主也至於左右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觀說抹之徒勢焰薰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薄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自王莽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端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肆行於貨賂干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闕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其為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主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薄圖完安庸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游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唐之六典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太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嫖狎奇羨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閒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真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閒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閒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奸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庭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上率習為輒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辯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唱則唱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閒則羣譏衆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閒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誣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人寔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

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願以其有名無實積存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句考其有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脇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拮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所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五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為請。而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若。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諸價輸錢。已備晚唐之價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其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勵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德精勞力以求正乎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重而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為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雙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奸。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紀綱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軍政以攘寇敵。凡十事。欲以為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祕閣修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先生嘗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為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為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為之涕下。先生進疏雖切。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博編摩。祕省郎曹之除。蓋將引以自近。守南康持浙東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強留而授之。至是復有經帷之命。先生之盡忠。孝宗之受盡言。亦未為不遇也。然先生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內禪矣。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詔獎諭。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者再。厚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改知漳州。又再。以疾辭。不許。時光宗初政。再被除命。遂以紹熙元年之任。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總制錢四百萬。加意學校。教誘諸生。如南康時。又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釋氏之教。南方為盛。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為庵舍以居。悉禁之。俗大變。郡有故迪功郎高登。忤秦檜貶死。為奏請昭雪。褒其直。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初仕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以至方量之法。洞見本末。遂疏其事。上之。且言必可行之說三。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說一。蓋謂經界法行。息爭止訟。大為民利。而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所不便。及其宣德意。勝之通衢。

則邦民鼓舞。而萬公豪右。果為異議以沮之。遂因地震及足疾不赴錫宴。自劾。其冬。有旨先行漳州經界。南方春早。事已無及。明年。屬有嗣子之喪。再請奉祠。除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先生以當上初政。嘗辭前件職名。已降褒詔。從其請。難以復受。辭者再。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再辭。漳州經界。竟報罷。遂以前言經界可行。自劾。三年。再以疾辭。乞補滿宮觀。從之。又數月。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辭。四年。又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以辭遠。就近。不為無嫌。力辭。五年。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會洞獠擾屬郡。遂拜命。赴鎮。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教令。嚴武備。撥奸吏。抑豪民。先生所至。必興學校。明教化。湖湘士子素知學。日伺公退。則請質所疑。先生為之講說不倦。四方之學者。畢至。又以南康漳州所申。改正釋奠儀式。為請。錄故死節五人。為之立廟。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上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洵洵。益憂懼。遂申省。乞歸田里。言天下國家所以長久安寧。惟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強猾奸宄。無所逞志。不然。以一介書生。置諸數千里軍民之上。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哉。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彝倫。言頗切直。會今上即位。不果上。上在潯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先生為本宮講官。至是。首召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講學。不許。又再辭。且言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侍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教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綱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願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繆所繫。非輕蓋先生。在道。聞南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豫有是言。又不許。遂奏乞且依元降旨。揮帶元官職。奏事者再。及入對。首言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賓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竊為陛下憂之。尚猶有可委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即是心而充之。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無傳。宗廟社稷。不可無奉。則轉禍為福。易危為安。亦豈可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次言為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又三劄言湖南歲計。入少出多。不可支吾。乞裁減差到諸班。換授歸正雜色補官員數。邵州邊防。全無措置。以致淫人侵犯。乞移置寨柵。增撥戍兵。潭州城壁。乞行計度修築。既對。而辭待制。講學。不許。翌日。又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說書。差遣。以為未得進說。而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效涓埃。而疾病不支。遂竊待從職名而去。則臣死有餘罪。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庵改新穴。比舊僅高尺餘。孫逢吉覆按。亦乞少寬日月。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彈之。議遂中寢。先生竟上

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宜得吉士以奉衣冠之藏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史罔上誤國之言
 臣執紼與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沙磧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厚恩轉朝請即紫章服實錄院同修
 撰再辭不許拜命受詔進講大學先生以平日論著敷陳開析務積誠意以感上心遂奏乞除朔望旬休
 及過宮日分不以寒暑雙隻日月諸假故並令早晚進講又乞置局看詳四方封事瑞慶節免稱賀皆從
 之復因有旨修葺舊東宮為屋三數百間遂具四事奏言當上帝震怒災異數出畿甸百姓饑饉流離太
 上皇帝未獲進見壽皇因山未卜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然憂苦不宜大興土木以就安便
 壽康定省之禮所宜下詔自責頻日繼往顧乃遂迤舒緩無異尋常太上皇帝必以此特備禮而來其
 深閉固拒而不得見亦宜矣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下至百執各有職業不可相侵今進退宰執
 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況中外傳聞
 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
 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末復申言葺宮之卜不宜偏聽臺史膠固膠妄之言墮其交結眩惑之計皆不
 報先生進講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
 冊子宮中嘗讀之今後更為點來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其略言願陛下日用之閒語
 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
 日要務略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
 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又奏禮經勅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者斬
 衰三年嫡子當為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
 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
 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為世法程開者遺語初頌太上皇帝偶遠康
 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
 議遂用漆沙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切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切
 惟有將來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豫行指定
 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次有請併祔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給祭則正東向之位者有旨集議
 僖順宣四祖祔廟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以僖祖為四廟之首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寢
 遠請遷僖祖於夾室未及數年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詔從之時相雅不以熙寧
 復祀僖祖為是先生度難以口舌爭遂移疾上議狀條其不可者四以為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
 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給祭設饗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給欲別立一廟則喪事即遠有毀無立欲
 藏之天與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於尊奉太祖三年一給時暫東向之
 故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相與爭較強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
 疑於受指傍徨踴躍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

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必有所不忍又况僖祖祔主遷於治平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為始祖已為
 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為廟制以辯議者一旦并遷僖宣二祖析太
 祖太宗為二之失復引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僖祖安得為
 無功業議狀既上廟堂持之不以聞既毀撤僖宣廟室更別廟以奉四祖宰相既有所偏主樓鑰陳傳
 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先生所議頗達上聽忽有旨召赴內殿奏事因節略狀文及為劄子畫圖以
 進上然之且曰僖祖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欲令先生於榻前撰數語以
 御批直能其事先生方懲內批之弊因言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寮集議既退復以上意諭廟堂而事竟不
 行經生學士知禮者皆是先生一時異議之徒忌其軋己權好遂從而乘之上之立也丞相趙汝愚密與
 知閣門事韓侂胄謀之侂胄於太皇太后為親屬因得通中外之言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
 自長沙辭免待制講已徵寓其意及進對復嘗再三面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龜年出護使
 客侂胄益得志先生又於所奏四事疏中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後因講筵留身復申言前疏乞賜施行既
 退即降御批云惛惛者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下臺諫給
 舍亦爭兩不可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力辭尋除江陵府又力辭仍乞追還舊職名詔依舊煥
 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又乞追還舊職不許趙丞相亦罷誣以不軌謫永州丞相既當大
 任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以觀新政先生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為慮既屢為上言又數以手書遺
 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豫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不可忽之意丞相方
 謂其易制所倚以為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丞相既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先生自
 念身雖開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默遂草書萬言極言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冤詞旨痛切諸生更
 諫以策決之遇避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諫藁焚之自號遜翁以廟議不合乞收還職名又以疾乞休致
 不許先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又辭職名乞休致又以管安議山陵自劾又言已罷講官不
 敢復帶侍從職名詔依舊祕閣修撰二年又言昨來疏封錫服封贈蔭補磨勘轉官皆為已受從官恩數
 乞改正沈繼祖為監察御史上章評詆落職罷祠四年十二月以來歲年及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
 六年三月甲子終於正寢十一月壬申葬建陽縣石里之大林谷嘉泰二年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
 澤傅伯壽故家子弟禮恨不薦已先生辭次對除修撰也伯壽行詞有慢僞等語及先生沒伯壽
 守建寧又不以開故復職之命猶生存在也自先生去國僖宣勢益張鄙夫儉人迎合其意以學為僞謂貪
 黷放肆乃人真情潔廉好禮者皆僞也科舉取士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於理義者並行除
 毀六經語孟悉為世之大禁皆背廉潔頑鈍無恥之徒往往引用以至卿相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
 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異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
 自別其非黨先生日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先生既歿善類悉已排擯羣
 小之勢已成侂胄志氣驕溢遂至擅開邊釁幾危宗社而生靈塗炭矣開禧三年侂胄伏誅凶徒儉黨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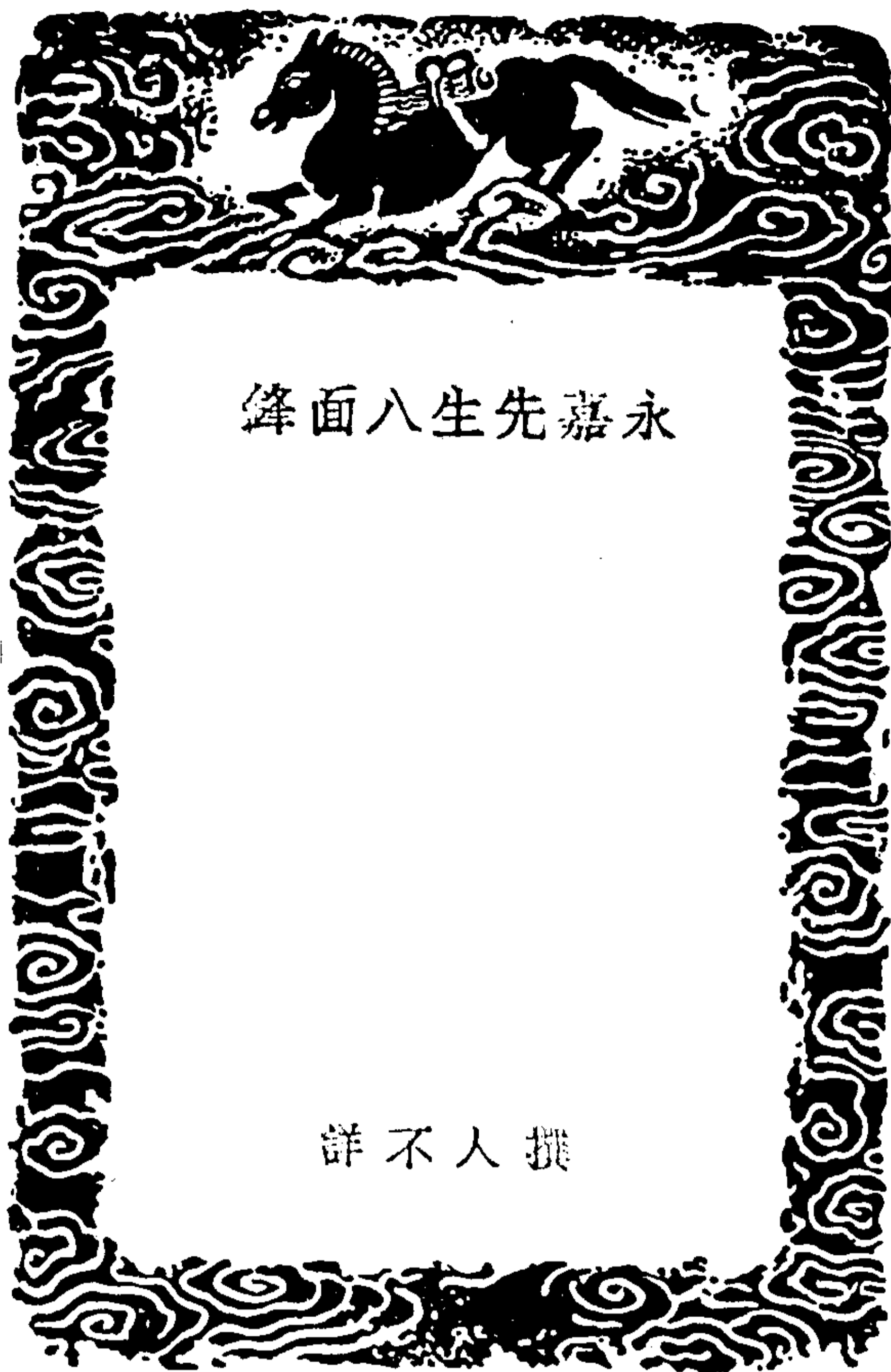
株斥戮。嘉定元年，詔賜與遺表恩澤。明年，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後以明堂恩，奉贈通議大夫。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雖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自章齋先生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章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延平於章齋為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游，參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為之箴，又筆之書，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相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惑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為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感於物為情，統性情為心。根於性則為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忤，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為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蘊，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開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

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靡盛暑造次頗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閭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禮，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恤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遠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策，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燦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注，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域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神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澀，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注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繼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為之真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深淺，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一其歸。至若天道而過者，痛傳注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誠，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毀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嘯，側僻固陋，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又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己務實，辯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論，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成之，而未嘗隱。務學為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

問辨，則脫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振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荒裔，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畜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也，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繆，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理，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妄襲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闔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先生疾且革，手爲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榦、尤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門人侍疾者請教，先生曰：「堅苦，問溫公喪禮，曰疏略，問儀禮，頷之已，而正坐整冠衣，就枕而逝，門人治喪者，既一以儀禮從事，而訃告所至，從游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爲位而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嗚呼，天又胡不慙遺，以永斯道之傳，而遵使後學，失所依歸哉，先生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善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語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集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本朝名臣言行錄、古今家祭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先生著述雖多，於語孟中庸大學尤所加意，若大學論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沒，大學誠意一章，乃其絕筆也，其明道垂教，拳拳深切如此，楚詞集註，亦晚年所作，其愛君憂國，雖老不忘，通鑑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及修補爲恨，又嘗編次禮書，用工尤苦，竟亦未能脫藁，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平生爲文，則季子在彙次之矣，生徒問答，則後學李道傳、管輅、輯錄，未備也，娶劉氏，追封碩人，白水草堂先生之女，草堂，即章齋所屬，以從學者也，其卒也，以淳熙丙申，其葬以附穴，子三人，長塾，先十年卒，次塾，迪功郎，監湖州德清縣戶部新市稿賞酒庫，後十年亦卒，李在，承議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女五人，婚儒林郎靜江府臨桂縣令劉學古、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黃榦、進士范元裕、仲季二人亦早卒，孫男七人，鉅、鉉、鉉、鉉、鉉、鉉、鉉、從政郎，新差監行在雜買務雜賣場門，銓、從事郎，融州司法參軍，鑑、迪功郎，新辟差充廣西經略安撫司準備差遣，餘業進士，女九人，婿承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趙師夏、進士葉穎甫、周巽、鄭宗亮、黃輅，從政郎紹興府會稽縣丞趙師若、黃慶臣、李公玉、曾孫男六人，淵、洽、潛、濟、澄、澄，女七人，先生歿有年矣，狀其行者，未有所屬筆，在以榦從學日久，俾任其責，先生既不假是而著，榦之識見淺陋，言語卑弱，又不足模倣萬一，追思平日步趨聲效，則悲愴哽咽，不忍書，亦不忍忘也，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閒，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以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絕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蠱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踏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則撫其言行，又可略與軼探同志之議，敬述世系

符里出處言論，與夫學問道德行業，人之所共知者，而又私竊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考焉，謹狀。

嘉定十四年正月日，門人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黃榦狀。行狀之作，非得已也，懼先生之道不明，而後世傳之者訛也，追思平日之聞見，參以敘述，莫誅之文，定爲草藁，以誌同志，反覆詰難，一言之善，不敢不從，然亦有參之鄙意，而不敢盡從者，不可以無辨也，有謂言貴含蓄，不可太露，文貴簡古，不可太繁者，夫工於爲文者，固能使之隱而顯，簡而明，是非愚陋所能及也，顧恐名曰含蓄，而未免於晦昧，名曰簡古，而未免於艱澀，反不若詳書其事之爲明白也，又有謂年月不必盡記，辭受不必盡書者，先生之用舍去就，實關世道之隆替，後學之楷式，年月必記，所以著世變，辭受必書，所以明世教，狀先生之行，又豈可以常人比常體論哉，又有謂告上之語，失之太直，記人之過，失之太許者，責難陳善，事君之大義，人主能容於前，而臣子反欲隱於後，先生敢陳於當世，而學者反欲諱於將來，乎人之有過，或具之獄案，或見之章奏，天下後世所共知，而欲沒之，可乎，又有謂奏疏之文，紀述太繁，申請之事，細微必錄，似非行狀之體者，古人得君行道，有事實可紀，則奏疏可以不述，先生進不得用於世，其所以可見者，特其言論之閒，乃其規模之素，則言與行，豈有異邪，事雖微細，處得其道，則人受其利，一失其道，則人受其害，先生理明義精，故雖細故，區區條畫，無不當於人心者，則鉅與細亦豈有異耶，其可辨者如此，則其尤淺陋者，不必辨也，至於流俗之論，則又以爲前輩不必深抑，異學不必力排，稱述之辭，似失之過者，孔門諸賢，至謂孔子賢於堯舜，豈以抑堯舜爲嫌乎，孟子闢楊墨，而比之禽獸，衛道豈可以不嚴乎，夫子嘗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鮮矣，甚矣聖賢之難知也，知不知，不足爲先生損益，然使聖賢之道不明，異端之說滋熾，是則愚之所懼，而不容於不辨也，故符太息而爲之言曰：是未易以口舌爭，百年論定，然後知愚言之爲可信，遂書其語，以俟後之君子，榦謹書。



永嘉先生八面鋒序

詳不人撰

永嘉先生八面鋒序

以事論事而不曲於事策。上體也。古之人。大抵皆然。而宋尤盛。永嘉先生。生丁其時。又以不羈之才。不次之學。不世之見濟之。是以作為籌策。以鳴國家之盛者。尤杰拔焉。淳熙中制。以其無所不該。觸之即解。因賜以是名。且令就試士人。持一冊為風箏。一日之助。始家傳人誦。與六經並軼。嗚呼。先生之文。非常儒所能及也。其見於用之異乎人。宜哉。惜乎用未久而元運興。竟零落於兵火。縉紳縱掖。曷由見之。偶得高太史李迪館閣本。因錄之為細帙。重舊有止齋序。今亡之。山西道監察御史姑蘇張益識。

永嘉先生八面鋒目錄

- 卷之一
 - 至言若迂有益於國 興大利者不計小害 陰去其弊則怨不生 工於所察遺於所玩
 - 示人以法不若以意 法令之行當自近始 大體立則不恤小弊
- 卷之二
 - 以勢處事以術輔勢 不以小利傷國大體 使人之畏不若使愧 為治勿使人覓其迹
- 卷之三
 - 兼才則隨所遇而能 不習不能不久不精 法以治民不貴乎擾 令有不便則亦可收
 - 將有所奪必有所予 用法公平則人無怨 法舉其略吏制其詳
- 卷之四
 - 天下之名生於不足 愛民當思所以防忌 法不慮其終者必壞 人主好要則百事詳
 - 不為而後可以有為
- 卷之五

用入之法當察其內 繩下嚴則入不敢盡 小有所屈大有所伸 易成之效亦易以敗

卷之六 事要其終知人用心 議論不一理未嘗異 法廢則人得肆其情 任用不可使人取必 逆耳之言不可不聽 為治不可以圖美名 去夫積弊當以其漸

卷之七 不可以疑心聽人言 民心難以小惠劫之 人主當固結人心 物以順至當以逆觀 諫因其明處乃能入 救弊毋為目前之計 天下之事不能兩全 利在一時害在萬世 致治非難保治為難

卷之八 用重刑者懼人之玩 法無善惡在人所用 行事雖同心術則異 才與法合不思其密 不以或然而廢常然 事有出於法度之外 善念無力則為惡勝 不以小節傷國紀綱 士量力而趨於其事 不可為而為之則凶

卷之九 剛強生於柔弱之餘 吏愛民則民亦愛吏 公私兩便則為良法 治世之災皆為祥瑞 用人不可倉卒責成 法本便民反以害民 良法多以權貴而沮 良法不得其人則弊

善與利者惟去其害 泛取者乃精取之法 法令不信則吏民惑 下之令生於自慢 守法度所以繫民心 立事不必執事之名 書生太高公卿太卑

卷之十 無事時當預求人才 用人要當自有所見 使人速得為善之利 不可以成敗論人物 民心以先入者為主 事不足撓為不足憂 人情不可使無所顧 為治當權利害輕重 理在人心隨寓而見

卷之十一 人之才有幸有不幸 聖人以無私而成其私 先其大者則小者服 天下之弊起於相仍 不可以一節而棄士 宰相得人則百官正 因事而納君於善道 事變常出於所不憂 為天下者使後可繼

卷之十二 善治者無赫赫之功 天下之弊自上啓之 人君求治不可太銳 從事其小而忘其大 為治當先立其在我 為治不可以有所懲

卷之十三 永嘉先生八面鋒 目錄

永嘉先生八面鋒卷之一

至言若迂有益於國

生財 國治 養士 論戰

仁人之言其始若迂闊而不可行及要其終而究其所成則夫取利多而終以無弊者無有能過其說故夫子之於衛嘗欲正名而子路笑之矣有若之於魯嘗欲以微而魯君非之矣夫衛之亂若正名之所能理而魯之亂若非微之所能揅然而欲無亂則莫若此二者可者其取利也遠故取之多而民不知其致力也深故政不暴而事有漸

國家當以廣財為常勿以乏用為急當以養財為急勿以聚財為急優游以當之暇裕以待之節用以為之先通濟以為之權崇本以為之政謹察州縣以為之紀綱賑恤災害以為之左右恐非為是長者之言不急之說事理之極至蓋如此也昔劉晏之在唐號為善理財者而晏之言曰戶口滋多賦稅自廣觀晏之言不啻不知為利正當傾倒坐困耳然財非天雨鬼輸不厚其所出而厚其所取其末不可繼此理固無難曉者晏之言若緩而切若迂而直若費而優不能使人不悠悠於此爾至於錢流地上報政無留然後前日之所謂悠悠者於此始決然矣

永嘉先生八面鋒 卷一

聽獄亦非所以爲戰。古之君臣雖若迂闊而不切於事情也。然天下之理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彼以利而責望民。則民散而爲利之從。而卒不獲吾之所求矣。孟子之言非有見於斯乎。獄死地也。戰亦死地也。人之在縲紲之中。錮銖之施。視若金石。毛髮之惠。視若丘山。使君臨一國者。小大之獄皆必用情。有哀矜之意。而無喜怒之私。則是昔之居死地者。皆受其賜。今安得不赴死地。以答其賜哉。民既樂爲之死。則陷堅卻敵。特餘事耳。莊公之言非有見於斯乎。班超不擾事見後。

衛之亂而孔子正名。秦楚交兵而孟子言義。蓋非正名不能已亂。非言義不能息兵故也。

與大利者不計小害

尤官 尤兵 郊貨 入粟 習射 用兵 水利 民兵

天下之患莫大於逆於所不可爲而止。以其可爲而爲之。庶乎其有成也。逆其不可爲而止。則天下無可成之功矣。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亦無時而可矣。聖人之舉事也。利一而害十。有所不忍爲。利十而害一。當有所必爲。利害之相當。有所不能爲。以其害之相當。雖得其利。而其爲害亦足以償矣。不若安於無事之爲愈也。

漢高帝捐黃金四萬斤與陳平。以閒楚之君臣。既而項王果疑范增。而增謝病以去。向使高帝計一時之小費。而有所愛於平。則楚之君臣。何至於相疑乎。漢景帝從周亞夫之計。以梁委吳。而不顧其母弟之親。既而吳楚之兵。盡銳於梁。而亞夫得以破七國。向使景帝顧區區之私愛。而有所顧於梁。則七國之鋒。何爲而可挫乎。諸郡掉卒。多費糧穀。吳漢欲罷之。而光武卒從岑彭之請。而不遣。蓋蜀之功。苟可以集。則糧穀不足較也。出內庫百五十萬緡以賜魏博。左右以爲與之太多。而憲宗卒從李絳之言。而不吝。蓋魏博六州之心。苟可以結。則府庫不足計也。若夫楚子重伐吳。而克鳩。畏吳報楚。而取郢。君子以爲所獲不如所亡。則子重不爲可也。漢武帝捕虜斬首。征伐四克。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君子以爲利不十者。不易。功不百者。不變。則武帝不爲可也。

夫去猛虎之爲害者。焚山而不顧野人之菽粟。去蛟蜃之爲患者。斷流而不顧漁人之網罟。天下之事。其所利者大。則其所害者小。固有國者之樂爲也。趙欲以長安君質齊。太后不可。大臣懼諫。太后益怒。左師觸龍以其王趙之禍。一說而行之。是王趙之利大。而質齊之辱。不足計也。漢高皇捐黃金數萬斤與陳平。以閒楚。恣其所爲。不問出入。而楚之君臣。卒以相疑。而至於亡。是亡楚之利大。則黃金之費。不足愛也。忍棄其所不可棄者。必有其不可棄者也。刃在頭目。斷指不顧。病在心腹。灼膚不辭。彼豈以爲不足愛而棄之哉。是必有其不可棄者。而存其愛也。

陰去其弊則怨不生

勸農 限田 任子 郊貨 尤官 堅兵 守邊 非設

人有常言。天下之事。苟有當於理。雖拂乎人情。勿卽也。吾則非之曰。事雖當於理。而情則拂乎人。而事不能以終濟。莫若陰有以去之。使人山之而不知。而怨亂不作之爲愈也。漢人不力農。使之力農。未必樂也。

惟是錯以爲不若使之入粟者。賜爵。則農自勸。楚人不事。蓋使之事。蓋未必樂也。惟高都以爲不若使之輸稅者。以帛而代錢。則蠶自勸。諸侯之強大。削之則必變也。而賈誼以爲分王其子弟。則有以悅其心。而其勢自弱。荒遠之屯。敵至則棄而走。陸贄以爲募士使居焉。則人當自爲戰。夫天下之弊。貴乎陰有以去之。則事無有不濟者矣。

工於所察遺於所玩

權監 任子 度廉 省官 敦俗 異端 農桑

士大夫之有爲於斯世。未嘗不爲去弊之說。而多至於遺其耳目之所玩。是以弊之在天下。去之雖若甚多。而算計見效。茫然如捕風搏影。卒不能有益於人之國也。圍坐而議政。皆曰官不可不省也。而至於任子之弊。三年之郊。動以萬計。此最爲濫官之大者。則習以爲常。而不怪。皆曰俗不可不敦也。而至於權監之弊。倡優輦帚。耀市而招之。此最爲傷風教之甚者。則恬然不以爲恥。異端皆言不可長。而度牒之降。則未有能爲之言者。農桑皆言不可緩。而未作之熾。則未有能爲之一說。如此等弊。士大夫不惟不能言之。亦且不自知之。耳目習熟。玩以爲常。不知其源之濁。則其流無自而清。其表之枉。則其影無自而正也。

示人以法不若以意

勸農 任官 察貪 聚斂

田子與隰子登臺。南望不言。而隰子知其意在於伐宋。齊威公謀於臺。而口吃。而役人知其意在於伐莒。曹公下雞肋之令。而楊脩知其意在於退師。上之人舉目搖足。而天下已知其意之所在。是故以法示人。不若以意示人。其意是在其法不在是。則不令而自行。其法是在是。其意不在是。則雖令而不從。漢文帝詔書數下。歲勸民耕殖。而野不加闢。至於示敦朴以爲天下先。而富庶之風自還。意之所重。無待於法也。唐德宗卽位。用楊炎議。作兩稅法。新舊色目。一切罷之。未幾刻剝之令。紛然繼出。法雖備具。意常誅求也。人主無不洩之意。而密意常在於所向之外。天下之人伏其外。而窺其中。以其洩而得其密。是故背人主之所令。以陰合其所向。天下之情。甚易曉也。子之養親也。胎豕以爲養。禮也。蛙蛤以爲進。非禮也。父告子以所膳。必曰胎豕。而不曰蛙蛤也。然退而察其親。則蛙蛤之爲嗜。爲子者何憚而不進之。以蛙蛤哉。夫父曰胎豕。而子曰蛙蛤。母爲不以其所命。而以其所不命耶。蓋其所命者。胎豕也。其所不命者。蛙蛤也。齊威公謀於臺。而口吃。人知其伐莒。揖朝而進人。知其釋衛。任官之道。示之以法。不若示之以意。其法是也。其意非也。雖重而亦輕。其意是也。其法非也。雖輕而亦重。且學士之任。未爲崇實也。唐太宗一貴尚之。而天下之人。欲趨素美。往往指爲登瀛洲者。非重其官也。重其意也。師儒之官。學者之指南也。魚朝恩一升講席。而籍紳名流。恥與之列。往往以橫經講道爲鄙。非輕其官輕其意也。

荀子曰。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口行相返。而欲賢者之至。不亦難乎。

法令之行當自近始

蘇文忠公厲法禁之說曰：聖人之制刑，知天下之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它疑之罪，不終朝而罷隨之，是以下之爲不善者，知其無有不罰也。至哉斯言！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自古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其所爲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疏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亦舜之術也。

商鞅欲變秦法，而不赦公孫賈之貴幸，趙武靈王欲行胡服，而不恤公子成之異議，趙奢欲收租稅，雖平原君之貴，殺其用事者九人。

方今馭吏之難，莫難於賊吏，蓋朝廷亦求所以禁之矣，而未嘗得所以禁之方，寬以養其廉，則皆狃上之寬而不知畏，繩之以法，則慮其怨而不服，抑將何以處也？愚以謂用寬不如用度，用法不若先服其心，天下心服而後法可盡行，賊可盡禁也。夫何故？天下之所以服者，常生於不偏，而其不服也，常起於不平。孟子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己不正而正諸人，父不能以行其子，況正天下而不出於正者，誰也？豈非朝廷之大吏耶？大吏而不正，不正而法不行矣。至於舉法以禁小吏，宜其怨而不服矣。昔陸宣公之秉政，至於蕃鎮之鞮鞢，亦確不受，雖德宗喻之而不奉詔，以爲鞮鞢之一弊，必至於金玉，則今之大吏省卒，徒自給者，恬不知禁，而箱篋之大於鞮鞢者，亦熟視而不問，此何理哉！大吏不正而責小吏，法略於上而詳於下，天下之不服，固也。

大體立則不恤小弊

用嚴 取士 役法 茶鹽 勸令

合抱之木，不能無數寸之朽，徑寸之珠，不能無微穎之嫌，良法之在天下，吾固知其不能無小弊也。惟其大體既正，則小弊有所不足慮矣。是故夏道尊命商人尊神，周人尊禮，而當時不文之弊，三代卒不以是而廢其所尊。夏政尚忠，商政尚質，周政尚文，而當時以野以鬼以儻之弊，三代亦不以是而變其所尚。誠以其大體既正，則微疵小害，雖時有之，亦勢之所不免也。漢文帝除肉刑，定笞法，而或者議其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是不知文帝之大體也。宣帝樞機周密，綜核名實，而或者議其王成之賞，趙蓋、楊、韓之誅，是不知宣帝之大體也。天之春溫而秋涼，春豈無一日之寒，秋豈無一日之熱哉？亦不失四時之體而已。傳曰：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管仲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韓子曰：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左氏之所謂本，管仲之所謂維，韓氏之所謂脈，吾之所謂體也。固其本，張其維，壽其脈，大體立矣。區區之小弊，不足深慮也。

唐世之法，大抵嚴於治人臣，而簡於人主之身，徧於四境，而不及乎其家。州閭鄉井，斷斷然施之實政，而宗廟朝廷之上，所謂禮樂者，皆虛文也。當是時，坊園有伍，而閭門無政，古人制度，宜不如此。上下以相維，

而父子夫婦不足保，古人紀綱，宜不如此。

世業 府兵 租庸調 省府 藩鎮

周人之大，不若邾莒，存於戰國，相吞噬之閒，殆數百年，獨立於既弱之後，雖秦、楚、三晉之強，猶有所畏而不敢動。秦之強，加於吳越，不二世而匹夫荷挺，奪之，曾不若周人既弱之後。

唐賢曰：高祖之興，亦何異？因時而起者歟？雖其有治有亂，或絕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幾三百，可謂盛哉。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

漢承秦後，民始息肩，蕭何作畫一之法，曹參裁清淨之說，後之議者，謂參幸當與民更始之際，不能立法度，與禮樂，爲漢建長久之計，不知秦鼎沸亂，息薪爲策，奏病煩熱，安形爲務，漢治之大體，正在於清淨不擾，撫摩其痛癢，勞來其呻吟，與之相生養之具，假其歲月，以極其涵養之功，而返忠厚淳朴之氣，如斯而已。必欲從事於區區之弊，如漢儒所謂改正朔，易服色，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書，建封禪，果足以救當時之瘡痍，調瘵，輕浮錮薄之習乎？以文帝之聖，豈不足於建立更法，循於苟且，請與禮樂，謙遜未遑，方且鎮之以淵默，示之以敦朴，守之以木強，敦厚之吏，雖稽古禮文之事，缺然，亦略不以爲意，豈不曰漢家制度，雖云未具，而大體不可亂耶？

永嘉先生八面鋒卷之二

以勢處事以術輔勢

水利 屯田 勸農 用兵 治體

處天下之事，不可以不因其勢，輔天下之勢，不可以不用其術。漢文帝之治，尚寬，文帝之勢也。至於殺使

者而必誅，差首虜而必治，盜環欲致之族，犯蹕欲棄之市，此又輔寬之術也。漢宣帝之治，尚嚴，宣帝之勢也。至於務行寬大之詔，酷惡爲賢之責，黃霸以寬而見擢，延年以嚴而見誅，此又輔嚴之術也。居文帝之時，而爲宣帝之嚴，居宣帝之時，而爲文帝之寬，是之謂不審勢，有文帝之寬，而不輔之以宣帝之嚴，有宣帝之嚴，而不濟之以文帝之寬，是之謂不得術。

才以盡其規畫措置之方術也。蓋自江而南，井邑相望，所謂開田曠土，蓋無幾也。是田有所不可屯，農有所不必勸，又將何施焉。施之既得其勢，而行之又不可以無術。其室廬治其錢簿，假貸其糧食，免寬其租賦，授之以種殖之法，率之以勸課之政，以如是之術，濟如是之勢，則砂磧之場，化為膏腴，荆棘之藪，變為柔麻。可指日而俟也。不然，徒講其政，不察其勢，是猶於步兵之地，而用車騎，於弓弩之地，而用長戟，徒察其勢，而不得其術，是猶士卒之不服習，器械之不精利，農之實效，終無時而可見也。昔韓延壽守馮翊，不勸農，饑遂守渤海，則勸農若延壽，饑遂可謂審其勢者也。勸課農桑，出入阡陌，教令種殖，至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若遂則又可謂得其術者也。至於大江以北，黃茅白草，蒼蘆盈目，蒼煙白露，瀾滿百里，不於此而屯田，不於此而勸農，其可乎。

不以小利傷國大體

魏倫 度際 格印 曹苗 顧鼎

為大者不屑於其細，而事之非甚迫者，君子不枉己以從之也。今夫千金之家，雖其甚欲，必不屑為販負之所為，詩禮之儒，雖其甚饑，終不敢鬻先世之圖籍，何者所傷者大也。是以計天下者，當不顧區區之小利，而深防乎廉隅之際，可也。昔董錯說漢文帝，令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免罪，夫上之獲利以佐國也，下之脫禍以省刑也，一舉而二利從，至便也。而識者每不可曰：長惡而傷死也。儒者之論大抵迂闊而不切時變，然使稍知體者觀之，慮其終，稽其弊，則事不食而死，無事貿貿然以自覺也。今天下所可慮者，循一切而忘大體也。淫濁者先王所禁，今反勸焉。賤穀粟之養，盛醴醴之設，白晝大都之中，列倡優具，懸幣耀市人而招之曰：吾酒爾，吾色爾，此甚可愧也。負乘者，聖人所戒，今反誘焉。閭巷之子，僧賈俠商，輕刻以射什一之利，輩流所不齒，國家相告身而委之曰：吾官爾，吾祿爾，此甚可惜也。問其然，曰：利之也，豈惟是哉。度牒數萬，以光天下錢穀之人耳。滋異端，耗生齒，不恤也。楮數寸以勸，無有歲月之智耳。長妄偽濫，桎梏不顧也。夫伐冰之家，不與民爭利，而詭遇以獲禽一壽者之所羞為，至於朝廷獨安為之，既務其細而忘其大，則以其不知體也。神宗熙寧間，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令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司馬溫公與李覺、王珪、王安石同對，溫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衰辭賜，饒時議以為衰，自知不能當辭位，而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急務也。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溫公語曰：臣非謂今日得兩府郊賞，能富國也。欲陛下以此為裁省之始耳。且陛下強裁省之，則失體，今臣以河北災傷，自求省郊賞，從其所請，以成其美，何傷體之有。

表匪舒奏馬苑之利，劉仁軌以非嘉名而止之。唐宇文融括客戶事，凡得客戶田八十餘萬，歲入數百萬緡，其利非不厚矣。而楊瑀以為不可，張說常引大體廷爭，事見宇文融傳。漸望之傳，載張敞上書，令有罪者入教，以備邊，望之不可云云，事竟罷。

使人之畏不若使愧

柳弄 戒貪吏

使人有所畏，不若使人有所愧。蓋有所愧則不忍欺，而有所畏則不敢欺。人之情，迫於畏而不敢欺者，不得已也。得已則復自若也。且法令以格其前，刑罰以督其後，此人君之所可畏也。然法令有時而窮，刑罰有時而不及，天下於其所窮所不及之處，要當保其無窮邪。故夫人君所持以革天下者，惟曰愧其心可也。閭巷少年，終日袒袖而奮呼，過衣冠揖遜之君子，則未有不逡巡而卻退，獵夫之勇，彎弧挾矢以馳騁於山林，過浮屠老子之宮，則斂衽肅容而委蛇於其側，孰謂士大夫風俗之弊，而獨無愧之之術乎。今天下之所甚病者，在於士夫之奔競，而官吏之貪墨也。吾以謂奔競不必抑，要於獎恬退，貪墨不必懲，要於崇廉恥。夫仁義之性，著在人心，未流之弊，生於人欲，彼方冒昧乎利達之途，頗冥乎富貴之境，而吾惟恬退之是獎，廉恥之是崇，追巢許於上古，追夷齊於中古，則端靜之餘聲，皎潔之末觀，皆足以激頹風而警流俗，豈必日抑之懲之，而後可革乎。入遜畔遜路之境，而虞芮之爭，以息，則餽於首陽之風，而頑夫之貪，以廉，名義之足以愧人心也。如此古之治天下者，有使其人不忍欺，有不敢欺，又有不能欺。若漢之文帝，是不忍欺者也。武帝，不敢欺者也。宣帝，不能欺者也。然不忍者，出於其誠，而不欺者，與夫不能欺者，特其威與察而已。威與察之用，有時而窮，則不欺之心，亦與之為無窮。誠之用，無時而盡，則不欺之心，亦與之為無盡。吾觀文帝天資長者，允恭淵默，見於躬行之際，不明不德，形於詔旨之辭，其所以尚忠厚，崇名義者，如護元氣，如保赤子，卒能激流俗而起愧心，吏不深刻，俗不告訐，自愛重而惡犯法，務寬厚而恥過失，廉平醇謹之吏，彬彬然盛於當時，非其至誠不息，不忍欺之明效大驗歟。若夫宣武則不然，殺戮非不慘，明察非不至，然宮闈之嚴，或者逆節猶露，宗廟之敬，或者包藏禍心，此非臣子之所忍為，而為之。況其他乎。威有所不至，察有所不及，彼其欺者，未嘗不自若也。嗚呼，武帝刑政滿天下，而不能禁惡逆於廟堂之上，文帝至誠在方寸，而朴厚忠實之風，形見於一時之久，治天下者，亦何貴夫斯人之不敢欺與不能欺耶。

敦俗論曰：漢之文帝，承秦之餘，舊染猶在，文帝一以君子長者待之，鎮之以淵默，示之以敦朴，行之以質木，重厚之人，比其久也。昔之告訐無行，與辟語無親者，人人自重，恥言人過失，漢之治，澹然與秦和同風，乃知書可焚，儒可坑，是古者可禁，而為民生厚者，不銷鑠也。

為治勿使人窺其迹

寬嚴 抑繁 扶弱

人君之治天下，使人愛之畏之，而其術不窮，要必有不測之恩威，行乎其間可也。夫為人主而使人可名以恩，可指以威，愛之或不畏，畏之或不愛，則其術窮。其術窮則治亦窮。亦知夫天乎，雨露以為恩，而有不測之雷霆，雷霆以為威，而有不測之雨露，使夫雷霆者，日轟轟焉，以求夫潛伏廢墜者而擊之，則人不之畏矣。使夫雨露者，日瀼瀼焉，以求夫生殖繁息者而澤之，則人不之德矣。惟其術之不測，此天下所以最

舞安於造化而不自知也。為人主者，其威雷霆，其恩雨露，皆出於不測之間。則人之視之者，若可愛又若可畏，其道神矣。其治更出於無窮，是故不必多殺之為嚴，殺一人亦嚴也。不必斗授足賜之為惠，而政令辭色皆惠也。賢哉漢之文宣、光武、肅宗也。文帝、肅宗，天資仁柔者也。宣帝、光武，天資剛明者也。惟其出於天資，故人皆得以指其偏者而後定，可以指定則可以窺矣。而四君者，不可窺也。薄昭、文帝舅也。竇憲、肅宗椒房之懿也。當時薄太后惟一弟，且素號長者，而憲亦著功西域，二人之於周禮，議賢議能，皆在所優容者。殺一漢使，文帝遣命羣臣往哭之，必哀之死。憲一奪沁園，肅宗遣以胡雛腐鼠目之，雖僅以免死，而陰馬諸族皆已屏氣股慄，壯哉仁者之勇乎。天下其孰敢以文帝、肅宗為一於仁柔也哉。寬大詔則下之廷尉，平則立之，是天下固不敢以宣帝為一於刑名也。勅駕異以安集，語諸母以直柔，天下亦不敢以光武為一於剛斷也。夫如是，則其恩也，其威也，特平定也。天下不知其所以為恩為威，則怠者勸，懦者立，姦者懷，遠者服，嗚呼！四君之治，所以獨優於七制者，其以此歟。若乃元帝之優游不斷，卒喪孝宣之業，顯宗苛察為明，而親以杖撞郎，此皆一於剛柔，誠不足與之埒也。

方歲之成春，乾坤之晏溫，動殖之寧止，豈不可樂哉。而一坐談笑未竟之間，或失色於迅雷之驟驚，慘者舒伏者奮，旬者遂天地造化之政令，發於頃刻而變於四海，莫敢或玩而為之者，變而發，發而齊之也。

處利害外則所言公

虞華 任子 奔說

抱憂而知輕重者，必在獲外望室而知高下者，必在室外處當世而知當世之利害，必在利害之外也。夫天下利害不難知也，人能心平而氣定，高不為名所眩，下不為利所休者，類能言之。至其自處於名利之間，則公議迫於私情，國謀奪於身計，而利害之實亂矣。且天下之利害，與一己之利害，孰大孰細，孰輕孰重，而一為名利所動，則知有一己之利害，而不知有天下之利害，言用兵者，但知成功之為貪，而不知勝負之有係於國也。言財穀者，但知多積之為夸，而不知聚斂之有害於民也。苟求便於一己，而不暇恤其當否之如何，此士大夫之為通患，而古今之所同然也。昔鄒忌之貌不如徐公之美，問於其妻曰：徐公何能及公也，已而問其妾曰：徐公何能及公也，已而問其客曰：徐君不若公之美也。既見徐公，孰視以為不及，窺鑑而自視，則誠不如乃曰：妻之美我者，愛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有求於我也。士大夫之言利害，得無類是乎。

六太息之書，不出於漢廷之諸老，而陳於維揚之年少，三十字之獻，不見於唐室之公卿，而見於晉州之男子，晉州男子見元載傳。

昔石勒嘗使人讀漢書，聞鄒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遂得天下。及問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夫以漢高之智，豈不及石勒哉。高祖處利害之中，故其智昏；石勒處利害之外，故其智明也。

永嘉先生八面鋒卷之二

兼才隨所遇而能

文武全材 四科取士 權議 書曰

昔者禹有功於水土也，然禹之功不在於此，而遇於此也。使必以禹之賢不外是，則其所能者，不亦卑乎。稷固有功於播種也，然稷之所施不在於此，而遇於此也。使必以稷之所施盡於是，則其所以及人者，不亦陋乎。伊尹之才，該於所學，故天下未定，伐夏救民，則身之，天命所歸，相與扶持而協贊，則亦身之。伊尹之學，其初未期於夏用也，時乎伐夏，則以除殘而已；不伐夏，則伊尹之學，果無可施乎。周公之才，亦該於所學，故三監作難，舉兵而東征，則為之；淮夷既平，而持盈守成，則為之。周公之學，其初未嘗為東征計也。時乎東征，則以之平暴亂而已；不東征，則周公之學，果無所為乎。若夫後世之人，則不然。禪讓之智，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孟公綽之賢，援於為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黃霸之才，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功名損於治郡時，薛宣所在而治，為世吏師，及居其位以苛察失名，彼其才則誠有限，而其器則誠有極也。強其所不能，冒而為之，則亦敗事而已。

不習不能不久不精

車戰 習射 民兵 屯田 水戰

人皆曰居今而效古。誠難也。愚則曰居今而效古。要之以目前。誠難也。要之以持久。不難也。何者天下之事。不習則不能。不久則不精。齊楚之異音。求其同焉。固難也。然居於莊嚴數年。雖日捷而求楚語。不可得者。習之而久之。胡越之同聲。求其異焉。固難也。然長而成俗。雖至死而不相違者。習之而久之也。惟技也亦然。庖丁之解牛也。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十九年之後。刀刃若新。發矟。非習於解之之久乎。紀昌之視虱也。數月之間。始浸大焉。三年之後。如車輪焉。非習於視之久乎。事之在天下。大抵然也。所患者其不能持之以至誠。待之以歲月爾。孰謂士大夫之習射。兵之寓農。有不可施於今日耶。抑嘗以鄉兵水戰之事而觀之。三丁擇一。獨其租賦。閒月習射。歲終大校。李抱真施之於澤潞。比三年而皆為精兵。北人固不閑於南方之水也。然造戰船數百。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世宗行之於周。而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然則士大夫之射。兵之寓農。誠使講而習之。習而久之。三代鄉射之法。井田郊遂之制。可復見於今日也。法以治民。不貴乎擾。

文科

詳於法者。有法外之遺。茲工於術者。有術中之隱。藥所以治病也。用藥已過。則藥之所病。甚於未藥。枉所以治苗也。耘之數。則蹂踐之害。酷於稂莠。凡天下用意過當之事。往往舊害未除。而新弊復作者。其患正在此爾。曹參為齊。相避正堂。舍蓋公。咨以治道。得清淨之說。用以治齊。不擾獄市。粹然有君子長者之風。其後繼蕭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為丞吏。吏之言文。深刻欲務聲名者。斥去之。見人有細過。專務掩覆。蓋之。其相業猶治齊也。後之議者。謂參幸當與民更始之際。不能立法度。興禮樂。為漢建長久之計。苟侍其一旦之安。而廢其經遠之慮。蓋不知參為漢建無窮之基者。正此也。自春秋戰國。以及秦項之際。縱橫捭闔之說行。而天下之俗。浮刑名。法家之說勝。而天下之俗。薄。浮薄之風。相扇相激。而極為秦項之禍。大漢之興。民始息肩。知有生人之樂也。如病者出於九死之餘。惟當屏絕外事。安坐飲食。以漸復其已耗之血氣。雖未衣冠佩玉。進趨揖遜。君子固不以為廢禮也。漢於斯時。當洗滌吾民之垢。而撫摩其痛痒。勞來其呻吟。與之相生養之具。假以歲月。以極其涵養之功。而措之既庶既富。養生送死無憾之地。不然。變畫一而為紛。更舍清淨而為煩苛。飲淳之牛。必欲易之以清淨之水。如漢儒所謂。改正朔。易服色。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者。果足以救之耶。參雖飲酒不事。其所好惡舉措。養天下忠厚淳朴之俗。以變二三百年輕浮。餽薄之習。為慮深矣。至於孝文之時。告訐之俗。易流風篤厚。禁罔疏闊。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當是時。稽古禮文之事。缺然未備。顧何損於治道也哉。後世言治。與文景以恭儉。厚下之效。推其涵養變化之功。實參發之也。曹參代蕭何為相。屬其後。相曰。以齊獄為寄。慎勿擾也。後相者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茲人安所容乎。班超為西域都護。後有代之者。問策於超。超戒以不擾。其人以平。笑之。卒如超所料。物之生。林然。然。孰吾榮乎。孰吾枯乎。已然而莫知其然者。其性也。且而曝之。夜而濡之。一日風之。二日

霖之。三之日。溘然矣。惟人亦然。無撓則寧。無拂則全。驅之以刑。齊之以德。臨之以德。而天下之性。溘然矣。堯之治天下。不舉善。不去惡。不治小。不教大。民視堯亦天耳。天何心於我哉。舜之治天下也。必治之而後安。雖然。猶未始與民相撓也。三王之於民。如恐赤子之啼。而亟乳之。至五霸則又鞭朴隨其後也。大道何從而行乎。唐太宗嘗指殿屋而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創既成。勿敢改易。苟移一椽。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

發運 隔官 民兵

世之言曰。事善不善。特未定耳。而令在必行。則又有甚不然者。漢高祖開闢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則稱善。及聞張良之言。則吐哺而罵。唐李綱諫高祖。擢用舞胡為五品。高祖曰。業已授之。不可追也。而陳琳之論。則以用之。而非胡不可追。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業雖已授。非而可追。古之人。曷嘗以是而為在位之累哉。適足以明其無我而已。仁宗朝。嘗行簿為民害。仁宗斷然能之。太上皇朝。隔官為民害。太上皇斷然能之。比年發運司為民害。主上亦斷然能之。

將有所奪必有所予

抑遊民 懲貧吏

將有所奪。必有所予。予之者未至。而奪之者先行。人情不安也。游手可抑也。亦不可以盡抑也。無田與之耕。而欲開民之不游手。勢不可也。故善抑游手者。莫若井天下之田也。仇餉可責也。亦不可以盡責也。無粟與之食。而欲飢民之不仇餉。勢不可也。故善責仇餉者。莫若足天下之食。出一井而天下自爾無游手。何用抑歟。食一足而天下自爾無仇餉。何用責歟。縉紳士夫。固非齊民之比。而人情不甚相遠。愚嘗怪今之議者。徒知奪之之說。而未知予之之說。往往今日奏一議。欲律天下之貧。明日奏一議。欲起天下之餒。吾恐法外之姦。愈生。令行而詐愈起。將至於用濟人之鼎鑊。漢人之磔磔矣。孝宜嘗增吏祿矣。百石以下。則益之。百石以上。則不增也。光武亦嘗增吏祿矣。千石以下。反減於西京。六百石以下。乃增於舊秩。二君之意。豈輕其大而重其小哉。誠以大吏祿賜有餘。而小吏廩食不給也。王荆公云。方今制祿。大抵皆薄。州縣之吏。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欲其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貨產。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則輸贖取容之意起。而於奮自強之心息。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士之貧者。扶老攜幼。千里而就一官。祿既薄矣。而又州縣之賤。乏者。上官之私怒。而不悅者。有終歲而不得一金。且夫假貸以往也。飢寒以居也。狼狽以歸也。非大賢君子。誰能忍爾。而曰爾無貪。我有法。豈理也哉。是故莫若均天下利祿。使其至遠者。如其近者。增其寡者。如其豐者。如此而猶不改。則吾之法。一用而天下服矣。

三代之井田。齊之內政。唐之府兵。與夫口分世業之法。當是時不聞有游食充食之民也。今日地少而民多。欲耕無田。欲蠶無桑。欲漁無水。欲坐而作無肆。欲負而販無市。則食於丐。食於兵。食於倡優。食於胥史。食於巫覡。食於淫祀之祝。食於佛老之使令。無疑也。彼冒愧而為之。活且莫焉爾矣。

用法公平則人無怨

省了 汰兵 限年 任子 用刑

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廢廖立爲民。徙之汶山。及亮卒而立垂泣。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勝。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天下其有不服乎。

伊尹曰。阿衡衡所以權萬物之輕重。而歸於平。周公曰。太宰宰所以制百味之多寡。而適於和。惟其和平而已矣。故爲重爲多者無所德。爲輕爲寡者無所怨。衡宰之上。實無心也。故古之事君者。亦無心而已。昔叔向被囚。而祁奚免之。叔向不告免也。而朝。范滂被繫。而霍諝理之。滂往候之而不謝。嗚呼。國之大臣。其用心如祁奚。霍諝。則名迹之或匿或見。權勢之或遠或近。皆可以兩忘也。夫周之於商民。至矣。勸之之辭曰。天惟界矜爾。我大介賚爾。懼之之辭曰。爾探天之威。我致天之罰。我豈以喜怒之私而行乎。勸懲之聞哉。有天存焉。吾聽之而已矣。待商民以天。不以己意。吾心無愧於天。亦無愧於人矣。

夫商坐肆。持權衡而售物。銖而銖焉。兩而兩焉。鈞而鈞焉。而不爲人交手授物。無敢出一語者。苟陰合權衡而罔利。而所贏者。僅若毫髮。衆皆怒而棄之也。

東坡嘗論權衡。言自漢武帝以來。至於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賞或不貲。未嘗少縱。至私釀終不能絕也。周公何以禁之。曰。周公無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答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答其子而責之。學乙答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

法舉其略吏制其詳

銓選 取士 斷獄 治罪

古之治任吏而不任法。後之治任法而不任吏。古之人非廢法而不用也。法舉其略。吏制其詳。天下之利害。吾知之。吾爲之上。之人不吾禁也。能知其成而責其效而已。故天下之事。可否廢置。皆制於吏。後之人非廢吏而不用也。吏滿天下。而以律拘之。心知其利。而不能以盡爲。明見其害。而不能以盡去。尺寸遠之。則事未及成。而以失律報能。開矣。故天下之事。可否廢置。皆聽於法。嗚呼。國之有法。猶古人之談兵也。吏之用。猶今人之用兵也。古人之所談者。亦舉其大要云耳。至於縱橫變生。出奇制勝。則甲兵者。臨事而爲之。應。如其以古人之所談者而拘之。則亦敗事而已。管仲之治齊。商鞅之治秦。舉一國之事。而聽其施設焉。故其富國強兵之效。亦有可觀。曩遂之守渤海。趙充國之降先零。舉一方之事。而從其便宜焉。故其當時便宜之政。撫御之略。皆得以其所欲。任吏而不任法。其效如此。有天下者。其可以無法而拘吏哉。

選法之弊。其弊在於任法。不在任官。任法而不任官。是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爲行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爲朝廷爲官擇人之具。所謂尙書侍郎郎官者。據案執筆。閉目而書。紙尾而已。是故今之注擬於吏部。始入官則得簿尉。自簿尉而得令丞。推而上之。則得幕職。由是法也。又上之至於守貳。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格。曰應格。雖貪闖者。披儒者。老耄者。乳臭者。愚無知者。庸無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愧。與者不之難。曰不應格者。雖其實賢能廉潔。才智皆不得也。不得莫之怨。不與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怨不恤。吾事畢矣。如募役焉。書其產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久近。而勞逸之吁。一吏而閱之。可盡矣。賢不肯愚。智何別焉。宋以蔡廓爲吏部尙書。廓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曰。黃散以下。悉委。廓猶以爲失職。遂不拜。蓋古之吏部。雖黃門散騎。皆由吏部之選授。則當時之爲吏部者。亦豈止取夫若今之所謂應格者。而爲黃散耶。愚以爲今之吏部。要當略小法而責大體。使夫小法之有所可否。而無保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亦不失夫銓選之本體。而不害夫法之大意。則善矣。

永嘉先生八面鋒卷之四

天下之名生於不足

儒林 循吏 獨行 逸民 忠孝

舉國皆儒。則儒者之名不聞。爲吏皆循。則循吏之名不聞。士皆純德。野無遺賢。則獨行逸民之名不聞。爲子皆孝。爲臣皆忠。則忠臣孝子之名不聞。蓋嘗讀渾渾之書。而得九官十二牧之爲人。讀灑灑之書。而得伊尹伊陟傅說之爲人。讀騷騷之書。而得周召閔天之徒。之爲人。或皆大儒也。當時不稱其爲儒者。皆能致循良之吏也。當時不目之曰循吏。彼皆爲忠爲孝也。當時不指之爲忠臣孝子。下至於鄉黨序序之閒。不聞其有獨行。山林草澤之閒。不聞其有逸民。自魯國之人以儒稱。則儒道衰於周矣。自鄭子產。楚孫叔敖。以循吏聞。則吏治衰於列國矣。自伯夷。柳下惠。以獨行著。則天下之事。始有尙偏之弊矣。自長沮。桀溺。之徒。以逸民而長往。則韜光鑿影於漁樵閒者。多逸民矣。自子胥以忠稱於吳。曾參以孝稱於魯。則忠臣孝子。稀疏寥落。如參辰相望矣。嗚呼。士以一行得名於時。彼亦何等時耶。是故西漢之有儒林。有循吏。非西漢之美事也。東漢之有獨行。有逸民。非東漢之美事也。李唐之有孝友。有忠義。非李唐之美事也。實泯於有餘。名生於不足而已。

王雅之詩。其序不言美。極盛之卦。其爻不言吉。是二者文雖不同。而意出於一何也。天下之事。名生於不

足德汎於有餘。方其美惡之相形。善否之相傾。故天下之人。得以窺其跡。而議其事。大人君子。處於純全。至正之地。其不言之妙。不言之神。足以感動萬世。雖乎其不可知者。天下之人。雖欲指而名之。頌而美之。豈可得哉。詩之所述。一介莫不稱美。而成王之雅序。獨不言美焉。非不美也。易之諸卦。一事之得。莫不言吉。而乾之六爻辭。獨不言吉焉。非不吉也。道盛德備。不可得而形容也。有則有名。不立。無則有之名。始著。蘇文忠公稱歷歷之盛曰。天人和同。上下歡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烈難名。而福祿無窮。當是時也。尚復有名之可指乎。

愛民當思所以防民

省刑 新書 教文

刑所以殘民。亦所以厚民。刑所以虐民。亦所以安民。今之天下。惟嚴於用刑。而後可以言省刑。惟公於明刑。而後可以言恤刑。漢文帝寬仁之君也。而後世之論。則曰以嚴致平。漢宣帝持刑之君也。而當時之詔。則曰務行寬大。故文帝之於黎民。醇厚。正自其以嚴致之。而宣帝之吏稱民安。亦自其持刑得之。吾嘗怪夫世之迂儒。曲士。不明聖人之旨意。姑取無用之空言。以自高大曰。聖人無事於刑也。聖人之果無事於刑也。而天下可以免刑哉。故吾之所謂無刑者。非世之所謂無刑也。必有使之而至於無刑也。恭維主上仁民愛物。與堯舜刑期無刑之意。異世同符。邇者曲軫宸慮。哀矜庶戮之不辜。親屈帝尊。臨軒慮囚。而又遣部使者。分行諸路。一清囹圄。惠至渥也。尙慮州縣之吏。不能體悉聖意。必欲如臯陶之不負所委。以推廣好生之德。故愚不敢採撫陳腐。而苟有贊美。切謂今之天下。惟慮夫用刑之不嚴。明刑之不公。是以爲善者良者之不幸。而姦者詐者之幸。用於人情之私。非用於人情之公。是以爲天下之病也。

周公之詩曰。既取我子。毋毀我室。說者曰。詩人之仁也。鄭伯之詩曰。無踰我牆。無折我桑。說者曰。詩人之愛也。是則然矣。知仁民而未知仁之方。知愛物而未知愛之意。與其愛我子之取。孰若常固其室而不可毀。與其愛我桑之折。孰若常高其牆而不可踰。

古之立法。不惟懲天下之已犯。亦所以折天下之未犯。蓋已犯之必懲。未犯所以必折也。今夫民之情。固喜溫而惡寒。欲涼而惡熱。然冬不寒。夏不熱。則民病而死矣。是故愛極者。恩之所從銷。寬甚者。猛之所自起。求用刑之疏者。必至於用刑之數。求天下之喜者。必反以得天下之怨。理固然也。故漢高帝如此。其寬仁也。入關之初。結天下之心。如此其亟也。欲除秦法之苛。如此其銳也。而其與民約法。亦曰殺人者死。帝不以爲疑。民亦不以爲請。何則。上下皆使其當然也。殺人而法不死。孰不相殺。以至於大亂。故雖高帝欲取天下之速。而不敢有殺人之罪。以陷天下之心。雖秦人之苦於苛。而不以高帝之不容殺。爲帝之虐。然則古之立法之意。可知也已。大抵始於必用。而終於無所用也。今之法。則不然。始乎不用。而終於不勝用。夫法不求民之入。而拒民之入也。古之法。民不入也。不招以入。而民之入也。不縱以出。夫惟不出。是以不入。故始乎必用。而終於無所用矣。

爲矢者有殺人之心。而天下不可廢矢也。然人人而知擇焉。則矢可無乎。曰。吾心存焉。雖爲矢無害也。夫

子未嘗廢釣弋也。而所以仁禽獸者。至矣。是故惟君子。不以所居遷所存。臯陶之刑。皆春風。湯師之帥。皆時雨。遇所居而遷焉。斯下矣。

法不慮其終者必壞

租籍 晉書 積勞

西漢而下。創法垂制。得三代之餘意者。莫唐若也。夫取民之法。每患其輕重不均。唐則一之以租調。養兵之法。每患其坐食無用。唐則處之以府衛。建官之法。每患其名實雜糅。唐則納之以六典。使民不至於困。兵不至於充。官不至於濫。太宗之法。庶幾先王者。非以此歟。建官之法。傳之至於景龍。則有墨勅斜封之濫。而古制遂以壞。養兵之法。傳之至於開元。則有長驅驍騎之制。而府衛遂以變。取民之法。傳之至於建中。則有兩稅之目。而租調遂以廢。夫中宗之君。固不足深責。而張說。楊炎。亦非暗於事機者。豈可輕改太宗之法。歟。蓋嘗考之。丁以百畝爲率。租以二石爲額。調以絀布爲制。役以二旬爲限。此租調之法也。然無以葬者。許鬻永業。自狹鄉頓寬。鄉者併鬻口分。既許其鬻。則兼并寧不啓耶。已鬻者不復授。則課何從均耶。在府則力田。番上則宿衛。無事皆農夫。有事皆精卒。此府衛之法也。然河東。河北。關右。隴左。府之環京畿者。五百餘。淮南。江南。劍南。嶺南。府之在諸道者。幾二十餘。雖曰重內輕外。何多寡之不等耶。外既輕矣。卒有調發。豈能朝夕至耶。分職率屬。則曰省。曰臺。曰寺。曰監。序勞秩能。則有品。有爵。有階。有勳。此建官之法也。然承隋之後。官不勝衆也。乃驟而爲七百三十事。可以省也。乃復增制員外。在當時已不能守。何以責後世之變耶。太宗之法。固美矣。夫惟不慮其所終。不稽其所弊。是以難行之一時。而卒不能以行之久遠也。

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斗米十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之患。仁宗治平中。詔陝西刺民。號義勇。又降勅。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然其後不十年。義勇運糧戍邊。以爲常。神宗熙寧中。行青苗之法。雖不許抑配。其間情願人戶。乃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於鄰保。溫公亦謂民知所償之利。不知還償之害。是也。

人主好要則百事詳

治兵 理財 治獄 擇吏

古人有言。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嘗探是說。以考古今之治亂。蓋無有不原於此者。三代人主。虛心恭己。以論相於上。自庶言庶獄庶事。不敢兼知。以亂其純一。而汨其聰明。是以廟堂之閒。必得賢相。而相總領衆職。進退百官。亦無有不得其人。某人治某事。某人居某職。予之者不敢輕。而得之者不敢慢。恪守官常。惟職是舉。夫然後道德政事。並行而不偏廢。自三代以還。道揆不明。而法守滋亂。而不可收拾。吾觀漢文帝之賢。若足以超三代之治。斷獄錢穀之數。問之周勃。又問之陳平。文帝固非好要之主也。武帝之英雄大略。若足以超三代之治。然若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此言之發。何爲者耶。武帝抑非好要之主也。夫大體之不知。當務之急。所謂造原立本。關與衰治亂之本者。一不暇講。天下之事。百官有司

之守。方叢然萃於吾身。而欲兼之。漢治之。不古。無足怪也。蓋嘗論之人。主以一心之智慮。兩耳目之聰明。如其煩於獨斷。而役於瑣瑣之常務。則事理之所在。必不能精講而深究。則士大夫之受命承教者。必至於依違而苟且。大抵天下之理。造命容有不實。則將命者得以乖違。起事容有不中。則趨事者得以鹵莽。好詳之弊。其極必至於此也。方今天下之務。莫重於兵吏。其次莫重於刑獄錢穀。然使廟堂之上。操約御詳。惟二三大臣。是究是圖。是信是使。彼大臣既得其人。則百官有司之閒。亦莫不各當其職。夫然後付之以兵吏之事。刑獄之事。錢穀之事。為視者不使之治庖。為工者不至於易技。至於斯時。誰敢不究心奉職。以濟吾所欲為耶。

昔唐憲宗銳意於為治。杜黃裳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操執綱領。務得其大者。至於簿書獄訟。非人主所任。又謂王者任人責成。見功必賞。見罪信罰。執事不盡力。周世宗遠棄破北漢。自是政無大小。皆親決。高錫上書。以為不若擇立心公正者。為宰相。愛民聽訟者。為守令。豐財足用者。使掌錢穀。原情立法者。使掌獄訟。人主但視其功過。而賞罰之。何憂不治。二說然矣。差之毫釐。異乎吾所聞也。夫人主之任人。將人人而任之耶。抑任一相而使一相之任百官耶。如其人人而任之。百官有司。皆出一人之所量授。則與夫好詳之弊。亦無以大相過也。

不為而後可以有為

昔者禹。皋陶。皆有絕德也。舉天下之任。付諸此身。可以優為而無忌也。然終禹之身。以功開。終皋陶之身。以謫開。禹告皋陶曰。乃言底可績。蓋責皋陶以功。而皋陶乃曰。予未有知。皋陶告禹曰。汝亦昌言。蓋遜禹以謫。而禹則曰。予何言。禹終無侵謫之心。皋陶終無攘功之意。夫禹豈拙於發明。而皋陶豈懦於有行者。蓋天下之事。不可以兼而為。而人之智慮。不可以分而用。以不可兼之事。而加之不可分之智慮。必欲盡取而為之。其不廢且敗者。幾希。是故必有所不為於彼。而後可以有為於此。必有所不為於小。而後可以有為於大。雖禹。皋陶之絕德。不敢兼也。而況非禹。皋陶之絕德乎。況乎所當為之事。抑又難於禹之功。皋陶之謫乎。三代以還。士君子之有為於世者。自恥其才之一偏。而愧其力之不能兼舉。則皆取天下無窮之事。一切以其身焉而任之。以宰相之職。而乃下為百司庶府之事。弊精耗神。治功益陋。凡所謂造原立本。關輿理亂之大典。謨吁咻。以天命相飭詰者。則闕焉無聞。是非為彼廢此。役小忘大之病乎。漢興以來。此病尤甚。是以賈誼長太息於文帝之時曰。大臣持簿書不報。期會之閒。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取壞。因恬而不怪。虛不勤於耳目。王吉亦言。得失於宣帝曰。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嗚呼。風俗之不美。大臣之所當慮也。萬世之長策。大臣之所當為也。當慮而不慮。當為而不為。豈漢廷大臣之才識。不逮此耶。正以盡力於其小。則其大者。固有所不暇為也。役志於其末。則其本者。固有所不及究也。夫人之智慮。雖不一稟。而其精力。要亦有限。盡心一色者。至戴星出入。僅勝百里之政。而振職內史者。至積旬稽密。而後劾勅不相。

背戾。彼其役役於簿書期會之閒。安能復有餘力。而為當務之急耶。文帝時陳平為相。不對錢穀之問。宣帝時丙吉為相。不問橫道之死傷。

永嘉先生八面鋒卷之五

用人之法當察其內

陸隴 朝見 澄原

人之言曰。物至而後鑒得用其明。事至而後君子得用其情。若弗接乎吾前。則泯然矣。能耶否耶。吾且不得而見。而況能察歟。是說然矣。然人才之能否。未易察也。退然如不勝衣。而能以管園竊。今將求之以壯勇。則失之矣。年老短小。而能使盜賊解散。今將求之以奇偉。則失之矣。齒若編貝。而能反風滅火。今將求之以文辯。則失之矣。是夫人之才質者。不易察如此也。齒若編貝。而能反風滅火。今將求取人矣。丰姿詳雅。精神明秀。而誤天下之蒼生。則丰采不足以取人矣。踔厲風嚴。常屈挫人。而諸事羣小。則議論不足以取人矣。是夫人之虛偽者。不易察也如此。人主於此。將孰從而察之歟。聞之曰。人才之在天下。當察之於內。不當求之於外。當考之以實。不當信之以文。夫詐而似智。佞而似忠。遲鈍而得深謀。鄙薄而能立事。人主鮮有不惑於此。夫惟察其內而窺之。即其實而觀之。心鑑內明。天機洞照。於一見之頃。而得之於耳目之外。則是非能否。瞭然不能欺矣。昔漢武帝知人善任。使其於一世之人才。亦嘗致其察矣。獨惜其舍內而徇外。遺實而取文。夫是以所用者。皆非真材實能。衛霍之容。甚武也。則用之。張周。桑孔之狀。甚銳而巧也。則用之。公孫。鄭。枚。儒服儒言。甚秀而文也。則又用之。至於汲黯之質直。今日。其能明。

日謂其無學。又明日怒其妄發。徒之內史。遷之淮陽。當是之時。苟非震整而翹秀。便捷而奮發。帝皆有所不決焉。然愈多而愈不濟。一用之則一窮。嘗讀吾丘壽王傳。觀其書責之曰。子前朕用之時。智略幅湊。以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里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前之時。是不察其內而徒信於其外。則稱意於前而不稱意於後。失人而然也。厥後宣帝總核名實。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以然。其懲武帝之弊而得之歟。是故人主之觀人。要當以武帝爲戒。以宣帝爲法。

續下殿則人不敢盡

荀且 意附 越歐 阿諛

君臣之閒。可以相忘。而不可以相忌也。相忌之隙開。君臣之道喪矣。且天下之事。無定形也。見其賢而舉之。以進善也。而可疑以植黨。見不肖而去之。以絕惡也。而可疑以立威。與作之鄰於生事也。安靜之似於因循也。忠直者。疑於訕上也。慮患者。近於妖妄也。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無有必然可指之定形也。苟人主牽於意見。而操疑吾不信之心。亦孰肯冒而爲之。以自速於禍也。耶。大凡憂畏生於不足。猜忌起於有閒。上之繩下也。太嚴。則下之奉上。也不敢自盡。故操權急者。無重臣。持法深者。無節士。何者。有所拘者。不能有所縱。戚然自危。必不敢泰然安意爲之也。嗚呼。人君之禁其臣。使之懼。不免之。不暇。屏迹以逃嫌。損威以避禍。豈國家之福也哉。古之大臣。其操心也不危。其臨事也不忌。是以優游閒暇。而能有所建立。蓋昔者堯之咨四岳曰。孰能治是水。四岳曰。鯀可。曰。孰能罷朕位。四岳曰。舜可。鯀方命圯族。雖堯亦度其不可用。而四岳乃以甚不肖之人。而猥充至重之責。自今觀之。必曰是誤國也。舉天下而與人。此豈細事哉。而四岳遂以天下之匹夫。上于天子之正位。自今觀之。必曰是非當言也。舜命禹征有苗。已督師往。而益以一言贊禹。禹遂班師。遂爲之誕敷文德。而有苗格。舜命禹征。禹既行而益有言。宜告之。舜不告。舜而告之。禹承命於舜。及其不遂行也。宜先稟之。舜乃擅發兵而不疑。自今觀之。則益之言。可以謂之沮壞成事。而禹之事。乃逗留君命。古之君臣。其相體悉也如此。一德一心。相與忘機於形骸之外。小過不責。大言不怒。然後能濟天下之功。三代以還。上忌其下。下疑其上。爲天子大臣。而瑟縮踧踖。常若有所掣其肘。而係其足。左顧右盼。惟恐人主之譏。其後。吾觀漢武帝以剛明之資。督責臣下。自李蔡。嚴。青。翟。趙。周。數相。駢死。牢戶。石。處雖僅以謹論。亦數被譴。公孫賀。至於涕泣不敢受命。當時視處鈞衡之地。如以其身蹈不測之淵也。至於宣帝。其忌刻又過之。趙。蓋。韓。楊。之倫。以微罪誅。其它自全。惟陳萬年之順從。內吉之謙謹而已。高才之立其朝者。未始不累之也。世多咎衛青之事武帝。不招士。張安世之事宣帝。不薦賢。嗟夫。魏其。武安。以厚賓客。爲天子切齒。霍將軍以秉權位。萌驕乘之禍。其盛未遠也。況青。精。兵。百。萬。抗。威。沙。漠。安。世。身。統。禁。旅。同。國。之。命。此。固。武。宣。之。所。側。視。貌。親。而。心。難。之。者。使。其。招。士。進。賢。以。收。士。大。夫。之。譽。其。能。免。乎。故。其。天。子。之。大。臣。當。使。之。施。爲。注。指。不。盡。拘。於。繩。墨。規。矩。之。閒。開。有。所。餘。旋。操。挈。以。禦。服。天。下。之。情。當。使。胸。胸。露。臆。以。與。天。子。共。推。無。疑。之。心。不。可。爲。曲。廉。細。謹。以。自。免。於。吏。議。可。也。今。之。大。臣。坐。於。廟。堂。何。其。深。深。如。燕。之。巢。於。幕。也。平。日。所。論。薦。者。才。氣。雄。偉。足。以。任。重。致。遠。者。何。人。也。議。論。俊。拔。足。以。爲。安。

而慮盡者何人也。幹局明練。足以剴煩而解紛者何人也。大抵阿諛。阿諛。苟且怠慢。如立仗馬。如轅下駒耳。此無他。禁人而已。則人始逃嫌而避禍也。心知其利而不能以盡爲明。見其害而不能以盡去。拱手帖耳。以僥倖於久安而不奪。尺寸違之。則事未及爲。而以失律報罷矣。爲今之計。莫若以堯舜爲法。以漢武宣之事爲戒。公卿侍從之閒。略其小失而責以大綱。使之稍稍然。釋去肩背之芒刺。從容屏肆。措意於法令之外。而後苟且怠惰。阿諛。阿諛。有所不禁而自風休雪釋也。

小有所屈大有所伸

存記綱 委士氣 制私情 聽直言

人主之有爲於天下。其心未嘗不欲朝廷之尊。而紀綱之肅也。而人主之所爲。則每有以自墮其尊。而壞其所謂肅然者。以其道不足以制欲故也。蓋朝廷紀綱之所係。莫大於法。而所以守是法。而無所撓屈者。莫重於人臣。然臣守之於下。而君每抑之於上。欲心一動。勃鬱熾烈。惟恐夫人執法以沮吾之意。而不得以快其所欲。不知夫稱快於一時者。乃所以自壞其維持天下之具。愚詔者。操法以從君於昏。忠義之士。氣沮勢奪。則慨然引去。卒至於剝落解散。不可收拾。而危亡不旋踵而至。蓋小有所伸。則大有所屈。勢之必然。而理之固然也。古之賢君。氣聽命於心。情受制於禮。蓄威屈勢。使守職不爲所奪。得以自伸。凡法之所在。雖卑且賤。不敢震之以威。從其所重。夫是以朝廷尊而主威爲之振。紀綱立而姦邪爲之寢。古之人有行之者。漢文是也。細柳之師。親屈帝尊而勞之。聞軍中不馳之令。則按轡徐行。盜環犯罪之罪。赫然發怒。欲誅之。聞張廷尉不奉詔之言。則樂受而無難色。鄧通之貴幸。其寵之非不至也。一戲於殿上。則丞相申屠嘉。檄召欲斬之。夫以天子之尊。而此一弄臣。則孰敢誰何者。而嘉持法。召之不疑。帝亦遣之不吝。必俟其已困辱。然後徐遣使持節。以謝丞相而召之。太子君之貳。梁王太后之愛子。其勢非不尊也。一不下司馬門。則公車令張釋之。追止而勸奏之。夫以父子兄弟之親。而少差以禮。亦未嘗爲甚過者。而釋之持法。勅之不恕。帝亦受之不卻。必免冠謝太后。以教太子不謹。然後太后承教而赦之。夫漢廷諸公之所爲。自敵已以下。受之而不能堪。而文帝欲威抑氣。使將軍得以行其令。使丞相得以舉其體。使廷尉得以執其法。不牽於愛。不役於情。仲臣下之所爲。以肅朝廷之紀綱。當是時上而宰相。下而百司。內而朝廷。外而軍旅。法之所在。凛若秋霜。隱若雷霆。窺伺之心息。陵犯之風消。非有孝武之光烈。宣帝總核信必之政。使然也。蓋惟禮義以養其心。和平以收其氣。抑情以執法。屈己以伸臣下而已。若漢景帝。則不然。溺於久安。假然有自用之心。凡文帝之所爲。優容獎借。不敢挫折其臣下。以自壞者。景帝一切反之。非有功不侯。此高帝之法也。而王信。奈何欲侯之。封同姓以填天下。此高帝之法也。而趙主。奈何欲侯之。故周亞夫執舊約。以爭外戚之封。申屠嘉因奏廟壘。以欲誅紛更之臣。此二者固宏綱大法之所在。神器宗廟之所賴。以維持全安於無窮者。而景帝皆挫抑不用。一餓死。一歐血死。王信。景侯。遺錯果用。則景帝一時豈不進退如意。而甚快也哉。然亞夫死。而王信侯。則毀高帝之典刑。而啓封拜外戚之端。申屠死。而遺錯用。則紛更高帝之法。而啓吳楚七國之禍。故曰。小有所伸。則大有所屈者。此之謂也。夫立法以維持天下。其大

者猶宮室之上棟梁垣。其小者蓋瓦級磚。非甚狂惑。孰肯自墮其垣棟。而自揭其管籍哉。惟其情欲之來。志氣不能以自禁。隨動而流。隨觸而勃。遂至於潰裂四出。甚壞而不可救。故夫至公無私。我以存天下之法。常情所不能忍。於幾微眇忽之中。而遏其橫流。不可救之禍。自非以氣御志。以道勝情之君。曷克爾哉。武帝天漢中。胡建得守軍正丞。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約走卒。誅之。竟斬御史。然後奏聞。武帝報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建何疑焉。

一 易成之效亦易以敗

天下之患。莫大於不可為。亦莫大於可為而不慮其所終。不計其所成。簡略而始之。利未見而害隨隨矣。天下之事。非簡略之所能久也。以簡略而成。必以簡略而敗。古之聖人。創制立法。為萬世帝王程式。必周詳而不敢輕。謹密而不敢忽者。非為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夫終之易敗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夫終之易失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夫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紀綱委曲而為之表飾。是以至于今而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倦於持久。故其欲成也。止於足以成。欲得也。止於足以得。欲合也。止於足以合。其始不詳。其終不勝其弊。嗚呼。有以文武周公之所以造周者告之乎。三代令主。維持天下之具。莫詳於周。吾嘗求其制度。規摹矣。凡紀之書。歌於詩。繼悉曲。具列之於周禮。所謂禮樂之本。教化之端。桑農之政。任用之機。以至刑禁之條目。財貨之源流。班班可考者。皆其維持天下之具也。夫文武周公。豈不能略為之法。簡略之制。優游容與於閭閻創始之初。而乃汲汲若是耶。天下之勢。其成之也有基。其立之也有本。惟其栽培封殖之既固。則枝葉未易以委枯。惟其疏濬隄防之盡力。則流源未易以潰裂。萬世子孫。有所憑藉扶持。而不至於陵遲大壞者。皆出於此。若夫漢高帝之寬仁。足以掃秦之禁網。信義足以勝楚之威力。其資美矣。獨於萬世子孫之計。有愧於三代。是豈非苟為之心。人之而閭閻之初。遂至於閉且略耶。禮由天作。樂以地制。先王以是而窮一性之源。本陶萬彙之中和。又豈可輕為而輕視。帝乃甘於亡秦卑陋之習。僂首於叔孫。孫章之儀。至有度吾躬行之語。吁。貶道從已。一至於此。稽之王制。寧有不愧。惟高帝創立法立制之原。每每如此。是以繼世之君。如文帝之賢。宜可與語王道也。然開釋之奏。乃甘心於秦漢之卑論。觀買生之策。而未遑於禮樂之大典。如宣帝之賢。宜可與語王道也。然有漢家之制。而安於雜霸。不法先王之統。而敢於持刑。豈非高帝之規摹不遠。苟略苟成。而有以啓文宣之弊歟。

昔叔孫通與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張釋之補謁者。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閒事。文帝稱善。

昔有善陶者。直必百金也。嘗苦其難售。然其器終身而不墜。鄰之陶者。直幾數金。人之市者。雖至。然朝用而夕隨傾之。不能終以歲月。是孰為之取舍哉。

永嘉先生八面鋒卷之六

事要其終知人用心

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可以知人。用之已甚者。未必非以殺之。而忍於抑其所愛者。未必非以全之也。苟不於其終焉而觀之。則恩者人以為真恩。忍者人以為真忍。蓋至於此。則是非之在天下。始為之失其實矣。嬰兒之甚其飽。貴人之極其寵。而嬰兒之病。貴人之禍。則生於飽之寵之日也。嚴師之笞楚。慈母之呵叱。而子弟之成就。則在於笞楚呵叱之時也。就謂人君之於天下。恩可盡指以為恩。威可盡指以為威哉。昔者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一日有疑。下之獄。更幾死而僅免。則文帝疑若少恩矣。孰知文帝之少恩。乃所以抑去其驕蹇之意。而務以全其宗也。宣帝之於霍氏。厚之以權。不約之以禮。使其不肖之子姪。且假之以當路之權柄。則宣帝之於霍光。其厚之亦至矣。不知夫厚之者。乃所以速其逆節之路也。人主之恩威未定。大率類此。

管仲修淫 田氏儉約 鄭莊公叔段事

曹參飲醇酒事 陳平從呂后王諸呂

議論不一理未嘗異

至真無二。至公不殊。言語議論不一。而方之於笑哭。則天下無異聲。貴賤賢愚有異。而較之於生死。則天

下無殊塗理之在天下亦若是而已矣。彼謂夫議論之開未嘗紛亂而不可誣。是以聖人在上。衆正路開。人人得以自盡。不有得於此。則有得於彼。其初雖然。而不可聽。然其論利害也。詳言是非也。明吾惟審擇而謹取之耳。又何病夫議論之不一也。世之談者。類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言之多。徒以敗事也。外廷百口。徒亂人意。言之多。徒以惑人也。不知夫所以惑者。不在於言之之多。而在於擇之之不審。使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在上。於衆言不一之中。必有卓然不惑之見。其言愈多。其理愈明。其見愈審。又豈至於多而惑。惑而敗也哉。則仁宗朝杜祁公。范文正公。仲淹。韓魏公。琦。富鄭公。公弼。歐陽公。修。余靖。蔡襄。之徒。相繼在列。每朝廷有大事。議論紛紛。累日而不決。司馬君實與范景仁。號爲至相得者。鍾律一事。亦論難數十而不厭。夫其所謂累日而不決。數日而不厭者。當時亦曷嘗病其惑人而敗事也哉。以至一之理。而爲是不一之議論。言者不止。而聽者不厭。則亦以吾胷中自有卓然之見。而夫人之所欲言。不得不使之自盡也。

法廢則人得肆其情

吏部 資格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以爲不可。齊宣王欲毀明堂。孟子以爲不可。夫其餼羊而不存夫禮。則不如無餼羊。有明堂而不知其政。則不如無明堂。古之人何眷眷於此。而獨以爲不可耶。予嘗論之曰。彼其不知其禮其政。然猶有先王之物存焉。則肆其情者。猶將有所礙也。苟取餼羊而去之。取明堂而毀之。其所以礙人之情者。既不復存。則蕩然無所限制。縱意肆欲。將何所顧忌耶。今夫法之設。以述絕私也。事私行於無形。而人莫得見其情。故聖人設法。以爲寓公之具。寓公者。有具則反公者有形矣。春秋之世。諸侯相與削去周書之籍。夫何難而爲此。直惡夫行私之有形耳。後之君子。不知夫法。可以礙行私者之情。以爲任法不若任人。於是取天下之法而罷之。爲用刑之說。則曰。無爲刑辟。議事以制可也。爲用人之說。則曰。毋拘定制。見賢而用可也。夫使朝廷常清明。大官常得人。則法之所在。循之可也。立之亦可也。不幸而有縱情以行私者。出焉。前無所顧。後無所忌。喜怒予奪。惟我所欲。則典刑之壞。必於是焉始矣。蓋昔者。堯光庭之設。循資格。而張九齡極論其弊。及其爲相。一切罷之。其意蓋以獎拔人才。激厲士氣。且使不得執法。以徼其上。而權之出於朝廷也。吁。孰知是法之廢。而朝廷始無所守。蕩然得以肆其情耶。

嘗觀明皇開元之初。資格未廢之際。以蘇廷碩之能。明皇欲大用。必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而拜中書。其果宜乎。宰相以爲惟賢是用。何資之計。明皇乃敢從之。李元紘之才。公卿交薦。甚明皇欲自天官侍郎。擢拜尚書。斯未爲驟進也。然宰相以其資薄。止拜侍郎。夫以蘇廷碩。李元紘。卒爲宰相。雖使當時擢自衆人。以管機政。未爲過也。又况一自工部而拜中書。一自侍郎而拜尚書。非躡等也。然必問大臣。許而後授之。不許則不敢也。蓋其法度。人臣惓惓在於資格。而不敢忽也。及其惑林甫之姦。欲相牛仙客。則自河湟使典。擢班尚書。遂不復計資。而九齡雖惓惓盡忠。援故事而且不聽矣。明皇即改之初。其資格雖虛。蓋必計而其終也。雖尊卑疏戚。顛倒易置。而有所不恤。豈非資格一廢。彼固得以肆其情。而無所礙耶。本朝李

定以資淺入臺。事最細也。若未嘗治也。而未敢求不奉詔。蘇頌又不奉詔。夫亦審諸此而已耳。用人以資。則盛德尊行。魁奇俊偉之士。或拘格而遲回焉。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揚子雲官不過執戟。是也。任用不可使人取必。

資格

聖人之於天下。惟其我既取必於人。而人不能取必於我。夫是以天下惟聖人之爲。何者。我取必於人。則權在我。人取必於我。則權在人。人不敢爲而奔走天下者。權也。以奔走天下之具。而委之於人。則欲富者富。欲貴者貴。如執券取債。其勢不得不應。其勢既應之。則在我之富貴有限。而彼之欲無窮。置而不問。則佛然有所不平於其心。夫聖人者。不牽於天下之私情。而務合於天下之公議。必其有可以得富貴之理。然後遺之以富貴之資。故得之則釋然。有以自慰。而不得者亦憊然。有以自愧。昔者。晉讀西漢百官表。見武帝之用人。廢置予奪。何其雜然。出於不然。必然之不可測也。張歐爲中廷九年而遷。而王溫舒之遷。五年。韓安國之遷。一年。商丘成爲大鴻臚。十二年而遷。而田千秋之遷。一年。田廣明之遷。五年。是則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遲速推。西漢宰相之缺。則取之三公。三公之缺。則取之九卿。然而石慶之死。御史大夫兒寬。當遷而不遷。而太僕公孫賀得之。公孫之死。御史大夫商丘成。當遷而不遷。而涿郡太守劉屈氂得之。御史大夫延廣之罷。九卿當遷者甚衆。夫何取諸濟南之王卿。御史大夫公孫弘之罷。九卿當遷者甚衆。夫何取諸河東之番係。是則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次第度。彼武帝以爲吾之爵祿。而使天下得以意度而情窺之。則吾爵祿之權。將折而歸於下。是故示之以爲天下之端。而引之以不可窮之緒。使天下惟知愛之而爲之之力。終莫能以敵羨。邀持於其間。此固帝之所爲。雄材大略也。則天下之人。何其可以馴致而必得也。定日月以爲遷就之期。蓋將以沮踈進者之心也。循資格以爲進擢之階。蓋將以杜倖倖者之路也。此二者。則甚公矣。然愚之所慮者。士大夫取必於朝廷之爵祿。而朝廷又自開其取必之門也。漢宣帝之役用人材。其規矩法度。凜然有武帝之餘風。九卿之秩視郡守。則九卿崇矣。而當時乃有自少府而爲獨翊者。郡守之職視三公。則郡守卑矣。而當時乃有自穎川而入爲宰相者。朱邑之治行第一。視黃霸無愧也。而其官則止於大司農。王成之僞自增加。視趙蓋。韓楊。有餘罪也。而其爵則至於關內侯。逆耳之言不可不聽。

聽諫

人主之尊。天也。其威。雷霆也。人臣自非忘軀殉國。奮不顧私者。誰肯抗天之尊。觸雷霆之威。以自取伐辱也哉。故自昔人臣。類皆覘主意之所在。奉迎投合。惟恐其或後。以失爲得。以非爲是。者。人人然也。昔梅福言於成帝曰。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羣臣皆承順上旨。莫有執正。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人不敬。魏明帝時。侍中劉曄爲帝所親重。或謂帝曰。曄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舉所向之意而問之。必無所復。帝如言以驗之。果然。後不復敢在羣下。默視而疾趨如此。至於犯顏而諫。苦口而諍。豈人臣之所樂哉。非其所樂而奮然爲之。是必有夫不顧私者而奪之也。而人主

於此顧方痛抑而深沮。怒之未足。而繼之以斥。斥之未足。而繼之以誅。士亦何望而不為諂諛佞媚。以自取疏外也哉。且漢高帝之創業。光武之中興。當時言聽計從。無以齟齬。宜不復有阿容而不盡己意者。然詔羣臣擇有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太尉長安侯盧綰。功多可立。光武大會羣下。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身陰與可附會投合。卒無一人異辭。彼二君好賢樂諫。如此之切。而當時猶有承意順志。逢迎阿附之風。況夫斥之誅之。而使之不敢言耶。故愚以為朝廷之上。幸而有方正之人。節義敢言之士。人主正當察自古人臣希合之弊。而為優容獎借。以作天下忠直之氣。就使其言時有不中於理。猶當和顏開納。以屈於天下之公論。人心之所同是者。惡可以卻而不聽也哉。

為治不可以圖美名

人主之有為於天下者。不可誘於古人之美名。而忘今日之大勢也。夫誘於古人之美名。而忘今日之大勢。則其施設措置。必有齟齬而不順其所為者矣。是故蘇威作五教以齊民。其意以為有虞之治。順其勢。而民以大謹。太宗欲襲封刺史。亦庶幾於三代之所為。然而功臣不樂。名則美矣。而勢有所不順也。後周以來。至於南北之際。而不免於亂亡。房瑄效車戰於陳。而卒以取敗。名亦美矣。而勢有所不順也。勢之所在。上古之禮樂。不用於後世。商周之質文。不襲於虞夏。其初非聖人制之耶。而後之聖人。革之不以為嫌。夫亦順其勢而已矣。周公之井田。歷三代而後備。至良法也。而齊侯變之為內政。內政之兵。非不強也。而太宗乃近取周隋之制。首而為府兵。太宗亦豈不能復古哉。自威公不能從井田之制。太宗不能從內政之法。夫亦順其勢而已矣。不順其勢。而徒誘於其美名。是猶以鄉飲酒之禮。而理亂秦之市。干戚之舞。而解平城之圍。不可得也。故夫人主之為治。於名有所不敢誘。於勢有所不敢遠。按今之法。而為之地。雖若近於循常。終不屬於愛古之美名。而自詒今日之實患。蓋其所以深思熟計。而權事理之輕重者。曾中素見已定矣。逆時乖數之事。終有所不為也。昔者嘗疑漢文帝之不與禮樂。宣帝之不用周政。以為二君者。不能為經久之慮。以還三代之治於漢。及考文帝之時。而後知其勢之所在。惟在於清淨玄默。以與斯民。息肩於瘡痍凋瘵之際。則禮樂制度。誠有所未可與也。考宣帝之時。而後知其勢之所在。惟在於剛明果斷。以起天下委靡偷懦。不立之氣。是以雖美名。亦有所不可用也。二君之所為。可謂得當時之宜。而不為古人之誘矣。

去夫積弊當以其漸

人常言亟解紛者。益其紛。縱理御者。固其御。過河之奔者。必恣其奔。息人之怒者。必飽其怒。去天下之弊。亦若是而已矣。陰解其亂。而徐去其弊。則悠悠日趨於平安。而不自知。奮然而擊去之。而求以稱快乎吾意。則其字始大橫流潰決。而有不可收拾者矣。雖然。是特一時之害耳。至於積弊之所在。其成也非一日。其積也非一世。源深流長。有不可以旦夕退者。是又惡可以以不勝其忿。而奮然為是僥倖速成之計耶。周自平王東遷。王室既卑。威王憤諸侯之不朝。一旦連三國之兵。而伐鄭。以自取中肩之辱。而益成諸侯之強。則實一銳不思為之也。魯之政在於三家久矣。昭公不能去之以漸。不忍一朝之忿。而求逞夫私欲。

而禍卒以自及。蓋魯之所以失。無以異於周也。在易屯之九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九五以君位之尊。居屯難之世。威權不行。膏澤不下。故曰屯其膏。漸正之則吉。驟正之則凶。聖人垂戒之意。深矣。故夫人君將去天下之積弊。要當以周魯之事為鑒。以易之辭為法。

昔者漢七國之治。非可以旦夕而裁削之也。遺錯不忍。數年舒服。浮躁躑躅。亟下削地之詔。遂激其反。唐藩鎮之悍。非可以旦夕而剪鋤之也。德宗不能為歲月之遠慮。不勝其忿銳。於遣三將而一伐。遽起涇原之變。在易需之九五曰。需於酒食。貞吉。乾上坎下。是乾之剛健。遇險而未能進。故需須也。今九五居至尊之位。而息於險難。故曰需於酒食。宴樂雍容之象也。言人君處險難之際。正宜寬以待之。不當以驚憂自沮。唐文宗當積弊之後。每朝羣臣。則泣下沾襟。魂飛氣索。此不知酒食之義也。自武而成。自成而康。歷三世而商人利口靡靡之俗未殄。自高而惠。自惠而文。歷三世而秦人借鑄碎語之俗猶存。

永嘉先生八面鋒卷之七

不可以疑心聽人言

天下之物。不可以疑心觀之也。萬物錯陳於吾前。兔短鶴長。繩直鈎曲。堯仁桀暴。夷廉跖貪。區別彙分。本無可疑。心一加。則視兔如鶴。視繩如鈎。視堯如桀。視夷如跖。此非物之罪也。以疑先物。所見固非其正也。內疑未解。外觀必蔽。豈特物而已哉。惟人之聽言亦然。執桀跖之譽。而譽桀跖。出申韓之門。而譽申韓。則人孰信其譽。以鄉原而毀伯夷之廉。以里婦而毀西子之美。則人孰信其毀。何者。彼其所言之人。吾固以惑心聽之也。宋昭公去羣公子。而樂豫以公子而爭之。豫之言雖是。而昭公固以為己疑之也。樓緩從秦至趙。而請與秦地。綏之言雖當。而趙固至計無自而入矣。由是觀之。則凡言有出於公而涉於私者。固人主之所疑。而君子之所無以自明也。昔者西漢之世。儒術之不振。任子之不滅。外戚之不抑。是三者之弊。其是非可。瞭然而甚易知也。然趙綰。王威。言儒術。而竇太后不從者。趙綰。王威。則身為儒者也。王吉請削任子令。而宣帝不從者。王吉則以明經進也。劉向排外戚。而成帝不從者。劉向則宗室之老也。三君子之言。不見用。豈非漢之人主。皆以疑心待之乎。公父文伯之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其相室者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昔吾有斯子也。吾將以為賢也。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斯人也。必多曠於禮。孔子曰。知禮矣。夫母賢母也。孔子聖人也。遂於魯。而是不不隨也。

今死而婦人爲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雖然，是言也。母言之則爲賢母，使妻言之，是必不免於妒婦矣。三君子之言，所謂以妻言之者也。漢之人主之疑，所謂以妻疑之也。雖然，君子之事君也，惟用其情而已。執論以逃嫌，隱辭以遠謗，皆不情也。不情以釣其名，而謂君子爲之乎？是故出於公，雖不免於私，君子亦力言之。

民心難以小惠劫之

嘗觀孟子之言，至於鄭與魯，有司死焉而民莫之救，孟子以爲凶年不發倉廩以賑之，而不可以尤民。至梁惠王移粟於民，而孟子又以爲非先王之政，夫饑而弗恤，威公固有愧也。饑而恤之，惠王猶無取，何也？天下之事，安於莫之爲者，誠非也。迫而爲之，而不及其本者，亦非也。是故以梁之政，視鄭之政，梁若可喜，以先王之治，責梁之及民，則未矣。聖人之仁，其積之有源，其發之有機，其所以愛天下者無窮，而見於恤天下者，則特其有限者也。天下之人，不以其有限之施，而致不足之望，而常以是信其窮之屯，而懷不盡之感者，蓋於其所發，占其所積，聖人之心，始形見於此。夫其形見在於一日，而天下之吾戴者，則非其形見之日也。

魯侯弗奪於衣食，而必以分人，曹劌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以爲惠而不知爲政，夫衣食之利，私也，而魯侯子產，割以與之，豈不爲美哉？而曹劌、孟子不之信，何也？其大者不立，則小者吾固知其不足以動人也。

人主當固結人心

昔楚子伐蕭，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德宗在奉天，帝遣人謀賊，寒而請袴，求不能得，惘然而遣之，士亦竟爲之用。夫二君於艱難之中，而用人不能以實惠及之，而徒空言悅之，人亦不得其實惠，而感悅其空言，此其故何也？人之情，得百金之惠，於其已敵，而不以爲重，而王公大人下一語接之，則詫然以爲己榮，蓋凡出於意之所不期，而分之所不及者，爲能動人。彼其軍旅之賤，而得拊勞之勤，固已不啻純綿之溫，而奔走之卒，領吾君憫默之意，亦已踰於五袴之賜。人主之於天下，又焉用汲汲於財，而後可以用爲哉？艱難多事之時，一言足以感動人心，而固結之，況天下無事之際，苟能愛養存恤，撫之以德，發之以政，輔之以仁，則天下之所以感吾君者，宜如何也？故其國非山河之固，而不可破，非甲兵之守，而不可攻，則人心之固結而已。

物以順至當以逆觀

物之以順至者，必當以逆觀。天下之禍，不生於逆而生於順。劍楛戈戟，未必能敗敵，而金縉玉帛，每足以滅人之國。霜雪霰露，未必能生疾，而聲色游散，每足以殞人之軀。久矣夫順之生禍也。物方順善，而吾又以順觀之，則見其甘而不見其毒，見其吉而不見其凶。溺心縱欲，蓋有陷於死亡而不悟者。人之有爲於天下，蓋不可以不知此。夫小人之得君也，將欲移其權柄，而迷其耳目，則有聲色貨利以啗之，甘言巽

語以順之，射獵歌舞以娛之，迎其好而逢其欲，規其所向而俟其所歸，有可愛也，則徇之以爲歡，有可懼也，則疑之以爲安，其意凡此者，皆所以眷其君，而盡其心術也。而人君不能以逆觀之，而樂其順矣。象於其說，而穿於其術中，而莫之辯，夫是以姦欺之患，生不幾於危亡，則不悔若夫忠臣義士，則不然，識高而見殊，慮遠而憂大，射獵歌舞之娛，則禁而抑之，聲色貨利之欲，則諫而止之，宵旰之勤，吐哺之疲，非人之所願爲者，則願從而強之，其說雖逆，其理實順。人君有能以順而觀今之逆，以逆而觀前之順，則天下可以常治而無亂矣。昔者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申侯伯與吾處，常縱恣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唐明皇謂左右曰：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廢夫共王之所謂，吾終無得。明皇之所謂，我不安寢，其能以逆而觀順者歟？

襄二十三年，孟孫惡滅孫季孫愛之，孟孫卒，滅孫入哭甚哀，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滅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諫因其明處乃能入

人臣進忠於其君，必因其所明而後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其蔽者，其闇也，其通者，其明也，因其明處而告，求信則易矣。自古能諫其君，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許直強勁者，率多取忤，其溫厚明辯者，其說易行。古之人有行之者，左師觸龍之於趙，子房之於漢，是也。高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人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掌。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趙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質於齊，此其蔽於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強，既曰蔽矣，其能聽乎？愛其子而使之富貴長久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師觸龍，因其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響。在易坎之六四曰：納約自牖，約所以進，結其君之道也，自牖，因其明也，二子之言，其知坎之六四與。

救弊毋爲目前之計

人有居於河濱者，一旦水至，傍徨四顧，莫知所爲，於是毀室徙薪，四塞之，有家人失火者，倉皇卒迫，乃舉其所有之金帛器皿，投之烈焰而撲之，然是人也，能解目前焚溺之患，而退有失所焚溺之憂，前患方去，而後患繼生，則以其所一時苟且不思，而爲目前之計故也。弊之在天下，固不可以不救也，然吾觀自古君臣之救弊，往往舊弊未除，新弊復作者，無乃蹈於焚溺之失乎？趙廣漢之治潁川也，惡其俗之朋，設誦箴以招訐，訟行詭譎，以起怨讎，務使其民爲不朋而已，不知朋黨之禍去，而告訐之禍復生也。唐明皇之討安史也，知天子之兵弱而不能制，於是倚功於節度，結援於回紇，之禍復作也。汲汲於救一時之弊，而不爲安全經久之計，禍患之相仍，吾亦不知其所終矣。 雜文

天下之事不能兩全

天下之事不能兩全也。仰觀乎天，夏溽而秋旱，俯察乎地，丘夷而淵實。在天地猶不能兩全其所不可全之利，而況於人乎？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故欲生而毋望乎義，欲義而毋愛其生，二者不可以兼全也。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故欲富則不必言仁，欲仁則不必言富。兩者不能以俱大也。事之不能以兩全，類皆如此。昔者晉怪宋襄公泓之戰，而欲不重傷子魚曰：君未知戰，今之勦者，皆吾敵也。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惡重傷，則如何勿傷？夫既欲殺敵，又欲不重傷，是襄公欲全其不可全也。邾文公下遷於釋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公曰：苟利於民，孤之願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利民也。民苟利矣，遷也。夫既欲利民，又欲利君，是邾人欲全其所不可全也。是以賢君之有爲於天下，將以便民，則不敢求以便己，將以裕民，則不敢求以裕國，以己與國，國可後也。勢有所不能全也。哺一雀而十蟲損，愛一牛而一羊死，既欲便民，又欲使己，既欲裕民，又欲裕國，雖聖人有不能矣。

鄧攸舍己之子，而負弟之子，蓋弟之子欲全，則己之子不可不也。突厥通攻王世充，而不顧二子之死，蓋己欲徇其公，則不可復顧其私也。燕昭王愛樂毅而斬其淫者，令其心則小有所不足愛也。唐明皇謂已難濟，天下必肥，利於民，則己已有所不求使也。

常平 利在一時害在萬世

方漢宣帝時，大司農耿壽昌奏立常平法，糴三輔近郡粟，以給京師，歲省關東漕六十三萬人。又曰：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貴則減價而糶，當時民皆便之。壽昌至爵爲通侯，而蕭望之乃非之。元帝時，在位諸儒又非之，併與鹽鐵論，以爲毋與民爭利。元帝亦聽用其說，終漢之世，不行一常平也。壽昌既以便民，而望之諸儒乃以爲與民爭利，愚於此未嘗不竊疑之。及爲之，復其故，而參之以當世之變，然後始知望之諸儒之議，果非迂闊而不切事功者。蓋君子之於天下，法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事固有利在一時，而害在萬世者。彼常平之法，大抵利於豐稔，而不便於荒歉之歲，而神爵五鳳間，穀石五錢，縣官常增價而糶之，豈不便於民，及元帝即位，穀石乃至三百餘，豐凶之不常如此，而官吏奉行，所謂增價損價，安保其必如壽昌乎？禹貢之法，在禹行之則善，其後也，莫不善於貢矣。蓋禹雖立爲九等，然有所謂錯出者，故能無害。後世執之以爲常，不復知所除，則其病民爲始甚。今使縣官與民爲市，備非賢官，吏大率皆知責其所入之多，所給之直，未暇問也。就使增價而糶，亦有其名耳。給直不時，使民訴而得之，往往費一而得二，所增何補？望之之說曰：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望之之非壽昌，不在是也。曰：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愚獨謂此語最爲得之。側聞國朝熙寧中，司馬溫公論青苗之弊，因曰：太宗皇帝平河東，立和糶法，是時斗米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後物貴而和糶不解，遂爲河東之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糶也。望之意，得無與溫公類乎？

致治非難保治爲難

永嘉先生八面鋒 卷七

天下非未治之可畏，已治之可畏也。非未安之可憂，已安之可憂也。方天下之未治未安，爲士者相與講治安之術而爲學，爲公卿大夫者相與進治安之術而爲忠，爲人主者則又日夜求治安之術而爲政。上之所以焦心勞思，下之所以進計獻議，無非治安之是圖也。故天下非未治之可畏，非未安之可憂也。天下治矣，而可畏始生。天下安矣，而可憂始生。士不知講治安之策，公卿大夫不知進治安之忠，人主又不知求治安之政，上下相從於逸樂，中外相忘於閒暇，治不知所以保其治，安不知所以固其安。天下之治安始有不足恃者矣。愚不暇遠引，旁取姑取春秋齊威公之事以言之。齊侯自莊公十三年北杏之會，王僖九年會于葵丘，衣裳之會，凡十有一也。自僖八年洮之會，至十六年會于淮，兵車之會，凡四也。齊侯圖伯之心，亦勤矣。然方邵陵之師未舉也，貫澤之會，齊侯不以伯主之尊，而與江黃之微者盟，其汲汲於伯功之成，何如也。及其邵陵之師既舉，而齊侯向日之心，始荒矣。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黃人被兵守城，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意驕於葵丘之盟，禮失於陽谷之會，狄入王畿而不能伐，大夫救徐而諸侯不行，是以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淮夷亦取於病杞，而不忌聖人，謹而書之以誌其侈心之動，而伯業之始衰也。故嘗以謂齊之伯，成於邵陵，而亦敗於邵陵，使威公返自邵陵之後，而不忘前日貫澤之會，則夷狄之畏服，而中國之尊安，寧有既乎？以威公之事，而論今日之事，愚是以知未治未安之不足憂，已治已安之爲可憂也。

永嘉先生八面鋒 卷七

永嘉先生八面鋒卷之八

用重刑者懼人之玩

昔者觀書至於堯，未始不惑之也。其工之庸遠，知之矣，而去之不以時，四岳舉鯀，帝曰不可，而四岳猶曰：試鯀堯聽之，未害也。鯀用而無成，則四岳之責也。奚辭而堯不加夫知其庸遠而縱之，不若未知之猶憚也。責之無辭而難之，則是苟有辭者，莫得而詰之也。宜去弗去，宜責弗責，亦莫以厲天下者，蓋皆爲之深思其故，而後得其說矣。天下之人，不可輕以刑示之也。彼其未見吾刑之初，惟聞有所謂刑之名，而未見其爲刑之實，故其心常凜然行乎不可測知之中，及其既以刑而示之，則向之所聞，今其身履之矣。彼將以爲是亦無所可畏也，於是乎玩心始生。堯之不輕於用刑，其亦懼人之見吾刑而有玩心乎？蓋至於舜，一旦取四凶而誅之，刑雖不爲過，殺雖不爲慘，而天下之人始見刑矣。夫民日之所聞，至於是一日而見，則已久矣。雖殺猶將玩之，況未至於殺乎？其刑止於如此，其罰止於如此，吾既見之矣，是不足多畏也。故舜之後，爲商周，商周之後，爲秦，秦之後，爲漢，刑罰愈嚴，殺戮愈衆，而民愈不知畏者，其見之非一日也。嗚呼！嬰兒之在襁褓也，一呵一叱，而知懼其久也。鞭朴日加焉，而恬然懼心不生，彼固知其止於如此也。三代之後，吾嘗有愛於漢文帝之治吳王，不朝，賜之几杖，張武受賂，賞以金錢，深有待於堯不輕用刑之意。夫不朝而賜之，受賂而賞之，宜若畏懼委靡，而不足與有爲矣。而文帝之意，則以爲二人之罪，固可罰也。

永嘉先生八面鋒 卷八

而吾之威不可輕以示人也。不輕於示人，而使之常不見吾所以爲刑之實，則天下之人未知吾君之刑何如，而玩心不萌矣。寬其刑於一人，而去其玩於千萬人。若文帝之術，正堯之遺意也。嗟夫，淵壑之深，望之黯然而不知其淺與深，有一人焉探而涉之，則必有一人焉從而繼之，何也？以其深淺之既知也，不知則不敢繼矣。

法無善惡在人所用

古語有之，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壯。飴一也，而或以養老，或以黏壯，善惡惟其所用也。宋人不龜手而泝，吳人得其方而列地封侯，不龜手之藥一也，而或以封侯，或以泝，統小大唯其所用也。法之在天下，亦然。常平之法，古人用之使民，後世則以是而取利。薦舉之法，古人以是而進善，後世則以是而招權。豈惟二者而已哉！凡今之法，亦莫不然。曰：銓選也，堂除也，法之見於吏者然也。曰：鄉兵也，差役也，法之見於民者然也。學校貢舉之法，見於士，屯營府衛之法，見於兵，是數者法之孰爲美孰爲惡，孰爲小孰爲大，此惟人所用爾。用之美則美，用之惡則惡，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譬之雨露之在天，梧桐得之以養其柯條，荆棘得之以養其芒刺，譬之財貨之在人，賢者用之則養其身，小人用之以喪其生，豈有美惡小大之辯哉！顧人不能無美惡小大之異耳。昔蘇文忠公通守錢塘，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嗚呼！以不便民之法而善用之者，猶足以安民，況於法之果便者乎。

夫子以詩禮爲過庭之訓，而或者用之以發家，詩禮豈發家之資乎？焦延壽專精於易，而京房得之以殺身，易豈殺身之具乎？譬之於火，用之鑿釜則爲善，用之燎原則爲惡，然曷嘗有二火哉？譬之於水，用之以溉田則善，用之以灌城則爲惡，然曷嘗有二水哉。

行事雖同心術則異

堯舜之遜也，子嚳之遜也，亦遜也。夷齊之廉也，仲子之廉也，亦廉也。湯武之仁義也，而徐偃王、宋襄公之仁義也，然堯舜之遜、夷齊之廉、湯武之仁義，當時行之則見其利，後世行之則大其美。至於子嚳之遜、仲子之廉、偃王、宋襄之仁義，當時無所利，後世亦無所美，世固豈以成敗論人物耶？是不然。堯舜湯武之君，夷齊之臣，其心純於爲道，子嚳、仲子、偃王、襄公之徒，其心純於爲名，爲道則率性而安行，至誠而不息，爲名則非出於其性，非本於其誠，勉強矯激，苟可以得名而已，是其行事雖同，其用心則異矣。故夫君子之論人，要當觀其心術，不當即其行事。王衍之不言利，與孟軻同，桑弘羊之言利，與劉晏同，弘羊之均輸，即太公九府之遺意。

才與法合不思其密

賢良 進士 疏選
引繩以正直，欲去繩者必其不直也，持鑑以照妍醜，欲棄鑑者必其不妍也。設法以舉賢俊，欲廢法者必其不賢也，何者？直與繩合，則不知有繩，妍與鑑合，必不知有鑑，才與法合，則亦不知有法。愈密矣，則使愈

見其寬愈難矣，則使愈見其易。今世賢良之選，欲試以奇籍與軼，而議者每懼賢良之沮格，進士之舉，欲試以經術詞章，而議者每病進士之難兼，吏部之銓量，欲試以身言書判，而議者每慮選舉之苛碎，此愚所未喻也。魯之儒者舉國，哀公下令，而儒服者一人，切意其下令之初，魯國皆儒，而一人之真儒，固自若也。齊之吹竽三百人，齊君好別吹之，而東郭逋去，切意其別吹之初，東郭自懼，而其餘之能吹者，固自若也。

不以或然而廢常然

理有常然，而事有適然，因適然之事，而疑常然之理，智者不由也。歷數天下之事，出於常然者十之九，出於適然者百之一，以一廢百，奚可哉！四凶之姦，天下之大惡也，舜不以四凶之惡，而不舉元凱者，以四凶爲適然也，管蔡之罪，天下之大變也，周公不以管蔡之變，而不封懿親者，以管蔡爲適然也，苟持不必然之事，而奪必然之理，則物物可畏，人人可防，其心焦然無須臾寧矣。君人者，固有常體，操至公以格天下，合此者升，反此者黜，向出者擢，犯此者刑，初未嘗容心於其間，故有譴怒而無猜嫌，有疏斥而無疑貳，上無永廢之人，下無自絕之志，此固君子之常體也。昔者管怪西漢七國之變，而擯斥同姓，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惟得衣食租稅，不爲士民所尊，則是以七國之適然，而廢親親之常然也。光武以新室之禍，而不假宰相以權，以吏事責三公，而以司隸校尉督察之，則是以新室之適然，而廢公卿之常然也。唐德宗時，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賊敗，而帝心始疑，不復倚仗文臣，則是以二儒之適然，而廢用儒之常然也。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以爲耕田之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廢此哉。

事有出於法度之外

論天下之事，出於法度之外者有三：一曰氣，二曰意，三曰心。祖龍之師併六強國，項羽之兵破五諸侯者，氣也。和緩之醫，不論老少，曹吳之畫，不擇人物者，意也。郢人之斤，運若成風，梓慶之鑿見，猶鬼神者，心也。善念無力，則爲惡勝。

楚之其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管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魯隱公矢魚于棠，臧伯諫之不從，及其卒也，則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夫其王既愛管蘇之道義，是固知其爲賢者矣，而反不安之，何也？隱公既以厚葬報伯，是固知其忠諫矣，而反不從之，何也？蓋人君當使氣聽命於心，不當使心聽命於氣。氣聽命於心，則心有所爲，氣不得而過之，心聽命於氣，則氣有所向，心亦不得而禁之。人君豈不樂安存而惡危亡，好理義而恥過失，惟其一心之力，不能以御氣之悍，故心知其爲善矣，而制於氣，而不能行，心見其爲賢矣，而制於氣，而不得用。嗟夫！此漢武帝、唐明皇之所以不克其終也。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是言也。實出於武帝之口，則帝非不知刑之所不當用也，而尚密文峻，窮治刻骨，愚以爲此非武帝之心，武帝之氣使然也。韓休數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

是言也。實出於明皇之口。則帝非不知休之為賢也。而不終歲而逐之。至於知林市之妒賢嫉能。則相之終其身。愚以為此非明皇之心。明皇之氣使然也。心勝氣則心為主。氣勝心則氣為主。此二君之天資卓絕。豈有明知其不善而犯之。蓋其善念無力。而惡念為之日勝。故其心有不能以自立也。然則如之何。曰。大人君子。苟能於此。進格心之說。使之以志御氣。以禮制欲。以道勝情。涵養既久。鍛鍊既熟。則尊所聞。行所知。庶幾可以次舉矣。

不以小節傷國紀綱

昔者嘗觀漢文帝即位之初。朝而問宰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也。天下。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也。以問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文帝稱善。勃竟慚而免相。愚讀史至此。切知文帝之用人。未嘗不謹於能否之辨。及觀張釋之傳。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不能對。虎圈。禽獸。從旁代對甚悉。文帝欲拜。禽獸。上林尉。以釋之一言而止。夫上林尉之不能對。與周勃之不能對。一也。虎圈。禽獸。之能對。與陳平之能對。亦一也。今也周勃以不能對而見罷。而上林尉無所責。陳平以能對而見稱。而禽獸。無所賞。豈文帝至此而悟耶。蓋嘗為之深思其故。而後得其說。夫人主之有為於天下。其紀綱不可不存也。紀綱之所繫。雖一階一級之若可輕。奇材異能之若可喜。吾不以其所輕者而畀其可喜。以其所輕而畀其所喜。其始雖若未甚害。至於考其所終。稽其所弊。則下者爭圖其上。言者競出其位。而紀綱之始大壞也。彼決獄錢穀之數。一相知之一相不知之。則去一而取一。誠未害也。若夫上林尉之不能對。而禽獸。越職而對。文帝亦越而遷之。則凡有材者。思奮其材。辯者思逞其辯。卑者欲竊尊。疏者欲竊戚。所謂圖上出位之風。始不可遏矣。故吾寧屈天下之材。而不敢不存國家之紀綱。元成以來。雖無足道。然猶能世守漢之家法。方元帝時。華陰守丞上封事。薦朱雲為御史大夫。朱雲之忠。誠可以大用也。然一守丞之微。非可以薦御史大夫者。下輕其上。賤人圖柄。臣則大綱小紀之所在。必於此而壞矣。匡衡所謂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可以重國家而尊社稷。其知紀綱之說歟。其得釋之之遺意歟。

士量力而趨於其事

天下之患。每大於不量其學力之所至。而妄施之。夫使之皆得量其力之所至。而無過於其望。則疑忘怠惰而無志。孰知夫天下之事。其為之濶淺而無成。致之疏魯而多敗者。其患又自夫不量力者來歟。管仲之相齊。固知力之可以周旋於齊也。過此者。吾力之所不及也。彼其縱聲色。逸子女。世皆譏之。而不知非仲力之所多也。子產之相鄭也。固知吾力可以從容於鄭也。過此者。吾之所不能辦也。彼其鑄刑書。不能定遷。世皆譏之。而不知非產力之所及也。夫使去聲色。微子女。而又能以邪而開賢。與不為刑辟。能定遷。而又能措國於無事。夫豈不善。則亦先王之政也。二子其難之。獨何歟。夫曰。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學不足以克之。而強振之以就事。吁。其危哉。古之君子。其以志而加諸事。以身而任諸人。所以為而成。動而功而無曠。敗不滿之處者。惟其度吾力之所至。而計其後之所成。而後為之。則為之時與成之日。皆可以

遠迹知其所為而無後悔。無李廣之才。則省文書。擊刁斗。莫若為程不識。無孔門高弟之才。則學詩學禮。莫若為伯魚。烏獲之力。弛而不用。遇盜而三揖之。則盜知服矣。無烏獲之力。遇盜而揖。則死矣。不可為而為之則凶。

量力 誠歎 苟且 畏名 遠迹

人皆曰。士君子立人之朝。有犯無隱。絀其謀而不泄。遜其才而不耀。避世者之為也。而謂人臣所以為乎哉。嗟夫。人臣固不可以為此也。然而事固有不可得而為者。冒而為之。則亦自禍而已。故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不可為而為。可為而不為者。次也。昔霍將軍用事。田千秋為丞相。事決於光。光為言。千秋曰。惟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為。宣帝躬親萬機。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幕府長史。有讖其不進士者。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之進耶。且千秋豈不知事者。安世亦豈不樂收進賢之美譽也哉。蓋分霍光之權。以逞其才者。爭之端而嫌隙之所以開。犯宣帝之所忌。吾見其身之殆。而無益於國也。在易坤之六四曰。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謹不害也。當霍光宣帝之時。二子而不括囊。其不危哉。

永嘉先生八面鋒卷之九

剛強生於柔弱之餘

易至於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夫六二其才則柔。其德則中。其性則順。其居則正。宜若偷懦畏遜。而不足與有為矣。然其動也。內直而不撓。外方而不諛。而足以立天下之大功。是果何為而然耶。蓋天下之理。強不立於強。而弱不立於弱。勇不立於勇。而怯不立於怯。大風起於木。炎炎之火。不生於陽。而生於陰。彼六二之體。以中而養柔。以正而養順。其發固如此。所謂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而中者也。是故真忠立於舒徐。至忍生於卑遜。赫然發憤。躬戎服而御鞍馬者。見於清淨元默之主。絳衣大冠。見大敵而勇者。亦謹厚柔順者為之。嗚呼。孰謂夫敏形不張。而退然如怯者。非大勇之所在乎。豈惟人君之養勇者如此。惟臣亦然。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口。所貴者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人。生不私其家。死不屬其子。張子房狀貌如婦人。卒為帝者。師段文蔚。儂首拱手。言氣卑弱。笏擊朱泚。英烈與秋霜爭嚴。故夫天下之人。不可以形窺也。自今觀文帝。光武之君。趙文子。張子房。段文蔚。諸臣。必謂其委靡怯懦。不足與集事。而大功業一旦勃然而為之。人果可以形窺哉。

吏愛民則民亦愛吏

越訊 勸農

古之爲吏者無所忌於民而爲民者亦無忌於吏吏民不相忌故其情通而意協情通則無乖阻意協則無鬪爭古者郡邑之閒吏不猜民民不疾吏惟忻怡愉如父子之相信兄弟之相愛平時追呼號召未嘗至於民之門而鞭朴箠箠亦未嘗切於民之肌膚閒則出入阡陌勞來勸相以勉其耘耔蠶織之事然而其色溫然而不厲其辭委曲而不徑若有以傷民之情者故民之於吏依依切切常有戀慕感悅之意出力以供其衣食雖甚勞而不辭及無事之時則又爲補葺其宮室以庶幾其無虞於風雨鳥鼠之害昔嘗請詩而至於七月之篇則見其吏民之情相愛相親愷悌慈祥無纖毫齟齬扞格之態故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又曰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其情亦可見矣以爲未也又曰七月鳴鴈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揚爲公子裳四月秀葷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籜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貉爲公子裘織以爲己裳而公子則以狐貉蓋其不敢愛其身而愛其吏者如此當是時爲吏者優游泮奐得以盡其志而爲民者勤朴謹厚得以安其生雖有狼戾無親之人咸有所慕悅而不肯疾視其上蓋自秦商君設法以禁乎吏民而其情遂泮渙離散而不可復合平居吏之視民惴惴如視其仇讐民亦得閒以肆其忿以毒吏蓋至於秦始皇二世之際郡縣之吏屠人之父戕人之子暴戾慘毒假天子之法令以濟其凶及夫劉項勝廣之變則奮然剗刃於郡縣之吏者不可勝數蓋其勢之相激有不得不然者

公私兩便則爲良法

常平 糶卹

法之在天下惟公私兩便者良法也便於公而不便於私非法也便於私而不便於公亦非法也桑弘羊固嘗行均輸之法矣然於公則便之於私則未便也故七福求退賈誼所以言其非切觀今日之法縱於民而用夫所謂楮幣者此亦一利也然愚不知止以利官歟以利民歟止以利官恐非朝廷所忍爲也利民則未見利於民何也所用之於民亦用之於官則上下均利也今也縱則用之於民至兩稅之輸而民以與官官不受與官而官不受則民持此將焉用之

治世之災皆爲祥瑞

災異 凶荒 水旱

先儒嘗論魯桓公三年之有年宣公十六年之大年以爲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閱雨而書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者是仲尼於它公皆削之而二公存而不削者以其獲罪於天宜得水旱災凶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爲異而特存耳由是推之則凡宜災而祥者祥亦災也宜吉而凶者凶亦吉也商季之大雀秦之大稔後趙之蒼麟前史特書之者皆所以紀異也堯之水湯之旱大戊之桑穀成王之雷電以風詩書備載之者亦所以紀瑞也蓋趨亡之國君臣上下相從於昏而嘉祥美瑞方聞見而迭出是天時益荒其志而奪其魄也不祥莫大焉至於治安之世中外寧而事簡上下安而心逸時有以警懼之則君臣之閒益修其德益隆其治而天下以安夫是以維持永保於無窮斯其爲祥也大矣

用人不可以倉卒責成

任相 邊將 縣令 臣

司馬溫公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也寬其責成也遠故蘇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然後賞其功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其鹽米之末責其旦夕之效也蘇文忠公曰吏人與民猶工人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材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爲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成功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爲長遠之計則其所設施一切出於苟簡至哉斯言夫世之君子苟有志於天下而欲爲長久之計則其效不可朝夕見其始若迂闊而其終必將有所觀今期月不報政則朝必以爲是無能爲者不待其成而去之甚可惜也夫事之有所建立其始固有不快人意而爲其所沮必至於持久而後見其效者趙充國上屯田便宜策公議是其計者十之三而宣帝從之留屯三年則先零罕开之屬不戰而自斃左雄立限年舉法胡廣之徒相繼上書駁其議幸而順帝右之雄在尚書三十餘年天下不敢妄選號爲得人事之持久而後見效類皆如此必若當時見沮於議者之口其亦何能有所成哉

法本便民反以害民

鄉兵 市糶 保伍 常平

天下之法本欲便民而反以害民者夫豈一端而已哉鄉兵之法本爲民之防而其弊也操戈帶甲羣謀聚鬪橫行於里閭市糶之法本爲民之利而其弊也配戶督限迫蹙平民有甚於租賦保伍之法所以聯比吾民隄防盜賊而其弊也差役不均執役之家至於破產天下之法本無弊也行之非其道則弊由是而生嗚呼其可坐視而不救歟

良法多以權貴而沮

限田 考課 任子 外任 貢舉

豪右兼井之害久矣孔光奏請諸侯皆得名田毋過三十頃而當時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之於是遂寢不行是則名田之法雖良而沮矣毀譽取人之弊久矣京房奏考功課吏法令百官各試其功而當時石顯五鹿充宗專權皆不便之於是遂出房爲郡一則是考課之法雖良而沮矣進士明經之弊久矣楊綰奏上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三十條對策五條而當時議者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皆不便之於是事寢不行則是貢舉之法雖良而沮矣

良法不得其人則弊

取人 理財 賑濟 差役

木之生蟲實蠹之水之濁土實渾之法之弊人實壞之賢良取人未嘗有弊也自唐故騎以李邵登科而其法始弊矣孝廉取人未始有弊也自漢廣陵以徐淑應選而其法始弊矣詞賦取人未始有弊也自崔駰私一杜牧實異等而其法始弊矣銓法取人未始有弊也自苗晉卿私一張翊爲第一而其法始弊矣

昔桑弘羊爲均輸平準之法。末年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未幾悉罷其所爲。以從民欲。而劉晏用此。乃能操天下贏。而民不困。而張滂。皇甫。鍾。用之。益不能給。未幾李選特循晏法。乃能增羨三年之後。加於晏者百八十萬。夫均輸平準之法。是太公九府圖法之遺意也。然以弘羊用之。則耗。以晏用之。則贏。以滂鍾用之。則不給。以李選用之。則增。信乎法之在天下。得其人。則法以人而良。不得其人。則法以人而弊也。善與利者。惟去其害。

議法 生財 取士 選法

治天下有道。毋爲天下立法。毋爲百姓興利。一法立。一弊起。一利興。一害隨。然則如何。曰。毋立法。弊則革之。毋興利。害則除之。虛去而鑑自明。鑛盡而金自見。弊革而法自立。害除而利自興。封建之法。非不善也。而秦更之以郡縣。唐易之以藩鎮。郡縣藩鎮。果能無弊乎。井田之政。非不美也。而秦更之以阡陌。唐又變之以府兵。阡陌府兵。果能無弊乎。常平義倉。足以賑民矣。而或爲均輸。或爲青苗。均輸青苗。果勝於常平。義倉乎。經術詞章。足以取士矣。而或議三舍。或具八法。三舍八法。果勝於經術詞賦乎。法已更而弊自若。利已興而害自如。故夫法之在天下。惟去其所以弊。除其所以害。則雖因今之法。而有餘。於弊不能去。害不能除。則雖百變其法。而不足。東坡曰。漢取天下於秦。因秦之法。而不害於漢。唐取天下於隋。因隋之法。而不害於唐。故李文靖公沈。嘗言居重位。無補萬分。一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罷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一事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正謂此也。

永嘉先生八面鋒卷之十

汎取者乃精取之法

取士 擇將

汎取者。專取之法。輕任者。重任之法。吾之所謂汎取者。非無所決擇也。始而求之。致其廣。終而拔之。致其精。是吾之汎取也。汎取於方取之初。而專取於既取之後也。吾之所謂輕任者。非有所慢易也。始而進之。致其略。然後委之。致其詳。是吾之輕任者。輕任於始任之初。而重任於必可用之後也。此豈吾之愚說哉。蓋駿骨既市。驥足馬往。九九獲用。奇謀踵至。此固世所共知也。是故論諫者。賞則天下不忠。無比于盧。慕者。則天下不忠。無曾子。恬退者。進則天下不忠。無嚴光。清儉者。擢則天下不忠。無伯夷。明法者。升則廷尉者。不忠。無于定國。張釋之。愛民者。遷則居郡守者。不忠。無龔遂。黃霸。夫然後實之。旌之。擢之。升之。進之。遷之。吾恐天下無復有是人也。何者。盛名之下。人不敢居故也。漢高明此說。以取人。故其得信。越。平。勃。也不在於得信。越。平。勃。之日。而在於販。狗。維。進。之時。孝武明此說。以取人。故其得桑。孔。衛。霍。也不在於得桑。孔。衛。霍。之日。而在於賈。奴。虜。並。用。之日。汎取輕任。豈不足以致天下之忠。勇。賢。智。哉。求金於沙。則併於沙。斂之而無擇。夫其始之所以斂之者。非不欲擇之也。勢不可也。疑有缺文。

法令不信則吏民惑

永嘉先生八面鋒 卷十

商君之治秦。所以令行禁止者。惟其信爾。徒木。細事也。必賜之金。是以人之有功者。知其無有不賞。乘灰。微譴也。必賞之刑。是以人之有罪者。知其無有不罰。商君賞罰。未必當於理。而卒以強秦者。在是也。唐太宗詔。通負官物。而負秦府官物者。督責如故。詔免關中租調二年。已而勅。已輸者。以明年爲始。故失信者。數。魏徵得。以爲言。德宗令兩稅之外。悉無他徭。後非稅而追求者。殆過於稅。詔所在和糶粟麥。於道次。後遣至京西行營。勸數百里。故詔令不信。趙光奇得。以爲言。嗚呼。誠信。國之大綱也。徇目前之小利。而傷國家之大綱。無乃謀之不遠乎。治平之政。棟刺義勇。當時詔諭。永不戍邊。未幾或以代還東軍。或以抵換弓手。東南買絹。當時著令。一用見錢。未幾買絹。又爲之折墮。下之令。生於自慢。

信賞 必罰 吏慢 奔競 棄敝

政以令而行。亦以令而不行。令焉而政不行。非天下真敢慢天子之令。以違天子之政也。或者天子有令。而自慢之爾。人惟不自慢也。人而自慢。則天下孰不慢之。夫固有以召之也。發而悔。悔而反。今日而發者。至明日而反者。至將欲從其發者乎。從其反者乎。指千蹊萬徑。以導人。而責其皆詣焉。不可也。周家之盛也。天子深拱於京師。而象魏所揭。木鐸所振。誥命所被。衆至於六服。羣辟。外至於九夷。八蠻。極而至於海隅。日出。奔走俯伏。以聽王命。至其衰則犬戎所攻。鄭伯所射。子弟子朝之所逼。而四方諸侯。閉戶高枕。而莫之救。召之而不至。喻之而不聞。賞之而不恩。誥之而不威。此四者何爲其然也。蓋皆求之。成王以窮桐。興而幽王以舉烽火。如此而已。窮桐。戲也。舉烽火。亦戲也。而興亡異焉。則信與不信之異也。夫不以幼而忽。不以戲而誑。則天子豈有一言而欺天下哉。而天下亦豈敢忽天子之一言哉。彼烽火者。警急者之耳目也。無警而舉之。召諸侯而誤之。後能終無警乎。後而警。警而非誤。則孰不以有警爲非警。非誤爲真誤。賦一令之自慢。乃至於殺其身。以亡其國。慢令之禍。一至於此哉。

朝廷管能添差矣。未幾而添差如故。管能不益務矣。未幾而不益務如故。則何以使人之不奔競乎。甲葉箭羽。筋角之數名。曰用係省錢。而錢未嘗給。和糶責百萬之輸。名曰不許抑配。而糶降不能半。直則何以使人之不聚斂乎。

守法度所以繫民心

修國史 遵祖宗 編軍政

漢時儀注。大抵率意改造。不應古誼者。十常八九。其來法度略矣。然而天下之人。見即喜。不見即悲。中更王氏之禍。廢而不用者十餘年。光武入洛。東郊之民。始見司隸掾屬。歡喜踴躍。父老至於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自是天下翕然歸之。相與出力。勤去新室。以成中興之業。而復其祖宗社稷。蓋二百餘年。唐之軍法。蓋自太宗府衛之立。無復古制。中開又變者屢矣。郭子儀掃。山。之亂。率騎五百赴行在。時衆單寡。軍容缺然。及尙父入京城。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唐之軍容。卒能殄滅虜虜。再造王室。夫漢之官儀。唐之軍容。此所屬抑末矣。而當時之遺民。見於國勢拾。攘之際。而其感激。眷慕。如此其極也。況

永嘉先生八面鋒 卷十

以聖祖神宗所垂之訓。按而行之。今日之民。當何如耶。是故國家之典章法度。宜使斯民常見而熟識之。以習其耳目。而係其心。自非不得已者。不宜輕有改易變置。以自絕於民也。向使今日變其一。明日變其二。祖宗餘澤。日益就盡。不在目前。不幸姦人。賊之則人心搖。而天下亡矣。古者公卿大夫。猶知世守其家法。至數十世。不易其衣冠。閱閱豈無隆替。而國人信服。終莫敢抗。謂之名家舊族。而況數百年為天下國家哉。

昔者蕭何削秦之法。以為九章。天下便其簡當。謂之畫一之法。守之以曹參之清淨。鎮之以孝文之元默。無增無損也。孝武親崇。捷給之士。講武改制。移以生事。相高張湯杜周。因得舞其智巧。散為紛更。而無憚。其言曰。三尺律。今安在哉。前王取是。著為律。後王取是。疏為令。宜世是為何古之法乎。斯言一出。向之畫一者。蓋歧中又有歧矣。而不止乎二三也。魏相之相宣帝也。數陳國家便宜故事。以為古今異制。當今惟在奉行故事而已。夫故事即畫一以來。承襲之舊。而武帝之所紛更者也。以一漢世。而有所謂高帝之法焉。有所謂武帝之法焉。為吏與民。奚從乎。相之專行漢家故事也。所以懲武逆高。定法制而繫民心也。

立事不必執事之名

屯田 鄉黨 任子 書官

事之不立也。我知之矣。執之者敗之也。然則不可以執乎。夫甚弊之俗。不懲不可也。苟懲也。不執不可也。然則曷敗之。天下之事。其動有機。夫機者。發於至密。而藏於不可臆料。今夫一事之立。照然若揭。而行之立的於此。使過者皆得引弓而射之也。吾知其不可以成之也。何者。天下之情不一。衆多之口難制。欲者不止。而議者無窮。則吾心不得不不。事垂立而徇且搖者。繼之則宜其不足以成也。昔漢之忠。諸侯之強也。賈誼欲削之。鼂錯又欲削之。二子發其謀。而皆不享其成。彼其持必削之說。以與之相抗。於必爭之中。且以事未發而迹已暴於天下。至主父偃之策。則不然。予之以意之所欲。而吾無削之名。使之有不能不分之心。而有不得不弱之勢。嗚呼。機之所動。乃在於此。故夫昔之持必然之說。以律天下者。未有能濟者也。愚觀今之世上。欲立一事。革一弊。則羣起而議之。不勝則極力而撼之。上之人亦極力而捍之。捍而不勝。則終舉而縱之。若然者。是未得其機之說也。郊賞之法也。任子之濫也。庶官之充且蠹也。當世之君子。未嘗不慨於此。然其說太抵背。曰。必去是。否則必省夫。上之祖宗之已行。下之人情之不順。則吾之說不直矣。惟其不直也。故其隙之易破。君子思其事機之發。不在於灼灼明辯之日。亦不在於斷斷乖違之際。郊賞不必廢。省乎郊以遷其賞。如蘇文忠公之云。是機也。任子不必廢。嚴乎鈔以難其任。如近日之議。是機也。夫三者之實不廢。而吾之說獨行於其間。人不得而議。我不得而搖。若是者。可以立乎天下之事。不可名之以無故之大也。名之以無故之大。則將待之以甚難之舉。名之以大而待之以難。則上之人彷徨睥睨。而不敢決。下之士長喙沮喪。而不敢議。始乎不敢議。卒乎廢其議。始乎不敢決。終乎寢其決。事之難行。古之難復。而天下之難治。皆出乎此。而今之尤紛紛者。鄉兵屯田之議也。是鄉兵屯田之事。其實甚少。而其名甚大者。執鄉兵屯田之名大也。鄉兵之名。終不可以行。鄉兵屯田之名。

不去。終不可以舉屯田。為今之計。莫若使緣淮郡縣。不禁土豪之聚眾挾兵。而又陰察其才且強者。禮而厚之。時有以獨其征役。或因使之除盜。而捐一官以報其功。則邊地之兵。皆樂於戰。而鄉兵之實自見矣。治兩淮之漕臣與守臣。以兵火之後。招集流民。其民存者。以其田復之。其亡者。許他人承之。其為田之在官者。曰屯者。曰營者。沒入者。舉而一之。為世業。以授民之無田者。又詔於內地諸路。有民稠地狹。而願遷則遷之。淮有水旱飢民之就食於淮。檢校經界之舊籍。以為均稅之額。盡蠲內地之屯田。以為牛種之資。不出十年。兩淮無餘田。而有餘穀。朝廷有兵食。而無兵費。邊上之粟如山。而內地之餉漸可減省。而屯田之實自見矣。辭鄉兵屯田之名。以享鄉兵屯田之實。不在此耶。

書生太公鄉太卑

天下之利害。其議論相持而不定者。皆起於書生徇名而過高。而公卿大夫徇利而過卑。徇名而過高。則必將措於古。舉夫事盡如吾意。而後懷。徇利而過卑。則苟無病於吾身。而非須臾之急者。皆略之而不暇計。是故書生之論。患在於貴治之已詳。而公卿大夫之論。患在於論治之已卑。果不知何時而定也。昔者漢文帝時。干戈戢息。刑措不用。幣廩之閒。貫朽粟陳。而家給人足。周於天下。蓋三代以還。治之至盛者也。而賈誼乃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於是而有流涕痛哭之說。有厝火積薪之說。陳源乎若危亡之憂。近在朝夕者。何耶。唐文宗時。藩鎮方命於外。閹吳撓權於內。王威不行。皇綱日墜。駭駭乎趨於大壞極亂之域。而牛僧孺乃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內擾。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強家。上不乘蔽。下不怨讟。雖未及至盛。亦足為治矣。其言似以文宗為既治。又何耶。賈生之論過高。而貴治為已詳。牛僧孺之論過卑。而失之於可為而不敢也。

有口打賊之譏。又召封常清入見。問何策以討賊。常清見帝憂甚。則大言以解之曰。計日可取。及帥師出戰。一敗塗地。潼關失守。兩京遂危。此皆明皇不能求人才於宴安之時。而急急於倉卒之過也。

鄭之垂亡也。君臣相顧。縮手無策。幸而得一人焉。其言曰。吾不早用子。今急而求之。夫向不早用。而今以急求。猶有一人可求也。故賴以濟之。如其無可求。豈不殆哉。

元城云。人主之職。主於用人。苟能平日有術以採聞之。使皆為我用。則其運用天下。有餘裕矣。兒寬為廷尉。卒史謂不習事。不主曹。乃之北地視畜牧。爾及為疑奏。張湯始奇之。上問誰為之者。湯曰。兒寬。上曰。吾故聞之久矣。又蕭望之為治禮丞。上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也。耶。且寬身為廷尉。卒史而廷尉以下。皆不知之。而天子深居九重。乃云久聞其名。則武帝之聰明。過羣臣遠矣。且宣帝少年。在民間。聞難走馬。日游三輔。而當時賢人。與民疾苦。皆知之神宗時。朝有監司。登對者。上問陸贄。而對以不知。它日擇人按察。上曰。向不知陸贄者為誰。朕欲知四方利病。須忠信人。

用人要當自有所見

任子

進士

人器

龍引

家世

功業

難流

用人之道。非一端也。汎觀前代。或以家世。或以人望。或以薦引。或以功業。然其得失常相半焉。格于皇天之後。而有格于上帝之臣。大駐漢中之餘。而有長驅成都之禍。不好文學。或成安邊之功。或讀父書。乃有殺身之辱。無非家世也。起慰蒼生。而王宰遂安。倚以成功。而車戰輒敗。單騎見虜。而能回紇之兵。決勝千里。而因赤眉之戰。無非人望也。以能謀之國器。而得善斷之王佐。以知幾之君子。而味於多材之奸人。築壇之拜。本以追亡。術亭之劍。痛以自貶。無非薦引也。佐帝之功。基於治齊。為相之聲。滅於治郡。拔趙定燕者。卒能施名於後世。料敵合變者。不能救患於應侯。無非功業也。是四者雖不足以盡取人之道。而其大要。實在於此。然古人以是而得之矣。將襲其迹而用之。其失或在於是。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家世人望之說。不必廢。吾於薦引功業之中。果賢者而用之足矣。所貴乎聖人者。以其一心之明誠。自有所見。而不惑於其迹耳。古道不振。人主平日心術雜。為他物汨亂。是非。其聽真偽。昏其視賢否。在前惜若無別。一旦思所以擢用人才。以起天下之治。則或者進家世人望之說。而又有入焉。從而汨之。大抵進者一。沮者一。擾者一。於數者之說。而無所適從。嗚呼。孰知夫吾之一心。乃所以為用人之大本歟。觀茅容之避雨者。未有知容之賢者也。而郭泰獨知之。非泰之觀。異於衆人也。泰求士之心。異於衆人也。過冀缺之耕鑿者。未有知缺之敬者也。而曰季獨知之者。非季之見。異於衆人也。季求士之心。異於衆人也。

使人速得為善之利

昔柳宗元作吏商。世儒皆深排而力詆之。以愚觀之。宗元之說。責之以吾儒分內之事。誠不逃議論之域也。若上之人施之以救末流之弊。豈不猶愈於嚴刑峻法之禁乎。世儒未可以輕議宗元也。且天下之中人。所以勉於為善者。以其知有為善之利也。聖人之為天下。所以上自公卿。而下至匹夫。一有小善。不終

永嘉先生八面鋒卷之十一

無事時當預求人才

擇相 擇將

人君之於人才。不可以宴安而少緩。不可以倉卒而遽求。緩之於宴安。則其後必危。求之於倉卒。則其危必不可救。此天下之常理也。漢高帝定天下。為吾勅敵者已亡。而豪傑難制者已誅。於是人才宜可少緩矣。然謂周勃可為太尉。謂王陵可佐以陳平。其汲汲於人才。尤不啻於戰爭之地也。方文帝時。海內得離戰伐之苦。天下又安。於是人才亦可少緩。然謂周亞夫緩急可用。而付之景帝。顧命之際。惓惓不忘。武帝時。諸侯守藩。幕北遠遁。於是人才亦可少緩。然援霍光於湮沒無聞之中。而責以伊周之業。三君之用人。才當宴安無事之時。兼收並蓄。及一旦欲用。呼吸之間。固已森然在列矣。何倉卒之變乎。夫周勃。陳平。亞夫。霍光。皆平居衆人。固不能知其必能成功也。而英雄之君。獨能收之。故呂氏之變。而平勃出。七國之變。而亞夫出。主幼國危。而霍光出。向使三君不陰察默窺於無事之時。以待一旦之用。而事變之生。乃彷徨四顧。避擢而急用之。則顛倒狼狽者多矣。其能端坐而責成功乎。明皇開元之初。一何人才之多。及治功已成。意得志滿。謂宴安為可保。謂倉卒為不足慮。人才之在天下。一皆因循不復省察。胡雉之亂。銳兵長驅。已陷東京。而力皇皇於擇將。乃聽張洎之言。遂擢李臣罪亡之餘。一日授以三節度。而見輕於楊國忠。

永嘉先生八面鋒

卷十一

七九

永嘉先生八面鋒

卷十一

八一

朝而賞隨之亦欲使人速得為善之利也。夫使天下之中人勉強於為善而無所邀持散漫於其間。吾恐其為之志未有久而不懈者。夫惟善方形於此。利已得於彼。其善愈博。其利愈大。則天下之凡至於得者。皆將鼓舞奔走。日夜惟善之歸矣。何者。均是利也。而此以美名得之。彼以不美名得之。彼之所得者小。而此之所得者大。人豈有不棄惡而趨美。辭小而就大者哉。故曰宗元之說。未可以輕議也。但不可自吾儒言之。若操賞罰以制天下者。則誠不可不知此言也。世儒於此。又曰為善不可使人有利心。嗟夫。善固不可以利心而為之也。然與其嚴罰峻刑。制之而終不知為善。孰若以利心誘之。而使之樂於為善耶。敢於刑人罰人。不敢於誘人。愚不知其說也。今天下所患。患無廉士也。然而貪者賞有罰。而廉者未嘗有賞也。故作天下之廉。而不以其賞而勸誘之。彼貪者無所慕而為廉也矣。

不可以成敗論人物

古之論人者。考其人而不計其功。固有其才可以為而不達。不及施與既施而中奪者。何可勝數。而中才常人。乘時以功名顯者。世常有之。昔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為將。其言哀痛反覆。深悲其無成。以謂百姓知與不知。皆為流涕。至論霍去病無他美。獨天幸不至困絕。若遷者。可謂不以成敗論廣也。諸葛孔明假臥隆中。一見先主。便及天下大計。然終身奔走。僅成鼎足之功。而不能與先漢之業。其視蕭相國之佐高祖。誠有間矣。而陳壽以為管蕭之亞匹。若壽者。亦可謂不以成敗論孔明也。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係天。君子之論。豈可以是非而定其賢不肖耶。大夏生植。而叢棘能有所庇。疾風烈雨。大木百圍。偃仆而死。秋水時至。溝賦無一溉之功。而歲旱淵竭。九河不足活魚鼈。物之係其遭如此。唯人亦然。

民心以先入者為主

凡民之心。以先入為主。先入者既固。則後之繼至者。舉無足以搖之矣。蓋天下之事。無定形也。得入於朝。以賞善也。而可疑以飾喜。刑人於市。以乘德也。而可疑以作威。興作之鄰於生事也。安靜之似於因循也。謂之是也。謂之非也。亦可也。無有必然可指之定形也。使人君之於天下。不能有以先入乎其民。而結其信心。則天下於此觀其終。後雖有善焉。亦不復以善期之也。昔者嘗怪齊宣王之易牛。與成湯之祝網。本無以異也。然一以為好生。一以為貪得。蓋湯之民。其信心先入。而宣王之民。則疑者為主也。疑心勝則設施無是矣。自古及今。以疑信為是非者。不獨一事也。亡鉄既獲。則鄰人行動。無或類竊。牆壞失財。則鄰人勸築。反疑於盜。尚有真非真是也哉。故人君有為之始。知夫是非之被於民也。於此時而著。而喜怒之入於民也。於斯時而堅。故於斯民無惑心之初。常謹其所發。以一日之為。而結民終身不移之信。故雖役民以築臺。而猶子來以勸趨。植羽以從田。而猶忻忻乎有喜。何則。所可畏者。乃吾之所恃焉者也。

漢王項羽相與軍廣武之閒。而漢王數羽十罪。以負入關之約。居其一。議者謂羽義信不立於天下。是以雖有百戰百勝之氣。而不救於敗。故也。然鴻溝之割。羽解而東歸。良平一諫。輒背其約。而不顧。立圖羽於垓下。然則漢王之信義安在耶。以愚觀之。漢王之信。固以先入於民。而項王之所以入民者。則無非憐惻禍賊之是先也。

事不足撓為不足憂

昔扁鵲之見威侯。知病在腠理。醫和之見秦伯。知病在膏肓。夫在腠理則可治。在膏肓則無及矣。然方其病在腠理也。人雖告之。恬然不以為意者。彼固以為不足憂也。不知腠理之不足憂。乃為他日膏肓之大可憂。天下之事。亦何以異此。昔者陳侯以宋衛之治而懼之。以鄭之弱而忽之。遂以鄭為何能為而不許其成。及兵連禍結。不發於所懼之宋衛。而發於所忽之鄭。是不足憂者之誤陳也。秦人以匈奴為強。而備之以百姓為弱。而輕之。遂虐用其民。而草莽其生。及一敗塗地。不在於所備之匈奴。而在於所輕之百姓。是不足憂者之又誤秦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視以為不足憂。視以為不足憂者。皆他日之所不可支者也。今天下有大患四。是也。然兵財之患。上之人焦心而勞思。下之人進計而獻議。日夜惟兵財之憂。至於冤民。姦吏。則漫不之省。此愚深所未喻也。意者以吏民之弱。為不足憂也。嗚呼。腹心之隱疾。烈於潰血之難。臣僕之竊伺。慘於穴隙之盜。責育之不戒。則童子之不能抗。魯難之不期。則獨漢之不支。吏民之微弱。誠有大可憂也。試據前事以言之。曹參不擾獄。丙吉不按賊吏。○春按今天下有脫文。

人情不可使無所顧

小人之情。最不可使之無所顧也。小人而無所顧。則其心也不忸怩於為惡。而安於犯天下之不義。忿戾而不可解。而無復冀君子之恕已。故夫疾不仁者。不可已甚。而惡惡者。不可太明。是非為是姑息也。將猶有以全之也。古之用兵者。圍師勿追。窮寇勿追。豈以為不可追且追耶。蓋窮而追之。則示之無生意。以厚其毒。圍而過之。乃所以決其怒。而洩其無聊之謀也。豈惟用兵。君子之治人。亦烏可使之厚其毒。而洩其無聊之謀也哉。昔者秦穆公救盜馬者三百人。而又飲之以酒。韓之戰。出穆公於難者。皆盜馬者也。子孔為載書。而國人弗順。將誅之。子產焚書而鄭衆以定。夫盜不可縱也。而飲之則恣惡。書以治眾也。而焚之則政替然。則秦鄭賴焉。何也。蓋負不宥之罪者。遭非意之幸。蘊欲逞之怒者。服不爭之化。彼小人之為姦也。亦非不知負天下不美之名。而又有以來君子之所不赦也。唯自知其負天下不美之名。故救之則猶有所愧。暴之則不自惜。知君子之不赦已。故寬之則庶幾於自新。急之則竟其自絕之志。為君子者。不能少忍。以徐伺其變。而乃鍛鍊維策。以稔其禍。則小人之無所顧也。其罪豈專於小人哉。亦君子者成之也。

為治當權利害輕重

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賢君之治天下。而或至於易業變常者。亦權其利害之輕重而已。是故纁纁納身以贖父罪。文帝為之變治。王縉削爵以請兄。肅宗為之推恩。夫漢唐之主。豈欲撓不刊之典。而悅女子輔臣之意哉。蓋子弟之願獲伸。則孝弟之風浸廣。忠順之俗始成。撓不刊之典。而可以成忠順之俗。廣孝弟之風。其利害孰輕而孰重耶。

理之在人心猶元氣之在萬物也。一氣之春播於品彙其根其莖其枝其葉其華其色其芬其臭雖有萬不同。曷嘗有二氣哉。理之在人心遇親則為孝。遇君則為忠。遇朋友則為義。遇寇讎則為勇。隨一事則得一名。名雖至於千萬。理未嘗不一也。氣無二氣。理無二理。然物得氣之偏。故其理亦偏。人得氣之全。故其理亦全。自古號為知人者。則亦因其一善而推之。是以見其孝而信其忠。聞其義而知其勇。呂夷簡薦徐晦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唐太宗之託李勣曰。公往不負李密。肯負朕乎。誠以忠孝一根本。義勇一源。未有能孝而不能忠。能勇而不能義。孔門之中曾參閔子騫以孝名。彼其得名。豈不能為忠為勇乎。三聖之中伯夷以清名。彼其易時。豈不能為任為和乎。

永嘉先生八面鋒卷之十二

人之才有幸有不幸

人之言曰。徇時者通。忤時者窮。是說然矣。然附丁傅者。皆貴於哀帝之朝。而朱博以丁傅敗。獻符命者。皆侯於新室之世。而劉棻以符命誅。徇時者果通乎。宣帝好刑名。而黃霸以寬平見用。武后好酷吏。而徐有功以仁恕見賢。忤時者果窮乎。蓋嘗論之。人才之在天下。其於遭時遇主。蓋有幸有不幸。未可以是非而論其能。否定其賢不肖也。人皆謂虎圍齋夫。利口喋喋。所以不見用於文帝。不知陳平錢穀決獄之對。其去於齋夫幾何也。齋夫以能對見沮。陳平以能對見善。非有幸有不幸歟。人皆謂周亞夫剛勁不屈。故不得為少主之臣。不知周昌之木強而傅趙王。其異於亞夫幾何也。亞夫以不屈見誅。周昌以不屈見用。非有幸有不幸歟。

聖人以無私而成其私

老子曰。將欲翁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夫欲翁而固張。欲取而固與。欲其不遺而先之以仁。欲其不後而先之以義。自衆人觀之。其愛人利物。宜若不知所以為其己之私矣。而天下卒不能忘之。依依切切。常有戀慕感悅之意。出力以供其上。雖甚勞而不辭。蓋嘗讀噫嘻之詩。觀成王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而曰駿發爾私。使之先私而後公也。而治田者乃

曰。爾我公田。遂及我私。我固使之先其私。而民固樂於先其公。讀七月之詩。見其所謂田峻者。公子者。出人阡陌。勞來勸相。至則與之同至。歸則與之同歸。無一念之不在於民。卒也。載玄載黃。為公子裳。取彼狐狸。為公子裘。績以為己裳。而公子則以玄黃。務以為己裘。而公子則以狐狸。我不敢自愛其身。而民卒不敢忘其愛於我。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古之君臣。以其無私而成其私。大抵若此。三代以還。為人上者。無高見遠識。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求以直遂其所欲。而卒得其所不欲。不知夫不自愛者。乃所謂不

先其大者則小者服

四馬之於車也。奔走疾遲。至難齊也。夫人之於馬。必待夫躬臨之。而後如意耶。則一車而四馭。未能足也。今一御而四馬之遲速。惟十指之聽者。以吾所執者。轡也。以一轡之約。制四馬之節。執馬之要。雖欲不吾聽。不可得也。是先王之所以役天下者。執天下之轡也。今夫欲天下之畏也。而陳之以刀鋸。欲天下之愛也。而陳之以玉帛。夫刑戮賞賜。非不足以立畏愛也。然必陳其物。設其具。則刀鋸金帛。非不給矣。為之不得其要。用之不中其節。用力勞而功不成。其事煩。其教粗。吾與物以力相勝。而物之從之也。內有不服之心。而吾力之所不周者。亂所從起。故聖人本法而明術。四囚天下之巨姦也。商容比干。箕子。商之望也。舜欲使天下不犯於有司。而度罪之不可以盡刑也。取天下之巨姦者。擊之。天下雖有悍強不服者。知所畏矣。舜非徒能施刀鋸也。能沮其不畏之情也。武王得商之善者。而度其未可盡賞也。取世之望者。三人而尊禮之。而商之為善者悅矣。武王非徒知尊禮也。能動其悅我之心也。故舜。武王。善執天下之轡者也。

天下之弊起於相仍

吏風 民俗 兵政

天下之弊。當相仍而無窮。善去弊者。則亦探其害之所由生。而窮其病之所由起。故革。害則百害為之皆除。治一病則百病為之皆愈。不善去弊者。不沿其源。不尋其根。既欲革此。又欲革彼。既欲治其一。又欲治其二。用力愈勞。而其弊終不可得而去。且天下之弊。未易以悉數也。以吏風言之。則有奔競。有苟且。有怠惰。有喜事而邀功。以民俗言之。則有兼井。有未作。有侈靡。有寇竊而亡恥。然要之民俗之弊。雖紛紛而不一。而其端大抵出於奔競。自夫人之奔競也。而後人臣以位為寄。以職為方。而苟且生。急於其私。緩於其公。而怠惰生。以建立為能。以安靜為鈍。而喜事邀功生。然則欲革吏之弊。豈必舉數者。而盡革之乎。抑其奔競足矣。自夫人之兼井也。而後富益富。貧益貧。而未作生。阡陌閭里。而侈靡生。飢寒切於其中。財貨動於其外。而寇竊亡恥生。然則欲革民俗之弊。豈必舉數者。而盡革之乎。抑其兼井足矣。

不可以一節而棄士

人才之在天下。不可以一節之不善而見棄之也。以一節不善而棄天下之才。則世無全人矣。孔子不以管仲之非禮而廢其仁。孟子不以柳下惠之不恭而貶其和。自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有始有卒。其惟聖人乎。苟非下愚不可移之資。則其所為必有是非。當否。不以不善掩其善。此聖人取古之政。以為法於後

世。人主翁受敷施。當何法哉。於人之罪無所忘。天下所以叛楚。一聞人過。終身不忘。管仲知鮑叔不可以為相。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蓋昔者管切歎唐八司馬。皆天下雄傑偉特之才。如劉禹錫。柳宗元。其所以蘊藏。蓋百分未試其一。故其陵厲軒軒之氣。雖幽深樵樵之中。猶自見於文章議論。而不沒其精華。果銳盤屈。而抵折不得已。而暴露於荒州僻郡之間。蓋亦有大過人者。而程昇晚年復進。則唐之財用。遂以沛然。此豈可以一節之不善而遂終棄之耶。

嘗讀洪範之書。以為皇極之道。廣大而不狹。寬厚而不苛。舜禹湯文武。所以用天下之術。頗可以推見於此。何者。有猷者。有謀者。有為者。有膽力者。有守者。有志節者。此不可以不念也。故曰。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雖然。有謀者。或至於詐。而不能正。有膽力者。或至於縱。而不知法。有志節者。或至於執。而不知權。蓋非天下之中道矣。然而苟未麗於惡者。亦不可不愛也。故曰。不協於極。不權於節。皇則受之。嗟夫。皇極之道。非聖人孰能行。昔者太祖皇帝。以大度致天下之士。知趙普之貪。曹翰之橫。而包含覆蓋。未嘗見於辭色。故趙普曹翰。俱自以為名臣。自雍熙端拱以後。用法愈詳。責人愈密。蓋其弊至今有二。一曰。記其舊惡。而不開其自新。二曰。錄其暫失。而不責其後效。

宰相得人則百官正

人主之職。論一相。一相不得其人。則百官不得其正。此本末源流之說也。切嘗觀之。漢之治。惟武宣號為得人。唐之治。惟貞觀開元。最為可喜。原其所以致是治者。人或未之知也。武帝之時。實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奉使則張敖。蘇武。一時茂異。莫不各稱其任。孝宣承統。穎川之黃霸。渤海之龔遂。膠東之王成。南陽之召信臣。一時之選。莫不各當其職。此豈武宣之時。自爾哉。當時之相。有以化之也。公孫弘為丞相。石慶為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兒寬為御史大夫。此武帝之相也。魏相為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丙吉為丞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此宣帝之相也。馬周以剴切言事。李大亮表使者。戴胄以犯顏極諫。崔仁師以治獄主恕。一時名臣。皆有可采。開元之初。不受虜金。如杜暹。才鑒詳平。如九齡。願效萬一。如張嘉貞。瞻瞻事職。如乾源曜。一時羣英。皆有可取。此豈貞觀開元之時。自爾哉。當時之相。有以化之也。魏徵為相。房玄齡又繼之。玄齡為相。杜如晦又繼之。此貞觀之相也。姚崇為相。宋璟又繼之。宋璟為相。韓休又繼之。此開元之相也。當時諸公在朝。謀斷有餘。守成享治。而欲百官不相率而為善者。亦不可得也。

因事而納君於善道

人非舜堯。安能每事盡善。而人臣之善諫其君者。則每因事而納之於善焉。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瑯琊。是問也。景公之失也。而晏子不拒焉。乃因以省耕省斂之說而告之。則是景公於遊觀之中。而有賑民之實矣。齊宣王言於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是言也。宣王之失也。而孟子不卻焉。乃因以居者積倉。行者聚糧之說而告之。則是宣王於好貨之中。而有足民之實矣。不拒其遊觀。而因誘之以賑民。不卻其好貨。而因誘之以足民。彼之說不廢。吾之說自行於其間。其名曰順。

君。其實則諫君。古之人因事而諫君於善。大抵如此。吾嘗怪魯隱公矢魚之行。而臧伯伯之不善諫其說。以為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夫隱公之志不可回。則伯伯之諫決不可入。孰若姑從其行。而告之以不可徒行之意。則在公為易從。在吾為易入。又焉用絕其嗜好。而欲獨行吾之說哉。君子曰。臧伯伯之諫。矢魚不如晏子之不諫。遊觀孟子之不諫。好貨。惠帝嘗出遊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通之術。即二子之術也。太宗作府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曰。臣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昭陵。若昭陵則因見之矣。帝泣為毀觀。徵之術。亦二子之術也。雖宮之遊不必卻。而因使之獻宗廟。府觀之登不必諫。而因使之念獻陵。不逆乎君之志。不廢乎吾之說。也。案通叔孫通。

事變常出於所不愛

結人心 正紀綱 備慮

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愛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不愛也。蓋嘗以漢事觀之。方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愛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猶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變。幾至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為禍。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之世。以為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為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又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可救者。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我滅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為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搢腕而遊談者。以為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內脅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所不愛。而終不可備。由是言之。治亂存亡之勢。如長江大河。日夜推移。而莫知其終窮。故夫聖人之為天下。不恃吾有盡變而有無變之道。仁義以本之。紀綱法度以維持之。深恩厚澤以培養之。安居無事之時。深慮固結斯民之心。於法令之外。使其子孫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不遽以陵遲者。如斯而已。至於詳禁而曲說。形索而計取。聖人所不為也。雖然。物莫不有所先。礎先雨而潤。鐘先霧而清。灰先律而飛。於先寒而閉。蟻先湧而徙。為先風而翔。陰陽之氣。渾淪磅礴。於覆載間。而一物之微。先見其幾。彼天下之變。雖無常。而英雄桀猾之狀。雖無盡。然其形之所兆。其端之所萌。亦豈無有先見之者邪。是故諸侯之逼。能錯能言之。匈奴之強。賈誼能言之。王氏擅命之漸。劉向能言之。情乎漢世人主。不能陰察默窺。銷患於未然。起禍於無形耳。

為天下者使後可繼

立法 理財 尚質

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不盡人之力。不盡人之情。是三者可盡也。而不可繼也。彼治天下者。不止為一朝一夕之計。固將為子孫萬世之計也。為萬世之計。而於力於財於情。皆使之不可繼。則今日盡之。將如來日何。今歲盡之。將如來歲何。今世盡之。將如來世何。是以聖人非不知開架之稅。足以盡權天下之利。而每使之有餘財。非不知閭左之成。足以盡括天下之役。而每使之有餘力。非不知鉤距之術。足以盡擄天下之詐。而每使之有餘情。其去彼取此者。終不以一時之快。而易萬世之害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漢文是也。露臺惜百金之費。後宮無曳地之衣。可謂不敢輕靡天下之財。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嘗敢窮兵出塞。可謂不敢輕用天下之力。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賜以金錢。可謂不敢輕索天下之情。以其所餘貽厥子孫。凡四百年之漢。用之而不窮者。皆文帝之所留也。及至武帝好大而心勞。功多而志廣。材智勇敢之臣。與時俱奮。桑弘羊之徒。算舟車。告緡錢。以罔天下之財。其心以文帝之所不敢取。自我始取之也。衛青之徒。絕大漠。開朔方。以竭天下之力。其心以文帝之所不能舉。自我始舉之也。張湯之徒。窮根柢。究黨與。以盡天下之情。其心以文帝之所不能察。自我始察之也。取文帝之所不能取。文帝之所不能舉。察文帝之所不能察。則弘羊張湯衛青之屬。果勝文帝耶。此段內自於力於財以下至於下。段世之議者。正於此。

聖人之治天下。其才非不足以立。其志非不足以慮也。然每遲焉者。畏闕焉若偷。而弗自以為愧者。蓋法不可以極其弊。而其弊常生於積美之後。吾力足以成之矣。足以備之矣。而畢取焉。以為名。則風俗變而巧日愈滋。弊日愈亟。而後之人必有不可支者矣。惟己之快。而後人之無繼者。聖人不為也。以及後人。世之議者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嗟夫。貢之猶有所不善也。固所以遺商周。助之盡善。是其所以開秦也已矣。大抵天下之理。是非之相因。而成毀之相近。質者可措其未施之質。而盡巧者蓋滋其無已之情。是故聖人之治。亦難乎其無餘智也。

焚林而田。非不得獸。明年無獸。竭澤而漁。非不得魚。明年無魚。

永嘉先生八面鋒卷之十三

善治者無赫赫之功

勸農桑 求實用 去文飾 戒好異

談龍肝。夸鳳髓。足以駭人之聽矣。至於濟飢。則曾不如菽粟之有益也。陳黼黻。耀文縟。足以駭人之目矣。至於禦寒。則曾不如布帛之有效也。嘉唐虞而樂商周。登泰山而禱梁父。足以動人之觀聽矣。至於論治。則不如清淨淵默之有得也。自昔聖人循循焉。以忠厚化天下。初無非常可喜之功。而天下之人陰受其利而不自知。後世好大喜功之主。以為聖人之為。不足使人聳動而傾聽。於是變循循而為赫赫。乘天下之所謂常行。而駭斯人之所未嘗見。奮乎百歲寂寞無聞之中。而欲遠過乎五帝三王之上。頌聲滿天地。名耀日月。亦可謂一時之盛事矣。噫。夫名之盛。實之衰也。觀美之日隆。而大本之日忘。華藻之日益。道德之日薄也。天下有至當之理。天下莫能非。後世莫能議。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安用使人喜談而樂道哉。漢之文帝。攘卻不如武。中興不如宣。二十三年之閒。農桑之外。無異說。粟帛之外。無奇賞。嘗試取其紀而讀之。崇方田之科。下勸農之詔。不若富民之有侯。搜粟之有尉也。匈奴三人而三拒之。未嘗窮兵出塞。不若登單于之臺。封狼居之山也。法令之苟且。禮文之有闕。不若改正朔而易服色。興禮樂而修郊祀也。宮室不增益。帷帳無文繡。不若建神明通天之臺。而備千乘萬騎之駕。汎沙棠木蘭之舟。而設

魚龍曼衍之戲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者。文帝富庶之效。至於貫朽粟陳。家給人足。而武帝則海內虛耗矣。文帝治安之效。至於方內人寧。靡有兵革。而武帝則暴骨千里矣。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則與夫窮治刻骨者。有間矣。黎民醇厚。重於犯法。則與夫姦軌不勝者。不侔矣。夫文帝之治。初若武帝之不足為武帝之治。終若文帝之所不能為。而算計見效。文帝之化。可以幾三王。而後世之言孝武者。至以秦皇而匹之。信哉彰彰之不如默默。嚙嚙之不如循循。至當之理。無可喜之功。而常行之事。有必至之效也。

天下之弊自上啓之

抑奔競 獎廉退 外任 限年

朝而趨市。駢肩相摩。莫而過市。掉臂不顧。非朝賈而莫廉也。朝有所求。莫無所求也。一兔走野。百人逐之。稍免在市。過而不顧。非前爭而後遜也。前則未定。後則已定也。切嘗因是而論天下之士。其所以在上古而靜退。在後世而奔競者。豈性情之頓異也。亦上古之爵祿不可求。而後世之爵祿可求也。上古之爵祿。皆有定。而後世之爵祿。皆無定也。唐虞三代之時。禮義修明。風俗醇厚。凡為士者。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如此其峻也。四十而仕。五十而爵。進如此其迂也。論定然後官。任官然後爵。仕如此其艱也。不傳贊為臣。不致見於諸侯。分如此其嚴也。然處之甚安。守之甚固。無滯淹之嘆。無僥倖之心。是豈有法制以驅之乎。亦曰上之人。未嘗啓奔競之門而已。蓋當是時。持黜降以佐天子者。以公道而立公朝。以公心而臨公選。材適當其位。而無毫髮之浮。位適當其材。而無毫髮之過。材之外無餘位。位之外無餘材。天下之士。道德苟充。爵祿自至。初無求於上之人。則巍巍廊廟。殆為無求之地矣。故巧者無所用其智。貴者無所用其權。詐者無所用其謀。諂者無所用其佞。於斯時也。雖求奔競之名。猶不可得。況有所謂奔競之禁乎。後世禮義廢。風俗薄。名器濫。爵祿輕。不使官求人。而使人求官。不使上求下。而使下求上。奔競風成。莫之能禦。權在於左右。則為之掃門。權在於嬖寵。則為之控馬。權在於妃主。則為之邑司。權在於貴戚。則為之主事。高爵重祿。如取如攜。無不得其欲焉。彼介然自守之士。十年不之調者有之。三世不徙官者有之。利害之相形如此。人安得而不奔競乎。誘之於上。而欲禁之於下。誘之於此。而欲禁之於彼。是猶乞醯而卻蚋。聚糧而去蟻。雖刀鋸日被。亦有所不勝矣。

人君求治不可太銳

足國用 裕民力 革吏弊 核軍實

古之善為天下者。未嘗為苟且之說。速成之計。以求治於朝夕也。竭力奮發以爲之。至誠無息以持之。其初雖若迂闊而難就。澆漫而難立。而其終必將有所觀。漢唐以來。號為善治之君者。漢一文帝。唐一太宗。切觀文帝即位之初。公私之情。尤可哀痛。矯偽告訐之風。尙未知教。賈誼上太息痛哭之書。勸之紛更。文帝則體吾之恭儉。舒遲以待之。寬厚以撫之。而未暇於紛更也。末年海內富庶。興於禮義。黎民醇厚。幾致刑措者。則文帝有以緩之也。太宗即位之初。關中旱蝗。戶口未盡復。大亂之後。難治盜賊未息。封倫進刑名雜伯之說。以求近效。太宗則行吾之仁義。持之不變。爲之益力。而不求乎近效。終於斗米三錢。行不虧

糧。夜戶不閉。歲斷死罪二十九。則太宗有以緩之也。蓋恭儉仁義。乃其爲治之地。而行之以久者。乃其所以致效。若夫武帝則不然。不施仁義。而切切於慕唐虞。其求治固甚銳也。公孫弘進期年尙進之說。以誘之。而武帝之心益荒。卒之海內虛耗。悔無可及。而唐虞之治益遠。玄宗則又不然。不得治本。而急急於致太平。其責治何太早也。李石進日久月長之說。以堅之。而帝之意已倦。卒之開元之治。日不逮前。而太平之功益難。吁。朝爲買而夕糞。巨萬之獲。耕者未卒歲而乃求倉箱之積。爲治不能遲之以歲月。而乃惑於苟且之說。速成之計。吾固知武帝、玄宗之治。憂憂乎其無驗也。昔有善陶者。直必百金。嘗苦其難售。然其器終身而不墮。鄰之陶者。直才數金。人之市者。踵至。然朝用而夕壞。愚之所見。得無類是乎。

從事其小而忘其大

節用 愛民 用兵 賞罰

爲國者。不可從事於其小。而忘其大者也。天下之事。小者固不可以不究心也。然必究心於其大。而後及其小。則所行爲得體。拘拘於其小者。而大者未嘗過而問。吾恐其小者之所得。不足以補其大者之所損矣。民之生。固不可傷也。世之人。君知民生之不可傷。則不過重於刑而已。至於窮兵黷武之事。則快心爲之而不恤。是豈真能不傷民也耶。國之用。固不可以不節也。世之人。君知國用之所當節。則不過儉於服色之末而已。至於濫官冗兵之費。則視以爲常而不怪。是豈真能不傷財也耶。梁武帝號爲恭儉。一冠三載。一食三年。食一瓜爲十數種。治一菜爲十數味。則帝非不儉也。然廣造塔廟。窮極土木。吾恐武帝之儉。儉於小者也。此省費息民。所以不能禁賀琛之言。唐太宗以人命至重。每決死囚。則五覆奏。下諸州則三覆奏。太常不舉樂。尙食徹酒肉。則帝非不愛民也。然頻歲東征。委民鋒鏑。吾恐太宗之愛愛其小者也。此無罪之士。肝腦塗地。所以不能已九齡之諫。昔者讀詩至於魏風。見其以葛屨而履霜。以園桃而充餓。其逸於貧瘠而安於儉陋也。亦甚矣。然考伐檀之詩。則曰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失國家之重費。莫大於爵祿之及人。今魏乃不節無功之祿。而區區然計服食之末。是其儉豈得爲中禮耶。詩人疾而刺之。以爲儉蓄。而附伐檀於魏風之末。其意深矣。

三年之服不能行。而總麻小功之喪。則致其察。放飯流歎不能知。而齒決之禮。則致其問。

漢武帝有意於慕古。然唐虞畫衣冠而民不犯。帝之所自知也。而任用張趙。窮治刻骨。齊襄公復九世之。隨帝一見之。則快心胡越。用師三十餘年。豈非從事其小而忘其大乎。

爲治當先立其在我

厚風俗 革士風 裕民力 盡戶口 暢武威 用兵

執疑似之謀。以求治者。必無一定之說。懷遷就之心。以致治者。必無可致之功。自中古以還。欲治之主。誰不欲措斯世於帝王之盛。然每肝食而焦勞。臨朝而太息。切切焉憂治道之愈遠。何也。天下之事。惟不可與泛然者言之也。說固一定於此。與泛者言之。則疑似足以惑人之聽。治固可至於此。而泛者爲之。則疑

就足以變人之心。故夫人君之治天下，則亦當先為之立其在我而已。漢文帝恭儉之說，是文帝在我者之先立也。文帝惟立是說於胸中，持之以不息，安之以不變，是故陳武建征伐之義，害恭儉者也。帝則曰：念不到此也。賈生陳改易之說，疵恭儉者也。帝則曰：未遑也。郡國有乘傳之姦，而帝不問。侯王有僭擬之罪，而帝不誅。治效益遠，而帝之恭儉益固。卒之海內富庶，興於禮義，則吾前日恭儉之致也。由是觀之，文帝之恭儉，非汎然者。唐太宗仁義之說，是太宗在我者之先立也。太宗惟立是說於胸中，持之以不息，安之以不變，是故封倫進刑罰之說，反仁義者也。則卻之而不顧。權萬紀獻言利之策，敗仁義者也。則斥之而不用。術不以御臣下，而待以誠。法不以止盜，而撫以仁。治不加進，而帝之仁義益力。未幾外戶不閉，行旅不齋糧，則吾前日仁義之致也。太宗之仁義，非汎然而無所就者也。古之善致天下之治者，其不敢以輕心處之，而堅其在我，以安其自成者，蓋如此。議論不出於己，而出於人，則沒世無成。說道學不得於己，而得於人，則終身無特見。謀畫不斷於己，而斷於人，則百計無成功。天下之事，固不可無所立於此也。不立於己，而信於人，輕聽其說，而嘗試為之，未有不敗事者。嗟夫！適千里者，不先聚糧，而假貸於塗之人，治病不得其所當用之藥，而百品皆試於微倖一物之中，天下固有是理哉！漢初之治，與民休息，其言治者曰：貴清淨，及其弊而欲振之也，則曰：漢家自有制度，而其佐治者，則曰：奉行故事，是漢人之先立先定，而逆為數百年之計者也。至其開條目類例，不可預決，隨治而隨新之，以備漢之治者，雖日計之不害也。唐初之治，曰：行仁義，其言治者曰：帝王之道，顧所行及其弊而欲振之也，則曰：剛明果決，而其議於後者，則曰：先自治，是唐人之先立先定，而逆為數百年之計者也。至其開條目類例，不可預決，隨治而隨新之，以備唐之治者，雖日計之不害也。大抵大而要者，逆定為數百年之上，小而詳者，毛舉於日月歲時之漸至，如高帝之造國大計已定，然後徐起而應百出之罷，如韓信耿弇之用兵，先慮已決，然後徐起而趨其倉卒之會。案高帝下恐，光武二字。

高帝吾亦欲東 光武天下郡國如是

韓信北舉燕趙 耿弇北發漁陽

為治不可以有所懲

寬猛 文質 乏財 用人

天下之事，不可以有所懲也。有所懲則必有所偏，故方其懲之也，惟恐其弊之復見也。懲之而至於偏，則偏之弊生，而無以異於其所懲者矣。昔者周之衰也，齊、楚、三晉之強，綿地數千里，外重內輕，而王室遂不振。秦人懲其弊也，於是收天下而郡縣之，墮名城，銷鋒鏑，聚天下之兵於咸陽，以重其內，而其弊也，匹夫橫行而莫之禁，郡縣之吏，熟視而莫敢誰何，而秦遂以不祀。漢興，又懲秦孤立之弊，故封同姓以填天下，大啓九國，分王子弟，而天下所有幾十五郡，當是時，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未幾而七國生變，幾於危漢之宗社。文景武宣以來，又懲之，損抑諸侯，減黜其官，惟得衣食租稅，不為士民所尊，然中外彈壓，本末俱弱，而姦人無所忌憚，而漢遂以亡。凡天下之弊，懲之則未嘗無所偏，既偏矣，則其害未嘗不甚於

所懲。惟治亦然。西漢尚寬厚，懲秦之暴虐也。然寬厚不已，其弊必至於軟熟委靡，大盜移國而莫之抗，東漢尚名節，懲前日之委靡也。然名節不已，其弊遂至於矯激卓異，而為黨錮之禍。嗚呼！事之不可有所懲也如此。世之主人，每不慮其所終，不稽其所弊，矯枉而過於正，懲寬而至於嚴，快意甘心，卒以蹈其後日之悔，其亦不思甚也。夫天下之勢，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推移，相激而不知止，而夫人又從而導之，則天下之變，吾固未知其所終也。

天下之亂，未嘗不激於其所偏，而報於其所矯也。偏則矯，矯則亂，亂則勢又不能以不偏，是以天下之勢，一軒一輊，隨所矯枉，而禍亂俯伏於其間，反覆去來，無有窮已。如庸醫之用藥，病在於熱，則用極天下之寒劑，以下之，藥之寒為病也，則復以金石酷烈之物以反之，寒已而熱，藥之病復作矣。蓋不知和扁之術，不弛藥以養疾，亦不為過則以激疾，使復其中和之常而已。故夫備天下之理，以措天下之事，則中正而不偏，矯枉而不失乎中，懲亂而不急於治，遵乎禮義之安，而無反側，蹈乎中庸之節，而不作好惡，夫是以天下之弊，常若持衡，而禍患混於無形，蓋惟知道之君子，惟能識之，履道之君子，惟能通之，而智察於一隅者，禍每伏於所察，權用於矯枉者，亂每伏於所矯。天下後世之所以多事，而常有智權不足之歎，夫豈知其所不足者，非智權也哉。

懲藥者，吹齋懲噎者，廢食。唐自興元反旆之後，乞禱別帶之事一懲，則聚斂之科始萌，而事始萎矣。

八面錄一書，宋皆有板刻，第云永嘉先生，而不著其氏名。考之宋陳傅良君舉、葉適正，則當時皆稱永嘉先生，相傳此為君舉所撰，或曰葉氏為之。今觀其間多君舉平日之語，其為陳氏無疑也。山東兗憲袁公大倫，嘗以監察御史出按吳中，偶獲其本，謂有益於場屋之士，手授吳江分判侯濟民，侯俾儒士盧雍校其謬繆，捐俸刻之。宋南渡後，經學之盛，以永嘉為首，每覽陳氏論議，未嘗不嘆其高妙，以為文人之雄。如是書者，誠天下之奇寶，學者誦習玩味，挾之文苑，所謂千萬人吾往，孰敢犯其鋒耶。程辱袁公之知，而侯為同年進士，故識刻之歲月，以見是書之行，袁公與侯之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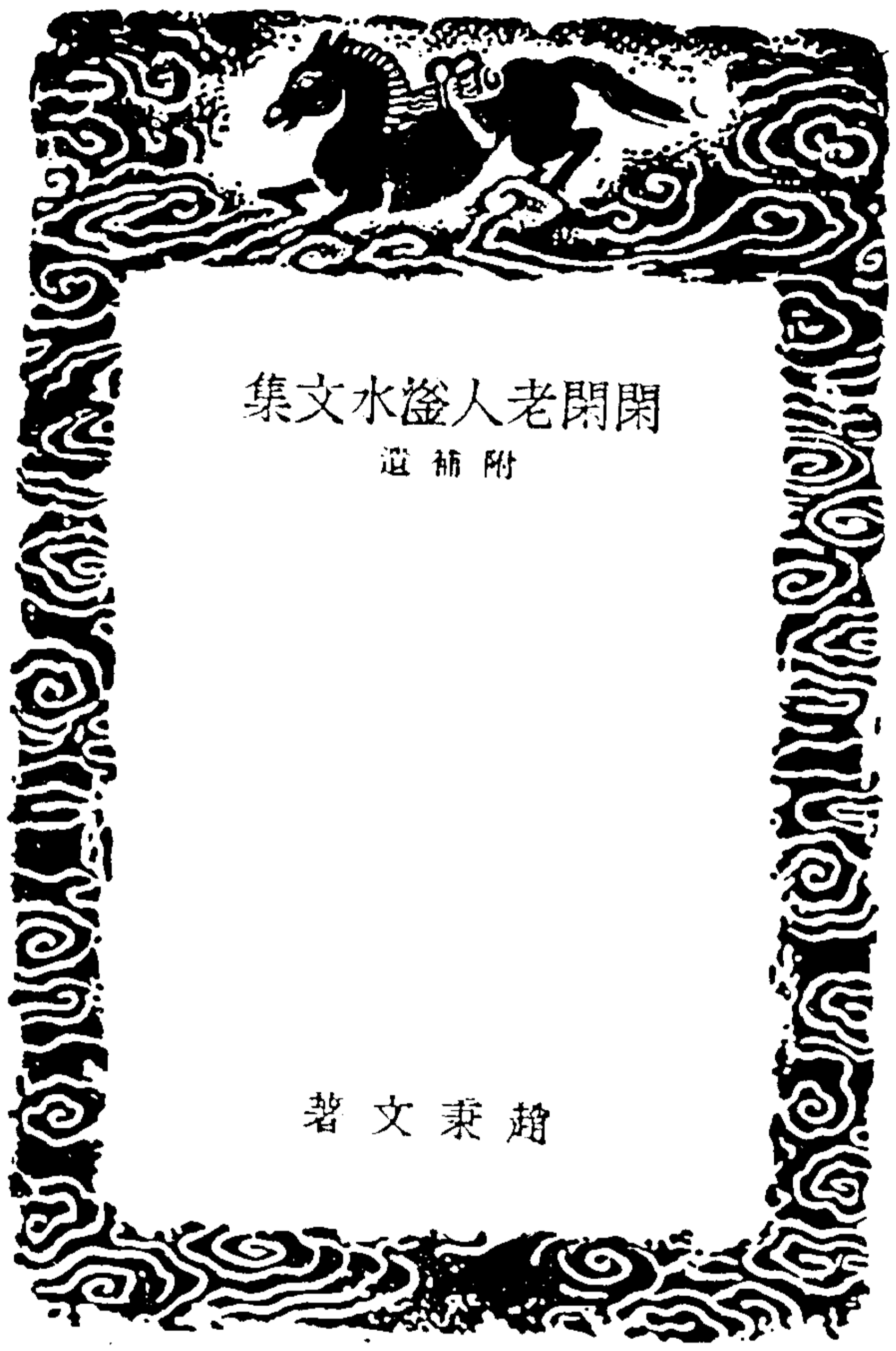
弘治癸亥七月十日，吳人鄒 穆 記。

水滸先生八面錄 跋

一〇六

物之不可犯者鋒。鋒而至於八，則面而相當。往無不利，場屋中救鈍之藥，莫此爲善矣。抑又有進焉者，其中崇論閎議，實多萬世良策，則僅僅稱爲文戰寶，豈遂盡永嘉先生之旨耶？予既讀其書而好之，故用付諸梨棗，以質明者。

嘉慶歲在屠維單閼且月秋後三日，往南陳春謹識。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
附補遺

趙秉文著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引

學以備爲正。不純乎儒非學也。文以理爲主。不根于理非文也。自魏晉而下。爲學者不究孔孟之旨。而溺于異端。不本于仁義之說。而尚夸辭。君子病諸。今禮部趙公。實爲斯文主盟。近自擇其所爲文章。釐爲二十卷。過以見示。予校而讀之。粹然皆仁義之言也。蓋其學一歸諸孔孟。而異端不雜焉。故能周到如此。所謂儒之正理之至盡在是矣。天下學者。其附風靡。知所適從。雖有狂瀾橫流。障而東之。其有功吾道也。大矣。余生多幸。得從公游。然賢賢無與乎視聽。故不足知公。後生可畏。當有如李之符韓。蘇之景歐者出焉。余雖老矣。猶幸及見之。

金元光二年歲次癸未。冬十一月庚戌日。前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臯落楊雲翼引。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目錄

卷一

大學

原教

中說并引

庸說

黃河九昭

發源

化道

匡俗

鍾粹

通天

詠歸辭

卷二

古賦

性道教說

誠說

和說

泱流

通塞

避礙

入海

閑閑老人遺水文集 目錄

大椿賦
靈臺賦
海青賦
琅山賦
攬蓬賦
無盡藏賦
遊西園賦

棲霞賦
解朝醒賦
反小山賦
華山成古賦
遊懸泉賦
抽軒賦
心靜天地之鑑賦

卷三

古詩

雜擬十首
秋日郊行
盧巖
至日感事
陪趙文儒賦雪
望北山雲
花下墓
三五七格
遊箭山
閩山懸巖寺
松糕
遊紫霞山
人日遊西山寺
歲暮言懷
重九登會禪寺
風琴堂
遊嵯峨山
靈巖寺
香山飛泉寺
伯時畫九歌
秋江捕魚圖

閑閑老人遺水文集 目錄

二

閑閑老人遺水文集 目錄

傲摩詰獨坐幽篁裏二首
涿郡先主廟二首
從帥府謁太清宮
陽冰篆
送李天英

送李按察十首 春水行
扈從行
遊醉翁亭
送墨李道士
與龐才卿雨中同遊太清山

卷四

古詩

和淵明擬古九首
重午遊冠山寺
遊晉祠
遂初園八詠 開禧然齋賦
風庵二首
遂初園
閑閑堂
佇香亭
華清宮圖
喜雨分韻 新添
次伯勝九日詩韻 新添
傲玉川子
雪谷曉裝圖
紅梅
冷巖行
老柏圖
雲溪圖
河中八詠
舜井
鶴鶴樓
汾陽王像
維摩像
汾陽嗣后土
題石鍾乳山記

閑閑老人遺水文集 目錄

中秋

遊鶴山

歸愚莊
翠貫亭
翠筑軒
漁樵閑語 新添
九日登繁臺寺 新添
送雷希顏
從軍行
題魯直黃庭經
海棠
和淵明歸田園 六首
夢登華山
過廣武山
夷齊墓
逍遙樓
吳生畫
先公碑
會靈觀卽事
運峯小隱圖

三

祭太一二首

春雪

卷五

古詩

題畫東坡二首

題牧牛扇頭

贈眼醫

聽雨軒

且起曠日

夜臥炕暖

傲聖俞月出斷崖口二首

渡水僧二首

臯武

過湖城

含元殿

發棗社

遊華山

和淵明飲酒二十首

西湖

西塞山

上方僧

詠聲

和游溪

聽嘉陵江水聲代深師答

遊開元精舍

西樓

擬漢漢水帆重冥冥去鳥遲

擬綠陰生畫寂孤花表春餘

送麻徵君

河山形勝圖

賦梅

擬陶和許至忠二首

採菊圖

釣蓬

擬東坡居適

午窗曝背

長白山行

時雨

子產廟

過團鄉

過乾陵

過甯州

傲淵明自廣

擬和章蘇州二十首

煙際鐘

山耕叟

詠夜

寄全椒道士

秋齋

演師西齋

答山中道士

瑯琊寺

擬何時風雨夜復此對牀眠

擬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

飲馬長城窟行

六

猛虎行

傲劉長卿出塞二首

李夫人墓

卷六

律詩

塞上四首

三山渡口

光武廟

開元寺

陸渾

梅和尙節使挽詞二首

和西溪思歸

徒倚

赴南化

北垞

蘆芽山

瑞柏堂

過黃崖二首

咸平道中

中秋金河感懷

和楊子元二首

松山道中

登憫忠寺閣

過淶水

廬州城下

暮春

湧雲樓雨

和潘師嶺

贈茅先生

傲老杜無家
楊妃墓
延安滋戒師

寒夜

西陵

正覺院

散策

梁園中秋

溫妃挽詞二首

獄中

西山寺二首

觀音院

荷葉平

管州道中

謁北嶽

寄王伯直

慶雲道中

登吳雲樓

松下獨酌

疊翠巖三首

宿崔家莊

通許道中

章宗挽詞

汝登酒尊

窮愁二首

和政老九日韻

大雪二首

十月菊

八

九

開闢老人詩水文集 目錄

10

開闢老人詩水文集 目錄

11

白雁
野菊
秋雨
早出新安驛
河上二首
連雲湖退
天城山
仙人峯
獨冠峯
雙秀峯
上龍門
奉命奏告山陵四首
遊崆峒四絕
青龍洞
翠屏山

雪
嶽觀
手招樺皮彈琴圖
明思皇后挽歌詞四十首
雪中登真定閣
郎山雜咏十首
馬耳峯
摩雲峯
五芝嶺
泓鑿泉
下龍門
仙人橋
參雲亭

11

金河寺
感澤萬甯宮
拂雲坪
五月牡丹
甲子元日大安早朝
鎮門不寐
賦雪和張子野韻
重陽後雪
淨陽道中
遊邳家灘二首
張清獻公慶八十壽
題荷篠圖
送月上人
嘉禾合穎應制
寄陳正叔
記夢
和劉雲卿
寄元裕之
至日次劉雲卿韻
題明皇劍閣圖
弔袁用之
雪意
憶橙
冬至
九月十一日夜對月
題劉萊州像
再次前韻
過邠州二首
暮春得寒字
百塔

趙園
琵琶嶺
金蓮川
和王正之寄遠二首
紅藥花應制
寄懷
高士圖
代州
題榮歸堂
題聚扇
上方
遊上清宮二首
登定安閣
黃鸝應制
贈磨銳李先生
登天壽閣
和種竹
送宋飛卿二首
百五日獨游西園
和欽止河中即事
古瓶臘梅
栗
射虎
菊二首
答趙慶之節使
九日會極目亭
過楊太尉墳
過慶陽
秋雨
過石氏園

12

上巳游西園二首
擬宮直雪詩擬應制二首
春寒花較遲
杏花
訪天甯周老

挽劉雲卿
二月見梅花
殘梅
慶學士叔獻七十壽二首

卷八

律詩

春遊四首
平湖戲鴨圖
正覺院
少林
嵩山道中二首
香巖寺壁
三學院對月
回春谷
登高聖閣
趙橋望
盧溝
達北京
東京見梅
北都雪望
襲香亭二首
雨晴二首
雞鳴山下橋
聖安小集
二奇圖
撫州二首
寓望
玉堂二首
夏至

卷九

律詩

閑閑老人詩文集 目錄	臨洛	眞際柏
滹沱	題閻立本城真圖臨本	
墨梅	香山	
夏日	太甯吟詩益	
涑陽通中	狄梁公廟	
燕	靈峯院	
湧雲樓雨二首	樓上二首	
登晉陽關	中山會故人	
下直	潭上二首	
宿王佐寺	燕子圖三首	
送人之河中	黃山塞驢圖二首	
中秋日郊外遇雨	登安定閣	
滎陽古槐	虎牢	
新安道中		
游華山四首	河上公廟	
稠桑谷遇雨	濟源四絕	
山行四絕	雨晴	
一雨	和楊尙書之美韻四首	
題湖山夏橫幅四首	題古柏惟石圖三首	
雪望	蟬	
三蘇帖二首	卽事	
宿朱家寺	金水河	
晚登太史臺二首管幼安濯足圖	賽長江圖	
紫臘梅	題雙鹿圖二首	
坡陽歸隱圖	九日繁蕪寺	
道旁古槐	昭君出塞圖	
子卿歸漢圖	春山高隱圖	
同樂園二首	游上清宮四首	
閑閑老人詩文集 目錄		

中車陽冰篆

過長安二首

過咸陽二首

呼羣鳴鹿二首

查

曉

荔枝圖

載梅

游崆峒四絕

哀李平父

跋黃華墨竹二首

馬上見桃花

翠微寺二首

平泉店逢夏使

初聞雁

卷十

雜體

擬元稹長慶新體戒論

詳問書

回宋國賀正且書

回夏國賀正且書

進呈章宗寶錄表

平章謝撫諭表

百官起居表

樞密左丞授平章政事表

謝宣慰賜夫人葬賻贈表

謝宣諭生擒賊將表

丞相謝過表

平章乞致仕表

左參政乞致仕表

開闢老人遺文集 目錄

過楊太尉墳

草堂

題東坡與佛印帖

五嶽觀四絕

夜

暮

臨韓幹馬

鴻溝

題東巖讀書堂

洗石硯

閏八月十八日會同館諸公同賦五首

列子廟二首

宿索水

暮春用寒字韻二首

宿途初園

論陝西東西兩路行省詔

答夏國告和書

回宋國賀萬年節

統軍謝免罪表

上尊號表

皇妃起居表

閏月表

平章授左副元帥謝表

左副元帥謝宣賜表

謝宣諭破蔡賊表

禘禮慶成表

賀立皇太子表

宰相爲蝗生乞罪表

敕封高麗王讓冊文

參知政事李彥授左丞詔

道陵真妃制

卷十一

碑文

梁公墓銘

崔公墓銘

遺安先生言行碣

張文正公碑

黨承旨碑

卷十二

碑文

伯史神道碑

劉君遺愛碑

祁忠毅傳

卷十三

記

適安堂記

石橋記

種德堂記

遂初園記

寶墨堂記

葉縣學記

裕州學記

卷十四

論

總論

東漢論

蜀漢正名論

知人論

開闢老人遺文集 目錄

前御史大夫張暉贈父萃卿誌

許道真致仕制

郭公碣銘

姬公平叔墓表

王楊二君死節銘

任子山壙銘

寓樂亭記

學道齋記

湧雲樓記

雙溪記

希夷先生祠堂記

商水縣學記

左丞張公神道碑

王完顏公神道碑

西漢論

魏晉正名論

唐論

遷都論

侯守論

卷十五

引

竹溪文集引

道學發源引

中說類解引

尙書無逸直解

卷十六

頌

禘禮慶成頌

顯宗御書藏秘閣銘

卷十七

箴

御史箴

少華崩石銘

日省齋銘

思齋銘

富義堂銘

贊

東坡真贊

張清獻公贊

卷十八

祭文

宣室證議

明惠皇后證議

祭姬平叔文

李中丞青詞

祭劉雲卿文

卷十九

書啓

閑閑老人誦水文集

目錄

直論

法言微旨引

太玄箋贊引

貞觀政要中鑿引

送麻徵君引

芻辛宜聖廟釋奠頌

聖德頌

驪山銘

時習齋銘

習齋銘

誠齋銘

娛室銘

闕里升堂圖贊

宣宗哀册

明惠皇后證册

哀先鋒副統辭

祭薛威儀文

請王教授書

答麻知幾書

卷二十

題跋

跋東坡四達齋銘

題涪翁草書文選詩後

題異登圖

書曹忠敏公碑後

題楊少師侍御帖

題三仙帖

題竹溪黃山書

書東坡寄無盡公書後

題巫山圖後

跋山谷草書

題南麓書後

跋劉伯深西巖歌

附後

閑閑老人神道碑

答李天英書

遺太醫張子和書

跋米元章多景樓詩

題東坡書孔北海贊

書雷司直奏牘後

題東坡與王定國帖

題楊少師書陰符經後

題竹溪篆

題東坡乞常州奏草

題不伐書後

題紫陽宮銘後

題王致叔書稽叔夜養生論後

題黃山書後

題米元章修靜語錄引後

後。所以有申韓也。與過於仁。佛老之教也。過于義。申韓之術也。仁義合而為孔子。孟子先性。荀卿後性。苟孟合而為孔子。

性道教說

性之說難言也。何以明之。上焉者。雜佛老而言。下焉者。兼情與才而言之也。佛則滅情以歸性。老氏則歸根以復命。非吾所謂性之中也。荀卿曰。人性惡。楊子曰。人性善惡混。言其情也。韓子曰。性有上中下。言其才也。非性之本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此指性之本體也。方其喜怒哀樂未發之際。無一毫人欲之私。純是天理而已。故曰天命之謂性。孟子又于中形出性善之說。曰惻隱也。辭讓也。羞惡也。是非也。孟子學于子思者也。其亦異于曾子子思之所傳乎。曰否。不然也。此四端含藏而未發者也。發則見矣。譬之草木萌芽。其茁然而出者。必直。間有不直。物礙之耳。惟大人為能不失其赤子之心。此率性而行之者也。故謂之道。人欲之勝久矣。一旦求復其天理之真。不亦難乎。固當務學以致其知。先明乎義理之辨。使一事一物。了然吾胸中。習察既久。天理日明。人偽日消。庶幾可以造聖賢之域。故聖人修道以教天下。使之遇人欲存天理。此修道之謂教也。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獨周程二夫子。紹千古之絕學。發前聖之秘奧。教人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以戒慎恐懼于不聞于不見。為入道之要。此前聖之所未到。其最優者乎。其徒遂以韓歐諸儒為不知道。此好大人之言也。後儒之扶教。得聖賢之一體者多矣。使童子楊子文中子之徒。游于聖人之門。則游夏矣。使諸儒不見傳注之學。豈能遽先毛鄭哉。聞道有淺深。乘時有先後耳。或曰。歐陽之學失之淺。蘇氏之學失之深。雜而不純。何曰。歐蘇長于經濟之變。如其常。自常歸周程。或曰。中庸之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而後成書。不以明告羣弟子何也。曰。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之猶言素所言耳。至于天道性命。聖人之所難言。且易之一經。夫子晚而喜之。蓋慎言之也。孟子不言易。荀卿曰。始乎為士。終乎讀禮。于時未嘗言易。後世猶曰。孟子不言易。所以深言之也。聖人于尋常日用之中。所語無非性與天道。故曰吾無隱乎爾。但門弟子有不知者。迨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聞一貫之後。蓋知之矣。然亦未嘗以窮高極遠為得也。自王氏之學興。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談。而不知篤厚力行之實。其敝至于以世教為俗學。而道學之敝。亦有以中為正位。仁為種性。流為佛老而不自知。其敝反有甚于傳注之學。此又不可不知也。且中庸之道何道也。天道也。大中至正之道也。典禮德刑。非人為之私也。且子以為外是別有所謂性與天道乎。吾恐貪高慕遠。空談無得也。雖聖學如天。亦必自近始。然則何自而入哉。曰。慎獨。

中說并引

蘇黃門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即六祖所謂不思善惡之謂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六度萬行是也。藍田呂氏曰。寂然不動。中也。赤子之心。中也。伊川又云。性與天道中也。若如所論。和固可位天地。有萬物矣。只如不思善。不思惡。寂然不動。赤子之心。謂之中。果可以位天地。有萬物乎。又言性與天道中也。何不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性與道邪。或者謂物物皆中。且不可渣滓其說。請指眼前一物明之。何者。謂中。

閑閑老人道水文集卷一

金 滄陽趙秉文著

大學

原教

夫道何謂者也。總妙體而為言者也。教者何。所以示道也。傳道之謂教。教有方內。有方外。道不可以內外言之也。言內外者。人情之私也。聖人有以明夫道之體。窮理盡性。語夫形而上者也。聖人有以明夫道之用。開物成務。語夫形而下者也。是故語夫道也。無彼無此。無小無大。備萬物。通百氏。聖人不私道。道私聖人乎哉。語夫教也。有正有偏。有大有小。開百聖。通萬世。聖人不外乎大中。大中外。聖人乎哉。非聖人之所獨也。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信者。誠此者也。天下之通道。五此之謂也。五常之目何謂也。是非孔子之言也。孟子言四端而不及信。雖兼言五者。而實主仁義而言之。於時未有五常之目也。漢儒以天下之通道。莫大于五者。天下從而是之。楊子曰。五事繫諸道德仁義禮。關老氏而言也。韓子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關佛老而言也。言各有當而已矣。然自韓子言仁義而不及道德。王氏所以有道德性命之說也。然學韓而不至。不失為儒者。學王而不至。其弊必至于佛老。流而為申韓。何則。道德性命之說。固聖人罕言之也。求其說而不得。失之緩而不切。則督貨之術行矣。此老莊之

只如權衡亦中之類。如何得維佛老之說而言之。而明聖人所謂中也。或云無過不及之謂中。此四者已發而中節者也。言中庸之道則可言大本則未可。若然則寂然不動赤子之心。皆中正也。非耶。

試論之曰。不偏之謂中。中者天下之正理。夫不偏不倚。正理似涉于喜怒哀樂已發而中節者也。然未發之前。亦豈外是哉。學者固不可求之于氣形質未分之前。若胞胎未具之際。佛且于尋常日用中。試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際。果是何物耶。此心未形。不可謂有。必有事焉。不可謂無。果喜與果怒。與喜怒哀樂不可得。尚何過與不及之有耶。停停當當。至公至正。無一毫之私意。不偏倚于一物。當是時。不謂之中。將何以形容此理哉。及其發之于人倫事物之間。喜無過喜。怒無過怒。怒所當怒。只是循其性固有之中也。其間不中節者。人欲雜之也。然則中者和之未發。和者中之已發。中者和之體。和者中之用。非有二物也。純是天理而已矣。故曰。天命之謂性。中之謂也。率性之謂道。和之謂也。所以不謂之性與道者。蓋中者因無過不及而立名。所言中以形道與性也。言各有當云耳。何以知其為天理。今夫天地之化。日月之運。陰陽寒暑之變。四時不相貸。五行不相讓。無適而非中也。大夏極暑。至于鏤金。而夏至一陰已生。隆冬極寒。至于凍海。而冬至一陽已萌。庸非中乎。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經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經。不亦和乎。由是而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此聖人致中和之道也。曰然則中固天道。和入道與。曰天人交有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中也。保合太和。乃利貞。和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也。能者養之以福。和也。然則寂然不動赤子之心。非中與。曰皆是也。方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不偏不倚。非寂然不動而何。純一無偽。非赤子之心而何。直所從言之異耳。但蘇黃門言。不思善惡。與夫李習之滅情以歸性。近乎寒灰稿木。雜佛而言也。佛老之說皆非與。曰非此之謂也。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殊塗同歸。世皆知之。一致百慮。未之思也。夫道一而已。而致有別焉。有虛無之道。有大中之道。不斷不常。不有不無。釋氏之所謂中也。五百問。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乎環中。以應無窮。老莊之所謂中也。非吾聖人所謂大中之道也。其所謂大中之道者何也。天道也。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也。書曰。執厥中。易傳曰。易有太極。極中也。非向所謂佛老之中也。且雖聖人。喜怒哀樂亦有所不免。中節而已。非滅情之謂也。位天地。育萬物。非外化育。離人倫之謂也。然則聖人所謂中者。將以有為也。以言乎體。則謂之不動。以言乎一。則謂之赤子。以言稟受。則謂之性。以言其由。則謂之道。以言其修。則謂之教。以言不易。則謂之庸。以言無妄。則謂之誠。中則和也。和則中也。以言其究。一而已矣。

庸說

小大之殊。一于不欺而已。所以致夫誠也。不欺盡誠乎。曰未也。無妄之謂誠。不欺其大矣。今夫雷始發聲也。然者奮萌者達。皆猶啾啾相感。無有先後。及乎十月而雷。物不與之矣。故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使伏義垂唐虞之衣裳。文王制周公之禮樂。亦妄矣。無妄盡誠乎。曰亦未也。無息之謂誠。天一日一夜。連周三百六十五度。自古及今。未嘗少息也。天未嘗一歲。誤萬物。聖人未嘗一息。非天道。若顏子三月不違仁。其與文王純亦不已。則有間斷矣。天其有間乎。無息盡誠乎。曰亦未也。贊化育之謂誠。聖人盡其心以知性。盡性以盡人物之性。德至乎天。則為飛戾天。德至乎地。則魚躍于淵。上際下蟠。無一物不得其所。此成己成物合內外之道也。可以盡誠乎。曰至矣。未盡也。抑見而敬。言而信。動而變。行而成。猶有言動之迹在。至于不動而變。不行而誠。不怒而威。神也不言而信。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文王之德。孔子之所以為大也。

和說

易稱天尊地卑。書稱天秩天序。春秋書天王。詩稱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明此道出于天。皆中庸所謂庸也。孟子言經正則庶民興。此孟子所傳于子思子者也。經即庸也。百世常行之道也。親親長長。尊賢貴貴。而巳。而有親親之等。尊賢之差。又在夫時中而已。此權所以應時變也。呂氏論之詳矣。庸解。譬猶五穀必可以療飢。藥石必可以治病。今夫玉山之禾。八瓊之丹。則美矣。果可以療飢乎。果可以治病乎。則太高難行之論。其不可以經世也亦明矣。其不及者。猶食糖糲而不美。五穀之味也。故夫接輿之狂。沮溺之狷。仲子之廉。師商之過不及。高柴之過哀。宰我之短喪。管仲之奢。晏嬰之儉。與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陰與不恭。皆非庸也。然則夷齊非耶。聖人有時乎清。清而至于隘。非庸也。有時乎和。和而至于不恭。非庸也。果何者為庸乎。要不出乎中而已。

誠說

聖人未嘗無喜。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是也。未嘗無怒。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是也。未嘗無哀。哀而不傷是也。未嘗無樂。樂而不淫是也。孰知夫至喜無喜。天地變化草木蕃。聖人之至喜也。至怒無怒。鼓之以雷霆。聖人之至怒也。至哀無哀。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飢。聖人之至哀也。至樂無樂。鸞飛魚躍。聖人之至樂也。又孰知夫樂天知命。哀之大者也。窮理盡性。樂之極者也。然則舉八元非喜也。誅四凶非怒也。號泣于天非哀也。被袵衣鼓琴非樂也。當理而已。當理則常也。何以謂之和。蓋元者。因喜怒哀樂中節而名之也。譬如陽并于陰則喜。陰毗于陽則怒。則亦二氣之失和也。聖人之心無私如天地。喜怒哀樂通四時。和氣沖融于上下之間。則天地安得不位。萬物安得不育。四時安得不序。若此者。皆和之至也。

黃河九昭

大安元年。余出守甯邊。下臨大河。登高望遠。超然有懷。夫崑崙道之發。聖源也。積石蓮之。泱聖流也。龍門岐之。賢化道也。仙掌綺之。智通塞也。屹以砥柱。匡失俗也。障以大壑。避諸礙也。匯以大陸。鍾道粹也。播以九河。入聖海也。授以馬圖。道通天也。竊以為有合吾聖人之道。因作九昭。思聖道之昭也。非敢擬諸作者。

姑以紆情云耳。

發源

古帝賦予以正命兮。湛清白之純源。水瀉泥而變濁兮。火熾煙而滋昏。盡虛己以求復兮。究大中之所存。曰道有象兮。無其形。其下無尾兮。其上無根。塞汝兌兮。閉汝門。天而不入兮。見其本原。惟德人之天游兮。體六整而不渾。迄反流而全一兮。契妙本于崑崙。

淤流

鷲鳥將擊兮。形必匿。霧豹養斑兮。毛以澤。龍蛇起陸兮。伸其屈。草木黃落兮。根自復。水不積兮。遭吾舟。風不厚兮。場吾翼。氣何溥兮。將雨。明何喪兮。出日。蔣吾蘭兮。九畹。積吾玉兮。十幾。蔣吾顏兮。天地。飽夷清兮。冰雪。飲道德之源流兮。導此心之積石。雖不周于今之人兮。吾將付萬世兮。潮沙。

化道

霜降兮。水歸。淵潛兮。天飛。朝鱗兮。水次。夕樹兮。雲遠。風爲翼兮。雷爲推。駕天吳兮。從馮夷。啼吾髮兮。弱水。灑予翼兮。咸池。東風飄兮。神靈。雨水增波兮。龍門。暮謂鷗運兮。何遲。謂鷗騰兮。何怒。速莫速兮。蛟骨餘。樂莫樂兮。縱整初。塗人兮。服儒。曾行兮。閱樹。潔芳馨兮。爲佩。御中直兮。爲車。深身兮。德淵。御樹兮。雲衢。登聖門而化道兮。吾將從沂泗之所居。

通塞

日有光兮。有雲翳之。決之則明。川有源兮。有石礙之。決之則通。噫。聖道之塞。塞兮。孰開明而別聰。鳳雛兮。劉歆。晉曠兮。魏駟。求蛟螭兮。木末。索蚌蟻兮。雲中。有先覺兮。吾誰適從。慶韓莊之倚門兮。排釋老之歸宮。回狂瀾之既倒兮。障百川而朝東。侯況侯愈。曰。軻曰。雄。同闢異寶。失之相攻。嗚呼。聖如天王兮。彼諸子者。亦各諸侯與附庸。無聞牆而外觀兮。是亦爲大正與至公。

匡俗

悲世俗之側僻兮。循規矩而詭馳。摘荒途以冥行兮。失大中之所宜。謂荆棘兮。可履。謂醜毒兮。可飴。曰。先聖闢奧。我將竟之。世俗詭隘。我將說之。頰波委靡。回而正之。吸清露以爲餐兮。緝雲霞以爲衣。御六氣以爲駕兮。塞蘭杜以爲幃。道莫正于仁義兮。教莫先于孝慈。矯末世之頹風兮。返中古之治時。屹中流之砥柱兮。滄萬派而東之。

避礙

世變萬殊兮。不一其時。道有時中兮。圓方異施。或適而通兮。或直而砥。尺有所不足兮。寸有所宜。犛牛捕鼠兮。不如狸狔。太阿補履兮。不如兩錢之錐。申生以孝斃兮。莫弘以忠而誅夷。尾生信而溺兮。仲子廉而飢。言不必信兮。行不必果。權輕重以適道兮。固無可而不可。有孺子歌曰。桃花浪兮。春月暮。竹箭流兮。三山渡。雷闕兮。風冥冥。舟楫摧兮。蛟龍怒。對大吓之當前兮。汨滔滔而東驚。又歌曰。深則廣淺則揭兮。冬日蒸。夏夏葛製兮。遇坎則止。乘流逝兮。先師是言。歎棠棣兮。

入海

春蘭兮。紫葳。秋菊兮。金英。折江梅兮。贈所思。睇荷花兮。思日成。襟風兮。佩月。飲冰兮。飽雪。嗚兮。跨鶴。將以朝兮。紫闕。吸流盞兮。餐朝霞。茹芝英兮。服瓊芽。練玉顏兮。不老。潔龜腸兮。無邪。鍾天地之粹美兮。春日之光華。遊道德之苑囿兮。馳仁義之園林。及年歲之未暮兮。庶無愧于周任。

入海

登蓬萊兮。歸紫霄。明珠爲宮。闕紫貝些。叢珍疊怪。璆琳琪些。松喬偃佺。戲浮彩些。日月出沒。歸墟會些。鸚鵡運化。天地大些。井蛙自囚。河伯隘些。九州滌源。入聖海些。

通天

倚聖道之通天兮。與河漢以同流。浮靈槎以問津兮。夕予次夫牽牛。前羲和使弭節兮。後望舒以爲御。左列缺之揚鞭兮。右豐隆以持斧。飛廉爲先驅兮。屏翳告予以未具。幹北斗以斡精兮。謠招搖以爲精。歷鉤陳而入紫宮兮。聞琅琅之天語。曰。夫人之正心兮。若北辰之居所。寂然不動。即此太極兮。以游乎萬物之祖。盡求復于性初兮。執大中以爲矩。究性命之所極兮。沂濬源于天潢。亂曰。河行九區。通天淵兮。九疇八卦。源于天兮。一身動靜。一坤乾兮。湛然無爲。守太玄兮。

詠歸

歸去來兮。風乎舞琴。詠而歸。既勿忘而勿助。抑何喜而何悲。時未來而莫預。事既往而焉追。化新新而不停。習念念而覺非。譬已飢而方食。孰既寒而忘衣。無一毫之私意。信天理之精微。我思古人。瞻乎若奔。仰驚前軌。遊心聖門。習矣而察。操之斯存。坐見于興。飲見于樽。利何爲兮。榮跖。善何爲兮。孔顏。匪義路兮。焉由。匪仁宅兮。孰安。嚴三省以日警。防六欲而常關。戒屋漏以慎獨。尙衣錦而中觀。存夜氣之枯亡。收放心而知還。漸雲開而霧廓。俄焉飛而鯢桓。歸去來兮。請從沂上之遊。惟曾點之舍瑟。終不慕兮。由求。既盡心而不武。亦樂天而何憂。天地均仁于萬物。播一氣乎郊疇。陸有不滓。水有方舟。野陰浮兮。藪澤。光風泛兮。林邱。草漸漸而苗長。水源源而交流。觀物態之熙熙。廓予懷之休休。已矣乎。力天力兮。時天時。我初無將。亦無留。捨聖道兮。將安之。存心以養性。守死以爲期。虛道學之荒蕪。遂日耘而日耔。廓七篇兮。孟訓。詠二南兮。周詩。會天人而一貫。窮理盡性。吾何疑。

歸來白首不歸兮何時亂日。山中人兮煙霞宅。翠羽簾兮白玉額。友麋鹿兮侶猿鶴。飲清泉兮坐白石。山
中人兮煙霞衣。青天成帷兮白雲成幃。風爲襟兮月爲佩。娛清暉兮淡忘歸。山中人兮煙霞語。黑窠落手
兮醉空舞。蓬萊山兮在何處。乘清風兮欲歸去。

遊嶽賦

歲辛亥之孟冬兮。余解印而南歸。覽全趙之形勝兮。弔荒臺之故基。大行奔走以南來兮。漳水改道而東
馳。伊川谷之變易兮。矧人事之推移。獨歸然其凌空兮。意神物之所護持。問父老以陳迹兮。猶有雙塔野
花之詩。噫。七雄接援。虎戰以龍爭兮。譬事勢于連雞。或爭桑而延敵兮。有以酒薄而召圍。朝銜血于秦韓
之草野兮。夕暴骨于齊魏之沙陲。既生靈于刀几兮。決一旦之雄雌。得地不足以贖民之命兮。忍勞民而
築斯。方主父變服而事威武兮。固一世之雄才。收中山林胡爲未厭兮。又窺秦室之狼豺。歸來置酒延眺
八極兮。俯不見蕭牆之孕戕。噫。覆犬之夢兆兮。識百年之厲階。何若華之新寵兮。宴安耽毒之孔懷。厭離
宮別館之湫隘兮。起高臺之崔嵬。笑章華制度之狹陋兮。又況采椽與茅階。筮路繁紆以雲棟兮。開道行
空而飲寬。奏金石于雲端兮。悅鈞天之夢未迴。下仰望而不聞兮。微風過而聲哀。金與玉登君王來其間
兮。左趙女而右吳娃。朝琴夜筑爲王歌舞兮。樂未極而哀隨。探雀殼於離宮兮。豈憶熊蹯與豹胎。痛父子
斃于一朝兮。人亦念骨肉之折斑也。古往今來。日東月西。等歲律之跳丸。悼興亡之奕葉。歎趙國之城郭
兮。變都成邑而變骨成灰。慨平原之池館兮。高者榛邱而下者荒陬。狐兔穴于邱陵兮。草木深于宮闕。地
荒蕪而獸曠。伏兮。天莽蒼而鳥遯。沈顧寂聽。心傷思摧。但聞蕭條之聲。非竹非絲。迫而聽之。乃在
乎羽蟲之摩鼓。與衆竅之喧吹也。嗚呼。豈向時之盛也。山川花鳥。亦向時之山川花鳥也。山川花鳥。不能
知此盛之興廢。而豈亦安能知人之悲歡。而人自悲之。然則說妝炫服。豈非以爲榮也。而荒榛斷址。豈又
奚以辱爲。而文王之靈臺。燕昭之黃金。當時稱賢者之樂。後世爲美談之資。而是臺也。蒙亡國之恥。與山
木之歌。亦臺之不幸。而堪嗚。且夫今日之悲。昔日之樂也。騷人懷之而賦詠。行客過之而嗚呼。嗟。後物之
都盡。獨天留兮。此臺。閱千秋兮。萬古。作龜鑑乎。方來。意者使一日之樂。易萬世之譏也。而臺亦何負于後
世哉。可弔而不哈也。亂曰。洪波之臺。傷周舍于已死兮。後世之君。不能起廢。頗于未衰。干將之劍。忍能誅
忠魂于李牧兮。不能斷讒。百于郭開。繁梁棟兮。既折。噫。大廈兮。將頹。非一臺足悲。國無人兮。吁。可悲。

解朝醒賦

心忪忪兮危絃。身恍恍兮風船。頭岑岑兮其作惡。神昏昏兮其欲眠。安得尤物之蕭爽。析朝醒爲可憐。若夫
金包之嫩紫。胎玉樓之芳鮮。蛤酒熟而口哆。蜃精醉而臍團。皆足以扶尊前之頰玉。醒座上之逃禪。白
闌五噓之外。及滄翁與坡仙。或耳目所不際。蓋亦略得而言焉。又若酪水冰融。山梨凍堅。割西瓜之蜃卵。
烹北蔡之蛟涎。亦足解五更之渴夢。快一嚼于冰泉。至若辣蓼之和。邪蒿之醬。牛魚之醢。鹿尾之漿。海東
頭。正。西尾羊。係以太。保。漢以秦王。殿以紅臘。飯以黃梁。然後煎以松風。蠅眼之湯。燃以清泉。
賈串之香。已而龍岩。雙鳥。烏絲。而操翰墨。竹溪黃山。揮玉麈而談冰霜。卻弓彎而謝珠貫。屏水遠與山

閑閑老人澁水文集卷二

古賦

大椿賦爲黃太守詩

於此有物焉。既澤而堅。既蔓而延。託根于無何之鄉。垂蔭于不土之田。視日月而共友。券宇宙而爭年。歷
春秋其幾何。光不知其歲之八千。端策筮之。曰。是以江夏爲鼻祖。小山爲外孫者耶。以孝弟爲根本。忠
信爲枝葉者耶。有暉其華。富文藻者耶。有駢其質。茂德業者耶。松茂柏悅。不足以比其壽者耶。愚惑不足
請以椿言。

棲霞賦送道人還山

粵有人兮。號芳華。跡城郭兮。志煙霞。賦言歸兮。杳何許。塞遲迴兮。徒延佇。貝闕兮。珠宮。撫騰上兮。絲桐。高
情兮。天外歸鴻。靈宮兮。玉紀。元都兮。寶藏。祝君王兮。萬壽。侍玉晨兮。天上。塚莫辱兮。多憂。樂莫樂兮。無求。
望白雲兮。歸休。三年胡兮。爲兮。此淹留。朝遊兮。山南。暮遊兮。山北。徒倚兮。亭上。聊逍遙以終日。日舞兮。清輝。
隨深兮。翠微。西山扶兮。晚。秋水樂兮。朝飢。山近兮。多雨。雲昏兮。承宇。爐銷兮。霧散。見悅茂兮。這樹。樹
斷兮。天開。雁翻兮。南渡。忽人歸兮。鳥盡。但空山兮。日暮。日暮兮。浮雲滋。日極千里兮。傷心悲。山中人兮。

長笑五斗于竹林。追獨醒于沅湘。慨然汗出。釋然病已。亦可謂彼此一時。跨鶴于維揚者耶。

海青賦蘇軾題

霜空蕭條。寒草先白。海樹無枝。海雲紫色。黯兮遼遠。風悲日匿。何為鳥之不羣。超瀚波一作海而一息。爾其俊氣橫鶩。英姿傑立。頂摩穹蒼。翼迅東極。鐵鉤利鶩。霜排勁翮。角膝插腦。細筋入骨。順勝雄毅。飛騰滅沒。且寄巢于扶桑。夕刷羽于碣石。于是乃命虞人。遡風勢。緝繳設。萬里足墊。一枝心折。遂投軀以委命。恥摧翼以喪節。奚奴頭千。悍官指百。時飢飽以嗷呼。謹寒溫之調適。臂不暇弛。鈴不停擊。猶恐懷林邱。夢沙磧。恨身熱而子留。款雄孤而雌隻也。逃其骨肉融。性情習。遠龍沙。入閭闔。蒙禁樹之專寵。叨錦鞶之前席。思報功于所養。甘買勇于一決。既而新陽屆候。太簇司月。陽饒浮。冰漸坼。水溶溶而泛淥。鷺翩翩而下。使星馳。屬車雷發。千輿隱轡。萬騎飄警。上將幸乎光春之中。所以觀民風而宣德結。龍旂標而殿門。旅圍而鼓聲。忽水擊而驚飛。乍雲翔而成列。玉爪翻臂。錦維下維。初貼水而徐回。候于雲而上擊。雨血紛紜。風毛磔裂。象廣寒之舞口。一本空紛霞裳之回雪。似吳宮之習。戰驚玉顏之喋血。壯如破敵。勢甚擒賊。至如關羽義勇。張綱奮烈。取鯨鯢于堅陣。叱豺狼之當糧。固亦釋豐狐之九尾。略狡兔之三穴。查猶賞曠足之神駿。且以勸忠于英傑也。既而壽杯舉。臣工悅。天威暢。皇恩浹。背長楊兮而趨京闕。

反小山賦并序

無崖道人李天英。家海墘。得小山寶而字之。名曰玄峯。擬作于花陰月黃之間。適甚為賦。因閱老人笑曰。是猶有所待也。若知天壤間。皆吾儿格間一物。又何待鑿石于山。函花於鼎之為適哉。乃為賦反之。鑿石來前。孰形子鑿。匪山而拳。玉立峻焉。匪溜而涓。玉痕隱然。天豈臥雲。海濱籍煙。幾代子寶。幾姓子傳。子入吾室。吾以子賢。瓊花晚醉。璧月夕眠。我家我林。吾以子便。我學我仕。吾以子遷。子豈吾友。吾不子捐。石不能對。請以慰宜。自我之石。幾世幾年。山非吾名。石豈子妍。聽其兩忘。其樂也天。夫鏡中之象。亦水中之象。瓶中之泉。即洞下之泉。吾豈謂寶願陸之筆。不若山林。皆吾之寶。國悅泰巴之音。不若禽鳥。皆吾之筍。絃子以心為物。智為衆緣。不知無崖有崖。桂栢于一峯之玄也。空花悟大夫之夢。庭柏證祖師之禪。無一物之非我。君其問諸屏山之故仙。

瑠山賦在易州城。俗謂之瑠山。

尾箕之精。琳瑯之英。鍾奇孕秀。琅山播形。帝敕六丁。移來玉京。六鯨負背。三山蓬瀛。峯今直上。劍拔峰巒。表今獨立。霜秋氣橫。骨非肉附。勢敵天勃。呀然而門。縹然而城。其門伊何。豎鑿巨壑。隔山見山。蒼碧紛青。素月夕啓。白雲晝扇。其山雷缺。隱隱曠曠。石崖嵌空。龍門天成。孰刻孰鑿。不齋不崩。飛泉中來。華擘河傾。或迥而流。或迥而泓。下赴兩洪。冰轟雷轟。百步之外。不聞人聲。蘊蘊隆隆。洞瀉窈窕。石席可踞。蓬尊可銘。浮雲悠悠。千古此情。其城伊何。練以重經。疊障環抱。中心砥平。峨峨而仙。岩岩而亭。有駢斯指。有植斯屏。摩雲障日。帽河映星。千態萬狀。不可殫名。李白杜陵。巨然道甯。九原骨醉。千日甦醒。瘦武畫隱。老任墨卿。一朝擲筆。萬里騎鯨。蛟嶼九華。天台四明。迴絕人境。虛標仙經。神州奧區。燕南福庭。可杖可履。或仕或耕。

信步陟降。朝昏送迎。春山水流。秋空月明。岩泉夜落。松風晚清。遊心太玄。何慮何營。

華山感古賦一本感古賦

有浮而清。有濁而留。五岳奠形。二華削成。是其稟金天之秀氣。奄西土而作鎮。包瀧關以為門。奄奠乎東井。鷄首之分。岳之尊。惟天之柱。岳之作。為世霖雨。岳之崇。一本有三。如阿衡周公。承天之功。厥堂伊何。兩分其山。聖道通塞。孟孫楊韓。厥運伊何。療瘵獨疴。上醫醫國。雷扁泰和。其肅如霜。其高如秋。成施伊優。為天之羞。若夫昔之所謂具臣者。都山岳之權。竊雷雨之施。壞開千里之尊。秩視三公之貴。危不持而顛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且夫安昌胡廣之保祿。林甫盧杞之竊位。其餘刀鋸之餘。蓋亦未足與議。譬猶有干雲過日之險。而不能已。山東之亂。華山導河之力。而不能障滄陽之騎也。向者獻廟劉賊。天崩地坼。九廟灰燼。萬里喋血。陳吳一呼。殺函瓦裂。莽卓盜國。內訌外舉。楊李擅權。幽陵竊發。倍昭播遷。朱李猖獗。而是山也。萃寇盜之淵藪。為豺狼之窟宅。墜生靈于塗炭。寄性命于鋒鏑。與獸為羣。以木為衣。以橡為食。身為心仇。形為影絕。惡聞人聲。愁見日月。何幸于天。使至此極。或曰。子知其一。未知其二。向者子房運籌。霍光建謀。或啓其心。或基其謀。祿產擅權。于呂其劉。我命平勃。反正而旆。二豎囑凶。既唐而周。我命五龍。夾日而轉。滄關之敗。繁尚父是賴。奉天之逼。惟西平之力。奮然大臣。力爭而活國。屹然如天柱之承西極。奈何以人事之一跌。而為山靈之責。有秦川胡老。啓口而笑曰。日有中昃。月有虧盈。凡一治一亂。乃一昏一明。福生有基。禍生有萌。山有朽故。壤崩。血有蟲故。蠱生。謂山蓋高。浮雲翳之。不見其形。謂心至靈。有幽隱之不見其情。夫惡直為納讒之媒。喜譽為招佞之旌。驕奢為重斂之階。好大為興戎之徵。是以古之明王。乘是而不營。於以忠直是旌。抑讒佞之朋。一本木不飾。杜非義之徵。平刑釋寃。息吁嗟之聲。含垢忍恥。絕忿怒之兵。夫然故心定神休。嗜慾不生。禍亂不作。而天下和平矣。故亡漢者漢也。非莽卓也。亂唐者唐也。非安史也。使漢以秦為鑑。自無兩京之亂。使唐以漢為鑑。又安有蜀道之亂。如何以一响之樂。而忘累世之患也。斯言懷古。非止一時。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期。一本下

撻蓬賦

釋世累而遠遊兮。聊逍遙以徜徉。行乎莽渺之野兮。歷榛蕪之蒼蒼。撻蓬體以睨視兮。嗟遊魂之何方。貴賤榮辱。杳莫訊兮。奚氏族之能詳。豈結纓齒劍以身狗難兮。將嬰疾之適當。甯正身守道性宮庭兮。抑貪生徇欲以自戕。以天地為衾枕兮。豈必厚蠶蟻而薄豺狼。上無君長。下無臣僕兮。豈必賤奴隸而尊侯王。將蟲臂鼠肝。無不可兮。抑一氣頓盡。死灰之不揚。萬物皆出入于機兮。其孰為之主張。聞風仙之高論兮。曰死生之未嘗。噫造化之無窮兮。何大塊之茫茫。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兮。如宿債之須償。老栽松而祖忍兮。李探環而姓羊。指後期于圓澤兮。悟前生于那房。付易世而不知兮。矧靈劫之能量。歷萬世而一遇大聖兮。然後知大夢之何傷。黃帝孔子。不可問兮。將質之于玉皇。瀟瀟風乎。上征兮。觀金闕而朝寥陽。紅雲蒼蒼。其嬰音兮。聞天語之琅琅。曰道非有物兮。物物以彰。其上無始兮。其大無旁。無汨而其兮。道將汝昌。吾以為道兮。寄浩劫于延康。聞至言而途徂兮。塞子將造乎中黃。仍羽人于丹邱兮。留不死之異鄉。聆古先

王之高風兮。屹法海之津梁。促于劫于一念兮。統萬有于毫釐。涉流沙而經西極兮。尋白毫之相光。曰五蘊非汝宅兮。四大非汝牀。毋來溟渤兮。認一浮蕪。觀恆河之不變兮。知見性之不一。逮皮膚之脫落兮。露法身之堂堂。塵根盡而性空兮。知見而無體。悟形骸之非我兮。中有不化其存者長。惟至人之達觀兮。超宇宙而高躋。以陰陽為晝夜兮。以死生為康莊。知身外之有身兮。亦忙中之不忙。混瑤壁于瓦礫兮。通法界而不礙。於是體妙心元。辭喪慮忘。充以法喜之食。薰以知見之香。散以象外之說。暢以聲前之章。逍遙乎無為之業。游戲乎寂滅之場。普天壤以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與彭殤也。亂曰。是身虛空以為量兮。遺堅固不壞如金剛兮。孰為天壽孰否滅兮。翠竹其如非青黃兮。枯木龍吟非宮商兮。眼如鼻口道乃將兮。

遊懸泉賦

庚午之歲。九月既望。趙子與客遊于承天之殿。置酒乎姑女祠之側。千山暮蒼。素月如拭。形與影嬉。谷響互答。一談一笑。超然自得。既而歎曰。泉不飛則無聲。石不登則無骨。山以秋而殺瘦。境以夜而增寂。四者備矣。而無勝具。以文之境雖奇。而不即於是。列地腹之枝以為琴。竅鳳膺之管以為笛。誦王摩詰章蘇州之詩。所以侑此。船而水兮。少焉動乎動。息乎息。嗚乎。嗚乎。嗚乎。嗚乎。入吾耳者。瀏以清。歷吾目者。森以屹。金鼓半空。聲在峽中。道娘之關。潘美所以下河東者耶。旗幟盡拔。春染木末。突井陘之口。韓信所以破趙壁者耶。迫而察之。風落山而泉鳴石也。二客曰。未也。向者泉出祠下。大如車輪。下赴絕澗。懸流千尺。殷晴空之雷。飛炎天之冰雪。六年于茲。而闕其澤。子能酬而出之。亦一段之奇特。趙子曰。泉有時而通。亦有時而塞。豈我見聞。有通有塞。而此見聞。復有何物。鳩林道人曰。物我同源。動靜致一。反聞聞處。聞所不及。無聞之聞。聞性不絕。離見見處。見亦不立。無見之見。見亦不滅。今子以耳聽聲。未能眼處聞聲。以眼觀色。未能耳處觀色。故一泉之見。為之惑也。歸語同僚曰。此殆維摩詰也。覺而賦之。但山高水深。風清月白。無盡藏賦。

出國門而南。驚兮。並瀟水而西馳。枕房山之東麓兮。而萬頃之蒼波。得孤亭之爽垲兮。納萬象而君之月。娟娟而照席兮。風飄飄而吹衣。懷今夕之何夕兮。得二友之追隨。于是主詔客曰。自有天地。有此江山。如我與君。與人往還。向者與子。仰看山。俯聽泉。明月侍右。清風侍前。侯何曾于萬戶。買不費于一錢。但恐造物者之怪多取。不憂他人之我先。若乃秋方半。夜既寂。流光潑水。素彩沈壁。玉虬騰舞。金波的。披瀾泛。芷。紛紅獵碧。送漁舟於天末。飄鄰笛于日夕。洗耳盪目。清魂涼魄。忽然不知風乘我而我乘風。客為主而主為客也。且子以爲其樂何如也。雖然世有汚隆。物有成毀。向也蘇今也芷。向也亭今也圮。何變化之無常。而人事之不可恃也。客曰。自俗觀之。有代有謝。自道觀之。無成無毀。君亦知夫物無常時無心乎。自有觀成則有成。自未有觀成。則成亦壞矣。自今觀昔則有昔。以來望今則今亦昔矣。由是觀之。方成方毀。方生方死。雖然此猶有心于去來見在也。若其無心。則無此矣。且夫水不與風期。風來而水波。山不與月期。月照而山白。庸知夫性空真風。性空真月。是尚有極耶。然則聲塵有盡。所以聲聲者無盡也。色塵有盡。所以色色者無盡也。主人喜曰。今而後知乾坤一亭。萬物一觀。吾處尚無恙也。

拙軒賦

宜撫移刺公。築室于私第。榜之曰拙軒。以告閑居居士曰。余有拙病。似愚而強。矯矯充充。蹢躅涼涼。人皆喜。已獨喜。方將適東漢。顧登太行。將之鳴谷。反走寒鄉。鬼笑椰榆。人怒中傷。神醫不能療。善藥不能詳。且子以爲何如。可愈而康也。居士曰。拙者。自拙。吾不知其短。巧者。自巧。吾不知其長。或善宦而九卿。或白首而潛郎。以俗觀之。有窳有良。以道觀之。孰香孰滅。枝榮枯於瞬息。等一夢于黃梁。神龜曳尾。大勝列腸。漢陰抱甕。焉知洗滌。蜂以蜜而割。蚌以珠而戕。鋼和山之石。豈若鶉衣之負朝陽。憶上蔡之犬。何如羊裘之釣滄浪。天道茫茫。何有何亡。老龜不爛。禍延枯桑。魯酒味薄。邯鄲被殃。吉凶無狀。智不能量。鄙夫自私。風處襤褸。達人觀物。我兩忘。縱心浩然。與道翱翔。言未既。公笑曰。余病良已。謝夫子之愈。肯肯也。

遊西園賦

九日。作一本。令辰皆醉。趙子獨遊西園。蓋故苑同乘之地。于時天高氣清。風物淒厲。草綠慘以斷蔓。果紅驚而脫蒂。若乃藻扁翻開。簷櫺檻。曲池荒而飛。登。灌木老而離。嗟物是而人非。何昔榮而今悴。既而登高亭。俯清泚。天落鏡中。水涵空際。物無倒影之心。水無涵空之意。心與境忘。境與神會。先生一笑而作。渺歸鴻于天外。

心靜天地之鑑賦

塵靜萬慮。心涵太空。廓聖賢之鑑別。際天地以融通。湛一意之虛凝。不膠于外。極兩間而照燭。盡在其中。夫靜爲躁之君。心者形之主。無營則萬境俱遠。有蔽則纖毫莫覩。鑑明則塵垢不止。心則喻如。心靜則天地流通。鑑斯有取。若乃字有泰定。神無坐馳。是非不得以物累。利害不能以物移。明則遠矣。鑑無近思。良以止之。鍵五基而不亂。復其見也。洞萬象以無遺。由是照燭無疆。眇綿作炳。造化無以遁其迹。洪纖無以逃其景。良由體道之沖。宅心以靜。何思何慮。守一性之宮庭。不將不迎。納萬殊之光景。今夫五色亂目。不見泰華之形。五音亂耳。不聞雷之聲。我是以神宇定兮。慮而不屈。心源淪兮。靜之徐清。天地不能外其照。日月不足況其明。不然曷以揚子著書。云潛則神明可測。莊生抗論。謂虛則純自自生。豈非心本一源。事周萬變。定而能慮。則慮乃有得。靜而後應。則應不能眩。今也守一真于不動之宅。閉六欲于不關之鍵。自然不慮而知。不窺而見。去智與故。始符顏氏之齊。和德與言。終契孟軻之辯。既而解物之懸。淵之又淵。心虛則萬象皆靈。欲泯則百感無緣。可與遊于太始。可以陶乎德元。可以遊吾神于八荒之表。可以納吾身于一掬之前。滌玄覽于心地。開虛明于性天。故得其粗。則可以窮事物形名之理。得其精。亦有以識道。德性命之傳矣。物來自能順受。事至不爲束縛。發爲用智之權。救禍于未形。審作研幾之妙。見吉于所先。別有不定不亂。而心恆如。不酸不味。而用自在。以虛爲有對也。致虛極則無其對。以靜爲有待也。守靜至則絕其待。功之化。機之純。及其至也。寂然不足以名之。超入圓通之智海。

猶猶竹與桐。並生江之涘。朝日照孫枝。夕風振瑤林。鳳凰天外來。飛下玉山岑。棲枝食其實。氣類無幽深。變倫不世出。斤斧倘見尋。一截解谷管。一裂蕤風琴。偶蒙識者賞。無窮出清音。

九齡起韶州。妻子家海濱。又如帝室寶。海底珊瑚金。人生有南北。此道無古今。迢迢龍江上。鴻雁萬里心。晚菊有正性。託根寒水津。不隨黃葉秋。況爭紫蘭春。依依抱晚節。冷豔排霜晨。日暮碧雲滋。折花思遠人。鳴雁不我待。霜露日夜新。願言垂採摘。歲晏委荆榛。

空齋日無事。起坐橫鳴琴。明月入我牖。照見萬古心。古風不復遠。中有太古音。置琴挂壁上。吾道無古今。賊賊去故里。辛苦從軍行。黃沙鬢白骨。麟閣垂功名。西北秋風至。日暮愁雲生。火燒日草岡。水斷黃河聲。天寒馬屯縮。仰天為悲鳴。男兒貴死難。義重鴻毛輕。南登雕陰坂。北望驃騎營。駐馬千丈坡。射鵰萬里程。

西北有高城。來往交河道。古來征戰地。白骨埋秋草。人壽非金石。生男不待老。不敢上譙樓。惟恐愁絕倒。秦時築上郡。漢家事西鄙。遊兵鑿雨雪。血漲黃河水。千秋萬歲後。魂魄來遊此。一誦古戰場。悲風來萬里。

灑池行

豪掛巨矛排九楹。玉盤醞醞一再行。秦王頤指一本作高歌趙王瑟。屬東天遠邯鄲城。侍臣銜冠髮直指。秦庭虎賁劍鋒倚。成陽山色如死灰。邯鄲新氣清于水。引車遠避將軍路。藁爾那能持兩虎。君不見世間男兒健如虎。一旦焉知不如鼠。

秋日郊行

瘦馬兀西風。節物遽如許。雀噪晚禾場。蝶飛秋菜圃。桑枯數呼風。槐老皮溜雨。聞聲不見人。隔林樹社鼓。

初望少室

好山如佳士。洗盡名利塵。對之敏枉敬。可愛不可親。一水刻我骨。一石融我神。何況三十六峯峯與天鄰。仰看青嶺嶺。俯矚白磷磷。因之搦畫本。試寫蒼然真。三日宿其下。紙筆不敢斂。歸來閉閣臥。枕上山橫陳。題詩追所見。何必如古人。

盧巖

龍潭石壁下一本作繞石壁鳥道盤青蒼。飛泉從中來。聲落讀書堂。左右洒石壁。石上含宮商。尙疑盧徵君。醉騎白鶴翔。至今明月夜。飛下青山長。去之五百載。邱壑道愈光。舉瓢飲一本作取此水。清風益難忘。

龍門地志南京路河南府洛陽縣有龍門鎮

洛陽三日雨。不見龍門面。流水入野田。歸雲抱幽巖。因尋香山眠。遂就石樓飯。山川宛如昔。白傅不可見。人言至日一線長。我覺至日一線短。縫新綻舊不如昔。身上衣猶慈母線。昨日日短猶可長。今日衣敝不可綻。年年至日倚北堂。親不在堂衣在眼。

遊玉泉山

朱明變氣候。大火向西流。六龍散征轡。倏忽夏已秋。閨闈來悲風。霜稜被九州。豈不念時節。歲律聿其周。精衛填溟海。木石安所投。獨攜羨門子。高步登崑邱。千秋長不老。永謝區中囚。

朔風厲嚴氣。元雲結層陰。霜雪被原野。行李寒駭駭。躑躅獸強煩。驚鳥辭故林。路滑踟躕坂。綠雲上嶽岑。挽藤斷人迹。反畏危然音。藜藿不充腸。況乃飢饉侵。開門望晴霽。白日肯照臨。不憂凍餒逼。所懷四海心。聊與塗室歎。不待雍門琴。

白日淪西汜。滄海無回波。四時更代謝。奈此遲暮何。我欲制絳光。惜無魯陽戈。憑高望八荒。晴昏一作曉迷山阿。驚風振江海。山林無靜柯。獸狂走四顧。曠野彌絳羅。西登廣武山。北顧望三河。蓬蒿蔽極目。人少虎狼多。喟然發長歎。撫劍徒悲歌。

猶猶南山竹。並生凡卉茲。歲晏多霜雪。見別蕭艾中。我欲食鷓鴣。千歲不一逢。留之和律呂。截作嶰谷筒。一變為清商。日暮來悲風。清泉斲石根。上有白雲封。虛心抱靜節。知音為誰容。不如歸去來。一竿釣清澗。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 卷三

二五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 卷三

二七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 卷三

二七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 卷三

二七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 卷三

二七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 卷三

二七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 卷三

二七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 卷三

二七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 卷三

夙戒遊名山。出郊氣已衰。薄雲不解事。似妒秋山高。西風爲不平。約略出林梢。林盡湖更寬。一鏡涵秋毫。披雲冠山頂。屹如戴山冠。連句一休沐。未覺陟降勞。高談到晉魏。健筆凌風飄。玉泉如玉人。用舍隨所遭。何以侑嘉德。酌我玉色醪。

陪趙文儒路宜叔分韻賦雪

堂堂翰林公。清瑯如令威。雪花對尊酒。浩氣先春歸。一還天地素。平盡山川巖。松竹瀉清聲。窗戶明幽輝。呼童設茶具。巡簷收落霏。清寒入詩腸。思遠昏鴉飛。力除鹽絮俗。改事文章機。後生那辨此。顰眉正冥一。宜揮請看西溪老。傳著東坡衣。

寄嵐賦雪分韻得素字

閉門三日雪。荒城甚無趣。土屋多半積。雞犬迷屠戶。雲端高青葵。天色易晚暮。寒迷日車轍。清絕坤維柱。竹藏凍鴈聲。松摧老蛟怒。俄爲嚇癡癡。兀鷹跡寒兔。野人市樵蘇。不辨入市路。蹇驢踟躕坂。愁見冰河渡。陽衰理必復。天地豈終互。佇看黃雲時。飛屑落高樹。

望北山雲

浮雲起大行。六合須臾間。清風相汲引。吹我渡榆關。歲旱不成雨。悠然歸故山。向來無心出。亦復無心還。

井陘漢

朝涉漳沱流。驅馬望大行。春投井陘宿。僕痛馬元黃。地澹新春色。山高易夕陽。暮天飛鳥盡。佇立向蒼茫。

花下墓

山前樹。今人看花昔人墓。昔人栽花待遊宴。一本作花開墓上人何處。今年花盡復明年。今人復爲後人憐。酒澆墓上吃不得。留與飢鴉作寒食。

漸臺行

齊國有四殆。漸臺空五層。成質血盡。鬼力猶不勝。浮雲一蔽。隨君。君王左右多青蠅。螭不郵緯。杞國憂天崩。任從笑掩侍人口。仰天大拊列女膺。一言反掌易。春風變滄海。吳楚各千里。飛鳥不敢渡。吳以西子亡。齊以無鹽與。醜與而美亡。未易定愛憎。請君實此圖。觀國如延陵。

三五七格

秋風清。秋月明。白晝夜深重。白雲秋晚曉。一作輕步回酒渴。呼童起。枕上轡轡三五聲。

傲殿武臨邊

少年騎馬耳生風。老去羞無汗馬功。落日秋風心尚壯。令人回首向雲中。

遊箭山

天風吹雪下平山。紛紛逐馬銀杯翻。何處清風搖玉鐸。興來不覺過青山。一本作青山可望不可攀。長河鏡裏開煙霽。浮雲不見山頂相。想是落日孤雲開。箭山峯頭望碣石。東南海水不可極。六龍賓日半海紅。長鯨駕浪掀天白。萬峯回合處。九折十三盤。一溪初入山百轉。萬壑度盡松聲寒。老苔萬古帶石色。枯松

倒植蒼苔裂。石門劃斷一峯開。猶向雲端眺青壁。不見長安許道甯。披麻誰繪倚天書。又不見天上謫仙金鑿客。削瓜詠此時。樽碧。眼前安得此突兀。想像造化初開闢。詩人以來幾人到。只說終南與嵩少。他年騎鶴歸蓬萊。仰天卻笑箭山小。

傲太白登覽

扁舟過海島。風便一日耳。咫尺不可期。波濤四千里。竭來雞山下。共沐桃花湯。洗盡塵土骨。心期雲水鄉。夜夢挂席南斗傍。金山寺影水中央。海雲噓蜃化樓閣。撞鐘擊鼓開海陽。施食狎鷗沾法味。銜花馴鹿散天香。夕陽萬頃鶴沒處。水衍天影青茫茫。臨風朗詠太白句。鳥飛不盡吳天長。海山道人種白玉。碧眼方瞳照巖谷。遺我天書三十六。模糊塵眼不可讀。醉乘天上紫玉麟。一問東海青童君。天風吹衣毛骨冷。銀河倒浸扶桑新。麻姑兩鬢垂秋霜。人間陸海變耕桑。歸來笑撫靈松下。春風幾度桃花馬。一本

閩山懸巖寺觀字文公吳東山題名

幽州之鎮。晉巫閭。襟帶遼碣吞元菴。誰開青壁一萬丈。坐我滄海之方壺。有泉聲而飛。有松實而腹。雲煙出沒隨朝餽。三百六十古精廬。雲端削出金芙蓉。一本無望海寺前列幢蓋。鎮山亭下羅笙等。廣甯太守來肩輿。今日之遊差樂乎。問而不答心語口。高士例與山相娛。壁間題詩六君子。髣髴記是高蔡吳。一本作壁間題詩亦妙。山僧脫壁笑問吾。他山還有此客無。黃華老人醉騎驢。向天亦覓懸巖圖。

海月

東方雲海何所無。千奇萬怪作狀。雄牙鬚。風腥雨雨懶下筍。盡與海月爲僕奴。滄波萬古照明月。化爲團圓此尤物。混然別有一太虛。七竅不施斤斧力。不辭支解充君須。照君胸中五車書。清光半食入肝肺。雄文徑欲誅蚺蛇。一輪上下波心白。幾誤謫仙淪醉魄。爲君挂席拾滄溟。海岳樓頭祈冰雪。一本岳樓

松糕

嗟嗟千歲姿。不比明堂蒿。腐裁三韓扇。液製山中膠。皮毛剝落盡。流轉到松糕。髣髴脫赤鱗。三日浴波濤。玉兔持玉杵。持此元霜膏。文章百雜碎。助澤滋煎熬。殷勤小方餅。裁以鞍山刀。味甘剖萍實。色殷煎櫻桃。遠陽宮冬菹。盤饌一本窮溪毛。巧謀一飽地。盡粉不我逃。腹中十八公。笑汝真老裝。未忘口腹累。尚似賢蒸羔。真味苦硬老。家風大孤高。聊將酥蜜供。調戲引兒曹。多生根塵習。雋水勝珍庖。一舌有多智。無乃綿蕞勞。人間無正味。嗜好隨所遭。安能知許事。爲君續離騷。

霜葉

天工設色繪雲屏。山光壁開煙嵐青。夕陽閃閃見鴉起。晚風蕭蕭吹客醒。林間老竹倚瘦藤。一枝秋水冷金瓶。日暮千嶺秋影裏。紛紛吹落殘經。

遊紫霞山

共聯塵外躡。薄遊西山寺。夕照返河山。秋容滿天地。縹緲風失故綠。顏色少姿媚。黃花似吾衰。紅葉如人醉。病來不舉酒。意得同此味。紫霞似空尊。酒盡同乘盃。

題大令冠軍帖

君不見長安城中永留里。玉軸牙籤散城市。流傳人間知幾姓。墨盡老蛟蟠不死。怪君何處得此本。上有大令冠軍字。嗚呼其腹久不排。咄咄逼人皆衛李。至今高化二王帖。多是唐人所臨硬黃紙。想當盤礴下筆時。睥睨九原呼欲起。以燈取影見面觀。心知不言識形似。長沙無人吳郡亡。後來作者不到此。何必更問當年誰。吾言久矣經平子。黃山谷云。盤礴所臨。

八日遊西山寺觀謝章壁畫山水

蕭寺荒堂三五間。謝章滿壁畫江山。天涯霜雪少春意。一日攜酒開心顏。飢禽穿窗啄官粟。歲久剝牆猶指禿。山僧送客不關門。寒雲夜夜飛來宿。

擬李長吉擊毬行

錦繡珠絡四百蹄。繡胸嵌花雙後狝。分曹入場鼓聲作。月趁流星馬前落。側身下背疾烏回。霹靂一聲龍門開。玉鞭笑擊金鐙響。絳綉齊出黃金枝。隨墜下馬坐廣亭。玉盤行酒晚輸朋。蒼頭上馬抱黃帕。一點飛作紅塵夕陽下。

歲暮言懷

歲暮多北風。寒向臥南壁。龜紋羅紙幕。規以安我室。宇宙豈不寬。盤薄入容膝。窗明讀易朝。月冷談道夕。風簾偶成韻。一笑付終日。嚴城傳夜柝。曾是非戎役。驚聽動河漢。原野曠蕭瑟。積陰蕩寒氣。歷歷星斗白。龍鍾感歲換。留滯眇天北。懷昔獨悲辛。乾坤同寥闊。

冬至

小時逢冬至。夜半叩鄰里。及今老無事。卻呼童稚起。坐深朋友敬。甚矣吾衰矣。笄女將及人。吾衰固其理。行年四十二。始有此兒子。未知賢與愚。懷抱差可喜。嚴冬霽霜雪。風日稍清美。一醉忘其家。頽然枕柴木。一作兒。

重九登會禪寺冷翠軒

北風吹倒巖雲峯。凜然雙角蟠白龍。邊城雪花大如席。黃花紅葉誰為容。會禪西軒作重九。登高望遠開心胸。烟嵐捲盡碧山碧。冷雲萬里迷元鴻。山北花豬大如馬。割鮮飲食如長虹。酒酣起舞舞望兩寺。烏驚踏雪摧長松。天低日落望不盡。一徑何處來樵蹤。君不見七金山下打圍處。貂裘風帽寒蒙茸。跑風駭馬下平野。迎霜老翁啾啾驚。歸來得信託朋友。臨風一飲輕千鍾。歎餘勝地兩蕭瑟。百年聚散如飛蓬。明朝卻望登眺處。城中惟見白雲封。

題東坡眉子石硯時真跋

東坡袖裏平原手。忠義胸藏鐵筆鋒。世俗以筆取妍媚。畫意乃似東鄰施。何曾夢見麒麟兒。天骨不似鸞鵠肥。傾囊倒袖精妙乃如此。世間惟有眉子石硯吾家詩。

風琴堂

我家琴寫風入松。君家風琴惟隱几。月明天籟自宮商。何處安排君十指。風動龍吟自不知。無絃底處覺成虧。世間真樂類如此。但恐此聲非此耳。

聽雪軒

冰花吐琅玕。窗外留半月。蕭然煮茶興。似倩此君說。玉龍臥無力。時送窗紙濕。夜久沈無聲。風枝隱殘屑。一作本。

遊崆峒山

圓方相函浩無窮。巨細長短相形中。至人道形立於獨。直與天地相始終。不離汾水見姑射。心知何處非崆峒。借我小智開道晚。強以耳目尋遺蹤。去城三十里而遠。其下問作崆峒宮。綠雲一徑羊角上。忽得平壤羅諸峯。兀然坐我白茅屋。目所未擊已神通。青山為身澗水舌。賓主相對森談鋒。是中無間亦無答。一墮觀聽真盲聾。何人得意乃忘象。豈必日月推屯蒙。參雲亭西山更好。下視落日低金容。歸來秀色臨眉顙。夢駕萬里西飛鴻。

題楊秘監畫馬

楊侯詩人寓子畫。後身韓幹前身竊。驪駒萬匹落人間。一紙千金不當價。曾親先帝磨香廳。紙上飛出天池龍。至今畫史比良樂。一洗萬古凡馬空。時手畫皮欺奇竄。二百年來無此筆。艱難常恨少神駒。掩圖獨抱龍媒泣。

靈巖寺

泰山天下山。萬山屹相對。何時巨鯨趾。中斷神斧快。遂令齊魯魯。劍若中作界。陽坡青嶺嶺。陰崖白磴磴。衆峯如環城。盤盤一都會。一徑入靈巖。十里行等類。飛泉何處來。石梁窮高派。金碧闢精藍。未到氣先邁。鐘魚集萬指。陳迹向千載。何人僧伽黎。入壁了無礙。鐵君豈知道。證此身不壞。異類服猛逸。草木動光怪。信知像教力。超越範圍外。年來筆墨廢。政坐耳目隘。不行萬里脚。恐負三生債。濟南山水窟。巖寺風烟最。乞我一把茅。飛身入圖畫。

江岸戲舟圖

遠村樹如畫。近岸舟如月。孤舟泊沙尾。危橋見木末。前山景色佳。日暮涼風發。時有渡頭人。蕭蕭吹素髮。

香山飛泉寺一本作香山寺飛泉亭

霜風吹林林葉乾。泉聲落日毛骨寒。道人清曉倚闌干。自汲清泉掃紅葉。一庵冬住白雲端。

東坡赤壁圖

連山盤武昌。古木參雲稠。疎茅東坡下。門前江水流。永懷百世士。老氣蓋九州。平生忠義心。雲霧一扁舟。笛聲何處來。喚月下船頭。掬此月中水。簾弄人間秋。滄海波中山。光中失林邱。古今一俯仰。共盡隨蜉蝣。孫曹何足弔。我自造物游。尚憐風月好。解與耳目謀。歸來玉堂夢。清影寒悠悠。一願能幾何。鶴巢奄不留。

遺像不忍挂，尚恐兒輩羞。儼然袖雙手，妙賦疑可求。何時謫仙人，騎鶴下瀛洲。相期遊八表，一洗區中愁。

伯時畫九歌

楚鄉桂子落紛紛，江頭日暮天無雲。煙波草遠望不盡，翩翩吹下雲中君。九歌九曲送迎神，遠將歌曲事靈均。一聲吹入汨羅去，千古秋風愁殺人。

傲張志和西塞二首

一葉黃飛一葉舟，半竿落日半江秋。青草渡，白蘋洲。歸路月明山上頭。白頭波上白頭人，黃葉渡西黃葉村。山幾朵，酒盈尊。落日西風送到門。

楊秘監秋江捕魚圖

山蒼蒼，江茫茫。鳥飛不盡吳天長，湖平漲落洲渚出。秋風幾合鱸魚鄉，漁郎聚魚鳴兩漿。輕罾觸破青山浪，修鱗出水玉參差。晚日搖光金蕩漾，長林無聲楓葉丹。清波不動江水寒，誰令此圖落塵土。乃是楊侯造化之筆端，我披此圖四十載。老去而今重見費，空留名字落人間。當日題詩幾人在，漁人走利士走名。得失與魚相重輕，笑把綸竿涉滄海。浩歌直欲贈長鯨。

支遁相馬圖

支郎天機深，世故一馬中。向來疏筍氣，萬物一洗空。眼前無駢驥，遠目送歸鴻。僧中有良樂，萬里饋雲風。

傲摩詰獨坐幽篁裏二首

獨坐幽篁下，談元復觀易。西日隱半峯，一本作半返照林間石。石上多古苔，一本作蒼苔山花間紅碧。花落人不知，山空水流出。

送李按察十首

豫章蔽牛馬，郢匠斧以斯。太阿斷犀象，補鞋不如錐。君子識其大，不為流俗移。青雲自茲始，功業常及時。全齊十萬戶，繡衣付儒臣。往時佩犢者，今日扶犁人。潛魚遊清波，脫兔思荒榛。賢哉渤海守，盜賊皆吾民。漢儒事章句，去道利乃倍。桓譚謂子雲，此事今獨乃。岱岳小天下，齊魯復何在。會當登日觀，一目了滄海。好酒無深巷，急足無善迹。一僞喪百誠，中和為士則。澤中一寸境，一本作方鏡解引萬里色。往時王廣道，山東化遺德。

堂堂竹溪翁，如天有五星。豪翰深魏漢，文章傲六經。後生翫華藻，傲傲媿白青。善哉劉與李，斯文見典刑。西方有佳人，貽我白玉瑄。吹之和八風，元氣生虛寂。翩翩兩青鳥，云者王母遣。天長道路闊，音信何由展。皎皎霜雪練，寒女機中出。織成天吳鳳，被之滅獲質。如何窮鄉士，九月猶絺綌。不見王逸賓，抱窮守空室。君侯下車日，百城風凜如。公餘一炷香，谿山奉宴居。治要無多言，所貴一字虛。所以曹相國，不讀城旦書。本心如水鏡，功名時翳之。少焉一本作庶累盡，萬象復在茲。水冷知天寒，絃高覺柱危。世無齊一本作心友，誰知此襟期。二豪角談鋒，氣湧胸中山。達士兀無言，雙手縮袖間。理勝是非道，道在禽魚閑。回也真不惡，高氣藐難攀。

春水行

光春宮外春水生，駕鸞飛下寒猶輕。綠衣探使一履信，春風寫入鳴鞘聲。龍旂曉日迎天仗，小隊長圍圍月樓。忽聞疊鼓一聲飛，輕紋觸破桃花浪。內家最愛海東青，錦鞵擊臂翻青冥。晴空一聲雪花墮，連延十里風毛腥。初得頭鸞誇得倚，一騎星馳處陵寢。歡聲沸入萬年觴，瓊毛散上千官鬢。不才無力答陽春，差作長楊侍從臣。閑與老農歌帝力，歡呼一曲太平人。

涿郡先主廟二首

炎燼終四百，海飛羣雄奔。蛟龍離蓍隱，豺虎瞰中原。仗義公天下，豈料中山孫。一本作拒亦豈，願沛乞荆門。劉郎非嬌客，肯市一女恩。譬如耕上廩，既飽則飛翻。山陽公安在，酒淚西南坤。區區一隅地，鼎力爭雄尊。滅魏壯圖屈，窺吳遺恨存。嗚呼永安宮，慷慨臨終言。老瞞安足雄，死而視姦魂。仁與不仁耳，成敗何必論。天乎未厭漢，河洛不足吞。盜子復為盜，至乎猶子元。等為一亡國，善惡終不設。當時五丈桑，鵝頭搖羽葆。草木尚有情，人心不如草。緇懷車蓋翁，三顧隆中老。乾坤一草廬，鼎足事已了。艱危奉命際，涕涕出師表。一時會風雲，千古事蘋藻。野農復何知，尚說官家好。筵卜傳神語，瓦釜薦行潦。灑水耕餘村，范陽行處道。天留西日遲，地狹東風早。風霜慘燕雁，歲月愁蜀鳥。亦復梁父吟，塵埃驚潦倒。

風從行

馬翻翻，車轉轉。塵土難分真面目，年年風從春水行。我染春山波漾綠，綠蘊珠勒大羽箭。少年將軍面如玉，車中小婦聽鳴鞭。遙認飛塵郎馬足，朝隨鼓聲起。暮逐旗尾宿，樂事從今相繼闕。聖皇歲歲萬幾暇，春水園驚秋射鹿。

從帥府謁太清宮

層宮枕蒼壁，地迥風日冷。旌旗隱復見，原陸互馳騁。悠悠處外趣，宵宵壺中境。山川蒸淑氣，草木闕清景。周疆有楚宋，漢韓列鐘鼎。向矣千歲楡，荒哉九龍井。懷奇日以擊，契冥心獨省。悲歡萬古促，贊晤一日永。清波灑魚尾，落日積牛領。天寒鷹隼擊，水落鴻雁影。白日照征夫，青天入漁艇。洗兵江漢清，茲焉事幽屏。

遊醉翁亭

一逕入幽谷，磴迂景更延。陽光時翳竹，石色寫冷泉。不見琅琊寺，心知白雲邊。殘僧戀幽景，斷臂初非禪。歲暮少風雪，回祿稍擅權。海內有此亭，奪去甯非天。中有不壞者，斷碑猶宛然。逋民半吳越，過客多幽燕。樹根落斷崖，聊挂從軍鞭。鳥啼空落日，野色愁寒煙。月上人歸盡，山空水澗澗。

陽冰篆

護書如護兒，救療如救飢。可笑亦可憐，似高還似癡。為此陽冰篆，法傳丞相斯。長楸登麒麟，快劍斫蛟螭。珊瑚連祖廟，衰冕嚴廊姿。夜光含圭角，春水變華滋。觀物獨寫妙，苦心人得知。入石疑無筆，妙處君獨覓。廬陵千載人，一本作此尤爛奇。一旦隨灰燼，世疑嶠山肥。成壤固有數，借哉徒爾為。永成吾不預，既壤那可追。當其將壞間，萬一神護持。一物尚不忍，其域可類推。乃知放麋翁，仁心不吾欺。

送墨李道士元老

嵩山到嵩陽。相望二百里。數驛走商嶺。兩崖夾伊水。飛煙空翠間。前路轉多山。雲橫碧嶺斷。雁沒青天還。鳥鳴青山上。人行修竹裏。犬吠得紫荊。花落烏巖起。草荒靡詰駭。火斷得山碑。昔疑王家畫。今信謝公詩。其中一道士。生計著煙壁。松下讀道經。窗前寫周易。相看斗南北。不見十年餘。重尋化鶴夢。要寫換鵝書。雲間侍玉皇。日下瞻天表。歸去秋海濱。本一作秋海濱。遊乾坤一壺小。君歸我正病。病起霜滿鬢。尚能持酒否。還憶寄書無。遙知鳴泉下。尚有蒼苔迹。讀我往年詩。因之拂塵壁。

送李天英下第

天雞拂滄溟。萬里起古色。南風搖苦雨。歸興生羽翼。二年客京華。一第為親屈。文字天地輝。風雲四霹靂。鸞鳳一本望霄漢。騏驎絆荆棘。贈登升天行。白雲紫胸懸。遙憐弟妹長。巖頂今過膝。人生在家樂。絕勝長為客。老夫懷抱惡。數日臥向壁。胸中略雲夢。眼底無敵國。雲歸北海後。鳥沒青山夕。日斷東北塵。茫茫如有失。

與龐才卿雨中同遊太雷山

羣山西來高崔嵬。太雷萬壑屏風開。半天截斷參井分。夕陽不到吟詩臺。寺有吟詩臺。王賓筆於此。近都形勝甲天下。況此萬斛藏瓊瑰。青蛟百道走玉骨。下赴僧界如奔雷。泉聲夜作飛雨來。冷雲滴破煙嵐堆。柏梯可望不可到。石鱗冷骨粘莓苔。塔上一鈴時獨語。慎勿促裝遽如許。徑須攜被上方眠。明日顛崖看懸乳。寺後一峯高更寒。歸來駐馬更重看。蕭蕭易水寒流廣。蒼茫不見雲中山。西風栗葉高陽道。淡淡長空沒孤鳥。荆卿廟前濕暮霏。昭王臺畔落秋草。擬豁千秋萬古愁。更須一上郡城樓。西山應在欄干外。注目晴空浩蕩秋。

四〇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四

古詩

和淵明擬古九首

亭亭潤底松。婉婉窈前柳。穠華能幾時。不耐風霜久。感君傾意氣。遂託金石友。膝上橫秋霜。筵中列杯酒。酒朋相知深。劍朋終不負。時運有代謝。交情隨薄厚。寄言歲寒姿。枯榮復何有。停杯且勿飲。劍歌已三終。男兒重意氣。結髮早從戎。生當為世豪。死當為鬼雄。驚沙射人面。日暮來悲風。空拳冒強敵。力向陰山窮。仍聞霍嫖姚。萬騎出雲中。小智多自私。大方乃無隅。一毫納萬象。萬象非卷舒。日月為我屬。天地為我廬。曲士窘拘囚。一身無容居。我夢登日觀。青天入平蕪。俯視但一氣。二豪彼何如。億昔一本穆天子。修意一本窮八荒。崑崙入馬跡。仙心厭一本明堂。王母為之詒。白雲何茫茫。潑高俯九州。塊如蟻聚一本場。歸來越河關。萬頃一本壓嵩邱。遂令學仙子。作者聞風心。激昂漢武千秋露。淮南八公方。至今瑤池會。空為後代傷。客從遠方來。氣貌充以完。鞍馬光照地。怪我儒衣冠。問君何苦心。所慕惟孔顏。古豈無賢豪。十六子八關。

獨攜無言子。流盼青雲端。芝蘭吐幽芳。山水發清輝。願為九皋禽。接翼萬里歸。揮手謝辭客。所懼非飢寒。吾道無緇磷。萬古常如茲。奈何中智下。謂彼不知時。與世頗殊好。譬如漚與淄。我欲質所從。登高望九疑。路逢古漁父。長歌滄浪辭。出門異所見。退坐還自思。當世固殊古。古人不我欺。翩翩出林鳥。日暮將何之。倚筇送歸盡。聊欲弦吾詩。

西北有佳人。樓上指雲和。一鼓別鶴操。再弄求凰歌。絃聲幾欲絕。哀響復何多。昔為掌中珠。今為路傍華。壯年不再得。華落將如何。

張衡詠思元。屈平賦遠遊。高情薄雲天。意氣隘九州。朝攀扶桑枝。夕飲弱水流。翻然不忍去。無女哀高邱。嚴霜下百草。歲律聿其周。蕭蕭共憔悴。已矣吾何求。

青青一本蘭。俟時吾將採。不採庸何傷。香色終不改。太陽頽西汜。明月生東海。日月如飛梭。榮華不相待。寄言級佩子。無貽後時悔。

中秋

天風吹河漢。明月懸清光。清光不可掇。一笑雪一本。沃湯人生幾。中秋彈指三萬場。胡為置熱惱。一本作熱酒。不使心清涼。此心如秋月。虛明洞八方。此身萬化中。泰山一毫芒。倘無物與我。何者為彭殤。推琴黃葉落。矯首白雲翔。解衣一盤礴。清境噴渺茫。

重午遊冠山寺

南風搖百草。吹我遊山樊。青山映華髮。似我頭上冠。長松五月窗戶關。終古不散蒼雲寒。步出喬木杪。俯視林下鞍。飛亭枕爽垲。更覺天宇寬。憑高送遠開心顏。白雲青嶂非人間。深林冥冥白日暮。飛鳥翕翕長空閒。夕陽萬里開野色。蒼翠形勢空河山。時清老守容癡頑。臨風把酒道巾綸。明朝卻望題詩處。樓唯見煙中竿。

七夕與諸生遊鵲山

七夕七日人間秋。興來飄然鵲山遊。靈仙役鶴渡河去。白雲嶺上空悠悠。手持雲腴酒。與雲更獻酬。雲旣不解飲。且可與子消百憂。雲不飲。我無愁。不愁不飲空白頭。但願年年歲歲得相見。長看雲馭織女會牽牛。

遊晉祠

官閑屏騎從。意行無潤岡。青山盡處山口轉。清溪宛與青山長。古城尙隔叔虞廟。水氣先入軍衣涼。溪行不十里。喬木森千章。靈泉萬古流不竭。蕩雲沃日搖精光。紫月落圓鏡。青天入方塘。棹歌中流簫鼓發。擊波驚起雙鸞鷺。脚踏船舷掖兩生。明月照我歌巾裳。兩生為我歌。與子嚼一觴。興來酒墨三四行。使汝名似口。一本作。一堪。豈香。歌能忽惆悵。欲歸且徜徉。清風明月本自無。盡藏。青山綠水何處非吾鄉。世間風波老可畏。物外日月初不忙。安得此溪化作百斛酒。狂吟大醉三萬六千場。一朝忽騎赤鱗去。歸來晉溪流。

水依舊空茫茫

遂初園八詠 閑閑老人詩

人生衣食爾。所適飽與溫。逮其得志間。歸心負初言。少壯慕富貴。老大憂子孫。此心本無累。利欲令智昏。嗟我復何為。未能返邱園。物外空難必。開闢對一尊。

歸愚莊

平生功名心。世路多崎嶇。年來悉聞道。何者非夷塗。莊後桑百本。莊前芋數區。草屋三四間。榆柳八九株。值僕足使令。雞犬應指呼。商鈔向我言。官豈不足歟。如何天壤間。不容七尺軀。忘身百事懶。忘心一物無。忘己又忘物。兀然同太虛。不傲亦不味。無毀亦無譽。不向醉鄉醉。即歸愚谷愚。

閑閑堂

天運如轉轂。日月如循環。人生天地內。頃刻安得閑。所貴心無事。心安身自安。低頭拾紅葉。仰面看青山。朝聽新泉響。暮送飛鳥還。清晨了人事。過午掩柴關。高飛出天外。低不墮塵寰。花落鳥聲寂。我處動靜閒。

翠貞亭

修竹百十箇。老柏四五行。日出煙霧散。露葉翻晴光。時攜一盞酒。來此據胡牀。鳥啼白日靜。花落春風香。君看蒼翠間。法身路堂堂。即物原非真。離物又非忘。掩卷忽而作大笑。風枝奏笙簧。

竹香亭

今辰復何辰。幽花滿中園。愛此風露香。聊伴履齒痕。花殘蜂蝶近。花開蜂蝶喧。物理有代謝。花枝獨無言。無言還有情。似訴惟空尊。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存。呼兒具瓊杓。喚妾傾瓦盆。具盞一日飲。萬事不復論。

琴筑軒

琴筑雖有韻。不鼓則不鳴。流水無微絃。一本作。使我神慮清。風月為節奏。是中無虧成。聊將不俗耳。聽此無絃聲。無聲非無聞。聲自根極生。隱几以眼聽。頽然遺其形。少焉性空水。靈臺湛虛明。從渠童子見。擲瓦戲清冷。

南麓畫華清宮圖

天寶遺事今幾年。華清樓殿非人間。五家羅綺隘山谷。驅入尺牘天工閑。豈一本。分繡嶺線涇渭。人物微茫。纔位位。想常睥睨下筆時。兩眼猶能書細字。乃知棘端可以造沐猴。巧奪造化非人謀。胸中度世乃吾事。坐令千里常雙眸。明皇初心小姚西。肯比金陵一房主。一盼聊為妖姬留。奈何坐此覆神州。太白西去有鳥道。蜀山秦樹令人老。浮雲一蔽漁陽城。祿山馬飽宮前草。恩流四海一玉環。胡兒一本。不合窺瀛關。至今脂澤下蟪口。時有飲鹿疑神姦。豈知水洗凝酥。一本。一掬傷心馬嵬血。多年鬼火化為碧。遠遶離宮送行客。龍謁幾度過華清。筆端山高水冷冷。嗚呼與廢今已矣。抵有丹青留典刑。一本。查詩雙絕。兼書工。留傳通公到松公。今年盜入城川東。火燒塔寺一洗空。松公開關來帝里。一身與我同生死。吾

聞擊瓶之智不假器支郎大勝渣關騎。

跋武元直漁樵閑話圖

兩翁久忘世。木石以為徒。偶然相值遇。風月應指呼。廢與非吾事。胡為此區區。但覺腹中事。似落紙上圖。一以我為漁。神遊涉江湖。一以我為樵。步為山澤履。形骸隨所寓。何者為真吾。尚忘彼與此。況復朝市娛。西風下落日。渡口吹煙孤。無問亦無答。長嘯歸來乎。

就劉雲卿第與同院諸公喜雨分韻得發字

君家南山有衣鉢。叢桂分一作香老蟠窟。從來青紫半門生。今日子一作孫牀滿笏。爾來先生一作志復秀出。論事親書眼如月。豈惟傳家乘賜彪。亦復生兒勸勸勃。往時嘗一作乘御史馳。未嘗雙蹄聊一蹶。雙兔古邑試牛刀。百里治一作弊傳馬卒。今年視草直金鑾。雲一作文章妙手指一作揮發。老夫當放一作一頭地。有慚老驥追霜鶴。座中三館盡豪英。健筆縱橫建安骨。已知佳一作會得四井。更許深杯辭一作百罰。我雖不飲願助勇。政要風一作燈照華髮。但令風雨破天慳。未怕一作歸途洗稅織。

九日登繁臺寺

九日獨何日。寒花發幽芬。波澄無餘滓。天清廓游氛。鵬翼盤迅風。鴻響厲層雲。我與二三友。意適同酣醺。南登吹吹臺。一弔信陵君。捐軀赴趙壁。談笑卻秦軍。夷門今安在。草沒候風墳。我亦感激士。白首羞論文。禁中有頗牧。慷慨志奇勳。登臨送將歸。無為惜離羣。蒼茫視八極。煙霧何紛紛。懷士撫一作長劍。悵然日西曠。

伯勝九日詩蕭然有陶風趣次韻

九日獨何日。高懷無與娛。仰視天宇清。俯見飛鴻孤。哀鳴呼其羣。相望渺江湖。豈不念親友。林間置尊壺。不醉慎毋歸。且莫歌驪駒。今日不為樂。奈此歲將徂。風霜豔黃菊。興與南山俱。此時如不採。但恐隨樵蘇。日暮登吹臺。蒼茫望八區。翻然念鄉國。北望一長吁。

送雷希顏之涇州錄事李君美治中公廡南樓坐中作一本無下

嚴霜枯一本作百草。搖蕩一本作鴻鵠心。翻翻萬里翼。隨雲落西南。涇水東流不到燕。送君落日孤雲邊。聲名一日天下白。還作南樓座中客。西州自古多豪英。作者深嘆氣猶生。太尉英風邁萬古。不勞折筮答此聲。男兒生不功名死無益。莫言一本無簿領卑凡職。君不見一本無此三字。當時特張一尉耳。至今健廟令人起。

傲玉川子沙麓雲鶴硯屏為一本無呂唐卿藏

吾聞春秋紀年二百四十二。不書祥瑞書災異。不知何年沙麓崩。六鶴退飛失其四。恆星不見夜有光。星隕如雨石在地。孔子諱魯不諱宋。但記有月食之既。豈知淪影入石中。蟾蜍桂影俱蒙籠。初疑日中有兩鳥。雙飛跳入姮娥宮。勃火黃黃尾伏辰。狀如赤鳥雲非雲。女媧煉就五色石。搏沙研作愚下人。史蘇發占又編策。坎為白月艮山石。兌升而雲離奮翼。重兌為呂歸有德。呂侯寶石到子孫。更遣趙子窮其源。齊趙

馬牛不相及。如何窮此造化根。世間萬事何不有。耳目之外難具論。海中時時發火焰。世界一一持風輪。一微塵內網須彌。有頂天上猶崑崙。併仰咽喉與唇吻。別有一句超乾坤。木人撫掌非耳聽。石女懷胎斬眼開。扇子築著帝釋鼻。鯉魚驚翻東海盆。吾言非夸子夸矣。要與廢詰無語言。

從軍行送田琛器之

嚴風吹霜百草枯。胡兒馬肥思南驅。長戈飛鳥不敢度。扼胡嶺下行人無。鈎鈐一夕妖星過。賊臣自嬰居庸鑊。藏金郡塢未厭深。長安三日然燄火。胡一本兵數道下山東。旌旗絳天海水紅。胡兒歸來血飲馬。中原無樹搖春風。竊聽菟車載金帛。城上官軍空歎息。纍纍婦女過關頭。回望都門心斷絕。漢家公主嫁烏孫。聖皇重戰譏和親。北望地一作一舍如天遠。黃沙茫茫愁殺人。田侯落落奇男子。主辱臣生不如死。殿前畫地作山川。請以一本作義軍相表裏。恨我不得學李英。愛君不減一本作侯幸卿。子明又請當一面。禁中頗牧皆書生。是時李英子賢侯擊等稱王橫遮俘尸三十萬。渣關大笑哥舒翰。上書慷慨請長纓。臨風鐵劍空三歎。

題楊秘監雪谷曉裝圖

林空月已沈。雪落風未掃。束裝事晨征。之子涉遠道。心知馬上人。萬象入腹裏。緝奴亦可人。行李伴幽討。塵中無此客。風雲滿懷抱。逢辰則伊呂。不然商山皓。如何苦憔悴。微嚴不得一本飽。前身孟浩然。後身窮賈島。三生紙上形。千古笑枯槁。向一本來富貴竹。歸濕原上草。百年等一夢。翻覆無醜好。那知風雪裡。不是蓬山老。所以邢和璞。一笑幾絕倒。

題魯直書黃庭經一本作黃庭

太清虛皇玉景經。琅函瓊笈秘始清。囊以雲錦金鈿扇。四神守衛呵百靈。中夜一氣存黃庭。元霜瓊膏滋子形。方瞳綠髮魂魄甯。上壽千歲下百齡。天書下一本降敕六丁。控駕三素乘風冷。鳳笙龍笛超冥冥。揚旌抗旆耀飛星。八威吐毒驅電一本靈。擲火萬里流金鈴。仙人拂石規不停。笑視人世風中螢。世間醉夢紛擅腥。三尸調汝丹田螟。有如尾閭泄滄溟。一朝神離鳥飛瓶。涪翁書法出蘭亭。名書此經實自銘。開卷恍然如酒醒。養生新發廬丁矚。

文學仲山

數日天氣殊未佳。文書如山眼生花。忽遣官梅入吾室。政爾東君解留客。臘梅無韻空有香。紅梅亦復清而莊。此花韻勝開較晚。天許風流嫁海棠。海棠春睡未足。環兒酒暈紅潮玉。不應更有林下風。翠袖天寒倚修竹。銀瓶亦有小桃枝。茜裙游女窺荆籬。青枝綠葉不須問。自有月影溪光知。冰花不肯相媚嫵。來伴詩人作時苦。橫斜影落水心中。融入詩中作奇語。古來詩人例多窮。把酒對花酒已空。亦知寒食只數日。醉夢不到西園中。天上公子被花惱。一笑回波嘲粉棹。不須區區索酒錢。但可煎茶對花前。

蘇林賦海棠

君不見三郎花下吹簫樂。雷王搦管香綽拍。一聲驚夢破華清。海棠頓覺無顏色。又不見百花潭北西郊路。醉裏花仙覓奇句。覺來酒盡花已空。詩人不是無心賦。梨園富貴春蕭瑟。空對畫圖三歎息。杜陵雖有補亡詩。坡仙詩中畫更奇。君不見西園往日稱豪傑。雄衣不復能春風。雄樓傑閣春色裏。溫聲淑氣月明中。纖條媚媚春無力。猶憶空牆絆遊客。不應折贈寄禪房。來與幽人慰岑寂。石門老納僧中。鼻端苦覓香有無。何似東庵人散後。月斜疎影照跣跡。

冷巖行

禪房閣雨鎖春陰。幽人切切鳴幽琴。一聲兩聲風蕭森。三弄五弄天沈沈。紛紛十指終不亂。雙鸞對舞揚哀音。初為湘靈怨。再鼓別鶴吟。絃聲按仰止。復作忽然變。龍窮巖巖。曲終從容奏恬淡。落花啼鳥青春深。苗夫子。吾獨知爾心。胡為翻作冷山操。此意似欲為師箴。昔年憶侍明光宮。曾以絲桐沃舜聰。薰風一曲巖廊靜。萬國無為至化中。明昌有道真重瞳。重瞳左右多夔龍。朝廷詔起冷巖公。鼎湖龍去弓劍空。不聞天寶相國忠。漁陽馬嘶旌旗紅。聖主中興日月功。首誅莽逆鉏羣凶。張公上書見大計。臣以琴誅非琴工。先生年來到骨窮。但願四海無兵戎。夜闌更請彈三樂。臣獨飢寒亦不惡。

和淵明歸田園居送潘清客六首

身行半天下。何處無名山。蘇門天下勝。築室不待年。曩時孫公和。今代潘子淵。無家安四壁。治生惟寸田。去國行萬里。往寄三茅山。山川半豺虎。一水不得前。寄謝李龍眠。為我寫風煙。曲肱畫圖裏。臥遊西山巖。尚恨畫中隱。不得招閑閑。有願何必遂。古人豈盡然。人生本無累。世路自纏絆。悠悠塵中境。騷騷世外想。蘇門有佳處。悵望不得往。遙知西山下。煙雨薇蕨長。有願神莫違。誰謂河水廣。步逐西飛鳥。一夕騎沙莽。

萬國角聲裏。日暮行旅稀。幽人如野鶴。思逐南雲飛。冥冥花經眼。冽冽風吹衣。平生香火願。毋使寸心違。堂堂鳩林師。法喜以為娛。談道有源委。百川會歸壑。城市倦莫留。野性山林居。年荒拾橡栗。濕柴燒楸株。尚憐陶與陸。問訊今何如。當時蓮社人。寥落今幾餘。修靜復西去。而獨逃空虛。藍輿會相訪。容我醉時無。昨日遊東作。四城今朝復。南陌偶逢素心人。把手便歡適。一談復一笑。不覺日西夕。騎馬穿市橋。矯首望林際。歸來掩關臥。尚恨為物役。四輪喜僧聲。元文鐘陸績。會常投絕學。繕性終何益。獨牛函谷關。跨鹿過水曲。相期無翼飛。豈不賢尊足。他年東坡翁。一柄歸玉局。相哀老不死。分我一寸燭。千年暗室中。一旦得朝旭。

題巨然泉巖老柏圖

雲作巖巖森危有老柏。幾度寒泉漱秋月。氣凌層空白日寒。根貫斷崖蒼石裂。奔騰逝水送流光。剝落古苔封老節。明堂未作棟梁材。潦倒風霜半無葉。何人胸次富泉石。巨然袖中畫源筆。崖傾岸絕無人見。夜半移舟真有力。賢侯筆力今曹植。氣象參天二千尺。為回筆力挽萬牛。頓覺煙嵐少顏色。

夢登華山

夢登連華峯。舉手摩青天。道人洗我心。相與掬飛泉。風吹青嵐佩。飄若雲中仙。下視塵世人。接接紛塵躓。直欲叫蒼穹。生靈日熬煎。安得側仙掌。狂瀾迴百川。一洗胡羯。塵萬騎還全燕。功成不受賞。棄之若浮煙。金符換綠髮。玉液煉丹田。金丹如可冀。脫屣區中緣。閑尋碧玉調。朗詠青苔篇。還騎雙白鶴。飛下青山巖。

尚書左丞侯公雪溪圖

朝遊雪溪上。暮遊雪溪下。不知雪溪雲。去作人間雨。流水赴大壑。白雲思故山。何時溪上人。心與歸雲閑。黃公山下雪溪路。十里溪光照雪樹。溪流澗澗讀書聲。想見先生舊遊處。溪上老僧。尺書招我歸來休。圯上方傳黃石略。山中未暇赤松遊。我公昔年提孤軍。旌旗綠天帳魚鱗。鯨鯢沸天海水渾。罵賊嚼齒欲透斷。旋倪十萬寄一身。咸陽白骨迴青春。九重歎息天為顰。殿前論事氣益振。滄海未全歸禹貢。山東且願變齊民。匣內寶書金屈戌。腰間瑞節玉麒麟。衛國錦衣歸故里。代公黑髮更慈親。他年鍾鼎書元勳。二十四考中書君。整頓乾坤濟時了。飄然卻返雪溪雲。

過廣武山

塵囂晦金境。鹿走羣雄馳。龍騰海水沸。虎怒風林披。成泉天下險。楚漢昔相持。乃翁一杯羹。且欲共分之。兩雄不並立。鴻溝徒爾為。襄割作。撫戰士。智勇亦已疲。榮陽非吾邑。帝圖乃天資。陰陵夜失道。慷慨兒女悲。長陵一杯土。笑煞牧羊兒。勝負兩蝸角。興亡一杆棋。而況彼區區。二蟻爭雄雌。西登廣武山。曠望大河濱。野曠知天迥。崖傾覺岸危。青山明劍戟。霜林列旌旗。雲槎秋浩渺。煙樹晴參差。淒涼阮生歎。浩蕩瞿仙詞。懷古念離散。興極淚還垂。

河中八詠

舜井
一水獨冷然。浮雲幾變遷。心知思舜處。時見井中天。

夷齊墓

讓伐理難全。求仁豈怨天。乾坤吾道獨。宇宙此山傳。不肯滄周粟。猶應飲舜泉。冥鴻飢欲死。落日淚昏煙。

鶴鶴樓

樓成鶴鶴幾時還。人去樓空境自閑。地接連城秋水渡。河分兩岸夕陽山。汀煙冉冉分秦樹。隴雁依依度晉關。千古廢興遺造物。暫攜一。風月出塵寰。

逍遙樓

黃河城上逍遙樓。何人能作逍遙遊。斷霞落日今猶古。明月清風春復秋。千里兵塵常漠漠。五年心事世悠悠。中條太華不忍見。雲自高飛水自流。

汾陽王像

天寶虜。突騎與漁陽。首提孤軍起朔方。掃除檣柝廓氛翳。再使日月光吾唐。丹霄凌煙誰第一。功業汾

陽異姓王。當時太尉亦雄偉。天不怒遺壯士傷。河中重鎮甲天下。軍公與公屹相望。時危英雄常恨少。繼

壁再拜涕泗滂。諸會下馬誠公否。公雖云亡像在堂。

吳生畫

吳生大士十六像。歲久塵昏蛛網絲。真物從來有真賞。息軒為作證明師。

一點傳心已失機。更求形似轉成癡。至今遺像兀不語。猶似當初問法時。

先公碑

過客紛紛總不知。先公事迹竹溪碑。坡軒不薦山僧意。也覺西廂待月時。

汾陰祠后土

閑閑吏隱官蓬萊。玉堂給札非仙才。封香汾陰祠后土。騎士引赴軒轅臺。龍門峽東天下險。狀如萬頃納一杯。方丘中峙巨蔡趾。黃河一箭從天來。長風吹雲碧海去。曠蕩萬里晴天開。青山終古不改色。下送落日浮金輪。滄波幾回照新雁。往日繁華一作本安在哉。君不見漢家六葉誇雄才。力通象郡巨龍堆。泰山日觀封禪罷。劇車九九聲如雷。橫汾中流簫鼓發。酒酣樂極情生哀。秋風一曲在人世。茂陵桂樹空莓苔。又不見開元四海不動塵。千麾萬騎祠神旌。侍臣文章咸第一。豐碑自勒鐘鼎鬼。憑高慨賦才子句。山川滿目空塵埃。鈴聲琳瑯蜀道雨。想見萬里愁雲迴。蒲關北走秦河道。巖深地古令人老。胡兒一作本夜渡黃河冰。生人憔悴如霜草。吾皇神聖如軒轅。北伐靈駕一作本清中原。徧秩羣神禮喬嶽。還因后土祀坤元。靈祇紛紛福來下。倒卷天河洗兵馬。重新日月照乾坤。再盤山河歸廟社。三河形勢滿河中。獨紀葵邱第一功。唐漢遺民尋故事。還思法駕幸河東。

會靈觀即事二首 戊寅五月十日 試宏詞

靈宮初雨餘。散策步幽徑。深樹不見人。微風度疎磬。心閑偶無事。虛極自生聽。時復靜中喧。歸禽爭爭嘖。

欽枕北窗風。書葉久未定。午夢破華胥。起看松陰正。閑居觀物化。靜處見天性。鳴鳩亦何為。谷谷自相應。

題東坡石鍾乳山記墨迹 書為水 演為牛

東坡謫齊安。人怒神所許。倒騎臥水龍。醉踞石頭虎。赤壁萬里江。一葉吾敢侮。歸來抵湖口。此樂乃并與。扁舟絕壁下。鶴鶴如人語。風雷相轟怒。水石效吞吐。山遺洞庭樂。帝下鈞天舞。石鍾不吾欺。一殿萬萬古。遺墨落人間。訛缺十四五。模糊魯壁簡。剝落岐陽鼓。蜿蜒半鱗甲。恐尚脫風雨。畫移瓦棺壁。劍化延平渚。祝君十襲藏。隄防六丁取。

武元直畫喬君章蓮峯小隱圖

武君非畫師。勝概飽胸臆。太華五千仞。驅寫入盈尺。飛泉峯頂來。落我松下石。清風忽吹散。翠上澗餘滴。呼兒急寫之。指下淋漓濕。未知賈子翁。頗復有此適。何時圖中人。真作林下客。青山不遠人。但恐富貴逼。勇退良獨難。此願誰能必。向來燕趙閒。逆旅拜真逸。見時弄琴者。天涯老相識。俛仰四十年。父子埋雙屐。

卷中題詩人十九已仙籍。年光飛鳥過。紙上但陳迹。對此還自傷。何事為物役。還丹日月遲。白首光陰疾。文章真小技。身外皆長物。拂衣歸去來。蓮峯入心碧。

中元夜祭太一罷對月二首

今夕知何夕。白露涵秋空。囊衣踏明月。如在瓊瑤宮。細數秋兔毫。桂樹何玲瓏。當年誰所種。醫此天公瞢。清光知人意。飛影入杯中。流霞酌不盡。清光浩無窮。我欲迺白髮。一訪東坡翁。扁舟下赤壁。此樂將無同。鳴昔縞衣仙。北作羽衣儂。酒酣邀我去。鶴背聆松風。靈宮夜醮餘。香霧飛不起。更衣步石壇。風露浩如洗。月波走金蛇。入我清樽裏。引杯不復疑。弓影正如此。夜深開一作雁過。欵見巾落几。松間龍一吟。風庭應落子。空中步虛聲。隱隱猶未已。

東軒老人河山形勝圖

太虛匠流時。造化誰胚胎。洪荒萬萬古。至今餘劫灰。黃河發崑崙。匣怒不敢乖。初經龍門天下險。勢如萬頃納一杯。桃花浪激不得上。凡魚幾曝鱗與腮。下趨神龍如地底。終古不到軒轅臺。蒲津沈沈臥虹影。鐵牛駕浪輸黃能。千里一曲復一曲。傾山倒嶽不復迴。巨靈連東肘。首華為崩摧。茅津濟師想勝概。搔首北望令心哀。萬派赴集津。鼓聲如會垓。神斧忽中斷。鑿鑿何年開。崖傾路斷飛鳥絕。輕舟一箭浮天來。篙師絕叫未及瞬。回望已失雲濤堆。但見兩崖蒼蒼半天外。三門斗落如驚雷。擊窠大字誰所銘。高山百尺磨蒼崖。廟前劉公一片石。龜龍剝落生莓苔。東軒先生生長三晉地。回視韓魏空浮埃。想像遊處落筆如山頽。胸中元自有河山。寫出勝概何壯哉。餘波到諸郎。直氣凌斗魁。況復文章妙天下。睥睨晁張擊蘇梅。竹帛如山不經國。安用江鮑稱詩才。劉夫子。我有一杯酒。澆汝胸崔嵬。嗚呼聖道久寥塞。孟氏開路誅蒿萊。諸儒辛苦補罅漏。未見巨手如排淮。後生索塗方壘壘。雖有耳目如嬰孩。祝君頽波作砥柱。驅入聖海無津涯。劉夫子深藏十襲作龜鑑。先君此圖吁可懷。

春雪

幽窗不知春。但覺寒轉加。開門散飛雪。帶雨不成花。盤空飛瓊舞。作態正橫斜。著樹暫玲瓏。少焉委泥沙。急掃枝上玉。為我試新茶。不須待明月。湯好客更佳。

同英粹中賦梅 一作本同梅 中師賦梅

寒梅雪中春。高節自一奇。人間無此花。風月恐未宜。不為愛冷豔。不為惜幽姿。愛此骨中香。花餘嗅空枝。影斜清淺處。香度黃昏時。可使飢無食。不可無吾詩。

東離採菊圖

淵明初亦仕。迹留心已遠。雅志懷林淵。高情逸雲漢。妖狐向畫昏。獨鶴驚夜半。平生忠義心。回作松菊伴。東離把一枝。意豈在酒醜。不見白衣來。目送南山雁。澹然忘言說。聊付一笑粲。

贈眼醫

和扁不並世。世豈無良醫。今代王彥若。恨無東坡時。大頭臥壯士。積熱下腦脂。神鍼連斤風。此妙人得知。君言吾有道。神視了不疑。擊山導河流。破壁取蛟螭。聖道如日月。浮雲時翳之。誰為補天手。刮膜施金篦。韓孟不可作。此藝真吾師。

釣篷

船篷無可載。意釣不在魚。此身真檣櫓。萬事一蓬條。無載不載沈。死魚安足餌。浴水是非波。臨流聊洗耳。

聽雨軒

無田妻啼飢。有田稻蟻泥。等為飢所驅。貧富亦兩齊。雨中窗下眠。窗外芭蕉語。置書且安眠。催租吏如雨。

擬東坡謫居三適

且起曠日。老人畏朝寒。常恨為物役。爬搔未云已。簡書催我出。爾來先朝參。晨起喜見日。王事有期程。安能待子息。披衣向東方。聊復效龜吸。漸漸支體柔。谷谷真氣入。少焉肝腸暖。陽和通百脈。吾年六麥餘。前路那可必。未來不吾預。已逝安容息。及此未病間。聊冀一溉益。

午窗曝背

清晨了公事。及午身得閑。南榮有晴日。曝背於其間。稍稍陽光舒。融融和氣還。時攜一冊書。眼花紛爛斑。倦即枕書臥。散盡腰脚頑。清于三杯餘。甜勝一味陰。人間有此適。不憂天公慳。世人慕煖熱。肉屏醉雲鬢。雖得一餉樂。憂喜常相關。癡兒亦笑我。市中有樵山。

夜臥炕暖

京師苦寒歲。桂玉不易求。斗粟換束薪。掉臂不肯酬。日糶五升米。未有旦夕憂。近山富黑壁。百金不難謀。地炕規玲瓏。火穴通深幽。長舒兩脚睡。暖律初迴鄰。門前三尺雪。鼻息方齣齣。田家燒柁柁。濕煙炫淚流。渾家身上衣。炙背曉未休。誰能獻此術。助汝當衾裯。

做聖命月出斷崖口二首

末伏暑猶在。雨點落未落。夢覺起視夜。缺月掛屋角。殘星橫斜河。長雞號天風。幽人窗中眠。紗廚明秋空。

長白山行

長白山雄天北極。白衣仙人常出沒。玉龍垂爪落蒼崖。四江飛下天紳白。匹馬渡江龍飛天。雲起侯王化。千百至今甲第多。一一作籍時清羸馬爭馳突。錦鞵貂帽獵春風。五陵豪氣何飄忽。前年胡一作北騎賊中。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五

古詩

題趙琳畫東坡石上以杖橫膝扇頭二首

廟堂竟何人。此老乃石上。盤礴萬古胸。入此一藤杖。擊去荆舒蠻。扶來司馬相。君看熊虎顏。百獸不敢傍。東坡謫嶺南。一笑六根淨。食骨不棄餘。又使羣狗競。手中果何物。乃是照邪鏡。爾曹何足容。以杖叩其脛。

擬陶和許至忠二首

西日頽殘照。北風凜寒威。侏儒飽欲死。幽人獨無衣。不上北闕書。甘采西山薇。曾子已再化。甯避早知非。豈不樂仕宦。恐與心事違。柴桑舊三徑。吾行其庶幾。尚憐淵明翁。頗負資子畿。隱几茅簷下。聊欲曝斜暉。歸田有何樂。佳處正在茲。閑與老農語。夜雨深一犁。行年近六十。一本悠悠復何之。有田足我食。有布成我衣。富於黔婁生。樂於榮啓期。妻子儘見官。一點不上眉。吾師有遺訓。貧賤不能移。

題牧牛扇頭

一牛顧其犢。一牛軒尻腫。旁有牧犢子。窺巢攀樹枝。嗟爾有餉具。不念鴟雛飢。烏鴉各天性。飛來誰其兒。汝親亦念汝。而人獨不知。不如兩相忘。人禽相娛樂。

原。淮擬長城如削鐵。君家兄弟真連壁。胸中十萬森戈戟。向經論事天子前。漢庭諸公一入動顏色。心知不易一因命。願肯貪功事無益。西南方面應時須。帝曰來前無汝易。從來十益不補拙。三輔蕭條半荆棘。瘦妻與把女扶教。惟恐官軍闕糧。嗚呼斯疾尚未復。且願休兵養民力。老夫謬忝奉官伯。白首書生不經國。行一本公功成歸廟堂。再獻中興二三策。

渡水竹二首

日落前溪渡。鐘聲隔岸聞。秋水深可涉。挽衣踏行雲。行雲忽破碎。波動生魚鱗。化為百千我。何者為我身。此身尚非我。況復影中人。畫師蓋其眼。了此起滅因。三生祠下夢。一笑語前塵。

一僧杭中流。杖笠行相隨。波紋生足指。照影光瀾瀾。一僧到彼岸。前引如導師。腰間兩不借。身外一伽黎。一僧方欲涉。結帶如有思。前山鳥飛夕。後山雲起時。君看眉頰間。中有摩詰詩。

時雨并序

時雨美齊莘公也。公以行臺移鎮平陽。鄰畏其威。民懷其德焉。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天和休運。是生世臣。惟我世臣。乃國于莘。天子命之。牧爾邦民。北風噤噤。雨雪霏霏。嗟我晉人。而瘡而痍。吹之响之。靡之拊之。于煥其寒。于飽其飢。既瘳既夷。不嘯以嘯。孰為豺虎。載糶載。孰為蠹賊。載艾載理。無擾我鄉。我鄉我里。無伐我桑。我桑我梓。遠夷駭矣。我民社矣。公在在堂。如春斯溫。激矢在鉞。折衝于楫。民安于廩。兵安于屯。公在在堂。錦衣緇裳。敝予改為。斯民不忘。公在在堂。緇裳錦衣。我民之思。無以公歸。

皇武并序

皇武命平章公移鎮陝右也。

皇奮厥武。如雷如霆。曩彼遠夷。載震載驚。帝命相臣。蘇我一本疲民。維時莘公。展也大成。公自平陽。移鎮于秦。世皆謂公。在處陽春。公在在秦。有年無兵。世皆謂公。斯民德星。維此二方。不甯不令。帥臣誰征。發言盈庭。公奏累上。如山不傾。世皆謂公。漢之營平。既完三輔。復保五城。以迄于今。夏人請盟。維將盡能。維公竭誠。公拜稽首。天子之明。我公歸矣。我民思矣。詔公復起。周邦成喜。願公百年。以佐天子。罔俾焚侯。于周專美。

鄭子產廟

晉楚更窮爭雄尊。勢如兩虎挾一豚。王帛事楚方南轅。晉師已及國北門。鄭有人焉國無小。晉楚雖大談笑了。臨風三歎酌酒一本注目蒼陂望高鳥。

過湖城

暮行瀟湘道。百里蒼山昏。一本斷忽平野。大河東南奔。我行屬多季。風雪浩以繁。元雲結層陰。狐貉不得溫。豈不念白首。出使萬里番。借彼守凍者。據鞍復何言。

過關鄉

秦關百二天下壯。百萬雄師未能傍。函關未了又潼關。潼關之敗何等閑。九齡斥逐姚宋死。逸將邀功從此始。今年西屠石堡城。明年又起漁陽兵。朝廷欲藉邊將重。不覺胡離一本心暗動。嶽山前死未可知。雖有漁陽突騎將。奚為自古明主重用武。莫笑書生陳腐語。

含元殿

秦山從此來。宮殿何巍巍。含元遺址在。下建十丈旂。當昔休明日。軒陸朝諸夷。一旦人事改。翻坐牧羊兒。譬如元一本氣衰。百疾攻四肢。陵夷更五代。興亡如奕棋。塵埋梨園骨。火燒花萼碑。寢殿通衢徑。宮牆插酒旗。至今明月夜。石馬空開嘶。蒼天不可問。渭水空自馳。誰為後來者。應與此心期。

過乾陵

乾陵故在梁山。舊有柏萬株。亡矣。有石蓋王像。來朝者六十四。至今猶存。下有草帽太子墓。

曉日上乾陵。乾陵何巍巍。前對雙闕上。有十丈碑。左右蕃夷像。想見朝賀時。一抔土未乾。衮服易禕衣。好還雖天道。翦伐盡本支。淒涼廬陵謫。慷慨黃臺辭。賴有狄相國。取日洗咸池。母后盜國鼎。呂氏非薄姬。中奪乃其子。天幸亦其宜。驪山三日火。見笑牧羊兒。如何陵上柏。獨有神護持。千秋百歲後。魂魄復來茲。故山草木緒。應悔復辟遲。天回西日照。歲暮北風吹。南登樂遊原。默誦昭陵詩。

發棗社

夜發棗社驛。舉帷見明月。月照斷崖冰。風吹陰磴雪。山重復峻嶺。十步九盤折。兩崖夾深澗。線路僅容轍。籠車下百尺。輾轉聲未絕。坡陀到平地。稍喜見雉堞。隔城聞鐘鼓。星斗何歷歷。故人相勞苦。杯酒慰行役。夜闌乘明燭。相對恍如失。

過甯州

冬季落日黃。霜雪原野白。驅車上峻坂。十步百夫力。我行未半嶺。回視但木末。白雲在高頂。可望不可及。北風摧去翼。孤煙帶遠客。居人候征騎。僂僕望前驛。倉皇下坡陀。張燈已昏黑。

遊華山寄元裕之

我從秦川來。迢遞終南遊。暮行華陰道。清快明雙眸。東風一夜橫。一本作惡。塵埃咫尺迷巖幽。山神戲人亦薄相。一杯未盡陰霾收。但見兩岸巨壁列劍戟。流泉夾道鳴琳瑯。希夷石室綠蘿合。金仙鶴駕空悠悠。石門忽一本作斷。一峯出。婆娑石上為遲留。上方可望不可到。崖傾路絕令人愁。十盤九折羊角上。青柯平上得少休。三峯壁立五千仞。其下無址旁無儔。巨靈仙掌在霄漢。銀河飛下青雲頭。或云奇勝最本在。高頂脚力未易供。一本作接。蒼龍嶺瘦若蒼藤。一本作滑。嵌空石磴誰雕鏤。每憐風自四山下。一本作下。不見底。惟聞松聲萬壑寒。巖巖。一本作捫。捫參歷井上。一本作到。絕頂下視塵世區中因。酒酣蒼茫瞰無際。塊視五嶽芥九州。南望漢中山。蒼如碧玉抽。一本作捫。捫捫捫。况復秦宮與漢闕。飄然聚散風中瀛。上有明星玉女之洞天。二十八宿環且周。又有千歲之玉蓮。花開十丈藕如舟。五嶽不朽之長松。流膏入地盤蛟虬。探根食實可羽化。方瞳綠髮三千秋。時聞笙簫明月夜。芝翬羽蓋來瀛洲。乾坤不老青山色。日月萬古無停驂。君且為我挽回六龍轡。我亦為君倒御一本作駕。黃河流。終期一本作朝。汗漫遊八表。乘風更覓元丹邱。

做淵明自廣

天地有常度。日月有常數。有生則有死。如朝必有暮。來者不可卻。去者那容駐。但喜故歲新。新年行復故。故交零落盡。世豈能久住。年衰性自忘。所以語多誤。況復眼半昏。文字宜少觀。前路那可知。正宜委運去。幸近古稀年。無復更多慮。

和淵明飲酒二十首

翩翩萬里鶴。日暮將何之。昏鴉擇所安。笑汝不知時。孔席不暇暖。此理吾何疑。尚愧淵明翁。濁酒時一持。

少長慕富貴。老大思邱山。一為妻子累。不肯踐斯言。誤落塵網中。黽勉四十年。吾衰有兒子。門戶幸可憚。漆園去我久。舉世少真情。晉宋多名流。惜哉亦虛名。浮虛忘軒冕。踰檢稱達生。淵明初亦仕。不為龍蟠驚。笑彼夸毗子。空談竟何成。

貧賤豈不苦。仰慕其鴻飛。富貴豈不樂。乃有黃犬悲。苦樂各異趣。嗜好從所依。我欲作九原。獨與淵明歸。掛冠不待年。況此齒髮衰。遙酌一杯酒。毋使寸心違。

琳宮雜隨龍。頗厭鼓吹喧。既久少人事。卻愛幽居偏。南榮有奇趣。雲峯可當山。一雨溪水漲。稍稍魚鳥還。我亦樂其樂。可為靜者言。

好醜無定在。當時者為是。彌子當龍時。安知後來毀。世道每如斯。吾生幸不爾。舉世尚五弦。安事於絲竹。少年喜草書。臨池學伯英。縱橫挾造化。如見萬物情。墨濡四溟窄。筆落三山傾。年來頗自笑。惜哉以技鳴。白首竟無得。俯仰愧此生。

秋菊有至性。霜松無俗姿。采采黃金花。笑撫蒼煙枝。偶有杯中物。成此一段奇。白雲南山來。出岫復何為。醉臥東軒下。聊脫人間羈。

今日好天氣。清風雲雲開。東風如故人。適我平生懷。忽見南來燕。孤雌與雄來。作非尋歸主人堂。梁間有作已。雙棲巢覆其子。又補新巢泥。翩翩隨陽雁。幽貞苦難諧。江湖偶相失。咫尺雲路迷。哀哀新雪際。獨向胡天迴。鷺鳥閉籠中。舉翅觸四隅。騷騷駕驢車。踟促困中途。一朝遭讒拔。未免為人驅。傍觀信美矣。自愧良有餘。不如兩無累。還我田園居。

千載淵明翁。誰謂不知道。賦賈子詩。調戲以作。乃娛老。杜陵畫自況。亦豈恨枯槁。燈檠清濁共。適意無醜好。歸來五柳宅。守我不貪寶。長嘯天地間。獨立萬物表。

憶昔告歸老。方屬耆指時。眼昏頭半白。誓將從此辭。幾年不得謝。因循到今茲。耳聾左目盲。決去吾何疑。君恩雖云重。竊祿良自欺。乘流且復逝。遇坎將安之。

昔我謝事時。曾造老衲境。謂言方閑去。如醉不得醒。至要無多言。退步心自領。一朝桶底脫。露出囊中穎。有如闔室中。照耀賴燭炳。

嚴風大滲枯。嚴雪寒威至。此時陶彭澤。相與父老醉。醉不必相扶。顛倒無倫次。處世貴無名。不知斯我貴。

斯人今已亡。三歎有遺味。

憶我澆水陽。經營五畝宅。修竹幾千竿。今為狐兔迹。相逢問鄉舊。里巷不盈百。艱難驚獨在。鬢髮飄已白。一醉齊彭殤。無為空歎息。

幽居澹無事。雅志了元經。眼花憎文字。悠悠竟無成。中夜起不寐。披衣守寒更。梅竹散清影。素月流廣庭。孤鶴閱逸響。切切寒蟲鳴。撫卷長歎息。慷慨側中情。

淵明雖不仕。愛此北窗風。曲肱枕書臥。樂亦在其中。時持一杯酒。賴此齊窮通。大笑杯中蛇。晚矣悟雕弓。漢儒傳注學。未為無世所得。秦火少完書。豈免為焉惑。後儒補綴漏。聖道稍開塞。俗士喜操戈。又一秦相國。且共歎一觴。多言不如默。

昔我平生友。義冠及借仕。居官不避事。力學固為己。非無濟時策。壘斷亦云恥。行年未六十。愛志沒蒿里。塞予隨朝班。星霜幾四紀。譬如遠行客。日暮所止。養志歸田廬。晚節猶可恃。

淵明非嗜酒。愛此醉作酒。中真謂言忘憂物。中有太古酒。回首市朝中。萬事牛毛新。去年持使節。悠悠過西秦。宮闕隨飛煙。衣冠化埃塵。當時作年。憑軒作賦。士慷慨嗟。徒勤所以山林客。樂與魚鳥親。西登太華頂。曠望長河津。寄謝三峯。作山雲。聊欲蓋吾巾。誓將從此去。笑謝當途人。

擬和韋蘇州二十首

西荒竹徑草叢生。樹隔前溪一犢鳴。步尋幽澗疑無路。忽有人家路杳橫。

和煙際鐘 近擊斂眼色。遠山猶夕暉。聲從煙際起。復向煙中微。隨風散林野。渡頭人未歸。

和塞山龍門 雙闕聳岩巖。神斧忽中斷。一水從中來。千竇道傍滿。

和山耕叟 步逐塵塵迹。詎知朝市情。負薪南澗曲。作口荆棘雨中行。呼兒問牛飽。又向山田耕。

和上方僧 石澗雲生衲。崖傾月照禪。曬衣橫竹錫。洗鉢落巖泉。但見山花發。幽居不記年。

擬詠夜 明從閣中去。閣從明際來。流光不相待。不待曉閣盡玉爐灰。

擬詠聲 萬籟靜中起。猶是生滅因。隱几以眼聽。非根亦非塵。

和寄全椒道士 萬籟靜中起。猶是生滅因。隱几以眼聽。非根亦非塵。

新移白閣峯。遠訪中條客。結茅授經臺。共坐雲間石。松蘿讀易朝。月窟談道夕。從此到終身。區中了無迹。

和游溪

清溪霧氣散。水涵天影空。白雲翻著底。移舟明鏡中。鳥近前灘日。花移別岸風。遙知夜來雨。山色翠如葱。

和秋齋獨宿

冷暈侵殘燭。雨聲在深竹。鷺鳥時一鳴。寒枝不成宿。

和聽嘉陵江水聲代深師答

驚瀉瀉石崖。百步無人迹。愛此靜中喧。一本作聊步安禪席。水無激石意。云何轉雷聲。仁者自生聽。達士了不驚。心空境自寂。澹然兩無情。

和演師西齋

不見竹間僧。但聞花外鶯。敲窗出魚遊。巢簷知鳥性。雲蒸坐禪石。露濕行道徑。夜寂一燈殘。山月來破暝。

和遊開元精舍

松軒風掃靜。終日閉門居。犬臥青苔地。鳥銜紅柿一作菓。初瓶殘夜禪。起經潤雨翻。自是少人迹。非關住來疎。

和答山中道士

行轉清溪又別峯。馬駘終日認樵踪。翠微深處無人住。寺在深山何處鐘。

和西樓

十去龍沙雁。年年久不歸。煙塵猶未息。莫近塞雲飛。

和遊瑯琊高壽寺

茲寺廢已久。經構昔未遑。一朝煥金碧。煌煌耀東岡。文母開大施。天廚來衆香。繁迴轉佛閣。窈窕闢禪房。平地俯歸鳥。高齋在上方。宿雲不歸山。野水自成塘。道人如水鏡。見者心清涼。理勝是非遺。虛澹形迹忘。歸鞍惜清境。佇立暮天蒼。

擬漢來帆重。冥冥去鳥遲。一無冥冥去鳥遲句。草集作淡淡帆來重。冥冥鳥去遲。

薄暮滿瀟雨。何人獨倚闌。瀟瀟山氣重。澹澹水紋寒。草際光猶眩。一本作松梢滴未乾。燈前未歸客。無夢到長安。

擬何時風雨夜。復此對牀眠。一無復此對牀眠句。草集作幽居少人事。有客來不速。爐內火正紅。尊中酒新綠。高齋始開雁。隔窗時動竹。何當風雪夜。抱被還同宿。

擬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一無孤花表春餘句。草集作

了無車馬一本作塵迹。終日掩禪關。不下深頭路。坐看蒼際山。好鳥破午寂。幽花澹春閑。簪組方爲累。來遊不知還。

擬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一無燕寢凝清香句。

冠帶事朝謁。清坐彈鳴琴。以彼塵外趣。遠我遺世心。岸幘送歸鳥。隱几見遙岑。聊得一本作靜者樂。豈必居

山林

送麻徵君知幾

丹山五色鳳。一舉眇天隅。文采瑞聖世。不爲竹與梧。渥注汗血種。逸氣凌九區。可見不可繫。白璧誰敢沽。夫君號神童。七歲能草書。二十上詞賦。下筆凌紫虛。三十富經學。兩魁天下儒。娥眉衆女嫉。反畏知名譽。一朝相舍去。願以道自娛。閑觀養生書。洞究先天圖。姓字聞天朝。相公借吹噓。左丞從容拜恩命。移疾返里閭。諸公惜其去。乞留侍玉除。掉頭不肯住。一飯吾豈無。君若澤中雉。飲啄良自如。一旦奮樊中。意氣悽不舒。又如田間牛。騰擲適有餘。被之以文縑。顧影反踟躕。君恩豈不重。力疾須人扶。旁觀信美矣。遠已非病歎。不如本無累。還我田園居。喜君節獨高。知君功名疎。可以激頹俗。可以勵貧夫。異時高士傳。名與西山俱。

飲馬長城窟行

飲馬長城窟。泉腥馬不食。長城城下多亂泉。多年冷浸征人骨。單于吹落關山月。茫茫原上沙如雪。十去征夫九不迴。一望沙場心斷絕。胡作一本人以殺戮爲耕作。黃河不盡生人血。木波部落半蕭條。羌婦翻爲胡作地。妾聖皇震怒下天兵。天弧夜射旄頭滅。九州復禹跡。萬里還耕桑。但願猛士守四方。更築長城萬里長。

猛虎行

孤虎在深山。一怒風林披。朝食千牛羊。暮食千熊羆。虎暴尚可制。人還疑其皮。旄頭飛精光。落地爲積屍。焚山赭草木。血積成汗池。萬壑泣上訴。生民將何爲。帝怒敕六丁。雷電下取之。埋魂九地底。壓以泰山坻。然後天下人。頗得伸其眉。寄言願越者。毋俾有一本作種遺。

做老杜無家

弟妹他鄉隔。無家問死生。兵戈塵共暗。江漢月偏清。落日黃牛峽。秋風白帝城。中原消息斷。何處是秦京。

做劉長卿出塞二首

上山搖白旗。下馬駐旌麾。虜騎數重合。漢人三日圍。天寒短兵接。日暮戰聲微。萬里天山北。招魂葬不歸。初從召募軍。麾下跼行頻。衣上兩行淚。燈前萬里身。鼓聲青海振。戰骨黑山塵。落日邊風起。蕭蕭愁殺人。

楊妃墓

灼灼陌上花。青青路傍草。人心任榮悴。過眼無醜好。馬嵬三尺墳。西出劍門道。如何傾國顏。傷心不同老。

李夫人墓

夫人臨訣時。掩面羞人主。空餘返魂香。默默不得語。千秋百歲後。粉黛化爲土。一笑不成妍。春風花自舞。

延安滋戒師。余初主安塞堡。簿時相識也。今戊子歲春。被命作醮平涼。偶得相會。以四十三年之化。故集句以贈之。

五城何迢迢。杜關河茫茫。隔波浪。神農與君別來今幾時。全翰林白髮三千丈。王形容變盡語音存。東川

思往事似前身。樂人四十三年如電抹。東欲談前事恐無人。子眉眉皓首無佳著。杜臂上念珠如皎月。唐架
上楞嚴已不看。東更看腳跟參一節。山人生何處不相逢。丁猶恐相逢是夢中。原全足行人更分首。山
明朝車馬各西東。歐

萬籟西陵樹。蕭條歌吹聲。客愁連斷雁。地古更荒城。山色嬌新雨。河流怒不平。浮雲臺上起。不盡古今情。
柏人光武廟

真人開有漢。帝業肇維蕪。洒落君臣契。艱危廟社圖。山川扶郿邑。日月拱東都。社稷千秋里。風雲四達衢。
北風吹雨雪。西日照桑榆。舊物餘翁仲。荒祠老祝巫。功臣遺像在。時有鼠銜鬚。

正覺院

西日轉廊腰。疏鐘送次寥。壞牆綠苦竹。破屋上凌霄。白髮知僧臘。青燈更客宵。葉聲風外盡。窗雨續蕭蕭。

開元寺

歲久開元寺。黃一作花花落石龍。僧瓶深碧甃。螭壁篆金容。窗影年年塔。禽棲夜夜鐘。平生睡秋雨。竹閣味
偏濃。

散策

解鞍成小憩。散策遂幽欣。偶拂水邊石。坐看岩上雲。桑麻深畏杖。水竹淡斜曛。興寄方自得。清涼誰與分。

陸渾

言從陸渾去。不遇一作紫芝還。鳥飛不盡處。夕陽千萬山。雲起動兼靜。水流忙更閑。坐待石上月。滅沒煙
嵐間。

梁園中秋

今夜梁園月。相逢照二尊。他時千里共。此會幾人存。老我追隨盡。憐渠笑語溫。不眠瞻玉兔。終夕露荷翻。

梅和尚節使挽詞二首

屢戰羣奔外。申威一隙一作開。功名歸死事。義勇鄙生還。矢向胡天一作邊。盡弓猶漢月。君王思戰苦。
起家象天山。

走卒知度將。兒童說義州。甘心輕白羽。苦戰脫兜鍪。把絕揮戈地。創餘振臂秋。英魂知不泯。結草抗邦讐。

溫妃挽詞二首

白日森容衛。青春忽夜臺。鼎湖龍已去。祿館燕空迴。仙駕隨天遠。妝奩惻望哀。一作祇聽彤史上。遺采不
塵埃。

容衛三春肅。如何一旦殊。妃星淪紫極。帝子沒蒼梧。卜地陪長樂。升天後鼎湖。皇情何以慰。彤管載頌虞。
和西溪思歸

獄中

好在西溪隱。人今白玉堂。興來看畫本。步去拂詩牆。舊竹多年合。新松幾許長。從渠黃石老。獨占白雲鄉。

處順初無累。安時故不憂。敢違一作身後慮。甘向死前休。有姊如工部。無兒似鄧攸。悠悠天地意。還許望
松楸。

徒倚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六

律詩

塞上四首

窮邊四十里。野戶兩三家。山腹過雲影。波光戰日華。汲泉尋澗曲。樵路入雲斜。隨分坡田罷。還務野草花。
因射射鵬壘。偶到殺狐川。鹵地牛羊瘦。邊沙草木瘡。廢城一作餘井臼。古戍斷烽煙。自說無征戰。經今六
十年。

薄宦邊城裏。經年無客過。一川平地少。四面亂山多。野色連秋塞。邊聲入暮河。舊貂寒更薄。飄寄欲如何。
樹密連山郭。林煙接塞垣。斷崖懸屋勢。漲水沒沙痕。烽火間戍。牛羊嶺外村。太平閑傲手。文字付清樽。

寒夜

歲晏寒無那。夜深清欲飢。竹風驚夢斷。雪意聽窗知。稍稍鶴翻樹。蕭蕭人語離。虛明滿吾室。何許月來時。

三山渡口一本無

春水三山渡。斜陽八字堤。河淤樹身短。沙截草痕齊。地納黃流大。天衝淺澤低。故人不我見。愁思使人迷。

西陵

徒倚秋原上。長吟動所思。草荒天馬瘦。日落野鷹飢。多病親朋改。中年齒髮衰。功名付公等。才力況明時。

寒食遙奠西山寺二首
榆中草色燕春水。稍漸車野祭一盃飯。鄉愁千里餘。年年寒食客。日日故園疏。莫訝交親絕。穠康懶寄書。

年來百事廢。漸與世情疎。案上一杯酒。牀頭幾冊書。春風疑渾沌。水月似空虛。頃刻翻晴晦。吾心澹久如。

赴甯化宿王道
山屋如雞棚。才容卸馬鞍。風吹四山雪。月照一川寒。不敢侵星起。惟愁上嶺難。中宵開前路。安枕若爲安。

觀音院
棟宇懸崖上。風煙勝概中。寒通汾渚月。清帶雪山風。茗水隨瓶得。蒸燈整牖通。仍聞馬頭寺。別業亂山葦。

北垵
驅馬北垵上。山光澹復深。夕嵐無遠近。返照有晴陰。泉落莓苔石。風光松檉林。悠然成獨酌。啼鳥是知音。

荷葉平
平生慣山水。見之如等閑。竭來驚老眼。何處無名山。嘗舉千峯外。蒼茫一雨間。山神應解事。爲我洗孱顏。

蘆芽山
青葉平初盡。蘆芽勢漸分。朝來知宿雨。谷底見歸雲。日上松猶滴。風來草自薰。臨溪歸路險。萬篔下河汾。

管州道中
龜手酸風裏。寒多酒不勝。馬蹄荒店雪。人迹斷橋冰。瘦骨成山字。霜髯作戟枝。綠窗三丈日。政爾夢膠膠。

代郡張氏瑞柏堂
鬱鬱何年植。盤盤兀老蒼。文章深篆籀。忠義抱風霜。子舍占烏鵲。孫枝託鳳凰。主人廊廟具。曾見拂雲長。

謁北嶽
四大神儀一。羣山太茂尊。莫方荒蕪宅。視禮配天孫。西送虞淵暮。東瞻碣石墩。寶符隨代郡。巨鎮一本作

扼井門。控趙標形壯。包燕氣象渾。九河探禹跡。萬里叫虞魂。在昔登封始。初無一本作羽衛繁。千官駢部

曲。萬騎隘山樊。下地極陽曲。移祠奉始元。晉穆荒碑刻歲月。飛石砲乾坤。帝秩加黃屋。宮居象紫垣。雲

楣朽芝瑞。雨砌裂槐根。天業恢宏大。山靈翊衛屯。巫閭歸帝制。長白發金源。九廟龍盤接。三邦蛇勢吞。雲

煙浮近甸。日月繞中原。款關天香重。封題御署存。銀鑿諸產富。雷雨萬靈奔。神聽差回德。天聰納正言。負

時身九死。去國淚雙痕。日近趨天闕。生還託聖恩。許身空一本作稷契。無術補羲軒。帝錄長桑洞。一本作仙巖

張果村。卜居如可近。重踏北山輶。
過黃崖二首
患難驚身在。龍鍾感歲新。山川愁倦鳥。歲月老行人。落日黃崖古。東風白鬢春。傷心濱水北。無乃久風本

通作塵。
關關老人詩文集 卷六 八二

落日逢人恐。深秋動旅懷。乳鷹家俚婦。飢虎嘯黃崖。此道將何適。吾生尙未諧。傷心墟落裏。大抵有殘骸。

冰破村橋樑。寒寒旅雁低。遠山封霧小。高浪與雲齊。島寺明松雪。湖船漲藕泥。詩情吟不盡。寄與畫中題。

道境綠岡遠。村流自作塘。夕陽開野色。秋水納山光。雨住林逾黑。鳥歸天更蒼。冥搜無好句。淡墨寫微茫。

對岸青山隔。孤城碧浪開。綠蕪天際合。白鳥日邊迴。渡口呼舟急。沙頭立馬催。夕煙生極浦。欲上客衣來。

金河今夜月。遼水一尊同。雁影不復北。馬蹄猶向東。山川新戰血。宇宙舊飄蓬。擾擾餘生事。愁來醉眼中。

烽火三年戍。沙陀幾戰場。自予甘海宦。與子各殊方。寒木同春色。高樓傾夕陽。如此洗兵馬。失喜問臨瀛。

紅葉如人老。黃花與世疎。物華行婉婉。天宇迥澄虛。山作屏風畫。雁成人字書。相逢一杯酒。秋興各何如。

小雨斑斑落。庭槐撼撼疎。秋涵山竹冷。天入水痕虛。多病難忘酒。窮愁強著書。深慚靈感老。時復問何如。

松下獨酌
行人隱微徑。古寺帶平岡。山勢依城斷。河流入野長。樹欹枝壞道。草臥壓頽牆。獨酌無人共。松風薦一觴。

松山道中
松漠三百里。飄然一日中。山長雲不斷。地迥雪無窮。遠嶺貪殘照。深林貯晚風。煙村一回首。獨鶴下晴空。

曼翠巖三首
枯枿似於突。斷崖如削瓜。林深自風雨。地古更煙霞。脚力行將盡。雲山殊未涯。試窮千里目。直北際龍沙。

飛身清曠外。著眼有無間。崖斷疑無路。雲開更有山。鳥隨天影沒。人自日邊還。歸步挾清境。詩情不得閑。

帳殿臨青嶂。蒼崖墜翠煙。孤根盤厚地。秀色入蒼天。井有四時雪。岩垂萬古泉。皇情非暇豫。問俗到山川。

陪李凝登懷忠寺閣
日月隨雙拱。風煙約寸眸。雲山浮近甸。宇宙有高樓。鳥外餘殘照。天邊更去舟。登臨有如此。況接李膺遊。

宿崔家莊
野次寒山外。人家霽雨中。飢鷹踏落照。危葉顛西風。牆缺青山補。橋欹白水通。豐年聞好語。倚杖問衰翁。

過淶水
夕陰山館暝。處。平照大河流。漠漠雲開樹。悠悠天際舟。黃塵隨匹馬。白水自雙鷗。會得閑中趣。浮生半

白頭。
通許道中兩首
關關老人詩文集 卷六 八三

131

曉逐三軍發。清寒苦不禁。征驂過野店。寒犬一本出疎林。宿火留行客。霜枝滑凍禽。披閱閱覓句。愁些不成吟。

廬州城下

月暈曉樹城。風高夜斫營。角聲寒水動。弓勢斷鴻驚。利鏃穿吳甲。長戈斷楚纓。迴看經戰處。慘淡一本暮煙生。

章宗挽詞

鳳紀三千歲。龍飛二十年。竟勞徽號冊。空頌柏梁篇。投聖金騰起。遺言玉几宣。建平何苦識。雨泣戴仁天。

暮春

自嗟中歲在。不與暮春宜。非復歡娛地。其如老大時。百年歸覽鏡。萬事入支頤。此意無人會。陶情一賦詩。

汝瓷酒尊

秘色創尊形。中泓貯醖醞。縮肩潛蠅艇。蟠腹漲青甯。巧琢晴嵐古。圓嗟碧玉瑩。銀杯猶羽化。風雨慎緘局。

湧雲樓雨

滿地江湖夢。連陰晦朔秋。雨中山似醉。風外浪如愁。眼病憎黃卷。心安任白頭。明年一官滿。誰復話登樓。

窮愁二首

乍喜三庚伏。還驚一葉涼。窮愁天色少。睡思雨聲長。掩卷悲興替。懷人問在亡。平生庚開府。詩興未能忘。

和潘師韻

何處新秋好。飄蕭意欲仙。乍涼新雨後。欲曙未明前。沙影蛩吟地。松梢鶴唳天。物情無好醜。適意各天然。

和政老九日韻

嘔離三十載。重此叩元微。日月雙蓬鬢。乾坤一布衣。月明過水宿。秋老華峯歸。不得陪仙馭。浮生有是非。

贈茅先生

數日閑齋臥。體中殊不佳。那知是重九。但喜見黃花。矯首懷天末。攜壺傍水涯。琳宮題壁處。醉墨字欹斜。

二室神仙宅

三茅道士家。野人遺竹箬。劉仙編竹箬以給公朝夕弟子插松花。有道能擒虎。無心任踐蛇。一本天平有陳迹。吾欲老煙霞。去歲兵至公庵。公了無懼色。兵亦不敢害。

大雪二首

大雪無朝暮。衰年見未曾。園林春浩蕩。川岳氣憑陵。雲慘天應漏。陽微井欲冰。欲尋安道舍。何處一龍燈。大雪欲平簷。黃昏氣轉嚴。天邊迷草樹。雲外失烏蟬。天意平高下。人情有愛嫌。抱貧酬桂玉。樓上醉厭厭。

黃對黃

黃對黃。寒日淡暉暉。雨初晴猶一本滴。風簷落更飛。侵凌池面瘦。擁腫樹身肥。長憶廬陵老。登時味鐵衣。

十月勸得深字

地偏開較晚。風勁可能禁。雨漬金英淺。寒添紫葢深。抱叢無晚一本。窺蕊有真禽。留待飄零後。梅花約重尋。

波淨影逾白。霜清鳴一本。更哀。乾坤雙鬢老。風雪一聲來。休迴隱猶見。天長去復迴。物情嫌太潔。莫使羽毛摧。

白雁

朔雲連鄧圃。飛雪滿梁園。猛勢池心滅。清聲竹外繁。飢鴉寒啄樹。販腫腫臨門。何以娛佳客。開軒對一尊。

野菊

離離巖下菊。無主混蓬茅。路斷秋光隔。山明水影交。荒叢鳴蟋蟀。寒葉掛蟪蛄。擬訪陶廬飲。柴扉何處敲。

嶽觀

步屨方壇上。行吟避草莽。簾聲風拂燕。池影柳踰鴉。天入濛濛雨。春歸淡淡花。遊春心未老。牆外度香車。

秋雨

天邊認遙電。雲際尚殘陽。雨脚夜深白。濤頭曉露黃。沙邊明雁影。林下見山光。擬盡登高興。秋懷祇自傷。

手搭樺皮彈琴圖

何人聊幻巧。袖裏出空端。道眼無二見。齊心廢六官。煩君無耳聽。寓我非指彈。擬卻伯牙手。秋風萬籟寒。

早出新安驛

夜宿新安驛。平明雪塞殘。馬頭迷舊路。虎跡印新泥。冰凍寒流狹。天銜遠路低。人稀山店遠。茅屋只聞雞。

明惠皇后挽歌詞四十首

皇明齊月象。厚德配坤元。側怛憂民意。勤勞毓聖恩。國風悲卷耳。星緯暗軒轅。喪妣人心痛。哀號望寢園。威儀文物備。祖載出嚴塗。薄菲追三代。嚴禮致九虞。仁恩遺鳳詔。功德載龜趺。左右重興業。詩書讀永圖。太極齊元始。三光並照臨。勤勞憂國念。側怛愛民心。元鳥歌殷母。思齊詠太任。兩朝難儷美。萬古播徽音。隋奕奕葉盡。宮漏滴聲殘。玉几俄遺訓。龍樓罷問安。雲容愁慘戚。風色動悲酸。萬古餘功德。煌煌玉册寒。時昔占蟲夢。今來歎鳳飛。漢宮胎內則。文母謝芳徽。永臥重泉夜。空餘大練衣。魏郊富久駐。會看德陵歸。阿母瑤池去。應歸海上峯。寶盆空有象。練帳靜無蹤。孝享嚴三廟。典儀備九龍。獻陵今密邇。揮淚灑楸松。聖德高千古。慈輝十萬春。地維傷絕紀。月彩忽銷輪。應物歸先識。憂民感至仁。神儀雖已闕。遺範不埃塵。膺符稱太母。行慶廣金源。衣練綉重彩。躬蠶屈至尊。賜冰防病渴。恤獄恐民冤。孝意遵遺訓。詞臣歎永言。萬單歌節用。卷耳頌求賢。遠厭人間世。還爲物外仙。會觀羞漢一本。露。無復夢捫天。玉座虛長樂。依然夜月懸。

護御傳家法

寬仁沃帝胞。禮崇光教塔。時本孝嚴宮。早隸恩皆及。嬪妃愛悉同。繞階花泣露。應是怨西風。慶源鍾馬耶。何止活千人。陰化行中壘。私權抑外親。風輿歸厚夜。靈館閉長春。齋寺諸嬪御。能忘賜膳頻。

方享東朝奉。俄幾甲子還。玉梳首官。形管事班。陵寢音容。蓬萊日月。閑了憂遺。詔在恩澤。滿人間。式屬多難際。方承長樂歡。霜飛金殿冷。月沒桂宮寒。雨泣愁雲慘。風悲薤露殘。南山為樂石。遺美豈能刊。一紀坤儀正。千齡母範彰。徽音齊太姒。厚德配娥皇。衣練昭純儉。因山戒厚藏。傷心彤史上。千古播遺芳。緜氏傳仙裔。燕山啓夢符。化人先正己。祈福為民敷。疾殆申遺命。憂深示永圖。傷心虞帝事。煙雨暗蒼梧。奔走來羣辟。哀摧動百靈。妖氛連壁月。霄漢隕軒星。玉几貽周訓。妝奩泣漢庭。遺言遵薄葬。神意想來甯。身尊恆率禮。名正更持謙。椒掖坤儀正。天庭母訓嚴。鴻名登玉簡。遺像入箱縑。異日朝陵處。應須啓鏡奩。寬和能待物。疑密勸行仁。道德持三寶。恩私逮四民。兩朝隆漢禮。十亂冠周臣。一旦仙遊去。空餘四海春。心知為善樂。敬傳又尊師。國化濯衣儉。民歌賜樂慈。誦經虛玉案。奉佛冷金鉢。遺旨無窮恨。風吹徧九疑。六紵辭秋殿。元堂啓夜扉。一朝藏壽器。千載闕容衣。懸象軒星掩。哀歌薤露稀。松楸交隧道。會有五雲飛。保阿成訓在。闕闕令儀昭。儉德高千古。仁聲溢兩朝。事隨流水逝。愁逐冷雲飄。仙馭知何適。憑誰問沈寥。陰化昆乾造。熙朝賴母臨。功勳新女史。德澤浹人心。偃月丰容閉。軒星瑞彩沈。笳聲哀不盡。陵柏自森森。元勳施社稷。茂德庇人民。色養嗟中阻。靈遊忽上賓。侍臣歌薤露。神物護龍輅。神廟推尊禮。千齡寶冊新。太妃敦周化。塗山啓夏家。尊名天比峻。淑德日增華。孝享心何切。仙游望愈除。空餘遺令在。攀慕極幽遐。天禍難與慶。幽室掩后禰。微音知有嗣。孝養痛長違。夜月空椒屋。秋風冷玉衣。遙瞻陵寢上。慘淡暮雲飛。風急搖寒樹。虹蜺薄太陰。雲隨仙馭遠。塵入綺簾深。索莫長秋外。蕭條湘水湄。聖情時悵望。流淚滿宸襟。吉夢捫天後。明禋配地時。殯虞彰淑慎。生武極恩慈。無復全輿返。空瞻畫雲馳。蕭蕭松柏路。長夜闕神儀。玉音昭懿行。彤管列閔休。今日歸陵寢。何年返玉樓。聖心方盡孝。鸞馭竟難留。陵樹西風爽。千秋萬古愁。羣生資茂育。至德果難名。憑几言猶在。因山事已成。西風翻畫雲。落日送銘旌。羽衛歸來晚。蕭蕭萬馬鳴。音容歸壽器。管御玉衣閑。聖孝空如慕。慈顏痛莫攀。雲愁滌汴水。霧慘鎖秦山。恨望白楊路。覆車竟不還。孫謀貽嗣聖。內教輔先朝。孝敬全終始。勤勞繼夙宵。民災憂水殄。邊患慮天驕。大漸推幾際。猶思儉德昭。一紀成功著。乘鸞上九天。物生恩德載。聖慮想憐儉。儉素言猶在。寬慈事有傳。禁幃斜日晚。空島寶爐煙。飄飄成遠駕。寂靜掩元堂。蕩蕩神功著。巍巍聖業彰。周任揚溢美。漢鄧藹餘芳。未命丁甯意。憂民不暫忘。寢殿存公議。無慚六后名。妝奩空有迹。珮玉寂無聲。祭享升清廟。哀號動聖情。神靈陰有力。保佑再昇平。蘋藻親三奠。禱禱備六衣。坤元方載物。軒宿遽淪暉。廟貌嚴新祀。神遊遠不歸。白雲無處所。長傍德陵飛。馮相方觀殿。坐陽忽告災。千秋臨寶殿。一夕闕泉臺。繡紉悲長往。靈輅挽不回。吳天思罔極。長使聖情哀。仙源周太子。華裔漢徵君。生聖休祥著。憂民儉德勤。委源忻懿範。光烈應鴻勳。輔就中興業。飄然返白雲。歷格陳彝憲。龜人獻吉占。郊衢笳鼓咽。羽衛禁兵嚴。雲氣迎鸞馭。秋塵翳寶盆。祝官揚至德。簡冊發幽音。月殿封鸞鑑。風幃臥佩環。百神來肅衛。萬騎盡虛還。雨泣銘旌濕。風淒繡轡閑。仙遊無覓處。追慕慘宸顏。月曼驚虧薄。川流駭沸騰。憂勤終爽豫。報施似無憑。長夜扃銀海。愁雲慘玉繩。聖心哀念切。素履每長興。

河上二首

築堰分泉脈。開溝斷荻芽。風期占月暈。水信識桃花。早愛瀕河麥。晴憐喚雨鳩。春隨挑菜侶。月趁捕魚舟。雪中登真定閣。風月下如意。寺樓高處吟。城中一萬戶。一雪太平心。連雲潮退。夕陽明鳥寺。海氣入遊城。潮落青魚出。泥深白鳥行。郎山雜咏十首。天城山。造化博清氣。秀出天城山。青松伴僧老。白雲如我閑。馬耳峯。房願落人間。入石露雙碧。月明聞夜嘶。驚落山頭石。仙人峯。世界幾微塵。古今一昏曉。笑謝區中緣。獨立萬物表。摩雲峯。青山本無情。白雲自來往。身在浮雲中。仰看浮雲上。獨冠峯。大壩難為兄。小壩難為弟。百里見主峯。衆山皆邁迤。五芝嶺一作本。白雲如幽人。出山本無期。朝來抱幽石。五峯成六芝。鬱秀峯。道人西湖來。衣上南山雨。心知石堂煙。晴峯一本正堪數。泓雲泉。萬萬春雲滋。巖溜滴泉乳。獨留一泓碧。去作人間雨。上龍門。南北兩石門。上下一壺鷲。仰看蓮峯立。忽見天門透。下龍門。亂峯排鳥道。一水會龍門。禹力不到處。猶知滄海尊。奉命奏告山陵四首。祇命歎園陵。假裝事行役。黃葉宿幾程。青山館三日。西園積翠氣。空外摩一本青天。飛笏不到處。獨鳥衝寒煙。

山前紅樹合。山頂白雲封。山中有蘭若。日暮聞疎鐘。
山月出未高。林深鳥猶夢。霜落人未知。寒添覺聲重。
遊崆峒四絕

青龍洞

青龍不可見。雲自洞中出。爲雨濟人間。歸時杳無迹。

仙人橋

絕澗初無路。通仙忽有橋。偶携青竹杖。平步到雲霄。

翠屏山

山作屏風樣。其如空翠何。不遮秋塞盡。空障夕陽多。

參雲亭

鳥語山更靜。松聲風自寒。不嫌雲氣濕。來此凭闌干。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七

律詩

春山詩意圖

何年身入畫圖傳。似是三生孟浩然。詩句工夫驢背上。醉鄉田地酒旗邊。一川芳草綠堪染。夾路杏花紅欲然。想見歸來泥樣醉。卻如醜水柳三眠。

春日即事

支頤偶到野人家。總把深心付物華。鳥說餘情閑日月。花心深處半塵沙。游絲逆上風中柳。亂沫分屯水際槎。且共年光暫觀化。直須美酒送生涯。

酷暑二首

林鴉開味忘飛騰。天地爲爐萬象蒸。冰井湯塵幾千尺。塔鈴風闕十三層。夢魂正遠雲帆客。畫本閑臨雪麓僧。一枕雨窗惟靜勝。不須赤脚踏層冰。
石枕繩牀夏簟藤。慢膚終日厭歎蒸。夢飛楚澤三千里。人在秦樓十二層。松頂露涼時警鶴。山房泉冷獨輸僧。人間大火塵城市。世外清涼勝飲冰。

棕扇

犀甲龍鱗倚半空。抱歸掌握自清風。山精附木呈擘骨。回祿煽炎尾豎紅。何處青蠅千里外。向來白羽一揮中。水邊石上應須此。乞與文園病肺翁。

三臺懷古

人道姦雄君似鬼。姦雄我道鬼輸君。身猶北面魏基址。骨入西陵漢鼎分。貧與卯金成舜禹。不知典午笑桓文。清漳不洗前朝惡。日遠三臺送夕曛。

寄王處士子端

寄語雪溪王處士。年來多病復何如。浮雲世態紛紛變。秋草人情日日疎。李白一杯人月影。一本作影月鄭虔三絕盡詩書。情知不得文章力。乞與黃華作隱居。

登友雲亭

友雲飛觀鬱崔嵬。落木蕭蕭聽者哀。九日朱絃和雁斷。開年黃菊費詩催。淮天雨露橙千里。梁地風煙酒一杯。此日此生人共醉。明年重健與誰來。

除日二首

梅花無信報平安。又聽誰門畫角。一本作畫角殘荒郡人煙窮臘外。上方樓閣晚雲端。沈沈烏沒天無盡。漠漠煙昏山更寒。日暮數峰猶帶雪。城頭霽色入欄干。

龍鍾三十九年春。諱說新年似諱貧。醉自名堂甘後進。小坡著號似前身。自憐耐辱稱居士。人笑無機是道人。斷送生涯一枝足。不須長物擾天真。

娛暉軒

古晉地形今日眼。幾人亭榭幾人詩。數州山水有窮處。萬古風煙無盡時。天逐南帆秋雁遠。峯遮西望夕陽遲。客來欲問忘歸意。掛起僧軒君自知。

馬頭山清居院

每逢佳處輒安陸。及到清居半日憚。曉壁敲鐘雲離石。夜泉洗鉢月搖山。人生能作幾時客。林下都無一箇閑。不信試看題壁字。明朝多是馬頭還。

松聲

飛廉作意怒撐龍。萬壑千巖氣象雄。獨鶴夢中搖夜月。七絃徽外寄秋風。石壇醜態支筇裏。天竺齋餘隱几中。想見紛紛吹子落。山堂一洗一本作枕耳偏聰。

抹里酒

乍坼香泥甕釀成。一鞭先到日邊城。玻璃色映荷微露。沆瀣光浮金菊英。偶說中州先酒譜。賴傳後世以詩名。相如病渴焉能賦。久矣吾衰畏後生。

運雲島望海

壯觀天東第一遊。曉披絕島寄冥搜。爐中熊岳隨潮沒。天際遼江入海流。地絕四維那辨樹。風來萬里忽通舟。我從析木西南境。回望中原四百州。

庚申元日

一從禁苑別花輒。四度山城自作年。愁裏椒盤雙淚落。坐中歲酒幾人先。此心不動吾何取。老去知非理固然。白髮無兒何足道。且收見在鬪尊前。

送張仲山

千山飛雪白氈袍。袖裏吟鞭送客來。敲出冰霜年貌改。眼藏狐貉語音猜。風吹陰磴魚鱗卷。日曬陽坡龜兆開。北去人煙山店遠。且煨新火暖離盃。

和林卿錦波亭韻

使君與寄本傾然。愛此澄波清且漣。楊柳陰中黃鳥地。芙蓉香底白鷗天。涼通簾幌風生座。露泛琴尊月滿船。相見仙裾乘一葉。恍疑太乙下雲邊。

雜興十首

白蟻

黑山潢水解弓刀。茅屋朝來聽伯勞。萬里馬辭邊雪苦。一聲雁拂朔雲高。關山落日家何在。詩酒春風氣尚豪。試上荒城望鄉國。重來清鏡鬢霜毛。

南園

甌水垣城斷往還。青林路轉礙幽關。百年樹腹通人過。四月花枝對酒閑。逸馬風牛春雨草。荒天老地夕陽山。金丸逐勝非吾事。心在歸鴻滅沒間。

翠微軒

千里風煙棟宇開。地形西去接松關。尊前奚啻來朝地。雲外幽營不斷山。故壘繁城人物換。斷霞一本作霞落日古今閑百年興廢人空老。水自東西鳥自還。

鎮國寺

靈鷲飛來處處涼。綠雲細路絡城根。百年樓殿倚天末。萬井風爐當寺門。五月微涼清佛界。六時豪吹動祇園。四山於入無多力。乞與西南構一軒。

七金山寺

列屏翠嶺竄蛟涎。像教塵埃閱百年。殿棟猶題遼日月。圖經不載禹山川。荒碑盤屈蟠蛇古。壞壁參以罔象拳。想見當時崇奉日。無邊花雨散諸天。

野香亭

半空欄檻倚雲根。暇日登臨付一樽。山上青蓮惟見塔。水邊綠樹定知村。花枝低拂尋春騎。杜宇頻傷久客魂。過盡芳時游客少。一杆風雨送黃昏。

徒河岸北白蓮東。法鼓驚飛礪石鴻。塔上風煙高鳥路。山頭雲雨化人宮。松林礙日蜂房冷。石砌傾沙蟻穴空。欲盡休公揮塵樂。新絲羞對落花風。

靈感寺

蘭若院

傳經蘭若歲時同。繡轂珠簾處處逢。花院鳥歸深殿響。雨樓人散隔城鐘。長空淡淡吞平野。落日微微見遠峯。年去年來人自老。空餘壞衲掛長松。

金河寺

何處人間六月秋。金河寺外水西頭。坐分遊客青天幕。醉倒詩仙白玉舟。萬里南風雙老鬢。百年心事一沙鷗。王侯蟻蟻俱塵土。一笑從來萬事休。

趙園

佳木千章曲岸南。此園閱世似飛禽。幽花晚春兼夏。山近嵐昏晴似陰。溪雨斷橋愁渡水。樵風吹帽住穿林。馬頭納納沙邊路。霜葉濃時憶重尋。

扈蹕萬甯宮

一聲清蹕九天開。白日雷聲引仗來。花萼夾城通禁籞。曲江兩岸盡樓臺。柳陰罽日迎雕盤。荷氣分香入酒杯。遙想薰風臨水殿。五絃聲裏阜民財。

程晉嶺一本題晉嶺

曉拂朱欄滿袖風。支頤吟望翠微中。薄雲漏日巖開碧。淺露離花潤滴紅。馬散平坡臨水聚。人來盤路到山窮。子妻老大無才思。懶賦長楊五作宮。

拂雲坪

萬壘雲山最上頭。千官影裏侍宸遊。翠巖秀色來天地。黃嶺疊翠嶺嵐光上冕旒。帳殿影臨眠鹿地。簾櫳穿入射熊秋。翠華指日東巡狩。回望中原第一州。

金蓮川

一色天連王氣中。一本作一壘離宮風月滿雲龍。向來茵蕝香銷盡。何許薔薇露染濃。秋水湖邊雜棧步。夕陽低處紫金容。長楊獵罷迴天仗。萬燭煌煌下翠峯。

五月牡丹應制

好事天公養露芽。陽和趁及六龍車。天香護日迎朱笠。國色留春待翠華。殿雨竹筵青帝澤。薰風又卷赤城霞。金盤薦瑞休嗟晚。猶是人間第一花。

和王正之寄遠二首

人生會合少知音。一榻高懸背重尋。後日相逢應老大。何時一笑共登臨。三年京國塵埃夢。千里故人離別心。想見時來愁翠帳。倚欄清快比風襟。

鑄鼎功名自有時。如公才力不嫌遲。且尋彭澤離邊菊。莫賦元都觀裏詩。晝寢執經童子問。春遊磨印吏人隨。懸知山縣無公事。好續琴高第二碑。

甲子元日大安早朝

闕角蒼龍建一作斗杓。衣冠萬國大安朝。使臣未入分班立。殿陛將升按笏招。彩殿中間瞻北極。丹墀側畔聽簫韶。太初甲子天元朔。萬歲常瞻玉燭調。

紅梨花應制

染根日日費天工。眼底梅花夢不同。春色似憐啼夜雨。天恩特許醉東風。袖障翡翠餘輕碧。雪點胭脂筆小紅。漢主蕊宮三十六。浴浴和氣月明中。

轅門不寐

蕭蕭傳柝月三更。欹枕轅門聽鼓聲。戰馬不肥淮甸草。征人愁望歷陽城。兵戈荏苒音書絕。行李蕭條蠶蠶生。早晚樓船下揚子。滿天風雨洗蠻荆。

寄懷

不問山林與市朝。大都鷓鴣各逍遙。歸心老去投林鳥。壯志春來掛壁弔。坐處工夫惟易可。閑中日月以琴消。十年鏡裏功名事。白髮年來漸不饒。

賦雪和張子野巡字韻

翰林風骨玉爲神。天遣簷花送酒巡。侍從驪驄應白鳳。神仙官府不紅塵。懸知穎尾風流舊。不及籠頭句法新。天上玉堂誰得見。風光袞袞筆頭春。

楊秘監畫高士過關圖

三生自是竹林遊。寫出荒寒意外愁。世事盡如翻著棧。人生剛作倒騎牛。關山風月一作本詩千首。富貴豪華一作本一邱。獨有文章磨不得。至今圖畫想風流。

重陽後寄寄馬柔克

朝來飛雪白模糊。城郭山川入畫圖。一色乾坤遠太素。萬家樓閣化清都。狐裘貂帽將軍騎。金帳羊羔太守姝。何似吾家正清絕。曉窗吟捻凍髭鬚。

代州一作本

金波曾醉雁門州。端有人間六月秋。萬古河山雄朔部。四時風月入南樓。漢家戰伐雲千里。唐李英雄土一邱。繫馬曲欄搔首望。晚一作本來閑殺釣魚舟。一作本作驚馬未圖重回。憶波誰在釣魚舟。

淨陽道中

路轉山腰步步迷。高林淺水下回谿。荷花釀蜜蜂貪腹。柏葉儲香麝養臍。不覺困來尋短夢。偶逢佳處入新題。何時更到園林寺。看徧峯巒處處低。

題郝運使榮歸室

翰墨聲名四十年。歸來還作地行仙。柴桑問路陶元亮。洛社休官白樂天。拄杖扶兒還客拜。畫圖村老約人傳。窮秋雨霽陂日出。想見騎驢興渺然。

遊郝家澗二首

山崦人家半夕陽。倚牆爭看騎紅妝。野泉自入他州界。古碣猶存舊姓鄉。蛇出廟墻神古柳。牛尋沙澗聽柔桑。蟬聲抵死催歸騎。辜負亭陰一枕涼。

水際林間杖履香。綸巾野服道家妝。婦姑繡纈欣同社。翁仲扶筇不出鄉。拜跪使君嗟老大。逢迎地主問耕桑。今秋一飽天難必。且快新苗雨後涼。

題近侍局使聚扇

早朝攜入紫微宮。日用都歸掌握中。運動樞機真有道。卷藏懷袖不言功。宸庭永日更番暇。水殿微涼侍宴終。願以微軀奉清燕。仁聲宣布一作本播舜絃風。

張清獻公慶八十壽

富貴康寧壽八旬。明時乞得自由身。官途班列聯三事。家法中朝第一人。疎傳未歸東海郡。白公獨享洛城春。鑑金換得傳經業。留與元成贊化鈞。

上方

山近西臺易夕煙。東臺占得夕陽偏。貪看歸鳥過林際。不覺奇峯墮眼前。土窟夜燒松葉火。石盆曉漱菊花泉。丹梯橫絕青山路。勸子先參鳥道禪。一作本

題右丞畫荷篠圖

杏花菖葉雨聲春。甘作明時荷篠身。只道烏鴉猶父子。豈知螻蟻亦君臣。杖頭日月挑周器。松下衣冠自舜民。好在丹青王右轄。解迴枯槁入陶鈞。

遊上清宮二首

霜葉蕭蕭覆井欄。朝元閣上玉筵寒。千年遼鶴歸華表。萬里宮車泣露盤。日上霧塵迷碧瓦。夜深月露洗荒壇。斷碑脛炙人何在。吏部而今不姓韓。

暇日登臨近吹臺。夷門城下訪寒梅。鼉頭他日幾人在。樽酒而今一笑開。秋涼滲餘村境出。夕春歇一作本處野禽來。醉歸扶路人爭看。知是詩仙閱苑迴。

送月上人赴少林

雙臂伽黎不作難。將心到處道人安。瓶離泔水秋風冷。錫入嵩峯夜月寒。篋裏贈詩更雨曬。囊中施鉢對風餐。心知擬就東林宿。已向林梢覓剎竿。

登定安閣

登飛高閣迥凌虛。中有盤盤一塔孤。千里河山隨指顧。諸天日月繞彌盧。神超罔象遺身世。眼入一作本蒼茫一有無。便欲乘風遊汗漫。幡然回首念南都。

許州襄城縣進嘉禾合類應制

襄城城下填歌傳，驛奏嘉禾到日邊。穎合周王新雨露，畝分黃帝舊山川。太平氣象聯珠璣，明德馨香列豆蓬。萬國同歸帝治古，書願獻補遺編。

隴州進黃鸝應制

隴鳥明時亦效祥，天教合侍緒袍黃。九重城裏研鶯舌，百子池邊借鶴裳。夜臂翠簾條脫重，春籠珠殿蕊枝香。紫宸朝退鳴鞘遠，偷學山稱萬歲觴。

寄陳正叔

渺渺西風去翼輕，長林楓葉動秋聲。嵩邱競秀容多峭，河洛爭流忌獨清。廣武山川留故壘，成皋草木闕空城。憑高一掬英雄淚，付與窮途阮步兵。

贈磨鏡李先生

自笑年來白髮公，丹砂不肯借顏紅。分無海上三山藥，來訪人間百歲翁。黃濱何曾洗明月，青天元不礙冥鴻。何時相約丹元子，便欲因之乘曉風。

登天壽閣

人間赤日無處避，天上雲居即寶坊。鳥飛無礙長空闊，人意自生高閣涼。風來爲作不請友，午夢竟到無何鄉。黃昏索馬出門去，猶望東華塵土黃。

和劉雲卿

屏山沒後使人悲，此外交親我與誰。千里老懷何日寫，一生笑口幾回開。心知契闊留陳士，時復登臨上吹臺。日極天低雁回處，西風忽送好詩來。

和種竹

君家種竹五七箇，我亦近栽三四竿。兩地平分風月破，大家留待雪霜看。土膏生意一本葉猶卷，客枕夢魂一本聲已寒。見此又思君子面，何時相對倚闌干。

寄元裕之

久雨新晴散瘴頭，一軒涼思坐中間。樹頭風瀉無窮水，天末雲移不定山。宜味漸思生處樂，人生難得老來閑。紫芝眉宇何時見，誰與嵩山共往還。

送宋飛卿二首

雄豪兩妙秀而文，不獨香云人亦云。賀監早知仙李白，薛宣那得吏朱雲。秋風泚水傷今別，明月鄒鄰與子分。瘦李之詩帶雨隔，存沒只愁詩墨不能軍。

未能免俗聊從宦，遙望孤雲憶舊廬。不樂徑歸真吏隱，得閑隨分寄僧居。關山牢落三年夢，行李蕭條一東書。想見蓮華峯下過，路人遙指倒騎驢。

至日次劉雲卿韻

此生天地一陳人，百歲三分過二分。老去光陰空惜日，愁來世事獨看雲。靜中剝復觀消長，身外榮枯聽一任。糾紛猶有髮時心未已，臥聽兒孫誦戰場文。

百五日獨游西園

西園啟輪起芳塵，滿眼風光不屬春。樓閣人非空似舊，溪山歲久卻成真。斷橋沒板橫斜艇，古木欹垣礙去輪。老去搜詩厭雕斲，晚風吹水白鱗鱗。

題王摩詰畫明皇劍閣圖

劍閣森危隔錦官，雲間棧路細盤盤。天回日馭長安遠，雨滴鈴聲蜀道難。當日六軍同駐馬，他時萬里獨回鑾。傷心凝碧池頭句，有底工夫作畫看。

和欽止河中即事

鶴鶴樓前一望時，長河寂寞送斜暉。人歌人哭幾興廢，年去年來今是非。寒雨涓流人斷渡，秋風汾水雁來稀。千村萬落生煙海，更許蘆聲弄搗衣。

弔袁用之

卜築中條四十秋，安排佳處近休休。隱居境爲王官勝，仙伯名因少室留。架上殘書灰燼冷，囊中妙藥鬼神偷。傷心天柱峯頭月，曾照先生杖履游。

古瓶臘梅

石冷銅腥苦未清，瓦壺溫水照輕明。土花暈碧龍紋澁，一本作蒼華。獨淚痕疎雁字橫。未許功名歸鼎鼐，且收容風月入瓶罍。嬌黃喚起昭陽夢，一本作。漢苑淒涼草棘生。

雪意

門巷蕭條日易曛，豆蔻灰欲落紅雲。眼花淡淡初疑見，耳重蕭蕭竟不聞。便可一杯平體粟，不須六出點衣紋。殷勤急遣蓬萊使，探到梅花破幾分。

栗

漁陽上谷晚風寒，秋入霜林栗玉乾。未析樓欄封萬殼，乍分混沌出雙丸。賓朋宴罷煨秋熟，兒女燈前爆夜闌。千樹侯封等塵土，且隨園芋勸加餐。

憶橙

憶望天涯驛騎塵，政須玉甲破芳新。可憐虛度梅梢月，無計相陪竹葉春。三日手香頻入夢，一年秋好不關身。快須準備新詩句，倘有金荷贈故人。

射虎

眼花百步透林寒。抵死嗔人守九關。只道草中藏白額。豈知世上有黃閒。才聞父老愁三害。倏見熊羆擬一斑。寄謝成陽歎黃犬。何如霧豹隱南山。

冬至

天時人事不難量。消盡羣陰又一陽。千里家山憑夢到。數莖白髮為愁長。老來度日惟經卷。病後關心祇藥方。六十之年今過五。不須苦死問行藏。

菊二首

水冷寒疎木葉黃。繞籬目送雁南翔。酒傾桑落林廬靜。秋入騷人齒頰香。人惜後期驚雨露。天教晚節傲風霜。憑誰寄語陶元亮。不為南山與自長。

西風吹葉靜千林。獨有幽香伴苦吟。細葉宮槐舒碧嫩。小花佛頂暈黃深。誰憐細雨情何限。可忍清霜瘦不禁。寄語兒曹莫輕折。重陽留待副孤斟。

九月十一日夜對月

無花無酒過重陽。轉覺閑居興味長。明月豈隨人薄厚。黃花不逐世炎涼。閨年節晚初過雁。老境金寒知有霜。清境喚回蝴蝶夢。起尋竹影據胡牀。

答趙慶之節使

故人別後定何如。春雁來時忽寄書。壯歲從軍幾人在。老來分守五年餘。掛冠無計追宏景。襤被何時從魏舒。遙想西川賢父老。瓜瓞閑伴故侯鉅。

題劉萊州像

當時二老趙張儔。王績然知府。無明鏡使。獨許先生第一流。異政竹間山鬼伏。直聲須向古人求。從來走卒知司馬。到處兒童說細侯。惆悵當年舊游處。羊曇不肯過西州。

九日會極目亭

孤亭高壓冷雲堆。九日登臨賈酒盃。魏國河山殘照在。梁王臺一本作樓殿野花開。鷗從白水明邊沒。雁向青天盡處回。未必龍山如此會。座中三館盡英才。

再次前韻

秋興高於灑瀨堆。秋光併入阮公盃。霜彫蒲劍三棱折。雨裂荷衣十字開。北雁遠浮梁水動。南雲低抱楚天回。前年此日登高會。檢點惟無短李才。謂屏山死矣。

過楊太尉墳

道旁古塚入荒榛。下馬摩挲漢八分。誰謂皇天無老眼。卻令大鳥泣孤墳。獨攜一甕霜風酒。共酌三峯日暮雲。李杜就誅鉤黨起。可能天下獨傷君。

過邠州二首

地靈物秀古稱雄。前有汾陽後范公。千古山川形勝地。兩朝人物畫圖中。一家忠厚餘風化。七月蠶桑冰

女工。誰識聖賢遺意在。黍離篇末繼幽風。

遙看潁水遠城流。下盡坡陀始見州。歲暮前書催出塞。天寒風雪送行舟。坡田井井龜圖畫。山路盤盤象印繆。更欲殷勤訪陳迹。夜深燈火伴牢愁。

過慶陽

地形古得古金湯。感歎當時幾一本作古戰場。父子一家三范帥。功名異代兩汾陽。四山帶郭環天險。二水分流會女牆。想見公堂無一事。臨川閣上日飛陽。

暮春得寒字

九日聊偷一日閑。三分春色二分閑。鄉關夢裏人空老。風雨夜來花又殘。一本作一作。乍拆泥封一本作一作。餽酒熟。未開火禁粥傷寒。何時投劾歸田去。楊柳陰中把釣竿。

秋雨

十日秋霖不出門。門前流水似江村。牆頭新竹大於母。砌下老桐今有孫。澤雁背飛驚吹急。深魚逆上避河渾。秋風未得乘槎使。擬控扶搖北海龍。

百塔

松林橫截東南野。闕若斜連子午莊。平楚風煙開鄴杜。斷碑歲月自隋唐。樓頭山入詩人座。砌下泉分禱子房。更欲秦川窮勝概。卻從高塔望雲陽。

過石氏園樂天故居

石氏園亭竹一圍。眼前勝事只心知。幽禽有語能留客。流水無情自入池。客裏歲華將盡日。梅邊春信獨來時。醉吟吟後無吟者。又得閑閑一首詩。

上巳游西園分韻得蘭字與楊禮部攜同院諸公賦二首

相逢草草卽杯盤。誰識吾曹齒齒歡。燕蹴鶯花墮茵席。魚搖波日動闌干。無窮照影溪溪柳。不住吹香曉曉蘭。已屬清明連上巳。更容飛蓋接鸞鸞。

跨鳳騎麟玉笏班。空馳不作杜陵酸。已煩繭紙書陳迹。更許仙舟泛碧瀾。酒令致師嚴細柳。詩朋慶戰劇皋蘭。遊頭卻返瀛洲去。夢覺揚州鶴背寬。

挽劉雲卿

人物於今歎渺然。如君才德幾人全。忠言唐介初還闕。道學東萊不假年。黃壤苦埋經世志。青氈未了讀書緣。西園酬唱空陳迹。淚灑南風幾素旃。

楊尚書宮直學時擬應制作某時在暇聞而和之二首

嚴雪霏霏點玉英。玉堂鈴索悄寒生。也應天上多珂葉。無賴人間有化城。免苑因之賢者樂。羊羔加以聖之清。吾曹安預講邊事。且及新年賀太平。

黃昏陡覺悄寒生。漏盡銅壺第幾更。未放六花齊苑樹。先留半月抹宮城。一陶風俗遺純素。盡領乾坤入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 卷七

一一一

太清。應是上方觀下界。放教雙眼一時明。

二月見梅花

不應開處避嚴冬。無賴春寒雪尚封。縱使風霜欺耐瘦。可憐桃李爲君容。龍眉都尉嗟何晚。飛騎將軍歎不逢。畢竟榮枯無定在。此花勸汝倒金鐘。

春寒花較遲

吟懷常恨負芳時。及至春來雪尚滋。榆莢半含椒粒色。柳條未變麴塵絲。牆陰更覺花開晚。水冷應知雁到遲。慙愧蓬萊老仙伯。已迴和氣入新詩。

殘梅

寒梅不作白頭新。相對依依似故人。要伴賓鴻并社燕。未隨流水與紅塵。空枝擬折猶堪嗅。殘蕊重看不厭頻。自是東皇催鼎食。無情風雨一本作無情不關春。

杏花

香傳微雨隔簾櫳。十載航船不負公。愁見餘春紛雪白。且看初日眩霞紅。兩株副使爲吟裏。一色新郎馬足中。投老安能知許事。一鞭農事趁春風。此近時字樣詩。非時也。慷慨。

慶學士叔獻七十壽二首

乞得閑身七十餘。知幾初不爲鱸魚。胸中幸有平邊策。林下聊觀養性書。收拾雲山歸蠟屐。卷藏事業入籃輿。君王拊髀思頗牧。未許先生作隱居。

小築龍潭德不孤。盧鴻新有草堂圖。四朝人物今誰在。二老風流與我俱。把酒笑談猶解醉。上山筋力不須扶。文章不逐年輪改。能爲開興作頌無。

訪天甯周老前致仕後

敝策羸童負束書。清長渺渺獨騎驢。乍辭天上尚書履。來訪雲間大士居。覽鏡年年非復我。照溪處處得逢渠。從今莫訝經過數。乞得閑身頗自如。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 卷七

一一三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八

律詩

春遊四首

草荒一徑抱村斜。日暮初歸拜掃車。猶有飢鴉來攫肉。故人飛下杜梨花。無數飛花送小舟。蜻蜓款立釣絲頭。一溪春水關何事。一本作無情敲作風前萬疊愁。

樹藏修竹竹藏門。門外清流幾股分。行過小橋人不見。背陰花氣隔牆聞。煙外絲絲風柳斜。春光也自到天涯。太平有象村村酒。寒食無家處處花。

題扇頭

文書勾引黑甜鄉。倦枕拋書午夢長。夢裏春聲驚雨後。覺來窗隙有斜陽。

平湖戲鴨圖

平湖下飛雙雙紋。翻動江南水底雲。盡日自來還自去。塵埃滿眼不如君。
暮歸
貪看孤鳥入重雲。不覺青林雨氣昏。行過斷橋沙路黑。忽從電影得前村。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 卷八

一一五

正覺院

齋時一鉢僧上堂。履聲如水度秋筇。一本作秋陽滿地槐陰薄。幽鳥飛來施食糧。

登嵩頂

危巖嵩山頂上來。五髯龍對八仙臺。不知眼界闊多少。直盡黃河一曲迴。

少林

只麼西來坐面牆。更無一法付神光。少林自有吹毛物。三十六峯如劍鏘。

石樓

月約風期屢往還。水聲山色石樓間。大家也入香山去。那箇心如白傅閑。

嵩山道中二首

爲愛青山懶著鞭。吟詩時作鶴頭偏。驀然得句驚飛鳥。撲菽巖花墮馬前。

屋頭山色靜無埃。竹裏柴門水際開。驚怪離中犬迎吠。有人知自碧峯來。一本作

題南城樓

樓上遙看郊外村。不須騎馬坐平分。人家應在青山外。時有歸牛下白雲。

香巖寺壁

一夕秋風變素商。蕭蕭雲物換新涼。片雲不作前谿雨。飛過高城有底忙。

題扇頭

魏三句裏數聲櫓。秦七詞中萬點鴉。好在團團明月底。一灣流水幾人家。

三學院對月

何年親佛口天子。各以寶花樓閣俱。爲問上方銀世界。不知有此夜寒無。

清居寺五杉亭觀子野留題

五杉亭下一本作今日。祇三株。曾是詩人歎息餘。君去我來杉尚在。斷腸君沒見君書。

回春谷

冰崖雪柱道人家。谷榜回春事已夸。卻恐陽和在泉底。未春先發忍冬花。

秘魔巖

鐵鎖關藏五百龍。文殊遊戲作神通。山僧要辨金剛眼。莫謂魚蝦在此中。

登萬聖閣

中州之山崑山高。遍尋五頂無乃勞。老去看山無腳力。直憑一闌了秋毫。

馬頰

天外亂山圍曠野。水邊孤塔背層城。馬頭指處桑乾路。愁見行人問去程。

趙橋望

天垂曠野初疑合。地轉深巖忽似窮。偶向高崖聞笑語。寒春一帶夕陽中。

雞鳴山

煙蒸山腹晴猶濕。河帶冰漸暖漸流。獨上雞鳴看日出。五雲多處是皇州。

盧溝

河分橋柱如瓜蔓。路入都門似犬牙。落日盧溝溝上柳。送人幾度出京華。

漁陽道中

盤山曾借上方眼。落日蒼蒼響石泉。夜半峯頭聽鳴鹿。半崖松子落階前。

達北京

小車日日碾征塵。臥即看書坐欠伸。露宿風餐二千里。青山無處不隨人。

龍山怪松

自笑書生骨相窮。倒騎驢看兩三峯。天東稍喜無碑讀。踏雪還來看怪松。

東京見梅

二月天東凍未蘇。梅花有竹也清癯。一枝萼綠來千里。爲問東君管得無。

遼東

幾家離落枕江邊。樹外秋明水底天。日暮沙禽忽驚起。一痕衝破浪花圓。

北都雪望

千山雪盡出樵車。一逕雲移一本作近去似蛇。小屋平頭墟落裏。炊煙處處是人家。

北都小雪

邊城小雪試年華。煙冷鴉群十萬家。探使不來人半醉。將軍毘帳卓平沙。

襲香亭二首

小橋虹影拂一本作波光。面面荷花鏡裏妝。風月要知無盡藏。一本作一亭分作兩亭香。

黃堂公退吏人稀

黃堂公退吏人稀。露下西溪鶴未知。一榻清香無著處。曉風殘月獨來時。

錦波亭

柳影移隄一本作。步晚涼。清溪放閣一本作。水泱泱。胸中經緯天機錦。閑卻小亭風露香。

雨晴二首

東風時送瓦溝聲。欹枕幽窗夢自驚。睡起不知雲已散。夕陽偏向柳梢明。

靈感寺二首

斜廊深院斷人行。雪聚松丫立鳥清。僧臘數殘門乍啓。驚飛鷲語語含情。

青山隱隱入煙微

青山隱隱入煙微。一日看山坐水涯。何事晚來風截斷。偶看白鳥過林時。

雞鳴山下橋

西山相對翠屏開。一水中流礙石迴。橋北橋南路分處。紅塵一騎日邊來。

和舜元雜詩二首

馬龍鍾兩鬢華。敲門避雨野人家。門前籬落猶懸路。十里晚風吹斷齒。三五殘星關角東。淡黃楊柳月中明。貪看稚子收殘葉。駐馬天街滿袖風。

聖安小集

松軒卻扇風仍好。苔徑無花雨亦香。門外市聲塵午枕。老僧元不下禪林。

和子約立春

唐虞禮樂歲元新。齊魯中書有大臣。泰和三年調玉燭。衣冠萬國拜王春。

二青閣

大青天驥之雲初。小青八尺猶龍騰。三十年來無汗馬。不將遺像對興陵。

古北口

幾家虛落兵戈外。數畝荒田谷澗中。日暮圍場來野鹿。令人長憶董頭公。

撫州二首

蕭寺金風動剝竿。西城北斗掛闌干。一蟲不響夜更靜。片月未高山已寒。

燕賜城邊春草生。野狐嶺外斷人行。沙平草遠望不盡。日暮惟有牛羊聲。

北苑寓直

柳外宮牆粉一圍。飛塵障而捲斜暉。滿滿幾點蓮塘雨。會上詩人下直衣。

寓望

蒲根開亂蛙鳴。點水楊花半白青。隔岸風來聞鼓吹。一本作柳陰深處有幽亭。

戴花

病來酒盞一本作杯酒。懶重持。強為殘花折一枝。人老易悲花易落。東風休一本作近鬢邊吹。

玉堂二首

玉堂看到午陰移。日薄春閑下直遲。誤喜交番旗脚轉。隔牆送過小桃枝。

玉堂陰合冷窗紗。雨過銀泥引篆螭。萱草茂萋俱不見。蜂聲滿院採槐花。

西溪

山根西北塵沙少。水際東南風月寬。盡日朱門人不到。幾驚引子傍欄干。

夏至

玉堂睡起苦思茶。別院銅輪碾露芽。紅日轉階簾影薄。一雙蝴蝶上葵花。

過邯鄲

十五年來黍一炊。蓬臺重覓舊題詩。而今馬上行人老。不似當初過趙時。

臨洛

聽山洛水送還迎。世事浮雲幾變更。白髮重來相識盡。逢人欲問小時名。

真際柏

趙州東院庭前柏。二百年來屈鐵柯。莫怪兩株纏欲死。後來禪客葛藤多。

漳沱

漳沱一箭截天來。六月硃雷打土崖。一夜北風吹岸改。一本作直從中渡採船迴。

題閻立本賦貢圖臨本

周王職貢朝萬邦。右相丹青亦無雙。好本不應天下獨。解如明月印千江。

金犀務面覘天庭。王會圖中見典刑。已了宣威沙漠事。更煩右相寫丹青。

墨梅

畫師不作脂粉面。一本作墨師卻恐旁人嫌不真。相逢莫道不相識。夏馥從來琢玉人。

香山

山秀蕭人欲破齋。隨行別語更徘徊。筆頭滴下煙嵐句。知是香山境裏來。

夏日

樹木交陰鳥自呼。遑遑殘夢破華胥。虛簷一道風如水。展盡牀頭幾葉書。

太寧吟詩益雨中

易州山水甲天下。一日太寧如死灰。山意似羞人讀面。雨昏丞相賦詩臺。

涑陽道中

石頭礮礮水縱橫。人在青山影裏行。忽悟過溪驚笑語。斷崖茅屋暮春聲。

昌平狄梁公廟

力扶滄海將頽日。目送西山不盡雲。一邑豈能專惠愛。至今天下不名君。

燕

宦游憐我食官倉。贏得蒼蒼兩鬢霜。一本作贏得蒼蒼兩鬢霜。不識一本作無情雙燕子。南來北去為誰忙。

靈峯院

天門劃斷兩崖青。拄杖靈峯頂上行。一片白雲巖下起。不教眼力盡東溟。

湧雲樓雨二首

片雲頭上一聲雷。欲到冠山風引迴。窗外忽傳林葉響。坐看飛雨入樓來。

巖雨風斜不上鉤。欄干吹溼怕人愁。雷聲驅雨東山去。留下斜陽恰半樓。

樓上二首

樓頭四面好風生。下與遙山一樣平。睡起紗幮欹枕處。恰如水底看雲行。
山城過雨恰衣單。清曉樓頭六月寒。卻喚奚奴添半臂。要乘涼氣倚欄干。

登晉陽閣

坡陀勢盡晉川開。一線汾河掌上來。斜日西風倚高閣。白鳥飛過天門回。

中山會故人

三十三年役夢魂。故人老盡一身存。燈前細講當時話。別後相思誰與論。
一作二年

下直

綠槐影裏鳥呼風。退食涼生襟袖中。滿地綠苔承步障。楸花無蒂落深宮。

灑上二首

倒影花枝照水明。三三五五岸邊行。今年灑上游人少。不是東風也世情。
日斜飛盡往來塵。為怕春愁戀酒樽。醉裏不知歸去晚。先聲留著顧華門。

宿王佐寺

鞍山柘水事茫茫。猶記同游宿上方。老大重尋窗下宿。殘經挂壁故人亡。

燕子圖三首

一別天涯十見春。重來白髮一番新。心知話盡春愁處。相對依依如故人。

祝爾區區萬里身。錦書回寄莫辭頻。而今塞北看雙燕。一作多少中原失意人。
交親消息兩何如。滿眼兵戈不得書。為問南來新燕子。銜泥曾復到吾廬。

送人之河中

功名蟻穴夢南柯。投老空門不較多。試看鐵牛無用處。一本無力用橫身終古負黃河。

題李平夫畫黃山塞驢詩圖二首

浮光林杪水參差。意想先生得句時。千古黃山山下路。塞驢不是少人騎。
三十年前濟水東。詩中一作人曾識塞驢翁。而今畫出推敲勢。卻恐相逢是夢中。

中秋日郊外遇雨

斜風吹雨水生寒。荷蓋傾珠下芙蓉。驚起鸞鷺眠不得。衝煙飛過蓼花灘。

登安定閣

東一作本風吹袖著欄干。薄霧初收雪未殘。擬折梅花遮遠目。愁看直北是長安。

登陽古槐

繁陽縣東千古槐。人言曾見漢朝來。不知幾覺南柯夢。直到如今喚不回。

虎牢

兩山一本作崖峽束枕洪濤。自古英雄爭虎牢。蒼天胡一作本為設此險。長使戰骨如山高。

新安道中

草根啾唧候蟲鳴。月黑山腰信馬行。夾路水聲長在耳。六根先得一根清。

閑閑老人澁水文集卷九

律詩

游華山四首

石頭礪水縱橫。過雨山間草履輕。未上方先滿意。倚天青壁看雲生。

我與青山有舊盟。淡雲微雨忽淪平。朝來自獻三峯面。一作絕真箇山人一作神不世情。

仙人仙去有仙掌。袖中擲下青芙蓉。遺與楊囊書一紙。暫留筇鶴駐中峯。

玉龜山下古仙真。許我天台一化身。擬把紅一作蓮蓮騎白鶴。下看浮世幾揚塵。

河上公廟

河上丈人忘姓名。一編道德了一生。時來河上觀物化。投膠欲變黃河清。

稠桑谷遇雨

窮秋兩渡稠桑谷。馬滑還經險地過。騎上小山三十里。天教衝雨看黃河。

濟源四絕

歌管年年樂太平。而今鉦鼓替歡聲。裴公祠下無窮水。好乞餘波為洗兵。

祠前綠繞無窮水。樹一作竹杪參差不盡山。極目水窮山盡處。天壇猶在白雲間。
 樹映樓臺水映空。深容林意兩溶溶。夏山如醉無人畫。遠處微茫近處濃。
 旣旣雲木曉相參。寺枕龍蟠十頃潭。一徑通幽竹深處。居人指似侍中庵。
 山行四絕

終日看雲不忍還。馬蹏華嶽兩山間。雨聲欲到詩人耳。雲氣先濛一半山。
 漠漠青田鷺啄苔。背人飛去又飛回。青山影裏啣青稻。知是濟源坊口來。
 樹根繁棧水淪漪。雨裏看山也大奇。不見文公陳迹在。摩挲苔壁認題詩。
 玉柱峯前紫翠堆。道人架竹引泉來。穿雲絡石無人見。下赴龍門作怒雷。

雨晴

一春無雨漫塵黃。一本作不雨作泥香碧瓦朝來泛露光。留得素薇花上露。幾招渴燕下雕梁。

一雨

遙望叢林一塔孤。寒騎日轉古城隅。夜來一雨添新漲。激澗灘頭漸欲無。
 和楊尙書之美韻四首

河南夫子兩程子。要與洙泗繼後塵。濂溪先生爲張本。舞雩風裏浴沂春。
 東萊兩本不朽計。讀書原委有來因。傷哉絕筆大事記。續續六。已亡身。
 諸公辨論助性慧。削去訓傳非人情。大公至正本無我。吾道初如日月明。
 漢儒俗學欺盲聾。獨有一士超樊籠。君家子雲晚治易。聖人門戶見重重。

題劉德溫畫湖山夏橫幅四首

聞道神仙郭恕先。曾將清夏寫湖山。而今寶一本作筆墨歸天上。時許劉郎見一斑。
 湖山清夏不應雙。一逕林陰水石中。六月涼生清蕩底。釣魚船上一作一絲風。
 風來山脚水淪漣。林影參差舞鏡天。袖卻長安遮日手。綠陰多處弄潺湲。
 遠處微茫近處濃。岸容林意兩溶溶。夏山如醉無人畫。更倩劉郎作幾峯。

題東坡畫古柏怪石圖三首

荒山老柏枯槎。相伴醜石反成妍。有人披圖笑領似。不材如我終天年。
 人生散材如散木。槁死深山病益奇。放出參天二千尺。安川荒藤纏繞爲。
 東坡戲墨作樹石。筆勢海上驅風濤。畫師所難公所易。未必此圖如此高。

蟬

吹面風來受雪寒。寶花樓閣五雲端。船移忽破瓊瑤影。丹鳳橋邊駐馬看。
 薄薄秋雲兩翼輕。淤泥脫迹便恢聲。可能枵腹涼陰底。受盡人間風露清。

三蘇帖二首
 他年鴻雁各分飛。風雨瀟瀟有所思。猶記讀書懷遠嶽。夜深燈火對牀時。
 君家一日會三蘇。翰墨人間今古無。時向明窗展橫幅。不須更寫德星圖。
 卽事

樓頭不見暮山重。遙認青林雨意濃。一陣風來忽吹散。斷雲還補兩三峯。
 宿朱家寺

撤幕風來遠更清。箇閑野曠見雲生。夜深古殿無燈燭。畫壁時因掣電明。
 金水河

金水河邊駐馬時。熙春閣外夕陽微。舊時同樂園前水。曾照寒鴉幾度歸。
 晚登太史臺二首

雲樓殘陽一線金。西風吹雨破層陰。歸鴉怪得紅翻背。返照依依在遠林。
 市橋落日與坡平。返照前灣別舸明。不覺城頭來暝色。回看天際暮煙生。
 管幼安濯足圖

道喪何人識重輕。白頭不作魏公卿。滄浪濯足知君意。濁水那能洗我清。
 龐才卿畫長江圖

青山隱隱水悠悠。何處長江是盡頭。欸乃一聲人不見。只從天際下歸舟。
 淨安寺紫臘梅

倩誰傳語主林神。莫以時宜鬪斬新。只是舊時黃面老。而今現作紫金身。
 題移刺右丞畫雙鹿圖二首

忘言老人寫雙鹿。筆力不減東丹王。右相丹青乃餘事。向來勳業扶明昌。
 當年扈從直長楊。想見秋山擬葉黃。沙外小灘回似月。眼明雙鹿嘯斜陽。

坡陽歸隱圖
 年過六秩尙蹉跎。奈此坡陽歸隱何。不是不歸歸未得。家山雖好虎狼多。

九日繁臺寺
 九日登臨一散懷。繁臺寺下插花回。空明衣上波光動。知是扁舟泛月來。

道旁古槐
 虬枝盤屈尙百尺。不肯爲人充棟梁。六月行人汗如洗。尙能於世下清涼。

昭君出塞圖
 無情漢月解隨人。羞向天涯照妾身。聞道將軍侯萬戶。已將功業上麒麟。

子卿歸漢圖

節毛落盡始歸來。白髮龍鍾老可哀。猶勝生降不歸漢。將軍空有望鄉臺。

龐才卿書春山高隱圖

了無車馬到山家。門外東風掃落花。春入山間人不見。無時無處不煙霞。

同樂園二首

春歸空苑不成妍。柳影移移水底天。過卻清明游客少。晚風吹動釣魚船。

石作垣牆竹蔭深。門水迴山復幾桃源。毛飄水面知鵝柳。角出牆頭認鹿園。

游上清宮四首

陰陰垂柳淨朝暉。城郭山林果是非。步遠仙壇香露溼。紫玫瑰刺臂人衣。

醜態琳宮日更長。坐看幡影午悠揚。幽人喚起青童睡。苦徑插花筠筍香。

細細薰風淡淡陰。過雲拋雨上花心。黃鸝渴味沾微潤。飛上高枝作好音。

細雨薰風未熟梅。仙禽啄食下莓苔。夏芳將盡無多景。紅白葵花相背開。

中牟陽冰篆

龍蛇起陸蝨蝨木。商盤周鼓奏刻餘。中牟三異今則四。斷碑殘缺陽冰書。

過楊太尉墳

直道從來自不容。斷碑千載尙塵封。潼關關下墳三尺。清節高於太華峯。

過長安二首

漢苑秦宮半夕陽。年年春色管興亡。斷橋折盡青青柳。不爲行人也斷腸。

茂陵玉盤苔痕土。魏帝金盤月法津。獨有乾陵陵上柏。年來風雨不能神。

草堂

幾家離落掩柴關。盡在浮風湧翠間。稻隴明邊通白水。竹梢缺處補青山。

過成陽二首

獨立橋邊望白雲。摩挲古塚石麒麟。千秋萬古功名骨。盡作成陽原上塵。

上林池館鎖芳塵。直抵南山不屬人。世事千年陵谷變。千村桑柘鷓鴣春。

題東坡與佛印帖

魯公食粥已數月。蘇子探囊無一錢。身後胡椒八月斛。爾曹堪笑亦堪憐。

呼羣鳴鹿二首

覓斑剝落錯古錦。霞角輪囷生肉玉。芝叻叻誰見呼羣鹿。憶在秋山扈從時。

霜林楓葉動青一作秋山。誰道啾啾物性閑。同類呼羣更媒禍。世間何處不黃閒。

五嶽觀四絕

畫

瀏瀏清風下曲阿。亭亭午影轉庭柯。籬虛不捲通明處。時有流鶯視蝶過。

夜

惜惜小雨一燈熒。猶記靈宮夜叩扇。繞樹驚鳥棲不定。踏翻柏子落塔庭。

曉

一聲鶉鴉喚年芳。底事驚迴蝶夢長。獨倚欄干梳白髮。滿襟清快曉風涼。

暮

移牀坐到晚涼時。手弄清泉似小兒。古觀無人蒼柏暗。偶看宿鳥暮爭枝。

荔枝圖

雨滴鈴聲蜀道長。都緣一曲荔枝香。宜和無限丹青手。好畫當年花石綱。

臨韓幹馬

秋日平原看肉飛。千金市骨眼中稀。世間賴有丹青手。韓幹丹青又已非。

載梅

滿車飽載梅花共。車聲囓囓不成弄。月落參橫畫角哀。橫眠正作梅花夢。

鴻溝

山川依舊霸圖空。楚漢分溝一峽中。金翅鳥王分海立。卻應莞爾笑英雄。

游崆峒四絕

西鄰鳥鼠北朝那。涇水東流入大河。一上參雲亭上望。山川滿目夕陽多。

金湯形勝滿秦中。戰鼓驚飛北塞鴻。爲向崆峒山試道。可能高枕聽松風。

斷碑零落任苔封。想像當時問道宮。煙鎖洞天三十六。時人空禮白雲中。

萬松聲裏暮寒深。盡在參雲一望間。只欠懸流二千石。天風吹下翠屏山。

題東巖道人讀書室

山頭佛屋五三間。山勢相連石嶺關。名字不妨從我改。更稱元子讀書山。

哀李平父

妙畫清詩絕點塵。丹青了已無身。釣臺即是西州路。長使羊曇淚滿巾。

洗石硯

何年洗石鴨頭綠。磨研來伴中書公。乞與玉堂揮翰手。便欲草檄係西戎。

跋黃華墨竹二首

老可能爲竹寫真。東坡解與竹傳神。墨君有語君知否。須信黃華是可人。

淡墨閑臨謝女真。蕭然林下自風神。世間亦有丹青手。只解尋常寫市人。

閏八月十八日會同館諸公同賦五首

一年十二度圓月。反覺一本作及到中秋此夜偏。天意自憐風露爽。更教明月十三圓。
 閏年都未有新霜。探借秋花十日香。徑約同僚同一醉。有花有酒即重陽。
 太平勝事古難并。坡以把酒賦詩為太平勝事且盡清歡伴醉一本作酒醒座上少年三館秀。也知傍有老人星。
 老去追歡強不能。少時忍酒似癡蠅。佩刀左右更相笑。我已年來節愛憎。
 賓主相忘間濁清。坐中談笑雜歌聲。道人嘿坐無分別。總是秋風萬籟鳴。

馬上見桃花

可憐馬上逢春色。不得明窗貯古瓶。只恐東風易零落。兔葵燕麥又青青。

列子廟二首

天祿讐書已斷編。枉將放蕩雜中筵。如何得似東臯子。剛卻楊朱力命篇。文粹有刪東臯文

翠微寺二首

南山常愛退之詩。未說雲煙潤色之。要見山光如潑黛。更須留待雨晴時。
 南山深鎖翠微宮。寺有山南十里東。祇怪朝來衫袖濕。不知身在翠微中。

宿索水

楚漢相隨京索間。路人指點舊河關。英雄成敗一邱土。雲自高飛水自閑。

平泉店逢夏使

窮廬裘服異華風。馬上相逢一笑同。贈我何勞繞朝策。賀蘭千里已胸中。

暮春用寒字韻二首

柳陰彩艦繫朱欄。樓外鞦韆搭畫杆。被覆人歸池館靜。吹花風急皺波寒。
 一時芳物已闌珊。年少春愁為牡丹。村落人家雨前後。蓬窗單紙護殘寒。

初開雁

囑爾南來新雁羣。封書好奇未歸人。天涯憔悴多風雪。回首中原又一春。

宿途初園

病身三日園亭主。自慶還須把一盃。猶勝西鄰王學士。金門到老不曾來。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十

雜體治教國書表册文誥

擬元稹長慶新體戒諭

予新即大政。承元和師旅之後。軍國庶務。有所未明。尚賴股肱元輔。文武庶僚。同寅戮力。叶贊太平之功。如聞有司。罔克勸和。玩歲愒日。習以成風。因循者苟歲月以養資。罷黜者託疾病以廢弛。爾既若此。予何賴焉。爾尚明時子言。用字汝聽。掌刑者無以私情破公法。俾有冤抑之情。典選者無以小節妨大務。俾有留滯之歎。掌計者出納之吝。固防濫予。取不以道。亦傷吾民。無縱哀刻。俾有流離之歎。曰諫官御史。汝惟耳目。其有大利害具以聞。無毛舉細事。以塞重責。曰守令。兵役之後。吾民甚苦。無怠撫養。無為蠹賊。曰採訪使。汝本察吏。時汝之責。汝其察吏治。以催科為名。肆侵漁者。曰將帥。汝典戎律。勗爾偏裨。儆爾師徒。殄殲乃讐。以復我高祖文皇之境土。爰暨將校。汝皆我功臣。後無忝爾祖考。其尚蹈果毅。無敢冒我糗糧。無私役爾卒伍。無與親民之官。妄分彼此。昔我烈祖。既乃祖乃父。皆及逸勤。助在王府。以有此境土。共享太平之福。相在小民。尚不忘累聖涵養之恩。況我有官君子。世受厚祿。營己自私。獨不為朝廷惜乎。嗚呼。厥亦惟我憲考。賞明罰公。衆職修理。成法具在。我其敢弗率爾。尚一乃心。敬乃事。厥有成績。朕不

汝客其或弗欽。邦有常刑。朕不庸釋。治業赴功。可不勉歟。

諭陝西東西兩路行省詔

比以北境稱兵。西鄙爲重。肆遣將帥。以衛封陲。仍申命于大臣。以分領于行省。其責不爲不重。其任不爲不優。如聞彼軍深入夏境。倘邊方之少警。將兩地之可憂。雖九廟扶持。素爲神明所祐也。而一時利害。不爲社稷慮乎。若非協力早圖。恐或噬臍之不及。其體此意。以究爾圖。於戲。進退君之密謀。朕不從中制也。安危國之大計。卿其以身任之。可守可攻。各度其勢。或犄或角。一從所長。無失事機。勉圖成效。

詳問書

云云。兩國和好。幾及百年。南北生靈。不見兵革。彼之所及。我之餘也。不圖曩者。秦和問。彼國君臣。狃于豎災。奮禍之言。妄有無名之舉。我朝不得已。以兵應之。彼既異始。不克還志于我。于是有增幣易叔。以伯之請。我章宗皇帝。重念彼國傷殘之故。曲從和好。仍歸淮漢已得之地。恩至渥也。既許乞盟之後。庶幾爲度德量力之事。謹畏天保國之戒。豈意利我虜豎。頓違盟誓。累年誑詐。不貢歲幣。帥我叛亡。以蕩搖我邊陲。我邊臣憤怒。自率所部。以報東門之役。庶可少懲矣。且復擾我漣水。煽惑我山東之民。造孽百端。不念伯姪無窮之利。僥倖于不可知之勇。似不審輔車相依之勢。將復蹈覆車之轍也。我廷臣固請曰。彼忘累聖之恩。幸吾一旦之警。自以鞭長不及馬腹。不知牛雖瘠。債于豚上。其可倖乎。便可與師。聲罪往伐。尙念彼界生靈何罪。故遣使臣。先以文告。仍以大兵壓境。若能改圖。一遵舊約。則又何求。如其不然。自啓禍端。罪有歸矣。既違三靈之心。恐貽九廟之悔。事勢至此。雖欲乞和。不可及已。故令詳問。其審圖之云。

答夏國書

以生民爲心。不以細故而忽生民之命。以天下爲度。不以私忿而傷天下之功。唯我國家。奄宅中外。威制萬里。恩結三方。高麗叛歸。卻而不受。孽宋既服。免其稱臣。苟可利于生靈。有不較其名分。矧惟大夏。時我寶鄰。盟誓暨百年。于茲。思好若一家之舊。乃者北兵之大擾。因而東道之不通。豈意同盟。隨此。姦計。俾我兩朝之交。至于一矢之相加。幸上天開悔禍之期。使赤子有息肩之望。茲紆信使。特枉載書。忍以一朝之遠。遺忘累世之好。審此輔車之勢。屬我唇齒之邦。與其厭外夷之陸梁。孰若結諸夏之親昵。唯茲不類。乃我同讐。當人心厭亂之秋。見天道好還之意。衆既烏合。罪復貫盈。彼物極則終。衰此數離而復合。且聞猶猶可以。觀悔。況同舟何患乎異心。既有成言。當如來約。自今既盟之後。云云。

回宋國賀正旦國書

春陽啓序。適當獻歲之辰。使驛馳緘。遠預履新之慶。旅陳器幣。備緝情文。且孚誠意之休。益締信盟之好。

回宋國賀萬年節

陽和應律。適臨姑洗之辰。使介馳軺。遠賀誕彌之節。肅陳旅幣。祗達近函。覽誠意以其孚。保歡盟而益固。

回夏國賀萬年節國書

遠馳使驛。來展賀儀。念眷好之方隆。故情文之俱盡。其爲浣濯。曷罄敷陳。式屬涼秋。善接福祿。

統軍謝免罪表

誤軍期者無赦。邦有常刑。忘人罪而責成。君之大德。已獨前告。仍玷新恩。中謝。臣聞王者使臣。功不加過。人臣報國。死不顧生。要之能至于成功。可以相償于宿負。昨臣分屯西道。俾扞北陲。粗盜營屯。稍增輕盛。皆本授之成算。固無取于疎材。朝廷察臣小心。寄臣大任。委之以精兵之地。授之以專對之權。庶知虜情。預爲邊備。而臣才微。實重。識圖慮。謬未識于楚。敢妄言于邦。小遂闕儲。皆之備。尙遺宵旰之憂。大則置之典刑。小則削其仕藉。國曰可殺。臣猶自知。豈意隆恩。曲全微命。枯骨復肉。寄而何顏。尙且慮臣以損敵輕威。憫臣以積憂致斃。謂臣智雖失。料心則亡。他盡棄前瑕。許圖後效。激昂有地。奮躍呼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燭物以明。及人以恕。忘曹沫三敗之辱。要孟明一戰之功。遂致罪臣。復處任使。臣敢不洗心知悔。畢志改圖。再三經畫之籌。庶裨帷幄。萬一生成之賜。少答乾坤。

進呈章宗皇帝實錄表

臣等言。伏以唐虞之際。有典謨。茂彰洪烈。文武之政。在方策。迄爲顯王。自昔人君。必存史籍。既有其豐隆。顯懿之德。亦賴夫溫醇深潤之文。鋪張對天之洪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然後事辭不苟。聲實相當。伏以章宗皇帝。聖敬日躋。聰明時又。光膺大業。祇述先猷。稟大有爲之資。千古挺出。行不忍人之政。非年有成。發倉廩以賑貧窮。置外臺以審刑獄。能征斂于即日。減租稅者累年。敦勸農桑。裁定制度。孝承祖廟。敬詣天壇。稽曠古之無文。定國朝之大禮。生徒徧學校。冠帶圖橋門。煥乎之文。足以藻飾有度。赫然之怒。足以震疊萬方。始以殷高之明。鬼方肆伐。終然宣后之烈。淮夷來舒。故得孽宋增幣。以乞盟。阻鞅革心。而效順。西服寧夏。東撫辰韓。歲時相。琛寶入貢。由是蒸爲瑞氣。散爲祥風。神鳳來朝。寶鼎出現。野蠶成繭。嘉穀旅生。至于奎壁之文。河洛之書。日月出矣。光其不亦難乎。江漢濯濯。鱗乎不可尙已。尙欲微稱而不受。愈彰聖德之難名。二十年間。鼓舞太平之治。億萬世後。光華倬史之書。況夫良將之遠籌。賢相之婉畫。所表忠臣節婦。所舉異行茂才。本兵與賦之繁。生齒版圖之數。所宜具載。以示方來。欽惟陛下。寅紹燕謀。思光前烈。謂信書之未畢。恐遺美之不昭。深詔儒臣。詳爲實錄。往在東海之際。已抽中祕之書。此編年俾之載。屬典冊之未上。值虜寇之不虞。師旅釋。籍秩散逸。欽承聖訓。復命編摩。徧閱官牒。曲加採訪。然而起居注有所未備。行止錄有所未詳。或摺摺于案牘之餘。或採拾于見聞之際。載之行事。誠成五而登三。及此成書。懼掛一而漏萬。臣等所編成章宗皇帝實錄一百卷。并事目二十卷。總計一百二十卷。繕寫了畢。謹具進呈。伏望聖慈。曲垂省覽。臣文章曖昧。學術空疎。遺美不彰。雖乏三長之妙。直辭無愧。庶伸一得之愚云。

上尊號表

率籲衆願。祗薦鴻名。奉輪命以來。愈。慮精誠之未至。輒伸前懇。仰瀆宸嚴。伏冀矜從。以期得請。臣聞乾坤之運。量無得而形容。日月之光。華不勞于繪畫。其有功於化育。理謝名言。應帝王之迹。蓋出強名。堯臣子之誠。又烏可已。欽惟皇帝陛下。天資英粹。聖學緝熙。宜列聖之重光。慶太平之休運。文物煥乎三代。聲教

瞻乎八方。爰自即位以來。專以愛民爲務。世常平以備水旱。遣信使以勸農桑。三獄之外也。尙慮囚徒。萬幾之餘矣。親覽章奏。減樂府。出宮女。定律令。正禮儀。開儲館以崇文。繪功臣而厲武。恢土德以大中原之統。紱塞垣以杜外夷之虞。所爲經略萬方。彌綸百度。大功非止于數十。聖德未究其毫釐。是以德澤之流。霧湧雲蒸。瑞應之至。山呼水出。神鳳翔于磁郡。寶鼎出于汾陰。年穀屢豐。邊鄙不登。時雨赴感。瑞雪應期。天人之際已交。上下之望咸塞。由是助成庶政之職。具寮縉素之流。耆艾之屬。其願鴻稱者以億計。而久曠大典者踰十年。尙虞庶政之闕。復慮榮名之侈。及夫稽政道不若察衆望。守謙德不若建大中。況此皇王之上儀。祖宗之故事。闕上儀而不舉。皇王將有愧于前。遵定制之已行。祖宗亦有望于後。使典禮而未備。豈臣鄰之敢安。若夫淵懿冠倫。宥密基命。發育萬物。裁成兩間。所以繼于天。儲思穆清。游心昭曠。宵爾神略。巍乎帝功。所以法于道。澤昭天泉。恩及腐卵。博施濟衆。視民如傷。茲不曰仁乎。漢天章。金玉王度。藻飾萬物。膠葛三光。茲不曰文乎。賞不問于賤疎。罰不阿于貴近。其理財也。取之有制。其禦戎也。動而有經。茲不曰義乎。不怒而威。不殺而服。天戈所指。則兇渠授首。皇威所殺。則裔夷請臣。茲不曰武乎。窮理盡性。無方可測。謂之神。極深研幾。無所不通。謂之聖。至明以照乎萬里之外。大孝以寧乎七廟之神。臣謹上稽天心。下察衆望。謹與文武百寮。勤懇懇。不勝大願。固請上尊號云云。伏望陛下。曲爲淵聽。俯察輿誠。爰及陽春。昭受顯號。命禮官而誥日。詔儒者以刺經。參二帝以爲三。襲六經而爲七。編金刻玉。坐膺備物之儀。拊石鳴鐘。大講中天之禮。四方來賀。萬壽無疆。臣無任。

平章謝撫論表

外虞肆靖。方深重任之懷。中使俯臨。俄示撫存之渥。人微任重。寵與愧并。如臣者素乏壯猷。溢膺闕寄。才雖無取。心則靡皇。欽惟皇帝陛下。內恕及人。至明燭物。憫河南之積暑。知臣下之微勞。臣敢不益勵儲衷。仰酬睿澤。王事靡盬。敢懷蒸澤之憂。天威所臨。即遂凱返之樂。

車駕幸慶寧宮皇妃起居表

八月其禮。適當講事之秋。三歲乃巡。尤見重民之意。勳惟時順。樂與民同。欽惟深略。緯文。慮謀經遠。修己以安百姓。正家而御萬邦。王業所基。必本剛維之化。朝廷既治。乃講驩虞之田。妾等留侍掖庭。阻趨行闕。女工織績。望虞舜之衣裳。聖壽無疆。期周王之福祿。

又

正時以閏。方欣萬寶之成。出狩于田。猶俟三農之隙。豫順以勳。益悅無疆。欽惟乾坤其仁。金玉其度。烈言出狩。車既攻而馬既同。無已太康。民不勞而國不費。屬霜秋之戒候。與聖體以御宜。妾等留侍中門。阻朝外闕。羽旄有美。想則百姓之歡。弓鞬與祥。更上多男之祝。

百官起居表

民狎于野。方豐務之告成。時邁其邦。象天威而講武。翠華所駐。和氣交形。欽惟峻惠先猷。勳遵古制。俎豆舉三驅之禮。羽旄形百姓之歡。豈徒獲赤雁以作歌。薦之郊廟。庶幾得飛熊而應卜。福大邦家。臣等祇奉

給言。叨益省務。庶汾水秋風之作。阻預百官。頌南山天祚之詩。願言萬壽。

閏月表

五年再閏。雖云王者之居門。一歲三田。皆于農隙以講事。禮昭大典。歡溢綿區。欽惟適養。儉之中。參文武之用。文物有則。視民如傷。世已治而戒事之無虞。歲已登而慮民之不給。猶謹治兵之教。再爲省斂之行。飲是太和。錫之純嘏。臣等祇膺綸命。留玷中臺。即雲氣以望蓬萊。一心徒切。祝奉元之授神策。萬壽無疆。

樞密左丞授平章政事表

陳力不能。方虞罪責。捫心何有。遽及寵光。聞命若驚。以榮爲懼。中謝。臣伏聞典策所載。謂天官不可假人。祖宗以來。示宰相不專用。或以內親于百姓。而外撫于四夷。有非其人。不付以事。如臣者斗筲小器。樞密散材。偶塵科第之微。遂忝摺紳之列。亦嘗參中書之政。叨左轄之司。徒累明恩。無補國論。天實鑒此。臣猶知之。偶邊陲少警之初。乃臣子效節之日。當先先行列。況忝承疑。左右樞省者四年。來往東西之兩地。賴神謀之經略。底外裔之服降。敢叨天功。以私臣力。伏惟陛下。憫臣以簪履之微。矜臣以犬馬之勞。謂雖無術以補天。或可因人以成事。論言下逮。中使俯臨。官超四階。爵躋一品。人微寵厚。祿重身輕。欲上章引避。則慮瀆聽聞。欲奉命驅馳。則實懷慙懼。臣之進退。交集兢營。意明聖之遠圖。以羈縻之新附。欲歷以重臣之勢。敢懷乎小己之私。敢不益勵初心。誓圖後效。天威不遠。實臨過厚之誠。聖德難酬。仰祝無疆之壽。臣無任。

平章授左副元帥謝表

歌六月。飭戎車。利執訊于醜虜。作三軍。謀元帥。誤置貳于虛庸。聞命若驚。撫心知愧。中謝。臣聞兵應者勝。豈得已而後興。師出無名。彼不亡而何待。過勞聖慮。臨遣將臣。如臣者朴以少文。懦而不武。雖爲平鼠竊之寇。而愧非鷹揚之材。奉命以來。以榮爲懼。然王氣已吞于吳會。而天誅未即于淮夷。敢意兵符。重參闕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功超將將。道顯威威。任臣而必以誠。與人而不求備。授之成算。折此遐衝。遂致非才。亦叨重責。仍且頒命而佐費。錫藥以扶衰。臣敢不佩賜孔懷。味珍知戒。獎士廣分甘之惠。勞師體止渴之仁。是以似之。敢後西平之子。不遑甯止。尙寬南顧之憂。

謝宣慰賜夫人葬贈龍腦水銀錦緞表

伏以義不顧私。既鑿凶門而出。恩猶逮室。更迂郵典之華。死況以生。感深以泣。中謝。伏以君王之託。受版啓行。伉儷之恩。從宜可貶。方深國慮。何以家爲。臣素乏將才。叨承闕寄。寵踰其分。毀鍾厥家。仰累明恩。俾光私室。錫龍裘以爲葬。敘之具。飾錦綺以爲贈。贈之資。數極哀榮。恩深寵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冠冕至德。體貌羣臣。施恩于既往之魂。垂德于不報之所。遂令枯骨亦沾餘榮。兒姪至于誓心。犬馬猶知懷惠。歿而有識。應結草以知歸。生者可至。蓋棺而後已。

平章左副元帥謝宣慰賜馬鞍具兔鶴匹段藥物表

小醜亂常。致干天罰。偏師壓境。屢奏膚功。豈意庸疎。猥承褒寵。中謝。伏以薄伐荆楚。鋪敦淮潁。來旬來宣。

增六軍之氣。不留不處。成三務之功。以致提虎旅之三千。破島夷之數萬。孤城擁布。異域獲嘉。敢叨天功。以為巨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心惻怛。詔旨溫醇。癡老為之發觀。武人至于感泣。人百其勇。士一乃心。縱其前禽。執此虜虜。捷無虛日。賞不踰時。撫戰士之勤勞。優將臣之寵錫。遂令春渥。曲被微躬。佩刀非斷。割之才。解帶乏編。靡之術。徒復驅馳。聖策。衣被天光。奉命靡遺。味珍知愧。臣敢不據鞍忘老。執轡請行。載惟篋篋之恩。莫非民力。尚謹藥石之戒。恐累主知。不矜小捷之易成。庶集大功而圖報。

謝宣諭生擒賊將田俊遠表

兇渠生致。頓收一戰之功。中使俯臨。過沐九重之諭。龍光曲被。威愧交并。中謝。臣聞周王歌六月之師。殷高美三年之克。豈有偏將成師而出。虜虜望風而奔。捷以至三。一皆常百。雖未誠孫權之首。已能伴孟獲之降。從古罕聞。于今為烈。此皆一人授算。諸將協心。謀不遺長。臣于何有。欽惟皇帝陛下。沈幾獨運。羣策兼收。庸小器之易盈。戒成功之難保。臣敢不銘心聖訓。畢至事機。草木知威。已振先聲之氣。蜂蟄有毒。更深慮勝之懷。

謝宣諭破壽州賊賜玉靴劍玉荷蓮蓋一隻金一百兩內府緞子十疋表

邊將奮揚。屢勝捷奏。聖恩重疊。猥及非才。功匪蕭規。寵漸魄始。中謝。臣聞一勝一負。兵家之常。萬舉萬全。聖人所獨。方大統終歸于混合。肆小寇適為之驅除。森爾蠻方。干茲天罰。追皇威之既振。底賊壘之無堅。有俘其兇。有馘其首。釋圍城而復固。絕歸路以進殲。其餘傷弓之鳥。不待弦之張。破竹之威。可迎刃而解。殆將互海以有截。豈止渡江而若飛。伏惟皇帝陛下。出內府之珍。饒尚方之品。賜之唯服食器用。寵其守城郭封疆。樂武自知。何臣力之有也。去病不敗。亦天幸之致然。如臣者。素乏壯猷。叨承闕寄。帶其攜具。有愧漢官之儀。酌彼金罍。徒忝周行之寶。殆速在梁之刺。終非躍冶之才。欽惟皇帝陛下。干戈省躬。衣裳在筩。賤和氏之璧。所寶惟賢。損陳平之資。所圖者大。遂令異數。曲被微軀。臣敢不顧影知慚。俯躬自勵。種德誓同于美玉。許身願比于南金。是以似之。雖未對前人之烈。文之教也。敢對揚天子之功。

丞相謝過表

怪神不語。諒天道之匪謬。信偽難明。亦人言之可察。咎將誰執。臣猶自知。中謝。伏以甲觀儲祥。甘泉錫漢。茲為社稷之大計。豈勝臣子之至情。而臣等易動浮言。輒為敷奏。庶幾崑崙之賤。或叶唐兒之微。豈謂以憑虛之言。冀無妄之福。罪之大者。天可欺乎。欽惟陛下。開日月之明。廓乾坤之德。謂臣過在輕信。察臣心則匪他。救其智識之不明。復以訓辭而諄諭。臣敢不洗心加勵。捫舌知非。報國無功。但抑讒張之幻。事君有義。益堅畏懼之誠。

禱禮慶成表

親祠祖廟。有嚴禋祫之儀。上順天陽。蓋定尊卑之義。禮行一日。風動四方。欽惟御衆以寬。奉先思孝。告汨近日。款謁大宮。戒嚴之際。則風雨順從。將事之夜。則月星朗照。祖考昭假。福祿來宜。惟熙事之備成。實太平之高致。臣預瞻隆禮。祇侍齋祠。神其格思。昭一人之有慶。君曰卜爾。酢萬壽之無疆。

平章乞致仕表

恩厚身輕。莫有涓埃之報。效力微任。重豈逃天地之鑒臨。恐貽覆餗之羞。輒有避賢之請。中謝。臣聞忠臣不敢受無功之賞。明君不能蓄無用之臣。然後朝議命諧。天工無曠。如臣者。斗筭小器。樛櫟散材。早際休明。偶應任使。適邊隅之少警。備行列以居前。仰賴聖慈。偶逃罪責。既委之要衝。而獨當一而復預于師圖。而總統諸軍。屬聖主之嗣圖。尚賊臣之稽戢。但知除君側之惡。不敢避天威之誅。豈意罪不汝瑕。龍翰所望。進貳樞機之重。與開政事之繁。內無張華經國之謀。外無管平破賊之計。在承平之日。不敢冒居。況多難之時。豈能有補。加以門膺世爵。子尚主姻。在君恩更何以加。而臣才僅止于此。豈微軀之敢受。庶賢路之久妨。伏望皇帝陛下。廓日月之明。回雷雨之施。別求俊異。俾就退閑。使臣無居寵之嫌。得安常分。而國有得賢之助。早致太平。

賀立皇太子表

繼體承祧。尤重元良之寄。立嫡以長。適符公器之歸。華夏宅心。天人同慶。欽惟茂隆聖德。誕受丕基。深惟永圖。早定大本。重明麗正。繼照則蓋取諸麗。一索得男。主器者故受之。震。上以隆廟社無疆之福。下以係臣民咸戴之恩。羽翼已成。豈藉商山之皓。謳歌攸屬。益知子啓之賢。臣納久沐天恩。預聞國政。雞鳴問。殷歌三善之休。虎拜鸞言。仰祝萬年之壽。

左參政乞致仕表

世屬艱虞。必得非常之佐。運遭明聖。豈私無用之臣。輒瀝危誠。仰干淵聽。中謝。伏念臣性惟朴魯。材本下愚。素好道家之言。本乏時才之用。偶處任使。無補涓埃。當聖皇嗣位之初。正國家有事之日。不圖庸瑣。獲玷選掄。委之以機務之繁。加之師旅之重。王衍清談。而本非經國。房琯虛學。而素不知兵。在承平猶可尸居。而多難將來何補。豈個人言之可畏。實于賢路而有妨。況從改歲以來。已及懸車之際。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豈可徒戀明恩。久叨重任。伏願云云。隆天地之施。廓日月之明。憫臣以才不逮人。固非飾讓。許臣以老當致仕。實不違安。庶寬罪戾之憂。以畢始終之賜。全歸為幸。得請是期。

宰相為蝗生乞罪表

陰陽佐理。溢居承弼之司。蝗旱為災。深負變調之職。兢惶失措。踧踖難安。伏念臣等以斗筭之材。膺棟梁之任。外不能鎮四夷而撫百姓。內不能調元氣而率羣臣。徒累明恩。叨承重寄。以致旱暵為虐。貽當守之憂。螟蟻繼生。為下民之害。歲一不熟。罪將安歸。方聖主建中興之功。而臣等蹈素餐之責。位苟冒處。人其謂何。伏願云云。憫臣以無功而自慙。察臣以有罪而自救。別有俊異。許就退閑。庶可下弭謗言。上消沴氣。則致天工之不曠。亦足為榮。但令賢路以無妨。猶云有補。

敕封高麗王諡册文

皇帝若曰。分封樹屏。實賴幹臣。繼世象賢。以崇有德。率由彝憲。懋明至公。唯我祖宗。經略區夏。亦大啓于土宇。用綏懷于遠人。朕若昔大猷。紹休先緒。乃瞻東土。惟我世臣。宜加錫命之榮。庸展幹方之韻。咨爾忠

復知高麗國事王。受材明敏。賦性中庸。有肅恪以履身。資忠信以行道。唯乃先世。荒于東陸。象格介圭。啟封圻于大國。彫弓錫盾。作藩屏于皇朝。踐修厥猷。不顯亦世。亦暨汝父。克成厥終。肇敘戎功。嘉召公之是似。女有良幹。命申伯以于宜。是用畀爾茅直。續戎祖考。以永為我蕃輔。用追配于前人。嗚呼。惟有德可以和人民。惟謙度可以保富貴。罔曰弗克。唯既厥心。罔曰孔艱。惟敬厥事。慎乃服命。律乃有民。往盡乃心。典聽朕命。

前御史大夫張暉贈父萃卿誥

昔石建有醇德。而一家萬石。袁氏著仁心。而四世五公。古有其人。今乃親見。某以德行為世檢。以文學登世科。孫則尚書。子惟御史。門閭之懿。近代罕聞。推其從來。自爾世積。生而冠萬人之高選。歿而膺一品之尊榮。其有知乎。亦足榮矣。

參知政事李蹊授左丞誥

君不借才于異代。所資者當世之英豪。天將降任于是人。必付以大賢之事業。朕以寡昧。獲紹基圖。念祖宗開創之艱。思社稷久長之計。而四郊多壘。羣生未寧。提封未入于版圖。陵寢尚寤于霜露。中夜以歎。茲心靡遑。期得英偉絕俗之才。以濟險阻非常之運。嗚呼。予采。今得其人。其位李蹊。器識過倫。才猷經世。以文雅飾吏事。以術業贊廟謀。比長外臺。辭宜之政事已試。召還中省。張鑄之籌策甚良。是用貳我機衡。進之丞轄。於戲。永平之世。中庸談笑而有餘。多難之時。賢者馳驚而不足。身濟大業。力恢中原。幸得遭時。其任以天下之重。毋以有己。或負于人主之知。勉盡乃心。以稱朕意。可改授其官。餘如故。

許道真致仕制

安車蒲輪。天子所以厚優賢之禮。黃冠野服。人臣所以遂歸老之心。其恩榮足以兩全。而前後不可多得。有臣如此。如卿幾人。具官某。道直以方。氣剛而大。議論非世儒所到。名節以古人自期。擢自先朝。從之諫列。斥安昌竊位。已聞折檻之忠。及梁冀伏辜。方見埋輪之志。朕初即大位。稔聞直聲。起之于田里。退閑之間。超之于侍從。論思之地。完備始終之節。從容進退之間。歎陽城之敢言。惜其將去。念孔戩之既老。挽之莫留。特進一階。榮躋四秩。華山拂袖。真足為世上之閑人。神武掛冠。猶不負山中之宰相。勉終晚節。益介壽祺。

道陵真妃制

古有六寢。式奉宸闈。天垂四星。蓋鄰北極。朕祗承先帝。敬建掖妃。故頒優異之恩。以對柔嘉之則。禮符法相。早列邃庭。左右圖史之規。進退珩璜之飾。彤管有煒。象服是宜。用光四德之書。仍修六珈之飾。於戲。攀軒龍而莫及。望絕鼎湖。恨蒼梧之不從。魂消澄水。唯德徽之益遠。宜命數之敦陪。尚深送往之誠。愈保安貞之吉。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十一

碑文

保大軍節度使梁公墓銘

大定中。朝廷清明。四夷賓服。上方儲思于穆清。講明乎蒐狩之制。車駕頻年。幸金蓮川。公以薛王府掾。抗章論列。以為其地在重山之經。積陰之所。春煥不毛。夏暑仍熾。殆非所以頤養聖躬也。況蕃部野心難制。萬騎據列。信宿可到。萬一解嚴之際。奔突而前。卒何以禦。至引梁武招納叛亡。以為先事之戒。書奏。指紳危之上。曰。此愛我也。庸何傷。詔為止行。自是名聞天下。家置一通。言正人必曰梁公矣。其後公在陝西。上平賊書。累數千言。其大略言。大定四年。行通檢法。是時河南陝西徐海以南。屢經兵革。人稀地廣。蒿萊滿野。則物力少。稅賦輕。此古所謂寬鄉也。中都河北河東山東。久被撫寧。人稠地窄。寸土悉墾。則物力多。稅賦重。此古所謂狹鄉也。寬狹鄉之地。至有水陸肥瘠一等。物力和懸。不啻數十倍。後雖三經通推。並依舊額。臣恐瓶罈之計。不獨饒于古矣。書奏。上深嘉歎。命蒙有司。將用之初。公言。蕃部叛服不常。其後果爾。及平賊之令未下。而宋賊釋驢。督賦者病焉。識者服其有先見之明。竊嘗謂士之出處。唯觀立朝大節。其他可略也。如公以外官散地。已能建白如此。使之居侍從之列。必有大過人者。此予所以銘公而不愧也。公

諱襄字公贊。絳州正平人。第進士。仕至保大軍節度使云。銘曰。於皇世宗。百度惟貞。世平講武。芻蕘涼聲。言梁公。獨以諫鳴。傲戒無虞。屢省乃成。謂天蓋高。胡動以誠。帝曰愛我。詔梃其行。薄海內外。聞公直聲。匪唯公直。由天子明。平賦一審。時其重輕。世有主父。不孤賈生。沈史既經。舉華摘英。浩浩而博。涵涵而淳。小試所長。風馳霆驚。名聞天朝。不登公卿。唯皇好直。錫之胤榮。尙昭來者。視予此銘。

郭公礪銘

君諱某。字某某。郡人。宋宣和中。族子以高貨聞。欲因權要。以貴公。公曰。請託公行。晉所以亡也。此言何爲。至于我哉。未幾。宋果亂。入皇朝。第進士。仕至某。以某年卒。嘗試論之。人之壽夭。窮達。係于天。而其子孫之賢不肖。與其世數之遠近。則係乎其所積之有厚薄。予于見聞間。以陰德有後者。得三人焉。若王寶文。守洛。有德于洛人。而以橫逆被禍。其子學士君彥潛。以進士甲科文學名于世。賈迪功。稱爲遺直。而其子戶部尙書執剛。以政事聞于時。而君以仁慈孝友。輕財樂施。位不滿德。而轉運使公富貴而好德。康寧而壽考。以忠果強敏聞于天下。天之報施善人。果何如也。乃爲之銘。銘曰。不能銳。是以鈍。不予試。以昌其世。

孝義縣丞崔公墓誌

君諱憲。字子貞。涿郡良鄉人。世系載先。登。事業載續。銘。先生賦中庸之正性。抱純懿之休德。不沾激以忤物。不苟合以趨時。淹貫六籍。兼綜羣藝。循循焉。彬彬焉。善誘善導。可謂淑人君子者矣。故能學爲人師。行爲世表。慈祥孝友。篤密愷悌。人無得而稱焉。然天下學士大夫言善人。必曰子貞云。其醇而不雜。陳仲弓黃叔度之流乎。無何。稟命不融。以大定二十九年卒于官。春秋五十有二。官止于孝義縣丞。嗚呼惜哉。先生一第進士。甲選。以誤黜。再上復中乙選。是才之邵。猶以行掩之也。與同邑劉器博。復瑜。以道義相友。善。門人前左司郎中劉昂等。僉以有道無命。古有撰述。勒銘斯表。用銘不朽。銘曰。元氣氤氳。降爲仁人。含和體真。不濶不磷。介然而石。溫然而春。聲滿天下。祿終厥身。青雲諸生。滿其後塵。勒銘貞石。垂聲不泯。

盤安軍節度副使姬公平叔墓表

秦和八年冬。十有一月丙辰。盤安軍節度副使姬公平叔。以疾卒于秦州之官署。正寢。何以書。皇朝忠清行義之臣也。盡瘁皇事。故書。爵曰字。貴之也。禮。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卒于寢。正也。今天子嗣位。首詔公赴闕。將用矣。而公隱歿。隱之深。故謹而日之也。退而哭。哭而誄曰。梁木其摧乎。正人其萎乎。微夫子吾誰歸乎。自孔孟之歿。幾二千年。士大夫以種學積文。爲進取之計。幹辦者稱良吏。趨時者爲通賢。而不知治心養性之術。間有明仁義之實。以通經學古爲高。救時行道爲賢者。必怪怒笑罵。以爲狂愚。世之知平叔者。見其卓絕之行。忠義之節。臨窮達。處禍福。無愧于古君子。或以爲勉強自苦。或以爲寂寞不通。孰知平叔之賢。凡以知道故也。世之所以不食。飲毒者。以其殺人。孰知酒色之害。烈于飲毒而不知避。知之不

審耳。生固吾所欲。有甚于生者。理義是也。死固我所惡。有重于死者。喪其本心也。大哉心乎。修之可以爲賢。齊養之可以寒天地。人知養其身而不知養其志。亦惑矣。公嘗語人曰。凡聲色勢利之屬。皆客氣也。人能無以客氣害其良心。斯幾矣。故余以爲知道。公之鼻祖。因官受氏。奕世載德。不忝前人。戰國齊大夫樓。漢南陽太守。資。唐宰相。楚客之耳孫。宋諫議。大理丞。若谷之雲來。處士尙賢之玄。寶臣之曾。公壽之。仍。傑之子也。避簡肅皇帝廟諱。改氏曰姬。汝陽人。諱端修。字伯正。一字平叔。與人交。怡聲下氣。嫻嫻若無能。至臨大事。遇大患。雖顛瀾。不吾壓也。此一反。生平不善讀佛道書。拳拳如奉戒律。寡言笑。不飲酒。屏絕聲色。年四十餘。喪其配。遂不復娶。終身無媵妾。此二反。家素殷。未嘗有綺繡之奉。鐘鼎之食。視一物若新。惜。至田宅之券。盡推以與其姪。而弗子。曰。吾先兄之所積也。此三反。嘗謂人曰。吾有三反。一第不足道。既第。必樹名節。年六十必致仕。人始未之信。既而中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唐州司候。太守子不法。攝置于獄。守怒。不爲屈。改鞫州。通西。會以廉升同州。觀察判官。遷洪洞。今補尙書省。揀。以稱職。擢監察御史。首彈張復亨。才勝德小人也。朝廷以小人居諫職。可乎。又與拾遺張嘉貞。奔走權貴。皆不宜進用。又言樞密。大軍至虜車河。敵勢窮蹙。不即剿絕。至有臨潢之敗。其餘將帥。多非其人。因薦同判樞密完顏老同。同知臨潢。紇石烈。按出虎等。沈勇有謀。可任方面。知濟南府張萬公。北京留守完顏承暉。戶部尙書范楫。乘志公方。可任應廟。其後凡三上書。皆言善善當必用。惡惡當必去。在斷之不疑耳。上問其狀。曰。臺官近日言復亨。承暉尙未行也。上諒其直。然奸人自是側目矣。竟爲有司博致其罪。上特宥之。改太學博士。未幾。出爲彰德府判官。直滿除大理司直。轉寺丞。上召見。宣諭備至。會命省讀。應詔陳言文字。得唐括合達。一書上之。曰。時政得失。盡于此矣。其造次不忘。悟者如此。是時。聲。不雨。久。繫。滯。議。坐。主。者。罪。反。爲。所。擠。每一官。歲。餘。授。知。盤。安。軍。節。度。副。使。俄。規。措。東。北。路。軍。儲。臨。終。歎。曰。天。不。假。吾。數。月。壽。以。舉。幅。巾。之。願。耶。享年五十有九。配陳氏。二子。懋。應。公。任。章。宗。朝。不。爲。不。知。遇。賴。聖。恩。全。有。亦。衆。矣。其。卒。葬。月。日。避。龍。蟠。以。適。箕。尾。似。非。偶。然。者。而。道。終。不。克。大。施。于。天。下。既。而。身。愈。斥。氣。愈。不。衰。名。愈。重。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言。正。人。必。曰。平。叔。公。嘗。奏。對。以。君。子。小。人。爲。言。上。遣。近。侍。局。使。李。仁。惠。問。小。人。爲。誰。以。仁。惠。對。上。聞。之。愕。然。及。公。歿。而。仁。惠。敗。天。下。哀。其。忠。云。復。繫。其。辭。曰。剛。爲。天。德。無。是。餒。焉。物。而。蔽。之。人。或。不。天。復。情。以。性。守。動。以。靜。不。戒。而。剛。無。欲。以。正。唯。伯。正。父。學。先。致。知。非。苟。知。之。亦。信。蹈。之。公。材。小。試。于。憲。于。丞。羣。瘠。側。耳。丹。立。風。鳴。投。膠。于。河。幾。何。能。清。砥。柱。屹。然。頽。波。不。驚。公。命。不。延。不。登。柱。石。公。在。廊。廟。孰。爲。蠱。賊。公。能。抵。之。不。能。已。之。嗚。呼。九。原。愛。莫。起。之。交。交。黃。鳥。爰。止。于。棘。天。不。懟。道。哀。何。有。極。老。聃。言。壽。死。而。不。亡。一。時。之。促。萬。世。之。長。汝。山。蒼。蒼。汝。水。逶。迤。公。今。不。死。公。墓。有。碑。遺。安。先生。言行。稿。

若居己上及數公相繼魁天下直玉堂然後先生之道益尊名益重也朝賢兩薦名德先生以書抵故人
之位請要者苦以親老為辭遂寢明昌末聖天子詔舉德行才能之士鄉人者德諸生五百餘人薦先
生孝義忠信文章為世師表朝廷以素知名特賜同進士授亳州鹿邑主簿先生年已七十矣以日苦昏
暗即日移文有司以老疾乞致仕朝廷猶以半休優之首許先登次以分惠親舊計月而盡泰和三年八
月二十有七日以疾終于家臨終神色不變戒其子棺周于身足矣語畢而逝葬于祥符縣魏陵鄉蕭氏
之園先生教人先行後文與人交始終不易居喪齋蔬衰服不去身三年與二弟同居終身無間言平居
循循醇謹視若無能為至不義矯如也其詩冲淡簡潔似蘇州嘲戲風月一言不及也所與游皆世知
名士若文蔚伯起張公樂元石及其子觀彥國玉琢景文師栢無忌鄭權元與高公振特夫上世賞彥功
王伯溫之父左容無擇游道人宗之路鐸宣叔右丞唐括文正公鎮南都公鎮南都公鎮南都公鎮南都公
坐終日不知誰為主誰為客也嘗冬日詣一親知家會坐客滿主人貧窶為代給所須坐客疑其寒物色
所得乃典錦衣以贈也喪其母鄉鄰或贈以布帛拜而受之異日復歸其人曰吾親安吾貧義不可受也
其廉介類此其真純之德卓絕之才淵深之學廉正之節黃叔度陶淵明元紫芝司空表聖之徒歟以乘
文明昌間遷河南轉運幕過相謁坡軒居士鄭元與居士曰君知王逸賓乎斯人當今顏子也君不可不
掃門求見之既見曰鄭公知人矣自是之後虛往實歸及其重來墓木已拱嗚呼使子雲見之不常絕歎
于李仲元蘇元明見之不常見稱于元子不意千古之下復有斯人乃伐石樹碣用旌不朽

居今而行古身晦而名章不獨以詩昌翁

東明令王君雞澤令楊君死節銘

貞祐元年秋九月北兵至河朔東明令王毅之剛雞澤尉楊君過叔黨死之詔褒贈有差皆謂士大夫高
爵厚祿平居左繩右準以功名自許一旦仗節死義顯出于簿領之輩彼區區一令尉乃能樹立如此庸
詎知名為主知龍光身後也哉誠意結于中不忍偷一己之安而營百姓之患非剛明者能之乎銘曰
邊臣失機竟速抵巇來亦不廢去亦不追生視六陣反弄其師令尉之卑而能死之也

贈銀紫光祿大夫翰林學士承旨張文正公神道碑

貞祐三年冬十二月十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張公以疾薨于正寢計聞上為輟朝命敕祭救葬贈銀紫光
祿大夫諡曰文正前代諡文正者不過三數人本朝唯唐括丞相與公而已嗚呼亦可謂榮矣初明昌泰
和間明天子勵精政事修飾治具典章文物高出近古公之父清獻公任奉常春官朝廷典憲皆其討定
修國朝儀禮完然為一代之法其後公繼之前後垂三十年凡朝廷有大制度大典冊大號令至于繼世宗
顯宗章宗三朝之闕休偉烈未嘗不經公之手初宋人寇邊南鄙用兵書詔旁午公擔任其責沛然有餘
朝廷以平章政事僕散揆軍回石副元帥完顏匡等圍襄陽又賊帥邱密遣人告和或議乞以恩旨許將
士俘回掠公言君人者與為將帥不同君道以仁義為主弔民伐罪而已將在闕外權其事宜可也借如
軍士應須俘略與其出自上命不若出于帥臣之為愈也其論襄陽可攻與否及今分淮南之半為界

公言向者大舉本期平蕩江漢今平章軍回竊意在彼事勢或有未得如吾意者但隨所得郡縣撫而有
之彼必以我圖久駐之計方事進取震懾畏亡求成不暇矣不必以淮南遠近為斷其後張巖書來以朝
廷所須之事但欲益增歲幣歸泗州俘略朝議以而奉聖旨必以割地稱臣使得贖罪為辭公言有司之
事容可擬議至于聖訓理難中止大定中蓋度偽宋未必能遵稟故令帥府開示聖訓報諭今既聖度包荒
竊恐以宋人要約重難息于求請不若使其易從然後示之聖訓重以生靈之故曲依來請庶幾兵革早
息其後叔以易伯重增歲幣函賊臣之首獻輜車之賞公在翰苑籌畫為多南邊底定固賴明天子與大
臣協謀蓋亦有內相之助焉初清獻公由禮部郎中出守林林代為郎中及以尙書遷亞相公復為侍郎
及清獻公致政之外公又有御史之拜衣冠傳為榮事故其誥命有鄭之桓武代為周司徒章之賢成繼
作漢丞相之語公之致朝廷以公家傳禮樂復命其弟行信為禮部尙書自非學問該博議論篤正而濟
之以深醇之行勤敏之操何以至此公諱行簡字敬甫莒州日照人祖萃卿以醇儒碩學顯名當世任至
鎮西將軍節度副使父緯經明行修皆任御史大夫大定十九年擢詞賦進士第一時年二十四云云公
性純厚端懿謹慎周密口無擇言而為善不近名修道不求容惟以公忠誠實自結人主之知是以歷任
累朝俱蒙寵遇平生少交游寡言笑常以謙謹自持待人以誠而與物無忤故薨之日朝士大夫哭之哀
焉曰世不復有斯人也云云其家風醇謹則似萬石君通達典故似虞秘書經學論議似陸宣公誥詔典
冊似李贊皇人得其一已獨厭餘不幾于全乎云銘曰

天地元醇降為仁人含和體真不濫不磷行為世表文演章繪家傳禮樂載筆終身敢有二事墜其清芬

歷事四朝寵數益新何以致之唯敬與勤緇衣美鄭德星聚陳顧後絕配瞻前無鄰惟清獻公如萬石君

歲時問勞凝膳以聞慶建首白朝服事親明星忽逝孤月獨長永懷道陵鼎湖上賓金鸞舊夢玉樓新文

忠厚之氣歿為明神公薨汴梁而葬南原過者必式唯文正之墳

任子山城銘

予嘗怪太史公傳扁鵲倉公行事并載其治法之詳如此而王公大人功業無聞者略而不及一言何也
既而歎曰此後世作史冗長無法徒為紛紛而太史之書言簡而事核獨為良史之法者有一人之
有百人千萬人之一人有百世之一人有千萬世之一人之二人百世千萬人之一人者非耶可以
其方技使無聞也哉漢書不傳張仲景唐書不傳王冰誠者尚有遺恨其偶遺之耶抑削而不錄之耶賴
其遺書傳于後世使其書并亡則治人之功無乃闕乎此予所以銘公而不辭也公諱履真子山其字也
以賢聞許州長葛人銘曰

中大夫翰林學士承旨文獻公神道碑

先秦古文篆籀淳古簡嚴後世邈乎不可及已漢之文章溫醇深厚如折枯蘇以為明堂之楹駕騶駘以
運四達之衢不憂傾覆使人曉然知治道所歸韓文公之文汪洋大肆如長江大河渾浩運轉不見涯涘

使人愕然不敢視。歐陽公之文如春風和氣，鼓舞動盪，了無痕迹，使讀之歷歷不厭。凡此皆文章之正也。至于書亦然。秦相李斯之篆，漢魏之八分，虞褚魯公之楷，見者莫不歛衽而敬。其下作者如等珠片玉，非無可喜，要非書法之正也。本朝百餘年間，以文章見稱者，皇統開宇文公，大定間無可蔡公，明昌間則党公，于時趙黃山，王黃華俱以詩翰名世。至論得古人之正脈者，猶以公為稱首。公諱懷英，字世傑，泰安州奉符人。十一世祖宋太尉進公，少穎悟，日誦千餘言，及壯以文名天下。取東府魁，大定十年中進士，優等。調城陽軍士判官，遷汝陰令。十八年充史館編修，應奉翰林文字。翰林修撰，翰林待制，明昌元年遷直學士。六年預修世宗實錄及遼史，改翰林學士承安二年，出知兗州，奉定軍節度使，為政寬簡不嚴，而人自服化。三年入為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大定二年九月以壽終，享年七十有八。是夕有大星隕于家居之階上，衆視之，公已逝矣。官至中大夫，公性寬和，衆犯而不校，未第時，樂山水，不以世務撓懷，簞瓢屢空，晏如也。夫人石氏，徂徠先生之後，亦能安貧守分，母始娠，夢唐道士吳筠來託宿，既而生公，始生及長，儀觀偉異，若神仙，然其文章字畫蓋天性，儒道釋諸子百家之說，乃至圖緯篆籀之學，無不淹貫，文似歐陽公，不為尖新奇險之語，詩似陶謝，奄有魏晉，篆籀八分，李陽冰之後一人而已。嘗謂唐人韓蔡不通字學，八分自篆籀中來，故公書上軌鍾蔡，其下不論也。小楷如虞褚，亦當為中朝第一。書法以魯公為正，柳誠懸以下不論也。古人名一藝，公獨兼之，亦可謂全矣。銘曰：

文章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非要之必奇，要之不得不然之為奇也。譬如山水之狀，煙雲之姿，風鼓石激，然後千變萬化，不可端倪。此先生之文與先生之時也。至于篆籀之妙，後數百歲復有一陽冰，則不可知，後數百歲無復一陽冰，則書止于斯噫。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十二

碑文

贈少中大夫開國伯史公神道碑

始余聞季宏父名于相知間，行高而學博，能文翰，善談論，下至博奕，亦絕人遠甚。及來京師，始識之，溫厚謙沖，殆過所聞。其間學愈叩而愈無窮，與人交愈久而愈不厭。自趙黃山王黃華諸公皆屈己尊禮之，又與其婿陝西東路轉運使龐鑄才卿有冰玉之譽，觀其為人，與其所交游，其家世可知矣。季宏父嘗語其兄，舊能詩，泊山東詩人王頤，資道為唱和友，獨恨生晚，不及陪奉其先大夫杖屨，意必有名儒鉅公發其事業，第未之見也。一日季宏慨然曰：先大夫之才之行，不減古人，鄉先生張晦嘗誌其墓矣。崇慶二年，公奕奕任太常丞，命子增龐鑄狀其行，求翰林學士承旨前禮部尚書張文正公為之碑，文未成，秋八月，公奕改簽山東之路，按察司事無何，中原受兵，大河之北，莽為盜區，鑾輿巡幸陪都，百官奔走扈從，既而文正公泊龐鑄相次下世，求遺文于其家，俱無有也。公奕亦遭益都之喪亂，子身渡河，生平所藏書，掃地無餘，公奕不幸早孤，族中老人又皆物故，是以無能道先君行事者。姑以傳聞粗記十一，恐遂泯滅無傳，唯是寥寥之事，所以託不朽者，唯子是在，敢以為請。某與季宏同僚也，其敢以不敏辭，謹次而銘之。公史氏諱

良臣字舜卿其先洛陽人石晉鄭王之後會大臨祖士元皆隱德不仕父淵徙大名鄉人稱善人力教公讀書後以公貴贈儒林郎母太夫人蔣氏魏之甲族也儒林君既歿躬教以義方公亦卓然自立文學富贍大名李簽名臣之冑館賓公于門下年二十四登宣和六年第調成安主簿俄丁太夫人憂哀毀過禮會宋滅皇朝撫定河朔安撫司辟舉監北京內東倉遷冀州南宮令涇州觀察推官德順州節度掌書記京兆涇陽令河南新安令滄州節度判官後歷清豐濮陽大名三縣令耀州三白渠規措以長子公雋之亡也尋醫東歸世宗即位復為南樂平陰二縣令潞州觀察判官年六十九卒于官大定八年八月也先娶大名俞氏一男曰公雋妙齡有聲場屋間詩筆妙絕年二十八無祿早世再娶德順毛氏親衛大夫惠州團練使緯之女賢而有法二男公彪公奕四女適毛瑛賈錫任祚梁僕公彪武節將軍淇上掃巡河公奕大中大夫翰林修撰公在新安時李成帥河南豪縱不法上下莫敢忤其意一日人持府檄及囊封至縣封有河南印章及成手迹曰府主須金如囊封之重縣吏股慄惟命是從公獨笑之命啓其封吏皆叩頭曰事若實則吏俱死無為也公卒令開之果盡石也其詐乃得居平陰日縣豪民王八十者持吏短長為一邑之害小不如意陰以法中之縣令執視不敢誰何公至召之庭中訓以義理遂感泣改節卒為善人晚節居潞州上黨一愚民以財雄一方率數村之民幾千人迎西齊王以養秋社儀衛之物頗僭制度利其財者搆成其罪縣獄具聞于州州將亦武弁有覬覦之心欲盡誅之公獨慨然別白其事州將不能奪竟全千人之命公任官四十餘年陸沈下僚心安氣和無不遇之歎及其亡也夫人毛氏謹喪歸葬于大名縣先塋之側禮也累官至中散大夫以子貴贈少中大夫開國伯在鄉里顏色溫然似不能言者及臨事毅然有執其孝友之誠蓋天性然自太夫人之亡家有二寡姊事之如母其所入之廩盡以二姊主之夫人不與也與二兄居聚族三百指衣食之如一其用廢也先其姪公明其仁于親族乃如此是宜銘銘曰

沈之水出為濟經濁河不變其此公之仕當宋之季流離亂清而不滓如卓密縣遇建武則起名聞天下乃一令爾才德如彼位止如此不忘者存在其子

尚書左丞張公神道碑
大定明昌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上方留意稽古禮文之事于是御史大夫清獻張公益正國朝儀禮成一代大典潤色太平皇矣唐矣然猶削削大小九十餘奏若諫田獵巡幸節財用慎法令明德運之非古辨正統之無定識提刑不可能者三章救監察姬端修不可治罪者累奏其餘隨事諫諍殆無虛日其言明且清正而通雖魏鄭公展盡底蘊陸宣公不負所學未能遠過也其長子翰林學士承旨文正以高文大册佐佑章宗泰和南征書詔旁午獨當大半以至函賊臣之首獻輜軍之賞量增歲幣易叔以伯雖聖謀經略授之成算蓋亦有內相之助焉公其仲子也崇慶二年公任諫議東海使將復召用胡沙虎奏議軍事公奏云胡沙虎為人遠近之人各知之前知大興府事專任私意枉害良民蔑視省轄以示強梁媚結近習以罔稱譽及為山西將帥持師無律民數被害徒能取蔚州官幣殺深水縣令而已一朝遇敵引

數十騎先遁朝廷踰年廢而不用衆庶莫不喜悅今若復用唯恐益國害民更甚前日一將之生安危繫焉既疑而不用矣至寧二年夏六月公又奏言朝廷欲起舊官俾為元帥請以近事明之內刺之為留守鼻刺之為元帥非不老且倦也而不能全遼東之敗一文士一劇賊而能保山西于屢戰人才能否不問新舊明矣譬之治病一醫不效必更求醫多方驗之今止用前日之敗將禦前日之勁敵求其成效亦難矣且胡沙虎為人殘忍其相貌兇悍莫測利害之機況有大于此者書奏不從至八月二十四日胡沙虎以兵圍宮禁果有弒逆之禍信哉不明乎春秋之義者前有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春秋書彙帥師削其公子以不義強君著履霜之漸是以及鍾巫之禍也胡沙虎跋扈專制蓋有漸矣而終不悟哀哉然而知之非難言之難言之非難聽之又其難也言之于未然之前則不信言之于已然之後則無及此天下所以服公先見之明而公亦不忍天下之被其禍也道宣宗即位公首奏言乞正賞刑以正人心乃者羣臣言東海侯不當立鄴陽石古乃死之非義此誠有違經旨不合人心春秋之法國君雖立不以正但皆與鄰國會盟列為諸侯所以正君臣之分也東海在位六年矣為臣子者豈容他議胡沙虎躬行弒逆當此之時鄴陽石古乃領步兵五百赴援力戰而死忠義顯然今反以為邪黨恐非公議宜先褒顯優贈官爵以勸忠義此實之所宜先也胡沙虎雖有援立之功然聚兵專命侵奪主威皆非人臣所為況以臣弒君不可以訓昔宋徐羨之傅亮弒營陽王立文帝文帝下治暴漢之等罪誅之以迎奉之誠免其妻子徒之建安今胡沙虎雖死罪名未正宜令有司暴其罪惡除名削籍沒家產妻子雖合緣坐乞依宋文故事免其妻子徙之遠方此刑之不可不正也上以方安反側未遑也事雖未行公之所言正也春秋魯隱公不書即位攝也及其死不書葬君弒而臣不討以為無臣子正其罪可也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孔子不以加貶况即位輪年得成為君者乎死之宜矣傳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公知無不言可不為忠乎引經據正可不謂貞乎此予所以銘公而不愧也公諱某字信夫營州日照人世系清獻公文正公碑館進士公之任諫議也宣宗命尚書省集百官議衛紹王名稱先是胡沙虎榜于廟堂宜降為庶人公與兄行簡引昌邑海西故事宜降為王胡沙虎銜之不屑也又劾內族誰可以軍敗乞問狀及補外引見言左參政與屯牙哥飾詐不忠臨事慘刻黨胡沙虎乞賜罷其在涇也上封事言賊犯鎮戎女魯歡怯敵不救朝廷遣使臣賞邊功多受銀馬饋遺非朝廷體舉鄭師合答可任大帥自是權貴側目矣其餘隨事正救多此之類初公參大政也適高琪攬權醜正惡不附己者衣冠之士動遭窘辱公引太平舊制力詆其非及其大定救旨省掾等不得參注吏員上為勅容會同列檄之由是補外聖上即位驛召超授尚書左丞首言先帝初即位詔天下刑不上大夫治以廉恥丞相高琪奏官職官犯非的決百餘條乞依舊制或謂公首蒙聖主擢用雖有所建明多不與上旨何也竊謂吾君之乃所以為聖也昔漢明帝聽斷精明而章帝濟以寬厚明帝不失為明君而章帝亦稱至孝其與靈光之輔昭帝相去遠矣方西北鄙用兵高琪奏行一切之政權也及聖主即位公奏罷之宜矣然宰相職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而吾君亦昭昭然務為新政之觀人耳目哉聖主之德天也天何言哉伏觀聖主即位以來未

嘗命一詔獄。辱一朝士。則公之所奏也。已略施行矣。何更爲哉。既謝事。與今致政左丞侯公。日以莖酒自適。然愛國之心。時形于辭色。以正大八年二月八日薨。享年六十有九。是月葬于開封縣仁壽鄉西原。夫人劉氏。封郡公夫人。先公卒。子節。節著仕。策未仕。俱早卒。節前尚書省掾。小德尚幼。女長適季肯構。早卒。次適裴封衍聖公孔元措。次適白水令敬鉉。孫仁達。仁榮。仁表。公性純正。無城府。每奏事上前。旁人爲動色。公處之坦然也。初遊嵩少。目之曰。吾意欲主此山。果終于此。異哉。公三職轉運按察使。歷戶禮部貳刺。開通鎮。涇。汾。鄆。所至有聲。不嘗姑錄其立朝大節云。銘曰。

楊顯賜。彪石傳建慶。奕世戒德。維公景行。何以治身。曰誠與敬。何以事君。曰忠與正。進退由義。得失委命。自公歿。仕勇于政。爲利害必聞。夷險不辭。上前論事。洞達無疑。觀者縮頸。公獨色怡。王氏世權。祿山逆相。公折其萌。九齡劉向。孫弘飾詐。梁冀跋扈。公斥其非。汲黯李固。徐傳既誅。巡遠未旌。公于此時。請正典刑。身雖在外。心在帝室。惓惓納忠。以匡時失。帝曰。曷復相。君房入相。奏寬大書。懸車告老。雙童四馬。二老相從。綠野林下。一日不見。死生遂分。璧水明月。嵩山白雲。神邪仙邪。則不可知。有不沒者。視予此碑。故葉令劉君遺愛碑。

吾友翰林修撰王君從之有言。君子有異政而無惠政。史傳循吏而不傳能吏。吾嘗誦之云爾。如吾葉令劉君。既有惠政。又以才幹稱。可不謂全乎。君諱從益。字雲卿。蔚之渾源人。南山翁之曾孫。第進士。任監察御史。日知無不言。與常塗者辨曲直。以罪去。天子憐其才。起爲葉令。下車修學講義。登善抑惡。一之曰勵而教之。二之曰惠而安之。奸吏惡少。望風革面。君曰。未有也。事有大于此者。葉劇邑也。路當要衝。歲入七萬餘石。自檢擿之後。戶減三之一。田不毛者千七百頃。而賦仍舊可乎。請于大司農。減二萬石。民賴以濟。流民自歸者數千。未幾被召。百姓詣省請留不果。授應奉翰林文字。隄月以疾卒。遺民聞之。以端午罷酒樂。爲位而哭。越明年。使李道人來乞銘。嗚呼。非君之才之美之惠。曷能使民去而挽留。既歿而不忘。繼之以泣也哉。乃爲辭以招之。命曰悼。以慰父老之思。其詞曰。皇天賦予若人。今鍾南山之粹靈。紛吾既有此淑質。今又申之以修能。攝六藝之英華。矜六桂之芳馨。義予冠之象如兮。何獨罹此謫也。飛予鳥之鳧如兮。胡遽去此邑也。蘭秀而摧兮。玉貞而折也。猶才之富兮。胡壽之喬也。嗚呼。將騎箕尾。上比列星乎。抑乘白鶴。下顧遺民乎。將爲景星鳳凰。以瑞斯世乎。抑爲祥風甘雨。以濟斯人乎。維此葉邑。君之桐鄉。魂兮歸來。無去故鄉。復銘其墓曰。

維南山翁之曾孫。以剛直聞。百未一見。槁死空墳。二子那既秀而文。將大其門耶。嗚呼。

廣平郡王完顏公神道碑
太古之氣。鍾長白山。鴻淪幽紛。爲聖爲賢。蘊蘊隆降。儲爲皇風。權輿帝墳。自我聖朝。始制文字。以代刻木之政。伏羲氏所以造書契。立人極也。厥亦唯我世祖。肇基王迹。太祖太宗。肅將天威。雙伐遼宋。用集大命于厥躬。軒轅氏所以開帝圖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天佑大邦。是生賢佐。故其人物。沈勇剛決。光明魁傑。勤功帝緒。圖形麟閣。出不可勝紀。其在熙宗時。則有若遼王。以至公定册。周公所以相成王也。其在世宗

章宗時。則有若瀋王。正色立朝。有靈光擁立昭宣之功焉。忠義自將。代不乏人。誰其繼之。則我廣平郡王其人矣。真祐二年。王以都元帥行省事于中都。左丞家多副之。委以軍事。王鎮以德。總大綱而已。既而援兵不至。糧運既竭。慨然約衆多以同死社稷。而衆多有異議。竊欲委城而南。王面責之。愧汗浹背。經歷官完顏師姑。左丞腹心也。數其罪。立斬之。即起謁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曰。事勢至此。吾何面目見主上。惟有一死以報社稷。授知管差除師安石遺奏一通。歸達朝廷。遂與左右引飲。神色自若。頃之仰藥而死。嗚呼。臨大節而不可奪。不濟則繼之以死。古之所謂大臣者歟。王諱承暉。字維明。其先出自景祖之裔。祖鄆王八合八。父鄭家。從海陵南征。死之。王性淳一。既長。志在行其所學。世宗朝。任近侍局直長。諫幸老廉。獵非其地。已而果然。上悔之。章宗朝。遷近侍局使。隆慶宮妹天吾藍也。得罪先朝。上夜召之時。宮門已閉。王不受詔。上嘉納之。興復復士。輦次還常。疑王奏宮藍可出則出之。以遠嫌。蓋意有所在也。其因事正教類如此。知大興府時。聞人李新喜有龍借府之聲。王卻之。京師大猾爭稻田。不直。繫獄。走路宜徵使李仁惠以書營救。即杖殺之。衛紹王時。駙馬都尉謀烈與其父南平干預朝權。大爲奸利。王而質其罪。其守正不撓。又如此。故書試論之。孔子稱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所謂仁者。豈特立言踐行。循循醇謹而已哉。必將有至誠惻怛憂國之心。遇不可。必行其志而已也。夫以仲由之果。不免爲其臣。周勃之忠。不過爲忠臣。若漢之汲黯。蕭望之。楊震。李固。杜喬。唐之狄仁傑。顏真卿。段秀。招之不去。麾之不去。生以理全。死以義合。國存與存。國亡與亡。斯可謂社稷之臣矣。初王留守北京。某時爲運幕。熟王之爲人。自以託肺腑之親。以劉向抑王氏爲忠。以李世勣諫武后爲不忠。又師司馬光而友蘇軾。喜左。張萬公張障與之相友善。醉則酣歌。伊呂兩襄公詞。其志爲何如。決非偶然者。故獨著其大節。而系之以銘。銘曰。維長白山。發靈源。他山遙尊。精靈氣。奔如彼。枝葉附其本。其胤維何。耶王之孫。惟王廣平。奕世載德。父歿王事。勳在王室。帝曰。俞哉。續戎世職。敢有不恪。以玷前烈。自始之學。勇于必行。剛而無欲。公則生明。蒞官事君。惟敬與誠。力竭股肱。加以忠貞。不畏強禦。好是正直。力挽黃門。面斥貴戚。平時喜怒。不形于色。一旦遇患。乃見大節。翠華南渡。留鎮京城。勢窮力蹙。義重身輕。談笑而絕。如唐真卿。王雖云亡。深懷猶生。一時之醜。萬世之榮。惟帝念功。命秩是旌。配食隸鼎。顏段齊聲。凡百有位。視予此銘。

祁忠毅公傳

公諱宰。字彥輔。江浦人。宋季以醫術補官。王師破汴得之。後隸太醫。海陵朝。積遷通奉大夫醫使。自以數被恩遇。思欲自效。會後宮有疾。召宰診視。即入見。即上言。諫南伐。其略言。國朝之初。祖宗以有道伐無道。曾不十年。萬遠戡宋。當此之時。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崇翰崇雄威謀之臣。然猶不能混一區宇。舉江淮巴蜀之地。以逮宋人。況今謀臣猛將。異于曩時。且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以大起徭役。前營中都。民已罷困。興功未幾。復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繁重。人民怨嗟。此人。事不修也。問者。查星見于斗牛。熒惑伏于翼軫。已歲自刑害。氣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者敗。此天時不順也。舟師水涸。軸輻不繼。而江河島渚之間。吾雖有士馬之衆。恐無所施。是地利不便也。言甚激切。海陵怒。命戮之于市。籍其家。產天

於釋工妙。天造地設。宵神功兮。權插駢比。榜平嵌闕。佩寫崇兮。超崖截壑。躡跨跨街。互長虹兮。憧憧往來。天下有道。津梁通兮。持斧衣繡。囊帷憑賦。觀民風兮。與琛擊幣。烏宿衡山。入會同兮。耽耽鯨負。水洌石泐。茲無窮兮。

學道齋記

余七歲知讀書。十有七舉進士。二十有七。與吾姬伯正父。同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厥後余調安。主簿。遷邯鄲。唐山令。是時年少氣銳。急簿書。稱賢客。舞智以自私。蓋無非為利之學。使其乾沒不已。將遂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矣。而吾伯正父。心平氣和。善拊循其下。養孤兄弟之子。如其所生。年四十餘。喪其配。遂不復娶。若將終身焉。及任監察御史。危言隱議。殫死而不顧。是其果有大過人者。泰和二年春。相會于京師。觀其狀。義而不朋。窮其心。澹然而無所求。察其私。蓋恥一物之不得其職。是豈真有道者耶。他日余問道于伯正父。伯正父曰。余何知道。但日食二升米。終歲製一縷袍。日且入局。了吾職不敢欺。賓客慶弔之外。課子孫讀書而已。余何知道。在他入乃尋常日用事。而伯正父行之。乃有超然不可及者。何哉。吾儕小人。于日用事外。所為營營。計較于得失毀譽之間。不過為身及妻子計而已。而人情之所甚好者。伯正父無之。酒色人所甚好也。伯正父無之。綺繡珠玉。所好之物。伯正父無之。怒氣以待人。恃才以凌物。伯正父無之。非有道者能之乎。或者不之信。曰。今之學者。不如是。且伯正父所學者何道也。余笑謝曰。子去矣。有道人梵志者。翻著書曰。乍可刺伊眼。不可離吾脚。君當詣彼問之。

種德堂記

傳曰。十年之計。樹之以木。百年之計。種之以德。竊嘗以古驗今。為善于家。而責報于幽。如持印券。鑰合。取所寄物。不在其身。即在其子孫。又何待百年而已哉。今夫日月之明在乎天。而所明在乎地。寶玉之精在乎山。而光被乎草木。賢人君子。其德在乎身。而其榮及其子孫。理固然也。其或司命所不職。聖哲所難言。若管仲之後無聞。而臯陶庭堅之祀忽諸。議者猶以為專魚鹽之利。而掌法理之官也。善乎東坡先生之論天也。曰。天可必乎。仁者不必壽。賢者不必富。天不可必乎。賢者必有後。天地之大。以無心也。何嘗擇善人而賞之。惡人而罰之。譬猶一氣之所春。一雨之所滋。甘苦美惡。善然並育。至其華者實。條者幹。霜降木落。萬物皆虛。而松柏傑然于歲寒之後。不可變者。可必也。噫。天地一園也。萬物一果。茲也。無德而富貴。此天地間一巨蠱也。物既蠱壞。身亦隨之。故有鐘鳴鼎食之家。鳴玉曳組之後。朝為榮華。夕為憔悴。此種木而不種德者也。而閔閔修身之士。牛醫馬走之子。身都卿相。慶流後代。譬猶芝蘭。蕙蕙。自託于深林幽谷。微風時過。見別于蕭艾之中。而得登于君子之堂矣。此種德而不種木者也。今使世之人。種德如種木。望報如望秋。少忍而待善惡之定。其責報也。其可必矣。然天地之氣。鍾于物也。不一其蓄之也。至精則其發之也。必盡。故花之魁異。木之秀傑者。不常有。相如子雲。李太白。杜陵。皆天地精英之氣也。故能秀而不能實。能繁而不能積也。其途也。或闕之。其涸也。或接之。故木之再榮。水之涸流也者。亦時有之。藥蠶之汰。而至盈方及者。膏之力也。張湯之酷。而張氏復大者。安世力也。至于棟楠。蠶章。其蟠根也。既深。其流蔭也。必大。

故有七登三事。四世五公。再世而為司徒。入藥而為宰相者。有自來矣。豈不然哉。皇朝以來。若丞相石公。以先德大其家。此天下之所瞻聞也。其餘田侍郎。鄭公。以直道被誣陷。而子孫與者十八九。此木之再榮。水之涸流者也。若趙學士。可。王修撰。庭筠。皆天地精英之氣也。至于棟楠。蠶章。盤根既深。流蔭亦大。則于公見之矣。云云。雖然。有一于此。富貴而尊榮。康甯而壽考。翁翁赫赫。聲勢振耀。持梁刺肥。頤指氣使。大官要職。親族滿前。視天下可欲事。無一不如意。此人情之所榮。而天下之所同。而所性不存焉。父教子忠。子嚴父。昭。怡怡愉愉。令德孝敬。其言以廣居室。善聲妓。矜富貴。耀世俗。為可鄙。此人情之所難。而公之所獨也。所樂不存焉。惟宜力皇朝。著功生民。垂之竹帛。傳之子孫者。楊公之家傳清白。畢公之世篤忠貞。此公之所以為榮。而天下之士。亦有望于公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至于凌其源。疏而建之。茂其本。封而殖之。是有待于後之人。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其是之謂乎。

湧雲樓記

大安二年夏四月。余來葭平定。登樓樓而樂之。樓枕古榆關。下建十丈。廣袤以五筵。廣三之二。窗闥軒豁。俯瞰閭閻。旁引重山。複嶺之阻。左挹土門。右控大盧。太行倚之。華山逼之。道京師而來者。歷汾晉。接秦隴。走雲代。商旅絡繹。使驛旁午。車馬喧。日不半舍。使人目寒而足慄。凄然有去國之悲。暈落之山。首陽之泊。廣陽之故道。井陘之故關。地古天荒。巖深樹老。使人心折而骨悲。黯然而有懷古之思。若乃煙容雨態。倏忽明晦。欄檻半晴。野無完塊。雌霓半空。雄風千里。絳絳以清。郊瀟汗泚。秋空月明。飛光嫩。爾尾穿漏。我居蓬瀛。雪漲千山。北風其寒。我續而溫。爾樓而單。于斯。于斯。會賓友于斯。其亦有思乎。古之君子。內淵靜而外昭曠。淵靜則悔吝不生。昭曠則不蔽于物。其于居室也亦然。窅奧之處。淵如也。高明之居。曠然也。淵靜所以存神。昭曠所以知政。靜以養恬。動以應物。萬變之來。了然吾胸中。而不惑。茲曠也。祇其所以為達也歟。

遂初園記

澄水西來。枝分瀾龍門。堰入城。溉園田十餘里。城之西北隅。有園。臨先登往來道。與故翰林學士王公子立。成趣園。相隣。園之地。廣修三十畝。有奇。竹數千竿。花木稱是。其北循牆。由菜園而入。老屋數楹。名其莊曰。歸愚。闔戶而入。名其堂曰。閑閑。堂之兩翼。為讀易思玄之所。少南。竹柏森。有亭曰。翠真。又南。花木叢茂。有亭曰。竹香。由竹徑行數十步。牆外水聲。灑灑然。流入池中。軒之名曰。翠真。稍西。臨眺西山。臺之名曰。悠然。其東。叢書數千卷。藹翠一張。庵曰。味真。閑閑老人得而樂之。老人仰看山。俯聽泉。坐臥對竹松。此其所以樂也。老人非隱者也。自量于世。終無補。但常謀為。早退閑居之樂爾。加我數年。年登六秩。一男三女。婚娶都畢。乞身南歸。為園亭主人。斷置家事。勿相關。白。常如我死也。飲酒不至醉。不茹葷血。布衣一襲。纈版一孟。玄。易書數册。吟詠終日。有客來。則接之。焚香宴坐。與之。眇天地之終始。笑夢幻之去來。浮雲世事。瞠目不顧。常春和。輕。駕柴車。往來。廬山中。至秋。盡乃歸。未知前路。能得幾寒暑。山中幾往來。復消幾兩股耳。況朝廷。以半俸。優我。鄉里。以親舊。待我。予何憂哉。因名其園曰。遂初云。

雙溪記

尚書右丞侯領東平之明年買田于黃山之下曰浪溪。鄴道元注水經所謂浪溪者是也。浪與浪同聲。因以名之。浪溪東二十里而近有佛屋。即公之舊隱讀書處也。溪源出于此。築堰匯水為溪。溪廣百畝。上納天光。下浸山根。中植亭館。時以花竹。命之曰雲溪。溪東西往來有墅。公致政他年營菑蕩之地也。客過而問焉。曰所貴乎。士大夫者謂其得時行道立功名于天下也。其在朝廷則達大政。立大議。致明主于唐虞之上。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其在外則旃旆導前。弓矢擁後。籌略動鬼神。威名震山岳。親族賴其庇蔭。潛紳仰其風采。天下賴之為安危。朝廷繫之為輕重。此誠士大夫得志之秋也。今明公雄才偉望。天瑞聖世。向者中土雲擾。天馬南飲。提孤軍。遊歸騎。山東之民釋俘而歸者。數千萬衆。河朔之民。恨不頂而戴之。而明公不以爲德。蒙聖天子非常之知。引置左右。力求補外。暫清中原。而明公不以爲勞。擢兼將相。而士論不以爲過。衣綰還鄉。而士論不以爲嫌。方將掃大憝。佐中原。還大駕于舊都。挈生靈于壽域。雖安石有東山之志。晉公懷綠野之游。恐未可以遂其請也。無乃太早計乎。公曰不然。功濟生人者。雖萬鍾不爲泰。食浮于人者。雖儻石爲有餘。今吾魯國一男子耳。明天子不以其不肖。擢貳政機。大懼無以塞責。以速官謗。今天子建中興之功。有司各效智力。譬猶龍興則雲從。而不肖者自守一溪。聖上一旦哀其不肖。賜得歸田里。太夫人在堂。方常嚴膝下之養。歲時伏臘。樵桑梓。奉甘旨。施于有政。是亦不肖者之爲政也。且君不見此泉乎。導之斯爲川。瀦之斯爲淵。外之斯爲雲。泄之斯爲雨。及其澤浹雲歸。功成如道。是以漠然無累。而爲往來之氣。而此溪之功不與焉。昔柳子厚悔其安進。以愚名溪。今予自託于雲而以名其溪。不亦可乎。客退而歌曰。有浪者溪。其水舒舒。君子樂只。黃石授書。有雲者溪。其水淵淵。赤松是游。君子息焉。泉出于山。雲上於天。我公出矣。功滿人間。雲出于溪。返其舊山。我公歸矣。復還自然。是以有繡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福祿其永綏兮。

寶墨堂記

法書不必嗜。嗜書近乎僻。不嗜近乎隘。人不能無所嗜。嗜無所嗜。今夫文于天。日有圓。月有缺。東龍西虎。南箕北斗。雷霆風雨。霹靂霜雪。冰轟震耀。縱橫森列。文于地。山錯峙。爲掌爲岑。水相薄。爲大淵爲洞。乍起而伏。欲斷而連。崖崩而石澗。木腐而蟲蝕。似注者似口者。似鼻者。文于人。肥瘠長短。騎跌戰鬪。山有壘。水有罔象。恢詭譎怪。千態萬狀。一接吾前。皆吾書之全也。又何待歷秦原。經洛汭。求之于蒼煙寂寞之濱。得之于敗楮蠹簡之末。然後爲快哉。雖然。山石土木之形。風雲月露之狀。凡可喜可愕者。一旦移之于估畢之間。與夫商盤周鼓。秦銘漢刻。橫陳于前。及夫崔蔡鍾王。歐虞褚陸。九原喚起。抵掌談笑。明窗棗几。如見其人。此亦閨中之一樂也。夫公平生無所嗜好。獨于法書名刻。寶之不啻珠玉。千金購求。必得而後已。自公壯時馳驟。往來于燕秦齊晉之間。聞有石刻。雖深山曠野。必命賈藤楮。作墨本以歸。以是莫金石遺文。僅千餘卷。兵火散亡。幾三之二。猶拾拾而不可得也。暇日築堂于私第。勝之曰寶墨。竊惟古者有功德則銘之。公方以經綸器業。光依日月。異日元勳茂德。光于竹帛。銘于鐘鼎。僕雖老矣。尙能爲

公一青再書而屢書之也

貞祐四年冬。北兵至瀘關。華陰當其衝。書臺觀鞠爲灰燼。希夷先生遺像不存。正大三年。道士某始克棟而宇之。會予以使事道華。且謂先生之道之行。載于史。雜見于傳記。道士之說昭昭也。獨易道出于天。至周河圖洛書。藏在于王府。秦漢而下。失其傳者。千有餘年。而先生得先天之學。以象授神微君。以數授李挺之。挺之傳邵康節。康節著以爲皇極書。周濂溪又以爲太極圖。而易道復興。顯焉以謂書可亡也。道不可亡也。然道待書傳。書待人傳。微先生吾誰與歸。銘曰。天地有終。易道無窮。後千百世。書可亡耶。仰先生之風。後千百世。書未亡耶。維先生之功。猗。

集縣學記

太虛寥廓。一氣渾淪。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噫。以雷風。竅以山川。動靜合散。消息盈虛。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一則神。二則化。所謂一太極也。極中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能生之。不能成之。父母能育之。不能教之。有聖人者出。範以中正仁義。中天地而立。其功與天地並。人極立焉。自堯舜禹相授受。以精一大中之道。歷六七聖人。至孔子而大備。其精則道德性命之說。其粗則禮樂刑政經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贊天地之化育。其教人始于戒慎恐懼。于不見不聞之間。其極至于配天地高明博厚。其學始于致知格物。正心誠意。至于治國平天下。下至道術陰陽名法兵農。一本于儒。裁其偏而救其失。要其歸而會之。中本末具備。精粗一致。無太高難行之論。無荒唐怪誕之說。聖人得其全。實者得其偏。百姓日用而不知。天地以此位。日月以此明。江河以此流。萬物以此育。故稱夫子與太極合德。豈不然耶。禮春秋釋菜于先聖先師。自京師至郡邑。皆得以時祠孔子而樂劇邑也。歷前政數十。竟不能廟而像之。茲非闕歟。劉君從益。由監察御史出宰是邑。游力之餘。乃先從事于學。又率鄉民之秀者。日省而月試之。可謂知所務矣。凡爲殿三禮堂三筵。左右廊廡十有四。前三其門。旁四其齋。下至庫廚咸備而法。有之。如三。士興于學。民服其化。嗚呼。休哉。嘗謂人皆有良知良能。第未有以啓之耳。願有以葉公好龍之說告之者乎。凡士以種學績文爲進取之計。而不知治心養性之術。入官者以謹簿書。急功利。而不知愛民行道之實。皆好假龍者也。若亦知夫真龍乎。凡天之所以付授我者。與聖賢同。而未免爲鄉人者。利欲蔽之耳。人欲日銷。天理日明。而吾之心乃天地之心也。仁遠乎哉。勉之而已。昔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告之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聖人尙爾。況吾儕乎。

商水縣學記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舜。孫卿子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揚子曰。嗜顏者亦顏之徒。舜禹聖人也。顏子大賢也。而三子者。以爲衆人可幾。不已夸乎。夫責馬必曰一日千里。則不可。苟十駕不轍。斯亦千里而已矣。責人必曰聞一知十。則不可。苟服膺不輟。斯亦爲顏子而已矣。雖然。顏子何寡也。嘗之水之性本清。泥汨之則濁。少焉澄之。其清自若也。火之性本明。煙鬱之則昏。迨其煙息。則其明自若也。人之性無不善。其所以陷

終始。尤以慈儉也。是故施之于智力可及之地者人也。施之于智力不可及之地者天也。仁者天之道也。義者人之事也。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孟子曰。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余獨曰。不仁而得天下者。亦有之矣。不仁而世數長久者。未之聞也。或曰。子之言世俗之言也。曰。固也。然古之人不求苟異。其于仁義申重而已。六經載唐虞三代之道。遺秦煨燼。其書不完。漢魏以來。學者講之詳矣。苟為喋喋。吾恐失之鑿也。兩漢以來。備有史記。可覆而考也。文帝有容天下之量。宣帝有君人之術。然而不及三代者。武帝之過也。蜀先主有公天下之心。唐文明二帝。有追治古之風。然皆有失。足以為龜鑑矣。或謂前輩之論英雄曰。曹操劉裕符堅。其取天下。或得或失。子曾無一言及之何耶。曰。所貴乎中天地而應帝王者。謂其為生靈之主也。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不顧逆順。是生人之讎也。子尚忍言之哉。卒論于左。傳之于家云。

西漢論

漢高帝起布衣取天下。當時比之逐鹿。幸而得之。然初入關中。秋毫無犯。約法三章。此與發粟散財何異。天下既定。規模卓然。已有四百年之氣象。孝惠享國日淺。呂氏盜執國柄。助親環視。莫敢誰何。嘗猶強族大姓。乘兼并之力。夫亡子幼。主婦驚忍。雖有豪奴悍婢。猶且惕息。伺一旦之隙。餘威猶在耳。孝文慈儉。出于天性。是時漢興二十餘年。賈生遂欲改制。削諸侯。繁外夷。賴誼之策不行。遂以無事。使帝無賈生。不失守成之賢主。而帝盡行生之言。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大抵文帝德量過于賈生。所不及者才具耳。雖然。以誼之才。輔之可也。疎之亦可也。使誼加以數年不死。亦自悔其前日之論。則伊管之儔也。及至孝景用晁錯之計。七國遂反。于斯之時。有叛國無叛民。後來至于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修郊祀。改正朔。作詩樂。正音律。駁駁乎三代之風。使武帝遂相仲舒。則三代矣。或曰。元朔之政。多以仲舒發之。然此皆三代之文。仲舒之言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又曰。仁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此皆仲舒之心。三代之實也。使帝知正義明道之術。亦自無末年之禍。而帝甘心四夷。奢侈無度。亦豈能用董仲舒哉。奈何乘文景之蓄積。窮兵黷武。征伐不休。至于末年。戶口減半。幾至亡國。所不亡者幸也。或曰。武帝開西域。以斷匈奴右臂。刷高帝平城之恥。洗高后媼毒之辱。矯文帝姑息之敵。算計見效。不亦不乎。曰。前不云乎。不謀其利。利之大者也不計其功。功之大者也不計其德。德之大者也不計其怨。怨之大者也不計其年。年而已哉。是故帝王之過。莫大乎好殺。老子曰。其事好還。楚靈王曰。子殺人之多矣。能無及乎。卒有戾園之禍。賴高文恩德在人心。付託得人。擁昭立宣。遂以復安。曰。然則衛霍之將也。非乎。曰。亦非也。武帝非實知衛霍之才。特以私衛后之親耳。以李廣利征武師準之可見。自古帝王變亂傳章。果于自用者。自武帝始。其與始皇相去無幾。亡不亡之間耳。及至孝宣。知民事之艱難。勵精為治。有君人之術。然考其所謂以嚴致太平者。殆不可見。夫信賞必罰。五帝三王不易之道。但論其當與否耳。必以誅趙廣漢韓延壽等為嚴刑峻罰。破奸宄之膽。此自帝之過舉。亦非伯者之政矣。惜哉。亡是可是也。至其用趙充國破先零。論議諱復于屯田之計。優優乎帝王之路矣。元成而下無譏焉。劉向揚雄。皆經國之大儒。吾知其不能用也。

東漢論

善治病者。必知脈之虛實。病之大小。治之逆從。彼者逆之。甚者從之。寒熱通塞。因時。有時故疾未除。更生他疾。參伍其宜。徐以制之。夫然後病可為也。東漢自明章以後。其君不足以有為。政出外戚。孝和與鄭衆。誅竇憲。宦官用事。自此始。此蓋如人受病之始。雖飲食如故。病流于腠理。而四肢未覺也。迨至孝安納王聖。樊豐之譖。誅楊賜。如人漸不甘魚肉之味。而嗜土炭。疾猶可為也。明年誅聖等。是其效矣。其後梁冀擅廢立。唐雎左館等用事。此亦平勃交驩之時也。李杜二公少忍須臾。帝必將憤冀。冀乃可圖。已而單匡等果誅冀。五侯復恣橫。將有繼是而希進者。此通因通用。塞因塞用之理也。終之陳寶繼誅。黨禍起矣。以病甚而不從之過也。是後羣公欲盡誅內宦。內宦既除。而漢亦亡。嘗猶故病未除。益以他疾。其證已危。當以飲食醫藥。漸以制治之。一用驟藥。則大命去矣。故毒藥十去六七者。良為此也。豈謂西漢大臣寬博有謀。可定大事。然不及東漢士大夫之節。故平勃霍光。終成其功。其敵也。養交安祿。而王莽以穿窬之智。坐據神器。東漢士大夫忠義有守。足鎮頹俗。然不及西漢大臣之謀。故李杜諸公以虛名相高。而奸雄不敢覬覦其敵也。矯激太甚。而身死國亡。要之圖固天下者。豈淺淺丈夫之所為哉。在易之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說者曰。甲為春仁也。庚為秋義也。盡者物壞而有事之時。治蠱之時。不可以亟也。于卦一陽生為復。二為臨。三為泰。四為大壯。五為夬。夫決也。以五陽而決一陰。猶成之曰健。而說。決而和。柔乘五剛也。然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或曰。然則仲尼隱三桓城也。非耶。曰。史失其傳多矣。家語雜出于後世王肅之學。似非聖人之謀也。聖人之謀。不如是之亟也。哀公問社于宰我。說者以為有行誅之意。魯自宣公失政。國在三桓久矣。仲尼止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誰謂仲尼為政。魯月而遽肯隱三桓乎。易曰。順而止之。觀象也。或曰。然則李杜當梁冀廢立之際。將為胡廣趙戒乎。曰。李杜正色立朝。若經孔子當在三仁之列。吾猶恨其正而寡謀也。廣戒順而不正。李杜正而不順。順而正之。其平勃乎。陳寶諸賢。猶探祖而剿虎兇之齒也。至則噓耳。何功之有。易曰。見惡人無咎。子見南子。佛於公山弗擾。召子欲往。聖人不絕惡人之辭。陳寶所以送張讓之舉也。然惟有實之心。則可。不然。豈有見黃門而稱貞哉。

魏晉正名論

其說極盡之不君也。其所以為鈞黨者。天下之善人舉在焉。善人國之紀也。其可殺之乎。善人誅勦。奸雄覬覦。又況鬼偷狐媚。如操者哉。自後輕侮肆言。如孔文學者殺之。勸讓九錫。如荀文若者殺之。豪傑既盡。國亦隨之。其餘詭詐諂附之徒。嚮社稷以與人而不羞也。是時中原人物。推陳長文為第一。然其為魏室佐命之臣。則漢室之所謂賊也。搃王父之吭而傳之食。資父以為孝。凶逆不為。誰謂長文而忍為之乎。善乎歐陽子之言曰。魏晉而下。佐命之臣。皆可貶絕。謂其二心于本朝也。邊固而下。作者何其蕩而無法也。春秋齊豹約盜。三叛人名。惡之也。陳壽既以與陳羣之徒。皆史遂以賈充弑君之賊。列于晉傳之首。何左史為哉。若以春秋之法繩之。陳羣賈充之徒。當附于漢魏賊臣傳。且書曰。漢羣臣以帝禪于魏。凡師能左右之。曰。庶幾亂臣賊子。知所懼矣。以荀彧為魏傳首。何則。天下大亂。羣雄競起。撥亂之材。非操而誰。

漢祿既盡，俟天下悅然後歸已。上則為周文王，下不失為漢高。孰與漢九錫以終哉。此或之志也。以羊祜杜預為晉傅首，至于王祥雖名孝友，身為三公，無補國亡。當附于王導傅首，其餘機雲之徒，當列于文藝傳。嵇阮之徒，當列于玄虛傳。王衍當國，不營世務，職為亂階。當附于姦臣傳。王凌毋邱儉諸葛誕等，雖名忠于本朝，然與兵犯順，以誅君側之惡，其漸不可啟也。當書曰：魏諸葛誕王凌毋邱儉以廣陵叛，猶冀其有存魏之心。故書曰：魏若司馬師，則無復魏矣。阮籍登廣武而歎，蓋有意乎正當世之亂也。然為師等作九錫表，名魏而實晉矣。當書曰：晉阮籍登廣武而歎，春秋之法，諸侯即位未踰年稱子，踰年則稱公。廢弑二帝，皆即位踰年，而史稱邵陵厲公，高貴鄉公，此何理也。正使賊臣不加尊，猶當以廢帝及正元正始之號加之。至于景元皇帝為司馬炎篡奪，託名禪讓，加之號號，炎之篡魏之讐也。使帝有靈，其受仇讐之偽證乎。孔子曰：必也正名。名豈正而言豈順乎。當書曰：司馬師廢正始皇帝，昭統正元皇帝，炎篡景元皇帝，是後宋奪之晉，齊奪之宋，梁奪之齊，皆託禪讓為名。雖由天道好還，亦其風俗有自來，然則名節之士，可不重歟。可不重歟。

蜀漢正名論

仲尼編詩，列王黍離于國風，為其王室卑弱。下自同于列國也。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西蜀僻陋之國，先主武侯，有公天下之心，宜稱曰漢漢者公天下之言也。自餘則否。書漢中王立為帝者何，著自立也。昭烈帝室之胄，輔以諸葛公王者之佐，乘中原無主，遂即尊位，以係遠近之望，宜矣。然而猶有所憾云者，方蜀中傳言漢帝遇害，竊素以合三軍曰：曹操逼主篡位，吾奉詔討賊，義不與曹操共戴天。是時以張飛虎之將，猶在指揮中原，以定大計。漢主若在，吾事之不濟，退以漢中王終身北面。若云危難之際，非英主不濟，捨我其誰哉。上則為三王之舉，下不失為漢光武，孰與曹丕孫權同以僭稱哉。書蜀攻吳，戰于夷陵，蜀師收績，吳蜀唇齒之國也。人皆知蜀之攻吳之非，不知吳謀羽之亦非也。使吳蜀相持，而劉璋之計得行，吳其殆哉。勝敗不足論也。先主于關羽，情義久要，義當復讐，不慮其敗。然聞諸葛瑾之言，關羽之親，何如先帝，俱應離疾，誰當先後，忿恨之心，亦可已矣。而不能已，余然後知克己之為難也。書漢主命丞相亮輔太子禪者，何古之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三代而上，正心誠意以之治天下國家，無餘事矣。觀先主所以付託孔明之意，三代而下，公天下之心者，至此復見。伊湯之德，不足道焉。或曰：誠固天德，其如人偽何。曹氏父子，所以付託司馬懿者，亦已至矣。而卒以篡奪，果在推誠哉。曰：曹氏欺孤問鼎，何嘗一事而出于誠，使有孔明，不為用也。至于託孤曰：爾無負我，庸愚皆知笑之。豈與先主武侯同哉。夫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往以義者來以義，往以利者來以利，義利之判久矣。曰：然則先主借荆州，逐劉璋，果皆出于誠乎。曰：使先主一出于扶漢，此亦兼弱悔亡之道，唯其不忍須臾，以即尊位，使人不能無憾。噫，安得王者之佐，與之共言至公哉。書漢丞相亮討孟獲七擒縱者何，昔舜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學者或疑焉。此古帝王正義明道之事，固非淺淺者所能議也。有苗雖為逆命，又非冥頑無知者，其意曰：以位則彼有也，我臣也，以力則彼以天下我一方也，而且退讓修德，其待我也亦至矣。且孔明

所以不殺孟獲者，服其心也。孔明而一天下，其待孟獲也，又必有道矣。惜乎出師中道而歿，不得見帝者之佐之行事，故功業止此。觀魏也，美乎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僕固不足以知禮樂之本，若安上治民，易風移俗之賢，孔明任之有餘矣。不然，周旋鏗鏘之末，區區叔孫通大樂令藥之事，何待于亮哉。

唐論

唐與值五代干戈之後，生民憔悴，思樂息肩，幸而貞觀之治，同符三代，然猶好大喜功，遼東之役未已，而武氏已讖在宮中矣。唐之子孫，殺戮殆盡，雖致治之美，有以開三百年之業，然猶不能贖樂殺人之禍也。中宗儲庸，開元致治，同符貞觀，至天寶之亂，唐與百五十載，物極則衰，理勢然也。然開元之末，一日殺三庶人，則天理滅矣。能張九齡，相牛李，則猴冠廟堂矣。內則妖姬蠱惑，外則國忠嗜凶，則狐穴城社矣。向不任蕃將，討奚契丹，屠石堡城，誅南詔使，生靈塗炭，雖有末年之禍，不如是之酷也。以至骨肉流夷，哀王孫之詩是也。妃嬪戮辱，哀江頭之詩是也。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向無李郭之將，社稷墟矣。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而後使生靈塗炭，社稷隨危，託于人上安之乎。在昔殷周之賢王，超然如山林學道之士，視聲色富貴，不足以概其心，故能長保其富貴尊安。六七百歲而不絕，後世之君，貪一餉之樂，遺百年之患，以彼視此，誰得誰失，然猶濇濇相尋，豈不哀哉。或者以為禍始于妃后，成于宦豎，終于藩鎮，向使明皇無侈大之心，則妃后宦豎之禍不作，祿山一牧羯奴耳，藩鎮之禍何由而興。終之姑息之政行，禍難繁興，雖元和乎蜀蔡，會昌定晉潞，終不能得山東尺寸之地，而使務勝不休，則為贖武矣。譬之中年之後，一盛一衰，亦其理也。加之肅代有一顏真卿而不能用，德朝有一陸贄而不能用，宣朝有一李德裕而不能用，自是以還，唐衰矣。或曰：前人王令會論過唐曰：不法三代，子何論之卑也。曰：此書生好大之言也。貞觀開元，以仁義治天下，亦三代之遺意也。子以不封建不足以為三代乎。藩鎮之召亂，不得已也。況得已而封建乎。子以不井田不足以為三代乎。宇文融括隱田而天下怨，況奪富以資貧乎。曰：非此之謂也。謂禮樂法度闕如也。曰：禮樂法度亦各隨時之制，子以為必如周公之制而後可，是後世無復三代矣。房杜姚宋不能知制作之本，而謂王令會輩必能知之乎。是又一王安石也。曰：然則先王之制，其終不可見乎。曰：仁義刑政治天下，略法唐虞三代，參以後王之制，其可矣。如其禮樂，以俟明哲。

知人論

天下之患，莫大于有間。小人者，因其間之可入，投蠟抵罅，無所不至。其始也，僥倖于一切之利，而不圖後患。而其末也，至于國家覆敗，而不可支持。未嘗不本乎小人之為患也。甚矣小人之為患難知，知而難去也。其所謂小人者，又非其貪如盜跖，賊如商臣，讒如惡來，汰如樂毅之為難也。譬如猛虎鬪人，人得執而殺之矣。其要在乎小慧似智，矯諛似忠，趨避避辭以為敬，內厚情深以為重，見小利而不圖大患，邀近效而不知遠慮，主有所向，則逢其惡而先之，主有所惡，則射其怒而遷之。其詐足以罔人主之寵，其信足以結人主之知。漢張禹胡廣，皆孫臏唐盧李之徒是已。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

既得之也。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夫患得患失之徒。苟生利之。爲見以爲事。固當然無足慮者。豈知禍敗一至。此哉。譬之少年。醉聲色。以盡其心。至其暮齒。八邪攻其外。百疾待于前。則不免。餌金石之過。以駐須臾之期。則疽癰且日相繼也。人皆知金石之過。而不知聲色之盡其先也。故賊莽之篡。內官之專。八王之亂。安史之禍。金石之潰也。數子之甘言。酒色之咎也。人之適意。常在耳目之前。而遺患常在於數十年之後。求其免于後患也。難矣哉。然以何者。知小人而君子。曰。難言也。雖然。試言其略。小人不知大體。而寡小過。苟得苟合。易進而難退。君子知大體。而不免小過。不苟得。不苟合。難進而易退。人主者。赦君子之小過。而不恤于小人之寡過。以責其遠者大者。其亦庶乎其可也。

遷都論

東坡有言。周室之壞。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僕則以爲不然。使平王不遷。亦不能朝諸侯而撫四夷也。幾何其不肖而爲夷也。事有緩急。勢有強弱。魏武之遷許昌。固不如圖羽之易也。東晉之竄蠻越。又不如守建康之穩也。不幸夷狄亂華。外侮內訌。師老而緩急難支。財殫而餽運不繼。何恃而不遷哉。大抵有天下者。安必慮危。治必防亂。所以長安且治。後世安諱危。治諱亂。所以愈危且亂也。昔者周都豐鎬。而周公定鼎于洛邑。蓋有深意存焉。其後或設東西都。或置陪京。雖以備巡幸。且亦所以防不虞之患也。使天下于治安之時。未嘗有意外之慮。不幸一旦當遷。其如危弱何。曰。固也不遷。愈危且弱矣。雖然。救之之術。有形有勢。有本。明皇幸蜀。晉遷金陵。特江山險阻形也。周之東遷。晉鄭焉依。特諸侯強大勢也。向使無江山險阻。與諸侯之勢。則亦固其本矣。上京中都。國家之根本也。議者或遷河南。或遷陝西。不過恃潼關大河之險耳。而夏人偵吾西。宋人偵吾南。萬一蜂蟻有毒。窺吾開隙。則關河之險。爲不足恃。况大河爲限。則舉根本之地。似爲棄之可乎。故愚以爲莫若權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又利建侯海道。可以通遼東。兵運直接上京。開黃河故道。由滄景而入海。則是河南山東。爲一大河險阻。共之也。有關河之形。固上京中都之本。而輔之以建侯之勢。一舉而三者得。其與遷河南陝西不侔矣。

侯守論

或問建侯置守孰爲得。曰。皆是也。抑皆非也。何以言之。曰。三代封建。則守在西夷。而其敝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秦罷侯置守。則制在一人。而其衰也。有天下土崩之勢。此天下之所觀聞也。或者懲尾大之咎。謂郡縣不必稽于古。墜土崩之失。謂封建可復行于今。二者皆一偏之弊。未知所以救之之術也。且法不能無弊。弊不能無變。三代之法弊而郡縣之法弊。而不思所以復之之術。爲得乎。夫立國必有一家之制度。制度必有所法。裂郡縣。墜名城。銷鋒鏑。非秦之法耶。秦之法弊。而不以三代之法救之。亦不爲善變矣。夫平居致養。拔一毛以事無用。壯夫不爲也。及虺蛇之螫。斷一臂以去患。怯夫猶爲之。何則。所損者小而所利者大也。方天下已定。上有一尊。下無異望。當此之時。復欲幅裂山河而瓜分之。建侯樹屏。使諸侯世擅其地。私有其民。調其兵車。入其財賦。使更爲肘腋。互爲唇齒。生靈之患。何時而息耶。此拔一毛以事無用也。故其勢不得不郡縣。及太平日久。內弛外訌。夷狄肆侮。社稷危。人主有孤立之勢。海內有勳王

之師。此斷一臂以去所患也。故其勢不得不封建。昔者謂天寶之亂。房琯請割州郡以封諸子。嶺山聞之。曰。天下非吾有也。既而太子沮之。其議遂寢。自後藩鎮跋扈。或治或亂。然且垂百五十年。亦藩鎮相維之力也。不得已而封建。其利有三。諸侯世擅其地。則各愛其民。愛其民則軍不分。脩其城郭。備其器械。則人自爲戰。人自爲戰。則我來彼寡。夷狄不能交侵。一也。夷狄無外侮。則天下終爲我有。二也。雖有強橫之徒。大小相維。足以長世。三也。或曰。七國之難。八王之禍。皆封建爲之也。子尚忍言之乎。曰。吾之所言。非謂郡縣不及封建也。爲救敝不得已而言之也。且郡縣之制。可以大治。亦可大亂。封建之制。不可大治。亦卒不至大亂。人主權其輕重可也。況罷侯置守。非大亂之後。不可卒變。封建子弟。非罷侯置守之難也。何憚而不爲哉。

直論

傳曰。正直爲德。詩曰。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則直之爲德且祥也明矣。何以明之。人心莫不好直而惡曲。其反是者。有物蔽焉。爾貪者。惟于利。而怯者。避其禍。嘗試與之論人物。評曲直。應非而是者。必其親且厚也。不然。其權勢足畏也。應是而非者。必其疎且怨也。不然。其勢位足卑也。自餘議論無不公者。非與同其利也。弗與同其害也。則勇者必見于言。懦者必見于色。應非而是。應是而非者。否焉爾。然則直之爲德且祥也。亦明矣。然多有以直實禍者。古之人。守道以爲直。後世微利以近禍也。吾非其父兄也。非其師友也。吾直焉。此被髮擗冠而救鄉鄰之闕也。親則父兄也。義則師友也。吾不直焉。此端譽而視同舍之焚溺也。其可乎。是故言有當于分。行有合于理者。吾直焉。非直也。吾守道也。言有犯于分。行有乖于理。吾直焉。非直也。微名也。故道之所在。直之所在也。守其道而名從之。名之所在。利之所在也。志于利而害亦從之。直之名一。而其別有四。有直而陷于曲者。有曲以全其直者。有直而過于直者。有直以遂其直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直而陷于曲者也。魯昭公娶于吳。孔子以爲知禮。此曲以全其直者也。國武子以盡言見殺。洩治以諫死。此直而過于直者也。魯魯之會。孔子歷階而進。齊梁之見。孟子不肯枉尺而直尋。此直以遂其直者也。可以辨是非而知所擇矣。或曰。君子不遂焉。其可乎。曰。未也。食其食。任其責。君子殺身直焉可也。吾非衆之首。衆非吾必從。君子完其力而已。所貴君子者。動靜語嘿。不離其道者也。

鍾黃金獨揚子得其正傳。非諸子流也。予既整緝太玄。備閱法言。有宋衷注。亡之。今世傳四注。郭李二注。十釋一二。宋吳二注。頗有抵牾。其十二注中。數家大抵祖臨川王氏。無甚發明。又多抵牾。而不中其失。獨溫公集解。編探諸本。微辨四家之得失。斷以己意。十得七八矣。其終篇詳辨揚子得聖人之行藏。為得其正。實百世之通論也。故今斷以集解為定。然法言之作。雖擬語論。不同門人問答。先後無次。乃揚子自著之書也。不應辭意不相連屬。其命名自序。思過半矣。或先義而後問。或後答以終義。或離章以發微。或終篇以明數。旁鈎遠引。微顯闡晦。川屬脈貫。會歸正道。今所謂分章微旨者。非敢有異于先儒也。但使一篇之義。自相連屬。穿鑿之罪。余何敢逃。萬一有得微旨于言辭之表者。或有助于法機云。

道學發源引

天地間有大順至和之氣。自然之理。根于心。成于性。雖聖人教人。不能與之以其所無。有疾苦必呼父母。此愛之見于性者也。有悖逆愧生于心。此敬之見于性者也。然愚者知愛而不知敬。賢者知之。不能擴而充之。以及天下。非孝之盡也。故愛親者。仁之源。敬親者。義之源。文斯二者。禮之源。無所不體之謂誠。無所不盡之謂忠。貫之謂一。會之謂中。及其至也。蟠天地。溥萬物。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其源皆發于此。此吾先聖所以垂教萬世。吾先師子曾子之所傳。百世之後。門弟子張氏名九成者所解。九成之解。足以啓發人之善心。由之足以見聖人之德。今同省諸生傳起等。將以講明九成之解。傳一而千。傳千而億。聖人之德。庶幾其有傳乎。某聞之。喜而不寐。抑聞之。致知力行。猶車之二輪。鳥之二翼。闕一不可。學者苟曰。吾求所謂知而已。而于力行則闕焉。非所望于士君子也。間有窮深極遠。為異學高論者。曰。此家人語爾。非惟不足以知聖人之道。是猶詔九層之臺。未覆一簣。欺人與自欺也。其可乎。愚謂雖圓頂黃冠。村夫野婦。猶宜家置一書。渠獨非人子乎。至于載之東西。銘于子輩之聖傳。論譬之戶。有南北東西。由之皆可以至于堂奧。總而論之名曰道學發源。其諸異乎同源而異流者與。

太玄箋贊引

文以意為主。辭以達意而已。古之文。不尚虛飾。因事遣辭。形吾心之所欲言者。間有心之所不能言者。而能形之于文。斯亦文之至乎。譬之水不動則平。及其石激淵洄。紛然而龍翔。宛然而鳳翥。千變萬化。不可殫窮。此天下之至文也。亡宋百餘年間。唯歐陽公之文。不為尖新艱險之語。而有從容閒雅之態。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使人讀之者。實覺不厭。蓋非務奇之為尚。而其勢不得不然之為尚也。故翰林學士承旨。堯公天資既高。輔以博學。文章沖粹。如其為人。當明昌間。以高文大冊。主盟一世。自公之末第時。已以文名天下。然公自謂入館閣後。接諸公遊。始知為文法。以歐陽公之文得其正。信乎公之文有似乎歐陽公之文也。晚年五言古體。與寄高妙。有陶謝之風。此又非可與誇多鬪靡者道也。近歲寇攘。喪亡幾盡。姑莫次遺文。僅成十卷。藏之翰苑云。

法言微旨引

揚子。聖人之徒與。其法言太玄。漢二百年之書也。漢興。賈誼明申韓。司馬遷好黃老。董仲舒瀟災異。劉向

太玄何為者也。將以發明大易。而羽翼之者也。易有八物。而五行萬事在其中。玄則列之以三才。本之以五行。表之以陰陽。推之以律歷。而天下萬事之理。具其歸為仁義而作也。卦用八。善用七。玄則首用九。善用六。五彰之也。易有道數象義。說易者。言道義則遺象數。言象數則遺道義。玄實兼之。其于聖經。不為無助。昔人譏屋下架屋。不猶愈于章句一偏之學乎。後之言數術者。孰與張平子。以平子不敢輕講太玄。而後儒非之。恐幾率易。顛僕何足以知太玄。姑以范注之小誤。以證本經之不誤。范注以九首。次九陽家。陽虛。至十首。漢之初一。又為陽家陽虛。則其多于夜禍。禍亂故其說時有不通。王氏已辨之矣。撰法一。劫之後。而數其餘。王氏依之。注本作兩劫。非經誤也。經云。且筮用經。夕筮用緯。舊注以且用一五七。夕用三四八。日中夜中用二六九。蘇氏考之。以為中夕筮凶。難至。且筮非大吉。則大凶。是吉凶難。終不可得而遇也。揚子大賢。擬聖而作。不應筮法尚悞。此殆歲久而失其傳也。及考玄數五為中央。注土行所在。經緯難用。且筮有三表。一二三表也。四五六表也。七八九表也。表取其一。以為占。且筮用一與七皆

取其初遇。至于四為緯。五為經。經緯無已。則用六矣。一六七吉凶雜。與日中夜中夕筮同。况粹首一六七皆吉。而陰首一六七皆凶。亦有時而純吉純凶矣。恐且筮當用一六七。夕筮用三四八。日中夜中用二五九。二為經。九為緯。五雜用之也。筮有四星時數辭。注星若干一度也。時謂日中夕也。數為首數之奇偶。辭若九贊之辭也。時若旦筮遇陽家。其數自奇。辭自多吉。是時數辭皆同。何以別之。竊意星若二十八宿是也。又有四方之宿。各分配日用。五星數有支干之數。律麻之數。玄算之數。與策數雜用之。此揚子所以知漢二百載而中天。平子所以知漢四百載。玄其與乎之驗也。其然豈其然乎。玄有文告等十一篇。道義象數之學。宋陸二注及王氏辨之詳矣。茲不復云。獨首贊與晝夜不合。及首贊之辭。與首之名義。亦如六十四卦。與卦義常相合。如同人。睽。六爻。皆言同人。睽之類是也。而注間有不悟。輒以他義釋之。恐有未安。理當益正。使贊與首名義相合。庶幾粗明玄經之萬一。僕亦未能審于是非。姑錄以備遺忘。以為學玄之階耳。俟得前人之注。改而正諸。

中說類解引

文中子聖人之徒。與孔孟而後。得其正傳。非諸子流也。自唐皮氏司空氏始知尊尚。宋司馬公為之傳。其書大行。大抵唐賢雖見道未至。而有忠厚之氣。至于宋儒多出新意。務抵斥忠厚之氣。衰焉。聖人之門。豈以勝劣為心哉。中說傷有阮氏注。所得多矣。某今但纂為三類。一明續經有為而作。二明問答與聖道不異。三明文中子行事。使學者知聖賢履踐之實。庶幾有助於萬一云。

貞觀政要申鑒引

書云。與治同道不興。孫卿子曰。欲知上世。審周道。法後王是也。近世帝王之明者。莫如唐文皇帝。天縱聖德。文謨武略。高出近古。而又得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馬周。虞世南。褚遂良。劉洎。為之輔佐。朝夕論思。日月獻納。無非以畏天愛民。求賢納諫。安不忘危。為戒。故能功業若此。巍巍也。其後明皇銳于治。用姚元崇。宋廣平。韓休之徒。致開元三十年之太平。末年罷張九齡。用牛仙客。李林甫。楊國忠。旋致天寶之亂。憲皇剛斷。初用杜黃裳。章實之。變度削平。僭亂。末年用臯甫。鑄而不克。其終。治亂之效。于斯可見。史臣吳兢。纂集貞觀政要十卷。凡四十篇。為之鑒戒。起自君道。訖于慎終。豈無意哉。欽惟聖上。聰明仁孝。超皇軼帝。而猶孜孜治道。俯稽前訓。然一日萬幾。豈能遍覽。謹撮其綱要。附以愚見。目之曰貞觀政要申鑒。文理鄙拙。無所發明。特于鑒戒申重而已。昔張九齡因明皇千秋節。進金鏡錄。以伸諷諭。臣竊慕之。謹以聖壽萬年節。繕寫獻上。雖燭火之末。不足裨日月之光。區區之誠。獻芹而已。伏望略紆聖覽。不勝幸甚。謹言。

尚書無逸直解引

伏觀自古忠之大者。未有若周公者也。以成王年幼。恐其怠荒。作無逸一篇。以伸勸戒。舉殷三賢王及周文王。皆以憂勤得壽考之徵。其意欲使祚胤長遠。又欲其君憂勤無逸。頤愛精神。壽考無窮。以至成王享國長久。刑措四十年而不用。至今稱賢王之首。此皆周公篤實愛君之力也。其後唐明皇時。宋相獻無逸圖。帝列為屏風。置之左右。穆帝時。崔植又請以無逸為元龜。然則無逸一篇。乃萬世之龜鑑也。蒙國厚

恩。無以圖報。謹依注疏。撰無逸直解。因以獻。仰祝無疆。

送麻徵君引

可以仕。可以不仕。仕則為人。不仕則為己。古之君子。知進退之有義。進不為榮。退不為辱。盡其在我者而已。知窮達之有命。得之不喜。失之不憂。以其在外者也。孟子又于中形出養氣之說。配義與道。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猶以為未也。推而至于聖人之于天道。窮理盡性。君子不謂之命。而大人之事備矣。近于是者。惟麻徵君。徵君以文學行義名天下。天下之人。戶知之。固不待予言而顯。正大中。天子聞其名。而徵之。幡然而來。君子以為知義。悠然而辭。君子以為知命。退將窮先天之學。以極消息盈虛之理。是可量也哉。諸公賦詩以寵其行。而某為之引。

閑閑老人遺水文集卷十六

頌

禱禮慶成頌并序

上既遷祔。世宗顯宗神主于太廟。天地並祝。祖考咸喜。明昌改元之四禩。實始當五年之大禱。越四月孟夏。乃展事于太宮。精意昭假。明靈盼饗。福瑞並應。肆有渥澤。以浸萬方。是時中外臣庶。願鴻名者。以億計。上懷謙沖。曾此弗有也。臣幸得以文字待罪。伏觀嚴祀慶成。國之大事。此而不能形容萬一。大懼失職。謹昧死百拜而獻頌曰。

於皇孝理。明昌天子。天子念親。于祖于禰。唯世宗顯考。並祔世祀。既考既燕。詔羣臣其議。宜刺于經。酌禮之宜。見于太宮。慰余孝思。羣臣拜手。豈敢等夷。匪天道執依。匪傳章執稽。五年一禱。振古如茲。帝曰俞哉。假于元龜。四月孟夏。備物講儀。鑄鑿之臣。白馬之客。大饗其時。乃詔四夷。相子載祀。祇率厥職。劍佩鏗鏘。爰俟帝齋。清蹕一聲。綠槐天塔。星旄翠罕。拂天而來。乃即靈宮。左擗鴻禧。嚴中辨外。冕服于從。奉璋鬯士。立列比比。或捧圭瓚。或相拜跪。樂奏太和。舞陳文始。形容頌嘏。一變足矣。清夜戒嚴。明月如水。既薦既禱。如見于位。從以功臣。修焉夾侍。已事而旋。靈風肅然。誕受廟社。均及敷天。于時公卿于時士庶于時耆艾。

交相告語。天子之德。昭天滿泉。宜上尊號。告功皇天。天子曰。嗚呼。祖考之功。於皇孝治。萬方攸同。

駕幸宜聖廟釋奠頌

上即位之五年。內成外平。百揆時敘。曠典暨章。以次蒐舉。稽古庠序之事。雅垂意焉。秋八月。乃展禮于宜聖廟。廷鸞輅順動。璧水增輝。都人士子。鼓舞頌嘯。以為此兩漢三代之主。曠世一舉。學士大夫。被之聲歌。垂之史冊。以為皇王之上儀。太平之壯觀。而主上親行之。於皇休哉。天以玄聖之道。授之王。王者以玄聖之道。被之天下。故新廟制則芝草生。孔瑞聖也。用其道則尊其事。聖尊師也。孔瑞聖聖師。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身屬于一時。而祀兄于百世。禮行于一日。而化行于天下。此一舉也。二美具焉。噫。無詩歌以耀聖朝之休光。臣則有罪。輒忘野老擊壤之陋。庶附儒館獻歌之末。謹稽首載拜而獻頌曰。

顯宗御書藏秘閣銘并序

上既嗣天序。朝萬方。駿惠先烈。圖回庶政。越元年。寅念烈考。既朝既饗。詔有司曰。嗚呼。若稽古祖宗。典章文物。同符三代。亦越惟我顯考。聰明文思。左右潤色。而天章奎書。光育于臣庶之屋。鬱而不揚。甚非所以昭光烈考之宏休遺美。而慰孝思之誠也。有司其慕上。凡諸金帛。宜視所獲。由是臣某以下。私藏緹襲。留寶于御府之藏矣。臣請講聞。顯宗正位東宮二十餘年。際海內外。陰受其賜。冠冕仁孝。左右藝文。底信內外。唯法惟式。逸游玩好。弗弗弗崇。嚴除承革。翰墨是娛。宸章昭回。下飾庶物。欽惟主上。蒐獵完次。襲藏秘府。捧承披玩。咸見容色。孝思之誠。通貫古今。昔臣竊覽載籍。有若念先考。追盡以求。遺聲。嗜昌歌。以追攸好。執與親承。手澤。推求心費。以致其烝烝之慕者哉。實萬世無疆之休。此而不銘。曷詔來者。謹究心潛慮。而獻頌曰。

聖德頌

於皇顯宗。聖詰多能。固天縱之。緝熙光明。奠璧之光。下流人間。神物終合。祥光燭天。天子曰。嗚呼。念茲皇考。于萬于。矧茲睿藻。帝曰。臣某。出汝賜書。予考汝知。汝遂相予。凡百卿士。視此龍濯。爾爾爾有。予金子爵。天子命之。緹敷上之。侍臣拜手。受首藏之。天章在御。貽燕後昆。天子念親。威顏若存。孰定國是。孰振民隱。啟予金勝。予考之訓。孰才鳳鸞。孰器舟楫。圖經舊人。予考之法。追盡求聲。昌獸追好。孰念手澤。奕世貽寶。匪惟翰墨。伊先志是悼。顯宗之文。天子之孝。于萬斯年。是則是效。小臣作銘。來者尚昭。

國嘉禾芝草。不旅于庭。當是時。衆庶和樂。國家安甯。觀時及書。溫溫乎。其和可知已。而孔子作春秋。亦不書祥瑞。是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降及后世。黜儒妄臣。乃引白雉寶鼎。芝房赤雁。作為歌詩。薦之郊廟。詭說不經。駁乎無議。為也。乃者邠州進白兔。上命放之原野。其意若曰。唯天唯祖。宗付子有民。唯臣下作子胥。股心脅。但使百姓樂樂。國家得賢。何瑞如之。肆近日所進諸瑞。朕皆不取。自今其無復以聞。於皇休哉。上以符孔子之格言。下以合二帝三王之治。乃知聖人動作。出于近代。世主萬萬也。欽惟聖主。自即位以來。拔忠良之臣。退貪暴之吏。平刑釋冤。以重民命。輕徭薄賦。以紓民勞。聽言以盡下情。思政以答天望。和戎以息兵。平賊以除害。明詔理官。不得法外生情。申勅御史。不得苛細生事。小遇水旱。則減省賦租。云云。是以陰陽調。風雨時。地不受寶。而嘉禾生。朱草出。上猶謙讓。曾此弗有也。加之天賦聖性。動與古合。若夫抑祥瑞而不奏。光武文皇之明也。求賢愛民。唐虞之心也。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宣王之功也。誠能法文王之純不已。如成湯之德日新。則太平中興之功。指日可待。昔齊宣不忍一牛。孟子知其足以王矣。一牛微物也。孟子何取焉。以為苟推是心。移之愛民。則仁不可勝用矣。況乎聖政。行前世之所難行。擴而充之。帝王之治。易為也。故臣以謂既能行所難。必能行所易。既能善其始。必能令其終。在加之意而已。不勝拳拳之懇。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唯聖皇。德動皇天。和氣充塞。靈昭自甄。在邪之郊。有兔斯白。司牧之臣。獻之京闕。天子曰。嗚呼。瑞在得賢。亦有上瑞。時惟豐年。靈芝五秀。嘉禾六穗。歆聽虛美。何益于治。乃命白兔。縱之郊畿。凡百瑞物。切上有所。于時公卿于時士庶。僉曰。聖明超越千古。既有其始。願有其終。於皇聖治。萬方來同。

時習齋銘
朝乎習夕乎習惟學日益惟道德日積

日省齋銘
言有非耶行有違耶君子之棄小人之歸耶

習齋銘
御習則慎射習則實學者之習君子之選

思齋銘
金煉乃精水澄則清克之又克天理自明

誠齋銘
惟學乃明惟明乃誠匪顏則曾是為座右銘

富義堂銘
富于利者惟日不足富于義者亦惟日不足于利者多辱于義者無欲多辱之辱其禍常酷無

娛室銘
外樂者逐物而喪氣內樂者忘己而無累逐物之積至于與禽獸無擇忘己之積至于與天地相似則

可以擇所嗜矣故曰少年娛于酒色富者娛于利仕者娛于祿而君子娛乎德與義道不同則亦從其志

養心以淡薄之樂養口以澹和之味是謂名教之樂地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十七

箴

御史箴

太微執法御史象之周官小宰則惟其司耳目之寄綱之紀之為其舉措咸休保之為其邪正善敗隨之抑濁揚清時汝之休吐剛茹柔時汝之羞無玩法以偷無怙勢以仇敦我廉憲時汝之尤無傲傲沽名無容容保祿無毛舉細事無翊輿大獄剛果正直神介爾福陰賊險狠天厚其毒于氏父子世象其賢亦有延年蓋父之愆持斧作威幸寵一時冤魂塞路持此安歸有鐵斯冠有朱斯衣德不稱服中心慙而神草指佞神羊觸邪頭忌畏避汝之職耶勁松不屈鸞鳥無朋如霜之清如繩之平不幸遇患亦全令名既銘汝前實銘汝心敢告司僕敬服斯箴

驪山銘

驪山之勢其址不大其禍則大驪山之泉其流不長其禍則長嗚呼周秦暨唐垂戒不忘

少華崩石銘

有夏之季滄流于唐三川皆震基周之亡兮熙豐之間變亂舊章少華崩石兆宋之亡兮

東坡真贊

坡仙西來自峨眉手扶雲漢披虹霓天廷射策如熊羆奔走鸞鶴號狐狸大儒發蒙揮金鎗要觀赤壁窺九疑南宮玉堂鬢成絲鴻文大册帝載熙入海鏡弄明月鏡歸來貌倅文益奇荒墳不朽骨與皮何況開望江河馳壁間條條軒鬚眉無乃示我衝氣機妻糴問道往從之人言畫圖君絕癡

闕里升堂圖贊

大哉聖人之道天覆且漏地溥而深形容頤嘆非愚則狂七十子之徒高者臻堂奧下者及門牆譬猶太山之高滄海之深魚龍禽獸紛錯以披猖其俯伏駭汗不敢以聘視者但望見其蒼然之色淵然之光然皆自以為天池之富地媼之藏蓋其一氣之所春大地時至莫不奮迅而發揚掉乎其明如引星辰而上也窈然而幽如窺鬼神之情狀也根而幹之為德行政事枝而葉之為言語文章其精神為道德性命之說其教人有序亦不越于起居飲食之間進退洒掃之末及其仰之而彌高測之而益深然後知其不可量也嗚呼七十子之後曰況曰愈曰孟曰楊得十于一于千百猶自以為比肩而相望攀龍鱗而附鳳翼何

闕里之洋洋。至今讀其書。拜其像。尙想遺風餘韻。如在乎涿泗之鄉也。

張清獻公贊

治身以敬。無欲以靜。此清獻公之素行也。事君以誠。立朝以正。此公之見于臨政也。兩朝人物之清選。一代典章之詳訂。此公家之青毡。而朝廷之龜鏡也。至于伯承帝旨。仲貳國柄。則又公之餘慶也。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十八

祭文

宣室諡議

臣聞五緯失次。煉石以補天。而乾綱正。四溟汨行。斷筵足以立極。而坤維順。其有功參造化。旋乾轉坤。不離衽席之上。皇綱弛而復振。函夏危而復安。巍巍蕩蕩。無得而名。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妙。固非臣下之所測知。雖然。淳淳之功。藏于密。而其功見于四時。照臨之耀。耀乎天。而其明被乎萬物。聖人體天立極。出而應世。游神變獲之中。而其功利被乎天下。有不可揜焉者。此天下後世所為揚宏休。揭偉績。以擗耀于無窮。而臣子之心。有不能已也。然卑不議尊。賤不議貴。所以累列其所行之迹。謁款南郊。請之于天。以示萬世。至公之義。而不敢專也。帝王以來。率由茲道。伏以大帝聖德。日新。沉幾天縱。始以裕陵之元子。當膺章廟之正傳。不幸屬道陵彌留之際。奸臣矯命。以衛紹王繼。易天之明。亂國之經。惟天弗畀。于圖。厥政不綱。蒸自啓兵端。職為亂階。外阻內訌。我中土用弗靖。亦罔或克嗣。天乃奪命我先皇帝。奮乾之綱。挈地之維。天戈一揮。戰士勇倍。于是定和親之約。曰子甯忍恥。不忍人死。由是講時邁之儀。移躔于汴梁。從民欲也。夫其修車馬。備器械。建廟社。峻城郭。捐金帛。以賞戰士。優爵賞。以待功臣。錄死事之孤。表死節之

莫。設將帥于亡命。擢豪傑于行陣。至于分行省以鎮遼東。則志在固根本矣。封九公以藩河朔。則志在復中原矣。縱風翔之歸寇。則志在懷遠方矣。故下邳之叛卒。則志在收人心矣。所為外攘之道。皆備。躬親政事。總覽權綱。信賞必罰。循名責實。設學養士。闢館集賢。採公望。聘名士。虛己以從衆。議體貌以禮。大臣避正殿。以答天變。修葺祀以求民福。慮囚徒。省冤獄。恤孤獨。賑貧窮。宮室困苑。無所增益。豫遊燕饗。一切停罷。所為內修之道。甚著。每與大臣語。及社稷。必為流涕。由是志士雲合。天下響應。中興之中。日月可冀。方將動大輅。還舊都。修復園陵。獻禩太室。明示得意。告功皇天。不圖天降割于我家。氛祲紫微。禍躪霄極。憑玉几以宣命。乘白雲而上賓。此四海臣民所為椎心而泣血者也。痛仙遊之不返。攀龍髯而莫及。于是稽合禮經。參定禮議。究其所以易名之意。合謂功贊化育。道契渾淪。基命宥密。惟時惟幾。茲非繼天乎。運鍾百六。紹開中興。祀夏而不失。舊物。繼漢而系。降有命。茲非興統乎。孝繩祖武。光昭先功。紹庭上下。重光奠麗。不曰述道乎。躬理萬幾。日慎一日。博施濟衆。視民如傷。不曰勤仁乎。道配三代之謂英。克定禍亂之謂武。窮神知化。備道全美。聖之至也。繼志述事。博施濟物。孝之全也。謹按禮法。聖善周問。曰宣。周宣漢宣是已。夫功以號昭。德以諡顯。匪諡匪號。後嗣何觀。今大行皇帝尊號宣。天賜之曰。繼天與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廟號宣宗。臣等不勝慙慙。謹議。

宣宗哀册

維元光二年歲次癸未十二月己巳朔二十二日庚寅。宣宗繼天與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崩于甯德殿。二十八日丙申。移殯于大慶殿之兩楹。越正大元年三月戊戌朔二十三日庚申。遷座于德陵。禮也。律瑄餘寒。銅壺未曙。慘玉殿之凝霜。尙金盤之承露。一夕委出。萬里縞素。百寮血出。以如失。兆姓風號。而殯。嗟何辜兮。考喪。不勝其痛。哀子嗣皇帝。痛聖駕之長遠。哀仙遊之不歸。奉綴衣而如在。瞻歸展而成非。上宰庀司。羣公就列。覽象物之既陳。悵徽音之永隔。乃命詞臣。流芳寶冊。其詞曰。大金受命。博休累聖。溥海內外。罔不稟命。大安失御。不厥圖政。戎馬南牧。華風不競。皇天祐正。命我真人。裕陵元子。世宗神孫。睿謀經遠。深略緯文。聰明齊聖。慈和儉勤。欽若帝則。駿惠神功。科條霜雪。號令雷風。尊禮百物。升秩元祀。體貌大臣。賓禮賢士。錄寡惠鮮。冤滯申理。從善如流。愛民如子。給廩養士。闢館集賢。新從末減。實惟慶延。屯利建侯。萃享有廟。金壯京城。泥封關隘。至于赦赤子之弄兵。誅帥干之失律。恩不問于疏遠。罰不阿于親戚。降虜效順。以革心。烏夷畏威。而獻誠。堂上之兵不殺。目中之虜如擊。方將歸馬。大漠。洗兵中原。重新日月。再造乾坤。吁嗟。昊天不弔。何言。至矣哉。勤勞天下。分既如彼。恩結人心。分又如。胡不萬年。僅周一紀。轉方致于金縢。命忽宜于玉几。嗚呼哀哉。杞國天崩。不周地缺。寒日無光。蒼天改色。綉繡縹緲。麻衣集兮如雪。淚成雨兮萬木冰。哭成雷兮九泉咽。嗚呼哀哉。龍輅徐動。霓旌前引。柳絮漸遙。笙歌猶挽。背天闕之崇峻。即神皋之平衍。鳥號斷兮鼎湖成。白雲悠兮帝鄉遠。迺馳道而皆迴。獨宮車兮不返。嗚呼哀哉。天柱兮崇山。虎踞兮龍蟠。千秋兮萬代。永闕兮宸顏。藏衣冠于天上。遺聲烈于人間。去復去兮九嶷。歸來不來兮八駿。閑嗚呼哀哉。如天之生。如日之明。神武電逝。蠻夷震驚。祖武分孝文。

之大興。聖統今功有成。至德難名。神謀莫測。超成五而登三。懸漏萬而掛一。宜乎享號曰宣。揚鴻休于罔極。嗚呼哀哉。

明惠皇后諡議

臣聞乾父坤母。共成覆載之功。日月妃。並顯照臨之德。其有體承天之德。運載物之功。合德無疆。配明可久。舍弘光大。齊聖廣淵。若娥皇殯虞。塗山啟夏。命降簡狄。兆殷商之發其祥。思齋太任。見文王之所以聖。臨乎不可尙已。蕩蕩乎無能名焉。然而載于書。咏于詩。丕彰對天之洪休。揚厲無前之偉烈。此後母之聖。傳之無窮。而臣子之誠。又烏可已也。欽惟大行慈聖皇太后。南陽鍾慶。沙麓興祥。玉梳兆夢。金匙呈瑞。文定厥祥。天立厥配。配我烈考。懿範彌彰。齊蹤唐母。姚德周姜。輔佐先皇。勞勩夙夜。自家刑國。叶成風化。服膺示儉。成藩作程。脫簪申戒。實贊中興。誕育聖皇。母儀象坤。正位不居。讓德彌尊。元光末命。脫履萬方。祇奉陵寢。祭祀齋莊。左右聖皇。益茂德音。憂國在顏。愛民宅心。天步方艱。憂心孔棘。積憂勤而不豫。感哀榮之將及。託聖嗣以遺言。意公家之情。毋厚祥以徒勞。憫生民之憔悴。至於金龜銀海。器無珍異之藏。玉匣珠襦。綵成紛華之飾。蓋自我以作古。示儆刑于有國。化流四海。恩結生民。歷千古而與較。實曠代而無鄰。臣等以為考設尊德。國家之典。有美不揚。臣子之罪。自非大彰聖母之懿範。何以流芳于萬世也。夫公則生明。正則言順。于是禮禮官。暨羣匹。稱節惠之文。定名之制。會謂獨見于幾微之會。嚙福含生。遊神于長樂之宮。先識長利。茲非曰明乎。容之如地。養之如春。並施利物。不于其身。茲不曰惠乎。謹按禮法。獨見先識曰明。恩能及下曰惠。如式。請上尊諡曰明惠皇后。著之玉冊。永播無窮。臣等不勝拳拳。謹議。

明惠皇后諡冊

維正大八年歲次辛卯十一月癸未朔初八日庚寅。哀子嗣皇帝臣言。昔我烈考宣宗皇帝。以裕陵元子。復受天命。還于正統。紹復武元之大業。亦唯我大行慈聖皇太后。來嬪于京。天作之合。憂勤輔佐。用共濟于艱難。厥初誕育。眇躬將正位號。以仁聖皇太后德冠六宮。曰娥英之貴一也。讓而不居。逮元光末命。弗敢引忘。曰此先帝之志也。乃居太上之尊。受養于長樂之宮。肆推沖人。嗣無疆大歷。未堪家難。思免厥愆。尚賴文母之慈訓。不圖昊天不弔。降此大喪。創巨痛殷。哀哀茹荼。追念哀儀。雖闕徽音。尚存欽惟聖母。慈仁賦性。勞勩夙夜。以國步方棘。憂心孔疚。顧黎民曰。念哉征戍勞止。迄可少休。吾母天下。忍瘠其子。凡諸祈禱。皆歸福于元元。疾迫彌留。遺命薄葬。臣哀痛不忍。從重遠顧。命伏念正位以定名。考諡以尊德。厥有舊章。倘非丕彰聖母之鴻休懿德。則何以對越在天之靈。慰孝子罔極之誠哉。深詔禮官。詳議諡法。式稽古義。敢薦大名。伏以。蘊先物之幾。體懷沖之德。紫宮並耀。黃道倍升。茲不曰明乎。以載物之量。包逮下之仁。于惠無疆。坤儀攸贊。茲不曰惠乎。謹按禮法。獨見先識曰明。恩能及下曰惠。肅清殺旦。爰舉上儀。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諡曰明惠皇后。伏冀聖靈。俯賜鑒臨。敬受典冊。垂裕無窮。嗚呼哀哉。謹言。

祭姬平叔文

孔孟云。遠士喪其純。有一于此。如見鳳麟。嗚呼平叔。今之古人。治心養性。求仁得仁。平叔之剛。忠腸義膽。

暫為御史。龍鱗輒犯。既承大理。駭木力城。世謂平叔。魏徵汲黯。平叔之德。玉粹冰清。撫姪如子。視嫂如兄。貞不絕俗。廉不近人。謂平叔五倫陽城。平叔之心。晴空秋月。天壽不貳。得喪如一。鉅去客氣。存養真宅。孰如平叔。蒙莊摩詰。舉世不知。知亦不受。名教之樂。禮法之守。十五年來。天下不名。豈無愛憎。實之以誠。司馬之伸。平叔之躡。易地皆然。人無異義。我初臥疾。以死諍公。公為憮然。則齊始終。人亦有言。太剛則折。公如不聞。吾意已決。謂言六秩。乞身退閑。期月不待。龍輅已攀。百世在前。萬世在後。其間百年。孰為天壽。唯有令名。千古不磨。嗚呼平叔。已矣如何。

哀先鋒副統辭

皇天賦于下人。胡獨鍾此淑靈。孕陰山之勁氣。萃潢水之精英。青黑山之苗裔。今。一旅之家聲。身大不配其瞻。今。又重之以修能。飛揚矢于指端。今。匪絃月而彗星。超百步而命中。今。若馳風而擊。突沙沱之重圍。今。破下蔡之精兵。維所向而無前。今。以長槍而得名。從元戎以南征。今。貳前鋒以啓行。頓歷陽之城下。今。斷懸橋以先登。偶流矢之中。類。今。氣猶厲而奮征。寒日薄于虞淵。今。踏流星之墜營。且釋圍以赴滌。今。摧吾萬里之長城。嗚呼哀哉。將行流沙。麒麟骨折。欲濟大江。亡失舟楫。如何昊天。喪我英特。如何。賈公。百身何益。千人一英。萬人一傑。生也何報。奪之何卒。天賦絕藝。神授秘訣。輪扁無傳。廣陵遂絕。嗚呼哀哉。部曲散兮。寶刀。豐興。僅兮。生死。風蕭蕭兮。霧冥冥。烈士。披淚兮。悲泉咽。嗚呼哀哉。今。生何為乎。死何歸。生無成兮。則如勿生。生不識兮。死諫之。諫國殤兮。酸余情。

追薦李中丞子賢青詞

宿願。豈天譴之可逃。追拔亡魂。亦國殤之可惡。輒殫誠悃。仰瀆高明。伏念先伯某。早以書生。偶塵科第。功名素負。忠義自將。位卑而言高。身小而膽大。貴臣失律。願行莊賈之誅。逆賊弑君。乞致陳恆之討。憤京師之寡援。先士卒以請行。嗚呼。義軍烏合之餘。抗虜賊。張之勢。矢貫臂而沒。血流踵而能軍。遂以潰圍。因之冠。得。以義勇。達于上聞。半歲九遷。驟躋三品。一生萬死。誓救孤城。運糧餉以先驅。乏偏裨之後。繼一軍獨沒。四海共哀。量力雖非。原心可恕。伏念生居人世。未脫塵緣。三世宿對之冤。一念差殊之習。豈無罪。以致淪亡。弗使勝緣。曷資冥路。是用肅陳清醮。祇演靈科。冀銷黑簿之殃。魂度朱陵之府。

祭辭威儀文

嗚呼。世降道喪。朴散而漓。古風不遠。慨莫余追。有人于此。真淳不欺。不獨今無。古人亦稀。猗歟尊師。抱一不離。嚴奉戒律。始終不虧。心地開朗。而拙言辭。終日如愚。退發其私。老莊儒釋。一以貫之。昔我先君。與師之師。情同義合。命駕相期。晤語終日。忘渴忘饑。我父子。爾師爾資。爰效夙好。世德是儀。自始識而暨老。且長。三十餘年。不磷不淄。我從北來。見師滄海。環堵蕭然。黃冠白髭。貞祐初元。天發殺機。桑梓陷沒。親識誅夷。獨師尚存。喜見。睜眉。挈置河南。師之宮祠。謂守丹雘。莫如子宜。命也如何。一病莫支。超然坐逝。棄我如遺。師既云歿。殯坐移時。頭頂尚暖。超昇不疑。盛以瓦棺。葬之路垂。死生夢幻。臭腐神奇。不亡者存。夫復何悲。尚饗。復銘其墓曰。

千慮不如一實。萬言不如一嘿。養內者德。養外者賊。至于體要而天。頂暖而濡。以形形心。惟德之符。

祭劉雲卿文

嗚呼。雲卿而至斯耶。壽不過五十。官不過七品。而止于斯耶。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何辜于天。而奪
遽耶。既昇之才。而不昇之壽。何修于彼。而獨斬于此耶。嗚呼。哀哉。如君之才。無適不宜。小試所長。英英
稱。暫爲御史。自信不疑。奮聲直前。百諫不辭。既厄居陳。心和且夷。講道論義。飲酒賦詩。諸公交辟。請置
司。屈宰一邑。牛刀割雞。政聲籍甚。草木皆知。君遠北苑。棄我遺黎。父老遮道。毋以公歸。我公去矣。我民
思。桐鄉遺愛。葉邑立祠。既斥而復。謂將有爲。文章政術。百未一施。曾不踰月。而死亡之嗚呼。哀哉。君之
病。一僕自隨。君之妻子。適來京師。及其蓋棺。猶及臨之。嗟嗟。老母倚門望之。哀哀孤魂。夢寐見之。扶樹
家。何以告之。聞此訃音。何以處之。嗚呼。哀哉。維南山翁。文爲世師。令德之後。桂林六枝。君雖亡矣。有此
兒。復大其家。尙或似之。君爲不死。聊以慰之。嗚呼。哀哉。尙鑒。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十九

書啓

相府請王教授書

某頓首。啟。實佐教授先生閣下。阻奉仙標。渴思論道。敬佇下風。瞻系何極。先生嘉遁林藪。脫屣世榮。究大
易之盈虛。洞玄象之終始。道尊德重。名聞天朝。推其緒餘。可利天下。然君子之道。出處語默。何常之有。或
拂衣而長往。或潛跡以救時。故當其無事。則探薇山阿。餌虎巖岫。固其宜矣。及多難之際。社稷傾危。而不
顧蒼生倒懸。而不解。其自爲謀則善矣。仁人之心。固如是乎。某猥以不才。謬膺重任。四郊多壘。咎將誰執。
徒積愆汗。坐視無術。庶幾得明利害。而外爵祿者。在天子左右。同濟太平。今聖人明發不寐。軫念元元。屈
己下賢。尊師重道。歎先生之絕識。欽先生之高風。雖黃帝尊廣成之道。陶唐重穎陽之節。不是過也。雖先
生懷寶遺世。如某之不肯者。固在所棄。獨不念累世祖宗之基業。億兆生靈之性命。忍忘之耶。昔商山四
老。定儲嗣而暫來。謝安東山。爲蒼生而一起。今安危大計。非特定儲之勢也。敵勢侵逼。又非東晉之時也。
生民塗炭。亦已極矣。豈先生建策于明昌之初。獨無一言于貞祐之時乎。想先生幡然而改。惠然肯來。審
定大計。轉危爲安。然後披荊。拂雲。未爲晚爾。敬聽車音。某雖不敏。請擁篲而先之。方屬春寒。善加調

答李天英書

天英足下。自天英失意東歸。無日不思。況如三歲。向得來音。具悉動靜。爲慰何量。所寄雜詩。疾讀數過。擊
節屢歎。足下天才英逸。不假繩削。豈復老夫所可擬議。然似受之天。而不受之人。屢欲賞悃。誠山川間之
坐成浮沉。況勤厚如此。過望點化。僕非其人。筆拙思荒。自濡甚涸。況望餘波耶。豈以犬馬齒在前。欲俯就
先後進禮耶。聊布一二。所聞于師友間者。幸恕不揆。嘗謂古人之詩。各得其一偏。又多其性之似者。若陶
淵明。謝靈運。韋蘇州。王維。柳子厚。白樂天。得其沖淡。江淹。鮑明遠。李白。李賀。得其峭峻。孟東野。賈閔仙。又
得幽憂不平之氣。若老杜。可謂兼之矣。然杜陵知詩之爲詩。而未知不詩之爲詩。而韓愈又以古文之渾
浩。溢而爲詩。然後古今之變盡矣。太白詞勝于理。樂天理勝于詞。東坡又以太白之豪。樂天之理。合而爲
一。足以高視古人。然亦不能廢古人。足下以唐宋詩人。得處雖能免俗。殊乏風雅。過矣。所謂近風雅。豈規
規然如晉宋詞人。蹈襲同一律耶。若曰子厚。近古。退之。變古。此屏山守株之論。非僕所敢知也。詩至于李
杜。以爲未足。是實至于無形。聽至于無聲。其爲怪且迂也甚矣。其于書也亦然。足下立言措意。不蹈襲前
人一語。此最詩人妙處。然亦從古人中入。譬如彈琴。不師譜。稱物不師衡。上匠不師繩墨。獨曰師心。雖終
身無成可也。故爲文師六經。及左邱明。莊周。太史公。賈誼。劉向。揚雄。韓愈。爲詩當師三百篇。離騷。文選。古
詩十九首。下及李杜。學書當師三代金石。鐘王。歐虞。顏柳。盡得諸人所長。然後卓然自成一家。非有意于
專師古人也。亦非有意于專擯古人也。自書契以來。未有擯古人而獨立者。若楊子雲。不師古人。然亦有
擬相如四賦。韓退之。唯陳言之務去。若進學解。則客難之變也。南山詩。則子虛之餘也。豈遽漫汗。自師胸
臆。至不成語。然後爲快哉。然此詩人造語之工。古人謂之一藝可也。至于詩文之意。當以明王道。輔教化
爲主。六經吾師也。可以一藝名之哉。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揚子雲。韓愈。歐陽修。司馬溫公。大儒之文也。僕
未之能學焉。梁肅。裴休。晁迥。張無盡。名理之文也。吾師之。太白。杜陵。東坡。詞人之文也。吾師其詞。不師其
意。淵明。樂天。高士之詩也。吾師其意。不師其詞。然吾老矣。眼昏力衰。雖欲力學古人。力不足也。足下來書
自言。近日欲作大字。然滯于藏鋒。不能飛動。詩欲古體。然僻于幽隱。不能豪放。足下自知之。僕尙何言。然
藏鋒。書之一端。所貴偏學古人。昔人謂之法書。豈是率意而爲之也。又須真積力久。自楷法中來。前人所
謂未有未能坐而能走者。飛動乃吾輩胸中之妙。非所學也。若世人能積學而不能飛動。吾輩能飛動而
不能積學。皆一偏之弊耳。東坡論王十八草書。似鶯哥嬌啼。數日相見。曰。此書何如。曰。乃秦吉了耳。足下
之書。毋乃近似之乎。精神所注。間出奇逸。稍息之際。如病瘵。腫得免秦吉了足矣。想常捧腹大笑也。寄來
詩如長河老秋凍。馬怯冰未牢。河山冷。日暮風更號。晨井凍不響。誰料寒士饑。天慶玉山禾。不救我
馬腹。塵埃汨沒。伺候工。離騷不振。振魚。風雲誰復話。蒼苔不圖屠猪。哀屠龍。挾棧。擗管坐空堂。伊優堂
上。酣歌鐘。乃知造物戲兒童。不妨遠目逐孤鴻。莫怪魏狐無所容。此去未許江船東。五經不掃途。窺窮門
庭。日日生風。風。太阿剖室。砥以石。坐掃鵝鵝。搖天雄。巖椒鬱鬱。日夕生陰。雨雪。編夜。秋黃老。林人。煙墨突

機徑雲深。造物開巖地。巖巖開劍壁。苔花張古錦。霜葉老秋碧。日夕雲霞陰。風鼓泉湧石。馬蹄忌曉曉。橋道生荆棘。盤盤出井底。回首恨如失。長老不耐役。底事挂陳迹。披雪出山椒。白馬表林隙。其餘老昏殊。不可曉。然此迄今大成。不過長吉盧仝。合而為一。未能以故為新。以俗為雅。非所望于吾友也。昔人有吹簫學鳳鳴者。鳳鳴不可得聞。時有鳥音爾。君詩無乃鳥音乎。向者屏山嘗語足下云。自李賀死二百年。無此作矣。理誠有之。僕亦云然。李公愛才。然愛足下之深者。宜莫如老夫。願足下以古人之心為心。不願足下受之天而不受之人。如世輕薄子也。與足下知心。故道此意。幸少安毋躁。

答麻知幾書

知幾足下。相別數月。瞻日不思。山川遼闊。致稽裁布。人至。辱長書。累幅。意既勤厚。殊慰馳想。不審比來舊疾差減否。甚懸懸也。聞御榜到日。足下與李濟之適同榻。一升一沉。不能不慨然也。然此亦何足置懷。前者足下與李欽叔各魁省貢。羣口嗷嗷。爭為毀譽。及欽叔連中兩科。然後澹然心服。如使足下一第後。試制策。試宏詞。當與欽叔並馳爭先。未知鹿死誰手。豈可成敗論士哉。僕少時被黜。應舉。感戚若不復堪處。然窮達自有數。顯晦自有時。以今觀之。向之戚戚者。何其安也。足下又以平生孤苦百狀。有求驚得鳩。種稷得稗之說。天生大賢如足下者。必將有用。又安知今日之窮。天將昌其道。非足下之福耶。若得一器淨水。照足下宿命。還本知見。當不出此言也。足下生知夙習。再來人也。三生學道。豈不知此。大抵自古才人多特一時。聰辨少積。前路資糧。故昔謂之福慧兩足。足下無乃近此類。尙何怨耶。假使吾輩萬一臨死生之際。亦當安時處順。況未至是耶。足下所喜韓子歐子之學。固為純正。如退之或二鳥賦。上宰相三書。亦少年未知道時語也。其後諫佛骨南遷。若與生死利害相忘者。然過黃陵廟求哀乞靈。恐死瘴霧中。亦學聖人而未至者。今之士人。以綴緝聲律為學。趨時乾沒為賢。能留心于韓歐者。幾人。僕固不當洗垢求瑕。若孔子于子貢。顏淵問答。有不容何病之語。第恐孔顏不爾爾也。因論聖賢之分。偶及之。至于所謂為忠誠。為謹廉。為放逸。為耿介。豈以窮達而異心哉。足下又謂山林有至道。芻蕘有至人。可隱可顯。誠哉是言。當今之世。豈必忘言如達摩。談道如莊生。然後為得也。談道吾敬常先生王賓佐。談禪吾敬萬松秀玉。泉政論醫不及。僕企實任子山。經學與文章不及李之純與足下。如足下一病。自不能療。便謂舉世無知醫者可乎。足下易學。自可忘憂遺老。至于釋老二家。勿謂秦無人。開頗善雜學。然慎所以習之者多難之。世有益成括之徒。常敬而遠之。足下才高識明。過僕數倍。固不當為此喋喋。亦期有以告教我也。方屬新秋。善加調攝。不宜。

遺太醫張子和書

天有六氣。以生寒暑燥濕風火。故醫家治寒以熱藥。治熱以寒藥。二者不可偏廢。往時吳楚之人。喜溫藥。初虞世論之詳矣。本朝大定間。河間劉守真號精素問。多用涼藥。以矯一時之弊。施之于膏粱之族。飲食厚而腠理密。頗得其便。而味者用之。至以殺人者多矣。太醫張子和嘗以破附子七枚。以糖卷餅餌。而食之。佐以古人蒸炙之法。以起人煙。一病。用意健矣。論者以為喜用涼藥。未必然也。然醫者人之司命。不

可不慎。辨醫說以遺之。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二十

題跋

跋東坡四達齋銘

東坡先生人中麟鳳也。其文似戰國策。間之以談道如莊周。其詩似李白。而輔之以極名理似樂天。其書似顏魯公。而飛揚韻勝。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竊嘗以為書仙。屹然鳳凰。巨麓之欲前。軒然飛動。大鵬之孤奮。狼不常道。長松臨淵。其巖勁之象。雄渾之狀。大臣正色。抑不可屈。凜然如見其叱。希烈而謂祿山也。千石之鐘。萬石之簾。鏗鏘鏗鏘。儼然如見其宮廟之懸也。如偃而復植。如墮而反妍。秋風水波。春山雲煙。此猶可略而言。至于字外匠成風之妙。筆端透具眼之禪。蓋不可得而傳也。觀其胸中空洞無物。亦如此齋。廓焉四達。獨有忠義。數百年之氣象。引筆著紙。與心俱化。不自知所以然而然。豈非得古人之大全也耶。

跋米元章多景樓詩

海岳老人書。唯華陀帖與多景樓詩。最為豪放。儼然如枯松之臥澗壑。截然如快劍之砍蛟龍。奮然如龍蛇之起陸。矯然如鷗鷺之盤空。烏獲之扛鼎。不足以比其雄且壯也。養由基之貫七札。不足以比其沉著。

痛快也。千石之鍾。萬石之履。其厚重有如此者。浙江之潮。涿鹿之戰。其噴薄蹴踏有如此者。鍾王之清潤。歐虞之簡潔。顏柳之端嚴。誠為鮮儷。至于堆入九軍。氣凌百代。而于古今有一日之長。其筆陣之堂堂者乎。

題涪翁草書文選詩後

涪翁參黃龍。有倒用如來印手段。故其書得筆外意。如莊周之談大方。不可端倪。如梵志之翻著襪。刺人眼睛。一夫九首。方相四目。雙一足。能三足。猿鼻。蝨食木。巨石狼老。拼秃。恢詭。詭怪。千態萬狀。然涪翁自謂中年以草書名世。惟東坡以為俗。此其暮年書也。能知東坡之所謂俗。則知涪翁之不俗矣。

題東坡書孔北海贊

黨錮之禍。豈不哀哉。此非獨小人之過。亦君子之過也。方梁冀跋扈。朝廷不能制。五侯誅之。自是宦者用事。其後人主幼沖。女主制政。繼以桓靈之不君。則其勢不得不權在宦豎。而天下賢士。疾之若仇。非朝士誅宦官。則宦官誅朝士。必矣。及黨錮禍起。君子既去。而小人亦無以自立于世。自後英雄得志。假外兵以除內難。董卓既沒。曹操繼之。孔文學雖有扶漢之志。勢亦難矣。何則。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意逆而名順。文學欲藉英雄以誅君側之惡。善而名逆。加之如操者。苟可以竊其智巧。則亦無所不至。而文學不過正義明道而已。操之姦雄。有所不為。是以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理固然也。東坡謂文學使劉備誅操。無難。蓋亦有激而云。坡作此贊。實亦自況。元祐之黨。僅類黨錮。元豐之政。初亦有為。但荆公新法。不合人情。溫公繼之。力革前弊。然紹聖崇寧子也。一旦使子改父道。小人得以藉口矣。向使如范忠宣輩。稍變其不合者。漸以圖之。庶幾少安其子孫。亦安能為其父而咎其王父者哉。惜乎慮不出此。而使賢士竄斥。略盡國隨以亡。亦君子之過也。然坡公身愈斥而氣愈不衰。坡嘗稱太白雄節邁倫。高氣蓋世。余于東坡亦云。

題異壺圖

李道人蓄異壺。求詩于諸公。聞雖兩牛腰。猶未厭也。某笑曰。子能體壺之虛心。一詩足矣。何以多為。恐子未知虛心之說。試為子言之。夫天下事物。是非得喪。憂樂。置一毫于胸中。非虛也。忘己則忘物。忽然心鏡兩忘。此猶世俗之謂虛耳。若夫虛為有待。致虛極。則絕其待。靜為有對。守靜篤。則忘其對。此虛之至也。然虛心有道。惟誠能虛。不誠則為素隱。為矯激。至于吾道。則又不然。惟誠能虛。能虛能動。能靜。虛而不誠。則皎盈而不誠。則亢。動而不誠。則躁。靜而不誠。則惰。皆非道之正也。故曰。不誠無物。子歸試以是求之。

書雷司直奏續後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其所以陷溺其良心者。士大夫愧于名爵。庶人則惑于利。至其甚者。玩人性命于掌股之上。恬不介意。是誠何心哉。此時人欲蔽塞深鋼。與物隔絕。知己而不知彼耳。然亦知之不審也。世未有食鳥喙者。以其殺人審也。酒色殺人。則不知戒。知之不審耳。白晝操刀。為利殺人。士大夫必不為。以政事議獄。知其冤濫。則曲意為之。向為利則不為。今為名爵。則忍為之。相去一間耳。此之謂失其本心。亦知之不審也。明矣。雷君希顏。藏其先大夫為司直日奏。識一通。仁人君子。留情于垂死之魂。與哀于不報之

所。天其有不報耶。今希顏聰明英偉。能世其家。亦積善之報也耶。

書曹忠敏公碑後

儒者不言利。然周禮天官宰制國用。理財者半之。有利物之利。有貨財之利。顧所用如何耳。善乎忠敏公之言曰。豐財之道。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害財而已。故公之總利權也。號能稱職。求其所以致之之術。稅不及什一。兩稅之外。一無橫斂。不數年間。倉庫充實。民物殷富。四夷賓服。以致大定三十年之太平。公之功居多。此天下所共聞者也。又嘗聞諸長老言。公奏河東地瘠。民夥。與山東河北不同。乞減物力三十餘萬貫。從之。而碑未及載。當俟得其實迹。為公一書再書。而慶書之也。傳稱管仲之世紀也。宜哉。以其知取予也。今公之子若孫。位榮顯者甚多。蓋方興而未艾。則天之報施善人可知已。

題東坡與王定國帖

坡公書雖不學鍾王。而闢與之合。此帖氣壓王子敬。便覺李北海寄于繩墨。其合處乃似楊少師也。不知者至比徐季海。季海肯書李晉公姪女碑。吾知魯公必不書也。安得有坡公忠義不回之氣象也哉。

題楊少師侍御帖

楊少師勸其父不以社稷與人。此與魯公拒安祿山斥李希烈何異。故其書雖承唐末五季餘習。猶有承平純正氣象。此侍御帖乃有魯公座位帖筆法。論書當論其人工拙不足論也。況其工如是耶。

題楊少師書陰符經後

白頭瘡目。反妍其媚。被褐懷玉。反美其疵。豈蝨馬象。山崩川砥。寫出萬物之形象。而不以故自私。譬猶石以怪而供。木以環而杯。器以古而見貴。鬚以髻而增奇。奇奇怪怪。不可時施。書中之支離者耶。

題三仙帖

穎濱書如仲長子光。懷道遁世光而不耀。東坡書如魏鄭。占之遺直。嫵媚可愛。山谷書如莊周談。大方不可端倪。總而論之。如華岳三峯。蓮峯中峙。二峯旁迤。秀色無可採。又作讓也。使當時愛之如今日。又安有汝南之謫耶。

題竹溪篆

李監之篆。蔡中郎之八分。虞永興之小楷。陶謝之詩。六一公之文。妙絕一世。公兼而有之。抑可謂全矣。後數百年。不幸文字散落。獨此篆存。亦足以知予言之不妄。

題竹溪黃山書

竹溪先生篆第一。八分次之。正書又次之。皆當為本朝第一。黃山先生雙窠大字。體兼顏蘇。書畫雄秀。當在石曼卿上。草書如行雲流水。當在蘇才翁黃魯直伯仲間。非但不愧之而已。

題東坡乞常州奏草

唐虞坦有言。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顏尚書乞米帖。至今為萬世寶。東坡奏草。以薄田租給饘粥。乞常州安置。其後竟卒于常州。豈以田故耶。天留

此二帖以警世貪婪之徒耳。然則無德而千驥者，亦可恥也夫。

書東坡寄無盡公書後

無盡公少年爲御史，剛直敢言。魯直有霜風拂楓之句，至任提憲，坡又欲其肅責情吏，計非天資刻薄人也。然章惇當國，則助之力，抵元祐之黨，賴末年與蔡京辯，以是得時名。後之議者皆所不與，甚者又以爲奸邪何也。竊意奸邪未必然，殆學術不明之故也。自王氏之學興，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談，往往高目賢聖，而無近思篤行之實，視其貌恂恂而不可親，聽其言汪洋而不可窮，叩其中枵然而無有也。無盡公于佛若信有得矣，失之好異，法華以白華爲喻，公獨曰：優曇鉢華也。又自以爲三教大師，計其人必高自標置，雖東坡溫公不能滿其志，則不免有彈劾太過之失。至其甚則善人爲奸黨，其謂之奸邪亦宜矣。末流之弊，近世尙有以溫公爲奸黨，以歐蘇爲不知道，此皆處已太過，責人太深之敝也。士大夫學貴深博，行己自淺近，始庶幾腳踏實地，無躁等虛浮之咎矣。

題不伐書後

此田不伐書也。後一幅，頗有東坡醉草風味。予嘗論杜牧之石曼卿秦少游雖寓之詩酒，其豪俊之氣，見于自著，終不可沒。但命不偶耳，使不伐修潔，不失爲才大夫，願以小辭自意，惜哉。術不可不慎也。

題巫山圖後

昔宋玉賦高唐之事，其意言山水之峻激，林木之振蕩，鳥獸之號呼，足以使人移心易志，以譏襄王之荒淫。神志既蕩，夢與神遇，以無爲有也。其卒章言覽萬方，思國害，開賢聖，輔不逮，勸百而諷一，亦已晚矣。其後卒賦神女之事，豈荒淫之主，意不可以已耶。然亦玉之罪矣。惜乎無是也。後世不知者，遂實其事，乃知楚人事鬼尙矣。其後繪以爲圖，南拙公一作公得之，觀其筆墨秀拔，雲煙葱蔚，意必有神主之鑿，讀如此，無乃汗靈乎，是爲之辨。

題紫陽宮銘後

前人稱夏侯若文，別見孝悌之性，余亦謂柳侯射書，一出開濟之才，書心畫也，氣象如此，肯爲樞中哉耶。

跋山谷草書

文章不蹈襲前人，最是不傳之妙。華陶真逸承李杜之後，至更句讀，有三句五句之作，浩翁此書，殆有意于華陽之體歟。

題王致叔書稿叔夜養生論後

稽中散龍章鳳姿，高情遠韻，當世第一流也。不幸當魏晉之交，命之際，且又魏之族，婚鍾會，嗚呼！司馬昭以臥龍比之，此豈昭祕逆之賊，所能容哉。前史稱會造公，公不爲禮，謂會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以是銜之，向無此言，公亦不免。世人喜以成敗論士，遂以公爲才多而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過矣！自古奸雄竄伺神器者，鮮不維繫英豪，使不得遁，如中郎死于董卓，文舉死于魏武，司空圖僅以疾免，揚子雲幾

至辱身，亦時之不幸也。如公重名，安所遺哉。人孰無死，惟得死爲不沒。如會勸司馬昭誅魏室，既滅劉禪，遂據蜀叛，竟以誅死，若等犬彘耳。死與草木同腐，而公之歿，以今望之，若神人然，爲不死矣。尙何嘗爲故備論之，至于書之工拙，復何足云。

題南隱書後

岳岳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夫如何三字，幾不成語，然非三字，無以成下句。有數百里之氣象，若上句俱雄麗，則一李長吉耳。此前人論詩也。論書亦然，學南隱者，當以是參之。

題黃山書後

予嘗評黃山書，常在黃魯直蘇才翁伯仲間。議者未必爲然。今日李欽止來與余合，且云子美有宋初詩人氣象，浩翁圓熟若此，論氣韻當不相上下。復觀竹筴跋公書云：得法在魯公後，得趣在魯公前。三十年後，當有知者。

又題學易先生詩，未可以江西詩派論也。

跋劉伯深西巖歌

歌云：西巖逸人以天爲衢兮，地爲席茵。青山爲家兮，流水爲之朋。饑食芝兮，渴飲泉。又何必有肉如林兮，有酒如淵。世間清境端爲我輩設，吾徒豈爲禮法繩。少文搜翠峯山響，太白弄明月清波澄。人間行路是處多炎熱，如河水泉山後六月赤，腳踏層冰。

南山翁子伯深，西巖歌，置之古人集中，誰能辨之。所謂不拘禮法，非如晉之狂士，公未及五紀致政，臨終不亂，蓋有道者。公又有詩云：身將隱矣，文何用人不知之味，更真，尤可諷咏。

題米元章修靜語錄引後

米元章知淮陽，預知死期，以香木爲棺，置黃堂上，飲食起居，時在其間。及期，召吏民所親厚者與之別，索紙書云：來從衆香國中來，去當衆香國中去。擲筆而化。北山程致道所作墓誌銘，及洪邁夷堅志所言如此。世皆知元章能書，書一藝耳，亦何足道。然非有仙骨，視聲色富貴不足以繫其心者，亦不能造微入妙。嘗見元章奏札，以連水令彈宰相章惇植黨擅權，已知其英氣不屈，及觀修靜語錄引，深入理窟，又言懷老後來瞎了正法眼，南山二老始判真魔，乃知此老遇見正師，具擇法眼，臨行洒落，固不徒然。昔鳩林政公禪師亦符此意，力欲遠承雪竇，扶樹雲門一枝，不幸早世。當元章時，雲門臨濟二派大興，而今所言者，乃如此想，雲門兒孫不以爲然，又安知百餘年後，乃有賞音者。本朝臨濟一派，至觀公而絕，不傳一人，信知殺人，不割眼，乃能立地成佛，非兒女曹豸狗脚者，所能湊泊也。不肖詩書不及元章遠甚，至于他日臨行一著，預知死期，則未肯多讓。後辛卯可知，正大元年冬十一月十九日題。

閱閱題此帖後，謂元裕之言此語多觸忌諱，且不欲示人，某身後可刻之石，公以辛卯後一歲壬辰五月十二日病歿云。今此帖賣在河朔。

附

故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同脩國史。上護軍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趙公墓誌銘并引

元好問撰

唐文三變。至于五季。衰陋極矣。由五季而為遼宋。由遼宋而為國朝。文之廢興可知也。宋有古文。有辭賦。有經解。柳稷諸人。斬伐俗學。力百而功倍。起天聖。迨元祐而後。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虛而無用者。又復見于宣政之季矣。遼則以科舉為儒學之極。致假貨剽竊。奉合補綴。視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敗北之氣。沒世不復。亦無以議為也。國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預此選者。選曹以為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傳注則金陵之餘波。聲律則劉鄭之末光。固已古高爵而鈞厚祿。至于經為通儒。文為名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伯正甫出。于大學大丞相之家。學口見于字文。濟陽吳深州之風流。唐宋文派。乃得正傳。然後諸儒從而和之。蓋自宋以後百年。遼以來三百年。若輩承旨世傑。王內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楊禮部之美。王延州從之。李右司之純。雷御史希賢。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若夫不汨于利祿。不溺于流俗。慨然以仁義道德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沉潛乎六經。從容乎百家。幼而壯壯而老。怡然渙然。之死而後已者。惟我閑閑公一人。公諱秉文。字周臣。兩周其自號也。世為磁州滎陽人。祖傳。因公貴。贈正議大夫。上輕車

都尉天水伯。父甫。贈中奉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李又司諱其墓。述其先世以來詳矣。公幼穎悟。讀書若夙習。年十七預鄉試。弱冠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章宗明昌初。調安塞主簿。以課取選。鄆郡令。再遷。唐山令。丁父憂。用薦者及提刑司廉舉。起復。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術。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又言刑獄征伐。國之大征。自古未有。大臣以為不可。君獨以為可行者。坐譴。諫免官。未幾起。為同知岢嵐州軍州事。轉北京路轉運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萬公入對。上顧謂萬公。卿昨言天日晦冥。亦由人君用人邪。正不分。極有理。趙某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工書翰。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以北邊軍興。姑試之爾。泰和二年。改戶部主事。遷翰林脩撰。考滿留再任。衛紹王大安初。北兵入塞。勢頗張。王召公與待制趙資道論邊備。公言。今大軍聚宜德。宜德城小。列營在外。夏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秋若受敵。我將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深入。搆其虛。則山西之圍自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所必救者也。王不能用。是秋。宣德師以敗聞。十年出為甯邊州刺史。二年改平定州。前政苛于刑。盜賊無大小皆拏殺之。聞故將至。先拏賊死。乃拜赦。而盜賊愈繁。公為政每從寬厚。恥以榜掠立威。不旬月。盜賊屏跡。終任無犯者。歲飢。出俸粟為豪民倡。以賑貧乏。賴以全活者甚衆。及受代。老幼攀送。戀戀不忍。訣已出郭。復遮留之。再三乃得去。入為兵部郎中。兼翰林脩撰。俄兼提點司。天臺太常少卿。二月太白經天。公上封事。言天人之際。且謂歲八月當有人更王之變。時駙馬都尉南平父子當國。怒公以為妖言。置章不通。及期。王出居衛邸。如公言。尋授翰林直學士。宣宗貞祐初。中國仍歲被兵。公言時事可行者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大約謂中國無古北之險。則燕塞車駕幸山東。為便。山東天下富彊處也。且海道可通遼東。接上京。宋有國時。河水背由曹濮開滑大名東平滄海會濁流入于海。今改而南。由徐沛水行。處下視堤北二三丈。有建瓴之便。可使行視故堤。稍修築之。河復故道。則山東河南各敵兵雖入。可阻以為固矣。三代封建外裔。不能得中國之便。秦罷諸侯而郡縣之。無外禍而有不及期之禍。喻如秦銷鋒鑄。令民間不得藏弓矢是也。隱名城。令腹內州軍。不置樓櫓是也。在平昔若無患。及其弊。則大有土崩之勢。秦之勝廣。漢之張得。唐之安史是也。房瑄因祿山之亂。請出諸王分置諸道。祿山聞之曰。天下不可得矣。今就不能復三代之故。亦宜分王子弟置諸道。節度則山東有大河之險。有維城之固。而無燕近塞之憂。一舉而三者得矣。明年。上書請為朝廷守殘破一州。上以公宿儒。當在左右。不宜補外。不許。貞祐四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明年轉侍讀。與定中。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同修國史。知集賢院。明年知貢舉。坐為同官所累。一官致仕。有旨以卿嘗告老。今遂之也。公家居。上所以禮遇公者不少。衰時。命公以禪語為歌詩。遣中使問卿精神何如。往年不數日。復起為禮部尚書。兼官如故。公入謝。上曰。卿春秋雖高。以文章故。復用卿。公亦以身受厚恩。無以自效。願為天子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為上言。人主當儉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納焉。今天子即位。公再以年乞身。改翰林學士。修國史。公以上嗣德在初。當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開興改元春正月。敵兵由漢中襲荆襄。京師戒嚴。上命公為敕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公指事陳義。辭情俱盡。城下之役。國家所以感人心作士氣者。公與有力

焉。時公已老。日以時事爲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奏章。小則爲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己。竟用是得疾。以夏五月十有二日。春秋七十有四。終于私第之正寢。軍國多故。賻祭不及。大夫士相弔。閭閻細民。亦知有殄瘁之歎。越二日。權殯開陽門外。有侍也。積官至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先娶劉氏。復娶郭氏。並封天水郡侯夫人。前公卒。子男一人。名似。待缺御史臺掾。女三人。長。劉出也。嫁汝州防禦推官高可久。次。嫁衛州行兵部郎中石玠。次。嫁向書省令史張履。三。皆名進士也。所著。易說十卷。中庸說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十卷。揚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略十一卷。列子補注一卷。詩文號漁水集者。前後三十卷。資暇錄十五卷。公究觀佛老之說。既而得其指歸。嘗著論以爲害于世者。特其教耳。其徒亦樂從公游。公嘗爲之作文章。若碑誌詩頌。多至數十百篇。晚年錄生平詩文。凡涉于二家者不載也。大槩公之文出于義理之學。故長于辨析。極所欲言者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自放。不守一律。律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古詩。則沉鬱頓挫。似阮嗣宗。真澹簡淡似陶淵明。以他文較之。或不近也。字畫則有晉魏以來風調。而草書尤神絕。殆天機所到者。今宜徵舜卿使河遼。夏人多問公及王黃華起居狀。朝廷因以公報聘。已而輟不行。其爲當時所重如此。公之葬也。孤子似以好問公門下。因來徵銘。因得考公出處。而竊有所歎焉。道之傳。可一人而足。所以宏之。則非一人之功也。唐昌黎公。宋歐陽公。身爲大儒。係道之重。然且有黃甫張李曾蘇諸人輔翼之。而後挾小辯者無異談。公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主盟吾道將四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不知富貴爲何物。生河朔。鞍馬間。不本于教育。不階于講習。紹聖學之絕業。行世俗所背馳之域。而無一人推尊之。此文章字畫。在公爲餘事。自以徒費日力者。人知貴之。而不知貴其道歟。桓譚有言。人賤近貴遠。親見揚子雲。故輕其書。若使更閱賢善。爲所稱道。其傳後世無疑。譚之言。今信矣。若公者。其亦有所託乎。銘曰。

盜水集補遺一卷

郊縣文廟創建講堂記南陽府志

古之興學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王者君國子民。必以教學爲先。三王四代。所以循繼而不易焉。降及秦漢。郡縣天下。雖政異制。而學則代代開設之。迨隋唐以來。設科取士。公卿將相。多繇此塗。而出。則學校之興。所以熾焉。皇朝自大定累治重熙之後。政教脩明。風俗臻美。及明昌改元。嘗詔天下興學。制郡之上。官爲脩建。諸縣聽從。士庶自願建立。著爲定令。由是廟學在處興起。汝州郊縣。屢爲兵火。廢毀蕩然。宜聖廟僅存。而文武舊風。特帶地矣。泰和乙丑歲。余官汝州幕。秩滿告老歸。因過郊城。嘉其形勢。據嵩之陽。汝之陰。薪炭魚米之易致。故樂居焉。偶得廬舍。鄰宜聖廟之西南隅。愛其廟中楹柏森鬱。相其林。計閱世已百年矣。其廟之前。中門兩廡。乃明昌間邑士賈驥之率衆而興建。殿後隙地。但楮殺成叢。爾余因寓講堂於東廡。傷其殿階之前。爲非肅之地。而通人來往。多有褻瀆。乃分兩廡。向殿之兩架。南北起巨墻。仿以粉壁。繪七十子之像。四隅起垣。以斷行跡。東西峙二小戶。以時而啓閉。釋奠姑得嚴靜焉。主簿李君元英。自下車謁廟。頗有修舉意。先以祭器敝壞。不堪羞薦。取泮庠規制而更造。作蓮豆匱。得一新之。簾障香案。皆增置之。會余兩廡功畢。嘗曰。廟已嚴潔。而學舍猶闕。指後之荒邱曰。可以建講堂齋舍。但助緣立功。未得其人耳。有里人之豪於財者。王鐸。聞其義而赴焉。先售大廈三楹。移爲講堂。繼有同里張毅

董璋輩有子皆業儒亦頗來助相與勸化具疏以聚其貨得錢十萬大材二百餘根小樣木三百餘條材既斯備功可斯興適有寓居劉濟昔夷門之良賈也於營造事多見而能故舉以督工焉大概則裏李君之成規於堂之左右各起兩楹為齋舍列屬于南北啓門於堂中以限學徒之出入也堂後貯廳製嵌面相對如連場其欄楯軒窗以便賓客之款密廊後橫舍上平其頂中鑿戶牖而風月四達如虛舟焉以容講經者之憩息也通接武之地畫墁以雙堂前石欄階階級以分賓主之登降也環垣十堵周而為圍以圍藝圃於其中垣之外東構庖廚西置廩庾則會文之所需斯無闕矣足以待里中好學之俊秀作或文行而出其材焉由是廟學始分亦皆嚴潔而完具矣前三門之外西五十步即市南之通衢起土三尺上構過門樓題橫榜獸吻鸞登檐壯麗丹碧煥爛為一邑雄觀所以警化邑人而起嚮善欽敬之心也豈徒為哉李君字材與秦和葵亥歲登進士第許州臨潁縣人縣有廟學毀圯已久更數政視之蔑如也君之適父適兄慨然出己貨而獨辦脩完數年間廟貌學舍畢備士類庇賴而得進學於中李君榮登科甲出仕宦途今則能舉斯事蓋積善之家其義風之傳亦有素矣是役之興也起於今歲之三月迄於十月而落成既畢督工者請記輒撰其實而直書焉秦和八年冬至日記

手植樹刻像記

天地否而復泰日月晦而復明聖人之道屈而復亨六籍尼於秦至漢而復興王道屈於晉宋齊梁陳隋之間至唐而復興此自然之理也貞祐初兵革擾曲阜焚孔廟聖道之廢興固不係於一木之存亡新宮火三日哭重先祖之居也況聖師之手植乎衍聖公收其煨燼之餘李侯刻而像之知尊事矣若夫茂其德封而植之是聖道常在也豈特一木哉三年六月晦門弟子趙秉文謹記

自書擬和章蘇州詩跋

石擬和章詩幾廿首數年前致政時作今歲過超化少林意欲卜居病未能也正之郎中送此幅補者用鑿糊不能書書不成字重遠雅意勉強作此

驕子跋驕子

衍時佛法未入中國而此寺多用佛語蓋好事者依託為之非本書也相傳亡宋有山東時一僧泛海得之海島石室中豈即此僧為之者歟開閉居士題

漢開惠長韓仁銘跋金石錄

此碑出京索間左氏傳京城太叔之地榮陽令李侯輔之行縣發地得之字畫宛然頗類劉寬碑書也韓仁漢循吏蚤卒不見於史而見於此非不幸也李侯亦能吏天其或者為李侯出耶抑偶然耶夫物之顯晦有時猶士之遇不遇也向使此碑不遇李侯埋沒於荒烟草棘中得為礎為瓦足矣吾聞君子之道關然而日章然自古賢達埋光遠采墮滅無聞亦何可勝數抑有時而不幸也後千百歲陵谷變易獨此碑尚存李侯之名託此以不朽亦未可知也正大五年十一月二十有一日

與楊煥然先生書中州啓

通水集補遺 一

二五三

某拜啓某國士大孝几下中前道過京兆承不遠相從談話終日極有開發遠別以來不勝傾向意想秋盡復得會而不意遽遭變故荼毒之哀辰下伏想苦塊之餘孝履支幅某眼疾如昨承遺人函足千里外送眼藥良感意勤伏冀贈以柳義段子悚愧悚愧論語未有印者欽叔西行不知有餘者否孟子解先寄去中庸大學相次了呈續當寄呈足下高才博學留心經學研究聖心宜矣科舉之學有命存焉不足置意張子充府試試官未出院比緣會晤伏冀為遠大節哀順變不宣

與楊煥然先生書中州啓

某啓上某先生函丈書來具審動靜之詳兼承惠簡知感知感某眼昏如舊繼以石氏女子化去心意殊不樂以是郡下未能照管論語及中庸未有紙印即續當寄去次陝右經義已薦四人詞賦未可知想中選多矣皆足下誘掖之力欽羨今之士人少問學但知為己其於為人蔑如也古人得志雖一邑丞簿亦可為人量力而已未得志教人以善亦行道之一端也足下才高識明當以孔孟之學啓導一方萬一未遂亦不虛生也至祝未由披觀切冀為遠大壽重萬一不具

德運議大金德運圖說

右秉文議除與編修王仲元相同外竊詳聖朝之興併滅遼宋俾宋二主遷其實器宋為已滅章宗皇帝宸斷以土繼火已得中當宜不可越宋而遠繼唐以此看詳止為土德是為相應須至申者貞祐二年二月日翰林直學士中大夫趙秉文狀

乞伏村堯廟碑

夫道足以為萬世法而澤足以為萬世祀是將有以備制法關百聖參天地之化育後天地而不亡者矣故堯村為獨夫而仲尼得通祀景公有馬千駟民不稱夷齊到今稱之德之在人焉可誣也況乎有聖人之德都聖人之位道出百王之上而教傳百世之下者哉傳曰惟天為大惟陶唐則之今夫日月星辰之昭回雷風雨露之振蕩寒暑陰陽之變化春生而秋殺明來而晦謝以終始萬物者豈非天之化也哉今夫君臣父子之懿仁義道德之實金木水火土穀之用壯者力於作老者休於廬生者養而死者葬以衣破天下後世者豈非陶唐氏之遺化也哉陶唐氏之化在於斯民日用之間有莫能名其所以然非天也耶然則去之千百世如將見之廟而字之尸而祝之以鼓舞斯民者亦天也是非所謂不亡者耶嘗謂帝之德當世思之可也後世何自而思之賢者知之可也野人何自而知之備邦饗之可也他邑何自而饗之賢之說食必嘔說穢必唾此亦人之情也有人於此暴其人之孤識與不識必環視而怒旬旬而往救之親與不親必相顧而歎親非在己而喜怒為用凡所以為彼者在為我而已且夫帝既外其身以先人亦所以為天下後世是故教莫正於敘雍倫降二女以刑家則志在和萬邦矣義莫公於傳神器舍其子以禪舜則志在為蒼生矣德莫大於振大災治大水以命禹則志在利萬世矣功施於彼而利及於此思加於當時而廟食於後世生而不以黃屋為心沒而享崇軒之貴生而不以彩椽為飾沒而都華構之安康衢古語也後世里歌社舞笙簫噲雜有遺音者矣士鏞土簋昔所御也後世山肴野蔌瓊蕪苾芬有遺

通水集補遺 一

二五五

味者矣。易曰：成也。夫成而至於有心，則不足以有成矣。相之西六十里而遠，有桑落曰乞伏。帝之廟在焉。西挹太行，北枕漳水，古木森然。上閱漢晉，居人張伯厚等，易其椽棟之摧折者而新之。治其垣墜之毀缺者而復之。廟成，謁文於僕，竊惟相古邑也。若殷王甲之居相，文王之居美里，皆有祠廟，載在祀典。獨唐帝之祠，義若無所出，意其神不相於茲土也。願嘗以爲帝之神，如雨露之在天，水泉之在地，何所往而不存。獨惠彼而遺此，豈理也哉。嗚呼！以如神之智，變化往來，其有方乎。以如天之仁，徧覆包涵，其有殊乎。以歷象授時之政，安知不佐歲功以成物乎。以博施濟衆之心，安知不相明天子以惠茲憐獨乎。生而被其恩，沒而猶被其賜，展敬乞靈，烏可已也。敢爲之銘。銘曰：

鬼神雖旺，伏義受圖。人文權輿，彝倫攸敘。五教敷敷，唐文煥乎。披昏扶塗，藥民之愚。有典有謨，位非我娛。萬民其孚，丹朱其疎。陸水其都，人甯其居。吁嗟都俞，恩漸於膚。今其已夫，祀焉忽諸。遺祠路隅，田疇耕夫。或祝或巫，白馬彤車。清風肅如，神來有無。清漳之域，歲熟一區。神遊藪孤，明昌有道。千載同符，擊壤康衢。走不知乎金之世，陶唐氏之民歟。

鄧州創建宣聖廟碑 正天七年 南陽府志

三代而上，兵農爲一致。三代而下，文武爲兩途。在昔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孔子相魯，齊人歸疆。古者用師，必受成於學。其在詩曰：在泮獻賦。此其效也。自秦壤井田，而兵農始分。戰國縱橫，而文武爲二。降周迄漢，異端並起。儒墨道法，名法陰陽，分而名家。以六藝爲經，傳章句之學。歸之儒流，不知六藝者，夫子所以教唐虞三代之道，乘流之所從出，而儒爲之源也。聖人得其全，諸子得其偏。後世偏聽曲說，沿其流而忘其源。用其偏不得其全，緣是歷代治蹟，常出於一切之政，而不知本於聖學之傳。無復治古氣象者，良以此也。皇朝有天下，百有餘年，東漸於海，西極於流。北距京師，五千餘里，而遠南界襄鄧，鄧爲重鎮。兵興以來，又以師臣分統，或兼領之。緣是鉅公偉望，相繼接武，而逸備未撤。其於興學彰化，蓋有意而未暇也。今節度使行元帥移刺金紫公之與，是州也。以詩書之肖，總熊虎之任。下車之日，百廢具舉。歲在乙丑春，奠謁於廟，顧視祠宇頽廢，公用惕然曰：古之時，治出於一。有武事必有文備，今軍政修理，而宣聖廟廷以兵火之餘，鞠爲園蔬。姑寓於蕭公之祠，莫講無所。甚非所以尊師而重道也。迺諫於里之父老，洎在學之諸生，僉謂東南夷壤，文明之地。故廟遺址存焉，因謀之左右執事者，即而新之。乃俾經歷房維楨，知事大誌。提控劉天山，董其役。劉君即故右丞公之孫，智思明達，殊有鳳毛。修唐鄧二城守備樓堞，尤爲有法。以是委之。而動與公合，弗亟弗徐，役不告勞而功已成。凡爲殿八楹，賢廊三十楹，講道之堂，肄業之齋。前三其門，暨廚庫窗，色色嚴備。會將告成，鄧之士子有游梁者，以公之才之德之勳，而又創此美事，其意以爲鄧封密邇江漢，未沾聖教，而學舍荒蕪，甚非開闢風化之實。仰助聖朝，修文來遠之意也。以告衆文曰：郡有賢帥如此，美而不章，亦士大夫之責也。請爲文以記其事。且以啓西南士子之良心，乃書而告之曰：自功利之說興，入仕者以簿書獄訟爲聽斷之計，而不知正誼明道之實。爲士者以絀章繪句爲進取之階，而不知治心養性之術。子亦嘗聞聖學之傳乎。人皆有良心，與聖賢同。其所以喪其良心者，利欲蔽之耳。

是心一萌，則與物睽隔。貴我而賤彼，喪己以逐物。由是趨世苟合，既得患失，無所不至矣。若夫君子則不然，得志則行其道，不得志則閉門守道。甯可凍餓死，終不以一身易一囚之命。况其大者乎。此吾先聖先師之所傳，而後學之所當致知而力行者也。且系之銘曰：

治出一源，道喪而歧。士不知兵，武臣用奇。葛爾小醜，以殺爲嬉。積骨成山，膿血成池。腥聞於上，上帝憫之。命吾聖人，一篲笞之。矯矯虎臣，莫是南士。綸巾綬帶，折衝樽俎。在昔平吳，侯牧候羊。亦以范公，出鎮南陽。鄧人所瞻，蓋其直。肅肅其嚴，邦人熙矣。邦風移矣，曾是南鄙。化爲闕里，聲教所漸。爰暨朔南，朔南格被。來獻其琛，正大七年四月一日。翰林學士資善大夫同修國史趙秉文撰。

利州精嚴禪寺蓋公和尚墓銘 唐河志

臨濟自佛果沿而下之，至於佛日。自四明派而上之，至於佛鑑。俱出於五祖演，而佛鑑傳四華鼻。長傳四明遠，遠爲今北京松林北邊第一祖師。四明之孫，微公之子也。張其姓諱圓蓋，永昌阜俗人。十九棄俗而僧，廿棄律而禪。參玉泉名公，安寶公。以機緣不契，退而歎曰：大丈夫肩荷佛祖未生前大事，直須全身放下始得。遂退居靈巖佛髻山，結茅棲隱者數載。山空無人，以水流雲飛爲受用。久之，梅子將熟，詣北京謁微公求印證。公初不之許，既而不參而參，無得而得。一日，舉黃龍心正不妄動話，師以頰舉，似有鐵樹開花之語。公曰：可矣。汝其行乎。大定六年，始開堂於精嚴。繼席松林靈威。明昌六年五月，預告終期，跏趺而逝。茶毗之日，瑞彰舍利，戒定力也。俗壽六十有四，僧臘三十。師行域而方，故學者遵其道而儆其律。所居不過一二載，尋返舊隱。晚得瑞嗣，銘曰：



原序

集聖之大成者曰孔子。孟子子與私淑而亞於聖者也。集聖之大成者曰朱子。魯齋先生私淑以成其儒者也。孟子去聖人之世未遠，而先生之生距朱子之沒亦不過數年。議者謂先生之時之遇適與孟子合，而先生實慨然以孟子自任，故其對世祖，即述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而與權臣阿合馬論事，則持正不肯少屈。於王文統之言利，直以義爭之，其巖巖氣象亦有與孟子相彷彿者。若夫以王道望其君，合則圓，不合則去，與夫為太子師，恐坐講難行，不就職，其難進易退之閒，又庶幾乎於孟子有合也。故先儒謂先生之出處合道，由善學孔子得之，余謂先生之善學孔子，由善學孟子得之者也。雖然，先生有言：吾於小學四書敬之如神明，畏之如師保，夫以先生之敬畏四書，是敬畏孔孟也。先生之敬畏小學，是敬畏朱子也。舍小學何以至大學，舍朱子何以至孔孟。夫乃知先生之善學孔孟，又自私淑朱子得之也。世有善讀先生之書者，論其世以友其人，考其言而師其行，且敬且畏，亦如先生之於四書小學也。於私淑先生無難矣。

康熙戊子季春，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陳序

儀封張大中丞，以元老巨儒，來撫吾閩，設講舍，延文士，輯先儒遺書，次及許魯齋先生集。正朔奉以卒業，作而言曰：自孔孟以來，理學莫盛於宋。濂洛關閩之派，指不勝屈，降而至明，薛敬軒、胡敬齋諸先正，亦接踵起。若元、獨先生一人，當程朱氏之風澆微，而卓然自立，繼先賢之墜緒，譬如支大廈以一木，明孤月於中夜，非名世真儒，孰能與於斯。先生涵泳聖涯，慨然以道為己任，避亂轉徙，所至從游日盛，遇知元世祖，屢辭要職，惟為國子祭酒，則喜曰：是吾事也。教人專以小學四書，不尚文辭。去後，弟子服教弗衰。及退老於家，太子使人謂之曰：公毋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嗟夫！彼以先生存則道存，惡知先生往而道不與俱往乎。嘗覽其遺書，奏議、說書、雜著、諸篇，抑邪說，扶正道，皆悲天憫人，而覺世之所為作也。先生在太學時，手植兩樹於廟庭中，迄今列峙，與先生俎豆並垂不朽。吾輩望之，且肅然敬容，必恭敬止。而況先生手著之書，持天人之會，繼絕學以示來者，中丞公方倡明斯道，聞宋明儒脈，上逮孔孟，而烏得不為表彰，以公諸世。正朔老矣，學殖荒落，豈能與文章之觀，然而聞風興起，藹藹如見，則斯集也，獨能已於私淑乎哉。晉江後學陳正朔謹書。

許魯齋集目錄

卷之一

遺書

卷之二

奏議

上時務書二首

爲君難六事

雜疏四首

對御

卷之三

說書

直說大學要略

讀易私言

廣文獻公撰書說

許魯齋集 目錄

許魯齋集 目錄

論陰陽消長

小學大義

對小大學問

答丞相問論大學明明德

論生來所稟

答或問不遷怒

卷之四

雜著

答仲叔二首

論子玉請復曹衛

辨說

高疑字說

王生名字說

吳氏傷寒辨疑論序

祭鄒國公文

祭李文文炳文

國別譚彥清

呈丞相乞致仕狀

靜免京兆提學狀

書簡

與資先生

與耶律惟重

與子師可

與子聲義之二執事

與仲暉仲一二首

與友人

與孫謙甫

與孫伯玉二首

與張仲謙二首

與康宜撫五首

許魯齋集 目錄

代李和叔與兄子

卷之五

附錄

贈榮祿大夫司徒諡文正公制

大元敕賜故中書左丞集賢太學士國子祭酒贈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

魏國文正公許先生神道碑

卷之六

元史本傳

國學事迹

古今儒先議論

許魯齋集卷之一

元 許 衡 撰

遺書

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榮枯瘁。人有富貴貧賤。風雨露雷。無非教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亦無非教也。此天地所以造化萬物。日新無敝者也。

慎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箇思字。君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青可乎。惟知故能思。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即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極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先賢言語皆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爲而言者。故或不可爲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惟聖人言語。萬世無弊。雖有爲而言。皆可通行而無弊。

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人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閒斷。便是不敬。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略也。

日用閒。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肆邪侈隨至矣。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即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

少差。不可不慎也。

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爲益己。以存心養性爲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爲能見微而知著。過人欲於將萌。

不聽父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爲不忠。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持原作可否之閒。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爲。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爲。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傷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

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天地閒。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偽。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養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修心自理。不問與他合與不合。果能自修。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

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若此。日用事爲之閒。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毀不可遽。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遽。處人須要重厚。待人須要久遠。願歲晏如何耳。一時一暫。便動搖去。從他做毀譽。後段便難收拾。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不虞無故而致譽也。無實而得譽可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毀至。必然之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名。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名者。

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譏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憐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即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爲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爲有實驗。而又無他日之弊也。

善惡消長。善少惡多。則長其善而不攻其惡。善多惡少。然後敢攻。治病亦然。痼疾之人。且當扶護元氣。至於聖人。於門弟子教養之際。亦如此。

教人使人。必先使有恥。無恥。則無所不爲。既知此。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

所慕。督責榮耀。皆其所以爲教也。到無所畏。不知慕時。都行不將去。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正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

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明義理。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異域。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爲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凡取友。必須向正。當切砥礪。有益於己者。若乃邪僻卑汗。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爲非者。慎勿近之。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誦經習史。須是專心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可因他而輟。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爲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爲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以此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閱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史未了。難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三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參以前漢文辭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

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著眼目。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爲樂乎。果能不墮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閒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之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黷亂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回。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

有家有國。所以立遠嗣無所爭者。出於無爲而分定故也。如走兔在野。人競逐之。積兔在市。過而不顧。此之謂分定。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爲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己。使人知恩威出於己。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爲光。及近日卻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樣。期於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雖得之。何益於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生靈蒙福。其可得乎。先王設學校。後世亦設學校。但不知先王何爲而說也。上所以教人人。所以爲學。皆本於天理民彝。無他教也。無異學也。

生民休戚。係於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爲先務。用既得人。則其所謂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善政。其於爲治也。何有大聖大賢。本末具舉。極其規模之大。盡其節目之詳。先勸小物。而後盡於大事。降此一等。亦豪傑之士。然舉其大。則遺其細。盡其小。則昏於大。材具稍大。便不謹細行。所以有材大便疏之語。謹於細小者。多不識大體。不能謀大事。用人者宜知之。後世功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進不去。蓋到此稍細密。亦精力有所不及。故須別用一般人。物。

傳記中人材。儼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才。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材。多是血氣用事。故多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能圓成不偏。

恐害己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於己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於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顯陰德何有焉。

天地閒。爲人爲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於天。

許魯齋集卷之二

奏議

上時務書二首

臣術誠惶誠恐。謹奏。呈時務五事。伏念臣性謙愚陋。學術荒疏。不期虛名。偶膺聖聽。陛下好賢樂善。捨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亦叨寵遇。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回奉德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庸。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思益萬分。但迂拙之學。本非求仕。言論鄙直。不能回互。矯趨時好。孟子以責難於君。陳善閉邪。乃爲恭敬。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其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遇。亦或有少補云。

立國規模

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況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爲之哉。古人立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繼屬而未一。有以便吾愛。於此爲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

勢難制必求其所以制。秦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卻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內主甚堅。日夏月靡，周還曲折，必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必有定則，可以言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謂之規模。國朝土宇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後漢金能用漢法，歷年最多。其他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國朝仍處遠漠，無事論此，必治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可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變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歷代聖王為治之地，則必咨嗟怨憤，諠譁其不可也。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一驗也。苟能漸之靡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於遠，則遲延虛曠而無功，期大於近，則急迫倉皇而不達。此規業垂統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常議此，此而不務，孰為可務。顧乃其安逸豫，乘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內撫唐虞，雖曰守成，實如規業，規模之定，又難於籌時矣。然尾大之勢，計聖謨神算，已有處之之道，非臣區區所能及也。此外惟當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與學練兵，隨時損益，裁為定制，如臣輩者，皆能論此，在陛下俯而堅守之，不離小人，不離小利，不貴近效，不惑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成也。

中書大要

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櫛不能自為，而能用人櫛與匕焉，是即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役庶務，將見日勤日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辦事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千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率執總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為能致氣味之美，莫不觀日月也，獨星官為能步曆食之數，得法與不得法，固難一律論也。有馬不能習，必借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物尚爾，況堂堂天下神器，可使不得法者為耶。古人謂為山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意正如此。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幸執優游靡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人為師，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人成法，反可違耶。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遠如古昔，然已仕者，便當頒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寬立條格，俾就序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汗濫，內專吏部，考訂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舍此則堆積壅

奪，參差屢展，苟延歲月，莫知所期也。俸給之數，絀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定，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益，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要，須深探古人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又在執政者得人與不得人爾，此則非臣之所能及也。

為君難六事

為君難六事：去邪、得民心、任賢、聽諫、慎始、慎終。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予之聰明，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之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界，聖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極不可為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說由來遠矣。為臣不易，臣已告之安重，至為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款陳於後。

【諛言】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聽言之難。知諛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安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進而自曉，括平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臣按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已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一身一心，酬酢之，欲其無失，豈易言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說者，今日所命，而後日自違之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驅勉，而無所持循，泯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況今之為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譏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為人上者，多樂舒肆，為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為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合而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矣。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為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

【防欺】人之情偽，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辨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也。故在上之人，難於知下，在下之人，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昔包孝肅剛嚴峭直，號為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奪，吏受賂與之約曰：令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問畢，果付吏責狀，因如吏言，分辨不已，吏人厲聲誨之曰：但受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掙吏於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為所賣，卒如素約。臣請此一京尹

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可勝既耶。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誣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強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摘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謀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亦不能也。

【任賢】賢者以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實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然或遭時之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之命之。況如腐甕。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任。有趨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尸位素餐。徒費廩祿。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也。又有難合者。為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人之心。賢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況泰邪佞。隴正惡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何望舉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自古及今。婦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大馬聖人。聞善即拜。登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馬猶尚警省。後世人主。宜何如哉。此任賢之難也。

【去邪】泰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慮萬狀。而人莫能知。如以柔言卑辭。誘人入彀。故千諛萬徑。而人莫能禦。如勢在高位。則近習者。人君不察。以諛為恭。以詐為公。以欺為可信。以佞為可近。喜惡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而泰邪之人。一於迎合。稱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雖然。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說也。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

【得民心】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宜然。然考之於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天下。其功大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繼政於洛。萬姓遠仇而去之。吁可怪也。漢高帝起布衣。天下之士。雲合影從。其因榮陽也。紀信至。橫生以赴。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與沙中。有謀反者。此又何耶。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也。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啓愛下。既如赤子矣。民之奉上。亦如父母矣。今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非所以為父母也。是以失望。秦楚殘暴。故天下叛之。漢政寬仁。故天下歸之。今高帝用愛。情行誅賞。非所以為

寬仁也。是以不平。推是二者。參較古今。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莫不類乎此也。大抵人君即位之初。多發美言。詔告天下。天下悅之。冀其有實。既而實不能副。遂怨心生焉。一類同等。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好。獨厚一人。則其不厚者。已有疾之之意。況厚其有罪。而薄其有功。豈得不怒於心耶。失望之怨。不平之怒。鬱而不解。雖曰愛之。惡在其為愛之也。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言也。一動也。舉可以為天下法。一賞也。一罰也。舉可以合天下心。則德光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奈何此道不明。為人君者。不喜聞過。為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

【順天道】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李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軒之風。為醇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基。猶歎偉歎。未見有此也。秦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靡滅。戶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為務。其憂也。不以己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其樂也。不以己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今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民用之或乏。恐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李出西方。禁出東方。去年冬。禁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咸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耶。天之樹立也。封君本為下民。故孟子謂民為君。君為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優在於下。優在於下。不也是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變已生矣。象已著矣。乖戾之機。已萌而不可遏矣。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右六者。難之目也。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為治。萬不能也。

雜疏四首

臣竊竊意國家自壬辰之後。便當詢求賢者。商論歷代。類業垂統之宜。參酌古今。稍為定制。使後世子孫。垂拱守成。此有國者之先務也。日習其安。已為不可。而其委任。又多殘民害國之流。壬寅以還。民益困弊。至於已酉庚戌。民之困弊極矣。困弊既極。殆將起亂。當是時。陛下有愛民之譽。好賢之名。聞於天下。望之如早之望雨。故先皇帝繼統。民皆欣悅。將謂信從陛下。選任善人。政更弊。以與太平。不意仍踵前失。再用此徒。委天下之民。使之刻剝。付天下之物。使之侵欺。大為失望。所賴者。分河南關中。得陛下委之諸賢。不一二歲。疲民大安。恩雖未普。而天下之心。已歸之矣。此曹長避威名。不敢縱橫。但於君臣骨肉之間。陰行譖慝。將為不利於陛下。但天命人心。皆在於此。故不得遂其願。然委付一事。實為不可。而其間節目。又少有不不可焉。其不可者。已在不可之中。不得為可。其不可者。是又不可之不可者也。淺見若此。未知是。否臣竊伏觀先皇帝聖旨。叮嚀懇至。其大要。欲事辦民安二者而已。然所委之人。惟能刻薄官民。阿附近要。肆為欺蔽。竊據權權。又烏知事之所以辦。民之所以安乎。自壬寅之後。民已困苦。至於已酉庚戌。民之

困苦極矣。虐政所加。無從控告。先皇帝在潛。故知此弊。及其繼統。不惟不見驅逐。且復大權而委用之。於此見欺。而所命之旨。皆屬不可。不必更於其中。有不可之辨也。借寇兵而資盜糧。不必指其兵曰執利執鈍。指其糧曰執新執陳。云云。

文帝雖喜賈誼之言。猶謙讓以為未遑。然終能舉行其說者。審而後發。發無不中也。民志定則不亂。下知分則上安。夫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則士安於為士。農安於為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一人。有可安之理。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湊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

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崇退讓。不尚勇敢。則無以取天下。不崇退讓。則無以守天下。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以不審也。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違事。喜之色見於貌。喜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觸事違事。怒之色見於貌。怒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後怒。先怒後喜。先喜是。則後之怒非也。先怒是。則後之喜非也。

號令數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是故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既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故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無不中節也。人之操君。必於喜怒。知君之喜怒者。莫如近愛。是在下希進之人。求託近愛。近愛不察。乃與之為地。甚至無喜生喜。無怒生怒。在上一人。獨以喜之怒之為當理。而不知天下四方。譏笑怨謗。正以為不當理也。最宜深念其失。在於不守大體。易於喜怒也。數變已不可。數失信尤不可。周幽無道。不長天。不愛民。酒荒色荒。故不恤。方今無此。夫何苦使人不信。

右四疏皆非全文。從刪裏錄出附此。

對御

至元三年二月二十有六日。檀州北李家莊後山上。見上面奉德音。實濟卿獨言。王以道當時。汝亦知之。何為徇情不言。豈孔子教法使汝若是耶。汝不遵孔子教法。自若是耶。往者不咎。今後勿爾也。是云是非。云非可者行。不可者勿行。我今召汝。無他也。省中事。前雖命汝。意猶未悉。今特命汝。人皆譽汝。想有其實。汝之名分。其斟酌在我也。國家所以無失百姓。所以得安。其謀讓在汝也。謂汝年老。未為老。謂汝年小。非小也。正當勉從事。毋負汝平生所學。安置尙幼。苦未更事。汝謹輔導之。汝有嘉謨。先告安置。以達於我。我將擇焉。

對曰。聖人之道。至大且遠。而學者所得有深淺。臣生平雖讀書。而所得甚淺。然既叨命。願罄所知者。言之。其所不知者。亦不能強也。安置聽悟。且有執持。告之古人言論。悉能領解。臣以所知者盡告之。但慮中有人聞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入其中。則難行。臣入省之日。淺見如此。未知是否。

許魯齋集卷之三

說書

直說大學要略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德是人心都有。這德性虛靈不昧。因後來風俗變化。多有昏昧了處。孔子所以說這在明明德。正是教後人改了那昏昧。都教德性明著。明德中。便知天地造化。陰與陽相為運行。中間便有五行。金木水火土。陰陽是春夏秋冬四季。春屬木。夏屬火。秋屬金。冬屬水。四季屬土。各十八日。木是仁。火是禮。土是信。金是義。水是智。夫婦是陰陽。人受五行之氣成人。天與人的仁義禮智信。仁是溫和慈愛。得天地生萬物的道理。義是決斷事物。不教趕不上。都是合宜的道理。禮是把體面敬重為長的道理。智是分辨是非的道理。信是老實不說謊的道理。這五件。雖是天與人的德性。箇箇人都有。人人各有稟受不同。稟得清氣多的。生得精細。稟得濁氣多的。生得不精細。便是蜜蜂兒有箇頭兒。便自理會得。那君臣的道理。大蟲豹子。不喫他孩兒。便自有得那父子的道理。雁大的小的。斷隨著成行。飛呵。便自有得那兄弟的道理。狗認得主人。便自有得那恩義的道理。雖是人後來。多被昏濁的氣。蔽得那德性不明天生的好聰明的人出來。教與萬民做主人。做師父。教道著人。教都省得他元有的仁義禮智信。不教昧了。其閒行得高了。人及不得的。做得大事。可以做聖人。行得較低處。可以做賢人。便如孔子道湯王去。

沐浴盆上寫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人身上有塵垢，今日洗了，明日又洗，每日洗得身上乾淨，若一日不洗呵，便塵垢生出來，恰似人心裏常常地思量呵，好公事每日行著，不教錯了，若一日不思量呵，恐怕便行得錯了。這的是那明德，有說那在新民呵，民是天下百姓，若不教不道，多是合仁處不仁，合義處不義，合禮處不禮，合智處不智，合信處不信，眼中只要見好顏色，耳中只要聽好音樂，口中只要喫好茶飯，鼻中只要聞好香氣，只要快活，一就把那心都使得這上頭去了，不問道理合與不合，只揀他愛的便做。此等人雖有人形，便與禽獸一般了。聖人出世，自己能明明德，見這般人，教與那天與的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將在前錯行了的，改過自新，這的便是新民。在止於至善，是那事最上等好處，且說朝廷跟前行呵，把心敬謹，便是爲官的道理。最上等好處，爺娘跟前孝順，便是爲子的道理。最上等好處，以至孩兒每跟前慈愛，便是做爺娘的道理。最上等好處，與人做伴當呵，信實不說謊，便是伴當其間的道理。最上等好處，這幾件都依著行呵，便是止於至善。一件事到跟前，心裏知有處置，便心定，心既定，更不動，便是靜。能心靜不亂，便是能安。能安呵，是處置便會的那不害怕的，不害怕的，不喜的，不喜的，不怒的，不怒的，不憂的，不憂的，不敬的，不敬的，不吝的，不吝的，不吝的，不吝的。一件把那一件道理窮究到是處，明日再去爲一件，又怨的窮究，今日明日，只管窮究將去，或看文書，評論古人是的是的，或是眼前見的事，思量合做不合做的，這幾般一件件分揀得是呵，便是格物。這般窮究了多，咱心裏都是會得，久而聞天下事，好的歹的，合做的不合做的，都省得了，心上明白，無些昏蔽，便是致知。誠意是那不自昧自己，不讓別人，便是誠意。如臭穢之物，人見便嫌，是真箇嫌，好的顏色，人見便愛，是真箇愛。此便是誠意，雖獨自坐時，也常把心來休教縱了。小人於人不見處，甚的歹句當，不做出來，及至見人口裏則說道，俺做好公事，卻不知道好人先自知他做得歹了，那肚皮裏肝和肺上事，都被高人見了，這般說謊呵，謊不過人，怎似那人誠實的心，正當當地，孔子道修身在正心，心是一身的主宰，心若主得正呵，身裏行得不錯了。若那心偏了呵，不合怒的便怒，不合喜的便喜，不合愛的便愛，不合怕的便怕，我若行得正，做得正呵，我又怕甚麼，怒也怒得是，喜也喜得是，憂也憂得是，比如怕呵，有幾般怕，便似做宰相的人，見朝廷行得錯了，便合諫，若朝廷怒呵，也不合怕死，若怕死，隨著朝廷行得錯了，不諫呵，便是不合怕的怕，不合怕的怕，便是箇不合進的進，不合退的退，一般意見，若事上不用心，眼前見也不明白，耳中聽也不分明，口中喫也不知滋味，心既正，身自修得正，身既修得正，家便可齊，齊家又在修身，身是一家的主，自己一身既是做得正，咱一家人，大的小的，親的，不親的，家法自然不亂了，若是自己有偏愛的，有偏嫌的，有偏怕的，有偏敬重的，有偏可憐見的，有偏小顧的，愛的不合將那歹處也愛，嫌的不合將那好處也嫌，更說比喻，爺娘愛孩兒好，不知孩兒每不是處，身上有一件偏向，便是不會齊家，齊得家事，便是治國的法度。治國又在齊家，凡人心既正了，身又修得正，在一家之中，爲父者慈，爲子者孝，一日在朝廷爲官，決忠於君，在家兄弟和睦，在外與人做伴當老實，心裏慈愛，顧著百姓，恰似親著家裏孩兒，每一般只要教百姓快活，便是自己快活一般。孔子道一家仁，一國興仁，如堯舜舜帝行仁，天下皆

行仁。堯舜，不行仁德，政事暴虐，待教天下行仁，百姓每怎生行得仁，上頭人不會教導，下頭人怎生學得，自古好人，都會自己身上尋思，自己心正，便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做得，有如平天下，在治國，若能以禮讓治國呵，必能以禮讓治天下，此這堯舜讓位於舜，朝廷衆官皆與讓，這的是孔子道，一家讓，一國興讓，天下皆道讓的呵，那裏有那相爭還報的道理，在上的敬老人，在下的便孝順，在上的重長上，在下的便敬長，上頭人恤孤念寡，下頭人便可憐見那孤寡，在上者，不以正禮使在下人，在下者，也不肯盡心以事其上，若不以正禮使在前人，在後者，也不肯盡心，若不以正禮使右邊人，左邊人，也不肯盡心，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若文人武人，都是這箇道理，聖人千言萬語，不過只是說這幾件的道理，這幾件的道理，須要用自己心，一件件體驗過，依著行呵，便有益，若不用體驗，便似一場閒話，也似這般說過去了，便無益。

一件錢穀，是國家大事，生財有節，道理，作生活者多，食用者少，做道者多，使用處不過當，這般呵，財常不關少。

一件，宋宰相呂正獻公，曾說做宰相，只理會錢呵，不是好事，百姓是國之本，財是百姓之心，多收斂錢財，必損著百姓，損著百姓，必損著國家，小人多收斂錢財，教君王見喜，君王不覺百姓生受，卻道國家有利，君王又道此人肯受天下怨，卻不知天下怨氣，只在君王處，因此上賢的君王，在事前處置得，不教生

孔子道修身在正心，道的是大學裏，一箇好法度，能正心，便能修身，能修身，便能齊家，能齊家，便能治國，能治國，便能平天下，那誠意格物，致知，都從這上頭做機關來，大槩看來，這箇當於正心上，一步一步行著去，一心正呵，一身正，一家正，一國正，這的便是平天下，的體例，這般心正的人，有那好句當，便肯向前去，做見那歹句當，便不肯向前去做，如那朱晦庵，解了六經，四書，諸家文字，許多生受了，他是箇正心的人，肯去做呵，做的都是那好句當，如古時有箇柳盜賊，專一要偷打劫，喫人的心肝，也是一箇昧心，是那正心的人，都做得了，教後人道不好，將那顏回來比呵，便見得柳盜賊，顏回好，顏回是能正心的人，盜賊是不能正心的人，若是正心呵，恐怕身上有這兒不是處，一日加三遍思量，不教有些兒不到處，都教做得正，正當當地好，似這般便能齊家，能齊家，則俺家大的小的，都學俺一般樣好，不教大的不做大的，小的不做小的，治得這家齊呵，便治得那國事也好，治國，是做朝廷的政事，大句當，平天下，是治得那國事好，教天下四海內外都太平的句當，心若有些兒不正，便是昧了心，便是要去謾人，謾了頭人呵，便是昧心，謾了上頭人呵，天也不可憐見，有一等人，常常的做歹句當，卻來人面前說道，俺做的句當好，便如掩著那耳朵了，去偷那錢的也似，他自道別人不見他，不知道別人先自見了他，和他的肺上肝上，的事都見了，這般的，便是那心不正，昧了心，要謾人的人，大槩論來，大學只是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細分開，卻有八件，且如明德，新民，比著堯舜去征苗民，有苗民並驩兜作歹的人，將那已前歹的心，都改正了，重新做箇好人，卻用做好句當，又如堯舜平王在臨潼關，用那賢人，獻了諸國，孔子道，楚書說，楚國無

以為實。惟善以為實。這的是那楚國有好人。所以楚國疆。這般樣思量呵。便是明德。新民。到得那至善的。意兒。這三項都從心上做。若心正。也能誠意。也能格物。也能致知。這其間。一箇心正。仁義禮智信。三綱五常。君臣父子。老的少的。都正。如榮王暴虐。紂王寵姬。已只理會快活。多徵百姓。每差發錢。積在那鹿臺。庫裏。糧積在那鉅橋倉裏。卻不思量這般東西。都是百姓的。身上脂膏。教百姓每怨不好。天下諸侯都怨。為這上賢的人。比干諫他。又將比干殺了。天下諸侯每都投奔西伯昌。西伯昌死。西伯昌的孩兒武王。與兵伐紂。將紂王殺了。這的都是那不能正心。做壞了家國。又如周幽王愛褒姒。褒姒是幽王的妃子。褒姒尋常不好笑。幽王好褒姒笑。卻去煙火臺上。擂鼓燒火。諸侯每尋常將這火鼓為信號。纔見擂鼓燒火。則道是賊來害幽王。諸侯每都來救。幽王平白地擂鼓燒火。諸侯每都來。褒姒見了大笑。諸侯每來到見沒事。知道幽王召咱每來。只是要引得褒姒笑。或別一日。申伯將引西番軍馬來殺幽王。幽王燒火擂鼓。諸侯每都不來救。幽王被西番殺了。褒姒被西番擄了。這的是不能正心。便是沒誠意。自將國家壞了。如隋煬帝科天下數萬人。開河修路。栽花插柳。打造龍船。準備開了河道。差天下夫都拽船去游。旣揚州。這般害殺天下百姓。壞了國家。至今人都笑罵。將這堯帝讓位與舜帝比呵。堯帝是箇正心的人。認得舜帝也是那正心的人。便肯將那位來讓與舜做。若當時堯立丹朱為主呵。也由堯帝。堯有這般肯心讓與舜帝。天下都無相爭。這報的心。是以心用正人。天下後世。說做仁賢之君。孔夫子教人理會得這大學。正。要教人行得這大學。便是正正當當地人。心若正。便有些行不盡之政事。決沒一些箇歪斜偏處。大凡為人。件件從那正心上得來。自然有箇主張。不胡亂行事。又如前賢說道。學好人的。如造塔兒一般。一步高如一步。學歹人的。如穿井一般。一步低一步。天下事。不憚甚麼公事。都從那正心下做將出來。撇不得那正心兩箇字。心正的。句當。在上的。正呵。在下的。也。正。一家正呵。在下孩兒每都正。一國正呵。天下的人心都正。備細思量。正心是大學的好法度。

讀易私言

初。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為矣。或恐其不安於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其懷弱昏滯。未足以趨時也。四之應否。亦類此義。無應則或困於窮。有應則或過於盛。大抵柔弱則難濟。剛健則易行。故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數居多。剛健而致凶者。惟頤。大壯。夬而已。若總言之。居初者。易貞。居上者。難貞。易貞者。由其所適之道多。難貞者。以其所處之位極。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始終之際。其難易之不同。蓋如此。一本作其難易。艮。六居初者。凡八。陰柔處下。而其性好止。故在謙。則合時義而得吉。在咸。則感未深而不足進也。以是才居。則後於人。而有厲。然位卑力弱。反不若不往之為愈也。蹇之時。險在前也。止而不往。自有知幾之譽。勉於進。則陷於險也。艮。以止於初。為義。故但戒以利永貞。漸之才。宜若此也。雖小子有言。於義何咎。旅雖有應。而不足援也。斯其所以瑣瑣乎。小過宜下。而反應於上。斯其有飛鳥之凶乎。柔止之才。大率不宜動。而有應。動而有應。則應反為之累矣。過則凶。

坤。六居初者。凡八。坤柔順處下。其初甚微。而其積甚著。故其處比與否之初也。皆能獲吉。豫有應在上。是動於欲。而不安其分也。凶亦宜乎。一本無。二。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況不得其正乎。一本平上。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美。況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其勢有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二中。陰陽處之。皆為得中。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其才如此。故於時義為易合。時義既合。則吉可斷矣。究而言之。凡為陽者。本吉也。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有害乎其吉矣。雖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可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凡為陰者。本凶也。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乎其凶矣。雖失正矣。苟居中。猶可以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者。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者。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大矣哉。時之義乎。一本。乾九二。九剛健之才也。而承乘又剛健。是剛健之至也。處陰得中。有薄博淵泉時出之義。臣才若此。其於職位。若錫綬。然有餘裕矣。夫剛健。則有可久之義。得中。則有適時之義。兼二者而行。雖無應可也。況六五。虛中以待己者乎。此八卦所以皆無悔吝。而有應者。尤為美也。

兌九二。兌之九二。剛而得中也。雖上承於柔邪。不足為累。此以得中之義為勝也。獨節之為卦。自有中義。所不足者。正而已。今既不正矣。其何以免於凶乎。巽九二。兌之中。以剛為說。巽之中。以剛為入。皆有不通用之臣也。然兌務於上。巽務於下。為主。巽務於下。為主。其勢有所不同。如井之義。貴於上行也。而九二無應。徇己才而下之。違時拂義。人莫肯與。以谷射擊。敵取其亦宜乎。坎九二。下陰作柔。柔作剛。之始也。上陰作柔。柔作剛。之極也。而已以陽剛之才。獨居中焉。是已無賴於彼。而彼有待於己也。加以至尊。主應之。則險道大行。不爾。則幾入於困矣。大率有應而道行。則以貞幹之義為重。無應而處中。則以須守之義為重。錯舉而言。事而實之。則卦之才皆備焉。坤六二。否之時。不為窮厄所動。豫之時。不為逸欲所牽。非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之六二。居中履正。且又靜而順焉。宜其處此而無敗也。雖然。類物象人。陽之為也。柔順貞靜。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遇剝觀。則剝傷於柔。而觀失於固矣。夫何故。時既不同。義亦隨異。此六爻所以貴中正。而中正之中。又有隨時之義也。震六二。六二陰柔。而在動體。雖居中履正。然下乘陽剛。成卦之主。其勢不得安而處也。非惟其勢不得安。而處。揆其資性。亦不肯安而處也。或上應。或下依。有失得之辨焉。復無應而下仁。吉之道也。過此則違道而非正矣。益之時。方受彼也。上下之來。又何患焉。无妄之世。方存誠也。或應或依。祇足為累。他

卦皆以乘剛之義為重也。屯震大率處則乘剛動有得失。一本作非坤二柔中之比也。在艮六二後。艮六二以剛處上以柔處下尊卑之勢順也。艮之大體既備此象矣。而六二又承剛履柔居中得正宜其處諸卦而無過也。雖然柔止之才動拘禮制若當大有為之時則有不可必者故在羣未能濟處良莫能止究其用心忠義正直終不可以事之成否為累也。一本不可必作不可事究其用心。

離六二初與三剛而得正皆有為之才也。然其明照各滯一偏惟六二中正見義理之當然。一本無而其才幹有不逮其明者甚矣才智之難齊也得有應於上。一本無則明有所附矣然非剛之善用明實明之能自用也。大抵以剛用明不若以明用剛之為順。故八卦應五附三其勢略等而離之六五有應於下者為最美也。

三卦爻六位惟三為難處蓋上下之交內外之際非平易安和之所也。故在乾則失於剛暴在坤則失於柔邪震動而無恆巽躁而或屈離與艮明止係於一偏坎與兌險說至於過極皆凶之道也。然乾之健雖不中也猶可勝任坤之順雖不正也猶能下人二者之凶比他爻為少緩若夫坎之與兌以陰處陽以柔乘剛不正不中悖忤時義其為凶也切矣。是以乾坤為輕坎兌為重總而論之亦日多凶而已矣。

乾九三過剛不中難與義適然以其有才也。故諄諄焉戒命之曰夕惕曰敬慎曰艱貞庶或有可免者不然則用所偏而違乎義矣。因其可逃乎。四四之位近君多懼之地也。一本作近君之位。以柔居之則有懼避之嫌。然又須問居五者陰邪陽邪以陰承陽則得於君而勢順以陽承陰則得於君而勢逆勢順則無不可也勢逆則尤忌上行上行則凶咎必至離之諸四皆是也。震則四為成卦之主才幹之臣也是動而知戒是四有補過之道。一本過以陽承陽以陰承陰皆不得於君也。然陽以不正而有才陰以得正而無才故其勢不同有才而不正則貴於寡欲故乾之諸四例得免咎而隨之四夫之四有凶悔之辭焉無才而得正則貴乎有應故艮之諸四皆有應為優無應為劣獨坤之諸四能以柔順處之雖無應援亦皆免咎此又隨時之義也。

乾九四九而居四勢本不順然以其健而有才焉。故不難於趨義又上卦之初未至過極故多為以剛用柔之義以剛而用柔是有才而能戒懼雖不正猶吉也。兌九四處下而說則有樂天之美處上而說則有慕爵之嫌初九雖無應猶可也。一本作故初九九四雖有應尚戒辭也。然以剛說之才易得勝任故有應者無不吉而無應者亦有免咎之道云。故有應無應皆

離九四陽處近君而能保其吉者以其有才而敬慎故也。火性上炎動成躁急非惟不順君之所用且反為君之所忌也。恣橫專逼鮮有不及禍惟噬嗑之去閒睽離之相保與羈旅而親寡之時取君義為甚輕故其所失亦比他爻為甚緩。一本無故字。其作羈旅而親寡之時取君義為甚輕。震九四離之成卦在乎中故以中為美震之成卦在乎下故以下為貴若是則震之九四乃才幹之臣也。

君之動由之師之動亦由之其功且大矣。其位已逼矣然而卒保其無禍者何哉。蓋震而近君有戒慎恐懼之義以陽處陰有體剛用柔之義持是術以往其多功而寡過也宜乎雖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可以久居其所也。久居其所則動德反下此恆之所以戒於田無禽歟。一本作然而卒保無禍者以其戒慎恐懼其多功而寡過也。雖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可以久居其所也。久則則動德反下此恆之象有田無禽歟。

巽六四陰柔之質自多懼也。順入之才能承君也。以是而處每堪其任。故八卦皆無凶悔之辭。一本作巽六四陰柔之質自多懼也。順入之才能承君也。以是而處每堪其任。故八卦皆無凶悔之辭。上陰下與

坎六四其以陰柔得位而上承中正之君略與巽同。然又有險之性焉。以此處多懼之地則宜矣。故八卦亦無凶悔吝之辭。一本作以陰承陽其勢已順而其才實且能。艮六四以柔止之才承柔止之君雖已身得正得曰居而於君事則有不能自濟者必藉陽剛之才。一

坤六四不問有應與否貞順之德五字皆無凶咎蓋為臣之道大體主順不順則無以事君也。一本坤六四不問有應與否貞順之德五字皆無凶咎蓋為臣之道大體主順不順則無以事君也。凶咎

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講又之德莫精於此。一本作其有重厚而順末或有先之者。至於坎險之乎。離麗之文明二之字。巽順於理艮篤於實皆能首出乎庶物不問何時克濟大事傳謂五多功者此也。一本此也。獨震忌強輔兌比小人於君道為未善觀其戒之之辭則可知矣。一本作則成之意可見。

乾九五剛健中正得處君位不問何時皆無悔吝。惟履之剛決同人之私昵不合君道故有厲有號咷。乾九五剛健中正得處君位不問何時皆無悔吝。惟履之剛決同人之私昵不合君道故有厲有號咷。君之位也云云故有厲與號咷也。

兌九五下履不正之強輔。上比柔邪之小人非君道之善也。然以其中正也。一本作勢非善可勝上有說而可決大哉中正之為德乎。一本無字。離六五強輔強師而六以一無文明柔中之才而麗之才兩字。悔可亡也。事可濟也。然更得九二應之為貴。濟也。下。一本作更得。貴。則陽下應則尤善。故大有睽鼎未濟皆吉而他卦止以得位得中而免也。一本無他卦二字。有震六五九四陽剛不正之臣。一無九之為動之主而六五以柔中乘之。六字其勢可嫌也。一無得九二剛中應之其勢頗張故恆大壯解歸妹比他卦為優而豐之二五以明動相資故其辭亦異焉。一本作故亦

康節邵先生者從而問之。至元三年十二月二十有一日。謹具時高燕京崇天觀中。

長

一三、二四、二四、三五、
二四、三五、三五、四極、

消

五三、四二、四二、三一、
四五、三一、三一、二盡、

小學大義

古者民生八歲。上至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皆令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歲。自天子之元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者。皆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小學大學所以分也。當其幼時。若不先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及其年長。若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先之以小學者。所以立大學之基本。進之於大學者。所以收小學之成功也。三代盛時。賢才輩出。風俗醇厚。蓋由盡此道也。自秦始皇焚書已後。聖人經籍不全。無由可授古人為學之次第。班孟堅漢史。雖說小學大學規模大略。然亦不見其開節目之詳。千有餘年。學者各以己意為學。其高者入於空虛。下者流於功利。雖苦心極力。博識多聞。要之不悖於古人者鮮矣。至唐韓文公。始引大學節目。以為為治之序。及前宋伊洛諸先生。又表章大學一篇。發明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近世新安朱文公。以孔門聖賢為教為學之遺意。參以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輯為小學之書。四卷。其綱目則有三。曰立教。明倫。敬身。立教者。明三代聖王所以教人之法也。蓋人之良心。本無不善。由有生之後。氣稟所拘。物欲所蔽。而其私意妄作。始有不善。聖人設教。使養其良心之本善。去其私意之不善。其上者。可以入聖。其次者。可以為賢。又其次者。不失為善人。此先王之時。所以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而比屋可封也。然所謂教者。非出於先王之私意。蓋天有是理。先王使順其理。天有是道。先王使行其道。因天命之自然。為人事之當然。迺所謂教也。故引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數語為說。蓋為教而不本於道。則非教也。為學而不本於道。則非學也。道者何。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此天之性也。人之道也。知此。則為師者。知所以教人之道。為弟子者。知所以進學之方矣。明倫。明者明也。倫者。倫理也。人之賦命於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如父子之有親。君臣之有義。夫婦之有別。長幼之有序。朋友之有信。乃所謂天倫也。三代聖王。設為庠序學校。以教天下者。無他。明此而已。蓋人而不能明人之倫理。則尊卑上下。輕重厚薄。淆亂而不可統理。其甚者。至於父不父子。子不君。君不臣。臣不夫。婦長幼朋友。各不居其夫。婦長幼朋友之分。豈止於不可統理。將見禍亂相尋。禽獸而後已。此所以古之教者。必以明倫為教。而學者。必以明倫為學。敬身。序引孔子言。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乎。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聖人以此垂戒。則知凡為人者。

不可一日離乎敬也。況人之一身。實萬事萬物之所本。於此有差。則萬事萬物。亦從而差焉。豈可不敬乎。敬身之目。其則有四。心術。威儀。衣服。飲食。心術正乎內。威儀正乎外。則敬身之大體得矣。其衣服飲食二者。所以奉身也。苟不制之以義。節之以禮。將見其所以養人者。反害於人也。分而言之。心術威儀。修德之事也。衣服飲食。克己之事也。統而言之。皆敬身之要也。蓋惟敬身。故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無施不可。此古人修身必本於敬也。

稽古載三代時。聖人賢者已行之迹。其綱目亦有三。立教。明倫。敬身。用此事迹。以實前言。其外篇嘉言善行。皆載漢以來賢者所言之嘉言。所行之善行。其綱目亦各有三。立教。明倫。敬身。此外篇也。衍內篇之言。以合外篇。則知外篇者。小學之支流。約外篇之言。以合內篇。則知內篇者。小學之本源。合內外而兩觀之。則小學之規模節目。無所不備。朱文公集小學之言。大意如此。

對小大學問

人稟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所以為人。故人之德有五。仁義禮智信。人之倫亦有五。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以人之德。行於五者。人倫之開。各盡其分。乃所謂奉天命。立人道也。然人生氣稟不齊。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凡上品下品之人。分數常少。而中品之人。分數常多。聖人立教。使民生八歲。皆入小學。及十有五歲。學有長進。始與王公卿士之子。同入大學。小學教人自下事上之道。如子事於父。如臣事於君。如君事於天。如父事於天。如天事於道。如道事於天。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則上安。下順。此古昔治平之興。必本於小學大學之教也。

答丞相問論大明明德

古之聖人。以天地人為三才。天地之大。其與人相懸。不知其幾何也。而聖人以人配之。何耶。蓋上帝降衷。人得之以為心。心形雖小。中間蘊藏天地萬物之理。所謂明德也。虛靈明覺。神妙不測。與天地一般。故聖人說天地人為三才。明德的靈明。天下古今。無不一般。只為受生之初。所稟之氣。有清者。有濁者。有美者。有惡者。得其清者。則為智。得其濁者。則為愚。得其美者。則為賢。得其惡者。則為不肖。若得全清全美。則為大智大賢。其明德全不昧也。身雖與常人一般。其心中明德。與天地同體。其所為便與天地相合。此大聖人也。若全濁全惡。則為大愚大不肖。其明德全昧。雖有人之形貌。其心中堵塞。與禽獸一般。其所為顛倒錯亂。無一是處。此大惡人也。若清而不美。則為人有智而不肖。若美而不清。則為人好善而不明。其清而美者。類鏡之明而平。其濁而惡者。類鏡之不明而不平。其清而不美者。類鏡之明而不平。其美而不清者。類鏡之平而不明也。清美之氣所得的分數。便是明德存得的分數。濁惡所得的分數。便是明德暗塞了的分數。明德止存得二三。則為下等人。存得七八。則為上等人。存得一半。則為中等人。明德在五分以下。則為惡常順。為善常難。明德在五分以上。則為善常順。為惡常難。明德正在五分。則為善為惡。常交戰於胸中。戰而未定。外有正人正言助之。則明德長而為善。外有惡人惡言助之。則明德消而為惡。清的分數。濁的分數。美的分數。惡的分數。參錯不齊。所以便有千萬般等第。

論生來所稟

氣陰陽也。蓋能變之物。其清者可變而為濁。濁者可變而為清。美者可變而為惡。惡者可變而為美。惟情清則濁。濁則清。明則暗。暗則明。天生聖人。明德全明。不用分毫功夫。於天下萬事。皆能曉解。皆能了幹。見天下之人。皆有一般之明德。只為生來的氣稟拘之。又為生已後。耳目口鼻身體的愛欲蔽之。故其明德暗塞。與禽獸不遠。聖人哀憐。故設為學校。以變其氣。養見在之明。開未開之明。使人人明德。皆如自己一般。此聖人立教之本意。然為學之初。先要持敬。敬則身心收斂。氣不蕩。清者愈清。而濁者不得長。美者愈美。而惡者不得行。靜而敬。常念天地鬼神臨之。不敢少忽。動而敬。自視聽色。言事疑。忿。得一日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之大略也。禮記一書。近千萬言。最初一句曰。毋不敬。天下古今之善。皆從敬字上起。天下古今之惡。皆從不敬上生。在小學便索敬。在大學便索要敬。為臣。為子。為君。為父。皆索敬。以至當小學。當大學。都索敬。這一件先能著力。然後可以論學。學先要窮理。且如論大才。如何知得高下。云云。

答或問不遷怒

此是聖人境界之事也。如何便遷得。須是忿思難始。

許魯齋集卷之四

雜著

答仲叔

衡再拜言。來諭以反身而誠。為顏子樂處。意極精切。衡雖未能悟厥旨。已謹受教矣。家語論語。猶未盡曉。敢言所疑。

家語亡弓

聖人之道。惟仁與義。仁則物我兼賤。義則職業有分。體用參錯。莫可相離。故語仁而不及義。非仁也。其流必入於兼愛。語義而不及仁。非義也。其弊必至於為我。考西銘理一分殊之說。尤為著明。四五年來。執此為是。用是心以揆昔者人亡人得之說。故卒難領會。近又推而論之。似終有不可行者。且弓之為物。細物耳。雖曰人亡人得。而勿求其失。未甚顯也。使楚子亡其失人。亦曰人亡人得。而勿問。則已不可也。況楚紂所失之天下。即湯武所得之天下。使曰人亡人得。而勿恤。則是淫暴之惡。未可非。而天命之斷。未足懼也。其可乎哉。竊謂楚子亡弓之初。當趨令求之。求之不得。當自反曰。我從事不敬也。委政非人也。往者既不可追矣。繼自今日。兢兢焉。業業焉。任責使能。俾無再失。則庶乎古人改過不吝。克勤小物之義。今乃舍此。務以能忘為貴。則是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也。職業不守。而以溥博自居。無乃近為兼愛之說歟。

論語子所否者

聖人之心。固天地之心也。然其處事接物。必以己義制之。初不問彼之天命何如也。若以孔子之不與者。遽為天之所厭。則其說反似過高。而有難充其類者。如不見趙簡子。而趙氏之世方興。請討陳恆。而陳氏之族方盛。若以趙氏田氏為不義。則可也。若遽以天厭言之。則有礙矣。田橫若不死而仕漢。則鄭商必無可友之義。曾子出妻所適之人。曾皙必無受贊之禮。應事接物。恐止以己義制之。不必要彼以天之厭不厭也。今日所見若此。未知何如。

論子玉請復曹衛

論君子者。必以德。論小人者。必以詐。以德度德。則君子之優劣見焉。以詐挾詐。則小人之勝負分焉。德也。詐也。雖有善惡之殊。然各就其中間論之。則未始不以深造者為得也。為君子者。而不至於善之長。為小人者。而不至於惡之雄。則未見有以過人者。蓋嘗於晉楚爭霸之際觀之。楚之得臣。不自料其詐力之所造。與文公君臣。孰淺孰深。遽使伯楚請戰於楚子。告於晉師。請復衛侯。而封曹。徒欲急開。而勇於立功。而不知區區小數。已墮文公之講矣。以詐力之淺者。角夫詐力之深者。是猶以瑕而攻堅。以弱而制強。吾未見乎其可也。城濮之師。其所以潰亂而莫能支者。是果誰之咎耶。子玉請復曹衛。愚請數其失而論之。自周襄以來。世以詐力相高。然其詐力之所以高者。亦皆有過人之才焉。識慮淺而不險者。不足以為詐。故伯比之閒隨也。遺其禍於數年之後。喜怒輕而量不弘者。不足以為詐。故句踐之滅吳也。忍其心於屢請之時。今得臣既昏且蘇。又躁而急。適欲擁西廣東宮。與若放六卒。以挫堂堂之晉。宜乎其敗也。彼文公君臣。巧譎萬變。自古為詐之人。未有出其右者。且明分曹衛之田。以賜宋者。非厚於宋也。激齊秦之怒也。私許曹衛之復。使絕於楚者。非愛曹衛也。致楚之戰也。至於退三舍而言愈恭者。用以驕敵。用以報德也。用以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忿。而得臣於此。豈非不知多方以誤彼。又且甘投陷穽。以致敵於人。噫。詐力之淺者。見挫於詐力之深者。亦不足重煩舌。儒之議。然於楚子怒得臣之際。愚獨有矜焉。自楚之稱據東南也。憑陵華夏。號召諸侯。其威聲氣。誠懾動當世。亦可謂甚強矣。然楚子既命無從晉師。而得臣不忍私忿。固請一戰。楚子雖怒其不可。而竟不能止。孰謂以跋扈之君。反不能下制一臣。吁。可怪也。三綱倒置。人倫不明。國雖強大。而君子以為寒心。城濮之戰。萬不可勝。政使偶而或勝。則得臣他日恃功專恣之禍。必有甚於喪師之慘矣。世之詆霸者。猶以尚功利為言。殊不知霸者之所為。橫斜曲直。莫非禍端。先儒謂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彼詆霸者以功利。何其僭譽之深耶。斯言其至矣。

辨說

辨欲其信也。辨而後信。未若不辨而信。辨而不信。尤未若不辨之為愈也。辨之要在於自克。自克則喻。喻則無事於辨矣。偶或未曉。則盡其心。善其說。以懇道之。猶或未曉。不強也。二。辨字一本。幸而開悟。則歸彼而加敬焉。晦其迹。使人不知其出於己也。此辨之善也。雖然。辨出於不得已。得已而不肯自己者。是易言

也。易言則難信。難信則人亦不信。病其不信也。力辨之。辨之愈力而愈不信。較勝不已。至於忿爭。敵日益多。力日益困。至其敗也。猶或辨之不止。此豈辨之不至。辨之已甚也。吾竊歎。思有以告之。不識其果信否也。既而悔之。已撰出。以酒投。是亦得已。而不肯已者。五十步百步。又奚辨焉。姑記其說。時用自省。

高疑字說

高生講冠禮。予忝預焉。既字之。且求所以命生之意。因為說以告曰。世變以降。波蕩風靡。而天下日趨於薄。昔者聖人蓋愛之。故其垂世立言。莫非俾本抑末。以謹厚篤實為勸。蓋天下之善。必原於謹厚篤實。天下之惡。必始於浮薄淺露。此尊君命生之名。取於鼎象之意歟。又改。去古既遠。天下之俗。日趨於薄。風靡波蕩。一往而不可復。其間能以古道自重。卓然不為流俗所移。其亦賢乎。況又益資學問之力。以進乎道。則厚也不為徒厚。其正也不為徒正。體用具行。而於出處窮達。無施而不當。其亦賢乎。尊君以古自立。而又以古道教生。其命生之名。取易卦鼎象。命之疑。欲生之以厚自成也。以正自守也。猶鼎之峙焉。雖然。此體也。未適乎用。欲生之博文約禮。日篤於人道之常。猶鼎之享帝養人之用。不為法器而已也。夫父子君臣者。天之命也。人之道也。

王生名字說

王氏子。昔嘗從予游。曾未閱歲。適遷居燕然。於今蓋入數年矣。頃來復過吾門。狀貌加偉。而其禮節恭謹。無改平昔。予嘉其處心近厚也。思有以教之。因其求更前名。遂為說以命之。夫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君子所以終身守之者。誠知大中正。極不可去。薄俗昏愚。鮮克由禮。昔為師友。今為路人。滔滔者皆是也。之子從學未久。而獨能眷眷於相從之舊。非本心之明。有以自守。其何以能之。謹訓其名曰遵禮。字之曰安卿。誠能因其所已知。而擴其所未知。因其所已能。而推其所未能。則他日修身事親之際。將不止如今日之王生也。

吳氏傷寒辨疑論序

先朝國醫吳敏修。著傷寒辨疑論。實得仲景傷寒之要。先生猶子璋。亂後獨有其書。頃嘗幸得而詳讀之。槩見先生醫學之妙。嘗謂醫方有仲景。猶儒書有六經也。必有見於此。然後可與議醫。然其文古。其義隱。學者讀之。茫然不可涯。今是書辨疑。類括藥證。至發先賢之未發。悟後人之未悟。雖以愚之不敢一讀。且有開益。彼專門業醫者。得是說而推之。則所謂茫乎不可涯。矣。日曰辨疑。夫豈徒云已未冬十月戊戌序。

祭鄒國公文

惟公之生。運適周衰。正途塞底。大道凌遲。分承三聖。力辨羣疑。禽獸揚墨。妾婦奏儀。宜載於典。宜配先師。敢修庶品。敬薦於時。

祭李生文炳文

惟生總角從吾。誦詩讀書。善言日親。惡言日疏。二十安學。志向吾儒。經史晝夜。筆硯朝晡。道則周孔。治惟

唐虞。究始與終。論精及。事我甚專。敬我無渝。不為俗拘。較之後生。鮮或能踰。我年四十。病隱微軀。別汝西歸。待死鄉閭。三年林下。頗得安舒。事既加少。病亦尋除。念昔舊學。日就荒蕪。思欲講明。共力誰歟。我來自西。跋涉崎嶇。省汝視汝。操立何如。身出門庭。名聯士夫。斐然成章。不忘其初。我竊慰喜。有汝生徒。遂意者日。相與鄰居。益汝新聞。卒我前圖。舊縣之別。中懷未敷。擬再會。已。彼此區區。行舟催發。水路繁紆。十日之程。歸復吾廬。昔者憂汝。多病而羸。此別安強。謂必無虞。訃音忽來。告汝身殂。我初聞之。恍如乘虛。撫手痛悼。放淚長呼。三日皇皇。食無一孟。束裝東行。令壻與俱。官事適丁。引類連茹。悠悠遠思。阻越旬餘。今我來斯。弔汝城隅。不復歡迎。但邇荒墟。可勝哀哉。可勝悲夫。道之墮廢。欲汝同扶。天既奪汝。天其喪予。我年日衰。我德日孤。思之念之。我心如剝。汝之父母。平日勤劬。汝之兄嫂。竭力馳驅。汝來一報。人世我殊。生非已有。死獨誰無。惟汝之死。家道淪胥。幾成而敗。欲榮而枯。念之思之。能不噫嗚。魂兮魄兮。知乎否乎。一盃薦汝。生其饗諸。

別別譚彥清

譚君彥清。辭氣溫雅。自始識。竊有慕焉。既又見讀吾聖人書。雖館傳暮夜。手不暫釋。益使人歎仰。又接其論議。則向慕古人。以敦本抑末。實學為己。任。雍容樂易。大有以畏服人者。方將鞭策。私擬竊效。未能也。將別。再三求言。正所謂借聽於。假道於官。其不可也。又奚疑。雖然。盛意不可虛辱。將以私擬竊效者。告焉。可邪否邪。請之勤而後言。其或亦可少恕耶。夫人患不博古。而博古者。或滯於形迹。而不可用於時。人患不知今。而不知今者。或拘於苟簡。而有害乎道。二者雖異。皆未也。惟學古適用。隨時中理。其庶幾乎君之向慕古人。雍容樂易。既能是矣。能是而又言之。不幾於贅乎。蓋將堅其所已至。而期其所未至。故云云。

又一本

譚君彥清。辭氣溫雅。自始識。竊有慕焉。既又見讀吾聖人書。雖館傳暮夜。手不暫釋。益使人歎仰。既又接其論議。則向慕古人。以有為於時。為己任。鞭策。私擬竊效。未能也。將別。反再三求言。正所謂借聽於。假道於官。其為不可也。固矣。然盛意不可虛辱。將以區區者告焉。可耶否耶。請之勤而後言。其亦庶乎可耶。夫人之學。貴於師古。而師古者。或滯於形迹。而不適於用也。貴於隨時。而隨時者。或拘於苟簡。而不中於理也。二者其可謂善學乎。惟師古適用。隨時中理。然後可與論學。君之向慕古人。有為於時。蓋能是矣。云云。

呈丞相乞致仕狀

衡呈。某舊患腳氣。復因憂戚。變為腫。此等病候。類多難治。三數年來。止以忌慎之嚴。苟延視息。今乃叨居要地。陪列元臣。乏德乏才。既不足以辨事。非勤非。又不足以服人。慮負寵恩。莫任憂畏。以故耳增重聽。心苦多忘。腰痛未已。而手麻腹滿。繼輕而復。有困危之勢。無安養之期。望加矜憐。特賜開。使退循常分。守舊資。豈惟免尸位之愆。亦可效育才之助。心獲無慊。病庶有瘳。仰惟高明。伏幸裁處。

辭免京兆提舉狀

辭免京兆提舉狀

衡先於禮州承奉令旨。邇來京兆。教授人家子弟。欽依外。今月初一日。續奉令旨。該廉宜撫保奏。令某充本府提學。某自維非才。不敢祇受。即於宣撫相公。及以次官員處告覆。至今未蒙允納。竊維提學官。師表之任也。儀刑多士。檢正學業。實風化人才之所自緣。某早年編旅。學無淵源。於舉業功夫。未至成就。若不量度。叨冒寵榮。取四方之譏。辱王府之命。不止為罪於一身也。事有所係。義在必辭。伏乞宣撫使司詳察。擬為回奏施行。取鈞旨。

齊簡

與黃先生

老病侵尋。歸心急迫。思所以請。未得其門也。邇來相從。實望見教。不意復有引薦之言。聞之。踴躍且驚。邸舍中。懇陳所以不可之故。至於再三。始蒙惠許。遠別三數日。復慮他說開之。不終前惠。是用喋喋。重陳向來懇請之意。嘗謂天下古今。一治一亂。治無常治。亂無常亂。亂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亂焉。亂極而入於治。治極而入於亂。亂之始也。治之終也。亂之始也。治亂相尋。天人交勝。天之勝。質揆文也。人之勝。文勝質也。一無此。天勝不已。則復而至於平。平則文著而行矣。文可以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妄然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為也。一治。其來有素矣。人勝不已。則積而至於偏。偏則文沒不用矣。一治。則則斯文。故凡善惡得失之迹。若纒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為也。一治。其來有素也。折而為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違。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失。莫非義也。古之所謂聰明睿智者。惟能識此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惟能體此也。或者橫加己意。欲先天而開之。拂時而舉之。是播苗也。是代大匠斲也。播苗則害稼。代匠則傷手。是豈成己成物之道哉。即其違順之多寡。乃其吉凶悔吝之多寡也。平生拙學。認此為的。信而守之。罔敢自異。今先生直欲以助長之力。擠之傷手不救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為耶。區區者所望耶。然區區所望。耶二十三字。無益清朝。徒重後悔。豈交游之浮。不足為之慮耶。抑真以博散為可用之材也。耶。一作相愛之深。未應乃爾。若夫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未雨。露老麥。冬將寒。困盈倉積。門喧童僕。架滿琴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拙謀或可以辨此也。是以心思意向。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周千折。必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此之助。而彼之助。是不可其所可。而可其所不可也。其可哉。將愛之。實害之。萬惟恕察。言不能曠。悚息待罪。

與耶律惟重

久別不得會見。豈勝懷想。王之奇來。審閱尊丈以下皆安。良慰。西山詩說。與文公詩傳異同。此非區區所能辨。然夙昔愛生勤學。似不欲虛其所問。雖自知淺陋。猶喜一言之。春秋壞於三傳。此說固矣。然盡去三傳而不讀。吾恐擬議之失。又甚於三傳。書義壞於漢儒之序。此說固矣。然盡去之而不讀。吾恐逆度之差。又甚於漢儒之序。程朱以來。講明究析。其可信可疑。亦略有說。蓋自焚滅之後。歷千餘歲。其開變故。又復不少。遺脫舛誤。焉能盡如洙泗之舊。雖語孟二書。亦有可疑。學者但當求其旨意。夫婦誠孝。以身體

之日。積月。桑庶或有益。至於此等擬議。姑闕之可也。舊見西山文字。平實簡易。不意此論。急迫慢罵。殊無溫柔敦厚含蓄氣象。抑豈少日之為耶。抑或他人為之。而傳者之誤耶。觀其考覈辨難。出人意表。未易折衷。容肯會時更論。鄙見如此。未識果是否耶。因風附意。惟慎愛是望。不悉。

與子師可

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講習。望於此有得。他書雖不治。無憾也。今殆十五年矣。尚未成誦。問其指意。亦不曉知。此吾所以深憂也。高疑來。聞汝肯自勉勵。勝於前日。我心甚喜。未識其果然乎。韓遵道。今在此。言論意趣。多出小學四書。其註語或問。與先生格言。誦之甚熟。至矣。數萬言。猶未竭。此亦篤實自強。故能爾爾。我生平長處。在信此數書。其短處。在虛聲牽制。以有今日今日之勢。可憂而不恃也。汝當繼我長處。改我短處。汝果能篤實。果能自強。我雖貴顯。云云。適足禍汝。萬宜致思。比見且專讀孟子。孟子如泰山巖巖。可以起人偷惰無恥之病。疑也。相與輔導之。至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與子聲義之二執事

比年諸幼多病。不勝憂苦。近方收拾一二小者。為可子讀書計。政恐擾動不安。聞令親傳道雅意。甚非所望。某之愚陋。先生之所知也。得受共成一廬。與老妻穉子。竭力耕鋤。閒暇日會二三學者。讀古人書。則志願足矣。且西去丘壠不遠。尤為快便。日夜思此至熱也。夫尊榮貴顯。固人之所甚欲。然軒車之乘。壻豈惟取勝於天下。彼挾矢者。交會圍至。殆其坐之不能保。將愛之。實害之。先生不慮及此耶。區區之懷。冀蒙照察。是以不避抵冒之罪。極意盡言。賢王誤采虛名。曲垂召旨。以學官之職。降付鄙人。逃去則不敢。聽命則不能。夙夜憂惶。莫知所處。聞二君子還王府。已有解釋之路。願賜教約。夫尊貴榮顯。固人之所愛。然鶴之乘軒。羊之乘墉。反足以買禍而召怨。曾不若安守貧苦之為愈也。亂後雖處小庠。實出僥倖。比年竭力經營田廬。庶獲前日之非。何意虛聲展轉。至於如此。二君子最知某者。萬願為意。某頓首。

與仲晦仲一二首

將春敬維雅況清裕。某山野鄙人。虛名過實。不勝愧負。仲一過京兆。以稠人中不克款附所懷。繼荷仲晦公特書慰勉。使某寬而居。安而待。其時已為士君子家。託二三子相從。正句讀。今復十數矣。其束脩之供給。有餘裕。恩旨益之以俸給。是魚肉而又熊掌也。以義制之。不容有受。且仲可導道之生理。未治。其事體自是不同。再四辭於宣撫廉公左右。未見從允。靜言思之。將荷避矯激之嫌。必難免士林之誚。託所以解之。非二君子其誰可。而弗獲。即有不安。明公必能見察於言意之外也。區區不已。重附從宜李公。幸於亮恩旨。令某充京兆提學。某之寡陋。先生素知。使依先所降恩命。教人家子弟。已愧不稱。況提學之職。必習知舉業場屋有聲者。可得為之。而某蓬蓬昏昧。一無所曉。何以當此。荷強顏為之。不惟取笑四方。為士友所責。亦恐用非其人。為當路諸公之累。是以傾輸悃悃。冒瀆陳說。仲晦仲一二君子。所願奉致此意。何由使某得守先命。少緩士林之議。使風不乏。伏賜誨藥。邇者從宜李公來傳道。二君子雅意。佩感。但病中不作書為謝。

與友人

把仲輝具悉日來所履。良用憫然。某也。與子為師。與令親為友。不能善誘善導。使入孝慈。顧相怨交惡。反出衰俗之下。益自知平日區區。初無小補。德之涼薄。其誤人乃如此。可勝負愧。勸道之言。非有固吝。但嗜昔事幾方來。書面陳可否。猶黑白然。且不見信。今業已為之。豈咫尺之書。所可回邪。雖然。故舊之情。不忍遂已。擬託韓道。過蘇門。款敘所懷。雖知強聒。罔濟。以憑懇無他。庶或有一中耳。汝今所處。固為甚難。然天下公議。責備於臣子。必責備於賢者。父之過。即子之過也。正當反躬自克。百倍其勇。令親之失。亦汝之失也。此若不悟。勢將滔滔。有無窮之悔矣。重思重思。

與孫謙甫

遠承惠問。且知別後尊況佳安。喜慰之至。秀才德性可愛。及此妙齡。為學不輟。其成就當有過人者。今日所期。雖未能即遂。或者天命未欲小成乎。事既偶然。惟宜緩待。不知以為何如。會見時當秋涼。保練是祝。區區不宣。

與孫伯玉二首

春初。遠維福履清佳。老得吾友。相與鄰居。實夙昔所願。方率兒輩。結茅樹桑。為讀書計。不意有此行也。今雖寓此。懷歸之念。無日去心。新居草創。計多勞苦。要當安心勉力。庶可必成也。因風示報。為幸。人行敬附鄙意。

犬子來知有幼孫之憂。而生理又復不遂。可勝動念。人生所遇。或厚或薄。理有當然。故聖人教戒。正要於此。益益壯。不可怯懦。安也。積學力行。始亨之端。犬子還道區區也。正遠。惟千萬自愛。不宣。

與張仲謙二首

十九日承手書。且聞起居康勝。喜慰不可量。某之拙學。無足言者。而執事虛心。每每問及。尚未知果不足用也。雖然。盛意不可虛辱。竊謂父子君臣。實天所命。能順而不失。則人道備矣。其利與鈍。成與否。雖古人不能必。吾豈可不聽天命而苟為哉。管見區區。只此為是。是以為拙學也。材木盤費。極感厚意。因風奉答。兼謝比晤。對千萬慎愛。不宣。

犬子於六月二日病歿。某罪逆深重。不見佑於神明。使禍延所愛。肝腸痛慘。猶鈍刀割裂。仰天長號。不知所以為言。但犬子初還家。飲食猶日進二升。時欲持行。四月初。聞妻子不來。病遂日增。醫者診之。證證也。由心氣不足。親友亦各某當時。不即擊引還家。故致如此。病且革。果惟不得舒暢。使然。胸膈氣滯。不得上下。以至於死。事已往矣。萬悔何及。人生修短。固有定數。不可改易。然淺懷俗見。終未能無恨於此也。望以是意達之。焦氏良親。幼孫在櫛。使他日得承吾兒。後萬謝萬感。雪齋侍講。郎中。三執事。皆不及另書。望道此意。壬辰後。憂苦無若今日。殆不可生存矣。因風奉示教。

與廉宜撫

比日車從過。不獲一見。可勝恨。時暑。惟起居安裕。友兄楊元甫。隱士也。篤信好學。操履不苟。實我

恨所仰。執事時肯眷顧。美事也。劉成之。舊從姚司農。今將還家。謹託附意。比良晤。惟千萬為國為民自愛。區區不宣。

某自大名遷居蘇門。其大喜有三。親善人也。近鄉土也。得佳山水也。是以蘇麻。樹桑園。為老計。三數年雖所謀未果。而志意堅於向時矣。

蘇門之來。此迫於明旨。俾教授子弟。某以常為小序。故不敢昧而不得辭。已聞四方之傳。形於謗言。著於謠諑。聲聞過情之恥。宜被一身。惟有玷乎諸公之明。愧懼無既。茲復願以提學之命。恩則厚矣。憂如之何。畏辭納於宜撫。公未承見。尤憂懼。心感病如舊。不能起者旬日矣。其不安之勢。可以意曉。且提學。主司之職。京兆事官。且望考校賦詩。積年於是。將使無素業者。易而尸之。於公議自不容安。故敢上冒威名。陳辭於左右。冀復款於仲晦。仲一洎諸君子。因大用。附片言雙字。以諭撫司。得伸卑懇。不勝拜賜。邇來草率奉書。想不為浮沈。然區區所求。至甚切。故又喋喋。京兆舊有提學。每旦望考校賦詩。議論是為所職。而某於舉業。初不曾攻習。向者雖守小序。僅能與童子正句讀。釋音訓而已。今代領其職。是羸犬負鳥獲之任也。雖骨折筋絕。其可勉強。桑復求於宜撫。公冀為回奏。未見允許。憂懼。心至於臥病。其不安之勢。先生可想見也。恃愛舊。願致此意於仲晦。仲一。二君子。若獲專奉。元受恩命。教授子弟。則驚寒之資。可以勉勵。庶幾小安也。未知高明以為何如。

別後南歸。得守丘壠。殊適所願。老來情思。苦願喧。讓僮兒輩。種田讀書。雖拙謀。心自喜。幸農夫野叟。日夕相遇。與之話言。固不盡曉。要其中無甚險阻。是可向矣。遠辱承寄。兩枉書教。且承雅意。肯屬鄉間迂闊之為。亦有同者。喜不能寐。佇俟好音。鄙人有幸。須得會合。切望切望。

代李和叔與兄子

叔書付兄子天敏。吾先本名族。自兵亂以來。衰頹不振。諸子皆孱弱。未見可以繼復先人之舊者。獨汝沈靜敏慧。度越諸子。我是以崎嶇宛轉。求託於王公文秉也。既從學有稱於同輩。至慰所望。比年以親事隔遠。不得躬親勸督。殊使人動心。吾意汝之進學。不類於前日耶。則本質沈深。遽變於歲月之頃。吾意汝之進學。果類於前日也。則行人絡繹。了不聞勤苦之言。因念家業陵替。使汝婚娶之禮。不如宿昔之舊。可歎也。可愧也。三數年來。吾以目疾失明。凡曰交游。曰故舊。莫不傷悼矜憫。有不遠百里而慰問者。昔者子夏聖門之高弟。其失明猶曰天乎天乎。況我淺薄之資。處憂患之餘。能無動於中乎。先人之業。欲墜未墜。望所以興復吾門者。惟汝耳。汝而肯學。則吾李氏之後。蔭其餘輝矣。汝而不學。則吾李氏之後。為工。歟。為商。歟。為牛。歟。為馬。匹歟。蓋有不忍論者。此吾所以重傷隔別之遠。而愈益失明之恨也。吾先代皆以宦業名世。原其所自。蓋積於勤學。學之於人。其大矣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人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遠違人道。與禽獸殆無少異。以禽獸無異之材。汲汲焉求處衆人之表。吾見其謬悠荒唐之言。卒陷於自欺而後已也。吾衰且老。重以疾廢。平時所期於汝者。自是愈切。不知汝之處心。亦果如吾之處心乎。欲話所懷。竟未有便。庭除至近。也須扶引。乃能出入千里之遠。計會

許魯齋集卷之五

附錄

贈榮祿大夫司徒諡文正公制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惟昔聖祖。圖任相臣。思與真儒。共成治效。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太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許衡。以天民之先覺。膺巖石之具瞻。聖學方溷。惟洙泗之源。是泝。嘉謨亦告。非堯舜之道不陳。斥奸志靖於熙朝。辭祿不忘於耕野。迎推日策。明歷象以授人時。樂育英才。居成均而教育。子乃眷鈞樞之列。益昭模範之功。允為裕考之賓師。宜副慈皇之渥命。爰申卹典。用賁元局。道德博洽。斯謂文。中立不倚。斯謂正。既嘉名之載易。仍公秩之榮頒。上期有知。服茲無斃。可贈榮祿大夫司徒諡文正公。主者施行。大德元年十月。

大元敕賜故中書左丞集賢太學士國子祭酒贈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文正公許先生神道碑

翰林直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國子祭酒。臣歐陽元。奉敕撰。翰林侍讀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知經筵事。臣張起巖。奉敕書。奎章閣學士。院承制學士。中大夫。兼經筵官。臣尚師簡。奉敕篆額。洪惟聖元。度越千古。世祖皇帝。以天縱之資。得帝王不傳之學。上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以來。

數聖人之道統。而為不世出之君。河內許先生。以天挺之才。得聖賢不傳之學。上接周公。孔子。曾。思。孟。軻。以來。數君子之遺統。而為不世出之臣。君臣遇合之契。堂陛都俞之言。所以建皇極。立民命。繼絕學。開太平者。萬世猶一日也。猶歎盛哉。先生既沒之三十三年。為皇慶二年。仁宗皇帝。詔鑿宋九儒。從祀宣聖廟庭。明斯道之所自傳矣。又二十三年。為元統三年。今上皇帝。敕詞臣元。文其神道之碑。以賜其子師敬。使刻之。於是臣元再拜稽首。以復明詔曰。論世祖之為君。而稱述許先生之為臣。則見我元國家之初。當貞元會合之氣運。故善言先生。必以道統為先。而後及功業。則上可以稱塞聖天子命。臣作碑之初意。下可以厭服天下後世學者。景慕之盛心也。臣謹按先生家乘。及嘗私淑於父師者。序而銘之。先生以金太和九年己巳九月丙寅。生於新鄭邑中。幼有異質。八歲入學。從師。問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是而已乎。師大奇之。謂其識趣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自顧章句。非其師。遂辭去。年十餘。有道士過門。見之。驚曰。骨清神完。目光射人。苟非命世大賢。即當神超八表。人開富貴。不足道也。稍長。嗜學如飢渴。而精強絕人。世亂家貧。無從得書。聞有善本。冒險數百里。就而鈔之。讀之。有疑。即能有所折衷。歲壬辰。天兵渡河。為游騎所得。其萬夫長。酌酒。殺人為婚。先生從容曲響。卒革其暴。久乃信其言。如蒼龜。人賴全活者無算。萬夫長南征。乃東去。隱徂徠山。遷泰安之東館鎮。尋遷大名。扁其齋曰魯。世因號曰魯齋先生。國家既有河朔。遣官分道。以試遺士。中者得占籍為儒。魏人力勸。應試。既中。選。留魏三年。自挽鹿車。載書還河內。魏人致僕馬。不聽。入洛。求弟衍。得之。自洛適魏。聞河內政。還止蘇門。十餘年間。雖顛沛流離。行不愧影。其與人交。中剛外和。一介取子。必揆於義。人與之俱。雖有伎求。馴致俱化。所至。學者翕然歸之。察其誠至。始留館下。既留。誘掖忘倦。身教屬屬。言教循循。於是師道日立。友道日親。在魏。友輩。蘇門。友姚樞。相與論辨。探幽析微。詣者備伏。既得伊洛性理之書。及程子易傳。朱子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言與心會。召向所從游。教以進德之基。慨然思復三代庠序之法。甲寅。世祖受地秦中。聞先生名。遣使者徵赴京兆教授。先生避之魏。使者物色。偕行。廉希憲宜撫陝右。傳教令授以京兆提學。卜居雁塔之東。與同志講井田之制。買園為義桑。會得請還。世祖即祚。建元中。統。召先生於家。既至。謁歸。既歸。復召至。上京。入見。上問所學。以學孔子對。上無幾。以疾還燕。明年。自上京兆。數有數對。時相王文統。用事。而先生及姚樞。實默。日被顧問。默在上前。屢斥其學術不正。樞尤以才見嫉。蓋實言本出於先生。文統亦頗疑之。乃奏姚為太子太師。實為太子太傅。先生為太子太保。外示尊禮。內欲擠使疏遠。姚實拜命將入謝。先生獨毅然辭。謂二公曰。禮師傳見太子。位東。西向。師傳坐。太子乃坐。今能遽復此禮乎。否則師道自我廢也。二公懷制闕下。辭。文統聞斯言。遂寢其命。改授先生為國子祭酒。實為翰林侍讀學士。姚為大司農。先生亟辭以疾。久乃予告還河內。既而上京使狎至。應命至燕。病弗能往。至元元年。自燕復還。先是有詔。即家為校。以業來學。及躬耕里中。未嘗以詔示人。至是。召入省議事。旋踵求去。丞相安童來謁。欲勉留之。退謂人曰。時流皆欲輩行。許先生。吾見相去千百。尋有詔。趨赴省。遂北行。見上。禮州。諭之曰。安童少不更事。卿無負所學。悉以傳之。

有嘉謀嘉猷。語使入告。對曰。聖人道極高遠。學者所得有淺深。然當審所知如聖詔。其所不知。不敢強也。安童明敏有操守。告以古人格言。往往領悟。第恐有聞之者。則難行耳。自是預國大議。時至都堂。慮行上京。咨訪日廣。宿衛之士。見先生入對。舉手加額相語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上疏陳五事。曰。立國規模。曰。中書大要。曰。為君難。曰。農桑學校。曰。慎微。余數千百言。讀奏未徹。上久聽。微有倦色。先生即斂卷求退。上肅然。正襟危坐。先生乃再讀。讀訖。上嘉納之。其餘論諫。多削其繁。世罕得聞。有頃辭疾。聽五日一詣省。賜西城名藥善酒。俄許其還。繼召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議朝儀官制。多所詳定。阿合馬請建尙書省。總六部。與中書角立。上特用先生為中書左丞。先生求面辭。不得見者再。越數日。奏所議事。自陳曰。臣有三宜辭。一非勳舊。二茂才德。三所學迂。恐於聖謨神算。未能盡合。上曰。用卿出朕意。無事多讓。先生辭不一。上命從官掖之。起有旨曰。既出及闕。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省耶。上改容曰。出殿門耳。明日又辭。遣近臣合刺合孫先諭止之。強出視事。至上京。奏論阿合馬。罔上不道事。不報。因移疾謝機務。丞相難之。御史中丞李羅為之請。上惻然。召子師可。諭使舉代。對曰。用人宜出上意。臣下舉代。恐開市恩說觀之漸。尋有旨。以國人世肖子弟就學。遂篤意教事。奏門生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燧。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被旨成驛致之。以先生為集賢太學士。兼國子祭酒。先生之為教。精肅有序。張弛有宜。而必本諸聖賢。啓迪後學之方。踰年。諸生涵養薰陶。周旋中禮。講貫適用。上喜其業成。越三歲。以改葬親喪。請歸。屬召赴行在。遂請辭。行在上命諸老議其去。姚燧請先生出處。有關世運。宜成其志。更命張文謙。問所以告歸之意。其對如初。始元十四年。召議改歷法。仍拜集賢太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十七年。授時歷成。以疾屢告。上禮貌隆至。路朝賜杖。內殿賜坐。疾少劇。裕皇在東宮。聞之。為言於上。以驛送還。師可以河東按察副使。改懷孟路總管。以便養。皆東宮請也。且使宮臣諭曰。先生近醫藥自輔。無以道不行為憂。十八年三月戊戌。薨於私第之正寢。易窆不變。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城中無貴賤少長。哭於門。商賈於途。農弔於野。天下譏與不譏。聞訃慨歎。四月乙酉。葬李封村先塋之南。既葬。四方學者來會。為位哭。哀次而去。先生真知力行。實見允蹈。齋居終日。肅如神明。嘗遇迅霆起前。泰宇凝定。不喪執守。其為學也。以明體達用為主。其修己也。以存心養性為要。其事君也。以責難。善為務。其教人也。灑掃應對進退為始。精義入神為終。雖時尚柄鑿。不少變其規矩也。故君召輒往。進輒思退。方世祖急於親賢。而先生篤於信己。以是終無枉尺直尋之意。及其仕不受祿。人以為高。則喟然歎曰。甚矣予之不幸而有是名也。仕豈有不食君祿者哉。食求無忝而已。伐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奮攻取之略。先生言惟當修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以決萬一之勝負。及宋既平。未嘗以失計為歎。世祖亦未嘗以是少之。臣嘗觀三代而下。漢唐君臣。未聞以道統繫之者。當世儒宗。或智足與知仁未足與居也。宋濂洛數公。克續斯道。然未聞有得君者。世祖龍潛。諸儒請向其號曰。儒教大宗師。嗚呼。漢唐宋祖業之主。烏得而有是號哉。此天以道統屬之世祖也。先生出際斯運。一時君臣。心以堯舜為心。學以孔孟為準。中外如出一喙。號公魯齋先生。嗚呼。魯者。曾子傳道之器。歷代任命之臣。雖欲為此號。豈可

得也。非天以道統屬之先生乎。先生之謀國。譬之工師受命作室。既得大木。不肯斲而小之。是以事不受工師之命。而必使學焉後臣之道。無愧於伊尹。事不預平宋之功。而必使以德行仁之言。無負於孟軻。故中統至元之治。上有不世出之君。能表章其臣。繼述往聖之志。下有不世出之臣。能贊襄其君。憲章往聖之心。於是我元之宏規。有非三代以下有國家者之可及矣。及夫元真大德。高第弟子。彬彬輩出。致位卿相。為代名臣。皇慶延祐之設科。子師敬。參預大政。以通經學古之制。一洗隋唐以來聲律之陋。致海內之士。非程朱之書不讀。又豈非其家學之效。見諸已試者歟。先生平時。頗病文籍之繁。嘗曰。聖人復出。必大變而治之。斯則周衰以來文勝之弊。猶將有以正救於其間。是豈淺之為志者乎。先生諱衡。字仲平。其先河內人。父通。避地河南。隱德弗耀。今贈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諡惠和。妣李氏。追封魏國夫人。子男四。師可。師通。師平。追封魏國夫人敬氏子。師敬。封魏國太夫人賀氏子。先生閨門有禮。中饋皆賢。事公甚敬。師可由河東按察副使。歷衛輝襄陽路總管。終通議大夫。廣平路總管。贈禮部尙書。諡文簡。志趣端正。情未究用。有文集遺後。師通。師平。未仕卒。師敬。由監察御史。擢敷中外。歷治書侍御史。吏部尙書。中書參知政事。國子祭酒。太子詹事。中書左右丞。兩為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今為西臺中丞。拜御史中丞。階光祿大夫。明經務誠。學尙節。曾父風。女三。長適于章儒者。餘早逝。孫男六。長從憲。以蔭。桑遷湖廣行省理問。以歸德知府致仕。次東孫。天。次從宸。積官山南憲。僉監察御史。終河東憲副。迺先生之嫡宗孫也。次從宜。太史院經歷。中書省照磨。今翰林國史院經歷。次從宜。太保府長史。中書左三部照磨官。次從宗。章瑛監。異珍庫提點。孫女五。長適廣東宜尉使都元帥府居仁。封覃懷郡夫人。次適太禧院管尙單質。次適翰林應奉蕭璣。次適寧陵簿張構。次適阜城尉張恕。曾孫六。長崇祖。祕書著作。從宸之嫡子也。次書童。文童。禮童。武童。曾孫女四。皆幼。先生有魯齋集。及中庸語意。門人記載語錄。行於世。昔王文忠公嘗論先生曰。吾年八十。閱人多矣。平生力學。不知聖道之所在。非天語幾失此人。大德元年。贈大司徒。諡文正。制詞有曰。聖學方溷。惟洙泗之源。是泝。嘉謨入告。非堯舜之道。不陳。至大三年。加贈太傅。追封魏國公。制詞有曰。天非繼聖學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與王道以比隆。肆用為蒸民之先覺。姚文公燧。作祠堂記。則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出。惟公足以當之。蓋太祖皇帝。建國丙寅。而先生生於己巳。上距宋慶元庚申。朱子之卒。纔十年。當與王之會。續傳道之業。必有數存焉。世祖嘗稱其論事。多與太祖之言合。至取祖訓示之。元。生晚學。陋。何以知先生。然嘗誦諸儒之說。而想望其餘光焉。先生之於道統。非徒託諸言語文字之間而已也。蓋自慎篤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蘊。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十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為己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懷然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養精仁熟。躬備四時之和。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卷舒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事至而不疑。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親。畏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嘗論

之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經。然純篇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海之名。而行無毀。近代元豐之異論。淳熙之分爭。先生處之。寧有是哉。臣元再拜稽首。銘曰。世降遠古。大樸日離。天吏不作。治教寂寥。帝憫我民。眷求有德。世祖齊聖。作其建極。臣有許公。身任斯道。為仁既純。制行儲儲。昔公在野。世難存。稜精義致用。屈蟻之伸。心樂則顏。志任則伊。朝思夕維。天將啓之。朋來遠方。以辨以問。會融一貫。冰釋理順。世祖居潛。時號儒宗。多士既歸。功德日崇。召公起家。斯世將泰。灼知俊心。天地正大。既握乾符。尊履五位。利見大人。乃在九二。覃懷之居。輟車十來。屢進亟退。求福不回。論議上所。德容休休。獻可替否。言直以道。上曰仲平。汝左朕承。其悉爾學。資朕股肱。惟誠惟一。以結主知。惟明惟哲。其止也時。初問伐國。對不以兵。上遂公餼。不在宋平。官盛既真。公恥素餐。敬事後食。匪為苟難。近臣貴胄。世荷國寵。我淑以道。國收其用。小學功墮。大學凌節。我教多術。循循無越。惟聖有讓。載範其驅。以步以趨。疇敢侮予。自古在昔。氣化推移。仁人之興。為世盛衰。凡今有生。孰司榮悴。惟道為大。與天罔墜。世祖繼天。惟天生賢。道統有在。民彝賴焉。有德有言。有子有孫。皇命作諱。諱厥永存。至元元年歲次乙亥。冬十一月己卯朔。二十六日甲辰。第四子光祿大夫御史中丞師敬立石。

許魯齋集卷之六

元史本傳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世為農。父通。避地河南。以泰和九年九月。生於新鄭縣。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父母強之而不能止。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飢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宿。宿。既逃難。徂徠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盡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授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者。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賈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為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寔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粃菜茹。處之泰然。誦詩之聲。聞戶外如金石。財有餘。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暇視而去。其家人化

之如此。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為勸農使。教民耕種。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為京兆提學。秦人新厭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學者攀留之不得。從送之。臨道而歸。中統元年。世祖即皇帝位。召之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為平章政事。樞。樞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本。文統患之。且竇默日於帝前。排其學術。疑樞與之為表裏。乃奏以樞為太子太師。默為太子太傅。樞為太子太保。陽為尊用之。實不使數侍上也。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樞曰。此不安於義也。姑勿論。禮。師傳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傳坐。太子乃坐。公等度。此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為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為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乃上疏曰。臣性謙愚陋。學術荒疏。不意虛名。偶膺聖聽。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德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裨益萬分。孟子以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小補云。乃陳立國規模。中書大要。為君難。及農桑學校等事。詳見奏議。帝深嘉納之。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領尚書省六部事。因擅權。勢傾朝野。一時大臣多阿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屈己。而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與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耶。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衡宜在中書。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免。帝命左右掖衡出。衡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耶。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乃論列阿合馬專權。上盡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憫然。召其子師可。入論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又欲開太學。會衡請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以為集賢太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為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樞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為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燾。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靜。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屢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帝命諸老臣議其去留。實默為衡懇請之。乃聽衡還。以贊善王恂。攝學事。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為助教。以守衡規矩。從之。國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歷。自大定是正。後六十七年。氣朔加時漸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歷。以為歷家知歷數。而不知歷理。宜得衡領之。乃以集賢太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

為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壞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歷十九年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衝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歷退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中乎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歷三十刻以錢代管關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為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期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臨而不用虛進法以應離朧朧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歷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其餘正說完缺蓋非一事十七年歷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歷頒之天下六月以疾請還懷皇太子為請於帝以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宮官來諭衛曰公毋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其善樂自愛十八年衛病革家人祠衛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徹家人餽怡怡如也己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風拔木雷電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有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衛善教陳體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智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為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肯忘或末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為名士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夫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丞相安童一見衛與同列曰若輩自謙不稱玉下蓋千百而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衛曰先生神明也大德二年贈榮祿大夫司徒諡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延祐初又詔立書院京兆以祀衛給田奉祀事名魯齋書院衛居魏時所署齋名也

國學事迹

先生自得小學書則主於此書以開導學者嘗寄其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然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先生自開學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之先生嘗謂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妨外人謗怨是我一己之事諸生學業乃上命也日令家其早膳午膳以老疾日而不復食矣先生時年六十有二以宿疾常思蠶肉食麪三年且以治法不可以而體力復不可於瀉故日節飲食未嘗敢至於飽以為飽則必有補邪氣也然朝夕位事略無老人疲憊之意先生欲以蒙古生著學算術遂自唐堯虞夏距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編其世代歷年為一曆令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減之先生教諸生習字必以顏魯公為法嘗曰古者民無所知聖人御世有以教之然聖人不可久生於世故為文字以記其言文字之始始錄取記言而已後世習字書者多少話說書固六藝之一程先生謂一向好著亦自喪志然其作字時甚敬請以此是學為可法先生說書章數不務多惟悉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

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而不貴徒說也先生嘗曰世謂能作文者可以騁人至於能說書者亦可以騁人諸生講書但使之省解可也何必要他會說及見學者能有疑問先生喜氣溢於眉宇嘗謂書中無疑看有疑有疑卻看無疑方是有功先生嘗曰敬敷五教在寬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則是為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要嚴密然就中節目寬緩大槩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遠難以強之也學記自一年離經辨志至九年知類通達彊立而不反其始終節次幾多積集必不可以苟且致之故教人不正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也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先生嘗謂蒙古生質樸未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好伍曹中涵養三數年將來必能為國家用乃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王梓韓思永蘇郁那律有尚孫安高凝姚燧及其弟燧劉季偉呂端善劉安中白棟皆驛致館下為伴讀欲其夾輔匡弼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或謂先生何不博選時俊而獨用其門生曰我但教人而已非用人也方以我之拙學教人他人從否未可知也歲時諸伴讀以酒禮至先生家先生辭曰所以奏取諸生者蓋為國家為吾道為學校為後進非為供備我也我為官守學所當得者俸祿也俸祿之外復於諸生有取焉欲師嚴道尊難矣先生言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嘗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務農為生商賈雖為逐末亦有可為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

古今儒先議論

牧庵姚氏曰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為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始而行其家終而及之人故於魏於輝於秦攝衣其門所在林立盛德之聲昭聞於時官諸賢學其教也入德之門始惟由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於易詩書春秋耳提面命莫不以孝弟忠信為本四方化之雖吏為師刀筆筐篋之流父以之訓其子兄以之勸其弟弟亦惟以是為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慚德焉

歸庵虞氏曰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嘗啓之是以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實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懼然也

歸德公文德云國學之設肇自許文正公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言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過世祖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為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未即自遠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及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勸之以灑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以養其中擬忠孝之大綱

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士大夫。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矣。

鹿庵贊像云。自關洛大儒。倡絕學於數千載之後。門人傳誦之。未能徧江左也。伊川歿二十餘年。而文公生焉。繼程氏之學。集厥大成。未能徧中州也。文公歿十年。而魯齋先生生焉。

薛文清公云。視富貴如浮雲。許魯齋其人也。

魯齋。余莫測其爲何如人。但想其大而巳。元人有以北有許衡。南有吳澄。並稱者。此非後學所敢輕議。然即其書求其心。考其行。評其出處。則二公之實可見。

魯齋。在後學固莫能窺測。竊嘗思之。蓋真知實踐者也。

魯齋余誠實仰慕。竊不自揆。妄爲之言曰。其質粹。其識高。其學純。其行篤。其教人有序。其條理精密。其規模廣大。其胸次灑落。其志量弘毅。又不爲浮靡無益之言。而有厭文弊。從先進之意。朱子之後。一人而已。魯齋。召之未嘗不往。往則未嘗不辭。善學孔子者也。

朱子集小學之書。以爲大學之基本。註釋四書。以發聖賢之淵微。是則繼二聖之統者。朱子也。至許魯齋。專以小學四書。爲修己教人之法。不尙文辭。務敦實行。是則繼朱子之統者。魯齋也。

魯齋力行之意多。

魯齋不陳伐宋之謀。其志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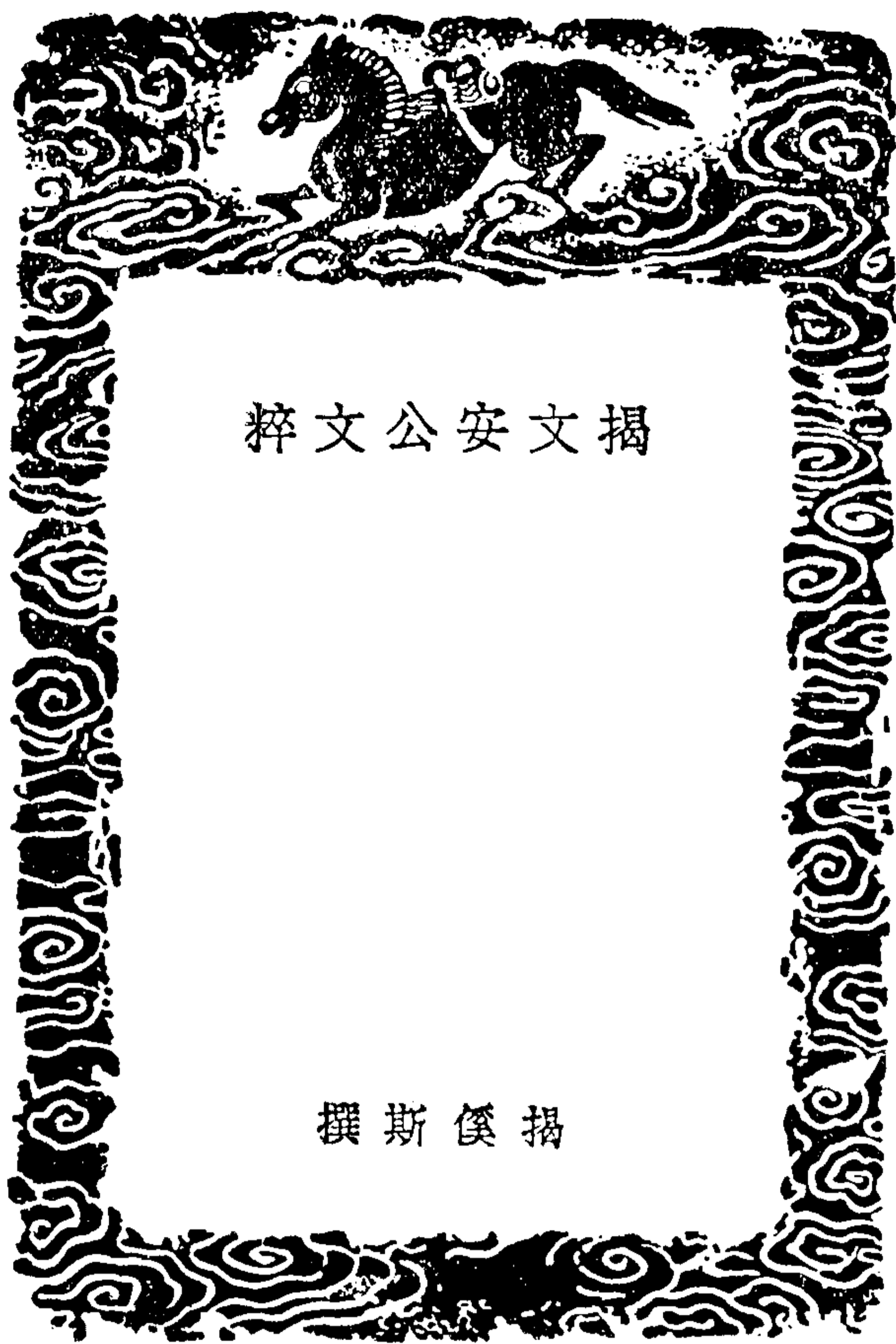
魯齋以王道望其君。不合則去。未嘗少貶以徇世。真聖人之學也。

世祖雖不能盡行魯齋之道。然待之之心極誠。接之之禮極厚。自三代以下。道學君子。未有際遇之若此也。

許魯齋詩云。萬般補養皆虛僞。只有操心是要規。惟心得而實踐者。乃知其言之有味。

許魯齋曰。世間巧拙俱相伴。不許區區智力爭。此言宜念。許魯齋先生。中統元年。應召赴都。道謁劉靜修先生。劉謂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中。徵劉靜修。至。再以疾辭。或問之曰。不如此。則道不尊。魯齋在中書。日。命牙僮僱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禮節者。進。卻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面。愚駭之人來。遂用之。僮請其故。先生曰。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良善。人下等易馴。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爲所使矣。假如司馬相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

胡居仁曰。魯齋天資純正。所行自不苟。



揭文公安文粹

撰斯僊揭

揭文公安文粹目錄

卷一

- 上李秦公書
- 與尚書右丞書
- 答胡汲仲書
- 城南宴集詩後序
- 豐水續志序
- 吳清甯文集序
- 蕭孚有詩序
- 孔氏譜序
- 重修揭氏族譜序
- 送劉旌德序
- 通鑑綱目書法序
- 范先生詩序
- 書王鼎翁文集序

揭文公安文粹 目錄

一

揭文公安文粹 目錄

- 送胡伯友拜孔林序
- 富州重修學記
- 全州學記
- 舒城縣龍眼書院記
- 涿州孔子廟禮器記
- 增城三皇廟記
- 建都水分監記
- 安福州東嶽廟記
- 浮雲道院記
- 撫州靈感廟記
- 胡氏園趣亭記
- 楊氏忠節祠記
- 孝通廟記

卷二

- 大元勅賜修堰碑
- 重修濟州會源廟碑
- 天華萬壽宮碑
- 臨江路玉筍山萬壽承天宮碑
- 勅賜漢昭烈帝廟碑
- 雙節廟碑
- 吾讀吾書齋銘
- 孝友堂銘
- 潭心齋銘
- 思無邪齋銘
- 讀書處銘
- 忍恕堂銘
- 方寸間銘
- 幽髮賦
- 天馬贊
- 仙茅述

揭文公安文粹 目錄

三

二

靜虛解

楊德字說

題書刺使宋圖後

題書刺使後

龔先生碑

嚴先生碑

樂邱碑

勅賜正奉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董公神道碑

趙功可墓誌銘

奔清甫墓誌銘

處士楊君墓誌銘

何先生墓誌銘

靖逸處士熊公墓誌銘

劉先生墓誌銘

劉福墓誌銘

揭文安公文粹卷一

上李秦公書

元 揭傒斯撰

某月吉日，豫章揭傒斯謹再拜，奉書平章國公閣下。夫士志為上，時次之，位次之，農不以水旱息其耕，商不以寒暑輟其負販，故能致千金之產，登百穀於場。況士之志於道者乎？不達於今，必顯於後，有其時，有其位，道行於天下，天也，無其時，無其位，道不行於天下，亦天也。君子無與焉，故士之所患者，志不立，道不明，不敢計其時與位也。因其時求其位，以行其道，此士之志也。而不敢必乎天也，士苟志於道，生乎今之世，可謂得其時矣。然猶往往以不得其位為患，其信之不篤，而欲必於天者，從而為之言曰：上之人不能用，夫士且怨且憤，嗚呼過矣！昔觀夫用舍之際矣，或一人薦之而百人沮之，不能使之不用，且大明其道於天下，或百人舉之而一人抑之，卒罷而歸，至老死而無聞，夫一人至寡也，百人至多也，用舍繫焉，而無所容其力，非天也耶？上之人苟能知其力之所至，不能奪天之所與，不能界天之所不與，賢者進而用之，不賢者退而舍之，不從一毫疎戚愛憎薄厚之心於其間，惟以國家得人為務，如是而猶有不信乎道，上猶有遺才之恨者，未之聞也。抑又嘗觀士之志立矣，道明矣，得其時與位矣，而不能見知於其君，道終莫本缺（計二十行零十九字每行二十一字）離涯越分而進，以始教王人之讒，夫翰林皆極天下之選，不

以愚不肖過相薦引，私竊自幸，事苟有集，庶幾由是而至於可為之地，以自見其平生之所志，萬一不然，亦可藉手以歸曰：吾嘗獲薦於翰林矣，吾嘗獲登李公之門矣，益厲其志，修其道，垂之簡帙，傳之子孫，樂夫天之所以命我者，用之舍之，不敢求必於天也。惟閣下少垂察焉，傒斯恐懼再拜。

與尚書右丞書

傒斯再拜，尚書右丞閣下。僕聞因眾者可以顯立功，忘己者可以廣得賢，千尺之松，不蔽其根者，獨立無輔也。森木之林，鳥獸羣聚者，眾材成濟也。是故自用無朋，專欲無成，得眾者昌，寡助者亡，此賢愚同智，古今一軌者也。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夫泰之為卦，君子道長之時也，君子當道長之時，其進猶必引其類，則吉是進而引其類，雖當泰之時，猶凶也。人方安居暇食，若無事於賢，一旦風飛雲會，加之百官之上，立於廟堂之內，以數尺之身，任天下之責，方寸之心，關天下之慮，雖有周孔之智，賁育之勇，未聞能獨成其功也。此僕於閣下不能無情，伏惟閣下聰明強毅，卓犖宏大，誦聖人之書，法古人之為政，知王道之本好賢有虛己之實，生民之所仰望，君子之所依歸，又當天子銳精求治之時，身任鼎鉉之寄，以求治之時，當鼎鉉之地，而生民有仰望之情，君子有依歸之心，誠閣下垂名立功，報國顯親之秋也。然方今進賢用能之當否，在閣下，富民理財之能否，在閣下，斟酌庶務之宜否，在閣下，天子之所屬寄，生民之所貴望，在閣下，其任亦甚重其難矣。夫上有宰相，下有參佐百官，而獨責任於閣下者，以閣下明王道，識治體，知本末之所先後，經權之所異宜也。此春秋所以責備於賢者耳。由今觀之，孰若一上下，齊彼己，旁羅俊乂，廣覽英賢，因其材而分任之，而坐居其成功，則功可大名可久，福可致而禍可消也。不然，一身且未知何許，況為朝廷計哉！然鳳凰鸞鷟，非凡木可棲，絕才異能，非常調可致，懸千金之賞，不患無徒木之人，市千里之骨，何憂無絕足之馬，誠能推誠折節，激昂鼓舞，則士必樂為用，士樂為用，何功不成，且進賢者非所以私恩也，將以佐天子理萬民也，忠以出之，信以行之，忠信之人，天必佑之，毋患乎賢之不為用，但盡其求賢之道而已。牛之肯繁，逢庖丁之刀，則解，木之盤錯，遇匠石之斤，則離，毋患乎事之難行，但盡其用賢之道而已。然進一君子，則君子之類應，任一小人，則小人之類應，此善敗禍福之由，亦不可不審且慎也。惟閣下察焉，傒斯再拜。

答胡汲仲書

傒斯頓首，汲仲薄公執事。傒斯比猥以陋薄之見，沈浮之辭，瀆冒於執事，意甚悔之，既無及也。連月滯留於外，不得朝夕訪問，不圖閱天更枉遠寄，又以俗迫雨坐山，曠者連旬，不得上謝，知執事於我何如哉！然賢者之待不肖，不肖之望於賢者，皆不可謂之無意也。苟有忠告，則肝膽相呈，心口相宣，不當若嫌，畏懷蒙背，若市井塗路之人也。故復有所祈，不敢默然遂止，以執事好古之敏，信道之篤，知足以知之，勇足以行之，可謂魁傑特達出羣之士。至於商賈人物，言論風采，頗若無人，來書有云：為衆所推，當斯文之托，僕竊以為過矣。夫黃周之世，文武幾墜，孔子以天縱之聖，出為天下萬世之宗，且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其自居者，好學而已。孟子當戰國之時，闢楊墨，排從橫，揭孔氏之道而明之，若掃殘翳，開日月之光，疏百

川益河海之深及其辯也。曰不得已。今幸與執事居休明之世。吾道光盛。賢士輩出。禮樂非甚崩大壞。際天所覆。莫不順軌。雖有孔孟。猶不當驚然自任。略無辭讓之色。使執事所學之道。所居之世。誠當孔孟之任。必待後世之人。推尊而光顯之。不當自道若此。且以執事自處。為何如時哉。今年夏。見青田陸如山。謂執事自許。直繼孟子。非知道之士。不能為是言者。猶或不識執事所言之旨。由今而言。則信有之矣。夫孔孟大聖賢也。當斯文之托者。若孔孟可矣。而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然每與執事商論。則甚尊信佛老氏。至欲合三氏而為一。則當斯文之托者。道固應如是邪。此皆甚不可者也。或謂執事有師道。而無友道。誠知言哉。傳曰。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之謂也。來書又云。前乎千古。聖賢相傳之道。由詩若文而知。後乎千古。亦將由詩若文而知。今之道。予讀其言而悲之。自漢以來。繼述之文多。可讀之文少。夫道有本。文有體。尊卑小大。長短疎戚。華實正偽。截乎若天地山川之不可相陵。昭乎若日月星辰之不可相踰。離乎若飛潛動植之不可相移。惟適當而已耳。近見執事序黃成性文章。言辭誇大。皆非事實。其所稱舉。皆公卿大臣之事。非學道在下者所宜言。抑亦自任之素。不知其言之過也。且文者古聖賢不得已者之所托也。而今世行道之士。不惟其事尚欲托之此而垂後。不亦甚可悲乎。僕之才不足以知執事。僕之言不足以曉左右。所以聞之。父師之訓。有與執事異者。聊為僭越申言之。敢以為執事之忠。後之言。敢以為執事之望。尚冀致諸用以教學者。以示來世。則大願也。優柔之教。敢不敬承。聞將就天台之闕。不知何時定行。當於江滸一別。

城南宴集詩後序

京師天下游士之匯。其適然觀晤。為千載談者之資。定百世通家之本。代有之矣。或以情附。或以義感。或以言求。其取友雖岐。苟軌於道。均可以著簡書而托子孫也。城南茲集。得朋之義。蓋備焉。以僕愚戇。亦俾在列。肴核惟旅。酒醕惟旨。成儀存數。長幼有秩。舉盞更屬。以親以久。比往風後。若勸若懲。弛以談諧。終歸雅則。殘月既墮。白露在庭。觴酌未闋。賦詩斯舉。飲者既不知其醉。而不飲者若素嗜焉。賓既不知其主。而主者亦自忘焉。居則殊方。出乃合儆。新知舊好。豁然靡間。則斯會也。不已難乎。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昔聞其語。今見其真。特未知所以資千載。本百世者。果安在耳。盧山鄭君直卿。既序其會集之詳於前。余復申其交友之樂於後。君子所命。不敢廢焉。

豐水續志序

王順伯修豐水志之六十有三年。邑陞為富州。又二十有五年。李君肖翁典鄉校。居五年。乃輯淳祐以來。城池人物時政之蹟。及前志所未備者。為續志六卷。條數頗繁。窮蒐極簡。將以垂信方來。惟東南物產。豫章為下。故所錄。皆曰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蓋自古然矣。是書於貢賦之變。未嘗不再三深致其意。使為政者少。有仁恕。必能感焉。有勸乎中。思復其舊。至於政教所施。必錄其善。而遺其不善。此居其邇。不非其大夫之意。亦作志者之法也。君以碩學粹德。起文獻之家。居儒師之位。祠先賢。尊景行。育人材。無所不用其道。猶倦倦是書。而豈徒哉。後之君子。尚求李君之志。

吳清甯文集序

廬陵代為文獻之邦。自歐公起而天下為之歸。須溪作而江西為之變。故江漢被文王之化。無由犯禮。華周感祀妻之哭。而變國俗。其所感雖殊。而人心之變一也。須溪沒一十有七年。學者復靡然去哀怨而趨和平。科舉之利誘之也。永新吳清甯以英妙之年。際休明之運。方策名進士。而獨好古文。已可謂豪傑之士矣。然方今以明經取士。所謂程文。人皆復乎古。以其所好。固無害於所求也。讀清甯五七言詩。已清潤明快。古賦已瀏亮純雅。記序已宛委有法。而予竊有獻焉。清甯廬陵人也。姑以廬陵言之。歐公天下之文也。百世之師也。宜以為歸。須溪衰世之作也。然其評詩。數百年之間。一人而已。獨非子之師乎。因二公之盛。浚六經之源。益湖而求之。海內之名。必歸子矣。

蕭孚有詩序

廬陵蕭氏。世為達官。為能臣。至臨江從事。煥有復以政事稱。而其季弟孚有。乃以能詩聞。夫為詩與為政。同心欲其平也。氣欲其和也。情欲其真也。思欲其深也。紀綱欲明。法度欲齊。而溫柔敦厚之教。常行其中也。孚有之詩。章出也。讀章蘇州詩。如單父之琴。武城之絃歌。不知其政之化。而俗之遷也。海內之學章者。吾識二人焉。涿郡盧處道。臨川吳仲谷。處道有爵位於朝。有聲名在天下。其氣完。故獨得其深厚。而時發以簡齋。仲谷隱者也。其氣孤。故獨得其幽茂。疏淡。而時振以岑參。崔正言。今復得孚有焉。孚有生文獻之家。襲貴富之業。而性情溫厚。辭氣詳雅。故其為詩。周旋俯仰。舉相似焉。此非獨善學章也。亦居相似而性相近也。使他日推以為政。民必有不忍欺者。蕭氏之未艾。於此可卜焉。予聞其師劉君桂翁。亦深造於章。豈固有所自邪。

孔氏譜序

孔氏世家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而顯者。是為臨江三孔。孔之子孫曰克己者。是為先聖五十五世孫。緣江西不遠千里。拜曲阜林廟。且因以考訂其譜牒。而收其所未續者。侯斯得與觀焉。於是肅然敬。悚然懼。進而告之曰。凡天下之受姓命氏。未有非至賢之後者也。凡有尊祖敬宗之心。未有不知重其譜牒者也。然徒知重其譜牒。而不知求夫尊祖敬宗之實。猶無譜牒也。猶非其子孫也。而況孔子之世家乎。夫孔子魯之陪臣也。去今千七百有餘歲矣。天下至今。誦其書。講其道。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戴之如天地。仰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者。果何以致是乎。衢路庸衆尋常之人。一有不合於孔子之教者。猶得指而議之。而況其子孫乎。其為孔氏子孫亦難矣。故統天下之陸海。不足以為其富。極天下之爵祿。不足以為其貴。窮天下之奇珍異器。不足以為其寶。其可富可貴可寶者。在聞乃祖之道。而凡學孔子者。猶必以是為務。而況其子孫乎。夫譜其譜者。尊祖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之實也。敬之勉之。勿徒抱其虛器而號於衆曰。吾先聖之子孫也。吾懼其有議其後者矣。子其慎之。天歷二年二月丁酉。後學揭傒斯敬書。

重修揭氏族譜序

揭氏稱漢安道侯之後者。我桂陽府君。據夾漈通志而言也。吁。江之族與我同出。乃祖楚司揭氏。汝寧之

族則又祖漢陽侯。三者政未定也。盱江與豐城之始祖兄弟也。今豐城稱始祖為盱江府君。誤矣。唐乾甯二年。僕射鎮以敗上官逢之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有勞績於袁。子孫世居袁。於豫章盱江為近。且我始祖府君其名政。與僕射類。豈其兄弟。遺五季之亂。遂散處諸郡。耶。是不可知也。然吾先世之雄文盛德。在宋由進士而人者。科不乏人。自足著白於無窮。又豈敢重貽拜汾陽之譏。大德中。族兄允中合諸譜而修之。今則以甯兄復續而廣之。讀此者。油然而孝弟之心。凄然霜露之感。必有不待喻而興者。凡我子子孫孫。尚敬之哉。

送劉旌德序

凡為進士有謁於予者。余必有以告之。余亦忝進士之名也。至於廬陵劉君粹衷。余知己也。方擢高科。拜新安之命而去。余乃未有以告之。粹衷亦以憂不果上。今再調宣之旌德。幸而終不有以告之何也。粹衷之所受學皆賢師。所與游皆良友。所言皆仁義道德之懿。所行皆孝弟忠信之實。舉於鄉而無忝。選於有司而無慚。余不及則有之。余未有能過之者。誠無以告之也。然上之取士。先德行。次經學。次文藝。次政事。其法甚詳。其道甚備。歷廿餘年。非不久。累七科之士。非不多。而天下政煩教弛。民情瘁寒。風俗不興。上之澤不下流。日甚一日。其故何哉。豈學無賢師。游無良友。以仁義道德為虛說。以孝弟忠信為曲行。特竊其言。以取祿位。非有躬行之實歟。豈猜賢忌能者尚多。懷姦狹詐者益衆。附之則安富尊榮。違之則貧賤憂辱。雖儒者亦委而從之歟。抑瑣瑣州縣。上迫大府。震以不仁之威。壓以非理之勢。雖欲自竭。有所不能。雖能有所不容者歟。抑任小者不可以謀大。任輕者不可以圖重。守一官則治一官。居一職則治一職。非宰相不足以變天下之化。易天下之俗。雖更七科柄用者。尚寡歟。夫何儒者之無益於國也。非儒者之無益於國也。不能盡儒者之用焉耳。今粹衷之為旌德也。有君子之譽。挾進士之號。居一邑之長。寄百里之命。得於己者。有躬行之實。待於人者。無越分之望。是非聽乎理。屈伸由乎道。乘飢渴之餘。反貪暴之風。政教之流。必浩浩乎若奔川。東注風俗之變。必靡靡乎若長風。偃草。儒者之效。若睹之有日矣。余何以告之。雖然。粹衷所治一邑耳。由一邑而天下。是在天子與宰相能用不用耳。勉哉粹衷。無晝乎世之不能知。不能容。不能用也。

通鑑綱目書法序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以為萬世之法。朱子因司馬氏通鑑作綱目。以正百王之統。此天地之經。君臣之義。而聖賢之心也。世之言春秋者。自公羊穀梁左氏以下。無慮數十家。而義猶有所未明。疑猶有所未解者。魯史不可復見。且聖人之制作也。後之羽翼六經者。宜莫如朱子。猶不敢言春秋。然綱目之作。非深得聖賢之旨者不能也。故朱子不言春秋。而春秋者。莫如朱子。世之言綱目者。亦無慮數十家。既有春秋為之義例。又有諸史可以究其始末。且去朱子之世為未遠。而又有親及其門者。然言愈煩而義愈密。非深得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也。能言未有若廬陵劉氏綱目書法者。其辭則公羊穀梁。其義則春秋。而其志則朱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若舜禹湯武。然湯有慚德。武未盡善。舜禹之後。得天下者。莫

如漢曹氏親受漢禪。威加中國。卒不能奪諸葛孔明漢賊之分。元魏據有中國。行政施化。卒不能絕區區江左之管而繼之。北方世之至公而不可易焉者。而猶或易之。此綱目不得不繼春秋而作。而書法不得不為綱目而發也。此朱子之志也。劉氏諱友益。字益友。遭宋訛錄。閉門讀書。既深於經。復長於文。其為此書。凡三十年。寸寸而校。銖銖而積。微辭隱義。高見特識。既足以啓發千載。而中有無窮之憂。余故曰。非深知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能言未有若劉氏綱目書法者。而又曰。此朱子之志也。烏乎。後之覽是書者。尚求其志哉。天歷二年六月十日序。

范先生詩序

范先生者。諱棹。字德機。臨江清江人也。少家貧力學。有文章。工詩。尤好為歌。行年三十餘。辭家北遊。賣卜燕市。見者皆驚異之。相語曰。此必非賣卜者。已而為董中丞所知。召置館下。命諸子弟皆受學焉。由是名動京師。遂薦為左衛教授。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與浦城楊載仲宏。蜀郡虞集伯生。齊名。而余亦與之遊。伯生嘗評之曰。楊仲宏詩如百戰健兒。范德機如唐臨晉帖。以余為三日新婦。而自比漢庭老吏也。聞者皆大笑。余獨謂范德機詩。以為唐臨晉帖。終未逼真。今故改評之曰。范德機詩如秋空行雲。晴雷卷雨。縱橫變化。出入無朕。又如空山道者。辟殺學仙。瘦骨峻嶒。神氣自若。又如豪鷹掠馬。獨鶴叫羣。四顧無人。一碧萬里。差可彷彿耳。晚尤工篆隸。吳興趙文敏公曰。范德機隸。我固當避之。若其楷法。人亦罕及。其居官廉直。門不受私謁。歷佐海北江西閩海三憲府。而棄官養母。天下稱之。嘗一拜應奉翰林文字。而有閩海之命。不果行。至順元年。年五十九卒。其詩道之傳。廬陵楊中得其骨。郡人傅若金得其神。皆有盛名。其平生交友之善。終始不變者。郡人熊輔也。楊中將刻其詩。命其子繼文請序。為書其始末如此。嗚呼。若德機者。可謂千載士矣。楊中。字伯允。傅若金。字與礪。熊輔。字敬輿。詩凡若干卷。

書王鼎翁文集序

余舊聞宋太學生廬陵王鼎翁。作生祭文。承相文。每嘆曰。士生於世。不幸當國家破亡之時。欲為一死。而無可死之地。又作為文章。以望其友。為萬世立綱常。其志亦可悲矣。然當是時。文丞相與師勤王。非不知大命已去。天下已不可為。廢數十萬生靈為無益。誠不忍坐視君父之滅亡。而不救。其死國之志。固已素定。必不待王鼎翁之文而死。使文丞相不死。雖百王鼎翁。未之如何。況一王鼎翁。即且其文不見。不可知。而大丈夫從容就義之意。亦有衆人所不能識者。近從其邑人劉省吾。得王鼎翁集。始見所謂生祭文。承相文。既歷陳其可死之義。又反覆古今。所以死節之道。激昂奮發。累千五百餘言。大意在速文丞相死。國使文丞相志不素定。一讀其文。稍無苟活之心。不即伏劍。必自經於溝瀆。豈能開關顛沛。至於見執。又坐燕獄數年。百計屈之。而不可。然後就刑都市。使天下之人。共觀於青天白日之下。曰。殺宋忠臣文丞相。何其從容若此哉。故文丞相必死國。必不係王鼎翁之文。其文不見。又不可知。而鼎翁之志。則甚可悲矣。即鼎翁居文丞相之地。亦豈肯低首下心。含垢忍恥。立他人之朝廷乎。鼎翁德之粹。學之正。才之雄。詩文之奇。古則劉會孟先生言之備矣。茲不復論。獨論文丞相之心。與鼎翁之志云爾。

送胡伯友拜孔林序

胡某伯友吾鄉之賢而秀者也。好學而篤志。嘗謂吾受夫子罔極之恩。欲一拜孔林而不獲焉。至順三年夏。以職事上計京師。過任城。距曲阜九十里。欲往不可得。及竣事將還。告予曰。吾必一至孔林。遂所願焉。幸有以教我。予進而告之曰。夫能使我知道所以為人之道。而盡心焉者。夫子之教也。此所謂罔極之恩也。服夫子之教。盡為人之道。所以報夫罔極之恩也。非必造其居里。謁其林廟。而後為盡報。夫子之道。譬之親其生也。養之盡其樂。其沒也。葬之盡其禮。祭之盡其誠。其服於身也。惟父母之訓是承。可謂真孝子矣。其養也。葬也。祭也。其服於身也。悉反是。曰。必一造其親之墓。而致其哀焉。得謂之孝子矣乎。其事聖人也亦然。非聖人之學不學。非聖人之言不言。非聖人之行不行。其服於身也。悉反是。而歲必一至孔林。而展其禮焉。得謂聖人之徒矣乎。吾既知所以為聖人之教。所以為人之道。吾盡吾知而行。吾所知其報夫子罔極之恩。孰大於是。舍是人。必謂要譽於鄉黨朋友而已。讀聖人之書。求聖人之學。能思其罔極之恩。必求其居里。謁其林廟。斯過人亦遠矣。雖然。吾子其勉之。秋八月六日。揭侯斯序。

富州重修學記

上御經筵之明年夏六月。濟南姚侯來為富州。以舍榮禮見於先聖先師。祝曰。惟夫子之道參天地。配日月。用中罔敢知。而用中實生齊魯之交。密邇夫子之訓。欽承明命。來守是州。今之州古千乘之國也。敢不敬恭朝夕。惟夫子之訓是承。願瞻廟學。摧陋弗稱。曰。余之責也。會教授清江陳明之。繼至。議與志合。明年秋大修孔子廟。仍其舊者惟殿。若明倫中庸二堂。江山秀傑樓。概一改作。而有加規制。必裁就法度。出入必限由正途。凡為屋幾七十楹。又刻銅為七十二弟子及諸賢像。以嚴祀事。鑿半池其前。效古頌宮侯。載經載度。是董是勞。吏忘其私。工勤其勤。涉冬徂春。用告厥成。而命僕斯為之記。在至元二十有三年。陸豐城縣為富州。以河東陳侯元凱為之尹。時科舉廢十有三年矣。士失其業。民墮其教。盜賊滿野。竟數十里不聞雞犬聲。陳侯大懼。遂修孔子廟。建小學。日集文儒。故老講求治要。悉資以為政。不數月。境內大治。知所務也。今科舉既復。亦十有三年。而侯實來。當天下文明。人復其業。猶皇皇焉。汲汲焉。以興學校。明教化。為先務者。其守同。其志亦同也。夫兼有天下。父師之責者。君也。承君之志。行君之化者。宰相與太守也。宰相布於上。太守奉於下。故人之生也。為之學校以教之。設科以舉之。必使士有恆業。民有恆志。然後聖人之道可明。賢材可得。而治可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盛於唐虞三代。而不能去學校。廢選舉。以為治。秦能去之廢之。二世而亡。雖然。君子之學。視學校為隆。汗以科舉為去就。亦異乎夫子之教矣。若夫善學聖人者。在賦畝則行乎賦畝。在魚鹽版築。則行乎魚鹽版築。豈待學校之教。而科舉之勸哉。然世亦豈能皆伊傅其人。而不為之教與勸也。此上之志。而侯所以力行之者。況上方親御講筵。詳求聖人之治。愚雖不敏。願與學孔子者。其勉之。侯廉慎簡正。不為盛名。而人敬畏之。蓋賢守云。

全州學記

皇元制治舉法。周孔遺徽。絕壤同風。鄒魯一郡一邑。必謹學校。以為教基。在仁宗時。太子太傅府長史郭

侯履治靖五年。俗與民和。克信其道。泰定元年春。移貳於全。全居湖南九郡之極。地小而巖。風氣皆竄。郡西湘山。又稱无量壽佛入滅之所。世奉道體。莽走萬姓。而夫子廟荒圯穿漏。曾莫顧者。能輒者以民勞為解。貧墨者以廉薄為辭。講誦不興。薦裸無所。侯至。會闕大守侯總。學事教授黃潤。以為請。於是侯率僚佐倡於上。士民勸於下。明年二月。即工。前清湘長法黑。進拜元侯。知邑士鄧桂能。狀命董其事。遂斬木陰谷。伐石陽厓。食功備力。民不知役。太守何公潤。繼至。朝勸夕勞。休戚並行。及期而廟成。乃易夫子十哲像。分祠先儒。及賢守於講堂之左右。翼門亭軒陛。以次成。舉。又闢廟前廢地為杏壇三成。以擬闕里。建明堂四楹。以館諸公。既告成於廟。教授謁告。還江西。會于廬陵。曰。郭侯每以不得君記為恨。敢請乃述其事。且俾告於有衆。昔靖之郤。為羣獠劫。以自附者八百餘家。數自請吏。吏不能討。而王賦之共不敢息。逮及郭侯為守。天子出使督兵討之。八百餘家咸在夷滅。侯以死爭。乃去刑書。復為齊民。侯非力能生之也。以其民格。遵魏文靖公之教。知有君臣之分。身雖為虜。而王共不闕故也。全之四境。盡為中邦。又密邇周元公之里。父傳子習。皆聖人之教。民之情性。豈獨異乎。夫殫財盡力。以奉無益。未必蒙福。畊田鑿井。以服聖賢之教。未必被禍。且一絲一粟。得以養生送死。又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君子登於俊選。野人免於刑戮。果何憚而不為哉。亦教化使之然耳。為民上者。易敢不敬。學在郡治之陰。鳳凰山之陽。宋紹興十三年之所遷也。東南諸山。秀麗奇詭。湘瀧灘水。合流其下。蓋為一郡之勝云。泰定四年八月丁亥記。

舒城縣龍眠書院記

治民之道。使民知禮義而已。使民知禮義。先示其所向而已。民知所向。則知所嚮方哉。廬州舒城長饒理。溥化。用湖廣舉首。取泰定四年進士第。得茲邑。首理學政。咸用其學。以教道民。民始益知人之所以為貴。儒之所以為重。而復知所以養生而送死。居二年。曰。民其可教矣乎。於是又治地邑東。得李公伯時龍眠山莊故基。於東禪寺東。舒王祠西。嘗沒於寺者。據山川之會。想昔賢之游處。乃會其祿入。募工度功。作書院。以事先聖先師。以為出治立教之本。不踰時而成。凡殿室門廡。齋舍庖庫。及李公之祠。為屋三十有六楹。以其白龍眠之山。端麗奇峻。能出雲雨。膏澤天下。榜之曰龍眠書院。且示不忘李公之故。而邑賢者范鳳瑞。割田二百畝。以供祭養。既告成於廟。遂立之師。進諸生而教之。凡民有來觀者。必勸之以學。是時上既撥亂集大命。兵革未息。飢疫未復。郡縣長吏。能以荒政自任。且不足。遑知禮義之教哉。而舒城勸分。則出粟之家。惟恐後。民之強暴子弟。一有弗若。則父兄長老。切責詬怒。惟恐見絕於長吏。休休焉。方日以興學為事。舒之民。卒無一人攜離轉徙者。長吏豈獨賢民得其所。以生者也。舒著於春秋。故山有春秋之山。水有舒水。始入於隨。後并於楚。其民勇而好義。非獨舒為然。楚之地皆然。故楚當為強國。最後宋室南遷。賴其民蔽遮江淮。凡二百年。然當時民雖欲為學。其可得乎。自國家有宋。民不知兵者五十餘載。又有好文之君。繼出而學校之教。雖而不興。仁義之政。尼而不行。養生者不得盡其歡。喪死者不能窮其禮。此非上之過。長吏之責也。今吾君既畀爾以賢長吏。豈以詩書禮義。覺爾民。民亦知所向乎。若曰升其堂。敞其

器設其牲齊而行其典禮如是而已。此事聖人之疏節也。非作書院意也。舒之人尙其易哉。李公名公麟。邑人博學好古。舉進士。歷刪定及檢法官。未老致仕。蘇文忠黃文節二公嘗過其山莊。故合祠於堂之北。是役也。建始於天歷三年之春。工畢而改元至順。縣學之明倫堂亦其所建也。是歲冬十月朔記。

涿州孔子廟禮器記

古者祭器犧象鬯洗登豆之屬皆以木。簠簋籩篚之屬皆以竹。後世懼其速朽也。不能以時易者。範之以銅。取便於有司。而古先聖王之制。僅存其名號焉。惟昔涿州孔子廟器皆上陶。殘缺苦虛。將事者恥焉。觀者議焉。有司莫以異。泰定四年秋。盧陵曹君明則來領教事。始自於有司。馳數千里。遠慮。範銅以易之。及有事於先聖先師。齊肅秩栗。昔之恥者。誠敬之心生焉。昔之議者。慢易之心泯焉。遠邇來觀。俯仰嘆玩。雖非古先聖王之制。有不暇計。於是州太守命范陽今杜肅。府而藏之。屬奎章閣授經揭傒斯。文而志之。或曰。範金非古也。其亦必有所受矣。胡莫之或改。以徒古也。禮有損益。器亦宜然。況世所寶三代彝鼎。雖尊尚之屬。皆範銅爲之也。皆自天子至於公卿大夫所作。以貽子孫者也。雖不可盡信。然其來固已久矣。謂範銅之非禮。古人亦且爲矣。彼皆欲爲長久計也。皆欲爲法於後世者也。且。範不範固非範矣。謂木之爲範。金之爲範。非範可乎。學至於孔子。可謂知禮矣。然逢掖於魯。章甫於宋。舍麻冕而從純非歟。必以古爲是而令非。則涿之用陶。蓋有虞氏之所上也。以木以竹皆非禮也。而可乎。夫敬者禮之本。器者敬之與也。嚴其器所以存乎禮也。而恥焉。而議焉。則敬何由生。禮何由行。與故泥乎古者。不足以適今。膠乎器者。不足以言禮。故記曰。禮從宜。俛斯曰。祭器者所以交於神明者也。非飲食之謂也。苟知禮之本矣。雖從宜可也。嗚呼。曹君其可謂達於禮乎。是器也有司其謹藏而時出之。仍刻其目於左方。

增城三皇廟記

三皇古無廟。唐天寶中始置。祀以春秋。配以句芒祝融風后力牧五代。宋並因之。國朝始詔天下郡縣皆立廟。以醫者主祠。建學置吏設教。一視孔子廟學。大德三年。太常言三皇開天建極。創物垂範。爲萬世帝王傳道之首。今太醫院請以昔帝臣俞跗桐君鬼臾區岐伯之屬十大名醫。視孔子十哲。配享廟庭。是欲以三皇爲醫家專門之禮。非禮經宜從唐制。中書下禮部議。議如太常。至大元年。中書又以湖廣行省言。如太醫院所請配享。事下禮部議。請以十名醫視孔廟諸大儒。列祀兩廡。遂著爲令。廣州之增城。未置廟。歲春秋有司設主。寄祀叢祠中。至順二年秋九月。盱江左祥。蘇翰林從事廣州香山縣尹。潮州路經。歷以奉議大夫治增城。既新孔子廟學於城西。冲霄門外之故址。而以舊學爲三皇廟。學壞者易之。隘者闢之。漫漶缺漏者。塗墍而鞠。聖之自殿堂。祖門。凡爲屋五十有二。楹。炳焉煥焉。如初。建然後三皇之祀始尊。醫學之教始行。夫以醫家專祠三皇。非古制。然猶足以見國家尊古聖仁賢。重民命如此。有司知守國家常制。修其祭禮。嚴其教道。竭其所職而已。他非敢置議。醫家既得專祠三皇。可謂甚尊。而輒慢其祠事。怠其學政。不知民命之所以重。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其咎大矣。凡民牧者。可不慎哉。左君閻疏平。恕所至有善政。且知所先務。是役也。能究其力以贊其成者。醫學教諭鄧友益也。南雄路儒學教授李顯。

以左君之命請記。乃爲之壽。

建都水分隘記

會通河成之四年。始建都水分隘於東阿之景德鎮。掌凡河渠壩。插之政令。以通朝貢。漕天下。實京師地。高平。則水疾泄。故爲場以蓄之。水積則立機引繩。以挽其舟之下。上謂之壩。地下通則水疾洄。故爲防以節之。水溢則繩起懸板。以通其舟之往來。謂之插。皆置吏以司其飛輓。啓閉之節。而聽其獄訟焉。雨潦將降。則命積土壤。具畚鍤。以備奔軼。衝射。水將涸。則發徒以導鬪淤塞。崩潰時而巡行周視。以察其用命不用命。而賞罰之。故監之責重。以煩。延祐六年秋九月。河南張侯仲仁。以歷佐詹事翰林太醫三院。皆能其官。且周知河渠事。選任都水丞。冬十有一月。分司東阿。詔凡河渠之政。毋襲故。狃私。毋沮勢。相威。惟宜適從。敢有燒法亂政。雖天子使五品以上。以名聞其下。隨以輕重論刑。毋有所貸。侯北自水濟渠。而至河東。極汶泗之源。滯。疏決防凡千九百餘所。咸底於理。退即所署。治文書。庫。冗。儉。陋。吏。側。立。無。所。委。告。於。衆。曰。子承命來此。惟恪恭是圖。願以函丈之室。制千里之政。役徒百工。何所受職。下走羣吏。何所聽令。鄉途之老。州邑之長。何所稟政。刑揚。冀。豫。數。千。里。其。億。之。吏。何。所。視。事。山。戎。島。夷。遠。徼。絕。域。朝。貢。之。使。何。所。爲。禮。朝廷重使。何所止舍。乃會財於庫。協謀於吏。攻石鳩材。爲堂於故署之西偏。隅。隴。廓。深。周。阿。崇。穹。漢。績。之。麗。文。不。勝。質。几。席。之。美。物。不。論。軌。左。庖。右。庫。整。密。峻。完。前。列。吏。舍。於。兩。廡。次。樹。洛。魏。曹。漢。三。役。之。肆。於。重。門。之。內。後。置。使。客。之。館。皆。環。拱。內。向。有。翼。有。嚴。外。臨。方。池。長。隄。隱。虹。又。折。而。西。達。於。大。遠。高。柳。布。陰。周。垣。綿。城。遐。邇。縱。觀。仰。俯。歎。其。言。曰。惟。侯。明。慎。周。敏。於。公。罔。私。故。役。大。而。民。弗。知。功。成。而。監。益。尊。監。益。尊。而。政。益。行。斯。河。渠。之。利。永。世。攸。賴。爰。稽。在。昔。自。丞。相。忠。武。王。建。議。於。江。表。初。平。之。日。少。監。馬。之。貞。奏。功。於。海。內。一。家。之。時。自。時。厥。後。分。治。於。茲。者。鮮。不。著。勤。焯。勞。載。於。簡。書。而。公。署。之。役。乃。以。待。侯。非。樂。修。其。名。以。夸。其。民。所以。正。官。守。肅。上。下。崇。本。而。立。政。也。誠。宜。爲。而。不。敢。後。惟。國。家。一。日。不。可。去。河。渠。之。利。河。渠。之。政。一。日。不。可。授。非。其。人。若。侯。者。其。人。矣。是。役。也。首。事。於。侯。至。之。明。年。某。月。日。卒。事。於。至。治。元。年。某。月。日。合。內。外。之。屋。餘。八。十。楹。是。歲。九。月。朔。具。官。揭。俛。斯。記。

安福州東嶽廟記

五嶽自古皆秩祀於天子。而東嶽固爲天下宗。今郡縣不置廟。則以爲闕。延祐四年。安路安福州達魯花赤瞻思丁。始建東嶽廟於城東門外之秀嶺。知州郭恢臺等協其謀。佐吏及州民之樂善者。相其財。地利材良。工皆勸功。明年秋廟成。重門複殿。高廣麗深。翠以列祠七十有二。象設嚴畏。軒陛崇隆。上巢飛雲。下瞰淵淵。旁引羣山。俯視井屋。朝陽夕陰。如神在東。稚者男女。蟻行而上。俯伏拜跪。如臨父母。復伐石爲橋。曰秀川。而屋其上六楹。以達望。刊木爲亭。曰一覽。以休游觀。而命道士姚某守之。民大悅。又明年秋。州人前肇慶路瀝溪書院山長彭德昌。請紀於石。夫東嶽魯望。而廟於茲。從民志也。民不知善。而惟神之依。惑也。苟政不平。歲不成。欲事神得乎。福善禍淫。天有常道。事神治民。國有常禮。禮不可消。道不可誣。靡屈弗至者。神無感不通者。誠誠神合而福祿降。惟君子能之。若夫修典常正國俗。則國家之事。而君子。

之心其官揭侯斯記。

浮雲道院記

余方竊祿周行。進不能。有碑於時。退不能。自訟其過。而客有言浮雲道院之事者。乃起而四顧。茫然自失。渺然若天地無所容。客之言曰。吾所居郡曰廬陵。邑曰永豐。是為歐陽文忠公之鄉。吾之里在雞山之陽。鷺溪之濱。山川深厚。草木濃麗。其人秀而多壽。弦誦之聲。溢乎四境。耕種之民。交乎四野。時危代易。干戈所不加焉。水旱疾疫。盜賊所不入焉。人無甚富。亦無甚貧。吾劉氏族居三百有二年矣。環吾里數百家。無異姓。良田數百頃。未嘗去劉氏。冠昏喪祭。必以禮。其給公上。必以時。無金玉狗馬之歿。無高爵重祿之禍。各食其力。各守其常。吾雖客游四方。而心安之。泰定四年秋。吾歸自河南。乃闢園數畝。種桑柘三百株。枳若橘皆千株。木實之脂。可食。可燭。俗號山茶。又曰木子樹者。七百株。茶五百株。桃李雜果松竹之屬。又稱是歲先疇之入。雖不足以自給。計數年之後。葉者實者。脂者萌者。材可器可薪者。各效其用。則吾春秋之事。朝夕之共。宗族鄉黨賓客之奉。可不具而足矣。吾又有兄弟子姪數十人。承祖父之訓。皆頗知學。足為保家之主。天之所以與我者。亦既厚矣。復何求哉。乃築室四楹。其中為藏修之所。取孔子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之語。扁曰浮雲道院。又為五言詩二十餘篇。書之壁間。暇則命子姪歌以爲樂。客有愛而和之者。不敢辭。有錄而傳之者。不敢止。行藏用舍。一聽於天。夫聖人之與衆人。欲富貴而惡貧賤。非甚相遠也。而聖人不敢得其所。不可必得。不求去其所。不可必去。安其所安。樂其所樂。從吾所好而已。衆人則不然。必求得所。不可必得。必求去所。不可必去。險在前而不顧。危在後而不知。蚤夜以孳孳。死而後已。於是聖人始如天地日月。亘萬古而不可改。及衆人擾攘。忽而爲虎。忽而爲鼠。忽而爲蟲。沙其去聖人何啻千萬里。吾非敢希聖人。能少異於衆人。無忝於前人。斯亦足矣。乃歌曰。浮雲兮悠悠。忽而逝兮不留。吾安歸兮孔邱。又謂曰。悠悠兮浮雲。來無蹟兮去無垠。吾安歸兮義興仁。歌畢。余請書以爲記。客名鶚。字楚奇。其學以六經爲主。其文以義理爲本。其詩近陶柳之間。其大父蓋壽至三百歲云。天歷二年六月九日。

撫州靈感廟記

臨川西南行九十里。有山巍然而高大。隆然如波濤蔽於一州者。曰連珠之山。有谷焉。峇峭深窈。若與世隔。谷之口有寺焉。名如其山。南唐昇元中。肉齒和尚曰智通者。嘗居之。入谷數十步。有廟焉。曰靈感之廟。宋慶元四年。所賜額也。天歷元年。寺住持如海。知事從善。改作大殿五間。丹楹藻井。崇阿飛甍。湧殿壁爲海潮慶雲之狀。仰燭承塵。俯鏡廣庭。自夏徂秋。遂底於成。神享其祀。人樂其功。明年介予。予兄之夫陳君。用清請予記。按圖志。其地初有古杉一株。常聞笙簫之聲。飛繞其上。杉下有泉。人汲而禱之。能蘇旱而愈疾。一日神附童子語。及夢告肉齒和尚曰。我來森秀才也。兄弟三人。皆隱於此。汝廟祀我。當福汝民。乃代杉爲三神像。冠服形貌。一如所夢者。廟而祀之。揭靈著響。餘二百年。至景定三年。始得封爲淨感淨應淨祐三真人。余謂神若曰。朱者株也。森者杉也。秀才者美木也。兄弟三人者。三乃木之所以生也。蓋木德之

鍾木至仁。故爲善不爲惡。爲祥不爲咎。而能大庇斯民也。其茲山之靈也歟。山非神不立。神非山不留。惟茲山與天地無窮。茲神亦無窮。其必與我元相爲無窮也。然非茲殿不足以壯神之居。以稱此山。取不敬志其事焉。烏乎爾民其益務爲善。毋使見棄於神哉。天歷三年夏四月朔記。

胡氏園趣亭記

豫章胡叔俊。以高才碩學。隱居進賢官溪之上。治酒祖西園。築亭其間。而游息之。以東南方朝陽而夕陰。宜木果而樹桃李梨栗。南爲正陽之方。宜芳莖而列種海棠松竹者。貴歲寒而後凋。故以植乎西北。中又雜植梅數十株。曰梅松竹之友也。今皆蔚然爲林矣。若菊若牡丹芍藥之屬。叢生而可愛。皆列於亭之左右。以便觀賞。合而名其亭曰園趣。其出入之途。在正東。近所居也。海棠之西。有二池。夾道鑿小渠引水。經其所居。以入於東池。渠之上。古木參天。其先祖所手植也。東池之外。又爲大池。春夏泛溢。可以舟楫。池之北。爲堂八楹。以爲子弟講肄之所。又北。爲堂六楹。以館客。又北。爲重屋六楹。以藏累世之書。此其園外之事。又所以爲成趣之本。叔俊治家有法。臨事有斷。凡公上之共。必先之。故叫露之吏。不及於門。田園山林之務。必擇子弟之賢。僮僕之良者。各受其成。以治之。故叢脞之政。不嬰於懷。子孫之教。口必降禮厚幣。聘良師友以訓之。而日就月將之功。又足以樂其志。此外非祭祀賓客慶弔之事。不得關說。曰坐亭上。與園丁野老論農圃之要。除其榛穢。修其徑術。疏其流泉。時其灌溉。觀其華實之生成。閱陰陽之變化。以俾夫消息盈虛之理。而忘其世慮。客至則觴咏嘯歌。或風乎松竹之間。或綸乎清池之上。雲山烟水。交錯乎指顧之間。而園中之趣。雖萬鍾之祿。不與易也。是故志定者不遷。理達者不惑。事治則情逸。心曠則境融。雖崇基累榭。奇芳異物之觀。名姬淑媛。哀絃急管之奉。惡足並語哉。叔俊於是不可及矣。其子棟。請余記之。爲敘其說。

楊氏忠節祠記

廬陵楊氏作忠節祠者。何昔金人犯宋。沿江諸郡。皆望風奔潰。其先忠襄公邦乂。以建康通判被執。罵賊死。韓侂胄專國擅兵。文節公萬里。以寶謨閣學士家居。聞之。三日不食。死。故合而祠之也。中祀建康通判贈通奉大夫存者何。嘗以直抗蔡京。爲楊氏忠義開先也。別祠廣東。經略使長儒吏部郎官孫存同。知崑山州事。學文者何。經略仁聲義實。風槩天下。在廣東三歲。祿入七萬緡。盡以代民輸丁租。不持一錢去。吏郎閻通敏。惠奉法循理。爲時良臣。崑山好德尚義。能以私錢復文節故居。割田百畝。以建祠宇。昔克紹先烈者也。天下楊氏。皆祖漢太尉震。廬陵之楊。則自蜀徙。蓋太尉之孫。唐國子祭酒。從信宗幸蜀。而居眉者之後也。自秦漢之後。有天下。卓然有三代之風者。宋而已。方其盛時。歐陽文忠以古文正天下之宗。明王道之本。及其衰也。楊忠襄胡忠簡。以大義折敵國之氣。奮中興之運。當其亡也。文丞相趙普。而終三百年火德之祚。爲萬世亡國之光。而皆出於廬陵。何其盛哉。夫卓然可繼三代之業者。宋也。然其亡也。以桀之暴。殷之亡也。以紂之虐。又以湯武繼之。宜其東征西怨。無思不服。惟周以弱亡。與宋同。然周之東遷。亦有楊忠襄胡忠簡乎。周之亡也。亦有文丞相乎。是能使周之亂亡。猶有愧於宋者。楊忠襄胡忠簡。文丞相也。文丞

相之死。豈非有忠義文節爲之標準乎。不然。何又出於廬陵也。忠義不可及已。至若文節年六十餘。已懸車告老。將二十載矣。聞一權臣擅國。遂至飢死。使在文丞相時。當何如哉。故廬陵若歐陽氏。楊氏。胡氏。文氏。又有身致乾淳之治。若周文忠氏。皆國家之元氣也。而歐陽氏尤廬陵之元氣乎。崑山之子元正。請記忠節祠。故并及之。嗚呼。觀楊氏祠。則廬陵多賢之故。楊氏人物之盛。宋三百年養士之效。亦可見已。世好言士無益於國可乎。元正亦楊氏之賢子孫也。蘇太常奉祀爲江西行省。屬祠成於大德七年。記作於元統二年。

孝通廟記

臨江新淦之上游。有鎮曰峽江鎮。有龍母祠曰孝通之廟。古祠在今德慶之悅城鎮。峽江受吉贛南安諸水。又豪商大賈之所會。兩山如束。水勢湍悍。歲數壞舟楫。必有管受神賜於嶺海之間。而分祠於此。以厭水患。然不可考矣。凡舟楫上下。水旱疾疫必禱焉。至大二年。鎮民唐文壽既倡義以做其樓。延祐改元。王友忠復新其殿。至元二年丙子之夏。余扈從上都。廬陵龍立忠始介臨江孔思濟及其郡人李源請志麗牲之石。夫作於始封之廟。則有唐宋之碑。今作於分祠。必稟見神之始末。俾乞靈者知所本也。按唐李景休。趙合則。碑神爲秦溫氏之媪。漁於程溪。得巨卵藏於家。生七龍。五雄二雌。從而蒙之。鱗角既具。乃放之江。媪曰。候江次。龍偃薦嘉魚於媪。若致養焉者。始皇帝聞之。召媪。媪行中流。龍挾舟而還。媪死。鄉人葬之。程之左澁。綠水之濱。後有衰麻而杖哭諸墓。且惡其迫潮汐也。一夕大雷電。遷之高岡。鄉人祠之。始此。自唐天祐歷末。由永安郡夫人五命爲崇靈濟福妃。五龍子皆爵微侯。二龍女皆夫人。額由永濟改曰通孝。大觀二年所賜也。夫物於天地。莫神於龍。有功於天地。莫大於龍。故其德配乾。爲鱗蟲之長。出入變化。不可測度。媪非產龍。徒以養育之恩。生則薦鱗食以養之。死則爲衰麻以喪之。遷宅兆以甯之。學士大夫之子孫。猶有不能而龍能之。則知忠孝之大節。又莫過於龍也。龍之德其至矣乎。夫龍潛於深淵之中。待時而動。所以感雷電。降雨澤。鼓濤浪。推崖裂石。皆龍之能事也。而謂善覆舟溺人。非龍之心也。有違孝悌忠。賊仁害義。自絕於天者。適與之遭耳。宋之時。吾里有孫先生伯溫者。攝象川守部。饑饉淮渡巢湖。大風濤幾覆舟。先生朝服拜於舟。龍若出答拜。水上風立止。龍之佑助善人如此。苟爲善龍有弗佑之者乎。由是觀之。人之遇覆溺者。非龍也。人也。福善禍淫。天之道。求福不回。人之道。天人之際。龍知之矣。媪以慈致龍之孝。廟食千五百餘載。誰其可誣矣乎。敢書以告乞靈者。至元二年丙子六月甲辰記。後二年己卯。乃求重書刻之。右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揭傒斯志。

揭文安公文粹卷二

大元勅賜修堰碑

江水出蜀西南徼外。東至於岷山而禹導之。秦昭王時。蜀太守李冰鑿離堆。分其江以灌川蜀。川蜀以饒。自秦歷千數百年。所過衝薄蕩瀾。大爲民害。有司方治隄防百三十三所。役兵民多者萬餘人。少者千人。其下猶數百人。人七十日。不及七十日。雖事治不得休息。不役者二日。富屈於貧。貧屈於力。上下交病。會其費歲不下七萬萬緡。毫髮出於民。十九藏於吏。槩其出入不足以經費。至今上皇帝即位之明年。僉四川廉訪司事吉當普。巡行周視。得要害之處三十有二。餘悉罷之。且召灌川判官張宏計曰。若營之。石則役可能。民可蘇。敵可除。胡憚而莫之爲。宏曰。公慮及此。此生民之福。國家之幸。萬世之利也。宏請出私錢。試以小堰堰成。水暴漲。堰不動。乃具文書會行省。及蒙古軍七翼之長。郡縣守宰。鄉遂之老。各陳便宜。皆曰。便復禱祠與神約。昔鑿離堆。以富川蜀。建萬世之利。神之功也。今水失其道。民失其利。吏乘其弊。若此而神弗之救。是神之惠弗終也。神克相予。予治神。即予相請與神從事。卜之吉。於是徵工發徒。以至元改元十有一月朔。肇事於都江堰。都江即禹鑿之處。分水之源也。鹽井關限其西北。水西關據其西南。江南北皆東行。北舊無江。冰鑿以分水之害。中爲都江堰。少東爲大小釣魚。又東跨二江爲石門。以節北江之水。又東爲利民臺。臺之東南爲侍郎楊柳三堰。其水自離堆分流入於南江。南江東至鹿角。又東

至金馬口。又東過大安橋。入於成都。俗稱大阜江。江之正源也。北江少東爲虎頭山。爲關雞臺。臺有水則尺爲之畫。凡十有一水。及其九。其民喜。過則憂。沒其則。則困。乃書深淘灘。低作堰。六字。其傍爲治水之法。皆冰所爲也。又東爲離堆。又東過凌虛步雲二橋。又東至三石洞。離爲二渠。其一自上馬騎東流過郫。入于成都。古謂之內江。今府江是也。其一自三石洞北流。過將軍橋。又北過四石洞。折而東流。過新繁。入于成都。古謂之外江。此冰所穿二江也。南江自利民臺有支流。東南出萬工堰。又東爲駱駝。又東爲確口。繞青城而東。鹿角之北。有渠曰馬壩。東流至成都。入于南江渠。東行二十餘里。水決其南。涯四十有九。歲疲民力以塞之。乃自北涯鑿二渠。與楊柳渠合。東行數十里。復與馬壩渠會。而渠始安流。自金馬口之西。鑿二渠。合金馬渠。東南入於新津。江能盛。統黃水千金。白水新津至三利十二堰。北江三石洞之東。爲外應。顏上五斗諸堰。外應。顏上之水。皆東北流入外江。五斗之水。入於馬壩渠。皆內江之支流也。外江東出崇甯。亦爲萬工堰。堰之支流。自北而東。爲三十六洞。過清白堰。東入彭漢之間。而清白堰水。漬其南。涯袤三里餘。有司因漬以爲堰。堰輒壞。乃疏其北。涯舊渠。直流而東。罷其堰。及三十六洞之役。嘉定之青神。有堰曰鴻化。則授成其長吏。使底其功。應期而畢。若成都之九里堤。崇甯之萬工堰。彭之棚口。豐潤。千江。石洞。濟民。羅江。馬脚。諸堰。工未及施。而詔亦責長吏。及農隙爲之。諸堰。都江及利民臺之役。最大。侍郎楊柳。外應。顏上。五斗。次之。鹿角。萬上。駱駝。確口。三利。又次之。而都江。又居大江中流。故以鐵萬六千斤。鑄爲大龜。貫以鐵柱。而鎮其源。以捍其浮。然後即工。諸堰皆築以山石。絕以關。其中取桐實之油。刀磨爲絲。和石之灰。以首。鑄。禦水。岸善崩者。密築江石以護之。上植楊柳。旁種薔薇。櫛比鱗次。賴以爲固。蓋以數百萬計。所至或疏舊渠。而導其流。以節民力。或鑿新渠。而殺其勢。以益民用。遇水之會。則爲石門。以時啓閉。而泄蓄之。凡智力所及。無不爲也。初。郡縣及兵官。共掌都江之政。延祐七年。其兵官奏請。獨任。郡縣。乃以其民分治。下流諸堰。廣其墻。修而大。其役。民苦之。至是。復合焉。常歲。獲水之用。僅數月。堰輒壞。今雖緣渠所置。確。磴。紡績之處。以千萬數。四時流轉。而無窮。其始至都江。水深廣。莫可測。忽有大洲湧出。其西南。方可數里。人得用事。其間。入山伐石。崩石已滿。隨取而足。所向皆然。蜀故多雨。自初役。至於工畢。無雨。故力省。而功倍。而民不知勞。若有相之者。亦其忠誠所感如此。致使天子。賜酒之使。相望於道。省臺勸功之檄。不絕於吏。所溉六州十二縣之民。咸歌舞焉。而下至。郡縣。上至。藩部。惡其害已。且疾且怨。或決三源之水。以灌其。或毀都江之石。以害其成。撓之百端。不拔益固。甫越五月。大功告成。百一。恆費。民永休享。古未有也。而吉當普會。以監察御史召省臺。上其功。詔臣。侯斯紀之於碑。臣聞水先五行。食首八政。九疇所絃。其次可觀矣。夫水者。衣食之原也。然所以爲利。亦所以爲害。在善道之而已。禹平水土。猶已溺之。后稷播種。猶已飢之。萬世有稱焉。是故爲政。不本於農。不先於水。是謂不知務。不知務。是謂冥行之臣。李冰。一。鑿離堆。民受其賜。吉當普才大。而德敏。憂深。而知遠。不枉其道。不屈其志。臨難忘身。爲國忘家。安於命。而勇於義。而所先務。故事可立。而功可建。其在四川。若請龍。運使。司。正鹽井之法。以去其。利。若安撫。使。撫四方。流寓之民。使安其耕。鑿及居。臺。端。知無不言。言無不合。誠國之寶也。判官張宏。彈劾。

竭慮。終始克相其成。雖百折而不悔。亦今之賢有司乎。是役也。石工金工。皆七百八。木工二百五十人。徒三千九百人。而蒙石軍居其二千。糧爲石。千有奇。石之材。取于山者。百萬有奇。石之灰。以斤計。六萬有奇。油半之鐵。六萬五千。麻五千。最其功之直。物之賈。以緒計。四萬九千有奇。皆出於民之庸積。而在官者。餘廿萬一千八百緡。責灌守以貸於民。歲取其息。以備祭祀。若淘灘修堰之具。仍獨灌之。兵民常所徭役。以專其堰事。嗚呼。後之。治此上者。尚永鑒於茲。勿怠其政。鑿其事。以爲民病。以爲國家之憂。臣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鑿離堆兮江勢分。川蜀饒兮民忘爲秦。秦可忘兮國有人。何後世兮忘吾民。歲伐竹兮歷巖。載亂石兮。堰江濤。堰無功兮民孔勞。民孔勞兮天不弔。龍伯怒兮江妃笑。豈江之爲患兮。惟人自厚。龍節兮繡衣。燎皇皇兮不我遺。召龍工兮汝爲。汝詎知兮予所期。江滔滔兮廣且深。龍躍出沒兮蛟龍。豈吟下不可以極兮。上若有臨。洲澗漫兮江之心。善伐石兮石自摧。吾召民兮民子來。堰既作兮民無患。當此豈予之功兮。神汝哀。神洋洋兮功既畢。堰水固兮民安佚。川蜀饒兮國之寶。千萬年兮功不失。惟帝之力兮。臣之職。

重建濟洲會源橋碑

皇帝元年夏六月。都水承張侯。改作齊州會源橋。明年春二月。其功狀。遺其屬孟思敬。至京師。請文勒石。惟我元受命。定鼎幽薊。經國體民。綏和四海。辨方物以定貢賦。穿河渠以逸漕度。乃改任城縣爲濟州。以臨齊魯之交。據燕吳之衝道。汶泗以會其源。淄濰以分其流。西北至安民人於新河。東於臨清。地降九十尺。爲橋十六。以達於永濟。渠南至沾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橋十。又南入於河。北至奉符。爲橋一。以節泗水。東北至於兗州。爲橋一。以節汶水。而會源之橋。制於其中。歲益久。政且弛。弊日滋。漕度用弗時。先皇帝以爲憂。延祐六年冬。詔以侯分治東阿。始修復舊政。誕布新令。嚴暴橫之禁。杜姦利之門。南疏北道。際所甯處。明年冬。以當代請去弗許。行視濟橋。峻怒狼狽。歲數壞舟楫。土崩石泐。豈不可恃。乃伐石區里之山。轉木淮海之濱。度功即工。大改作焉。明年。皇帝建元至治三月甲戌朔。侯朝至于河上。率徒相宜。導水東行。竭其上下。而竭其中。以儲衆材。徵故橋。夷劫泓。徙其南二十尺。降七尺。以爲基。下錯植巨梁。如列星貫以長松。實以白石。槩視其地。無有所罅。漏。衡五十尺。縱百六十尺。八分。其縱四爲門。縱迤其南之三。北之一。以敵水之奔突。震蕩。五分其衡。二爲門容。折其三。以爲兩壩。四分其容。去其一。以爲門崇。廉其中而翼其外。以附於防。參分門縱。間於北之二。以爲門。中夾樹石。鑿以納懸板。五分門崇。去其一。以爲鑿。崇翼之外。更爲石防。以禦水之洞。洑。衝。薄。縱皆二百三十尺。爰琢爰斲。犬牙相入。直以白膠。磨礮。剗。鑿。關。以勁。鐵。犀。削。砥。平。混。如。天。成。冠。以。飛。梁。假。如。臥。虹。越。六。月。十。有。三。日。乙。卯。訖。功。大會。羣。屬。宴。於。河。上。以。落。之。工。徒。咸。在。施。倪。四。集。酒。舉。樂。作。揮。鏞。決。竭。鱗。掉。魚。貫。水。平。舟。行。伐。鼓。譟。呼。進。退。開。暇。其。稱。侯。之。功。頌。侯。之。德。雷。動。雲。合。且。拜。且。舞。天子。繼。志。述。事。不易。任。以。成。厥。功。惟。億。萬。年。享。天。之。休。是。役。也。以。功。計。石。工。百。六。十。八。木。工。十。八。金。工。五。八。土。工。五。八。徒。千。四。百。二。十。人。以。材。計。木。萬。一。百。四。十。有。一。石。五。千。一。百。二十。有。八。瓦。二。萬。一。千。二。百。有。五。十。以。斤。計。鐵。二。萬。五。千。五。百。麻。三。千。三。百。石。之。灰。三。萬。三。百。三。十。

有四以石計粟十二百有五十視他牖三之口視舊倍之其出於縣官者鐵若麻木十之七石五之一粟五之三餘一以便宜調度不以煩民此其大較也初侯至之明年凡河之隘者辟之壅者滌之決者塞之拔其藻荇使舟無所底禁其芻牧使防有所固降其防而廣其阡修其石之嚴陔穿漏者築其壤之疏惡者延袤七百畝防之外增為長堤以閉暴漲而河以安流潛為石竇以納積潦而瀕河三郡之田民皆得耕種又募民采馬蘭之實種之新河兩涯以銅其潰沙北自臨清南至彭城東至於陪尾絕者通之鬱者斯之為枉九十有八為梁五十有八而挽舟之道無不夷矣乃建分司及會源石佛師莊三牖之署以嚴官守樹河泊龍君祠八故都水少監馬之真兵部尚書李奧魯亦中書斷事官忙速爾三以迎休報勞凡河之所經命藏水以待喝者種樹以待休者遇流率則男女異葬之俄者為粥以食之死而藏飢而活者歲數千人是以上知其忠下信其令用克果於茲役也侯亦勤且能矣然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故人才得以自見方世祖皇帝時天清地甯羣賢滿朝少監馬公之徒得以陳力載勞垂功無窮者慮之遠擇之審任之專也向使侯竟代去雖懷甚忠極智無能究於其職是亦侯所遇也惟茲屆地最要役最大馬氏之後侯之功為最盛故詳於是碑以告後之人侯名仁仲河南人辭曰

昔在至元惟忠武王自南還歸請開河渠自魯涉齊以達京師河渠既成四海率從萬世是賞朝驅夕楫垂四十年孰慢而墜翼張侯受命仁宗號令風馳徵上發徒既濳既修濟牖攸基先難而興既星而休觸冒炎曦疾者藥之死者樁之奚有渴飢拊循勞瘁信賞必罰勿亟勿遲十旬之間通潰於成智罔或遺洋洋河流中有行舟若遵大達軸轡相銜罔敢後先亦罔敢稽賢王才侯自北自南願盼嗟咨曰惟京師為天下本本隆則固惟帝世祖既有南土河渠是務四方之供於千萬里如出跬步聖繼明承命官選材惟侯之遇昔者舟行日不數里今以百數昔者舟行歲不數萬今以億慮惟公乃明為勇乃成准廉則怨汝泗之會有哉其牖有苑其樹勳在國家名在天下永世是度

天華萬壽宮碑

唐貞元中吉州刺史閣侯隱於城東十五里大嶽山之夫容峯後傳以為仙云其山世為閻氏業子孫世為郡人山高廣可十里俯覽郡中諸山或言古仙人浮邱伯及其弟子王郭二人亦嘗往來其處及稱山中多光怪倏忽變化甚異延祐三年侯諸孫宏毅即其地祠浮邱以其二弟子及侯配廣殿大庭高門修廊皆合制度又割出廩有道之士以奉祠事明年郡人曾編修巽中為請於元教大宗師命為天華觀至順元年陞為宮明年正一教主三十九代天師加天華萬壽宮并書其額咸謂君子作始宜具金石刻請為刻辭按廬陵志侯名宏初隱夫容後得道山東南三十里之洞巖臨江玉笥山志又言承天宮西南十五里南障山葆光觀有吉州閣使君別墅後得道衡嶽學仙之人固茫忽不可知而我彙集載送吉州閣使君入道詩此尤足徵者浮邱事見列仙傳天下高山絕境類有浮邱遺跡要不可詰然古之士君子負德行材藝不見用於世或著書立言以傳其道或躬耕採拾以樂其志或依託佛老以寄其跡若此者世多有之後世至有因之以為富貴利達之途赫然與王公大人並馳爭先者侯之孫自壯歲抱其才遊京

師數被薦不合去最後受知集賢諸學士薦為甘肅儒學副提舉又翩然歎曰即見用以踰五望六之年馳數千里之地逐尺寸之祿智者不為也曰天華吾故土吾將老焉其猶有乃祖之遺風與其辭曰瞻天華之巖巖兮前青牛而後元武乍蜿蜒而潛伏兮忽驚騰而軒翥丹霞爛其高兮白雲縞乎在下俯城郭之鱗鱗兮覽平原之膻膻香城鬱其在望兮乃匡仙之故居枕墨潭之黠澹兮大江淘而右趨步靈皋而造神澳兮固列仙之攸館浮邱既厭世而高馳兮閣仙又撥余而不返召青鸞使駕轅兮俾鳳調笙抗交龍之雲旗兮仍析羽以為旌冀神君之來降兮余將肅其並迎昔孔子之欲乘桴以浮海兮老聃亦度關而西遊知文武之不可以作兮道懷乎其冀留何盛世之孔明兮亦高蹈而遠引矧茲邑之鉅麗兮乃英賢之所繇君子固難進而易退兮亦因時而顯隱神君既有此靈宮兮曰高明而又爽境山叢叢以四周兮綠青川之澗澗撫下人而顧懷兮歷千歲而猶未改起倚檻而浩歌兮將畢景而靡悔

臨江路玉笥山萬壽承天宮碑

天下稱大名山在大江之西者三曰匡廬曰閣卓曰玉笥玉笥又為天下絕境按道潛及圖志於洞天則太秀法梁於福地則郁木凡為老氏之宮二為觀二十有一而皆統於萬壽承天之宮宮在洞天之西三會峯之下玉澗之上云即梅子真隱處漢初覆箱之麓有觀曰玉梁言初為觀時天降白玉梁因為名晉永嘉中徙號於此唐之李道士劉潛谷建老君院觀旁曹處明亦建精思院而王處士遂以觀為靈寶院南唐保大中徙號寶文質議合三院之田復為玉梁觀劉傳陳紹規王傳丁守元姚文質曹傳宋懷德汪希聲皆有道者號玉梁八祖宋大中祥符元年賜觀額曰承天宣和初陞為宮宮之衆凡六千指為友寮五十餘而唐宋之君數設金籙醮於此故玉笥之名震天下大觀庚寅宮災各出建壇場以居寮之存者僅十有三靈寶之存曰超燕浩然水竹養真老君曰仁智玉洞玉山壽玉精思曰清音清隱桐洞道冲雲菴建炎紹興之際管轄劉思齊知宮楊得清始復其宮何道冲何守死繼之宮日以修成淳中管轄李允一之兄子三為閣門官贊舍人得幸上為請以甲乙傳次從之入國朝至元二十六年詔加萬壽承天宮給五品章以允一為本宮住持提點兼本路道錄與知宮謝景異謀大新其宮以稱上賜景異乃種樹積財以待之大德三年初作東西廡而允一舉劉壽翁周源深劉居敬何應仙等繼之皇慶二年壽翁源深建壽春閣主宰三官三殿延祐改元建三門及正紀堂鐘樓齋堂庖庫之屬至順二年居敬應仙建三清殿費以鉅萬計居敬及李師周各以私錢五千緡倡之餘皆出諸宮中王寶仙等木惟棟材得巨楹株於郡人鄧守一餘皆取之謝景異所手植之者於是棟宇之制金碧之飾象設之嚴莫不度越於前矣又增飯衆之田合新舊為畝萬有奇而宮始大備君子曰大江之西雖有三大名山惟此山兼洞天福地之重峯有太白雲華翠翠翠翠之屬三十有三壇有太清太一曜明白鶴之屬三十有九臺有東華赤松白雲之屬十有二谷有彤霞丹陽之屬五井有丹砂玉乳醴泉之屬十至若三溪八池七潭六源四塢二十四淵皆勝絕之處高摩天關深入地軸載之莫究其名窮之莫極其源雲雨所都雷電所家金芝靈草之所向神龍異獸之所窟宅天鍾其英地儲其靈磅礴扶輿非遺世絕俗乘虛馭景之士不能徧賂也古今

隱居得道於此。計不可數。其幸知名者。若秦孔邱明等十人。漢梅子真。梁杜曇。永蕭子雲。唐羅子房。羅公遠。謝修通。劉道平。宋沈麟。毛得一。李思廣之徒。三十有八人。皆磊落奇傑。世不常有。其不肯名於世者。不知其幾。且神禹大聖也。漢武英君也。言皆符應。符受錄於此。使天下之人。披圖忘聽。游士說。執不延頸。稽首。矯然如在弱水之外。信天下之絕境矣。而萬壽承天宮。實統此山。不亦重乎。今宮庭之麗。大修以稱上賜。又足以稱此山。不亦美乎。然是宮也。興於漢。盛於唐。燬於宋。雖復於南渡。又二百餘年。以至於今。始完且美。厥惟艱哉。為之後者。當何如能繼也。今住持提點是宮者。通元冲素明遠法師。教門高士。何君應仙也。宮之浩然堂。邵天麟念其修復之難。何劉以上諸老之勤。請文刻石。余與邵善。又嘗識何君。序已復係以詩。

大江之西。洞庭東。三山鼎峙。爭長雄。玉筍嵯峨與天通。千迴萬轉重復重。十人避秦入山中。池養十魚為九龍。九人乘龍上虛空。赤帝飛入為九壘。四海照耀何烘隆。三疏不救莽賊凶。曹瞞欺天塞帝聰。玉梁白晝隨靈魄。壽春真人抗靈蹤。玉壇佳氣長鬱葱。璇題翠羽開神宮。九霞照地光熊熊。急澗鳴玉相撞春。羣峯四合如朝宗。承天萬年亮天功。太秀幽詭郁木同。重巖洞壑守鬼工。白猿夜嘯實氣衝。我欲求之白雲封。金闕先生碧兩瞳。弟子文咏敬以恭。巢雲鶴霧留飛蹤。元洲長史白玉容。八十二口來相從。一入不復世莫逢。忽而見之若發蒙。朱宮玉堂繡簾櫳。青童素女清而丰。桃花杏花相映紅。忽而不見空溟溟。或聞玲玲聲與鐘。或如金雞啼曉風。何劉沈謝數十公。道聲逸響猶瀟瀟。霓旌羽節何當降。霞之飄飄瓊瑤瓊。下與世人哀癡洞。身為風牧帝太鴻。上佐皇羲播時雍。還淳反朴服孝忠。物不疵癘年穀豐。氣酣飛上三會峯。周覽四極摩蒼穹。前有天柱如華嵩。落日照作金芙蓉。三峯遠出號赤松。雲臺太白相橫縱。羣玉金扇遠更濃。兩峯相倚如駟螭。紫微高閣紫霞浮。石橋金柱爭巖從。長江外抱如白虹。束以驚峽轟奔激。于今萬古聲淙淙。百神欲集元氣融。超凌蓬萊軼崆峒。仙來不來我心忡。山中有草名碧茸。食之千歲積如童。我欲求之不可窮。願佩含景從仙翁。紫袍白馬來兩驄。奪取神君一尺銅。坐閱絕景忘春冬。

勅賜漢昭烈帝廟碑

燕俗廟祀漢昭烈帝。將軍羽。及秦蜀郡太守李冰同處。昭烈將軍皆涿人。今州南十里樓桑村。即昭烈故宅。其祀昭烈羽。宜以鄉里。故冰在蜀。堰江水以灌民田。又鑿石為五犀牛。以厭水妖。燕無洪水大川。歲多暴水。故涿之范陽。禮智鄉有益者。神巫王媪之子也。媪為巫餘五十年。媪死益其業。如媪之神。遂合所得施與。作昭烈帝及蜀太守廟於其里。前遼陽行省平章政事。今中政院使哈喇帖木兒。相以私錢若干。而殿堂門廡。象設器物之屬。無不備。元統元年九月十日。為請於上。降香幣以落其成。明年三月六日。又言之。奎章閣侍書學士沙刺班。使奏命臣侯斯紀其事於石。而上皆從之。其不絕人為善之略如此。且天子固天下神民之主。凡有功於民者。宜不限以地。使天下皆將尸而祝之。以係其尚德慕義之心。然臣聞有天地。即有鬼神。鬼神一陰陽也。陽其神。陰其鬼。陽變而陰化。一變一化。鬼神之道著矣。故傳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謂鬼神能禍福人者。無之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鬼神之機。而善惡

之應。皆人所自為也。雖古之平觀。禱禱祈禱。亦因其人心所感而為之應焉。爾所禱。非所感。而能福人者。無之。故曰。皆人所自為也。若昭烈績漢祚於既亡。關羽不事賊操而委質劉氏。李冰當秦之暴而拯民於溺。至今人廟而祀之者。豈非為善之應耶。亦其所自為也。神既以此而受福於千萬世。其所以福人者。豈肯異於其所受耶。嗚呼。陰陽也。鬼神也。極天下為能變化者也。福善禍淫而無所容其心。人可不知所自為者乎。詩曰。求福不回。此之謂也。臣既奉詔。謹拜手稽首。而著其說。復為之詩曰。坎坎兮伐鼓。揚揚兮合舞。神之來兮如雲。神之去兮如雨。神臨我民兮不知。民望神兮恐神不來。神不來兮心孔悲。神之來兮民之依。黃屋兮赤旂。左諸葛兮右羽飛。神在漢兮漢不衰。漢雖衰兮神不遺。神福我國兮諭漢盛。時長戟兮丹戟。堰江流兮灌平陸。神在蜀兮秦之福。禾黍芃芃兮妖孽伏。神福我民兮如神在蜀。涿鹿兮范陽。神之合兮煌煌。宜君宜臣兮祚靈長。五風十雨兮均萬方。廟孔碩兮薦苾芳。神永世兮茲故鄉。

雙節廟碑

皇帝元年。江浙行省言。漳州萬戶府知事闕文興。其君配王氏。死其夫。邦人既為之立廟。請加褒顯。以慰邦人心。以為天下後世勸。乃下吏部定封。太常議諡。而封闕文興為英毅侯。王氏為貞烈夫人。廟曰雙節之廟。今右司郎中張侯士宏。為吏部侍郎時。所力行也。新安鄭玉復。持張侯命。請暴其事於麗牲之石。闕文興不知何許人。王氏金陵民間女。至元十三年。從萬戶賈將軍戍漳州。十七年八月。望。劇賊陳鈞。賊夜率衆為亂。殺招討傅全及其一家。官軍死者十八。九。闕文興力戰死。其配王氏有美色。為賊所執。逼汙之。給曰。我不幸至此。豈敢愛其身。願收葬吾夫。然後唯命。賊義而許之。得其夫亂屍中。置積薪火之。遂自躍火中。并燒死。後十八年。府始上其事。連帥及部使者。以達行省。又九年。行省始聞於朝。下禮部議。部請訪王氏族里。旌其門閭。收恤其宗親。仍以其事付史館。事下江浙。求之。六年。無所得。乃用漳守言。表其故營。曰。烈女之坊。然無及文興者。又二十有一年。士民之言不已。以有今日之請。嗚呼。二人之死。卓卓如此。猶歷五十有四年。始獲五等之封。雙節之錫。且必待張侯贊之。人之伏巖。沈下。僚砥名。礪操。欲聞於天下。不亦難乎。況數十年之間。有司之請。朝廷之議。皆為王氏止。王氏信莫及已。闕文興亦詎可少哉。天下棺符杖節。擁萬夫之衆。鎮千里之地者。不知其幾。一旦四方有急。天子之命未及于境。已閉閣稱疾者有矣。遂委兵而逃者有矣。當是時。變起倉卒。使闕文興守簿書。期會之常。負妻子。踰垣而避之。人亦孰得而議之。而臨難忘身。見危授命。蒙兇威。蹈白刃。奮萬死不顧之勇。死而不悔者。何則。禍亂作於前。忠義激於內。不暇擇地而死也。至於王氏。決死生於俄頃。不辱其身。烈丈夫有弗逮矣。君子曰。人皆死於危。二人猶死於安。皆有苟免之道。而不為也。然江浙之請。雖堅。中書之命。雖下。微張侯英毅。必不侯。貞烈之封。亦不及。而闕之死。其君王之死。其夫亦豈欲求廟食。冀褒寵。邀譽於天下哉。誠不忍棄君臣夫婦之義焉耳。傳全閭門。死難。有司之請。朝廷之議。皆不及者。武臣死事。國有常典。其辭曰。世道升降。視綱與常。綱常弗紊。國乃吉昌。乞闕侯。夙佐戎幕。匪予伊載。而簿書攸托。婉婉王姬。來殯於

關。夙興夜寐。惟警戒是鑒。元有南土。爰鎮於漳。閩山巖巖。以海為疆。謂國既平。謂威德既加。弗戒弗備。而內生孽莽。盜夜斫營。侯亦戰死。王姬不辱。入火如水。五十四年。民請弗卻。廟有新號。而封有新爵。載念厥初。風教未立。三綱如此。命胡不集。唯侯克齊。而家而婦。克配爾德。生雖不融。沒有遺則。民心孔懷。廟食孔宜。式著列辭。為臣妾之規。

吾讀吾書齋銘

惟皇降衷。萬物備我。或昏以迷。或岐而左。煌煌六籍。如日麗天。由之斯至。歸之則賢。而假何之。而思孔悲。執知子歸。而有餘師。伊予云。遺蕭氏克。有日就月將。誰掖誰誘。曰諺有之。吾讀吾書。亦既從政。惟書之勗。吾書伊何。匪聖弗讀。成已成物。惟日不足。於以名齋。於以表志。凡百君子。尚迪弗替。

孝友堂銘

孝首百行。友列五常。為仁之本。為政之綱。學由茲始。行由此推。善由茲長。慶由此基。是以孝友著乎詩書。君子述之。為世之模。不求父慈。而責子孝。不求弟恭。而責兄友。父無不是。其責在子。弟有不恭。或自兄始。子知盡孝。敢望父慈。兄知盡友。弟恭敢期。父無不慈。弟無不恭。惟孝惟友。克誠於中。一有弗誠。必致怨尤。日復一日。化為寇讎。范則有匡。雁則有行。而況為人。敢不自強。孝盡生慈。友恭亦爾。孝慈友恭。百世之社。子復為父。子必紹之。弟復為兄。弟必效之。父父子子。兄兄弟弟。惟續孫氏。以克永世。何以克之。勝私室欲。家為一人。族為一俗。既貴弗驕。既富有禮。一家與仁。里為之美。蘇子譜亭。乃祖是敬。子孫孝友。鄂國是命。我作銘詩。式篤爾慶。神之聽之。有永無竟。

潭心齋銘

金溪洪君玉純。其先府君號碧潭。遂取翰林學士吳先生賦碧潭詩。語名其齋。曰潭心。為之銘曰。山下出泉。混混其源。流而為川。瀾而為淵。淵淵其碧。潭潭其碧。舍屋為林。沈月為璧。其止非息。其應不留。溶溶而春。湛湛而秋。觀靜于動。知靜之用。用无不周。若未嘗動。觀動於靜。廓乎有容。表裏交映。惟淵之深。又名曰潭。視潭之碧。於彼潭心。

思無邪齋銘

為學至難。莫微於思。一出一入。或公或私。其思伊何。曰誠而已。思有弗誠。毫釐千里。其誠伊何。恐懼戒慎。莫顯乎微。莫見乎隱。暗室屋漏。上帝是臨。一動之微。敢有弗欽。誦詩三百。一言以蔽。曰思無邪。乃義之至。熊氏力行。而以名齋。俯仰周旋。涵泳至涯。大而化之。堯舜執中。勸哉思乎。罔或弗恭。

讀書處銘

古者讀書。學之一事。力行是務。記誦其次。苟非讀書。孰稽古典。讀而弗學。去聖逾遠。古之讀書。於以明道。今之讀書。資以為暴。生皆厚也。遷乃去之。人不知學。若之何其。其書伊何。易書詩禮。春秋筆削。日星垂紀。秦漢以前。傳注未立。學必專門。難學易入。秦漢以後。濂洛繼起。著述紛紜。易學難至。學之而至。匪由他人。學而弗至。何有於身。其學伊何。由蒙而聖。灑掃應對。窮理盡性。毫釐靡間。德乃日新。一日復禮。天下歸仁。

義皇之上。唐虞之際。若友其人。若共其治。勤之斯應。為乃有功。三綱既立。五典克從。求之非艱。具在方冊。行之非艱。中道勿畫。欲知詩書。於此其處。趙氏行之。名齋其寓。既修於身。復齊其家。始施於邦。如玉靡瑕。好正嫉邪。崇本抑末。制財以寬。用刑以活。擴而充之。儀於天朝。惟是正人。萬世之標。我作銘詩。以規以頌。凡厥讀書。勸哉體用。

忍恕堂銘

古之學者。有紀有倫。忍以定性。恕以求仁。惟忍伊何。存仁存禮。惟恕伊何。推人以己。忍為忍用。恕為忍基。凡忍之道。惟恕之思。忍不由恕。宿怨藏怒。惟忍而恕。無我無固。以聖而忍。耕稼陶漁。以賢而忍。九世同居。苟不思恕。亦豈克久。舜有大焉。為孝之首。有美袁氏。兄弟怡怡。合堂以居。忍恕是師。我田我廬。先君之有。我兄我弟。先君之子。惟忍惟恕。惟德之實。子子孫孫。永保勿失。

方寸間銘

察日月於孤竹之竅。寄天地於秋毫之杪。萬物皆備。吾不知其多。一物不留。吾不見其少。是曰方寸間者。臨通衢。俯深沼。外有幽花芳草之植。內有圖書琴瑟之繞。容坐客十數。而有餘。閱朝暮萬變而未了。吾方以為大人。猶以為小。是未能遊乎方寸之表也。

幽憂賦

士有甲與乙約為昆弟者。乙之兄弗友於弟。誣甲與乙。婦私以醜之。甲念乙為名賢之後。且早負氣節。常欲自殺。以明無他。而母猶存。余傷其意。為作幽憂賦。其詞曰。何驕驕而蒙昧兮。余不佞而獨當。天幽玄而無朕兮。匪殺身而孰明。懷國恩而未酬兮。念余母之弗康。聊泯忍以苟生兮。庶或察於微茫。彼哲人之遺緒兮。相稟稟其猶有耿光。執忠貞而罔後兮。執耿介之弗昌。既託余以死生兮。又事余以兄。余既異於禽獸兮。其忍為此不良。彼固衰薄而不足畏兮。乃不念厥祖之明明。惟棠棣之韓韓兮。或違詩人之所歌。兄既弗友於弟兮。又嫉余以不阿。聘淫辭以為譎兮。稱飛文以為羅。彼妬之口兮。曾僕辭之弗加。人獨何心兮。弗求其故而肯訛。謂蘭室之幽貞兮。與蕭艾而同科。謂百鍊之金以爲柔兮。指美玉而為瑕。乘機抵巇。既不遺力兮。猶恐余顧而有他。余髮衰齒就落兮。計相存其幾何。託寸草于鄧之林兮。投纖鱗於巨海。謂杞梓之為尤兮。妨鱣鯨之所匯。余詎知嫩嫩之為病兮。子子之所罪。踏獨蒙此昏穢兮。雖夷齊其猶澆。豈普壯而知自強兮。撫中歲而改度。匪哲人之孔明兮。孰能察夫余之故。苟哲人之莫余知兮。雖殺身其奚益。心惛惛而煩替兮。衷謾人之罔極。彼天地之廣大兮。固含垢而隱疾。豈松柏之受命兮。鬱紛糝乎枳棘。苟由中以來直兮。曾何情之弗獲。惟嫉媚以甘心兮。彌顛倒而狂惑。嗟余生之不類兮。罹此咎之無由。余既恥夫匹夫之為諒兮。日與魍魎而為仇。幸讒人之無怒兮。抵割德而衷修。余既內省以不疚兮。夫何懼而何憂。曰止謗以不辯兮。服先哲之攸訓。匪成言以自道兮。人將謂余以固吝。聊抽毫以抒思兮。邇南風而解慍。上白日之昭昭兮。下黃泉之奔退。謂余言之苟無徵兮。願與春冰而漸盡。

天馬贊

皇帝御松之十年七月十八日拂郎國獻天馬身長丈一尺三寸有奇高六尺四寸有奇昂高八尺有二寸廿有一日勅臣周則貌以爲圖廿有三日詔臣揭僕斯爲之贊贊曰

惟乾秉靈惟房降精有產西極神駿難名彼不敢有重譯來庭東踰月窟梁雍是經朝飲大河河伯屏營莫秣太華神靈下迎四踐寒暑爰至上京皇帝臨軒使拜迎稱臣拂郎國逸限西溟蒙化效貢願歸聖明皇帝謙讓嘉爾遠誠厚於赤墀顧瞻莫矜既稱其德亦貌其形高尺者六修倍猶贏邑應元武足踰長庚回眸電激頓轡風生卓犖權奇虎視龍騰按圖考式夏氏足并周聘八駿徐偃構兵漢駕鼓車炎劉中興惟帝神聖載籍有徵光武是師穆滿是德登崇俊良共基太平一進一退爲國重輕先人後物萬國咸甯

仙茅述

豫章之新建黃堂隆道宮道士羅君大年爲余言仙茅事甚異其辭曰昔晉之亂有神人許旌陽者出於豫章之境西山之下能以忠孝積功累行致仙道師事諸母於丹陽之邑黃堂之墟母既授以道要旌陽感之曰吾必歲朝母母曰吾即從此逝矣去汝居南五十里吾有飛茅在焉汝能得茅處即祠我歲八月一至足矣已而諸母果仙去旌陽還得茅亦叢生而地亦曰黃堂即建祠祠諸母歲如期往朝之旌陽尋亦仙去其徒歲八月四日具幢蓋儀衛鼓樂奉旌陽像朝母如旌陽存時以爲常其後嗣其學者擴其祠爲觀復爲宮至今行之不衰茅在祠前剪而復生如揚州瓊華不易其處茅具六味能致六養鹹能養氣辛能養節酸能養筋滑能養胃甘能養肉人得茅煮而飲之可以已疾癘和榮衛延年卻老余家距祠百里未嘗至其處然嘗得茅煮而試之不言不虛也夫茅著於易書詩禮春秋傳祭則以縮酒封則以藉立社之士以其物雖薄而用可重也末嘗言能神異如此世稱神仙道蹟奇詭荒誕不可深致詰者以千數而謾母特以茅著稱其師弟子精誠之感不可揜如此夫古之言得仙者或以服食或以導引不食穀獨稱許旌陽以忠孝積功累行致仙道蓋足尚矣夫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貫金石亘古今而不泯者惟忠孝爲然況其師弟子之間乎然嗣其學守其壇場而無謚許師弟子之心則樵牧殘之牛羊踐之茅雖神能歷千歲而存哉因羅之拳拳有感於忠孝者述以傳之作仙茅述至順三年秋七月日

靜虛解

閩中蒲瑛粹玉揭其齋靜虛自夜郎走書京師求子言作靜虛解惟靜爲能統天下之至動爲虛爲能容天下之至大至動天也至大地也非至動無以見靜之用非至大無以見虛之載惟靜虛衆理出焉萬物生焉故聖人則之君子學成於靜益受於虛非靜虛無以成君子況聖人乎惟聖人爲能合靜虛之體致靜虛之用故可以參天地贊化育非靜虛無以成聖人況天地乎惟天得虛而無不覆也惟地得靜而無不載也故能運行四時化生萬物而非靜虛無以爲天地故體莫大乎靜虛用莫大乎天地是以衆人法君子君子法聖人聖人法天地天地法靜虛靜虛至矣

楊楚經字說

余與臨江楊君信可友凡十餘年大德七年春遇於武昌居數月得子湘書以示余余嘉其年弱而志大

且甚好學也遂許以女妻之其年夏與余入衡湘冬俱還江西爾後與信可亦時往還而猶未識湘也十年春余訪信可彬溪上出湘拜余且求所以字之余曰冠而字禮也未冠而問字無乃太早計矣乎信可曰湘惟不得子之言以爲式之爲患何早計之爲患適問所以名之義信可曰湘之生余適還自湘故以名余曰夫湘楚水之大者也既大其始可不求所以大其終乎夫湘楚之經也吾與若皆楚人也可不求古人之志行古人之道以配湘之經以大於楚乎請字之曰楚經經者本也本既舉矣未有不從者乎夫日月星辰天之經也長河大嶽地之經也五常三綱人之經也故天之經得則日月軌寒暑時雨暘若萬物以育地之經得則海不波江安流山出器車河出馬圖人之經得則家以和邦以昌祥瑞並至而天地理矣及夫亂也悉反之焉哉經乎苟聽是言也有不配湘之經而大於楚者乎信可聞而喜曰即吾子言雖佐天子經邦理天下可也況楚國乎余曰未也苟鼓浩蕩而不求其源驚紛華而不典於學雖欲經於一家大於一鄉且不得況一國乎況及天下乎焉哉楚經其三復是言也

題昔刺使宋圖後

右國信副使昔刺使宋圖及名臣賦咏一卷以昔刺公奇偉如此四杖節使宋豈無一言可紀而敘其事者但責宋不能講和及槩稱其奉使不辱而已略不及其使事始末大抵宋之南渡不能復振者本於張浚抑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槍殺岳飛父子而終於賈似道之專劉整之叛況天方以數千年不能大混一之天下付之世祖皇帝以主弱臣強之宋豈能以數萬之金幣保區區江南一隅之地哉故宋戰亦亡和亦亡況二者俱不能之耶然非賈似道誤國失信無以正皇元出師之號非劉整之叛無以周知渡江之謀天也整之謀亦非整之謀也陳亮上孝宗封事料敵之言也整本制置使趙方麾下一小校耳拔之行伍之中用以爲將方死語其子葵曰劉整真將才也然汝不能用我死汝必殺之不殺必爲國害方死葵不忍殺竟以瀘州叛元遂用其策以滅宋亦天也嗚呼得人則興失人則亡古今同軌可不鑒乎若昔刺公之屢使不辱郝文忠之終始不渝偉哉

題鄒福詩後

右鄒福詩七首鄒福者吾鄉田夫之子也粗讀孝經論語家貧與人傭耕泰定元年子居憂於家其父遣從余給薪水之勞然暇即密自觀書居五年余攜至京師會新天子入正大統以文德治天下明年春開奎章閣詳延儒雅講論道德置授經師以教勸舊大臣子弟之在左右者以國子教授廬陵林希顏及余爲之寅入而西出令福守舍乃盡日閉門讀書習字開爲小詩及暮則請可否於余余或方倦欲休或方讀書有會意處或執筆爲文章思方屬必輟而告之不使幾微見余懈怠意遂以爲常今年秋遷丞藝文日簡靜無事請問之時益富矣余適墜馬在告日臥齋閣中福運有所作皆可觀因取其法度音節尤近者得七首爲書之仍題其後以志余喜且以爲世之世臣大家學士大夫之子弟不知學者之勸余在閣中時福又從林希顏學國書希顏稱其可教其所得淺深余不能知也要亦好學者之勸余數年於文事使令蓋深得其助焉因并識於此

龔先生碑

自周程朱張氏沒。天下壹資其書以爲富貴利達。孔孟之道。闇然不明。宋末科目極弊之餘。用周程朱張氏之書以爲學。皇元科目復興之後。能用周程朱張之書以爲教。吾郡南昌則有龔先生云。先生沒九年。其門人朱志孚黃齊尹三以狀謁銘。其始至也。余以憂在告。其再至也。國方有大故。三至而辭益悲。志益勤。得師弟子終始之道。乃敘其槩而銘之。先生諱日新。字中孚。五歲入小學。十歲通進士業。十五有能聲。从胡氏純饒氏應中吳氏應期始去舊業。由周程朱張氏之說。以求達夫孔孟至元中。以郡太守之招。分教進賢日與邑賢士與君煥講求孔孟之旨。使知仁義爲重。富貴利達爲輕。而孔孟之道爲大。邑人翕然師尊之。先生八歲時。大父成。已以戶調督輸失期。逮至邑。潛往候之。坐當笞。從容進曰。大父耄老。家君適有采薪之憂。幸少貸。當代輸。令大憲試以尙書馮真盤庚諸篇。誦說如注。令禮而免之。父鈞嘗得暴疾。氣已絕。咸謂宜遷正寢。先生曰。必三日乃可。時時手注善藥口中。翼日忽自蘇。又十二年而終。婦翁袁大夫漸治宜黃。有殺人之舅誣其甥。而已證之者。先生至邑。廉得情白而止之。成淳初。度宗潛藩。恩試京師。謁陳尙書宜中。坐頃。賈似道至。起避。旁舍中。賓退尙書曰。能一詣此人否。對曰。不能。尙書嗟嘆久之。咸淳癸酉。復與計偕而國亡矣。吳先生疾甚。日往問焉。其沒也。無以爲哀。已葬焉。其教人也。諄諄不倦。不達不止。嗚呼。先生遠矣。今之誦周程朱張氏之言者。皆是也。而先生遠矣。沒之日。實至治二年八月五日。以某年月日葬於其夫人某氏子男三。以莊立信。太初莊早世。孫男五名。與寶侍郎禹鈞之子同。而亡其侃銘曰。道行以天。行道以人。萬變遷摩。忽而緇磷。惟君子人。內正外真。彼德於天。吾有吾身。窮達一揆。尊尊親親。邈矣先生。勒此貞珉。

嚴先生碑

世有朴山易說十四卷。宋末吉之太和嚴先生肅所著也。咸淳中。江丞相萬里。馬丞相廷鸞。皆好其書。爲獻之天子。徵爲祕書省校勘。宋亡之歲三月二十有五日。亦以疾亡。皇慶初。余在京師。識其曾孫有開。有材。藝有德行。問其世。則曰。吾之先。馮翊人也。唐之季。祖實爲江淮轉運判官。遭亂不能歸。留居廣陵。子可求。事淮南吳王。爲尙書僕射。同平章事。子續。又事江南李主。亦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是爲懿公。遷金陵。亂。孫美舉家南竄。至太和家焉。遂爲太和嚴氏。自懿公後。始去干戈。事文學。自祕書郎常州推官震始。登宋慶歷壬午進士第。迄宋亡。爲世科之家。又一十有八年。余在奎章閣。遺余書曰。昔者嘗獲與子詳吾世家于京。惟大父積學篤行。著書立言。以惠我後人。而墓道之石。未列所刻辭。敢請按先生字子方。曾大父諱先道。朝奉郎通判湖州康元之弟也。官保義郎淮東制置司幹辦公事。大父諱知古。父諱起予。娶段氏子男二。驥父用父。孫男四。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壽六十六。墓在縣南。口口鄉。隆福山之原。夫易之道。深遠矣。世之言易者。至衆矣。嚴氏之書。最晚出。致使名宰相獻之天子。藏之祕府。固有以得聖人之心乎。嚴氏兩世相國。而轉徙喪亂。曾無甯歲。積十有餘世。乃得先生以四聖人之心。竭四十年之力。其書不與國俱盡。宜哉。先生之被徵召也。到官數月。即自免去。曰。吾豈以六十之年。而不知其所止乎。易曰。介於

石不終曰。貞吉。言知幾矣。銘曰。經之全。唯易然。言之難。公得焉。子若孫。尚永傳。

樂邱碑

余嘗讀老聃氏書。至長生久視之說。曰。此世所謂神仙者。非耶。又有能以術役鬼神。召雷電。禱雨暘。已疾痼。亦曰。出老聃氏。老聃氏果何道哉。廬陵高敏則君者。博達深識之士也。有所善。願浩先生。願浩先生者。郡之安福人也。名同寅。字惟寅。姓陳氏。宋咸淳中。棄家入清真觀。爲道士。至國朝。天下郡縣置道官。又置南北道教。所以領之。其教所號之曰。明素葆真大師。教門高士。以爲郡道錄。卽爲之不辭。歷住沖虛觀。梅峯道院。所至禱雨暘。已疾痼。崇棟宇。辟土田。至於起居飲食。莫不與人同也。然今年八十矣。顏如春花。步履飄飄然。總如四五十人。又善爲歌詩。一字不作俗下語。不知何道以致之。及察其所讀書。皆老聃氏書也。觀行事。皆非老聃氏所言者。豈守其真。而瀾其迹耶。高敏則君。又嘗聞其言曰。天地果無終乎。則曩曩乎莽蒼之野者。何爲而有之。天地果有終乎。則炳而爲日月星辰。時而爲山嶽。流而爲河海。何爲而莫之易也。故聖人能其所無終。而不能存其所有終。衆人常欲存其所有終。而不能存其所無終。彼曩曩者。吾獨且奈何哉。今求吾之道者。曰。老聃氏也。求吾之行者。曰。老聃氏也。彼曩曩者。天地存與存。天地終與終。天地而有不終者。存焉。彼又烏知老聃。吾方且爲樂邱。以待天地之終也。聞有揭子者。能言。孰爲我使志之。高敏則君以告。乃爲之志而歌曰。猗爾浩兮。不與我好兮。而使余告兮。猗爾浩兮。不與我期兮。而謂余知兮。天地靡靡。不可以度。日月燦燦。不可以約。吾非老聃。安能志斯邱之樂。

大元勅賜正奉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董公神道碑

元統元年十一月。月幾望。李章閣承制。學士臣沙刺班。召臣侯斯。至學士院。傳詔命。臣撰故正奉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董公神道碑。別勅新南臺治書侍御史臣曠。曠書其文。翰林學士承旨臣師敬。篆其額。臣竊謂自太祖皇帝應天啓運。其將相大臣。父子孫曾。傳百數十年。稱名臣者數十人。或擁旄杖節。出謀發慮。佐定海宇。或安危靖亂。行政施化。藩屏國家於外。或獻可替否。拾遺補過。匡輔政理於內。功不絕於信史。名不染於罪籍。天下庸人婦女。皆能稱說者。唯董氏而已。以臣侯斯。獲備載述。與有榮耀。故不敢伏闕辭讓。謹按公諱守中。字子平。世爲真定靈城人。曾大父龍虎。衛上將軍。左副元帥。知中山府事。諱俊。大父資德大夫。僉書樞密院事。典瑞卿。諱文忠。龍虎公第八子。自上天子。皆以第稱。父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諱士珍。公始人太學。簡知世祖召問時政。條對詳敏。如素習吏事者。命之仕。則辭。年二十二。乃以世胄補內供奉。歷尙服院。懷慶路判官。河南行省理問。典瑞丞。僉典瑞院事。集賢侍讀學士。浙東廉訪使。河南湖廣參知政事。漢中河南湖北廉訪使。累階正奉大夫。公入官幾四十年。最其在官。才十有二年。以母喪去。供奉闋居。十有七年。以尙服院能解判官。闋居一年以上。怒有司左遷。公止懷慶之行。闋居三年。以父憂。不果赴理問。及辭。典瑞丞。終制二年。以弟守庸爲御史。舍浙東。以疾奔湖北。皆闋居二年。遂以至

順四年六月朔年六十一薨於家自同大父以下親無不在傍者九日葬邑西九門先塋贈某官公之居家與夫人事父母盡其孝遇宗族鄉黨賓客盡其禮馭藏獲盡其恩諸弟妹婚嫁皆取其夫人奩中之資父之澤則以讓其弟大父之澤則以讓其叔父諸子女無適庶視之如一公之居官潮壅揚州金沙河舟楫不通豪民恐奪兩河地數賄有司勿濬有司亦因以爲利及公爲河南竟濬之河北飢部使者下令盡逐流民之南渡者北歸公盡止而濟之其在湖廣宋以馮文簡公故宅爲貢士院在洪山寺傍及宋亡寺毀屋仆碑而有其地公復取以爲貢院江西歲給蒙山銀治糧四萬餘石輸銀三萬五千兩與國龍閣諸山亦多產銀有請包辦蒙山銀者公曰此姦利之民也斥之公方留妻子於鄂起漢中過洛當國家中興行省大臣留參軍事肅清郡邑以迓新天子多用公計策獨不聽諫止李羅守潼關關果不守騷動三晉及新天子至召賜白金百兩以爲河南廉訪使帥師守武關迄亂定無一人敢窺關者明年天下大飢武昌羣豪控諸米商閉糴以微大利城中斗米至萬錢公適至杖其黨與七十餘人米大賤又撥貢士莊錢入學養士恐以飢廢講刻朱文公戊申封事於南陽書院使學者知格君之道有司受賂聽民誣父妾負財逃妾實與爭溺水死公正有司及誣者罪惟公平生於朝廷无干進之牘於權門絕私謁之迹又不幸年止中壽故上不能盡公之用下不自竭其志竟如是而止悲哉然臣嘗待罪國史伏讀太祖以來實錄及觀董氏家傳朝野所紀載詢諸典刑故老董氏之先南征北伐未嘗妄殺一人妄施一政天下初定諸將並解兵柄唯董氏不許以僉樞公寄天子腹心居中者四十年才四遷其官觀公進退可謂無忝西祖矣公夫人名臣翰林學士承旨王文康公鸞之孫翰林直學士之綱之女勤儉懿愛德爲九族師封隴西郡夫人生三男子一女子男鎔鎔鎔也姬子女各一人男鎔鎔鎔由武備庫使五遷而僉羣玉內司事廉直貞亮爲英宗文宗所知及鉉之篤行鎔之好學鎔之修謹皆能守祖父之訓爲孝子慈孫龍虎公累贈推忠翊運效節功臣太傅諡忠烈僉樞累贈體仁保德佐運功臣太師諡正獻中丞贈純誠肅政功臣太傅諡清獻階並開府儀同三司勳皆上柱國皆趙國公銘曰

天啓有國篤生賢哲董氏數世終始一節人謂董氏獨保天秩匪天私董唯以不殺如漢鄼留佐命與劉有舉必賢有謀必酬惟滿溢是戒惟清靜是修又如西平在唐之造功則讓能過則引咎惟善是與惟德是懋而子而孫半游天下王公令僕方驚並覲人惟好德如春在物生塵窮莫之能遏豈彼驕陽嫉灼歟蒸斂兮陳秋爲寒爲冰冰茲董公翼翼其承惟祖考是訓惟德義是經進退用舍與時偕行而用不盡材壽不倖德而公之壽而後之益隱卒豐終爲天子之公厚本濬源惟子孫之恭臣拜稽首式揚休風以示趙人以篤世忠

趙功可墓誌銘

余讀太史公書至倉公扁鵲傳歎曰功之及人深矣然其子孫無傳焉及觀歐陽先生守道所爲天和老人碑累千數百言與龐安常並稱且曰子若孫皆進於學其門戶將大又歎曰子孫之大也其必由學乎天和姓趙氏其始祖三衢人從趙清獻公官贛上至廬陵家焉三世至榮道盡讓田廬兄弟而自立榮道

生慶善慶善生鶚飛是爲天和博學善爲文章有盛德著書百二十六卷生四子惠應日章日章從老氏學惠生宋永宋強愿生宋文懸生宋庠宋安宋永字儀可宋安字功可以文章齊名號二趙先生儀可嘗三貢于鄉又入太學充博士弟子員宋強亦登進士第爲韶州仁化簿尉卒功可雖不及貢他人得其文輒與貢使宋不亡儀可必不止太學功可必貢且第及科舉復則皆老矣儀可尋沒功可喪明然儀可之文播天下功可謹自晦猶爲人所尊尚稱鄉先生泰定三年十月乙未功可亦歿明年秋八月其孤靖衰經走門泣且拜曰我大父則歐陽先生銘其墓而文丞相題其蓋我伯父則翰林學士承旨程公銘其墓而翰林學士承旨趙公書其碑惟先人之葬願併以累子噫余敢抗諸老哉然獲知功可今二十七年矣其得辭君生七歲而孤服除而母嫁大父鞠而教之警敏絕人貫穿諸經羅絡百家而爲人溫厚純慤和而不同爲文疏達雅粹豐而能約其教人也本之以不欺繼之以不倦故從之游者皆賢子弟其兄死諸孤子立皆與教育而婚嫁之而見之未嘗不以禮晚歲樓於屋之西偏揭曰吾美蓋感其平生淪落不偶晚得安享享太平去國懷鄉之憂而自幸也自是賦詩飲酒無日不在茲樓矣及其沒也飲酒三日无疾而沒年八十一娶胡氏子男三人初遠靖初客南海二十年父死不及歸遂爲新會縣教官卒凡喪紀爲靖而已女一人適張元孫男六宜簡宜晦宜遜宜立宜和宜爾女一人曾孫男女各一人將以閏月二十日葬所居之趙山嗚呼功可已矣余觀靖之爲人簡慤嚴重且其爲文甚類其父諸子又類歐陽先生所謂大者在茲乎儀可後易名文家復有神額之事云銘曰

奔清甫墓誌銘

趙昔有額大比則鳴伯也三應叔聖弗靈額既墮矣天開季朝昔視爲祥今視爲妖溫溫君子弗究以老藹藹令德無忝祖考嗟爾振振曰子曰孫念爾祖考允大爾門

安成有士而隱於醫者曰奔氏諱清甫生宋寶祐間九歲而孤即強學自愛視取高科都美官如指掌精勤十二年而國亡科舉廢又連遭大喪正徭風火巨室瓦解乃盡棄其田疇取神農黃帝之書日夜讀之心通理解天授神設以之察脈視疾論生死虛實寒熱雖世業鮮能過之四方無貴賤富貧求者如歸市遂以名醫聞自是聲日起家日裕而无椎剝糜爛之憂天下立醫學置吏多勸君爲之者君不應然學校每賴君以爲重君平居孝友凡見父之執母之族必敬之如父母兄深甫貧事其兄如父事其嫂如母撫其子如子從父仲龍老而无家養之終身兄及從父沒又以禮葬之從妹之夫劉才英溺死二孤然若爲經紀其家同居子姪有他適必謹視其私雖人家使各得其所見故家子弟歸淪落旁皇無所歸或節之或食之或衣之曰此名家之子也以橫逆相加未嘗難焉惟讀書老不釋卷多所編校及科舉復而老矣泰定三年七月得疾手課程文一通授其子沐浴衣冠語衆曰後三日夜半吾當死及期而沒年七十二將以沒之明年九月庚申葬郭北順安鄉印山之原孤元凱命其子中冷以書謁銘君之先泮人七世祖仕能事宋徽宗爲侍御靖康之亂從陸祐太后南幸至安成家焉仕能生政甫政甫生逸孝宗時舉直言極諫科逸生成節即子英子英生普州安居尉士同士同生志學是爲君之父君三娶皆劉氏子

男三元方元凱元中元方本趙氏子。從母歸齊。故曰齊氏。與元中世醫學。惟元凱業儒。文多奇。女三。長適鄉貢進士劉辰發之子尚賓。次許適倪剛大孫男五。長中洽。業進士有聲。餘方向學。女二。惟君少孤。能勇自樹立。既食於醫。能為善不倦。又力以詩書教子孫。沒猶不忘。以進士業勵其後。且其明足以知死生之故。有合於君子之道。宜得銘。銘曰。

猶民之生。汨汨營營。為之禮樂。以防其情。為之藥石。以和其形。民猶蚩蚩。弗念厥生。故善為政者。不失其經。善為方者。不爽其平。惟目保其真。嗟嗟奔鄉。子孫其興。

處士楊君墓誌銘

豫章先生熊氏。以六經教授東湖之上。燕管齊魯關陝之士。皆不遠數千里。受業門下。去即擢高科。都顯官。立盛名。至有閉戶窮經。甘白首而不屈者。郡人楊綬。尤獨嶄然。羣弟子中。其讀書務求大意。不棘棘章句。其為文。鉤元挾奧。非博學識字。不能讀。然反覆沈思。固將就平易而未及者。其力行敦六行。明五教。邪說不能亂。世好不能惑。恒居無雜言。盛暑心冠帶。與人交必敬。為人謀必忠。不以利害枉其道。不以毀譽屈其志。三試進士。三見黜。不易其所好。熊先生深愛之。同學亦皆以為不能。及熊先生沒。常忽忽不自聊。然益奮於學。有一日千里之勢。至順二年四月二十日。年三十八。竟以疾卒。君子莫不傷之。且曰。使不死。我輩皆當出其下。明年夏。其孤某。年日葬於某。以狀介父之執。至京師請銘。按楊氏其先閩世家。五世祖顯壽。徙豫章。遂為南昌。辟邪里人。顯壽生文質。文質生炳。及聞慶。已未進士。撫州金谿主簿。曾龍。炳無子。以會龍次子惟善為之後。娶信州鉛山主簿胡庭桂女。生君。君字宗敬。蚤孤。能服勤母教。又得明師友。以成之。故所至有過人者。惟人之生也。命之修短懸於天。學之成否係乎人。是以君子之學。常恐志未畢。而年不待也。孜孜勉勉。死即已矣。若楊君者。不亦深可哀耶。君娶揭氏。生二子。成允。成彥。二女尚幼。銘曰。棟枏豫章。為棟梁。今瑤琳瑯玕。為珪璋。今才而短折。君子之傷兮。

何先生墓誌銘

至順二年夏。詔以集賢大學士全公。繼往平章江西行省事。秋。具書幣遣使帥撫州太守。即隱所聘孫先生轍。何先生中而孫不起。何先生既至。以為龍興郡學東湖宗濂二書院賓師。明年春。與其子渡江遊西山。主丁氏。夏六月二十有三日。以疾卒。丁氏為其棺斂。命其子為位受弔。諸大夫士皆會哭。後三日。子成孫奉柩以歸。明年十月十有三日。葬邑之青原。妣夫人唐氏之兆。其門人李肅。以狀至京師。請銘於先生所與遊者揭侯斯曰。何先生海內故人。執論議之事。而相知深者。惟子。舍子。无宜銘者。噫。余以兄事之者。蓋三十餘年矣。余不銘。誰宜銘。先生諱中。字太虛。一字養正。世為撫州樂安官族。曾祖諱說伯。祖諱夢龍。父諱天聲。登宋咸淳辛未進士第。官至主簿。刑工部架閣文字。以才略與伯兄兵部郎中時齊名。文丞相建都督府。皆置幕下。先生少穎拔。以古學自任。天下載籍。靡不貫穿。藏書萬卷。皆手自讎校。廣平程公鉅。夫清河元公明善。負天下知人之鑑。皆器遇之。至大初二公及抑城姚公燧。東平王公構。皆在朝。遂北入京師。以文章自通。會諸權臣用事。內外翕翕。居兩月。天大雪。竟不別而去。歸與諸門弟子講易書詩春秋。

大江之西。周郡吳先生澄。號天下儒宗。又為中表兄。然每推讓不敢置弟子列。積所著書曰易類象二卷。書傳補遺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二卷。通書問一卷。韻補疑一卷。六書綱領一卷。補校六書。故三十一卷。知非堂彙十卷。支頤錄二卷。劄記述遊錄一卷。其門人潘懋。刻之。先生之學。可謂宏肆深博矣。然生世六十有八年。連蹇愁悴者十八九。書幣一入谷而客死三百里外。不知天之忽然於斯人者。獨何哉。豈其多學善著書。亦天之所忌耶。此固窮士之所自託者。吾不知其何故。先生娶陳氏。有三男子。曰長孫。在孫。成孫。四女。嫁士族。孫男一。銘曰。夫容之高。吾其跋而。澹溪之深。吾其厲而。先生之沒。曷其起而。

靖逸處士熊公墓誌銘

集賢所號靖逸處士熊公。豫章豐城善源里人也。諱召子。字南翁。少豫章先生朋來十二歲。先生世與公連。墻以居。後家郡中。先生每歸里。必舍公所。公至郡中。必舍先生所。兄弟自為知己。公博覽載籍。好論古今事。如生其時。性抗直。辯是非。枉直如別白。雖大官豪吏。一語失度。即面折。語琅琅不少衰。然卒如公言。人有言論失實。舉措無節。於名義或有所闕。必詬辱之。人亦莫之敢怨。退自悔艾而已。蓋皆出乎正也。故鄉之人。依之以為安。視之以為去就。雖紛爭辨訟。可一言而解。公早以儉勤起家。而以儉勤終身。不少易其常。後至元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卒。年八十三。將以十二月十八日。葬富城鄉交陽之原。其諸孫請銘。謹系之曰。曾大父諱海。大父諱英。父諱城。孫娶雷氏。生子男二。雅先十九年死。盜京先五年以疾卒。女二。長適范希。次適范世隆。繼黃氏。孫男三。克愛。續嗣祖。克愛。蚤世。無子。以嗣祖子為之後。女六。曾孫男二。長即嗣祖子。次普福。女二。元孫男一。長壽。公之葬穴。與子京先同其兆云。嗚呼。余與公居相鄰。世相好。情義之相與。殊未有過於吾二家者。然自余竊祿於朝。不相見者動十餘歲。余間每一書還。公必杖策詣門。訪出處。余書中亦往往問公安否。蓋跡雖疏。而情則至親也。又聞余未還時。公數向人言。吾第得與揭曼碩一見而死。吾不恨矣。吾當忍死待之。及余還。即買羊載酒。躬相慶勞。其喜見顏色。猶親子姪。不知余之不肖。何能得此於公也。其亦以先世之故與。公未沒前一日。余猶及坐公榻前。相與劇論當世事。不知竟為永訣也。悲夫。銘曰。鬱交陽兮窈窕。結重雲兮愁陰。望君子兮不見。渺千古兮傷心。傷心兮何極。鄉誰歸兮里誰式。孫既子兮子又孫。承惠澤兮其無斁。

劉先生墓誌銘

吉之永新儒師劉先生諱友益。字益友。是為清江公非先生九世孫。曾祖諱宗信。父諱緯世。以家學為邑人師。父剛嚴介特。獨立无朋。而以先生為之子。故少與物件。先生少好學。貧不能得書。從里之多書者。借而讀之。朝借暮易。暮借朝易。窮晝夜讀不絕聲。過日。輒記。問為人備書。以給膏火。父母憐而禁止之。乃掃別室。羅窗戶。竟夕危坐默誦。如是數年。貫穿六經。包羅百氏。至天文地理。律歷象數。山川聯絡。郡縣廢置。皆可指畫而談。毫髮無遺也。宋之亡。鄉里豪猾並起為亂。與伯兄真長。從弟人瞻皆遇害。先生絕而復蘇。

飢困踰年，乃卜築高山之間，避門著書，不與世接。以聖人之志，莫大於春秋，繼春秋之迹，莫尚於通鑑綱目。凡司馬氏宜書而未書者，朱子書之，宜正而未正者，朱子正之，恐朱子之意，不白於天下後世，乃著通鑑綱目書法五十九卷，蓋歷三十年而後成。天歷中，邑進士馮君翼翁，傳其書至京師，國子先生得之大驚曰：昔者王道衰而春秋作，春秋隱而綱目興，書法不作，綱目之義，又將微矣。故聖賢之述作，雖殊，所以扶天綱，立人極，一也。遂錄副在官，俾六館諸生傳習之。至順三年三月三日昧爽，先生疾作，猶正衣冠危坐。至午而卒，年八十五。以某月日葬邑之禾山鄉大豐之原，娶陳氏，繼段氏，子男三，矩、衡、節，皆克紹先業。孫男十，曾孫男一。又明年夏，馮君調官京師，矩具狀介以請銘。馮君曰：先生外和而內剛，外通而內介，言簡而要，不迂闊於事，其誨人也，諄諄善誘，白鬚丹頰，神情蕭然，真有道者。嗚呼！若先生者，苟見於用，當何如哉！銘曰：

百園之木，不為斧柯，蹄涔之水，不為江河。元有天下，先生在野，志在天下，百世之上，先生此心，百世之下，先生此心，先生不作，山高水深。

劉福墓誌銘

廬陵劉福，字孟介，五歲好學，日記千言，不知有童子之樂，父母每憐之，十歲聞科舉，行即大喜，亡晷夜廢寢食，蒐獵經史，旁入捷出，務為無所不知，聞有學出己上，便往與交，聞有大人先生，便往質其所疑，祁寒極暑不懈，人亦莫不樂告之，以道然一資，以為進士之文，如是數年，學大進，雖宿學有弗逮，又限以年，不得試，有司或曰：今天下州郡，以國書設教，官可得，遂因言者求之，三年而後得，然卒不好，數數語人曰：吾不能取一第為父母榮，不數為人，聞有以進士及第者，輒俛首終日，食則歎，寢則寤，語父母曉之，百端終不釋，或又曰：子欲為，其可隱，年以即事，世若此，多不可數，乃瞑目訶曰：子教我以欺君耶？去，然快，快日益甚，父母及其從父，皆以為憂，鄉先達劉嶽申、彭士奇、羅會深愛之，亦皆以為憂，未幾，果得疾，疾且革，猶手不釋卷，未嘗就牀第，泰定三年十月二日，嘔血死，將死，歎曰：吾生不在科舉後，沒不在科舉前，命也。然世必有知我者，銘我，得銘，吾不恨矣。言絕而沒，年二十四。明年夏，余至廬陵，其父及其從父，借其友同以銘請，嗟夫，忍不銘哉！惟古者士生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而教之必時，故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又曰：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因其時順其氣，協之以陰陽動靜之道，和之以藏修遊息之節，以成其學，由司徒大樂正，以登於天子，而爵祿之，故人无天札，而器可閔也。今也教之不以時，學之不由序，及為之選舉，又限之以年，使才者銳進，恒鬱而不信，愚者媮慢，得以玩歲愒時，此劉孟介至於嘔血而死也。雖命焉，其志有足悲者，乃志而銘之，曾祖紹明，祖惠可，父國瑞，母曠氏，娶歐陽氏，無子女，一人，方七歲，以沒之明日，葬里西溪之上，太平原，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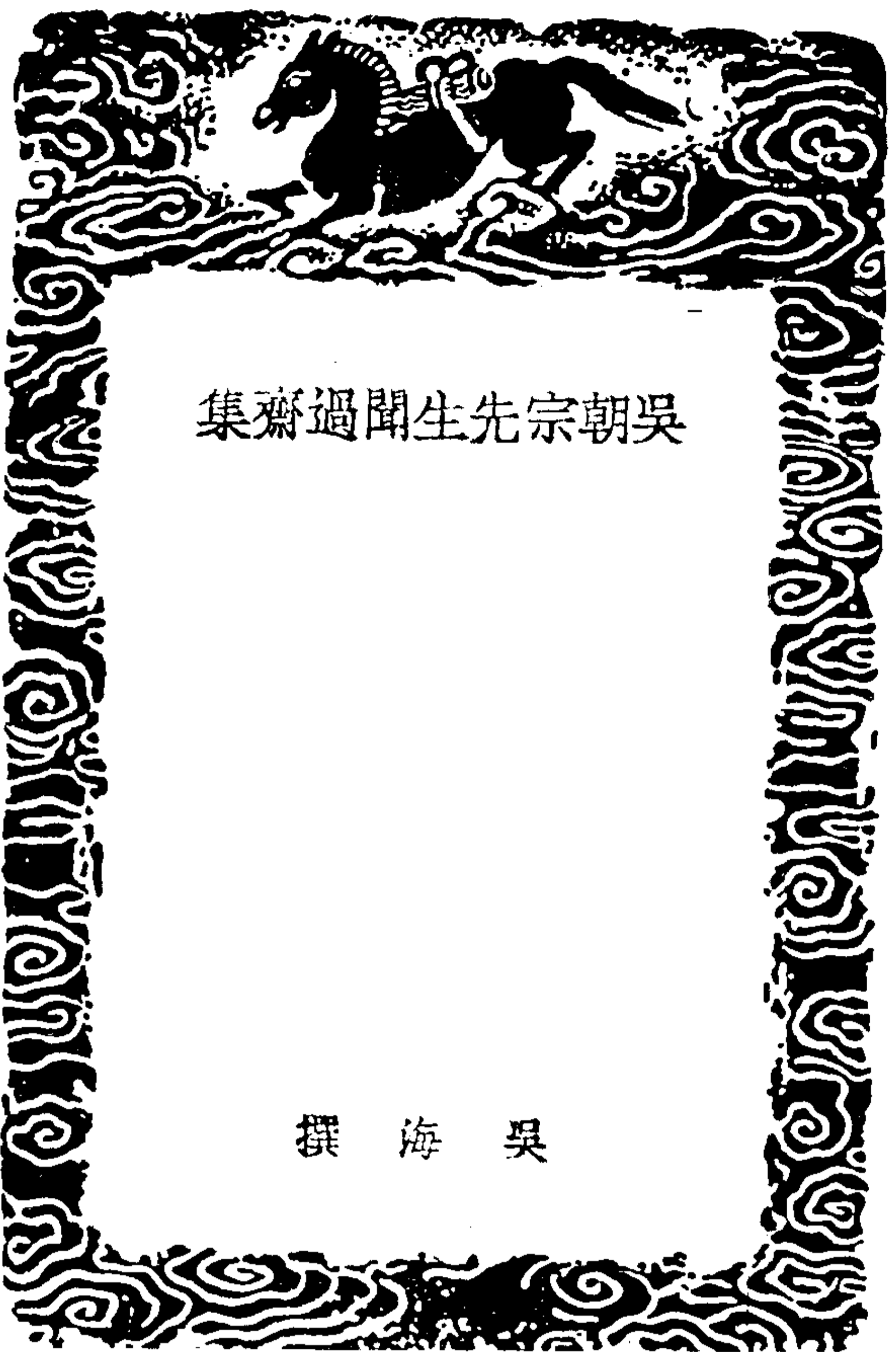
勝國文章，首稱虞揭氏，而獨虞文板刻盛行，吾家所藏，亦惟有虞文揭詩，若揭文則未之見也。今文粹若干首，近得之南京刑部郎中張君節之，蓋太師楊文貞公所選定云。案牘之餘，躬為校勘，爰用鑿錢刻置廣州府學，與四方學者共之。若其治行之高，文章之美，詳見元史本傳，此不復論。
天順五年三月望，平湖沈琮識。

大夫。先是儒學官赴吏部銓者，必移集賢考較其所業。集賢下國子監，監下博士吏文淹稽動踰累月，僊斯請更其法，以事付本院屬官，人甚便之。奉旨祠北嶽，濟南鎮使道西還時，秦王伯顏當國，屢促其還。僊斯引疾固辭，既而天子親擢爲奎章閣供奉學士，乃即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學士，及開經筵，再陞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以對品進階中奉大夫，時新格超陞，不越二等。獨僊斯進四等，轉九階，蓋異數也。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多宰執大臣，故微辭與義，必屬僊斯討定而後進。其言往往寓獻替之誠，務以裨益治道。天子嘉其忠懇，數出金織文段以賜。至正三年，年七十，致其事而去。詔遣使追及於潯南，尋復奉至尊諭旨還，撰明宗神御殿碑，文成賜楮幣萬緡，白金五十兩，中宮賜白金亦如之。求去不許，命丞相脫脫及執政大臣面諭毋行。僊斯曰：「使揭僊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於此，何恨！不然，何益之有？」丞相因問方今政治何先，僊斯曰：「儲材爲先，養之於位，望未隆之時，而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則無失材廢事之患矣。」一日集議朝堂，僊斯抗言：「當兼行新舊銅錢，以救鈔法之弊，執政言不可，僊斯持之益力，丞相雖稱其不阿，而竟莫行其言也。」詔修遼金宋三史，僊斯與總裁官丞相問修史何以爲本，曰：「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爲本也。且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以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事得失，人材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反覆辯論，以求歸於至當而後止。四年遼史成，有旨獎諭，仍督早成金宋二史。僊斯留宿史館，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時方有使者自上京，錫宴史局，以僊斯故，改宴日。使者以聞，帝爲嗟悼，賜楮幣萬緡，仍給驛舟護送其喪歸江南。六年制贈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諡曰文安。有勳爵而無官階者，有司失之也。僊斯少處窮約，事親菽水相具，而必得其歡心，暨有祿入，衣食稍踰於前，輒慨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故平生清儉，至老不渝。友於兄弟，終始無間。言立朝雖居散地，而急於薦士，揚人之善，惟恐不及，而聞吏之貪墨病民者，則尤不曲爲之掩覆也。爲文章敘事嚴整，語簡而當，詩尤清婉麗密，善楷書，行草朝廷大典冊，及元勳茂德當得銘辭者，必以命焉。殊方絕域，咸慕其名，得其文者，莫不以爲榮云。」

元史列傳

揭僊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父來成，宋鄉貢進士。僊斯幼貧，讀書尤刻苦，晝夜不少懈。父子自爲師友，由是貫通百氏，早有文名。大德間，稍出游湘漢，湖南帥趙淇雅號知人，見之驚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鉅夫、盧摯先後爲湖南憲長，咸器重之。鉅夫因妻以從妹，延祐初，鉅夫摯列薦於朝，特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時平章李孟監修國史，讀其所撰功臣列傳，嘆曰：「是方可名史筆。」若他人，直勝吏牘爾。升應奉翰林文字，仍兼編修。遷國子助教，復留爲應奉。南歸省母，旋復召還。僊斯凡三入翰林，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嫻習。集賢學士王約謂與僊斯談治道，大起人意，授之以政，當無施不可。天歷初，開奎章閣，首擢爲授經郎，以教勳戚大臣子孫。文宗時，幸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恒以字呼之，而不名。每中書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材何如？」揭曼碩聞出所上太平政要策，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也。」其見親重如此。富州地不產金，官府惑於茲民之言，爲募淘金戶三百，而以其人總之，散往他郡采金，以獻歲課。自四兩累增至四十九兩，其人既死，而三百戶所存無什一。又貧不聊生，有司遽責民之受投於官者代輸，民多以是破產。中書因僊斯言，遂蠲其征，民賴以甦。富州人至今德之。與修經世大典，文宗取其所撰憲典讀之，頌謂近臣曰：「此豈非唐律乎？」特授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且屢稱其純實，欲進用之。會文宗崩而止。元統初，詔對便殿，慰諭良久，命賜以諸王所服表裏各一，躬自辨識以授之。遷翰林待制，陞集賢學士，階中順。

右揭文安公文粹二卷。元揭傒斯撰。按傒斯事蹟。具見元史本傳。原附錄卷首。今仍之。有元一代詩人。以虞楊范揭齊稱。就文而論。恐楊范瞠乎其後。楊維禎竹枝詞序云。揭曼碩文章居處之次。如歐之有蘇。曾似宜兼詩文而論者也。全集十四卷。四庫提要已著錄。而流傳絕少。豈果遜於道園學古錄乎。提要稱曼碩文敏事嚴整。語簡而富。一時推爲鉅製。今讀茲編。固不僅窺豹一斑。似尤愈於其詩。更不容以三日新婦相誚。又史言許衡卒。詔歐陽元撰神道碑。吳澄卒。詔曼碩撰神道碑。又提要稱集乃門人錫喇布哈所編。第九卷有送錫元普序。卽其人也。云云。殆均非。苟作者而皆未及甄錄。則其持擇者精矣。內如增城三皇廟記。則可以證元時祀典之失。劉福墓誌銘。可以證元時科場條例之繆。至如張魏公生平。自南宋迄今。痛詆之者殆不可枚舉。以行狀爲朱子所作。其子爲南軒回護之者。又不遺餘力。今讀題昔刺使宋國後云。宋之南渡。不能復振者。本於張浚抑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曼碩元人也。而魏公之論定矣。詩刻於潘德畬方伯海山仙館叢書。茲舊藏文粹鈔本。楊文貞選定。沈琮跋稱。曾刻置廣州府學者。原無卷數。蓋爲二卷。特重梓焉。提要附存目所稱遺文一卷。爲宜黃劉肇虞所輯者。凡九篇。殆另一書也。咸豐辛亥長至後十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吳朝宗先生過齋集

吳海撰

原序

士君子行修於己。德備諸躬。名湮沒而不彰者。古今豈少也哉。吾於閩得一人焉。爲吳朝宗先生。先生生於元之末季。道三明與。閉戶潛修。不求聞達。讀書談道。怡然自樂。舉凡明體達用之學。修己治人之術。罔不一一體驗於身心之間。而猶歉然不敢自恃也。乃顏其讀書之室曰。聞過齋。其自治之嚴。進修之敏。直與子路之間過則喜。濂溪之間過則可賢。同一勇往奮勵。推是心以往。安在聖賢之不可學而至哉。予奉命撫閩。日夕兢兢。恆懼德薄才疏。不能裨益於民生。無以仰承聖天子之德意。乃博求先輩遺書。延攬當世賢豪。以勸予之不逮。一日吳生爾明。攜其乃祖之聞過齋集遺予。予披讀再三。手不忍釋。見其言至理。字字真詮。皆有關於綱常名教。有關於世道人心。悉由身親體驗而得之者。絕不爲浮飾之語。華誕之詞。以悅世俗人之耳目。真孔孟之正傳。而程朱之嫡派也。古所稱正誼明道之儒。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予故亟取而表彰之。以爲後學之矜式。使讀書者有所觀法焉。至其中道理之剴切詳明。義蘊精深。觀者自能識之。固無俟予言之贅也。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季秋月。儀封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徐序

文以道輕重。自昔有是言也。由古迄今。其文之行後者。莫不皆然。舍道而論文。則其人品之高下。何由而見哉。夫言者心之聲。而文又言之精者也。心明乎道。故其言皆可法。昧乎道者。反是。是故理明而辭達。文之上也。理勝乎辭。文之次也。辭勝乎理。不足謂之文矣。況礫裂靡陋。以趨時好者乎。今觀閩郡吳先生聞過齋集。敘事嚴整。議論正大。雄健宏奧。離合變化。一歸於理。非通今博古。擇之精而信之篤。養之有素。何能致是。韓子有云。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信然哉。先生平生剛直。終身隱約。未嘗求知於人。然非其人莫能知也。如尙書宣城貢公。翰林學士晉安林公。皆擅文名當世。不易下人。惟於先生深知敬畏。則其人品可知矣。矧文章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何待後世如揚子雲者出而後知耶。先生沒。迄今逾十一年。是集藏於門人王偁家。近吾友胡伯寧氏。同知鹽運於閩。見而喜之。將與其同志建寧郡守芮君志文。率好義之士。爲錄諸梓。以廣其傳。聞以公事。道過鄉郡。出示予請序。自顧老病昏塞。安敢謂知言哉。鄙野之辭。不足以軒輊。姑書此。以致景仰之私云。洪武戊寅春正月。既望。永嘉徐宗起書。

來哉。大丈夫得志於時，恩施及於後世，其功其德，亦不過如是而已。先生雖江湖哉，而當時之登廊廟者，曷及耶？乃先生猶以愚昧自居，謂平日所為，必有或悖於理者，亟以開過名其齋，可謂謙謙君子矣。儀封張夫子始入闈，訪得其文，手授銜鏡編訂，復親錄其尤者百篇，登於梨棗，以廣其傳，曰：吾匪徒傳其文也，傳其道也。天下無外道之文，先生之文，即先生之道也。夫受業門人，漳浦蔡銜鏡百拜題。

蔡序

夫道德蘊於躬，而恩施及於後世者，大丈夫得志於時者之所為也。若夫有其德而無其位，而立言足以垂訓，學行可為世法，亦卓然千古矣。朝宗與先生，閩人也。生於元季，隱居不仕，而氣質光明，學識醇正。為當世諸名公所推重，入明而徵書海至，苟其應聘而出，何難抒所學以大展其經綸，乃甘江湖而不甘廊廟。謂天下有能用吾言者，則吾道可行，若其不用，廊廟亦江湖矣。故其家居，採摭古今孝弟節烈之事，勤勤款款，以勸導其鄉人，而復附以福善禍淫之說，使鄉人之樂於為善者，翕然從之，其不善者，亦將有顧忌而不敢為。其教人有道如此者，使當時有司能採其說，以分教各鄉各里，則人人親親而長長，夫夫而婦婦，於以平天下無難矣。安在江湖之不為廊廟耶？又以楊墨佛老為六經之賊，管商申韓為治道之賊，遺事外傳為史氏之賊，蕪詞荒說為文章之賊，欲上之人悉取其書而禁絕之，使曉然知正道之所在，其衛道之嚴如此者，使當時公卿大夫，入告於朝，以行其說，則經正民興，於以復三代之治無難矣。又安在江湖之不為廊廟耶？蓋先生平昔所學者，周程張朱之道，故凡一言一行，無非出於大中至正，至諸諸筆墨之間，又復雄健而整麗，精奧而典雅，古人有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若先生之學，瞻詞豐，根茂實，遂又何患不遠行乎哉？鏡嘗歎閩學之倡也，始於龜山，其盛也，集於朱子，其末也，振於西山，又二百餘年而始有剩夫陳氏翠渠周氏虛齋蔡氏向非有先生之闢邪崇正，傑然挺出於絕續之間，何以繼已往而啓將來。

聞過齋集 蔡序

邵序

文章天下之公器，雖世殊時異，家傳人誦，不忍釋手，及其版行已久，猶欲新之以垂永遠，果何以得此哉？必其人德蘊諸己，道孚於人，發而為言，有關世教，有裨治道，有切於民生日用，若然，雖欲不傳，烏可已也。吾閩朝宗吳先生，氣質剛明，學識醇正，平日踐履篤實，一言一行，莫非矩度，不幸生非其時，寧甘藜藿而循仁義，不苟叨位尊祿，閒居於古今成敗，治道升降，人物賢否，政事得失，莫不形之於文，皆嚴毅正大之辭，絕輕浮誇誕之態，所謂古君子蓋其人與。銅嘗考之載籍，閱自述古季慈二陳，閱中鄭公關周，執中劉五先生，倡道於前，繼而龜山楊仲素羅延平李三先生，出至朱夫子集羣賢之大成，益講明於後，道德入人之深，世號海濱，邵魯又如胡文定致堂五峯，籍溪蔡西山父子，劉白水屏山，黃勉齋，陳北溪，真西山，潘瓜山，熊勿軒，諸賢，彬彬輩出，文行表表，皆可師法，故閩之士，習不以浮文勝質為先，而以躬行實踐為急，俗尚之淳，清修苦節，有東漢名賢之風，當時若賈似道，誤國貶建州，朝議以為朱子講道之邦，其敢居此乎？是亦足徵矣。先生生當元季釋賊之時，邁德於身，自蔽於不耀之地，較駁乎不知老之將至，此其可惜也。使其見用於盛朝，所以豈宜治道而斧藻休光者，又不知與古之豪傑孰先而孰後也耶？先生之文，洪武間曾鑲版，未幾皆散失無存，銅自幼侍先公，談及先生道德為詳，誦先生之文，頗習，今先君沒，又四十年矣，近閱舊藏，得先君所錄舊本，手澤尚新，反覆玩味，不勝悲感，遂命王重刊以永其傳，謹述先生行

聞過齋集 邵序

實之槩。嘗於卷首。俾觀者得有所考。先生名海。朝宗其字。號魯客。齋扁曰聞過。學者皆稱爲聞過夫子云。成化三年丁亥。季秋重九日。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浙江温州府知府。同邑邵銅書。

二

聖賢之書。學周程張朱之學。而獨嗜爲古文。其悲憤憂懣。感時憤事。未嘗不寓之於此。故必關乎世教。而流連光景之辭。一不苟爲。蓋有意乎聖賢之文者也。維揚薛君子威。雅愛古文。一見而喜之。持其藁過予。序其首且曰。吾將以其文傳之北方之士。知閣自文公之後。復有如此之人。如此之文也。予與二君均有交游之好。誼有不得辭者。故曰文難言也。因推言聖賢之文。與文人之文。歧爲二軌。使觀者因其文以求其爲人。尙有得乎言語之外者矣。太古生。永陽張惟康序。

二

張序

嗚呼。文難言也。有聖人之文。有賢人之文。自聖人不作。易。詩。書。禮。樂。春秋。中庸。大學。論語。孟子。之學不傳。而聖賢之文亦未能繼之者。厥後徒以其言詞之懿。順理而成章者。卽謂之文。若左丘明以其浮華夸誕之辭。作爲左傳國語。後之言文者。最以爲古也。然文人之文也。非聖賢之文也。予故曰文難言也。戰國先秦。儀秦。離斯之劇。競以縱橫巧詐之辭。相高。兩漢。賈。馬。向。雄。歆。固。之輩。書策論疏。馳騁後先。至今猶以其文爲古焉。然文人之文也。非聖賢之文也。予故曰文難言也。東京而下。陵夷至魏。晉。宋。齊。梁。陳。隋。世道衰微。風氣萎弱。其間豈無操觚執翰之士。誇翰學爲文者哉。然後之人不道也。獨諸葛亮。陶淵明。王仲淹。三子。生乎其時。固未嘗學爲文。而其文辭間見於後世。後世猶有取者。以其人品高邁。不規於文。而文自順理而成章也。李唐來。韓愈。氏。獨以傑特俊偉之才。宏博自得之學。倡爲古文。遠紹秦漢。柳宗元。李翱。皇甫湜。張籍之徒。從而和之。唐之文於是爲盛。五季不振。文亦隨靡。宋興。歐陽子。倡爲之。曾。王。三。蘇。從而和之。宋之文於是爲盛。然亦皆文人之文也。非聖賢之文也。予故曰文難言也。惟周茂叔。氏。挺生南荒。倡鳴道學。揭太極之圖。闡通書之說。二程。張。朱。從而發明之。然後聖賢之文有緒。而聖賢之學亦傳矣。其視秦漢以降文人之文。蓋有不足言也。元運百年。文士不鮮。未嘗不艱辭麗語。做秦步漢。然較之唐宋諸文人之文。遠有不及者。其於聖賢之文何如乎哉。吾閩人吳朝宗。生於元。老於今日。剛直不偶。處於山林之下。味

一

明史本傳

吳海。字朝宗。閩縣人。元季以學行稱。值四方盜起。絕意仕進。洪武初。守臣欲薦諸朝。力辭免。既而徵詣史局。復力辭。嘗言。楊。墨。釋。老。聖道之賊。管。商。申。韓。治道之賊。稗。官。野。乘。正史之賊。支。詞。艷。說。文章之賊。上之人宜敕通經大臣。會諸儒。定其品目。頒之天下。民間非此不得輒藏。坊市不得輒粥。如是數年。學者生長。不涉異聞。其於養德育才。豈曰小補。因著書一編。曰書禍。以發明之。與水滸韓翰善。嘗仕元。海數勸之死。翰果自裁。海教養其子。偶卒。底成立。平居虛懷樂善。有規過者。欣然立改。因顏其齋曰聞過。爲文嚴整。典雅。一歸諸理。後學咸宗仰之。有聞過齋集行世。

一

聞過齋集目錄

卷之一

序

吳氏世譜序

厚本錄序

葬書序

雙谷序贈秦景容

送龍江山長序

美監郡編役序

贈劉愈憲後序

贈郭徵言序

送延平學正序

贈閩縣教諭序

送王湖州序

聞過齋集 目錄

聞過齋集 目錄

贈順昌綜理序

潘氏世譜序

王氏家譜序

傅德謙復氏序

孫氏二子名字序

送傅德謙序

送燕經歷入京序

送程伯崇還江西序

送徐宗度序

潘氏族譜序

送鄭訓導序

魏氏世譜序

孫致字序

楊徽字序

薛懷安文集序

送寧化訓導序

思風臺詩竝序

薛氏家譜序

魯客序

草心堂序

卷之二

記

祠堂記

後記

獨樂千古軒記

改軒記

淡軒記

潮州三皇廟記

永思堂記

種德堂記

聞過齋集 目錄

悠然軒記
友蘭軒記
知止軒記
歸帆樓記
遺安堂記
南樓記
讀書堂記
宗會堂記
愛日堂記
阜林鄉學記
致樂堂記
靜對樓記
望雲亭記
平遠堂記
近道齋記

卷之二

書

與林侍制書
答貢尚書書
復陳左丞書
與使者書
與秦景容書
投鄭彥斌書

傳

閩寡婦傳

墓誌銘

故王將軍夫人孫氏墓誌銘

哀辭

黃孝仲哀辭
林公偉哀辭

聞過齋集 目錄

阿蘇哀辭
王山人哀辭
擬招

祭文

祭鄭氏甥女文

祭鄭以弘文

祭葉祺文

祭漳州知事史大年文

卷之四

箴

間過齋箴

慎獨箴

愚樂齋箴

惜陰齋箴

吳縣字箴

題跋

題醉圖

題商山四皓圖

書三先生帖後

跋羅源黃氏所藏朱文公手帖

題半方所

書張原選文集後

書宋少帝賜高應松辭參政不允詔後

書宋武岡守楊公道棄後

贊

琴贊

逍遙道人真贊

直方贊

友石山人真贊

薛子成真贊

聞過齋集 目錄

自贊

雜著

刊朱子家禮成讀之有感齋壁自傲

感春操

木石居辭

答問

書牘

讀鬼谷子

敢以疑為信。故是譜斷自寧國而下。吾抑於此。重有感焉。古者宗法行於天下。宗族有所統。一人心有所聯屬。故孝弟隆而習俗美。先王之治易易然。是法既廢。人各以意自私其親。恩不廣而施易終。至有視周親若途人者。然則今日所賴。惟簡牒之存。使知水木本源之義。是譜所以作也。嗟夫。人孰不念祖宗哉。亦孰不顧其子若孫。世世親睦哉。而祖宗之望。有不若予乎。苟推予之心。以及祖宗。則遠者猶近。疏者猶親。服斬而情不斬。屬盡而愛何窮。夫恩固賴於相成。而道實原於自致。子焉自致其孝。無怨乎父之不慈。父焉自致其慈。無疾乎子之不孝。兄焉自致其友。無責乎弟之不恭。弟焉自致其恭。無恤乎兄之不友。致於己而不望於人。則其道易成也。是則海命譜之意。非實為紀名系設也。嗚呼。子孫念敬之哉。嗚呼。子孫念敬之哉。

一譜為首圖。具世次而派別之。以名世系。蓋略則易考。派別則不紊。無後者直疏其下曰絕。謂無子而不有官者。疏曰某官。後遷居曰遷某所。

一首既為圖。以系世次。次為譜。亦以派別。乃詳記名字行次。娶某氏。歷官某。生子幾人。某甲子生。年若干。卒葬某處。某人為誌。若遷居者。備述其由。譜後載先世家訓文字略者。及墓誌。若先世著述文字多者。別為集。不錄於此。實藏之。以傳後人。

一子孫名次。從水木火土金行。為一世五行相生。循環無窮。

一子孫行次。五行從名次。五行。男陽女陰。世次易考。如名從水。則行次男一。女一。乙一之類。每世從一起數。則不相紊。

一後世子孫。有乘父母出家為僧道者。不錄。謂不繫世。

一後世有無子。不立宗人。而以婿與外孫為繼者。不錄。直疏其下曰絕。謂其自絕於宗也。

一喪事。不得用浮屠道士營修科典。不惟於死者無益。而生者重有損。

一葬事。隨力厚薄。不得用夷禮焚化。大不孝。後雖有悔。終不能及。

一吾州府君。嘗謂海曰。吾行四方。樂鄒魯士風之厚。甚欲徙居其地。萬一不能。汝能承吾志乎。厚本錄序。

人之大倫有五。而父子夫婦兄弟莫先焉。此人道之始也。蓋三者居於內。而君臣朋友際於外。內者由恩而起。外者因義以生。恩厚則義無不隆矣。世學不明。風俗益薄。人之道將不立於天下。予甚懼焉。暇日采摭傳記小說。凡古今孝子順孫。節婦烈女。兄弟之相友。娣姒之相宜。著為一編。必求其行事卓卓。而不尚乎多。將使婦女童孺。里巷小人。皆能誦而習之。養心以成德。猝有變故。禍難當有所守。又附以感應禍福。禽獸微物。各為一卷。道謂人道。固人所當盡。有不能者。觀於報應之間。亦可以勸矣。而又不察。則禽獸微物。固有有人心者。其可不自愧乎。以人道本於此。故曰厚本錄。若夫君臣之事。則有史冊在。朋友之義。則學者所講。此不錄。

葬序

聞過齋集卷之一

序

吳氏世譜序

元 吳海撰

按吳本姬姓。秦伯之後。以國氏。後子孫散居天下。其在閩。有蘇光州來者。唐光啓中。有曰英。從王氏入閩。相傳始祖也。海昔為兒童。聞先君言。吾幼時。見吾父嘗閱巨帙。問曰。此族譜也。自先世宗族及後代子孫。悉錄於是。吾父不幸。沒於易代之際。母倉卒棄產。攜幼入古靈山中。依外家以居。譜牒遺失。吾年方九歲。及冠乃歸。又言吾支故不蕃。吾曾祖舉進士。初授寧國府知錄。而卒。曾祖生祖及叔祖。而叔祖無子。先祖生吾父兄弟四人。長及季。又無嗣。次僅得一子。而吾父乃生我及叔。寧知後世何如也。又曰。吾先世家都。城東。後徙居下渡。候官吳帝俞。自橫棗來。繼石甌之宗。至則謁先君。講兄弟之禮。曰。兄派河口。河口派出候官。吳偏族也。帝俞生與先公同年。而日月差後。候官兵不及。耆老猶存。其言必當有受。先君又言。吾前。後詢吾譜。始三十餘年。而竟莫得。豈諸族分已久。而吾所記特近。宜其不能合也。苟終吾身而不得。其作於汝乎。先公即世。海追承先志。嗣而錄之。恐於是弗作。則來者益無所考。昔殷梁子有言。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吾亦由是而已矣。吾父。吾所見之世也。寧國以下。吾所聞於吾父也。此傳信也。其他則傳疑也。吾不

地理之說不可謂無也。古人別州分土。卜宅營葬。率皆用之。則其不可廢亦明矣。後世技術之流。張其說以自神。而禍害吉慶。紛紛然起。甚利圖福者。往往深信。為所欺。說愈熾而人情愈疑。理愈晦而人事愈謬。相承既久。雖執術亦不自知其謬也。可勝歎哉。昔不孝孤。嘗負罪於天地。久不獲伸。先君葬非其土。比改葬而兆域果為水潦所敗。用是痛志以求其法。取古今葬家之言。撮其合於理者。彙為四卷。以示子孫。使不為邪說所惑。而與我同病者。或將覽焉。必能棄其甚利圖福之心。而專求必信無悔之道。則亦可以自倭吾書。不為淫巫瞽史助也。

雙谷序贈秦景容

至正二十一年。魏郡秦君景容。來為福建行省郎中。先是平章普公。募商胡克舟寇有功。胡因益暴橫。君至。持綱紀甚嚴。其衆屢謀害君。而不敢動。即亂。普公得除南臺。以出。而燕公實來伐之。兵頓城外。屢挫。議者皆欲講解以紓難。君獨以為不可。卒平之。君欲去黨亂數人。並臣佑之。嗾臬司以飛語中君。君退居水西里。自號雙谷。他日謂吳海曰。裕之生也。量不容物。不能與衆雷同。終以致咎。今雙谷欲重自警。蓋其文取諸名者。其義取諸容也。子幸有以教我乎。予曰。諾。夫古人之取號。非以表其微。則以箴其闕。君之有取於是。豈非以其廓然太虛。淵乎有容。善來而舉受。可以益德。與惡至而弗逆。可以寡怨。與容大德也。君子於人無所不容。惟不能與小人並立。夫子相魯。先去少正卯。後世稱名公卿。當其年盛氣壯。才茂而識敏。天下事蔑足滯其慮者。其進賢若拔茅。屏邪若去草矣。及其更立既久。磨礪已深。位益尊而望益重。願乃詘焉。若訥。避焉若遜。閱然若不足。混是非黑白而並容之。前後所為若二人者。多矣。豈其髮衰志墮。有弗覺耶。將慮熟計精。故為是乾沒耶。夫務姑息。容小人。貽敗國家。與務為兼容。以安其身。皆自私而不廣。豈斷斷能容者耶。惟君子能容。必有所不容。今君以不容亂人。反為小人所不容。乃用是自警。得無少悔乎。抑君之號取雙焉。一以示其容乎。一以寓其不容容乎。不然。谷一而已。君由其虛中無我。而用以優柔寬綽。天下之善。將盡歸之。天下之惡。將盡化之。徒恐或者不察。以苟容為德。而責於君。則乖已。

送龍江書院山長序

漳居七閩底。東南薄大海。西北引潮汀。諸山地僻且多險。郡獠憑溪。以居。時出為民患。古以南荒視之。晉始置郡。宋朱文公過化而後。北溪陳氏出焉。其民益讀書。知禮義。往往蹈難死義之夫。貞烈不二之婦。亦既有之。至順元統間。盜賊連起。攻城剽邑。殺掠民庶。卒不能一日據而有者。其故何哉。聖賢之流風未遠。向背順逆之在人。心者易曉。雖以盜賊之暴。而民不從。教之有益於世。如是哉。漳有書院。在九龍江。始因文公而置。兵興以來。他郡邑學宮。或毀或廢。鞠為茂草。博士獻居。民舍諸生。逐利棄業。絃誦寥然。其僅存者。不過為士卒之營壘矣。而漳故皆無恙。亦氣數適然耶。尤溪陳生。以俊茂之資。廣學而多識。為龍江學官。來訟別。且求言。予曰。噫。天下古今治亂。時世不同。而人心無不同者。理一而已。夫獸窮乃鬪。鳥窮則啄。皆非其欲也。勢蹙而不得。顧其死耳。在上者以賦歛為飲食。刑辟為娛樂。民安得保其生哉。夫欲使民回心而向道。使雖窮而不舍義。雖死而不為亂。則教之事也。今漳學官。有宮室廩食。有弟子而得以施。

其教生之行。不為徒取員具而已。其見諸儒。必勸之以篤學行仁。尊文公陳氏之道。勿為流俗所變。見父老子弟。必勉之以孝弟忠信。事上不倍。有問政者。亦將告之曰。民安則政理。安民在於富之。使民有所賴焉。則難動而易固矣。郡幕府潘公。吾故人也。久不相見。勞為致謝。區區焉。

美監郡編役序

古之役民。用其力而已。然歲不過三日。其用之為甚輕。唐制。歲役民二旬。有事而加役。免其調。役三旬。則租調俱免。不幸有疊霜水旱之災。即課役悉除之。意用其力則緩其財。用其財則紓其力。民者國之本。不欲傷之也。後世役浸重。猶但用其力耳。國家立法。非不善。後益誅取焉。福建當天下彈丸黑子之地。比年盜賊軍旅。饑饉民死。傷流亡之餘。視舊不加多也。地之所產物。視舊不加多也。而今日官員吏胥。何啻三十倍於舊。百司卑隸。無賴亡命之徒。詭為兵者。不知幾十倍於舊。又隣省他道。不能即治所。而寓於此者。是皆給在何人。常賦不充。至於豫借。勸取不足。乃立科率。民無所出。至捐生而追禍者。屢有之矣。豈非目前之事耶。郡侯在任久。知役法之病。奉省憲命而新之。卒事衆稱其仁。有老父言曰。福州附版圖。將九十年。至治以來。役法凡六更矣。夫民力不齊。大者三十年。小者十年。強弱異矣。官據籍不知變。弱者不過一役。即貧而貸之。況有不貸乎。聞一更法。當事者或恃其明察。或負其強悍。以獨見為精敏。以衆詢為不能。聚數百人於庭。鞭笞拷掠。責其成於一二日之間。吏巧法與豪猾表裏。貧民受抑無訴。彼且擅以為名。不亦誤耶。今侯自建局。以至竣事。屏去刑罰。朝夕費千百。皆諄諄勸告。侯豈不賢於彼哉。吁。侯入宮自撫其子。為之節飲食。時寢興。曰。吾子也。誠愛之矣。出而坐黃堂之上。視其儂然在下者。豈不曰。是亦吾子也。問其疾病。察其所苦。亦思有以寬之耶。侯之心。於是蓋可推矣。嗚呼。使在上者能御下以寬。在下者能撫民以寬。民庶幾有瘳乎。

贈劉愈憲卷後序

國家設官分職。倣古制。置廉訪使者。布諸道。按臨郡邑。立內外臺。以總之。其意甚周。百年間。境土奠安。政治鮮闕。此之由也。自古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其綱紀所繫。治亂關之。國家紀綱。繫於風憲。自海內多故。以來。民心皇皇。無所底止。雖守令變殘之所致。亦由任是職者。不能提綱振紀。取國家立法之意。自壞之。閩最僻遠。比年風憲益弛。自劉君之除。人已想其風采。比至。見其約己守法。百司肅然。不敢犯。其行部舉刺合。誼民志慰悅。紀綱法度。殆復振舉矣。一旦慨然念其親老。將棄職奉太夫人以歸。有持君善績示予。徵言者。予曰。劉君剛方質直。天性也。聰察強敏。學力也。守法不倚。忠之餘也。仁恕不苛。孝之推也。太夫人年已耄。君辭秩為養。去之宜也。獨惜夫風紀既壞。將復振而遽去也。是為國家惜也。若夫政績之詳。在於諸人之言者。不復書。

贈醫師郭徵言序

舉天下之術。惠利足以及人。溥而不窮者。惟醫為然。古人以醫與相並稱。蓋相賢否係天下安危。醫良庸關斯人壽夭。小大不侔。固其類同耳。醫師郭氏。吾郡之良也。居閩縣官賢里。先世由科目仕。有人其得攻。

揚術四世矣。揚世稱外科。謂與內科不通。執是技者。不過辨其瘡潰金拆之屬。制其祝藥割殺之劑而已。於切脈審證。湯飲膠醴之用。不與焉。郭氏謂揚雖外。實發於內。必先去其本。然後施湯治。以五毒五藥。次第攻調之。兼其內不獨守其外。故舉他醫不能。雖居遠村。然都邑之來迎者無虛日。有貧不能買一錢。謁者靡不為盡心。他郡不遠千里來致。若郭氏之術。可謂至精也。已予於郭氏善。而最善微言。微言之為。人信乎古所謂有恆者。而其子助。又克類焉。予益喜。實念與郭氏厚。無以及其子孫。適進士黃某來求。予因得以言贈。夫心和氣和。形和起居以時。飲食以宜。六珍不干。諸蕩無生。此一身之安也。上下和。內外和。閭門洽睦。昆弟輯諧。數隙不形。裁害不作。此一家之安也。或不然。加之。以正。而報者常逆。施之以恩。而復者常讎。則亦安之而已。情逆者心必反也。事逆者必深忍也。此安之長久也。凡子所言。微言既已行之。而享其利矣。誠願微言之子若孫。循微言之道。而世世享其利焉。則予與郭氏厚。平日愛望之意也。醫之事。吾何敢言之哉。吾聞良醫多陰德。他日有起家為公相者。皆未可知也。醫國之道。亦猶其治家與身也。郭氏子孫。尚其勉之哉。

送林生赴延平學正序

古者天子諸侯。由國都至閭巷。皆有學。教立而道彰。化興而俗敦。秦廢儒術。民以法令為師。漢唐惟宗太學。郡邑雖稍置學官。而教術已弛。宋朝始宗學政。州郡咸成。均增設正錄。教授秩卑。郡將不敢以曹屬遇之。國朝遵朱氏之舊。然教授於學事無不領。簿書錢穀。悉皆莅焉。太守憲臣不知體者。遂以有司督切之。而不才任是職者。亦往往以有司自處。獨學正職。掌規矩。學錄職課業。無有司之事。專行其教。里人林生。性端慤。識見開敏。為學務切己。省試授延平學正。來且請益。予曰。古之為政者。教學為先。今雖存文具而已。教者所以導民。使為政者易治也。教之不行。為政者之病也。然而弗察也。古之教者。擇師為甚嚴。非取其威儀詞藻。在乎德行道藝也。師不善。必更之。慮教尼也。揚雄謂師者人之模範。彼以為模範。而弗善焉。害哉。吁。治之不與教。禍之也。然而弗察也。適若子者。可以教矣。生辭曰。不足以辱教事。猶落學足懼。願先生卒成之。予曰。聖人有言。主忠信。有諸己也。水之潤。用以澤。火之熱。用以烹。人賴之。忠信有諸己也。子行乎哉。以子所有。施於人。子所未有者。聖賢方冊。皆子師也。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夫知不足也。知困也。然後能自反也。自強也。是教學相長也。矧延平四君子之鄉。去今未遠。流風遺教。必有在其人者。子旁詢而或得之。他日南歸。吾將從子求益焉。

贈閩縣學教諭序

教諭。邑學官也。漢以來文學。魏校官。唐博士。皆以士通經者為之。國朝初用郡學計吏。小吏滿考。輒為縣官。知會計矣。烏能知教哉。向嘗竊謂宜選郡學訓導。歲久者。則士業素厲。為教有方。近年更以鄉貢士亞等為之。則未待補也。里人林某。年富學茂。一應鄉試。即中亞等。授閩縣學教諭。衆榮之。而生俛然若不足。一日來謁予。曰。某才學未自信。遠職教事。大懼勿任。願先生有以教之。予曰。閩里邑也。子邑士也。邑中之人。非子親戚。則朋友故舊也。識子者大半矣。教之行易耳。然於子乎觀也。古之人。教以身。不以言。今夫執

卷誦章句。操觚。講詞翰。欲以取科第為子之榮者夥矣。是不賴子也。子獨修而身。齊而家。睦而親戚。正而鄉黨。有一善。朝行之。夕傳焉。不數日而播之百里。非難也。故子之教易矣。況子一門諸父昆弟皆鄉學。又中亞等者。三人。人信之。子之教不難也。夫教者。治之本也。生勉之。仕途發軔。方自此始。今日為百里師。善其教。他日為百里宰。必能善其政矣。

送王潮州序

予少負意氣。自謂天下無難事。及壯。見世之仕者多不稱。且云某地難治。某事難集。竊疑焉。既有難者。乃知人之才不相逮。而居官以營私者衆也。迨犬馬齒衰矣。觀古人益多。閱世益深。適知天下特不可為之時耳。而事實無難者。願難得其人也。西河王君用文。剛直明快。遇事剖決。權勢不能奪。人以難者。君處之有餘。總治羅源。永福。更畏之若神明。民戴之猶父母。比去。毫倪蔽道。垂涕而不可留。君何以致人若是哉。由其存心也。公律己也。誠若苞苴內謁不行。而奸欺屏息。強梗馴化。利之所在。知之必與民興之。害之所伏。知之必與民除之。孜孜焉。惟懼其政之僻。而又和易可近。故民疾痛輒聞。凡八閩踪跡未嘗至者。人莫不慕焉。分省陳公。辟居幕府。每有所贊。翊。既而邊陲多擾。非剛明仁恕之材。不足以鎮之。以郎中出守潮州。兼督循梅惠州。任固重矣。四州之民幸矣。然陳公遠一良佐。豈不甚可惜哉。君行。過予別。請曰。先生何以教我。予曰。德則君有之。惠則民賴之。譽則四方聞焉。然予得無贈乎。夫為山者。在乎積土石也。不欲崇朽壤。為川者。在乎納衆流也。不欲涵汗惡。君子為政。在任賢才也。不欲雜小人。自古君子少而小人多。小人情偽百端。其入人也易。將覺之也難。宋韓魏公號稱賢相。或者猶謂其明於知君子。暗於別小人。君其慎諸。

贈順昌縣總理官序

國初時。福建置行省。尋以地狹不足容大府。而能再置復能。近復置。上命信臣出鎮。凡事得以便宜行之。福建西北阻大敵。頓兵類萬。一日之費。恆數百金。供億之繁。民不堪命。省府以郡邑權輕。擇精悍果敢之才。舉為縣。俾制焉。勢隆法重。指事可集。願以為善善處置也。延平順昌。曰順昌。總理者。聞其惠聲。適予有宗人來。始相見。勞苦之。宗人曰。吾邑誠幸。得賢總理。林公。民賴以寬。不然死矣。安能復相見耶。順昌小邑。當往來之衝。繁蕪盜賊殘燬之餘。存者不能室屋以居。田萊荒蕪。丁壯從戎。民食一粥。又轉餉方殷。百工器械之資。猝然令下。朝戒而夕取辦。他邑盡乘刑罰督責。吾邑獨召社胥里長。諄切告之。民至期輸。則公喜以不至於罰也。又蹙然閱。若知其出之不易也。間有不能足。亦未忍遽罰。則民固已趨致之矣。予曰。信然哉。是仁者之用心也。其果賢矣。夫上之所需。下無敢不應。或有無不齊。不能具於臨時。特少寬之。事既不關。而民亦免於戾。豈不上下俱得哉。謂猛集事。寬者亦未嘗廢事也。然寬者。民裕而懷。猛者。民殘而怨。為政何苦不求其博。而求其怨乎。吾觀前史所載。若朱邑。使遂。召信臣。其所居見稱。所去見思。沒則祠而祀之。又子孫世世昌盛。享祿無已。若郡都。留成。王安舒。豈惟禍速其身。子孫亦無遺類。豈非天道好仁惡暴。其徵亦可畏耶。今順昌得賢總理如此。他邑必有聞之而自改者。林公忠政所及。不獨百里也。

況行愈久而績愈著。吾見朝廷擢大任。費顯龍。將自此始。若其子孫之昌大。則天理自然之報也。宗人曰。吾子之言。誠使爲善者勸。爲惡者戒。豈獨吾邑之人樂聞。願書以貽之。

潘氏世譜序

自世姓之學微。而世族之源。溷而難分。而又更數大亂。故家譜牒存者。十不能一二。雖有仁人孝子之心。欲推本於百世之上。廣其恩於百世之下者。亦將何所從哉。大田潘注。述其世系。與嘗聞於其父。併討一二同姓。得其大略。將爲家譜。以傳子孫。而來告予。予曰。尊祖敬宗。而收親睦族。人道之大也。治家之所由始也。古人甚重焉。宗法不行。漢以來尤尙郡望。唐亦尊世族。迺有一姓。妄相承者。衆以爲譏。見人之良心不容已也。近代亦不由禮法。以婿與甥及外孫爲後者。何限。皆由不勝婦人之見。以自滅。官府不治。而風化安焉。人之類。將至於大亂矣。使譜牒不明。其將何以正之。按閩縣清溪里潘氏。與懷安瓜山潘氏同宗。當其盛時。宗族殆百人。今皆絕而不續。間有存者。無非以他姓繼潘氏一脈。懷乎不墜。惟注一身而已。然則子之爲譜。其可不益嚴乎。子爲譜。由子而上。直書之。宗族絕續可徵者。據實而書之。同族別居他所者。備書之。有名字徒存。而支屬不可尋者。亦散而錄之。其有棄家爲僧。爲道者。不錄。以異姓來繼者。著其從來。而後不錄。則今日所述。將來可爲潘氏信譜矣。

王氏家譜序

河西。古諸羌。漢武帝時始置郡。後擊逐而空其地。徙漢人實之。唐肅宗起靈武。悉召其兵赴難。乘間爲吐蕃所吞。後張義朝。發鄆兵二千餘人往戍。河西之有中國人。以此。周廣順間。申師厚爲河西節度使。王庭翰等爲將。蓋中國人子孫也。宋朝。李元昊據之。爲邊患。寶元。康定。相繼用兵。士有陷沒者。速中原爲金所併。不能自還。遂爲夏人。元初得天下。惟河西棄年不服。最後乃服。世祖以其人剛直守義。嘉之。賜姓唐兀氏。俾附國籍。次蒙古一等。其俗自別。舊羌爲蕃。河西陷沒入爲漢。河西而任宦者。皆舍舊氏。用新氏。國家尙寬厚。雖占舊氏不禁。然能存者。僅一二數。若今福建江西行省郎中王君翰。先世齊人。沒元。是者。其宗族在東河。陽穀。甚盛。國初附屬時。其高祖卽復歸山東。沒從其族葬陽穀。曾祖從右丞昂吉下江淮。以功授武德將軍。領兵千戶。鎮廬州。迄今又三世。墳墓皆在廬州。迨君襲職。適冠舊氏名。上一日出家。譜相示。予觀其自曾祖以來。皆著私名。而以河西名綴。其意謂新氏乃天子所命。而不敢違。舊氏乃祖宗所傳。而不可棄。故兼錄之。所以尊君而重祖也。噫。世薄俗漓。人惟功利之趨。而不固其本。故有自毀其祖。而冒國籍以求仕之顯者。安有既受賜姓。猶不忍舍其舊乎。吾閱是譜。不覺爲之感歎。況其後世子孫。能以祖宗爲心者乎。惟此心也。以往。孝在是也。忠在是也。節義可爲也。功業可成也。彼自棄其祖者。使得觀是譜。而能動心悔焉。庶亦可改也。是譜益足爲世勸也。

傅德謙復氏名字序

貴溪倪氏。金溪傅氏。二族所居地甚邇。而繁世婚姻。倪嘗一支絕。不立宗人。以傅爲繼。故傅氏嗣爲倪五世矣。有曰翰伯文者。膏病而疑。質於閩郡吳海曰。翰之先本傅氏。自高祖以來。後於倪。非倪也。而冒之倪。

本傳也不得爲傅。二音將易從。予曰。按春秋晉人滅郟。殺梁曰。取後於莒。非兵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夫氏以辨族。不可遷也。宗以相承。必同屬也。子復之曰。自高祖以來百餘年。遠復之人。必感且宗人皆不欲。而翰獨復可乎。曰。昔冒而今正。人何感。宗人不欲。子獨復。何不可。曰。復之而後世不吾順。奈何。曰。子爲譜。敘其由高祖而下。正之爲私譜。他日有能知禮教本者。必從子改矣。曰。昔倪氏以後託我。今復則絕其緒。奈何。曰。子復故爲倪氏立後。以傅氏女配之。代雖遠而系不絕。氏雖辨而鬼有歸。子勿疑。禮無異姓爲後者。使天下後世有議子罪。則在海也。伯文於是惕然懼曰。吾子既大惠。其敢不承命。既又請曰。翰娘時。父出外始生。命名崇德。比謁於父。因之。及冠。母字之德謙。後從師。師乃更名範字伯文。季父又改今名。然翰亦嘗竊不自安。予曰。禮。君子已孤。不更名。謂父不能知也。名雖不善。猶不可改。況其善乎。請復崇德。伯文謝曰。名正矣。然字無微。吾子遂易之。予曰。子之字。命於母。取義備矣。夫德務崇。而謙其柄。謙者。不自足。而取諸人。地中有山之象焉。請復字德謙。以無忘母命。德謙於是泫然泣曰。昔吾母甚賢。教子有方。字名以義。吾無識屢更。今以子之言復之。猶復見吾母受其教。吾子之視大矣。請書以爲朝夕戒。

孫氏二子名字序

孫氏二子。忠。從臨川傅先生學。既冠。先生與之字。忠曰必恭。忠曰必信。而爲請於予曰。吾子重有以教之。他日有成。其敢忘賜焉。予謝不敏。然不敢辭。夫恭者。非取象陶九德之目。忠之恭乎。信者。非取孔子之言。主忠信乎。忠者。質之素。恭者。禮之存。忠雖純。恭則受人之益。故忠必在乎恭也。忠已謂忠以實謂信。蓋已則不欺己。以實則不欺人。故忠必在乎信也。忠思之。爾之質既愿乎。抑亦有不愿乎。愿矣。亦恭乎。抑亦有未恭乎。忠思之。爾之心果忠乎。抑亦有不忠乎。忠矣。亦信乎。抑亦有未信乎。守爾懿。爾貞。毋悞而固。敬以自治。毋任情直。致謹以德。愿也。勉之。勿枉己。勿誣人。發必自盡。行無詭隨。言必可踐。慎出諸口。忠也。勉之。夫人至親莫若父子。親則愛。愛則願。其成人。子生而彼之美名。所以望其終身也。世多以榮富壽考爲名者。其分皆賦於天。而不由於人。若爲德。則由於人。而不由於天。愈憲公篇厚誠實。好善不倦。不以在天者望於人。而以在人者責其子。朝夕命之。使朝夕自稱焉。稱其名。則思其所以名。先生又從而字以表其名。使必有以成其名。必恭也。必信也。爾不究是。豈不負父與師哉。然以愈憲公之賢爲之父。以傅先生之賢爲之師。朝夕和矣。吾見二子之有成也。予與傅先生交善。又與公相知愛。念其子猶吾子。故於其請也。出盡言以箴。

送傅德謙還臨川序

予以學。行方。不同於時。氣質頗鈍。不能自改。以適時之宜。既屢顛沛不悔。則終其身不變。亦可知矣。吾郡之賢者。與遠方之來名士大夫。有知其愚。念欲開之。而辱與之游者。不過數人焉。其餘一再相見。始雖其心甚勤。而終則漸疏。非特其遠我。吾亦幸之。予之不才。若是。而望交游之衆。聞見之廣。其可得哉。始傅君德謙。來自臨川。邂逅一見。卽相愛若宿契。是豈無故而然耶。德謙學古道。不說流俗。其志與予同。行已合宜。不顧衆人之譏笑。其操與予同。樽祿金玉。不役其心。惟自適爲樂。其趣與予同。讀書有得。冥然感於

中心領神會。端坐若失。其嗜與子同。閱古史。撫治亂得失之機。廢與成敗之迹。英雄豪傑之運用馳騁。大賢君子之經綸設施。正人直士之淪落不偶。讒口佞舌之枉忠害善。忠臣烈士之仗節死義。未嘗不搏脾拊案。奮聲大快。或長吁扼腕。流涕縱橫。其狂又與子同也。喪亂以來。無家可復。其窮又與子同也。若與子同者。若是其不同者。幾何。古人結交。以知心為難。故有舉一世莫知其心。而上求古之人。下俟乎後之人者。今德謙與子同斯世而相知也。顧子何幸哉。德謙舍我而別。予豈不自傷。而又傷德謙。德謙不可留。予將何以爲。夫天下之義理無窮。而學無止法。古人所以孜孜矻矻而後已者。蓋海平日所自勵。請誦之於德謙也。德謙顛沛流離之餘。宜增益益深。又何待子言。抑終不能而戚戚者。所知既遠。念不得相益。亦難乎其爲情也。言之不足。故永歌之。

傳君隘流俗。舉步追古人。古人去已遠。斯道爲荆榛。出門抱高志。區區向誰陳。十年江海上。漂泊但一身。念我德不孤。邂逅遂見親。相知寧苦晚。不覺逾三春。精微共探討。議論發清新。誼合然諾重。途窮憂思頻。如何語離別。使我意酸辛。酸辛不在別。欲留我何貧。聞水東赴海。望山西入秦。春波正浩蕩。誰能知其津。

送燕經歷入京序

歲強圍協洽。江東憲經歷燕君。在閩。臺臣以大兵南下。將臨江淮。而閩浙兵力不足。特角燕君通達強敏。識時務。且自江東歸。知其他形人情及近日事。遣如京師請師。因陳虛實利害事。士大夫多爲詩歌餞行者。屬子序之。予不曉世故。直據己意而言。自古及今天下之事。莫不有其機。得其機者。事半功倍。不得其機者。事倍而功半。況有至於不可爲者。亦由屢失其機耳。往者中原之亂。朝廷命丞相。督伐高郵。是時天下之民。引領而望王師者。莫不以日爲歲。奈何聞言。沒起於內。詔旨遽行於外。王師既班。民大失望。此機一失。迺至數歲。比者。忠義奮烈。割平大難。事已垂集。而功不終。豈非天耶。今丞相克篤忠貞。以恢復爲己任。事機之會。良在此時。燕君之行。所請宜無不允者。然事有機。亦當有本。古人不以城池爲固。兵甲爲利。者。以民心爲之本也。海隅之民。倒懸已甚。生不自聊。而賦斂日增。刑罰日滋。朝廷亦思固其本乎。使其本固。則無時而非可乘之機矣。野人之見如此。燕君以爲何如。

送程伯崇還江西序

海澗未壯時。目當世。竊有陵谷之憂。開形諸言。聞者鮮不謂爲狂人。又三十餘年。不幸而遂驗。夫國之興衰。係乎人。一時公卿大夫。隆虛飾外。以苟容爲賢。附順爲忠。誇誕爲高。敏給爲才。詭譎爲智。諛諂爲敬。雖至儒者亦然。使世之人。雖雖然慕效之。嗟呼。元之末造。風俗好尚。毀譽若是。國之亡。非偶然也。予始以何直樸固。見病於時。及暱時之所爲。然後乃大駭。知舉世之尙。尙少適其真。於是益自守。不願與世俗交。往年程君伯崇。自翰苑出。掌文臺。邂逅一見。竊怪不類乎今世之仕宦者。及往來益深。議論益密。然後得盡君之平生。君性沖淡。靜而寡欲。不能立崖岸。坦然盎然者也。然如是。亦固爲當世矣。而能優游京師。出入館閣。與四方指紳章布交游。雖不爲所稱。亦不爲所病。豈其中又有異於吾之所言者。而吾不及知耶。時事既殊。向之於名者。所守一切塗地。而君流離困厄。不失平素。然後吾之知君益信。予以足疾不能入郭。

且數歲矣。交游絕消息。予亦不敢以音問及之。遽聞行李將返江西。欲俟溪澗。握手一別。而未可卜。懼其遠而勤余思也。故序以贈。

送徐宗度序

予始聞建安徐君宗度之名。而未識也。其爲校官來三山。余居村落。未及交。其後再至。乃得相見。丰神瑩然。議論通達。經史諸子百家之言。靡不貫穿。於爲文。由先秦以下。迨近代。莫不淹涵浸漬。在其胸中。隨所擇焉而發。開出其所纂書。皇王大訓曰。古今帝王之道。與夫爲治之具。盡在是矣。經世鳴道集曰。聖賢之道。載之言。觀其言。足知其所用心。愚平日讀書。遇有所契。輒碎而錄之。願以真西山大學衍義爲未純也。以昔人所編文粹文類之屬。爲未精也。故二十有餘年。用力於斯。業而未成也。將以貽後之人焉。噫。其功可不爲勤。其志可不謂遠且大哉。夫古之君子。有志於世而不用。則有所著述。如荀卿王通之倫。彼皆抱其編。而與時不合。既不可得。然自諸人。雖告諸人。而未必信。顧不得已。援筆而書之。以授其徒。而後世或有取之者。至如蕭統之撰文選。李暉之集文與之類。則無不得已。而特其好焉者耳。今君之所纂錄。豈亦有不得已而爲之耶。將無不得已而直好焉者耶。避亂來山中。居與予甚邇。時則聞其所未聞。予方賴君爲益。而君遽然以別。予言。予曰。人生聚難散易。當其聚時之樂。不知有別時之戚。今別之戚。不知別後何如也。君行慎自愛。閩與建相接一水。溯洄若登天。苟沿流而下。則四日可至。君別後乘輿。能如王子猷。繼刻溪千古風致否。

潘氏族譜序

氏所以辨族也。族所以廣親也。系所以原本也。夫自宗法不行。而先王之禮廢。民忽忘其本。有能念先祖而厚宗族者。蓋鮮。蓋族衆則易疏。代遠則易忘。此人之常情。然不能自其本推之。將見愈疏而愈忘也。譜牒之作。衰世之意也。嗟夫。夫自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千百人之身。由一人之世。傳而至於千百人之世。自千百人視之。誠已疏。自一人視之。則不疏。由千百人舉之。誠已遠。由一人舉之。則非遠。且吾之所以望吾子孫者。孰不欲其廣而不疏乎。孰不欲其久而不忘乎。是何慮其前而不及慮其後也。是何待其祖宗之不及待其子孫也。何其不能反而思之也。譜之設。蓋欲賢者因心而篤之。不肖者反求而得之。有以企而及之也。懷安瓜山潘得寧氏。出其家譜。求予一言。觀其自文振公以來。十有五世矣。文振公以上。不著所從來。文振公兄弟四人。於倫爲次。一昆二季。譜皆不及。獨記其所居地。爲詳有足考者。茲亦可謂闕耳。若其先世官顯。有階至金紫。紫紫者。女適人。有爲宰相夫人者。其賢有學於朱氏。爲世名者。抑可謂盛矣。傳世既久。不能無顯晦。今之存者。由得寧視之。則既疏且遠矣。得寧讀先世之書。教授於鄉。凡吾前所陳者。皆將責之於子也。由子之身。先之以親其族人。以率其後人。因以勸其後人。俾爲善俗焉。夫顧不隨歎嗚呼勉。

送鄭訓導之古田序

百里之邑。有學宮。置文學一人。掌凡學之政令。招邑之秀民子弟入學。選經明行修之士。延請爲之師。師

治諸生講誦課業。傳授而程督之。其位雖卑而其任則重。教之尼行。人材之成否。率由是耳。古田故為壯縣。提封之廣。民居之衆。邑里之華。文物之盛。蓋彬彬焉。他邑鮮及也。邇年凋弊甚矣。聞皆不如昔。吾黨鄭生以選為邑學師。將行來別。辭曰。某也於學。每見其不足也。今其可以教人乎。予曰。子之言善矣。即子之言。可以為教矣。夫學至於聖人。猶不自足也。況衆人乎。夫道無巨細。精蘊無乎不在。而實高且遠也。升高者必自下。陟遠者必自邇。此為學之序也。夫學能知不足。則必力。力則無有間斷。而進不已。進進而不已焉。則無高遠之不至也。使躡等驟進。好高欲速者。望道必不見。為學必無成也。子行哉。以子不能足之心。施於人。使人得子不能足之心。以為學。使其志立。義明。躬修學得。則措之於用。無所不可。苟務外而不務內。事人而不事己者。不少有得焉。則矜夸侈大。傲然自肆。其去道益遠矣。抑非君子之用心也。因子之言。道邑之諸生。彼幸毋謂我毫而言迂。

魏氏世譜序

宋歐陽公著族譜。用漢年表法。蘇老泉取禮大小宗為次。二譜之法。非不善。然非讀書知古者。驟而觀之。亦難遽辨。不若他例之明白而易曉也。魏氏先浮光人。人閩。首居福清。後繼長樂。陳氏是譜稱始祖者。非始祖也。由福清徙長樂之始祖也。故稱始祖焉。譜始於是者。近而能詳也。不錄福清者。遠不能詳也。地阻屬絕。譜不相通。欲係之而無由也。必述之者。不敢忘所自也。吾之所以樂為之言者。嘉其後陳而能復也。噫。彼陳氏棄其宗而立他姓。魏氏亦棄其宗而後他姓。皆失其大者。既又能復焉。則魏不遺其先。而陳自滅其後矣。今世之姓氏。源流。往往類此。蓋十有五六。使閱是譜而有感焉。既迷而能復。已失而能改。豈非錫類之大乎。嗚呼。閱是譜者。可以有戒矣。可以有勸矣。

孫毅字序

孫毅字景嚴。其名與字。始皆大父命之。而父為之請於子曰。願有以發其義。俾毅也勉思自力。庶幾克承大父之志。豈惟毅也受賜。將某亦有賴焉。予辭不獲。乃言曰。夫毅。兵器也。古人內以自克。而外以威不順者也。其嚴乎。夫惟剛明正直。果斷裁制。用無不利。而物不能犯。所以為嚴也。若君子得之。以修己。則貞固而廉潔。以刑家。則整齊而如一。以事上。則忠信不阿。以待人。則威而不怒。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必先正其本也。昔孔聖之孫。有曰毅者。嚴者。守節清苦。議論正真。為唐名臣。韓愈退之。嘗論其德。古人尚慕前輩。或取以自名。若司馬夫子慕蘭相如。遂名相如。意者大父希孔君之賢。將使知也。畫一以孔君為師乎。孔君之事。載在方冊。昭然可考。景嚴動必稽之。他日不悖於孔君。則為無負於爾祖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嚴勉之。

楊徵字序

楊文質先生。與予交久而敬深。他日見其嗣子徵曰。吾兒魯鈍。不能讀書。嗣吾業。又不能操耒耜。服田畝。奈何。厄於貧。其終將以技食營錐刀之利。以糊口乎。然既娶且抱子矣。鄰里鄉黨。不欲名斥。思有以責其稱者。幸因吾子謀之。予視徵。樸以素。懿以恩。喜焉。夫徵者。美也。樸而不離其真。素而不事於飾。懿則守也。

專。愿則於人無說。其實可謂美矣。質美而後可以入道。夫子所謂繪事後素者也。徵也。由是日修其孝弟。忠信焉。夫孝者。事親之美。弟者。事長之美。忠者。處己之美。信者。待人之美。此內美也。金玉之富。軒冕之榮。第宅之華。服食之鮮。則外美也。內美則願爾有之。彼外美者。得與不得。固在天而不在人。君子不以爲美也。請字曰仲美。古者士之子。恆爲士。爲士不足則爲農。農又不能。則從事於末。其勢然也。其等雖不同也。而其行則無不同也。仲美勉之。他日使人稱曰。慶元君子之裔。雖貧且賤。則固賢於人矣。此子之所望也。而父而祖之所望也。仲美勉之。文質謝曰。子之言。實出我心。請書而授之。於是乎書。

薛懷安文集序

古人文不苟作。必根於理。詩不苟作。必止於禮義。苟或不然。不如無作也。懷安薛大夫。予不及識。聞其去時。邑中送者千餘人。攀戀號泣。不忍別。既去。有父老數人。持詩文一帙。以來示予曰。此吾薛大夫所作。吾謹錄之。吾子不可無贊。辭予老且多病。裝足不出。將二十年。於世事亦不省。乃問父老以薛大夫爲人。曰。大夫惠人也。其愛民若魯恭。其處己若田仲。其施教若文翁。其爲政。一以德化。而不以刑罰。吾民賴之。若父母。然而去而不能留也。吾民安得不戚哉。其時爲政者。不知盡職於己。盡心於民。惟務其家之肥。而視民若土。故民之視之也。其至猶盜賊之臨。其去若疾。病之脫。今薛大夫。父母也。吾得忘之哉。言且泣。予曰。信哉。薛大夫之賢也。不然。何其民之愛之之至也。視懷邑之於桐鄉。庶其近之矣。因閱其所作。其文信本於理。其詩不徒發其情。庶幾逮古之作者。而不爲苟。因大夫之言。而見其心。因民之思。而徵其德。薛之賢不誣矣。予所爲序者。欲使後人誦大夫之文。而知大夫之德也。大夫名武。字之威。號雲壑。廣陵人。世儒者云。

送寧化訓導序

八閩惟汀僻遠。其大民質素少文。其細民勇而固。吏善撫之。則易以治。不善撫之。則易以亂。非其俗獨異也。教之施有弗至矣。夫民知禮。則不犯上。知義。則易服使。生厚則自向化。往時爲政者。不知出是。惟以禁令法律爲主。民重不堪。遂至無所逃罪。非其民之罪也。聖人有言。不教而殺。謂之虐。夫教治之本也。學校風化之原也。教之道。德以淑其心。教之生。產以立其業。教之禮。義以正其俗。教非徒文辭之謂也。文辭之爲教。猶禁令法律之爲政也。抑末矣。夫民知教。則良心生。教立則善人衆。大家既服。小民視之而化。風俗無不美。生以溫柔之學。而贊邑教。人將信之。教之行有日矣。於爲政豈少助也耶。生勉之。

思鳳臺序

至正間。尚書玩齋貢公。來閩。寓城西香嚴寺。荒蕪中。得平地爲臺。構亭其上。以時燕息。與其徒講學。題曰鳴鳳。且自爲文記之。亦一時盛事。時異事殊。屋毀臺圯。斷碑臥草中。門人鄭桓。昇歸瓜山。鄉學。後有一小丘。植梧竹焉。懷其師而不能忘也。名曰思鳳。既爲記。請予繼之。予能忽然無情乎。歌以寫懷。並著桓之思云。臺有梧。其陰孔敷。鳳不來兮。奈何臺乎。臺乎空有梧。臺有竹。修其如玉。鳳不見兮。奈何臺乎。臺乎空有竹。

昔之巢兮阿閣亦既下兮虞廷有止其集有誰其鳴去世德而不返使我心兮忉忉登斯臺兮盼望邈秋

薛氏家譜序

譜牒之作以親親也人之親莫重於父子兄弟自吾身而上推而至遠祖而莫非父也自吾身而下推而

魯客序

海幼時先君子嘗撫海言曰吾行四方樂鄒魯士風之厚吾將徙居焉苟不遂汝能成吾志乎海雖幼嘗

草心堂序

天下有大恩而不能報者夫恩莫大於生之親之於子是也報莫難於稱之子之於親是也然求其稱而

日深思厚思其茂云報將扁堂之北牆曰草心取孟貞曜詩語朝夕企以自勵先生其幸教之手方愧生

開過齋集卷之二

記

祠堂記

昔先君子嘗書積善於家以自命其在外亦書之在器或書之先君子沒海懼其久而遂泯也用揭之祠

欲勝則流。私勝則蔽。怠勝則滅。巧勝則偽。人心孔熾。善端實微。初六履霜。堅冰以之。精致其知。勇致其力。繼惡不為。善乃可積。積日為月。積月為時。三十六旬。積而為其。積其成杆。積粒成庚。糗粒或遺。於積奚取。父積遺子。子積遺孫。孫亦有後。來昆仍雲。凡是善善。皆我同有。匪為人積。曷其不可。已則不善。又以加人。不愧於心。不畏乎天。恭惟我考。垂言立則。爾不能孝。爾罪罔極。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嗚呼。可不慎歟。

後記

海既表積善於祠堂。仍扁其外。屏曰思孝。戒奉先者必遵訓也。古今人兼金玉。廣田宅。遺子孫。卒皆不能守。惟有善者常有後焉。夫祖宗積善。自所當為耳。而善之福。乃及子孫。子孫積善。亦自所當為耳。而為善之美。有光前世。此祖宗所望於子孫。而子孫必體祖宗之心。乃以為孝。非曰享祀之而已。夫孝而後能享其親。故合天道之宜。因時物之變。中心悅而後。思之不忘。誠極而著。烹熟糗糲。奉承以進。懿信愛敬。盡禮而不過。失焉。鬼豈有不享乎。不然。則宮室雖修。服具雖美。豐盛糜爛。牲醢酒清。而孝不至焉。神或吐之矣。夫古人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祭之日。樂與哀半。夫事死如事生。則忠之至也。思死者如不欲生。則愛之至也。樂與哀半。則思之至也。夫古人之祭如此乎。故夫祭非難也。忠愛之為難。忠愛非難也。思為難。思非難也。孝為難。將入室者。必視斯扁。知生理之本直。不善不可以為人。念祖訓之至。勤不孝不可以為子。日夜思進於善焉。則上可承祖宗。而下有以啓於子孫矣。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嗚呼。可不敬歟。銘曰。

維父與母。實生吾身。吾之所生。子孫至親。曾是話言。莫匪至教。曰善與孝。順天之道。爾亦有子。爾亦有孫。有不能孝。爾心豈安。積金遺之。易散難守。良田美宅。寧世百有。善不能積。積亦徒爾。惟善固守。孝可動天。爾不媚天。將媚焉。明明祖訓。是訓是式。祖宗有善。爾世世積。凡百子孫。敬之無斁。

獨樂千古軒記

有以足於中。無待於外。裕於己。不求於人。則心逸而體順。神融而氣和。樂之發於中。如飲者之醉。食者之飽。充然陶然。可以自愉。而不可以告人也。若嗜利者。以貨財為樂。耽祿者。以勢位為樂。彼內實無有。而特物以矜。不得則戚。得之則慍。慍焉。恐失之。樂果何自而生耶。乃至老釋之徒。遺形骸。絕聖智。亦姑足謝外。膠耳。惟君子能全其性。分固有。而無私欲之蔽。日用之間。浩乎天理之流行。事至物來。應之。不勞。隨寓而安。無入而不自得。昔者夫子飲水曲肱。而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後世學者。不能以身體之。知其所樂為何事。獨孟子言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而韓愈亦云。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發揮明白。聖賢之樂如是。不其至與。江東傳崇德。好學篤志。慕聖賢之道。挺然自拔於流俗。所居軒。題以獨樂千古。問謂予曰。是崇德所自命。朋友有欲為記。且銘者。崇德辭焉。敢請吾子。予曰。夫君子之樂。將與衆也。而君以獨名。生斯世也。而君以古名。何忽然與人悖哉。我知之矣。君之志。非不欲與衆而。同斯世也。願衆人之樂與君異。而君亦與衆異。異不可以苟同。夫鳥得不獨哉。觀斯世不能與同。游心千

古之上。求與同者而得之。夫鳥得不於古哉。且君嘗學易矣。觀陰陽之變。萬物之化。古今往來。治亂相尋。聖人所以酬酢萬變者。如彼。所以洗心退藏者。如此。兀坐軒中。焚香展卷。觀其象而玩其辭。終日與聖賢對。不知一世之樂。有易此者乎。衆人之樂。有若此者乎。否也。於是傳君作而曰。唯願書以為記。

改軒記

宜春夏生。請於予曰。敢問為學之道。予曰。精知而力行之。曰。知有不逮。繼可以進。行有所失。則當何如。予曰。改之。改者。天下之大善也。成湯以大望而不吝改過。邈伯玉屢察其非。而至於化。仲山喜聞過。分名垂無窮。古之聖賢。猶爾。況後世學者乎。故改者。天下之大善也。不改而遂失之。天下之至惡也。非遽為至惡也。涓涓可以滔天。星星可以燎原。故不改者。天下之至惡也。然人孰肯受天下之至惡哉。試以號於衆曰。子徒欲為天下之大善耶。欲為天下之至惡耶。則孰不聽然怒曰。是薄我若。且孰不欲為善人乎。試嘗察之。則其所為。已多不善。猶怨人之告己也。宋趙康靖公。嚴於自治。嘗取黑白豆二器。置於几上。每行一善。即投白豆。發意一不善。即投黑豆。數日較之。初黑多。後均。又後。黑絕無矣。古之人。重改過若此。夫知其不善。而日日改之。以至於無可改。豈不為大善乎。不知而不改。與明知而不改。自棄者。不可與言改矣。況念慮之微。方發於中。有善有不善。惟自知之。他人不能與為力也。然知之誠難。知之精。在乎窮理而已。子誠細子之心。而觀古人之心。以古人所行。驗之子之所行。合則由。不合則改。予觀孟氏答陳賈戴。不勝之言。則改之明戒也。夏生瞿然曰。謹奉教。即日以名其軒。併求書此為記。予因作二通。一以貽夏生。一以傳聞過齋自警。

淡軒記

天下之味。易牙能辨之。而易牙不能嘗於無味。非其真有不逮。非口之所接也。無味者。天下之至味也。顧得之者鮮矣。傅君德謙。介特清簡。有志古人淡薄之道。每憤流俗汗濁。欲潔身去之。脫埃壘。御冷風。遊乎太初無極之表。特病口不能絕粒。臂不能植翰耳。所居軒名獨樂千古。不理於口。改名淡軒。復請記之。予曰。噫。夫所謂淡。非吾所謂無味者乎。天下之物。皆有而皆無味。惟道無味而深有味。所謂至味。君子淡而不厭是也。揚雄云。大味必淡。然非易牙所能嘗也。人惟德不勝欲。而為世味所奪。故失其自然。有能洗心濯慮。使方寸湛然。義理以為之主。則道充為富。不待乎千鍾。身安為貴。無藉乎五鼎。蔬食惡服。不與易文繡膏粱。湛然此心。澹乎止水。隨流而行。遇坎則止。窮不為悔。達不為喜。而天下之物。鳥足以動其中哉。視區區世利之徒。忘身以徇欲。決性命以饜富貴者。猶蟻蠅之慕醴。蠅蚋之甘醢。誠不知其何味而又何嗜。然既謂吾淡矣。又敢與之語味哉。若君雅志沖淡。知用不諧於時。登天下之物。為無味。而獨沈酣乎理趣。咀嚼乎道腴。怡然自處。栖遲偃仰於一榻之上。清風時來。振膝微吟。明月入懷。引杯孤酌。今來古往。遽然一客。意到無語。與軒相答。問軒比南陽諸葛處。西蜀子雲亭。謂何。曰。諾。遂書此以為記。

潮州三皇廟記

潮州督守王公那木翰。以書來言曰。吾郡三皇廟。舊在濠清里。燬於火十五年矣。屬時艱虞。戎壘在野。郡

邑失守民莫寧居自翰來此招集懷拊惟民事之急未遑及也既二年矣念祀典所重循是不舉大懼失職適視故址隘陋謀欲改作既度地城西隅合材庀工功成有日矣惟殿廡門庭室齋廚之位悉如其舊而制度深廣加焉聞古者宮廟之作皆有述也子其為我記之海竊惟洪荒之世有不得而考者矣自伏羲神農黃帝氏作其實始見於經易大傳著伏羲氏作八卦神農氏作耜聚貨為市黃帝氏垂衣裳作舟楫牛馬杵臼弧矢蓋其聰明神智首出庶物其開物成務成化宜民無非因天地之道以立人之道因天地之利以興人之利蓋萬世之道原系焉萬世之治原出焉方風氣未開生民遠鳥獸不遠微三皇氏繼天立極使五帝三王之治有所承則天地不能以自立嗚呼大哉昔周外史掌三皇之書漢孔安國謂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而後世無傳焉夫道尊萬世者享萬世之祀位高天下者受天下之奉萬世之祀非徒有天下者所得與焉也若三皇道與天地並功與造化侔雖祠宇偏天下曷足報其萬一哉自古聖明王前代罕列通祀惟肇迹之地有祠唐天寶年中始制立三皇廟於京師有司以時祭享元有天下乃令郡邑立廟祀用春秋二季然使醫學掌之取歷代名醫從食於廟下亦有所不講也竊意如唐制天子親致祠焉則於禮為至庶幾有得師之實而四海蒙神佑之化顧不偉歟然豈草茅所得議哉乃今多事之秋列郡生靈憔悴已甚而王君獨能緩刑薄賦以蘇民力修廢舉墜以崇祀典興是役而民樂之則其政亦可嘉也

永思堂記

吳元育於其居室之東闢一堂以為祠舍垣墉周嚴門庭邃深清閨靜幽宜神所居祀其先由高祖而下至於禰揭以永思求予記之曰願聞所以起予衷繫予情勸予後者庶幾是堂賴以不廢予曰悲夫夫居是堂者皆子孫所欲孝而不可得焉也欲孝而不可得焉則其思將何已乎言之而無與接視之而無與存聽之而無與傳也夫安得不思乎定省無所與施溫清無所與時出入無所告行無所受命也夫安得不思乎至於霜露降而天氣肅春雨濡而時物變思之不能已而將有事焉齋戒潔清以致其誠笑貌聲音志氣嗜慾不絕於耳目心思然後發乎有見乎有聞入室之日蒸蒿悽愴冀其洋洋乎在上也芬豐潔冀其食而勿吐也已祭而撤將餞而疑知神之享不享也夫安得不思乎夫祖宗之於子孫苟可以厚之無所不至子孫之於祖宗不過報之祭祀而已祭豈足為孝欲孝者惟在於思乎思承歡之無從而精意以致享思聞教之不復而臻志以自修為善必果思以為親榮見惡必避恐以為親辱當事而思當食而思當寢而思終其身而思之不廢乃所以謂永思也於是堂乎奚有於吾言又奚有

種德堂記

水南蘇氏以善稱於鄉三世矣海於蘇氏識其父祖子孫四世矣珠浦翁簡直好善樂周人之急小浦先生廣其德心遇人有疾病患難窮困而濟之力殆欲忘其身者而家以是貧德如生自髫髻有知即習所聞見而安之以故人咸稱蘇氏之積善三世聲聞於旁邑人皆信之無異蘇氏備有堂名種德屬予記予惟古人之宮室器物凡名取義必有自微近世學為貴飾而已有能因名究義飭厲而力行之

蓋寡若蘇氏所謂種德云者其可謂身力行之名實相副而不浮者歟夫德非自外來也得之天我固有之也故自吾之愛親慈子而推之以及人之老幼吾食而閱人之不食吾衣而念人之無衣已安而不忍人之危若其惻隱之情出於天性隨遇而發非以納交要譽於人求報冥冥於天也天道無感而不應人道無施而不酬顧為德者不可以是而設心矣蘇氏之樹德已久感者宜應施者宜酬則將在其子孫夫承二德之後不可以不謹矣德所以承德也不德所以墜德也生勉乎哉夫思思及人德之餘也孝弟忠信仁愛誠實著於身德之本也而祖而父之所種皆自其本而推之也夫祖宗種德於前子孫繼德於後迺所謂能子也生勉乎哉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嘗納農夫是穰是養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請以是為種德堂記重為之銘曰

天降民德五常俱全匪我獨有於人則偏惟人之發於心最先推以及物寧為不賢有美蘇氏其心寒淵周貧恤患濟弱扶頽曾三世而不倦焉爾心如種人心如田爾種爾藝不求其年人事之積必格乎天善繼勿墜嗚呼勉旃

悠然軒記

丈夫出處不失大節至於流離窮困而能隨所遇而適者非其中有所得必能以理自遣者也古今達人賢士莫不由之元有天下垂及百載末年士大夫心術不明風俗偷薄陵夷波委以至亡國其高風遠識如國初劉靜修先生其次如歸公彥溫不一二人其竭力死義如余公廷心李公子威者亦不多得予嘗中夜竊歎了未之變計吾平日所知其為人者曰行臺侍御史沛郡韓公前閩省郎中魏郡某公潮州督守靈武王君茲三人者其殆不失節乎既而韓公果不辱以免某人者進退不遂而王君浮海往交占不遠屏居龍泉之上謝絕人事與樵夫牧豎為伍室南有山如觀佳客開指謂予曰吾屏居無聊惟終日與此相對使人意定神怡樂而忘倦吾將竊取陶淵明詩所謂悠然者名吾軒子其與之乎予曰與君侯哉然則子庶為我記之予曰諾哉夫心有所繫皆役於物者也役於物者顧無時而樂求之即必持之戚戚得之揚揚必失之俱俱嗜欲少者天機深嗜欲多者天機淺夫淵明管之高士知時之不可而去之與世相忘久矣彼其外物不足以動於中故無入而不自得方其采菊東籬之下悠然而見南山山非能令人悠然也悠然者見山耳故靜而觀之見其安然不可動之象焉見其蒼然不可犯之色焉見其四時朝夕晴雨明晦隨時隱見終古不變之意焉是皆有契於中其趣因之而發初不待說夫崔嵬巖巖者然後為有得也嗟乎開闢以來乃有此山獨淵明得其趣今君侯又得其趣山之與人相遇豈不難哉淵明在矣君侯之繼淵明者向未艾也神交氣合夢寐將或見之龍泉之溪其水清泚山有佳者苦茗可瀹可羞予不憚煩來與君相對茲軒之下君餐秋英之秀色我倚白石之商聲時咏歸去來辭招山靈而聽之

友蘭軒記

宗姪克成以友蘭字其軒請予記之予曰美哉蘭夫蘭有三善焉國香一也幽居二也不以無人而不芳三也夫國香則美至矣幽居則斷於人薄矣不以無人而不芳則守固而存益深矣此三者君子之德具

馬大君子後修於己。惟恐其不成。其成又恐其暴著。故始若虛。終若愚。敏乎若不足。浩乎若不知。其有餘善。實內充。而英華外發。用則以及物。不用。邈世而無尤。昔吾夫子。傷時不幸。鼓琴為獨。楚屈平作離騷。引蘭以自況。若乎蘭之足重。今克成將以為友。豈特愛其素枝紫莖。綠葉青香者乎。夫光風惠日。暢其和。明月白露。耀其清。嚴霜積雪。厲其貞。階庭深谷。所寓不同。而其美自若。語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然則克成與蘭居。不猶入善人之室哉。克成善友之。其以蘭為益友。四時朝夕。撫其榮。挹其華。攬其實。翫其美之無斁。感於中以自得。至於久而不聞其芳。克成友蘭乎。蘭友克成乎。聖人有言。德不孤。必有鄰。將使一鄉之士。化為克成。而為一國之士。皆願為友焉。其機括良在於是。克成勉之。

知止軒記

天下之禍。恆生於無欲。而禍每起於貪。貪者無厭。無厭則不知止。不知止則禍必恆隨之。然自古及今。相接於目前而不戒。豈人情不安。禍樂得禍哉。由不能止其貪耳。邑人某。年少為郡府吏。有能聲。一旦忽然悟曰。吾親老不能養。願為是役。即棄之。去郭南三十里居焉。疏圃鑿池。山園自適。又勸小軒。以時燕息。環植花卉。奇果。設几案。琴書筆研。客至。焚香烹茶。酌酒賦詩。為娛。友人名其軒曰知止。予誦誠某。比年因臨川傅德謙。往來益熟。夏日至軒中。某請曰。願得先生一言。予曰。諾。世之言知止者。多誦而不能行者也。子能行之。則以名軒可哉。夫富與貴。孰不欲。而有命焉。烏可貪之。以求必得。而不得。則歎乎。珠璣象犀。兼金大貝。產於海外。番夷之國。去中國數萬里。舟行千里。而後始至。風濤之與。蛟龍之與。爭嗜利者。必之焉。幸而一遂。可以富矣。而可止也。幸而再遂。則大富。又幸而再遂。則不勝其富矣。而不止。權輿折拉。於洋洋之中。骨肉充委。於魚蠶之腹。故無時乎止矣。高官重爵。大主長相。朝廷之待。皆資俊功能。王公之尊嚴。卿大夫之布列。未易可造次也。慕祿者。必趨焉。傅會投合。鑽刺攘竊。幸一得焉。可矣。再進焉。過矣。愈進。愈極矣。彼德不酬乎。位才不任其職。廢事曠官。折足覆餗。小焉刑戮。大則誅夷之慘。故無時乎止矣。噫。行不知徐。必驟而止。食不知飽。必飢而止。飲酒不節。必滿而止。小事尚然。而況大者乎。老子曰。知止不殆。故知止者。無時而不可止。不知止者。無時而可止。必至於進不可退。不可欲。止不得。其止。噫。少而不知止者。猶望於其壯。壯而不知止者。猶望於其老。世固有自恃其智。老而冒利不已。豈不大可哀哉。予喜其名軒之意。與予合。故記之。

歸帆樓記

董可久。結小樓於其居之左。廣度四几。蓬布兩簷。宇可以仰。檻可以隱。促席合坐。可容十人。流溝出其下。老樹蔭其上。潢江前陳。洲渚間疊。連峯迤秀。環映回合。樓雖狹。其景勝矣。曩予嘗一二至焉。比來請曰。某樓既名矣。未有賁也。予曰。何名。曰。問者。皆因友朋徒倚。適空明景霽。激波油如。颺風時起。數帆自遠而至。過於茲樓之外。衆賓咸樂。舉盞相屬。願謂斯樓。得無託是名乎。遂題曰歸帆。幸先生有以發之。予曰。諾。予少嘗涉海矣。觀其茫乎無窮。浩乎無垠。泱泱汗漫。噓吸變化。凌騰鬱怒。顛倒上下。將游神於北極之表。鴻濛之始。與虛無為友。遺世而不返也。逮其法乎瀟瀟。濛濛乎悠悠。輕舟縉風。一越百里。其靈異詭怪。雖足以

憐心。飲目。而震愕之餘。悔亦生之。迨乎揚帆來歸。樞夫唱聲。舵師幹機。風雨指途。濟雖未屆。而喜可知矣。今復觀是。思往日如目前。嗟夫。天下之至險者。莫若水。而善負者。莫若舟。順水能乘舟。亦能覆舟。是語里巷。所能談道者也。至於往往蹈其害。而不自覺。豈獨里巷之人為然。而士大夫亦多不免。豈非見其可欲。而忽其可畏。樂其暫安。而忘其長危也哉。當水生風。和之時。自謂技堅器良。必無可敗之勢。誰肯少自引。以就所宿哉。使水也。專能覆而不能乘。則舟為無用。而亦不至於敗。況夫爵祿之海。貨財之淵。利欲之源。其禍愈深。其沈沒冒沒。滿溺者。愈甚。而趨者愈衆。何哉。思古之人。如越國之范蠡。漢代之張良。以至於穰生兩疏之徒。能燭於事理。審於進退。皆可為後世法。而世之滔滔。知出而不知入。知往而不知返者。自他人視之。如水之善游。彼且自以為賢於呂梁丈人。豈不惑哉。然則是樓之命名。雖近。而推其義。則遠矣。遂為文以記。

遺安堂記

濟南林貢父。才茂而學富。能安以自守。至正之末。官爵猥濫。閭巷小兒。市一資半級。以炫耀鄰里。貢父於時。方且課僮奴力耕。抱甕灌畦。勸之仕。不應。既衆勸之。則取龐德公遺安之言。揭於堂。然後勤者始息。世運變遷。攘攘之徒。競進以希視龍。曾未數歲。流亡繁繁。相繼淪沒。蓋萬一有全者。人始服貢父之高。貢父將求余言。因友人林玉請。數年矣。辭弗獲。乃為記之。予惟安之義。廣矣。德公之言。一端而已矣。夫莫安於理。理出於天。而具於人心。物必有則。事必有宜。大而民生倫紀之間。細而日用動靜之際。吉凶榮辱之兩途。利害得失之前。陳必也。審擇而處之。順理則安。逆理為危。危者棄而安者即。雖至顛沛不易。況造次乎。若世有道。則仕。無道。則隱。進將施利澤於人。退而避禍難於己。其出處固自有宜。非獨以退為安。仕即為危也。子向之所處。亦既得其安矣。今吾將語子以大安之道。孟子云。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禮人之大門也。誠能得是宅以居。由是門以出。道是路以行。將見無往不安。無入而不自得。以是淑之身。而教之子孫。雖百世可安也。所遺固不甚遠。且大矣乎。嗚呼。景升以荊州之全界。其子。後世曾不得庇其闔閭以居。世之惑者。往往棄金玉。恨其不多。廣田宅。畏其不厚。於子孫交手相付。旋踵而失之。且禍速焉。然則非其無所遺也。遺之不以安。而以危也。觀子之名堂。亦可少戒矣。銘曰。

南樓記

事物之理。各有當然。人之置身。亦猶器焉。失平則傾。失正則反。不傾不反。乃得其安。於皇吳穹。降此民德。視聽飲食。咸具爾則。子焉克孝。父焉克慈。象賢繼體。堂堂播菑。兄愛弟敬。因心友于。既翕既好。無交相瘡。男正乎外。女正乎內。閨門誰誰。燕及童孺。言必忠信。巧給取憎。行必篤信。蠻貊可行。孰不欲富。得之以義。孰不欲貴。取之有道。決身以鑿。終乃賈禍。曰貧與賤。人易不堪。在外已定。天胡可貪。順命守素。茶茹如甘。我思古人。心安於理。苟得聞道。日鑿可矣。凡百君子。念之敬之。雞鳴而起。為善學學。人亦有言。無念爾祖。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我銘於堂。誓書諸紳。善慎爾遺。遺於後人。

以為游憩之所。凡賓客之來必居是。而扇未有剝以質於予。予曰：既南矣，謂之南樓，不亦可乎？主人曰：吾子幸有以教之。予曰：古人之制宮室，必面南而背北，所以順陰陽，適寒暑，而適乎氣也。若其樓之於當星鳥之啓辰，攬萬類之萌甞，東瞻土膏，被橫棟而舉耒耜者，磷然於其上，君子契之，則有務本勤力及時不怠之思焉。大火正中，炎燥灼人，薰風時來，煩愠俱澹，視修途峻嶺行者，往來服役，君子達之，則有知止自足安分無求之思焉。天高日晶，秋氣慘栗，草木黃落，羣陰斂萃，君子感之，則知屈信進退之義焉。天地閉塞，泉涸澤涸，居人窻向，蟄蟲坯戶，君子體之，則知掩身檢德之戒焉。是樓於人，豈少助耶？若夫輕烟煖霽，清風宿霽，和氣動盪，秀色淫溢，月明而萬頃銀涵，雲積而羣峯玉麗，霧雨濛濛，若扁舟之凌巨澗，四時朝夕晴雨晦明，而是樓之景，可喜可愕，可賞可憊，子之兄弟羣從子姓，相與逍遙於其間，以游神騁目，遣憤適興，而暇日以娛嘉賓，會親友，談今論古，屬詩賦，彈琴投壺，穆清風之可挹，無俗塵之汙人，則於斯樓實為宜稱。而是樓之所以合天時，適地宜，善人事者，曷一而不備歟！抑其視元龍百尺為何如？主人兄弟，驟爾而笑，奉觴而進，請書以為記。

讀書堂記

樂清潘氏有讀書之室，蓋君仲晦為書其扁。且命介以來求予文。曰：願有以教之。予不敏，竊惟天地人物之理，君臣父子之義，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正心修己之法，莫不昭然具在於書。必讀之，而後有以識事理之當然，以成己成物而不謬。自古及今，英賢豪傑之士，未嘗不由此者。予夏言未學，吾必謂之學。君子以為過，季路言何必讀書，聖人惡其佞，顧書不可不讀，而讀之固當有法。蓋不讀非聖之書，則異端邪說，不得以亂吾之聰明，而志定慮專，無他技之惑，詭誦習熟，循序漸進，則無欲速不達，舍近取遠之病。優游涵泳，沈潛玩索，則不徒口耳而有自得之實。朝夕莘莘，無有間斷，則溫故知新，而有日進之益。驟覺勿喜，小得勿足，則人百已千，而有必成之效。嗟夫，去聖既遠，遺經徒存，師道不立，斯文殆墜，聞有讀書者，不啻如空谷之足音也，抑不知其立心何如也。如以義則為己也，以利則為人，為己者，自一語一言，莫非切己心，存而默識，身體而力行，極其至也。雖聖可幾也，為人，則不過資辯博，富詞翰，以耀世俗，謀取利祿而已。於心身何有焉？故予嘗病夫人之讀書而設心以利者，又不若不讀之愈也。今潘生築室以讀書名，固予所喜。又不遠千里來徵書，逾年而愈勤，則其志之不在利，亦可知矣。故道之如此，俾朝夕省焉，庶幾進德之助。

宗會堂記

羅田林氏，舊為祠堂，緣遠祖而下二十一世，凡族人就毀無後之主，悉祠之。其在子孫見祠者，為二主，以附昭穆之次。月朔望，令族人致敬。春秋卜日而祭，於追遠之意，可謂厚矣。宣城貢祕書，嘗為記之。然予竊有感焉。古者合祭就毀之主於祖廟，惟有國者得為之。大夫不及也。庶人薦於寢，蓋用生者之禮。先王之制，豈得逾哉？乃為正之，使各趨其羣主，又為之次，其遠祖以來世系名字，具為一圖，顯而易見。冬至正旦，陳於北牖。宗子率族人羅拜堂下，畢則撤圖布席，宗子升坐於堂之東，族長一人升坐於堂之西，昆弟子

姪，以次成列，序拜就坐，獻壽設食，勸酬禮終，尊者稱述先代功德，締造之勤，積條之厚，子孫守成之不易，履歷之不難，蓋夜修飾，毋或不善，以墮名辱身。庶幾有以承祖父之澤，衍於來世，用是為訓。然後昆弟子姓，各誦所聞，或傳記故事，或近世賢者，或鄉邑之人，其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以告於其衆。族人過，則衆勸勉之，期以必改。族議既諧，因更其名曰宗會之堂。將以上章潛灘，改歲行禮，請于志之，以示將來。予惟舊日合祠之意，蓋欲子孫不忘乎祖也。今日宗會之意，蓋欲子孫共仁其族也。能仁其族，乃所以能孝乎祖。舊則自源而祖流，今則循末而知本，其禮雖殊，意實不異。夫人尊祖敬宗之念，亦豈有窮哉？願禮制不可得為，易之以圖，則舊時之意不失，而事得其宜，豈不百世可行耶？夫屬有親疏，而族則一世有遠近，而本則一仁人君子，於同類且一視之，況同氣耶？自夫一族之仁，推之三族，而益親行之十室，而可化風俗之移，亦具在是。予之所以必嚴宗子者，欲族人知有所統，先王之法雖不行，毋亦存其名而已。餘悉具賈公記者，不復書。

愛日堂記

人之生必本於父母，故其行莫大於孝。君子以父母俱存為樂，而天下不與焉。則孝子仁人之愛其親可知矣。夫人之身，必壯而後有子，迨其子之長，則身已衰矣。迨其子之壯，則身已老矣。視聽不利於前，舉動不便乎昔，思慮不及於曩時，食少而易餓，膚劣而易寒也。血氣之不充，癩癯之相，為之子者，豈不思以安之。願時已邁矣，衰者不可得以復壯，老者不可得而還少。雖三牲五鼎，盡其養，溫清定省，盡其禮，洞洞屬屬，盡其敬，柔色婉容，盡其愛，左右無方，盡其勤，然往者不可及，來者未可期，而日不足矣。雞鳴而起，問其寢也，視之日，而愛其中，既侍膳也，視日之中，而懼其長，將夕食也，視日之暮，惟畏其下，蓋將以月為日而不足，必將以歲為日而猶不足也。歲且更矣，念吾親之齒雖益一，而來者益狹，慕戀之情益切。故視景而喜，視陰而疑，惟恐吾事親之日短，於不可及者，不得施焉。此聖人所為喜懼者也。若彭城董公瓚，年甫壯，以明經茂才舉，司征來閩，仕途發軔，二親齒齒各未衰，迎以就養，子婦晨夕不離，承順順志，幼孫學語於前，一堂之中，唯命唯色，若有若春臺，又題之以愛日，其志抑可尚已。夫父母俱存，固人所樂，而親年未艾，尤不可得。昔老萊子年七十，奉二親為嬰兒之戲，人亦孰不願為老萊者乎？海自念不孝，蚤為先人所棄，不得奉盃水孟菽之歡，今而既老，徒有終天之感，視公瓚二親同享祿養，此天所以錫之者，而人莫能及也。古人有言：惟德生福，董氏之門，其種必厚。不然，何其獲福若是歟！異時二親黃髮，台背公瓚之年亦老矣，庶幾有匹於老萊，故誠為樂之，既為之記，又道以詩云。

瞻彼日矣，其暉煌煌，爰升於天，耀於四方，瞻彼日矣，維暉融融，耀於四方，升恆於中，人有父母，或嘗或盡，我有父母，豈若玄髮，人有父母，或靡克具，我則具矣，日莫有豫，春陽熙熙，淑景載運，草木具非，我親則怡，夏日悠悠，暑陸孔修，薰風時來，我親不憂，秋日則某，冬日則燠，則煦其寒，亦解其肅，南阪有蘭，北壠有孫，廚有甘旨，以備饗飧，崇我蓬豆，潔我樽爵，父母既慶，室家且樂，温温淑人，恪慎克孝，天錫父母，百歲難老，人日不足，爾日孔多，善爾優游，相爾作歌。

阜林軒學記

長樂邑南五十里海濱，曰社溪。昔有宋英公，於此教林氏之子孫也。階階弗稱，廢且百年。其孫文溢，謀於鄉族，乃改卜地於溪之陽，曰林氏。殿殿講堂，左為列舍，以肄諸生。右為祠堂，以崇先賢。門庭邃幽，廊廡周嚴。庖廡完具，道無所出。里人李麟，築田為之地。有闕里人林節生，奉園足之治。工於洪武十二年冬，而竣事於十三年春。餘資為田十畝，前有湖，其交魚之利入於學。既成，來徵記於郡人吳海。海惟古明聖王化民之政，莫重於學。而學莫先於鄉。自鄉以及閭巷，莫不有師。師教民孝弟忠信，勤力務本。民朝夕出入息，必稽首而獎之。過而禁之。故學校為育才之區，而鄉閭實首教之地。三代盛時，其制若此。治效安得不隆哉！後世視為文具，而俗不逮古。國朝中嚴其法，信謂知所務矣。若文溢是舉，不惟復三代之德，而又廣前人之功。於以教子弟而淑鄉人，予見其有成也。抑予將有告乎為師者，夫自孟子沒，而聖人之道不明。異端權謀術數之言，橫流於天下。洋溢充斥，千數百年不能止。逮宋周程朱夫子出，而繼往聖，開來學。正道於以昌明。今其遺書家傳人誦，然而士大夫心術之微，閭閻風俗之蕩，猶若未釋。夫異端權謀術數之習者，其故何哉？聖賢之道著於書，學者不能身體而力行，徒以空言目之，口耳相傳，雖多無益。願學莫先於立志。志既定，然後即物以窮理。存心而致知，力行以求至。惟日孜孜，無少間斷，則入道有方。進德有序。聖賢可馴致，苟有一毫為利近名之心，則非為己之學矣。此愚所甚懼焉者。願因諸君子謀之，他日道成，使海濱若洙泗，諸君子之力也。不肖願承下風。

致樂堂記

瓜山陳瑀，名其堂曰致樂。而求言於予曰：瑀不幸，三歲而失所恃，惟是拊育顧復之恩，皆出於父。今父歿且老，不勝喜懼之情。顧家貧無以具甘旨之奉，竊惟聖人之育，所謂致其養者，欲致我焉，蚤夜自勉，冀獲少娛親之暮齒。遂區區平昔之願，願先生有以教之。予曰：善乎，爾之志也。古之所謂能養者，志而已。志非有他，盡其誠而已。誠無有關於貧富也。若使為子者，必富而後可以致力於親，則凡貧者，皆將終身不得為孝乎？昔者曾子曰：孝子之養親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如是而已矣。夫養者，為志也，非徒為口體也。溫清定省之大節，先後扶持之細務，盛饌珍羞，雖日進，而愛敬不至，與畜犬馬何異？親亦何自而樂哉？故人子之深愛者，必有聲氣之和，色容之婉，視而見諸無形，聽而察於無聲。先意以承志，奉順而不違，不使其親少有所不樂。於貧富奚擇哉？蓋惟盡其心而無毫髮之偽，則親必安。親安，則其心必樂。心樂，則子雖富亦樂。雖貧亦樂。三牲五鼎，亦足樂。蔬食菜羹，亦足樂。終日欣然，而忘其老。此則所謂致樂也。雖然，是足為養也。未足為孝也。不復闢登危以辱其身，不苟營苟笑而慢於人，行道揚名以顯父母，是則孝之大者。不特致樂而已。予嘉生之有志，故進而告之。既為之記，又贊以辭曰：昔昌黎韓子作董生行，謂董生召南，其孝足稱。鼻歸讀書，且出耕。事父母克樂，天降休禎。嗟哉斯人，實維儀刑。子尚繼之，昭有令聲。

靜對樓記

至正己亥，予避寇水西，依高隱吳氏。吳氏有小樓，附麓面江，平望數十里。軒窗滿酒，地既僻，人迹罕到。戶外有園，亦復不知。歲戊申，甫來寓此。於世事略不相接，惟終日俯檻，朝迎陽而夕待月。夏延繩而冬賞雪，溫涼寒暑，晦明雨霽，氣候變化，千百各異。潮汐之往來，魚鼈之游飛，擊鋤出入，釣艇上下，莫不事與心契。境與情融，豈徒忘世之華，亦不知室之罄而身之羈也。嘗讀書撫琴，詠詩飲酒於此。仰天宇之寥寥，感今昔之殊時，少壯不待，老且益衰，宜斯樓視吾為過客，而天地一瞬，亦何能長久不變哉？蓋靜而觀之，則固如是而已矣。彼區區為名為利，終不能靜雞鳴而起，汲汲孳孳，攘攘熙熙，憧憧僇僇，若蚋若蠅，逐臭與腥，勞不知息，死不暇悲，視太華不見，聽雷聲不聞，則亦何怪其然耶？是樓以靜名，蓋主人深得其趣，予去之十載而不能忘，其能忘情於主人乎？特書以記之。

望雲亭記

方氏兄弟，構小亭於屋山之右，以為游憩之所。地既崇，盡羅田之勝而覽之。左嶺巖巖，似龍趨。右山騰蹕如虎躍。原田鱗次，溪流虹委，聚落林丘，布基列星。周迴千里，不出闌楯之外。朝日丹光，射乎簷楹。夜月清輝，恍乎几席。涼風滌炎，白雪相映，是亭於四時之景，宜可謂備矣。而未得其所以名，暇日與予登之，指右山之盡，而可見者曰：雲。吾曾大父之所藏也。越左山之半，而可見者曰：雲。居大父之壘在焉。予曰：若是，曷不名曰望雲？昔狄梁公見白雲孤飛，懷親舍而不忍去。況子兩世松楸，鬱然在目。子之兄弟，時時登覽於此，賓客朋友，宴集於此，輿適之餘，舉首東盼，曼眸西顧，膚寸之起，油然動心。思吾身之所從來，念祖宗剋立之勤，積業之厚，無非所以貽吾子孫者。惕然內懼，飭身厲行，迪子訓孫，孝弟忠信，勤儉圖保之於無窮，則斯亭之為益大矣。豈徒遺懷縱目之樂而已哉？方氏兄弟，適然謝曰：命之遂，書以記。

平遠堂記

君子之澤，歷世久而不窮者，無非本諸其積慶之厚。與其貽言之善，而又有賢子孫克承之也。具是三者，於友人陳君子杞見之。子杞之先，由宋給事，中以來，十有餘世，衣冠不墜。詩禮相繼，又三世為鄉先生，其積可謂厚矣。所居堂，舊題平遠，新構落成，將仍揭之。來告予曰：吾子幸有以啟我。予曰：夫天下之理，惟平而已矣。平則無傾無跛，而可居可行。乃可以遠。洪範以無黨無偏為惟皇之極，易以履道坦坦為幽人之貞。詩不云乎：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父慈子孝，夫正婦順，兄弟弟悌，堯舜之道，三代不能損益，而流節異行，險怪邪僻，君子不道焉。君子平其心而已矣。使心如衡而身如準，則施之家而理，措之國而治，放諸四海而不越。傳諸萬世而可遵，不亦遠之至乎？夫平未有不遠者，也不平未有能遠者也。非其詒言之善乎？漢陳仲弓平心率物，而人自化。若子杞之篤實好善，自守不求於人，澹然與物無忤，誠可謂善承之者。其視斯堂為無忝矣。然世固有立德垂言，而其澤不永者。子孫不肯，不能續其緒也。子杞之堂，粵自今始，又將愈久而不窮，噫，是堂之名，豈獨於陳氏為宜，凡登斯堂而視斯名者，皆不可以無做也。

近道齋記

歲在昭陽，予寓苦竹，聞章宗遠之賢於其友方宗達曰：宗遠性至孝，父嘗得痿疾，臥十年，宗遠蔬食亦十

年晝夜坐臥牀下。宗遠於昆弟愛。朋友敬。慙實飭行人也。去歲朝廷以禮幣徵授漳浦文學。予恨不及禮。他日其子棣來見。恭而有禮。敏而好直。聞抵其家。至其讀書之室。視榻開扉曰。近道棣進曰。大人嘗語棣。吾平日廣求聞見。知吾不足也。見善必慕。欲自勉也。不善不敢為。吾恥也。吾於道竊有志焉。故取三近之旨。揭之以自警勵。庶幾可得而入。然大人夙慕先生。未獲階於左右。先生幸臨。其可無辭以謝。予謝不敏。棟固曰。大人向常得與孝度計偕。敢藉是以請。予不得辭。乃曰。夫道者。人倫日用。事物當然之理。乃天下古今人物共行之路。道固因人而名也。安得遠於人哉。然惟踐形盡性者。為能體其全。其次氣稟不齊。是以不能皆盡。必資學而後能。其學也。則又知有先後。聞有早暮。行有難易。造有淺深。其又下者。則必千百其功。然學本於志。必虛心克己。而后能有受。志立則好篤。天下之物。無以易之。好篤則自力。汲汲孜孜。而無間斷。乃能有進。卜子所謂博學篤志切問而近思者。乃為學之要道也。愚也。蚤自知學。間亦有聞。齒井。遽矣。猶覺其遠。常懼不得為君子。若宗遠固宜吾所觀善而取益者。其敢有告乎。獨以吾所自傷悼者。祕焉。宗遠其謂吾言然也者乎。哉。不然也者乎。哉。不然者。願有以教也。

聞過齋集卷之三

書傳 墓誌銘 哀辭 祭文

與林侍制清源書

向在山中。承不出山之計已定。近見除日。有翰林國史之命。蓋惟朝廷之不遺賢。與執事之宜為是官也。竊用為喜。若其去就。尚當審之。今之論者。皆曰。是美除。不可不往。或曰。是天子之命。不敢違也。或曰。例甚嚴。犯之恐得罪。開有曰。身病母老。難以遠出。將母而行。則無謂。舍母而行。則非孝。烏有奉百齡之說。即萬里之仕哉。又有評是數說者曰。為前之說者。通人也。為後之說者。拘者也。又揣公意者曰。彼固將往耶。吾得止之耶。蓋如前之說。十八九。如後之說。十二三。揣公意者。十五六焉。未審公意果何如。而外方紛然比度較量也。海實無識。但愛公不肖。衆人忽聞車從欲出。驚遽惶惑。凡今日從諛之徒。常時議論。皆長者所不取。何獨今日獨可取乎。近而公之子姪。與親黨。遠至公之交游。皆願公出。則願公之不出者。誠難言也。況公之心。亦未可知乎。海惟自盡其忠愛之誠而已。

別後答貢尚書書

海。草茅賤士。居遠於市廛。游絕於公卿。無名譽於時。嚮者先承車騎。枉顧謙攝。所被播分。奚宜頃因別次。閣下握手。倦倦。久不忍釋。稱古之贈言者。必令進其賢。賢之說。以裨盛德。萬一海一時不敢奉命。退而思

之。閣下於我若果。果知我何如哉。誠感閣下之誠。不能自已。故託書以謝。竊惟古之君子。道已明。德已立。年位已高。聲光已流。則汲汲然作後之人。而所謂作成者。非但龍之位藉之勢而已。必教之以不能。勸其所不至。增而益之。開而大之。使各成其才德也。才德既成。靡不適用。然後稱道而薦之。雖不稱。薦達而其聲譽。皆自致。古之先達。所以作成人材者。若是。故人不能忘也。今之君子。不然。其於人一切禮貌之有加。推舉之過情。又撫摩而嘆咻之。恐或一人不得其權心焉。在下者以是為恩。在上者以是為德。由是先達不能作人。而後進之成。亦不遠夫古矣。是不特一方為然。而天下皆然。則既習以成風矣。士大夫風俗壞。國祚隨之。吁。可畏哉。始閣下來閩。閩之人士。奔走雜沓。以俟進於門下者。若水之赴壑。士一承顏。一接語。退而莫不充然自得。不知閣下何術致人若是。將別有異說。速化之耶。毋亦姑獎借以慰其意。俟其終將奮厲以有成也。今而三四年矣。夫才亦難得也。游於閣下之門。而拔十得五。豈無才俊之士。而不得所成就。亦誠可惜也。方今名德爵位如閣下。才學文章如閣下。人所趨信如閣下。而不以古道自任。不汲汲然作成人。徒使人之悅己。閣下亦安取人之悅己為。此不肖之所甚感也。屢承下問。不敢有告。誠感閣下臨別拳拳之誼。故竭區區。吐口之不能言者。誅隨敢辭。惟望存察。

復陳左丞書

日月海再拜復陳左丞閣下。田野之夫。閣下課聽而過詢之。以謂明智之士。夫明智之士。慮足以周物。敏足以識機。毅足以有決。故緩急濟於用。而不失其正。如海賦性顛倒。猥執所學。不能變通。每覽載籍。觀前代之得失。觀當世之行事。雖竊以為私憂。然念道與時遠。才比衆劣。遂退伏浪默。將三十年。其自處誠已審矣。閣下忠信仁武。誼安一方。八閩之人。獲存視息。一旦一暮。悉由公賜。顧強敵未盡。四方未盡。救閩。遠略固當汲汲。今賢人俊士。彙在軍門。奇謀策。收拾畢用。如海疏陋。實無所取。虛辱來命。惟增悚惕。海頓首再拜。

與使者書

國之求材。固將有用於世。而士之懷材。亦思見用於世。雖求材者。汲汲若不足。而懷材者。綽綽若有餘。其志實常相通。未有禮意俱至而不就者。故有材不適用。用不適時。徒取古人之道。自娛而不可施諸人。則不敢應上之求。上之人亦不必強而起之。此君子自守之誼也。海自總角迄今。既衰且老矣。讀書成癖。生理盡流。誠以賦性愚戇。遇事疏拙。故自有知以來。絕意當世。非不欲進也。非固欲退也。乃安分耳。屏居村落。忽郡文學至。門奉閣下嚴命。見招閣下。誤聽何人。以僕為賢耶。閣下誤聽而求之。在閣下不為過。不肖不自揆。而承之。則不肖為過矣。且國家安取無用之人哉。僕之自謀如此。是可謀人之政乎。僕向在先朝。素未嘗出。豈獨在今日乎。世俗務聲。而不務實。稱人多不得其當。見矯飾曰自修。見誇大為多能。見隱伏云高尚。閣下勿遽因人言而信。夫人之知人。必不如其自知之審也。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辱閣下意待之勤。且厚。何敢不以情告乎。況海之事勢。有大不可者。老母行年九十。兩目俱昏。病廢逾年。不能離床。第六喪未舉。老母自聞命以來。朝夕憂惶。宿疾加重。此身一動。必有不測之憂。惟閣下高明仁恕。老

老以及人之老。乞賜改命。使海得侍奉。水湯藥。誠願誠幸。父母生我劬勞。家貧無以為養。計多得餘日。以酬大恩。古人所謂烏鳥之情。惟閣下憐之。本欲趨謁。實恐閣下不知此情。遂加促迫。是以不敢而布書左右。伏祈懷感。惟望情恕。

與秦景容書

海再拜。景容君足下。曩年行李去時。承惠字戒別。尋至河口。追饋不及。沿流至下洞。竟不得見而還。自後煙塵蔽隔。音問難通。遂有山河之異。聞太夫人捐館。驚悼殊甚。奔慰莫由。近日乃知從者在金陵。適使者至。見招云。因足下稱說。嗟乎。足下乃有不知僕者耶。僕無意用世久矣。老母年垂九十。病廢逾年。起非人不可。僕奔竄之餘。得輒脚疾。是亦幾廢。今鬢髮蕭蕭。無一莖黑者。一房九口。無先疇足賴。二先弟房下。整婦孺子七人。是果誰仰哉。六喪積年未舉。每一與念。五內摧碎。惟足下為僕念此。又凡今日求退者。足下當力佑成之。勿奪其志。新朝苟欲倡名義。厚風俗。則何必一切招之使來乎。辱足下知舊。故布衷曲。足下幸自愛。勿撓微志。不宣。

投鄭彥斌書

衰病之慘。久願與世疏隔。足跡數年。未嘗一至城府。親戚知舊。吉凶慶弔之間。亦絕往來。非是無情。但欲省事。庶幾不撓於心。少延微軀。幸畢大事。免為天地間罪人耳。去年使者見招。倉卒奉書。吐露情惻。深賴仁慈。不奪素志。近日邑丞下逮。又承使命。召赴吏局。僕驚悸迷惑。寢食不安。雖有親戚朋友。不能告慰。是用僭越。干之執事。夫僕多病質弱。未壯已衰。此人所共知也。舊有脚疾。不時發動。發則重股不能點地。痛楚不可堪。勝亦人所共知也。去年患病。瘧以丸藥塞耳。瘧雖得愈。反受聾病。遂成廢人。與人語言。以指畫掌。旁觀笑侮。誠可羞恥。如此何復可以見人。夫史事當紀實。以傳將來。如僕僻處窮山。時事全不通曉。加以聾瞶。人雖告之。不聞。如此可令給事文字之末耶。方今士大夫材識者不少。可使編錄。必能成就。如僕摧憶之餘。如更強之不能。將喪心失志。言不能成。竊復思念。萬一官府不聽。迫令驅使。委不敢承命。寧受罪責而不悔。執事知其久廢而無用。閱其情事之未伸。句白一言。俾得從容養病。以存視息。而久死之骨。得遂歸藏。則海之銜感當何如哉。臨楮傷切。惟幸察。不具。

閩寡婦傳

吾嘗讀列女傳。信人道必本於夫婦。夫婦正。則父子兄弟可得而正焉。暇日。取鄉邑婦人。能守義不失。為眾所稱者。粹而錄之。為世勸焉。黃氏者。閩縣清廉里黃俊之女。永慶里何登之妻也。年二十五而夫亡。生男纔四歲。女生纔四月。上無姑嫜。傍無娣姒。產業墜墜。不足自給。有勸其適人者。黃氏曰。吾夫不幸。迫於橫禍而死。遺孤藐然。歲時祭視。實託於我。吾奚忍棄之。且自始與之齊。即誓不變。今而乃負吾心乎。勤儉刻苦。日夜紡績。以育其子。鄰有富人。恃貨力。每欲侵之。不可。乃娶男女歸外家。依父母以居。俟男女既長。乃還。銖積寸累。漸復舊業。年七十。猶執女工不廢。閩里歎服。其姪宗原。為余道。宗原純懇謹行。善著於友。其言不誣也。嗚呼。世下俗儂。民行不立。士大夫不顧廉恥。棄若賣友。生而負之。況其死乎。觀於婦人。亦可

少愧哉。

故王將軍夫人孫氏墓誌銘

故武德將軍王也。先不華。其配孫氏。卒於家。其子福建江西行省郎中。行潮州路總管。那木翰。泣請於其所游吳海。翰不幸。生五歲而母夫人夏氏見背。賴繼母孫氏夫人鞠育。恩意隆重。如己自出。幼復多病。貽夫人憂。先將軍沒。夫人刻苦持植。門戶翰甫受學。夫人即語以立節。築建功業。顯親揚名。稍長。襲父職。而夫人訓益勸。惟是孜孜。承承不怠。憂省薦辟。理郡撫邊。至於今。獲免於戾。以不墜先緒。伊母力也。又曰。翰幼不省。聞家姬言。夏夫人性嚴厲。治家如治官府。孫夫人寬裕和愛。專務以恩撫人。宗屬親睦。家始貧。夫人勤蠶績。以給衣服。下逮卑賤。凡飲食衣服。大小必均。僮僕膏有罪。夫人不加怒。而善喻之。再三。後竟無犯者。又曰。昔吾父沒。賴夫人獲以時葬。從先祖之域。及翰從事於外。十有六年。世多變故。道不得通。溫清之間。時闕。比鄰人來。夫人沒已久。嗚呼痛哉。翰昔孤露時。生死未可知。賴夫人有今日。夫人侍翰以終老。而翰不及養。念此大負。何以爲子哉。夫人生有淑德。其婦儀母範。表稱一鄉。其有功王氏甚大。然生不蒙夫之榮。享子之奉。遺時喪亂。又不究於壽。以沒歸。將合附於先將軍先夫人之兆。吾子其幸昇之。銘。以與金石長久。庶幾追翰不孝之罪。言已。益泣不已。海悲其意。不能終辭。遂因其語而次第之。按王將軍家世河。元初領兵鎮廬州。因以為家。墳墓三世皆在廬州。先夫人夏氏。封合肥縣君。夏氏。山宋太保貴。以來。為州顯姓。夫人合肥人。年若干。來嶺將軍。不三年而寡。夫人無丈夫子。所生二女子。夫人卒五十有幾。海惟婦人之德。不外知。觀翰之好善篤學。居官疑。正直不阿。而仁愛惠下。知其教之有自也。古今母教者多。如王陵。范滂。陸績。陶侃。皆由賢母。以就德業。流聞於後世。若孫夫人。可不謂賢哉。銘曰。坤道至靜。順裕而純。懿哉夫人。其德淑溫。來嶺未幾。迺隕厥天。介介獨立。躬勤志堅。教子能政。休聞載宣。不待於養。胡爾於年。勒取幽墟。來者其傳。

黃孝仲哀辭序

至正十九年夏四月日。清廉里黃孝仲卒。其孤幼。未能有知。其家貧。其葬未有期。予與二三友哭之哀。求表孝仲之良。而當世名公無識之者。孝仲又無事業文章。足稱於世。予閱之。孝仲少與予同學。孝仲能潛心以力。故能博記經史。子傳百家雜言。治尚書。於詩易無不通。喜考古制名物度數。性沖淡。簡嗜慾。色溫而氣和。貌若處子。體若不充。衣語若不出口。聞不善。面發赤。若自愧。外與物無忤。而中實感否。寡與人交。或終歲不至。城郭人有犯。不與校。眾以為為懦。易之。自紅巾後。民狂於亂。是歲四月。盜復熾。城外多從之。孝仲挈家走逃。山中。里惡少年知其處。迫脅之。不從。縱斧掠。不勝其毒。驅以行。過常思嶺。孝仲竄伏深林。匿四日。不得食。會賊敗。乃歸。時餓已困。猶奮然率鄰保。執脅已者。欲治之。為鄉尊長所抑。孝仲惟一子。幼甚愛。子覓果。孝仲抱入園。將取果。昇之。覺眩眩。遂仆而斃。嗟夫。孝仲之善。裕於身。夫子所謂鄉人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者。與有扶植之。豈不薰一鄉哉。死不以其疾。又不臻於年。善可欲。而世不知。予知之。而不能顯。其可閔也夫。孝仲名則忠。初字伯慈。繼予更其字。死年四十六。辭曰。

此其人恍惚下關此子如從之可登仙些魂兮歸來高羅田些

聞過齋集 卷之三

祭鄭氏甥女文
死生之際人孰不悲我悲獨深欲將告誰汝母吾姊當娠汝時年二十六產死而斃念汝之生尚安可期既脫襁褓又離孩提視汝長成幸汝有歸婿亦吾甥室家孔宜生女生男我懷怡怡汝家凋敝汝力扶持道汝艱難我內如割去載入山我禍海罹汝遠來暗相對淚垂寬譬百端謂之數時執謂汝歸奇疾遂隨豈無慮焉望勿能治汝弟汝妹汝姑汝姨環立拱視愛莫能施張目待盡汝情若而嗚呼人以自戕為不足汝竟如此而止昨日見汝之生今日見汝之死吾哀誠不能語也嗚呼我昔哭姊痛視汝存今日哭汝不忍諸孫汝有神靈相其成立受命不豐庶為後福殯宮孔邇幽坎何期祖奠一觴庶幾享之

祭鄭以弘文
嗚呼天乎謂天不言所出者理善人之生為天地紀善人遽亡天一何特或者謂治世天道昭明亂世天道反覆是固然邪是不然邪賢哉鄭君耿介獨清懷懷操節長松堅冰上師聖賢抱守遺經視黃金不富駟蓋無榮世之何物足以動子直不能與世俯仰隨時重輕則為造物所厄耶賢哉鄭君吾黨之師曩嘗一相見令人愧厲數日今其已矣誰為念益此子所以傷心刺骨蓋與君心交而神契非徒惻惻而已噫是果命之然耶世之名一善者近亦往往淪謝自哭君之後復哭二三友矣嗚呼天乎天胡然哉匪言之長以宜我哀

祭葉祺文
人之始生乘弧蓬矢志在四方曰丈夫子彼窮與達數有偶奇彼短與修命之不齊在己者崇在天者俟惟曰懷居乃士所恥古人有願馬革裹尸首丘屬纊視死何悲子有鐵基有時有勢出門耿耿一笑萬里煌煌京國玉粒桂炊子留兩年不知客羈曳裾王門珠履追隨囊雖脫穎薦膺交馳有志不遂有才不施命不與謀誰能謀之嗚呼嗚呼大江西流兮粵臺之下江之悠悠兮岸幽幽楊花飛兮送行舟子之行兮萬里望中原兮阻修嗚呼嗚呼朔風起兮吹黃沙黃沙驚兮亂棘眼雲憑憑兮念子遠春雨深兮寒鯉魚秋雁來兮重寄書忽乘風以長逝逐飛仙之瓊裾嗚呼嗚呼可奈何氣填鬱兮淚滂沱悵後期之不復惜往日兮奈何曾有酒兮豆有核長歌下招兮心結惓耳聽兮語言容貌兮吾前情枉切兮不得宣恨枉深兮不能傳知死則天有定兮吾為爾獨憐

聞過齋集卷之四

箴 題跋 贊 雜著

聞過齋箴

海自始知學竊有志乎聖人之道然資質愚昧平日所為鮮能不悖於理中夜以思惕然內懼誠以人之有過不能自知而他人知之人知之而或將告之不知其樂聞與否也則亦將不告而已矣然則雖欲聞之安得而聞之用是扁其見資會友之所曰聞過齋夫過而人告之者幸也過而不聞不幸也告之而不受之而不悔悔而不改是自棄也海雖不敏其忍遠自棄乎敢固以請而箴用自勸云
人之有過鮮能自知知而必改其躬乃治嗚呼小子實寡實陋雖曰有志而未克就循心以思據己而為是敢謂然自信不疑豈心皇皇如疾在體為賜之藥而有弗喜幽幽冥行墮地取塗為炬燭之而有弗趨君子愛人示之以德既教既戒俾我弗惑遷善則有改過則無中以朝夕誨以坐隅
慎獨箴

祭漳州知事史大年文
嗚呼君家在蜀而慕於此蓋生於此長於此仕於此沒於此得不為閩人耶方煙塵之蔽空望故都其何許委順則何往不安乘化則何在非寓七十已稀何必百齡青袍足章何必絳紫念君賦性孝慈以友念君與人敬信可久君之居官守法畏咎徒限資格不得盡試晚嬰未疾學自前歲屏居謝事不出門戶每一相見則趨然喜及其別也常泫然涕謂我知君欲托以死嗚呼君平生居而不怡老而不釋沒而不瞑者我固知之矣君亦自知之是果海所能理能承此寄而不負耶聊觀造物者而已吉日良辰爰即幽宅

右承史思永得太子賜書慎獨二字請為作之
人之一身心實為主外以應物內為發慮是心之發其端甚微人不能測惟己獨知惟正惟邪為善為惡為公為私亦為私濁當其發時如弩發機謬則千里差由毫釐於何慎之聞居暗室慎之又慎深致其力

勿謂爾獨上帝實。勿謂無人爾既有心。孰明匪幽。曷隱不顯。無息思微。戒其不善。一念不善。勿使之萌。不自欺已。意乃可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舉而措之。若掌斯指。噫。言之甚易。為之甚難。難於塞川。難於為山。星文煌煌。青宮所賜。野人作箴。以相君子。

愚學齋箴序

吳居真。扁所居室曰愚樂。或問之曰。子以為大智若愚。學者氏之學者哉。將玩弄世故而自處默乎。將與眾嬰兒而自為豁谷乎。將忘清冷而為汗澆乎。將以退為進。思不殆不辱乎。將度斷是虞。為不材之木乎。將與人有餘。而自取不足乎。將為人不屑。而惟善其獨乎。不然。奚其愚之足樂乎。居真曰。吾豈為是數者哉。吾質鈍而惜於事。然觀世之聰明。用私而務計數者。終日役役。然竭力疲體。勞神散精。而忘其性命。吾恥焉。病焉。不若拙之無作偽。靜之得自適也。故以愚樂名焉。吾將學為聖賢之徒。肯從老氏者哉。子聞其言而喜之。因其請箴以勸之。

在昔顏淵。善學聖人。終日如愚。步趨遠。在陋巷亦樂。不知其貧。其愚如何。四勿慎身。博文約禮。從夫子循循。其愚如何。仰鑽瞻忽。卓爾益親。天道且變。心不違仁。曰吳氏子。亦克有志。寧樂其愚。不飾其智。名其齋居。朝仰夕企。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惜陰齋箴

陳生瑤。自表其齋曰惜陰。求子言箴以貽之。

為學之要。務在能勤。勤則業進。不勤志分。古人為學。孜孜求益。靡寒靡暑。亦靡朝夕。孫康映雪。匡衡鑿壁。黃生垂帷。家園絕迹。韓子焚膏。窮年勿息。嗜學若茲。寧不成德。今人為學。或怠以嬉。既開既斷。無有緝熙。暴棄不憚。忍於自欺。四十無聞。由古所悲。嗚呼。人少易壯。壯者易衰。髮白齒豁。駸駸相迫。及時不學。汝將何為。大禹聖人。寸陰尚惜。眾人分陰。豈可虛擲。爰衣飽食。無所用心。語德則病。奚異禽獸。麟不可嘖。後悔何任。誦言座隅。以代砭鍼。

吳韓字箴

族諸孫。始冠。楊先生字之曰有常。予重為之箴。以厲成德云。

民有常德。實天賦。生德而為性。發而為情。手攝足履。目視耳聆。必循有則。乃踐厥形。聖人安之。渾然天成。賢人執之。反身而誠。道不可離。理無定名。承親為孝。事上為貞。禮正家室。義敦弟兄。四方上下。舉挈其中。毋縱爾欲。度爾常程。毋越爾分。懼爾弗稱。常言必謹。常行勿輕。見得視義。思能若驚。多金重組。布被藜羹。在命有定。適時或丁。匪巧所謀。非力能揮。惟善常率。惡爾常懲。反常為異。妖或以憑。反常為逆。禍乃以興。有常弗惑。有常弗爭。嗟嗟小子。如日方升。告教爾字。爾式斯聽。如樽在御。如木從繩。動考爾常。如射斯正。靜守爾常。心存日登。德輪如毛。言舉弗勝。道豈有遠。在人能弘。隆師親友。博史窮經。聿觀往昔。載禧典刑。勸爾不怠。德立道凝。自天降祐。胡考以寧。我言諄諄。將爾服膺。

題醉圃

聞通齋集 卷之四

右醉圃。坐而飲者三人。從傍臥者一人。坐而背相倚者三人。抱琴而行不進者一人。扶曳踰蹠。還顧而笑者二人。一人俯而傾。憑者在其前。一人仰而頽。僮從後擁。一人弛衣跣足。假首橫體。若擊兩僮。舉而遷之。凡醉者十三人。僮四人。嗟夫。彼舉而遷者。身世已不可知。頽者傾者。微二僮即仆矣。還顧者。豈不見抱琴為可笑耶。坐者三人。度不能起。欲相倚以爲安。乃顛折腕。展兩手據地。各披一面。而飲者方且拍浮。舉白酣酣。相屬不知臥者已在傍矣。嗟夫。孰不飲酒也。而遷至於此。果何美而嗜之。不置。前者昏昏。不省後人之尚飲。後人但飲。肯顧前人之已迷。商辛以此亡其國。江左諸人。以此亡人之國。良工心苦。徒發醒者之笑。是徒醉魂。千載猶未寤耳。

題商山四皓圖

晉觀李伯時畫四皓商山圖。意趣幽遠。筆力精妙。宛然千載。百載如見其人。因念少時讀西漢傳。四君子避秦亂以去。采芝賦詩。若遺世者。至漢高欲易太子。大臣不能止。呂后用留侯計。延致四君子。復出。遂從太子見上。此卷謂馬遠作。子雖不能識。然前度高古。亦足為佳。觀其三人。雖立。鬢髮。若深髮。鬢首若共語。一人仰空曳杖去之。豈計欲出山。三人已相唯諾。其一人尚未定耶。將昔人之見。與子同。因畫以寄意耶。毋乃畫者都不省。其布置偶若是耶。是足以發子衷云。

書三先生帖後

右三先生手帖。伊川晦翁。各一。南軒。伊川書世不多見。南軒答宜州一帖。論莫才都事。公文之外。別附此簡。見闕臣州將之情相通。而慮事之詳如此。伊川書。敦重樸素。如周蔡商鼎。巧麗過之自廢。南軒書。精神動越。晦翁意思雍容。其心畫皆出於自然。令人敬慕不已。彼世俗專以媚為工。而學者紛然專以求其似。亦何謂哉。

跋羅源黃氏所藏朱文公手帖

文公先生。道德事功。彼世其寸紙片墨。流落人間。自當為世所寶。況平生交游。往復書札。其子孫寶之。宜何如邪。此卷前四幅。文公與黃運使書。後兩幅。右曹與左藏書。五世孫。出以相示。捧玩之餘。敬識於左。夫君子之於前修。往哲。觀其迹。則思其人。慕其人。則企其行。非徒寶之而已。

題半方所

道。天地間無乎不在。在人之所契焉耳。若吾夫子。歎川流之逝。子思子視。為魚之察。伯淳並花柳而至樂。存堯夫玩風月而清意足。彼四君子。則然。他人其不然乎。蓋達人因時而知化。遇物而燭理。景觸於外。妙契於中。明月在天空。光必照。隨規而圓。隨矩而方。方圓大小。不繫於光。而繫於其所受。至體無虧。因遇而應。若丘隱君之所悟。不其殆是乎。夫如是。則謂之方。亦可。不謂之方。亦可。以之名。亦可。不以之名。亦可。隱君之言。固不盡意。意有在於言之外。將有善悟者得之。

再張原筵文集後

世俗為文。務辭勝而已。然多不根於理。豈古人立言之意哉。吾輩幸生濂洛。語儒之後。聖賢之道大明。於

是爲文而不根於理，則亦無足觀已。張生此卷，殆百餘篇，皆於道不肯信有本者如是夫。

以歸其寶之後，家貧其孫以寶十金於予，予復寶之。三年而贖歸，持價尙五十金。又數年家益貧，遂十金貨之，予亦不能復售也。因贊霜鐘漫記其事。

道遙道人真贊

昂然霄漢之志，自然宗廟之器，錚乎金鐵之剛，絢乎組繪之秀，豈毫素之末所能寫其一二。然袖中黃石之編，足下冷風之履，始將於汗漫者，爲道遙之游，脫汗濁而棄泥滓也。

直方贊

穎川陳某，始來郡城，予識之，哲白疏俊，好學而文，襲然佳公子也。不見將三十年，今年訪予七巖山下，雖風采如故，而顏亦向蒼，聽其論，疑然不隨流俗，波靡予喜之。夫人年少氣銳，未嘗見事，莫不妄自許，高視闊步，議論隘一時，語辭祿金玉，不肯屑意，至其終身所經營者，乃其所不屑爲者也。不幸遇忠難窮困，百爲不得一途，則垂首帖耳，低志下意，視顏色於人，若戚施，遂然何恨也。若子之意氣，今昔未嘗小異，豈不賢於人哉。子以直方自號，請言於予，予惟子之賢於人，而不狎於人者，固其在此，然以自守則可以自矜，則不可矜，雖未至忿戾，亦必取怨於人，甚非君子之道也。吾之愛子也，故以君子之道語焉。昔者夫子贊易於坤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夫坤有柔順之德，二居中得正，故動而直與方，苟非柔順之德，恆於中，則其動未必能然，直而至於計方，至於不可行，則亦焉用爲德矣。昔人有惡曲者，終身不乘車，有惡圓者，終身不肯仰視天，好惡之蔽，甚至於此，今子之好直，誠無若昔人之惡曲，子之喜方，誠無如昔人之惡圓，曰直與方，皆以順發之，則德豈有不善者乎。爲之贊曰：

齊宋武岡守楊公遺藁後

自古及今，君子之慮小人，不審而尋彼其禍者，衆矣。予因慶元君子之事而有感焉。宋寧宗之立，趙忠定公汝愚之力也。遺僞胄自意太后不得，事因關禮而決，僞胄認以爲功，而忠定處之，缺望忠定，而收海內名士，將以興治，僞胄不使，旋於其間，陰引同惡，以傾善類，未幾去首相不與廷議，事多從中下。李沐何人，敢爲禍首，事無不可，遂誘以同姓，圖不利社稷，蓋將一網盡之。章穎、徐誼、呂祖儉、衆人，皆以救忠定，相繼罷斥。李祥、楊簡，又出補外，儉人之黨，立朝始，偏事亦無可爲者，而六館諸生，乃復有能回天拔山者哉。若武岡守楊公宏中時，方爲太學生，與其徒六人，上書闕下，彼忘其身之危，將以一杯水濟一車薪之火，豈不智不量其力，蓋義激於中，雖以刃鋸鼎鑊而不悔，可謂難矣。當時稱六君子，夫豈虛美哉。忠定既竄，學禁旋興，禍如東漢之季，馴至開解，天下幾亂，嗚呼！小人得勢，豈徒君子之不幸，實有國者之大不幸。究論其卒，彼亦何利焉。至今武夫童子，聞僞胄之名，哆吻唾罵，若楊公之後，無賢不肯見之，必曰慶元君子之後，莫不加敬，是理安可誣哉。抑予又論士大夫於天下，大故不避禍難，憤切言之，至於朋友僚屬之際，其事不係天下之重，而能悉心以規諫者，益寡，非秉心不私，而愛人以德者，詎肯然邪。觀公與汪察院一書，蓋可徵其平生矣。公之五世孫綱，出公道像，及公文彙，瞻仰之餘，敬書卷末，噫！世有誦公之文，觀公之容，不汗背泚，類者，亦幾何人哉！有內揆不能，而外爲大言，以欺世者，公之罪人也。

琴贊

元統甲戌，予以十金買一太古琴，名曰霜鐘，其聲清以亮，韻以辨，自然以安，超然而遠，開籥試之，取數琴合奏一曲，出戶遠聽，衆聲之中，一聲掩衆聲，而獨鳴者，霜鐘也。信其寶矣。愛之甚，調之三年，而反其人不能忘之，爲之贊以記之曰：

霜鐘，本泉州某家世器，至治間，里有蘇某者，善審音，因商於泉，一見而奇之，以番物直百金，易之。匪絲匪桐，豐山之鐘，匪博匪拊，至音風，凝霜在野，素月流中，冥心有契，神化無功。

爾之愛，謂學之不修，其不憂，蓋於人何求，追往復而不及，喟獨行其誰仇，策藪鈍以自勵，將歲月之無適，惟信高其可仰，庶卒歲而優游。

刊朱子家禮成讀之有感書齋壁自傲

吾讀冠禮而思身之未修，讀婚禮而思家之未齊，讀喪禮而思愛親之未純，讀祭禮而思事親之未至，吾

友石山人真贊

油然春雨之心，肅然秋霜之氣，鷲鳥獨擊，冥鴻高逝，昔時早蓋朱轡，今日麻袍草履，此山之巔，彼水之涘，長險獨行，與石爲友。

薛子威真贊

畫所能擬者，子之形容，所不能寫者，子之心胸，好學如不足，爲德務益充，其待人也恕，其愛民也若惻，單父宓子賤，中牟魯恭，觀者因吾言以求之，則薛子焉可逢。

自贊

爾之愛，謂學之不修，其不憂，蓋於人何求，追往復而不及，喟獨行其誰仇，策藪鈍以自勵，將歲月之無適，惟信高其可仰，庶卒歲而優游。

刊朱子家禮成讀之有感書齋壁自傲

吾讀冠禮而思身之未修，讀婚禮而思家之未齊，讀喪禮而思愛親之未純，讀祭禮而思事親之未至，吾

不孝大矣。吾罪多矣。嗚呼。皇天於予乎。鬼神相予乎。祖宗保予乎。往者不可及也。惟兢兢以自勵。庶來者其可免夫。

感春操 傅德謙作 李棟曰感

春之陽兮。卉木具非。運之愆兮。六合具時。既適兮。可追。文欲墜兮。懷乎予中之危。予朝不食兮。苦饑。夕不寐兮。歌以唏。悠悠。天曷慰我思。

木石居辭序

會稽胡生。放曠不仕。自號木石居子。名公廣為賦述。亦徵予言。予陋且固。豈足發明深旨。辭以問之。生越人而寓於甌。自閩視之。地皆東北也。故稱北東之人。辭曰。

北東之人兮。子何木石之與居。桓桓蒼蒼。以挺植兮。凌霜雪以爲娛。魁危磊魄。終古而不變兮。塊獨守夫貞固。備同類而弗羣兮。狎異物以爲徒。將中契而道冥兮。外不言而形喻。噫。子噫于黃農。遠兮有唐虞。幸則耕兮。以魚我思。古人兮。中鬱鬱以紆。末之從兮。吾將殺城與申屠。已焉哉。松柏兮。牛其蔽。特石則言兮。鞭以驅。戶且棘兮。曷云其途。四方上下兮。一爲蓬蔕。子之所兮。何如。北東之人兮。吾將諗諸。

答問

吳子。避居水西。閉門不出。客有過焉。問曰。吾子亦有憂乎。曰。有。曰。然。吾視子衣服不及時。饘饔常或虧。終日轉徙。無有定居。然竊怪乎。子室雖貧。不踏踏以求於人。迹雖窮。不潰潰以撓於中。談古道兮。言論無取。倘衆遠俗。獨立雖與。子非拙以愚。非喪心失志。其不憂如何。吳子曰。聖人有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是安足憂哉。然子謂我愚拙實然。亦豈喪心失志乎。吾幼好學。長而彌篤。前修之逸。追往聖之遐。既孜孜以求道。屢顛沛而不易。牽繩制墨。以就槩。年過伯玉。而猶非志。慕仲尼而不及。閱閱乎。老之將至。而弗覺也。是故不夙夜惕厲。畏且懼乎。此吾之內憂也。若乃感莘野而懷伊尹。仰西山而思伯夷。誦鴻雁而哀流人。披王風而悼彼黍。而又閱杞人之無寄。嗤夸父之量力。則吾之外憂也。抑又思夫古之人。相告以善。相勉以義。書曰。肯保惠。肯教誨。今之人。相向以詐。相飾以偽。詩曰。爲鬼爲蜮。若是者。皆我所愛。而貧則非也。客不悅曰。吾不曉子所謂。吾聞衣食足。然後知禮義。今子饑寒之不卹。而道是謀。困躓之不徵。而學是力。誠所謂憂不切之憂。務不急之務。己之多云。又以慮夫人之謬惑。不迪。吾向徒愛子。今視子若是之困。流離困厄。皆所自取。尙未知底所。吾亦何有於問子哉。亦不能問子矣。揖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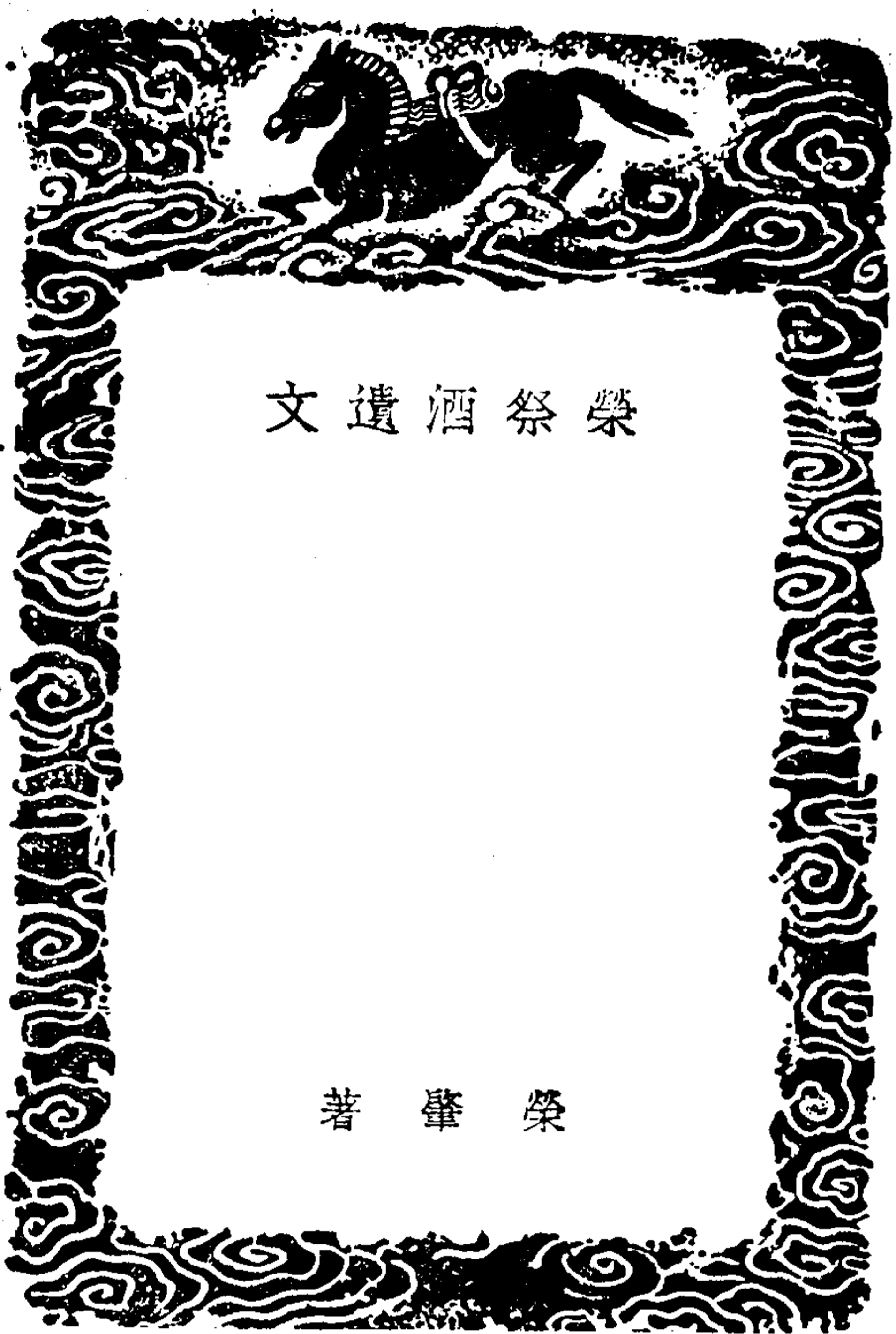
書禍

道之不明。學害之也。學之不純。書禍之也。今天下之書已多矣。然詩、書、易、禮、樂、春秋、孝經、論語、大學、中庸、七篇。凡六經聖賢之言。未嘗多也。商周以下。秦漢以求。十八代史記。紀傳表志。編年紀事。之不可無者。未嘗多也。所以多者。皆諸子百氏。外家雜言。異端邪說。數之不可計其名。讀之舉世不能盡其卷帙。無益於心身。不資於國家。非有補於教化。風俗治道。徒爲多矣。況其偏蔽邪曲。足以湮正理。炫耀反覆。足以盡人

心。其揣摩計較。欺奪。足以壞治道。使人身心不安。順。上下不相親。福祿不常有。皆是書之罪也。然其言或放蕩而無涯。或幽昧而難窮。或狎志而易入。或近利而有功。故世鮮有不好之者。至其談諸鄙俚。隱諷神怪之淺近可笑。誕妄不足信者。則俗儒賤工。又爭取以爲博物洽聞。夫楊墨老佛諸書。六經之賊也。管商申韓諸書。治道之賊也。遺事外傳。史氏之賊也。蕪詞蔓說。文章之賊也。竊意上之人。有王者作。將悉取其書而禁絕之。然後讀書者。得以專其力於聖賢之言。精其志於身心之學。玩其意於國家得失成敗之數。考其實於古今治亂興亡之迹。如是則學正而道明。而書爲有益於世。不然者。日盛一日。世滋一世。夫豈有窮哉。夫欲禁之。必自上始。使朝廷大臣。通經術者。會諸儒講論。定其品目。自經史某書某書。及宋道學諸儒之遺言。不禁。其他則皆禁之。諸家文集。自先秦以來。近世諸人之文。悉加纂輯。煩爲大全。其餘一切除去。必祕府不蓄。絕其根本。然後出令天下。非官所定。民不得輒藏。坊市不得利鬻。場屋引用者。黜降停革。民間文字。不得引用無稽之言。如女媧補天。具房竈地。蟻蟻入月。阿香驅車。與異書既絕。數十年之後。童穉生長。不涉異聞。其心志不惑。惟經史聖賢之言。入者爲主。於以養德毓才。廣量成器。其效豈小小哉。

讀鬼谷子

鬼谷子三卷。二十二章。凡以陰爲守。以捭闔飛符。合揣摩爲用。讀之使人神志遁叛。道德消喪。真世之大賊也。豈但探囊胙篋。發櫃而已。人非內有所定。而遽觀之。未必不爲所蠱。既賊於心。必賊於人。用而賊天下國家。傳而賊於來世。若是之書。惟當棄而不觀。若是之人。惟當絕而不交。妄與之言。必爲所誘。嗚呼。二帝三王之遺。惟不行。而世有是人。聖賢君子之學。惟不明。而世有是書。豈徒斯人之不幸。抑乃天地之不幸。而至今存何耶。有聖王者作。是人固當誅。是書固當焚也。吁。可畏哉。



榮祭酒遺文

榮肇著

向闕邑志有元祭酒榮肇宅在硤石鎮預備倉即其故址墓在縣東北五十里俗稱榮疋頭墓附載宋濂所作傳贊而列傳無之故不詳其字去冬獲見元驥官州牧申繼賢撰榮氏二奇女傳始知其字曰子與今春又從顧子葛民得許醇夫編修所撰榮祭酒傳具述其出處生卒踰時復得其遺文十二篇後有王中曠跋亦云其兄殺原比部鈔自許太史家惜鈔時作細字草稿又遭庸妄人塗抹批點而蛛絲煤迹墨跡紙殘殆不可卒讀余別錄是本而悉心校訂焉嗟乎自古能文章而不傳於世者多矣彼布衣之徒懷才抱德比事屬辭不得志而死身名俱歿固足悲耳至若名公鉅卿生前赫赫著述等身不旋踵而消滅或返不如布衣之聲施後世者尤不可勝數焉若子與先生者言行如此卓卓而文章幾至不傳其它則又何說傳稱其生當晚宋通經史百家之言尤服膺洛閩之學嘗應京兆試適買似道當國例自署非假道學方準試乃太息以為君子患不聞道與不力學耳苟抱道自重雖餓死不附時相而獲功名遂拂衣而歸隱紫微山不求聞達元元貞初有薦于朝詔徵入召見稱旨乃補國子監助教督祭酒居官三載即乞休優游林下又十年而歿今觀其文平和條暢婉而多風陸宣公之奏議韓文公之五原彷彿其遺規足以維持世教正不必與虞揚范揭爭長直可與王秋澗姚牧庵齊驅並駕乃志乘不為之闡揚邑人莫悉其表德殘編剩墨狼籍誰加之愛護將飽蠹鼠而化燬燼閱五百餘年而僅存此十二篇之草稿豈不重可歎哉吾鄉以儒林著者皆有于令升齊有顧景怡梁有成公文陳有顧允南唐有褚宏度宋有張子韶而元則以先生當之庶幾無愧惟宋景濂既作傳贊而其修元史乃不為立傳即傳贊亦不見集中贊

云先朝之老臣當代之巨儒似乎不合宜云當代之老臣先朝之巨儒豈後人假宋之名以題獻抑傳寫致誤獻傳云子二主敬先肇卒孫溥克承家學不仕按鑰續編錄云榮子仁名僧啓至頭祭酒之子達實帖木兒丞相之甥草書學義獻一童以小篋負文房具自隨嘗執筆畫鳥絲不用界尺細直而勻與太璞危公交善其名與傳不同或係後改亦未可定傳又云葬于紫微山之麓考潘廷章峽川志云榮祭酒墓在鎮西葉家埭陳雲駿峽山圖志則云國初掘毀觀明祝鰲有榮祭酒墓詩云鬱鬱佳城傍水涯豐碑滿載舊聲華往時固有碑碣何至被毀耶余訪其後人僅有一家以鬻冠為業問彼先世遺事竟懵然不覺更堪憫耳方得斯文峽之賢士曹桐石吳榕園顧葛民皆喜出意外桐石既跋其後葛民復有題詞行將謀諸同好付梓以傳焉是為敘嘉慶十七年夏四月鄉後學陳鱣書于紫微講舍

室廬輾轉盡邱墟屈指年經五百餘獨有文章偏不朽翻教聲價重瑤瑤巨儒名望共流連著述終憐渺不傳且喜東湖賢太史獨能收拾到殘編

顧澗

學不仕。葬於紫微山之麓。即世俗所稱榮歪頭墓是也。舊史氏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故必力學以求大過人者。何肇之理學經濟，儼儼若此，而世罕知，徒以歪頭之墓見稱哉！抑由元之輕儒與後之無傳人耶？雖然，宋濂稱爲先朝老臣，當世巨儒，弗可及已。又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舍公其誰？其推重至矣。

榮祭酒像贊

宋濂

先朝之老臣，當世之巨儒。橋門清貴，左圖右書。元君寵顧，後擁前驅。連城之璧，照乘之珠。修髯大顙，此誠魁梧。峨冠博帶，可肅薄夫。噫，孟軻氏有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舍公其誰乎？

榮祭酒傳

許焯

榮肇，字子興，世居鹽官之峽石，族極繁。然肇多農家者流，唯肇之贈公，樂善好施，稱篤行君子。晚年得肇，日者見而異之，謂贈公曰：此子後必爲名教之傳人。翁善植之，後肇入塾，果端謹不苟言笑。既長，通經史百家之言，尤服膺濂洛關閩之學。私淑朱子，以誠意正心爲務。父喪，舉應京兆試，宋季賈道當國，例自署非假道學方準試。肇太息曰：君子忠不聞道與不力學耳。苟抱道自處，雖窮餓以死，不榮于時，時相而獲功名哉。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僕即不才，恥心尚在也。遂拂衣而歸，隱紫微山中，勵志潛修，學益醇粹。已而宋亡，元興，儒者不見重于世，肇亦不求聞達。逮成宗初政，有薦肇於朝者，詔有司徵之。肇入都，召見稱旨。帝曰：子真宋儒也。方今學者悖理叛道，先王之教不明，子宜爲國子師，以表率天下。乃補助教，晉祭酒。肇居官三載，方正誠懇，爲有元第一流人物。以年老乞休放歸，闢菴程朱緒餘，宋儒之書燦然復明於世。優游林下，又十年而歿。生宋寶慶二年，卒元大德十一年，壽八十有二。子二，主敬先肇卒孫溥，克承家

榮祭酒遺文 傳贊

榮祭酒遺文

論短喪疏

元 鹽官榮 肇著

臣聞人心者，國家之元氣也，而人心莫重於敦本。夫人莫不本於父母也，無論官骸髮膚，爲父母精血所遺，即夫鞠育之願復之，飲食之教誨之，幸其成，慮其敗，靡朝靡夕，無在不繫于父母之懷。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孝我孝子所以哀哀于生我也。孔子所云三年之愛，爲宰我安於短喪，故發是言以警醒之。豈誠謂父母愛子，止有三年哉？先王酌理準情而制喪服，謂人子之於其父母也，思恩無窮而致哀則有節，示以中正之則，定爲三年。自天子至於庶人，貴賤同之。古者君薨，嗣君諒陰三年，百官總已，聽治于冢宰。然此制可行于古，而不能行于後世，何也？後世之家宰，非必有如伊傅周召之賢，必拘古制，不惟政務有所曠廢，而更不無他患焉。是不得所以變通之，周衰喪禮漸廢，而以日易月之制，則始自漢文帝，遺詔短喪三月，除服。文帝之意，乃謂臣庶于天子之喪，非兼嗣君而言之也。景帝薄于天性，遂據此定爲人君居喪之制。自後相因，莫之能改。西晉武帝欲行三年之喪，裴傅等爭焉。武帝雖允羣臣除服，而素蔬終喪，亦可謂賢矣。後惟北魏孝文、北周武帝能行之，其餘蓋罔聞焉。夫人主以一人而統四海，日有萬幾，不可三年致曠政務，則三年諒陰既不可復，而短喪又不忍。如周武帝所詔，軍國重事，親自視朝，而衰絰之

榮祭酒遺文

服苦慮之禮，悉遵前典，亦庶乎變而不戾于經也。然此人主不得已而為之也。至於大臣佐理國事，或居喪而去位，豈無他人焉？可以代任其事者，而後世乃有奪情起復之說，先儒以為有金革之事則然。夫即有金革，使其人果有折衝禦侮之才，欲平禍亂，以收寧國之功，非此人莫可慰，則不得不從此變禮。如亦庸庸無所短長，自宜聽其守制，何事奪情而起復？而況乎非有金革之事耶？昔南宋史嵩之起復也，徐元杰、黃復伯及三學諸生極論其非，嵩之亦格于衆論，不敢起復。嗟乎！凡為此而進言者，豈得已哉？豈輕詆大臣哉？蓋欲扶綱常，正人心，以護國家之元氣也。而近世封疆大臣，與夫郡縣之吏，乃有在任丁憂之事，夫既曰在任，何為丁憂？既曰丁憂，何以在任？夫在任必有任中所宜臨之事，宜行之禮，將衰經而臨事，行禮乎？抑易采服而臨事乎？衰經則於事不順，易采服則於心不安，何可也？且凡丁憂而營留任者，豈真重國家之事，而欲報效于朝廷耶？度不過貪位戀祿，不欲一日去其居官之榮已耳。如果心乎為國，則平日居官，必勉盡厥職，不敢有一念一事，欺君而病民矣。而有不能也，則平日之曠職，負國已多，乃於居父母憂，將去位而托為報效，留任辦事，其心尚堪問乎？夫官長者，士庶之所親瞻而則效也，而先薄于所生，則士庶微尤，欲使人心之厚，風俗之淳，其可得乎？今士庶雖不敢短喪，而居喪之禮無存焉，非為官長者，無以風厲之，以激發其良心而然哉？臣故謂上行則下效，致哀于其親，當先倡率之於有位者。況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欲望其盡忠于朝廷，必先使其盡孝於父母，養生非大，送死為大，於父母之喪，但貪一官之榮，不思盡厥哀，其于君也亦不過逐利已耳。設國家有事，欲其鞠躬盡瘁，矢報國之誠，臣知其必不能矣。故奮情起復，在任丁憂之弊，習斷宜禁而不行，使為官者各重於所生，以為士庶倡，亦天子所以廣孝治天下之意也。正人心而厚風俗，以護元氣，其道蓋莫先于此矣。惟陛下察之。

民牧論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匹夫匹婦，一能勝予，予臨兆民，曷予若朽索之馭六馬？若是乎？天下之可愛者，民而可畏者，亦莫如民也。聖王知其然也，是以常思所以保護而安全之。第天下之大，億兆之衆，豈人主一人之身所能一一而親撫之？此不得不以宣布德教，委于牧民之有司。郡有守，縣有令，而又設監司督率於上，以察屬吏之治否。凡此皆為民之牧，承君之命，以保又夫民人者也。夫監司統乎郡縣，守統乎令，而與民最親而近，衆務待以理者，則尤在乎縣令也。縣令，牧民之微員耳，其位卑，其事繁，其責重，而又受制於諸上司，為之亦正不易矣。然使為令者，誠能盡乎父母斯民之心，勉勉焉以教養其民，而俾無失所，則吏治修舉，亦庶無負於民牧之責哉。而無如吏治之古若也。一有地方之任，他不暇顧，其心輒計曰：吾將何以肥室家而為子孫計乎？是直以一官為居奇殖財之地，問以撫字，不知也。問以教化，不知也。即問以詰禁，而亦有所不暇及也。其精神之所專注者，則惟在于催科。夫催科，乃為朝廷惟正之供，萬無容於意緩。然而賦有定數，征有定期，按期而征，如徵而取，亦何害近乃以先期力征為能，以格外浮收為計。急征暴斂，并縱其苛罰，及官之家人僕從，恣為姦利，百姓怨咨，全不為司牧者。容如是乎？且其為肥私之計，又不僅在是也。開賄賂之門，寄耳目於衙齋，結心腹于無賴紳衿，於編戶內搜索其家資之厚

薄。一有事值，即為之關通說合，以攫取其賄。其所以網利之方，凡可以浚民膏脂者，盜織悉備焉。而民以病矣。夫貪牧蒞于上，雖歲歲豐稔，閭閻猶不無愁歎。不幸而遇凶荒之災，田禾無收，米價騰貴，民艱于食，比戶嗷嗷，而有司則曰：是非余所知也。余所知者，惟有急於催科，以收其羨餘而已。催科益急，虎狼之役，四出鈞呼，橫行叫囂，民不堪擾，拮据悉索以輸，而有司依然恣意浮收，有加無減。雖然，苟有科稅之可完，雖歛收之遽，亦曰艱難，猶不至于重困。若窮簷無告之民，弱者委于溝瀆，強者糾聚無賴，橫行阡陌，劫掠股戶，一二好義之士，共為酌濟，有司則曰：若輩欲市義耶？置于法而拉取其財，至饑民困于無食，非惟弗顧，抑且倍加箠楚焉。夫不能裕民之食，而但思奪民之食，不能保民之天，而直欲絕民之天，嗚呼！為民父母，何忍乃荼毒而至于於斯極也？或謂上有郡守焉，又有縣令焉，百姓受令長之害，豈無上訴之路，而不知無可訴也。彼虐取下民，以飽己腹，則必彌縫上司，以悅其心。上司悅其奉己也，方心許其為能，而庇護之矣。又豈肯輕納小民之訴也哉？夫民怨不可蓄也，衆怒不可犯也。百姓雖蓄積怨怒，而究不敢與有司為難者，非特畏官也，乃畏法耳。其所以畏法者，直畏夫死耳。雖有司而罹於法，死亡之禍必立至，不如此姑為隱忍，猶可以苟延旦夕之命。雖然，有司莫謂小民不足畏也。使困民而處之有死無生之地，則民不畏死矣。死既不畏，何有于法？法且不畏，而官復何所持耶？嗟乎！自古國家致亂速禍，未有不起于聚斂之有司，竭澤而漁，不卹其民，為人主斂怨于下，因以釀天下之變。故欲固邦莫如安民，欲安民莫要于慎擇牧民之吏，而欲郡吏之良，則尤在于監司大臣，能灑濯其心，以風厲于上，則下雖有不肖之有司，亦必凜然知畏，而自不敢逐于貪。有司既不貪，則掾吏胥役，又孰敢弄法舞文，以魚肉齊民乎？吾故願牧民之有司，知民之可愛，常保之如赤子，知民之可畏，毋棄之為仇讎，則官民相得而上下安，不貽天子以宵旰之憂，其于朝廷簡任之意，亦庶乎無負也矣。

天無私論

客有問於子曰：天有私乎？曰：無私。天既無私，則凡為天之所生，皆宜為天之所愛，何以或寵綬之類加，或阨窮而不已也？予應之曰：此非天之有私也，因乎人也。上帝王，下迄隸丐，皆天之所生也，而貴賤懸絕若此，豈有私意於其間也哉？今夫人豈厚薄，勢有不同，聰明愚魯，質有不同，勇壯怯懦，力有不同，而或富或貧，或貴或賤，或壽或夭，命有不同，使天必欲盡生人而均之乎？則良善宜榮，淫惡宜膺禍矣。何以善人無私，天豈若是之規規耶？客曰：天無私矣，福善禍淫，非天道乎？則良善宜榮，淫惡宜膺禍矣。何以善人有終身潦倒，惡人且奕世顯榮也？予曰：天之待人，以積世論，不以一身論。身雖為善，其先世之積德未消，安能以其一身之善，而遽降以福乎？客曰：除孽除殃，吾固知之，今有人焉，累世以來，世濟其美，而其人孜孜好善，乃不惟不得榮其身，而且厄其嗣。客曰：有人焉，累世以來，世濟其凶，而其人又體積遺惡，乃不惟未嘗困其身，而且蕃其子孫，則又何也？予曰：天之為道，有常有變，常者一定之理，變者不測之數。無一定，則人無以識從違，非不測，則人無以息傲幸。此皆陰陽消長自然之所運，天亦不得以私而主之。夫道有常變，而數有盛

衰際數之盛。天以常道順而行。值數之衰。天以變道逆而施。故虞書惠迪吉。從逆凶。如影響言其常也。柳
 跖壽終。顏子夭亡。張湯有後。鄧攸無兒。此變之為也。客曰。天人一理也。人心之是非。即可以決天意之子
 奪。而莊周有言。天之小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何又不相合而相反也。予曰。此莊子生於衰周
 之季。世事壞。天道變。小人得志。正士不容。故憤而為此荒唐悠謬之言。豈真天人之相反也哉。且子獨不
 觀乎富貴。非天之所厚乎。其人而富貴焉。雖小人也。而人即莫不奉之為君子。貧賤非天之所薄乎。其人
 而貧賤焉。雖君子也。而人即莫不鄙之為小人。天與人意。固未嘗不合也。士君子不幸而遭時不偶。亦惟
 嗚呼。安乎命。盡其在我。以聽夫天之所為而已矣。天有私乎。無私乎。又何問焉。於是客不再問而退。

論佛

佛也者。弗也。弗以人之常道為道者也。夫人之常道。有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和。而彼佛氏者。必去
 而君臣。棄而父子。夫婦。屏除一切。以期于明心見性。登于化城。嗚呼。自有佛氏。而三綱淪。人道絕矣。雖然。
 使學夫佛者。屏居于深山邃谷。練修于精廬靜室之中。悟徹真如。離去塵垢。以向求於超凡而入聖。彼固
 欲自成其為佛也。吾亦何惡乎爾。吾所惡者。從佛之徒。曾不識佛旨元微。獵其糟粕。更造為禍福因果之
 說。以煽誘愚人。其為世道人心之害焉深也。夫佛以清淨為宗。故空諸色相。而必梵宮琳宇。金碧輝煌。傾
 人之財。疲人之力。以侈大其觀。非佛之本意也。佛主於慈悲。方不惜捨身以濟物。又豈肯借名募化。說法
 賺人。吸取衆人之脂膏。以供己之欲。如佛之設念。而誠在于壯己之觀。快己之欲。則所謂清淨慈悲者。其
 安在耶。世之沙門僧。比邱尼。皆所謂佛門弟子也。削髮披緇。托身方外。名歸淨域。實戀塵緣。究其所為。已
 足為人間之蠹賊。而有所謂大和尚者。本非德行高僧。裝飾規模。開壇講經。而說法。其所說法。不過佛門
 之粗律。其所講經。祇是佛乘之游談。居然上座。受人膜拜。受人齋供。受人錢鈔。而又多設機會。招聚愚夫
 愚婦。混處雜居。大亂男女之防。更有不法僧尼。以佛護身。奸貪淫穢。無所不至。嗚呼。佛如有知。當亦深恨
 此輩。大壞法門。將置之於阿鼻地獄矣。而世人不悟。動曰佛門弟子。喜施捨之。不為斬。即其人本性本慳。商
 平日於兄弟親戚朋友。與夫親寡孤獨窮而無告之人。欲求其稍為矜卹。而不可得者。一旦僧尼以修佛
 殿。裝佛身。叩募之。亦不惜慨然而一為解囊。其於僧尼敬信之也如是。非敬僧尼也。敬佛也。非信僧尼也。
 信佛也。蓋佛教之溺人已深。上自王公。下至庶民。無不專心佞佛。以求福田利益。雖大聲疾呼。而欲覺悟
 之。其可得乎。彼佛氏者。不染愛河慾海之累。六根清淨。以獨修其身可也。必欲廣其教于天下。使天下之
 人。果盡遵佛氏所為。去其君臣父子夫婦之倫。則不仁不義之禍熾。而相生相養之道息矣。且人非能盡
 出於空桑也。而人類不絕絕乎哉。夫佛以慈悲為念者也。販吾教而致天地之間。人無種類。其可悲憫何
 如。又有何有衆生之賴其普救也耶。

原釋

夫釋氏者。本西域之教。自漢明帝感於夢幻。使人西求佛。而其教遂流入於中國。至魏晉六朝之間。佛教
 發。塔廟漸增。而沙門之徒日益蕃。鳩摩在秦。繡譯經典。以廣播海內。後世佛學蔓延。皆出自姚秦也。至

達摩西來。掃除一切。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是真善為彼教解脫。妙乘空諦。吾嘗以為鳩摩則滯迹於有達
 摩則化迹於無。獨能發釋氏不住之元風者也。梁武帝佞佛。達摩見帝所主。在於因果。自視功德莫大達
 摩。謂其所為無一功德。以是拂帝意。遂隱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而逝。夫武帝所為。本無一可為功德也。
 彼以六度布施為第一。而三度捨其身於同泰寺。帝臣以錢億萬贖歸。夫既捨之矣。曷為贖復歸也。取佛
 乎。欺已乎。欺天下乎。況此億萬之錢。何一非百姓膏血所出。不恤民艱。而妄以是飽寺僧之腹。功德何在。
 又以佛主慈悲而戒殺。致宗廟之祭。不用牲宰。惜物命。而寧使祖宗絕血食。迨與北魏爭壽陽。則三築淮
 堰。淹死生民數十萬。不忍物命。而輕棄民命。倒行逆施如是。又何功德之有。其始也。御食止於菜菔。及臺
 城被圍。而不免于破。其戒。食雞子。卒呼荷荷而餓死。豈佛喜其功德度之。入於西方極樂世界耶。且爾時
 臣叛其君子。叛其父。兄弟叔姪。相賊相殘。漸滅其彝倫。事佛求福也。禍乃至此。夫梁武帝佞佛。不獲福己。又
 安能福人乎。而近世之修佛事者。以禮梁皇識為大功德。何歟。或謂事佛自可求福田利益。北魏太武帝
 與崔浩深惡佛法。誅沙門廢佛像。毀佛寺。而太武帝被殺。浩至夷族。非惡佛之報歟。果爾。厥後宣武最崇佛。
 而胡太后作永寧寺。極其壯麗。為浮屠九十丈。上利復十丈。飾以金玉錦繡。塔廟之盛。自古罕有。其崇佛
 也。可謂極矣。然宣武短祚。胡太后不免為爾朱榮沉于河。崇佛而得禍。則又何也。嗚呼。佛之為道。其教空
 萬象。寂諸緣。歸于清淨。以證厥菩提也。而豈欲紛紛擾擾。以禍人福人。炫惑天下。使人之信。而競事于奔
 波哉。自後來釋氏。借佛法而倡異言。設為天堂地獄之說。藉以射利。而空虛清淨之本旨。已盡失矣。夫人
 明乎理者。味乎欲者多。言及禍福。孰不生畏喜。言天堂孰不慕。言地獄孰不懼。釋氏因為之言曰。雖有
 惡行。能持佛念經。即可以登天堂而獲福。雖有善行。不持佛念經。不免墮地獄而罹禍。於是惑其說而信
 之者。蓋十室而九焉。抑知善善惡惡。天之正道也。佛豈能悖于天乎。如凶惡之徒。日誦貝葉之書。心藏蛇
 蝎之行。既死矣。以其能信佛。佛即引之而享天堂之樂。而正人君子。以名教綱常為己任。其卒也以不信
 佛。佛即墮之。而俾受地獄之災。善惡倒置。是悖乎天矣。佛豈為之。吾有以知其必不然者。況觀夫古之佛
 弟子。其戒行稱高潔者。問其家風。不過一塢白雲。三間茅屋。一餅一拂。到處生涯。曷嘗營營於塵俗之中。
 講因果。說禍福。以為能廣釋氏之教哉。吾故謂人能率性之善。不昧心體本然之明。恬靜澄虛。泊然而寡
 營。淡然而無欲。雖不事佛。亦可為吾教之傳人。死必為神矣。若夫日逐於聲色貨利之間。心性俱失。雖今
 日飯僧。明日修寺。以是為吾無量福也。佛其許之乎。噫。是必不許之也矣。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則
 世之人。曷不移佞佛之心。轉為切己之學。庶乎大道可明。而天下治矣。

論鬼

以素不相識之人。一旦萃聚而游處。彼與此兩無所嫌。何也。以其為人也。若夫親戚友朋。當其化為異物
 之後。或聞其囑於梁曰。是某之聲也。鬼也。則惕然恐而避。或見其形于室曰。是某之狀也。鬼也。則駭然驚
 而走。夫方其為人。雖疏弗疑。及其為鬼。雖親亦忌。然則鬼也者。固人之所深為畏惡者也。何畏惡乎。爾曰。
 以其禍人害人也。嗟乎。鬼亦何能禍害人哉。凡人精神強固。陽氣方充。陰邪不得而干之。何有於鬼。惟夫

氣將散，數將盡，命將訖，已將以鬼為鄰。於是鬼從而侮之，是以禍害乃人所自召。於鬼何與焉？其為人禍害者，惟厲鬼耳。彼既強死，故往往出而為祟，亦不能無端而害人。因其祟而致死者，必其人夙與為讎者也。或則其致彼于死，而報復之者也。若竹原之夢大厲，齊襄之見豕人，鄭駟帶、豐段之死于伯有，漢高后傷腋而死，卜為趙王如意之為祟是已。否則其人之數，身合為代，或應遭其劫，如縊溺而死之鬼，瘠瘦之鬼是也。不然，天地神明，森然布列，鬼何敢肆行胸臆，妄作威福，以害及平人哉？況今日之鬼，即昔時之人。今時之人，即將來之鬼，何畏焉？何惡焉？而吾特畏惡夫世之人而鬼者也。彼人而鬼者，其形則人也，其心則鬼也。挾其機械變詐之智，自以為能與彼同類相交，則以詐禦詐，以詐濟詐。朋比互售其姦，而玩弄忠厚長者于股掌之上。語言詭譎，翻覆無常，見有勢力可倚，資之以權利，則朝夕奔走趨承，若蟻附羶。一朝見其勢去，便轉眼若不相識，且或助他人而共排擠之。昌黎所云，落陷穿不一引手救，而反擠之，又從而下石焉。若輩之所為，大都爾爾也。噫，所為如此，雖鬼不若，然彼固視然自以為人也。人與之相處，亦信其為人，不疑其為鬼，受其欺愚而不覺。及覺之而陰營其害，已不一矣。為鬼為蜮，有視面目，詩人之刺，豈過論哉？吾悲夫世之人，莫不知畏惡夫鬼之為鬼，而人而鬼者，於青天白日之下，肆行其鬼魅之伎倆，以迷人而害人，其可畏可惡為更甚，而竟莫知也。且親之而近之，蓋亦勿思之甚矣。

德貪

古之人有言曰：貪吏不可為也，廉吏亦不可為。夫貪固不可，而廉則何不可之有？蓋廉則無私，無私則明，吏治有不修乎？貪則多欲，多欲則昏，吏治其能修乎？以是思吏治之要，莫要於崇廉而去貪。然而天下貪吏多而廉吏少何也？人逐于利耳。以利為尚，則雖欲遏其貪婪之欲而不能。夫廉吏之風可慕，貪吏之名不可居。人盡知之者也。何一行作吏，貪念輒生，舉平日所致慨于有司之無良者，有不禁躬自蹈之利誘于外，則志昏於中耳。身膺父母斯民之任，而惟是逐逐於網利之為，此固凡為吏者之罪也。而揆厥所由之操，以倡率于上，賄賂不通，人不得以私于之，則凡其所屬之吏，孰不肅然知畏，何敢以一官為奇貨之居而肆其欲，無如為大吏者，位高矣，祿厚矣，勢尊而權重矣，而貪得之心，亦竟恃之而愈熾。方且縱屬吏之貪汗，為己聚利藪，蓋羣吏之為優為劣，進退黜陟，其權一操于大吏，快其欲，即引而列于薦紳，拂其意，即擠而掛諸彈章。其所舉動，無不計賂之有無輕重，以上下其手。彼羣吏見大吏之所為如是也，顧安得不竭力彌縫，競事餽奉，以結其驩。於是雖至於下浚民膏，上蝕國賦，而有所不憚。夫浚民膏，是為民之蠹，蝕國賦，是為國之蠹。況夫國之饒於上，輸外，必有所存貯于州縣之倉庫者，備不虞，濟緩急也。今有虛籍，而無實貯，設有不虞，將以何給？是不惟民病，而國亦病。雖然，此弊之沿積也久矣，非聖天子，赫然大振厥威，務為懲創而掃除之，則雖命使者四出，嚴行盤查，而其弊卒固而不可破。何則？州縣既有虧空，聞使者之出，則必預為飾飾支吾之計，迨使者入境，必巧探其意旨所欲，曲為承迎，厚賄其左右，以求隱為之庇。彼使者其果自守廉直，真能為天子任其勞怨，無封殖之欲，無狗庇之私乎？而未必然也，則亦不過

藉是以射利，苟且完事，以復上之命而已。有盤查之名，無盤查之實。縱一使既還，一使復出，徒為擾擾。其於事會何濟之有？愚竊以為欲去其弊，則必究其弊之由。生州縣虧空之弊，其原生於上司導賄賂，下屬競進奉耳。吾思身為大吏，居高位，享厚祿，負尊勢，操重權，其受朝廷之寄，荷國家之恩也。大矣。曾不思為國為民，而專於益己，私營為罔上營私之事。致耗州縣倉庫之儲蓄，無以備不虞，其負上之罪何如哉？大吏者，羣吏之表也。大法則小廉，故國之於大吏也，待之甚優，而責之特重。使其怙尊貴之勢，肆然于上，貪而無慙，慾而無厭，國計民瘼，了不為念，而某封疆異日之禍，是何可不嚴以法懲之。如其為大吏也，縱罪惡已彰，而姑為寬縱，不過薄示其誡，存舟之魚，竟使漏網，則大吏其何所畏，不惟大吏無所畏也，羣吏見大吏雖有罪，而法所不加，則共思爭前趨承，倚之為援，而背公奉私，妨民病國之事，又何憚而不為。古者法行自貴，蓋深有所見及於此也。愚故謂吏無大小，一以貪敗，而法在所必行，其賊賄雖經抄籍入官，猶不得倖免於罪，則刑均而法嚴，人生畏懼之心，長其廉耻，遇其貪蠹，而沒剝侵蝕之弊，自戢澄吏治而肅官方，厚民生而裕國儲，其道倘有在干斯也夫。

論奢

風何以淳，本于儉也。俗何以壞，成于奢也。嗟乎！自奢風一倡，浸淫人心，瀾而不知所返也久矣。富者相耀而貧者競慕，凡吉凶之事，強欲效富人，所為以飾一時之美觀，於是多方那移，重息稱貸，既而通負疊數，囊債盈門，父母妻子衣食坐是以不給，其在富者，自恃素蓄，饒盈極欲窮奢，祖宗錫銖積之，彼直泥沙棄之，夫如山之積，奢則易消，彼之身固以快樂終矣。而子孫效尤，日加月甚，其家末有不至於傾蕩者。追傾蕩而後悔，嗟何及矣。奢之為害也如是哉！近俗之奢，莫甚于江浙右。本不過一齊民耳，家饒于財，其宮室之華，衣服器皿之麗，食饌之豐，鮮艷儼若王公，而婚嫁喪葬，外觀益極其侈。雖縉紳閥閱之家，視之有遠不逮者，滔滔江河，流而日下，正不知有何底止也。夫冒上無等，賈誼所為長太息也。昔殷王紂為象箸，箕子唏之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夫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一玉杯象箸，所損幾何，而箕子猶以為唏，誠以奢欲一開，不可復遏，他日惜心蔑德，何一不為，敗亡之禍，即基于是焉耳。豈知今日富民之家，玉杯象箸，且設而為常物乎？管仲鑲璽而朱紱，山節而藻梲，君子以為濫，魯莊公於桓公之廟，丹其楹，刻其桷，御孫諫曰：儉，共之大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古人之懲夫奢也如是。今富民之家，其宮室器具之飾，雕鏤彩漆，侈濫數倍前人，竟相習以為固然，無足怪。鄭公子威好聚，冠冠文，繡錦絮襦入宮，太祖曰：汝後勿復為此飾。主曰：此用翠羽幾何，太祖曰：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因慚謝。今富家婦女，裙襦之綺麗，彼姑繡繡翠，又烏足以為華美耶？奢僧無度，乃至此極，風俗之敗壞何如也。雖然，物極則反，天之道也。昔何曾位居三公，日食費萬錢，猶嫌無下箸處，至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石季倫富堪敵國，以椒塗壁，以蠟代薪，與王位鬪富，武帝助禮，猶不能勝，及季倫為倫秀所誅，身死東市，即金谷名園，亦雲時蕩為墟，豈非以其奢侈過甚，不惟為人所忌，而亦為天之所棄耶？自

古駢奔而致敗亡者不可勝數。即此二人以觀，亦宜知所鑒矣。況今人非必有如何會之貴，李倫之富也。而汝焉以奢誇，何歟。夫人常苦于不足，我獨享其有餘，是因天之厚我以生也。天厚之，而我顧自斲而薄之乎。則何如返之於儉，去其淫靡，歸於淳樸，以爲後人法。且與其縱一己無窮之欲，恣爲蕩耗，曷若推其餘潤，及於宗戚、友朋、鄰里，之饒寡孤獨，窮而無告者，俾無失所，厚賴德以貽子孫，則富可長保。縱不能長保其富，要必有賢子孫振起于其後，以視夫恃富而奢，一敗塗地者，其得失相去，奚啻什伯也哉。

任人論

天下之治亂，係於任人。任得其人，則致治；任失其人，則致亂。此其大較也。而欲任人之無失，在乎人主有知人之明。能知人，則邪正辨而舉錯當；不知人，則是非淆而用舍乖宜。治亂之分，實根于斯。虞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然則知人豈易言哉。而不知人之失，其害又豈淺鮮哉。吾嘗謂人主所處之勢，至尊也。而實至孤，高居九重之上，進退予奪生殺，其權惟君得而主之。故望之如帝天，威焉若雷霆。上自公卿下及黎庶，薄海內外，罔不肅然而稟於一人之命。勢何尊也。然以一人之身，而官宦、宮妾、希寵于內，羣臣百僚、榮榮于外，環而伺焉。百端雜出，以嘗試之。苟君心一有牽繫，即有以蔽其聰明之運。而姦邪之徒，遂將乘其間，顛亂黑白，以蒙人主於不能察。由是君子斥，小人進，牽類引朋，布列於廷。內外交結，共爲壅蔽。而舉朝幾無一可爲人主儼然倚賴之人矣。其勢不又孤乎。夫處至尊之勢，而形或孤立，何也。私欲蔽其聰明，聞于知人，受姦人之欺謾而不覺也。且夫姦邪之人，所以逢君之欲，以固厥寵者，其術何所不至哉。君好色，則進之以妖冶之姿；君好利，則導之以聚斂之術；君好佚樂，則誘之以游戲之樂。凡夫土木甲兵、禮祠，可以廣侈其君之心者，無不爲獻媚。諛諛以成之，而又飾情僞貌，深藏其機，于不測、險詐而假爲朴誠。殘刻而作爲寬厚，凡營私之計，巧託奉公病民之方，詭言利國。人主不能察其衷，竟信之而不疑。任之而弗貳，君臣相得，甚者漸假以權。夫權既入於其手，彼乃內益行逢迎之術，以愚其主。外竊假威福之權，以市於人。人見爲權之所歸也，而尊嚴鮮恥之。冀其一引手而登於要路者，莫不鑿金輸寶，蠅集蟻附于其門。至羽翼既多，爪牙日衆，根株盤固，而若人乃益無忌憚矣。嗟乎，進退予奪生殺之權，乃朝廷所以聯屬天下之人才者也。而姦人方挾之以爲私行喜怒之具，其私所喜者，立援而升之於雲；其私所惡者，即擠之而墮之於壑。且計賄賂而上下其手，盡枯轉移于呼吸之間。夫庸情未有不慕榮而畏勢者也。因各私爲計曰：吾逆于君，猶可也。而權臣之意，必不可拂。吾虐于民，無害也。而權臣所求，必不可違。思所以進奉其左右，以結其驩，則雖下剝民膏，上侵國賦，而有所不憚。驅天下之爲吏者，惟權姦之是奉。則人主大不利。彼姦人之初，豈即計及于是哉。不過貪富貴之樂，媚于上以邀之耳。迨位愈高，勢愈厚，權愈重，而心益以放肆。故其始也，恃君之寵，假其權以制人，而其既也，即人主并爲其所制，動靜不得以自由。而國之象危矣。然彼方侈然自滿，矯飾太平，天變謁見于上，以爲不足警。人怨沸騰于下，以爲不足畏。災荒頻告，寇盜竄興，而以爲不足憂。遂釀成天下無窮之禍。自古任姦敗國，往往而然。何可勝數哉。易曰：城

霜堅冰至，蓋言陰邪不可不抑于其微也。又曰：負且乘，致寇至。言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所以速禍也。又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任非其人，未有不至於傾覆者也。易之垂戒如是。人主顧奈何而忽於任人也耶。夫前事之善敗，後事之鑒也。昔漢宣帝知任丙、魏而中興，及成帝任王氏，竟移漢祚。唐明皇任姚宋諸賢，而致開元之治；任楊李，而召天寶之亂。自漢唐而下，凡天下之治亂興廢，未有不在于任人得失之間。夫世之人君，孰不思與而治，孰不思廢而亂。其任人也，孰不樂得忠賢而任之，惟是喜夫人之能順己之私，從己之欲，遂至以佞爲忠，以姦爲賢，是崇是信，委之爲心膂，且專且久。雖罪惡彰著，而猶不忍去之也。如是欲天下之無敗壞，其可得乎。誠使爲天下主者，正其心，誠其意，廓然而無私，粹然而無欲，謹于君子小人

遠慮論

天下之患，常有出於所備之外。夫有備，猶不能無患，矧不備不虞，安得無一旦卒然不可知之憂。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又曰：制治於未亂，保邦于未危。易曰：思患豫防，繫於既濟之象。而周公陳戒無逸，乃即在成王太平之世，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古之君子爲保世之謀，未有不兢兢業業，圖於幾先。慮之深遠，而預爲之備焉者也。其在後世開創之君，身歷艱難，深鑒前代興廢之故，欲爲子孫作久遠計，其君臣相與講畫，以定一代之規模者，亦必慮之固而處之詳，而後之嗣君，生長崇高，席承平之業，薄海內外，莫不頌首聽命，自謂有泰山之安，而可無他慮也。於是于祖宗所以綱紀一世之道，漸成廢弛。其有因循仍而未廢者，亦不過視爲具文而已矣。其君既狃于晏安，無憂盛危明之意，而其臣復務爲容悅，無陳善責難之心，固寵貪榮，方且競事營私，互爲朋比，率相欺謾，以蒙蔽人主之聰明。若此者，危亂之機已伏，特以爲安而不自知也。斯時也，非無一二老成深識之人，憂天命之靡常，慮人心之叵測，出其忠言，至計，剴切指陳，而君既逆耳違心，拒而不納，舉朝且羣笑其爲不識時務，無端徒發此狂言，有相與排而去之耳。抑知患起於微，禍生於忽，不能於禍患未形之先，早爲之圖。一旦變故突生，倉皇無措，國事常有至於潰敗而不可救。嘗觀歷代以來，上下泄泄，自謂無事，而敗壞即踵于其後者，蓋有可按而知也。嗟乎，燕雀處堂，焚巢自號，嗟何及矣。昔楚臣莊辛有言曰：亡羊而補牢，未爲晚也。吾以爲羊既亡而後補牢，何如豫固其牢，而使無亡羊之爲得乎。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則甚矣慮之不可以不深，而備之不可以不預也。夫國家一切制防之法，所謂備之於有形者也。而無形之備，則在於結人心。人心既得，則民之於上也不啻如子弟衛父兄，手足掉頭目，羣情蟠結，衆志如城。縱有意外之警，而亦無能爲害。顧人心其何以能得哉。書曰：罔遠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夫拂民以從己欲，民畏上而強從，其心固不與也。而遠道干譽，則不過區區行小惠以市德，而亦不足以孚海內之心。古之王者，其慮民也，意甚精，其誘民也，道甚篤。其治民也，具甚備，其防民也，術甚周。日漸月摩，旁皇周浹，民服其教，而畏其神，自無不依。依于父母，元后之戴，不然，自貴而賤其民，自智而愚其民，自肥而瘠其民，自強而弱其民，束縛之馳驟之劫之以勢，威之以刑，行督責之術，以箝制天下。自謂天下其莫敢誰何，而能爲子孫作萬年之計矣。

不知民不聊生，人有叛志，士崩瓦解，其端實由於茲。何也？過為猜防，慮不見遠，而所以備之者，失其道也。是可知有國家者，遠慮而預為之備，其道在彼不在此。

論調停君子小人

天下未有賢姦互任，邪正並立，可以致治，而不至于亂者也。或之言曰：君子小人之分，不可以太明。太明則必爭，爭則小人常處于勝，而君子敗。君子屏氣，小人橫行，而國家之禍深矣。是何如？抑然處之無迹，君子不自視為君子，而亦無嚴絕夫小人。君子幸而遇時，當國秉鈞，其於同道，固宜引聚於朝，相與贊輔，而小人亦必有以位置之，俾無失其富貴之欲，則自可息其憤怨不平之心。而他日無反噬之患。噫！此即所謂調停之說也。抑知其說必不可行。蓋君子能容小人，而小人必不能容君子。君子以忠厚為心，故其去小人也，不為已甚。小人惟逞其凶狠殘戾之性，故其去君子也，不遺餘力。吾嘗見于宋之世矣。熙寧時，王安石、呂惠卿，以新法亂政，羣小用事，一時所謂君子者，盡遭屏逐，及乎元祐，宣仁臨朝，欲除新法之亂，召元老而委任之。於是羣賢拔髮，濟濟盈廷。此君子道長之日也。而小人之黨，不能盡去其根株，也不為泰而為姦。彼小人已發，發乎有隱，伏漸長之幾。其後呂范二公，慮小人在外者久，不得志，積怨蓄怒，必將伺閒而思報復。釀為國憂，故意主于調停。蘇子由極言其不可，然一黨一落，十年尚猶有臭。子由欲使之渾然無迹，則雖不主調停，仍不脫夫調停之見也。嗟乎！不盡去小人，則君子安能久于其位？又安能必小人不可引進其類，共與君子為讎哉？是以紹聖之初，楊畏公起章惇、惇進而專權，大肆凶惡，凡熙寧小人，盡引子朝而元祐諸君子，貶竄無遺。幸而哲宗雖暗，猶守祖制，不肯殺戮大臣。不然，東漢屠戮黨人之禍，安知不再見于宋也耶？至徽宗朝，蔡京執政，益肆其惡，繼繼黨人，勒石立碑，俾君子無復有可伸之氣。夫小人道長，則君子之類，必至于盡。正類既盡，而國家之大禍成矣。此固小人之罪也。亦由君子不務盡去小人之黨，姑為調停，以優容之，使之乘閒而起，張其虎狼毒噬之威，而至於此也。然則調停之說，其可行乎？傳曰：惟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仁人豈獨忍于若輩哉？蓋不決去媚疾之小人，則無以保全善類也。夫國以用君子而治，以用小人而亂。人君莫不喜治而惡亂，莫不知君子不可一日無，小人不可一日有也。而任人則往往反是。無他，君子守正不阿，不肯曲意以從君之欲，危言讜論，未免逆耳。是以人君親雖重之，而情實疎焉。一聞浮言，輒以搖奪矣。君子見幾，亦即引身而退，故常不得久于其位。若夫小人內藏險譎之心，外飾恭順之貌，窺伺人主意旨之所向，獻媚諂諛，巧為逢迎，人主喜其能順適己意也。則相得而無間，縱有歷數其姦而攻之，而君亦不信。言者徒獲罪而已。迨政事日壞，禍亂叢生，君乃覺其誤國而欲去之，則有所牽制而不能。何也？其盤踞既固，而黨援者衆也。此小人在位得專而久也。嗟乎！當小人柄用之日，君子受其摧傷而莫進，及其既敗，乃欲任一二君子以挽救之，而事已不可為，亦第諉于無如何而已。自古國家受小人之禍，大抵然也。何可勝數哉！是故宜辨之於早，而斷之於果，其何以辨之？乘乎義者，君子也。故其人難進而易退。逐于利者，小人也。故其人易進而難退。惟人君能清心而寡欲，無惡直而好諛，則君子小人，正自可辨。知其為正，任之弗貳；知其為邪，去之弗難。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國

何患不底于治哉！不然，俄狐疑之見，使君子小人雜然而並處，欲望其不釀而為亂，其可得耶？其可得耶？

論朋黨

甚矣朋黨之為禍烈也。夫同道相合曰朋，同惡相比曰黨。惟小人有黨耳。君子豈有黨哉？然君子惡小人之為黨，而小人亦隱君子以為黨，不以黨誣君子，欲排去君子，安能一網而盡之？觀自東漢而下，訖於有宋，其以朋黨之說而錮善類者，何可勝數哉！東漢之季，桓靈不君，宦寺專權，橫行海內，賢人君子，憤小人之亂政，欲擊而去之，不可得，乃揚清激濁，過為風厲之行，以遏其勢。而太學之生，又務於名高，互相標榜，於是小人嫉之如讎，而黨錮之禍作矣。凡屬正人，並隸黨籍，株累蔓延，錮之殆盡。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此郭林宗所以哭之慟也。而漢室已傾矣。唐之中晚，權亦歸于宦者，人主廢立，皆出其手，而朝士不能和衷協濟，以弭厥害。方且分黨角立，牛李之黨，相軋相傾，至昭宗之末，盡驅清流，投之黃河，使為濁流。悲夫！而唐亦以亡。宋自王安石更立新法，同己者進，異己者逐，暨乎元祐，高太后垂簾，委任諸賢，斥逐羣小，以除新法之害。小人不得志，方且匿形伺隙，以圖報復。而諸賢不悟，乃有朔黨洛黨蜀黨之分。彼此讎讐，授小人以可乘之隙。及哲宗親政，柄用章惇、大肆凶惡，凡元祐宰執，及侍從諸臣，貶斥竄逐，目為黨人。至徽宗用事，益加狂悖，羅織黨人，勒石立碑于端禮門外，禁錮其子孫，無一得免者。於是舉朝之上，遍立僉壬，金人南牧，束手無策。遂至中原淪滅，二帝蒙塵，而宋以不救。天下之壞也，豈非朋黨實貽之哉！夫大廈之傾，支之非易，狂瀾之倒，障之甚難。君子當否塞之會，小人橫行之秋，正宜藏器于身，靜處以待，時又何事過為激烈，而嘗小人之鋒，俾詭陷黨籍，禍中于己身，而害并及於國家也。

無徵。及讀許太史墓迂所爲傳。推其闡發程朱之學。前明宋學士濂所作像贊。稱爲先朝老臣。當世鉅儒。風裁尙可想見。今年春陳孝廉簡莊得其所著古文辭一卷。計十有二篇。指陳剴切。讀之猶凜凜有生氣。良以實理名言。大有裨于風教。且覺與今時習俗流弊。深爲切中。有不啻鍼砭而藥石也。嗟乎。自元迄今。垂五百餘年。兵燹疊經。廢興不一。其間著作流傳。何可勝數。然皆如春花秋葉。隨時殞落。卽幸有存者。要不過紙上浮談。終鮮實際。而先生此編。獨經劫而不泯。且歷久而彌新。不可見不朽盛業。足以行遠而傳後者。固自有真乎。乃世之人。或笑以爲迂。或目以爲淺近。是亦不可與語斯道已。可慨也夫。嘉慶十有七年四月既望。里後學曹宗載識。

文者。載道明道也。舍道學而言文。我不知爲文也。我鄉許太史墓迂先生。以青年擢巍科。入館閣。不及數年。遂歸不出。閉戶讀書。肆力於詩古文辭。已而與張丈莘皋。陳丈古民輩。講論道學。一言一動。皆準先民。砥蕪家自宗伯以來。藏書最富。而太史尤篤嗜。搜拾遺文。故所藏宋元未刻之集。多至百十種。晉魏漢唐以下。迄于昭代之詩文。各五千卷。卷百頁。名曰文海。詩海。手自丹黃。而甲乙之。太史之業。可謂勤矣。家比部穀原兄。與太史至契。曾借閱數十種。遇文之佳者。輒錄而藏之。後子敦初名復。從余游。因出篋中書籍。覆余。乃得讀有元榮公之文。十有二篇。余愛其議論精確。粹然儒者之言。大有裨於世道人心。雖近今世俗。爭尚豔體。余則謂道學之文。不朽之作也。若風雲月露之篇。卽一時傳誦。號稱紙貴。究與世道人心。毫無關涉。數年而後。恐不免厭棄耳。若榮公之文。可謂學名言。百讀不厭矣。惜也。太史長往。後嗣不振。聞所藏者。頗有散佚。想榮公之文。當不止此。奈余老而無能。不及登太史之堂。徧讀全編。可慨也。夫榮公未詳何人。而吾峽向稱元時有榮歪頭祭酒名聲。宋濂贊有鉅儒句。然邑志無傳。而宋贊不見于集。後嗣雖有。在破者。余不能識。而姑闕疑。而俟他日正之。學者但當讀其文。以明道可也。不必強爲之辭。以附會其說。亦不必拘於人之無考。而輕視斯文。則老人有厚幸焉。里後學王中驥朝華氏謹跋。

文章不原於理學。縱使摛華藻。精妙絕倫。譬若金玉錦繡。非不寶貴。然僅資玩好。而無適於用。惟夫經世之言。載道之文。卽無以眩人心目。而其修辭也。真而樸。其持論也。正而大。則有如布帛菽粟。爲人所日需。而不可廢。元國子祭酒榮公子與諱。吾峽先賢也。徵山南注。預備倉基。卽其故居。第年漣世。遺行跡。



平西蜀文

明太祖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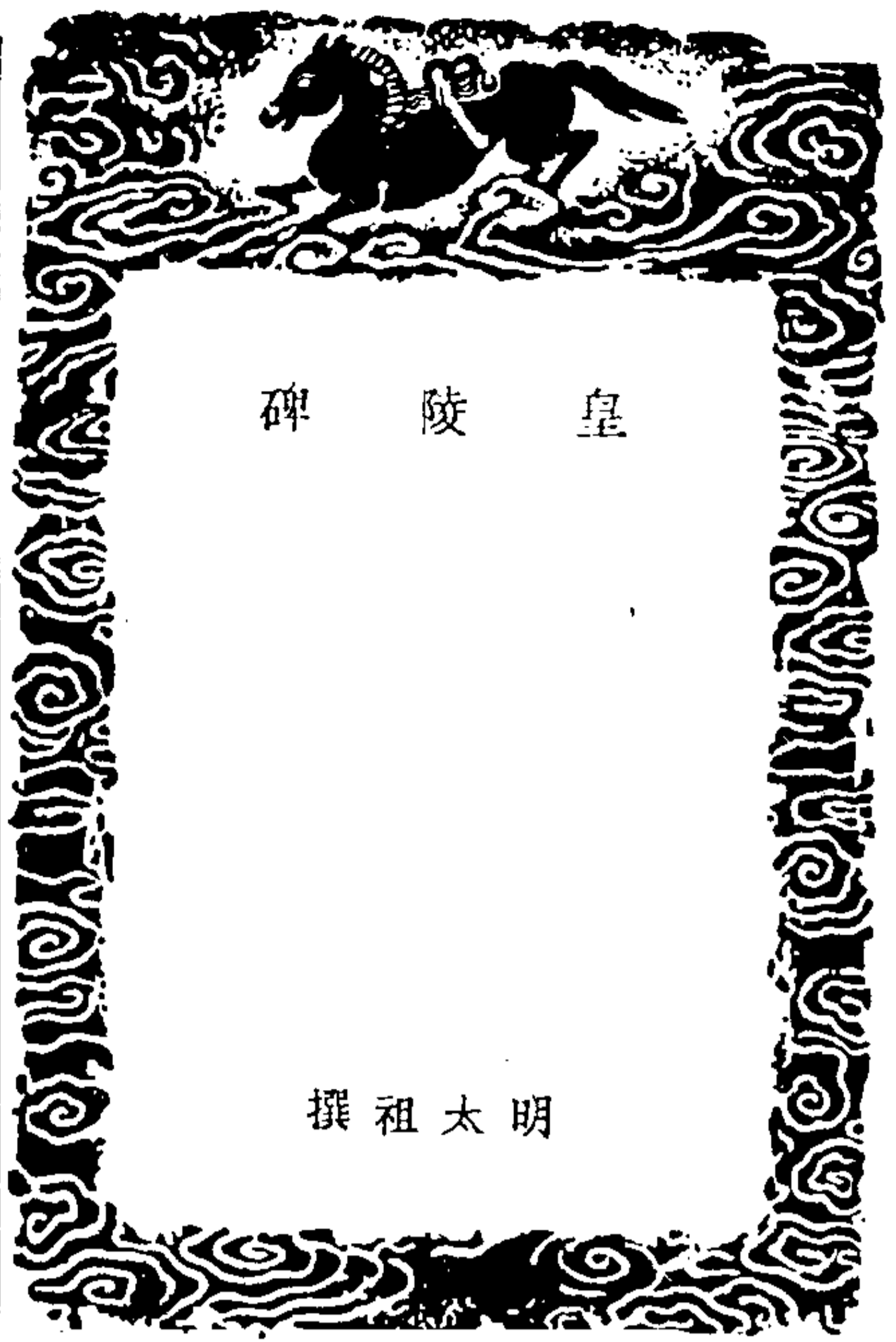
紀錄彙編卷之三
御製平西蜀文

洪武四年九月三十日朕親紀征蜀二道總兵官功
之低昂以旌忠勇有智之將又張無謀鈍兵之徒爾
基再作平蜀頌一章為傳將軍廖將軍于萬年不朽
之功朕聞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觀此益上
古聖君臨御恩及海內故賢者讚揚若非聖君安敢
受此美稱善揚者也朕本淮民因元失政蒙傑忿爭
吾承人後偶獲多兵訓練為我調用有時命將四出
有時親征一方不五六年間羣雄斂跡惟西蜀一隅
限山阻險是有戴壽者假明之童孩負固不伏陰生
詭計說誘諸洞蠻夷為我邊民患於是發兵二道命
將分行三年冬平章楊璟德慶侯廖永忠率舟師抵
瞿塘戴壽以合蜀軍民與之決戰平章楊璟兵敗收
兵僅能與之對壘當年冬頽川侯傅友德將兵由西
番道經階文逾月而抵綿漢蜀兵莫敢當鋒其戴壽
者恃瞿塘之險選老弱守之蓋拔堅關之兵西行與
頽川侯戰道逢頽川侯一戰戴壽披靡再戰因逼成
都其攻繼嗣舟師總兵者尚未盡知將軍頽川侯木

牌書其戰勝次第順川江而放流德慶侯獲之連壁
而進乘機破關搗虛而至偽京師幼主明昇御壁率
文臣請降戴壽為傳將軍生擒於成都於是中國清
寧論將之功傳一廖次低昂是焉

天佑我邦 帥出一律 將忿揚揚 馬嘶蹄踏
畫由聲張 惟我親候 智勇難量 羌人稽首
壺漿道衙 勞我軍行 綿漢是降 奮爾戴壽
率眾來當 一戰披靡 拒城且藏 旬日困逼
詰軍請降 傳將功就 再歌瞿塘 天生廖將
與傅成雙 江風浩浩 起我旌幢 泊舟連壁
直破繼關 生俘偽主 市肆無干 遣使飛捷
一刻數關 天產名將 兵出農間 非朕有能
實由天鑒 有臣在南 家居括倉 生而能交
舉筆何難 謂我採擇 舖之班班

紀錄彙編卷三終



皇陵碑

明太祖撰

紀錄彙編卷之一
御製皇陵碑

洪武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工新造皇
堂予時秉鑑窺形但見蒼顏皓首忽思往日之艱辛
况皇陵碑記皆備巨粉飾之文恐不足為後世子
孫戒特述艱難明昌運俾世代見之其辭曰
昔我父皇寓居是方農業艱辛朝夕徬徨俄爾天
災流行眷屬罹殃皇考終於六十有四皇妣五
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喪田主德不我顧呼
叱昂昂既不與地鄰里惆悵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黃
壤殯無棺柳被體惡裳浮掩三尺奠何殷漿既塋之
後家道惺惺仲兄少弱生計不張孟嫂孀幼東歸故
鄉值天無雨遺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無糧予亦何
有心驚若狂乃與兄計如何是常兄云去此各度凶
荒兄為我哭我為兄傷皇天白日泣斷心腸兄弟
異路泉動進蒼注民老母為我籌量遺子相送備禮
罄香空門禮佛出入僧房居未兩月寺主封舍眾各
為計雲水飄颻我何作為百無所長依親自辱仰天
茫茫既非可倚侶影相將突朝煙而急進暮投古寺

皇陵碑

以趁路仰窮崖雀鬼而倚碧聽猿啼夜月而淒涼魂
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志落魄而俛伴西風鶴唳俄漸
瀝以飛宿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沸湯一浮
雲乎三載年方二十而強時乃長淮盜起民生堪憐
於是思親之心昭著日逢盼子家邦已而既歸仍復
業於覺皇任夕三載而又雄者跳梁初起汝頌次及
鳳陽之南順未幾陷城深高城隍拒守不去號令彰
彰友人寄書云及趨降既憂且懼無可籌詳倘有覺
者將欲聲揚當此之際逼迫而無已試與知者相商
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罪亦奮臂而相戕知者為我
畫計且禱陰以默相如其言往下去守之何詳神乃
陰陰乎有警其氣郁和乎洋洋上逃下守則不吉將
就凶而不妨即起趨降而附城幾被無知而創少頃
獲釋身體安康從愚朝暮日日戎行元兵討罪將士
湯湯一攫不得再獲再驟移營易壘旌旗相望已而
解去棄戈與鎗予脫旅隊馭馬控韁出遊南土氣舒
而光倡農夫以入伍事業是匡不逾月而眾集赤幟
蔽野而盈岡率度清流戍守滁陽思親訓舊終日慨
慷知仲姊已逝獨存駙馬與甥雙駙馬引兒來我樓
外甥見舅如見娘此時孟嫂亦有知携兒孀女皆從
傍次兄已歿又數載獨遺寡婦野持筐因兵南北生
計忙忙一時會聚如再生幸承訴昔以難當於是家
有眷屬外練兵鋼羣雄並驅飲食不遑暫戍和州東
渡大江首撫姑熟禮儀是尚遂定建業四守關防礪
兵秣馬靜看胡頭羣雄自為乎聲教戈矛天下鏗鏘
元綱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傑何有乎仁良予乃張
皇六師飛旗角九勇者效力智者贊襄親征荆楚將
平湖湘三苗盡服廣海入疆命大將軍東平乎吳
越齊魯耀于旌幢西有乎伊洛嶠函地險河湟入胡
都而市不易肆虎臣露鋒乃而燦若星輝已而長驅

乎井陘河山之內外民庶咸仰關中即定市巷笙簧
玄菟樂浪以歸版籍南藩十有三國而來王倚金陵
而定鼎託虎踞而儀鳳凰天塹星高而月輝滄海鍾
山鎮嶽而繼接乎銀漢欲厚陵之徵聖下者乃曰不
可而地且蔽於是祀事之禮已定每精潔乎恭嘗惟
劬勞罔極之恩難報勒石銘於皇堂世世承運而務
德必彷彿於殷商淚筆以述難論嗣以撫昌稽首再
拜願時時而來察

紀錄彙編卷一終

皇陵碑



西征記

明太祖撰

紀錄彙編卷之二
御製西征記

洪武

癸卯秋以巨舟千艘載甲士十萬是日天風東發揚帆浙流西征荆楚禡祺之後纜解舟行時兩岸諸山墨雲變疑左雷右電江湖洶湧羣鳥萬數扶舟趨焉少頃有蛇自西北浮江趨舵朕親視之斯非神龍之化若是欺果天不我捨加龍神運機則西師之寇如豺狼之被獵不旬日必至吾麾下次日舟師抵采石泊牛渚磯未幾一龜一蛇浮嶼舵後略不畏人如此終半晝不異斯急流之所疑其然怪之見船未巨鼓一枚恐妨戰鬪即令左右將施神廟語既鼓行復視之莫知龜蛇之所在已而師行由梁山磯其江陝隘巨舟輻輳見對立鬼山怪石穿空奔濤峻急樹生崖畔疑鳥道以披雲罷觀之後駕勝飛帆暮泊蕪湖之西江天風漸作水陸音生驚濤泊岸氣浪濤是夕止趨就纜至巨風猶未止仍泊是江遙見江心一山挺然凌空酋然插水首有廟焉惟諸將輕舸如織梭而上下朕謂左右曰若是者何如對曰是山之神擅禍福致是所以諸將往禱為須臾逆風止順風生於是

浮游而前數日越樞陽渡漢武射蛟之所半晝抵皖城寇舟不戰水陸固守朕命諸將以舟繫水以步氣陸鼓譟而進不踰時空其江盡為我有於是宵晝弗停次日午後兵抵潯陽之下與彼交戰再衝再折凡若此者三彼負而我勝友諒遁遁將伏降朕命能者其城守之班師建業呼兵向事耳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命甲士露鋒乃比縛首惡以來前其良民安無謀逆者耶荷上帝默相兵無血刃潯陽以平民獲康哉

廣信府同知鄒潘

推官方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紀錄彙編卷二終



擬連珠編

劉基著

擬連珠編

括蒼劉基著

蓋聞空谷來風谷不與風期而風自至深山固木山不與木約而木自生是故福不可徵德盛則集功不可幸人歸則成

蓋聞志大業者必擇所任抱大器者必擇所投是以梁江湖不取蟾殘之木釣鯨鯢不適兩盈之滙

蓋聞急雨之漲可以決山及其息也得抵則止怒馬之奔可以超壑及其隨也歷坎而瘳是以長平之威報在鉅鹿會稽之勝終於姑蘇

蓋聞身無恒守勢窮則屈心無定主情急則親是以失時之言每多謙已墮井之呼不暇擇人

蓋聞石不亂玉惟賦功為能亂玉泉不混鳳惟鶴鳴為能混鳳故妖聲冷色君子遠之必嚴偽行辯言聖人懲之必痛

蓋聞蓋能照物翳之以塵則不可照水能瀚物濟之以泥則不可瀚故身明明斯可以使人明明政緩緩不可以責人緩緩

蓋聞神龍未雲湧淵淪而無悶凡魚得水呈經罟而莫知是故聖哲識時以遠悔吝愚蒙濫利以冒傾危

擬連珠編

蓋聞物無全材適用為可材無棄用擇可惟長故一目之人可使視準五毒之石可使潰瘍是以穰苴治師智勇貪愚咸宜其任公輸構厦棟梁枅枅各得其良

蓋聞神龍可養而不能使之去水飛黃可駕而不能使之捕狸是故舍人之能而強之以其所不能則叛奪人之好而遺之以其不好則離

蓋聞民情本質文過則偽人道本直僞則傾是故聖人制禮因自然之序哲士用智利不息之貞

蓋聞觀形於聲未必見形求實于名未必符實是故飄風不可以調宮商巧婦不可以為家室

蓋聞物有其苦聲之者識道有夷險履之者知是以宴安日久詰戎兵而聰者忽忽老成人喪語典形而聞者嗷嗷

蓋聞物無專美用之者貴人有異欲諧之者從故冠纓不可以服鹿而鞵鞞不可以馭龍是以合抱之松無庸於崢嶸人之國若甕之藺見棄於裸體之邦

蓋聞千斤之象不揣稀而喘鼠三寸之蝎不蠹棘而蠹松是以制必取其所畏防必究其所容故能不震而威于斧鉞不勞而固於垣墉

蓋聞國不自富民足則富君不自強士多則強故媚嫉之人庸則士隱而君獨措克之吏進則民夷而國傷

蓋聞春原之草拔盡復生夏厨之蠅驅去還集故時未至不可以強爭勢方來不可以力戢是以善撲火者不迎其煙善防水者不當其急

蓋聞萬物並育不齊其用而各有用五氣迭運不同其功而皆成功故良珠夜光不假斲于明燭秋華終彩不爭榮于春風

蓋聞魚無定止淵深則居鳥無定棲林茂則赴故以

擬連珠編

道養賢則四方之民聽聲而來以德養民則四方之賢望風而慕

蓋聞剔大毒者未必鑿去大毒者國必傷是故剖腹幹腸不如無病夾蹠解脫不若豫防

蓋聞日月勞其軀而寒暑成君相勞其心而天地位是故宵衣旰食大舜所以致其憂手胼足胝神禹所以忘其貴

蓋聞仁暴殊途非暴無以為仁之啓然恩異路非怨無以為恩之資是以赤日流金嘉樹之陰穆若玄水裂石春陽之德煦而

蓋聞制萬變者在乎專察萬微者在乎定故眾輻寄身于一轂而眾物納形于一鏡是以人心無貳而鬼神不違王言如綸而兆民悉聽

蓋聞勢有所格則小柔可以服大力形有所格則大猛不能破小堅是故食人之虎不能吞一蠅牽羊之綆可以御九捷

蓋聞太陽未升燭火與流螢並照繁霜未降薜花與小草同妍是以蛟蜃之市不可以稱有國稊稗之秋不可以言有年

蓋聞冬華之木春不必實早慧之子年不必壽故良工鑄金忌其踴冶智士懷材貴乎藏秀

蓋聞植善傾惡天道之定好安惡危人性之常是以順天之道則人歸而王逆人之性則天怒而亡故伐罪吊民而周祚延于孫子與翟樹怨而秦禍發于蕭牆

蓋聞拂雲之松生於一且之實蓬壘之石穿于一絲之溜是以忽細事者禍必盈輕小敵者亡必驟

蓋聞善賈者不壅其貨善治者不壅其民故政壅則奸生於國氣壅則傷生於身是以山澤不壅而雨暘時若天地不壅而人物皆泰

擬連珠編

蓋聞大明普照照鼠惡其珠目毒霧揚氛輪蛇喜其
得時是以堯舜至仁而三苗不服桀紂極惡而多罪
皆歸

蓋聞執駭馬者不與並逐救危舟者不與同誼是故
止聞而平其氣則爭可息聽訟而平其心則事不寃
蓋聞剪紙為牆不可止暴擄沙為餅不可添饑故始
始之言終非實惠僕僕之拜徒爾多儀

蓋聞時有未至非力所及情有未孚非言可親是以
見疑之璞三獻而取則足不鳴之鳥三年而後驚人
蓋聞人非大聖鮮有全材君欲任賢當如用器性能
避短而庸長乃克奏功而濟事是故驂騮駟以之
運磨不若寒蠶之能于將莫耶以之刈草不若鈎鎌
之利

蓋聞俗有厚薄運有廢興故去偽就真者盛之兆捨
實徇華者衰之徵是以豔舞妖歌末世所好奇妓淫
巧先王所懲

蓋聞理亂絲者必疑其志治亂國者在定其趣是故
三軍一心劔閣可以攻後四馬齊足孟門可以長驅
蓋聞能盈而不能讓者雖成必隳知進而不知止者
雖得必失是故附庸以升高而枯蠅蚋以任重而墮

蓋聞百靈之市不畜噬犬八家之井不畜觝牛是故
士有悍婦則良友不至國有妬臣則賢士不留
蓋聞蛙蟻之數神龍不棲蒿菽之區嘉穀不植故秦
庭梅視而芝歌逸響于商山周澤鴻鳴而紫氣流光
於西極

蓋聞物有準則心為權衡非定靜之有素必紛拏而
起爭是故坐舟視星當察其局轉執斗較斛當審其
孰平

蓋聞奔馬之輪拳石礙之而格迅川之水束草投之
則凝是以一星見礙能使九服同災一脉炎和能使

百體俱病

蓋聞淵之深者流必緩聲之大者響必悠是故政以
漸成則民不駭俗以漸變則功不偷

蓋聞植嘉穀必以糞壤鑄洪鍾必以土型故物無必
賤而賤不可輕是以海納汚然後成其大君納眾然
後保其榮

蓋聞大器非一人之私大事非獨力所建是故利不
及眾所以起天下之爭爵不求賢所以萃天下之怨
蓋聞心有所憂當儆於事事有所害當慎於為故愚
人畏病而常病智士防危終不危

蓋聞驕者謂之招故誦集而賢路塞暴者貪之使故
暴用而怨府開是以榮夷操軸而若神之嚴棄社稷
以如莽來革秉權而如燬之室與珠玉以同灰

蓋聞明鏡照膽不啟隴廉之顏長劍挂頤不稱佞倖
之服是以狂歌之士遺世若草萊茹芝之老比身如
鴻鵠

蓋聞嗜有所專則姦從而入畏有所屬則惑由之生
故徇功利者不虞誦詐溺鬼神者獨覺形聲

蓋聞暴於物者衆志之所誅妨於衆者輿情之所疾
是以虎狼墮狎仁者見之而不憐枳棘當道行者過
之而必詰

蓋聞截牛之角而呼為豕則雖庸必駭染鷩之毛而
指為鷩則雖愚必疑故欺心之言祇足以招天下之
怪掩耳之噪適足以致天下之嗤

蓋聞其兩折祈不起斷根之木長風烈烈難行折舵
之舟故涓賓星隕孔明力殫于興漢洛都鼎震義弘
志屈于扶周

蓋聞天不掩應而神人之道不勝君不忌言則上下
之情無蔽是故周史陳詩而八百其年秦令禁語而
一二其世

蓋聞天下有道則貴者勞而賤者佚天下無道則貴
者佚而賤者勞是以弼亮惟寅而萬姓協睦姻婭靡
仕而四方繹騷

蓋聞無與馬者不耻徒步無魚肉者不厭菜羹故性
為欲汨則亂心為物動則爭是以絕外交則可以守
淡泊專內視則可以全淳精

蓋聞布之躍也必伏乃厲鶴之舉也必拊乃高是故
學必潛心然後可以有得藝能特習然後不為徒勞
蓋聞龍涎螺甲以臭為香苦齒酸梅用爽作味是以
五氣交感善調則收駿功五材相成善用則獲美利

蓋聞穴蟻不知飄風巢鳥不知湧溜是故閱閱之子
患不識稼穡之艱難山林之士患不識禮法之去就
蓋聞方石不可以為磨直木不可以為輪故至情有
時而當隱正論有時而不陳是以明夷利貞箕子以
之處已危行言孫尼父以之誨人

蓋聞大亨不以有鼎鼎而棄釜釜而祭不以有犧牲
而遺醴醴是故馬服將趙而破秦用許歷之言子房
佐漢而勝楚由董公之啓

蓋聞蟻屈求伸非終於屈龍潛或躍匪固于潛是故
勾踐事吳乃成姑蘇之舉夷吾佐霸局問檻車之難

蓋聞陰陽之用道妙所憑剛柔之變鬼神所贊故陽
有闔而陰有開剛可潰而柔可立是以玄冥凜冽而
水結成冰赤熛熺炎而金流為汁

蓋聞以殺止殺聖人之不得已以暴易暴悍夫之無
所成故牧野倒戈而三軍之役不再陰陵失路而百
戰之功盡傾

蓋聞知風莫過於老駝識路莫逾於老馬是以家有
老僕則故物不委諸途國有老臣則舊章不求之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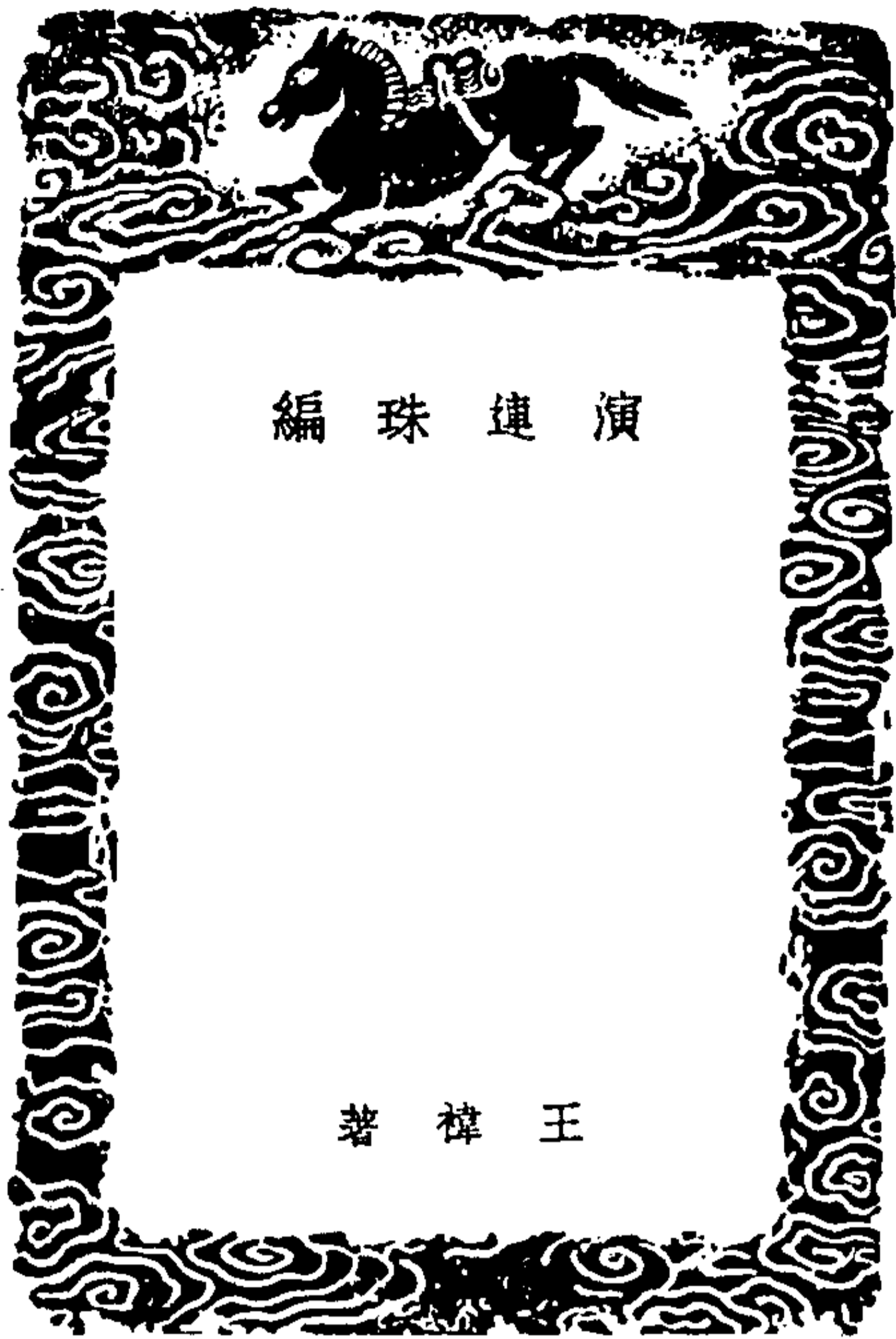
蓋聞道有窮通非智可勝名有得喪非力可成故無
願乎外不必其身之絕謗無求于物不必其言之果

行

蓋聞諱不可恃人覺則窮偽不可長情見而極是以
剪綵為地不可以受風兩畫布為幽不可以當戈戟
蓋聞侏儻之舌可習而變矇瞶之目難滌而明故教
可行於質近而道難化乎性成是以御龍之智不能
訓後以禮神農之聖不能服豕而耕
蓋聞有形之器欲虛惟虛則可以納理無形之理欲
實惟實則可以充器是故性無不誠然後能明一心
心無不明然後能應萬事

終

蓋聞救天下之紛紛者不拘細故成天下之弊弊者不矜小功是故剗爛
肉不為利刃以操體不為良弓
蓋聞積倉之家獨喜凶歲舞法之吏不樂清朝故民由此困而俗由此澆
是以去奢尚儉明君所以弭邪侈澄心省事哲王所以清煩囂



演連珠編

著 禕 王

演連珠編

江右 王子充 著

臣聞圓穹垂象列宿昭符北辰天樞至尊而不動中
宮天極泰乙之常居是以人君居正所以建皇極王
者宅中所以恢帝國

臣聞人之於物最為含靈聖之於人尤稱拔萃是以
陰陽至妙而聖人之能運陰陽天地至大而聖人之
能位天地道有隆汙惟聖人易汙而為隆世有治亂
惟聖人反亂而為治

臣聞聖不目聖學為是資說命肇遜敏之告周頌載
緝熙之辭是以廣廈細繩引文儒而共講左圖右史
舍古訓其奚師

臣聞製器者兢兢業業用訖於有成奉器者洞洞屬
屬乃保其無虞是以天下大器不易於圖祖宗經營
百年而不足子孫蠱壞一日而有餘

臣聞臣有盡言必因君之善聽君將致理必賴臣之
忠告蓋下之於上所要則微上之於下所求宜篤是
以堯問衢室夏陋之謀是咨舜訪總章藹堯之語俱
錄大禹一饋而十起周公一沐而三握

臣聞以寡就衆察有不備以廣就約知無不其何則

一人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一人是以居人
上者雖獨必慎御群下者無微不親

臣聞赤子無他欲而必遂其所有欲赤子有不言而
必會其所無言是以聖人之宰萬民務在通其志聖
人之制萬物貴乎全其天

臣聞上天至公四序以成秋霜肅殺而木不怨落春
風長養而草不謝榮是以聖王御世使民不矜誨之
以德義不知其為惠儲之以法律不知其為刑

臣聞事以順為便物以適為安為損賜者非負之而
升木為魚德者非挈之而入淵是以夏蠲冬繇民不
以為怨春貸秋賦民常以為恩

臣聞經以緝為總服以領為尊緝舉而目自張領振
而裔乃循是以道者政之領聖人脩道不修政吏者
民之緝聖人治吏不治民

臣聞調弓者必弛張其弦鼓瑟者必推移其柱是以
因時制宜將以通於俗觀變立法不徒泥於古三王
殊事名施於後世五帝異道德覆於天下

臣聞竹律九寸可以推七十二候之氣運玉衡八尺
可以驗九千萬里之天行是以人君致治之具甚約
天下歸化之效孔宏何則十世百世之理萬世之理
萬人千人之情一人之情

臣聞以色物毛澤買馬而不論其足力則駭無絕地
以大小徑廣售玉而不論其質美則篋無連城是以
以德求士致士之實效以才取士得士之虛名

臣聞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攻其短則天下無全才錄
其長則人才皆大方是以蕭曹斗筭英布刑墨其質
本可都將相伯夷誦義楊朱履善其能不足位公卿

臣聞易重咸恒詩首閑睢陰教者天倫之模範內治
者王化之權輿是以周家致禮大妣之德既盛漢室
構亂呂氏之行元汙

臣聞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是以
福善禍淫者天道之常好善疾惡者天發之秉
臣聞見禮而知政聞樂而知德是以觀世運隆汙視
文章為準則和平渾厚質實壞贈驗治道之方昌岑
浮纖靡詭怪支離察政理之斯敦

演連珠編終



重刊王忠文公集序

謹按王忠文公集二十四卷。四庫書目已著錄。顧世不概見。惟潘氏乾坤正氣集中載公集二十卷。爰鈔出校訂付鈔。而弁其首曰。吾儒讀聖賢書。欲以輔世翼教。楷模人倫。則文章節義二者均不朽。而兼此者。或代不數人。或數代不得一人。蓋其難也。吾於忠文見之矣。公學有淵源。師黃友宋。其為文醇樸宏肆。下筆千言。如瀟灑電激。濤涌波迴。讀者舌播而不敢下。莫不歎其極文章之鉅觀。不知公之文章。公之節義。為之也。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故其發於文者。磊磊落落。適肖乎其衷之所藏。而不能掩。觀公之衝命滇南。義不屈辱。卒以身報高廟特達之知。至今凜然有生氣。然則公即不以文章著。而其爭光日星者。固自若也。又况其文之足以信今傳後耶。如公者。古何人哉。古何人哉。集中青巖叢錄。及華川扈詞二種。載在學海類編者。已刊成單行。茲不復重出云。同治九年夏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氏謹序。

集公文忠王

撰 禕 王

明史本傳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幼敏慧。長師黃潛。學古文。遂以文章名世。嘗游元都。陳時務七八千言。宰相格不以聞。危素。張起巖輩。先後論薦之。不報。乃南歸。益著書。名日盛。太祖取婺州。召見。用為中書分省掾史。征江西。禕獻頌。太祖喜曰。江南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賜而遣之。太祖創禮賢館。李文忠薦禕及許元。王天錫。召真館中。旋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父憂歸。服闋。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尋掌起居注。已命同知南康府事。賜金幣寵之。居官有惠政。太祖將即大位。召還。禕禮。坐事忤旨。出為漳州府通判。洪武元年八月。上疏言。祈天永命之要。在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為政。法天道。順人心。當露霜雪。可暫不可常。浙西既平。科斂當減。太祖嘉納之。然不能盡從也。明年。修元史。命禕與濂為總裁。書成。擢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奉詔預教大本堂。每召對。必賜坐。久則賜食。坐失朝。降編修。出使吐蕃。未至。召還。五年正月。太祖既平蜀。議招諭雲南。會北平。送雲南使者蘇成。至。乃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往漠北者。即命禕齎詔偕往。至則諭王以禍福。王未決。而元嗣君遣使脫脫微餉。會王以危言。必欲殺禕。王匿禕民間。脫脫謂禕王。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欲屈禕。禕叱曰。天既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燭火餘燼。敢與日月爭明耶。且我與汝皆使也。豈為汝屈。脫脫益怒。王或曰。兩國交兵。使在其間。不

從則遺之。且王公素負重名，不可奪。脫脫讓臂曰：今雖孔聖，義不得存。禪顧王曰：汝殺我，天兵夕至。汝禍不旋踵矣。遂遇害。時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年五十有二。梁王遣使致祭，具棺安斂之。八年九月，太祖議再遣使招諭梁王。召湖廣行省參政吳雲語之曰：今天下一家，獨雲南未奉正朔。殺我使臣，卿能為我作陸賈乎？雲頓首請行。時梁王遣鐵知院輩二十餘人使滇北，為大軍所獲，送京師。太祖釋之，令與雲偕行。既入境，鐵知院等謀曰：吾輩奉使被執，罪且死。乃誘雲，令詐為元使，改制書，共給梁王。雲誓死不從。鐵知院等遂殺雲。梁王聞其事，收雲骨，送蜀給孤寺殯之。雲，宜興人。元翰林待制。仕太祖，歷官刑部尚書。與禮部尚書陶凱並出為湖廣參政。雲南平，雲子獻上雲事於朝。詔馳傳返葬，以敵為國子生。建文中，隸子紘。忠節與禪並祠。改祠額曰二忠。紳字仲縉。諱死時年十三。鞠於兄。事母兄盡孝友。長博學。受業宋濂。濂器之曰：吾友不亡矣。蜀獻王聘紳，待以客禮。紳啓王往雲南，求父遺骸，不獲。即死所致祭。述滇南勸哭記以歸。建文帝時，用薦召為國子博士。預修太祖實錄，獻大明鏡歌，鼓吹曲十二章。與方孝孺友善。卒。子徐，字叔豐。幼師孝孺。孝孺被難，與其友鄭瑄輩潛收遺骸，禍幾不測。自是絕意仕進。初紳痛父亡，食不兼味。徐守之不變。居喪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卒。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子汝，字允達。舉成化十四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居三年，謝病歸。讀書齊山下。弘治初，言者交薦，與檢討陳獻章同召。未抵京卒。

王忠文公傳

明王禕，義烏人。字子充。師黃潛，得其精詣。元政衰，禕以布衣上書，極言時事。凡數千言。時幸格不聞。危素、張起岩並薦之。不報。明太祖下婺州，與宋濂同徵。受署中書省掾，商略機務。上禮之甚。每見，稱子充而不名。間與言文章，輒稱善。因命探故實為四書詩授太子。辛丑，江西平，禕進頌一章。上覽之喜曰：吾初渡江，即聞江南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也。尋授江西儒學提舉。司較理。乙巳，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定諸禮制。遷起居注。出為南康府同知。賜黃金束帶。丁未，召議即位禮。失對。請授漳州府通判。奏封事曰：臣聞帝王祈天永命，保世無疆，在乎修德。修德之要，忠厚存心。寬大為政。其大端也。周以忠厚開基，漢以寬大成業。欽惟皇帝，艱難十載，大業鼎新。同符周漢。今日急務，宜法天道。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為心。雷霜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霜霜雪，無時不有。則生物之心息矣。人君動靜之間，務合乎天則。天眷自永。臣謂宜法天者此也。古者歲富於民，取之有節。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人心感悅。庶幾得遂有生之樂。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斂之當否，猶有可議者。臣謂宜順人者此也。時以刑亂用重，動致慘奪。且賦額逾制，人莫敢言者。故禕首及之。上雖不盡用其言，然亦弗之罪也。洪武二年，召修元史。與宋濂俱為總裁。禕在史局，上嘗飲以梨漿。一日渴，語禕曰：

之上。聞即遣中官賈賜。史成，進翰林院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初以科舉取士。命禕為詔稱旨。三年，豫教大本堂。奉使土番。還，禕長身山立。上見，每喜其為人。時故元梁王把都守滇。上欲以滇諭尉他事。下之。乃令賈詔招諭雲南。禕因說梁王曰：皇帝念雲南百萬生靈，不忍殲於鋒鏑。使使臣遠來。王不聞元綱解紐。天下豪傑竄起。我皇帝肇基江左。命將四征。不五六年，西平陳友諒。東縛張士誠。南下閩越。北靖幽燕。爾元君臣，遠竄沙漠。會無用武之地。天下大定。蠻酋酋長，莫不稽顙稱臣。王今自度，勇悍強獷。執意張陳。土地甲兵，執意中國。思專制一隅。與天子抗衡。非計之得。王若順天之命。奉版圖歸職。方官封如故。身名俱全。不亦美乎。倘抗不奉詔。皇帝遣一偏將軍，將百萬衆，龍驤鷁艦，會戰昆明。王如魚遊釜中。不亡何待。禕神明開暢，詞氣英激。梁君臣環聽，皆動容謝曰：使者且休。容異日待命。改館甚恭。梁貴人競傳客之。已而故元主使侍郎脫脫至。聞禕在，欲殺之。梁人匿之他所。脫脫責王曰：國家傾覆不能救。王反欲遠附他人耶。王不得已，出禕與見。脫脫欲屠禕。禕曰：燭火餘燼，尚與日月爭光乎。我將命遠來。豈為汝屈。遂遇害。上不知也。洪武七年，獲梁使之至元者二十人。釋之。使參政吳雲與之偕往。將至，諸人殺雲於道。不得達。上大怒。命穎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發兵三十萬討之。雲南平。雲南既平之十六年，上崩。建文帝立。禕子紳始訟言禕死事狀。賜諡文節。開國以來，文臣之有諡自紳始。靖難後，革。正統六年，復以義烏令劉傑之請，改諡忠文。禕學有原本，兼優謀略。懷抱忠義，而不究所用。天下措之。所著有華川集。續大事記。皆行於世。子曰縉。曰紳。東陽王崇炳虎文氏撰。

王忠文公集目錄

卷一.....

- 河圖論
- 六經論
- 四子論
- 分野論
- 正統吟
- 改元論
- 兵論上
- 兵論中
- 兵論下
- 河圖辨
- 洛書辨

王忠文公集目錄

王忠文公集目錄

湖清辨

原儒

原士

原諫

卷二.....二九

- 宋景濂文集序
- 送鄭士亨序
- 朱左司集序
- 浦陽文藝錄序
- 河朔訪古記序
- 國朝名臣列傳序
- 送金華尹徐君序
- 夏小正集解序
- 水經序
- 章氏族譜序
- 贈丹徒令呂君序
- 孝經集說序
- 贈吳生序
- 贈陳伯柔序
- 楊季子詩序
- 廬山遊記序
- 朱元會文集序
- 繆伯上詩序
- 金華俞氏家乘序
- 敏求錄序
- 張仲簡詩序
- 治政萬言書序
- 送羅傳道序

王忠文公集目錄

卷三……………五九

- 上京大宴詩序
- 送樂仲本序
- 送顧仲明序
- 送劉志伊序
- 麟溪集序
- 經筵錄後序
- 贈分水達魯花赤之官序
- 送申巡檢之官序
- 贈醫師張君序
- 贈葛仲正序
- 送湯子誠序
- 送葉子中序
- 送施掾史序
- 送沈仲達序
- 送唐君序
- 送吏部員外郎月君序
- 宜城賈公文集序
- 木巖禪師語錄序
- 送宣生序
- 棟郭軒詩序
- 南昌李氏譜序
- 義烏龔氏家乘序
- 送伯達王君序

卷四……………八五

- 送胡仲淵參謀序
- 送賈公守平江序
- 少微倡和集序

卷五……………一一三

- 送宋仲桓序
- 送孫實夫序
- 鳴道集說序
- 浦陽戴先生詩序
- 漢七略序
- 唐五禮序
- 劉氏族譜序
- 贈熊君序
- 送胡先生序
- 盛修齡詩集序
- 郁離子序
- 匡山詩序
- 羅鄂州小集序
- 陳氏族譜圖序
- 孝行詩序
- 章氏兄弟字序
- 贈郭士中序
- 送紹興守張侯序
- 周易演說序
- 王氏迂論序
- 黃子遜詩集序
- 送鄭仲宗序
- 滄江書舍記
- 知學齋記
- 天機流動軒記
- 陳氏萬卷樓記
- 思微人辭後記

- 鏡清江浮橋記
- 青岳山居記
- 龍泉王先生祠堂記
- 王氏鳳林亭記
- 醉經堂記
- 大事記後記
- 靈谷書院記
- 雲林小隱記
- 楊氏義塾記
- 心迹雙清亭記
- 鄭氏水木居記
- 開先寺觀瀑布記
- 遊白鹿洞記
- 遊棲賢院觀三峽橋記

卷六……………一四三

- 自建昌州還經行廬山下記
- 南康六老堂記
- 南康二賢祠記
- 羽福軒記
- 重建徽國文公朱先生家廟記
- 寫易軒記
- 建昌州新作譚樓記
- 緯蕭軒記
- 博隱記
- 仰高樓記
- 義烏縣興造記
- 致樂軒記
- 謁周公廟記

- 謁茂陵記
- 漢瓦硯記
- 說學齋記
- 尚友千古齋記
- 韋齋記
- 寶硯齋記
- 舒嘯臺記
- 婺州路均役記
- 隱真堂記
- 滄洲庵記
- 尙德齋記

卷七……………一七五

- 婺州新城記
- 鄭門義門碑後記
- 蕭然山堂記
- 好古齋記
- 思報堂記
- 南溪堰記
- 章氏祠堂記
- 處善堂記
- 恆齋記
- 明善書院記
- 春暉堂記
- 湯氏順寧庵記
- 章氏義阡記
- 九華山房記
- 壽萱堂記
- 慈竹堂記

東陽縣新建文昌祠記

清風樓記

致思樓記

著存齋記

德清重建縣治記

營丘山房記

卷八……………二〇一

文丞相畫像記

慈溪縣學記

滇南北軍記

唐兩省記

清寧堂記

漳浦縣孔子新廟記

學詩齋詩記

楊氏墓記

福建轉運鹽使司題名記

友怡堂記

雙峒山房記

獨適軒記

歸全精舍記

婺州路總管府推官廳記

甘泉寺佛殿記

壽菊堂記

杭州仙林寺戒壇記

紹興獄獄記

卷九……………二二五

封諸王詔

定嶽鎮海濱名號詔

魏親除太常卿誥

殿中侍御史除刑部尚書誥

禮部尚書除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兼國子祭酒誥

代國史院進后妃功臣列傳表

代佛郎國進天馬表

漢太尉論七國檄

漢伏波將軍論南粵檄

座右銘

器物銘并序

冠銘

佩銘

履銘

枕銘

席銘

衾銘

帳銘

筥銘

礎銘

鼎銘

鏡銘

櫛銘

尺銘

印銘

觚銘

琴銘

匱銘

榻銘

屏銘

劍銘

友德齋銘

逍遙軒銘

酒心閣銘

羅氏衍慶堂記

居易齋銘

昱嶺閣銘

雲黃庵銘

周牙璋銘

漢玉律銘

學海齋銘

貧樂齋銘

散木庵銘

補梅思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卷十.....二五九

擬春秋文辭一十首并序

齊桓公請成於魯

齊桓公告諸侯盟首止

晉欒枝對楚

晉文公請王狩

周襄王錫命魯文公

周告齊請城王城

魯季孫行父對晉遺喪

高帝封功臣鐵券辭

張良辭高帝

文帝賜吳王璽書

武帝置五經博士詔

賢良對武帝策

張湯議肉刑

司馬相如解客難

宣帝賜趙充國書

太常博士答劉歆書

麒麟閣蘇武頌

卷十一……………二七七

擬元列傳二首

擬元儒林傳

古琴操

皇天操

江漢操

越操二首并序

種山操

鑑湖操

來歸操并序

瓊響操并序

烏傷操并序

卷十二……………三〇三

孔子廟庭從祀議

泉貨議

七出議

宋景濂像贊

戴叔能像贊

趙子常像贊

韓君畫贊并序

福寧王尹贊并序

潘先生畫像贊

自贊畫像

趙敬德畫像贊

蘇伯夔像贊

寧山贊

虞先生戴笠圖贊

端本堂頌并序

日月山祀天頌并序

興龍差頌并序

續丹辰箴并序

宵衣箴

正服箴

罷獻箴

納誨箴

辨邪箴

防微箴

漢部刺史箴并序

唐起居郎箴并序

閒止齋箴并序

思學齋箴并序

卷十三……………三二七

靈佑廟碑

黃文獻公祠堂碑銘并序

涇安縣三皇廟碑

馬蹟山紫府觀碑

義烏縣去思碑

元故宏文輔道粹德真人王公碑

上平章札刺爾公書

上蘇大參書

上丞相康思公書

跋太極賦

跋玉枕蘭亭帖

跋先世墓志

書友人解嘲後

跋圮上進履圖

書段吉甫先生示甥詩後

跋顧次鳳先生書

跋至治盧簿詩

書馬易之穎川歌後

書趙泰州平反記後

跋宋景濂所藏師友帖

題南山圖後

書堵無傲被誣事後

跋王丞相家藏劉侍讀帖

書李遵道臨米元暉畫後

書王大參詩後

跋石鼓臨本

書俞生擬古詩後

跋呂大愚帖

跋曾茶山帖

跋七歌六歌後

書徐文貞公詩後

跋周益公祭文稿

跋古文孝經

跋黃山谷贈元師詩

跋東坡書淵明詩

跋宋太宗御書

跋宋高宗賜岳王手札

跋滅金露布

跋西臺慟哭記

書宋氏世譜後

書代祀馬援頌後

跋重屏圖

跋顏真卿誥

跋趙魏公帖

跋黃庭經

跋東方朔贊

跋宋戴二君詩

跋五牙元精經

跋趙魏公千字文

書鄭子美文集後

書胡山立先生詩稿後

書劉宗弼詩後

採芳辭題顧仲英綠波亭

瞻雲辭

招遊子辭

印譜題辭

望雲林辭

衍漢請雨辭

補漢攻社辭

述漢戒辭

賞漢雜辭

纂漢調牙辭

李樾字辭

卷十四……

述說苑并序

續志林并序

儒解

書閔死事

說舟

雜說二首

卷十五……………四〇三

急就章并序

禹貢山川名急就章

詩草木鳥獸名急就章

周官官名急就章

演連珠

文訓

卷十六……………四一九

九誦

渡遊

皇天

世運

哀古人

皇綱

戎葵

蟪蛄

瞻鳥傷

文評

文原

述騷

卷十七……………四三三

義烏宋先達小傳徐備 朱元龍 廉植

王安國小傳

王忠文公集 目錄

吾邱子行傳

禹烈婦傳

考定伯夷傳

宋太史傳

劉康孫傳

陳孝婦傳

義烏喻氏家傳

鮑信卿傳

齊琦傳

卷十八……………四五七

友琴生傳

喻夫人傳

熊孝子傳

蘇君小傳

瑯琊山人傳

趙賢母傳

宋瓊字說

金存字說

戴琦字說

續喜聞過說

南棧先生行述

謝君章行述

趙君行狀

江夫人行述

元中憲大夫食庸田司事致仕王公行狀

故參軍縉雲郡伯胡公行述……………四八七

陳仲晉哀辭

王忠文公集 目錄

王忠文公集 目錄

三三

王忠文公集 目錄

三四

王處士哀辭

汪元明哀辭

衛處士誄詞

務光先生張君誄辭

諭龍文

祭胡侍郎文

祭黃侍講先生文

祭蔣季高文

祭靈星祝文

祭高麗國山川祝文

元故中山府判官致仕王府君墓誌銘

劉先生墓誌銘

故薛君墓銘

劉母徐夫人墓銘

謝節婦墓表

錢夫人羅氏墓銘

故松江府判官致仕王公墓誌銘

卷二十.....五〇九

贈禮部員外郎葉府君墓銘

故孫君墓銘

趙君墓銘

袁母奚夫人墓誌銘

陸夫人墓誌銘

故石門書院山長吳君墓誌銘

故傅母樓夫人墓銘

太原郡夫人葉氏墓誌銘

故申府君墓誌銘

故翁君墓誌銘

王忠文公集 目錄

三三

王忠文公集 卷一

鄭府君墓銘

蔣季高墓誌銘

故成齋先生墓表

喻母石夫人墓表

凝熙先生開人公墓表

漳州路達魯花赤合魯溫侯墓表

時齋先生俞公墓表

烈婦李夫人墓表

王忠文公集卷一

明王禕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河圖論

河圖出於六經未作之前。六經之作。二千餘年於此矣。而其為說未明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圖出於河。伏羲因之而畫卦。書出於洛。大禹因之而敘疇。固也。而其說所以及今未明者。其失在於不知圖書之辨。自今觀之。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位於中。以奇耦相對而數九者。劉氏所謂河圖。朱子所謂洛書也。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以生成相配而數十者。劉氏所謂洛書。朱子所謂河圖也。然朱子之以九為洛書。十為河圖。謂本乎邵子之說。而邵子特曰。問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而已。且九一三七二四六八之圖。其象圓。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圖。其象方。則邵子以九為河圖。而十為洛書。蓋未可知。故朱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為可疑。又曰。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是故不能無疑於此也。先儒或以為河圖即八卦。或考乾鑿度。及張平子傳所載太乙下行九宮法。以為即戴九履一之圖。而疑其為河圖。或以邵子為主。或以列子為證。而習以九為圖。十為書。或又以先天圖為河圖。生成之方。圖為洛書。此其為說。各有所據。而初莫有至當者。

焉。然孰知九與十之皆爲河圖也。何者。奇耦相對而象圓者。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生成相配而象方者。河圖之數合而有屬者也。圓圖以一九二八三七四六相對。而中以五。縱橫皆十五。卽方圖之五十。居中。方圓二圖。皆河圖也。然則何者爲洛書。洪範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言。其洛書之文乎。鄭氏曰。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蓋文以錯綜而理載焉。謂之書。數以布列而象寓焉。謂之圖。圖經而書緯。圖約而書博者也。是故知圖之爲圖。書之爲書。則有以知昔之所謂洛書者。皆非洛書。而河圖非止於一圖矣。故曰。河圖之說。所以及今未明者。其失在於不知圖書之辨。或曰。果如斯言。則當其時。圖之數固簡而易見。而書之文實繁而難詳。不幾於怪妄矣乎。曰。非然也。昔歐陽子嘗以河圖洛書爲怪妄矣。而曾氏非之曰。以非所習見。則果于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嗚呼。曾氏之言。固予之所以爲言也。

六經論

六經聖人之用也。聖人之爲道。不徒有諸己而已也。固將推而見諸用。以輔相乎天地之宜。財成乎民物之性。而彌綸維持乎世故。所謂爲天地立極。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者也。是故易者。聖人原陰陽之動靜。推造化之變通。以爲卜筮之具。其用在乎使人趨吉而避凶。書者。聖人序唐虞以來帝王政事。號令之因革。以爲設施之具。其用在乎使人圖治而立政。詩者。聖人采王風。列國風。雅之正變。本其性情之所發。以爲諷刺之具。其用在乎使人懲惡而勸善。禮。極乎天地朝廷宗廟。以及人之大倫。其威儀等殺。秩然有序。聖人定之。以爲品節之具。其用在乎明幽顯。辨上下。樂。以達天地之和。以飾化萬物。其聲音情文。翕然以合。聖人協之。以爲和樂之具。其用在乎象功德。格神人。春秋之義。尊王抑霸。內夏外夷。誅亂賊。絕僭竊。聖人直書其事。志善惡。列是非。以爲賞罰之具。其用在乎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由是論之。則六經者。聖人致治之要術。經世之大法。措諸實用。爲國家天下者。所不可一日以或廢也。孔子嘗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載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後世學者。因以謂聖人未嘗見諸其行事。而惟六經是作。願遂以空言視六經。而訓詁講說之徒。又從以浮辭曲辯淆亂之。其弊至于今幾二千年。於是聖人致治經世之用。微矣。嗚呼。聖人之用。載於六經。如日月之明。四時之信。萬世無少替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世故之所以久長而不壞者。繫孰使之然也。或曰。六經。聖人之心學也。易有先天後天之卦。乃聖人之心畫。書有危微精一之訓。乃聖人之心法。詩者。心之所發。而禮由心制。樂由心生者也。春秋。又史外傳。心之典也。又曰。說天莫辨乎易。由吾心即太極也。說事莫辨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辨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辨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辨乎禮。由吾心有天序也。道民莫過乎樂。由吾心備人和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也。然則以聖人之心言六經者。經其內。以聖人之用言六經。則經其外矣。心者其本。而用者其末矣。舍內而言外。棄本而取末。果可以論六經乎。曰。非然也。心固內也。

而經則不可以內外分。內外一體也。而尤不可以本末論。聖人之道。蘊諸心而不及於用者有之矣。未有措諸用而不本於心者也。况乎六經爲書。本末兼該。體用畢備。吾卽聖人之用以言之。則聖人之道爲易明。而聖人之心爲已見。本體之全。固在是矣。若夫徒言乎心。而不及于用者。有體無用之學。佛老氏之所爲道也。豈所以言聖人之經哉。

四子論

四子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也。論語。孔子及門人問答之微言。而記于曾子。有子之門人。大學。亦孔氏遺書。其經一章。孔子之言。而曾子所記。傳十章。則曾子之言。而門人記之。中庸。三十三章。子思之所作。孟子。七篇。孟子所著。或曰。其門人之所述也。論語。先漢時已行。蕭望之。張禹。皆以傳授。而諸儒多爲之註。大學。中庸。二篇。在小戴記中。註之者。鄭玄也。孟子。初列於諸子。及趙岐註之。後遂顯矣。爰自近世大儒河南程子。實始尊信大學。中庸。而表章之。論語。孟子。亦各有論說。至新安朱子。始合四書。謂之四子。論語。孟子。則爲之註。大學。中庸。則爲之章句。或問。自朱子之說行。而舊說盡廢矣。於是四子者。與六經皆並行。而教學之序。莫先焉。然而先儒之論。以謂治六經者。必先通乎四書。四書通則六經可不治而通也。至於六經。四書所以相通之類。則未有明言之者。以子論之。治易必自中庸始。治書必自大學始。治春秋必自孟子始。治詩及禮。樂必自論語始。是故易以明陰陽之變。推性命之原。然必本之於太極。太極卽誠也。而中庸首言性命。終言天道。人道。必推極於至誠。故曰。治易必始於中庸也。書以紀政事之實。載國家天下之故。然必先之以德。峻德。一德。三德是也。而大學自修身以至治國平天下。亦本原於明德。故曰。治書必先於大學也。春秋以責王賤霸。誅亂討賊。其要則在乎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而孟子尊王道。卑霸烈。闢異端。距邪說。其與時君言。每先義而後利。故曰。治春秋必始於孟子也。詩以道性情。而論語之言詩。有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曰。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禮以謹節文。而論語之言禮。自始。以至於朝廷。莫不具焉。樂以象功德。而論語之言樂。自韶舞以及翕純。繖。釋之說。莫不備焉。故曰。治詩及禮。樂必始於論語也。此四子。六經相通之類然也。雖然。總而論之。四子本一理也。六經亦一理也。漢儒有言。論語者。五經之鎔鑪。六藝之喉衿。孟子之書。則而象之。嗟乎。豈獨論語。孟子爲然乎。故自陰陽性命道德之精微。至于人倫日用。家國天下之所當然。以盡乎名物度數之詳。四子。六經。皆同一理也。統宗會元。而要之于至當之歸。存乎人焉爾。

分野論

分野之說。其傳也遠。而周禮。春秋傳始詳焉。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左氏內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外傳曰。歲星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此分野之說。見於周禮。春秋傳然也。至漢地理志。乃言分野爲始密。謂秦爲東井。與鬼之分野。魏爲觜。參之分野。周爲柳。七星。張

韓爲角、亢、氏、趙爲昂、畢、蕪爲尾、箕、齊爲虛、危、魯爲奎、婁、宋爲房、心、衛爲營室、東壁、楚爲箕、軫、吳爲斗、牛、牽、婺女、而鄭康成則謂塔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熒管、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觀乎左氏謂熒惑守心、宋景攬其咎、實沈爲祟、晉侯受其殃、鄭氏謂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李之氣以爲象、則驗當詳於星土、其法蓋古有之、不可誣也。然而吳越之地、南而星紀則在丑、齊之地、東而元枵則在子、魯之地、東而降婁則在戌、東西南北、往往相反而不相配、是則誠爲有可疑者、杜預等註、既莫能詳、而鄭氏則謂諸國中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夫有其書而既亡、此後之人所以求其說而不得、自漢以下、星官史家、參之以度數、分毫析縷、各極其至、而十二次之分野相配之理、卒莫有明言之者、嗟乎、夫豈以不足言而弗言之歟。唐天文志、浮圖一行、皆以河漢爲言、固以疏遠、及賈公彥輩、乃援古者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爲證、若然、則三代之分野、皆當不同、而列所屬、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試論之分野、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野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於在天十二次整然之分野、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二、宋、南海、燕、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鄭、晉、河、中、曰分野者、指列星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星所主土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若不相配、而其爲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分野在天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縱橫之不齊、猶犬牙然、而欲以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分野之整然、彼此之不相配、無足怪者、甚者至於天之北極、爲天之首、其體反背、故有吳北魯東之差、其惑甚矣。易不云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水火金木土、其形在地者也、而天有其星焉、所謂象也、豈惟五星哉。凡物莫不皆然矣。故夫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諸國之地、地之形也、而其星在天、象之謂也。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有是星、則有名、曰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列國者、非後世有名而舉以爲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徵諸東海、南海、九河、河、中、巴、蜀、中山、有以知之也。東海、南海、九河、河、中、非國、中山、巴、蜀、非若諸國之顯也、故曰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之分而言也。或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二次所以驗天運之度數、日躔之次舍、此蓋古法而歷家之所取驗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所在、而妖祥見焉、則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抑分野之說、固豈專在於是哉。

正統論

正統之論、本乎春秋、當周之東遷、王室衰微、夷於列國、而楚及吳、徐、並僭王號、天下之人、幾不知正統之所在、孔子之作春秋、於正必書王、於王必稱天、而僭稱之邦、皆降而書子、凡以著尊王之義也、故傳者曰、

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統之義、於斯肇焉。歐陽修氏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是非有難明、故正統之論、所爲作也。嗚呼、三代之下、有天下者、大抵皆不正不一、而不能合乎至公大義之所在、是非之際、於是難明者多矣。蓋當其難明之際、驗之天文、則失於妄、稽之人言、則失於偏、是故熒惑守心、應乎魏文帝之殂、而吳、蜀無他故、若可以魏爲正矣。然月犯大心、王者所惡、則蜀昭烈之殂、實應之、而吳、魏無事也。是蜀亦可爲正也。此非失於妄哉。自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而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推其統曰、隋授之後周、後周授之後魏、此非失於偏哉。嗚呼、論正統而不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之大義、而溺於妄於偏、其亦不明於春秋之旨矣。且歐陽氏正統之論、以謂正統者、聽其有絕有續而後可、不必獵以假人而使勿絕也。獵以假人而使勿絕、則至公大義、有所不行矣。故正統之序、歷唐、虞、夏、商、周、秦、漢、至漢建安而絕、魏氏竊取漢鼎、得之既不以正、劉氏雖漢裔、崎嶇巴蜀、又未嘗得志於中國、而孫氏徒保守江表而已、皆不可謂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者也。及晉有天下、而其統始續、故自秦始元年、復得正其統、至建興之亡、正統於是又絕矣。晉氏既南、天下大亂、故自東晉建武之始、止陳貞明之終、二百餘年、其間乘時並起、爭奪僭竊者、不可勝紀、其略可紀者、猶十六七家、既而大小強弱、自相并吞、而天下猶爲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爲後梁、而爲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爲東魏、北齊、而爲二、離合紛紜、莫適爲正、皆不得其統、正統於是又絕矣。及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并後周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爲一、而其統復續、故自開皇九年、復得正其統、而唐繼之、自天祐之亡、正統於是又絕矣。梁氏弑其君、盜其國、以梁爲僞、固也。後唐之興、藉曰名正而言順、實非所以復唐、晉氏受國於契丹、尤無足議、而漢周亦皆取之以非義、况此五代者、皆未嘗合天下于一、則其不得以承正統、夫復何疑。及宋有天下、居其正、合于一、而其統乃復續、故自建隆元年、復得正其統、至於靖康之亂、南北分裂、金雖據有中原、不可謂居天下之正、宋既南渡、不可謂合天下于一、其事適類於魏、蜀、東晉、後魏之際、是非難明、而正統於是又絕矣。自遼并于金、而金又并于元、及元又并南宋、然後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而復正其統、故元之紹正統、當自至元十三年始也。由是論之、所謂正統者、自唐、虞以來、四絕而四續、惟其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子修當、而正統明也。嗚呼、吾之說、至公大義之所在、歐陽氏之所爲說也。歐陽氏之說廢、則吾之說不行于天下矣。

改元論

古有改正朔而未嘗有改元、非無改元也、弗以是爲重事、而弗之異也。夫有國者、將以明一代之制度也、於是乎有改正朔、若稱元年、而後累數之者、是蓋史官紀述之常體、所以志夫人君在位之久近者也。是故春秋於魯公即位之始、皆稱元年、公羊傳曰、君之始年也。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高祖功臣表、

類於每國書某王元年某侯元年淮南鴻烈亦稱淮南元年許慎注云始封之年也夫魯周之諸侯而所謂王侯者漢之臣子也使改元果爲重事耶則信如說春秋者所謂諸侯不得改元非王者不改元矣奈何周之諸侯漢之臣子不皆襲稱王者之年而輒自改元而春秋史記顧又因其僭而書之耶故曰古未嘗有改元也考之帝王世紀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韓火更爲受命之元年其更爲元年也蓋曰受命於是始焉爾及周之衰列國爭稱王其始即位時不過以諸侯之爵稱及既王矣則將以自異也於是又改稱元年故史記秦惠王十四年更爲元年汲冢紀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其所以改元者蓋亦曰稱王於是始也是豈以爲重事而異之耶自漢以後一變於文帝之稱後元再變於武帝之名年以建元後世因之遂重於改元矣嗚呼既已稱元而又改元不惟改元而又名年以建元記注繁蕪莫之勝紀是以弗可革矣或曰使改元不以爲重事而直史官紀述之常體則曷爲變一而爲元也吾聞之杜預曰人君即位欲其體元而居正故不曰一月一月也曰元年曰元日此唐虞三代之所常稱又何足以爲異乎

兵論上

古之用兵以圖天下之事者未有不以有名而能有成者也夫名者豈可以僞爲哉天命人心之所屬而有以應而順之焉耳故應天順人者名之名之所以立也吾觀於書於湯武之事見之湯之伐夏也有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武王之伐商也有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嗚呼湯武之師以至仁伐至不仁者也當其告誓之際未嘗不拳拳於天命人心以爲言由是言之豈非應天順人者名之所以立乎名之立事之所以成也此湯所以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而武王所以一戎衣而天下定也湯武以後用兵而有名者幾希矣雖然吾於漢之高帝猶有取焉秦爲無道天下所共患若諸侯並起孰不名其師曰誅無道秦秦已滅亡諸侯各有分地而楚漢角戰彼此成敗獨未可知方項籍願與沛公入關懷王不遣籍而沛公是遣人皆謂漢事之成實原於此而吾以爲不在入關之時乃定於爲義帝發喪之日何者懷王立爲義帝楚漢皆北面事之者也及籍弑義帝而沛公發兵討之則籍爲天下之賊而沛公天下之義王矣天命人心之所屬於此可見天下之歸漢可以計日待用能不五載而帝業成鄉使高帝不用董公之說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董公之言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無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此正武王明義孔子正名之意高帝之明固宜有出於此矣然則湯武以後用兵而有名者豈不猶於高帝見乎若夫諸葛亮之師亦庶幾焉而君子又不可徒以成敗論之矣魏相論用兵之名有五一曰義兵二曰應兵三曰忿兵四曰貪兵五曰驕兵然吾謂義兵得用兵之名王者之兵皆義兵也漢高帝諸葛亮之兵是也至於應兵亦王者所不能免焉者也外是則雖漢武之三十六將軍王尋王

邑符堅百萬之衆吾未見其有名也嗟乎用兵一也有名無名之間而事之成不成繫焉名之一正則天命人心自不能以他屬而世之用兵欲以圖天下之事者乃不審於是焉何耶然天本難知而人心爲易見因人心之向背以驗天命之去取而皆應焉王者之舉如是而已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夫待時而動而正名以爲先而舉事有不成者吾未之信也

兵論中

取天下者必先定其所守得所守則天下之勢在我而兵力所向可以無往而不克昔之有天下者鮮有不善於審天下之勢者焉方三國之分裂也魏之境北盡幽冀南盡揚雍而都洛陽吳之境北據江南極海盡有交廣之地先都鄂而後建業蜀之境盡益與梁而都成都鼎峙而立其正僞不大相遠而吾未嘗不歎魏氏之無謀也夫鄂據大江上游建業亦以大江爲限而成都則有劍門以爲天險者也今而吳蜀實守之陝以西有長安其地四塞爲固左殺函右隴蜀被山帶河而內沃土千里秦漢之所都河以南有南陽其地夷漫數百里皆沃衍之墟東有漢興鳳林以爲關南則菊潭環屬於漢北有白崖聯絡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光武之所興王此兩地者又非鄂建業成都之比一能守之則其勢足以制中原而控天下今魏氏乃有其地而不居而洛陽是守夫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非若長安南陽之形勝爲天下之大險可恃以立國也故夫吳蜀不滅則魏終不能以息肩是故周瑜嘗請于孫權欲并張魯據襄陽以蹙魏諸葛亮之說先主欲命將將荆州之衆以向宛洛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及吳蜀合而攻魏赤壁之役雖以曹公之智水步騎十萬之兵而周瑜以三萬人敗其衆渭南之役雖以司馬仲達之能全魏諸將之勇而諸葛亮以十萬衆挫其徒何者天下之足以爲守者不能守則天下之勢非我所能有故我之所向無往不受制於敵矣是以戰於夷陵魏必合吳而後蜀可勝而漢中之舉吳蜀復合而遂以勝魏然則吳蜀合而魏之不亡者幸也故吾於三國未嘗不歎魏氏之無謀也雖然曹公司馬仲達不足道也而諸葛亮亦未爲得焉夫成都雖以劍門爲天險然其險也守則不可出出則不可繼兢兢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控天下哉故亮之棄荆州而就成都亮之失也荆州以江陵爲要上有夷陵下有武昌洞庭互其左漢陽固其右視成都則四達之會也亮有之而弗爲守則其區區一隅而不能以究其志之所欲爲無疑矣抑非特亮爲然也項籍之兵足以百戰百勝非漢高及也高帝已入長安而籍復據有之既遷高帝漢中則宜定以爲守矣不知出此而乃東都彭城彭城者山東之要害而非天下之勢之所繫也故使高帝卒以還定三秦而天下之勢已在漢而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何益於事爲哉故其事之無成非不幸也宜也故吾謂項籍之力足以奪天下諸葛亮之才足以治天下而皆不善於審天下之勢者也不善於審天下之勢而欲以有天下亦惑矣

兵論下

極天下之智始可以用兵。兵之變無窮，必我之智亦無窮也。然後兵皆足以爲吾用。兵之用，有正有奇，而奇又有二焉。有奇之正，有奇之奇。嗚呼！用兵而至於奇之奇，則其變不可勝窮，而智之用，其變亦不可勝言矣。故用兵者，非用兵，乃用智也。用兵而善於用智者，寡可以勝衆，不善用智，雖衆亦敗也。陳餘以二十萬而敗於韓信之數萬，王尋、王邑以百萬而敗於光武之三千，曹公以八十萬而敗於三萬之周瑜，符堅以百萬而敗於八千之謝元，是也。故善勝者，寡勝於衆，常道也。至於以寡勝衆，則非極天下之智而神於兵者不能也。夫極天下之智而神其用於兵者，其數術大抵不由於古法，而應奇合變，特顧其一時方略之如何。霍去病、漢之名將也，武帝欲教以兵書，乃曰：「願方略如何，不至學古兵法，則兵固不可以法傳也。夫歸師勿遏，曹公所以敗張繡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國，窮寇勿迫，趙充國所以殺先零也。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果，百里而爭者，曠上將，孫臏所以殺龐涓也。趙奢犯之而破秦軍，虞翻犯之而破叛羌，強而避之。周亞夫所以不擊吳軍之鋒也。光武犯之而破尋、邑，石勒犯之而敗箕、澹，兵少而勢分者敗，諒布所以覆楚軍也。曹公用之，拒袁紹而斬顏良，臨敵而易將者危，騎劫所以喪燕師也。秦君用之，將白起而破趙括，若是者不可悉數。皆所謂奇之奇，而非法之所得膠者，則兵之不可以法傳也明矣。蓋法有定論，而兵無常形。膠一定之法，而欲以應無窮之變，則勝負之數已戾。安往而不取敗矣乎？惟夫不以法爲守，而以法爲用，緣法而生法，離法而會法，順求之於古，逆施之於今，出入離合，動有節制，向背取舍，各適事機，非特夫人莫知吾之所以然，雖吾亦不能先其所以然。斯謂之極天下之智，譽之走丸，丸走於盤，縱橫圖直，繫於臨時，不可必知，所可必知者，丸之不能出於盤也。孫武之書曰：「兵家之勝，不可先傳。」又曰：「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又曰：「人皆知我所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古之以兵爲書者，無若孫武。後世之言兵者，無不孫武之書是學。按其書之遺法，以取勝者有矣。然武之自言如此，則其法誠有不能盡言於其書者矣。是以趙括能讀父書，而蘭相如謂徒能讀之，不知合變也。至括論兵，雖其父奢無以難之，而奢不以爲能，且知其必敗者，知書之無益於括，而智之在我者，非特書之所不能盡言，而亦非吾口之所能宣也。嗚呼！世之徒能如括者多矣。况乎又不肯能如括焉，宜乎良將之無聞於後世也。

河圖辨

河圖出於書契未作之先，載籍以來，幾千年於此矣。而所以爲河圖者，其說未明也。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顧命曰：「河圖在東序，論語曰：『河不出圖，河圖之名見於經者如此。』而其爲體，則固未始經見也。後世儒者，因其體之不經見也，願遂以其私傳臆說，互相模擬，穿鑿聖秘，凌厲道妙，各自以爲得其說矣。然卒莫有至當之歸。於是河圖者，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所以示萬世陰陽造化之理者，乃反視之若神奇怪妄者焉。自今觀之，爲關明氏之說者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五十居中。」洛書之文，

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是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也。爲劉牧氏之說者曰：「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者，洛書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者，河圖也。是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也。二氏之說，其相反也。若此，邵子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又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于此乎？方者，畫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世皆謂邵子以十爲圖，而九爲書也。然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一六二七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圖，十爲書乎？朱子發張文鏡，精通邵學者也，亦皆以九爲圖，十爲書，而朱氏推序其源流，以爲漢上陳搏以先天圖傳神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子，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旼，旼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頤，程頤，程子解易大傳，大概祖劉氏說也。及新安朱子始力詆劉氏之非，而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證洛書，以爲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爲洛書，十爲河圖，夫復何疑，然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又曰：「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則朱子尚不能無疑於此也。臨邛魏氏，則又疑朱子之說，以謂朱子始以九圖十書爲劉長民托之陳圖南，辭而闕之，而引邵子爲證，然邵子第言圓方而不言九十，果孰爲書，孰爲圖也。又謂靖士蔣山，以先天圖爲河圖，五行生成數爲洛書，戴九履一圖爲太乙下行九宮數，此不爲無見者。蓋九宮數見之乾鑿度，張平子傳，即所謂太乙圖，而劉牧以爲河圖，固有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縝密停當，其爲古書無疑，乃僅見于魏伯陽參同、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子乃大明，今定爲河圖，雖無明證，而誠有可取者，是則魏氏雖擬朱子之說，而亦無有一定之論也。厥後言河圖者，復數家，新安羅端良嘗以河圖示人，謂建安蔡季通得於蜀隱者，其體如車輪，白黑交錯，而八分之以爲八卦，純白者，純陽而爲乾，純黑者，純陰而爲坤，黑白以漸殺之，而爲餘卦，此其一也。江東謝枋得，以爲嘗傳河圖於異人，其爲狀，依做八卦以爲體，坎離中畫而相交焉，乃與方士抽坎填離之術相彷彿，此其二也。或曰：「凡與太極圖合者，乃河圖也。」或曰：「九十二圖，皆河圖也。」由是論之，先儒之論河圖，其爲說甚不同也。後世將孰從而孰信之，且河圖出於伏羲之世，至孔子時，數千年矣，其間聖人未嘗言之，孔子固嘗言之矣，而不言其所爲圖，自孔子以來，又千餘年，亦未嘗有明言之者，而自近世關氏、劉氏以後，乃若是紛紛而莫之統壹焉。余聞之師，劉歆以八卦爲河圖，王肅曰：「河圖，八卦也。」王充亦曰：「伏羲王，河圖從河中出，易卦是也。」此其爲知河圖者，以余論之，謂聖人因河圖以爲八卦，則可，謂八卦即河圖，則不可。繫辭明言聖人則之，則之云者，因之以爲之之謂也。孔安國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是則聖人實因河圖以畫八卦，其可即謂河圖爲八卦乎？大抵世儒因其體之不經見也，故得以肆爲異說，而莫之顧，而亦孰知河圖之體，未嘗不見於經也。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朱子釋之曰：「此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也。」是河圖固經之所載而見焉者也。竊意河之所出者，

此則其本文謂之本文者。自一至十五點。有如星象。故謂之圖也。其位以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右。四九居左。五十居中。以生數合成數。而分配如此者。其本文自然之定位也。蓋其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次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二老位於西北。二少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而八卦定矣。於是伏羲則之。而乾坤艮巽坎離震兌之卦畫焉。是則聖人之因河圖以畫八卦。苟謂河圖即八卦亦可也。或曰。審如斯言。則以八卦為河圖。固有可徵。然謂河之所出者。天一至地十。即為其本文。無乃涉於怪妄歟。曰。非然也。天地啓造化之祕。以示萬世。則其事固非世之數數然者。歐陽子嘗疑河圖。洛書為怪妄矣。而南豐曾氏非之曰。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嗚呼。曾氏之言。固予之所為言也。

洛書辨

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不言洪範為洛書也。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為洪範也。蓋分圖書為易。範而為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歆諸儒始。其說以謂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為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書。既極倍之。而莫或辨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敘。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為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為十者。即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為九者。即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於其位也。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以至東西中之為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為陽。為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為陰。為偶。此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為洪範。則於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為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為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鳥在。其為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鳥在其為陰與偶乎。又其為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為陰與偶之數。二十。通為四十有五。則其於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為九疇。則洛書之為洛書。直而指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為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為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

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綸。極而至於天人證應禍福之際。以為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繁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為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伏義畫卦。何為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言。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為九疇。則其子曰。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既疎且遠乎。而况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為少。庶徵之十不為多。三德之三不為細。福極之十一不為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躋於庶徵之恒。陽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且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為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為禹之所敘。則可以為龜之所負。而列於背者。則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次序。亦已粲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為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于龜背。則其為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鯀陞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於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彝倫之所為斁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彝倫所為敘也。彝倫之敘。即九疇之敘者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畀。所謂錫者。即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為瑞。如蕭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敘。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之不成。發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禹敘之。猶義文之畫卦也。而其目。箕子陳之。猶孔子作象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為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龍龜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也矣。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者。寇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為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羣言淆亂。質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聖人之言歟。吾以聖人

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氏嘗言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即所謂天一至地十者。固也。洛書之數。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出於是矣。是故朱子於易啓蒙蓋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為主而外為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為君而側為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而吾以謂洛書之奇偶相對。即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相配。即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蓋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即水火金木也。土為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所以止於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為太陽之位。九為太陰之位。故一與九對也。二為少陰之位。八為少陽之位。故二與八對也。三為少陽之位。七為少陰之位。故三與七對也。四為太陰之位。六為太陽之位。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繁辭未嘗明言。然即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並出焉。則猶不能不感於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事有出於聖經。明白可信。而後世弗之信。而願信漢儒傳會之說。其甚者。蓋莫如以洛書為洪範矣。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湖清辨

義烏縣治西有湖。自昔相傳云。湖水清。出狀元。在宋季時。言屢驗。至正四年。歲當大比。其夏湖復清。邑人曰。今年大比而湖清。其為邑士科第之兆明矣。既而士之貢於有司者。皆不中。邑人曰。天之示人雖顯。而其定於冥冥者。人莫得而測也。天其或者將應於他日乎。而窮鄉之士。有不得與於鄉舉里選。以為恥者。則為之說曰。今縣令之為政也。寬而明。惠而裕。人和而訟平。年豐而歲登。湖之清。此造物也。所以彰其善云爾。則作為夸誕之辭。以鋪張之。客有聞而詰之曰。楚既失矣。齊亦未為得也。何也。湖之清與否。適也。清而應與否。亦適然爾。且湖之未始清也。士固有取科第者矣。彼又何所取徵耶。以湖清為科第之兆。訊諸父老。按諸圖志。雖可徵不誣。然其言近於誕。薦紳者弗道也。今而曰。邑士科第之兆不驗。則縣令善政之符也。此其言之無稽。不又甚耶。縣令之有善政者。非今為然也。何不聞於昔。而獨見於今耶。肆為夸誕之辭。而妄致詔諫之意。此曲學阿世者之為。有識之士。宜不若是。春秋之法。紀災異而不書其故。洪範之義。推五行之運行。以關五事之得失而已。後世儒者。因春秋所書。傳會以一時之事。因洪範所載。推尋其所致之由。故皆失之膠固而不通。今也不得於彼。而必求於此。豈不知其失而蹈之耶。雖然。彼誠不足以

語此也。不足以語此。則其言之無稽。亦誠不足貴矣。予竊鄙之。因志吾言。以為妄言者之戒。

原儒

儒之名何自而立乎。儒者。成德之稱。蓋其稱肇於孔子。至荀卿氏論之為悉。而其後復有八儒之目。及秦漢以下。儒之名雖一。其學則析而為二。有記誦之學。有詞章之學。有聖賢之學。士之為其學者。其為道舉不易也。而其尤難者。莫難於聖賢之學矣。聖賢之所以為學者。何也。必其性之盡於內者。有以立其本。而才之應於外者。足以措諸用也。方其幼也。禮樂射御之節。書數之文。無弗學也。凡知類入德之方。亦既習而通之矣。比其長也。三才萬物之理。必推而究其極也。推其理。所以致其知也。致其知者。思也。思則有以明諸心矣。仁義禮智之心。所具之性也。心之明。則性之盡也。盡性。則禮之具於我者。無不明。而視天下無一物之非我矣。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也。夫能盡其性。則大本立矣。而推而至於盡人物之性。又由其才有以應之也。故自日用之間。以及乎參天地贊化育。所以品節彌綸之者。非才莫有以應之。才之周。事之所以成也。此其所以小可以為國家天下之用。而大可以用天下國家也。故曰。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也。是故天下之理。無不有以明諸心者。性之盡於內。而推己以及乎人物。使天下皆有待於我者。才之應於外也。夫有以盡於內。未有不能應於外者。也不能應於外。由不能盡於內矣。故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一本也。自本諸身。以至徵諸庶民。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俟諸後聖。無二用也。其本末體用。所以內外之兼至者。誠也。內而性之盡者。其本既立矣。外而才之應者。其用復周焉。誠之至也。此所謂聖賢之學者也。嗚呼。周公仲尼已矣。孟軻以後。自荀卿揚雄。已不能臻乎此。而董仲舒韓愈。僅庶幾焉。於是聖賢之學。不明也久矣。蓋千數百年。而周邵張程諸君子者出。始有以為其學。而周公孔子不傳之緒。乃續焉。本諸易詩書語孟。以明時用。春秋以驗行事。三禮以節人情。而後知人所以官兩儀。裕萬物者。在此而不在彼。五三六經。不為虛言。而匹夫匹婦。皆可以與知。迨考亭朱子。廣漢張子。東萊呂子。又皆同心協力。以倡其學。至是而聖賢傳心精微之本。經世博大之用。發揮無餘蘊矣。然至於今未久也。而其學已不復傳。凡今世之所謂儒者。剽掠纖瑣。綠飾淺陋。曰。我儒者辭章之學也。穿鑿虛遠。傳會乖離。曰。我儒者記誦之學也。而人亦曰。此所以為儒也。嗟乎。昔之稱詞章者。唐之燕許。宋之楊億。其詞章蓋誠足以華國也。昔之稱記誦者。漢之馬鄭。宋之劉敞。其記誦蓋誠足以窮經也。使若人也。其記誦詞章。而止若是焉。固亦何取其為儒名耶。是故吾所謂聖賢之學者。皆古之真儒。而今世之稱記誦詞章者。其不為孔子之所謂小人儒。荀卿之所謂賤儒者。幾希。吾友鄭君仲舒。儒者也。其所謂儒。志乎聖賢之學者也。是吾斯之謂儒。而非今世之所謂儒也。鄭君遊京師。受知今相國。遂入經筵。為檢討。儒者之用。庶幾有以自見者乎。故吾於其別也。言以贈之。作原儒。

原士

嗚呼。人之各習其業以爲世用者。其爲道舉不易也。而其尤難者。蓋莫難於爲士矣。士之難爲何也。必其性之盡於內者。有以立其本。而才之應於外者。足以措諸用也。蓋方其幼也。禮樂射御之節。書數之文。無弗學也。凡知類入德之方。亦既入而通之矣。比其長也。三才萬物之理。必推而究其極也。推其理。所以致其知也。致其知者。思也。思則有以明諸心矣。仁義禮智。心之所具之性也。心之明。則性之盡也。盡性則能不以聞見格其心。而視天下無一物之非我矣。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也。夫能盡其性。則大本立矣。而推而至於盡物之性。又皆其才有以應之也。蓋自日用之間。以及乎參天地。贊化育。所以品節彌綸之者。非才則莫有以應之。才之施。事之所以成也。此其小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而大可以用天下國家也。故曰。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也。是故天下之理。無不有以明諸心者。性之盡於內。而推己以及乎人物。使天下皆有待於我者。才之應於外也。夫有以盡於內。未有不能應於外者。不能應於外。由不能盡於內矣。內而性之盡者。其本既立矣。外而才之應者。其用復周焉。非所謂成德達材之士者歟。嗚呼。古之爲士。鮮有弗若是矣。自世降俗亂。道術分裂。於是士之爲業者。訓詁而已矣。辭章而已矣。夫使訓詁辭章。而盡爲士之事焉。斯亦不足以爲難矣。况乎訓詁辭章。亦不易能。而今之精其能者。又未嘗數數然也。剽掠纖碎。緣飾淺陋。曰。我爲士也。穿鑿性命。凌厲高遠。曰。我爲士也。而人亦曰。此所以爲士也。嗟乎。爲士而止於如是焉。固亦何取其爲士耶。是以古之爲士者。道德明秀。小大無不適於用。而後世之士。飾虛矯僞。其不卒歸於無用者。幾希矣。吾友鄭君仲舒。久遊京師。而客於今相國之門。以所長自見。得從事於經筵。殆爲士而適用者也。夫京師。天下之士之所集也。相國之門。又京師之士所由萃也。仲舒與之遊焉。吾向之所謂士。亦嘗有其人乎。苟有之。其必知之矣。抑天下之廣。山林之士。如吾向之所云者。未始無其人。而仲舒未必盡知之也。苟知之。其亦能使有以用之乎。嗟乎。吾見他日有薦士於相國。而使相國盡用士之名者。其必仲舒矣。仲舒如上京。作原士以爲贈。

原諫

人君之職。莫急於納諫。人臣之職。莫先於進諫。納諫難矣。而進諫爲尤難。進諫之道有二。曰諷諫。曰直諫。諷諫固難。而直諫又難也。是故引義託物。從容開譬。不動聲色。而其說已行。悟主意於片言。置君德於無過者。諷諫之謂也。危言切論。銜鋒骨。批逆鱗。正色而不阿。犯顏而不忌。必究其說。乃已。雖殺身而不顧者。直諫之謂也。禮。上諷諫而下直諫。豈不以諷諫以悟主。將君臣兩全其美名。直諫以匡君。則君或至于遂非。臣或至于蹈禍。是君蒙拒諫之惡。而臣獲盡忠之害也。故曰。人君之納諫爲難。而人臣之進諫尤難。進諫之道。諷諫固難。而直諫又難也。雖然。爲人臣而事明君。諷諫直諫。蓋無施不可。不足爲難也。苟事暗主。而用直諫。則鮮有不及其身。而况于諷諫。其將若之何。於是二者之諫。均爲難矣。嗚呼。唐虞三代遠矣。

近而論之。漢唐之世。號能納諫者。莫文帝。太宗爲盛矣。文帝寬仁。盡下羣臣。雖切諫。常假借納用之。若漢唐之論頗。收張釋之之論。高夫所謂諷諫也。及賈誼論時事。則流涕痛哭。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指人處爲說。所謂直諫也。而文帝皆容受之。太宗英明。能斷從諫如流。導臣下而使之言。如魏徵之言。昭陵。王珪之論。廬江。所謂諷諫也。及徵疏十漸。極陳時政得失。祖孝孫謂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所謂直諫也。而太宗靡不優納焉。是則以直諫諷諫。施之明君。固無乎不可也。若夫蕭望之。張猛。京房。言石顯於元帝。王章言王鳳於成帝。王嘉。鄭崇。言董賢於哀帝。李膺。陳蕃。范滂。之徒。言閹宦於靈帝。長孫無忌。褚遂良。上官儀。言武氏於高宗。張柬之。譚元春。言章氏於中宗。孟昭圖。言田令孜於肅宗。然皆不免於殺身。是事暗君。固無事於諷諫。而因直諫以蹈禍。亦理之所必至矣。嗚呼。知無不諫。而諫之以直者。人臣之分也。傷於直而蹈禍。不測。使其君蒙拒諫之惡。而已獲盡忠之害者。非人臣之得已也。自古無道之君。其過行非一端也。而莫甚於拒諫言而殺諫臣。拒一諫言。殺一諫臣。其事若未嘗也。而家國之敗亡。輒不旋踵。殆如燭照而龜卜。不亦深可戒哉。和陽王先生。夙有大志。負氣節而敢言者也。今擢居諫諍之職。士大夫咸曰。先生遇明主。諷諫直諫。將無施而不可矣。金華王麟。辱與先生游。因原夫諫之所爲難者。爲文以贈之。嗚呼。言其所爲難。則其所以不難者。固有望於先生也夫。

王忠文公集卷二

宋景濂文集序

文章所以載乎學術者也。昔之聖賢。其學可謂至矣。其於三才萬物之理。仁義道德。禮樂制度。治亂是非。顯隱鉅細之際。凡天人傳心之妙。帝王經世之略。無弗察而通也。其真知實踐。既有得於內矣。於是將以自見而淑諸人也。然後託於文章。以推其意之所欲言。故程子以謂聖賢之言。不得已也。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闕焉。又謂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爲先。平生所爲。多於聖人。然有之無補。無之無闕也。由是論之。所貴文章之有補者。非以其明夫理乎。理之明。不由其學術有素乎。然而古今文章作者。衆矣。未易悉數也。始自吾整而論之。宋南渡後。東萊呂氏。紹濂洛之統。以斯道自任。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說齋唐氏。則務爲經世之術。以明帝王爲治之要。龍川陳氏。又修皇帝王霸之學。而以事功爲可爲。其學術不同。其見於文章。亦各自成其家。而香溪范氏。所性時氏。先後又間出。皆博極乎經史。爲文溫潤縝練。復自成一家之言。入國朝以來。則浦陽柳公。烏傷黃公。並時而作。柳公之學。博而有要。其爲文也。閎肆而淵厚。黃公之學。精而能暢。其於文也。典實而周密。遂皆羽翼乎聖學。黼黻乎帝猷。二公而作者。爲吳正傅氏。張子長氏。吳立夫氏。吳氏深於經。張氏長於史。而立夫之學。尤超卓。其文皆可爲善於馳騁者焉。然

常呂氏唐氏陳氏之並起也。新安朱子方集聖賢之大成。爲道學之宗師。於三氏之學。極有異同。其門人曰勉齋黃氏。實以其道傳之。北山何氏。而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以次相傳。自何氏而下。皆發人論者。以爲朱氏之世。故近時言理學者。發爲最盛。然爲其學者。上而性命之微。下而訓詁之細。講說甚悉。其頗見於文章者。亦可以驗其學術之所在矣。嗚呼。尙論吾邦之文章。所謂無是言。則是理闕焉者。固班班而是。而有之無補。無之無闕焉者。尙足謂之文乎。吾友宋君景濂。蚤受業立夫氏。而私淑於吳氏。張氏。且久遊柳黃二公之門。間又因許氏門人。以究夫道學之旨。其學淵源深而培植厚。故其爲文。富而不侈。嚴而不鑿。衡從上下。靡不如意。其所推述。無非以明夫理。而未嘗爲無補之空言。苟即其文。以觀其學術。則知其足以繼鄉邦之諸賢。而自立於不朽者遠矣。景濂既不求用於世。而世亦未有以用之。其於文章。尤自愛重。不輕以示人。以禮辱有同門之雅。間出其所著。俾有以序之。禮聞朱子序廣漢張子之文。謂其不知年數之不足。是以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于平實。嗚呼。不自滿足。而勉焉不怠者。聖賢之爲學也。自高遠而底於平實。則其學之所至。豈不較然矣乎。禱輒誦是以序景濂之文。以致吾區區之意。且因以自厲焉。

送鄭士亨序

豫章鄭君士亨之東遊也。與予相好爲最深。君氣銳才富。昌而爲文。如逸馬健車。馳乎九軌之塗。捷不可及。如奔瀾怒濤。之在江河。浩乎莫之而禦也。其自見者。既如此。而尤樂於取友。雖以予之無似。亦辱與之定交。不真君之子我厚矣。竊願有以質於君。夫文者。才與氣爲之也。三代而下。詞章之士。鮮不以才驅氣。駕而爲文。非才與氣。不足以爲文。然徒恃乎才。驅氣。則歲月過。氣有時而衰。才有時而盡。而文亦有時而闕矣。蓋才命于氣。氣稟于志。志立于學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我學不厭。所謂立志于學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志壹則動氣。所謂氣稟於志也。苟非有志以基之。有學以成之。氣有不衰。才有不盡。而文有不顯然者。未之有也。抑聖賢之基乎志。以成乎學者。非徒欲見於文而已也。文者。聖賢不得已而託之以垂世者也。六藝之述。七篇之作。出於歷聘不遇之後。而荀卿揚雄。亦皆老而著書。當其歷聘而未老也。固斯有以見諸用也。及卒於不用。而後託之於文。則文者。豈非聖賢不得已而爲之者乎。後之人。志未立。學未成。大之不圖。用天下國家。而小之不思。爲天下國家之用。汲汲焉。嚶嚶焉。徒因其天資之美。口耳之知。惟詞章之爲務。雕刻藻績。以盜名而譁世。卒亦歸於泯滅。而無傳。其於聖賢之道。不已未乎。斯言也。予之所夙聞者也。以君之厚我。不能不爲君道也。予有志而學未成者。道所聞以質于君者。幸君之輔我。使底于成也。士亨謂予。今茲別去。當入山益深。入林益密。而愈益肆力於爲學。嗟乎。君之志。予之志也。於君之別。其能不自愧乎。詩云。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予所望於士亨。故序之以識別。

朱左司集序

厲志先生朱公集若干卷。編與公之會孫烈。既訂定而編次之。因序其後曰。公諱元龍。字景雲。婺之義烏人。宋嘉定十六年進士。歷温州平陽。池州青陽兩縣尉。饒州司理參軍。皆有能名。遷處州縉雲令。改官。擢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除宗正寺主簿。尋陞宗正丞。兼權左司郎官。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公之在左司也。京局官或挾權貴勢。求舉廢。輒拒之曰。舉廢可以勢取耶。官官陳詢益求建節。事下都司議。公以謂優異內官。寵賁節鉞。雖出於特恩。主張國是。愛惜名器。必由于公論。於事爲不可。幸臣傳旨令改擬。公曰。吾職可罷。筆不可改也。有宗室與民訟。公曰。于法。品官不許佃民田。奈何天子屬籍之親。乃有爭田訟耶。毅然決之。歲大旱。宰臣請天子拜佛以禱。公沮之曰。稽首號泥佛。常人不屑爲。願欲天子爲之乎。時議括兩淮之浮鹽。公以爲朝廷而行商賈之事。廟堂而踵諸閭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淨鹽自今日始。不可。又兩上封事。自宮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皆痛哭流涕言之。先是史嵩之在督府。公劾其殺富民王倫爲非。已而嵩之入相。公遂斥去矣。郭右史磊卿。正士也。聞而歎曰。嗟乎。朱左司亦遭煩言。世道猶可爲乎。因憤而死。公既斥。得予祠秩。滿考。知衢。吉。二州。皆旋予祠祿。除知台州。以憂不赴。暨服除。而鄭清之再入相。清之尤素惡公。切直。或告公。有可以回宰相之意者。則應之曰。吾生爲正人。死爲正鬼耳。於是家食十年。卒老以死矣。自禱幼時。從長老得公言行。想見其人。巖巖然不可犯。竊嚮慕之。及讀公家集。獲窺其剛大之氣。浩然無殺。益信公之正色立朝。危言峻行。不可奪者。一本於誠。非世之矯詐盜名者。可同日語也。始公受學鄉先生毅齋徐公僑。既又從四明黎齋袁公燮遊。徐公。考亭朱子門人。袁公。象山陸氏弟子。公之學。蓋會朱陸之異以爲同。是以大節表表如是。惜乎不克展其所蘊。實志以死。既死。史闕其傳。其言行又無以暴于後世。不亦可悲也夫。故禱序其集。特論著其大節。俾後有考焉。

浦陽文藝錄敘

歷代史家於凡文籍。既刪其要。而備著之爲志。曰藝文。而文學之士。復采而列之爲傳。曰文藝。志以著其人之文。傳以列能文之人也。然而志之所著。第存其文之名目。傳之所列。特敘其人之行能而已。夫史者。一代之書。無所不載者也。於文人之文。有難於具載。是以司馬遷。班固諸家。間嘗即其人之傳。而附錄其文之一二。後之君子。有志史學。而心存至公者。于郡邑之間。取古今人之文而錄之。使其人恃是以不朽。豈非史家之遺意乎。此宋君景濂于浦陽之文。哀集東選。而文藝錄所爲作也。浦陽于婺雖小邑。而山川清峻。名人間生。其文往往緯俗經邦。有關於世教。景濂總古今得若干首爲內篇。而他邑之人。其文有爲浦陽而作。足爲其鄉士之輔。載者。復得若干首爲外篇。通內外篇爲書八卷。曰文藝錄者。合其人與文而稱之也。嗟乎。景濂於此。非其有取於史家之遺意乎。然予聞之。歐陽子之論。以謂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百餘篇。少者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言之不可恃也。如此。嗟乎。言語文章。誠有不可恃者矣。豈其所以傳與不傳。要亦有幸不幸歟。苟其不幸。雖聖人之經。且或厄焉。而况後世

之所著述其散亡廢滅也固宜使其事也。吾嘗說猶傳于世。况于作者之文乎。今景濂之所錄。片言半簡之僅傳者。其人輒將恃之以不朽。可謂幸矣。而謂文章難。言語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為果不可恃。可乎。抑徒其人之幸。而所不可恃者。因為其不朽歟。雖然。彼其道德之修於身。功業之施于當世。則所不朽者。固在彼而不在此矣。故予為之序。以道景濂有志史學。而心存至公。以表其述作之意。若其集之博。東遷之精。茲不詳論云。

河朔訪古記序

河朔訪古記二卷。合魯君易之所纂。予為之序。曰。合魯實為通祿。本西域名國。而易之先。由南陽遷浙東。已三世。易之少力學。工為文辭。既壯。肆志遠游。乃絕淮。入穎。經陳。蔡。以抵南陽。由南陽浮臨汝而西。至于雒陽。由雒陽過龍門。還許昌。而至于大梁。歷鄭。衛。趙。魏。中山之郊。而北達于幽燕。於是大河南北。古今帝王之郡邑。足跡幾遍。凡河山城郭。宮室。塔廟。陵墓。殘碑斷碣。故基遺跡。所至必低徊訪問。或按諸圖牘。或訊諸父老。及其感興與廢之故。而見之於紀載。至于撫時觸物。悲喜感慨之意。則一皆形之於詠歌。既乃哀其所紀。及咏歌之什。以成此書。夫古之言地理者。有圖必有志。圖以著山川形勢所在。而志則以驗言語土俗。博古久遠之事。古之言詩者。有雅。頌。復有風。雅。頌。以道政事。美盛德。而風則以驗風俗。政治之得失。故成周之制。職方氏既掌天下之圖。而邦國四方之志。則小史。外史實領之。太師既掌六詩。而列國之風。則輶風之使實采之。所以然者。蓋志之所見。王遣存焉。風之所形。王化繫焉。故設以官守。達諸朝廷。所以考一代之政教。豈徒取為虛文也哉。然則易之此書。其所紀載。猶古之志。其所咏歌。猶古之風。歟。惜乎今日卜史。外史之職。闕而輶風之使不行。此書不得達於朝廷之上。以備纂錄。廣而傳之。徒以資學士大夫之汎覽而已。抑予聞之。古之志。領之固有其職。古之風。采之固有其官。而其為之者。類皆博聞多識。懷道秉德之士。故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然則學士大夫觀乎此書。其亦可以知吾易之為人矣。易之名。適賢。其北遊歲月。具見篇中。茲不著。

國朝名臣列傳序

古者作史之體。大要有二。曰實錄。曰正史。是已。實錄之體。倣乎編年。而臣僚之得立傳者。其傳皆係乎月日。莫卒之下。及為正史。然後紀表志傳。門雖品別。而傳又分名定目。各以類相從也。然傳之在實錄者。不過其行能勞烈之始末。而正史之傳。加以論贊之辭者。實錄修于當時。正史撰于後代。且其體有不同。故也。國朝沿襲舊制。其修實錄。咸有常憲。而名臣之當附傳其間者。久猶闕如。蓋自大德丙午。迨今至正戊子。屢詔史臣纂修。以補實錄之闕。亦既具有成編矣。而金匱所藏。人無由窺之。遠方下士。於聖朝盛事。先後本末。賢相良將之功績。鉅儒循吏之德業。鑿鑿炳煥。可以震耀于無窮者。皆莫及知。在天歷中。史臣蘇天爵。嘗撰名臣家傳碑誌。以為書。謂之名臣事略。然以國朝人物之鼎盛。而與其列者僅四十

七人。則其未及搜訪。而錄者固多也。諱不擯不才。因仍四十七人者。復博求于世臣之家。又得七十三人。人各為傳。而贊以論贊。名曰國朝名臣列傳。總百有二十。輒用正史之體。倣宋東都事略而為之。其文雖不能馳騁。而辭則質。其事雖不能該博。而實則真。予是一代之人物。可概見矣。其於安作之誅。固所不免。然傳之同志。非唯可以廣見聞。其間一二有可取者。他日上諸朝廷。未必不足以備史臣之採擇云。

送金華尹徐君序

藝之屬縣。六十年以來。為令而有循良之名者。吾得三人焉。於義烏得一人。曰臨江周自強。字剛善。於武義得一人。曰天台許廣。大字具瞻。周君治民。一以惠慈。務阜其財。而綏安之。民之愛之。不啻如父母。生為立祠。既去且久。猶思之不忘。許君之治。濟以剛果。為民興利除害。政績殊異。嘗攝金華令。武義之民。訴於大府。曰。吾願還吾許君。金華之民。亦訴曰。幸勿奪吾許君也。二君之得民如此。不問可知為循良之吏矣。繼二君之踵者。于金華得一人。則今平陽徐君允益。友直其字者也。蓋藝為郡。治金華。而今復為浙東憲司所治。政務繁劇。號稱難為。微需所集。沮而不辦。則取怒於上官。一切奉承之。民將不勝其散矣。君材周而用裕。謹身帥先。居以廉平。民之幽隱。罔不通達。上有需教。必其所尤急者。乃為之辦。而能使不至於病。民有來輸物。以供上之橫斂者。輒嘆曰。吾不忍見也。由是悉或其誠意。而樂為之役。他惠政及民者。甚衆。仁心仁聞。藹然著聞。邦之人士。咸以謂周許二君之後。善為令者。無如徐君矣。嗟乎。守令之于民。近且重。易知也。天子大臣。所以選任之者。固甚勤也。選任之既勤。復命奉法之令。嚴刺察之科。以繩治之。其不任職者。往往輒罷去。而日者又詔廷臣。各舉所知。以應選舉。當其選與不中選者。定為賞罰。各有差。又郡縣上下。則使進督攝之法。以相激勸。是天子大臣。憂閭閻。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也。而歷年于茲。勤於求。而應之者愈乏。密於法。而違之者益慢。令之足稱者。卒未之多見也。故雖以藝之六縣。更六十年之久。為令者亡慮二十餘人。而以吾所得者。僅此三人。令難其材。固如是哉。然而周君許君之終更也。朝廷知其材皆長于治民。周君雖已陞五品階。而猶選之令金溪。公卿薦許君可任館閣。而復選之為鄞令。豈以令之材難其人故歟。今徐君之滿考也。廷臣持銜行省者。乃除鎮撫于漕府。豈徒計其品秩。不知材之所長何如也。予因金華失良令。為其民惜。且怪持銜者。不能盡人之所長。遂道予所常論者。序以送之。以告于上之人。并勉天下之凡為令者焉。

夏小正集解序

夏小正。世以為夏書。其書在大戴禮中。傳之者戴氏也。鄭康成為之註。或曰。盧辨註。謂為鄭氏。非也。顧川韓元吉氏。嘗以范太史家藏舊本校定之。然與故所傳闕本。訛舛不同。會稽傅崧卿氏。又據闕本而為訓釋。實多所補正。及考亭朱子。集儀禮。尊信小正而用之。經其論定者。旨益加明矣。今括蒼趙君。復集諸家之說。而為之解。於是為尤詳密者也。以予論之。小正之為夏書。不可無疑者。孔子定書。斷自唐虞。虞書以

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為重事。小正其遺法也。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焉。《坤》之《直》也，而《坤》之《直》也，而《坤》之《直》也，而《坤》之《直》也。孔子所必取，然而不與禹貢同列於百篇。何耶？鄭氏謂夏時者，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則以小正為夏書者，鄭氏也不信聖人而漢儒自信，不可不耶。禮記月令，漢儒皆以為周公作，而其中雜有虞、夏、商、周、秦、漢之制，殆漢末諸儒採呂氏十二月紀，淮南子時則訓等書為之耳。大戴禮之有小正，小戴禮之有月令，烏知其非類耶？或曰：呂氏據夏小正以正四時，或曰：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應候而無日數，至時訓乃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十日為節，因小正而加詳也。意者小正特出於月紀，時訓之前者耶？是則以小正為夏書，誠有可疑者也。趙君之言，謂鄭氏以小正為夏書，本無左驗，所紀昏且中星，與星之見伏，率與月令、月紀時訓不合。唐一行推以歷術，知其實在夏時，其為夏書無疑，是又不然。天雖高，星辰雖遠，苟求其故，則精歷數者，悉所能考。蓋自古以來，天行日至，星辰之次舍，其度數無不可知。况在夏后之世，安知非精歷數者，逆考而推之，求其故以著于書，亦豈可遂信之而不疑乎？世以本草為神農之書，素問為黃帝之書，其果出於神農、黃帝否乎？本草、素問不可必其出於神農、黃帝，月令不可必其出於周公，則小正之為夏書，予固不敢不致疑其間也。惜乎趙君已不可作，不得以予所疑者質之，然君之為此書，則既考其詳而論辨密，卓見絕識，往往而是，不其有可傳者歟？第其真本及所著他書，皆厄于兵，而此書者，乃其伯氏擬拾遺書，重所繕錄，章句字畫之脫誤，不能無之。覽者擇焉而已。君諱有桂，諱仲其字，學行志業，具載宋太史所為墓志，在故弗道，而論予所疑者序其書焉。

水經序

水經，漢桑欽所作，藝文志缺弗錄，而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鄭善長注。善長道元字也，然皆不著撰人氏名。舊唐志乃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為誰，但云鄭注四十卷，亡其五。至新唐志始謂為桑欽作，又言一云郭璞作，蓋疑之也。按前漢書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暉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也。今以其書考之，濟水過壽張，即前漢壽良縣，光武所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即秋縣，安帝所更名，荷水過湖陸，即湖陵縣，章帝所更名，分水過永安，即廩縣，順帝所更名，則其書非作成帝時，若順帝以後人所為矣。又其書言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則昭烈託孤于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為也。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則後魏所置也。此其書又若晉後魏人所為也。意者欽本成帝時人，實為此書，及郭、鄭二氏為傳注，咸附益之，而漢、晉、人、道、元、後、魏、人、也、是、故、山、海、經、禹、益、所、記、也、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也、而、有、豫、章、朱、厓、趙、常、山、秦、高、真、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著、穎、篇

造于李斯，而云漢無天下，要皆後人所附益，非復其本文。然則水經為欽作無疑，蓋久而經傳相淆，而欽之本文亡矣。本文雖亡，可不謂為欽作哉？通典謂郭注多疎略迂怪，而已不傳，今鄭注四十卷固完，而舊本往往失于遷就，有錯簡，金蔡正甫氏嘗作補正三卷，而亦不傳。今唯鄭注舊本猶行而已。夫天地之間，唯水為多，故水者地之脈絡也。大川相間，小川相屬，而凡郡縣州道，瓜列蕃布，皆因水以別焉。地理之書，始於禹貢，而禹貢之分九州，必主山川以定經界，誠以山川之形，縣互無易，州縣之設，更革不常，故兗州可移，而濟河之竟，不能移也。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也。此禹貢所以為萬世不易之書也。後世史家主于州縣，以為書州縣更革，其書亦遂以廢而不傳，以彼之易於不傳，則水經之書，其果得而廢之歟。大抵此書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三有七，江河在焉，而鄭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一，其源委之吐納，沿路之所經，纏絡枝煩，條貫手夥，搜渠訪澗，靡或漏遺，總其概而覽之，天下可運于掌矣。故自禹貢以後，此書最為近古而不可廢，豈亦所謂萬世不易者歟？顧世之為地理學者，莫不即邇而昧遠，就簡而憚煩，而卒亦紛紜而無所據，桑氏之學，廢不復講久矣，不亦惑哉！故予因為序論，以致予意，抑予之力，豈能重其書，覽者考其迹，求其故，而觀其會通，必有能識其要者矣。

章氏族譜序

龍泉章氏族譜四篇，二十一世孫溢之所著，而章氏有譜自溢始。前乎此非無譜也，蓋其族盛於建之浦城，而分於處之龍泉，其居溫之永嘉，蔡之永康者，亦本於浦城，與龍泉為同祖。四族子孫，碩大繁衍，在故宋時，每間歲或數年，輒為會，則各出譜牒，互考而續書之，曰慶系圖，則其族各有譜舊矣。龍泉之譜，尤稱詳備，然皆梓經兵燹，亡軼弗存，溢為是懼，乃因本房小譜，及歷代墳記之僅存者，復旁搜遠探，冥集而次第之，著為是書。本支原派，秩然有序，於是章氏號為東南巨族者，益可考不誣，則其族之有譜，雖謂始於溢可也。夫氏族，古史官之所記也，周有小史，定世繫，辨昭穆，故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于春秋諸侯卿大夫名號統系，左邱明以為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以諱為族，邑亦如之，自後受姓命氏，日益衆多，遺棄滅學，公侯子孫失其世，及漢興，可馬遷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人乃知姓氏所由出，終漢世有鄧氏官譜，應劭氏族篇，王符姓氏論，魏晉以來，有司選舉，必稽譜牒，以考真偽，故官有世官，譜有世官，宋何承天作姓苑，復以充廣前志，至唐有貞觀氏族志，元和姓纂，路敬淳姓略，柳沖族姓系錄，當世薦紳之流，無不明乎姓氏之學者，自王學之後，喪亂相仍，譜牒俱廢，士大夫之習，其學者遠鮮矣。嗚呼！崇德貴功，尚論氏族，此聖人所以維持天下，別昏姻，辨族類，厚風俗，扶世教，大宗小宗之法，所賴以久存者也。自宗法壞而門地盛，門地盛而譜牒興，及譜牒既亡，人始不知其本矣。章氏序系，所從來者遠，今溢獨認焉，推念本始，而究心于譜牒，迄能以亡而為完，尊尊親親之道，藹然可見，其可不謂知所本哉！雖然，論氏族之盛衰，由于孫之賢否，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宋之戚氏，呂氏，

其操義風。舉世不替。皆足以厲天下。矯異代。豈徒以富貴之故乎。韋氏在異時常顯矣。然則世濟其美而令聞長世。固不在彼而在此者。盜字三益。方以宏才粹德。需用于時。古稱能世其家。庶其在是矣乎。

贈丹徒令呂君序

呂君敬夫。由中書掾出為丹徒令。或有言者曰。呂君醇厚恭謹之士也。若之何而為令耶。今之為令者。必其智足以籠民。威足以符民。然後民從令而事功集也。是故智以籠民。近乎詐。非恭謹者之所習。威以符民。近乎猛。非醇厚者之所務。若之何敬夫而為令耶。予為之言曰。世道之變不同。而民情之好惡無不同。夫民之情。未有不好善而惡惡。好德而惡刑者也。故長民者。非得醇厚恭謹之士。不足以從民好。是故醇厚有以使民勝殘去殺而樂其生。恭謹有以使民敦禮興讓而易其俗。德以本之。善以刑之。與民同其好而治功成矣。然則醇厚恭謹之士。固所以長民者也。古之長民者。何莫不然。顧獨不可有為於今世耶。抑為令於今世者。亦誠難也。古之取民。井田什一而已。古之役民。歲三日而已。今也。粟米力役之征。蓋無藝也。取之以非所產。役之以非所能。民力且已竭矣。民力既竭。有不堪命。而長民者。徒以催科期會為急務。於是籠之以智以愚之。使不敢喘息。符之以威以讐之。使不得怨嗟。而民情益以感矣。亦豈從政者所樂為哉。誠於勢故也。故曰。為令於今日者。亦誠難也。雖然。變而通之。不存乎人乎。夫苟崇德而登善。使民得以樂其樂而利其利。則民且將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矣。征徭之重云乎哉。傳有之。平易近民。民必親之。平易之政。非醇厚恭謹之士而孰為之也。厥今在上之人。知人惟明。用人惟允。敬夫素以文學名。今特用為丹徒者。豈不以從政而尚威智。武夫俗吏之所為。故擇醇厚恭謹之士如吾敬夫者。嘗試之以為之兆耶。嗚呼。是殆未易與世俗道也。徐君炳文。與敬夫為僚友。於其行。屬予為言。書諸簡以贈敬夫。予惟敬夫。儒者也。儒者之用。不著於世久矣。故因或者之言而推論之。蓋望吾敬夫之益勉之也。丹徒隸鎮江。鎮江守曰楊君。亦儒者。予所友也。敬夫往往以予言質之。其必以為不佞矣夫。

孝經集說序

孝經有古文今文之異。當秦燔書時。河間顏芝藏其書。漢初。芝子貞出之。河間獻王得而上諸朝。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之徒。皆名其學。凡十八章。所謂今文也。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孝經與尚書於壁中。以為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孔安國為之傳。凡二十二章。所謂古文也。劉向校經籍。實據顏本。以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鄭眾。馬融。鄭玄皆為之註。專從今文。故古文不得列於學宮。而安國之本。亡於梁。隋開皇中。王劭始訪得之。以示河間劉炫。炫遂分庶人章為二。曾子敢問章為三。又多闕門一章。以足二十二章之數。且序其得喪。講於人間。時議皆疑炫所自作。而古文非復孔氏之舊矣。唐開元間。詔諸儒集議。劉知幾請行孔傳。司馬貞力非之。獨主鄭說。玄宗自為之註。用十八章為正。先是自天子至庶人。五章。惟皇侃標其目冠於章首。至是用諸儒議。章始各有名。如開宗明義等類。

為之疏者。元行沖也。至宋邢昺為正義。訓詁益復加詳。而當世大儒。司馬溫公。范蜀公。則皆尊信古文。司馬公為古文指解。謂始皇三十四年始燔書。距漢興僅七年。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恭王然後乃出。蓋始燬之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真。與歷世疎遠。轉相傳受者不侔。且孝經與尚書同出孔壁。世知尚書之真。而疑孝經之異。何也。迨朱微公為刊誤。亦復多從古文。以古文七章。今文六章。已前合而為經。刪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五十七字。以餘章為傳。刪先王見教以下六十九字。以順則逆以下九十字。凡其章之次第。文之異同。皆用古文為據。謂經一章者。孔子統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蓋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之。其傳十四章。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者也。而近時臨川吳氏。復以為隋時所得古文。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文勢曾不若今文之順。以許慎說文所引。桓譚新論所言。考證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之古文。爰因刊誤。重以古文今文較其同異焉。夫今文最先出。自劉向。鄭元等。以及唐世君臣。皆知表章之。其書固已通行。古文出稍後。而安國之傳既亡。劉炫之本。又以為非真。至宋三大儒。始加尊信。而其書以顯。豈其顯晦各繫于時之好尚哉。今行中書右丞公。以古文。今文及刊誤三書。雖皆行世。而學者皆習而不察。乃與儒者議彙次其先後。且刪漢唐宋諸家訓註。附于古文之下。刻本以行。於是孝經之為書。本末具矣。嗚呼。孝者。天之經。地之義。而百行之原也。自天子達于庶人。尊卑雖有等差。至於為孝。曷有間哉。五經。四子之言備矣。而教學必以孝經為先。則以聖言雖衆。而孝經者。實總會之也是書大行。其必人曾參而家閱。損有關於世教甚重。豈曰小補而已。

贈吳生序

金谿吳生。論來金陵。客其外兄周君所。數辱從予遊。見其質粹而氣和。秉操執道。不諂於流俗。而辭章澗潤。亦可喜。於是知其可與進于學者。因其歸也。為之言曰。君子之於學。豈苟焉而已哉。固將有諸已焉耳。夫道非遠人者也。以道為遠。而自難於求之。則道與人且相離。烏能以有諸已乎。是故盡於易。道於書。詠於三百篇。筆削於春秋。節文於禮。難疑答問於孔孟之遺編者。大抵為言明白而坦夷。天所以命於人。人所以受於天。帝王所以立極。聖賢所以傳心。其為道悉載焉。人皆可得而求之也。猶之風雨霜露。日星山川。精義至教。無隱乎人。妙極乎仁義之奧。陰陽之隨。而不外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而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不出乎日用飲食。宮庭屋漏之無媿。若殊而實一。若遠而實近。非若異端小道之空言。而無實也。故為學者。博采而泛覽。窮究而精討。既知其故矣。必反觀約取。而深體篤踐焉。然後道在我。而可以有諸已。夫苟有諸已也。則其見於事。為願何施而不可。君子為學之大要。復有過於是者乎。自夫秦漢而下。師異指殊。斯理之不明久矣。至近世大儒。始有以倡其說。載諸方冊。既明且備。而學者類皆習而不察。行而不著。凌高履虛者。既失之太過。承卑襲陋者。又失於不及。而學術之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焉。惟生之尊父明善先生。博學篤行之君子也。家庭之所訓教。其必及於是乎。故余於生。不敢徒以言語相談說。而舉夙昔

所得聞者以爲告。生歸以質之先生。苟以爲然。則繼今以往。其益勉強而有事。毋怠焉。以自恕也。毋於焉。以自畫也。日進月益。思必有諸己而後已。若夫記誦以爲功。纂綴以爲能。誇博銜奇。而務以出入乎口耳。文字之間者。此固世俗之所謂學。非吾之所望於生者也。

贈陳伯柔序

有元以來。大江之西。有二大儒焉。曰吳文正公。虞文靖公。文正之學。主於爲經。其於羣經。悉釐正其錯簡。折衷其疑義。以發前儒所未發。而集其成。討論該洽。封殖深固。視漢儒之顯門名家者。有間矣。文靖之學。主於修辭。其於文辭。養氣以培其本。知言以極其用。凡以載斯道而傳之世。故其羽翼聖教。輔輔人文。卓然爲一代之所宗。而自成一言之者也。二公之學。雖其選庭有若異轡。然要皆聖賢之爲道。其趨一而已矣。後學之士。烏可妄議乎哉。方二公之講學也。天下學者。翕然師之。從而游者衆矣。而以里中子受業其門者。有陳君伯柔焉。伯柔之學。爲經則推本于文正。修辭則取法於文靖。淵源之所自。誠有不可誣者。以余所交二公之門人。如伯柔者。何其不多見也。於是二公不可作矣。故余獲交於伯柔。不異聆緒論。揖聲光於二公之門。不知生世之晚也。伯柔識見高邁。而篤于自信。操志秉節。不務諧于流俗。遭世多故。益能韜晦。不苟事仕進。蓋庶幾立言以踵二公之軌躅。而今年幾六十。亦既老矣。昔者伯柔之遊江東也。文靖嘗贈之文。其言以謂伯柔有志於聖賢之學。而二程子之學。初無同異。且極其歸于天德王道之論。蓋其望於伯柔者。甚至也。於今已三十年。余嘗讀其文。而深慨焉。前哲日遠。斯文之墜緒。猶千鈞之一髮。繼而承之。不其在於人乎。伯柔用辟舉而起。再調官於越之諸暨。夫今之官州縣者。第從事於簿書期會。此胡足以盡人之所長。余故于伯柔。復舉虞公之論。以爲言。是則伯柔之所任者。其亦重矣。而余何足以知之。書以識別。以見余之知伯柔者。固非苟焉而已也。

丙午歲。余爲伯柔先生製此序。今四年矣。伯柔今得謝西歸。而舊藁已軼。因重書以贈之。然則世之論伯柔者。果有出於此者乎。

楊季子詩序

故贈太常禮儀院判官楊君季子詩集三卷。其友塗穎。屬予序。季子。楊氏諱鑄。其字季子。豫章人也。楊氏在其鄉。世以文學稱。至季子之兄諱崧。字顯民。益以所學自名其家。而尤長于詩。其詩淳厚典則。浸淫于漢魏。視唐宋不多讓也。然韜道潛德。不屑爲世用。竟以終其身。季子承家學之懿。所爲詩。視顯民體裁風致。若出二律。至於沖遠幽靚之思。往往能道人之所不能言。則蓋有不相蹈襲者矣。用是與其兄齊名。至正初。季子遊京師。朝廷方修三史。用薦者。以布衣入史館。爲校勘。史事畢。調唐元術教授。出爲德慶路知事。尋由廣東帥府都事。入爲中書檢校官。於是天下已多故。朝廷遣名臣經略江南。得承制行事。季子辟從事以行。至閩中。遽以疾不起。蓋其才甚富。其志甚遠。庶幾見於事功。而有以自暴於世矣。而天不假年。

不克盡其才之用。以究其志之所欲爲。其所賴以傳世者。獨其詩而已。嗚呼。君子之傳世。不必同也。或見於文辭。或著於事功。要其所以自致者何如耳。若季子兄弟。雖出處有不侔。然其于詩。皆能自致于不朽。豈其託諸文辭者。猶其施諸事功也歟。季子平生所爲詩。亡慮百千篇。若權兵革。蕞軼不存。塗君得十一於千百。僅僅若是。與余言而深惜之。余以謂文章所爲傳世者。以其精。不以其多也。古之人嘗託片言半簡而傳矣。使季子之詩皆可傳也。則雖此三卷。不啻足矣。而又奚惜哉。獨憶子年廿七八時。在京師。季子不鄙其晚出也。言於丞相太原賀公曰。宰相安可失此人。會余南還。且世亂。聲迹遂不相聞。及今十有五年。而季子死久矣。然則季子之知余甚厚。而余言固何足爲其重輕也。姑述其志行之大略。序諸卷首。俾讀其詩者。知其人焉。爾。顯民之詩。有武威余公闕。臨川危公素所爲序。論次已詳。以其宜互見也。茲故反覆併著之。

廬山遊記序

匡廬奇秀甲天下。昔有是言也。歲丙午秋。余自左史補外。佐郡南康。而郡實治廬山之陽。然自十五年來。兵燹荐罹。凡山水名勝之窟。皆爲荆棘虎狼之區。人迹所通。僅一二數而已。暇日往遊焉。遊輒紀之以文。蓋以慨人生之如寄。而勝踐之不多遇也。

朱元會文集序

君子之於文。止於理而已矣。是故理明則氣充而辭達。氣也者。理之寓也。辭也者。理之載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氣至於浩然。辭至於達。皆理之明致之也。苟爲文者。不明諸理。而徒欲驅駕以氣。馳騁以辭。氣有不餒。而辭有不覺者。未之有也。故曰。文以理爲主。理明矣。氣不求充而自充。辭不求達而自達。而始足以言文矣。大江之西。近時有大儒曰吳文正公。其學主於理者也。當時及門之士衆矣。而獨金溪朱君元會爲高弟。元會之學。精敏闡博。以明理爲本原。講辨論議之際。悉尊信其師說。故其著於文也。敷暢而淵厚。譬之水焉。自流而窮源。木焉。自本而及末。莫不粲然而有章。秩然而有序。人見其氣之昌。辭之達。而不知其所以然者。理明故也。江西之文。如元會者。不可以一二數矣。元會諱夏。其字元會。一字好謙。嘗以春秋中延祐丁巳鄉貢進士。舉赴春官。不合。又兩遊京師。皆無所就。而歸。益窮研理學。浮滿鄉里。不復出。江西部使者吳君當。文正之孫也。以隱逸薦。元會于朝。不報。至正壬辰。盜起鄉邦。元會竟遇難。以歿。初金谿以文章名家者。同時三人焉。危君大樸。會君子白及元會也。危君以布衣入經筵。位至翰林學士承旨。會君起家進士。仕爲翰林直學士。皆顯融當世。而元會獨以隱約終。是以君子讀其文而悲其才之不用也。元會之子復亨。至正丙申鄉貢進士。能以文學世其家。哀集遺文。得若干卷。屬余序。余不識元會。而嘗內交危。會二君。以故得元會之詳。且復亨之請尤厲。故不讓而序之。

練伯上詩序

大江之西近時言詩者三家曰文白范公德機文靖虞公伯生文安揭公曼碩范公之詩圓粹而高妙虞公之詩嚴峻而雅贍揭公之詩典雅而敦實皆卓然名家者也繼而作者復有吾練君伯上焉伯上之詩溫厚而豐麗足以紹其聲光而踵其軌轍者也其少時所為虞公蓋嘗序之公歿且二十年伯上近歲所作不及見矣以故伯上復徵余為之序余因序其後曰古今詩道之變非一也氣運有升降而文章與之為盛衰蓋其來久矣三百篇勿論已漢以來蘇子卿李少卿實作者之首此詩之始變也迨乎建安接魏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相為倡和正始之間嵇阮又繼作詩道於是為大盛此其再變也自是以後正音稍微逮晉太康而中興陸士衡兄弟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左太冲皆其稱首而陶元亮天分獨高自其所得殆超建安而上之此又一變也宋元嘉以還三謝顏鮑者作似復有漢魏風然其間或傷藻刺而渾厚之意缺焉視太康不相及矣齊永明而下其弊滋甚沈休文之拘於聲韻王元長之局於編迫江文通之過於摹擬陰子堅何仲言之流於纖瑣徐孝穆庾子山之專於婉綺無復古雅音矣此又一變也唐初襲陳隋之弊多宗徐庾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皆溺於久習頹靡不振王楊盧駱始若開唐晉之端而陳伯玉又力于復古此又一變也開元大歷杜子美出乃上薄風雅下掩漢魏所謂集大成者而李太白又宗風騷而友建安與杜相頡頏復有王摩詰韋應物岑參高適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與奇相高以及錢郎苗崔諸家比比而作既而韓退之柳宗元起于元和實方駕李杜而元微之白樂天杜牧之劉夢得咸彬彬附和焉唐世詩道之盛於是為至此又一變也然自大歷元和以降王建張籍賈浪仙孟東野李長吉溫飛卿盧仝劉叉李商隱段成式雖各自成家而或淪于怪或迫于險或窘于寒苦或流于靡曼視開元遠不逮至其季年朱慶餘項子遷鄭守愚杜彥夫吳子華輩悉纖弱鄙陋而無足觀矣此又一變也宋初仍晚唐之習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楊大年劉子儀皆將易其習而莫之革及歐陽永叔乃痛矯西崑之弊而蘇子美梅聖俞王禹玉石延年王介甫競以古學相尚元祐間蘇黃挺出而諸作幾廢矣此又一變也建炎之餘日趨於弊尤延之李清婉朱元晦之冲雅楊廷秀之深刺范智龍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固粲然可觀抑去唐為已遠及乎淳祐咸淳之末莫不音促局而器苦窳無以議為矣此又一變也元初承金氏之風作者尚質樸而鮮辭致至延祐天歷豐亨豫大之時而范虞揭以及楊仲宏元復初柳道傳王繼學馬伯庸黃晉卿諸君子出然後詩道之盛幾跨唐而軼漢此又其一變也然至于今未久也而氣運乖裂士習違卑爭務粉飾以相高効齊梁而不能及伯上於斯時獨不移于流俗益肆其學而昌於詩藹然和平之音有融暢之工無藻飾之態凡出處離合歡忻憂戚跌宕抑鬱之思無不託於是焉此所以自成其家而無愧也余嘗聞之楊公之言曰詩當取材於漢魏而音節以唐為宗也黃公之言曰詩貴乎平實而流麗也嗟乎言詩之要無易於此矣讀伯上之詩者合二公之言而求之則其為詩可得而識也伯上與予同官為左右史相知

也厚故因序其詩而歷道古今詩道之變而與之商略焉

金華俞氏家乘序

俞氏世為吾婺衣冠家其先有仕錢氏為戶部尚書兼營田使諱公昂者自錢唐來遷美鳥之鳳林鄉義鳥之有俞氏自尚書始尚書之孫處士諱談又自鳳林遷金華之孝順鎮金華之有俞氏又始於處士處士生一子二孫皆儒而不顯至其曾孫八人有諱昌言者宋大觀三年上舍釋褐進士卒官左朝奉郎知越之蕭山縣事而其族之仕宋者又自知縣始由是八人者之子若孫入胄監領貢舉取科第而致名宦者比比而是其他以文學行義著于鄉者尤不可以悉數邦人榮其盛因稱之曰八宅俞氏俞氏之為吾婺衣冠家可謂盛哉蓋自尚書而下及今十有六世世有族譜以紀系序然一壞於宣和間之陸寇再壞於宋之亡國三壞於元祚之衰雖屢修而屢軼十四世孫慶懼愈久且益墜博考精求畫為譜圖并哀彙纂記遺文及他雜述總為十卷書成題曰俞氏家乘而屬序於予俞氏與吾王氏同出於鳳林皆以盛大著聞世之稱者一曰鳳林俞氏一曰鳳林王氏而其居里之名又各以姓表曰俞村里王村里云及俞氏再遷金華而吾之先亦徙縣東之沙路兩姓之先後出處無不同焉者故世為昏媾家至今益篤揆乎義余宜序已古有大宗小宗之法聖人所以序天倫繫人心明教原敦政本者也漢魏以降宗法廢而門地盛於是譜牒之學與焉族之有譜其猶宗法之遺意歟宋世言族譜者二家曰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而二家之法厥各本同歐陽氏則世經人緯取法於史氏之年表蘇氏則派聯系屬如禮家所為宗圖者及論其所為同則皆使人均重其本之所自出有尊尊之義焉各詳其支之所由分有親親之道焉尊尊親親之意盡而譜法備矣是故宗法既廢之後聖人敘天倫繫人心明教原敦政本之道猶粲然於族譜見之君子之有志於存禮者其忍置而弗講乎俞氏之族遠矣其所為愈遠而可考者以有譜存焉耳今慶於亂離散軼之餘惓惓焉是書之修復盡合歐陽氏蘇氏之法而兼有之四百年衣冠家世之盛何其詳且備哉爰自頃歲天下多故士大夫家莫不荀簡以廢禮而慶獨能于此加之意乎可謂知禮也已抑可謂能世其家也已慶字大有博雅而好古敦義而有文知名於時云

敏求錄序

求物者必於其所會於所會則易於求今夫市焉自金玉珠璣犀象以及布帛穀粟茶鹽藥石一凡適於用者靡所不有索其一物而其遠近彼此精粗美惡之不同者又莫不並蓄羅列以備求者之所需故隨所欲以往購焉鮮不獲吾所求者矣苟不求於所會而顧于其所產則凡適於用者既不可俱得而遠近彼此精粗美惡之不同者亦烏得備見以審所擇乎蓋吾於是知制度名物之猶然也夫以載籍之廣自聖人之經儒者之傳註箋疏以及代史百家之述作誠可謂博且廣矣凡制度名物之散見雜出乎其間者豈得而易求乎然而將以究其本末考其同異則不可謂難於求而弗之求也此類書所為作也書之

有類其猶物之有市乎。吾觀杜氏通典、鄭氏通志之屬，書之類編者，亡慮數十百家。學者於制度名物，誠易於求矣。夫孰知夫本末之有不相符也，同異之有不合也，而其難求抑又有甚焉者。此吾與沈君敏求錄之書所以有取也。蓋君之是書，雖不過襲儒先已成之業而加之意，而攷據之密，本末無遺，辨論之精，同異無舛，其為功則已多。不特資後生小子場屋之用，博雅之君子，或有取焉，將不能外此而他求矣。嗟夫，今人為學，談性命者窮高極深而不切於用，工辭章者矜奇尚巧而不復反諸本，要之皆足為學術之累，亦孰知制度名物，乃聖人所以立天衷，奠民極，彌綸世故，而不能自己者。苟於此而有得焉，則成天下之事業無難矣。此吾所以有取於是書也。書凡若干卷，自郊祀以後為類凡若干。

張仲簡詩序

吳郡張仲簡詩若干篇，予為之序曰：文章與時高下，代有是言也。三百篇尚矣。秦漢以下，詩莫盛於唐，而唐之詩，始終蓋凡三變焉。其始也，承陳隋之餘風，尚浮靡而寡理致。開元以後，久於治平，其言始一于雅正。唐之詩於斯為盛，及其末也，世治既衰，日趨于卑弱，以至西崑之體作而變極矣。由是觀之，謂文章與時高下，而唐之詩始終凡三變，豈非然哉。然唐之盛也，李杜元白諸家，制作各異，而章柳之詩，又特以溫麗靖深，自成其家。蓋由其才性有不同，故其為詩亦不同。而當時治化之盛，則未嘗不因是可見焉。國家致治，比隆三代，其詩之盛，實無愧於有唐。重熙累洽，抵今百年，士之達而在上者，莫不詠歌帝載，肆為瓊奇盛麗之詞，以鳴國家之盛。其居山林間者，亦皆謳吟王化，有憂深思遠之風，不徒留連光景而已。夫其達而在上，則人所共知，而山林之間，人有弗及知者。予獨於仲簡有徵焉。仲簡之詩，所謂溫麗靖深，而類乎章柳者也。後之人讀其詩，非唯知其人，雖論其世可也。仲簡之鄉先生文昌子公，謂為有盛唐氣象。嗟乎，公之言豈欺我哉。或曰：詩者，性情之發也。夫發於情性，則非有待于外也。奈何一吟咏倡酬之際，而直以為有係於治化乎。噫，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壤中韶，感于心也。而况于作者之詩哉。昔人蓋有以草木文章，發帝杼機，花竹和氣，驗人安樂者矣。則詩之所見，夫豈徒然而已哉。

治政萬言書序

聖天子在位之十有五年，竝相勳賢，更新治政，詔求天下直言極諫。若曰：朝廷得失，軍民利病，許極言無隱。遐方之人，凡所言事，所在有司，為轉以聞。於是朱君屋方遊成均，觀詔書而歎曰：天子望治之意隆，而求治之心至矣。凡有知於齋飛魚躍之間者，孰不鼓舞而思以自効。吾願可默然而遂已乎。則條天下之事，自朝廷以至于邊鄙，自政理以及于財用，所以矯其弊而反其正者，本末備陳，綱紀畢舉，其目凡二十。曰：治政萬言書。亦既獻諸中書，將轉聞于上。同志之士，復圖有以廣其傳，而屬辭序之。禱讀是書而有感。夫時之難得也，蓋自治古以還，上有納言之君，則下有盡言之士。上下相成，故太平之業可致也。國家承平日久，天子務以仁厚清淨，休養元元。至於是非予奪，則虛己盡下，一歸於公議而不自用。而二三大臣，

方相與同心僂力，以圖天下之事。故人有不言，言無不納，而有志之士，有不知也，知無不言。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可謂千載一時者矣。於戲，朱君之書，可無作乎。其有不用而徒為空言者乎。是故天下無事，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匹夫之言，重於泰山。昔者漢文帝時，天下若無事也，而賈生之諫，乃謂有可痛哭流涕太息者焉。惟夫人皆以為無事，而賈生獨云然也。故其言卒不用於當時。方今天下，若非有事，而不可謂無事也。其可痛哭流涕太息者，蓋不無如賈生之所言。朱君以天子諸生，而言事於有事之日，吾是以知其見用，不徒為空言也歟。雖然，賈生之策，不用於文帝之時，而主父偃之徒，得其緒餘，終施之武帝之世。施於武帝之世，孰與用於文帝之時之易也。是以有志之士，惟知時之難得而盡言，至於言之而不用，用之而不及其時者，則亦豈所能必也哉。朱君字仲端，徽國文公六世孫。

送羅傳道序

新安羅君傳道之宰山陽也。三年于茲矣。公卿大夫士，與凡將命南來者，余輒問之曰：今江淮間，守令之可稱者為誰。皆曰：山陽令羅君其人，無異辭者。傳道以考滿，用例入覲，余解其裝，得詩文百十篇，悉鴻生駿人之所作，歌頌美德，以贈傳道者也。於是益信向之稱傳道者，其言出于人心之公。又知傳道之得此於人人者，皆其所自致，非偶然也。蓋傳道之先仕宋，累世為名卿，而鄂州之名尤著。傳道生於文獻之家，好學有文，材優器宏，足以為時用。余辱與傳道定交久，故知傳道者如此。以余之知傳道，豈換他人之言，而始信哉。特以信夫是弄議論之公，有不可掩焉耳。傳道既已見復，以例還山陽。余竊以謂傳道為令，既有循良名，則宜舉而陟之，使之充其操，而大其施，而顧復局之於一邑，使不得展焉，何耶。以余論之，百里之任亦難矣。考之前史，其以賢令獲登名簡冊者，比比而有。若夫冒尊官，都顯位，碌碌無似，而聲名泯沒者，不可勝數。以彼較此，其得其失，孰為多乎。余忝職太史氏，有善必錄，有如傳道政績之可采，固將因其實而具書之矣。雖然，傳道之才，非止百里者也。由是加勉，而益思以自致。夫苟是非論議之公，終不可掩，則傳道之顯庸，余又得計日而俟矣。傳道之行，國子先生李君克正，率凡于友，賦詩為贈。余因得序之於篇端。

之所及而聖天子盛德之至垂拱無爲所以致今日太平極治者隱然自見豈非小雅詩人之意歟顧諟
微賤不獲奔奏劇諸公之列竊推本作者之意以爲詩序詩自宜文閣授經郎貢公爲倡廣者若干人總
凡若干首

送樂仲本序

至正戊子予與樂君仲本胥會京師於是仲本之齒長七年而客京師已三年不以予爲後生末學辱相
與定交焉久之爲予言曰四明之定海其西二水焉曰大決小決並流東入海小決之上吾之所居也山
水之樂足以佚吾私吾將歸而益讀書以修吾業暇則泳遊於小決之間蓋達則期有以自見於世否則
樂天安命終焉而已爾吾之歸也子寧無有所言耶予聞昔日新安朱氏象山陸氏一時並興皆以聖人
之道爲己任而其所學不能無異雖以震湖有會終莫能契其異以歸于同陸氏之傳爲慈湖楊簡氏黎
齋袁燮氏皆四明人故四明學者祖陸氏而宗楊袁朱氏之學弗道也東發黃震氏果齋史蒙卿氏者出
而後朱氏之學始行于四明黃氏得於朱氏之遺書而史氏傳於湖南大陽先生岳小陽先生枋二陽氏
傳於蜀人墨淵氏而吳氏實朱氏之高弟子也及今國家建學立師設科取士一用朱氏說天下學者咸
推朱氏爲大宗而四明陸氏之學莫或講矣仲本受業於敬叔程先生而先生學於史氏者也承師之所
傳因時之所尚朱氏之學仲本蓋已致其力矣陸氏之學向之所以祖而宗之者承傳之自故未泯也仲
本可不兼致其力耶先儒以講陸氏主於尊德性朱氏主於道問學然尊德性道問學未始可以偏廢此
臨川吳氏學基學統之篇所由作也會而同之願真知允蹈何如爾予於仲本寧無望乎仲本謙明而行
果有志於聖賢之學而不以得失累其心觀其出處之際可知矣故其歸也予竊致其愛助之私欲已於
言未能也抑予圖以自淑其身之不暇而顧爲仲本言之者知之深故望之厚而言之至爾仲本其亦以
予言爲弗畔矣夫

送顧仲明序

永嘉顧君仲明由蘭亭書院山長考滿來赴選集京師調常熟州教授其南還也士大夫咸餽之以詩俾
予爲之序予聞古之言學術者必尚論其師友之淵源本乎師友之說以求先王之道故能信而不悖實
而能通其業易成而術易行也永嘉東南名郡也山川峻清偉人間出在宋世號稱六藝文章之府許景
行氏周行已氏皆登程子之門而載伊洛之道於東南南渡以還言性理之學者故宗永嘉而鄭景望氏
實承之然當其時薛士龍氏之學復自成一派其說詳於古今之經制以謂自周季絕學先王制作之原
晦而弗章若董仲舒名田諸葛亮治軍王通氏河汾之所講論千餘年間端緒僅或一見及二程子張子
作相與發揮本末精粗綱紀悉備而後之傳者莫得其要於是發憤覃思深究體統與王遠大之制叔末
寡陋之法禮樂刑政損益同異之際必審其故實研索不遺於經無不合於事無不可行自薛氏一再傳

王忠文公集卷三

上京大宴詩序

至正九年夏五月天子時巡上京乃六月二十有八日大宴失刺幹爾朵越三日而竣事選彝典也蓋自
世祖皇帝統一區夏定都于燕復采古者兩京之制度關而北即灤陽爲上都每歲大駕巡幸后宮諸闈
宗藩戚畹宰執從寮百司庶府皆扈從以行既駐蹕則張大宴所以昭等威均福慶合君臣之歡通上下
之情者也然而朝廷之禮主乎嚴肅不嚴不肅則無以尊遐邇之瞻視故凡預宴者必同冠服異鞍馬窮
極華麗振耀儀采而後就列世因稱曰參馬宴又曰只孫宴參馬者俗言其馬飾之矜銜也只孫者譯言
其服色之齊一也於戲盛哉豈非國家之茂憲昭代之偉觀歟列聖相承是遵是式肆今天子在位日久
文恬武嬉禮順樂暢益用遊精太平潤色丕業於是彝典有光於前者矣然則鋪張揚厲形諸頌歌以傳
其文物聲容之烜赫固有不可闕者此一時館閣諸公廣唱之詩所爲作也故觀是詩足以驗今日太平
極治之象而人才之衆悉能鳴國家之盛以協治世之音祖宗作人之效亦於斯見矣禱嘗於詩之小雅
如魚藻三章實天子宴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然唯稱王在鎬京以樂飲安居他不復贊一辭者誠以
君德之盛非形容所能盡而樂飲安居非盛德其孰能之今廣唱諸詩其所鋪張揚厲亦不過模寫瞻視

爲陳君舉氏、葉正則氏、戴少望氏、而陳氏尤精密。討論經史，貫穿百氏，年經月緯，晝驗夜索，一事一物，咸稽於極。上下千載，珠貫而絲組之，綜理當世之務於治道，可以興滯而補弊，復古而至道，條畫本末，粲如也。此所以永嘉經制之學，要在彌綸以通世變，操術精而致用遠，博大宏密，封植深固，足以自名其家也。論者顧謂其說不皆本於性命，以故近時學者，一切黨同伐異，唯徇世取寵之爲務，其學遂廢而不講，而不知穿鑿性命，窮高極遠，徒驚於空言，其將何以涉事耦變，以適世用哉。嗚呼！永嘉之學，可弗講乎？君生長是邦，師友淵源之懿，殆習聞而素講者也。而君之職，則人之師也。暢其師友所承傳者，以淑諸人，事非爲人師者之責乎？君累爲教官，凡所至得士譽，人莫不多其才，而鮮或知其學術之所自，故今茲之官常，熟也。予不復以人之多君者爲君美，竊取人所鮮知者，歷道其故爲告焉。

送劉志伊序

至正九年，禕在京師，獲識宜春劉君志伊而內交焉。禕既倦遊而歸，志伊尋亦南還，將以采還天下之文章，復相見於錢唐。十一月也，既會且別，禕於是慨然爲之言曰：古者天子巡守，則諸侯各陳其國之詩，以考政治之美惡，而輶軒之使，又行天下，采詩以觀風，今也不惟諸侯不復陳詩，而輶軒之使，亦不復行，章布之士，如吾志伊，顧汲汲以采還天下文章爲己任，圖以彰國家氣運之盛，而表斯世人才之多，若志伊者，不亦有志之士哉。蓋禕聞之，文章之在天下，非一人之所爲也，散見而難出，博聚而廣藏，求之蓋甚難也。夫其人之顯而在上者，其文章固亦顯而易求，故國朝文類之作，真定蘇公采之頗悉，若夫山林岩穴之士，文章雖工人或鮮知之，知之鮮，則不能以盡求，求之不盡，則人將有不公之論矣。此昔人所以有難於此也。抑采之非難也，而選之爲尤難，是故漢以下有文選，唐文粹，梁昭明、姚鉉皆以後人選前代之作，東萊呂公之于宋文鑑，亦僅止於宋南渡之前，而鮮有以時人選當世之文章者，以時人選當世之文章，則惟蘇公之於文類而已，是故前代之是非易定，一時之取舍難專，以昔人之所難，而志伊且將繼文類而有作焉，則吾志伊謂之有志之士，豈不信然哉。雖然，文章，經國之大業也，昔之論世者，以此識氣運之盛衰，觀人者，以此別才器之遠近，猶所謂見禮聞樂而知德政者也有志之士，采而選之，惟圖以彰國家氣運之盛，而表斯世人才之多，至於采之不能皆遍，選之不能皆當，亦將無如之何矣。此禕於志伊之別，所以重有慨也。志伊之別也，錢唐之士大夫，咸分韻賦詩以餞之，禕不佞，輒繼作者之後，道所願言者，書以爲志伊贈。

麟溪集序

婺之浦江縣東三十里，其地曰白麟溪，鄭氏之居在焉。鄭氏合族而居者今九世，朝廷授著令，旌表其門，曰孝義鄭氏之門，而復其役，於是時之元夫鉅子，髦士峻生，莫不爲之感歎而欲羨，或形諸詩以道其美，或著於文以紀其實，月累歲積，所得既多，其家長大和，懼夫久而至於散逸也，爰哀輯而彙次之，詩爲樂

府、古、近體若干首，凡十卷，文爲碑、頌、序、跋、記、辭、銘、誌、雜著若干首，凡十有二卷，總爲一書，因所居地名之曰麟溪集，吾即是書觀鄭氏一家之盛，有以知國家教化之盛也。夫唐、虞、三代之世盛矣，唯其教之既明，化之既成，故當其時，民俗之善，至于比屋可封，可不謂之盛歟。然稽之載籍，旌其門閭，唐、虞之時則然，而表厥宅里，見於成周之世，夫其民俗既無不善矣，而於其閒假夫旌表焉者，所謂樹之風聲，使民不懈于爲善也。國家敦教化，承平日久，田里之民，安於無事，而習於爲善，如鄭氏能以孝義著聞，蒙被旌表，若此，不猶唐、虞、三代之民，而加以唐、虞、三代之令典歟。吾故即是書觀鄭氏一家之盛，有以知國家教化之盛也。昔日周之尹氏，以天子大夫，故五葉不別食，會食數千人，而春秋書尹氏以志世卿，其能與周同盛衰者，有法以維持之也。今鄭氏非卿大夫家，而合族乃至於九世，可謂難矣。況其家法之維持，可藉以永久，弗替引之，雖百世可至，宜乎使人嗟歎之不足，而形於詩，稱述之不置，而著於文，積累之多，而後之作者，固未已也。是故詩之召南，咏歌南國民俗之美，必推本於文王之躬化，而前史所纂孝友等傳，亦以彰顯當世風化之所致，故吾以謂即是書觀鄭氏一家之盛，有以知國家教化之盛，豈非然哉。嗚呼！天衷民彝，夫人之所同然者也，是書苟出而廣傳之，將使爲善者益知所勸，而孝義之未至者，亦感發而興起，其有補於世教甚大，寧獨俾其子孫之不隕而已乎。大和、字順卿，鄉里尊稱之曰貞和先生，實生五百有二十二甲子，屬予爲序者，先生之從子欽，能承其家者也。

經筵錄後序

今天子以上智之資，誠明並至，勳合天運，優入聖域，臨御日久，將遂躋斯世於清嘉，而猶迪文是先，典學爲務，乃至正更化之始，薦開經筵，博延儒流，敷釋古義，所以廣資政理，參造化原，而成帝王之治者也。維是經筵之設，國之樞憲，其事體之重，既領以丞相常宰執，侍從必由妙簡，得預勸講，至於講文，則視成於檢討，檢討則具稿譯畢，白於丞相，及諸講官，衆論允合，然後進焉。故檢討者，其秩雖輕，所職甚近，皆以布衣自廟堂公選爲之，士之爲之者，因得以聖賢仁義禮樂之道，古今治忽成敗之故，徹聞當寧，而寤主意於片言，誠可謂不負所學者矣。浦陽鄭仲舒之爲檢討也，哀其所進講文爲一編，曰經筵錄，總如干篇，故事，講文月凡三進，每奏一篇，天子既以置諸左右，比三歲，又總每月所進，爲錄以獻，以備乙夜之覽，鄭君是編，蓋錄其副而藏于私家，其各篇之首，悉記日月，與天子宴問之所，講官奏對之名者，謹其事也。昔者曾子之言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斯言初若爲學者設也，及漢董仲舒舉以告武帝，於是而有以知帝王之學，亦不外是焉。今觀經筵文，剖析精詳，陳述曉暢，其實類乎唐人之粹，攝經史之旨，則切，其法倣乎宋儒之大學衍義，而詞尤直，而其大要，不過以尊聞行知，有望於吾君，誠以聞之則必尊，聞而不尊，猶不聞也，知之則必行，知而不行，猶不知也，然則今日天子之盛德宏業，高光明大，而成帝王之治者，豈非聞而能尊，知而能行，而加之意乎。嗚呼！觀乎是編，而

文儒啓沃之功。聖學繼嗣之效。以及國家一代之典故。皆可見矣。竊惟孔子贊易。序卦居末。敢即斯義。序其略以繫諸末簡云。

送分水邊魯花赤之官序

高昌明理不花君惟一。由休事主簿。擢江浙行中書掾。考滿。除邊魯花赤於建德之分水。將之官。賈大夫士凡內交於君者。皆爲詩歌以餞。予爲序其首簡曰。天下郡縣之凋敝。莫甚於今日。而今日國家於守令之選。亦可謂重矣。此歲用大臣議。首嚴保薦之法。賞罰黜陟。既定。著爲令。繼申督攝之制。而郡縣上下之相統。政理之相成。而不紊者。益加密焉。嗚呼。若之何而凋郡敝縣。猶不加少。循吏之效。曾不加多也。大抵今之爲民牧者。其失有二。好名者過於爲。苟祿者憚於爲。過於爲者。則拂民情。憚於爲者。則遏民志。情之拂而不安。志之遏而不遂也。此民所以不得職。政理所以乖戾而不成也。故夫善治民者。不過使民各得其所願而已。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所謂民之父母。嗚呼。治民之道。蓋無以加於是矣。予聞君之官休事也。正經界。均賦役。興學校。平物估。能與民同其好惡。民甚德之。其才可謂長于治民者也。今爲分水。吾知他日循吏之效者。必於分水見之矣。且君讀書爲學。有年于茲。善論古今。識本末。慨然有志於當世。其才固不特長於治民。方今聖天子勵精圖治。視民如傷。而賢宰相不次用人。以修舉廢墜。君姑盡心於職分之當爲。夫苟美績昭彰。令聞顯著。其有不見大用者乎。雖然。西漢循吏。見於傳者。止六人。黃霸。丞相也。班固以其長於治民。特傳之。循吏。吾又知君他日難見大用。而史氏之傳循吏者。其必不遺於君矣。其必有以取於君矣夫。

送申巡檢之官序

至正十一年。海內多故。天子命勳舊大臣。行中書以鎮外服。且以爲去朝廷遠。事有機速。不可律於常制。稟命而行。凡軍旅錢糧銓選之事。一聽其便宜行之。蓋今行中書。其位尊任重。視古方岳。而江浙尤大地物衆。所統列郡三十有二。賜履所及。不啻數千里矣。未幾而事變愈亟。雖以列郡之事。猶不能盡出於行中書。所在牧守。往往自擇人以爲用。而行中書亦視其可者。輒聽之而不違。嗚呼。天下不幸而有故。將撥亂以反正。則行變以從權。誠勢所必至。然有志於當世者。固未嘗不深憂於此焉。竊與處爲鄰郡。比者行中書實承制用。整之同知總管府事黃公。遷守于處。而吾婆人申君觀遠。常受知於公。辟爲屬縣。遂昌之巡檢。觀遠謙優而行。用其尊父之廢。已再任筭庫。巡檢乃其資所應得。方待選於行中書。而未及。署黃公用之。於是有人之明。而無越授之失矣。觀遠將之官。其友王禱語之曰。嗟乎。今日天下所以多故而弗靖者。非以寇盜之繁劇乎。盜之生也。猶火之始然。始之弗戢。遂至於燎原而不可遏。今子之職。職乎求盜者也。善求盜者。能於其始而戢之。故事易而人不擾。以子之能。其必有以盡乎職矣。官無崇卑。苟皆盡乎職焉。天下之事。其變亦豈終不可圖也哉。雖然。子之職止於求盜。而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人不爲盜。

者。牧守也。稽之前史。若龔遂渤海之政。是已。吾聞黃公有牧守之才。其爲政務。以德化人。庶幾有以使人不爲盜。而求盜之職。又能用吾觀遠若人焉。將見環處之境。田里晏然。雞犬不驚。無異乎承平之日矣。觀遠是行。吾蓋竊有望焉。而於世故。因又慨然重有感也。竊之士大夫。凡與觀遠交者。咸謂非言不足以爲贈。爰相與作爲歌詩。予乃道今日之故。及所以語觀遠者。序之於首簡。

贈醫師張君序

古之言良醫者。出於秦爲多。春秋內外傳所載。若醫和。醫緩。以及尸子所稱醫者。皆在秦。以良醫名。和能察膏上膏下。而知疾之不可爲。緩能辨六氣五味五色五聲六疾。而知疾之所由致。而非止此也。和之對行大夫也。以謂可以醫及國家。而緩於晉侯。謂其良人將死。天命不佑。則其思慮之所及。固又不止湯契鍼石之際而已。一則曰良醫。二則曰良醫。皆於秦乎出。謂之秦多醫。豈不信然。以予觀之。今之良醫。蓋其多莫逾於中吳矣。夫豈以吳地富饒。人鮮輕身重財。故挾是術者。趨之恆多歟。將習俗之盛。淵源之傳。有所自也。然吳醫之多。予固未嘗敢以淺中窺之。而求夫庶幾於古良醫者。張君志行殆其人焉。志行之良於醫。夫人之所知也。而夫人之所不能知者。吾意非志行不足。以盡之。夫所貴乎醫者。以其能以意爲之也。靈樞素問諸書。遺說昭然。固在所必守。而人之疾病有萬不同。若夫推五運六氣之標本。察陰陽升降之左右。以定五臟六腑之虛實。以合經緯血氣之流注。而知疾病之候。死生之期者。必於脈見之。唐許胤宗謂脈之妙處不可傳。唯思慮精則得之。又曰。吾意所解。口不能宣也。由胤宗之言觀之。則脈之不可易審必矣。和緩之能知疾不可爲。與疾之所由致。其思慮所及。不止於湯契鍼石之際者。夫豈外是而他求乎。然則志行其殆知審於脈者乎。不然。何其術之良。而人稱之者之衆矣。是故人之稱志行。知其術之良。而予知志行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郡人秦文剛。君子人也。嘗得疾。志行治之。隨愈。秦君因求予文以道其美。夫志行之術之所施。其效不止於秦君。而秦君獨得之之深者。非志行則莫之能爲其疾也。吳醫之良。不止於志行。而予輒樂道其美者。因夫人之稱信。而術之良爲可書也。使志行於是益精其思慮。而慎其術焉。將見今世求良醫於吳者。必求志行。而吳多良醫。世亦將謂吾言有不安矣。

贈葛仲正序

友人陳舜道爲予言。吾往年留吳門。得疾傷寒。他醫莫能治。病勢向劇。有太常者。吾所厚也。爲致葛仲正來視。以其術治之。疾旋愈。吾既感劉君之愛我。且念葛君爲術之良。非言以彰之。則無以著吾私。予能言者。幸爲我一言之。予觀近時言醫者。莫盛於中吳。而中吳世業醫者。莫盛於葛氏。葛氏之醫。其術善於推五運六氣之盛衰。以審病證而定治法。此仲正之術所以異於人人也。蓋仲正之諸父曰恆齋者。嘗自著書。其說以謂醫當視時之盛衰而爲損益。劉守真。張子和輩。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仍。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之功。至宋之季年。醫者大抵務守

謹元氣而不識攻伐之機。能養病而不能治病。失在不知通其變也。其為說如此。可謂能明夫氣運之變。而通于陰陽之化者矣。嗟乎。醫之為術。至於劉李諸君子出而藝極矣。以予觀乎其書。其言甚明。其理甚微。其用物也簡而近。其取驗也速而著。而其要在使人觀形察脈。求病之所始。以施其術。而不膠於一定之古方。蓋無非推明所謂五運六氣之說。今其書大行於世。學者非其術弗道也。而葛氏之傳。獨得其要如此。以仲正有得於承傳之素。推其家之遺書。以博極乎諸君子之書。其術之良。而有異乎人人也。固宜矣。仲正之季曰。可久。於其術尤精。予嘗與為友。以故因得識仲正。而仲正之諸子業其術者。復彬彬焉。嗟乎。葛氏之盛。固未艾也。

送湯子誠序

溧陽湯君子誠。所謂有用之材者也。湯為鄉之大姓。衣冠詩禮。相繼不絕。而子誠蚤以材自見。用御史舉試吏部。府海道漕府。復推擇為屬。今以累考當陞。而浙東帥閫。遂以文章來辟子誠。其官業之隆。蓋兆於此矣。予聞士子懷抱利器者。非遇蟠根錯節。無以自試其材之有用。今子誠至浙東。予謂以浙東之事。言之。浙東地瀕鉅海。在異時沿海嘗設制置之司。其事權為甚重。而所統領者皆水軍。夫海之為物險矣。而軍之習於海戰者為不易能。非素教而積練之。鮮有不取敗於臨時者。今之帥閫。實兼兵民之寄。非兩有文武之材。莫宜居之。其事權禮皆為尤重。而所統領者。乃無復有所謂水軍者焉。是以一旦海寇竊發。莫之能禦。至廬天子親命大臣。招安而與之官。寇心無厭。願以我為無備。以禦之。未幾輒復叛。朝廷務全大體。於是命再下。而官益加。夫招安而至於再三。則威重或者為已衰。而不圖有以豫防之。則恐頑無知。尋服尋叛。其為患吾未知其所終也。故今日浙東之患。莫苦於海寇。而禦之之策。莫亟於復水軍。蓋寇盜之生。治世所不能免。願所以豫防之者何如耳。今子誠以有用之材。而又往往為上官所見信。夫唯不信。信必行之。故吾願子誠有所建明。益以自試其材之有用。若夫區區簿書文墨之為事。而徒累歲積月。為出身計者。斯固衆人之所為。而非吾黨所望於子誠也。嗟乎。舉浙東之事。為子誠言之。而知今日天下之事。可言者多矣。子誠尚亦有慨於予言乎。

送葉子中序

禱至正七年至京師。與葉君子中最善。既別六載。與子中再會錢唐。則子中以太夫人之喪。既葬將復還京師。因泫然為禱。言曰。子愛我者。凡我平生。子未必盡吾知也。吾之生也。十有六年。吾父方受命知賀州。而遠棄諸孤。吾於是始立志於學。出遊郡庠。余公德操。陳公素仲。先後為提學。皆謂進之。故能頗知需方。思有所樹立。然自吾祖文簡公之告老也。所被賜田宅寶貨。悉表遺于朝。家無留貨。而吾父又蚤世。賴吾母扶樹門戶。不以鹽米細故累吾身。遂至京師。得用薦者入國學。為諸生。亦既滿年。積分及優等。將用例釋褐。取策名。歸為吾母壽。而吾母不及待矣。吾匍匐南奔。而吾父之殯。猶在錢唐。及是皆奉以歸于富陽。

吾祖之兆域。已舉大事。此吾之遺禍而憂難也。重念吾祖之薨。垂六十載。而喪崇之典闕焉。曩者力請于朝。賴天子明聖。故舊不遺。贈諡有加。庶幾哀榮終始矣。而墓隴之碑。猶未有刻。吾將由是復有請焉。子愛我者。其能不言於吾行乎。禱為之言曰。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患難而致乎光顯者。蓋不如是無以成其德。而致其用也。聖賢遠矣。試即文簡公而論之。公在宋季。為京學諸生。時宰方專權。誤國。輒率同舍上書斥其罪。寧破竄逐而無悔。及世祖既取江南。首見錄用。自布衣為提學。尚書省立。則拜右丞。法度紀綱。多其所更定。遂為一代之名臣矣。是其始之患難。乃其終之所以光顯也。今子所謂遺禍而憂難者。孰與爾祖。則後日之光顯。夫豈基於今日耶。凡木之可為梁棟者。鮮不久之以歲年。飲之以霜雪。而後全其材。夫人亦若是而已耳。是故身愈詘。則德之成也固。事愈歷。則用之致也宏。視夫躁進妄求。汲汲得之。而力有不勝。因以取敗者。其相去為何如也。吾觀諸易。有處困而亨之道焉。夫困。人之所不免。處之以亨。所以不終困也。然則子中今日之所處。其殆困而能亨者乎。子中曰。噫。子之言。吾之志也。遂書以為序。

送施掾史序

至正十四年秋。吳郡施君克讓。以監修國史掾史。乘傳至浙右。為師相徵歲入之租賦。蓋克讓之尊公。寬厚長者。由丞相府長史。累遷都水少監。為時名卿。而克讓服習家庭之訓。蚤有以自見。其才敏而練。其智周而疏。視浙右之民。凋弊已甚。而師相方上體宵旰之憂。以恩德惠綏黎元。不宜無以承其意。故租賦之入。既平其量。復下其買。而凡逋負之無徵者。又贖其實。獨免之。於是浙右之人。皆多克讓之為。而知師相器使之得人矣。昔戰國時。馮驩為孟嘗君收責於薛。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及之薛。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即矯命以責賜之。孟嘗君恠其反之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收畢乎。何市也。驩曰。君言視吾家所寡有者。臣計君家無不有。所寡有者義耳。因矯君命。以責賜諸民。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今師相恩德結人心。天下固已莫不被其賜。克讓是行。亦可謂能為師相市義矣。且孟嘗君。列國之卿。馮驩者。游說之士。其事初無足道。而子以為言者。諺所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雖然。一事之足稱。非子所望於克讓也。漢杜欽。延年子也。少好經書。深博有謀。時大將軍王氏輔政。求賢智自助。國家政務。與欽共慮之。而欽為大將軍言。皆國家之本。數稱達名士。救解人過。當世善政。多出於欽。及大將軍政權太重。欽復以周公謙思為說。其補過將美。不可勝數。雖其官止於議郎。而在當時最為知名。今師相位望之隆。殆過於漢大將軍。而克讓之賢智。視欽將無愧。然欽之有助於大將軍者。其子所望於克讓乎。克讓之士。況有識之士。如吾克讓。乃可以詞語相諛悅耶。子用是復為之言。以道吾愛助之意。抑非克讓久相知。則子言亦豈若是過情也哉。

送沈仲達序

昔太史公言法家者流，嚴而寡恩，其信然哉。以予觀之，所謂嚴而寡恩者，特其法之為弊如是爾。苟為法家者，操心調行，一如是焉，則其人必皆陰險之小人，而無復有君子矣。此豈人之情也哉。漢史言張湯為吏，務在深文舞智以禦人，又以為舞文巧詆以輔法，則其謂之嚴而寡恩宜矣。然其身既致位三公，其子孫又世有令望，德器自取爵位，尊顯久而不墜，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抑所以致是者，寧無故乎。蓋湯平日務揚人之善，解人之過，而史氏謂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也。夫推賢揚善，君子之厚德也。而湯能之，又可徒以嚴而寡恩少之乎。且湯由文墨小吏，顧知務此，則夫以學士大夫自居，身都崇貴，而不復以為意者，其不為湯之罪人也。幾希。吳郡沈君仲達，為法家學，素稱文亡害，而兼能潤飾以儒術，用是獲見知於上官。至正十四年春，都水少監施公以使事至江浙，仲達實從以行，久留於杭，吾辱與游焉。其他細行，雖吾不能詳，至於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則仲達未嘗有靳焉。此夫人之所知也。夫仲達以儒術飭吏事，則固非舞文舞智之為，而又身非崇貴，乃能以推賢揚善為意，其視世之為法家者，相去何遠也。有張湯之失，而善足以蔽之，其所致者且如此，況無其失而有其善，天之報施當如何哉。此吾黨所以有羨于仲達，而於其還，贈言所作為也。贈言為詩總若干篇，而予輒以不腆之言為之序，蓋非特於仲達私有羨焉，將因以為今世為法家者之勸云爾。

送詹君序

台之臨海有詹君者，悃悃而無華，朴茂而淵靜，習通孔孟之學，而兼精岐黃之術，邦人莫不敬服之。蓋其鄉之隱君子也。甲午之春，漫游錢唐，與予同假館宗陽宮間，為予言曰：吾老矣，無所求於世矣，然吾觀夫人之生於今世者，亦何其不幸也。國家太平日久，一旦寇盜蜂起，而天下遽苦於兵，蓋自天子之大臣，以及於羣僚庶士，而京畿中原，以極乎邊疆絕徼，無有貴賤尊卑，皆不遑奠安，而已不勝其弊矣。吾於是時僻處吾鄉，乃得以自放于山窮水絕之境，戰征不接於耳目，僅料不及於門戶，詩書以教吾之子弟，藥劑以濟人之膏肓，耕有稼穡，居有廬廡，摘芳釣鮮，尋幽探冥，起居無時，惟適之安，吾於世復何求焉。顧吾雖老，誠亦今世之幸民也歟。吾且歸矣，子尚有以語我哉。予聞之，昔之隱君子，不羣乎俗，而未嘗離乎俗，葆真鍊性，銷聲養粹，以樂其天，所謂有道之士，雖古或希也。意者大山長谷之間，必有其人，而未之見，而今乃於君見之，若君者，豈特為世之幸民而已乎。君之歸也，其從子居文，率諸公賦詩為贈，而屬予書君之言以序之。昔者詩人欺賢者之隱，而不可致也，作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諸公之詩，其亦用此意哉。

送吏部員外郎月君序

國家數年以來，亦可謂多事矣。十一年，克濟之間，塞決河，十三年，京畿之內，開營田，二者皆大役，其費累鉅萬，而猶幸有利存焉。然自十二年以來，頻歲用兵，天下騷動，丞相御史大夫，以國之柱石，相繼董師，宗

王重臣，莫不總戎于外，雖寇盜淺就殄滅，而國用之費，已不可勝計。今長淮東西，大江左右，勦敵猶在，兵未可以遽弭，凡轉輸供億，縣官不足，則盡徵諸民，而所在之民，大札大禜之餘，存者無幾，創痍未瘳，悉剝剔脂髓，以應上之科斂，又楮幣者，天下之大命也，而乃沮不克行，上下均知其弊，莫或有以救之，而朝廷之上，紀綱法度，且日紛更而未已，國家之多事，莫此時為然矣。然而事變之殷，盛世所不免，抑所以弛張彌綸之者，其猶在於人乎。是故天地之大也，萬物之衆也，而位之育之者，皆夫人之責也。此君子之學，所以貴乎用世也。賈誼之言曰：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之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又曰：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陸贄之言曰：捨己以從衆，遠欲以遵道，總天下之志，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又曰：均貨財以同欲，惜名器以賞功，行三術，去七患，以覈羣材，致八利，除六失，以嚴守備，嗚呼！二子之言，可謂經國之要道，匡時之急務，無媿於用世之學者矣。賈陸之學，於是不行於世已久，今日之告吾君者，其亦有出於此者乎。不出於此，而欲以圖今日之治安，吾知其為難矣。此予於月魯不花君之行，所以重有望也。君起家進士，歷仕外服，乃入為王官，今年春，以吏部員外郎和權於江浙，尋丁太夫人憂，朝廷謂其材猷優著，時用所急，奏使起復，君既襄大事，遂詔北上，君親之道，殆兩盡矣。是行也，其所繫為甚重，守一官，効一職，不足以為君之能，能以賈陸之告君者為吾君告，庶幾上不負其君，下不負所學矣乎。夫當天下多事之時，自山林草野之士，孰不思有以自獻，而況以名卿為吾君相之所信用者哉。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予敢誦是言以為贈。

宣城貢公文集序

國朝統一海寓，氣運混合，鴻生碩儒，先後輩出，文章之作，實有以昭一代之治化。蓋自兩漢以下，莫於斯為盛矣。當至元，大德間，有若陵川郝文忠公、柳城姚文公、東平閻文康公、豫章程文憲公、吳興趙文敏公，皆以前代遺老，值國家之興運，其文靡蔚質奧，最為近古。延祐以後，則有臨川吳文正公、巴西鄧文肅公、清河元文敏公、四明袁文清公、浚義馬文貞公、侍講蜀郡虞公、尚書襄陰王公，其文典雅富潤，益肆以宏，而其時則承平浸久，豐亨豫大，極盛之際也。今天子元統以來，致治為尤盛，而文學之士，至於今，則遂以日繼淪謝，而幾于寥寥矣。如廣陽宋正獻公、豫章揭文安公、待制東陽柳公、承旨濟南張公、參政趙郡蘇公，皆不可復作，而承旨廬陵歐陽公、諡德東明李公、侍講金華黃公，雖歸然猶存，而亦既老矣。其方嚮任用，而擅文章之名者，唯吾宣城貢公乎。公之先君文靖公，在延祐中，與諸公齊名，公克承家學，又蚤游上席，受業諸公門，故其問學，培植深厚，見於文章者，氣充而能暢，辭嚴而有體，講道學則精而不鑿，陳政理則辨而不夸，誠足以成一家之言，而繼前人之緒矣。後之欲知一代理化之盛者，此其有不足徵者乎。雖然，公之所表見，不特文章而已，其於政事尤長也。其為理官，治行最列郡，其為御史，所論列皆天下之大

務居夏官則奉詔駁釋戶於北境列水衡則朝廷復以中原饑饉之事倚之凡其所至輒有偉績不可遽數也大抵政事文章本一揆也達事情而號令明執法度而賞罰允此政事也而文章豈外是乎嗚呼兩漢遠矣考之唐宋論文章則韓文公歐陽文忠公論政事則陸宣公范文正公而已公之文章實追韓歐之法其于政事不猶陸范之志哉抑非韓歐不施於政事而陸范不著於文章也就其所長合而求之斯為善論公者矣夫讀其文必也論其人必也論其世故禱序公之集因得以具述焉公名師秦字秦甫起家國子學生累遷官兩入翰林為應奉選宜文閣授經郎陸翰林待制除國子司業遂為吏部郎中拜監察御史尋陞侍郎復入吏部俄遷兵部侍郎出為都水庸田使今遷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云

木巖禪師語錄序

佛法行于中土千二百九十餘年為其學者離為異門曰禪曰教曰律凡三焉教以明理性之要而簡冊之載為至詳律以示開遮之義而科條之著為甚備若夫不立文字單提直指而使人明心見性以成佛則唯禪學為然所謂教外別傳者也蓋自菩提達摩以摩訶迦葉所得無上正法東至直接上根其後支分為二而心印獨傳於曹溪派別為五而宗風大振於臨濟而得人之衆莫臨濟一宗為盛矣七傳至於楊岐白雲五祖圓悟誠所謂不立一法根源直絕者乎悟之傳有虎邱隆公大惠果公皆卓然樹立教道於故宋南渡之初東南禪門之盛冠絕於一時而隆之傳為應菴菴公密菴傑公破菴先公無準範公及雪巖欽公蓋五世矣當宋之季年宗門者宿相繼淪謝欽公獨毅然自任以斯道之重得其傳者是為虛谷陵公公遺運聖時蒙被帝眷其道尤為光顯而其上首弟子則吾木巖禪師是已師之入室也非唯參決其心要而且兼傳其文印故其為道無所不同於公焉初師出世於寧之西峰既主袁之仰山而今遷居杭之慧雲門人集其三會所說日用動作之語用故事次第而錄之謂師之道雖不專任乎言語之間而因其言語之所及亦可以知其道之所存也然竊觀師之言機鋒峻峭誠足以啓學人之領解至其敷衍之切告戒之嚴則所謂教律者其道亦不外是焉夫何近時禪學之弊其徒唯口耳之是務襲取昔人之言語迭相師用經已而罔人脫略方便顛倒真實而莫之或省然則於一大事果何相與乎學者於師之言語苟能以空諦視之庶幾目擊而道存矣陵公與師皆予同里人予生也後不及登公之門而於師幸有游從之雅姑述其淵源之所自以序其語錄焉

送筮生序

筮惟方氏以旂蒙大荒落之歲夏五月自處來昇過余懷舍言曰某無似獲交於夫子竊願有請也昇吾父母邦也筮邦之著姓世有聞人吾曾大父龍渠府君大父深陽府君二世墳墓咸在城南十里飛溪之原自吾父去官他郡由廣而閩晚調處之龍泉尹又為推官處州以卒某也從宦而遊遂為東西南北之人於是去昇十有七年矣昔之吾父之沒也適時多艱不克反葬以從先世之兆域因即龍泉以葬而築

室奉吾母居焉蓋吾視龍泉猶鄉土矣今茲之來當干戈攘搶之後凡名宗貴胤其堂坊馬鬣之所在無弗毀也而吾先世兆域封識宛然若有非偶然者展省之餘低徊彷徨愴焉懷思吾不忍舍以去也孤正邱首代馬依風物之情也而吾奚忍而去也雖然龍泉吾先人體魄之所託而又吾母在焉其不可以莫之去也吾將安處此耶夫子愛我也者尚有以教之也言訖泫然流涕不能已余為之言曰嘗聞諸禮士之去因止之者曰奈何去墳墓也子路之去魯也顏子俾之哭於墓而後行是古之人未嘗不以不得守其墳墓為戚也禮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其是之謂也中世以來士大夫以官為家於是捐親戚去墳墓者往往而是然論者不皆以禮絕之者以其情之不得已也情有不得已故禮有常又有變也昌黎韓子廬陵歐陽子唐宋二大儒也韓子幼孤仕居于京先世墳墓之在河陽者或時往省而已歐陽子葬其親於鄉而宦留中朝又居穎上蓋終身不復返其鄉焉是皆情之不得已處乎禮之變者也今吾子先世墳墓雖在昇而親之葬則於處也由親以逮疏自近以及遠禮之常也子去而之處以守其親之家舍而間以時來昇即其祖墓展省焉既為乎韓子之所嘗為而又為歐陽子之所不能為揆之於禮處乎變而不失其常殆庶乎其可也子其擇於是而處之而吾身以教子哉惟芳再拜謝曰美矣哉子之言之也某無似敢不奉以周旋以終吾身以昭吾子孫雖然願著之簡以為遺庶其不忘也乃次第書之以歸之惟芳

棟鄂軒詩序

蕭山為縣地偏而俗尚質其人之能自奮於學以有聞於時者未嘗數數然也然縣當吳越之衝四方賓客之往來者皆遊焉其人耳目之所接氣習之所漸染亦無異處乎名都大邑之間矣縣人有包氏兄弟者所謂能自奮於學而又樂從四方之賓客相與游焉者也包氏之先家山陰來居蕭山今再世其先府君無恙時扁其兄弟燕居之軒曰棟鄂望其兄弟恩義之相親也於是其兄弟者皆先訓是奉其為兄者躬門戶之責以蒞覆諸弟而逸之以學而為弟者則志問學不敢懈有以承其兄焉故君子以為包氏兄弟能無負其先人之訓居乎斯軒庶幾其無愧矣且小雅詩人言人兄弟之親厚獨託與於常棟華鄂之轉轉何哉說者謂其華能覆鄂能承也夫苟兄以恩覆弟弟以敬承兄相親而榮顯不有似其華鄂之轉轉者乎嗟乎世之人能有感于華鄂之承覆而念兄弟之不可以不相親則孝友之習將天下人人有之不獨於包氏見之矣昔唐世有花樹章氏者兄弟衆多最親厚皆貴顯嘗制宗會法每退食必飲花下以為常當時參諸人為賦章家花樹歌稱其一門華鄂之盛流傳于今未泯也今包氏兄弟雖家居未顯用而能相親厚將有以見於世安知昔之稱章氏者不復以稱包氏耶說者蓋謂人欲致轉轉之盛莫如兄弟之相親兄弟相親則致榮顯也其言豈欺我哉包氏軒對君伯溫為之記而作者又爭為之歌詩其兄弟所與游者皆一時之選歌詩之作豈參其人乎予不佞因本諸詩人之意以為序包氏兄弟凡

五人。予所與游者。與直與善也。

南昌李氏譜序

南昌李氏。系出唐宗室。其先世家肇慶之四會縣者。曰三八府君。諱軼其名。實生宥攻。宥攻生保延。保延生士廉。四世皆不顯。士廉生積中。宋元豐三年進士。歷官殿中侍御史。元祐間。以直言入黨籍。謫居南昌。因家焉。積中生良弼。衛尉丞。良弼生安國。尚書戶部侍郎。安國生七子。大性。端明殿學士。吏部尚書。諡清惠。大異。乾道二年進士。寶謨閣學士。大理。乾道五年進士。朝奉郎。知真州。大東。龍圖閣學士。兵部侍郎。大鎮。朝奉郎。大原。朝散大夫。知衡州。大成。承議郎。知衢州。西安縣。大性生伯恭。朝散郎。知臨安府餘杭縣。伯恭生宏規。朝奉郎。贛州通判。宏規生以能。仕元為從仕郎。彬州宜章縣尹。以能生福祖。福祖生宗頤。仕國朝為國子學正。自侍御而下。九世皆為南昌人。此其世次之大略也。李氏族固有譜。頃年兵戈之餘。幾散失不傳。宗頤乃博加搜訪而詮次之。以為成書。因屬予序其首。嗚呼。古稱世其家者。非世其爵祿之為貴。而世其道德為貴也。漢袁楊之四世五公。非以太尉司徒而稱之也。晉王謝之百世卿族。非以丞相太傅而稱之也。誠以其名德之重。高風盛烈。為世楷範。載籍其慶。以預大其緒。此世家之所為貴也。余觀李氏自侍御以直道正行。為古遺直。及戶部清惠。寶謨。龍圖父子兄弟。又以清才粹德。為時名卿。借史所載。先後相望。而後之承之者。又悉能以學業自植。至于宗頤。益冠厥紹。而弗殞其家聲。雖古所謂世其道德者。何以尚此。七葉列就。三世班班。曾是以為貴乎。故予序其譜。著其世次。使覽者因得而詳焉。

義烏龔氏家乘序

義烏龔氏。方冊所載。系出漢渤海太守遂之後。傳至諱孟舒者。仕陳。大建中。拜大中大夫。河南觀察使。歷世變故。遷徙靡常。其詳莫究。逮宋南渡後。諱實府君。居縣之西郭松門里。子六人。皆從東萊呂成公游。鄉之先達俞公良能。目之曰六瑞。孫九人。有諱明之。淳熙中。仕宣教郎。服銀緋。明之從弟諱應之。登嘉定進士第。仕至右史中大夫。直寶謨閣。封金華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應之從子曰軾。紹興。委之業。明五經。號五登士。又曰康。仕太學學錄。曰愷。仕直閣侍御史。自是蔚為衣冠之望族矣。六世孫原善。懼其族大而譜逸也。於是撰為家乘一卷。乃做司馬遷年表之法。畫而為圖。字名卒葬咸具。疏之既成。復屬予序。予與原善有世姻之好。知其序系所從來者遠。乃為之序曰。夫氏族。古者史官之所記也。皆原於世本。公子譜二書。則本春秋左氏傳。則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以字以諡。以官以邑。五者而已。後世得姓氏。多至三十二類。益淆亂而難明。況龔氏冒姓之不一者乎。毋怪乎附錄之不足徵也。今原善推原本始。而倦倦於譜牒。不敢忘則尊祖敬宗之道。藹然可見。亦可謂賢也已。因為序其世次。繫諸篇首。使其子孫有考焉。原善字仲寶。方以積累世其家業。鄉稱為善士云。

送伯達王君序

禱至正戊子己丑歲。客燕東。時臨川王君伯達先在焉。伯達善為古文辭。名稱藉甚。禱得而內交。甚相好也。明年。禱南還。已而天下兵起。南北阻絕。不相聞問者二十年。賴今天子以神武定天下。寓內混一。於是伯達今年春自勝國來南京。禱乃得與伯達復相會。因知伯達擢庚子進士第。歷京學提舉。國子助教。入翰林為編修。復遷成均為博士。効官累年。積階至五品。然伯達雖有官爵。可以為身榮。而與予亦皆髮種種矣。相與慨然者久之。會天子重名節。以厲天下。有旨俾凡大夫士自勝國至者。皆聽還鄉里。使得遂其志焉。伯達即東行。李。翻然西歸。吾黨之士。莫得而留之也。吾聞昔者詩人。歎賢者之去而不留也。為之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蓋欲其留之甚也。又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言欲其毋相忘於久遠也。嗟乎。伯達之歸。吾不得而留之矣。伯達尚毋棄我。而有遐心哉。於是書之為序。以贈伯達。

王忠文公集卷四

送胡仲淵參謀序

至正十五年二月。有詔命浙江行省參知政事。恩事普公鎮饒城。公幕下有文武士曰胡君仲淵。實預在行。君之學。本於仁義禮樂。而於天文兵法。術數技藝。靡不精通。蓋有用之材。而其志慨然欲以功名自見者也。先是溫之戍卒。殺其守帥。據城以叛。時公以浙東元帥往討之。訪得君。龍泉山中。而問策焉。君以謂溫城險而賊守固。可以計取。不可以力攻。公一用其謀。畫賊果就擒。故溫城之平。公之功。君之策也。及是公有饒城之命。復倚君參謀軍事。而饒處江湖之會。最為浙江屏蔽。自數年來。鞠為盜區。斯民生業。蕩析殆盡。今遺孽尚在。軍旅仍戒嚴。殺戮撫綏之際。誠主帥所宜慎。以公之明決。而君以沈機運略濟之。吾知寇不足平。民不足安矣。是以君子既多公能求士為國。且益望君必將為知己。盡相與以有成也。君嘗為諱言。今天下之弊極矣。南北用武。未有休息。而將帥之權。不相統一。朝廷之賞罰。不能明信。此殆不容言矣。至於軍卒之單寡。而無所於調發。錢糧虛匱。而無所於徵需。變而通之。則其有術。夫軍旅饑饉。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誠使常備橫斂。悉不復以病民。止令民有田者。苗米十石。出一人為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壯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軍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

又減而計之。當亦不脫糧十五萬。兵一萬五千。行之數年。可使所在兵強而財富矣。其操議持論。異於尋常。大抵此類。而固亦未遂於施用也。嗚呼。自我世祖皇帝。平定天下。建不拔之基。以開長治久安之道。規模宏遠矣。其制度綱紀之法。後世所宜憑藉。夫何僅及百年。而天下遽已日入於敝。若或不可支持。甚而理財制兵之術。既窮。皆坐視而不卹。是豈事變終不可為乎。抑亦任當世之責者。未之思焉耳。宋儒有言。管仲復生。商鞅不死。天下乃可得而治。其言雖失於有激。然而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意者變通之術。誠不可以非其人以任之。諸葛孔明。王景略之流。不世出。此有識之士之所為深慨也。今天子在位日久。圖治日切。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士之懷奇見而欲立功名者。事能不見于施設。而有不盡用之歎耶。匪朝伊夕。參政公行大用。君之所自見。必又有大於今日者矣。於其行。禱故道夫人之所望於君者。序以為贈焉。

送賈公守平江序

上在宥二十有三載。寤寐治道。圖修太平。重念天下黎元。比歲失職。與師討罪。久無成功。乃更登庸。舊臣屬以政柄。於是綱紀薦飭。衆正並進。始擢南士。有時望者。為各道廉訪使。而吾宣城賈公。被命洩閩中。居亡何。遽召為禮部尚書。而廷議以平江關守。任難其人。俄復用公守平江。或者以謂憲使膺耳目之司。尚書處喉舌之地。其權位為既要。而屬又為守於一郡。於物論者。有未愜者。禱竊以為不然。今日郡守之選。重矣。而平江為江南大郡。其守視他郡為尤重。以故朝廷恆選剛嚴領袖之材。諸人情而卹民隱者。託之以郡寄。所以尊大藩。重外庸也。惟公以文儒名家。為士林之冠冕。歷官中外。所至政績輒著。頃為郡水庸田使。實治平江。其民之利病。蓋所稔知。朝廷視邦選侯。其用公為守也。固宜。公之宏材。無施不可。亦奚彼此之計乎。嗚呼。惟我祖宗。統一字內。百年于茲。重熙累洽。式臻承平。四方無虞。烟火萬里。可謂盛矣。夫何四三年間。海內鼎沸。河之南北。淮之東西。戎馬蹂躪。已無完區。而大江以南。列城殘毀。生靈塗炭。亦靡有息肩之所。世故之艱難。於是殆有不忍言者。幸而平江以地利人和之故。隱然為南方之保障。然餽饋之給。比諸郡率十七八。百需供億。動以萬計。而其民亦已不勝夫凋瘵。今公為郡。以父母其民。寧不有以輯綏撫摩之。以阜其財。以結其心乎。嗟乎。財者民之心也。不取諸民。無以給國用。取之無藝。無以得民心。品調消息之閒。公得無其術哉。是故一城之完。朝廷免一城之憂。一民之安。國家賴一民之力。公也。任郡寄之重。上體宵旰思治之勤。而布宜其及下之仁。不久政成。天子且亟用之。當大任矣。邇者。濟南韓公。鏞守鄒陽。南陽成公。遵守武昌。皆即其官。召入參預大政。庶幾漢世郡守。入為三公之意。朝廷今日之用公。意其在此。豈非天下士大夫之所望者乎。願禱草澤之人。而有當世之志。于公之行。因區區一言之。公平日知禱為最厚。將以其言為不佞矣夫。

少微倡和集序

處以星名州。其地多處士。而隋時處士星嘗見。處士星蓋少微也。其為州。在浙東最左僻。其土俗簡以質。其田賦薄以寡。自昔易為。然其四境大抵山谷溪洞。形勢險絕。豪猾羣黨。因據為窟穴。往往嘯聚。肆亂相攻。剽賊殺。而其為害比歲尤甚。於時號難治矣。至正乙未冬。沿海萬戶柳城石末公。持關帥之節。來鎮是州。亦既除去奸宄。而撫其善良。復其疆土。而振其地壤。明年春。江浙提學青田劉公。奉行中書之命。實來相與輯綏之。又明年秋。政通人和。州以無事。先是詔建樞密行院于江浙。行中書丞相兼領院事。至是丞相乃承制以石末公為判官。劉公為經歷。即是州分院洩治焉。於是石末公以元勳世臣。文武兩全。夙負重望。而劉公起家進士。雄文直節。冠冕士林。及諸僚佐賓屬。皆鴻生峻夫。極一時之選。東南人物。於斯為盛矣。惟其志同而道合。故其雖當多事之際。發號施令。日不暇給。而攬事觸物。輒為詩歌。更唱迭和。殆無虛日。長句短韻。衆製並作。萬乎律呂之相應。衆乎經緯之相比。情之所至。肆筆成章。譬猶天機自動。天籟自鳴。有不可遏者。兩年之間。總之凡三百餘篇。名曰少微倡和集。詩作於是州。州以星名。故亦因星以名集也。竊得而讀之。竊歎其愛君愛國。傷世閔俗之情。見於言辭者。何其惓惓哉。昔之論者。有謂非能言之為貴。而不能不言之為貴。少微諸詩。其不能不言之者乎。夫其宏音麗采。盪山川而貫草木。題詠所及。綽有榮耀。誠可謂是州之遺。而百年之盛事。與韓愈氏荆潭之什。曾子固氏齊州之作。後先配美。人之所知也。若其微意與旨之所存。有以繫人心。關政理。明王化。而為世道勸者。憂深思遠。有古風人之義。則固非夫人之所知。而君子必能審之矣。序而傳之。將不有慨然而與感者哉。

送朱仲桓序

予往歲客吳時。與朱君子安游而善。子安儒者。而業於醫。四方大夫士。莫不與之游。然於予情尤親。是時其子仲桓。甚少。好讀書。數從予問學。有相親而善之意焉。別去五六年。世道益多故。子亦歸隱金華山。不復出。於是與仲桓父子。聲迹不相聞久矣。今年夏。予偶游會稽。邂逅仲桓。驗其學益進。氣益充。志益彊。而尚尚少也。竊心喜之。仲桓問書法。然為予言。去年之春。避難而來。艱難險阻。實所備嘗。然流離顛沛。非其人固弗與交。授館教生徒。用束修之入。為衣食。而常有餘。推其餘以周人之急。亦未嘗不足也。獨念吾親在吳中。音問久疎。引領西望。不勝白雲之思焉。今幸疆圉日靖。兵事且解。吾將還吳中。為吾親之省。子其不有以告我乎。予因為之言曰。士生今時。欲以所學自見。亦何其難也。夫周公孔子之教。仁義禮樂之道。所以為家國天下之具者。儒者之學也。今苟有其學矣。而時方右武。惟智名勇功之為尚。其孰從而用之。故夫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者。儒者之學。大抵皆然。而今孰從而用之。嗟乎。學何負於人。人適自負之。非人則負之。豈時使之然哉。雖然。時有汗隆。而君子為學。不可因時而作輟。予蓋竊望仲桓之益進於學也。豈特有望於仲桓。進之以不止。而庶幾於古道者。固予之志。而不敢以不自勉者也。不合乎世。不同乎俗。而時不吾用。吾何與知焉。予平生交友。留吳中居多。仲桓見之。幸為

吉謝曰：故人王禕，將長往窮山中，無復有求於世矣。苟有求我者，君其問諸山靈。

送孫實夫序

士之處遠方而求用於今之世者，其進亦難矣。朝廷清明，待門不啓，往歲方且汰省官吏，諸冗員而比年以來，天下用兵，雖賞功入粟之爵稍濫，自非履戰陣，脫性命於萬死，及有雄貨鉅財足應令者，名職亦未易以反契致。夫其大者既不可以倖得，則爲其小者不過試吏於列郡而已。然爲郡府吏者，積勞累考，僅出爲州縣幕職，其能卓然自奮，通材圓機，能趁時合變者，乃得擢用憲漕諸司，歷掾宜闈，上行中書，考滿及格，始類名銓曹，予所得官，而其能至是者，蓋亦無幾耳。然則事進取於今世者，豈不誠難矣哉！若吾孫君實夫，所謂通材圓機，足以趁時合變者也。實夫初見推擇，給事浙東憲府，最受知憲副伯嘉訥公，顧大者既不可得，乃甘小者之是就，因用憲府舉，試吏於越郡，而越之郡長，則玖拾公也。吾觀近時持憲節而能卹大體者，莫如伯嘉訥公，握郡符而能勤小物者，莫如玖拾公，二公之賢，皆可謂無媿於國家之倚任者也。傳言事其大夫之賢者，夫得其賢大夫以爲所事，因其所長，導吾之所短，卽吾之所有，以輔其不及，則上下相與而無間矣。實夫誠以事憲副者，推以事其賢郡長，夫焉有不獲者乎？予嘗以謂士凡見用者，雖所居之地有崇卑，所守之職有優劇，而已之所以立者，宜無不同也。何者，本之以誠，而先之以不欺，持之以廉，而濟之以無倦，立乎己者，其果有易此者乎？苟出於此，將無往而不獲乎？上而況其事大夫之賢者乎？人徒知實夫之善於趁時合變，由其通材圓機之適於用，而孰知其所以立者，蓋未嘗不出于此也。吾知其自是必見擢用，逸上捷出，歷藩閫而登省垣，譬猶拾給而升，非足爲難，豈吾之所謂難者，固實夫之所不難也耶？實夫，臨川人，留吾邦者久，與予相識將十餘年，故予不能不言於其行。越中多名士，其鄉先達夏先生叔通，郡博士杜先生彥通者，予嘗辱與游焉。實夫暇日過從，以予言視之，其必以予爲能知實夫者矣。

鳴道集說序

古者立言之君子，皆卓然有所自見，其學術不苟同於衆人，而惟道之是合，故其言足以自成一，家有託以不朽，是故聖人沒，道術爲天下裂，諸子者出，言人人殊，然要其指歸，未始不合乎道。夫苟合於道矣，而其言有不傳者，未之有也。嗟乎！君子之立言難矣。若屏山先生李公者，其庶幾古之立言者乎？先生諱之純，字純甫，宏州人，金章宗承安間進士，仕至尚書右司都事，資諱英邁，天下書無不讀，其於莊周、列禦寇、左氏、戰國策爲尤長，文亦略能似之。三十歲後，徧觀佛書，既而取道學諸家之書讀之，一旦有會於其心，乃合三家爲一，取先儒之說，箋其不相合者，著爲成書，所謂鳴道集說也。觀其爲說，前無古人，誠卓然有所自見，學術不苟同於衆人，而惟道之是合者也。遺山元公嘗以中原豪傑稱之，謂其庶幾古者立言之君子，豈不信乎？嗟乎！立言之難久矣。世之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會通以求道，故有以一人之見而

決千載之是非者，鮮不羣疑而衆駭之。先生是書，其雄辯閎論，以一人之見，決千載之是非者，往往而是。予故竊論其大旨，著于篇端，使覽者得詳焉。

浦陽戴先生詩序

昔日浦陽之言詩者，二家焉。曰仙華先生方公詔卿，烏傷先生柳公道傳。方公之詩，幽雅而圓潔，柳公之詩，宏麗而典則，大抵皆取法盛唐，而各成一家言，用能俱有重名於當世。然方公隱者，其詩傳之者鮮，而柳公常待制翰林，天下莫不膾炙其言辭，於是二公不可作矣。繼其學而昌于詩者，又得吾戴叔能先生。叔能之詩，質而敷，簡而密，優柔而不迫，沖澹而不濃，庶幾上追漢魏之遺音，其復自成一，家者歟。蓋柳公學於方公，而叔能師事柳公爲最久，淵源之懿，信不可誣。禱嘗讀其詩而爲之言曰：三百篇而下，莫古於漢魏，莫盛於盛唐，齊梁、晚唐，有弗論矣。今而浦陽之詩，實有之，叔能之詩，其傳也必矣。嗚呼！世有知言者，其以吾言爲足徵也哉。

漢七略序

七略，漢侍中奉車都尉劉歆所作。自秦人無道，燔滅典籍，文章蕩然，漢興，改秦之轍，大收篇籍，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孝武時，又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史、太常、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下及諸子傳說，皆充入焉。至于成帝，復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典籍既已大備，乃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乃詔其子歆續父前業，於是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種別而爲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及班固因之爲藝文志，而於其間頗出入不同，其存者蓋六略，而輯略不復可考。載籍之興尚矣，自聖人之經，賢者之傳，名人魁士之述作，以及諸子九流百氏衆技之雜出，誠有終年不能窮其旨，累世不能究其業者，是可謂廣且博矣。然而求之未嘗無其要也，求之之要，分其類例而已矣。類例之不分，學術之所爲不明也。蓋書者所以載乎學術者也，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而學術之異，言人人殊，自非大雅宏博之士，爲之簿判而區別之，撫末而探其本，溯流而極其源，以分其類例之所屬，則載籍之廣，何自而求之？此劉氏七略之書，所爲有功於載籍也。所謂輯略者，會萃衆說，摭拾精義，以究大道之變者也。括囊大典，統一理真，詳傳註之羽翼，破後人之附會，是爲六藝之略。兼舉儒墨，推明道德，列名法農，雜之流，著陰陽，縱橫之術，是爲諸子略。備道揚風，論雅正，修麗之詞，是爲詩賦略。具權謀，形勢，陰陽，巧技之利，是爲兵書略。歷象五行，形像占驗，善惡夢卜之法，則術數焉。砭劑脈絡，寒溫佐使，神仙性命之說，則方技詳焉。類例之分，較若虛一，使凡學者一開卷間，得以攬乎載籍之梗概，而審夫學術之所存，無復博而寡要之患，此其爲功，夫豈可少哉。蓋向歆父子，爲漢宗室，號稱博極羣書，而世膺文儒之任，載籍之充乎內府者，受詔悉加校理，亦既參合同異

別白偽真，刪其重複，正其脫誤，無復魯魚亥豕之譌。然猶慮其類例不可不分，而七略是作，門戶別條，同貫共稽，其本旨明著于篇，俾不勝與之說，莫能相亂。而古人學術之所存，如指諸其掌，謂之有功於載籍，豈非然哉。故書論之十二野，所以分天之綱者也。其要在明乎禮度而已。九州所以分地之紀者也。其要在明乎疆界而已。七略所以分書之次目，非明其類例，烏能得其要。厥後王儉之七志，阮孝緒之七錄，率皆因乎七略之遺，而劉氏之功，于是為不可廢矣。大凡序六藝為九種，諸子十種，詩賦五種，數術六種，兵書，方技皆四種，而藝文志所存六略三十八種，凡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云。

唐五禮序

唐五禮者，非唐始有是禮也。自三皇五帝，至於三代，五禮之名，未之有改。及唐而損益之，定為一代之制。雖謂之唐五禮可也。若昔伏羲造圖，皮作瑟，而嘉禮興。神農播種，制飲食，致敬鬼神，而吉禮興。黃帝與蚩尤戰，而軍禮興。九牧倡教，而賓禮興。葬于中野，而凶禮興。五禮之名，於是乎兆。唐虞修贊類帝，以為吉禮。遏密八音，以為凶禮。征于有苗，以為軍禮。羣后四朝，以為賓禮。釐降嬪虞，以為嘉禮。五禮之文，用厥以具。沿夏歷商，而成周五禮之文。蓋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粲然大備矣。故曰：自三皇五帝，以至三代，五禮之名，未之有改也。三代以下，歷秦漢魏晉以及于隋，儀章制度，莫唐為盛矣。初，太宗既定天下，踐帝位，即詔禮官學士，修改五禮舊義。房元齡、魏徵等，乃定著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十二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朝五篇，總百三十篇，為百卷。貞觀七年，頒示天下，是為貞觀禮。高宗以貞觀禮節文未盡，重修正之。顯慶三年，禮成，為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而是時許敬宗、李義甫用事，其取舍皆依違不中節。學者不便，尋廢不用。唯依貞觀禮為定。及其後，復顯慶禮，行事禮司，益無所憑。元宗開元十四年，集賢院學士張說奏唐之五禮儀注，雖兩經增修，而其間頗不合者，莫或折衷。宜詔學士官講求，斟酌古今，定著而頒行之。乃令徐堅、李銳、施敬本等，同加檢校。刪之功不就，說卒，蕭嵩繼其職。復奏令王仲邱續為之。二十年九月，禮成，是為開元禮。一曰吉禮，其儀五十五。二曰嘉禮，其儀五十三。三曰賓禮，其儀六。四曰軍禮，其儀二十三。五曰凶禮，其儀十八。總百五十五。有勅成百五十卷。終唐之世，迄遵行焉。曰貞觀，曰顯慶，曰開元，總而言之，所謂唐五禮也。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者也。是故設其器，備其物，定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凡皆因天道以為節，原人情以為制。推而示之天下國家，故可得而正也。然其器其物，其數其文，儀章節度，歷世未嘗相同。而所以制禮之意，本末先後，未有不同焉者也。蓋上世之居也，土處而已。其葬埋也，為溝而已。至于中古，為之宮室，不以土處為不可更也。為之棺槨，不以為溝為不可易也。又其後也，更采椽之質，而兩觀是設也。易瓦棺之素，而文梓是攻也。夫聖人者，豈好為相反哉。其所為相反者，乃所以相成。所謂因天道，原人情，而為之節制也。故五禮者，自三皇五帝，以至三代，下更秦漢魏晉，以及于隋，其間或因革，未嘗有同，而制禮之意，無不同也。大抵古今之變不同，儀章制度，不能久而無弊。及

其既弊，則必損益之，以求其當。審其宜而後可行。是以禮之用，在乎適時之變。而其本在乎因天道。原人情。本末先後，求合乎先王之意也。故禮之本，所以合理也。不可不同。禮之用，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唐之為禮，其器其物，其數其文，儀章制度，雖不能一一以合先王之迹。然百代之損益，三變而著明，折乎古今，酌乎文質，求其當，審其宜，以為一代之制者，其本末先後，固不可謂不盡合乎先王之意而議之也。是用為之序論，以著其說。庶議禮之家，得以慎所擇焉。五禮之目，舊以吉凶賓嘉為次。而唐以嘉賓次吉，軍凶次賓，其義類相從，終始無變，為尤足據依矣。

劉氏族譜序

劉氏在康山為望族，世居縣南八十里之三臺。系出漢中山靖王之後。有諱衍者，仕晉為水衡都尉，封關內侯。曰登，仕齊為右丞相。曰明，仕隋為東都太守。曰德威，仕唐為大理少卿。德威之後，曰玢，曰銀，皆仕南唐。李氏隨煜自金陵遷洪都，再徙鄱陽。玢居南源之虎墩，銀居西源之龍灣。二族皆繁衍，管纓詩禮，為郡邑之冠。銀後曰孟鎮者，克紹先烈，有聲於時。譜牒之述，亦嘗修葺。厥孫宏堂，復為贊堦於樓裏謝氏。因居三臺之下。生子祿明，祿明生玉，玉生金翁。金翁生用一，用二，金翁乃子所交者。雖然，潛居弗仕，其所以振起士風，汲汲於家譜之修，誠為劉氏之賢子孫矣。間以劉氏得姓之由，始徒傳緒之詳，列為譜圖，持以示編而請序。嗟夫，古有大宗小宗之法，自宗法廢而有譜牒以維持世族。蓋俾夫為之後者，知其本之所自出。而有尊尊之義焉。詳其支之所由分，而有親親之道焉。尊尊親親之意盡，而譜法備矣。今觀劉氏之族遠矣。其譜所載，幹支疏暢，綱網聯絡，昭穆次序，秩然而不紊。親疎遠近，昭然而可考。孟鎮事修於前，金翁維新於後，可謂知所務矣。為劉氏之子孫者，觀是譜則知家世之源流，思祖宗之盛烈，以嗣以續，綿綿延延，引而弗替矣。

贈熊君序

士之出於三代之時者，何其幸也。蓋其養也，有井牧以為之田。其處也，有比閭以為之居。其教也，有塾之左右師以為之師。其學也，有仁義禮樂德行以為之教。及其藝成而可仕也，鄉里推其賢者而賓與之。以達於王朝，論定而使之官。上之人蓋汲汲以求之，而為士者固未始有求於其上之心。是則士之出於其時者，其心為甚安，其力為甚易也。自世數道散，四民失其業，而莫士為尤甚。田非有牧井之分也，居非有比閭之運也。師非有左師右師之職，而教非有仁義禮樂德行之素也。至于仕，則又在上者操爵祿以誘其下，在下者懷智術以要其上。上下之間，皆非誠心以相與。故為士者，恆產恆心之既無，則往往窮困顛路之不免，而其能自卓立以表易于世者無幾焉。嗚呼，士之不幸而出于三代之後者，其成之之難，有如此。而況頃年以來，寓內多故，爭尋常以盡其民，未有休息也。則為士於今日者，宜其窮困顛路，視昔有加。其心甚勞，而力甚艱也。是豈勢使之然，不得不至是歟。臨川熊君，負其才藝，而年方盛，古所謂舉世

之士也。使其獲出於三代之時。吾知上之人將有以求之矣。而今也。君曾不念於自見。漢乎無求於上之心。來遊江左。居無幾何。即幡然而歸其鄉。不其謂之賢歟。歐陽子有言。後世之所謂賢。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豈非信然歟。抑吾聞之小雅之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賢者之所在。固夫人之所同好也。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賢者之不留。其以繫於人之思也。乃若是。然則熊君之來而逸去也。吾安得不為之慨然也哉。

送胡先生序

向論吾藝學術之懿。宋南渡以還。東萊呂成公。龍川陳文毅公。說齋大著唐公。同時並興。呂公以聖賢之學自任。上繼道統之重。唐公之學。蓋深究帝王經世之大。而陳公復明乎皇帝王霸之略。而有志于事功者也。即其所自立者。觀之。雖不能苟同。然其為道。皆著於文也。其文。皆所以載道也。文義道學。曷有異乎哉。有元以來。仁山金文安公。以其傳於北山何文定公。魯齋王文憲公者。傳之白雲許文懿公。實以道學名其家。而司丞永康胡公。待制浦陽柳公。待講烏傷黃公。以及禮部蘭溪吳公。翰林東陽張公。則以文章家知名。雖若門戶異趨。而本其立言之要。道皆著於文。文皆載乎道。固未始有不同焉者。淵乎粹哉。皆可謂聖賢之為學者矣。以故八十年間。踵武相望。悉為世大儒。海內咸所宗師。夫何後生晚進。顧乃因其所不同。而疑其所為同。言道學者。以窮研訓詁為極致。言文章者。以修飾辭語為能事。各立標榜。互相排抵。而不究夫統宗會元之歸。於是諸公之志日微。而學術之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矣。故禮與仲申胡先生。每論及此。未嘗不叹息焉。蓋慨夫鄉學之淵源。不可不勉於繼承也。嗟乎。先生其可謂能繼承者乎。先生資器卓絕。自許公柳公而下。皆及師友之博考精思。封殖深固。其言明潔。善自馳騁。用以雄文奧學。著聞東南。然素無仕進意。今宰臣雅重其名。遣使聘之。而重煩以政。乃授三衢郡文學。諱稱告之曰。師道之不立久矣。況比年以來。海寓多故。惟干戈是尋。而禮樂俎豆之事。廢不復講。然碩果不食。君子無窮窮之道。主教一郡。雖其職非顯融。而斯道之作與係焉。昔文昭公之授教湖學也。分經義。治事諸科。以教弟子。凡出其門者。皆為成材。東郡言師道者。莫於斯為盛。文昭於先生為遠祖。其所以教湖學者。先生於衛。將不以爲己任乎。嗟乎。繼鄉學之懿。而任師道之重。吾之望於先生。於是為至。先生其以爲然否乎。

盛修齡詩集序

新昌盛君修齡詩若干卷。金華王禱為其序曰。詩至於唐盛矣。然其能自名家者。其為辭各不同。蓋發於情。以爲詩。情之所發。人人不同。則見於詩。固亦不得而苟同也。是故王維之幽雅。杜牧之俊邁。張籍之古淡。孟郊之悲苦。賈島之清遠。溫庭筠之富麗。李長吉之奇詭。元白之平易。與則章柳之溫麗。靖深。蓋其所以爲辭者。即其情之寓也。而今世之爲詩者。大抵習乎其辭。而不本於其情。故辭雖工。而情則非有。若吾修齡之詩。其有得溫麗靖深之情者歟。予嘗評其詩。譬如美渠出水。汗泥不染。而姿態婉然。如春鶯出谷。

香韻圓嫵。而自諸律呂。擬諸唐人。其章柳之流矣。至其力追古作。又如紫霞琴譜。雖時變新調。而古意終在。有得乎漢魏之音爲多。是可謂情辭俱至。足以自名其家者也。修齡早推擇爲郡吏。後乃以進士起家。調奉化州判官。辟江浙行中書省掾。除福建行中書省管勾。遷檢校官。又除儒學提舉。不赴。隱居龍泉山中。葛巾野服。自放於烟霞泉石間。澹焉不與世接。富貴一不累其志。若將終身焉。嗟乎。讀其詩。必也論其人。有不知其人。觀其詩可知也。不知其人者。苟微予言。其亦可知也夫。

邵離子序

邵離子若干卷。青田劉先生所著也。六經以後。諸子者出。其立言皆將以明夫道也。而其爲言人人殊。蓋其患在於求勝。求勝則尚奇。尚奇則立異。夫聖人之道。不可以異求也。愈異則愈不奇。愈奇則愈不勝。故諸子者。門分戶別。各立標準。奮其私智。驚其臆說。爲書日繁。而能不詭于道術者。幾希。宜其傳於後世者。恆鮮。而泯滅不聞者。不可勝道也。先生是書。雖寓言居多。然其於天地陰陽。性命道德。世運政治。禮樂法度之際。詳矣。揆之聖人之道。蓋所謂不悖焉者。固不特言語之工而已。此其有不傳者歟。先生名基。字伯溫。治春秋。以進士起家。仕稍不顯。而狷介之名素著。遭世大亂。益輒晦不苟出。雖出不苟就也。用是人尊信之。以爲有道之君子云。

匡山詩序

穹壤間扶輿清淑之氣。鍾而爲名山。凡其幽遐瑰詭閎壯之觀。皆天作而地藏之。故造物者。恆秘而不輕。以遺人。人之離世樂道者。或從而得之。既挾幽樞。以據其形境之勝。又莫不託之題咏。以寫景致。而宜物情。蓋山因人而名。人因文以傳。此自昔之所同。而今匡山之詩所爲作也。匡在龍泉西南百餘里。最爲峻險。或曰。山之形四起而中窅。狀類乎篁。故名匡。或曰。以其山似匡廬。因名匡山也。縣人張三益先生實居之。先是山深蔽翳於荆棘。人迹所罕及。先生得之。乃始有以發其形境之勝焉。山多古松。既據其絕勝處。結菴曰看松菴。西南有深淵。中澗蛟龍。雲氣所常出。又爲亭其上。曰烟雲萬頃菴。西南山益高。上入霄漢。遠近數百里可俯視。又爲亭曰唯天在上菴。東北林樾幽邃。當夏亦寒。又爲亭曰清高菴。正南地夷曠而明迥。東西山諸峰皆若拱揖者。又爲亭曰環中。於是匡山幽遐瑰詭閎壯之觀。天作而地藏者。至是攬拾無遺矣。太史宋公嘗爲之記。先生復屬一時之鴻俊。各按題以賦詩。秀語奇辭。層出疊繼。其多至若干首。即而讀之。非惟匡山之以爲勝。從可概見。而先生之高標逸操。亦固託之以永傳也。蓋處爲郡。山川最清峻。而龍泉隸處爲屬縣。重嶺復嶂。尤爲險絕。其地上直少微。故世有隱者。如近代周啓明。管師復輩。皆肥遯其間。餘風遺韻。邈然不可及已。先生抱德韞器。雅志邱壑。將以古隱者自期。夙昔晦迹于茲山。若將終身焉。今雖不果於離世。復出爲世用。而其樂道之心。今昔無間。意其諷詠諸人之詩。一展卷間。巖姿整態。應接不暇。如身在上山。而嘯傲雲烟之表。洞視千載。遐矚八紘。胸中油然之樂。人蓋有不能知之者矣。

則是諸詩之作。雖以擬諸運石壁精舍等什。亦復何愧。故予為之序俾傳焉。

羅鄂州小集序

羅鄂州小集。故為書十卷。鄂人嘗以刻板其州。新安鄭氏家亦有刻本。歲久皆廢。今其存者五卷。其七世孫宜明。力搜訪之。復得雜文若干首。附于五卷之末。而郡人趙訪氏。新喻趙燾氏。皆為訂其謬舛。乃重刻板以傳。屬予序其後。羅公諱願。字端良。新安人也。幼穎悟。強記絕人。比長。落筆動萬言。若不經思者。既乃悚焉自憐。力探精索。或數月不妄作一語。刊落世俗陳腐之習。悉取法于秦漢。蓋其學號稱宏博。而其文雄深典雅。幾於古矣。公蚤以蔭補官。紹興末。調臨安府新城縣監稅。又監饒州景德鎮稅。尋監南嶽廟。非其志也。乾道二年。擢進士第。歷知饒州番陽縣。不上。予祠。主管台州崇道觀。八年。除通判贛州。據其守事。以簡易為治。贛人化之。部使者列其治行以聞。淳熙六年。知南劍州。陛辭奏疏。其言剴切。深中時弊。孝宗嘉納之。從臣又交薦其才。改知鄂州。既至。鄂州上疏言。鄂自古用武之地。下流陽羅堡尤險要。城壘皆不可不治。民飢。以田質穀。而本息不俾。宜為立其中制。強盜法當死。而賈之者。諸州所配隸。其數不實。當究其數。以絕姦究。瀕湖廣土。新舊佃種者。皆有弊。覈其實而定著之。則租稅可易集。民間咸獲多邊。鄧良民。奸人誘略以來。宜聽其自言官而官出之。其政事若此類。多所施設。而尤以勸學勸農為先。久之。積用大著。藹然有循吏風。適天旱。禱雨。立日中。得暴疾而卒。年四十有九。十一月七日也。鄂人懷其德。圖其象。靈竹寺祠焉。初。公父汝楫。政和二年進士。官至御史中丞。吏部尚書。兼侍讀。以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以卒。立朝有風概。為時名卿。及公又以文學世其家。公兄弟六人。兄顯。顯並通判福州。顯通判鹽州。顯知鄂州。弟順。通判蘄州。亦皆以文學名。而其後子孫。復彬彬然多可稱道者。故論新安之世家。未有盛於羅氏者也。公平生所為文甚多。此所謂小集。特存十一於千百。朱徵公蓋嘗深服其文有經緯。而亦惜其傳之不能多也。嗚呼。公之於文。觀其所自致。誠足以自名其家。而卓然有立於不朽矣。列諸儒林文苑之間。無足多者。而史闕其傳。後生晚出。幾無所於考。非可歎哉。予故序其書。特述其履官行事。并其家世淵源之懿。蓋以補史氏之闕。使讀其書者。因得知其人焉。公所著別有爾雅翼若干卷。新安志若干卷。行于世。

陳氏族譜圖序

宣城陳氏。世為其郡衣冠家。有仕商。唐肅宗刑部尚書者。說初明。自昇來遷。而宣城之有陳氏。自尚書始。至宋紹興間。敷文閣待制諱天麟。仕既光顯。而其族益盛。蓋自尚書而下。及今十有六世。子孫蕃衍。其間以才學自見者。殆不可悉數。故有族譜以紀世次。而存經史。簡牘散佚。十四世孫敏。懼愈久且益墜。乃真輯成編。復為圖以著明之。既成。屬余序。序曰。古有大宗小宗之法。聖人所以教天倫。繫人心。明教源。敦政本者也。漢魏以降。宗法廢而門地盛。於是譜牒之學興焉。族之有譜。其猶宗法之遺意歟。宋世言族譜者

二家。曰盧陵歐陽氏。眉山蘇氏。而二家之法。厥各不同。歐陽氏則世經人緯。取法於史氏之年表。蘇氏則系聯派屬。如禮家所為宗圖者。及論其所為同。則皆使人均重其本之所自出。有尊尊之義焉。各詳其支之所由分。有親親之道焉。尊尊親親之意盡。而譜法備矣。是故宗法既廢之後。聖人敘天倫。繫人心。明教源。敦政本之遺意。猶粲然於族譜見之。君子之有志於存禮者。其忍復置而弗講乎。陳氏之族遠矣。其所為逾遠而可考者。以有譜存焉耳。今敏既因其舊。悉加詮次。而又重為之圖。蓋合歐陽氏蘇氏之法。而兼有之。及自頃歲。天下多故。士大夫家。莫不苟簡以廢禮。而敏獨於此加之意焉。其可謂知禮也已。敏字季明。前鄉貢進士。以文學知名。今時云。

孝行詩序

宋之季年。滄陽有篤行君子。曰范君。諱西新。字孟申。學者因其別號。稱之曰青山先生。仕嘗贊闡。教郡庠。雖不顯。而純德懿行。當世儒者。皆尊慕之。其設教於鄉閭也。患後生小子。凌虛厲空。而不省乎孝弟之實。乃為詩三十篇。極言父母孕育鞠養教訓之劬勞。與人之所以孝弟乎。其親者。情切而禮明。義正而質備。質而不失於俚。詳而不流於煩。讀之使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誠可謂有補于世教者也。三百篇之詩。其言人之大倫至矣。自當時閨女婦。皆能習而知其義。而後世雖老。師宿儒。猶不能通焉者。則以去古逾遠。弗達其辭故也。先生此二十篇者。其於辭可謂達矣。廣而傳之。有弗習而通之者乎。昔者子朱子之為小學書也。蓋嘗欲取近代之詩。有關於世教者。類而列之。然弗果也。嗚呼。先生之詩。其殆成朱子所欲為者歟。先生之孫常。嘗守姑孰。將刻板以惠學者。以余辱託斯文之雅。俾為序其首。故余為撰其大旨而書之。

章氏兄弟字序

龍泉章三益先生。以書來謂予曰。吾同母兄弟。凡三人焉。伯氏有子曰存仁。仲氏有子曰存質。皆幸冠而成人。朋友之間。字存仁曰允恕。字存質曰允忠。既教之矣。惟是製字之義。不宜無說。子尚有以重教之也。蓋吾聞之。天以是理賦諸人。人稟之以為性。謂之仁。故仁乃理之具於心者。理具於心。而推之以及乎人物者。恕也。恕者。以己及物之謂也。是以聖人之教人。必強恕而行。為求仁之先務。是恕固仁之所以推也。天以是氣界諸人。人受之為形。而質凝焉。質固一於樸者。然而且已移於文矣。故其所以為質者。忠也。忠者。渾然誠確之謂也。是以三代之為治。有尚忠者矣。而後繼之以尚質。則忠固質之所為本也。從是論之。仁非恕則莫之推。是恕者。仁之用也。質非忠則莫之本。是忠者。質之先也。是則存仁之字允恕。存質之字允忠。揆諸名義。固可謂有合而稱情者也。抑余聞之。君子之製字也。所以尊其名也。名之所為尊。將望之以成人之道也。故君子之志于成人者。因其所為名字者而反求之。亦可以造其志矣。然則于仁也。力於恕。以成人德之方。於質也。本於忠。以為立誠之要。各從其類。而致其至焉。豈非聖賢之為學者歟。疏其說

以貽之，并以眎先生何如也。

贈郭士中序

余客昇取友於其士，得郭君士中。士中，六人家故多貧而尚義，十年間避兵乃徙昇。其兄士言嘗爲國子生，好學善持論，前年以兵死，餘不及識之。而士中辱與余定交，日相過從，講說經史疑義，或取古今文，絮長較短，如是以爲常。久之，聆其言，觀其行，不見其非吾愛也。乙巳冬中，忽爲余言，將渡大江而至武昌，由武昌泛重湖而抵長沙，行且有日，願得一言以識別。余聞之，憮然若自失，噫！自余頃歲憂患之餘，閉門聞風雨聲，心輒怛怛然，出門適康莊，亦若躡羊腸，蹈虎尾，兢兢不自持，蓋其志氣巽與久矣。故聞士中之行，冒嚴冬，涉遠道，雖壯其遊，而竊不勝其愧也。而士中顧乃徵余言，其將奚所云耶？然追念余二十許時，驅馳于吳越，楚宋齊魯燕趙之郊，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不以爲難，其好遊視今士中尤甚。士中少余十數歲，政余好遊之年也，則其操舟趣駕，爲是二千里之行，宜乎無難，是亦志氣之盛使之然也。雖然，余聞之，昔之人好遊，非徒遊也，昔之好遊者，無如司馬子長，其足迹殆且半天下，而其所歷攬山川之形勝，悉用資以爲文，其得於大江長淮洞庭彭蠡，則爲文奔放浩漫，淵深而瀉溢，得于龍門劍閣九疑蒼梧，則爲文巖絕峭峻，紆鬱而幽深，泛沅湘弔忠魂，則其文感憤而悲激，過大梁涉豐沛，觀爭戰之墟，則其文沈雄而凌厲，講業齊魯，鄉射鄒嶧，想聖人之遺風，瞻泰嶽之尊安，則其文典重溫雅，有正人君子之儀焉。是所以奇於文者，庸非以游故耶？君子長者，其長於游者耶？今士中之遊，計其所歷，固不能子長之十一，意其歷覽所及，而資以爲文者，亦必將有得焉，殆非徒遊而已也。士中他日歸，以其文相眎，吾見渾雄奇崛，而變態橫生者，未必不因茲遊之故，則士中之長於遊也，專獨有媿於昔人也哉。

送紹興守張侯序

聖天子以神武取天下，海內爲一，天下大定，重念比年以來，民生失職，思有以惠綏之，以爲近民之官，莫切於郡縣，故守令之選，每加慎焉。比遣使者行浙東郡縣，問民所疾苦，至金華，金華父老告使者，言數年前，吾邑有主簿張君，愛民甚，吾民至今思之不能忘，朝廷倘嘉惠吾民，願得張君復來爲金華，使者還，以其民言聞，上爲之嘉歎，即命以張某爲郡守，守金華，於是張侯去金華，再遷官，方爲侍儀使，朝夕在上左右，會紹興與守，中書省臣奏命張某守紹興，爲宜，有旨從之。張侯行，在朝僚友，咸屬余爲言以贈之，以余金華人，爲能知張侯也。嗚呼！自兵興以來，天下凋郡敝縣，比比而是，民生不遂久矣，惟是浙東西民，被兵少，生齒故繁，庶然微需科歛之薦加，其民之困，亦已甚矣，雖郡縣政體有不同，而均之爲民牧，愛民之心，宜無不同。今張侯之爲越，即前日金華之愛民者，推而行之，越之民有不從其惠者幾希，余忝職太史氏，竊知皇上所以慎選守牧之意，故特爲張侯言之，侯行矣，他日政成，其必無負聖天子見用之意，而以循吏著稱史冊者，其必張侯矣，余不敏，尙能執筆以頌。

周易演說序

周易演說，京兆石君伯元之所著也。石君之言曰：聖人之作易也，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繫辭焉以盡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必如是，故天下後世之人，悉能知而行之。在天，則道器之變通也；在人，則日用之事業也。此聖人所以爲生民立命者也。自漢以下，易道無傳，諸儒之傳註，百有餘家，然考象辭者，咸泥於術數，談義理者，或淪於空虛，以故聖人設卦，觀象贊辭，而明吉凶，以爲開物成務之用者，其本旨因晦而不明，夫易道不可以傳註求，求易道於傳註，則其道爲愈不明矣。於是諸儒之說，悉棄弗省，問獨取河洛二圖以玩索之，一旦恍然，若心領其義，而神會其旨者，遂乃筆而爲書，每卦有說，其引物指事也，爲甚近，其析理陳義也，爲甚著，大抵專以明象爲要，取之有所從，推之有所用，非苟爲空言而已。至於河圖洛書之數，重卦變卦，揲卦之法，又爲十有二圖，以發揮其要指，總名之曰周易演說，其言皆出于自得之妙，而未嘗有所蹈襲者焉。余嘗以謂君子之爲言，不必取異於人，亦不必務同于人也。求與人異，是驕己以勝夫人也；求人與己同，是強人之隨乎己也。要皆失之偏，而不能適乎至當之歸。今石君之於易，非故與人爲異同也，惟其所自得者以爲言，以求夫至當之適，故不能無異同焉耳。雖其所以合乎聖人者，非人所能知，苟非其自信之篤，烏能及是哉！抑余論之，易至程子爲傳，始一於言理，及夫子本義，又專於卜筮，其道蓋已甚明，後世言易者，殆無以尚之矣。演說之書，石君以爲繼程子而作，然非惟諸儒之傳註有所不取，而於程子朱子之說，有不合焉，亦不恤也。嗟乎！石君其誠篤於自信者乎？君在異時，常舉鄭賈進士，爲陝西第一，已而隱不仕，關輔之學，未能或之先，而今亦老矣，蓋其學受于賈仲元氏，而賈氏學於蕭貞敏公，同文貞公，一出於正者也。石君以余能相知也，出其所爲演說者，屬爲序，余不得辭世之不知君者，因余言而求之，則其爲書固可得而知也。

王氏迂論序

聖賢之道，所以致用於世也。禮樂典章，制度名物，蓋實致用之具，而聖賢精神心術之所寓，故在學者，尤不可以不講，是故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苟不參古今之宜，窮始終之要，則何以涉事耦變，而彌綸天下之務哉！漢以來，儒者之學，或泥於訓詁，或淪於辭章，或淫於清虛，或滯於功利，其於聖賢致用之道，能通焉者鮮矣。至於宋而有永嘉經制之學焉，蓋自鄭景望氏、薛士龍氏，以及陳君舉氏、葉正則氏，先後迭起，其於井牧辛乘，郊邱廟社，章服職官刑法之類，靡不博考而精討，本末源流，粲然明白，條分縷析，可舉而行，當其時，吾金華唐與正氏帝王經世之術，永康陳同父氏古今事功之說，與之並出，新安朱子，皆所推歎，然於永嘉諸君子之學，獨深許之，豈不以經制之講，固聖賢之所以爲道者歟？近時有鄒天越先生者，永嘉人也，其於鄉學，能講究之，縉雲王照陽氏，蚤歲嘗從先生游，聞見之際，所得者既多，乃復即羣經諸史百家之書，而大肆其力焉，推其所得，著而爲書，有書海通辨。

三禮纂要、左氏鉤元、總若干卷、凡廬井車服、禘祫泉幣之屬、禮樂典章之所繁者、皆為之論議、其事之本原、大抵兼取杜氏通典、鄭氏通志、馬氏通考等書、而其為論、則務以發前儒之所未發、條理明順、聯貫如貫珠、考覈精詳、審如中鵠、既乃撮其所為論、別成一書若干卷、曰迂論、嗚呼、經制之學、世不復講久矣、今吾熙陽乃獨肆力於此、豈非有志於致用者歟、世有觀會通以行典禮者、吾知於熙陽之書、其必有所徵矣、熙陽學博而才曠、頃用內翰臨川危公薦、入翰林為太史屬、尋奉使安南、還擢工部員外郎、辭不拜、補外調、通池縣丞、其他所著、有交山文集若干卷、行於世、予與熙陽交久且契、其學問之所至、頗能知之、故因序其所謂迂論者使傳焉。

黃子邕詩集序

軒江黃子邕氏善為詩、其詩有曰醉夢稿者、皆古樂府歌行、五言古體、總若干卷、其辭簡質平實、豈本於漢魏、而絕去近代聲律之弊、殆幾于古矣、嗟乎、若子邕者、豈非其意欲追古之作者、以為並然、可不謂為今世之能言者歟、予嘗論之、三百篇之詩、其作者非一人、亦非一時之所作、而其為言、大抵指事立義、明而易知、引物連類、近而易見、未嘗有艱深矯飾之語、而天道之顯晦、人事之治否、世變之隆污、物理之盛衰、無不著焉、此詩之體所以為有繫也、後世之言詩者、不知出此、往往惟銜其才藻、而漫衍華綺、奇詭浮靡之是尚、較妍蚩工拙於辭語間、而不顧其大體之所繫、江左以來、迄於唐宋、其習皆然、是其為弊、固亦非一日矣、今子邕乃能斥漫衍以為簡、屏華綺以為質、黜奇詭以為平、祛浮靡以為實、讀其辭、知其於天道人事、世變物理之際、詳矣、等而上之、詎止於漢魏而已哉、故予以謂子邕之詩、殆幾於古、今世能言之士、如子邕者、蓋不能多得也、子邕嘗北遊、遭世叔季、其言不見用、其志鬱鬱不得遂、賴今天子明聖、盡收前代遺才而甄錄之、故子邕遂擢官於禮部、會朝廷方務稽古禮文之事、討論潤色、出於子邕者居多、蓋子邕之學、不特善於詩而已、予故論其詩、及其平生之概、使讀之者、因得以悉其人、而又以見余於子邕之詩、能知其意之所在、與其學之所至、非苟焉相好而已也。

送鄭仲宗序

上之三年夏、詔徵江西諸郡縣民、凡稱大家者、悉赴闕、既集闕下、則造之於廷、而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法度、賦稅供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諄諄焉累數千百言、又恐其或遺忘、而不能詳也、則刻而為書、以奉本分賜之、乃六月十三日庚午、上御奉天門、翰林臣宋濂、臣詹同、臣王禕、及起居注臣陳敬、奏事畢、賜坐、從容問曰、卿等知朕所以訓諭斯民之意乎、臣禕對曰、自古帝王、皆身兼君師之任、君以治民、師以教民、三代而下、為人主者、知為治而不知為教、今陛下主天下、為治之道已備、而又集凡民而訓諭之、耳提面命、不啻嚴師之於弟子、此正古昔帝王教民之意也、又問卿等亦嘗見鄉人有論否乎、臣濂對曰、臣鄉人浦江義門鄭氏、實來受訓諭、為臣言陛下教之之旨、甚至、今還且將以

所遺書、重刻而舉之、使其鄉里之民、家有是書、以廣宣聖意矣、越數日、仲宗來請別、且求言以為贈、仲宗即所謂義門鄭氏者、夫仲宗之來、既承聖天子之丁軍告戒、至詳且悉、天下之言、宜莫有加之者矣、而顧又求言於禮、何耶、禮也、聞之、三代之民、人有士君子之行、豈必皆待上之人、匡直輔翼而振德之哉、蓋其性質本善、而又薰陶漸磨之素至、故一鼓舞之、莫不興起於為善、而比屋可封之俗成矣、今仲宗之家、十葉聚食、萬然有仁義之風、庶幾一家之三代、今又昭受聖訓、而且圖使鄉里之民、同興於仁讓、上下相成如此、豈非三代之君民者、與夫紀述上德而推揚之、以風厲乎四方者、史臣之職也、禮故具志其事、書以告仲宗、若仲宗才學之懿、行役之勤、則凡賦詩者、當能稱誦之、茲不復道。

王忠文公集卷五

滄江書舍記

滄江書舍、徐君方舟之所居、以讀書者也、桐廬濱江為縣、君居在縣北、距江不百武而近、蓋唐比部方公助之別業、而宋名臣方公慤之故居、君間來屬予為文、記其舍壁、夫書之在天下、可謂博且廣矣、聖人之經、儒者之傳、諸子百家之著述、歷代太史之紀錄、以及天文地理、陰陽律曆、兵謀術數、字學族譜之雜出、敷落旁行、虞初稗官、燕談臆語之並興、其為說不同、為教亦異、而其為書、類皆學者所當讀而通之者也、雖然、學問無窮、歲月有限、誠有不能備觀而盡識者、而惟聖人之經、則弗可以莫之究也、是故易以明陰陽之理、書以紀帝王之政、詩以道人之性情、春秋以示世之賞罰、禮以謹上下之節文、樂以通天地之氣、運、凡先王之道、所以立天下之大本、先王之制、所以成天下之大業者、皆於是乎在、然自扞於秦、訓詁于漢、聖道言連、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易、愈變而愈非、其流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仁義性命、中誠太極、鬼神皆所謂道也、妙極乎無聲無臭、而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皆講學之樞要、而乃以善柔為仁、果敢為義、氣質以為性、六物以為命、依違以為中、鈍魯以為誠、元虛以為太極、冥漠以為鬼神、或至以佞為忠、以詐為信、以察為智、以蕩為情、以貪為欲、以反經為權、捷給以為才、譎詭以為術、而世皆謬迷於聞見之陋、

莫之或省。若夫法制之遺。其弊尤甚。并收以居民。而邱乘卒伍之不合。則參以管仲。稷直之法。封建以經國。而百里五百里之不同。則託諸歷代之異。郊邱禘祫。大事也。或以郊邱為二。或以禘祫為一。廟堂明堂。大典也。或以為異。而殊制。或以為一。廟而八名焉。帝號官儀。悉承秦舛。郊兆廟堂。雜漢漢誤。以及貢賦選舉之設。皆不過一切之法而已。嗚呼。六經之書。先王道學治具之所在。而後世所取法也。然其為說之弊。乃至於是。蓋千數百年。宋河南程子。關中張子。始克實踐精討。而聖賢明德之要。帝王經世之規。所以垂憲後世者。乃大有所發明。其後朱文公。張宜公。呂成公。一時並興。而當其時。如永嘉薛氏。鄭氏。陳氏。葉氏。閩中林氏。永康陳氏。後先迭出。各以所學自成其家。大抵均以先王之道為己任。以先王之制為必行。而所以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業者。咸燦然方冊間矣。然及于今。學者願遂因循先君子講習既明之餘。因循苟簡。承前襲舊。習矣而不察。行矣而不著。甚者以先王之道為莫之可行。以先王之制為無所於用。夫然。故書自為書。人自為人。而學為空言矣。嗚呼。此其為弊。不有甚於前日歟。是故學者之於經。不可徒誦其文而已也。必將求其道。以淑諸身。明其法。以用於世。蓋惟誠求而實見。篤信而力行。然後知人之貴。果可以為聖賢。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而所學不徒為空言也。子夙有聞於此。竊嘗有志而願學焉。比與君定交。錢塘。辱遺其子。膺從予遊。會予亟東歸。不得與之相講習。故因道余所聞者。書以授膺。以復于君。并請揭諸舍壁。以為記。

知學齋記

人不可以不學。而非所當學。不可以為學。知所當學而學焉。斯可以言學矣。所當學者何。聖賢之道是也。聖賢遠矣。而其典籍具在。其言可考。其道可求。勉焉以至也。知其學而學焉。雖未至於聖賢。蓋亦聖賢之徒也。夫人莫不有是性也。有是性則有是才。盡其性而充其才者。聖賢之所以為學也。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盡性。則理之在我者無不明。而視天下無一物之非我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夫謂之盡人盡物之性。則天下含智之人。肖翹之物。舉必待我以遂其生。樂其所矣。所以然者。由我之盡性。而又有我之才。有以應之也。是故家國天下之事。衆多不易為也。而所以品節彌綸之者。非才則莫有以應之。周子曰。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也。蓋盡諸己。而及乎人物者。性之所以盡也。盡乎人物。而本諸一己者。才之所以充也。性出于天。才出于氣。而氣亦天也。盡其性。充其才。則有以合乎天矣。合乎天。而無間焉。則與天為一矣。而其至於是也。亦本于誠而已矣。是故盡性至命。未有本於孝弟也。窮神知化。未有不由通于禮樂也。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履薄之無愧。妙極乎危微執中之奧。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自小學以底大成。本末雖殊。而無二致。自一己以對天下。體用雖別。而皆一理。所推者廣。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行者若近而易知。而所任者。不可不謂遠且重也。此聖賢之學。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

平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孔子顏曾思孟之所以為教者。其不以此也歟。嗚呼。三代以還。聖賢之學。於是乎不明不行也久矣。當戰國時。蘇張以縱橫之學行。管商以功利之學顯。申韓以刑名之學見。楊墨以異端之學名。及漢有黃老清靜之學。有專門訓詁之學。有災異之學。有讖緯之學。至晉有清虛之學。至梁有佛氏之學。至于隋唐。又習為詞章之學。百家之所立。各奮其私說。一代之所尚。皆徇乎時好。道術為天下裂。至于宋。蓋千數百年。其開如荀卿揚雄董仲舒賈誼王通韓愈氏歐陽修氏。庶幾明聖賢之學矣。而其道不顯。諸葛亮陸贄范仲淹司馬光蓋欲行其學矣。而亦未能以有為也。惟春陵周子者出。始有以上續千載不傳之統。河南兩程子承之。而後二帝三王以來。傳心之妙。經世之規。煥然復明於世。關西張子因之。崇執禮之教。考三代以示方來。推一鄉以達天下。皆可謂卓哉聖賢之學者矣。迨考亭朱子。又集其大成。而折衷之。廣漢張子。東萊呂子。皆同心僇力。以開先聖之道。而當其時。江西有易簡之學。永嘉有經濟之學。永康有事功之學。雖其為說不能同。而要為不詭於道者。豈不皆可謂聖賢之學矣乎。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賢之學所以為盛也。智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物之理。道足以為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立。一代之所尚。其學所以不足貴也。人莫不有耳目肺腸也。而莫不誘於高遠。蔽於淺陋。天之與我。可以為聖賢者。不能以自信也。有能知性之具於己者。不可不盡才之盡乎人者。不可不充。篤信實踐。而本之以誠焉。雖未至於聖賢。獨不可謂聖賢之學者歟。吾友天台徐君大章。非其學不學。而慨然有志於聖賢之道者也。故名其所居之室曰知學。嗟乎。君子之於學。豈徒知之而已乎。知之則必能好之。好之則必將至之。以不止。勉焉以求其至可也。吾故推本聖賢之學。與大章商略之。大章亦尚有以教我。而同底於成哉。

天機流動軒記

浦陽戴叔能氏所居之軒曰天機流動者。東陽陳先生樵。金華胡先生翰。既皆為之記。叔能且謂其友烏傷王禕曰。子能復為我一言乎。禕惟二先生之言。其旨不同。而要各有所本。叔能徵言於禕。豈以二先生之言。猶有未盡乎。抑以禕言或能有出其言之外乎。故久而未敢以復命。雖然。禕嘗觀於物。察乎造化之理。而得其說矣。其敢終于吾叔能愛一言哉。夫造化之理。一至誠無息之妙而已。易之為卦。取象有八。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是八者為物不同。而其為理同一。至誠無息之妙者也。夫天確然在上者也。而日月之代明。寒暑之迭運。其行至健。未始或息也。地隤然在下者也。而草木之並育。河嶽之悉載。其承至順。未始或息也。山人見其為止也。而物俱由以成。未嘗息焉。澤人知其為說也。而物咸賴其潤。未嘗息焉。雷若有時而息矣。而復于地中風。若有時而息矣。而升於地中。亦未嘗有息也。水游息而常流。火繼明而常照。又皆不息者也。非特此也。凡物之有形於天地間者。其消長絕續。生生不息。舉無異於是焉。其所以不息者何。莫非至誠之妙。造化自然之理也。造化自然之理。所謂道體也。道本無體。然

體物而不遺。故妙萬物而無不在。與萬物相為用而無窮也。吾故觀於物。察乎造化之理。而知為至誠無息之妙也。中庸曰。至誠無息。誠能有取於天機流動。意豈不謂是乎。天機之流動。豈非造化自然之理。至誠而息之妙乎。然而觀物以察其理。察理以反諸身者。學之要也。故君子所以貴乎體驗之功也。天之健也。地之順也。吾因以充吾健順之德。而自強焉。山之止也。吾因以成物而不倦。澤之說也。吾因以潤物而不厭。觀水之游習。吾因以常德行。觀火之繼明。吾因以常中正。觀風雷之恆。吾因之以久於道。而立不易方。此之謂觀物而察其理。察理而反諸身也。反諸身者。誠之之事也。誠之之至。則誠矣。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自誠之。以至於誠。純而不已。謂之與天合德可也。嗚呼。為學之要。其有外於是者乎。不出於是。不足以成其德。而叔能獨有契焉。則其體驗之功。殆庶幾矣。故於禱言復有徵者。豈自信之未篤。而猶有資於人乎。禱也。於學蓋有志焉。而齒牙滅裂。不能從叔能游於高明之域。輒語所知如此。以復叔能。叔能之所與游而密者。宋先生濂。亦禱之所師友焉者也。備述叔能。幸為相與訂定之。

陳氏萬卷樓記

臨海陳氏有藏書之樓曰萬卷樓。其書之藏。以簿計者。不啻萬數。而曰萬卷者。高。登數。總稱之也。陳氏世儒。家五季時。自金華來居縣西之松里。族大以蕃。衣冠相繼。至宋少卿府君始即所居。作樓藏書。逮其諸孫大著府君。復新之。入國朝。大著之季。待制府君。又新作之。而聚書亦多矣。樓為樓閣者五。東西兩偏皆實以書。虛其中以為賓客之所。登覽而遠。名師。集弟子肄業於樓下。宏壯而元爽。四面豁山。環繞如拱。下臨廣池。荷芰交茂。其北則忠順堂。存焉。待制之孫。棧子。為頃留京師。予辱與為友。嘗以記見屬。會予南歸。不果為。子傳尋。以事至錢唐。復請予記。乃為之記曰。載籍者。先王道術之所寓也。文藝之文。箋疏傳註之說。諸子之述作。歷代史氏之紀錄。以至天文地理。歷法律數。權謀兵略。字學族譜之傳。星官樂工。山農野圃。旁行數落。虞初稗官之遺。與夫論美刺。非。歐。微。託。遠。山。鑿。家。刻。浮。誇。詭。異。之。詞。章。皆。三。皇。五。帝。以。來。下。更。秦。漢。以。迄。于。今。聖。人。賢。者。魁。傑。之。士。鞠。明。究。隱。竭。精。德。思。各。推。所。長。而。載。之。於。此。可。謂。博。矣。然。於。天。地。人。物。小。大。精。粗。之。理。修。身。理。人。家。國。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故。莫。不。具。在。反。而。取。之。又。不。可。不。謂。之。約。也。故。為。學。者。子。凡。載。籍。求。之。必。博。而。取。之。必。約。求。之。不。博。則。無。以。極。其。廣。而。於。道。術。之。分。裂。不。能。會。其。異。而。攻。其。偏。取。之。不。約。則。無。以。守。其。要。而。於。道。術。之。純。全。不。能。得。於。心。而。推。諸。身。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夫。學。而。至。於。能。約。而。有。得。於。心。則。道。在。我。矣。在。我。者。重。則。外。物。不。能。累。我。矣。苟。能。推。之。則。大。可。以。用。天。下。國。家。而。小。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矣。如。弗。用。焉。則。又。將。以。吾。自。得。于。心。者。託。之。言。語。垂。諸。載。籍。而。已。矣。嗚。呼。此。君。子。之。為。學。所。以。有。賴。于。書。也。今。陳。氏。之。所。藏。書。無。所。不。備。而。陳。氏。之。用。於。世。皆。書。故。也。近。而。論。之。大。著。以。宏。材。碩。學。擢。倫。魁。躋。騰。仕。為。時。名。卿。待。制。以。宏。才。奇。烈。卓。然。樹。立。尤。一。代。之。偉。人。既。皆。見。于。用。矣。而。書。故。在。也。是。以。子。傳。尊。父。員。外。君。克。謹。其。承。享。有。祿。仕。以。子。傳。兄。弟。益。祇。厥。紹。

方嚮進用。詩書之澤。實有衍哉。陳氏子孫。游斯息斯。俯覽遺編。仰瞻華構。念前人積累之不易。而繼嗣之惟謹。肆力於學。固有所不能自己者矣。予故因子傳之請。為著其說。特詳云。

思誠人辭後記

思誠人辭一首。吾友宋景濂氏所著。其辭甚深。閱東萊成公呂氏之學。不復請也。嗚呼。呂氏之學。可不講乎。夫自唐虞而降。七聖所傳。洙泗而下。四子所授。斯道之統。由周衰以來。不絕如綫。大抵弱于訓詁。辭章之習者。不能究道德性命之原。忱於權謀功利之術者。無以見禮樂刑政之本。而又異端邪說。橫流錯行。其間而不可遏。道之不明。亦既甚矣。歷千數百年。至宋東都。而後河南二程子出。始續其既絕之統。斯道賴以復明。及南渡後。新安文公朱氏。集聖賢之大成。而廣漢宜公張氏。以及呂氏。同心協力。以闡先聖之道。三氏鼎立。皆奮然自任。以道統之重者也。維呂氏。自正獻公踐修相業。其子榮陽公。實受業程子之門。奕世載德。是生成公。本諸家庭文獻之淵源。博諸四方師友之講習。其學以孝弟忠信為本。收斂持養為要。會諸理以成身。推諸己以成物。凡天地之運化。萬物之糾紛。世故之推移。人事之始終。悉加尋繹。夙夜靡遺。其著書立言。皆以羽翼六經。而尤長於史。無非明民至理。經世大法。推而廣之。足以尊主而庇民。引而遠之。足以立教而垂世。蓋稟之既厚。而養之者復深。取之既博。而成之者復備。究其所至。蓋庶幾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故其與朱張二氏。同功一體。均為道學宗師。迄于今茲。其能使大道以明。而人心以不蔽。學術以不繹者。伊誰之力也。嗚呼。呂氏之學。可不講乎。呂氏安居于婺。至成公蓋三世。故婺于公為闕里。公之沒已百五十年。年運而往。前修日遠。後生晚進。能自興起。以圖繼其廢墜者。曾寥寥無聞焉。景濂生公之鄉。特起而拔出其學。博其志。為。恆。以。呂。氏。之。學。不。講。為。己。憂。而。不。勝。夫。景。行。之。思。思。之。不。可。見。故。辭。而。著。之。託。物。連。類。婉。而。成。章。其。意。蓋。春。春。焉。是。殆。將。以。呂。氏。之。學。為。學。者。乎。禱。與。景。濂。居。同。郡。學。同。師。而。竊。亦。有。志。斯。事。故。景濂此辭既成。即書以見貽。嗚呼。前修遠矣。堅緒茫茫。懸千鈞於一髮。使之既絕而復續。不在我後人之自力乎。昔者竊聞之。公常誦程子之言曰。事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其立志蓋如此。然則欲學公之學者。其可不志公之志哉。因疏其說於辭後。既以復景濂。且用自勉云爾。

錢清江淨橋記

錢清江古名浦陽江。俗名小江。在山陰東北五十里。江北則蕭山境也。禹貢三江既入。章昭注。三江者。松江。錢唐江。浦陽江也。十道志云。婺州浦江。一名浦陽江。蓋江之導源。實出於此。北流一百二十里。入諸暨溪。又東北流。由峽山直入臨浦灣。以達于海。十三州志云。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自臨浦南通浦陽江。亦謂由臨浦而北。則達浙江而入海也。而鄞道元水經注云。浦陽江導源烏傷。東逕諸暨。東流南屈。又東迴北轉。逕剡縣。又云。浦陽江東北逕始寧。又云。東逕上虞。烏傷。今義烏。浦江乃其故地。謂之導源。信矣。始寧。

即上虞、剡縣、今陳縣，信如其言。以為東迴北轉，則是自山陰會稽，沂曹娥江，由上虞至陳縣也。非也。又云：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歸海。餘暨即諸暨，距餘姚二百餘里。謂餘姚西北，浙江入海，亦非也。又云：臨平江上通浦江，下注浙江。臨平在浙江之西，其源殊別。謂浦陽江與之通，尤非也。蓋道元之論，以謂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故川流難取，悉又未嘗身履浙江以東，故其誤如此。案地理志：柯水東北，逕永興，東與浙江合，謂之浦陽江。永興即蕭山，而山陰北二十里有柯橋，其下為柯水，注于江。然則浦陽江發源浦江，逕諸暨入臨浦，而後合柯水，由蕭山以達于浙江而入海。古今蓋不易也。其復名錢清者，後漢劉寵作守郡中大化，及去山陰，有五老叟人，齎百錢送寵，寵為人選一大錢受之，尋投諸江。故後人因名江曰錢清。今俗唯稱錢清，而不復道其為浦陽者，地因人而著也。江自臨浦而東若干里，是為柯水。所注，即所謂錢清。其地控驛道，而江流至是，勢以益大。又潮汐之所經，操舟而渡，動致覆溺，舊有浮橋，蓋比舟為梁，以濟不通。而近歲廢不治，厲深濟盈，涉者告病。至正十七年秋，寧夏吳君以憲臺行軍都鎮撫，分鎮蕭山、山陰兩縣，觀橋之廢，慨然歎曰：是不亦有司之缺，失職，亟命哀民戶之義助，斥公帑之羨儲，計其物力，度程而新作之。凡為舟十有二，上架板度，相屬以為梁，其長三百有六十尺，廣十有七尺，聯之以鐵，緝如橋之長，而維其兩端於南北隄，使舟常比而梁常屬，與波濤相上下，雖水湍悍，而往來者固無虞。人莫不以為利也。橋成，衆欲書其事於石，以永君惠，而以文屬之禱。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橋梁之修，有司之常事耳。今會稽憲臺治所，號稱會府，而錢清當四會之衝，橋以濟人，厥繁斯重，乃皆坐視其廢，會弗之顧。君方挈兵民二枋，以護臺治，威望素著，而且以惠利及物為先務，故茲橋以廢為成，有所不難。夫焉可以有司之常事，例論乎？是故門關道路，廬館舟梁，修除以時，非直為觀美也。凡以通國野，敬賓旅，恤老幼，遷有無，實三代為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當時規陳議，鄭皆不越是。而近世亦有以驛傳橋道，觀人者，今君之於橋役，不以諉之有司，而汲汲力成之，其可謂善為政矣。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是役之成，固不宜於不書。禱因備書其事，而并考夫地理之沿革，特詳焉。君名買，里古思，字善卿，起家進士，調紹興錄事司達魯花赤，今擢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經歷，仍留鎮山陰。蕭山云。

青岳山居記

青岳去義烏縣南十里，其山由東陽兩峴峯西來，三十里至于龍門，勢益穹窿，由龍門而西，又二十里，是為青岳。至是山支為二，南支則重巒疊嶂，北支則崇嶺峻嶂，皆逕西行。方二支之分也。有山從中出，峯阜圓粹，巒疊若聯珠，曰齊山。而其勢遼卑，南北兩山，勢相環護，左昂右伏，當其前如龍虎，齊山儼然而中居，齊山之陽，坦為平壤，廣袤可一里，民居廬雜處其間者，皆傅氏。其外繞以雙湖，湖源出于二支之所分，夾齊山而出。至是乃合而為一行，二三里，與羣水匯為大陂，曰新塘。而塘適當西山昂伏之會，塘外復有一小山，巋然特起，若過水之衝者，大抵雙湖之外，兩山之閒，陵谷幽邃，川原夷曠，而草樹甚繁茂，雅宜為

隱者之居，初傅氏有以才學顯聞，仕為侯官主簿，曰光龍者，與予祖母為同產，故傅氏予外家也。至正乙未之春，予始至焉，愛其雙湖內屬，兩山外拱，清淑之氣，若有所鍾，乃即傅氏居旁，度平壤之中，買隙地數畝，結屋居之，為屋僅三數楹，開屋外植以竹木，右偏別為小軒，度書其內，讀書之餘，其綠湖而行，南澗水稍深，菖蒲生石山，與異草青翠相錯，絕可愛。北澗水淺，稍雨，水激石面，聲潺湲輒不休，有老梅數株，偃蹇橫岸側，山雙湖所合，直兩山之間，而西望，金華芙蓉峯，近在目睫，可攬也。予於是居而樂之，若將終身焉。或謂予曰：仕與隱，其趣不同也。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特惡不由其道耳。君子學先王之道，且將為世用，胡為而遽言隱耶？予告之曰：仕隱二趣，吾無固必也。十年以來，吾南走越，北走燕，而惟利祿之是干，其勞心苦思，殆亦甚矣。是豈志於隱者乎？今天下用兵，南北離亂，吾之所學，非世所宜用，其將何求以為仕籍，使世終不吾用，吾其可以枉道而徇人，則吾終老於斯，益研窮六藝百家，而考求聖賢之故，然後託諸言語，著成一家之書，藏之名山，以俟後世，何不可哉？君子之行止，視時之可否，以為道之詘伸，是故得其時則行，守窮山密林，而長往不返者，非也不得其時則止，汲汲於干世取寵，勇功智名之徒，尚入而不知出者，亦非也。一山之隈，一水之涯，特吾寄意於斯焉耳。吾之行止，安敢固必乎哉？或者無以詰，因疏其言，揭諸壁間，為青岳山居記。

龍泉王先生祠堂記

君子之制行，不以出處為閒，而能忘己以為人，其可謂志於仁也已。夫天地萬物，舉吾一體，仁者之心也。故凡人之顛運而無告者，苟吾力足以振之，則務以推吾志之所為，而所居之地，始不暇計。古之人蓋有處缺缺之中，而以天下自任，一夫一婦，不獲其所，若已推而納諸溝中者，非其志於仁故歟？是故身不必尊也，要其心之厚於仁，人物不能俱使其盡性也。要其仁之不忘於其心，君子之於仁，如是而已爾。嗚呼！古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有若龍泉王先生者，不其庶幾于此乎？先生諱毅，字剛叔，別以木訥自號，夙稟異質，篤志問學，蚤從上饒鄭君原善游。既聞聖賢求仁之方，及登金華許文懿公之門，又有得乎理一分殊之旨，所學一出於正，教授鄉里，戶外之履至無所容。講解經義，於天理人欲，勝負消長之際，尤極懇切，感悟者或泣下，鄉邑化之，皆薰為善良。人有善，稱道之不置，有不善，引而教之，納諸無過之地，乃止。其關爭不能直者，不求直于有司，而取直於先生之一言，率悔服而去。會歲祲，先生勸邑長發閭右之羨粟，以賑餓者，全活數萬計。有以患難疾苦來告，必竭力營護而拯之，斧鑕在前，弗恤也。蓋其飭己厲志，動以古人之自疑，其心恆皇皇焉。務推己以及人，視凡物之失所，若己不得辭其責者，其風概節操，雖古為行之君子，何以尚之。至正甲午，盜起旁縣，良民被害甚，先生領鄉兵往禦之，里井恃以為安，夫何遺孽之未殄者。陰設狡謀，而先生竟不幸遇害矣。嗚呼！先生隱居約處，非有當世之責也，而忘己以為人如此，謂其為志於仁非與？或者顧以出位管先生，其亦淺之知先生矣。先生之心，世固孰能明之歟？先生之沒，門人胡君

深既勒兵討賊。申復讐之大義。又與章君滋等。即其所居蓋竹里。為祠以祀之。則禮之以義起者也。祠之建。在乙未之歲。屋室規制。完飾具美。且合財置田若干畷。用其入為歲時祭享之需。祠之所宜有者。靡不畢具。於是胡君章君。乃以記屬於禱。夫以先生畜德乎道。以化於其鄉。沒而獲祭於社。固為無媿。而門人弟子。尊其尊。賢其賢。以致謹於祠事。其不足以矯末俗。勸後世哉。是用推述先生學行之概。刻諸石。以詔來者。其詳已見金華胡君翰所為墓志。宋君濂所為家傳。茲不悉書。

王氏鳳林亭記

鳳林亭。吾王氏之所作也。鳳林。鄉名。在義烏之南鄙。故老相傳。嘗有鳳凰至。因以名其鄉。今來山之陽。復有小山。巋然起於平壤之間。即其地也。王氏之先。太原人。唐末。五季之際。有諱查超為節度使者。自會稽來居焉。是為始遷之祖。厥後子孫日蕃。以衍。至宋皇祐五年。固登進士第。仕為恩陽令。義烏有進士。實自恩陽始。而禱之十世祖宣奉公悅。九世祖正議公永年。逮七世祖中散公寧。朝請公寅。復自鳳林遷居縣東之沙谿。其分適他邑而顯者。在金華則尚書莊敏公師心。丞相文定公准。在浦江則太常忠思公萬。皆同出於鳳林。而鳳林王氏之盛。號稱衣冠家。著聞東南矣。若吾族之世居鳳林者。雖不表顯以自見。而能以詩禮相傳。襲守其家業而不隳。宋之季年。嘗即山之麓作亭焉。以為宗族歲時之所會聚。即所謂鳳林亭也。歲久而亭廢。今族子德生。又因故址而重作之。遵先志也。嗚呼。王氏之居鳳林。鳳林之有王氏。四百餘年於茲矣。林委谷態。蕩然如昔。曾不與時而變遷。凡吾族人。遠近親疏。固有聞也。而追念厥始。千百人之身。同出於一人之身。初曷有親疏遠近之別哉。登斯亭者。觀夫水之有源。木之有本。尊祖敬宗之念。孝弟之心。其必油然而生矣。且吾祖宗奕世載德。厥維源厚。故其澤延于今。愈久而愈綿。所謂德之厚者。其流光也。我後之人。續承遺休。繼迓先祉。有引而弗替。必將圖無愧於前人。或以功業而名世。或以文章而華國。出為邦家之瑞。而羽儀於天朝。豈非所當自致者乎。雖然。豈惟吾族人。凡鄉人之至於斯。見夫源之深而流之長也。本之茂而末之昌也。敢豔之意。不能自己。其不奮起作興。思致於光顯。而求儷美於吾王氏乎。詩曰。鳳皇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此禱所望於吾族人與吾鄉人者也。書諸石以爲記。用以告來者云。

醉經堂記

中山賈君伯輝。有讀書之堂。名曰醉經。故國子祭酒李本魯先生。君所師也。名實其所命。且嘗為之記。而文秩不存。今戶部尚書賈先生。於君為同舍生。續又記之。而論或弗及詳。於是君復徵言於禱。禱惟聖人之道。猶通衢之算也。酒注於算。而算設於通衢。人之過之者。咸得挹而飲之。隨其分量。莫不有獲。而沾醉焉。人之於聖人之道也亦然。其至也者。造其深而樂之。猶能飲者之飲其醇而多也。其未至焉者。涉其淺而好之。猶不能飲者之飲其醜而少也。或飲而多。或飲而少。而莫不獲醉焉。由人之分量淺深有不同。非

道于人有淺深也。然則聖人之為道也。曷從而求之。曰。求之經。經者。聖人之道之所載也。曷以明陰陽。書以紀政事。詩以理性情。春秋以示王法。禮以謹節文。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法。皆於世乎載焉。所謂道也。窮經以求夫道。味道而會諸心。心與道一。融液而無間。則自得之妙。莫有知其所以然者矣。斯不亦醉經之謂歟。今君年既艾而學不倦。累官郡博士。所至以經術教授弟子。見推儒林。蓋其有得於經深矣。其於聖人之道。不猶能飲者之飲其醇。既多而沾醉歟。漢世儒者。或皓首不能窮一經。汨於訓詁而味其指趣故也。是故訓詁。經之糟粕也。汨訓詁以求經。猶嚼糟粕以求醉。其有醉焉者。幾希矣。吾是以知君之於經。其所得者為既深也。承學之士。來登斯堂者。尚亦知夫淵源之懿也哉。禱於二先生無能為役。姑誦所聞。復於君。以為後記。

大事記後記

東萊先生呂成公。躬任斯道之重。諸經既皆有所論著。而於史學尤長。其用古策書遺法。作大事紀。誠史家之大法也。當時朱文公蓋深服之。謂自有史策以來。無如此書之奇者。初公為是書。務存古意。故其與解題。各自為書。今則春秋經傳相附之例。以解題附見于各條之下。雖知非公之本意。而庶幾習其書者。獲便于觀覽。閒竊以臆見。復加蒐輯。而補其一二不逮之罪。則固所不敢逃也。

靈谷書院記

靈谷書院在靈湖山中。靈湖者。貫溪之名山。崇峻而幽邃。最為奇勝。與龍虎山相距十五里。相傳昔有學仙此山者。常見羣鹿飲湖水。鹿之大者。故山以得名。由饒嶺之阿。從山趾東陟。有大石中判。離立澗隈。作門焉。曰龍際關。由龍際行數十步。北過澗。兩崖壁立。從崖隙仰見青天。如橫石梁。白水兩道。迸落崖底。蜿蜒數切若龍狀。曰青天白龍。由湖北往東行。俯瞰靈湫。湫前百十步。兩石偶立如削者。雙劍石也。逕折經石下。迤迤過濯纒澗。澗流至是泓渾而深冽。可濯可浴。過此而行。稍就夷曠。有鳥峯出澗南。峯下石室。可坐數十人。別取道涉澗。乃至其處。曰得道巖。有仙者祝氏嘗居之。又東過雲門。隔澗列嶂如幃幃。其下有石。拔起數十丈。綽約秀整。狀若飛仙。澗左羣石盤據為臺。遙睇飛仙石。如將迎之。曰迎仙臺。至是徑阻絕。勞攀躋。折而少南。徑出臺上。俄而回眄。向所見飛仙石。乃在下矣。復東去。逕益峻。風泉益駛。有大石約十許圍。高可四五丈。嵒岬峙澗北。其趾無所附著。曰飛來石。自是長林喬木。茂密蔽翳。行二三里。復有兩崖削立。瀑流噴薄下注者。峽口飛泉也。稍進有門。曰雲雪之關。入關度橋。曰問津。而橋北則為慶湖矣。湖北築堤。潯環如偃月。曰駐鶴境。境北有屋。曰天遊庵。由庵東南。入桃坪。迺澗流西轉。澗側皆桃樹。墜紅泛碧。演漾可愛。曰流花嶼。復益西。入庵中。填土甚膏潤。異草莽茸。曰玉苗塢。塢西行百步。攀援而上。有亭翼然。攬嶂巒。皆在履屐下。而仙都閣。閣平疇遠水。參錯乎烟霏。舉在日眺。曰一覽亭。又北經庵後。上凌絕巔。望彭蠡。盪如杯。雲林三十六峯。若齊在地。自山趾至是。約行十餘里。而山之峻極矣。乃循

來逕還庵前沿河東行北過激芳橋入東谷兩山相竝如負辰其內則廓然以虛所謂靈谷也入靈谷而望第見峯巒旁拱清泉怪石與古樹長蘿相映帶邈然若與世隔而書院在焉書院者里人桂先生之所建也初桂氏在其鄉是為著姓自司空公顯于五季之世其後往往擢儒科躋仕籍詩書文澤繼繼繩繩凡十世而先生出焉先生諱本字林伯承家學之淵源覃思經術推其所得託諸述作以衛翼聖賢之道其所著有四書通義五經統會三極一貫圖金精驚極類纂道統銘等書皆能致力於前儒之所未及而自立于不朽者也故其講學茲山知道之在己者為既重而不以世好動其慮一時學者翕然從之遊書院所為作也書院成于延祐中為屋三楹開東為端拜齋西為鈍齋而講說棲息暨庖廡之所咸備焉自昔君子之為學必居乎深山幽遐寥閤之境紛華盛麗無所接於耳目故能精神澹而志慮專而於道為有得也宋如臯胡公翼之及平陽孫公明復奉符石公守道實相與讀書泰山者十年學既成矣故出而用世皆卓識聖賢之為道者也今先生之居茲山可謂古人之為學雖終隱不出為世用而其立言亦足以紹前哲而垂後昆其於聖賢之道復何媿焉且慶湖之東有象山者陸文安公之所講學也陸氏之學簡易正大然與新安朱氏竝立而異趨先生固繼陸氏而興起者而所學則本之朱氏為多蓋庶幾會朱陸之異而同之學術之懿不其有可徵者歟嗚呼九京不可作矣而先生之子孟元方尤力學善文章號能稱其家自先生沒元方與其徒仍講習於茲麗澤之益久而不替何其盛哉元方屬余書其顛末故之記而竝道夫山水之勝俾來學者知其所自云爾

雲林小隱記

金谿葛君孟桓為余言其所居在雲林之北雲林者其邑之大山有三十六峯峯各有名曰白馬石口出雲三峯又諸峯之雄俊而拔起者也山之支岡奇阜蜿蜒逶迤散出而錯峙數十里間為高邱長壑參差相屬往往形勝迥合而風氣融會故凡厭聲利嗜閑曠者莫不宅幽據勝樂居之其地有曰太平原者兩岡互擡重阜外拱而溪流出其中谿之旁岡阜之麓大抵邱壑深遠土壤夷衍又多修篁古木相掩映居其間者皆野氏吾家世居焉坊距此半舍頃歲避地而來即野氏之偏結屋定居焉吾居在溪東而溪之西為吾弟仲躬之居即所居而南望所謂白馬石口出雲諸峯者相距十許里秀色爽氣可攬而致也於是吾居焉而樂之朝出晡夜歸讀古人書或釣或游以適吾適而吾父又棄官學道築庵雲林之原相去六七里可早晏候溫清以盡子道又吾之所師友者有桂君叔臨善為詩而尚風操與吾居甚邇尤使於劇切而不至為庸人之歸吾何求於世哉遺遺於茲隱約以終焉不啻足矣好事者因題吾居曰雲林小隱願有以記之蓋孟桓之尊父起家風紀而季父發軔儒林皆為時名公及孟桓兄弟又為學有文循謹雅飭能稱其家余託交其父子兄弟間既久不為之言得乎漢范滂之稱郭林宗有曰隱不違親真不絕俗而史言林宗有至孝其親欲使給事縣廷又舉有道皆不應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激論恂恂善導

使士慕成名孟之徒不能絕也孟桓嘗用薦者授儒學官不就事其親以孝聞且馴行素為鄉里所推服然則滂之稱林宗者固所為孟桓稱也而余復何言耶因念往年客京師危公太僕嘗示余雲林記其道三十六峯名狀甚悉余讀而愛之恨不身至其處太僕因言其居在白馬峯下門與山對當雲霧收斂時羣峯前獻如列籟可歷數他日僊乞身歸老子幸訪我相羊泉石閒一一指以相告庶知吾文為不誣也嗚呼危公不可見矣今乃為孟桓記斯居其亦有慨於余心也哉

楊氏塾記

古者二十五家為閭閭有塾里居之有道有德者為之左右師而閭中之弟子學焉其為學也事父母親師友睦俗嫻幼則灑掃應對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也長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于是焉朝益而暮習其苟未出而從仕未始離乎塾也若夫庠序則歲時以屬其民行射飲讀教法序齒位而書其德行竣事則復返於塾焉蓋教之於塾所以敦其孝弟之本養其德性之知而屬於庠序則習容閑禮致德問業以觀其材以驗其用是故去民愈近則施教為愈密凡屬民歲讀法州長僅四等下之則黨正七族師十有四而里胥殆無時焉以是知民常在塾非出而仕不離乎塾也惟夫民聚故教易成而人材以多俗化以美此三代所為盛也自後世學制廢民散無所繫往往越鄉遠親以就學而其學亦非復古之所為學矣於此有人焉即其里閭建塾立師聚其鄉之子弟而教之不猶三代之遺意歟處之松陽有楊氏在其鄉里以好義稱所居曰西谿自其父祖皆有志建塾而弗克遂至文煥字景堯知學而尚行乃祇紹先訓即所居之近度開曠之地創為屋廡其中為寢象夫子燕居而前為講堂堂左為室祠范文正公朱文公又左為齋曰主敬為弟子之所肄習堂右為室以祠其祖父又右為齋曰守義為師友之所棲息高門外開重圍四庫庖廡及凡器什莫不具蓋其經畫者累年而以歲庚子某月日告成割腴田百畝隸之以二十畝供祀事八十畝以給其師其田之入悉入於塾楊氏皆勿與又置田二十畝別儲其入以濟族黨之窮乏者郡士桑君天定嘗為其縣文學延禮為之師子弟之來學者恆數十人事聞大府為請其田役而部使者復移文獎厲之規制之詳幾俾於庠序矣嗟乎學制之廢已久況乎邇年干戈相尋而儒服俎豆之事舉不暇講楊君乃獨倡為義事圖以淑其鄉之人使為成材而備國家之用諒然有一家三代之意此固君子之所喜聞而樂道者也楊氏之鄉友薛君益為之來取記余故推言古制而書其成俾刊諸石以告來者焉

心迹雙清亭記

上清程外史即其宮東偏青雲墩之麓作亭焉初雲屋陳君嘗建山居其所久而以舊廢希石黃君繼即其所作懷雲山居壬辰兵燹復廢不存外史之亭所為作也亭凡三楹開高可數仞紫石為趾崇亢而疏敞遙對慶湖琵琶聖井諸峯層巒疊嶂如翠屏排空杳在天半藐姑象山隱如隆如出其東瓊林仙巖或

起或伏。列其右。羣山秀色。可攬而致也。前臨大溪。縈紆如帶。而俯瞰瓊臺琳館。浮舟湧碧。掩映於林霏蒼翠。開亭之四周。大抵長松修竹。蒼翠翠結。錯雜相蔽。蔚然與。振發天籟。而元猿白鶴。清響互應。游其間者。疑為真神仙境。非復人間世也。客有語外史者曰。吾之遊斯亭也。邊開靈襟。助法神觀。恍兮惚兮。如神行萬物之表。而情超八極之外。意者列禦寇之御風。莊周之天遊。殆不是過。心之鬱者。廓然以摠。迹之累者。超然以舒。是可謂心迹雙清者矣。查即是以為亭名也。外史曰。噫。子之言。就子之所得言之耳。抑吾之所聞者。非是之謂也。謂吾果有心乎。吾心泊然。其猶太虛耳。止水耳。日月之明。不能燭其微。鬼神之靈。不能測其倪。雖吾亦不自知其主宰者此也。是可謂之有心乎。無心乎。謂吾果有迹乎。吾雖不能不與物接。而因未嘗物於物也。當吾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于無物之始。而無所窮止。雖吾亦不自知所當止而止矣。是可謂之有迹乎。無迹乎。心與迹俱無矣。而果孰為清乎。且吾聞之心迹俱無者。至人也。至人無已。已不有矣。於心迹奚取哉。吾之所造。非敢及是也。然即是論之。與子之所得者。不其有閒乎。雖然。吾之造斯亭。固將與衆人同其得耳。子之言。吾安敢廢也。乃遂以名亭。而并述客語以爲記。外史名元翼。字南夏。程姓。遊京師。嘗侍祠竹宮。居久之。出領鎮江某觀事。遂加號真人。遷領杭州顯應觀。尋棄職還居上清云。

鄭氏水木居記

鄭子慶先生。家於安仁縣西十里高嶺之陽。大田衍原。其平若掌。一望彌數里。而小溪出其間。縈紆如帶。曰朱溪。朱溪之流。南入于大溪。曰雲錦溪。當春夏時。溪水泛溢。舟楫可通也。朱溪之上。喬木陰翳。蒼然相蔽。而鄭氏之居在焉。先生謂曰。昔者吾友豫章胡伯友氏。學行之士也。與吾遊而密。嘗名吾居曰水木居。而處文靖公。揭文安公。皆爲之賦詠。上清方壺外史。又從而圖之。吾之家居也。坐繁陰。臨碧淵。水木之清華。接于耳目。而會于心者。無時不在也。自兵興以來。所至焚燬。鄉井邱墟。而吾故居蕩然矣。于是吾旅食于外者久之。戊戌之歲。始返初服。誅茅以爲廬。庶將優遊而終老焉。水清木華。向之接於耳目者。故在也。而諸公之篇翰。廢軼不存矣。吾寧無有慨於心乎。子幸爲我述其意。時時覽觀焉。尙或有慰也。禪自頃歲。獲定交於先生。先生之詳能知之。蓋其早歲即受業於鄉人李君仲公。李君之學。本於濂洛。而兼尚乎簡易之說。封殖深固。踐履堅懇。可謂聖賢之爲道者也。先生從之久。其所得者可知。況處揭二公。以一代文章宗工。而先生又皆及其門。聲光氣習之漸染。尤非他人所能及。用是江東西。名譽滿然。著稱焉。然其重自韜韞。不苟爲進取。所著者厚而發之薄。所用者宏而出之微。於是今也。年踰六十。亦無復當世之志矣。宜其即平生藏修遊息之地。隱處以爲樂。而感今懷昔之情。有不能自己也。昔者詩人美賢者之隱處。是故考槃之詩作焉。其首章曰。永矢弗諼。言其樂之弗忘也。其次章曰。永矢弗過。言其樂之不踰也。至于末章。又言永矢弗告。則其爲樂有所獨得。且不復以告人矣。禪方與時浮湛。入而未出。聞先生

之風。深用自愧。他日或相從水木之閒。而載廣考槃之什。獨得之樂。儘能告我乎哉。姑志此以爲記。

開先寺觀瀑布記

廬山南北瀑布。以十數。獨開先寺所見者最勝。開先瀑布有二。其一曰馬尾泉。其一在馬尾泉東。出自雙劍。香爐兩峯。間爲尤勝。或曰。瀑水之源。昔人未有窮之者。或曰。水出山絕頂。衝激入深澗。西入康王谷。爲水簾。東出香爐峯。則爲瀑布也。十一月十八日。日南至。余約郡守呂侯。肩輿十數里。至開先。主僧志一作丈室。未成。邀坐茅屋中。乃訪漱玉亭。卻至龍潭石峽口。由寺至亭。可二百步。由亭至峽口。僅數十步。蓋自遠觀之。瀑布出自兩峯。間。如瀉天半。由近而觀。則二瀑下注。匯爲重潭。潭水出石峽。乃爲溪。循山足東流。以入於彭蠡。當峽口仰望。但見水從潭中出。巖谷回互。二瀑所從來。不可復見矣。峽石上刻青玉峽。及第一山。字大二尺。米芾書也。石間多題名。石枯字畫淺。初不可悉辨。命左右掬水沃之。字乃見。大率宋南渡後人。其人無聞者居多。可識者纔十二三。因慨君子惟植節砥行。乃可不朽。苟不出此。雖託名岩石。未久人不識也。又從石壁間。讀淳熙中郡守禱雨神龍示現事。一公爲余言。歲春夏交。大雨後。瀑水盛。潭邊溢。積葉墜梗。皆蕩蕩去。不留。謂之龍洗潭。或歲旱。人來取水潭中。禱龍神。輒有應。至今常然。回坐亭上。亭廢已久。亭下池亦爲石所壅。初寺僧作石甃接潭上。引水至寺中。給庖廡。又鑿石作此池。即蘇長公賦詩處也。徑八九尺。霽水從潭上來。滲入池。乃從池中復入甃。以去。口至石甃廢亦十五六。予命一公葺之。一辭力弗勝也。明年三月廿六日。雨初霽。郡中又無事。復約呂侯。及通判羅從道。幕賓徐君弼。姬執中。星子令葛俊德。遊焉。比抵寺。諸公皆先詣一公。余獨徑往潭下。坐石上。瀑水方怒瀉。奔騰激激。聲震如萬雷。令人心怖神悸。股戰栗不休。頃焉諸公至。見余獨坐。又顏色變。皆拍手呼大笑。然水聲瀉瀉。呼笑聲亦不聞也。寺僧云。龍適洗潭矣。於是一公丈室已完。又作竹筥接石甃。引水過階除下。清駛可愛。余命取水煮新茗。一公謂近後後。幾下得泉一窟。以煮茗。味比瀑水乃倍佳。試之果然。暮乃回。六月十日。余被召將赴京。念人世行止不可必。萬一有他累。則清遊不復得。因與郡人段謙。曹元同。泛過落星湖。約得路之半。舍舟以行。一公與光應知余來。遠出迎。余乃與二僧攜手。行至招隱橋。坐橋上。橋在寺前五十步。潭水爲溪所經也。其西東松杉楓杞。蒼翠色掩映。從樹底望鶴鳴諸峯。高出樹杪。僅尺許。隱然如畫。圖中見。又從樹隙見巖腰采薪人。衣白大如粟。初疑此白石耳。有頃漸移動。乃知是人也。橋下流水觸石。灑灑鳴。塵慮俗想。薄滌殆盡。久之不能去。乃遣一公所。眎余其所賦詩。又出榜伽經。使予讀。讀盡卷。頗悟微旨。一二應公者。戒行清峻。略涉海史。年且老。不欲他走。一公邀留與同處。郡中亂後。無讀書人可以語。余因數與往來。一公請予詣潭下。是時久不雨。瀑布流且絕。余指筥中水謂曰。此水一耳。何必復往也。是夕宿寺中。夜半雨大作。比曉。余未起。應扣門告曰。瀑布流如故矣。盍亟起觀之。余欣然攬衣起。倚闌睇視。良久。日初出。紅光。徑照香爐諸峯上。諸峯紫霧猶未散。光景恍惚。可玩不可言也。應因誦李太白觀瀑詩。又誦笑隱題太白

觀瀑圖詩。余笑曰。安知今日無太白耶。胡可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比午乃還。一公問爲余言。開先者。舊傳梁昭明太子之所棲隱。南唐元宗在潛邸。亦嘗讀書於此。招隱橋其所造也。後歸踐尊位。乃即此造寺。故以開先名。有了岩和尚者。實開山。宋以來。住山者皆名德。寺前有松。每株大數十圍。佛印元禪師手所植。近時南楚越公。乃盡伐以建寺。見者惜之。而寺今亦爲劫灰矣。豈非數乎。一之居此。所願圖復其舊。而適此大法凌遲。有志未遂。幸丈室苟完。聊安餘息而已。公尙丐我一言以記之。吾之願耳。余諾之。未果爲也。

遊白鹿洞記

余到郡已數月。欲至白鹿洞甚渴。左右爲余言。往時荆棘塞路不可往。頃因伐大木。往者衆。路乃始通。然路上虎縱橫。苟欲往。非多擁護從不可。用是欲行輒復止。會行省符檄郡府取大木。余因挾星子令。及都昌主簿彭能。領丁夫與同往。去郡北行十五里。至羅漢寺。路分兩歧。由東入棲賢谷。西則至白鹿洞也。比至。兩山勢回合。當其合處。澗水出焉。過澗。逾小嶺。嶺有缺。若關門然。入關路。循澗北。並山轉澗南。皆良田也。約二三里。乃至書院遺址。正當五老峯下。書院燬已十五年。樹生瓦礫間。大且數圍。前有石橋。曰灑纓。其左又有石橋。曰枕流。過枕流。則從列女廟登北岡。岡上有大杉木。六七百年物也。有司今盡伐爲御殿物矣。於是書院所存者。獨此二橋。從卒指殿堂齋廡。及風泉雲壑樓。故處以告。甚歷歷。慨想昔日規制。不可見。惟聞山鳥相呼。山谷餘韻。悠揚。恍類弦歌聲。或云。從此右折。東南逾重岡。行二三里。乃至所謂白鹿洞。卻從洞後復右折。陟嶺。乃可到尋真觀望水簾也。不果往。徘徊久之而還。按白鹿洞。唐李渤讀書處也。南唐昇元中。始即其地爲學。結田以食其徒。所謂廬山國學也。宋初。天下未有學。惟有四書院。隴陽石鼓。岳麓。及白鹿洞也。太平興國二年。皆賜白鹿洞九經。當時學者數百人。至崇寧末。乃盡廢。及淳熙七年。考亭朱文公爲郡。始斥其舊而大之。又定爲學規。示學者。來學者益衆。而白鹿洞之盛。出他書院右。自後守其成規。二百年如一日也。而廢廢今乃如此。余亦無如之何也。余嘗怪世之爲佛。老氏之學者。其宮室一廢壞。輒修舉之不旋踵。豈佛。老氏之學。能盛於儒者哉。蓋爲其徒者。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能必其成故也。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常執轍不自振。不能以有爲。而聖人之道。顧因委棄鬱塞而不得行。嗚呼。此其弊也。非一日之積矣。余於是蓋重歎之也。

遊棲賢院觀三峽橋記

五老峯於廬山爲西面。即郡治北望。峯如屏障蔽其後。遠郡治北行二十里。轉五老。東入巖谷中。棲賢寺在焉。余備讀蘇次公棲賢寺僧堂記。云。棲賢谷中多大石。岌嶮相向。水行石間。其聲如雷。如千乘車。行者振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度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練。橫觸巨石。滙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寺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簷上。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于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又聞蘇長公云。

廬山奇勝處。不可勝紀。獨開先漱玉亭。棲賢三峽橋爲二勝。棲賢寺於是廢已久。殘僧數輩。皆出居田間。左巖有僧曰惟賢。頗通世間法。余謀于府僚。俾之往棲賢。賢曰。俟吾結屋山中完。公當來遊也。七月望。賢使來告曰。屋幸完。可遊矣。明日。即偕呂侯暨葛君往。時暑甚。與夫喝。屢從道旁石坎中掬水飲。至谷口。日卓午矣。未至橋十許步。石巖下。觀隴泉。乃至橋上。從橋上俯視澗底。亡慮百千尺。或云。以瓶貯水五升。許。從瓶嘴中出水。縷縷下注。瓶竭。水乃著澗底。欲試之。不果。又云。橋。魯班造。蓋謂賢徑壯奇。惟般乃能造耳。非謂真造於般也。距橋北十許丈。有大石方整。狀如棺。橫澗底。相傳嘗有雙蛟從谷中出。水怒湧。勢將壞橋。時主僧有道行。口神挽此石扼之。蛟退。橋得不壞。過橋北轉。行百許步。澗水至是。匯爲深潭。有龍。熱焉。蘇長公詩。所謂玉淵神龍近。即指此也。又相傳昔寺僧嘗浸飯潭上。俄失所在。後有人從湖南來云。飯從洞庭湖上出。飯上有棲賢字可驗。故知此潭下通湖南也。此其言皆誑誕不足信。已乃徑造賢公新屋下。法堂故址也。至是五老峯乃巖然左出。寺顧在峯後。日方熾。忽雲從谷中起。俄頃雨已至。有風南來。雨復旋散。日光穿雲。斜照峯上。巖谷石濕。芒采相射。宛然金芙蓉也。賢公留余宿。約明日調赤眼禪師塔。塔距寺北行又十許里。巖谷深絕處也。棲賢寺實禪師所創道場。余辭與葛令先歸。而呂侯乃獨留。賢請余重書蘇次公僧堂記。余謝不善書。又欲余和長公詩。余謝不工詩。則題遊山歲月氏名遺之。以附昔賢故事。按次公以元豐三年夏六月來遊。時講官往高安。而長公至此。則七年六月。時自黃移汝。送子適赴饒之德興尉云。

靖節、陸修靜皆與焉。遠公居東林，在廬山北。靖節、修靜嘗訪之。東林之近有虎溪，遠誓不過溪，或過溪，虎
輒鳴。及送二人，不覺過虎溪，皆大笑。世故相傳爲三笑圖。或曰：慧遠卒于晉義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
修靜歿于宋元徽五年丙辰，年七十二。丙辰相去六十載，推而上之，修靜生義熙四年丁未，慧遠亡時，修
靜纔十歲爾。至宋元嘉末，修靜始來廬山，時遠公亡且三十餘年。靖節死亦二十餘年矣。安取所謂三笑
乎。或曰：晉蓋有兩修靜也。自蘇長公作三笑圖贊，而黃太史以此三人實之。蒲傳正、劉巨濟、晁無咎之流，
皆有所述。陳舜俞廬山記，其說亦與太史同。此其是非固未決者也。又循山下西北行，未至郡治二十里，
爲歸宗寺。在金輪峰下，山勢方巖然，忽石峰從山腰拔起如卓筆，高與山齊，峰頂有舍利塔，俗呼爲耶舍
塔。釋氏書云：佛滅度後，所遺舍利八萬四千，散在八世龍宮，皆貯以金瓶寶篋，建塔藏焉。東晉時，耶舍尊
者自西域奉舍利來，八萬四千之一也。於此建塔，塔高若干尺，范鐵爲之，外包以石，峰峻峻，鐵石重，人力
不可施，皆運神通力致之。俗故呼爲耶舍塔。耶舍亦與遠公社，嘗舉如意無言以示遠，遠不悟，即拂衣去。
是時禪學未入中國，而兆則已此見矣。耶舍之去，逕上紫霄峰，紫霄又在金輪東也。寺相傳爲右軍故宅，
有池水色黑，曰墨池。羲之之所洗墨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蹟。豈信然耶。今臨
川郡城東有墨池，南豐曾氏爲記，蓋深疑之，以謂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意於
山水間，豈其徜徉肆志，而又嘗自休於此耶。余謂以彼之可疑，則此之不足信，非耶。宋元豐間，真淨文禪
師住歸宗，時濂溪周先生自南康歸老九江上，黃太史以書勸先生與之游甚力，以故先生數致至歸宗，
因結青松社，若以白蓮社者。又名寺左之溪曰鸞溪，以擬虎溪，其事爲釋氏所傳，世皆謂先生實傳聖
賢千載不傳之統，豈其有取於佛氏之徒，而願從之遊，甚者又謂濂溪之學，受於壽巖佛者，此又厚誣吾
先哲者也。余以爲不然。大賢君子，於其道既有得矣，其於形迹，未嘗以爲累也。况先生之高致，如光風霽
月初無凝滯，固奚必深辯之也。及淳熙中，應庵華禪師繼主歸宗，朱夫子時爲郡，亦嘗與之遊。華公蓋臨
濟正傳，於大慧爲嫡孫，歸宗雖非巨刹，以屢爲名僧所居，號天下歸宗。今寺亦廢，故基爲樹所蒙蔽，不可
入。余徘徊鸞溪上甚久，日已暮，遂復行數里，宿開先寺，明日乃還。

南康六老堂記

彭蠡之上，有山巍然而起，巖然而止者，曰廬山。禹貢所謂敷淺原也。後世匡俗結廬居之，故名廬阜。或云
古有匡先生隱其上，故復名匡廬。而世又稱之爲廬山也。蓋自崑崙分支，南爲衡嶽，以作鎮荆楚，既又分
支者二，東南爲五嶺，而東北爲廬山。山之延袤非甚廣也，疑峙非極高也，而扶輿旁薄之氣，來之悠遠，聚
之頓特，鍾英粹，結體嶸峭，故望重於世。而昔人以衡、廬並稱之，然其陰土燥石枯，岡阜竝出，以扼大江
東來之勢，是爲九江。其陽則千巖萬壑，土木秀潤，是爲南康。當山之西來也，其勢方崇，而遽止爲峰者五，
巖然雄絕，爲五老峯。五老之麓，散爲翠岡，皆蜿蜒南行二十里，前臨彭蠡，乃止。其中一岡，所止獨稍後，南

王忠文公集卷六

自建昌州還經行廬山下記

八月，余自京還，九月，以事行郡境。二日，泛左蠡，揚瀾，至都昌縣。四日，由都昌出彭蠡，過飄搖沙，宿蘆潭。五
日，至建昌州。七日，回至蘆潭，北風作，舟逆風不可行。八日，復至建昌。九日，舍舟取陸而還。是日，宿德安縣。
十日，發德安，西北行三十里，至廬山下，訪湯泉。湯泉在路南，距山趾不半里，整石爲池者五，南一池極熱，
手不可探，北四池水稍溫，人往往入其中浴，然皆作硫黃臭。余嘗聞凡湯泉下必有硫黃，惟驪山者下乃
是礬也。礬，毒石，本草云：性熱，入水水不冰，蠶食而肥，鼠食而死也。又數里過醉石，觀陶靖節故居，其地粟
里也。地屬星子縣，而星子在晉爲彭澤縣，觀已廢，惟有大石巨礮，中石上隱然有人臥形，相傳靖節醉卽
臥此石上也。按史：靖節爲彭澤令，督郵行縣，吏白當束帶見之，靖節不肯折腰小兒，遂解官，賦歸去來辭
而歸。義熙三年也。是歲，劉裕實殺劉仲文，將移晉祚，陶氏世爲晉臣，義不事二姓，故託爲之辭以去。若將
以微罪行耳，梁昭明謂恥復屈身異代，要爲得其心，夫豈以一督郵爲此悻悻乎。靖節既歸，益放情於酒，
人知其樂於酒，而固莫窺其所以然也。或云：觀南諸山，卽其詩所謂悠然見南山者也。其旁居民多陶姓，
云是靖節後，又數里爲簡寂觀，觀亦不存。簡寂者，陸修靜諡，慧遠法師之結白蓮社也。同社者十八人，陶

康郡治在焉。即郡治而望之。其左旁諸岡。漣流前揖而右抱。狀若城郭。五老列其後。如屏障然。相傳郡故濱湖爲治。其徙置今所。實始於考亭先生文公朱夫子。先生以淳熙六年來爲守。八年乃去官。二年之間。政效大著。其遺愛之在人。餘蹟之在物。距今二百年。故未泯也。先生之去。後人尊賢尚德之意。無所表見。乃作堂於廳事之東偏。名之曰六老。蓋以先生配五老而爲六也。嗚呼。自天地開闢。卽有茲峰。而南康由軍爲路。由路爲府。前後爲守者。不知幾何人。而後人獨以先生與諸峰並稱。是區區者。誰實使之。故嘗聞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至于孔子。乃集其大成。孔子一再傳爲曾子。子思。孟子而遂絕。周子。二程子復續其傳。而道以南。至于朱子。又集其大成。朱子之道。所謂窮天地。亘古今。而永長存者。以之配茲峰而爲稱。固出於人心之實見。非偶然也。夫何十年以來。兵火薦臻。郡治廢毀。久不加理。禱來同知府事。乃請于行中書省。得屬州民屋之歿官者五禮間。建之於廳事之後。因仍以六老之名。名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固亦承學區區之志也。是役也。前知府呂侯明。今知府孟侯欽。及通判羅君順理。經歷徐君泰。知事姬君權。皆協力贊成之。元年歲丁未夏四月十三日。則成之年月日也。

南康二賢祠記

南康故有祠宇。以祀濂溪先生元公周子。考亭先生文公朱子。曰二賢祠。至正壬辰。兵燹之餘。祠廢者久。元年歲丁未。實禱至郡之明年。始卽其故址。作屋三楹間。爲祠以復其舊。周子。朱子。郡國之通祀也。南康乃獨並列而專祠之。何也。此邦二先生之仕國也。因其過化之地。而祠事建焉。繫人心。崇德化也。按周子當熙寧初。由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以屬疾。且將改葬其先墓。遂求爲南康。尋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朱子。以淳熙五年秋。被南康之命。累辭不允。六年春三月。乃到官。八年春三月。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待次而去。蓋周子之在郡。居亡幾何。而朱子則居官者二年。與學宮。建公廡。蠲屬邑之租稅。立先賢之祠宇。遺石闢以捍水。出官粟以賑民。遺愛餘蹟。班班故在也。此邦祠事之所爲建者。豈特以二先生繼往聖。開來學。而承斯道之統哉。昔之循吏。固有既去而民見思。爲之立祠者矣。所以繫人心於無忘。崇德化之有本。庶其在此。殆未可與郡國之通祀例論也。雖然。二先生之道。衣被乎天下。雖萬世一日也。蓋聖賢之爲道。猶天地之示人。霜露日星。無非至教。川流山峙。皆其儀刑。隨寓而存。初無間於今古。邦之長吏。與凡人士。歲時奉嘗。於斯萃止。卽其秉彝好德之心。擴而充之。以求至於二先生之道。斯可也。嗚呼。人生於兩間。而與天地同體。出于百世之下。而與聖賢同心。豈待強致而他求哉。亦在乎反求諸身而自力焉耳。况二先生之道。具在方冊。學者自童幼而白頭。同所誦習者。何習矣而不著。行矣而不察。此則夫人之通病。而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是故奉其祠。必也思其人。思其人。必也爲其道。此禱之所望於後來。而亦今日所當自勉者。故爲記而儆言之。祠在郡治之南三百步。廟學之西一十步。而臨彭蠡。而廬阜在其西。舊有記石。今毀不可考云。

羽福軒記

姬山朔隱于上清山中。作屋建觀堂之東偏而居之。抱真而元覽。澄神而凝思。居常裕如也。嘗題其軒之顏曰羽福。其言曰。人情之所願欲者。莫重於福矣。自吾視之。其輕猶一羽然爾。吾非佛人之情。以其所重者爲輕也。夫人以爲重。而吾則輕視之。則舉凡天下之重者。不能累我矣。此吾之所以爲道者也。他日客有過焉。而語之者曰。子之所謂福。是世之所謂福也。今夫世之所謂福者。我則知之。安富而尊榮。位高而權盛。耳目口鼻四支之所嗜慾。無求而不獲。無好而不遂也。此其爲福也。固人之願欲而不可必得者也。今子獨儼之爲一羽。此其自待也重。待物也輕。庶幾知道者乎。雖然。未也。徒知福之爲福。而不知非福之爲福。不可也。夫福與禍。相倚伏者也。福之厚矣。禍未有不從之者也。吾且與子論非福之爲福。夫軒冕人之所榮也。而吾視之如塗泥爾。金玉人之所愛也。而吾視之猶土苴爾。巖居而穴處。寂寞以爲宗也。草衣而木食。澹泊以爲生也。攻苦守約。人情殆不堪焉。若是者。世之所謂非福也。而吾則以爲福焉。何也。吾之道本大故也。噫。非福而以爲福。雖謂爲無福可已。無福已。子尙奚得而儼之乎。夫以福之福爲福。雖視之輕。猶有累乎物之意也。以非福之福而爲福。則且與道而爲徒矣。尙奚外物之累乎。雖然。未也。吾聞之古之至人。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天下之故。不能以相擾。是之謂自亡其心。蓋其心猶死灰。而身若槁木之枝然。若是者。福之福。與非福之福。皆無所用矣。夫人之所本者。身也。身之所主者。心也。心與身既。不有矣。而奚取於福。福既無用矣。又奚儼於羽乎。吾尙冀子之進於是也。苟進於是焉。則子之名斯軒者。吾其無取乎爾矣。姬山朔稽首謝曰。先生之語我者。何其至耶。吾將著之朝夕。因之以自進也。客乃次第其語以授之。姬山朔者。周良初姓名之別稱。其字曰白士。有道之士也。嘗與客爲方外交。客爲誰。金華山人王禕子充甫也。

重建徽國文公朱先生家廟記

徽之婺源。文公先生子朱子父母之邦也。先生之先。家歙之黃墩。唐天祐中。八世祖以官留居婺源。今州東萬年鄉松巖里。其世所居也。蓋自吏部公當宋宣和。建炎間。歷建之政和。劍之尤溪尉。因葬其親於政和。而生先生於尤溪。由是僑居建。劍之間。吏部之卒。復葬建之崇安。而先生遂定居於建矣。先生於紹興庚午。既登進士第。至淳熙丙申。屬子嗣家食。兩嘗歸婺源。展省邱墓宗族而去。當丙申之歸也。先體松楸。已傷于鄉人。而與鄉之子弟。講學於汪氏之敬齋。則故居已不復存。厥後事異而世殊。故居之遺址。亦非朱氏子孫之所能有矣。入有元。且三十年。五世從孫光。始以訴于浙省閩憲。又將三十年。而吳邦于侯文。傳守是州。兩府乃以其事。委之。然後故址以復。且請于朝。用顏子。孟子故宅立廟例。立朱子家廟於其地。得旨如所請。而家廟以建。廟成之歲。爲後至元乙亥。上距先生之歿。一百三十有六年矣。然廟雖成。而無田以爲祭。朱氏故所有田百畝。久占于富民。光復以爲言。繼而茶陵李侯祐佐是州。爲之經理而盡復之。

始得用其田入以其祀事而五世遺孫勳實自建來歸奉祀焉至正壬辰州燬于寇廟亦不存甲午權知州事括蒼葉侯琛庚子守將鄒陽侯樞兩嘗新之皆旋燬于兵燹今年丁未金華程侯斗南字彥梁爲守之明年也州事既簡乃議爲之重建鄉之人士咸樂輸材薦工以欣助之爰即故址以基以構廟室中殿門廡如列規制之備悉視其舊而加整飭焉庀事于四月訖功于九月董其役而領祠事者勳之子境也於是前建康儒學正詹恆德化縣主簿汪惟善皆州人以其爲程侯之績不宜無述乃相與謀屬禮爲文刻諸麗性之石嗚呼自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固集聖賢之大成者也厥今天下學宮以先生爲通祀然其于婺源則猶孔子之曲阜闕里所在家廟建焉又所謂賢其賢而親其親者歟先民有言盛德必百世祀况吾先生之道萬世而無弊朱氏子孫修其歲事有引勿替固將世世而不忘若夫賢師帥崇尙教道而認認焉圖起其廢墜非知爲治之本末者不及此也乘彝好德人心所同嗣爲政者盍亦思所慕效也哉諱是用備著其事以示後來若復田之事已具虞文靖公所爲記而茲併及之者以其有繫於廟事也

寫易軒記

去淳安縣治北五里山巒迴合其地曰石峽有方氏之居焉方氏在宋季有以掄魁致位禮部尙書者學者稱之曰蛟峰先生宋亡堅臥不起而推其所學以淑諸人因即其居爲書院尙書之曾孫以愚實世其家學且蚤擢世科仕郡縣入爲太史屬當運去物改之餘亦復遠其高節而無愧又去石峽北五里珠佩峰下結屋居之去人境益以遠學徒有執業來受教者弗拒也此其進退出處庶幾有合於易道之時中者乎太史晚益好易嘗即寫易之軒而以寫易名之禱之先大父昔嘗主教於書院交方氏也久於是太史以契家故屬禱爲之記昔者竊聞之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四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者何其微也然而有先天之易焉後天之易焉要其畫卦重卦之義固不同也是故陰陽奇耦積成三畫而爲八卦此先天之易也故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畫卦者積陰陽奇耦三畫而始成也八卦之三畫既以成列復重以本卦之三畫而有上下二體既又相錯相盪而六十四卦互成焉此後天之易也故曰象三才而兩之是重卦者八卦之上復加八卦而非三畫之上遞加一奇一耦爲六畫也邵子之圖以乾夫至剝坤爲卦之次第雖與易經不合然實自然之序若其所謂八分而爲十六而爲三十二而爲六十四者則蓋使人觸類而伸之以見易道之無窮而重卦之義不在是矣然吾朱子乃有取于是焉則後學之不能無疑者也雖然盈宇宙間皆太極之妙而人物得之以各正性命然則易固我之所自出者也故求易者在乎內反諸心精體而實踐之以會夫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固不必惟文字之爲泥也邵子之言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物生乎心也此固易之本而聖賢之所謂學者歟太史之居于斯也觀象而玩占心之所契必有得于文字之外者而余何足以知之姑疏所聞以求實請遂以爲記焉

建昌州新作樓記

建昌州治之前舊有譙樓其上則伐鼓鳴角以警昏昕置漏數刻以節晝夜而其下爲門閤於以出令行化而集吏民肅賓客焉至正壬辰州燬于兵樓不復存前知州涿郡劉侯貞嘗重建其廳事而樓以費鉅不克爲今知州貞定趙侯有慶居官之明年州事就簡乃始鳩工僱材而新作之爲屋三間列楹二十其崇三十有九尺雄壯宏麗幾倍其舊既成趙侯合僚佐以落之士民具瞻江山改觀於是乃稱其所以爲州者矣洪武戊申二月壬寅朔其落成之日也初趙侯將興樓役余方佐郡南康以其事告余余謂侯曰第成之吾當記之耳及成侯使來告曰樓成矣願爲記且夫子嘗墜言焉幸勿辭余乃不辭而記之曰夫今之所謂州其提封之廣編戶之衆視古侯伯國門觀之設所以昭示等威宣布教令禮之所得爲者也得爲而不爲則失於儉不得爲而爲之則失於僭君子無取焉爾矣建昌之有譙樓揆之於禮其在所得爲實由趙侯爲政練敏而周裕能使民以時而同知盛君思道判官奚君萬里又協志壹慮力贊其謀故其役雖鉅而民不病功不逾時而樓潰於成是其可書也已或曰春秋書新作南門及雉門兩觀傳者謂常事不書凡書之皆譏也其譏之者豈以有加其度歟曰非然也春秋書新作南門觀重其事而已蓋言新有故也言作創始也有故而創始則書之豈非重其事哉今茲樓役考其由則有故論其功則創始據事而書則合春秋之法矣樓建昌州本漢海昏縣地又艾縣地也屬豫章郡東漢永元十六年始置建昌縣中平中又置永修新吳二縣建安間又分置西安縣晉海昏艾永修新吳建昌並屬豫章郡而改西安爲豫章縣宋永嘉中省海昏隋開皇中又省永修豫章新吳艾四縣入建昌縣唐武德初置南昌州又分置龍安永修新吳三縣州廢仍爲建昌縣而三縣亦省入宋太平興國七年置南康軍而建昌縣始來屬元元貞二年陞天下大縣爲州而建昌縣始爲州此其沿革之略也余既書其陳績而州之沿革前無所登載因併著之

緯蕭軒記

丹邱子僑居秦淮之上結屋三楹間制甚樸陋蓋不用瓦而織荻爲簾覆其上以蔽雨屋之四旁爲屏障者皆是物也他日臨江君造焉笑曰是豈莊周氏所謂緯蕭者乎以此爲屋殆貧賤者之居爾子顧安之查遂以爲軒名也丹邱子走見金華生曰臨江君之名吾軒也近取諸物誠亦稱矣抑君子居室之義未之聞也先生查有以言我之意哉金華生矍然良久乃謂之曰若知之乎君子之爲居也不飾於物不累於俗苟安其身焉斯可矣彼世之貴富者我知之矣廣宇渠渠隆棟巍巍藻稅而文楣綺疏而錦帷於是乎其居之也志肆而神怡若是者誠亦足樂矣然孰知樂者哀之媒侈者禍之基不旋踵間覆亡而滅葬者往往而是也彼所藉以爲樂者吾見其爲桎梏鞴而已耳曾足欲豔乎惟君子也不然環堵之區方丈之室茅茨不剪蕭蕭是飾蓬戶瓊牖無異乎瑣窗翠閣也木榻蒲席不殊乎重茵氍毹也若是者何也

吾之心與理一。吾之身與道一。物不能以誘之。俗不能以變之。故常熙熙焉。休休焉。其處之若浮。其行之若游。人見其有所不堪也。而不知其可以樂也。彼貴富人之所為樂者。果可以同日而語之哉。今吾子之居也。固君子之所為居也。充是以往。安之能終身焉。為樂殆不可言矣。尚曷以余言為。抑吾聞之。古有至人者。其為居也。以亡何有為。鄉以太虛為家。視天地猶蓬蘆也。八紘之遠。猶我戶我闥也。吾子倘有意居於彼乎。子苟舍此而居於彼也。將吾有日乘成以相從。未為晚矣。丹邱子謝曰。先生之言。其造於理矣。於是筆之以記其軒。丹邱子曰。王復本。臨江君者。棟伯上。金華生。王禕子充也。

樽隱記

清江胡居敬先生。世家渝水之南。天柱峯之下。先廬毀于兵燹者一紀矣。頃歲乃即其故址。作屋以居。而名之曰樽隱。一日與其友王禕相遇於廬龍山下。具以其意告之曰。樽隱者。吾之託以自志也。樽。不材木也。無所可用。是以能終其天年也。吾聞之莊周氏云。禕開而疑之曰。異哉。子之記以自志者。何其非類也。夫世之所重者材也。而樽乃以不材稱。材之所貴者用也。而樽獨以無用全。樽奚足道也。先生之起家也。為名進士。歷官也。為名御史。謂之不材而無用。非余所敢知也。而欲託於樽以隱稱。烏在其為知類也。且莊周氏之論樽也。謂不材而無用。故得全其天年。此尤一曲之談。非通論也。木之材美者。無如榱桷椽章矣。苟其產乎深山絕谷之中。雖閱百千年。匠石不暇也。使樽而植根官道之旁。曾不拱把。其不夭於斧斤也者。幾希。而謂木之為樽者。天年獨全焉。無是理也。彼莊周氏者。蓋徒悲夫世之人。因材以為累。不若不材之為愈。故為是有激之言。然獨不知不材者。固亦有時而不免。為尤可悲也。夫材既為人累。而不材者又復不得免。然則將自處於材不材之間邪。曰。非然也。材不材之間。似是而非。猶不免乎累者也。嗟乎。處於材不材之間。而猶不免於累。則凡可以為累者。獨材之罪哉。雖然。余也。亦嘗聞於莊周氏矣。所貴於有道者。以能不物於物焉。爾。不物於物者。游乎物之初。而物莫能為之損益也。物不能為之損益矣。又奚材不材之論哉。今先生之學。固內聖外王之道也。豈其不出於此乎。夫苟出於此矣。則其所造者。人將孰得而名言之。先生矍然曰。噫。子之疑我者。誠是也。吾其釋然矣。抑子之所聞。政吾之所有事焉者也。而子能言之。盍書以遺我。因以記吾居也。遂書之以為記。

仰高樓記

嗣漢四十二代天師沖虛公。既新作其居第。復於其後構樓七楹間。以為登覽之所。經始於歲丁未之六月。迨明年三月而落其成。名之曰仰高之樓焉。初三十九代天師太元公。嘗作亭其居北華山之巔。有喬松修竹。清泉奇石之勝。上清外史薛元卿。名之為高風。而豫章揭文安公。實記之。太元仙去二十五年。亭亦毀不存。今沖虛嗣教之九年。乃重作居第。而樓以成。登樓而望之。慶湖。琵琶。徵君。聖井。窈姑。雲臺。仙巖。象山諸峯。四面錯列於二三十里間。獨華山高風亭之遺趾。不一里而近。巖姿林色。可企而攬也。故仰高

所為名。而使來徵記於余。夫太元之道。老子之所為道也。老子之道至矣。無為而無不為。無不為而未嘗有所為也。古之善為治者。蓋嘗用以為天下。而天下寧壹矣。是豈恍惚窈冥而墮於虛無者哉。然而虛極靜篤。而有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焉。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迎之而不見。隨之而不見。其後。豈非所謂仰之彌高者乎。今吾沖虛之道。即太元之道而已。其靜也。襲常。藏其用而未嘗窮也。其動也。及物。守其一而無所宰也。故其居而處亂世。則至和所薰。物無疵癘。出而佐明時。則一誠所格。有以助宣清靜之化焉。前作而後述。重規而疊矩。其亦可謂善於繼承者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固沖虛之志者歟。抑吾聞之。神仙好樓居。故漢世蜚廉桂觀之屬作焉。想夫風晨月夕。天宇澄肅。沖虛之登斯樓也。思念之頃。殷鑒潛通。太元在天之神。洋洋來下。雲耕鳳輿。百靈衛翊。繽紛而後先。若若蒿悽愴。如將見之。庶幾擁其慶祥之福乎。神明之裔。益綿以衍。高風所被。後百千世。尚為人所同仰於無窮哉。

義烏縣興造記

今天子既正大統。務以禮制匡飭天下。乃頒法式。命凡郡縣公廨。其前為聽政之所。如故。自長武下逮吏胥。即其後及兩旁。列屋以居。同門以出入。其外則練以周垣。使之廉貪相察。勤怠相規。政體于是而立焉。命下郡縣。奉承唯謹。義烏隸於上縣。南昌張君為令。三年于茲。威惠並行。民吏悅服。先是縣廨悉毀于兵。惟樓僅存。今治所雖有屋。而棟宇弗稱。君方圖新作之。而命適下。乃益以興造為己。勸民之有餘力。募材鳩工。擇日以庀事。民咸樂趨之。其中為聽事之廳。廳之後為燕處之堂。廳之前為儀門。其左右為步廊。堂之後為令所居屋。丞簿之居。各以序為。而廊之兩旁。為羣吏之舍。又其東為部使者分司之署。其西則繫囚之獄。在焉。總為屋若干區。以間計者八十有五。舊基不足。則取民地相並者益之。而割他地之隸官者償其民。規制完美。一如法式。經始于洪武二年六月己巳。至十月而落其成。蓋由張君使民有道。故興是鉅役。而民不以為勞。於是縣之士友。以書告余曰。子縣人也。願記之。按縣志。義烏。自漢以來。為烏傷。至唐武德四年。以縣立綱州。又置華川縣。七年。州廢。省華川入烏傷。而更今名。華川故址在今縣南三十里。則縣治之在今所。舊矣。然自縣之為義烏。距今七百有餘年。為令者不知幾人。而張君至是。欽承上命。乃始斥而大之。雖君之材足。以有為。豈因仍更革之際。固係於時歟。昔南豐曾鞏氏有云。凡縣之得能令為難。幸而得能令。而與事尤難。今義烏得張君為令。既幸得其所難得。而張君又能因時與事。以成其尤難者。是誠不可以不記。雖然。事成矣。苟非後之人相與保守之。烏能以不廢乎。夫欲使後人保守而不廢。必託之文字。乃可以永久。而余不腆之文。不足以傳也。姑書其興造之歲月。而著其成焉。君名允誠。字與名同。嘗為大都督府斷事官知事。以遷來為令。治行為諸縣最。其善政甚多。以不係於興造。茲不著。費是役者。主簿李君某也。

致樂軒記

吾友東陽將伯康氏家于南溪之上。有穹棟與宇。亭館園池之適焉。他日復即內堂之前。構爲小軒。前臨清池。虛明而邃密。以爲太夫人燕息之所。而名之曰致樂。會伯康以事來京師。屬余記諸其顏之左方。嗟乎。人子之事親。欲以致其親之樂。其心亦何所不至也。寒焉而溫之。暑焉而清之。時焉而烹熟。殫焉以飲食之下。氣而柔聲。婉容而愉色。凡可以樂其親者。無弗用其心也。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者也。豈特伯康氏爲然乎。蓋人心雖同。而人固有不能皆然者矣。人子莫不欲養其親也。而親不及待者有之。親則待矣。而人子力不能以爲養者有之。今吾伯康氏。力足以爲養。養之方。無弗盡也。而太夫人春秋高。益康強。壽豈且子孫衆多。享其所謂養者。固未艾也。此豈夫人所易及哉。雖然。溫清飲食云者。夫人之樂其親者也。吾嘗聞之。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夫尊其仁。安其義。用勞以事親。以致其親之樂者。固君子之所謂孝也。而夫人有不皆能也。吾伯康氏。蘊其才器。不爲時用。而居鄉里。夙有仁義之譽。故吾願伯康於此加之意也。苟進於此。而使國人稱頌。曰。幸哉有子如此。則君子事親之道。豈復有加于此者哉。予也奔走于外。有母而不遑將也。因伯康之屬。能無欣然於心乎。書以記之。既爲伯康喜。且并以志予愧也。

謁周公廟記

洪武辛亥春。余還自西垂。以閏月二十五日戊寅。至岐山縣。明日謁周公廟。廟去縣十五里。出城循渭水西北行至山下。乃折入山之腹。而廟在焉。至是四面皆絕壁峭壁。其間平地東西僅五六步。南北如之。而稍修。形勢殊幽阻。廟東北數十步。有靈泉出巖石間。卽渭水所從出也。廟之建。莫詳其所自始。按碑記。唐大中二年。鳳翔府岐山縣鳳樓鄉周公廟出靈泉。則廟祠在唐之前。當已有之。金興定五年。有道士市其廟作道宮。縣令李守節正其罪。鳳翔府錄事判官游淑記之甚悉。元初。廟盡廢。至元十七年。李忠宣公德輝行臺陝西。欲起其廢。而有司力不逮。乃請終南重陽宮李天樂真人重建。既成。其徒就守之。今廟是也。厥後。陝西節度使李木魯神。言周公先聖。在唐與孔子同廟祀天下。今乃令道家者流主祠事。非所以崇聖道。昭禮典。若立書院。俾儒者主其祠。爲宜。元統三年。命下。如所言。賜額曰岐陽書院。始置學官弟子員。春秋致祭。禮如祀孔子。元末。天下亂。儒者皆解散。書院燬于兵。廟幸獨存。而今守祠者。仍爲道士矣。廟始末可概見者如此。其廟中爲正殿。奉周公。東西二小殿。以奉太公。召公。東北別有小殿。奉姜姬。凡廟之儀。與冠冕佩服之制。皆粗鄙不合禮。又正殿前有戲臺。爲巫覡優伶之所集。而殿中列以俗神野鬼之像。尤極淫怪。余因歎曰。周公制禮作樂。以憲萬世。其沒實祀以天子之禮樂。今其廟制乃若此。世人不知禮。一至此乎。不特此也。以余考之。周公之稱。因以太王所居周地爲其采邑故也。水經。岐水之南有周城。周公采邑也。杜預云。周城在美陽縣西北。帝王世紀云。周太王所徙南有周原也。周城今爲岐陽鎮。其城故址猶存。廣袤可七八里。四圍皆深溝。實在今岐山縣東北五十里。正太王所居。而周公食采之地也。然岐山縣西北十餘里。其地曰周公邸。地形頗平衍。意者周城乃公采邑。而其居邸則在此歟。或乃謂今廟爲

周公故所居地。且其址既阻隘。道衝尤險狹。周公以冢事之。尊何得而居此。殆後人卽此建廟。故遂謬指爲公所居位耳。而近時暢師文作記。謂周公采邑。廟卽其地者。非也。舊碑載大中二年十一月一日。周公祠舊有靈泉。已枯竭。一夕大風。其泉五處一時湧出。守臣曰。鳳翔隴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鳳翔尹御史大夫安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崔珙。奏其事朝廷。因賜名潤德。大中乃唐宣宗年號。崔珙所帶銜位。正唐制。而其表奏制答等文。又唐體。而近時孔克任作記。謂爲宋大中時太守珙者。亦非也。世傳靈泉。每世治則出。世亂則竭。故眉山蘇文忠公詩。有與世窮通之語。自唐大中二年出後。後復竭。至宋雍熙二年。復出。金末復竭。及至元十七年。復出。其後復竭。而復出于今。其出也。所灌既甚廣。人賴其利。舊碑載大中二年。賜名潤德。而湘山野錄。以爲雍熙二年。賜號。要當以碑刻爲是。是日從余行者。儒士安矩季方。詣廟拜謁。舉出坐外門荒墟上。道士持酒來餉。爲飲數小卮。適有陰雨。微下。風起。撼木。響獵獵如秋聲。恍惚風馬雲與來。洎者。因低回久之乃去。比回縣館。以廟制與禮不合者。語其令李本初。屬其稍加葺葺。李以縣事繁劇。爲辭。余遂不復與言。而具疏其本末。及前所云云者。紀之於簡。以遺矩。用志歲月焉。

謁茂陵記

漢武帝茂陵。東去長安城八十里。在興平縣東北十七里。關中記云。漢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七步。惟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十步。其形方正。以漸潤其上。而頂平。狀類覆斗。凡陵。皆徒民置邑。其旁爲戶五千。獨長陵。茂陵俱萬戶。蓋漢諸陵多在渭北咸陽原上。自東而西。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昭帝平陵。及武帝茂陵。所謂五陵也。茂陵東一里三十步。爲衛青墓。其高二丈。少東爲霍去病墓。高如青墓。而頂銳。支旁分。距石矗立其上。與冢形不類。漢書云。去病爲驃騎將軍。大司馬冠軍侯。元狩六年薨。帝悼之。發屬國元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以去病嘗破匈奴于祁連也。顏師古云。冢上有堅石。冢前有石人馬者是也。當茂陵東。去病墓西。稍北有冢。視青墓高少減。世傳爲丞相公孫宏墓也。茂陵西一里。爲李夫人墓。三輔黃圖云。東西五十步。南北六十步。高八丈。名習仙臺。水經注云。其冢形三成。世謂爲英陵。蓋其上爲級陸之狀。與諸陵所製特異。此漢家妃嬪始終承恩寵者也。又按武帝故事。帝嘗見形。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勢。猶爲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上磨刀劍乎。自今已後。其禁之。平頓首謝。卽不見。推問陵旁。果有方石。可爲礪。吏卒每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以爲神道。不宜爲法。乃止。嗚呼。武帝去今千一百八十八年。世易代殊。向之神靈。無復見矣。蒿萊榛棘。極目悽然。而牧豎耕夫。朝夕蹂躪。徒以資後人之慨歎而已。洪武辛亥四月四日。余至興平。其令沈君。主簿朱君。苦相留。因乘間謁陵下。撫盛衰之無常。歎年運之徂往。瞻仰久之而去。同行者儒士劉仁夫。謝安仁也。

漢瓦硯記

漢未央宮諸殿瓦其身如半筒而覆覆際者則其頭有面向外而其面徑五寸圍一尺六寸強有四篆字凡六等曰漢并天下曰長樂未央曰儲蓄未央曰長生無疆曰永壽無疆而至背厚一寸弱其背平可研墨唐宋以來人得之即去其身以為硯故俗呼瓦頭硯也或謂其質稍麤又入土歲久頗渴水比銅爵臺瓦為少劣抑豈知銅爵瓦雖精然曹瞞所製無足貴者孰與未央諸瓦出于漢初為可重乎洪武辛亥夏余留長安校官馬懿張祐以此瓦相遺其字曰長樂未央於是為千六百年物矣乃貯以梓寶而用之嗚呼物之用固繫其逢也哉

說學齋記

說學齋者臨川危太僕先生讀書之室也先生問謂禱盍為我為之記嗚呼學非易言也學而至於說尤不易言而禱願敢僭言之乎辭不獲命則以所嘗聞於儒先君子者為之說曰學者所以學聖賢之道也聖賢往矣曷從而求其道載籍者聖賢之道之所存也故學聖賢之道者必於載籍而求之載籍之廣非可易求也自三代以上聖人之經漢以來儒者之傳亡慮數十萬言太史氏之紀錄諸子百家之述作抑又過之誠有累世不能通其要窮年不能究其業者而凡聖賢所以繼天開極明德新民立誠定命知類入德先後本末無不於此乎在焉不學則已苟有志焉可弗博究詳察而致其知乎致其知者思也思則明之于心矣既思矣必見于為見于為者行也行則誠之于身矣蓋吾身萬物皆備而吾心又廣大精微無不具焉者也心以思之身以行之思之至則窮理矣行之至則盡性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賢之道如此而已在易乾上艮下之卦其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天在山中心之體也前言往行而多識焉思而明之於心之謂畜其德則行而誠之于身之謂也其象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然則其思也其行也不息體乎乾之剛健悠久合乎艮之篤實輝光明著日新無窮茲非學之極功歟然至於此則無入而不自得矣故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故學而至于自得始足以言說說在於中則油然而充充于中則形於外矣孰得而遏之而人亦孰能知之哉豈惟人莫能知之雖己亦不自知所以然矣此殆學之成效歟先生德行信於人文章名於世見於外者如此則學而自得於說可知矣禱不佞輒誦所聞於右而質諸先生先生苟以為然則禱也將圖以自淑其躬云

尚友千古齋記

昔者孟子論取友之道有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釋者謂各以小大來相友自相儔匹是已又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釋者謂此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雖各有倫樂其崇茂也予始疑此說為不然且吾誠天下之善士矣世豈無復如吾者乎今而曰苟有如吾者吾雖

友之而固未可以為足其必好高慕遠以尚友乎古之人是今之人舉不古若也是厚於自待而薄以待人也孔子不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又司徒以古今分高下遠近耶及子取友四方隨子材識以求儔匹蓋亦有年凡友於予者固未嘗敢以淺中窺之然其能厭於予心者實未始數數然也問因念世之論者必曰古之人古之人古人其果異于今人耶則日取其詩書而誦讀之以觀其言論其世之上下以察其行至于氣投意會之際恍若與其人心交神遊相周旋于古之上不復知與之異世且恨不生其世為之執轡而親炙之于是乃知孟子尚友之論果若使人好高慕遠以樂其崇茂者所以然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出于人心之良感實見自有不能已焉故也豫章王君敏文居京師所居之齋曰尚友千古蓋今天下之善士君既盡友之然必曰尚友云者此其志豈特樂其崇茂而已乎是將永無媿於古之人而後已焉耳雖然吾誠無媿於古人也則固非一世之士千古之下人之尚友於我亦猶吾今日所尚友者矣而士君子以萬物皆備之身上不以千古自任下不以千古自期者豈非不篤於自信而徒以自遇其躬耶然則敏文之意不其欲以自任而自期也耶故因道予所論為其齋記或者知予亦有志于尚友者也

章齋記

天之所以予人之所以得乎天非上智之資其性鮮有不偏者焉唯君子為能矯其偏而歸于正故傳有之曰及其成功一也抑君子之致力於斯也豈惟日用之際即事而加察而平居涵養之時尤必假物以致儆然非自知之明者烏能以及此夫其自知之明則無待于外矣顧猶有假乎物者蓋物具夫性質之一偏而非能變通者也吾能假彼之偏以矯吾之偏此所以為自知之明歟今夫物之粹者莫如玉而德之疵者假之故記禮者曰君子比德于玉物之明者莫如鏡而道之昧者假之故韓非子曰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面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非特此也昔者董安子之性偏於緩其佩也以絃絃物之性急者也西門豹之性偏於急其佩也以韋韋物之性緩者也此皆所謂假物以致儆者非自知之明烏能以及此高昌侯君公遠即其讀書之室繫韋於牖而扁為韋齋曰吾恐吾性之偏于急而不自知也故効西門氏之為而致是以自儆焉然則公遠其自知之明故歟公遠登進士乙科入翰林為太史文章事業人皆以古人望之剛明敏達而直道守節者也未始見其偏于急也公遠因其性之所近而或恐流于急也而致是焉涵養之功如此豈非自知之明者歟公遠謂禱願為我記其說禱聞柳子書賦佩韋其言曰稻養于中和和于躬和以義宜剛以柔通夫柳子雖非自知之明者而其言不可謂非合乎中庸之道請書之以為記可乎公遠曰諾遂記之

寶硯齋記

太史徐君為讀書之齋扁之曰寶硯硯之為物士大夫所同寶也今公乃獨以為寶且遂以名其齋何也

或曰。硯與筆墨。蓋氣類也。筆之體銳。而硯則鈍者也。墨之用動。而硯則靜者也。然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惟硯之壽為久遠。是鈍與靜有合于道也。學士大夫於是得養生焉。公其因是實之歟。或曰。學士大夫之表見於世者。不持諸事業。則託諸文章。文章之旁行於一時。復垂於千載者。人知為心思所形。無假乎外。而不知將以著之簡牘也。硯實有助焉。公之實之者。抑以其有功于文章歟。金華王禕曰。不然。君子之於物也。夫豈拘拘求其故而以為好玩哉。隨所寓而寓其意焉耳。謂硯於文章為有功於養生為有道。而實之固也。竊意公之所以實之也。蓋亦寓意而未嘗拘拘求其故也。何以知其然也。鍛鍊何道也。以穠康之達而好之。蠟屐何功也。以玩乎之放而好之。彼之所好。所謂寓意者也。而可必求其故耶。求其故而以為玩好。則留意於物矣。故夫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者。皆留意之過也。是則以硯而寓意。雖風味龍尾之為珍。礪石陶瓦之為賤。皆所不問。而皆可為吾寶。又奚假其功。泥其道。拘拘以求之耶。公曰。子之言誠是也。蓋為我記之。禕聞眉山蘇公之記寶繪堂。有曰。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不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禕於此亦云。可乎。公曰。諾。則并次或者之言。書以為記。公字元度。昆陵人也。

舒嘯臺記

至正五年。今江浙行中書參知政事吳定蘇公。以集賢侍講學士。奉天子命。宣撫京畿。明年。既復命。則退休。故廬築於所居之近。取晉陶淵明歸去來之語。名之曰舒嘯。意若有慕于淵明者焉。世之論者。以謂君子之出也。道為重而身為輕。其處也。道為輕而身為重。禕竊以為不然。道非有輕重也。而身亦安有輕乎。是故出而道為天下國家之用。則其身固已重。處而獨善其身。道之在我者。固未始或輕也。嗚呼。吾蓋今日於公見之。始公以天子諸生。致身廩仕。歷歷中外。天下之士。無不望其大用。既可見其道之重。而身亦重。及一旦退休。功名富貴。舉不足為其累。而天下之士。惟恐其不復出也。其身之重。而道亦重。又豈不可見乎。公之出處。其係于天下之重若是。顧乃慨然有慕于淵明。而効其風節。此公之高所為不可及也。故嘗論淵明之去。當義熙三年。是時劉裕權勢。淵明為貧而仕。為一縣令。非有當世之責。然思保其身名。以全大節。而不欲為苟去。因託督郵之事。以行。未幾而督郵傾矣。今公生太平之時。而逢不世出之主。得以問學文章。潤飾皇度。事功德業。實亮帝工。而惟滿盈是鑒。奉使而還。遂請告而去。則公之歸。固非淵明之所同矣。然公之歸。居亡何。天子念之不置。任屬愈重。內而邦畿。薦膺尹職。外而行省。略執政權。公亦盡瘁事國。欲反初服而未可。若夫淵明既歸。置身榮榮。寄興松菊。自擬羲皇上人。樂天安命。而無疑。則淵明之歸。又有公所不能同者矣。故公與淵明。其迹誠不同。而自其同者求之。則公之志。淵明之志也。何也。淵明平生。素慕諸葛武侯者也。三代而下。號為王佐之才者。武侯而已。武侯始處而終出。淵明始出而終處。出處之際。志同而迹不同。公之出而復處。處而復出。其于淵明。不亦迹不同而志同者乎。志之同。

由乎道之同。道無有不重。此其身之出處。所以有係于天下重也。然則公于游觀之所。有取乎舒嘯之語者。豈將使世之人。因其所不同。而求其所為同歟。昔眉山蘇公。記韓魏公醉白堂。謂方其寓形一醉也。齊得喪。亡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禕亦以為公之登斯臺。一舒嘯之頃。胸中浩然之氣。蓋與天地同流。而已莫之知。雖不必有慕於淵明可也。禕公門下士也。輒記是說。以質於公焉。

婺州路均役記

婺於浙東。號上路。所隸州一曰蘭溪。縣六曰金華。曰義烏。曰東陽。曰浦江。曰永康。曰武義。合一州六縣之民。為戶若干萬。民所有田。除法所當復。稅糧之入官者。歲總若干萬石。凡民有田。則有役。因田之多寡。以為役之高下。故為政者。必視其稅之所入。稽田之多寡。知其富貧。以為賦役之差。蓋今州縣之地。區別其疆界。謂之郡。而富民有田。往往徧布諸郡。稅之入石。以千百計者。類皆一戶一役而止。其斗升之稅。不能出其郡者。亦例與富民同受役。而又富民之田。又不肯自名其稅。假立名戶。託稱兄弟所分。與女子所受。及在城異鄉人之業。飛寄詭竄。以避差徭。故富者三歲一役。曾不以為多。貧者一日受役。而家已立破。民之所病。莫斯為甚。浙東肅訪司治于婺。知其非便。嘗議括民間田稅之實。使民隨田之所在而受役。事未果行。至正十年。肅政廉訪使董公。由浙西移鎮浙東。與副使野只。提公。僉事余闕。公議以謂民之病。由役之不均。役之不均。由田之失實。積弊既久。更張為宜。而余公贊其事。尤力。遂申前議。定為約束。舉行之。擇屬州縣。官有政績者。分治其事。不足。則選諸旁郡。於是蘭溪。則本州達魯花赤。住失列。浦江。即達魯花赤。亦廉八年。阿哈。東陽。即本縣丞。蔣受益。義烏。則本縣達魯花赤。亦亦。及衢州。錄事范公。瑋。金華。即衢州總管府經歷王仲謙。西安主簿張拜住。永康。則溫州永嘉縣丞林彬祖。武義。則處州青田縣尹葉伯顏。而本路總管陳公。以實領其要焉。首下令。使民有田者。各以狀自陳。所有之田。幾何。復俾各郡之役于官。曰。里。正曰。主首者。與練習田事之人。履畷而覈其得業之人。為誰。又稽故所藏籍。以質其是否。三者克合。乃定著為籍。其以田之圖相次。而疏其號名。兩稅糧之數。與得業之人。于下者。曰。流水。亦曰。魚鱗。以人之姓相類。而著其糧之數于後者。曰。類姓。以稅糧之數相比。而分多寡為後先者。曰。鼠尾。每籍于部者三。一上于廉訪司。一上總管府。一以留其本州縣。立之禁制。作為度程。為籍既定。然後按籍而賦役。其法。即每都之田。而計各戶之稅。稅之所在。役即隨之。而受役之田。恆不出其都。第以田之最多者為里正。次焉者為主首。而主首有正有副。正者在官。副者則相助徵督稅糧焉。其多田者。兼受他郡之役。而不可辭。少者。稱其所助。而無俸免。高下平正。較若畫一。凡所以圖民利而戢吏奸者。俱有科條。不可悉數。蓋富者弗病。貧者有瘳。自是役無不均之患矣。郡人乃相與謀勒文貞石。以敷無窮。夫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者也。故為政者。非徒因其簡陋。而煦嫻撫摩之。必也。為之節宣疾滯。而革其故習。審察便安。而建其長利。故能

事功可久而矩矱可備也。昔公孫成子之爲鄭，作封疆，制田賦，國人譁焉，惟能不改其度，故卒有濟，而鄭以大治。諸葛忠武侯之治蜀，條教嚴明，信賞必罰，人初狃于舊俗，既而令行禁止，民以大和，是皆以逸道使民，故雖勞不怨也。今董公之于葵，正其土田，修其役法，積年之弊，一旦以除，雖豪家富民，或弗以爲利已，而公均知民隱，不卸浮議，訖使民咸得職，富貧以均，豈非以逸道使民者乎？公之於是邦，可謂甚盛，是固不宜無述，以慰邦人無窮之思。公名守懋，字某，真定稿城人，以元勳世家，踐數中外，風聲茂著，爲時名臣。其鎮浙東列郡，皆蒙其惠，殊政偉績，茲不備書，書其一事，以爲婺州路均役記。

隱貞堂記

隱貞堂者，薛君茂宏之居也。薛氏貴溪望族，其先衣冠相繼，世有令名。至茂宏，益自力于學，而期有以見用。然早以不天自恨，乃躬耕以養母，若將終身焉。其母勉之出，因至京師，公卿大夫愛其言論風旨，爭延致之，或勸之仕，而茂宏念其母切，竟無所就而歸。亡何，母以壽終，既免喪，來依其諸大父，大真人于錢唐，會稽韓君篤學而有節操，方居大真人之門，遂禮茂宏而師事之。且欲其久相偕而不去也，則相與即延祥觀，西偏築斯堂以居茂宏，既而相謂曰：吾師所謂有道之士者也。昔之有道之士，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吾師其庶幾矣。爰以隱貞名其堂，而請於崇文番陽周公作篆，以題諸額。既又謂予曰：吾師非子所與遊者乎？子尙爲文，以推言名堂之意，予惟遠退出處之際，士君子之大節，保焉。故論者謂仕者爲入而不出，處者爲往而不返，且以往而不返言之，其隱而不違乎親，貞而不絕俗者，概之中庸之道，其猶有合已乎？且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者，范滂所以稱郭林宗也。史言林宗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又舉有道，並不應，有至孝稱，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激論，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墨孟之徒，不能絕也。今由茂宏而視林宗，其制行亦可謂相近也矣。而說者又謂隱不爲親，介之推是也，貞不絕俗，柳下惠是也，以書考之，唯母之命，不俯就一時之祿，卒隱以終者，介之推是也，不以三公易其介，遺佚而不怨，陶窮而不憚者，柳下惠也。由林宗而視二子，其制行又可謂相近也哉。嗟乎！林宗之風，實兼乎二子，而茂宏之操，有類乎林宗，其迹皆往而不返之流，而其大節，概之中庸之道，謂其不合焉，不可也。今韓君爲茂宏爲斯堂也，不唯圖以安其躬，而使人能於其倫，名之復稱情焉如此，亦可謂深知其道者乎？自予與茂宏定交京師，知其爲人，蓋亦久矣。故因韓君之請，爲茂宏言之。茂宏之家，有堂曰義訓，有室曰鶴齋，故奎章侍書學士虞公，前國子司業吳公，今監察御史危公，皆爲之記。三公茂宏所與游而尤厚者，然則視其所與，可以知其人矣。雖微子言可也。

滄洲庵記

君子所貴乎能世其家者，非世其官之爲難，而世其道德爲難也。三代以還，于數百年之間，能以道德世其家者，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是已。以予所聞，若宋之韓氏，其尤有足稱者耶。韓氏世居安陽。

而其盛昉於魏國忠獻公。公當東都盛時，光輔三朝，成有一德，柱石之力，以扶持社稷，鈞衡之平，以進退百官，其崇功茂德，雖伊尹、周公，無以尙之。公之子孫，既歷世光顯，其孫曾落南，家于會稽，蓋五世而明善先生出焉。先生之學，該貫今古，統一天人，約而能精，博而不肆，固能爲一代學者所宗師。其操義風概，謂之世有道德非耶。世之知言者，以謂安陽韓氏，與東萊呂氏，皆宋宰相家，呂氏之後，有成公，而韓氏之後，有先生，然成公出于南渡之後，去東都爲未遠，而先生生于今日，則已爲易代之餘矣。此所以爲尤難而有足稱也。先生有從孫曰本中，字致和，予嘗與爲友，其爲人，溫粹而端慤，篤于學，而不自以爲足，敏于文，而不自以爲能。凡言行皆將授諸古人，而無媿，是可不謂復能世其道德者耶。嗚呼！韓氏自魏公後，八世而得先生，既以盛矣。後先生二世，而復得致和焉。君子之澤，寧有既乎？孟子之言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說者以謂其人君子矣。易世而非君子也者，猶可以五世，所以厚君子也。其人小人矣。易世而非小人也者，亦止於五世，所以甚小人也。使世世而君子也，雖百世可也。今韓氏可謂世有君子矣。其道傳之傳，勿替引之，將愈久而益盛，豈但十世而已乎？韓氏世居會稽城西，而致和學道之館曰滄洲庵者，在杭之延祥觀東，復清迥塘，前後映帶，其境最爲幽靜，致和以予之相好也，間來徵言以爲記。予惟昔日世家者之盛，蓋有七葉珥貂，三世列戟者矣。而其爲盛，不專在是也。若韓氏之世，其道德于愈久，斯其爲盛矣乎。夫稱人之善，必尙論其世，厚之道也。予故於致和之屬，舉其家世之盛，書以爲記，則其望之意，亦既厚而不輕也哉。

尙德齋記

有爲老子之學者曰胡君，其字尙德，其所居齋，因即其字爲廬，而求予言以記之。夫老子之道至矣，其所謂道德者，要以清靜無爲爲宗，然無爲而無不爲，故昔之治天下者，嘗用以爲治，而民以寧一焉。則其効之所見，固不果於無爲而遂已也。惟我國家之興，用兵中原，草昧之際，邱長春氏者出，實以其道，上啓聖明，以開物而成務，生民免于塗炭，而受其賜爲甚大。及江南旣一，天下大定，時則元教大宗師張公，復用其道，以佐佑乎財成輔相之宜，其用之所寓者益密，而功之所及者益廣矣。當其間，有南谷杜真人，學道吳興，計籌山，圖兵南伐，宋且納土，乃杖策軍門，爲民祈命，丞相准王與語大說，一如其請，及入奏對，言語慷慨，深契帝衷，尋上疏言求賢養賢用賢之道，天子悉嘉納之。其道視邱公、張公，於是爲無媿矣。然而真人之被遇也，不久則還故山，鴻飛鳳逝，固非世網所能羈，而論者顧猶惜其道之大，不被于天下也。真人之孫，是爲胡君，敏于爲學，凡真人之遺書，皆能習而通之，其志之所存甚遠，真入之道，庶其能繼承而光大之乎。嗚呼！去古既遠，內聖外王之術，闕而不明，老子之所謂道德，如是其至也，其効非惟見于在昔，而著于今日者，昭顯如此，奈之何世之爲其學者，溺于一偏，淪於空虛，而卒歸于無用也。予是以推本其道，以告胡君，或者胡君所謂尙德之旨，不其在此乎。

有九其高二丈基之厚與面之廣皆二丈有二尺以今昔之度準之有增而無減外包密石而實土其中土居其厚僅三之一上累甃為女牆下甃石為道皆與城相周迴舊有門十一後室其四而存其七東曰赤松南曰八詠曰清波曰長仙曰通遠西曰朝天北曰旌孝今仍為七門其上皆架屋為飛觀以謹候望而朝天旌孝各環以甃城版甃並與雉堞相連此事於閏三月二十有六日為日一百有七而遂訖工其費一出於民凡民有田苗米十石以上者必來隸役其不及十石則出錢以為助蓋由陳侯躬勞率下悅以使人而州縣長吏盡心殫力以承其志上有風紀之司為之倚重所選總視其役者又精知周慮足以綜理之以故執役不煩而民不敢愛其力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百年之蹟指顧而還於以待不常之虞而永為國家之保障豈徒區畫封表備侯邦之制而已乎是故春秋之法與作常事或不書至於土功必謹書之重民力也是役也於制為合義於時為得宜用民之力雖悉而民不告病是其不可以不書陳侯名以實以大中大夫居今官在任六年政効昭著有足稱者州縣長吏受役要者蘭溪知州唐棟金華尹徐允益義烏尹周思奉浦江尹蕭文質東陽丞蔣受益永康主簿李煦武義主簿陳以威權錄事司浦江主簿暗都刺以郡僚主治文墨書其役要者提控案牘兼照磨孫彌德也

鄭氏義門碑後記

至正十二年二月詔拜翰林學士承旨月祿帖木爾榮祿公中書平章政事行省浙江三月至鎮聞屬郡婺之浦江縣民鄭氏九世聚族朝廷嘗旌表焉乃手書一門尚義九世同居八大字遺之方是時中區假擾列郡釋騷公以宿望舊勞特被眷倚承制行事以任藩屏之寄軍旅之殷劇財用之匱乏調度經營日不暇給宜若於禮文之事有所未遑而當節鉞出鎮之始首託翰墨以假寵於鄭氏之門蓋方岳大臣厥寄非一扶世導民興化善俗是亦國政之所當先者也何者冢宰所降之德司徒所教之倫即民所秉之彝也而必待上之人有以開牖勸飭之而後興起於為善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况今方岳賜履所及提封數千里非可以家喻而戶曉夫因一家之善而彰顯之以風厲乎遐邇使知一國之仁讓權輿於一家豈非公之盛心乎昔者畢公受命保釐東郊為政實先於旌別淑慝即其善者表厥宅里而樹之風聲故民莫不知慕而為善能不懈今公之於鄭氏所以彰顯之者不猶畢公之為政者哉公蒙古人博學而性剛正仕延祐末天歷初兩遇貶黜愈黜而名愈著迨今上親任舊人遂見大用頃公勸講帷幄鄭氏諸孫濤實從事為檢討於公有僚屬之好謂公之為惠甚大不可不圖以昭其賜爰謀於家長摹勒此碑而俾碑志其下方如此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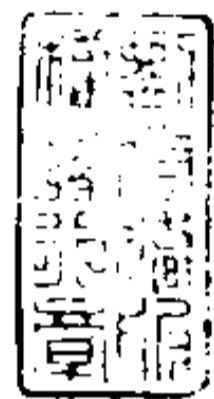
蕭然山堂記

蕭然山在蕭山縣西一里縣蓋倚山以為治也縣初名永興晉許元度隱居山下嘗憑林築室謂有蕭然之致故山名蕭然而其後遂名縣曰蕭山是山以人而為名縣又因山以得名也山從西南來其勢磅礴

王忠文公集卷七

婺州新城記

至正十四年七月十有五日婺州新築羅城成總管陳侯使以狀來俾書其實用紀成績按國志婺在吳為東陽郡梁改為金華郡隋開皇九年乃易置婺州而城之肇建莫詳所自宋宣和四年知州事范之才嘗重築之逮今二百有三十年圯壞弗葺殆非一日我國家誕受天命奄有四海際天開宇極地關疆混一之盛亘古所無世祖皇帝念創造之難懲攻取之勞以為天下既已一家郡國城郭無所於用而衆建省闔以作蕃翰天下勢如運諸掌隱然泰山盤石之安天險所設規模宏遠矣然而晏安無虞為日滋久爰自比歲中區假擾所在郡國民說不寧於是江浙行中書省議謂預備不虞國之善政城郭復建於今為宜下其事列郡令相其便利而講行興築之政焉婺於浙東今為上路後枕山阜前臨溪流最為形勝而肅政廉訪司實治於茲副使伯嘉訥公與其僚屬議咸謂有備斯可以無患此古之良圖今之切務乃屬陳侯亟遣省檄以謀興作而陳侯亦自任為己責而不敢後乃略基址揣厚薄集所屬州縣長吏躬役要以同物力之度程而副使公復選奏差錢元處州總管府判官葉琛總視其役察其勉與不勉者而經畫勸相之舊城周十里基三丈面廣三之一而高倍其面至是綿亘悉似乎舊以丈計者一千四百七十



若不可遇而將北趨。忽斷而復起。為北幹山。既乃折而東走。蜿蜒行數十里。為龜山。至海而止。其將折而東也。山有支阜。隱然南下。若回顧蕭然者。望縣治不三四里而近。相地形者。以其風氣之所會。稱為吉壤。縣人任氏兄弟。即其地為親之樂丘。而構堂其旁。因俾諸子元禮讀書其間焉。括蒼劉先生名之曰蕭然山堂。蓋以謂蕭然者。縣之望。而斯堂之成。又攬乎蕭然之勝也。予聞任氏在蕭山為著姓。其親高年有隱德。而兄弟事之盡孝。以躬行稱于鄉。及其諸子如元禮者。又好學。授經於名師。處家庭間。循循而謹。一門三世。孝友之習。藹如也。想其歲時。父兄弟。來止於斯。愉愉怡怡。左右順適。凡鄉之人。慕任氏之盛。而悠悠啓其孝弟之心。則其善不獨著於一家。而且形於一鄉矣。由一鄉而推之。無遠近。則及人者蓋廣矣。又推而久之。則不獸化及其人。將見草木之生於堂下者。有駢枝而連理也。羣鳥之翔集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吾見斯堂。不徒攬乎蕭然之勝。而能繫夫蕭山俗化之美者。茲其權輿矣。至正乙未之夏。予道由蕭山。元禮邀予登斯堂。先是劉先生嘗為之記。而元禮又屬予一言之。以志斯堂之意。元禮辱與予為友。諒不得辭。故予復為之記焉。

好古齋記

會稽俞君仲圭。年方壯而志於學。嘗自以為所學者古之道。非古之道。非所以為好也。因名其齋曰好古。而求予言記之。古之聖賢。莫有盛於孔子者矣。而孔子之言有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是則好古云者。雖以孔子之聖。而猶加之意焉。而況於為學者哉。且人之生。氣稟固不同。自上智之資。生而知之之質。其義理之精微者。或可求諸心而默識。辭於禮樂之名物。古今之事變。未有不徵諸古人之所已言。已行。而能自得之也。是故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因伏羲。文王。周公之卦爻而贊易。以及詩書之刪。禮樂之定。悉有所依據。而論次焉。皆傳先生之舊。而未嘗有所自作。所謂信而好古。好古敏而求之者。夫豈故為謙辭哉。商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周詩曰。古訓是式。夫舍古訓而不徵。而徒以己見。臆說自是者。聖人所不敢。况於學者。顧可不知所當務乎。在易。艮上乾下之卦。其象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前言往行。而多識者。即好古之謂。而畜其德。則其所有事焉者也。今仲圭之為學。亦既知古之足以為好矣。苟能充其所好。而有所事焉。則所謂聖賢可學而至者。夫豈我欺哉。予與仲圭為友有年。故因其志之所存。推是說以告之。仲圭之伯氏伯圭。尤好學。其亦以為然否乎。

思報堂記

寧國袁謙子。謂其友王禱氏曰。吾食君之祿。而以養吾親。君親之恩。思有以報之。未能也。吾聞之。無親無生。無君無以生。君親之恩。將若之何而報之也。吾朝夕以思不敢忘。因名吾堂曰思報。子向有以教我乎哉。王禱氏對曰。噫。善如是之問也。君親之譬。猶天也。詩不有云乎。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天莫之報也。為臣子者。夫亦求盡其分焉耳。是故忠者。盡為臣之分之謂也。孝者。盡為子之分之謂也。忠孝盡。則臣子之分

盡。故曰。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人子之大節。君親之恩。莫之可報也。惟忠與孝。其庶幾以報夫君親者乎。雖然。世之言曰。為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臣子之道。一也。豈有不相為用。而又相害者哉。是故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今夫有親在而君有難。則將死之乎。抑否乎。亦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而已。吾身居於君所。而君難及。則歸泣以死。請曰。吾非忘事親也。君不可以棄。吾其敢以不死。可死則死之。其幸而不死。則終事而請於君。以事其親。君有難而吾身居親所。吾將赴而救之。而親不可以舍也。則號泣而呼曰。吾非忘君也。有親而吾不忍以即死。其不幸而親死。則終喪而委身以事其君。是之謂身從其居。志從其義也。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世願以為為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袁謙子於是再拜謝曰。美哉乎子之言。忠孝也。吾曷敢不思而行之。以報吾所當報。雖然。豈敢予哉。天下後世。將子之言以為訓。盡書諸簡以遺予。因以記吾堂也。遂記之。

南溪堰記

東陽縣西南二十里。其地曰橫城。水出諸谷間。合為一流。南行二里許。曰南溪。溪之流不能常。遇暴雨輒泛溢。稍旱則易涸。蓋由其源淺而勢又下也。並溪之民。舊累石為堰以壅水。田之受堰水者。皆為沃壤。而堰常廢不治。至元間。鄉之大姓建昌主簿蔣君。嘗因其舊而治之。不久復廢。秦定初。建昌之孫若晦甫。又相其勢之所宜。鑿鉅石重治之。即其旁溝渠。行堰水以灌溉。並開田與居民之謹愿者使之守。然亦不能久而不廢也。廢且二十年。為至正十三年。若晦之族子顯仁。復繼先緒而大治之。先是堰側之隄。因故土而傳以石。故水滿悍。每善崩。又渠不能深廣。水所及因不遠。至是隄表裏皆石為之。而石視昔尤鉅。置扉兩隄間。以時其蓄泄。使水之盈縮常與隨等。且開渠深廣。悉倍舊。水行渠中。使多而不絕。其為力甚勤。而其績庶幾可永久者矣。其用工以日計者。三百六十三。費錢以緡計者。六百七十五。凡田之受水者。各出錢為助。且與有田者定其約束。以止侵爭。仍其舊名曰通濟堰。既成。人莫不以為利。而是歲大旱。獨南溪之田無害也。嗟乎。水之為利博矣。自井牧溝洫之法壞。而世以早乾水溢委之天。謂人力為無預。然稽之史牒。其能興水利以足食而富民者。不可勝道。則水利者。果為政者所可後乎。故茲堰之成。雖其事已微。而為利較輕。然顯仁一介之士。非有當為之責。乃能營善扶危。汲汲焉致力於此。是亦可嘉也已。故予為之書以紀其勤。且以告鄉之人。而諭諸為政者焉。

章氏祠堂記

龍泉章氏。章氏之祠。有曰標慶庵者。太傅府君及夫人郡君。下逮都官。大將二府君之祠。皆在焉。初章氏建之浦城人。太傅諱仔鈞。居鄉有行義。五季之亂。受知閩王審知。因授節鉞。屯兵其境。以拒南唐。仕為檢校太傅。高州刺史。西北面行營招討置制使。歿諡忠顯。夫人練氏。賢而有識。封渤海郡君。南唐兵圍建

夫人時居園城中唐將王建封者故隸太傅部下有罪當誅夫人言於太傅而釋之及城陷將屠其民建封首物色夫人以禮見聽夫人一言而止厥有子十五人章氏之盛蓋原於是矣三世為都官郎中諱重嘗獵于處之龍泉至西寧鄉愛其山水明秀因家焉是為龍泉章氏之所祖又三世為大將舍人諱公探生五子其後最繁衍則今章氏五房所出之祖也其第三子世安始即大將幕側為祠堂以祀太傅而以郡官大將附焉祠之建且四百年中更變故廢弛既甚而大將十二世孫益今乃重修之隆其棟宇固其垣墉靡缺弗完靡仆弗起內外規制雖仍其舊而功則倍於作者先是制祭有田多湮沒不存溢捐已費悉更而復之為曠若干庵前曠土墾以為田為曠又若干計其所入總得穀若干石蒸嘗之需營繕之費皆於是取給自都官而下十世兆域咸在西寧舊有祭田悉亦無存者溢與兄漳各割私田總若干畝別儲其入庵中以供祀事凡族人無賤貴歲立春寒食相率會祠下祭畢而燕長幼之序秩然有倫既又立為條約所以圖其久遠者甚詳密而周備也蓋古者公卿大夫士皆有廟而廟宜於其家其祖以昭穆序而有易世不遷者有繼世而祧者其祭則有酢有厭有綬有旅而非同宗同族不得以與祭故同氣之祀則立同氣之尸焉至於後世乃有即墓以祀因而建立祠事者又其所祀不必皆不遷不祧之祖是殆禮之以義起者也今章氏以太傅與夫人之盛德固宜百世祀而都官大將又有不得而祧者則因墓之近立祠以祀使同宗同族之人世世奉嘗皆得以敦同氣之義致奉先之敬謂為以義起禮有合於禮之正非歟然而祭必有田無田則不得以為祭章氏之有祭田今既得以備春秋之事守而勿墜固所深望於後人者也楚茨之首章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章氏於斯報本而追遠有以承先人之委社矣其卒章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後之人尚思繼志述事於無窮哉請以詩人之辭刻諸麗牲之石而祭田有目具列于石陰云

處善堂記

南昌楊君克安家世以篤厚稱君曷時仕嘗佐名州帥大闢奕奕有聲譽而被服儒雅粹然君子人也其所居之堂扁曰處善問來求予文以記之嗚呼乾道變化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蓋善立於性命於善是理之具於吾心者何其純於善而不雜也是故率是而充之無為其所不欲何往而非善哉然而君子為善惟日不足一日之中非必皆與物接也何如其可謂善又何如其為之夫亦曰吾知循理盡分而已耳不敢侮於人所以不自欺也人所以不自欺也悔焉欺焉於人奚所加損而一念之萌敗德亂常所與固在我矣不自悔不自欺所以持吾敬也持吾敬即所以循理盡分而充乎是心之善者也且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游顏子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豈必皆與物接哉而世之稱為善者必曰舜顏焉殆亦推其是心而論之耳今克安之居於斯也惟日學學惟善之是處充是心焉雖至於舜顏可也考之於經有曰作善降之百祥有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作之積之夫皆即是心而充之

事所當事初易有計功斬獲之心而祥慶之變有不期而自至至是則身之所處無非善而與善為無間矣大抵為善與不善惟家人為不可欺夫苟處善于家聲孚而氣感父子兄弟夫婦無不循乎理而盡其分則閭門之內已日由於吉祥而何慶如之是心之傳流及苗裔固有可得而徵者矣嗚呼君子處善之効其言可誣也哉是庸論予所聞書以遺克安因請揭之以為記

恒齋記

吾觀於易於上震下巽之卦而得其所以為恒者焉巽下震上之為恆何也夫震陽也剛也雷也動也長男也巽陰也柔也風也順也長女也是故陽上陰下剛柔相應恆之義也雷震風發交助其勢以相與恆之象也夫婦居室長男位於長女之上男尊而女卑恆之情也天地造化順動而不已恆之道也此恆之為卦者然也於是因恆之為卦而有處恆之道焉其辭曰恆亨無咎利貞利有攸往蓋恆者常久之謂苟能常久固可享而無咎矣然必恆而守其正乃得所常久固無往而不利是以君子非能恆之貴乃恆而守正之為貴也雖然恆之常久在乎變通所謂守正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恆矣孟子之論孔子蓋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而孟子於齊則辭其金於宋則受其餽而不辭仕止辭受惟義之從而惟正之是守初豈有一定者哉故凡知常而不知變者皆不足以言恆惟隨時變易以從道斯則恆之所為常久者乎濡須荆君茂之僕僕有志節知名當時或勸之仕然居常擇義不屑為苟就視身飭行儒者也而精於醫時出其藝為人已疾輒有驗或有以為報非其義弗取也余嘗嘉其止辭受之間人有所弗及蓋庶幾隨時變易以從道者矣而其所處之齋名之曰恆余故推言易卦之所為恆者以告之而記諸其壁世有知言者必謂余之為言本於儒先之所嘗言理無二致故也苟以余言為庸談而他求其說以語君則非余之所能知也

明善書院記

宋淳熙壬寅文公朱子以提舉浙東常平行郡縣修舉振荒事至處之松陽松岡先生葉君震者縣人也時隱居教授於家塾執所業見焉朱子與語而有契為講論語孟子留旬日乃去後因即其家塾而拓充之建禮殿講堂及門廡齋廬之屬以為書院而額曰明善用為鄉人之所肄業去今縣治二十五里其地蓋縣舊治也歲更世易屋既盡廢有元至元丁亥縣人蕭子登實重建之行中書因署子登山長而明善書院有山長自子登始然松陽地左僻又書院所有田僅六十畝租入薄甚故凡嗣來職事者不久輒引去而書院恆以廢不振至正己亥薛君益為山長君亦其縣人遂以起廢舉墜為己任首捐私財市木石募匠傭士之好義者咸樂飲助之乃卜吉庀事缺者使之完作者使之植丹堊塗墍內外煥然更置祭器及凡百需之物其規制昔所未備者至是畢備雖因舊以為新而功則幾於作矣經營締構四閱月而訖工爰率諸生行舍菜禮弦誦之聲日以滋多先是士之隸籍者四十有五而戶絕者衆君訪其族能業

儒者即俾繼勿絕。士有割田為助。則言於有司。復其役。其為力勤。而為慮遠。所宜紀述。以示後來。於是耆儒蕭損等。以文為請。若昔宋初郡縣未有學。天下惟四書院。厥後郡縣無大小。學既立。而書院亦比比而是。大抵前賢之仕國。及其過化之地。後人因夫教思之所被。故建立學官。使學者有所觀感。而興起。雖為制非古。而教學之意則猶古耳。何也。聖賢之為教。亦惟使人盡仁義禮智之性。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倫。因其所固有。而開闢振節之。非有他術也。故凡學者。非四端之充。五典之悖。則無所為學矣。惟朱子紹道統之重。而以聖賢之所以教人者。教人。外而蠻貊人面之域。孰不知所尊慕。况茲地其所嘗臨。洎流風遺澤。被于無窮。士之游斯息斯。景行之至。其必日改心化。惕焉奮厲。以肆其求端用力之功。充而致之聖賢。何遠之有。此固薛君之所望於來學。而汲汲焉者也。薛君字子謙。通經善文辭。有馴行。佐其勞者。司吏劉潤德也。

春暉堂記

春暉堂。蔡思賢甫所以奉其母夫人者也。思賢甫之言曰。吾早孤。貌焉陋微。無所肖似。其幸克樹立。獲底于成者。繫太夫人之力。是特。曩歲干戈相尋。吾既越在外服。而吾母孀難險阻。實所備嘗。賴天之靈。今也母子相保。聚首於此。庶幾以奉膝下之歡。凡甘旨溫清。人子之得為者。亦既靡不致吾養。惟是區區之心。不敢謂吾足也。譬之草焉。陽春之育也。陽春之恩。豈望報於一草。設草焉有心。其圖惟春暉之報。殆有不。自足者矣。春暉之名。吾堂所以志也。王禕氏聞而歎之曰。善哉。思賢甫之能孝也。夫人莫不有親也。凡有親者。無弗能養也。能養矣。而其心有弗至焉。君子不謂孝也。君子之所謂孝者。謂其能盡乎其心。為乎人之所不知也。是故樂其心。不違其志。所謂志養也。有愉色焉。有婉容焉。所謂色養也。樂其耳目。安其寢處。而又殫殫饋。竭力以供事。所謂忠養也。是三者。皆人之所難能也。雖然。君子之心。不以為己足也。親之恩。猶天也。天之德。廣矣。將欲以報之。其曷從而報之也。夫亦曰吾盡吾心。以致其至焉耳。是故有以樂其心矣。不違其志矣。吾弗敢謂能養其志也。有愉色矣。有婉容矣。吾弗敢謂能養以色也。耳目寢處。既安且樂。又有飲食之具矣。而吾弗敢謂能忠於養也。此其心恆歉焉。不自足。人莫知之。而已知之也。嗚呼。君子之事親。固將盡其心之至。而非徒養之謂也。今吾思賢甫之言曰。區區之心。不敢謂為足也。此固吾所謂君子事親之心也。吾是以知思賢甫之能孝也。抑吾聞之。孝子不自足之心。無時而已也。有時而已焉。非所以為純孝也。傳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心之至也。而寧有或已者耶。故願吾思賢甫之益勉之也。勉之如何。蓋終身而後已也。終身也者。非終其親之身。終其身也。吾聞之記禮者云。

湯氏順寧庵記

麗水湯君屋。字德載。距其所居碧湖東二里。營樂丘於柳林前岡。賢附於先府君平陽公之兆域。至正壬辰。既葬其配何氏。甲辰之歲。乃即其旁作庵焉。而為庵之名曰順寧。君之言曰。昔者嘗讀張子西銘。而知

為人之道矣。蓋孝子之事其親也。猶仁人之事其天。親也天也。其理一也。故孝子之身。其存也。所以事乎親者。必惟命之從。不違其志也。苟歿也。則體其所受乎親者。全而歸之。固安焉而無媿也。仁人之身。其存也。所以事乎天也。亦必惟命之從。不違其理也。苟歿矣。則體其所受乎天者。全而歸之。亦安焉而無媿也。推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豈有二致哉。故曰。存吾順事。歿吾寧也。存則謂之順。是從其命者。無一事之或舛也。歿則謂之寧。是歸其全者。無一毫之有歉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其是之謂也。嗚呼。存而順也。歿而寧也。為人之道。於是為盡。吾無似。將勉焉從事於斯。此吾庵之所為名也。他日君之子。烜與余會。會江東。為余道其言如此。請為書之。且曰。前岡之地。羣樹互拱。三峯前揖。而其間。阪隄特寬衍。大溪環其外。清湖浸其後。堪輿家謂為吉壤。而庵為重屋三楹。宏敞縝密。後為夾室。前為明軒。室以安主。軒以致祀也。四圍有大松數百枝。故其上扁曰聽松。以為賓客之所登覽。又其前有亭。跨池上。曰暢幽。而庵庑瀕園之屬。畢具。皆吾父之所手成也。願并書之以為記。余聞湯氏故衣冠家。而君為人敦茂淵潔。與物無忤。讀書務通大義。不事章句學。且不喜事表擢。遭世多故。益韜晦不苟售。今齒以及艾。隱約田里。若將終身焉。殆類乎古所謂有德之君子。及聞其為言。則固有志於吾聖賢之學者也。余是用為之書。以毅其後之人。俾勿忘。烜好學有文。嘗永嘉郡文學。與余友云。

章氏義阡記

龍泉章君珪。使其弟之子存厚。致言於禕曰。距龍泉縣西七十里。有山曰玉峰。山下有寺。名與山同。吾章氏先世之所造也。當造寺處。山支為兩岡。東西分。其西岡尤寬平。豐衍。為風氣之所鍾。故為李氏業。而吾與弟溢購得之。在昔堪輿家。嘗留銘記。謂茲實吉壤。葬得其穴者。後當貴顯。然吾得之不敢私也。凡吾宗族以及里黨之人。死無所葬者。俾俱葬于茲焉。願非敢謂義事。而成請名之曰阡。願為之記。以毅來者。使不廢吾志也。嗚呼。天運不已。物生無窮。人之性無不同也。故人之生。雖貴賤有定分。戚疏有等差。而實同體耳。古者比閭而居。同井而耕。出入必相友。守望必相助。凶荒貧乏。必相調相給。其於生也。相生相養。有如此。而於死也。又有相葬之道焉。無主後也。里胥主之。醜也。蜡氏除之。不幸而道死也。部界之吏。埋而置揭。以待其人民。雖死猶無不得其所。此君公師長。師保斯民。而輔成天地生生之德者也。自上失其道。民散無所繫。生死自為命。而無所賴乎其上。世變之敝。殆非一日。爰及近代。民死無所於葬者。乃有義塚。然不過有司之具文而已。吾聞章氏於其鄉。蓋嘗集義旅。以禦外寇。置義塾。以教里人。振德施仁。均蒙其惠。維是義阡之建。復俾死者得其所。而為安。豈非所以厚同體而共民命歟。嗚呼。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惟此心也。公溥而周備。使生物無間於生死。均被吾一視之仁。此聖賢之心也。昔范文正公將治第中吳。相宮宅地形者。言後子孫必多賢。公曰。與其吾子孫獨賢。孰與郡人皆賢也。遂以其地為學宮。聖賢之為心。蓋如此。今章氏得吉壤。亦不以自私。以遺其子孫。乃嘉與宗族里黨。咸受其庇廕。其視范公。一何盛心之有。

同也是誠不宜以無述。因樂爲之書。珪字伯玉。溢字三益。並以行義稱于鄉邦。義阡爲地若干畝。其界限號名。別列于石陰。茲不著。

九華山房記

九華山在池之青陽。按九域志。舊名九子山。輿地志云。上有九峯。出碧雞之類。唐李太白乃易其名曰九華。其詩有秀出九芙蓉之句。而劉禹錫以爲九華歌。其辭尤奇。讀宋宣和。紹興間。縣令曹公機。宋仲堪嘗列爲六圖。其後縣人吳天錫。合之爲圖四。而程九萬又賦詩凡百篇。於是九華之奇形秘迹。環繞幽邃之觀。攬拾無遺矣。論者謂是山與衡。廬。茅。蕪。皖。相伯仲。特以地僻道左。舜巡禹奠。足迹有弗及。故名不大著耳。山之西。錢氏世居之。錢氏家饒於貲。而尚詩禮。在其鄉爲望族。有子公清者。儷好義。遭時多故。集義旅以衛城邑。人賴以爲安。兵燹之餘。田野蕪萊。則率鄉人使耕墾。荆榛之墟。荐爲稼穡。民以故得不死。其有功於鄉邦甚厚。朝廷嘗授以闔帥之職。且其於術數尤精。一時士大夫多慕而與之游。公清嘗即所居之旁。別築館舍。以爲游息之所。開軒而東望。九華秀色。近在目睫。若可攬結。因名其館曰九華山房。間求余文以記之。蓋自昔君子。其志於邱壑者。初未嘗忘情於用世。及既爲世用矣。乃始遂其素願。而高蹈以遠引。此出處之節所爲全也。考之前記。有若王季文。宋子嵩者。皆青陽人。季文在唐末。嘗擢科第爲秘書郎。然後移疾而歸。築堂九華之南。受異人天息九仙飛身之術。遂以仙去。子嵩在南唐。爲佐命勳臣。嘗以司徒鎮江西。晚乃得謝。營宅九華之北。因號九華先生而終焉。此其餘氛遺蹟。去今未遠。猶有存者。公清生長于茲。庶幾聞其風而興起。願方嚮任用。曠林漸潤。或所不免。他日苟功名遂。獲返初服。而逍遙林壑。以樂其真。媿之昔人。又何媿耶。余辱交公清。故爲之記。既志九華之勝。又以論君子出處之槩。不可以不審。毋謂古今人爲不相及也。

壽萱堂記

嚴陵馬氏。自禮部尚書鶴山先生。顯于宋淳熙間。厥後族屬蕃茂。世有聞人。遂爲衣冠望族。其八世從孫曰。視字德希者。余所友也。有學有文。而才又足以用世。蓋世其家業而不隕者也。閒嘗爲余言。其所居有奉母之堂。以壽萱題其額。願得一言爲之記。余不得辭也。夫人莫不愛其親也。愛其親者。無不欲其親之壽也。然而致壽有道。能悅其心者。致壽之道也。且悅乎親之心。即致其親之壽。則凡君子之孝於其親者。焉往而不求其親之悅哉。是以草之忘憂者。謂之萱。而君子則於北堂乎樹之。庶幾因以忘其親之憂焉。衡風之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釋之者曰。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也。背北堂也。衡風此詩。本家室相念之詞。而後世詩人。借以爲人子養母之事。故其詩曰。萱草生堂堦。慈親倚堂門。是殆人子愛親之至。欲因草之能忘憂者。而藉以忘其親之憂乎。愛之忘。則悅之所由生。心之悅矣。其壽之所由致乎。嗟乎。此固人子區區之心。無所往而不用其情者也。吾聞德希。事母夫人以孝稱。溫清甘旨之奉。凡人之所

能者。既已致其至。而一草之微。欲藉以悅其母氏之心者。復用其情有如此。是誠可謂能孝者乎。嗟乎。人莫不愛其親也。愛親而能如吾德希者。幾何人哉。吾故貽之記。以著其能孝。而并以告世之爲人子者焉。

慈竹堂記

夫奉親致養者。孝子之私分。託物寓感者。仁人之至情。是以菽水有違事之娛。風樹與不待之歎。蓋親存則歡。泰而情盡。親歿則哀。卒而理極。藜藿之詩。既賦。萱草之念。愈深。慨存歿之遂殊。嗟悼慕之何已。此昔人所以因其寢處之所在。而思夫儀刑之猶生者也。有若同安董君宗獻。越在童蒙。厥爲孤穉。蚤嬰不天之禍。夙爲過庭之訓。其母夫人施氏。柏舟自誓。堅其令節。上事尊章。姜詩之婦。儷則下鞠沖幼。孟軻之母。儷儀。二紀斯逾。一貞彌固。冰霜之質。蹈乎四德。珪璧之譽。播乎九族。觀其明景內映。清標外凜。往牒所載。何以尙茲。君幼稟慈教。恭承懿範。篤金之誨。克奉周旋。析薪之業。能遵負荷。於是秉德砥行。則微蹟於士林。敦聲騰英。振遠猷於官榘。庶幾養隆三釜。事協寸心。元夜之願不踰。太真之略兼著者矣。夫何昊天不弔。荐降憫凶。坤厚傾頽。靡所憑藉。仰願復之甚至。奈遺棄之伊速。結遐感而匪徹。擁永慕而莫從。明發所懷。其將焉託。遂乃構締新堂。妥安遺象。因燧穀之改序。備蒸嘗以致敬。爰有嘉卉。產於前墀。分秀于淇園。跡美於箕谷。勁葉扶疎。歷長夏而不改。貞節凌厲。傲歲寒而特立。誠足以旌先闈之素守。表偏壺之孤操。因揭慈竹。用扁堂額。是可謂名實相宜。情文允稱者也。想夫朝夕瞻視。警效之音。如在。歲時饋奠。君蒿之意。常臻。彼丁蘭之刻木。屈到之獻菱。要其至行。良可同倫。若夫葵藿之園。棠同心而別幹。王哀之墓。柏著淚以偏枯。瞻此無知。殆如有識。較慈竹之攸植。儷聯芳而相抗。古今一道。前後可徵。先民有言。河海之恩。涓塵之孝。欲報之德。不可方思。及其一念既烈。衆瑞必符。隣火不焚。甘泉自湧。感通之至。靈昭昭然。故曰。天經地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逾孝道者。此之謂也。余與宗獻。誼結金蘭。班聯玉筍。負季路之米。方媿未能。贊閔子之行。深慚無補。始述梗槩。式貽後來云爾。

東陽縣新建文昌祠記

文昌祠者。所以祀梓潼之神。神之發祥應異。顯有靈蹟。錫謚封爵。載在祀典。而近世復加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之號。古傳科名有錄。神實司之。以故郡邑之間。莫不嚴設祠房。以爲妥靈揭虔之所。且因卽神號爲祠名焉。東陽舊有祠。在縣北樓真觀之西廡。位置迫隘。且歲久廢壞。未有能改作之者。龍鳳六年春。金陵王君來爲丞。明年。惠平政治。縣事簡靜。乃合邑士而諭之曰。維神之司科目。傳記所載。信不可誣。今茲廟貌若此。殆非所以崇明德。惠斯文也。盍相與撤其舊而新是圖。衆皆曰。唯。爰卜地于黃宮之東。偏其廣袤。可二晦。爲殿宇三楹。間闢文會堂於其北。繚以周垣。締構如式。且手植四桂於庭。而列以羣卉。交映左右。曰。他日當有蒙其蔭者矣。既竣事。使來調記於予。惟吾藝風稱文物之邦。異時由科第致位公卿。將相者。項背相望。東陽。琴屬縣。而常居其十六七。有父子世科。兄弟聯第者。雖作人之功。厥有絲自抑。

文昌之神陰相默佑之者昭然甚明。身今武功既集。文運復開。王君從政於斯。不徒以民事為己責。而汲汲焉且以扶植教道為己任。新作祠宇。用揚靈休。其假龍於神明。以嘉惠二三子者至矣。視夫盛宮室以奉異端。美臺榭以事游觀者。不既賢矣乎。維神有靈。洋洋如在。邑之人士。三年之後。將必有拜君之貺者。予雖不敏。尚當執筆。慶書之。姑述不略。以為之兆云爾。君名恕。字庸道。由憲史以遷來居。入官。相是役。以成君之美者。令尹陳君希顏。主簿口君仲明。典史王裕也。

清風樓記

金華枕山帶溪以為城。按郡志。金華山一名長山。其高幾千百丈。綿亘數百里。當其陽。有峯拔起。卓特而圓粹。曰酒嶽。亦曰夫容。由峯之趾。支為羣岡。蜿蜒散出。南走二十里。屬于溪。乃止。郡城在焉。溪從鳥傷。武義兩縣。來止城下。合流而西。世謂為雙溪。城東南隅。岡之旁出者。其石角立。勢若與溪鬪。城據其上。形亦擯以旁出。直城之陔。上構重屋。今所謂清風樓也。指揮使徐侯居鎮之三年。威行惠孚。軍政肅輯。於是覽視城壁。占形度勢。而樓作焉。其崇五十尺。為楹間者五。取工於卒之在更者。取材於木之在官者。不閱月而告訖。工。邦人士女。第見修甍穹棟。傑立雲飛。上出於霄漢。然莫知其經費所從出也。既成。侯與賓客登而落之。山如屏障。擁青排紫。拱列几席外。溪流若碧練。迤邐環繞於履鳥之下。百里之內。聚落烟火。川原林木。田疇桑麻。稼穡之屬。一舉目可盡也。清風徐來。襟度曠爽。令人有超世之思。故取唐嚴維詩語。名之曰清風之樓。郡城之南。有樓曰八詠。其東故有明月樓。又東而為清風樓。爭雄競勝。而溪山之榮。攬挹無遺矣。侯年方壯。而好學。有功不自伐。樂從賢士大夫游。俾余為文以記之。余聞之。君子之為樓觀之美也。豈徒取夫遊覽之適。以為樂哉。必有事焉可也。登斯樓也。念王事之為重。親民生之多艱。侯於是殆有不勝夫慨然者矣。昔范文正公記岳陽樓。其言以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嗟夫。此固侯之志。君子所當以為勉者也。遂書以為記。

致思樓記

欲鄭伯康氏之喪其生母李也。葬之於所居之南。不二百武而近。窳多之事。既云畢矣。則作樓居屋之偏。朝夕而望焉。曰。吾親不可見矣。吾於是為致吾之思而不忘也。因名之曰致思。他日過余。求一言以為記。嗚呼。孝子之思其親。果有時而忘耶。夫親猶天也。詩不云乎。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罔極之恩。莫可得而報也。夫既莫之報矣。則徒有思焉而已耳。嗚呼。孝子之思其親。固無時而忘也。是故思其飲食。思其寢處。思其笑語。非特祭祀之時為然也。孝子之不忍死其親者。無時乎不思也。然而伯康氏。願猶待登斯樓而致其思何耶。記曰。致敬則存。致怒則著。蓋吾伯康氏。著存未嘗忘乎心也。特託于茲樓。以志不忘而已。想其登覽游息於茲也。雲烟之卷舒。草木之榮悴。凡景物之變。時時不同。而無不觸其目者。則其心之所著存。當亦不與時之變遷。苟謂其於親之思。或時而忘焉。吾弗之信也。嗚呼。人莫不有親也。

莫不唯其親之思也。而伯康氏。獨尤拳拳焉。吾是以知其能孝也。於是書諸其額之左方。以記之。以告鄭氏之子孫。并示族人焉。

著存齋記

著存齋。歲春正月晦。金華王禮。還自江右。謁丁士梅氏京師之西郭門。入其戶。聞琴焉。和之。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余雖然曰。此祥琴也。而胡為乎士梅氏之室也。士梅出。揖余入其室。問其故。士梅泫然流涕。言曰。僕東南西北之人也。遭時多難。有母而弗能以養也。越在外服。蓋累年矣。日者訊至。則吾母之歿也。久。吾於是為位以哭。服斬衰如初喪。今服且釋已。而吾之哀。弗能釋也。吾聞諸記禮者曰。致愛則存。致怒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始足以言孝也。以僕之不孝。著存之念。其焉敢忘之。吾因名吾齋曰著存。以自志也。雖然。子向有以言我之志乎哉。禮聞之。君子之孝也。盡諸心焉耳矣。心乎孝矣。親雖死也。而固不忍死其親矣。是故一舉目而若見乎容儀焉。一舉足而若奉乎周旋焉。愛其本之。怒以先之。愛也者。主乎恩。而無間者也。怒也者。純乎質。而無文者也。愛焉怒焉。而兼致焉。殆無乎而不著也。無乎不存也。著則若既見其容儀矣。存則若親奉其周旋矣。著矣存矣。而吾之心盡矣。嗟夫。君子之於孝。其復有加於是哉。余自與士梅交。莫逆而無間也。知其為人。力於學者也。勇於為義者也。及是。又知其心乎孝者也。士梅由是而充之。雖求無愧於古之人可也。士梅氏曰。吾子之言。可謂能道吾之志也。雖然。盡書之以遺我。因以記吾齋也。乃遂書之為記焉。

德清重建縣治記

德清隸湖為壯縣。縣治前臨餘不溪。後枕金鷲諸山。山水明秀。民俗淳美。異時高公。多樂居之。流風餘習。去今百年。故未泯也。歲丙午秋。王師徇地浙右。縣治燬焉。郡地既入職方。朝廷慎擇才賢。宜郡縣而惠綏其民。於是德清則黃君宗義為令。熊君鼎為丞。喻君興泰為主簿。冬十二月。既至。務以布宣聖天子及下之仁。民皆獲所憑賴。明年春。縣事大小既就緒。則相與謀。縣有治所。以出政令。而示等威。今廢廢若此。不宜不亟為之圖。然公私亦立。經費無所從出。黃君乃為其民言。吾民幸脫水火之中。而沐浴國家之膏澤。室家之完。田野之安。駸駸然樂其生矣。而吾儕非才。忝被揀選。膺牧字之責。以臨洩邑。吾居之無所。固民心之弗安也。况山川之勝。今猶昔耳。輪焉奐焉。以復前日之舊觀。實百里瞻望之所繫。而亦後來者之利也。吾何私焉。好義之民。聞黃君言。心感而誠悅。咸願趨事赴功。莫敢後。乃二月。卜日。庀工。首作廳事。繼又復為堂。而前為講樓。皆宏敞崇高。有加於舊。棲吏之舍。館賓之次。及庖庖。而亦不具。舊有梅花亭。亦繕修之。凡為役。悉出於民。而官不與。僅數閱月。畢潰於成。及秋。熊君入為左吏。又明年春。出持浙江部使者節。將行。請予記其成績。以遺黃君。使勒石以告後人。嗟夫。今之仕於郡縣者。難矣。而縣為最甚。何哉。蓋去民尤近者。得民為尤難。不有以得其心。而徒欲以役其力。固不可也。今黃君為縣。以明達之才。

施豈弟之政。而能君。喻君佐助之者。又各盡其道。故言出而民信之。樂為之効。使與廢舉。堅不以為難。蓋悅以使之。而得其心。故雖役其力。而忘其勞也。豈非孔子所謂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耶。余方歎今世郡縣之難為。竊獨喜黃君之於德清。其得民如此。故因記而備著之。黃君字宜之。宣城人。熊君字伯穎。喻君字某。贊其成者。與史祝亮。縣民好義者。徐某某倡也。

營丘山房記

呂氏系出太公望。太公封於齊。營丘其所治也。齊之賜履。其東則海。西至于河。北則無棣。南穆陵也。營丘於齊為東偏。非其土之中也。而國於是乎治者。地利故也。呂氏之裔。今有居於韓者。曰仲善氏。其言曰。吾所出之祖遠矣。而營丘吾所出之地。則非遠也。爰即所居。名之曰營丘。曰。吾非忘本者也。吾以志吾所出之地也。閉來謁余曰。願有記也。余聞之。太公之就封營丘也。舍於逆旅。寢而安焉。或謂之曰。時難得易失也。子行而遲。非就國者也。太公即宵衣而行。黎明至營丘。則萊人已據而與之爭。此其立國之始。固甚難也。及既國於營丘矣。其後五世。皆反葬於周。營丘去周甚遠也。傳次五世甚久也。而不忍故土之忘。正首丘之義也。後世之為呂氏。若念其先創國之難。則固當勤勞以為業也。思其先之正首首丘。則固宜忠厚以為心也。今仲善氏之言曰。吾知所出者也。吾非忘本者也。其意固原於此乎否也。抑余又聞之。宋東都時。呂氏有居齊之東萊者。其系亦本乎營丘者也。累世相業。有足稱焉。其後落南而居吾楚者。是為文清公。及其孫成公也。文清之自稱。與人之稱之。必曰東萊也。及乎成公。亦復稱東萊。而人之稱之者。猶其稱乎文清也。今吾仲善氏之以營丘為居名也。固吾文清成公之志也。雖然。成公之學。聖賢之學也。仲善氏志乎學者也。其必以成公之學為學焉。斯可也。苟徒冒其居之名曰營丘。而曰我不忘本也。我知所自出者也。而學則弗加焉。非所以善繼呂氏也。仲善氏曰。諾。吾敢不自厲也。雖然。人之言於我者多矣。不若子之言益我也。查書以遺我。因以記吾居也。余不復辭。遂記之。記之者為誰。蔡人王麟子充甫也。

王忠文公集卷八

文丞相畫像記

右宋丞相文信公畫像。公諱天祥。字履善。廬陵人。年二十。以寶祐丙辰擢進士第一。咸淳壬申。三十有六。即致其事不仕。德祐元年。起知贛州。時國事已蹙。其歲乙亥。帥義師勤王。至臨安。明年丙子。拜右丞相。於是宋氏已不國矣。又二年戊寅。公在潮州。被擄以北。留燕四年。卒以不屈死。至元十九年壬午歲也。嗚呼。自古人臣。秉忠執節。以身死國者有之矣。然未有盛於公者也。觀其後容蹈道。慷慨就義。天地可易。而志不改。金石可變。而操愈堅。其視死如歸。誠有非苟然者。人孰無死。惟死得其所。故雖死而不泯。公之死。有繫於三綱五常。為甚重。是謂能處死矣。豈非死得其所者歟。嗚呼。宋氏有國。一用科目以取士。當其盛時。以道德文章功烈顯融於世者多矣。及其亡也。非是得一人焉如公者。以忠義大節為之殿。三百餘年。作人之效。不遂終於寥寥乎。是則公之所為死。其繫於天下國家。固為尤重而不輕。所謂死有重於泰山者一也。自予少時。讀公吟嘯集。及北行日歷。具悉其不屈狀。後又得其本傳伏讀之。知公為益詳。未嘗不感憤歎息。以為忠義大節。近世以來。無有如公之盛者。及來吳中。復得誠公遺像。觀其面目嚴凜。生氣肅然。向之感憤歎息者。於是尤拳拳焉。昔歐陽子記王章畫像。備致希慕之意。且謂其所不泯者。不繫乎

畫之存不存。嗟乎。畫章固為死節矣。授之於公。猶有可議者。使歐陽子得公死事論次之。則其希慕又當何如也。嗚呼。畫像之存。公之不泯。雖不繫於此。抑百世之下。拜公之象。有不感憤歎息而希慕焉者。尚為有人心也哉。畫像為鄧某所造。今藏袁泰氏家云。

慈溪縣學記

慈溪有學。始於宋慶曆間。劉君在中。林君肇相繼為令。因舊制重作孔子廟。復治其四旁。為學舍講堂。設師弟子以與于學。後更廢弛。屢經繕治。二百四十餘年。入國朝元貞內申。廟學俱以舊毀。為政者嘗一新之。又六十年。當至正甲午。而陳君麟來尹茲邑。視其規制。陋屋室。慨然歎曰。學政之廢興。長民者之責也。我其敢不以為己任者。聘番陽徐勉。會稽錢宰兩先生為弟子師。將盡撤棟宇之舊。而新是圖。適時糴糶。疆圍多故。方務訓誨師旅。以禦外患。既而感惠並著。境內晏安。乃遂大興土木。捐己俸為倡。僚佐士民。皆相率出錢。致助莫敢後。於是禮殿以及兩廡重門。悉易新構。而講藝之堂。棲士之廬。先賢之祠。校官之舍。至於庖廡庫庾。各以序為。峻其垣牆。端其衛道。內外規制。舉稱其度。無或不新焉。其位置大抵仍舊。而崇高宏廣。鞏固隱密。非復昔比矣。始事於丙申之某月。訖工於丁酉之某月。役成。君既帥士者行舍菜禮。教諭崔植。以謂賢侯作興之功。不宜無所紀述。書來。屬禱書其成績。蓋古者惟有學。而無廟。後世或有廟而無學。廟學兼備。莫於今為盛。自京師達于郡邑。海隅微塞。四方萬里之外。春秋祭奠。歲事惟謹。而弦誦之聲。洋洋盈耳。萬乎三代之遺風焉。夫何比年以來。宇內兵興。儒服俎豆之事。往往而廢。獨慈溪得賢師帥如吾陳君。本強而用裕。文事武備。設施有方。不以干戈廢禮樂。而學政之修如此。古之學。不惟祭祀鄉射。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政藝選言之事。即是焉。講而出兵。受成論獄。訊囚之故。無不由之。君之於慈溪。其庶幾復古之意者矣。是故魯修泮宮。詩人頌之。有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上下之間。相成以德。而逆道之人。卒化於善。故又曰。既作泮宮。滄夷攸服。贊美之辭。必舉乎德。而土木之功。略不復道。可以知所本矣。今賢侯之德。嘉惠乎斯文已厚。士之游息於斯者。日新其德。以稱夫興學之意。將見其効之所及。無不順服於德化。魯人之頌。其不復作於今哉。昔慶曆之記。臨川王荆公實為之。凡先王立學之原。教學之法。論之為詳。願禱末學。何敢措辭。然念與君交有素。誼不得苟讓。輒序次其歲月。使刻諸麗牲之石。君字文昭。永嘉人。起家甲午乙科進士。初筮即裂邑慈溪。治行為浙東最云。

漢南北軍記

南北軍。漢制也。漢受明命。撫方夏。乃西顧下宅。作都長安。城闕宮室。光明神麗。固足以備國制。而昭皇威。隆上都而觀萬國矣。重惟天子之都。宜有重兵。所以壯根本而嚴衛翼者。庶其在此。蓋上天之象。以羽林為天軍。黃帝之聖。以兵師為營衛。王者規天法聖。則爪牙之衛。詎可缺。高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提三尺。糾集義旅。洒掃宇內。天戈所靡。蓬宇消釋。五年馬上。蠶絲整而汗介冑。縛嬰斬羽。天下既混。為一。任罷之。

兵。佚諸農。曉巴渝。北貉無動。遠人臥鼓。包戈。將與天下元元。相安於無事矣。然而強宗豪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散為郡國。必虎符羽檄。召而後來。帝室皇居。苟無武卒銳士。以衛翼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窒不軌。此南北軍之所為置也。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侯。南屯。公軍。蒼龍。元武。北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為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京城也。主之者中尉。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常置。惟中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總凡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考。大抵衛尉主南軍。以衛宮城。實居乎內。中尉主北軍。以衛京城。實居乎外。相為表裏。其勢常相均。然亦使之自相為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兼乎南軍。南軍在內。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宮而屯。故五校常入為宿衛之兵。是北軍或兼乎南軍也。吳漢之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以送葬。而不易於發南軍。是南軍重乎北軍也。豈其兼乎南軍者。在外之兵多。重乎北軍者。在內之兵精故歟。然古者內兵不外出。以根本之當壯。衛翼之當嚴也。漢初猶存古意。南北二軍未嘗出。雖嘗出矣。而其出未嘗遠。高帝十一年。發中尉卒軍灑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軍長安。故曰。雖出而未嘗遠也。至于武帝。始以衛尉擊南粵。宣帝又以羽林。伏飛諸兵擊諸羌。厥後自明帝至順帝。南軍遠出者二。北軍遠出者六。而高帝建軍之本意。於是廢矣。竊嘗論之。天下形勝。惟地與兵。漢都長安。阻河山之險。左殺右蜀。太華。涇。渭。表裏襟帶。金城千里。隱然天府之國矣。而南北二軍。負城環宮。路絕而營列。棋峙而星布。平居無事。則虎視耽耽。四征不庭。則如火烈烈。戎心肝膽。戰栗駭落。孰敢弗率。以干我天威。可謂兵形地勢。兩兼得之。于以鎮安四方。鞏固萬代。永永無斃。高帝之貽燕于厥子孫者。神謀聖略。何其宏遠也。是用著其建軍之本意。以詔後世。若乃官名之更革損益。先後不同。士卒之調遣增減。始終有異。已詳於簡牘者。茲不復書。

唐兩省記

人君居至尊之位。其職無他。在乎任相而已。若稽古昔。黃帝命六相。舜舉十六相。而相之名始立。湯之左右。用伊。周之左右。用周。召。而相之員始定。蓋相者。所以寅亮帝載。緝熙皇極。佐天子而統大政者也。人君非相。焉能執其統。相與共理天下乎。唐有天下。稽古建官。置門下。中書兩省。以為左右相之所治。而門下有侍中。中書有令。則所謂左右相也。然而初無定名。亦無常員。或曰。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則無定名也。侍中及令。其人亦不常置。而尚書左右僕射。亦宰相職。則無常員也。雖其定名常員。先後不同。而其佐天子以統大政者。職任惟均。其事權固無與比隆者矣。惟門下有省。防於管。中書有省。肇於魏。齊嘗以門下為黃門。隋或以中書為內省。而唐自高祖。太宗之世。門下。中書。式遵往制。至高宗龍朔元年。始改門下為東臺。中書為西臺。武后光宅元年。改門下為鳳臺。中書為鳳閣。元宗開元元年。又改門下為黃門省。中書

爲紫微省尋省輒復舊蓋門下中書在宜政殿之東西而尚書在外謂之南省故門下中書總稱北省又別稱門下爲左省爲東省中書爲右省爲西省而復通謂之兩省焉是故門下爲職所以取旨而出納乎帝命。中書爲職所以造命而輔弼乎皇猷。至凡軍國之事實參而總之故下之通乎上者其制有六曰奏鈔曰日奏彈曰露布曰議曰表曰狀曰門下省審署申覆施行焉。王言之制有七曰冊書曰制書曰慰勞制書曰發曰勅曰勅旨曰論事勅書曰勅牒中書皆審署申覆而施行焉。於是天子之布政任官詔旨命令之出首經兩省其或令焉而非其法任無而非其人門下取旨既隨時而駁正中書造命或因事而封繳彌綸潤飾使無缺失上下相成而治本立矣。茲其所以弼庶務而度百僚叶羣工而釐萬邦也歟。抑嘗論之兩省之建固均爲天子之相而事權所乘初不相同其於軍國之事雖參總之亦未嘗合而爲一也。故政事堂在東省宰相議政之所在自中宗永淳二年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乃遷之於西省則兩省事權至是已合爲一非復祖宗之舊矣。豈非其沿襲之弊哉。今按兩省皆三品門下有侍中二人黃門侍郎二人給事中四人左散騎常侍二人諫議大夫四人典儀二人起居郎左補闕左拾遺各二人城門郎四人符寶郎四人宏文館校書一人中書有令二人侍郎二人舍人六人右散騎常侍起居舍人右補闕右拾遺各二人通事舍人十六人自餘兩省小吏各有差其詳則六典之書具焉謹著其略以爲記。

清寧堂記

清寧堂亦松山道士俞君元吉之居也。初俞君之師故唐李陽冰所書天清地寧四大篆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集翰林待制柳公真皆爲之題識亦既勸諸石矣。於是俞公復與其徒陳君一山構堂實積觀之西南偏而因用清寧爲堂名。陳君雅厚與某游爰來徵文以爲記。某聞之老子之所謂道者一而已一者道之本原所謂道生一也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也故其言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夫人見其穹然而覆也地人見其塊然而載也而孰知天之能覆以清故也地之能載以寧故也天之所爲清地之所爲寧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夫其爲之宰者亦曰道而已矣天非道以爲之宰其能覆焉而不崩乎地非道以爲之宰其能載焉而不傾乎不崩則清不傾則寧其清其寧者自然之體也自然者道之極致即本原之謂也。究其本原則道固在天地之先矣道體本清寧身有天地得之而乃弗清寧故夫天無以清地無以寧者由天地之失其道也一失其道天地向不能久而况於人乎。故其又言曰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夫侯王之能制天下萬物之動而正之者亦不過本於道而已耳嗚呼老子得一之論不其爲五千言中之要旨歟抑吾又聞之儒者之說蓋以天地位爲致中和之極功而非天下之至誠不能與於斯意者老子之旨將不外於是外於是爲道固非余之所知矣。陳君粹質而性敏學道甚早道德之書既習而通之願余身爲形役方務與世相馳騁而與道益相反道之爲道未之有得也其將何辭以復於君他日或者與君從游於方之外內聖外王之學尙當相與商榷之以各究其所得君其亦必有以教我乎哉。

漳浦縣孔子新廟記

洪武二年正月庚申漳浦縣新作孔子廟成縣大夫張侯以書來請曰願有記也始侯將爲廟以其事言郡府韓適悉佐郡許爲之記及是廟成而韓迫於召命將還京師因辭其請侯復使來言曰廟成而記之執事皆墜言矣願無卒辭辭既不獲乃爲書其成績以爲記按郡志漳爲州始於唐垂拱二年實治漳浦縣後以其地有瘴癘州移治龍溪而漳浦爲縣如故其縣之有學則自宋慶曆四年始蓋自漢以來孔子有廟不出闕里唐制天下州縣始皆立廟祀孔子然漳浦之有學雖始於宋而其學之有廟固始於唐矣國家既定天下廟學兼備悉遵近代之制洪武改元漳既入職方廟廷慎簡賢才以牧遠人而吾張侯被選宰漳浦既至用故事謁孔子廟見其棟橈柱折頽敝已甚慨然歎曰事有急於此者乎即圖簡材募工而重作之以十一月成事僅兩月而廟已成列楹一十有八以間計者三其崇三十有二尺廣五十有五尺而深如廣之數輪奐具美規制畢勉既又治其門廡修其牆垣於是始稱其爲聖之居而講經之堂肄業之舍與庖湏之廡皆易其舊使之新而學制咸備矣乃二月丁卯侯率僚屬及爲士者行舍菜之禮又俾民之子弟游于學而延名儒爲之師凡可以崇教道而敦化俗者侯無不究心也蓋漳浦爲縣介乎閩廣之交其境阻山而負海姦宄所出沒其俗悍其民易以動嶺海之間厥爲巖邑故必得長民者舉聖人之道以導之使之復其仁義禮智之性而明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然後俗易以化而政易以成也侯通經博古夙以文學名其爲漳浦勤於政理而尤汲汲焉學是興可謂知爲政之本矣所可書者正止工役之勤而已哉是役也廟之費爲最重故韓舉其重者特書之使刻諸石用以志漳浦之學其與目張侯始侯名理字王文番禺人由徽之夥縣令以承事郎再調來漳浦佐其事者丞金華陳堯民典史錢塘方好文也。

學詩齋詩記

寧海鍾君舜舉名其居曰學詩其言曰昔者吾嘗聞諸夫子矣不學詩無以言唯學詩也可以興觀羣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而又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故吾早歲授經於父師而詩是學亦既用其章句之說以取科第矣既而思之詩非徒事乎章句而已也詩以理情性是故聖人有優柔敦厚之教焉求止乎禮義之中而不失其所感之正情性之道斯得矣若是者吾將終身從事焉而不敢以或息此吾齋之所爲名也他日君持節使者節洩閩中余適被召自閩南還會焉具以其言爲告余因筆以爲記而復爲之言曰詩道其微矣乎以情性言詩非余所能知自章句言之則余竊有疑矣蓋二南大小雅周頌周公之所定變風變雅魯商二頌孔子之所取而并周公所定者合三百五篇尙矣自今觀之二南以關雎配詩巢爲單配采芣卷耳配草蟲樛木配江汜螽斯配小星天桃配摯梅兔置配羔羊采芣配采蘋漢廣配行露汝墳配殷雷麟趾配麟虞各十一篇整然相合信其爲房中之樂而甘棠後人思召伯者也何彼穠矣

王風也。野有死麕。淫詩也。此三詩者。胡爲而廁其間。而又成王之頌。乃有康王以後之詩。今謂二南。周頌。果爲周公之所定。其可乎。秦火詩書。同禍。書殘闕甚。而詩獨無一篇之失。然素絢。唐棣。理首。鬱柔。諸詩。俱已散逸。而已放之鄭聲。乃反獲存。劉歆以謂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義。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不足則以世俗之流傳。箠絃之濫。在者足之。不復辨其非。故變雅之中。或有類乎正雅。而又六月變小雅之始。民勞變大雅之始。乃與正雅同其篇什。商風非變也。乃繫於十三國之末焉。烏在其爲各得所也。然則今之三百篇。謂皆孔子所刪之舊。可乎。不可也。蓋自漢以來。學詩者悉本於鄭氏。訓詁譜序。惟鄭說之從。人有耳目肺腸。不敢以自信也。及宋朱子之傳出。而鄭學乃遂廢。朱子所謂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旨者。學詩之要。無以易此矣。世之習而讀者。固得有所據依。而其可疑如向之所云者。學者以爲朱子之所未嘗言。不敢以爲言也。昔者吾鄉先正王文憲公。蓋嘗欲修正之。而卒亦不果。豈非詩道之微。於是爲已甚乎。禱之無似。竊亦有意於此。而力則不能逮。以吾鍾君之好學。故願相與商確之。若夫情性之所感。有得於章句之表者。君尙亦有以語我也哉。

楊氏墓記

楊氏在吾島。爲望族。世居縣南四十里之赤岸。宋南渡以來。擢巍科。躋騰仕者。隨武相繼。迄今二百年。而子孫彬彬。世其先業。號稱衣冠家。有曰芾。字仲章。其尤卓然能以儒學自名者也。芾間爲余言曰。昔我高祖諱焯。嘉定甲戌進士。仕知南雄府。中奉大夫。累贈通議大夫。妣碩人呂氏。黃氏。宜人胡氏。會祖諱植。由世澤入官。仕知肇慶府。奉直大夫。金華縣開國男。妣宜人錢氏。兩世墳墓。俱在雙林鄉。劉聖塘之南。南雄府君與呂氏同穴。而黃氏。胡氏別壙。其左。少南則肇慶府君與錢氏之藏。在焉。兆域相望。不出百武。爲山約二十餘畷。疆界可考也。我先祖將仕府君之歿也。先人親在幼齡。爲所親者。竊契券盜竄里中。富人陳氏。而楊氏兆域。子孫莫之保矣。先人在時。願出己資。贖之而不可得。蓋齋志以歿。芾長。幸有知。痛心疾首。誓畢先志。頃歲庚以元直。乃始復歸我楊氏。先人之志。庶幾以酬。而吾他日。亦可以見祖宗九京矣。厥既加之封樹。約宗族昆弟。歲時修拜祭之禮。然恐我後人或不知其故也。妄意吾子惠之一言。刻諸墓。俾後不敢忘。余竊聞之。祖宗之於子孫。一體之分。其精神血氣。相爲流通者也。墳墓者。祖宗體魄之所託。夫苟子孫不能以保守。則亦奚取乎一體分哉。楊氏二世之墓。自卜吉於斯。僅百餘年。而乃占於他姓者數十載。爲子孫者。固宜知所感憤。况子孫之賢。有如芾者。寧能不爲己責乎。今也。故壤既復。堂封如舊。死者有靈。斯即安於地下。而子子孫孫。歲時皆來。顯瞻松楸。孝弟之心。其必油然而生矣。先儒有言。不忘乎先。孝之大者也。芾於是乎能孝矣。志其事于石。豈特以示楊氏之子孫。凡天下之知有祖宗者。尙因楊氏之有倣也。

福建轉運使司題名記

國家底定南服。乃洪武元年三月。詔即福建置轉運使司。以總鹽政。重國課也。於是漳梁楊公楨。吳公某。並以器能。昭被簡擢。楊公爲使。吳公同知其事。越二年。二公謂凡官府皆有題名。乃謀鑿石。書而刻之。俾來傳。余爲之記。蓋福建所隸者八州。人物繁阜。煮海之利。昔稱易辦。然比歲兵興之餘。戶口既耗。而課額倍增。人以爲病。惟二公能究其利原。革其弊。以故績用優著。大課告集。其可謂稱吾聖天子所任屬者矣。是故題名之建。即姓名以譚賢否。因歲月而稽黜陟。勸懲之義。於是乎在。今茲所書。自二公始。而虛其左以俟來者云。

友怡堂記

禮部黃君子邕謂余曰。昔我曾大父年六十有三。而我大父以生。曾大父蓋年九十四而歿。大父承其堂。構惟謹。實生三子。長則吾先子泰和府君。次則吾叔父克明甫。克己甫也。盱之新城。吾黃氏世居之。南對簫曲諸峯。巖姿壑態。近在目睫。有亭館園池之適焉。吾二叔父雅敦友愛之義。故克明甫所居之堂。扁曰友怡。所以志也。今也二叔父年俱及艾。而吾啜遺之日久。蓋叔父之視吾猶子。而吾視之猶父耳。子尙儆惠斯文之好。爲文以記斯堂。庶幾有以道吾叔父之志。而慰其心乎。余聞之。兄弟之相好。出於天衷之所降。民彝之所秉。非自外至者也。詩曰。因心則友。心者。天衷民彝之所具。謂之因心。則蓋與生而俱生矣。而豈自外至哉。是故夫子之言曰。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又曰。兄弟怡怡。此其言兄弟之情至矣。自世道日降。政靡俗裂。而後閱牆之誹。與君子未嘗不深歎於斯焉。今克明甫兄弟之友愛如此。雖其能由乎聖賢之教。抑亦天性固然。有非勉焉者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國與讓。有如克明甫之友愛。將見其由一鄉以及一國。莫不化之。又豈特爲黃氏一家之善而已哉。余是用推其說以復于邕。而致諸克明甫。請揭諸壁間。以爲記。若夫棟鄂之歌。荆樹之曲。則羣公與子邕游者。當爲之賦。茲不復云。

崆峒山房記

崆峒山在贛郡城南二十里。按寰宇記。一名崆山。山多林木果實。一郡資之。雖名崆山。而出物倍於他山也。山之勢。巍峩前從。而其支岡有北出者。章貢二水。夾之以馳。屬于郡治。故堪輿家謂崆山乃郡治地脈之母云。劉君宗弼。世家郡城西十里。其曾大父蒼巖先生。乃遷于城中孝義里。嘗建精舍曰登雲。聚書其中。集師友與子弟而講學焉。逮其大父伯父。皆世以儒學名。至宗弼。益以其學自奮。擢至正辛卯進士第。有元贛人之第進士。實自宗弼始。宗弼之居。南望崆峒。近在目睫。故讀書之室。因名曰崆峒山房。及出而仕。今昭代。歷官成均。由博士爲司業。尋持浙江部使者節。既至。即以向之名書室者爲所居之扁焉。曰。吾以志鄉土之思也。閒嘗俾余爲之記。余竊聞之。君子之爲學。學乎聖賢之道者也。聖賢之道。成己成物而已矣。是故不有以成己。則無以立其本。不有以成物。則無以措諸用。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成己之道也。

及推而至天地。萬物育。則成物之道也。然自一己。以對天下。本末雖殊。而非二致。由下學而處上達。精粗雖異。而皆一理。故曾子之說。自格王致知。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子思之言。自本諸身。以至於建諸天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悖不惑。孟子之論。自可欲之善。有諸己之信。以至於不可知之神。大抵先後雖有敘。始終則無間。知之矣。而必至之以不止。體立矣。而用必有以行之。聖賢之道。如是而已矣。今吾宗弼之所學。固聖賢之所為道也。方其學之於家也。其所受於父師者。豈復有外於此哉。今也出而用世。死即前日之所學者。推之。成已成物之效。庶幾其可聽矣乎。余也。於聖賢之道。亦固夙有志焉者也。自與宗弼定交。京師且六年。相與議論。蓋亦數矣。今復舉余所聞以爲言者。誠以爲學之道。貴乎講貫。舉其指要。而復言之。固所示相好之厚也。若夫嗜網之奇勝。屢委整態。朝夕四時之變。足以資人之玩賞。則世之工於文辭者。當能抽秘購妍。而爲之咏歌。非余之所能知矣。

歸全精舍記

歸全精舍記
 歸全精舍記。莊周書。知夫人生天地間。自形自色。自生自死。自適自達。一出於天之自然。誠有不可以人力爲者。故古之聖人。所以和其天倪。全其天器。而至於無爲者。不過安乎天分。休乎天均。以自適其適而已。自適其適者。順其天之自然也。天下之物。會足爲吾累乎。豈亦觀夫斥鴳者乎。其飛也。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彼則自以爲飛之至焉。大鵬翔於天池。不羣之而羣其力之所不能。鸞鳩畢志於榆枋。不認之以優爲而不爲。何也。彼以得性爲至。盡分爲極。自適其適。而他不知所以然也。然則人生天地間。求所以自適其適者。其可斥鴳之弗若乎。今夫世之人。不能無累於物。而困於物。不知自形自色。自生自死。自適自達。自窮自達者。皆一定而不可以人力爲。方且以有涯之生。極無涯之欲。心術內動。機械外張。狂顛困頓。日夜務與天敵。而奮不知止。是豈惟視斥鴳之自適爲有愧。固與鸞鳩之轉丸。蠅蠅之緣隙無異矣。不亦悲乎。秦甫貢先生。世居宣城南湖上。號衣冠家。其冥閒之軒。扁曰歸全。蓋先生博學高見。道充而氣和。久淹外服。不以疏遠感其意。入官王朝。不以榮寵嬰其心。政事文章。舉足以名世矣。而未嘗自有其有也。故人以謂是殆庶幾自適其適。而物不能以累之者也。然則先生之名斯軒。固將託以自見歟。雖然。諱聞至人以太虛爲家。以無何有爲鄉。視所居所處。皆遺虛也。而先生猶不能忘情於斯軒。何耶。他日先生屏迹於太虛之家。而稅駕於無何有之鄉。顧禪崎人。庸詎知造物者之不有以遂我。得乘成以隨先生耶。姑記其說以娛。

歸全精舍記

歸全精舍記
 吳郡袁君。既葬其先府君於吳縣胥臺鄉。窆山職塢之原。而請銘於內翰黃公。尋直墓石。結廬一區。爲歲時拜祭會聚之所。扁曰歸全精舍。屬予記之。嗚呼。人之有身。父母全而生之。則必全而歸之。蓋歸而至於全。而後爲人之道盡矣。是故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父母分其血氣以生我。而我稟其血氣。而身以生。

是人子之與父母。其血氣蓋相爲流通也。故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然則奉父母之遺體。而弗知敬愛之。以全其歸者。其尙得謂之孝矣乎。烹熟羶膻。當而薦之。非孝也。溫清定省。左右以安之。非孝也。養也。養也者。奉父母不體。而非所以敬愛父母之遺體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其惟不虧其體。不辱其身。歸而能全乎。故昔之以孝稱者。蓋頃步而弗敢弗敬愛其身也。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而有虧其體者乎。惡言不出諸口。忿言不反於身。不敢以羞貽父母之遺體。而有辱其身者乎。不虧其體。不辱其身。若曾子之臨終而啓手足。而後知免者。斯其謂之全而歸之者乎。嗚呼。歸而至於全。而後爲人之道盡。而後始可以爲孝矣。吾聞府君。力本尚義。以善稱其鄉。迹其始終。蓋無愧於歸而能全者也。既終且葬。而以歸全名其墓右之廬者。君所以彰府君之孝於無窮也。然則歲時而拜祭焉。拜祭而會聚焉。君之至於斯也。履秋霜春雨之降。而感時序之流易。悽愴怆傷之心。油然而生。念府君之孝而不可復作。則所以敬愛其身。而體府君之孝。以爲孝者。得不重自勉乎。嗚呼。孝子不匱。吾尙於君望之。府君之名諱里。與平生大概。已具于誌者。茲不著。君好學有文。行信其名。可立其字云。

婺州路總管府推官廳記

婺州路總管府推官廳記
 國朝各路置總管府。其官屬自達魯花赤。總管。以至推官。皆聯銜署書。而刑獄之政。則推官專任之。故府治之旁。推官別有廳事。以爲詳議之所。謹其職。嚴其體也。婺州爲路以來。其府治。當大德庚子。改作於總管夏公若水。元統甲戌。更新於經歷元君思忠。而推官廳居其東偏。規制樞陋。歲久弗理。日廢以壞。至正乙未之春。推官張君彌遠始至。即圖致力而重建焉。謀諸同列。蕭君國用。既以爲當白于達魯花赤。蒼納班公。總管陳公以實。莫不以爲宜。而費用無所於出。陳公乃爲之經畫。得錢五千三百四十緡。爰構材。僦工。撤其舊而一新之。其正字爲廳。以間計者三。高廣皆有加於舊。左右門廡。悉就整飾。崇其階。庇。峻其垣。牆內外既塗。煥然畢備。庀工於六月己巳。再閱月而落成。等威有禁限之防。事情無宣洩之患。所謂詳議之所者。於是爲始稱矣。其構與之歲月。咸謂不可無紀。俾諱書之。以示後來。夫推官之職。在乎持法以求民之平者也。然而職於持法。而不能使民不犯法。能盡撫字之道。而使之不犯法者。其郡守乎。今陳公爲守。威行愛立。務以漢淨化民。欲民相安於無事。而張君斷獄。處決平亭。濟以剛明。本以仁恕。未嘗奇請他比以爲察。以故其民尤賴之。夫能有以使之不犯法。而或麗乎法者。又能使之得其平。上下相成如此。民其有不治者乎。斯字之建。所可書者。固不特構與之顛末而已也。是役也。判官伯顏君。經歷王君弼。知事錢君淳。並贊助之。而司吏張守信。始終任程督之勞云。

甘泉寺佛殿記

甘泉寺佛殿記
 分水縣北二百步。有山曰玉華。山之南。有寺曰甘泉。案圖志。山嘗出泉。玉色而甘。故名玉華。寺居山陝。瞰泉上。亦因名甘泉。晉天福三年。縣令錢滔所建也。中更廢壞。其故基多爲獄祠民居所侵占。歷歲滋久。莫

可考已。今至正十二年。大盜竊據縣治。主僧普潤。猶守義不屈。寺為其所燬。百年棟宇。鞠為瓦礫之區。寇退。潤與其徒正印。圖復其舊。有志而力不能為也。明年春。縣大夫高昌君實來。謂茲祝釐之所。不宜不即起其廢。乃捐俸為倡。好事者頗助之。遂簡材庀工。新作其佛殿。為三楹間。重檐阿于四周。規制宏壯。而藻繪塗駁之功畢備焉。凡用工徒若干。縉錢若干。十四年十月某甲子。其成之年月日也。蓋分水地僻。而賦薄。其人勤生而齋施。大抵其土所產。不過茶炭紙漆絲泉之屬。多山少田。粟米無以周。一歲之食。恆仰糴他境。而執業隸編。則皆能自食其力。無懈人。然習尚簡樸。不事華飾。大家有畜。悉閤吝不發。而比歲科繇殊極。計其所畜。亦僅足以供上之徵。而或且弗能給。其俗如此。其於施何如也。願茲宇之建。潤既不善。飛奇鉤貨以病民。而人之好施者復鮮。非得縣大夫為之倡。則其成亦豈若是亟乎。君名明里。不花。字惟一。以縣補官。主休寧簿。擢江浙行省掾。乃來宰分水。奉年政成。三皇孔子廟諸神祠燬于寇者。皆新之。惠愛及民。固多有古循吏風。感成。即介其縣文學馮宗禮來請記。君與予雅相好。且分水予嘗至焉。故畧之記。因道其土俗。及君政績。使刻以示縣人云。

壽菊室記

江東肅政廉訪司經歷寧夏吳君。名所居之室曰壽菊。以奉其母太夫人。於是太夫人實生四百有八十甲子。而九月八日。乃其初度之辰。賓客咸會。舉觴為壽。或有言者曰。善乎君之名斯堂也。花卉之屬。爭妍競艷。不朝榮而夕悴。而惟菊也。早晚晚發之盛。衰不與衆并。同霜露既降。草木黃落。其花始開。開而未嘗落。落而未嘗零。操孤高而質幽烈。故昔人有晚節之稱焉。是則凡卉之能壽者。宜莫如菊。即壽菊而名堂。不猶莊周氏取喻於大椿者乎。或又有言曰。菊非特能壽而已也。而且能致人之壽焉。蓋其稟氣之正。中和所萃。服之者有長久之益。故昔人以謂輔體延年。莫斯為貴。而南陽之菊潭。飲其水者。上壽至百二十。其中亦百有餘歲。物之能致人壽者。其有過於菊哉。衛之詩人。書託興於萱草之忘憂。今君以菊能致壽而有取焉。殆猶詩人之意云爾。或復作而言曰。噫。菊惡能致壽也。致壽有道。非假乎菊也。是故人之善養者。內有以悅其心。外有以寧其身。此致壽之道也。記禮者曰。中孝用勞。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夫公卿大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而無勞倦焉。令名所由成也。令名之成。所以悅乎親之心也。又曰。烹熟擅。適所以寧乎親之身也。心悅而身寧。致壽之道。不在茲乎。惟君起家進士。方以文武忠孝。建立大節。以揚名當時。而祿又足以為奉養之資。所謂內以悅其心。外以寧其身者。蓋以兩盡。以故太夫人春秋既高。而愈益康強。則所以致其壽者。固有在矣。菊云乎哉。於是衆皆以其言為然。則屬筆於禱使書之。禱不敢辭。因次第客語。書以為壽菊室記。

杭州仙林寺戒壇記

杭州仙林大慈恩普濟教寺。有萬善戒壇。昔為四象傳授三聚淨戒之所也。寺蓋宋紹興末洪濟大師智卿所攝。戒壇在佛殿後。隆興初。賜寺額為仙林。壇曰隆興萬善。淳祐間。加寺額為仙林慈恩普濟。壇曰淳祐萬善。大乘。至至元中。祐農法師榮公。以前代宿德。昭被光寵。奉帝師命。復加今寺額而為壇主。至正三年。寺厄于災。壇亦就毀。其年。妙智通悟明解大師就公。來領寺事。以興廢起墜為己任。久之。始克哀衆施。建大佛殿。繼又罄己資。率耆舊僧。建三門兩廡。及選佛。選僧二堂。惟戒壇未及興建。而惟費最鉅。蓋戒律之宣。諸天龍神人。及衆人之所畢集。非有崇棟廣露。穹座邃筵。則無以致其嚴肅。不嚴不肅。則無以發人之觀聽。而一其皈嚮之誠。郡人顧君天祐父子者。嘗與就公論道。而有契焉。慨然樂為之造就。乃捐金。殺購木石。卜吉而庀工。為殿以間計者一。前後為二棟。列楹十有六。其崇九十有九尺。去其崇三之一。以為廣。增其廣四之二。以為修。而壇居乎中。壇高九尺。有奇。飛樓步檐。外稱其度。綵幢寶蓋。內極莊嚴。始事於十一年正月。日。至明年十月。日。而訖工。塑繪像設。顧君之配舒氏。而上下瓦甍。則其子婦戴氏。仗助焉。竊聞我佛如來。以一大事出現于世。普為衆生。設方便力。成就佛果善提。是故宏敷軌範。式示開遮。詳布科條。用垂汲引。律之所戒。教由以行。學徒有所攝持。常人有所趨向。故得以去惡而就善。超凡而入聖。或智或劣。皆證大乘。若正若依。悉成佛道。後世律師教主。代佛宣說。將集四衆。必有壇場。此戒壇所為建也。今就公務隆祖道。載揚宗風。圓機應人。能無留礙。而顧君宿植德本。雅慕真乘。於世有為。一然吝惜。宜乎茲壇之建。以壞為成。有所不難。而亦有非偶然而然者。財法二施。等無差別。此豈有漏之因。人天之小善而已乎。就公名智就。別號道翁。越之新昌石氏子。以十年被旨護持寺事。顧君。字祐之。錢塘人。

紹興獄記

至正四年夏。宣城貢公。由應奉翰林文字。凡為紹興總管府推官。郡之有推官。職專詳獄。刑。而紹興為郡所轄。州二縣六。地大民衆。獄訟號稱繁劇。故居職者每難其人。及公為之。則固有異於人人者矣。山陰自洋港。有大船飄近岸。鹽夫史甲二十人。取鹵海濱。見其無主。因取其篙。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乙者。聞而往視之。怪其無他物。而有死人。稱為史等所劫。史備作富民高丙家事。遂連高。史等既誣服。高亦被逮。不置。公密求博詢。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抗。回漁者張網海中。因盜其網中魚。為漁者所殺。史等未嘗殺人。以奪物。高亦弗知情。其冤皆白。游徼徐裕。以巡鹽為名。橫行村落。一日。遇諸鹽商。奪其所費錢。撲殺之。投其屍於水。走告縣曰。我獲私鹽。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會赦。遂以疑獄釋。公追鞠覆案。其得裕所以殺人狀。復俾待報。民有阮福者。溺水死。指以與謝甲。鹽船遇。四致其溺。公考問左驗。致其溺者。乃趙乙也。坐趙而釋謝。徐德元告其弟姪。以毆傷。獄既成。公知其誣。繼而里民累數十狀。發德元所為不法事。公簿責德元。特強橫武斷鄉曲。持官府短長。及是以非罪排擠其骨肉。釋其弟姪。而坐德元。徐長二。訴其弟為郭甲。郭乙所殺。真殺之者實乙。而豪民鄭丙。與甲為仇家。故喉徐使連甲。公既釋甲。即

以其罪罪鄭。杭民黃生有田在縣境而近僧寺。歲來收租。與寺僧交。僧召黃及其儻二人飲酒酣。其一人
 諷僧。其一人責之不服。則擊以他物。誤中其腦以死。僧懼。移其屍寺外。執黃以訴。謂其故殺人。相脅欲
 要貨賄。公揣知其由。出黃於獄。縣長官鞠繫黃連二十三人。持軍器。謀泛海為盜。公廉問得實。所謂軍器。
 大半皆農具。且他無為盜顯跡。乃當連等五人私持軍器之罪。餘置不問。楊茂獲海賊三十人。不分首從。
 將悉處以死。公以省錄。其為首者止八人。餘皆誣誤。並釋免之。諸暨民葛壹。素亡賴。客有過其里。買栗者。
 貪其財。給之曰。某山栗多。得利可倍。我俱爾往。客從之。至山深無人處。以斧斫死之。既而其子來迹父所
 在。復給之曰。而父在某山中。與俱往。又殺之。久之。其妻訴于州。不受。則訴于公。公命吏詣葛所居里推究
 之。虛得其故。執葛繫死于獄。仍獲其尸。黃聲遠偽造鈔。既自首。與之同造者黃甲也。甲坐贖十餘歲。於法
 有罪而自首者免其罪。與自首者同罪而有親者。比自首。公審甲與聲遠。乃有服從兄弟。即釋之。何成訴
 其子因黃保至其家。徵租驚殺致死。具獄上。公按之。則其子死以病。而黃與何有隙。以故誣黃。抵何以罪。
 餘姚孫國寶。以求盜獲姚甲遺偽鈔。受賂而釋之。執高乙。魯丙。赴有司。經其同造偽。高寶與姚行用。實非
 自造。孫既捨姚。因以加誦高。而魯與高之相識。孫以事嘲之。輒并連魯。公疑高等覆造不合。以孫物之辭
 屈情見。即釋魯。而當高以本罪。姚遂處死。孫亦就法。會稽袁寶。與所親二人泛海。遇劇盜李麻千在海。上
 懼而從之。至潮陽。麻千率衆請自新。官給食等信券使歸。既歸而悔之。仍以盜論。公以謂其在潮陽。既
 以自新。復加之罪。則失信於民。貸使復業。陳興特富豪。構結巡司。以被盜為緣。誣平民王氏。執其妻。燒毀
 灼殘其體。公痛懲之。蕭山吳宜差父子。怙勢為暴。鄉民被其害甚。張文有墳山。強據之。文訴于官。反枉文
 以誣告。公直其事。吳父子皆伏辜。曠縣張氏婦。訴鄰人張甲以刀傷之。蓋張氏始通於張甲。既又與富民
 裘乙通。以是致爭。互持刃相傷也。悉置于律。上虞縣背徵湖田之通租。愚民聚眾毆死之。根連株連。係縲
 百餘人。公窮竟之。得首罪者一人以死。論為從者十人。以減死論。縱九十餘人。郡地瀕海。惟鹽最為民病。
 有余大郎者。私鬻盜。招集亡命之徒。動以千百。所至強人受買。莫敢誰何。或發其罪。公命督捕之。繩以
 法。徒置他郡。先是凡以私鬻盜。而麗于法者。多連及無辜。所司為之傳致。並緣為姦利。公下令。事覺。止
 坐犯人。不得轉相連逮。平反者前後亡慮百餘事。其凡刑名之事。無大小必記于籍。立限勾稽。吏曹無敢
 奇請他比。以舞文法。間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意之所向。萬夫莫回。事之所疑。片言以決。
 故能庭無滯訟。獄無冤囚。豪強懾服。善民賴以為安。公在官四十三月。去之日。郡民家為位。焚香以拜。父
 老孳留。填塞道路。馬不得前。追餉數十里。涕泣而別。囚之居囹圄者。聞公去。亦皆慟哭不已。嗚呼。是區區
 者。誰實使之。蓋公儒者。誠以本之。恕以推之。剛斷以濟之。公正以持之。故其原心定罪。探意立誠。一皆合
 乎春秋之義。以及有是也。漢儒以經義決疑獄。世之論者。賴以為闡疏。然則儒者之用。果可與傳發書。惟
 法令是師者。同日語哉。公於紹興。所識獄事。其蹟之著者。不可勝數。今姑存十一於千百。著之于篇。將使

世之為史者。有所取則焉爾。他善政已具遺愛碑者。茲不復書。公名師秦。字秦甫。由國子生釋褐。授秦和
 州判官。擢江浙行中書掾史。入為應奉於翰林。乃調推官紹興。由推官復召入翰林。為應奉。尋遷宣文閣
 授經郎。今除翰林待制云。

王忠文公集卷九

封諸王詔

朕荷天地百神之靈。祖宗之福。起自布衣。藉藉創業。惟時將帥用命。遂致十有六年。混一四海。功成治定。
 以應正統。考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長者。必正位儲貳。若其衆子。則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蓋明
 長幼之分。固內外之勢者。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長子標為皇太子。爰以今歲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
 棖為秦王。第三子橒為晉王。第四子棟為燕王。第五子楛為吳王。第六子楨為楚王。第七子榑為齊王。第
 八子梓為潭王。第九子杞為趙王。第十子檀為魯王。姪孫守謙為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凡
 諸禮典。已有定制。於戲。衆建藩輔。所以廣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親文之厚。古今通誼。朕何敢私。尚
 懷中外臣鄰。相與維持。弼成政化。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定嶽鎮海濱名號詔

詔曰。自有元失。羣雄鼎沸。土宇分裂。學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彝。大統以
 正。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
 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濱。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

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濱。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為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開科舉詔

詔曰。朕開成周之制。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為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求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於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舉人之上。其懷才抱道之賢。恥於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中國。外撫四彝。方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眾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敢有游食奔競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責實求賢之憲。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封安南國王詔

朕躬膺正統。撫有天下。眷爾安南。素知尊慕中國。去歲國王陳日德。率表稱臣。朕遣齎詔印。仍封爾為安南國王。比至境。而日德已逝。今世子日賢。能繼先志。專使請命。考於典禮。宜嗣其位。是用命爾日賢。襲封安南國王。授以金印。於戲。父子之親。既謹承其基業。君臣之義。尚永守於藩方。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封占城國王詔

皇帝詔曰。咨爾占城國王。素處海邦。莫居南服。自乃祖父。世篤忠貞。嚮慕中朝。恪守臣節。今朕肇承大統。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嘗馳書而往報。而爾能畏天命。知尊中國。即遣使稱臣。來貢方物。思法前人之調。以安一境之民。眷爾忠誠。良可嘉尚。是用遣官齎印。仍封爾為占城國王。於戲。以內治外。朕方一視同仁。以小事大。爾尚慎終如始。永為藩輔。益勉令名。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租稅詔

蓋聞自古帝王。必資民力。以助成功。故國家尤當以恤民為先務。朕為億兆主。甚欲與吾民同樂於天地間。即位以來。于今三年。各處郡邑。雖嘗免其稅糧。尚慮凋弊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太平。鎮江。宣州。廣德。潞州。和州。當創業之初。錢糧供億。實為浩繁。賴此數郡。以足國用。遂致平定四方。念其勤勞。何時忘之。

深宜優恤。應天。太平。已嘗免其稅糧二年。鎮江。宣州。廣德。潞。和。已免二年。此七處今年夏秋稅糧。再行蠲免。徽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廣信。池州。饒州。廬州。以次歸附。供給皆為煩勞。此九處今年夏秋稅糧。亦皆蠲免。其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疲困為甚。山東與河南。地方相接。其民宜加培養。庶使河南之民。得以相資為生。山東已嘗與免二年。河南。北平。已免一年。此三處今年稅糧。並行再與蠲免。朕以布衣起事。民間艱苦。無不周知。今所優免。姑以凋弊之處為先。所在有司。其尚謹於奉承。以體朕恤民之意。

封高麗國王詔

朕肇膺正統。誕撫多方。乃眷高麗。襲朝鮮之遺壤。克尊中夏。逾渤海而稱臣。頃詔使之往臨。即表詞之來上。有嘉方物。良切衷情。蓋由夙慕於華風。用是恪修於臣職。况爾三韓之累世。皆慎始終。屬茲四海之一家。何殊內外。爰稽彝制。載錫真封。今遣某官齎印。仍封爾為高麗國王。於戲。保民社而王。簪裳懷於舊服。守禮義之國。作屏翰於東藩。其始自今。毋替朕命。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諭安南占城二國詔

皇帝詔曰。朕居中國。統天下。法古先帝王。一視同仁。每欲使四彝俱安。近者海外諸國。皆來臣服。貢獻方物。占城上言。安南出兵。連年侵境。朕未知實否。今為爾兩國言之。和睦鄰境。乃保國之善道。故善為國者。各守其封疆。各安其民人。上順天道。天必祐之。世道得以久長。若各不安分。構怨交兵。縱其君長身雖無損。而害及生民。又何利乎。甚而至於天地神人。同憤共怒。其患將有不可測者。此豈保國之道哉。朕為天下主治。亂持危。理所當行。今遣使諭爾兩國。若彼此果有所爭。當即罷兵。以和睦鄰境為念。畏天保民。安疆土。以永傳于子孫。豈不美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招諭廣廓帖木兒詔

自昔帝王之治天下。當大業垂成之際。尤必廣示恩信。雖素相仇敵者。亦皆兼收而並用之。所以法天地之量。而成混一之業也。朕自起兵淮右。收攬羣雄。平定華夏。唯西北邊備未修。蓋以廣廓帖木兒。猶守孤忠。保其餘衆。居于沙漠。以為邊患。朕甚念之。茲用特與寬宥。必能知時達變。慨然來歸。其所部將士。多我中土之人。文武智能。朕當一一用之。有願還鄉里者。聽其質宗。孫。裔。趙。恆。等。果能贊其來歸。其功非小。投機之會。固不容髮。朕言不再。其善圖之。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招安諸處盜賊詔

朕以眇躬。託于億兆之上。天下治亂。實係於朕。懼德不類。罔敢怠荒。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兩紀于今矣。然絲頭者任用輔相。委寄過隆。顯權生事。以紛亂我祖宗之成憲。兼以所在牧守。撫字無狀。以故澤澤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塞。人懷疑阻。遂致賊盜相挺。以興。蓋自兩河。兩淮而西。接于關陝。荆湖。二江。二浙而南。

底于閩粵嶺海。大憝小醜。浸繁有徒。戕殘我疆土。甚者竊據城邑。僭稱號名。兵連累年。怨氣凝結。生靈塗炭。閩井邱墟。國家百年養育之功。一旦蕩然。異言及此。深用愧悼。靖思厥咎。罪實在朕。念茲庶民。皆我赤子。朕既不德。不能盡君人之責。使惑於煽誘。以陷于匪人。苟究武威。必示諸討。而不開以自新。雖欲改行爲善。厥路亡繇。是重朕不德也。朕方願與民更始。其獨安取此。屈己宏物。朕所不吝。自今爲始。應凡盜賊。不分首從。苟從招安。卽與原貸。非特待之以不死。尊爵厚祿。頒賞有差。於戲。古人有言。亂匪降自天。人則爲之。抑生人何辜。非朕之不德。無以至此。天怒於上。人怒於下。顧惟菲薄。敢昧罪己。凡爾將帥。尙咸諒朕意。殺降戮順。厥有重罰。務在綏輯。以圖底于康寧。用副朕引慝之誠。廣朕好生之德。朕言不爽。其明聽毋忽。

誠諭中外百僚詔

朕承積累之休。撫盈成之運。臨御歲久。望治日深。永惟前世之相沿。各有當時之所尙。三代而上。忠樸質文之履更。兩漢以來。名節經術之異守。或清談之爲務。或道學以相師。便於因循。莫不久而成弊。昧於張弛。弗知變而後通。爰暨我朝。所鑒往代。朕當法制之肇建。實惟吏議之首遵。小紀大綱。固有條而不紊。前規後矩。乃畫一之是。凡利害之所存。必章程以爲據。咸樂相仍於苟且。雖圖自獻於猷爲。頃緣選臣之蔽欺。益使正塗之壅底。持祿者括囊而拱默。懷奸者首鼠而依違。蕩蕩之匪躬。羸容之後福。幾致防川之患。漫成罔上之風。覽習俗之至斯。嗟治體之已累。朕當饋而嘆。反席以思。仰祖宗之貽謀。本崇於信厚。故國家之作則。首務於整齊。勢無不弊之時。道有好還之理。咨予三事。羣牧。暨爾衆僚。庶士勉罄忠純。各思厲翼。毋率於怠諱。言必由衷。毋略於幾微。謀須慮遠。共懲膠柱之固滯。庶求改弦而更張。畢殫獻替之誠。允濟艱難之業。今以爲始。朕亦改圖。綜覈名實之詳。繼漢宣之遺則。推行仁義而効。揖唐后之餘風。期臻三代之隆。永有萬年之譽。朕言匪過。衆聽敢違。

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

天開鴻業。篤生英傑之臣。星隕將營。載舉哀榮之典。肆天勳之垂集。俄上將之云亡。庸錫褒封。誕頒渙號。具官常某。英敏而沈毅。嚴肅而恢宏。自初建於義旗。卽來歸於戎旆。首從淮右。揚采石之鋒。旋定江東。振丹陽之捷。拓邊疆於全楚。殲強敵於三吳。掃河洛而奠中原。指幽燕而平朔土。功成百戰。允爲一世之豪。氣蓋三軍。豈特萬人之勇。近報溧陽之凱。益窮漠北之追。攬哀計之遽來。知力疾而猶戰。眷言忠盡。深用痛傷。海宇一家。旣已成於大統。君臣一體。期共享於太平。事乃若斯。情何能已。秩庸障於次相。得兼錫於真王。雖禮數之有加。於予心其猶歉。於戲。金書鐵券。曷忘佐運之功。袞衣繡裳。尙服飾終之命。寵靈弗替。祚嗣彌昌。可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益忠武。

開平王夫人制

勤王事而殞身者。臣道之大。從夫爵而致貴者。婦道之常。念我元勳。茲有賢配。加封之典。其可後乎。具官常某妻藍氏。賦性貞貞。秉質端靖。相其君子。爲國大臣。勤勞王家。殉成帝業。何大勳之甫集。遽屬疾而長逝。與言閔悼。實愴予懷。亦旣喪崇。追封王爵。維其伉儷。獨任家政。保毓淑女。教飭諸孤。諒闡範之足嘉。斯恩典之特異。從夫之秩。禮亦如之。於戲。齊眉之歡。雖不及於偕老。敵體之貴。庶永享於終身。尙服命儀。益綏福祉。可封開平王夫人。

中書左丞相開府儀同三司封太師國王制

位冠師垣。夙重酬庸之典。爵班王社。載隆續武之恩。朕嘉念世臣。敷求懿德。乃眷元勳之裔。嘗居上相之尊。宜行異封。用昭均壹。肆渙敷於垣制。宜布告於治朝。具官某。名世鉅材。受天大任。濟時瓊蘊。名久播於華彝。貫日精忠。志惟安於社稷。由司宿衛。遂被登庸。出膺屏翰之勳。入掌樞機之密。晉顯冢席。首正宰廷。秩既比於三台。禮爰優於八命。翼宜皇化。若巫咸之義王家。俾神謨。猶子房之運籌。擬辦天下之大事。恢元老之壯猷。念我朝建置之初。緊爾祖經營之力。百戰以定中夏。旋取金源。十年而集大勳。永垂鐵券。乃錫東藩之壤。肇封異姓之王。仍號帝師。復膺國印。傳世之顯。篤生乎後賢。有德則昌。克繼乎前烈。越朕纂承於丕緒。賴卿協濟於康功。方隆巖石之瞻。遽避台星之次。攬其搆疏。姑從燕處之求。建以高牙。庶就尊安之樂。襲茅封而啓宇。登槐位以儷朝。凡今日之極榮。皆爾家之素有。於戲。伊呂之得其國。悉傳之於子孫。堯舜之告其臣。必導之以道德。如欲富貴之長守。莫若始終之不渝。益勉令圖。永綏吉履。

中書平章政事除江浙行省左丞相兼知行樞密院事制

仗節鉞以鎮方面。莫隆端授之顯。運樞機而制四邊。尤重本兵之任。瞻時碩輔。繫我舊臣。宜兼將相之權。特總軍民之寄。王言作命。衆聽無譁。具官剛毅而魁宏。遠明而敦裕。允文允武。奮兩器以俱全。惟孝惟忠。肩一心而恪守。蚤經肺腑。顯荷龍光。備彈壓試之勞。綽著崇勳之懋。頃大農之晉長。旋亞宰之登庸。以張弛乎國經。以愛調乎天綽。益恢績用。深副倚毗。矧爾父兄之賢。有大功於王室。自我祖宗之世。嘗厚資於汝家。念國家多事之秋。正左右盡忠之日。不資經濟。曷致承平。粵江浙之奧區。最稱巨鎮。維省垣之風建。用統列城。屬相席之久虛。命神旗之出洩。專持魁柄。仍握元樞。千里折衝。固必先於制勝。萬邦爲憲。尙其亟於告成。威儀庶聳於具瞻。節度隨從於中治。凡諸政務。悉聽便宜。君陳之尹東郊。勿替嘉猷之入告。申伯之式南國。有履良輪之來宣。慨未載於干戈。勉少稽於衽席。兼鈞所履。賜履有光。肆昭不次之榮。佇建非常之績。於戲。師保分陝。地且別於東西。股肱輔周。體不殊於內外。惟集思廣益。可以恢公道。惟信賞必罰。可以服人心。益推匡國之誠。丕展幹方之略。欽承寵眷。奚埃訓辭。

高安除給事中制

有事殿內之臣。其職爲親且近。是以漢有夕拜之事。唐有塗歸之儀。朕稽古建官。仍置厥職。雖封駁之制。

不沿于昔而論思獻納之助。蓋有望焉。以爾英敏之資。閱偉之器。自乃祖父。奮起西土。世濟其美。為時名臣。爾生于名門。蚤踐華要。以閱閱之子弟。習臺閣之威儀。朕甄錄遺才。無間疏戚。酌于衆論。俾列選聯。願方樂受。盡言務勤庶政。凡有關於公議。其毋憚於敷陳。益懋嘉猷。圖稱予望。

王文除侍儀使誥

朝廷之禮。貴乎嚴肅。以故等威有辨。而周旋進退。各得其宜。此贊相之職。所以必擇人而任之。其官王文。資稟純美。學知向方。昔其乃父。嘗持文墨。議論以事朕。而歿於王事。朕深閔之。故於其子。特甄錄之。入侍於近衛。從事於中書。及居引進之司。尤著恪恭之譽。茲用進職。列于侍儀。其小心以自持。尚臨事而加敬。使禮文之行於朝廷者。秩然可觀。則予汝嘉。

秦文除侍儀使誥

夫禮所以辨上下而定名分。凡朝覲會同之際。所繫尤重。故禮得其宜。則朝廷尊而衆志定。贊相之選。可不慎歟。其官秦文。質貌秀偉。儀槩端詳。生于儒家。能慎操履。頃為禮部之屬。克勤乃事。擢司侍儀。爰示優用。蓋禮以為之本。而儀以備其文。則將事之時。粲然有序。尚敬之哉。

張祐除司天少監誥

司天之職。在昔皆世守之。故其淵源正而術數精。非若他伎雜藝。可以驟而學之也。以爾張祐。智識明達。通於天文之術。其在近代。祖父世掌天官。而爾實承其家學。淵源既正。術數已精。其古所謂顯門名家者歟。茲用命爾仍職司天。尚其益據所蘊。謹於推步。以副朕敬天勤民之意。

阿都剌除回司天少監誥

天文之學。其出於西域者。約而能精。雖其術不與中國古法同。然以其多驗。故近代多用之。別設官署。以掌其職。蓋慎之也。以爾阿都剌。敏而多識。回回天文之說。實世守之。朕仰觀天象。敬授民時。乃循近制。仍設其職。而命爾復居厥官。爾尚勤於推測。謹於敷陳。恪守攸司。以稱予意。

張世傑除夏官正誥

司天之職。厥屬有五。夏官其一也。自非通陰陽而明歷數者。不以授之。以爾張世傑。推步之術。得於家傳。備職司天。于茲歲久。朕方敬授民時。以布政化。夏官之正。命爾為之。往究所學。稱朕意焉。

趙德勝贈江西平章政事追封梁國公誥

開國之初。朕賴爪牙之士。執干戈以拓疆土。其有捐軀殉國。而歿於王事。烏得不深念之哉。其官趙德勝。剛果有識。勇毅絕倫。始自滁和。奮進行伍。乃從渡江。拔采石。取姑孰。遂定建業。克丹陽。破毗陵。皆預有功。乃陞帥職。從大將下宣城。江陰。攻吳興。錢塘。收青陽。石埭。襲宜興。高郵。而安慶。九江。鄂渚。南昌之役。其功益著。及守南昌。平山寇。靖屬邑。朕甚嘉之。爰膺僉樞之命。夫何敵兵侵城。竭力備禦。誤中矢鏑。竟殞其身。

於戲。有功而不及親受其報。朕之念爾。何體忘之。是用陟以崇階。列職台輔。仍封大國。建于上公。以示飾終之禮。以昭勸忠之道。英靈如在。尚克歆承。

追封梁國夫人誥

國家彝制。凡有爵位者。推恩必及其伉儷。而况吾功臣之配乎。其官趙德勝妻王氏。生于名家。稟資淑慎。相其君子。夙夜勤勞。事朕東征西伐。無役不從。歿身王事。大節可嘉。贈典追崇。昨之大國。念其良配。亦已考終。宜因梁國之封。以表從夫之貴。淑靈不昧。服此寵光。

方國真除廣西行省右丞誥

自元政既微。乃有智勇之士。乘時而興。思建功業。及天下兵起。遂角立一隅。以為民人之保障。其後果得所歸。以全富貴。是亦可謂豪傑者矣。以爾方國真。材器雄毅。識慮深遠。知世道將不可為。乃奮于東海之濱。二十年間。與其兄弟子姪。分守三郡。而威行于海上。得非一時之豪乎。然奉貢于我。蓋亦有年。終能知幾。遂變舉族來歸。富貴功名。保而不夫。始終自全。如此。朕甚嘉之。是用擢居左轄。列名外省。食其祿秩。綴于朝班。以示朕優崇之意。爾其恭慎。以自飭。暇豫以自安。益勉令名。庶圖報稱。

皇外考妣追封誥

朕惟歷代君天下者。推恩必及於后族。親親之道也。皇后馬氏。勤勞內助。化家為國。非其親之積德。何以致此。稽于典禮。是用追封皇外考馬某為徐王。皇外妣為徐王夫人。仍立廟以奉祀事。於戲。親之至。則思遠。報之至。則禮崇。尚惟幽靈。歆茲卹典。

楊奕除中書左丞誥

朕惟輔相所任大政。而左丞實為之佐。贊政本而宏治化。其職重矣。必有才德者。乃稱是選。其官楊奕。文足以經國。武足以濟時。當朕創業之初。爾即委身事朕。內則劾謨謀於帷幄。外則宣命於四方。踐揚衆職。政業昭著。及居中臺。綱紀大振。屢參省政。勳績尤多。今四海混壹。朕將以仁義禮樂。化風天下。正爾展其所學之日也。頃者命為右丞。三月之間。庶務畢舉。其公平正大之心。儼然可見。朕實嘉焉。左丞之任。俾爾晉陞。爾尚益盡心力。共圖政理。經綸審於事體。施設酌乎時宜。使百司奉法。天下治安。以副朕簡注之意。

汪廣洋除中書右丞誥

中書總理百司。紀綱庶務。設丞於左右。所以贊政本而宏化功。必得濟時之材。任重之器。乃稱茲選。其官汪廣洋。道足以佐文治。學足以庇民生。歐歷中外。十有六年。比歲江右。山東。屢參省政。克膺方面之託。乃入為中執法。振舉憲綱。屬陝右之地。初入職方。輟自臺端。出任省寄。僅逾半載。勞効已著。朕甚嘉之。爰念功成治定之時。正立經陳紀之日。匪資碩望。曷圖治功。是用命爾復居中書。輔我大政。右轄之位。往其居

之於戲官必擇人。人惟求舊。公輔之任。朕期爾久矣。爾尙益宜材力。務展微爲。設施酌乎古今。經綸審於事體。庶成勳績。以副朕懷。

加封廣惠顯靈昭濟聖母誥

朕聞神之爲靈。至妙莫測。惟有功及於民者。國家所宜報也。今年春夏之交。天久不雨。遣使徧告于天下山川原隰之神。及於晉冀山西省臣上言。太原城西懸壺山顯靈昭濟聖母。歷代受封。有禱輒應。當使至之明日。述朕憂民之意。默告于神。果蒙昭格。甘雨隨至。大慰民望。乃請加封。用答神庥。朕惟擇災禦患。實神之功。考之祀典。禮宜褒贈。尙資靈化。永庇一方。可加封廣惠顯靈昭濟聖母。主者施行。

吳琳除吏部尙書誥

惟古帝王之治天下。在於得人。然人才實由於銓選。朕所以於吏部之職。必擇器識公明者居之。具官吳琳。學術既醇。踐歷尤正。其來事朕。由博士陞僉憲司。克振風紀。及貳禮臺。國課以辦。俾居記注。獻納爲多。茲用陞長天官。以掌銓衡之重。爾其量材而授官。計功而考能。使賢愚有別。而黜陟合宜。庶稱朕爲官擇人之意。

杭琪除戶部尙書誥

國家以戶口土田之事。徭役職貢之方。與夫會計倉庫府庫。經費周給之數。一歸之於戶部。古之制也。必才周而識精者。始稱茲選。具官杭琪。處事詳練。政歷爲久。皆能展其所長。爰佐大農。遂貳戶曹。故事唯謹。勞績優著。朕甚嘉之。是用俾爾陞任地官之長。尙其明生財之大道。務培邦本。使食貨充而國用足。以稱朕節用愛人之意。

魏觀除太常卿誥

太常之職。掌郊廟社稷山川羣神之祀。其任重矣。必明於禮典者。乃使居之。具官魏某。學行方正。事朕有年。累持憲節。振揚風紀。及領鹽司。大課以集。勞績茂著。朕甚嘉焉。頃者俾記言動。朝夕之間。屢進謏論。尤簡朕心。茲用命爾長于太常。爾尙務持齋戒。慎恭乃事。用副朕誠敬之意。而感通于神明焉。

殿中侍御史除刑部尙書誥

中書設屬。具分六職之嚴。司寇佐王。夙掌五刑之禁。蓋將因法以輔政。故必爲官而擇人。非稔其良。疇膺厥選。具官公平濟物。敏健兼人。練習憲章。旁通乎吏事。本原經術。不泥於法家。久聯朝著之榮。進副臺端之重。宣明國典。糾肅官常。筆筆而立。亦堪盡言無避。橫揚而專。白簡守正不阿。願節概之甚優。豈褒嘉之可後。往遷班於憲部。庸率屬於秋官。尙推恤刑之心。罔攸兼于庶獄。肆體好生之德。使不犯於有司。毋冒恩華。益圖慎飭。

禮部尙書除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兼國子祭酒誥

自昔翰苑之重。職專代言。至於執筆史館。勸講經緯。典教習監。兼衆職以備文儒之任。則今日之制爲然。蓋命令以播四方。紀述以信百世。道術以迪一人。學業以造多士。教化之本。於是乎繫。自非學推聖祕。才擅國華。器識優而德履懋者。莫宜稱茲選。詢諸在列。爰得其人。具官沈潛六經。蒐獵百氏。淵源之學。崇論服乎縉紳。制度之文。大冊傳于朝野。風猷績用。鬱爲峻嶺。遂長春官。任我宗伯。禮文修舉。粲然可觀。良嘉素能。更晉華序。肆子命爾鑾坡掌制。甄度談經。紬金匱之書。典虎闈之教。文儒之任。備于厥身。尙克欽承。茂真所應。以稱朕寵褒之命。

代國史院進后妃功臣列傳表

聖君致治。資內外以成功。信史備言。究始終而紀實。恭陳簡冊。冒徹冕旒。中謝 竊考詩書之編。載觀商周之迹。關雎麟趾。首形后壺之賢。川楫羹梅。咸賴臣鄰之正。順坤陰以施教。協文武以成能。肆大業之肇興。聿丕基之永固。使內外之功不建。則帝王之治何觀。洪惟我朝。創邁前古。天立厥配。正始之化。夙彰王釐爾成。致主之忠。並懋爰即繼文之代。用刊傳信之書。維祖宗實錄之具完。獨皇后本編之猶闕。粵自大德丙午之歲。逮今至正戊子之年。屢庀攸司。特嚴直筆。乃懿範微猷之放失。及駿勳偉績之網羅。迄爲全書。足裨正史。皇明潤色乎鴻憲。追典謨。誥命之餘。體制取法於舊規。配紀傳表志之列。於斯爲盛。莫之與京。此蓋伏遇。表正萬邦。首出庶物。明德以親九族。宏推雍穆之風。正心以率百官。祇迓隆平之運。永念造家之不易。是圖垂統於無窮。述作相因。古今共貫。臣等粗殫忠赤。甫就汗青。敢私褒貶之權。始謹事辭之載。昭玉冊鐵書之盛美。勅成一家。廣金匱石室之祕藏。貽諸百世。

代佛郎國進天馬表

乾龍在御。適觀至治之期。天馬來廷。謹效遐方之貢。敢殫舟車之重譯。恭伸臣妾之微誠。中謝 竊以榮水負圖。曾見羲皇之世。溼洼毓秀。載聞漢帝之時。必有聖明。庶膺嘉祝。矧值重熙之運。宜昭上瑞之符。伏念臣化外窮邦。海濱僻壤。種分彝裔。遷居西域之西。心慕華風。引領北辰之北。豈登天之無路。每就日以瞻輝。幸此名駒。可充方物。雖匪望雲之質。亦稱絕地之姿。歷無草之流沙。驅馳萬里。備六飛之法駕。警蹕九重。前鑾旗而後屬車。觀玉臺而游閭闔。僊沐至尊之寵。叙實增小節之榮。光輒遣陪臣。冒于典屬。此蓋伏遇。恩加九有。道合三無。舞干羽于兩階。誕敷文德。執玉帛者萬國。共爲帝臣。異區並獻於白狼。休應嘗符於朱鳳。周邦來賀。盡歸覆轡之中。岐道有彝。孰在要荒之後。臣禮慚輸貢。意切戴盆。大一統於輿圖。永固無爲之化。協六律於樂府。佇聞太乙之歌。

漢太尉論七國徵

蓋聞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者。春秋之誼。爲非者天報以殃。大易之道也。昔我高皇帝既定天下。懲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分二等之爵。大封同姓。侯者百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而是時昆弟少。諸子又

幼弱故雙子悼惠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封三庶孽凡以廣親親之道固磐石之基也惟時諸王奄有民社固宜謹守職約作漢藩輔不顯亦仕與漢室相久遠今吳王濞乃稱首亂運諸國反豈漢顧有負於若等耶然當先帝之封濞也心固疑其有反相嘗諭之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謝不敢及濞就國乃遂招致天下亡命公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變亂法度復以太子故內懷怨望詐稱病不朝失藩臣禮於古法當誅有司數請其罪孝文皇帝寬容不忍因賜之几杖老不朝欲其改行為善德至厚也今不圖改過自新益肆驕恣背德滅義境先帝所建立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害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室家掘發邱隴為虐暴甚而卬等又重逆無道毀宗廟肉御物皆干國之紀其罪不容誅幕府欽承皇帝制詔盡護諸將以大軍東向問罪七國惟爾七國皆劉氏懿親先帝所建立而同姓一家之誼言猶在耳縱不顧國家之法獨不念先帝之故畏其在天之靈乎且七國反書以御史大夫韋賢更律令侵削諸侯為辭皇帝量比天地信如日月不愛一人謝天下亦既誅錯以昭至公而七國兵不能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明矣叛逆之罪上通于天今靈旗東指所謂應兵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者也計七國之地不能當漢十二顧乃糾合區區之眾而欲與大漢為敵譬猶履薄冰而待白日豈不殆哉如能解散前惡以先帝子孫骨肉為念請命降服者皆除其罪復故其間豪傑有能擒斬渠魁倡眾來歸及所在士大夫能慕義効忠戮力成功者封拜之科厥有令甲夫逆之與順禍之與福其趨不同判若白黑為逆而甘於屠戮孰與為順而受福功名富貴保於永世者乎禍福之原唯人所召毋狐疑猶豫為知幾者所嘲笑微到其善詳所處書不盡意

漢伏波將軍論南粵檄

蓋聞天下之大義當為一惟大漢隆興兼至八荒威靈所被罔不臣妾陛下即位厥既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從事于蠻彝是故有司臨境而東甌請服閩王伏辜大將軍秉鉞單于奔幕驃騎抗旌昆邪左衽自古所未能攝正朔不及其俗者莫不誦膝受事稽首來享甘心而內附惟南粵在服嶺南本南海地趙佗故越吏秦滅天下亂佗輒擅據其地自立為王高皇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因而王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為外臣及高后時南粵以我隔絕器物為辭乃自尊號為帝稱制與中國侔高后怒削去南粵籍遣兵擊之會國有大故兵罷孝文皇帝務以德懷柔四彝為佗親家在真定置守邑其從昆弟咸尊官厚賜寵之而遣使諭盛德焉佗恐頓首謝願奉詔長為藩奉貢職自削其帝制通使如故然聞其居國竊如故號特使天子時稱王朝命如諸侯而已天子寬容掩覆瑕庇亦置不問陛下建元之四年佗孫胡嗣為王而東粵侵其邊邑胡不敢擅興兵上書天子請命天子多南粵義守職約為與兵未至而東粵平胡感漢德且約入見天子已而背約不入見而遣子嬰齊入宿衛胡死嬰齊

歸國立擅殺生自恣無道天子數使使者風諭亦竟負恩不復見天子及其子興繼立乃與母后謀求內屬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天子許之賜其相呂嘉印除其故重刑用漢法諸使者留鎮撫之則是大漢姓終嘉惠于南粵者甚厚為南粵計其將何以報漢德乎頃者其王王太后能念漢恩不可負如約將入朝獨呂嘉久執國柄威福自專顧以內屬為非利於是天子遣兵及其境問罪遂以反閉就其王王太后盡殺漢使者連蒼梧兵拒漢逆天悖道厥罪不可赦陛下赫然怒是用命將出師將盡誅夷之而郡縣其地雖其地方萬里廣袤有犀象翡翠玳瑁諸奇產然以我大漢之強盛得地不足以加大得其財不以為富徒以其罪稔惡貫義所當誅用宏混一之盛震耀我大漢威命於無垠幕府今受天子詔分命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出豫章下須水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下瀨將軍下蒼梧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殄滅之期決在今日蓋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惟爾南粵官屬將校部落君長其必劫於威暴汚染凶逆無以自新如能共棄前惡斬捕元凶相率來降封賞之科具如甲命夫玉石俱焚誠聖天子所不忍用是播告之修不匿厥指苟或保持險阻懷抱疑貳以自外我天子之威命則天兵所至職在討除必草薶而禽獮之盡殺乃止禍福所在昭然甚明微到咸諭陛下意毋忽

座右銘

七尺之身具形甚微所以配兩儀而特立且千載而不朽者曷從而致之夫亦曰德以為之實才以為之資不德不成不才不施不成無以有諸己不施無以見於時內不自有外不自見則不過塗之人而已其無媿於此身者幾希是故仁義以建其本禮樂以暢其支將之以忠信華之以文辭推而用世細則以彌綸當世之務大則以立邦家太平之基此之謂明體而適用成德而達才古之君子如是而已吾何足以與於斯雖然學顏子之學志伊尹之志固吾之自勉而不疑警斯言其允蹈庶日夕以孳孳

器物銘并序

古之君子於凡御服之物日用所接者皆著銘焉名其器而因之以自警則進德修業之功無乎弗在矣大學所載湯之盤銘大戴記及金匱陰謀所載武王器械諸銘是也余因竊取古義即凡器物各為之銘非敢貽于博雅之君子並庶幾動作之間私致其警焉爾合之得五十首

冠銘

爾形之端故居吾元吾德苟或愆曷居人之先

佩銘

動中規矩鳴中律呂庶其為子輔

履銘

義之趨信之踐毋蹈非毋臨險

枕銘

體木而圓于以警吾昏。體石而方于以安吾常。

席銘

我身之逸兮。藉爾以為偃也。我心之直兮。匪爾之可卷也。

衾銘

舉而施之。庇乎一體。苟能推之。覆轉乎遐邇。

帳銘

起處毋溷乎。而褻不可徇乎。而隱顯必順乎。而獨不可慎乎。而。

箚銘

非儀勿納。非禮勿發。

襪銘

布帛大素。其尚親附也。錦繡黼黻。如之何弗拒也。

鼎銘

鉉有金玉。享受福矣。或折爾足。覆公餗矣。

鏡銘

貌之妍醜。爾則辨其外。心之淑慝。爾曷鑒其內。

櫛銘

髮之亂也。可以理之。政之弊也。曷以治之。

尺銘

百分之積。乃成乎尺。尺而復累。吾不知其止。學之為功。固如是。

印銘

質金相。文玉章。德之威。名乃長。

觚銘

以此書文。常思明。以此書事。常思平。以此書獄。常思生。以此書財。常思輕。

琴銘

情性之正。以防其淫。造化之妙。以鉤其深。嗚呼。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欲知舜。文王。周公。孔子者。微乎斯音。曷以得其心。

匱銘

虛其中。厥有容。維能容。久則充。

榻銘

坐如尸。敬以持。有弗莊者。人所非。

屏銘

心不可蔽。可蔽者目。天不可蔽。可蔽者人。

劍銘

水斬蛟。鱗。陸刺象。犀。盡少忍之。以全物軀。

友德齋銘

君子自修之道。莫貴乎取友。友也者。友其德也。德在於彼。而吾資之以自修。則彼之德。乃所以為吾德也。故君子貴乎取友也。友人袁君所居之齋。志之曰友德。是可謂有志於自修者矣。予故樂為之銘曰。君子修己。匪友莫成。其友伊何。惟德之貞。彼德彼有。於我何益。相觀而善。乃資友力。取彼斯我。我德斯崇。我德之崇。寧非友功。自尊速卑。孰可無友。以友輔仁。聖訓斯守。所友非德。我德則墮。友之不擇。由昧是非。輕交易絕。君子所恥。曷哉袁君。尚慎其始。

道遙軒銘

太原史君。名燕息之所曰道遙軒。或曰。史君方以壯年俊才。見用於世。蓋幾於入。而不出矣。顧暇於道遙乎。是不然。夫人不能不與物交者也。雖與物交。而能不累於物。則焉往而不道遙。然非古之達人。不能以及此。史君其殆達人矣乎。於是予為即其名軒之意。以為軒銘。銘曰。緊古達人。不與物殊。處人間世。恆與物俱。雖俱於物。而莫我紆。凡物之交。待之惟虛。道遙以游。游乎物初。迨其久矣。曷有曷無。既休天均。遂由道樞。與道為一。與天為徒。彼昏不知。同流合污。身為物役。營營而移。自過其躬。弗遑底居。曾是弗寤。亦狂以愚。達人惟君。是鑒是圖。何以昭之。我言不渝。

潛心閣銘

吳耶陸養正氏。妙年好修。而能文。其讀書之閣。扁曰潛心。志為學也。金華王禕。與養正有交友之義。因銘其閣。以勗之。銘曰。身主乎心。非與物同。心為物役。式遏其躬。君子為學。必潛是心。心之弗潛。如水斯淫。心之潛矣。乃靜以虛。惟虛故明。止水之如。聖賢如何。是心則思。德崇業廣。皆思所為。溫溫恭人。猶玉就瑩。相在爾室。心兮靡他。紛華盛麗。爾則匪無。而爾之志。曾弗彼。越。啓我方冊。對越聖賢。朝斯夕斯。終日乾乾。乾乾何為。惟學是求。尚鑒茲銘。益茂厥修。

羅氏衍慶堂銘

維睦之羅氏。遠有系序。在唐萬象先生。吳越昭諫先生。皆保有令德。為時名人。至宋季。有章甫先生者。又克世其家。因名所居之堂曰衍慶。章甫之孫。來請碑銘。乃為之銘曰。

君子修德。所積維善。維善既隆。厥慶斯衍。有衍者慶。施于後昆。載趾其美。載揚其芬。譬彼水木。源深本厚。其流乃長。其末乃茂。善積于己。慶降自天。天匪難必。人盍勉旃。爰勒茲銘。視遠知近。尚毅爾後。勿替有引。

居易齋銘
錢塘徐子貞氏。清慎純篤之君子也。其所居齋。扁曰居易。屬予為之銘。予辱與子貞游甚久。因不復辭。銘曰。

天賦是氣。予于生人。維人之生。萬有不均。貴富貧賤。若衡稱權。孰其尸之。有命在天。命定于天。莫能或渝。君子嫉之。維易是居。孰為居易。素位而行。孰為素位。反身而誠。誠之道。勉之勉之。速之既誠。與天無違。當其試矣。由之而安。貴賤富貧。己何與焉。相時小人。名馳利驅。行險僥倖。甘于昏愚。君子居易。惟德之基。聖謨孔昭。尚克念茲。

昱嶺關銘

昱嶺關在杭。徽之交。因山為險。與千秋。獨松稱三關。而三關莫險於昱嶺。國家既奠南服。建江浙行中書省。治于杭。故杭於今。為大藩。視三關。蓋要害也。至正十六年二月。劇盜自徽來。犯昱嶺。守關帥臣。望風退北。盜遂入關。侵掠內境。於潛。昌化。皆杭屬縣。師喪衆暴。鞠為盜區。今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構李沈公。時為行省左右司都事。受丞相命。總督戎事。首布書檄。開諭黎庶。示之恩信。使與賊攜。遂分諸軍。四道而進。約並會關下。復遣一軍。逾關而出。設為疑伏。截其奔衝。號令堅明。莫或逾越。三月既望。我軍抵昌化。與賊屢戰。乘勝追逐。過車盤嶺。二十八日。諸軍如約。會集關下。即以其日。收復關門。盜雖有險。不能以為固矣。時驍將或桀驁不用命。公單騎自臨。安道新。城度浮雲嶺。趨於潛。召父老慰撫之。衆皆感泣。請歸順自新。因率民兵。與大軍合。據關為守。聲威益揚。遐邇震疊。未幾。徽之境土。相繼率平矣。竊惟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春秋書成虎牢。傳者謂虎牢。鄭之險。不繫之鄭。責鄭不能守也。今公推忠立義。以制師律。昭信布德。以厲民衷。克綏叛徒。式遏亂略。致是險阨。薦歸版圖。駿功英名。將與昱嶺爭相雄偉於悠久。徵諸大易。春秋之義。誠在所足嘉。宜勒銘詩。用示永世。其辭曰。

凡茲武功。厥由皇靈。皇靈攸被。與山無極。紀實作詩。刻在山石。
雲黃菴銘
烏傷南鄙。有雲黃山。我聞在昔。善慧大士。彌勒應身。化度羣生。於此山頂。勤修善行。先後七佛。一齊行道。有雲黃色。圍繞覆護。是故此山。名曰雲黃。其卓錫處。故迹宛然。復九百載。厥有比丘。是名妙珍。諸上善人。同會此處。依昔故迹。創造庵舍。架巖為宇。土木堅好。中像大士。莊嚴供養。而於其旁。宴坐食息。比丘有言。我等於此。敢求安隱。惟昔如來。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惟能如此。故能得道。今我於此。亦復如是。邑人王禱。來此庵中。聞比丘言。歡喜贊歎。合掌恭敬。而說偈言。惟佛生世間。本與衆生同。云何而得佛。一切惟心故。人心如虛空。光明妙不測。四聖及六凡。此心實互具。隨心之所念。即已移其界。心苟欲作佛。即已成佛已。所以者何。故佛我心所具。一念能堅固。云何不作佛。我既成佛已。依報及假名。衆生無情物。亦皆能作佛。所以者何。故我與衆生類。一一具佛性。苟我已作佛。孰有非佛者。心佛與衆生。夫豈有差別。昔善慧大士。願力甚廣大。衆生被化度。悉皆成佛道。今我與爾等。同預龍華會。大士之所誓。各各宜精進。精進勿外求。求此心已足。如不信我者。請誦心王銘。是銘大士說。就以銘此庵。
周牙璋銘
牙璋。周制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蓋王使之瑞節也。夫兵戎之事。嚴矣。當調發之際。屯戍之中。不有以示之。信。則號令之出。莫或信之。幾事不密。鮮有不害成者。故牙璋之用。將以取信其間。使知號令之所向。所以致其嚴也。考之周官。其器蓋掌于典瑞。其長七寸。厚一寸。而二寸為射。斜刻左出。且圻鄂瑒起。若牙之列焉。牙齒兵象。故以用之。兵戎間也。唯典瑞之職。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厥類不一。若珍圭以徵守。璧琖以起度。要皆非若牙璋。當軍政之行。號令疾於風霆。投機之會。固不容髮。則其為用。固利害之攸繫。謂為王使之瑞節。豈非然哉。古者器必有銘。如嘉量。盤。杆之屬。皆著刊勒。而茲獨闕焉。謹追序而系之銘曰。

候氣以律。制律以竹。古制也。殿中用玉律。則漢制為然。重其用也。漢制天子常以日冬至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聽樂均。候鐘律。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各以狀聞。而審其效否。用占吉凶。將飭正人事。順迎天休。以為立政出治之本。然而天子親臨。事大體重。截竹而為。莫克稱德。乃攻玉是制。管長一尺八寸。外方而內圓。其內有隔。隔有小竅。以通氣。隔上九寸。其空均。直徑三分。以應黃鐘之數。隔下九寸。迤邐。管底徑二寸餘。以聚其氣而上之。管之數十二。置諸禁殿之中。而緹室。葭灰。按候維謹。蓋取夫陽精之純。以導迎和氣於忽微也。竊惟刻玉為瑄。肇自黃帝。昭華來獻。著於有虞。今漢殿之制。取法於古。實太史之寶器。而銘詩無傳。可謂闕典。因為補其辭曰。

堪輿兩間。元氣旁薄。何以候之。鐘律斯作。若昔神聖。鉤深探精。截竹始製。准乎鳳鳴。惟漢欽天。追古有製。刻玉為律。厥數十二。體蘊廉潤。用窮忽微。孚尹旁達。聯采互輝。有嚴禁殿。內閣緹室。緹縵周布。塗釐惟密。日至冬夏。二氣茲萌。葭灰或揚。厥氣有徵。黃鐘蕤賓。氣應灰出。動若發機。靡徐靡疾。天子敬恭。乘輿親臨。乃命八能。聽均審音。聽審之間。先後五日。占其疾徐。用驗凶吉。孰為吉凶。候狀以聞。導迎叶氣。節授斯民。先王製律。政治所本。立政出治。罔弗茲謹。維是漢殿。古法遙追。和陰倡陽。與天無違。範金鑄銅。制作隨世。執若斯玉。質美華貴。懿哉寶器。太史所司。刻銘示重。永世勿墮。

學海齋銘

盱江吳尚志先生。名其居之齋曰學海。志為學也。揚雄氏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夫海之為物。鉅矣。百川細流也。學海而至于海。無亦由其不息之功歟。嗟乎。君子為學。苟不息也。聖人之道。雖大。其有不至者哉。百川學海。惟其不息。而至于海。君子學道。惟其不息。而至于道。其理一耳。尚志志于學者也。年已及艾。而學焉之功。罔或少閒。吾知其志于道也必矣。故為銘以諗之。銘曰。

學道之功。惟不息是崇。惟其不息。斯與道同。相彼海矣。百川學之。川流不息。故海焉同歸。猶聖道之大。猶鉅海然。乃欲至之。可不如百川。弗川之如是。自畫以盈。譬彼邱陵。曷喬嶽能成。維時君子。既艾而勤。不底于大道。不寧厥身。有容斯齋。作銘以勒之。凡我學徒。盍鑒于茲。

貧樂齋銘

李君章甫。名所居之齋曰貧樂。問屬其友王禕為之銘。夫君子之心。純乎天理者也。天理所在。物之自外至者。孰得而累之。外物不能為之累。則其中之所樂。固有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矣。故夫貧而能樂。在衆人以爲難。自君子言之。則未始有一毫之矯僞者也。吾章甫。蚤受學文懿許先生之門。其學蓋知本矣。及其仕也。入則為王官。出則為郡守。亦既顯庸。而其操行。親身。廉慎儉約。所謂貴而能貧者。則其貧而能樂。非獨其所自知。而人亦且有以信之矣。故禕不辭而為之銘。銘曰。

有粹者理。我心所涵。動則春融。靜則淵潛。厥於其中。至樂攸存。其樂伊何。渾然天真。君子之貧。則維其常。

豈以貧故。而樂乃忘。吾顏氏子。貧亦甚矣。陋巷簞瓢。為樂則全。維章甫。希顏之徒。雖貧而樂。秉心不渝。有容斯齋。貧樂是名。朝斯夕斯。我名其徵。

散木庵銘

散木庵者。鄱陽蔡原仲先生之所居也。先生之言曰。吾散才也。世故棄而弗用矣。雖用矣。弗能久且顯也。於是吾今亦已老。而無可用矣。亂離之後。結屋以居。山之美材。莫能致也。而所取者。特樗櫟之散木。不足以就繩墨而施采斲。然而吾散材也。則取散木以為居。固其所也。乃自為文以記之。金華王禕聞而嘆之。曰。先生其有道者乎。夫名造物之所忌也。先生之才。足以用世矣。而自謂曰散才。名之避也。至其屋以散木而求以稱夫散才之號。則其避名也甚矣。非有道者能是乎。遂從而為之銘。銘曰。

補梅思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建庶官以臨萬國。任莫重於本兵。掌邦政而統六師。選必先於領袖。具官梅思禮。材質驍勇。器量雄深。胸襟豁略之奇。被服詩書之雅。蚤登華貴。作鎮藩翰。保境安民。待四方之底定。提疆籍戶。爰一旦而來歸。明炳幾先。忠於內附。蓋去留灼知乎天命。肆危疑克斷。以人謀。辭項從劉。知同曲逆。舍器去述。誠擬伏波。凡我師徒。東兵而下。淮甸。暨其士女。安堵有如泰山。靖言思之。厥功懋矣。是用擢居宥密。俾贊樞機。匪彰效順之勤。式示輸誠之勳。於戲。立非常之功。則有非常。

胤祚世兼周禮。諸侯之望。於是乎在。譬諸衣馬。君猶領也。網焉。君猶綱也。大國若惠徵周公之靈。率先諸侯。與我同好。諸侯其孰有不從。於以崇信明義。宏濟大業。寡君之願。而非所敢望也。敢布以請。唯大國實重圖之。於是莊公及齊平。而盟于柯。

齊桓公告諸侯盟首止

惠王將廢世子鄭而立王子帶。齊桓公定其位。既合諸侯。會世子于首止。且使管仲言于諸侯曰。諸侯之國。濟輸王室。猶手足之衛元首。王室之寧。諸侯之福也。昔在文武。父作子述。用建王業。成康繼之。持盈守成。曰靖四方。至于厲王。躬秉虐德。流居于彘。而宣王在幼。則有召公虎長而輔之。克祗厥紹。以中與周。則以名之素定故也。天不靖周。幽王昏庸。溺愛少子伯服。將授之位。而太子宜臼是害。宜臼奔申。申伯與西戎伐周。幽王戰死。諸侯乃舍伯服而立宜臼。是為平王。平王東遷。王室用微。是則王室之不寧。由王嗣之建。乖其適孽。有以致之。抑非我兄弟之能致力於王室。亂其易有救寧。今世子名則適嗣。其猶平王之當立。而叔帶效尤伯服。將反易天倫。自作不靖。以貽王室憂。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貴適賤孽。名之正也。今我兄弟奉先王之命。會世子而定其位。以正名也。名者。義之經也。義者。禮之宗也。禮者。政之本也。名以正義。義以生禮。禮以出政。政以立國。治之道也。王室之治。而亂靡有生。我一二兄弟。其何福如之。我兄弟其或名之弗共。而棄禮畔義。崇惡黨讐。以奸先王之命。而啓亂原文。武成康之靈。如天在上。其誰敢弗虔。而猶敢弗虔。是棄文武成康之命。而以幽厲待吾天子也。我兄弟盍終圖之。諸侯乃尋盟。

晉欒枝對楚

城濮之役。楚子玉使鬬勃請戰。晉文公使欒貞子對。且數楚曰。天禍中國。而楚焉是肆。惟爾楚。窮路藍縷。以啓山林。翦焉陋荒。僻在外服。而恃其險阻。僭竊名號。以抗衡于中夏。干戈相尋。靡有寧歲。王貢之不供。王度之不守。齊桓公是以糾合諸夏。南向問罪。召陵尋盟。亦既悔罪。屈服中國。庶其有寧。而天未悔禍。齊桓即世。及茲一紀。夷德無厭。復肆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漢陽諸姬。夷滅殆盡。惡積惡稔。皇天后土。同所憤疾。我寡君夏盟。是主。以徵福于中國。是用悉索敵賦。以與楚相周旋。惟是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故退避三舍。圖以為報。楚大夫必將狃於一戰。以決勝負。則曲非在我也。寡君亦惟小惠是徇。而大恥未雪。非所以明天常而共王命。敢煩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晉國表裏山河。使幸而捷。楚其猶敢北向。楚而敗也。雖方城為城。漢水為池。吾恐其亦何恃。惟大夫圖之。

齊桓公請成于魯

齊桓公將圖伯。諸侯與之。既為會于北杏。魯獨後從。乃使請成于魯曰。昔文。武之造周也。時則有若周公。及我先君太公。任居股肱。有大勳勞於天下。是以周公封魯。太公封齊。以藩屏周。及成王嗣位。使召康公錫命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載在盟府。世世子孫。其曷為敢忘。平王之東遷。周有衰德。我先君信公。屬東諸侯。將修其先職。惟魯克念周公之故。隱公實與同好。而信公無祿。業用弗就。爰及今茲。王綱日弛。內而兄弟之國。廢廢侯制。外則蠻彝猾夏。侵敗王略。寡君圖惟先王之命。承先君之志。而侯伯之職。是修。以尊王室。外撫四彝。而綏和我諸夏。非賴我一二兄弟。同心協力。其曷有濟。大國周公之

王忠文公集卷十

擬春秋文辭一十首并序

先臣仇實資依輔勳在王室今臣重耳率諸侯信大義共先臣之業以同獎王室惟是巡狩之典不宜久曠故願親舉玉趾照臨下土式遵先王之舊則豈惟我諸夏列國各修朝覲以行述職之禮將威靈所被四夷荒服莫不震疊來享來王其誰敢或後臣重耳敢用稽首再拜以請天王遂狩于河陽

周襄王錫命魯文公

魯文公元年周襄王使毛伯來錫命王若曰嗚呼維昔周公相我成王成文武之志崇禮興樂弼成至治厥勳茂焉爰祚大國受封于魯周公即世成王追念其勳庸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是故諸侯之於王室魯最親且尊而王室之視魯猶大廈之有柱石實嘉賴之在禮諸侯嗣位喪畢則來朝以士服見於是乎有袞冕圭璧之賜始受命焉今叔父承周公之統撫有魯國余不佞恐以彝典勤叔父是用使毛伯衛往錫余命昔成王初政周公戒之有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今余亦以命爾嗚呼叔父其尚懋敬之哉

周告齊請城王城

周靈王十三年穀洛闕毀王城周將復城之使告于齊曰昔我太王王季肇基王迹實在西土至於文王誕膺天命天下歸周爰邑于豐武王克商既有天下復京于鎬然當武王之克商也九鼎實遷之洛其言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大室將營周居于洛而未遂成王踐祚周公召公相之首洛邑之是營故書曰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洛邑既成用建成周稱東都焉成王實來禋于文武乃歸宗周而周公留洛篤前人成烈則是武王成王雖未嘗都洛固以是為宅中有望於嗣王也迨至平王乃始東遷成周克紹先志將三百年于茲矣王室之既卑非復先王之盛抑微福假靈於武王成王故罔致廢隕今天降災于周穀洛水闕王城毀焉以宗廟社稷之重弗獲奠安而財用匱乏土功之不易余一人憂懼不遑事處伯舅東表之大國職在夾輔世有勳勞於王室今若復肆大惠修成周之城俾王室奠安余一人用事則周公召公之為也其何功如之厥功所施豈惟余一人是賴武王成王之靈實龍嘉焉齊人乃城王城

魯季孫行父對晉遺書

魯文公六年使季文子聘于晉至晉襄公卒晉人辭焉文子對曰晉主夏盟於今再世大邦小國畏威懼罪歲時修好孰敢有闕雖然敵邑之徵好於大國則非徒藉力之是懼也周公唐叔親則兄弟後世子孫繼好修睦罔敢有失墜寡君之嗣位六年之間君臣會盟于晉者五朝聘于晉者二凡以敦先志昭舊好也夫物以行禮禮以合好是故行父之來寡君親授之玉俾奉于下執事庶幾成禮以踐前好今天不弔晉不幸晉君棄羣臣而大夫以喪故辭使寡君之願不得以遂是因一國之故而廢二國之好也無乃不可乎行父聞之禮有常有變變而得宜固為正也執事若微惠敵邑俾行父得奉玉帛以薦諸几筵因變而成禮將寡君之心晉君之靈實鑒臨之二國之好其何有厭歟晉人許之成禮乃還

高帝封功臣鐵券辭史唯載帶而下四句今補其辭末二句從漢楚春秋惟六年冬十二月甲申皇帝若曰自昔有天下者功成治定皆列爵分土以廣封建示天下為公也朕平秦亂海內為一不五年遂成漢業此雖天之所命抑諸臣之功也褒有德賞有功古今通誼朕不敢私謹命有司次第功狀封爾徹侯用建爾國邑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烏虜敬之哉

張良辭高帝史載其語而辭今行其辭

張良佐高帝定天下既以功封留侯即謝事引去辭高帝曰臣聞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老子之教貴乎知足孔子之道在乎時行時止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唯聖人乎臣愚無識然竊明此久矣以家世相韓不忍韓滅誓為韓報仇故不愛萬金之資艱難從事獲事陛下今仇韓者已滅而天授陛下不五年一海內然臣未嘗攻城野戰效尺寸之功徒以三寸舌與謀帷幄耳陛下幸過聽故時言輒中此陛下之明天之所命非人力也今漢業已成諸功臣皆剖地受封而臣亦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知足不辱滿盈者天道之所忌也昔者范蠡佐越亡吳魯仲連為趙絕秦張孟談相趙敗智氏皆功成不居即引去此三子者當戰國時士無定君君無常臣猶得進退各遂其願况今天下為一萬姓臣妾人必各獲其所乃可陛下誠愛臣願縱臣得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志願誠足矣

文帝賜吳王璽書

朕念高皇帝艱難定天下兼建親支用作漢藩輔所以隆本厚基也王王南土秉德奉職以衛社稷于茲有年今春秋高多疾病數欲入朝不果朕惟親親之故每惻焉疚懷如聞外之議云王頗有嫌不欲朝故託於疾耳朕竊怪之朕縱不能修德飭行以信天下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謂宜有以贊導之豈肯疏其所親忘先帝之念乎朕所不信故明以諭王遣使賜王几杖各一王其親醫藥自厚毋遺朕憂詩不云乎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惟王其念之

武帝置五經博士詔

昔孔子贊易刪詩定書作春秋修禮樂厥為六藝然樂以與詩表裏無成書也帝王之道五經備矣秦為無道燬滅典籍以愚黔首因底亂亡漢興我高皇帝馬上得天下詩書之事未遑暇也孝惠皇帝始除挾書之律孝文皇帝復廣游學之路經籍自是稍興矣今易以下筮故幸亡恙詩亦次第以具春秋有公羊氏穀梁氏傳故傳書有伏生所傳禮有高堂生所傳五經蓋相完矣然去聖日遠章句遺辭乖疑離析先聖之道鬱而不章朕甚閔之今建立五經為漢博士使各專其業用以扶微學尊道藝庶幾異端屏息聖真顯著稱朕意焉

賢良對武帝策

武帝本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曰云云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今按仲舒所對在元光元年宏所對在元光五年而此年所策史闕其對故補為之詔曰朕聞音在唐虞畫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內

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星辰不孛，日月不食，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鳥虬何施而臻此數。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冰，未知所濟，猶歎偉歎，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德，不能遠媲，此子大夫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書以對，著之于籍，朕親覽焉。對曰：臣聞帝王之治，有本有文，仁義道德，本之謂也。禮樂刑政，文之謂也。本以立之，文以輔之，此至治所為成也。夫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元即仁也，仁即其所以生物者也。天地不惟自生物也，又以是理賦於人，而人秉之以具諸心，故曰：仁，人心也。天地之生物也，細而草木鳥獸，大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之處之，必各得其宜也，得其宜者，義也。義雖在外，而制之者，心也。故義者，心之制也。道也者，天之所以示人，而人由之之路也。風雨霜露，日星山川，無非至教之示人，人由之而能察，則日用事物，各得其所當行也。德者，行道而有得之謂也。天之運也，健而不息，天之德也，厚而不崩，地之德也，人能體天地之德以為德，行而有得焉，故為德也。天地之間，萬物區別，各有序也。聖人因其有自然之序也，制度品節之，而禮興焉。吉、凶、軍、賓、嘉，三百三千之目是也。天地之氣，流通感召，本至和也。聖人因其有自然之和也，鼓舞動盪之，而樂作焉。咸池、雲門、英莖、韶濩之類是也。夫人心不能以皆善也，故有流而為邪僻，聖人慮夫禮樂之教，民或不能盡化也，於是刑政制焉。五刑之屬，至於三千，而法令之布，大綱小紀，具有科條，凡以防民，使去惡而遠罪也。是故仁義根乎人心之固有者也，道德體乎天地之本然者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孔子曰：在明明德，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居仁由義，道德全備，則五典以秩，九疇以敘，故此四者，治天下之本也。禮樂以興，起人之善心，防於未然者也。刑政以懲戒人之邪心，禁於已然者也。記曰：禮樂流行，天地官矣。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禮樂刑政，兼舉而並行，則九經以正，六府三事，咸得其宜，故此四者，治天下之文也。夫本所以立治也，不可不同，故二帝三王為治之意，無不同也。文所以輔治也，不必盡同，故二帝三王為治之法，未嘗同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蓋其因者本也，所損益者文也。立之以本，輔之以文，帝王之治，亡不繇此。至治之成，而教化之美，固有可期而然也。是故唐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而不犯，成康之世，刑措而不用，日月所燭，莫不率俾。海內肅慎，北發渠搜，南撫交趾，氏羌狝服，蓋內而民人，外而夷狄，皆繇於教化也。是以日月不蝕，星辰順軌，而天道得其寧，山林不崩，川谷不塞，而地道得其平，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而禎祥諸福之物畢至焉。斯皆至治之成，其效然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正謂是也。漢室之興，除秦之暴，高帝躬創大業，功配堯舜，孝文、孝景，善於持盈，守成，比迹成康，宏業休德，蔑以加矣。陛下承先帝之統，居帝王之位，奉帝王之職，固宜推古帝王所以為治者而施之，然而至治之效，未臻於古者，意者為治之意，有未至，為治之法，有未周也。夫苟仁義道德，為立治之本者，既至矣，禮樂刑政，為輔治之文者，既周矣，教之既

明化之既成，而至治之效，猶弗古若者，未之有也。臣聞帝王之治，非可以速成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此言必積累乃至也。漢興迄今，且維其時，而厥效未覩，宜陛下之以為歎也。臣惟高帝之撥亂反正，文帝之恭儉謙讓，仁義道德之意，蓋已至矣。獨其稽古禮文之事，乃未遑暇，此固有待於陛下也。陛下遵其意，修其法，已至者加之意焉，其未至者，勉強而力行之，而致之，二帝不足三，三王不足四也。子思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此之謂也。臣愚，識見淺薄，不足以奉大對，冊曰：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此非愚臣所敢知也。謹昧死上愚對，唯陛下裁擇。

張湯議肉刑

臣聞帝王之制刑，輕重貴在適中，中則事允而情稱，故死，人不為怨，生，人以為恩也。且死不可以復生也，故罪有重抵死而情輕者，聖人不忍即處之，於是肉刑制焉。所以減其死而全之生，使適輕重之中，雖曰傷殘支體，固愈於即死矣。夫唐虞之時，象刑而民不犯，其治不可及矣。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因而用之，未之有改，誠以俗薄於唐虞也。漢初，懲秦之暴，蠲煩解苛，以就簡便，約法三章，然大辟尚有三族之誅，高后元年，始除三族罪，及孝文皇帝，遂詔除肉刑三，著為令，甚盛德也。是時丞相蒼、御史大夫敬、奏諸當諒者，髡鉗為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皆棄市。且肉刑本以滅死，設令當劓者，笞至三百，斬左趾者，笞五百，率多死，而斬右趾者，又當死，是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也。孝景皇帝，謂加笞與重罪無異，宜更定律，笞五百曰三百，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得全，後復減三百曰二百，二百曰一百，自是笞者，輕得全矣。夫笞而獲全，固已輕矣。然去笞一等，即入於大辟，無已輕重懸絕乎。故令笞罪太輕，不足以當滅死之律，以故奸宄不息，而犯法者滋益衆，公等議以為復肉刑，使夫肉刑適輕重之中，重不抵死，輕不使人得苟免，三代所常行者也。今俗薄於三代，奈何用唐虞之刑，失時中之道乎。且去笞輒當死，是以死罔民也。降死即從笞，是未滅太甚也。輕重失中，莫此為甚。周書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又曰：屬于五極，咸中有慶。故中，聖王制刑之本指也。臣竊聞之，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未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臣愚以為肉刑之制，近古而便民，省刑之本，求生之道也。故欲使民遠罪而復三代之治，莫如復肉刑使。

司馬相如解客難

客有難司馬相如曰：蓋聞六藝之文，尚已，包犧氏之作，易有畫無書，追文王、周公，卦爻乃有辭。孔子傳之，其言豈膏支，而造化之靈，陰陽之隨，情性之原，事物之故，鬼神之情狀，吉凶之兆，朕莫不該焉。唐虞之政，二典以全，雅頌十三國之風，僅三百篇，至於春秋，辭益謹嚴，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約以萬六千五百言，昭法戒，定賞罰，一字之褒，華袞之榮，片辭之貶，斧鉞之戡，從斯而談，五三六經之文，不亦既簡而不繁乎。先

生固蔚然一代之辭宗也。謂宜播揚帝王之要，探擷古今之類，探道奧，抽聖秘，總攬三才，按括萬彙，作漢一經，襲舊六以爲七，庶幾繼孔氏之志，以作憲于萬世。然乃就其瑣麗誇誕之言，肆其淫洗侈靡之指，虛談詭語，無補於彝倫，濫說溢辯，不遵乎政治。會何崇論宏議之匡國，曷有妙意幽思之燭理，荒忽變眩，徒馳騁於有無之際，借曰多識博物，賦頌所託，勸百而風一，譬猶鼓鄭，衝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且夫立言不經，雖好不式，措意不古，雖廣不極。先生之於文，雖落筆萬言，揮霍充斥，簡累牘聯，車盡皮積，意者其殆無益乎。相如喟然嘆焉。乃應客曰：嗟乎陋哉！子之言文也，子以爲章句之間，言辭之末，爲足以盡夫文乎。文之時義大矣哉。經緯天地，輔成造化者，固文之至也。易曰：文明剛健，語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三王之政曰：救質莫若文。堯之德曰：煥乎其有文章。舜則曰：濬哲文明，禹則曰：文命敷于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此皆文之謂也。是故兩儀，文之體也。三綱，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質也。九疇，文之數也。道德，文之本也。禮樂，文之飾也。孝弟，文之美也。功業，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綱也。號令，文之聲也。聖人職乎文者也。君子章之，庶人由之者也。由斯觀之，文之爲道，可謂闊矣。六經之所著，其無以易此矣。方今大漢，道濟燧庭，德濟軒肩，舜而禮湯，武友周，孔而臣曾，顏然且開陽闔陰，旋乾轉坤，養籥元氣，陶冶至仁，上之則日月星辰，風雨雷霆，各順其序，下之則山川草木，夷狄禽獸，咸遂其倫。龐恩汪濊，大化滂淪，旁薄輪困，葳蕤紛紜，於是位兩儀之體，布三綱之象，全五常之質，鼓九疇之數，本之以道德，飭之以禮樂，美之以孝弟，容之以功業，明之以教化，綱之以刑政，聲之以號令，昭然乎宇宙之聲靈也。粲然乎官府之儀章也。秩然乎朝廷之等威也。尊卑有法，上下有紀，貴賤不紊，內外不瀆，人倫既正，風俗既淳，而王道成矣。此固今世之文，儼煥盛於五帝三皇然也。僕誠不佞，西蜀之鄙人，習業儒術，服膺先王之教之日久矣。生逢休明，竊仕王朝，雖職非台輔，不能變天緯，調化鈞，任彌綸裁成之責，固嘗望清光，奉末議，得以揚大道，陳古誼，斯文之事，略效其一二。仲尼有云：天之未喪斯文也。此僕以爲己任而不辭。譬如大化回春，吹管亦以助其氣，大明當天，引燭將以宜其輝，力則甚綿，功則甚微，而志之所見，庶幾暢六經之道，續孔子之緒而不墜，語不云乎：當仁不讓於師，而僕亦奚敢以遜爲。且孔子之修經，繇道否於用，乃託之空言耳。是以其言約，其義周，其辭近，其旨深，夫苟推而致之，功用所施，豈不既衍且博哉。今大漢之文，衍矣博矣，茂以加矣，又曷以議爲哉。若夫風雲以爲體，花木以爲象，辭華以爲質，屬句以爲數，音律以爲本，雕鏤以爲飾，組織以爲美，浮淺以爲容，華丹以爲明，偶對以爲綱，鄭衛以爲聲，瓊麗以爲詞，淫泆而侈靡，風流忘返，誇翫於章句，辭云云者，此特文之一節也。僕固亦從事於斯，豈嘗弊精神，留連而沈溺哉。實時資以爲游戲翰墨，宜暢性情之具耳。客遽以是欲盡僕之文耶。苟以是爲盡僕之文，是猶航斷溝絕港，而指以爲河海，聆箏笛之嘈嘶，而擬鈞天廣樂之奏，豈不謬哉。

宣帝賜趙充國書。充國破羌，帝凡五賜書，最後光祿勳。臣道宜有書，而史闕，故補其辭。

皇帝問後將軍，日者煩將軍以邊事，朕以師出國重費，虜宜即滅，兼將軍年老加疾，萬一不可諱，誰爲朕理邊者。故詔越將軍急擊光，將軍計國萬全，持重不暴，謂虜當以計破，宜且留兵屯田，內無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此必禽之具。計爲便，朕嘗於羣議，頗疑將軍怯，丞相相言，將軍數畫軍策，言常是，任其計，可必用，故朕遂決意聽將軍。今來奏已破光，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涇河飢餓死者五千六百，定計遺脫，與前輩黃羗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雖忘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前後舉不外將軍計，微將軍持議堅切，豈致如是耶。自今以來，朕無復西顧憂矣。將軍其班師振旅，以還道路，饗食自愛。

太常博士答劉歆書。歆欲述左氏春秋，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真帝命與博士議。博士

辱書欲建左氏春秋，逸禮，古文尚書三者皆列於學官，此誠閱經籍之錯亂，憂聖道之廢失，甚盛心也。然其事頗有不可行者。故願以復于執事。昔者竊聞之，孔子大修六經之文，易爲十二篇，詩取三百十一篇，書定爲百篇，春秋亦十二篇，而禮之目，蓋儀禮三百，曲禮三千，或曰：孔子之於禮，常欲裁以爲書，而未成，故其言曰：吾欲觀夏禮，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欲觀夏禮，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自戰國之亂，習經者既鮮，及秦亡道，燔燒三代之書，於是經籍滅矣。然唯易得以下筮，故存。漢興久之，詩始乃興，而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乃成。其或全者，亦以託於諷誦，不獨在於竹帛故也。若禮之爲書，缺壞最甚。漢初，高堂生所傳，唯士禮十七篇，及魯恭王壞孔子堂，乃得古禮經五十六篇。河間獻王以上之，而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正同。餘二十九篇，藏之祕府，因謂爲逸禮。然正禮殘缺久矣。故范武子不讀殺悉，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自孔子歿，七十子之徒，其撰所聞爲記，而其後月令，呂不韋作繡衣，公孫尼子作，則未知今之逸禮，其盡出於孔氏歟，否歟。百篇之書，當秦燔書時，孔子未孫惠，與濟南伏勝，各藏其本於家，楚漢之際，失其所藏。文帝時，勝口授遺籍，勝既老昏，乃謬合三十四篇爲二十八篇。歐陽、夏侯之徒，皆學之，寫以漢世文字，號今文尚書。至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已磨滅。又皆科斗文字，惠孫安國，以隸古定，得五十八篇，爲之作傳，是爲古文尚書。既畢，會國有巫蠱事，訖用不聞，而其傳遂絕。近時好事者，乃頗僞作舜典，汜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武成，旅獒，罔命等二十四篇。彼徒略見百篇之敘，故以伏生二十八篇，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及秦誓，共三十四篇，而僞作此二十四篇，求與孔氏五十八篇之數合。則是今之所謂古文尚書者，又未知其果出於孔氏否也。春秋之作，自當時高第弟子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其辭謹約而義隱微也。夫子既筆削成書，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左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取史記備著其事，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則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者，固非。然其去取是非，頗謬於聖人，謂左氏爲得聖人修經之旨，亦非也。今執事欲以此三事置博士，列於學官，豈誠以逸禮，古文尚書爲出孔

氏左氏爲有合於聖人歟。此固有司之所不敢知也。且當漢初。承秦燔燒之餘。挾書之律方解。天下文學。稍稍始出。如胡毋然。國家亟於興儒學。崇道藝。故諸子傳說。廣立於學官。爲真博士。以扶植而統理之。今儒術之興既久。典籍粗完。則凡非聖之書。固所宜斥絕。而傳說之無補於經者。亦在所宜擇也。執事拳拳於此。爲聖道計。誠可尙矣。然衆言紛亂。異說紛紜。適以爲聖經之累。亦盍深察力辨之。顧乃牽於世俗之。假見昧於聖人之大道。是非真偽。無所釐正。猥以見罪於有司。意者執事之於載籍。未始博極歟。何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遂直爲此悖悖也。夫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天下之寶也。設有殘闕焉。亡害其爲至寶也。今乃因其殘缺。他求魚目。燕石以擬之。是使至寶無別也。執事誠以聖經爲寶也。則宜聽其殘缺。以信其所爲寶。不必獎異說。殺衆言。謬以非寶爲寶也。夫聖經雖有殘缺。而聖人之道。萬古一日。如日月之麗天。或時剝蝕。終即必復。執事又奚必過以爲憂乎。執事過憂之。是信日月之蝕而不復。無是理也。承書辭責備過當。故不得不辨。

麒麟閣蘇武頌人。武帝時。西羌有警。上遣金充國。召黃門郎蘇武。即充國圖畫而頌之。武嘗著名。宜亦有頌。故擬爲之辭。

魏漢德與天無極。執居方外。阻限絕域。帝謂廷臣。是宜稱慶。我示吾信。以填以綏。乃追信使。諭以威德。使執爲首。惟典屬國。杖節而適。位于北鄉。矯矯風概。氣奪三軍。如何盡瘁。大義弗循。反常逆順。抗我明命。惟武曰。君命可辱。我執我節。我節能收。我節弗收。節亦隨。越十有九年。乃復來歸。昔者之往。其顏如脂。今之還矣。皓髮白鬚。表裏純忠。終始全節。震名殊邦。功顯帝室。彼陵彼肆。其罪天通。彼之視武。野鼠神龍。國孰無臣。臣孰無仕。凡百有位。鑒此真軌。

文章惟三代爲古。春秋次之。戰國次之。西漢又次之。然三代之文。若易。書。詩。可法而不可擬。擬之則猶荆楚之稱王矣。可法而可擬者。其惟左傳。長書。史記乎。華川王先生。悼斯文之彫弊。閱士習之卑冗。以振起爲己任。於是推其得於經術者。託之著述。自西漢上至春秋。凡擬其文。總若干首。其義宏。其辭雅。實諸左邱明。劉向。司馬遷諸人。篇篇中。蓋無愧焉。昔子朱子。讀曾文定公所擬制詔。稱其軼漢。唐而逼典。謨。世復有朱子。未有不以稱文定者。而稱先生也。友生眉山蘇伯衡。謹書。

作文要有依據。原諸六經。以爲之本。博之百氏。以達其趨。考之史傳。以挈其歸。夫然後融會貫通。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如郢匠揮斤。庖丁游刃。有不知其所以然之妙。往往出語。逼真古人。未嘗規規然。體帖蹈襲。如唐人。之於書。鈎臨摹。以致其點畫之似。昔楊子雲。之擬易。王仲淹。之擬經。皆未免爲讀者所譏。蓋聖人之作。本於無心。而後備之術。出於有意也。吾友華川先生。蚤從文獻黃公游。以能文名。近年所造。益臻邃密。固已超軼漢。唐。而擬歷三代矣。集中擬奏。漢諸文。尤爲卓絕。初未嘗有意於古。而自不能不古也。惜余衰暮之秋。志氣凋落。乃辱成池。大覆。鏗鏘交奏於窮愁寂寞之鄉。一洗夫山林陳腐之

陋。何其幸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子充之謂矣。趙良恭識。

王忠文公集卷十一

擬元列傳二首

許衡。字仲平。懷慶河內人也。金大安己巳。生於河南之新鄭。七八歲。受學鄉師。授之書。輒不忘。嘗問其師曰。讀書將何爲。師曰。應舉取科第爾。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因謝曰。吾不能爲若師矣。十餘歲時。有異人款門。謂其父母曰。此兒骨清而神全。他日必名冠天下。人間富貴。不足道也。歲大侵。民飢。易子而食。而衡聞人有書。即往借觀之。其父危之。每與俱往。人咸厭其迂。稍長。舅氏爲縣典史。衡從授吏事。參撫名義。考求立法之原。而是時。備戍繁迫。民不堪命。衡因不忍見。即不復詣縣。而決意求學矣。父母知世亂。欲使習知占驗之術。爲避難計。因從占候之家。得見尚書疏義。悉手鈔之。由是刻意墳典。致求帝王治之本。聖賢爲學之要。一言一行。必質諸經。雖當亂離之際。人亦稍有從游者。歲壬辰。北徙渡河。隱居大名。尋復遷居于魏。時。竇默有異能。亦居魏。最知敬衡。每相過從。則終日危坐。出入經傳。以及諸子百氏。釋老醫卜。兵刑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姚樞時。方以道學自任。傳伊洛之學於南七趙仁甫。衡往蘇門求之。得易程氏傳。春秋胡氏傳。書蔡氏傳。詩朱氏傳。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之書。讀之深有所契。皆手錄以歸。聚學者謂之曰。其所授受。殊爲未然。今始聞進學之教。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

學從事於小學。灑掃應對。為入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唯則取向所授。簡冊悉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諸生敬畏。持守唯謹。而衡亦篤志厲行。以身先之。隆慶盛暑。皆不廢也。謂吾自傳伊洛之學。心與理融。終夜以思。手舞足蹈。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歲庚戌。復留蘇門。與樞居相比。以便講習。明年。樞赴召。衡乃獨居蘇門講學。至是年四十有三。而任道之意始篤矣。歲甲寅。世祖居潛藩。遣使聘衡。而廉希憲方宜撫關中。奏授衡京兆提學。力辭不受。不能強也。中統元年。世祖既正位宸極。即詔徵衡。至上京。上問其所學。對曰。學孔子。問所長。曰。虛名無實。誤達聖聽耳。上嘉其實。自是侍上左右。多所陳納。二年。復詣上京。平章王文統方秉政。深忌姚樞。實駁。獨謂衡素無因緣。弗憚也。至是。默力排文統學術之非。必至誤國。文統乃始疑衡陰黨之。五月。除樞。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外若尊之。內實使之疏。默以與文統勢相軋。欲依東宮以避禍。衡執不可。曰。禍福不足計也。道為重耳。且近代師傅太子相見之禮。師傅西位東向。太子東位西向。今能從否。不然。是師道自我而廢也。乃相與懷麻詣闕下。控辭數日。始得請。授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衡既拜命。復以疾辭。九月。得告南還。仍奉旨教授懷孟路子弟。明年。復召赴闕。至則假館道院。凡樞貴相延致。悉謝不往。而姚。實二人者。則日相過從。劇論竟日。乃罷。中書左丞張文謙。最稱好質樂善。以古道為己任。自初見衡。即請執弟子禮。衡拒之。乃止。每衡之出處。必為反覆導達上下之意。時其進退久速。而調護之。至元改元。復辭歸懷州。六月。卜築將遷居。忽迅雷起中堂。電火滿屋。家人驚仆。衡正色危坐。弗為動。二年十月。召詣闕。首陳雷震事。不宜見。上不許。有旨入議中書省事。以疾辭。丞相安童素慕衡名德。即其舍候謁。退謂左右曰。若輩自謂與許先生相去幾何。蓋千百而千萬者也。是豈難繼之可及者也。三年。上在衡州後山。召衡論曰。王以道為惡。實漢卿言之。而卿獨不言。孔子之道。豈其若是。省中事雖書以命卿。而卿猶未悉朕意。今復用面命。其尚為朕勉。勉從事。以毋負所學。安童尚幼。若未更事。卿謹輔導之。嘉議嘉猷。先告安童。以達於朕。朕將親擇焉。衡對曰。聖人之道。至大且遠。而學者所得。有淺有深。臣平生雖讀其書。所得甚淺。今既蒙特命。敢不罄竭所知言之。所不知者。亦不敢強也。安童聰明有持守。告以古人語言。無不領解。臣苟有所知。當即告之。但慮中有間之者。則難行耳。臣入省之日。淺見如此。惟陛下明察。自是數訪問治道。每見必以太平責之。衡乃陳時政五事。其一曰。立國規模。前代建國北方。奄有中夏者。如魏。如遼。如金。能遵用漢法。故享國長久。文治可觀。今國家當行漢法。事在不疑。然萬世國俗。累朝勛貴。一旦使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從亡國之俗。其勢甚難。非三十年不能成功。齊一吾民。使之富貴。興學校。練甲兵。隨時損益。裁為定制。如臣等輩。皆足以任此。在陛下篤信而固守之耳。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庶幾可得天下之心。成至治之效矣。其二曰。中齊。大要仕者宜願俸祿。使資養。未仕者宜定條式。俸就銓敘。則可無失職之怨。外設監司。糾察污濫。內由吏部。考覈資歷。則適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仕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才得祿。可得而差次矣。至於貴家

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戶口之制。皆宜早定。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則在執政得人與不得人耳。其三曰。為君難。踐言防欺。任賢去邪。得民心。順天道。六者為君難之道也。舉其要。則修德。任賢。愛民三者而已。此之謂治本。治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成矣。其四曰。農桑學校。今國家徒知效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效財之酷。又害於生財也。徒知防人之欺。而不知養人之善。欲其不欺。非衣食以養其生。禮義以養其心不可也。徒患法令之不行。不思法令無可之地。上多賢才。皆思為公。下多富民。皆知自愛。則令自行。禁自止。誠能優重農民。勿使擾害。盡驅游惰之民。歸諸南畝。歲課種樹。悉論而篤行之。十年以後。當倉盈庫積。非今日比。自兩郡下及州縣。皆設學。自皇子以至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與灑掃應對。以及治國平天下之道。十年以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相成。亦復非今日比矣。其五曰。慎微。上悉嘉納之。衡每有奏對。上常令善譯者譯其言以進。或譯言不能達其意。上輒自更定之。居亡何。辭有疾。不復入省。求還家養疾。詔許之。四年冬。仍召至闕。居久之。六年。奉詔與左丞張文謙。贊善王恂。同議官制。乃歷考古今設官分職之本。沿革之由。與夫上下統屬之序。其權攝增置。行之有弊者。皆所不取。自省都臺院。監司郡縣。內外百司。聯屬控制之體統。后妃儲藩。隆殺之等差。悉圖為定制。以開七年正月。拜中書左丞。入見。奏事畢。辭於上前曰。臣之所為辭者有三。一則臣一介書生。遽當大任。非助非舊。不足以服內外之望。二則無德無才。不能辦國家之大事。三則臣之所學迂遠。與陛下聖謨神算。不能磨合。陛下直以虛名。誤加采擢。臣若不自度量。冒當聖恩。必旋至悔咎。上曰。此事出自朕意。卿無復多讓。衡辭之再三。上命左右扶之出。左右掖之曰。有旨令先生出矣。出至門。復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當出省耶。上曰。出殿門耳。後連日又懇辭。皆不允。是時尚書省立。丞相阿合馬顯權。恣為威福。衡乃撰其害國害民等事具奏之。阿合馬欲以其子典兵柄。衡持不可。以謂國家大權。兵。財三者。父位尚書。典兵與財。而子又典兵。權太重。所宜慎。上曰。卿慮阿合馬反耶。衡曰。阿合馬不反。而有反之道焉。自古奸臣。未有不由權重而反者。上以語阿合馬。阿合馬詰衡曰。公何以言吾反。衡曰。吾言前世反者。皆由權重耳。君即不反。何故由此道耶。阿合馬由是深銜之。或語衡先生寢處無所防。設有橫逆。奈何。衡曰。聖天子在上。事有是。設有之。亦命也。吾何暇他計哉。居歲餘。力以疾辭。上令舉人為代。衡奏曰。用人者天子之柄。不斷自宸衷。則啓人臣覬覦之漸。臣不敢奉詔。八年四月。除集賢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方衡在中書時。嘗奉旨教蒙古生四人。後增七人。至是有詔京師及四方。願受學者。俱得預其列。即南城樞密院以為學。而國學之建於是始。衡自開學。家事悉以誘其子。賓客至。皆謝不接。謂學中若復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妨。人或見怒。諍止一己。訓誨學者。此上命。不敢慢也。衡以為蒙古生質樸未散。視聽專一。培養數年。足為國用。而是時年已六十有二。病日益增。乃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王梓。韓思永。蘇郁。耶律有尚。孫安。高凝。姚燧。及弟燧。劉季偉。品端善。錫安中。白棟。皆驛

致館下爲伴讀。使與之磨磨浸潤以相成。或問衡曰：先生何不博選時俊而獨用門生也？曰：我但教人而已，非用人也。衡教授諸生，凡講解經傳，悉款周詳，苟未領解，則引證設論，必使通曉乃已。自算數字畫及投壺習射，拜跪揖遜，進退應對之節，靡不俱習。諸生或有疑問，則爲之喜見顏面，因語之曰：書中無疑能，以爲有疑，有疑能使之無疑。學斯有得矣。衡嘗言敬敷五教在寬，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則爲教者固當存心寬容也。今國學大體雖務嚴密，而其中節目，須且寬緩。大概人品千萬不齊，遽難以強之。學記自一年離經辨志，至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始終節次，不可苟且致。故教人不止因其才，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蓋教人與用人不同，用人用其所長，而教人教其所短也。其待諸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而開導之，時其動息而張弛之，慎其萌芽而防範之，故皆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凡從之學者，悉爲成材，卒皆爲世用矣。十年，諸生屢餼不繼，稍稍引去，而又權臣屢毀漢法，四月，召至上京議事，面請還鄉里，上命廷臣議其去留，姚樞謂衡之出處，關世道之汗隆，今日直當以聖賢之事待之，則合辭奏之曰：國學之建，三年于茲，教法嚴謹，諸生問學有進，今衡控辭，實以年老疾多，而上世數喪未葬，此人子之孝道，宜賜允從，乃得旨而歸。既歸，簡絕人事，平居課僮僕，事耕壟而已。十三年七月，修授時歷，廷議以衡精通歷理，詔起衡領其事。十五年三月，除集賢大學士，兼領太史院事，至是上眷愈隆。每北還，即問衡起居狀，病則賜杖給藥，十七年春，歷成入奏，皆跪奏事，上令衡起，賜坐勞問久之。秋，疾益進，有旨令南歸，除其子師可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十八年春，疾甚，醫者診之曰：偏陽謂之疾，今六脈皆平，先生其瘳乎。衡曰：久病而脈平者不治，吾殆且不起矣。遂不服藥，頃之稍開，適當時祭，奠獻如禮，既徹，曳杖于門曰：余心怍怍然，瞑目久之曰：死生何異乎？乃歌昔賢所爲歌，歌畢，奄然而逝。俄而雷電晦暝，大風拔木，城中士民無不稱其往哭其門，朝野之人，識與不識，莫不哀傷，以爲斯道斯民，其不幸乎。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死後慎勿立碑，但書許衡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至是從治命，葬而無碑，既葬，四方學者，有不遠數千里來哭墓下者。清人王楫，衰經赴葬，司寶者辭曰：門人衰禮歟。楫曰：吾師也。藝術之師歟。寶主之師歟。吾猶懼乎報之無從，吾將以媿夫王通氏之門人耳。衡天資宏毅，卓然有守，當艱難窮厄之時，其操益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不啻飢渴之得飲食，而於榮名世利，畏之若探湯，終始表裏，一本於誠敬，故天下信之無異辭。聞君命，未嘗不即起，然卒亦未嘗枉尺而直尋，每入奏對，以格君心爲己任，氣象雍容，言雖切直而無忤也。出入禁中，衡士輒舉手加額曰：是欲堯舜吾君民者也。逮其晚年，義精仁熟，道出羣物之表，身備四時之和，胸中浩然，純乎天理，而動靜語默，周旋出入之頃，無非至教。天下之士，聞之者，知敬望之者，知畏親之者，知愛遠之者，知慕而視其進退仕止，爲朝廷之重輕，其身任斯道之寄如此。翰林承旨王磐，德望蓋世，少所許可，然獨敬禮衡，每與語，輒曰：先生神明也，髣髴老矣，無能爲役也。及聞訃，歎曰：斯道其不幸矣。朝廷設賜諡先生，非文正無爲易名者。衡嘗以魯名其

齊，自上朝廷，下逮遐陬異域，皆稱之曰魯齋先生，而不復稱其官，其所著書，曰小學大義，曰讀易私言，曰孟子標題，曰四箴說，中庸說，門人集其說曰語錄，衡薨，年七十三，制贈榮祿大夫司徒，諡曰文正，皇慶三年，詔從祀孔子廟廷。

臣諱曰：聖賢相傳之道，自孟軻既歿，無所傳受，至宋而程頤、程頤氏兄弟者出，乃有以續其不傳之緒，及朱熹氏作，而其傳復續矣。元興，許衡繼起，則又續所傳於朱氏者也。當其被遇世祖，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而世祖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作人而用之，乃首建國學，而衡自中書罷政，爲之師，衡之教學，一本於聖賢之爲道，攝禮樂之微權，以通其用，撥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於是彬彬然悉爲成材，而數十年間，號稱名卿賢大夫者，多其門人矣。嗚呼！使聖賢之學，大被於斯世，而至于今，學術以正，而人心以一者，伊誰之功也。是其繼往聖，開來學，功殆不在朱氏下。况乎程氏、朱氏未嘗得君以行其道，而衡則蓋遇聖君，居相位，而有以堯舜其君民矣。嗚呼！盛哉。

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也。生有異質，不爲兒童戲，祖榮，號駕水翁，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之學。時鍾乘忠、張文謙、張易、王恂皆同舉州西澗金山，而乘忠與翁爲同志友，以故守敬就學乘忠所，乘忠學通天人，守敬學之，悉得其旨要，而又兼承家學之懿，故其所造，有異於尋常。年十五六時，得石本蓮花漏圖，即能準其式爲之，又得尚書璇璣圖，規竹爲之，尤極其精。順德城北有石橋，歲久爲泥潦所游沒，無能知者，守敬輒審其地形而求得之，人以爲神。中統三年，文謙爲中書左丞，薦守敬習水利，且精制度，有巧思，徵詣闕，召對稱旨，乃而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權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餉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瀾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揚州還河，以避浮鷄洶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開入城中，分爲三渠，引入城東，可灌溉其地。其三，順德漕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河自小王村經漕池，合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磁州東北溢，漳二水合流處，開引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漕河，其間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灌溉，尚有漏堰餘水，東與舟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其間溉田，亦可一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溉田二千餘頃。上覽其奏，喜曰：成吾國家之務者，其斯人乎！即授提舉諸路河渠，明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元元年，從文謙行省西夏，與復瀕河諸渠，先是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在中興州者一名唐來，長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表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長表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計溉田可九萬餘頃。兵亂之後，廢壞淤淺，守敬爲行視，因故道而濬導之，更立閘堰，役不踰時，而諸渠皆通利。夏人德之，爲立生祠於渠上。二年，遷都水少，監入奏言：臣向自中興還，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皆可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盧溝東流，穿西山而出，是

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可溉田利甚博兵興以來典首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道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納其議行之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衆皆服其議十二年丞相伯顏總師南伐宋議立水站詔守敬行視所便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網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黃河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汝與御河相通形勢爲圖奏之悉如其言十三年都水監併入中書工部除工部郎中是歲改修新歷立局以庇事先是秉忠言大明歷自遠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宜在所立改未及用其議而秉忠歿至是江南京平天下混一上思其言遂舉行之詔守敬與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而文謙身領其事前中書左丞許衡亦參領焉守敬乃言歷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於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原所造與此處天度不符比量南北二極差約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欲側宜盡攷其失更置之及擇高坦之所造木爲重棚制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得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是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日有九行合而作證理儀表高景虛其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則難作閏凡歷法之難在於交會作日食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其器凡有十三又作正方按九表懸正儀凡四等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圓異方渾蓋圖月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攷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恂爲太史令守敬同知太史院事乃進所造儀表式於榻前指陳理致一一周悉自朝及夕上不爲倦因奏唐開元間僧一行令南宮說測景天下其可考者今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廣必多方測驗而後日月交會分數時刻之不同晝夜長短之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之不同可得周知上可其奏乃置監候官十四人分道而出先從南北取直立表以測景南海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嶽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影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益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四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成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

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三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瑯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歷成守敬與諸太史同上奏曰帝王之事莫重於歷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歷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至漢造三統歷百三十年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歷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三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歷始悟月行有遲疾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歷始悟以月食衝檢月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歷始悟以朔望及歲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沖之造大明歷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歷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成元歷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歷以古歷章節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二年僧一行造大衍歷始以朔有四大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歷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歷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歷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惟我聖朝統六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歷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測測到實數所攷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日影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了丑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凡減大明歷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鑄宋大明歷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攷定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歷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丁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算宿十度黃道算九度有奇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憑星度測日立術準算起自丁丑正月至乙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應於算與月食相符四日月離自丁丑至今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不的者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歷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歷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凡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歷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蓋自漢太初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歷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晝夜刻大明歷日出晝夜刻皆據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法推求每日日出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

初二刻畫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畫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為定式所創法者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為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為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歷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為一限凡析為三百三十六限依極差格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率與天道實為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為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推變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趾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為盡是歲有詔頒行新歷賜名授時於是歷雖已頒而推步之式立成之數猶未有成書會太史卒守敬乃比次篇類整齊分秒裁為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歷議擬稿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歷注式十二卷二十二年陸太史命遂奏上其書又為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行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攷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坐諸星八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攷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年有言漕事利便者或謂灤河自永平挽舟險嶺而上可至上都或謂灤河自麻峪可達尋麻林上命守敬裁度之其言灤河者至中道不可行而首灤溝者亦以石阻舟不可通皆罷守敬乃別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言京城運糧河不用一晦泉舊源別引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灤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隴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河每十里一置閘北至通州凡為閘七距閘里所止重置斗門互為堤閘以過舟止水上覽其奏甚善有旨令速行乃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庀事於二十九年春明年秋告成賜名通惠河役與之日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倡而守敬指授之其建閘處往往地中得舊置磚木人謂非偶然先是通州至京城陸運糧者若千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及是舟運既通公私便之是秋上自京還過積水潭見舳舻蔽水大悅特賜守敬錢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守敬又欲於澄清閣稍東引水與北垣河接置開麗正門西流舟楫得環城往來事不果行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成宗用廷臣言開鑿幡竿渠召守敬至上都議守敬言山水頻年暴溢渠堰非廣五十步不可而執政者吝於工費縮其廣三之一明年上北狩會大雨山水下注渠不能容漂沒人畜慮幾犯行殿上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使用其言豈有此耶守敬以年老累請謝事不允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獨守敬以先朝舊臣朝政賴以施為不許其請其後凡翰林太史官不致仕蓋自守敬始守敬以純德實學為世師法其學所最長者曰天象衍數水利事功初守敬之在西夏也嘗過窮河源又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橫數百里間皆為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灌溉土田具有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與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

遠而流峻急京師之水去海甚近而流舒緩其言皆信而有徵古歷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漢魏以來漸覺不齊而破分之論起守敬乃用百年為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乃積年日法寫分換口之說皆所不用其所為歷測驗既精設法詳具今且九十年無分毫差者舊儀悉多蔽礙且距離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守敬所謂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結環距端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秒至為切密八尺之表夏與景長尺有五寸千里為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禮唐一行雖嘗疑之而未之有改守敬乃為表比古制加五倍上施橫梁每日中以符窳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視舊法但取表端之景者加審矣又嘗造七寶燈漏每大明會置殿中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造檀香漏及屏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行幸所用又起靈臺水渾運渾天漏大小機輪二十有五皆刻木為衝牙轉相撥擊上為渾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絡其上象則如天左旋環則各依行度退而右轉又欲依張平子為地動儀及候氣密室皆究極其妙而未就也王恂以學自負者也每詣守敬見其匠制輒深歎服之許衡學為世師語及守敬則以手加額曰天祐我元故生斯人也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

臣諱曰自古國家之興相與業丕基而宏業者固資庸臣碩輔之力而又必有博識特見之君子通天人之學而明於術數事功者出其間以致夫彌綸之用然後一代之治可得而成焉觀乎世祖之世若錫乘忠寶默王恂郭守敬是已守敬視諸人雖稍後其尤稱宏博而傑特者乎夫自金宋以來學者務攻辭章以諱世而取重鮮有措諸實用者况乎天象術數水利事功之故當世不講久矣而守敬獨能任其絕學精神心術之所及度越古人遠甚用能成一代之制而示百王之法元之為國於是繼古帝而無媿矣嗚呼賢才之生天實使之夫豈偶然哉

擬元儒林傳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有在宋紹興間以孝行聞者父疾禱于天乞以車代而父疾亦尋愈喪母廬于墓左夜見天光下燭五采爛然人以為孝感郡上其事改其鄉曰純孝云履祥之將震也其父適以事留城邑夜夢家塾壁間畫虎甚文也已而真虎復升屋大吼既寤語人曰維熊維罴男子之祥吾始得男也耶歸而子已生因以祥名之履祥生有異姿年十六從學郡闈補博士弟子員居二年試中補太學生既乃自悔其非屏舉子業不事取向書熟讀而精究之年十九知濶濶洛之學於是鄉先生何文定公基王文憲公柏其學得朱熹氏之傳乃介其友王相登文憲之門受業焉初見請問為學之方文憲曰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又問讀書之目曰自四書始既又因文憲以及文定之門自是游從二氏間講貫益密造詣益精凡天官地志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歷之類悉研究其微以充極於用而於

四書五經。尤大有發明。謂古書有注必有疏。朱氏於論語。孟子製集註。多因門人之問。有所更定。其間所不及者。容有未備也。及其於事物名數。或以為非要而略之。乃皆為之修補附益。成一家言。曰論孟。汝證朱氏於大學既為章句。又作或問。而後之學者。尚有疑焉。乃隨其章第。衍為疏義。以暢其支。申為指義。以統其會。早歲嘗註尚書。章釋句解。既成書矣。一日有悟。盡斥衆說。獨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旨。與其義理之微。事為之概。考正字文之誤。表諸四闕之外。曰尚書表註。小戴禮樂記。鄭元目錄。謂十一篇雖合。而略有分焉。孔氏正義。謂鑄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者十二篇。名猶在而記無所錄矣。正義直以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寶牟。賈師。乙。魏文侯。分十一篇。而每篇中。又各自為章。總三十四章。履祥以為疑。反覆玩繹。見其十一篇者。節目整然。而正義所分。固猶未盡。乃為之一加段畫。而指義顯白。無復可疑矣。司馬氏資治通鑑。取法春秋。繫年著代。鑄怒作外紀。以記前事。願其說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繆於聖人。不足傳信。且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之所定。固野而無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書。聖人筆削。亦何由而見。况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若此類。皆不得以壁經為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采舊史。諸子。表年繫事。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勒為一書。曰通鑑前編。凡十有八卷。要二卷。既成。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韓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後。司馬氏既已論次。而春秋以前迄無編年之書。則是編固不可以莫之著也。既復自志其書曰。苟悅漢紀。申鑒之書。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泣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此吾述作之微意也。履祥負其絕稟。濟以精識。於凡載籍。悉加點勘。平居涵濡於義理。以踐修為先務。事事物物。咸致其體驗之功。何氏之所示。曰。審察克治。王氏之所示。曰。涵養充拓。服之終身。常若有不及者。家故貧。中歲依二氏為重。文定卒於咸淳戊辰。履祥以謂治喪之禮。四方所觀瞻。則方攷按禮制而為之議曰。為師服者。弔服如麻。心喪三年。古之制也。布欄。俗服也。今之服總功以上者用之。生絹。鈎領之衫。俗。今之服總麻者亦用之。服今總麻之服。是不得同喪父無服之重也。疑衰。古士之弔服也。其服亡矣。白布深衣。古庶人之弔服也。其制今猶存焉。然古之士。今之官也。今之士。其未仕者。古之庶人也。宜用古庶人之服。而以深衣為弔服。昔朱子之服門人。用細麻深衣。而布緣矣。然凡布皆麻。古以三十升麻為麻。冕之布。以十五升麻為深衣之布。深衣之麻。自司馬氏。朱氏。皆云用極細布。則深衣布用學代麻久矣。其緣則孤子純以素。是喪父既除之服也。孔門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則以喪父服除之服。為若喪父無服之服。其純用素可也。其冠。則庶人之弔。素委貌。失其制矣。以白巾代之。而加經於冠可也。加麻之經。總服之經也。今用總麻而小可也。加麻之帶。總服之帶也。今用細苧可也。所謂疑衰。擬於衰者也。文憲乃與治

喪者首遵用之。而履祥因復考深衣之制。為之外傳。及文憲歿。履祥率門人制服如初。鄉人乃始知師弟子之義。繫於常倫之重如此。履祥夙有經世大志。嘗出游杭都。諸公貴人。爭相引重。因進率制搗虛之策。輒弗售。謝歸。及既陞危。乃思其言。而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則已不及於用矣。宋既改物。遂潛晦不耀。里居教授。間出講道郡城。受業者恆數十百人。學者不敢字之。因其所居在仁山之下。稱之曰仁山先生。大德七年卒。年七十二。元統二年。列祠學宮。伯食何。王二氏。至正七年。賜諡曰文安。許謙。字益之。婺之金華人。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六世祖實。學于胡文昭公瑗。號稱能以師法終始者。元豐間。居吳之笠澤。尋又徙婺。遂占籍焉。父航。淳祐丁未進士。卒官宣教郎。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之子為子。即謙也。謙甫能言。母陶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莊重如成人。既長。遭國亡而家亦破。自力於學。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讀之。所涉向博。而有疑無所從質。聞鄉先生金履祥。深明道學之要。其學得於王柏氏。何基氏。而何氏學於黃文肅公榘。黃氏之學。朱氏之學也。乃委己而學焉。於是履祥年已七十。而謙三十有一矣。請不拘常序。就弟子列。履祥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每事每物。求夫中者而用之。蓋自其登金氏之門。即以聖賢之學為己任。師弟子間。口授指畫。盡得其相傳之奧。閱四年而金氏歿。謙乃益加充闡。自得者為多。於書無所不觀。窮探聖微。有不可通。即不敢強於儒先之說。所未安者。亦不敢苟同也。其讀四書集註章句。有叢說。敷釋義理。惟務平實。其言曰。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而義廣。讀者或得其粗。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曲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實亂。務為新奇者。其弊正坐此耳。讀詩集傳。有名物鈔。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搜遠索。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時與蔡氏不能盡合。每誦其師之言曰。自我言之。則為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為讒賊。要歸於是而已。讀春秋三禮。有溫故管窺。春秋大義。凡數十百條。皆傳註所未發。於三禮則參伍攷訂。求聖人制作之意。順天地之理。酌古今之宜。使通於上下。皆可遵用。中歲以還。於易尤深。仰觀俯察。益有見於陰陽往來。升降消長。闔闢之故。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註。六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又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於其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之。嘗謂士之為經。苟句讀有不明。則義理滋晦。其事若小。所失蓋甚大也。其於史。有治忽幾微。微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訖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向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善其善惡。且謂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誠一代理亂之幾。故附於續經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書成。以示其友張樞。為言運祚之延促。豈必推之天命。猶有人事焉。漢世儒者。言災異之興。消復之術。皆欲近修人事。天人之際。精禱相盪。善惡吉凶之應。其猶影響。有國者不可不仁。民蓋以此也。凡其為書。俱已行世。其述作大旨。具見序引。文多不盡載。謙於天

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數術。靡不該貫。一事一物。可為博聞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而異端之說。必洞究其蘊奧。其教學者。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為己為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為處事之制。至誠諄切。內外殫盡。為學者師四十年。門人殆千餘人。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百舍重趼。唯恐後之。都使者數列其行義于朝。郡舉茂才。又舉遺逸。以應詔。皆固辭。江浙鄉閭。寄請持文衡。亦辭不就。然雖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大德丁未。發感入南斗。向己而行。舊應在吳。越。是歲大穰。讓憂之。貌加瘠。或謂曰。先生豈食不足耶。而貌瘠甚。何也。答曰。今公私匱乏。道殣相望。吾食寧獨飽耶。迨其晚年。身任正學之重。海內多士。視其安否。以為斯道之隆替焉。後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交友來會葬者若干人。因其自號。以題其表。曰白雲先生許公之墓。郡府祠之于學宮。至正七年。賜諡曰文懿。都使者及御史。復建言宜專立祠事。乃即郡城東作祠。祀何氏、王氏、金氏及謙。曰四賢書院。二子。元亨。皆篤學。世其家。

論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至孔子乃集其大成。宋周、程氏者。作復續斯道之統。而道南之學。由楊時氏。一再傳為羅從彥氏、李侗氏。至朱熹氏又集其大成者也。然孔門羣弟子。唯曾氏之傳得其宗。曾氏以其所傳。傳之子思。子思以傳之孟子。一出於正焉。朱氏之徒亦乘矣。得其宗者。惟黃榦、韓侂、何基、氏。基傳王柏。柏之傳為履祥。為謙。其授受之淵源。如御一車。以行大道。如執一籌。以節兼音。推原統緒。必以四氏為朱學之世適。亦何其一出於正。粹然如此也。程氏之道。至朱氏而始明。朱氏之道。至金氏、許氏而益尊。用使百年以來。學者有所宗。鄉不為異說所遷。而道術必出於一。可謂有功於斯道者矣。大抵儒者之功。莫大於為經。經者。斯道之所載焉者也。有功於經。即其所以有功於斯道也。金氏、許氏之為經。其為力至矣。其於斯道。謂之有功。非耶。

古琴操

春秋時。晉大夫有從事于外。而不得養其母者。作皇天操。

皇天至仁。冒下土兮。林林總總。各獲其所兮。我獨何為。不得以養其母兮。育我鞠我。亦已太苦兮。養之弗時。我何為者兮。自我徂征。離此膝下兮。有食孰以食。疾痛其執摩撫兮。我之念母。心焉如縷兮。母之念子。亦豈事處兮。皇天之毒。我其終我祐兮。

右皇天操凡十韻

戰國時。楚臣有忠其君而被竄逐者。作江漢操。

江漢滔滔。注于東只。豈惟江漢。百川朝宗只。臣之事君。所盡者忠只。臣忠之盡。見謂為狂只。我君聖明。如日正中只。豈弗臣察。其或未遠只。抑臣實有罪。盍反諸躬只。自今以往。矢益竭衷只。臣雖身遠。臣心上通只。臣心之通。君終臣容只。謂臣不信。江漢其同只。

越操二首并序

右江漢操凡十一韻

越人周君之居。有曰蓮花方丈者。鉅公峻人。既多為之賦咏。吾友胡仲申氏。又用楚音。作越歌二章。以貽之。夫越之山水勝矣。秦望、雲門。姑澗、勿論。即郡城言之。臥龍之山。隱然中踞。其外則鑑湖之水。散而為陂。渠。雲樹烟波。與閨闈相映帶。浙東諸郡。莫或及之。故晉江左。以還。衣冠之流。於焉畢止。及宋南渡以後。鐘鼎之家。尤盛於茲。於是其流風遺響。今皆不可復見。而山光水色。今古不殊。攬者蓋不能無慨然之思矣。予聞臥龍一名種山。越大夫文種事越王勾踐。既滅吳成功。而勾踐賜之死。其墓在山上。故山以得名。鑑湖周回三百里。唐元宗嘗以一曲賜賀知章。知章棄官徒步。歸鄉里。為道士。有請故也。周君之居。前直種山下。俯鑑湖。其讀書寫畫之餘。最好鼓琴。予因為種山。鑑湖二操。遺周君。仲申之歌。音韻幽遠。庶幾鄙人之寡和者。故不復襲用其意云。

仇我者吳。覆我家邦。君之辱矣。臣死則當。臣敢愛也。以有宗祀。以身膏吳。庶雪君恥。吳既沼矣。越則弗沼。豈臣之功。君實有道。功臣之難。君不臣全。今君死臣。臣其敢寬。

右種山操

湖水悠悠。有澄其波。中洲何有。有蒲有荷。繡綺有華。載靜以芳。其葉漚漚。可以為裳。維波之澄。實同我心。返我初服。以濯我纓。彼世之濁。孰止乎足。世不我知。反以我為獨。

來歸操并序

右鑑湖操

士君子遭世亂離。其能保身而全名者。鮮矣。此出處所為難也。東漢之季。管幼安避地遼東二十年。及天下既定。乃始來歸。晉當義熙末。不能國矣。陶元亮用是託督郵之故。以行。而歸去來辭作焉。嗚呼。二子豈所謂能保身而全名者耶。溧水劉君。有道之士也。往歲避兵。攜家寓浙東。淪落久之。因為縉雲郡博士。今干戈既戢。乃棄官奉母。復歸乎故鄉。迹其出處之節。殆合乎二子矣。予竊嘉之。為作來歸操。以述其志。云。溧之水。有飭有鮪。溧之土。有疏有杞。我胡不歸兮。以釣以紵。奉我老兮。有母。撫我孺兮。有子。我今其歸兮。于溧之淡。我思古人兮。處世之否。惟求其志兮。豈必乎仕。古人何為兮。庶吾其企。來歸之樂兮。樂其有已。

瓊響操并序

瓊響者。古琴名。宋內府故物也。其腹題云。慶歷五年。臣道士衛中正奉聖旨。崇寧四年。臣馬熙先奉聖旨。重修。宋既納土。是琴亦入貢于元。世祖皇帝。用以賜其臣廉恆陽王。王歿為家廢。杭人徐氏以重購得之。今復歸于嘉興。溧氏。金華王禕。為作瓊響操。因以貽溧氏。其辭曰。鈞天奏兮。帝所。玉交振兮。思。助助其慈。予。託餘聲兮。遺下土。帝有命兮。淫哇不得使。為伍海天。冥冥兮。月。

在字或幽微兮鸞鳳舉。紛百靈兮屏營而來。至音兮焉窮。千齡兮萬古。

鳥傷操并序

般陽王德茂。葬其親嚴州烏龍山之陽。而築廬墓左以居焉。大夫士咸為取鑒我之義。以賦詩。蓋嘉其能孝也。嗚呼。王君誠能孝者歟。昔吾鳥傷。當秦時。有顏氏者。葬其親而躬負土焉。羣鳥畢集。銜土以助之。鳥皆傷也。因名縣為鳥傷。予其縣人。雖習知顏氏事。而行不能無愧。故聞德茂之能孝。而心為之惕然。爰作鳥傷操。其辭曰。

生我者天。天實罔極。只哀哀人子。曷報厥德。只既壞而樹。匪躬則劬。只有相維鳥。其尾畢通。只我親我喪。鳥亦何與。只曾有銜土。吻血不願。只鳥豈有知。有以致之。只哀哀人子。如何弗思。只。

王忠文公集卷十二

孔子廟庭從祀議

孔子廟庭。從祀者凡百有五人。自漢臺滅明。至孔鯉七十一人。皆受業聖人之門。而承聖人之教者也。自左邱明至許衡三十四人。皆傳註聖經。尊崇聖學。而有功於聖人之道者也。蓋自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邱明至范甯等二十一人。從祀廟庭。及宋元豐七年。復增荀况。揚雄。韓愈。以世次先後。從祀左邱明二十一人之間。淳祐元年。乃以周敦頤。程頤。張載。朱熹。列于從祀。景定二年。又增張栻。呂祖謙。咸淳三年。又增邵雍。司馬光。及元皇慶二年。乃以許衡繼宋九儒。居從祀之列。所課三十四人者也。以今論之。漢儒之從祀者十四人。而猶闕者一人。董仲舒是也。唐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孔穎達是也。宋之從祀者九人。而猶闕者四人。范仲淹。歐陽修。真德秀。魏了翁是也。元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吳澄是也。自夫孟軻既往。聖學不明。邪說盛行。異端並起。歷秦至漢。諸儒繼作。然完經翼傳。局於顯門之學。而於聖人之道。莫或有聞。惟董仲舒於其間。號稱醇儒。其學博通諸經。於春秋之義尤精。所以告其君者。如天人性命。仁義禮樂。以及勉強遵行。正誼明道之論。皆他儒之所不能道。至其告時君。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隆孔子之教。使道術有統。異端息滅。民至于今賴之。則所以尊崇聖學者。其功殆不在孟子下。以荀况

之言性惡。揚雄之事新莽。猶獲從祀。而仲舒顧在所不問何也。秦火之後。聖經闕逸。漢儒收拾散亡。各為箋傳。而偏學異說。各自名家。晉宋以來。為說滋蔓。去聖既遠。莫可攷證。學者茫昧。不知所歸。唐初。孔穎達受詔撰定諸經之疏。號曰正義。自是以來。著為定論。凡不本於正義者。謂之異端。誠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是其所以傳註聖經者。較之馬融。鄭康成輩。功無所與遜。且何休註公羊。而黜周王魯。王弼註易。而專尚清虛。害道已甚。然在祀列。胡獨至於穎達而遺之也。聖人之道。或著之。事功。或載之。文章。用雖不同。而實則一致。三代以下。人才莫盛於宋東都。其間慨然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而著之行事者。范仲淹而已。其言以為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伊尹之任。無以尚之。况當其時。天下學術。未知所宗尚。而仲淹首以中庸授張載。以為道學之倡。蓋其為學本乎六經。而其議論。無不主於仁義。雖動業之就。未究其志。而事功所及。光明正大。實與司馬光相上下。自聖道不行。世儒徒知章句以為事。而孰知聖人經世之志。固不專在是也。歐陽修與仲淹同時。實倡明聖賢之學。而著之文章。其易。春秋諸說。詩本義等書。發揮經學為精。至其欲刪諸經正義。議緯之說。一歸於正。尤有功於聖道。其為言根乎仁義。而達之正理。所以羽翼六經。而載之於萬世。至於本論等篇。比之韓愈之原道。夫復何愧。而世之淺者。每目之為文人。夫文以載道。道因文而乃著。雖經天緯地者。亦謂之文。而顧可少之哉。然則如范仲淹之立功。歐陽修之立名。皆可謂有功於聖人之道者。韓愈。司馬光既列從祀。則此二人。固決在所當取者也。自周敦頤。程頤。張載。不傳之緒。而程頤兄弟承之。道統於是有所傳。迨朱熹有作。五經四子。皆有傳註論述。統宗會元。集聖賢大成。紹程氏之傳。其中更學禁。其道不行。於是真德秀。魏了翁並作。力以尊崇朱學為己任。而聖賢之學。乃復明。真氏所著。有大學衍義。讀書記。魏氏所著。有九經要義。大抵皆勸異端。崇正理。質諸聖人而不謬。其於聖人之道。可謂有功。而足以續朱氏所傳之緒矣。是則此二人者。固又當繼朱氏而列於從祀者也。及元興。許衡起於北方。尊用朱氏之學以教人。既有以任斯道之重。而其時吳澄起於南方。能有見於前儒之所未及。孝經。大學。中庸。易。詩。書。春秋。禮。皆有傳註。隱括古今諸儒之說。而折衷之。其於禮經。尤多所刪正。凡以補朱氏之未備。而其真修實踐。蓋無非聖賢正大之學。則其人又可謂有功於聖人之道。固宜與許衡同列於從祀。而不可以或遺也。按祀法。有功於聖道則祀之。是七人者。其有功於聖人之道如此。而從祀闕焉。此甚不可。蒐累代之曠典。昭萬世之公議。舉而明之。固於今日矣。又按聖孫孔伋。故列孔鯉之下。而曾參亦在曾皙後。咸淳三年。始升配享於顏。孟為四侑。東坐而西向。父以從祀立。庶下。而子以配享坐堂上。尊卑舛逆。莫此為甚。聖人之道。在於明人倫。而先自廢亂。何以昭後世。借曰曾子。子思以傳道為重。然子必當為父屈。昔魯祀僖公。躋之閔公之上。傳者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以為逆祀。今孔氏曾氏父子之失序。非逆祀乎。是故曾參。孔伋。今當降居於曾皙。孔鯉之下。又司馬光於程頤。程頤為先進。張載於二程為表叔。而位次皆在下。其先後次序。亦不可不明。咸淳之定從祀。徒依朱子六贊。以

周、二程、邵、張、司馬爲序，而不知朱子之贊，特以形容六君子道德之盛，初未嘗定其先後之次，胡可遂據以爲準乎？是故司馬光、張載、今當陸居於程頤、程頤之上，若夫荀况、揚雄、何休、王弼之徒，有不當與於從祀者，茲又未敢以遽數也。嗟乎！天下之禮，有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者，以其有關於名教也。公議所在，孰得而廢之？况乎禮文之事，自儒者出，則於有功聖道之人，禮所宜與祀，而未稱於禮者，固不得置之而不之議也。是用疏其爲名教所係，而公議之不可廢者，列之如右，庶幾議禮之君子，有所采擇云。

泉貨議

天下之物，以至無用而權至有用者，泉貨是也。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貨者，言其用。其制先有銅錢，後有楮幣，銅錢之制，自五帝三王，下更歷代，莫之有改，其爲法最古，而楮幣之制，所謂開會交鈔者，又所以權錢而行，金、宋之末造也。之二物者，握之非有補於暖也，食之非有補於飽也，而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命之曰衡，有國家者，恆賴以爲生民之大命，而不能以一日廢，一日或廢，則國家之命，幾乎息矣。故曰：以至無用而權至有用者，泉貨是也。國朝因時制宜，襲近代之法，一切用鈔，而錢盡廢不用，自中統至元，鈔之行且一百年，中更至大，雖嘗改法，然旋亦即復舊，乃自頃歲，以中統交鈔，重其貫陌，與至元寶鈔相等，並行，京師復鑄至正新錢，使配異代舊錢，與二鈔兼用，其意殆將合古而達今，而不知適以起天下人心之疑。夫中統本輕，至元本重，二鈔並行，則民必取重而棄輕，鈔乃虛文，錢乃實器，錢鈔兼用，則民必舍虛而取實，故自變法以來，民間或爭用中統，或純用至元，好惡不常，以及近時，又皆絕不用二鈔，而惟錢之是用，而又京師鼓鑄廢，所鑄錢流布不甚廣，於是民間所用者，悉異代之舊錢矣。嗟乎！二鈔者，國家之所用，而民則以爲棄物而弗之用，舊錢者，國家未嘗專以爲用，而民爭相寶愛而用之，是天下之民，反操國家之柄，而國家之命，已下制於民，泉貨之弊，莫此時爲甚矣。詔旨屢飭，禁令愈嚴，民頑然相視而弗之恤，而上之人亦坐視其法之弊，舉無策以拯之，民情所至，如水就下，勢之趨向，不可復遏，是故善爲天下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民以爲利，上之人何故而不可爲？今外宰相得承制行事，亦既審察民情，即江浙省府治鼓鑄，累月之間，國用頗賴以資給，則其爲效，固不可誣者，然其所鑄，乃當十大錢，止用于杭城，而不足以行遠，間有流布諸路者，民亦易視之弗信，泉貨之弊，自若也。愚竊以爲今日鈔法，宜姑置弗問，而錢法當在所速講，錢法之議有二：一曰廣開鼓鑄，二曰罷鑄大錢。考之史傳，漢郡國皆得鼓鑄，而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唐亦即出銅所在置監，天下鑄九十有九，宋鑄錢總二十六監，而諸路所鑄，其數多寡各有差，其法皆爲不可廢，賈誼所謂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者，此謂不可使民私鑄，非謂官不當廣鑄也。夫錢便於貿易，而銅不便於轉輸，轉輸不便，故即其所出而鼓鑄，貿易相便，故隨其所在而流布，此勢之必然，而國朝至大中，亦置江淮等六監，此可見鼓鑄之開當廣矣。自周景王，楚莊王欲鑄大錢，其臣即以爲非，漢之赤仄，以一當五，王莽之大錢五十，蜀之直百，後周之

當千，唐之乾元，後唐之永通，宋之熙寧，皆爲當十，大抵一時苟且之爲，張商英言：當十錢自唐以來，爲害甚明，蓋大錢質輕而利重，利重故盜鑄者多，質輕故寶愛者少，小錢費厚而利均，費厚故盜鑄者少，利均故貿易者平，此亦勢之必然，以歷代大錢，皆旋踵而廢，而至大錢，今亦存者無幾，此可見大錢之鑄當罷矣。由是言之，鼓鑄不可不開，而監局之置，不可不廣，大錢不可不罷，而小錢之鑄，不可不多，爲今之計，無論此者，且今江浙地大物衆，省府鼓鑄，固必仍舊，其浙東、西、江東、閩、中諸路，宜各斟酌所在，分置監局，或一州二州，卽爲一鑄，而凡所鑄錢，必以漢五銖、唐開元、金大定、宋大觀，及今至正小錢爲則，其大錢更不復鑄，夫鼓鑄廣則造錢多，而人易致，小錢多則稱物均，而人知貴，易致則其用不匱，知貴則其行可久，推而放之，其法將徧諸天下，而準固不特江浙一省而已，至於權銅有禁，尤當加嚴，宜如唐制，佛像以鉛錫土木爲之，唯鑿鑿釘環，絕得用銅，除皆禁絕，又民間所有銅，皆得入官，官爲鼓鑄，除工本之費，更取其三，而以七歸于民，而又鼓鑄之際，關防嚴密，制作精緻，定其輕重而有度，平其出納而有常，如是則今日之錢，始可流於地上，而異代之錢，將不銷而自廢矣。於是國家之命，得以伸於民，民生而由之，而可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莫此爲便，匡今之弊，以復古之道，爲計宜無踰於此者，上之人豈不是之思，誠思之，顧胡爲而不亟於行也？抑嘗因是復有其說，古者三幣，珠玉爲上，黃金爲中，白金爲下，後世或爲二幣，秦制黃金以鎰爲名，及銅錢是也，今誠使官民公私，並得鑄黃金白金爲錢，隨其質之高下輕重，而定價之貴賤多寡，使與銅錢母子相權而行，當亦無不可者，且今公私貿易，若於銅錢重，不可致遠，率皆挾用二金，藉使有司不明立之制而使之用，公私之間，有不以之爲用者乎？是則用黃金白金爲錢，與銅錢並行，亦所謂因其所利而利之者也，或者顧謂廢錢而用鈔，實祖宗之成憲，而於術數之說，爲有符，今唯用錢，無乃稽之典章，驅之圖讖，有相乖違者乎？是不然，天下之法，雖聖人不能使之久而無弊，及其弊也，固未嘗無法以拯之，變而通之，存乎人焉耳，而可泥於拘擥之見，偏於尋常之論哉！記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夫弛而不張，張而不弛，要皆非先王之所以爲天下者，弛之張之，與時宜之，斯爲善矣。嗟乎！當今時事之急，可言者衆矣，然孰有急於泉貨者？故述斯議，庶上之人得採擇焉。

七出議

禮，大戴禮本，妻有七出，不順父母，無子，淫，妬，惡疾，多言，竊盜，是也，而又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與更三年之喪，前貧後富，是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後世之議者，或曰：婦人不順父母，淫，妬，多言，竊盜，其爲罪而出，宜也，若無子，惡疾，乃其不幸，非其罪也，而去之，非禮也，聖人之制禮，豈其若是嚴甚哉？故七出定爲五出，於禮爲稱也，曰：聖人之制禮，嚴與寬蓋並用也，惟其嚴也，故有以合乎天理之公，惟其寬也，故有以順乎人情之正，寬嚴相適，而制禮之意得矣，今自七出言之，無子，惡疾，固婦人之不幸也，而出之若過乎嚴矣，然三不去者，婦人孰無之，使其無子，惡疾矣，而或其所取無所歸也，與

更三年之喪也。前貧賤而後富貴也。則固不得而去之也。是又未嘗不寬甚也。夫夫婦之配偶。人倫之本也。聖人之制禮。其必審於此矣。故曰。寬嚴相適。聖人制禮之意。所以爲中也。或曰。惡疾。無子。而或有是不去者。固不去矣。使或無是也。則其出也。庸豈其罪歟。曰。妻道二。一曰奉宗祀也。一曰續宗嗣也。二者人道之本也。今其無子。則是絕世也。惡疾。則是不可與共棄也。是義之不得不絕者也。夫不順父母。以其逆德也。淫。以其亂族也。妬。以其亂家也。多言。以其離間也。竊盜。以其反義也。五者。其惡德之見絕於人者也。無子之絕世。惡疾之不可與共棄。二者。其惡德之見絕於天者也。其於義所當絕。均也。或曰。古者諸侯。一夫人。六媵。兩媵。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藉使妻有惡疾。無子。則固有妾。足以生子而奉祀。奚必妻之出也。曰。禮莫重於嫡尊之分。所以培化本而窒亂源也。庶孽正嫡。家國之禍。莫不由茲。苟因妻有惡疾。無子。而成庶孽之亂。以啓爭奪之禍。是家國之大不幸也。又况庶人有妻而無妾。其爲不幸也。尤大。夫因婦人之不幸。而致家國之大不幸。輕重之際。聖人故有以權衡之而謹其始矣。然則以惡疾。無子而出妻。義之不得已。而禮之不可免者也。或曰。禮者。先王教人之具。律者。聖人御世之準。故禮虛文而律實法也。七出之文。雖載於禮。而五出之法。今著於律。奚爲其不可也。曰。禮與律。非二物也。禮者。防之於未然。律者。禁之於已然。皆緣人情而爲制。禮之所不許。即律之所不容。出於禮則入於律也。惡疾。無子之當出。其著於律。歷代相因。未之有改。由人情之所同也。禮律二者。均爲聖人之所制。其輕重之際。詳矣。七出之目。胡獨於今而廢之也。故書論之。夫婦之道。以義合。以禮成者也。其成也。則納之以禮。不合也。則出之以義。聖人之所許也。禮。載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守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大夫以下出妻。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棄。盛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居。敢不敬領以俟命。是其進退之間。從容遜順。有如此。先王因其義之不得已。而禮之不可免。所以存其辭而不廢也。是故孔氏之家。三世嘗出妻矣。使果以出妻爲難也。然則聖人非歟。由是論之。徇私情。矚細惠。不知禮義之大節。謂婦人無子。惡疾爲不當去。而欲減七出爲五出者。可謂野於禮也已。

宋景濂像贊

外和而神融。內充而面晬。衣冠雖晉人之風。氣象實宋儒之懿。夫其知言以窮天下之理。養氣以任天下之事。隱則如虎豹之在山。出則類鳳麟之瑞世。後乎千載而有存。中乎兩間而無媿。此蓋古君子之所難。然吾謂斯人之必至。

戴叔能像贊

蕭蕭乎冰雪之姿。濟濟乎山林之服。萃和氣以中充。藹高標而外肅。蓋其著述之富。有年于茲。而進修之勤。惟日不足。將自致乎儒林。文苑之間。庶幾繼往哲之芳躅。

趙子常畫像

形癯而體胖。神清而氣完。躬其純美之質。奮乎強盛之年。如不勝衣。而學將以成乎己。似不能言。而心斷以合乎天人。徒見其長往於林壑。而孰知其上希於聖賢也耶。

韓君畫贊并序

韓君致用。名諱。其先爲安陽人。宋建炎初。從南渡。家于會稽。故君今又爲會稽人焉。韓氏故宰相家。備爵析圭。光顯累世。時殊事異。雖世祿弗延。而其後人。皆自立於學。以世其道德。維君生于名閭。克有淑質。其於學問。殆若夙成。出入元微。上下今古。所謂明體適用。有本有文者也。然其智識超融。襟度宏敞。厭薄世故。而不以累於外。屏絕私欲。而不以蔽其內。等軒冕如桎梏。嗜泉石如膏肓。不爲物先。而恆暉若乎其後。又豈所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耶。會稽佳山水。有五雲溪者。山水尤勝。君乘興即遊。遊其間。因自號曰五雲生。故或論其趨尚幽隱。遺棄氣垢。操特立獨行之節。懷長往不返之志。類乎疾物以矯情。高棲以危行者矣。予竊以爲君之自處。雖不累於物。然未嘗不與物交者也。遠而不攜。邇而不迫。非有道之士。安足以及此哉。君與予游。交誼爲厚。知君之深。宜莫予若。觀其畫像。形諸贊辭。其辭曰。

恂恂韓君。秉德不渝。不剛以撓。不柔以紆。不抗乎高。不淪乎汗。維執其中。與道爲徒。相其外矣。溫恭其軀。梧竹之標。形容則羸。相其內矣。心清而虛。縣鑑止水。神明孔腴。華利之區。榮名之塗。世非我遺。我則靡趨。銷聲養粹。其情舒舒。既純既完。不肆不迂。保厥所有。有而弗居。逍遙而遊。遊乎物初。我觀若人。實與道俱。彼昏不知。攘權競譽。身爲物役。民沒斯須。自遺其躬。亦任以愚。韓君恂恂。是寧是圖。何以昭之。我言不誣。

福寧王尹贊并序

史氏之法。於死節死事之辨。有輕重之權衡焉。蓋以爲人之死。雖同。而所死有不同。死事者。一時變故之所激。夫人或能之。至於死節。則非見義明而識理正者不能也。豈所謂非死之難。處死爲難歟。抑所死雖不同。要皆不可不謂之能死歟。國家混一百年。承平之盛極矣。乃自頃歲。寇盜竊發。名都大邑。殘廢殆盡。然其間守土之臣。能死者。固班班然可數也。以吾所聞。閩越之間。其能死者。得二人焉。得死事者一人。曰崇安縣尹彭君庭堅。得死節者一人。則福寧州尹王侯是已。侯諱伯顏。字伯敬。濱州沾化人。身長八尺。美儀度。偶備有大志。嘗語人曰。世治爲良臣。世亂爲忠臣。庶無媿此生耳。弱冠游京師。受知駙馬荆王。王拜丞相。行省湖廣。辟侯知印。歷宜使。滿考。調永之祁陽。湖之烏程。兩縣尹。皆以治最聞。陞信州推官。平反冤獄甚多。至正九年。有詔選守令。侯用薦者。以朝列大夫尹福寧。越再期。政化大孚。十二年春。除福建轉運鹽使司副使。時盜賊充斥。且逼州境。侯因留不行。曰。福寧民猶吾子耳。吾忍舍之去乎。乃募民兵。訓練爲備。又諭鄉民。各團結自相保。十一月庚辰。賊入境。侯及中子相。引兵與戰。敗之。已而賊大集。侯還守州治。壬午。賊攻西門。侯奮身率先力戰。賊稍卻。俄而馬中流矢。遂墜地。被執。賊首謂侯曰。公廉能名素著。

欲屈公仍尹此州。何如侯曰：吾受天子命守茲土，義當殺賊。今乃敗，政有死爾。寧能從賊反耶？賊怒，強之跪。侯曰：此膝可斷，不能跪賊。賊愈怒，令左右毆之。侯嚼舌噴血，賊面大罵曰：吾失守茲土，義當死，反賊殺我，即殺何礙？然我可殺，慎勿殺吾民也。會賊執監州至，責之曰：汝何得與王州尹同拒我也？侯又大罵曰：起兵者實我，非監州。且吾起兵滅賊爾，何名拒耶？吾生不能殺賊，死當為神，必汝殺矣。賊愈益怒。侯遂遇害。臨刑，神色不變，立而受刃，出血盡，白頭墮而體不仆。時年六十矣。死後數日，面猶如生。民無老穉，號哭晝夜不絕。賊亦悔殺侯，有毒蜂如雲屯賊庭。民請葬侯尸，尸葬而蜂散。賊中時見侯引兵入州治，見者皆驚。賊而賊首無疾，輒自斃。侯之既死也，相尋亦被執。賊欲使之官，相曰：吾與爾賊，義不共戴天。願欲事爾耶？亦死之。相妻潘亦被執。賊首欲亂之，潘慟哭曰：吾以失所天，死固其所。豈以身受辱，即絕不飲食。及其二女亦皆死焉。嗚呼！若王侯謂之能死其節，非歟？傳稱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非侯之謂歟？侯不惟自死，能盡節，而子若婦，悉乘節以死。豈忠義固皆天性歟？徵諸史氏之法，誠在所深取，是用備敘其事。且係之贊，用著今日為國死難之有人，為人臣之勸云爾。贊曰：

矯矯王侯，萬夫之雄。孰為大節，為臣死忠。為臣死忠，遠卸厥躬。維躬可殺，名不可毀。死而不朽，是謂不死。嗚呼！王侯，英風千祀。

潘先生畫像贊

氣清神腴，德容藹如。深衣大帶，端拱徐趨。臨雍拜老，則李躬、桓榮，用儒飭吏，則兒寬、仲舒。故其進為邦家之龜鑑，退為郡國之範模。古之所謂鄉先生者，豈非斯人之徒歟。

自贊畫像

讀古人之詩書，被今人之冠服，其見於外，或乃謂為有餘。然存諸中，吾自知為不足也。

趙敬德畫像贊

氣雖腴而能清，體雖龐而實偉。律度以禮，其儀容規矩，以制其操履。當其方壯也，玉雪姿質，咸謂異代之王孫。錦繡文章，共稱當世之學士。及其垂老也，收斂英華，沈潛義理，藹乎西漢之醇儒。儼然東魯之君子。慨鄉學之無幾，庶斯文之在此。尚千載以自期，詎百年而遂止。

蘇伯夔像贊

眉山之裔，穎濱之支。受才孔碩，發聞于時。方其仕也，如漢仲舒，以儒飭吏，佩玉而趨。及其止也，如晉淵明，棄官而歸田，拂袖而行。鄉之典刑，始終無疵。七十非老，尚觀期頤。

寧山贊

山之為物，專則其體，自元氣之肇凝，即一形之永峙。厚重而能安，穩蓄而無損。是故前聖論為仁壽，大易象其艮止。猗歟君子，厥德孔似。齒既斁而歸然，爵愈崇而屹爾。欲處世以長存，爰在物而自擬。豈不以壽

者事之功，止者事之理。吾殆見其將登于空同，而齊年於廣成子矣。

虞先生戴笠圖贊

猗文靖公，青城山樵，繼百年之學術，擅一代之文豪。當其舒英揚翹，際乎熙朝，袖青東壁之府，載筆西清之曹。擗天藻以洒翰，擗宮錦而為袍。雖方朔金馬之避世，太白金鑿之應詔，曾何足備峻而聯高。及其挂冠神武，返乎林泉。竹簟茅屋之閒曠，高巾野服之逍遙。病臥秋風，日著茂陵之稿。行歌春夢，時攜僮耳之瓢。晚入極而志隘，曠千載而神超。蓋其進也，負道義如邱山，其退也，等富貴猶毫毛。百世之下，視茲遺像，亦可想見其風標也已。

端本堂頌并序

皇帝即阼十有七年，為至正九年冬，詔以皇子春秋日長，宜親師就傅以知學，拜諭德、贊善各一員，文學二員，仍命以翰林學士、直學士、待制兼其職。復置正字、司經各二員，即興聖宮西偏故宣文閣，改曰端本堂，以為肄學之所。乃十一月九日，皇子始就學，其禮，皇子坐於皇帝位之右而左向，其左設師傅之位，諭德以下，以次左坐而右向，復置几其間，以奠裕宗皇帝所誦聖典。比授經，則別設授讀位，司經、正字、執經、導皇子及諭德以下，各就授讀位，相向坐授讀。乃復本位，而宗親大臣子，被選為伴讀者，凡十人。竊惟儲貳者，國家之本，而親師就傅以知學，又儲貳之本也。是以古先哲王，登崇主鬯，以尊宗廟，而重社稷，莫不選天下端士，孝弟博文有才者，以衛翼之。輔導以經義，而納之軌物，故其見正人，聞正論，行正道，左右前後，莫匪正直，用能養其德，成其器，以基天下之命。所謂端本者，也。惟我有元，自太祖皇帝，肇興武功，聿成厥家。世祖皇帝，誕敷文德，大造區宇，列聖相繼，重基累構，益茂武烈，以續天序。子子孫孫，承之無疆。肆今皇帝陛下，躬其聖神，傳有大器，夙夜兢業，以修太平，持盈守成，有周成之風，清淨寡欲，有漢文之懿。雖甚盛德，茂以加矣，以故克享天心，多歷年所。願念宗社萬世之計，在定國本，思有以衛翼而輔導之。端本之堂，于是乎建。斯蓋國家之盛典，一代之宏規，推較古今，無所與讓。贊述之作，其可以已。臣愚不敏，庸敢拜手稽首而獻頌焉。其辭曰：

興聖之宮，皇帝攸居。前殿後閣，東西萬廡。有翼者堂，在殿西廡。厥堂何為，皇子來處。維時皇子，是為國本，以承宗社。繼體維謹，輔養聖功。實早有圖，猶本在木。必培其初，皇帝曰：嘻，汝其就學。前模往訓，用益汝覺。皇子敬恭，來處于堂。彝文曠典，以莫不彰。良傅碩師，左右挈提。吉人正士，前導後規。仁義之原，成敗之迹。經史在列，式受敷釋。廣廈細旃，飄飄從容。狗馬聲色，靡接於躬。日就月將，通觀緝熙。朝斯夕斯，望敬並躋。前星有光，于以增之。少海既潤，于以凝之。國本既端，國本斯定。神器有歸，祇迓天命。乾健而正，離繼而明。規重矩疊，丕開太平。稽諸綿代，亦有遐則。博望之置，承華之闢。處有非地，厥就乃卑。維今端本，孰盛與夷。巍巍我元，葉萬年億。歷祚延洪，係在今日。於維斯堂，擁休蕃靈。邦家之基，永永是徵。

日月山祀天頌并序

臣聞惟天子得祭天而祭天必於高邱古之制也。聖元龍興肇基朔漢遂建大號以臨天下。然國俗本有拜天之禮衣冠尚質牲品尚純帝后之宗戚助祭非此族也。不得與焉。報本反始之意可謂出於至誠者矣。當太祖天造之始東征西伐禮文之事固未暇遑。太宗戡金之五年歲在戊戌時中原甫定即命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取曲阜太常雅樂。登其歌工舞節與樂器俎豆祭服。至於日月山及憲宗二年壬子之歲秋八月始即日月山以祀天。推太宗睿宗配焉。既又用元措言並祭昊天。后土始大合樂。一代禮樂之興肇於此矣。當其時羣臣奏對之際上問禮樂何始。左右以堯舜為對。則其所以立神基肇人極者聖謨睿略何其宏遠也。按日月山國語云哈刺溫山在和林之北實祖宗與王之地。古者王者祭天則日月從祀。日居東月居西。今天子祀天茲山而山適以日月名。此其嘉符瑞應開萬世無疆之基者。尤可徵不誣也。厥後世祖定鼎于燕首建廟室成宗于國南郊。肇立圓邱。武宗躬行禋享。英宗復置南簿。至于文宗爰祀郊邱。肆今天子踐位以來郊邱祀天禮凡薦舉。前作後述歲輯月增。容物典章煥然畢備。彌文之盛無復有加。原其所自則日月山之祀固其權輿哉。竊觀漢唐之君開能稽古禮文祇舉郊祀必有儒學之臣鋪張妍辭揚厲樸實。相如之歌杜甫之賦。載諸簡冊亦足稱談國家鉅典之興。豈漢唐拘陋侈靡之制。能望後塵。宜有頌詩形容盛德。列諸昊天。成命我將。思文之什。視周有光焉。臣愚職在翰墨不能自已。敢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真元烈烈乘乾奮輿。皇基北望神旅南征。西域咸屬中原畢平。大勳遂集王業斯成。白旗九旂植于龍庭。以朝萬國。以接百靈。憲宗御極三葉是承。布德沛澤宜威抗稜。土疆日辟未及戡兵。稽古禮文次第以營。禮有拜天國俗所仍。潤飭輔職禮儀用精。二年八月郊祀肇行。禮行何所大山是升。大山伊何日月為名。阡且千里勢壓八紘。因山祭天匪高不憑。乃憑高邱以對蒼冥。皇帝齋戒秉心兢兢。臣工執事祇戒慎矜。瞻彼蒐蕘大格爰乘。登道肅塵羽衛列星。玉帛金戚庶旒翠旌。幄殿幔室如雲之凝。陟降上下奠珪薦牲。珪則有邸牲則有駢。氈席蒲藉飽爵瓦登。至敬不飭大樸無形。燿火焜煌鐘律和鳴。禮備三獻樂終九成。紫烟鬱空瑤光燭冥。羣陰解剝朝陽霽澄。風馬雲車來燕來寧。天其右之顧歆德馨。上帝既鑒先祖亦聽。產祥降康。如岡如陵。叶氣旁魄景燦昭明。一代鉅典於焉足證。後聖既作祖武之繩。重規疊矩制度益宏。昔漢制祀甘泉是稱。六天雜議真偽混并。豈若我朝追古合經。照事訖竣純擬具膺。維天子聖維天子誠。天授神策以莫不增。億萬斯年不圖是真。小臣作頌爰昭聖能。

輿龍筵頌并序

臣聞王者功成作樂樂者竟功德之具也是故其功大者其樂備用以薦之郊廟則神享施之朝廷則羣臣和使聽者無不虛己竦神說而成流以故海內偏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民遷善至於含生異

類之物亦莫不感動而不知所以然所謂情深而文明氣盛而神化者也。昔黃帝作咸池頌頌作六帝。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皆由事與時並名與功偕不相沿襲而一代之制與焉。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惟我世祖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函夏神功聖德度越百王功成治定乃肇置大樂以用諸朝廷。其器有曰輿龍筵者。實上所自作。或曰西域之所獻。而天子加損益焉者也。其制為管九十列為十五行。每行縱列六管。其管下植於匱中。而匱後鼓之以鞀。自匱足至管端約高五尺。仍鑲版鳳形。繪以金采。以匱管之三面約廣三尺。加文飾焉。凡大朝會則列諸軒陛之間。與衆樂並奏。每用樂工二人。一以按管。一以鼓鞀。以達氣出聲。以叶衆音。而樂之奏成矣。其制之宏鉅歷古所無。誠足以彰顯功德垂示永世。而靡士大夫顧未嘗講漢世樂府之遺意焉。其辭曰。

巍巍聖元龍興朔土。於皇世皇誕統區宇。南諧北變東賓西旅。聿昭聖文。丕布神武。實歷是膺。玉燭爰撫。德胤功隆。超軼今古。乃章功德。乃立樂府。乃作雅笙。厥制維鉅。嶺谷掄材。后變審矩。列管九十。如蕭斯堅。管以匱植。匱由鞀鼓。鞀動氣應。手按聲吐。挹挹擲擲。牽連絡組。高五尺餘。廣三尺許。黃鐘本宮。蕤賓叶呂。清不過商。細不逾羽。變聲振厲。風韻紆紆。妙音之達。蕭寥容與。有如臣子。仰事君父。臣聲之暢。雄渾包漭。有如圓穹。覆冒海寓。抑揚合調。闐闐諧譜。唱和章夏。導揚韶濩。大音斯完。神人樂胥。王會之辰。穆穆帝所。天臨輔座。雲映華籟。仙仗既班。大樂爰舉。朱于玉戚。崇牙龍龕。鐘鏞瑟琴。亦有攄敘。於維茲筵。獨貫樂節。鈞天普奏。九成咸序。四靈畢來。百獸率舞。陋哉斯制。哇俚淫聲。篋篋纂纂。於律何取。候今之制。執盤敢伍。微臣作頌。式配有誓。於萬斯年。仰憲皇祖。

續丹戾筵并序

官箴王闕古之誼也。唐李衛公獻丹戾六箴于其君。立意措辭分章指事。忠愛之道。諷然可觀。其殆有所諷刺而諫君於得失箴諫之誼者矣。然其言之猶之剴切。君子病焉。諱不自揆。因撥衛公之餘旨。取夫善可為訓。惡可為戒。而人臣所難言者。極言之。作續丹戾六箴。

天運不息昏昕有恆。有恆伊何宵終則明。人君體天。夙興在廷。宵向終矣。君胡不興。宵終不明。天運乃愆。宵終不興。君斯遠天。璵玉晏鳴。荒淫用宣。雞鳴而起。大舜稱賢。

右宵衣箴

維衰與冕君服堂堂。以朝以祭。視瞻所宗。玉衣示侈。商祚以亡。估服稱妖。漢室乃傾。一服之華。若未過禮。孰知禍殃。鮮不職此。皇王所戒。不物不軌。三服罷官。著美悼史。

右正服箴

為天下君。職在養民。匪以天下。徒奉一人。取民有制。壤莫式陳。貢獻無藝。喪亂之因。淫聲冶色。使君聾聵。

王忠文公集 卷十二 三二二
奇物異品。竟亦何補。卻始焚裘。爲事非鉅。儉德著聞。齊風堯禹。

右罷獻箴

臣言。君如批逆鱗。大誅小斥。何益於臣。臣豈求益。凡以益君。君弗臣聽。匪愚則昏。從君轉圜。是謂能改。一事十諫。庶無後悔。聖維堯舜。獨靈猶采。拒諫遂斥。不敗奚待。

右納誨箴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面則易知。心實難見。心之奸邪。陰運潛變。審之察之。貴在能斷。秦斯豈許。唐杞非諫。欺君誤國。面是心殊。此而弗辨。家國淪胥。知人則哲。欽哉聖謨。

右辨邪箴

春秋謹始。大易知幾。思患預防。必防其微。莽卒篡漢。貂終危齊。惟微弗防。遂至噬臍。不觀堅冰。其初履霜。滔天之水。實由濫觴。惡過無小。雖小勿將。積之久矣。社稷宗亡。

右防微箴

漢部刺史箴并序

漢興六世。孝武皇帝。以雄才大略。稽古立制。乃元封五年夏。初置刺史部十三州。以督察郡國。是時壤卻胡越。開地斥境。初置交趾。朔方二郡。及冀。幽。并。兗。青。揚。荆。豫。益。涼。爲州十三。刺史有常治所。常以秋分行部。所察六條。一條。強宗豪右。田宅險制。以乘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違承典制。背公向私。旁招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爲百姓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遺著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遠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凡非條所問。即不省。居部九歲者。舉爲守相。其秩六百石。及成帝綏和元年。以爲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爲州牧。秩其二千石。位次九卿。其後或稱刺史。或稱州牧。不常厥名。而九卿或出領之。其任要益重矣。自夫黃帝建官。首立四監。唐虞任人。厥建羣牧。則州伯之設。所從來尙矣。維漢卽十三州。置部刺史。實古牧伯之任。秩雖輕而職甚重。員雖簡而治則繁。誠得官人之意。故當其時。必有率職盡規。以繼虞人九州之作者。惜無傳焉。敢用追述本旨。爲之箴曰。

漢繼古帝。承秦紹周。郡國有守。視古諸侯。用以理民。民用得職。宣化承流。以輔皇極。流塞化梗。民則愁嘆。孰其作非。使我民怨。乃稽古制。乃任牧伯。乃置刺史。督察郡國。孰爲督察。奉詔六條。依條以按。有罪執逃。厥秩六百。厥員十三。匪輕匪簡。是臨是監。維時郡國。有不嚴憚。望風懷懼。撫職知勤。顧維刺史。其責孔艱。何以自獻。亦有替言。惟皇憲天。冒下惟仁。同仁一視。作天下君。君之于民。必務於惻。被以漏泉。寔以磐石。俯垂清問。虞舜之賢。視之如傷。姬文則然。自古哲王。爲官擇人。曷爲擇人。凡以爲民。君則仁矣。臣職乃修。

王忠文公集 卷十二 三二四
臣職之修。斯民之休。維聖有言。民爲邦本。牧臣可憲。敢告旒旒。

唐起居郎箴并序

起居郎。古左史也。人君動則左史書之。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非。記善惡。以志鑒誠。自非擅良史之才者。其孰能明公議。以取信於萬世乎。故人極天下之尊。而公議所以攝人主。公議極天下之正。而史官又所以持公議者。粵自成周。左右史始置。及漢。乃有起居注。魏晉起居注。以著作掌之。有其職而無其官。隋初。以吏部散官檢書正字掌起居。後又謂古有內外史。今著作如外史。宜置起居官以掌其內。卽內史省置起居舍人。至唐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門下。始置起居郎二人。顯慶中。復於中書省置起居舍人。遂與起居郎分掌左右矣。按唐六典。起居郎掌錄天子之動作法度。以修記事之史。凡記事之制。以事繁日。以日繁月。以月繁時。以時繁年。必書其朔日甲乙。以紀歷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旌賞。以勸善。誅伐黜免。以懲惡。年終則授之國史。而撰述焉。其職切密而清要。朝夕侍上。當有獻替之言。竊效官箴。王闕之義。博稽史氏之本末。而爲之箴。

若稽前聖。敬畏是崇。夙夜厲精。思儆厥躬。爰立史官。厥分左右。人君之動。左右所守。執簡珥筆。以同起居。立于螭坳。記注謹書。是非非非。明指善惡。不回以阿。不許而略。正色立朝。直筆何疑。曰腕可斷。筆不可私。萬世公議。具在尺牘。維是攸司。衆所欽服。君舉必書。臣職之虔。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影出於形。跡出於履。盡慎其微。盡謹其始。當寧臨御。一日萬幾。千里之謬。由於毫釐。德之休明。登我王道。勸諸簡編。傳美填誥。典居無節。羣行或頽。謗書徒咎。累德已多。人君一身。宗社所寄。善惡之分。成敗所繫。屋漏不愧。室闔勿欺。兢兢業業。念茲在茲。敬之敬之。用輯衮職。史臣司筆。敢告執戟。

閉止齋箴并序

在易。兼山之卦。其辭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夫背者人所不見。而身者我之所固有。庭者地之至近。而人者身之所必交。止於所不見。而不獲其身。則忘我矣。卽至近之地。而不見其人。則忘物矣。忘我。則我不累於物。而中不出。忘物。則物不能以累我。而外不入。中不入。外不入。斯其爲止之至乎。錢唐張君子英。所居之齋。其名曰閉止。雖用陶靖節詩語。而止之爲義。實本乎良。然良之象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蓋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矣。君之止於閉。非所謂止其所耶。金華王禕。因推是說。以爲之箴。庶幾認戒之意云爾。箴曰。

莫虛爲人。非與物同。而弗自克。乃欲是從。欲動於中。物誘于外。物欲交蔽。行已斯悖。營營蚩蚩。孰知所止。能知所止。是謂君子。其止何如。忘我與物。忘物不入。忘我不出。物我兩忘。彼此無累。曷貞曷悔。斯止之至。止之至矣。則與道俱。豈與道俱。與天爲徒。恂恂張君。有粹其德。曰止于閉。不競于力。相在爾室。爰處爰居。

從容暇豫求遠厥初先民有言尚不愧于屋漏名言孔昭致告左右

思學齋箴并序

思學齋者徐德齡氏讀書之室也書曰思曰睿又曰維學遜志務時敏六經之言思學莫先於此矣至吾夫子始並舉而屢言之所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之類是也夫深思以索之所以明諸心也力學以求之所以徵諸身也人之至於聖賢者職是而充之焉爾然則思學者豈非進德之要歟予不佞因箴以誌于德齡尚亦因予言而益加勉哉箴曰

君子進德莫先于思心曠孔靈匪思莫知亦既知矣仍力于學日用云為式效先覺既明于心復徵于身知之行之如車兩輪進而無息乃底成德厥德克成聖賢為一無息之道取法於天誠以本之終日乾乾聖謨孔昭賜哉君子敢陳吾私用告箴史

王忠文公集卷十三

靈佑廟碑

建德路分水縣西二十五里柳伯鄉有神祠曰靈佑廟按神姓柳氏名逸不傳由河東徙居吳仕晉為內史出鎮新安以兵數萬禦寇境上未及返而歿靈輜至柳山下忽人馬辟易百夫挽之不動遂即其地以葬邦人相與廟而祠之廟在其山之陽蓋山因神姓鄉由山名而今建德古新安郡也神既廟食茲土其護國庇民靈異之蹟甚著環數十里內未嘗有橫逆之害唐中和三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以兵攻郡城民禱于神大風雷拔其營柵夜傳柳公兵至皆遁去乾寧三年江淮羣盜並起所至蹂躪獨畏神威不敢入郡境梁開平四年邦人欲新廟未果暴風拔大木壓棟宇盡壞而像設歸然獨存宋嘉定八年蝗大作民以急禱風雷隨起驅逐盡種用無害十一年大旱縣令潘振走告祠下不旋踵而雨降歲則遂稔國朝至元十九年廟旁民徐甲却殺鄭丙而逃捕久不獲縣官以告神已而徐甲自詣官若神使之者至大二年鄉民即慶失物不得賊巡檢王毅復以告夜夢神手書晶字示之後三日而獲賊是歲大蝗民禱之其應如昔至正二年春夏久不雨官民合祠以禱大雨三日不止隣境大疫而縣以神故賊無死亡其冬虎狼交道人畜被害甚縣官移文于神鄉人終夜聞人馬捕逐聲黎明無有存者矣十二年大盜羣起建

德屬縣皆陷民計無所出咸惟神是訴七月七日大風雨雹墮上賊悉自潰首賊來焚廟火三舉輒自滅縣官戰賊桐廬人見旗幟偏山麓旗間悉見柳字賊因大敗官軍屯本縣賊中遙見神身丈餘旗幟之見如前日盜賊以靖神之方居多焉神在五代梁貞明四年以吳越錢氏之請封尚書左僕射廣福侯唐清泰四年加封宏仁廣信王及宋賜廟號靈佑則嘉定十一年也今縣大夫高昌君言神之靈應信不可誣而封爵號稱皆出前代亦既上狀于朝請加錫命而其本末猶未有所紀載乃考圖志及傳聞之舊使來取文維神以勞定國以死勤事勳節昭于前能禦大寇能捍大患功烈著于後徵諸祭法宜在祀典雖國家致崇極於大神之意猶闕而民之有賴於神千載如一日也是用備書其實刻銘茲碑勒諸廟門以傳示罔極銘曰

分水之墟有廟翼翼有赫大神茲土是宅振威敷化傾洞恒歛助宣天休陰閭陽關時踰千祀不替血食相時人民當害靡測凶有兵刃毒有疾疫亦有旱蝗戕我稼穡我苗我患教我屏斥僉曰嘻哉匪伊神力神力孔多曷報之德春秋來享祀事敢忒桂漿惟馨毛牲斯肅吹笙伐鼓左視右覲導暢純精神用愉懌擁其慶祥布此福澤益茂我民護我王國維民戴神詎聞今昔屬牲有碑堅則金石刻辭悼靈永示無極黃文獻公祠堂碑銘并序

古者君子出而任公卿之位及其退處於鄉也人稱之曰鄉先生歿則相與立祠於社尸而祝之崇德美敦化原也嗚呼若吾先師文獻黃公所謂古之鄉先生者歟公諱潛字晉卿世為義烏人登延祐乙卯進士第歷官州縣所至以廉能稱入為應奉翰林文字遷國子博士居六年所教弟子悉為名人除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年未七十即納祿歸養遂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家食久之於是儒林宗工日就凋謝國家思用老成落致仕以翰林直學士起公於家尋陞侍講學士兼知經筵復總裁國史其居經筵每進講必陳仁義道德之說在史館筆削無所阿凡朝廷大詔令大制行皆以屬於公而公獨任斯文之重為海內所宗師矣未幾控辭而歸里居又數年至正丁酉年八十一而薨制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江夏郡公諡文獻儒臣之榮斯為盛焉今行中書省臣建議謂公以精銳之學羽翼聖學以典雅之文輔體人文誠一代之儒宗百世之師表義烏乃其鄉邑建祠致祭於禮為宜下其事有司先是縣令胡侯既與公文集鏤梓以傳復因門人里生之請方榆材度趾圖作祠事而省牘適下即慨然以為己任擇吉壤補湖之東為祠宇三楹間而肖像其內肅寶之軒守祠之舍列于左右其外綴以崇墉樹以名木祠宇之所宜有者靡或不具歲癸卯正月甲辰落成之年月日也維宰臣分藩鎮撫東土德威並著列城奠安然敬故尊賢尤為先務是祠之建允合古誼而縣大夫保有民社政績昭彰又能知為政之要汲汲焉祠事之是成其於教道誠為有補是宜勒辭屬牲之石以紀其端原若公之學術志行經諸聖賢而無媿者其詳所在有行狀有家乘墓隧有碑銘太常有諡議國史有列傳茲不復書銘曰

山英川靈。孕氣淑清。鍾為名賢。維公有作。顯顯文學。聞譽昭宣。其學之長。內聖外王。喬嶽澄淵。其文之精。玉振金聲。入神出天。用以名世。邦家之瑞。絕後光前。國有老成。是日典刑。當守載延。文儒所職。金匱石室。廣廈細旂。控辭歸休。優游林丘。德義彌尊。卹典孔崇。于飾其終。光貴重泉。乃作祠宇。頌頌其礎。縉湖之壘。公像在堂。歲時蒸嘗。率禮弗愆。道為世師。人懷教思。有弗揭虔。勒辭煊德。垂示無斃。牲石是鐫。

淳安縣三皇廟碑

三皇有廟。由唐以來。著在祀典。故自京師。暨于偏州下邑。長吏以時祇奉祠事。厥惟尙矣。粵若遠古之民。與萬物並肩。黷狂蒼莽。無有區別。包犧氏有天下。始畫八卦。造書契。而文籍以生。神農氏有天下。為之藥石。而民不夭。教之樹藝。而民不饑。軒轅氏有天下。服衣裳。而民不寒。作棟宇。而民以有屋廬。三聖人開物成務。與民立命。蓋不止十三卦備物而已。聖德神功。萬世永賴。然則天下後世。作為棟宇。而且望展謁。春秋歲祀。固有國者所以致崇極於先聖。以報本始。以阜人民。而開萬世丕丕之基者也。淳安縣儼為壯縣。綿代歷。三皇乃猶未有廟。今部使者江夏魏公某。行部至縣。問而歎曰。是不可不謂之缺典歟。將圖為之。創建。而公私亦竭。其費無所從出。會民有以事繫官者。公為辨其非辜。而釋之。既德公甚。則相與出己貲。願任其興作之費。公莫之拒。適地於縣治西南若干步。卜吉。庀工。首作寢殿。宵三聖人象其中。翼以兩廡。前為儀門。又其前為靈星門。而練之以周垣。內外規制。無弗完美。累世曠典。一旦而備。於是邑之十民。有黷懼悅。咸願刻辭牲石。以示永久。爰使來取文。惟三聖人之德。猶天然。不可得而名也。然公之為是役。則非知治道之先後者不能。禮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是故不宜以不書。乃著其實。而書之。繫之以詩曰。皇矣三聖。繼天立極。創制開元。垂憲作則。迺造文字。以代結繩。八卦肇畫。吉凶有徵。民曰鮮食。皇則粒之。民有札瘥。皇則藥之。爰服衣裳。俗用丕變。上棟下宇。厥居斯奠。作民父母。作君作師。皇德如天。何以名茲。先民反始。飲食且祭。思皇之德。孰敢失墜。維此新廟。魏公所成。有礙有門。有頌其德。公作新廟。匪報皇恩。凡以為民。俾受多福。長吏在廟。巫醫在門。春秋肆祀。錫福爾民。皇德巍巍。與天終始。刻辭金石。垂示無止。

馬蹟山紫府觀碑

鎮江丹徒縣西若干里。有山曰馬蹟。是為天下七十二福地之一。左挹三茅。右控五州之境。岡嶺綿綿。林壑深茂。其陞盤互數十里。相傳東海青童君所治。而老君嘗乘白馬。授相骨經於茲。蹄蹟猶存。故山因以得名。山之東有二洞。最為遼險。與華陽相通。水出巖間。冬夏不竭。雨陽愆期。有禱輒應。其南有隱君之泉。有鍊丹之井。而巖谷之幽。常產玉蘭。香異凡卉。歲將大稔。則不根而茁焉。案郡志。宋武水初二年。歲在辛酉。肇基觀宇。以處羽流。旁曰福業。唐上元令王仲康為之記。所存鐘鐺。驗其銘文。乃唐天祐七年庚午歲。所造。鎮江於時為潤州。屬楊氏。時梁已代唐。而楊氏仍稱天祐。其歲則梁開平四年。而楊隆演之三年也。逮宋治平開。始賜今額曰紫府。且賜田及山地三千畝。而復其租。建炎後。嘗一新之。歷歲浸久。棟宇日頽。

未及復新。時若有待。國家既一海寓。崇尚道教。皇慶癸丑。今洞元冲靖崇教廣道大真人薛公。實領觀事。睹其闕壞。大懼無以承景貺。而薦鴻釐。以興廢舉墜為己任。即捐私囊。合公帑。徵工簡材。撤其舊而大新之。是歲秋冬。外建三門。內創方丈。而財用不能繼。爰奮爰積。閱十年。當至治癸丑之冬。而大殿乃成。又十年。當元統甲戌之春。而兩廡始備。凡庫庖庖瀉之屬。莫不次第具完。審宇廣庭。華飾炫燿。穹檐隆棟。光景蔽虧。儼然太清之居。列仙之館矣。至正甲午。觀成已二十年。其徒以謂觀之託基於是山。公之致力於斯。觀宜有登載。屬于為辭。夫宇宙開闢。名區奧壤。大抵扶輿清淑之氣之所鍾。然必得至人高士。為之增重。而後益有以顯其靈。所謂地以境而勝。境因人而著也。是故自有是山。不知幾千百年。老君乃來。示蹟開秘。而山以得名。及有是觀。又九百餘年。薛公于是昭被帝命。主茲法席。而觀以復新。地以境而勝。境因人而著。殆有數存其間。豈偶然哉。公名廷鳳。字朝陽。蚤學道。龍虎山。故特進元教大宗師吳公之弟子。而今大宗師于公。又其弟子。既領是觀。至正丁丑。奉憲書。賜號稱真人。領杭州四聖延祥觀。明年戊寅。兼領鎮江道教。兼住持乾元。元妙。凝禧三觀。大宗師之傳。以次及公。而公固辭。集賢以聞。特命加其故號。進稱大真人。復領杭州道教。且主領大開元宮云。銘曰。

巍巍茲山。名馬蹟。發祥應異。自古昔。陰巖密洞。閭幽闕。福地宜為仙聖宅。爰自棟宇。基肇闢。閱歷寒暑。歲九百。廢興相尋。事叵測。皇元道教。致崇極。有大真人。尸法席。宏宣至化。昭帝力。改舊圖。新興鉅役。土木壯麗。功匪亟。餘二十年。乃就績。耽耽潭潭。衆檀植。澆鑿丹堊。錫金碧。林谷輝映。咸改色。寶旛纓粉。華蓋羣雲。璚石磬振。朝夕。天神來游。畢懽懽。錫美降康。永如式。壽我天子。年萬億。國祚綿綿。與山積。勒以茲銘。示無斃。

義烏縣去思碑

義烏隸婺為上縣。論風土者。謂其民向義。可以義服。不可以力屈。故凡來為縣者。苟有循良之政。以善撫之。則民無不樂從。而政未有不易成者也。國朝之制。郡縣各置達魯花赤為長官。義烏自版圖入職方。七十有三年。為長官者。已二十人。而今亦蓋真儒林公繼之。求其有循良之政。而善于撫民者。公其益庶幾矣。公敏而練。明而不察。勞而無倦。仁恕而有容。其為政。務在抑豪縱。郵窮下。使富貧大小。各得其職。要以恩惠及人為本。而于風化所關。尤盡心焉。先是民之役于官者。苦于夫傭之出。上府卒史道至縣者。輒覓夫乃行。或徒索傭錢而去。縣設關。司其出納。他有徵斂。更倚是名求之。糜錢日至數百緡。公至。俾民所出。減前十九不啻。而濫覓者。皆勿有所與。民大稱便。田政久廢。民或無田而披役。而多田者。其役頗與下戶同。公奉憲府令。盡括其實。定著于籍。由是民田苗米。莫得飛寄詭匿。多田者則隨其田之所在。驗米之數。以受役。而下戶細家。差徭俱免。民皆服其均平。屬時糴虞。鄰境騷動。民心搖惑。不遑寧居。公早夜慰諭。令民以十家為甲。各相團結。且募民丁。教以擊刺之法。從行村落。以察奸宄。四境隘塞之處。復集民丁。戍

守之人尤恃以為安。適夏亢旱，原田告病，公齋戒備禱，神祠不應，則露跌稽首以籲天。七晝夜不輟，雨乃時降。火起市中，勢熾甚，乘真知所指，公值火所向，衝衣投火中，火乃撲滅。人以爲皆公精誠所感。以及有是，會歲大祲，官民租皆無入，庸田使者按視，將復徵其半，公力沮之，言極剴切，遂得免十之八。民深德之。俚俗惑陰陽家說，有親喪十餘年，怵於拘忌不葬者，公下令以百日爲限，仍停喪于家者，以不孝論。民翕然從化，不再閱月，就葬者數百喪。暇日則坐庠序，與學官弟子員考德問業，而閭巷之塾亦以時見其師生而獎勵之。仲春勸農，必躬歷境內，語其父老，盡丁寧告戒之意，歲以爲常。所謂公之爲政，務以恩惠及民，而于風化所關尤盡心焉者多此類。他若縣治頽敝，既因舊而大新之，三皇孔子廟及續川、龍祈二驛，又皆一新其觀。縣據孔道，觀瞻所係，乃即西郭夾崇墉而建門，瞰重門而創閣，以嚴啓閉，以謹候望。東江石橋，久壞于水，重作其二，橋以復完。續湖隄廢，則重築其東隄，而植蓮其中，演湖之民賴其利焉。凡是興作，皆使民有道，民咸勸趨之。公居官六年，以滿代去，縣民乃相與謀曰：公之爲吾縣也，不爲他人所必爲，而爲人所不及爲，有德於吾民甚厚，盡采其足以繫夫人之思者，刻之于石，以示無忘。予爲之言曰：今之仕於郡縣，而能有以及民者，鮮矣。此親民所以難也，而縣爲最甚。何哉？蓋民心至難悅也，而去民尤近者，民怨尤易歸，舉而合宜，彼其心悅也者幾希。不幸而少拂其欲焉，則衆惡已隨之矣。故爲縣而能有以及民，不爲所怨而爲其所悅，既去而見思若公之於義烏者，當今之世，求十一於千百而已。嗚呼！若公者，豈所謂循良之吏者耶？是用道其善政，備書爲文，而興作之功，皆率聯書之。公諱兀而人字仲宏，用廢入官，由涇縣遷魯花赤，調同知新喻府事，乃以儒林郎來爲義烏，其來以至正九年六月而去，以十四年二月云，係之以詩曰：

上縣義烏，百里之封，俗本尚氣，禮義則同。相時編民，孰曠其衷，孰善禦之，粵惟我公。恂恂我公，循良之吏，不猛不寬，政以無敵。慈愛所推，黎庶蒙被，瞻言百里，率困于治。財維民心，公實優之，役維民病，公實休之。民危吾危，民饑吾饑，凡民之當，公實麻之。問農何如，我耕我有，問吏何如，我法我守。小大富貧，既安既阜，民亦有言，公我父母。愛公父母，敬公明神，公今去矣，孰保我人。我觀百年，於一秋春，遺愛之存，其曷能泯。續湖之波，其清湜湜，民之思公，有永無斂。采諸衢謠，勒此道側，匪我誇公，示後爲則。

元故宏文輔道粹德真人王公碑

至正十三年庚寅十月十六日，宏文輔道粹德真人公，僊化于湖州德清縣百寮山之開玄道院。春秋八十有一，其徒以十二月二十日，奉遺蜕葬于玉塵山之原。今洞玄冲靖崇教廣道大真人薛公廷鳳，實嗣公住持杭之大開元宮，乃述公道行，使來取銘，勒之茲碑。公諱壽衍，字眉叟，姓王氏，其先河南修武人。宋建炎初，從渡江，遂家于杭，而著籍焉。會祖雲，武翼大夫，保信軍承宣使，祖顯宗，右武大夫，某州觀察使，考子才，武功郎，判修內司，幹辦御酒庫，公生而穎悟，迥然有拔俗之標，自幼篤志於道，人莫不以遠大期之。

至元甲申，玄教大宗師開府張公之弟子陳真人義高，爲梁王文學，以事至杭，館于四聖延祥觀，見公即器愛之，遂度爲弟子。年甫十有五，從陳公至京師，乙酉，至上京，入見裕宗于東宮，陳公從梁王北行，公與之俱止于哈察木敦，馳驅朔漠，備殫其勤。丙戌，還京師，丁亥，從開府公代祀諸山川，至杭，俾公提綱四聖延祥觀事。尋侍開府公還朝，戊子，三十六代天師授公靈妙真常法師，袁州路道錄，未任，改杭州開元宮提舉宮事。壬戌，三十七代天師加授崇教之號，仍提舉開元宮，是歲，至京師，奉詔訪求江南遺逸，舉永嘉徐似孫、金華周世昌，引見于香殿，奏對稱旨。甲午，成宗登極，命公召天師龍虎山，比至，戴醮翠華閣，及萬歲山圓殿竣事，錫寶優渥。元貞乙未，被璽書提點住持杭之佑聖觀，觀宇久弊，一新之。大德丁酉，奉詔謁闕下，隆福太后有旨，命公求經錄江南。戊戌，入朝，屬駕至上京，賜衣三襲，寶及其徒，己亥春，詔公從忽刺真妃北行。梁王既改封晉，公繼被旨，代陳公事。晉王陳公還至桓州，化去，公英華然扈從而歸。庚子春，侍晉王入覲，蒙兩宮錫予加厚，尋得旨南還，仍給佑聖觀印章，視五品。辛丑，制受龍興路道錄，玉隆萬壽宮住持提點，實嗣陳公之職。洎事之日，開堂演法，聽者翕然，道價彌振。壬寅，入朝，璽書加護玉隆，癸卯，回杭，以佑聖觀事傳于孫真人益謙，而屏居開元。甲辰，制授開元宮住持提點。丙午，舉吳真人以敬代居玉隆。丁未，武宗御極，從三十八代天師入覲，至大戊申，開府公辟公僉議教門公事，被璽書及與聖太后旨，加開元等九宮觀，且代祀諸名山。己酉夏，還居開元。居三年，凡宮制之未備者，悉完之。皇慶壬子，請謝宮事。仁宗即位，特授靈妙真常崇教真人，遣使資制書，即開元命之，使不得辭，就召詣闕，賜見嘉禧殿，因具疏言：臣聞道家以無爲爲宗，古之言真人者，閱逸矣，今爲其道者，善傳上意，達諸神明，導況社，存著專一其事也。惟大宗師，大真人，及嗣師真人，久侍中，被寵遇，有號名命數，其貴視公卿侯伯，于玄教顯榮極矣。夫名者實之寶，泰甚則忌，真人非遠臣，所得名，臣請固辭，不敢稱真人，得還山奉祠事，以報聖明，志願誠足矣。上稱歎其言，以爲先朝舊臣，深敬禮之。先是杭之九宮觀，財用出納，隸都財賦府，及是，太后有旨，都府勿有所與，延祐甲寅，改授宏文輔道粹德真人，領杭州路道教諸宮觀事，住持開元宮事，勅詞臣爲贊書褒揚之，仍給銀印章，視二品。陸辭之日，上御嘉禧殿，賜坐，與語移時，以字稱之曰眉叟，且曰：老子道德經，不特爲道家書，其道足以開物成務，治天下者所常用，今命近臣，願示中外，爾尙有以布宣朕意，公頓首稱謝。又賜寶冠金服，以備真人之服章，別降璽書，使代祀江南諸名山，比還，復移文集賢，乞免真人號，不報。乃建開玄道院，爲棲真佚老之所。丙辰，三十九代天師入覲，公從偕行，時晉王在朝，特命內史府設宴以禮公，其冬，以金錄雜事告成，受白金幣幣之賜。丁巳，元會朝見，奉旨代祀北岳，濟瀆，天壇，中邱，及汴朝元宮，道錄修武，展省先塋而還。復奉旨，求東南賢良，兩宮錫予加厚，朝臣祖饒都門外，供帳甚盛，冰合舟膠，以法禱之，凍則自解。戊午，得永嘉戴侗六書故，鄱陽馬端臨文獻通考二書，表上而頒行之。歷江南四省之境，所至奉行上命，無所不及，回杭，移疾餘不溪上，適天旱，縣令耆老來請雨，命弟子彭大年禱于

百寮山上甘南隨應。至治辛酉冬。開元燬于災。公即圖起其廢。省臺百司。悉來致助。規制鉅曠。有加于昔。開府公以是年仙去。嗣師特進吳公嗣為大宗師。於公有加親敬。奉定甲子。詔遣使函香為新宮落成。就召詣闕。見上于宣德府。勞問甚至。會天師繼至。同建大醮者三。出內府道經并金幣賜之。乙丑。有旨賜金織法衣。遣使衛送南歸。且被璽書。開元以甲乙傳次。莊田所在。咸加護之。中宮。東朝。錫賚尤厚。丁卯。天師至杭。藏醮海惠。公與同行事焉。至順辛未。集賢移文。請公往龍虎山提調醮事。至元乙丑春。今上命黃真人崇大函香至四聖延祥觀。建金籙大醮。特命公主之。夏。璽書賜大開元宮額。加護如前。公自以平生寵數踰分。乃哀上所賜冠服。及所蓄圖書琴劍之屬。簿送官。以傳諸後。至正辛巳。宮復以舊燭。委提點毛子敬任與創之功。而公親為之謀畫。曾不踰歲。舊觀復還。乙酉。即宮中造閣。有白鶴飛繞之異。因表曰胎仙。自是益倍與物接。退居開元。有終焉之意矣。庚寅十月望。賓客集開元。以公生辰。相率為壽。弟子陳子浩後至。公笑曰。吾遇子久矣。吾將就休息。汝其為我款諸賓。明日夙興。氣息消促。及日晨。奄然而逝。弟子遵治命。以時服斂焉。所度弟子。自陳子浩而下者。若干人。初。公念開元之傳。未有屬。而紹玄教正系者。實惟薛公。預署傳授之文。致之時。薛公方辭大宗師之傳。遂讓再三不獲已。乃勉承其甲乙之次。于是集賢以聞。有旨特加薛公大真人之號。領杭州路道教諸宮觀事。主領住持大開元宮事。自提點馬志和而下。咸正其次序焉。公器識高明。局度宏曠。履貴盛而能謙。處滿盈而能虛。以故歷事累朝。昭被帝眷。躬輔玄教。光揚祖風。至其應物接人。尤不滯于形迹。上而王公顯人。下而布衣寒士。遇之以禮。曾無間然。性好施予。祿廩雖厚。未嘗用其用也。其所為詩。閑遠典雅。為世所傳賞。扁居室曰玄覽。且以自號。晚歲寄傲溪山。開。又號溪月。散人。平居兼華陽冠。白羽衣。朱顏鶴髮。爽氣生眉。澗。洒然樂方外之趣。望之者以為真神仙也。嗚呼。若公者之高節。孰無愧乎古之真人者乎。是宜為銘。銘曰。

老子之道。蕪崇執謙。去盈留虛。抱一不二。不為物先。能安以舒。為而無為。損之又損。何有何無。維修于身。其德乃真。愛與道俱。猶歟真人。情冲氣和。列仙之儒。服勤王家。致力祖庭。功常有餘。出入內外。翼贊玄化。助宣皇圖。尤而不耀。動而能靜。其行徐徐。帝曰汝來。陟降左右。玉璫璫璫。縱自淵衷。便善實予。恩優禮殊。號以真人。帝命有赫。形于贊書。真人抗言。名忌泰甚。臣實遠疏。維是微稱。孔闕且頌。匪臣宜居。願歸奉祠。以祝鴻釐。以逸微軀。亦既歸止。葆精養粹。味道之腴。維謙維虛。滌除玄覽。與天為徒。謂將逍遙。後天不老。胡不少須。奄棄塵世。其神何之。紫府清都。玉虛之山。冠劍所藏。闕茲幽墟。揚辭揚芬。載勒貞石。永世不渝。

上平章札刺爾公書

某年日月。布衣金華王禕。再拜獻書平章相國閣下。禕惟今日王公大臣。天子所與共政而列于朝廷之上者。亦衆矣。然以元勳世臣之貴。備道德文儒之懿。而以天下才為意。汲汲焉扶持樹植。甄錄造就之者。則未有若相國者焉。此天下之士。所以莫不趨走而願附于門下也。禕東浙之布衣。他無技能。徒以讀

書著文為業。頃來京師。殆欲出所長以自見。苟非王公大臣。有以扶持樹植。甄錄造就之。其能有所表著乎。瞻望門牆。及茲兩載。願猶逡巡而不敢進者。呈身讓面。古人之所難也。然今士之附于門下者。不為少矣。而禕也。獨逡巡而不敢進。是自絕于門下也。求進矣。而禕也。不自別于其間。豈獨非禕之志哉。亦相國之所賦也。是用請其所聞。以求察於下執事。伏惟相國少垂聽焉。禕聞國家之所以為國家在人才。而人才之所以為人才在國家。何也。天下之事。其本末鉅細。重輕煩簡。至不一也。非人才為之用。以經綸弛張之。安能成天下之務乎。人才之衆。或富于問學。或深于文章。或優于才。或高于行。或精于一藝。或長於一能。至不齊也。非上之人。有以養育獎拔之。安能成天下之器乎。故曰。國家之所以為國家在人才。而人才之所以為人才在國家。豈非然哉。然則國家人才。豈非相資而成者哉。故嘗考近代所以養育獎拔人才之道矣。以為人才難得而且難知也。非博采廣求而多蓄之。不足以盡天下之士。故先館閣以為養才之地。其進之之塗有三。而大臣薦舉居其一。士之有問學文章。材行藝能者。皆于館閣乎蓄。而優游養育以獎成之。故當其時。兩府闕人。則取之兩制。兩制闕人。則取之館閣。而凡館閣之士。上焉者皆傑然為時名臣。其次則不失為佳士。足以為時用。是以上無乏才之歎。而下無遺賢之嗟也。我國家之制。設學校科舉。以待天下之士。而士之出于山林巖穴間者。不必由于學校。負瓊奇特傑之器者。不必由于科舉。故仍有薦舉之法焉。士之以布衣而入館閣。由館閣而登臺省者。往往而是。可謂盛矣。自頃者薦舉之法廢。不復行。館閣用人。一切拘于常調。布衣之士。始無所于進矣。然猶幸王公大人。以人才為意。如相國者。為之依歸。士之有問學文章。材行藝能。凡一長可自見者。皆得以自附于門下。不遂至于棄滯。故雖以禕之賤微。亦不自揣量。輒欲自附于門下士之列。踰涯犯分之罪。有不復避也。夫其不自揣量。敢犯是險。理越分之罪者。誠以相國垂意于人才為足恃。而禕亦竊恃其謂能薄技。或足自効于下執事也。相國儲不賜隔絕。少加收用。使之優游自得。以有成。則其作為文章。上以輔蔽皇猷。下以道古今而譽盛德。寧能無一日之長而遂已乎。禕嘗觀乎前史。漢以下稱良相者。莫如唐之房。杜。而傳之所稱。不過謂其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斂。不隔卑賤而已。今相國以元勳世臣之貴。備道德文儒之懿。而房。杜之所以為相者。又兼有之。則天下之士。其仰望於門下。當何如哉。惟相國重念國家之所以立。在人才。而益以天下人才為意。不以禕之卑賤為陋。而養育以獎拔之。則豈為禕之幸。將天下人才皆以為幸矣。冒干尊崇。進退惟命。禕再拜。

上蘇大參書

某年日月。金華王禕。再拜參政相公執事。禕聞之。文之在天下。有載道之文。有紀事之文。六經之文。載道之文也。而書。春秋于六經。則專于紀事。紀事而道載焉。雖謂之載道可也。自春秋內外傳。史記而下。世遂鮮有載道之文。而代史百家之述作。無不專於紀事矣。然則紀事之文。誠不可視載道之文而易之。而世

圖極以紀事不若載道者何哉。試嘗論之。為文而善於紀事者。必其言足以綜難遺之蹟。蹟足以終難明之狀。狀足以發難顯之情。情足以著難隱之理。而又其為言也。必簡而該。精而覈。深而易通。直而不肆。典實而無浮華。平易而無艱險。斯可以謂之文。而猶未也。文有體。其為體常不同。故無定體。而有全體。必其大體純正而明備。而後足以成乎。然天下古今之善于此。以自成其家者。固未始數數然也。嗟乎。紀事之文。其亦可謂誠難也矣。禱年十五六。即學為文。聞諸父師。以謂作文莫難於紀事。紀事莫難於造言。故其於文。凡人物之言行功業。制度之本末。後先。喜于論錄。而於雕刻言語。尤切自力。既而自惟。言者心之發也。言之工。由乎心之巧。心有知矣。則於言不患乎不工。故自學文以來。今又有五年。其於為文。凡言之工否。有不暇計。而所慮者。人物之言行功業。制度之本末。後先。有不能盡其詳。將見于文。真實謬亂。將無以取信於世。故早夜疚心。惟欲就文獻之所在。而求教焉。求之方今。以宏材碩學。膺一代文獻之任者。執事而已。自禱幼時。讀國朝文類。即有以知執事之文之所在。何者。文類之書。非徒文也。人物之言行功業。制度之本末。後先。皆於是乎載。以及執事他所為文。莫不皆然。故知執事之文。志於紀事者也。言足以綜難遺之蹟。蹟足以備難明之狀。狀足以發難顯之情。情足以著難隱之理者也。其言簡而該。精而覈。深而易通。直而不肆。典實平易。而無浮華艱險。而又其大體純正而明備者也。故論者謂國朝之文。惟柳城姚公。清河元公。蜀郡虞公。金華黃公。以及執事。皆自成其家。而禱竊謂執事之於紀事。實過之。是則執事之文。固海內學者士大夫所取法。況禱之有志于斯。汲汲焉早夜疚心。欲求教於文獻之所在者。其為亟戴嘉懋。當何如耶。頃者執事參政江浙。禱方從黃公留京師。及執事被命召還。而禱又就試南歸。無由拜瞻道德之光。拱聽議論。今者使節復蒞浙省。禱居浙東。實隸部內。輒敢忘其賤賤之分。冒昧求見。書以為之先。而進拜之資。有鄙野之文十篇。同獻執事。倘以為可教。效所長於左右。以遂其求教之志。則其於文。或者不致真實謬亂。可以取信于世。而因以文章家知名者。執事造就之賜也。是故大臣之事。以報國為先。而造就人材。即所以報國。執事於今。可謂國之大臣矣。造就人材。執事也。幸執事圖之。禱再拜。

上丞相康思公書

某年月日。布衣金華王禱。再拜獻書丞相閣下。禱聞天子之職。莫難於任相。人臣之職。莫難於為相。夫為相之難。非難於承平之時。而為于天下多故之時。為難。天下多故之時。為之非難。而能使天下之勢。危而復安。壞而復完。為尤難矣。惟我國家之有天下。極海內外。罔不一家。自古有天下之盛。莫盛於茲。疆宇混一。殆且百年。肆今天子在位日久。政治之盛。文恬武嬉。然而豐亨豫大者。艱險之基。宴安逸樂者。憂危之兆。乃自比歲。干戈並起。海內糜沸。朝廷之綱紀。因之而凌遲。邦國之用度。因之而匱乏。天下之勢。日久而弊。昔之安者。從而危。完者。從而壞。天下之多故。遂莫甚于此時矣。天子慨然念天下之勢。莫重於東南。亟圖有以輯綏之。一相之任。允難其人。于是閣下以元勳世胄。豐功茂德之大臣。簡在帝心。受命爰立。行省

江浙。以膺保衛之寄。凡招降討逆。賞功伐罪。一切軍國之務。悉許承制而行。自國家兼建行省以來。分相於方面者。衆矣。而秉鈞當軸之專。未有如閣下者。何者。不能任相。不足以盡天子之職。而任之不能專。則亦不足以盡任之之道。況乎天下多故之時。不專以任之。而望其功業之成就。難矣。今者元勳世胄。豐功茂德之大臣。無或右於閣下也。天子所以舉東南方面之重。一委之閣下。而置不問者。夫亦盡任相之職而已。故自閣下之莅鎮。政教更始。恩威並宣。弛之張之。與時宜之。兩年之間。訖使東南之勢。危者將遂安。壞者將遂完。駭駭然日趨于無事。當是之時。人見閣下為相之難。而閣下處之。曾不以為難者。豈有他哉。亦不過盡為相之職而已。天子盡任相之職于上。閣下盡為相之職於下。上下相成如此。天下不復致承平之盛者。未之有也。雖然。古語有之。泰山不讓微塵。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閣下之為相。為人之所難為。功業將已成就。而草茅之士。如禱之陋微。猶欲有陳于閣下。閣下其亦過聽而曲採之乎。禱之所陳。其瑣細屑末之事。未易悉數。而其大者有二焉。一曰。固結人心。二曰。總攬政權。人心攬而固。不陰有以固結之。政權紛更。而不明有以總攬之。皆足以為相業之累。閣下不于此焉深加之意。則其成就。方之古人。或者其猶未至也。古之善為相者。三代而下。莫如諸葛孔明。漢之蕭曹。丙魏。唐之房杜。姚宋。不數焉。然迹其所以度越於人人者。實在於開誠布公。信賞必罰而已。自今觀之。其曰開誠布公者。固結人心之本也。其曰信賞必罰者。總攬政權之要也。二者為相之先務。而閣下固未嘗不行之。而區區猶以為言者。誠冀閣下持之以久而不倦。濟之以斷而不疑。天下雖將復致承平。不以為已至而遂已也。如是則閣下相業之成就。將匹休古人。豈惟方之孔明而無愧。且與二代之相。伊傅周召之流。並馳爭驅。而不知其孰先孰後也。夫以閣下以元勳世胄。豐功茂德之大臣。受天子委任之專。而又為相於天下多故之時。不以為難如此。是皆古人為相者之所難。能兼處古人之所難。而成就乎古人之所必至。閣下力行之功。至是將不容自己。而固何暇于區區之言。願乃不能自己。冒陳於閣下。踰限越分之罪。不復避者。其亦犬馬之誠而已。伏惟特加裁察。而圖所以進退之。禱再拜。

跋太極賦

唐宏詞之論。傳於世者。惟韓文公所試顏子不貳過一首。制舉之策。戴于史者。惟劉蕡所對一篇。皆非係重輕於科目者也。吾黃先生此賦。其亦不以科目為輕重者乎。天下學者。家傳人誦。而錢君復以隸古書之。以遺諸同志。可謂知重矣。

跋玉枕蘭亭帖

蘭亭帖。自唐以後。分二派。其一出于褚河南。是為唐臨本。其一出于歐陽率更。是為定武本。若玉枕本。則河南始縮為小體。或謂率更亦嘗為之。宋景定閒。賈氏兩國。凡蘭亭遺刻之在世者。鮮不資其玩好。此本後有右軍小像。且題曰秋壑珍玩。其賈氏所重刻者耶。

跋先世墓志

家君既錄十世祖宣奉公以下三世墓志，行狀、墳記爲一編，而識其後，祿繼得淇水李公所纂恩陽府君此銘，謹附錄焉。由宣奉公下距府君，凡三世，自府君以上，家譜闕逸，世次不可考已。謹按此志序云：五季末，其先自會稽徙家義烏，而府君葬於鳳林鄉。及考宜獻樓公論所纂丞相魯公文定公行狀，亦云：王氏五季避地居義烏之鳳林，與李公所序合。二公墓述，可信不誣。而六世祖朝奉公行狀，謂其先濟南人，靖康間始居義烏者，豈以八世祖正議公嘗官居濟南，後復隨渡江而歸，故云然歟。至先大父石峽山長公序家譜，又謂自李唐以來，著籍於邑之鳳林，豈所謂李唐蓋後唐歟。傳聞異辭，若是，謹記於此，庶幾春秋傳疑之意焉。

書友人解嘲後

君子守其在我者而已，道之在我者，吾能守其如此，一定而不易也。曰：吾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富貴也。於是物之自外至者，舉不足以動吾心，而奚暇斬人之知乎。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又曰：禮義之不愆，何卸人之言。殆是之謂也。雖然，詩所謂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者，言天之勝人也。藐藐昊天，無不克鞏者，言天之終定也。而或者以爲人衆能勝天，人曷能勝天哉。天定有遠速爾，古之君子，不敢取必於天，而况新知於人乎。嗚呼！是樞是委，雖有饑饉，亦有豐年，吾知樞委而已，豐凶非所知也。因吾朱君解嘲有作，輒書其後，且以自警云。

跋圮上進履圖

右張子房圮上進履圖，按黃石公記，黃石，鎮星之精也。黃者星色，石者星質也。而太史公、班孟堅皆謂學者多言無鬼神，如良所見，老父子書亦異矣。豈可謂非天乎。蓋真以黃石公爲鬼神也。與昌黎韓子以桃源爲神仙何異哉。眉山蘇公曰：黃石公，古之隱君子也。是可以祛千載之惑矣。

書段吉甫先生示甥詩後

夫詩之感人者，非感之者之爲難，乃不能不爲之感者爲難也。是故發於情而形於言，故曰：詩情之所發，誠則至焉。誠之所至，其言無不足以感人者。惟夫能知其可感而有感，奮發懲創而不能自己焉。斯又不易能矣。今觀段先生之詩，所以示其甥者，至情迫切，溢乎言辭。其甥趙君，輒能感之而疾以譽，吾於是知詩之感人，其效乃若是也。昔有病瘡者，杜子美告之曰：誦吾詩可治。如其言而疾果愈，其事豈與此適相類耶。子美所告者常人，其相感且若是，矧先生於趙君天倫之至者耶。管子謂止怒莫若詩，噫，是豈止怒而已耶。

跋顧次風先生書

宋永嘉顧次風先生論朋黨書一篇，其五世孫元龍，出以示禱。嗚呼！自昔朋黨之興，君子小人之幸不幸

不同，而其爲國家之禍，則一而已。漢之朋黨以節義，羣而不黨之君子也。唐之朋黨以權利，比而不周之小人也。至於宋，則自元祐而崇寧，而紹興，而慶元，君子小人，又迭爲勝負，而其國家之敗亡，未有不職此之故者也。先生此書，乃紹興間論奏，趙黨事，其言直而厲，辨而不計，雖不明指其曲直，而其曲直隱然自見。是時先生沈淪下僚，非有當言之責也。油然而發，衷不能自己，是區區者，誰實使之。蓋是非之心，夫人所同，而仁人志士，忠義之所激者然也。嗚呼！滅孫有後，吾於元龍尙有望焉。

跋至治鹵簿詩

至治鹵簿詩一首五十韻，翰林直學士致政袁公所作。惟我國家禮樂之盛，超軼前代，當太宗皇帝時，即已訪求郊祀之制，憲宗皇帝，遂親祀於日月，由世祖皇帝始建廟堂，成宗皇帝，肇祀郊邱，武宗皇帝，躬行裸享，至英宗皇帝，乃備大駕鹵簿，而儀制於是重新。此袁公之詩所爲作也。按漢應邵有漢官鹵簿圖，唐王象亦圖大駕鹵簿，宋王欽若修鹵簿記三卷，宋綬增爲十卷，後累增爲三十三卷。蓋鹵簿者，治世之鉅典，華夏之偉觀，故昔人將以鋪張其盛，必著之於圖，載之於記，而未有紀之以詩者。以詩紀鹵簿，吾於袁公此作有徵焉。讀其詩，非特度制儀章，可以概見，而國家一代文明之象，煥然目睫間矣。嗚呼！盛哉。

書馬易之穎川歌後

狀物寫景之工，固詩家之極致，而係於風化，補於世治者，尤作者之至言。易之此詩，蓋兼得之矣。

書趙秦州平反記後

右趙秦州平反冤獄記，處士遂昌鄭先生所纂。按王疏以名家子被推擇，從事淮東帥間，帥臣愛其材，甚信用之。疏性剛介，頗與物忤，人以故銜之者衆。一日，閩中張晏，疏以膳夫翟甲修具不謹，俾左右杖之者二，時翟身已染疫，越五日乃死。揚州錄事判官石乙，嘗以事銜疏，構翟妻訴於官，誣翟之死，由疏錮傷其右脇，繫疏鍛鍊，使誣服，具獄上。大府知其冤而莫能決，乃以委秦州尹趙公。公考問左驗，具得石積陷疏狀，得釋疏於獄，以其罪罪石。其誣證者四十餘人，皆坐罪。疏冤遂白。凡記所述千餘言，大要如此。頃予留京師，聞諸公間道疏冤事，莫不爲之歎息。繼聞其事，白衆莫不多公之爲記，稱非公儒者不及此。其信然哉。昔范文正公官廣德，獄有冤，輒抱具獄與上官抗，必如其見乃已。名節用是顯當世，而其後遂大用。今公爲秦州，政績昭著，非止疏一事，然則文正之名節，固人所望於公，而亦公所以自任者歟。公名儼字子威。

跋宋景濂所藏師友帖

右待制柳公侍讀黃公及吳立夫先生與其門人宋君景濂手帖，景濂受業於吳先生最蚤，繼乃登二公之門。平日往來書牘，殆不止此。然即此三帖觀之，師友之誼，固篤然筆札間矣。禪生也，後不及事吳先生，而幸嘗及柳公之門。若黃公之門，又獲久游焉。故於景濂雖無能爲役，然竊有同門之好。今柳公已不可

復作而黃公方以累謝得請歸老於家。適景濂以此三帖見示。因讓氏名於後。庶幾自附於同門之列云。

題南山圖後

休寧戴君庭芳。生不及見其父。而其父南山隱居之所。釣游之遺境故存。乃圖而著之。蓋庶幾以時披覽。若有所見焉耳。然則可見者。圖而所不可見者。果圖所能盡乎。記曰。致愛則存。致怒則著。君豈有得於斯乎。嗚呼。雲烟卷舒。草木榮悴。圖之所著。即境之所存也。吾知使君以及君之子孫。目擊心惟。孝弟之心。油然而生者。斯圖實其兆矣。而徒翰墨之工而已乎。

書堵無傲被誣事後

予友堵君無傲之被誣也。士大夫譏與不譏。莫不為之歎息焉。嗟乎。事有合於清議之所同者。豈不以善善惡惡。出於人心之所同然乎。初無傲以學行受知於王丞相。至正戊子。擢監修國史。王既罷相。遂以便養調補江浙行中書省掾。吳人與溥泉。雅與無傲交。偶以事銜無傲。輒告無傲所自。陳占籍不實。且恃勢沮遏官府事。時有辨章。方信用無傲。而浙西都使者與辨章有隙。則遽取其告。欲因無傲以中辨章。無傲既就考問。即自誣服。猶未快其意。又鉤他事。謂其實受賂。而固未嘗有左驗也。凡無傲被誣終始如此。天台朱伯言。號能文章。故為敘述其事。且反覆論辨甚悉。然竊怪其於人之氏名。皆諱不書。或曰。不書之者。所以忍之也。夫春秋之法。直書而善惡自見。諱其人。不書以忍之。孰與直書。使善惡自見乎。或曰。不書之者。非忍之。蓋忌之也。夫忌其人。則不必述其事。既述其事矣。又何忌之之有乎。且伯言以為述其事者。歎當時以非罪加有學行之人也。余以為有罪無罪。其實在我。我實無罪矣。則夫一時之累我者。果足為我終身學行之累乎。雖然。世之有學行。而以非罪廢者多矣。固不特吾無傲也。有若臨海陳敬初。與無傲學行相上下。後無傲擢揀一歲。宰相用為經筵檢討。會宰相去位。人疾其進。爭以危言中之。幾蹈禍不測。而御史有以私意惡之者。因遂以為言。敬初之去也。士大夫為之歎息。猶無傲之去。伯言所謂惡傷其類是也。抑予聞無傲就逮時。其平日所往來。皆畏避無敢往視。獨楊敬和者。勸邸人。見無傲被誣。不啻如己。無傲既誣服。而實無以為。敬和為奔走假貸。至廢寢食成疾。故無傲賴之。得免彼苦楚。蓋其人勇於為義。類乎古之卓行君子。予嘗欲傳其平生行已。未能也。然則觀其所以為無傲。則善善惡惡。出于人心之所同然者。其果可厚誣也哉。予因伯言所述。既為無傲解。且并道敬初敬和二人。事以致吾意。同志之士。尚亦有感於吾言矣乎。

跋王丞相家藏劉侍讀帖

劉原父侍讀所書莊子秋水篇。丞相魯國文定王公家藏故物也。公之題識。當酒熙九年。於是居相位已幾一年矣。故云觀於東府。而并用三省印。及冀國公章。按公七年。以樞密使始封信國。八年。拜右丞相。復封福國。九年。進位左授。乃改封冀國。至十三年。遂疏封於魯。其封冀在九年之九月。而題識實其年之六。

月。則冀國印章。蓋題識後續所用也。此卷為公五世從孫閻所藏。俾得書其故如此。若劉公筆法之妙。諸公論辨已悉。茲不復言。

書李運道臨米元暉畫後

國朝李集賢。其人品視宋米南宮。蓋無愧。此卷海岳庵圖。則南宮之子元暉所作。而集賢之子運道所臨者也。南宮之有元暉。集賢之有運道。又何絕相類耶。欲知兩家父子之藝能。覽此卷亦見矣。

書王大參詩後

故大參王清獻公。以文學政事。歷任外服。蔚有重望。為一代之名臣。其平日常自誦曰。吾平生無他長。唯忠於君。孝於親而已。夫忠孝。臣子之大節。而公能兩全之。則其所以自致者。為何如哉。此詩乃公手書。以遺其孫。適者也。時運生甫及。而期之之語。亦必首及於忠孝。嗚呼。小子。爾祖之望於爾者厚矣。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爾尚克敬承之哉。

跋石鼓臨本

岐陽石鼓。三代石刻之僅存於今者也。宋東都時。書鑄金鑄其刻文。移置宜和殿。金人入汴。剽取其金而棄去之。故自靖康土宇分裂之後。搨本絕不易得。好事者以銀一錠。購其十紙。則其見實于世可知。國朝既取中原。乃置至京師。置國學廟門下。于是近時搨本日以廣。而字畫益漫漶不可辨矣。吳郡錢伯行素精篆籀之學。其臨此本。深得古人筆法。殆所謂具體而微者乎。

書俞生擬古詩後

古詩始於漢之十九首。魏晉以降。唐李太白有五十九首。宋王介甫有二十八首。其去三百篇雖已遠。而賦興比之遺意。猶有存者。友人俞仲圭。力學而好古。讀書之暇。著擬古五十首。視太白雖略少。比介甫則已多。而要其旨意。大抵出於十九首之餘。使仲圭由是益以其所有見之於言。積而至於三百篇。不為多也。雖然。三百篇非出於一人之手。而亦非一人所能為。後世視古人為何如。而願欲以一人之所能。兼乎古人之所不能。亦難矣。且古今言語之足以傳世者。片辭半簡。或可不朽。固不可以夸多闢靡為也。仲圭苟復由博而反諸約。雖不能五十首。何不可乎。

跋呂大愚帖

大愚先生呂忠公祖儉。字子約。東萊先生成公母弟也。忠公受學於成公。而用其父倉部澤。補官中錄。試授修職郎。即請祠。調監明州苗米倉。遷衢州法曹。除籍田令。遷司農寺主簿。尋出通判台州。入為大府寺丞。慶元初。韓榘柄國。趙丞相汝愚既貶。一時正士。悉被斥逐。公因輪對。上疏極論其事。坐安置韶州。改送吉外。明年。移筠州。越四年。卒於筠之大愚僧舍。朝廷因薄其罪。歸葬於婺。後九年。韓氏始以迷國毒民殛死。嘉定更化。旌闈遺直。乃詔贈朝奉郎。直祕閣。官其一子。嘉熙二年。賜諡曰忠。五年。復特命其孫。

賈之以官於是上距其卒之歲已四十二年矣。公此帖遺其友汪時法。乃在台州時所遺。其在台州。適歲大。用常平使者委廣行勸諭。躬履郡境。靡所不歷。民受實惠。全活者甚衆。使者言于朝。因命徧行浙東。視諸郡賑事。其盡心一如在台時。帖中所謂既食其食。則思任其責。一任其責。則民命在我。懷懷乎可畏。者。諒哉仁義之言矣。時法名大度。人稱爲西山先生。與其兄大享時升。大明時晦。皆成公門人。忠公之貶也。親舊無敢或相餽者。獨時法慨然與俱。至貶所久之乃還。所以經紀其家者尤至。其可謂能盡朋友之道者矣。此帖予得於友人邵彥。既具記公本末。因并及時法事。庶幾後生小子。得以知古人風誼爲不可及云。

跋會茶山帖

茶山先生曾文清公。名幾。字吉父。贛人也。父準。贈少師。娶清江孔毅父女。故公之學。得於外家爲多。大觀初。以落人仕。銓試第一。用故事。賜進士出身。仕至禮部侍郎。卒諡文清。其子逢。字原伯。微猷閣侍制。逮字仲躬。大理卿。皆爲時名卿。一女歸於倉部郎官呂公大器。實生東萊先生。成公祖謙。大愚先生。忠公祖儉。而忠公又大理婿也。公此帖。不知遺何人。而首尾有微猷。大理之名。當是尺牘內幅。所謂外孫。則指成公。忠公耳。初紹興間。倉部之伯父中書舍人文清公本中。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歸南。寓信之廣教寺。而公亦繼來。遂相與定交焉。後公退居於越。而中書則定居於婺。寺僧因作祠祀二公。曰兩文清祠。南澗先生韓尚書無咎記之。夫以兩公氣誼相孚於一時。而姻連克紹於累世。殆非偶然。成公之道德。忠公之節行。所以師表乎天下後世者。雖有得於家庭傳習之懿。抑外氏之澤。覆冒而漸被之者。有自來哉。此帖子得於族人王仲昌。

跋七歌六歌後

杜工部七歌。乾元庚子歲。由華州司功棄官。自秦州如同谷所作。當艱難險阻之時。發激烈悲慨之語。讀者猶爲感憤。而况於親履之乎。文信公六歌。實繼工部而作。信公爲宋丞相。國既滅而身已俘。遂秉大節以死。其所履者。又非工部之比。六歌作於至元戊寅五月。渡淮而後。傷家痛國。悲慨激烈之甚。比之七歌。尤人所不忍讀。百世之下。讀其辭而有不爲之感憤者。尙爲有人心哉。今吳君台二人之作。書爲一卷。以表顯之。蓋庶幾有聞風而興起者矣。

書徐文貞公詩後

至元大德之間。東平李公謙。孟公祺。閻文康公復。徐文貞公琰。並以文學政事。爲世典刑。海內尊之。號四大老。而徐公尤長於詩。初未嘗矚利藻繪以爲工。而中原渾厚之意。隱然可以概見。公持節使者。節浙西。吳興沈成之。受知於公。居帳下。爲公手書此卷。字畫嚴重。而端謹。足以稱其詩焉。此蓋國家太平極盛之際也。數十年來。士大夫氣習益下。詞章日墮于穢靡。翰墨日趨於頹媚。遂無復舊時餘韻矣。詞翰細事耳。

于此不亦可觀世變乎。

跋周益公祭文稿

益公年七十九。以嘉泰甲子十月薨。此文作于紹興壬午時。年三十有七。故魯齋王文憲公。謂爲中年之所作。當時贈官制詞。稱公年幾八耋。好精弗倦于簡編。而况中年有作。宜其臨文詳審如此。是以爲南渡後文章一大家也。公作此文。在四月時。猶爲秘書正字。至五月。即遂有監察御史之命矣。所祭安撫實文戶部許公。不著其名字。當別考云。

跋古文孝經

孝經古無章次。至唐始定次爲十八章。而名其篇目。近世大儒。復因其章次。定爲經傳。雖聖賢之旨。賴以著明。而其古文。世鮮有傳之者矣。吳君孟思。篆隸妙今世。其用隸古書古文孝經。庶幾古意之存者耶。

跋黃山谷贈元師詩

黃文節公。以元祐史筆。守正不阿。時相擅權者。指摘其事。將取衆正而殄之。於是有所貶。戎之役。魁狄之與。居。流落間關者久之。元符三年庚辰。徽宗初立。登輿衆正。收錄廢棄之人。公乃有復朝奉郎知舒州之命。十二月。發戎州。至瀘州。明年辛巳。爲建中靖國元年正月。發江安。而東淨漠荆鄂之間。而小人乘望時好。攔撓其承天院記語。於是復有宜陽之行。存。羅。艱險。竟以廢終。公在戎州時。嘗作詩寄題祖元大師此軒。及是。至江安。而元師自榮州來追餞。故復用前韻。賦此詩贈之。末識曰正月辛未。實其月之十日也。公此詩。辭冲夷爽。尊君愛國之意。溢於言表。故前輩謂公黔州以後。句法尤高。其書此詩。體逸韻勝。筆勢殊超。適可善。蓋其字法。至是亦復高矣。豈已造行安節和之時耶。此卷爲秦中王家物。故其子情識於後。先師黃文獻公。書有跋尾。吾友章三益。近購得之。則跋尾已不存矣。謹重錄之如右。而并志其詳焉。

跋東坡書淵明詩

蘇文忠公。嘗自謂作大字不如小字。今觀所書淵明詩。字徑數寸。而用筆沈穩。結體嚴密。英姿傑氣。超然於筆墨畦町之外。孰謂果不如小字乎。魏文清公謂其早歲字體。與中年以後。極不相類。意此必其晚年所書者也。

跋宋太宗御書

宋制。天子御札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其詞多詞臣所擬進。而皆內夫人所代書。所謂御寶批者。則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也。所謂親筆者。則上所親書。或加押字。不用寶也。今觀熙陵賜丞相張文定公齋寶母子二札。前一札。辭意字畫甚古質。且不用御寶。蓋親筆也。後一札。詞既溫暢。字亦秀潤。復識御寶其後。蓋御寶批也。習典故之學者。必有考於斯。

跋宋高宗賜岳飛手札

右宋高宗手札。賜岳鄂武穆王飛。召其以兵援廬州。按新史本傳。紹興四年。飛既平襄。漢。趙鼎以謂鄂。岳最為上流要害。乞令飛屯兵其地。使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飛乃以清遠軍節度使。移屯於鄂。會金人兀朮。與劉豫合兵圍廬州。手札命飛提兵解圍。比至。金人以甲騎逼城。飛與戰敗之。六年九月。豫復遣子麟。犯分兵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浚欲棄盱眙。時飛以武勝定國節度使。開闢襄陽。兼宜撫河東。節制河北。有旨召飛以兵東下。當其鋒。浚言。飛一動則襄。漢。無所制。乃還軍。十一年。金人復分道度淮。迫廬州。時飛以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駐兵中原。請解兵柄。自廬入覲。詔即趨飛援之。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汴。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兵比至廬境。金人望風遁去。此札當是此三年中所遺。以不暑年月。故莫得而詳。然札中有張浚。劉錡合力措置之語。考之舊史。本紀四年。乃張浚視師江上。而屯兵拒戰者。韓世忠。劉光世也。六年。以劉光世駐廬州。而張浚督師采石也。惟十一年。劉錡屯濡須。合張浚河中之軍。以御敵。與札中語合。則其為此年所遺不疑。初武穆為秦檜所誣。且置之死。檜令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溫熙中。事既昭雪。其子霖以爲請。孝宗還之。此札固在其數中者也。嗚呼。君臣之際難矣。方天下多故。高宗之於武穆。倚藉之如此。使其不死。中原豈有淪沒。王室豈至於偏安乎。惟高宗無復有志於中原。故奸檜之計行。而武穆死矣。然則武穆之死。天實爲之。吾於其君何尤焉。

跋減命露布

嗚呼。靖康之變。中國之禍極矣。宋金之讐。所謂不共戴天者也。而南渡君臣。乃至於忍恥以事讐。何哉。孽之罪。於是上通於天。而當時仁人義士。所爲不共切齒而深悲也。端平初元。上距靖康且百餘年。開邊之議。訖無所成。而金人至是。亦再南遷。國已不能爲。蔡城之滅。豈天實爲之乎。然而名則爲復讐。故其露布之文。理順而辭烈。使昔時仁人義士。及見之。庶足少紓其悲矣。抑亦孰知唇亡齒寒。古有明鑒。金雖滅而未隨之。爲尤可悲也。露布爲忠。胡程君萬所寫。君時在制置孟公幕下。以任大不顯。史故軼其名。而時異事殊。其文今亦無能道之者。其會孫椿。獨拳拳思有以表章之。此其爲志。不又可悲也夫。

跋西臺慟哭記

文信公忠義之盛。近世罕比。其英聲烈節。雖使互萬世不朽可也。謝翺先生。公門下士也。國既亡而公亦死。傷悼激烈之情。每托於文辭。以自見。於是西臺慟哭記作焉。太史公曰。砥行立名者。非附青囊之士。惡能施於後世。豈先生之謂乎。吾友張君丁雅好古道。取先生所爲記。訂其歲月。演其旨意。而使之傳。其用心甚厚。又豈太史公所謂附驥尾而行益顯者邪。嗚呼。是其可傳也已。

書宋氏世譜後

古之論譜牒者。不以世胄之貴爲足尚。而以世德之美爲可徵。是故庭列鼎彝。筭襲組紱。非不烜赫榮耀。

於當世。而詩書之澤。有衍無替。則固世祚由之以綿延。令聞所爲長世者也。有若宋氏。在吾義身。自周廣順。歷宋三百餘年。以迄於今。凡十有二世。而世以儒爲業。於是景濂有作用。以文章家負重名海內。由布衣官太史。爲時鉅工。累世載德。愈久而益振。豈非昌黎韓子所謂世稱德門者乎。維昔金華黃氏。世畜令德。實生太史公庭。堅。今宋氏亦以積累之久。而景濂出焉。名賢之生。俱非偶然者歟。黃氏自金華徙分寧。而庭堅生。宋氏由義烏遷金華。而景濂出。又何其迹之相類歟。然庭堅自謂七世而上。失其譜。而宋氏所道。則已上及於十有二世。又推而上之。復十有四世可考也。此尤可見夫水木之本原。所從來遠矣。後之來者。尚圖有以繼承而益衍其傳哉。太常胡公。爲宋氏撰世譜。登載甚悉。禮讀而有感焉。故竊志之於篇末。

書代祀馬援頌後

初王君廉使安南。奉上旨。就廣白金若干兩。具牲牢。代祀馬援於橫州之鳥蠻灘。至則觀其廟貌。頌壤。因斥餘金。俾有司繕修之。功畢始筆事。蓋以遼事爲之也。廉還。白於廷臣。或謂非上本旨。格不敢開。迺洪武四年二月十三日丁卯。上御大本堂。太史韓國公及禮部。太常。翰林諸臣。咸在焉。廉因奏對之頃。具言修援廟事。上曰。援當時殺戮蠻蠻過當。故蠻俗今猶不共其祀耳。爲之修廟。良是也。於是廷臣乃建之。謂廉善爲使云。

跋重屏圖

右重屏圖。不知畫者爲誰。余按宜和畫譜。周文矩。王齊翰。皆金陵人。皆善畫人物。仕南唐。皆爲翰林待詔。而皆嘗作重屏圖。傳於世。此卷筆法精妙。非名手不能及此。况絹素亦數百年物。意其或出於二人者所。友人徐叔讓。近於金陵市中購得之。以示孫君子林。子林於今以善畫聞。謂爲趙千里畫。其所鑒定。當可信。非余所能知也。

跋顏真卿詩

按宜和書譜。御府所收顏魯公正書六卷。其一曰顏允南母商氏贈誥。即此卷也。其謂殷爲商者。避宣祖廟諱耳。又按宋會要。紹興五年。魯公遠孫邵。卓等。齎魯公所自書誥身投進。然則魯公自書顏氏誥。傳於世者。固不止此一卷。書誥特據御府所有者言之也。禮部黃公。購得此卷。什藏惟謹。是誠可寶哉。

跋趙魏公帖

歐陽文忠公跋王右軍法帖。謂法帖者。其事皆弔哀候病。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敷衍而已。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故後世得之以爲奇玩。而想見其人也。趙魏公此帖。蓋得右軍遺意。識者尙以文忠之言求之。

跋黃庭經

王忠文公集 卷十三

黃庭經刻本出於秦州者，傷於骨勝，出越州者，病於肉多。此本乃北方古刻，肥瘦適均，而神意俱全，信為佳本。海內絕無而僅有者也。

跋東方朔贊

右軍小楷書，留傳今世者，僅有東方朔畫贊及樂毅論、曹娥碑、黃庭經數種。然歷代摹刻失真，佳本絕少。今觀此本，意韻俱勝，世所不可多得者矣。

跋宋戴二君詩

古詩二十首，前十首戴君叔能以寄宋君景濂，後十首則景濂以答叔能者也。嗟乎！詩道之廢久矣。十年以來，學者士大夫，往往誦於世故之艱難，溺於俗尚之鄙陋，其見諸詩，大抵感傷之言，委靡而氣索，放肆之言，荒疏而志乖。爾雅之音，遂無復作矣。二君素以古道相尚，是詩之倡，蓋做於蘇、李，嘗猶律呂之相宣，規矩之互用。然其為言，或務簡善，而其思遠以切，或尚宏衍，而其情婉以周。鮑、謝之微旨，殆各有之。至其託物連類，撫事興懷，則又俱有陳子昂、朱元晦與歐之遺音焉。嗟乎！詩道之廢久矣。吾讀二君之作，於是有慨夫古詩之緒未終絕也。孔子曰：詩可以觀。讀乎其詩，則其所可觀者，可得而見矣。

跋五元精經

五元元精經，金華宋君景濂所撰。宋君博極羣書，以文章名今世。於吾聖賢之學，既造其至，而二氏之道，復兼通焉。其用老氏法製為此經，語韻似黃庭，辭采似真誥，而玄要眇指，皆本於道德經。過此以往，則非予所能知矣。予讀而愛之，故為繕書一通，以遺茅山宗師王公云。

跋趙魏公千字文

趙魏公書法之妙，冠絕當代。早歲務模倣古人，用意極精，至晚歲則融會變化，自為一家矣。此本千文，乃其中年所書，故猶用智永筆法，而未盡變。臨學之家，尚實用之。

書鄭子美文集後

鄭子美先生所為文，予十年前嘗得其漢、唐諸論，頗病其辭不皆精純，而其體制往往或戾於法度，心未之好也。今年秋復獲其師山集靜讀之，觀其操持論務辨道理，談名義蓋汲汲焉以扶植世教自見。心歎服之。於是乃愧向之知先生之不能深也。雖然，以文求先生，非知先生者，欲論先生者，當自其平生大節而觀之。初先生隱居於鄉，教人接物一體於風義。至正中宰臣以名聞，詔拜翰林待制，兼有上尊名幣之賜。先生疾當世方奔競成習，將有以抑之，則抗疏控辭，其言曰：臣聞學之淺深，他人不能知，臣實自知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豈敢貪冒恩榮，以自欺其心。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不受。名與器，祖宗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賢者共之者。陛下不得私與人，臣不敢不辭。疏聞，朝廷不之強也。居無何，而干戈起，徽、城陷焉。城守者將要致之，使為用。先生厲色拒之曰：吾豈事二姓者耶。因被拘囚。

郡中誦辱者久而忠不少變，親戚朋友攜具餉之，則從容為之盡。且告以必死狀，其妻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先生謂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乎。明日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卒。嗚呼！先生於出處死生之際，其大節表表如此，則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豈足以盡先生乎。况求之以文者，不觀其所以自見，而徒徇夫言辭之末，其尤淺知先生矣。唐司空表聖、韓致元所為辭章，凡近纖靡，無足多者，而其處進退存亡，能不失其正節義所在，君子蓋深許之。其所為不朽者，固在彼而不在此也。余懼夫人讀先生之文者，如予向者之所病，故竊志之以為告。世有知言者，其必謂予能知人也哉。先生名玉，字子美，徽州人。

書胡立山先生詩稿後

詩之為用，其託物連類，足以寓人不能宣之意，其引義止禮，足以感人不可遏之情。故自三百篇以後，歷世能言之士，比比有作，各自成家，而又不可磨者矣。廬陵胡山立先生，善為詩，其詩於五言尤工，其意之所寓，皆人言所不能宣者，而言之能曲盡其情狀，至其感人之情，或懲或勸，有不可遏者，油然而生，莫知其所以然者焉。嗟乎！詩至於此，夫豈易及也哉。蓋先生仕異時，嘗致位光顯，長於政事，詩特其餘事耳。然即是論之，已可以自成其家，是其有不傳者歟。

書劉宗弼詩後

詩貴乎純，純則體正而意圓，體正故無偏駁之弊，意圓故有超詣之妙。詩之可貴者，其不出於此。哉。章貢劉君宗弼，善為詩，而其於遺詩尤工。蓋出入鮑、謝，而闢曹、劉之域矣。其體裁正，故偏駁之弊絕焉。其語意圓，故超詣之妙臻焉。是故謂之純矣。詩至於此，夫豈易能也哉。君以文學起家，以政事名世，詩特其緒餘耳。即其詩以求其人，是在世之知言者焉。

採芳辭題顧仲英綠波亭

有美人兮，玉山之下，窈窕修兮，樂道適以容與。采芳兮中洲，洲有杜若兮，有藥在渚。秋風兮春雨，樂以為房兮，杜若為戶。芳菲兮襲子，若獨立兮，夫誰處。我懷美人兮，欲往從之，水波深兮，使我延佇。玉山之下兮，有美一人，我之懷子兮，匪秋伊春。水波兮孔深，涉波以往兮，子宜我親。遺我兮芳蘭，報子兮綠蘋。嗟斯世兮，混濁非我與子兮，夫誰與倫。願歲晏兮為期，毋相忘兮水濱。

瞻雲辭

吾鄉友陳君克剛，奉其親之命，宦游於外，而思親之意，未嘗忘也。文昌汪公，題其軒之額曰瞻雲，予為之辭曰：瞻彼白雲兮，南山之陽，維親之居兮，雲之所藏。子之親思兮，曷其能忘。親雖莫將兮，雲則在望。朝夕引領兮，中心皇皇。白雲兮飛揚，子在遠兮，親在堂。親之命兮，子奉以行。嗟子離遠兮，其又何傷。願益勉兮，令德。

慰爾親兮樂康

招遊子辭

吾宗兄存誠甫名其齋曰遠遊昔者屈原放逐之餘眇觀宇宙欲制鍊形魂排風御氣浮遊八極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故遠遊之歌所為而作今存誠之有取於遠遊也豈猶原之志歟予因反其意為辭以招之庶幾其不驚於虛遠而為吾聖賢之歸然宋玉景差大小招務為譎怪之談荒淫夸豔之語今亦無取焉辭曰

遠遊離樂兮樂不可極只子兮來歸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方弱水舟輒覆溺只西方流沙車不可履只北方大漠絕人跡只南方炎荒路險以棘只顧瞻四方覺曠所適只遠遊離樂將焉止息只子兮來歸反吾故居只居爾之居復爾初只仁以為宅運且虛只以禮為門義為涂只大中為室至和為廚只入珍奇味道之腴只文章燦爛錦繡敷只盛德光華被厥軀只慈儉是寶謹蓄儲只御以矩矱乘怒與只子居其中樂有餘只瞻前無險後無虞只天君泰然靜以舒只聖賢與處天為徒只洞視八荒眇一區只坐閱千古猶斯須只子毋遠遊苦驅馳只子兮來歸反故居只

印譜題辭

太極既散人文肇興厥初字畫用代結繩維鳥跡科斗曲曲縱橫遐哉邈矣真觀其名迨乎篆籀繼作體制情狀參造化以成形或勸諸鐘鼎或刻諸印璽或簡冊是載或瓊瑤是登垂諸後世昭然如日星然而印璽之制始自秦斯蘇漢暨魏率世運代承方寸之廣新玉鍊金字奇而畫精龜螭其紐紫蓋其綬而尊卑等殺因之以明或用之公府或用之私家封泥署紙信施令行嗟物有不朽歷綿曠劫流傳世間雖土蝕石剝而質猶堅貞有若上方殿中長樂未央都尉可馬微侯列卿有若叔孫通公孫宏周昌章賢賈長衡青公私所用若此等類不可悉稱浦城楊君博學多能遐搜旁摭忘廢食以留情拓其文於紙朱青墨凝會萃而譜之歲輯月增古款異識畢分而類并譬如殘圭斷璧舉手可掬又如貯金而滿簾一開卷問古人之精神聚焉猶生襄陰王公鄱陽周公以序其說語意渾成金華王禕推演其義為續題辭如組笥之著銘博雅之士尚於斯有徵

望雲林辭

撫之金谿有崇山曰雲林焉三十六峯拔起天半而岡嶺分屬蜿蜒蟠繞綿亙數百里扶輿清淑之氣於是焉鍾吾嘗意其窮林遠谷之閒必有長往高蹈之士獨居之此其人且銷聲闔華隱約以自晦而其中之所負倘儻瑰璋人蓋有不可及者矣然莫得而知也至正中予謫為君玄同於鏡唐君故家金谿時方棄官廣東而還因得其人固知其中有所負倘儻瑰璋者矣而不能久相從也別去一紀乃始知君隱居雲林環土為室誅茅為廬於以究明性命之學邈然不與世接久矣嗚呼天下喪亂十年於茲易所謂

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當是之時衆猶登晉焉羣趨就饑蹈死地而奮不知止視夫長往高蹈而遊乎方之外者不啻神龍之游玄閒其可見而企之耶向吾所謂銷聲闔華隱約以自晦者蓋今於焉君有徵矣余也爰惠之餘欲遐舉遠引而不可得瞻望雲林於千里外殆不勝夫慨然之思思之不得見故辭而著之以致吾意他時倘獲從君游虛極靜篤之道願相與商確之辭曰

夫何雲林之崇崇兮鐘粹靈於下土峻峰嶺以崔嵬兮絕谷嵌其幽阻既辟窳以尋壑亦崎嶇兮陟岵杳冥冥兮儻以舒濛濛兮或為雨俱吟嘯兮慘其傷神桂樹團團兮聊以延佇匪伊人之離世兮執盤桓以茲處深山大澤兮龍蛇所居我懷伊人兮龍之如斂神施於淵壘兮泯靈化於太虛夫豈厭世以自流兮固與道以為徒靜吾守夫玄玄兮動吾遊乎物初何高風之矯矯兮曾念之不可即欲往仍之兮路遙遙其阻隔兮水孕珠兮媚川山韞玉兮輝石望雲林兮蕩蕩知德人兮隱迹逸千里兮增思使予懷兮悽惻倘乘風兮相從羨羽翰兮白日

衍漢請雨辭

按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大旱而請雨自季周以來正零禮廢凡早太常祝天地宗廟而縣邑之間亦禱社稷山川具有其法即古零禮也獨其請辭太簡故從而衍之辭曰

皇天維仁覆養下土靈播五穀以食養人惟人大命厥繫於食食有弗給人用隕絕今茲遠苗旱魃為虐嘉澤愆期害我稼穡皇天在上顧若不聞蚩蚩者叱匪神焉怙維神共工威靈於東布宜陽德肇毓庶彙維神蚩尤雄長南方赤燄炬赫物用暢茂維神后稷體配土德稼穡之事實主司之維神少昊載掌金行盛德所被萬物攸繁維神玄冥北土之長水性潤下物賴以成天維至仁惠愛均洽及下之恩神宜導之今茲告旱穡人嗟悼神其俯聽鑒我純精開陰閉陽幹運玄化雨幸大澍無弗霑丐五穀成實歲登有年酒醴孔馨牲饗載膺土龍既取色繪在篚稽顙以請我辭豈繁辭絲情宜維神鑒之

補漢攻社辭

大水鳴鼓而攻社周制也漢成帝五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朱繹以祭社擊鼓攻之攻之宜有辭而史軼其錄編補之焉辭曰

天地二氣陰陽並行陽尊陰卑陽順陰逆以卑凌尊以逆犯順厥成沴氣鬱遏弗舒乃為沴水用作民害包原冒隰深泊廬舍六畜流亡五穀闕絕貴賤失職墮所底止民生之害孰甚於茲維社有神民所依怙致茲沴害實則有歸朱繹以祭伐鼓連鑿匪神是責維義是攻維神之職實司太陰尚守是節勿犯勿凌刻剝時蠲退避陽精俾二氣以和稔沴弗行雨暘時若年穀順成民藉庇休以安厥生我言是欽則維神有靈

述漢祝辭

漢西京書以八月被於霜上及東都又以三月上巳官民皆潔於東流水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疾為大潔是祓禊之事漢所尚也然考周禮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蠶浴釋者謂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蠶浴以香薰草藥沐浴之則固不特漢制為然已夫祓亦祓屬當有祝辭雖傳記無傳不可以無述乃為述之辭曰

青陽顯序和氣畢達羣情豐茂萬物昭蘇有生之倫莫不與悅振作鼓舞迺續禎祺昔在成周禮有除祓蠶浴滌蕩福社用承維茲季春仍履令節敬襲往制祓事式修洗濯宿垢祛除積疾俾躬大潔不冒至和咸被靈休均沐玄化自今伊始迄於艾耆樂且無殃永保貞吉

晉漢儺辭

周禮時儺四時皆作以索室敲疫惟季冬大儺釋者曰大儺所以扶陽抑陰又曰逐衰而迎新也漢儀季冬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儺子皆赤幘皂製執大毬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穴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陸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儺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儺子和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儺儺呼周徧前後省二過持火炬送疫出端門門外騎傳炬出宮司馬關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藥雜水中其倡和之辭意者或有闕略據舊文而加葺焉

惟皇建極以正萬邦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如日麗天赫赫大明孰為沴墮敢干其光千門萬戶惟皇之宮百神呵衛萬靈翊翼隕祉山積儲慶雲蒸正氣沖斥蓬勃浩穰豈容伏陰潛損太陽汝等惡鬼為類實衆搖舌煽毒鼓手肆殃播為疫疠裁及善良蓄奸竊保孕妖苟容幽房隙室匿影隱縱皆陰之屬不圖退藏曾是蛇虺仰窺神龍維歲之臘陰隱告窮新陽肇生萬物咸昌凡汝陰類悉就消亡汝不急去曷容汝躬吾使勝宵食虎甲作食殞雄伯食魅伯奇食夢攬諸食咎委隨食觀錯斷食巨騰簡食不祥共食蠱毒窮奇騰根共食磔死祖明強梁十有二神追捕惡凶以遏汝軀以拉汝吭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為糧桃弧既張葦戟甚剛天威咫尺汝膽有弗喪汝其亟去勿得留行

纂漢禱牙辭

周制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肆師為帝位禱於所征之地詩曰既禱既禱釋者謂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者乃黃帝及蚩尤也漢祀八神其三曰兵主祠蚩尤高祖為沛公徇沛祠黃帝祭蚩尤於庭而擊鼓即所謂禱也武帝時伐南粵為秦一錄旗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伐國後世禱牙之制其昉于此故為纂其辭辭曰

天生五材厥重於兵先王制兵匪為民毒以康不若以匡不義式遏亂略以綏靖民蠢茲蠻方構禍鼓釁

自作弗靖用速罪戾干國之紀刑茲無赦致天之討師則有名六師既飭爰方啓行肅將天威指茲伐國惟神聰明正直是與佑善助順敬承天道尚資神力佐我戎事殄滅兇惡俾就蕩平天兵所加勝氣先見庶底於理毋作神羞

李樹字辭

南昌李克正甫之令子名曰樹既冠朋友為制字曰孟敷克正甫謂其友王禕曰吾子幸冠宜受教於先生長者而僕忝交於執事盍有以教之余惟古者字必有辭所以演釋名義而示夫規戒之意者也考之字書樹者木之陰也陰而敷焉則其茂也廣矣君子之為德也亦然舉既殖矣措諸事業不猶其陰之敷歟用即此義辭而告之嗟乎小子樹其尚因余言而重自勉哉辭曰

君子為學本乎心身親身以禮宅心以仁內外交修厥德乃尊擴而充之厥蘊用施事業之廣見於云為利澤及人孫德之推如彼木矣植根既深培之灌之挺乎森森迺為林樹有鬱其陰陰之廣矣厥敷以周其覆十畝其庇千牛行者過矣以息以休維爾小子方茂爾年尚勗爾學以希聖賢以用於世斯德之全爾名維樹爾字維敷爾字思義爰展爰舒毋退爾躬毋局爾軀期底於成復昌厥家我爾執友發言匪夸爾服我言維爾之嘉

王忠文公集卷十四

述說苑并序

劉向採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說苑其所取者博矣取之既博故或有不當於理者南豐曾鞏氏蓋嘗病其為說不能盡造乎精微嗚呼理之精微自聖門高第弟子如子貢諸子猶不能以與聞而况於向乎然向號稱博極羣書其辭實雅閱偉託物連類善於馳騁務極其辯乃止秦漢以後言文章者莫先焉予讀其書而好之因摘其有淺薄不中義理者用其本事而易其為說務在平易正大以求不畔於道雖未必能為精微之歸庶乎約之於義理之正辭之工拙不復計矣哀而錄之得四十三首曰述說苑王禕序

武王將伐紂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為天子周為諸侯以諸侯伐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下周信諸侯則無勝之之道矣何可攻乎然臣聞之攻禮者為賊攻義者為殘失其民則為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名伐天子乎又召太公亦以問周公者問之太公對曰殷為無道誠可伐已臣獨以為不可伐也夫殷雖無道君也周則有道矣臣也君臣之道天地之經也昔我文考非不知殷之可伐也天下三分有其二矣然猶服事於殷者君臣之義不敢以廢故其至德人無得而稱也臣故以為

殷不可伐也。雖然，非惟不可伐，以臣計之，有不必伐也。殷紂之惡，至是極矣。皇天震怒，下民怨苦，亡無日矣。天下諸侯，已莫不悉歸我有周。周之王業，業已成矣。殷之存亡，於周其曷有損益也。使殷而亡，周固王已。殷而存也，周有不王者乎。周之王不王，不係乎殷之存不存也。與其伐而亡之，孰若不加之伐，待其自亡也。且我周之興，自太王肇基王迹，至於今茲，亦既多歷年所矣。我文考德足以配天，功足以有天下。天蓋命之伐殷，其置不取，反服事之者，豈其逆天命哉。固將待其自亡耳。待其自亡而取之，即所以順天命也。君臣之義全，天地之經定，萬世之下，不得而議之矣。此文考之心也。今王以文考之心為心，少遲之以歲月，以待其自亡，此萬全之計，萬世之義也。臣故曰：殷不可伐，亦不必伐也。武王不從，舉師伐殷，伯夷、叔齊二子者，聞之，扣馬諫曰：父死不葬，愛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太公因言於武王曰：王不臣言之從，姑少待之。此二子所為有辭也。臣恐天下之有辭者，不特二子也。

成王封伯禽於魯，召而告之曰：爾知君人之道乎。夫君臣之道，上法於天，下取於人而已。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生生不窮，仁之道也。四時不易，八風不忒，而歲序順成，義之道也。三辰交運，萬彙錯陳，因其自然之節，而禮生焉。二氣動蕩，兩儀翕張，因其自然之和，而樂興焉。雷霆以震其武，雪霜以宜其威，刑罰又因之而制焉。仁義禮樂，立國之本也。刑罰為國之具也。何莫不取法於天也。是故仁義禮樂行，而民知化矣。刑罰行，而民知治矣。夫民之情，不難知也。其所好焉者，吾從而好之；則凡其所好者，吾皆得以好之也。其所惡焉者，吾從而惡之；則凡其所惡者，吾皆從而惡之也。好惡同乎民，而天下之情通，天下之志定矣。仁義禮樂行乎其間，而刑罰可廢矣。是之謂大中至正之道。於是乎天人交應，上下協和，皇極既建，而當害不生，禍亂不作，治化大治，國以永寧，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管仲對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臣所謂天，非蒼蒼莽莽之天也。亦曰天之道而已。元化細繇，萬物資始，天之道也。賦於生人，厥為秉彝，天之道也。生生之仁，享壽履露，天之道也。至虛至元，衆理攸宗，天之道也。神妙不測，斡制化育，天之道也。運動周流，一息無間，天之道也。景緯候序，靡或差舛，天之道也。風雨霜露，恩以困之，天之道也。雷厲雪霜，威以肅之，天之道也。天之為道，一乎至誠。誠故不忒，至誠之外，無他道也。夫為人君者，亦豈有他道哉。誠而已矣。合天之道，是謂明誠。誠之之久，與天為一，乃純乎天矣。人君不能誠，未有能合天者也。是故號令政刑，乖繆舛錯，不誠故也。始勤終怠，厥德以墮，不誠故也。不誠則逆天，誠故合天也。逆天則亡，合天則昌。由是言之，所貴乎賢君者，不以其知天為貴乎。故曰：臣之所謂天，非蒼蒼莽莽之天也。天之道也。

宋桓公之太子曰茲父，後妻子曰目夷。桓公愛目夷，茲父為公之愛也。請於公曰：願立目夷。臣為之相，兄以佐之。公問其故，對曰：臣舅在衛，甚愛臣。臣若立，則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

因強以請，公許之。將立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為之，目夷逃矣。乃逃之衛。茲父從之。逃三年，孔父諫於桓公曰：先王之制，立子以嫡，均嫡以長，無嫡以庶，均庶以賢。是以國本立而亂原盡。今君之子茲父居嫡，又長且賢，其立無疑也。而乃以讓其弟，非義也。目夷本不當以立，然有君父之命，拒不受，亦非義也。昔伯夷、叔齊兄弟者，更相為讓，世皆高其義。臣獨非之，夫先王之制，天地之經也。其執得而違之，違之未有不階亂者也。伯夷、叔齊之讓，皆違越先王之制，徇名以傷義，非聖人之道，不足法。而君之二子實效焉。亂無日矣。君幸亟圖之。社稷之福也。桓公曰：諾。屬有疾，使人召茲父曰：而不歸，是使我以憂死也。而安忍此耶。茲父乃反，復立為太子。桓公薨，太子嗣位。是為襄公。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乏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己者，遠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而諫之。其耦曰：子不愛死乎。己曰：夫為人君者，不皆堯舜，不能無過失也。君有過失，危亡之道也。視其君陷於危亡而不恤，仁人不為也。故諫者，將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非為身故也。愛一己之死，而不為一國之謀，忠臣不為也。且吾聞諫之道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隱諫，五曰諷諫。今王懷諫甚，苟用正、降、忠、隱以諫之，則死也必矣。吾將從諷諫。王其或聽之乎。委其畊入見莊王，莊王方立鐘鼓之閒，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欄雜，右朝服，見諸御己入，呼之曰：諸御己來，汝將諫吾層臺乎。諸御己拜且言曰：臣何敢諫層臺也。王築層臺，將以為樂也。彼沮臺役，是不欲王之樂也。人臣而不欲其君之樂，獨何心哉。彼七十二人之諫王，其罪固宜死也。雖然，其罪不可赦，其忠則可矜。彼其盡諫以取死，豈為身謀哉。為王計也。臣聞桀殺關龍逢而夏亡，紂殺王子比干而殷亡，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駒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蔡不用子猛而齊并之，秦不用蹇叔之言而國以危。此三天子五諸侯者，皆以不納諫故致此。而堯舜禹湯之盛，惟恐乎人之不諫也。今王以堯舜禹湯為賢耶，抑以彼三天子五諸侯為賢也。臣誠愛王，願于擇其賢者效之耳。臣何敢諫層臺耶。言已則趨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己子返矣。吾將用子之諫矣。先日諫寡人者，其說也不足動寡人之心，又危以加諸寡人，故皆至於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以危加於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以為兄弟，且命能層臺。

楚平王使鬻熊揚太子建，揚以告建而縱之。建奔宋，王怒，使城父執鬻熊以至於黃。黃之曰：言出於予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臣聞之，人之大倫五，而其尤重者二：父子也，君臣也。父子之道主乎恩，君臣之道主乎義。父不慈，子不得以致其孝；臣不忠，君不得以致其愛。夫古者國君有子，選師置傅，教以義方，動合軌物，使無過惡。雖有過失，弗彰聞也。今建之為太子，未聞其有過失也。設使有之，是王教之弗以道也。王不以自咎而忍殺之，太子之死也何辜。傷父子之恩，莫此為忍矣。且太子，儲君也。昔者王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受命以來，罔敢失墜。每以事王者事太子，君臣之義，臣不佞，不敢廢也。臣以弑君罪無所

事建如事余。臣受命以來，罔敢失墜。每以事王者事太子，君臣之義，臣不佞，不敢廢也。臣以弑君罪無所

容。而王乃使臣殺太子。是教臣無君也。臣實不忍殺太子。臣以為弑君之罪大。違王之命其罪小。故以告太子。縱之奔。蓋上以全王父子之恩。下以全臣君臣之義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既違命。召又不來。罪益重矣。逃無往。其敢不來。王悔而赦之。

晉平公築鹿祁之宮。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也。師曠對曰。石不能言。石而能言。妖也。臣聞之。妖由人興。是故人君不務修德。荒淫無度。奢修無厭。刑罰無章。賦斂無藝。天怒人怨。事變乖錯。反其經常。於是乎沴氣橫流。陰邪舛逆。而妖興矣。則有非動之物而能動。非言之物而能言矣。今君享國日久。志氣怠荒。赫狄外陵。諸侯內叛。皆莫之省。文襄厲。悼之業。日以衰廢。乃惟宮室臺榭。是崇是修。國用空竭。民力屈盡。天怒於上。而君不懼。民怨於下。而君不恤。天人違背。陰陽乖錯。故妖由以興。而石以非言之物而能言也。石豈能言哉。有神憑焉。不然。民聽之濫也。是皆陰邪沴氣所由致也。平公曰。敢問弭妖有道乎。師曠對曰。有人君責躬修德。弭妖之道也。臣聞天垂妖象。地見妖符。所以譴告人君。使之因變而驚懼。反身以圖政。各以其政變之。則消除之道也。今君宮室過侈。故土石之妖興焉。君誠反躬自責。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興舉廢墜。賑贖孤寡。則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夫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和氣不臻。福祥不至者。未之有也。妖云乎哉。平公曰。善。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於是王壽夢卒。謁以季札之賢也。讓之位。季札不肯當。謁乃為約曰。季札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願吾早死。國及季札也。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當季子。而季子出使不在國。庶兄僚乃自立。為吳王。季子既還。復事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之志。則國當歸之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國當吾有。僚何為者。乃使刺僚殺之。請季子為之君。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子共篡也。爾殺吾兄。吾今殺汝。是則骨肉相賊。殺無已時也。乃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而吳以終亂焉。君子曰。季子非賢者也。廢其父兄之志。不孝。當取而不取。不義。舍賊不討。不勇。徇名以生亂。不智。不孝不義。不勇不智。其亦悖乎。聖人之道矣。謂之賢得乎。夫聖人之所為道者。中也。行而宜之之謂中。非執一之謂也。季子之於道。蓋執一而已矣。且季子誠不欲國也。當王謁之卒。使光立焉。亂原空矣。光不立。則夷昧之後。己立焉。以成先君之志。可也。謂己不當立。則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亦非歟。兄死弟及。已成先君之志。以有國。不可謂非義也。僚以庶孽。非所當立。札縱不欲國。不可置不問也。札置不問。又從而服事焉。光之所為。皆爭端也。僚立而光殺之。則光者。弑君之賊也。烏有弑君之賊。舍之不討者乎。夫深己取廉。徇一己之名。不顧國家之大計。匹夫之節也。且先君所為。欲國及札者。說以興宗國也。札不受國。一己之名。則有矣。查亦思國家之亂。由是以生也。札既不能興宗國。反從而階亂焉。惡取其為節也。是故廢父兄之志。不可謂孝也。當取而不取。不可謂義也。舍弑君之賊不討。不可謂勇也。徇名以生亂。不可謂智也。季子之不得為賢審矣。謂季子為賢者。知執一之中。

不知聖人之道。所以為中者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飽。出而見陸。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諫而死。公曰。噫。寡人之無德也。何其甚焉。晏子對曰。臣以為君不知己之無德也。君誠自知為無德也。是可以言有德矣。夫奢儉。德之分也。奢之為凶。德由之則身敗而國亡。儉之為吉。德由之則身安而國昌。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五帝之盛者。莫如堯。堯之自奉者。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土階三尺而已。三王之盛。莫如禹。而禹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帝王之尚儉也如此。身先乎天下。惠及乎四海。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萬世也。若夫亡國之君。則無如桀。紂矣。桀為傾宮。以逸豫蔑厥德。紂為鹿臺。糟邱。酒池。肉林。宮牆。文畫。雕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珠。婦女。倡優。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財用愈竭。故皆身死國亡。為天下戮。夫帝王以儉為尚。其後猶流而奢。苟奢以為尚。其流莫知所底止矣。夫奢安可窮哉。今吾齊。諸侯之國也。而君之自奉。天子所不如。君之惠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飽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君之奢侈。去桀。紂無幾矣。人皆知君之無德也。臣亦固知君之無德也。而未敢以言。恐君或自以為有德。則臣言無自而入也。今君乃自以為無德。臣於是知君可與為有德也。故臣願有請於君。夫人君之所為好奢者。自樂之心勝也。樂者。人心之所同。百姓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也。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百姓莫不蒙君之德也。且臣所謂推其樂與百姓同之者。非謂以倉庫府庫之所儲。家給而戶頽之也。君能儉則費用節。費用節則財賦足。財賦足則稅斂可薄矣。夫百姓之所為苦者。稅斂之重也。稅斂薄矣。百姓未有不樂焉者也。夫樂不同乎百姓。德不同乎一國者。桀。紂之所以亡也。君如察臣嬰之言。躬儉以自厲。節費用。薄稅斂。推君之盛德。布公之於天下。使其樂與百姓同之。則堯。禹可為也。一殫奚足恤哉。墨子聞之。以告禽滑釐曰。齊景公喜奢而忘儉。亂亡可待也。幸有晏子以儉諫之。然猶幾不能勝。齊之易亡。為存。易亂為治者。晏子之功也。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閔邱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為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閔邱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而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為少。故又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而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咎乎。閔邱先生對曰。大王社稷主。率師徒以出游。臣王民也。故奔走以勞王。臣之所為勞大王者。非以私故也。大王奈何私以待臣耶。且大王賜臣田不租。是欲以富之也。賜臣無徭役。是欲以安之也。富且安。夫人之所同欲。豈臣願不欲之耶。臣誠不敢以私累己。并累大王也。臣聞之。王者無私。是故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體合天地。明配日月。故其於民也。覆載照臨之恩。弗敢有偏也。偏則為私矣。是故力可以富萬民。而不得以富獨夫。智足以安天下。而不能以安一戶。不敢以私故也。今齊地方千里。千里之民。孰非王之所當恤者。豈得徒以臣等勞王。

之故。私以富安之也。且臣聞之。王者之欲其民富安也。莫先於行仁政。仁政者何。省刑罰。薄稅斂而已。稅斂薄則國無妄費。無妄費則財用有餘。而民家給人足矣。刑罰省則國無濫刑。無濫刑則政理不乖。而民歸德焉。熙熙焉。無不得其所矣。田未嘗不租也。徭役未嘗或竭也。而其民固已既富且安矣。幸士之濱。莫非王臣。大王盍即今者恤臣之心。擴而充之。使凡為王民者。咸得以富且安矣。苟能充之。豈特為王民者得以富且安。四海雖廣。其保之也。何難之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此之謂矣。今王之愛臣。誠甚矣。而所以愛臣者。則固非臣之所敢當也。雖然。臣竊以王之甚愛臣。不如臣之有愛於王也。何也。王之愛臣者。以私而臣之愛王者。以公也。齊宣王曰。善。請先生以為相。

越使諸發。執梅一枝。還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願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為二。三子。慙之。出謂諸發曰。先王之制禮也。託之以儀物。所以昭秩序。辨等級。宣節文。敦好愛也。是故列國諸侯。有交聘之禮焉。玉帛以將之。辭命以通之。忠信以本之。使价以行之。儀物必其適也。情文必其稱也。講好而修睦。崇德而明義。道途往來。弗敢壅也。歲時展修。弗敢渝也。是故相接者。無非粲然之文也。相與者。無非驩然之恩也。於是乎疆場以安。社稷用寧。大小強弱。弗相陵也。尊卑上下。弗相悖也。施及子孫。世世修好。毋敢違。蔑或相害也。此先王之禮。有本有文。所為貴也。今吾子奉其君之命。跋涉千里。辱臨敝邑。曰。以修聘也。然而玉帛。曾弗之將。言語辭命。曾弗之修。所以為寡君遺者。梅一枝也。其無以薄先王之禮。而廢列國之典乎。寡人懼夫禮之衰。而情之矯。為好或不能以久也。不敢聞命。請辭。諸發對曰。越亦先王之所封也。先君之受封。不得在冀。竟之州。中國文明之地。而乃處海陲之際。屏外蕃。以為居。蠻蜃蛟龍。雜然以同處。華夏之教。文物禮樂之盛。不能以素習也。荒陬僻壤。土貢薄瘠。不能以備物也。然竊聞之。禮者。誠敬其本也。儀文其末也。敦其本。略其末。而情以親。誼以篤者。有之矣。未有修其末。棄其本。為好能久長者也。淵溪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可羞於王公。可薦於鬼神。豈求其儀文哉。誠敬以本之也。寡君慕大國之義。為日久矣。以大國之軫念敝邑也。用遣下臣。修問起居。以為譬諸草木。臭味之有同。故奉梅一枝。以為獻。曰。大國之君。庶其鑒于誠敬矣乎。君若顧惠諸侯。綏之以德。而惟誠敬之為重。固將徼福於敝邑。苟徒貴其儀文之備。則寡君之獲戾也甚焉。梁王聞之曰。是不亦善於辭令者乎。披衣出。以見諸發。厚禮而答之。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哉。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蹇重對曰。夫豫讓。惡足言也。臣聞之。人臣之道有三焉。上焉者。以道事君。以德感君。務在格君心之非。使君之過弗形焉。君之道德。日以隆盛。己則何功之有。周公之於成王是也。次焉者。君有過。乃諫。犯顏忤旨。不顧必力爭之。而納君於無過之地。乃止。君有改過之美。臣有盡忠之名。管仲之於桓公。晏子之於景公是也。其下焉者。君有過而不能諫。諫不行。言不聽。而不能去。坐視其君敗國亡。無可奈何。而身死焉。身

雖死忠。其於國家之敗亡。奚補。若豫讓之於智伯是已。是故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君今思得豫讓以為臣。豈亦思豫讓之君。果何如君哉。夫豫讓。惡足言也。君失言矣。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釀而不讓。

續志林并序

古稱文章家。自漢唐而下。莫盛於宋。東都歐陽修氏。曾鞏氏。王安石氏。並時迭起。而蘇軾氏。於其間為尤傑然者也。蘇氏之文。長於持論。縱橫開闢。上下變化。無不如其意之所欲言。雖其理不能皆純。而其才氣之浩博。固將躍漢唐而上之矣。余讀其書。愛其志林諸篇。議論超卓。而文章馳騁。殊可喜。中心慕之。因竊其餘論。續為十八篇。陳俚樂於金聲玉振之餘。則瓦缶於夏鼎商敦之末。亦見其不知量已。然而願學之意。則庶乎君子有取焉。王禕序。今續八。

周穆王時。徐偃王為國。除去刑爭末事。君國子民。待四方者。務出於仁義。而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資祭於徐焉。或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六國。盡服矣。王不伐徐。必事徐。楚遂與師伐徐。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此也。君子曰。仁義天下之本也。自古有天下者。由之以興矣。未有由之而亡者也。謂行仁義而亡者。知假仁義之名。而不知所以為仁義者也。徐偃王之謂也。夫徐處淮之南北。而得乎地之中。其為中國患久矣。先乎穆王。當成王時。即已肆其強暴。書所謂淮夷。徐戎並興。東郊不闢。是也。後乎穆王。至宣王時。其馮陵為尤甚。詩所謂徐方釋騶。是也。當穆王時。天下晏安。而天子乃無意於天下。方乘八龍西游。與王母宴於瑤池之上。逸樂而忘反。於是偃王時得乘閒而起。用其籠絡駕馭之小智。煦煦以為仁。子子以為義。以譬諸東諸侯。而諸侯之爭。辯者。適無所質正。乃咸資祭於徐。偃王蓋自謂仁義之道。為止於是。而王業固可圖。而不知所以為仁義者。不在是也。故未幾為天子諸侯所不容。而國以遂敗。身以遂亡。而偃王。願謂吾好行仁義之道。以至此也。嗚呼。藉使偃王。誠知仁義之為道。而力行之。則民之附之者。心必堅。諸侯之從之者。名正而言順。湯武之業。可成也。其何敗亡之有。惟其不知所以為仁義。而徒假仁義之名。故不旋踵而敗亡。世之論者。因以謂湯武。以仁義興。偃王。以仁義亡。與亡雖殊。其為仁義一也。嗚呼。亦孰知仁義雖一。而行之有不同。偃王。假其名而行之。湯武。則真知之而行之。以無偽者也。與亡之效。固判然不同矣。湯武。偃王。奈何同年而語哉。春秋之時。宋襄公欲圖霸。亦徒假仁義以為名。與楚人為泓之戰。曰。吾文王之師也。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一戰而敗。國以幾亡。故宋襄公之仁義。即徐偃王之仁義也。一則假以謀王。而不成。一則假以圖霸。而不就。皆假其名。而不知用其實者也。或曰。齊桓。晉文。亦假仁義者也。而其霸業以成。何歟。曰。齊桓。晉文。之於仁義。善假之者也。假之而善。故其業以成。偃王。襄公。則慕仁義之名。而不善假。不善於假。其敗亡也。固宜。此又其得失之所由分也。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遷九鼎焉。而周復都鄴。至犬戎敗幽王。周以東遷於洛。蘇氏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君子曰。周之東遷。非過也。謂周自東遷而益衰。可也。謂國東遷而致衰。不可也。周居鄴。鄴在西。故謂洛為東都。自武王遷九鼎於洛。固已有意於經營。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於是乎卜洛以建邑。而郊邱社壇。宗廟市里。無不備。是固以洛邑為可都矣。謂洛邑形勢。不如西周之據崤函界蜀隴邪。則東有成皋。西有殽阻。背河向伊。洛其固有之守也。謂洛邑土地。不如西周為天下土腴邪。則左伊右瀍。沃衍可以富也。而况天下之中。實維洛邑。陰陽之所和。南北日晷。於是可取正。道里之所均。四方諸侯。於是而取則。是則洛邑曷嘗不可以為都也。以書考之。周公告成王。使居新邑。以為治。王因遂東。故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是成王嘗至洛邑事烝祭矣。以詩考之。宣王徵車馬。備器械。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還。車徒是宜。王又嘗至洛邑會諸侯矣。然則平王之遷洛。得非先生之遺意。而豈可謂其失計乎。藉使周因東遷而致衰。則日蹙國百里。已非一日。西彝交侵。有甚於戎伐。凡伯南征。不復。有甚於開鼎重輕。豈至平王以後而然耶。蓋周自厲王之亂。王室板蕩。不有宣王以中興之。吾見其不待東遷已無周矣。宣王之後。幽王失德。王室又大壞。使平王不遷。周其將不哀乎。使文武而東遷。周其有不與乎。是周之所以衰。因無令王以振興之。初不以遷故也。且堯都平陽。而舜遷蒲坂。禹又遷安邑。商自契至湯八遷。盤庚五遷。是唐虞夏商之都。罔有定止。蓋屢遷矣。奈之何獨以周之東遷為失計耶。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則都洛本可以致興。而所由致衰者。固在於不德也。周以後漢世祖都洛矣。而延祚二百。魏孝文又都洛矣。而太和稱治。有德而都洛。無有不興之理。此古今之所同然者。然則周有天下。傳主三十七。而平王以後。凡二十四。歷年八百六十有七。而東遷之後。猶五百二十八年。平王之東遷。其果失計乎哉。

漢高帝既定天下。謂羣臣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君子曰。知人善任。使此帝王之略也。夫以高帝之雄姿大度。而當其任使者。又皆天下之才。其取天下也。固宜矣。方其與項籍俱起。叛亡。逐秦鹿。蚌鹬相持者八年。高帝之命。懸於籍手數矣。而籍卒以敗亡者。籍專為暴。高帝務為寬大故也。高帝之入咸陽也。秋毫無所犯。籍至。火而屠之。暴與寬大。異趨如此。楚漢興亡。於是已決。況籍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而高帝則攬一時之英豪。而御之。如所謂三傑者。皆天下之才也。而用之各能當其才。及其成功。且曰。吾不如焉。是謂知人善任。使有帝王之略矣。其得天下。不亦宜乎。雖然。高帝固善知人。為可尚。抑所以任使之道。則未免持御御之術。以束縛馳驟之。蓋有無足多者。當韓信為治粟都尉。蕭何數言其奇。而高帝故不用。殆欲激之使亡爾。既亡而追得之。則信以為必死矣。反遽拜之。

為大將。使其以任遇太重。為過望。效死以酬。恩不復叛。而信遂為漢遇我厚也。此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鄴食其為漢謀。楚欲立六國後。高帝非不知六國後不可立也。而以問良。是特以嘗其心焉耳。蓋良始惟為韓報仇。又嘗說項梁。立韓諸公子。橫成君。成君為王。而已為韓司徒。而又及自喪中。去漢而歸韓。高帝恐良終為韓。不為漢。故因疑其謀。以善良。豈果不知六國後不當立哉。而子房固且力陳其難。以為不可。此又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蕭何與高帝同起事。膺專任。守關中。漢廷諸臣。功無與比。盛高帝恐其晚自驕。以取禍。故遣卒為衛。又繫之廷尉。以抑折之。使自謹守。以保令終。非誠疑何也。設誠疑之。則已以待韓。彭者待之矣。而何至自污以求免。此又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嗟乎。三子者。皆人傑。然役於高帝術中。而皆不知。而高帝既知三子之為人傑矣。乃徒以術御之。不復知有忠信之道焉。上以誠求下。下以誠事上。元且吾聞之。舜之於十二牧。武王之於十臣。其君臣之相與。無非忠信之道焉。上以誠求下。下以誠事上。元首股肱。視同一體。烏有所謂相持之術哉。嗚呼。此古帝王之所以為盛也。高帝非不得天下也。然其君臣之深如此。其不有愧於古帝王也夫。

高帝六年。叔孫通徵魯諸生起朝儀。魯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君子曰。兩生之所謂禮樂。非禮樂也。彼以為禮樂矣。而吾謂非禮樂。何哉。彼徒知其文。而非其本之謂也。記曰。禮者天地之別也。樂者天地之和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又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孔子之論。以為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孟子之論。先之以仁義。而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此禮樂之謂也。夫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聖賢之治身。即其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也。以其不可斯須廢者。而必俟乎百年。亦何其迂之甚也。是故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其可損益因革者。文也。故忠變為質。質變而文。繼文者不能保其不變也。夏變而商。商變而周。繼武者不能保其不變也。此皆文之謂也。至論其本。則古今一而已矣。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也。吾故曰。兩生之所謂禮樂。非禮樂也。禮樂之文。而非其本之謂也。自兩生創是說。而漢儒悉宗之。終漢之世。禮樂之說紛如。而其大概。則正朔也。服色也。辟雍也。井田也。封建也。雅樂也。是皆帝王經制之具。而掃滅於暴秦者。有王者作。固當修而明之。然漢之賢君。莫如孝文。漢興至是。已及百年。禮樂之興。維其時矣。而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則謙讓以為未遑。惟以德化民。故海內安寧。煙火萬里。成康以後。稱治者莫加焉。至武帝而改正朔矣。議明堂矣。至成帝議立辟雍未作。而王莽作之矣。至哀帝而詔定雅樂。罷淫聲矣。此三君者。其於致治何如也。自漢以來。千數百年之間。有為之君臣。於斯數者。未嘗不講明之。其說易通而易行者。正朔。服色也。言人人殊。而或行或不及行者。明堂。辟雍。雅樂也。其說難多。而終不可行者。封建。井田也。夫其可行者。因之。不可行者。革之。而皆足以為一代之治。則其為禮樂之文。而非其本也。明矣。禮樂之文。無與於治道也。明矣。蓋

高祖以馬上得天下而輕詩書。叔孫通、鄒陽也。因拔劍擊柱之事。將肅朝儀以止諛諂。乃進儒者可與守成之說。夫肅朝儀以綿最從事。其事至末也。而通以為儒者守成之事。兩生以為興禮樂之事。嗟乎。儒之為儒。禮樂之為禮樂。止是而已乎。至隋文中子講道河汾。謂其徒魏徵、房、杜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逢明主。必愧禮樂。及開江都之變。曰。道廢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其後唐太宗與房、杜論興禮樂。曰。禮壞樂崩。朕甚感之。有志不就。古人攸悲。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過追也。徵與房、杜皆慚悚而退。是數公者。可謂興王之良佐。而明於古今之治體矣。雖未嘗以改法立制自任。至論其輔佐之實。則房、杜之彌縫。魏之諫諍。皆人臣之所難。烏在其媿禮樂也。是故以征伐取天下者。莫如湯、武。湯造邦之初。詰其臣下曰。無從匪彝。無即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此禮也。彼徂之民。室家相慶。此樂也。武下車之初。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此禮也。大賁於四海。而萬姓悅服。此樂也。然則革命不崇朝。而禮樂行乎其間。亦烏乎待三十年之久乎。故吾以謂兩生之所謂百年。文中子之所謂三十年。皆徒論禮樂之文。而非達其本者也。嗟乎。兩生不足道也。文中子動以聖人自擬。而立論若是。幾何而不為叔孫通也哉。

光武遭漢中衰。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而乃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繼以明章。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自三代既亡。風俗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君子曰。國家風化之成。非一人之為。一日之積也。為之非一人。故行之也無弊。積之非一日。故守之也有素。此所以既成而益隆。愈久而不替者也。周之有天下也。始於文、武。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天下。繼以成、康。持盈守成。世篤忠厚。當其時。風俗之隆。比屋可封。蓋垂裕乎八百年之久。此豈一人之為。一日之積哉。成周之後。言風化之美者。無如東漢矣。然非光武躬行於其先。明章繼志於其後。皆敦尚經術。修明儒學以為務。則其效之所至。亦豈能底於盛極乎。是故自建武永平。以至於建初。永元。上而朝廷。下而鄉閭。莫不以名節相砥礪。而不肯一毫苟且以自詭。相師成風。翕然無間。此其俗習之美。雖其比隆於成周可也。及平元興以後。閹豎擅政。而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而漢已失其樞柄。綱紀大壞矣。然在位公卿大夫。有若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皆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戮力。用公義以扶其危。直道正言。分別其是非黑白。不少回撓。至於勢有不容。而纖羅鉤黨之獄起。而其執繩擊。其行彈厲。志雖不就。而其忠則有餘。天下之士。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如符融、郭泰、范滂、許都之流。咸立私論。以救其收。而其甚者。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而且以不得與其死以為恥。以故百餘年間。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而曾莫不以尊漢為辭。雖以曹操之奸雄。擅強大。說非望。乃至沒身不敢廢漢。以自立。豈不以名義有在。知所畏

避而自抑乎。嗚呼。尚論兩漢之習者。西漢必曰經術。東漢必曰名節。抑豈知經術者固名節之本。而名節之為效。其有係於國家天下為尤重如是。夫程子之言曰。後漢名節。成於風俗。非自得也。然一變之。則可以至道矣。司馬公之言曰。教化。國家之急務。風俗。天下之大事。惟明智之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效之遠也。至哉言乎。其政治之龜鑑乎。

曹操權勢日隆。董昭言。宜進爵加九錫。以彰殊勛。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請勞軍。因輒留。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或以病留。壽春。飲藥而卒。君子曰。篡逆之人。將欲奪人之國家。必擇正人賢士。人望所屬。而意與己忤者。從而中傷之。惟恐人之不成其志。而其惡之不遂也。曹操之殺荀文若。是已。夫文若飲藥而死。蓋自殺也。而謂操殺之。何哉。蓋文若雖自殺。而致其自殺者。操也。雖謂操殺之可也。嗚呼。君子不幸而處國家亂亡之際。而欲自立於其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爾。雖欲明哲保身。有不可得。若文若者。亦何其不幸也。且文若可不謂正人賢士者歟。當漢之亂。豪傑竝起。文若以為曹操者。庶幾可以圖大事。定國家。故從而佐之。凡其與操謀。所謂大順大略大德者。大抵皆匡朝寧國之事。豈嘗與謀篡漢哉。而不知曹操者。天下之奸雄。懷其鬼蜮之智。雖外示恭遜。而篡漢乃其本心。彼董昭逆知其本心者也。九錫之謀。有以中其心之所欲矣。文若雖賢而智不足。顧謂曹操秉忠貞而守退讓。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不亦有忤其心乎。知不足而節有餘。不殺其身不止矣。操見平時文若所與言。未嘗違其志。及圖九錫。而又忤其志。使文若而在。將己之志不得終成。其殺之也。固其所矣。是故文若死。操之惡遂成。明年而九錫加。及孫權稱臣。稱述天命。而操以為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操死。子不遂篡位。而且以舜禹自居矣。嗚呼。世豈有是等文王。舜禹也哉。朱溫將篡唐。欲以優人張廷範為太常卿。張樞持其事。樞等朝廷風望。溫以為小事。猶不已。從必不肯聽。已取天下。故肆其誅鋤。白馬之禍。樞等無遺類矣。曹操之篡漢。朱溫之篡唐。其惡一也。操之殺荀彧。溫之殺張樞。何其所為之相類耶。吾是以知篡逆之人。欲奪人之國家者。必擇正人賢士而中傷之。惟恐人之不成其志。而其惡之不得遂也。嗚呼。以操久蓄無君之心。加有大功於天下。其移漢祚。不啻如反掌。文若縱忤己。其力豈足以沮操。當是時。國之后戚。朝之忠良。殺戮略盡。留一文若。夫亦何害。而操曾不能少容焉。文若則死矣。而不知篡位之司馬懿。已儼其後而不察也。害能加於其所易制。而明不足以料其所難圖。烏在曹操之為智哉。懿既制魏國命。子師及昭。並秉重權。而昭子炎。遂以代魏。當其時。王浚以壽春欲討懿。而不克。文欽。母邱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欲以壽春誅昭。而不成。巨奸之跡。夫人將嚙之。然人知司馬氏專魏。而不知養其惡者。由操之不智也。故夫司馬氏於魏。猶曹氏之於漢而已耳。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未有不仁而得天下者也。又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有天下者。盍鑒觀之乎。

唐太宗有天下，貞觀之間，天下大治，外薄嶺海，戶門不閉，行不齋糧，米斗三錢，歲斷死獄僅二十有九，蠻夷君長，咸襲衣冠，帶刀宿衛，太宗歎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或曰：太宗烏在其為仁義也？太宗之為君，大抵仁不勝其武，義不勝其利者也。當其以英武之姿，而舉義師於弱冠之始，一戰而定東都，再戰而下河北，以至取江陵，舉黎陽，擄華盜，如振槁拉朽，其有天下，如運諸掌，視成湯之拯民似矣。而陽諱隋以為名，則何異晉文河陽之尊周，北擒頡利，西滅高昌，以及破吐谷渾，降薛延陀，衣冠其人，縣郡其地，視武王之通道似矣。而高麗之征，垂老而不厭，則不及齊桓召陵之伐楚，太宗之用武，果三王之義乎？囚至五覆，罪至三訊，視古人聽獄之辭，則審矣。而張蘊古之死，則未免於濫殺，除斷趾之法，去鞭背之刑，視古人肉刑之制，則輕矣。而李君羨之誅，則未免於淫刑。太宗之用刑，果三王之仁乎？蓋其好大喜功，志慕高遠，而學問之道，有未充，故其設施，制度綱紀，雖有足觀，而平生所為，類皆假仁義以濟其功利之私，烏在其為仁義也？君子曰：三代而下，賢聖之君，無如太宗矣。而顧猶不足焉。春秋責備之意，其毋乃已甚乎？夫論仁義之本，太宗雖若有愧，論仁義之功，太宗不可謂不盛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然則太宗雖未可以性之許之，而亦豈可以假之議之哉？不然，仁義之效大矣。太宗行之，何其易致而速成如是也。蓋仁義之於天下，如饑渴之於飲食，人情之所同欲也。其所以同欲，由人心之所同有也。況當天下大亂之餘，斯民新脫塗炭水火，綏之以仁，撫之以義，尤易為力。故其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至刑措，天下翕然而從化，如影響之從形聲，有不期然而然者。此其為效，易致而速成，曾不待乎必世百年之久，不謂之盛可乎？太宗之所以致是者，非其身之而孰致之乎？使太宗行之以無倦，雖至於由仁義行可也。而謂其徒行仁義可乎？而況謂其假仁義，不亦過乎？且自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文、武以後，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其治天下之效如此，然而猶以其所未至而責備之，不得與先王並。是則文、武之前，率五百餘年而遇一治世，文、武之後，千有餘年而猶未遇願治之君也。是不亦責人終無已乎？嗚呼！唐有天下，更十八君，垂三百年，其間蜀道、關、陝、奉天之幸，唐之幾亡者數矣。而天下終復為唐焉。是則太宗仁義之效，益不可誣，而行仁義之功，果毋負於太宗哉！

微之為臣，可謂各極其志，無愧乎君明臣良者矣。而微猶為是言，何哉？嗚呼！此正微之所為善諫者也。微之意，以謂君有道則臣得為良臣，君無道則臣必為忠臣。願陛下為有道，無為無道。苟為無道，則臣將必為忠臣矣。是殆欲繩其君，使不得為無道云爾。不然，則忠良雖異稱，要皆美名，而微亦何擇焉？蓋微非為其身謀，實為其君計，藉令其君以無道見醜於天下後世，而已獨以忠節聞，孰與君都顯號，臣荷美名，而臣主之善兩立也。抑微之為是言，蓋亦深知太宗之足以為有道矣。苟太宗果不足與為有道也，則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微其詎有貶哉？幸而太宗力致貞觀之治，而終為有道之君，雖微之所以諫之者非一端，安知非忠臣良臣之論有以啓之也。雖然，良臣未始不為忠，而忠臣未有不為良者也。微之此言，抑有所矯而言之，世有庸回之臣，韋脂塞默，惟以持祿固位為務者，將必坐視其君之昏愚暴戾，而無所匡救。因據微良臣之言以為解，卒致臣主有兩敗之禍。嗚呼！此又微之罪人也哉。

儒解

有用之謂儒，世之論者，類皆謂儒為無用，何也？曰：非論者之過也，彼所謂無用，誠無用者也。而吾所謂有用者，則非彼之所謂無用矣。夫周公、孔子，儒者也。周公之道，管用於天下矣。孔子雖不得其位，而其道即周公之道，天下之所用也。其為道也，自格物致知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內外無二致也。自本諸身，以至於徵諸庶民，考諸三王，本末皆一貫也。小之則云為於日用事物之間，大之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也。斯道也，周公、孔子之所為儒者也。周公、孔子遠矣，其遺言固載於六經，凡帝王經世之略，聖賢傳心之要，粲然具在。後世儒者之所取法也。不法周公、孔子，不足謂為儒。儒而法周公、孔子矣，其不可謂為有用乎？噫！斯吾之所謂儒也。其果世之所謂無用者乎？且世之所謂無用者，我知之矣。縫掖其衣，高視而闊步，其為業也，咕畢訓詁而已耳。綴緝辭章而已耳。問之天下國家之務，則曰：我儒者，非所習也。使之涉事而遇變，則曰：我儒者，非所能也。嗟乎！儒者之道，其果盡於訓詁辭章而已乎？此其為儒也，其為世所詆訾，而蒙迂闊之譏也。固宜謂之為無用，固誠無用矣。而又何怪焉？姑執潘君章甫儒之有用者也。自為右史，即以嘉言讜論，上簡主知，歷僉湖廣、浙東憲，所至赫赫有政譽，用是入中書為參議，遂拜江西按察使，大陪鈞軸，總憲度國家之任，莫重焉。而君則迭任之，此其為有用，夫人之所知也。抑余之所知，固大有於是者。周公、孔子之道，吾將望之。儒者之效，庶幾賴以暴白於天下。豈如今日所見而已乎？雖然，有用之用，難矣。而無用之用，亦不易也。若余者，蓋業於無用之用，流於迂闊，不能以自返者也。君盍有以教我乎哉？余嘗執筆繼君後，知之也深，故於其行，解儒以為贈。

書閩死事

嗚呼！元末天下亂，大都小邑，棄君叛父而賣降者，何其衆也。於是綱常變數矣。然其間以節義自見者，亦時時有焉。豈天衷民彝，固不可泯耶？歲戊申，國兵取閩，以步騎由杉關擣邵武，遂克建寧，以舟師由海道

破福州。遂取汀、劍。而興化、漳、泉皆望風納款。閩八州不兩月悉平。當是時。大小守吏亡慮數千百。而能死者僅得兩人焉。曰柏帖穆爾。曰迭理彌實。此兩人者。從習於仕宦。未必明乎聖賢道德之教。及其從容就義。雖古烈士夫何以加焉。故特采其事。著於篇。

柏帖穆爾者。字君壽。蒙古人也。歷仕素著廉能名。至正中。以選為福建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行省治福州。我師至城下。城將陷。引其妻妾五人上樓上。慷慨謂之曰。丈夫死國。婦人死夫。義也。今城不守。吾且死。若等能吾從乎。皆泣謝曰。無他志也。有死而已。即皆引繩自縊。死。有十歲女。度其不能自殺。呼詣佛龕前。給之曰。汝積積拜佛。可保爹娘無恙也。乃拜。挈米糲壓其背。糲米重。女即死。糲下。獨念宗嗣不可絕。而有男始三歲。命乳媪抱匿。傍近民居中。仍俾賣金銀自隨。謂之曰。萬一事不測。以此贖性命。或可全也。未幾。兵入城。乃引燈然屋四圍。有頃。火四面發。遂焚死。

迭理彌實者。字子初。回回人也。性剛狠。敏於吏事。事母有孝行。年四十猶不仕。曰。吾不忍舍吾母也。由宿衛用年。授行宣政院崇教三選。為漳州路達魯花赤。居官三年。民愛之。如父母。時陳有定據閩中。諸郡甲兵錢穀之政。用其私人。總制之。朝廷命官。皆不得有所與。王師比及境。總制者即以城納降。勢已不可為。仰天歎曰。吾不才。不致半致位三品。國恩厚矣。無可以報國恩者。惟有死耳。居無何。吏報新朝招諭使者至。禮當出城。從容語吏曰。爾第往。吾行出矣。乃被公服詣廳事。北面再拜。舉取印。斫其文。又取手版書曰。大元臣子。置案上。据其坐。以坐。即引佩刀刺喉。中斷喉以死。即死。手執刀按膝坐。儼然如生。時郡民相聚哭庭下。斂其屍葬城東門。

嗚呼。昔宋季李希守潭州。有元阿里海牙之師至。潭州陷。希舉室殺身自焚死。趙昀發守池州。伯顏軍南下。郡佐舉城降。卯發與其妻同縊死。死節之烈。近世罕與為比者。去今百年。人稱道之。歷歷如前日事。抑豈特百年間人稱道之不置。雖萬世不泯可也。嗚呼。以余觀此兩人。視希、卯發。何媿焉。

說舟

盡試觀於舟乎。舟楫之利。以濟不通。無大小均也。然而其大小之異器。則其所載者異量。而所施者異宜矣。今夫一切之梳。五尺之楫。揉版之為舫。揭竿之為舸。其浮也搖搖然。其游也枵枵然。其所載也。鈞石而已耳。其所施也。淺溪澗而已耳。若是者。謂之非舟焉。不可也。若夫豫章以爲舫。檣桶以爲艦。徂徠之松以爲櫓。新甫之柏以爲舵。其高十丈。其廣十筵。其行也山移。其止也雲立。吳之米。蜀之鹽。廣、閩、夷蠻之琛貨。萬斛之重。百產之夥。無不任載也。長河大江。重湖鉅海。危濤復浪之中。蛟龍龜鼉。天吳罔象之所出沒。順長風。逆洪漲。鼓而駕之。一息千里矣。是亦舟耳。與向之所云者。其母乃不同乎。故曰。舟無大小。皆可以濟不通也。然而有大小焉。則其為用不可同日語矣。嗟乎。人之才也亦然。才無大小。皆足以為用也。故其大者則用天下國家。而小者則為天下國家之用。夫其用天下國家也。猶舟之於吳米蜀鹽。廣、閩、蠻夷

之琛貨。無所不容。而濟乎長河大江。重湖鉅海者。其為天下國家之用者。猶舟之所容。僅鈞石。而行乎淺溪澗者。其所載也。異量。所施之異宜。將不猶大小之異器乎。丹陽滕君才宏。學博而器宏。尤工為文辭。受知於君相也久。乃自布衣入為起居注。居半歲。擢僉湖廣憲司事。越二年。上知其才之可以用於大也。遂拜為憲使。仍往治湖廣。蓋駭駭嚮任矣。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士大夫莫不以是期之。余與君有交承之誼。於其行。送之江之滸。因說舟以爲贈。

雜說二首

蜈蚣與雞不相類也。而其響最甚。雞見蜈蚣。必殄而噬之。人被蜈蚣螫者。塗以雞涎。痛隨愈。然雞死。蜈蚣輒入其腹。嚙之不置。蚊與鼈不同羣也。而其怨尤深。鼈被蚊咬。無不斃。而人欲辟蚊者。粉鼈甲骨燕之。蚊聞其臭。率皆避去。即不避。無能生存者。夫蠢蠢之物。有知而無識者也。蜈蚣見殄於雞。雞雖死矣。必復其響於既死。鼈見斃於蚊。蚊固生也。猶報其怨。使不能生。物性之烈。有如此。嗚呼。人有識矣。操害人之心。而不顧人之響。怨於己。亦何其不善自恕也哉。

蝟之為物。毛善刺人。能跳入虎耳。虎或噬之。蝟皮頑不能死。則穴虎腹以出。而其性惡。見鴿便自仰腹受啄。鳥賊之為物。無有皮介。每暴於水上。狀若已死。人取之易甚。而其性好鳥。鳥有下啄。則卷而食之。嗚呼。蝟與鳥賊。其形相異也。其好惡不相侔也。蝟孳然而可畏。鳥賊塊然而可狎。孳然可畏者。宜能害鴿。而反受害於鴿。塊然可狎者。宜不可害鳥。而卒致害於鳥。此其理誠有不可解者。然則人固有孳然而惡人者。其可畏。塊然而好人者。其可狎耶。

府、外府、內監、內宰、職內、九嬪、世婦、女祝、史、御、地、官、司、徒、其、屬、則、師、保、州、縣、族、黨、閭、比、鄉、遂、里、鄰、鄙、郡、旅、市、廛、胥、士、均、門、關、稍、委、封、牧、鼓、舞、充、牛、載、羽、士、訓、誦、訓、山、虞、澤、虞、州、泉、林、草、稻、稼、葛、茶、節、述、邠、角、炭、屨、春、饌、倉、廩、場、圃、祿、棗、舍、遺、春、官、宗、伯、其、屬、則、典、瑞、典、命、司、尊、司、筮、鬱、龜、龜、蓋、簪、卜、占、庸、器、車、服、贊、陳、同、干、馨、鐘、笙、鐘、鼓、常、樂、夢、師、宵、祿、職、喪、冢、墓、祿、祀、詛、祝、保、章、巫、肆、典、路、饗、饗、馮、相、天、府、世、婦、諸、史、諸、宗、夏、官、司、馬、其、屬、則、司、馬、虎、賁、羅、畜、鳥、羊、戈、盾、弓、矢、環、弁、甲、兵、旅、師、節、服、望、壺、射、相、庾、固、圍、圉、川、原、山、匡、檀、繕、棗、校、戎、馭、僕、量、牧、險、燼、候、田、道、右、勳、小、臣、司、士、小、子、職、方、懷、方、土、方、訓、方、形、方、秋、官、司、寇、其、屬、則、盟、約、民、刑、鄉、遂、縣、都、嫗、雞、條、狼、豸、貉、閩、夷、犬、人、碧、族、蜡、氏、象、胥、司、恒、赤、友、銜、枚、野、廬、泮、柞、翦、誅、雍、翬、交、儀、刺、金、貨、賄、庶、庭、修、閭、禁、暴、殺、戮、囚、圉、伊、允、冥、客、察、憲、寤、寤、家、壺、方、朝、等、士、行、人、大、夫、冬、官、司、空、其、屬、則、車、朝、輪、輿、官、函、策、雕、檣、廬、匠、章、鞞、治、陶、鐘、磬、鼗、鼓、抑、棗、梓、桃、瓶、玉、之、類、考、工、所、條、粵、肇、絲、唐、虞、爰、建、九、官、厥、職、若、簡、衆、務、並、兼、迨、茲、成、周、而、六、官、乃、全、綱、舉、目、張、其、亦、已、繁、然、姬、公、所、制、真、聖、作、焉、後、有、王、者、苟、志、古、先、開、雖、麟、趾、治、化、既、臻、舉、而、行、之、不、粲、然、可、觀、何、風、秦、而、下、私、意、是、專、事、不、師、古、官、制、駁、然、幸、典、冊、所、載、遺、跡、班、班、敘、次、梗、概、用、俟、後、賢、

演連珠

連珠之體。貴乎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論以達其行。使覽者微悟。合古詩諷興之義。以其易觀而可悅。歷歷如貫珠。故謂之連珠也。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者。受詔始作。然其文後世鮮傳焉。竊讀文選。嘗喜陸機所作演連珠。因擬其體為五十首。雖諷興之義。竊或庶幾。而辭不能麗。言不能約。有愧於作者多矣。錄之于左。以備覽云。王禕序。

臣聞圓穹垂象。列宿昭符。北辰天樞。至尊而不動。中宮天極。太乙之常居。是以人君居正。所以建皇極。王者宅中。所以恢帝圖。

臣聞騰蛇游霧。應龍凌雲。蛇則何威。龍則何神。雲以顯其神。是以人君所託者。權之盛。人君所乘者。位之尊。然為天子。因能亂天下。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

臣聞人之於物。最為含靈。聖之於人。尤稱拔萃。是以陰陽至妙。而聖人之能運陰陽。天地至大。而聖人之力位天地。道有隆汙。惟聖人易汙而為隆。世有治亂。惟聖人反亂而為治。

臣聞聖不自聖。學焉是資。說命肇遜敏之告。周頌載緝熙之辭。是以廣廈細氈。引文儒而共講。左圖右史。舍古訓其奚師。

臣聞製器者。兢兢業業。用訖于有成。奉器者。洞洞屬屬。乃保其無虞。是以天下大器。不易于圖。祖宗經營。百年而不足。子孫盤瓊。一日而有餘。

臣聞臣有盡言。必因君之善聽。君將致理。必賴臣之忠告。蓋下之於上。所要則微。上之於下。所求宜篤。是

以堯問衢室。側陋之謀。是咨舜訪。總章芻蕘之語。俱錄大禹一饋而十起。周公一沐而三握。臣聞以寡就衆。察有不偏。以廣就約。知無不真。何則。一人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一人。是故理萬幾者。無刻不慎。御羣下者。無微不親。

臣聞赤子無他欲。而必遂其所有欲。赤子有不言。而必會其所無言。是以聖人之宰萬民。務在通其志。聖人之制萬物。貴乎全其天。

臣聞上天至公。四序以成。秋霜肅殺。而木不怨落。春風長養。而草不謝榮。是以聖王御世。使民不矜。涵之以德義。不知其為惠。適之以法律。不知其為刑。

臣聞事以順為便。物以適為安。為狃賜者。非負之而升木。為魚德者。非挈之而入淵。是以夏蠲冬繇。民不以爲怨。春貸秋賦。民常以爲恩。

臣聞網以綱為總。服以領為尊。綱舉而目自張。領振而奇乃循。是以道者政之領。聖人修道不修政。吏者民之綱。聖人治吏不治民。

臣聞天道默運。寒暑調而人不知。天象昭垂。晷緯明而人易覩。是以一人之術。教化出於朝廷。一代之法。憲令著于官府。術以潤幹。民靡察其由。法以顯施。民莫踰其度。

臣聞調弓者。必弛張其弦。鼓瑟者。必推移其柱。是以因時制宜。將以通於俗。觀變立法。不徒泥於古。三王殊事。名施於後世。五帝異道。德覆於天下。

臣聞竹律九寸。可以推七十二候之氣。運玉衡八尺。可以驗九千萬里之天行。是以人君致治之具。甚約。天下歸化之效。孔宏。何則。十世百世之理。萬世之理。萬人千人之情。一人之情。

臣聞琴非弦不鳴。羣徵具而弦調。車非轂不行。衆輻湊而轂備。是以聖明之代。賢才畢試。人君無聰明。總天下之智。為聰明。人君無威勢。乘天下之能。為威勢。

臣聞句粵之鑄。鍊以精金。用為格籥。則何擇於槁樸。望晨之劍。威每白日。用以封禪。則何異於剛刃。是以量材授任。則大小得宜。度德官人。則聖賢無隱。

臣聞君人之職。用相為先。宰相之任。惟賢是舉。是以博求說。徒憑夢相之符。幸野聘伊。不假官資之序。臣聞人材顯晦。關世盛衰。故叔末之棄置。乃興王之倚畀。是以十亂造周。本出商家之舊。三傑輔漢。實由秦世之遺。

臣聞孔席不煖。墨突不黔。豈忘己以徇物。事枉尺而直尋。是以德周乎萬物者。中庸之道。道濟乎天下者。聖賢之心。

臣聞出處異致。用舍殊方。裕於己者。及物之心。宏。潔其身者。為我之道。長。是以孔孟憂時。冀尊王而輔帝。巢。由傲世。甘薄帝而輕王。

臣聞翠以羽自殘。龜以智自害。丹以含色而肌腐。石以抱玉而質碎。自術美者物之味。是以縵節韜光。智士所以密其外。繕口閉。哲人所以定其內。惟內外之既完。故始終之無悔。

臣聞神龍遊于九淵。以有欲而見擾。威鳳生於丹穴。以無求而莫致。是以高世之士。超然遠逝。等寶玉如土。直齊冠冕於羈累。上卿千乘。魯連卻而弗顧。宏璧十朋。亢倉睨而不視。

臣聞石蘊玉而山潤。川沈珠而淵媚。是以處士隱首。鄙人皆善。良人居商。岳物無妖厲。

臣聞以色物毛澤。買馬而不論其足力。則厥無絕地。以大小徑廣售玉。而不論其質美。則誠無連城。是以德求士。致士之實效。以才取士。得士之虛名。

臣聞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攻其短則天下無全才。錄其長則人才皆大方。是以蕭曹斗筭。英布刑墨。其質本可都將相。伯夷蹈義。楊朱履善。其能不足位公卿。

臣聞直道而事人者。不嫌於去就。盡忠而愛主者。不易於生死。是以展禽三黜而無怨。史魚尸諫而忘毀。臣聞易重成。恆詩首闕。陰教者天倫之模範。內治者王化之權輿。是以周家致理。太姒之德既盛。漢室構亂。呂氏之行原汗。

臣聞陰以靜為體。而必動以贊乎陽。坤以順為用。而必兼以承乎乾。是以佩玉安鳴。詩陳周后之戒。釐車辭載。史述漢姬之賢。

臣聞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治容者亂之媒。尤物者禍之宗。是以徵舒宜淫而陳國亡。妲己肆悅而殷祚崩。臣聞婦女之賢。或由性稟。忠義所激。初非勢驅。是以周發不恤緯。而憂王室之弱。苜婦自投紡。而復丈夫之讐。

臣聞冰炭不共器。薰蕕不同室。淑之長者。惡之消。邪之伸者。正之誦。是以有誠無偽。天性之常理。去惡存善。聖人之治術。

臣聞道貴樸素。實恃時好。時尚文華。已離道真。是以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

臣聞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是以福善禍淫者。天道之常。好善疾惡者。民彝之秉。臣聞天地之運。有始而無終。陰陽之變。有消而無絕。是以嚴寒殺節。牆根之草已生。虐暑薰天。井底之泉猶冽。

臣聞力不久盛。勢無長雄。月方滿而遂缺。雪乍積而已融。是以履崇貴者。持之以恆。則可保。居溢富者。守之以虛。則能終。

臣聞百夫操弓而逐一兔。兔無不斃。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無不傷。是以人心至微。衆欲並戕。防欲如禦寇。收心如括。欲強而心有養。心存而欲自亡。

臣聞烟生於火。而烟鬱火。冰出於水。而冰道水。烟微則火盛。冰泮則水逝。是以才命於氣。而才者氣之遠。

情出於性。而情者性之蔽。氣以才成。而後充。性由情靜。而斯遂。臣聞物有可悅。情所同好。然而糟糠不飽者。寧慕乎梁肉。短褐不完者。豈思乎文繡。是以惠在周人之偏。急欲不資人之兼樂。

臣聞法以伸情。法或為情而誦。理以明事。理或因事而晦。是以舜雖為君。無以處其弟。孔雖將聖。未嘗語乎怪。

臣聞物之明者。莫如鏡。器之斷者。莫如劍。然而劍之為藝。專於傷人。鏡之為術。窮於照面。是以誠無不鑒。乃可以為明。智無不決。斯足以言斷。

臣聞智有所遺。力有所虧。何則。一心不可以二用。四體不可以八施。是以奔秋。隸首之精思。心在筭鴻。而奔豎。蓬蒙。王良之巧藝。體屈弓馬。而射御遠。

臣聞跛能企。飛兔。頑蛇。化神龍。其趨殊塗者。質之異。其歸一揆者。性之同。是以質雖氣拘。性由學充。塗人可以為堯舜。鄙夫可以能中庸。

臣聞千丈之山。基於一簣之土。萬仞之井。起於三寸之坎。是以累細行而大行。崇積小德而大德顯。臣聞良價不為折閱。而不市。良農不為失歲。而不耕。是以君子於學。惕焉。雖寧。人不知。守之以固。世不我用。履之以貞。

臣聞元聖既往。大道遂分。源遠而流益漫。根隱而枝益繁。是以八儒三墨。衆學乖離。而無統。諸子百氏。衆言有亂。而非真。

臣聞物有千變。事有萬殊。執其中而物理可契。據其要而事情不滯。是以刊繁削亂。乃探乎學本。統宗會元。斯詣乎道初。

臣聞百聖之旨。宗乎道德。六籍之學。本乎仁義。是以達而堯舜。以成化而政治。窮而孔孟。以立教而垂世。名實貫於古今。體用同於天地。

臣聞天地分而生禮。陰陽合而興樂。大禮本於序。以萬彙為節文。大樂主於和。以萬竅為聲。是以玉帛交錯者。禮之偏於浮。鐘鼓鏗鏘者。樂之趨於薄。

臣聞雲漢昭回。日星光輝者。天文之宣。草木榮華。山川峙流者。地文之著。道雖明矣。非文不行。事雖實矣。非文不具。是以經緯兩儀。輔成萬化。帝王之文。所以昭憲章。羽翼羣經。漢繪衆言。實哲之文。所以傳旨密。

臣聞見禮而知政。聞樂而知德。是以觀世運之隆汙。視文章為準則。和平渾厚。質實瓌瞻。驗治道之方昌。夸浮纖靡。詭怪支離。察政理之斯數。

文訓

華川王生。學文於豫章黃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俛俛焉食而不知其味。皇皇焉寢而不知其居。望望

焉如有求而不獲也。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曰：子之學文，有年於茲，志則勤矣，吾聞天地之間，有至文焉。子豈嘗知之乎？夫雲漢昭回，日星宣朗，烟霞卷舒，風靈鼓蕩者，天文之所以暢也。山嶽鋪峙，江河流行，鳥獸蕃衍，草木茂榮者，地文之所以成也。天地之文，不能以自私，誕賦於人，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瓊人峻上，相繼代作，莫不大肆於厥辭，蓋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闢，家修人勵，致力於斯，其間翰明究隱，疲弊歲月，刊精竭思，耗費簡札者，紛趨而競馳，孰不欲爭裂綺繡，斥舉日月，高視萬物之表，雄峙百代之下，卓然而有為，然而踴躍而不進，歇散而不振，思窮力瘁，吞志而沒者，往往而是，而能登名文章之錄者，其實無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是故文有大體，文有要理，執其理則可以折衷乎羣言，據其體則可以刺戾乎衆製，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氣，才以爲之先驅，氣以爲之內衛，推而致之，一本於道，無雜而無蔽，惟能如是，則統宗會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欲言，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爲文之至乎？凡吾之說，子豈嘗知之，苟知之，其試以語我。生曰：文之爲物，貴適時好，粲然相接，合喜投樂，有如正始不完，文氣遂偏，俗尚化遷，而排偶之習興焉，四屬六比，駢諸儷聯，抽黃對白，調朱施鉛，五采相宣，八音相便，提攜機織，嗚呼寒暄，豐腴醞醑，眩麗媚妍，珠璣溢絳，膾炙滿篇，凡慶函與賀牘，咸累幅而疊番，王公之門，下逮閭閻，彝儀綱典，往來交際，率奉之以周旋，又如大雅既遠，詩歌日變，玉臺西崑，其流也漸，支爲詞曲，爭競競豔，字分重輕，句協長短，浮聲切響，清濁和間，羽振宮潛，商流徵泛，笙簧觸手，錦繡迷盼，風月留連，鸞花凌亂，振妙韻於沈冥，託葩辭於清婉，性情因之以暢宣，光景因之而呈獻，好會嗟離，愴忻悲歎，莫不假是以託情，固無間於貴賤也，若是者其爲文何如？太史公曰：古語變而四六，古聲變而詞曲，文之弊也甚矣，請置勿道，爲言其他。生曰：命鄉選士之法廢，而科舉乃興，以文取士，設爲範程，漢有射策，唐有明經，復有詩賦，逮宋日益增，經衍爲義，而三篇以明，賦本於律，而八韻以成，咸各專其科，各精其能，其義則意融旨切，言粹辭達，枝語蔓引，叢論英發，刻聖德而立辯，幹天機而生說，其賦則句鍊字夏，音駮韻軌，藻秀春楸，花艷晴櫻，較妍醜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他若宏辭制舉，大科別設，文法靡不該，文格罔弗列，又必學稱博極，才號閎傑，乃能攻其業，凡習於斯者，皆買勇詞場，角雄藝圃，不厲兵而日戰，爭奪孤而先拔，若工若拙，三年是力，若勝若劣，一日而決，及其中文衡，入文毅，則遂圍棘聲微，榜金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闕，乃躋薦仕，乃展遐轍，若卿若相，鮮不由茲而出矣，上以此而求賢，士以此而致身，文之用世，信不可誣也歟？太史公曰：科舉之文，趨時好以取世資，特干祿營寵之具耳，學古之君子恥言之，生曰：文之古者，登諸金石，記誌頌銘，具有成式，或鐘鼎是勒，或瓊琬是刻，或鏤於麗牲懸碑之碑，或鑲在封禪磨崖之壁，莫不炫耀煥動，恒輝茂德，載丕丕之嘉猷，紀赫赫之休績，然皆一筆之力，九鼎可扛，一字之價，千金是值，爾其宏奧之思，雅健之姿，瑰璋之辭，擅撫馬，吐凌厲蔡，揚蹂躪柳，韓玉采金聲，焜焜煌煌，鋪鋪鏘鏘，衰章繡文，炳炳焯焯，續續紘紘，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昂，翕然而律呂張，正音諧謹諫，變態類雲霧，勁氣排甲

兵，沈冥以之而開囊，幽闔以之而著宜，迷遠以之而綿延，然非儒林宗匠，藝營宿將，道德爲世之模楷，名位爲國之儀望，堂堂焉，章章焉，擅鴻筆，擅魁柄，稱文章之大家者，孰當仁而不讓，宜其媲美古昔，傳信今後，照嗣裔以無倫，垂千載而不朽，此其爲文也，不幾於古乎？太史公曰：文至於是，謂之古宜也，雖然，其爲用始不止是已，生曰：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册令詔，講爲王言，渙爲大號，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灑灑昭昭，渾渾洋洋，稜厲遒勁，揮霍奮揚，或溫潤而精粹，或宏偉而秀雄，或嚴肅而簡重，或衍裕而深長，經緯天地，囊籙陰陽，輔轂萬化，樞轄三光，封職則氣含陰雨之潤，授官則義炳重離之明，勅戒則吐星漢之華，治戎則揚游雷之轟，肆赦則垂滋於春露，明罰則示烈於秋霜，一字之褒，沛漏泉於下地，一言之威，被挾縉於黎蒸，朝出九重，暮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山鳴而谷應，奮迅乎穹外，磅礴乎域中，鼓舞乎彝夏，陶鑄乎帝皇，文章之用，蓋與造化而侔功矣，若是何如？太史公曰：易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之莫矣，文之爲用，誠莫盛於此矣，姑舍是，豈無復有可聞者乎？生曰：文之難者，莫難於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道帝德，王略霸圖，運祚興衰，治道隆污，將相卿士，武烈文謨，賢智忠孝，凶惡奸諛，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禮樂，兵刑，食貨，賦租，選舉，職官，冕服，車輿，蠻夷，戎狄，遐方異區，恍惚詭誕，俗怪習殊，凡一代之本末，皆史乎載，故曰史者，一代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辭以給之，法以立之，例以律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體，明足以周萬事之理，智足以究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義者，曾烏得以稱良史，蓋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整整，三代之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雋偉超卓，後之爲者，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窠，論者以爲遷固之書，其與善也隱而彰，其惡也直而寬，其隄錄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干，及乎范曄，陳壽之流，則遂肆意妄纂，曲筆濫箋，曖昧其本旨，而義駁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譎以纖，况乎陳壽之不若者，則又卑陋而無足觀矣，故史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而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勝其任，茲其所爲難乎？太史公曰：噫！史之爲文，誠難乎其盡美矣，文而爲史，誠極天下之任矣，抑吾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史者紀事之文，於道則未也，生曰：聖人既歿，道術爲天下裂，諸子者出，各設戶分門，立言以爲文，是故管夷吾氏以霸略爲文，鄧析氏以兩可辯說爲文，老聃氏以兼要執本，持謙處卑爲文，列禦寇氏以黃老清淨無爲爲文，墨翟氏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爲文，公孫龍氏以堅白名實爲文，莊周氏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爲文，慎到氏以刑名之學爲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復流於深刺之文，尹文氏又合黃老，刑名爲文，鬼谷氏以捭闔爲文，蘇秦氏，張儀氏因肆爲縱橫之文，孫武氏，吳起氏以軍刑兵勢，圖國料敵爲文，荀卿氏，揚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爲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爲文，凡若此者，殆不可遽數也，雖其文人人殊，而其於道，未始不有明焉，譬猶水火相滅，亦以相生，和敬相反，亦以相成，易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

者言本於一揆而已。文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曰：諸子之文，皆以明夫道固也。然而各引一端，各據一偏，未嘗窺夫道之大全。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談，支離頗僻，馳騁聲名，道之大義益以乖，大體益以殘矣。此固學術之弊，而道之所以不傳也。生曰：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衷，奠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是乎有徵。斯蓋羣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準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月；布烟霞而鼓風靈，猶之地焉，則山嶽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榮。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爲文，而六經配天地以爲名。自書契以來，載籍以往，悉莫與之京。斯其爲文，不亦可以爲載道之稱也乎。太史公雖然而驚，喟然而歎曰：盡之矣，其蔑有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無志乎文則已，苟有志焉，舍是無以議爲矣。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爲我之文，而吾之文，一本於道矣。故曰：經者，載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後聖復作，其蔑以加之矣。今子知及乎此，則於文也，其進執鞭焉，特在加之意而已矣。生於是再拜謝曰：謹受教，敢不拳拳服膺，是則是效，以無忝夫子之訓告。

王忠文公集卷十六

九誦

余癸卯之歲，荐嬰禍患，哀感并劇，情有所不任。撫事觸物，輒形於聲，蓋彷彿乎離騷之作，而其情猶倍伯。夢我之義焉爾。先是庚寅之春，去國而歸，戊戌之冬，避兵以走，中間悲苦之詞，往往而在。合而次第之，得九詩，取九章情誦之語，題之曰九誦。

撫子年之方壯兮，翻吾好夫遠遊。匪驚外以矜名兮，固難礙之爲羞。泛瀾河以西渡兮，愁鏡唐之故都。卽太伯之遺跡兮，復宿留乎中吳。大江以北上兮，亦徘徊乎梁楚。望岳宗之巍巍兮，道吾經乎魯。至燕且爲息止兮，曰帝京吾所企。觀河山之宏壯兮，望城闕之瑋麗。君門遠乎穆穆兮，嚴虎豹以守闕。哀有懷將上訴兮，爰憑膽以披肝。恐吾君之意荒兮，用紉娛以爲玩。盈成或廢乎持守兮，將噬臍而徒嘆。何九重之阻隔兮，乃嗟遇乎上聞。謂登天猶有階兮，曾此語之不可信。抱下懷之邑鬱兮，潛涕淚之浪浪。中情誠乎愛君兮，豈予心之可懲。瞻魏闕以懷恨兮，心欲去仍夷猶。犬馬之戀主兮，豈少忍而遲留。卽所獻豈非璞兮，乃三獻而三別。嗟遺忠而罹尤兮，固曷嘗乎往哲。留三年亦既久兮，君終不察予中情。書有字且磨滅兮，每痛哭以捐膺。進既不獲乎吾君兮，惟退修吾初服。不吾知其亦已兮，敢怨怒而頤頤。出國門以

南邁兮，赤子忍離乎慈親。涕淚隨而莫遏兮，長篇首乎蒼旻。念吾君本聖明兮，初不遺於小物。惟先容弗吾道兮，固吾之所爲誦。亦初服之既返兮，粵義命之是安。盼邱壘以長往兮，時廣歌乎考槃。庶默名而晦節兮，期歲晏以無斃。惟初心之耿耿兮，恍夢寐以驚惕。處賦晦不忘君兮，在古人以皆然。詎獨善以自足兮，固求志之爲賢。

右遠遊

仰皇天之享壽兮，粵冒下以至仁。紛含靈雖萬彙兮，獨賦予之實均。惟夫人之有生兮，獨衣冠乎厥身。固天衷之能全兮，秉至善以粹純。胡有之乃弗保兮，乘遠天以自棄。視神靈爲淫褻兮，室虛明爲蕪穢。肆惡念之一興兮，若繩馳而焱熾。錯枉直以逆施兮，甘澁菑而遭整。撫吾躬以自愛兮，事衆人之敢同。飭禮均以自衛兮，修義矩以爲容。冀寡過而鮮尤兮，惟聖賢之是從。吾豈戾衆以自異兮，庶將蹈夫大中。嗟日月不吾與兮，年冉冉以如失。雖此志之不昧兮，寧羣行之無軼。慮檢身以靡遠兮，跋前疐而莫及。惟夙夜以戰兢兮，動魄愴而魂恍。善非由外鑠我兮，惡非本內鑠我。孰爲善而不成兮，孰爲惡而不倍。顏氏子之求仁兮，盜跖恣睢而強暴。較得失於千載兮，果執好而執惡。顧予志之耿介兮，予子焉不與人同心。曾敢斬乎人知兮，予惟天之是誦。冀皇天之純命兮，俾予善之獲信。保貞吉而無咎兮，弗顛躓以沈淪。苟予志之變常兮，予行之或悖。予耻墮乎素守兮，貪婪肆以爲害。致愆積以自辱兮，固獲罪而何悔。抑豈予所弗敢兮，亦神明之弗貸。指皇天以爲正兮，望白日之晶光。洞昭昭其在上方兮，倘鑒予之衷誠。誓夫善之必爲兮，式克全於令名。紛外物胡足卽兮，庶無忝乎所生。

右皇天

夫何世運之推移兮，時理亂之廢常。承平曾不百年兮，遽已失於小康。善于戈其並起兮，鼎四海之沸騰。哀民生之多艱兮，率性命之可憑。氣稜障以四塞兮，妖孽猖獗而最厲。天吳罔象何憑陵兮，魍魎伯強紛然而爲戾。太白千載以畫燈兮，焚惑又幸以怒芒。槍櫓旬始狀魄而情悖兮，况有旄頭與天狼。乾象錯以垂變兮，乖氣逆而成沴。豈夫時之偶然兮，抑所致之有自。何殺人以爲嬉兮，又食人以爲甘。既瀾腦以剔髓兮，復列腸而刺肝。白骨積而爲山兮，流血紅而成河。家十室而九空兮，會殘民之幾何。人烟蕭條互千里兮，日夕起乎悲風。良田鞠爲蒿萊兮，穴狐兔而橫縱。何羣黎之荼毒兮，一乃至於斯也。非天其執使然兮，衆孽其莫知也。尙天心之悔禍兮，懲斯人之還類。胡天道亦既周兮，今既亂且一紀。惟亂極則復治兮，殆夫數之必然。仰蒼蒼爲長勸兮，嗚咽鳴以何言。亂曰：登彼大墳，以望遠兮。哀世之否，喪亂展轉兮。風麟長逝，鳥獲產兮。長鑿大刀，儂人如割兮。人類幾何，悉殲以殄兮。城邑邱墟，烟火鮮兮。哀今之人，其孰能免兮。瞻仰昊天，涕泗滋兮。曷保其軀，尙力爲善兮。

右世運

哀吾不及古之人兮。胡乃避茲亂離。亦宇宙之云廣兮。身皇皇其何之。念離羣而素居兮。心竊嗜此幽獨。空山閨乎無人兮。所友狎乎麋鹿。既築土以環堵兮。復誅莠而葺廬。詠先王之遺風兮。有左琴而右書。庶將樂而忘世兮。雖三聘不爲起。何此志不終遂兮。遠斯世之屯否。干戈蔽乎中野兮。紛殺人如刈麻。難虎狼以噬呀兮。肆攫爪而搖牙。嗟避世之無所兮。曾遘卹乎厥居。恆聲潛而形匿兮。駭神喪而魄飛。奉二親之垂白兮。復提攜吾妻子。及中夜以懸奔兮。悼行邁之靡靡。欲巢林以特險兮。既蛇虺之螫毒。欲航淵而憑深兮。又蛟鱷之逞酷。康莊返爲長途兮。鄉邑變爲異域。臨歧路以慟哭兮。阻千里如咫尺。夜九起以撫榻兮。畫三卜而命絕。懼性命之弗保兮。心戰慄而危疑。念吾身之七尺兮。中天地以爲人。承先祖之麻廢兮。蒙造物之陶甄。庶有立於功言兮。稍自見於身後。雖千載不敢期兮。吾寧惜草木以同朽。苟渣先乎犬馬兮。或橫罹乎鋒鏑。嘗草間之枯螢兮。雖有生曾何益。負此懼尤憂鬱兮。况吾不知謀所從。時仲冬方凜冽兮。號曠野之朔風。冰皚皚而層生兮。雪皓皓以遐積。御敵繼以爲衣兮。雖重襲猶絺経。夜迢迢而未旦兮。燭吾望乎北斗。斗杓懸若可攬兮。將余哀之欲叩。遞漫漫之不可量兮。莽芒芒之不可知。愁結結愈難解兮。情慄慄而不能支。步履徊而踟躕兮。行傍徨以蹉跎。亦生死之不可必兮。知天命之謂何。

右哀古人

皇綱忽其遂弛兮。今歷載猶莫振。昔烟火以萬里兮。今瓜剖而豆分。何吾生之不淑兮。乃享屯而離蹇。冀性命之苟全兮。庶沈晦以獲免。將誰姓以遺身兮。懼非義之所安。不直道以自見兮。又易濟乎艱難。惟視年之益邁兮。急朝夕之甘旨。嗟備石之無儲兮。將曷具乎滹澗。古固有不擇祿兮。非徒仕以爲急。粵爲貧與爲養兮。固聖訓之可執。竊升斗之區區兮。繆見推于當今。雖簿書之云張兮。吾猶懼夫力之不任。居膜顏以忍恥兮。按初心徒自悔。况左牽而右掣兮。覺氣沮而神憤。足蒙編而莫聘兮。關被鑿而莫翔。驅泛駕使服犁兮。揮環幣以代觴。才猷不適乎所用兮。乘成以爲不然。據忠直以爲謫兮。指迂疏以爲姦。人心不同如其面兮。本夷險之叵測。謂人亦與吾心同兮。非予之所爲惑。宜妬疾之交構兮。肆謗議之並興。致妻妾成貝錦兮。紛巧言其如簧。無兄而盜嫂兮。娶孤女而搗婦翁。世烏有是事兮。皆人口之興戎。不疑之盜金兮。劉寬之隱牛。惟疑似之不可明兮。故婚辱所由招。何騰謗之孔易兮。局致辨之獨難。衆口所以鑠金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驅吾車於九衢兮。突太行以鞿硯。鼓吾棹於平川兮。翻灑灑以蕩滌。舊有出於无妄兮。毀有生以求全。在賢哲所不免兮。吾亦焉敢以爲寬。惟反躬而自責兮。有順兮而無媿。我命不其在天兮。固賴此以爲恃。

右皇綱

處惟繁以累句兮。心鬱結以惶懼。晝彷彿以候降兮。夜展轉而達曙。豈不知憂憂之無益兮。奈何乎憂來而莫祛。浩傾溟而離過兮。類山崩而海瀾。昔姬文囚羑里兮。宜尼削跡於陳城。揭中天之日月兮。浮雲執

爲之掩匿。鍾離南冠卒反楚兮。荆通據鼎而客齊。張蒼韓信且伏斧鑕兮。終將相之能躋。賈生既斥復召宜室兮。倪寬橫死爲大夫。仲舒更生爲儒宗兮。俱嘗下獄以當誅。嗟采獄之上書兮。終航譁以自活。彼史遷雖宮刑兮。亦奇禍之終脫。何先哲之履武兮。負瓊瑋以豪雋。非才智之絕出兮。曷超卓以自奮。顧澳澀且惟怯兮。嗟力綿而技庸。徒慷慨以扼腕兮。事昔人之敢同。爲操而受汚辱兮。亦爲親之故也。觀過乃知仁兮。吾敢改乎此度也。先民嘗有言兮。孰無施而有報。吾亦安知其他兮。惟撫躬而嗟悼。少歌曰。自吾睹此戎葵兮。受南薰而孕榮。敷綠葉之蕤蕤兮。綴丹葩之盈盈。葉障雨以衛足兮。葩向陽而心傾。既智計能自保兮。又表暴乎忠貞。何卉物之甚微兮。乃獨懷此粹靈。近圓扉以託恨兮。豈非所而苟生。固造化之偏鍾兮。亦雨露之均承。悼吾德之不類兮。固觸物而傷情。倡曰。被仁襲義。服聖謨兮。循規蹈矩。道是趨兮。撫躬覈志。本何尤兮。致譏召諍。抑豈無由兮。蛇虺毒人。彼不自知兮。唯不知避。毒是用罹兮。鬱結紆軫。此情曷伸兮。匪天則高。蓋不聞兮。亂曰。已矣乎莫我知兮。何我生之不辰。吾既不及乎古人兮。夫又何怨乎今之人。

右戎葵

賴神祇之嘉惠兮。俯洞徹而燭幽。固正直之是與兮。用特乎此庇庶。躡虎尾亦險艱兮。苟幸脫乎害當。庶志復而氣完兮。獲少遂乎吾私。何罪逆之既深兮。或沈迷而弗悟。不自底於隕滅兮。禍福延乎所怙。念頃歲之奔走兮。阻膝下之愉快。食甘旨之既缺兮。居溫席之弗逮。撫嚙嚙之迫景兮。心遽遠以驚懼。何終養之靡逮兮。乃遽罹森大故。承訃音之遠來兮。五內割而分崩。痛極吾不知所爲兮。如醉夢之弗能醒。病不以及膏藥兮。飲不得以附棺。不孝之罪上通天兮。離魂死復何言。猶殘息之支絪兮。忍未及於即死。恐徒死且無補兮。非所望爲人子。世豈有無父之國兮。予獨何爲而不天。非天之德我隳兮。由吾行之有愆。哀昊天之恩極兮。將曷圖以爲報。立身揚名以顯親兮。固聖哲之謂孝。苟能此以自見兮。庶前罪之可贖。吾猶懼後來之不可期兮。終自棄於禽曠。仰皇天以呼號兮。瀝哀衷以爲誓。豈涕淚之能竭兮。尚有血以相繼。

右嚙嚙

瞻望烏傷。吾故鄉兮。千里阻隔。路茫茫兮。若昔顧秦。禮義亡兮。葬倫攸數。瀆綱常兮。有顏氏子。烏其名兮。詩書禮習。一黎毗兮。獨孝之能盡。至行昭彰兮。呼號躄躄。執親之喪兮。乃卜宅兆。以埋以葬兮。躬負厥土。用反壤兮。一念之至。格穹蒼兮。畢通者烏。紛回翔兮。銜土而助。成高岡兮。厥吻流血。集哀聲兮。悲風滿林。日色黃兮。維行之至。名乃長兮。邑以是名。曰烏傷兮。千載之下。我生是邦兮。耳目所及。亦云詳兮。胡行之悖。不能彼同兮。豈性之蔽。學弗克兮。恭惟百行。孝爲宗兮。曾是之弗致。不愧爾躬兮。與言及此。痛割肺腸兮。陟彼嵒矣。日月以望兮。白雲天來。渺飛揚兮。夢我之思。頃刻能忘兮。維是哀衷。遠莫將兮。已不得自由。

中心易明兮，請言思之，不如無生兮。

右瞻鳥傷

恨太息以攬涕兮，邁吾觀乎大荒。登高邱以躑躅兮，復上陟乎高岡。欲登天而無梯兮，欲涉海而無航。綠
眇眇以無垠兮，杳漫漫而莫窮。困八極於指顧兮，等千古於斯須。邇長風之振蕩兮，曉陰雲之冥迷。情遙
遙以遐邁兮，神惘惘而不自持。憂與憂其相接兮，夫孰知予之孔悲。種大化之茫茫兮，中一身之甚細。苟
修名之不立兮，曷自配於天地。曰惟忠與孝兮，固大節所攸繫。或於斯弗自致兮，比蟻蚋以何異。日與月
其居諸兮，歲忽忽以云逝。恐沒齒以無聞兮，故吾之所為懼。念予志之耿耿兮，夙有志於邦國。雖業術之
已迂兮，夫豈不知蹇蹇之為直。進既被謗以近穴兮，退惟反躬而自責。不繼已以徇人兮，寧枉尋而直尺。
死非所固可恥兮，尚在我之弗失。何家禍之旋集兮，乃重違茲閔凶。哀嚴訓之在耳兮，遽莫睹乎儀容。恨
奉養之乖違兮，痛終天以何窮。惟即死乃其所兮，孰從訴此哀悃。願憂患之相仍兮，或魄隕而志銷。投淚
以掩涕兮，心曾不知夫所操。庶忍死圖有就兮，不遂終乎寥寥。怨往昔之已矣兮，諒來者之可冀。每一念
輒愆愆兮，慮造物之不吾濟。撫予躬以自悼兮，恆兢兢以驚驚。或如隕於火鷲兮，或如墮於冰淵。不火而
情自熱兮，不冰而膽自寒。嗟任重而道遠兮，固之死而始安。言有盡而意長兮，獨嗟吁而永歎。

右□□

文評

於乎，以余觀乎有元一代之文，其亦可謂盛矣。當至元、大德之間，時則柳城姚文公之文，振其始，及至正
以後，時則廬陵歐陽文公之文，殿其終。即兩文公之文而觀之，則一代文章之盛，概可見矣。蓋嘗評之，姚
公之文，如泰山之雲，觸石而起，層出疊見，蒼鬱變幻，而震雷擊電，助其威聲，曾不崇朝，雨及天下，萬物被
其潤澤者，莫不昭蘇而發育焉。歐陽之文，如滄溟之濤，浩瀚無際，長風四至，而洶湧山立，天吳罔象，蛟龍
之屬，因舞其間，及乎風止浪息，百怪沈沒，則巨艘大舶，一息千里矣。嗟乎，二公之文若是，豈非一代之雄
於文者乎。宜其節惠易名，皆特謚為文，千載公議，孰得而誣之。是故唐三百年，得謚為文者，惟韓子為合
理，若李綱、權德輿，則不足言矣。宋三百年，得謚為文者，惟王荆公、朱微公為稱情，若楊億、蘇洵，則有可議
者矣。獨有元百年之間，姚、歐相望，而兩文之盛，始終有作，吾無間然矣。謂之為盛，豈非然哉。歐陽公之孫，
字公輔，好學而有文，哀集公之遺文為若干卷，將圖之不朽，庶幾世其家業而不隕者矣。公輔今權僉陝
西按察司事，將行，微予言為別，予固有志於文者也，因舉所嘗評兩公之文者，書諸簡以為贈，世有知言
者，其必謂余言為有徵也哉。

文原

天地之間，物之至著而至久者，其文乎。蓋其著也，與天地同其化，其久也，與天地同其運。故文者，天地焉。

相為用者也。是何也。曰：道之所由託也。道與文不相離，妙而不可見之謂道，形而可見者之謂文。道非文，
道無自而明，文非道，文不足以行也。是故文與道，非二物也。道與天地並，文其有不同於天地者乎。載籍
以來，六經之文，至矣。凡其為文，皆所以載夫道也。陰陽之變化，載於易；帝王之政事，載於書；人之情性，草
木鳥獸之名物，載於詩；君臣華彝之名分，人事之善惡，載於春秋；尊卑貴賤之等級，以節文乎天理者，則
禮儀焉；聲容之美，以建天地之和者，則樂載焉。此其為道，實至善至久，與天地同化而同運者。而皆託於
文以見，則其為文，固亦至著而至久，無或不同於天地矣。嗚呼！此固聖人之文也。然則經非聖人不能
作，而聖人不世作也。後世作者，豈遂不足以言文乎。曰：非然也。道在天地間，萬古一日，無或蔽也。世有作
者，舍聖人則無所為學，其為文也，苟以載夫道，雖未至於聖人之文，其必不謬於聖人者矣。三代而下，漢
有董子，其文曰三策焉；唐有韓子，其文曰原道焉。至宋則周子有太極圖說，張子有西銘，程子有易、春秋
序，歐陽子有本論，蓋其立言皆幾於經矣。等而上之，亦何愧於聖人之文乎。故曰：為文苟以載夫道，雖未
至於聖人之文，固可謂不謬於聖人者也。由是論之，文不載道，不足以為文。凡世之以雕章繪句為務，競
華藻而逞妍巧者，曾不啻淫聲冶色之悅人，其不眩耳目而盡心志者幾希。此則文之為蔽，而有志乎學
聖人者之所不屑道也。吁！江王君伯昭，其志於為文而學聖人者乎。余嘗與之論文而有契，遂定交焉。君
間屬余記其恆山書舍，未果而言別。因書所嘗與伯昭論者，作文原以為贈，用以志吾二人者。其所論文
非苟然而遂已也。君之伯氏玄輪甫，博學尤工文，嚮辱與余游，而九原已不作矣，不得以今所論從質之，
抑亦可慨也夫。

述疑

承穹祇之嘉惠兮，藉先祖之休澤。幸投身於冷澗兮，獲衣被乎儒服。念詩書之傳家兮，綿十世之無斃。逮
予躬而弗振兮，將隕墜乎先德。撫年歲之冉冉兮，既強壯而無立。懼任重而力庸兮，恆朝厲而夕惕。朝吾
蒐乎書林兮，夕藝苑吾芸菑。希孔氏之絕迹兮，效蘆生之下帷。既因訓以究義兮，亦寡言以成辭。載籍
之茫茫兮，自恣覽而遐思。溯六藝之淵源兮，探百家之藩籬。惟至道之孔奧兮，吾將皓首以為期。
粵道不可明言兮，矧有形之可索。紛鳶魚之上下兮，眇川流之無息。能目擊而心悟兮，斯潛體而默識。嗟
一貫之微旨兮，舍會子其孰得。維亞聖之於卓爾兮，猶嘆夫前後之難測。噫！吾徒之冥愚兮，孰無求而有
獲。苟朝聞而無媿兮，固夕死吾不惑。

昔君子之自貴兮，託幽蘭以為况。謂昭質之弗虧兮，又矯節之足尚。何世而俗汚兮，混薰蕕以同狀。以
蒿艾為芬芳兮，漚蘆蘭之凋喪。亦人情之不苟兮，又奚怨而惆悵。

予心胡能以不悲。

仰面穹蒼蒼兮。亦所覆之甚廣。何厄運之相仍兮。逼兵戎於土壤。鳥獸馳驚以縱橫兮。天煨互空而輝煌。骨山積而血河流兮。塞妖氛於蒼莽。瞻幅員之溥濁兮。吾舉足其焉往。

君門九重遠以遠兮。虎豹恣以當關。吾嘗叫閭闔以叩關兮。將灑素以披丹。乘莫召為先容兮。匪吾君之不吾前。攜所有而南邁兮。返初服乎邱園。鬱吾志之不伸兮。敢怨懟而忘愆。

吾壯既不有祿仕兮。念親髮之種種。愛日薄乎崦嵫兮。心能喜而猶恐。嗟三釜之不可逮兮。曷漏泉之光寵。庶承歡於膝下兮。聊菽水以為奉。

人孰不有親兮。予獨無以養乎親。人孰不有君兮。予又弗得乎君。進吾不敢以自售兮。退吾不能以自存。形憔悴而無聊兮。情傑佻而氣鬱。豈造物之不吾與兮。將受命之匪辰。惟蹈道之弗頗兮。固吾之所以為信。

名璞產乎荆山兮。質粹美而含輝。雖三獻而弗售兮。誠吾心之無疑。天下之至寶兮。為天下而重之。彼世俗之莫識兮。夫於我其何悲。

昔孔孟之自處兮。冀己道之必行。周流於列國兮。何汲汲而皇皇。亦所就之弗苟兮。寧老死而不為傷。義命之是安兮。弗會己而人從。雖一身之終繼兮。固百世之耿光。

吾觀時人之生世兮。初何異於羣物。夫將求異其間兮。貴修名之能立。念千載之悠長兮。哀百年之促急。苟樹立之不早兮。身與名而俱歿。

惟聖賢所自立兮。其致各不同。太上立德兮。其次有立功。德弗昭而功弗建兮。乃立言以為宗。悼予德之弗類兮。功又弗能以顯融。歲月懼其過兮。懼式遏乎吾躬。昔孔孟之不遇兮。託空言於無窮。幸斯文之未喪兮。舍聖賢其誰從。

王忠文公集卷十七

義烏宋先達小傳 宗澤 徐備 朱元龍 康植

宗澤字汝霖。母夢雷電。紅光下燭。寤而生澤。自幼有大志。元祐六年。登進士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皆有能名。改知掖縣。差通判登州。忤道士得倖用事者。予祠而歸。復坐削奪。置鎮江。尋監鎮江酒稅。靖康元年。朝廷議遣使與金人講和。用薦者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奏名不正。改計議使。衆謂澤方剛難合。必不能屈。且徒死無補。不若付以河朔一要郡。除直祕閣。知磁州。從竊卒十餘人。倍道之官。至則治城池。修器械。廣儲畜。募敢勇。為必守計。且條畫邊防要策。與勤王之議上之。除祕閣修撰。河北義兵都總管。高宗以康王使金。過磁澤。力止之。朝廷因命為兵馬大元帥。澤副元帥。加集英殿修撰。高宗承制復加徽猷閣待制。凡與金兵十數戰。皆有功。方進兵臨濮。而京城不守矣。金人逼徽宗。欽宗北行。澤即引兵趨滑。抵大名。將徑渡河。據其歸路。邀還之。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即欲先行誅討。乃還軍衛南。且上書高宗勸進。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即位南京。趨詣行在所。入對。涕淚沾臆。陳興復大計。踰千言。且曰。願陛下下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雖死。當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家。志願誠足矣。高宗壯其言。擢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改知青州。俄改知開封府。尋遷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真除開封府。其訓

辭曰：雖蕭何之守關中，寇恂之徇河內，以卿比迹，於古有光。澤素蓄忠義，益自感奮。招集四方義士，得百餘萬。復有河北山寒效順者數十萬，來聽節制。京城內外所屯兵，實百八十萬。方刻日大舉渡河，而遽屬疾。諸將入問狀，嬰然起曰：吾固無恙。敢以二聖靈靈至此，汝等能殲滅醜虜，吾死何恨。衆皆洒淚，同聲應曰：敢不盡力。翌日遂薨。臨終唯呼渡河者三。二年七月也。時高宗南渡已久，至是有旨：除澤門下侍郎、御營副使。命未下而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賜諡忠簡。始澤身任中原之事，既修復京城，力請回鑾，疏凡二十四上。而黃潛善、汪伯彥從中沮之，以故憂憤成疾。澤既薨，數日間，民人散去者十五六。議者謂其子穎、書居戎幕，得將士心，宜用以卒父功。於是朝廷已用杜充為留守，乃除穎秘閣、留守判官。穎尋服喪而歸，所集義士悉散去，而中原不守矣。穎後為兵部郎中。

贊曰：高宗之南渡也，中原之事，一委於忠簡。及中原剋復，而高宗乃無有北還意。忠簡以中原無所倚，因請以信王棣為兵馬大元帥，信王棣者，高宗親弟也。潛善、伯彥輩，輒謂其有異圖，遂有門下之命。雖曰尊任之，然實奪其權。家傳、國史，皆不書其事。蓋諱之也。嗚呼！高宗之無意於中原，固不足論。使忠簡而後死，則神州全璧，社稷長靈，實賴之矣。然則盛衰之際，庸非天乎。

徐儒，字崇甫，淳熙十四年進士，調主簿。上饒始受業考亭朱子之門，歷紹興、南康司法，皆以憂去。開禧和戎，議函大臣之首，儒上書言非所以立國，時多其能盡言。嘉定七年，由嚴州推官考滿，差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除國子錄事，召試館職，除秘書正字，遷校書郎。諒外知和州，徙知安慶府。十一年，除提舉江南京路常平茶鹽事。上書極言朝廷時政，請詔大臣以正己之道。正人憂家之慮，慮國庶幾致安於已危。迂治於地，而彌遠猶在相位，不報。萬參政洪喬丞相行簡，時在侍從，代為請祠，迄不受祿。遂引年告老。紹定六年，朝廷更化，收用老成，落致仕。除直寶謨閣。江東提刑尋除秘書少監。改太常少卿。屢辭，逾年始造朝。入見，論奏數千言。大略謂君心正則朝廷正，以至百官萬民莫敢不正矣。除兼侍講，尋兼權國子祭酒。勸講之際，數開陳友愛大義，遂復皇子懿爵。且建言子思宜配享孔子。二程子宜列從祀。王安石宜廢勿祀。趙汝愚宜配享孝宗。後皆施行。以論王機奉使狀與時宰論不合，力求去。除工部侍郎，求去益切。陸集英殿修撰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僑奏領祠勸讀，乃體貌重臣之殊禮。力辭不敢當。遂以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既歸，授舊比。上疏請辭待制，乃復除集英殿修撰。與其子京官，固辭。命下如所請。而疾以革，卒。年七十有八。訃聞，仍除寶謨閣待制致仕。諡曰文清。初儒之兄侃，倬皆學於東萊呂成公，而僑師事朱子。朱子每語人曰：崇甫明白剛直士也。因俾以敘名齋。朱子之學，誦於慶元，及仲於端平，而與度正業味道實發之。其在人君前，論學則曰：在正心論治。則曰：在知人。其教學者，以命、性、心、誠、仁為窮理之要，九思、九容為主敬之本。平日躬身苦約，人不堪其貧。嘗入對，衣敝甚。上問曰：卿何貧甚耶？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

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倖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于橫斂，軍怨于括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危殆。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理宗為改容優納焉。其所著有讀易記三卷，讀詩紀詠一卷，雜說一卷，文集若干卷。門人曰朱元龍、康植。

朱元龍，字景雲，嘉定十六年進士。歷溫州平陽、湖州青陽兩縣尉，調饒州司理參軍。德興令誣其民董氏五兄弟溺死，縣卒具獄。上力辨其非辜，其兄弟得不死。後皆為名進士。他所平反者甚衆。嘉熙元年，以處州縉雲縣令治最，擢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尋除宗正簿。陸宗正丞，兼權左司郎官。京局官，或挾權貴勢，求舉廢，輒斥之曰：舉廢可以勢取耶？中官有求封節者，力持不可。宰臣傳上旨令改擬，對曰：吾職可能，擬筆不可改也。宗室有圩田之訟，衆莫敢決，元龍毅然決之。時方括兩淮浮鹽，致書執政，以謂朝廷行商賈之事，廟堂踵諸閩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鹽自今始，不可。又兩上封事，言自宮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皆可痛哭流涕。於是史嵩之入相，疾其直言，遂斥去。差知衢、吉二州。嘗旋予祠。改知台州。以憂不上。既而鄭清之再入相，清之尤素惡其剛直，遂以朝奉大夫致仕。家居十年乃卒。元龍早受業於儒，既又從四明袁正獻公愛遊，愛象山陸氏門人也。故元龍之學，得朱、陸之異而會其同。有文集若干卷。子幼學，用蔭入仕。為臨安府觀察推官，能世其家業。

康植，字子厚，父曰仲穎，字蘊之。淳熙十四年進士。復試中教官，仕為尚書吏部郎中。洩官以清白稱。植用世科。登嘉定七年進士第。授奉化縣主簿。三遷為武安軍節度掌書記。與制置使史嵩之不協。對移江陵。酒官未幾，除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改通直郎。論對言事抗直，忤喬丞相行簡意。差通判廣德軍。救流有法，諱知本軍。以治最聞。召知大宗正丞。遷兵部郎官。除浙西提點刑獄公事。劾奏平江守臣史宅之治郡無狀，嵩之之兄也。時為丞相，并連及之。其言以謂宅之不思掩前人之愆，專務聚斂，以事貢獻。是以小忠而成其大不忠也。嵩之不知而使之，不智。知而使之，不仁。其上罔陛下，又不忠之大者也。羣臣知其罪而不言，皆逆深陛下之意，而不敢嬰其鋒。是逢君之惡，亦不忠之徒也。疏入，理宗震怒，欲重罪之。杜丞相時在樞府，為之極諫，謂憲臣言事既不中，又加之罪，如天下公議何。理宗尋悟，乃徙宅之隆興。而植提刑福建。改知寧國府。兼權江南京路提舉茶鹽義倉。奏免和糴，行經界法。除都官郎中。出知吉州。改補建路轉運判官。兼攝建寧府。賑水苗，拯饑弊。政惠大孚。赴闕奏事。卒于建溪驛。積階朝奉郎。其在廣德時，取大學語，名其齋曰誠求。仲穎與僑為同年，植以故早師事之。師門中獨植從游最久。與同邑秘書丞王世傑，皆號稱高弟焉。

贊曰：文清學行純篤，風節高峻，誠可謂道學之宗師矣。朱子之傳，閩中則有黃幹氏，而浙東為文清。然黃幹氏，再傳為何基氏，為王柏氏。皆文清同郡人，而皆德不仕。文清之傳，如元龍、植，則皆起科第，踐政路。故善於大節，長於如是焉。王柏氏稱植，植何之堅，風力之勁，有文清之遺則，嗚呼！獨植而已哉。

王安國小傳

王安國字靖翁，婺之東陽人也。備儻有志略，喜讀孫、吳書，以門功授成忠郎，當入官。於是宋祚將傾，知有材無所可用，輒歎曰：「衰世之龍虎，孰與治世之鸞鳳哉！」則閉門隱居以教子。至元十三年，國兵南伐，宋既納土，而人心猶危疑未輯，安國以策干大師高興，歷陳撫綏之計，與語意合，即署為東陽尉。時法令未一，安國能布威立信，以馭其民。明年，縣民晁單等恃玉山險僻，相挺為亂，殺浙東宣慰使陳天祐，新昌界行省左丞史弼領兵討之。安國詣軍前，先以方略親入賊窟，以計誘之，手縛渠魁以獻。弼喜曰：「使吾兵不血刃而獲賊者，爾為也。」延置麾下，將薦用之。以親老而固辭。二十六年，寧海妖賊楊鎮龍反，玉山境接事海，因據為巢穴，妄立稱號，勢甚猖獗。安國視其勢，笑曰：「賊無能為也。」率鄉兵據要害拒之，賊乃從間道趨義烏，未幾與官軍遇，其衆果皆潰，而首賊遂就擒。安國為人，謹厚重然諾，民有訟，不直於縣官，而惟尉之言是直，自其為尉，鄉閭賴以安靖者二十年。民懷其德，有祠其像于家者。二子奎、轟，並以經學傳其家。烏傷王禕曰：「安國六世祖，在宋宣和間，能禦寇，捍鄉井，以功補忠翊郎。其大父，起武科，守邊郡，嘉熙、淳祐之際，江上事急，朝廷深倚其功，卒官達州刺史。若安國者，可謂能世其家矣。忠翊之死，喬丞相行簡為其銘，而達州事業，具載史傳。安國之事，其可不使少概見乎？故予私著之，以備闕逸。」

吾邱子行傳

吾邱子行者，名衍，太末人也。其先為宋太學生，留弗歸，因家饒塘。至子行，比三世，子行嗜古學，通經史百家言，工於篆籀，其精妙不在秦、唐、二季下。而於音律尤精，然性放曠，不事檢束，眇左目，左足跛，而風度特蘊藉，一言一笑，皆可喜。對客輒吹洞簫，或弄鐵如意，或援筆製字，旁若無人。每以郭忠恕自比，自號貞白處士。傲居陋巷中，教生徒常數十人。未成童者，坐之樓下，賓客談笑，喧動鄰舍，而樓上下之徒常肅然。遠官貴人，聞子行名，款門候謁，非其意，斥弗與見。或從樓上遙與語，弗為禮。或與為禮矣，送之弗下樓也。東平徐公子方，海內大老也，持節使者節浙西，所蓄古器物，款識多莫能辨，咸以為非子行無能知者。徐公即命駕訪子行，子行為一一鑒定之。徐公未嘗不歎服其精敏。於是人皆謂徐公能下士，而子行非果於傲世者矣。子行為詩，不純守法律，而善著書，所著有尚書要略、元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詞譜、重正卦氣、楚史構概、晉文春秋、道書援神契、說文續解、周秦刻石音釋、學古編、其修詞立論，皆識見超詣，人所弗及。故用是自負，藐視一世。其所稱許者，惟饒唐仇仁近、永康胡汲仲、穆仲三人。於他詩人文士，悉少許可。動加譏刺，不顧人喜怒。不知者不堵其謔侮，知者以其類乎滑稽，不卹也。初，子行年四十未娶，買酒家孤女為妾，不久即死。死且久，人或誣告子行妾嘗為己妻，有司逮妾母，而妾母已再適人，居他州。及來，死子行所，又逮妾母後夫，後夫來，復舍子行，而坐偽鈔事，竟連子行知。子行懼，走訪仁近，值仁近早出，則留詩以去。遂莫知所之。後三月，吳人衛天隱以六壬占之，得亥子丑，其辭曰：「歲子月巳，旬寅斯首，亥實水鄉。」

己暮在丑，惟子與丑無祿，殞處，墓非其處，死沈江湖，是生戊辰，土為宰制，土弗勝水，家絕身棄，此其骨汚淵泥九十日矣。筮與所留詩語合，乃知子行已投水死。其弟子為招魂以葬，而汲仲為之銘。為說者曰：「家籀之學，至宋季其敝極矣。國朝以來，子行始倡其說，以復于古，而吳興趙文敏公實和之。其學乃大明，子行可謂博雅之士哉。子行既歿，得其學以名世者，宛邱趙子期、濮陽吳孟思、子期仕至執政，而孟思今猶布衣云。」

馮烈婦傳

烈婦馮氏淑靜，字素清，會稽人也。生五歲，從父宦居饒塘，性聰睿，授以古文，日誦數百言，稍長，習書記，凡文字，過目輒不忘。一日，忽自警曰：「此非女子所宜先也。」乃潛心女紅之事，成精其能，父母鍾愛之，不肯與凡子年二十三，擇婿得四明吳守正，有文學，為時名士，即以歸之。烈婦生處華靡，既歸吳氏，能不厭備，素益自恭，事舅姑以孝聞，治家井井有條，善處事，多德中，無鉅細，必資稟其夫，乃行，嘗謂人曰：「婦人雖聰明，然聞見有限，其可自用乎？平居不妄談笑，與人言，必由於禮義，女婦或有行汗不自飭者，雖貴，咸不與見，雖見，不與言，或譏其不容物，則對曰：『人其身而禽獸其行，吾方為之羞，尙能與之語乎？』其言一行，皆足以絕世軌俗，大抵此類。姻堂敬憚之，稱爲女婦中丈夫也。至正壬辰秋七月，饒塘陷于賊，燬民居殆盡，難備書，得脫虎口，移家處德之孫門，丙申夏五月，賊陷饒塘，三女泛舟走避，泣謂之曰：「世亂如此，而吾家貧力薄，荷藉祖宗廬底，庶幾有濟，倘有不測，吾與汝輩，唯有死耳，慎勿受人汚也。」明日，賊退，苗軍縱兵大掠，倉卒備不能遠，同舟十數人，悉為所虜，烈婦即抱八歲幼女投水死，日暮，其夫往覓所在，水上得幼女屍，即其旁求之，烈婦屍凝然立水中，於是得年四十有五矣。贊曰：無非無嫌，婦人之常，以烈稱婦人，誠婦人之不幸歟。予聞馮烈婦宅心履身，平日毅然以貞潔自許，及遭變故，輒視死如歸，雖曰死得其所，謂之不幸非歟。嗚呼！自兵興以來，五六年間，天下之擾攘甚矣，男女失身不得所死者，蓋不可勝道，抑馮氏之得以烈稱，爲不幸，不可不歎。

考定伯夷傳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齊其諡也。始墨胎氏，父曰初，字子朝，自伯夷名允以下，據傳。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愛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亂，周德衰，其前乎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自曰：吾聞古之士，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

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殺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太史公曰。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泰伯。伯夷之倫。詳矣。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余以所聞。由光義既高。其文辭不少。梁見何哉。此太史公將稱伯夷。而伯夷之節。則稱孔子序列。故名傳世。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由是觀之。怨耶非耶。此舉孔子稱道伯夷之辭。言其求仁得仁。因若無若怨。所以明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至若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備所謂天道。是耶非耶。此引言顏子有德而早夭。盜跖暴乃富厚累世。公正發憤者。反遇禍災。所以反。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聖世混濁。清士乃見。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憑生。豈以其重者彼。其輕者此哉。此言人之志。善惡不同。為善者因衆人之惡而為。易曰。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伯夷。叔齊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間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末文中言為善者必待於聖人以著名。而惡沒世之後善名之不著。所以深幸伯夷得孔子而名彰。顏淵由附驥尾而行顯也。

太史公伯夷傳。自漢以來。論者莫不稱其文章之奇偉。萬像一辭。無異議者。以予論之。則有不然。遷作史記。體制最正。其列傳之體。必首著名。其鄉里世系。繼序行能。功烈之始終。而其末論斷之辭。則別稱太史公曰云云。以補所未備之事。發所不盡之意。觀乎老莊。管晏。申韓。孫吳等傳。為體皆然。獨伯夷傳首述載籍博考等語。次述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等語。乃始及夷齊之事。而遂以天道無親等語終之。辭意不倫。體制乖舛。意者必有錯簡。而後世承訛襲謬。不以為非也。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不過隨文生意。曲為註解。予切病之。因為考尋其指。易置其文辭之先後。而訂定之。問復援據古說。補其一二。而頗加箋訓。庶幾其體正而義明。讀而習之者。有所取法也。或曰。太史公之文。至矣。後學顧乃妄議而竊更之。不已僭乎。曰。非然也。予之考定是傳也。實因其本文而更次第之。曷有妄贊一辭哉。且書之武成。禮之大學。既列為聖人之經。而在先儒。悉舊更改。則予於是而考定之。乃所以成其美也。而奚僭之

為。况乎史記本不完之書。故補少聊。小司馬氏。輒為之補益。設以僭罪。則於二人也。其又將何尤。庸志諸傳後。以俟覽者詳辨。

宋太史傳

宋太史者。名濂。字景濂。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為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益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有才而不及用。周廣順中。徙于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梅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桐溪。又五世。乃為景濂。自其父祖而上。世為峻儒。雖隱約鄉里。間不顯著。而詩書之澤。被於人者多矣。景濂在姪僅七月。為嬰兒時。苦多疾。甫六歲。即能讀古文書。過其目。輒成誦。為詩歌。有奇語。操筆立就。人異之。呼為神童。年十五。六。里人有張繼之。長者也。告其父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即有成爾。乃攜之入城府。俾受業。聞人夢吉先生。習易。詩。書。春秋。通焉。為舉子業。課試每居諸生右。其友胡君翰曰。舉子業不足為。景濂蓋為古文辭乎。遂與俱往浦陽。從吳萊先生學。吳先生博極經史。善為古章句。景濂學之。悉得其蘊奧。久之。文章之名。藉然著聞矣。景濂為文。初若不經思。而用意極精。密。浩浩乎莫關其際。源源乎不知其所窮。洋洋乎不見其有所不足也。當是時。鄉先生翰林侍讀柳公。黃。翰林侍講學士黃公。潘。皆天下所師仰。景濂又各及其門。執弟子禮。而此兩公者。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東東甌。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濟以經博之學。進之以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景濂所為文。多經二公所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蕭田陳君。旅知言士也。為之序曰。柳公之文。龐鬱隆凝。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黃公之文。清圓勁切。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不亂。景濂之文。其辭韻沈鬱。類柳公。體裁簡嚴。類黃公。大哉文乎。其不可無淵源乎。蓋以景濂為能兼二公之所長矣。翰林學士承旨廬陵歐陽公。先於二公為行輩。嘗評景濂文。氣韻沈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屈。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駕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卣周彝。龍文漫滅。古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躋終南。衆敵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過千古。安能與於斯。其為當世所稱許如此。於是二公相繼既即世。而景濂躡武而起。遂以文章名家海內。至正中。用大臣薦。擢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為太史氏。此儒者之特選。而景濂素不嗜仕進。固辭避不肯就。會世亂。益陷閣。不欲事表顯。乃入小龍門山。著書。書成二十四篇。曰龍門子疑道記。又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皆傳于學者。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為己任。發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為何基氏。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發人。而其傳遂為朱學之世遺。景濂既問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語又足以知其志之所在。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景濂於天下之

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指要。至於佛老氏之學。尤所研究。用其義趣。製為經論。絕類其語言。實諸其書中。無辨也。齊田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老佛語以資嬉劇。譬猶飲梁肉而茹苦荼。飲茗汁耳。景濂狀貌豐厚。美鬚髯。然目短視。尋丈之外。不能辨人形。而雪邊月下。蠅頭之字。可讀也。性疎曠。不喜事檢飾。賓客不至。則累日不整冠。或攜友生。徜徉梅花間。索笑竟日。或獨臥長林下。看晴雲。望松頂。雲出沒巖扉間。悠然以自樂。世俗生產作業之事。皆不暇顧。而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間。盡其道。與人交。任真無鉤距。視人世百為。變眩揆閱。謾若不知。知之亦弗與較。縱為人所賣。不復恤。而人亦無忍欺之者。用是咸稱為有德之君子。景濂所為文。別有蘿山吟。蓋三卷。潛溪內外集三十卷。又有浦陽人物記五卷。或謂可比五代史云。

義烏王禕曰。世稱太史公司馬遷好遊。南上會稽。浮於沅。湘。北涉汶。泗。過梁。楚。足迹半天下。其文雄深雅健。善馳騁。有奇氣。以游放也。吾觀宋太史以文章擅名今世。其才氣殆前無古人。使其生遲時。與之相頡頏。不知其孰為先後矣。而其足迹未嘗離鄉里。豈世之稱遷者。固不足信耶。遷生龍門。而景濂亦著書龍門山。其所著書。與遷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以成一家之言。何異。然遷謂自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後至其身。亦五百歲。自待太重。亦見其不知量矣。若景濂立言。謙謙焉未始以自高。此又其所為異耶。

劉蕡孫傳

劉蕡孫。字長吾。茶陵人。宋丞相沆之十四世孫。器貌瓌宏。有文學。後至元丙子。游京師。以民間俊秀。用薦者得自入國子為弟子員。積分及優等。至正戊子。會試下第。以例署常州儒學正。壬辰。天下兵起。紅巾亂湖南。常事陷。州長貳皆棄城遁。蕡孫獨不去。因集民為兵。有衆萬計。克復其州治。就以民兵守之。總兵者嘉其功。言蕡孫當起陸知其州。事未報。其年冬。武岡洞濂寇常事。於是常事以糧匱援絕。城復陷。蕡孫乃率其餘衆。退保溫江原。結寨以為固。已而紅巾有羅甲者。復來攻其寨。蕡孫力與戰。以衆寡不敵。見執。蕡孫有女。甲欲取之。使謂之曰。子吾女者。免若死。且必厚相遇。即不予。死不可免。死後。女終為我有。若其國之。蕡孫大罵曰。賊狗奴。我天子諸生。受國名爵。義當死報國。死吾所也。事得以女子賊求活耶。我死。即吾女為賊有。豈復顧哉。賊留之者五日。日以甘言誘之。蕡孫不為訕。絕不飲食。而罵聲不絕口。遂遇害。賊黨有義之者。以棺瘞之。州西門沙上。賊既退。發棺重殮之。以葬。顏面猶如生。湖廣省臣及部使者。皆具其死事以聞。蕡孫有同母兄耕孫。字存吾。至順庚午進士。仕為寧國路總管府推官。至正乙未。長槍陷寧國。亦執節死之。

史官王禕曰。嗚呼。元之有國餘百年。其德澤之入人亦深矣。及其亡也。服節死義者。雖往往而有。然卒未嘗多見焉。豈余之聞見不廣歟。抑死者人之所甚愛。而又世道不古若。故其能以忠義自許者。或寡歟。余

頃奉詔修元史。於凡以死殉國者。必謹書之。厲世教。扶人紀也。當時得耕孫死事。既已登載。而有司不復以蕡孫事來上。使其傳闕焉。何世之不樂成人之善者。類如是歟。蕡孫之子頌。方以學行用世。為余道其父事甚悉。余固信之。因為著之于篇。以補史之闕文。

陳孝婦傳

陳孝婦者。徐氏妙梓。明州象山縣人也。資性淑慧。父母甚愛之。擇所宜歸。得同里陳氏子曰汝棧。質美而好學。遂以妻之。孝婦既歸陳氏。逮事其舅姑。盡婦道。大德丁未。歲大祲。人相食。孝婦盡出奩具。以易粟。擇其精粳者。用為養。而自食蔬糲。以率羣下。或采蕨根。蕪菜。以取給。未嘗使舅姑知之。厥後舅姑相繼物故。未葬。停柩于家。一日。隣舍火。衆爭攜筐筥逃避去。獨孝婦與其夫。以身捍柩。號天慟哭。誓與俱焚。火且及左右。曳使避。孝婦哭垂絕。不為動。俄而返風。火轉延他家。柩得不燬。人謂其孝感所致。由是鄉里咸稱之。為孝婦。而縣大夫列其事以聞。孝婦平居善治家。好施予。事夫教子。皆合禮法。卒年七十三。汝棧。字傳巖。有學行。仕為慶元路儒學錄。五子。長曰德星。入國朝。以文學見推擇。為承事郎。同知西安府同州事。史官曰。余覽前史所列孝行。如姜詩夫婦。純誠之感。能致水涌魚出。未嘗不廢書而嘆。以為孝弟之至。實與神明通也。今得陳孝婦返風轉火事。擬之古人。夫復何愧。曾謂古今人乃不相及邪。故為論次。著之于篇。以備于國史。

義烏喻氏家傳

喻氏之先。富陽人也。宋初。徙居婺之義烏。子孫遂為義烏人。有臨海縣丞良倚。工部郎官良能兄弟者。同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而良能與其弟國子進士良弼。因以文章家知名。至簽書鎮南軍節度推官。個知南安軍。演兩兄弟。又皆第進士。以文稱。其他由特科世賞入官者。不可勝數。而義烏望族推喻氏矣。個孫四人。其長曰綱。字叔文。天性最純厚。與其季曰夢炎。字叔淡。極友愛。皆習場屋業。治周禮。有雋聲。丞相喬文惠公在朝。並用其薦。夢炎赴江東漕闈試。而綱就試浙西。於是夢炎以所治經魁江東。例當會試禮部。因嘆曰。吾與兄實同學。願可先吾兄取科第耶。輒託故不赴。以填。閱再大比。綱始獲薦于鄉。乃同赴禮部試。未至。而夢炎道屬疾。綱即扶護以歸。既而夢炎死。綱泣曰。吾弟所以抑退弗振者。以吾故也。今吾弟已矣。吾尚忍獨由科第取祿仕乎。遂絕意場屋。後用蔭補官。仕知西安縣。夢炎二子。伯曰京。字伯大。仲曰高。字仲明。事其母石。俱以孝聞。石守節善持家政。家素饒於資。遭國兵南伐。亂離之際。石以白金千餘兩。貯藏之。久之。京他適。高不及告。取而有之。石意不平。京歸。語其故。京曰。母所有。將以遺吾兄弟也。兄弟義同一體。弟之有。即吾有。爾母何憐焉。石重嘉嘆。即取他所藏白金二十錠。以遺京。京受其二。除復推以與高。其後石與京相繼歿。並殯其堂。會寧海寇起。抄掠旁縣。家人咸逃匿山谷中。高傍徨不能去。號哭竟日。夜乃斂金帛。兩柩間。寇至。奉以為質。告之曰。吾所以不懼死而情此者。巧以全死者爾。情詞懇切。寇相

願駭愕弗爲取。且以善言慰撫之而去。家人返。怪其人與。概皆無恙。而金帛故在。莫知何以致然也。高後以壽終。人稱其長者云。

贊曰。曾子固氏。嘗讀世之立傳者。多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以予所聞。喻氏兄弟孝友事。初非世之人所不能。而人莫之能也。以其可以輔教警世也。故著之于篇。

鮑信卿傳

鮑信卿者。諱完澤。其先汴人也。六世祖瑞。仕宋靖康間。從南渡。家于杭。故信卿今爲杭人。信卿資識粹敏。慎重寡言。善記憶。涉獵經史。過目輒不忘。且好論議。能言人所不能言。方年少時。一時老成人。皆自以爲不及也。前元貞初。以蒙古言語文字。天下或不能盡習。詔所在州郡。並建學立師。貴游子弟。及民間俊秀。皆令肄業。信卿受業其師蕭氏。悉究其精奧。乃攬摭史傳中故事。及時務切要者。二百五十餘條。譯爲書曰。采目。反覆應對。曲折論難。最爲詳密。又記其師所受之言。爲書曰。貫通集。又採粹粹微妙之言。門分類別。爲書曰。聯珠集。又取蒙古及偉兀爾問答比譬之言。爲書曰。還玉集。凡其音韻之所自出。字畫之所由通。毫釐之間。具有分別。南北人爲蒙古學。未有出信卿右者。方是時。爲其學者。悉倚爲入仕之階。而信卿澹然。獨無求進意。隱居教授。戶外之屨。至無所容。達官大人至杭者。莫不延見信卿。與信卿語。見其動中肯綮。而適於事情。未嘗不爲之降歎也。至順初。翰林冠學士早從信卿學。信卿學行于朝。力勉之出。信卿以養母辭。至正中。江浙寶哥參政。及浙西都使者。爭辟用信卿。欲引以贊決軍事。信卿以母老。終不從也。參政嘆曰。鮑博識純孝。若是。使其出効官使。有不忠於所事者乎。博識猶華言博士也。信卿事親。既能以孝聞。而處兄弟尤極友愛。平居一言一動。無不授乎道義。人皆稱其篤行君子。信卿卒。以至正癸巳。得年若干。無丈夫子。以弟之子益爲之子。

野史氏曰。國家起朔漠。風氣渾厚。雖言語可譯。而文字未通。世祖統統圖夏。於是巴思入帝師。至自西土。始因其語言。用諧聲之法。創造文字。以定一代之制作。蓋其爲母甚簡。而曲暢旁通之。則聲比字屬。有生不生窮之義焉。昔儒有言。字書主於母。必母權子而行。然後能別形中之聲。韻書主於子。必子權母而行。然後能別聲中之形。故能明乎母子相權之法。則知我元言語文字之傳。百王不能易矣。豈特爲一代之制作而已乎。粵自百年以來。聲教所覃。凡人面之域。罔不同文。而欲精其學者。猶必賴夫專門之師。如信卿者焉。嗚呼。若信卿者。其可謂有功於其教道者耶。

齊琦傳

齊琦者。字仲圭。饒之德興人也。別號易巖。時人咸稱之曰易巖先生。因不復以字行。曾祖明善。宋端平甲午鄉貢進士。祖潛起。父顯。世以儒學名。初琦從祖有夢龍。貴澄者。皆明易。專心邵子之學。而貴澄嘗註經世觀物等書。琦讀其遺書。自幼卽領悟其旨。又應應淮者。建昌人。精通邵氏學。在宋季。言國家運祚禍福。

如指掌。而琦同郡傳立。號初學者。實得其傳。立當至元間。以其學顯。世祖甚敬信之。又祝泌者。亦琦同郡人。其於邵學尤精。與應淮同時出。其學則有子傳焉。琦既承家學。又兼得祝氏傳。蓋其爲術。由聲色氣味以起數。而推極乎元會運世。即其數之所見。天地氣運之否泰。生人吉凶休咎之徵。無不可以預定。純乎邵氏先天之學。皇極之理也。故其爲人言。凡未至之事。如在目前。無一不驗者。嘗至衢。有周孚者。邀詣其家。問以家事。琦曰。自子造居屋。必歷一紀。乃始生育人。今滿一紀。則歲中當添三子男。今年十二月七日。明年二月九日。及八月。子生之日也。孚補縣幕。待次於家。明年三月當上。琦曰。子赴官。在今年九月。與同適市。指一女子曰。此爲子家八月生子者也。孚因納爲子妾。未幾。其前官有故。九月卽之官。十二月七日。其妻果產子。二月九日。子婦復育子。至八月。所納妾亦生子矣。當琦留學家。有二客扣門者。琦聞其聲。輒曰。二人必皆三品矣。然不久且至。坐重罪。二人者。一爲潭守伯篤魯丁。一爲衢守將趙甲。後果俱以罪廢。同郡馬氏者。故相家。琦至其家。隔垣聞婦人聲。曰。是婦來歲其舉子乎。其夫曰。吾婦年已四十。是生七女子矣。縱娠亦恐非男耳。琦曰。不然。來歲舉子。當在秋中癸酉日。明年八月癸酉。果得子。至休寧。金南庚遠遊之。問曰。今日至吾家。首何見。琦曰。子家首見我者。與我同甲辰生人也。比至果然。琦曰。子家今夜子時。後山有不動之物動。明日辰時。前山有不動之物動。是夕家後土庫棟橈崩。明日。大石墜前山巔。金氏以問。琦曰。土庫崩。萬二千時內損小口。大石墜。萬二千時外有一布衣受宣命者。未二年。其孫自經死。既三年。其子用大臣薦。授武略將軍。平江萬戶府鎮撫。江浙行省平章忽都魯花。致琦問。動靜琦曰。朝廷今日除公矣。問職爲何。琦曰。職三品耳。且當理財賦。後旬日。報至。果以其日除大府卿。又曰。然公還。半途必改除入中書。明年當復爲平章矣。比至中途。果改除中書右丞。明年。果復爲平章。中書有進士三人。曰。哲理野臺。曰。身南海牙。曰。普顏。同謁琦。琦各問其今何官。哲曰。我已階五品矣。琦曰。子當作那推官。而散階仍五品。又曰。子當作那守。階三品。又曰。皆非也。子當作行省理問官。散階四品也。已而江西行省遷調。除潮州推官。湖廣行省遷調。又除高州總管。而中書皆不准。復除湖廣行省理問官。所得散階亦悉如所言。易曰。我亦當及五品階。琦曰。子不能五品也。府判縣尹。縣尹府判。府判縣尹。終六品耳。已而中書除興和府判官。而福建遷調。又除崇安縣尹。歷十月。中書不理。俾復任興和。比至興和。而過期不得任。再授延平路判官。又以故不赴。復除浦城縣尹。以終。普曰。吾階當至六品。琦曰。子可及五品。爲漕運官。已而除海道鹽運千戶。果五品也。江浙提舉黃晉卿。年六十有六。將致仕。琦謂之曰。來年乃可致仕。當帶祕閣職名。七十後。於是起位一品。然公性褊少容。止二品耳。於是明年以祕書少監致仕。至七十有三。復召爲翰林直學士。陸侍講學士。而歸。樞密參議歸錫。琦謂曰。公旦夕當陞職。本府尋任風紀。爲三品。又登政府二品矣。頃之。陸樞密判官。卽擢河西廉訪使。遂拜四川行省參政。中書平章教化致琦問。琦曰。不出旬日。公出中書矣。越九日。除大司農。又問琦。琦曰。當復遠出。俄遷平章行省。江浙。琦嘗語所知曰。自

今以往天下多故不十五年京邑南遷千里矣未幾海內大亂朝廷削弱而權臣挾皇嗣駐河南今且十五年又嘗語人曰南士行入風憲矣方是時省臺橫南人不用已久不久果有詔用南人其術精驗類如此琦游京師名貴人非可與語者雖以禮來致未嘗往門外候謁者車馬如市亦未嘗輕語人而樂從章布之士游琦嘗用薦者署初庵書院山長至正己丑自京師歸屏居番陽山中逸焉若與世絕或勸之出則曰時行時止吾豈固必者哉歲庚子乃攜妻子至金陵居焉琦於經史悉究通大義雖精於數學然恥於術數名家講論易道剖析理趣多昔儒所未發立言建議必要歸於仁義道德有關於世教故士大夫間用是尤尊慕之

贊曰先天之學秦漢而下唯魏伯陽能知之至陳圖南乃發其秘一再傳而邵子出焉邵子之言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事何莫不由心生心者理與數之會而世之言邵氏學者乃唯論數而舍理何哉陰陽五行有是理斯有是氣及其生物氣聚而有形則象與數所從出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治亂禍福不能外於數而數易嘗離於理乎故數固於理理函乎數者先天之學也世傳邵子以其學授王豫天悅天悅蜀人死無所授以所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者同葬玉枕中未百年吳曦叛盜發塚出其書道士杜可大得之以授廖應淮而應淮所著又有元元集畫前妙用等書數十萬言悉以授傅立而齊琦得之則其淵源所自來可徵矣余數從琦游聞其言未嘗不以理爲本蓋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然世之淺於知琦者徒謂其於數爲精何也余故取世之稱琦者錄其一二而特論其學術之大要著于茲

王忠文公集卷十八

友琴生傳

友琴生姓朱氏字原良金華人也六世祖漢上先生震以善易名至生克紹世業篤志詩書然不屑爲章句學而藝文之事咸精其能自三代秦漢六朝隋唐五季金宋以迄于今凡鐘鼎敦彝兩占彝尊玩用服御之器金鏤石刻繆章鳥篆楷隸之文圖畫之屬悉能究其本末鑒其真贋今世以好古博雅稱者深所推服故士大夫樂與之游而善其所居室蕭然絕塵不留他長物惟置琴其中曰古人無所尚友也雖然古人遠矣琴者古人性情之所寓吾視之猶古人焉耳其不足爲吾友乎因自號曰友琴生又嘗語人曰昔歐陽子號六一居士謂一琴一壺一碁金石遺文一千卷書一萬卷與己爲六也夫身至貴也混五物而俱六是失己也琴至古也備五物而各一失物也要之皆非也今吾獨取琴而友視之友德之意不庶幾歟于是人咸謂生爲善取友云

論曰昔先師朱微公有琴名雪夜寶嘗勒銘其腹以遺丞相王魯公其辭云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欲之邪心乾坤無私物有則我獨與子鈎其深至哉言乎言琴之用者無以加于是矣原良魯公里中子也以琴爲友其能服膺微公之言者耶

喻夫人傳

喻夫人者諱德常字可貞當塗人也。喻縣大姓也。家素饒于貲。父汝政。仕嘗管財賦。有五女子。夫人長且賢。甚愛之。慎擇所宜歸者。于是同里陶先生安。方以文學名。乃以夫人歸焉。先生風檢清遠。平居惟篤志問學。著書以為業。而夫人善理家。事無鉅細。皆井井有條。用是先生得不以瑣務瑣故嬰其心。日致力於文藝。所造益深矣。夫人雅不愛華飾。歲時歸寧。四女弟皆適巨室。服御就修飾。夫人素狀靜儀。處其間。意澹如也。先生既領鄉薦。親戚里黨皆來賀。夫人曾不以為喜。及下第歸。夫人亦無有不悅之色。或問之。夫人曰。乖逢得失。是有命焉。奚必置欣戚其間也。暨先生居宰垣。躋政路。祿俸之入充足矣。而夫人奉身益廉。處家益簡薄。唯承祭祀。延賓客。則必致其豐。常戒家人曰。夫君有儉德。今幸顯融。吾所以相之者。敢不愈加謹乎。初夫人遠事其姑徐。徐性嚴重。夫人事之備極恭異。雞鳴。盥櫛畢。即詣前候起居。已乃具甘旨。以進。左右承順母事。必得其驩心。徐以夫人事之至也。每語人曰。昔吾事吾舅。舅謂我盡婦道。隨終視曰。新婦事我善。我且死。無以為新婦報。願新婦有子。亦如新婦善事我也。舅言今其驗矣。先生適他往。而姑屬疾。夫人親調藥。晝夜扶掖。衣久不解帶。及卒。哀毀過情。而治喪無遺禮。暨從宦金陵。請其母與俱。母辭曰。吾甚戀鄉土。今遠行。恐以骸骨累汝也。夫人謂時亂。田野非所安。力請以行。未幾。其族殲于兵。而母獨得以天年終。養生送死。於禮尤無闕。二子昂。既授經。延名師教之。先生夙夜在公。無休暇。義方之訓。出于夫人居多。夫人秉志祇柔。察理明亮。而閒習于禮法。閨門之內。肅然有容。蓋其在父母家稱賢女。相其夫稱賢婦。而教子稱賢母。先生自窮居以至顯達。凡所與游。皆當世名人。莫不知其有資于內助。而夫人之為賢也。夫人卒年四十有七。賢而不壽。咸嗟悼之。

熊孝子傳

熊孝子者名仁瞻。唐洪州海昏縣人也。性至孝。仕為左衛府參軍。袁州宜春縣丞。喪母。奉柩而歸。卜宅兆于縣西之錦義鄉。而其地岡阜峻嶺。喪莫能致也。仁瞻念非水道不可達。督傾家貲。掘地為川。以通江。方庀工。俄而天大雨。水自墓旁近地湧出。成川。與江流接。舟以得達。而窆之。事遂矣。既葬。結廬墓側。居六年。有慈烏來巢。其稱異焉。于是江西觀察使路嗣恭。列其孝行以聞。大歷十年秋。勅旌表其門閭。仁瞻後再調江州司戶。又遷越州蕭山縣令。卒。官年七十有三。世因名其川曰孝子港。橋曰孝感橋。所居里門曰孝錫坊。海昏至宋改建昌。隸南康軍。淳熙六年。新安朱熹守南康。首命有司。依准勅令。謹其墓。且遣使祭之。其文曰。熹假守茲土。攷諸圖經。以求此邦前賢。酒德隱行之實。于建昌得陳大。中大夫司馬。焉。從事

中郎司馬。延義。以及熊君。皆以孝德聞。而熊君精誠所感。獲致涌水成川之應。私心竊敬仰焉。乃復以其事請于朝。有旨。加旌表。繼而嘉禾陸德輿來為守。聞而歎曰。熊孝子事。前守朱文公之所表章也。吾其敢不成其志。則大書有唐熊氏旌表門閭八字。勒諸石。俾縣令鄭伯承新作其里門。厥後為守令者。咸謹視之。惟謹。莫或能廢也。孝子子孫相繼綿衍。至于今十一世矣。

太史氏曰。余家烏傷縣。縣人有顏氏者。秦人也。蓋葬其親而躬負土焉。羣烏嚙土來助。烏吻皆傷。故漢即其地。縣且名之。至唐。又改名烏傷。嘉孝行也。及余得建昌熊孝子事。至慈烏來巢。與吾顏氏事頗相類。為之於邑久之。因竊歎曰。至哉孝乎。一念之烈。其感物固如是夫。傳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信哉。

蘇君小傳

蘇君名友龍。字伯瞻。婺之金華人。其先眉之眉山人也。眉山蘇氏。其顯自文公及其二子文忠。文定始。文定之長子遵。以工部侍郎徵。欲閣待制守婺。有惠政。移知處州。婺民告于朝。乞還守婺。乃復以吏部侍郎帶前職知婺州。卒贈少傅。葬蘭谿之紫巖鄉。因家金華。而子孫遂為婺州人矣。少傅生龍圖閣直學士廣南東路經略使贈少保簡。少保生江東提刑秘閣修撰大理卿諱。大理二子。吏部郎中江西提刑林。金溪知縣。吏部生顯。顯待制知揚州。州生兩淮轉運司幹辦公事主。運幹生淮安主簿。金溪以吏部次子溫州通判。照。子生嘉禾縣令。嘉禾生泉谷處士。處士生德祐太學生也。宋亡。歸隱于家。至元中。諸生就徵。皆拜官。處士獨不起。以文學風節。名重當世。生六子。君為次。而淮安無嗣。因命君後。淮安君生十載而孤。母夫人潘。鞠而教之。俾有成立。君亦重自奮厲。積學砥行。藉然有名聲。乃見推擇試吏。以選得從事閩中憲府。遷廣東憲府掾。又掾閩中宣。遂由行宣政院。辟江浙行中書省掾。用累考及格。調紹興路蕭山縣尹。又除紹興總管府經歷。不上。階自承事郎。轉文林郎。行樞密院照磨。遂陞朝列大夫。浙行省左右司都事。君在閩。廣時。憲使有以廉介為同列所擢者。御史勅之。章未至。同列即命君奪其印。言綱紀不可紊。章未至印不可奪。而憲使亦據同列罪狀。有左驗。欲逮繫之。君復言持憲度而自相誣毀。非所宜。憲使聽之。俱賴以免。連江縣有唐縣令孔。致所鑿湖。溉田五萬畝。歿。又置湖田百畝。令民永以租入治湖隄。歲久事廢。君自上官。徵累歲。遭租治之。並湖之田。賴以有成。又歸學田之奪于豪民者。以贖士。士論稱之。廣東宣憲二府。歲科南海。番禺兩縣田。出錢以給宴費。曰分田錢。吏因侵漁無度。以為常。民不堪甚。君自除之。民大稱慶。朝廷歲給諸郡新鈔。而憲府諸郡燒舊鈔。如法。舊憲使為廣東守者。獨不為燒。積十五年。司鈔者不得代。君奮然建議燒之。鈔庫官率妻子羅拜以去。汀寇逼漳州。君往督津。為守禦計。吏欲籍民為兵。君曰。我為安民來。奈何擾民也。閱軍籍。得放逸者二千。使率以為備。城守既固。進兵擊之。獲其首亂者。他將略為己功。君不以為言。其在浙省。實掌漕事。江浙歲運糧三百萬石給京師。而漕官悉恃勢凌州郡。強取贏。無錫州獨不與。則經其權。惡不宜上供。以激怒宰臣。宰臣怒。欲加罪本州。君慨然曰。

吾為據而使上官用法失平。是負據矣。白遣官驗視得實。事乃解。海寇作亂。行省發官粟募民船載軍往捕之。船未盡發而寇降。遂議徵前所募粟。君以船已為官募。而官不用。則責不在船戶。且其既發。則食粟殆盡。而復徵之。是陷之罪也。不若止徵船之未發者。幸臣聽其言。其在蕭山。適歲祲。發常平倉廩以賑民。同列或泥常執不可。君曰。以官粟活民。何不可者。盡發賑之。民得活者數萬計。縣無社稷壇。而風伯雨師壇。前令舊釋氏為浮圖。君曰。吾任民社之寄。此而不卸。何以令為。乃度地置壇。具准令式。吏胥或執官府短長為民害。咸責之于理。訟牒有及婦女者。必斥去之。居二年。政績大著。郡府常以旁近州獄訟之獄。諸暨守奉命賜老人帛。慢不親以授。里胥因匿之事。覺。檄君按之。君究其實。守得無贖罪。而定罪如本條。州人有東西隣爭。斫風所拔大木者。州罪東隣。東隣不直。詣府訟。府以其事下君。往其地詢之。則木乃南隣無主木也。乃遂以前罪罪西隣。而木入于官。其他所行事。若此類甚衆。會處州盜發。君奉文告招撫之。既平。而樞密分院治于處。君留樞屬。因留處者久。及遷職都司。則時已不可為。因謝事而歸。徜徉家林。或漫游金陵。日以書史自娛。情之所觸。輒擊于詩。不屑事雕刻為工也。初文公歸葬于蜀。文忠文定俱葬汝之郊城。子孫阻遠。不克時展省。而葬之有蘇氏。自少傳始。而文忠之孫給事中。亦嘗守葬。處士乃幸族人為祠宇合祀之。且表坊門曰景蘇。君念蒸嘗之事。久或不能繼。議各割田。總其歲入以為資。族人皆從之。聞書至京師。將留儲于朝。騰騰得將權使。由陝西運漢中以入蜀。展謁先塋。訪族人以通譜牒。然後出歸。峽。經襄陽。抵河南。以拜二蘇公之墓。而後歸。而適時以多故。志弗克遂。年亦且已老矣。每言及。輒慨然。君歷官。法當推恩父母。不可得。尤以為憾。誓不辱其先。因自號曰栗齋。言謹且畏。以自志也。君今年七十有二。康健如五六十歲人。生六子。其第三子伯衡。至正癸卯鄉進士。有文學。最知名。

瑯琊山人傳

瑯琊山人者。姓范。名常。其字子權。濠州人也。濠為城。環以平岡漫阜。而瑯琊山獨巍然峙於西南。去城可七八里。范君世家濠。瑯琊山人所為號也。初君之大父西新。有學行。當宋季。仕不大顯。學者稱之曰青山先生。至君復能世其學。隱居不求知于時。而時亦無能知之者。今天子起兵淮右也。首得濠。君即杖策謁軍門。上知濠人之賢者。獨范君。與語意合。留置幕下。有所疑。即以問君。君每以實對。輒稱旨。而羣雄角立。天下勢未定。上命君為辭以禱上帝。有奉天征討。慮弗合于天心等語。深契上心。既而上渡江。取姑孰。君

以帥闔都事贊軍政。留姑孰。又移毗陵及維揚。會姑孰關守。遂命君守姑孰。以簡易寬厚為政。居三年。民親愛之。既去。思之猶不忘。洪武建元。上既即天子位。銳意于稽古禮文。命君為翰林直學士。制禮作樂之事多委之。尋以病謝事去。歲餘。上念舊臣在者如君無幾。有旨徵詣闕。俾仍任前職。君頓首謝曰。陛下之眷臣至矣。臣雖老且病。敢不竭力以事陛下。上每宴閒。命儒臣列坐賦詩以為樂。君輒操觚揮翰。先成以獻。上笑曰。老范之詩。質樸而無華。文亦類其為人者乎。尋遷起居注。起居注者。古左右史之職。記人君之言動者也。于是其任益親密矣。君適有足疾。數在告。上即傳旨令其善自愛。又錫以安車。俾其出入勿與衆人同。時人榮之。或問范君曰。山人隱者之稱也。今君朝夕在天子左右。為侍從臣。奈何用隱者之稱。為稱乎。君曠然應之曰。子豈知人哉。人之志固各有在者。吾今雖忝列從臣。抑鄉土之念。誰能忘之。願吾犬馬之齒。且益衰暮。他日子倘於憐之。則首邱之願。可終遂矣。是則山人之稱。固吾所以志也。而奚不可哉。于是或者乃知其意所在云。

太史氏曰。余適濠。登瑯琊山。愛其林壑深美。因問濠父老以山所從得名。或曰。晉武帝平吳。瑯琊王抽出。山中。故山因名瑯琊也。或曰。晉元帝之為瑯琊王也。蓋嘗避地居此。山用是得名。以余論之。伯雖出濠中。未嘗駐此山。山何故因而名。當元帝時。中國亂。元帝將渡江。故避居此。後既稱帝。江表人故即其故號為山名耳。山上石壘。遺迹尚存。此其尤可勝者也。及余考地理書。見其所載各不同。而李清臣言瑯琊名甲天下。予故因論次范君事。具書之于篇。

趙賢母傳

賢母趙夫人。徽。姓葉氏。娶之金華人。父曰謹翁。用儒學起家。以承務郎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致仕。夫人幼承家學。習聞詩禮之訓。懿聲淑譽。蚤見稱鄉戚間。年及笄。歸趙氏。為嗣滋字子潤之配。趙氏。宋秦悼王之後也。世有屬籍宋亡。家日以微。夫人為趙氏婦。速事其舅姑。克盡婦道。舅姑有不悅。輒懼懼跣。若無所容其身者。而子潤純厚人也。業醫。常急于濟人。未嘗與人較財利。用是其家益匱。夫人處之恒裕如。營甘旨為養。曲盡其道。舅姑不知家之為貧也。舅姑之喪。以貧故。窆窆之事。久未克舉。夫人言及。輒泫然流涕。不憚。備竟日。亡何而子潤死。夫人治喪無遺禮。哀毀如不欲生。子潤之死。夫人年四十有七矣。有子四人。曰古愚。古怡。古恆。古忱。而幼者猶在襁褓中。夫人承其夫遺命。以教子為先務。躬績紡以易食。以長以育。其子亦不知家之貧也。且日晝作治家事。督諸子就學。夜必焚燭誦讀。至夜分不寐。以為常。平昔所聞嘉言善行。每懇懇與諸子言之。唯恐其不有成也。由是諸子皆重自奮厲。植業砥行。有聞于鄉邦。而古怡尤勇于為義。以善士稱。于是趙氏自其高曾以下。未葬者凡七喪。夫人常為古怡言。若等藉祖宗之靈。克有成立。而先世遺魄。猶未入土。吾與若等情事之未伸。天地間罪人也。古怡乃奔走經營。購得吉壤于北山。夫容峰之原。舉諸喪盡葬焉。夫人曰。若等今能成吾志。吾無愧為趙家婦。即死。可以見宗祖地下。

矣。夫人得年六十而卒。既卒而古怡兄弟益相敦睦。家產日豐裕。嘗異而食矣。古怡曰。不可。兄弟一體耳。有無不可異也。乃復合食而同居焉。鄉人曰。趙氏之尚義。其實母之教乎。夫人卒。今且十餘年。鄉人之稱賢母者。必曰趙氏趙氏云。四子者。古恆已卒。四女皆適士族。孫男四。孫女四。皆尚幼。

左史王禕曰。予聞長老言。金華趙氏。宋宗室。異時常貴盛矣。國亡家遂衰。趙氏不亡如綫。有節婦徐者。實能再造其家。而趙氏以有。重再世而又得賢母焉。是何趙氏閨門之多賢也。傳曰。配偶。福之原也。家之有福。有不原于斯者乎。余觀賢母善教其子。若無甚難行者。然夷考其行。雖詩書所載何加焉。以其可以軌世範俗也。故具著之于篇。

宋瓊字說

吾友宋君景濂之令子瓊將冠。以書來告曰。願吾子之教之也。予既禮辭不獲。則為製其字曰仲圭。而序其說曰。天下之器。無不適于用也。而用于宗廟之中者。為貴。宗廟之器。均之為貴也。吾獨以瓊為尤貴焉。是故祭莫先于禩也。既禩以求神。乃迎牲而畢事。而所謂禩者。實用鬱鬯之酒。瓊以注之也。詩曰。瑟彼玉瓊。黃流在中。是也。以故六彝六彝。凡以酌齊酒。兩敦四瓊。六瑚八簋。凡以盛黍稷。而莫瓊為尤貴矣。然人徒知其黃金勻青。金外朱中。龍首華美而有容。而不知圭以為之柄。所為貴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稽之于禮。有圭瓊。瓊瓊之別。而與瓊蓋曰。瓊圭有瓊。春秋外傳亦以瓊為圭。是則瓊之用資乎瓊。而瓊之貴重乎圭也。吾故於宗廟之器。辨其用與其實。知瓊之為尤貴也。吾故配名於瓊。而字之以圭也。雖然。瓊之用。以為尤貴可也。而尤求免于可器也。周于可器。則雖以夷吾之仁。子貢之達。而其用有窮。吾未見其可也。必也充之至於不可器。斯其為成德之君子矣。詩不云乎。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吾之期于爾瓊者。不其在於此歟。

金存字說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予嘗疑其言為過論。夫人之與禽獸。相去遠矣。天地之塞。吾其體。帥吾其氣。仁義禮智。以為之性。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以為之教。而推其用。至于位天地。育萬物。而後已。視夫羽毛鱗介。羣羣焉而生。遂逐焉而死者。相去不遠矣。而所以所謂存與不存。即人以與禽獸相去為不遠。不亦過乎。及吾久而思之。徵之于人。驗之于己。然後知孟子之言。天下之至論也。何也。天之界我以形。而使以心取也。亦曰存。其所以為人之道焉。存之之道奈何。全夫仁義禮智之性。而由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教而已。仁義禮智之性。全于中。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教。由于外。而欲吾身可與天地並立而無愧。斯其盡為人之道焉。苟弗能然。則亦自過其躬而已爾。自過其躬者。非天之與我有歎也。吾則自致之也。是則名雖為人。實何異于禽獸哉。其猶異于禽獸焉者。圓首方趾而已爾。被褐食粟而已爾。吾故曰。孟子此言。天下之至論也。吾友金德元之長子。其名曰存。而

朋友復字之曰思存。吾故推孟子之說以告之。嗚呼。存與不存。間不容髮。而相去之遠若此。思存其尚知所警哉。

戴琦字說

錢唐戴君德剛。命其嗣子之名曰琦。既冠。其執友高則誠先生。製其字曰景韓。而其師胡龍臣先生。屬于袖釋其字之之義。予惟古人命名製字。或因乎物。或因乎事。旨各不同。因乎物者。孔鯉之類也。因乎事者。鄭寤生之類也。至于後世。復有因其人以為名字者。仲淹者。王通之字。范希文慕其人。以之為名焉。亮者。諸葛孔明之名。陶潛慕其人。以之為字焉。是故名之以紀其生。字之以尊其名者。古今之所重。固不可苟焉而已也。今夫琦。美玉之別稱。而宋有大儒君子曰魏國忠獻韓公。實嘗以為名。公嘗東都盛時。光輔三朝。咸有一德。其豐功偉烈。雖伊尹。周公無以尚之。今戴生因其名以為名。豈不謂釋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顏何人也。希之則是。故居之而不讓歟。雖然。慕其人而名其名。將必倣其人而稱其名。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人而不先哲之是。而欲其德之成。業之就。吾未之見也。高先生之以景韓字生也。所以教生尊其尊賢其賢之意。亦既至矣。生其敬承之。生質美而好學。夫苟充其志。而資之以無倦。強其力。而不至之以不止。毋以先哲為不可及。而日圖企及之。則其所成就。何可量也。生其尚敬承之哉。

續喜聞過說

人不能以無過也。人而至于無過。可謂至矣。而猶或不能以無過焉。况其學焉而未至者乎。是故聖人未嘗以有過絕人。而每以改過望于人。蓋其忠恕之至也。故嘗論之。君子之過也。非有意為之也。非有意于為過。故有過必思於速改。然而君子之欲改過也。其必先於知過。己有過。不能以自知也。其必先于聞過。過之在己。常人所惡聞。惡聞已過。則人執肯以告之。人之肯以其過告之者。由己之喜于聞過也。是故喜聞過。則必樂於知過。樂于知過。則必不憚于改過。過而能改。則寡過矣。過而能寡。則可以至于無過矣。無過。非聖人不能也。聖如堯舜。而猶謂其不能以無過。蓋甚言無過之不易能也。嗚呼。由聞過而知過。由知過而改過。由改過而寡過。由寡過而無過。此聖賢學問始終之序歟。吾觀聖門弟子亦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聖賢人之道者。其於過行過言。宜若鮮矣。而喜聞過者。惟仲由。不貳過者。惟顏子。其故何哉。蓋仲由以勇。顏子以仁。惟勇也。故喜聞于過。而有過則決于速改。惟仁也。故其於私欲。能止之于始萌。絕之于未形。不貳之于言行也。不貳過。則寡過之謂矣。若仲由者。雖未至于寡過。夫既喜于聞過。苟力行之。於寡過乎何有。嗚呼。學者不有志于聖賢則已。苟有志焉。而庶幾自立于無過之地。其必自仲由之喜聞過始矣。深水劉君肅。有志於學者也。所居之室。題其額曰喜聞過。曰。吾朝夕以自厲也。京口俞先生既演繹其義以為說。他日產肅且復徵于言。予因論其大要。發先生之所未及。豈獨復于君。庶亦以自厲云爾。作續喜聞過說。

南陵先生行述

公諱炎澤字威仲姓王氏學者因其別號尊稱之曰南陵先生維王氏世為太原之邦人五季時有仕為節度使曰彥超者自會稽遷地家于婺之義烏其後遂為義烏人所居鄉曰鳳林族大以衍世稱鳳林王氏公十世祖固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卒官恩陽令宋三百年義烏第進士者自恩陽始八世祖從用七世祖悅贈宣奉大夫二子曰永年曰喬年永年紹聖元年進士仕京師為國子博士嘗定居于濟南終中大夫知福州文安縣開國男贈正議大夫是生通判嘉興府贈金紫光祿大夫鑄從政郎嚴州司法參軍備喬年不仕是生承奉郎濤光祿府君之子寧提舉廣東常平茶鹽贈中散大夫寅歷知宜連藤柳峽饒江七州積階朝請大夫承奉府君之子寓江東轉運司幹辦公事餘以賞延入官通朝籍剖郡符者不可悉數運幹府君則公之高祖也曾祖誠祖衡道奕世載德弗顯于時考濟景定二年應薦為國子免解進士妣葉氏軍器監丞鑄路轉運判官兼之孫女通濟先生由庚之女也公生于寶祐癸丑自幼岐嶷不凡稍長治舉子業有聲鄉邦既乃肆力于聖賢之學蓋自恩陽府君受業安定胡先生之門厥後累世皆顯門為儒淵源之傳既有所本而通齋為外大父學于徐文清公僑文清考亭朱子門人也其風聲氣習之所傳感發尤多矣公當運去物改之後窮居約處操行益堅殊無仕進意開門授徒戶外之屨至無所容久之部使者薦其行義乃起為東陽常山兩縣儒學教諭遷石峽書院山長所至皆以善教養得士譽居石峽歲餘即棄官而歸于是年已七十矣優游家林日以經史自娛祁寒盛暑手不釋卷然常苦嗽疾至順壬申八月十三日竟以不起享年八十公性端慤狀貌偉然言語磊落如震雷驚霆傾豁洞達而見諸行事平實正大又如青天白日無所隱蔽人莫不畏服而敬信之於書無所不讀唯求通其大義為學者講說不支離穿鑿以為精其文質直簡暢而理勝為主詩歌則思冲澹而氣渾厚緣情託物一以寓之雅不屑事雕刻藻繪以為工也所著總二十卷曰南陵類稿藏于家初進士府君無嗣為之嗣者不克紹其業更選于族人得公以為子田廬俸公盡有之公固辭曰夫為人後者貴能紹先業耳田廬非所計也而田廬或不均先業未有不因以墮者進士府君賢其言卒成其志族黨素以是多之公娶傅氏先三十年卒子男二人長良玉江浙鄉貢副榜進士為衢州常山縣儒學教諭次良珉女三人適傅保許俊傅享孫男四人裕禧補初皆業儒女一人適俞有慶公卒後其年十月日葬于縣南崇德鄉湖陽山先塋之次以傅氏所呼公葬既久而懸絳之石猶無文以刻流風餘範日就湮沒神實懼焉是用疏其平生梗概及世系里貫年壽卒葬之詳如右尚維有道德能文章者論次而褒顯之不朽之託庶幾有在云爾

謝君章行述

君章姓謝氏諱煥君章其字諱之舉都人祖諱復新父諱仁居者隱德弗仕君章少好學長通儒術而長于詩志個儼尚氣節與人交不務為苟合論議不肯誦人下年二十有三挾所有遊京師京師賢士大夫

皆樂與之交居頃之一旦告所與游者曰吾無故而心忽悸得無吾親或有故乎即徑歸至家母果死君章服喪盡哀既免喪建昌府經歷清江彭君某聞君章名遣幣馬迎之為其子師翰林待制京兆杜公本嘗過彭君與君章話甚合盛稱道之末幾彭君死君章不遠數千里護其喪以還既而里居鬱鬱不樂乃復游京師名譽益聞諸公間戶部司討答里麻君慕君章之賢親執弟子禮居數歲意倦游又徑歸屏居故廬若將終身焉今國子助教大梁黃君昭為令于廣之新會政聲君章以事至其邑一見即相契惜君章之才不得試乃資而勸之又復游京師至是達官要人多有知君章矣大都留守判官段君定僧首調館延君章君章與段君處凡七年段君所以為君章地者甚至既以名力薦于殿中侍御史楚儂都君而集賢直學士始與麥公文貴復列其舉行薦于丞相太平公于是丞相方銳意收用天下人才楚儂護都君以丞相子又樂推穀士父子間得君章喜甚亟欲甄錄之會麥公有病君章感其知己躬視藥若子弟然因染疾反就寓舍遽不起至正九年二月四日也得年四十有一段君為具衣衾買棺以斂殯于文明門外是歲六月其子高生適從君章之友南豐張君頊來京師將奉柩以歸而貧無以為資段君為出重賻而黃君復來謁選乃與張君及四明倪君鉅共經紀之蓋倪君久交君章與張君皆勇于為義者高生賴之故克歸葬于其鄉君章娶黃氏子男二人長即高生次賢生君章之游京師也嘗有諸王召見君章君章見之引卮酒為壽王坐飲不為禮君章復引進酒曰王宗室重臣視一介布衣不啻草芥嚮之不禮于僕固宜然布衣以分則賤以道則尊故與王公實敵體然則王雖尊不宜于僕不為禮也今王誠能致禮於僕則尊賢下士之名王有之矣王歎賞其言為避席以飲授經郎臨川危君素嘗借君章講時貴危君謙退固讓不敢坐上坐君章笑曰吾布衣也貴賤之際無所嫌敢坐諸君右遂坐上坐無所訕蓋君章平日豪俠自負類如此人用是多之然亦因是無所就以至于死亦可哀也已子因述其行而著于篇使世之人如有如君章而不得遂其志者其皆可慨也矣夫善于父者當必有所發揚使君章託以為不朽幸矣

趙君行狀

君諱必旋字仲寶姓趙氏九世祖曰宋周恭肅王元儼建炎初其子孫隨蹕南渡有官至開府贈少保者譜軼其諱始來居蘭溪子孫遂為今蘭溪州人高祖諱不棄通奉大夫太乙宮使曾祖諱善素武經郎主管建康府崇禧觀祖諱汝錦通春秋學授迪功郎充國史院檢閱累任州縣以練習法令中其選轉從政郎潭州司法參軍自司法而上既遠有屬籍且世以文章起家嘗被蟬聯極鄉閭之榮盛考諱崇曾承宋學淵源之懿譽為醇儒未及仕而國事已非乃隱德不耀有子三人君其次也君性警敏而量寬宏局度凝重循循退讓有古人風讀經史能通大義善于辭令終日言論聲不絕而談辯捷出如珠貫矢發皆中倫理其分割是非商確成敗又如燭照數計而龜卜莫或有遺聽者靡不厭服自幼為祖母徐夫人所

鍾愛。夫人年踰八十，猶康強無恙。君致養唯謹，嘗寢疾，便穢手自浣滌，妻國常抱攜之。夫人感其志行，朝夕以顛天而語人，必嘉歎不已。及夫人與君相繼歿，君服喪哀毀，窳窳之事，力經紀之，不以煩諸父昆弟。後家日饒裕，歲時祭祀，未嘗不追慕流涕，痛親之不待，而奉養之不逮也。君年壯盛時，尚氣節，為人排難解紛，不遺餘力。親戚里黨，聚訟方殷，君一言之頃，能使之忿釋怨消。由是有構爭者，往往不直于官，而唯君言是直。同里蕭氏伯仲，于君為內外兄弟，以分財不均致訟，賄賂盛行，互結勢援。君中立不阿，左右救援，卒全其家。來仕是州者，賴君明達政體，熟諳物情，有疑事必從君詢訪，而南行臺侍御史洛陽秦公，江西廉訪使范陽張公，與君交尤深。君至晚歲，乃專事沈默，務為含容，與物無忤。人有忤君者，亦不以介意。無賢不肖，皆得其歡心。大饑，貸細民粟，適歲大稔，無所償。次年有秋，咸倍息徵之，君歎曰：比歲民阻飢，得免于流亡者，十不二三。今雖小稔，忍即重困之乎？凡貸于君者，盡原其意，為粟九百石。大盜逼境，居民逃避山谷間，無賴之徒，託名團結，因事擄掠，事定皆抵罪。君凡所至，必論之禍福，相率相化，得遠于罪戾者甚衆。君平居，撫族嫗有惠，接賓客有禮，慶弔之儀，不廢于閭左。鄉黨益以是多之。其故第在州南，更即舊址以建新宇，將終老其間。自號曰松坡人，因以松坡處士稱之焉。初，君少遭多難，每以不及力學為恨。常謂今逢時休明，家幸給足，苟不篤于教子，何以迓續先世之遺緒哉？於是米鹽細故，皆身任其勞，而使其子良恭，專意于為學。受業鄉先生禮部郎中吳公之門，鉅儒鴻生，如同郡特制柳公、修撰張公、博士胡公，及待制京兆杜公，著作永嘉李公，道由是州，即訪館舍以款延之。良恭益用是磨礱浸灌，克有成立，以文學知名于時矣。至正乙未之春，君始感嗽疾，久醫弗效。起居如常時，一日，忽語家人曰：吾其逝矣。即起，盥手足，整衣冠，正身而坐。問日早暮，兼以夜漏方下為對。君曰：不及明矣。良恭在旁兩泣告之曰：死生之理，如晝夜然，吾年幾七袞，死亦何憾。然吾家詩書之澤，垂三百年，汝能以文學亢吾宗，不帶足矣。毋徒以泣為語。訖，氣息奄奄，家人號呼良久，復張目正視，揮手止之。備然而逝。七月己丑也。享年六十有九。君娶徐氏，婦道母儀，各盡其至。一男一人，即良恭。女三人，長適朱淳，次適魏泰，孫男二人，友直、友諒。女四人，長適潘倚，餘在室。君為人，操履端慤，存心制行，要以不欺為本。有恩于人，而無德色。有善于己，而不自表暴。故識與不識，服其長者，然其德充乎器，智適於材，誠使推其所有，出為世用，則其事功之建，當有大過人者。願乃韜光自閤，晦迹弗彰，其所有者，僅著於一鄉，而不及膺顯於當世。此知君者之所為憾。至其死生之際，不惑如此，則雖知君者，固亦莫能究其所造也。嗚呼！若君者，誠可謂純明篤厚之君子矣。良恭將以丁酉二月壬申，奉柩葬于州南銅山鄉塢口之原，謂其友王禕曰：吾不肖，不能立身行道，以顯揚先人之令名，而先人又生無爵位，不登名于史冊，大懼泯沒，無所託以傳于後。然墓宜有銘，阡宜有表，用以昭揭其潛晦，惟是志業行誼，及世系里貫年壽卒葬之詳，子尚為我序次而書之。吾將有請于當世有道德能文之君子，采擇而論撰焉。禕不敢辭，乃為具疏其實如右。

江夫人行述

夫人，姓江氏，諱愛，世居于燕，講禮歷秩，序系莫詳。年十有七，歸溫之永嘉陳氏，為贈中順大夫同僉通政院事騎都尉追封穎川郡伯諱芹之配。初，國兵南伐，通政府君之父自中，為宋大都督府行軍司馬，提兵拒守分水關，執節以死。伯父宜中，為宋右丞相樞密使，悼宗社之淪覆，棄官浮海去不返。通政府君與其兄履弟澤，俱幼育于外家，娶之蘭溪楊氏。世祖皇帝既取宋，命物色丞相子弟之留江南者。楊氏乃以通政府君兄弟歸于京師。履先卒，澤長，賜名鞏，真輿刺思，事成宗為榮祿大夫宣政使。武宗尤眷遇之，特拜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仍以宣政使兼延慶使，佩三珠虎符，領土蕃宣慰使。仁宗臨御之初，司徒以官一品，推恩三代。於是會祖景彥，贈中奉大夫祕書卿護軍，追封永嘉郡公。諡安惠。祖春，贈資德大夫集賢學士上議軍，追封永嘉郡公。諡恭信。曾祖母王氏，祖母楊氏，並追封永嘉郡夫人。司馬府君，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溫國公。諡康順。母楊氏，封溫國太夫人。初，通政府君與司徒同侍上左右，俱被恩寵，猶未及仕。奉詔至蘭溪，追復故業，而不幸遽以疾卒。夫人所生子曰愛穆，柯早以門功，入備宿衛。受知于今，由奉直大夫大都留守司判官，陞朝列大夫副留守，乃援著令，命府君以今階官勳爵。而夫人從封穎川郡太君。夫人幼秀慧，能通孝經，論語，孟子諸書大義。事府君極恭謹，府君既歿，治喪無違禮。撫其孤既慈且嚴，每謂陳氏故相門，不可使廢學。至嚮嘗珥為貨，延師以教之。治家有法，親戚無閒言。平居留意于梵典，日誦金剛諸經。既廢居，以摩他自誓。因斷髮為比丘尼。事聞，宮掖賜名淨行，俾祝釐內祠，歲給衣糧及侍從者五人。至正八年十一月，疾作，明年五月，疾革，遂以某月某日，終于京師安富坊之寓舍。壽六十有三。子男一人，即愛穆。柯女一人，曰娟，亦為比丘尼。居禁苑，司徒之子曰達，幼孤，夫人鞠之如己。子至是同愛穆柯奉柩南還，而以明年二月日，附葬于蘭溪某鄉某原之兆。先是夫人屬疾，宮中問勞甚厚，及至葬，上命賜賻楮幣，為緡者五千。中宮所賜半之。惟夫人生有淑德，嬪于名閨，遭值家難，而能曲盡婦道，陳氏之不墜，夫人實為有功，不宜無辭以昭示于後嗣。謹用纂述其梗概，使立言君子得詳焉。

元中憲大夫僉庸田司事致仕王公行狀

公，諱文彪，字君采，姓王氏，系出太原。其先，初人也。唐末，有諱彥超者，官為節度使，因避地居樊之義鳥，所居鄉曰鳳林。子孫蕃衍，世稱鳳林王氏。宋初，有自鳳林徙居金華郡城者。五世而生本，贈太師，追封魯國公。魯國生登，政和二年進士，奉議郎，知湘陰縣。贈太師，追封魏國公。魏國生四子，師醇、鄉貢進士，贈奉議郎。師心、政和八年進士，累遷給事中，兼侍讀，權吏部尚書，除顯謨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師東陽郡開國侯，贈特進，益莊敏。師古，亦鄉貢進士，師德，宣議郎，贈太師，追封楚國公。莊敏生四子，其第四子為福建轉運司幹辦公事汾，實與丞相魯國文定公淮為從兄弟。幹辦生二子，其次子杓，通判嚴州。實與魯齋先生文憲公柏為三從兄弟。通判公之曾大父也。大父，僕。父，庠。皇贈從仕郎建德路分水縣

尹母郭氏封恭人自通判仕嚴。因家焉。其後遂為嚴之建德人。公資性穎粹。幼篤學。能通經史大義。年十六。以選掌郡學。後尋見推擇。補郡府史。繼遷杭。蘇二郡。抗守王仲溫名卿也。器公為人。以遠大期之。遇以賓禮。大德丁未。杭城饑。公理賑事。所活數萬人。用薦者。陞浙西憲府掾。會有例。憲掾南人不得用。復吏紹興。貢舉法行。就試不合。又吏處州。陞江浙行省理問所令史。延祐庚申。出為揀建帥府。用年勞。上名中書。泰定丁卯。授從仕郎。溫州路瑞安州判官。役法久弊。公詢諸士俗。咸謂議役為可行。即為第其富貧均賦之。民大稱便。大府因議公賦。旁州平陽。役不闕月而畢。其民稱便如瑞安。二州役法。皆久而不法。杭之鹽官。海岸崩。行省檄諸州遣官修治之。公被役。置其役。不踰期而事集。宰臣察其廉能。辟行省掾史。其所掌多重獄。每抱其獄。臺上有所疑議。無不立決者。別曹事務。常兼領之。授謀求仕者。資其造就尤多。元統甲戌。除承務郎。處州路總管府經歷。贊佐守貳。鈐束吏屬。大小政務。趨辦以期。舉無缺失者。其年朝廷遣官錄囚行郡國。公為平反冤獄。得免死者十九人。莫不稱其明允。後至元庚辰。遷贛州路總管府推官。刑獄無重輕。必究心為窮竟。平反者尤多。凡經其議。人自以不冤。贛所屬二州八縣。其民好鬪而健訟。往往貧者殺子女以經巨室。富者養窮人為親屬。殺以害仇家。相習成風。為害滋甚。公下令嚴禁之。有犯者。無論情輕重。悉坐死。三年之間。民用不敢犯。習俗丕變。于是朝廷重守令之選。都使者交章舉公。塔其任。至正丙戌。除天臨路湘鄉州知州。晉階奉議大夫。湘鄉界在大湖之表。而鄰于溪洞。其民頑悍。素號難治。公至。則一用禮義化之。作為教條。約民與共守。又刻小學規程之書。使家習而戶曉。學校久廢。乃築俊秀子弟。延名儒為之師。使肄業學中。又新作禮殿。置雅樂。聲名文物。觀聽畢新。州故別有義學。學田五百畝。豪民占其田。而屋亦壞。公為追積年之遺租。而勸好義者更新之。置師弟子員。其體如州學。士風翕然。田政久不理。大家與吏胥。並緣為奸利。詭匿其稅額。以避徭役。而受役者。多閭左之民。公為括其實。俾自陳毋有隱。即有隱。沒田入官。既得其實。乃定著于籍。用為賦役之差。富貧以均。民心悅服。所在荒田。寡民有能耕墾者。三年租稅勿有所與。而境內無曠土。塘池陂堰。修築以時。水旱不復能為苗矣。先是。隸夫遍卒。持文書行村落間。需求貨賄。雞犬不得寧。又民有冤。詣官欲自訴者。奸胥輒把持之。或嗾無賴之徒。誣人以非罪。公灼知其情。痛繩以法。且禁在官之人。悉不得下鄉。凡以訟至庭中者。是非曲直。立為辯決。鈞深案隱。洞中其肯綮。而原情制罪。一本乎寬恕。民有鄧辛者。以造偽鈔繫獄。公鞠之。初無左驗也。破械釋之。有胡正者。告其姪不孝。教撻之。因縱死。公陰視之。其死非盜。實正錫中其腎致死也。當正以本罪。有譚公保者。二歲而孤。家產盡。盡占于叔父。公諷以理。即以還公保。有唐用者。以養女嫁陳福。福為贅婿。因勒福為奴。福不服。則誣以他罪。公問之得實。俾福引妻歸本家。有豪胥以女許嫁王必忠。既乃悔之。歲久不成婚。必忠以惡。公命依中人家禮納其幣。當日即成婚。豪民陳清。素武斷。鄉曲。握持官府事。家貨累鉅萬。復乘寡婦人偽造鈔其家。久輒殺其人。以滅口。陰結大官為勢。所為不法。人莫敢誰何。公發其罪。

惡。父子皆坐死。仍籍其家。而還其所占土田于民。大抵公之聽訟斷獄。無間事輕重當避嫌。苟得其情。片言以決。一日坐廳事。有牛突入。踰院而淚墮。公語之曰。若有冤乎。苟有冤。若第往。乃令人隨之。往牛至屠家而止。得私屠牛者。痛懲之。以己貨贖其牛。而申嚴私宰之令。咸謂公有神明之政矣。會鄰郡武岡。寶慶。搖撥反。朝廷遣歲用兵討之。軍旅使客。皆道經是州。公督運糧餉十餘萬石。營辦軍器。亦以鉅萬計。州非驛道。無傳置。且舟楫不通。轉輸供億之費。悉資于民。公賦之有方。不擾而事集。不足。捐以俸錢三千緡。飲助之。故民雖勞而不怨。大軍之討賊也。不能習知山川之險。以故持久無成功。公募凡敢勇諳武藝。習知谿洞形勢者。助官軍戰。數有功。復令大家集民兵。扼塞之。處戍守之。民恃以為安。善令。民有鰥寡孤獨者。居以養濟院。而院廢甚。公既重為飭治。又新作捕盜司。及賓館。迎恩亭。而神祠佛刹所當理者。亦為之新。又定勝。廣濟。虞塘。三石橋。悉繕完之。其役尤鉅。由公使民義。故民樂於趨事而赴功。土俗拘陰陽家說。親死。或三四世不葬。公與民約。限六十日皆就葬。不葬者。以不孝論。宿柩得入土者。二千餘。有害死其州。擯積不能葬者。則為擇地以瘞之。賜高年帛。必手選厚繒而授之。俾受實惠焉。公在湘鄉三年。情義既明。威惠並著。教化化孚。變為禮讓之俗。倡優屏迹。道無行丐之人。兇頑之徒。更相教戒。習為善良。曰。吾苟為不善。何面目見王公耶。龔廷有隱德。仇演有孝行。皆表聞于朝。雨暘風火。有禱即應。又數有芝草之瑞。入其境。民情舒以和。有照照之風焉。于是治行於湖南諸郡最。以年七十致其事。士民相與告。大府。願留公。毋行。日千餘。檄屬于道。遂憲帥二府。成止公。必映乃可去。公為之勉留。明年庚寅。力辭而歸。民庶攀留。填塞道路。號泣而別。相率立公生祠三十餘所。又編大夫士所頌歌。鑲于梓。為甘棠集。列人民所慕思。鑄于石。為遺愛碑。公既東歸。日徜徉于家林。適時多艱。行省承制起公。攝建德路總管府治中。敦迫就職。不容辭避。而有攝郡守者。方專權自用。勢不相下。則搆危言。以中公。賴省臣辨其誣。事遂解。而公竟以疾卒于杭之寓舍。朝廷除公中憲大夫。僉庸田司事。致仕。命下而公不及待矣。公生于至元戊寅二月十九日。卒于至正癸巳正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六。以其月二十七日。歸葬建德縣西青山之原。公狀貌魁梧。衣冠偉岸。剛正之氣。動形于辭色。遇人待物。一以誠敬。無少間。節操廉介。門無私謁。在湘鄉時。有二官塘。漁利歸于州守。公曰。官利乃可私用邪。斥去不受。故談者謂其如朱絲之直。玉壺之清。家居奉祭祀。悉遵朱氏家禮。事其母。備極孝道。教其子。皆有學有文。公元配方氏。封恭人。子男八人。淵。用。止。善。建。中。壽。康。尚。雄。女五人。適姚至能。吳昇。齊唐卿。姚昂。朱元澤。馬元達。孫男十四人。稽。稹。秉。廩。積。穀。穎。稹。秩。稹。程。女九人。惟公生于文獻之家。夙以材自見。拾級而陞。爰有祿仕。能名異績。所至善聞。晚乃專任民社之寄。克以所學施于有政。觀其化民成俗。本乎禮義。以為治。雖古循吏。如文翁之治蜀。韓延壽之治渤海。何以尚之。公歿且葬。而世系官代治行之詳。未及有所登載。建中以告。曰。先人之所不朽者。維文字是託。失今弗圖。恐遂湮沒。豈無他人。以惟子也。子。不致辭。乃撰其實具。書之。庸。姚。述。作。之。家。採。擇。而。論。次。焉。

故參軍縉雲郡伯胡公行述

公諱深字仲淵姓胡氏系出漢安定宋初有諱棟者自潤之丹陽遷處之龍泉因家焉棟生璠璠生文虎文虎生棟棟生晟晟生澆澆生衢衢事參軍松年松年生鄉貢進士應辰應辰生溫州樂清縣令季瑛瑛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見大則公之曾祖也祖諱堂妣李氏考諱鉅仕元為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妣趙氏公生有奇質讀書過目即成誦員外府君早歲官游京師公甫十歲而李夫人與趙夫人相繼歿公侍大父撫幼弟艱難刻厲以自植立而學業益以進下筆為文數百言可立就弱冠游京師適員外府君仕高麗乃往候焉居久之員外府君捐館舍而繼母實生弟海年尚幼公泣謂海曰天禍我家我父棄諸孤萬里外今吾事極南還爾其留此以事母他日吾當復迎吾母與爾矣舟行一日泊大崖下夜夢父老語之曰此巖且崩宜急避驚覺移舟俄頃大風雨至巖果崩墮水聲如萬雷霆人謂此其孝感所致云既歸葬遂廬于墓左悉取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謀醫藥術數筮佛老之書而研究之然于醫尤精常曰窮而在下者不能及物唯醫可能濟人耳乃建樂肆市中以疾病來告者輒與之藥弗與計直也至正壬辰江淮擾攘盜賊蔓延閩浙間由建之浦城松溪入龍泉公歎曰浙水東地氣白矣生民無所賴禍將及矣乃集鄉民共為守禦計而結寨于湖山於是處州境內民相挺為盜江浙行省調萬戶石抹公宜孫成處州辟公參謀其軍事一見欵如平生石抹公喜曰吾事濟矣胡公籌策今無與比區區小醜不足平也即檄屬縣募壯士為軍十日間得數千軍于竹口傳檄賊中曰爾等皆良民因誑誤故為亂棄仗即仍為良民耳賊中傳謂曰胡君長者其不欺我盡燬器械相率肉袒來請罪公一綏之以恩餘寇次第而平歲甲午二月石抹公還臨海公亦歸隱于湖山三月溫州成卒韓虎陳安國殺主帥據城叛行省命宜慰使恩普討之道由處州辟公計事公與語意合軍事請公參謀之公曰除暴所以救民今溫城叛者止一二人若破其城玉石不分如平民何此宜以計取不可以力攻也乃遣辯士入城說其黨曰韓虎陳安國悖逆亂常今王師致討大兵四集且夕即攻城雖金湯無不破者若等胡為為賊守自取作薑粉耶今將軍念若等未忍即加兵若等能去逆效順悉從原有苟稔惡不悛城一破悔無及矣其黨聞語已咸相向泣曰吾屬自度皆旦暮鬼耳今乃蒙將軍開生路敢不唯命六月果殺韓虎等以城降溫城瀕海民以漁為業是時城閉者三月民貧甚公即請發粟賑之事有不便者皆為之更除歡聲載道曰吾民早得見胡君豈至顛沛如是耶恩普公欲列公功以聞于朝公謝曰幸遇明公為知己得效寸尺志願足矣何以功為既而恩普公以行省參政總兵番易復辟公與俱行軍務無巨細悉委之信任之者益至歲丙申六月青田潘惟賢華仲賢聚眾為亂言攻龍泉縣長吏聞風遁賊遂焚縣治公之師曰王先生殺與門弟子集義兵擊退之縣長吏及里中惡少年疾其功因害王先生公時在番易聞之馳而歸語同門友曰昔毛術能為師復仇吾徒顧不能耶乃引兵執害王先生者盡殲之遂從事于青田

而麗水之浮雲泉溪賊並起歲丁酉春縉雲之黃村松陽之白巖遂昌之大社無籍之民盡為賊勢連結不可遏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以石抹公為行樞密院判官分院鎮處州既至即假公本院行軍都事統兵以討亂九月攻泉溪賊寨拔之十一月又平浮雲歲戊戌正月白巖賊來降五月縉雲賊亦平八月移師攻遂昌賊酋周天覺方友元傾其巢穴出迎敵公望見笑曰此非天授我乎使賊堅守窟穴未易即殄滅今日之來送死必矣乃分部諸校以正兵與接戰以奇兵左右翼夾擊之別遣游軍入山搜其伏匿比戰賊三面受擊大敗斬首數千級生擒八百人獲方友元梟之乘勢直搗大社周天覺降乃班師歲己亥秋以兵討青田賊黨金德安誅潘惟賢兄弟以降于是處之境內諸賊悉平矣先是國兵取浙東衢婺既下獨處州為石抹公所守不肯降是歲冬今上皇帝遣僉樞密院事胡公大海由開道取處州石抹公出戰敗北大軍遂入城而分兵取屬縣未附者公時以假元帥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兵欲閉關為拒守計四縣士民咸請于公願內附以全民命且曰公治兵十年勤勞亦至矣而朝廷未聞有一命之錫國事則負公何負於國哉公知時事已去不得已挺身見胡公而四縣因得不受兵上素聞公名驛召至南京待以殊禮居無何擢中書省左司員外郎上日與公議論天下事公有言上未嘗不稱善也歲庚子秋命公相龍潭虎口形勢築二城以衛京師工不煩而事以集歲辛丑秋有旨命公還處州招集舊所部將校士卒以從征西歲壬寅春從上平江西命公以親軍指揮領兵守吉安會浙東苗軍叛堅守將既被害而處城亦為其所據上命公以所部兵馳還復處城比至城已復即除公浙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總制處州軍民事時山寇乘苗之亂往往竊發公隨方招捕凡首惡者盡誅之于是守兵猶單寡公募之得勝卒萬餘人軍需糧餉雖取給於民而民素受其惠咸樂輸之無敢後時江西俱食浙東鹽而有司十分抽其二商賈絕少公請二十分取口從之販者通通軍用以給歲癸卯春諸暨守將謝再興以城叛兵犯東陽平章李公擊卻之公引兵去之援因建議以謂諸暨浙東藩障諸暨不守則衢婺不支矣乃度地距諸暨三十里五指巖下別築一城不旬日而城樓櫓壕柵靡不畢備上聞諸暨叛遣使議別為城守計使者至城已完上歎賞不已已而浙西將李貞大舉入寇兵號六十萬頓城下城堅不可攻迺引去上念公立城之功遣名馬賜之青田之廬茨地接閩境人素曠悍恃其地險惡屢叛屢服至是乘我師在外復為寇公還引兵直抵其地二十年通誅之徒悉就殄滅人咸快之歲甲辰秋溫州方明善取平陽時平陽已為我所有公出偏師復之并復瑞安所侵地而親領大軍攻溫州明善窘蹙乃與其叔國珍議納歲貢銀三萬兩有旨俾班師公乃入觀上欲遂柄用之公以邊境未寧願還守外以自效時上既即王位乃除公王府參軍仍總制處州等翼陸辭上諭之曰俟閩浙俱平當還汝中書矣歲乙巳春福建陳有定來寇邊公率師往征之遂取建之浦城繼而建之崇安建陽二縣亦俱下上遣使賜以所御名馬將士賞勞有差建之守將阮德柔以兵四萬屯錦江實出我師後公還兵擊之破其二柵有定大恐盡棄精銳來圍我

營公突陣與決戰。馬蹶。因被執。有定既得公。甚相禮待。公因具道主上神聖。四海歸心。羣雄樂為之用。且授寶融歸漢故事以據之。有定初無害公意。會元使至。督迫之。公遂遇害于福州。得年五十有二。計開上痛悼不已。遣使即其家祭之。命中書議加卹典。追封縉雲郡伯。有爵而無階。官職勳者。有司之制未備也。公天資穎拔。智識絕人。其於藝術。弗學則已。學之無弗精詣者。性儻。好施予。賢士大夫有貧乏者。傾橐以餽之。弗吝也。其守鄉郡。凡五載。馭民一以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憊一卒。恩惠在人甚多。故其歿也。聞者無不流涕。鄉人為立祠以祀之。公元配項氏。先五年卒。生二子。長曰楨。今為宣武將軍。僉處州衛指揮司事。次曰杞。女一人。適同里章存厚。繼室楊氏。故中書左司郎中元昊之妹也。公既歿之二年。楨等乃剝木為像。具衣冠以葬。實附于園原先塋之次。會國兵既取閩。伴有定至京。上命楨樹其肉以祭。公諱辱與。公交二十年。知其為人。學瞻而才裕。慨然有志于功名者也。遭時叔季。未及有所樹立。及既結知其主。庶幾有以自見於事功矣。而昊天不弔。不及竟其才之用。以究其志之所欲為。豈非其命也夫。公當定諡於奉常。立傳于國史。而勒銘于神道。然行狀久未克為。於是楨來以為請。諱不得辭。謹為撰其平生大凡。而是書之。雖於公之穎識淵度。無能有所發揮。庶幾無愧辭者矣。

王忠文公集卷十九

陳仲晉哀辭

仲晉。陳氏諱潛。仲晉其字也。其先趙州普甯人。五世祖忠。私諡茂行先生。四世祖安。贈資德大夫。在金皆不仕。入國朝。至忠定公天祐。文忠公天祥兄弟。而仕乃顯。忠定。仲晉曾大父也。大父變。芍陂屯田萬戶。父思讓。晦德不耀。而從父思謙。今為淮西肅政廉訪使。自屯田官于衢。因留居焉。故仲晉今家衢之龍游。仲晉少英俊。讀書善記誦。年十九。用例入國子學。為弟子員。既滿年。積分入優等。當釋褐授官。會丞相廣平王開監修國史府。仲晉見推擇為掾史。及王罷相。遷掾史宣政院。亡何。宰相聞其才。擢中書省掾史。著令凡以布衣為一品府掾者。悉歷九月。得七品官。或轉而掾中書出身。即得官六品。于是仲晉歷月已通。及八十。不幸遽得疾死。其死以至正十年某月日。得年三十有七。先是仲晉在宣政。從帝師至五臺山。風土不宜。因感瘧疾。明年入京師。風厲上京。往來勞動。感疾益深。既還京師。疾少間。宰臣趨起治事。而仲晉所掌有重獄。獄成。抱其獄寢堂上。自朝及夕。力不能堪。歸就寓舍。疾增劇。遂以不起。仲晉操廉介。家素貧。又久病。既死。囊無留貲。中書掾故事。給錢為殮。同舍生又相與合錢。始克買棺以斂。而返柩南方。嗚呼。是可哀也已。始予識仲晉錢唐。一見如平生歡。厥後同客京師。情好尤篤。每相見。輒日談論。傾盡底裏。誼

若骨肉然。然仲晉為人。儻不立崖岸。其與人交。皆然。非于予獨然也。今年春。予將南還。往別仲晉。怪其形神消耗已甚。為之恍然。心固憂其必死。南還未幾。則聞仲晉果死矣。夫以仲晉之才之美。使有所就。以行其志。固亦何媿。而天者使之止于若此。嗚呼。是誠可哀也已。仲晉無丈夫子。有弟潛仲深。亦與予善。因為哀辭。以寄予哀。以慰仲晉。且遣仲深云。詞曰。噫。嗟仲晉歸來兮。衢之上水清土且溫。子家三世居此兮。有屋并有墳。有親在堂。望子顯榮兮。及其身子。今死矣。孰繼爾後。奉二親。人孰不有死兮。哀子之死良可歎。爾居甚良兮。九軌之塗。摧爾輅。爾壁有藉兮。楊襲既備。乃棄捐。方壘而享。遽闕以折兮。彼天胡不仁。匪天不仁兮。窮達壽夭。繫于命。宰臣即爾。友朋念爾。贈金孔多兮。返子之柩。衢之濱。子宜有知兮。順爾之命。心無冤。噫。嗟仲晉歸來兮。爾家有屋有墳。安爾神。

王處士哀辭

遂昌有隱君子曰樂天處士王君鑑翁。字子明。性資粹夷。風裁雋茂。外冲遜而無累。內淵廓而有容。秉操尚乎剛貞。殖學務于敦實。蓄志蘊業。弗徇于功名。闕蹟銷聲。甘老於邱壑。終始一節。蔚乎可觀。初君之大父。嘗創義塾。淑其里閭。仁厚之澤。流行無斁。及君益繼先志。務推惠利。以及一鄉。凡鄉之人。服其言行。事有不斷。必求直于君。得其片言。無不悔愧。母氏遭疾。藥弗能效。君露禱北辰。剖股和糜。而進之。疾以遂瘳。幼失所怙。季兄教育之。甚至君事之。猶事父也。其孝友著于家庭。信義化于鄉里。大抵此類。夷考其行。可謂有德之君子已。君之卒也。二子滋。沒能以禮葬。太史宋濂氏。實為之銘。而沒復徵言于禱。惟昔眉山蘇明允卒。其子軾。輒請銘于歐陽公。又屬其友曾公鞏為之詞。曰。銘以納之壙中。詞以表之墓上也。諱於沒為友。諱弗敢讓。乃為詞以哀之。其世系行業之詳。已具于銘者。弗復道也。詞曰。括蒼之山。杳嶂嶺嶺。摩蒼穹。蜿蜒磅礴。孕靈藎。和粹以融。抽英拔精。良金勁鐵。礦在鎔。少微垂象。品采靈翕。上下通。光氣膠葛。厥生偉人居其中。嶠處士君。產才甚熾。器甚豐。神完志暢。維內剛直。外謙沖。抑遏不振。匪世不用時。不逢。闕全葆真。以樂其天。樂其窮。既孝以友。既信以義。達家邦。是亦為政。豈必智名并勇。功繫古之人。大邱少室。將無同。軌世絕俗。庶幾永遠。承休風。期頤未迄。胡為一疾。遽長終。嗟鄉之人。懷仁戀德。誰適從。白雲寥寥。青山寂寂。儀刑空。嗚呼。悲乎。詞不多薦。哀悃。

汪元明哀辭

嗚呼元明。諱祀。汪姓。世居金華。予友也。年四十有八。不幸以至正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得疾死。元明長予十七年。予年十九時。識元明。一見即定為忘年交。時予方銳于為文。元明輒語之曰。以子之才。當有所就。然涵養之功未至。文不可以徒為。予竊心服其言。而不能從也。自從予出走四方。不及與元明常相會。即會則必彼此以文字絮長較短。各盡言。乃已。於是予將藉元明為益友。以底于成。而孰謂其遽止於斯也。

嗚呼子觀士之窮無如元明矣。元明幼孤貧，無以自存，異流賤技，業之以爲食，既乃重自激厲，刻苦問學，業成遂開門授徒，用其束修之入爲歲計，而其弟貧尤甚，元明有所入必分給之，且身爲邢氏費培，邢氏之老皆仰之食，平居粥粥不繼，而元明處之常晏然，既死家無一錢，凡棺與葬事皆朋友事之，有男生始再期，朋友又爲買其所有山得錢買田五畝，畀其妻以爲贖，嗚呼士之窮無有如吾元明者矣。始元明受經于文瀾許先生，人固已知元明，其後復奉書費今侍講黃公，故修撰張公而游其門，及待制余公持憲節浙東，見元明所爲文尤加獎譽，由是元明名聞諸紳間，求文者多之元明，而元明亦喜于自見，因以發其素所蘊蓄，然亦頗用是自負，與人辨論必如其說乃已，稍不合則形諸色辭，而所以自負者人或莫能知也，蓋維其修之勤，故其文有以著於人，見之確，故其說無以詘於人，人之知元明者望之甚重，而孰謂其遠止於斯也。嗚呼士之窮無如元明，而能卓然自立以表見于世，亦無如元明矣。予既傷元明之窮于前，又懼其混沒于後也，作辭以哀之，辭曰：

維窮則亨兮，天理之常，何君之生兮，乃卒于窮。伊世之人兮，莫不有逢，官爵榮顯兮，寶物又豐，車馬衆多兮，食有牛羊，姬侍列屋兮，子孫滿堂，雍容歡忻兮，既壽且康，彼何人斯兮，享茲福慶，何君之窮兮，曾不少享，妻孥飢餓兮，腹或不充，志願坎壈兮，終身遑遑，曰道爲華兮，學以爲榮，文章孔有兮，又有名聲，身則雖窮兮，其存者長，即此較彼兮，彼有批棟造物之施兮，孰謂不平，嗚呼哀哉兮，君則既亡，朋友遲君兮，嗟君不揚，交游零落兮，我將焉從，雙溪之水兮，其流湯湯，人之思君兮，曷其有忘。

衛處士諱詞

維至正十四年四月九日，華亭衛處士諱德嘉，字立禮，卒，享年六十有八，以卒之月二十九日，葬集賢鄉余山之原，處士之卒也，先一月，語其二子曰：「死生晝夜之道，吾所素聞，四月九日之夕，吾其逝矣，已而果然，鄉里之人無賢不肖，皆爲之咨嗟流涕，曰：『處士厚德之君子也，今亡矣乎！』蓋處士生于名家，負其淑質，有溫恭之德，有周通之才，而重自葆，不樂仕進，初左丞郝公嘗見推擇，辟充從事，宜慰羅公復加薦舉，署儒學官，皆以養親辭不就，厥後部水任公，其外舅也，俸居列曹掾，則曰：『仕而得祿，以爲養也，今吾親已矣，猶爲是乎？』於是藟材懷德，不復施用，躬其文獻，上趾美於先世，充其基業，下垂裕于後昆，善始善終，隱然爲鄉邦之望，孔子所謂吉人，孟子所謂善士，處士有之，嗚呼！如處士者，其誠厚德之君子矣。處士生既不爵，位歿苟無以振其幽，爲善之徒，將曷知勸，是用序述其私，爲之諱焉，詞曰：

衛以國氏，其宗蟬聯，華亭之支，由汴來遷，始遷伊誰，自宋建炎，其諱曰僑，實爲王官，子曰宗武，繼踵高齋，躋階朝散，分符外藩，明散有子，是之謂謙，象數之學，造于微玄，際今照朝，世祿益延，別駕永嘉，仍有譽聞，衍休委社，承乏宜賢，是生處士，餘慶之綿，猗歟處士，毓秀名門，厚質岐嶷，淑姿粹醇，六藝之書，百氏之言，咀其英華，闡其根源，旁搜博覽，既肆以涵，不託詞章，巧爲雕鐫，反諸其身，厥德乃完，內方以正，敬而能嚴。

外和而周，弗徇以偏，無瑕之玉，匪刻匪剜，至和之音，不濼不滌，推之于家，有倫粲然，孝以事親，敬以奉先，晨昏溫清，時其旨甘，歲時祭祀，哀思致虔，夫婦之際，閨門之間，肅焉如賓，執禮不愆，友于二季，篤其愛恩，鞠育從子，教之成人，益廣厥施，以庇宗姻，又推于鄉，惠澤維均，適時游苗，大札大祿，不遺餘力，以恤厄艱，穆乎其義，藹乎其仁，仁風義聲，洋洋以傳，據于鄉邦，薰襲里閭，維是處士，維德之純，親身操行，勉勉循循，不愧于天，無歉于心，萬室之邑，同所觀瞻，視如蒼龜，如邦之翰，善類所依，謂將百年，備其淪亡，孰不痛酸，嗚呼哀哉！君子之德，自昔爲難，而况于今，俗儂益儂，夸毗成習，奪利攘權，不有君子，孰矯而敦，嗚呼處士，三代之民，今則已矣，休微曷泯，諫行謀益，古道所遵，私述梗槩，我言用陳，凡百同志，尙鑒斯文。

務光先生張君諱詞

古之君子，出而用世，則天下被兼善之澤，處而立言，則後世蒙嘉惠之私，其操雖殊，其志則一，皆所以究心而信道，及物以爲仁者也，有若臨海務光先生張君，殖學厚深，秉志貞亮，攬儒林之英秀，舉藝圃之芳華，自其壯年，有意當世，會詔求直言，時丁多故，爰采家國之利病，酌古今之權宜，撰爲政事書，將詣于朝廷，獻諸君宰，而事不果行，志弗能究，遂乃居鄉闈，開門授徒，執業者皆英才，講經者無虛日，蓋其學術一本於伊洛，而上達于洙泗，純而不雜，信而有徵，于是推其躬行心得之緒餘，託諸毫分縷析之章句，所著有言志錄、六藝編、世運略等書，凡三十八篇，皆辨理精詳，論事明暢，鄙王通續經之僭，陋揚雄守玄之譏，誠足以自成一家，永垂千載者也。嗚呼！先生執德不回，雖齟齬於當世，而立言不朽，實惠利於後來，謂其無愧于古君子，非欺，維昔學士大夫之沒，禮貴飭終，請諡謀諱，厥有彝典，先生之卒，學者既因其所自號，稱之曰務光，而諱未有辭，無以較實揚微，在禮爲闕，是用追述而補陳之，其辭曰：

嗚呼先生，實古君子，制心維敬，飭身維禮，學苑揚翹，儒林振鐸，卓操世模，貞猷俗軌，志雖當世，義甯苟仕，鑿采弗耀，韜鋒自斂，鄉邦歸重，君公遜燬，有來學徒，教被時雨，業崇六藝，術廣百氏，爰茂道譽，益隆德履，理絲意融，行自躬體，推其緒餘，託以言語，擲撫遺經，羅網軼史，發摭秘要，抉微旨，善爲羣書，戶列門時，絕編雖歎，績經非擬，勒成一家，垂示千禩，先哲是近，後聖其俟，嗚呼先生，厥就愈偉，嗟世之人，其孰無死，死有不朽，立言之肆，令聞長世，其曷窮已，嗚呼先生，今則已矣，身簞全歸，蓋棺正斃，儀刑旋迷，嘉惠猶修，後生晚出，將孰憑倚，藹焉教思，匪文無紀，以濯其潛，以焯其焯，庶無愧辭，敬薦哀諱。

論龍文

東陽縣西部有石潭，在崇山上，相傳有龍居焉，凡地應龍龜蜃蜃之出其間者，人皆謂爲龍也，至正十三年夏，大旱，縣民相與詣潭下祈焉，有頃而龍見，既見而不雨，自若也，烏傷王禱曰：「物之有知者，宜莫盡于龍，龍之靈，爲其能雨也，龍弗能雨，則失其職，無取其爲靈矣，予哀斯民之無所訴，而龍之失職莫之靈，爲可罪也，爲文使投諸潭以諭之，龍如有知，其尙有激也。」文曰：

維民之生兮命縣于天。天之生民兮食以爲先。雨澤或時兮歲乃有年。年之弗登兮民食則艱。今茲之旱兮誰實使然。我究厥極兮。豈龍之德。伊龍之靈兮。神變化乎玄間。憑陵乎八區兮。奮迅乎九淵。飛廉爲御兮。快豐隆使後先。雨天下會不崇朝兮。功莫可以名言。今茲之旱兮。寧爾龍之弗聞。雖聞而不雨兮。亦獨何心。其其者苗兮。偏于郊原。民口嗷嗷兮。食之所存。枯槁就盡兮。日化爲塵。大命近止兮。哀我斯民。上帝好生兮。冒下維仁。至仁所被兮。生意畢臻。天札疾癘兮。詎輒加此下人。爾龍胡爲兮。視民如寇。逆拒帝命兮。使壅閼而弗申。以忍自持兮。息以自安。務赫上帝兮。厥鑒孔明。如或知爾兮。將大罰于必行。天怒人怨兮。殺于爾身。爾龍誠靈兮。盡悔于今。

祭胡侍郎文

維至正十二年歲次壬辰三月乙巳朔越十有五日己未里中子王濂傳時中王禕陳友平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宋故兵部侍郎致仕胡公之墓曰公當宋初顯擢科第。發有進士實公始之。十握州符。六持使節。還曹計省。無弗踴躍。晚以從官全身而退。有功有德。大茂斯人。歿爲明神。光靈烜赫。兩浙之境。廟貌相望。家視戶祠。罔閒遐邇。矧維靈唐公昔所守。是寔是。體魄攸歸。兆域歸然。孰不受護。蔡人拜掃。歲有華典。屬茲寒食。集于墓下。薄陳一奠。式表慕思。惟公有靈。益茂鄉梓。歷年綿代。來瞻來崇。尙鑒。

祭黃侍講先生文

維至正十七年歲次丁酉閏九月壬寅朔越十有七日戊午門人金涓。屬性宋濂。王禕。朱濂。傅藻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元故侍講修史先生黃公之靈。嗚呼。人物文章。有盛有衰。其所關繫。意者天則使然。非人力所能爲。昔在唐。宋。韓。歐。之出。實當其盛時。時則劉。柳。蘇。曾。相承並起。有以發當世文治之機。及其既歿。文章遂卑。而君子於此。亦以驗其世運之推移。惟國家之興隆。元氣混合。三光五嶽。結粹而凝輝。鍾爲人物。著於文章。律呂和。規矩疊。莫盛與之夷。然當至元。大德之世。龐儒碩生。布列于朝廷者。大抵皆前代之遺。祖宗作人。爲日既久。逮乎延祐。設科取士。而得人之盛。遂及于今茲。公當其時。奮乎東南。褒然舉首。文名赫然。而四馳。歷仕外服。晚乃登畿。典寶。領儒臺。學者翕然而宗師。當代文章之柄。咸公是屬。而公亦不得以苟辭。肆今皇上。崇尙儒術。慨念老成。有足倚毗。幸公之獨在。爰起公於既老。用公於未衰。草制玉堂。勸講經帷。任尊而職。將倚以爲王猷之輔。國論之菁。天下仰之如韓。歐。謂朝廷爲有人。士類爲有依。公不久留。控辭而歸。出處進退。卓然而無疵。公今歿矣。一代之人物文章。于是盡矣。非天其執使之切。嘗論公學博而操則約。力宏而造則微。統壹聖真。融貫理奧。不大聲色。任斯道而委蛇。故其形於文章。譬如周廷重器。圭璧鼎敦。分置羅列。蓄光采而嚴等威。又如漢廷老吏。持法精謹。引經博古。以斷獄而決疑。性靈以之而發舒。造化以之而補裨。聖賢經傳以之而羽翼。古今事理以之而綱維。公之名世者。人皆知其出此。抑所以致此者。固夫人之莫知。嗟公已不可復作。斯文之未喪者。幾希。昔歐陽

子之歿也。臨川王公以謂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于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今公之有以不朽。誠亦無憾。而吾黨小子。傷悼摧痛。不能已於言者。又眉山蘇公所謂上爲天下憫。而下以哭吾私。曾日月之不及。屬大葬之有期。薄陳一奠。維以洩哀。嗚呼哀哉。尙鑒。

祭蔣季高文

維至正十七年歲次丁酉十月辛巳朔越七日丁丑。友生烏傷王禕。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季高蔣君之靈。嗚呼。季高。其竟死也。未可以死。遽爾云亡。不仁者天。忍至此極。初聞子死。人實不信。謂吾季高。無有死理。今乃死矣。孰不子哀。嗚呼。季高。行粹以夷。事親從兄。孝弟兼至。處族交友。又誠以信。譬如美玉。絕無玷瑕。嗚呼。季高。學精而敏。獵史蒐經。旁涉百氏。發爲文章。筆力甚雄。譬如神駒。有逸無蹶。人謂季高。必就遠大。拔出峻林。顯融當世。至于壽考。乃理之常。而其得年。甫廿有九。曾是一疾。遂以不起。嗚呼。季高。常壽而夭。謂天可必。斯理曷究。天豈不仁。亦獨何忍。既降之材。不降以年。有年有材。固罕兼得。較之二者。材不如年。藉令有材。促不得展。孰與有年。以享貴富。有年無材。常情所甘。材豐年高。人用嗟怨。抑人之生。稟氣於天。是氣之賦。厥有厚薄。所稟者厚。得年故壽。雖曰有壽。而孰無死。子之夭死。由稟氣薄。氣之薄者。子適稟之。天亦何心。獨薄于子。我觀衆人。碌碌庸庸。鳥獸同羣。草木俱腐。名與身滅。無足道者。雖壽而死。與無生同。凡若此者。天實薄之。其妙如子。克自樹立。受材之豐。學行俱懿。名譽昭晰。沒世有聞。雖則云天。其猶不死。天之于子。可謂已厚。子達理者。宜勿怨天。孰得孰失。孰重孰輕。造物其間。豈果無意。嗚呼。季高。又何怨爲。子雖無怨。人則哀子。夫人所哀。况吾朋友。交誼之篤。無媿金石。死生契闊。日遠日疎。不有話言。何以慰子。子善自信。豈待我言。子母子兄。其哀尤切。匪言之復。無以慰之。酒肴在前。我言孔多。嗚呼。季高。聞乎不聞。尙鑒。

祭靈星祝文

夫田所次。實維農祥。百穀既成。靈神之祐。爰稽舊制。式修明祀。神其來格。歲歲有年。

祭高麗國山川祝文

高麗爲國。奠于海東。山勢磅礴。水德汪洋。實皆靈氣所鍾。故能使境土又安。國君世享富貴。尊經中國。以保生民。明神之功。於是爲大。朕起布衣。今混一天下。以承正統。比者本國。奉表稱臣。納貢。朕嘉其誠。已封王爵。考之古典。天子於山川之祀。無所不通。是用遣使。敬將牲幣。往修祀事。以答神休。惟神其鑒之。

元故中山府判官致仕王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鉉翁。字中實。王姓。處之遂昌人。五世祖景。宋履歷間。仕知錢唐縣。遷淳王宮教授。自高曾至祖。采父蘭。並晦德不用。用府君貴。贈其父忠。翊校尉。溫州路同知。瑞安州事。母鄭氏。封宜人。府君器資不凡。自幼負志節。瑞安常奇之曰。大吾門者。其此子乎。既長。涉獵經史。通大義。禮身律已。必由于禮。處物制事。

必本于忠信。人亦莫不以遠大期之。年弱冠。至京師。受知於司徒陳公。會福院立。為其院宣使。出將使指。遠而吐蕃。雲南。靡所不屆。備殫其勞。考滿。授選義校尉。平江路吳縣主簿。郡守杜公。名卿也。素知其材。大小政務。悉以委之。豪民顧鍾。朱郭四大家。估勢為不法。則發其罪惡。成實于理。政聲卓然。居歲餘。以憂去官。調兩淮都轉運鹽使司東臺場鹽司丞。國課所資。淮鹽居廣。催督趨辦。如期而集。見稱廉能。除忠翊校尉。台州路黃巖州判官。所掌捕盜司。猾吏凶胥。結黨肆惡。久為民害。至則以法痛治之。亭戶洪甲。恃不統于有司。恣為暴橫。以私忿殺平民。吏白不宜問。府君曰。殺人之人。乃可置不問耶。逮捕繫獄。坐罪不少貸。奸民有挾偽鈔板詣官自首者。覲事發。因得誣連富人。肆其詐。察其情詰之。果自服。立命焚其板。不為問。州北有浮橋。久且壞。捕盜司屋亦敝甚。皆撤其舊。使之一新。居三年。政績具舉。遷忠顯校尉。兩淮都轉運鹽使司。除東場鹽司令。於是備於官游。不俟引年。得請納祿。以昭信校尉。真定路中山府判官致仕。尋屬疾。遂不起。至正丙戌八月八日也。享年六十有三。壬辰十二月七日。葬于家北君子山之原。元配鄭氏。封宜人。繼室潘氏。張氏。孫氏。初府君未有子。以弟鑑翁子俊為子。晚始得子曰浩。用廢調衛州路龍游縣水北巡檢。早卒。無子。俊乃以其子棟及從子機為之後。府君性英邁。儀槩峻整。其材敏而裕。練而不矯。治家內外有法。居官蒞政。不務為苟同。事無鉅細難易。無不勇為。為無不當者。故其所至。輒有聲。維王氏之先。奕世載德。厥後宜大。及府君出。位雖不克稱其材。亦庶幾光顯矣。浚來徵銘。故為銘。銘曰。

王望遂昌。厥稱德門。承乏維材。用充其宗。維材之良。有藎必伸。乃即官序。厥聲以聞。進也。儻。胡不大振。亦既光華。昭受寵恩。君子之山。宅兆攸存。春雨在樹。秋霜在原。歲時來思。衍爾後昆。悼幽著銘。爰勒貞珉。

劉先生墓誌銘

處有文學之君子曰劉先生。字浩卿。生於大德庚子九月十日。卒于至正壬辰三月九日。享年五十有四。嗣子師會。以己亥十月十三日。奉柩葬于麗水縣孝行鄉之桐原。既乃以書抵禱曰。先人所與游者衆矣。然相知之者。宜莫子若。非必有銘。茲誼為古。銘先人者。非子而誰。以惟子也。請昔先生之與教義鳥也。禱時在諸生列。託斯文雅故。非一日。重以師曾有請。銘安敢辭。劉氏世為處之麗水人。祖桂。父澤。皆不仕。先生生有美質。子書無不讀。自少攻為文章。有聲籍甚。上饒鄭君原善。其學長于經。而明于性理。天啓間。以名進士為處州錄事。先生因從受業焉。磨礱浸灌。所資日深。其於經書。春秋尤精。著其大義。輯為成書。一時學者。皆誦習之。其為說。務以發前儒所未及。非特利後生小子。場屋之業而已。其他所為。文皆從容。順適。不戾于稟賦。講辨論議。咸足以達其意。要其歸無不本于理者。至于詩歌。則吞容大篇。如奔騰怒颿。勢不可遏。鏗鏘短句。如鳴金戛玉。粹然成音。流麗而平實。自成一家言。嗚呼。先生之所自致若此。所謂文學之君子。非歟。先生姿貌豐整。儀度醜藉。性偶偏且和易。樂周人之急。與人交。無間親疏。久益相好。四方士大夫。至是邦。無不款門者。先生與之游。或談經術。或論政理。或以詩章相倡和。莫不厭其情。乃去。餘膏。

禮。善。波。于。人。為。多。至。正。初。起。為。義。烏。儒。學。教。諭。又。為。教。諭。龍。泉。後。署。明。善。書。院。山。長。未。及。上。而。遂。卒。蓋。先生之志甚遠。其材甚周也。惜乎不克顯融。不及展其材之蘊。而推其志之所欲為。故其卒也。無不為之嗟悼。嗚呼。抑豈知先生之自致於不朽者。固不在彼而在此也。先生娶同郡葉氏。有婦道。前十一年卒。至是合葬焉。子男三人。長則師會。次師夏。皆能世其家業者也。次師雍。蚤夭。孫男一人。媿。女二人。銘曰。嗚呼先生。邦之良也。學。于。躬。氣。又。昌。也。振。華。舒。耀。為。文。章。也。儒。林。文。苑。肆。翔。翔。也。雖。過。厥。施。所。存。者。長。也。亦。既。全。歸。茲。其。歲。也。後。千。百。年。勿。境。傷。也。

敬修君墓誌銘

維蘇氏。遠有系序。其先望于河東。而盛於永嘉。宋紹聖中有諱堯章者。來守處。因留居處之松陽。子孫遂為其縣人。堯章生虞佐。虞佐生景慶。迪功郎。景慶生士榮。宜義郎。士榮生南。通春秋學。為某軍節度掌書記。南生殊。行沿江制置司幹辦官。殊行生三子。君其長也。君諱必慶。字天福。資性純篤。自幼沈粹。不凡言。不安發。動必由于禮。既長。益力學。不務華靡事。自聖人之經。下逮諸史。百氏之說。靡不涉獵。而通其義。然雅不喜事章句。常曰。讀書將以求聖賢之道。達則推之見諸用。處則蘊之有諸己。文章殆餘事也。平居接物遇事。悉本於誠懇。恥趨媚權貴。與人交。煦煦有恩意。聞人有善。稱道之不置。不啻若己出。己有。未嘗以自矜也。以故賢士大夫。皆樂從之游。相與徜徉泉石間。世故適不以經意。時年方富盛。退然如老成人。徵聲休聞。播揚于時。辟聘累至。而高蹈之志益堅。因自號曰雅山處士云。初幹辦君之配張氏。無子。而宋氏實生君。葉氏生必茂。必振。君事異母如其母。撫二弟如同母弟。祖母徐氏。高年多病。曲意養之。得其懽心。其孝友甚著。君雖輟睡不自見。而不以獨善其身為已足。每思推以及物。人蒙其惠利甚多。而不幸年不及艾以卒。故其卒也。聞者莫不嗟悼之。君生于宋開禧己未十一月日。卒于元元貞丙申六月日。得年三十有八。先娶項氏。再娶劉氏。子男一人。溶。劉出也。孫男二人。益。莊。曾孫男五人。圭。壘。增。坤。君卒後十六年。至大辛亥八月日。溶始奉柩葬于縣北城後之原。葬且五十年。益乃奉鄒陽承李貫道所為狀。來乞銘。惟昔眉山蘇公賦。嘗以大父之銘。屬諸其友。南豐曾公。其言曰。大父行甚高。而不為世用。故不能自見於天下。然古之人。亦不必皆能自見。而卒有傳於後者。以世有發明之者耳。嗚呼。行高而不為世用者。獨蘇氏歟。益方以文學名。將無媿蘇氏之有孫。而所以發明之者。禱非其人也。然益與禱辱為友。銘其敢以卒辭。銘曰。

薛家松陽。由溫來遷。世業載續。弗善而綿。六葉逮君。益祗厥紹。德蘊于躬。不詘不矯。不震以耀。銷聲閤輝。委社于後。孫會是貽。彬彬孫會。既茂以頌。維善有徵。視此貞刻。

劉母徐夫人墓誌銘

鄒陽劉君。燦告于金華王。曰。以吾子之厚於我也。竊願有請焉。昔我先君子。隱居以求其志。凡可以登

善扶誼者無弗爲也。用是見稱一鄉之善士。抑所以警戒而相成者。實吾先夫人內助是賴。初我外家徐氏。宋建炎間。有來守鄱陽者。因家焉。三世爲外大父。瑞用中漕司。試爲昌江書院主學。兩娶皆黎氏。先夫人諱妙靜。生六歲而失所恃。天性慧敏。外大父鍾愛之。教以列女傳等書。靡不通曉。淑聞用彰。先君諱壽字竹友。有學有文。始娶王氏而卒。繼乃請婚徐氏。外大父以我劉氏詩禮鉅族。而先君又賢也。以先夫人歸焉。既來歸。速事我先大父。備盡婦道。先君好施予。族屬里黨之困匱者。必賑給之。而又賓客款門無虛日。先夫人佐之。理粟帛。具酒食。內外設施。舉中其度。未嘗有德色。處妯娌必以禮。御婢僕必以慈。貞譽懿聲。萬如也。不幸先君子蚤捐館。先夫人于是獨持家政。益斬然有條。延聘名師以教諸子。皆使有成立。晚歲究心內典。然猶躬織紉不廢。且復以教其子者。致其孫。蓋年六十而遂卒。其卒當至正丁亥五月某日。先期以語其子。乃衣冠端坐而逝。子四人。榮。燦。伯。季。皆卒。獨燦在焉。女三人。壻曰陳善。陳備。章潮。孫四人。泮。翼。亦已卒。次曰翼。圭。嗚呼。此吾先夫人世出行實然也。痛矣。吾邦頃歲。薦罹兵革。以故先夫人之喪。久猶權厝。乃今得卜。始克以某年某月日。奉遷葬于某鄉某山之原。葬必有銘。故用爲子請。幸無以讓爲。禱爲之言曰。嗚呼。人子之所謂孝者。以能揚名而顯其親也。君今以文學名。卓卓自表。見是可謂能孝矣。而曷以銘爲。雖然。夫人事夫則能成其志。教子則能成其才。德之所致者厚矣。是固不宜無述也。庸次第君言。爲序如右。而系之以銘。銘曰。

謝節婦墓表

節婦謝氏。諱賦。金華人也。謝氏儒家。有女不肯與凡子。擇所宜歸。得同邑吳履字德基以爲壻。節婦性剛而質柔。平居不妄嬉笑。勤儉以持家。而事舅姑。奉賓祭。舉無違禮。履爲儒學官。宦游于外。其得無後顧之憂者。節婦內助之功居多。歲己亥。大軍下建德。勢且東。節婦語其夫曰。亂將及矣。盍爲走避計。先事弗圖。後悔何追。察其夫意猶豫不決。則悲曰。盍不歸我母家。我母家有深池。萬一事不測。當有入水死耳。義不身受辱也。未幾。蘭溪破。亂兵四出。擄掠而履適他往。節婦攜男女走入金華山中。途失其幼男。號哭求之弗獲。而兵且至。自度不可免。行至向塢險處。以幼女投巖下。身繼之而死。十月七日也。死十餘日。履以物色求之。得其屍遺。中面猶如生。遂附葬向嶺先墓之次。於是得年三十有九矣。生男五人。今存者二。曰穎。稚。女二人。今存者一。曰媛。適張憲。既葬。履屬其友王禕爲之銘。王禕曰。嗚呼。頃歲以來。天下大亂。彝倫之散甚矣。自學士大夫。猶不敢望其盡節。而况於女婦乎。當是時。謝氏乃能秉節以死。賢於人遠矣。銘其有媿辭。銘曰。

錢夫人羅氏墓銘

夫人諱靖。羅氏。池州青陽人也。羅故青陽大家。居九華山西之宏谿。父某。母程氏。皆鍾愛夫人。擇所宜歸。年二十。以歸于同邑錢氏。爲處士諱龍祥之配。錢氏在其邑。尤稱望族。夫人相其夫。承祭祀。禮賓客。植門戶。郵閭黨。備盡婦道。速事舅姑。以孝聞。不幸處士君早即世。夫人乃專秉家政。能使貨產益豐。而家日益盛。然性慈愛。好施予。恆語諸子曰。家幸充裕。苟羨財餘粟。不推以及人。其若造物何。凡宗族姻戚。與鄉黨人。匱乏不給。或貧無以自存者。有來告。必量輕重賑貸之。雖賑之厚。無吝意。雖貸之數。未嘗有德色。又常戒諸子。以謂人之爲人。在乎親師取友。相觀而善。乃有成耳。以故賢大夫士踵其門。必命諸子曲盡禮意。而從之游。蓋自處士君歿。夫人孀居者餘二十年。貞聲徽譽。藹焉著聞。鄉邦之人。莫不稱錢氏有賢母也。夫人生于至元辛卯十月日。卒于至正丁酉九月日。享年六十有七。卜以歲乙巳某月日。改葬于貴池太平鄉錢仲山之原。男四人。濟。澤。清。濬。女一人。適羅執中。孫男五人。女六人。初夫人篤于教子。濟從學禮部尚書宣城汪公。遂以文學稱。而清尤精於藝術。且個儻尚義。遭時多故。率民旅以衛鄉井。用功累遷。武略將軍。淮西道宣慰使。司副使。僉都元帥府事。方嚮用於時。於是濟。澤皆已卒。清既畢襄事。而緇纒之碑。無文以刻。及使來請銘。銘曰。

故松江府判官致仕王公墓誌銘

公諱肖翁。字傳朋。姓王氏。世爲婺之金華人。宋太師左丞相魯國文定公諱淮之元孫。中大夫太府卿贈少師東陽郡開國公諱棟之曾孫。中奉大夫直敷文閣福建路轉運計度副使金華縣開國男諱悌之孫。朝奉郎將作監主簿諱琦之子也。公自幼即知問學。既長。才業兼茂。爲宗鄉所欽仰。又其姿表明秀。風猷醞藉。雖運去物改之餘。望而知其爲相門子弟矣。起家衢。娶二郡儒學錄。大德中。陞婺郡儒學正。考滿。當得教授一郡。而國制。教授必年艾以上。始得爲之。公名上天官。未四十也。是時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集。與公生同歲。亦以儒學正考滿同在選中。而年皆不及格。有司以常制持之。廷臣言虞集。雍忠肅公孫。王肖翁。魯文定公孫。皆前代名宰相家子。且學藝不羣。不得拘于常制。于是虞公得教授京畿。而公爲靜江教授。南方歆慕多。公到官。居亡何。即移病而歸。家食十年。延祐末。復起教授南康。會白鹿洞書院山長缺。郡守請公攝山長事。書院久廢。公爲復興之。新其屋宇。廣其田租。而來學者滋衆。士學翕然。至治初。辟江西行中書省掾史。贛人有因畝田虛增糧額萬餘石而生變者。事數年不決。公以謂民變雖靖。而糧之虛額。宜在所必除。儒學官待選者以千數。先是持選衡者。皆顧憚不敢理。日致壅滯。公閱選簿。爲之詮注。數日而畢。由是宰臣器重之。惟其言是用。休開以彰。泰定四年。積年勞。除將仕郎海道都漕運萬戶。

府知事海道歲漕東南百萬之粟供億京師以事興法從事其任至重自漕帥主僚吏率以選居公居幕中三年上下克協漕事訖辦倉以爲能仍紀至元二年轉從仕郎嘉興錄事適歲稔部使者微公行視田公爲其實以聞得免荒租數萬石他州郡有奸利事部使者悉以諉公決公決之無或不當者惠利及人甚衆政績益著未幾屬疾請致其事遂以承務郎松江府判官致仕命未下而公卒其年十月癸巳也享年六十有五以五年二月壬寅葬于金華縣婺女鄉施家塘之原公娶唐氏子男六人董某官藻杭州路海寧州判官蘭鎮江路錄事判官莖莖高節書院山長女三人適劉文同申蔓吳某孫男十八女八人公天性孝友事親無違禮養寡姊弱甥無失所者教諸子必由於禮法家庭之內肅然有儀所得祿秩多以周親黨賑貧乏內顧不足不以爲累高懷雅興一寓于詩而尤善筆札論者謂其酷似吳傅朋短章辭墨人爭寶愛之初魯公在淳熙間久居相位是時南北講解中外無事一用柔道佐時細尚利喜功之說以休養其民人以故南渡以還論相業者咸稱王氏魯公之從子是爲文憲公實學于何文定公基以傳考亭朱子之道而敷文又受樂于文憲以及揭堂劉先生炎雙峰饒先生魯其學皆本于朱子於是言道統者復推王氏爲濂洛之適傳矣維公之生憑藉世德相業之隆道統之重萃于一門者累世承傳逮于其身不可謂無所託也惜乎不大顯融不足以究其志之所就然論天道者謂王氏宜有後而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後之來者尙有徵焉銘曰

大山穹林良材所生世家名閥是生峻英整衣冠家執盛王氏相業道統聯徽襲軌奕業載德委社于公公繼承之文憲在躬際今昭代仍有祿仕明世其家克濟厥美君子之澤維衍益延盍觀水木期有本源斷石刻辭爰志陵谷尙其嗣人是似是續

王忠文公集卷二十

贈禮部員外郎葉府君墓銘

至正八年正月國子助教葉君恆以官六品授著令推恩於父母贈其先府君承務郎禮部員外郎先夫人追封恭人於是夫人前府君七年卒而府君之卒今二十年矣恆謂予曰我先府君之墟侍講學士虞公爲之志而吳文正公實書我先夫人之表日月行矣以恆之無似克有祿位于時者其來有自而褒崇所及國家廣孝治以勸勵臣子之意非藐焉小子所能當固不敢如昔人之有待而所以致此者不宜無所撰述以侈上恩而昭先德予尙爲我爲之銘以刻諸墓上之碑予不敢辭則取二公所不書者列書之府君諱遜字謙甫姓葉氏祖父以上皆潛晦不仕世居越之餘姚今著籍爲明之鄞人初府君無他兄弟而伯父死亡嗣方病革時召府君語之曰爾其爲我後府君未知所對而目已瞑乃爲服三年喪後生子子遂以次子恂奉其祀而恩禮得兩全矣父年耄病且殆府君焚香酌水露禱于天願減己年以增父壽恍見空中有神人示以三指者病隨愈後三年乃歿府君服喪過哀既免喪猶不御酒肉人稱其純孝焉府君待人無間尊卑疏戚一以誠實尤樂周人之急大德間歲饑朝廷命富民出粟以賑貧乏有司擇鄉里爲人所素服者俾第其多寡府君首被其選大家小戶咸服其公平既而疫大作府君改醫者爲人切

賦而合樂施之門中賴以全活者甚衆其行修于身而惠澤及物多此類府君卒以泰定五年正月日
 享年六十有七明年正月日與夫人合葬縣西儀鳳鄉青山之原夫人褚氏相府君治家有法孝于舅姑
 仁于姻族母儀婦道見稱于鄉其卒以至治元年十二月日而葬則明年正月日也子男二人長則恆由
 國子生釋褐授從仕郎紹興路餘姚州判官除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今轉承務郎遷國子助教次恆也爲
 伯祖後女二人適陳某王某孫男五人女二人昔歐陽文忠公之言曰惟爲善者能有後又曰爲善無不
 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嗚呼以予觀于府君庶幾所謂善人矣雖弗克自見于世昭被融顯然卒以
 子貴享身後之榮於是有以知天之所以報施善人者非可誣也銘曰
 君子爲善既積于躬受報或遲後其必豐猶歛府君厥積維厚承之有賢徐觀身後皇用褒贈有隕自天
 龍光所被賁于漏泉善無不報斯乃常理刻茲石章垂徽千祀

故孫君嘉瑞銘

君諱辰龍字君旂姓孫氏其先由婺之金華徙睦之桐廬遂爲其縣人高祖顯曾祖寶祖廉宋濟貢進士
 父之才承奉郎致仕母方氏贈孀人三子長潼發成淳庚辰進士第一由衢州軍事判官辟御前軍器所
 幹辦公事宋亡不仕學者稱爲盤峰先生次堯龍成淳庚午鄉貢進士次即君也君資識穎敏篤志問學
 一門父兄自爲師友業成末由以自見而運去物改矣至元丙子國兵南伐縣燬于兵君攜家避地萬山
 中草棲露宿備嘗險艱久之乃與其兄歸復故字以養親蜀名御史公繩祖爲取承奉公話語扁其堂曰
 志樂君事親以養志爲先不特服勞飲食而已親有疾憂形于色食不下咽故相鑑公夢炎告老南還來
 訪君尋舊好嘉其志行嗟嘆而去居喪過哀毀瘠成疾二兄既先卒君獨營喪事無違禮辛木拱矣而孝
 思無忘歲時祭掃猶涕泣不已教子以義方律已悉用禮法雖子姓來省不冠不見也然性剛介人有不
 直輒面直之有以饋貯物寓君者歲久且死則物色而歸其家人咸服其質實至大間部使者行部至縣
 處以學職滿考當得教官辭不就延祐初科舉法行人未之習君教其鄉人子弟爲之皆知所取則縣乘
 嘗修于先生而未就君繼志續成之後人故實得有所徵焉晚歲屏絕家務惟冥居默處間挾書史以自
 娛暇則與朋舊相羊山水間不復知有世事因自號曰求心云元統乙亥君年八十而十月九日乃其初
 度親黨咸會宴勞累日不倦尋感疾不起二十五日也以其年月日葬縣北大隱汗先塋之次娶王氏後
 三年卒合葬焉子男二人師道師德孫男五人曾孫男三人昔者先生娶將作大監朱公杰之女久居義
 烏與禱先大父石峽府君相友善禱生也後不及識先生而君之孫紳辱與禱交因以君銘爲屬惟春秋
 之所謂吉德大易之所謂幽人君實似之歿世之後其潛光逸迹誠不宜使之泯泯無聞乃爲序述其業
 行誼而繫之以銘焉銘曰
 孝於親所以成其身求諸心所以復其真既全既純弗舒弗振弗替有延其在後之人

趙君墓銘

趙君觀光字觀國慶元之鄞人其先仕宋曾大父逢龍宗正卿兼侍講大父建知徽州婺源縣父似翁始
 晦德不仕君幼多智識稍長好讀書通達時務以郡博士弟子員得推擇試吏奉化州尋遷昌國至正十
 年冬黃巖海寇薦起而昌國爲州在大海中距黃巖一息可至也其州侯帖木兒不花問計於君謂今州
 兵寡弱且不諳水戰惟蘭秀二山居民悍勇善鬪擊習海事若募以厚賞示以重賞其人必樂爲我用用
 以擒賊無難矣侯然君言即以其事委君君招諭有方不擾而事集明年正月從侯引兵出海關帥府總
 軍民兵同會海門洋俄而賊船百餘艘卒至衆皆備縮莫敢進獨君所部民兵與奮戰至晚無大勝負明
 日君方分給軍饋巡隄上賊船又大至即說侯速進敵而賊衆數倍我軍莫支君持短兵接戰矢石交下
 軍與賊不可辨且後無援兵遂執節以死侯亦遇害是月二十五日也方君募民兵時或見其不憚勞動
 私謂君曰侯受天子命守茲土盡忠報國固宜君不過一小吏設有功且顯儻有不測寧不重貽父
 母憂君曰人臣食祿死其難所也吾雖小吏亦既食其祿矣臨難以避可乎於是卒戮力捐軀以及於難
 得年三十有五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娶戴氏子男二人君爲吏廉而有守勇于趨事赴功上官悉信
 用之然皆夫人之所能至其死事昭顯如此則有人所難能者矣嗚呼忠義天性也由之而致死故死皆
 無愧而世徒論其人之貴賤以爲其死之重輕何哉銘以表君之藏他日史氏傳忠義者尙或有徵也銘
 曰
 死有不朽殺身成仁名則既完遺卹厥身我作君銘刻在貞珉

袁母奚夫人墓誌銘

吳郡袁君泰喪其母夫人將葬哭泣以告諱曰泰不天生十有四年而先君棄諸孤維是諸孤藐焉無依
 袁氏不絕如綫賴吾母左右維持以長以教故我兄弟克有成立獲祇厥紹袁氏之不墜繄吾母之功也
 吾母之幼也即以令淑聞爲親所鍾愛擇婿締結家我先君早以文行知名遂以歸焉時年甫十八躬織
 緝親酒漿以致養舅姑承事實祭夙夜敬共罔有違德自先君之歿孀居四十年艱難憂患蓋所備嘗我
 兄弟以不能盡孝爲懼不幸今不及養矣泰也綿綴殘息厥既得下奉柩合葬于長洲東吳鄉緒墩先塋
 之兆而未有銘也敢爲子也請諱惟君之先君靜春先生之銘內翰黃公實爲之顧諱末學乃敢銘夫人
 乎雖然諱之交君有素誼不得固辭則爲序而銘之序曰夫人諱志寧奚姓也奚爲吳著姓吳江之同里
 其世所居也宋將仕郎諱仲常者其父也夫諱易字□父即靜春先生也子男四人袁先卒次即泰次首
 次聰也女五人長亦先卒餘則顯天麟歸德英順正許德明其婿也孫男十人女六人也享年八十有四
 卒以至正六年十二月六日其明年正月六日則葬之年月日也銘曰
 爲婦而婦爲母而母嗚呼是維夫人之德以銘其墓

陸夫人墓誌銘

友人吳邵君信以書來告曰。信私門積糞。往歲七月。不幸喪吾母。亦既忍不即死。奉養大事。不一月而吾妻又卒。吾哀苦良劇。情有弗堪。窆窆之事。不能遽圖也。因循逾年。始克卜地以葬。元堂之銘。以唯子也。請。禮不敢辭。夫人諱順。姓陸氏。陸為吳郡長洲之大姓。父諱元吉。母趙氏。夫人資稟溫淑。而性聰慧。年十有七而孤。其兄慎擇所宜。久歸之。乃以歸于袁氏。袁亦長洲著姓。信字可立。素以文行稱于鄉。故夫人歸之為繼室。而年已三十有五。潔育其前室之子曰種。曰孟賢。曰孟甯者。不啻如己出。其子若女。亦安其慈愛。不復知己之異出也。相其夫。理家事。內外井井有條。事姑盡孝。甘旨之奉。必親為之。及既嬰疾。而姑病亦革。常左右就養。不少懈。姑歎曰。汝事我善。今願因我以重汝疾乎。因泣謝曰。婦人之職。主中饋。養舅姑而已。婦不及事先舅。幸逮事大人。誠能盡子婦之道。死且不恨。既而姑卒不起。力疾理喪事。哀毀殊過。比葬返哭。而疾益甚。遂不可為矣。夫人之卒。實至正十四年八月十九日。享年三十有七。親戚里黨。莫不為之悲傷。以為袁氏失賢婦也。夫人平居寡言笑。行履端謹。雖婢妾未嘗加以疾言遽色。閨門之內。雖離然咸樂其宜焉。嗚呼。是可謂得婦道矣。然而不及中壽以死。其不可哀矣。夫人葬以十五年某月日。墓在某鄉某原。銘曰。

黃裳元吉婦之德。德而不壽。天莫必。嗚呼。夫人安。此室。

故石門書院山長吳君墓誌銘

君諱益。字仲謙。吳姓。處州龍泉縣人也。父妙莊。贈忠顯校尉松江府判官。母章氏。封宜人。君性剛敏。自幼力學。攻辭章。方是時。為士者未有科舉之累。君所為學。務有諸己。不資為進取計也。大德丁未。歲大疫。忠顯府君傾餘粟以賑饑者。君左右其志。鄉閭之民。多賴以存活。里民蔣申。為貧故。以其妻詭為所買婢。謂之君。既而知其為妻也。遂遺還之。不復責其直。吳乙以田來售。已庚其價矣。而其弟私以半田畀浮屠氏。訟于官。悉以歸君。君尋知其家祭田。則曰。吾安用有此而廢人之祀乎。即以還吳氏。有張丙者。貨君陶器。貨于長沙。其價不啻。而舟車艱難。耗折大半。君閱其情。凡子本合徵者。盡丐之。陶戶假貨于君。有久而不能償者。則聚其券焚之。一置不問。浙右大饑。民流移徙他郡。而大府下令拘流民。反元貫。在君邑者。君為具舟楫。備糗糧。遺送之。咸得無恙。而他邑所遺。物故者多矣。人有產子不舉。而綴約置路傍者。君見之。惻然。募人育之。而重與之貲。其為人仁厚。而憫憫。緩財急義。若此類甚眾。鄉邦用是多之。君嘗以舉者。辟松江府文學。不暇。復用宰。臣薦署石門書院山長。石門在青田。去君家為近。且山水最奇勝。則忻然赴之。居久之。乃歸。既歸。遂不復以家事經意。每良辰佳節。從賓友尋林泉幽絕處。寄興詩酒。意有所適。輒悠然忘返。友愛其弟。產業一以付之。及分析。惟其弟所取。不與計薄厚。母舅不能自存。養之終身。如事其母。其孝之至。又如此。君年三十有七。以延祐元年正月九日卒。元配陳氏。宋朝奉大夫沂之孫女。生二子。曰

天澤曰。天濟。女一人。適季良。繼室何氏。宋丞相正獻王執中之裔孫女。生一子。曰溥。溥男四人。棣。模。柱。女五人。曾孫男二人。熊。龍。女二人。君卒後八年。當至治二年九月某日。葬龍泉鄉金沙里。塋之原。以陳氏附葬。且四十年。而棣由武功功授龍泉尉。乃奉其父天澤之命。以里人葉子奇所為狀來請銘。嗚呼。孝子慈孫之欲顯揚其父祖。固何間于久近。况君勇於為義。行應銘。法宜書以範後人。余易敢曰。不可。因為序而銘之。銘曰。

故傅母樓夫人墓誌銘

里友傅權與其弟藻。衰經踵門以告。曰。吾母之喪。窆窆之事。亦既畢矣。維是貞節懿範。所以作則閨門者。不宜無所紀載。墓上之石。子幸為之辭。雖然。吾母之詳。吾悉數焉。子尚有擇也。吾母樓氏。樓氏吾為傷士族也。吾母在父母家。早有淑聞。而我大母亦樓氏。先君樓氏之所出。外大父矜其行之良也。故吾母歸焉。於是吾母視其姑為姑。事之盡婦道。其歿也。治喪無違禮。先君兄弟四人。篤于友愛。每時節會飲。率至夜分。吾母治具承其饋。無懈意。先君有腹心之疾。吾母手調藥餌。衣不解帶者累旬。人不見其有不堪之色也。故慮燬于雷。則踈積粒聚。佐先君重構之。未畢工而先君歿矣。先君之歿也。我兄弟俱在幼。吾母力持家政。既克襄大事。即斷髮為誓。以節義自許。用養我兄弟。且俾從名師游。以權兄弟之無似。而能知所植立者。吾母之教也。吾母秉心既貞固。不復以貧窶為恥。服勤紡績。以夜繼日。雖風雪凌厲。亦雞鳴酒已。先君有宿逋。臨歿時。屬從子以別產為償。既乃負所屬。吾母捐紡績之資。庚之弗與較也。吾母性慈祥。而和易。待妯娌和姊妹。撫養從子。姪如其子。咸盡恩意。而得其歡心。內外宗婦稱其賢。無聞言者。於是年既七十。然耳聰目明。康強固無恙。蓋廢居者三十年矣。武成余忠愍公。持節使者。節行縣。嘗題吾母所居堂曰貞則。金華宋太史實為之記。縣大夫又以耆老之請。謂吾母貞節。在例宜旌表。上其事。未報。而吾母已矣。嗚呼。權等尚忍言之哉。諱聞其言。作而曰。吾與子兄弟。居同里。學同師。人之賢。吾知之有素矣。子之言。安敢以不志。乃備書之于右。夫人諱登。字貞秀。姓樓氏。世為烏傷人。卒于丁未歲十二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五。葬以卒之明年正月朔日。墓在縣西崇德鄉宅山之原。子男二人。即權。藻也。權有嗣行。晚好淨居。氏舉。藻受業。黃文獻公之門。以文學名。女二人。婿曰王大節。朱元禮。孫男三人。女四人。銘曰。

太原郡夫人葉氏墓誌銘

洪武三年正月庚子。中書右丞相王公溥言于天子曰。臣之父。晉母葉氏。實生臣溥。及臣弟漢寶。而臣不天。父也。葉諸孤早。所恃者母氏。以長以教。故臣兄弟克有成立。而母氏之亡。亦已十八年。願臣無似。獲事陛下。比者推恩。褒崇二代。假寵于王氏甚厚。獨念臣去鄉邑日久。遠隔之。得歸展省。邱墓。以伸私情。臣不

勝至顯。於是皇上閱焉。有旨予告。所以撫諭之者。良至。仍勅禮曹具祭物給之。公將行。以母夫人墓宜有。請銘于史臣。王祿不辭。謹按。追封太原郡夫人。諱某。姓葉氏。饒之安仁縣人。歸同里石港王氏。爲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太原郡公。諱晉之配。資善大夫中書右丞溥。昭勇大將軍崇仁。衛指揮使。漢寶之母。夫人性慈惠。治家以勤儉。族屬里黨。莫不稱其賢。至正壬辰。干戈倣擾。饒信首被兵。明年三月。右丞公奉夫人避兵於信之貴溪。倉卒之際。母子遽相失。繼而公起兵衛鄉里。會皇上徇地江右。遂舉其地來附。拜中書右丞。分鎮建昌。蓋自癸巳至丁未。凡十五年。夫人所在不可知。而公思慕之情。日夜未嘗置。是歲正月。忽夢夫人若告。以其所在者。命卜者筮之。其辭曰。非巖即穴。厥得朽骨。五月。躬率士卒。詣貴溪之桃源山。即向夫人避兵處也。伐林木入山。以物色求之。不可得。哀號者三日。既乃得其地。居人吳海能言兵相逼時。夫人病不能行。即自投井中死矣。公乃披榛棘。得井。俄有鼠自井中出。跳入懷中。旋復入于井。汲井索之。夫人之遺骸果在焉。公哀號益不自勝。以是月某日。具衣棺殮。即其地禮葬之。夫人之卒。享年六十有七。二子。即公及漢寶也。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嗚呼。父母之喪。人子之不幸也。而右丞公則又遭乎其事之變。罔極之德。曷從而報之。抑人子之圖報其親者。固無閒于存歿。用是公以功業自奮。出入將相。勤勞一家。而地恩錫命。貴及泉壤。所謂立身揚名。以顯其親者。于是乎在。是雖遺事之變。而能合禮之正。仁人君子。復奚憾焉。銘曰。

顯允王公。乘時奮庸。入建相業。出成將功。載念所恃。實育我躬。昔丁艱難。久銜哀衷。孝思之至。神明可通。乃安體魄。兆域以崇。以壤以樹。若堂斯封。天子有命。禮貴飭終。龍光赫奕。贊于幽宮。公曰噫哉。君命實隆。豈我陋微。能充其宗。精思厥孫。積慶所鍾。春南在草。秋霜在松。世世子孫。來瞻來同。

故申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佑。字君佐。姓申氏。金華人也。曾祖望。祖頌。父鎮。皆世不顯。至府君始以儒術自奮。有聞于時。天歷初。用御史舉。署饒州路餘干州儒學教授。修學宮。養十類。翁有聲譽。調平江路錄事判官。平江大郡。民物殷盛。盛利別。務以集。適歲大饑。慨然曰。大府願以勸分爲己任。諭巨室。移粟他郡。食餓人。全活者衆。奸人羅甲。收良家女百十人。仰使爲娼。因交結權貴。邀納貨賂。既廉得其好狀。即自發之。坐甲重罪。還娼女良家。賈不顧利害。政譽大著。遷饒州路德興縣主簿。縣西五里有溪。控驛道。其流湍悍。涉者病之。相其宜爲浮橋。以鐵遊比舟。上架板度。用濟不通。仍買田于守橋者。俾以羨入。爲繕修之資。民便之。名橋曰樓。爲申公立生祠。橋西刻石頌之。郡學田八百畝。爲貧富民所占。歲久不可理。大府命理之。即具究其實。得田之形狀。左驗悉與碑誌合。豪富民乃嗾不敢爭。田盡歸于學。其政績大抵如平江。詳湖廣行中書省掾史。碑贊頗甚。卒。臣成器之。居無何。遠請休政。謝事而歸。以承務郎。婺州永康縣尹致仕。距故居五里。中和山之陽。結屋曰澹庵。日相羊其間。世慮漠不以經意。遂終焉。歲庚子二月某日。以疾卒。享年七

十有五。即以其年某月。葬于中和山之麓。遵治命也。元配劉氏。繼室潘氏。子男二人。長曰瀾。用廩累調永康縣丞。次曰址。女二人。適唐絃。徐某。孫男二人。將葬。闕奉里人邵謙所爲狀。告其友王禕曰。先人劉石宜有銘。以唯子也。請禕不辭。銘曰。

申以國氏。支于金華。奕世載德。厥稱大家。是生才賢。以學自奮。位則不從。奕有休聞。晚贊相府。庶益有爲。胡敏其華。卒弗大施。惟仕與止。蹈其斯正。不激不迂。愛考終命。尙克有子。而又有孫。委社所鍾。其衍綿綿。中和之墟。闕歸玄宅。匪銘不昭。用刻山石。

故翁君墓誌銘

娶之永康。有厚德君子曰翁君榮。字德潤。生于宋咸淳辛未五月日。卒于元至元戊寅四月日。享年六十有八。至正甲申正月某日。其孫輩奉柩葬縣南義豐鄉金豚山之陽。久之。乃奉臨海張君顯所爲狀。謁予。銘之。言曰。先大父雖生不有祿位。無以自見于世。而德之所存。有以承其先垂諸後者。儲足以不朽。惟是懸紳之石。不宜無刻。儲假以一言。論次而褒美之。使託以永久。獨非仁人君子與人爲善之盛心乎。予惟張君。嘗攝令茲邑。稔知君行。其言可徵。而儲又厚與予游。序而銘之。固不得苟讓也。翁氏世爲永康名族。以行義稱其鄉。君曾大父安。大父文約。父樸。從父桂。皆世有貞德。潛晦不耀。君資稟純茂。好讀書。通大義。卓然思有所植立。以繼紹其先業。禮以檢身。儉以理家。與人交。忠厚和平之氣。藹然可挹也。所居去縣治不數里。而近足迹未嘗至城市。出租稅。以給公上。惟謹。吏胥莫或踣其門。里有不平者。咸取直于君。君爲之直。必使各得其平。乃已。或有以匱乏告。輒推所有濟之。不少吝者。客有自睦來歸者。君左右調護之。使植其家。至于膏饒。其解人之紛。周人之急。振善扶誼。如飢渴之于飲食。爲之無倦也。君天性孝友。母趙氏。實生君。君子誰爲庶兄。凡事一付之。誥不較短長。以故得母氏之歡心。君早卒。撫其子如己出。不幸子輝亦早世。二孫榮榮。字而致之。咸有成立。書自謂曰。吾仰事府君。庶幾心無愧作矣。晚歲忽慨然曰。人生幾爾。履耳。徒碌碌何爲。乃悉以家業付其孫。優游終身焉。其卒也。鄉里之人。咸嗟悼曰。翁君厚德之君子也。而今已矣。平君元配陳氏。生子一人。即輝也。繼室章氏。生女一人。適應洪。孫男二人。長即。次琳。曾孫男四人。玄孫男七人。銘曰。

鄭府君墓誌銘

鄭府君。自躬德。自其先世。有累有積。積久必發。鍾于君躬。謂宜奮揚。遂臻顯融。君則退然。務有諸己。實效寶藏。弗耀弗侈。彼名是競。我守以謙。彼利是懷。我取以廉。居之休休。己德已有。餘澤所被。垂裕爾後。碑幽發隱。播其道芳。後欲知君。視此石章。

先歛遺骸將無以罪于後世不肖孤之罪其何以辭今幸獲交於執事不朽之託竊願有請也余惟自昔君子負其所有生不克表著于世死因泯泯而無傳者幾矣今德裕獨能顯其親于不朽其可謂孝矣遇開狀迹其所列與德裕言合且唐君其鄉先生也為言尤可徵則為按狀序而繫之銘府君諱以文字查韓鄭氏世為徽之歙縣人曾祖南鳳宋迪功郎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祖申道宣教郎父昭祖元奉訓大夫江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副總管奉訓公先娶許氏生二子長曰淵承事郎半江等處財賦提舉次曰深再娶羅氏宋朝列大夫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尚書汝楫之六世孫奉直大夫新安通守甫之女生子二人長即府君也府君生而凝重狀貌偉然甫七歲氣象如老成人讀書過目即通大義為詩歌語出人意表奉訓公愛之甚延名師訓教之常曰此真吾子矣不幸奉訓公遽捐館承事君方遊京師縱萬金以結客久留備宿衛而深又早世於是府君獨奉羅夫人理家政內外井井有條遇事應物隨其鉅細急緩處之若絲理備比不少素年饒穀價三之一以賑貧乏鄉閭宗族稱其厚德無間言而產業視舊日益加承事君之家食也治園池構亭榭日與賓客盡觴絲竹以為娛府君左右承順得其歡心而羅夫人春秋高且寢疾久府君奉湯藥惟謹夜則稽顙北辰願減己年以益母壽及居喪哀毀骨立人有所不堪撫承事君之子咸有成立女各得所歸其孝友純篤有如此府君誰度明明氣和而行為雅不嗜仕進而樂從賢士大夫游與之游者咸服其德器自以不及也至正癸未郡府列其行義上于行中書南行壽楊公衍飭曹公復辛皆名御史也復刻薦之當得官不報于辰之夏大盜及其境以物色求之將強之出府君暨憤直發于背而卒十二月某日也享年四十有九元配程氏浙東宣慰副使相之女繼室吳氏子男二人長即德裕次德馨女三人適汪誠程幅戴曉葬以甲辰十二月某日也在寧泰鄉小于山之原銘曰有豐以殖之孰尊而尚之有振而擇之孰閱而仰之吁嗟乎維命實職之施之獲之子孫其食之我銘以勒之過者式之

蔣季高墓誌銘

嗚呼惟是季高之墓季高諱允升蔣姓東陽人年二十有九以卒至正十七年七月甲戌其卒之年月日也葬以明年某月日墓在乘驄鄉御史里華樹塢之原初諱與季高同從翰林侍講學士黃公游季高之卒公甚哀之將為銘其葬俄而亦遽捐館遺命以屬之諱嗚呼諱尚忍銘吾季高耶雖然季高之交于諱也厚矧以公嘗有命師友之誼於是為之銘非諱誰實宜為季高之先自漢函亭侯澄由京兆徙義興又七世為晉吳郡太守權復徙臨海又十七世為唐吏部員外郎則之子勳為吳越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乃徙東陽又十七世孫入國朝南康路建昌縣主簿沐季高之曾大父也大父吉襄陽路城縣尉父元私諱貞節先生母葛氏季高幼穎異讀書過目即成誦見稱奇童稍長益自力于學貞節君性嚴毅教訓甚篤延太末方先生麒麟同邑李先生亦于家塾俾季高禮而師之貞節君與兩先生皆金華文懿許公

弟子其學承朱子之正傳凡天人性命之奧禮樂名物度數之詳季高悉得于其提面命而會其指歸年甫弱冠所學已粹然一出于正矣及貞節君與兩先生繼歿季高乃束書入懷師山中博考而精思之所有既富發為文章動合法度而時時尋自馳騁有古作者風會黃公致政家居季高爰登其門公一代文章宗工少所許可每見季高所述作未嘗不稱賞以為得之之晚也季高為人拘拘然樂易不自銜而季高之善者內外遠邇無間言季高嘗試有司不合遂棄其業不為部使者舉其茂材當得官未報而季高死矣學士大夫以謂季高之子學行進而未止將必遠大其材有成而志有所就孰謂不幸而殞死也故其死也禮與不禮凡知其人者皆為之悲而學士大夫于此尤歎夫天者之難必也嗚呼季高之不得壽考以遺其材以究其志豈不有命在天而命之至于如此何也抑天之于君子降年不永者亦何可勝數而君子之所以名世則在此而不在彼嗚呼有如季高者因其實而論其名其亦足以不朽矣夫季高娶陳氏子男三人旭奕時皆幼所著有時數齋稿若干卷將葬其伯兄允同復以外甥楊希所為狀來速命之德弗永年名之斯可長世固茲藏無壞傷勒貞碣示來葉

故成齋王先生墓表

先生諱城字玉成姓王氏學者不全稱其字而用成齋為先生稱者尊之之辭也王氏系出太原五代時有為節度使曰查超者來居娶義烏之鳳林鄉至宋自鳳林徙居郡城者曰三府君五世而生本贈太師貞村魯國公本生登政和二年進士知海陰縣贈太師追封魏國公登生四子師醇鄉貢進士贈奉議郎師心政和八年進士累遷給事中兼侍讀權吏部尚書除顯榮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尤兩浙東路安撫使將東陽郡開國侯贈特進諡莊敏師古亦鄉貢進士師德宣義郎贈太師追封楚國公莊敏次子澆知桂陽軍贈正奉大夫是為先生之曾祖而楚國長子淮紹興十五年進士淳熙中致位左丞相封魯國公贈太師諡文定則先生曾叔祖也祖諱槐由大理寺丞知汀州終朝請大夫父諱旌將仕郎監南康北院先生幼穎悟資稟溫厚雅不樂華靡事唯篤志問學不少懈初先生從高叔祖直煥章開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師愈嘗從鄉先生徽猷閣待制潘公良貴及龜山先生楊公時中書舍人呂公居仁游其子為主管建昌仙都觀廟受業東萊呂成公之門其孫為魯齋先生文憲公伯傳道於鄉先生北山何文定公某何公得於勉齋黃文肅公韓黃公即考亭朱子門人也先生於文憲為諸孫又在弟子列未嘗輒去左右而丞相之孫直敷文閣福建轉運副使敬嚴先生德其學得于攜掌劉公炎雙峯饒公魯皆本于朱子復與文憲公諸父子姓一門自為師友先生於數文為從子故又得以朝夕承教而無間討論經義講說理趣微辭奧旨聞見日深其家學之淵源與他人號稱師弟子者不侔矣先生之學既粹然一出于正而固未嘗

辨者必為敷陳衆議而以己說折衷之使其領解乃已前後學徒亡慮二千人隨其資而裁補之多為成材先生信道甚篤持己應物一本於誠涵養既馴內外一致長身山立而退然不勝衣氣貌沖粹如元文之玉溫潤無瑕而平尹煥然平居未嘗有惰容雖祁寒盛暑常正襟危坐淵然若有思令人望之起敬即之愛慕不能舍以去蓋識與不識莫不稱為有德之君子者也泰定丙寅先生舉進士于鄉上禮部不合繼復連中鄉貢副榜用薦者為校官歷處州學錄衢州西安縣學教諭昌國州學正以累考及格授泉州學教授至正戊戌朝廷遣侍御史李君國鳳經略江南得承制封拜君嘗從先生游知位不稱其德除福建等處儒學副提舉而吏部亦以先生年勞當陞調慶元總管府知事皆不上壬寅三月某日卒于永康之寓舍享年七十以其年八月某日葬于某鄉某山之原夫人胡氏無子以弟之子復享後女二人長適唐壽道次適胡裕夫人之姪也先生之歿門人翰林編修宋濂原道書院山長吳履仁和縣丞唐元嘉等既相與謀私為先生謚又告郡太守祠之學宮而濂復述其行為狀今國子學錄張丁晉集先生遺文為六卷且以狀授諱曰子吾郡人知先生為詳家上之石宜有刻文以惟子也屬先生諱執友也誼不敢辭乃論次如右而復為之言曰嗚呼聖賢之學先生之所為學也觀其立誠以致乎本推善以及于人表裏融通始終純一稱為有道之君子夫何愧焉嗚呼先生為足以不朽矣揭其微猷著于貞石後之來者尚有考于斯

漳州路遠魯花赤合魯溫侯墓表

元有盡節之臣曰漳州路遠魯花赤諱逸理彌實字子初合魯溫氏西域人也洪武元年王師征閩閩八州不兩月而平當是時合魯溫侯實監漳郡於是守將既以所部軍先遁郡事又屬他官總制政不自己出欲圖守禦之策計未決而總制者已納降俄報新朝使者至禮當郊迎侯從容語左右曰吾將圖之乃朝服北面再拜曰臣四十始仕不數年致位二千石國恩厚矣今力不能禦敵義不忍降報國恩者唯有死耳遂斫其印冢書其笏曰大元臣子置案上即引佩刀刺喉中絕咽以死既死手執刀按膝坐毅然如生時郡民聚哭庭下聲震地共斂葬城東門年蓋四十有六矣侯早歲備宿衛用年勞當入仕以母老不忍去膝下不願仕母歿服除東宮素知其才力勉之乃仕授承直郎行宣政院崇教至正辛丑陸奉訓大夫杭州路治中尋改福州壬寅以事至京除福建行省理問官階轉奉議與福建行省平章燕只普化同赴任會盜據閩城不得入侯贊平章集諸縣民為兵急圍城盜勢既蹙乃開城東門使出奔因勒兵藏之以功陞朝列大夫居三年除漳州路遠魯花赤階亞中大夫時陳有定據全閩民苦其剝侯曰吾受千里生人之寄寧忍坐視弗加恤乎頗釐庶事之利病與除之敏於吏事而務存忠厚民受其惠甚多故其死也漳人無不痛思之其為人可稱道者如此侯祖曰滿速兒大都路治中父曰默里馬合麻安慶路治中夫人回回氏子男二人長六十宿衛為速古兒赤次督顏帖木爾江西行省通事嗚呼世之論者蓋曰

非死之難而處死之為難侯禮在守土義不事二姓而守其土以死可謂死得其所矣豈非盡節之臣歟余至漳州得侯死事為悉因歎八州之吏大小幾翅數千百而大節烈然如侯者殆不可一二數故為書而表之而并及其官闕世次使刻諸石豈特以慰漳人之思庶用為人臣之勸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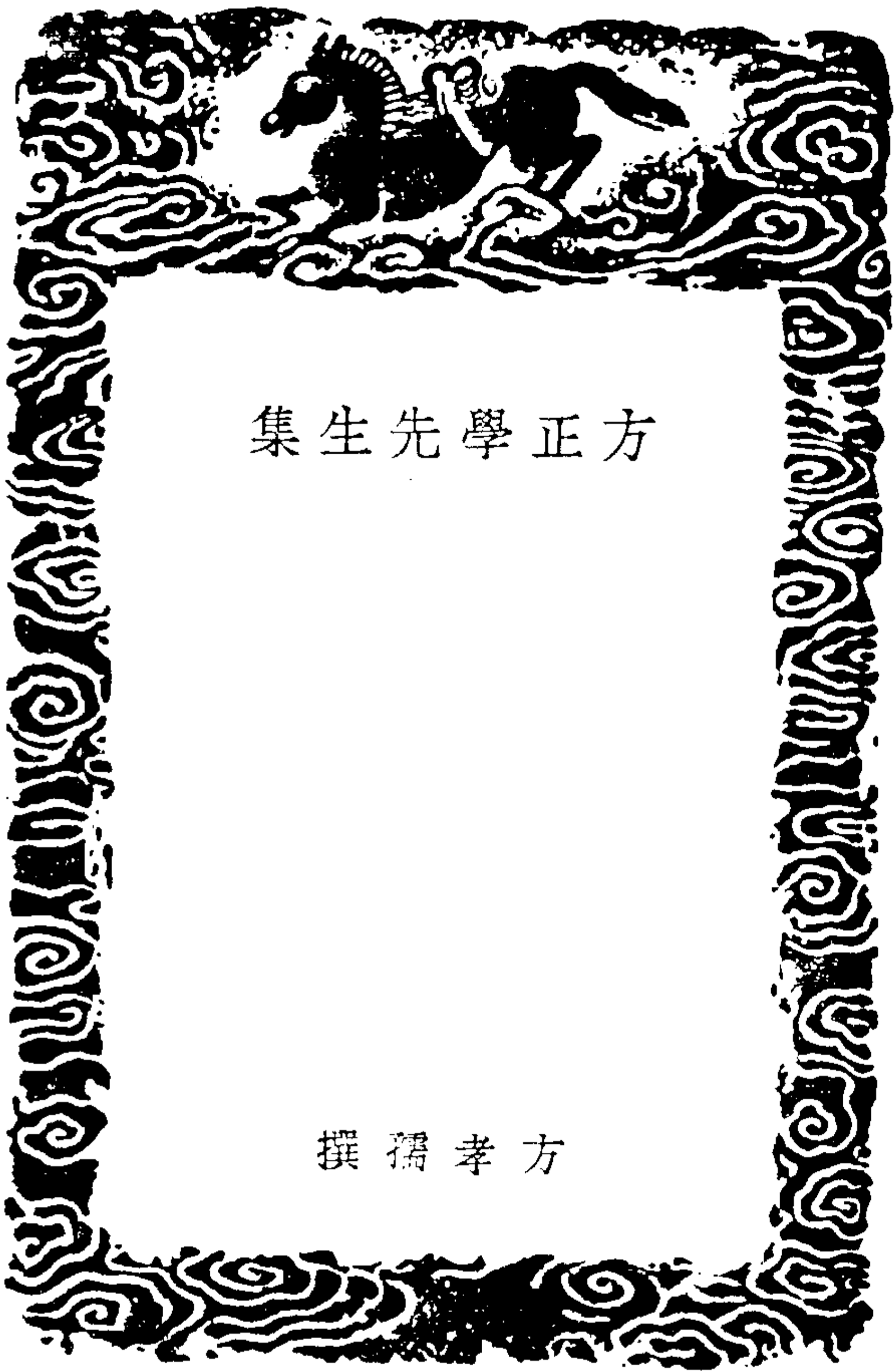
時齋先生俞公墓表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相戾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薰漬狎狎胥化成風而宋之遺俗銷滅盡矣為士者黷變短衣效其語言容飾以自附于上冀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為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為之變是時金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深衣義冠談說古道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揖皆有辭相稱慰慶贊周旋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宋久不知宋俗皆然或竊指先生為異或尤以為迂緩先生不顧也年七十有二卒于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既亡而宋之遺俗無有知者矣先生諱金字叔器別號時齋其先杭州吳越錢氏時有仕其國為戶部尚書兼營田使者曰公鼎嘗道整義烏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戶部生德銓德銓生諫又徙金華之孝順鎮諫生海海生善轉善智各有子四人皆為儒惟善智子昌言宋大觀三年上舍釋褐進士知永豐蕭山二縣而善轉子奉復家溪南之琴山奉生某縣主簿允中允中生性性吝吝益生壽壽生義義生父也母金氏先生少好學善自程督鉤發窺索水涵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合有司即退修于家於經史尤潛心搜訂較辯疑味多所附益學者師尊之受業者繼于門先生年愈加志愈篤為學晚而彌成人望其致於用而未亡矣故先生之名不大顯于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而亦散軼不傳世由是無從知先生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所存鄉人未必知之知其詳者惟子暨孫至曾孫則已疎矣使更越數世復有知者乎篤於自信者固不卹乎人之知否然德如先生而弗傳則天下之為善者寡矣諱是以論列之以見不苟合乎一時者乃所以合乎後世也先生娶王氏生四子曰祿祺祜而卒諸子以卒之歲十二月甲辰葬于就日鄉義和里之楊家園今去先生卒時四十有六年而先生之孫有欽有奇有謙有觀有慶有用有元多為老成人曾孫五人亦已長云

烈婦李夫人墓表

嗚呼是為烈婦李夫人之墓夫人夏氏諱婉常宋英國文莊公之裔孫九江人也年二十為南昌李氏婦又十四年當元至正戊戌歲四月十六日陳友諒陷南昌夫人死之頃子承詔修元史有可以夫人死事來上亦既書其大節列于史冊微名峻範可不朽矣會其夫宗頤官王朝為國子學正與子善復請論次其言之詳表于墓道予不敢以不文為辭李氏江西令族也在宋世擢名科躋法從者凡數葉而宗頤字克正自少有才譽能振其家聲夫人之父權某副使德懋愛夫人故以妻宗頤夫人生六歲而母歿能以禮自防女工既精又讀書通大義既歸李氏逮事其姑左右承順得其歡心姑嘗有疾朝夕奉湯藥衣

不解帶者累月。以孝聞。平居治家有法。相其夫。祀祖宗。款賓客。舉無違禮。資性剛慧。而處事遇物。一用柔巽。族婦之間。號能盡婦道者。必稱夫人焉。及友諒之衆來攻城。夫人度旦夕城且破。謂其夫曰。禍迫矣。吾夫妻子母。萬一不相保。唯當索我井中耳。俄而城陷。夫人與其夫若子皆相失。獨攜二女。匿後園叢竹中。寇直其所在。欲驅以去。夫人探懷中金珠。擲之曰。我不行。以此遺爾。不然。即殺我。寇得金珠。輒去。而繼至者相屬。度終不可免。乃擁二女投井中。井水淺不得死。而水旁有甃石橫出。可立。乃挾二女立石上。有頃。婢從井上呼。夫人問夫與子安在。婢以訛聞對曰。俱亡矣。夫人大哭。謂二女曰。我意汝父在。故忍死在此。今汝父既亡。我不死何待。又哭曰。天乎。李氏何辜。禍胡若是酷邪。然吾幸身不污。庶無玷李氏。可與我夫相見地下矣。且以後事囑其女。言甚悉。即更自投水。次女繼之。既而其夫至。救長女得無恙。而夫人與次女皆死矣。夫人時年三十四。次女甫十歲。明年己亥十一月五日。祔葬新建縣西嶺鎮梅岡先塋之側。長女曰貞蘭。適舒景南。子曰懋。今爲國子學生。嗚呼。死之於人大矣。惟義是蹈。而視死如歸。雖君子猶難之。况女婦乎。若李夫人之死。就義無難如此。稱之曰烈婦。曷有媿乎。夫褒德錄美。以示世勸者。史氏之責也。予是用重書其事。以寓夫善善之意。春秋之法。具文以見意。故亦不復爲之辭。



方正學先生集

方孝孺撰

林序

流而不可止者勢也。習而不可變者俗也。與勢俱往，與俗同波者，衆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能確然以聖賢自守，不浸淫於其中者，君子也。非惟不爲勢俗之所浸淫，而吾一言之所達，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皆隨以化。譬若烈風震雷，鼓撼上下，無大不摧，無幽不入。雖有強硬自恃，亦妥焉委靡於其下。此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當周之末，孔子之徒已沒，揚墨之說盛行於天下。孟子慨然於布衣中，修明仁義之道，而揚墨之說以廢。孟子以來，更歷秦漢，既遭坑焚之禍，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老佛之徒，唱爲私說，鼓舞天下。天下之人皆相與師而尊之曰：此當今之聖人也。使三綱淪而九法斁，其害有甚於揚墨者。雖以韓文公之雄才，竟不能爲天下變。至宋程朱諸子者，出一掃陋習，頓回天下於大道之中。天下之人幡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後老佛之說爲無用。嗚呼！當其肆爲邪說，乘吾道之無人，戕賊其間，根蟠枝散，固植人心，漫不可拔。夫不生程朱於天下，則天下之人終日昧昧如瞽者之宵行，何由睹青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化天下之俗，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也。有如雲之舟，方能適無涯之海。有鳥獲之力，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剖天下之事。才不足於天下，而欲剖天下之事，猶乘小舟以適海，驅羸夫以負重，不待識者皆知其不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蓋天下之學耳。彼邪林宗王導之徒，屑屑衣冠之間，猶能使天下之人效之，況吾佩服聖賢之學，而謂

方正學集 林序

一

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變，誠惜乎當今之學者，則異於是。況聞前朝之故習，竊成說爲文辭，繼老佛爲博學，志氣汗下，議論卑淺，鯁鯁然無復有大人君子之態。吾友方君希直，奮然而起曰：是豈足以爲學，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爲學，賊其身者也。發言持論，一本於至理，合乎天道，自程朱以來，未始見也。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嗚呼！豈非豪傑之用心也哉！常士世生，豪傑之士不多見，而於吾希直見之，又豈非吾之愿也哉！希直之文，吾評之矣。譬若春氣方至，真液之色，充滿廣宇，飛潛動植之物，各有生意。天下之人，莫不信之。此特其一事耳。要其大者，不在此也。雖然，文所以達志也，不觀其文，何以知其志之所存。余故又序其文云。洪武三十年秋八月，同郡友人林右撰。

方正學集 林序

二

小傳

先生方氏名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書以遜志名其齋。蜀獻王更之曰：正學。世稱正學先生。遠祖自桐廬徙居寧海。父克勤，洪武初，擢知濟寧府，言行政事名一時。母林氏，元至正丁酉生先生。生時有木星墮其所，雙瞳炯炯如電，甫髫髻，日讀書，積寸人以其善屬文，呼爲小韓子。十五六時，侍父濟寧，歷齊魯之墟，覽周公孔子廟，宅間陋巷，舞雩所在，慨然有愿學之志。洪武八年，父被誣逮獄，上書政府，願以身代，不報。明年，以文謁宋公景濂，深驚器之，名流老輩，讓不敢及。會父坐空印事，草疏將詣闕伸理，而父沒，扶喪歸葬。又明年，宋公致仕還浦陽，復往卒業。凡四載，辭歸。公尋徙蜀，先生欲往省不果。爲文顧天，願輸己壽以延師。齡洪武十五年，上用吳沈揭樞等薦，聘至，陳說多稱旨。上謂樞曰：方孝孺孰與女？對曰：十倍於臣。上以是不忍輕用，諭遣還家。數年復辟，至上知先生志存教化，謂羣臣曰：今非用方孝孺時，乃除漢中學教授。蜀獻王延之，處以賓師，復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先生久於蜀，因得訪宋公墓，卹其孤遺。癸酉丙子，校文京府。三十一年戊寅，太孫嗣召爲翰林博士，尋進侍講，禮遇甚重。當是時，天下識與不識咸仰之，以爲顏孟程朱復出。既靖難，兵下城破，嗣君亡，文廟納姚廣孝言，召用先生，不屈，死之。夷其族，時革除建文之五年。永樂元年也。年四十七。所著周易枝辭、周禮考次目錄、武王戒書注、宋史要言、甚命錄、文統，皆懷不傳。宣德以還，國禁漸開，遺詩文始出於世。

方正學集 小傳

一

生無所待而興其志願學聖人慨然以經世宰物為心謂三代政教整齊可行於今其本在修身故篤志力行箴傲之道無不備心事儼然無毫髮可疑信乎曾子所稱君子人也誠得師孔子將不為曾子矣乎

王序

天之生斯民也又必生聖賢為之依歸以裁其有餘以補其不足必使聞者資之明儒者藉之強然後天地位而萬物育也然而伊周孔孟之徒不世出者非天之惡生聖賢也蓋聖賢者靈和純粹之氣之所鍾實未易逢也苟生矣則將行道於當世垂訓於方來雖其一身之微其功已被萬世之遠矣夫萬世之後有讀伊周孔孟之書而慕效之者可不謂之豪傑之士乎雖然聖賢任道之心雖一而行道之勢則不同伊尹周公得志而見於功業孔子孟子不得時而託於空言其事雖殊要其歸則一也後之學者不察其心而離於二端專功業者則誕立言者為空文務立言者則謂必藉是以明道傳習之久而弊愈甚於乎世有不惑於衆人而致力行之功者其殆有志於聖賢者歟天台方君希直負精純之資修端潔之行考其學術皆非流俗所可及其言功業則以伊周為準語道德則以孔孟為宗會其通而不泥於一志乎大而不同於小實有志於聖賢者也嗟乎聖賢之不作久矣斯道之微若晨星之在太空光彩不耀者數千百年至宋諸大儒出始續其不傳之緒而繼之然後學者有所宗師今去宋又二三十年矣斯道之晦亦久矣天之閔斯民而望後人者亦甚矣方君以出類之才如此其意必有在矣而君又烏可自不力也紳不敏幸忝同門之列於君之志竊有與聞焉故特著其說於文彙之首金華王紳仲緒序

本傳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父克勤洪武中循吏自有傳孝孺幼警敏讀書日盈寸鄉人目為小韓子長從宋濂學濂門下知名士皆出其下孝孺顧未視文藝恆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貧豈獨我哉父克勤坐空印事誅扶喪歸葬哀動行路既免喪復從濂卒業洪武十五年以吳沈揭樞薦召見太祖喜其舉止端整謂皇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二十五年又薦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教授日與諸生講學不倦蜀獻王聞其賢聘為世子師每見陳說道德王尊以殊禮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惠帝即位召為翰林侍講明年遷侍講學士國家大政事輒咨之帝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孺就展前批答時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皆為總裁更定官制孝孺改為文學博士燕兵起廷議討之詔徵皆出其手建文三年燕兵掠大名王聞齊黃已窺上書請罷盧溝吳傑平安兵孝孺建議曰燕兵久頓大名天暑雨當不戰自疲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盧溝搗北平彼必歸救我以大兵躡其後可成擒也今其奏事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使其將士心懈我謀定勢合進而就之不難矣帝以為然命孝孺草詔遣大理寺少卿薛瑄馳報燕盡赦燕罪使罷兵歸藩又為宣諭數千言授瑄持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比至瑄匿宣諭不敢出燕王亦不奉詔五月吳傑平安盛庸發兵擾燕餉道燕王復遣指揮武勝上書伸前請帝將許之孝孺曰兵罷不可復聚願毋為所惑帝乃誅勝以絕燕未幾燕兵掠沛縣燒糧艘時河北師

老無功而德州又饋餉道絕。孝孺深以為憂。以燕世子仁厚。其弟高煦狡譎。有寵於燕王。嘗欲奪嫡。謀以計開之。使內亂。乃建議白帝。遣錦衣衛千戶張安庸。驛書往北平。賜世子。世子得書不啓封。并安送燕軍前。開不得行。明年五月。燕兵至江北。帝下詔徵四方兵。孝孺曰。事急矣。遣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兵漸集。北軍不長舟楫。決戰江上。勝負未可知也。帝遣慶成郡主往燕軍。陳其說。燕王不聽。帝命諸將集舟師江上。而陳瑄以戰艦降燕。燕兵遂渡江。時六月乙卯也。帝憂懼。或勸帝幸關。復孝孺力請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濟。當死社稷。乙丑。金川門啓。燕兵入。帝自焚。是日。孝孺被執下獄。先是。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為託。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領之。至是。欲使草詔召至。悲慟聲徹殿陛。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絕命詞曰。天降亂離。今孰知其由。奸臣得計。今謀國用猶。忠臣發憤。今血淚交流。以此殉君。今抑又何求。嗚呼哀哉。今庶不我尤。時年四十有六。其門人德慶侯廖永忠之孫鏞。與其弟銘。檢遺骸。埋聚寶門外山上。孝孺有兄孝聞。力學篤行。先孝孺死。弟孝友。與孝孺同就戮。亦賦詩一章而死。妻鄭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死。二女投秦淮河死。孝孺工文章。醇深雄邁。每一篇出。海內爭傳誦。永樂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門人王稔。潛錄為侯城集。故後得行於世。

方正學先生集目錄

- 卷之一 書
- 卷之二 雜著
- 卷之三 序
- 卷之四 記
- 卷之五 記 題跋
- 卷之六 贊 祭文 哀辭
- 卷之七 行狀 傳 碑文

方正學先生集卷之一

書

答林公輔

明 方孝孺撰

僕自京師歸。潛伏與密。不與世人往來。於有聲勢者尤不喜見。兼以疾瘧彌年。氣力羸憊。未嘗妄出戶限。又素懶作書疏。由是生平故人如足下者。例成疏闊。瑣上人及同姓九成回。再承寄至。青撫問。稠疊厚甚。且知足下兼官代父軍役。旋即蒙恩復其章綬。行益修。文益峻。聲譽益隆。此固閭里所望者。然僕私願於足下。則不止此。百餘年來。士大夫學術卑陋。較維不復知聖賢成己正心之大方。苟焉以釣名取寵。騰陳言。記成說。則夸以為知經。捭拾舊補。稍旁句讀。則自負以為能文。風俗既成。衆成趨之。而不可制。僕誠慙駭無似。亦欲帶未流之弊。復前聖之軌。使古人之大全。復章徹於天下。質弱器陋。志力不強。疾病侵加。朋友衰散。獨行而莫為之徒。空言而無誰與和。不能有所建明之漸。可見於此矣。於是之時。而求可以共進於斯道者。舍足下將安望哉。往年。在郡城中。相與往復論讀甚壯。四顧坐席。皆一時之英。以為吾輩講習之樂。當自此始。豈知數年之間。集公死。伯欽之官北。方。足下之京師。廷嘍元采。各奔走於譏察。而僕復偃偃與樵夫野人為伍。年齒益加。志願愈乖。困窮愈甚。嗚呼。使吾至此。而不獲與聞斯道者。孰非天耶。而吾

尚何怨乎。所可恃者，與足下皆未老，制於人而不得為者，吾莫如之何。由夫我而人莫之制者，勉而終業，必有所可望。求諸千載之上，有師友焉，放諸四海之內，有同志焉，垂之百世之後，有知己焉，一其心而定其志，遠其期而後其獲，不有得於人，將有得於天，不有取於今，將有益於後來。然則吾之自處者，豈不裕而望於足下者，夫豈薄也哉。寄示諸文，已詳讀之，求之輩流，可謂特出而有餘矣。然吾猶願足下以古人自標，而裁其高下，勿為詭妄小生所戲。僕輩之不及古人，正以好諂自盈，故無日進之階耳。使日有人攻擊吾之過關，事不早有所聞而迷憊至此哉。前時好作文字，諂子動輒以班馬韓歐相誑，時聞其言，心亦自喜。今而思之，使果如前諸公，亦未足道。而況不及萬萬哉。近來絕不喜執筆，看古人文辭，多不當意，不知病昏而然耶，抑有以也。今年當里長，適值海濱築城之役，三夫一抽，衆務騷然，病餘復患瘡瘍，殊無意思。欲與足下言者，滿膺，隨紙都忘卻。僅發一二，聞周君願君皆安，甚慰。當國家任賢之時，各勉忠盡，以立事功，有暇時寄書以警發固陋，不宜。

與士脩

希魯來，知足下已就較師，甚以為喜。足下行方志果，樂古道於今之世，雖得崇位，不置毫髮於心，於較師乎何有，而僕喜者，非為足下蓋斯道之有助，鄉學之未絕也。學術之盛衰，非有述焉則不明，非有繼焉則不傳。自古志義宏大而名不立者，何限。蓋莫為之繼也。吾鄉自羅適先生至今，且四百年，奇偉之士，不為鮮矣。其大者載國史，小者亦能自有論著。在當世莫不嗚呼驚動於人，而今乃泯泯，蓋不幸其子孫不能守，遂至湮沒，而後生之識其姓名者，未甚衆。豈非可惜哉。僕以為前人之弗傳，後死者之責也。故竊欲有所紀述，而聞見淺狹，不能悉其事。嘗懇懇為人言之，苟且者多，有志好古者少，卒未有知而和之者。以為宜然者，獨足下耳。是以往者曾致書足下，時足下窮居無異於僕，言發而莫之從，意鬱而莫之達，久而不報也。固宜。今足下為人師，從游者皆邑之秀民，秀民多於里黨，習知而熟稱者也。足下試坐召而問焉，取其所著者而觀焉，從其子孫而徵焉，得其實，則以云僕某雖文采不足，希古作者，然使執筆從足下後，豈皆不及近代之士乎。勒成一書，藏之學宮，俾人人有所考法。知古先之賢哲，益思脩己治人之道，其功用甚大。足下毋辭且讓為也。古人不苟著書，冀行道耳。今即得位，亦未易行。況足下不以貴賤動心者，足下惟以文辭自見於世，亦所以不朽矣。僕新自整歸，羈有侍奉之驛，然與朋友相遠，殊悶，併不自勝。聞暇能一見臨否。

答陳元采

僕智微才劣，不自料其無似，而惟吾道之學，學之不能專久，而無所自得，汎汎然與流俗同波，其不足以及聖賢之堂序，而為庸衆之趨也，果矣。足下不見鄙棄，望之以古人之事，稱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能，嗟乎。天下之愛僕者，孰有甚於足下者乎。僕嘗恨世之朋友，不察鄙陋為學之私志，而徒取其外之文，競為諛言相傳，以為容悅，聞之慚慚憤憤，竊自悲歎，安得直諒之士，以振吾過哉。今乃於足下而有得焉，為賜厚矣。雖然，僕之不逮古之君子者，豈特此乎。德不知所以修也，氣不知所以養也，事變之臨乎前，而不知

所以應也，是非得失成敗可否，見於古而著於今者，不能辯也。天經人紀之當行者，身日緜之，而其精微曲折之際，不能盡也。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典禮政教，亦宜損益折衷，施於今而澤乎後者，未之講也。義利之交，公私之分，理欲之辯，辨如絲毫，而易溺難致者，未之能擇也。與天地同運，與寒暑日月並行，而不息者，古之聖賢或得之以自樂，或推之以及人，而未之有見也。冥然守其愚，塊然莫與徒，每一思之，悱憤奮激如暗者之欲言，痿者之思起，而不可遂也。若是者，足下尚其有以教我哉。嗟乎，今天下之人愛我如足下者，誠鮮矣。不望我以今人之所能，而望我以古人之學，不徒期我以古人之學，而又發我以學古人之方，足下之意甚厚矣。而僕何足以承之。雖然，蓋有學焉而不至者矣。未有至而不疑乎學者也。僕雖疲，其敢不勉。凡智之所可及，力之所可為者，惟道是視，有或顛越以忝先聖賢之訓，天實臨之。足下實棄絕之。雖然，足下之教我者，寧止若斯而已乎。僕之過亦多矣，出乎口而悔生，作乎躬而愧發者，日相屬也。時時省察，求銷絕其端，而患學之未至，時之不逮，踰一二年，或可以寡過否乎。足下有所聞，有所得，當以告我。僕亦圖可以為益者，以報厚賜，不敢忘也。所寄二篇之文，皆非苟作，後篇尤雅潔深婉，有法。然應世之求，不足發抒奇思，有得而為者，更示數首，甚善。

答劉養浩

一自為別，不復以書相問者六年，患難憂苦，何所不罹，形迹幾於相忘矣。然夢寐中未嘗不相會於蘿山之下，兩路之閒也。閒居獨處，追惟昔日賢豪之盛，想其儀狀言笑，宛在目前，徐而思之，如風花霜葉，存者無幾，吾兄於衆人競趨之時，雖若少抑，而卒以此全，人之得喪禍福倚伏之際，孰非天哉。而彼顧置喜戚於其閒，非惑耶。孝孺出處，兄想已知。近於此理，閱之愈熟，居之愈安。每觀古之名士，少遭挫抑，則戚嗟怨悼，若無所容者，深病其無識，退之柳侯，文章雖高，然於此道未有所得，殊可厭薄耳。吾兄居得美地，義門士友，可以往來考質，為學必進，其視索居無徒者，為何如。第孝孺近來漸不喜為無用之文，人有求者，非甚不得已，未嘗與之。於勢要人尤不喜見，杜門謝事，欲成一二小書，苦於疾疢，未能有成。年齒彌長，苟不求古人歸宿之地，而效兒女子塗青抹紅，以自誑，衰老將至矣。欲安所之耶。患慮患眼，難於作字，念相與之厚，情不可遏，聊一言之。

答王仲緒

某白，別後終日汨汨深泥中，執轡競競，每虞傾跌，幸無所苦。前途未知稍勝否，敬謹之外，一聽之自然，無所用心也。來書言相念之意，甚增感歎。方今斯文寥落，所望於足下者，豈有涯哉。望勿以聖賢之言為空談，知之欲真，踐之欲篤，自期者欲遠大，願聽明命，以勿負天之所授。庶幾其可耳。如某之頑闇，曾何足效。耶。當以千古為師，俟後世之知己，無薄於自待而淺於求合。況實王以身率之，宜無待於區區之言矣。赴京不知在何時，惟進道自愛，見表兄及鄭庶子諸公，亦望致此意。某端肅奉白。

僕資質不敏，聞道日淺，行己之篇，不逮古人，是以年益加而智愈昏，名益有聞而心益為之欲然。日汨汨與世伍，語默俯仰，能自異於流俗者幾希。每念昔之聖賢道德言行之懿，未嘗不內咎而深自慚也。足

下在友朋中。最為相知。且相與最久。不思有以正其闕失。納之於寡過之地。顧以書譽其所未至。而強其所未能。豈僕之所望哉。夫古之著書者。非好為辭而然也。非慕乎名而然也。蓋以己之所有。無由淑乎人。天之舉以與我者。權其至我而絕也。故從而筆之於書。而公之於天下。如子思孟子周元公之流。其智識足以知乎道。其才誠足以周乎用。其發之於言。誠足以啓昧幽而垂矩則。且不及其所為也。是以學者傳而信之。如龜策。恃而賴之。如稻梁。尊而仰之。如日月。苟為名而已爾。夸其辭而已爾。如揚子雲王仲淹之所述而已爾。於道無明也。於事無補也。授之於其躬。又不能無憾也。則亦奚以為哉。僕上之未能學子思孟子之萬一。至於揚王之所為。心又不敢以為可也。居則默默以思。兢兢以行。勉勉焉。期不畔乎道。而冀其有成。使吾學果能成其身乎。則雖不著書。其所傳者。固在。使學焉。而無以自立於天下。縱琢刻其辭。其將執信之。僕之不易於言者。鄙陋之志。殆有在。足下未宜以韓退之之事責我也。夫退之之重著書。有不。自滿假之美焉。未可深過。其過在未聞道。而言行未能無可議耳。於道有得焉。至和充乎中。至順達乎外。其聲音中乎律。其周旋中乎禮。其取舍好惡。是非進退中乎義。即之者邪惡消。望之者鄙吝祛。聞其風者相率而化於善。彌千載而如向存。若斯人者。何待著書而後有益於人哉。故顏子默然處陋巷。而聖人予之為羣賢首。其若後漢之黃憲。言論之存者。無片簡焉。當時莫不自以為弗及。至於讀其傳者。猶恍然想見其為人。與憲生相先後之士。有為昌言者矣。有為論衡者矣。如足下所稱著書三數公。其有益於後世者。或有之。而其人賢否。視憲何如哉。僕少不自量。亦喜有所著。年長以來。窺見聖賢之垣牆。內顧彌覺不足。非惟不喜為。亦有所不暇為矣。每見好名者。不度智之不任。德之不類。而亟為言。往往畔於道。輒為之汗下。果使聖人之道。世無知者。必待吾言而後明。猶當審其醇疵。而後出之。况斯道自近世大儒剖析。磨具已明白。所患者。信而行之者寡耳。今世有賢者。作當以躬行為先。一反澆陋之習。以表正海內。庶幾有所益。豈宜復增以浮辭。而長其虛薄耶。

答園鄉葉教諭

郡守王公至。辱示以劉翰林黃伯生所為詩集序。且俾有述焉。物之美者。無所待於外。有待於外者。皆持不足之心者也。照乘之珠。盈尺之璧。不幸而真諸泥塗瓦礫之中。其光氣之晶瑩。明潔者。固在。及識者得而有之。雖鑿之於故。鑿之以敗絮。連數十城之價。自若也。若夫藉之以良錦。帽之以文。盡飾乎其外。而彰其美以示人。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矣。執事之詩。僕雖未獲見。而伏讀之。然因二君子之言。而求之。蓋可以無待於外者也。苟無待於外。雖二君之言。已為過。而况復有待於無能之辭乎。且古之所謂序云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篇。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是也。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為經文之累者。亦不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矣。賢士聞人之為序。猶不能有益於經。况今之為序者。能有益於執事之詩哉。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者。指其德業之所至。或門人。故交發其所蘊。而歎惜其遭逢。初非有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揚雄之儔。又直自述己意。以抒其奇偉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之能詩者。

莫如李白杜甫。甫詩當時無序者。白詩李陽冰於其既沒。嘗為作序。然其有無不足。為二子輕重。而序者反此。之以傳。惟韓退之。偶然一言。推尊二子。至今人稱退之之文。而知李杜之不可及。夫執事之詩。信美而可傳。則不求於人可也。或自序其意。可也。以待後之是非。非可信萬世如退之者之一言亦可也。何其擾擾於世俗之求哉。且僕少而不專於學。長而奔走於虛譽。無暇以學。及今。竊聞先聖人之道。而欲從事焉。其所學既不在乎文。而於文復厭棄不省。故陋於文者。舉世莫僕若也。加之。聞味庸劣。無適時之資。挂名庠序。食斗祿。以活養妻子。言不足取信於天下。執事過聽而求之。何為計之疏也。雖然。今之儒衣冠者。不為乏人。以文辭自任者。麻列於周秦之疆。不彼之求。而與拙訥無勢者。有望焉。執事之心。殆非偶然者。僕雖不能言。烏敢卒愛於吾言乎哉。第執事之詩。足以自信。而僕又未之見。且劉黃既序之矣。是以未能奉命。僕未即見絕。或以草本相示。使得窺賦咏之大端。庶幾可發舒所欲言。譬猶故篋敗絮。以藉重寶。而增榮。則區區之願也。太守志行甚美。可為湖學。薦紳賀。屬患眼無聊。不能一一。

答俞子嚴

僕始者知吾兄能文。未知吾兄之心。今得吾兄書。乃知吾兄之心。果能稱其才也。自宋亡以來。八九十年。風俗變壞。延至於今日。以滋加。天下同然。一律。而異於心。心異於口。詔諛以相容。詭詐以相愚。不知古人之道。何用於今世也。又不知古人。儒在。視今世為何如也。每深居沈念。輒用慨歎。為而見古人之遺風乎。今吾子乃能數僕之過言。而規正之。嗟乎美矣。吾子之心。何其似古人也。僕始為此言。誠苦於行役。而云未知其過。及吾兄言之。乃知其不能無過也。夫一言之失。未甚也。吾子已不匿於心。而規之。使僕之過。有甚於一言者。吾子其能默乎。僕嘗患無從知己之失。而陷於至愚。今乃有望於吾子矣。且吾兄在布衣中。不忍欺其友。已如此。使有位於朝廷。食人之祿。其肯詭隨。而為諛說。以負其君乎。使為人臣者。皆不負其君。欲俗之不美。得乎。然則因吾子之言。而稱之為似古人。未有過也。雖然。古人之道。非但如此而已也。吾子其益務為學。而充乎其言。有見於僕之失。則望以為僕告也。雖不得友乎古人。其向何憾哉。

與友人

僕怠於為學。而聞於聞道。所能者。非古人之所急。而所守者。非流俗之所趨。是以上無以合乎聖賢。次而無以宜於當世。固君子之所棄。遺而喪。然衣冠造吾門。舉所疑。以相質。意蓋望其相啓發者。是何所聞之。過而求益之。疏乎。欲遜而不答。則處賤也。不敢拂盛意。勉強有言。則理之曲折。非言所能周。疑之深。固非言之所能釋。又素拙訥。無所通解。縱言之。而恐其難合也。雖然。足下欲聞者。此理。非求合一時之器。試詳言之。而足下聽之。可乎。夫聖賢之言。非一端也。其言未嘗同。其要未嘗不同。其意未嘗同。其理未嘗不同。譬之五穀。味不必同。而同於可食。江河水不必同。而同於可飲。意之所主。或異。則言亦從之。學者不必強而同之。惟能識其意。則理之從衡。順逆。鉅細。顯微。咸可推而得矣。中庸以智仁勇為三達德。此言為學之事。以三者為先。非勇不足以進道。故以勇繼仁智。謂之達德云者。明其非隱僻怪誕。不合中庸之行也。若五常之德。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乃其得於天。而脩於己者。言性之本體。則不待言勇。而勇固在其中。

矣。今足下乃合二者而榮視之謂勇。既出於五常之外。中庸不宜以為違德。斷然疑之而不釋。豈非泥其言而不探其意之過哉。論性不必言勇。猶盡性不必言禮義信之比也。言仁而不及禮義與信。豈以三者為不美哉。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守此者也。則三者不俟外求而至者也。何獨至於勇而疑之乎。且中庸之書。首言中庸之不可得。而以舜之智。顏子之仁。子路之勇。實之。蓋中庸雖不可得。然苟得者。能察兩端而執其中。仁者能服膺乎善而弗失。勇者能強毅自立而不可回。奚難能之有。則勇雖不繁乎五常。而五常資勇而後盡。豈出於五性之外。而不可謂之違德乎。聖人嘗以威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並言矣。嘗以好仁好智好勇好剛好信並言矣。此數者。亦曷嘗在五常之目哉。聖人發之則為至理。何可以詳略多寡較也。故由意而考言。則天下無廢言。考言而遺意。則天下無至論。學聖人者。亦學其意而已。足下苟求其辭以為異。則執非可異者。何為擾擾焉。發衆異於胷中而不究其所以。然今之士學不謀道蓋久。平居不復有相講說滋益之習。獨奇自可乎。其所聞以為賢者皆是也。足下乃欲不自放。雖不足疑之理。不足問之人。猶懸篤若此。使果有卓然君子立於世。寧有恥而不求其道者乎。僕用是而知二三子之志矣。語有之曰。告我以過者。吾之師也。繼茲以往。幸無隱於我。如僕之愚。尚將有聞焉。況足下輩耶。

答林嘉猷

昔在鄉閭。嗜學之士。安見推讓。挾策而游吾門者。無虛席焉。尤以得吾子與鄭叔貞為喜。及以朝命來教山南。士子衆多。且夕不少暇。夙昔百事遺忘殆盡。吾子與叔貞之容聲言笑。時往來乎吾懷。居二年。吾子果來。叔貞亦至。於是彌一歲矣。吾倡也而有和。吾語也而有答。吾疑也而有悟。吾憂也而有釋。吾喜怒之失中。言行之違宜。二子未嘗不有以匡我也。豈特二子獲遂卒業於吾而喜哉。吾所以離親去鄉。食釜庾之祿於數千里之外。而弗戚戚以思。化以慰。以得吾子故也。邇者私歎吾子學業之進。而怪其未嘗少言己志。以為豈誘掖之不至歟。今乃忽辱長書。浩乎其為辭。充乎其為氣。推而求其志意所存。可謂卓乎絕出者也。聖賢學術不傳久矣。學者卑陋。不復知周公孔子之大方。因陳襲腐。自珍自詘。少或有志斯事。謹愿者篤於守。而不知推乎性命之原。達乎政教之統。疏俊者銳於言。而不知本乎倫理之常。踐乎禮義之實。故顯而在位。則不足以淑世。約而在野。則不足以淑人。風俗日偷。而治功難成。禮樂淪壞。而刑罰不措。非以斯道不明故耶。吾謬不自量。其無能。竊獨恥之。而有志焉。以智識之弗弘。才氣之弗勇。世故之於外。而疾疢災患糾纏之於內。是以年日長。而業不增。空名日聞。而德行益乖。每覽古之大賢君子。蹈道立德。無所可悔者。未嘗不自責。且深悲也。當一念之攻乎心。以為世苟有同志者。吾必求而與之。偕何幸。吾子之所進。乃能副吾之所望乎。世人不能見於斯道者。非狂則惑耳。狂則足已自放。而不肯務學。惑則賤己自責。而不敢為學。苟去是二患。學之終身。而不倦。以肆。烏有無聞者哉。吾子之所云幾矣。所以自期者是矣。世俗無以躡子之志矣。然必曰必為卿相。諫官御史。而後可以行志。則非也。以人不知己從學。事師為當然。而惡其譏病。且亟與之辯。亦非也。君子之為學。事道而已。道誠得也。表世式

民之具在是也。尊主康國之術在是也。傳後立教之本在是也。世有知己者。舉而授之大位。斯道得行。天下之福也。而吾何加焉。世無知己者。委之賦畝蓬蒿之中。斯道不獲大行。天下之無福也。而吾何損焉。故吾身之未為聖賢君子也。是吾之所當憂而所當自望者也。雖言之無傷也。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古之人有言之者。顏子是也。吾身之未為公卿大夫。豈吾之所當憂而自望哉。雖無言可也。言之則為慕乎外。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孔子固戒之矣。然則吾子之以道自期者。吾之所望也。以位自期者。非吾之所望也。當孔子之時。公侯卿大夫何限。顏子不得升斗之祿。身不得暫立乎朝。吾子以顏子為得志乎。以富貴於當時者為得志乎。以吾子之篤厚明敏。固已無疑乎此。所以云云者。殆必有激而然耶。流俗之疑。多生於所希見。天下不識從師學道之事。蓋久。彼見吾子二人者。束書別家。陵重山。涉大川。涉乎蛟龍之淵。履乎虎豺之林。而從迂拙無勢力者游。彼固不知吾子之心也。宜其以吾子為隱者也。使子以從今世之顯人出政令。擅權寵。赫然為人所畏服。夸美者而學焉。則人必無是言矣。吾之迹類乎隱者。而世遂謂之為隱。甚矣。所從之不可不慎也。雖然。吾子何辨焉。君子審乎在己者而已矣。使吾與吾子學乎古者。皆獨善自私之術。而謂之忘世。則彼之言當矣。今吾與吾子非堯舜周孔之言。非存非修己淑人之事。勿為非推之四海而準之萬世而信者。無以措乎思也。而謂吾子為隱。其可乎。其不可乎。彼庸人者不知之。君子必知之。今之君子未知之。後之君子必有知之者。而吾子奚遠鬱鬱於是乎。賢否本乎學。而係乎己。貴賤毀譽。莫乎命。而在乎人。在己者吾脩焉。在人者吾聽之。吾子無以鬱鬱為也。嗟乎。天之生斯人。其必有以處斯人。使賢者生而以衆人處之。不如不生賢之為愈也。天之愛民亦甚矣。賢者之澤。不遇於世亦久矣。吾子其勉焉。擴聖賢之道。以善其身。近之為及物之政。遠之為傳後之書。不能俱全。亦可以一得。吾自度無補於世。幸而見游吾門者之有成。其喜豈特什百於今哉。叔貞好學。吾愛且望之。不減吾子。其以吾言為然否也。書辭皆佳。餘無所容。吾言特以孟子相擬之說。未善。不敢受而有也。能更之。乃可爾。

與陳致齋

某往歲嘗獲與進。遂以拙囊就正焉。荷先生不鄙夷之。重以規戒之辭。德至渥也。於心終不忘。章末曰。子將以子所言者為戒。以所策者自勵。尚堅所守。而懋學哉。立志於至義之源。行身乎大方之途。沈潛游泳於詩書六藝之文。使自得於心。而形諸事業。其勉予也不淺。其勸予也不薄矣。每一誦此。未嘗不肅容敬。莊成感然動於中。而歎曰。先生之能以古道相箴也如是。先生之好古也篤矣。其非求聞於人而能自樹者乎。又非能推錫類之心。以惠夫人而不忍獨善者乎。用心良厚矣。及見所遺彥德書。則若有尤怨悲憤而未嘗釋然於奇孤不偶之歎者。何則。僕雖不敏。嘗奉教於嚴君。聞君子之於學。將有以擴充吾良知。能而復吾本然之量。非由外鑠我也。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故將舉世非之。而不加懼。舉世譽之。而不加喜。無他。好賢人者。豈必我知。好毀人者。又何足瑕疵我哉。視彼蔑然者。誠不足以塵吾抱。拂吾思也。若是室虛空虛。而吉祥至止。取之左右逢其源矣。吁。文所以載道也。固當求其工。不工不宜慮。夫人知不知也。信工矣。質諸古人而無疑。不利乎求庸何傷。人苟不知吾奚歡。吾將銜吾喙而已耳。使世無揚子雲。亦

甘夫覆醜耳。大治之鳴金。識者未必以我為妖也。今有人焉。談其冠飾。繪之美於布素之士。詬易牙之味於藜藿脫粟之人。不惟藐然其聽。必將譁然而駭矣。否則反響之而目為妄人也。雖然。日月不以薄蝕廢其明。江河不以旱澇為盈縮。篙師不以風濤之險舍其操舟。農夫不以歲歉而輟其耕。菊芳乎秋。松柏秀乎冬。各適其所。奚可以時之偶而歎吾素志哉。先生之愛僕也不稔。烏敢以是言進。嗟夫。人以國士遇我。我當以國士報之。惟高明者亮焉。所願為斯文盟主幸甚。

與郭士淵論文

吾郡之文闕有閒矣。僕行四方。每見郡人詞令可觀者。即喜。況能文者乎。是以自見吾兄。心洋洋如有所得。寢為加安而食為加旨。非勉強而然也。樂善之誠。天性然也。繼而又承寄以林君公輔之文。且教僕曰。試評其可否焉。僕昔聞吾兄言。固知林君之賢。及展而讀之。默而味之。其思淵以長。其辭辯以達。不覺叩几三歎。反復玩繹。遂至夜深。乖離旅寓之思。為之頓消。而沈伏鬱抑之氣。勃然奮起。信乎斯文之可以悅人。而吾郡之秀不可及也。僕不才。自居金華太史公之門。當世士大夫多獲見之矣。凡能文有名者。皆得而觀之。至爾其文而使僕喜。無所遺恨者。不數人。豈僕識見鄙劣使然哉。亦作者鮮臻其極故也。太史公嘗與僕言。而以為嗟歎。蓋斯文之在人。如造化之於物。歲異與日新。多態而善變。使人觀之而不厭。用之而無窮。不失榮悴消長之常理。乃足為文。而世之人多不能與此。樂蹇蹇者以艱言短語為奇。好平易者以腐熟冗長為美。或采摭異書怪說以為多聞。或蹈襲庸說俚論以為易曉。而不知文之美初不在是也。古之名世者。其可見矣。以僕言之。秦漢以下。大率多記載講論之文耳。求如古之立言者。未之多有也。聖人之言不可及。上足以發天地之心。次足以道性命之源。陳治亂之理。而可法於天下後世。垂之愈久而無弊。是故謂之經。立言者必如經。而後可。而秦漢以下。無有焉。然而猶足以名世者。其道雖未至。而其言文人好其文。故傳其言。雖不文而於道有明焉。人以其明道故亦傳。二者俱至者。其傳無疑也。二者俱不至者。其不傳亦無疑也。以僕觀於今之人。求其成文而可誦者。且不易得。況望其明道乎。僕所以見吾兄與林君之文而喜者。良以此也。自古國家之興。功崇而績偉。政舉而教行。天恐其或失墮也。必生博特英達之士。執筆而書之。所望於將來者。非兄與公輔輩而誰乎。此非僕私於同郡而言。雖太史公亦深望焉。更為謝林公加意問學。以發六經為務。僕有所得。即以見教。僕之几當不一叩而已也。

方正學先生集卷之二

雜著

深慮論二

藥石所以治疾。而不能使人無疾。法制所以備亂。而不能使天下無亂。不治其致疾之源。而好服藥者。未有不死者也。不能塞禍亂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人身未嘗有疾也。疾之生也。必有致之之緣。賊能豫謹於飲食嗜欲之際。而慎察於喜怒哀樂之間。以固其元氣。而調其榮衛。使寒暑燥溼之毒。不能奸其中。雖微藥石。固不害其為生。泄敗之。壞傷之。而恃藥石以為可免於死。此死者交首於世而不悟也。夫天下固未嘗好亂也。而亂常不絕於時。豈誠法制之未備歟。亦害其元氣故也。夫人民者。天下之元氣也。人君得之則治。失之則亂。順其道則安。逆其道則危。其治亂安危之機。亦有出於法制之外者矣。人常拘拘焉。盡心於法制之內。而不盡心於法制之外。非惑歟。聖人之法。常禁之於不待禁之後。而令之於未嘗為之先。故法行而民不怨。欲禁民之無相攘奪盜竊也。必先思其攘奪盜竊之緣。使之有土以耕。有業以為。有粟米布帛以為衣食。而後禁之。則攘奪盜竊可止也。欲禁民之無為暴戾詐偽不率倫紀也。必先為學以教之。行道以化之。使之浸漬乎禮讓。薰蒸乎忠厚。知暴戾詐偽不率倫紀之為非。然後可得而息也。欲其無有淫亂也。必先使之無謀。寡怨曠之思。欲其無貪黷也。必先使之知畏。毀辱而重廉恥。夫先使

之可以無犯乎法而猶犯之者此誠玩法之民也。玩法者非特法之所不容亦民之所不容也。故刑罰加於下而民視之如霜雪之殺雷霆之擊以為當然而不故以為非故民曉然知上之法所以安己也非所以虐己愛戴其上而不忍離卒有至凶極悍之徒萌無上之心亦無由而成事以其能固民之心也不能使之安其生復其性而責其無為邪僻禁其無為暴亂法制愈詳而民心愈離欲保國之無危是猶病內瘵之疾而欲求活於鍼砭及其死也不尤養生之無道而責鍼砭之不良嗚呼曷若治其本耶

深慮論五

治天下有道仁義禮樂之謂也。治天下有法慶賞刑誅之謂也。古之為法者以仁義禮樂為殺粟而以慶賞刑誅為鹽醢。故功成而民不病粟穀粟而食鹽醢此亂之所由生也。山谷之民固多不待鹽醢而生者矣其害不過羸瘠而無力以鹽醢為食不至於腐腸裂吻而死豈遂止哉人性非好死也常趨死之道而遠生者告之者非也夫仁義禮樂之道非虛言而已必有其實本其實而告之人寧有不知其美者乎仁義禮樂之為人忌於世者由夫虛言而不為事實者始告之以為仁而不告之以為仁之故彼將曰此虛言耳奚可用哉告之以為義為禮樂而不告之為之之事彼將曰此特其名爾安足信哉此聖人之道所以見棄於世而不振也持劍擁盾而謂人曰我善鬪人必信之儒衣冠而謂人曰我善關不笑則怒矣故欲人之見信必先示之以其事聖人之為仁非特曰仁而已矣必有仁之政欲民之無饑也口授之田欲民之無寒也教之桑而帛麻而布欲老者之有養祭享賓客之有奉也教之陂池而魚鼈牢欄而鷄豚欲民之安也為苛役以勞之欲民之無天也不為煩刑以虐之親老子獨者勿事胎育而貧者有給以至於蠶而不傷腐卵樵而不斬萌蘖皆仁也其為義也必有義之政上之取之也有常用之也有節均之也有分疆界也以防其爭鄰保也以治其歎車服也以昭貴賤衡量也以信多寡饑寒也減其力役之征略其婚娶之儀學於閭也使其知長幼之序書於鄉也使其知善惡之效推而至於安生而達分尊上而趨事皆義也為禮之政而使民自揖讓拜跪獻酬之微各極其敬以至於五倫絃而三綱立為樂之政而使民自詠歌博拊舞蹈之事充而大之至於和樂忠信不怨不怒而易使聖人之用是四者持之以堅凝而守之以悠久如待穫於秋濬泉於深必得其效而後止四者之化成天下之民膠結而不可解有未齊者從而以法令之則令之易服而治之不難故三代之民非異於後世之民也後世之民常好亂而三代之時未嘗有一民為亂者治之者異也仁義禮樂入其心民雖知可以為亂而不能賞罰誅動其心民雖欲為亂而不敢不能者有所恥而不敢者有所畏也治天下而能使人恥於為非雖無刑罰可也特法威而使民畏民其能常畏乎及其衰則不畏之矣三代以下雖有賢主而不足致治者欲使民畏而不知仁義禮樂之說也故為治不可以不察也

周禮辨疑四

治經不可致疑也疑經太過則聖人之言不行亦不可無疑也。不能無疑則聖人之意不明始於有疑而終於無所疑者善學者也。苟於信而不知擇於經何所明哉。周禮余之所最好而疑之為尤甚蓋好其出

於古愛其為先王之制而惜其或失先王之意也。故求之也詳味之也深於其有可疑者不得不為之辨也。昔者周公論為治之道備矣未嘗及乎財利。武王受西旅之獒召公駭然以為不可而爭之夫受一犬未為害道財利國之所宜用言之未為有過二公抑之而不言斥之而不使人主受其責者所以防亂源而慎其始也。王者之所為將為後世法舉手投足且不可不慎況著之於書定一代之制周公謹之宜何如哉。周禮之於言利何其密也金玉玩好則入於玉府良貨賄則入於內府至於山師川師皆使致珍異之物其汲汲於利如此豈周公意哉以為周公之所著而法之不惟認周公且禍後世矣昔之疑周禮者詆斥過甚固不足知聖人之意然若此者其非周公之言決也天下之患莫甚於名是而實非人求之以其名而行之於事必自財利始元豐之禍是也然則余安得不辨乎

西伯伐崇

為史者之言曰西伯之囚美里崇侯虎實謂之及西伯得賜斧鉞專征伐而歸五年果伐崇侯虎果若其言是西伯挾天子之柄而報私怨也此必不然聖人之於賞罰豈嘗容心於其間哉觀人之善惡何如耳其善可旌也雖生平之所讎怨烏得不賞之其惡誠可誅也雖懿親近戚吾烏敢避焉蓋此法者非吾之所私有乃天子之法受之於先王而與天下共之者也竊天子之法賞無功則為祐惡罰無罪則為戕善此二者必誅於聖王之世村之無道久矣諸侯豈無不臣服者乎其以斧鉞錫西伯受而行之宜自不臣服者始必不悖悖然蓄私怨而圖伐之也崇侯之事遠不可知其詳矣吾意其人必比凶黨惡不供職於天子而侵害其輿圖殺虐其民人棄蔑其宗廟故西伯伐之必不以其罪已也苟憾其罪已是微量淺智之人齊桓晉文之流之所為豈足為聖人哉且美里之事不經見史所稱獻美女善馬珍怪之說皆戰國之末好妄言者意構之詞非其事之實也妄言者見詩歌伐崇求其罪而不得遂誣其罪西伯以為伐崇之端而不自知其謬也西伯嘗伐犬戎密著及邠矣則此四國者又豈是謂西伯者耶故謂西伯伐崇者是也謂崇侯謂西伯以女馬賄紂得脫者皆非也曰然則史氏所述西伯之事亦不足信者歟曰惟獻地請去炮烙之刑者近之餘皆無足取焉耳

讀曾子

曾子十篇一卷其詞見大戴禮雖非曾子所著然格言正論雜陳其間而於言孝尤備意者出於門人弟子所傳聞而成於漢儒之手者也故其說開有不純如曰喜之而觀其不誣怒之而觀其不僭近諸色而觀其不踰飲之而觀其有常又曰神靈者禮樂仁義之祖也又曰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若是者決非曾子之言顯其言孝有足感予者予少之時事二親嘗謂人子無所自為心以父母之心為心今此書曰孝子無私憂無私樂父母之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旨乎其有味哉一何似予之所欲言也然少時知之而不能躬見之及今欲養而二親已莫在矣疾病篇有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誦其言輟業流涕者久之

讀荀子

道之不明，好勝者害之也。周衰，先王之遺言大法，漫滅浸微。孔子出而修之，斯道皎然復章。聖人之業，煥然與天地同功。彼處士者，生於其後，務懷諱訕之心，以求異於前人，其心以為堯舜之道，孔子既言之矣，復附而重言之，何以云云為哉？於是各馳意於險怪詭僻，渙散浩博之論，排擊破碎先聖人之道，以伸其鬼瑣一曲之偏智。若楊朱墨翟，宋鉉列禦寇，莊周慎到之徒是也。孟子生乎其時，懼聖人之道，敗壞於邪說，乃敷揚孔子之意而攻黜之，然後復定。蓋彼之說，偏駁易辨，故其入人也淺，可指其過而聲之也。若荀卿者，則掠聖人之餘言，發為近似中正之論，肆然自居於孔子之道而不疑，沛乎若有所宗，淵乎執之而無窮。尊王而賤霸，援堯舜，撫湯武，鄙桀紂，儼若儒者也。及要其大旨，則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為偽也。妄為蔓衍不經之辭，以蛆蠶孟子之道。其區區之私心，不過欲求異於人，而不自知卒為斯道讒賊也。蓋數家者，偏駁不倫，故去之也易。荀卿似乎中正，故世多惑之。情無孟子者，出以糾其謬，故其書相傳至今。孔子曰：惡紫為其亂朱也，惡鄭聲為其亂雅樂也。夫欲懷悖道之書而不用，必自荀卿始。何者？其言似是而實非也。

讀孫子

戰非聖人之得已也。聖人之所謂戰者，不城而人莫敢踰，不池而人莫敢近，無戈矛劍戟弓矢之器，而奸謀邪慮，消沮於萬里之外。是之謂道德之師。其次，導之以禮樂，申之以政令，誅暴而伐罪，救民而不求利，不戰而服人，不殺一卒而勝國，是之謂仁義之師。下此則以財相用，以詐相欺而已矣。若孫武子者，亦其一也。然其十三篇之所論，先計謀而後攻戰，先知而後料敵，用兵之事，周備明白，雖不足與於仁義之師，苟以之戰，則豈非良將乎？視彼恃力之徒，驅赤子而陷之死地者，猶狼殘虎噬耳。嗚呼！武亦安可得哉。

讀吳子

衛人吳起，書六篇，兵書也。起嘗受學於曾子，故其書開談仁義，然起為鳥足以知仁義哉。起嘗殺婦而求將，嚙臂與母盟，其天資固刻忍之人，是以見棄於曾子之門，而卒以兵顯。觀其論兵，則孫武之亞也。而武之說為明備矣。起嘗與魏武侯言，在德不在險，信戰國時之名言，特以無行見少於世，亦可以見聖人之教，人人者深，而是非之公，終不可泯也。於乎！豈不足為喜功者之戒哉。

讀戰國策

文武之道，至於春秋之世，委地矣。孔子之作春秋，傷周道之衰也。夫豈知春秋之法，復委地於戰國之世乎？嗚呼！朝覲會同之禮，不修於天子之庭，禮樂征伐之柄，或輕易於諸侯之雄，君臣上下之紀，墮而篡弒爭奪之事起。此孔子之所甚痛也。然其時天下諸侯，猶知以尊周為義，狼顧狐顧，而不敢肆其無厭之欲。蓋道之在人者，尚有未泯耳。及乎戰國，則不然。諸侯或遺一介之使而讓周，或與師隨之而徵其鼎，或責王入朝，一旦而遂滅其宗廟，其所自來者久矣。功利熾而仁義銷矣。游說行而廉恥衰矣。譎詐盛而忠厚之風息矣。觀乎十二國之所載，繁辭瑰辨，爛然盈目，及求其指意，非謀以奪人之國，則以搖人之位，非開人之骨肉，則皆眩惑人之事，或大言僭禮以激之，或佯疑曲問以入之，或卑聲屈體以冀其哀，或正貌

詐心以釣其名，或揣其志而施其計，非不博且富也。欲一簡之合乎道而不可得，豈惟不合乎道，欲一簡如左氏所傳公卿大夫之言，亦不可得矣。先王之遺澤，餘化漫盡，而國家繼之以亡，豈不哀哉！然其待士之禮，猶有存者，故得以廣聽周知，匡扶其國，久而後俱并於秦。至秦之始，則自任其智，棄天下之士而不用，燔三代之言而不法，雖然，猶伸其尊，以為可恃，而其危亂不旋踵而即見。於是戰國之遺法復委地矣。悲夫。

讀法言

揚雄子雲法言十三篇，子雲為此書，嘗自擬論語，而後世大儒或儕諸荀卿，其自擬者，儕以荀卿者亦非也。論語述聖人言行，猶天地之化，子雲方且竊之焉。雖鑲藻繪而斬類之，其儕甚哉。然自聖人汲明道者，莫尚於子思孟子，彼荀卿者，乃攘袂訐斥而詆生民之性為惡，其妄執甚焉。子雲則不然，措言持論，不敢違乎聖人，至其為善惡混之說，及以章玄成與顏子並稱，皆其不智而過言耳。非若卿之妄也。曰子雲勝卿與，曰否，卿才高而果於大言，故其過多，子雲才劣而篤於好古，故其過少，其未聞道則一也。曰好古，易事莽乎，曰好古而不能擇義，則將奚所不至，故士貴乎聞道。

讀博物志

君子之學，貴乎博而能約，博而不得其要，則渙漫而無歸，徒約而不盡乎博，則局滯而無術。孔子孟子，可謂博矣。然而孔子曰：吾一以貫之。孟子謂：將以反說約也。則其用心可知也。蓋盡萬物之變，而能會之於一心，窮萬事之情，而能析之以一理，此聖賢之所貴也。索乎人所不可知，攻乎道所不必知，以炫俗驚世，此曲士之所務。君子不取也。世稱張茂先為博物，吾觀其所著書，何其異哉。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物之至要而不可不求其理者也。至於鳥獸草木之名狀，與古者之異言怪說，有所不知，何病其為君子。茂先獨汲汲焉，纂述惟恐其不詳，而至於至要而當知者，反無所明焉。其所務若此，可謂知所先後乎哉。身為輔相，視亂倫悖教之事，皆不之顧，至於張林孫秀，犬豚之徒，卒見殺於其手，博物之智果安在耶？士不知道而多聞之為務，適足以禍其身而已。

讀朱子感興詩

三百篇後無詩矣，非無詩也，有之而不得詩之道。雖謂之無亦可也。夫詩所以列於五經者，豈章句之云哉。蓋有增乎綱常之重，闢乎治亂之教者存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非知道者，孰能為之。人孰不為詩也，而不知道，豈吾所謂詩哉。嗚呼！若朱子感興二十篇之作，斯可謂詩也已。其於性命之理，昭矣。其於天地之道，著矣。其於世教民彝，有功者大矣。繫之於三百篇，吾知其功無愧。雖謂三百篇之後，未嘗無詩亦可也。斯道也，亘萬古而不忘，心會而得之，豈不在乎人哉。

讀陳同甫上宋孝宗四書

子始讀同甫論史諸文，見其馳騁為驚人可喜之談，以為同甫特向氣狂生耳，未必足用也。及觀其上孝宗四書，不覺慨然而歎。毛髮森然上豎，嗚呼！同甫豈狂者哉。蓋俊傑丈夫也。宋之不興，天實棄之，使孝宗

之志不伸者。史浩沮之於前。湯思退敗之於後。及同甫上書之時。孝宗之初志已復矣。當隆興間。孝宗苟聞此言。將不踰時而召用之。事使同甫至四上而不報。死於布衣而不用。設用同甫。聽其言。從其設施。則未必無成功。而卒不用者。天也。宋之不復興者。亦孝宗也。與亡天命。非子所知。子所憾者。以同甫之才。而不得一展。以死。又豈非天哉。展弗展。不足以論同甫。子所深悲者。世愈下。而俗愈變。士大夫厭厭無氣。有言責者。不敢吐一辭。況若同甫一布衣乎。人不以為狂。則以為妄。得全身進退。以死於牖下。若同甫者。幸矣。尚何不用之。足怪乎。世之相遠二百年。而俗之相下如此。使同甫而見之。當何如耶。

毀譽

一人之所好。可以信其為善人乎。一人之所惡。可以信其為非善人乎。未可也。一人易私也。衆人之所好。可以信其賢乎。衆人之所惡。可以信其不賢乎。亦未可也。衆人易誣也。然則惡乎從。其時之君子。其為人也。君子。其是非也。必明。其去取也。必當。其為言必可信。而無阿。一君子之所好惡。不問可信其為賢否也。衆君子之所好惡。不問亦可知其為賢否也。何者。恆人有衆寡。君子無衆寡也。通齊國之人皆惡匡章。孟子獨取之。而齊人之言皆廢。衆惡而孟子直也。舉滕國之民皆信許行。而孟子獨斥之。而滕民皆以為然。衆私而孟子公也。苟非君子。雖衆不足信。而況其寡乎。苟為君子。雖寡不可忽。而況其衆乎。然則聽言之道。亦可知也。君子之守不可多也。一人曰是。可罪。君子不信也。必察焉。稱人之善也。亦然。不惑於恆人之毀譽。故足以為君子。人毀而毀焉。譽而譽焉。於恆人也。何擇。嗚呼。今之君子。何其易於毀譽也。不賢人也。或告之曰。某也賢。則從而賢之。果賢人也。或告之曰。某非賢。則從而賢之。賢與否人也。賢之否之者。吾心也。奚不以吾心賢否之。而以毀譽之言為賢否乎。易為不思也。恆人之毀人也有端。其譽人也有由。有忌而毀者。五有忌其才而然者。有忌其名。已而然者。有忌其位。高不及而然者。有忌其貨。多不分而然者。有忌其為世所重。而然者。惡而毀者。四惡其直。諒不比也。或毀之。惡其正。而不可以私動也。或毀之。惡其賢。而彰己之惡也。或毀之。惡其得君。而不獲自肆也。或毀之。恆人之毀。不出乎此者。鮮矣。出乎此而信之以行。誅責焉。行威怒焉。則賢者遇禍。而不賢者得志矣。其譽人也有二。利之而譽者。四。利其德也。利其賜也。利其勢也。倚其可倚也。利其名也。畏之而譽者。六。或卑而畏之。或以其貴而畏之。或以其臨而畏之。其勢盛也。或臨之。其黨衆也。或使之。其名震也。或譽之。由是而譽。非其本心也。不察而信之。慶賞因之。而施爵祿。因之。而頒則不肯者。愈熾矣。鄰乎。號道乎。吹而從之者。雞犬也。取於物而不求諸心。斯其為物也。焉有君子。而可以毀譽動乎。雖然。以毀譽易心者。不知人者也。以毀譽自變其行者。不自知者也。古之君子。信道也。審而自知也。明。其中無缺。萬人毀之。漢如也。其中未至也。萬人譽之。確如也。彼豈以外易內哉。人知之也。未嘗喜。人之不知也。未嘗懼。其心方師友乎。聖賢。而以百世為旦暮。炳集而蛆散者。於我何哉。嗚呼。不以毀譽觀人者。吾弗得見之矣。能不變屈於毀譽於道也。其庶幾乎。

學辨

人莫不為學。孰知所以為學也。所以食者為饑也。所以衣者為寒也。至於學而不知所以。其可乎哉。夫人

之有生也。則有是心。有心則有仁義禮智之性。是性也。惟聖人不假乎學。能生而盡之。非聖人之資也。苟不學。安能盡其理。而無過哉。故凡學者。所以學盡其性而已。不能盡其性。而人之倫素矣。此人之所以不可無學也。而學必有要焉。何謂要。五經者。天地之心也。三才之紀也。道德之本也。人誰不誦說五經也。而知之者。寡矣。苟不足以知其意。雖日誦諸口。而不忘。謂之學。則可矣。而為足為善學哉。夫所謂善學者。學諸易。以通陰陽之故。性命之理。學之詩。以求事物之情。倫理之懿。學之禮。以識中和之極。節文之變。學之書。以達治亂之由。政事之序。學之春秋。以參天人之際。君臣華夷之分。而學之大統得矣。然不可驟而進也。蓋有漸焉。先之大學。以正其本。次之孟軻之書。以振其氣。則之論語。以觀其中。約之中庸。以達其原。然後六經有所措矣。博之諸子。以觀其辨。索之史記。以質其效。歸之伊洛關閩之說。以定其是非。既不謬矣。參天下之理。以明之。察生民之利害。以疑之。踐之於身。欲其實也。措之於家。欲其當也。內燭之於性。欲其無不知也。外困辱而勞挫之。欲其著而不懈。奮而愈堅也。夫如是。學之要庶幾乎得矣。發之乎文辭。以察其淺深。取之乎事。為以考其可否。驗之乎鄉邦。以勉其未至。日量而歲較。晝省而夜思之。功既加矣。德既修矣。出而任國家之重任。則澤被乎四表。聲施乎百世矣。處則折衷聖賢之道。稽稽古今之法。傳之於人。著之於書。以淑來者。豈不巍巍然善學君子哉。今之學經者。吾疑焉。童而誦之。勸其虛辭。以質利祿。有釜庾之入。以食其家。則棄去而不省。問其名。則曰治經也。問以經之道。則曰吾未之聞也。或者談治亂。講性命。於平居之時。及登乎大位。則惟法律權謀是行。問其故。則曰經不足用也。於是乎。是以為學經者乎。輕而無用。亦可以為經乎。然非經之過也。學之者之愚也。非學者之愚教之者無其術也。雖學猶不學也。吾故曰。人莫不學。而知所以為學者。寡矣。為其近利也。浦陽山中有倪君正。年四十餘。而為學不輟。予慕其好學。而異乎世之所云者。辨為學之道。以贈焉。

畏說

人可無畏乎。幼則畏乎長。賤則畏乎貴。鄉則畏鄉之老成。學則畏士之賢者。仕乎位。則畏法令。畏小民。畏公議。豈特若是而已哉。食焉而畏無以及乎人也。言焉而畏其背乎理也。居焉而畏其過於燕安也。寢焉休焉而畏邪僻。有以戕吾中也。臨財而畏其損吾行也。居寵而畏其滿盈也。舉一事。與一役。而畏其或勞乎民。或病乎時也。然猶不特此也。見少者而畏無足為之法。見賤者而畏無足為之養。見愚者而畏無以教之。見鳥獸草木而畏吾之無聞。而將與之同於漸盡朽腐也。見山林川澤而畏吾及物之利有所不及也。見古聖賢之言行。而畏其不可追也。思乎後世。而畏其將嘗短乎我也。然尚有甚於此者。視乎吾身。而畏或不能慎守。以辱乎親。察乎吾心。而畏無以全所付。以辱乎天。天之界我者。為何如。仁也。而或賊之以伎忍。義也。而或蔽之以利欲。禮也。而或為驕慢之所勝。智也。而或為小慧之所滑。以言乎臣。而忠或疾焉。以言乎子。而孝或惰焉。以言乎大。而或未能用天下。以言乎小。而或未能為天下用。凡天職之內。有所謂皆謂之違天可也。風漏之閒。鬼神臨焉。觴豆之際。兵戈生焉。般樂怠傲。既毒存焉。思慮有未純。省察有未至。則為忽乎天矣。人之於天。而遽且忽焉。豈不甚可畏也哉。子受父母之命。則佩而思之。一有所違。則世以為

不子臣受命於君則奉而行之。一有怠事則有不臣之罰。天之可畏於君親也。昭然矣。奈何人遠且忽其命而不知畏也。夫其不畏者非其人之過也。為之師者莫以告而不自知其所受之重也。使果知受於天者之重則其起居息語默取予之際其有不惕惕以思兢兢以持者乎。使果知畏天命矣則所畏之事將日寡無所往而不安矣。不知天命之可畏則事物陳乎前者執非可畏者哉。是以君子知可畏之理故無可畏之患。小人則不然入於可畏而不知故知君子小人之分。觀其所畏與否而已矣。漢中劉生仲義事予為弟子者五年其為學篤謹不懈而持己以禮蓋盡知所畏者。今將貢於京師升於太學而達於天朝予欲其不負天之所畀而為君子之歸也。故以所當畏者告之。太學先生多予之所畏者其必有以正予也夫。其尚因予言而有以教乎生也夫。

習庵說

鄉先生陳君季明年六十餘而進學不懈。謂予曰。吾之生也。先子以晦庵朱子之名命之。及長而知其不可也。請更焉。因名為熙。既而自念名固不敢同於朱子。然奚敢舍朱子之學而不學也。故別號習庵。以見志子以為可乎。予曰。可哉。古之人以昔賢之名為名者。若司馬長卿之名相如。慕乎蘭相如之為人而取之也。顧元凱之名雍。蔡中郎喜之而以己名與之也。然而長卿未必如蘭子。元凱雖賢亦未嘗類乎伯喈。豈非名可以取諸人而道必在於自至乎。君子之學聖賢務乎道德之同而不貴夫名字之類。自孔孟以來。學孔孟之道而遺其極者。其名必非與孔孟同。而其道則無不同。以其志乎聖賢之志而習乎聖賢之業。是以卒至乎其域而不自知也。苟為無志而所習與聖賢殊。雖以舜禹自名亦妄焉而已。夫孰以為可乎。今君於名則辭而不敢與朱子同。於學則習而不敢與朱子異。可謂知所務矣。然而朱子之學聖賢之學也。自朱子沒二百年天下之士未有舍朱子之學而為學者。至於道之類乎朱子者未之或見。何哉。蓋疏淺者竊其華而忘修己之實。質魯者守其意而不求致用之全。莫不自以為有得焉。而終不得以成身而見乎世。君之所習誠能以敬存心以義制行窮萬物之理以周乎事。盡彝倫之常而不失其中。敏之則措於家。施之則被乎民。雖欲辭其名而人固將以善學朱子之道稱之矣。不治其本而攻其末。習乎其言而不察其所由言。則凡所習者未必非朱子之所棄也。而豈君之志也哉。抑予觀世之學者少之所習既長而息壯之所習未老而忘。是以雖欲志乎道而不可得。君年愈高而為學愈力。孜孜焉以未及古人為恥。於是乎過人遠矣。蓋或習焉或否焉。而習乎非所當習者。衆人也。終身由乎道而不少息者。君子也。始乎無所不習而終不習無不利者。非聖賢不能也。習乎習乎。其亦有無事於習者乎。然則君也。苟終身習焉而不止。其為君子也孰禦焉。

戴樂和之字說

事有不相謀而相成者。金石土草。棘木匏竹。是八音無知覺運動之靈。世之所用以為樂者也。仁義中正。孝友人之所為以善其身。世之所謂德者也。德修於己。己知之人未必深知之。況此八物者。何由而知之乎。然而德盛則八音之樂隨之以盛。德衰則其音隨之以衰。非八物之有知人之誠足以感物。物有所不

能自止也。舜之韶。紂之靡靡。皆資於八音者也。而其音之不同。猶陵與谷然者。非所以感之者異哉。故八音可以人力為也。能使八音而不失其正者。非修德以和之不可也。自三代以來。八音未嘗絕於天下。然終未有及乎韶之遺音也。非其器不若。其德不逮也。苟有太和之德。雖操牛尾而叩缶。以為節。將有天神化之意矣。不然。雖后鑿之器尚存。而欲其和胡可得也。浦江戴先生名其子曰樂。問字於太史公。公字之曰和之。蓋勉之以德也。古人於樂無所不用。而今也。惟有天下國家者得備而用之。其於無位者。宜若無與焉。然君子禮樂未嘗斯須去於身者。非有器之樂之謂。蓋無器之樂也。有器者固古今與古之殊。不待器而和者。今何異於古哉。視於其身。慈讓忠信之色。睟如。視於其家。親睦信順之意。翕如。此樂之本也。奚待於器乎。戴氏自德聖以禮樂為學。先生學焉而至者也。和之試求樂之本於身。推之於家。擇乎其無乖戾乎。其有儀。則凡接於耳目者皆樂也。余將於於是而考其德。

王子文字解

人非名字則不能自別於衆人。然其異於衆人者。不在乎名字之美也。視其德與行焉耳。應蟲之厲者也。而仲虺為良。臣蠅蠅動之微也。而王蠋為貞。士滅惡徵也。而子羽為君子。疾不祥也。而博里以智聞。夫豈在乎美其名字乎。賢聖仁義。惠哲忠孝。此八者天下之美號。世之人以之自名者多矣。人未必以是稱之。而蓄德謹行者。雖未嘗用之為名字。人必以是號加焉。故以美言為稱。不若踐之於身。見諸行事之可實也。自有名字以來。人以美言加其身者。宜亦衆矣。而傳於世者。可得接稱而計。豈非躬行有不至乎。士或能以名字達於一鄉。而不能達於通國。或稱於一國。而不足達於天下。然有達於當時而不聞於後世者焉。百年傳之久而遂亡者焉。蓋其名世若是之難也。沮溺謂孔子為魯孔丘。則是時與孔子同姓名矣。特一二哉。然惟孔子傳後世為學者師。而彼成無聞。疑是知名字之不可恃。苟無足稱。雖襲聖人之名。以自號無益也。而況於美言乎。人不修其可傳者。惟名字之務。美事非惑歟。浦陽王君。其名曰江。而於師友以子文字之。其字信美也。然斯文他。周公孔子之所終身身焉。如不足。賢人大儒竭心思智能。欲庶幾而不敢望者。子文乃取以自別於人。其可不懋於德乎。水不必皆若湘沅也。惟能自達於海者。則皆謂之江。浦江其一也。其水不可容舟楫。浴牛馬。而以江名者。取其不資巨川之助。而能趨海爾。夫由衆人而視聖賢。何異水由遐荒而趨海乎。然而水無微而不至於海者。以其不息也。思是名也。學聖賢之道。審能如浦江之於海。則謂之子文也無惑。

蔣伯宇字說

予嘗觀乎大澤之陵。而知易中字之義矣。方其一碧千頃。涵山浸谷。清恬靜帖。鱗介呈露。已而風蓬蓬焉。生拂林動谷。而加乎澤也。恬者沸。帖者震。絲絲殺動。濤迴浪噴。萬變相因。變怪莫盡。則仰而歎曰。斯所以為中乎也。乎聖人之取象精矣。夫澤至靜物也。執得而感之。苟以石則石沈矣。澤何能感。以火則火滅矣。澤何能感。以雷則雷擊而不動物。澤何能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有生成之力。而欲一感之。不可得也。必也其風乎。風動則澤應。有不待踰時而感者矣。若此者。以其中固有相孚之理也。而斯卦也。巽悔而兌貞。

雞風而兌澤於象為中孚。又巽順也。兌說也。以順成民。則民說而信矣。於義為中孚。又二體之中畫皆陽。有誠之義。全體中虛。有虛之道。斯聖人之取義又精也。夫人之心。至深而不可測。猶澤也。將何以孚之哉。苟以威刑成之。則猶以石沈澤也。徒撓之耳。以智計成之。猶以火投澤也。徒自勞耳。以號令成之。猶以雷動澤也。徒震耳。能成之者。其惟誠乎。以誠成民。則有不言而信者矣。豈惟居上位者為然也。雖公卿大夫亦然。以誠事君。則君信。以誠蒞事。則事治。以誠享神。則受福矣。豈惟公卿大夫為然也。雖士亦然。親親也。匪誠則離。離鄉黨也。匪誠則怨。交朋友也。匪誠則爽。豈惟士為然也。惟士亦有然者。孔子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恆者。常理也。謂誠也。醫而非誠。將執信之哉。烏傷蔣伯孚。士而醫者也。而其名曰誠。微子說。子故擇其義以告之。伯手能審乎此。為政可也。醫云乎哉。

蔣氏異瓜辨

東陽蔣宗顯。藝瓜之圃。得異瓜焉。並蒂而駢實。紺色而璧文。圃人異之曰。自吾一人。詎知從事乎茲。獲瓜多矣。未有若斯之異者。其殆祥乎。不敢取。以告宗顯。宗顯視之。果異也。不敢以食。奉之而歸。或曰。此祥也。天下之物。異於其類者。為祥。爪牙角鬣之倫。兢兢也。人恆見之。不貴也。其異乎類者。曰麒麟。不可多得也。人貴焉。故麟謂之祥。羽翮而飛者。充天下。人不貴之者。必其多者也。其不可見者。曰鳳。故鳳謂之祥。萌而生者。衆矣。而獨貴乎朱草。湧而出者。衆矣。而獨貴乎醴泉。豈非以其寡哉。今夫瓜家。藝而人食之。幾千百。未見其狀之若此也。而蔣氏之圃。獨見之。安可希謂之祥乎。或曰。不然。物之本乎氣化。而莫能相通。各囿於天。而不知其所由。木之樛者。曲者。詭形怪質。萬變而不一。人不能詰其端。雖木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謂木有意於為之。木未嘗有知也。謂造物者使之然。造物者不若是屑屑也。然則物各役乎天。而不自知也。明矣。何預於人事乎。人之指有歧者。腦有駢者。人不知其為而然也。夫人之靈。且不能簡其形。況是瓜也。植物之微者。自知為異。為祥乎。草木之異常者。皆氣之變也。於人事乎何異。而人以為祥。豈不惑哉。二說者。相持久不能決。宗顯以問余。余曰。謂之祥者。是也。謂之非祥者。亦是也。君子之道。大極乎天地。微通乎鬼神。能充其用。兩陽寒暑。自我而施。況一草之異乎。故有以致之。則謂之祥可也。苟無以致之。雖使禾穎同乎圃。木理連乎庭。災害之來。猶有莫止者。祥烏可恃乎。蔣氏於東陽。為望族。忠信孝友。著於鄉。疏親聚食。合為一身。斯人之祥也。祥乎斯世者也。又何以憂生。蔬實之怪。為足尚哉。且一瓜之異。於其類。猶聞於人。而名於世。況夫德之異於衆庶者乎。蔣氏其益務滋乎德。而勿異乎瓜。他日治民者。奔告於天子。以為東南之邑。有祥民者。必蔣氏也耶。

友筠軒賦

惟青青之玉立。俯瀟瀟之軒構。應樂矣之幽情。處蔚然之深秀。蒼雪灑乎涼颺。綠蔭蔽乎清晝。春之時也。燠律乍起。和風方剛。對穩穩之龍孫。列斑斑之鶴行。風節持以雅素。體質直而端莊。其夏也。南薰解籜。丹鳳來儀。香馥疊疊。而貝篋。密葉重重。而翠圍。笙簧弭乎節奏。環玉鳴乎參差。眇佳麗以襄雄。據靜便而伏雌。若一塵不到之際。萬事脫羈之辰。渭川致乎斯景。黃崗寓乎此身。風徐來而韻合。雨初歇而香勻。至

若色侵書帙。涼溢芳樽。日穿漏以噴金。水環壚而嗽銀。坐擁碧筒之杯。地敷翡翠之樹。或彈淇而雅歌。或解衣而脫巾。或焚香而吸茗。或聯句而鼎真。固平生以足樂。雖百劑而弗醜。越若秋之與冬。金氣肅兮萬木凋。元冥降兮羣陰履。履霜兮冰將至。摧枯拉朽兮焉逃。稟抗雪之英姿。健凌雲之高標。或強董宜之項。或折陶潛之腰。或簇白雲之調。或作重華之韶。既不婉以不麗。亦弗矜而弗驕。世上有玉堂之貴。此豈無豐腴之安。乃緩步以當車。復謝崇而慕閒。彼將聽晨雞而拜。此獨咀明霞而扇柴關。忘情於漢庭之龍。避世於商陽之山。至於侶魚蝦而友麋鹿。豈復對隆準而瞻龍顏。采玉芝於蒼煙之表。洗兩耳於清溪之灣。然而清則清矣。未有得茲軒之真樂者也。辭曰。清清兮歲寒之心。溫溫兮琅琳之音。君子居之兮實獲我心。正俟命兮履薄臨深。君子處之兮慨古傷今。古人汨汨兮誰爭子所。蔬一器兮酒一觴。樂以忘憂兮。歲月長。羌彼五陵豪富兮。積乃倉。朝重白璧兮。莫手批糖。松花飯兮。荷葉衣。贖兩耳兮。遠是與非。朝其遊兮。莫而歸。安得從子兮。其樂有餘。

鄭氏四子加冠祝辭

浦陽義門鄭氏。十世之長仲德。父以禮冠其從子。杓及諸孫。燦燦燦燦。而以字為屬。余惟冠禮之不行也。二千年矣。舉曠古久弛之禮而行之。夫豈為耳目之美哉。亦曰以古君子成人之道。望乎子若孫爾。上以古道望其身。而不能以君子自望。謂之愛身不可也。余欲四子者。為君子。故因字以勉其德。杓之為用。惟絲是理。字曰叔理。欲其精敏不懈。以周乎事。燧以改火。民用是資。字曰允資。欲其致用於世。而不爽於宜。燧為光明。不進乎上。則不能遠。字以允進。使進乎善。燧者輝之著。苟充其內。則其輝也益遐。而燧允充是字。俾篤實其中。而致其昭也。大余於四子。蓋各有望焉。不為無意也。四子也。豈可不勉。以遠父師之志乎。祝辭曰。加爾元服。維茲令辰。匪飾其外。貴乎成人。昔未有知。德或未備。人曰童子。宜有不至。既我爾弁。而童厥心。人謂之何。責望也深。一言之善。終身行之。今字告汝。維名是徵。杓之為器。絲用以理。解類析紛。莫切乎此。以理字杓。其義孔章。用之於身。既要而詳。天下庶事。紘綸舛錯。如絲之棼。不可控索。急之則亂。緩之則艱。無為則弛。有為則煩。易以治之。其要甚寡。知要則為。優於天下。人心之明。與天地參。何遠弗該。何微弗涵。養之以敬。以澄其內。制之於義。以應乎外。肫肫其誠。允烈其光。如揭日月。以燭四方。以理庶事。靡有滯失。孰能致然。大本既立。緣身而家。自家而推。有以應物。何適非宜。易以慈爾。聖賢之事。勿謂難能。與汝不異。○生民所資。菽粟為甚。苟微水火。曷以烹飪。火之為用。與菽粟同。二句。古者用燧。以寓政機。燧作桑槐。各資其時。字曰允資。於義其可。望爾致用。比德於火。酒醴性平。或可暫遠。一日匪燧。民實阻饑。凡此生民。孰資以立。蓋有君子。進其不及。養之俾生。導之俾成。植其彝常。備其天明。致用之功。與燧無異。何能濟物。是在材智。爾欲為燧。惟德之修。有以資民。民咸求人之有心。孰不思善。惟其無學。所思不遠。學以為本。篤行培之。仁居義途。勿怠於為。政飭於家。治比閭里。暨躋於位。惠澤溥溥。率履弗越。斯為允資。貴成厥躬。賢者自期。○惟古有訓。冠為禮始。易始於茲。備服致美。玄端而祖。人必尤之。佩而不冠。則爽於儀。致飾於外。惟備之務。盍思厥德。事有未具。爾生名肖。有伉其門。曷以永家。在爾後昆。燧為爾名。光明是勉。明

不上進所及不遠。字以允進。以遠為明。匪字之美。尙躬於行。日之方升。其輝耿耿。愈進而崇。無物不炳。譬諸為善。其始甚微。日進月升。譽聞赫赫。恆人之身。望為聖賢。其功之難。有如升天。進而向上。靡有弗至。謂吾豈敢。斯為自棄。天賦明命。曷有不完。久蔽而昏。豈識其端。人息以歸。獨奮於學。學功既進。乃亦有獲。衆怯於善。獨勇於為。善集於身。進德之基。勿怠其易。勿畏其難。勿移於昏。惑於人言。日有孜孜。惟道是信。緝熙於光明。斯為允進。○古制名字。以號其身。匪欲務美。以夸於人。後之命名。取義甚備。能思而行。猶古之意。爾名為耀。耀為輝。光為以。字之允。充孔。厥惟天之運。厥章爛然。日月迭行。星辰昭宣。天胡致斯。陽體充實。積中既久。光華外溢。地厚而廣。克配乎天。實彌其中。至文發焉。其在聖哲。煥其有章。秩秩而陰。煌煌而陽。視於其身。威儀甚都。發為辭令。為世大謨。豈欲其然。外施厥美。道德內充。不能自止。至足而流。至美而發。雲蒸雨潤。靡不暢達。今爾何事。稱茲嘉名。苟能充之。何德弗成。出言則思。聖哲則效。舉足則思。前武是蹈。於親而孝。而弟而兄。自卑而尊。無不敢承。曰聖若茲。我猶未及。夫豈非人。敢不汲汲。仁覆天下。智周萬彙。吾獨何為。而有未至。知之使明。踐之使弘。反求諸心。使及於誠。涵蓄既深。進養既美。光耀勃燭。孰之能禦。世不知道。習陋安卑。聞師古人。不勸則疑。慎勿類斯。勇往獨覺。允擴充之。匪聖焉學。

建祖祠移族人疏

果觴而酌先酒。蓋思麴蘖之初。乘來必祀神農。尙推粒食之始。况夫人之眇質。皆先祖之遺體。宜構積穡。世之勞。驅馳有無窮之利。備食焉而不察。反二者之不如。是以宗廟爲先。善諸禮。有田則祭。其列聖諱。苟存仁義之心。敢忽祖宗之祀。余家愛自前宋。以至於今。上下三百餘年。繼承一十五世。雖絕續盛衰之互見。而東西前後之分宗。凡此比屋之人。孰非初祖之胤。然支分派別。本源既遠。而益疏。世易人亡。祠祭僅存。而無統。或苟簡而不循夫禮。或怠惰而不當乎時。孟飯杯羹。曷寓如序之敬。桑樞壺脯。莫極來格之神。茲欲新建新祠。合祀羣祖。四時仲月。有田者各伸報本之誠。一姓亡親。無後者咸享祠食之制。明同祖之同體。嚴事死如事生。上以奉高曾祖考之靈。下以洽兄弟子姪之志。燕毛序齒。佇觀睦族之歡。鳩財僱工。請盡奉先之道。在我宗屬。各單厥衷。無或乖違。以忝吾祖。

方正學先生集卷之三

序

周禮考次目錄序

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禮獨爲諸侯之所惡。故周禮未歷秦火而先亡。吏將舞法而爲奸。必藏其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舞之。周之制度詳矣。嚴上下之分。謹朝聘之禮。而定其誅賞。教民以道。使民以義。郵鄰而尊上。此尤戰國諸侯之所深惡而不忍聞者也。故去其籍。爲尤甚。今之所傳者。蓋出於諸侯毀黜之餘。而成於漢儒之所補。非周之全書也。是以略於大而詳於細。煩碎不急之職多。而經世淑民之政少。周公之意。不若是疏也。其章明切要者。以不合於諸侯見削。而不關政治之得失者。僅之獲存。然亦紛亂失序。錯雜而不可省。書之周官。言六卿之職美矣。冢宰者。治之所從出也。宗伯典禮。司馬主兵。司寇掌禁。司空掌土。皆聽於冢宰者也。冢宰治之本。天下之大政。宜見於冢宰。今周禮列於冢宰之下者。預政之臣。不過數人。而六十屬皆庖廚之賤事。攻醫制服之淺技。夫王之膳服。固冢宰之所宜知。然以是實冢宰之職。則陋且褻矣。此必非周公之意。司徒以五典施教。其爲事至重。不宜復隸他事也。而自卿師以下。近於教者。止十二屬。其餘皆春秋二官之事。而冬官爲最多。蓋定其序者。不知地官在乎主教。而以土官之事屬之。土地冬官職也。何與乎教。教之大法。及冢宰之大政。皆已亡。

矣。其不亡者，閒見於他官。司寇，篡入者甚衆，惟宗伯稍存，多爲他官所掠，而禮之係乎邦國者亦亡。其亡者，皆諸侯之所惡而去者也，而其失序者，漢儒之謬也。余喜讀周禮，憂周公之心，不明於後世，以書周公之言爲準，考六卿之屬更次之，自宗伯歸於冢宰者五，自司馬歸者三，自司寇歸者二，合宮正以下爲五，曰宮正歸以司徒之舍，曰膳夫，曰醫師，曰內宰，曰司農，曰典婦功，曰內司服，附於冢宰之左，重變古也。司徒去其非教事者八十存者四，以司馬之諸子訓方氏，匡人，司寇之掌交歸焉。宗伯自司徒歸者十，自司馬歸者十有九，自司寇歸者十有二，司馬之存者三十有一，司寇之存者二十有三，而以司徒之司寇，司稽司教，調人歸焉。於是取土地之事，財賦之則，在司徒者五十有五，在司馬者八，在司寇者十有三，爲司空，土地不可無治之道也，故有載師，閭師，縣師，均人，治民無法，不可以治地也，故有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鄆師，長里，宰，隣，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樹藝，地之所宜先也，故有甸人，甸人，有司稼焉，地圖方志，王者所宜知也，故有土訓，辨訓，山林，川澤，地之寶也，故有澤虞，有川衡，金玉，錫石，角羽，茶，炭，染，葛，屨，山澤之所產也，故各有主之者，以致其用，苑，圃，場，圃，鳥獸，草木，所萃也，故有迹人，囿人，場人，穀粟，土地所入，守之宜有制也，故有廩人，倉人，民者，土地之本，不可無郵也，故有遺人，以賑其凶荒，財用者，生於地，而取之有節，故市有司，廩有長，賈有師，泉有府，質人，胥師，司門，司關，職方，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導師，所以辨土地而致稱異也，故自司馬而歸焉，遂道，路，除，不，獨，有野廬，氏，蜡，氏，掌書稼者，有雍氏，掌水禁，有萍氏，除毒蟲，猛鳥，獸，蟲，物，龜，龜，有冥氏，庶氏，穴氏，壘氏，哲，筮，氏，翦，氏，赤，友，氏，蠅，氏，登，涿，氏，庭，氏，攻，禾，殺，草，有柞，氏，蕪，氏，亦皆司空之事也，故自司寇歸焉，六卿之屬，緣是復其始，其不能皆六十者，亡者衆也，而亦不必以六十爲準也，卿之所掌，有小大，其事有煩簡，奚必皆止於六十乎，謂六十者，漢儒之言也，非周公制也，周公之典，孔子嘗學焉，今之存者，此書爾，學者宜盡心而不敢忽，安可疑其有未至乎，然余非疑周公之經也，求周公之意，而不得，故辨其失，以求合於周公之意，而後已也，夫苟能合周公之意，則余何敢避亂經之名而不爲哉。

武王戒書序

武王戒書見於大戴禮，太公金匱陰謀者，凡三十三章，古文闕有闕矣，學者考信，惟在乎六經，然虞夏商周之遺事善言，出乎六經之外，而可信不可疑者多矣，湯之盤銘，不載於商書，而曾子稱之，與經並傳，爲訓萬世，政典不列於百篇文目，而言爲人所傳誦，遂爲夏書之首，六經雖不可附益，然先王之微言弘訓，安可偏廢哉，予悲乎是書者，太公受之古，先聖王，而傳之武王，武王銘於用器，以戒其身，且及其子孫，其言之善者，與詩書要義，何以異焉，學者以非經而外之，非惑夫，因爲註釋其意，以示來者，蓋聖人之言，譬之方書，而天下之學道者，皆被疾之人也，有志於養生，雖單方曲伎，出閭巷之所傳，或足以延年，苟爲無志，雖授以龍宮之秘藏，亦多死於國醫之手，然則書豈有工拙哉，顧用之何如耳，世不善用，則六經千載爲空言，傳得其人，得此書而用之，亦可以保身治國矣。

篆書考正辨僞序

蘇古以之今，存乎勢，懷今以反古，存乎人，天下之勢，舍厚而趨薄，舍謹而爲慢，舍難成而爲易習，如水之下流，滔滔汨汨，不至於極不止，非有篤志卓識者，不能知其不善而亟反之，幸有一人，知其不善矣，自非遠而在乎位，亦不能奪舉世之所嗜，而挽之復乎古，是以二帝三王之禮樂政教，遺文舊俗，歷數千年，以至於今，時易世遷，幾至於不可復者，豈無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而欲正之哉，獨智不足以啓羣惑，言之者一而諍笑之者千萬，雖欲回流俗之勢，而不能也，六書於民用最切，而其變爲最甚，自篆而爲隸，隸而爲行，草，日趨簡易，輕涉流蕩，而無法，使古人復生，而視今之字，必將駭眩而驚歎，而人顧鮮有以知其非者，閒有好古之士，知之，而力不足以制已然之勢，不過著之於書，以發其所得，自漢許叔重說文以來，著書之存於世者，雖有精蘊詳略之殊，而其用志深遠，終非流俗所及，然世之知而好之者，已難乎其好，而能通其意者，考其得失，補其未備，而羽翼之者，宜乎其尤難也，寧海方塘先生王君仲方，自少篤志古學，至老不倦，嘗病俗字之亂真，害正，本諸古以正末流之失，作文字考正辨僞之書，以示學者，其言皆有徵據，不爲臆說，使人人因其言而求許氏說文，以探古人制作之初意，引天下以復乎古，事有禦之者乎，雖然，文字之學，蓋學者之一事耳，天下所以治亂存亡者，不專在是也，井牧變而民無定志，比閭族黨變而鄉無善俗，蒐狩獮苗之法變而國費於養兵，讀律飲射之法變而官疲於聽訟，其大者如封建學校，其小者如名物衣冠，其異於家之行，事者，曾幾何哉，予嘗妄欲爲一書，以正訛解，感而未之遂，先生之父，秘書公，以博學多識爲元聞人，其所受而知者，蓋非特字學而已，苟有大於此者，論次成書，以補六經之遺缺，洗百世之陋習，豈非學者之所望乎，予庶幾豫聞之。

革命錄序

智力或可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守天下，法術或可以廣當世，而不足以傳無窮，有以取之而不知守成之具，慮止乎旦夕，而不爲久遠之圖，爲己則難以言智，爲民則難以言仁，夫豈善爲天下計者哉，商周聖王，舍智力而不用，而必本乎仁義，舍法術而不恃，而必養民以道德，積之以奕世之勛勞，積之以數百年之忠厚，聖人之才，爲億兆所戴，其心猶懷然若不能當天之心，行民之所願，除民之所惡，惟恐有所弗及，既受命於天矣，而所以保其命者，益謹而弗懈，其傳序之遠也，豈不宜哉，後之人主，祖宗積累之素，既不若古之人，取之以德，俾而欲守之以智力，廢之以權詐，而欲傳之以法術，此秦隋以來之君，所以隕性傾國者相屬也，數千年間，庶幾知商周聖王之心者，惟漢高文二帝，唐神堯文皇，宋之太祖太宗爲然，此三代之君，或奮起剛斷，或階一官而得天位，其初積累之德，未能過於秦隋也，特以知守成之難，不敢用其智力，而參以仁義，知傳世之不易，不敢恃法術，以爲治，而放於道德，所以培植邦本，而維持國勢者，有其具，故民心歸之，而天命集焉，迹其所爲，雖未及三代之懿，然寬大豈弟之政行，而苛刻慘薄之風息，皆能變愁苦爲歡欣，易凋耗爲富庶，子孫黎民受其利者數百年，夫豈偶然也哉，蓋先祖有以啓之於前，創業之主，又能承之以德，而爲天所眷者，商周是也，上世無可憑之澤，而創業之主，能事天養民，以永國家之命者，漢唐宋是也，俱無焉者，秦隋以降，享祚不長者皆是也，夫處乎百代之下，而必欲比迹商周之盛，弗

可致矣。然則漢唐宋得民永命之祿，庸非後王之所當考法者乎？是以撥其大要，論著其事，為帝王基命錄。非曰可以究天人相與之原，然願國家之長治，以利生民於無窮，固亦仁人志士之所取也夫。

仕學規範序

所貴乎隆盛之世者，非特以土宇之廣也，非特以武備之強，貨財之富也，風俗淳美而賢士衆多，禮義修明而綱常昭布，上而朝廷，下而閭巷，公卿大夫之政事謀猷，章布之士之論議著述，萬然一出於正，其推行於當時者，既足以導善遏邪，而遺言緒論之傳，使數百年之後，聞者為之感慕，太息而不能已。若詩之大小雅周召二南，作者非一人，言者非一事，而其根據義理，忠厚光大，垂之萬世而無弊，是奚為而致此哉？道德成於上，教化行於下，漸漬薰蒸，而咸有自得之妙，是以若斯之盛也。繼周而治者，惟漢唐暨宋，而國之廣大富強，皆不及焉。然求其可以配周而無愧者，則不在乎彼而在乎此也。宋自太祖立國，育才善俗之意，固已美矣。後嗣相承，以禮義遇下，以寬大養民，誠心惻怛，上通於天，天錫佑之，俊哲輩出，三百年間，道術大章於天下，雖周之隆，莫得而尚焉。其時大小之臣，材技或有不足，而忠厚常有餘，事功或有不舉，而議論不少貶，著書立言，以羽翼聖人之經者，既皆名世而可傳，而編輯會粹衆人之說，以成書者，亦非漢唐所能及。其最有益於世者，若小學書，近思辯志二錄，已大行於時。其次若自警編，仕學規範之類，亦班班為人所稱誦。賢王殿下治蜀，盛德興學，追蹤千古，嘉言善政，尚友百王，深有感於宋之賢者，以為皇明創業，超越漢唐之士，復法宋以為治，則成周不難俾矣。既重刻自警編以訓國人，復取仕學規範，將刻以傳示好學者，有教命臣為序。昔漢河間王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則表章古書，以補助朝廷之教化，固王者事也。歟。為治之道，禁之以法，不若諭之以言，諭以善言，不若以前人之言化之為易入也。蘇宋迄今，百餘載之近，今之天下，猶宋之天下，今之人，亦宋之人也。以宋人之言而化今之人，烏有不從者哉？使仕與學者，於此書之旨，有得焉，變澆為淳，改薄為厚，以誠意正心為學，以忠厚敦篤為行，以恭敬事君，以平恕臨民，則宋之舊俗可復，而俊哲之出，當與宋同其盛矣。賢王之所望於天下者，事不在茲乎？臣不敏，敢以是為多士告。書凡若干卷，奉川張繼時可編次，其詳本序已備，故弗著，特推論其世云。

宗忠簡公奏疏序

國之廢興存亡，蓋天也。而有人事焉。錄其已然之迹而觀之，人謀之從違，事變之得失，皆如豫定而不可易者。人力若奚所用，自其未成之始而論之，成敗禍福之機，待人而發，豈皆出於天命哉？故善為天下者，盡人事以回天道，不善者委天命以息人事。田單齊之壯士，用一邑瘠殘之民，復七十餘城，不數月之間，諸葛孔明以王者之佐，驅全蜀之衆，欲取中原之尺寸，終其身而不能遂，非特天命也。人事之難易固不同也。率赤子以救父兄，疾呼而可集，說途之人使拯其鄰，於難雖善其辭，令有所不從，賢者能勉人以其所樂為，不能強人以所難勉，單之用齊，人人皆有亡國喪家之憤，而自為戰，故其成功也易。孔明之時，人知有曹氏，不知漢德久矣。孔明徒欲以忠義激之，安能必其從己乎？宋敗於金而不復，中興人以為天命。

而不知人事失其機故也。張浚趙鼎，可謂天下之賢相，而韓世忠岳飛劉錡之徒，亦一時之將材。高宗雖庸懦，豈遽出法章下哉？然而阻撓而不足成事者，以其初不用宗忠簡公之言耳。徽欽之亡，在乎兵不足戰，而忠簡公既入都城，百萬之兵立具，爭欲為之致死，忠簡之賢，固足以得衆，而斯民戴宋之心，亦安可誣哉？當是時也，正田單復齊之機，而忠簡公孔明之流亞也。使高宗能用其策，公少延數歲未死，則覆沒之地，可汎壩而平，黠寇悍酋，可縛而獻諸太廟，豈有憂國事讐之辱哉？失此不聽，至於竄伏東南，而欲圖之，則民心之亡，宋亦已遠矣。是以終不能有所成，非特秦檜湯思退之罪也。人無勇怯，惟其所用，乘其方銳而用之，中人皆可為壯夫，及其氣衰志憊，雖烏獲亦投劍而卻顧，公之拳拳欲高宗都汴者，欲用天下之銳氣以復讐等恥，而高宗信小人畏避之謀，棄不復聽，而公亦死矣。斯豈天命使然耶？實人為之不盡也。公沒今三百餘年，而請高宗遺汴之疏二十有四，不盡載於史氏，其九世諸孫潛錄藏於家，而屬予序之。公忠義著於後世，不待疏而後見，疏之所著，不待言而後明，然世皆知宋之不復振，錄於秦檜之相，而不知始於不用公之言，余是以具論之，使知疏之不從，實宋室之所緣分也。

壽親養老新書序

賢王治蜀，德政既修，國內又安，羣臣有奉壽親養老新書以進者。覽之終卷，歎曰：予以君親之恩，居萬民之上，思有以佐吾民養其親而未能，是書也，庶幾可以佐吾民乎？乃命工刻之，而摹本以傳，且教命臣序其首。臣拜手言曰：化民厚俗之事，非一端，其要道惟在乎孝而已。以孝教民者，豈能家喻而戶說哉？其要道在乎孝之，以躬訓之以書而已。若西伯之事王季，所謂率之也。若有虞之敷五教，所謂訓之也。率之有未至，則訓之有所不行，訓之有未詳，則雖率之而民不知所從。惟王純孝至性，本乎天錫，臨國以來，心慕關雎，祇慎愛敬，動必繇禮，問安之使，踵相接，以孝率民，可謂至矣。復慮未有以擴民之衷也，既摹印孝經，頒於境內，益復繼以此書，扶衰防患之具，道志怡神之說，咸備載而無遺。其於訓民，又何其盛哉！將見數千里之內，無凍餒之老，而人人無天折之患矣。且臣聞之上古之世，陰陽太和，風雨時若，疢癘不作，疾疫不興，人民皆登乎上壽，此蓋有以致之，而非特方術之效也。王濬明聖學，德純化孚，駿駁乎可與古帝王比烈矣。陶含生之類，於仁壽之域，而九疇以敘，其亦有出於此書之表者乎？臣尚將與斯民同樂之，書凡四卷，元鄭鉉所編次，皆因之而無增益，取諸人以為善之意，於此可見。

劉樽園先生文集序

學術視教化為盛衰，文章與學術相表裏，豪傑之士，固不待教化而後知也。然先生所以孜孜焉先之而不敢忽者，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生而有聞，明吾教於天下，使過者抑而就中，不及者企而求至，道德既一，則萬事畢治矣。當周盛時，微而閭巷之人，遠而產乎遐方絕域，肆口所成，皆合乎仁義之旨，及其已久而衰，著書之士，以千百計，雖不能皆契乎道，而宏博深遠，咸有所自得，詳諸黍稷稻粱，雖為味不同，而皆可以醉飽，未嘗假藉剽襲浮談虛言如後世文士之為也。自周以來，教化詳明，得先王之意者，莫如宋。故宋之學術，最為近古，大儒碩生，既皆深明乎道德性命之理，遠追孔孟之迹，而與之為徒，其他以文辭馳

於時者亦皆根據六藝。理精而旨遠。氣盛而說詳。各有所承傳。而不肯妄相沿襲。蓋教化使然也。有元百年之閒。宋之遺政銷滅殆盡。士之能言者不為不多。辭采音節不為不工。及觀其所至。不過擷取舊說以爲言。求其學術之所自得。豈惟不及宋之名世者哉。凡生於其時。及見宋之遺風者。自以爲不可及也。寧海在宋特爲詩書文物之邑。去南渡國都爲近。故士之顯聞於世者甚衆。宋之衰也。兵刑不振。而教化猶存。取士之法稍弊。而風俗不壞。故其文章雖不能不降於盛時。而學術之醇。終不能甚愧於古。博園劉先生少游錢塘。學於宋太學。與名士大夫交。斯時遠道。諸儒猶未遠。文獻之傳。盛有可徵。是以先生之學淵博崇高。得聖賢之大要。其爲文章朴茂質實。不爲異常絕俗之談。而紆餘衍肆。必達其意而後止。索之而愈深。味之而愈長。其視葩藻無實可喜之辭。實乎其不作也。先生所尊善者。惟同邑閻風舒公景薛南山陳先生壽所友而敬者。則刻源戴公帥初。鄧袁公伯長。袁公後仕元爲顯官。名稱海內。戴公文亦傳於時。閻風南山與先生皆自謂宋遺人。不屑仕。故文行雖高。而不大彰著於世。傳而知之者。惟邑人而已。今相去五六十年。故老淪喪。知先生之名者日已寡矣。使又歷數世。豈復有知斯文之可貴者乎。夫學術如先生而不傳。後死者之責也。故擇其尤善者。次爲若干卷。且推其所自而備著之。使知先生自得之深。非近代能言者所及也。先生諱莊孫。字正仲。博園其號。所著有周禮輯傳易說。今不傳。

鄭貞孝先生文集序

人之相與有所不足則慕。有勝不及則服。然才智藝術之過人者。惟能使其類類慕服之。與之異趨者未必慕服也。生而人或尊尙之。既沒未必追思其美也。惟夫有德者則不然。不特君子慕服之。而衆人亦皆自知其不及。非惟衆人知尊尙之。而小人亦皆感慕而不忍欺。不惟化及當時。而且開乎後世。而勸傳之無窮而信。是曷爲而致哉。蓋其修諸身行乎家。粹然一出乎正。遺澤之所加。流風之所被。必有不可測者矣。非若一才一藝者之淺也。鳳鳥麒麟。言其辯慧則不若鸚鵡。言其才力則不若騏驎。然而羽毛之族。聞其聲觀其形。未有不畏而服之。宗而附之者。亦豈待辯慧才力而後見哉。士之有爲於世者。未嘗不欲服乎人。而人終不之服。貴爲輔相。富有田邑。勢之所加。無所不可。而其家人徒隸。嗤鄙笑侮之者衆矣。況他人乎。吾以是知有德者之難也。漢數百年間。奇才異能著事功者相望。獨黃憲處布衣。無所徵爲。而見之者敬親之者服。稱之爲顏子。後世亦信而傳之。夫顏子之不可及。人人之所知也。漢之諸儒。其於論人亦必不苟矣。至於稱憲。則無聞言焉。此其人之所得何如哉。嘗恨弗獲同其時。考其言論。以推其所至。求之今世。若浦陽鄭貞孝先生。蓋有憲之風焉。而今亦亡矣。余游其鄉。交其士大夫。以問先生之爲人。舉其姓字。無智愚長少。無有不歎息贊譽以爲賢者。嗚呼。一人易欺也。一時易誣也。先生之歿十餘年矣。使有大功至澤施於民。猶且忘之矣。而稱先生如存。慕其善者如新。豈智術所可爲哉。非德足以服乎人。其何能致是乎。先生之子叔度。授余以遂初集十卷。誦其言皆本於仁義忠信。辭達而旨深。稱其所爲。因復於叔度曰。此有德者之言也。昔修漢史者。高憲之德。而以其言論風旨。無傳爲憾。先生之言。具存於世。乎過憲矣。後之人慕先生之德。知先生斯文之可貴者。其亦有德者之徒歟。先生諱淵。字仲涵。太史潛溪公之門

人。其家以孝義聞於世。卒年四十有八云。

劉氏詩序

道之不明。學經者皆失古人之意。而詩爲尤甚。古之詩。其爲用雖不同。然本於倫理之正。發於性情之真。而歸乎禮義之極。三百篇鮮有違乎此者。故其化能使人改德厲行。其效至於格神祇。和邦國。豈特辭語之工。音節之比而已哉。近世之詩。大異於古。工與趣者。超乎形器之外。其弊至於華而不實。務奇巧者。寔乎聲律之中。其弊至於拘而無味。或以簡淡爲高。或以繁豔爲美。要之皆非也。人不能無思也。而復有言言之而中理也。則謂之文。文而成音也。則爲之詩。苟出乎道。有益於教。而不失其法。則可以爲詩矣。於世教無補焉。與趣極乎幽閒。聲律極乎精協。簡而止乎數十言。繁而至於數千言。皆苟而已。何足以爲詩哉。世固有嗜橘柚相槩者。然饑則必飯稻啖肉。而後可飽。稻與肉不可一日無也。適口之味。爽然入乎齒舌。非不可喜。而於人何所補乎。自古以來。適口者多於五穀。而稻肉不足以悅人。斯人幾何不設而死也。金華劉養浩與余俱學經於太史公。公教人爲詩。必以三百篇爲本。養浩之詩。公之所稱而取者。其不失古之意可知也。然古之道。今人豈盡知之乎。傳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觀養浩之詩者。慎無以適口之味視之。而求屬屬焉。則得之矣。

時習齋詩集序

詩者。文之成音者也。所以道情志而施諸上下也。三百篇。詩之本也。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法也。喜怒哀樂動乎中。而形爲褒貶諷刺者。詩之義也。大而明天地之理。辨性命之故。小而具事物之凡。彙綱常之正者。詩之所以爲道也。詩道廢久矣。自漢以下。編冊之所載。樂府之所傳。隱而章。麗而不浮。沈瀟而雍容。博厚而和平者。則亦古詩之流也。而其體橫出矣。體之變時也。不變於時者。道也。因其時而師古道者。有志於詩者也。而師者寡矣。唐之杜拾遺。韓吏部。皆深於詩。其所師則周公。吉甫。衛武公。史克之徒也。其體則唐也。而其道則古也。世之言詩者。而不知道。猶車而無輪。舟而無柁也。雖丁且美。奚以哉。余生十餘年。則好爲詩。以儷偶爲工。富豔爲能。又五六年。益肆不羈。一操觚頃。千餘言可立就。取而誦之。張綺繡而協瓊瑩。粲然可喜也。人往往以此多余。雖余亦自負以爲材。今反視之。則惕息而大慚。抑塞而不事。與之所觸。欲有所云。輒仰觀霄漢。竟日不能作一語。何者。怪曩之所云。不近道。又恐今之復然也。故愈不敢易。蓋知道者若是之難也。然作安敢以爲知也。默而求之。終夜不寢。以察之。平心而迎之。徐徐焉而導之。知其似矣。然後敢發。發而與作者不謬也。然後書之。久而復覺其不可也。則又毀焉。故余之於詩。學之非不專。而獨無盈簡之棄。屢書而屢毀。愧而不止。蓋將求合乎斯道也。而後置焉。然亦難矣。烏傷樓君希仁。同學於太史公。挈其詩曰。時習齋集若干卷。徵余序。嗚呼。余豈知詩者。而敢序樓君哉。樓君之詩。侈約中度。是非當理。將取法乎韓杜之間。其務知道而合乎古者無惑矣。雖序亦何言哉。然以余爲知詩之難。則知樓君亦必有同於予也。因書以告之。

白鹿子文集序

古之君子以美其德行為先務而不務美其文詞。窮天地萬物之理。察是非善惡之端。以正其心。謹其言。動使凡本諸身者無毫髮之可悔。此君子之所汲汲也。若夫言語之華。文詞之工。斯後世之所尚。豈君子之所汲汲哉。然君子之德果修矣。人必慕其人。慕其人則其文亦為世所貴重。故文有以人而傳者。以其德之可尊故也。苟不務此而惟其末。雖麗如相如。敏如枚舉。精奇雄健如柳子厚。亦藝而已矣。君子寧以是為貴乎。越之諸賢有隱君子曰楊公本初。居白鹿山。其學一以古人為宗。務於躬行。言高志大。自勉以孔子孟軻為師。教人亦俾以孔子孟軻為師。取與不妄。進退不苟。始而鄉人尊之。既而邑人尊之。既而郡人尊之。太史潛溪公以道德文學伏一世。亦甚敬之。至為之傳稱之曰白鹿子。白鹿子不喜為文詞。其言嚴厲峻切。警薄矯邪。往往中世俗忌諱。以故一時之人。雖知白鹿子之賢。而死於布衣。今年其孫友載其遺文若干卷。至京師。介浦陽戴公原禮請敘其篇首。予年餘二十時。嘗從太史公謁白鹿子於家。聽其言論。悚然敬異。而白鹿子見予喜甚。以古之君子見望。今二十餘年。公與白鹿子既皆淪謝。而予亦頽然無用於世矣。因復於友曰。人之自修為善。事之必可勉者也。修德而冀其傳世。立言而冀其行遠。此雖聖賢有不能豫期。蓋幸不幸有命存焉。非人之所能及也。以白鹿子之學古飭行。自當為天下後世所重。蓋必有知德之士。慕其人而誦其言。然後白鹿子之文。林炬光著於天下。有不可掩者矣。昔揚雄沒而法言傳。文中子死而中說顯。事未有不以久而定者。然白鹿子之為人。卓卓可稱如此。遺文之傳。安知不較然著於後世乎。

雷峯樵叟序

雷峯樵叟者。台之寧海人也。世居雷峯之下。業詩書。敦禮讓。代不乏人。至叟尤為鄉邦所敬式。叟舊龍運。密事父母。克盡子職。處兄弟和以敬。緣是孝友之行。聞於遐邇。然不妄交接。遇仇險之徒。恆趨避焉。或以勢雄之故。強與之善。叟終不屈。遇紳士。延至於家。相與論古今人物。賢否。稽疑質惑。雖至浹旬。洽月無怠容。鄉間有忿爭。不辨。縣吏相與詣門。質諸叟。叟喻以一言。咸悅服而去。雅愛讀書。自少至老。不倦。課子弟耕讀。有恆度。風晨月夕。聞絃誦聲。則喜。閒則嬉笑。俚語。則終日不樂。性頗嗜遊觀。值春和景明。樹林蒼蔚。鳥聲啾啾。煙霧開。即幅巾杖履。徜徉於山巔水澗。與樵童牧兒。伍心無厭焉。因以樵叟自號。或問之曰。夫駕舟楫。操網罟。出沒於波濤者。雖不自謂之漁人。固以漁目之。手耜耜。腰鎌鋌。往來於畝畝者。雖不自謂之農人。固以農目之。今叟居必冠裳。行必杖履。所業必詩書。無運斤砍斧之勤。無拾枯束溼之勞。而顧以樵自目。其如名實之爽何。叟曰。若奚言之固也。予惡夫世之人。不修其實。擇美名而居之。手未能操。簡牘。心未能領。章句。輒軒然以儒者自居。律法之莫諳。爵號之莫曉。輒岸然以古之良臣自處。曰長者曰先生。曰臯曰夔。已處之而不愧。人呼之而不異。及察其所存。豈有毫髮誠身之善及物之功乎。予病之者蓋久。固不敢尤而效之。特取其薄而易為者。自號亦欲矯里閭之弊。反浮風而歸之。薄耳。且予雖不躬樵者之事。而能得樵者之樂。白雲溶溶。彌布崖谷。剛樹排青。林溪漲綠。出入煙霞。友於麋鹿。而了不知塵世之榮辱。若夫山林搖落。潭澗激清。霜呈錦樹。擊殷秋聲。若然長嘯。谷應山鳴。而杳不知寒暑之變更。推此

而言。四時之樂。事有既乎。彼樵者習其事。恐未能知其樂。予雖不躬其事。而彼之樂。予能全而有之。庸以自目。孰云不稱。若奚言之固耶。或以叟言告同里某某。聞之。俛而思。仰而悟。撫掌而嘆。爰為作贊。叟姓徐。名南山。字廷徽。贊曰。詩禮奕。族之右兮。躬修孝友。德之茂兮。娛心竹素。學殖之富兮。外防蠱賊。僂薄不許為友兮。內存孝謹。子姓咸歸於厚兮。雅愛山水。斯樵叟之自號兮。閔俗之浮。咸遺實而取名兮。慨末流之汜溢。欲泝源而反。傷兮。攬煙霞之勝槩兮。於我乎。何有兮。較厥德於無懷氏之民。尚奚先而奚後兮。

望雲詩序

君子有以一言傳世者。非以其言也。以其事也。非以其事也。以其德也。戰國之士。以辯說稱。晉宋之士。以清談著。古之能言者亦衆矣。其言或存於世。而世不之貴。或聞於人。而人不之傳。豈其言之不美哉。事不關於倫理。而德不足為重。輕人之不取之也。固宜。昔狄文惠公嘗登太行。見白雲孤飛。而念其親。今數百年矣。人之行役於外。而思親者。舍白雲無所為言。或繪而為圖。或發諸詠歌。嗟乎。當文惠公之出斯言也。以抒其一時愛親之情耳。夫孰知其卒傳於世。而不廢哉。蓋其德修於身。事功立於天下。而洽於生民。人思其德。而不能忘。則并其微言細行。咸識而傳之。以為口實。固非特以其一言之善也。如其言則人子之思親。視一物則感慕之心生。孰不能為是言哉。衆人不傳。而文惠公之事。獨見取於後世。非有以也夫。今世之士。知取公之言。而不知公言之所以見取於人。謂之愛親。則可。謂之能孝。則未也。若文登孫惟大者。其有志於事親者。與惟大年二十餘。辭二親。肄業於太學。久弗獲歸省。今年祇命來台之事。海去其鄉數千里。寧海地際鉅海。而登亦海邦也。惟大親飛雲往來海上。因感文惠公之言。而歎曰。倏南兮。忽北。雲之飛兮。自我親側。奉王事兮。獨遠子職。欲見親兮。不得。因慨然泣下。屑紳之士。聞而悲之。多為之賦詩。古今之人。同是情也。天之降衷。同是理也。惟大之歎。與文惠公之言。何以異乎。然文惠公之孝。不在乎言。而在乎德。不在乎朝夕定省之微。而在乎正國家。匡社稷。忠其君。以利天下。以予觀乎。惟大。持己廉。臨事審。其志甚美。此可以為孝親矣。由是而充焉。以之治民。則盡乎仁。以之事君。則盡乎敬。敬之為德。施之為功。安所往而非孝子之事哉。故平居而飲食甘旨。不去親側。可以為善養。而不足謂之卓行。疾病而割股刺血。可以為難能。而不足謂之達孝。致其身為聖賢君子。而以令名貽其親。此豈非孝之至者乎。惟大學周公孔子之道。而有志於古人。予不敢以衆人望之也。孰謂惟大而不以君子自望哉。德為君子而言。為後世法。此文惠公所以為孝也。惟大有取於其言。其必知所擇也夫。其尚知所勉也夫。

鄭生允充字序

余友浦江鄭君叔寬之子。年十六。受學於余。能記經傳數十萬言。而約知其說。鄭君請冠而字之。余取孟子充實光輝之意。字之曰允充。為辭以祝之矣。鄭君復為之請曰。予常愛是子也。以為可教。教之於始。冠將望以成人之事。子其何以命之。余曰。人之具耳目鼻四肢。全而百骸順者。形之成也。冠帶衣裳。佩玉而曳履。望之儼然有儀。而可愛者。服之成也。是皆可以為人矣。而古之君子。不是一之重者。豈不以其德

乎故孝友足以宜乎家。忠信足以合乎鄉。可以為人矣。而未成也。智足以燭乎理。才足以建乎事。可以為人矣。而未成也。必也窮天下之理。有諸己而誠。兼仁智之道。而不滯於一偏。全文武之器。而用舍各以其時。達以功傳。隱以義著。其惟成人乎。而非學何能至是哉。由孟子之言。而求於古人之中。若高柴原憲。愿潔慤廉。見之者服。而聞之者慕。可謂善人矣。而有諸己者。未至也。漆雕開之篤於信道。子路之勇於政。可謂信人矣。而充實則未及也。曾子子夏。可以為充實矣。而未至於光輝。德全於中。而形於外。政教可以善俗。而文章言語。可以化民者。其惟孟子乎。孟子之德。優為大人。其未達乎聖者。未化也。使孟子而化。則與孔子何異。學必至於孟子。而後為成人。則人豈易成乎哉。三代以下。才智藝能。不愧乎古者。甚眾。而成人未之數見。蓋道之難知也久矣。今余望生以聖賢之學。其可不致思乎。夫以恆人而欲以聖賢較功。繁德人固疑其莫之稱也。然為人而不以聖賢自望。賊其身孰甚焉。教人而不以聖賢望人。誣其人孰大焉。鄭氏世家也。持身範家之法。人以為得三代之意。則余以聖賢望生者。非敢輕乎人也。孰謂生之好學而忍自賤其身乎。洪武十五年春正月既望。撰。

贈鄭顯則序

天下之論文者。嗜簡麗則主於奇詭。樂敷暢則主於平易。二者皆非也。文不可以不工。而惡乎好奇。文不可以不達。而惡乎淺易。淺易以為達。好奇以為工。幾何不至於怪且俗哉。善為文者。貴乎奇其意。而易其詞。驟而覽之。聲靈覺其易也。徐思而釋之。雖極意工巧者。莫加焉。若是者。其為至文乎。聖賢之文。與後世之詞。純駁工拙多寡。不大相遠也。而世人望之若天然。不敢指擬之者。以其不勝奇其詞。而奇其意。故舉天下好奇者。莫及也。使其意不能過於衆人。而惟詞之修安。在其為奇也。日月之在天。隲於東而行於西。昏明於晝夜。盈虧於晦朔。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易也。天固不規。規然求易。以駭人之視聽。然愈久而彌新。愈廣而無窮。則為奇也大矣。尚何以異為哉。至於鬼燐之變滅。不可以理推。其跡雖似乎奇。而其為明也微矣。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誕誕之詞。飾其淺易之意。攻訐當世之文。味者羣和而從之。而三吳諸郡。為尤甚。此皆挾鬼燐而營日月者也。其力雖不足為斯文害。然不除滅而禁斥之。何由復古之盛乎。今天子憫斯世之不逮古。擇太學之士而教之。吾郡鄭君顯則與焉。顯則為文。不可為奇。而亦不流於易。蓋學而得其正者也。予竊有志於變天下之文。而患不得友天下之賢。誠得如顯則者數十輩。其趨古人之道。以自見於世。其崇且大者。可期也。況於文乎。今猶未之遇也。烏得無慨然矣乎。吾聞文與教化相上下。安知今之文。果不古類耶。顯則誠以吾言求之。有合於吾言者。吾不謂之今之士也。

贈王仲緒序

饑而食飽。飽而營私。而驚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為。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為。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余曰。此元偽吳張氏宮也。余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唯賴矣。問其人名。

字。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余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曾游之地也。余未嘗不為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宮室。妻孥珍寶。購從師徒。僮僕乘輿。而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宋時。破廬敝榻。處野鶴。出入於煙澗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且處士特一詩人。其自立者。非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有以明斯道而淑來世。猶能如是。況夫君子之希聖賢者乎。吾友烏傷王仲緒。年少好學。其所志甚美。而其鄉人竊笑之。以為迂。仲緒告余。余恐其沮於衆人之笑也。故告以斯說。使仲緒知為學之足恃。而益思自勉。使衆人知所有者之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

送牟元亮趙士賢歸省序

文所以明道也。文不足以明道。猶不文也。三代以上。斯道明。故其文簡。三代以降。道晦而不章。人各以意求之。故其文繁。吳之人論舟。可一言而喻。胡菴之人終日談。而不得其狀。知與否之異也。聖人之言。如書易春秋之所載。孔氏弟子之所述。片辭可以善其身。而治天下。豈好為略哉。無所用繁也。莊周荀卿之著書。其辭浩浩乎若無窮。於道適乎。未有閒。非工於言。而拙於道也。求道而不得。從而以言窮之。雖欲簡而不可致耳。然其文猶未弊也。自夫不徇道而徇人。不求合於古。而求合於今者。始相如開其源。崔蔡暢其支。魏氏迄乎唐。初助其瀾者。盡天下。天下之言文者。諛乎人而已矣。宜乎時而已矣。何有於道哉。唐之中世。昌黎氏嘗一反之。而道不足以遠文。宋之盛時。程氏嘗欲拯之。而文不能以勝道。歐氏蘇氏。學韓氏者也。故其文昌。朱氏張氏。師程氏者也。故其道醇。合二者而有之。庶幾不愧於古乎。而天下未見其人也。嗚呼。今之學者。欲復古之文。難矣。古之道。不過舉於人。不浮費於辭。今則不然。舉不過則人以為慢。辭不洽則人以為吝。位尊則形於言。勢卑則怒於色。懷之出戶。則裂而棄之矣。古之道。論是與非也。必當賢之與否也。必嚴其辨。不自棄其身。不苟從乎時。今之人不然。深謀則以為刺譏。正言則以為擊排。志乎道則以為迂。慕乎聖賢則以為謬。師以是為諱。而不講。弟子以是為嫌。而不為。嗟乎。今之君子。何由而復古之文乎。古之文也。質。今之文也。惟恐其不華也。古之文也。正。今之文也。惟恐其不阿也。古之人所學者。道。今之人以道為不必知也。當今之世。非豪傑之才。惡能救之乎。匪遺乎。今不足以追古。匪弗顯乎。人不足以明道。匪有得乎道。吾未見其能文也。同郡牟君元亮。趙君士賢。太學之能文者也。國家將望之以復古之文。吾喜古道之見於今也。於其歸省。故與之論文。

送盧尚毅序

昔子在郟邑。邑士盧君友直。以孝友著稱。予每過之。見其子尚毅。方十五六。貌質端厚。操筆書大字。有法。市野子弟。從其游者。滿堂。尚毅坐其中。訓飭之。莫不帖帖畏服。心竊識而奇焉。後數年。選為縣博士。弟子員。予嘗學蜀。聞。繼而聞以其才。領鄉薦。入太學。由太學生。以事例出。為縣官。去年天下大比。尚毅就山東。部闈試在高等。今年羣士大會於禮部。尚毅預亞榜。得為常德教授。將行。以贈言為請。嗟乎。自予識尚。

毅至今二十年。子日衰且病。念昔少壯時。意氣豐盈。開口論天下事。若無難為者。見古人所為。少不愜意。輒快槌瓶排之。今年四十有四。回視曩日。若二人然。日默默者。已所遺闕。惟恐所為。或愧於天。俯仰班行。中上不能致主。上下無以潤澤斯民。復顧戀未能。一旦引去。以休於田里。每自訟不暇。而何以為尚毅。嗚呼。況尚毅自童稚時。已為人師。今年踰三十。治經為文。皆不在人後。以是而師大郡。其不難而易也。章章矣。而子何以為告。雖然。古人所謂師云者。非止治經為文而已也。蓋有道德之憲。政事之傳。其本乎正身。以率之。而不在法制規約之淺也。是以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皆非後世所及。今尚毅之父。以孝友聞。而尚毅質重不華。其為學必有異乎世俗之學者。俾他日湖湘之間。聞有師道可稱者。安知非吾尚毅也夫。

送李生序

善觀璞者。不觀其形而觀其色。善觀人者。不以其材而於其氣。形可偽也。色不可偽也。材可強也。氣不可強也。摩其外。輝然而溫。栗然而潤。人雖賤之。吾必以為良玉矣。叩其氣。肆然而直。浩然而正。雖未措於用。吾必以為美才矣。古之育才者。不求其多才。而惟養其氣。培之以道德。而使之純。厲之以行義。而使之高。節之以禮。而使之不亂。薰之以樂。而使之成化。及其氣充而才達。惟其所用。而無不能。加以天下之大。事而不勞。優之於廟堂之上。而不變。窮之於荒陬陋巷。而不憂。其中有所受其然也。故惟有所受者。然後能所有為。辟如大海然。百川之灌。千載之積。受之而不辭。然後能涵萬彙。載舟楫。而不難。汗澆之水。一葉加之。則勝浮之。以杯則沈矣。故君子貴乎有養也。臨海李生宗魯。在太學。侃侃自許。不逐時輩。俯仰。囊無一金之貨。處之恆無憂色。是非其氣之足。特能然耶。彼見寶貨而喜者。死於寶貨者也。以困貧為憂者。終於困貧者也。故惟安貧賤。而後輕富貴。非善養氣者。烏能爾耶。生之氣美矣。能養之以道。吾未見其終貧賤也。今年生歸拜其親。其友某為之請。且言生以布衣歸。未有以慰其親。請以言榮之。余言不足以榮生。或者因余之言。以求生。則知生之所得者。過於人遠矣。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丈夫生而遇聖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得施賞罰。號令於千里之內。亦樂矣哉。信榮矣。然君子不敢以為樂也。君聖則望其臣者深。君之信任者隆。則後世責吾者重。所居者高。而所治者廣。則斯民議吾者衆。議吾者曰。承君之任。如是之大也。而敷君之德。以澤吾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責吾者曰。彼之得君。如此之隆也。而其事業若斯之隘也。吾之君如堯舜矣。吾猶未及古之賢臣。吾可不自省歟。合三者而思之。上恐負吾君。中恐負吾民。下恐不免後世之求備。將日夜憂之。之不暇。奚所樂乎。雖然。吾才苟不足。居乎位。固不敢樂也。誠有才焉。斯民有未安也。吾告於君。而圖安之。斯民未入乎善也。奉吾君之道。而教之。大而國家之法。有未著也。吾以所得者告吾君。為後世慮者。或未至也。吾將為之贊助焉。則吾可以不愧吾之職矣。吾之職。不負愧。則吾之心樂矣。豈若無能者。而戚戚為哉。天台李君守恆。以美才為上所拔。擢任內廷承過者三年。今由左通政為廣西布政司右參政。余知李君才甚充者也。有方伯之樂。而無其憂者也。於其往道。其樂且樂之。故以告。使政思焉。

方正學先生集卷之四

記

艾庵記

春官員外郎閩潘侯某。清慎有文。以艾庵自號。或見而疑之曰。楚三閩大夫賦離騷。以春秋褒貶之法。施諸草木禽鳥。而寓意乎君子小人。於蘭茝荃桂。蓋與與之。而於艾獨未嘗少貸焉。歎芳草之變為艾。傷賢者之隨俗以化也。戶服艾之盈。要以斯人之莫好修也。今侯之賢。不取其所與者。以自擬。而以其所賤者。自名。何其異歟。或從而解之曰。非是之謂也。侯殆取夫削艾自新之意乎。夫人品之不齊。惟聖人無所艾。下愚不能自艾。有所警乎中。而輒自悔艾者。君子之事也。絕篤愆之萌芽。培天德而日滋。俾旦之所存。超乎昨。而暮之所得。過乎晝。則於道也。其進可量乎。艾之名庵。其不在是乎。會予至京師。侯以二人者之言。告。且曰。子以為何居。予曰。二說皆是也。前之言。疑侯之廉於取名。後之言。知侯之篤於進學。雖然。謂削艾自新美矣。謂三閩褒貶為當其實。則未可也。三閩猶者也。其取物也。恆偏於名。而不切於用。故艾在所貶。蘇聖賢之道觀之。艾何負於蘭茝荃桂哉。生民之疾無窮。而藥石之品。人人不能盡。所能盡者。惟艾爾。病者成仰賴焉。使天下而無艾。吾懼夫死者不勝其衆也。較其功蓋亞於菽粟。三閩於菽粟。猶未遑取。則無取於艾也。固宜。然神農氏帝之聖者也。而紀其名。孟軻氏賢之大者也。而稱其功。雖見賤三閩。烏能損其

美哉潘侯以之名庵必有取之矣。舍聖賢不信而信三閭。知侯不為也。或者疑侯取名之廉。夫亦焉知其取類之遠乎。且先治己而後功利可及於人。創艾所以治己也。起疾之功所以利人也。亦在侯用之何如。爾若夫取諸保艾以安其躬。取諸未艾以慎其終。亦未為無所用也。善用言者雖恆言可以成德。不善用言者雖美言不免致惑。然則人謂艾為蕭可也。謂為創艾可也。三閭賤之可也。聖賢貴之亦可也。予從而言之。亦未為不可也。於是潘侯歎曰。博哉子之言。非惟得我之心。抑可正三閭之陋。使艾有知。死且不朽。

崎亭記

人之所得皆不能全。受於天者深。則遇於人者必淺。合於人太甚者。必無所得於天也。夫聽盡乎謀。而視極乎哲。心通乎道。而性純乎德。此雖皆可能之。而未必皆然。以其制於天而不界之也。於此有人焉。獨若有得於斯耳。也若或曠之目也。若或關之思也。若或起之存也。若或植之。若其舉措猷為。皆若陰有以助之者。而衆人不與焉。謂非深有所得於天可乎。夫其所得者。既已卓然超乎萬物之表矣。而又逐逐於衆人之後。求其餘腥。殘以自飫。非惟人不之從。而天亦不之許矣。故凡特立之士。多不合於人。非天欲困之也。取乎天者已多。其不能兼得乎人。亦其勢然也。自古昔以來。惟聖人不常困於勢。自聖人以下。多不免為勢所屈。詩之亡。屈原之詞為最。故原不為當時所知。為最甚。莊周荀况。皆以文學高天下。故二子皆不遇。杜子美李白。詩人之絕。筆拔類者也。其他以道德才藝困者甚衆。夫既有得於此矣。其能與彼耶。負此以自珍。以為舉天下之貴者。不願與易人之見。知與否。尚何足論。莊周謂崎於人者。俸於天。吾嘗有感焉。會稽楊宗哲。為人清慎不苟。少能為詩。居太學數千人中。獨以吟詠自娛。不求人知。而人亦少知之者。後得一官。為成都衛知事。成都在西南萬里外。而知事被儒服。處武弁間。嗜好論議。宜有難合者。宗哲一寓諸詩。其喜感逸勞。乘遠會聚。必有所述。其言簡而深。淡而章。往往皆君子之道也。聞以崎名其亭。而請予記。予固崎於人之尤者也。而何以記斯亭乎。然人所志有遠近。故所合有大小。俸於天者。使心之所慮。身之所出。皆與天合。雖困猶達也。崎於人何患焉。向使喪廉恥。捐道義。惟求人之合。縱至貴顯。其辱彌大。且獲罪於天矣。其如天何哉。宗哲居於斯亭。笑歌自樂。洞觀千古。異孰為得孰為失乎。孰為合孰為崎乎。尚友百世之賢豪。而與之俱。則夫崎於人也。俄頃之間。而合於天者。不可以數計。其崎也。烏知其非合之大乎。

借竹軒記

余初與會稽蔡君惟中。遇於京師者甚久。時余方抱憂患。俱無與語。惟中亦以從事至。因日得相與談。自旦至暮。班荆列坐。久之乃各罷去。及訪之於南門之南。草戶之外。有竹數挺。視其楣間。有借竹字。余指而問之。惟中曰。吾雅好竹。假館於茲。幸又有竹。故因以識吾好耳。他日頗有以記之。予疑惟中在逆旅中。何暇事此。因自微笑不答。而今年游浦陽。客有自越來者。致惟中之言。重以記為囑。且謂惟中居會稽。有山林之樂。甚適。予聞而愈疑之。昔之京師假屋以居。謂之借竹。固宜也。今儼然處己之室。竹則自有之矣。而復以借何哉。且惟中苟以外物而觀。則孰非借乎。舟車借以載吾身者也。江山之勝。借以游吾心者也。

齊腴非我所有。借以養吾者也。玉帛非我所得。借以富吾者也。牛羊犬馬。非我所得。借以食吾者也。第宅傳舍也。童妾贅疣也。軒冕儒來也。甚而言之。雖吾之身。猶借陰陽造化以生。而豈特竹乎。苟自其固有而視。萬物皆我所固有。而何借之云。世之人溺於自私。視世之物。皆執以為己有。營營乎得喪之區。而不知止。何異於螻蟻之丸糞土乎。吾嘗絕江淮而北行。登泰山而望之四方矣。昔之英雄豪俊。高車大轡。馳騁乎名都壯邑之中。田夫巷婦。嘖嘖隨而瞻望之。以為神人者。皆是百年以來。惟見斷碑殘甃。狐狸窟而烏鳶號其上。豈非借之於造物者。復歸之冥漠之中乎。故一身之外。皆借也。富貴利祿。加乎身者。又借之借者也。而人力以為忻戚。不亦謬乎。古之達人。以百世為斯須。以天地為室廬。以萬物為游塵。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嬰其懷。而何竹之足言乎。余將東游。探大禹之穴。弔子胥之廟。假惟中借竹之軒。而相與談往者之故。果孰為借耶。孰不為借耶。惟中幸有。

綠疇軒記

江南盛時。其俗異於天下者。君子修德以教野人。其野人力樹藝以奉君子。分既素定。逸者不以無功。而勞者不以有勳。上下相資。恩意交浹。鄙魯之盛。殆不能過。暨其既衰而弊。文喪質媮。君子以肆。野人以病。清言宏議者。蕩而不簡。作勞食力者。鄙而難使。於是俗之異。適足以為患。然善為治者。不徇俗以苟同。亦不矯俗以求異。因其故理而正之。使宜乎人情而已。中州之制。江南舉君子野人而一之。則民必苦。其不便。周之時。閭族咸有師。漢鄉邑有三老。苟擇其才。且賢者。復其身。俾淑鄉人子弟。德可以為師。則恆民皆以師禮事之。才行不能過於恆民者。雖故家世族。皆斥與恆民齒。則民莫不勉於學。而俗可美也。此豈非近於先王之意乎。三老之設。今固有之矣。德足以師其鄉。而為民望者。余之所願見也。浦陽鄭淑器。為余言。烏傷黃君公謹。以學行重於鄉。鄉民有疑。必問焉。有愆。必赴焉。有乏。必求焉。黃君應之不倦。而處未嘗不審。率子姓力田。以為細民先。闢軒於堂左。命名曰綠疇。示民以弗懈也。君子常思乎不知稼穡。野人常思乎不明禮義。使無二者之患。天下寧有不治乎。黃君居君子之位。既有以教民。又率民趨所宜務。此南國之所鮮也。因其所鮮而旌之。民胥效其所為。君子不肆。野人不病。豈不始於茲乎。惜予力之未能也。夫闢一室。不足以書。有以名之。亦未可書。至於俗之盛衰。其端微。不宜不書也。故具識之。使人知黃君果君子也。

時敬庵記

禮有因時而宜變者。固不以出於聖賢而皆從之也。夏商之禮。定於禹湯。伯夷伊尹。夫寧有過哉。周奚為而損益。蓋以時之相遠也。周之禮去後世愈遠。宜損益者多。不幸而繼之以秦漢。秦不足言乎禮。而漢又無卓然大儒。可以損益者。定一代之制。時君雖緣情有所勸建。德不能勝其位。人不之信。而說攻之。故周禮之用至今。文武周公之所為。宜若不可損益也。使有聖人生乎後。安知其果無損益哉。禮有不可變者。有不容不變者。不可變者本也。不容不變者文也。以本視其文。則為拘。以文視其本。則為愚。墓藏而廟祭。周禮也。漢之時。有墓祭。蓋以情起者。其文不同。其本於孝。敬與周何以異。言禮者。以其出於漢也。多辨而

非之非之非是也。慕而藏者體魄也。廟而祠者魂氣也。魂氣無所不之。奚獨可祭於廟而不可祭於墓乎。人子之於親。食其器則若見於羹。入門則若坐於寢。游則若憑乎軌。臨則若立乎涯。於其足迹之所歷。念慮之所及。皆若見之。況於體魄所藏。而有不思者乎。思而其魂氣有不集者乎。因其魂氣集於思。即而祭之。不可謂無禮也。從而慮之。亦人情之所不能已。孝敬之道也。焉可深非也哉。然廟祭者常也。祭於墓者。循情而變制也。常而不敢忽乎變者。君子之事。厚於墓而疏於廟。此則非可也。永康朱君世庸。既葬其親於里之獨松原。歲時省焉。則慨然悲視其草木垣域。皆若見其親然。曰。吾親安知不在是乎。遂庵於墓之旁。以時敬題其額。當省之時。則致敬焉。蓋合禮之變者。因微記。故為之言。使知變而不失其本。聖人不棄也。

慈竹軒記

昔年拜漢中之命。有令至家與妻子偕往。歲暮抵鄴。時天甚寒。日且晡。小舟循城行十許里。逆旅舍已閉。門遙望崇墉高棟。有室翼然。舟人指曰。此張君敬輝之居也。張君素善養母。好客喜事。遂使人先焉。敬輝出迎。客其母立堂上。候妻子肅以入。張君具設。酒數行。諸弟侍側。皆整飾不凡。明日。予見其母。豐下秀眉。出言溫溫。敬輝因為予言。少喪父。賴母氏以克。至今諸弟皆有婦抱孫矣。正堂北種竹數十百箇。滋植茂甚。母悅之。因名侍膳之所曰慈竹軒。願得畀一言。余笑且諾。至官所三歲矣。往來乎南北。無一年之休。未果為之言。而追思其地與其兄弟。未嘗忘乎心也。今年校文於京府。季弟自家來會。復道敬輝之意。余少失二親。今惟庶母存。亦老矣。伯氏多病。不能出門庭者十餘年。季弟來。寄詩數十章。敘離遠之情。以歸田為望。讀之悵悵。流涕滿紙。欲暫歸省而不可得。其視敬輝母子康健。日率諸弟婦子。躬執盥。上壽相怡愉。身不涉憂患之塗。耳目不接危辱之事。食有稻魚。衣有泉絲。無求而自足。無愧而自適。其得失為何如。而余何以為敬輝告哉。雖然。敬輝之所得。非敬輝之工也。余之不若敬輝。非余之拙也。命有以賦之焉耳。命之所定。雖聖賢不能違。聖賢之所樹立。雖命亦有所不能制也。故困於陳蔡。奔走於四方。不遇於齊梁。毀於武叔。咸倉此天之所以制聖賢也。明道立德。揭天地之蘊。開生民之惑。而光耀於無窮。此聖賢之所自為。雖天莫之能與也。敬輝學聖賢之道。其尚無以得於天者自慰。而以未能成於己者自勉。或者天假佑之。閱余母子兄弟之際。於先而俾得合於後。他日獲歸休於家。以敘天倫之樂。尚當過敬輝之慮。以觀慈竹之盛。蓋有日矣。敬輝其待之。

企高軒記

以迹觀人。不如以心觀人之為得也。治水也。播種也。困窮於陋巷也。苟以迹論之。則鳥得而苟同。苟以心而推之。則鳥得而不同。豈惟聖賢為然。雖君子亦然。司馬遷之感憤宏博。見於文辭。杜子美之忠義懇款。形於詠歌。其世殊。其業異。論者謂二子可以並稱。豈惟人為然。雖物亦然。金玉不同質。而貴同。水火不同性。而用同。麟鳳不同形。而瑞同。夫苟知其所同。則尚何異之足較哉。東漢之末。徐孺子隱南州。以節義自守。不可得而衣食。當世之士高之。吾邑人徐君太元。少學老莊書。清修有志。操執樂事於今藩王府。子過

其居。題其休息之室曰企高。勉其學徐子之為人也。或者以為孺子處季世。而太元生盛世。孺子業儒。而太元習道家言。孺子自食其力。而太元衣食於國。孺子不屈以潔其躬。而太元以一藝役於世。宜無少同者。而何能企其高乎。予以為不然。士之高卑。在道。德心志。不在隱顯。其中誠有足高者。雖混迹屠沽中。不能害夫凌雲絕塵之趣。誠無得於內。雖巖棲澗飲。而貪競之情不忘。則亦卑汗之人耳。故在己者高矣。雖富貴權寵。不能奪其守。而陷溺之。而況古之高士。固有隱於道術者乎。在己者無足高。縱遠引冥逝。欲自為高而不能也。今太元之迹。同於庸衆人。而視其顏貌飄然。若超乎埃氛之表。不與人世相滑者。其胸中之所存。予安得知之哉。予未足知之。而世欲斷其高下。果足以得其真否乎。蓋謂太元為孺子。固不可謂其不可學。孺子則尤不可也。去外慕。出嗜好。泊乎不以天下事物汨其心。而語默取舍去就之際。必審夫義焉。則孺子之高。在乎太元矣。士患不知所企耳。烏有學焉而不至。為其實而無其效者乎。

中山草堂記

踰浙江以東。多大山。東南極海上。尤秀絕。其最著者。天台四明雁蕩天姥。皆穹窿巖峻。為天下奇觀。迹擬乎蓬關。名播乎區極。士之選幽探勝者。宜其樂趨之。然而居其旁者。往往終身未嘗一至。豈以其崇高不易拔。企而遺之歟。台城中有小山。特立圓秀。蒼潤遠望之。如人之弁冠。人因語之曰。中山。其上有樓閣室。應之美。高人至郡者。無不往游。凡宅於左右者。必構危架。迺以挹取朝嵐夕霖之異態。蓋其勢迥且卑。其所蘊易見。至而窮之不難也。是以衆樂觀焉。慮處士定谷家正與山相面。因名其堂曰中山草堂。定谷知讀書識義理。其才智可用。而恬靜不競。非安於卑近者。豈其心有所得。鉅小崇卑。固不足較乎。夫天下之至崇大者。莫過於道。而卑且近者。道亦未嘗不在也。憚其難而安於淺陋。固不可忽細微。而慕夫高且大者。亦烏可哉。故願親弟長。事非遠也。而性與天道不外焉。堯舜之道。與天準。而謹言慎行。可以馴致焉。巾山巖壑之盛。視天台四明固有所闕焉。其有會於人心。而人樂之不厭者。果有異乎否耶。定谷必有以識此矣。往者壬戌七月之望。予偕葉君夷仲。張君廷璧。林君公輔。陳君元采。夜登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古。竟夕不眠。予謂葉君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為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矣。斯樂也。又子瞻死三百。年後所無也。諸君皆大笑。追計其時。忽十五年。今存者獨子與張陳耳。二君亦將老矣。予繫職業數千里。未得歸。然則於記定谷之草堂。能無慨然乎。定谷有子曰信。慎敏而好文。其向語山靈。待我東歸。尚當約同志重游。因歷覽海上諸山。以盡宇宙之大觀。其樂蓋未艾也。

藏器軒記

無其器。與其器而不良。而取用以善其事者。百工之所難也。今欲為室。堅美之材。山積於前。而無規矩斧斤以治之。雖有絕世之巧。將安施焉。使削為規矩。揉鉛為斧斤。而命公輸成室。雖假以歲月。營以智力。必不能有所就。故用非其器。猶無器也。無器而治室。且不能成。況天下乎。仁義禮樂。治天下之器。三代盛時。在乎位者。既皆持此器而用之。又教天下之士。使人各藏此器於身。以備公卿大夫之選。是以有位者無不知道。而凡民無不學道。故上下相安而成治也。易及秦廢禮樂。仁義而不修。盡舉三代為治之器。

焚之而用其剛虐私刻之法以挾制黔首猶以為未足復使黔首皆以吏為師而習其所為故方其盛時則閭山谷之民岌岌不敢出氣及其衰也一旦發憤奮起以戕其君亦何其易哉用無其器上下相猜而不足以成治功無怪其然也自秦以後稱治者惟漢與唐宋其所為雖過於秦然或以小慈為仁或以似正為義或飾繁文以為禮樂其器不良欲以致三代之盛終不可得矣三代聖人之用此器也驗之於身而誠推之於家而和然後發之於政教故人之從之者信而化之也遠苟無本以行之則虛器耳人將從之乎今皇上有意崇古之治立學校以造海內之士歲擇其良納之太學以教之以備公卿大夫之選猶古之制也於是太學之秀皆奮然磨礪其器以致用自期天台李宗魯尤其傑出者也乃以藏器名其軒豪傑之士固有及時復古者矣況上之人方以三代之道望於士士可不以三代之道自望其身乎後世之君臣非皆不如古也其不足復古之治者器不善也以規矩為方圓以斧斤為斲削自三代至今無有異獨仁義禮樂不宜於今之民哉弗行耳宗魯敏而達於為政爵祿之來不可遏矣仁義禮樂之澤殆將被於今乎苟徒小慈似正而已矣飾乎外而已矣任法而已矣是豈惟宗魯不為哉亦非予之所望也

草心堂記

養親之道難矣以具滑膾甘美可以為養矣則饒財者皆可盡孝而古之孝子未嘗富也以備采色聲音可以養耳目車馬衣服可以養身體則崇於位者皆可盡孝而古之貴者未必皆以孝稱也以先意承志可盡乎孝則敏慧者可以為之以愉色婉容可盡乎孝則篤厚者可以為之而敏慧篤厚之士不能皆孝子也然則豈非父母之恩為至大故報之為甚難也耶故養口體順顏色察嗜好孝之末也而非其至者也必也致其身為聖賢而喻父母以道使德之在己者無可憾而名之顯乎親者有可傳然後為庶幾焉然亦難矣果能至是亦何足報父母之恩乎此吏部郎中永嘉楊景衡草心之堂所錄名也景衡蚤游庠序通春秋學領薦書於鄉擢居是官京師去永嘉數千里母夫人在堂以舟車之難也不敢奉迎就養因名所居堂以見志蓋取諸孟郊東野之言昔者詩人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東野亦謂寸草難報三春之暉皆善言孝子之心者也天下之事無難易惟自以為不足者所為必有成而自以為已至者恆不能進乎道景衡篤志好古以有祿位為時名大夫亦可謂顯揚父母矣而退然自託於窮人之辭感親恩之難報其不自足之意何可及哉古之君子大過人者無他亦惟不自滿足而已為子而自足必不能底乎孝為臣而自足必不能盡乎忠為學而自足必不能至乎聖賢之境景衡年尚壯彊為學方未止而不自足如此推是以事君治人道德功業之成可望矣他日宦成而歸奉觴為壽使鄉人父老談事親者以景衡為法而後世有稱焉則其為孝也豈有既乎揚子雲曰事父母而不知不足者其舜乎顏子曰舜何人也

茹茶齋記

予生七齡而喪母夫人又五年而繼母復卒又七年先公奄捐館舍蓋二十而丁三艱質素薄苦多病重之以悲哀割心摧肺死不能入竊自思悼當世之人有垂白而有父母者焉有五六十年而有者焉有都崇

位立大功而及養者焉不幸者或偏存怙恃焉則以為大成矣或四十三十莞然為孤則不自比於人矣若予者少在童孩之中而尊親頓已凋逝雖欲自名為人尚敢望耶是以自忽忽而不寧食入口而不知其甘念昔人之言以遭喪為荼毒可謂甚矣因闢一室以居而以茹茶名之既以志其悲苦亦以自勵也追憶少時任僮甫有知識輒欲以伊尹周公自望以輔明王樹勳業自期視管蕭以下蔑如也游行四方考徵生民之利害揣度風俗之盛衰綜覈古今治亂之繇至詳矣將求所以試之而復自淺以為古之聖賢君子成大業立大功者天必俾之先受天下之大患涉天下之至苦故其志堅凝而不懼氣充盛而不衰智慮明而措置安不如是不足以成之也數年以來奔走屈抑於塵埃中為奴隸之所嘗叱庸夫俗吏之所困辱心私自喜而以告於先公先公忻忻焉如不知其驥隨蓋深意屬之不幸寡佑先公遽棄以去嗚呼尚忍言耶天之苦予一至此耶苟不自勉何以自先公於地下耶然患過而忘備處安而縱逸者恆情之難免也余也日處乎斯室而瞻斯名使中心常若寢乎苦塊之上立乎先公之前而與伊尹周公之徒相講說時乎遇則有以償昔之願否則折衷一家言以輔翼羣聖人之道以自立於萬世庶幾不繆先公之志也乎雖然亦徒耳先公不可得見矣貴加乎衆庶澤被乎生民人以為榮則有矣而豈以追父母之樂哉茹茶之名雖終身用之可也

傳經齋記

世之稱治者二帝三王而已其詳不可得而知宏綱大法所以相傳而不泯者惟羣經之存是賴然安在其不泯也經者治天下之具也豈直文辭云爾哉自秦火之餘老儒碩生補綴扶衛專門殊軌授諸其徒所從事者止乎訓解辨義至於補世善俗之道蔑如也繇是世之君臣指經為浮言而英才雄辨之士顧棄去不業而一攻乎文辭之學帝王之道頽然墮地而生民亦大困矣嗚呼聖人之經豈固如是乎如是者非經之失也傳之者無其師受道者非其人也某少則嗜學竊有志於斯道自從先公學經匪聖人之言不敢存於心匪生人之利害無所用其情恨未及卒業而中丁憂思近年始就太史公學於浦陽然後知經之道為大而唐虞之治不難致也知古今之無二法而世之言學者果不足以為學也蓋太史公受諸經於聞人君夢吉吳萊先生黃文獻公潛出而侍從帷幄輔導儲后雖未嘗得佐治之位以盡其設施然所陳設皆二帝三王之道其功德陰被乎生民者厚矣及致其事而居於家以開淑來者為志雖某之鄙陋亦得與聞斯道微之於性命之理明之於禮樂刑政之要苟有得者無不以言某雖非其人不足以承其緒然安敢忘所自哉經之無用於世者二千餘年矣某竊嘗痛焉苟知之而不得用於世者天也身尊顯而不以行者不仁也謂時君不能行者不忠也謂斯民不可以道化者至愚也謂諸經為不足法者不知為學者也某既幸知之矣儒或有得乎天而見於世自茲以往皆公之賜也其敢忘乎其敢多讓乎於是名受業之齋曰傳經以志其所始

貧樂窩記

世謂士者多貧豈天使之然哉才高則不忍以利自汙道得則不屑與俗相混其所存者榮大異矣固以

世之富貴為垢穢而不肯視其貴。屈其志以求之乎。是以寧適意於饑餓。而以沈溺利欲為深恥。世俗不之察。因以士善貧為知富貴之正哉。物之可以奉其身者。無不給。世俗之謂富貴者也。然過取之也有禁。苟得之也有禍。稍踰其分。則人思役之。鬼神害之。不致於蕩覆漸。豈有不已。方其得所欲而守之也。或有愧於其心。戚然若蒙不潔。而恐人之覺也。凜然若臨百仞之淵。而憂其墮也。曷嘗有斯須之樂哉。士之於富貴。則不然。於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得諸己。於國家天下之事。無不備於身。前乎百代之上。後乎千載之下。包羅綜括。而不少遺。大而日月河嶽。照臨流峙之所。蘇小而草木花實。之盛衰。陰陽寒暑之消長。靡不存乎中。而有以識其故。然此猶其取於外者耳。至於絕私去欲。以全其性。窮微致曲。以達乎命。堯舜禹湯文武之所有者。與之絮深。而無作。周公孔子顏孟之所學者。沛乎若皆在我。而無虧。斂之於一身。而非有餘。施之於政教。而無不足。當其存心。無為以自樂。其所存。操威福之柄者。不能奪。為生民之宰者。莫之制。窮達死生之變。亦大矣。不少亂其胸次。而為之入。其視富貴果何如哉。世徒駭區區之外物。而以士為貧。不知有道之樂。固超乎富貴之表也。奉川邵君真齋。名讀書之所曰貧樂窩。予不能知邵君悉其所樂也。然不謀而同者。心也。不期而合者。道也。舜之居深山。伊尹之處畎畝。顏子之在陋巷。時之相去數百載。而其可樂如合券然。孰謂邵君之樂。獨異於予之所云乎。

味菜軒記

凡物味之甚美者。必為人所甚好。可好之甚者。亦往往能生其禍。以病乎人。酒味之美者也。好之甚者。小則有醜。大則致禍。輻輳以災其國家。牛羊魚鼈之類。於食物為最珍。然華元以羊羹不均。至於取怒而致敗。鄭靈公遺羹不以分人。而逆亂之禍。因之以生。是以甘脆適口之故。不之戒慎。以飢飽亡其身者。世常有之。是豈非有甚美必有甚惡之事乎。夫惟其味淡薄。初若無可喜者。而世自不能遺之。飲者資之以析其醒。食者資之以解其飢。貴而八珍九鼎之筵。賤而橡茹藟藟之室。莫不有待於味。其物既不為人所爭。而其味和平清苦。善除物之毒。而不生疾。以病人。若是者。其惟菜為然乎。世之名人賢士。每懲厚味之腊毒。而頗深嗜乎菜。若杜子美之於韭菹。陸龜蒙之於杞菊。蘇子瞻之於蘆菹。莫不遂稱之。見於詠歌。而黃魯直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尤為篤論。蓋貧賤者之所易得。則無隸分之思。而求之不勞。不為富貴者之所甚好。則享之也安。而用之也無愧。身不勞而心無愧。此君子之所以有取於斯歟。暨陽蔣侯文旭。以博士弟子高等。選為監察御史。其官貴顯矣。而其志清約廉謹。以味菜名其所居。夫為顯官而嗜菜。其善有三焉。不溺於口腹之欲。所以養身也。安乎已所易致。而不取衆之所爭。所以養德也。推菜之味。以及乎人。俾富貴賤同享其利。而於物無所害。所以養民也。養身以養德。養德以養民。此蔣侯之所以過於人也乎。語有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蔣侯於是乎知味矣。因菜之味。而深味聖人之道。使仁義充乎中。暢乎外。而發乎事業。於膏粱之味。且有所不願。而況於菜也哉。

嬾齋記

學道之士。張君用隱。自號嬾齋。而亟求于言。余戲謂之曰。夫嬾者之於事。為迫之而不屑。強之而不即。

從其臥也。忘起。其坐也。忘行。饑忘食。而渴忘飲。固其宜也。今子乃屢辟吾門。以言為請。而不知厭。是豈真嬾也耶。且使子亦以嬾自居。孰肯舍我之無言。而為子言。使吾非嬾者也。又烏能言子之嬾哉。雖然。自夫不息者而觀之。大而天運乎上。日月行乎兩間。百川經緯九州。而達四海。未嘗斯須忘也。小而萬物之生。羽毛飛動。卉葉鱗甲之類。其生長蕃育。以遂其性者。亦未嘗有一時之懈也。況夫人也。而暇嬾哉。自夫常止者而觀之。則崖石以不動故堅。山嶽以不動故壽。水靜則可鑑毫髮。地靜則可載萬類。是皆嬾之類也。而子之嬾。豈謂是乎。故巧者之奔走。不如拙者之自守。夸者之馳驟。不如靜者之悠久。彼措慮於涯分之外。役志於義命之表。孽孽憤憤。於塵埃之間。而不知止者。又孰若燕居無營。以嬾自名之。為得耶。道家之說。貴無為而主靜。夫無為而靜。與嬾相近。而非嬾之謂也。子有以知之。則為嬾可也。謂之非嬾亦可也。而予奚知焉。於是用隱唯唯。請書以為記。用隱。世寧海人。其先有仕吳越為光祿大夫者。至今為大族云。

石鏡精舍記

邑士禮君伯禮。既以禮葬其父於舍南之石鏡山。與三弟謀合貨產共蓋。以食。取古禮之宜於士庶人者。以次行之。復恐後之人。未能盡知其意。而守之弗變。乃即石鏡之陽。為精舍。聚六經羣書數百千卷。俾子姪講習其中。求治心修身之道。以保其家。以事其先。而不怠。且屬予記其說。以告來者。予謂禮君於是乎知本矣。人有五常之性。天命也。發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天倫也。天倫之常。天命之本。孰從而明之。易詩書春秋禮記。聖人之經也。聖人之經。非聖人之私言也。天之理也。天不言。而聖人發之。則猶天之言也。三代以上。循天之理。以治天下國家。故天命立。天倫正。而治功成。風俗淳。綏周之衰。不知聖人之經。為可行。而各以其意之所便。時之所習。為學。百家衆說。馳騁錯亂。皆足以叛經而害理。開有知經之不可廢者。則又徒取其末。而不求其本。以為設於人。而不察其出於天。人心不正。天理不明。而三綱九疇。因以不振。經之用舍。其所係豈微哉。齊桓公欲取魯。仲孫湫曰。魯猶乘周禮。未可伐也。則古者以治經與否。觀國之興廢也。周原伯魯不悅學。閔子馬曰。學猶植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則以學經與否。觀家之存亡也。經之於人。其重也如此。世久不之察。而童君獨知其可以善身保家。首以教其子姪。而不敢忽。非誠知所本。其能然乎。自斯民之生。封君世家。富貴盛隆者。亦衆矣。其意莫不欲傳於無窮。而卒不能者。皆泰滿盈。而不能節之以禮。私意遽起。而未嘗正之以義也。使稍得聖人之言。而守之。於以治心修身。致其道。德於衆人之表。優於天下。可也。於家乎。何有童君之家。雖未足與富貴盛隆者比。而以禮自飭。以義自正。以經學望於後人。其所以守之者。有其具矣。凡學乎斯者。擴乎天命之微。以盡性。為乎天倫之序。以盡道。明乎經之大用。以誠其身。以及乎人。則為善學。而不辱其先矣。此童君之望。而亦聖人之旨也。苟徒取其末。而遺其本。誦其言。而無益於身與家。豈聖人作經之意哉。亦豈童君之所望也哉。

德義齋記

金華劉君剛。其字為養浩。既學於太史公。復名其齋曰德義。以予得繼同門之後。日頗有聞也。嗚呼。養浩不猶古之道乎。古之君子。加之卿相。而不喜。予之萬鍾。而不驕。臨之患難。而不休。困之貧賤。而不憂者。其

志剛其氣充也。人之有是氣也。猶地之有水然。地執無水也。而或使之。或使之。或使之。使其不得行。塞其原。使其無所資。則不足以爲水矣。浚其源。欲其深。防其畔。勿使其渙。節而疏之。順其性而導之。雖界天下而達於海可也。君子之養氣。非能兼取於人也。能自充之而已。充之之道無他。能循乎理而已矣。俯仰於天地而無愧。質於鬼神而無疑。徵於聖賢之道而與之符。而況於斯世乎。世之所取。吾不取也。世之所予。吾不予也。世之所以爲輕重榮辱者。吾未必以爲輕重榮辱也。吾知有道存焉耳。吾何懼彼哉。故夫卿相之加。萬鍾之賜。得以行吾道。世之幸也。吾何喜而驕之。有患難之臨。貧賤之困。不得以行吾道。世之不幸也。吾何愧而憂之。此集義氣充之說。而古君子之爲學也。今之人則不然。得釜庾之祿。則以夸於衆。有一命之爵。則喜而以爲榮。患難臨之。則戚戚不能生。貧賤困之。則怨天而尤人。若是者。非他。氣不充而義不明也。不明乎義。是非利害。蔽其方寸之心。聞叱咤之聲。則汗出而顛。雖不欲畏於人。得乎。比之於古之君子。其能無作乎。然其始非有異也。自致之爾。有志乎學者。而可不自審歟。養浩之爲學。有年矣。其於君子之道。必有聞矣。且又博學而能文辭。占氣之充否者。文辭莫近焉。養浩日處乎斯齋。而思其名若字。又占之於文辭。而日驗之。則不出戶而得之矣。雖予之言。亦何足爲養浩輕重哉。

養素齋記

古之君子。其遠過於人者。非偶然也。亦養之有素耳。方其身於草野。而惕然有朝廷之憂。巍然有聖賢之志。蓋其平居。凡接於其身。存於其心者。皆養也。謹於取予。交際得失之間。以養其氣。習於禮樂政事。弓矢馳驟之節。以養其才。行乎道德仁義之塗。講乎性命陰陽之說。以養其德。觀於天人事物之變。以養其目。聽於琴瑟管絃歌誦之音。以養其耳。驗於喜怒哀樂嗜好之故。以養其情。慎於言語動作。息游宴之頃。以養其身。其素所養者如此。故加之。以崇位重任。處之以富貴逸樂。迫之以患難貧賤。其措之不難也。如水之赴海。日之暴物。貨殖者之用財。鸞飛天而馬行地也。其不爲物所動也。猶醫者之於色。醫者之於音。其無憂戚怨憤也。猶千金之子。暫食於逆旅之家。蛟龍之於深淵。玄豹之澤露。雨也。蓋其於天下之事。治之已熟。故爲之也優。於得失用舍之理。識之已明。故不以所遇而變。宜其過人者遠也。後世之天。養之既無素。居位則病於爲。處下則病於守。習聖賢之言。而躬庸人之行。襲君子之名。而取世俗之譏。上常患乎無材。下常患乎無師。豈其性之不若哉。莫之養而戕之者衆也。予求於所知。得一士焉。曰金華俞君大有。俞君誦五經諸子之書。土田僅足以免饑餒。室廬僅足以庇風雨。布衣敝席。人以爲陋。而君樂之。如處公卿之位。余固疑其有道焉。他日以其養素齋告予。予於是知君之果知所養也。夫蒙霜雪而不變其色者。必非驟長於春夏者也。處貧賤而不失所守者。必非僥倖於利祿者也。若俞君之爲。其亦近於古之君子乎。余故以君子之自養者告之。

貯清軒記

清氣之在天地間。得其純全之會。則爲聖賢人。得其澆駁之餘。則爲庸衆人。以庸衆而視聖賢之資。疑乎有高下懸絕。若終不可以企及。然而聖賢未嘗以庸衆限人。而不使其入於清明之域者。蓋以五性在人。

猶水之在於器。器有汗濁。而水之清。初非以汗濁而加損也。聖賢之於性。譬若以至潔之器受水。而恆以靜居之。故其爲水也。可以鑑秋毫。而察眉睫。衆人譬以汗濁受水。而又動滑之。則水始有渾濁。而不足以自鑑矣。故善學者。積澆澹之功。以變其渾濁。而反乎至清。則衆人可爲聖賢人。亦理然也。今夫靜閉之中。觀乎雲霞之卷舒。星辰之森列。入乎山澤。而玩夫泉石之秀潔。松竹之高茂。其心未始不有豁然出塵之意。及乎事變之陳於前。利害之交激。吉凶之糅錯。向之備然者。則已填雜穢汗。化爲泥塵。而不自知。謂之善學不可也。余嘗行乎四方。絕江沂淮。以達於河濟。舟人取水以給炊釜。得而清者。固已不煩澆澹而自足。得其濁者。則真之一器。以俟其清。然後用。向使怒其濁者。而棄遺之。又烏能知水之性。而盡水之用也哉。吾是以悟聖賢之於衆人。亦舟人視濁水若也。天下之水本清。而至於不清者。非水之罪也。人之性本善。而至於不善者。非性之罪也。臨海置賢里。澗溪修竹之閒。有屋翼然。臨於方池之上者。包氏之貯清軒也。軒之處。士曰仲游。使余記貯清之意。余謂環軒之水泉草木。可以娛耳目。而寓散閒者。衆皆知其爲清。而清自我出。不必爲包君道也。存乎方寸之閒。使得乎天者。泓渟洞澈。可以酬酢萬物。而不爲物所滑。包君安可不聞此道耶。余受氣甚濁。竊有志於聖賢之學。患朋類少。不足以反乎至清。包君方肆志於山澤。有室可居。有書可讀。苟許余爲忘年交。尙相與講之。

方正學先生集卷之五

記

龜巖隱居記

山嶽川流。霞雲草木。流峙卷舒。榮頌之態。變化至無窮盡也。然成出天地自然之理。使身居其所。目寓其象。以充大其德業。以蛻濯汗垢。以通乎出處。消長隱微。而不謬乎理。則山川雲木。固爲人學道之助。及道之既成也。亦可謂無負於此也。苟爲不然。則嶄然而高者山也。澹然而深者川也。朝嫩夕舒。春榮秋頌者。雲霞草木也。而渺然居處乎其閒者。曰人耳。果何豫於己之損益哉。余少也好游。每遇夫名山秀川之寓乎目而樂乎心者。輒左右瞻眺。思見夫學道之人。觀其所得之淺深。以助乎己之不逮。恨其人不可見。而重巒密林。多爲龐僧野叟之所窟宅。欲以半畝之宮。棲息於寬閒之境。造物者亦靳而不之。與豈吾道不賴乎外物而自成乎。許君士修。有道士也。其從父弟曰士成。隱居於寧海縣治東南三十里之九灣山。日循西行二里許。山趾得翠石。高大徑數丈。若巨龜出曝於江渚之上。石傍土田衍沃可耕。而山勢亢爽。風氣固密。初無築室於茲者。士成顧而異之曰。吾所居雖與山俱。而喧雜湫隘。豈天偶以此遺我乎。因以資購石旁之地。立屋數間。而謂之龜巖隱居。開見予輒請記。夫士成豈果爲隱者哉。觀山於良。則當審夫時止時行之義。觀水於坎。則當識夫常德行習教事之象。觀屯於雲雷。而以此之經綸。觀升於木而以之積順。

德之高大他日得出處之宜以其所畜及乎人而不匱者非士成也耶吾聞道之大原具於易而龜列於四靈士成沈靜好易或隱或不隱灼石龜而卜焉殆必有得矣余何足以知之

宜隱軒記

洪武九年余遇鄭君好義於京師是時天子方以災變求言天下御史用深文致無罪守相數百人於獄議者寃之君曰此事不足言耶即草封事詣丞相願得召對言狀丞相問所官云何君抗色曰吾將見上言事丞相何問焉丞相怒奏抵君罪君慷慨不少屈辯說天下事激昂奇壯聲動朝廷聞其名者皆稱君為奇士予亦服君之才以為且將立功名當世憂患不能沮之也後予游學於外不與君相聞者甚久前年君歸自江淮予往訪焉視其貌如充聽其言若不忍出口語及前事則深自悔咎曰學未知道而多言此吾過也取聖賢經傳窮且專攻習發其真理而考諸躬行粹然若循繩墨而蹈規矩非復昔日鄭君也予愈服之乃知昔之知鄭君者特其乘餘而君不予鄙也願以所居宜隱之軒屬予記凡物有所宜者必有所短舟宜於川而宜於陸駢宜於致遠而宜於服田偏於用也神龍乘風雲吐雷電下上八極而困於玄冬與蛙蟻等局於時也惟人亦然辯士宜於戰鬪之際而居平世不如庸人鳥獲任鄙宜於尚力之主而折旋尊俎之閒手足無所可用拘於技也孟公綽宜於為宰而短於治劇黃霸治郡則宜而為相則損才各有所便也若夫為聖賢之學者修之於身也無不具而見之於用也無不能豈果有所宜與否哉其仕也隱之道行其隱也仕之用存不違俗以為高不同世以求合用舍進退皆安之而不顧夫是之謂君子鄭君之學得於聖賢者美矣豈宜於隱而不良於行乎昔之見君也未越十年而君之所得過於昔之所見也多矣自茲以往使益進於道為知無大異於今者而其宜於隱也庸知非宜於仕之端乎人之常情不能安於藜藿則不能享八珍之奉服疏布而厭者其衣文繡也必驕未有濫於貧約而可處富貴以免禍者故有慕利祿之心者死於貧賤者也隱居自得而樂之不厭者功名富貴之人也

直內齋記

人之受於天者均也聖人與天同德而衆人至於與物為徒可不知其故哉於此有泉焉其發源同其潔淨甘美同其一注之金玉之器而度之羸之應隨無自而便則其明可以察毫髮其味可以薦鬼神與其發源之初無以異其一入乎淤泥積潦之溝牛馬之所踐鳧鷖之所浴穢汗之所集而莫或藩捍激治之則雖欲不異乎其初弗可致矣聖人之質金玉之器也而又以禮為度以敬為持之以兢兢之畏守之以翼翼之恭是以其中心渾全無所虧蝕其德即天德也其道即天道也其語默進退出處久速舉措設張後乎天者不違乎天而先乎天者天不能違也故聖人之質既美而又有自新之具其所合乎天者豈偶然哉若夫常人其質固已不美矣天理之所在嗜好汨之於內利害鏡之於外聲色臭味爵祿名勢所以穢汗之者非一端而又重之以怠肆放之以邪僻彼安能復同於天而不變其始哉其與物相去不能分寸者不知自新之學故也夫聖人之與庸人其資之不侔固有懸然矣使衆人亦以聖人自新者治其心而加謹焉雖未至於聖其有不至於君子者乎此予於會稽張君適之名齋而喜其有志也張君之質

過衆人甚遠而好學慕古道取孔子釋坤六二之言以直內為齋居之名夫敬為復善去惡之機天理之所懸存人欲之所絳消也故人能一主乎敬突與之閒儼乎若上帝之臨造次之頃凜乎若珪璧之奉安思邪慮罔或萌蘖其中而皆發於義也以之學父則盡乎孝而非欲人稱己之孝而為之也以之事君則致其忠而非願人富貴華寵而為之也操之而不失則內直內直則方外者在是而聖人之天德可庶幾而至矣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學而至於不疑其所行非幾於聖而能之乎嗟夫夫夫皆可以與天同德而不知主敬以明善斯有志者之所以為難能歟若張君者獨能取古人之學以自勉非有志而能然歟予也固志乎道而未至者焉得不與君言之而且以自警也歟

春風和氣堂記

曹國李公年盛一作而志博質壯而氣和一作為天子近戚重臣而篤學下賢嗜好與韋布之士類名私第燕處之所曰春風和氣堂因友人林君公輔屬筆於某某念童稚時嘗以文見先武靖王於濟上王喜而禮貌之從容笑語以國士見期今十有五年矣而公克嗣先烈聲譽志業有光於前人名所居堂遠以見樹為義甚富而相處甚厚不可以鄙賤辭適為之言曰天以五氣成歲功而施發生之德者為春人以五常應變而具慈愛之道者為仁天雖至健非春無以生物人有剛武明毅之才非仁無以立政故國之有仁人猶天之有春也唐虞之世有稷契皋夔為春而無險戾乖僻之氣以開之是以其時為極盛為湯之存者伊尹為高宗之春者傅說為文武成康之春者周公召公畢公之徒其為人不同然皆能協和萬邦施惠澤於天下至周之季孔子孟子者出其德可以為春而國莫或之用雖能備太和於一身而無絲推以及物漢之興蕭曹為之春光武之復國鄧禹馮異卓茂賈復之流或除殘去暴以成其功或豈弟慈祥以化其俗其事雖殊而為之春者一也蘇漢而下有仁人以輔其政者其國必昌而長故唐以房杜姚宋為春宋以王李韓范司馬公為培植元氣之具而皆傳世數百年其他或溫之未幾而寒之者繼之發生之難不能勝殞伐之易蘇是斯民閱千百載而與春遇者蓋不能十一夫豈仁者盛於古而後世獨鮮哉或遺之而不能用或用之而參以邪佞之人雖欲為春不可得也我朝之有天下文武之臣為世之春者不可勝計而武靖王實為首稱方其戡大難夷大盜以不殺為威以不戰為武義聲所被海內率從及功成治定出入殿廷左右天子所言皆惻怛寬大之事謙謹忠恕不自驕盈民到於今頌之此豈可勉強為之哉仁發於誠而不可掩也今公當太平無事之時思前人之德念國家之恩揭春風於堂上以寓目焉儼乎若武靖王之在前而挹其聲容也穆乎若處唐虞三代之朝而聽仁人賢士之謀議也孝以繼志忠以盡職學益明道益高自牧愈下將見為國之春贊雍熙之治於斯世也有日矣寧止見於一堂而已哉夫生長顯美而不溺於富貴有以識志節之奇不為耳目之玩而以仁者之事自勉有以觀器業之盛余既追思武靖之德而喜見公之有成故願為天下道之

羅月山房記

處焉而樂者不如慕焉而樂之之深也人之常情久則玩玩則厭心生慕則好好則樂心生苟有天下至

美之物。心一厭焉。則雖貴而必賤。淳熟博珍。世之美味也。使常食者言之。未必識其為至美。虞韶象武。世之美音也。使常聽者聆之。未必知其為善樂。是以富貴者不知祿位之可樂。而貧賤者慕焉。山林之士。不知幽寂之境之為高。而富貴者思焉。然以貧賤而慕富貴。則為鄙。以富貴而慕山林。則為達。其於外慕一也。而賢否異焉者。蓋無欲而貧賤。猶不失為善人。無道而富貴。其為不幸也。大矣。世之賢士。多喜林壑之趣。而忘乎爵位之為崇。其亦有以也哉。廣海何茂先。資敏而文。年少而奇。其尊甫當草昧時。識真主於龍戰之頃。遣使迎降。所守十餘州。不血一刃。而歸職方。其有功於朝廷甚偉。用是歷大藩者二十年。遂削符與諸微侯等。茂先生長於富貴之中。足未嘗履。丘壑目未嘗覩。林嶺性雅好學。蕭然有出塵之姿。其言論詩章。若林居澗飲。追雲月而遺氛垢者之所為。絕刻去軒裳綺紈。號其南門。賜第讀書之室曰蘿月山房。取杜子美過何將軍山林詩語也。室之內。環以法書名畫。奇石靈草。在簾櫳之下。而有羅浮衡麓。開意聲利之人。從之游。莫不自失也。夫薛蘿之月。隱居之士。夫孰不見。而未嘗知其趣。茂先以之名室。而坐移崇山。密林於戶牖之下。欣然而樂。忘乎富貴之可羨。是果曷為而致此哉。蓋其天資近道。超乎世俗之表。宜其不為勢位所動也。然心可樂乎物。而不可溺乎物。苟得其樂。而不為物所溺。雖祿位不足為累。苟溺於所好。而不能樂其趣。雖林泉之清。亦足為役志之具而已。故士果有以超乎萬物。則萬物皆為我用。無以過乎物。則一心將為萬物役。聖賢之學。所以貴乎窮理盡性。使此心浩乎與天地同體。故處富貴而不盈。遇貧約而不歉。臨大故斷大事而不懼。若是則利祿不能使之汙。山林不能為之清。出處隱顯。將無所不宜。茂先之賢。備有意於是乎。果出於是。則雖子美復起。而為茂先言。不能以有加矣。而予也何足與聞之。

默齋記

烏傷有士曰宗君思睿。病世人以言語取敗。題其居室為默。而告余曰。子能為言。其為我記之。余曰。異哉。乎宗君已欲默而強人以言乎。以余之言為是。則君之默過也。以君之默為是。則余之言非也。二者不可。以苟同矣。君之有愛於余。言何哉。雖然。予非好言者也。蓋欲默而未能者也。於他人且不能不言。況敢默於宗君乎。余嘗游泰山之崖。見奔流之注於壑。其聲若雷霆之震。凡有耳者。至其側。皆廢其用。而人不知之。怪及處乎家。聞兒童噪於庭。則咄而禁之。然後知語與默之說。水之聲役於天。故雖暴而人不惡。兒童之噪出於人。故人惡之。君子之於語默。豈有他哉。出於天而發於不得已。斯美矣。道誠宜言也。雖終日言。孰能非之道。誠宜默也。雖一啓齒。人猶以為病。故君子未嘗有意於言。亦未嘗有意乎默也。皆一於天。而不敢參之以人。人偽而天誠。誠者無窮。而偽者有時敗也。宜默而言。其失為佞。宜言而默。其失為誣。二者皆君子之所不取。今宗君既以默自居。而余復言之。而不已。不亦皆不可乎。是不然也。昔之聖賢。有不語如。恐人者矣。有以好辨稱於時者矣。人豈敢嘗其為過哉。有道者之於世。不待言而化。不待令而從。若顏子是矣。宗君其慕顏子者乎。自大賢以降。言不直則道不明。道不明則學不傳。故孟子居好辨之名。而不辭。余茲孟子者。竊有志焉。

見山堂記

桐廬多名山。壽昌為勝。壽昌之南山。又其勝者。而梁氏居為尤勝。梁氏居當山之陽。求其盡羣山之勝於一覽者。則在乎見山堂焉。初山堂之未建。梁氏曰。某者。按其西百餘武。得下山高而不亢。巖而不汗。左右屬視而樂之。乃刻荆棘。除蕪穢。因崇以為垣。夷級以為階。腴者為圃。而通者為徑。斬木琢石。而作斯堂。堂成而四望諸山。翼然臨乎前。屹然蔽乎後。雲幻霧詭。林加穹而石加秀。禽鳥猿鶴之音。寒暑旦暮之變。接乎耳目。而動乎心志。所以增益乎人者大矣。於是名堂曰見山。命諸子講學其中。俾子記之。世之山。有目者皆見也。然多蔽於所嗜。幸無他嗜而見之。則又病於求之大深。取之大博。而不能有所得。今夫樵者蔽蘇而然也。市人屠賈。日常見山。而若無所見。蔽於貨利而然也。仕者汲汲於爵祿。才者汲汲於名譽。衆營營各役志於所嗜。皆有所蔽。而奪其耳目之正。雖見猶否也。惟夫幽人靜士。遺外物而不嗜。故獨見之。然又多肆意於瑰奇幽絕之境。不達其大。至於緣木躋崖。窮極險怪。敝履屨勞。軀體而不知厭。則其所得者。狹矣。善於用物者。則不然。據其要。以觀其妙。得其一。而盡乎百。凡接於目者。會諸心。心之所會。皆足為我用。而不為所役。其事至逸。而所獲至大。故君子樂之。若見山堂者。近之矣。然堂以為學。且與學道者。類焉。道具於聖賢之言。人莫不學也。而不見乎道之真。以有蔽之者耳。幸而無所蔽。則又眩於文辭之富。驚心畢精。博索遠采。而不得其要。故卒無因而至焉。惟知要之士。操大中以制衆理。居至靜以裁萬變。知周乎物。而不勞。才裕於用。而無窮。斯為善學者矣。然則斯堂豈特可為觀游之適而已哉。

題跋

題受禪碑後

曹氏父子。以禪讓文。其事蹟。其時羣臣。修為贊譽。以為舜禹復生。著諸金石。誇耀來世。若誠有足稱者。豈以一己之故。苟汙無恥。而不自知其惡與。將通於亂賊之威虐。雖有君子。亦莫能自正。而從之。與。然漢之將亡。其漸暴於天下久矣。豪傑之士。度不能臣曹氏。宜若管幼安之。踰海。潔身以避之。不能決去。低徊眷顧於利祿。勇不足以死節。智不足以撥亂。包羞取容。競為諂諛。以全身。斯為小人矣。若當時羣臣是也。賢士君子者。國之本也。舉國無一人焉。其國安恃而不亡乎。此碑所著。皆曹氏所謂佐命勳臣。而實賊漢者也。用賊人之國者。以立其國。國未立而賊與國將繼之矣。僅一傳世。窮子。孫。為司馬氏所陵劫。禪者猶未死。而受禪之碑。固已先亡。以此得者。必以此失。固可為千古之戒。而其贊譽誇耀之虛辭。適足取嘲笑於後世耳。果何益於敗亡哉。

題王右軍遊目帖

余在京師。數見右軍墨蹟。率皆竊東差。頗詢摹而成者。決知其非真也。今觀此帖。真森嚴於縱逸。活圓勁於踰厲。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運。變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驚歎自失。世之論者。雖積筆成山。吾知其不能到。非右軍誰足以與此哉。或以紙筆未故為疑。祕閣有唐初語文。紙色外新。則此帖之尚完。不足怪也。浦江鄭君仲辨。最博雅善書。亦謂為右軍真蹟無疑。相與熟玩久之。因識其後。

題觀鵝圖

善用物者天下無遺物。夫苟無遺物，則凡飛走動息之類，接乎耳目者，悠然會乎心，皆足以助吾天機，孰非可用者乎？世稱王逸少愛鵝，鵝何足深愛？逸少固有以取之爾。事物之變，天地之蹟，陰陽鬼神之蘊奧，心之所得，寫之於書，其所取者，豈特一端哉？盈兩開者，皆逸少之書法也。鵝蓋其一物而已。觀錢舜舉之畫，風流閑遠之趣，猶溢於目中，此豈易與世俗言耶？

題蕭翼蘭亭圖

唐史稱侍臣請集太宗文章，太宗不許，曰：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因斯言而觀其用心，豈欲以區區翰墨傳世者哉？而於蘭亭一紙之微，乃設詐謀，命蕭翼賺取於辨才，溺於嗜好之篤，顯與中主無異。何其惑也。然以人主之尊，不以威迫勢取，而委曲求之於一老僧，其用心亦厚矣。玩之沒身，納諸陵寢，石函鐵匣，錮於山陵之下，其藏護亦固矣。而數百年之後，不免為有力者所發，則夫世之縱意非可欲取之不遺餘力，而謂可以守而不失者，豈非大惑也哉！此可見為天下所同欲之物，苟非其所宜有，雖人主不能長守，惟不溺於物者，乃能不為物所累。圖之工否不足論，而斯理觀者所宜識也。圖今蓋於蕭君彥祥，彥祥好學之士，其向以是觀之，十七年二月六日書。

書蘭亭墨本後

學書家視蘭亭猶學道者之於語孟，義獻餘書非不佳，唯此得其自然而兼其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動容周旋中禮者，非勉強求工者所及也。此卷劉會孟諸公鑒定，以為定武舊本，初見未覺其妙，久玩之令人有悟入處，真可寶也哉。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帝哀册墨蹟

晉宋閒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瀟灑灑藉，折旋俯仰，容止委態，目覺有出塵意。陵夷至於中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挺勃之氣亦已露矣。唐初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觀褚公所書哀册，豈後人所可髣髴哉！古人所為，常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常法勝於意，意難識而法易知。顏柳之書，余一見即知其美，此書八九年中凡三見矣。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內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蘊也。

題韓幹馬圖

右五馬圖，宋時嘗入內府。蘇子美題韓幹真迹，近藏臨海錢氏，兵亂馬失其二，而題識猶存。錢君克邦重裝機之，恐後人不知其故也。俾著其語，幹於斯藝可謂精矣。而杜甫以畫肉少之，世以為名言。余謂觀畫之法，山川草木當求其精華所聚，不必計其巨細疏密。鳥獸蟲魚當求其意態性情於筆墨之外，不必較其肥瘠大小。推而至於文章之繁簡，字畫之重輕，莫不皆然。甫論字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耳。未足為通論也。覽此圖者，尚以斯言求之。

書黃鶴樓卷後

奇偉絕特之觀，固無與於人事。然於其廢興，可以知時之治亂焉。夫黃鶴樓以壯麗稱江湘間，當天下盛時，舟車旌蓋之來遊，考鐘鼓肆管絃，燕會於其上者，踵相接也。元末諸侯之相持，武昌莽為盜區，屠傷殺毀，至於雞犬求尺木寸垣於頽城敗壘間而不可得。於是天下之亂極矣。及乎真人既一海內，建親王鎮楚，以其地為國都，施頭屬車往來乎其上者，四時不絕。盛世之美，殆將稍稍復觀。余恨不獲見之，而是貌其狀甚悉。雲濤烟樹，咫尺千里。夏口漢陽，蒼蒼如目睫。展卷而臥閱之，恍然如乘扁舟，出入洞庭彭蠡之上，而與李白崔顥輩同游也。今四方日就治平，而江湘尤予所願游者。他日苟或一登，為之賦詠，以追蹤於古之作者，或者其始諸此乎？

題顏魯公書放生池石刻

肅宗之放生，煦煦小仁，無足稱者。當時池多至八十餘所，而此碑獨以魯公辭翰而傳，則夫天下之可恃者，果在乎律策也哉！公之書，人皆知其為可貴，至於正而不拘，莊而不險，從容法度之中，而有閒雅自得之趣，非知書者不能識之，要非言語所能諭也。

米氏山水圖後

自古極盛之世，天下之閒，和同無閒，粹英秀傑之氣，充盈洋溢，是以賢才之生，多駢發遞見。父子兄弟，俱以所長稱於時者，衆矣。而宋東都為尤甚。相業功勳則呂氏范氏，道德之純則程氏文章，則蘇氏曾氏王氏孔氏劉氏，其他至不可勝數。而米氏父子，各以畫名家，亦皆擅一時之妙。豈人力所及哉！天欲固人之國家，必生才以植其本，使之扶而立之，輔而翼之，或從而藻繪潤飾之，不如此，不足以見盛大之美也。元碑此圖，乃避地新昌時作。山川林麓，吐吞開闢，有排幹元氣之勢，實可與古作抗衡，不特追配先人而已。當人物凋謝之餘，洞視今昔，慨歎久之。

題朱子手帖

君子之與小人，較勝負於一時，則彼常盛而此常衰。觀是非於百世，則盛於俄頃者，不足以蓋無窮之惡。屈於一身者，未嘗不光顯於天下。蓋時與事錯迕，雖聖賢莫能違其躬，及其勢易而理存，人亡而謗息，狐與狗鼠之輩，臭腐漸盡而無遺，而論議之公，終不能掩衆庶之口。若徽國文公朱子，與西山蔡先生，屈於小人之事，可見矣。文公西山，相與講說者，孔孟周程之正道，而胡絛沈繼祖輩極力詆誣，甚者欲置之於死地。西山營道之賢，公亦受僞學之目，奪官褫秩，逐屏從游之士。蘇小人觀之，曲意悻義，取媚於權姦，以為朱蔡且將終身名俱滅矣。夫孰知二百年之後，權抑困悴者，皎乎若白日之當天，而鄙陋邪鬼之流，以擠排汗噴為事者，人之視之，猶觀不潔之物，目憎而氣奪，莫不欲戮既死之遺魄，以快仁賢之憤哉。嗚呼，亦可為千古之鑒矣。西山之賢，在慶元二年丙辰，文公此書，不知道誰，而憮憮欲告郡守，稍寬西山之拘執，師友之義，尚可以敦薄夫而勵末俗，非特字畫之可傳而已也。後之觀者，其尚有所感悟，以為君子之歸也夫。

題楊先生墓銘後

太史潛溪先生以推文厚德師表當世。禮接天下士。如恐不及。而所敬愛推服者不數人。若白鹿子楊公本初。尤與太史公友善。而以為不可多得者也。白鹿子貌清而神峻。言厲而志端。於人無貴賤富貧。德有可尊則敬之。不則不忍。正目視。莊辭確論。不肯者。憐憫焉。是以鄉閭之民。不畏郡縣之笞辱。而畏白鹿子之公議。人或欲薦之仕。不應。強以酒食。非其人。輒辭。布衣韋帶。處乎林泉。而聲聞於遠邇。蓋有東漢諸君子之風焉。白鹿子生於元。元之習俗陋矣。以學士君子自名者。僕僕塵埃。車馬開。求利達。微聲譽。惟恐弗得。而白鹿子獨能操志篤行。不涅乎世之垢汙。古所謂介士幽人。拔流俗者。其白鹿子之謂邪。孝孺年二十餘。游太史公門。獲聆白鹿子言論。固已悚然敬之。今十有五年。太史公既即世。而白鹿子亦亡。於是百年之遺老盡矣。其孫友以鄭太常所為墓銘見示。歎士習之日變。悲老成之靡存。為之於邑者久之。

題太素子墓銘後

昔昌黎韓子之銘盧處士。歐陽子之銘薛直孺。皆其妻之兄弟。知之深。望之厚。而哀其歿。故其辭反覆於天人之際。為最深。今戴先生於太素子趙君。猶二人之於盧薛也。是以其辭信而詳。其事微而可傳。而太素子之卓行。因得著明於世。古今人夫。豈果相遠哉。吾昔游金華。聞太素子之風。高其為人。而今已矣。浙水東固多奇士。求若人之似於山海之間。其向可得邪。惜夫。

題陳節婦傳後

士不以得位而後貴也。居位而不能行道。祇所以累乎位。善推其所為於人。雖未嘗有位。孰得而賤之乎。故因位而善勳業者。易不假乎位。而德及於人。非有志者不能也。吾觀太史公。陳節子墓。陳節子鄉里一布衣耳。凶歲能活數百家。遭亂能衛其鄉人於難。此其及物者厚矣。何必有位哉。公之言曰。有積無虧。惟後之垂。陳節子三子皆才而顯。且方以儒術進用於世。吾將於。是徵天道焉。

題陳節婦傳後

世之記事者。務取詭特奇異之行。以駭人視聽。而於守常蹈義者。則棄而不錄。故史氏所書節婦孝女。非赴淵投崖。則斷髮割股。吾甚感之。所貴乎善行者。以其當乎義。而可法也。敬吾之義。無愧於天下。則亦奚用夫異俗駭世。過為難能之事乎。有意乎為異者。未必不入於利。不知仁義之可慕。而自勉於仁義。斯其於善也篤矣。余觀王紀善。及鄭會事。元所傳陳節婦。應氏事。蓋節婦年十七。歸陳。甫一年。生子三月而夫亡。利誘而勢迫之者盈耳。疑然不為之變。幼躬畢志。以事舅姑。陳氏之宗。卒賴以不墜。未嘗赴淵投崖。而人稱其節。未嘗割股斷髮。而舅姑安其養。方其自修於閨闈之內。寧知節義之名。為足慕哉。無所慕於外。而勉於為善。此節婦之行。所以為美。惜夫。有司不言於朝。不獲書列史氏之籍。然其孤好學。飭行。顯先德。將必有立於世。他日使人謂陳氏為有子。而節婦行義。因之以章。則可以駭人視聽者。在此而不在此矣。何患其無傳耶。

題劉養浩所製本朝鏡歌後

文章之用。明道紀事二者而已。明道之文。非有得於斯道者。雖工而不傳。紀事者。不得豐功偉德。可以發

傷乘燕耳目者而書之。亦不足取尚於後世。故士未足以明道。則博求當世非常可喜之事。而述焉。亦文之美用也。西漢文士最衆。尤傑然者。賈生董仲舒。其才未必遜固之下。然後世傳而誦之者。必遜固之文。而賈董不若焉。賈董不得紀天下大事。而遜固為史也。今天子起布衣。除羣雄。十餘年。統一四海。與漢高祖無異。吾太史公以閔博奇偉之文。居遜固之任。為士者莫不慕之。公之門人金華劉君養浩。亦奮然自喜。以為此難遇之時。不可漫無所述。乃考徵征伐之次第。為鏡歌十二篇。以宣敷國家之功德。其事信其辭奇。其取向於世。可必也。嗟乎。養浩於斯文。可謂有志矣。昔之人。居史氏之位。而不修其職者。甚衆。今養浩未嘗得位於時。而遇事感發。輒有所作。使假之以位。遺功遺德。未盡紀載者。庶乎有所託哉。余少竊安志述者之事。勢孤行獨。無宗族親黨之譽。而不聞於人。而不得賢人君子為之美。故往往顧以怠惰而未。能然斯文之有益於世者。不止若此而已也。願與養浩加勉焉。

題黃東谷詩後

昔人謂詩能窮人。諱窮者因不復學詩。夫因折屈鬱之謂窮。遂志適意之謂達。人之窮有三。而貧賤不與焉。心不通道德之要。謂之心窮。身不循禮義之塗。謂之身窮。口不道聖賢法度之言。謂之口窮。三者有一焉。雖處乎崇臺廣廈。出總將相之權。入享備物之奉。車馬服食。非不足以夸耀市井。然口欲言而無其辭。心欲樂而有其累。其窮自若也。無三者之患。心無愧而身無尤。當其志得氣滿。發而為言語文章。上之宣倫理政教之原。次之述風俗江山之美。下之探草木蟲魚之情。性狀婦人稚子之歌。詠以豁其胸中之所蘊。沛然而江河流。爛然而日星著。怨思喜樂。好惡慕歎。無不畢見。造化鬼神。且將避之。而何憚憚於區區之富貴者哉。此謂之達可也。雖饑寒流離。夫孰可以為窮。世之人。不之察。幸斯須之勢者。多挾其所有。以矜士。而不知士之非果窮。己之非果達也。象山之東谷。有士黃君思銘。過余緱城山中。其身甚約。而其言甚侈。其形容甚臞。而其詩甚麗。出其所作數十百篇。為余誦之。金鏘玉戛。宮鳴徵和。有瓊奇纖妙之觀。而無枯淡寒陋之態。余雅為之喜。而君復將自此而西。歷覽天台諸山。以盡巖壑之勝。嗟夫。近時詩人。如君之可貴者。鮮矣。君行乎。世有知君詩之可貴者。其亦世之所鮮哉。

書浦江二義門倡和詩後

浦陽鄭氏王氏。俱以義名門。事傳於天下。而聞於朝廷。曩歲兩家為訟者。所誣王思敬甫。借鄭氏之長采。令子訴於朝。皇上重二氏之義。詔勿治。於是二老人驩然同歸。真酒相勞苦。交遊之士。為詩以述其事。二老人從而和之。讀其辭。尊君親上之情。戴恩懷德之意。藹然溢諸簡冊間。何其美也。人情之易感也。尚矣。按之以德。則驩然鼓舞。而和氣生焉。和聲發焉。至和盈溢於宇內。則風雨時。萬物遂。諸福畢應。而治道以成。觀二老人之詩。當世政治之美。從可想見。豈特可為鄉邦盛事而已哉。

題聽琴軒記後

天下之士。才而有為者。非難。知其才而用之者。為難。智而能言者。非難。達其為言之意者。為難。是以李長吉發憤。欲醉平原君。而韓退之亦祭田橫。以見志。古人之重知己。豈有所利也哉。吾之所得存於心。未嘗

發口而彼能然先得吾之所存。固人情之所甚快也。世傳伯牙絕絃於鍾子期。其事有無未必然。蓋以喻知己之難遇耳。廬陵鍾深省以聽琴名軒蓋。嫉夫知人者之少。而欲以是自勉者歟。今天下混同。四海之才皆麗聲殺下。其間豈無出類拔萃之士。伏於衆人之中。而無所發者乎。深省號爲知人。將進而用於上。露下之木。有剗然鳴者。其尙知而取也。

題湯氏家藏賜笏記後

春秋書法至簡。事之不登載者蓋甚衆。而於寶玉大弓之竊。獨兩書之而不厭。蓋以國之傳器。先世所受於君者。其所繫爲至重也。吳湯氏不忘其先祖爲進士於宋度宗時所受賜笏。寶藏於家。而求士君子以記之。其亦孔子之意歟。雖然。笏之爲言忽也。所以備忽忘。且以戒人之忽也。不忽則敬。敬者德之本。湯氏子孫。持不忽之心。以守此笏。雖百世可也。不然。國家天下大器。以忽而失之者多矣。況一笏乎。

方正學先生集卷之六

贊

石磻

國之所恃在老成人。以國爲家。不私其親。知以發謀。勇以戡亂。雍容談笑。坐拯世難。侃侃石子。衛之父師。光事而諫。微若蒼龜。始不吾從。秋逆果作。徐發一言。元凶就縛。春秋所書。篡弑孔多。誰能討賊。不煩干戈。雄才勁節。英識大器。仇牧嬰嬰。視之有愧。世悅苟難。滅親是稱。臨危善斷。卓乎難能。嗟衛之微。臣有石磻。嗚呼九州。敢謂無士。

季梁

賢知所居。國小猶強。文讀武猷。屹如金湯。荆楚之隨。可坐而取。久而不忘。以有君子。其在朝廷。敵國震驚。有旅若林。莫之與京。及乎棄賢。姦雄相賀。世無人望。雖強易破。長孺在漢。子儀在唐。叱咤指麾。威行萬方。彼冥弗思。忽不知貴。我懷生民。今也誰恃。

臧傳伯

敵禍弭亂。世貴乎兵。兵之所加。治其既形。心術之微。禍亂所自。孰能治之。諫臣之事。在昔魯隱。矢魚於棠。其事雖微。其志已荒。有臣傳伯。憂其漸懈。昌言正色。以訓以戒。天稔其禍。聞善不爲。鍾巫之難。實兆於斯。

聖之求諫。匪曰親美。孽情既宣。萬事畢理。自以爲智。厭衆人言。篡弑將行。至死不聞。諫之不用。鮮不亡國。我思若人。中古遺直。

劉康公

道在天下。莫不與聞。能知其真。千載一人。春秋之間。何國無士。名言至論。卓卓可紀。有偉劉子。獨得其宗。矢辭豈多。妙合大中。孰養其原。以定厥命。必有事焉。勤禮致敬。後乎洙泗。先乎唐虞。聖賢有傳。不謀而符。生民夢夢。飲食作息。道之不明。誰達其極。三代君相。治之師之。逮德下衰。以法廢之。上曠其職。下悖其紀。孰非天民。嗚呼劉子。

范文子

霸國之士。尚利與功。納君於邪。不思其忠。孰若夫子。識微慮遠。以勝爲懼。勇於從善。鄢陵之戰。楚師大崩。矢中其王。蠻方沸騰。衆誇威強。獨有憂色。外患盡寧。非計之得。彼昏不戒。以幸爲常。上肆下陵。禍與蕭牆。先事有言。衆謂迂怪。深謀弗從。卒履其敗。六國滅秦。晉亂平吳。全盛之邦。多忽永圖。烈烈夫子。非霸者佐。以道事君。大臣之亞。

祁奚

賢才之生。國用所資。觀其進退。治亂從之。一人在朝。善類興起。欲知其心。尙視所舉。彼也吾戚。此也吾朋。人以爲比。吾舉其能。孰爲陳讎。孰所怨惡。君取其才。餘不暇顧。心無黨私。爲國得人。苟利於國。違恤我身。古之君子。自信不苟。不以毀譽。輒變所守。嗟世之人。匪矯則偏。或遠之用。或親之捐。有徇大公。果讎與子。取謗速谷。終莫能以。道不勝僞。治功日汗。豈特夫子。當世所無。

孟獻子

世無材智。不過於削。非有仁人。何以爲國。魯號多士。黎乎有文。穆穆獻子。其德可尊。用修國貨。言利愈密。宣成之閒。苛政橫出。夫子是悼。勢莫止之。昌言在人。後世紀之。乘馬之微。雞豚不畜。富盡天下。恆患不足。古稱盜臣。或以爲才。我懷夫子。莫知我哀。

子家驪

魯有盜臣。擅國自恣。昭公寡謀。躁以失位。遷齊居晉。淹恤八年。惟子家子。奉以周旋。自有可爲。謀猷甚遠。拒而不從。卒以喪返。使用其言。勸合事機。豈其終身。棄國不歸。久而彌甚。困而無怨。義不近名。忠不避難。考德千載。難乎其全。夫子之節。允也可傳。晉文五臣。世嘉其績。彼也以才。夫子以德。

李公冰

處厲民之時。而爲惠民之政。非仁者不能也。與一方之利。而流萬世之澤。其才智足稱也。幸而治乎蜀。使斯民遠乎難。而樂其生也。不幸而仕乎秦。使後人論其世。而賤其名也。夫因時而宜。上之德易爲。矯時而反古之道者。難行也。如公者。爲人之所難。而能取信於上下。殆非秦人也。三代之英也。

文公翁

漢初之治。猶有秦風。刀筆呈才。賤德石功。矯矯先生。知政之首。閔俗之胤。化民以道。肇建學宮。俎豆詩書。英俊如雲。從於車後。蜀人聚觀。爭服章甫。儒教顯行。齊於鄒魯。兩漢之閒。號蜀多才。孰啓其端。先生所培。惜其不遇。惠止一州。使秉國鈞。四海蒙休。俗利卑卑。僅圖旦夕。孰能起之。俾輔邦國。

張公詠

爲政匪難。患才之卑。才優於事。乃克有爲。惟忠定公。萬夫之傑。屢剖郡符。有聲烈烈。威惠所被。梁益其尤。坐鎮西南。分天子憂。時其寬嚴。陽舒陰慘。談笑指麾。奸強破膽。豈惟善政。可配古人。卓行危言。爲世名臣。將相無功。名隨身貶。誰能使民。廟祀百世。乘風騎氣。公神在天。嗟彼儉邪。敢執公轡。

歐陽永叔

宋至仁宗。文治告成。實生偉人。以鳴太平。偉人爲誰。曰歐陽公。宗孟繼韓。蔚爲文宗。五季之末。支離亂味。公曰嘻哉。非予疇繼。刪頌削華。去其艱深。大漢咸池。厥音沈沈。如玉之溫。如波之激。不撓不驚。既暢且明。伊周以來。以文致窮。千載惟公。躋身顯融。既掌帝制。亦預國政。正色危言。以犯以諍。維蜀有蘇。出公門下。謂公斯文。後世誦公。哲於知人。何哉鉅儒。以多爲貴。人也可欺。天也可畏。

諸葛武侯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萬變。以義而動。虎躍龍驤。天下震恐。極其智能。亂不足平。天寶阨之。大勳無成。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其所存。伊呂流亞。古學不傳。士氣益卑。公心不忘。百世之師。

陸宣公

士不知義。以國爲外。媚悅取容。自爲身計。嗟吾先生。慨然哀之。君非堯舜。愧見色辭。諫書如雲。指訐遺闕。忠邪義利。不少撓折。事雖多違。言則長存。用諸天下。可安黎元。豈若俗儒。以文媚戲。先生見之。當爲流涕。

韓忠獻公

生民難堪。天下大器。必能容之。而後可治。大人之德。喬嶽巨川。未嘗有爲。萬物資焉。豈若淺夫。露其才智。初如可喜。卒敗大事。堂堂魏公。宋之宗臣。元氣流行。爲初爲春。欲名其功。公本無作。視其用舍。爲民憂樂。世彌遠矣。孰尙嗣之。我觀九州。悠悠我懷。

司馬文正公

儒者之澤。大行於民。伊周以來。惟公一人。始末可爲。萬鍾不受。逢時多艱。爲世父母。凡民之心。惟久乃安。欲其即從。聖人猶難。亦獨何修。政化甚速。誠於爲善。四海悅服。用術相欺。惟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

李太白贊

唐治既極。氣鬱弗舒。乃生人豪。洩天之奇。矯矯李公。雄蓋一世。麟游龍驤。不可控制。批糠萬物。變盡乾坤。狂呼怒叱。日月爲奔。或入金門。或登玉堂。東游滄海。西歷夜郎。心觸化機。噴珠湧璣。翰墨所在。百靈護持。此氣之充。無上無下。安能瞑目。關於黃土。手搏長鯨。覆之如羊。至於扶桑。飛騰帝鄉。惟昔戰國。其豪莊周。公生雖後。斯文可伴。彼何小儒。氣餒如鬼。仰瞻英風。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氣充。後有作者。尙視於公。

蕭僕贊

蕭僕者。蕭穎士之僕也。穎士唐元宗時人。有文章。而性褊躁少容。其僕事之甚謹。穎士時嘗罵之。至不能堪。僕拭涕奉承。不敢怨。惟恐拂其意。穎士嘗罵僕爲止。他客僕語。蕭僕曰。咄。癡男子。屈身爲僕者。爲酒食財貨也。酒食財貨。寧獨蕭氏有乎。曷不去而自受困辱耶。蕭僕曰。吾非不知之。去之誠何難。顧惜主才不忍耳。遂終其家。不去。余聞而悲之。爲作贊。然非爲是僕也。

贊曰。天下之至賤者。至於僕極矣。僕之所欲。得杯羹孟飯。以養其生。豈要好賢之名於天下哉。而蕭氏僕獨愛其主之才。受其箠辱。而不悔。甘其困厄。而不去。拳拳慕悅。若忘其身之賤者。何也。蓋秉彝好德之心。人人皆有之。僕能不泯之耳。是豈特賢於僕隸而已耶。

杜士賢贊

宋理宗景定五年秋。替出柳詒求言。東陽杜希聖時爲武學生。上疏誣奸臣賈似道。請正其罪。以消天變。天下壯之。後百年。其曾孫實以疏草示余。余讀而歎曰。嗚呼。當危亂之時。而士君子肯忘其身而爲之言。布衣之微。斥其信任大臣。而不諱。上下交盡其道。是皆三代以降之所無。而後世所當取法者也。爲贊以附其左方。

贊曰。天下之故。猶人一身。血沮氣窒。不名爲人。君臣暨民。以情相繫。情或不通。瓦解河潰。維聖迪哲。察於人言。慮己旁求。惟恐不聞。天之從違。於此告之。邦之興亡。於此占之。聞人之言。有若天命。人豈知天。不敢自聖。宋初諸宗。嗜諫若飴。風俗丕隆。如三代時。迨其將衰。奸凶擅國。國不遽亡。緊諫之力。惟時杜君。奮不有身。持書叩關。以擊權臣。言雖不行。肝膽幾落。直氣懷然。可撼山嶽。君非御史。君非公卿。憂國而言。卒以直名。孰居其官。而遺其事。起君九京。吾爲君御。

王仲禧像贊

身若不能勝衣。而學術任千鈞之重。口若不能發言。而文辭若源泉之湧。長於向友。而不能隨俗合汙。銳於自修。而恥於干譽傲龍。此王子所以羣乎今之士。而有古人之風。賢者聞之。而慕。不肖者見之。而恐。而子嘗以謂苟不獲進於高位。如漢之章平。亦可以奮其才猷。爲今之賈董也。

劉廷修先生像贊

稽古之學。用世之才。直氣懷然。山嶽可摧。器可有爲。時則不遇。乃使妄庸。希世取位。不合於人。造物爲徒。遺像在堂。可敦薄夫。

葉用賓贊

身不躋乎通顯。而以德爲榮。才不著乎庸績。而以術爲名。不銜奇以誇世。故人服其善。弗枉己以徇物。故天錫其齡。大冠深衣。左史右經。實從在堂。子姪滿庭。閱百年之變故。儼一代之儀刑。是蓋齊乎秦伏生之壽。而庶幾漢管寧之清者乎。

姚貞婦贊

姚貞婦贊

越之山陰處士姚君彥良，有貞婦俞氏，年二十六而夫亡，貞婦毀容劬身，以奉喪葬，降意循禮，以事尊章，慈以撫其子，儉且敏，以裕其業，如是者三十餘年，年五十八矣，篤行微言，傳於鄉閭，休風慶澤，施於後昆，子禮原，以才薦於朝，為禮部郎，貞婦節行，用是愈白於天下，里父老言於縣，以達於部使者，參伍審數，可信不誣，且將有旌褒之令，縉紳動色，同聲交譽，昔共姜守義，歌於國風，伯姬謹禮，書於春秋，惟茲俞氏，實與為儔，而上弗預元聖之筆，下不列風雅之篇，庸非闕乎？乃作贊辭，播於閭里，俾有所勸，用敦於人紀，其辭曰：

帝降厥衷，孔粹惟人，人極不傾，以有大倫，惟夫惟婦，實倫之始，父子昆弟，咸基於此，元聖立憲，萬世是繩，齊謹其初，禮設其恆，詩備盛衰，著美刺惡，春秋之義，勸戒甚白，婦德豈多，以貞為常，從一而終，顛沛靡忘，陰教既泯，人失其行，恣情棄軌，罔克循正，婉婉夫人，媿越之姚，有蔚其容，令德宜昭，宜於尊章，協於嫺族，胡性之懿，而命不淑，楚楚良人，盛年云亡，呱呱者嬰，匍匐在旁，於清於溫，則曰既毫，於鞠於育，心焉罔悼，匪勉劬勞，時易勢遷，昭茲信誓，敢負所天，秉心靡渝，如彼金石，可銷可泐，我則不易，我誓我巢，我難曉曉，載翔載翔，鳴於九霄，天錫之祉，貞婦有孝子，為天子使，為民所視，人曰孝子，菲祿是承，何以啓之，母德之貞，人曰貞婦，眉壽未艾，少報罔極，克順克愛，相古淑媛，列於書圖，貞婦配之，奚事弗如，有赫名譽，播於閭里，帝命是旌，邦國是模，善無不孚，亶哉匪誣。

白鹿洞規贊

浦陽王君復之，取子朱子白鹿洞訓學者之規，揭諸講學之齋，余美其知所嚮也，述朱子之意，為贊以繫之，辭曰：

維天降衷，維聖立極，維賢窮教，維民從式，天賦之善，雖有不同，如木之升，如水之東，有或激之，漂溢震蕩，或闕其萌，莫遂其長，決之疏之，猶禹導川，沃以雨露，俾全其天，三代之英，洙泗大成，地滋海蓄，日運神行，味擴而明，虛受而飽，匪聖私言，時天之道，以天治天，沛乎無難，矯以人為，行之愈躋，千五百年，聖統莫繼，撥其緒餘，以取祿利，有宋羣哲，闢而承之，懿文齊公，百世之師，刮磨羣經，淘汰衆說，執其大中，去取予奪，遺書孔多，厚被天下，譬諸飲食，作民水火，惟其本心，曰余何言，以言求之，不汨則淺，曷知其然，其要甚簡，斯道昭昭，去人不遠，有倫有紀，天秩天彝，民日繇之，寧不預知，為學之初，舍此焉學，率而弗遠，匪資外鑠，發之為事，驗之於行，天實厲民，豈伊人能，嗟今之人，以學為戲，言豈不工，道則未至，百爾君子，是詢是諏，匪公之言，維聖之猷。

祭文 哀辭

祭許士修

嗚呼！士之自立，各有所成，考德要終，乃可定名，子之持身，潔廉粹美，珠完玉瑩，不見纖滓，去聖千載，視之若存，上探其心，潛與討論，細入絲毫，大格宇宙，豁然洞視，弦發矢透，洩其珍奇，以顯以燭，灌人肺腸，俾蛻汗卑，凡厥所能，無不可喜，自視若虛，益進不止，我自識子，至今七年，每見輒敬，常異於前，愛子敬子，謂子

可望為哲為賢，以淑吾黨，命不可信，道不可期，不俟大成，而中奪之業，雖未究，志則已白，人實不幸，非子之咎，我圖其行，惟世之英，何以名子，賢者之清，使子有位，大行所學，辟如江漢，蕩滌汗濁，不發其光，卒斂而藏，天果何為，安可揣量，豈謂斯世，為可厭數，清都玉房，招子游息，抑謂世故，勞神體形，俾子來歸，翺翔帝庭，垂紳發筆，侍帝左右，吾見子壽，孰謂子夭，彼昏無知，畏死樂生，疲瘁其身，與憂患并，天實佚子，非子之禍，曷知其然，子昔告我，子之將逝，有卓其言，幽明之故，鬼神之原，從容談笑，不變顏色，吾復何尤，子道已得，所足恨者，同志日微，有善執進，嚙格于非，吾實無能，子望我厚，謂將附子，以託不朽，子今死矣，子復何為，天苟相予，不負子知，子喪在堂，子處聖室，情不可制，禮不敢出，惟昔曾子，嘗弔子張，敢取斯義，奠子一觴，子不嗜飲，觴豈予舉，侑以斯言，永訣終古，嗚呼哀哉，尚享。

祭王博士

嗚呼！人之有生，何足恃耶，始少壯之美好，忽衰病之優加，曾未幾時，而俯仰瞬息之間，形骸已隨乎物化，棺槨條掩乎泥沙，又俄而過焉，但見寒煙夕照，宰木喧噪，乎殘鴉，蓋生世之不足控持，類如此，雖聖賢豪傑，其德業勛名，可以參天而二地，知術政事，可以宰制乎衆庶，而安定乎邦家，及其終也，未始能遠乎斯理，而吾徒於仲籍，又何為屢歎而深嗟，嗟嗟仲籍，子之去我而死，一何速耶，憶初見子於烏傷山中，妙年白質，宛如處子，操筆吐辭，浩然源泉之初發，豈如桃李之方葩，當時碩儒巨公，莫不稱美愛惜，謂翰林君之有子，而歎其持節萬里，未返乎荒遐，後十餘年，名聞四達，賢王遣使聘致於藩國，因得觀岷峨之奇峯，凌江漢之洶湧，求先君奉使之所，竟麻哭踊，招徠魂爽於漢池之涯，是時年踰三十，毅然有志於古道，而入觀王門，出教郡學，雄文美譽，旁流溢乎邛巴，及今又將十年矣，新天子即位，召為博士，遂入詞垣，編摩先朝之實錄，文日以肆，學日以盛，而士之敬慕推許者，亦日以多，自意當聖德顯融之時，太平之期可望而至，庶幾與子嬉游於翰墨之林，漸涵乎禮義之域，蒼顏黃髮，同歸里閭，以婆娑，何期一疾僅隔數日，重入子室，男哭相而女號，嗚呼！履仁有必壽之徵，積善有蕃祿之報，以子之先人死於忠國，而子有令德，足以承其遺澤，遽奪以死，兩者不得享一焉，其理則謂之那，豈蒼蒼者不能司禍福之柄，而天道或過差乎，將英才異人，天之所靳，天既生之，復欲收之，左右以爲光華乎，抑所冀者有定分，人之不能兼備，猶天與之角翊者，去其齒牙乎，以子之淑明溫厚，而壽止踰四十，位止登八品，何至若是乖也，雖然，吾觀於世，得於天者多，則遇於人者必薄，厚取於世俗之所貴者，其去道也必踰，子之所有者，辟之球琳琬琰，周鼎商彝，大貝與丹砂，世人欲竊取其錙銖而不可得，而子并包並蓄，揮揚簸弄，接駟而連車，所取者不已過乎，貧而所得者不亦奢乎，如是而又望位高而祿侈，天之於人，其孰能皆然，則其可以不尤乎，天而自釋，況有男可嗣其學，而復有孫矣，食也稼穡而稅稻，衣也樹藝而絲麻，數世享之而有餘，以子為富且貴，夫孰以爲夸，吾所憾者，欲蹈道而無補，將聞過而莫予加，四海之內，章逢之流，豈乏其人，嗚能如子助我，中正而指吾之疵瑕，過子之門，腹腸糾痛而不能已，奉一觴而長嘯，知吾心之謂何。

祭鄒博士

士生於世或榮其身而名則辱或顯於始而困於終不惟縣乎學行之臧否亦係乎遭遇之窮通惟先生之早歲既對策大庭而慕乎論政之賈誼及年七十有六復蒙聖朝被薦而起儼若議禮之申公拜為博士而俾同修金匱石室之書聖主之待老成可謂厚矣何一疾踰半載而竟不起播紳之士欲挽而無從昔與先生同試南宮之多士或淪喪於兵革或構權於凶求其壯而仕而壽壽而顯融文詞傳於海內姓名著於辟雍有祿以考其終有子以承其祭者蓋惟先生一人而莫能與同況乎天子憫念蒼生賜棺以華其斂賜舟而致於家此皆士君子之奇遇而先生已得之矣復何有所傷悵然俊傑之生成才也難而才之可以名世者尤鮮數十年之所稱慕一旦而失之其何能無介然於心胸筆硯之相親笑談之相接今則無所望矣聊披哀而酌酒一以慰先生於冥漠一以寫吾心之沖沖

祭趙希顏

天道至神為萬化原凡得喪與禍福孰能揣較乎其間故堯舜之聖而不能必賢於胤子湯武之德而夏商姜里亦不能遠引而苟全孔孟之困於陳蔡而棄於齊梁短於咸倉而毀於叔孫夫一聖一賢豈其才智尚有所不足固亦安於天命之自然予之默識乎斯理也久矣今獨喟然有感於希顏嗟吾希顏文學之助足以冠西蜀數十州之士譽聞之著非庸俗所能附麗而攀援上而達乎賢王之聽次亦屢見禮於名侯與大藩乘力推而競挽數稱疾而考槃晚為予而一出不終歲而求還冀幡然而薦至豈竟死乎空山嘗熟聆乎緒論蓋深欲以智自脫乎險艱今則已酬平昔之志願雖不施於天下而幸身名之盡完夫豈希顏之智足以取此乎抑亦天道之佑而偶逢其安夫屈伸倚伏之機予不足以識之所能知者守道以保身則易抵讎以微福則難嗟吾希顏既有得於此矣其於死生之際尚何遺憾乎人責彼儉狡之蚩蚩急營利而自殘始獲奪於毫毛卒顛隕於穿淵以彼較得失於此分賢否優劣曾何待於名言予獨區區不能忘情於一奠者交游之素師友之義聊寓哀於此文

祭外舅鄭公

嗚呼昔年蒙恩教授於梁詔歸故鄉攜家以行浙水漢川相去萬里妻弱子幼欲往誰倚公實慨然曰我與俱我女我甥嗚呼忍棄諸道路半年鬢髮為白暨予至官廨有安宅三歲奔走于蜀于秦擊擊西東以秋以春公屢言歸志輒不遂女曰我父去我無遺甥曰我翁慎毋我棄公性孝友和惠而慈豈不顧家事與願遠南望涕泣三易寒暑念父憶弟寢食獨語謂余今歲歸省舊廬豈知一旦送公喪車不肖無能鄉閭寡偶荷公知愛期望甚厚孀親之故義不忍離我實負公俾死及之豈無子孫亦有宗族公獨於遠云誰在日然公為人知命達生怨天尤人夫豈其情何況此邦文武僚吏莫不愛公助公葬祭相美慕安送者如雲令終無憾云誰能曉心所最痛公未老方期事養樂公壽考少失先子欲孝靡能庶幾事公以展我誠此心已矣我復何怙茫茫九州孰識此苦今當出葬再見無期天乎有靈事知我悲

吳氏二賢母哀辭

永興吳君荃母林年二十二夫亡亡一月生君甫彌月大父繼沒大母胡與林晝夜苦誓保持遺孤強暴

欲養妻林負兒與姑逃稍長鬻養其就學學垂成而林卒胡督之益力於是吳君為知名士吳氏宗賴以弗墜予謂孤寄命丈夫所難而二母能之因為辭以宜其哀辭曰木則有枝兮婦則有夫嗟我二婦兮獨何孤夫死謂何兮子猶在腹為雌為雄兮吾將誰卜子之生兮幸非女朝哭夫兮暮抱兒乳夫有知兮無知相兒兮上續遺緒夫雖死兮身猶在堂子生彌月兮身亦云亡姑哭舅兮又哭子撫厥孫兮涕泗其滂我二婦兮何為守空幃兮夜淒淒涼風慘兮中人蟋蟀鳴兮兒夜嘯撫枕兮太息起綉牀兮淚沾臆夫死有言兮耳猶聞吾兒不有兮與鬼安食婦辟繻兮姑抱兒吾兒雖微兮吾夫在茲孰謂余兮茶羹余甘之兮如飴彼何心兮狐鼠乘餘孤兮謀覆吾祀跳梁瞰室兮嘯衆以呼謂余敬兮將焉與處山之石兮巖巖海之水兮澗有涯水可竭兮石可移身事死兮節不可虧懼吾兒兮我負來何難兮去何阻夫有靈兮願為虎身寄虎腹兮免人余悔一死兮何難志未伸兮魂魄離安姑壽康兮子苟能養願余目兮從夫九泉我孀兮我姪憫余孤兮余舍昔妾腹兮如雲今隻影兮燈夜汲澗兮手龜抱薪兮棘裂或衣首如蓬兮誰理未亡人兮何有容儀襄翁兮脫珥揭羅襦兮裂文綺粥之兮為誰式教兮我兒嗟我兒兮勿怠荒爾祖爾父兮厥聞孔彰我不死兮為爾之故爾能立兮爾父不亡夙出兮暮歸不眠兮達旦勿謂母貧兮儻石無儲吾兒讀書兮我事不飯兒饑兮母言焚膏繼晷兮以歲以年年忽及兮加冠文之聲兮孀然婦與姑兮相與吳之先公兮庶幾無憾感昔兮念今一悲兮一喜兒奉觴兮綵衣翩翩願壽兮如彼南山將竭力兮終養母忽逝兮不還姑撫婦兮泣嗚嗚曷不爾兮死無衰孱兮不死爾盛年兮罹此毒痛孫悲號兮奉大母有孫存兮大母無苦大母無子兮孫無父孫多材兮善奉甘旨嗟二母兮亦孔之難誓死撫孤兮身死志完引千鈞兮一髮以手障兮脫瀾二母死兮不死有子基文兮善在國史國史旌銘兮五色有燿下燿泉局兮上薄星紀彼何人兮豔婦夫屍在牀兮笑言訂盟傾人宗兮殞人祀地下逢之兮顛汗猶泚嗚呼哀哉家有婦兮國有臣婦死以姑兮臣死以君胡獨二母兮與祀是存嗚呼胡獨二母兮與祀是存

出舌曰：奇才奇才，賈誼弗過也。竟不敢第先君名。先君縱觀南宋故都，為文黃酒醉岳武穆王墓，歌黍離之詩，慷慨泣數行下。望者以為異人。會鄱陽蕪生先生為慶元路儒學正，先君從之游。蕪先生素以通易自名。先君與之辯質義文大旨，先生不覺自失曰：子信不可及，愧其門人者久之。先君自是道益明，志益堅。知元之將亂，彌自韜晦，窮理致知以盡其變。至於陰陽消長之度，禮樂名物之數，井田封建之制，疆次疆理之說，咸求折中。受業者日益多，會海東盜起，江湖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以白金募民為水兵。先君曰：此關利害，吾其可不言。乃詣金剛奴曰：民之為盜者，或迫於飢寒，或社於徭役。今斯民固無賴矣，奈何使其去妻子而為兵，幾何不首為盜耶。是所謂致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而去。已而水兵果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左答納失里至，郡議招諭劉中丞基為副。先君上書陳勦捕之略，不宜姑息。劉君奇先君言，而不能用。遂至郡縣陷沒，民受其害。先君發憤稱疾，決意不出。行入山谷，採松柏啖之，或辟穀絕食。余日不返，然益務開淑後學。講說君臣父子大義以動之，聞者心解。或至灑泣。是時他鄉民多著鴟冠，操戈劍，從權貴剽劫。獨所居鄉無一人附亂者。鄉鄰有訟，或相率就先君取平。先君教以禮讓，多致感悔。或來饋謝，則卻不受。當路以幕府事屈先君，讓先君謝不肯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閒事也。閱民憂世之志，每於文辭見之。君子謂先君制行廉正如陶潛，策時事善中如賈誼，遺詣深天資和毅，無愧程伯子。識者以為然。丁未冬，大明兵定郡縣，先君著國家所以興亡之故，為書欲讓行在獻之。其目曰：舉賢才，安人心，肅豪強，除暴斂，明教化，其略以為

方正學先生集卷之七

行狀傳

先府君行狀

嗚呼！惟我先府君之卒，不肖孤既以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奉柩與先妣林夫人合葬於深灣，置放山之原，復懼盛德未紀，無以明示來世，疾首痛心，以日以夜，然斯事至大，彼託之立言君子，莫能傳，而當今天下所師所宗，言而傳世者，惟夫子為然。況不肖無狀，又獲出入門下，玷弟子之籍，是用不避誅責，銜哀叩誠，頓額上請，伏惟憐察焉。嗚呼！先君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先出於桐廬玄英處士，於宋初十五世祖二十四府君始遷寧海縹城里。世敦儒術，為邑禮義家。曾大公諱重柱，鄉貢進士，有學行，學者尊之曰介軒先生。大父諱子野，父諱燭元，鄞縣教諭，皆以長者稱。夫人葉氏，宋丞相西澗公從曾祖也。先君生而端重，殊常。五歲，能讀書，自耕章句，年十餘，暗記五經，為文有奇語。里中老生嘖嘖賞異，呼為神童。稍長，閱關遺書，歎曰：為學當如是矣。遂刻去浮藻，竭心推性命之秘，閉門講習，不知飢渴寒暑。年十八九，充然成德，為名儒。受業質疑者繼乎門。先君口舉手畫，橫分豎貫，曲折明備，各稱其所欲。初邑人自宋季以駢儷雕刻為學，莫有談周公仲尼之道者。至先君始以易教授，開陳其說，士俗為之大變。至正甲申，江浙當大比，先君就之試。時有司以諱忌去取士，先君言時務，歷數往昔治亂之繇，以為如是則治，否必敗。見者相顧

人心者，國家之元氣，教化所以養元氣之具也。不任賢才，則教化不行，不去奇斂，則人心不安，失人心而得天下，蔑教化而求治平，非所敢知也。如是者，桑數千言。洪武三年，郡辟為邑庠師。先君日以師道磨礪學者，晝夜辨析，諄諄不懈。四方後進負笈求師者，百餘人。人人有所聞，學者私稱不敢以姓。因所自號稱愚庵。先君既以太夫人春秋高，自罷歸，從而歸者，踵相接，一庠為空。遠至稍稍散去，至今稱師道之盛。必以先君為言。四年，行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先君亡逸他邑。郡吏詣門請，難連督索之。先君不得已乃出。時年四十有六矣。之京師，詣御史執事，兩以母老辭，執政詢以政治，乃驚曰：今列郡關守長而先生適至，朝廷之幸。岳安政嚴賢，即下銓曹，以易試中第二。遂錫冠帶，授濟寧知府。階朝列大夫。在官周三年，省憲考績為六府最。八年春入朝，天子以為善治民，錫燕儀曹，遣錢舊職，頒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汝。先君拜謝而退。三月重至官。越五月，知縣事。程貢書以不職被笞，恨先君，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楊某按嚴，楊適程故人，恐程坐罪，易民服。潛索先君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吏卒繫之，拷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懼，與其吏謀，誣先君私用倉中炭革二百斤。時十月未嘗附火，而革則苦公字垣，實無私用者。強卒以此誣先君。先君不與辯，遂得罪謫江浦。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九年十月二十四日，遂卒於京師。享年僅五十有一。嗚呼痛哉！初先君受濟寧之命，以為非常之恩，不可不盡力。到部為書，縣之通衢，諭以朝廷養民之意，孝悌忠信之道，俾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不得叱呵之。日引耆耆之士坐語，問以得失。郡學官闕，先聖廟頽壞，先君聘前進士為師，弟子未備者，選充之。役浮屠

暮廟堂。暨廟前地爲泮池。撤佛廬。增廊廡。度廟後地爲射圃。造弓矢。置旗鳩。日視學。率諸生習業。始郡兵後人未知學。先君以身爲師。爲之立章句。謹節文。講內聖外王之道。不諭時皆化。儒服者班班。開出郡邑之內。學舍數百區。在弟子籍者二千人。始有詔民開蕪田者。後三歲乃稅。吏邀近功。不俟至期徵之。復以田定其縣。民滋憤。田不增闢。先君知其故。下令申前詔。與民約。俾以丁男定額。著冊書。列民之丁產爲上中下等。下等折之三。則每有徵發。自上定之。吏無所措其奸。歲時躬出郊勸督。見長老。勉以教子弟。令子弟以力田。欣欣焉如戴父母。初至大款。民仰給他郡。先君竭誠撫輯。不敢勞之。歲暮轉戎衣於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旁郡俸民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相枕。濟寧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更。先君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即以舟載。具白於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後他郡車輸者。雨雪需毀過半。民買車牛以償。且弗能足。破產者十八九。而郡民以舟得無害。指天泣曰。活民者方使君也。郡倉糧絕。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苦不便。漕軍者自淮安輸濟南。正道郡境。先君以爲便。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轉青州粟。道且便。告於省。省不從。即以開戶部。戶部奏可。省臣大愧。郡城圯舊。以兵築。指揮挾貴人勢。當五六月。役民萬餘築之。民不得稍哀號。即工聲聞數里。且暮不休。先君憂憤不食。曰。民病不救。焉用我爲。密聞中書。衆以爲且得罪。不敢署名。先君獨署之。胡丞相以聞。即日詔罷。先時不雨。先君祖誥。徧禱羣祠。涕泣臥。嗣下。暫不雨不止。至是。詔至。民驢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惠。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夏。降邑蝗。先君憂之。移書社神。變食省過。夜焚香。願天。俄聞空中。鳧鳧聲。燭之皆飛。蝗。是秋四境外皆饑。獨一郡完熟。人以爲異。先君於去民害如饑渴。或無已勞之事。輒卻酒肉不御。凡訟訟者。隨事裁決。大者答辱。小者諭遣之。不留狀牘。尤慎於獄。月錄日省。不俾淹滯。或事未具不決者。時爲糜以食之。夏秋之稅。舊以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籬旬不收。民至謂倉爲穿。先君令民自持槩。斛卒斂手不敢出聲。遇將種。斂預以書與民。期民爭來輸稅。羣集時。夜到倉下。不敢就寢。民信且悅。不遺一吏。而稅常先足於他郡。江西浙西二省。有詔輸糧百餘萬於濟寧。水陸三千里。先君視之。如己民。不使有絲毫怨抑。常制每斛別增四升。以補腐耗。先君憐其道遠。可念言於朝。獨之二省民感激。及朝。京師民之在京者數十輩。擁拜馬前曰。此我輸糧時老父也。舊徵州縣吏。皆以隸卒。往往求索無厭。先君下信符。置郵而召。莫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申分之。或屬之吏。則託日月稽違。圖賄利。先君自藏之。緩急之期。一自己出。蘇是吏弊。謫息。復下其制於州縣。斷吏卒。毋潰民。有故皆以信符召集。以故民得一力耕桑。而糧負來者相屬。四年。戶僅三萬。稅萬餘石。八年。稅以石計者。增至十四萬四千七百。戶增至六萬有奇。二州十縣。獄無滯囚。郡獄幾空。民有積粟野無餓殍。雞犬牛羊。散被草野。富庶充實。儼如承平之世。先君奉神事。上盡禮。社稷山川諸祀。在境內。脩飾壇壝。置祭器。祭服。滌滌之類。躬親爲之。周垣之外。樹以名木。將事之際。一如儀。無或怠惰。水驛始在西門之內。卑陋汗溼。居者弗康。先君料材木。俟農隙。更作於南城之陽。庭室室房。弘敞幽嚴。百需之具。舉無闕者。冬寒河凍。驛船不行。則伐木爲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集事功。計精慮密。出人意表。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

引河濟。地勢高瀉。故構石爲閘。而時蓄洩之。魯橋梁林二閘。歲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閘丁。緝壞石。治磚灰雜土築成之。故以葦困蓄糧。火屢爲災。先君教民爲陶。作瓦屋百餘間。嚴飭火令。編民居爲曹。互相救卹。火患爲息。先君在官未嘗一時閒。雖無事。終日冠帶坐堂上。召諸吏。授以詩書法律。盛暑嚴寒。不廢公牘。堆几。羣辯譚然。片言折之。大將軍魏國徐公曹國李公等。率士馬百萬之燕。駐郡頗久。要官勢吏。徵索糧芻。爭欲先得相索。授喧錯於前。先君從容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會河水涸。舟膠不能動。大怒。召先君曰。卽具五千人浚河。不者以軍法論。時日且暮。先君不忍煩民。退而禱於天。夜三鼓大雨。黎明河水漲數尺。舟竟去。莫敢言者。先君爲政。以教化爲先。能以德勝。佐貳始或倨慢。先君愈誠待之。卒愧服。願爲弟子。武夫悍將。或不爲禮。久乃化。賤信愛。凡任吏取質。訥少文者。必躬先之。俾入於善。不喜近名。常稱曰。務名者必樹威樹威者必害人。害人以利己。吾不忍爲也。府庭之前。不陳杖械。皮鞭掛楹。示不妄刑。有過者告以道理。使之自愧。始而疑。已而服。已而信。爲不可及。至以吏議南還。民號呼填道。如失親戚。隨而行百餘里者數百人。郡之子弟。員登成均者。聞先君卒。奔走閤門外。慟哭失聲。嗚呼哀哉。先君孝愛切至。事教諭府君。卑聲婉色。惟恐弗至。及海寇亂。劫村落。焚廬舍。府君躬負太夫人入山中。逃不暫顧。妻子兩踵血流。不恤。及出官外。遇太夫人。與已初度。南向望拜。竟日不樂。稍遇奇味。輒涕泣曰。太夫人不食。吾何食爲。縣真之。至敗鼻乃已。遇二弟。師訓父育。終身未嘗變。待朋友有恩。好調急難。居濟寧。南冠過者。必以酒米饋之。同郡者加厚焉。同邑者又加厚焉。告寒與衣。告飢與食。不能行者。微舟以送之。同郡士爲萊蕪丞。欲迎其母而告無貨。先君以一月俸金與之。同僚以事。無所衣食。先君藏買布帛以遺之。日召之對食。遇夜邀至家。飲終三年如一日。所入俸祿。月二十石。盡以散朋友。不少吝。自奉甚薄。不服綺綺。不帛襜袴。一如布衣時。或陋先君。先君曰。吾道當爾。日不再肉。或日無事。輒卻去曰。祿不可徒食也。每夜則拜而陳其所爲事於天。始至斛米可易白金三兩。先君日食之餘。盡留之。官以紆軍食。或請先君爲家計。先君曰。先國可也。敢射利乎。所居室壞。吏請葺。不許曰。毋以我故勞民。出俸買葺葺。葺之。令蔽風而已。床榻左右。雜置圖書。入其室者。若無人然。居官五年。惟一子及一童。時人謂先君不壞。而先君安之。兗州守因進瓜。先君曰。吾非市名。性不喜分外耳。至於薪芻之微。皆易以粟。一燔雁脰。先君卻去。與絕交。或以爲大甚。先君曰。吾非市名。性不喜分外耳。至於薪芻之微。皆易以粟。一芥不取於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去官貧甚。駕所乘馬以行。行李蕭然。觀者歎息。嗚呼哀哉。先君面白如玉。鬚眉秀麗。不妄笑語。不旁觀視。動容周旋。必以禮法。率真任質。不事表襮。與人交好。不以久近冷熱。一立談頃。洞見肺腑。發言持論。一本於正。性命之道。晚益精熟。榮辱利害。視之若一。臨終之際。知非自致。超然委命。顏色不改。嗚呼痛哉。先君之學。明白純正。以紹述考亭爲己責。所志益深。且遠。逢時得位。亦欲推以淑斯人。否則退隱丘園。傳其業於善。以昭後世。皆未能究。而天奪其年。天耶。天耶。曷可信耶。諸孤之痛。曷有極。而罪曷可量耶。先君所爲文辭。多不置。棄有汗漫集若干卷。藏於家。林夫人諱姬。婦道冠九族。先十五年於元至正癸卯九月十四日卒。生子男二人。孝開。孝孺。女一人。再娶夫人王氏。諱在。生

女一人未滿月而夫人卒。庶母董氏育之。董氏生男一人。曰孝友。嗚呼！先君之道。蓋法時乎。易取政乎。書主政乎。禮和乎。樂雅言以詩。制事以春秋。其深高博大者。雖不可測而知。然而家焉而有善俗之化。官焉而致富庶之治。發之乎政事。著之乎文辭。比於古之賢人。循吏。未之或加也。然古之人有若此而傳者矣。亦有不傳者矣。其傳者。必其居高位者也。必其有後人者也。必其得立言者傳之也。其否者。或位卑而人弗知。或其後不知以彰之。與無傳之者耳。今先君之位。不顯以歿。歿未數年而知者寡矣。後之十年。知者不尤寡乎。又後之百年。其復有知之者乎。雖有不肖之孤存。然年稱身賤。言未信乎天下。行未出乎四方。孰從而傳之乎。縱有所待。安知其能必至乎。此所以不得不悲且懼而汲汲圖之於夫子也。夫子哀亡。憫存而賜之銘。不惟諸孤不敢忘。先君亦且感德於地下不朽矣。謹狀。

二賢婦傳

浦江嚴氏婦者。鄭氏女也。鄭氏之先。以行義著聞州郡。衆數世不異居。至宋青田尉德璋。生鼎而愛之。擇所居。得嚴某。歸其家。鄉隣以爲鄭氏之女。必賢可知也。皆矚視其所爲。見其事舅姑順悅而有禮。處庭闈無謔言疾步。乃私語曰。吾知其異常人也。今乃果然。歸未久。嚴氏貧稍衰。饋粥或不給。禮舅姑不以饜薄。其父母富。憐鼎獨貧。將召而勞之。鼎自脩飭。無異平時。未嘗以貧故告其父母。父母欲畀之財。則辭曰。吾鄭氏固有成法。何以女貧故多畀之財乎。終不受其父卒。母遺之經帛曰。斯若翁喪也。今不成服矣。以遺汝。泣曰。古有父死而不忍視其書。以手澤存也。喪而存。其比之書也。大矣。烏忍而受之。母漸其言。不敢復出口。時其歸。卷而納諸衾。既歸。知母之藏也。奉而棺於篋。踰年而省母。則出諸篋。還之。其不妄取如此。嚴氏族皆賢之。母女之甥。爲諸暨金。生有賢行。既而妻於鼎。之曾孫源。其事舅姑如其外王母之在嚴氏。姑嘗感末疾。不能興起。晨昏侍床下。養糜煉藥。踞坐其側。扶其首而飲食之。或不進。則憂戚。與人言姑之疾。輒嗚咽悲歎。及至姑所。強爲喜悅之色。以溫之。姑疾甚久。而卒。孝養不怠。姑垂死。以手指天曰。吾苦吾婦無以謝。願得孝婦事之足矣。喪其姑。極悲哀無已。聞者爲之泣下。夫中歲慕黃老家言。入山獨居。閒一至其家。即去。奉之愈恭。如大賓。家嘗遇盜賊。夫處山中。金攜其資。避匿他所。及賊至。逼甚。知不可保。委質而去。獨獲其先世墓文一卷。及歸。費盡。獨出墓文歸其夫。其夫驚喜曰。實失千萬不足惜。此文乃吾日夜屬心者。若能存之。真吾婦也。後生子材。娶宋口口。公女爲婦。果孝類之。卒如其志云。方子曰。教之於人也。要矣。吾聞鄭氏之先祖曰綺者。初家貧。其鄉人遺之金數斤。卻去不取。嚴氏婦。綺之來孫也。其不妄取。固亦宜也。若金氏少嘗受教於嚴氏婦矣。觀其兢兢然奉舅姑。久而無怨。是雖孝子所難。終有孝婦如其姑之所願。豈可謂無天道哉。

碑

梅長者祠堂碑

天地至和之氣。時得之而爲春。日得之而爲煦。風得之而爲薰。皆所以長養萬物。其化至密。其用至醇。其在天德也。則爲仁。爲至善之德。爲醇厚之化。爲無言之教。備其理者。在唐虞爲八元。在周爲八人。在漢始

稱長者。其取義以爲能長育人材。先躬行而尚本質。有長盛昌大之道。故善治天下者。必貴之。漢之大臣。惟塞侯張歐。皆以長者稱。因其行而求之。若曹懿侯之清淨寧謐。萬石君之父子謙謹不諱。丙丞相之居德不伐。要皆長者之選。長者之爲用。迂而不曲。緩而不滯。寬大忠厚。有聖人之度。人主能用之者。其國必興。後嗣必蒙其利。非若才智之士。淺而易窮也。彼子子然而露其智術。任之以事。聲威錯出。非不可喜。然刻薄少恩。行法無餘意。而慮民無隱情。喜之者未終。而厭苦之者衆矣。若商鞅之於秦。王猛之於苻氏。曾未旋踵而大亂作。豈其才智之不足歟。長厚之道。微而人不懷其德也。故天下可以無才能之人。不可以無長者。不幸而乏才能。焉事不過於廢弛。不幸而無忠厚之長者。其誰恃而不亡乎。長者之用。梁肉也。才智之效。藥石也。吾以所聞所見。推之國有忠厚之治者。後必不衰。家之久存而不墜者。必長者之子孫。台之事。海有梅氏。考之圖譜。昔有諱盛字昌圖者。仕晉爲章安令。擢南昌別駕。知晉將亡。卽是邑而隱焉。常誦佛書。而有靈鳥降其所居之側。若誦聽者。歲餘始知。郡縣以爲鳳集。上其事。宋文帝聞而下詔。褒之上。表稱謝曰。此殆覽陛下之德耳。臣何與焉。帝咨嗟稱爲長者。仍命郡縣。謝其所居舍。爲丹丘寺云。今八百餘年矣。其子孫衆多。爲邑巨家。而寺亦不廢。宋高祐中。諸孫之學佛者。良阜建重閣。像而事之。歷年雖久。而未有記其事者。夫以劉宋立國。未數十年。而宗社爲墟。長者之傳。今千載而猶未艾。此其所爲之可稱。豈特一言之善哉。宋文帝知其爲長者。而不知長者之爲用。國之不壽也。固宜。而長者之澤。至於子孫而益著矣。天之於善人。其所施福。遠矣。祠而奉之。非特爲乎。學祖之思。使隨是者之風者。卻去浮薄而趨忠厚。豈不足爲天下之勸乎。然則長者雖不獲如塞侯等之有益當時。而其遺澤之所及。未始不同也。乃爲詩以系之。詩曰。中世取士。貴乎力智。巧僞如雲。非國之利。無言而化。不爲而成。長者之功。沛然難名。漢祀四百。將相多有。匪任長者。其何能久。如山之常。如地之容。不震不騰。涵以風雨。或乘於時。世不能以澤鍾厥家。千載祚社。有晉之衰。懷於篡臣。先生恥之。高蹈海濱。行脩於身。閭里成化。靈鳥降祥。自天來下。靈書旌門。惟德是嘉。曰匪於躬。邦家之華。有而不居。天下儀式。錫之嘉名。江海動色。上下百世。作者幾存。其誰於今。尙有子孫。列堂森森。衣冠奕奕。孰能祐之。長者之澤。爲善無位。所係則長。若惟尊崇。卒取危亡。有嚴祠宮。浮屠攸宅。歲時蒸嘗。子孫千百。輔德惟天。爲善惟人。載其清風。民俗是俾。

越國公新廟碑代太史

丈夫之遇於時也。生使人懷之。歿使人思之。且建廟食於其土。必其德澤及人之深。堅於金石而弗渝。信如四時而弗爽。昭如日星而弗忒。然後足以厭乎人心。而合乎輿論也。嗚呼。豈易致哉。若今之胡越公者。其庶幾無愧於此乎。自辛卯兵興。天下大亂。民遭溺焚。倭侵無所棲止。皇帝手乘黃鉞。起而救之。屯兵滌陽。公杖策謁轅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以佐揚天威。龍鳳乙未春二月。王師取和州。夏六月。下太平。丙申春三月。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三月。又拔毘陵。公皆在行中。擢旗斬將。或操盤弧。以先登。前後屢建奇功。乃授右翼統軍元帥。使宿衛帳下。夏四月。又從王破宣城。上命行樞密判官。鄧愈成宜公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軍攻徽州。拔之。元將楊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公自婺源兼程以進。橫槊而前。大呼殺人。衆皆

披瀝而通戊戌春三月諸將軍克嚴州公又偕行降溪洞兵三萬以功遷行樞密院判官公謂蘭溪去嚴
 爲甚通蘭溪下則斷發之右臂矣冬十月乃下蘭溪十有二月王師取婺州陸公會書行樞密院事公益
 思有以自效己亥春正月攻下諸暨州十有一月又平處州庚子夏六月又拔信州信方絕糧人皆勸公
 還師公曰此閩楚喉衿地可棄之乎乃築城浚隍爲隘守計辛丑夏五月上憫公之勞且以婺爲海右大
 藩通閩引越非宿將重臣有以控制之不可乃授公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屯戍於婺州壬寅春
 二月溪洞兵叛而西歸公遂遇害知公之死者莫不哀慟流涕如喪厥父母上聞之亦震悼弗置親御翰
 口作文以祭且命有司壞公像配享下忠貞公廟庭甲辰冬復降旨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
 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先是公沒之明年公之諸部曲與境內之民悵然遐思若不能勝其情乃相率
 卽城中作新廟一區十閱月而廟成堂門亭廡咸具及是龍襄之令下復舉謁於金華宋濂諸部曲進曰
 公之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賞非無功罰非無罪使我等攻必克戰必勝而不冒於龍襄之內者非公之賜
 歟我之病也孰知而起之我之凍且餓也孰察而周之其能親自創注藥及安於食且衣者非公之賜
 歟公之德我何以將之境內之民又進曰吾婺之民彫瘵殊甚公憐心撫摩之昔也奔走乎西東歲無寧
 居今也長幼一堂愉愉雍雍非公之賜歟昔也商賈不通布穀不給今也市區充溢百貨俱集非公之賜
 歟昔也厄於暴強莫敢向問今也攘一莖茅公亦使人償之如承平時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亦何以將
 之今者龍光下被爵登上公人神治照雲日開明山川草木亦有喜氣適新廟告成願爲我詳記公之功
 德以垂永於無窮是用合辭以請濂竊觀古之名將出戍邊城者矣苟得甲士之歡心則耕田鑿井之氓
 必至於弗事使斯民稍得以遂其生則持戟荷戈者或不免於愁歎孰有兩全者哉若公者可謂尤賢乎
 已公嘗自語曰我不知書然吾行軍唯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虜人、不焚毀人廬舍故其軍一出
 遠近之人皆爭附趨之蓋公處心以仁蒞事以威惟其仁也故不言而民附惟其威也故不戒而兵自不
 敢犯昔者征虜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及其死也人爲立祠享之較之於公其事固
 無大相遠也廟而祠之其誰曰不宜初公之未薨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燈燈有光若燈及其既薨敵人數
 擾我邊陲公降祥異或見夢於人或觀靈光滿野洵洵聞人馬聲及出師輒大捷似實有陰兵來助者是
 則公英魂靈爽出入於星辰之間固未嘗亡也因并及之使知天之生公有非偶然者公姓胡氏諱大海
 字通甫泗之虹縣人詩曰真主啓運四方攸同升龍在天隨行雲從中有一人萬夫之雄其人謂何時維
 越公一懷懷越公勁氣橫驚手荷鐵戈其黎若瑞彼趨以馬我捷以步陷陣如飛逢者必仆二天兵四出
 靡弗在行矚目疾視前無堅城有聲沈沈敵人震驚土疆既拓大助以疑三王曰俞哉爾子羽翼整維維
 藩爾鎮其域爾參政府解爾宿密爾勞爾徠以盡乃職四公既受命分關建牙威靈化乎莫敢或諱汝順
 汝掖汝疾汝摩汝化汝呻吟而爲謳歌五視彼郊原其耕澤澤視彼閭閻其通釋釋視彼室廬其居奕奕何
 以致斯伊公之力六我民無祿俾公棄捐精神上游同合化權民之云思其何舍旃非廟局祀非祀局度
 七乃簡甕材乃端楹徑乃葺殿殿視星之定林衡奔事班垂稟令紫稅星錯素階玉瑩八遠清有寢嚴衛

有門勇挾有麻四線有垣背像中居威神騰軒陰風肅如髣髴若存九維公顧綬時著靈響陰火東驚
 騎西上赤幟一揮無敵不嘆孰不生畏孰不景仰十其生爲名臣死爲明神策書所列指纓可陳矧公之英
 賢乎屈伸幽明有殊神人則勻一其十公實惠我弗開弗二人之依公如旌繁旆登我稼穡遇我妖沴啟我
 明神欽于世世其十

鄭處士墓石表辭

浦陽之鄭氏有貞孝處士諱淵字仲涵生未嘗仕乎時足跡不出乎里門以洪武六年六月十一日卒一
 月十二日葬于左溪瑤塢其師太師公諱之而銘其墓墓上之木已拱矣問其鄉之細民則蹙頰曰仁人
 也處士在時吾民饑者告以食寒者告以衣病者我藥之稱貸者未嘗辭有郵我之心焉今死矣仁人不
 可得矣問其士大夫則蹙頰曰忠信人也其言也恐傷其氣其待人也和恕之容溢於面其見人有善
 也揚之惟恐弗亟見人有過也陰告之而不聞於外貧者賜之急者紓之而未嘗以是矜人惜其死矣問
 其親戚則泣之曰吾忍言其德乎縱言之其有既乎處士親在事之盡孝既沒而喪之過哀親死時思食
 瓜終其身不食瓜曰吾何能下咽也事兄如事父兄曰坐則趨走就位不命之坐則拱而立不敢平目視
 撫子弟有恩而嚴或有疾夜四五起及訓飭之際正色厲辭慄慄如神明其視姻連不以貧富爲冷熱嫁
 其弟孤女踰於己出者其大者如此其小者可知吾言之安能既也問乎太史公公出涕曰吾之徒也其
 事我也不以師而執子之禮其爲文辭冰潔而木茂其於道有聞矣不幸四十有八而亡今則無矣問於
 其子楷欲發其辭而舌莫能舉求其文得途初齋棄十卷讀未終篇爲之泣下沾襟嗚呼處士一布衣耳
 道行乎家不特使親者哀之而交游者至今哀之不特君子哀之而野人亦且悲之使處士有位其及人
 者豈少乎而卒以死者命也世固有高位而人無稱之者甚或詆詬之願其速死其視處士有諡以昭德
 有文以傳世得失果何如哉嗚呼可哀也已處士之曾祖諱德璋宋書田尉祖諱文壽父諱鉅皆以好義
 同居聞母周氏配某氏先處士卒與處士同壙男即楷女二人適某孫男權楷有文行太史公稱之與予
 友以墓表之辭爲屬系曰古之爲儒道爲貴俗尙文才厥僞文奇行駁世所棄偉哉貞孝覺其弊躬行
 於家仁且義擴而爲文乃餘藝玄珪白璧郊廟器弗售遠向山澤闕醇儒之亡衆歎歎幸有佳胤紹遺志
 積久報修將愈熾刻辭讀之告來世

貞義處士鄭公墓表

金華之浦江有孝義門曰鄭氏鄭氏有好學篤義君子曰處士諱淵字仲涵其言懿而信其行和而謹少
 受業於太史潛溪公劬勞勤志痛自繩新難龍臥榻之側聞雞初號輒危坐誦讀至夜二鼓不休由是盡
 通貫聖賢經訓尤精於朱氏詩論讀根據仁義下筆爲文有奇俊語一時老儒多歎譽之其家合族以貧
 男女數百人處士事尊長侍昆弟御卑幼一以勤篤恭慎爲本上下莫不宜之洪武十九年詔天下度田
 繪疆畝爲圖命太學生泚其役太學生所以賄敗者蔓連大家多坐死處士兄濂時主家政當逮京師處
 士奮曰吾家以義名吾先曾祖弟昆坐罪爭先死維陽獄吾兄老矣何可不代吾兄而使之就吏乎遂

謂埋自認服死金陵其喪歸不惟其家哭之而鄉人靡不哀之不特識之者為之涕泣凡聞鄭氏事者靡不悼其不幸也處士曾祖諱德璋宋青田縣尉昆弟相代死者也祖諱文壽父諱鉅母周氏配張氏子男二人曰樸曰柏女二人孫男五人婢承耿姑婿孫女二人曾孫男一人瑄處士卒於十九年七月八日年五十有三以明年七月七日葬於白麟溪北二里潘坂之原鄉人私諡曰貞義柏有文學與余皆師潘溪公處士遇余最厚柏以伯父左庶子濟所錄狀來請銘體不敢辭乃為表其墓曰孟子謂以法死者非正命亦視其所為何如耳使獲罪於義理而抵法如孟子之言可也僕所為合乎義而遭逢其事變隕身於難得命之正也孰加焉故比干之死於君申生之死於父董汪之死於國孔子皆取之苟不由義而負私含垢以全其生縱登上壽放曠下君子視之猶狐鼠之斃腐曷足謂之正命乎若處士者以身代兄死於仁義其所全者大矣其於天之所畀可謂無負矣壽雖不長名則永存為善之報事不在其子孫哉

王君國祥墓碣

金陵王顯述其叔父王君國祥言行授余請文其墓上之石顯奇士其文辭甚奇至其叔父之事尤奇也余考之為之言曰昔嘗讀太史遷書載戰國秦漢征伐攻取開事必有謀臣辯士之略參乎其中或以一言脫屠陷轉敗為勝或奉文書下十百城國之所由盛強豈特甲兵足恃哉蓋有文事之助焉近世史所錄名將爭戰之績則有矣而言辭之士寥寥問問豈說說聘辯者不若古之人耶抑有之而莫之述也以顯所言王君說元御史大夫福壽以計破取二盜將如探囊雖固策士也哉而世不聞其名雖當時人亦不知計出乎君君說大夫時年六十二年且高不喜名不聞於世至死而不悔古策士能之乎此其事足稱矣君諱元吉國祥其字也曾祖君祥祖子某父國之君兄弟三人於次最少而重厚好問學自幼奇偉喜兵家書輒以其意常為人言之人笑其言之過君曰君子何足問此吾誠過也年十四歲饑與兄行糶旁縣道遇盜利其粟將劫之兄懼走匿君不為動徐給罵曰庸庸官使吾運粟許遣夫防我而不至若豈防夫耶後有粟車數十兩若其防後至者盜以為然散去里中長老固已異之後大夫福壽在金陵盜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為元帥聲言討賊索軍食城下大言殺人守將閉門伏不出大夫憂不知所為君造門謁大夫論以禍福說衆百千言驚其座人大夫亦驚喜起問計君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悍甚此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軍食公宜開城門陳駕乘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給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芻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深淺兩人必相讓則主者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大夫從其言既而潘甲果至執殺之也先失勢亦自敗去君絕不以語人又去而之燕秦齊魯之間陰察諸藩豫知不足與言復歸金陵而今上已得江淮即金陵為帝都鄉間子弟多致大官君歎曰人主在吾鄉而吾求之天下吾之命薄明矣向多談何為因噤不更談世事隱隱肆中以自給刮落錯愕不露幾微故習恂恂務為訥樸事父母謹友其兄得恭遜意與衆人處不求其異人莫知其為奇傑士也卒以布衣終年三十有九娶平氏一男瑄再娶呂氏生某瑄葬於某山卒以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葬君為人敦風誼知好尚當世名士多喜與交父喪致客千餘人挾其所長嘗以自高而人莫能高之世嘗謂古昔能

言士多死於言為奇謀士多以謀敗國因謂皆不若愚之全此要非篤論彼不善於用各有以取之非智辯之罪也若君之所繼而視時察變不以得喪為累謂善用其智辯者非耶銘曰言之辯也識又遠也才則孔豐邦之選也胡闕其逢命之塞也與時否通義是勉也不著其終壽何短也揭昭于幽宮所存者遠也

許士脩墓銘

天台方孝孺有篤志尚德之友曰許君繼字士脩言必出乎正動必由乎禮趨舍取予咸則乎古之君子而無所苟其精思力學以求道德性命之蘊汲汲若或失之而有得乎心沛然以樂不以貧賤患難惑其志余取友二十年所交海內知名之士甚衆考其所存莫有類吾士脩者蓋其操志勇自守介所期者遠而務踐乎事所造者深而其志欲焉如未有得使假以壽年其所志當卓絕過人而年僅三十有七而卒嗚呼此豈特斯人之不幸耶士脩之先汴人其六世祖景元宋高宗時為台州教授遂家焉後徙寧海為寧海人高祖文政曾祖彬祖光父琳皆業儒而不仕士脩質高朗自為兒童已有成人之志以學質哲自勉喜為詩其高妙處有魏晉人格韻別自號觀樂生其詩多道其所樂言暢而旨深非近世人之所及也或傳其觀樂九詩至京師翰林學士金華宋公見而歎賞之以為不愧古人凡一時名能詩者皆自謂不及而士脩不自足益刻意經學觀心天人究蹟探微將大索六藝之緒反之於約以成身致用而病作矣既病咯咯然嘔血而學不止病凡三年每見必覺其進瀕死精神不亂與人言死生晝夜耳奚足怪談笑而逝嗚呼士脩之於斯道非篤信不惑其能然耶初士脩學於鄉先生王君德德王君奇之妻以女弟牛一子曰繼二女曰忠曰惠王君固名士其弟琦尤與士脩相好士脩以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琦述其行為書託子銘子謝曰子兄弟與士脩善銘莫宜焉奚子之求後五年王君仕瀋邱死琦亦請去士脩弟顯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來速銘於是士脩之親友盡矣予尚謹辭銘曰學失其統驚於空言飾外以欺幾忘本源嗚呼士脩志篤行劬惟正之趨非義弗蹈暨暨其守汲汲其求棄遺芬華獨與道謀業雖不終世罕厥似我庸闡微以助髦士



薛敬軒先生文集

薛瑄撰

原序

大儒經世之文。所以正學術。護綱維。廣德教。樹風聲者也。度其弱管據懷時。言非根於天人性命。則不傳。行非見諸履仁蹈義。則不傳。人非英聲卓越。光明俊偉。則不傳。事非忠孝節烈。經緯民生。則不傳。文之傳也。匪易易矣。後世正學不明。莫窺要領。往往陷於虛寂。屏棄一切。閉或組織文辭。誇多鬪靡。言之娓娓。求其黼華務實。探本窮源者。邈如也。河東薛敬軒先生。具剛方正大之德。倡明道學。條分縷析。一以考亭為宗。而居敬窮理。無間隱微。造化陰陽之旨。尤反覆詳盡。措之事功。皆從性天流行。巨細險夷。無所處而不當。故採而為文章。莫非原本道德。闡明經術。有關綱常名教之大。至於編著諸篇。則又因端起義。目擊道存。兩開物理。纖毫畢露也。蓋由本深者枝茂。積厚者流光。其識高。其旨深。其詞平易沖澹。不以探奇索隱為工。以之垂訓後世。真足以繼考亭。為前明三百年理學之冠。予景先生之學而弗逮也。公餘之暇。取其文集。采輯成編。與讀書錄竝梓之。以廣其傳。使天下後世。讀先生之文。學先生之言之行。大道蕃布。正學昌明。而私智穿鑿之徒。不敢置喙其間。未必非此集之一助也夫。

康熙四十七年歲次戊子孟夏。饒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張序

布帛之文。葭粟之味。朱子嘗以是而贊程子矣。布帛可以常衣。葭粟可以常食。聖賢著述立言。亦猶是也。舍此則奇怪隱僻。不經於世。若左氏浮誇。莊周荒唐。是已。君子所不與焉。先師敬軒先生有見於此。故其著述立言。淺近平易。使人易知。豈奇怪隱僻不經於世者所可擬哉。先生名瑄。字德溫。別號敬軒。世為山西河津人。自幼篤信好古。博學善記。所著有讀書錄。續讀書錄。河汾詩集。行於世。惟文集則先生孫前刑部員外郎祺。曾託前常州同知謝庭桂版刊未就。今年夏四月。前監察御史暢亨。先生同鄉。謫官陝右。道過鎮陽。予因訪前集。暢曰。某於毘陵朱氏得之矣。予喜而閱之。但舛訛非原本矣。因取唐昌黎集校正編輯。總千七百篇。分為二十四卷。凡三易。始克成編。於戲。先生文集。流落江南二十餘年。今傳於世。豈非其數有所待與。先生永樂庚子河南鄉試第一。登辛丑進士。宣德丁未。初授行在廣東道監察御史。正統丙辰。擢山東按察司提學僉事。陞大理寺左右少卿。以獄事誣誤。閒居七年。正統己巳。用言官薦。左遷大理寺丞。景泰庚午。奉敕總督松潘糧餉。事竣。陞南京大理寺卿。未幾改北京大理寺。天順丁丑。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轉左侍郎。越五月。以疾在告。懇乞休致。通前章三上。方得俞允。時年六十九矣。天順甲申夏六月。終於家。朝廷遣官諭祭。為營葬事。贈禮部尚書。諡文清。予嘗記先生說教河汾一時及門之士。雲集川匯。鼎方十五六。先生格言至論。耳濡目染。猶能憶其一二。惜乎少年不及向學。大抵

先生剛方正大。以聖賢為師。處已接物。不詭隨。不屈撓。講論經書。窮究義理。自一身一心推之。至於萬事萬物。然後約之以歸於一。其餘子史百家。靡不淹貫。究竟至極。尤邃於性理之學。周易、太極圖、西銘、近思錄。未嘗釋手。常瞑目端坐。思索有得。欣然見於顏面。其學蓋已至於樂之之地矣。言動舉止。悉合規度。可為人法。辭受取予。一決於義。終日衣冠危坐。望之儼然可畏。雖燕閒亦然。居家孝弟忠信。對妻子如嚴賓。及至接人。和氣可掬。不語人以其所未至。嘗以程門教人居敬窮理。接引後學。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其詩文平易沖澹。渾成不假雕刻。誠所謂布帛菽粟。切於民生日用而不可缺者也。讀者自當得之。予早侍几席。壯歷宦途。老無所得。追思誨諭。不可及也。先生歷官政迹。載在國史。其風節道德。自有天下後世公論在。不敢私弘治己酉夏五月端陽門人關西張鼎序。

薛敬軒先生文集後序

文以載道也。舍道而言文。虛車之飾焉爾。秦漢以來。作者林立。非不新奇瑰異。而為聖賢之學者無取焉。昌黎閔中而肆外。歐陽簡信而明通。庶幾乎載道之文矣。而以視濼洛關閩諸作。又瞠乎若後者。非文不逮也。實道不及也。敬軒先生生於明初。乃能致知力行。居敬窮理。以求至乎周程張朱之道。復於諸先生所遺書集。涵濡諷誦。終老不衰。故凡發為文章。抒諸歌詠者。莫非根柢於斯。淵源於斯。故不惟其辭之醇正典則。足以楷模後學。而有餘。而凡施諸事業。見諸躬行者。又無一不旋至而立效。內聖外王之道。於茲備焉。則純乎載道之文矣。僕封張夫子。學聖賢之學者也。故於先生之文。有取焉。吾黨有志聖賢。亦能如先生之致知力行。居敬窮理焉足矣。若謂言之無文。行之弗遠。則查於是編三致意焉。新奇瑰異之作。無解虛車之謂也。豈吾夫子所以教諸生者哉。故因梓讀書錄而并及之。受業門人漳浦蔡衍範百拜識。

薛敬軒先生傳

先生名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曾祖常。祖仲義。皆通經術。值元亂。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初鄉舉。除玉田教諭。母齊氏。一夕夢紫衣義冠人謁見。已而生先生於學舍。肌膚如晶。洞見五內。母氏欲棄之。仲義聞聲止之。曰。體清聲啞。非常兒也。必振吾宗。卜之吉。遂舉之。七歲端重如成人。仲義教以小學四書。雖千百言。過目成誦。年十一。能詩賦。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海寧李太亨。范汝舟。諸先生時皆誦成玉田。教諭公延至學舍。為講經書子史。及周程張朱之書。十三。遂通大義。每讀書。至廢寢食。諸先生退。謂人曰。此子聰明。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不敢以師道自處。稱為小友。永樂間。教諭公改調榮陽。先生年甫十五。諸生成尊為師。參議陳宗問行部至榮。聞名就見。視其言動不苟。復索詩彙讀之。知異日必為大儒。將以奇童薦。先生自以年未壯。學未就。固辭。每見周程張朱書。歎曰。此聖道正脈也。遂焚所作詞賦。厭為科舉之學。覃思力行。言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反側。年十七。教諭公再改鄆陵。故事。生徒無舉者。其教官論成。乃使先生補鄆陵學生。應河南鄉試。舉第一。明年登進士。大學士楊文貞公延訓子弟。不赴。丁父憂。喪祭一遵家禮。哀毀柴立。服闋。請就教職。以卒所學。宣德三年。擢廣東道御史。楊榮。楊士奇。楊溥。欲識其面。令人要之。辭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於班行中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得。可得而屈乎。稱歎不已。尋差監湖廣銀場。同列以為賀。先生吟古詩曰。此鄉多寶玉。慎勿厭清貧。至則疏能

沅州銀課。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一書。潛心誦誦。冬夜雪深。每有所得。燈下書之。或通宵不寐。遂積為讀書錄。宣德七年。丁繼母艱。服闋。除雲南道御史。正統改元。初設各省提學。用吏部尚書郭進薦。陞山東僉事。提學先生欣然曰。此吾事也。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按臨所至。必先考躬行。而後及藝文。隨其才器成就之。諸生咸心服焉。稱薛夫子。太監王振於先生為同鄉。問三楊曰。三晉之中。而無為卿者。其無賢人乎。三楊以先生薦。遂得召為大理少卿。諸生泣送數百里。為位而尸祝之。先生至京師。入宿朝房。三楊過之。不值。私其僕曰。若主之鄉。王太監也。詰朝朝退。當詣謝。則不謝。又使語之。又不謝。而振更先餽先生。則又卻之。振曰。夫能以美官予人者。我也不與薛公美官。而以餽薛公之卻也。宜哉。則改先生為大理卿。先生不謝。如前。振一日問三楊曰。胡不見薛卿。三楊為語固將來也。李賢為先生所厚。門人使強之。則又不謝。曰。奈何爵於朝。恩於室。久之。議事東閣。下諸卿皆拜。先生獨立。振望見。頷而立者先生也。因為貌恭也。而中銜之。居頃之。振從子山通百戶安妾。安死欲納之。安妻責妾持服。不與。山教妾告妻。妻慙。夫死。妻下吏。自誣服。先生辨其冤。三覆三反。都御史王文大怒。承振風旨。嗾諫官以受賄劾。廷鞫之時。振曰。是固當死。下錦衣獄。時學士劉球。亦忤振死。人皆為危。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辨冤獲咎。死亦何愧乎。日讀周易不輟。至覆奏。臨刑。門人皆奔走。先生神色自若。會振一老僕泣於霧下。振問故。答曰。聞薛夫子將刑。振曰。何以知之。曰。鄉人也。備述其賢。振為感動。少解。忽有詔赦之。仍繫錦衣獄。工部侍郎王偉素善振。聞公論不愜。亦以告。得放歸家。居七年。雖鄰里罕見其面。江陝諸賢來學者日衆。先生令從事小學。以及大學。自灑掃應對。以至精義入神。居敬以立本。由經以求道。不事語言文字。而專責諸躬行。有問及科舉之學者。則默然不答。終日衣冠危坐。如對神明。十四年。用官陳信等薦。起為大理寺丞。時敵騎薄都城。先生分守北門。都帥欲避其鋒。先生曰。敵軍深入。勢必不久。以天時人事驗之。必夜遁。已而果然。貴州苗叛。命將征之。以先生督餉。先生贊都帥。先為檄諭。示以禍福。然後耀武威之。帥從其言。諸苗悉平。景泰初。乞致仕。戶部侍郎江淵疏留之。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虐民命。獄久不決。或欲貸之。先生曰。如死者何。竟置之法。太監與安袁誠鎮守南京。無與抗禮。獨先生至。必降階迎接。曰。是膏肓王振者。豈可屈乎。午節餽扇。先生曰。賜扇乃朝廷之禮。卻之。太監金英奉差歸。公卿送之郭外。先生弗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公耳。彼雖不送。吾不怪也。御史劉致以先生為君子儒。乞置館閣。未幾。復召至京師。為大理寺卿。時年幾七十矣。乞致仕。不允。草場災。欲誅典守者。先生力辨。乃免。蘇松有饑。民貧富人粟不得。火其屋。竄海中。王文奉命往。按籍五百餘家。坐謀反。衆莫敢言。先生抗章力辨。止誅其魁首。文大恨曰。薛某猶昔也。當有以報之。先生笑曰。辨冤獲罪。何畏焉。天順元年。裕陵復位。素聞先生學行。轉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李文達喜曰。此先生行道之日也。一日。召入便殿。上方燕服。先生既至。門俟易服。乃入。所言皆正心誠意。左右敬望曰。此正薛夫子也。太監生辰。同列約賀。先生遽稱腹痛而出。時有矜迎復之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伐宋之謀。何耶。凡事取必於智謀。不循天理者。非聖賢之學也。尋為會試考官。序文中以正學復性為說。同考曰。此數字久不言矣。請易之。先生曰。生平所學。止此而已。上初接見。禮遇甚優。後連

日不召。會遣使往西番徵獅。先生諫不聽。而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等。竊弄威權。先生曰。醴酒不設。稷生可以行矣。同列慰留之。先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事俟終日。遂稱疾辭。石亨素敬先生。謂曰。既不可留。為請救書。即家塾訓子弟。以資其養。先生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救書。教人魯齋縣之屋梁。不以示衆。若資其養。曷若不辭之愈也。亨歎服。先生既行。至直沽。風雨大作。日中不得食。吟詠自樂。子惇憫見。先生齋杖擊之曰。我雖困。道則亨也。未幾。徐有貞、李賢、許彬皆下獄。衆服先生高見。閉戶家居。從學者益衆。至市館不能容。先生惓惓以復性為教。曰。此程朱喫要為人處。歐陽永叔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有實見。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買櫝還珠也。李文達當國。每以書寄先生。始終不答。門人疑之。曰。昔溫公居洛。呂申公當國。往往書問。亦皆不答。先生讀書錄。已積數十年。至是別為一集。曰。讀書續錄。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平日奏疏。皆削其稟。詩文雜出。子弟輯之。為河汾集。一夕檢閱舊書。及讀書二錄。束置架上。為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忽遭疾病。彌留之際。精神不亂。衣冠危坐於正寢。俄而風雷震屋。白氣冲天而上。而先生卒。訃聞。贈禮部尚書。諡文清。李文達為題神道曰。本朝理學一人。隆慶六年。從祀孔子廟庭。儀封後學張伯行撰。

薛敬軒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 書
- 答陳文原先生書
- 論取友為學答周秉忠書
- 與楊秀才書
- 答湖廣左布政使李琦書
- 答侍御王子沂書
- 與王給事惟善書
- 與羅劉張李陳謝侍御
- 與太守李太亨書
- 再與李太亨書
- 復李太亨書
- 復李原德書

答司封趙主事子聰書

戒子書

答李賢司封書

與李匡都御史書

答李都御史書

與李都御史書

答閻禹錫書

答曹安司訓書

答閻禹錫書

卷之二

序

論選序

送王汝霖大尹序

榮陽送別圖詩序

贈王給事中序

御史箴解序

鄆陵縣志序

周氏族譜序

送孟縣令林君致政序

務本堂序

送李太亨詩序

送王世寧歸草懷序

送驛丞湯伯瑀序

送永和湯大尹序

送盛司訓序

送教諭章穎考滿序

贈蒲州劉太守序

五友詩序

送孫先生致仕序

送寧海令季復春序

薛敬軒集 目錄

望雲思親序

送林鄭州序

送長蘆陳運副序

送王克庸知定襄序

卷之三

序

送憲副王士悅之任序

送張鵬遠歸瀘陽序

送鎮江府推官鄭聰序

送李給事歸省序

送陳御史祚歸葬序

送廣西張大參聘之任序

聽馬行春詩序

送通州楊同知還任序

送侯編修序

送國子生黃勉序

送房子新歸洛陽序

贈司訓王秉節之任序

送陳庭訓歸青田序

送陳御史歸祀序

送柳御史守制序

送趙司訓序

送司馬訓之任序

送劉僉憲之任序

送建昌尹陳繼賢序

送陳御史致仕序

贈僉憲袁茂實考滿序

送黃布政致仕序

送李參政致仕序

送黎參政致仕序

薛敬軒集 目錄

歷亭送別序

送孔節文分教徐州序

送浙江趙大參序

贈知韓城李居敬序

卷之四

序

送僉都御史李公陞秩序

柏臺春霽序

贈僉都御史李公平懋序

送鄭侍郎歸省序

送朱知府赴任序

送劉知府赴任序

送鄧大參赴任序

送黃僉憲之任序

贈凌大參之任序

送歸州尚司調序

竹深處序

贈汪德容致政序

送刑部鄭侍郎序

廖氏族譜序

送王都御史致政序

送趙都指揮協贊序

贈太子少師兼工部尚書江公序

並傳述詩序

送按察使黃公之任序

慶厓耕張處士壽誕詩序

送大理寺少卿序

送蕭都憲公賜誥序

會試錄序

卷之五

薛敬軒集 目錄

六

記

游龍門記

拙巢記

篤敬齋記

友竹軒記

慎獨齋記

養志堂記

河南縣清化鎮重修孔子廟記

具慶堂記

絳州重修廟學記

思親堂記

頑槐堂記

邵陽縣重修廟學記

遇思亭記

重修許魯齋先生祠堂記

永思堂記

拱北軒記

南軒記

車窗記

慎齋記

藏修室記

慕賞堂記

重慶堂記

卷之六

記

存化書堂記

山東按察司題名記

沂濱書舍記

約齋記

唐文學館學士畫像記

薛敬軒集 目錄

八

九

永思堂記

蒲州重修廟學記

游草堂記

榮養堂記

澹庵記

懸庵記

忠勤堂記

雙桂堂記

唐陸宣公廟記

華州重修廟學記

讀易軒記

平陽府儒學重修記

陵川縣廟學重修記

大寧縣儒學重修記

一樂堂記

雙桂堂記

卷之七

哀辭

愚村居士哀辭并序

王處士哀辭并序

祭文

遷柩告先考文

祭先塋文

祭王太守文

沅州禱雨告神文

辰州府告神文

代陳御史作焚黃文

祭魏希文文

祭少師江時用母夫人文

卷之八

薛敬軒集 目錄

碑

漢伏波將軍馬公廟碑

絳州大成廟碑

濟南府重修舜廟碑

東嶽泰山廟重修碑

韓城縣重修學碑

墓誌銘

明故奉議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崔公墓誌銘

墓表

汾陰阡表

趙孟周墓表

故贈兵部主事陳先生墓表

卷之九

箴

謹言箴

慎行箴

懲忿箴

改過箴

存理箴

持敬箴

慎微箴

大理箴

銘

悅心齋銘

勿欺齋銘

惜陰齋銘

恆齋銘

思儀堂銘

孝思堂銘

存誠齋銘

薛敬軒集 目錄

世厚堂銘

贊

辨勇贊

無庵贊

王先生畫像贊

畫龍贊

歸一老人畫像贊

拙巢先生畫像贊

劉紹僉憲畫像贊

御史張勉夫贊

卷之十

雜著

胡氏族譜後

書何原明先生傳後

河崖之蛇

捕虎答

貓說

跋李氏族譜後

韻語

書絳守居園池記後

書諸葛武侯出師表後

書貞節堂詩文後

書文丞相遺翰後

書劉忠愍公遺翰後

書嘉瓜集後

題漢武帝迎申公圖

題騎都尉孔勛語後

書河南參政陳公詩後

魏純傳

蕭都御史傳

薛敬軒集 目錄

蕭敘仁字說

試諸生策一道

薛敬軒先生文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全校

書

答陳文原先生書

廣文陳先生足下。前在厚懷。令嗣泊孫高二生至。蒙手書示慰。以先人卽世。致祭且賻。憫恤憂愛之情。溢於言表。且以徐孺子。郭林宗之事爲喻。展讀再三。歎歎流涕。於以見賢人君子。篤於始終。而爲此超絕之義。獎譽之詞也。感德其可勝言。雖然。孺子。南州高士。林宗。漢之賢者。孺子生芻之喻。林宗固足以當之矣。若孤子之無狀。不仁不孝。獲罪神明。降茲酷罰。而又故鄉千里。未卽歸葬。編居南北。禮節多廢。賢士大夫。不卽擯斥而棄絕之。幸矣。尙何古人之敢望哉。孤子固不足言。而足下之義。殆無愧於孺子焉。蓋自後世風靡俗失。至有門生故吏。於其師長之喪。尙不加戚於心。況於交游之汎汎者乎。足下與先人非有門生故吏師長之義。特以榮陽一邂逅。卽傾懷相與。逮茲見背。乃不遠數百里。遺子若生。緘詞致哀。既祭且賻。其於孺子之義。又豈遠哉。是不惟先人及孤子存沒感德。而所謂門生故吏薄於所終者。聞足下之風。亦可愧矣。承書卽當裁答。因來河南收拾行李。遂爾稽慢。今遣舍弟專往拜禮。臨紙不勝哽塞馳戀之至。

伏惟諒察。

論取友為學答周秉忠書

秉忠司訓足下前枉書並詩三章。即宜奉答。涉春入夏。小有私冗。遂爾一向稽息。及今重取書詩讀之。往復究翫。乃有以見足下善於交道。甚有似於古人也。又有以知足下力於進修。蓋有出於後人也。嘗觀古人之取友。必擇其可者相與游處。出入往來。誨諭偲然。一歸之於義。而所以交贊更修。浸灌滋助。為益甚大。故其德業成就。光明俊偉。咸有以立於當時。而聞諸後世。曾子所謂友以輔仁。易所謂君子以朋友講習者此也。後之人則不然。於閔博誠直之良朋。則忌其賢。疏而不親。而獨取夫側僻固陋。圓和輒熟。與己不齟齬者為契合。羣居旅游。搢揜嬉戲。道說鄙俚常事。不講不學。不規不告。靡靡然牽率淪胥。為愚下之歸。此古之交者所以日益。而後之交者所以日損也。足下以明敏之識。自始與僕相見。及後往來。過從每語必及於學。學必以古道相期勉。今詩中復有多君啓迪之語。顧僕何足以當此。但足下博於納善。過見收采。是以云云見及耳。僕因謂足下交道。其有似於古人者。此其一端也。又如為學一事。本其分內。自少至老。蓋無止期。雖大聖如孔子。猶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後之君子。其不逮聖人。亦已遠矣。然方其未得所欲時。莫不汲汲然務速以求之。曰。我善於為學。一旦得所欲矣。即盡棄其向之所為。若無絲毫關係心者。人或問之。則曰。我非不好學也。其如公私多事何。僕謂為此言者。蓋其立心之初。本不為己。不過勉強涉獵。以求濟其欲耳。既得所欲。則學於我何有。宜其託此以自詭也。不然。使其真有好學之心。不以窮達而易其志。則願應公私之餘。有一時之暇。即一時可學也。有一日之暇。即一日可學也。以至一月一歲。無不皆然。子夏所謂學優則仕。仕優則學。正如此耳。又何公私多事之足妨哉。既不能然。則少之所修者。皆不足以為壯之所資。此聖益聖。愚益愚。而道德事業。益相遠絕而不相及也。足下年富氣銳。雖當羣弟子請業問難之頃。府衙文武交游之盛。冠蓋往來。將迎之勤。一不以是自憍。而稍得休暇。即執卷吟誦。細思乎義理之微。而沈潛乎聖賢之奧。慎察乎言行之間。而震發乎六藝之書。故見於詩文者。渾樸古老。疑駁乎漸有作者步驟。比向所見者。萬萬有加。僕以是謂足下進修。有出於後人者。不其信乎。夫以明敏之識見。而知取友之益。以奮強之年力。而篤進修之功。誠持此道而不變焉。則他日所至。又豈淺末者可得而量哉。僕忝科名以來。奔走東西。少得親賢之益。萬學荒失。百不一存。追顧前言。良可愧。獨於汨汨中。忽見有如足下者。能穎然進於此。因是有所感發。而輒復陳其固陋。然己不勉而勉人。又君子之所不與。冀足下略其下體。而熟之復之。固之密之。以需所就。而果有以見古人之可及。而不但出於後人也。瑄悚息再拜。

與楊秀才書

楊生進道秀才足下。先君子未官河內時。先曾與生相識。於時生固有相親之心矣。其後先君子官河內。生遂朝夕相親。而心愈篤。及先君子沒世。舊有別業在榮陽。因往治裝。生遂徒步相從。時秋雨積潦。大河北壩尤甚。生泥行三十里。水行十餘里。跋涉良苦。而略無愠色。其冬瑄扶先人柩西歸。生送至孟津西山。

下流涕為別。大事訖。瑄來榮陽省老母。生復自河內來。留月餘。既去而往來書問不絕。瑄惟人之所急。惟利與勢而已。生於瑄非有二者可趨。而乃殷勤稠密。相從不厭。如此非為於為義。而好乘人之不好者能爾邪。行念方將上京師。愧無以為意。因略陳其固陋。以為生助。瑄七八歲時。侍先君子左右。聞其稱古之人。某為大儒。今之人。某為偉士。因竊自私記於心。曰。彼亦人耳。人而學人。蓋無不可及之理也。其時瑄雖有志於是。顧方屬對偶。習聲詩。而尚未知所以為學也。又六七年。先君子見可教。遂授以四書及他聖賢書。曰。此為學之要也。汝其勉之。瑄拜受所教。遂發奮專於誦習。查不足則繼之以夜。夜坐倦則置書枕側。而臥閱之。或有遠旦未已者。至於行立出入。起居飲食。不諷諸口。則思諸心。雖人事膠擾。未嘗一日而易其為學之志也。如是者積十餘年。然後若有以察夫聖賢千言萬語之理。無不散見於天地萬物之中。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統會於此心微密之地。自是以來。激治源本。而恒懼夫邪慮以淆之。篤專修習。而不敢以他好奪之。積之既久。開因以其中之欲發者。發而為文辭。則但覺來之之甚易。若或有物以出之於內而迫之於外也。其後以先君子命。從試於有司。一往即得之。仰希大儒偉士。雖不敢及。然韓子所謂在進士中。竊為知讀經書者。竊以為近似焉。今退居又六七年矣。中間遭值大故。哀痛悲傷之餘。尚懼頑愚荒怠。以負先君子之大訓。因時取向所授書。而溫繹之。但覺意味之愈切。理趣之愈深。蓋有得於心。而不能形諸言者矣。此瑄之所以自少及長。凡勤苦僅得。而猶不敢自己者此也。今觀生之於瑄。求之可謂勤矣。然徐察生之志。則所慕者。科名之未得。所急者。文詞之不足。是以求之愈勞。而得之愈難也。瑄以謂不若且置此汲汲欲得之心。取四書與凡聖賢書。若瑄十六七以後時。又加力焉。則他日蓄積之深。無所不有。以其餘施之於辭。則析理精切而不差。措諸事。則典實而可行。於以應有司之所求。可一舉足得之矣。又何科名文辭之足患哉。此乃不求之求。實為學之要法也。不然。涉獵記誦。愈勞愈難。縱使得之。亦何益於人已哉。鄙見如此。惟深加思勉。毋以斯言為迂。而虛用其勤。幸甚。

答湖廣左布政使李琦書

瑄書復左轄相公閣下。今年春。吳戶部公至。承三月十六日手書示問。并寄字帖藥方。一一祇領。訖伏惟閣下以魁奇之資。宏博之學。超邁之識。加以踐歷清要。久更事任。敦裕老成之名。允孚衆聽。乃者暫輟班行。旬宣江漢。上為國家之所倚重。下為列郡之所具瞻。英聲峻節。風灑乎實。在荆山之南矣。瑄以章句之儒。濫廁風紀。自祇命湖南。歲月云邁。治效蔑聞。仰瞻高義。益增愧赧。所恃者不欺暗室一事。期不負素願與所學耳。以閣下於今為先輩成德。故敢輒一道其志。茲因戶部公歸便。率此奉復。并致謝忱。更冀若時保攝。為國自重。不宜瑄再拜。

答侍御王子沂書

瑄頓首復侍御子沂足下。專人至。得八月初一日手書。備知體中不佳。第以遠道。不得即造。奉問為愧。承諭訪醫一節。沅州衛有一老醫。頗練方書。拯療頗有效者。已令收拾藥劑。與同來人起程前去。到日伏望高明指示。商度用藥。勿貴近功。徐圖其效為妙。僕又念韓公有曰。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又願養之要。

節喜怒最急。蓋心體虛則內有主。而外邪自不能入。喜怒節則氣和平。而內疾自不能生。伏惟足下老成明理之士。此皆了然胸中。而行之熟者。固不待僕之煩言。但區區懇愛。則願更加意焉。凡百語默動作。起居飲食。皆當寬坦其心。調節其氣。勿使思慮喜怒。與疾氣交戰。並爭則小小之恙。可不藥而滅矣。不然藥劑難良。氣稍失和。則凝冰焦火。恐未易收效也。特在眷私。故敢冒警其狂言。惟加察納。幸甚。瑄再拜。

與王給事惟善書

瑄頓首給事閣下。去秋歸時。承願送贖。感德殊深。即日伏惟起居佳勝。雖在哀中。豈勝馳仰。瑄亡母柩。尚在淺土。以新窆未可即動。移。又叔父先來存視。亦歿於是。兩喪未葬。皆人子之大事。曷昔忠厚之誨。敢不服膺。前論作尊府君處士哀辭。謹具錄別紙附寄。但愧蕪淺。不能有所發揮耳。照察不宣。

與羅劉張李陳謝侍御

頓首。寅契列位侍御閣下。瑄以菲才。濫廁寅末。蒙誨蒙愛。極深極厚。非筆舌所能騰喻。及遭先母亡。又承高文哀挽。此又刻心不能忘者。亡母柩尚在淺土。歸葬在開歲秋冬閒。人便率此奉字。以代忱報。不宣。

與太守李太守書

太亨足下。承以知己之薦。受聖天子明命。領東南大郡。又降璽書褒諭。使之乘傳之官。千載一遇。良在於斯。凡百有志。執不與起。足下以卓越之資。超絕之識。清白之行。而蘊蓄其奇。老其才者將三十年。一旦復見用於世。將據發其所有。見於政事之閒。赫赫聲行。復播於朝右矣。蓋天將大用其人。必先拂鬱空乏。其心體。雖七十猶未至耄老。足下困乏久而通。年雖高而視聽筋力未衰。晚景功名。政恐尙有逾於千里之寄者。惟運之幸甚。瑄與足下忘年之契。白首之交。義當出祖以道其行。第臺中多事。薄晚方歸。故專令小子。瀆奉簡牘。以代敘別。到官暇時。惠清教尤幸。心照不宣。

再與李太守書

瑄奉書老友太守先生足下。自京師一別。又十五年矣。江南冀北。相望遙然。向風引領。豈勝悵快。僕昔在田里時。遠辱手書見示。并勞和僕所寄詩。展讀再四。益深悚企。中間乏使人。因循未及奉書通問。為罪為罪。僕自罷歸。日與老農夫為伍。耕田藝麻。築室種樹。分將沒齒草野。已絕望於功名富貴矣。不意去年九月初五日。驛使到門。催迫上路。十月初七日。又蒙恩命。擢官大理。供職以來。無毫髮報答。抑竟邁老醜。強顏班行。有愧古人出處之義多矣。方將上章。懇返初服。曾未遂所圖。復有川蜀滇南督餉之行。於今年二月初九日。奔馳上道。北山勸移。能無厚顏。竊想足下輕舟短棹。萬巾藜杖。徜徉湖山之樂。益使人馳望。耿耿不能為懷。前教令作所著書序文。尙未草就。候南還之日。尙當勉圖奉寄。僕自前歸鄉里。喪第四子婦三人。孫二人。是皆命也。奈何奈何。有律詩四首。用舊韻。皆二年前所作。錄別紙奉上。僕又近苦臂痛。眼花。縷縷私情。所欲言者甚衆。非紙筆所能盡。尙乞心照不宣。

復李太守書

復書太守太亨足下。今年正月。得去年二月手書。既承譽之過。兼以官守見諭。幸甚。其中有宜復者。不

可但已。切觀君子於名位大小閒劇。皆不在己。惟隨其所居。為所當為。處之以義。而不哂乎時之宜。斯古所謂不器者然也。若曰某職吾能安之。某職吾不屑為焉。則是不能隨所遇。而裁之以義。顧拘於有用之器矣。伏惟足下以年德之高。處此劇郡。猥日從事於文書。訴訟。逢迎候伺。似非長者所宜。然揚州為東南之大府。爾指之吏。自州長令丞以下。莫不承望其風裁。所部比屋百千萬之民。又皆守率其教條。大丈夫官至郡守。其任亦重矣哉。足下尙爾云云者。豈其中真不自得者耶。抑姑設此謙虛之言。以自誑也。若果有不自得。尤望足下弘古人之高義。因其位而為所當為。不以外之欣戚。小小者動其心。則不器之君子。非古人之所得專而在足下矣。足下其然之否乎。比有江淮往來者。似聞足下有落落難合之意。此無足怪。古之人。或然足下其益磨去圭角。委曲接之以義。於所不知者。默焉。勿與之向口勝。待小人尤嚴於自治。則於事之大小。似無難處者矣。足下又然之否乎。特在白首交游。故敢披瀝盡言如此。若鄙見有未是。閣下其復之。去年九月。在泰安州。燈下忽念缺然。久不奉問。似有望於足下者。遂成律詩一首。及今得書。乃知足下眷愛不忘我久矣。因錄前詩附寄。以見區區。以小人之心。為君子期也。更冀照察不宣。

復李原德書

瑄復書李公閣下。辱書數百言。大意以道學顯晦見推為念。詞志高遠。遇出恆人所見。竊惟此道出於天命。而賦於人。全盡於聖賢。凡六經四書。以及周程張朱之說。無非明此而已。已號稱儒士。而讀聖賢之書者。身不欲明是道。體是道。行是道。惟是道於人。若其書而舍其道。乃先儒買椟遺珠之喻。非真讀書者也。瑄自少時。嘗有志於此。非敢自謂能與是道也。但覺心之所存。言之所履。身之所履。小有違理。即一日若不能安其身。此蓋出於道之不能自己者。豈敢借擬古人。而以道學自居哉。閣下過與。乃爾云云。徒使瑄撫己增愧耳。若以是聲號於人。必且見怪見鄙。不斥之以為狂。即笑之以為迂矣。深願閣下不以云云者。布於人也。往年河汾之會。漫語及此。亦六經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書。世儒之所共讀共談者耳。非瑄之所獨見也。閣下遠爾云云。豈以瑄誠深於是哉。而今而後。更願閣下以衆人視瑄。或欲往來講切是道。但當熟讀。凡聖賢之書。一字一義。灼見下落。而體之心。體之身。繼之以勿怠。則推之人者不外是。而所學皆為實理。雖不言道。而道即在是矣。願瑄有志於是。而未始也。閣下其察之。人行慮慮。奉答。言不能盡意。閣下其復之。瑄再拜。

答司封趙主事子聰書

瑄復書子聰年足下。去年秋官張公來。承手書惠問。展讀再四。辭義懇款。厚德其曷敢忘。但稱道云云。則非瑄之所敢當。第因每年巡歷所部。稽於奉答。愧歎尤深。伏惟足下。彙世以來。詩書是藝。德善是崇。繼忠繼孝。進而登顯。仕獲重譽者。代不乏人。至足下又以學行之美。誦繼家聲。凡在交游。孰不敬仰。況瑄與令先兄侍御。為同年進士。與足下為同年舉人。兼兩同年之好。是宜企慕之私。又非他比。但愧瑄年來學不加進。德不加修。有負先侍御以洎足下素所知耳。足下或以為尙可規教。時及誨言。尤幸。餘非所敢望。秋官公還。率此奉復。照察不宣。

戒子書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飲饑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於倫理則茫然無知也。故其於飲食雌雄牝牡之欲既足則飛鳴踴躍羣游旅宿一無所爲。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即煖衣飽食終日嬉戲游蕩與禽獸無別矣。聖賢憂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汝曹既得天地之理氣。凝合祖父之一氣流傳生而爲人矣。其可不思所以盡其人道乎。欲盡人道必當於聖賢修道之教垂世之典若小學若四書若六經之類誦讀之講習之思家之體認之反求諸日用人倫之間。聖賢所謂父子當親吾則於父子求所以盡其親。聖賢所謂君臣當義吾則於君臣求所以盡其義。聖賢所謂夫婦有別吾則於夫婦思所以有其別。聖賢所謂長幼有序吾則於長幼思所以有其序。聖賢所謂朋友有信吾則於朋友思所以有其信。於此五者無一而不致其精微曲折之詳。則日用身心自不外乎倫理。庶幾稱其人之名得免流於禽獸之域矣。其或飽煖終日無所用心縱其耳目口鼻之欲肆其四體百骸之安耽嗜於非禮之聲色臭味滄溺於非禮之私欲宴安身處有人之形行實禽獸之行仰貽天地凝形賦理之羞俯爲父母流傳一氣之玷將何以自立於世哉。汝曹其勉之敬之竭其心力以全倫理乃吾之至望也。

答李賢司封書

瑄奉書司封李先生足下。自河汾之會。即相知不相忘者十餘年矣。非以志同氣合而然耶。及瑄來山東。又承手書切磨斯道。益荷知己之不忘也。前年至京師。極欲面悉。凡紙筆所不盡者。未幾又歸山東。回想風度豈勝慨快。去年春。左方伯王公來。又承書見示。首論居敬窮理之功。次論所得之大。終及省察之要。義利之分。而謙讓又若不敢與於斯者。益見足下所志者皆古人之志。所求者皆古人之道。與汲汲於尋常之所爭者。相去百千等矣。第書旨宏博。未易了悉。謹取其中三四條。奉答於左。伏惟擇焉。是道之原於天。具於人心。散於萬物。萬事非格物致知則不能明其理。故大學之教。以是二者居八條目之首。然非此心大段虛明寧靜。則昏昧放逸。又無以爲格物致知之本。程夫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正欲居敬窮理。交互用力。以進於道也。足下論爲學之道。首及於此。誠得程夫子教人之要旨矣。又能尋此而進焉。他日所至。其可甚乎。足下又謂忠孝大節。固不敢虧。聖賢細膩工夫。決不能到。乃足下自謙之辭耳。朱夫子有言。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是則大節固所當盡。而細膩工夫。或者亦不可不勉也。足下又謂動作毫釐小差。忽不知墮於爲利之域矣。足下省察工夫。至此已極爲親切。更加以精辨持守之力。必能爲己而不爲人也。爲義而不爲利也。伏惟足下氣清而才敏。識高而志篤。切切焉恆以是道是知是行。是相講磨爲務。所謂汲汲於尋常之所爭。無以干其中。譬之入海者。既識江河之正道。又得舟楫

之利器。循焉而不已。其至也不難矣。孟子所謂豪傑之才。朱子所謂百世之下。神會而心得者。百千年間。豈無其人乎。非瑄所敢知也。瑄愚僻無他才能。獨於爲學一事。實非他好所能尚。但乏明師友以正其是非。以此不敢果於自定耳。年來忽得高明如足下者。數見教示。誠孤陋中之一幸也。繼自今往。尤有望於足下矣。近者左方伯王公云。得足下書。且附問瑄以爲人少知者。瑄以謂學求分內事耳。知不知何與於己哉。但足下見愛之過云然耳。往年舟中有懷足下律詩三十韻。近日所述敬吟一首。具錄別紙。并謝奉答之稽慢。伏冀照察不宣。

與李匡都御史書

瑄奉書都憲李公行幕。成都一別。又數月矣。慕仰之私。與時俱切。即日伏惟駐節山開。部分諸將。必有奇策以驅叛蠻之首。溪峒行且落然無警矣。鄙意猶以爲盡茲醜類。與其振威武以服其外。不若布誠信以結其心。高明以爲何如。勉而行之。大功可立。況此小寇。烏足置齒頰哉。瑄自永寧至瀘州。感暑瘧。寒熱大作。數日幾不可支。今雖稍愈。正氣尙未完復。猶恃粥以保養耳。餽運一事。猥承公牒。悚息尤深。但邊衛武夫。不諒鄙意。致此有煩言耳。茲敢輒用公牒。干瀆左右。想發封爲一笑也。凡百瑄所不及。更冀見教爲幸。子路人告之以過則喜。瑄雖不敏。常奉教於君子矣。率此奉狀。伏惟照察不宣。

答李都御史書

瑄書復都憲李公足下。專人至。持手書見示。首敘向日鄙作之贈。追念羣陋之辭。祇增愧耳。奚足以言詩文哉。且承論招徠叛亂戎獠。次第款服。虜去人口。大半放還。尤可見足下能布朝廷之恩信。不煩一戰。不勞一兵。從容指麾。使一方反側異類。感德革面。唯唯來歸。自非足下平日忠信鬱於中。而發於外。安能致彼乎化之若是乎。瑄近日遣小吏奉書往。中閒亦護陳振威武以服其外。不若布誠信以結其心。觀足下此舉。蓋先得我心之同然矣。君子行事適機宜。尤使人敬慕之無已也。昔趙充國討叛羌。緩於攻戰。但撫其渠魁。而坐使其黨類解散。遠中既安。振旅而還。朱子大書於綱目。以美其績。以此見安邊境。治蠻夷。蓋以懷柔爲先。不以攻戰爲貴也。足下此行。深得安邊之計。垂聲竹帛。又豈多讓於古人耶。瑄近日賤體失。感瘧疾。連發數日。方已。足下遣專人垂問。感德其又可忘。足下師還有期。會晤非遠。縷縷餘情。尙容面布。人還。先此奉復。尙冀照察不宣。

與李都御史書

近日江安驛丞持藥果自山中來。又承垂問。感德愈深。恭審足下體中亦小不佳。想行即平豫。大抵山中林嵐蕩鬱。無所發泄。其氣最能中人。日來殘暑蒸熱。亦能爲瀉。足下體中不佳。豈以是二者耶。不然。或積勞軍旅之事所致也。瑄少多與名醫往來。頗諳醫道。大抵感冒之疾。三日之前。只宜用辛涼之藥。發散三日之後。宜和聲。有內證可下。則下之。切不可用乾薑附子諸熱性之藥。若服熱藥。則病勢必增。蓋感冒始終只是熱疾也。俗醫不知此理。謂在表爲陽爲熱。在裏爲陰爲寒。失之遠矣。外此即是雜病。有方可療。亦宜慎擇其藥性之良者用之。以足下之高明。必了然於此。固不待瑄之瀆言。然私意亦欲少致懇耳。又朱

子與黃子耕書曰。凡病中一切事放下。專以存心養氣為務。跏趺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溫暖。即漸見功效矣。此亦調攝之一端也。瑄疾雖平復。尚未任勞。相去數程。未得趨問。為愧良多。茲遣專人以代申問之敬。尚冀為國自重不具。

答閻禹錫書

瑄再拜。書復廣文先生禹錫足下。自來金陵。未及一年。三辱手書示問。重敘河汾之會。以及瑄之出處。講然忠厚之意。溢於言辭。為荷不淺。但前後所推許者。皆不敢當。瑄本世俗之學。中年稍知理趣。而卒有所未得。亦僅置於心而不忘耳。承論所學之正。進修之篤。敬羨敬羨。第別紙所錄釋毀賦。多用騷意。竊惟古人為己之學。於人之知不知。與夫毀譽之言。皆不足以動心。若此賦之詞。似有激發不平之意。得不為此心虛明之累乎。所望一切除去此意。日求吾所未至。使反身誠而樂莫大。則彼毀譽之言。為足以動吾心哉。第二書又謂學徒告以微妙。茫然若夏蟲之疑冰。是誠然也。夫以子貢之高識。猶僅克悟性天道於晚年。況他乎哉。程子終身不以太極圖示人者。正謂是耳。故教人之法。最宜謹其先後深淺之序。若不至。至。驟語以高妙。不止不能入。彼將輕此理為不足信矣。其他書辭。不能盡答。惟所學之正。進修之篤。他日所就。殆未可量。固非老拙日退者之可望也。所求文獻通考。叢書二書。叢書所未見。通考家故有之。博而不約。殆非理學之所急。良補亦有二書見寄。尚求奉答。茲因鄉人薛生之便。率此奉復。尚冀心照不宣。

答曹安司訓書

書復廣文曹司訓。近得書。歷敘游宦鄂陵。見慕之切。且極稱道區區行己出處之義。以愚老豈敢當其萬一。且區區素與廣文未識。而特以鄂陵前後風聲相接之故。遂荷此厚愛。足見廣文好善之心。無間於疏數也。所著作般少師比干集序。又見廣文景仰忠賢之心。然區區思之至再。以稱許少師之仁。已見於先聖孔子之言。後人雖欲重余其辭。諒無以出其一言之外者。以是果於不敢作。非有吝也。以厚意不可虛。特具小簡以復。惟廣文裁察。妙甚。

答閻禹錫書

廣文閻先生足下。別來數年。以氣味之同。未嘗少忘於懷。兩年連得兩書。乃知足下之見愛。亦如愚老之思足下也。但前後所稱道者。皆不敢當耳。承論陸清秩。得以所學勵英才。樂可勝道耶。又論取朱子文集語類諸書。撥其精者題曰晦庵要語。云欲寄示。此正欲快視。早寄為妙。所要讀書續錄。但愚老自備遺忘耳。亦何足觀也。近讀近思錄。程子謂方道輔曰。經以載道。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況足下由經以求道。異日見卓立於前。有不知手之舞。足之蹈。竊謂因經以求道。乃進學之至要。蓋凡聖人之書皆經也。道則實理之所在。苟徒誦習紙上之經。而不求實理之所在。則經乃糟粕。如程所云也。以足下之明敏。於程子要語。從事必熟。特以愚老敬慕之切。故敢演言之。更希留意。妙甚。率此奉復。欠備。惟心照不宣。

薛敬軒先生文集卷之二

序

論選序

昔真文忠公編文章正宗。釐為四體。其一議論也。議論見於經史者。如唐虞三代君臣之言。孔曾思孟問答之語。以至後世英賢之談辯。名臣之章疏。儒先之著述。或陳經世之要。或發天理之微。或指切當世之務。或剖析理欲之幾。雖所言各殊。而皆所謂議論之文也。然文忠所錄。自春秋內外傳。至漢唐而止。於六經。孔曾思孟之書。則不及者。蓋以聖賢大訓。不當與作者同錄。於以示慎重耳。我朝設科取士。能詩賦中場。易之以論。蓋即所謂議論體也。文制既新。士習亦變。由是乘筆誦思者。咸以古人自期。而文章之中。程度者。蔚有可觀。然歷科既多。小錄散在四方。每不得以聚觀為歎。鄂陵司訓東魯王惟善氏。乃能收集歷科以來小錄。選其論之精粹者。彙為一編。余閱之。不惟快吾夙志。實足以見我國家德澤涵煦之深。人才之盛。而議論之純正。有不愧於古人也。又以見惟善編選之勞。庶幾乎文忠之遺意。而可行於後世也。於是為之序。以冠其端云。

送白司訓序

理之在人心固無先後。而人之覺是理者。則有先後焉。先覺者以斯理覺後人。俾暗者明。邪者正。故謂之師。自鄒魯之教衰。而斯理不明於世。所謂師之名雖是。而其實則非矣。如楊墨許行之學。莊列老佛。韓谷孫吳之教。當時習其事者。固各以師稱之矣。然迹其所為。非徒無益。而邪說怪行。所以壞人心。害仁義。貽患於天下後世者。可勝道哉。至濂溪周元公。始以一理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妙。作為圖書。以發二程。二程復因聖賢遺籍。推究而擴之。以覺當世之學者。及紫陽朱子。上得伊洛之傳。以道自任。一時及門之士。莫不去暗即明。去邪即正。由是師之名與實。殆不異乎。鄒魯之盛。其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有功於天下後世者。豈小補哉。皇明定四方。一文治。縱橫等家。悉皆禁黜。內外學校。咸以明經之士為之師。經以程朱氏之說為之主。蓋謂經之所載者。理能通乎經。斯能明理以覺夫人。苟經有不通。則理有不明。理有不明。則後學之所啓發。取正而人將惑於他歧。其流弊亦不下於雜學無師矣。此校官為職雖卑。而關係為甚大也。吾鄉白公。該博卓偉。言直行莊。以明經中乙榜。兩任校庠。克慎所職。而學者知奮。今以榮陽司訓秩滿將行。縣令沈公。索予文以贈。予遂歷道夫師之名。實理之明晦。以告公。公其益當審所去取。而慎所覺哉。

送王汝霖大尹序

余嘗讀西漢書。見循吏六人傳。又讀東漢書。見循吏十二人傳。以謂兩漢治最近古。何賢守令落落如是耶。蓋人才之難。自昔然也。我皇明綏萬方。與百度。凡任民社者。尤重其選。余生也晚。愧不得備識天下賢。而士紳於余邑。大尹王公。幸知其賢焉。往年余在河南。鄉人至。談公之賢。不容口。當是時。余固聞其名矣。猶未得其為人也。其後公朝京師。往來河南道中。連得兩見。耳其言論。目其威儀。余又得其為人矣。猶未知其政也。又二年。余歸故鄉。謁公於公署。退觀其所以設施者。肅之以威。而敷之以和。威故鄉豪市猾。破膽滅迹。莫敢售其奸。和故愚民弱姓。安於里閭。無呼號頓挫之擾。至是於公之政。始得其詳焉。自是別公去。逾數歲。今年冬。復歸河南之鄆陵。則公之威惠在人心者。益深於前矣。余既隨計不可少。而公亦將考績天官。余恐公之政。將移於他。而興吾民之思也。遂歷道余之知公者。非一日。以為公贈。且志於私牘。以俟夫太史氏之筆焉。

榮陽送別圖詩序

侍御劉公丁內報。服闋。勇冠繡衣。將歸於朝。士大夫相與載酒餞。饒於榮水之濱。酒三行。縣令沈君言於衆曰。古人之別。或為文以暢情。或為圖以狀景。皆所以為交遊萬不忘也。今茲侍御公之行。不有圖而歌詠之。又豈古人為別之義哉。於是命工繪榮陽送別圖。俾序其端。余觀圖之所載。山之高。水之流。煙雲草樹之相滋。人物舟車之駢駢。其於臨別之景。悉矣。若夫贈言之重。祝規之情。則豈圖所能顯哉。此既圖而必申之以辭也。侍御公少游庠序有聲。及登臺署。簡默莊重。明敏寬恕。風節固已表著於時矣。是行也。益當據誠竭忠。登進才賢。屏黜姦宄。大振風紀。俾事業開望。偉然赫然。炳如丹青。傳之信史。則是圖與文。併可以為後日之美談矣。士大夫之工乎詩者。歌以系之。

贈王給事中序

君子之學。貴乎擴其量而已。量本宏大。而拘於有形之器。故外有所感。則中有所遷。所謂本自宏大者。蓋亦不勝其小矣。不觀諸水乎。減之一勺。則耗。加之一勺。則滿。滿者。雖濤也。多方引之。而不加少。衆流趨之。而不加多者。江海也。江海之量固大矣。而猶有涯。階是而進於無涯之量。豈非道之大而無外乎。嘗觀之古人。其大若江海之量者。固亦有之。至於小得則喜。小失則戚者。蓋亦不勝其衆也。量之不同。乃如是哉。今之校官。俗譽為冷職。恆人處是。能無戚容者。固鮮。或一旦去此而陟於尊顯。能無得意者。為尤鮮也。先人在鄆陵時。王惟善先生適為司訓。余侍先人側。竊觀先生之為人。謹於自修。勤於教人。於凡學宮有所修。立盡心盡力。若治其私室然。蓋將終身安於是。而不慕乎外。視恆人之戚於是者。既有閒矣。及其考績天官。集諸教職而試之。將拔其尤者。以充近職。既而先生之威儀文辭。獨穎出一時。遂有給事黃門之選。余往賀之。則見先生之言。談學止。與居教職時。絲毫無所異。所謂自得之色。無自而窺焉。余因切歎曰。人臣之歷闈闈。登玉階。載筆紀事。恆得瞻日月之光者。惟給事中為然。自其職親地禁。不與他等。為顯且榮也。明矣。今去冷職而驟處是。欲其不自於也。難矣哉。先生獨能視榮濬無二致。處卑顯為一節。非能擴大其量。不以外之所得為欣戚者。其能然乎。由是見先生之量。進於道體。既未可涯。至於處尊顯之地。更有大於此者。必無所滿矣。於是乎言。

御史箴解序

御史箴者。元張文忠公所作也。公為御史時。嘗著風憲忠告。以明風紀之要。又作箴。并以致戒焉。大義言御史之職。關係甚重。任是職者。當思其重。而為所當為。戒所當戒。其言簡。其理備。其詞直。其義切。誠憲臣之藥石也。公既沒。而其箴盛行於世。今內自臺署。外及臬司。以至憲臣之家。靡不列之於屏。於几。以比章弦之戒。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信矣。余以菲才。承乏風紀。恆誦是箴。以攻其過。暇日復述前聞。為集解。以釋其義。雖於文忠公作箴之意。未能盡得其蘊。然讀是箴者。誠能因是訓。詰以觀其詞。求其意。反諸身心。而自省。則當為當戒者。固已不昧所從事。又能歷覽忠告全書。而有得焉。則於風紀職業。為可舉矣。

鄆陵縣志序

郡邑之有志向矣。任土作貢。見於夏書。九州之土。九野之星。掌之周職。方保章氏。自漢以來。作史者亦皆有志。以載當時之土字。雖郡邑之名。或仍或革。至於上則天文。下則地理。區宇一定之宜。則有非私智所能改易也。我皇明肇一四方。極海內外。舉載圖籍。幅員之廣。前未之有也。皇上臨御之十六年。爰命天下儒臣。考郡縣廢置之由。與夫山川風土之類。編集以進。於時鄆陵司訓王惟善實修縣志。奉命惟謹。乃摘抉經史。詢取故老。摭遺事於祠碑斷石之間。訪陳迹於荒墟廢址之內。彼此更定。其是非。古今互求。其實迹。提綱舉目。細大不遺。凡邑之肇置本末。與夫分野所屬。山川所表。溝池土地之綿歷。戶籍貢賦之盈縮。風俗土產之宜。宦迹人物之衆。縣治庠序壇壝。郵傳。勸建之始。僧寺祠觀。橋梁。陂池。存毀之迹。仙釋之有無。文士之題詠。靡不博采而備錄之。再閱月始克成編。乃繕寫為帙。上之朝。復將鈔版邑庠。傳之永久。遂

屬余序。余謂蘭亭之會。茂林修竹。崇山峻嶺。游觀之樂耳。好事者猶圖而記之。以傳於後。況茲一邑之志。有稽於古。有考於今。其可厄而不傳哉。是書也。俾邑之人。觀其山川景物。則堅其安土樂業之心。觀夫忠良孝義。則興其去惡向善之志。是又豈非政教之一助哉。是為序。

周氏族譜序

上饒周秉忠。示余族譜一帙。求為之序。余觀秉忠先世家於上饒者。歷年滋多。譜所謂元溪者。蓋其宗。而元溪之分。則自學錄公始。學錄公以文學顯於宋。而其後蟬聯相繼。各以儒吏醫術著稱於時。傳六世有安世者。號觀復翁。於秉忠為高叔祖。乃始纂集聞見。以譜其世。而傳諸家。至秉忠先君子復取觀復翁以降宗系之未登於譜者。條別以附。秉忠又取其先君子輩行。及其昆弟子姪。各以序列於後。由是周氏之譜。克完無漏。嗚呼。若周氏之祖子孫。可謂善於繼承者已。余於是因有感焉。嘗觀世之人。莫不欲蕃昌其宗支。殊不知積於前者。淺以狹。其如後之人。何嘗之於水。捧塊索石。為尋丈之沼。所瀦不過咫尺之深。決而求其流之長。不亦難乎。周氏則不然。自學錄公以來。咸有所蓄而未施。其積之富。殆若長陂巨浸。固已汪洋浩渺而廣且深矣。今秉忠始復以文學奮迹科目。遂有分教之命。周氏之積。殆發於秉忠乎。吾見其沛然奔放而莫之禦也。然周氏之積而發者。固可驗。使秉忠之後。過恤厥源。而決之不已。則廣且深者。亦將有時而竭矣。惟能因余言。以歷覽其先德之懿。以世濟其美。焉。則源益長。周氏之發。庸可既乎。詩曰。子孫孫。勿替引之。余於周氏。亦云是為序。

送孟縣令林君致政序

聖朝稽古典禮。以正百度。士之入仕者。適有祿秩之加。退有引年之令。所以始終優禮。臣下之意。可謂備至也。孟縣令林君。一朝以年逾六十。將請於朝。如引年之令。於時郡之政。游來徵詞以贈。且言君之歷宦久矣。然所至必有聲。司委積。理簿書。雖卑必舉其事。知大府。毗守政。隱顯不易其心。孟縣號為繁劇。自君來治之。有法。坐以無事。上下咸才其為。吾輩誠重其能。而賢其去。願先生一言以張之。余惟士君子於進退之際。尤所慎重。觀林君少而學壯。壯而仕。老而能。克保始終。無悔吝之及。非慎且重者。其能然乎。是行也。不日得請於朝。榮歸故里。見平昔之交游。集鄉閭之子弟。樽酒之間。尚當明告以聖朝養老優賢之意。使皆勉於忠。勉於孝。相率為禮義之俗。則林君於退歸之際。亦可重矣。

務本堂序

務本堂者。揭萬英所作也。萬英世家撫之臨川。作藏修之所。盛書畫史。將以講復思繹。浚其德之源。而導其流。遂取有子所以務本者名其堂。永樂甲辰冬。萬英來省。其兄於舉懷。因繪其堂之臨據。開以謁余。求為之言。余遺之言曰。子不觀夫種人之治田乎。是德是養。不少自懈。雖有歉歲。不能為患矣。君子之為學。亦由是也。耕其理義之田。勤力約取。不侈乎外。惟事乎中。凡汲汲於朝夕者。惟以修德慎行為務。蓋德行。者萬事之本也。本立而道之行。將若水走壑。火燎原。安往而不達哉。或不能務其本。而欲道之行。猶農夫忘德養之勤。而欲有秋成之望。烏有是理哉。萬英既取古賢者之格言。以名其堂。其必視名思義。務所當務。

勉之又勉。不責效於旦夕之間。而收夫遠大之獲。則積養之積。不可一二數矣。韓子所謂養其根而疾其實者。萬英其深念之。

送李太亨詩序

余往歲侍先君子游玉田。玉田多四方賢豪之士。余嘗與之交。而矧且厚者。則濟南王君素亭。大梁范君汝舟。東萊魏君希文。永嘉徐君蘊夫。安陽范君仲仁。泊今海昌李君太亨而已。諸君子皆年德老成。余獨以穉味居其間。往來相得。甚其後。素亭以薦舉進。余以先君子官滿去。太亨之與。汝舟之汴。希文南行。獨蘊夫仲仁。尚留玉田。而吾六七人者。千里相望。還不可即。追念往日從游之樂。可勝慨耶。今年春。余重遭大故。居憂單懷。而太亨李君。乃自吳抵中州。走數千里。取酒為文。以祭先君子。并以慰余於哀次。嗚呼。徐孺子之行。不見於世久矣。而李君獨為之。嗚呼。世豈復有斯人者乎。余因念曠昔與諸君子相得甚厚。數年以來。各廢於事。不可驟見。而乃獨得與李君相會。是又足以感余哀荒離索之情矣。於其歸。遂銜哀書此以贈。而復伸之以詩云。

送王世寧歸懷序

古之為士者。既自廣其學。而充其道矣。進而為也。必以其職而推其有於人人。至於得失之際。初無介於懷焉。後之人不然。修於己者不力。而僥倖於名位之得。則得意氣橫肆。以矜於庸人之耳目。以求遂其榮顯之利欲。而及人之實。未必有也。不得則憤然憂然。歎立者無所自容。人之度量不同。有如是哉。懷王世寧。其先業醫。嘗有隱德而未之報。至世寧乃能篤志於學。今年秋。以郡庠弟子員。一舉而遂登於鄉選。人皆謂是故家子。能享其報矣。及歸。道由鄭之滎陽。余往與之有舊。重其歸。因遺之言曰。人之學。有得焉。而或末遇於時。不足為歡也。學未有得焉。而或遇於時。不足為多也。惟學得焉。時適焉。則於義為合。向所謂古人之進止如是耳。世寧幸生休明之時。涵泳詩書禮樂之澤。一舉而遂得名於薦書。其於進而為之義。將階於此矣。雖然。子將進世事於道。進於道。殆未可以自滿也。歸見鄉人有以榮且慶見稱者。世事慎勿信也。惟當益增其所當務。等而以義進。他日推其有於人。若高山出泉而勢莫能禦。斯庶幾乎古人矣。余請書此以俟。

送驛丞湯伯瑀序

皇明有天下。極海內外。咸為編氓。內之政教號令。頒布於四方萬國。外之華彝臣妾。展覲修貢於天朝。肩摩踵接。畢出道路。以故傳置之設。布滿區內。川浮陸走。遠近分合。脈理牽聯。雖南北東西。歧路若錯。然亦不可少也。梁陽索亭驛。當東西之衝。輅駟尤劇。所職或匪其人。往往屋宇穿漏。弗可居。稟饋匱竭。薪芟空疏。使至無以資。馬瘠馬老。不任乘服。而往來塞滯。大不稱設。傳置之初意。湖南湯伯瑀。以敏幹給差。藩司三年。遂來丞茲驛。及至。顧視室屋之缺。穿者繕補之。饋饋委積之空。虛者充物之。既完富。馬息以逸。凡百器用。無不新好。由是使至。如得私家。其去如馳。風雨前之積弊。一皆刮去。而伯瑀又能事長上以

謹慎。接過使以卑遜。交朋好以然諾。故尤得稱於衆。今年秋。以考績將謁選。曹邑之交游來請文以贈。余觀伯瑀之勤事若此。其可謂能舉其職。而不失傳置建設之初意矣。如是而進於選曹焉。有不允其績者乎。遂書此爲考績序。

送永和湯大尹序

余少游中州。則聞大梁爲古今名藩文獻之所薰陶。耳目之所觀化。類多秀特俊偉之才。其後余亦與試於河南。庚子之秋。見大梁之士。儀觀偉雅。言談詳緩。及掉鞅場屋。文詞沛發。榜出而開封祥符之士。於他郡邑倍焉。余益信大梁之多奇士。非虛語也。明年余忝科第歸。遇大梁湯自新於滎陽。自其容粹而豐。聽其言簡而切。扣其中。則所出未已。視余庚子同登士。蓋莫能先後焉。余又知大梁之奇士。不止於曠昔所見也。自後余歸河津。有來自永和者。因問湯公之政。則稱善不容口。余又知湯公習於從仕者。蓋有所自也。今年余赴京師。道出永和。入其境。見其墾田。多在石隙側開。坦夷者十無二三。問其吏。則牛力所不及者。皆斷壁以下。種余以謂有如此民。必艱悴流徙者多。及過巖穴山溪之居。則見老農父母兄弟。妻子。羸帽褐衣。饑寒自足。而無一家之外徙者。因怪而詢其故。則曰。吾邑有賢侯焉。自來視事。則絕羣弊。爲農者惟務供租給役。而無胥吏漁獵之擾。爲兵者安於戍役。而無軍將徵索之苦。凡吾民所以優游林壑。得力於山田者。皆侯之惠也。是以田雖險瘠。然易治既至。故年之所入。亦足以自給焉。人之所以無轉徙離逃者。此也。及其所治。則見其爲政簡而不煩。寬而有法。余竊自歎世之有司。股人。人。視民之飢寒流亡。略不加恤。此誠何心哉。湯公乃能化礪瘠爲豐熟。撫疲困爲安佚。致人稱道。先後遠近。同然一詞。非盡心撫字者能然耶。余益以信大梁之奇士。不但見於問學儀觀之美。而又能措諸行事之實。爲可羨也。湯公今以三載報政天官。余見其書。最而歸。益勵初政。九載陟明。可期。異日事業成就。未必不爲大梁人物之秀者也。余故書以贈。

送盛司訓序

人之負魁壘之才。抱奇特之志者。鮮不欲位通顯。以出其中之所有。而樹勳業於時。有其器而或拘於冷職僻地。鮮不戚咨無聊。若不能一日安者。此人之恆態也。余竊以爲不然。君子誠有是器矣。但當隨所遇而安之。以盡其當爲之分。誠盡矣。則其氣益定。理益明。消其邁往之銳。而老其宏偉之才。所謂顯位達官。雖無伴翼。或有時而自至焉。於以施其所有。則何勳業之不立哉。今年冬。余與盛君文顯。會於襄陵。司訓丁君廷玉家。同處連日夜。因觀其爲人。質貌充碩。而議論穎脫。蓋所謂魁壘奇特者也。問其職。則司訓爲冷職。問其地。則岳陽爲僻地。他人有是器而處是位。則戚咨之意。必有形諸聲容者。盛君不然。方款然以進。修爲未足。退然以誨。人爲未至。若不知校官之爲冷職。岳陽之爲僻地。蓋能安於所遇而克修其職者也。吾意其涵而泳之。而氣必完。靜而察之。而理必熟。銳消而宏偉就。如是而進於銜鑑之下。輕重大小。無所移易。而顯位達官。或不能辭。其必盡發所蘊。秉仁執義。上以忠乎君。修政立事。下以澤乎民。勳名事業。垂諸悠久。斯足見其魁壘奇特之實矣。丁君於盛君爲素交。蓋亦魁壘奇特。而淹於教職者也。因盛

君考滿之行。求余文以贈。余遂書此以告。并以爲丁君勸云。

送教諭章穎考滿

士之仕也。不難夫職任之崇卑。而難夫職任之修舉。職誠修矣。雖小官卑秩。尚可以行其志。況崇資巨秩。校官在衆職中。雖曰祿薄秩小。然有師之尊。世胄以清職稱之。實非汎然小官之可比也。以清職而異乎他。則居其任而修其職者。不其尤難哉。河津爲邑。介乎冀雍之間。前汾右黃。襟帶合流。北則大山隱起。延袤萬里。以兩州之交。河山之會。氣之靈而鍾於人者。比比焉。故來教是邑者。必能舉其職。而後人始得以因其靈以成就。廣文章君穎。詩書文雅。得之學而會之心者。宏博涵蓄。總統包括。士之從游者。如入富室大藏。而百物隨所取。如游抵鵠合浦。而珍奇遂所求。以故騰芳科貢者。接踵於時。其不捷而退修於初者。亦皆以不及前人爲自愧。是皆先生善教之力。而非特山川風土然也。然他人篤專教條者。視廟學不飭。必諉曰。此有司事也。雖壤圯弗支。而不加葺。先生又能欽服國典。大合羣材。一新廟學。俾聖祀孔子。而士業有所。若先生者。可謂兼道與事而一之。於職爲無忝矣。今年春。以考滿將詣天官。諸生重其善教與學之功。因相率求余言以贈之。余邑人也。雖游宦四方。而近年亟歸。連得承顏接辭。故於知先生爲詳且熟。諸生雖不有請。尚將強而言。況請之勤乎。先生行矣。聊以已然者卜其未然者。則崇資巨秩。或可陟焉。余又知先生能慎終厥職。而無所怠也。是爲序。

贈蒲州劉太守序

古之所謂賢郡守者。非爲其能督租賦。修簿書。謹期會而已。必其能安民庶。宣教條。廣德化。革弊政。使闔境悅服。而始得稱爲賢焉。蒲之爲州。在山西爲巨郡。然其開河山開隔。土地狹隘。多瘠原鹵。而人之生商爲尤繁。以不加多之土地。而有日益之生齒。耕作少息。則其歲之所入。率不足以給公私之需。而重以點吏奸民。舞智乘勢。播毒害政。是以瀕年民多失其所。延安劉公九成。以卓拔之資。挾有爲之才。來守是邦。詢咨境內。恤民生之如彼。知弊政之若茲。遂精心勵節。以民事爲己任。行視境內。勞相耕作。民食或艱。卽爲之織悉經紀。使有無相資。俾無流通之患。暇則集令佐耆老。告以國家典章之具。德澤之深。期與共遵約束。以修禮義廉恥之節。以興孝悌忠信之俗。郡邑之中。有猾胥奸民。干紀害政者。必挫抑而芟除之。由是地雖瘠狹。作治以時。而歲人倍常。教條敷布。德澤下降。而人安其所。姦豪屏迹。弊政清淳。而民害不作。官僚相與稱其賢於庭。民庶相與歌其德於野。聲名聞望。孚於遠近。雖古所謂賢守者。蓋不多過也。今年夏。以三載述績大庭。天官既最其績。而俾之復任。蒲士之在太學者。咸來徵文以贈之。余亦郡人也。往年嘗歸故鄉。見劉公桑桑焉。故知其政爲尤詳。於是述其循良之迹。有似於古人者。以告公。且以爲公他日陟明之張本云。

五友詩序

余居沅州之憲署。以地極僻遠。罕得與名卿碩士相接。恆懼有過不自知。知而不能改。或流於小人之歸也。因取凡古聖賢書。列之後堂。公退則俯而觀。仰而思。往復熟誦。以求其義。或言行有未當。則質之書。以

去其非而趨於是。視審蓋若嚴師而不敢慢焉。堂下有芳池。池側有竹梅蘭菊四種。池中有荷蓮數百本。合爲五物。列植上下。更秀迭茂。余每讀書覺倦。則步廣庭。臨清池。顧諸花木而樂之。既而自謂曰。古之君子。未有不資師友以成其德者。今余亦既取古聖賢書以爲師矣。獨未得夫良友以自輔焉。念彼五物者。皆稟天地之氣以生。乃植物之君子也。苟取其德以自輔。豈非僻遠中之一助歟。故余之心。或曲而未直。塞而未通也。則友竹之勁直中虛。以端其曲而開其塞焉。余之德或雜而未純。同而諸俗也。則友梅之清白絕俗。以滌其垢而勵其介焉。以至友荷蓮之中立以端余志。友蘭菊之芬芳以潔余行。是皆五物之有益於余者也。若夫友竹之操。可以閱歲寒。友梅之味。可以調鼎實。友荷蓮之娟秀不妖。可以發文藻。友蘭菊之風致高閒。可以安雅澹。又皆五物之有益於余者焉。或者疑曰。人之取友。賴其忠告之益耳。彼五物雖有是美。而實則無知。子或有過。彼安能有以勵子乎。余曰不然。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山水亦豈有知。而能勵於人乎哉。特取其動靜之性。默有契於仁知耳。余與此五物者。儼然相對。因彼識此。方將去喋喋多言之煩。悉心領神會之妙。兼取博采。其德約而總之於心。以輔余之不及。又豈待發於聲見於詞而後喻耶。疑者乃解而退。遂與五物者序列拱揖。結爲良友而求正於書。又爲五詩以固其交云。

送孫先生致仕序

壯而仕。老而歸。此人情之所願。而今昔之所同也。然歸之道雖一。而其樂則不能無異焉。極田宅之廣闊。誇僕馬之盛強。囊金珠。積錦綺。弄器玩。美服食。窮老年心志耳目之嗜好。以自佚於禮法之外。此衆人之歸。所以樂得其欲者然也。有慮可以蔽風雨。有田可以給饘粥。彈琴於桑樞。擗牖之閒。以歌先聖賢之德音。以頌太平之治化。老者愛而幼者孝。賢者親而愚者化。廉讓敦厚之風。薰乎里閭之閒。稱爲鄉先生。而名永長存。此君子之歸。所以樂得其道者然也。先生以碩學者德。給事黃門。典歷教職。凡三十餘年。一旦以年逾七十。辭郡博而去。朝廷例優之。冠服如舊。詩書滿載。而行囊蕭然。持此以歸於吾前所稱者。固非先生之所好矣。於吾後所稱者。非先生又誰望之。先生行有日。交親重先生之歸者。咸圖爲詩歌美之。而屬余序。

送寧海令李復春序

侍御張君勉夫。與余爲同官。閒語余曰。吾鄉先達。有季復春公。老成士也。自永樂初。已登名薦書。又三年。爲尚書戶部主事。已而退。返初服者數十年。復春公處之泰然。不以去官有繼介不豫意。其志益篤。行益修。學益勤。聲名修於時。宜德改元。詔自廷臣。以及外藩。臬臬咸得舉所知。無閒疏遠。時有以復春公名開於朝者。乃徵詣天官而集試之。試既徹。復春公之作。獨拔於衆。遂有寧海之命。或曰。復春公故卿屬也。以是來而遠宰海瀕。得無介於懷乎。釋者曰。不然。君子出處。榮澹遠邇。當一安於義命。若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利則戚戚以悲。其能免韓公之讓乎。且復春公方返初服時。尚澹然若將終身。況有百里之地。領一邑之民。教化於是焉布。刑政於是焉修。財賦於是焉出。民之休戚於是焉係。古所謂親民之職。蓋莫先乎是。而復春公又豈不快於是哉。未幾果有以寧海之政傳於京師者。始信復春公能安於去就。而盡心於民。

事。如釋者之云。先是國制。才能以拔擢進者。秩滿仍一考焉。所以重任使也。復春公今年春。如例集試闕下。舊筆渙辭。若不經意。而語甚驚人。既而將歸所治。朝之縉紳大夫。故與公游者。咸欲文以張之。今吾若同官且相好也。幸爲一言焉。余曰。君子不苟毀譽於人。文辭之宜於紙筆。毀譽之章者也。吾素與復春不相識。苟徒侈詞以諛之。不幾於前之所護乎。雖然。余有居一於此矣。勉夫信人也。觀勉夫之不苟。則其所稱道必不苟矣。遂次第勉夫語。爲復春還寧海序。

望雲思親序

昔狄梁公登太行。顧瞻河陽。白雲飛繞親舍。凝立者久之。後世思親。有以望雲自名者。遂以爲故事。蓋慕梁公之風。而興起焉。余以謂人子愛親之心。蓋出於天性之真。而不能自己。其或至於睽遠膝下。爲時久遠。則其思之之切。蓋有隨時感發。而不可抑遏者。又豈必登高山望白雲之繞親舍。然後可以動其念哉。然則梁公白雲之思。特其一時之興。前是無時而不致其思者。固可見矣。是則後之君子。求梁公思親之實可也。慕梁公思親之名不可也。余友鄭君元吉。爲其友盧志剛氏。求望雲思親序於余。造余廬而請者。四五至而不厭。余竊念。素與志剛不相識。其思親之慕。名與實皆不可知。獨所謂愛親之心。出於天性之真。而不能自己。人皆有是。非特志剛有是也。志剛家山東。二親皆安好無恙。而志剛游太學。有年。親舍遠在海岱之閒。音容久曠。定省久疏。則所以思之之切。固宜隨時感發。初不待於望日雲之飛揚。而後動其念也。而猶以是自名何耶。豈慕梁公之風。而求其實邪。志剛其加勸哉。他日暮忠節。建事功。而可垂之後世者。未必不自於望雲思親之實之心之推也。是爲序。

送林鄭州序

余少游中州。每愛其風土之淳厚。民俗之簡質。最易導之以善。鄭之爲州。當汴洛襄鄧之會。爲中州之名邦。其土厚。其民淳。所謂易導之以善者。尤莫易於是。先是爲之長者。或匪其人。率多任苟簡自恣之爲。厲威猛暴悍之氣。專尚箠笞。而強民以必從。民或不堪其擾。而至於有言。則曰俗之訛謬焉。民之刁詐焉。甚至薰灼其心。相伺仇敵。兩敗俱傷。而後已。是豈長民寬厚之道哉。余友林君文載。往年與余同考於春官。其資敦厚而深於學。其言簡緩而中於理。既舉進士高第。又從薦者言。遂來知鄭。自初視事時。余嘗一過之。固知其設施蓋以寬厚爲主矣。又數年。過鄭者衆。衆聞止郊境。見田夫野老。稱林君之美者。不容口問其故。則曰租賦之入。他郡之急也。吾侯則緩之。期會之集。他郡之迫也。吾侯則寬之。卒之急而迫者。民或不堪。流而之他。緩而寬者。從容勸率。事亦無不集。民亦不告病焉。又曰。他郡守倖之於民。或漫不加喜。戚於心。吾侯則溫恤之意。常溢於色辭。又曰。吾侯高大深遠。遠於內者。固非野夫小子所知。其寬厚之政。卽衆所共知見者。灼灼如此。蓋不可掩也。余惟國家列聖相繼。簡任庶僚。尤重守令之選。近日復詔自三品以上官。始得舉。可任方面郡守者。夫以郡守而濟於方面。其任之重也。日益加。使皆得如林君之寬厚。若居是職。則雖難治之俗。固無待厲威尙猛。而事集民安。况易導以善者乎。今年春。林君來考績。余素重其人。遂告以余之所知者。復申以國家任用郡守之重。林君其尚思所重而益加勉焉。

送長蘆陳運副序

西蜀多佳山水。而名賢偉人。繼出其間。雖不可以風土拘。蓋亦得山水蓄積。疏通秀麗之氣居多。昔韓柳二子。亦謂交嶺奇麗。環偉之物。不能獨當山川鬱積磅礴之氣。而必鍾於人。如蜀之岷峨連嶺。大江小水。網紀其間。則其產物之盛。又豈特丹砂水銀。榘梓樟梓之類。所能當其秀哉。宜其名士代出。如相如子雲。范蜀公父子之徒。不可勝舉。我皇明混一區宇。三光五岳之氣完。而賢才盛。則蜀之產士。是不特山川爲然。蓋又會乎氣運之隆也。侍御范公。循蜀之良士。閒語其友人陳君子布。發迹鄉閭。敬歷大僚。其質魁乎其端重。其才卓乎其幹給。衆官至闕。建鹽運司副。人不告勞而鹽利足。未幾丁內艱。起復爲長蘆運副。人皆謂黃海之利。甲於天下。陳君此行。必能增羨餘。加尋常百千等矣。陳君慨然曰。足用在乎理財。理財在乎安人。人安矣。財用寧有不足者乎。況鹽鹺特財用之一端。息其事而置其用。固不可。羨其數而病於人。尤不可。要必人不知擾而鹽利足。斯爲善於理財。吾雖不敏。固常奉教於君子矣。范公述陳君之語告余。因謂其識體。復徵文以贈之。余謂以全蜀山水之秀。國家全盛之時。有若陳公者出焉。及措諸政事。知所重輕。而不惑於尋常習俗之見。是誠可嘉哉。陳君行矣。他日以理財而有合於大道。可以頡頏於蜀先君子者。未必不兆於此云。是爲序。

送王克庸知定襄序

余十年前。侍先君子在玉田時。縣庠士子王克庸氏。時已嶄然出於衆。余與之游。好加密。知其爲人質厚而行方。心平而言真。其與人交。惟可否是從。不以勢利重輕。有纖芥厚薄意。其有不合。雖富盛鄙斥之。不少假借。余時已知其處心行己近厚矣。又數年。余中鄉舉。克庸充貢士。同待試於春官。日相會處。談笑慷慨無間。既而余忝科第。官御史。祇命湖南者三年。歸而克庸適有定襄之拜。玉田士子之官於四方。游於太學者。咸推勉克庸。而屬余道其行。夫以余之知克庸者已十餘年。而一旦克庸有官守焉。有民社焉。則余心之樂爲何如哉。雖然。余之樂。非樂克庸之有是位也。樂克庸將推其所得於人人也。夫士之窮居不苟。則其達也亦不苟。克庸之不苟於前所稱者。固可見之。今之爲縣。蓋必能砥正身心。檢察左右。明謹條章。流宣豈弟。要使方百里之民。知聖天子仁愛元元之意。異日惠在人心。聲流朝右。則克庸自立者。益不苟。而余之知克庸者。亦不妄矣。苟徒榮其名。沒其利。而不恤其所當爲。非所樂於克庸也。是爲序。

薛敬軒先生文集卷之三

序

送憲副王士悅之任序

皇上臨御之七年。詔廷臣三品以上。舉堪任方面者。於時王公士悅。以御史秩滿待選於吏部。在廷之臣。合議舉所聞知。以名上而王公與焉。遂拜浙江按察司憲副。侍御侯君應元。洎凡大夫士。率先作歌詩以道其行。而屬余序。余惟浙天下之大藩也。東南際海。以郡邑列者百十數。而列職之勸懲。庶政之振舉。獄訟之推決。皆於臬司乎是仰。而憲副實協贊其使。挈持其綱紀而整齊之。其任之重。不言而喻。王公以俊拔之資。挾有爲之才。敷歷中外。克著能聲。遂爲大臣之所推舉。而膺此顯擢。朝命既下。輿論攸歸。今之往也。上爲朝廷之所倚任。下爲列郡之所具瞻。所謂激揚百司之廉墨。修舉庶政之大小。聽理訟獄之滯結。皆於公之協贊是賴。公宜何如思所報稱哉。蓋必益端其心。益潔其行。益平其法。以往日敷歷中外已試之才。施之於大臬司。使東南列郡之民。欣欣然樂生趨事。咸安於官政之清簡。而仰戴聖天子知人任使之宜。以謳歌太平之盛治。斯不負國家之所選擇矣。

送張鵬遠歸瀘陽序

瀘陽張鵬遠來省其兄鵬舉於京師。將歸其友人戶部主事王君治合凡交游徵文以道其行。余猶記少年時從先人宦游川蜀及東歸舟過瀘陽留再宿因得發覽其山水之明麗風氣之清淑意必有文儒忠信魁奇之士鍾其秀而生其間。余雖未及訪亦常志於心不忘耳。後十六七年乃得與鵬舉同登辛丑第時鵬舉已傑然為名進士又七八年乃得與鵬舉同官內臺時鵬舉又赫然為賢御史余因竊念鍾瀘陽山水之秀者其在鵬舉乎既而又知鵬舉之尊府志道先生以學行老成歷典教事所至有聲及鵬舉官顯遂棄職就封浙江道監察御史。冠纓衣退居於家余復自念鍾瀘陽之秀者又在鵬舉之尊府乎今鵬遠水陸浮走萬里來省其兄於官次。啜離之懷既展友愛之情彌篤。僅茲一年而又思盡子職於庭闈之閒士大夫咸嘉其孝友欲文以張其歸余又念鍾瀘陽之秀者又在鵬舉之弟乎昔三蘇父子亦蜀人也鍾眉山之秀而其名聞於今不泯鵬舉洎其尊府既有聞於時而鵬遠方少年一出即獲美譽。駸駸乎有聞將漸及於是哉。今之歸侍奉之暇其尚益肆力於正大之學他日以自然之充積振揚其尊府之家聲接武其侍御兄之芳躅則瀘陽山水之秀鍾於張氏一門而流聲於後者將與三蘇同久矣。

送鎮江府推官鄭聰序

刑政之大者用之當否民之死生風之哀樂由焉。故古今重之必慎擇其人以司其事。即如今外府之推司一郡之刑獄其員獨其事專刑苟有所不可皆決之於己非若他法官獄有所疑者猶有同官可與共議其當否是其任不亦尤難且重哉。歸德鄭希古以貢士問理秋官近有鎮江府推之授其友人趙紳合凡交游徵辭以祝其行予嘗知希古之為人純篤寬易今又歷事秋官其於制刑之宜用刑之要講之悉矣。以鎮為東南大府江海之名苟有不得其平者咸於府推乎是直希古之往其可苟乎哉。必悉其所習者推之折獄之閒而又本之以清修潔白行之以忠厚明決。要便恣恣惡者無以肆。柔良單弱者得以伸則刑以清止惡之意流行於一郡而積樂致和之風可期也。吾聞古之治獄平者其後多昌。余而為公卿者有焉。若史氏之言可信希古能盡心於獄事其子孫自此昌矣。

送李給事歸省序

當國家全盛之時文運昭明之日而為士者奮六關際風雲仕至近侍者載筆紀事敷奏大廷樞轄百司端笏委佩翱翔乎玉階鳳池之閒而復得瞻依日月之光大丈夫官至給事其身固已榮矣而又得推恩褒嘉其父母家室則榮及一門者又何如哉。李公允恭給事禮科有年其二親雖遠在汴杞而皆康好無恙今年秋例得捧勅歸省黃門諸公咸作歌詩以敬榮之而屬予序。余雅知公之為人溫純深厚和毅從容初以冠帶舉人檢校外府既無貶色及拔居今職又無滿容其器固自有過人者是宜有今茲之榮。馮馬夫官至給事榮矣推恩及其一門又可謂榮矣而公之父母其慶皆受寵錫今之歸上堂稱壽名徹州郡光勳里閭又榮之榮者也。展省之餘尙圖所以報厥榮者式嚴入覲益盡心所職以敷贊鴻猷使言行事業卓然有聞則公之榮不但及其身家里閭一時又將及於天下後世也。

送陳御史祚歸葬序

皇明以天覆之仁涵育萬物凡為臣子盡忠於國者又使得伸其私恩於家。監察御史陳公永錫以其父久卒京師未得返視故封今年秋得請於上詔許歸葬其同官盧君仲思合凡內臺交游徵文以道其行。永錫初以壬辰進士為太宗皇帝不次之擢拜河南參議清聲惠政實被中土繼以事謫襄漢間為編氓者十餘年永錫雖在畝畝而慕戀闕廷之心初不少衰苟有所見必貢厥忠宣德紀元宣宗皇帝臨御之初大新政治收錄人才士大夫雖在謫謫之地苟有可用者咸得洗濯登進永錫遂為人所推薦授今職永錫既起自謫中列職內臺益以名節自砥礪持身清苦無一田之宅以庇其身無一金之產以惠其家。惟以職有未修惕厲於旦夕閒旋以言事下獄蒙今皇上曠蕩之恩榮任如舊。嘗觀古所謂忠貞之臣屢假屢起夷險存更而定力自如故其節行蓋於當時聲名垂之不朽永錫起而仆仆而復起而勁操苦心如金更百鍊無改色殆可匹休於古人矣。今之得請又將盡心於窀穸之事必誠必信安其親體而安其神盡其誠孝之所感雖吳山之草木鳥獸亦將為之增悲則鄉閭之為人子者孰不為之拭目改觀哉。永錫喪事之餘其尚念使已得遂其私恩者皆上之賜而報稱之不可緩也。式嚴人親之期益修厥職俾忠孝之節始終全盡足以追配古人而交游之閒亦與有光矣。

送廣西張大參聽之任序

合抱之木足以梁千仞超逸之驥足以致千里宜乎奇人偉士足以勝重而遠到也。吾友張公聰與吾為同年進士其為人奇偉卓犖言論濇濇率多根據義理指摘事情而可施於政治之閒余嘗以巨材絕足稱之而必有勝重遠到之用及其為大行人使於四方果能持身整齊有以播朝廷之威德足聳四方之觀聽未幾為議者所推薦授監察御史其在內臺則操守端慤而風裁懷然其巡歷邊鎮則糾察嚴明而部屬懼服官益清名益著再為大臣所薦遂陞廣西大參。朝命既下皆以得人相賀夫廣西古百粵之地布政司為南服之雄藩其地既遠且大故嘗選用重臣有威望素為人所推服者往踐其任非若他藩岳地易民淳可談笑而治也。惟若南廣之遠且大非得奇偉之才則往往有不勝任之患。今張公以如是之才膺如是之擢猶層疊九霄而合抱之才不覺其負荷之重長途萬里而超逸之足不覺其騰驥之難。張公行見樹功南服馳聲北州而有還轅結軌之期歷階而升向未可量也。公其益以忠貞自勵慎勿以遠且大白沮使余言有不信也。

驄馬行春詩序

春者四時之首而萬物之所從始也陽和之氣充盈旁達初亦何待於行哉。殊不知聖人有作法天子民每於歲首恤民生之攸困慮冤抑之未伸故遣使循行郡國拯困雪冤要使遠邇之民咸得錫然遂其性。故凡御史出而能廣上德意者謂之驄馬行春。吾友李君公載由進士入持邦憲嘗領節出巡浙右山東而大藩所至必仰體聖天子法天子民之意懷煦痼癘疏理冤滯錫其暴而植其柔伸其廉而遏其濁使節屆窮簷之下咸像觀世之光明寒谷沍澤之中皆得蒙氣之融扇其於行春之職可謂無忝矣。故一時之賢士大夫咸樂道其善而作詩以美之余與公載為故人故又為之序云。

送通州楊同知還任序

吾鄉楊文振同知通州。今六年矣。通為畿甸之地。居水陸之衝。素號繁劇難治。而文振優為之。屢考屢最。果何以得此哉。蓋文振之為人。恬靜不務聲譽。事至應之而已。未嘗先事妄有所為。以瀾民。故進雖劇而治之常有餘力。亦猶庖丁解牛而各因其理也。其可謂善於治劇者矣。因是觀天下之大。好靜者民之情。使任守俸令長者。皆能因其情而靜以治之。養之而不闕其生。教之而不拂其性。熙熙然使各終其天年。則俗何憂不古若哉。奈何俗吏不知此類。皆舞智釣聲。煩其令使民不得息。厲其威強人所難從。至於極而盼盼然以軋其長。則曰民難治。有如是哉。亦莫克省諸己也。余因文振之治。通有所感。故并書此以爲天下長民者勸云。

送侯編修序

昔楊少尹巨源。以國子司業年滿七十去。歸其鄉。昌黎韓公引漢二疏事序其歸。至今其名赫赫在人耳目。更久愈彰。是雖楊侯之賢。亦由韓之文高絕古昔。故人得以喜稱而樂誦之也。今翰林編修侯公。初以國子學正陞監丞。再陞今職。乃掌前事。一朝亦以引年將歸。太學六館之士。咸嗟其老而惜其去。鄉人進士石均瑀。率先謁余。文以贈其行。夫以侯之賢。固無愧於楊。而余之文。則非韓比。亦何足以揄揚侯公哉。雖然。侯公之德之才。見於敷歷仕途。人所耳熟。目識而心醉者。固已昭晰於時。余皆置弗論。姑即古今事論之。昔二疏之去。有贈金之惠。車馬之送。而楊司業之去。則有無不可知。楊司業之去。當時丞相白以爲其部少尹。不絕其祿。而二疏之去。則不聞有是事。侯公居太學者數十年。官滿有陞秩之典。有褒封之敕。寵渥優厚。及其身家。誠曠世之難逢。不知疏楊當時有是事否。韓公謂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侯公之歸。荷桑朝之榮遇。足以起爲善之心。屬七十之引年。足以息躁進之志。是其可以爲法於鄉閭者。又豈特楊少尹不去其鄉之一事歟。

送國子生黃勉序

農不爲艱歲而息其耨養之功。無熟則已。一熟則收必倍。士不爲未達而息其進修之志。無成則已。一有所成則就必大。自古賢人君子。時或未至。雖抱負其所爲。屢進屢抑者有焉。如韓退之號爲文儒宗主。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然當其未遇時。尙屢挫於所司。況其他乎哉。廣昌黃君勉。其先大夫嘗贊政大府有聲。君既得家庭之教。而又游邑庠。從良師友以廣其學。既而以其所有。進試於鄉闈。屢進屢不捷。恆人處是。鮮不形諸色辭而非乎人。君則曰。我之學實未至也。非有司之過焉。由是益勉厥所爲而不息。逮今年春。所司以君充貢大廷。一舉而捷。例送南京國子監卒業。將行。其友監察御史陳嘉謨來索文以贈之。余嘗言農不息所業而收必倍。士不廢所學而就必大。觀君之爲學。即勤謹養矣。始雖未利。今則駸駸乎有成之秋。太學又英賢之淵藪。而均期游乎其間。殆見耳薰目濡。心神神得。日增所聞知。若聽九奏於洞庭之野。觀狂瀾於大海之中。則他日所獲。猶大田登而所獲無窮。爵祿之來。其可辭邪。君其益勉之。以需其至。

送房子新歸洛陽序

孝友出於天性之真。而人每不能克盡其道者。淪於習俗。奪於物誘也。有能卓然盡其道而不爲二者所移。得不謂之賢矣乎。余自爲進士時。往來洛陽道中。嘗經今監察御史房君子儀之館。時子儀尙爲進士。與其兄子新友愛尤篤。一門之閒。孝弟之風。藹如也。又七八年。子儀拜官內臺。子新由洛東下大河。北達鄴郡。沿衛東驚上潞水。以抵京師。與子儀會於寓舍。晝則道舊故。奉觴相酬。夜則秉燭相對。若不能退寢者。怡怡愉愉之情。發於中。達於外。既而子儀將西按關陝。而子新又念其母氏倚門之望。亦將歸洛矣。戒裝在途。余與子儀同官諸公。追而送之。都門之外。且告之曰。世有帛堆其庚。錢積其藏。號爲富室大家。而乃淪誘於物欲習俗。處父子兄弟之閒。悻爭鬪鬪之聲。日聞於人。其獲罪於名教甚矣。是亦何足稱道於士君子。齒頰開哉。子新在家庭時。既已篤於孝友。子儀游宦京師。子新又奉其母氏之命。浮走水陸。來展情好。既而復將歸。慰其母氏。不爲習移。不爲物誘。於房氏兄弟見之。子新行矣。子儀關陝之行。亦將便道拜其母氏於堂。子新其飭子弟。醴酒饌。具甘旨。以需子儀之上壽。

贈司訓王秉節之任序

莫難於爲人師。師者所以覺人之暗。正人之邪。而後學所取法焉者也。故夫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謂之可。則非盡於此者也。況於溫故知新。有未能乎。孟子亦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爲師非人所當好。以明爲師之不易。則視之易而冒爲之者。又非亞聖之所取矣。吾觀厥今國家。養育人才。以需公卿大夫士百司之任用。其原則悉本於學校。學校則責在師儒。故師儒得人。則學子有所取正。法式。開其誠而廣其才。由科貢之途。進而備國家之器。使者余余。焉。師或非其人。則爲弟子者。買貿然若問道於盲。借聽於聾。窮年累月。屹屹然雖勞其心力。而竟無一得。欲求其才之成。而備諸司之器。使難矣哉。先人教鄂陵時。諸生固多俊秀。而王均秉節。則爲老成之士。又居諸生之首焉。厥後秉節。貫諸澤宮。益增其所未至。聞見日益廣。遂從羣士。試教職之選於大廷。名出而秉節。又爲首冠。遂授南宮司訓。余謂以師道之難。而秉節以老成之士居之。其尙益思其不易。謹其言行。而爲諸生之儀式。勸其講授。以啓諸生之蔽惑。俾才器之成。如金之就範冶。木之就規矩。他日人才之出於南宮者。珠聯璧合。覺進於明時。則秉節於師道之難者。克盡所難。殆無愧於孔子之言。而不至如孟氏之所譏矣。秉節其勉之。

送陳庭訓歸青田序

陳庭訓少從其先君子宦游四方。及其先君子棄世。乃與弟四人。奉其母夫人歸養於青田之故鄉。庭訓孝友之名。聞里閭。籍甚。今監察御史陳君庭詢。則其弟也。庭詢既以文章取高第。得美官。而青田去京師。將七八千里。庭訓與庭詢別。又五六寒暑矣。一日庭訓奉其母夫人之命。挈舟來自大江之南。視庭詢於京師。相與論故舊。懇懇傾瀉。不能已。晝不足則繼之以燭。或道其先君子之宦迹。則因以興無涯之感。或道其母夫人之深愛。則因以起望雲之思。或誦夫鵲鶴之詩。則相勉以出處之慎。言雖諄諄。皆出於友愛真情。而卒歸於天理之至正。會合會變。何庭訓重念母夫人之高年而歸。念勳矣。戒途有日。君子於庭

訓爲子而能孝於其親爲兄而能友於其弟既孝且友得人心之同然者感於人宜其名動里閭而見稱士大夫間昔張仲以孝友見詠於詩人流譽於後世況庭訓生逢盛世詩人墨客所在林立庭訓之歸道途所經舟車所掠吾見詠庭訓之美者所至若啓塾之雷連乎其聲有不可遏殆與張仲之名同傳之久遠矣歸見母夫人更爲道庭詢守官之清慎以慰其倚門之望

送陳御史歸祀序

親在而欲致其養親歿而欲致其祀此人之至情也國家以孝治天下人臣之仕於朝者親在得歸省親歿得歸祀所謂因人之至情而立教者也監察御史陳君廷斌自拜官來於今八九年矣一旦請於朝將歸修祀事於其家命下廷斌告別於內臺所往來因相與屬余敘以贈之余嘗與廷斌奉使湖南同處者餘年雅知廷斌之篤於其親廷斌嘗謂余曰某不幸二親皆蚤世今幸藉先德之庇有列於朝欲以其祿致薄養於親固已無及矣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歎也又嘗謂余曰人之不得生盡其養庶幾於其歿身有所立以其光爲父母之光今國家方舉推恩之典他日或得荷寵光以歸貴二親於九原使歿者有知庶有以伸終天之報俯仰今昔六七年餘及余起復至內臺廷斌已自荷國之光封其親如其秩今既得請以歸修祀事廷斌昔欲報其親之志遂矣然廷斌得遂所願者誰之賜乎蓋由我國家天覆臣下因人情而立教使人子事生歿祭皆獲所欲而然也廷斌歸見鄉人幸皆以此告之使爲士者各加修勉以膺國家之寵光以報親恩之罔極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余於廷斌有望焉

送柳御史守制序

人子事親而至於終於此不用其誠焉乎用其誠誠者發於中形於外悲感哀痛之心出於天性而不能自已者是也聖人因人心之自然定爲中制使賢者不敢過雖不賢而不敢不及故初終有安厝虞祭之禮漸遠有小祥之日終也有大祥之期至於中月禫而終事畢矣聖人之中制所以爲萬世法程者士大夫謹守而不敢易焉柳彥輝氏爲進士在京師時常念其母夫人之年每望東南之雲即神魂飛去及擢居御史方思秉忠效節以爲榮甫及三月而母夫人之訃音至矣彥輝即毀瘠若不能生者遂匍匐而歸余與同官倪君陳君及內臺諸公既相與致弔又勉其節哀順變以襄大事彥輝遂灑淚就途今觀人之大節無隳於忠孝未有厚於孝而薄於忠亦未有忠而不本於孝者也彥輝在游宦時既能思其親不置及遭大故而悲哀疾痛之情有足動人者今之歸也又將盡誠於窀穸虞祭之閒守先聖之中制而不敢過與不及其厚於孝者可知矣三年釋服人觀修職業立事功於時又將以觀其忠焉

送趙司訓序

沔池趙以澄之先君子由科目進身卓然爲人師者數十年以澄得家庭之學余與之同領永樂庚子河南鄉薦明年爲辛丑余奉進士第以澄則退益所學於家今十七八年矣余自承乏風紀以來德不加修學不加益以澄則處閒靜中涵而蓄之淬而礪之學益積行益進才益銳以余十七八年日息之學視以澄十七八年日益之學其相去遠近淺深高下蓋可知矣此余每接眞儒碩士未嘗不發愧於中而重以

澄之有成也今年春以澄抱負所業而來獲與千百人偕試於春闈遂中乙榜有涇州分教之命夫以澄以清修之士積久之學一旦發而見用於模範之重溼之士得其所依歸哉雖然余於以澄重有告焉昔之所學以澄之自得也今之爲師以澄將推所得於人也孔子謂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切觀世之爲師者己未有得固無以淑諸人或有所得矣又率多負恃其才詭譎然有自足之色否則斬其才而不肯盡心於教事得非孔子所謂驕且吝者乎師道至此良可慨歎以澄學成已成物之學固不至此然猶願以澄深以是爲戒謙虛而恆若不足勤勵而思以及人身教言誨俾涇之士子勉勉不忘所從事他日在門牆者隨其才器皆得有所成就異乎尋常之爲師則以澄之學進於余之十七八年者不惟見其自得又可驗之及人而足以克肖乃先君子之賢其家聲亦將振耀於永久矣是爲序

送司馬訓之任序

正統元年春二月天下士抱負所業來試南宮者僅千人主司既取百人爲進士又取四百餘人爲乙榜進士與乙榜必其文皆通粹合格始得與其數否則置不取謂之下第然登進士者率多至大官乙榜則悉授以師範大官以其道澤人師範以其道教人是其職雖有崇卑而所以裨贊國家之治則一也尋常之情類多重進士而薄教職其所見亦偏矣哉吾友榮澤馬士賢耽嗜經籍薰誦義理今年春獲與南宮之試遂得在四百人之列有陝西徽州分教之命徵爲西偏之郡與郟岐秦鳳連接其俗土厚水深士生其間率多魁梧質厚不爲浮薄之習苟率之以正教其負重致遠必多可觀之器士賢以中州之俊秀業序澤宮之閒歷鄉閭南宮之試名亞進士之列有師之尊有道之重今之往其可不思所以啓迪其人乎德欲其修學欲其進皆啓迪後進之矩範也士賢能留意於是乎異日徵之人士成德達材而備國家之器使者在百司澤下及人則士賢以道教人之功又將推而爲行道澤人之效彼一偏之見輕重乎二者之閒又果足爲定論哉士賢有英志既得教職而又居西偏之遠郡余故書此以勉之使不爲偏見所惑云

送劉僉憲之任序

余與劉均敬爲辛丑進士當時同登者蓋二百餘人於今已十六七年矣宦迹升沈出處參差豈非窮通皆有命存其中乎然窮通自爲窮通而非人所能爲窮通也劉君爲御史於余爲先進其爲人謙謹敏達平居與人處退然不自滿若易可爲人所動者及其於義之可否則毅然若萬夫之勇不可以私奪至其所糾彈視其人如何初無所避忌由是勁節能聲大爲中臺諸公所稱道聖天子龍飛之初進退藩臬大臣擇人無間秩次惟其人則拔使居之劉君遂陞四川按察司僉事蜀人之游宦京師者咸謂蜀地僻遠民苟不得其直自理爲難惟憲臬得人則雖窮州下邑荒山深谷之民皆得伸其抑而達其滯劉君以如是之才而居吾邦之憲臬吾蜀之民又焉有不得直者乎於是相率來請文以贈之余與劉君以同年同官之契雖蜀中諸公不有請猶將贈以言況其請之勤乎蜀自昔稱爲沃土大郡知其郡者若趙抃張詠輩皆有聲於當時我皇明一混寰宇篤近舉遠雖遐陬僻壤視之一如盤穀之下況如蜀之大郡乎是宜

選用岳牧。必慎其人。而憲臬又為綱紀之司。非岳牧者比。而劉君以選者居之。其必大有所設施。惟灑奸汗。慰柔良善。條章布於几席之上。而令自行於萬數千里之溪山。劉君聲稱之美。將與古人頡頏。而蜀人得其直。誠如蜀中諸公之所論矣。夫以二百人同登升沈。出處不齊。而劉君得其通者之一。乃有內外憲臬之顯揚。豈非君子之幸歟。然命之通。固幸矣。使非以義制之。則清議將有所指摘。吾恐命雖通。而亦君子之所弗取也。惟劉君不然。在內臺時。既有聲迹。今之往也。又將如蜀中諸公之所期望。命之通而不失。義之正者。其惟劉君乎。余與劉君有交契之好。故於蜀中諸公來請。既告之以命。復申之以義。而因以寓忠告之意云。

送建昌尹陳繼賢序

昔明道為邑。嘗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右。夫以大賢為政。必視民如傷。則其慈良惻怛愛民之心。出於至誠。而自不能已者為可知矣。今之為令者。曰字民。字者養也。養民而能以古人之心為心。則民焉有不得其所者哉。南康為江右之名郡。建昌於南康為大邑。昔濂溪以道學為二程之倡。紫陽以道學接二程之傳。二君子皆嘗宦游其地。則其流風餘韻。被於里閭。入於人心。至今必有尚未泯者。士君子幸而受聖天子之明命。往字其民。夫何為哉。亦惟景行前哲。推慈良惻怛之誠心。以及其民焉耳。衡陽陳繼賢氏。由科自進身。初知沛縣。後知陞事。皆有惠政。今丁內艱。起復知建昌。建昌張惟明登進士。與余為同年。為御史。與余為同官。喜得繼賢氏知其邑也。來徵言以贈其行。夫明道大賢也。其為邑無逾於愛民如傷。南康又為道學君子過化之地。周程朱氏同一道也。繼賢之往。復何待於他求也哉。亦惟質諸前冊。詢問故老。求周程朱氏所以施設者如何。所以愛民者如何。苟能企而慕之。又以程子所箴戒者書於座右。時自省焉。則慈良惻怛之心。出於中。及於民。油然而有不可遏者矣。余既以是復惟明。因以為繼賢之官之規。

送陳御史致仕序

全節人之所難。全晚節尤人之所難。君子之仕也。秩顯於身。名加於時。而或為外物之紛華幻惑。移其素志者有焉。此全節人之所難也。有能卓然不為前所云者。易其心。固能全其節矣。而或年已至而猶不能忘情於進退之間。此全晚節尤人之所難也。國家著引年之典。所以優老養恬。厲臣下之節至矣。人苟及其年。即自引而去。豈非能全晚節者然哉。陳公少有聲大江之西。自登進士。即官御史。去來不離御史者將二十年。其論列時宜。推誠疑獄。按歷藩岳。疏通明慎。勁直之節。揚遠照邇。而清白之行。如良玉瑩潔。尤為人所推服。不易其心。而全其節者。陳公真其人哉。今陳公官滿九稔。年未七十。人之於此。亦孰不欲少緩須臾。以冀所得而償所願哉。陳公乃能飲服國章。即自引去。可謂無愧於養恬退厲。臣下之義能全節於晚年者。陳公又真其人哉。人得於彼。或失於此。陳公獨能始終一節。白首無愧。豈冠繡服。輝映里閭。斯固足以見我國家優禮臣下。如天之恩。有不可名言者。又可見士君子之出處去留。必歸之義。斯可為晚生後進盡節事公之法。於是乎言。

贈僉憲袁茂實考滿序

按察古監司也。上之疏通壅蔽。俾一方之吏治得失。生民休戚。無微不達。下之扶植善柔。勦蕪強暴。屏斥奸貪。表拔貞廉。洗雪冤滯。無民不安。而又籌度天下之政。酌以古今之宜。苟有所見知。必形諸建論。是其職與古監司埒。而又有言責繫焉。任其職者。必有剛果正大之德。而又輔之以卓特明敏之才。始為不負所任使。類非依阿諛悅。昧於事理。不能為時之重輕者所能舉其職。是宜國家簡任按察。必於內臺。秋官中。拔其素有聲譽者。以任其職。視他任使。尤慎重。山東按察。大臬司也。袁公茂實。出尚書刑部主事。有能名。擢僉憲事。今年九月矣。所謂剛果明敏之德之才。蓋兼有之。故其巡歷部屬。必嚴必勤。蒐詰奸慝。遏抑豪暴。疏滯枉滯。洗濯善柔。凡可以去害澤物者。為之不厭。若饑渴之於飲食。彙數風紀之事。公獨得其近而切者。克舉所職。真其人哉。公考績行有日。憲僚諸公。屬筆於瑄。以贈。遂書風紀之重如此。而公能無怠於心。無墮所事。而又進於明銓衡之下。其聲迹大小輕重。自有公論者存。進秩將自此始。異日舉舉風紀之大而難者。非公其誰望。

送黃布政致仕序

山東右布政使黃公。自吏部郎官陞秩而來。其為政務持大體。不為苛察。曾未踰年。而敦厚謹信之行。孚於大僚。弘廣惠愛之風。被於民吏。衆方仰公久於職。而公屬以國慶如京師。不謀於朋友。不告於左右。遂上章乞致所事。厥既得請。復便道山東。將旋歸於大江之南。余因而歎曰。人於一資之榮。斗斛之祿。猶不能無縻於心。公以郎官之顯。膺旬宜之重秩。與內六卿相埒。祿不下數百石。有地方數千里。而年又未至七十。乃超然引去。公之賢。其遠於人哉。公曰。不然。自百執抱關擊柝之吏。皆常職。職有不修。不當冒濫。秩以貽素餐之譏。吾年雖未至。而聰明筋力。漸不逮人。恆以位踰於德。食浮於事。為懼。幸逢聖明。優禮臣下之恩。如天覆地育。而不可勝載。凡人臣年雖未滿七十。有可去之狀者。亦聽其去。吾是以懇懇焉。果獲所願。將以尋吾舊鄉之山水丘壑。以釣以采。以嬉以游。以樂吾桑榆之年。得免所謂素餐之謂。幸矣。尚敢以引去為賢哉。余又面歎曰。世有不度所能。否冒其職。而怠其事。亦有年已至而尚耽嗜榮祿。眷眷焉而不肯去者。視公存心為何如。而公之賢。果遠於人哉。公行矣。將見士大夫強而方仕者。法公位踰於德。食浮於事之戒。莫不盡其忠而修其職。老而可去。而進退之義。皆可為人之儀矩。公之賢。遠於人益信矣。憲僚諸公。咸重公之歸。而屬余言。遂書此以贈之。

送李參政致仕序

江右古文獻之邦。名人鉅士。習詩書。尚行義。進足以有為於時。退足以表厲其俗。繼述史氏。代不絕書。若歐陽公陶元亮輩。文章政事。高風清節。固已名當代。而垂後世。士生其間。襲餘風。而景賢範者。衆矣。山東參政李公。江右人也。詩書是習。行義是尚。生逢盛時。出其所蘊。皆述科目。歷職郎署。參議河南廣東兩藩。曾未終考。聖天子采大臣薦舉之公議。陞擢今職。公既祇命就官。蓋所以報稱之道。以年滿七十於義當去。遂上章乞致所事。詔允其請。乃擊舟將歸大江之南。憲僚諸公。屬筆於瑄。以序其行。瑄因念始就河南鄉試時。公以參議適知貢舉事。瑄既忝科名。荷公知尤深。逮今二十年矣。瑄畏以非才。由內臺承乏

山東憲僉而公又陞秩來參大政。每追陪旦夕。視公為先輩成德。方將事事諮於公而決其可否。而公已引去矣。是其私情。能無望於公乎。雖然。公之自處審矣。積其學。出其有。進仕於強壯之年。於以忠乎君而愛乎民。義也。慎其止。謹其退。乞身於耆邁之歲。於以全其名而勵其俗。亦義也。進退一揆於義。而立身求無愧於士君子出處之道。蓋由其學有所得。聞江右諸賢之風而興起者。古所謂豪傑之士。公其人歟。其名世。其垂後。固有在矣。若夫故鄉之溪山林麓。足以資扁舟杖履之嬉游。賓友琴書。足以供風晨月夕之笑樂。是皆怡老之佳致。而公之歸固自得之。茲不贅云。

送黎參政致仕序

逾嶺而南。皆古百越之地。延袤數千里。危峯穹壁。長溪大壑。相與削拔迴環。深窈莫測。奇草異木。生其間者。榮凋花實。率不以時。循嶺東南。又皆大海。瀾漫旋繞。每晝夜晴霽。涵星斗。浴日月。水之百怪。靡不軒豁呈露。至颶風或作。則濤波洶湧。噴薄盪摩。震轟擊。聲震山谷。其霧氣瀟瀟。茫無畔岸。洲島雜國。若扶南。真臘。黃支。婆利。國之屬。動以萬計。而四時溫涼蒸燠之氣。發作無節。故居人行旅將息之道。為難。今山東大參黎公。嶺南清遠人也。自讀書筮仕。出入中外。多歷年所。官已達矣。一旦引老將歸其鄉。藩臬諸公。有以嶺表山川風氣之異。如前所云者。為黎公告。且重其歸。而勸其擇地以處焉。黎公曰。不然。吾家嶺外。外侮矣。封樹成列。先祖之丘壟存焉。閭里如昨。童穉之交游在焉。今之歸。方將薦蘋藻以伸罔極之孝思。具樽醪以款平昔之親故。又烏以風土之異。移易吾之心哉。余謂不忘所本。孝也。不遺故舊。義也。合孝與義。可謂篤於人倫。將不擇地而安矣。風土之說。誠不足以動念。

歷亭送別序

濟水出太行之王屋山。伏流出於濟源。又伏流東走數千里。散見於岱麓柏崖渴馬之山。至濟南。遂有泉湧出。名曰趵突。泉之流。或派而為濶溪。駛瀨。或匯而為巨浸。平湖。經帶城郭。北合清河。以入於海。其南多美山。層峯峭立。運巒起伏。直與梁岱龜蒙徂徠長白鄒魯海上諸山聯絡。角立相望。泉之北渚。有古亭。遺址歸然尚存。至杜少陵與李北海宴集處。所謂歷下亭也。遠近山光水色。浮搖激盪。其上下。葭蒲荷菱。紛披燭爛。其周阿。蓋濟南得岱麓山水之勝。而亭又得濟南山水之勝。以故往來為古今游觀者之所適。正統四年夏。金路王君昌問。由監察御史擢陞山東憲副。其尊府春官學士公之友劉文謹。適以事至京師。從憲副公來濟南。聞是亭之美。閒往游焉。則愛其山水花草之清麗。徘徊終日。香齋然若不能去者。既而戒行有日。復取道亭下。諸公咸賦詩以贈。而屬余序。余謂文謹行千里而來。一無所求。獨能訪古迹而適意於山水物象之觀。因是知憲副君所與必良士。而學士公取人之不苟也。篇什既具。序以識別。

送孔節文分教徐州序

職無大小。皆天工也。能修其職。斯於天工為無曠。曠可以職之崇卑。勤怠其心哉。闕里孔君節文。宏厚而有容。簡重而不泄。勤於問學。敏於文詞。有先師之餘韻流風。去年秋。一舉登名鄉薦。今年舉天下士。試南宮。登進士第者。一百五十人。節文名列次榜。有分教徐州之行。節文欣然拜命。將就道。余往送之。曰。百職

所司。既曰天工。分教之職。有師道焉。賢才之成。恆必由之。以師道而成賢才。職雖非崇顯。其於天工。不亦重乎。節文之往。當思師之所以為師。言必出於道。行必由於道。教必本於道。以是修己。以是淑人。俾士子非道不知。非道不行。異日出而為世用。必能擇其道以忠乎君而愛乎民。夫然節文於天工。又何曠哉。世有位不滿其望者。往往息其心而慢其職。亦莫顧天工之曠否也。視節文安於所得而盡心所事。為何如。余因是知節文蓋能守其先家法。益可賢重云。

送浙江趙大參序

今布政司為國藩維。即古方伯連帥之職。上之朝廷。大典禮。大政令。所以一民俗。正民心。禁民非者。皆欲宣布而遵行之。下之方數千里之地。連百十郡之民。所以察吏治。恤足隱。固封守者。皆欲其飭理而申嚴之。而又時與監司戎帥。協濟濟時之要務。以仰副聖天子仁柔遠邇。綏安海宇之心。是其為國家之倚重。緊一方之休戚。外百司蓋莫重焉。故著令選用藩維。必使廷臣推舉通經術。知大體。公忠廉謹。才足有為。而又數歷內外。聲績著聞者。以擢任之。正統八年。方岳狀缺員於朝。詔廷臣如例推舉。有以給事趙公冕名聞者。公素為上所簡知。遂命為浙江參議。行有日。給事諸公謂予宜有言以贈。予獲與趙公游舊矣。公以明經中甲午河南鄉舉。首選為實寬裕之資。潔白修謹之行。人所推服。其典教山右。能舉聖賢教人之法。作興士類。士服其教。出而為時用者甚眾。及兩任給事。小心慎密。事上盡匪懈之忠。當官無回互之失。經術才行。著績內外者。公克有之。是宜有今茲之峻擢焉。公行矣。宜廣德意。修舉庶政。與凡濟時之要務。皆公之事也。尚當推其已試之能。勞心焦思。知無不為。為無不當。俾東南連城數千里。官知奉法。民知樂生。內治益修。外患不作。將隱然為藩維之重臣。思不負國家選擢倚任之意。是亦諸公之所望也。若徒曰有方面之榮。耽其祿而怠其事。予知公必不然。亦豈諸公之所望哉。以予與公故舊於贈言也。前以頌而後以規。

贈知韓城李居敬序

韓城古韓國也。居河山之間。地廣民衆。先時為邑者。率多與吏民不相得。連以是去。人皆謂其風土剛勁。民好伺察其長之失。而中傷之。關陝邑之劇而難治者。必曰韓城云。今令李公居敬。以鄉貢進士來知是邑。始拜官。時人皆以韓城之難治。如前所云者。為言。居敬不以介意。及到官。痛刮剔官府里閭宿弊。潔身以先之。祿食外。一毫不以漁民。自奉甚儉。至馬不食粟。澹如也。檢飭吏卒。非公故不得出縣門。人以賄交者。悉皆拒絕。民有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敦本厚俗之道。辭氣懇懇。出於誠實。民為之感動。信既在。民凡事不待督促而集。賦稅以時。里閭無事。居敬在官。始終如一日。由是使吏民庶。皆服其廉公。聲稱之美。著於遠近。及九載考績將去。民恐失之不約。而合辭乞留者千百人。藩臬以其狀上朝廷。以民之安之也。障秩俾還所治。居敬固自持不易。民之信愛益深。予謂天下古今人心一也。謂韓城之民難治者。豈理也哉。吾以誠感其民。民亦以誠應。吾以智籠其民。民亦以智應。猶影響之於形聲也。切怪長民君子。誠之不足。而歸咎於民之難治。殊不知自求其誠。使持身之廉。處事之公。一出於誠。人將信愛之不暇。又焉

有不可化之民哉。韓城之民。前日之民也。何前日之難治。而今日易治乎。由居敬知民不可以智。而可以誠感。故其持身處事者。皆不敢舍此而取彼。積其誠信之久。民皆愛慕不已。將去而猶戀留之。尚何難之不易哉。以是知天下古今。民心皆同。有民社者。勿謂其難治。但當責其治之之誠。有未至焉耳。如有不信。請質於居敬云。

每以公為稱首。且以其未得重用為歎。今茲公既陞秩。有都憲之榮。又受命有方隅之寄。朝論之公。斯為允愜。雖然公全播之功。固大。迹其所以成此功者。由其忠賢之實。素所蓄積者。非一日也。然古之賢人君子。於己功愈大而賢愈彰。公負俊偉傑特之才。必以古之大賢君子自處。愈勵其功。愈勉其賢。又將濟世庸參大政。決大事。樹大功於天下。垂聲譽於無窮。是豈特立功名於一時而已哉。瑄樂道人之善。而祝其有大就者也。故書此為公贈。

柏臺春霽序

自漢以來。風紀之署。或曰御史府。或曰內外臺。即今之察院也。臺曰柏臺。或樹柏於臺也。柏臺曰春霽。春者發生之時。霽者光明之日也。泰和羅君承彥。由名進士為才御史。名其卷曰柏臺春霽。得無意乎。人皆知秋多為收斂之時。雪霜為慘肅之氣。而不知陽春光明發生之機。實兆於此也。御史之職。其立於朝。則毅也。正言以論天下政事之得失。以察大小百官之邪正。其巡歷部屬。則別拔姦蠹。扶植善良。以激肅一方之官吏。內外之疑獄。秋官之不能辨。按察之不能理。郡縣之不能決者。皆歸之御史。為之直其枉。雪其冤。故其任綱紀耳目之重。峻拔風厲。端方凝肅。持三尺以明天討。直若秋冬之候。雪霜之為氣。凜然之可畏也。然回幹政事之得失。進退百官之邪正。含痛茹冤者。為之洗濯別白。變倉粟之機為亨泰光明之氣象。此羅君以柏臺春霽名卷者。為有意也。君今年夏。領節來按川蜀。開以其卷示余。且求為序。余既論其梗槩於前矣。川蜀去京師萬里。屬吏清白汗濁之狀。小民幽遠隱伏之情。與夫積年滯獄之不得疏理者。皆巡歷之所當急也。君以是自名其卷。殆見行臺所至。清白顯而貪濁黜。幽隱達而滯獄清。如春和景霽。而川蜀之民。咸被其煦育之惠。燭耀之光。風紀之振。孰有過於此乎。雖然。是特一方之政耳。君方年富而志強。氣清而才銳。自是歷階以升。推柏臺春霽之意於內臺。於天下施之無不達。則人被其澤者。其有窮乎。若徒以憲署春和景明。優游自適。而不以先務為急。則非所望於君。亦非君之意也。

贈僉都御史李公平蠻序

敘之。筠高戎瑛。四縣民雜華戎。僻居山谷。景泰元年春。其編戶之蠻民。與永寧諸蠻。聞討貴州叛苗。川蜀之精兵。悉發以往。乃潛相誘結。乘勢為亂。遠和邇應。蜂屯蟻聚。不可爬梳。既焚劫山谷諸縣。遂散其醜類。東掠江安納溪。南攻永寧。官民廬舍。多被其焚毀搶擄。近賊城郭。皆閉門守。軍民率往家奔竄。全蜀為之騷然不寧。於時四川三司。調集民兵。自敘以達納溪。沿江列營。為防守之計。涉春及夏。屯戍既久。無能決策進兵者。上乃遣使齎書。命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李公督軍討之。且聽以便宜從事。時公方董播州之役。聞命即馳至江口。敘諸屯戍民兵。為一以其未嫻教也。亟命諸將練習之。逾月。知其可用。乃先遣知鄉導者。入蠻境。以觀地勢。咸以下羅計扼賊衝要。且糧道便利。可以駐兵。公即率諸軍進據其地。公觀地圖。烏蒙芒部二府。當諸蠻之衝。且其與叛蠻為類。不有以結之。蠻賊急走其地。將運謀為我敵矣。乃遣二府土官重錦。各一屯。使拒賊後。實解散其謀也。又遣一軍屯江口。為下羅計之聲援。戎為皆分兵為犄角之勢。部分已定。乃集將佐議攻取之計。皆謂公規畫審密如此。賊已在術中矣。以兵擊之。

薛敬軒先生文集卷之四

序

送僉都御史李公陞秩序

景泰元年春。聖天子作新政治。大簡賢能。擢任都憲。以巡撫方隅。肅清部屬。於時貴州方用兵討叛苗。四川給兵餉。率取道播州。以往播之四境。皆密邇賊巢。蠻獍往往乘勢結黨。傾據險阻。以剽劫餽運。甚至蜂屯蟻聚。攻城邑。掠傳馬。焚民舍。以流毒遠邇。播州幾將危不可守。糧道殆至阻絕。今僉都御史李公。時任四川憲副。聞播州告急。即馳往救之。及率指授將帥方略。嚴立賞罰。以忠義激士卒之氣。或潛擄賊巢。而乘其虛。或分擊賊衆。以弱其勢。將士奮力。屢戰屢捷。兵氣既銳。羣蠻潰散。因遣人四出。大布朝廷恩信。開其自新之路。由是林蠻峒蠻。懾威感惠。狐鼠遁服。不日而寇迹殆絕。播境晏然。向之危者全。阻者通。餽運安行無礙。故使貴之將士。食足以成。討叛之功者。皆公全播之力也。事聞。朝廷因遣使齎敕。就陞今職。且俾巡撫四川。凡軍旅政事。皆得以便宜處治。時瑄來董餉。適會其有陞秩之命。因竊念瑄昔自內臺出。僉山東按察。時公已自由進士擢官御史。是後雖絕不相會者二十餘年。而公風紀聞望。揚乎內而振乎外者。則隱然常接聽聞。瑄去年起家承乏大理。忝與在朝公卿之末議。聞其論天下外臺得風憲之體者。

易若摧枯拉朽耳。公曰不然。討蠻寇當用長謀遠算。先布威信以招徠之。備有不服。誅之未晚。且蠻賊比之禽獸。勝之不為武。惟不戰而使之來降。計之上者也。方今天子聖神仁明。且璽書許以便宜從事。雖曰督軍致討。實欲以德懷柔之也。遂揭榜出令曰。諸叛蠻有能自拔來降者。其罪不問。兵誅無貸。時未幾。蠻酋聞令來降者踵至。公復勞以酒食。遣轉告諸蠻之未聞令者。三月之間。蠻首悉詣軍門請降。盡還其虜掠之老少。公乃陳兵集諸蠻諭之曰。天朝總統萬國。威令所加。無強不服。爾蠻乃無故相率為亂。以王法言之。必誅不赦。惟聖天子神武慈仁。以爾蠻冥頑無知。故不忍即加誅滅。爾既往之愆。開爾自生之路。自此以往。當謹守約束。其變太平。若仍懷反側。即誅無遺種。羣蠻皆惶汗伏地曰。願永遵條教。不敢再萌前惡。公即散遣羣蠻。使還其居。罷黜諸縣官之貪暴無狀者。選賢能為令佐。以招徠撫摩。流散瘡痍之民。蠻寇既平。遠邇之心。遂以寧輯。師還四川。軍民父老。填郭溢郭。惟呼前後。迎公以入。藩臬都閫文武大吏。咸賀公之成功。公曰。是役也。皆聖天子之威德。將士之用命。某何功之有。藩臬都閫諸公既相與言曰。惟此敝功。實公之成。公又推而弗居。其賢愈不可及。不可無文以張其事。乃相率來求余辭以贈之。予謂公公伐鼓蠻兵。不剗刃而坐致一方之寧息。是雖聖天子之明。能委任公以便宜之柄。然非公深知懷柔為上策。其孰能宣布聖天子不休顯德哉。及郡公賀其成功。又推讓而不居。誠得本易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之義矣。且公之績如此。將見朝廷陞賚之命。不日而下。寵冠方隅。名光史策。雖欲辭之。不可得也。

送鄭侍郎歸省序

景泰三年春。南京刑部侍郎鄭景陽。以其尊府侍郎公年及八十。有上章乞歸省於家。詔允其請。戒行有期。京師士大夫與景陽游者。咸屬予序以贈其行。予與景陽為同年進士。知景陽為尤深。景陽自給事中。參陞秋官左右侍郎。值聖朝舉推恩之典。其尊府兩受褒封之榮。皆如景陽之秩。今景陽之歸去。其家廬之舒城。水行不滿千里。想其升堂展省之際。命服在躬。樽俎在席。昆弟在列。子孫環擁於先後。親朋盈集於庭闈。以次奉觴而祝其尊府之壽考康寧者。內外同然一辭。循循秩秩。愉愉怡怡。德音和氣。藹於鄭氏一門。天下之榮且樂。孰有過於此乎。雖然。景陽之尊府所以有此榮樂者。夫豈無所自哉。蓋由德為之基也。余嘗聞景陽之尊府。好讀書。急於行義。惟以孝弟忠信教其子孫。而語不及私利。其子孫又能恭順敬畏。而不忘其義方之訓。居家修德於其鄉。為仕修德於其官。孝弟忠信之行。充諸內而達於外。故景陽得以荷朝廷之寵光。其尊府得以饗子孫之榮養。貴富以德致。故其事有足稱者。使其無德以為之基。雖有如昔人貴出一時。祿厚萬鍾。備軒冕三牲。以奉其親者。人將以為幸而致。亦何足道哉。景陽行矣。展省之餘。其尚遵歸官署。益擴其尊府之訓。專心一志。修其德而盡其職。推而為國家之偉績。善而為刑期無刑之事功。始終一節。惟德是崇。又將播之聲詩。勒之金石。垂之後世。於以顯揚其尊府之德。譽於無窮。又豈特榮樂於一鄉一時而已哉。予弗獲辭所屬。遂書此以贈之。

送朱知府赴任序

古者封建五等之國。分土不過百里。下乃五十里而止。其後世列郡。土地之大者方千里。小者亦不下六七百里。其視古之侯國。蓋加數等。生齒之繁。動以萬計。而凡禮樂教化之宣布。法度綱紀之防範。民業在所敦厚。浮末在所懲抑。官吏在所廉察。盜賊在所消弭。與夫租稅儲積軍國之需。疆域城郭保障之方。皆萃於郡守之一身。得其人則百政備舉。方千里之民。相與熙熙以寧。不得其人則庶事墮弛。人有不得其所者多矣。是則今之列郡。重於古之分土者。較然明甚。以是國家選用郡守。必於耳目近侍六卿之屬。有才賢聞望者。擢任之。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朱廷儀。為天官推選。遂受朝命。陞知湖廣常德府事。將行。其內臺同官諸公。借來請余文以贈之。夫郡守寄託之甚重。朝廷選用之匪輕。余固已言之矣。余聞廷儀以其尊府國子先生希亮家庭之教。其講夫修己治人之道。必以古聖賢為師法。故廷儀自舉進士。登風憲。振紀綱。去貪猾。雪冤滯。恤民隱。以及巡歷部屬。閱練軍士。靡不正己以正人。由是聲赫彰著於兩京。蓋推其家庭之學。見諸行事者如此。今茲之行。常德為荆南之大郡。襟黔巫而帶江湖。方百里蓋八九民庶散於山谷川澤之間。所謂禮樂教化刑政紀綱之宣布防範。民事吏治寇盜之廉理清肅。以至錢穀封略之區畫。廷儀行將次第舉行而無遺。又豈待於余言哉。然風紀民牧。事體雖殊。而治理則一。廷儀曷昔之振風紀。既以正己為先。今其統一郡之民。布一郡之政。獨不在正己為本乎。己正而左右僚吏正。屬部正以至庶事無一之不正。則事修於几席之上。而人得於湖山之外。所謂千里之民。熙熙相與以寧者。有必然矣。古之賢諸侯。多入而輔朝政。漢之郡守。有治績者。或徵為相。天朝在廷大臣有缺。亦於外郡守有能者。陟用之。夫以廷儀之賢。固安於所職。而無德望之心。然使他日政績著。聲名揚播。則公論有所歸。廷儀雖欲緩入用之期。其可得哉。是為序。

送劉知府赴任序

景泰三年秋。南京刑部湖廣司員外郎劉茂先。以吏部移檄。知四川重慶府事。將行。其閩部同官來言於余曰。茂先老成士也。為永樂甲午山東舉子。初授監察御史。兩任開封彰德府推官。一參都督府戎政。五轉而陞秩秋官。敬歷中外者四十餘年矣。持身謹飭。無愆尤之及。所至俱有聲迹。近為大臣所推薦。受朝命陞知大府。吏部檄俾便道之官。行有日矣。願先生一言以張之。余惟今方岳之閒。旬宜有藩垣。監司有按察。皆聖治民之大綱而已。至於郡守。則於治民尤親而重者。其政自府而達之州。由州而達之縣。民之休戚。皆繫於州縣。郡得其人。必能正己以廉。問州縣吏治之得失。能其官者。獎勵而舉揚之。貪虐病民者。條奏而黜罷之。使州縣之吏。舉稱其職。則小民遂樂生與事之願。無愁苦歎息之聲。而藩垣不勞於旬宣。按察不形於糾劾。而一郡大治矣。故自漢唐宋以來。選用牧守。率難其人。朝廷近年尤重茲任。往往選臺閣之臣。有名望者。出知列郡。夫其任之也難。則其責之也重。得與茲選者。其可不思所以副朝廷選任之意。而盡其職哉。今茂先以老成練達之才。受知重臣。拔自郎官。出知大府。誠欲盡其職。而副委任之意。惟能推余所謂正己以廉。問州縣吏治得失之言。以行之。則千里之民。蒙其惠於下。藩臬二司。安其賢於上。而重慶之治績。將冠於川蜀之列郡矣。茂先其勉之哉。是為序。

送鄧大參赴任序

景泰三年冬。福建鎮守大臣走驛馬上章闕下。以福建布政司左參議員缺。乞選老成持重有施為者。來任其職。前四年時。福建境內寇賊竊發。流劫為患。雖官軍討捕。久已事息。而民困於輸給。拮据尤甚。數年之間。凋瘵尚未盡復。而危疑在所當安。故大臣奏欲布政司參佐得人。如此之急且重。蓋以安民之政。出於旬宜也。鄧君不二。由名進士兩任刑部主事。陞南京刑部山東司郎中。凡十餘年。持身敬謹。不妄有所為。用法平而恕。凡事情之盤錯難析者。不二剖決之。立得其理。所謂老成持重有施為者。不二其人。也。先是大司寇楊公應詔薦舉。賢而在下僚者。以不二為首。章上未幾。適福建缺。官奏亦至。天官乃具履純之行於朝。上遂擢為福建布政司左參議。且使馳驛之任。命下。秋官與不二交游者。來請余文以贈之。余嘗竊念我太祖高皇帝混一華夷。仁義禮樂之澤。涵養煦育。無間遠邇。八九十年之間。海宇民物。熙然寧息。惟時福建之民。即前日之民也。何前之感悅誠服者如彼。而近年之寇賊竊發者如此。雖其弄兵假息之誅不容貸。然為之長而司方隅牧民之政者。其可不求其故耶。往事既已矣。今不二盡所有。負所望。當大臣奏請之急。為司寇天官之知。荷聖天子之明。陞貳旬宜。其可不思所以盡其心哉。必當推其在秋官素所蓄積施為者於大藩。潔己以正左右。俾大小之事。無一不出於正。持正道以臨下。欲民之安。必先去其病民者。大而貪殘守令。在所當黜。小而豪猾吏民。在所當治。牧守得人。豪猾斂迹。小民無腹削脂奪之苦。無吞噬兼併之害。則向之凋瘵可以復。而危疑無不安。庶有以廣國家涵養煦育之澤。如前時。而連東南數郡之民。莫不樂生興事。室家相安。方將頌太平之治。歌旬宜之良不暇。又豈復有近年之患哉。不。二之政績。既著於南服。其聲譽自流於朝右。又將躋崇庸參大政。而所施者詎止方隅而已乎。余以諸君之請。不獲已。既祝規之。又期望之。是為序。

送黃僉憲之任序

聖朝外設按察司。以綱紀方岳之庶務。廉察百司之邪正。與凡時政之得失。生民之休戚。皆得以直言而無隱。其職分行事。與內都察院各道相表裏。官之廉明忠良者。得以舉揚。而奸貪廢事者。有司自六品以下。皆即逮治。五品以上及武職。則奏請擒拿。隨其請之重輕。譴罷懲艾之。按察關乎政體之大。而受夫委任之重如此。居其官者。其可不思所以盡其職哉。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黃君廷永。領福建之貢元。登進士高第。學知有用。自任風紀。潔己正人。持公用法。直言正論。深達憲體之宜。故其聲譽振於兩京。值朝廷大明黜陟。遣大臣巡考藩臬諸司之不職罷斥之。由是按察多缺員。廷永遂荷朝命。陞僉浙江憲事。且俾便道之官。戒行有期。其同官諸君。重廷永之去。借求言以序其行。夫按察與內臺相表裏。關乎政體之大。受夫委任之重。余固已前言之。廷永以內風紀之職。陞外風紀之司。今之往也。余知其關於所職。譬之車走坂。舟順流。駛驟之騁康莊。鷺鳥之便順風。庖丁之游刃無餘地。師曠之審樂無遺音。凡憲職之官。行將無絲毫滯礙之患。亦奚待於余言。雖然。余尚有告焉。勤於前而怠於後者。人情之常。切見古今號稱名士大夫。或能建名節於壯年。而不免計豐約於晚歲。故曰官怠於宦成。廷永賢者。必無是失。尤願

始終其心。始終其職。始終其節。則年愈進而望愈隆。任愈久而績愈茂。異時歷階以膺顯擢。其將以共振風紀於一方者。推之於遠大。惠及生民。光於邦家。不惟著顯譽於一時。又將垂英聲於無窮矣。余知廷永之賢。能受盡言。故於諸君請序其行也。舉風紀之重。既頌之於前。而復規之於後云。

贈凌大參之任序

聖天子臨御之四年。大明黜陟之典。以作輿政治。乃敕遣大臣。巡考天下。方岳郡縣大小百司。廉明有為者。奏陞之。濁闇冗儒者。罷斥之。由是藩臬多缺員。南京刑部郎官凌文苑。老成練達。乃為天官所推擇。以其名聞於朝。陞湖廣布政司參議。湖廣為天下之大藩。東北與京畿河南相接。西南連黔蜀貴播嶺南。及諸溪峒。地大以遠。故其租稅之入。兵士之出。倍於他藩。而凡條章之宣布。吏治之得失。民生之休戚。盜賊之清弭。以至撫柔蠻夷之方。皆於布政司是責。文苑為天官之所推選。朝廷之所陞擢。佐此大藩。其任重而匪輕也。明矣。今茲之任。宜何如以盡其職乎。必當念厥今布政司總統千里之土地。吏民。蓋與古方伯之任相埒。其僚有使有參政。以及參議。皆高品大官也。夫其秩之崇。則其責愈重。所謂租賦兵甲條章吏治民隱。盜安邊之庶政。既萃於旬宜之司。文苑欲盡其職。所當盡。必於是蚤夜勤志。審度其先後緩急之宜。次第而舉行之。使方隅百事。理治於上。庶民安生於下。斯無愧於旬宜。而可追擬方伯之任。不然。一方之政弛。即一方之民不得其所。旬宜既罔稱。方伯亦難擬。夫何免於誚讓之及哉。文苑發身舉子。必習於修己治人之學。又三為卿屬。必閱於為政設施之方。今茲寵擢而膺重寄。殆見其必能以公滅私。庶政畢舉。以是而盡旬宜之職。以是而擬方伯之任。他時政績茂著。聲譽流播。陞明之典。將有所歸。參佐云乎哉。文苑陞秩之命。既下。且俾便道之官。行有日。其同官王公。載合凡法。從交游來求余文以贈之。余雖未獲交文苑。而知其處心行之詳。然以天官選拔之公。聖朝陞擢之峻。與其朋好惜別之勤。則其為人。必有可取也。無疑。遂書此以塞諸君之請。而道文苑之行。

送歸州尚司訓序

天以是理與人。雖同而覺有先後。先覺者以其所覺覺後人。故謂之師。師者。天理民彝所自出。而人之邪正。由之。是其任豈易云乎哉。自古師道廢。師之所以覺人。人之所以受覺於人。或出於異端他歧。而不由於天理民彝之正。是則師之名雖是。而其實則非矣。國家建學立師。所以教人者。粹然一出於天理民彝之至正。而異端他歧。不得以淆其間。師道之復古。於是乎在。正統元年春。聖天子龍飛之初。天下士抱負其業。來試於春官者。於時濟濟。僅千人焉。主司既取進士百人。又取其文學之通粹者四百餘人。以補教官之缺員。保舉尚志。以四百餘人之一擢。授歸州儒學司訓。監察御史姚君克修。於其行。且屬余言。以為贈余。皆論為師之道。不過以己之所得乎天者。以覺乎人而已。得乎天者。如五品人倫是也。師舍是無以覺。御史君皆稱尚志之為人。資稟篤而學問正。夫實以本之文。以輔之。不雜乎異端。不惑乎他歧。是可以為人之師矣。尚志到官。其思無負於御史君之所知。必正其身。必進其學。俾天之所以與我者。既求知其理。又求踐其理。將見歸州士子。皆得以啟其蔽。而闢其途。豁然獲觀斯道之光明。坦然率循乎天理民彝。

之正。他日以若人輩備國家之任用。必能推其學以忠乎君而愛乎民。於時尙志師道立而善人多。可以追蹤於古之爲師者矣。慎勿爲異端他歧所惑哉。

竹深處序

杭之士宜竹。其人朱景暉。其室種之幾萬竿。冒煙雨。搖星月。颯風飄。凌霜雪。寒暑晦明。動息之變。千態萬狀。皆因竹以得勝。而境益清。居易遷。忽若不知塵囂之紛駭也。景暉時與一二佳客往其間。商榷古今道理。誦子孫以孝弟廉恥禮義之行。治其家以勤儉整肅人倫內外之防。脫去習俗之浮靡。一還古人之舊樸。蓋皆自於竹深處思而得之。非若昔人有以放逸自高者。往往恣肆於茂密之閒。或以博奕。既好爲樂。或以酣飲。歡呼爲達。否則瀟灑於詞章。圖畫。字書。技藝之淺事。而不知天理人倫之大道。甚矣其皆非中庸之行也。是豈景暉之用心哉。監察御史謝君衡。景暉友也。常造其處而得景暉之議論。知其必有可取者。因求文於余。遂書此以遞之。使知所擇焉。

贈汪德容致政序

少而仕。老而歸。此人之所至願也。至於歸而又得奉其親。以盡桑榆之樂。又豈非人之至願者歟。四明汪德容先生。博學善德。模範元氏之士子者十餘年。士子賴其遺教。造就之。益進而登仕版。著能聲者。余余焉。繼而陞秩王府教授。則又輔翊世子以正道。官屬咸推稱之。今以年至。請於朝。得致其政而歸。監察御史曹君習古。先生友也。來徵文以贈之。余謂先生遭國家熙洽。崇尙斯文之時。而得列清秩。著顯績。被榮名。慶厚福者。數十年。其於少而仕。可謂盡其道矣。遠茲耄老。荷朝廷優渥之恩。冠服偉然。去歸故鄉。於老而歸。又豈非得其義乎。先生已自首。而其母夫人年滿八十。尙安好無恙。今之歸。又將具甘旨。節寒溫。左右就養。怡愉其志。欣欣焉愛日之誠。蓋有不能已者。其樂又何如耶。雖然。先生始終一節。得獲全福。固爲儒者之至幸。然又足以見我國家深仁厚澤。涵煦之久。使凡爲人臣者。得以從容遂其進退之義。尙論治平之氣象。又當於此而觀之。是爲序。

送刑部鄭侍郎序

景泰五年夏。南京刑部左侍郎鄭景陽。以三年秩滿。來朝京師。既而將歸。秋官內臺。泊大理諸大夫。與景陽厚者。咸屬余言以贈之。余與景陽爲辛丑同年進士。景陽爲給事中。余亦濫官御史。後景陽陟亞南京秋官。余以出入外臬大理。中間契闊者久之。前年冬。余又承乏南京大理。復得與景陽會。旦夕過從。談經史。道舊故。愜然無間。未幾。余復承召備員於茲。而重得與景陽會。夫以同登仕三十餘年之離合。如此於景陽行。烏得無情。士大夫雖不有屬。固宜有言以爲贈。景陽舒人也。資貌魁奇。性度宏厚。少即聰敏過人。其尊府侍郎公。知其有立也。既嚴家庭之訓。尤擇善師友。使從之遊。以講貫。博學爲學。行己之道。治經之暇。尤肆力於史學。嘗聽其論。既往年代之久。近而不出不窮。若崑崙發源。而洪流東注也。其論前世人品之正邪。而見甚明。若巨海涵秋。而纖毫畢露也。與夫國統之分合。書法之抑揚。禮樂刑法。天文地理之志。凡史所當載者。莫不挈其綱。而振其目。開出其餘。爲詩章。亦清新古雅。風流乎有作者之遺音。景陽以如是

該博之學。故自縣庠弟子員。發迹。擢高科。官近侍。忒秋官。事業聲譽。與時俱流。景陽亦榮遇矣哉。景陽初爲右侍郎。九年轉爲左侍郎。今又三年矣。其學行宦業。老成練達。尤爲時望。今又來朝也。班行之閒。咸推爲偉人碩士。而三法從諸大夫。尤重景陽之爲人。故於其行。皆不能無眷眷之情。是又不特余與景陽有同年好也。復有論景陽之去者曰。方今聖天子作新政治。以得人爲急。而尤重老成。若景陽者。真其人也。獨不可借以輔理耶。余則曰。南京爲國家根本重地。自北視南。猶有周視鑄京之與成周。在昔保釐尙重。其人況南京畿甸。以及列郡。刑獄之繁。皆於其秋官是詰。是治是理。庶獄清而民心樂。則和氣應而有以培固國家之根本。景陽之任。又豈不重且大耶。雖然。景陽之在南京也久矣。而明刑之績。已著於秋官。今兩京大臣更迭任用。自其常事。他日在廷列卿大臣。或有缺。又焉知景陽之不入贊大猷耶。余以諸公之屬。既述與景陽有同年之好。且備道其學行宦蹟。見重於時。而又書此以需其或入贊大猷。又將樹偉績於當時。垂聲光於無窮云。

廖氏族譜序

自古宗子之法廢。而世之人類。不知所自來。往往親未盡而相視如楚越者有焉。故士君子有志於復古者。必修其族譜。紀世次。序疏戚。使其爲子若孫者。得有所考據。而知所自來。雖五服之漸窮。亦不忘水木本源之義。而親有未盡者。益致其孝敬慈愛之心。此族譜之作。亦古宗子之遺法。而有關於家道人倫。爲甚重也。大理少卿廖君安止。慮家譜之弗修。無以紀世次。序疏戚。垂子孫。而後世慈孝之風。乃斷自始祖以下。至於九世。列爲經緯。譜而成書。尤必冠以處州廖於譜端者。所以推原滄梁之廖所自來。以其世代寥遠。故書之也。略而必起自滄梁之廖爲本祖者。所以著其世之所自始。以聞見所及。故書之也。詳。故即其始祖以下。二世以至九世。宗枝聯屬。整秩不亂。如水之有源。而脈絡分明。如木之有幹。而枝柯散達。雖自親以及疏。漸殺而漸薄。然其一氣之流貫。則不以疏戚而有閒。使廖氏之後。疏而漸殺。漸薄者。得而觀之。尙能溯流知源。循末知本。而興起其尊祖之心。不忘其親親之意。況親且厚者乎。是則廖氏之門。仁孝之風。無閒於久近而常存者。實有賴於斯譜也。安止是作。實有得於古宗子之遺法。而增重於家道人倫之大矣。安止爲人坦易寬厚。好學不怠。自擢進士。爲給事中。爲大理。議論獨能識其遠者大者。余嘗與之同官。知其爲人尤詳。安止家譜修輯既完。書來求爲之序。余既備論其作譜之意於前。又附書安止爲人便槩於末。將使其後之人。又知安止用心仁且賢。而或有所景慕觀法。而益光大其譜牒。益振立其家聲於久遠云。

送王都御史致政序

右都御史王景陽。奉敕出鎮河南之三年。爲景泰五年春。乃上章引年乞歸。詔允所請。遂遣驛詣闕拜恩。且行有日矣。一時同游法從。謂余宜文以道其行。猶記景陽爲秋官時。余亦濫職內臺。景陽爲山東憲副。余先已承乏僉憲。而官舍又與景陽爲鄰。余固知景陽之爲人久矣。厥後余以大理少卿罷歸西河。與陝右相接。時景陽又自陝西憲副陞布政使。轉副都御史。余亦起家丞大理。復與景陽會京師。是與景陽爲

交備矣。今景陽以部憲出鎮河南，得致政之命，拜恩闕下，將去歸其鄉。余又適備員大理，以數十年之交，游離合固宜有言。景陽少以俊拔之才，擢高科，躋顯仕，清庶獄於秋官，振風紀於憲臬。以至旬宣之有惠，與今出鎮之有能，四十餘年之英聲美蹟，固已赫赫在人耳目。余皆弗贊，獨惟進退乃士君子之大節。古固有建豐功偉績於當時，而猶或耽嗜榮祿於晚歲，不能剛果引退者，亦未免為清議所少。景陽乃能以六十之年，即自引去，無分毫顧惜，其賢固加於人一等矣。況我聖朝著引年之典，所以優耆英，養恬退，立人臣節義之大防者，超出千古。而景陽乃能欽若國憲，乞老拜恩而去，其又可謂得人臣之義矣。雖然，士君子少而進固為有為，老而退亦有為也。景陽自筮仕以來，敬歷內外，事功顯著，進而有為，固歷歷可稽。今其退也，又當老其學，老其德，皆足為鄉里小子後生之儀。則使居家者有詩書禮義之風，入官者有忠貞廉介之行，則退而有為，又有在也。

送趙都指揮協贊序

聖天子中興景運，文德誕敷之餘，即大詰兵戎，分京師操守之士為十營，營各有督將，總其綱協贊，貳其事。皆特進之選，景泰五年春，果敢督協贊員缺，詔於諸將中擇有才略者以充之。夏官以山東都指揮俞事趙炳良佐者，系世將家，以上詔允所請。良佐即奉命往贊其營之日，督將安其賢，士卒服其略，營中之事大和，其姻友王昌問來求文以序其事。余亦謙良佐之父於十餘年前，且知良佐舊矣。良佐之伯祖德勝公，佐太祖高皇帝，除羣雄，混一四海，以功封梁國公，享祀功臣廟。其祖亦以功任都指揮，父任邳州衛指揮，陸山東都指揮卒。良佐襲授濟寧衛指揮使，後為知者薦陞前職，遂領士卒，分番操守京師。良佐雖四世將門，生長驕富，獨能折節讀書，廉靜少欲，自奉如寒士，視膏粱子弟田園之利，使財產之豐殖是務。第宅之崇，廣衣馬之鮮，好是尚，泊夫迷心於珍奇難得之貨，溺意於妖翫妨行之物，良佐皆能脫去其好，而輕之如鴻毛。故才略雖良佐所素習，而立行超卓，尤為士大夫所稱重。是以連被薦擢，有今茲協贊之榮，駸駸乎重用，其可量哉。夫今茲之協贊，他日之重用，皆將業也。世之擇將者，類皆以智略才勇為先，余獨以仁義為將之本。夫能使士卒親之如父母，投之所往，不避水火，而無堅不摧者，仁義結其心也。不然，智略雖長，其如士卒不同心，何？才勇雖長，其如士卒不同力，何？如此而欲成將業也，難矣。良佐能折節讀書，儉於私養，而脫去膏粱利欲之習，庶幾乎知仁義之道矣。能由是深求力行，以推之於師律，必思東征之若何，而卸其勞苦；古人之若何，而受命不問家事，若何而庫廩不有餘積，若何而分賜不入私家，若何而志滅強寇，何以家為？若何與下人同其甘苦，若此之類，悉以仁義之心推行之不怠，即自今茲之協贊，他時之重用，無往而不得。士卒之親愛，如是而輔之以智略才勇，於以行師也，其重如岳峯，其整如列星，其疾如颶風，之不可遏，浩乎如江河之流行，雖甚勁者，亦將仆滅之，不暇折衝禦侮，殄寇安民，隱然為時望，將業由是而可成哉。受封當時，垂聲竹帛，不惟有以仰答聖朝選將錫命之榮，抑且有光於前烈多矣。良佐其尚知所勉，勉於今而需其後，是為序。

贈太子少師兼工部尚書江公序

士君子之所以見重於當時，可垂於後世者，豈徒以歷顯職負顯名，而得於衆人之所樂得者為可貴哉。蓋以職雖顯而有能以舉其職，名雖顯而有實以稱其名，故其卓越偉偉之事功，見重於當時，可垂於後世也。苟徒以得衆人之所樂得者為可貴，而無其實以副之，果足以見重於當時，可垂於後世乎。今太子少師兼工部尚書江公時用，自其先大夫歷官大參時，已自講明聖賢有用之學於家庭，其後學益進行，益修，才益充，遂登庚戌進士高第，即入翰林為庶吉士，旋任編修，繼陞侍讀，在翰林者久之，正統十四年秋，超拜刑部侍郎，未幾轉戶部侍郎，又轉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復入翰林，景泰五年冬，仍以太子少師兼冬官，其鄉人之官翰林者，合凡交游，借來徵言以為贈，余惟翰林為近地，列卿為要職，少師為重望，今之顯職顯名，孰有過於此者乎。迹江公之歷此職而得此名也，其始入翰林，綽有著述討論之能，聲及超拜秋官，值醜虜入寇，詔公督師近郊，以時殄剿，公即戎服，鞭馬赴師，籌畫方略，而動合機宜，號令行陣，而應時整肅，由是將士莫不出奇奮勇，爭先摧陷，而醜類夷傷，奔北之不暇，遂追逐餘寇，盡境而還。又被囑書行視山右邊關，所至措置有方，邊備大飭，既還，轉職兼官，復入翰林，公既居論思之地，大能以扶進正人，持守正論，恢廣正道為己任，既又奉敕巡輯河南山東兩淮，乃退貪猾，表循良，便民之政，莫不修舉，又大發所在儲粟，以賑活窮饑，招集流散，使還其土，由是中夏東南方數千里之民，莫不欣欣然樂生興事，以感朝廷一視之仁，遐邇未久，遂陞兼今職，而冬官之政，又日益修舉矣。是以而觀，則公之歷顯職而得顯名者，豈徒以得衆人之所樂得者為可貴哉。蓋能隨所居而舉其職，有其實而稱其名，宜其俊偉卓越之事功，可重於當時，可垂於後世也。雖然，古之君子，雖有卓越偉偉之事功，皆以為人臣職分所當為，無一毫之自滿，今公既得顯仕顯名，而有其實，其卓越偉偉之事功，殆去古人不遠矣。其必皆以為職分之當為，既不自滿，又愈勵其能，篤其實，一念不忘乎忠國愛民之心，則方來之豐功偉績，益著於當時，垂光於後世者，又可量乎哉。是為序。

並帶蓮詩序

南京兵部尚書南郡張公志忠，以書來曰：正統戊午，某以監察御史陞行在都察院僉都御史，旋奉敕徵汰南京各道御史，舉職者留，罷官者去，遂即任南臺以蒞事。且奉敕兼督操兵，正統丁卯夏，臺前池荷盛開，有並蒂結實者，觀者異之。明年為戊辰，某朝京師，遂蒙恩陞右副都御史，俾還南京。景泰二年辛未夏，池蓮復有並蒂如前者，是年冬，復被朝命，即陞今職，參贊機務。某私驗之，凡三陞擢，皆先有並蒂蓮之兆。意者物與人事或有相應之理乎。某既自賦詩紀其事，士大夫之能詩而屬和者甚衆，聯為巨帙焉。某與子為同年且相好也，句一言以序其端，且使某益勉所當為，而答此嘉兆。余惟人與天地萬物之理，流通往來，初無彼此之閒隔，故作善降祥，如影響之出於形聲，亦無毫髮之差爽。是以獲榮名之報者，必有德善之積，而致諸物之和，物之和兆於先，而榮名隨其後，此理之必然也。志忠以名進士官御史，由僉都四陞而至兵部尚書，位列司馬，為六卿之極品，然其每一陞擢，必有嘉蓮之兆，豈非以德善之積而致物之和，以物之和而獲榮名之報乎。且志忠敷歷顯要，將四十年，既總風紀，又職戎政，其存心處事，一以惠愛

爲本嘗議江北軍士越江來操者有資糧乏絕往往私乘小舟渡江以取糧類多遭風濤覆溺而死不若使就操江北既便於糧餉又可以備南京之藩垣且免人於溺死事雖弗克遂行而其籌策之良愛軍之心可知又行其議於南京出官米煮粥以食餓者而所全活甚衆惠雖不及遠施而其恤民之意可推嘗選用帥長有非其人而欲幸得者則執議以謂用此人必害此軍衆莫能奪其議而其人卒不用凡有所論列皆軍民利益事多施行又聞其先在鄉里能出所有以濟饑民相傳爲故事志忠之大節灼灼可見者如此其餘小者可知所謂德善之積致物之和而獲榮名之報夫豈偶然哉雖然古之君子以盛德而居顯位者德愈盛而心愈下位愈顯而心愈謙志忠以德善之積而致物之和獲榮名固爲可驗尤望其不以物之和爲可喜而愈修其德不以位之顯爲可樂而益勉其謙將見德善之感殆無往而不通事業之修又與位而俱盛雖古所謂歸禾之書彝鼎之銘亦可馴致其榮名偉烈將垂之無窮又豈特兆和於一物位顯於一時而已哉是爲序

送按察使黃公之任序

聖朝內設都察院爲四方之風紀外設按察司爲一方之風紀內外風紀舉得其人百僚以之激肅庶政以之修舉而政治隆焉故凡選用其人必於科第有學術時望者以任其職而雜才不得以濫預之至於都憲按察之長又必推老練知大體者爲之而非新學驟進者所得致是以按察使雖爲內臺所轄而實相與爲表裏擇是人而居是職不亦重且難哉景泰六年夏四川按察使缺員詔吏部擇其人以任之吏部遂以廣西道監察御史黃公溥名上詔允所擇遂陞前職將行監察御史高明合凡交游來請曰溥字澄濟江右弋陽名家之子由進士任御史將七年今茲膺峻擢而有外風紀之重寄求一言以爲贈予亦素知其賢不辭而爲之言曰外按察司既爲一方之風紀庶官之激肅庶政之修舉皆係焉澄濟公當若何而盡其職哉然按察御史一體也澄濟公爲御史時獨能知大體急先務而不撥拾人之小過不毛舉時之細事其巡歷四方所至能表拔廉良之吏而黜罷其不職之尤者使人得自新效職而不以察察爲明與凡利有所當與害有所當去政有關於時者莫不條陳次第施行之尤能廉公正大自持而爲振舉風紀之本由是聲稱大著於一時而有今茲之峻陟今之往也但當充其所以爲御史者以施於川蜀之間即一方之庶僚爲之激肅庶政爲之修舉聲稱將日加於前時矣且聖朝簡用在廷之臣往往於方面藩臬中有操持有施設有聲蹟者取焉澄濟公乃爲古好學之君子今之爲按察也固能安於所職而無幸進之心然將來川蜀之風紀振舉而聲稱日既洋溢余恐內外公論自有有所歸而入膺重用殆不可辭又將樹偉烈於當時垂休聲於悠久夫豈止於專一方而不能哉是爲序

慶雨耕張處士壽誕詩序

崑山有處士號留耕者姓張氏諱積字廷秀實吳中名家子少能安於恬退治別業於淞南課僮僕耕稼其閒暇則賦詩鳴琴以自適澹然與時無競蓋有肥遯之趣焉且其資性既端良明敏又濡其先世積善行義之澤尤能以孝敬之餘推而爲友愛之實廷秀有弟二人曰和曰穆俱有清通溫粹之稟廷秀既以

家庭相傳之教啓發而薰涵之又爲之擇賢師友使從之游以講貫聖賢之學由是和穆兄弟大有進遂以明經習舉子業同登乙未進士和又名冠二一時翕然有機雲並舉賦轍齊名之稱既而和任南京刑部主事穆任刑部員外郎雖兩京宦迹相望而每念得以致此成立者皆由其長兄廷秀之賢之教未嘗不詠兄弟既翕和樂且耽之詩而馳情於吳中也今年夏和以考績來會穆於京師連牀聚首之際相與言曰今茲歲在乙亥七月三日實爲長兄之初度春秋蓋五十矣吾二人者既限於所職不得連袂接踵奉觴上壽於家庭中情悵悵曷以自宜重念際茲明盛之世而文運聿昌士大夫之以詩鳴者風流乎有隆古之音誠得其長篇短製聯而爲卷寄爲長兄壽將見諷詠之閒金石鏗鏘律呂諧和庶有以慰長兄之懷而吾二人者亦得少紓馳想之私也乃相與備求名公之詩歌得若干首既錄在卷則借來請序其事於卷端余惟兄弟之友愛乃天理人倫之至但克知克盡者既寥寥而又或爲利欲所撓而啜焉如和穆二君子既不爲利欲所撓而啜焉又克知克盡不忘其兄之友愛教誨乃能求賢士大夫之詩歌以爲壽誕之慶其於天理人倫之厚爲何如吾想其兄廷秀是卷也誦是詩也益知其二弟雖道里遠而厚於天倫之情則不以遠遠之故而開殆將又因詩而益興起其友愛之心推而爲一鄉一邑之仁愛矣孔子曰仁者壽廷秀既篤於仁愛則自厥今五十之艾等而上之至於耄至於期慶永年之福又可量乎是爲序

送大理寺李少卿序

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蓋以常人之情交久則敬衰交久而敬不衰所以爲善此晏子所以見取於孔子也今南京大理少卿李公在大理時與余同官者五年矣交愈久而敬不衰李公不特與余爲然凡在同官莫不皆然及今茲有南京大理之行同官諸公皆有戀戀不舍之意且謂余交且久宜有言以道其行夫交友人倫之一而敬則能久推之他事又何往不以敬爲本乎李公由名進士始官廷平歷陞大理寺少卿以學問之淹貫推而爲識錄之明慎凡事有可者即行之果而無所疑有不可者必虛心平氣精思審處兼取衆論以求至當之歸蓋皆以敬爲本而不敢易其事也以故忠厚老成明允之譽大彰徹於時考察南京百司之賢否審錄南京法司之繫獄皆重事也而李公特爲聖天子之所簡知前後兩奉敕以往考察既允愜於公論審錄又克盡乎詳明及歸奏悉蒙聖天子俞允施行今之往也其素望已表表在人耳目吾見其到官也又能推其平日交友任事之敬必謹必恪必明必允無一事之少忽行見南京法司以泊東南列郡武衛之庶獄莫不燭其隱而得其平其老成忠厚明允之譽又將愈盛於前時他日入躋重用宏大所施者又可量哉余儕始重李公得交友之敬者乃其善之一端至推而爲立身行事之顯赫如前云以及將來者則敬之效殆未可以涯涘窺也是爲序

送蕭都憲公賜誥序

景泰七年冬僉都御史蕭公以病乞歸行有日刑部大理諸交游謂余宜有言以贈之余猶記往年與蕭公同詔至京師時醜虜假息荒外頗肆鴟張方簡用智謀重臣鎮守城池以彈壓之蕭公遂以山東按察

僉事陞都憲。奉敕鎮守河間。適寇退。城壕傾圮。武備廢弛。公至之日。即親巡視。指授文武將吏方略。使率士民量工興事。曾未幾何。即城池樓櫓高峻完固。武備大飭。隱然有敵愾不可犯之形。朝廷知其有能以居庸尤為防遏保障之重鎮。詔公徙居之。既而邊備大舉。外警屏息。遂命公巡撫山西。察吏治得失。以安方岳之民。則又振揚風紀。肅清庶僚。不數年。政舉民安。山右稱治。公既連奉敕三治。重鎮大藩。積勞成疾。乃曰。使外寇內警。少有未寧。吾不敢以疾辭。方今朝廷懋隆治政。方內清寧。四夷賓肅。吾在山右。不可以無事。差疾。自適安逸。乃三上章。以疾乞歸。朝廷輒勉留弗允。今年冬。與疾至京師。又上章力辭。不可以任事。朝廷命太醫視疾。久未平。則又上章懇辭。詔乃允所請。俾歸養疾於故鄉。江西之龍泉。公既拜命。既戒行有期。余惟蕭公自為御史。愈憲時。已著能聲。既而陞重臣。任重事。所至事業。歷歷可紀。其辭疾也。又當朝廷清明。四方又安之時。不敢以疾自安。其出處進退。可謂賢遠於人矣。雖然。古大臣之去。雖在畎畝之中。江湖之遠。未嘗一日忘乎忠國愛民之心。蕭公既任重職。荷朝廷之簡知。今之去也。尙當以古大臣自期。雖養痾丘園。其必旦夕拳拳。以眷慕朝廷為心。以思濟生民為念。不可以山水之佳為可樂。不可以休退之節為可高。而遂相忘於斯世也。矧公之聲實。素已揚乎中。而播於外。行見朝命。又將有徵召之期。著豐功偉績於晚節者。又可量乎哉。是為序。

會試錄序

今皇上膺天命。光復寶祚。紀元之春。適當會試之期。天下士領薦書而至者。蓋三千餘人。禮部左侍郎臣翰等。以考試官。請上命。臣項臣原往。在其事。同考官。臣溥。臣賢。臣泰。臣正。臣化。臣恂。臣世資。臣節。臣瀛。臣鏞。監試御史。臣烈。臣鑑。暨百執事。罔不夙夜祇承。凡三試。得文之中程式者。若干名。并擇其文之尤粹者。彙而彙錄。臣切惟為治。莫先於得賢。養士必本於正學。而正學者。復其固有之性而已。性復則明體適用。大而負經濟之任。細而釐百司之務。焉往而不得其當哉。故三代小大之學。養士之法。皆以復性為本。其得賢致治之效。蓋可考矣。漢唐以來。正學緒微。養士不本於復性。往往溺於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體有不明。用有不周。雖或有傑出之才。亦不過隨所學。以就功名而已。其視三代之賢才。為何如哉。至宋道學諸君子出。其論養士之法。始皆本於復性。雖其說不得盡行於當時。而實有待於盛世。洪惟天眷皇明。列聖相繼。大建學校。慎選師儒。其養士之法。必以三代孔孟程朱復性之說為本。是以九十餘年。薄海內外。文教隆洽。士習粹然。一出於天理民彝之正。而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剷削消磨。無復前季之陋。雖曰科目以文章取士。然必根於義理。能發明性之體用者。始預選列。類非詞章無本者之可擬也。故其得賢致治之效。足以追隆前古。今諸士荷朝廷正學教養之恩。既有本之文。得在選列。行見對於大廷。益當以明體適用自勵。隨所器使。以忠乎國。以愛乎民。以贊助皇明。重熙洽之治於無窮。俾正學得賢之效。有光於前。有垂於後。願不偉歟。

薛敬軒先生文集卷之五

記

游龍門記

出河津縣西郭門西北三十里。抵龍門下。東西皆層巒危峯。橫出天漢。大河自西北山峽中來。至是山斷。河出兩壁。儼立相望。神禹疏鑿之勞。於此為大。由東南麓穴巖。構木浮虛。駕水為棧道。盤曲而上。瀕河有寬平地。可二三畝。多石少土。中有禹廟。宮曰明德。制極宏麗。進謁庭下。悚肅思德者久之。庭多青松奇木。根負土石。突走連結。枝葉疏密交蔭。皮幹蒼勁。偃蹇形狀。毅然若壯夫。雖立相持不相下。宮門西南一石峯。危出半流。步石磴。登絕頂。頂有臨思閣。以風高不可木。整髯為之。倚閣門。俯視大河奔湍。三面觸激。石峯。疑若搖振。北顧巨峽。丹崖翠壁。生雲走霧。開闔晦明。倏忽萬變。西則連山宛宛而去。東視大山。巍然與天浮。南望洪濤漫流。石洲沙渚。高原缺岸。煙村霧樹。風帆浪舸。渺茫出沒。太華潼關。雍豫諸山。髣髴見之。蓋天下之奇觀也。下磴道石峯。東穿石崖。橫豎施木。憑空為樓。樓心穴版。上置井林。饒饒。縣縉。及河。憑欄檻。涼風飄滿。若列禦寇馭氣在空中立也。復自水樓北道出。宮後百餘步。至石谷。下視窈然。東距山西臨河谷。南北涯相去尋尺。上橫老槎為橋。踏步以渡。谷北二百舉武。小祠扁曰后土。北山陡起。下與河際。遂

窮。祠東有石甍，隆然若大屋，縣石參差，若人形，若鳥翼，若獸吻，若肝肺，若疣贅，若懸鼎，若編磬，若璞未鑿，若鑛未煉，其狀莫窮。縣泉滴石上，鏗然有聲，龜下石縱橫羅列，僂者側者立者，若牀若几若屏，可席可憑，可倚。氣陰陰，雖甚暑不知煩燥，但凄神寒髓，不可久處。復自槎橋道由明德宮，左歷石梯上，東南山腹有道院，地勢與臨恩閣相高下，亦可以眺望河山之勝。遂自石梯下棧道，臨流觀渡，並東山而歸。時宣德元年丙午夏五月廿五日，同游者楊景端也。

拙巢記

自七情熾而混沌鑿，人之橫奔競驚者，非私智無所為向，由是巧偽日滋而斯道日隱矣。濂溪周公，挺生南服，悼末流之若茲，一刮羣巧，作拙賦以見意。當時豪傑，若程若張，相與翕然尊尚之，而斯道大明，嗚呼盛哉！曹均表正，世家河南沔池，自少讀書，即有求道之志，遂即關洛以上溯濂溪，因以拙巢名其讀書之室。蓋取元公賦意以自勉也。其後均名薦書，典郡鐸所至，必以是扁其室，以示不忘其初之志。今年秋，均自蒲庠來河津，因語余以名巢之意，且屬余記。余謂類乎順處，不撓其初，不泊其流，使大本完而七情節，此衆所謂迂僻遲鈍而拙於事者也。抑孰知順事厥天，不以小知害之，而可以為終身安宅也。舞智寵物，聘詐札人，機變層出，莫測端倪，此衆所謂辯敏儇捷而工於計者也。然詐窮智屈，自嬰其弊，又豈可一朝安其身哉！今曹均慕元公之學，以拙名巢，其可謂能擇所處而不知所戒者矣。則其進道之心，又曷有窮極哉！雖然，余亦拙者徒也。他日儻獲登均之巢，尙當闢混沌以廣均之居室，疏七情以通均之戶牖，舉酒相屬而誦元公之賦，已而忘言相對，身巢兩忘，復不知巧拙為何物也，是為記。

篤敬齋記

千戶楊公尚德，作齋於居之側，盛積古今書，公退必據几吟誦於中。若將有志於古人之為者，因扁其額曰篤敬。蓋取聖賢修己之要以自勵也。開求記於余，余謂自七情肆而天理微，九竅邪而人欲橫，雖老生宿儒，專專於講誦者，尙溺於語言文字，不知主敬以救其弊。況他乎哉！楊公幸生天下太平之時，包裹甲兵之日，乃能景慕聖賢，以篤敬名齋，其志誠足尙已。顧可無一言以告之耶？蓋人之為人，其理有木火土金水之神，其體有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形，其事有五倫百行之備，故內焉而敬不篤，則心官昧而天理亡，外焉而敬不篤，則衆欲攻而百體肆，內外胥失乎敬，則身心尙莫知所措，況於應萬事哉！此聖門為教必先乎此也。至其所以用力之方，內則惺然其心，不使有一塵之蔽，外則肅乎其容，不使有一體之情，以至接乎物，則必主於一而無他適之擾，如是而守之以堅固，持之以悠久，則近而屋漏無所愧，遠而天地無所怍，所謂七情肆而天理微者，可以節而著，九竅邪而人欲橫者，可以返而消，內外遠近，大小精粗，融朗周洽，何往而非天地之流行哉！今公之作是齋也，游於是，息於是，誠能不銜其名，而必取其實，復因余言而力守之，則其日益之效，殆若積土為山而不覺其山之高，浚源為流而不覺其流之長，其自待之妙，又有非言語所及者矣。其尙勉之哉！若夫齋之軒檻，可以觀青天而望白雲，齋之几席，可以挈清風而樽素月，則一舉目而得之矣，茲不復云。

友竹軒記

山東王惟善先生，分教開封之鄆陵，即其居之西偏，作堂為藏修之所，環堂之外，種竹數百竿，每退自爨，序則必往游其間，洞關軒檻，挹清風，坐綠陰，手披書史，心惟訓義，顧瞻回復，整肅身心，以增益其所未行，而勉其所未至，遂名其軒曰友竹。因以俾余記。余聞君子之取友，取其德也，直者有以正吾之曲，信者有以實吾之妄，多聞者有以廣吾之狹陋，是皆友之益也。苟其所取之不端，則為害可勝道哉！昔孔子論直諒多聞便柔，佞給之損益，正謂此也。先生儒其中，文其外，其平昔之所友，固能知所去取矣。今復以友竹名軒，何耶？蓋昔人既兼友古今之善士，猶以為未足，又取草木之香潔秀異可愛者，以寓其好。若騷客之蘭，陶潛之菊，周子之蓮，林逋之梅，雖所取不同，而各為所適之志則一也。況竹之為物，直而不曲，勁而不凋，而又鏘鳴風雨，聲聞於遠，有似乎直諒多聞之德，以之為友，則耳目所接，心志所適，為益其可一二數耶？以是知先生之用心，殆庶幾於古人，而不違乎孔子之教矣。雖然，先生教有成績，行將去此，而敬於天朝，後之人有至是軒而聞先生之風者，能因竹以廣思，是亦孔子之徒也。

慎獨齋記

余少讀聖賢書，竊有志於慎獨之學，尙懼久而或怠也。遂自稱曰慎獨子，庶幾顧名思義，永久不忘。遂今三十七年矣，尙不克踐所稱。余友周君秉忠，分教覃懷，乃即官舍東偏，作小齋以居，余閒往焉。秉忠顧曰：吾之作是齋，非欲自佚，欲自修也。自修之要，誠莫先於慎獨。今將取以名吾齋，庶幾居處出入，俯仰顧瞻，有所警發，而勉所不逮。然若與吾相好也，更能為我歷言其用力之要，則所以警發我者，豈不益有助乎？余因蹙然愧曰：余固嘗以是自稱矣，然持之不力，而名實多爽。今且自責之不暇，尙為秉忠助哉！雖然，盛意不可拂，請姑誦所聞，蓋一心之理，靜而無動，動而有在，動靜有無之間，曰幾。凡天下之善惡皆原於此，故曾子思，懇懇示人，必曰慎獨。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蓋即所謂幾而慎者，則所以謹乎是也。故君子於幾之際，必精必察，果天理耶，即扶導而擴充之，果人欲耶，即摧抑而遏絕之。至於暗室屋漏，獨居獨為之間，而不敢有自欺之心焉，則內外隱顯，無非一致，而天德之盛，渾渾乎無息矣。其或不能謹乎是，必曰吾心之微，人所不見也，吾事之秘，人所不知也。雖滅理敗常之事，可以為之而無害，殊不知此心之靈，炳若日星，所謂微而秘者，人雖可欺，而心可欺乎？況既有是幾於中，則必有是迹於外，積之既久，則微者著，秘者彰，所謂滅理敗常者，皆將暴白而不可掩，其為修己之累，可勝言哉！今秉忠以慎獨名齋，其自修之心，固已密矣，又能以余之前所聞者為勉，以後所言者為戒，則他日所至，必無愧於名齋之初心，固非若余之少志於是，而今尙不克踐所稱者之敢望也。

養志堂記

往年余侍先君子宦游鄆陵，始獲與柳生克新交，閒至其居，則生之二親在焉。生因謂余曰：古人盤盂几杖，有銘有戒，皆所以為耳目修德之助也。吾二親幸皆無恙，自惟娛侍之禮，或怠，句我堂名揭之，庶幾觸乎目而警乎心，余以為孟子言養親之口體，不若養志，遂請以養志名之。既而余忝科名，別去二年，今歲

冬復至鄆陵。生復謂余曰：曠昔子所以名堂而助我者甚厚，更能爲我記其事以書於壁，則助我者不其尤厚與？余惟飲食衣服起居寢處，凡竭力以事親者，皆所以養其口體也。要不若養其心志爲大焉。語曰：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父母之所愛亦愛之。即孟子所謂養志也。然親志未止此也。行欲其修，言欲其謹，文學欲其進益，道德欲其成就，皆親之望其子者然也。生誠能因孟子之言，而又深探親之所欲者，朝夕悚然以求副厥志，則古人可幾而於斯堂之名無愧矣。

河南縣清化鎮重修孔子廟記

爰自古初，鴻樸茫昧，人物蚩蚩，羣逐雜處，莫克相保。乃有聖人代起，稍爲建制作法，錫籙強梗，扶植善柔，區區羣類，使各安其所。然後生養遂，彝典明，此三五帝王，有大造於天地生人，所以享後世之報於無窮。若吾夫子，生當周季，風漓俗訛，諸侯恣橫，禮法大壞，變而易之，視古爲難，及不得位，乃上本羣聖，下開百王，刪定贊述，修復典禮，以康靖我民，彝於悠久。其大德大功，高出千古，蓋羣聖人得位行道，澤被一時，夫子又推其道以及萬世，是以享天下後世之報爲尤盛也。我皇明平定四方，甲兵旣偃，文治誕興，凡爲國子民，教人之道，非孔子不行，其報祀也，太學有廟，闕里有廟，天下郡邑，學有廟，俾所司各以時，飭正祀事，其所以致隆於夫子，大功大德，永無極之意，可謂盛矣。然自公祀之外，鄉里士民，有能仰慕其道，協力修復廟貌，以寓報祀瞻企之萬一者，是亦國家教化所及，人心秉彝好德之發也。河內縣直北三十里，曰清化鎮，鎮之市北，故有夫子廟，不知何代廢，復之由，有石刻可見。近年屋老瓦落，階廉頽仆，樹木摧伐，牆垣斷圯，牧豎牛羊，踐牧不禁，神不即享，人失瞻依。鄉士孫惟中泊某等，相與勸財僦工，因遺址而修築之。始於某年某月，成於某年某月，由是覆瓦完固，棟楹宏整，階有等次，樹就封列，宮牆周聳，庭宇邃肅，廊廡講室，以次俱興。於以報禮瞻企，大慰有衆，既而來求余辭，將鑄之石，或曰：夫子之道，崇於祀典者，不可尙已。清化蕞爾一鎮，復何爲耶？余曰：不然，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皆所以廣教化也。誠使一鄉一鎮，皆有夫子廟，俾報祀講學者有所瞻企，其於教化，豈不爲尤廣歟？向所謂鄉里士民，有能修復夫子廟貌，以寓報祀者，是亦國家教化所及，人心秉彝好德之發也。若清化士民所爲，即其事，顧可謂一鎮而小之哉。遂書其事使刻之。

具慶堂記

余嘗爲鄆陵柳生克新記養志堂，後三年，生復以書來言曰：向所謂養志堂者，記猶在壁，不敢忘子之嘉誨。前年忝科名歸，復得亢爽之地，作一室，爲二親娛老之所，既成，客有過之者，以吾二親之俱安好也，遂以其慶扁其額，子誠不鄙，願仍遺之言，將朝夕視以爲警。余時居大憂，志意荒耗，不能即爲之言。後數月，生復以書來，如前所謂而益堅。余乃銜卹而爲之言曰：生何其幸哉！何其幸哉！人莫幸於遠事其親，尤莫幸於遠所以事之之願也。世之人或怙恃早逝，或存歿不齊，欲養無及，或窘於家事，欲養莫遂，是皆孝子之至戚也。有得逮事其親，不爲家事所窘，而遠所以事之心，豈非幸哉？若柳生者，其殆近是乎？柳生自少即能奮力於學，遂一舉而與於鄉闈之選。於時二親方無恙，生乃退修於家，率其子弟，力耕畝，以其

積隨節寒溫，朝夕躋於斯堂以娛養之。或者以具慶名焉，是誠足爲慶幸之全備者矣。雖然，人子事親之心，曷有窮極，生於定省之隙，益當因其故事而溫廣之。期至於道修德立，則聲名不求而自彰，爵祿不求而自至，更以所得之大者以奉其親，則其慶幸，豈不爲尤大，而斯堂之名，亦可以永存於後矣。生其勉之，生其勉之，余實終天抱戚人也。因生之請，重有感焉，遂書以遺之。

絳州重修廟學記

事有似緩而實急，似迂而實切者，學校是已。絳之學在州治東北，林木蒼鬱，泉流映帶，蓋絳之爲州，得冀域之勝，而絳之學，又得絳州之勝。自我皇明有天下，即詔內外興學，遠今垂六十餘年，絳學雖舊，規具在，而歷載既久，不能無缺不飾之處。自常情視之，鮮不以爲迂且緩，而若不切於事者，殊不知絳之人才，盛衰風俗美惡，胥由於此。則郡之事最急而甚切者，宜莫先於學焉。學有敝壞不葺，任其責者，顧可坐視以就湮鬱而不理乎？永樂十九年夏，金華俞君道英，來正是學，始至，視講堂穿漏淋隘，不可以居，遂諸郡守尙公志，進諸生於庭，合謀出俸資，因前構而興築之。堂成，視舊制深廣倍焉，既又將易大成殿瓦桶之破朽者，兩廡俱廢，欲重作之。時適有監察御史鎮江裴公，憲副鳳陽郭公，實巡歷是州，而嚴其期，而郡守撫寧姚公，遂任其事。兩廡既完，乃埽治其壁，姚公泊僚屬各以資，命工繕從祀諸賢像於左右，獨中外二門尙未完修，而適得今大守楊公，貳守賈公，視政之初，即徵工鳩材，併力合作，兩門以此俱復。由是學之廟廡門堂，完備益新，宏遠偉麗，有加於昔。既而俞君遂以預是役者，歷以告余，求爲之辭，將鑄諸石以昭置堂壁。余竊惟昔魯侯作頌宮，而春秋不書者，所以大其事而不以爲勞也。今絳學之修，俞公既咨之尙公而揭之於始，一時之名憲臣能守俸，又皆繼成於後，諸生復始終盡心盡力，無懈於其間，皆可謂知所重且急，而得古人興復之遺意矣。自茲以往，絳之人才日以盛，俗化日以美，而於國家之教，得以紹敷永久而不墜者，未必不自於茲學也。是不可不書其事以告後之人，俾知所重云。

思親堂記

人之心不能無所思，而思則又有邪正之分焉。此君子所以必慎其幾，而詩所謂思無邪者此也。山東孫君思齊氏，以鄉貢士游太學，簡拔中學官選，遂來掌永和之教。念其二親高年，縣隔山河，不得朝夕省侍也。每退居寢室，則必深致其思而不能已焉。遂名其室曰思親堂。因求爲記，余以謂人心既不能無思，思所不當思，人欲也。思所當思，天理也。今孫君既能恪盡所職，以致忠謹，而又能思其二親不置，其可謂思得其正，而有合於天理之公矣。余想孫君之居斯堂也，視春日之暄妍，則思其親之坐春風而愛永日也。值夏景之炎熾，則思其親之涼竹簟而納薰風也。秋高木落，則思其親道遙自得，而樂新涼之來。歲華既暮，則思其親之擁爐曝日，而卻凝寒之迫。朝而思其親之興，夕而思其親之息，四時朝暮之景，雖不同，而孫君之思，無不撫然與俱也。其可謂善於思者，雖然，思之久，誠無不通，孫君又將千里迢迢，吾見其二親怡然而來，遂躋斯堂，以思親之所爲，奉親之所平日之思，渙然消釋，而遂承顏悅志之樂，則孫君之心庶乎盡矣。於是乎書。

頌槐堂記

洛城之東有槐鬱然於庭者。進士子儀房君之居也。子儀爲洛之故家。其先世皆有隱德。蓄而未發。至子儀之先君子將營居室而一木忽拆甲於庭。視之則槐也。識者曰。凡木之生。必曠原深谷。山嶺水涯。人迹所罕到者。而後始得以遂其性。否則必完根厚植。易土深種。而始克有以獲其生。今房氏所居。當市郭閭闔之間。而朝夕之所游履。既匪幽閒之地。又非人力之勤。氣化所難施。雨露所難息。而槐乃自生此。必房氏德善所致。爲異日子孫興盛之兆不誣矣。於是其先君子因爲闢檻以護其周。增水土以養其本。自毫末而拱把而尋丈。久則喬柯上登。密葉四布。逮今將三十年。而子儀自校庠一舉而爲宜德紀元之鄉魁。明年遂登第爲名進士。及奉恩旨還家。則見槐陰滿庭。於是徘徊瞻顧。因思其先世積德之深。先人封培之勤。而已得蒙其庇蔭。乃有今日之光榮。遂扁其堂曰頌槐。所以志不忘厥初也。又明年春。余赴京師。道經於洛。因獲登子儀之堂。子儀指庭槐而語以故。且求爲記。余以謂凡德善之積。無有不報。但時之希闊疏遠。有似乎落落而難信者。及夫天定勝人。則若合符節於左右手。蓋無絲毫之爽焉。昔王祐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後世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至其子且大拜。此蓋人以事而必之天也。子儀之先君子。未嘗手植是槐。而有所期必。而槐乃自生。此蓋天以頌吉之兆示諸人也。究槐之生。逮今將三十年。而始克有合。如識者之言。則所謂德善之報。又豈終於希闊疏遠而落落難信乎。然則世之爲善者。可以無怠矣。子儀年力方富。而尤篤於進修。積德行義。方自此始。吾意其先世爲善之報。尙未已也。請姑書此於壁。以俟。

邵陽縣重修廟學記

余嘗行天下。登名山。涉大川。覽天地之高迥。極萬物之變化。然後有以驗是道之大無不包。而細無不入。初不以遠近而有閒也。聖人之道。即天地之道。其流行充塞於宇宙間。亦豈有遠近之閒哉。昔吾夫子欲居九夷。門人惑之。殊不知九夷雖遠。固不能外是道以有生。聖人所在。即道之所在。又豈有不化之人哉。今去聖人僅二千年。不聞海內外。華邦蠻區。愚夫小子。皆能道吾夫子之號。而起尊信之心。由是愈見其道之大。而居夷之言非偶設也。寶慶邵陽縣。舊爲邵州。在楚越之交。去中國數千里。古荒服之地。歷世既久。風氣漸開。俗亦淺變。至周元公以道學之倡。爲鄒部員外郎。通判永州。權發遣邵州事。視舊學湫隘。遂遷於資水之濱。其釋奠祝文曰。惟夫子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今觀其處。地勢爽塏。林木蒼鬱。襟帶岡阜。映帶激湍。誠講學之佳所也。當時學者。既相與翕然從其教。而流風遺澤。更久不泯。逮我皇明。大崇儒教。廣建內外學。博取天下之俊秀以教育之。於時縣令薛中克遵明命。因元公所遷故址。而增築廟學。以新教化。逮今六十餘年。而殿廡堂齋神門。漸至凋敝。何永芳以進士來知縣事。始至。謁夫子廟庭。視學舍如是。大懼禮典弗飭。教法墮弛。遂委羣材。合甃工。以時興修之。百廢以次俱完。視兩齋卑陋。復廣而大之。又肖完夫子及配饗從祀諸賢像。工既訖。乃進諸生於庭。而告以務學修己治人之要。由是士風一新。詩書禮樂之教。延及齊民。余至其邑。人既交稱其政良。而學官復請記其興學之事。以告來者。余謂永芳不以邵陽僻遠。而能服國家崇學之美意。景仰先哲之遺風。作新斯學。以興起士類。

退思亭記

可謂知所務者矣。因是以驗聖人天地之道。充塞流行於宇宙間者。蓋莫知其所極也。遂書使刻之。

退思亭記

辰之爲府。當沅西之水會。始之作城者。因山水之高下迂直。而立版築。城中之官署民居。亦皆懸削土石。夷爲等級。而立棟作屋。焉分司得地勢高下三之二。卻顧則連山茂林環其北。前視則江南諸峯列峙。層出嵐縹。林樾遠侵。几席左右俯視。則市衢屋瓦之鱗比。嵐影水光之澹澹。皆可坐得其妙。蓋辰據一方山水之勝。而分司又得是府瞻望之美焉。公堂之後。舊擴爲退思之亭。亭之左右。疏爲軒檻。外則奇花異木。列秀交蔭。入其中。虛明洞達。爽氣逼人。或扁曰退思。蓋取孔子之言。以爲我憲職勉也。余因廣其意而曰。凡我風紀君子。其或衣繡持斧。來莅是邦。亦既以臨見吏民。聽政公堂矣。及退而處於斯也。當何而致其思耶。蓋必理有未明。思以明之。心有未正。思以正之。賄源思所以防遏。積蠹思所以刮磨。聽獄思所以明慎。用刑思所以平卹。善人在下。思以陟之。貪暴鴟張。思以擊之。忠誠思所以效竭。惠澤思所以宣布。是皆思之所當急而不可緩焉者也。其或子女聲色。思以樂之。金貝珠玉。思以擢之。訟訟思所以顛倒是非。法律思所以巧比條貫。君子異己。思以術而擯斥。邪人附託。思以計而援舉。虛譽思所以暴揚。隱隱思所以蓋覆。是皆思之不可一日置於心者也。思所當思。則德修職舉。澤及生人。而榮光將被於無窮焉。思所不當思。則壞法數紀。而蒙垢玷身者。亦將有所不免矣。然則思之邪正不同。而得失之機兆焉。風紀君子。可不慎所擇哉。復有厚貌深衷。思爲拱默保持之計。不能爲有無者。亦君子所不取也。余以非才。承乏風紀。恆懼邪思之潛纏而失其中。及觀是亭之扁。而重有契於心。遂推其意而書以自警。且以告同志君子之至於斯者。不惟以江山臨眺之美自適。又當觀斯亭之扁而留意焉。

重修許魯齋先生祠堂記

新鄭縣西山大隗山之左。里曰陽緩。元魯齋先生許文正公所生之地也。先生世家河內。金季。其先人避兵是邑。實生先生於里中。金大安己巳歲也。縣學有祠以祀先生。其事具於碑。今碑存而祠廢。士大夫之往來與秀民之向學者。或嗟歎以爲缺典。江西鄒麟訓導邑庠。乃即夫子宮牆東隙地。營屋三間。作先生像於中。以時致祀。既而求記於河南僉憲劉公威。公以推余。余猶記往年過是邑。鄒方謀作祠。又二年再至。祠成久矣。鄒之志可嘉哉。於乎。先生之道之德之學。所以紹程朱之正傳。淑萬世之人心者。固不待新學小生之贊贊。而獨念是邑。乃先生誕生之地。顯祠宇久廢。人心缺然。無以寓敬。鄒能因心興事。作新斯宇。使凡進謁庭下者。如親炙先生。若充然有得而退。其有補於天理民彝不淺矣。遂書其事以告後之人。俾無替於承祀云。

永思堂記

余未二十而失怙。未四十而失恃。終天之思。未嘗一日忘於懷。是非強然也。蓋出於天性之不能已也。宣德庚戌春。再會永嘉陳君廷斌於沅州。語及思親之故。若出一軌。又非強合也。蓋出於人心之所同然也。既而陳君謂余曰。吾家故有堂。二親平昔所居也。親歿而名之曰永思。今宦游四方。回顧斯堂。雖遠隔江。

山而思之之切。實發寤寐。子幸句我一言。異日倘得便歸。將書之壁以助所思於無窮。余曰。君之思既得。我心之同然者矣。向奚待言哉。雖然。人子於其親之心志嗜好。聲容動作。真若常在耳目而思之不忘者。固如向之所云矣。至若子之一身。皆親之遺體。又能愈加敬慎。毫髮不損。百行不虧。以思無忝所生。而有以肖親之德。侈親之名。則永思之道。益無不備焉。陳君登臺為才御史。光賁泉壤。會有期日。所謂肖親揚名以全所思者。將不在於此乎。請以是為便歸之記。并以自勸終天之思云。

拱北軒記

靖州憲署東偏之室。有軒北向。余名之曰拱北。其北有崇岡。卻倚城壕。觀閣周絡其巔。林木蔥青。嵐靄參錯。與夫空衢游雲。飛鳥之往來。爽氣清風之披拂。朝夕晦明之變化。開軒舉在目前。可坐而挹也。而皆不為是。蓋此去京師六七千里。余來者僅三年。仰慕闕庭。固已恆在心目。居於是而瞻望悠悠。此余之所以名軒者然也。且是州古為荒服。自列而為郡。漸被休明之化者久矣。人亦孰不相與引領而環顧於內地哉。是則人心之拱北者。天下皆然。又不特余心為然也。孔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余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方闢是軒而瞻北辰於天上。宣德五年六月廿一日記。

南軒記

宣德五年冬。余至辰之淑浦。取縣志觀之。名士足迹。既所不到。古今題詠。又所絕無。蓋湖北之窮邊下邑也。余特愛其四山攢拱。衆溪環復。風氣瀟灑。民物簡少。頗有古俗。因留旬餘。其憲署後堂東屋。余嫌其蔽味不彰。遂闢去南壁。易之以軒。積久之蔽障。豁然頓開。晝則日光輝耀。夜則月華穿漏。焚香讀書其下。心神內外。融明洞達。忽若不知吾身之為小。天地之為大也。因念是屋也。向也蔽今也通。向也暗今也明。是在人焉耳。況心為神明之舍。為此蔽味者。氣質人欲也。去其蔽而開其明。其不在我者乎。因治屋而得治心之要。且不敢獨私其明也。遂書其事於軒端。併以啓後之人。

車窗記

河東薛德温。官御史近五年。始買小屋兩間於京師。僅容几榻。牀席。又苦其東壁暗甚。力不能辦一窗。小子瀆乃取廢鹿車上轂。卸去兩傍長木。以中方穿櫺。類若窗者。穴壁而安置之。余歸自外來。因歎曰。以御史之顯。曾不能辦一窗。致以此物為之。使富者見焉。必睨目而哂。掩口而走矣。御史之拙於生事。乃至乎此。既而取古書讀其下。則旭日瀟灑。清風度涼。心神通融。四體迢爽。忽不知天之通地之廣。而屋之陋也。復從而自解曰。吾之屋如是。可謂陋矣。然安之而忘其陋。是居雖小而心則大也。彼貪民侈士。巍堂綺戶。可謂廣且麗矣。彼方編躐。汲汲若不足以自容。日夜勞神。思益以廣大之。是其居雖大而心則小也。小大之說。君子必能辨之。於是作車窗記。

慎齋記

君子苟得一言。皆可以為終身自修之要。太原郭彥璧。初中南宮乙榜。之同州分教時。便道省其先大夫太守公於開封。太守公勉之曰。汝以少年得官。加有師道之重。其慎之。彥璧既拜受其教。所至即以慎齋

揭其退修之室。今年秋。彥璧與余會於京師。因語其故。且求為之記。余嘗觀慎之一義。而諸經傳取用不同。有謂慎厥身者。有謂慎厥行者。是皆即可見之事而用力焉。惟曾子思慎獨之訓。則欲人謹夫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即周子所謂幾善惡。而慎之用力。莫切於此焉。彥璧待家庭一言之訓。以名其齋。同將以為終身自修之要也。又能歷取聖賢之訓。擇其尤切者。以致其謹。使此心之幾。一發於純全之天理。而不流於夾雜之人欲。則推之言行事物。皆得其慎。功效之大。殆未可量。他日立身揚名。光大其先大夫之訓於無窮者。未必不自於此云。

藏修室記

尺蠖之伸。非屈不可。君子致用。非精義入神不可。故人之為學。非致力於靜一之中。亦何以為發用之本乎。齊安袁廷璧氏。自少有志於學。因構室為肄習之地。而扁曰藏修。及宦既達。而猶不忘其故。聞以求子為之記。子嘗觀君子之學。發見於顯明之際者。皆由潛修於幽閒之中。室者人之私居而幽閒之地也。廷璧方其從事於學也。游於斯。息於斯。其所修為何如耶。吾意其有圖書箴戒以修於目。有琴瑟詠歌以修於耳。存養以修其心之靜。省察以修其心之動。至於修於今而於當世之務無不講。修於古而於事物之變無不考。凡藏而所修者。無一不致其極。必知尺蠖之極其屈。精究義理。以入於神。然後為藏修之至也。廷璧用力於前者。既已然矣。及其發而為可見之行。措而為當世之事業。以至忠乎君而愛乎民者。皆求伸致用之事。而出於藏修之際。廷璧其可謂篤於自修而善於所推者矣。是其善不可不書。於是乎言。

慕萱堂記

萱忘憂草也。樹之北堂。見詠於詩。蓋所以慰母氏之心也。以故後世有慕其母者。必因以名堂焉。齊安袁廷璧。早失其恃。而獨見鞠於父。既而名薦書。入太學。駸駸乎有仕進之榮。因念其母氏之歿。養有弗克全。於是慕萱名其所居之堂。而寓悲思之心焉。夫人之誠孝。固根於天性。而不假於外物。然外物觸其目而動其中。則於天性之發。為尤切。故昔人有不食羊棗。以思其親之嗜。有瞻望白雲。而思其親之居。是皆觸物而興悲者。況萱之所植。每近於母氏之居。母存則萱固為忘憂之物。母歿則萱適足為增悲之具。此廷璧以萱名堂者。實所以發其天性之真。而不可以外物少之也。今廷璧已階顯仕矣。追想母氏平昔之居。縣隔於數千里之外。雖萱草之芬芳如昨。而母氏之音容邈然。則廷璧端居是堂。而感之深。思之切。蓋有須臾之不能忘者矣。雖然。養志。君子之所重也。廷璧誠能以顯揚母氏之心為心。必潔其身。必修其職。他日受朝廷之寵錫。偉然為時之名臣。而斯堂之名。因得以傳之永久。則廷璧之母。雖亡而有不亡者存。廷璧其勉之。

重慶堂記

孟子論三樂。而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為之首。朱子釋之。以謂此人所深願。今既得之。其樂可知。然既有此樂。且有大父母高年。而重慶者。其樂又何如哉。涇陽教諭楊生潤。嘗從余學。及登鄉舉。中乙榜。任令職。到官。乃闢一室。扁曰重慶堂。遂來迎其大父。以就養。且楊生大父母俱年近八十。其父母皆年未老。老而

康強有弟五人俱雁行少壯所謂既有一樂而又有重慶之樂者楊生也誠為世之所難得矣今其大父既就其來迎行將至涇陽所謂重慶者居之楊生娛侍左右奉觴獻壽而其僚友諸生亦將持酒來以為慶其樂蓋有不可勝言者矣然楊生他日又將迎其祖母父母諸弟侍行同會於斯堂之上則其樂又何如哉然孟子又言仰不愧俯不作為二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為三樂楊生所教雖止一邑之士其間亦不可謂無英才也斯二者又當加勉焉故兢兢業業以從事於修省之功於善則實好之於不善則實去之俾自一心隱微之處以達於百行顯明之地皆求存乎天理之公而不汨於人欲之私則仰不愧俯不作之二樂可幾矣又飽思師道之艱自進其學自修其德而以應人無已之求而以為人之矩範至於辯惑授業之際當懇懇告諸生以為學之要必先致其知而後力於行期使至於成立則於教育英才之三樂可幾矣斯二樂者又能勉焉如此則庶幾有成己成人之道於以奉其大父母父母而皆安其子之賢則重慶之樂殆可全矣其或俯仰不能無愧作教人之道有未盡雖欲安其親之心恐有弗能也楊生因迎養以書來求重慶堂記遂書此以遺之

薛敬軒先生文集卷之六

記

存化書堂記

襲封衍聖公孔君彥縉作堂盛積古今書名曰存化書堂蓋取過化存神之語以景慕先聖之至德且以自勵云爾正統辛酉春予至闕里謁先聖退遂登其堂君告予以名堂之意如前所云者且求為之記予惟先聖存神過化之至德豈易知哉在當時顏氏知之曾氏知之其次惟端木氏幾足以知之及子思孟軻氏歿涉秦歷漢魏晉宋齊梁隋唐之季知者寥寥焉罕見其人至周程張朱四子者始克探先聖之至德於千載之上而繼孟氏百世既絕之知而朱子猶謂其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顧予何所知而敢記斯堂乎雖然嘗誦先聖遺經以及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之言而竊求先聖身心之實矣則其至德或可髣髴其一二乎蓋先聖之心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但其寂然不動之時初無聲臭可聞無涯涘可測此其所存者神與先聖之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形雖與人同而踐形盡性則非人所及故其身示至教如天之垂象凡所經歷威儀辭氣所接即羣動無不孚格變易此其所過者化與夫先聖之至德如是而君以之名堂真知所景慕哉然先聖之至德非獨先聖有之乃天下萬世所

公有者也況君以神明之胃亦既知景慕矣所謂自勵者其可忽乎居是堂讀是書存是心修是身加之篤信持久不息之功將見周程張朱氏之知者不在乎他姓矣

山東按察司題名記

古者職風紀司諫諍各有其官我皇明有天下準酌古今定立官制乃罷諫官而以言責付之風紀凡任御史按察者於百司之邪正庶獄之冤疑既得扶抑而伸理之至於國家小大之政生民休戚之情又得條陳其得失而疏通其壅蔽是其關繫治道之大類非他比故自祖宗以來著令選任風紀必於端人正士通儒術識大體者取之而難進之才弗得以廁其間列聖重光咸用茲道今皇上祇若成憲爰自臨御之初即簡飭內外憲臣使各修其職繼命儒臣考定憲綱成書頒布風紀諸司俾遵行之由是紀綱以之大振庶政為之咸新正統元年夏予自內臺來僉山東憲事又三年為正統四年金谿王公裕亦由御史陞秩憲副嘗與予論風紀之重如前所云者將刻今按察諸公之名於石仍虛其次以俟後來之為是職者并刻焉且屬予記其事嘗觀司馬公之記諫院題名也謂後世將指其名而議其忠詐曲直有可懼者今之選任按察既為國家所重所謂扶正抑邪洗冤澤物論天下之事廣視聽之公關繫治道之大又非特諫諍之一事而其列名茲石也後之人亦將歷指而議之曰某也賢而舉其職某也否而瘞其官是其可懼殆有甚於司馬公之所言者矣然則凡我風紀君子其不可自重也夫其不可不自慎也夫

沂濱書舍記

沂濱魯城兩水也即曾點所謂浴乎沂者水源出乎地流而為溪淙洄曲折甘冽潔清可溯可沿可酌可飲蓋魯地之佳水也曲阜令孔君公堂作室於其濱盛積古今書於中每政暇必出游游必於是至則水在庭戶清冷之聲以潔其耳澹虛之色以深其目登微之光以潔其心取卷左右俯而讀仰而思天地四時陰陽變化之理古今萬物真常不息之道以至上及遠古禮樂刑政人物世道因革得失賢否升降之由靡不博之於書約之於心去其非取其是以為修己治人之資是則沂濱之舍豈徒為觀游宴佚作哉孔君孔聖裔也必不私其所得安得春和景明時尋其室於清沂之濱讀其書求其志又相與樂古人之樂於千載之上

約齋記

約有守約處約以約之不同以約者不自放云耳處約者安儉素也守約則會萬為一以一應萬聖賢傳道之器在焉曾子孟子是也山西右布政使楊公嘗治齋居以約名之公自少時砥礪名節以詩經登進士第給事黃門繼為廷臣推薦陞山西參政三轉而為今職言乎處約公已宜達矣言乎以約公歷官既久莅事滋慎言乎守約公由明經發迹固嘗挹鄰鄆之遺風於三者之義何取邪竊思夫公之名齋殆將兼之也恆人之處寒素或不能安履其常而志鬻外物者有焉公自為士子確乎不易其操於衆人之營營者無以動其念非能處約之久者乎自筮仕以至大官謹致其操施而不放非以約者能無失乎二者是固然矣獨惟守約者曾子以是求諸身孟軻氏以是修於己施於人公既挹鄰鄆之遺風寧不知探其

聞而發其微乎。明會為一以一應萬之妙。謹修其身。於以著而為忠貞之節。形而為旬化之政。施之無往不可。俾大賢事業。偉然見於數千載之下。則郡鄙之風。豈徒挹之云乎哉。若然則彼二者特守約中之一事耳。予故曰公之名齋。殆將兼之也。

唐文學館學士畫像記

四川大參楊公伯玉。家藏唐杜如晦以下十八人畫像一幅。各著官爵姓字里居。與夫賜品服年歲。并題贊於其左。蓋太宗為天策上將時。文學館十八學士也。當高祖武德七年。太宗以四方寇亂。漸近削平。意籌儒術。故置是館於宮側。以杜如晦、于志寧、蘇勛、薛收、蓋文達、薛元敬、房玄齡、李守素、顏相時、蘇世長、虞世南、孔穎達、姚思廉、褚亮、蔡允恭、陸德明、李元道、許敬宗、十八人。并以本官為學士。收卒後。以劉季孫補之。且命為畫像題贊。藏之書府。即世所謂十八學士登瀛洲者是也。夫瀛洲異書。以為海中之洲。非仙者莫能到。世以得學士之列者。若登仙然。當時後世孰不企慕之哉。夷考諸人。始終行事。或以相業稱。或以經術顯。或以忠直著節。或以清白砥操。與夫文學之長。字畫之能。雖其賢才有大小之分。然皆不失為士之行。可謂無愧於登瀛之喻矣。獨恨一許敬宗。後來以奸言譏主。貽禍宗社。生靈為唐室之巨賊大蠹。而亦得以與此清列何耶。且太宗英王也。自以十八人者。極一時之選矣。而猶不能察敬宗之奸邪。知人之難。固如是哉。後之人。但知循襲舊迹。以敬宗與諸君子並為圖像而品題之。然邪正不分。賢否同譽。何以示教。謂宜作此像者。當削去敬宗官稱題贊。直以名目之。而諸君子之像贊。官爵自仍其舊。庶幾觀者有所感激懲勸。亦世教之一助也。

永思堂記

人子生於親之膝下。方其幼也。其親出入顧復。惟恐驚之。之之之之。蓋未嘗須臾忘其子之身而欲其安也。及少長也。其親誨諭諄諄。悉示之以孝弟忠信之道。陶之以詩書禮樂之方。未嘗一念忘教其子而欲其入於善也。逮其成立。處於鄉則欲其子以賢行自著。仕於官則欲其子以忠廉自修。是其親之心。又必嘗一日忘愛其子。而欲其始終有所成就哉。親之恩如是。故其歿世雖遠。人子之喘息呼吸。即親之遺氣。人子之身體髮膚。即親之遺體。則所以追念其親之撫摩愛教誨期頤之恩。而惻愴悲思之情。出於中心之誠。自不能忘於一息之間。與子之身相為始終者。是乃天理民彝之至。非由外鑠也。詩人所謂永言孝思者。殆以是歟。楊君伯玉。江西瑞州高安人也。自在鄉里時。已失怙恃。每撫遺體。感道氣。而追念其二親撫摩愛教誨期頤之恩。滋然憂悲。不能自已。因取詩人永思之言。以名其所居之堂。其後伯玉登進士第。為御史。為按察僉事。參官至四川。參議所至官舍。必寓以永思之名。所謂惻愴悲思之情。出於中心之誠。無間於一息。與吾身為終始。是乃天理民彝之至者。伯玉白首不渝焉。其可謂能踐永思之孝者已。伯玉兩任風紀。荷國家推恩。皆得贈其親之官。如己之秩。榮貴泉壤。光動里閭。伯玉又足以遂永思之情矣。今參議九年秩滿。前後居顯官者三十年。所至必舉其職。而無纖毫之玷。是皆自永思之孝。擴而為事上之忠。既忠且孝。有子如伯玉。雖其二親。亦可無憾於九泉。而是堂之名。亦將傳於永久矣。於是乎書。

蒲州重修廟學記

蒲州廟學。得州治東南爽塏之地。爰自皇明混一。寰區武功既備。文教誕興。而廟學實肇建焉。今歲月浸久。大成殿以及兩廡。門宇廚庫。棟檼椽桶。蓋瓦級輒。丹堊圯傾。悉有腐穢穿漏。漫漶缺落之處。殿之規制亦迫於庫隘。每春秋釋奠。鼎鑪豆籩几案。羅列前後。稠而周旋。執事殆不可容。薦禩與俯。不中法式。行禮者病焉。成寧張公廉初。以鄉進士。參官節判是州。未幾民皆安其政之良。適州缺守。吏民則相率狀其績於朝。遂就陞知州事。念廟學實國家崇建。教道人才所自出。闕弊甚大。一州之政。宜莫先焉。為郡而不比之。其何以仰副國家崇重之意。即謀諸寮佐。量功度費。鳩工取材。以訓科辛致老人。王景發董其役。廣大成殿。為開者五。東西廡。門宇廚庫。悉易其木。瓦腐折破壞者。丹堊圯傾之弗飾者。新之作。始於正統十二年二月。訖功於七月。百需之出。公處之有方。民不知費。而廟宇落成。又視師生堂。齋退息庖藏之舍。有敞漏者。有狹小者。將次第完修而改作之。郡博張璠。司訓杜翀柳儀。以書求為記其事。竊觀春秋。凡用民力。雖時且制。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當時魯備公嘗修泮宮矣。而不經見者。以學校為政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今郡守張公新理廟學。而且民不告勞。其知為政之先務者。與昔之為吏者。類皆以簿書期會為急。於教道人才。漫不加省。甚至崇廟貌以徼福於淫昏之鬼。侈私居以肆志乎宴安之樂。視公之政為何如。公他政之善尤多。於此見其大者云。

游草堂記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僉都御史李匡。約子泊大理少卿張固。暨察御史羅俊。同為草堂之游。草堂乃唐杜甫子美避地蜀中時。裴冕為作於浣花溪者。子美詩所謂萬里橋西一草堂是也。當時之草堂。廢已久矣。而後世作堂以象之者。則紛紛不廢焉。至蜀獻王崇尚子美之忠賢。一新其堂。且刻子美蜀中諸詩於板。以示景行前哲之意。每歲時辰辰。日蜀之衣冠士庶。與夫載白之叟。垂髮之童。皆知草堂之名。而出游其地。人物車馬雜遝。道路至填溢。草堂不能容。由是草堂遂為蜀中之勝迹。雖朝之指紳大夫。有事於蜀者。亦必至其地焉。子與李張羅四人者。皆以事在蜀。既為斯約。是日早出。中和門度萬里橋。循錦江西上。時霜降水落。江流之湍急。鑄鳴金石者。有以清人之耳。其洄澤之激。碧涵虛者。有以清人之目。與凡近岸之疏篁折筍。遠波之浴鳧飛鷺。皆足以娛心意。而供出游之觀。西行可五六里。有橋曰遇仙。過橋有宮。曰青羊。乃道家者言老子降於蜀青羊肆云。後人因即其地。以為宮。宮西行約一里。過溪橋。橋曰草堂寺。蓋因子美之草堂而得名也。寺西行僅半里。門扁曰杜工部祠。以子美嘗為工部郎。故以是扁其祠。云。人門有堂三間。以奉子美之神。後有中堂三間。以為游者宴息之所。最後有堂三間。覆之以茅。蓋象子美當時之草堂也。子四人者。相與觀子美詩刻中。有所謂雪嶺錦江者。蓋皆在今草堂之西南。然江山雖如故。而詩中所詠當時之物。蓋有不同者矣。方徘徊間。四川藩臬都閩諸公皆至。具小酌中堂。有絲竹之聲。以侑酒焉。酒半而起。還過青羊宮。復留小酌。至暮而歸。子惟子美草堂。不過江村一陋室耳。今去唐垂千餘年。當時之草堂。已化為塵土。而荆榛矣。後世作堂以象之者。年愈久而名愈新。是豈徒以子美詩之

工而凌跨古今冠絕百世哉。蓋唐至中葉。為女子小人。蠱惑君心。竊弄權柄。紀綱大壞。逆賊橫發。黃屋出。四海潰亂。其人臣平日。載高位。食厚祿。號為親信。而近幸者。率多頓頰賊庭。受其偽職。子美在當時。一布衣耳。亦嘗陷賊中。乃慨然無所汗。其視失節之臣。已不啻麟鳳之與犬豕矣。及其拔賊中。赴行在。肅宗拜拾遺。未幾。竟以直言去官。乃客秦州。入隴蜀。遂寓居草堂。適嚴武鎮蜀。奏為檢校工部員外郎。或去或來。不離草堂者。僅五載矣。夷考子美平日所作諸詩。雖當兵戈。騷擾流離之際。道路顛頓。凍餓之餘。其忠君一念。炯然不忘。故其發而為詩也。多傷時悼亂。痛切危苦之詞。憂國愛民。至誠惻愴之意。千載之下。讀之者。尚能使之太息而流涕。感慕而興起。則子美之忠。終始不渝。又如此。非特不汙賊中之一節為然也。夫忠在人心。乃天理民彝萬世之所同。故後世慕子美之忠。則慕其為人。慕其為人。則併慕其所居之室。此子美之草堂。所以屢興不廢。而名永長存也。且自子美草堂以來。以全蜀之盛。歷代之豪族富家。高臺巨棟。歌臺舞榭。蔽雲日而出風雨者。不知其幾。萬億室也。今皆消滅。浪盡。寂無名稱。獨子美區區一草堂。而為後世之所景慕。與蒼游觀愛賞之不忘。名將與天地相為悠久。孔子所謂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者。子美殆近之與。嘗讀子美詩。有所謂百花潭者。今訪諸草堂之側。無此潭。豈歲久而湮塞歟。獨浣花溪在今草堂東北。即青羊宮西行所過橋下。溪是也。時同游者。布政使張惠。按察使茅樞。楊會。事劉福。都指揮李榮。周翼。廉恭。潘泉。都關共六人。其餘文武將吏甚衆。不能悉書。

榮養堂記

榮養堂者。劉君崇善養親之堂也。劉君為監察御史時。凡任京職者。皆得分其在官之俸於故鄉。以養親。劉君遂如例分俸於閩之建安。以為二親之養。人皆以此傳朝廷之賜。而劉君之二親。乃得月受之。官廩以養其親。榮莫大焉。故名其二親所居之堂曰榮養。中外士大夫之能為文辭。咸作序記詩歌。以美之。聯為巨帙。馬景泰元年冬。予以事在蜀。適自御史陞四川按察僉事。閒以其帙求為之記。予惟人子難得者。具慶。尤難得者。以其祿養也。故曾子有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豈非以人子得祿。遠養者。尤為難乎。劉君種學績文。既取進士高第。始仕。即得美官。身既顯榮。其二親皆安好無恙。遂分俸以養其親。既具慶。而又得祿以養。人子之難得者。劉君得之。有曾子之樂。無曾子之悲者。其惟劉君乎。其御史秩滿。復荷國家舉推恩之典。封其父如劉君之秩。封其母。備人榮名命服。皆朝廷之賜。而劉君二親身被其賜。又豈非榮養之尤大者歟。劉君今復陞秩僉事。自是以往。沐朝廷之寵錫。方源源而未已。其所以榮養其親者。容可量乎。雖然。劉君得祿。以榮養其親者。皆由於秉公忠。勵清白。以盡臣節也。使臣節有一之未盡。則雖得祿。秩以榮養其親者。皆由於秉公忠。勵清白。以盡臣節也。益勉其臣之節。而無所不盡。則其榮養其親者。不惟有以厭服於人之心。亦有以安慰其親之心。是堂之名。將傳之永久。而榮其親於無窮矣。

澹庵記

澹庵者。楊君伯玉退居之所也。伯玉發身科第。為監察御史。為按察僉事。兼官至參議。踐歷顯要者三十

餘年。官榮祿厚。所欲可求。諸悉世味也多。其非澹也明矣。而以其名庵何耶。蓋澹者。寡欲之謂也。伯玉為士子時。已自以澹名庵。而自勵其學。迄今通顯。所至官舍。必寓以是名。而不易其志。誠以士君子立心之要。莫要於澹。而寡欲也。寡欲則世味焉。得以移易其志哉。且貴顯富厚。聲色滋味。皆世味之可嗜者。古之君子。貴於時。富於時。雖勢足以備所聽之聲。窮所視之色。厭所嗜之味。而莫不變之有節。用之有制。不為富貴聲色滋味之所淫溺者。澹而寡欲也。使一有所欲。則凡世味皆得以淫溺之。天理滅。人心泯。將無以自立於世矣。此伯玉以澹名庵者。實君子立心之要也。伯玉起居出入。每顧名思義。而自警於心。故其官榮矣。恆以沖素自守。不知其為榮祿厚矣。恆以簡薄自奉。不知其為厚。所欲可求而遂也。於聲色滋味之不可無者。亦屬厭而已。未嘗窮於欲也。伯玉之立心於澹者如此。凡世味皆不得以淫溺之。其殆可以追蹤於古之君子歟。雖然。澹而寡欲。固可尚。誠能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進於君子一等矣。會當游伯玉之庵。尚論澹溪之至教。

澹庵記

澹庵者。會都御史王公退居之室名也。公賦性正直剛毅。無絲毫詭隨人意。自其為給事時。值國運中否。奸邪柄政。公首率諸同官。具章疏。廷論其蠱政誤國之罪。時有與奸邪為黨者。不平其言。從旁沮止其論。奏公勃然奮其忠直之氣。手擊奸黨以死。由是萬口稱快。而積憤消。衆正和應。而公道復。而公之名遂以聞於天下。今聖天子登大寶之初。賢公之為首。自給事擢陞今職。適虜寇犯京師。遂命公董師以禦之。公即戎服。馳馬赴軍。號令區畫。咸適機宜。都伍行陣。應時整肅。將帥協謀。士卒思奮。乃出奇折虜寇之鋒。而奪其氣。虜既奔北。因驅逐盡境。而還京師。既解嚴。而遠邇遂以事誼。夫以公之聰敏機辯。過人百千等。而有為之才。著於朝廷。著於軍旅者。卓卓如此。而乃以澹名庵何耶。蓋直者正道也。曲者邪道也。觀實直之別名也。昔漢武帝以汲黯面折其過。乃以澹目之。世因以澹為澹。澹之稱。失其義矣。於乎使漢廷之臣。皆如黯之澹。必能以直道輔其君。而武帝之治。其庶幾乎。惜乎直者易疏。邪者易親。曲學阿世。子乃至大用。而黯卒不得親幸。遂使武帝之政多疵議也。且公之擊奸黨。折虜寇。保京師。安遠邇。皆由其澹直之氣。發於中而施於外者。無所屈撓也。以是名庵。不亦宜乎。公今董東南之漕運。且巡撫淮甸。固為當時之急務。重任。竊以謂朝廷者。天下之本。今聖天子方舉羣直以收太平之功。行見不日還公於朝。又將以其直氣。正道。輔成治效。則其豐功偉烈。不但如前日所就而已。若然。則益有以稱澹庵之名矣。瑣雖孱懦。亦嘗慕直道而行者。他日倘得游公之庵。尚當學公之澹而請教焉。

忠勤堂記

秉盡己之心。謂之忠。效匪懈之勞。謂之勤。忠勤者。人臣事君之大道也。自古以來。股肱之良。勳戚之賢。曷嘗不篤此道。以建名節於當時。垂休光於後世哉。駙馬都尉趙公。昔在太宗文皇帝朝。以世臣子弟。有才行。被選擇。尚太祖高皇帝之賢主。歷事五朝。遠今垂五十年。或奉朝謁於左右。或持使節於四方。盡心效勞。忠勤之行。始終如一。遂得以親賢簡在列聖之心。受命奉行南京陵廟祀事。且兼掌都督府戎政。前

年北虜入寇。太上皇親征。公上車。願奮忠效節。以殄除醜類。奉迎靈輿。靖安邊境。今皇上若曰。小狄跳梁。行且電掃矣。南京祖宗陵廟所在。為根本重地。駙馬都尉既奉祀事。且兼掌戎政。豈可又以邊事勞其行。遂不允其請。特降璽書。使仍理舊事。復以忠勤之辭。褒其意。公既拜命於廷。乃取璽書。忠勤字。大書揭於所居之堂。於以昭皇上褒諭之恩。且於其朝夕。仰瞻敬止之間。有以接於目。警於心。而勉其臣道之當。為余嘗登其堂。公仰視大書。而語其故。因請為之記。余惟公之勉盡忠勤者。垂五十年。其間譽固已表著於邦家。今茲璽書褒諭之詞。蓋即其實。以命之。公則拜龍光而增懼。揭堂名而加勉。其忠勤之節。彌久而彌堅者。又可量乎。公感里富貴人也。乃能脫去凡近之習。卓然以臣節始終自砥礪。豈非聞古昔股肱之良。動成之賢。能篤於忠勤者而興起乎。其建名節於當時。垂休光於後世。固有所在矣。公尚益勉之。夫是堂也。其內之樓。題棟宇。高麗深廣。可以肆几席。而陳樽俎。外之奇花異木。紛葩羅列。可以娛觀視而供玩賞。余皆不書。獨記其名堂之大者。以為公勉盡臣道之助云。

雙桂堂記

桂。佳木也。而秋芳。其花黃可愛。其香清而尤宜遠聞。近世之士。薦名秋闈者。往往以折桂喻其一時之榮。亦楚辭采菊初闈之義也。事陽王大經。王大經。兄弟皆登山東。景泰庚午科。鄉貢進士。因以雙桂名其書室之軒。開求為之記。大經。大經之尊府。嘗與先君子為同官。今為順天府尹。大經其第三子。大經其第四子也。京尹公之先世。多有積德。乃大發於京尹公。自科目進身。而踐通顯。教行於家。諸子蒙詩書仁義之澤。而講貫漸磨者有年。由是大經大經兄弟。一舉而接武鄉闈。在他人不啻足矣。而大經兄弟。乃以雙桂名軒者。蓋以謂吾之兄弟。已得者。固若折秋桂之聯芳。然豈可以自足哉。方將退修於是軒之中。於家庭之教。已知者愈精其知。已能者愈習其能。深潛潛索之久。強勉力踐之篤。必使詩書仁義之道。渾融於一心。散見於行實。宜著乎文章。則他日禮闈之試。大廷之對。亦惟據發吾之素蘊。以應之。不惟擬高科。若升階之易。亦將有服庶官。措之事業。大有可觀者矣。若然則大經兄弟。向之接武鄉闈者。又將齊名天下。而雙桂名軒之實。亦可垂之無窮。豈但若世之折秋榮而誇耀於一時者之可比哉。是為記。

唐陸宣公廟記

有唐三百年。逢時建策。所以成翊戴弘濟之大功者。余有其人。至於學術純正。事君以格心為先。論事以行義為急。隱然有王佐之才者。余於中唐。獨得一人焉。陸宣公敬輿是已。當建中艱危之際。公居近地。竭忠盡以籌畫機宜。代王言以感召人心。惟提兵討賊。諸將是賴。而其運謀帷幄。再造唐室之功。居多。是皆載之信史。天下後世所共知。余豈不識。獨推公有王佐之才者。蓋三代之佐。皆以正君行義為本。自漢以來。為輔相者。鮮克知此。而其所論不過人才政事。故無以清出治之源。明義利之分。以致主於王道。獨公之告德宗者。有曰。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誠信之道。不可以斯須去身。必慎守而力行之。又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幹凋瘵。而根柢屢拔矣。夫知誠信不可不存。則心必正。知財利不可厚斂。則義必行。人君正心行義。使天下萬事粹然一出於天理之公。此王道也。惜乎

公言雖大。所告不合。入相未久。即有忠州之行。而卒不得大行其志。遂使後世論唐之賢相。曰房杜姚宋。而公不與。夫豈知公有王佐之才。使時君能用其言。三代之治可待。豈復貞觀開元之盛而已哉。故善論相業者。當觀其學術規模之大小。不當以事功成與否而高下之也。史載公蘇州嘉興人。即今之嘉興府。城北有公遺廟。世傳以為公之故宅。前代碑誌。備載其事。景泰二年。知府事江西舒君敬。上章以公乃唐之名臣。忠節著於當時。奏議行於後世。其遺廟雖存。自昔以來。官無祭饗。宜量給官錢。修舉春秋祀事。以褒表忠賢。激勸臣節。詔從其請。又二年。為景泰四年。舒君以書來求記其事。余惟世之為守者。類以督辦為能。而於世教風化所關者。漠不留意。獨舒君卓然以表忠勵俗為急。乃論奏公之事迹於朝。舉久缺之文。以秩登祀典。廟貌益崇。血食不泯。其所以為天下後世人。巨盡忠盡節之勸。而有補於世教風化者。大是不可不記也。遂具述其事。俾刻之石。使千萬世知崇舉公祀。以樹風教於無窮者。自我天朝始。

華州重修廟學記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備於聖人。吾夫子為出類拔萃之聖。孟子推其功賢於堯舜。故以王者之禮。通祀於天下學校。所以崇聖道。育賢才。開太平也。我天朝列聖相承。以道治天下。稽古玉政。尤重學校之教。所在郡縣。廟學既宏大。其初建之規。或有久而弗飭者。俾有司以時葺修。務崇祀育才。成底其實。今陝西之華州。為關右大郡。其廟學之建。歷歲滋久。棟椽瓦甍。侵陵於風雨。率多敝漏。今西安府知府西蜀閩中楊勝賢。發身太學。前五年來知是州。進謁大成殿。退視學舍。俱有弗飭如前所云者。大懼學校之墜弛。遂謀諸同知李儲。鳩材用。集工匠。先徹廟宇。木瓦腐壞者。易之以新好。次及兩廡。俱葺理之。棟椽椳欂。蓋瓦級。甍悉壯固於前時。丹雘墁坊之飾。輝煌完壁。又命工葺歷代從祀諸賢像於廡壁。以及奉神之廚庫器用。靡不完具。天順元年。仍改作明倫堂。齋房會食堂。士子退修之室。由是廟貌尊嚴。士習有所。俎豆絃誦之風。延及州里。學正張玄。乃進諸生而告之曰。楊公先知是州時。祇承國家崇重學校之典。克修廟學。成底完。新今楊公雖陞知大府。是不可以其去而無所記述。以沒其善。乃具其事。遣人來求文於予。將刻之石。予惟大莫大於道。吾夫子備是道。為賢於堯舜之聖。我朝以道治天下。崇重夫子之道。俾通祀於內外學校。蓋欲以道育賢才。而資世用也。楊守既知與學為重。而為師為士子者。其不可不知所重乎。則為師者。必當以道率人。為士子者。必當以道自勵。講是道。求是道。士子之彙。進於明時者。咸以道忠乎國。而愛乎民。或至裨大化。建大節。亦卓然惟道之與歸。斯學校大有實效。而於楊守與學之功。亦有辭焉。

讀易軒記

四川榮縣龔生文淵。嗜學好易。因取朱子警學贊首讀易二字。名其書室之軒。求為之記。予惟讀易之法。朱子之贊備矣。尚奚待予言。請姑述所聞。為文淵助。夫畫前之易。奇偶之未形者也。伏羲之易。奇偶之已形者。今先天圖是也。自圖隱於異學千百年。世之讀易者。但知自乾坤以下六十四卦。文王之象。周公之爻辭。孔子之十翼而已。而於伏羲先天之易。則莫之聞焉。至宋希夷陳氏。始以義圖授穆修。修授李之才。之才授康節邵子。邵子乃大為之發揮。然後知文王周公孔子之辭。皆本於先天之畫。由是易之本原復

明而朱子本義亦明乎此而已。若程子之傳，雖未及乎先天之畫，而義理精深，包括廣大。朱子所謂邵邵傳義，程演周經，誠皆永著常式，彌億萬年也。文淵誠能虛容端席於斯軒之下，深探畫前伏羲之易，熟玩周孔之辭，精究程朱氏之傳義，又必以朱子之贊實體之於身心，則於讀易之法，彼此交盡，庶乎有得矣。文淵其勉之。

平陽府儒學重修記

平陽爲山右之大郡，統屬三十有五，而郡學實人才風化之所自出，爲支屬之所觀法，爲郡之政，固非一端。宜莫先於學政。今太守德政，三衛名家子，蚤游太學，出令上元，上元爲應天劇邑，素稱難治，太守歷職九載，事無不舉，遂陞禮部郎官。又三年，陞知是府，莅任之初，進講大成至聖文宣王廟，退見神廚學舍，率多敝陋，及有屋宇當立而未備者，因誌諸心，及半載閒，值時豐人和，乃區畫埏埴之具，斲削之材，以及轉腰百需，既合矣，於是就工先作神廚，次作明倫堂，作學門，以及師生住宅居退室，練垣道途，靡不整齊，直又表預宮之扁，覆以重屋，始事於天順五年二月，凡五閱月而工訖，學舍爲之鼎然一新，郡博生徒咸願刻石以紀其事，乃來求余文，余惟道之大原出於天，若古唐虞三代之教學，雖名有不同，而皆本於道，蓋道之明即人倫之明，考諸載籍可見矣。自孟軻氏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氏曾思之道不傳，歷漢唐以來，閒亦設學立經，置師弟子，然道既鬱而不傳，而所以爲教爲學者，徒矻矻於訓詁名物，口耳枝葉之淺陋，甚至雜於異端，惑於功利，汨於百家兼技之偏曲支離，雖有臨雍拜老，壇廣生員，如漢唐

以接千載不傳之統，於是發明性理即理也，以見道之大原出於天，表章大學中庸，明古人爲學之次第，造道之闢奧，以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雖多亦奚以爲？周子以剛柔善惡中焉而已矣。論爲師之道，張子教人必欲變化氣質，復天地之性，至朱子會萃周張程子之學，以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魯鄒之道，註釋四書，爲講學之本，又集小學爲大學之根基，以及詩易，既有傳義，諸經亦發其大旨，資治通鑑綱目，則理一天人，義象巨細，由是教人之法大備，雖所入之途各異，而其要歸皆本於明道明倫，如唐虞三代之教，然當時講論極爲明備，而乃屢爲狂言所厄，竟莫能施其教於學政，達其道於天下，逮我皇明，統一萬方，道降千古，內建國子監，外設府州縣學，而師弟子之所講習，小學四書諸經史之義理，皆本於周程張朱之說，以求堯舜以來千古聖賢之道，而前季訓詁詞章異端功利偏曲支離諸說，皆不得滯雜乎其真，由是濂洛關閩之學，得以備施於學政，盛行於天下，而大有以復古昔明道明倫之盛，今平陽郡學，人才風化所關，太守知爲政之先務，而新理之，事神育才，咸有所爲，師爲生徒者，其必仰思朝廷建學之意，篤志講明正學而無怠，庶幾人才所出有實用，而風化之美，亦延及於支屬，所謂明道明倫者，將不爲虛語，斯於太守之興學與有稱焉，於是乎書。

陵川縣廟學重修記

陵川爲澤州屬縣，廟學自我皇明定天下，既規建置，逮今歷年既久，大成殿兩廡靈星門以及堂齋諸屋

宇皆穿剝弗治，事神育才，咸失其宜，知縣事任通，發身鄉舉，莅任之初，謁廟視學，大懼學政不修，乃謀及僚佐，以農隙時，斧斤山木，陶埴瓦甃，與凡作屋之不可無者，悉具焉，乃新大成殿，新兩廡，新靈星門，次及明倫堂，東西齋皆新之，棟桷覆瓦，瓦罅丹碧之飾，壯固光彩，巍然煥然，皆有加於前時，以至神庫牲房，與士子會食退修諸室，悉皆增葺，始工於天順元年二月，訖於是年九月，教諭張瑄，訓導郭堅，陳祐，乃具興工竣事之迹，因進士張瓊來求記，將刻石以示永久，余惟教學乃爲治之本，自唐虞有司徒典樂之官，以職教事，至夏商周，學政浸備，於時有小學大學教人之序，灑掃應對六藝三綱八目爲教人之條，要其歸則在乎知性分之固有，盡職分之當爲而已，漢唐歷代以來，雖或有學校，求其如唐虞三代教人之法，則寥寥焉，蓋唐虞三代之時，聖道大明，故教人有其本，自孟子沒，道既不傳，故教法失其實，至宋二程朱子，既有以接孟氏之傳，乃深探隆古教人之法，必由小學大學語孟中庸，以達夫六經之蘊奧，其歸亦在乎知其性分之固有，盡職分之當爲，其爲說雖明，值時柄鑿，而三君子之道，竟不得大行於學政，逮我皇明，當文運大陸，於是內外建學，而教人之法，一本於程朱氏之說，由是教人之法，大有以復古道，是豈漢唐歷代建學之可擬哉，今任尹大新廟學，於事神既竭其虔，而士子之游於斯者，必循序以進其學，以求知其性分之固有，以盡職分之所當爲，爲子必孝，爲臣必忠，俾大節卓然炳然，斯於國家建學爲有實效焉，於是乎書。

大事縣儒學重修記

大事縣在漢時爲北屈縣，屬河東郡，今爲隰州屬邑，其地僻在河山之間，土皆磽瘠，戶僅十里，前之爲邑者，惟租賦簿書期會是急，漫不留意於學政，以故學舍歲久侵蝕，於風雨，悉皆穿漏圯壞，且無士子退室，而師因以弛其教，士因以荒於嬉，大無以副國家崇教之意，天順三年二月，知縣王溥，生濬梁宏，乃儲積財木，用度既具，遂集匠役，即學撤諸屋之敝者，大而新之，堂凡若干楹，齋凡若干楹，皆高敞宏廣，可以考業，其中是年四月，適山西右參政楊璿行屬至縣謁廟，又命重修靈星門學門，及作士子退室三十間，廡宇十八間，學舍大小，由是悉皆完整，訓導劉期，具其與役訖事本末，來求文刻石以記之，余惟唐虞三代之學，其盛不可尙矣，自洙泗鄒孟之教微而道失其傳，至秦焚儒書，禁儒語，殄儒生，儒教既廢，秦隨以亡，雖漢興數十年，猶以黃老爲治，而於唐虞三代之學政，莫之興舉，武帝雖曰表章六經，罷黜百家，置博士弟子員，而無其本，明帝唐太宗養老立學之具，雖可觀而無其實，至宋道學諸君子，講明隆古教人之法，雖極詳備，而不得行於當時，是蓋將有待也，洪惟天朝列聖相承，建極於上，立學於下，自京師延及遐壤，絃誦之聲相聞，學政之本末具舉，蓋將遠追隆古，彼漢唐之侈虛文者，奚足比擬哉，今大事雖極僻陋，而學校教法，與通都大邑無以異，其學舍未備與敝漏者，大參既有以成其後，縣僚又有以成其前，將見教育成法，而可副國家崇學之意矣，是可書也，於是乎書。

一樂堂記

陝西清水縣儒學教諭廣文李生果，平陽解州安邑人，其中鄉舉，依親讀書時，嘗來河津從余講學，及之

官清水之三年。為天順六年。乃以書來曰。累迎父母就養。且有兄弟來隨侍。因於官舍中開一堂。為奉親之所。取孟子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之旨。因以一樂名其堂。乞記其事。將以自警焉。余觀孟子又曰。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先儒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今李生於可以自致及係於人之樂。皆不敢自居。獨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之一樂名堂者何哉。蓋彼二樂者。皆聖賢之極致。故不敢自居。惟此一樂。幸而得於天。安得不以之名堂哉。然李生既以是名堂。必當盡其實以稱其名可也。其事親則必以古君子自期。先意承顏。左右就養。不但養其口體。又必養其心志。而論之於道焉。其於兄弟。且敬且愛。必思父母之子。重於己之子。不以妻子之言而有閒。不以財利之私而有爭。期於時所謂宜兄弟焉。夫如是。則於堂之名。庶乎有實以稱之矣。雖然。彼二樂者。固為聖賢之極致。而李生不敢自居。然士希賢。賢希聖。亦學者分內事也。李生其必用力於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克己之目。朝斯夕斯而勿怠。則私可克而禮可復。庶幾乎仰不愧。俯不怍之樂矣。李生教育一邑之俊秀。其必以所學之正。推以淑之。俾循小學大學之序。以及乎論孟中庸六經與凡聖賢之書。必涵養本原。思索義理。篤於實行。各因其資質之高下。使循循勉勉不已。則士子中豈無可與進於道者乎。若然。則雖於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之樂。不敢望。亦知所從事矣。然余又有說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固天倫之可樂。使李生不能自致於克己之功。教人之方。則心德有未修。師道有未立。將貽譏於時。而父母兄弟之心。亦將戚戚然不寧。抑何以樂斯堂之樂哉。是以余因李生以一樂名堂。并舉三樂以告之。俾知所警而自廣焉。

雙桂堂記

山西憲副定與李文英之長子翔鳳。次子鳴鳳。俱以習舉子業。同中天順三年。順天府鄉榜。復家居。以俊禮闈大廷之試。文英因作堂名曰雙桂。俾二子居。以日進其業。天順六年冬十一月。文英調陝西憲副。道過余於河汾。因語以名堂之意。且求為之記。余惟桂乃木之美者也。文英以雙桂名堂。蓋以比二子欲其盡知行之功。以美於身耳。夫人為萬物之靈。誠欲盡知行之功。以美其身。亦惟求諸經典。大學語孟中庸以及濂洛關閩聖賢之書。所載大訓格言。學問思辨。致知格物。則可明其理。躬行約禮。誠意正心。則可履其事。為翔鳳者。以是自勉。以率其弟。為鳴鳳者。以是自勵。以企其兄。兄弟篤於知行之正學。沈潛玩索。勇猛精進。勤修於一堂之上。仰追千古之賢。至於用力之久。積業之深。將於身心萬物之理。庶幾昭灼無疑。於是博而踐之。自人倫之大。以至事物之微。靜存動察。皆以一敬而貫乎其間。則知焉行焉。將兩盡而可美其身。則所蘊者。磅礴深厚。由是發而為文辭。皆自所蘊中流出。他日試禮闈。對大廷。文皆有本。不但高第不求而自至。又將可措之事業。以澤物。是豈若口耳記誦。枝葉浮華。無本之文。止於釣譽名干利祿者。可比哉。翔鳳鳴鳳。誠不以愚老之言為迂。而用力於斯。則所成就。必有可觀。而於憲副均期望進學。美身之意。亦不負。將見斯堂之名。可垂之永久矣。於是乎書。

薛敬軒先生文集卷之七

哀辭

愚村居士哀辭并序

愚村居士諱存善。姓劉氏。世為江西泰和人。居士質貌魁壘。談議偉然。在鄉里。常斥其有以周人之急。尤重然諾。尚氣節。一出口。人即信服之。由是人咸以鉅人長者稱焉。居士家故饒財。至元季。倣擾。羣盜公行。剽掠鄉邑。苦之。居士慨然歎曰。大丈夫不能建功立業。垂聲萬世。猶當小設計慮。保庇一方。於是盡散其財。糾合鄉民。為立約束。相與戮力禦寇。居士既倡義。人皆愛護。室家勇於捍守。羣盜聞之。相戒避去。而不敢犯。鄉邑卒賴居士之謀。以克全於難。於時有司將上其勞。而官之。居士慨然曰。吾豈以是微利達哉。吾特盡吾心而已。遂固止其事。而卒不聞。逮國朝平定四海。蒐舉遺才。有欲薦居士者。甚衆。居士曰。吾少之時。猶無意於進取。今老矣。筋力智慮。耗矣。復何能為哉。諸君幸相愛。使得優游餘日於太平之世。幸矣。慮者。意猶未已。居士乃辭去城郭。退居邑南村。葺茅為屋。編竹為籬。決渠以蔬。鑿池以魚。日與田翁釣叟。水陸上下。追攀往來。嬉嬉歌呼。一以愚而自混於俗。因更其村曰愚村。而自號曰愚村居士。居士雖以愚而自屏於野。然士君子愈賢其愚。以為不可及。及居士卒。鄉邑老穉垂涕曰。善人長者沒矣。吾其何從。居士



沒後若干年當宣德二年其孫某以進士第致位憲倉哀其祖生而祿位不顯於前沒而素行或泯於後也遂述其事以書來俾作哀辭以發其潛德之幽光余惟居士早能自立於鄉里散財舉義過寇保良其心固已厚於仁矣及將鍊其勞而官之而復固止不從其行又何篤於義邪合仁與義宜享榮名盛福於太平之世而又堅辭薦達退老丘園蓋其讓而不居蓋而未發是宜大有以振耀於後嗣也故憲倉公兄弟連中科甲函踐通顯居士其可謂不死矣遂作哀辭以撫其行以彰其報以傳於後云嗟嗟居士兮誰之賢如稟茲魁奇兮德言舒舒惟義是急兮不有積餘遺時方艱兮嗚嗚嗚呼居士孔悲兮幸良厥圖倒囊出庫兮糾茲義夫式遇寇橫兮以安里閭事已則去兮功豈我居澹若無情兮浮雲太虛屬時休明兮羣賢攸趨獨守幽貞兮以辭辟書恬然退處兮惟才之愚野者爭席兮曠鳥與徒婆娑水石兮以權以漁何積之遠兮其發匪徐賢孫多有兮乃德之符居士雖亡兮不亡者餘流芬永揚兮原末本初嗟嗟居士兮名誰可逾

王處士哀辭并序

處士王君友直祖通州三河人世多顯者遠元季兵作處士從其二兄避地於堯今爲寧陽人處士瀟灑君子也早失怙恃移其孝於長故事二兄如事二親焉長失二兄移其愛於幼故撫諸孤如己子焉蓋而未發欲推其有於人故觸卹鄉里若己責焉處士既行積於中名孚於外有欲以處士充茂才舉者處士曰凡吾所汲汲者乃任吾性焉耳豈以是釣譽于進哉遂遊江湖之上放意山水之間以謝免之及薦者議息乃歸鄉里杜門卻掃日以教行義節陶鑄教子孫爲事澹然無所慕於外由是人皆服其真能安分者而遂弗之強其後處士之長子賢今給事公以科得陞校官來迎養處士既至則懇懇以爲人師之難教人所當先爲誨給事公之師道立而克遂成就後學者蓋皆得於處士之訓焉及處士歸給事公後以官滿便道省於家而處士病矣處士雖疾革猶以善道誨諸子而語不及他及卒宗族咸感處士之撫愛者哭處士如哭親父母而哀必盡焉鄉里受處士之賜卹者哭處士如哭其親戚而傷必至焉給事公既以禮葬處士又立石以表於墓及服除入朝擢授今職嗚呼處士其可謂有子矣夫人之生也丁亂離之時鮮克保其生者而處士脫亂厄遭理世受子孫之養享太平之福者四五十年是則處士生無所歎也世之人多行不義至於玷身壞名者而處士力於爲善克享天年終於桑梓安於窀穸是則處士沒無所愧也人之子孫或不顯顯揚其親至於親沒未久而遂泯泯無聞而處士有子若給事公既表其行義於嘉矣方且汲汲求名公文士之著述以發揚處士之潛德於無窮是則處士雖亡無所憾也嗚呼處士其可謂不死矣雖然自處士觀之始終處士可以自足而給事公方駿騁於榮進思欲更以所得之大者以奉處士而固已無及則其抱終天之戚曷有窮極也哉余遂作哀辭以述處士之行以慰給事公之悲以傳之久遠云若有人兮稟機專承顯則今導清源生草昧兮歷屯艱徒儒邦兮室家安時休明兮尚盤桓篤孝愛兮行憲繁聞譽洽兮來薦言微利達兮吾豈然賦遠游兮溯江邊陟峯峯兮弄潺湲倦游歷兮乃言旋桑麻圃兮松菊軒增軌迹兮門常關爲義方兮謹大閑子翹翹兮乃儒官來仰養兮遂承權悉諱

語兮謹師傳樂未究兮返家園乘清氣兮乃大還即窆兮卜高原風蕭蕭兮白日寒烏獸鳴兮愁空山林木悲兮凋蒼顏石峩峩兮表新阡發幽光兮潛德宣子黃門兮感終天養不滿兮涕洟瀾嗟處士兮人所賢善日遠而日邁兮是亦可攀

遷柩告先考文

洪熙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孝子某謹以性體頤頤流涕告於顯考教諭府君之靈曰自尊容奄違人世九月於茲感時序之變遷沸五內而與悲靈以倉卒未即歸葬遂權厝於濟水之涯逼側浮淺實非神靈所宜今以吉日謹啓攢窆返柩於故山之陬敢告

祭先塋文

維宣德二年歲次丁未十二月甲寅朔二十五日戊寅孝孫進士薛瑄敢昭告於高曾祖考妣之靈曰嗚呼惟我先世宏大深厚積善衍慶以庇廡我後人是以藐末不肖得以蒙其福澤由進士以發身逮茲朝命屢降將拜辭先塋而恭觀繁宸區區松楸之戀哀黃衷曲敢因薄奠以借陳惟我先世幽靈冥德昭昭不昧者其尙鑒茲懇勸

祭王太守文

宣德四年歲在己酉八月乙亥朔二十一日乙未友生靈壽御史薛瑄謹以時墓清酌之奠致祭於武昌太守王公大憲曰嗚呼惟公夙懷忠憤蓋出於天處心制行率由自然在卑不說在高不奢風紀清峻人觀修焉公任惟久畏慎乾乾率遠尤悔名祿以全及秉郡符操持愈堅臨事不撓有嚴有寬武昌繁劇治實難公爲數載屬邑安妥承接中度交口稱賢力冀遠聘胡不少延惟我與公年齒絕懸公不有挾交好篤專昔主公家留連半年乃傾囊囊沽酒割鮮放懷許與揮毫成篇久別一會笑語蟬聯執謂茲來明幽永捐進拜公柩公不我言風飄穗帷塵凝几筵追念疇昔有涕洟瀾返櫬何日令子在前義當匍匐因職奉有負交遊中情曷宜文以自攻酒寫忱悃惟公有知其尙鑒虔

沅州禱雨告神文

維宣德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巡按湖廣監察御史薛瑄謹齋沐以瓣香告於城隍之神曰今茲之歲自春徂夏雨暘以時稻之早者已種而可穫矣而晚稻山田之類尤多皆焦然困於秋雨之愆期重念小民皆賴是以爲生若悉構死則國之租稅神之榮盛尙無以給又何免私室之寒饑惟國家之所以棲神以宇祀神以時者以神能庇庇一方之黔黎遠茲早虐日甚民縣縣有望於神而神之聰明胡不聞知御史來按是方敢以誠告神其無爽明靈膏雨賜以時施謹告

維年月日，謹差沅州衛經歷李國，以清酌之奠，告於漢車騎將軍張公之神曰：赫赫炎靈，四百率土，孰非其臣子。自東都之政不綱，致四海之流橫潰。時豈無智謀之奇才，而皆違道順之至理。獨將軍之先後，數奮忠勇而效之以死。雖千古而名永長存，聞者孰不為之興起。彼姦雄之擾擾於一時，遺臭至今其未已。固知是非之定於將來，豈有力者之所能彼此。相陰陰有肅之靈祠，臨宛宛東流之沅水。在祀典昭然，而有格。豈荒怪淫昏之可比。茲闕境之雨澤愆期，特致詞而祈以清醴，尚鑒。

維年月日，差知州李果，以清酌之奠，告於城隍等神曰：開者秋旱為虐，一何極也。是有祈於羣神，羣神聽果不惑也。有雲鬱興，一雨滿三日也。晚稻將稿，神賜以實也。山稼將枯，神賜以粒也。小民將饑，神賜以食也。百用將竭，神賜以給也。官宜即罰，神賜以釋也。凡百有心，感神德也。何以報神，選肥潔也。詞以侑之，神來格也。神惠其繼之，承事永無斁也。尚鑒。

辰州府告神文

維年月日，巡按湖廣監察御史薛瑄，謹以香燭，告於城隍之神曰：國家之所以立祠宇，修祀典，俾所司行事，以時以節者，以神能福一方之民，而除其所疾苦也。今年夏，是府境內不雨者殆逾旬月，山稼將盡，枯死而下田亦無以成實。若更十日不雨，則百穀將盡，國賦無以供，生民無以食。神之性醇亦無以給，民之疾苦莫於是乎。極。御史雖愚，無知，猶動念於懷，豈以神之聰明而不加恤，抑畏民者之弗告邪。果神有待而匪亟也，御史來與神言，早已甚矣。神其速迎休，俾布時澤，除去厲虐，化為豐碩，則一方修神之感，感神之德，神靈厥報為無忝，而民之事神亦無斁，尚鑒。

維年月日，監察御史薛瑄，謹差辰州府同知余存諒，告於漢伏波將軍馬公之神曰：公生為名臣，沒為明神。是皆一念忠誠之鬱積，夫豈聲容笑貌矯矯者可得而比倫。御史少讀公傳，見公行事磊磊落落，嘗偉公之為人，及領節南按，乃得拜公像於壺山之陽，瞻公廟於辰水之濱。屬茲辰境夏旱，百穀將稿，民用憂辛。御史平生以正直自處，豈以是而濫禱於淫昏，獨念公之忠賢，為祀典之崇重，其精爽烈烈，固宜與山川之氣流通而常存。是用敢以早告，詞以侑禮，公其妙運化機，大雨茲土，以灌辰人之焦稿，以慰御史之懇勤，尚鑒。

代陳御史作焚黃文

維年月日，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陳詒，謹以清酌之奠，及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敕一通，告於考監察御史之靈曰：考以孝弟謹厚之行，特選敏絕之才。爰自國初，蒐舉遺逸，弓旌之聘，賁及丘園。靈時敏起，應召歷官。雖止佐邑，推心遠大，以故隱德餘慶，是德是崇，是衍是施。被及我後人，休者廣矣。而男詔以屏應之資，荷生成之力，克勤克瘁，以育以誨。考業邑庠，發身科目，遂任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實有風紀之榮，每念音容，悟發寤歎。逮茲三年，遭逢聖天子，以孝治天下，率祖宗之意，舉追榮之盛典，以謂人臣之盡忠於國者，蓋必有教於其家。龍光之施，及其身者，又必上延於其始。由是推恩，以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之秩，贈及先考，以攝人之命，命及今夫人。恩波幽明，慶兼存沒。是皆先德之懿所致，其曷敢忘。謹以前敕一

通。用仲告祭，若聖天子褒嘉之意，則具載於詞，尚鑒。

祭魏希文文

維正統四年歲次己未閏二月十九日，山東按察司僉事薛瑄，以清酌之奠，致祭於友人魏希文之靈曰：於乎希文，好古信道，力慕聖賢，顛沛困厄，心不少遷。儻時永樂，俱客玉田，始獲君友。我惟少年，君不有挾，惠與周旋。我即君室，至夕乃還。君來我屋，竟日匪連。相與誨告，皆古格言。乃開我愚，乃砥我頑。往復十載，交道篤焉。逮我別去，君心如煎。徒步送我，握手拳拳。逾三十里，解袂長歎。專知一別，幽明永捐。今來君里，密水萊山，俯仰瞻昔，中情慨然。問君妻子，旅食寒單。仁者有後，其不有天。欲尋君窆，道里隔縣。遙設一奠，君其鑒處，尚鑒。

祭少師江時用母夫人文

某氏太夫人之靈曰：惟靈生於茂族，歸於名門。內範有自，懿德斯存。高堂安其孝敬，中闈底於肅溫。作配君子，參大藩而責其內助。貽教厥嗣，官少師而鍾其慶源。夫何命服在躬，方享全福。而大化遽及，歸於九原。悲傷其宗姓，惻愴動於里鄰。令子既奉命而奔其哀，計所司復準式而營其墳。墳掩幽堂之石，以銘德。樹隨道之碑，以刻文。存沒榮哀，誠鮮與倫。某等忝與令子接迹，朝紳並陳，誠以致奠。庶有格於几筵，尚鑒。

薛敬軒先生文集卷之八

碑

漢伏波將軍馬公廟碑

古有功蓋於一時，名垂於後世，享生民之祀於無窮者，豈非大丈夫抱非常之材識，本之以忠誠，行之以悠久，而有以通神明，貫金石，達古今，而無間者乎。漢伏波將軍馬公，援天與魁奇，器識宏邁，當漢統中，徵新莽，命四海橫流之日，乃遠迹邊陲，混身田牧。時人弗之識也。獨其兄況謂曰：汝大才當晚成，且良工不示人以璞，宜從所好，公亦嘗曰：大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公之所立，固已見於此矣。及其盡散財，蓄志清時，難遊瀛海，擇所適從，知屬起草竊之徒，皆酣樂富貴於一時，不足以計安生民於萬世也。遂謁光武於洛陽，一見之頃，即以恢廓太度，同符高祖稱之。因委實臣事，效忠戮力，以匡復漢室。若聚米之開示山川，銅柱之威服殊俗，皆公之奇謀偉績。其他蕩除賊靖，維調贊翊之策尤多。中興之功，公無與讓。及天下底定，朝廷清明，雖剖符受封，爵列五等，榮寵並極。而公不以為自佚，奮奮不顧身，志欲效死邊疆，以盡臣節。及武陵蠻擾邊，公遂請行，兵至臨鄉，蠻即摧破。師次壺頭，伐功未就，而公卒。先是有以兵事聞於帝者，時遣來監軍之人，素有憾於公，及至軍而公已歿，遂厚加誣毀，以快其讎。而憲政之謗亦興。

是守臣嘗奏請修葺而未克底完。天順己卯，奉安州復以其事達之濟南。因以上請，詔允修葺。於時都憲年公富，方議興役而去。左副都御史賈公銓繼來巡撫，乃泊巡按潘泉協議，既擇有幹幕職以董其役。復俾濟南知府陳銓，月一往以綜理焉。銓始至泰安州，以謂修葺嶽廟，所以祇若朝命，致謹大神，然尤當以省民財重民力為本。財匱民疲，事亦非可。因詢及守廟者，具言數十年所積禮神之物甚富，遂遣人持市木之巨細，與其他修屋之不可缺者，及既合而匠役皆在官之人，而農民不知有役。銓既綜理有法，董役者亦因其意，不萌不徐，功日就緒。始事於天順庚辰秋七月，次年辛巳春三月訖工。殿宇周廊，門觀繚垣，悉皆完治。不陋於前，不移於後。咸願刻石以紀其事。山西按察使王允濟，南人也，因以書來求文於瑄。惟孔子有曰：必也正名乎。夫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一也。然則祀神之道，其可不以正名為先乎。如嶽鎮海瀆，其在古昔帝王之世，皆以名山大川稱之，初無封號之加。蓋以其為天地儲形萃秀，神氣流通，能與雲雨以惠物，能出財用以濟民，故雖載在祀典，而不可加以封號。自前季以來，道學不傳，幽明之理，不明於天下。邪誕詭妄之說日作，於是封五嶽為王，封五鎮為公，封四海為公，封四瀆為公。為王者而又各加以美號，夫嶽鎮海瀆，其形峙而流，其氣神而靈，古禮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而乃崇其號，人其神，名既失正，神豈顯享。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定有天下之初，即稽古祀神之典，乃頒大明詔旨於嶽鎮海瀆諸神曰：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今復古定制，凡嶽鎮海瀆，盡去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仰惟詔旨所載，大洗前說，隆復古制，其所以達幽明之理，嚴上下之分，允宜表正斯世，垂法將來。而為萬古不易之大典。孔子所謂正名者，於斯見之。猶歎盛哉。今東嶽泰山之神，為衆嶽冠，聖朝既正其名，秩其祀，而廟有弗治，又俾所司以時修葺，而撫臣泊潘泉得經理其役如銓者，不竭民之財力，而克底完新，皆可謂祇若朝廷之丕休顯命，而致謹於大神者矣。遂序其事而銘之曰：一理宰幹，二氣互根，清淨無際，濁暨斯存。柔行剛時，川洪嶽尊。惟此泰山，造化鍾萃，龍從太虛，磅礴厚地。匪魯邦瞻，實衆嶽最。其藩固測，其施靡量。玄雲守石，甘雨八荒。功既載溥，厥報宜章。有廟在陽，奉命新葺。重臣是承，守臣是職。民不匱勞，事底完集。殿宇廊觀，聳立築迴。高下中度，不濫不卑。神氣鬱鬱，流通在茲。昔古山川，明祀有體。夫何前季，封號游起。情激於天，紊三公禮。逮我聖世，道復古隆。斥絕僭誕，率循大中。嶽鎮海瀆，悉正其名。惟岱宗神，神稱允格。迨茲有役，咸願石刻。述理纂辭，以示無極。

韓城縣重修學碑

韓城即古之韓城，襟帶梁山，大河為今陝右大邑。邑學大成至聖文宣王廟及學舍，相建既久，皆有弗治處。河南湯陰王鼎，以貢士來知縣事，既勤庶務，尤重學政。自大成殿以及兩廡神門神庫神廚，有圯漏者，悉完理之。重作明倫堂東西齋，俱增舊兩間。擴明倫堂後地作退堂一所，生徒退室，悉修葺焉。土木蓋瓦，級磚繪飾，壯固鮮彩。經始於天順五年正月，至八月訖工。廟學既新，又申舉教條，以勵生徒。咸願刻石以紀其事。乃來求余文，余惟愛自隆古神聖御極，未嘗不以學政為先。蓋以人之性出於天，而性即理，理無

不善，其氣質則有清濁之異，故不能皆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以復其初。聖神君師億兆，必施治教，俾氣質清濁不齊者，皆有以變化之而復其性。若唐虞之司徒典樂，夏商周之庠序學校，皆教人之政也。是以當時治化，人才極其隆盛。時至東周，學政不修，有若孔子之大聖，雖不得位以行其道，而其教人之法，曰仁曰性與天道之類，則皆本於復性。故顏曾思孟皆宗其教，而與乎斯道之傳，及孟子沒，性學不明。漢唐開雖或建學立師，而教人之法，則異乎古矣。至宋周程張朱，真儒繼出，大有以發揮堯舜三代洙泗教人之法，雖亦不得施之學政，而性理以之大明。我皇明統一寰區，大典文治，內自國都，外薄四海，莫不建學立師，其學政則純用聖賢教人之法，治化人才之盛，聿追隆古。夫豈漢唐所能髣髴其萬一哉。列聖相承，咸重斯道，數申救天下，以時修舉學政，勿俾廢弛。今韓城王尹，祇若上命，克舉學政，如此為生徒者，其深體聖朝隆古教法，究濼洛關閩之學，以上溯洙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必由經以窮理，窮理以復性。為臣盡忠，為子盡孝，與凡職分之所當為者，無不盡斯。於人才風化，有神於萬一，而於王尹之興學與有辭焉。於是既敘其事，復詩以系之曰：惟梁有山，惟邑有韓。韓城之學，王尹是完。完之伊何，蓋瓦棟宇，神有妥栖。士有息處，釋奠考業，既飭且釐。媚學之子，惟道是資。道體於稷，曰命曰性。性該萬善，全昇神聖。神聖在昔，極建教敷，唐虞肇迹，典樂司徒。延及三代，教法隆備，聖賢相傳，千載一致。蓋人之稟理，一氣殊明。誠兩盡斯復其初，夫何前季，性傳晦昧，學名則同，學實非是。逮我皇明，道際嘉亨，學建內外，復性是崇。茲韓之校，有成斯役，磨石纂辭，以助無斁。

墓誌銘

明故奉議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崔公墓誌銘

山東按察僉事崔公卒於官，將返葬故鄉，其弟理奉公行狀，請銘於其兄同官河東薛瑄。謹按狀公諱碧，字仲玉，永平昌黎人。大父彥名，祖妣齊氏，彥名有隱德，鄉人嘗被兵無食，彥名以其家積穀千餘石貸與之食，兵息取券焚棄，一無所責償。父得，母齊氏，生四子，長即公。次叔琮，次叔璘，次叔璘，公少有美質，大父母父母特愛之。遺充縣庠弟子員，習經史舉業。中永樂十五年鄉試，登辛丑進士第，宣德初，拜交趾道監察御史，立事舉職，強幹不屈，籍籍有聲。遠國家推恩例封，父得文林郎，交趾道監察御史，母齊氏封孀人。時公大父母俱高年安好無恙，父母又皆顯受褒錫，公嘗衣繡錦省於家，祖子孫三世，一門壽慶，光顯鄉邦，以為榮。正統紀元，調行在江西道監察御史，明年為廷臣薦擢，陞今職。分巡部屬，劇濳奸垢，振挈紀綱，事以無墜，竟積勞成疾以卒。正統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也。享年四十九矣。先是公有疾，因念太夫人已卒，大父母俱年老在故鄉，不得朝夕見，愈憂思不置，遣理往迎之。既而大父暨御史君俱弗克來，獨母孀人至，公與疾迎郊外，相持感泣不已。疾遂增革，公初娶張氏，早卒，贈孀人，再娶劉氏，泰州同知浩之長女，封孀人。公存日，嘗命理之子善聚後，已公歿，理如其命，善聚甫四歲，幼不任事，理奉公柩歸，以正統五年四月初二日葬於故里司家莊鶴鳳山之先塋。銘曰：胡豐其始，胡嗇其終，命實為之，嗟嗟乎崔公。

墓表

汾陰阡表

河津古河東地。我先世自得姓以來。即居之。鮮有徙寓四方者。故族屬蕃大。不下數十百家。歿而葬於汾陰之南坡者。封樹纍纍焉。我先考教諭公。既卒於河內官次。其年冬。孤子瑄扶柩還鄉里。明年為宣德元年。遂以正月十一日葬於南坡之先塋。前三日。自他窆啓先妣齊氏柩。以禮附。又二年。瑄服除。入朝。授廣東道監察御史。瑄稱惟先公先妣鞠育之勤。教戒之嚴。慶澤之深。而藐末不肖。乃有今茲之光榮。先公先妣既相繼即世。而欲以微祿致滿禮之奉。固皆無及。是以獨居靜處。追慕音容。展轉歎歎。痛心泣血。而莫知所措。因念昔之君子。追惟其親。而不能自己者。必有寡述之詞。勒之金石。以發揚先德。若柳子之紀其先侍御。歐陽公之表瀧岡是已。願小子瑄。曷敢自附於前賢。然念大恩之莫報。抱終天之大成。而所以表述先德之心。出於悲思。纏綿之餘。而不能自己者。亦竊冀其萬一焉。是用據取先公歷官行之詳。敘次如左。先公生於元季。甫七歲。先大父即授以四書。先公誦習。晝夜不輟。比十餘歲。皆能暗記。不瀆一言。既而以選拔為縣庠弟子員。益肆力於經史子集諸書。時國家肇運。典刑百度。以元季科目文字過於冗衍。而古賦乃詞章之流。遂定新式。皆從簡約。而古賦易之以論。文格既新。士多病於舊習。而卒莫能變。獨先公以經理充為舉業。即合其程度。先進老生皆推讓之。而後學小子有所述作。學官儒師。必悉令先公為之。刪潤焉。洪武甲子。行科舉。先公以書經。應山西鄉試。一往即領薦。明年為洪武十八年。試南宮。授北平真定府元氏縣儒學教諭。年二十九矣。時建學未久。士荒於習。先公以身率之。時束以教條。比及九年。而諸生行業可觀者衆。官滿赴闕。太祖高皇帝詔吏部。擇儒官可備顧問者。吏部以二十員名上。而先公與焉。每日。禮官引入。敘立於丹陛內。百官退。乃退。太祖高皇帝嘗御奉天門。命諸儒臣講五經。先公講書大禹謨。音暢義明。克動宸聽。及罷。流輩咸推道焉。凡三閱月。仍授河南開封府鄭州滎陽縣教諭。其先校官以教無成績罷去。先公深念教法。雖弛。無以稱育才意。乃擇諸生之秀者。列之別室。為定程法。以嚴督之。餘亦因其資。使進於學。先公率以五鼓而作。終日為諸生盡。所以誘勸磨礱之道。或至日中未食。亦不知倦也。如是者五年。諸生業已就緒。以北方罷學。改官四川馬湖府平夷長官司吏目。其地古西南夷。去中國絕遠。時瑄輩皆幼。先公攜持以行。水陸開關萬里。既至其處。則人皆夷獠雜類。野無良田。率芟山而火之。側耕危穫。苟以給食。江流迅暴。每盛夏水漲。則舟楫不通。商旅殆絕。官無麻宇。俸無儲積。先公不以其地僻惡介意。欣然結茅以居。資以衣食。克已守約。一毫無所私於人。或至食不繼。彙日怡如也。先妣復能薄衣食。安貧淡以助其廉。於上下以賄交者。一切閉絕。惟於民事則盡心焉。若飢渴之於飲食。故人雖夷獠。亦皆心服而樂道之。永樂紀元。詔諸改官者悉從舊。明年冬。復任滎陽縣生。卒賴成就而資任用者。比迹相望。任滿。移官玉田。勤誨如在元氏。滎陽時。固無怠。人才亦不減於昔。九年為永樂十七年。徙教鄆陵。丁先大父憂。去官。繼丁大母憂。家居五年。起復為河內教諭。到官未久。仁宗皇帝御極。朝京師。歸道病。與

至任卒。洪熙元年三月初一日也。享年七十有一矣。嗚呼。我先公自讀書應舉入仕。一聽之自然。未嘗少屈以下人。歷官三十餘年。教人治民。必勤必盡。不以秩卑祿薄。而分外有一毫僥冀心。是雖不得大行於時。而操持施措。亦可槩見矣。先公天資謹厚。簡澹寡欲。幼即不安嬉戲。在庠序。端坐終日。出入造次。以禮自持。交友未嘗至於變色。每休假歸。入里門。恭謹過甚。見老少。咸接以敬讓。無毫髮矜傲態。鄉里父老。至今談先輩在庠序有行義者。必舉先公為首。其在元氏。迎大父母就養。極恭順之道。俸廩餘資。一錢尺帛。皆歸之大父母室。而已無私積。於宗族尤極念恤。於子孫尤極慈愛。事上恭而不諛。處僚友和而不比。奉身極儉。一裘襪或數年不易。食取充腹。而不屑於滋味。衣取雅潔。而終身無文繡。器用蠶絲。而不比華巧。衾褥用大布為之。不厭所至。廨宇因其故而無所增飾。雖或支撻隘陋。風雨不蔽。而居之裕然。囊篋不問有無。惟於為學為教。則汲汲若不及。至白首皆然。與衆會集。或縱酒喧嘩。己獨默然靜處。若無所聞者。性不喜酒。飲不過三爵。教人以身先之。每日常以雞鳴而起。未有至且而出者。教瑄輩為學。以正心修身為切要。瑄少性急易怒。嘗大書於窗曰。暴怒猶有亦宜戒之。瑄自是痛自克治。而不敢恣。戒家人衣食以省儉。或見飲食稍豐。必擊感曰。汝等不知農作之艱難。而乃如是。其為學。以仁義道德為本。析經義。以先儒氏說為主。為文詞。以理勝而不為浮靡。論道。以三綱五常為大。而異端邪怪之說。無以干其思。嗚呼。我先公處心制行。為學之正。自少至老。無所矯易。又可見矣。重以先大父母義方之訓。培於前。先妣德之賢助。於內。故居易履。順保節遠尤。永終官祿。歸補先塋。誠所謂善始善終者矣。而小子瑄。又以庚子河南鄉試。忝登辛丑進士第。始仕。即叨清要。所謂鞠育之勞。教戒之嚴。慶澤之深。誠不可誣。而罔極之恩。既無所報。用敢僭據歷官行之實。流涕頓顙。表於墓次。以明我先公承休於躬。衍慶於後者。尚未已。而我後之人。當恪恭孝思。永永服膺先德。以求無忝所本云。

趙孟周墓表

有於其親歿之久。於凡祀事。既以時修。又念其親之生平行義。著於家庭。著於鄉邦。歷歷在人耳目者。不有所託以圖不朽。將與歲月俱遠。終於泯泯無聞矣。故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士庶。而欲顯揚其親之善行。於無窮者。皆出於降衷秉彝。不能自己之良心。夫何閒哉。粵觀漢唐宋以來。凡官居野處之人。欲顯揚其親之名者。必求立言之士。述其行實。勒之金石。以耀無窮。所託以圖不朽者。宜莫過於君子。向之蒲州趙仲博。其始得姓為趙城人。遠祖有世昌者。始家於蒲。歷漢英良甫三世。至君卿。為仲博曾大父。大父文簡。生孟周。即仲博父也。仲博於孟周既歿。能修凡祀事不息。又欲圖垂其親之名於永久。乃走河津。進薛氏之庭。拜而泣。且言曰。仲博。蒲之編氓也。雖世居田里。而凡供民事無敢後。今竊有請焉。吾先人孟周。承先祖之業。日桑月益。家計日饒。然能不以利自專。人有饋之不足於用者。即斥其餘。以周之。無吝色。有貸其物不能償者。往往折其券。性尤孝友。謙恭。在州里。接少長貧富。一以和不立崖岸。有讎辜乖爭。與朋友交游。酒食過從。惟笑無倦。全交道始終。至白首無間言。又嘗游天下名山。川。陸走陝。洛。襄。鄧。梁。宋。鄆。魯。之郊。舟汎江。漢。洞。庭。彭。蠡。淮。泗。之波。老而歸。子婦羅列家庭。養無違意。杖履東阡南陌。朋儕輩推追隨。倘

伴嬉游以樂其樂。竟以壽終於永樂八年正月十九日。葬於城古庄之先塋。逮今四十年矣。雖報本追遠之祀。勉修其二。尚念其行義。著於鄉閭。在人耳目者。未有所記。恐遂湮沒無聞於後。懼莫大焉。竊聞先生篤古而文者。尚略其愚且賤。而憫其區區不能自己之心。辱賜之言。以表諸墓。庶先人之善行有所託。而名永長存。幸莫大焉。余按仲博之言。其父孟周為蒲之善人。行義於歿世。仲博既修凡祀事不怠。又顯顯揚其父之行於不朽。所謂降衷秉彝之心。於仲博見之。遂為次第其言。以表諸墓。俾其子孫皆知孟周所以承先貽後者。一本於善。庶有以繼承不怠。益衍其善於永久云。

故贈兵部主事陳先生墓表

浙江富陽陳復初先生。以宣德十年十月初十日。卒於河南汜水之官次。又十五年為景泰元年。始克表於其墓。先生諱元。復初其字也。其裔出陳太丘之後。自漢晉隋唐宋以來。陳氏仕於其世者。代有顯人。以家牒弗存。不能詳其世次。至先生曾大父子高。大父仲遠。父思明。比三世皆積善行義於鄉里。種而不食。其種施而不求其報。思明尤讀書好禮。及生先生。有異質。知其必有立也。遂遺游庠序。從良師友。以開發涵養其心性。時未幾。學識驟進。不凡。流輩咸推服。以為不可及。後以明經入太學。益考業於明師儒。且得盡友六館天下英俊之士。聞見日益富。聲稱日益著。值選舉行有成者。分教四方學校。先生遂有山西沁源儒學訓導之命。先生既至官。喟曰。官無崇卑。顧職所盡何如耳。且天下莫大於道。訓導為人師。師道在焉。道有不修。何以盡其職。乃充其學。以道自勵。早夜懇懇。以啓迪諸生者。皆經籍所載。聖賢所傳。三綱五常之道。異端誕妄不經之說。無以干其念。由是學子翕然從其化。山右稱善教者。皆推先生為最後。後調閩之興化縣學。兩任江西饒州府河南鄆州府。皆以備職。合四任秩滿。陞汜水教諭。又九年。將去而陞秩。諸生狀其善教之績。上章願以卒。詔許其請。竟以疾卒於官。享年六十六矣。汜人慕先生之德教者。不但庠序諸生。又延及里閭齊民。既葬先生邑東龍泉鄉之原。復爾其家。占籍於汜焉。先生既有美質。又充之以正大之學。歷教五郡。將三十年。無倦之心。始終一致。所至成就人才。隨其器質。弟子名薦書入官。躋仕途者。聲蹟於世者。林立相望。若先生可謂無忝於師道而能盡其職矣。先生信道既篤。安於所職。無絲毫自貶求人知薦意。性復樂易寬大。接人洞見衷裏。坦然而白。不為防謗。岸苟賢矣。雖貧賤禮之有加。苟不肖。雖顯者亦視之漠如也。居家不問有無。尤喜賓客。每客至。即呼酒延款。連日夜不厭。急於行義。皆斥其餘。以贖貧乏。人有死無葬具者。即助之棺槨。其友葉全寄先生。以白金百鎰全亡。召其子以金還之。鄉人孫景原成邊客死汜水。先生遣人護其骸骨。并妻子以歸。嘗道經陞州。逆旅張貴家。見庭槐羣鳥。護巢哀鳴。問其故。貴因家貧無以自活。已售此槐以給食。伐者將至。鳥懼傷其雛。故哀鳴若此。先生聞槐價幾何。即如其數。探囊金使還市槐者。貴舉家羅拜。槐得不伐。羣鳥即噤不聲。先生平昔舉義甚多。此特其一。二耳。他不能盡述也。嗚呼。先生自其曾大父以來。皆積善行義。隱德弗耀。至先生始以文儒起家。益衍先世之慶。又位不滿德。而以教府厥子。其長子鑑。克守家業。次子銓。登進士第。今為兵部職方司主事。三子純。中鄉試。禮部乙榜。任大名府儒學教授。銓為主事三年。例得推恩於其親。於是教贈先生如其

子之官。其配呼氏。贈孺人。光寵赫然。動於一時。先生雖沒。亦可以無憾矣。夫惟所著者久而深。故所發者遠而大。蓋其理有必然也。余少從先君子典教榮陽。其地介鄭汜間。余往來嘗抵宿其館舍。先君子沒於。懷官舍。先生又遣人致賻。復遺餘從余學。故余知先生履歷行實頗詳。用敢序次其事。表於墓左。以明先生所以承休於前而貽榮於後者。皆本於德善之積。不惟其子若孫當永承嗣服無替。而世之人亦得有所觀覽興起焉。

薛敬軒先生文集卷之九

箴

謹言箴

誦謹言之訓。習謹言之事。將三十年。夕悔其失。寤寐惶汗。而且或復然。殆將漸流於放。終不克謹。以速尤召愆。汝縱不自愛。獨不念先人遺體之重。降衷秉彝之全。誓自今始。語不妄發。保厥中之靜專。至此而猶飾虛詞。尚循故態者。當指正於蒼天。

慎行箴

思厥一身。或動或靜。日可見者。皆謂之行。行有天則。至明至正。云胡小子。操履墮定。語默或流於羣安。應接復牽於多病。是以德業不至於崇廣。馳騫將迷於蹊徑。其自今始。如夕惕以乾乾。欽聖謨而非禮勿動。

懲忿箴

在損著象。懲忿有教。樊昔辨惑。孔亦以告。蓋觸物易動。惟是為先。苟勃然而妄發。必焚如以自煎。德既有乖。生亦受賊。速禍召尤。變故匪測。我思我心。本自湛如。云胡震撼。弗克寧虛。制之有法。必懲必戒。懲摧其暴。戒思其害。惟暴若苗。惟忿若根。根除苗剪。事我天君。天君既安。百職從令。怒或當然。因感而應。應己而

休無迎將留。雖曰頹樂亦以是求。

改過箴

繼善成性。天然之中。安行者聖。繼失易從。降自衆人。人有舛駁。自心及身。靡過不作。所貴士賢。希聖希天。希之之要。改過爲先。如思之邪。如事之失。既炳其然。必去必亟。過去善復。日進可期。尤謹再作。迷復斯迷。藐予小子。仰賴先業。氣質庸愚。過兼隱白。亦云有覺。厥治不剛。頻復厲矣。徒發報惶。恐遂頑然。將不省憶。天界謂何。而乃自棄。因是發憤。自訟以箴。風雷宜法。大壯宜欽。日悔日改。期無則止。希之之功。勿替終始。

存理箴

惟天生人。惟人有理。理爲之何。物則是矣。圓外窻中。五性渾全。感而遂通。四端秩然。貌色手足。口鼻耳目。以及衆體。至微之物。直溫直恭。止肅明聰。或動或靜。咸有厥中。身之所接。萬事五品。其理昭如。各有程準。凡此衆善。悉備吾身。放之則失。操之斯存。存之之要。明誠有教。明炳其真。誠踐其道。惟此二者。功不可偏。循之勿失。士賢聖天。

持敬箴

一刻之謹。心在理存。一刻之怠。心放理昏。是知敬之一字。乃直內之樞機。養性之本根。昔在伊洛。道繼孔學。開示羣迷。敬爲要約。其曰主一無適者。欲人必專其念。而不雜於多歧。其曰整齊嚴肅者。欲人必極其莊而不失於怠。隨斯實內外交養之法。持循之久。自不容私。其及門之士。有曰惺惺法者。蓋必有事焉。而提撕於頃刻。有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蓋中虛無物。而必極其靜一。偉哉晦翁。統承二程。小大之學。一以爲宗。慨彼前修。年代云往。豈無瑤琴。寶匣絕響。在末小子。氣質愚頑。七情內熾。百妄外干。雖曰爲學。徒侈華博。究厥本真。久矣戕斲。一日大覺。前爲可羞。蓋昧往訓。放心靡收。念彼寸膠。黃流可碧。願末既陳。期守勿失。

慎微箴

眇忽之閒。其動曰幾。究其所極。千里斯遠。是以作易君子。觀羸豕而著象。因地雷而謹微。言發乎口。雖捫舌其靡及。行達乎遠。知駟馬之難追。惟兢兢焉。日嚴乎斯語。庶遠悔尤。而天理靡虧。

大理箴

惟左執法。廷尉象焉。稽古之職。士師庭堅。官曰大理。歷茲有年。其名不一。其事則然。蓋天之公。陽開陰闔。立法憲天。仁柔義過。不率典彝。或過或惡。天討以施。低昂斟酌。乃有華臬。職斯常刑。讞厥當否。則歸廷平。廷平攸執。時惟鑑衡。鑑灼隱伏。衡持重輕。持照兩得。克允克明。謂當民服。氣協休徵。明刑弼教。聖所欽恤。死者弗生。絕者弗屬。而居而官。宜何警肅。勿徇貨利。勿任憎欲。勿偏縱釋。勿好刻酷。有一於茲。靡平靡燭。敦紀療官。肅痛飲毒。警火銷膏。辜亦已速。邈哉千載。乃有良臣。釋之定國。持公體仁。曰民不冤。曰無冤民。功光簡冊。慶及子孫。高山宜仰。景行宜遵。小子述誠。敬勸我人。

銘

悅心齋銘

人孰無心。心孰無悅。悅匪其正。爲心蠹賊。大哉孟氏。儒林之綱。悅心著訓。式炳以彰。其悅伊何。曰理曰義。理則在物。義則制事。二者匪人。實降自天。得之而悅。天乃斯全。卓卓沈君。齋居云作。扁曰悅心。惟孟之學。豈無肥旨。祗飽以酣。弗專弗從。道腴是耽。齋既作止。銘亦書止。日居月諸。勿替終始。

勿欺齋銘

動而未形。此心之幾。幾有善惡。人莫吾知。吾既知矣。其將何爲。賢有明訓。而曰勿欺。蓋欺之爲義。不專所持。雖曰好善。若有所疑。雖曰去惡。若有所廢。謂之勿者。庸以禁止於斯。故知善可好。如嗜甘肥。知惡可去。如厭糟醜。果專專於是道。復念念而無違。則眇眇之善端。可以擴之於天地之涯。美哉張君。令德是頌。勿欺名齋。願以自規。庶幾匪懈。實可士希。

惜陰齋銘

大化茫茫。斯物斯靈。人爲物靈。所貴者德。德原於天。心會其極。其體密微。其用周悉。云胡氣拘。所得者失。頤茲百年。曾不瞬息。弗亟循之。將遂迷溺。所以住哲。晷景是惜。惜之惟何。明誠致力。明則道通。誠則道立。從事二者。遠遠汲汲。朝復一朝。日復一日。靡閒毫髮。靡懈頃刻。於茲卷舒。於茲語默。憶彼前修。瞻望靡及。有卓君子。希慕軌則。爰作齋居。爰圖進益。古訓是名。古法是式。由學而仕。勤勵夕惕。豈曰道悠。由近可即。豈曰高山。由下可陟。敢贊一言。以助無斁。

恆齋銘

有海之瀕。有岱之麓。挺生儀公。質負魁篤。公始知學。旦夕孳孳。顧此羣德。思厥保持。乃博其方。乃要其統。雷風法義。有恆師孔。恆者伊何。悠久常然。立心行己。篤此一言。遂揭齋楣。出入是觀。若鑒神明。若臨師父。爰自箴仕。屢擢履陸。官有內外。齋無二名。夷考厥迹。昭哉歷歷。持鐸教尊。剖符民輯。溥彼旬宣。江漢是式。尤於出納。喉舌是職。晚亞南宮。朝推耆碩。啓沃經筵。忠忱彌積。載承恩詔。縣車故鄉。乘化消息。孰不榮光。賢公之賢。惟恆之幹。夷險一德。終始靡倦。公雖逝矣。名永長存。風流奕世。子子孫孫。孝思維則。安則安做。匪曰高山。恆齋是仰。

思儀堂銘

昔有令伯。祖母成之。更相爲命。以孝以慈。百世之下。人感其詞。嗟哉陶君。災屯少罹。怙恃兩失。子然孤遺。嗚呼祖母。收拾保持。就燥避淫。驚瀾渴饑。孫笑祖悅。孫愛祖悲。祖孫一氣。同安其危。逮茲成人。伊誰之思。惟祖母氏。邈不可追。乃作高堂。省貌在斯。溫溫笑語。宛宛容儀。致愆則著。動息無違。令伯是式。合聞是垂。銘以告之。永久勿墮。

孝思堂銘

有嶺者堂。伊誰居之。居惟王君。式是孝思。思之云何。曰特曰怙。匪怙爲生。匪特爲顯。生我顯我。實惟我尊。怙既先亡。特罹艱屯。乃續乃紡。乃誨乃養。憫茲藐孤。天德無爽。歲月既邁。孤亦有成。天胡不弔。特亦先零。

遂繼遂發。頭顯顯達。祿位日增。孝心彌切。惟此一身。父母肢體。獨享光榮。孝養已矣。而獨何心。安厥敷道。深居是堂。其有弗思。思之之至。如臨庭戶。如聞笑語。如見喜怒。振振王君。孝思孔昭。有通於天。有徹於朝。帝曰孝子。予惟汝錫。錫汝考妣。如汝之秩。御史孺人。有格其神。一世之屈。萬世之伸。王君振振。孝思維則。載銘其堂。永久弗忒。

存誠齋銘

惟天地萬物。實理為之樞機。本厥一源。諒無不齊。自稟賦之雜揉。紛虛偽之交馳。爰有元聖。乃曰無為。斯太極之全體。兼動靜而靡遠。降聖而賢。必由保持。視聽言動。敬以主之。羣邪退伏。誠斯不虧。溫溫李生。往哲是希。爰居爰處。左箴右規。茲章是服。絲桐是揮。沈酣古訓。詠歌古詩。斯須動作。靡敢怠墮。窒慾止水。如防如隄。庶邪妄之可閑。冀存誠之在茲。美厥志之名齋。述法言以勵之。

世厚堂銘

惟人秉德。惟始不怵。篤遵行遠。仁里孔昭。云胡昧者。楚越人已。弗惻弗憫。薄亦甚矣。古有君子。家以厚傳。渴猶已致。危猶已顛。乃設寒漿。大飲行旅。乃懸杙索。大濟險阻。其事雖微。其心則仁。能以類推。旁達無垠。爰作高堂。銘曰世厚。式昭於先。庸戒於後。給事鍾慶。世德是遵。管之水土。培根浚源。惟厚弗替。乃福所自。視此堂名。欽於永世。

贊

御史張勉夫贊

疾惡者天地之正性。而人心之所鍾。云胡淪胥其類。不知其醜。而甘與之同。有物於此。匪兕匪虎。非醜非熊。名曰神羊。曠世莫逢。乃能觸回邪而無遜。合輿論之至公。則彼威否莫辯者。觀其狀類。寧不為之愧生於中邪。

又

爾形不類。爾出不世。是蓋稟陰陽之精英。具天地之正義。心之靈。既鑑物以離差。角之剛。復觸邪以無避。宜其端居而百怪懼伏。正視而羣小悚畏。故能與麒麟同游。騶虞作配。擅執法之英聲。為國家之美瑞也。

無庵贊

老氏之無。乃無而無。吾儒之無。乃無而有。有非聲色形迹之可求。雖無聲無臭。而實為造化之樞紐。其在人也。寂然不動者。無聲臭之可窺。實萬象森然。已具之淵藪。卓哉無庵。心學是潛。所以啓大易之關鍵。識濂溪之指南。其取號也。雖無而實有。其體道也。雖虛而實涵。飲之則約。施之則厚。或翱翔乎武選。或正職於大參。凡其著赫赫之顯迹。何莫非體立而用兼。及其老而休也。因人事之乘除。悟陰陽之消息。飲疇昔之敷舒。為所卷之微密。順大化而怡然。乘白雲以高適。凡其貫始終而不二。由其合有無而為一。彼以天地為幻妄。以萬物為虛迹。空諸實有。而為反道悖理之邪說。以聳警斯民。盡害正道者。又豈可以比擬無庵之真識邪。

王先生畫像贊

其貌充然。其色溫然。精心玄思。探索乎岐黃之編。高外化焉。其為術也。通變審密。而鄉閭稱焉。殆將與張長沙。孫思邈。劉素。異世而同傳也耶。

畫龍贊

能大能小。能屈能伸。能顯能晦。能雨能雲。蓋至陽之精。為萬物之神。故其功在天地。功在庶品。功在生民。可敬可畏。可瞻可仰。不可得而馴。非聖者之至德。又安足以比倫。

歸一老人畫像贊

其貌充而全。其神粹而完。識之正。既超軼乎習俗。情之適。復笑傲乎林泉。是宜享簡穰之多福。樂期頤之永年。然則其孤標時服。固丹青之可矜。而靈臺春意。豈筆畫之能盡傳邪。

拙巢先生畫像贊

質純氣和。理明心定。篤信好古。拒邪閉正。有言有行。以淑後人。美哉君子。輝光日新。

劉紹會憲畫像贊

東吳之精。中朝之英。粹乎其質。確乎其聲。察其操。金百鍊而愈固。望其儀。鶴獨立而無朋。惟其心。蓋欲使善惡之著白。要其歸。實欲觀惠化之流行。是誠所謂有守有為之君子。而可為新進晚生之儀刑也。

御史張勉夫贊

東吳之英。中臺之傑。身也繩直。心也玉潔。持所見。不隨俗以低昂。蘊其奇。每因事而發越。宜其勁節挺然。忠言剴切。身雖歷乎險夷。功乃歸於潤澤。是猶一鶴之高潔。異乎鷲鳥之桑扈也。

云。

書何原明先生傳後

先生三衢之常山人諱初字原明姓何氏非非齋其號也自少以穎睿聞既從學於鄉先生三江兄弟即以窮理正心克己為務且兼習舉子業嘗兩舉不第益自奮勵復從程觀先生學易遂以易經領鄉薦任仁和教諭既而元季倣擾文教墮弛乃解官歸鄉里日以讀書談道自樂值國朝開運首訪遺才以任民牧遂以先生為江州湖口丞時軍興多故邑里凋瘵先生調給安定焦勞匪懈以治狀驗白陞知韶州府仁化縣其便民之政可紀者尤多既而丁外艱去官遂以疾家居篤意教事及海內平定詔天下建學養士且求學行老成者為師遂起先生為巴東教諭先生年益高學益充德益進聞望彰灼近乎湘藩遠徹朝右因召至闕下預修書傳會選書成將歸上考之欲授以近地便養遂除開化教諭祿之終身先生學既有得尤善開發人故後進出其門為名士顯宦者甚衆嗚呼夷考先生之學之傳遠有端緒蓋三江先生出許文懿公之門而先生則三江所授也其淵源既遠至於經旨之微性理之奧宏博精密蓋多其自得故其處心制行有足動人者至於著述雖多要皆根本義理而不為浮靡之習若先生之為人可謂有古士風矣及觀其為佐令為教職則其事又以驗諸行事事可考然或者猶謂此特先生小試耳使得盡推其所有則其效當不止是殆未可知也距先生沒後二十五年其孫永芳以進士知邵陽縣時未幾民翕然化固知其學官家法有所自意者先生之未克盡施者永芳殆能繼其志而擴大之乎其端兆矣永芳待其祖家傳求言以發其潛德遂芟取先生之學之行見諸行事有未究而將有待於後人者書以遺之

薛敬軒先生文集卷之十

雜著

胡氏族譜後

僉憲高唐胡公開出其族譜示余俾余書其後且曰譜吾作也吾家故有譜且載世次行蹟吾少時猶及見之後更散逸不存吾懼先系先德將遂湮沒無傳於是斷自吾之所知者創為是編以傳諸家庶後之人得有考而知所自又曰凡譜所以兼載世美以示諸後也吾自束髮讀書歷官中外僅克有立而幸不失所守者皆先德之遺也若是譜不作則是自專其德而忘先德之大豈仁孝之心乎此吾勉就編而不敢以無稽為解也余受而退閱其編觀其序宗系則綱紀不紊論世德則言行不遺因仰而歎曰自宗子之法壞而人莫知所自往往親未盡而相視若塗人者有焉幸而士大夫家間有譜牒以紀其世則又或遠附顯者以自重厚加潤澤以失真二者皆過也僉憲公則不然其紀世次既明白可考論先德又典實可推若是以傳之家公之子姓宗族一覽之頃親疏之序世德之懿舉在目前莫不與其孝弟慈良之心高山景行之念凡行義厲然於一門德善相承於悠久者實有賴於是編也詩所謂孝子不置永錫爾類者公有焉若公之氏族官闈憲僉公序之備矣茲不復贅謹擇其一二可言者書於後以復於公

河崖之蛇

瀕河居者為予言近年有大蛇穴禹門下巖石中常束尾崖樹頭垂首於河伺食魚鼈之類已而復上入穴如是者桑年一日復下食於河遂不即起但尾束樹端牢不可脫每其身一上下則樹為起伏如弓張弛狀久之樹枝披折蛇墮水中數日蛇浮死水之涯隈竟不知蛇得水物貪其腥擅不舍而墮耶抑蛇為水之怪物所得欲起不能而墮也余聞之喟曰是蛇負其險毒稔其貪婪以食於河所持以安者尾束於樹耳使樹不折則其生死猶未可知惟樹折身墮遂死於河此殆天理非偶然也且使蛇得水物貪其腥擅不舍而死固可為怙強貪不知止之戒使蛇為水之怪物所得而死亦可為害物必報之戒蛇惡物所不足道者但其事有近乎理故書以告來者

捕虎客

辰故五溪地山險多虎近時尤劇往往羣行搏噬無間晝夜既飽肉得氣去愈縱橫噬無所顧畏居民行旅悉苦其暴縣吏以聞於朝命下總戎逐捕之時宣德五年閏十二月也三日有以虎在近郊來報者總戎率將士往遂殺三虎明日遣將士往又殺一虎連兩日四虎就殲行者相賀於途居者相賀於室將吏以其事來白於予且曰辰之四境若四虎比者蓋不知多少也總戎方發近衛兵將包羅山谷搜剔其

窟穴而芟夷之。期蝮類絕乃止。夫除惡安民。亦補衣公之志也。敢併以為賀。予愧乎其言。則應之曰。夫利五兵。結網罟。除毒物。為人事者。自先王之制已然。況我皇明。奄甸萬姓。仁柔義滯。期使覆載遠邇。無一民之不獲其生。而毒蟲蠻方醜類。稔惡乃爾。則獨亦網罟之施。其可後也。不兩日而四虎殲。期舉而毒惡盡。是皆將吏能用繩戾之令耳。予逢掖者。無能為也。何賀之敢當。然予於是蓋有感焉。彼皮毛之斑炳。爪牙之鈺利。魚鱗之山林。搏噬民物以自肥者。人皆知其為暴而可殺。如前所云者是也。抑又孰知於此有不皮毛。不爪牙。不山林。號為靈物。而剝人之脂膏。以自養者。暴不下於彼。而可惡也哉。況彼之暴者。豈然強悍。力有餘而志則否。野夫小子。有能高其垣。謹其出入。猶可避其患也。此則以饕餮之資。挾翕張之勢。或柄一隅。或統一軍。或任一邑。無閒穢殘。窮富悉被其朝吞夕噬之苦。是又孰得避之哉。且彼異類也。為暴自其性。然此則同類也。而至於斯極。予又不知此誠何心哉。然彼之暴。汝總戎職也。行見悉皆殄除。而民物全安矣。此則予職也。國家憲紀。素以完具。方圖所以少施其方略。以覃惠澤於遠邇。將吏之賀可休矣。衆乃相慶。以目屏氣。促武而去。

貓說

余家苦鼠暴。乞諸人得一貓。形魁然大。爪牙鈺且利。余私計鼠暴當不復慮矣。以其未馴也。熟維以伺。候其馴焉。羣鼠聞其聲。相與窺其形類。有能者。恐其噬己也。屏不敢出穴者。月餘日。既而以其馴也。遂解其維。熟適觀出殼雞。嗚啾啾焉。遽起而捕之。比家人逐得。已下咽矣。家人欲執而擊之。余曰。勿庸。物之有能者。必有病。噬雞是其病也。獨無捕鼠之能乎。遂釋之矣。已則心化。泯泯。飢哺飽嬉。一無所為。羣鼠復潛視。以為彼將匿形。致己也。猶屏伏不敢出。既而鼠窺之益熟。覺其無他異。遂歷穴相告曰。彼無為也。遂偕其類。復出為暴如故。余方怪甚。復有雞。雖過於堂下者。又亟往捕之而走。追則來者過半矣。余之家人執之。至前數日。天之生材不齊。有能者必有病。舍其病。猶可用其能也。今汝無捕鼠之能。有噬雞之病。真天下之棄材也哉。遂晉而放之。

跋李氏族譜後

余親吉水谷坪李氏家譜。自唐西平忠武王晟第七子憲。為江西節度使。卒於官。子游奉其喪葬宜春。因家於宜春。五世孫唐。自宜春徙居吉水。今谷坪李氏。皆唐之裔也。逮今廿餘世矣。而其高節懿行。孝子忠臣。奇童碩士。顯宦偉績。出於李氏之族者。炳耀磊落。前後相望。今其雲孫茂。復以明經登進士第。官大理丞。繼西平之佳烈。衍谷坪之後裔。未見其極也。不觀諸江河乎。出岷嶓行乎無垠。入乎無門。巨派支流。浩博綿演。愈遠而不息者。以其源之洪也。西平有大功於唐室。殆岷嶓其源乎。不然。何其子孫流派若是之盛也。嘗觀世之君子。追仰其本。而惟末之求。譬之沼沚。尋尺之水。決而引之。不終日而竭矣。尚何望其綿延不絕。愈遠而愈盛乎。然則李氏有譜。不惟其子若孫知源之有自。皆力於善。而無怠於繼承。世之君子。觀此亦足以矯然而知勸矣。

韻語

丹青之巧。摹寫物之形。聖言之妙。貫穿物之理。因丹青之形。而求其本真。因聖言之妙。而求其所以。是謂象內求心。非聖人安能至此。

書絳守居園池記後

近得樊紹述絳守居園池記石本。於今太守臨川王公汝績。記前後刻孫沖何亮序書。多論樊記之失。偶記舊收元人文集中。有是記句解。檢得之。則灤陽趙仁舉辨疑附其後。復深辨係何之說。非是。余既未得親考絳之遺迹。與樊記合否。但以趙說觀之。恐今石本中。尚有舛誤。賢太守更能參互考正。并句解刻之。則千載奇文。晦而復顯。亦可備絳郡遺事之一端。他亦不足深辨云。

書諸葛武侯出師表後

嘗謂義利二者不能並立。古之君子。能建大功。立大業。垂大名於萬世者。未嘗不重義而輕利也。如諸葛武侯。自昭烈枉顧。即以身許馳驅。其所以勞心焦思。謀畫規圖者。曷嘗頃刻而不以討賊興漢為義哉。至其為子孫衣食之計者。不過成都之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而已。此外則別無絲毫取於人而益其家也。其重義輕利如此。故能噓炎光於已燼之日。續漢統於既絕之秋。雖弗克遂其攘除姦兇。興復漢室。還於舊都之志。而大義固已伸於天下。宜其偉烈洪名。垂諸萬世而不泯也。切怪後之君子。建功立業者。莫不慨然以古人自期。然其為義之公。或有不勝其計利之私。故其正大光明之業。有不及古人遠矣。愚因讀武侯出師表。有感而書此於其後云。

書貞節堂詩文後

監察御史濟南王允。母氏太孺人劉。自其年二十有六。已喪其偶。時允方五歲。其弟信方三歲。孺人上無翁姑之倚。下無僕使之資。惟自力於紡績。以給衣食。奉祭祀。撫遺孤。勤苦勞悴。貧約困厄。人所不堪。而孺人自勵其操。愈堅。鄉里遠邇。咸以王節婦稱之。九年七歲。孺人使讀孝經。及頗通文義。即遣入郡庠。使從良師友游。以廣其業。允竟登進士第。拜今官。信亦克成立。以幹其家。時孺人年已七十矣。猶康健不衰。值國家舉推恩之典。允父某。贈監察御史。劉封太孺人。有司復以孺人節行。上於朝。詔所司。旌表其門閭。由是孺人之節行。積於家庭。信於鄉里。顯於國家。實有命服之貴。旌異之榮焉。於乎。天下古今之理。豈有大於節義者哉。節義者。人道之大防也。妻之於夫。猶臣之於君。不幸而遭變故。婦當效節於其夫之死。而孺人武其行。臣當効節於其君之死。而孺人武其操。誠以婦道。臣道所全者。節義耳。又豈可為飢寒禍患所迫。貪生畏死。自壞其節義哉。故程子有言。婦婦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自常情觀之。孰肯以死而易生。自節義觀之。則廉恥根於天理。民彝之固有。廉恥喪則天理亡。而彙道混。雖幸得苟且安於一時。曾與禽獸無以異。以是知程子之言。非真知節義之重於死者。不能識也。婦道如此。則臣道可知矣。孺人當其盛年。喪偶之時。固以死自誓。蓋不以凍餓殞亡。易其心。卒能守節四十餘年。潔白堅貞之行。無纖毫之疵。隙。夷考從古以來。人臣號為讀書知禮義。至臨大節。而易其守者。不如孺人多矣。況彼失節之婦。接迹皆是。曾何足以矜譽孺人之萬一哉。然則孺人所以因其子貴者。實由其以節顯。固宜垂榮名於竹帛。與天地而

同久矣。尤嘗作堂以奉孺人。士大夫往往作爲詩文。以發揚其事。雄章雅製。聯爲巨帙。允開持其帙。求予言。遂書此於其後云。

書文丞相遺翰後

御史張君諫。持宋文丞相遺翰來。俾予書其後。予觀之。蓋文山與宜春趙宰手帖也。張君重之。惟甚。竊惟古之遺墨。所以見重於後世者。不以其人之賢乎。當宋室垂亡之秋。其守帥憑堅城。握強兵。望風送款。投戈屈膝者相望也。而文山以狀元宰相。奮孤忠以報國。誓將返濼汜之日。於中天。提旆卒當勁敵。雖流離顛沛。困苦艱危。脫身死亡之餘。而憤憤與復之志。猶庶幾於萬一。及赤手起兵。雖苦戰不支。以歸。而長揖元之君相不拜。蓋此身可盡。而志不可以威武屈。卒之從容就死。以成仁。其大節炳耀。軒轟宇宙。開懷懷乎立萬世君臣之大義。回視棄滅天常之降臣叛將。曾犬豕之不如。則其忠賢冠絕千古。豈人之所能及哉。宜其遺墨僅一幅。而爲人所懷敬。珍藏垂二百年。而新猶一日也。嗚呼。重其遺墨者。本慕其人也。張君重此帖。固知所慕矣。使世之君子。得此帖而觀之。得不慨然知所重而慕之哉。

書劉忠愍公遺翰後

劉忠愍公與予爲辛丑進士。正統四年。予僉憲山東至京師。公時爲講官。留飲。具論邊事將有後來之患。又二年爲正統六年。召爲大理少卿。又二年爲正統八年。公上疏言十事。其一卽前四年所論邊事疏。有詆訐權臣語。遂爲所扼。擢以死。又六年爲正統十四年。公所論邊事大驗。今聖天子乃別白邪正。誅滅權奸。追贈公翰林學士。加今諡。遺官祭以少牢。所以褒卹禮儀。光榮隆厚。而公之名。日震耀天下。嗚呼。自古以來。士鮮全節。如公者。天地間蓋不多見。其明有以燭事幾於未然。其忠欲以救事勢於將然。其直氣正言。至於忤權奸死而不悔。是蓋天與之以全節。足以爲人臣之大防。立萬世之人紀矣。類若予輩之庸碌。不足爲重輕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又三年爲景泰三年冬。得公與張御史手書觀之。追想平生。三復慨歎。書此以志於其後云。

書嘉瓜集後

太祖高皇帝臨御之五年。旬容民張觀。獻其園所產二寶。同蒂嘉瓜於朝。既賚之錢。遣歸。禮官因進言。嘉瓜乃聖德和同國家協慶之瑞。詞臣亦獻頌以美焉。聖祖乃製讚以示不居其瑞之意。復諭臣下曰。縱朕有德。天必不示以一物之祥。且草木之祥生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預。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也。夫禮官詞臣。以嘉瓜爲瑞者。如彼。聖祖則推而弗居。以時和歲豐爲禎者。如此。蓋自漢唐宋以來。雖英賢之君。鮮不爲祥瑞之所媚惑。惟我聖祖取時和歲豐爲禎。不以草木一物爲瑞。誠足以超越千古。垂法萬世矣。雖然。當斯之時。陰陽順序。年穀屢登。所謂王者之禎。既昭見於太和之世。而此嘉瓜者。實亦和氣所鍾。聖祖雖不有其瑞。而國家聖子神孫。宗支蕃衍。繼繼承承。億萬斯年。豈非嘉瓜爲兆之一端歟。而觀之宗族。七八十年以來。亦漸繁盛。今其孫諫。由進士爲御史。籍甚有聲。聖祖所諭草木之祥生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者。又足徵也。是則國家厚德深仁。培植基本。導致休祥。固所以慶世於

無窮。而御史君益當上體聖祖之大訓。下念大父之肇祥。奉其親長。率其子孫。敦行仁義忠孝之道。於不怠。庶有以衍厥祥於悠久。不然。所資者多。而所積者有限。譬之泉焉。不數涖其源。而流將竭。祥其可恃乎哉。御史君既摘五倫書所載嘉瓜事實。益以家乘所傳。彙而爲集。名士大夫皆有作。聞亦求予言。遂書此於其後云。

題漢武帝迎申公圖

余觀漢武帝迎申公圖。喟曰。茲事不見於世久矣。當時武帝能以玉帛安車禮聘賢者如此。庶幾三代招賢之盛典。然申公既至。有爲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之對。不合。雖以爲大中大夫。尋竟罷歸。惜乎武帝有招賢之名。無用賢之實也。武帝既然。抑不知申公所謂力行者何事邪。竊意人君力行。莫大於誠意正心修身。以行王道於天下。使申公之言果出於此。而武帝允迪之。則漢之治何三代之不如哉。然以汲黯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之言觀之。彼既以多欲內盡其心。固無望其能力行所言以致治也。漢千載之後。有如程朱之真儒。所以告其君者。皆誠意正心修身以行王道之言。當時皆莫之用。則不能力行以爲治者。又不特武帝爲然也。因是以知三代而下。所以治不復古者。其原皆出於此。三撫斯圖。書此以識其後。

題騎都尉孔助誥後

右誥一道。今給事孔公恂。上世祖孔公助。仕宋真宗時。特恩所授也。助爲宣聖之嗣。其家世之慶善顯榮。綿歷古今。儒者言之備矣。余皆置不贅論。獨念自宋以來。數百年間。數罹變故。雖天下之巨藏重寶。大有勢力者。或弗能保爲己有。惟此誥僅一幅。而其子孫乃能世世收藏。宛然如舊。豈亦有數存於閒邪。抑孔氏之子孫。所重者異於彼耶。然則觀者於此。可以矯然而知所警矣。

書河南參政陳公詩後

永樂初年。先君子復任榮陽縣教諭。時余年方十五。河南參政陳宗問。浙江寧波府鄞縣人。以進士任工部主事。陞前職。其爲人有學有守。尤好激勵後進。因行屬至榮陽。索余詩藁觀。遂贈余一律。且序之曰。觀其所作。才充而氣廣。不數年間。將見問學淹通。聲名洋溢。祿位不卑。非余僂僂員苟祿者之可比矣。其詩有知爾晚來成大器。願修德業贊雍熙之句。時陳公年逾六十。鬢髮皓然。而乃獎進余之穉味。復深自謙抑如此。可見前輩忠厚之至。俯仰今昔。垂六十年。顧余老而無聞。不能副所期望。祇增愧耳。然公之厚意。則不可忘。遂書其事於詩後云。

魏純傳

魏純。字希文。山東高密人也。其先世多仕者。至其父爲官江南。希文就學於江南。初治易。後明春秋。詩書大義。亦皆知之。其父爲續溪令。時希文客金陵。一時遠宦貴人。聞希文名。屏勢就見。請交。因合幣羅致館中。俾訓其子弟。未幾。人有所指摘。語及希文。請成邊衛。寓蘇州玉田縣。先君子永樂七年。教訓其邑。希文復誨諸將官。子於學宮。榜。因得納交爲心友。自是往返凡十年。議論連日夜。不吝瑣瑣。希文規輸之益爲多。先君子官滿去。希文徒步送數十里。執手爲別。別三年。嘗一得書。自是信音不相聞者又三

年其後先君子丁大父母憂。起復至北京。時希文亦以薦至吏部。因同薦薦者有所不合。復退如初。又二年為宣德元年。侍從有薦希文文學行者。復召至京師。集試吏部。文既合格。將上其名於朝。以官之。而希文竟暴卒於旅次。是年某月某日也。明年春。瑄在河南。始聞其訃。先是瑄有詩懷希文。考希文亡日。與瑄作詩時。皆在宣德元年冬。豈非交情之密。默有感觸於中。而不能自已於言乎。嗚呼。瑄嘗觀古人論富貴貧賤。必皆曰有命。瑄少猶未之信。年來經涉既久。數數考之於己。驗之於人。然後有以見夫富貴貧賤。蓋皆有決然不易之命。而非人之私智所能去取也。以吾希文觀之。其賦質粹而明。其為學正而純。其立心必欲一毫無愧於屋漏。其制行必欲一事不悖於天理。是則以德言之。希文之賢。固當見用於時也。處戎伍僅三十年。超然自適。不為顯者焜耀。而有自沮之色。其貧至於牀無完衾。身無完褐。耕種新芻之事。靡不備嘗。而操行堅如金石。略不少變。其所處。蓋有古人所難者。而希文優處之。以時言之。希文困極宜通。當不至於終困也。至其忠信之行。積於中。徵於外。武夫小子。皆信其為善人。而起尊敬之心。指紳大夫。皆知其為君子。而咸欲其得位於時。是則以人事言之。希文名實孚於遠邇。亦當顯於世也。三者皆無絲髮可疑。而乃卒至於窮死。不得一試其有。則所謂決然不易之命。豈不信哉。瑄又竊有疑焉。夫所謂命者。果何自而然哉。蓋出於天也。天必貴有德。福仁人。希文乃不克蒙其貴與福。則所謂天者。竟何如哉。豈貴德福善者其常。而貴福差爽者不得其常乎。果天道自然。初無心於其閒乎。抑人之生也。適本其氣之清濁。厚薄不齊。而非天之所能為乎。是皆不可知也。或者又謂天於善人。不有以福其躬。必有以昌其後。是又未可必也。雖然。古之所謂善人君子者。顧自處何如耳。固未嘗以命之厚薄為輕重也。昔固有貴為卿相。富彙千金。生無益而死無聞者。命則厚矣。其於道果何如哉。以希文之賢。雖卒至於窮死。其德行名譽。孚於人人。其自處者。既已無愧於道矣。命之厚薄。奚足道哉。奚足道哉。瑄與希文交最久。情最密。始以希文之不過質之命。而自疑。終以希文之無愧。揆之道以自解。又恐希文之潛德。懿行。久而或泯於世也。遂作傳以志於私。以傳之悠久。且俾世之君子。當力於為善。而無疑於命云。

蕭都御史傳

蕭氏諱中。字存中。世居江西之龍泉。其里曰南園。世稱南園蕭氏。存中曾大父諱暉甫。大父諱福可。父諱民遠。凡三世俱以德善承繼。一迹遠引。弗耀於時。存中賦質剛敏。篤志問學。大能繼述。三父志以增彙其德善。在鄉里。直言正色。是非非無少假借。雖為鄉人之善者。敬服歸向。卒不悅於羣小。以是醜正健訟之徒。妄相與擊。空造言。意欲構陷。存中獨先識其幾微。謂其家曰。辟言於行。不食古亦有之。吾不可不行其戒。遂挈家避居外邑者。將十五年。後知鄉里。訟風稍息。乃還舊居。所謂南園者。其鄉里善人者。喜其歸。少者仰其德。俗遂變為仁里。爭訟殆絕。存中乃益治其舊田園。課僮僕勤力其中。不數年。生意益饒。於前時。大有所積。則斥其餘。以周困窶。不責所負。丁亥歲。臨哀。傍郡執役之人。伐木歸自湖湘者。既飲食不時。疲於道路。加以隆暑鬱蒸。病者死者。扶路相望。居人皆以為疫癘染人。閉戶無敢出視。存中獨曰。是有命。疫癘安能染人。乃大出湯藥。分遣所親多方救濟。役夫賴以全活者甚衆。存中既讀書知義。尤篤於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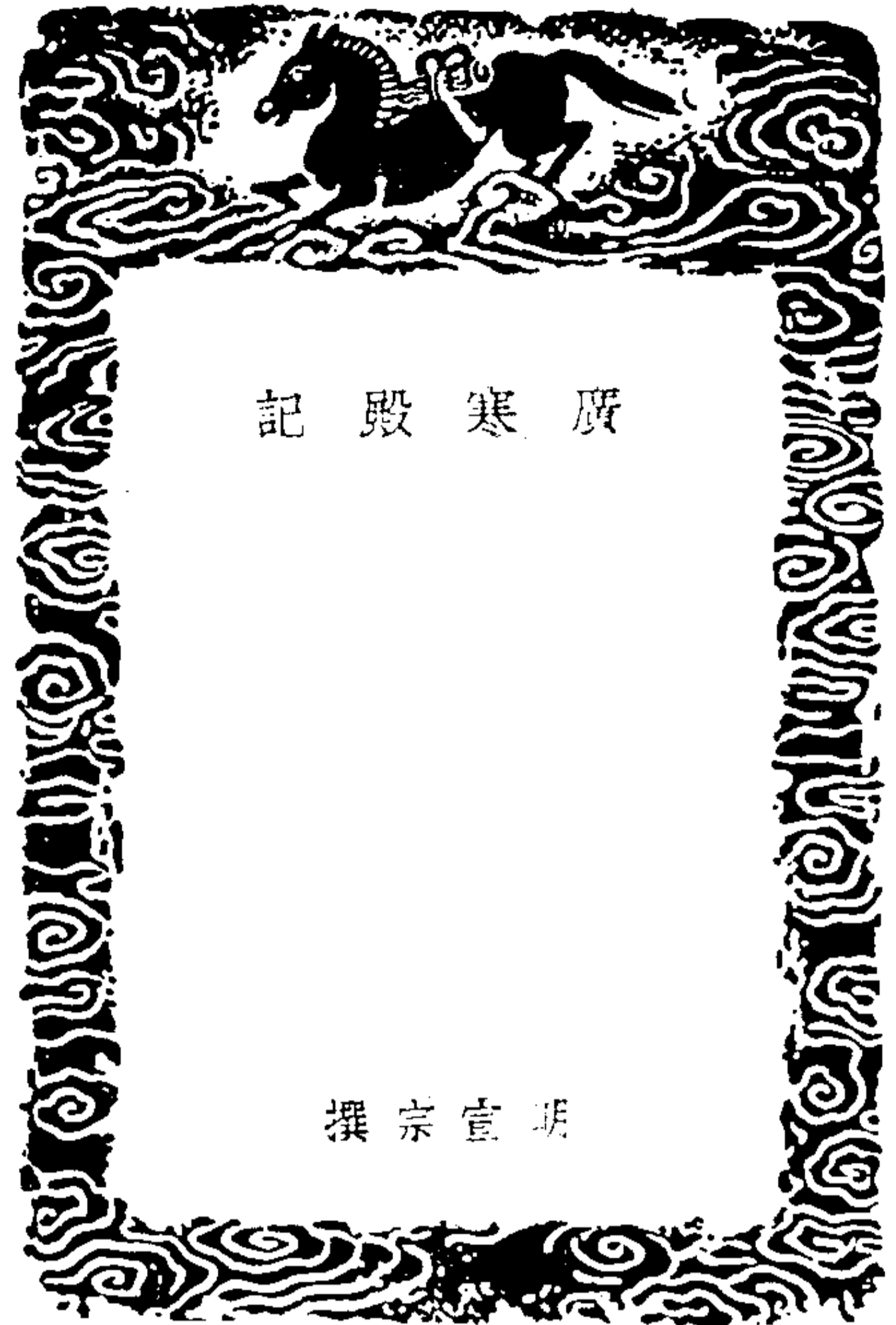
族。無間疏戚遠近。有女孤無依者。為具枚。擇所歸。使無過時。男長不能娶者。資給以聘。禮使無失配。其於家法。閭庭內外。秩如雍如。嚴而有恩。訓其子孫。一以道義。不及於利。其子啓者。既得存中家傳之學。登宣德丁未進士第。歷官監察御史。山東按察僉事。陞僉都御史。奉敕兩鎮河開府。居庸關。其所職皆風紀戎政大事。存中敦戒以書。俾處心以公仁。持己以廉慎。行事以古人節。豐功自期待。勿為區區小利。汨迷身心。撓損名節。啓能恪守其戒。所至守不可奪。事無不立。人無不悅。卓然為時之名臣。存中貽教厥子者。可謂正且大矣。啓鎮守居庸時。存中棄世。邊務方殷。朝廷勉留。啓歷誠懇乞終制。至於再三。詔乃許。奔喪。傷情起復。及至。又領敕巡撫山右。久之謝病歸。將奉存中之祀於家。啓之既忠且孝。則存中教及厥子者。又可謂善且美矣。啓為監察御史。推恩封存中如其官。啓既陞都憲。又推恩誥贈存中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云。

蕭敬仁字說

禮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釋者曰。古者童子雖貴。名之而已。冠而後賓字之。以成人之道敬其子也。都憲蕭公子榮冠禮。請學士劉公為賓。因字之曰敬仁。劉公復序其字。取孟子子仁則榮。不仁則辱。故因其名而字之曰敬仁。蓋欲其勉於為仁而行之有序也。夫道之至大者。莫大於仁。孔門弟子。自顏子以下。皆未嘗以仁許之。誠以仁為萬善之長。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義禮智三者。故孔子教人。惟以求仁為言。蓋盡仁則四者之性無不盡矣。至其為仁之要。則其告顏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者是也。是則仁道雖大。有非後學所敢易言。然人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初不以聖愚而有異。聖人之所以為教。學者之所以為學。莫不本於是焉。故雖初學之士。凡志於道者。必當從事於斯也。今學士公既以敬仁字榮矣。敬仁其可不深思仁道之至大而未易言者。以用力於求之之要哉。且施仁之序。雖自親以及疏。自近以至遠。而其本則在乎求諸心而已。使心有仁。則以何者施於遠近親疏之間哉。求諸心者。無他。即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也。敬仁必當念茲在茲。無終食造次顛沛之違。勉之又勉。用力之久。庶幾克去人欲。復全天理。而本心無一毫之不一。則施仁之效。無往而不達。有安榮之效。無危辱之事。禮所謂冠而字之成人之道者。將於是乎在。不惟無負於學士公字之之意。亦無忝於都憲公矣。若徒尚乎敬仁之名。而無為仁之實。殆見身心之間。尚且迷繆乖紊之無。尚何以施諸親疏遠近。而得夫安榮之效哉。敬仁其勉之。敬仁其戒之。

試諸生策一道

問。天地之閒。理氣而已。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一六水居北。二七火居南。三八木居東。四九金居西。五十五土居中。奇偶之數。固八卦之所由畫也。然此皆以氣言。而不及於理。何歟。洛書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數。第而為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之疇。固兼以理氣言矣。先儒謂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疇。相為表裏。然一以氣言。一兼以理言。果何以有經緯表裏歟。厥後周子作太極圖。其曰無極而太極者。純以理言也。自陰陽五行男女化生萬物。則兼以氣言而理為之主也。然周子非有河圖洛書之可據。而太極圖之作。果有合於義畫禹疇之旨歟。諸子於易書周子之學。必嘗講之。試為我陳其說。



廣寒殿記

明宣宗撰

紀錄彙編卷之七

御製廣寒殿記

宣德

北京之萬歲山在宮城西北隅周迴數里而崇倍之皆奇石積疊以成魏魏乎矗矗乎巉峭削盤迴起伏或陡絕如壑或巖巖如屋左右二道宛轉而上步躡屢息乃造其巔而飛樓複閣廣亭危榭東西拱向頓仰輝映不可殫紀最高者為廣寒殿崇棟飛檐金鋪玉砌重丹疊翠五彩煥焉軒雲霞納日月高明闔爽而北枕居庸東挹滄海西挾太行嵩岱並立乎前大河橫帶于中俯視江淮一目無際衆中之勝槩天下之偉觀莫加於此矣未樂中朕嘗侍 皇祖太宗文皇帝萬機之暇燕遊於此從容之頃 天顏悅懽指顧山川而諭朕曰此古軒轅所都而後來趙宋之疆境也宋弗良于行金取而都之金又弗良元取而都之元之後裔不存殷鑒加弗良焉 天鑒我太祖高皇帝聖德命之甲伐用誕安天下天下既定高皇帝念前故都也簡於諸子以命我奠茲一方我惟夙夜敬勵不敢怠寧以仰副 高皇帝付託之重暨建文嗣位信用姦回戕劉宗室舉四方全盛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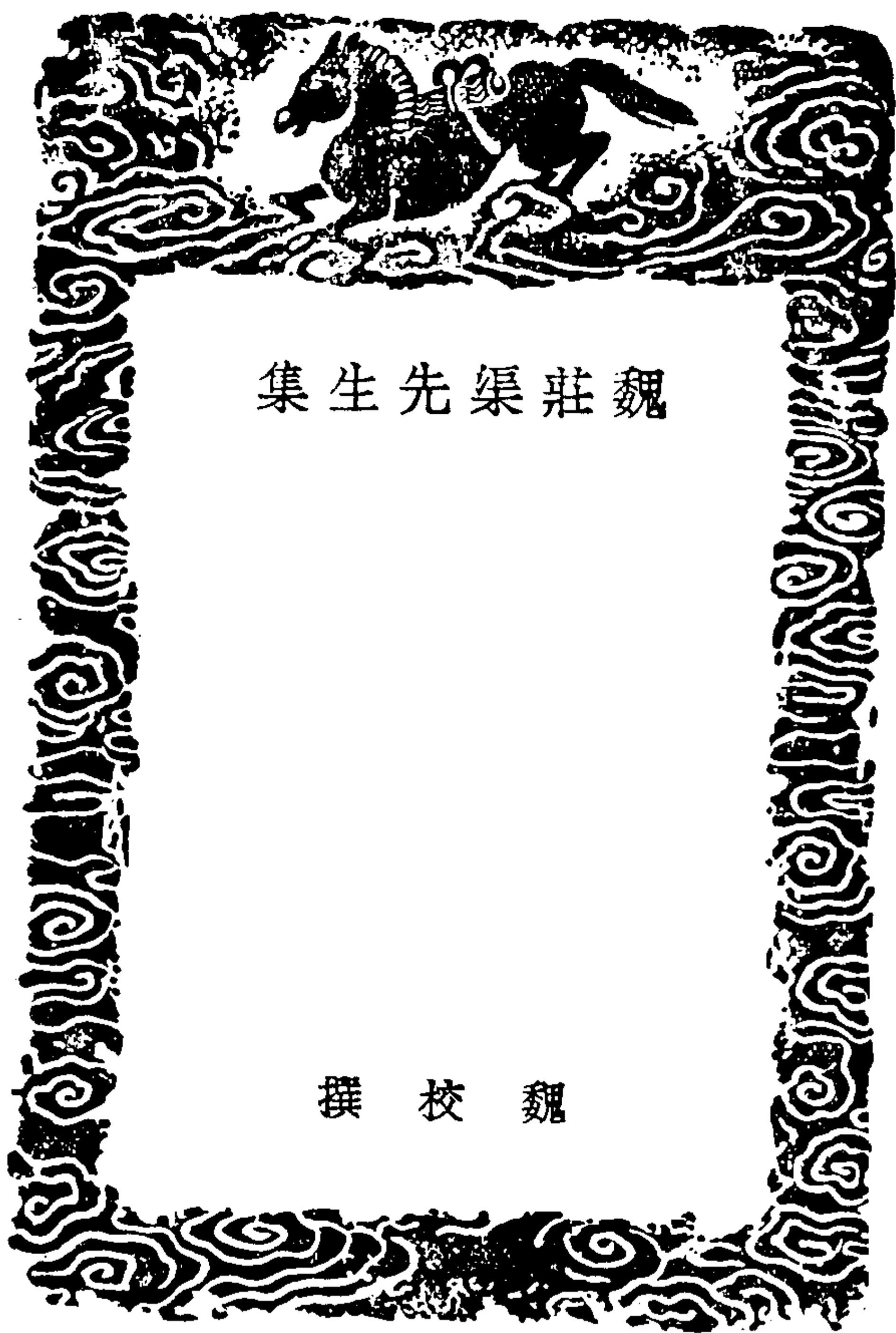
廣寒殿記

以加我于時茲城孤立殆一髮引千鈞矣賴 天地宗廟之祐獲以城之孱弱羸老安其危而存其覆又因以清姦懲莫 社稷而至于今日夫山川猶昔也昔之人以否德而失之 高皇帝以大德而得之我承藉 高皇帝克艱難而保存之奈何其可忘慎德又顧茲山而諭朕曰此宋之艮獄也宋之不振以是金不戒而徙於茲元又不戒而加侈焉睹其處思其人夏書所為傲峻宇彫牆者也肆吾始來就國汰其侈存其槩而時游焉則未嘗不有傲于中昔唐九成宮太宗亦因隋之舊去其泰侈而不改作時資燕游以存監省汝將來有國家天下之任政務餘閒或一登此則近而思吾之言遠而不忘聖賢之明訓國家生民無窮之福矣朕拜稽受命無時或忘書不云乎皇祖有訓詩不云乎儀刑文王肆嗣位以來凡事天愛民一體 皇祖之心敬而行之洞洞屬屬罔間夙夜比登茲山顧視殿宇歲久而隨遂命工修葺未念 皇祖儼如在上敬以所授大訓筆而勒諸樂石既以自省亦以昭示我子孫於億萬年

宣德八年四月丁亥記

紀錄彙編卷七終

明史本傳



魏莊渠先生集

魏校撰

魏校字子才崑山人其先本李姓居蘇州葑門之莊渠因自號莊渠弘治十八年成進士歷南京刑部郎中守備太監劉瑾藉劉瑾勢張甚或自判狀送法司莫敢抗者校直行已意無所徇改兵部郎中移病歸嘉靖初起為廣東提學副使丁憂服闋補江西兵備副使兼遷國子祭酒太常卿尋致仕校私淑胡居正主敬之學而貫通諸儒之說擇執尤精嘗與余祐論性略曰天地陰陽五行之本體也故理無不具人物之性皆出於天地然而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又曰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性與情對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而言其一性與習對言但取生字為義非性之所以得名蓋曰天所生為性人所習曰習耳先儒因性相近一語遂謂性兼氣質而言不知人性上下不可添一物纔著氣質便不得謂之性矣荀子論性惡楊子論性善惡混韓子論性有三品衆言淆亂必折之聖若謂夫子性相近一言正論性之所以得名則前後說皆不謬於聖人而孟子道性善反為一偏之論矣孟子見之分明故言之直捷但未言性為何物故荀楊韓諸儒得以其說亂之伊川一言以斷之曰性即理也則諸說皆不攻自破矣所著有大學指歸六書精蘊卒諡恭簡唐順之王應龍王敬臣皆其弟子也

魏莊渠先生集 明史本傳

原序

古人學問只是理會此身踐形惟肖擔負許多道理迨其後德業有成而拄天踏地障川迴瀾千載之統緒歸之即當時後世之學者莫不賴之也明二百七十餘年真儒輩出若崑山莊渠魏先生尤稱醇乎其醇者先生幼穎敏讀書數行俱下然絕不有其聰明蓋樸訥簡重言動以禮又其性成也釋褐後歷任郎署不逾時即移疾家居講明正學先生真見得許多道理與世之一切閒物事都無交涉而直以此身擔負之意念固已深遠矣未幾詔起田閒兩膺學使其在百粵也毀淫詞闢異端興學校育人材規條井井及在中州時亦復如之嗣進秩棘寺遷轉司成兼經筵講官俄復改太常守禮秉義毫不與俗浮沈然而所至多窒慨然動賦歸之思焉蓋先生以倡明斯道為己任不得行其志於天下則當廣其教於吾徒故一時學士大夫質疑問難慕道而來者先生皆接引不倦警覺而提撕之且復力砥頹波距邪崇正於象山則辨其學未近道於慈湖則責其遺天悔聖拔本塞源凡衛之之嚴無非信之之篤而語其得力要在理會此身毅然以聖人為必可為而且與天下之學者共為之者也先生不云乎人真有希聖希賢之志則其日用所學決須下希聖希賢工夫若乃交無益之友觀無益之書談無益之言作無益之事不惟不暇為亦且不屑為至哉言乎後之學者慎其無益以務求其有益夫乃於學問之途一身之內善理會者也抑先生又謂經師易遇人師難遭今讀先生之文者尙其奮然興起亟思所以師先生也夫

魏莊渠先生集 原序

魏莊渠先生集 原序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仲秋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

魏莊渠先生集目錄

卷之上

- 寄李立卿
- 與方時鳴
- 與黃子和
- 復余子積論性
- 答歐陽崇一
- 與呂仲木
- 與潘希召
- 與周允之
- 與盧木伯
- 答林令
- 與胡永清

魏莊渠先生集目錄

二

一

卷之下

- 魏莊渠先生集目錄
- 與范真州
- 與顧禹錫
- 與李子庸
- 答王直夫
- 答利賓
- 答林相
- 答顧禹錫
- 與王純甫
- 答甘欽采
- 答霍渭先
- 答王長沙
- 答呂仲木
- 答王宗尹
- 答應元忠
- 答崔子鍾
- 復邵思抑
- 又復邵思抑
- 與桂子實
- 與周靜巾
- 與吳德翼
- 與崔子鍾別紙
- 與梁仲用
- 與呂仲木
- 答王天字
- 與唐應德
- 答何子時
- 與周士淹
- 與邵培若曾
- 寄從子希哲

魏莊渠先生集目錄

書

- 復徐子謙
- 與胡希曾
- 答呂仲木
- 復徐曰仁
- 與徐朝儀
- 答王子正
- 答呂德
- 答章懋實
- 答曾太平
- 寄參姪
- 答俞獻可
- 與利僉事
- 與顧禹錫
- 與陳子醇
- 與郭水部
- 與余休
- 答蘇駕部
- 與唐音
- 與羅達夫
- 與查原博
- 與胡永清
- 與邵思抑
- 與李立卿
- 答夏惇夫
- 答沈景明
- 與王應電
- 又與王應電
- 寄林相
- 與鄭塔若會

四

與參姪

序

- 朱氏遺書序
- 禮記纂言序
- 莊渠李氏統宗譜
- 贈胡重器僉憲福建序
- 送趙終吉權守曲靖軍民府序
- 送吳得中僉憲浙江序
- 敘錄
- 莊渠李氏族屬譜序
- 高墟王氏族譜序
- 題吳越錢氏族譜序
- 說
- 心說
- 性說
- 理氣說
- 觀海說
- 贈寬字德裕說
- 鄭塔若會字說

六

魏莊渠先生集卷之上

二

容皆庸士元為郡功曹。以獎勸人才為己任。稱之輒過其能。或問其故。曰。當今人才衰少。宜獎勸以成就之。執事此舉。蓋即庸士元之盛心。但所稱許太過。而又公薦之朝。則恐傷執事知人之明。而累執事薦賢之公也。王文正公在政府。凡後進有人望者。皆先試之以職。使天下皆知其賢。然後用之。蓋欲保全人才也。執事此舉。誤蒙知愛。則有之。恐非所以保全之道也。昔在有宋。大儒如程朱。其學問皆從踐履實地上說出。當時猶加以邪黨之名。嚴以偽學之禁。況如校之實行。不及古人萬分一。而執事目之為正人名之。以古學使他人見之。有不切齒而怒。掩口而笑者邪。是將起黨禍也。是自張的。而使人得彎弓以射之也。雖然。此非執事之過。乃校之罪耳。執事惟知薦賢以報國。特不知校之不肯。而誤以充薦章。校誠不肯。不能自強於善。有負執事之薦。是則重可罪耳。事既往矣。可以無言。而校之私分。又有不當言者。但以平日誤辱知愛。故敢布其腹心。士大夫好惡不同。毀譽亦異。毀校者。必有溢惡之言。願執事勿與之辨。以息其爭。譽校者。必有溢美之言。願執事勿與之和。以益其過。庶可以未滅校聲聞過情之罪。而保全之於方來也。此外更願執事守口如瓶。相時而後發。以戒其輔頰舌為戒。以良其輔言有序為法。則將言滿天下。無口過矣。狂瞽之言。干瀆尊聽。高明其自擇焉。

與黃子和

續封張伯行孝先訂 受業閩中 柳 樺 全校
陳紹濂

魏莊渠先生集卷之上

書

寄李立卿

承示別後於篤實上用功。深覺有得力處。此即大學之所謂毋自欺也。以高明之才。而又自治深切如此。雖造於聖賢。不難矣。聞之。曷勝欣仰之至。又謂沈潛終做不得。此則未敢開命。豈謙光之談邪。夫沈潛。在不沈潛。亦在我。或是尊兄薄沈潛而不為。豈有欲為而不能之理。竊意高明才識既優。氣勢又盛。事來揮霍得下。應付得行。不知不覺。多於好處。了。往往心有未密。察理有未精。使在他人。便敢撻罵說去。更不可告以善言。今高明自知。闕卻沈潛功夫。此正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處也。今乃逡巡。欲為不為。甘伏批退。相似。無乃自畫矣乎。須知。曉曉得不能沈潛。便是能沈潛本領。只在吾心一轉移間耳。尊兄試於日用閒。體驗。便自可見。

與方時鳴

近蒙令兄示以邸報。乃知執事誤以平日知愛。濫列職姓名於薦章。讀之。顏忸怩而心惶懼。幾無地以自

魏莊渠先生集卷之上

一

魏莊渠先生集卷之上

三

病臥窮鄉。久不獲聞故人動定。朝夕懸仰不忘。種惟尊兄。平日抱負。且夙有令望。出典大郡。謂當奮最於屏。以次徵召。而適忽有轉運之擢。殆非所宜。靜言思之。適知廟堂自有深意。日尊兄之守湖州。小民陰受實惠。而士大夫噴噴頗有頌言。廟堂愛惜人材。雅知尊兄之操。人所易汙染處。決不能汙染尊兄。故副之以錢穀。則貞白之操。久而益彰。異議將自息矣。譬如一件貞白之物。真之白處。猶混而難知。惟真之黑處。則皎而易知矣。尊兄素有定力。固不以人言為重輕。然亦當體廟堂美意。仕優之暇。更願以義理涵養此心。將聖賢之言。浸灌培壅。開發聰明。恐不宜先求之於史冊。承諭。閒中讀西銘。甚適。必深。有自得處。所恨相去之遙。無由請教耳。妄想孔門之學。以求仁之方。伊川有言。仁字。惟公近之。又曰。公而以人體之。則仁矣。明道亦謂。將身來放萬物中。大小快活。西銘正是發明此意。若會得此意。則坦然至公。所見必不至執著。所行必不至乖忤。恢恢乎有餘地矣。執著乖忤。皆只是私意未除。故多窒礙。非大公之道也。亮之。

復余子積論性書

校。益人也。荷蒙尊兄不棄。常耳提而面命之。因得以私淑敬齋之學。恩甚厚也。尊兄資稟精力。皆大過人。學有淵源。深思而善悟。其所自得居多。議論剖析。能開發人聰明。一時交游。如永清立卿。皆受尊兄之益。而校之受益尤多。亦各自愧。無可為尊兄益者。別後賴天之靈。似覺窺見聖學端緒。若有階梯可升。亦未知其是與非。與。兩欲就正左右。或可上裨高明。龍江之會。適以病體不能盡所欲言。遽蒙尊兄疑以禪學。自後更欲通書。不虞慶門凶禍。尊兄方在憂患中。專意哀慕。非復講學之時。以故。雖奉慰書。不敢輒有煩瀆。周世亨人回。蒙惠手教。并錄示王純甫書。導之使言。蓋尊兄汲汲於講學。故不遑暫廢也。困之進人。為效甚速。可以強人之志。熱人之仁。人子受恩於親。昊天罔極。當其生存。猶有可致力處。今尊兄雖欲報之。

亦無可以爲報矣。惟有痛自悔悟，痛自懲創，就己身上實用工夫，期造聖賢之域，以顯揚其親，此則差可報德耳。禮曰：父母既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此尊兄之所以汲汲於講學也。竊觀尊兄前後論性，不啻數十萬言，然其大意，不過謂性合理與氣而成，固不可指氣爲性，亦不可專指理爲性，氣雖分散，殊理常渾全，同是一箇人物之性不同，正由理氣合和爲一，做成許多般來。在人在物，固有偏全，而人性亦自有善、有惡。若理，則在物亦本無偏，在人又豈有惡邪？中間出入古今，雖合經傳，自成一派，以補先儒之所未備，足以見尊兄之苦心矣。苟非聰明才辨，豈易能此。然於惡意，竊有未安。蓋嘗妄謂：尊兄論性，雖非其論理氣，卻是近思覺得尊兄論性之誤。正坐理氣處見猶未真耳。理在天地間，本非別有一物，只就氣中該得如此，便是理。人物之性，又從何來？即天地所賦之理，亦非別有一物，各就他分上合當恁地，便是。試於日用閒常自體驗，合當恁地，便是性。不當恁地，便是氣。稟汨他物，欲汨他物，自然看得潔潔淨淨，不費說辭矣。尊兄謂理常渾全，氣纔有許多分別出來，若如愚見，則理氣元不相離，渾全只是一箇氣，亦渾全只是一箇理，氣分出許多，則理亦分出許多，渾全之時，理氣同是一箇，及至分開，一氣大分之，則爲陰陽，小分之，則爲五行，理隨氣具，各各不同，是故在陽則爲健，在陰則爲順，以至爲四德，爲五常，亦復如是。二五錯綜，又分而爲萬物，則此理有萬其殊矣。理雖分別有許多，究竟言之，只是一箇該得如此，蓋既是該得如此，則在這裏便該得如此，在那裏又該得如此，總是一箇該得如此，做出千萬箇該得如此，此底出來，所當然，字說不盡，故更著所以然也。理者氣之主，今日曰理隨氣具，各各不同，氣順爲理之主邪？曰此理所以爲氣之主也，變化無方，大與爲小，小與爲大，小常活潑潑，故曰理一而分殊，嘗自其分殊者而觀之，健不可以爲順，順亦不可以爲健，四德五常，以至萬物之理，各不能相通，此理疑若滯於方所矣。不知各在他分上，都是該得如此，大固無餘，小亦無欠，故能隨在具足，隨處充滿，更無空闕之處，若令而不可分同而不復異，則是渾全一死局，必也常混沌而後可耳。天地者，陰陽五行之全體也，故許多道理，靜則沖漠渾淪，體悉完具，動則流行發見，用各不同，人物之性，皆出於天地，何故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蓋天地之氣，其香淳爲物，偏而不備，塞而不通，健順五常之德，不復能全，但隨形氣所及，而自爲一理，飛者於空，潛者於水，蠢動自蠕，草木何知，亦各自爲榮悴，不相假借，陵奪而能若蜂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驕虞之仁神，羊之義，乃其寒處有這一路子開，故只具得這些子，即此一些子，亦便是理。鳥之有鳳，獸之有麟，麟之有龍，介之有龜，皆天地開氣所出，畢竟是查滓中精英，故終與人不相似也。人稟二五精英之氣，故能具得許多道理，與天地同，然惟聖人陰陽合德，純粹至善，其性無不全，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自大賢以下，精英中不能無查滓，這箇性，便被微隔了，各隨其所得查滓之多寡，以爲等差，而有智、愚、賢、不肖之別，畢竟性無不同，但精英中帶了些查滓，故學以變化其氣質，則查滓渾化，可以復性之本體矣。夷狄之類，雖與人同，地形既偏，受氣亦雜，去禽獸不遠，聖人用夏變之，亦可進爲中國，終不能純也。鳥不可以爲鳳，獸不可以爲麟，其異類也，麟或有可爲龍者，其形雖異，而氣有相通耳。人與聖人，本同一類，形既本同，其心豈容獨異，其心同，則其性亦同，豈有不可至之理，故學而不至於聖人，皆自暴自棄者也。理同是一箇該得

魏莊渠先生集卷之上

五

如此，何故精英便具得許多，查滓便具不得許多，蓋理無爲，雖該得如此，而不能如此，其敷施發用，都是氣氣，雖能如此，而又未必盡如此，蓋氣滯於有，而其運又不齊，不能無精英，查滓精英則虛而靈，故妙得這箇理，查滓則塞而蠢，故不能妙這箇理，然理無不在，故查滓上亦各自有箇理，人身小天地，但觀吾身，便可見萬物，人身渾是一團氣，那查滓結爲軀殼，在上爲耳目，在下爲手足之類，其精英之氣，又結爲五臟於中，肝屬木，肺屬金，脾屬土，腎屬水，各得氣之一偏，亦與軀殼無異，故皆不能妙是理，心本屬火，至虛而靈，二五之秀所萃，乃精英中之最精英者，故健、順、五常之德咸備，而百行萬善，皆由是而出焉。就軀殼上論，亦各有箇道理，若五臟之相生相克，手容之恭，足容之重，耳之聰，目之明，有箇能如此的氣，便有箇該得如此的做出來，夫子所謂一以貫之也。古語云：人者，天地之心，又曰：人，官天地，命萬物，皆謂此耳。尊兄謂理在萬物，各各渾全，就他分上該得處，皆近於一偏，而不得謂之理，則是此理淪於空虛，其於老氏所謂無有入無間，釋氏所謂譬如月影，散落萬川，定相不分，處處皆圓者，何以異哉？自堯舜以來，都不曾說別箇道理，先說箇中所謂中，只是一箇恰好，在這事上，必須如此，纔得恰好，在那事上，又須如彼，纔得恰好，許多恰好好處，都只在是心上一箇恰好底理做出來，故中，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所謂恰好，即該得如此之異名，豈可認此理爲空虛一物也？古聖賢論性，正是直指當人氣質內各具此理而言，故伊川曰：性，即理也。告子而下，荀、楊、韓、諸人，皆錯認氣質爲性，翻騰出許多議論來，轉加隔闕，今尊兄又謂性合理與氣而成，則恐昧於形而上下之別，夫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易有太極，皆在氣上直指此理而言，正以理氣雖不相離，然亦不會相雜，故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氣，若性合理氣而成，則是形而上下者，可以相雜，理在天地間，元不曾與氣雜，何獨在人上便與氣相雜，更願尊兄於此加察，然此亦非出於尊兄，先儒謂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分作兩截說了，故尊兄謂既是天地之性，只當以理言，不可遽謂之性，氣質之理，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可見理與氣質合而成性也。竊嘗考諸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以性與情對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而言，或以性與命對言，性與天道對言，性與道對言，其義一也。古性情字，皆從心，從生，言人生而具此理於心，名之曰性，其動則爲情也。此於六書，屬會意，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其一，以性與習對言者，但取生字爲義，蓋曰：天所生，爲性，人所爲，曰習耳。性從生，故借生字爲義，程子所謂生之爲性，止訓所稟受者也。此與六書，自屬假借，六書之法，假借一類甚多，後儒不明訓釋，六經多爲所梗，費了多少分疏，尊兄但取字書觀之，便自見得，今不能詳也。六經言性，始於成湯，伊尹，湯語，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此正直指此理而言，夫子易大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子思述之於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實出於此，其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又發明出四端，又謂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試煞分明矣。伊尹習與性成，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家語謂：少成若天性，習憤如自然，可見這性字，但取天生之義，中庸論天命之謂性，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孟子道性善，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皆與前性字不同，雖不與習對說，然皆以天道、人道對言，可

魏莊渠先生集卷之上

七

見二性字元自不同也。先儒只因性相近也一句，費了多少言語分疏，謂此性字是兼理與氣質來說，不知人性上不可添一物，纔帶着氣質，便不得謂之性矣。荀子論性惡，揚子論性善，惡混，韓子論性有三品，衆言淆亂，必折諸聖。若謂夫子性相近一言，正是論性之所以得名處，則前數說皆不謬於聖人。而孟子道性善，卻反爲一偏之論矣。孟子道性善，只爲見得分明，故說得來直截，但不曾說破性是何物，故荀、楊、韓、諸儒又有許多議論。伊川一言以斷之曰：性，即理也。則諸說皆不攻自破矣。孟子道性善，是擴前聖所未發明，道何以又謂論性不論氣，不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蓋孟子只說人性之善，卻不曾說人有不善，是被氣稟蔽了他。其論下手處，亦只是說存心養性，擴充其四端，不曾說變化氣質，與克治底功夫。故明道論性，必須說破氣質，蓋與孟子之言相發明也。但明道又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則未免失之大快矣。噫，人性本善，何得有惡，當其惡時，善在何處。此須著些精彩，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在吾人性之本體，亦復如是。性上添不得一物，只爲他是純粹至善底聖人氣稟，淳厚清明，略無些查滓，但渾是一團理，莊生所謂人貌而天。會子所謂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自大賢以下，纔被些氣稟與物慾夾雜，便生出惡來。惡乃氣稟物慾所爲，自與吾性無與，故雖蔽固之深，依然有時發見，但不能當下識取，又被氣稟物慾汨沒了他，不能使之光明不蔽耳。人性惟善是真實，一切諸惡，盡成虛妄，非吾性之固有。若當惡念起時，與他照勘，窮來窮去，便都成空矣。夫學而見性不明，則無必爲聖賢之志，故尊兄汲汲於論性，然觀尊兄所論，反能沮人進修。常記曩在兩郡交游中，二三同志咸樂聞尊兄之風，而嚮往焉。至出性善觀之，便掩卷太息，反度尊兄自主張太過，必不肯回。純甫面會尊兄，情不容已，故復具書論辨，其說理氣處，固不能無差，但尊兄斥之以爲悖謬，則太過矣。至其所疑尊兄以言語妨進修，以文義占道理，失本末先後之序，所引橫渠云云者，則皆明白痛快，尊兄謂宜實之坐隅，卻乃忽而不省，豈言逆於心，故尊兄未必肯求諸道邪。因記昔年張秀卿曾有書辨尊兄其言失之備，而尊兄來書極肆攻訐，如與人廝罵一般。似此氣象，恐與眼前前道理先自蹉過，不知所講是箇甚底。將來大用，豈能盡用天下之言，切願尊兄虛心平氣，以舜之好問而好察，邇言顏子之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爲法，校知愛敬，獻其一得之愚，而尊兄擇焉。本必有根，然後千枝萬葉有所依而立。水必有源，然後千流萬派其出無窮。國必有君，家必有主，然後萬事可得而正。天生吾人，今下付這道理，散見於日用事物，而總具於吾心，必先常常提省此心，就逐事上一窮究其理，而力行之，根本既立，則中間節目雖多，皆可次第而舉，若不於心地上用功，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正恐茫無下手處。此心不存，一身已無箇主宰，更探討甚道理，縱使探討得來，亦自無處可安頓。故有童而習之，皓首而無成者。古人知行，只是一事，方其求知之始，正欲以爲力行之資，及其既知，則遂行之而不收緩，今人於行且放寬一步，只管去求知，既知得來，又未必善實去踐履，故有能說無限道理，而氣質依然只是舊人者。聖賢之書，都只是說吾心所固有底，只因迷而不知，故聖賢爲之指示，譬如有人不識日月，得明者以手指之，只看日月，便是了，然今不去看日月，卻只管來指上存。

魏莊渠先生集卷之上

九

再來看去，有甚了期，豈惟不識日月，連指亦不識矣。讀聖賢之書，正宜反求諸身，自家體貼得這道理去，做若只管鑽研紙上，此心全體都奔在書冊上。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今因學問至於放其心，而不知求，豈不重可哀哉。已上所言，皆近世俗學之通弊。尊兄親受業於敬齋之門，必不至於有差，但有所疑，不敢不自竭耳。狂瞽之見，率爾妄言，不能保無紕繆。尊兄不棄而終教之，不有益於高明，則必有益於淺陋矣。近答友人論學書，并錄求教。八月間，會靜中云：見梁大用說，尊兄在吏部考察，同人中議論頗豪放，茲事不識有無，使誠有之，恐與初齋初意相背，更願尊兄慎之。魏家尊兄面諭，欲纂輯文公論治道處自爲一書，當時不及致思，失於力阻，其事至今猶悔之。文公嘗病范淳夫一生於大忙中，將聖賢言語鈔節一番，便了。南軒編洙泗言仁錄，文公又病其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資入耳出口之患，今尊兄欲編此書，卻是首先犯了文公之戒。況體用落在一偏，未足垂訓，且尊兄編此書，將以爲己乎，將以爲人乎。若欲爲己，則當將聖賢言語，涵泳浸灌此心，不必如此鈔節。若欲爲人，亦須吾學既成，然後纂輯，庶幾去取不繆，可以傳諸後人。昔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學者能知聖人所不暇者何事，則決不至如此閒用功夫矣。尊兄幸毋忽此言。永清繫詔獄，典守者亦知其忠，公論甚明，臺諫連章營救，而廟堂又爲維持其間，可無他患也。舊觀尊兄改本性書，所論天人之際，正與鄙見相同，但覺意思略別，其書後爲揚方震借而亡之，無從檢閱，以求證明，敢再陳愚見，以求正其是非。天者，理而已矣，其命於人，本善而無惡，人心起一善念，於理合，則順乎天，那好底氣便只管與他悽泊，所謂吉人行與吉會也。起一念惡，與理不合，則逆乎天，那不好底氣便只管與他悽泊，所謂凶人行與凶會也。人之情，順著他，便喜，逆著他，便怒。天道福善禍不善，蓋亦如此。吾心之靈，他人有善，有不善，皆能知之。天道之靈，偏塞處都是鬼神昭布森列，思慮未起，鬼神未知，方寸起思慮，鬼神早知了。信乎，天不可欺，故畏天之至者，當防未萌之愆。天若無靈，人心之靈，又從何處得來。天與人無時而不相接，日月照耀，便如目看我一般。風之吹噓，便如口氣拂我一般。人對賓客時，猶知嚴畏，終日上帝臨汝，卻不知戰戰兢兢，豈不是大喪慢。詩書言天言上帝，直是懷然，只爲古聖賢見得此理分明，真實是如此，不是把箇大底來嚇人君也。說箇天人相接，猶自寬了，究竟言之，天是萬物之統體，一氣渾淪，充塞流行，體更無二人，雖形骸開隔，氣實相通。譬如魚在水中，都是水裏底物，纔動便撞著水，更何必問知與不知。程子謂：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又曰：言合天人，已是剩一合字。正謂此也。或問善惡固已類應矣，其有爲善而未得福，爲惡而未得禍，甚則有福禍與善惡相反者，其說無乃有窮乎。曰：是難以一說盡。人之禍福所稟，定於有生之初，合下稟得福厚的，因爲惡減了些分數，亦未可知。稟得福薄的，因爲善增了些分數，亦未可知。又有善惡之力淺，勝他原來氣數不過者，正如人元氣弱的，因保守，卻延得年元氣強的，因虧喪，卻促了壽。又有保守，斷喪得不多，而未見效者，此卻甚易知也。又天之氣化，自有盛衰，氣化盛時，善惡感應，各得其常，氣化衰時，這道理便不相接合處，故小人有僥倖獲福而免禍者，此特一時之變，久之必復其常矣。古語云：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諺云：天有記性，無急性，其言皆至理。小人當世，只管取大富貴，壽數又長，自謂得志，豈不非笑者。

魏莊渠先生集卷之上

一一

子為善而反得禍。不知是爾元來稟得福盛。故今享用許多。不去積善報答。昊天之恩。卻遭了無限惡業。君子道否。有時而亨。爾福若到盡時。這箇富貴就是傾覆爾的禍本。不但一身。連爾子孫都受惡報。甚至夷滅宗族。古來似此樣子甚多。後人又蹈覆轍。豈不可哀也哉。人之所稟禍福。定於有生之初。何故有生之後。又有所值禍福。此正天人交生相用處也。禍福本是氣所為。理實為主。而氣又是活物。故有氣數好底。因為惡而變得不好者。氣數不好底。因為善而變得好者。大而國家言之。所謂周過其歷。秦不及期。是也。此但言善惡感應之理耳。若夫君子為善。惟欲順天。初非以得福而後為。其不為不善。惟恐逆天。初非以得禍而後不為也。天之生人氣聚成形。各有箇軀殼。載此理。聚必有散。其散有遲速。則為壽。為夭。這軀殼必有養。所養有厚薄。與所處地位有崇卑。則為富貴。貧賤。大抵天之生人。譬如朝廷除官。人之有此性。便如官之有此職。壽夭富貴貧賤。便如歷任久近。祿位有崇卑。厚薄。居官者但當盡職。不負朝廷。更不必問祿位與歷任如何。一聽朝廷何如待我。君子之學。惟求盡其在我之性。不失乎天之所命而已。彼壽夭富貴貧賤。自是我軀殼上一聽於天。豈可以此而動其心哉。人事得失。與氣化盛衰常相因。天地間一箇太和元氣。久之漸漸會濟。人者天地之心。正要爾來贊化育。連不好底氣運也要變將起來。今卻只管去壞。且道開闢以來。自古至今。不知被多少不好人壞了。人之一生。自幼至老。不知作多少不好事壞了。一日之內。自朝至暮。不知起多少不好念壞了。安得不傷天地之和。故君子不但不敢為惡。而實不忍為惡。以逆乎天也。西銘發明此理。甚切。張秀卿言。律有故。誤。不知而逆天者。其罪為誤。知而逆天者。其罪為故。更不可逃矣。愚見如此。更願尊兄有以教之。又記尊兄解太極圖上一圈是混沌之象。不可以無極。而太極當之附錄性書之後。略與鄙見相同。但尚有所疑。未敢以為定論。而此本已亡。今不敢再讀。但願更鈔。精要數段寄來。幸甚幸甚。

答歐陽崇一

詩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與故人別。且三歲矣。瞻仰何曾。飢渴忽聞。南征喜若。從天而降也。抱病空谷。虛席往返。吳門。皆不及聞。失此良會。曷勝悵悵。崇一夙有大志。慨然欲與斯文。今貳成均。一道德而同風俗。固其職也。亦其時也。雖使崇一自擇。何以踰此官。但未流澆漓。易長浮偽。故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所願革薄從忠。庶幾返樸還淳。以迓造化。此自學數人第一義也。人心放去。收回。如反覆手。若切實用功。則心常收。日見不足處。若只管講說。則心常放。侈然若有餘矣。塞兌固靈根。聖學樞機在此。愚見如是。不識高明。以為何如。姪參。卒業南雍。虛心求教。願賜陶鑄。

與呂仲木

昔兄爾南。多士爭欲出入門下。飽德而歸。今師成均。海內風動。天將興起斯文也。願聞以嚴見憚。豈士習放弛也。久卒難就規矩邪。此在君子必有強張之宜。恩義兼盡。今之法。與古之法。將無同邪。否邪。昔者。明道未嘗廢法。然不拘拘於法也。日寄天官太宰。篇渴欲開教。願終誨之。

與潘希召

魏莊渠先生集卷之上

臥病衡門。忽蒙故人來訪。聽教數日。啓沃實深。邇來一別。又三月矣。每一南望。悵悵。采芻之詩。立卿來。樂道年兄之善。且言諫垣一疏。功被江右。彼民世世感德也。傳聞武毅之民。強梗不順。號稱難治。然可以誠感。而不可以力驅。可以義勸。而不可以刑服。尊兄處之。當自有餘裕矣。校近讀論語。內省厥躬。不勝兢懼。春秋之時。去古未遠。又親得聖人為之依歸。而孔門高弟。若子夏。子張之徒。尚不免用心於外。吾夫子蓋嘗數數提耳誨之。猶不自覺。故吾夫子嘗歎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又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又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其言喫緊痛切。一至於此。今去聖人二千餘年。風俗日益偷薄。此心終日向外馳求。讀吾夫子之言。其敢不惕然深省邪。更願故人不棄。時賜箴砭之言。庶幾常知警懼也。楓山老先生。想時得相見。每有所聞。願轉以教我。

與周允之

一冬天氣。晴和途中。想安好。令嗣念家。寢食能如故否。此宜徐察。而寬譬之。靜中精進功夫。想更深密。不禮可推。餘緒以告故人否。校。惟道體浩浩無窮。吾輩既為氣質拘住。若欲止據。已見持守。固亦自好。終恐規模窄狹。枯燥孤單。豈能展拓得去。古人所以親師取友。汲汲於講學者。非故泛濫於外也。正欲廣求天下義理。而反之於身。合天下之長。以為一己之長。集天下之善。以為一己之善。庶幾規模闊大。氣質不得而限之。自古未聞有聖賢杜門獨坐者。今年兄之學。屢叩亦不鳴。校。往往往獻所疑。聽者默而不答。相與付諸忘言。問者雖已開端。亦難自竟其說。加以會合之難。如在數百里外者。每講屬澤。見君子以朋友講習。未嘗不悵悵也。久不聞年兄起居。奉此以待面晤。天寒山中。願自愛。

與盧木伯

別後。得雲陽所寓書。知澤暑中。在途適吉。此天祐之也。校。昔官刑曹。八載。吳德翼書語校曰。頭上是青天。時時對越。眼前皆赤子。念念哀矜。校。亦恆言春生之意。每行於秋殺之中。陽舒之恩。常溢於陰慘之外。敬為親家誦之。

答林令

往歲。使者來。云。執事以太倉回日。相見。跋余望之。竟無消息。想勞於王事。而弗遑也。多病中。久失裁謝。茲承使者至。下問。庶孫為其庶祖母承重。語意未明。當云。生祖母。凡言為後者。主適而言無適。則庶長是也。王純甫嘗為其生祖母丁憂。國朝之制。生母與適母。俱服三年。應承重者。既為其祖父三年。則生祖母亦當三年也。來諭有伯父二人。則令尊不得為父後。執事亦不得為祖後。既非承重。祖父止於期年。生祖母亦當期年。勿問可知矣。乃若孝思無窮。非禮法所可拘。然為非禮之禮。則亦不可為孝也。校。學術荒落。姑述禮法所宜。以復明問。惟賢者裁之。

與胡永清

日會子積。自言過臨安時。常見尊丈。得聞吾兄起居。少慰悵悵之望。又云。吾兄方在頗沛患難中。而萬里還書。所以勸其父兄。與教其妻子者。毅然無一不出於正。士大夫平時好講義理。及臨小利害。輒喪所守。

視吾兄嘗愧死無地也。因相與歎慕無已。然校之所望於吾兄者。殆不止是。自古豪傑之士。代不乏人。而全才完德者。至少。無乃質美而未之學邪。抑學焉而非其道也。願吾兄因其所已能。而益求其所未至。玩味聖賢言語。就自家身上充養起來。則聖賢可跂而及也。

與范袁州

仰令名之日久矣。天假良緣。邂逅於錫山一會。弗獲從容別後。中心如缺。昔季康惠公守南昌。校送之謂曰。大丈夫欲致君澤民。不為相。則莫如為守矣。何也。近君者莫如相。而近民者莫如守也。其後康惠公出將入相。實南昌之。胡端敏公亦嘗出將入相。然舉平生得行其志處。必曰廣西。太平。執事有二公之長才。一應守節。雖未足轉難。然無南昌之繁難。太平之頑獷。德澤尤為易施也。他日將相之業。終必賴之。萬幸新令李參校。自幼挈在官邸。教之有成。居鄉素能有守。今居官未知其設施如何。幸而處鍾鍾之下。願勿以上下司視之。而以師弟子處之。凡百教誨。使踐墨而行。詩云。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儻得少有惠澤及民。皆執事成已。成物之功也。

與顧禹錫

榮行。偵候失期。弗及。遂送。中心缺然。位政已久。民情事體。應副得何如。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校昔少年入官。情於民情事體。此心惻惻。惟恐有冤人。也不憚屈己。求教於前輩長者。識與年長。漸覺展拓得開。雖然。每至凝獄。未嘗不寢食俱廢。而為之反覆思維也。校愚鈍。所經歷如此。高明之資。固不在此。然成者亦可少。神萬分也。論南之事。盜賊為重。願密與程參戎謀之。使中有常有一定。經畫而。又隨時善為之區處。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古今以此債事者多矣。程金玉君子。其言決可信也。

與李子庸

稱惟吾兄孝心純篤。夙喪慈母。哀憤終身。弗弔昊天。胡今奪先公之遺。曾不慙遺。以慰孝子之思。未審自罹荼毒。氣體何似。校臥病空谷。山川阻修。既弗獲趨弔。比於執紼之役。又弗克以時奉慰。下忱曷勝悵。素帛一匹。奉致几筵。少充賻儀。鑒納是荷。嗟乎。吾兄純孝。今而後無可以報二親矣。惟專勤精進。自致其身於聖賢。則可以顯親。為聖賢之親。啓聖大。中所以流光百世也。傳曰。大孝尊親。吾兄之力。足以跋此。故為執事。謂之昔者承論。今之講聖學者。其說似若易簡。與世俗之支離者。不同。夷考其行。顯反不逮。噫。非吾兄之力學。不能為此言也。昔者舜戒禹。以人心惟危。孔子告顏子。以克復。顏亦自病。仰鑽瞻。忽之難。而今之講學者。其說太易。易然。只因不曾真切用功。日用閒。雖有窒礙處。不自知也。夫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訶乎。又曰。其言之不作。則為之也難。只此二說。真偽判矣。淺陋之見。高明以為何如。

答王直夫

承諭。持敬主靜。恐流於禪。隨事磨礪。又恐無本。今且從事四勿。恐謂此三言者。若實用功。則固合一也。人之一心。貫串千事百事。若不立箇主宰。則終日營營。凡事都無統攝。不知從何處用功。又有兀坐以收放。

心。事至。不。管。是。自。隔。絕。道。理。如。何。貫。串。得。來。如。愚。見。日。用。閒。不。問。有。事。無。事。常。存。此。心。有。箇。主。宰。在。此。事。來。就。此。事。上。用。功。直。截。依。著。道。理。行。莫。要。被。私。慾。遮。障。纏。繞。如。此。纔。能。貫。串。得。過。夫。子。曾。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又。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愚。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為。何。如。

答利賓

仕宦而能廟食百世者。惟守令為然耳。以實惠易及民也。汝莫嫌自才短。亦莫怨他民頑。只要積一箇誠。若真能愛民如子。民亦真愛我如父母矣。切忌不可用術。民至愚而神。爭以詐術應我。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才高之人。往往坐此而敗。況才短者乎。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汝但憂誠之未至。不憂民之未孚也。嗟乎。今世吏道多汙。此與盜賊何別。豈盡亡義惡之心哉。良由義利大界限不明。便因循墮落至此。汝素能立身。決為清白吏無疑。然亦不可不常勵志。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侵。卓立故也。誰道百鍊鋼。化作繞指柔。頌揚故也。承問紀兒。邇來多病。今小瘳矣。只為才高易肆也。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端揣小心。如臨于谷。皆哉言乎。

答林相

故人貽我書。恍如對面語。甚慰。甚慰。今學者立腳根不定。只為義利大界限不能直截分明。汝能固窮。凍凍松柏之操。足以風勵諸生。更須直以師道為己任。先求諸我身。合於聖賢者。益勉之。背於聖賢者。亟懲之。履辟近裏。著已。朝夕以古之學誨諸生。振起俗學之卑陋。使各以聖賢自期待。讀聖賢之書。句句就自己身上體認踐行。氣質有長處。則與成就其美。短處。則與匡救其偏。信吾者。交相切磋。疑信且半者。更相誘掖。弗信者。姑俟之。其尤弗率教者。勿遽怒之。姑惟教之。不悛而後警之。必自引咎。自警。待之如初。庶其改之。陽信而陰自恣者。宜照察之。勿為所欺。察而知之。容蓄勿露。又有一種好高自大。以聖賢自命。而實虛志。驕氣使之者。此不必輕與辯論。須就其日用行事處。細與點檢。彼若自覺過差。肯實用工夫。卻儘可望也。義利辨別貴嚴。又須渾厚不露圭角。乃善。處以受人。謙以自牧。此不是強為。須真箇欲然不敢。自是不敢自足。乃能日新耳。

答顧禹錫

校者且衰矣。乃承下問。勤勤。得毋借聽於雙乎。聞命祇辱。執事年富力強。講宜大肆力於聖賢之學。所進。詎可最乎。昔人有言。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豈直未曾而已邪。溺志妨功。其為害道。大矣。承諭欲斬絕之。甚善。甚善。但恐心於重處發。熱處難忘。罅漏未易塞耳。又云。讀經史無所得。此固謙謙之辭。然亦未知。若何讀之。博吾見聞邪。反求諸心邪。此通塞之機。聖學。俗學。之辨也。管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為何如。

與王純甫

校每見講學者。往往未老而衰。無收結處。因內自猛省。覺有多少牽絆。在自治不痛切。長惡容姦。天安得不與之大敗露。毛髮變然。吾兄剛大之資。遇與校異。但恐用功處。亦未能大副天也。吾輩今俱是五十以上人。若不致力。更待何時。願賜砥礪。共進此道。

答甘欽采

兩得故人書。憮憮於講學。此吾兄樂善不倦之盛心也。敬服。敬服。林廣文往。有書奉復。想達左右矣。嗟乎。學之不講也久矣。今而講學者。日以衆。道其復明矣。夫雖然。談道者。一何多也。而實體道者。一何寡也。談若太易。易然。道其不明矣。夫吾輩欲學聖人。不求諸人生而靜。祇就孩提。有知識後說起。又不察性之欲。與物欲。則是以念念流轉者。爲主。無端生出許多議論來。聽其言。不曰。且聖矣。夷考其行。猶是凡夫。且虛擲此心。不在本位。日用閒。真病痛。卻都放寬。校爲此。深願諸君子。以拙自處。把世間一切名利底心。斬絕淨盡。立志如天之崇。循序用功。跬步皆踏實地。但諸君子。自占地步已高。又有喜同惡異之心。莫肯退聽。大學指授知止。此是干聖淵源。且道止是如何。若於此悟入。則功夫有箇起處。便有箇究竟處。若由大路然。校作六書精蘊。於此有相發明者。謹奉數字請教。錄具別紙。因陋之見。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答霍渭先

承西樵寄大學原。中庸原。其開發明固多。亦儘有合商量者。此是繼千聖絕學。須從實經歷處說。但未有命。不敢獻所疑。兄子縝。東還。承吾兄寄所辨子靜之書。今上其船者。多矣。而兄獨否。卓哉。卓哉。目觀秋毫者。不能自見其睫。善乎。兄之下問也。此不自滿假之心也。敬以所開對。象山。振古豪傑也。然而學未近道。客氣累之也。吾兄之辨。自察客氣何如。慎勿自怨。象山直指人心。雖則能發動人。能救拔人。而無實下手處。如四勿。三省之類。惜也。叫囂已甚。上焉者。厭下焉者。惑中焉者。爲其所驅。若先讀晦翁書。乍而讀此。若警若怪。不爲無助。若先讀明道書。有得。然後及此。則固不暇過而問焉矣。孟子雄辯。猶被英氣害事。況子靜乎。假令孟子親炙孔門。參於顏魯。曾魯之間。固將薰爲太和。當欲然自覺不足矣。吾輩去聖彌遠。謂宜追慕盛德。儀容。使虛心。浮氣。脫然融釋。不作孟子以下人物。何如何如。

答王長沙子正

使君爲政未久。坦夷之心。潔白之操。愚夫愚婦。或能知之。薦紳先生。乃聞有不樂。欲相料理者。東海病夫。久不管人間是非。未知其事有無。然在使君。正好自鍛鍊。吾輩若透卻名利關。人安能軒輊我。縱毀我。譽我。萬方。我只消不見不聞。便都了卻。我若是真金。儘教他做烈火。儘還有些查滓。卻藉他做洪爐。猛煎熬一過。是添我多少精神。雖然。此猶是小小關頭。若還透得生死大關。更脫灑。在承雅愛。不覺率爾發其狂言。高明以爲何如。校欲致書請問於鄧守。不得階。願求故人爲之先容。天氣漸寒。陽德潛滋於黃宮。惟冀若時保固天真。不具。

與呂仲木

吾兄出處。關時運之盛衰。凡在朝野。莫不太息。愚意獨推諸天道術。爲天下裂也。久矣。天將大有厚於吾兄。使行專一於聚精會神之學。反本而復其初。挽回世道。在此世俗酬應之作。一切能絕之。何如。與其俯徇人情。執與恭默以承天意。詩云。帝謂文王。無然畔。無然歆羨。先登于岸。又云。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敬爲吾兄誦之。山中靜極。深造默成。自得當益淵。願時

有以教我。至懇。至懇。昔承賜先叔父母種銘。校具書拜謝。願有過必告。有疑必請。以此爲謝。不識會達左右否。

答王宗尹

別汝多年。無日不思汝。何也。以汝爲學。不無偏滯。而肯樸實用功。若此。自能求所未至。故吾常望汝大進。惜道遠無由一見之。忽承遣人存問。始知從政於杭。甚爲杭人喜。今之爲民父母者。往往學養子而未必心誠求之心。一不真。萬事悉爲虛文。癢疥疾痛。豈復關於吾身。汝素以毋自欺爲學。此言似不必告汝。恐汝執著已見。而不能盡民之情。則所求者。未必能中耳。古之聖賢。超乎萬物之表。祿之以天下。不足爲榮。困於泥塗。不足爲辱。後人習次小。纔爲卑官。便道受人氣。不過。不由進士科。便道志不得大行。此其自期待。何淺淺也。汝萬萬不屑此。然微芥蒂於心。亦能損吾天德也。杭郡多事。終日在大忙中。應物而不與俱往。守正而不主故常。足可驗吾學力。蘇杭。密邇。風使。願數懷我以好音。

答應元忠

胡純過我。言吾兄以事在杭。承來教。憤世疾邪已甚。勢若五嶽起方寸。隱然詎能平。嗟夫。直道難容。坐令正人困茲多口。雖然。茲乃天之降禍邪。將天福之邪。吾兄超邁之資。本自天植。不知所以切之。磋之。琢之。磨之。果能副天之玉。汝於成否邪。今茲紛紛。毋乃天將大警動之邪。吾兄何不奮厥大勇。以其憤世疾邪者。自發憤。自憤疾。於性情上實用功夫。大學之至善。中庸之無聲無臭。此吾兄歸宿之地也。詩云。采芣采非。無以下體。願勿因人廢言。

答崔子鍾

自陽明之說行。而慈湖之書復出。禍天下。殆天數邪。年兄與馮年兄辭而闢之。意則甚善。但名未正耳。何謂名。曰。慈湖之書。逆天侮聖人之書也。昔孟子名楊朱曰。無君。名墨翟曰。無父。慈湖之行。未必能過墨與楊。而邪說則甚。以其爲佛學也。校嘗謂佛氏無天。今慈湖既已叛聖人而從佛。親爲之奴矣。而又呵佛罵祖。陽主聖教。欲高出一層。其敢於侮聖人之言者。蓋學很和向棒喝禪宗。呵佛罵祖家法。無天莫大焉。此書不焚。不知顯了無限後生。校每思之。未嘗不爲痛心疾首也。承教。漫及此。

復邵思抑

前屢得吾兄書。意向甚切。頽情之餘。賴以振迅。然猶未得平日端的用功。今承來教。愈覺履辟近裏。所舉病痛。皆就實地上說出來。昏弱之資。受益多矣。悼夫有言。此心提起處。便是天理。放倒處。便是人欲。提起心自提起。放倒心自放倒。至哉言矣。日用閒。常切提撕。須令應事接物。與靜坐讀書時功夫合一。方有得力處。耳。靜中涵養。體驗所得。所疑。更願逐一見教。幸甚。所論良心數語。甚精。鄙意亦謂如此。江西典學。舊爲有時名者。作壞一番。近日典學。臨難不能死節。師道塌地。朝廷選擇而起吾兄。大愜士望。其責甚隆也。象山故江西人。今其學張皇於一方。此吾道明晦通塞之機。人材盛衰。世運否泰。皆將繫焉。非得吾兄披本塞源。何以力救茲弊。此又同志所冀望於吾兄也。伏承不棄。遣使持書。以出處之事。下詢淺陋。願校。何

足以知之。願以昔日求去之心，而度今日可出之義，則將不俟終日，決矣。

復邵思仰

不才多病，久當退藏。天意固將大徹昏惰之資，而昇以丘壑，違天不祥，不敢不勉。日承下問，略獻所疑。今復舉一二，以吾兄切實用功，當先了了矣。古人口未嘗說性，終日於性上用功，如何是性。動處可見善，乃天賦性之本，然惡乃人偽，從驅殼起，故不可無激汰之功。古人所以貴於精一也。然必須篤信性之本善，與聖人同，乃能確乎立志。子積論性，得無支離矣乎。今欲於理氣處求一說，融貫可通，恐涉於想像講說矣。象山天資甚高，論學甚正，凡所指示，坦然如由大道而行，但氣質尚盛，鍛鍊未粹，不免好剛使氣，過為抑揚之詞，反使人疑，皆議其近於禪學。此校之陋也。喜怒當求之性情，不當求之議論。今舉先儒同異之說，而求一說以通，是又想像墮於言語閒矣。躬所未逮，率爾奉答，慚負慚負。

與桂子實

久不聞故人起居，懷想無已。羨源甫、余子積、來訪、盛稱吾兄進修之功，昆仲自相師友，朝夕漸摩，以講明禮樂為己任，聞之曷勝欣仰。先王之禮，久不明於天下，高明乃獨深信而篤好之，考求其故，冀可行之於今，此其志當於古人中求之。校病臥家居，深恨弗獲執經請益，抑嘗聞之，明道謂橫渠以禮教學者，甚善。又病其下稍頭溺於儀章度數之末，如喫木札相似，此言又何謂也。二程先生平日教學者，未嘗不以禮然其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本末先後之閒，必當有辨，高明其自擇焉。

與閻靜中

臥病衙門久矣，不聞故人動定。今始知年兄改官考功，深為朝廷得人賀。今國家紀綱尚存，海內幸而未亂者，前後考覈，亦與有力焉。明年春當考覈之期，天下之治，繫於年兄天下之亂，亦惟年兄。天下之望，咸在年兄。天下之責，亦惟年兄。向其助哉。惟吾兄醇厚靖默，近仁之資，朋輩鮮有能及者，而且精密小心，動無過舉。黜陟大事，固當加詳，但未知剛斷明決處，比舊何如耳。君子居其職，則思死其官，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昔裴洎三爭事於上前，不聽，李藩謂曰：曾以出處決之否。憲宗乃從洎言。所願年兄壁立萬仞，以激清天下為己任，勿為大利害所動搖。其察之也，必精，其詢之也，必廣，其行之也，必果，其持之也，必堅。所陟也，必有以慰天下之望，所黜也，必有以快天下之心。公道大明，紀綱益振，則海內猶可望治也。聞諸縉紳，咸以公輔之器，期待年兄。一生動業，咸在此舉，向其助哉。

與吳德翼

校讀尚書，見唐虞君臣互相戒飭，懷然生祇懼之心。今交友多唯唯之風，願與吾兄共博古誼，校書竊謂吾人材質，易為氣稟拘住，若只就謹言正行上做工夫，固不失為自修之士，終恐規模窄狹，展拓不開，直須卓然立志，以古聖賢自期，見得箇義理大原，學問要切處，日用之閒，先立箇大綱領，然後循序用功，庶幾規模闊大，不受氣質限量。孟子之所謂，能盡其才也。

與崔子鍾別紙

魏莊渠先生集卷之上

體仁傳說，當時雖頗知鞭辟近裏，尚涉想像。日用閒缺卻行著習察實功，立本處未能致一，不免更端。邇來杜門修省，遠求堯舜，危微之戒，近體孔顏，克復之傳，用是惕然愧懼，所恨昏惰之資，不能勇猛奮前，願吾年兄常賜鞭策。

與梁仲用

校無似，誤蒙教愛，二載於茲，緬惟執事以默名庵，而言語傷易，傷煩，十常七八，豈欲寡其過而未邪。人心通發於舌，舌動則聲因以宣，故人之多言者，古常有動意，蓋此心全體俱奔在上面也。仙家守氣，必先塞兌，固靈根，吾儒欲存此心，亦須捫口勿言，不輕漏泄，意自歸根，則養得心完密，無罅隙可走。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人之所以輕易其言，只因不把當事，才高之人，事來應付得去，揮霍得下，其失尤多。凡此皆放其心，而不知求也。故嘗安論，欲求放心，必自謹言始。校方成其輔，而乃以良其輔，執事可謂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者矣。然在執事，自不當因人廢言也。

與呂仲木

吾兄載道而西，校兩奉書，不識能達左右與否。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往之私意，未嘗不在。豐鑄開也。大哉，聖人之道，峻極於天，願吾兄超然於調話辭章之表，聚精會神，不作三代以下人物。子曰：予欲無言，天生精神，幾何，那得許多應付世俗。儘隨緣說得無限好話，當不得四時行，百物生也。矧於不好人，也要說他好，三代直道而行，無乃不若是乎。校於吾兄，何能有所裨益，然猶時獻其一得之愚者，以吾兄好善肯舍己而從人也，春氣漸溫，願若時完養太和之氣，不具。

答王天字

聞名二十餘年，尚未會面，惟神交而已。伏承下問，為學功夫，茫然不能答，請姑陳其自訟之意。吾人學不得力，只因無必為聖人之志，以故纏繞於文辭，擔閣於意見，不肯喫緊做功夫。今欲反此，必須辨得朝聞夕死之心，而後庶幾有成耳。

與唐應德

虎丘之會，承諭所用功夫，視前乎此，可謂盡言無隱矣。學患不能行，如應德之力於行，所進何可復量。但校有所疑，亦不敢隱。應德信道篤矣，而執德以未弘仁，以行之矣。而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似有所未足。吾輩不幸去聖久遠，學絕道喪，不稽之以聖人之言，安保其無差。校自度言輕，不足以回應德，雖然，應德昔者持之甚堅，亦猶今者持之甚堅，但願毋使他日之悔，亦猶今日之悔也。聞欲過我，歧余望之。

答何子時

故人遠在萬里，慰我以書，深感惓惓之愛。與故人別數年矣，氣體今何如。惟聚精會神，可以進德，可以養生。記云：莊敬日強，又云：盛氣頓實，揚休皆充養所致也。來書歎屢空之難，此是真經歷語。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其元，須著抖起精神，做去。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願及時進德修業，立決定志，用勇猛功，以成遠大之器，不具。

魏莊渠先生集卷之上

與周士淹

汝美才也。而氣局尙窄。以故弗免有滯礙處。欲開大規模。此誠第一義。亦嘗觀之造化乎。惟大。而後能運。故曰。若無天度量。安得聖胚胎。更願於明以動。故豐思日。容容作聖上用功。何如。何如。令弟有美質。宜數勸以恥言。過行功夫。勿輕爲大言。抑其虛驕。開其真識。乃可成遠器。否則聰明反被聰明誤矣。履德之基。謙德之柄。而後曰復德之本。學者決當識此。

與鄭培若會

涇野重厚端方。名重天下。汝今出入其門。逸志當自消。驕志當自除。但學莫病於好名。而教易失之過高。以好名之心。而聞過高之論。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若好名過高。則將喪其赤子之良心。人僞勝而天真微矣。不可不自勵。不可不自省。得汝平安書。甚慰。聞有論天下事。未免輕發。漢景曰。魏其沾沾自喜。難以爲相。持重。不可不慎也。此處須有病根。要與汝道破。未必能拔去。須自尋求。知得是病。便只是藥。連根可拔矣。

寄從子希哲

屢待汝平安書甚慰。自汝之去。吾朝夕思汝。又朝夕憂汝。思非爲別離。惟欲汝做箇好人。憂亦非爲汝勞苦。惟恐汝做些不好事。汝今在涇野門下。須服行其言。觀法其行。乃真爲弟子。否則雖見好人。不行好事。反不如凡夫矣。待文王而興。已非豪傑之士。文王所不能與汝道。他比得凡夫否。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學。四方人才所聚。若所交俱英才。及忠厚有德者。其益不可勝言。若只汎交。與說閒話。爲無益之事。則其損亦不可勝言。謹默二字。可銘諸心。

魏莊渠先生文集卷之下

書

復徐子謙

姑蘇密邇貴治。傳誦政聲。洋洋滿耳。夫以懇惻愛民之心。而濟之以平易精密之政。宜乎事便而民安。然德翼又稱善政所召。天降嘉禾。自楊守承芳以來。僅一見。嗟乎。天人之易格。固如是哉。然在年兄。則當謙而弗居。日慎一日。可也。郡守之職。至爲親民。君子學道。則愛人。如欲少行其志。無以踰此官矣。然其澤。有在一時者。有及於數十年之後者。有百年者。有百世者。願其規模次第何如耳。居今之世。牽制孔多。又多簡書期會之冗。坐糜精神。不得專意於其遠者。大者。然此爲常人言耳。年兄豪傑士也。豈復時勢所能拘。哉。充吾懇惻愛民之心。盎然天地之初意。氤氳氤氳。盈滿於胸中。發而施之於政事。凡世俗之毀譽。利害。休戚。得喪。一毫毋使芥蒂於心。以維吾正念。集郡之賢士大夫。遠近父老。相與講求。諮議兼總條貫。次第施行。因平易之政。而更爲久遠之制。因精密之政。而加以闊大之規。則其澤之所被。遠且百世。近亦百年。年兄於茲土。將廟食無窮矣。南望旌麾。每欲瞻拜。而多病所廢。弗獲如願。徒切引領而已。

與胡希曾

吾兄清節。瑩如冰壺。一旦青蠅點白璧。天下咸嗟。矧於知己。五岳起方寸。隱然詎能平也。久矣。然在吾兄。

吞雲夢者八九。此何足芥蒂。人世間利害得喪。爾辱關心。只爲有我。若曠然無我。任他萬起萬滅。豈能汨吾胸中之和。且我身安從生。固出於天地。今夫天地原也。從混沌來。畢竟又混沌去。我身住得天地間能幾時。何故卻就軀殼上起許多意思。維維卻浮名。如蠶自繭自縛。不待天堂自由。世間只有道理最大。生天地。吾身又從天地生。當初天地生我時。完全交付與我。我今也須完全交付還他。生一日。便當盡一日道理。故曰窮居不損。大行不加。卷之不盈。分散之彌六合。惟時春氣氤氳。生意流動。充滿盎然。吾人之仁也。靜處春生動處春。一家春散萬家春。敢以爲祝。

答呂仲木

兩生侍教。醉飽盛德而歸。明道有云。後人雖有好言語。終被氣象卑。不類道。吾兄以厚重淳美之德。涵養既深。發於面背。正當於古人中求之耳。今也講學者太易易然。而內省或缺。似與聖門訥言敏行相反。高據此心。不在本位。天下事一以浮氣大語。蓋之未知流弊向極。吾兄身繫海內重望。意深深望高明。用志不分。以其全力而向於道。勿滯於訓詁。勿散於詞章。庶可障百川而東之。迺狂瀾於既倒也。源甫經濟之學。明習國家典章。長於兵法。而人鮮知者。今得同官。當有切磋之益也。敢以爲賀。願常叩之。庶可以發其胸中之奇。源甫薰沐德容。益知鞭辟近裏。著已。則所造亦當長一格也。

復徐曰仁

病臥窮鄉。久不獲故人動定。積有馳情。茲承惠書。深感吾黨各立門戶之私。意極惓惓。竊惟道乃天下公理。恐夫愚婦皆可與知。人惟各有私心。是以自生障蔽。吾輩相與。正宜公天下以爲心。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若乃自立意見。以私智窺測大道。便謂此乃天地之純。古人之全體。同己者則以爲是。異己者則以爲非。斯其去道亦遠矣。此校之所不敢也。安得吾輩同志數人。相與聚首一處。僕得聽於下風。彼此坦懷。盡言無隱。各陳所學。實其是非。驗之吾心。性情之實。考之聖賢經傳之旨。參之天地萬物之理。辨異端近似之非。振俗學支離之弊。務求至當歸一。精一無二。剖破藩籬。以爲大家。豈不快哉。若欲仍立門戶。不求同理。而求同己。則亦未如之何矣。此校之所深願。而未能者也。歲暮。即思抑過我道。及高明。有書與之講學。恨不獲聞其詳。今會晤未涯。幸以教思抑者教我。雖心之精微。言不能盡。然既陳其端。庶幾思而得之。可爲他日承教之地也。至懇至懇。

與徐朝儀

荒政至急者。獨免賑濟。今則獨免尤急。自來官司檢踏災傷。上司必復熟幾分。一圩之中。間有田成熟者。必累一圩荒田。故低田小民。往往將高田開沒。以免後患。今必須先期勘驗。廣施獨免之恩。下令禁成。庶絕茲患。一年饑。則缺二年之食。久雨後。必晴。比及秋冬。水勢須退。必資春熟。庶可接濟秋成。宜及今設法。多收大麥種。至期給散貧民。勸令廣種。是亦救荒一助也。更緩數旬。麥價必踊貴矣。水勢滔天。窮民乘機。易聚爲盜。況於素爲盜區者乎。昔承垂問。蓋已軫憂。所謂太上救失於未萌也。今其勢已兆矣。遏盜之機。正在今日。昔庚午歲。盜賊充斥。官塘白晝不敢行。父老有識者。議令沿塘各區糧長。每區出巡船一隻。與

巴城塘浦。東西二巡司。往來巡視。因命點開。盜賊當聞風屏息也。父老所謂。建是議者。彼嘗目擊近地有賊。官府差人不能擒。後命各區糧長與俱。捕獲故也。巡司嘗憂地方貽害。每欲申請。特未敢耳。校探與人。之論。達於台座。伏望早賜舉行。如有效。則推於他處可也。

答王郡守子正

俾來。承下問。惓惓於吳氓。甚盛心也。願漫爾何足。以當之。聞命祇辱。來論。禁奢。息爭訟。此誠今日對病之藥也。故校之愚。更願明公。以書請於鄉士大夫。相帥以儉。共成禮俗。以爲民表。富民能節儉。好禮者。勞之。擇其犯分。尤不率教者。或使恤其宗族鄉黨。或督之開墾荒田。而官無所利焉。小民庶其風動乎。乃若倡優。賭博。儼戲。雜劇。男女游山燒香。此尤風俗大蠹。願爲之厲禁。犯則峻治之。詞訟一事。願以誠感上司。勿輕受詞。及偏原告。以長刁風。勸屬吏廉靖愛民。勿利紙錢。賈米。民自以不擾。明公復以書。請士大夫。舉行族約。鄉約。訟當自簡矣。古人有言。治天下者。何異於牧馬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願加之意。雖然。二者。固急務也。如校之愚。則謂莫急於正紀綱。願明公推誠於郡佐。邑令。同心共理。治道去泰去甚。大抵法弊易救。人弊難救。而時弊尤難救。雖然。如貓捕鼠。一擒而衆揚矣。俾回。先此奉復。仍令二三子詢訪民情。具時政當罷行者。續以告也。

答呂德

汝書惓惓問政。嗟乎。今之作縣。卽孔門之爲邦也。但古有君道。漢猶有長道。今直僕道耳。此固法弊。亦由人弊。下焉者。惟知漁利。人面而鬼心。此盜賊之行也。汝必不肯自汙。亦不待吾勸戒。稍上焉者。但務名以干上司之知。其弊徒虛文。無惻怛之實。此市井之心也。吾不願汝爲之也。時新居鄉。亦嘗見作縣者。守身如玉之潔。如冰之清。而愛民也。如父母之切。而不獲上下之心者乎。保伍法。古人舊行之矣。妙在誠心愛民。因俗以爲教。所謂神而明之。與民宜之也。安石行之而害者。法既苛擾。又以刻急濟之。皆由其拗性。疆心所致也。

答章懋實

承示奏篇。足見惻怛之意。書稱。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此心何心也。天地生生之心也。充之。滿腔皆春。推而達之。六合皆春矣。但事多見行。覆本易於破調。不過曰。合無申明。則又作一場話說矣。東漢而下。奏篇往往瑣細萎弱。惟孔明出師表。可泣鬼神。唐人尚駢儷。陸宣公奏議。炳炳如丹。口不啻仁義。而仁義存其中。亦不覺其爲四六也。宋人自諸名公外。皆未免於議論多。范文正公則又處出諸公之上。程朱奏議。自當於六經中求之。而明道數篇。若用其言。可以從容三代之治。近世奏議。往往是舉業。否則吏牘。又否則一篇古文詞。胡端敏公論事劄記。讀之令人心開目明。願親家究心焉。平時作何功夫。所交何人。皆吾所願聞也。

答曾太平

與故人別十有四年矣。徐亞參。王潤守。過我。備言善政。余作而歎曰。有本有用之學。固如是邪。甚爲赤城

之人喜之，自守令之數易也。而瘡痍疾痛，不關於身。今若此，真民之父母也。來論所舉戒懼慎獨，足見匪意於切己之學，但未免猶落言詮，而分屬正心誠意，則彼此似俱失。願更體驗之。夫中庸與大學，一也。大學教人用功，首把明德來說，中庸則首舉至善，指示人，亦猶大學之提起知止也。中庸之戒懼慎獨，乃隱括大學八條目，只是一箇活法。大抵人自未應事，及乎應事，以至事過，總是此心。又進一步，自未起念時，及乎起念，以至念息，亦猶是也。善用功，則貫串做一箇，否則開隔矣。吾所謂立本，是貫串動靜功夫。研幾云者，只就應事起念時，更著精彩也。近作大學指歸，大學考異，寄往指歸，錄本偶不在。以草本寄，其間更有一二修改處，然大體則不異矣。試體驗之，有不合處，儘好商量。維時仲春，宇宙開渾是一團太和元氣，薰蒸但覺或未至而至，至而不至，近則調燮一身，遠則康濟兆民，尚慎之哉。

寄參姪

自汝位任後，久不得汝書。至今縣念，周子樞督學四川，取道江右，吾有書寄汝，想已達。毛剛卿自雲南回，道經袁郡，云會彼中士夫，往往贊汝秀才而傲慢人，好張弛而不知體要，噴有煩言。惟范太守說汝所行是多扶持之言，嗟夫，好事難成，好人多磨。一至此哉，雖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此聖賢教人忠恕之道也。以迹觀之，悠悠之言，似出妒婦之口，以道觀之，因是而反求諸躬，有所未善，則改無憚於心，則加勉，何莫非吾忠臣也。何莫非吾金玉益友也。縣尹立於萬民之上，誰非俯仰吾者，惟吾獨尊矣。故不患其折挫也，而患其易驕也。有所拂鬱於心，觀者加密，兢兢深，久之自當平應。古之學者，必先理情性，汝之性情，素傷於偏急，而於寬大和平，惻怛忠厚之意，有所不足，或因事觸發，或自覺知，或得人指破，大鍛鍊一番，此最是著力處，亦便是得力處也。化漸長成，讀書勤惰何如，汝父備出外，衙中凡百關防，俱當用心，易家人利，女貞，男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況主母不在，內外尤當謹嚴，慎勿以官事在室中言之，恐易漏洩生事。汝居家素儉薄，今居官尤當儉薄於家，古人官箴，將勤補拙，以儉養廉，說得甚好。前輩又有箴，自高不高，謹短終短，有銘，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皆格言也。吾尊幼俱平安，汝不必挂念。一縣經綸四海同，願汝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廟食百世。詩云：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

答俞獻可知縣

大丈夫欲致君澤民，不為相，則莫如為令與守。近昔者，莫如相，近民者，莫如守令。而令彌親矣。瘡痍疾痛，無一而不相關也。居今之世，可以廟食百世者，惟守令則然。民之思令，彌深矣。雖然，三代封建，有君道焉。兩漢守令，有長道焉。今之郡縣，直僕道耳。士之雄成者，不屑焉。謂之雌伏，何輕民命也。賢者所至，塗炭者，可使之枕席。小民戴之如君，親之若父母。上之人，固將敬之如九鼎，大呂，山川若增而勝焉。然則能重此官者，是固在我。遠承存問，深感不忘故舊之盛情。傳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以此致祝，雖則兩露雪霜，均之澤物，然吾願故人之為陽春也。

與利會事賓

魏莊渠先生文集卷之下

昔者伴來，但言汝將出巡過我，不言汝已升官，故復書先附寄六書精蘊一部，別一部，寄張柱史。其後從子過南都，特來謁汝，始知汝已僉八閩矣。不知汝過姑蘇，何以不一過我，必有以也。而吾不知耳。吾雖羣索居也，久道德日負於初心，不知汝奔走宦途，此心能乾如砥柱，不為風濤所震撼乎。能挾浮翳，以開東明乎。安妥鳩毒，能勿懷乎。人之學強者，當柔克弱者，當剛克。是故急則佩章，緩則佩弦。汝宜自察，乃可長善救失也。

與顧禹錫

承惠真文忠公文集，自臨翁後，學有實用者，勉齋、魯齋及公而已。本傳稱公所至，惠政深洽，不媿其言。奏議明白，剴切，胡永清嘗言：晦翁奏議，精光鑠人，讀之雖明公鉅卿所建明，盡為所掩。真文忠公庶幾而神不及也。永清奏議甚好，人多泛泛觀之，不知其意之所存。一事有一處真，皆鑿鑿可行也。

與陳子醇

別後，又且二年矣。憶想如昨，傳聞從政，大得民和，深以為慰。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明道所至，必書視民如傷於坐隅。曰：某常愧此四字。子醇篤志講學，願立誠為主，凡事只看道理當如何，不以毀利害易志，人情物理，見有未周，毋憚屈己，詢訪，暇時涵泳聖言，令常有警省處，勿使汨沒此心，拙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為何若。

與郭水部

一別十年，忽承干旌訪我於野，愧無以告之，竊謂講學不必多言，只在自知實病痛處，方可真切。心不可有游思，身不可有惰氣，游思多，則神明散，惰氣勝，則嗜欲滋，斯言或可充韋弦之用也。

與余杰

昔者得汝書，吾意汝先公葬也。久矣，汝弟煥至，兩問之，涕泣而對，乃知未也。吾責之曰：大孝尊親，汝弗能矣。其次弗辱，汝弗能矣。其下能養，乃父何嘗一日享汝兄弟之奉哉。身後暴露，且也。十有三年矣，若此與無子何別。昔者何子平有故不得葬，尚自謂我情事未伸，天地開一罪人耳。況無故而葬，罪將安逃。禮過時而不葬，主喪者不釋服，今汝兄弟俱釋衰經，從吉，施施焉于子焉，與他人同，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正以名教，則汝兄弟不可復入學校之門矣。雖然，此責在汝尤重，何也。以汝為兄，一家之長也。嗚呼，乃父學為大儒，官至少宰，身後暴露，不待安其體魄，孤魂漂漂，其竟何依。汝兄弟恬然安焉，是豈循循之道，非復詩禮之家矣。亦獨何心。煥求吾作墓志銘，吾平生未嘗為此。昔者，靜庵葬，胡純來求銘，墓，遂庵葬，李枚來求銘，墓，叔父之葬，吾弟苦欲吾自銘，皆辭不作。今老矣，豈可獨為令先公破此例邪。雖然，吾心戚戚，不忍也。汝欲為汝兄弟轉求陸伯敬文章，鉅公也。不然，轉求周尚書伯明，汝父同年也。問行狀及事實，皆無之。豈能以空文作志邪。汝弟千里遠來，又懼汝兄弟以無埋銘為辭，差池葬事，故不得已，以吾所知者，代汝作墳記，庶幾不誤葬期。嗚呼，祖父有善，而弗能傳，謂之不孝，煥幼，不能知，汝長，當知，可即條錄嘉言善行，請文於立德立言之君子，以圖不朽。吾日夜望之，記錄成，當遣寄我，煥又言：兄子圭，長成，今游邑庠矣。吾

魏莊渠先生文集卷之下

聞之甚喜。庶幾克肖乃祖哉。欲繼祖武。在行不在文。在立志在動用功。不專在才力。圭勉之哉。圭字朝信。已當。故不著於字說。

答蘇編部

校不才多病。天所棄也。亦天逸之。使爲閒民也。康節有云。滿眼清才在朝著。病夫無以繫安危。故人。天方。向用。宜積赤誠以待機會。老杜有云。艱危須仗濟時才。又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答昇平。故人不。可不勉也。承問復古手段。噫。有三代而上之學術。斯有三代而上之人才。有三代而上之人才。斯有三代。而上之功業。今聖賢經天緯地之學具存。後之人只向方圓上測規矩。而不肯就規矩上出方圓。非古道。不可復也。泥古之迹。不能神而明之也。校於古人。不能爲役。而志不敢自小者。亦欲學古之道。竭吾才以。求之也。惟時雨淫害稼。暑至而不至。氣鬱以蒸。他日交秋。火必不肯退位。歲氣勝復。何時而已邪。故人願。自變理吾身陰陽。毋爲偏氣所診也。

與唐音

得書自覺學未探本原。甚善。甚善。乘此戚然。大有警於心。百尺竿頭。務求進步處。乃不枉此一生耳。唐。人。學。舉。業。想。日。有。進。但。恐。德。業。日。忘。日。遠。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斯。言。宜。愧。愧。服。膺。高。汝。白。幼。時。其。叔。父。教。之。以。舉。業。歎。曰。便。做。到。狀。元。三。年。一。箇。何。足。慕。哉。及。長。登。進。士。第。其。叔。父。以。書。戒。之。曰。此。何。足。喜。吾。正。憂。汝。從。此。不。免。墮。坑。可。實。一。箇。記。每。日。過。差。寄。我。汝。白。自。謂。我。終。身。侍。傍。何。不。相。信。如。此。試。問。其。僕。答。曰。比。在。家。漸。不。同。矣。因。此。而。懼。乃。實。簿。記。過。過。不。可。勝。書。因。此。大。懼。刻。苦。用。功。若。汝。白。之。學。與。其。叔。父。之。教。可。以。爲。法。矣。

與羅達夫

達夫別我去。清風明月猶疑見。達夫丰神。夫子嘗歎才難。吾輩所當猛省。如達夫者。何處得來。而未免有。我。人。見。不。肯。舍。己。以。從。聖。人。願。欲。率。聖。人。之。言。從。己。母。乃。擔。閣。其。才。乎。校。嘗。謂。更。不。必。問。才。如。何。只。因。犯。了。孟。子。所。謂。不。能。盡。其。才。誰。能。如。顏。子。之。既。竭。吾。才。也。昔。者。之。學。忠。義。則。有。之。語。道。則。未。盡。韓。魏。公。最。名。有。膽。任。大。事。死。生。以。之。然。深。服。范。文。正。公。察。乎。消。息。盈。虛。之。理。富。文。忠。公。視。文。正。爲。羸。然。慮。不。萬。全。不。發。日。語。次。見。達。夫。未。深。省。故。默。不。言。達。夫。聰。悟。絕。人。今。當。洞。識。之。矣。莊。生。一。言。極。好。易。之。者。皞。天。不。宜。深。有。合。於。易。道。也。李。參。受。萬。載。令。附。此。以。訊。起。居。參。平。生。居。家。有。守。今。居。官。亦。欲。有。爲。未。知。得。行。其。志。否。袁。與。吉。相。去。遠。近。若。何。若。有。所。聞。願。有。以。教。之。

與查原博

病臥窮鄉。久不獲聞故人動定。朝夕懸仰不忘。編想尊兄。亦未能無離索之歎也。校家居。出。有。時。散。步。田。野。間。但。見。村。落。蕭。條。望。之。別。有。一。般。悽。慘。氣。象。詢。諸。父。老。咸。謂。有。司。苛。政。日。陵。月。深。部。使。者。無。可。赴。懇。惟。泣。而。籲。天。耳。嗚。呼。哀。哉。嗚。呼。痛。哉。觀。一。方。如。此。則。四。方。可。知。矣。尊。兄。今。方。食。憲。八。閩。綱。紀。列。郡。仁。民。愛。物。之。心。素。所。抱。負。正。宜。大。爲。一。方。造。福。但。恐。行。部。所。至。未。能。偏。歷。窮。鄉。小。民。冤。號。之。聲。未。必。得。而。盡。聞。也。

愁苦之狀。未必得而盡見也。所願廣視博聽。以通達下情。激濁揚清。以興起吏治。正己以先之。實信。罰必。毋爲大利害所動搖。朝廷數十萬生靈。不忍使之困於貪官汙吏之手。將見威名赫於上下。德澤流於遐。邇。異時顯庸於朝。由此而遂澄清天下。豈不大爲朋友之光哉。因風。曷。勝。欣。願。之。至。正。己。之。道。無。他。請。無。忘。舊。日。所。學。當。意。向。有。散。緩。時。力。量。有。退。屈。時。但。向。自。己。心。上。體。究。古。人。因。甚。發。憤。忘。食。自。家。因。甚。只。恐。宴。安。古。人。因。甚。見。義。必。爲。自。家。因。甚。不。免。退。縮。猛。著。精。彩。看。來。看。去。便。自。有。箇。奮。發。振。作。的。意。只。此。便。是。得。力。處。亦。便。是。著。力。處。便。宜。於。平。日。以。義。理。浸。灌。涵。泳。此。心。令。其。栽培。深。固。則。臨。事。愈。覺。著。力。矣。詩。云。采。葑。采。菲。毋。以。下。體。淺。陋。之。見。高。明。其。自。擇。焉。

與胡永清

自兄之赴詔獄也。士大夫知與不知。咸謂禍且不測。洵洵傳聞。爲兄食不下咽。寢不安枕者。亦屢矣。復聞。聖。恩。寬。大。將。歸。故。鄉。立。卿。相。約。候。兄。西。湖。之。上。喜。不。可。言。詎。意。今。復。有。遼。左。之。謫。耶。然。原。吾。兄。初。心。固。將。以。死。殉。國。今。尚。爲。輕。典。不。待。排。遣。留。中。固。當。泰。然。也。計。吾。兄。不。能。忘。情。者。令。尊。丈。倚。閭。之。望。耳。夫。孝。莫。大。於。顯。親。吾。兄。此。行。其。爲。榮。親。多。矣。定。省。常。禮。曾。何。足。云。況。吾。兄。今。在。萬。里。外。此。身。安。而。後。親。之。心。安。能。勿。以。思。親。鬱。鬱。成。疾。乃。所。以。慰。其。親。也。嗚。呼。天。於。豪。傑。之。士。其。生。之。也。難。故。其。成。之。也。常。若。有。以。相。之。遼。左。之。謫。正。孟。子。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若。復。因。循。廢。學。是。爲。棄。天。學。焉。而。不。務。大。成。亦。非。所。以。承。天。意。也。竊。觀。吾。兄。之。學。志。於。經。世。故。其。所。講。者。皆。切。於。事。功。卻。於。自。家。身。上。未。必。著。力。夫。學。所。以。變。化。氣。質。涵。養。德。性。吾。兄。自。念。積。學。以。來。材。能。知。識。當。大。勝。前。德。性。氣。質。與。未。學。時。果。能。大。進。否。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吾。兄。有。志。天。下。國。家。且。試。點。檢。自。家。身。上。還。有。病。痛。否。明。道。曰。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機。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文。公。曰。今。公。有。掀。然。飛。揚。之。心。以。爲。治。國。平。天。下。可。指。諸。掌。不。知。自。己。身。上。有。多。少。病。痛。在。他。人。心。放。猶。放。得。近。公。卻。更。放。得。遠。今。吾。兄。謫。居。無。事。願。將。聖。賢。之。言。切。己。體。驗。卓。然。就。身。心。上。用。功。以。吾。兄。之。才。而。能。篤。志。於。聖。賢。之。學。則。亦。何。遠。之。不。可。到。哉。尊。體。近。來。何。如。養。德。養。身。元。無。二。理。孔。門。之。學。只。是。求。仁。天。地。間。氤。氳。氤。氳。一。箇。生。理。充。滿。流。行。於。四。時。而。春。氣。融。融。尤。易。體。驗。分。明。吾。人。一。箇。仁。底。氣。象。也。人。能。求。仁。常。存。得。箇。善。底。意。思。便。與。天。地。萬。物。血。脈。相。通。曾。中。和。氣。自。然。充。滿。天。地。好。氣。亦。相。溲。泊。孔。顏。之。樂。正。以。是。耳。夫。子。所。以。謂。仁。者。壽。也。且。如。秋。氣。嚴。凝。便。有。一。般。清。高。氣。象。固。亦。自。好。終。是。肅。殺。又。如。地。氣。高。寒。便。不。生。物。和。暖。便。生。物。人。常。存。得。溫。和。惻。但。之。意。便。自。然。可。愛。然。求。仁。莫。外。乎。敬。今。之。持。敬。者。多。拘。迫。故。覺。彙。墜。不。快。活。血。氣。且。不。得。舒。暢。如。何。得。道。理。發。生。不。知。敬。是。吾。心。自。做。主。宰。處。不。消。苦。著。力。只。略。綽。提。撕。便。是。文。公。所。謂。覺。得。心。放。心。便。在。了。可。謂。發。千。聖。不。傳。之。妙。矣。伊。川。有。言。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又。曰。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人。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爲。和。樂。固。不。可。然。然。敬。須。和。樂。只。是。心。中。無。事。也。吾。兄。試。將。孔。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語。優。游。涵。泳。就。自。己。身。上。體。貼。去。做。做。來。做。去。自。當。有。妙。悟。處。知。敬。則。知。仁。矣。躬。所。未。逮。姑。請。所。聞。明。者。幸。毋。以。人。廢。言。遼。左。高。寒。願。自。愛。

與邵思抑

校屏居僻壤。無嚴師畏友先後夾持。閉中易得墜。思欲取友於四方。因循未果。乃蒙故人。不我遐棄。惠然先施。侍教數日。受益良深。瀕行復中之。以藥石之誨。敢不敬蚤夜。以期無負吾兄之盛心。未審別後。若何進修。想高明之資。當一日千里也。校竊謂。人若真有希聖希賢之志。則其日用所學。決須下希聖希賢功夫。若乃交無益之友。觀無益之書。談無益之言。作無益之事。不惟不暇為。亦且不屑為也。更願高明。以此猛省。有則痛絕之。庶幾用志不分。得以其全力而向於道。則何聖賢之不可為也。

與李立卿

故人入函谷。久不聞起居。第切馳仰。海內窮困極矣。日望吾兄大用。匡濟時艱。才高者多怨。名重者見毀。閱邸報。忽見彈文。及聞縉紳飛語。深為世道隱憂。吾兄素有器量。凡世之毀譽榮辱。一切不以動心。此自資質有大過人處。今胸中自應泰然也。易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更願吾兄深自修省。自念慮之萌。以至言語之發。及乎政事之施。不使小有不正。及毫髮之不誠。則彼之攻我者。皆吾之藥石也。吾友夏惇夫。嘗言。溫公相元祐。有旋乾轉坤之功。只是積得誠意。人能感格上下之心。若專靠才力為之。能幹得多少事。許崇志嘗言。豪傑之才。未用須善韬晦。常如在匣太阿。若先發露鋒芒。安能濟得大事。此言深有味也。呂仲木。馬伯循。韓汝節。居家何為。願屈己下賢。廣集善。勤攻已。關思抑來訪云。永清在遠左。甚適。家亦平安。但未知何日得賜環耳。

答夏惇夫

吾兄開謗自修。此盛德事也。校多病。自救不暇。安能發樂於兄乎。雖然。請試言之。吾兄天資甚美。純正有餘。而剛大若不足。從容涵養。固成就其所長。而勇猛奮發。所以補助其短者。尚覺有所未至也。以故人情物理。研究或未精。斷實或未當。況今精神。又非少壯時比。照管自是不能到矣。往事今不必論。只問新功。何如。願常提撕。莫放。稍惰時。以古聖賢。鞭策自家。愚見若此。未知是否。吾兄擇焉可也。

答沈景明

遠承寓書。獎借太過。愧甚。不敢當。愧甚。不敢當。竊念校平生無他長。惟好善而已。昔官留都。體羸多病。常杜門自修。或告曰。某善士也。則忘病。亟往見之。至則所見不如所聞。若此者。屢矣。而終不悔。以故前後得益友數人。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今故舊半凋落。而校亦且衰矣。追思往年。恍若隔世。聰明不及於曩時。道德日負於初心。每用憤歎。恭惟執事。邁往之資。年富日強。仕優而學。謂宜博求四方善士。與相漸摩。他日德業進修。不可量也。欣願。欣願。維時。天氣溽暑。大火熾然。若蒸。靜為躁。君。惟事定可以遠熱。善自保愛。不具。

與王應龍

爾有高志。而不能邁志用功。吾常憂爾。念爾一別。又三月矣。不知爾用何功夫。想苦心處多也。學者於事。不明乎理。而強欲以力為之。是故有忤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然欲明理。須虛心以求之。決非急迫穿鑿。

所得也。因窮拂亂。正是天意。玉成於汝。不可因是自沮。飲食男女之欲。當因其已知而力行之。益求其所未知。以遺其極。空言無益也。貧無以養。固所當憂。此處只有義命二字。須牢立腳根。日用閒。但問義當為。與不當為。若得之。不得。有命焉。不可必也。戒獲背主。義所當問。引君子無所爭。及訟元吉。卻覺不相當。大抵凡事。各有至當不易之定體。窮而得之。自然活潑潑地。若便將古人言語。牽合說教。卻窒礙難行矣。事少暇。可來館中。取大學。從頭至尾讀之。除卻許多牽纏意思。掃卻許多障蔽意見。義理自然有端緒出來。擇善固執之功。皆有所施矣。否則。非吾所敢知也。

與王應龍

聲。減定為二十八韻。增定為四十五。天然去安排。字字各有著落。真千古之一快也。舊韻。非但聲有差。韻亦多走。乃知聲失之多。韻失之少。故管不住。真不易之論也。但以諧俗之故。多收俗字。亦多俗解。若欲便令。詩家恐多辭信玉篇。及守禮部韻。堅甚。未必肯過而問焉。乃若詩賦大家。亦必該洽。近世亦多好奇者。觀此決不能醒其目。而開其心也。詩。叶韻亦出天然。吾今略見得。而未通悟。故且蓄疑。昨所定太覺草草。如騎虞詩一章。段。犯韻二章。蓬。羅。韻。結句自為應。不叶上韻也。觀周南。吁。嗟。麟。兮。可見昔與陳元誠定樂章。親見元誠歌。伐木思齊二章。只因一字差。上下便買不去。後看大本。恰如一氣呵成。以此深服文公。叶韻之妙。恐未可易言也。

寄林相

命姪來承。汝愧愧厚意。感佩無涯。嗟乎爾時。汝但知吾喪子。未知吾復喪孫也。此天譴否德。為空言無實者。至戒也。昔喪子時。以達。破愛。以敬。易哀。猶持有孫也。小孫復夭折。此情大是難堪。爾時。百念俱亡。恍若見性。死生亦覺可處。若天啓然。今當力進奮學。畏天以終身。益為廣延。圖續計。未知天肯終祐吾否也。世人多自營。講學者。又多自大。籠罩不實。汝能以經世為志。此誠何處得來。雖然。吾憂汝疏略也。未也。吾又憂汝輕也。汝亦嘗自省及此乎。然乎。否乎。吾見郡邑志多矣。博學高才。則有之。少有通達國體者。惟蘭溪志。庶幾。乃楓山老先生手筆也。進而上之。廓而大之。是誠在人。汝誠觀此。萬安新志得失。當自默會矣。因此益求未至。此進德之機也。學須凝聚。停蓄。乃能宜著發揮耳。

與鄭培若會

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溼野。人師也。汝今侍之。當先法其厚重。易曰。吉人之辭。寡。寡人之辭。多。學之進退。只於語默可見。凡事三緘而言。再思而行。此便是聖門。訥言敏行宗旨。相去數千里。若肯似此用功。便如同堂合席也。老聃云。去子之虛志。與驕氣。泰色。與嗜慾。是皆無益於子之身。至哉言乎。

與參廷

初得書。謂邑難治。再書。若易易然。三書。彌難。氣不能平。古之人。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滑之不清。夫何如哉。顏子。犯而不校。孟子。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真汝師也。修回。作事頗闊。自親戚。鄉黨。暨於交友。咸以為疑。市之無虎。勿問可知也。三人言之。遂以為真有虎矣。惟吾不以為然。弗謂交友。亦素不信汝。

者此汝本美質而未嘗持久用功以故然疑作耳彼中士夫與汝素不相識豈能遽孚必久而後信耳昔寄公移吾批一過付之修矣化今長可動用功及防閑衝中吾與家中尊幼俱平安不必挂念茲因夏巡檢便寄此

序

朱氏遺書序

六經傳道之書也。訓詁而已耳。漢儒之所以陋也。辭章而已耳。唐儒之所以衰也。迪知允蹈充之爲聖學焉。達之爲王道焉。宋儒之所以盛也。六經至朱子而大明。世之學者咸知誦法朱子。雖然其講明也。過多其踐履也。過少。後儒之所以支離也。或乃入耳出口而未嘗反求諸躬。假途以干祿立門戶以要名。而朱子之志荒矣。道喪於多歧。舍旃而求捷徑。逃儒而入於釋者也。害則滋甚。校始讀朱子語類文集二書。歎其廣博浩繁。茫無際涯。久而見其提挈綱維。闡發精蘊。有確乎其簡易者。然後知夫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條列萬餘。而其本惟一焉耳。溯流而窮其源。斂華而就於實。斯固朱子所望於後學者也。輒不自量。爰取二書。刻其統紀條貫。深切而著明者。輯爲朱氏遺書。雖未足以得古人之全體。然於聖學之階梯。王道之權輿。亦略具矣。學者惟毋以糟粕視之。則古人之不可傳者。庶乎其猶有傳也。

禮記纂言序

六經聖人親所刪定。秦人燬之。禮樂二籍。俄空焉。世惟周官儀禮。僅存。而學官罕所傳習。漢儒所補戴。記列於五經。純駁班如也。註疏又頗傳以緯學。經世之誼。鬱而未彰。今所宗者。陳氏集說而已耳。朱子舊修正三禮。未就。惟吳氏纂言。倫類明整。稽合諸儒異同。厥功博哉。而世鮮有傳者。豈天未與斯文。曷絕之易。而續之孔艱也。雖然。後有作者。稽古立制。與世太平。茲書雖匪盡出孔氏。固周官儀禮之翼也。文獻斯存。殆將由是乎考法。千古之闕典。可舉而行也。君子之於禮。蓋沒身焉。學者弗及見。古全書。幸而此編尙在。庶有格言。詎可暫而舍諸。如用於世。且將執此以往。矧亡者禮之數也。其不亡者。存禮三百。曲禮三千。根心所發也。故以一言曰。毋不敬。茲書開卷。全經之體要具焉。其可忽諸。寧國守胡君東泉。爰刻是書。嘉與四方士。其之屬校題諸簡末。先王之典。墜地也久矣。庸詎知天之不欲與斯文也。而以是爲之兆與。君守郡。適倥傯多故時。乃能崇尚經術。其爲政知所先務哉。

莊渠李氏統宗譜序

我李聚族莊渠。乃今散處而共祖。實之府君。譬若大樹無根。何生矣。嗟我族人。誰非我祖傳種。同氣連枝。骨肉之親也。族散而無統。骨肉且將漠如塗之人。吁可憂哉。古之人尊祖敬宗。敬宗故收族。而宗法立焉。大宗立。百世不遷。以統族之親疏。小宗立。親者彌相親也。蓋五世親盡。乃遷宗法。天下無善俗。好古君子。顧念其本根。則謹修其譜牒。以合族而譜學。惟歐蘇二家傳。校稽諸古。國史莫系世。辨昭穆。家之有譜。如國有史。乃立統宗譜。自我莊渠。一世祖始。而盡於其五世孫。別起爲圖。五世至九世。則元孫各爲高祖。自系厥後。以禪於無窮。正適直繼。而系前支庶。區別而次。後族之親疏成在也。而無失其倫。蓋取諸歐

陽氏。繼以世譜。於正適詳焉。曰。其猶有古大宗之遺意乎。則又立族屬譜。愛起自我高祖彥行府君。而下盡於吾之族昆弟。凡宗人有服屬者。咸在。吾與族昆弟之子若孫。生則附之。親屬始竭。猶未忍相棄也。蓋取之蘇氏。復取祖系親盡者。莫諸前。曰。其猶有古小宗之遺意乎。二法相爲經緯。瓜瓞綿綿。百世如指諸掌。我李孟莊一支。謬所爲直下子孫也。凡我族人。如木附枝。於法固不敢立爲大宗。而事之自當加隆焉耳矣。此統宗譜所爲作也。統宗譜大合族而共圖。故世譜專載正適。代錄其適子某。庶子某。而庶子所生不復書。族人惟賢者特筆以附見。又與宗圖自相經緯。凡修譜。則族人各以其譜來會。譜成分而世藏之。代命賢者一人。編修。嗚呼。士大夫則知尊祖矣。誰其不重譜牒哉。然而或修焉。或否焉。顧子修賢不肯何如耳。其世篤孝敬。守墳墓。厚親戚。修譜牒。而勿替之。則天下咸稱願曰。斯其文獻故家也。祖宗有光矣。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凡我後之人。尙其顧念我祖宗。而毋疏遠骨肉也哉。

贈胡重器食憲福建序

淮陰胡君重器。守南京秋官尙書郎。褒然有才望。漳南故多盜。國家患之。適命胡君食憲福建按察司事。往治其兵。賜贖書以從事。寮友于君仲仁。符君同和。輩祖之於江。謂余以年好。屬以贈言。余惟今海內多盜。孰非國家之良民乎。饑寒切於身。而公私復交征其利。是故不得已而爲盜。非不知其終弗免於死也。以爲獲一日之養。則延一日之生。猶愈於立殞命耳。長民者。弗能養民之生。又欲盡促之死。吁。亦忍哉。君之往也。其無以盜爲可惡。而以爲可哀。竊然不忍人之心。憤盈於中。而尤溢於外。有以先加乎民。俾聞之者。雖極兇惡。咸憐憫而動心焉。曰。是欲生我者也。下車之初。痛自刻責。以率其下。先去在官一切貪汙苛虐之人。由是發號施令。與民更始。理冤滯。賑貧窮。均賦役。節財用。凡可以佐民者。汲汲爲之。不遺餘力。將見困窮之民。欲爲盜者。以爲自今。吾猶可以生也。何苦而從盜乎。既爲盜者。咸知君有哀矜之誠。無忿嫉之念。亦將消沮閉藏。各欲解散。乃徐爲之規畫。或可招安。或當勦滅。時措之宜。詢於羣謀。而斷以己意。盡一方之才。處一方之事。事不依依乎。其有餘地也哉。盜既解散。又當益恤民隱。可與之利。當除之害。次第不遺。庶民各安生。而無將來爲盜之患矣。君嘗爲理官。盜之抵死者。尙欲爲求其生。今茲之往。盜之猶可以生者。君豈忍盡真之死邪。君之司刑。不忍輕實一人於法。夫兵。尤刑之大者也。一輕用之。則人之不得其死者。衆矣。君豈忍之哉。吾固知其不然矣。昔漢宣以曠途刺渤海。遂因請曰。國家赤子。弄兵於潢池。今將使臣安之邪。將勝之也。帝曰。選用良吏。固欲安之耳。遂復自請。毋拘臣以文法。今國家以漳南多盜。擅君以刺史之權。予君以贖書之重。視漢宣之用曠途。殆將過之。君將何以稱上意邪。亦曰。昔之有司。使良民爲盜。今君使盜爲良民。則漳南之治。當與渤海同。而國家得人。可以比隆於漢室矣。豈不休哉。雖然。余之言止盜。皆安養之事耳。未及教民也。民生有欲。不能無爭。爭則易以亂。惟禮可以已之。君以載記起家。登進士。必能以禮讓教其民矣。余故可得而略也。

送趙終吉擢守曲靖軍民府序

蜀人趙終吉。連守三州。皆有惠政。君去州之民思之。入爲南部尙書郎。校久從君之後。知君有德長者也。

正德己巳君權守曲靖軍民府。寮友嚴家字輩。祖於江之游。而需校贈之以言。校義不可辭。乃言曰。郡守民之師帥也。曲靖地方數百里。紀綱之理亂。風俗之汙隆。咸繫於君之一身焉。耳。政始於自治。則不嚴而肅。教始於躬行。則不令而從。是故其本莫先於正己守也。承君之德。而致之民者也。否則上雖有愛民之心。下孰與被其澤哉。曲靖遠京師萬餘里。而吾君以其土地人民全付於君。以君能宜其德也。君身在外。乃心罔不在帝室。則吾君無南顧之憂矣。是故其職莫重於體君。郡之民。以守為父母。曲靖之民。皆君之子。相君以養其生者也。今之為民父母者。苟利於己。而不顧其害之切於民。求己之名。而不計其名之無其實。民奚賴焉。君能愛民如子。民將愛君如父母矣。是故其德莫切於愛民。曲靖一郡。合四州二縣之屬。吏於茲土者。以百人。而君為之長。君知其賢而勸之。人孰不勉於善。知其不肖而懲之。人孰不愧於惡。是使不肖為賢也。君欲知其賢與不肖。則莫若進其人於庭而問之。退而試之。以事書其姓名於屏。朝夕訪之。而疏其下。則賢者易知也。不肖者易知也。而賞罰可行矣。是故其要莫急於知人。一郡之內。庶事皆長於君。人性之所宜。政體之所尚。可與之利。當除之害。守一人。豈能盡知而盡行之邪。君其虛心以求之。使四境之內。皆欣欣然而來。樂告我以善。則衆人之功。孰非君之功邪。是故其次莫大於好善。君之往也。行是五者。請毋緩其功。而急其效。毋有其始。而廢其終。時有毀譽。事有利害。毋徇其在人。而忽其在我。則於為郡也。何有衆曰。如子之言。亦可以治天下矣乎。曰。今之郡。古之國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國治而後天下平。君今日以是道治郡。而有成功。異時由郡守高第。入為公卿。則所以治天下者。亦舉是道而措之焉耳。衆皆曰。諾。遂書以為贈。

送吳得中僉憲浙江序

甫人吳得中守南京秋官尚書郎。以清謹聞。正德己巳冬。擢僉浙江按察司事。校贈之言曰。憲司。正人者也。已獨可以弗正矣乎。自治之弗嚴。人將怨而不服。躬行之不至。人將慢而弗治。是故其本莫先於正己。風憲之職。激濁而揚清。賢者弗進。而進者。匪賢人。奚以勸。不肖者。弗退。而退者。匪不肖人。奚以懲。是故其要莫急於知人。監司。察守令者也。郡弗治。責諸守。縣弗治。責諸令。若僕僕焉。代守令而行其事。則亦一守令耳。是故其職莫貴於得大體。己弗正。則好惡弗公。而取舍弗明。不可以不知人。不知人。則無以委任。而責成功。雖欲務大體。弗可得已。三者相因。其本則一耳。君子之言。至矣。盡矣。校曰。未也。君盡其在我者矣。而毀譽之至於人。利害之出於天。有不可必。則將如之何。君曰。請益。校曰。言有義。有命。焉。義所可。君則為之。義所不可。君則勿為。其於毀也。奚以怒。其於譽也。奚以喜。禍福之在天也。莫之致。而至。非人所能移。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若見利而趨。見害而避。亦惑也已矣。君曰。敢不敬蚤夜以求。服膺子之言。因次其言以贈。

敘錄

昔帝顓頊之苗裔。曰皋陶。在唐虞為士師。以功德錫土。姓其國於六者。周衰。楚人滅之。後罔有聞。其以世功賜族者。以官命氏。曰理。暨於利微。逃難般墟。爰始更為李氏。古謂理官。曰大李之官。黃帝理法。曰李法。

故因而稱焉。而後之人。訛云食李。而改自皋陶。顯於堯舜之世。禹讓德焉。其學。以天為主矣。後千有餘歲。而肅在周。為柱下史。以知禮為孔子師。厥衰世之多事也。則欲返撲還淳。以回造化。漢興。而李氏著姓於隴西。後之數百歲。而唐神堯有天下。追論繁世。則遙祖皋陶。時以國姓賜其勳臣。而族類多混矣。李姓蕃衍於四方。代有顯者。世遠莫詳。我所自出。今故不敢紀諸遠。紀其近而可知者。曰。宋編修府君。隴西之裔也。從高宗渡江。而南寓吳。為始遷祖。構望鄉樓於葑門。人稱磚橋李氏。所遺象笏。手澤尚存。而譜牒闕有間矣。故老相傳。又云。編修府君之子。仕宋。為金紫光祿大夫。實惟莊渠始祖之大父。考之葑門。而無徵也。校故傳疑焉。而錄其可信者於譜。最曰。莊渠一世祖茂實。其子譚。始以詩禮傳家。七世孫方。草創譜牒。文獻始有徵。孝子則恕。信。昆弟。節婦。則始祖妣顧氏。開先。厥後。迪之妻。戈氏。淮之妻。鍾氏。麟之妻。周氏。自祖宗積德。且也二百年。而始發於校。噫。其曷敢忘本哉。

莊渠李氏族譜序

孝弟也者。本其所以生也。爾身從何生也。曰。吾父母遺體也。父母從生。曰。吾祖宗傳體也。而忘之。則其心死。諸昆弟。伯叔父。何親也。曰。同胞也。而忘之。則其手足不仁。然則子孫。非曰吾有之也。吾祖考散而成體也。是故昆弟之子。猶子也。一視同仁也。先王教民。仁其九族。立愛自親。上本高祖。下逮於元孫。而旁及諸父昆弟。喪則五服。以相戚也。祭則紀之以小宗。五世親盡。而服窮矣。而宗易矣。而情何盡矣。由親。同姓以往。權其漸以疏遠也。則大合族。而統之以大宗。故親者。彌相親也。而疏者。雖百世猶相繼毋散。校之立統宗譜。以合大宗也。則始祖以為主。代。上下相承。無間也。其道曰。尊尊。詳適而略庶。則又立族屬譜。以厚吾小宗也。而高祖為之王矣。前後相附。以互見也。其道曰。親親。詳近而略遠。與統宗譜相錯。前表莊渠始遷祖世系錄。其自適而分。著我自出也。迺起自我高祖。彥行府君。而盡於吾之族昆弟。圖成而五服之屬。四世之宗。咸萃焉。油然而生。其孝愛之心。吾與族昆弟之子若孫。生。則附生。則附親。親屬雖始竭。而猶未忍相棄也。子孫續為譜。則遷祖考親盡者。莫諸前。復自其高祖始。而改紀其親屬。尊尊。親親。無窮也。修譜必也。告於大宗。以統宗譜相質。校復采耳目所聞。談祖宗時故事。命曰世說。子孫而聞之。庶其音容若接矣乎。嗚呼。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也。而弗念厥祖。弗哀其父母。劬勞。自戕賊其心也。昆弟而路人。自痿痹其手足也。是豈人之性也哉。其無乃俗流失與。物欲迷與。亦教之孝弟而已矣。凡我族人。其毋忘本哉。

高城王氏族譜敘

校大母王淑人。出自高城。以賢德。來與吾家。自信義至於高城。數里而近。逮今歲時往來。猶之東西鄰也。高城之氓。力耕而好酒。其始戶口阜殷。今耗焉。散矣。校童子時。識其處。宦游而歸。問其室廬。皆已易主。惟王氏故居。猶存。然多以酒病暴死。校乃拊心歎曰。吾蘇固彈丸地也。而財賦土供。居天下少半。民竭力且不支。矧重之以酒禍邪。其母諱曰。大政。使然矣。大母有姪。每過余。輒醉。醉則大呼曰。若可為我譜。以毋忘吾姑。校惟王氏得姓遠矣。則未知姬姓之王與。姬姓之王與。其居於吳。則未知晉東渡者與。宋南渡者與。文獻一無可徵。所可知者。我太祖再造華夏。乃洪武三年。智凱。占籍為民。越明年。戶部家給一帖。紙敝。

尚存後之人其有與乎文獻之可徵莫大於是矣。古者治道各從其抵是故大司徒掌人民之版土地之圖我太祖令民版籍爲定其政默與古合大司徒夫家之法實寓教養其中智訓編戶時少未有室其父福三無恙年猶未艾也。有司者舍父而以其子母乃以教化爲迂邪校今考論世次定以福三爲王氏始祖且勸之以孝弟力田毋荒於酒申之以孝弟之義曰哀哀父母至尊至親祖宗何人吾父所自生昆弟何人吾父之所生族昆弟何人吾祖之所生吾弗敬所尊自絕吾本根吾弗愛所親骨肉塗之人一計千百枝葉落歸根。

題吳越錢氏世譜

會稽錢某氏吳越武肅王二十一世孫也。視余以文僖公所修大宗譜因流光譜而增述之者也。文僖而後則其子孫所續書然亦久廢莫之修矣。武肅賢貴傳國且百年唐衰而建邦宋興而納土大有功德於生民異於夥涉之爲王沈沈者非神明之胃詎克爾邪。流光譜撰次世本起於帝軒轅氏代相承也其道千古若今日事乃無復闕有間者。某余所能知矣。而某真爲武肅苗裔於越人戶知之我太祖嘗錫其家以銀鬪書曰忠孝子孫今某寶藏惟謹天語褒嘉爲龍爲光逾於上世所受玉冊矣。某之父暉舉弘治己未進士以文行知名恆誠一篋固甚病革屬其妻曰吾子克肖乃授之勿輕也。其後某長矣請於母欲觀之其母賢母也曰而謂篋中有物乎而父好施而不輕取。辨常無粟。篋詎有金此必上世典籍也。某因請之發篋乃流光大宗二譜也。今兩浙之錢咸祖武肅相與通族然莫能通譜者多矣。某間余譜法余嘉其孝行乃告以大義人本乎祖其初一身也分而千百其身骨肉同也古之人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聯其骨肉使毋散也夫譜何爲也哉所以尊祖敬宗而大合族油然生其孝友之心也非以夸美於人也非吾祖宗也謂吾所自出也微而胃他人之顯者是棄吾祖宗也其不孝上通於天矣非吾祖宗之子孫也謂他人顯而強攀附他人亦謂吾顯推而附吾是誣吾祖宗也其不孝亦上通於天矣。譜法無他信以傳信著以傳著而疑以闕疑其曠者乎有削而無筆。

說

心說

天大無外心大亦無外此理元無限量無窮極。天體太虛包運地地形於內地形有涯天之氣無涯然猶有滯也。氣之妙用爲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能弘是理充塞流行何有有限窮極。人本天生理氣形神合下均付恰如天之脫殼包裹於外心體太虛宅於中央形骸有開隔氣常與天相通心之神明不測能弘此理而與天同。天有元亨利貞心有仁義禮智天生萬物人成其能以贊化育天運一日一周氣形有滯也。心之妙用即天之神是故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遠而六合之內外思之皆在目前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更無古今遠近內外之閒天體惟一自古至今上自羣聖下至庶民以及於吾惟是一心心如有二乃是世上別有一天更焉得有是理爲人有這形氣便生出形氣之私自小了他就軀殼上起意思好名也。只爲有我好勝也。只爲有我好利也。只爲有我窮則欲富富則欲貴貴則欲康寧康寧

則欲壽耳欲聽美聲目欲視美色口欲食美味鼻欲嗅馨香四肢欲便安佚物欲牽連無窮日用閒一任氣質用事氣質強便常失之過氣質弱便常失之不及知有一身則更不知有一家知有一家則更不知有一國知有一國則更不知有天下方寸閒被那許多私欲重重開隔如何能與天相似且道宇宙是甚樣大人只有數尺軀其生不過百歲所以能與宇宙同大者以此心也此心既被形氣私欲開隔但將身形來放在宇宙閒與之比量自是不勝其小惟聖人爲能盡心天地萬物渾然同體包括宇宙在方寸閒形體有滯聽所不及則合天下之聰以爲聰視所不見則合天下之明以爲明軀殼上有欲如飢渴之於飲食男女之於室家亦皆與民同之雖有形氣亦自開隔不得無有限量無有窮極從古千聖以來惟傳一心以開來學本必有根然後千枝萬葉可依而立水必有原然後千流萬派其出無窮且道世閒萬事何者不出於心此是一箇大本總會處此心既存有箇主宰然後萬事可以次第而治今欲作聖豈外此心外無事外事外無理惟是人欲蔽隔天理不得流出到那事上必須常存此心凡一事上必有一理隨事精察其理而力行之一事上人欲既不得開這一事上天理便得流行積久之久事事皆天理從此廣大智中流出夫子所謂一以貫之也學者欲到此地位亦須先用此一以貫之功夫下學而上達也俗學只見聖人事事恰好不知聖人事事都從心上出來只管觀著那迹去做不會見得大本頭緒既多茫然無下手處雖能隨事用功只是外面略觀箇是裏面元不透徹外面略制得住裏面打疊不盡內外判成兩截雖有積累功夫豈能貫通全體哉其與禪學近似者又謂但能常存此心萬事自然皆正更不隨事用功蓋因錯認心體虛空萬事之來逐旋照映出箇理豈知人心塞淵渾只是理所謂理者非他乃日用萬事所以當然之故也今欲塊然以存此心而萬事皆棄不講則是專內而遺外心迹之判也久矣大率理氣形神雖本一體然氣精於形神精於氣理形而上雖氣之妙用猶未離乎形而下也老氏之謂虛釋氏之謂空蓋只窺測得那一氣孔神處不曾見箇實理老氏謂虛能生氣前一截纔是大道自然後一節只是糠粃故欲清淨無爲任萬物而自理豈知大道體用一源顯微無閒其欲無爲亦只是見世人用盡智力終有窮屈時故全不役智力但因其勢雖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此只是占便宜其與聖人順理而行者作用自別也神仙者流亦略窺見一氣孔神故欲鍊氣蛻形逆天以祈不死豈知逆理則此心先亡縱使靈氣能延數百載何以異草木鳥獸之永年者哉釋氏妄謂天地閒萬物生滅只是一箇大輪迴惟有虛空本體不壞世人心迷貪著外物念念相續不能脫離死生故欲直指人心頓悟真如本性一空一切空名爲出世閒法豈知大化衰衰其出無窮譬如煙出空中上面一番未盡下面一番又生元無輪迴相受心體雖虛中涵萬理卻是真實無妄惟有人慾本空今乃一切指以爲妄便欲善惡都莫思量至於滅三綱五常而不顧遂爲天地閒一大罪人只因聖學不傳世之學者此心終日向外交離而無成有能鞭辟近裏用功者又因不知主敬之道硬去把捉此心奈何不下釋氏卻謂吾心本無事可以不操而存其法至爲捷徑謂云可直造聖人釋氏最下者亦有矚制其心之法故好高欲速之士多陷溺焉噫大道既分散爲天下裂後之學者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全體時得一察以自好其弊可勝歎哉。

性說

天命有元亨利貞。故人性有仁義禮智。故人情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純粹至善。本來如是。其有不善。夕從何來。人有此心。便具此性。盛於該載。敷施發用。都是當人氣質所為。乃其良知良能也。性即太極。氣質出於陰陽五行。合下稟得。便有清濁厚薄不齊。氣濁則遮蔽不通。質薄則承載不起。血肉之軀。物欲易致陷溺。壞了那良知良能。故性雖本善。而不能免於氣質物欲之不善。此性元是降衷秉彝。人因氣稟物欲。有不善處。終亦不能滅其性之善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人性本來潔淨。淨不可添一物。纔被氣稟物欲來雜。便生出惡。善本固有。惡乃性中元無。遂旋添上。本體被他汙穢。是有了多少聲臭。然惡亦非從外生。只是反善這善。便做成惡。本體不得自如。善固常在。若能翻轉那惡。依舊是善。惡都成空。因其本無。故也。心如太虛。除卻許多氣稟物欲。剝落消殞。賸存本性。便是一箇好光。朗空闊底。世界所謂人貌而天也。古之聖人。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只是私欲淨盡耳。然亦未必盡是天生。都從下學做起。故中庸自衣錦尚絺。功夫直說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孟子道性善。而夫子曰性相近。伊川云性即是理。而明道謂性即氣。氣即性。後學疑而不決。遂費多少言語分疏。孟子曰性善。而夫子曰性相近。伊川云性之性。孟子言天地之性。性之本然也。夫子蓋言氣質之性耳。主孔子者曰。天地生人。此理已自落在氣質。夫子論性。實兼理與氣質而言。孟子是就氣質中挑出此理來說耳。夫孟子道性善。正出於夫子。易大傳繼善成性之言。古聖賢論性。皆是直指當人氣質內各具此理。而命名不雜那氣質來說。亦何嘗懸空說向天地上去。性形而上者也。氣質形而下者也。若兼理與氣質說。則無形而上下之分矣。蓋性之字義有二。其一性即情對其義為定名。其一性與習對其義為虛位。性從生從心。言人生而具此理於心。名之曰性。其動則為情。故性情皆從心。此於六書屬會意。正是性之所以得名。湯誥易大傳中庸告子篇言之詳矣。性字從生。人之氣稟出於天生。故借生字為義。亦名氣稟曰性。而常與習並言習。則成於人為者也。此於六書自屬假借。亦猶姓。本姓氏之姓。因取生義。借而為子姓之姓也。伊川謂習與性成。論語性相近也。習和遠也。古語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凡此皆是假借。言性字義本虛。故可包得善惡在內。伊川所謂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中庸論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亦與篇內性字不同。六書之法。假借一類甚多。自是後人執著。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故其言不見於論語。但見性相近也。一言便謂正是夫子言性處。然則荀子道性惡。與孟子都只說得一邊。揚子論性善。惡混。韓子論性有三品。其說皆不悖於聖人矣。豈其然乎。伊川見荀揚韓。錯認氣質作性。故纔說破性即理也。明道是指氣質內有此性。元不相離耳。孟子道性善。不曾說破氣質有惡。後人更信不及。故明道又謂論性不論氣。不論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亦非謂論性當兼氣質言也。古今論性莫精於孟子。其言曰。今人乍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極惡之人。其性幾若滅息。而至此不覺自然發見。則其本善可知。此易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小而辨於物。惡習雖深。善念但有些子發見。便自精彩不同。若能湊合零星。漸成片段。只此這些子。便是做堯舜底基本也。只因迷而不求。依舊又被氣質物

欲汨沒。譬如自家有箇大寶藏。埋沒瓦礫中。零星星時或透露。得人指示。又不肯去尋求。只管問人借寶來看。豈不可哀也哉。

理氣說

太虛氣也。大塊氣之質也。氣聚成質。人物登其間矣。孰綱維是一理以主之。理非別是一物。在氣為主。只就氣上該得如此。便是理之發用。而其所以該得如此。則理之本體然也。理本該得如此。然卻無為。不能自如。氣是箇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凡理之能如此處。皆氣所為也。氣滯於有。而運復不齊。便有差忒。不能盡如此處。但他原能如此。不害其有所以該得如此底。在上亦未有久而不復其常者。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即理也。氣能具是理。故謂之器。理一而已。隨氣所具。各各不同。當下俱有一箇所以該得如此。其不同處。正是同處。此理所以能為氣之主。大氣之始。混沌未分。只是渾淪一箇。該得如此。及至開闢。氣分為陰陽。則理亦有健順五常之別。缺一則不可以為造化。二五錯綜。變化萬殊。總是一箇該得如此。而分不同。在這裏。便該得如此。在那裏。便該得如彼。做出千萬箇該得如此底出來。其實。只是一箇該得如此。故能隨在俱足。到處圓成。充塞流行。更無空闕。所當然。字說不盡。故更著所以然也。氣精英。不能無查滓。精英則虛而靈。能妙乎異。查滓則塞而不能。但理在查滓。則亦隨其所能。有箇當然處。天渾是一團精英之氣。包運乎外。而地形查滓。摻在中間。故天德便健。地只是順。天地氣化。衰來衰去。生了一番人物。又生一番人物。性從何而來。即天地所賦之理。各就他分上。有箇所以該得如此。人得氣之精英。心合二五之秀。健順五常之德。與天地同。亦惟聖人。全稟精英。能盡其性。其次精英中。帶了些查滓。以多寡為智愚賢不肖之等差。惟其性無不同。故皆可以變化。物乃氣之查滓所成。塞塞而盡其性。不復能與人同。但隨形氣所能。具箇該得如此。是故飛者得此理。則為飛之性。走者得此理。則為走之性。潛者得此理。則為潛之性。蠢動自蠕。植物何知。亦各自為榮華。不相假借。陵奪而能。若蜂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乃其塞處有一路子開。便具得來與人性相近。龜麟龍鳳。四靈天地間氣所出。終以查滓限其精英。故終不如人性之貴也。人身小天地。但觀吾身。便可見萬物。這一團氣。其查滓結成軀殼。包裹於外。耳目口手足。各有所能。而不相通。心都中央。精英之會。無所不能。故能妙是理。衆體不得而與焉。然亦各隨其所能。有箇當然之則。而同出於吾心。手足皆靈。耳目雖稍靈。然豈能如心之神明也哉。觀此。則人物之性。固可默識矣。心本屬火。與肺脾腎分屬五行。然五常之德。實具於心。而諸臟不與。以其形氣偏寒也。然亦各具得些意思。肝發生仁也。肺肅清義也。腎藏蓄知也。脾任養信也。亦猶五常之在天地。各因五行生物之氣。而名非就形質上說。然實具於地者也。亦各具得些意思。天地有混沌。開闢人物亦有混沌。開闢人之大始。氣渾渾未分。其理惟一。形生之後。氣散為百體。而心虛中。二五之氣。成備有物。有則其理總會於心。渾然之內。脈絡貫通。當其未發。則亦沖漠無朕。蓋此衆理。即一理之所為。故能無所不包。日用應萬事。都從心上這一箇理流將出來。遇父便成孝。遇君便成忠。觸處都是。雖各有箇文。路子相通。其實只是一箇理。夫子所謂一以貫之也。烏弗可以為鳳。獸弗可以為麟。其類異也。聖人與我同類耳。目口

鼻、手、足、皆同。其心豈容獨異。心既同。則其性亦同。豈有不可至之理。故學而不求。至於聖人者。皆自暴自棄者也。

觀海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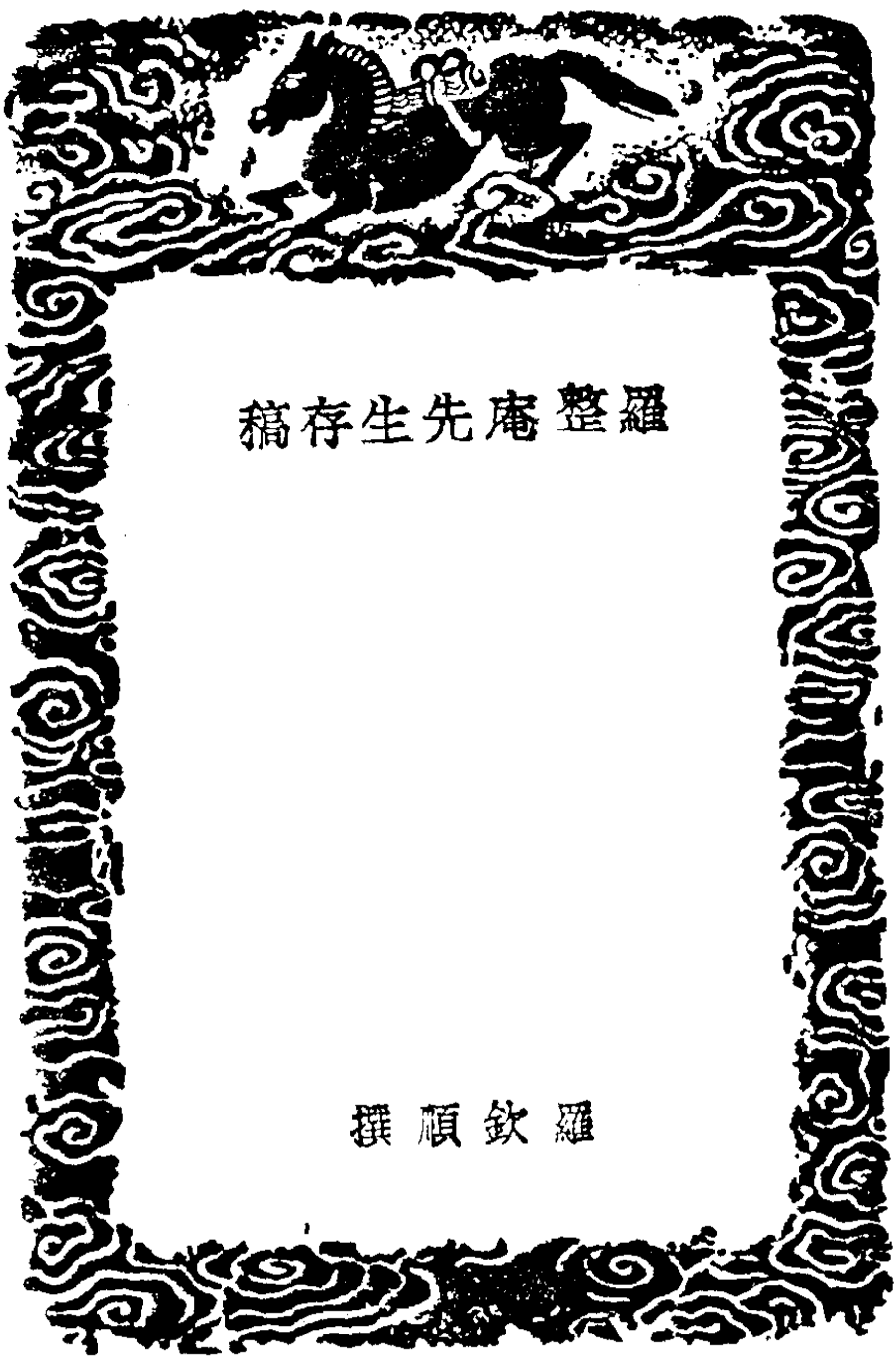
余與客觀海。問同游者所得夫何如。曰。曾次蕩然。闊矣。子盍言爾所得。曰。余慕夫江漢以濯之。欲洗心而未能也。又何得焉。雖然。請廣子之意。君子觀於江河。而知百流之小也。入海而得大觀焉。睨而望江河。絜若帶矣。其遠難極。孰窮其外。其深難測。孰闢其下。吾將以爲有涯。則不見其涯。然則無涯邪。心之大也。無中。無邊。混天地以爲體。囿於耳目。則藐乎其小。不自知其大矣。今吾立於海濱。望洋則茫若。勢若與天俱浮。一色蒼蒼。上下無方。又曷有極邪。登彼岸而望之。亦且若是。自古足迹所不能及。則信目以爲固然。又安知夫處下而觀上。不猶是邪。達人之觀。以神會也。而遺其形。彼耳目又安能拘之邪。海於天地之間。其爲物大矣。然誠自夫天地之全體觀之。則廢然而忘其大也。物之隱見於海。巨細萬類。人以其形。與海絮小大。乃曾不能比其巨類之一。而又何以侈然爲哉。言山之高者。自地而觀之耳。天之高。高山頽然其下矣。雖參萬山。吾猶見其卑也。今夫心。其大不踰徑寸。而周天之體。六合之內外。卷之不盈分焉。人緣軀殼以自私。七尺之形。至與叢叢萬物者齊。又安能參諸天地邪。斯可大哀也已。

贈寬字德裕說

某邑某名。其子曰寬。請於邑茂才某。乞余命之字。余告之曰。惟大然後能寬。大則包物。小則爲物所包矣。人知天之寬也。萬物覆焉。而不知天之所以寬者。大故耳。乾一而大包乎地之外。凡物無不圍其中。人心之神。其大如天。故能包萬物之理也。某曰。大哉。言乎。某未之前聞也。敢問其次。曰。惟虛然後能寬。虛則容物。小則爲物所容矣。人知地之大也。萬物載焉。而不知地之所以寬者。虛故耳。坤二而虛容乎天之氣。凡物無不蓄其中。人心之體。其虛如地。故能容萬物之理也。某曰。至哉。言乎。某今而後聞之。敢問其次。曰。公則大私。則小寬也。能無私其身。以公其心。則所謂大者。可漸學而能矣。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寬也。能無誘於外。而中有主焉。則所謂虛者。可漸學而能矣。蓋字之以德裕乎。裕者。寬而有久義。荀子。真積力久。乃入俗之謂也。某曰。善哉。言也。蔑以加矣。雖有他說。弗敢復請矣。遂書以贈寬。

鄭培若曾字說

鄭培若曾。厥字伯魯。孔子道之宗也。其徒三千。傳道者。顏、曾、氏而止耳。顏也。如愚。曾也。以魯。而聰明材藝者。弗與焉。豈非用心於內邪。天地氣化。渾厚。則開文明。澆薄。則開巧僞。君子之學。涵養本原。疑定深厚。然後能開天聰明。支離以求之。弊焉。役聰明以徇外。是自鑿破混沌也。余嘗觀物而有感矣。方草木之句萌。鬱然有塞意。久則華盛而實繁。漏泄太早。未有不先萎者也。喟然歎曰。人之學。何以異於是哉。篤實者。光輝浮躁者。淺露。若曾其默識之。棄爾小慧。毋分爾志。勿內不足而急人知。悉斷外誘。葆爾真純。則曾之魯。乃可幾也。



稿存先庵整羅

撰順欽羅

原序

羅整庵先生存稿若干卷自題其首曰後之人於吾晚年成說果能究心則聖賢門戶可得而入晚年成說者指困知記也又云或不免為詞章亦當取法於古之作者無事浮夸以踵余愧則此稿之傳亦必擇而後取當而後存又可知矣或者不求先生晚年之說見其文簡深高嚴凌厲排宕以為古稱能文章者不是過是先生第因文字之美以傳豈不誣邪吾嘗謂先生之文可以厚人心扶世教者有二夫顯官要職人所共羨也先生於宗伯之命則疏辭於冢宰之命又疏辭凡前後遇官辭疏不一而足當其材馳驟之秋有急流勇退之舉吾故表而出之以為後之砥礪廉隅出處有節者當必由之至於先生學術之正吾序因知記已略著大槩今觀茲集多所闡揚其與王伯安湛元明諸公辨難書尺皆源源浚浚桑牘長篇所可惜者於滿僅見其一往一復於王數有酬接最後戊子冬一書辨致知格物者欲寄去王已下世生不隔代講論紛如莫與歸於一是吾又表而出之以為後之向往儒宗辨是非毫釐者當必由之夫先生之文有功於人心世教如是斷無湮沒不傳之理然使流播不廣當世不盡讀其書亦後學者之過也因為檢遺稿中舉其精要者授之梓人學者誠能讀因知記兼及於此用以堅其氣節一其學守君子之澤寧有艾哉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花朝日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羅整庵先生存稿 原序

董序

成弘開師無異道士無異學程朱之書立於掌故稱大一統而修詞之家墨守歐曾平平爾文之變而師古也自北地始也理學之變而師心也自東越始也北地猶寡和而東越挾其勳名地望以重其一家之言濂洛考亭幾為搖撼乃太宰羅文莊先生獨折之曰禪蓋先生束髮登朝即以扶世覺民為己任嘗坐蒲團拈公案與老衲同參久而見所謂清淨灑身者乃知無善無惡之旨果與詩之乘彝書之恆性辨在毫芒灼然不混此困知錄之所為作也嗟乎拯溺者不赴水救焚者不蹈火懼其入而不能出也使先生入而不能出則亦慈湖橫浦之續矣有心哉先生之衛道乎昔揚子雲著書若灑言訓冀州箴騷賦皆麗以則閱以肆而其所自喜者惟太玄然玄學不大顯而世所傳者乃其所悔為難處小道者也先生居承明著作之廷薄文人不為而大雅之音春容平淡記序之文贈而有體銘贊之文質而不夸奏對之文謹而不激而書牘數卷所與諸君子論難往復尤當輔語錄而行所謂造道之言有德之言並立而雙美者也先生且追典誥而翼之何敵敵焉規摹秦漢說神祖朝有以從祀請者疏留中不報方今主上登精理道寤寐真儒講帷侍臣有推崇先正之緒言以資啓沃者曠典若有待矣先生之曾孫珽仕刻此編於舊京而余適以纂修之命至珽仕固以序請念表章絕學有裨世教非直珽仕率祖之孝也僧為序之天啓三年八月華亭後學董其昌撰

羅整庵先生存稿 董序

存稿題辭

余嘗著困知記六卷。乃平生力學所得。而成於晚年者也。以俟後之君子。宜必有合焉。凡應酬詩文。積數鉅冊。蓋非所喜爲者。始焉出之弗慎。後來遂不得而辭。操筆輒書。蘊淺無法。勉以徇人。可愧多矣。願嘗費日力。勞心思。不忍悉棄也。居閒無事。擇其稍可觀者。以類相從。得二十卷。題曰整庵存稿。藏之家塾。以示吾後人。餘稿則盡焚之。後之人於吾晚年成說。果能究心。則聖賢門戶可得而入。繼述之善。何以加此。或不免爲辭章之學。亦當取法於古之作者。毋事浮夸。以踵余愧。此余所以垂示之意也。其慎藏之。嘉靖十三年歲次甲午春三月辛巳整庵書。

羅整庵先生傳

羅先生名欽順。字允升。江西泰和人。性恬雅粹慧。年十四。題其門有勉勉於仁義之語。識者異之。登弘治癸丑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閉戶讀書。謝絕交謁。有執贄求見者。悉拒弗納。先是不知所謂禪。因與一老僧語。取禪家語道歌讀之。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已而漸歸於聖賢之道。至弘治十五年。遷南京國子監司業。尤篤志問學。凡五經四書。及濂洛關閩諸儒語錄。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喟然歎曰。昔兩程張朱皆嘗學佛。亦皆究其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非徒棄之。而又力排痛闢。又曰。朱子曰。象山爲禪學。蓋見之審矣。自後遂研磨於人心道心之辨。盡心知性之說。理氣性命。神化陰陽。皆極其旨奧。是時監規稍弛。士多放逸。先生謂放心宜收。非管攝之嚴不可。爭風宜息。非考核之精予奪之公不可。持此三者。甚力。六館肅如也。正德三年。考滿。闈瑾方作威福。南銓用其新例。以先生給假不合具奏。太宰謂先生宜一面瑾。先生曰。是舉吾生平而盡棄之也。瑾果怒。奪職爲民。瑾誅。復職。上獻納愚忠疏言四事。曰。修德。曰。勤政。曰。作士氣。曰。審時宜。疏入留中。晉太常卿。有濫請祠事者。持法抑之。十年。晉南吏部右侍郎。十六年。轉北吏部左侍郎。未行。攝部事。甄別精慎。有彙錄內監求進者。論奏其交通害政。請付法司定罪。竟沮不行。嘉靖元年。陞南吏部尚書。以父年踰八十。乞休歸養。隨以父憂服闋起爲禮部尚書。疏辭不允。改吏部尚書。力辭致仕。許之。先生嘗追悔早年受學。不過爲利祿謀。年歲

四十慨然有志於道。及是家率命下。人多榮之。先生力不肯拜命。家居謝客。又二十餘年。乃為有以自償。時東粵陳白沙談學。有致虛立本之說。越中王陽明有致良知之說。先生一尊二程朱子。以上溯孔孟之傳。又於諸佛書求其指歸。辭而闕之。使不得以其似而亂聖道。嘗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真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又曰。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也。愚向所謂徒見夫至神者。遂以為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而幾之不能研。雖不為白沙而發。而白沙之病正在此。又曰。王湛二子。蓋嘗深服其才。不能不惜其學術之誤。其所以安於禪學者。只為尋個理字不著。嘗見傳習錄有云。至善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於事物上怎生來。又云。於事事物物求至善。即是善。外至善是心之本體。以此知陽明不見理字。又嘗見甘泉雍語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討。以此知甘泉不見理字。蓋當時之士。多宗禪釋。程朱蒙詬。先生辨其學術之非。卓然之見。可傳於後世。至若辭榮之決。進退之嚴。一時風化所關。誠非淺鮮。居恆每且正衣冠。登學古樓。子弟入。致揖。畢。端坐。展卷誦讀。即獨處無惰容。食但二盃。居無臺榭。宴無聲樂。子姓僮僕。率於謙謹。昆弟怡怡。道義相淑。著困知記。前後凡六卷。詩文存稿二十卷。方屬疾。自作誌略曰。平生於性命之理。嘗切究心。著困知記。所以繼續垂微之緒。明斥似是之非。蓋無所不用其誠云。越九日而卒。時年八十有三。贈太子太保。諡文莊。儀封後學張伯行撰。

目錄

卷之一

疏

- 辭免禮部尙書疏
- 辭免吏部尙書疏
- 致仕謝恩疏
- 謝恩疏併部咨

與王陽明書

再與王陽明書

答允恕弟附九題

答歐陽少司成崇一

再答歐陽少司成崇一

答劉貳守煥吾

羅整庵先生存稿 目錄

復張甬川少宰

答湛甘泉大司馬附湛甘泉原書

卷之二

序

送大尹胡君濟時還任錢塘序

贈按察僉事翁君之任廣西序

送太宰林公考績詩後序

送何徽州序

送太守曹君之任臨江序

送太守程君之任衢州序

送參議周君之任廣東序

記

當塗縣儒學重修記

泰和縣儒學重建靈星門記

江西察院題名記

迎曦樓記

師稷軒記

節孝堂記

閑齋記

題跋

題宋元祐幸學詩卷後

題王改齋手翰

銘

思齋銘

贊

自贊

墓表

益陽羅氏松山墓表

墓誌銘

成都府同知致仕李君墓誌銘

羅整庵先生存稿 目錄

祭文

祭三江先生毛文簡公文

祭楓山先生章公文

祭大司馬王陽明先生文

羅整庵先生存稿卷之一

疏

辭免禮部尚書疏

嘉靖六年三月十九日吏部差辦事官齎到公文一通內開節奉聖旨堪任禮部尚書的吏部上緊會推舉行老成公議協服的兩員來看欽此會官推舉得守制服滿原改禮部尚書羅欽順禮部左侍郎劉龍俱堪任伏乞簡用一員令其到任管事題奉聖旨是羅欽順便差人齎文去取著上緊前來到任管事欽此咨臣欽遵施行臣孤露餘生日就枯槁不意聖明復屢收用訓辭下逮有赫其臨義重身輕敢忘圖報惟是審己量力則誠有不敢當者切惟聖朝典禮在今日固已大備顧其間隨時損益自不能無為禮官者苟非學有本原通知今古折衷適宜良未易言況乎儀文節目之繁乃至系千百計自非強有力者行之鮮能以無失也臣誠至愚然自知頗明不敢有隱生平所學僅通章句其於大道初未有聞持此以居禮曹將何以爲折衷之本加以賦稟至薄多病早衰今年六十有三而精力竟已全乏視昏聽重心思短淺以此奉行三百三千之禮愆忘之患其能免乎則臣之不堪前職昭然可見矣是以聞命以還慚懼交集懷措躬之無地爰懇懇以願天語皆由衷無敢矯飾伏望聖朝垂照察臣悃悃俯賜矜從俾臣以舊術

終老山林別選賢能以當其任則朝廷之舉措惟允而愚臣之分義亦盡安矣臣不勝憊憊至願

辭免吏部尚書疏

嘉靖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吏部差辦事官齎到公文一通內開爲傳奉事吏部尚書缺員該本部會官推舉具題奉聖旨羅欽順改吏部尚書吏部差差官去催取著上緊前來到任管事欽此咨臣欽遵施行竊命再新慚惶滋甚緣臣初辭禮部之任實以才微力憊勢難勉強今復蒙改臣前職責任逾重臣何敢當雖欲避讓於類煩義誠有所不容已也夫致治之要莫切於官人而凡高下之稱量幽明之鑒別其責皆歸於吏部尚書首任其責者也必其明足以有照公足以有執量足以有容庶幾可以仰贊聖謨式序在位顧此三者臣皆未之有焉而近年以來左耳常鳴目力漸短尋常視聽殊欠精明臣之多病早衰此其驗也夫行能既無可取而衰病復有所妨雖未及當辭避況銜衡之重任乎使不審而冒處焉其不至於獲戾者鮮矣在臣之愚何足過計所深懼者將累皇上知人之明是敢傾竭愚忱冒干天聽伏乞聖明垂照諒臣之非矯飾於臣之果不能特赦吏部收回成命俾臣以原官致仕別選賢哲以掌銜衡則庶績有其疑之休愚臣免曠官之罪獲苟全於晚節誠仰賴於鴻鈞臣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致仕謝恩疏

准吏部咨節該臣具奏辭免吏部尚書重任懇乞休致等因奉聖旨卿才行素著人望久歸近自陳休致已有旨勉留如何復有此奏既情詞懇切准致仕有司仍月給食米四石歲撥人夫四名應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謹已望闕叩頭祗受恩命訖理合具本謝恩伏念臣一介書生通章句偶應科第遂廁班行自翰林編修六遷而至今職叨享祿位三十餘年荷蒙國家長養登用之恩至深至厚曾無毫髮微稱所蒙近以衰病支離不堪驅策力辭重任懇乞退休章奏再騰俞音始降在臣私願亦既滿盈豈意聖慈垂念閒居日用之須重以食米人夫之費恩加望外寵倍常倫誠由帝德之如天不忍一物之失所遭逢有幸感激無涯竊揆餘齡無階上答惟遇歲時令節瞻天拜稽祝延聖壽於萬斯年此則愚臣倦倦一飯不忘之義也然而尤有所深願者伏惟願陛下靜以制動安不忘危敬奉天時恪遵祖訓允蹈書經之三寶備舉中庸之九經高處治於百王回淳風於九有非獨愚臣幸甚斯實天下之幸宗祀無疆之福也臣無任感戴恩德願效餘忠之至

謝恩疏併部咨

禮部爲謝恩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鈔出原任南京吏部尚書未任致仕臣羅欽順奏該禮部題爲優禮者舊以勸勵後學事節該欽奉聖旨羅欽順部首重臣年至八十照例賜以羊酒著撫按官及門存問仍月給食米二石歲撥人夫四名應用欽此欽遵備行江西布政使司轉行到臣本府縣嘉靖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本縣移臣知會隨該欽差巡撫江西等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虞守愚巡按江西監察御史魏謙吉到臣私宅以禮存問臣當即望闕叩頭祗受羊酒訖理合具本謝恩伏念臣性稟顛蒙行能淺薄初通章句遂忝科名久歷倉廩之儲曾乏絲毫之益時逢嘉靖運屬休明庶幾兼於疲鷲俄

驟罹乎家難。星霜屢易。疾疢相仍。方當杜門伏枕之時。節奉典禮持衡之命。信清時之可戀。揣蘇力以難。其痛恐孤恩。終成誤國。連章句免。萬幸於從。荷恩數以逾涯。恨餘生之莫報。流光易邁。但期勉率乎天常。正學難明。更擬精求於古訓。願聰明之已耗。嗟志慮之徒存。豈意頽齡重紆。皇眷門牆。卑淺。望高天使之臨。錫子誦。蕃榮類康侯之接。居慚盛典。誤及凡才。茲蓋伏遇我皇上仁配乾元。德符坤厚。尊臨大寶。默運洪鈞。制作兼乎百王。甄陶盡乎庶類。遂使山林之枯朽。優霑雨露之甘濃。慶洽備紳。詠歌相屬。歡騰婦子。感戴交深。愧已負於捐軀。誓不忘乎結草。伏願欲時五福。日靖四方。念高皇締造之惟艱。恪遵祖訓。思元子諭教之宜蚤。慎簡宮僚。郊廟尊嚴。百神受職。閭閻給足。九敘惟歌。縣聖壽於無疆。固皇圖於有永。非獨愚臣之至願。實惟海宇之同情也。臣感極辭繁。無任戰悚屏營之至。等因。具本該通政使司官。奏奉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欽遵。鈔出。送司按呈到部。釋讀前疏。仰見尙書羅學究根源。德修純懿。舉望重於朝野。精神仰爲斗山。因進謝而獻規。見老成之憂國。既還田而念主。實賦畝之餘忠。尤爲社稷宗工。人物司命。而後學所當誦服者也。爲此合咨前去。煩爲欽遵知會。須至咨者。

書

與王陽明書

昨拜書後一日。始獲奉領所惠大學古本。朱子晚年定論二編。珍感珍感。某無似。往在南都。當蒙誨益。第苦多病。怯於話言。未克傾吐所懷。以求歸於一是。恆用爲歎。去年夏。士友有以傳習錄見示者。亟讀一過。則凡向日所聞。往往具在。而他所未聞者尚多。乃今又獲并讀二書。何其幸也。顧惟不敏。再三尋繹。終未能得其旨歸。而向日有疑。嘗以面請而未決者。復叢集而不可解。深惟執事所以惠教之意。將不徒然。輒敢一二條陳。仰煩開示。率爾之罪。度弘度之能容也。切詳大學古本之復。蓋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聖人之意。始不其然。於是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直以支離目之。會無所用。夫當仁不讓。可謂勇矣。竊惟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顏淵稱夫子之善誘。亦曰博我以文。文果內邪外邪。是固無難辨者。凡程朱之所爲說。有反於此者乎。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因以格物一段工夫也。顧經既有此文。理當尊信。又不容不有以處之。則從而爲之訓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其爲訓如此。要使之內而不外。以會歸一處。亦嘗就以此訓推之。如曰意用於事親。即事親之事而格之。正其事親之事之不正者。以歸於正。而必盡夫天理。蓋猶未及知字。已見其繳繞迂曲而難矣。審如所訓。茲惟大學之始。苟能即事即物。正其不正。以歸於正。而皆盡夫天理。則心亦既正矣。意亦既誠矣。繼此誠意正心之目。無乃重復堆疊而無用乎。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吾之有此身。與夫萬物之爲萬物。孰非出於乾坤。其理固皆乾坤之理也。自我而觀。物固物也。以理觀之。我亦物也。渾然一致而已。夫何分於內外乎。所貴乎格物者。正欲即其分之殊。而有見乎理之一。無彼無此。無欠無餘。而實有所統會。夫然後謂之知至。亦即所謂知止。而大本於是乎可立。達道於是乎可行。自誠正

以至於治平。庶乎可以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學者之資稟不齊。工夫不等。其能格與否。或淺或深。或遲或速。詎容以一言盡哉。惟是聖門大學之教。其道固無以易此。學者所當由之以入。不可徑也。外此或誇多而闕。則溺於外而遺其內。或厭繁而喜徑。則局於內而遺其外。溺於外而遺其內。俗學是已。局於內而遺其外。禪學是已。凡爲禪學之至者。必自以爲明心見性。然於天人物我。未有不二者。是可謂之有真見乎。使其見之果真。則極天下之至蹟而不可惡。一毛一髮。皆吾體也。又安肯叛君父。捐妻子。以自陷於禽獸之域哉。今欲援俗學之溺。而未有深杜禪學之萌。使夫有志於學聖賢者。將或昧於所從。恐不可不過爲之慮也。又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爰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尺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爲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羸軀病暑。未暇詳考。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爾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註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註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刻增此二字。當別有據。而序中又變定字爲舊字。卻未詳本字同所指否。朱子有答呂東萊一書。書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註或問也。凡此愚皆不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資絕出。而日新不已。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爲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又以爲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非虛語也。然又以爲獨於朱子之說。有相抵牾。投之於理。容有是邪。他說姑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爲其於實體。似登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以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爲詳盡。竊以爲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爲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邪。若以此二書爲然。則論孟集註。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雖或其間小有出入。自不妨隨處明辨也。如其以爲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毫釐之不同者。爲崇於其間。以成抵牾之大隙哉。不可不詳推其所以然也。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爲見之尤真。而取其一說。以附於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的與否。良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云。釋氏亦每言之。毫釐之差。正在於此。即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殆所謂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早獲親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但其所稟。鄰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爲非。而以墜此科臼爲悔。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矜魚兔之獲。而反追咎筌蹄。以爲多事。其可乎哉。然世之徒事鑽研。而不知反說約者。則不可不深。有做於斯言也。抑草廬既有見夫所謂昭昭者。又以不使有須臾之閒斷。爲庶幾乎尊之道。其亦然矣。而下文乃云。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欲

其至。夫其須臾之間，開斷與否，豈他人之所能與，且既知所以尊之之道在此，一有開斷，則繼續之而已。又安得以爲未能而別有所謂學哉。是則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講。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以爲極則也。某非知道者，然勉勉以求之，亦有年矣。疑尋衰晚，茫無所得，乃欲與一代之英論學，多見其不知量也。雖然，執事平日相與之意，良不薄矣。雖則驚鈍，心誠感慕，而樂求教焉。一得之愚，用悉陳之，而不敢隱。其他節目所欲言者頗多，筆硯久疏，收拾不上，然其大要，亦略可觀矣。伏惟經略之暇，試一觀焉。還賜一言，以決其可否，幸甚。

又

側聞旌麾伊邇，計不日當臨敝邑。甚欲一瞻德範，以慰多年渴仰之懷。奈病骨支離，難於遠出，咫尺千里，恨惘曷勝。伏惟亮察。去年嘗辱手書，豫訂文會，殆有意乎左提右挈，相與偕之大道。爲愛良厚，感戴無已。但無若區區之固滯，何夫固滯者，未免於循常，而高明者，恆妙於獨得。竊恐異同之論，有非一會晤聞之所能決也。然病既有妨，盛意何可虛辱。輒以近來鄙說數段，奉塵尊覽，及嘗反覆高論，有不能無疑者，亦條爲一段，具如別幅。固知未能仰契尊旨，將不免爲覆瓿之具，亦姑效其愚而已。雖然，愚者千慮，容有一得，先啜後合，尚不能無望於高明，伏希裁擇，幸甚。

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此執事格物之訓也。向蒙惠教，有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其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學以來，無此議論。此高明獨得之妙。夫豈淺陋之所能窺也。然論之勤，兩端既竭，固嘗反覆推尋，不敢忽也。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其爲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爲物也一而已矣。就三物而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論，則所謂物者，果何物邪。如必以爲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日。此愚之所不能無疑者一也。又執事嘗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是一物。諸如此類，不妨說得行矣。有如論語川上之歎，中庸鸞飛魚躍之旨，皆聖賢喫緊爲人處。學者如未能深達其義，未可謂之知學也。試以吾意著於川之流，鸞之飛，魚之躍，若之何正其不正，以歸於正邪。此愚之所不能無疑者二也。又執事答人論學書，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則事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不當云致知在格物。當云知至而后物格，不當云物格而后知至矣。且既言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又言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然則天理也，良知也，果一乎，果非一乎。察也，致也，果孰先乎孰後乎。此愚之所不能無疑者三也。

答允恕弟

昨得手簡，知嘗細讀拙記心性理氣諸說，乃記中大節目，吾弟所見皆合。何愚如之。然心性之辨，既明，則象山之學術，居然可見。頗乃疑吾言爲已甚何也。象山之學，吾見得分明是禪，弟則以爲似禪，似之爲言。

劈髯之謂也。以余觀之，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象山亦然。其所謂至道，皆不出乎靈覺之妙。初不見其有少異也。豈真劈髯云乎。據象山所見，自不合攻禪緣。當時多以禪學目之，不容不自解。釋氏之自私自利，固與吾儒不同。然此只是就形迹上斷他，病根所在，不曾說得。蓋以靈覺爲至道，乃其病根所以異於吾儒者，實在於此。而此二字，正是象山受用處。如何肯拈出。余所謂陽避其名，而陰用其實。誠有見乎此也。格物之義，程朱之訓，明且盡矣。當爲萬物無疑。人之有心，固亦是一物。然專以格物爲格此心，則不可說卦傳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後兩句皆主卦爻而言。窮理者，即卦爻而窮之也。蓋一卦有一卦之理，一爻有一爻之理。皆所當窮。窮到極處，卻止是一理。此理在人則謂之性，在天則謂之命。心也者，人之神明，而理之存主處也。豈可謂心即理，而以窮理爲窮此心哉。良心發見，乃感應自然之機。所謂天下之至神者，固無待於思也。然欲其一中節，非思不可。研幾工夫，正在此處。故大學之教，雖已知止有定，必慮而後能得之。其工夫之詳密可知矣。若此心相立，猶未及於知止，感應之際，乃一切任其自然，遂以爲即此是道。其不至於猖狂妄行者幾希。凡象山之爲此言，誤人多矣。其流禍迄今益甚。士之好高欲速者，更倡迭和，疑駭乎有不變於禪之勢。世道升降，將必由之。余惟恐攻之不力，而無以塞其源。殊不覺其言之已甚也。來簡有云：若陽避陰用，則象山乃反覆作偽之人。此固君子之言，而亦可謂善辨矣。余敢忽哉。夫以象山之高明，固宜不肯作偽。但其見性不的，而主張所學太過，未免頗有飾辭。如辨無極書中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兩語，明是疏脫，卻須要通論。又如鸞爭求心性之間，始終不見分曉。只是支吾，恐非所謂修辭立其誠也。弟嘗備讀其書，試尋得幾句言性分明處來。安有不服陽避陰用之說。當不俟終日而改之矣。趙東山之贊，要在超然獨契本心一語。意欲爲象山出脫禪學。余固謂象山有見於心，但無見於性。爾贊詞得無尚費分說邪。滿元明議論多持兩端。余嘗擬之揚子雲矣。況渠乃象山派下真法嗣乎。容有回護言及於此，弟將又以爲甚。顧不直則道不見爾。儻猶未合，不妨更熟講之。余固嘗言辨之弗明而弗措焉，必有時而明矣。

附允恕原簡

承示劄記，反覆數過，詞意俱到。心性理氣諸說，鄙見皆同。獨象山條下，終未盡合。心性雖微，有分原只一理。象山想是合下心地清明，故所見過高，再不細究。遂謂心即理也。又云：格此物窮此理。此字皆指心言。人誠能窮得此心之理，亦何性不了。記云：聖經格物窮理，果指心乎。然則物理果皆非心乎。當惻隱處，自惻隱等語，此良心發見處，恐亦無待乎思。又與王順伯書，言儒者以人生與天地並而爲三極。不盡人道，不足與天地並。釋氏止見生死事大，此即其道之有異爾。後一書尤懇切。若謂陽避其名，而陰用其實，則象山乃反覆作偽之小人。非惟朱子得以攻之，順伯老兄亦將攘臂而殿之矣。陰實祖用其說，而陽諱其所自來。此亦朱之攻陸，未知能得其服辨否。與順伯書，朱子亦議其不是。今不及檢閱，嘗愛趙東山之贊，及近日滿元明之語，云謂之禪，吾不敢也。謂流而非禪，吾不信也。可謂平正之論兒。

再思之。記得無已甚乎。無令後人之議今也。今專此申請。便中示正。病暑不能詳悉。

答歐陽少司成崇一

得六月望日書。披閱再四。承不以老朽見棄。為之欣然。傾倒多至。奈幅厚意。何可當。夫道之不明久矣。所幸聖賢之遺書尚存。有志於學者。誦其言而咀其味。探其歸趣。反而驗之吾心。庶或窺見其一二。以為持循之地。顧有道之君子。世不多得。是非得失。莫或正之。其所取證。終亦不出乎聖賢之書而已。僕之從事於此。蓋亦有年。齒髮既凋。自度無能復進。乃筆其區區之見。以與朋友講之。然視為老生常談。一覽而遂置之者。多矣。異同之論。遞乎其未有聞。頃辱貽書。見需拙藁。夙欽高誼。因輒以奉寄。意者將有合焉。諒札邇來。則柄方鑿圓。殊不相入。高見已定。殆亦無復可言者矣。而書詞丁寧。不容但已。勉答所聞。以復。請更詳之。來書凡三段。第一段。申明良知即天理之說。甚悉。首云。知覺與良知同。而實異。末云。考之孔曾思孟。濂溪明道之言。質之楞伽楞嚴。圓覺涅槃。諸經。其宗旨同。頗覺判別。足知賢契不肯以禪學自居也。然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本意。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為良知。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為知覺。是果有二知乎。夫人之視聽言動。不待思慮而知者。亦多矣。感通之妙。捷於桴鼓。何以異於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乎。且四端之發。未有不關於視聽言動者。是非必自其口出。恭敬必形於容貌。惡惡。臭。輒掩其鼻。見孺子。將入於井。輒匍匐而往救之。果何從而見其異乎。知惟一爾。而強生分別。吾聖賢之書。未嘗有也。惟楞伽有所謂真識。現識。及分別事識。三種之別。必如高論。則良知乃真識。而知覺當為分別事識。無疑矣。夫不以禪學自居。志之正也。而所以自解者。終不免墮於其說。無乃未之思乎。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僕雖愚。固知賢契所得在此數語。然其誤處亦在此數語。此正是講學切要處。不得無言。第恐定立難移。言之苦無益爾。雖然。吾心其可以不盡乎。夫謂良知即天理。則天性明覺。只是一事。區區之見。要不免於二之。蓋天性之真。乃其本體。明覺自然。乃其妙用。天性正於受生之初。明覺發於既生之後。有體必有用。而用不可以為體也。此非僕之臆說。其在樂記。則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即天性之真也。感物而動。性之欲。即明覺之自然也。在易大傳。則所謂天下之至精。即天性之真也。天下之至誠。即明覺之自然也。在詩大雅。則所謂有物有則。即天性之真也。好是懿德。即明覺之自然也。諸如此類。其證甚明。曾有一言謂良知為天理者乎。然孔曾思孟。濂溪明道之言。賢契嘗考之矣。或恐別有可證高論者。惜乎略未舉及。僕請再以前所聞於數子者證之。孔子嘗言知道知德矣。曾子嘗言知止矣。子思嘗言知天知人矣。孟子嘗言知性知天矣。凡知字皆虛。下一字皆實。虛實既判。體用自明。以用為體。未之前聞也。況明道先生嘗釋知覺二字之義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尤為明白易見。上下千數百年。其言如出一口。吾輩但當篤信而固守之。豈容立異。若前無所受。而欲自我作古。徒滋後學之惑而已。非惟不足以明道。且將獲罪於聖門。可不慎乎。且僕又嘗聞之。伊川之道。與明道無異。晦庵之學。以二程為宗。來書所舉。竟不及二先生何也。得無以其格物之訓。於良知之說。有礙乎。夫天人物我。其理無二。來書格物工夫。惟是隨其位分。修其日履。

雖云與佛氏異。然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則無以達夫一貫之妙。又安能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贊化育而參天地哉。此無他。只緣誤認良知為天理。於天地萬物上。良知二字。自是安著不得。不容不置之度外。爾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天地萬物之理。既皆置之度外。其所本。從可知矣。若非隨其位分。修其日履。則自頂至踵。寧復少有分別乎。二先生所見之理。洞徹無間。凡其格物之訓。誠有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其孰能易之。世儒妄加詆訾。以自陷於浮薄。諒賢契之所不取。然於二先生之學。似宜更加之意。不以所見偶未之合。而遂置之。斯文之幸也。第二段。所論學問思辨工夫。與僕所聞亦無甚異。但本領既別。則雖同此進為之方。先後緩急。自有不可得而同者。蓋以良知為天理。則易簡在先。工夫居後。後則可緩。陳白沙所謂得此權柄入手。更有何事。自茲以往。但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是也。謂天理非良知。則易簡居後。工夫在先。先則當急。中庸所謂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也。此說頗長。姑舉其槩。以賢契之明悟。宜亦不待余詞之舉也。聖賢經書。人心善惡。是非之迹。固無不紀。然其大要。無非發明天理。以垂訓萬世。世之學者。既不得聖賢以為之師。始之開發聰明。終之磨礱入細。所賴者經書而已。舍是則質實為真知所之。若師心自用。有能免於千里之謬者。鮮矣。善讀書者。莫非切己。工深力到。內外自然合一。易簡之妙。於是乎存。歧而二之。不善讀書者也。夫天下之士亦多矣。豈可謂凡讀書者。皆遠人以為道。惟尊奉其良知。以從事於易簡者。乃為不遠人。以為道乎。第三段。所論教學本原。與夫後世學術之弊。亦可謂句句合矣。但微意所在。乃專以尊奉良知。從事於易簡者。為窮究物理。博通於典訓。者為非。只緣本領不同。故其去取若是。夫孔孟之總學。實二程兄弟始明。二程未嘗謂良知為天理也。以謂有物必有則。故事必先於格物。今以良知為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此則見傳習錄來於日隱之間。則是道理全在人安排。出事物無復本然之則矣。無乃不得於言乎。雅語亦云。天理只是吾心。以達之天下。則是道理全在人安排。出事物無復本然之則矣。無乃不得於言乎。雅語亦云。天理只是吾心。是此見。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此是告子大病。凡為孔孟之學者。或偶有斯病。不早進瞑眩之藥。以除其根。是無勇也。古者大學之教。非秀民不預。農賈置免。誠有所不能及者。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公侯腹心。天資之忠厚者。亦云可矣。豈真見而知之。與太公望散宜生等乎。古人自幼而學。至四十始仕。三十年開。無非為學之日。既專且久。道明而德立。及為公卿大夫。直行其所學而已。不暇為學。又奚病焉。來書不能及不暇為之說。殆以廣招徠之路。使人競趨於易簡爾。豈通論乎。格致與博物洽聞不同。先儒已自說破。彼徒博而不知反諸約者。望其入道。誠亦難矣。若夫講之精。辨之悉。知之明。而學之果。不若焉。斯固吾夫子之所謂好學者。豈易得哉。學既不差。安有源遠本披之患。本披源遠。皆差之毫釐。而不自覺者也。嗟乎。安得先覺之君子。特起於今之世。以盡覺夫未覺者哉。桑幅之書。中間儘有合商量處。第年老精神短。照管不及。又恐亂卻正意。是以但即其切要者論之。然體用兩字。果明。則凡未經商量者。雖欲不歸於一不可得也。未審高見畢竟以為何如。言有盡而意無窮。千萬詳察。

又

二月十一日。得去年十月晦日所惠書。往復閱不覺遂半年矣。披覽之既。欣慰可知。僕獨學無明。見聞甚

少向來奉復誠欲資旋澤之益故詞繁而不殺茲承逐條開剝俾得聞所未聞幸甚幸甚夫良知之說賢契講之久矣其義皆先儒所未及僕之所守不過先儒成說其不合也固宜詳味來書詞雖若謙而所執彌固固以疑道謙以全交可謂兩得之矣老拙於此向何言哉然而瓊玖之投木瓜之報又禮之所不容廢者敬就來書再舉一二以見柄鑿之不相入處則方為圓老拙固所不能斲圓就方賢契亦或未肯姑以奉酬雅意焉爾來書謂立言各有所當此語固然樂記亦云物至知知不妨自為體用也但以理言即恐良知難作實體看果認為實體即與道德性天字無異若曰知此良知是成何等說話邪明道學者須先識仁一章首尾甚是分明未嘗指良知為實體也首云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誠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中間又云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初未嘗語及良知已自分明指出實體了不然則所謂存之者果何物耶且訂頑之書具存並無一言與良知略相似者此理殆不難見也其良知良能以下數語乃申言存得便合有得之意蓋雖識得此理若欠卻存工夫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惟有存養深厚自然良知日明良知日充舊習日消此理與心漸次打成一片便為己有夫是之謂有得其語脈一可尋也此章之言陳白沙嘗嘆緊拈出近時有志於學者率喜談之然非虛心潛玩毫釐之差或未能免無乃上累先賢已乎又來書力辨置之度外一言僕固知此言之逆耳然竊有所見非敢厚誣君子也嘗謂文有云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天理之本然也象傳有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天理之在萬物者也吾夫子贊易明書天地萬物之理以示人故有志於學者須就天地萬物上講求其理若何謂之純粹精也若何謂之各正人固萬物中之一物爾須灼然見得此理之在天地者與其在人心者無二在人心者與其在鳥獸草木金石者無二在鳥獸草木金石者與其在天地者無二方可謂之物格知至方可謂之知性知天不然只是揣摩臆度而已蓋此理在天地則宰天地在萬物則宰萬物在吾心則宰吾身其分固森然萬殊然止是一理皆所謂純粹精也以其分之殊故天之所為有非人所能為者人之所為有非物所能為者以其理之一故能致中和則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中即純粹精之隱於人心者也即純粹精之顯於人事者也自源徂流明如指掌故曰聖人本天僕之所聞蓋如此今以良知為天理即不知天地萬物皆有此良知否乎天之高也未易驟窺山河大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萬物衆多未易備舉草木金石吾未見其有良知也求其良知而不得安得不置之度外邪殊不知萬物之所以得性者無非純粹精之理雖頑然無知之物而此理無一不具不然即不得謂之各正即是天地間有無性之物矣以此觀之良知之非天理豈不明甚矣乎來書所云視聽思慮必交於天地萬物無有一處安善不得而置之度外者只是認取此心之靈感通之妙原不曾透到萬物各正處未免昏卻理字終無以自別於弄精魂者爾頗記佛書有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見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離不周而悅此苦提提非所謂視聽思慮必交於天地萬物者邪此之睽而彼之合無他良由純粹精之未易識不肯虛心易氣以求之爾幸意盡言似乎傷直然非以求勝也蓋講論道理自不容於不盡是非取舍則在明者擇焉備猶未亮姑置之可也因風時寄數字以慰岑寂足見久要之義

鄉書已祇受珍感感不宜

答劉武守煥吾

伴來辱書儀之惠多感盛情審知宦況清佳兼有捧珠之喜尤用欣慰書中諄諄以講學為事志誠篤矣顧老朽連年臥病茅且塞心將何以奉酬高論乎所舉學者須先識仁一段以為中間不曾拈出下手工夫僕向時亦嘗有此疑子細看來須以意會蓋首云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中間又云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此是明道先生分明指出仁體處學者便當就此下體認工夫果看得訂頑意思透時則首章兩言之義自當了然於心目間而存之者有其實矣不然更將孔子答諸弟子問仁之訓一一潛心體認真積力久庶乎其自得之仁固不外乎心然非可以淺近窺急迫也今欲灼知仁體所在而從事於親切簡當工夫似頗傷於急迫蓋此理該貫動靜無乎不在故欲灼知仁體而存省交致其功則善矣必欲灼知仁體所在而求其工夫之簡當有不墜於佛氏本來面目者幾希乍見孺子入井之心孟子明以為仁之端恐難作仁體看體用雖非二物然自有形而上下之分若以覺為仁則混而無別矣且覺之一字非惟孔子未嘗道及程子亦未嘗道及後學當安所取信乎鄙見如斯不容有隱更希詳擇拙記誤勞鄭使君翻刻恐累知言然詳味其題辭其篤信好學可想見已兩賢並處志同道合切磋之益豈少哉僕嘗念斯道難明同志難得乃因賢契又知有鄭使君心之好之亦自有不能已者第無緣一會耳力疾裁復詞欠周悉幸惟亮之

復張雨川少宰

歲前小兒到家得所惠教札及盛製四編斯文至愛弗勝感荷審知道體安和尤用欣慰高明之學切於為己所造既深而猶以講習為事同聲之應亦何能已第書詞過重殊非淺陋所敢當惟有以規正而助益之乃為至幸大學中庸二傳辭皆精練正心之義與鄙見不約而同然拙記中僅能略舉其端不知高論貫穿前後本末兼盡晦翁復起殆莫之能易矣敬服敬服但以靈覺為性淺陋殊不能無疑拙記中於此事論之最詳想未深契也切詳高意蓋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謂靈覺屬智是以一之僕嘗驗之文言貞者事之幹及中庸聰明聖知達天德二語在人之智即在天之貞是即所謂天德明乎貞字之義則智與靈覺殆不容於無別也明乎達字之義則聖知與天德又不容於無別也蓋仁義禮智皆定理而靈覺乃其妙用凡君子之體仁合禮和義幹事靈覺之妙無往而不行乎其間理經而覺緯也以此觀之可以見心性之辨矣此義理本原不容有毫髮差互請更詳之且高論亦有非性何靈之有一言是明有寶主之分蓋心之所以靈者以有性焉不謂性即靈也僕嘗言天地間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為神則不可即此義也夫寶主之分乃其理之自然是以雖欲一之而語脈開自不能無對待之勢不可得而一也吾輩所當明辨者無切於此辱愛之厚不敢不盡其愚庸備裁擇俛晚而學易殊欠浹洽詳讀高論啓發良多蓋皆得於精思熟玩優游厭飲之餘決非工為籠罩者所能到也開有一二稍逆於心想只是本原處所見未一恨無由相與細講之爾春秋說初讀便快愈讀愈快有如是學識須得如是筆力以發之

力救胡氏之偏。盡洗從來穿鑿之弊。其有補於春秋不爲少矣。僕於此經未及明習。然所謂據事直書。而得失自見。意者亦云然。以此意求之。所見固應脫灑。加之文字縝密。行遠何疑。歎賞之餘。因欲求正一兩事。如孔父仇牧。荀息之死。諸傳皆以爲聖人與之。反覆推尋。深所未喻。三人者。惟仇牧事迹欠詳。如孔父而君。以黷武殃民。荀息而君。以廢嫡立庶。皆釀成弒逆之禍。罪莫大焉。縱其大罪。而取其小節。豈所以垂訓於萬世乎。又況義形於色。及不畏強禦之云。考之左傳。俱未見得。不知書及之意果安在也。該聞高論。以決鄙疑。老病交侵。神疲力乏。乘便修復。不能究所欲言者。千萬亮之。臨楮惓惓。尤冀爲斯文寶重。不宜。

答湛甘泉大司馬

宦成志遂。身退名完。古今若此者能幾人。向聞解組榮歸。深用爲故人喜。老病不能出。擬專人奉候。久之未有來耗。邑中忽差人送至教札。始知嘗爲武夷之游。暮宿澄江。侵晨遂發。追候不及。悵快可言。別楮海論諄諄。極感不外。第漸困陋。終未能釋所疑。僕素聞白沙先生。人品甚高。抱負殊偉。言論脫灑。善開發人。開書與朋友言。使白沙見用於時。做出來必有精采。夫以私心之所故。慕如此。安肯肆情妄議。以眩夫人之觀聽邪。其以禪學爲疑。誠有據也。蓋白沙之言。有曰。大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又曰。致虛所以立本也。執事從而發明之曰。至無無欲也。至近近思也。神者天之理也。凡此數言。亦既大書而深刻之。固將垂諸百世。以昭示江門之教。茲非可據之實乎。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程明道先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聖賢之訓。深切著明如此。今乃認不測之神。以爲天理。則所謂道者。果何物邪。其於大傳與明道之言。殊不合矣。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又曰。致中和。明道先生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閒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是。則致中乃所以立本也。敬而無失。乃所以致中也。今謂致虛所以立本。其於中庸與明道之言。又不合矣。中字虛字。義甚相遠。潛心體認。亦自分明。虛無津涯。中有定止。譬之於秤。中其定盤星也。分斤分兩。皆原於是。是之謂本。把捉得定。萬無一失。是之謂立。若乃無星之秤。雖勞心把捉。將何所據。以權物之輕重乎。此理殆不難見也。夫隨處體認天理一言。孰云非是。顧其所認以爲天理者。未見其爲真切也。僕安得而不疑乎。禪學始於西僧達磨。其言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千般作弄。不出此八字而已。妙圓之義。非神而何。寂空之義。非虛而何。全虛圓不測之神。又非白沙之所嘗道者乎。執事雖以爲非禪。吾恐天下後世之人。未必信也。且吾聖人之格言大訓。布在方冊。瞭如日月。浩若江河。苟能心領而神會之。信手拈來。無非至理。今觀白沙之所舉示。曰。無學無覺。曰。莫杖莫喝。曰。金鍼。曰。衣鉢。曰。迸出。面目來。大抵皆禪語也。豈以聖經爲未足。須藉此以補之耶。先儒有言。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孟子於楊墨之淫辭。直欲放而絕之。所以開先聖之道者。其嚴如此。白沙顧獨喜禪語。每琅琅然爲門弟子誦之。得無與孟子異乎。欲人之不見疑。其亦難矣。來書謂以白沙爲禪者。皆起於江右前輩。僕亦江右人也。執事豈意其習聞鄉評。遂從而附和之邪。何叔丘。張古城。胡敬齋。固皆出於江右。若李文正公。乃楚人。而生長於京師。謝方石。

章楓山。則皆越人。亦皆以禪學稱。白沙何也。夫名依實而立者也。苟無其實。人安得而名之。諸君子多善白沙。而各其學如此。亦必有所據矣。執事盡反而求之。所辨居業錄中兩條。拙記中頗嘗論及。今又增入夜氣之說。反覆研究。終是不同。蓋夜氣之所息。其用力處。全在旦晝之所爲。不在靜中也。僕與執事相知垂四十年。出處差池。無緣一會。往年嘗辱惠問。亟以書報。兼叩所疑。竟未蒙回答。今皆踰七望八。而僕之衰憊特甚。舊業益荒。忽枉誨言。喜踰望外。使於此稍有嫌忌。而不傾竭所懷。則於故人愛與之至情。不爲無負矣。是以忘其固陋而悉陳之。固知逆耳之言。異於遜志。然與人爲善。實君子之盛節也。如曰。未然而希申論。若夫理氣合一之論。未審疑之者爲誰。自僕觀之。似猶多一合字。其大意正與鄙見相同。無可疑者。知僕之無疑於此。則前此所疑。或者未爲過乎。兩詩詞意俱超。諷誦無數。第陽春白雪。難於奉和耳。不宜。

附湛甘泉原書

水又頓首言。人多言整庵公指白沙先師爲禪。水謂白沙先生非禪也。第一指教之初。便以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爲標的。又以明道學者先讀仁一段末。亦以孟子此段爲存之法。及水自思得。以書稟問天地二字最爲切要。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李延平教人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水以爲天理切須體認。日用閒隨處體認天理。便合有得。先師喜而以書答水曰。得某月日書來甚好。讀之遂忘其所也。日用閒隨處體認天理。著此一機。何患不到聖賢佳處也。夫禪者以理爲障。先師以天理之學爲是。其不爲禪也明矣。又將講之初。發歎曰。二十年不講此學。講畢。水進問云。張東所繫門下高弟。如何三十年不講。先生答云。此學非是容易講得。東所尋常來。只說些高話。渠不會問。某亦不語之。自林緝熙出仕去後。遂無人問。某亦不講矣。後水歸羊城。會東所。東所甚見喜。忽問曰。白沙村有一古氏婦人。如何水答曰。聞只坐忘。蓋此婦孺居學佛靜坐故也。東所搖首云。不然。三教本同一道。水於言下。即知其未問白沙先生爲的也。嗣後遂往往與之辨論。儒釋彼不以爲然。白沙先生聞之。面語水曰。東所是禪矣。但其人氣高。且莫攻之。恐渠不轉頭。無益也。據此則白沙先生之非禪。又明矣。以爲禪者。皆起於江右前輩。白沙先生自得之學。發於言論。不蹈陳言。遂疑是禪。胡敬軒居業錄有二處。一以答東白先生書。藏而後發之語。爲禪。水辨之曰。然則中庸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者。亦禪矣乎。一以靜中養出端倪之語。爲禪。水辨之曰。然則孟子夜氣之所息。及擴充四端之說。亦禪矣乎。蓋人之心。天理本體具存。格之反覆。則亦若無有矣。實未嘗無也。夜氣養之。則本體端倪發見。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者是也。見此端倪。遂從此涵養擴充盛大。則天理流行矣。何以謂之禪。後世必有能辨之者。非慮後世人。遂以白沙先生爲禪。是累白沙先生也。恐後世聖者復作。遂疑疑之者之未見也。至於疑水以理氣合一之說。此說蓋自水發之。而具存於古訓也。孟子曰。有物必有則。物其氣也。則其理也。又曰。形色。天性也。形色。其氣也。天性。其理也。又曰。其爲氣是。集義所生者。氣其氣也。義其理也。又前所舉夜氣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平旦之氣。其氣也。好惡與人相

近理也。至於手容恭，足容重，手足氣也。其恭重理也。一一合觀之，理氣何嘗有二乎？今水也與函丈皆老矣，故以既不得面請教，而以墨卿為道區區平昔之所欲言。三四十十年之所積疑者，敢以附於起居之後，幸垂詳焉。悚息悚息。謹啓。

以戒而勿忽焉。夫何遠之不到也。家弟允迪守官於杭，得朝夕繼見，幸以茲言相與切磋之。贈按察僉事翁君之任廣西序

按察法官也。法行於吏而廉平之政修焉。法行於民而姦宄之徒戢焉。其有裨於治不小也。秩凡三等，而權任惟均。凡章疏文移，皆得專達於朝廷，直施於郡邑，其勢之便，任之專，故法之行，如風之靡草，無敢不率。其或有所不行，非法之弊，弊存其人焉耳。然余獨念夫法有所不可盡者，於翁君朝梁往僉廣西憲事，試一言之。廣之西，重山復嶺，林深而箐密，谿洞隱曲，綿亙數百千里，多為猛獍之所盤據，而編氓之逋逃者，亦往往蔽焉。蓋不惟羣蠻之性好惡不常，而編氓亦無定志，好則求役，惡則之蠻，此法有所不可盡者一也。其地去京師既遠，郡邑所在，大抵蕭條，凡沿牒而至者，非必皆德與才之選也。彼其心固有所不樂矣。第猶顧戀功名，未忍決肆苟其惡，不至於大為民病，其能僅足以守乎官常，固宜矜恤保持，遂其長而略其短，則亦無敢不勵，苟繩以一切之法，而小小出入，或不能容，以彼不樂之心，將遂肆焉為一飽之營，以決去計，而所以病吾民者，豈其微哉。此法有所不可盡者二也。夫官以法名，而法有不可盡者如此，則將何以處之，毋亦公恕之是務乎。公以服吏民之心，而嚴其在己，恕以通吏民之情，而盡其在人，夫如是，雖不盡法，法固未嘗廢也。將使良吏日多，姦民日遠，羣蠻聞風，亦將革心而向化，豈不為賢按察哉。今之按察廣西者，固皆通材偉器，宜於吏民，而吾翁君在大理日久，體公行恕，克既厥心，亦既孚於上下，今之往，與其同官諸君子，師師不怠，並流賢譽，茲固可讓占哉。大凡同官同年，皆有切磋相成之義，翁公之任也，余固欲有言，而侍御歸君為範，秋官劉君仲賢，何君廷佩，又以贈言見屬，誠不自知其不敏，曷以是言於翁君，君其將有合也。

送太宰林公考績詩後序

泉山先生林公，以太宰統治南都，既三載，當以其績入奏，摺紳之士，類有贈言。此卷則舊嘗從公翰林者，七人相與分韻賦詩，以為公贈者也。少宗伯馬公，既序其端，復俾欽順綴茲末簡，狗尾之續，祇以厚顏，而義有不敢辭者。竊嘗觀之，三載考績，朝廷稽古立法固然，然凡大臣以滿考聞者，第付之吏部磨勘，其資歷而已。於所謂績固未嘗深考也。名為考績，而顧弗深考，豈以高明遂從而略之耶。蓋任大則體宏，位高斯責重，能所繫，誠有在於簿書之外者。凡平日之一言一行，帝心簡在，時問或遺，必有考焉。孰深於此，故三載之考，非大臣所以輕重，大臣所以輕重，其必有道矣。惟公德業之美，見於摺紳之所詠歌之所紀述者，甚富，欽順不佞，莫能備舉。獨觀公在南都三載之間，兩章繼上，有人所難言者，雖一時不無少忤，而聖朝卒亮其忠，世道轉移，厥惟賴公之績。其待今茲入奏，然後有可考見哉。故夫以大臣之道事君，雖遠去朝廷，而功未嘗不被於天下，不以大臣之道事君，則雖日近清光，月效成事，而所務者亦未矣。此輕重之所以分也。此公之所以重於天下也。積天下之公，以慰天下之望，聖明允用斯道，亦惟倚矣。由此占之，公又終能遠去朝廷矣乎。雖謂公之作詞，不一指，其於茲義大抵互出而參見云。

送何徵州序

羅整庵先生存稿 卷之二

序

羅整庵先生存稿卷之二

送大尹胡君濟時還任錢塘序

邑附會府，半天下之途所由，使輶日往來如織，加以習俗傾險，又多靡麗可欲之玩，能使人目眩而志移，為令於此，不亟不徐，不震不動，期月而聲譽起，三年而事功成，書所謂有猷有為有守者，此其人也。乃今於錢塘，令胡有濟時見之，夫猷為所以應務也，操守所以立本也，三者皆為政所急，其或此長彼短，鮮不備事而厲民，必兼有之，乃可貴也。然非知道之君子，其能兼是三者幾希，何哉。蓋必窮事物之理，通古今之變，然後可以擴充其猷為，必明義利之分，乘固窮之節，然後可以堅定其操守，此君子所以貴乎博學而尚志也。學不出乎記誦詞章之外，則於應務宜有所不周，志不離乎富貴利達之間，則於立本宜有所不周，是何望其能有以自見於世也哉。如吾濟時，其可為君子人，已蓋觀於其政，而知其學為有用也。濟時比以其績來，獻天官，書上考，循例還之錢塘，鄉郡諸大夫士，請余言以贈，夫贈者有所增益之謂也。濟時以名進士，出宰大邑，甫及三年，而功效已焯焯如此，吾方欲羨之不暇，何增益之能為。雖然，蓋嘗聞聖賢之訓矣，曰仕而優則學，曰官怠於官成，茲亦濟時之所共聞也。夫仕優而學不厭者，所以為後日之資，官成而志不怠者，所以保前日之美。濟時方將乘堅策肥，以翱翔萬里，得無加之意乎。尚克紹厥聞，以勸

國家肇建王業實根本於江南於時軍旅百需所取給者不過數郡徵其一也其民蓋亦勞矣暨天下大定定都金陵而諸郡皆為近輔聖祖念其民久勞於供億也時賜租稅以休養之繼以列聖寬仁每加意於根本重地於是江南諸郡以富庶稱天下可謂盛哉比年來中外日多事其非時調發省符下四方者前後相仍雖以富郡如徽亦駭駭入於凋瘵物不能以常盛固其數然也然而撫摩愛護之以復於舊以遠置聖祖之澤近宜列聖之休非吾人之責其誰責哉當此之時舉其責而付之人者宜不容苟而身其責者宜亦不敢以易視矣吾於何君子敬之行而知徵之民其有賴焉君吾同年友也有疏通之才而持之以慎有愷悌之德而行之以果舉進士未幾才名以聞於當道遂擢御史莅南臺君之為御史也內攝臺綱整頓一時輿論推為老成出清戎籍於吾大江之西寬不容奸猛不自遂其所經歷民者小靡不安之吏常病於不能或能而未必良良足以裕民而能足以成務有如君者以膺輔郡之寄及其民之凋瘵未甚而為之悉心力以撫摩之俾生殖以時家給人足內有以用其禮義之俗而外有以應乎公上之求古所謂良二千石君固其選矣夫民猶樹也合抱之樹百年培之而不足一日伐之而有餘如使樹之在山當有培而無伐則其枝葉之茂所以庇蔭其本根者不亦遠乎君之行也侍御馬君善徵張君某合同寅諸君子張筵以饗而屬余以贈言余言固無取君無以為飾牆壁之具則幸矣

送太守曹君之任臨江序

士患無誠心愛民與其才之弗周才與誠合則時無不可為者蓋其通變宜民之慮常有以和調於法制之中裁長補短以為功因高就下以為利日計雖不足而歲計則有餘矣彼工於徇時者必將曰時如是法如是吾民雖病吾且如之何哉於是一切以整辦為心此其人豈不足以致聲稱資進取焉而厲民以自便君子之所不由也余同年友霸州曹君本忠由南京戶部郎中擢臨江太守臨江之士之仕於南京者素知君所以存心所以行事皆相類而喜曰吾民何幸得此慈父母哉凡吾輩之知君者亦以為臨江之民之幸君之為郎戶部也大要主於惜費而便民法在必行而不為刻深故人畏而不怨督督京庾庾有蠶皆宿猶君靡得之軍一人徒四人宿弊為之一清又嘗權舟淮安其稅兼輸錢鈔數索鉅萬計有蠶民蠶囊其間檢者苦其邀求而司權者多緣是獲誘弗之察也君首捕真諸法舟往來者頗焉先皇帝末年嘗從南京戶部之請裁減冗食歲歲米二十二萬有奇其議蓋發於君於時羣小沸騰勢洶洶若不但已者君屹不為動曰茲吾職也敢弗盡乎君在戶部有年其行事蓋不止此然即此以觀可謂有愛民之心而周於才者也臨江之士其相類而喜相語以為慈父母也宜哉夫愛民莫切於寬征此理之不易者而寬征之說豈惟難行於今日識時務者亦難言之雖然此說不行終歸於厲民而已其何有於愛民之才之為用正以濟夫時勢之難而副其心之所欲為者不然又何貴於才美才如君其必有以處此矣昔人有言寬之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況積以歲計其為賜也不亦多乎夫然吾將見臨江之民莫不有以自給乃心愛戴真如赤子之慕慈母而君之聲實茂著自將逾於高位豈獨彼工於徇時者之足以與哉抑臨江號稱大邦而蕩無城郭有備無患茲亦愛民者之所宜留心況其利害又不止於一郡而已余鄰郡人

也故因臨江諸君子屬言為贈既道其民之所欲而又贊及乎此蓋亦唇齒之過慮云

送太守程君之任衢州序

昔陽道州自署其考云撫字心勞備科政拙余嘗以為拙之一字當為巧者發爾不然未為得也夫巧固傷民矣而拙將無弊其國乎國誠瘠未必有肥民矣何以驗之往年賊寇用事有司率承望風旨余年租調之連負者舉之如不及緣此橫取民財一郡多者奚啻十數萬名為勸借而實則威之以嚴刑徵諸前聞是謂白著吾民皆不堪命而卒無所於告也巧之為禍其烈如此不可畏哉然推尋事端則凡遠負之多未始不由余政之拙在平時或可奉補一旦事變百出國用且窳元載之策勢將必行斯民安得不重傷乎是知巧與拙皆不可也嘗聞漢宣帝論及良二千石首以政平為言要之備科之政惟平乃善夫所謂平者彊強不得以苟免貧弱不至於見侵惟正之供取必以其時其非時之調發必不得已則審其輕重緩急而通融之有術如是而已矣夫有地數百里民小大以數十萬計政事之當平者誠不少乃若關於利害之大者宜莫過於備科備科之政平則實惠及民而國用常足上下之情兩得為郡者庶無負矣今之君子可以此言告者程君汝南非其人乎君初以家學登弘治壬戌進士第授南京戶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詳敏實恭聲稱精甚嘗道兼采其資望愛請於上俾知衢州夫以君存心之良得名郡而理之其致勢於撫字也必矣而況在戶部日久中間屢奉堂劄有事於外服其於民情之舒慘國計之盈縮緩急之際可恃與否夫孰非其所請則夫備科之必平不傷於巧不失於拙又當於君見之矣且為郡之贈豈無安養教化可言而屬於備科是講則以大學之教固當深致意於理財也理財之道得然後安養可遂教化可行不然心雖勞竟何益哉用敢以此告之君以附忠告之義以復其僚友楊君景奇朱君廷輝輩之請

送參議周君之任廣東序

參議於布政司其任不為輕矣日與使相處則凡司之政議率當參決其可否而使實資其助及其時旬宜於外則凡郡邑之政治皆得以察其張弛考其得失循典法以申勸戒而小大趨走之吏莫敢不承其風夫協恭以有為表正而無失使善政舉舉為一方蒙福非賢且才者不能也然則選授之際當道其有弗慎已乎吳江周君行之初以名進士授行人已而擢給事中凡一入禮科再莅南京兵科多歷年所其為人篤於孝友襟懷坦易而博學多能有所不言言必當乎大體茲膺當道首舉遂拜廣東左參議之命輿論翕然以為宜廣東北距五嶽之陽南跨大海其土田肥嫩歲入常厚而魚鹽之利番檣買舶之珍復充溢於城中以波及於四方四方仰之皆以為百貨之府故官於其地而能以清白自持者不多見焉傳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官匪其人民心未有不傷者也傷心及本而邦且安賴耶是必得賢監司同乘清明之德以昭臨其上然後小大趨走之吏皆將有所畏戢而厲民之事一不敢為蚤夜孜孜務求所以為民利者善政之下河決而風行庶幾嶺海之閒永為樂國近壯四鄰輔車之勢上寬朝廷南顧之憂此余於周公之行不能無厚望也始君薦名禮部余忝試事嘗與聞之及在南戶相往還為密其同寅諸

君子因屬余言以爲之任之贈。隨有不獲辭者。遂爲序云。

記

我太祖高皇帝渡江之初。首駐蹕於太平。武功既成。誕興文教。亦自太平諸郡始。當塗。太平附郭縣也。縣之儒學。則洪武六年。其令王俊。即宋尉司。舊址。後來若楊守仕。敏。韓令恭。亢。令霖。拓基。其字。時有潤色。然大抵皆因舊規。師。生。靡。舍。四。散。不。整。正。德。五。年。之。夏。洪。水。入。焉。浸。淫。久。之。幾。無。完。字。泮。池。壅。塞。射。圃。竟。蕪。學。因。以。是。敝。康。陵。周。侯。統。自。南。京。刑。部。郎。中。出。守。其。邦。周。覽。律。例。有。意。經。理。會。柱。史。洗。君。光。以。巡。按。至。視。而。歎。曰。學。校。如。此。何。以。育。才。失。令。不。修。他。日。爲。力。倍。矣。遂。與。侯。定。議。屬。任。令。高。鳩。工。庀。材。以。舉。其。事。已。而。洗。君。請。去。柱。史。鄭。君。約。代。之。實。成。厥。終。凡。新。作。師。之。廡。宇。三。區。區。十。楹。駢。列。於。後。堂。之。後。其。址。則。舊。爲。諸。生。號。房。及。社。學。或。遷。或。易。兩。得。其。宜。又。作。號。房。二。十。八。楹。分。列。於。堂。之。左。右。琢。石。爲。梁。柱。各。六。以。改。作。靈。星。門。殿。廡。堂。齋。成。加。補。葺。渾。者。以。漕。天。光。洞。然。齋。者。以。巽。門。庭。曠。然。以。周。垣。凡。五。百。餘。丈。肇。工。於。六。年。初。夏。至。十。月。而。落。成。規。制。一。新。觀。者。咸。喜。爲。費。凡。白。金。三。百。二。十。兩。及。食。工。之。粟。皆。取。諸。贖。刑。人。力。取。之。餘。夫。遠。邇。均。一。初。未。嘗。有。病。乎。民。也。侯。以。余。同。鄉。且。嘗。備。員。太。史。乃。具。其。事。之。本。末。以。授。訓。導。楊。綱。來。請。記。焉。余。惟。三。君。子。之。所。用。心。非。直。爲。觀。美。也。以。爲。學。校。育。才。之。地。必。其。高。明。整。飭。使。爲。師。弟。子。者。居。之。而。安。則。其。心。一。無。所。撓。而。其。爲。學。也。必。專。爲。學。也。必。固。庶。幾。人。才。輩。出。有。以。繼。持。斯。世。永。抵。於。平。康。蓋。其。用。心。之。厚。如。此。則。凡。學。於。此。者。事。不。知。所。感。發。而。興。起。乎。昔。顏。淵。在。陋。巷。之。中。而。獨。以。好。學。見。稱。於。夫。子。今。焉。學。宮。完。美。風。雨。攸。除。陟。降。與。居。既。安。且。適。則。所。以。進。於。學。者。宜。何。如。也。蓋。士。當。窮。居。之。時。固。當。學。而。淵。之。學。淵。之。學。其。本。末。具。於。魯。論。惟。博。文。以。明。之。約。禮。以。誠。之。至。於。積。久。而。有。得。焉。則。心。無。不。存。情。無。不。正。由。是。出。而。效。用。建。功。立。事。參。諸。禹。稷。其。庶。幾。矣。澤。潤。乎。生。民。道。光。於。前。哲。夫。然。後。無。負。我。高。皇。興。學。之。意。諸。君。修。學。之。勤。苟。徒。規。規。焉。於。記。誦。詞。章。以。爲。富。貴。利。達。媒。斯。亦。陋。矣。嗚。呼。學。於。此。者。尙。其。知。所。學。哉。周。侯。爲。政。權。權。以。教。化。爲。先。蓋。有。其。先。都。憲。公。家。法。而。同。知。秦。侯。侯。通。判。劉。侯。卓。推。官。紀。侯。憲。章。學。教。論。訓。導。皆。贊。襄。是。役。惟。謹。教。匠。則。經。歷。周。鴻。主。簿。劉。孟。選。財。用。之。出。納。則。委。諸。諸。義。官。張。喬。甯。隆。法。皆。得。書。是。爲。記。

泰和縣儒學重建靈星門記

門以靈星名者。尊則文廟。次則社稷。山川諸壇皆有之。然莫詳其所以。惟靈星之有祠也。遠。意者兼取其制。名遂因之而立乎。相承久矣。而莫或正之。蓋其慎也。吾邑儒學靈星門。舊值震雷。楹之中裂者二。勢殊岌岌。邑大夫太倉張侯。寅以才堪治劇。來自宜春。甫及數月。遂折而重建之。規制率仍其舊。其棟梁加壯。額號加密。藻飾加精。視大成門殿良稱。門舊臨通道。民居蔽其前。相去僅數丈許。既隘且褻。上下皆以爲病者。蓋亦有年。侯乃徐致其人。諭之以禮。民輒承命。遂以善價庚之。得地深若干尺。廣百有二十餘尺。爰設三屏。中隆旁殺。石刻泮宮二大字。陷置中屏之端。而其場劣。適往來以從人便。落成之日。則嘉靖丁亥。

學秋朔也。於是歲時朔望有事於廟中也。進止周旋。行列克整。襟佩濟濟。曷其有容。人心之祗肅。殆有加於前日者矣。學師生會。謂茲盛舉也。不可以不書。乃相率過余。請爲之記。惟今制。天下郡邑皆有學。所以俾教而有才也。學必有廟。以事先聖先師。所以尊道而明統也。吾聖人之道。高明廣大。固有非言說所能形容者。然而精蘊本末。初無二致。爲學者必明乎此。然後謂之知學。爲政者必通乎此。然後謂之知政。故曰。器亦道。道亦器也。是知一門之建。一屏之設。雖則形器之盛。而至精之理。焉往而不在于乎。故或安於苟簡。而漫不加意。或務爲侈麗。而過用其心。皆非理之當也。若吾侯今日之舉。用壯以易。闢地以遠。設屏以致。嚴安聖靈於穆清。慰輿情之素款。爲所當爲。而心亦未嘗過用。非知政之君子。其能然乎。由是道而推之天下。豈復有遺事與過舉乎。蓋凡爲學之所講求。爲政之所彌綸。固皆不出乎事物之外。惟物循其則。事適其宜。則道即此而行。而其爲聖人之徒也。無愧矣。敢因記侯之績。申舉斯義。以告之吾黨。讀者庶乎其有發云。

江西察院題名記

凡公署之有題名。其來尙矣。原其所以。將使後之人。觀其名而求其迹。以無失乎取舍之宜。政理之資。於是乎在。非徒紀交承。存歲月而已。況御史之按行外服。事權之重。迥非他職可比。賢人君子。膺受斯寄。爲之必以其道。其流風餘韻。固有所被於久遠者矣。而江西察院。乃獨無題名之石。使凡赫然而可仰之名迹。與夫自崇自用者。墜泯於無聞。非缺典。嘉靖八年秋。仲三原。魏君相實。被簡命而來。勤勵精詳。風紀聿振。爰以餘力。與言及此。乃自其所代。儲君良材。泝而求之。至蔡君英而止。僅滿百人。蔡君來。按在天順年中。迄今僅七十年。而其前無復可考者矣。其姓名之幸。存者。字或末詳。邑里年次。亦多闕略。若以謂必求其備。將愈久而愈失之。遂據所得。俾鑄諸石。而虛其左方。以俟來者。俾來者。固不獲辭。夫人之生也。父命之名。無貴賤。實不肖一也。若夫鄉國之所知。碑版之所載。則惟其人之貴者。而賤者。弗與焉。高官要職。自皆不爲少矣。若夫史册之所稱。天下後世之所仰。則必其人之賢者。而不肖者。弗與焉。然則御史之所自爲賢者。果安在也。其身正。則不猛而威。大體得。則不煩而理。時措審。則百度惟貞。所謂流風餘韻之遠被者。非若人而何。今題名之石。既立。以此三者求之。而有合焉。則其人。皆我之師也。以此三者求之。而離合焉。則其人。亦我之資也。程君惓惓之意。實惟在此。後之君子。其心不亦有同然者乎。書云。三后協心。同底於道。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誠如是。豈惟大江之西。十有三郡之民。長受其賜。所以裨益國家之政。理亦多矣。察院舊在按察司左。今之所在。乃廢府承奉司。數年前。嘗爲巡撫都院。比裁革。巡撫官。乃奏請更定於此。隨宜增損。規制益備。而舊廡則改爲南昌道云。

迎曦樓記

自余家西岡之下。北行二十餘里。里名曰大瑞。有山來自西北。巍然雄峙。狀若蛇象。然左右之山。如趨如附。豁流映帶。風氣完深。凡依山高下以居者。皆宋端明學士忠穆鄭公之裔也。其族屬既衆。屋之爲廳。爲堂。爲樓者。凡數十所。有樓名曰迎曦。則處士宗微君所建。蓋正寢南向。是樓在其左。而面東。其下爲房。宗。

傲君夜則休焉。雞鳴而起。登樓而坐。以思夫畫之所當為者。既得其理。則開窗而迎望。而蒼蒼焉。而耿耿焉。日出而大明焉。於是乃出而從事。習以為常。故樓以迎曉名也。其從子端典。於余嫗家間。屬為之記。嗟夫。日月代明。而為晝夜。然夜者人之所息。凡應事接物。以供其職分。蓋莫不在於晝也。自夫玩惕者言之。彼於朝曦暮景之升沈。固漠然不以介意。夫豈知寅賓之義。所繫甚重。而坐以待旦。又聖人之所以為天下後世法者歟。即名樓之意。以推宗傲君之為人。其立身治家。克勤無怠。有足樂見者矣。視世之玩時。嗚呼。可同日語邪。抑君之所見。或未止此。在易之晉。貞坤而悔離。其大象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夫明出地上。雖愚夫愚婦。莫不觀其象也。惟君子觀之。則能反求諸身。而知所用力焉。故夫視聽言動。無敢不由於禮。誠懼夫明德之或昏也。宗傲君行義稱於鄉族。方慎修而未已。殆有得於觀象名樓之表者乎。是可書也。故不辭而為之記。若樓之規制。與夫粉飾之費。則在所可略云。

師稷軒記

泰和澄江之南數里。直周道之右。其地名小棠州。嚴氏世居之。環嚴氏之居。皆沃壤。歲收常特厚。嚴氏之產。有名稼字景暢者。隱居西岡之下。西岡距故居良遠。景暢歲時督僮奴耕種。希復外慕。以給仰事俯育之需。祭祀賓客之奉。有餘積焉。嘗軒西岡以為游息之所。扁曰師稷。用表其志。且實其名也。余從叔用昂與之有連。景暢因以求記。余惟后稷之故。見於經傳者。可考矣。蓋其自能食時。已有種植之志。及長。當唐虞之際。實為農師。書記帝舜申命之辭曰。棄。農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此其職也。至其後世子孫。則從而追頌之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由是觀之。其功德豈不盛哉。景暢之志以矣。然不得位。無以見其及人之功。願名其軒曰師稷。意豈以深耕易耨。致穰穰之獲。為師稷之實邪。蓋余聞之。善學古人者。當觀其所用心。孟子曰。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雖其居位任責。義所當然。而用心之厚。蓋可想見。誠以稷為師。將必推其有餘。以補鄰里鄉黨之乏。惟力所及。無務自肥。則雖不必有稷之功。而所存固無愧矣。景暢積而能散。其殆庶幾乎。抑余又聞之。古之善學者。舉一隅則以三隅反。詩云。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弗厥豐草。種之黃茂。今夫人欲之私。吾身之豐草也。天理之公。吾身之嘉穀也。師稷之藉。豐草反而得克己之義焉。師稷之種黃茂。反而得復禮之義焉。於以和身睦室。有餘師矣。稼穡云乎哉。景暢勉旃。夫天理不有諸身。而已私紛見於事。則夫耕耨雖勤。穀粟雖多。殆難免乎齊景公吾得而食諸之慮矣。景暢生衣冠之族。閑詩禮之訓。有孝弟之美。其必能勉於是哉。軒之規制。與夫向背之宜。觀覽之勝。吾不能悉。亦不必書者。姑因從叔之命。申其義。以復景暢俾置之壁。閱以自考焉。

節孝堂記

成化丙午之秋。吾鄉大疫。死者或一家數人。媼丈會君汝厚。有二子。瑛。璣。數日開相繼死。惟一孫曰旦。方孱然。君憫哭殆不可生。曰。吾老矣。而天降茲酷罰。吾將疇依。壯者且不保。是孱然者。其又可恃邪。時旦且之母蕭氏。年方二十有三。乃乘閒從容寬慰。君曰。瑛與叔大不幸至此。然有新婦在。翁幸無憂。養老字孤。新婦之責也。新婦所不能終事。而敢有二志者。神明殛之。君慨然雪涕而與曰。新婦能然。吾有望矣。備自

是屏絕膏沐。避嫌遠疑。恆獨處深園。勤紡績以助甘旨。日謹視其遺孫。而隨事訓飭之。孤稱長。則遣從師學問。蓋於今二十年矣。於是曰。旦既已成立。娶婦生子。君亦安蕭之養。年踰七耋。而精健不衰。鄉人之賢者。皆云。蕭孺人秉節堅貞。卒成其子。又能孝養舅姑。使忘其無子之戚。以享有壽康。雖旌典未可猝干。然有善弗彰。殆非鄉閭之義也。會曰。旦作堂數楹。以奉孺人。乃相與落其成。而扁其楣曰。節孝。曰。遂介其孀家。余族兄欽師。求記於余。余讀孟子書。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未嘗不深思而詠歎也。曰。嗟乎。天理之在人。心者微矣。一得失之閒。而為人為獸。為君子為小人。貴賤之相懸。榮辱之相去。奚啻千里。世衰俗薄。雖名為讀書之士。往往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今孺人以一婦人女子。乃能盡節於其夫。致孝於其舅姑。盡孝克修。本心不失。是豈獨賢於憂之子之無裳者而已哉。古昔盛時。閨門之內。必有師傅之教。況乃刑于之化。流自王宮。是以女德多貞。風俗醇粹。今去古益遠。內教不修。人欲橫流。莫能自制。而深山長谷之中。猶有知禮守義如孺人者。人心天理。固自有不可泯滅者歟。我國家著令。婦有守節不移。年踰五十者。有司以聞。輒賜旌門之典。孺人節甚著。而年未及。少需歲月。賢有司當在不遺。今者揭扁高堂。蓋諸君子善善之誠。惟恐不速。道固並行而不悖也。余也非才。猥以風教為職。事有關於風化者。采錄表章。固其分也。矧曰旦之請。圖所以光昭其母氏之大德者。甚惓惓乎。故不辭而為之記。孺人出吾邑。事溪名族。近世徙居永源云。

閑齋記

齋以閑名。志希聖也。聖誠而已矣。吾之得於天者。未嘗不與聖人同也。反之身而顧。有未誠焉。非以邪之為累邪。然則安可不致夫閑之功。邪既閑。誠斯存矣。是故喜怒哀樂。有心則有之。視聽言動。有身則有之。方其受命於天之初。固已皆有當然不易之則。渾然實理之充足。無假於外求也。奈何百體既具。衆欲滋生。心有蔽而常偏。行無檢而日繆。由是離真而即妄。以人而滅天。而其遠聖人也。或幾於霄壤矣。蓋邪之為累如此。不有以閑之可乎。夫閑。閑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者也。是故私意萌於內。必嚴以防之。使其無閒可出。可欲之物引於外。必嚴以禦之。使其無閒可入。恣其大。無忽其大。慎於始。無懈於終。主宰日益精明。則羣邪自當遠退。渾然實理之在我者。斯無失乎受命之初。而凡視聽言動之形。喜怒哀樂之發。其有弗當焉者鮮矣。其視聖人不待閑之而自無不閑。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雖非所可驟及。要其為道。豈有二哉。雖然言之非艱。而閑之惟艱也。在昔孔門諸賢。孰不以聖人為的。而學之得其道者。顏氏子之外。不多見焉。觀其四勿之語。奉以終身。以至於怒之不遷。過之不貳。此則閑邪存誠之明驗也。然非其燭幾之明。決幾之健。何以及此。故欲從事於閑邪者。窮理必精。而制行必果。庶幾明與健之兼至。以克充其志哉。余友弋陽汪君器之。天分甚高。求道尤敏。其智既足以及之矣。方日思所以守之。乃以閑名其讀書之齋。以識其所有事。以余嘗共講乎斯學也。屬為記之。惟君學識才猷。著聞天下。今官為宗伯之貳。蓋已蔚然負經綸康濟之望矣。齋名甚美。誠朝夕顧諟。而每加之意焉。將其德業所就。庸可量乎。余與君同起鄉科。又與君叔兄石潭少宰。同登進士。兩京聚處。猶兄弟然。晚以論學之同。相與彌厚斯齋之記。竊不勝其愛

助之誠君其必有取也。

題跋

題宋元祐幸學詩卷後

宋元祐幸學詩作者皆當時宰執侍從文學之臣凡七十二人一首試闕子祭酒豐清敏公豫馬逸屬
秘書李格非序之而以鐫諸石迄今正德辛未垂四百四十年矣余始獲觀寫本於清敏十三世孫封春
坊論德西園君所蓋封君之先人方伯公初得版本於葉文莊公藝藏惟謹封君因別為寫本圖刻梓以
傳今其嗣子原學以宮諭在南京翰林院奉迎以至因出示余詩後有文莊及諸名公題跋二十餘首皆
取諸葉氏封君所得則自方石謝公始蓋因其時以稽其事而慨元祐之不終因其時以求其人而幸君
子之有後諸公健筆可謂盡之然余考之七十二人中講讀之員凡六而清敏亦兼侍講先是程叔子嘗
有言曰君德成就實經筵元祐未幾變為紹聖森言之易入良由君德之未明耳豈其時經筵講說徒應
故事雖賢如清敏曾不得專且久以致其功邪嗚呼其可為永鑒矣封君梓行是詩固欲以事揚先烈然
有子如宮諭將必於清敏有光余竊嘉之敬書於其後

題王改齋手翰

故翰林編修改齋王宜學平生磊落大節雖遠方俗子莫不知之若夫庸言細行率求無愧於聖賢之學
善黨或未必盡知也此卷乃其手筆凡十有三帖皆與其情張律景陽者所致勸者惟道義始終無一私
昵語凡世俗營營功利事未嘗輒汗簡惟其志之素定養之素密其能然乎夫願學聖賢者無隱顯無
鉅細無久暫惟誠惟一而後能有所致改齋其有見於此矣吾黨之士得此卷而閱之則知其庸言細行
一無所苟不但其大節之磊落而已景仰當何如哉景陽學敏行端夙有佳譽蓋誠知所取法以余為改
齋知己特奉此卷請讀一言余初讀改齋於文字間契闊久之始獲一會輒欣然叩其所得因謂近時講
學者其說不一只為心性二字難明改齋深以為然願行役思慮未及究竟又兩年而改齋逝矣使其尚
在余得與之上下其議論未必不歸於一也今其手筆亦有及余講學之說者開合數四感歎無已景陽
其亦有以讀余意也夫

銘

思齋銘

友人張君主貴名其燕息之齋曰思余不敏蓋嘗從事於斯而略知其說矣為之銘曰
有貴於己人人所同物或能蔽思無不通苟惟勿思徇欲忘返上智下愚於焉而遠嘉我良友忠信為基
反觀內省以類而推視聽言喜怒哀樂當幾必研有動斯獲膏梁非旨文繡非華寶茲天府其貴易加
箕範柯齊訓詞炳若要匪徒聞斯為善學一心既立萬善畢陳敢銘齋壁以費日新

贊

自贊

有小有小

四一

四二

余近得良工為寫家慶圖并寫此像日月逾邁不覺四十年矣傳稱四十君子道明德立之時竊有愧
乎斯言因書數語以自勵時為南京國子司業已得請將奉老父還鄉期以晨昏之暇溫習舊聞庶幾
乎少有進爾弘治甲子十二月朔旦整庵識

入官一紀惟是隨羣行年四十爰始有閒厥開伊何聖人可學昔豈不聞汎焉靡覺今其覺矣洞曠聖心
川流山峙日照月臨人有古今心無彼此何以存之曰惟敬耳敬非有物要在不忘存久斯熟而外以方
顏安履空會慶三省立志宜堅用工宜敏前途修短何慮何猜此生難得尚勿虛哉

墓表

益陽羅氏松山墓表

益陽羅君胤衡早失父事其母郭孺人甚謹孺人享年八十以卒葬其邑西二十里松山之原今十有七
年矣胤衡恆痛念二親之潛德弗章思有以表著於墓道及其嗣子嗣秀以例升太學乃授之書俾請余
文刻焉余既僑交且宗家固宜無斲於文於時屬公私糾紛則辭以不暇比余省親還任嗣秀已注選而
歸胤衡復書其從弟太學生胤元俾申前請余無以復辭也胤衡自為狀云初祖號雲蓬翁當宋建炎
二年自廬陵遷下來居益陽八傳而至大珍生贈南京光祿寺典簿允恭寺簿生詩教教生考諱高字時
升別號竹軒考氣豪志遠不屑意生業業舉子擅名邑校校諸士皆推重之乘赴鄉科不偶天順癸未膺
賞入太學旋丁內艱服闋之京遇盜於繁昌至月子河途卒時成化丙戌十二月十三日也年止四十有
四妣出同邑舊族天性純樸言動無所苟綜理家事尤密中年寡處子女皆未成人惟一女奴代給薪水
復遭歲歉幾不自存所親欲令就產於鄉妣泣且言曰不幸夫罹奇禍所以忍不即死者為此遺孤一旦
置之村莊與樵牧伍鳥望其能世先業終不聽頽垣破屋處之裕如衣食婚嫁百需悉力經營兼資紡績
既而蒙鄰有覬覦其居地者勢不能退乃攜諸孤幼往依外家以居時從叔憲使安向從公食亟令胤衡
從之學學成中成化庚子鄉科旋復舊廬妣心良慰然以前此哭泣之過漸至喪明胤衡方卒業京師聞
妣動須扶持遂決意歸侍周旋膝下凡十餘年一旦呼胤衡囑以後事且諭之曰他日居官務以忠愛為
本下至僮僕輩一一呼而慰之翼且遂卒殆若前知然者考妣生年皆永樂癸卯考四月五日妣十月六
日也子惟胤衡一人初任淮安府通判陞金州知州以禮致仕女四人壻皆善懷曹燾胡伯川國子生蔡
國聰孫男二嗣秀其長次嗣才孫女二壻陳仕學許斌俱邑庠生狀簡而文未復深致其懇余讀已為之
惻然有動於中既以悲竹軒之不幸及詳觀其孤寡之所以自立以克至於今日休又信夫天道與善之
必然也夫吉凶禍福之在人固有常理然二五交運萬變不齊人之遇之未必皆偶故君子或有時而得
禍惟君子而得禍此其所以為不幸而可悲也余雖未知竹軒如狀所稱亦可想見其大致而其始終之
際乃如此於余心能無惻乎自竹軒既沒門戶日以蕭條孤兒寡婦人固得而欺之矣孰知屈以時信
以時顯不旋踵而光復舊物且有以垂裕後昆俾寺簿之宗於茲復振其福慶之集又如此良由儒人克
盡為婦母之道秉心不二教子以成所以近承乎天者有其地也是則必然之理信惟影響而適然之

題宋元祐幸學詩卷後

四三

數亦惡足多置疑於其間哉吾是用具書其事而推其所以然以為羅氏松山墓表

墓誌銘

成都府同知致仕李君墓誌銘

成都府同知李君致仕家居者七年年五十八正德丁丑五月十一日以疾卒余其同年進士也聞訃則走哭於其家弔其寡孤問其喪具而退既臘月其孤鸞等率監察御史李君師文狀來請葬銘余不文念於君之葬也無能為助遂勉從其請君諱儀字公著別號虛息其先鎮江丹徒人曾祖福洪武初徙實京師始占上元籍祖惟善父元昭皆有隱德君自幼穎敏強學善記弱冠從故方伯吳秋堂受易為門下多士稱首弘治壬子以應天學生領鄉薦明年會試中式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歷知江西之新昌山東之冠同知四川成都府中遭家艱者再居官前後不能以十載而皆有名初至新昌值寇賊羣行即躬練兵民為備民驚徙者皆招使復業聲實副卒能上下相保真橫民慮希淵於法及其諸子境內震服臨江王張二姓格鬪王殺張一子懼罪乃殺巧者三人稱為己子以誣張彙訊不得其情後乃屬君君問死者皆有婦邪各以婦氏對徐檢視黃冊驗諸死者及婦名氏張具有之王一無有也於是刑王婦婦即吐實曰受偏來爾事乃白冠俗死者多從火化君求不食之地為漏澤園以與民葬埋俗由是變勸學禮士補助貧乏士民皆歸心焉其為同知嘗嚴守重慶時劇賊某者率其黨蔽江而下人情洶洶君百方備禦江兩岸皆置疑兵旗幟鮮明金鼓之聲相屬盜相顧而逃天全六番二招討以茶利相驕殺往來道阻擄州當嗣宜慰者與其庸兄不相能日尋干戈駭動四鄰監司皆徵君廉問至則一引大義責之且婉為開導遂皆感悟頓首謝不聽願受約束還報監司皆迎勞以禮然君素羸弱頻涉危險勞瘁甚病且作遂以致仕請堅請而後得之家居清約無異寒士而綜理詳密雅好吟詠有虛息彙若干卷藏於家配王氏子男四長繁先卒次即慶次麟習舉子業次訪女三長適王知州子儒次適倪主事子選次適張有政子志孫男二祖夢祖繩女二君於義利能知所取舍既終母喪父又疾篤兄子求分異即請悉以家產與之播州贈桑千金見即辭去此皆有足稱者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縣某里某山之原銘曰學優乃仕光於余試為柔為剛應變不常宜仕而止式全其美居逸而勤以貽厥孫其存孔厚而齒於壽沒也不亡

祭文

祭三江先生毛文簡公文 丙戌

嘉靖更化朝多老成一其心力以近休明公作春卿首嚴邦禮既飭既周神人具喜心勞身病夢繞南雲里門未入凶訃遽聞嗚呼哀哉學博而醇文清而婉德厚才充識精慮遠賢科首選謙約自持居無妄動進必循資甫陟桂坊執甘余沮竟長詞林執非吾與經筵陳說聲譽其恭文場校閱濯濯其公乃佐銓曹遂聯八座多事之秋有聲無過馳驅萬里捧日而升化成可待壽福弗增嗚呼哀哉議禮之難古今所病猶幸殘經頗存明證品節有稽民志斯定公之忠勤於斯為盛懋官懋賞恩則非私病妨朝謁位許暫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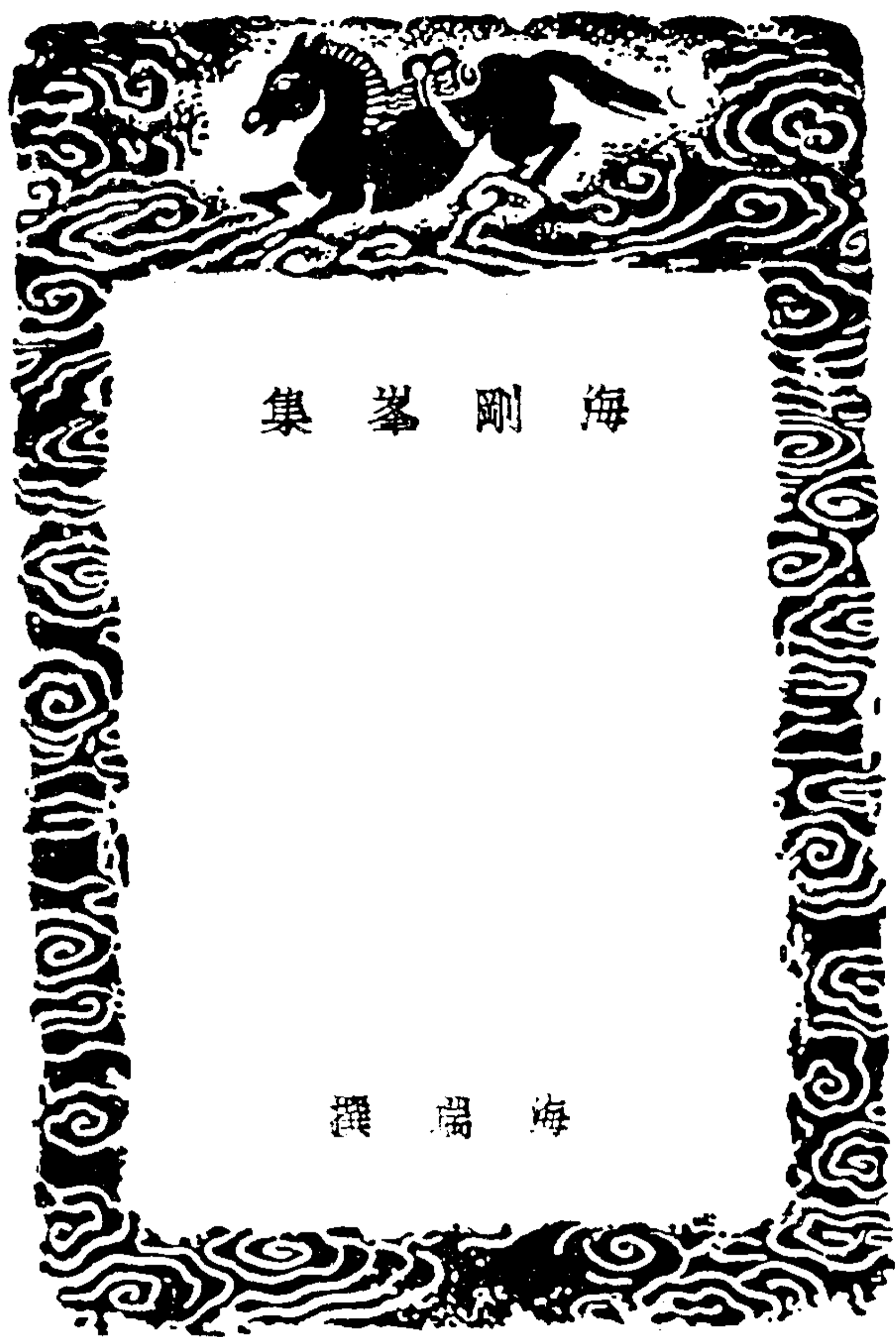
錫之溫詔春浹肝脾豫期平復來勸勿遲公竟不來息心孔靈官豈不高用其未極易名孔令恤典載申光昭青史一代全人欽順無能辱公同榜過賴公消善資公長星霜屢易乖隔恆多尺書往復不廢琢磨愛及晚年幸問史事筆削方殷去留復異從茲一別再見無期溯風承訃有涕漣瀾頃值家艱荒迷失度薄奠寫忱後時為負嗚呼哀哉

祭楓山先生車公文 丙戌

嗚呼天高日朗公之襟懷地負海涵公之問學德容之溫潤則甘雨和風氣象之尊嚴則泰山喬嶽萃精誠於月窟天根悟至理於鸞飛魚躍奮發焉無時不勤休休焉無日不樂此欽順之於公蓋未易極其形容而竊能道其大略者也公之發身則聽歌鹿鳴省元甲榜吉士蜚聲公之歷官則翰林編纂評刑僉臬司成六館然而滿考之書恆少居閒之日甚長惟公論之交附肆屢騰於薦章朝廷方急於用賢由司成三移而正位宗伯公尤篤於自信自南雍一退而終老故鄉此欽順之於公蓋未易詳其本末而竊能道其行藏者也漢思雄文忠言論折獄惟明誨人廢吝何王金許上湖程朱正傳斯在之死弗渝其所未為付之猶子出入門牆矧多良士謂公宜壽千百為期云何一旦失此人師欽順初涉仕途公方高臥竟以非才忝為公佐夕炙晨熏膏枯起惰巨海纖鱗欣然自賀研窮性命商略古今何遠何近何淺何深幸遠彌久懷仰無任屢憑過客貽我好音聞訃南銓亟圖遣奠家問驚心弗果如願奄罹大故孤露綦絀迄茲余歲徒抱微誠慕道春風青回宿草翼翼新祠柏題闕揆敬遺頑兒祇薦蘋藻短誄無文中忱是倒嗚呼

祭大司馬王陽明先生文 戊子冬月

惟公才周萬務學本一心氣蓋古今量包湖海紹斯文之暨緒躋斯世於平康豈惟衆所同期誠亦公之自任遭逢昌運服在大僚屬時望之方隆胡仙游之遽爾固有光於建立曾未究夫經綸偉矣希文天章遠邈勞哉諸葛渭曲淒涼愚也弟兄夙欽風義交游以世氣味攸同宦邸論文不在盈尊之酒歸途講學猶存隔歲之書約信頓乖靈傷何已素懷伊邇傳莫斯陳有爛精靈鑒此誠意嗚呼哀哉



集 峯 剛 海

撰 瑞 海

海剛峯先生文集序

君子之挺拔於世者。惟有志堅而任事勇。毅然獨行其是。無所回互顧惜。以求吾道之必伸。迹其所爲。縱不能盡出於中行。然視夫隨俗浮沈。泯泯鄉愿。早見擯於孔孟之門庭者。相去奚啻霄壤歟。夫彼鄉愿者。流挾似亂真。何知名節。以嚴氣正性爲矯激。以煖熱依違爲圓通。究之宮室妻妾動其心。脂韋囁嚅移其習。奸回邪媚。情態萬端。德之賊也。莫斯爲甚。宜乎大聖賢於此爲人心世道重防維。而不得不亟深拒而痛絕之也。此際有直道抗顏。終身以之。卓然不牽於俗。如海忠介公者。其過人不誠遠哉。忠介嘗曰。今世之士。窮一生讀書作文。而於家國身心。毫無補益。是宋儒所謂。可惜一生成用在五字上也。又曰。鄉愿去大奸惡不甚遠。今人不爲大惡。必爲鄉愿。而孟子功不在禹下。當以惡鄉愿爲第一。噫嘻。公之學知本矣。蓋公自守之道甚嚴。而用世之心亦甚急。故隨在皆得行其志。方其歸南平也。以嚴師自處。首揭朱子鹿洞學規示諸生。本其身爲標幟。且力持憲綱。謁郡守。諸大夫。左右皆跪。公獨居中。挺立。諸大夫。雖然曰。安所得山字筆架來。而公弗顧也。凡其秉禮守正。自發軔之始而已然者。嗣灌知涪安。一履境。痛民疾苦。自丞以下。吏胥而上。各有參評。著爲令。名曰道安政事。俸薪之外。不染一塵。家僮令樵採。走清閒。聽其從。農從商。不悔鯨鯨。不畏懼。至有欲騙海強項而甘心者。公雖無事。可指摘。然亦自此改調。以去矣。既而補任興國。清丈浮糧。釐奸剔弊。又未幾。陞戶部主政。雲南。則竟持有犯無隱之義。因之批鱗逆耳。詔下獄。

海剛峯先生文集 序

一

海剛峯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上

奏疏

改折祿米倉糧疏

開吳松江疏

開白茆河疏

序

贈蒙生德範還遺金序

贈史方齋陸浙滬大參序 爲樞士夫仲

黃廣臺思親百詠序

贈王朋江陸寧波府太守序

贈周柳塘入覲序

贈陳元山任古田司訓序

贈趙三山德政序

海剛峯先生文集 目錄

二

蓋公視在我無不可行之志。故嘗謂。醫國者。只一味甘草。處世者。只兩字鄉愿。盛治何由而見。此所爲濟死不悔。實非市直沽名。微幸一試者。至於疏出而直聲震天下。初何暇論焉。比其出獄復職。巡撫三吳。仍本向所爲。教南平。令涪安。令興國者。設施潤色。秋霜烈日。風節峻峻。夫唐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滅驕從。朱子稱其養素自重。當公之時。勢宦權豪。斂手屏息。知姑蘇之民。倚公以生。沐公嘉惠者。固已無窮矣。獨念于迂拙之性。移撫是邦。慨然思古之遺愛。常存心目。師之法之。兢兢於言規行矩之不違。然而守吾道以伸吾志。嘗覺時艱勢沮。終莫展其厝施也。公嘗有以謫余未逮者。余尤願天下後世。幸勿以矯枉過中。重爲公病。而三朝紀節。千載易名。聞忠介之風者。苟能頑廉儷立。爲狂狷毋爲鄉愿。則安得不反覆是編而驟然以起也。梓成。爰爲之序。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季夏穀旦。儀封張伯行。書於姑蘇之正誼堂。

海剛峯先生文集 序

二

賀貳守陳後溪榮獎序

賀李東城榮獎序

贈顧肖坡榮獎序

贈顧弘宇榮獎序

贈恆所劉侯膺榮獎序

泚水尋源卷序

賀衛趙侯軍政視篆兼督屯序

崖州太守蔡養齋致仕序

贈郡侯肖野郭公膺保薦序

贈郡節推大東劉侯膺榮獎序

贈定安傅莫君署澄邑事膺保薦序

內江龔氏族譜序

贈黃村趙先生陸靖安大尹序

贈林東皋考績序

參評

知縣參評

縣丞參評

主簿參評

典史參評

教官參評

陰陽官參評

醫官參評

老人參評

里長參評

生員參評

史書參評

卷之下

書

啓譚次川侍郎

復王七峰瓊山知縣

海剛先生文集 目錄

啓譚次川侍郎

復趙大州閣老

啓朱鎮山工部尚書

再啓閣老高中玄諸公

復譚次川尚書

與周一陽主事

復周一陽主事

復沈萬川會昌大尹

啓劉石圃誠意伯

復吳悟齋操江都院

復胡杞泉都掌科

復歐陽柏庵掌科

啓徐存翁閣老

復巡按龔懷川

啓戶部正堂劉清渠右堂陳洛南

復按院張偃宇

奉王忠銘翰林檢討

復沈繼山

復郭夢菊

復舒錫崖通太兵備憲長

復周柳塘先瓊州太守

復汪渠瀛廣東巡按

啓鄧純吾原廣東巡按

復賀澹菴

奉貳守陳南川書

再奉貳守陳南川書

與瓊鄉諸先生書

教約十六條

治黎策已酉科中式策

雜說

嚴師教戒

訓諸子說

借山亭記

贊蕭氏一門二節

龍南令雁峯吳公墓誌銘

附刻

賈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忠介剛峯海公行狀

海剛峯先生文集卷之上

明 海瑞 撰

奏疏

改折祿米倉糧疏

題為懇乞皇恩賜改折以蘇節被災傷地方事。臣奉命巡撫江南各州縣。被災所在。甚多分數。應題請者。臣照例題請。已蒙皇上厚敷洪恩。賜之改折。賜之蠲免。小民歡忻鼓舞。感恩無窮。極矣。臣復何言。但今年水災。實是異常。往年霖雨為害。霜降後水漸消涸。今大不然。江南地氣溼熱。冬至後。不能播麥。種播之不生。今距冬至九日耳。常年播麥之地。尚有五六渰深水。中來夏麥秋。預絕望於今日矣。且災止一方。猶有轉輸可望。今則北之淮揚徐邳。南而浙東。西而應天。太平。廣德等府州。莫非水災之地。旁郡無可轉輸。本地無可借貸。查得嘉靖四十年水災。先皇帝准將五府。六部等衙門米。悉與改折。止論水災。則嘉靖四十年稍甚。若論近冬至。水不消涸。來年二麥缺收。則比嘉靖四十年之災。又過之。今除內府白熟米。係上用所需。臣不敢言矣。其祿米倉。諸臣隨朝米。并吏役。監生。樂舞生。天文生。醫士。儒士。月米。伏乞皇上軫念江南今歲之窮。比照嘉靖四十年例。勅下該部覆議。盡與改折。其折銀即部運官同白熟米齊解。爾米以濟江南之饑。折銀以濟諸員役之用。況祿米倉每歲約該米五萬九千石上下。大約每歲支放五萬四

千。餘五千。嘉靖四十四年。總督倉場侍厚張守直。題奉欽依。照漕糧一尖一平。收兩平放。又加耗米二升。為七升。除去三升脚米。尚有四升祿米。隨收隨放。與漕糧久貯。有消耗不同。以羨餘之積。合支銷之存。計今五年矣。約可再足一年支放。皇上雖與盡折一年。舊米將盡。新米又登。又非缺然無米可支也。事無窒礙。可行。民切饑苦。當恤緣。係懇乞皇恩。賜改折。以蘇節被災傷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齎捧。謹題。請旨。

開吳淞江疏

題為脩復水利。以濟迫切飢民事。再貢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吳水利。當漕之使入於海。從古而然也。吳江。東江。係是入海小道。惟吳淞江。盡洩太湖之水。由黃浦入海。事起近年以來。水利臣曠職不脩。撫按亦不留心。惟此督責。日至潮泥。日有積累。日月繼嗣。通道填淤。雖曰水勢就下。而無下可為就矣。時遭久潦。震蕩太湖。因之奔湧四溢。勢所必至。為害之大。洵滔禾。如嘉靖四十年。今隆慶三年是也。而小為滲沒。漂沒之患。亦時有之。是吳淞江一水。國計所需。民生攸賴。情之舉之。不可一日緩也。臣於舊歲十二月。巡歷上海縣。親行相視。旋委上海縣知縣張嶺。率領沿江住居父老。按行故道。量得淤塞當漕地。長該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七丈三尺。原江面闊三十丈。今議開十五丈。計該用工銀七萬六千一百二兩二錢九分。今以水荒缺秋收。兼之二麥未佈。時方春。正月之初。米每石價銀已八錢五分矣。飢民動以千百告求。賑濟。臣已計將節年導河夫銀。臣本衙門贖銀兩。各倉儲米穀。并溧陽縣鄉官太僕寺少卿史際義。出賑濟。銀二萬石。奉此告濟飢民。接工給與銀米。於今正月。初三日。接江故道。興工挑漕。委松江府同知黃成。督率上海縣知縣張嶺。嘉定縣知縣邵一本。分理興工之中。兼行賑濟。千萬飢民。稍安戢矣。但工程浩大。銀兩不敷。饑饉頻仍。變故叵測。官儲民積。計至二月。開盡矣。江南四面皆荒。湖廣。江西。有收成。府。縣。又執行閉糴。無從取米。伏望皇上。軫念民飢。當恤。吳淞江水道。國計所關。勅下該部酌議。量置蘇。松。常。三府。漕糧二十萬石。准照前旨。銀數。改折。凡應天等十一府。州。縣。庫貯。不拘各院。道。諸臣。項下。無礙贖銀。兩。聽臣調用。浙江。杭。嘉。湖。三府。與蘇。松。常。三府。共此太湖之水。吳淞江開。則六府均蒙其利。塞。則六府同受其害。其庫藏銀。亦如應天等府。一例取用。彼處飢民。亦聽土工就食。吳淞借飢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銀米之需。而荒歉有濟。一舉兩利。地方不勝幸甚。

開白茆河疏

題為再漕常熟縣入海河道。兼行賑濟飢民事。臣於正月初三日。開挑吳淞江。已經題請外。臣於二十七日。巡歷常熟縣。地方父老。鄉官。舉。監。生。員。人等。紛紛告稱。本縣白茆河道。雖經隆慶二年開挑。止是一線之路。是以隆慶三年水患。不能流洩。三吳靠北一帶。縣分。均受其害。常熟去吳淞江。尚有四日之程。飢民之能赴工於吳淞者。十之一二而已。若是興工之中。兼行賑濟。一舉兩利。當開白茆。臣旋於二十八日。親行相視。丈驗闊者。不過四丈。水深不過四尺。狹者不及二丈。水深不及三尺。果然淺狹。考之三吳水利。禹貢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三吳入海之道。南止吳淞江。北止白茆河。劉家河居其中。三處而已。劉家河

原通達無滯。若止開吳淞而不開挑白茆。誠為缺事。難免水患。臣又酌計臣先所題請吳淞江工銀。尚有餘積。可充他項。吳淞江河因飢民雲集。計在二月二十日前後告成。決矣。青黃不接。飢民向苦無處趁食。官發銀米賑濟。勢之所必然也。臣思與其空行濟飢而無益於後。不若仍照吳淞江事例。與工之中。兼行賑濟。既有利於目前之飢民。河道開通。且有望今秋之成熟。臣已責令署縣常州府通判姜國華丈量約長該五千七丈七尺。因舊河道廣狹淺深不一。通融牽搭。計該用人夫一百六十四萬九千五百三十三六工。計該用工銀四萬一千二百三十八兩四錢。一照吳淞江例。不取之民。不損之官。止以倉庫之積給之。尚可成此一河道也。飢民告濟。不散不止。臣已行令縣丞夏佐。典史鍾應亭。各分工專督。通判姜國華總行稽察。於二月初九日興工矣。伏望皇上軫念飢民。當賑水利。當興勅下該部覆議。俯賜俞允。地方不勝幸甚。

序

贈蒙生德範還遺金

今天下何世哉。予第仕。得游中都。歷天下。既歸鄉閭。歎世君子每有財帛世界。今不知昔之說。予始聞而疑之。以為此特市井小人。自為風俗。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我輩讀書。知禮義。辨別素明。天光煥發。當不如此。已而交與益衆。更歷既多。乃知我輩出沒於聲色貨利之場。不得已奔走於富貴利達之際。老死不休。蟻之附腥。蠅之投燭。無以異也。視市井輩反為過之。古昔公道大同。利無彼己。下此小康。下此人漸澆漓。叔世季世。利趨便奪。發家詩書。詩云。會是在位。此直叔季之下者耳。講明於讀書窮理之時。不自欺心於暗室屋漏之際。難乎其入。又何必言矣。獲獲利往。天下皆然也。而誰與易之。予之誦此言久矣。一旦鄉語歧父老抵予舍。揖而言曰。村蒙生德。字德範。縣庠弟子員也。素有行義。問厥所以。則曰。先辛未三月。海寇犯村。舉村擊斃家散。家用百凡。無暇為顧。余遂妻持包袱。裹銀四十兩。及餘物。慮慮失之。生後至。左右前後無有見焉。生亦不知得之者。遠近聞人物也。數日。得失主人氏。當官衆完。歸之。包袱內藏纖芥無失。先是張氏訟官。疑似難指。官追為急。乃生心事。白日青天。有是舉也。不徒決疑獄於一朝。而因得以脫周陸。張衡。鬪爭不已之患。不為己。不為禍人。分金酬復。生視之若將浼焉。余達之懇求。村衆之德。願生原非我有。原無此義之言。又若義利之辨。有以豫明於先。取舍之分。不待今日慮之而後得之者。吁。賢矣。失主未明。遲回有待。今日慮事之周。先令居家以禮。孝友無間。姑勿悉。只今財帛世界。居財帛世界之中。獨能自脫於財帛世界之外。義利之辨。別不爽。屋漏之昭。豈如見。有之乎。不復有斯人也。而今或有之。詩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因鄉父老請。不辭而為之。序。府縣獎生。喻義。舉憲王公。進生。廩膳。生加優禮。上人之所自為。可矣。生志趣遠大。舉此措之。何所不可。區區見與。於人生之初心。不如是也。不詳及云。

贈史方齋陞浙藩大參序 爲樞士夫作

瓊去京師萬里而遙。國初以憲臣遙制。至憲宗純皇帝。始令分巡道兼飭兵坐按。識者以權重勢專。補按

昭之所不及。民之幸也。然賢者藉是權以安民。不肯者則藉是權便己。甚者不必言矣。賢者不免。大抵維雅俗。半真假。行己清濁。有養望待遷之心。而無毅然有為之念。官則利矣。民無利焉。至今我生不辰。田里嗷怨。人思國初之安。不見今日之利。勸諭事理。天顏咫尺。瑞未之有聞也。閩晉江史公。以嘉靖乙丑守瓊。旋晉兵備。今七載。不貪一節。已出士民望外矣。其政事則又井井條理。胥吏不得援為奸。省徭費。清符牒。詳訟獄。寬捶楚。三州十邑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宜天下并宜於瓊者。公先後皆能行之。大者文詳。小者立變。瓊內黎。外海寇。亂類仍。民自視無一日事矣。當事者動以閉城退守為策。殘野飽食。去來聽之。平時無保障之功。際變無禦敵之勇。幾不知兵備道為何職矣。今昔異位。公獨毅然以身迎敵。為士衆先。昔之驕子兒戲。盡法律之。與守瓊日持法不阿無異。雖經敗衄。不易初心。士之不以成敗論人者。知公認真之心。而奉行勸諭。庶幾矣。士論謂周假山之方正。方松崖之才守。胡嶺泉之峭直。胡南山之和易。公節有之。勤訓練。似顧洞陽。志平寇亂。似涂伯輔。今晉秩參浙藩政。願得一言以贈。夫公昔以宜天下者。宜瓊矣。以宜瓊者。行之。雖天下可也。何有於浙。昭昭政績。具在口碑。不為悉焉。可也。所願於公者。無替克備之功。益廣涵弘之度。無私黨矣。行之有未至。率真道矣。擴之有未周。皆性分中不滿足也。詩云。如彼飛鳥。時亦弋獲。用書以贈。

黃廣臺思親百詠序

孟子以善養浩然之氣自許。集義。懷心以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自任。脩此孝弟。養成此浩然。泰山巖巖。塞於天地。孟子之所以充滿於其身者。不徒然矣。斯道也。堯舜開之。史臣約之。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以徵典。繼堯。孟子以養氣。上接堯舜。無以異也。然二典隱而不發。知言養氣。憤激人心。源無異也。而孟子益為之擴其流焉。韓愈氏嘗推尊孟子。以為功不在禹下。以此而已。自是以後。上之人無數譽。聖斯士。每以士氣言之。鼓譟誘掖。言氣不言義。配道與義。而義存乎其中矣。義氣。節氣之說。大抵宗旨孟子。以浩然之氣。養士。以繼往開來之責。道德性命之微。屬之士也。聖君賢相。百爾有作。得士為功。而今之士。下應上求。則有大謬不然者。誦孟子養氣之言。不知求之入則孝。出則弟之義。職在庠序。朝廷官之曰弟子師。弟子師云者。無能可否於諸士子之間。建空名於諸士子之上。弟子行之。師和之。去孟子粹然仁義道德之言。別為一種無謙遜。無長上。就利鬪狠。世俗之氣。唐代肅而下。大學生醜行無賴。今日如之。商賈之心。屠僧之行。乃爾更僕未可言也。是舉也。是義也。至大至剛。配義與道。有之乎。其最高焉者。決狀元。進士於科第之榮。而亦不出於貪婪富貴之念。有秀才之名。無士氣之實。顯昂蹇蹇。較之孟子。雖若毫釐之差。義利邪正。較之孟子。不啻千里之謬。過大學之門。而不敢踴躍。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濟濟多士。瑞書目擊一方。反之天下。思及天下。輸之一方。同流合轍。為我國家二百年養士痛。而曰。浩然之氣。將絕響於今日也。安得孝弟之人。語之以師長之職。一旦廣臺黃先生。執思親詠。刻示于。更祈矚括以為弁。曰。將執之令諸弟子見其端。知其悉。循循善誘。有依據也。先生教長沙。長陵人士皆有端範。貞教之頌。先聲有在。非苟祿。建空名於諸士子上人也。身首兼之。週道術於既倒。返士氣之方類。師道立。善人

多朝廷正而天下治有望矣用是不辭而為之序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廣畫錫之真正大英雄卻於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得之晦庵之說得統孟子諸士子慎毋以予言為不然云

贈王朋江陸事波府太守序

自秦而下天子奉天撫有天下內公卿外守令股肱參陪官惟備矣君子謂惟守令為重蓋先王以其不能獨理者付之諸侯今以其不能獨理者付之守令今之守令古之諸侯也我祖宗待守令加隆繩守令之法亦加嚴悉日久法玩皇上御宇吏治一新給部諸臣拳拳然守令為念然迄無如孔門由偃漢世卓魯隗黃應上求者起於官為傳舍不如私士子人之專入仕之初有異心矣而又聖賢之言不足以破世俗好官之論患得失為初心善承迎為完計理不勝欲而卒之民之於守漠然不相關矣論者欲為核實之方久任之法久之誠是也此自國法為良言之耳法有所不及君子一體萬物不以時而加損率性而行不因人為作輟是故立本於田宅樹畜之先和心於庠序孝弟之後文為經綸武以保障仁與利明詰奸隨事而應於其方莫非為民計也亦莫非自性而來也彼居然世俗之論無忤於撫按無忤於鄉士大夫而又欲無拂於民簿書催科備文獄訟富與教無聞焉性中曾有是來乎傳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言保民也保民而分所保之念於干譽之人此時此心為誠為偽心誠求之自性而求之也性無是來君子率性是故上欲官之執此以往同所性於人上不欲官之執此以歸守所性於己聖賢之道也道自聖賢參於天地故愚嘗以為據孔孟之說而行之官之善也別為一種巧宦之說圓變自今不自古昔不善官者也而未易與俗人言也雖慶三年春事波守缺給部以朋江請天子命之朋江能於性者也乃浙湖女貪詐之風淫靡游食之俗今得以改於其舊一人標準而世俗之論破矣用是因同鄉輩欲為贈忻然書之若夫縣令之政御史之真君子曰青蘿先生為不亡者古人愛人而不以頌而以規言可略也

贈周柳塘入覲序

善言仁者莫如伊川伊川之言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天地萬物為人性所必有天地萬物為人道所當行仁人性也少有不盡之分而生人之道缺矣祖宗設官分布寰宇待守令至隆律守令亦急而峻夫其特於守令加之意者蓋天地萬物之性於守令也體之專天地萬物之性於守令也行之切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欲我性也是故寒為之衣飢為之食爭奪焉與之息有倫理焉講明使之知所趨事為之制曲為之防猶之吾身言身則疴癢呼吸之必調言道則起居食息之惟慎是故守率守之職令率令之職而性道行乎其間矣慨自性學不明國法日久弛玩謀家利己之念勝彼萬物一體之初不曰官所以行吾性也而曰資之以榮吾家也操筆而儒者操戈而盜蘇老泉未若遠之可憂萬里京師之瓊實當之閭閻疾苦之情頽頽之狀生靈之命懸於守令不懸於天子尤有難乎其為言者矣柳塘周公今三月位瓊一以聖賢中正之道行之即所行政若宴僚屬清符牒懲惡勸善節用愛人和平之中嚴教濟之宛然顏賜由必諸人矩度下車之日百利隨興百弊隨革無所不醫其心矣請請焉教化先之舉斯民同歸於善公用道學飭吏治贊黃卓魯不足為公言矣不徒從事於簿書獄訟之間而直探斯民心心相感之妙用

聖賢準繩收聖賢治功窮谷深山莫不翕然有去惡惟公是從之心莫不忻然以前無有也為公頌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前後之守則然也公認得為己何所不至二百年來民情今日始洩二百年來民心今日始安秋八月藩司擬公入覲遵王制也瓊民幸公之來悲公入覲於公又不免一歲之隔赤子慈母可朝夕離乎士大夫之情與民同之微予一言為公贈予噫吏治不貪則俗古君子不可復見於世也於柳塘見之忻然書此以贈且以促公觀事畢而來歸速慰民望焉

贈陳元山任古田司訓序

聖天子壽考作人付其事於國子學在外付之府州縣庠成周九兩繫民師用賢備用道我朝因之重選也近年以來學校官無可為諸弟子範者諸弟子自為就師特營舉業希科第執簿呼名一吏足矣三五員費民祿食共而為之銓司視是空名無補薄之與不與權顯遷次士子得此因亦自薄一官終身素餐為事見今日之非不求之先日之是藉口為貧而仕習非不可破也而祖宗設官初意無可言矣元山陳先生幼負大志一旦以資年應貢授古田學訓拜命天庭充然無卑貶其官之意日語人曰君子性定於天官爵不與胡安定教授蘇湖今如見也特非人為之耶吳沈諸賢相繼卿相我朝有初志剛氣邁予聞而嘉之願一言為元山助元山之所已知者不必言之矣夫君子講道於讀書窮理之時而不能不移易於外與物交之際是則世俗之論天下皆迷牽之而已浩然之氣原自天與惟孟子發之後世因之有士氣之論夫士或武不能屈富貴賤不能移任以天下誠非復養浩然長河東注百折而不回焉不足與有為也以氣養士無遺說矣然孟子義懷以生今人爭克助之長一切利則趨勢則競無長上無謙遜莫能由孟子之浩然會堯舜之精一小人而無忌憚也皆以士氣言之俗謂秀才為難管言氣之無有於道也學校官不能止其用氣之邪反或和其用邪之為當相率為謬周慎頤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其能之乎差若毫釐謬以千里是無惑乎聖天子臣無克艱之思心符恆難其寄之歎皇皇當此若無一臣可為倚賴也朱晦翁告陳同父曰真正大英雄卻於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得之若氣血轟豪一點使不著也與孟子浩然之氣正相發元山正氣人也予慮其或牽於世俗之說也用是即士氣之直養無害配道義者以為贈元山之所已知者少有不遇焉吾氣正而相說以解矣不必言也

贈趙三山德政序

天下官於民稱父母自縣令始其切近於民稱官則一邑之人春溫不稱官則一邑之人秋殺亦自縣令今天下令何以哉下民易虐取脂膏而囊囊之盜跖四知口雖不明其然心實視之天下同風為當然事其不然者狃於世俗行已清濁間於今為利之說執而行之上司過客鄉士夫有私厚焉秀才一介儒生無勢而有低昂口舌厚學校士又今人謂居官第一事也上下渾成一團私意心與口居之不疑又視為當然而行之矣貪者此其彌縫不盡然者此為要譽遷擢完全之計私厚用財物財物民之脂膏充之私厚聽鄉豪武斷貸於此冤抑於彼今之仕也為己曾有念及吾民不暇及其他者乎我太祖視民如傷執周書如保赤子之義豪髮侵漁者加慘刑數十年民得安生樂業千載一時之盛也今也不然變而難犯

其視之爲當然。已非一朝一夕之害矣。況瓊去京師萬里。貪泉易心。毀譽淆雜。予方悲豪傑之士。無所待於人而與者。無其人也。萬歷天子登極之秋。三山趙君。以奉化邑博。任瓊令。旬日開一邑。折折向榮。百凡收入視聽。父老謂世道一新。二百年來無此縣官也。瓊今日得有機會。飢食渴飲。德教流行。交會之閒。說者之言有所感發。而然。非虛美也。三山政績見紀瓊治錄刻本。其未詳者。諸諸然。禮義忠信。桑麻麻豆。日爲小民諷勸。相質爲奴之俗。用柳柳州方計移之。里甲絕其費用。紙贖捐之與民。隨事而應。無非民教。民養。先聖賢有行之法。三山直方。豈第實政實心。待小民温然可掬。赤子慈母。不是過矣。僚屬吏胥。豪家奸黨。先曰借之爲虛譽。視爲當然。三山一以朝廷明罰。勅法行之。一時人快其峻。目之曰趙御史。愛三山者。持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之說。三山曰。獲乎上。有道。舍誠明而得之上。吾不知之也。吾不爲之也。三山氣剛行峻。知有民。不知其他。大率如此。用能脫小民於水火之中。而不免置奸豪於夏日秋霜。人所不堪之地。謗言朋興。願公之去。良有自矣。昔人不得民難爲子產。病無得於勢豪。敗類世俗之見。曾足以爲三山累乎。學校有知識士。無私計者。忿然不平。司訓馮先生率之。乞一言爲贈。以釋且曰。請有規焉。士習以贈文市利。予方病之。今日不得其平而鳴。視舊例遷獎。則舉有大焉。言之不可以已也。爲是不辭其請。車攻之六章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并歌之。應師生意。若曰。大剛則折。不講於太和元氣。區區鬱火。強陽是務去焉。庸醫也。持鄉愿。易血氣。予不取焉。三山願之矣。

賀武守陳後溪榮獎序

國家建官。正佐僚屬。一取處焉。協和衷之義。惟其人。亦惟其備。漢弊至今。下詔上抗。長官稍得專行其志。武佐僚屬。則唐人所云。漫不可否事。余不負丞而丞。負余而余。之丞。無以異也。撫按藩臬。顯制於上。武佐既與府正員。惟命是聽。同之。而武佐又復制於其守。士生斯世。不幸而不得爲長。欲行其志。難矣。神而通之。存乎其人。其爲功。其取效。又反有出於正員之上者。後溪陳侯。武瓊郡。計今七載。雖未嘗以同寅協恭之道。過望於人。亦未嘗以靖共爾位之義。自廢於己。握篆視事。七載中。數居其半。侯亦惟盡其在。我而已矣。民情多爭。訟府縣事。大槩五聽功居他事十之九。侯非訟於威。惟訟於實。惟明惟斷。民好民惡。曲中其情。爭於野者。望訟於侯。丁口徭賦。諸出納。令出而施。事至而酌。惟侯所定。民則安之。其他不然。侯何以得此於民哉。侯有澹泊養心之功。是以得之爲明。通公溥之用。侯昔與予官浙。同爲令。繼晉建水州太守。侍御劉紫山。至今以年例不及。章薦爲恨。建水廉平之聲。視永康無異。侯既明且平。侯之介實爲之。且侯之節。又非可以易時。易事。鮮克有終。侯之者。瓊去京師萬里。而遙。珠厓虛名。至今爲梗。即侯所代。亦既以得。利置富。推閭里矣。有風聲氣習。而侯不染。民之來者。不能拒。侯聽訟多於他人。百鏹之入。若可利矣。大者。月報上聞。事情可知。其小者。與民有之。不爲公。敏怨。不於己。充費。七載一日。惟介惟明。惟公惟德。於民之中。侯之政。則然也。獄訟者。不謳歌他。而謳歌侯。夫豈一時一事。遠道干譽。偶然之故哉。侯兼理海防。事有主之。至今迄無成績。然即其不已於行之心。小有警聞。與言出宿。而民已信其爲禦災捍患之大矣。何也。民之信於侯者。深也。詩云。肆不殄厥愾。亦不隕厥問。我侯以之。其事功。

其取效。先後正員。有過於侯哉。代巡燕山楊公。復命有日。大計粵東羣吏之治。馳檄獎侯。其語曰。器宇冲和。才猷練達。海上隄防。惟謹。郡中惠愛尤多。歷仕已歷六年。操持有如一日。視士民與議。予所聞知。無異一時州縣。屬教範於侯。循例乞言。以張其美。予懇辭不得。次第言之。諸君曰。惟廉惟明。惟公惟斷。勤慎兼之。居官之道。無越於此矣。侯諫諍得章薦。不然而人無憾焉。公道尙有明也。諸君信予不爲佞。予亦信諸君不我欺。遂書以賀。

賀李東城榮獎序

今世官於其地者。治下人往往粉飾詞說。借貴人爲文。架無爲有。增緝以巨。裂縑書其然。進之。諛風行而天下無公議矣。事之可以已。其一也。然亦有出於人心之公情。不容已者。出於公。則不出於諛。或德在人。心。遠邇同及。或飢食渴飲。臨深爲高。目前之功。身後千百禮之澤。大小不同。德之不忘於人。一也。且頌德之中。豈戒存焉。益於其人。因以益於其民。情在是。義又有大焉。予於東城李君見之。言之不可以已。東城。隆慶六年冬。任臨高縣。代巡楊燕山。信東城初政。循例獎之。時未及期月也。蒼老王廷器。吳應第。等造予。徵言爲賀。其言曰。臨高富饒。邑先後令以富饒利之。今日之臨。又一臨。而非昔日矣。我國家官民財法有界限。官自爲官。俸祿粟馬。民自爲民。蓋藏衣粟。柴馬俸祿外。毫髮屬民。枉法。不枉法。其爲賊。一也。賊在官者。法無赦。今也不然。我民日就剝削。見促生。不見喘息。蓋由於此。郡有守。邑有令。聖天子以牧養寄之。如保赤子。義也。設官分職。不爲不多。有以其子視其民者乎。見尹而威。天下然也。而臨。遠方爲甚。東城李侯。百有爲。爲民爲之。惟德。惟出。惟斷。惟若。切已事。一存不協。情繫在身。一朝夕不能安也。燕山之獎侯。曰。督糧造冊。籍爲之一清。增城垣。捍禦爲之永賴。侯心無不盡之心。事無不宜於民之事。燕山之所未及。知者事。視城冊大率相等。民頌其才。去冬計今。期月日矣。暮夜入衙。未之有聞也。審冊不言常例。聽訟不入錢金。民予其節。居官之道。清慎勤三者。東城兼而有之。邑人有樂利之歎。念東城爲樂利之德。然則是贈也。得非情不可已。出於公。不爲諛者乎。二者又即先後尹比方今日。曰。其人往矣。政聲穢迹。播人心口。若今日事。侯與先賢別。難其人。而今有之。解倒懸。就衽席。民之不能忘也。瘴其惡而章其善。二老之言。懷懷然。敬戒存焉。常目在之。如臨師保。裨於其人。因以裨於其民。誠在是矣。情在是矣。義又有大焉。詩云。高明令終。令終有淑。用是。予其請書之。兼以爲賀。

贈顧肯坡榮獎序

昔李平。廖立。諸葛武侯。論法廢之。終身垂念。武侯沒世。如在。素有恩貸及己者。不至是也。武侯何以得此於人哉。習鑿齒謂武侯冰鑑無私。觀武侯者。蓋不必求之恢復之心。開濟之業。即武侯之不忘於人者。而武侯王佐之才。盡之矣。天下凡章程號令。或可以聲音笑貌爲於一時。以心感心。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者。不可強也。肯坡顧君。以隆慶六年冬。尹文昌。閱月。即有興工築城之役。張生世望。以別丁糧爭。不得於尹。士築。二月完工。一時撫按。司道。以城工信肯坡初政。交獎之。人心同然。張生。一旦將郡邑士夫。意乞予言爲贈。夫三代而下。人心私憾。攻訐。愛憎。毀譽。有言而不足爲言之信。久矣。張生曰。肯坡毫髮於民無

染百應迎刃而解。庖丁新發於剛，不是過也。惟性氣高急，與築事用法惟峻，民不可與慮，始如是爾。過此則茲祥悅悅，沛然如初政矣。庭無留事，民享深仁，貌肯坡心，政不一而足。大都不出廉、明、且斷三者，與予所聞知及諸士夫意，無異。成陽君窮處於齊，秦太后為弟魏再計，收窮翁心，王聽之，卒之五國之成，賴以不廢。七雄時，事務成功，尚權變，不足道也。肯坡氣剛守定，土築豪弱無異，清改南溪，買橫飛詭，百凡抑強扶弱，豪家羣然撓之，不恤也。強項破柱，則有素矣。事曰：一介儒生，能持口舌，短長遷擢，利不利因之。破吏岸，掉闔謬恭敬，得其心耶。肯坡不然也。張君讀書為儒，不然也。大抵肯坡之得此於生，有本焉。武侯有澹泊寧靜之學，是以有李平、廖立之感。李平、廖立之感於其心，不於其事也。以心感心，是以能終武侯，終其身不忘其德。生之誦尹，必曰：秋毫無犯，秋毫無犯，然則肯坡之心，服於生，謂不有由哉。乾陽、坎水，相背而行，遂有天淵之隔。肯坡謂有半，張生復即命安貞，其大則願君之仁，一邑之人有永賴焉。言之不可以已，用是書其事，以為贈。

贈顧弘字榮獎序

曾子謂：君子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華曉之實，有取於大夫之言，無取於且易之說。石猶生我，病之美者，其毒滋多。君子之愛人，君子之自愛，道蓋如此。弘字顧君，以鄉薦，繼改令澄邑。僅期代巡，燕山揚公，馳檄獎之，謂弘字能於其官也。蒼民某某等，循例乞言以贈。仁義教，所以稱說弘字君，不一而足。澄民有言：弘字君則誠無愧於今日之令矣。宋儒謂伊呂之道，得一縣亦可小試。言君相父母天下，守令父母一區，大小不同，其責一也。一人有罪，我陷之；一人飢寒，我飢寒之。是其可以易稱也哉。況今天下士舍其行道志之義，幸應舉，為家國慶，得官為己利，曰：要微官，則不得不隨此俗套。聖賢入官之道，即一日也。做不得官，借曰事之無害於義，從俗可也。吁！今之所謂從俗，事古之所謂從俗哉。士而入官，舉止語默，動與民間，舉止語默，動為民累。其事其心，蓋不止於未仕之前，失己而已。而於人無與焉者也。柴馬俸祿，外以一毫充己用，以一毫市己私，不免即此一毫為親民殃。門卑胥吏外，以一人充己役，以一人市己私，不免即此一人為部民害。僅一人一毫，已非居官之正。仁民之道矣。況日積一毫，積一毫，成千百毫，積一人，成千萬人哉。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治政之政，天下無有也。古今無有也。且以如傷為視下，視岐政不及一二者，視之又當何如。聖賢之道，因人自考，方人有言，居吾身，自方之半，今也是非倒置。其間自以為是，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借六藝文意，言亂正失真，何可勝紀。聽之，使人眩瞶出入，反不若信吾本心之真，信我聖賢之道之為得也。荆公執拗，謂人言不足恤。居今之世，當有取焉。弘字君志出伊呂之上，小試澄邑，方以行志為幸。予亦幸聖賢之道，幸是有明於今也。文王視民望道，公且遜頌，而不居弘字君其法焉。東萊謂狼臙之烈，豈僕僕乞憐，而求人之譽者哉。予於顧君亦云。用是澄民之言，未逮及也。君子愛人以德，特書其可規者，以為贈焉。

贈恆所劉侯膺榮獎序

天子在上，舉天下無一物無不欲其入我生全之中。按撫藩憲，海內外統之，既有其人矣。郡為守，邑為令，

有其人，必有其人之選者。以任其生人之責，經野設官，用為民極，日久法縱，而入官之人，計身家，言利矣。我瓊萬里京師，天子生流之恩，塞滯尤甚。據劉侯入境之初，一百有年矣。言念劉侯，溫其如玉，識者謂易心以消厄運，無負天子生流之德。非先日比屬之，由一日至期年，節用愛人，果如識者之料。督府石汀殷公，采民風獎之曰：安詳處事，平易近民，聽斷無冤，備科亦善。品藹如見，弟子員幸焉。詣予，徵言以贈。夫諸弟子治於侯，皆其所以望生全於侯者也。望侯以為生者，深責侯以為生者，必備一有不及，而生全之道，缺如矣。請言之。朱晦翁謂：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人於人無不愛矣。況又有今日治人之責，愛人之職者乎。然官於人，得喪毀譽，權在人，動心於人，則我之心，不我作主，固有惟上之聽。惟人之徇，百姓不欲於我之所為，而為之矣。無問大小，顯微如一。果能如父母之於子，以其滿腔子盡是惻隱，納交要譽無之也。而施之者乎。今有暮夜受人之金，人指而疵之矣。柴馬俸錢過此，皆法之所不宥也。常例里甲上下相安，何所據而行之。聖賢義利之辯，士子一入官，而昏心焉。俗論也。官一郡者，以一郡事為任，官一縣者，以一縣事為任。初無大小難易之別。今人曰：不明之罪，有之而無不公。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如農之有畔，如之何無能明之。不公，不明，其罪不大相遠。職在是罪亦在是。甚矣，小之為害也。況又有積小成大，甚矣，一之為害也。況又有失於一害，不止於其一者乎。昔人得官而仕於縣令，獨有取焉。言親民也。吳臨川謂：禹、稷、伊尹之志，得縣可試。公、孤、守、令，大小別焉。仁道在中，事行則一。舍伊傳言縣官，一縣之人，有一不被堯舜之澤，皆苟道也。劉侯志安天下，發軔瓊山，內顧而見梓之為輕，舍侯無足與有為者。學師弟子，愛侯以德。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今之謂矣。用是推言之，以為贈。

泮水尋源卷序

泮梁杞邑之屈，蓋自始祖讓。至今，凡十有二世矣。無慮數百人，泮稱爪哇巨族，雖親盡戚單，而崇古修睦，伏臘祭祀，婚喪酒食，以時會焉。一本之情，未之有改也。夫人情聚則樂，樂則心繫之。四海之內，一旦而聚於道途之間，初非先日之親，歲月論交之故也。燕談笑傲，有樂之者，況在同宗之系，自厥初至今，一體骨肉，有以聯而屬之者乎。詩云：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情也。而亦勢也。屈自襄恆公，洪武中，誦戍於瓊，杞邑之屈，至是分為二。蘇老泉自敘其宗之譜曰：服盡則親盡，親盡則情盡。途人也。吾所以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夫以眉山一地之聚長，公有勢無如何之歎矣。況事殊勢別，分而為二，而又隔之以萬里之途，難乎其為情者哉。雖然，天下所得而聞之者，事也。心，則曠百世而相通。所得而別之者，迹也。氣，則跨百里而相合。屈勿軒，以庠序之英，心篤禮義，生長於瓊，妻孥俱焉。子姓有人，而泮水之北，杞夏之墟，切切在念，其心其氣，祖先宗戚，則既無間然矣。一旦，作而思曰：神交夢與者之為同，不若見形聽聲者之為切。吾心所存，吾氣所發，尚恨無以為依據之地也。念茲厥初，患患行色，祀先合族，今日得以不徒為想像之託。有期日矣。士友輩相與義之，遂歌矢詩海門為別。因問弁首之言於予，予之心亦士友輩之心也。孔子云：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勿軒，昔日之同於宗也，以心。今日之同於宗也，又得

以不悖於其迹。事有依據。其道光矣。觀斯行也。而孝弟之心。有不油然而生者乎。時例。宗人從戎。其不從戎者。置軍莊焉。往返行齋。須此為贈。厚道也。而利在焉。勿軒。孝弟充於中。發於外。不在是也。用是不辭而為之說。且以為杞人告焉。

賀衛趙侯軍政視察兼督屯序

軍政例。五年一推。萬曆三年。冬。忽報衛趙侯恩梅。如前軍政軍。餘人色喜。欣欣舉賀侯之文。謂予為問。夫事無係於君國。無係於州若縣。地方不之言。可也。祖宗列土而官。無能舉於其職。有甚於今日之武人者乎。孤矢之利。以威天下。無武難乎其國矣。請言之。黑子孤縣。內黎。外海。窺覷有人。四面敵。而諸不遠矣。文政何施。燕雀處堂中。無倚賴。有甚於此。三千里地。十一所而衛者乎。請言之。由瓊而北。十三布政。京師濟濟。布列有難言矣。特於思梅一武人言之。言之何如。時也。流弊也。文武衣冠。誠自別於祖宗之舊矣。不有天之與我。三代直道。求自得師在人者乎。今天下事。由書生矣。書生自黨。特無有天理人心。振古可恃。其大者。又無有天之與我。聖則聖。賢則賢。在我而已。可死可辱。彼書生無得而奪之者乎。戰國爭雄。孟子有二者。天也之說。師文王。大五小。七有幹而旋之矣。一王法度。衛使司其品。三所其品。五俯首聽命。有扁斯石典章律例。曾有之乎。前無所聞。尚當自我。知能如百卉結實。吐華。酬生造化。目前人。不有清水王。我輩武人立之標焉。可以望而趨之者乎。瑞。平生仰止。一人而已。師王而行。惟恐不及。名宦鄉賢。瓊人無出清水之右。其職。署印在。武宗皇帝初年。武人未至。今月之變。而我之始也。清水能之於先。曾幾何時。今日乃不可能之於後。孟子謂挾太山以超北海。是誠不能。清水行義。峻絕。風采無一時俗氣矣。要之。只是一塵不染。一私無容。聞其政。暇便觀書史。絕不為今武人酒食。遺事之習。詩文無一傳示於人。善讀書者也。無搜摘章句之勞。坦然自得。其性情之正。謂之非人能也。可乎哉。一時屯政。軍行。無一不當人心之舉。一人倡率。十一所肅如也。雖以之天下。無不可者。詩云。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由前信後。思梅之惠人。歌舞之矣。予之所取於侯者。則願侯如清水。收盛美之功。不願侯於無義戰中。存照照之德。侯固握篆而總十。一。所事矣。勢不得舍侯他屬。況侯沈靜優閒。質美可上。由清水而入聖。舍侯無可以為望者乎。用是勉之。以為賀。人有元氣下陷。立死亡矣。苟非鳥附。毒劑無以達之。今者。希闊之言。類是為。附實則和扁參。延。年。久視非鳥附也。天下事亦為之而已。思梅勿以為訝。

崖州太守蔡葵齋致仕序

蔡葵齋知崖州事二年矣。一旦有旨。勒令致仕。出崖州。士民意慮之外。庠弟子員。不遠千里。懇府。道。留之。不獲。詣予言曰。瓊。去京師萬里。崖。在府南千里之外。為中國盡地。昔稱荒險。山草州縣。大兵兩及之後。海寇蹂躪之。只一太守。孤臣孽子。小得生意。而猶欲奪之耶。詩云。昊天不鏞。降此鞠凶。乞一言以為之。願。先生。圖之。余惟蔡侯。擢自澄海。而來時。萬曆二年十一月也。崖。老少逃亡。十百先日。二十年矣。今寇帆小戢。然。一面黎。三面海。屯兵千百。又未可曰。來則備之。保障在是。無憂也。事未有定。復業為難。煦育招徠。侯無所。不竭其焦勞之思。而亦無所不極。其綜理之計。無耕田之人。存先日之稅。侯緩其二。用其一。事之不得自。

由者。應公恤下。百凡調停。類多如此。百姓倚仗而安。施雲霓於大旱之後。民之悅之。非偶然也。其尤偉者。四村仇激。徑自抵其巢。而諭之。曲突徙薪。一州寧適。庚子。己酉。大師十萬。有其功。而亦有其害。未足為侯言之矣。一時風潮之憂。獨為疾。不堪事之痛。以此為民。以此得諒。君子信。何冤如之。民士憤。不得其平而言。然民士念自為生之苦。刺林以膚。激發於侯。宋蘇洵論重遠。一篇。衡之刻也。曰。遠方之民。雖使盜。而為之郡守。櫛梳。髮。為之縣令。而上不之覺。然則今有龔黃魯卓。民聲稱之。能覺之乎。勢使然也。不幸。生為遠方之民。自不幸。陷於生長無計。出脫遠方之勢。黜陟之典。無得於黜陟之當。太守佐屬。以黜故去。州先年事。諸庠士。則亦多為不平矣。繼自今。復有如蔡侯之冤。如蔡侯之冤。而甚可勝憤乎。為蔡侯憤。不能使日後受如蔡侯之澤。小人剝。憤之何益。小弁之詩曰。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巧言之。詩曰。君子如怒。亂庶盪。出位狂談。書以為官於人。而人不之賢者。縱使棄口。亦當視彼賢能。同久任。以觀其定。曰。無容播惡。朝聞而夕斥。焉是不講於毀譽愛憎之變。而又不曉於一警百之道也。我太祖得天下。起自側。微。未受天命。以徽官邪。三十一年之中。重典峻法。正巧言沮亂之方。而君子之怒也。人有良心。天下安。狐疑驟急於始。姑息優容於後。而今坐是為累。用小弁之舒。行國初之法。上握審勢之權。下有吏習。而民安之益。遠方憔悴。聖天子瞻言百里之中。潤澤而出脫之矣。此在廊廟諸君子加之意。因蔡太守有深感焉。僧及之以。候。

贈那侯肖野郭公廣保薦序

君子之於天下。立己治人而已矣。立己治人。孰為之心。為之心。自知之得。若失。心自致之。雖天下之理。無微不彰。而人之視我。終不若我之自視。無通形者之為的。不取信於我所自知之真。取決於人不盡我知之迹。失之矣。肖野郭公。登壬戌進士。守瓊。代巡柳坡。馬公。刻薦於上。聽銓司不次之用。光及寮案。三府趙侯。四府劉侯。因布予言。以贈。將舉柳坡之言。發明肖野平生之素。夫肖野平生之素。俟於柳坡。始發明之耶。肖野終已學業。俟於人言之。及乃致其力。人不我與。微。而不復前耶。性分無待於外。有待於外。而為之。非性分也。肖野公之心。吾嘗有以得之。郡百凡迎刃而解。言一知府。無難事矣。而日夕皇皇。常若不給。今人有未能而事與之共。同官之義。尚當獎而進之。況在肖野。望治之勤。日之升。川之至。西土估冒。文王視若有傷。光武中興。再漢中賢主也。以百姓怨氣滿腹。誰欺自責。彼予一人。處心如是。言今日事。三州十邑。能處之無不如其。則瓊海而為民。能使之無不被聖明之澤矣乎。一之為累。承流宣化之職。缺如矣。肖野能安之乎。我無安於是。人譽我於是。譽我於形骸之外。孰與我自誇我於肯綮之中。君子戒自欺。求自謙。二侯今日相與聚會精神。一堂之上。共而為之。真機實際。猶恐無能自改於其故民已。家國猶聞。然也。又況分之。以毀譽得喪之私。瀆於耳。因以滑於內。內無純心。安得外有純政。夫吾心則有定。若乃毀譽得喪。則亦何常之有。御史特憲。為天下公。柳坡言之矣。今日言肖野之心。今日成肖野之美。姑置之。所願二侯上體肖野實恭之心。同寅協恭。為己責。自體呂祖謙請狼。之烈。豈僕僕乞憐而求人之譽者哉。予於肖野公亦云。區區真有以見公以偽視民之心。於青天白日之下。而無聞知。必不以予之言。非美盛。

德之頌也。夢中呼其人之名。人則應之。呼他人之名。則不應。以其真也。二侯曰。然。書為贈。

弟君子。民之父母。其君之君。事於澄以之。莫君無愧二詩。用是廣之。復士民請。若夫前途事業。方與未艾。此其發軔之初耳。大都於此可見。未詳及云。

內江龔氏族譜序

今之入官而仕者。庠序學古之人也。然往往不滿於識者之意。天下之人不見官人之利。特見官人之擾者。豈其人之初盡不賢。則然哉。未仕學古。既仕則參之。今日仕人之論。平生之學。不盡用之。今人之論。正今人居官之利。是故其說易以溺人。始有今古之歧。聖人從今之謬。大抵以正入者。以邪出矣。萬歷三年。某月。大東劉侯。自邑博權推吾郡。視事之初。抗然有執己守法。不混於俗之意。是雖未能事事中則。由其事。逆其心胸。若有特操。有俗指為薄侯行之者。道在是也。今人誤認為膠。為薄於此。有特見焉。我自行之。出入於風靡波蕩之中。欲自比於砥立中流之柱。侯能久安於是矣乎。秀才初官。移其心而左。移其心而右。未可知也。詩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常欲小申己說。勉侯未至。堅侯已。然一旦。代巡柳坡馬公。檄旆所屬。意有大者。侯與焉。僚屬弟子。因以贈侯之言為問。予欲有進於侯。未及行。而意不為頌。諸君子有愛人之德。存於中。是以今日有贈言之舉於外。夫感我而厚。必有受其薄者矣。受其薄者怨之矣。有德惠我之為通。莫為膠者矣。通。大抵在財貨禮貌。今日出之自己。亦先日取之自民。變通圓活。官有時譽。民之不當其害。無有也。聖天子為民設官。今人入官。於可以為干名進階之助。則庸心焉。為民之心。置之計。毀譽得喪之外。失之矣。然則欲侯節推佐郡。舉於其職。事復有過於薄為厚。膠為通。勉所未至。堅所已然。擴充之以盡其大。無自盡其小。見之初者乎。失職分。則失道矣。失道。失心矣。無一可者。用是特書先日之意。復請君請持上為贈侯。根本在是。擴充終始之。而節目無不周矣。柳坡旆侯。止於節目。不詳及云。

贈定安博真君署澄邑事廣保廣序

澄邑。去郡城六十里。瓊萬里京師。三州十邑。同一荒遠僻地。澄。土瘠民貧。好爭喜訟。尤稱難治。貪泉易心。難其人。而士民亦鮮有以尹之賢。而聲稱之者。萬歷三年。缺尹。以定安縣教諭莫君署其事。士民翕然。之。代巡柳坡馬公。兼政教事。薦君於上。謂君異才。嘗不次用。協士民意。相率微予一言以贈。予問其所。則人同聲而曰。自莫君握篆之後。詞訟清。而村落無追拘之擾。催科緩。而事事存撫恤之恩。事無稽留。無緣弊。里甲省約。一邑晏然。究君之心。蓋仁人長者之心。其不為貪暴苛刻之為。終身之遠。亦可以占之一日之近。夫澄。訟事獨多於他方。無實之詞。最。小民之情。所難平者。今首以清訟頌莫君。且莫君於澄。習署其事耳。今人凡習署官府之事。稱權官。百凡姑應先日之為。隨人之後。初非創立規則。垂久遠也。乃上得撫按潘臬之稱。下不失撫綏之譽。數月之間。當疲敝難為之時。惟士民。惟聲稱。如一君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君有立己講學之功。體立。用行。是以出之。自能為宜士宜民之政。先自定安學諭。督府石汀殷公。首薦之矣。政。與孔門弟子言。僅出武城而有絃歌之效。子賤不下堂。而單父稱治道相近。然則今士子。一入官。遽以簿書禮節。苛暴因循。各就其資之近。而自許。已。厥其本矣。天下只此人心天理。而曰某方之民易治。某方之民難治。可信也哉。早麓之詩云。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莫君之教定邑。以之。洞酌之詩云。豈

蜀之內江。有龔氏焉。其先人福一郎。避元末亂。逃楚之蜀。家內江。遂為內江龔氏始遷之祖。發祥及今。以其子姓之遠。於先人言之。九世矣。枝幹蕃衍。而皆端朴淳謹。言義不言利。故雖代無中人百金之產。科貢寥寥。有人未及仕。始自懷川父子。兄懋實。方入仕籍。而內江之言名族。則公井之龔氏預焉。七世希遂。漢臣八世以薦文魁。亦嘗合心斷自可知之祖。商具傳次圖譜。聚合禮文。附見圖譜之末。不幸未就。繼前人志。述前人之事。懷川登甲科。及今奔走王事。未嘗不一日并懷念也。蒐獵多年。具有成稿。萬歷丁丑。得持天子節。按吾廣。其歷事國子生受吾王氏文學家傳史才也。出而託之。討論潤色。遂得完帙。懷川幸今繼述之有成。而又念無一言以引其端。族人未知為譜由來之意。導而化之。無因也。屬之余。余惟秦漢而下。天下無世卿。不復能為五宗法。士君子記其家人名。歷傳次。標初一人為始。謂之譜。事不師古矣。然人心有真。經稱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水木本原之地。人心真切之機也。族譜執以故典物之迹。示子姓於視無形。聽無聲之中。其機神矣。有子所稱。立本生道之原。孟子所稱。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之大。此機為之。宗法執綱紀於宗人之事。族譜見綱紀於族人之事。人心有切近精實之原。孝弟有充周無窮之用。譜握其機。族譜之功。於是為大。我祖宗。率治天下。士大夫稱言詩禮。其家大抵有譜。純心忠義。出自孝子之門。不多見有譜之文。主張作譜之人。非孝弟忠順之身。無譜之實也。子孫以虛文視譜。則祖先之念。懷川。為魚會心。其温如玉。銳意多年。創有此譜。龔氏譜得其實矣。福一郎之神。可以如見。子孫繼序。思不忘。切國家日升之運。龔氏亦日之東。君子執龔氏之譜。見拔茅茹之象焉。事在家庭之中。道關天下之大。為是不辭懷川。請具所以為之序。

贈黃村趙先生陞靖安大尹序

黃村趙先生。楚之襄陽人也。以己未歲中乙榜。署道學教事。始至。進謁於予。視其貌。忠。信。温。裕。若有道然。頃。接言議久。欣然若以是官為幸者。夫官教。則何從不足。祿入不豐。徒寄空名於諸士子之上。一切紀綱。程約。不克自樹立。且嚴。時俗薄之。師。道尊之。實。善人多。朝廷正。天下治之。實功。世不知有此。久矣。先生獨欣欣然。若加榮焉。自非心有獨是。其行之也。將舉百餘年既廢之緒。而直任之也。能之乎。心。竊異之。閱數月。見其模範端嚴。程約整。道德為師。文課不廢。凡一言一動。足為士子楷法。士習稍稍不。計至壬戌。二歲有奇矣。先生之教。無息於始。弟子服先生之化。不歧於初。教用有成。卒如予所料。人心同然。先後巡按際。嚴周公。羅巖袁公。春洲崔公。均以志向高潔。模範嚴整。獎之。蓋先生忠信。道一。則行之外。必能如其中。先生以此職為榮。則知此職之不小。其行之也。必能盡此職之為大。師道立而善人多。於道有成就矣。正朝廷。治天下。方日望焉。先生歸。自會試。銓部以績最。薦進靖安縣令。天子俞之。夫令。控有一邑。

驟入稍裕。阿從塞途。經百凡出納。苟效鼠狗計行之。可以厚囊囊。誇耀閭里。即所當事。巧便史書。習於計簿。欺謾。苛暴勇猛。操切百姓。達道千名。雷同上下。上府每有右之。將有顯擢。故凡職列於教者。人恆以不。可以府縣。以藩侯。以風紀。幾務短之。蓋謂所司之繁簡異事。所理之巧直異功。有司事。在巧迎善伺。時沈而沈。時浮而浮。與司教者之迂然禮義。抱守區區。相縣也。時俗之薄於教。君榮之矣。有司過峻厲。誇聲勢。父母斯民之道。幼學壯行之守。邈乎未之有聞也。世俗榮焉。君知反而為之乎。孔子之蒲。以恭敬以信。忠信而寬。明察以斷。為子路頌。夫治蒲三善。非俗人所以榮令者。聖賢每加意焉。先生忠信。宿一溫裕。不苟。即所肅諸士子推之。則其見效於不儻。不擾者。特餘事耳。見禮知政。時俗所榮。先生弗為之。必矣。雖然。道一而已矣。道行於教者。道之分量淺淺。在於能充。君子之守。亦一而已。守貞於教者。守之分量小。小貴於能執。令。奉有百責。大抵刑教十之一。理財十之九。百職惟令。臨財惟瑣。惟多。民之黠者。訟必求勝。窺獄。隙以投所好。靡攸弗至。先生操持於始。能無變於終乎。今日而上而下。而旁交。百凡垂延於令。小不如意。輒怪言。怒色。墜淵之計行焉。得喪利害。李少卿謂。陽一日而九回。有之。先生無恐於一二。能恐於千百。萬其人乎。真西山大儒也。劉平國謂。與余景瞻並用。必有可觀。縣事簿書山積。獄訟叢委。奸人倚以變化。為利。鼠穴其間。望於此。則通於彼。市挾挾公符。以暴於鄉。豪橫皆朋比。以威制於良善。一不加意。民有不。得伸。顯而死者。先生能勤察於幽且險。剛斷其禍。福於民者。與其可禍。福於己乎。擴充未至。則道之分量。有不盡。執持未堅。則守之分量有不充。世俗之所薄。所榮。終將出入於其間矣。吁。道乎哉。吁。守云乎哉。予於先生宦游於涪。見善相示。聞過相告。舊矣。故於諸弟子之書。一言以為先生贈也。稱效。願由二子之相與贈處也。備述縣教。難易。以為先生師。

贈林東泉考績序

予於東泉先生。均業儒友也。然東泉令瓊山。計七年於此矣。實有大夫義焉。古之人有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自斯言之出也。故凡有位於人者。雖心哲淑慝。紀事執春秋筆焉。其顯顯於人。裂采而贈之者。必掩咎為美。增細以巨。雖以贊黃召杜。顯顯然擬之者。實反出嚴來下。用是善惡証冒。莫可憑倚。君子習見其然。故凡采而書之。黜歌而休頌之者。皆將曰。此不非其大夫義也。雖歷歷可按者。莫之聽焉。夫以善惡之相冒。若此。聲乃底實。莫能白之。君子之心。又若此。今欲修言以為東泉贈也。亦奚益哉。是故東泉惠澤。著於人心。政聲播於行口。績業留於郡邑之志。瑞不必多為之贊。然東泉此以奏績行也。行將擢而之他郡。陟而之科。道其統賴有大於瓊山者。統賴大。則其績之所奏隨之。東泉以其迎刃而解之才。乘迎刃可解之力。隨職業之所到。執平日之所學者。毅然行之。罔徇身以忘國。毋私己而棄民。小之瓊山。大之天下。則聞譽達於遐邇。功烈著於不刊。循良憲諍。映耀今古。予得以從而鼓舞於其後矣。吁。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昔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儒有見善以相示者。東泉先生何以復我。

參評

知縣。知一縣之事。一夫不獲。誰辜。一民失所。予咎。所以入單父之野。而見秦魚之俗。則知子賤之政矣。履中牟之境。而見雉馴之休。則知魯恭之政矣。為政不同。而要不外乎敬天。勸民之念。且災異上。則減膳。徹樂。謹告上。則獨租。求言。凡膺斯民之責者。體上天之意。而噢咻之。榮獨必哀。飢寒必恤。不軌一法。不私一錢。肺石下。無梧邱鬼。覆盆中。鮮鴟亭冤。為民開必得之門。明必死之路。而雁聲不哀。鼠牙無訟。則政簡而刑清矣。此豈家有治縣之譜哉。良由萬物一體之懷。而誠求之也。乃今則異是矣。一旦糶半通。得一邑。遂沾沾然色喜。埋沒真心。不惜廉恥。多方掎剋。以充囊囊。糜生民之膏。填溪壑之欲。甚至有鍾乳三千。胡椒八百之誚。而不顧者。嗚呼。縣則古矣。官能清乎。槐根瘠矣。馬骨高乎。貪酷若此。殊不知上而朝廷。吾父母中而撫按。藩臬。僚屬。過客。鄉士夫。吾長兄弟。下而吏書。里老。百姓人等。吾子姓。遇之各有正道。若謂止可潔己。不可潔人。潔人。生誘。謂所行不可認真。認真。生怨。取禍。不顧朝廷之背否。以鄉愿之道。待其身。以鄉愿之道。待吾子。吾長兄弟。浮沈取名。竊取官爵。非知縣也。本縣初意。直欲以聖賢之所已言者。據守行之。自謂效可遠至。迄今四載。中夜返思。日日催徵。小民賣妻鬻子。未有完事之日。時時聽訟。小民爭鬪。趨利。未有息訟之期。感乎之道薄。而民不化。燭奸之智淺。而弊猶存。徒有其心。未行其事。徒有其事。未見其功。誦法孔孟。幼學之壯行之期。月而可。三年有成。有深愧焉。俗吏非所以語我。若曰。稱知縣職。則全未也。

縣丞參評

官以縣丞名。蓋謂一縣事。宜與知縣和衷協濟。承流而宣化之也。誠靖其爾位。無忝厥職。好官自我為之。安知不與鳴琴而治者。大展雷封之略哉。是縣丞之事。亦知縣之事。知縣之事。亦縣丞之責也。如未入官門。先營家計。爵祿賄賂。奪魄動心。國病民冤。如雙如啞。縣丞之謂耶。瑞。自下車日。竊心鄙之。詎我寮列。備官而未之講耶。每見時可共言。為之卷舌。事可獨任。為之卻步。有如韓退之所謂。涉筆占位。累惟謹。惟長官之聽。漫不可否事。治縣之績。無一足紀。是上人子惠元元之意。不能承而宣之也。非縣丞也。

主簿參評

主簿者。掌一縣簿書之事也。雖位有崇卑。職有詳要。夫人莫不有真性。率真而行之。即古所謂。僅得一官。亦可小試。苟不盡分稱職。金玉其外。而敗絮其內也。即陟巍科。登臚仕。徒玷官常耳。餘無容觀。如錢穀一書。宜出入明允。無悖孔子會計當之說。苟勾稽錯亂。追呼騰騰。有錢則寬。無錢則急。比且計糧數之多寡。而繭絲之有。大封小封。以為常規之入焉。是憑家兄為騙使了。不能以自主。徒老死於簿書間也。又何異於王珣輩。唯唯諾諾。僅供公之喜怒也哉。非主簿也。

典史參評

典史。掌巡捕。民間盜賊。爭鬪微事。盡屬之。所當小心翼翼。晝夜惟勤。棲僅一枝。飲惟滿腹而已。若位卑而言高。祿微而謀大。黑白出於唇吻。曲直任其心胸。指良為盜。為己毆利。欺肺石之無言。棘林之哭。置不恤焉。何以為民長上哉。況屈一夫。冤一婦。天之霜。早隨之。為民上者。可不緣此為兢兢歟。且又偏聽衙蠹。相

助腹削盜賊分其賊爭鬪罰之紙不幾乎祥符之五鬼乎非典史也。

教官參評

教官掌一邑之教一邑之禮履薄質俱賴其陶成況門下皆俊傑之秀乎所事事比俗吏簿書詞訟不同雖不能如尼父設教洙泗人三千王通演教河汾士八百即這邑籌經濟濟不為少矣掌學教者謂可安閒以自曠乎應將經書性鑑子史諸集與羣弟子朝夕講習月日會課切磋琢磨使之義理明而心性醇異日登之仕路文章由道德發出事功從學問做來有裨於國家有濟於生民亦以見學優則仕之明驗也瑞仕道邑一載有奇矣見諸生唱飲呼盧逐獲蠅營則有之所謂經義治事齋忠臣孝子錄備然罔聞也是誰之過與若寄空名於諸士子之上典籍無傳模範不端虛糜歲月為身謀為家計初入學則索其贖見之儀既入學則需其送節之禮於諸士子無毫末補焉亦何以克稱廣文之職也哉非教官也

陰陽官參評

陰陽官測日晷星候別昏曉雨暘早晚氣節以占一邑之禱祥而決趨避焉故有平子之推算而後渾天之說行有蘇子容激水轉輪之智而後知星辰之躔次故陽德主遂陰德主閉調而變之無愆陰無伏陽人無災厲物無天札此陰陽所為福國也若今則不然矣古有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巫女掌歲時祓除豐浴春官司厥政焉近因周禮久廢今陰陽官納銀充之希圖罔利每於朔望月蝕大旱舞雩時而需索夫巫氏焉問以陰陽之理備如也不幾與古陰陽之設大徑庭哉以是而稱陰陽是假陰陽不測之術而行籠絡巫氏之計也非陰陽也

醫官參評

醫者業軒岐之業心天地之心察病證脈理識藥性以利一邑之病故起太子於暴厥之頃識賢子於膏肓之際以之醫國可醫人可醫龍鱗醫虎口有何不可乃今之所謂醫者不識標本不諳經絡取人之病而妄治之幸遇病廢稍退舍則揚然自誇曰真不龜手也迫久之病竊發請復之或弦洪或沈瀟憤然無下手而聽鼠之技窮矣更為之詭其計曰備諸籠中得之無不效但皆值龍宮物因而索價之高也而病如故也夫非求醫者有心為醫者無恆哉以是醫人是以既死之心醫未死之人也然則夫人之天札反不如南陽甘谷中之老歎非醫官也

老人參評

古有虎溪三老香山九老此老而無與於民也聖製老人之設一鄉之事皆老人之事也於民最親於耳目最近雖善雖惡洞悉之矣尤擇一醜醜端亮者為之以年則老識則老而諸練時務則又老有渠人因構一亭書之曰申明亭朝望登之以從事焉是不計仇非不避親毋任口雌黃不憑臆曲直善則旌之惡則簡之此亦轉移風俗之大機括而鄉落無夜舞之歟鱗矣乃今老人以錢神為使鬼希圖差勤瞞官作弊以肥私囊開有投訴此行酒食曰吾飽吾腹矣彼私賄賂曰吾豐吾腹矣至兩詞俱備狐疑莫決徬徨四顧不能出一語以相正焉是公道不昭貞邪莫辨嗟夫人也以位則居老之名而智則反落孱口齟

賦下也非老人也

里長參評

古有五家為軌十軌為里里中有長此里長與比長鄰長五等之長並建登之版籍以供賦稅之人也我朝規制立一都圖即有十老里戶而甲戶賦之里之甲有甘苦與共之情焉有臂指相使之勢焉誰貧賤誰困苦誰逃流誰人錢糧多寡誰人丁口消長彼盡知之諸凡差役一總其數於里長而為之徵輸焉若果不好錢不刻剝無私向有天理心里既無索瘢洗垢之奇甲自無醫瘡剜肉之慘甲內之老穉皆得本老之里而長養之矣好縣官孰能如之者乎則里長之設當如周之里辛黨正體國奉公者為之可也儻憑勢作威當大役而有壯丁之重孤應卯西而有連累之誅求或混扶甲首以顯售其奸詭之謀或妄開甲幹以陰行其賄賂之術有錢者徧為回護善柔者不行扶持事兼利己則同甲首作弊以欺府縣事止利己則假府縣名色而剝甲首百計取錢無心撫恤致使村野蕭條甲首流離剝其子以厚其身竭澤而漁明年尚有魚乎非里長也

生員參評

我國家羣士鬻官導之師儒優之廩祿復其身及其宗族待之不為不厚矣至求士之可以潤澤生民還報天子者則鮮其人焉何上之人意在得賢而士之所希在榮利也夫天地所以生一物即所以生萬物之理故一人之身而萬物之理備焉萬物之理備於一人故萬物之責亦萃於一人君子之仕也彼萬物之責身有之故身求以盡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有負而必求其酬有約而必求其踐不得已而然也今人不以行義視君子之仕以榮身及親當之意向一差是以百端施用無一而可昔人謂士非不修之家也至應舉入官耽利祿慕榮途患得患失靡所不至不能不壞焉夫如柳子河間傳則士修之始壞之終閒亦有之然大槩不美之士不必獻身天子之廷然後人可得而知之講之不明守之不固窮居之所自修自養有彰彰然著者試舉一二今上人之鼓舞諸士子者盡聲勢也細推論之多不協義士子遂羣然而曰是能作與我輩人也是待士之厚人也然則入官之後其聲勢更有大焉將無慕之乎上而朝廷待士之恩下而有司義起之典如補增廩如優免如途費非士子所宜與也今越分而求且紛紛焉比之播開之乞相去何如然則入官之後其為利更有大焉將無乞之乎謂義則與眾與之助之成事可也而今凡事有與於秀才者不論是非可否輒羣起而曰護我類焉習戰國背公死黨之風更不知孔門不比不同之義小人學道則易使秀才學道今人願以惟難管目之然則入官之後其徇私其植黨更有利焉將無胥朋比以壞國事乎施於有政是亦為政今士子之施於家者彼倫理治恩義若之何也議者比秀才為閭女孟子人有不為後可有為意也今之秀才不為處女而為淫婦亦多矣以若所為求若所欲負天地生人之義孤朝廷作養之恩非生員也

吏書參評

昔人謂一介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吏書主書寫文移掌簿籍預縣事古稱庶人之在官者

果有美意。則及人之惠。比之一介之士。遠矣。何今之爲吏者。每以得利爲誇。惟以得利爲誇。故百端作弊。無所不至。時以狗吏呼之。賤之也。一爲吏。而天之所以生人。仁義禮智之道。同於聖賢者。喪之盡矣。非吏書也。

吏書常例。上而二司撫按。又上而六部寺院。衙門愈大。其常例愈多。猜吏巧於騙財。執偶中之事。以愚小民。小民暗於事體。不知上人之心。何心。不知官府中內面文移。是官府爲主。吏書爲主。見一人偶以吏書而禍。遂謂無賂。則不可見。一罪偶得吏書而免。遂謂有賂。則可。吏猜民愚。弊非一日。苟非上人逐一簿記。所賂之事。遇若事。則語語然問是有賂與否。小有犯者。與者受者。重刑加焉。而又以身先之。不可免也。謂之以身先之者。何吏書。何等人也。彼見夫內外指紳之流。開騙局以賂於人。多矣。而何獨不爲之。小民。何等人也。彼見夫紛紛做官人。裏金帛以賂人。欺朝廷而竊榮祿。罔朝廷以免刑罪。多矣。而何獨不爲之。小民之愚。可怪。我輩讀書。知禮義。識事。幾人也。紛紛之說。皆謂要做官。則不得不如是。然則舉天下而盡不爲上官之賂也。吏部能盡不遷轉之耶。舉天下而又盡惟上官之賂也。三五年考察。吏部能盡不黜之耶。京官有分貨之費。是以外官書帕。不得已受焉。孟子謂。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黜窮乏者。得我爲之分貨。是亦不可以已乎。潛消默化之機。誠在於上。不在於下。指紳之常例不去。而去吏書之常例。不可得也。

海剛峯先生文集卷之下

書

啟譚次川侍郎

聞公日有歸念。誠意伯人至。復領求退不獲之說。漢張楷之謂樊英曰。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是民也。公負重望而起。人之許公。公之自許。何如也。如斯而已。而遂歸耶。北來人詢及倉事。公勵精過人。殊爲欣慰。戶部錯認做餉。糧收頭。猶之工部錯認做箇木匠頭。公今所事。錢糧收頭。外戶口樹畜有進步耶。等而上之。大臣以道事君。疏通民情。成就君德。真引人賢。無不可者。如此而歸。公於初心有懷然耶。心有不便。必以初出爲悔。以初出爲悔。何不如此一出行之。俾我心懷。老成典刑。外公無可望者。天地萬物。原君子本身上事。見難而退。自附於知止。知足之說。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誤矣。公今日只欲如漢二疏而已。耶。賢哉二大夫。俗論也。謬說也。不敢爲公願也。

復王七峯瓊山知縣

承不遐棄。賜之華翰。捧誦之下。感激倍之。瓊山百姓。日就憔悴。正以數十年來。未見一好縣官也。執事滿懷經濟。小試割雞。顧此僻邑。何幸。何幸。生亦與焉。用是日日南望臺下。切瞻仰也。今人居官。且莫說大有手段。爲百姓興其利。除其弊。止是不染一分一文。禁左右人不得爲害。使出時套中高高者矣。此不足爲

執事道。因有感觸。姑一贊之。人便。謹此奉候。外條約二册。呈覽。亦冀執事有以教之。有以取之也。諸不及盡者。惟臺鑒。

啟譚次川侍郎

鈔關李主政。至拜領尊札。公之愛我。蓋不特以同鄉之故而已。矯枉過直。古今同之。不過直不能極其枉。然生之所矯者。未見其爲過直也。事期有成。必不至於宋人之戒。但公之言。自是龜鑑。不可少者。感荷一念。何可如之。何可如之。江南糧差之重。天下無有。古今無有。生至地方。始知富饒。全是虛名。而苦楚特甚。其間可爲百姓痛哭。可爲百姓長太息者。難以一言盡也。國計不可缺矣。分外使用。及吏胥諸人之弊。若公少加意焉。寬一分。江南人亦受一分之賜矣。江南巡撫完錢糧。是一大事。是以一言爲公憤。外條約二册。告示八件。就有道而正。統祈願念。

復趙大洲閣老

政府新命。聞之忻忭百倍。公任以天下。爲天下蒼生。不覺過喜幸也。今既數月矣。施爲次第。在公自有劑量。伊周事業。具人心。布方册。事待請之人。而後知也哉。今人事權在手。每每不滿意。病在借口時勢難行。因循遷就。公勿以此忘安。斯高出人人之上。而天下與有幸矣。承諭散兵事。已處之停安矣。人之說言。勿聽之可也。荒蕪無從得米。事機甚是可慮。議潘吳淞江。兼行賑濟。乞函米二十萬石。亦計無所出。不得已而懇之君父之前也。惟公力爲主張。使得成事。條約二册。呈覽。更祈加意詳教。

啟朱鎮山工部尙書

瑞於正月內。題脩吳淞江。今工夫已至七八分。飢民雲集。是以人皆以爲直畫成耳。自未有若此之速者。吳淞江則成矣。常熟縣白茆河。隆慶二年雖開。而淺狹太甚。是以三年之水。畢竟不能消洩。且青黃不接。時分尙多。吳淞畢工。飢民無從取食。計再脩白茆。已於今初九日起工矣。其工可成。與吳淞無異。望惟早賜題覆。銀在前疏。議內取用。計無不足。分毫無取於民。而一則可以濟目前之飢。一則可以與百年之利。百凡無妨。老先生幸勿疑慮。

再啟閣部高中玄諸公

區區竭盡心力。正欲爲江南立千百年基業。酬上恩。報知己也。紛紛口舌。何自而起。且如散兵一節。此豈小事。瑞亦日夕拳拳。私訪公問。科本先後事。總無影響。可怪。可怪。此事從古有之。不平之恨。一笑而散矣。但生百疾。舉發是實。不能再當官事。林下何曾見一人。日夕念之。家鄉萬里。老母年八十一。能將之而去。又能將之而來耶。是以一向不敢言疾。今則萬萬不得已矣。懇之君父。惟明公少加贊成。人情世態。天下事亦止是此而已矣。能有成乎。母子天性。熙熙山林。舍此不爲。而日與羣小較量是非。萬求一濟。何益。何益。生去意已決。惟公成就。本內別有餘說。諸事垂成中止。不得其平而言。非悻悻見顏面也。惟公勿以爲訝。不宣。

復譚次川尙書

馮司訓齋華札至。知公動止。日益康裕。愛我。念我。無殊曩昔也。何感如之。何感如之。前者度嶺。渴想顏面。及有請於下執事也。至今為歎矣。奈何。奈何。謝絕冗俗。清心。隨神。在公自是一。道。生抵家。用公為法。覺得此身。此心。在我。腔子。日與羣小較論。是非。雖曰。我鎮定也。而不免。逆心。動氣矣。於人。必有所濟。所濟。幾何。耶。乃知。古人。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良有以也。周柳塘。位。瓊。僅數月。作用。短。雖。聖賢。非俗吏也。前守。未之有焉。竟以上人。忌言。罷去。南科。道論。止。貴府。賦。瓊。人。譽。不容。口矣。若。貴府。則。未知。實。何。如。也。乞。詳。示。諸。凡。可。為。瑞。益。者。統。祈。下。及。詩。云。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次川復書云。承問周柳塘公。此公守雄。興學造士。節用愛民。舉行鄉約。敦崇禮教。當於古循吏中求之。位雖一。生即北行。相與之日。雖淺。而地方受惠實多。竊嘗太息。以柳塘之操守。乃不免於多口。以柳塘之作用。乃不究其所施。不知造物者。竟何意也。同時復馮司訓書云。柳塘公之清風善政。雄人喜之。吾輩頌之。此執事之所知也。愚奚容贅。附記於此。

與周一陽主事

聞二子父產。嚮之一空。不覺駭痛。今人之遺其子孫者。計長遠。則置田宅房屋。謂此有根著。比之錢銀。隨手便於花費。不同也。蘇子謂。議及田宅。勢必不能復振。今一敗而。嚮之。至於盡矣。賢親體死恤生。必有善為謀之者。但前日賣屋銀五十餘兩。買那政田銀一百兩。已無之矣。今之所賣。又未必不如前之所為也。妻族人。未至死絕。小兒四次鬻產。全無一人與聞其事。有是理哉。伯父老年得塔。自謂頂天立地。終世維持及幼子。今日有此親友紛如。見利為誘。叔姪翁婿。其親親者。生不得辭其責矣。執事抑何以為之。耶。維今善後當是何如。乞詳示。

復周一陽主事

來札以不敢一毫肥己。自替執事之疑。誤矣。賢者以執事為名人。可樂就。賢者以執事為說人。必無辭。此亦人情常事。生非以見利疑執事也。二子之所親者。生與執事。此與執事圖之耳。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此執事分也。執事責也。若謂。恐外人有意度之。一切不與。且不能止之。不賣。則不惟忍生者之無依。且辜死者之負託。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執事終得以辭其咎耶。二老有靈。今拳拳於坏土之下矣。執事念之。

復沈萬川會昌大尹

度中交與二年。與會道里不遠。政事如公。未聞有疵議也。今日之說。何自而來哉。何自而來哉。近與五臺朝夕。乃知公受讓。自有相與。歎公之厄於所遇。如此。如此。夫君子盡其在我而已。事久論定。從古而然。縱使不定。亦豈君子之所宜預心哉。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吾儒學問。其功夫止責己。不責人。誠如孟子三反。顏子不校。即媒孽之所自用。之檢吾所未周。即縣空之所指。用之防吾所或蹈。是今歲因寒之裘。將之為歲歲禦寒之備也。因謗而益。其益不既多乎。若曰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而改行以求通。得之少而喪則多。不敢為公願之矣。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承厚意。敬付私念。以謝惟諒之。

啟劉石圃誠意伯
承教多矣。以宄事。未能奉復。種種事。須汎舉。日往巡歷。應天。面及之。平生愛公。念公。非有所忘也。散兵頗多。寂無轉盜之事。無俟再收。或有浮言。置之不聞可也。吳中刁訟。略無分毫事情。而駕為天大之說。誠可駭。生亦未嘗不重處也。除發府縣外。衙門前。嘗不絕七八人。枷號。又先痛打。夾苦之。候月滿。發。充徒。曾有解審二三起。俱原告中途脫逃。解人告稱。聞此重處。聲也。生心喜之。謂可以稍息刁訟矣。公訪問。可知其故。格末所諭。曾無萌弊。公留念及此。感感。容別日更有相煩也。人回。謹此奉復。惟臺鑒。

復吳悟齋操江都院

承諭。誠行之。可洩小民數十年不平之憤。牌行解散。尤是良策。生已促裝南歸。以俟後之君子。而生不與矣。百凡區畫。生幸與淞江成功之速。而成耳。餘垂成中止。奈之何。奈之何。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業。從此入山之深。入林之密。又別是一種人物矣。有懷如海。忙不及述。統祈體諒。

復胡杞泉都察科

罪罟中屢承垂念。鄙人自揣。何以克當。周急有義。卻為不恭。是以未敢踴躍。然。闕尊意也。拜辱之餘。感德何已。今日之事。大抵無至誠惻怛之心。不知忠告善道之義。罪在己。不在君。若果。法兼濟。不激不疏。言當其事。而不為招。奸。患。指所必至。而不為遠。害。推己及君。切中情事。而又同心同道。多其人焉。大理人情。安知其無濟於事耶。委之曰。吾皇之不我受。言之損而無益。是亦借口而已矣。此在諸公。深思。研。圖之也。安否。關宗社。利害。在生民。與道。可姑待。事在得己者。不同。若以併死無益。一語。蓋之。進退。兩無所據。瑞不。敢以諸公之言。為然矣。承愛甚。致私念。附謝。高明。以為何如。

復歐陽柏庵掌科

承諭。聖人無近功速化。今日行之。明日見效。皆伯者詐術之私而已。此說似矣。實非孔子言。必世後仁。至三十年。遲矣。然為魯司寇。男女別途。豚羔不飾。價。子貢。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又未。有若此速者。是則何為聖人。即此道法。即此至誠。惻怛之心。為之。可以見效於數十年之後。亦可以收效。於俄頃之前。必世後仁之中。自有綏來動和之妙。不言其速。而自無不速。猶之男耕女織。數月而後得衣。食。運矣。然自此以後。陳陳相因。有餘粟。有餘布。無速無遲。而不得。此以其初言。法。未。備。聖人亦必有以。處之。非坐視待至數月也。縱商賈。備功。場。圖。夫。脚。嗣。往。與。來。莫。非。王。道。亦。莫。非。孔。門。事。業。今。人。每。鄙。書。生。迂。腐。無。用。勇。猛。能。操。切。史。書。仕。宦。盛。氣。於。世。正。以。書。生。知。王。道。之。遲。不。知。王。道。之。速。也。假。如。於。今。賊。臨。城。臨。村。破。滅。呼。吸。乃。曰。候。我。去。做。務。農。講。武。之。法。來。其。可。乎。醫。家。急。則。治。其。標。治。標。亦。醫。家。正。道。而。非。旁。門。邪。術。也。治。標。與。綏。來。動。和。作用。不。同。姑。就。速。化。一。端。言。之。富。國。強。兵。兩。為。伯。術。儒。者。不。屑。聖。人。不。富。國。強。兵。耶。什。一。而。微。田。獵。講。武。富。國。強。兵。天。下。之。於。聖。人。莫。是。過。也。謂。聖。人。言。義。不。言。利。兵。非。得。已。天。下。寧。有。這。等。癡。聖。人。死。地。聖。人。耶。自。謂。我。為。天。德。為。王。道。一。謀。畫。一。施。行。大。大。小。小。求。之。而。不。可。得。說。為。矣。而。又。不。見。其。出。手。為。之。苟。且。因。循。日。按。一。日。止。是。以。一。件。有。待。不。可。速。做。藉。口。答。人。此。天。下。所。以。厭。儒。人。迂。腐。

無用而尊孫吳管委也伯以速道誤天下儒以遲道誤天下其害一而已矣詐術猶可支持目前腐儒目前日久俱無用之世主樂就功利厭仁義之談厭腐儒也無所倚仗不得不然也今日有真聖人出焉速過孫吳千百世主無不樂之樂之非真知德義可尊而貴也樂其遠在孫吳之上富國強兵見目前也許魯齋謂學以養生為本或者以不知道識之借口養生為富積計則聖矣朝聞道夕死可矣天下之人死矣亡矣而後可以為學耶賜不受命貨殖顏子庶乎屢空未聞顏子聽其餓死不為生道計也儒者迂遠而闕於事情無所用之有賊臨城行冠禮者有一簪不展抱守忠義俯首就戮者聖人原無此等道理原無此等忠義也呂祖謙謂莫速於申韓莫利於聖人莫鈍於申韓此道此意知道君子自可得之於其速不於其遲伯道也為其遲亦為其速王道也天德也公區區說不免毫釐之差謬以千里敬布所見求正非敢為辯也

啟徐存翁開老

瑞不幸有荆婦之變哀苦中忽聞尊公致仕有旨不覺駭歎夫遺詔亦有人以為不可者乎小人欲行已私變亂是非無足為怪今天下較前五七年天淵矣然南北未寧水旱日甚以太平視之亦天淵也倚賴元老今日急事何至有是化隆俗美唐虞三代今不敢用為公望補其偏救其弊乘便因時一事而為一事之計則公可自為力亦天下人所見為公譽也君子不能一日忘情天下況公通籍三十多年國祿君恩天高地厚有不可解於其心者耶萬一論久而定天啟聖衷行止之間似當別為斟酌多後日之功補前日之過亦公厚自為計之道也聞舟抵維揚遣官辦候迎致私願惟願意

復巡按張懷川

區區凡自上府而來者必問新院行事日嚴峻而風采有加人人同言又云亦自有寬處雖嚴而不為刻惟士惟民喜色懽心百年來一人而已來翰稱同寅謂之過當傳聞二司近日皆不得私自取與酒席之小亦有限而不得為過無乃此其人有不便為之言歟我輩行事當自信之以吾心之理若必俗人之言轉移吾事是雖或無關係之小而機之所至敗大多矣二諭令人久迷不知公發端言之恰是聖賢正當道理恰是國家正當法度而又舒錫崖持正不私唐敬亭發聲徵色與公行之無乃德星會聚士子反正一大機會耶士民望公如望父母落月滿梁生亦時時在念台從果於何日慰此人心先年亦有按院到瓊相傳以為勸事而非正差若提舉則正德開宋端儀二次案考各州縣皆親發落渡海雖險子細看量天色萬無一失其亦有之乃民間輕身冒利之人而非官府中之事道府同有阻言是亦過慎之意不可信為行止瓊生員每三年方得一考又多是先行府官截取有賞無退士無懲戒以故人才寥落科第不多今日得比甘肅事例瓊人之幸也不然明公倡先題請能使提學如公一年一至亦可惟公酌之今天下事尚是從頭差到底我輩止是從中做起中起不差猶可但恐中起亦差耳執事起不差能保其終不至差耶巡按令行禁止一省事無不可士君子得行其志宰相居中不及此官可使事權不在己之日有今日有權不為之悔哉直己而行無復顧忌是在今日區區之見并附告

啟戶部正堂劉清渠右堂陳洛南

祿米改折得公主張題覆小民得存五六萬米倍常喜躍生與有地方之責何感如之何感如之今年水荒甚是異常先以題災在先九月十月復遭淹沒府縣亦不復再報是以改折分數小民皆以為災數過之而有報少之恨今米價日增一日逃流劫奪勢所不免二三月間又不知何處取米也今議興工賑濟乞留米二十餘萬石蓋不特與淞江當濟亦不得已而弭其亂也此事甚是苦惱生每思及此寢食不安恨千里阻隔不得與公面談所以也二十餘萬石不過京軍一月支銀而已事無難行而可以救江南千百萬人之命祈公力為主張速賜題覆不勝幸甚

復按院張惺字

領教祭贈本當遲遲良是約在二月初一日出不再奉瀆近南都諸公謂陸路夫馬短少陸非如水一舟而載事可一定生原疑之已如命夫單外量加之矣若舟行夫則有餘裕生一向南北行不及此數非以己不能而難之人止為惜此糜費耳承諭了見執事心無彼此事求同濟雖生亦事有各自為異之心耶惟執事諒之酌之而已事行已定恐不必再加也尊差回謹此奉復百凡統希鑒照不宣

奉王忠銘翰林檢討

生以事村行及歸而公渡海北上矣區區別懷至今為歎北來人謂公試官事畢即當經筵進講啟心沃心雖藉之言語文字之末然大行其志下於是矣鹽梅廟廊霖雨天下指日於公屬之忻慰忻慰當上舍行謹此申候天眷方新慎為調燮以慰天下之望又萬里外拳拳意也吾瓊年荒盜起百凡比前二三年急促為甚臺照所及一吹噓之而事或不同矣何如何如不宣

復沈麟山

許對葵任日領深意矣去年之冬延至今年之夏未得對葵人便之說也然臺端氣節無日不於心目之間嘗恨此等人天地間有數有之而不得朝朝夕夕如之何如之何區區愛敬具見山亭記文之中今不為贅少有可進者大抵今人生斯長斯多是脫不去一味功名富貴之習見在富貴更求富貴之上見做二品官便為一品受用見做三品官便為二品受用人欲無窮心無紀極若身當禍患除去不戴紗帽員領之外不免昔日順境氣度則亦與之一而已矣況又有言未必盡合其人其言未必盡當事體人豈無辭士君子原有身心功夫此功夫不分窮達小刻九册呈覽中有識見不到之處記中復中發見未慚如也言之之陽江千里面晤無由只今筆札之所及是亦神交之所及也不宜

復郭夢菊

旋歸歸田之日承尊意矣卒然不報遂至今日豈無便人閉門少有交接有行人而生又不知也然其心之勤未必若書之息分守道王用吾有言官階四品十外年宦途而歸日租屋清操可知是也其有賢如兄況是鄉年之雅握手平生心胸如見可一日而不仰思之乎所恨鄉井同而有二千里之遙回念京都月日之會反不可得一時相從刻薄致有今日然數年閒日所發揮亦得區區見平生之素矣此

心何尤山林人又有山林作用。顧人之寬狹。不至求田問舍而已矣。如月旦之爲評也。前十年能守。後十年變節。不能顧惟高明堅之。遙望飛鴻。附永矢。爲門下進小刻五冊呈覽。便中亦有可教。不吝金玉。願也。幸也不宜。

復舒錫崖通太兵備憲長

門下之處瓊也。何如哉。何如哉。比冰之清。配玉之潤。而才猷又足盡發揮之。暢中形外。利與人興。害與人革。至今言兵備。海南第一人。甲科當之。卿相而日久矣。奈今惟有資格。故公尙爾。然官爵。足爲士君子輕重哉。今二月之末。生應命北上。渡海。計至維揚。當得面晤。而事又相左。盛使至。捧華翰。而拱揖誦之。恍見顏色。拳拳然。聞過之求。蓋德盛心下。有道君子。自是如此。尊惠本不可卻。但以近日上任。殊厭南都虛禮。今日猶然。曾有告示。峻絕之。不可曉人。分彼此。謹附來人壁。上北望通太。大方高山仰止而已。心乎愛矣。言不盡意。惟崇鑒。

復周柳塘瓊州太守

我公守瓊之日。何如哉。何如哉。生不過傳此黃龍白叟之口。寫一時感德之意。非有一語字減益也。時共事之人。妻非不一。謂瓊人墮假物計中。不覺其假。豈韓退之原毀情狀。唐流今日猶然耶。可怪而恨。然此足爲賢者累哉。天下事。有似損反益者。今時稱清明君子。向用事久而論定矣。他山之石。非可久借。攻玉者哉。南箕貝錦。自旁觀論曰。害人曰害。正可自君子求之。已論不曰。夫豈無因。不可二月之末。生應命行而華札適至。十詠如對。行李恩惠未暇。和也。偶便肅此。上復容日。勉所未能。別致。蓋樂公之樂。亦生喜爲不厭者。餘種種。未能詳及。統祈崇鑒。

復汪渠瀛廣東巡按

主恩三四及矣。如天之高。並地之厚。然瑞。今何年耶。古人致事有期。而今過其二。杜少陵之齒髮。自料曰。意深辭苦。瑞之謂矣。況人情世態。見知於一時焉。保有終於後日。漢魏桓謂。宮女千數。其可損乎。廢馬萬匹。其可減乎。觸類而長。小小補塞其罅漏。或不如不爲之爲愈也。天民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夫豈爲高索哉。謂事機理勢。不可行於天下者。不能濟天下也。公祖之惠。義不得辭。使旋暫附之謝。其行止遲速。不可不俟。而日請之。種種。今未言及。惟崇鑒。

啟鄂純吾廣東巡按

生朽而無用。十六年矣。一旦有賢門下。及華溪翁。挺然拔之。以今正句末。邸報二公薦章之旨。二報通政。三報部。請不允。四又報南院。先歲之冬。王忠銘。梁霖宇。亦有啟。而曰。起用。即矣。明明天子意也。生自知枯槁無用。即古之人。引年計之。非可復出時矣。又思有君如此。耶。千載一時。而忍負之乎。二月二十八日。欣然離家。三十渡海。至化州。報陪點。至電白。報改陪爲正。五月初四之夕。抵上新河。十二日。方得上任。蓋諸冠服未便。兼之左右足瘡也。上任。例當題知。人便。謹此。上達。并附之謝。區區。日夕。聞上答。明聖。下酬。知己。略無一不滿之心矣。奈年力。不足以副。何。今日。亦進退之閒也。惟一。一教之進之。愛也。不一。

復賀濬庵

門下三遷之瓊。日月無久也。瓊州之人。至今在念。黃童白叟。皆曰。賀公之不久於瓊。自是我瓊緣分爲薄。蓋賢人君子。一有施爲。施爲自別。百十年功業。可以失之一日之閒。來諭云云。則又可異。無中生有。而以加之公。加之而。至如是。如是。何耶。大抵今日人心。殊不能少似。弘成先日。禪宗學問。視世界空。而無有。今日安心要訣也。生初至南都。禮文與先無異。未同而言。曾具峻語絕之。不可曉人。分彼此。厚意。敬託來人壁。上。今吾故吾。惟公與生。受不受。無所不可。勿以爲訝。種種意語。有待而未盡者。秋冬交。候公枉至。促膝及之。公無負約。惟崇鑒。

奉武守陳南川書

邇者。海寇猖獗。中外惶恐。未嘗頃刻寧息。厚祿官軍。無分毫用處。無許承宜。二百餘兵。城池倉庫。舉以授賊矣。糧餉之薄。所以無怨心。怠志者。料素稱愛民。練事。如執事者。歸府之日。有厚賜也。牛酒之出。市井欣欣。咸謂。黎兵敵愾。當百倍前日。然鄉兵。打手。黎兵。人多物少。而奉行左右。又失執事美意。無勞者。攜肉歸城。而黎兵所得。有名無實。二穀之肉。聞其衆。嗷嗷口語。賴士舍叱之。而後受。是酸酒。酸肉。非徒無益。反生怨心。宋以羊羹。喪師。衛以使鶴。辱國。此何等時節。而猶吝吝。壅蔽若斯耶。財者。上之所輕。命者。民之所重。惜所輕。而欲民舍所重。衛我焉。不可得也。恤死厲生。正今日用人之訣。黎兵死於澄邁之戰。身享殮祭。妻子厚賜。周縣丞。良有見矣。生員鄭德。賁之死。非可盡以輕生例之也。居民皆若人焉。海寇竄能。揚揚入村落。窺城市乎。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取焉。官軍聞能。強戈向賊。皆德賁。罵罵所致。射傷海寇。脫軍士數人。正所謂一介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也。執事不聞有哀恤之意。將何以厲死難之士哉。執事運籌於中。愈慮江介。冒於外。諒有大爲。瓊民保障者。兵聚白沙。而他所多缺。我師遲久無爲。賊衆猖獗。益甚。中外疑焉。似此二事。尤爲不當人心。可以坐生呼吸之變者。伏惟執事。執爲匹夫匹婦復仇之心。周詳謀畫。毋以一部生靈。付武人。身任其勞。勿以緊急事。體委庸吏。再調黎兵。以布要區。廣募勇士。以乘戰勢。毋稽遲以失事。幾。毋疑畏以餒士氣。則總戎之能。與愛民之政。并著於時。而瓊民咸功報德。於億萬斯年矣。瑞不勝幸甚。幸甚。

再奉武守陳南川書

竊惟執事。清白之守。愛民之政。任事之能。瓊民歌頌有素。行將鶴之金石。紀之史志。自昔貳瓊政者。所未有也。第爲民父母。亦大艱難。毒刻者。民無望焉。爾矣。執事愛民之心。素孚。民之倚賴於執事。亦重且急。陳爺回。我輩得安生之言。既聞耳矣。在今日。則又以爲執事有容賊。俟賊。飽。自去之心。而無決戰之志。謀勇如虛江。亦竊議曰。畏賊如虎。不用瓊人。而俟打手。不過私己貪功之故。夫海寇殺人。之慘。擄掠之毒。有甚於今日者乎。苟有仁心者。將食不下咽。求所以處之。必矣。況仁能之守。謀勇之帥。若此。議論似出外安。然揆之事迹。則或有以致之。蓋處海寇。與山寇不同。山寇有巢穴。海寇無定所。大兵一集。則彼將飄然遠去。故海濱之善擊賊者。不與賊較。多寡大小。而惟伺其便。或接其遠出之快馬。或乘其獨存之大船。誘之。

何之千方百計。嘗以為大衆之舉。不如乘便之捷。目今寇虜肆志。玩視官軍。快馬常離大船百里外。遠擊村落。大船亦屢相離拋泊。便可乘而顛覆之。曰。無人夫孫子之能。兵婦人可試。鋪前等處。素多擊賊之手。雖奪利一事。壞於前人。誠心之招徠。鼓舞之有道。今不得而用之。耶。巧媳婦之難於粥者。爲無米也。今則不加火候之功。而非無米之故矣。請舟楫於廣。梧。調打手於昌。感。救不止於一月之遠。而獨守白沙一區。目今東擄一村。西擄一村。若陷無人之境。則急在朝夕之近。生靈幾何。可久堪此荼毒耶。用兵之道。毋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賊勢若此。能必其不自他道以窺我守不足之城乎。論兵來賊去一事。民之深仇不復。猶之可也。上人之謀。爲士卒居民之備。豫殺掠易於他府。所得多於別方。既昭然在寇目中矣。此之慕利復來。黨與聞風繼至。自今以後。瓊將何以支哉。童子謂。一大治之。則終身創矣。正今日之謂也。而願不爲。兵行糧隨。無撫按明文可據。然前人固有罰某罪人。修理某學舍。某公廨。費以百外兩計者。又或作私情於某士夫某士夫。十兩二十兩者。上不能如汲黯之發倉粟。下不可爲轉移之計乎。值燃眉之會。而此行此權宜。似亦得策。凡此數說。雖不可決云至計。然千慮一得。諺之曰。民不可與慮始。惟以候兵船爲持重焉。非特漢人所悲。以百萬之師。爲一使之任。昔有性緩者。其家失火。至近親之家。取梯以救。方與斯人揖讓相禮。坐定而後徐言取梯之故。梯至而其家灰燼無存。今日持重之謂矣。夫職在一郡者。惠在一郡。則有一郡之功。處置乖方。則亦貽一郡之害。朱砥翁莅瓊。要其初政。亦溫然慈良長者。徒以攝兵之故。遂致議者。以狼兵殺掠多寡。科其罪。君子或以爲確論焉。吁。可不慎哉。伏惟執事。仁民之政。既專美矣。今日之事。尤當曲爲區處之計。毋以事之得以自遂。并權之不得自專者。諺之使厚責望者。得以置之。諺曰。軍旅之事。或非書生所長也。吁。非今日難中之一幸也哉。事在聞見。不敢不以實告。惟執事裁之度之。

與瓊鄉諸先生書

瑞頓首再拜。敬覆之諸老先生。大人執事。竊惟婦人處人世。其大不幸者。夫亡勢不得與夫偕亡。而抱守區區。蠅蠅也。故婦人之喪其夫而寡者。古以未亡人稱之。然至朝廷旌慶。官司榮獎。誦書知禮道。苟以世教爲身荷者。褒賞之。傳列之。舉呈而進之。有司冀達於上。倦倦汲汲。則必孀守之婦加焉。何故。蓋忠臣烈士。貞婦孝子。上植天地之紀。中揭人道之大。下立世道之標。均處人道之難。而彼婦人無師友開明之功。匪名義驅役之故。獨絕情感。哀念夫子於數十年之後。心堅金石。行信四時。處心積行。所關係發。尤非淺小故也。瑞甫四歲。喪父。時母謝氏年二十八。承父志。勵節守。經今三十有四春秋矣。一終之行。無毫釐玷穢。古稱陶嬰共姜。豈直可以相上下而無愧焉者。蓋母幼穉。識書史語。瑞少學。口授孝經。學庸等篇。實稟近剛一父性。警敏不羈。不事家人生業。相勵護持。能使內外不致乏絕。先後苦鹹。裁營衣食。節費資。督瑞學。至今雖衰疾相仍。不能一息少暇。女事爲疾。晝計日夜。同瑞寢處。訪詢戚近。惓惓然舉而託之。嚴明之師。以琢以磨。兼有父道。瑞今日稍知禮義。勉自慎飭。若非冲年。背父者。蓋母氏諄諄開我力也。持家有紀法。教子有義方。律身有正義。喪父之日。有所親。以日者推算進。母舉焚之誓。不再離。如日者。執之今日。不變。夫豈偶然。夫士君子行善。取快於心。非徒取華於其名。婦人潔飭。乃身。凡以舉天之與我而已。

是安足置齒牙開者。假而上獲旌閭之榮。下獲紀述之美。於節行亦何所增加也。瑞願區區。舉而頌之人者。是非非之公。本無擇於途人父母。而綱常之義。守貞爲重。昔子厚游岐。邠。必廣詢秀實。逸事狀色。爲韓太史上。矧瑞荷恩罔極。知之實真。見之實詳。且辯者。願乃掩匿而不公之乎。世有言及族戚。君子恆不以其信承之者。蓋謬執諱親之私。其習久固。經曰。其先祖無美而稱之。誣親也。孔子直父子之隱。孟軻宜周公之過。垂訓之文。不少矣。於父母祖先。獨略焉。寧揚善時於親親。避哉。然則。聖賢不以褒貶之權。假其親。蓋可見矣。又其淺。固有誣揚親行。竊寵榮稱孝者。遂致人得以詰所揚。而反疵之。言議紛紛不已。誣親之善。顯親之惡也。亦多矣。而瑞獨何以用心。獨念吾瓊先輩師法。如曾白潭。亦其彰彰著者。徒以莫爲之名。經久不與鄉祀。其他著卓行而負屈稱。加美名於敗類。時不少焉。況中閩事迹。罕可得而著聞者。獨非君子之所宜盡心乎。公議不行。俗將無以爲勸。桐江一節。漢鼎賴之。瑞非閩瘠之身。有不能自己者。故縷縷爲諸賢者。誦若夫行之可褒。與其言之可信與否。則惟下執事以所聞見參之。事在清議。非敢以一毫私意。爲母辱圖也。瑞不勝屏切頓首再拜。

教約

爲申明教約事。照得當職雖有志於聖賢之學。而質魯力薄。終未能至於其間。環顧其中。無可以表率人者。但志圖補答一二。而例之所得。今官也。一無以爲諸弟子勵焉。夫何以稱。用是悚惕。強自飭躬。求足。以爲觀法地矣。外有一得。可持以爲修進助者。取爲諸弟子論之本職。欽承明命。請以嚴師自處。諸弟子。今有一日之雅。當以從令自盡。一一遵信。而強行之。本職籍成。以免瘵曠之責。本職幸也。如其不然。亦豈敢以姑息從事。輕則威行夏楚。重則象請黜降。是亦今日事也。爲教日久。諸弟子之不信吾說也。先爲諸弟子嚴之。

計開

一、學問之道。朱子所揭於白鹿洞學者。五教之目。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爲學之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修身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接物之要。大槩備矣。諸生率此而行。夫何學之不進。第今人雖知聖門之教。有在。而每援事之無害於義。從俗可也。自恕則於此不能無戾。試舉一事。如冊報。類減年歲。甚者。冒他方籍。頂他人名。原厥心。未始不以通弊自諉也。然德之不修。機實此在。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蓋言所知所行。無非爲存心設法也。損年圖進。此心已陷於不誠不一之地矣。更學何事。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請爲改圖。約諸生五日內。一將年甲。籍貫。三代脚色。從實寫報本學。請提學道另行更造冊籍。諸生凡素行類此者。亦痛自滿洗。勿以惡小而爲之。庶乎不遠而復。自此無不懷心之事。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爲賢爲聖。異日爲國家建偉業。無難矣。

一、聖門之學。在知行。德行屬行。講學屬知。慎自修飭者。決無不講之學。眞實讀書者。肯棄身於小人之歸。

乎是故知行非有二道也。然今稱德行文章則當有辨。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愿乎。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此其爲人之槩也。今俗則惟此是譽，諸弟子寧若柳子所稱，一凡人頌之，自以爲喜，而陷於此者耶。至吾輩之所謂義氣人者，又自可矣。非傲慢狂悖，不遜不弟之爲，則出入衙門，把持官長，攻訐他人，長短逞兇，圖利之行。孟子發浩然之氣，平日以不見諸侯自守，或人申根之對，孔子曰：根也，怨焉得剛。諸弟子請於此辨之。今後凡一應優免訐告等事，不由本學申請，并先行稟說者，縱有司見容，本職亦不汝貸。

一文也者，所以寫吾之意也。吾平日讀書體認道理明白，立心行己，正大光明，吾之神也。作而爲文，不過畫師之寫神者耳。孔子涵養至到，論語之言，莫非中和氣象。孟子善養浩然之氣，論七篇者，曰泰山巖巖焉。蓋自所見所養出之，莫加毫末於閒也。孔孟之文，天下至文。論語七篇，後人作文之法也。今則舍此不務，不求之心，而求之講章墨卷，臨文則取夙所記憶者，改竄首尾，影響模範，就文求題，則題意不可得，求人則人品不可知。將舉而見之行事間，所言又無著實地步。夫朝廷養士，蓋欲異日爲天下用，諸士日逐營營，必小有裨補後可。乃今一生讀書作文，於國家身心無毫毛裨益，謂之何哉。昔之評詩者曰：可惜一生成心，用在五字上。愚於此亦云。竟爲濫惡之物，以欺人，非工之良也。舍其梧楸，而養其武棘，則爲賤場師焉。請試思之。俟本職酌取數篇爲式，日後仍踵前弊，不流之胸中，而取之他人者，縱極詞華，亦加朴戒。

一學以知爲先，讀書所以致知也。昔輔漢卿會粹朱子平日教人之法，定爲六條：曰居敬持志，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泳，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象之前博學審問，數事讀書之法，無越此矣。今與諸生約，將四書本經通經性理，分爲十二分。應月考，又自一月中分爲二。應朔望講書，又分爲三。應日課，諸生自量資力，次者減性理，再次者減通經，非甚不得已，必宿號宿號者，兩日背書一次。復書一次。畢講書，用辰時三、六、九作課。用巳午時將作課，發落前課，不在號生員，去學十里內者，朔望赴學，背復半月以前書，送半月以前課。在十里外者，月考赴學後一日背復一月書，送一月課。發落月考，在再考次日辰時，取便村居生員也。發落課，亦同考。用二十九日，凡位次俱是本職編定，無得攙越。將明唱名，平明命題，唱名過，至者責准考，封門後至者，從不到考者，論作課規矩亦同。諸凡程限，正欲諸生著緊用力，而又不失於驟迫。若居敬持志四事，則作文皆復有可驗者，就先人之已試而立之法，非作無益也。諸弟子行之。

一體用原無二道，明經體也，以之商確世務，必有道矣。第經術槩言其理，世務非一一自其事而講求之，有不能中肯綮，而盡事情者。昔胡安定以經義治事，分教蘇湖，其弟子多適世用。今之三場五策，正其事也。乃今則徒懸括帖以應矣。朝有多士，而世務無賴者，亦奚怪乎。諸生如經史稍通，堪居仕列者，量將邊防水利等事，每月約討論一二。本職就中命策考試，否亦於背復時，詰其所以然。今之攻議世務，舉伯者之說也，自謂適用，而不知其謬多矣。昔孟軻以輔世自處，謀事齊楚，則曰：非吾所及。至推其極。

亦不過強善以俟，後人一步而已。諸生慎之。

一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蓋內外交相爲養，盡筋之道，莫非進學養。心中急事也。今後諸生凡遇一應聖壽、正旦等事，并在學家居，見官閒處，拱揖拜立，皆必如禮。其有放縱不檢者，除在學糾責外，本職訪知，亦行重治。

一冠婚喪祭之禮，廢久矣。所以久廢之故，正以無士人爲之倡率也。蓋小民未嘗學問，知禮義，見越禮者之耀俗，從而效之，無所紛華於世者，則廢不舉。遂致斯禮漸盡。今後生員之家，值冠婚等事，敢不行稟，併不依禮而行者，痛治之。其以父兄託詞者，尤可惡。夫本職拳拳於諸生者，冀淑天下人也。乃今不能淑一二親父兄耶。諸生異日將爲朝廷治平天下也。乃今不能小小以禮齊家耶。此等人不足與有爲，可知矣。

一古者執贄以相見，明有敬也。矧弟子之有求於師者，可無敬歟。然受命以教，與此則又不同。蓋師生分定，朝廷爲諸弟子求師，不待諸弟子將敬而後求。教官爲朝廷設教，不謂諸子不求而不教也。諸生參見拜揖外，不許更執貨物以進。凡俗例所云送節酒食饌先生者，俱不許舉行。夫朝廷設有教官，將謂爲爾諸生益也。寧曰剝諸生以肥教官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一介不以取諸人也。一介不以與諸人也。諸生欲以道義自處，請先以道義處人。

一學校類置公堂，銀兩蓋於生員之冠，婚入學，幫補起復等事，酌爲科敷，以充學中費也。夫冠婚等事，諸生寧無小費乎。有力者當而助之，義也。今反科剝，其道何在。或又謂無公堂銀，則諸師費用無自出，猶之可也。一應上司絲帳，於何取之。夫上官果賢，則諸生以文章爲事，歌之詠之，傳之序之，又不然，而行人口碑之賢者，得以光不朽矣。不賢而歌頌及焉，是諸生忍見一路之哭，滅是非心矣。且今帳文歷頌其美，私居則痛訐其過，匪怨友人，孔子恥之。本職誠不欲諸生爲此不情舉動也。延平多賢上官，然執帳文而歸，正賈誼所謂牆屋被文繡，可痛哭流涕者。而諸生獨何喜爲之。今日以革公堂爲急，帳文次之上，人有緣是怪責者，責在本職，於諸生無與也。

一諸生接見上人，會典諸書，明有禮節。今後於明倫堂見官，不許行跪。學前迎接亦然。本學在郭外，接官不許離關門，出郊野。憲司官至本縣，一見後，不許再同有司行三日揖。有犯於各衙門，罪人也，亦勿得免冠叩首，奴顏哀免，自貶士氣。蓋不特本職力能爲諸生立一赤幟，位尊者德必大，其遵制尤篤。諉之曰：一介書生，可以生於人，可以死於人，有不得不舍禮以媚人焉。是亦以小人心度君子腹也。諸弟子無恐。

一凡一應祭祀等事，禮生并齋詔書人員，俱本職秉公自行編取。諸生但有言及者，必加重責。其因之射利，又不必論矣。

一鄉賢名宦、孝子節婦、朝廷旌之禮之，所以彰先德，勵後人也。有未舉者，諸生商確舉之。舉之未正者，商確請廢之。知而不言，異日將何以直官天下事耶。學校公論所自出，諸弟子行之。

一、諸生人衆，本職稽考，不能經久記憶。今立大簿二扇，一稽德，一考學。稽德簿，記某月某日，某生行某好事，某月某日，行某不好事，責幾，禮貌得失，附焉。考學簿，記月日，背復何書，全記，并記多忘少，責幾，記忘相半，責幾，記少忘多，責幾。考課之記，如之，寫字敬簡，附焉。歲終，執此歷歷稽驗，酌書之三等，更爲一大賞罰。諸生失之前，宜補之後，不可當頑鈍無恥之責。有厥初求一於終，不可當始勤終怠之責。

一、諸生住居學左右前後，某街某巷第幾家，城中某街某巷第幾家，約去學幾里，某村第幾家，約去學幾里，書館如之，師某與某生員同會，一一具帖，同年籍送學，俟本職投之於簿，此蓋非獨以爲號課呼喚之節，諸生家之所行，學之所習，亦或緣此有知也。

一、學吏職在供寫文案，今後紙筆費用，俱係本職區處，敢有因幫補等事，索取生員一錢，并爲生員改洗文卷，決無輕貸，夫上人每每賤吏，正爲趨利賂也。我於人無不愛且敬，況爾之有勞於我耶。第本職養諸生，如父母深閨養處子，任爾納賂，生其利心，學校地光明潔淨，容爾一賤吏，私爲汚穢，理必不然也，爾慎思之。

一、凡所示條約，無非欲諸生立有成就，父兄愛子弟之道也。子弟獨無愛父兄之心耶。本職無似，輒領今官，睇目而視，昔之教戒我者，不在上矣。昔之箴規我者，不在左右矣。識見昏愚，心志怠忽，是將奚賴。孔子於商，賜有起予之歎，惡聲不入於耳。於子路，致欣幸焉。諸生知不以我長而難言，臣之翼之，予之福也。本職雖師友，得此，其感報當如何。

以上條約大槩也。本職初至學中，某善可與某弊可革，尙未盡職，容與諸生會議，并參酌提學道教條別爲更定。

治黎策已四轉中式條

天下之事，圖之固貴於有其法，而尤在於得其人。何謂法，經畫而條理之，卓有成績可考者，法之謂也。何謂人，所以經畫而條理之，卓以成績自許者，人之謂也。得其人而不得其法，則事必不能行，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則法必不能濟。人法兼資，而天下之治成，則夫今之瓊黎，其處置之法，固所當講，而以身任事之人，又非瓊黎人之所深望者乎。夫執事之問，革心宜化之圖，山川夷險之勢，叛服得失之由，愚生固曰，得其人之爲貴，何也。誠見夫蠢茲有衆，可以一鼓而擒，而直爲是靡靡者，亦曰，地險不可以馳驅，兵強不可以禦敵，不知自古及今之寇，未嘗不據險以爲強，自古及今之師，亦未嘗畏險而長寇。苟我不弱，天下無強兵，苟我術周，天下無險地。瓊崖衝衝之所，自邱文莊奏，不許征調以來，今日已如驢子，其不足以應敵也明矣。故前郎溫之敗，皆未戰，怯聞千里，臨敵先期於敗，爲之也。先哨去，而後哨改，彼欲進而此欲退，爲之也。今日之禍，雖有以激之使然，然猖獗二年，崖民死徙將盡，未有能剿絕而安輯之者，尙待謂之有人乎。今上命赫然，舉兵誅之，夫以萬全之力，視此直孤兔耳，其束身繫頸，計日可待也。然愚生之所憂者，元至元屯田立學，復起文河之憂，毛伏光提師壓境，不開十字之道，欲爲目前苟安之圖，不思萬世無窮之利，根株之不拔，則未必後日之不如今也。夫瓊黎中處，瓊海州縣，管之人，則心腹之疾也，失今不治，必將浸

徑四潰，而爲四肢之患。皇甫規所謂，虺蛇入室，不可一日安焉者也。故愚生以爲今日之計，不過堅持開十字道之心，固執立州縣之計而已。自此之外，雖議之之盡其方，處之之盡其術，皆下策也。何者，昔之議者，謂盡殺黎類爲忍，而究其所以爲說，不過曰，禁商人之貿易，則黎無以爲矢刃之資，夫利之所在，人共趨之，雖死有所不顧，而況於鐵首其戎者乎。是奸商雖不可不禁，而有不容於盡禁者矣。不過曰，禁軍民之逃亡，則黎無以深劫奪之毒，夫徭役不擾，俯仰足資，固有樂之者。況於州縣復爲之嚴乎。是逃亡雖不可不禁，而有不容於終禁者矣。不過曰，治土酋之刻削，則黎無以爲變亂之激，夫讀書知禮義者，浚刻良民，雖廉恥有所不顧，而況於土酋之無知者乎。是貪會雖不可不懲，而有不容盡懲者矣。始終誤宋者，在一和字，姑爲一時撫綏之計，不可以策黎也。革心宜化，效且遲於百年，官吏之遷陟不常，人性之貪暴不一，以一人之身，而思一以德化之，不可以策黎也。所宜乘今日大軍之勢，首惡既平之後，開通十字大路，州縣之所可移者，移之，屯田之可徙者，徙之，遷良民之無田者，佃其中，其不宜剿滅者，徙之於外，夫然後爲百年之計，而瓊民享無窮之福矣。不然，今日赫然之舉，復如前日收兵之速，剿除雖盡，於小民無所益也。又安知後日之不如今，而復爲民害乎。又不然，而徒曰革心宜化云者，吾未見州縣之不立，十道之未通，而可以革心宜化也。嗚呼，此所以得其人之爲難，而非得其法之爲難也。愚生之所憂者，如此而已矣。而其所以策於執事者，亦不過如此而已。若夫山川夷險之勢，叛服得失之由，瓊志歷歷如照，愚生欲語而未暇焉。狂瞽之見，惟執事進而教之。

雜說

嚴師教戒

嘗讀至論，謂尊崇正學在君師，紹明絕學在宗師。至發蒙後學而提督之，又有教師職焉。此歐陽永叔，祖韓昌黎之嚴謹，而宗風之者，師固足重也。若人能攻我之病，我又能受人之攻，非義友耶。故尼父以善爲芝蘭，戚孫以惡爲藥石，君子能隆師，親友，則霧掃空澄，纖毫不苟，浩然之氣，塞乎蒼冥，果何至是，得力於師友者良多也。夫人外無師友之益，而欲所行之協於道，亦難矣。瑞爲此懼，一旦，召神立膝子下，誨之曰，瑞，女知女之得生於天地之間者乎。有此生，必求無忝此生而後可。無忝者，聖人我師，一一做而行之，非今所競躡，科陟廡仕之謂也。女今亦小寓於其間矣。入府縣而得錢易焉，宮室妻妾，無寧一動其心於此乎。昔有所操，今或爲惱，惱者，一易之乎。財帛世界，無能乾中流之砥乎。將言者而不能行，抑行則愧影，寢則愧衾，徒對人口語，以自雄乎。質冕裳，而有媚心焉，無能以義自亢乎。參之衣狐貉，而有恥心焉，忘我之爲重乎。或疚中而氣餒焉，不能長江大河，浩浩然而莫禦矣乎。小有得則矜，能在人而忌，前有利達不能無競心乎。諱己之疾，凡百所事，不免於私己乎。窮天地，互古今，而不顧者，終亦不然乎。夫人非無財之患，而無令德之難，於此有一焉。下虧爾形，上辱爾先矣。天以完節付女，而女不能以全體將之，亦奚顏以立於天地間耶。俯首索氣，縱其一舉而終已於卿相之列，天下爲之奔趨焉，無足齒也。嗚呼，瑞有一於此，不如速死，三復斯言，凜若嚴師，丁寧夏楚之督爾上，紛如直友箴規，碎響之諍爾旁。

訓諸子說

六四

二三子之從游於吾者，何為哉？天之生此人，而百責萃焉。古之人，所謂通天地人曰儒。大學之八條目，知所先後其事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了此無惑，故從其先得者而問焉，其不免日程，課於文藝者，蓋有司須此以貢士，發揮而涵泳之，於此與有力也。其舊不舊，不與焉。今之從事於學，有以聖賢自許者乎？而決狀元，進士於科第者，人恆壯之。此學奚自而來哉？瑞於諸子，有一日之雅，於經授或末盡焉，而飭躬勵行，人之模範，敢侈然自謂足以當之而無歉者，然學求以復其良而已，操心怡心，此不師而師之嚴切者，諸子謂無以過我而師焉，或可稽之經傳，質之子史，反之清夜，靈靈之氣，固徒曰：吾惟師之從，要亦蔽焉而已。聖賢以識真誨人，其說備在方冊，踴躍於臆，而不能以自已，昂昂然，張膽明目，直欲毫髮終行之，此日新之地也。行之而牽於俗，不免有怯心焉，則志立而氣不充也。仲由不恥緇袍之立，孟軻視大人伯夷之敢於非聖人，而不顧時舉而服之，心胸之間，往來不置，或者充養之有機乎？不然，徒綴酸文，誦陳語，為後日富貴故鄉之計，視百責於我何如？縱其一舉而進立於卿相之列，吾為二三子醜之矣。夫求富貴利達，而妻妾之羞泣從焉，真心也。施施而歸其妻妾，失其初焉者也。孔子得子路，而有惡聲不入於耳之幸事，師無犯無隱，究其所以至於若此乎？君子之無恥，色忿而詞忤焉，聖人亦不計也。二三子何以復我。

借山亭記

才滿天下，事不立於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蘇子稱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賈育失其勇，蘇秦張儀失其辯，氣之謂也。行有不懷於心，則餒矣。始資學力擴充之功，終在長育涵泳之力。秀水繼山沈先生，其主事刑部，一日，出有廟廊之言，不死，遠成鳴陽，蔡二守就陽江邑中之隙，捐俸構亭，為講習所。扁之曰：借山，借之為言，天地萬物，本同一體之義也。一旦上心有悟，山亭或非久居繼山之所，繼山先尹番禺，繼山西，日可見之行，未大也。鳴陽何取於繼山，而期之若是？曰：期之以氣，瓊樓盤子必余記之，夫氣充體，無可見，而君子必此觀人，氣在我則我大也。我大天下之物為小，歐陽修以諫官事宋仁宗，牽復劄子言，今言事之臣，規切人主則易，繼山時處其難，浩然天地之間，繼山之謂矣。夫俗說亦有一端之執，養氣而助之長者，非善養氣者也。請與繼山別白言之。孔子稱管仲於今受賜之功，孟子無取，孔孟有異道哉。孔子取一時之急，蓋醫家治標之論，孟子言王道之全也。嘉隆之中，正胡廣中庸之會，岳老目擊其後，而一掃新之，祖法如見其短，其非有在也。此則短中特見之長，時指之刑名，目之操切，如雷發聲，物同應之，夫操切，言把持，人力強，斬齊，而人不便也。大學，絜矩天下，言順天下之情，不言徇一人之便。孟子七篇，王道，天下可運之掌，齊國，天下莫強焉，不足置意中也。功烈如彼，其卑孟子自不得為管仲，紛紛疏議，邈乎未有柯氏意也。操切，刑名，我心何據，瑕掩人瑜，我又何別，可以服之天下之人，操切人，而人怨，然則須因循苟且，聽之曰：趨廢墜，而取悅人耶？天下有望治之人心，不見有行治之官吏，民之疾苦，尚先日也。今舍格心，正本，勿論道，有急於此乎？操夫人必痛之，而後畏之情，可收一

六五

六六

切之效，不能清賄賂之原，本不能峻追賊之警，後猶幸與事考成，竊竊然，扶衰有助也。求之言者之言，或併大小而無有矣。相公以一人身，應天下國家莫大無窮之變，鄰人之追羊不獲者，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或過不及，相公不可謂謂無有。天下事有義理，義理之中，又有權要，不思之天下勢而已矣。之中，不求之一二日萬幾之隱，恍惚怨言，隔靴搔癢。朱子指熙寧元豐之爭，其說多出安石規模之下，余於今亦云。以此而氣，是曰助長之氣，無已則王乎。孟子，不操切人也。五畝百畝之規，為庠序孝弟之申，謹交鄰有道，一怒以安天下之民，提秦楚之甲兵，平慶市之征，布時食，禮用雞犬，猶桑，未嘗一事弛廢，結纓孔悝之難，孔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請以是記。

贊蕭氏一門二節

予讀東洲李太僕所為雙節傳，觀二母寡於華年，依孫子為命，歷三四紀，而念夫之心，迄如其始，矢心天日，苦志絲絲，未嘗不壯其說於守，而可為頑儒者，寓激勸也。嗟夫，人之自立於天地間，能以其身為天地萬物之依者，其道有五焉。五教，貫三才而為一，君子重之，然聖王制世御俗，所急而且先者，惟臣之良，婦之節，崇顯巽，拳拳然持此以為天下勸者，是則何故？蓋以義合者，而能不悖其心，可以改醜而他從者，願守於一志一行，類無往非其自立之地焉矣。況夫，遇有常變，君子視人，恆於久，近，聞求之，昔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久近之謂也。是故，夫亡則無所為矣，無所為而一從不移，雖金石之堅，未能遠過，彼夫存之備，婦順而家理，甯未足為難矣。士之從事於上，多者計三四十歲，少者亦不下十餘歲，承於顯，或悖於幽，毅然誓不以所職負吾君者，統於始，或淪於後，歷年所而心一焉，彼殉君於日月，未足為難矣。藩宣不悖，可以見臣義之終，婦守克堅，足以辯婦行之備。故君子論人，廷之效忠，聞之著節，無軒輊焉。而世振俗，獨於此拳拳焉者，亦以其久且大者，身有五教，於斯貫焉。故爾，雖然，彼士書學問，知禮義，以應上求者，親師友以徽蔽，酌古今以達疑，謂能盡所事焉，可也。聞中之見，視此何若？矧士之布列在位，考其所以受人策命之寄，而不貳乃心者，則或鮮焉。易於閨門女子之閒，難於多士講學之際，二貞並萃，獨非君子之所敬揚，而不容自己者乎？孟子曰：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況於親炙之者，竊慨臣義之衰，節守之壞，有如三才所藉以立者，而僅於二婦焉，寄之則夫，祇念母氏不改之心，奮臣子不悖之義，侍御公之造福南粵，有必然矣。予粵人也，鼓舞之懷，不能自已，用是書之以頌。

龍南令雁峯吳公墓誌銘

龍南令吳公之捐館舍，星霜屢易矣。其鄉所撰行狀，則鄱陽令王子汝為也。公之季嗣覺，以誌銘久未有，屬為缺典，乃持狀詣予。然願有以請也。予為公晚輩，蓋素辱公教雅者，不敢以不文辭。謹按狀識之，公諱誠，字明卿，雁峯其別號也。南湖之西，有峯名雁塔，公居瀨之，因號焉。其先，閩之延平人，世居永安之貢川。大父諱本，字淵泉，娶羅氏，生子二，長大用，次繼祖，以避景泰癸酉兵亂，攜繼祖入瓊，續娶滕氏，生女榮，姊滕氏，卒，本擬歸閩，以繼祖與榮，姊，而歸，更繼祖名俊，字子賢，娶周氏，有賢行，生公。公幼穎悟過人，稍長，嗜學不倦，年十五，游邑庠，踰年，考妣先後繼喪，公哀毀如不欲生，葬祭盡禮，姑氏榮，先適

六七

李舉人明年二十四而孀無子矢志不二歸與撫公如己子爲之聘娶教戒諄切公獲勵志舉子業無內顧之憂正德丁丑姑辭世公哀慟如喪厥妣殯力葬服喪三年鄉人義之具請於郡旌焉時桐鄉王公佐西洲唐公育會修郡志載之孝義傳附錄諸名公詩章以美之唐以風世也己卯公領鄉薦嘉靖癸未試禮闈弗第遂就諭柳城時按院謝公督學唐公雅重公文學檄統八桂書院五經師事尋委修柳州志咸以成績蒙旌丁亥擢掌教贛州督府唐公復命修郡志凡諸諫草詩文多屬焉以其才識見推於上如此公在柳時唐公以鄉雅密遺餼百金公固辭至再唐公爲之愧服在贛有指揮某罹法當刑以公受知督府密遺三百金求免公揮而卻之唐公聞之深加歎賞其以廉介見重於上如此乙未擢令龍南首董宿弊四十餘條嚴禁令絕苞苴獎善化惡植弱勸強民賴以安有龍南書生馮堯者以強盜株連繫獄公力辨其冤釋之遠近稱明縣與龍川和平接壤流賊肆劫難制初督府陽明王公剿三湘招二會謝賊李鑑者給以冠帶使戡羣賊至是縱黨爲殃公乃建議營檢置舍巡守緝捕遂持軍門徹入賊巢相地二會恐誅出迎公廉得其情因設議以賊滅賊密遣武士撤二會期日擒斬諸賊解功行賞如期無功先加減戮二會悚息受命會沙頭賊徐守沐等恃號猖獗賊仗兵擒捕上功軍門悉平餘黨境內晏然其以勳能效勞於上如此縣中巨猾陳悠徐泉輩素黨羣賊以賊破尤公適小民詣縣告攸并占田土公明正其罪攸怨益深遂與泉賄屬素和刁犯蕭福桓同誣公公直之當道得其狀實之獄公復視事因浩然歎曰道不可行矣遂懇乞休致丁酉冬解組南歸閩邑士民攀留無計臥轍挽舟者斥江路有遠送至數百里者咸戀戀不忍別蓋公能愛民如子故民愛之不啻慈母然歸則寓樂烟霞絕迹城市靜坐一室左右圖書布衣蔬食晏如也公古貌古心孝友篤至蚤失怙恃每遇春秋誕忌日輒與風木之悲姊年八十無依迎養不怠沒則以雁塔地葬焉性尤好義樂施有稱貸者罄囊與之不計其償課子講學從者雲集教人以立心無妄爲本樂道人善口不言人過鄉人咸信而慕之凡有私鬪皆就質平因參酌藍田鄉約朔望會衆舉行期以反淳敦薄至今賴焉晚養靜湖南疎闊世事嘗道有司每延訪加重時有慶安者以人命誣訟公兵憲顧泉胡公詰之曰此非郡志所載孝義者乎立置訟者於法明晨命車就拜對語移時因四顧垣屋歎曰真清白吏家風也小洛何公按部至聞公名造其廬而禮焉郡推徐侯邦佐以鄉飲累請公不至躬率諸生詣門敦請始一爲之出其恬靜足以激貪備大率類此生平觸景輒動必形諸吟詠所著有雁峯集詩晚年日錄其文集凡若干卷藏於塾歲戊午泊庚申癸疾者三年絕粒歷四餘旬而精明不眩乃屬其二子曰汝曹知溯本源乎予大父淵泉翁裕達溫雅常以琴書自適至是以買爲業有市相遺金者既去候其還而返之子父純和府君端恪恭遜與人無競鄰有屢垣侵其址僕輩直之輒戒止曰彼所侵咫尺耳何以較爲尤輕財好古有債負則焚券示之吾所以有今日者祖父積德不可忘也公享年八十有二可謂以德致壽者矣公卒於嘉靖庚申年卜葬於白水塘那潭之源寅山申向蓋鬱鬱佳城也復爲之銘曰於惟吳葉延浦發祥生此哲人哀然瓊陽吏隱南湖既壽而威斧屋之封精靈永藏有殷以貽奕世其昌令名不朽湖山蒼蒼

齊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忠介剛峯海公行狀
嗚呼公正氣直節獨行敢言業已簡在帝心昭於國史即愚夫禪子俱能道之安所事狀顯有隱衷微行足以師世範俗而或出於士人所不盡觀記者不佞龍忝在戚末事左右最久親炙最真事獨忍不揭管詳之而令泯沒爲公諱瑞字汝賢其前世以來未詳在國初以軍功世廣州衛指揮某者諱籍番禺今爲番禺人洪武十六年答兒從軍海南著姓於瓊遂爲瓊山人不再傳而族氏蕃衍明經紛起有諱寬者以經行聞領鄉薦知閩中縣事即公大父也寬從子澄登成化十一年進士爲御史又有諱潤諱鵬諱邁皆舉於鄉俱名賢有諱瀚係康生瀚即公父也以公貴贈承德郎尚寶司丞加贈中憲大夫南通政司右通政母謝氏封太安人加封太恭人贈公警敏豪蕩不治生產公甫四齡而贈公捐館太恭人年方二十有八矢志勵節日夜與公偕寢處口授孝經學庸諸書長就外傳爲勸擇嚴明師託之其貞一不渝似柏舟而慈訓孚翼則有斷杼和丸之風故公嘗自謂勉自修飾若非冲年背父者母氏之力爲多然公立志之堅任道之勇則故其天性然也公生而穎秀挺拔風神迥異稍知職直欲學做聖賢而紛紛世態皆無當於心以聖賢教人千言萬語只是欲人識其真心率其真而明目張膽終身行之卓然不牽於俗者聖賢也味其真而假其浩然之氣不免與俗相爲浮沈者鄉原也非聖賢也今天下惟鄉原之教入人最深世俗羣然稱僻性稱太過者多是中行之士而所稱賢士大夫善處世者或不能鄉原之爲鄉原去大奸惡不甚遠今人不爲大惡必爲鄉原而孟子功不在禹下當以惡鄉原爲第一公蓋隱括叔季人情物態盡於鄉原一言故其平生所學惟務識真必爲聖賢不爲鄉原力破夫無害從俗之說雖較受賜之說仕不爲道爲貧之說以爲此皆聖賢偶有爲而言今紛紛爲俗庸庸庸庸人藉口豈不大謬居恆若嚴師教戒召神立腔子下誨之曰瑞乎女知女之託形於天地間者乎天付完節女須完之毋宮室妻妾動心毋恂恂易操毋財帛世界而中流不砥毋對人語雄而愧影愧象毋質冕裳參狐貉而有媚心恥心毋夜中而氣餒毋於能而諱醫毋自許窮天地且古今而不顧者而終或不然有一於此不如過死公執此以往終身誦之自謂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然猶見時之人紛紛舉俗說以進懼夫纖節少拘竟亦天地不肖子於是復撰客位告辭與同志者共砥淬而自號曰剛峯以代箴警云乃若屋室之間人所忽易公獨謂於此不謹性命之理即爲之憂關而不流君子造端之道謂何以故位內位外刑家肅然一切男女僕役至老死不踰閭閻相往來處伯仲嫺嫺恂恂怡怡而坐立踴拜則惟禮是聞有從子鵬與公年相埒同鉛黥同寢食起居又同上春官然言必名事必衷毋敢幾微嫌狎司徒郎二溪楊公於鄉爲先達年最長而於公之門爲姪婿相見間公稱弱冠必持叔丈禮不以長故貴故稍假在郡庠時獨與一二同志辨學明古即郡博且嚴敬不敢問餽遺常例瓊人士莊爲道學先生相率師事公惕然爲作訓說以詔之曰今之學者決狀元進士於科第人恆壯壯之此學奚自而來聖賢以識真誨人其說備在方冊惟潛心玩味而踴躍於詠詠時舉仲由之不恥緇袍孟子藐大人伯夷之敢於非聖服之心胸往來不置或者充養有機耳其程文藝則曰文不過如畫師之寫神者耳窮一生讀書作文而於國家身心毫無補益何異宋人所謂可惜一生

公左右襄治。則諸御史噫嘻。公何以得此於諸公哉。南諸籍紳見公卒。相顧悼曰。天不佑善。俾正人氣奪。百姓奔相告。扶服悲號。若喪慈母。十一月六日。訃至。亡論識不識。更相悼曰。安得復見若人。上聞。爲之咨嗟。禮申命秩宗。考典禮。祭八壇。水衡致金錢。庀窀穸。遣行人許君子偉往治葬。太宰議贈官。加太子少保。太史易名。謚忠介。蓋上之篤念直臣。恩厚如是哉。公生於正德甲戌十二月念七日。享年七十有四。配王氏。封安人。繼封恭人。前娶許氏。生二女。出後娶潘氏。不越月。亦出。側室二。邱氏。韓氏。人之口實公者。謂公此處認真太過。至六娶。七娶。不知公娶惟三。而慎選。輒易。則側室其出。其死。抑亦所遭不幸。乃其中尙有人不能堪者。而公且安之也。子男二。長中砥。次中亮。皆王恭人出。十一歲。一。九歲。以公在獄時。殤逝。晚又生一子。中期。邱側室出。三歲而殤。從弟珩。有仲子。中適。倫序應繼公。雖未立。而起官時。屬以家。則繼者必此子也。女三。長適蓮塘張筠。次適林知縣子林岳。皆許出。三。適郡學生周維誠。王恭人出。嗚呼。公之出處生死。其關於國家氣運。吾不敢知。其學士大夫之愛憎疑信。吾亦不敢知。第以公之微而家食燕私。顧而莅官立朝。質諸其所著嚴師教誡。一契券。無毫髮假。孔子所謂。強哉矯。而孟子所謂。大丈夫乎。古今一真男子也。論者。槩其性甘淡薄。有採薇之風。天挺忠貞。有扣馬之節。謂道似伯夷。信矣。然其視斯民。由己飢寒。恥厥辟。不爲堯舜。言動。必則古昔。稱先王。莅官必守祖宗成憲。挫折不磨。鼎鑊不避。卽伊尹奚讓。望之如泰山壁立。就之如春風太和。接談無疾言無遽色。臨難無鬱氣無忿容。蓋楚子弟。撻賊獲。亦不見其厲色。嚴聲。卽柳下惠。奚加。特其質多由於天。植學未進於時中。任事不無或過而隘。與不恭。蓋亦有焉。嗟夫。公所莅。咸口碑。戶祝。所至爭枳道。塞途瞻望之。處。阻都時。有不顯姓名。遠方老者。求供帚除一月。兩月去。又有相率求貌公像。以去。學士大夫亦有焚香事公。每事必卜。如羅浮葉綱齋者。而不佞龍居門下。旣弗克護公歸。又弗克嚴事公。謂之何哉。公始至。留都。遭誠曰。吾嘗憐賢親不砥柱中流。落入俗套。三復斯言。凜若嚴師教誡在上矣。是用拭淚短述。深自鍼砭耳。乃若所以不朽於幽。而勸天下於明者。則以俟夫立言君子。

巡撫湖廣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同郡晚香末梁雲龍泣狀。



楊忠愍公集

楊繼盛著

楊忠愍公集目錄

卷一

請罷馬市疏
請誅賊臣疏

卷二

壽苑洛韓公七十一序
壽少湖徐公序
苑洛先生志樂序
送張龍湖先生拜相序
集張節婦冊葉詩文序
記開煤山
介軒說
跋冀梅軒留朱子語略後
望雲思親圖引

楊忠愍公集 目錄

楊忠愍公集 目錄

劉司獄承恩圖引

與繼津年兄書

又

上徐少湖公論救荒書

與少司寇吉陽何公書何公四札係先生遺筆原集未載

又

又

又

辭陝西巡按劉取書院帖辭按院土帖原集未載今補刻

再上辭帖

獄中與超然書院諸生書

祭煤山文係先生狀遺筆原集未載

祭太孺人耿母氏文

祭馬南川父文

祭商少峰文

楊忠愍公集卷一

請罷馬市疏

明容城楊繼盛著

兵部車駕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謹奏。為乞賜聖斷。罷開馬市。以全國威。以絕邊患。事。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陛臣今職。荷蒙皇上養育簡用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況臣官居兵曹。職專馬政。觀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禍患。隨衆隱默不言。竊惟去年。□□悖逆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關。殺我人民。擄我妻子。焚我廬舍。驚我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都。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都下。以勦逆賊。以報國讐。茲者。恭遇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剋日興師。擊罪致討。以報百萬赤子之讐。以雪城下陵辱之恥。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都下。見俺答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歎。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二竊主耳。猶能威震夷狄。氣壓突厥。以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之伏於草莽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蠢茲。□□反不能生擒酋長。勦絕苗裔。而乃為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為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素賓服。尚

楊忠愍公集 卷一

不可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讐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讐。而反與之爲此和議之事。何以上解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讐。一不可也。信者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尚不可少失信義。況於天子之尊哉。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民所共知。四夷所共喻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真若大旱之望雲雨也。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兵者爲何。備糧草器械者爲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有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與□□爲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將不取笑於天下後世乎。此損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殺戮人民之慘。姦誘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在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召號。誰肯興起。此隱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旣動。兵將日強。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惜其偷安之氣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宜大人民懷懼二之心。久矣。一向雖有交□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句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通□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憚於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之開。則彼皆以爲天下兵威已弱。蠢茲□□。尙不能服。舉起爲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爲我軍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尙在也。今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於今。止爲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之性。變詐無常。謀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將以此欲縹緲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恐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遠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縹緲乎彼。彼反得以恐弄乎我矣。此墮□□狡詐之計。九不可也。□□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能。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爲開馬市之議。以欺誑皇上者。其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爲縹緲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爲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縹緲乎我。非所以縹緲乎彼也。□□性無厭。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許之。不已。漸至於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即違約。則彼之入寇。爲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爲失信矣。孰謂□□無厭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縹緲之乎。如曰。欲修武備。

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縹緲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爲征討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況□□以馬爲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繫乎□□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爲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雖□□最不信。觀其聲言某時捨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撈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於中國。市馬之利。馬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於凍餒。以至於死乎。縱使少有縹緲。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爲上乎。噫。爲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寇於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難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於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於□□賊。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賊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寇。莫敢與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況馬多。勝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之利。是昔日彼猶爲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於□□賊。而不不利於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者。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爲征討之事。已難收拾。□□再入寇。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誤事之禍。何以能免。況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致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前之寵。縱背約。再爲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爲專權既不在我。時勢已至。鶴突。有欲謝重擔於人。而無由者。吾何以冒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再深入。則必歸咎於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爲上乎。然□□之寇與不寇。不係於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知今日馬市。

之開、乃議者之奸計、斷非皇上之本心也。以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懦避事、不足以副之。心欲待行、而手足痿痺、良可深恨。此事係國家盛衰之機、臣敢預憂後禍、忍心隱默乎。伏乞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念□□之志欲難、非市馬小利、足以係屬其心。祖宗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俺答於闕前、驅醜類於海外、使□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奉聖旨、這事邊臣議來已久、又會官集議、楊繼盛既有所見、何不早言、今差官已行、卻乃肆意演奏、好生阻撓邊機、搖惑人心、又本內脫一字、著錦衣衛擊送鎮撫司、打著問了來說。

請誅賊臣疏

兵部武選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謹奏。為感激天恩、捨身圖報、乞賜聖斷、早誅奸險巧佞、專權賊臣、以清朝政、以絕邊患事。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字、罪應下獄、被逆慙威屬問官、將臣手指撈折、胛骨夾出、必欲置之於死。荷蒙皇上聖恩、薄罰降誦、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死逆黨之手、已屬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身、皆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皇上欽賜之官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所不顧、而日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況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為職、然賊不專於寇敵、凡有害於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寇敵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寇敵者、大洋之盜、疥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寇敵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汙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為掩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皇上之仁恕、又冀嵩感容留之恩、而圖為改邪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於此時、日夜感恩改過可也。豈意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因皇上之留、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為。衆惡俱備、四端已絕。雖離經畔道、取天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顧矣。幸賴皇上敬天之誠、格於皇天、上天恐奸臣害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於嵩、而專政亦未有過於嵩者。去年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於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於賊嵩之身者、乃日侍其側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為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則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

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頓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於人、雖有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又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降遷、未及謝恩、先拜謝嵩。蓋惟知事權出於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於眾曰：此人不得附於我、故票本罷之。皇上有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於眾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罪於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皇上之詞、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嵩之惠、甚於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於嵩、大小臣工、又盡附於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於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於己也。及今則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撥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為。世蕃卻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羣會票擬、結成奸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滿朝紛紛、已先知之。及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冕、稟事於嵩曰：昨御史蔡朴、參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聞東樓已票送入、未知如何。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甚有分曉。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旨下、果如嵩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輒庸鄙、奔走嵩門下、為嵩心腹、感嵩之恩、又畏嵩之威、俯惶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己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宜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為壘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為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為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為廣東巡按。朋奸比黨、朦朧湊合。先將長孫嚴鵬、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陸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鵬、替鵬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陸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吳字十九號室稿可查。夫效忠、嚴鵬、皆世蕃子也。隨任象養、未聞一日

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皆既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備既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劫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劫。然嵩積威。足以符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為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寇敵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為國家之心。選一賢將。寇敵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丹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子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於嵩。故嵩背自歎。以為引虎遺患。後又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混初黨之跡。以眩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句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肯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犯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璉。問計嵩。嵩宜力主勦賊。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戰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拾足。使自退回。以故汝璉傳令不戰。及皇上擊問。汝璉求救於嵩。嵩又曰。雖是擊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璉招出其情。故將此言啗哄。以安其心。汝璉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汝璉臨刑。始知為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璉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為嵩主張。特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為民。奉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黜陟。荷蒙聖訓。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官。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為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為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於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皇上為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為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為甚。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為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恨

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口口而在城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為少變。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為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惡勳者。雖貪如盜。雖亦薦用。奔競疏拙者。雖廉如夷。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彌縫者。以為有才。勵廉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皆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皇上之奸。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於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之臣。嵩欲託之以伺察聖意。故先用賄賂結交。情熟於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戲之聲。遊觀宴樂之為。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皆預知。故得以逢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為。盡合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為通政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即先有術以爲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掩飾其故。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奸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厥惟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廠衛官籠絡。強迫結為兒女親家。夫既與之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此其奸三也。廠衛既為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輒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少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餽贖。或心有所愛憎。則咬之舉劾。為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甯忍於負皇上。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託之親戚。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為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為之斥逐。連絡蠅結。深根固蒂。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者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

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為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誘。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前鬱快終日。凡事惟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為嵩積威所劫。然於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為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以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黨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於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為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邇來疑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職。方纔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沈。可圖報於他日。而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凱難成之功哉。願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況臣狂直之性。生於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存於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黨與嵩。嵩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奸惡。又倍於嵩。將來為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皇上者。臣如不言。又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羣臣於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既去。朝政可清矣。將見□□前既聞逆黨之死。今又聞賊嵩之誅。必畏皇上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況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賞既明。軍威自振。如或再寇。用間設伏。決一死戰。雖係俺答之類。梟吉囊之頭。臣敢許其特易耳。外賊何憂其不除。寇患何憂其不絕乎。內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為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臣感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荷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為此具本親齎。謹奏。奉聖旨。這厮因諫官懷怨。撫拾浮言。恣肆瀆奏。本內引二王為詞。是何主意。著錦衣擊送鎮撫司。好生打著。究問明白來說。

楊忠愍公集卷二

壽苑洛韓公七十一序

君子之壽。天下之治亂。斯道之廢興。係焉。必天有意於斯世。斯道之治且興也。而後界之以有永而不窮。然界於有位者。或限其時。而不及為明道之事。界於志學者。或限其位。而不得與夫行道之責。則其所係者。亦偏焉矣。爾我苑洛韓公之壽。天下之治。斯道之興。恆必賴之。謂天以全壽界之也。非歟。蓋君子所貴乎壽者。非徒自壽已也。為其能壽天下也。能壽斯道也。苟無補於治與道。將焉用壽。是故凡厥有位。孰無治理之責。然志存經濟者。或奪於位之弗久。而趨時因寵者。又終其身而無濟於天下之事。其何補於治也。惟天純佑。篤生先生。天地忠誠渾厚之氣。悉萃之矣。其以天下為己任也。越在內服。粥亮率下。越在外服。綏民迪功。越在翰苑。文章範俗。越在邊鎮。強藩帖服。夷狄懾畏。斯固載在史冊。昭人耳目。天下之所賴以為治者。其在今日。撫守南都。又能操持其紀綱。而鎮撫其百姓。天下之根本以固。宗社之靈運以培。南服以靖。四方亦因之以甯矣。行將經綸變理之任。屬之。則所以係天下之重者何如也。我國家道學之統。自薛文清諸大儒出。講明正學。後先相望。斯道之興也久矣。自是而明道學者。或口談性命之言。而身冒貪汙之行。或外飾溫厚嚴肅之貌。而中藏毒忌閹濁之心。或始而卓越峻潔。凜不可犯。終而喪其所守。流於汙下而不羞者。則其所學。不過欺世之機械。釣名之筌蹄耳。不知有得於道焉否也。先生以純篤之資。

果確之志。蓋自弱冠時。即有志性理之學。其學之原。則以精一為宗。其學之要。則以培養夜氣為本。其學之實。則見於拾遺。意見。經緯。志樂。六經說諸書。當前晚年。天又假之以南都清逸之地。使得優游暇豫。沈潛道真。平生事業。至此盡收拾而大成之。一時論得道學之正脈者。皆以先生為首稱。則所以係斯道之重者何如也。是蓋天欲永天下之治於不替。故不得不壽先生。以久其施。天欲啓斯道之傳於不絕。故不得不壽先生。以要其成。而大其所至。始而以先生係天下斯道之重。故為天下斯道。而壽先生之身。終而以天下斯道。係於先生之身。故必壽先生。而藉以壽天下斯道之大。則所以界之者固為不偶。然先生之致治而其道行。則有以壽天下之命脈。闡學而其道明。則有以壽斯道之命脈。其所以仰答上天界壽之心者。又豈小補云乎哉。士大夫之壽先生者。舉忻忻然曰。苑翁年雖七十有一。然精神凝固。丰采燦然。步履強健。視少年無以異也。則頤之域。可必至矣。以是而壽焉。未足以盡之也。先生之壽。豈猶年數可拘哉。盛也。叨列門下。既幸先生及天下斯道之壽。又幸其將來自壽之有地也。於是拜手稽首。忻躍謹書。

壽少湖徐公序

君子之壽。當剛不朽之真。而所以壽之者。貴有懇懇相勉。惓惓相成之義。瑣瑣年數之末。頌祝之私。皆所不取也。世之言壽者。不過曰享年有永而已。然命稟自然。固一定不易。年歲自積。於人之賢不肖。無與焉。若以此為壽。則夫巖巖掘巖。翁伯張里。哆爾冥益。懷殘乘賊者。胤皓威蕤。不可勝數。且多不踰百年耳。過此以往。即絕景吞壑。煙滅無聞。雖謂之不壽亦可也。今夫言壽之至者。莫天地若。然天地之所以為壽者。非謂其形體不毀已也。以覆載之德。生成之功。無聲無臭之教。足以父母萬物無窮耳。否則亦冥然翕聚之氣。塊然凝結之質而已。非所以悠久無疆。億載不朽者也。是故人知壽於年者為壽。而不知壽於理者。斯壽之真。知壽於身者為壽。而不知壽於天下者。斯壽之大。知壽於目前者為壽。而不知壽於身後者。斯壽之永。非深達始終之故。善權修短之算者。孰能論壽於命數之外。而不求壽於年數之間乎。悲惟我夫子黃閣元老。黑頭相公。以年言之。似尚未可以壽之者。然觀諸所修為者。所建立者。所垂後者。半生積累。已足垂萬年不朽。視世之昏耄罔生無所寄付者。修短之相絕也。亦猶蕭艾夕枯之與松柏久茂也。榮辱之相背也。亦猶衣赭與臺之與危軒華袞也。況由此而進言其所為不朽者。當益宏遠峻懋。謂不可以壽之乎。昔丙午歲。二三子稱壽於三槐堂。嘗記夫子舉爵為令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其次言壽。再令曰。立德要知似德之非。立功要知貪功之戒。立言要知尚口之窮。言壽要知罔生之辱。夫德壽之基也。功壽之與也。言壽之華也。即樽酒教令之間。而不朽之道備矣。然三者見其始而未見其終。著其端而未究其極。則誠門弟子之深懼。繼自今。上之果能永肩一德。不惕威改節。以悅俗罔寵。次之果能以身殉國。專報主。建掀揭非常之功。次之果能崇正論。主國是。排邪議。黜枝葉。有格非反經。垂教範世之益。終之能居之以恆。至老不變。不先負後。蹈所謂似德貪功尚口罔生之愆。則可以輝名崑崙。勒伐金冊。三者垂萬年不朽。壽即享萬年不窮。而瑣瑣年數之求。誠不足言矣。使或較齡算之短長。略行誼之臧否。急一身之利害。視天下之治亂。若秦越然。則已往之行。墮於垂成。將來之年。俱為虛假。斯不善自壽者之為。

固知夫子必不爾為也。噫。夫子以一身任天下之重。則所以闢不朽者。不得不持之以有終。天以天下之責。付於夫子之身。則所以壽平格者。不得不錫之以有永。又何似門弟子。瑣瑣勸勉頌祝之乎哉。

苑洛先生志樂序

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滅絕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秩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恆必由之。良可悲夫。然律呂與天地相為終始。方其隱而未彰也。天既生哲人以作之。則於其既晦也。天忍任其湮沒已乎。闡明之責。蓋必有所寄者。先生自做秀才時。便抱古樂散亡之憂。當其歲試。藩司問諸督學虎谷王公云。律呂之學。今雖失傳。然作之者既出於前人。則在人亦無不可知之理。特未有好奇者。究心焉耳。先生於是惕然省悟。退而博極羣書。凡涉於樂者。無不參考。其好之之專。雖發疽尋愈不知也。既而得其說矣。於是直解之作。然作用之實。未之悉也。自是苦心精思。或脫悟於載籍之舊。或神會於心得之精。或見是於羣非之中。若天有以啓其衷者。終而觀其深矣。於是志樂之作。曰志云者。先生自謙之辭也。非徒志而已也。是故律生聲。鐘生律。馬遷著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遞變。禮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也。南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矣。而管員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黃鐘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鐘一均之備。布之於朝廷宮闈。實古今之絕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細目。一節萬變。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為道。盡於是矣。志云乎哉。其於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錄不遺者。是固先生與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耳。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先生之庭者久之。識者以為是書感通所致。觀仰秣出聽之說。則鶴之來舞也。固宜。而其得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人謂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敘時。同功。然卦時得程。朱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是書而始明。則其功當不在數子下。豈曰小補云乎。嗚呼。太和在成化宇宙間。故先生所由生。太和在安治宇宙間。故是書所由始。太和在嘉靖宇宙間。故是書所由成。則其作。誠不偶然也。後之有志於樂者。苟能講求而舉行之。則太和將在萬世之宇宙。而先生之功。至是為益大矣。然不苦心以求之。何以知是書之正。不得其說而精之。又何以知盛之言。不為阿私也哉。噫。盛不敏。雖學之而未也。講求之責。深有望於同志君子云。

送張龍湖先生拜相序

嘉靖己酉歲春二月。我龍湖先生。自南都冢宰。拜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先是陰雨彌旬。可厭。迎命之時。倏爾澄霽。萬里一色。若造化有以示其機者。士女觀者。無智愚大小。皆以朝廷得相為慶。天人之交。與何昭昭也。盛等奔走稱賀。先生乃戚然言曰。惟予無良。承茲大命。深貽無窮之憂。將焉用賀。二三子感咸相謂曰。君子之仕也。不得於君則變。不得行其所學則變。不得立大功於天地間則變。乃今三者。則俱得之矣。不知先生之憂也何故。及退而思之。然後喟然歎曰。先生之憂。其國家之福乎。蓋天下之事。每成

於憂而敗於喜。夫喜則縱，縱則視天下之事皆易也。而忽心生，憂則畏，畏則視天下之事皆難也。而慎心生，慎忽之間，天下之治亂攸繫。甚矣人臣不可一念之不憂也。然憂有一己之憂，有天下之憂。夫憂以一己，則其憂也私，思得患失，將至於終其身而不可解。憂以天下，則其憂也公。雖身膺無窮之慮，而天下之至可樂者隨之。公私之際，憂樂分焉。不可不辨也。先生自做秀才時，已有先憂後樂之志。則夫身任天下之責，其憂固有所不容己者。況夫事之阻滯難處者，又無有紀極乎。是故或係天下之根本，或係國家之安危，或係正學之廢興，或係世道之升降，或係綱常之修墜，或係風俗之盛衰。凡臣子所不忍言者，更僕未易數。正實所謂可為痛哭流涕者也。此而安常處順，則亦可以自樂矣。必欲殫智畢力，整頓振作，使氣運景象，一如國初宇宙間，不亦難乎。則夫其始也，以天下之憂為己之憂，其既也，以己之憂與天下之憂國者共，其終也，至於天下無可憂之事，而已之憂亦因之以釋。是固先生所以行道立功，先憂後樂之心。而天人之所以交與乎先生者此也。謂非國家之福乎。盛等叨門下，其憂樂之情常相關，故惟述其所，以先憂者如此。若夫歌詠頌美之辭，固有待於天下既樂之後也。豈敢預贊左右，以啓其矜喜之端哉。

集張節婦冊葉詩文序

成天下之事功，易立天下之節義，難。語節義之難者，又莫難於婦人之所守。夫人固多事功懋，林炫照耀一世者，然或出於遭際，倏合倏離，以濟其所為。斯固遇之至順。凡有中之才者，皆可能之。裕如也。至於當天下之至變，而能氣如雷，立如山，雖萬辱頓挫，死生利害交於前，而不可少動，則非見足以定，守足以確，力量足以擔當負荷者，鮮不仆矣。然又出於一時義氣激發所致，初無似於持久操守之難。使歷之以終身，又未知不變否也。惟夫婦人之守節，則撫而幼孤，振而先業，陰柔之身，百責所萃，其負荷之難如此。內無所藉，外無所資，然獨立，狼狽無依，其植立之難如此。斯須檢點之或疏，則羣議紛然而起。凍凍焉戒，避嫌之心，自少至老，一時不敢少懈。則必有聖人之資，聖學之功者，始足以守之而不渝。其操存之難又如此。則視丈夫之成事功，立節義者，難易何如也。是婦人之所守，不為天下之至難者歟。臨洮張婦王氏之守節，其艱苦萬狀，雖不可以盡述。然觀諸張子免溪之狀，王子漢陂之傳，許子少華之表，則其負荷，其植立，其操存，又不為婦人守節中之至難者歟。其上而朝廷旌表之，下面諸君子歌詠歎賞之，固足以彰激勸風俗之典，亦足以見良心不死之機矣。然節義在婦人者，郡縣俱有之，而節義在丈夫者，天下固不多見。節義之難者，婦人盡之無少歉，而節義之易者，丈夫固反虧之。豈非光岳氣分，天地山川精粹之氣，不萃於男子，而盡萃於婦人之身乎。無亦朝廷於忠義者之不獎，奸悖者之不誅，此天下之所以無懼而勸也乎。噫，古人之節義少損者，後之功業，足以贖之。今之人不惟節義之竭地，又足以壞天下之事。古人之同於婦人者，已為可恥。今之人其所為所行，反婦人之不如。予於此重為感且媿矣。諸君子其毋徒歌詠婦人也乎。

記開煤山

臨洮八十里鎖林峽，有煤山二區焉。一在峽之西，一在地竺寺前。先是開者，數為番民所阻，有司至不能

制，予以諫開馬市，謫官狄道，尋欲開之，而不敢專地。會庠生張子汝言，白於府縣允之。委省相陳言，往盡其事。乃番民阻之，又如昔。子遂指揮，使李子節，門人李維芳、陳恂、宋誥，親往治之。至則先備之以威，次惠之以賞。由是媒利以開，番民遂服。子不喜煤利之開，而喜番民之服也。

介軒說

介安從生，生於吾心之義，義又安從始，始於在天之利，是故本諸心而原諸天，非由外鑠者也。夫人之所以植綱常，宏德業，參天地，匹聖賢，皆賴此以為之質幹。是苟焉已乎，必剛與廉二者合，而介始成矣。然乖復以忤物，則似介之剛而非剛，矯情以駭俗，則似介之廉而非廉。毫釐千里，不可不察也。而世之號為介者，乃不求其合於天，而求其合於人。不求諸吾心，而求聲言笑貌之末，故能介於外者，或不能介於內。能介於始者，或不能介於終。則似介非介，不過欺世之機械，要寵之筌蹄耳。其害介也，不既深乎。觀李封君之介，自心而身，而家，而鄉，其介之操同，自少而壯，而老，其介之操又同。夫固合內外始終而一之者，謂之天下之至介。非歟。則以之名軒也固宜。論者猶以封君之介，不及於天下惜之。然述之者有司寇尚江，則天下之頌其介也，固有待矣。噫，不苟和之謂介，然介而不和者，偏也。不苟取之謂介，苟有意取名焉，雖非貨利，亦謂之取矣。敢以是足介說之義。

跋冀梅軒留朱子語略後

卜子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學一道也。但世之學者，皆溺於詞章之末，或優而仕也，亦利祿而已。爾世之仕者，皆急於刑名兵賦之圖，或優而學也，亦技藝而已。爾未仕之前，其學已如彼。既仕之後，其學又如此。道學之不明也久矣。何幸於梅軒有望乎。冀子梅軒，方其學也，無非身心性命之懿，及其仕也，無非為國為民之要。則仕豈世之所謂仕，學豈世之所謂學乎。其提牢一月，祛獄弊，恤獄囚，疏滯，嚴獄防，罔不竭盡心力。或少餘暇，則讀書不輟。其所讀者，又皆身心性命之典。於事竣乃以朱子語略留於秋官別署。噫，觀提牢之政，則梅軒之事可知已。觀此書之留，則梅軒之學可知已。道學之不明也久矣。何幸於梅軒有望乎。

望雲思親圖引

人子愛親之心存於中，而不可解。然後思親之心隨所在而不能忘。世之言孝者，不過曰含菽飲水，致滋美，勤定省，祇服厥事而已。然朝夕在側，因其情之不得不然，而少知天性之愛者，皆可以為之易耳。乃若遠從王事，時當慕君，非真有愛親之心，其孰能不遷且忘乎。齊人孫子以儒行充獄，孫子以排奸繫獄。孫子常侍左右，一言及厥母，即垂淚泣。其憂戚思慕之情，諒如也。今既三年矣，每言及之，其涕泣憂思之情如初。予因此一節，其重之。鄉友米子華，乃原仁傑故事，繪望雲思親圖贈之。椒山子為之引曰：孫子之愛親如此，可謂孝矣。然孝之道固有進於此者。夫人之一身，於親則謂之子，於君則謂之臣。均之無所逃焉者也。然方其事君也，鮮有不忘其親，及其事親也，又鮮有不忘其君者。是忠於君而孝於親，而忠廢。又焉得謂之忠與孝乎。孫子今日之事君，既知所以不忘其親矣，則夫他日歸而事親也，顧可以忘

其君乎。其事君而思親也。歸而養之。孝不可以不篤矣。則夫他日事親而思君也。起而官之。忠惡可以不至乎。是故孝能忠於君者。孝之全也。忠能顯其親者。孝之大也。此愛親之道。視諸望雲而思者何如耶。噫。臣子之事君親。惟在乎一心而已。心苟在乎君親。則鞠躬盡瘁固忠也。逃迹山林亦忠也。舉足不忘固孝也。不得已而至於忘之。亦孝也。不然。則致林炫之業者。君子謂之負君。聚百順以事者。君子亦謂之不肖子。況屑屑於聲色之末。觀美之具乎。孫子歸而質之鄉士大夫。其愛親之道。諒又必有進於此者。當反而告予可也。

劉司獄承恩圖引

風雨霜露。皆上天生物之仁。而雨露之恩為最渥。爵賞刑罰。皆人君惠臣之典。而爵賞之恩為尤厚。古之人臣。雖刑罰之加。猶且感其曲成之愛。而圖報之恩無窮。況夫爵賞之施。所以行吾之志。而厚吾之生者。其報禮之重。當何如也。世之為臣者。以彌縫為要位之機械。以阿諛為固寵之筌蹄。方日幸其已術之能。中豈知其恩惠之在君。是故圖報之心。輕以疏。而盡忠於君者。蓋鮮。嗚呼。臣道之不見於天下也久矣。孰謂不敢忘君之恩。乃有如司獄劉子乎。劉子關中人。以儒行起刀筆。官於刑曹。方予以排奸被杖繫獄。適劉子治獄事。日侍左右。躬湯藥。進飲食。徬徨奔走於其間。故子得倖倖不死者。劉子維持保護之功居多。甲寅歲以三載考最。得膺敕命。乃感激繪圖。誌不忘焉。椒山子為之引曰。為臣不忠於君。凡以不知君恩之重起之也。蓋人臣一登仕版。則此身已屬於君。其宮室服食之美。車馬妾御之奉。父祖妻子之榮。無一而非君惠之所及。則恩同於天。蓋有如雨露之至渥者。苟少思其君之所惠。必將以心據君。以身殉國。匡輔君德。躬成王業。鞠躬盡瘁。朝夕不遑矣。惟其受君恩而不知。則視君於己。若不相屬者。欲其盡忠也。不亦難乎。劉子以承恩繪圖。可謂知感君恩而不忘矣。然錫子有大小。皆人君爵賞之恩。官秩有崇卑。皆可亦盡其職而重其報。而司獄。民命所係。又於報君為最切。則夫仁以宅心。廉以律己。勤以趨事。誠以御物。以求仰答君恩之重。端於劉子有望焉。否則急身圖利。輕民命則殘。事矯激則怪。尚煩瑣則迂。謂之棄恩負君。而所謂繪圖之意亦虛矣。噫。舒慘並行者。上天生物之常也。寵辱迭用者。人君御世之權也。人臣欲不忘爵賞之恩。請自不忘刑罰之恩始。

與繼津年兄書

承問足見兄為國之忠。樂善之誠。弟不當阻抑之。以墮其向上之志。但恐更有見其不使者數條。請上陳之。備採納焉。此事部中允行。而人皆避事。蓋難其人。而兄獨勇往任之。則為衆悅服。今本部既東高閣。而兄欲強行。則堂官惡之。同僚忌之。此不便一也。兄為採探小弟之故。望家欲害而無由。乃今自尋事幹。是自居受書之淵藪。此不便二也。弟訪問宣大將官。俱云地方狼狽已極。兵馬必難整飭。所謂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兄欲任之。萬無成功之理。昨何道長慨然有開海運之請。一無成功。人皆笑之。此不便三也。到彼處行事。凡有謀為。又先期請兄自付當道者。果放而允之乎。抑或故阻其所為乎。此不便四也。許公之請。必欲其駐劄陽和城。兄無兵馬之寄。一遇有警。軍將各守信地。遺一空城。口或通圍。將何以保身家之

策。此不便五也。整飭兵馬。責任甚重。萬一失事。其責當與將領督撫等。兄自付其當道者。肯恕兄乎。抑必加重於兄乎。此不便六也。細觀許多之疏。蓋恐一時失事。兵部參劾。故扯兵部官在內。將欲謝擔於兵部衙門。且又云責令容彼提調。則若彼之屬官者。勢機在彼持提。豈得自專行事。無事之日。受彼提制。有事之日。替彼頂扛。成功難必。禍害預知。此不便七也。夫識時勢者在俊傑。此等時勢。兄識之久矣。而必欲為此者。蓋一念為國之誠。故利害有所不暇顧耳。然欲幹天下之事。當思其如何下手。如何收殺。事成如何。結果不成。落何名目。死生雖不計。必竟果不徒死。否思之。又重思之。弟非阻兄忠貞之為。若損友者。蓋真見事必不可成。故耳。況此時兄十分小心。迴避。猶恐禍及。何乃自投禍機乎。情出迫切。不覺涕泣之道。直述其事。詞意不偷。幸惟情亮。

又

仰讀手教。足見兄以天下為己任。敬羨敬羨。宣大係天下安危。弟豈不知。使弟在部。必為兄之所為者。乃阻抑若此者何。蓋以兄處最嫌疑之故耳。況老賊報復害人。之巧。入於至神者乎。此弟之所甚慮。而知已溺愛迫切之情。如何能已。此事在他人為之。如何不可。而在兄為之。則甚不可。兄才向有大展時節。此時且斂鋒蓄銳。俟時可為。則轟烈一場。勿徒惟盡其心。而不計事之成否。人皆知致身為忠。不知為天下愛其身。尤為忠之大者。請兄更思。

上徐少湖公論救荒書

某以言得罪。宜絕口不言天下之事。但聞窮民病苦之狀。若割心肺。日夜憂思。至廢寢食。故有欲默而不忍。而夫子抱能受言之量。居能行言之位。而某極荷相知。又有可言之機。當容隱乎。謹陳救荒愚見。伏請尊裁。城中餓殍。死亡滿道。人人驚惶。似非太平景象。夫京師之民。各有身役常業。何以頓至於死。而所死者。皆外郡就食之人也。蓋原各處司民牧者。無救荒之策之心。而京師有捨米捨飯。減價賣米之惠。故皆聞風而來。當其事者。又不肯盡心。鮮有實惠。故每凍餓以至於死。是以京師為溝壑。誘外郡之民而填之也。救荒自有均平普徧之政。何必煦煦然為此小惠。誘民以至於死乎。莫若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作急賑濟。然後出給告示。諭以本處賑濟之故。使各歸鄉里。又將所捨之米。預支二三十日。以為回家盤費之資。則窮民有鄉井飽食之樂。京師無死亡道路之慘矣。連年豐稔。止有此歲之餓。一郡之眾。自足以供一郡之食。特在上者區處之無其道耳。官倉之眾。可賑濟也。亦可價賣也。富室之眾。可勸借也。亦可責令減價糶也。蓋官倉除備邊急賑。不可動支外。其餘有積至數十年將腐者。合暫變賣收價。到秋易新。似為兩便。富室有積粟至千萬石者。皆坐索高價。以邀重利。故米價至於騰踊。合依少定價裁抑之。又當以禮獎勵。借官給以帖。到秋償還。則米價自可日減。窮民自返故鄉矣。窮民既無處辦米。或賣產備工。止可得錢。今乃分為等類。定為價數。則錢法紛亂。而民益告病矣。夫錢法之行也。或朝貴而暮賤。或此處用而彼處不用。若有神以使之。雖市人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可以官法定之乎。為今之計。當為權宜之術。不分等類。不問大小。俱責令折算通行。其價數之多寡。任從民便。官府不得而與焉。則錢法可通。而商民俱便。

矣。米價騰踊日甚一日。今定爲官價。似爲裁抑之術。然在京師。則有所不能行者。蓋各舖戶之米。俱貴價。非若外郡富家。田內自獲。然今定爲輕價。彼豈肯折本糶賣。且各處販米者。一聞價輕。孰肯再來。外米不肯來。內米不肯糶。不知其將來。至於何如也。如定米價。亦俟春間販米至者多。然後議之。北地既荒。全賴南米之來。使河道阻滯。則來者延遲。恐緩不濟事。賊盜甚多。或搶掠一船。則後者聞風。孰肯再來。今宜行令各河道官。使開河之時。先放米船行。一遇壅塞。則遣官夫拽運。一若轉運官糧。則米正月終可。到矣。又行令各處地方官。使嚴加巡捕。防守謹送。則販者無失米之憂。所來者必多矣。南米來者既多。又憂米價之不減乎。盜生於貧。雖勢所必至。然荒年而至於盜起。斯亦可憂矣。聞各處撫按。分付各屬官。今日暫寬治盜之法。其意懼生變也。以故各官於賊盜之獲。俱姑息寬縱之。此端一開。爲盜者衆。貧者日至。放肆富者日不安生。是民之爲盜。雖起於年凶。亦上之人有以教之耳。夫濟荒自有長策。未聞教民爲盜。以救之也。況漸不可長。民不可逞。恐隄防一撤。紀綱遂壞。其變有不可勝言者。宜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使遇賊盜。仍治之如法。則禁盜乃所以止盜。而止盜正乃所以救荒也。

與少司寇吉陽何公書何公四札。係先生遺筆。原集未載。

敝鄉人劉大使。曾具小啓。想已達左右矣。得救命後。即告病山居。涵養數年。然後出而幹事。此弟定志也。不意方投交書。即有此轉。聞命驚惶。若有所失。以未成之學。疏直之性。進則有敗壞之凶。退則有避事之罪。天不成就。用之太早。幾非在我。奈之何哉。連日與二三相知。講求出處之道。議論紛紜。莫知折衷。請爲吾兄陳之。或告弟曰。方今之世。和光同塵。可以免禍。以子所爲。禍定不免。與其得罪於人。陰受不測之禍。孰若出位建白。直言時弊。死則爲鐵骨之鬼。生則爲田野之人。以圖不朽。以求不忝所生。不亦可乎。此一說也。或告之曰。天下之事。尚有可爲。與其愚直以取重禍。莫若上疏自獻。收豪傑。募死士。行邊疆。圖方略。相機審勢。與虜決一死戰。以報蒼生殺擄之讐。以雪朝廷城下之恥。不亦可乎。此一說也。或告之曰。位卑而言高罪也。力小而任重。仆也。莫若盡其見在之職。俟權到手。得行其志。然後斬奸賊之首。梟胡虜之頭。不亦可乎。此又一說也。即此三說。設諸本體。莫知取舍。學問至此。莫知究竟。萬望尋便。速賜指教。以爲弟行止依歸。甚幸甚幸。弟自到家。養靜工夫。不敢放下。其處已接人。視前次亦差。昨過易州。登太甯諸山。乳泉諸洞。遊覽之暇。檢點前後。似若少進。但一入京師。目前世情人物。俱見可惡。若不可一朝居者。極知此是病痛。常自寬假。然此根終排遣不去。不知吾兄將何以教之乎。此時此際。真若自天堂而墮於地獄。由仙侶而降爲衆生。竄入西出。日幹瑣事。回思南都。不覺痛哭流涕。至忙迫中。不及詳告。統容鄙布不盡。

又

遠救渴思。非言可盡。南遊已久。歸來風土。反不能習。日食麩椒。夜臥熱坑。痰火盛發。遍體熱瘡。兩耳墜塞。四肢麻木。臥牀月餘。方少愈。而家叔病故。貧不能葬。凡百惟弟承當。故臘月赴京之行。不果。意圖考滿。得救命後。即臥病不出。未知竟能遂否也。自抵家。惟居野村。春來病少差。日與舊會友數十人。講學子業。會

文之中。因寓性命之談。初若不相入。邇來則浸浸然動矣。敝縣大尹。亦時入講。一時士風。若爲興起。弟學。縣力薄。不能日新。良用爲懼也。別時分付事。弟未入京。無以應命。今年大事南都。士夫。俱相慶得人。吾兄。一生之道。德功名。皆於此事定之。可不慎乎。則夫知仁勇三者。不可不朝夕體貼也。去秋上龍湖翁。小啓。啓末云。有一時之富貴。有萬世之功德。有目前之榮辱。有身後之褒貶。不惟以義言之。其輕重分明。雖以。利言之。其輕重亦較然。可懼也。審幾定趨。是在老先生。歲暮亦以此告少湖翁。若爲見受。敢不揣僭妄。再。爲負宰相之望者。獻之可乎。一代宗道。專望吾兄主張。不可不發動惕厲也。鄉人劉大使。謹此代候。勿。勿不盡欲言。統惟鑒諒。

又

別時辱教言諄諄。切於骨髓。弟以愚疏。謀爲拙謬。自貽顛隳。負教甚深。園土二年。仰託雲庇。居食如常。身。心甯靜。患難。若有所得。是前日相講之學。乃今日受用之處也。所苦者危疑子立。日伍囚徒。一點生。機。不見長進。恐終爲鐵骨漢而已。便中望賜教萬萬。此時此際。生死未卜。誌表之託。兄與淡泉諾之矣。不。知肯不負否也。

又

弟足初屈不能伸。今夏一場傷寒。則全愈矣。且身體勁健。異於昔日。承諸同志周給。不惟用度充足。且置。田百餘畝。可以供給無窮。今秋入田。俱由獨弟。由獲收六七石。人以爲神云。是弟坐監。反勝做官多矣。兩箇犬子。一十歲。一六歲。新開蒙讀書。俱聰敏。可冀。賤累輩俱喫齋。日誦道經。祈弟平安。弟禁之不止。亦。任之而已。十歲子。已省人事。與弟婦經理家務。內外嚴肅。弟可無外顧之憂。謹瑣瑣告說。以紓吾兄愛弟。之慮。老賊千方百計。必欲置弟於死。賴聖明。還有主張。今秋朝審。賊輩以裕府。差人送飯打路之說。騰播。中外。亦聞主上。幸聖明。不究其事。此時弟甚危矣。豈惟弟危。雖裕府亦恐不利也。自大廓老去後。弟始可。以無憂矣。

辭陝西巡按劉取書院帖辭按陝西。今補刻。

臨洮府狄道縣典史楊盛。上言。職官居首領。分在部。每於吏事之委。即趨赴不敢辭。況蒙本院按部。鞫昌。禮取書院。教兩府生員。夫以卑賤之官。付以尊重之任。是雖優處之典。實篤年誼之情。苟非木石。自。當知感。豈敢遲緩。惹罪不便。第以學疏行簡。既不足以語師道之尊嚴。而事有牽繫於心。又有甚不可已。者。念職之及門受業。五十餘人。日相切劘。情意相孚。此時不忍遽離。且買山一區。造書院數間。尙未落成。此時功虧。未免廢棄。又買贖學山地一千六百餘畝。一以供給諸生。一以教民農桑。此時不治。未免荒蕪。縣。舊無社學。已買基址。尙未修建。儒童三百餘人。尙在寺讀書。此時中止。未免散去。其分理縣政。尙有數。事。未曾就緒。此時離任。未免中廢。凡此將成諸務。一旦廢棄。不無可惜。切思臨洮。鞫昌。皆本院所按屬者。也。鞫昌有書院。臨洮亦有肄業之所。必願取本職離任。往教。亦不移臨洮生員於鞫昌。莫若移鞫昌生員。來學於臨洮。使職在任兼教。則既得以訓生徒。又得以盡官職。終其前事。以爲兩便。瀆冒尊嚴。死罪死罪。

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初六日

再上辭帖

職以卑賤之官本不足以當師道之重乃蒙憲牌誤取書院教兩府生員昨具帖辭不敢直言茲再蒙憲牌提取不得直陳其情切惟召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孔子取其非召不往庶人召之役則役召之往見則不見先儒釋以為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豈非以禮義所在不可往且屈乎夫古之虞人庶人猶知守己之正職官雖卑賤其志肯甘虞庶下哉本院如召之以有司之事則固典史之職也職敢不以分自處乃拒上官之命今召之以教訓生徒則有師道存焉職又安敢不以禮自守乃淪於辱身枉道者之為苟謂職卑賤無可取也固宜踐踏之不足不當付以師道之重如謂庶幾可以充師任則固實師之責也未聞欲延師者乃治之以官府套數之常今之師道不立久矣古之師道則可稽也或求諸市井或求諸山林或求諸草茅田野之間故雖古之明王必致敬盡禮後之諸主亦知卑禮厚幣凡以師道尊嚴不可挾勢位以屈之也本院有志書院是甚欲行古道者欲行古道乃不能脫勢位之套而挾之憲牌提取若僕隸然一則曰無得遲緩二則曰無得遲緩是以典史召之也夫既以典史召之職敢不遵朝廷之誦命守典史之官職而乃為出位之往乎且古之設書院者專以講明道理今為書院計而挾勢位以延其師則所謂書院者不過利祿之淵藪功名之筌蹄耳其於斯道何所補哉故雖不為此亦可也職赴任以來其處上官僚友不教一毫僭越今乃若與本院抗者非敢固傲取罪蓋位之所在雖不敢踰而道之所在亦不可苟如以牌而取違牌而往不惟取知道之笑其如師道之不立何是職之卑賤不足惜而師道之不立則深可惜也嗚呼書院盛事也延師盛舉也本院負其勢欲其入而閉之門卑職守其道甯喪溝壑而不顧且恨此相遇之所以甚殊而盛事之所以難成也歟謹將原禮呈納伏乞稽諸理而恕其狂狷其愚而不錄其罪不致縉紳之笑無貽同年之羞職無任悚懼之至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十六日

獄中與超然書院諸生書

書院諸友文會下昔承雅愛隨具謝言想已達矣年來學業如何幸勿蹉跎也有懷不盡外獄中作數十首附覽然予之志亦見於此矣

祭煤山文

惟山有自然之利而人不知取山靈其熱中久矣昔知取矣未及於民而復塞山靈其抱恨久矣今特祭告復開使山之利得以利夫民而遠邇之民得以享山之利而今而後山靈其將以自慰耶亦或復自秘耶而使利及於無窮不止於一時已耶固知山靈之心必自慰而不自秘使利及於無窮不止於一時已也

祭太孺人耿母氏文

嗚呼痛哉天道不齊有如是哉以太孺人之植德幽貞宜享年有永以太孺人之相夫柔順宜偕老百年

以太孺人之教子有成又宜膺其誥封而享其報茲固理之必然者也乃壽止五旬有一竟爾先逝而不少待耶天地間或然之數能幾何太孺人乃逝遺其變耶仁者弗壽良可恨焉相夫罔終良可悼焉教子未封良可痛焉此太孺人之所以可哀也然人而有子是謂不死子孫繩繩無窮是即已壽之無窮也況子而有敬庵在孰謂太孺人之享年不有永耶妻之於夫在盡其相之道而已太孺人之治家教子俱有成績則相夫之遂已盡是雖五十有一而百年事業固已畢矣孰謂太孺人之相夫未偕老耶我國家之推恩也不以亡而或間則夫人之沾恩也不待生而亦榮太孺人之存雖未有制命之封而太孺人之沒將不日膺誥命之贈又孰謂其教子之未享其報耶是蓋或然之中而自有必然者在太孺人在天之靈獨不可以自慰也哉盛等里門雅誼休戚攸同俱宦江南尤其關情者觀太孺人之可慰雖其切夫景仰屬望之私憫太孺人之可哀實不勝其痛哭流涕之至謹陳芻蕘聊表微忱靈其有知洋洋來鑒尚鑒

祭馬南川父文

唯靈性樸質茂德懿行醇擢光職景抱璞含真不學而通不仕而崇不術而壽不疾而終嗚呼猗福鍾壽桂子竹孫萬事已足不生而存某繫園土舉世踴躍惟公憂惻遺問旁午自公之死孰為知音西望悵然涕淚沾巾乃為之歌曰松雲慘慘兮悲風烈薤露淅淅兮芳草歇甯山寂寂兮寒煙滅易水泠泠兮波聲咽郊原茫茫兮元塵結松楸蒼蒼兮若木折追悼哲人兮腸欲絕何時生芻兮奠短碣

祭商少峰文

嗚呼人臣策名於朝此身即為君之所有而所以欲遠絕之不暇同時交遊者疾名之勝已則非毀之惟恐其不足而素以義氣著聞豪傑自負者恨言之侵已且售計投石要功洩憤於權奸之門其孰與我乎西泉乃三視獄中通問不絕其傍得拯恤之意又殷於初雖龔龔庸庸瑣瑣傷以重禍不恤也則與人交遊之善視世之以勢位相與者其情之厚薄為何如哉西泉之行誼在鄉曲聞望在遐邇固難以盡述然即此一節則其立心制行當於三代以上人物中求之矣視世之縉紳貴顯隨時異情者其人之賢不肖為何如哉二月初載攜乃郎感勳視問握手交語傾倒肺腑相別無幾計音頓至嗚呼不棄我於患難如西泉者幾人而又奪之俾孤我於患難之中嗚呼痛哉西泉之正人君子使見用於世必能糾合善類不相背負可以同心共道克濟時艱使假之以年必能者勵鄉邑寬鄙敦薄其挽時俗而躋之三代之上可幾也乃竟突然而逝老夭何哉善人之皓如是耶世之生由已絕宜速死而倖免何限乃濫及正人君子如西泉者老夭何福善禍淫之不公如是耶毋乃西泉命薄適遭或然之數爾耶抑西泉古直不善媚天爾耶凡此數者皆不可曉狂直粗性甚為不平恨欲飛步太虛親問老天死果錯謬乞使生還更舉宜速死而幸免者代之庶可為作善作惡者勸且警也嗚呼哀哉尚鑒

遇之塞。而羨前三楊公之致身通顯。垂名於竹帛也。是為序。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日。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磻城之正誼堂。

原序

聞嘗讀勝國遺書。文貞、文敏、文定三楊公。皆以功名自見於洪熙宣德之間。所遇抑何隆也。而射洪、斛山、椒山三楊公。皆以節烈自矢於嘉靖之朝。所遭又何蹇也。然前三楊皆遜國舊臣。雖勳業炳如。而氣節不無少愧。孰若後三君子。當闕茸誤國。朝士鼠竄。獨能出其死力而排擊之。雖百折不屈。至今歷三百年。凜然猶有生氣也。予撫闕三載。嘗以理學文章經濟。集諸生而講明之。而先賢之書。次第剞劂。既又以氣節者。天地之正氣。浩然獨存。與日月爭光。山河同壽。宜為表章。既梓文山、蔓山正學、忠肅四公集。繼復覽椒山公奏疏。見夫忠靖鬱於中。節烈見乎外。懃懃懇懇。不能竟讀。至其他議論文章。一皆本於至誠之所發。越夫當公之諫馬市也。亦既廷杖矣。遠謫矣。鯁直之氣。謂宜少挫。何期甫起官而即拜疏也。史載公至淮。士辭妻子北行。以死自誓。是公於分宜。不可一日共朝廷。寧言不從而疏。必不可緩。寧身可殺而心必不可灰。愈挫而愈直。愈折而愈剛。夫孰得而遏抑之哉。蓋公自有生後。夙罹閔凶。堅貞成性。故百折勿回。於射洪、斛山二公。得禍尤慘。至今匹夫諸子。言者變色。聞者刺心。而況讀公之文者。不想見其為人乎。公當時上宰執書曰。有一時之富貴。有萬世之事情。有生前之榮辱。有身後之褒貶。此公之志也。亦即射洪、斛山二公之志也。予不獲二公全集而并梓之。然覽公之集。而二公之所為文。抑亦可知矣。夫自古有功名。有氣節。功名扶宇宙之盛。氣節挽大造之衰。公之不朽者。歷千古而常新。論世知人。并不必為公致慨於

本傳

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七歲失母。庶母妒。使牧牛。繼盛經里塾。觀里中兒讀書。心好之。因語兒。請得從塾師學。兄曰。若幼何學。繼盛曰。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耶。兄言於父。聽之。然牧不廢也。年十三歲。始得從塾師學。家貧。益自刻厲。舉鄉試。卒業國子監。徐階頗賞之。嘉靖二十六年。登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從尙書韓邦奇游。覃思律呂之學。手製十二律。吹之。聲畢和。邦奇大喜。盡以所學授之。繼盛名益著。召改兵部員外郎。俺答躡京師。威寧侯仇鸞以勤王故。有寵。帝命鸞為大將軍。倚以辦寇。鸞中情怯。畏寇甚。方請開互市。市馬。冀與俺答媾。幸無戰鬪。固恩龍繼盛以為難。恥未雪。遽議和示弱。大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疏入。帝頗心動。下鸞及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嚴嵩。徐階。呂本兵部尙書趙錦。侍郎聶豹。張時徹。議。鸞擢侍郎。繼盛曰。豎子目不瞎。宜其易之。諸大臣遂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尙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詔獄。貶狄道典史。其地雜番俗。罕知詩書。繼盛簡子弟秀者百餘人。聘三經師教之。歸所乘馬。出婦服裝。市田資諸生。縣有煤山。為番人所據。民仰薪二百里外。繼盛召番人諭之。咸服曰。楊公即須我曹穹帳。亦舍之。況煤山耶。番民信愛之。呼曰楊父。已而俺答數敗。約入寇。鸞奸大露。疽發背死。戮其屍。帝乃思繼盛言。稍遷諸城知縣。月餘。調南京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郎。當是時。嚴嵩最用事。恨鸞凌己。心善繼盛。首攻鸞。欲驟貴之。復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惡嵩甚於鸞。且念起謫籍。一歲四遷官。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

草奏動嵩十大罪。五奸疏入。帝已怒。嵩見召問。二王語。謂可指此為罪。密構於帝。帝益大怒。下繼盛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悟嵩者。獄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侍郎王學益嵩黨也。受嵩屬欲坐詐傳親王令旨律絞。郎中史朝賓持之。嵩怒。譴之外。於是尙書何鯨不敢違。竟如嵩指成獄。然帝猶未欲殺之也。繫三載。有為營救於嵩者。其黨胡植。鄧懋卿。愧之曰。公不說養虎者耶。將自貽患。嵩領之。會都御史張經。李天胤。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殺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名。並奏得報。其妻張氏伏闕上書。願代夫死。嵩屏不奏。遂以三十四年十月朔。棄西市。年四十。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頌之。初。繼盛之將杖也。或遺之蝮蛇。繼盛曰。椒山自有膽。何蝮蛇為。椒山繼盛別號也。及入獄。刑甚。半夜而蘇。碎蠶盤。手割腐肉。肉盡。筋挂膜。復手截去。獄卒執燈。顛欲墜。繼盛意氣自如。朝審時。觀者塞衢。皆歎息。有泣下者。後七年嵩敗。穆宗立。卹直諫諸臣。以繼盛為首。贈太常少卿。諡忠愍。子祭非。任一子官。已。又從御史郝杰言。建祠保定。名旌忠。

楊椒山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文

- 壽大司馬苑洛韓公七十序代龍瀾公作 (刪)
- 壽韓苑翁尊師老先生七十一序 (刪)
- 苑洛先生志樂序 (刪)
- 送張龍翁老先生拜相序 (刪)
- 集張節婦冊葉文序 (刪)
- 介軒說 (刪)
- 跋冀梅軒留朱子語略後 (刪)
- 題兩洲王先生語命咨引 (刪)
- 望雲思親圖引 (刪)
- 劉司獄承恩圖引 (刪)
- 奏疏 (刪)

- 請誅賊臣疏 (刪)
- 附錄奏疏 (刪)
- 願代夫死疏 (刪)
- 張萬紀救疏 (刪)

卷之二

書

- 與繼津年兄 (刪)
- 辭陝西巡按劉取書院帖 (刪)
- 再上辭帖 (刪)
- 上徐少湖翁師救荒愚見 (刪)
- 與少司寇吉陽何公 (刪)
- 又 (刪)
- 又 (刪)
- 又 (刪)
- 祭文 (刪)

- 祭楊斛山文 (刪)
- 祭馬南川父文 (刪)
- 祭商少峯文 (刪)
- 祭易州楊五文 (刪)
- 同鄉祭焦范溪父文 (刪)
- 附錄碑記 (刪)
- 救賜旌忠祠碑 (刪)
- 救賜旌忠祠碑 (刪)
- 墓祠碑記 (刪)

楊椒山先生文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燕京其心未嘗一日忘南都者。而重寄其託於公之身。蓋以坐鎮留臺。非公不可耳。其在今日。宜德意之美。嚴分守之防。弛南顧之憂。以保大定功。藩屏王室。則公一人有大責矣。皇上之所以賴公者何如也。天下之治。候於南都之安。南都之安。候於公身之壽。可一日無公哉。是故為之繕乃城隍。練乃甲兵。振乃威武。勤乃撫字。齊其法制。而祛其不臧。剷除其惡。而綏輯其衆。俾留郡之民。復國初之舊。而四方亦因之以寧焉。則天之所以賴公者又何如也。由是觀之。天欲永我皇祖之烈。不得不壽公以弘其化。天欲相我皇上之治。不得不壽公以久其施。天欲置我天下蒼生於治且安。不得不壽公以長其澤。而大其所至。始而以公之身繫天下之重。故為天下而壽公之身。終而以天下之壽係於公之一身。故必壽公而藉以壽天下國家之大。於此見天之所以畀之者。誠不偶然也。昔者成王命相周公。置諸左右。而資輔理承化者甚切也。及定鼎洛邑。乃出王朝而命之留後者。無乃非專任也乎。蓋鑄之與洛。厥重惟均。其在鎬也。成王得而治之。而洛邑之重。則非周公莫可與寄。故至今論成周享國之永。而稱周公培養洛邑之功不衰。今日之金陵。不異於周之洛邑也。而其所以推任乎公者。亦不殊於成王付託周公之意。則公之壽我國家於億萬年也。將不如周公之壽成周也哉。周公之居洛也。系易研精。有以壽道學於不墮。而公於勤政之暇。稽禮審樂。索數衍圖。凡前賢之所未發。後學之所共疑者。悉闡明之。其所以壽道學之功。又不在周公之下矣。至是則天之所以畀公者。非止為天下計。抑將為斯道計也。二公知之乎。於是魏國永康拜手稽首曰。始而知苑洛之壽有益於我二人。而不知有益於天下之大。繼而知苑洛公之壽有益於天下。而不知斯道之命脈亦係之。而今而後始知苑洛公之壽其所關者誠甚大也。請書之以贈。

題兩州王先生誥命咨引

惟二十有八年春。我兩州翁以南京禮部尚書三載考最。帝曰。都哉。朕嘉乃丕績。會南京吏部尚書缺。命議請以翁代。帝曰。俞哉。時克統朕百官。暨蒙宰論翁最。以當進階。詔推恩三代。帝曰。欽哉。惟時宜。彼乃功。爰進翁階為資政大夫。贈先淑人為夫人。贈乃祖乃父如翁官。妣及祖妣如先夫人秩。蓋聖天子知翁甚深。任翁甚專。而眷翁甚隆也。及咨命寵頒。翁感躍無已。遂載諸軸。題曰。隆恩命盛。贊言於未。盛於翁為門下士。義無容辭者。乃拜手稽首。曰。於乎。翁之此舉。其忠孝兼至矣乎。然謂翁之忠者。以昭君賜也。謂翁之孝者。以彰先德也。乃翁之意。則欲持此以爲不忘其君親之具。而教天下以忠孝之機。夫豈人之所以能識哉。蓋人臣非不能報君之惠。而不敢忘君之難。夫人子孫能顯其親者何限。而不忍忘之者。蓋鮮矣。臣而至於一念之忘其君。子至於一念之忘其親。則其所以報之顯之者。未始有得於忠孝否耶。惟天純佑我國家。故資翁為之。臣惟天眷王氏之世德。故畀翁為之後。則翁之一身。固忠孝之管也。是故惟翁之忠在朝著。惟翁之孝在家庭。惟翁忠孝之實在史冊。斯固夫人之所共知者。其在今日之膺榮命。而必輔以縣之。朝夕在目。是不可以誦翁忠孝之心哉。翁之心。不以一念而忘其君親者也。而猶寄其識於誥贈之典者。蓋欲其親輪音之重。若日對越乎君。視贈秩之榮。即先人之常如有見耳。夫日如對越乎君。則思所以報之者。自不容一時之或弛。先人常如有見。則體祖父承恩欲報之心。而殫智畢力。代之以仰

文

壽大司馬苑洛韓公七十序代龍湖公作

嘉靖二十有七年。大司馬苑洛公年七十矣。生辰在秋八月十有二日。公之德澤在人心。聲名在天下。凡知其壽辰者。孰不有壽之之心。而拘於分焉。則雖有是心。而未敢盡。魏國公某。永康侯某。相與從事南都者也。於是協謀所以壽公者。而請於予曰。自苑洛公來掌留機也。凡政之重且大者。皆惟公是決。春正月。表請引年。其歸志確也。深貽我二人憂。賴帝心簡在。不許其請。而推任益專。俾我二人無微咎於上下。深幸有所倚賴。今當七十之辰。思無足以爲公壽者。而重有於先生之文。有望焉。予乃屬言曰。大臣之壽。國家之氣運攸關。然必德以基之。天以畀之。二者備而後享年。可以有永。公之壽。其德以爲之基者。夫人之所共知。固無俟於言矣。而天之所以畀之者。豈偶然哉。佑我皇祖。眷我皇上。福我天下蒼生之至意。存乎其間也。是故金陵。我高皇帝勅業之邦。天下之根本攸係。我文皇雖坐鎮幽薊。尤以之爲控制南紀之樞。其爲地至重矣。非有隆德重望者。而操持紀綱。以鎮撫百姓。其何能治。則夫居守保綏。以揚宅中圖大之烈。以培宗社靈長之運。以備不虞不軌之患。實於公有望焉。皇祖之所以賴公者何如也。我皇上雖垂拱

答者自不容一時之少懈。是則翁之所以不忘其君與親之心也。雖然必俟有所感觸而後不忘。則其為忠孝也亦有閒矣。翁之忠孝出於天性。而所以不忘者。夫豈有待於此。仰亦假之以表率百官垂訓于孫焉耳。是故使子孫百官有所感而不忘其君。則所以報之者為無窮。而其忠即翁之忠。有所感而不忘其親。則所以顯之者為無窮。而其孝即翁之孝。推而萬世君子知所以報之顯之者。皆翁之不忘者起之。又非即翁之忠孝矣乎。是則翁之所以教天下以忠孝之心也。夫既盡其己之心。又推諸人而使各知所以自盡。則謂翁之忠孝為兼至也。非歟。噫。體翁之心者。是在翁之子孫及厥百官而已。盛雖不敏。誠願與賢後昆暨羣屬共勉焉。而後之觀者。亦將有所感夫。

奏疏

附顧代夫死疏

刑部見監楊繼盛妻張氏謹奏。為顧代夫死事。臣夫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車駕。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聖恩僅從薄謫。旋因鸞敗。首賜滿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銜恩感泣。思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狂書生之習。遂發狂論。委的一時昏昧。復荷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剜去腐肉兩斤。斷落髮筋二條。膿血流約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苦汗。日夜籠籠。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止臣紡績織履供給餉食。已經三年。該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於死。而皇上棄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萬壽無疆而已。但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請題。奉欽依。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胆市曹。亦將瞑目地下。臣仰惟皇上方願養沖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垂覆盆。儼蒙鑒臣蠅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即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雖遠禦魑魅。親執戈矛。必能為疆場效命之鬼。以報皇上。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復銜結無既矣。臣無任激切祈懇。惶悚待命之至。

附救楊椒山疏

張萬紀

臣紀一介草茅。素性愚癡。荷蒙皇上擢選東省。臣職司獻納。惟日緘默。萬無補報於廷。臣雖司言責。終為曠職。實有愧於生平所學也。先是冒昧陳情。論勸貴黨不法等事。荷皇上再造弘仁。聊明英斷。以臣言為然。痛解河間之倒懸。臣自以為得計猖狂。日夜感激。為效死以報君前。此臣之至願也。惟今時事。臣聞之五內若焚。不敢不奏聞於陛下。料陛下有臣之直言。又竊幸多矣。且以車駕司員外郎楊繼盛。自少至壯。所學忠誠。激烈骨鯁。家素寒微。無銖兩之積。向係議馬政。詞意激切。屹屹正言。亟攻時相當權。竊操國柄。發忠憤之氣。盡臣子之職。不意天心震怒。誦狄道縣典史狄道乃臣之故里。臣備聞繼盛自謫貶後。忠肝義膽。起居食息。不忘陛下高厚之仁。益砥礪節。蓋不辭卑官小職。二載內再蒙皇上浩蕩弘恩。拔起部臣。繼盛感激深。奮志圖報。矢心為國。入京數日。諭元臣十惡等事。又請引證二王之語云。察繼盛之情。原繼盛之心。至親無如父子。速明是非。雷霆震怒之下。必有繼盛之死。諒元臣之惡。一時皇上極怒。誤中其鉗。拿送鎮撫司打著問元臣。會同姻親錦衣衛陸炳議成交結親王事。且以繼盛自狄道至京。道難移。伏望陛下明遠察微。照徹奸迹。憫念忠純。冒罪。誠為六月飛霜。目今禁獄二載。病篤形枯。軫念報效日久。妻子零落。望釋在獄之冤。或請例充為邊戍。或原情發為編民。此陛下覆載好生之德。萬世國史傳陛下不戮忠臣之仁也。儻以臣為黨護。將臣處死。萬不足惜。恐傷陛下之明。而塞忠諫之路也。況朝士多慨。忠冤未伸。權貴陷阱。孤臣之衷。控訴無門。不避斧鉞。願請疏遠權倖。為國除奸。非徒辨冤也。

情。原繼盛之心。至親無如父子。速明是非。雷霆震怒之下。必有繼盛之死。諒元臣之惡。一時皇上極怒。誤中其鉗。拿送鎮撫司打著問元臣。會同姻親錦衣衛陸炳議成交結親王事。且以繼盛自狄道至京。道難移。伏望陛下明遠察微。照徹奸迹。憫念忠純。冒罪。誠為六月飛霜。目今禁獄二載。病篤形枯。軫念報效日久。妻子零落。望釋在獄之冤。或請例充為邊戍。或原情發為編民。此陛下覆載好生之德。萬世國史傳陛下不戮忠臣之仁也。儻以臣為黨護。將臣處死。萬不足惜。恐傷陛下之明。而塞忠諫之路也。況朝士多慨。忠冤未伸。權貴陷阱。孤臣之衷。控訴無門。不避斧鉞。願請疏遠權倖。為國除奸。非徒辨冤也。

楊椒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祭文

祭楊斛山文

嗚呼。惟公之智足以灼事變。惟公之勇足以犯雷霆。惟公之忠足以動人主。惟公之誠足以感鬼神。惟公之節足以歷窮辱。困苦生而不變。惟公之名足以同天地日月。明且久而不朽。視彼奸諛。密與禽獸草木同歸朽腐者。何霄壤。則公之死也。亦何恨乎。方公之北上也。我韓師翁嘗以大畜睽卦教之矣。既而公用大畜。乘睽卦而不用。豈非忠貞剛直之氣積於中而不可忍。故於師訓有所不暇顧耶。始公在獄。人皆以為必死。迺賴聖明得以生還。及公歸家。人皆以為天必以壽考報。而公乃竟以憂國成疾。死。豈非公之忠愛出於天性。故在囹圄如家居。在田野如朝寧耶。方師翁歸致與盛相別也。亦嘗以教公者教之矣。既而亦違背師訓。乘睽卦不用。以至於此。豈韓門之頑徒。適國家之直臣耶。盛責宰相書內云。有一時之富貴。有萬世之學。有目前之榮辱。有身後之褒貶。不惟以義言之。其輕重分明。雖以利言之。其輕重亦較然可權。盛常自以為平生學問。所得力者在此。豈公之所為所見。迺先得我之心。同然耶。要亦同得師翁不負天子不負所學之教。而不敢妄也。嗚呼。士有曠百世而相感者。每歎歎而不可禁。況與公同韓氏之門。又同此愚直之心。憂懷如海。孰為知音。安得起公於九泉。連牀數日。共吐肺腑乎。時人有稱韓門

二楊者。願淺陋何敢與公并稱。方公立朝。盛尚草布。及盛在位。公已云亡。蓋不得其從王事斬奸侯矣。公之完名高節。已不負師翁之教。而盛尚留此僥倖不死之身。若宇宙贅疣。於公深有所愧焉。仰天長呼。無可奈何。行將納此再生之身於朝廷。從公於九泉之下。共大笑大哭一場而已。惟公其相之。

祭易州楊五文

嗚呼。論友於三代之上。當取諸摺紳休采之列。論友於三代之下。當求諸山林草澤農圃工賈之間。蓋君子小人之迭為隱見。每隨時勢之盛衰。而正人君子之相與。惟取其義氣孚固。要不當必以區區之勢位拘也。自予登第。除南銓。始識西泉於賀客中。○然猶以為特餘達磊落人耳。及予以諫阻馬市。被罰遠謫。雖骨肉至親。亦惡其後於家而拙於官。樂其死而幸其不歸也。西泉乃慰嘉禮送之意。反殷於初。則其相與之情。已出尋常萬萬。去年春。予以狂直排奸。被杖繫獄。其際誠危矣。平昔指天論心者。懼禍之及己。則遠絕之不暇。同時交游者。疾名之勝己。則非毀之惟恐其不足。而素以義氣著聞。豪傑自負者。恨言之侵己。且售計投石。要功洩憤於權奸之門。其孰與我乎。西泉乃三視獄中。通問不絕。其徬徨拯恤之意。又殷於初。雖齷齪庸瑣。瑣瑣以重禍不恤也。則與人交游之善。視世之以勢位相與者。其情之厚薄。為何如哉。西泉之行。在鄉曲。聞望在遐邇。固難以盡述。然即此一節。則其立心制行。當於三代以上人物中求之矣。視世之指紳貴顯。隨時異情者。其人之賢不肖。為何如哉。二月初。載攜乃郎。慰慰侍問。握手交語。傾倒肺腑。相別無幾。計音頓至。噫。不棄我於患難。如西泉者。幾人。而又奪之。俾孤我於患難之中。嗚呼。痛哉。西泉之正人君子。使見用於世。必能糾合善類。不相背負。可以同心共道。克濟時艱。縱死於無位。使假之以年。必能表勵鄉邑。寬鄙敦薄。其挽時俗而躋之三代之上。可幾也。乃竟突然而逝。老天何戕善人之酷如是耶。世之生理已絕。宜速死而倖免何限。乃濫及正人君子。如西泉者。老天何福善禍淫之不公如是耶。無乃西泉命當適遭或然之數爾耶。抑西泉古直。不善媚天。爾耶。凡此數者。皆不可曉。狂直羸性。甚為不平。恨欲飛步太虛。親問老天。死果錯謬。乞使生還。更與宜速死而倖免者代之。庶可為作善作惡者勸且警也。

同鄉宗焦范溪父文

嗚呼。惟公之德。二靈協粹。二懿用彰。渾金璞玉。秋月寒江。惟公之容。春柳秋霜。碧梧翠竹。巖巖其峯。琅琅其璞。惟公之行。高明卓茂。架棟堅貞。不流不激。可愛可親。惟公之學。書廚經府。鼠獄雞碑。落筆風雨。擲地金石。惟公之榮。鸞封赫耀。鳳詔輝煌。彤雲豸議。縉纁服天香。惟公之壽。遐齡七袞。華胄夢殘。雖不整遺。考終永延。惟公之子。燕山毓秀。范水文宗。朝陽鳴鳳。海內人龍。惟公之孫。瑤光瑜潤。蕙蘭芳。森森竹立。繩武有將。嗚呼。惟人有善。孰悉諸身。德容行學。功備則淳。惟天賜福。萬有不齊。榮壽子孫。公介純禧。萬事具足。久為公慶。一夢不回。忽為公痛。存隆其實。致隆其聲。死而不忘。亦何足恫。某等里閭雅誼。休戚攸同。俱客江南。尤為關情。有淚如沱。有哀如傷。景行遺範。山高水長。敬陳薄奠。聊寫蕪詞。以闡幽德。以泄鄉私。幽明雖隔。精神則通。惟靈炯炯。察此愚衷。

附碑記

敷賜旌忠祠碑

仙居吳時來撰

今皇帝御宇。首選遺詔。錄諸直諫臣。生者敘用。死者贈官。祭葬。錄其子有差。於是兵部武選司員外容城椒山楊公得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蔭一子。應尾為國子生。薄海以內。郊壘之衆。與夫樵兒牧豎。無不悲酸。以為先皇帝之明且仁。能鑒公忠誠於懸几之夕也。又莫不曰。新天子之孝且仁。能急於繼先皇帝之志。卹其遺忠於嗣服之初也。乃商人白受采等。奏願損貨以祠公於都城。弗報。乃容城士民走上官。欲祠公於其邑。乃保定士民走上官。欲祠公於其郡。乃副使曹君金以其士民之意。白巡撫都御史曹公禮。出庫金一百二十兩。畀容城縣立祠。既給事中陳君璣以諫請。則詔賜。其曰忠愍。既巡按御史郝公杰。以祠請。則詔賜。其曰旌忠。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其誦公之冤而欲得公以祭者。蓋徹乎百世。無輪商賈。暨其鄉人。然則朝廷所以為公者。夫亦至矣。書曰。表厥里宅。樹之風聲。嗚呼。於公何有哉。祠成。將以某月某日奉公。主即祠而血食焉。應尾以余聞風於公者。乃句記其祠事。余奚忍記公哉。當公之抗疏也。余正赴禮部試。與同志上虞陳君綰。都勻陳君珊。六七子會文於觀音寺之佛堂。客有從外來者。謂公杖垂死。且擬刑。會中人驚起屏氣。余投筆曰。夫如是將焉文。以我能執白麻往訴之。二陳君曰。誠然。願尾余姓名。其明日以草視二陳君。二陳君曰。聞官業有持獄者。其毋亟試而舉為之不愈乎。乃寢。夫宜春之甘心於公。寧慮遺忠哉。亦以懼夫繼公而言者。愚矣。愚矣。國家養士二百年。深仁厚澤。霧露海內。即不遠稽。當議禮議獄之時。士之奮其間者。以百計。其死杖下老成所者。踵相接。蓋已消沮無纖悉氣矣。乃大僕西川楊公。侍御關西楊公。皆以強諫起。至於宜春父子。竊弄威柄。言者類獲重譴。卒不能禁。在公尤竭志盡詞。不遺餘力。斯所謂愈出而愈奇也。乾坤正氣。在天為日月。風雷雨雪。在地為江河。嶽鎮生而為人。則為忠。為孝。為盛德。為大業。死則為明神。薄日月。激風霆。和雨露。慘霜雪。浩江河。峙山嶽。誰為為之。誰為止之。公即不在世間。而其震動天地。激勵人心。百世如生。余獨以後死。遭逢全盛。雨露不殊。枯榮異勢。嗚呼。余甚慚於公。公赴義之時。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又曰。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公以忠魂補。乃誠補矣。公之事定矣。余獨後人。幸一息尚存。則視公一息皆餘生。思奚從報。事奚從了。故曰。予甚慚於公。勉慎修履。庶幾哉。貞婦無負白首。余甚懼焉。余甚懼焉。公少也孤。即以忠義自許。初舉於鄉。入大學。從事華亭徐公學文。乃遂見道。既舉進士。從事苑洛韓公學樂。乃遂知音。及謁關里。過泰山。明義利生死之關。而悟學無止法。適北事孔棘。誓掃邊塵。時仇鸞怙勢。為開馬市之議。力言其不可者十。為說謬者五。鑿鑿據經。為覺所中。被撻降狄。道典史。鸞誅。四陲進武。選司員外。公思國家屢降厚恩。欲捨身圖報。至秉燭獨坐。夜深不寐。乃感於宜人之言。遂草疏。列故相嚴嵩誤國十大罪。五大姦。比入朝。未決旬也。疏上。天子動容。卒以嵩謗語。乃下於理。中以引用二王之故。徧受諸杖。具不屈。遂被大杖。擬重獄。竟以姦嵩曲計。附失律諸人後。榮即命焉。冤哉。冤哉。刑而及於諫臣。蓋古今未雨也。公精忠奇節。炳耀國史。然人能知公之忠於勅嚴相。不知其阻馬市之議。為塞開邊大釁。人知先皇帝之卒去嚴氏。而不知公之言先為之投種。人

知今天子之能植公不知危疑之際賴公以發其奸為有功於朝廷如公者忠莫忠焉而其茲三偉功厥祠宜永世祠定址於保定從郝君請也費取諸官帑合都御史曹公所界金而成之也蓋其成則知府乃紀其事而歌以侑神其歌曰名嶽降靈來太行聰明正直剛以方瞻雲而下三輔彭乘節委質何相羊奸諛得志越厥常國是日非龍路彰逆黨扇禍啟疆駕言馬市為國殃公怒髮抗厥章中遭憂患謫西羌逆誅被詔服上襄天子隆恩不敢忘投身報主臣道常稽首萬言慨以慷嵩嶽甚覺何可長臣身不辭塗干將天子動色心徇徇奸臣膽落走且僵視死如飴氣彌揚竟以刑化返故鄉臨義之音何琅琅披依五雲肝與腸帝曰朕有遺直古忠良何以旌之豐其藏以葬以祭泉壤光錫之祠宇鎮北方泥金有敕何輝煌魂兮豈不來洋洋公昔游魂七陵旁假翼天路景雲翔逝如驚電掣天荒此驩之人徒假假公歸不歸歸有龐儻獨有靈來清揚聞其風者氣復昌憑人萬古扶綱常匪直也人獲其祥等河配嶽久且長

救賜旌忠祠碑

淮南李春芳撰

隆慶二年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郝杰言臣所部保定府故贈太常少卿楊繼盛產地也其吏民為請立祠哀死勤生以詔永禋謹奏闕下候可上從之賜祠曰旌忠於是保定守賈君洪繙閱故牘得前部御史曹公享副使曹君金何君東序捐公羨為公葬祠未竟事有金若干因四倍之下地城西門北材鳩工埏埴繩鋸中二楹以居公像而兩亭其旁刻公所為部疏者翼廡重門甃而環之軒軒肅肅道路流涕於是鐘石為碑以辭屬余余與公同舉進士而心高其義為之碑曰公諱繼盛字仲芳少時家貧嘗為其兄飯牛云然性嗜學不辭勤苦以就其業嘉靖丁未舉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地開務簡遂以其餘力問典章於鄭公曉論樂於韓公邦奇講聖賢之學於大儒先生已遷兵部員外郎當是時虜薄都城方得氣去而威軍侯仇鸞驟費用事兵政屬焉鸞欲與虜通馬市以羈虜而固權公乃抗疏論其十不可五謬大指謂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非國家所以內自完而禦服狡虜之道也其弊必至於廢邊防深敵師損國威不可以善後其說甚具中肯綮而遂於鸞遂下錦衣獄貶為狄道縣典史無何而鸞族誅乃即貶所起公南京戶部主事三日而遷刑部員外郎改兵部員外郎當是時分宜嚴亦誼公而惡鸞欲引公之重以自為也公聞之笑曰去一鸞復就一鸞天下有烈士丈夫為匪人用者耶且天下苦公久矣毋使滋禍於是具疏數嚴大罪十而陛下所以不知者以嵩有大姦五其道真其行獨其氣奮其詞深數而不浮割切而詳白纍纍蓋數萬言夫人情莫不嚮其所榮而思其所知就其所便而不趨其所苦公起顛頓還中朝嚴方自以為功而公裁以大義歸身於國曩者糜爛蓋挺慘於鋸鑿瘡痍未合而糾編之章再上頸可整百不可斷身可殺心不可折非質忠性義有滄物糾纏於中而不可散解者耶使公疏而用海內早即衽席之安朝廷晏如也而是時也嚴輒能移主上心遂復下詔獄杖至百論死居二歲嘉靖乙卯十月晦而竟死西市矣又七歲而嚴免遂不得良死又五歲而今皇帝奉遺詔贈公太常少卿錄其子賜諡忠愍祠焉於戲休哉夫公所以報主上與主上之報公者豈不交厚耶人臣錄於朝頂踵皆主恩也故不以君之識不識而死其官所以報非以求報也故曰公厚然論定於久而賞溢乎制亦不問事之成不成而報忠優於

報功故曰主上厚人謂先皇帝神鞠靈誅卒戮大愆不爽而公以不幸先其禍痛憤何極然不痛憤又何以章忠臣之節與先皇帝今上咨嗟崇獎至意哉故世必有大痛而後大快之斯公之所為垂譽長久者耶所為祠者本發於二疏余故表公大節而略其他且為辭以侑神焉辭曰流旭兮且開照靈旂兮驅昏霾輪迴森兮左黔雷園元氣兮惠來帝嘉汝兮恒女撫女壯兮下土燁天弓兮殄天狼血含光兮注牙幢載逢干兮與俱行青虬兮白螭雲中兮遊嬉厲余齡兮上谷滌余腸兮桑乾靈來兮不來不來兮心悲彭咸參兮衰弘五靈番兮肅然而來下為民正兮終古光焉窮兮社而稷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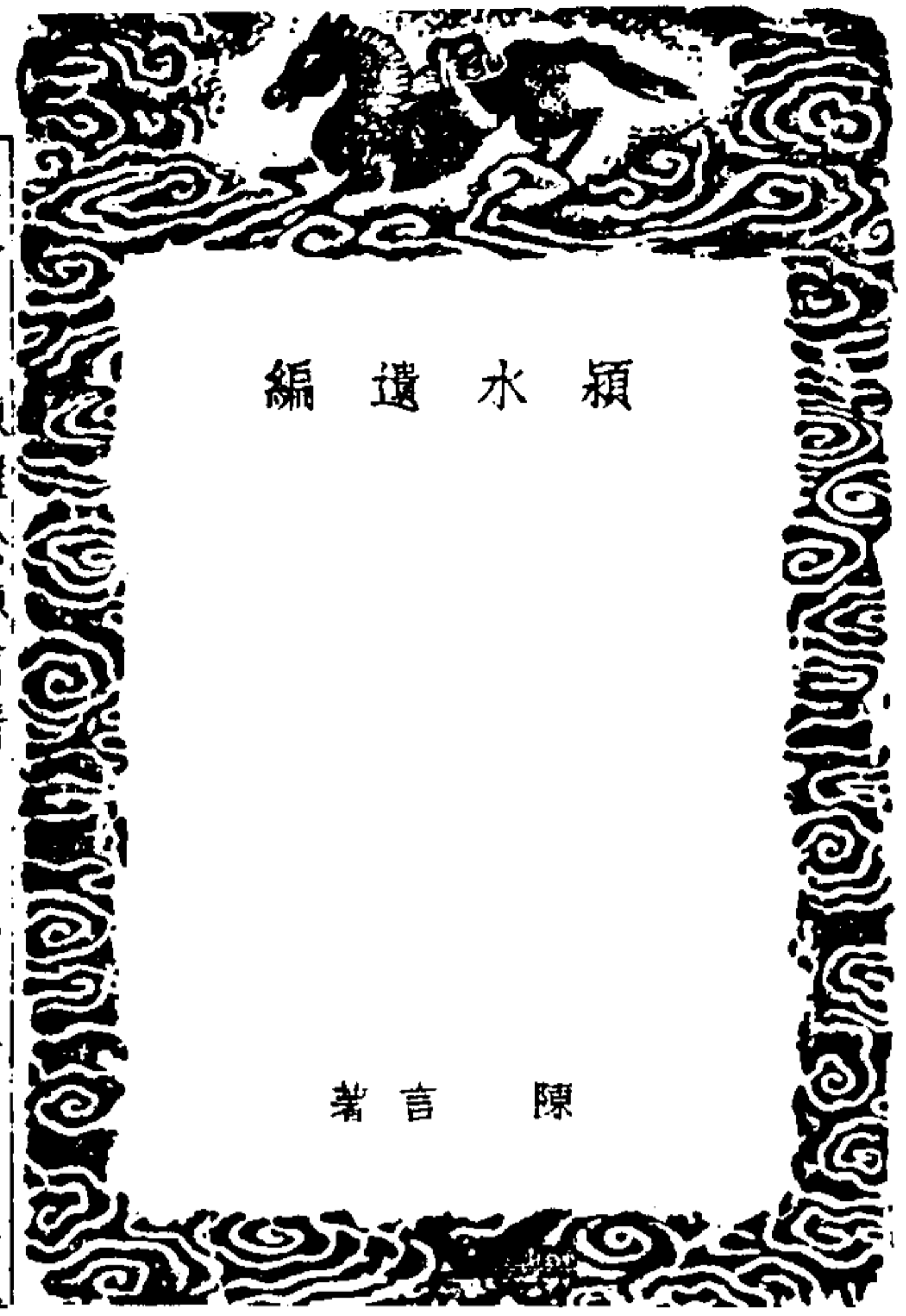
墓祠碑記

堂邑張鳳翔撰

容城楊忠愍公在嘉靖之季以論劾奸相嚴嵩遇害獲罪定與縣東引村至隆慶元年遵肅皇帝遺詔贈官賜諡予祭錄廡又錫祠於保定府額曰旌忠而後公之冤始白至今皇帝天啓三年俞臣翔之請予公諡葬蓋追行莊皇帝顯皇帝所欲予而未及予者而後朝廷所以卹公之典始備然公東引村墓距直道尚三里許獨墓碑在道側凡往來其下者率徘徊歎歎而不能去天啓四年夏翔被召為少司馬濱行與定與令王君永吉謀即碑所建墓祠塑公像以便瞻拜憑弔與保定之旌忠者相望而後民閒所以風公之烈始久嗚呼古忠臣烈士不幸而死於奸臣之手如伯嚭之殺伍子胥王鳳之殺王章曹操之殺孔文舉王敦之殺周伯仁李林甫之殺李北海盧杞之殺顏魯公秦檜之殺岳武穆者非一而獨公與武穆至今英雄之恨未銷雖小夫婦人孺子皆能誦姓名而感憤流涕所在祠廟不絕豈非其忠最烈而禍最酷哉然武穆死宋遂以不振公死而肅皇帝感悟誅奸行公之所論列蓋予聞之故老公死踰時肅皇帝尚倦倦問公獄意欲釋而用之方知相嵩附公名他獄辭以陷於死從此途獨嵩奸而鄭公應龍林公潤得相繼奏其力則公一死不惟無損肅宗日月之明益增嘉靖中興之績古云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公之謂也夫公所欲誅者奸臣而奸臣已誅所欲寤者主心而主心已寤所欲留後人補以報者主恩而主恩已報然則英雄之恨雖未銷而公之恨已無不銷蓋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其存其歿社稷均賴之非區區以烈士殉名論也而後之為公惜者或謂身非言責死過於忠或謂公才兼文武律歷兵戎主眷方隆固報有所不宜僅以言死或謂誤引二王間奸人以羅織之釁大其時言路皆奸黨也公安得勿言害無大於嵩則報無大於去嵩公何惜一死且奸人設阱奚患無辭以嵩世蕃賊虐而襲以胡植鄭憲卿何龍王學益曹天佑李天榮劉禮輩公即不詞及二王豈無所以死公者此皆身名與君父較重輕利害其見反出小夫婦人孺子下又安足與知公之心哉公死迄今七十餘年而人心之思慕者如一日吾知過此事會感激捐軀弘濟賢者當必帥公所為即小夫婦人孺子亦將有取焉世蕃植孽諸兇人儼貌跪仆公之階庭快榜繁以摧奸邪如武穆祠焉則英雄之恨未銷正公有功於千百世不死之人心矣當時不遺忠難周旋公者都御史士公遴大司寇士公貞比部郎史公朝賓丘公秉文應公明首諸錄公忠者家宰楊公博請諡公者御史陳公瓚請祠公保定者御史郝公杰題公墓迄碑者家宰孫公不揚今捨地為公祠墓者邑孝廉范子士構而畢力建祠費不煩民役不稽時昭往勸來助流教化者邑令士公

永吉也。此其人姓名皆當與公俱不朽。凡公墓祠規制始竣年月日。詳具王令公所自爲記中。若其廟貌殿翼。肅然興起。則予異日向當趨拜而弔賦焉。銘曰。嗚呼。號字以爲厲。鳩壯決也。宜日以爲明。斗沫晰也。謂忠爲無益。井可渫也。刺聖之刃。還缺折也。敦朕血揖。用自囁也。瞻正而曠冥。幸夷揆也。揮虹以遁蜺。靈旗揭也。曾嗙恆悲。無裨蓋也。伊彭咸之故居。引村以東。轍也。死乎不死乎。倭與傑也。





編遺水頴

著言陳

頴水遺編 東漢公陳言著 鹽邑志林第四十三帙

黃岡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

孫培黃士龍 訂閱

孫勇陳昌明 孫毅昌圖較

易疑

陳子曰夫易非聖人卜筮之書也卜筮以聖人之書爾伏羲畫卦原神於太乙起數於陰陽頴象於萬物通幽於神明和順於道德性命無乎弗括文王於卦為之辭以明其象類周公於爻為之辭以盡其變化孔子於卦爻為之象象文辭繫辭說卦雜卦以闡義文周公之義理使學者修此而吉悖此而凶灑乎廣矣而非作之以卜筮者非卜筮何謂之卦曰上世結繩而已矣庖羲畫而成文於是以前乾名其三畫之文以坤名其六畫之文經之象數乘之義理作之示人居然而文字之名而已卦為畫之名亦如典謨之為書之名雅之為詩之名然而惟其生於數也是故後世標其奇數得乾卦焉標其偶數得坤卦焉從而然以其卦為卜筮之卦而不可易而不知未有卜筮之先則固可以卜筮之卦也初固未以卦為卜筮設者也孔子

頴水遺編

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辭象變占是也然則既以爲占矣非卜筮乎曰自孔子論聖人之卦之書則見卦爻之有辭象變占而非義文之即以其卦爲占也夫易也有聖人之辭象變占而可以之言動制器卜筮焉者也而非專之以待卜筮也孔子於易言焉而廣大動焉而吉凶制器焉而網罟舟楫之用卜筮焉而神物大衍之策斯遍舉之矣而未嘗專於卜筮也陰陽之數吉凶之理載在卦爻稽之以卦爻而謂卦爻之文即爲吉凶之占夫易何止五經之原天地神化之奧而於卜筮之技精之則未矣是何惑於漢儒之術數也秦漢諸儒考象辭則泥術數論義理則淪空寂而不知孔子之易先義理而托象數者也或曰伊川之傳散在日用本義主卜筮非乎曰伊川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則固未嘗忘乎數朱子曰散之理有萬殊統之道無二致則亦未嘗遺乎理特其立之傳義倚其意指卒之康節淵源象數先得本義之精而劉林之徒得而議之折之孔子殊固未融蓋庖羲之畫文王之辭其數其理占之卜筮則人事之吉凶見焉用之作爲則天理之吉凶隨焉精一非二者也自今觀之重卜筮推象數上究聖人重畫之本原下濟生人玩變玩占之實用是可謂之朱子之易演之象象之辭反之吾身之迹隨時易事隨事盡理是可謂之程子之易體其卦爻之蘊察乎辭象變占之理通乎言動制器卜筮之用吉凶得失用之所向即理也理之所協即占也占之所利即用也不離而即不冥而數是謂之孔子之易孔子之易文王周公之易也文王周公之易庖羲之易庖羲之易天之易天之易理而已庖羲之易卦而已卦者

頴水遺編

五

理之一而萬者也而非專於卜筮明矣或曰以朱子之易不占不卜筮則易其虛乎廢乎不然朱子亦嘗曰凡讀卦爻虛心於辭義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與其理之所以然推之事物也必曰占乎而後用之則朱子之易果嫌於泥矣是故學者索卜筮於卦爻之外參程傳於本義之中斯孔子之易備矣作易疑

易疑說

易何疑乎吾疑乎庖羲之卦非使人卜筮也吾疑乎卜筮之因卦而作也吾又疑乎文王周公卦爻之辭未有占也卜筮者占之也吾疑乎卦辭論卦之吉凶爻辭論爻之得失而已也吾又疑乎繫辭之傳不必上下其爲章不必背十有二也吾又疑乎卦爻之辭間有未安者也吾又疑乎馬鄭王弼孔穎達輩明其義而疎希夷康節精矣而一於數伊川得易之用紫陽得易之深吾又疑乎義文之一理而通之者也繫辭悉矣或曰子是之疑其無疑乎則吾豈敢

易疑後

陳獻子童而學易苦其深艱蓋十年乃得而撫綴庸指旁識經隙蓋又十有二年日記積溢手本磨敝既適監學考質者又三年乃歲丁酉奉先君喪痛心苦塊暮而歎曰假能卒易先君寧以我爲不孝乎檢勅無意登彙旋錄爲編錄五月而不肖禱越志也又暮而釋彙旋錄爲編錄五月而不肖禱暮而編成爲庚子三月既晦名之曰易疑餘二十一年而猶未明也固甚鄙也易無乃已遠乎世必有精微之學者懸以俟之

詩疑

陳獻子曰吾學詩見風雅頌之爲經焉於何以稽

其世乎見賦比興之著於傳焉於何以覈其意乎弗稽其世治忽弗覈其意辭旨離吾茲慮矣昔者武王之采詩也屬之太師以為常樂是故詩樂書也孔子刪而正之以正樂也正乎風凡為風詩焉而藉之風爾正乎雅凡為雅詩焉而藉之雅爾正乎頌凡為頌詩焉而藉之頌爾樂章備矣是故詩樂書也周衰樂廢唐開元猶有拾貳詩譜而大樂之遺聲斬矣樂不可得而見而徒見乎詩則豈若論詩之所以正變乎夫詩也正變存乎感樂怒存乎音美刺勸戒存乎意升降理亂存乎時得其意故時可見也得其感故音可審也得其音故政可知也於是乎詩次可序也則序之可也序之也者以序乎先王之詩世也觀乎其世而樂有恍焉者矣是故序詩也詩小序之作朱子曰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子夏毛公合作或以為國史或以為衛宏之潤色潤色者潤色乎孔子子夏毛公者也孔子子夏毛公其去詩尚近必耳目有逮焉者而以數千載之後臆而破之豈不遠哉是故序有原乎詩之意而詩無證乎序之辭者朱子以為非而吾疑其是也或曰昨朱矣曰不然吾疑焉爾疑思正之以相朱子而周旋者也且吾所以序詩之次而皆疑也故命其編曰詩疑

詩原

陳子曰天地以風雷為聲人以言為聲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音相諧謂之韻叶之咏之謂之詩循蜚疏乞之世有言矣而莫非詩也風雅頌者詩矣而莫非言也詩也者言之永者也簣梓土鼓有詩之情而未飾畫卦造書有詩之文而未歌操牛投足有詩之歌而未教唐虞有詩之教而未傳傳之至周而後盛周禮

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王官失業雅歌舛錯三千餘篇孔子刪而正之以施於房國朝祭如今之經也然則三千篇之前未入乎樂師而不見刪於孔子者熙熙乎遠矣哉是故考而敘之以私擬於風雅頌之體作詩原

詩序傳

陳子曰孔子敘書典謨渾渾爾誥命灑灑爾諄諄爾文侯秦穆之篇皇皇爾思治矣詩其然哉先王之詩孔子得宋大夫之七篇曰商頌繼之者周也周宗文王故次二南文王未王二南未雅也武王成之故次武王之頌成王治定功成制禮作樂而備矣故次之正雅成王有疑於周公未純也故次幽之變風承成王者康王昭王也故次二王之頌二王之後有宣王之興幽厲之衰故次幽厲王之變雅觀其所變而詩之情見矣幽王弑平王東而不復雅故次王風平王而下無詩矣於是有諸侯之詩魯宗國也而無風故次魯頌康叔者武王之子也故次邶鄘衛唐叔者成王之弟也故次唐以其厲王之後故次鄭異姓而大功者太公畢公也故次齊次魏秦諸侯而狄者也故次秦國小而極亂亂極必治君子有未濟之思故次之以陳檜曹終焉

春秋疑

陳子曰春秋聖人之史而非自為經也而曰經焉者文史而義經也經之為義原於聖心意將以賞罰之衡奇之筆削禮樂之典代乎天王吾無疑焉爾而吾獨疑乎聖人之言如日星而何其文之隱迄於今而猶或未之裁也豈其真以黜周王魯之故有所避避於定哀之間乎夫悼庸命討唐虞之政典彰彰爾誠如所謂虛設大訓誰能通之而彼

春秋疑後

又何懼焉吾又疑乎文武之政布在方冊蓋尊而從也夫此孔氏一私書耳例當不得與魯之史並行於時安在其為見諸行事而明周公之志於天下也周自平王而下凡書盟會朝聘征伐率無褒詞惡將也吾又疑乎非其位而托之乎南面以誅奪之不少讓也毋乃為于之乎彼謂左氏受經作傳者吾無敢據焉而吾又疑乎其言之實相表裏也藉今經不得傳則則而後之表章無繇矣將文之成也猶必有待於是乎自魯史亡而公毅之義例非經也然而經亦自有義例也而吾又疑其何所祖也謂沿之簡冊乎是史也謂創之意而約其詞以差之乎是作也非述也修也吾又疑其果殆於刑書而法之已峻也不寧惟是其他以字以事以日以月參錯而互異焉者吾又不能無疑也嗚呼吾其有疑於聖人乎吾其無疑於聖人乎展轉反覆旁研曲證有年矣嗚呼聖典之湮傳疏為之也專門者固名家者鑿同異駁採說者徒欲取調人之義以平之陳子曰不然吾信吾是而已吾所是者聖經而已聖人之經紫陽所云直書其事而美惡自見是已吾惟據經以說經而無他流風伏羲者吾存焉臆決回舛者吾竄焉純乎經而已經者經也不得已而救世立法者其權也權而不失其為經也其詞之簡義之隱類非小智所及則所謂性情自然之品彙云爾乎善言春秋者明其大而巳尼父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由是觀之謂春秋為聖人神化之奧可也謂春秋為聖人直道之書亦可也作春秋疑

錄之冬十有一月脫囊彙就編他日有得無慮再
易也數年間反覆經文研索義理攷之左氏之述
質之公穀之傳泰之諸家之說略其義例之繁通
其書法之變直因其本經之文默會其褒貶之旨
或庶乎矣雖然聖神而遠經渾而微三傳諸家多
可未信吾敢信乎哉故曰經疑經疑之次卷自為
篇凡一有二焉篇表之年年隸之條條各者所見
存吾疑而已矣

禮疑初藁

陳子讀禮而贊歎惋惜者久之曰夙哉邈乎五經
尚矣其未為諸儒所亂者僅一禮經耳萬世而下
所藉以復見古先聖王雍熙麗雅之俗者賴以此
何不幸而不獲觀其全也人有言禮記乃儀禮之
傳儀禮乃周禮之節文似矣余觀周禮之為五禮
者綜以列而儀禮則寥寥十七篇僅四禮爾乃知
三千三百自周之叔世佚固十九而況乎火於秦
亡於漢於唐而訾焉黜焉於宋也而又況乎記禮
一書殘編斷簡出於先儒制作之全者無幾及以
世儒沿習異門割裂補綴者紛如也噫嘻觀會通
以行之何望哉昔仲晦朱氏嘗以儀禮為經禮記
為傳而編類之誠有功於著述者尚有謂晚年未
定之書繼以幼清吳氏比類銓次秩然倫紀猶或
惜其為後人所紊禮之難言如此余何人也敢以
言禮雖然二君子崇禮經而附戴記余也緣戴記
以覈禮經儻不自揆上下於三禮之異同參伍於
二戴之醇駁不敢妄為紛更惟經自為經記自為
記而於陳氏所註集則採本於禮經有可以分繫
者有可以互發者取裁於程朱君子博采於鄭孔
諸家旁研曲證救偏補遺數年以來分條屬草創
曰禮疑他日就緒不妨為陳氏一忠臣已爾或曰

是疑也不亦淺乎夫搜剔遺經合朱吳二先生所
編錄而訂定為一俾經傳各得其所所以成曠代全
書此則好古定經之大業也此業成疑不足云矣
夫舍其本而疑其末非所以為訓也某不敏請從
事於君子矣

書疑初藁

陳獻子曰吁嗟乎自樂經亡而經之行於世者未
有若書之闕誤者也上下五十九篇吾讀今文焉
然而何詰曲也吾讀古文焉然而何萎蕪也吾衡
觀於二帝三王之異代焉然而其文何較若一體
也吾茲惑焉而姑就所傳述以考釋之則諸儒訓
註何異同也合異同而會通之吾將以蔡氏為歸
焉而疑且殆者何謂毛起也邇授受而折衷之吾
必以紫陽氏為宗焉而何書說之弗果即所訂定
者僅二典而止也吾又以質之繼紫陽而與者若
慈湖文正諸君子焉而疑義何縷縷也無已則研
精覃思而持衡其間本以家所世業日記篇類者
參伍而裁酌之其於蔡傳比而同之不為黨竄而
正之不為嫌以成紫陽之遺而暢未盡之旨命其
草曰書疑疑之者翼之也噫業蔡而疑蔡寧或敢
為蠹乎雖然世遠經殘久矣又安知後之疑疑不
尤甚於今之疑蔡也尚期卒業以俟博雅君子求
是正焉

說史上

甚哉孔子之善言史也蓋說禮而必有徵於文獻
也夫獻非特徵其文而已作之亦必其人焉他日
又曰文勝質則史史之徒文非其獻故也吾觀史
之義其助於古乎龍圖龜書史也墳典丘索史也
典謨風雅亦史也而獻存焉然而其法遠矣聖於
史者其惟春秋乎春秋者萬世之文獻也自後之

命是官者采文不采獻而觀史者亦多以其詞采
之宏瞻焯燦者為美談矣余嘗上下古今之史大
約有三品而他與焉司馬子長之為史記也紬
金匱石室之秘創立五體由皇王以迄麟趾異傳
百家靡不綜覈春秋以來僅有此作信守宙一大
典也說者斷斷焉必欲指其踳駁而訖之不已過
乎余故以為取其文焉可也雖然爭華實短長於
一字之間者文也爭榮辱死生於一字之間者非
文也為編年為紀傳為實錄者文也大書特書者
非文也必其人有力疾者論之忠乎然後可以
衡乎宰相必其人力疾者論之忠乎然後可以
輝歷乎權雄必其人有澹榮利之雅乎然後能抱
史南山即之死而靡悔必其人有不少選忘論撰
之勇乎然後能具識異聞處淪窺而不衰凡此類
當於董狐南史求之余故以為取其節焉可也歐
陽永叔之五代史也司馬文正之通鑑也朱子之
綱目也雖所作不同而褒善貶惡義利精深一本
春秋書法又非徒史氏之文而已若謂永叔較上
下於滑稽文正比詞藝於荀悅毋乃悞歟然此非
所以為累也余故以為取其法焉可也夫文者表
衷暢物者也節者秉志直已者也法者屬詞比事
者也三史者古今史之上乘也或曰兩漢之作非
遷之流亞乎曰子長創之者也固竊之者也擘則
乘以東觀之藏而襲之者也姑無論其疎淺之與
萎下也附比之與悖肆也即其竊之襲之未有班
於創之者也而況其他異乎吾故曰大約有三品
而他與焉嗟乎吾於是又有感於子長之遭也
夫子長以當世軼材緒承太史家學且獲從董仲
舒遊馳騁千古功既屢矣奮憤先業矢績麟經直
欲追五百歲而上之業亦擅矣不幸而幽憂之跡

為世所悲傳所寓意有懷吳子志亦苦矣噫何又不幸而有一班之厄也耶吾嘗讀彪之正前史也固之傳子長也薄與而厚誅贊一而刺九是何其相傾爾也吾故重為子長寬之夫二班者將謂子長之書為不足采襲耶抑屈其才或薄其人以為下已也藉令後子長者得一二忠獻之士必能高其業而原之訂正補續如出一手為史記全書胡為乎父既續之而斬於傳子復竊之而又斷代為書以反之且嗷嗷焉皆而棄之若遺屣也孔子曰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信夫

說史中

史之列於天下萬世也如日星也然而湮於蠹簡者不亦久乎自三皇五帝之書推之吾不知其亡者幾也史之行於天下萬世也如流水也然而困於浩瀚者不亦多乎自二十一史之類推之吾又不知其何所紀極也余故以為東史如東新繁易散約易存與其散而情之醜與約而存之今有經生學士之所未易能而歷代之所未及修者總史是也蓋有一代之全史有歷代之總史總史者所以約而存之之具也然其道不越二家以編年者者莫大乎司馬通鑑年為經而國為緯是矣乃或憾其太詳以紀傳者者莫大於鄭氏通志表為譜而志為略似矣乃或病其分類惟我 國朝所修通鑑纂要九十二卷簡要有體可為編年之總獨紀傳一家未見有作春秋之筆則有尚書左傳之外又有國語蓋編年體例囊括紀傳綱紀區分業貴兩擅而況子長五體沿冠古今猶有不可廢焉者謂宜合併往牒彙為一家其法則宗祖子長其體則各仍異代刊說摘註交變剪複若南北二史分合互異新舊二書詳略殊科三國乖舛音書

怪誕宋元復冗不綱遠金簡統變正亦有例宜詳於彼代而今或可裁事應闡乎大義而細或可省與凡藻翰掩真傳載濫溢論贊之黷圖表之繁如此類遷史什一班范什二陳壽而下多者五六少不下四三必也摭其典要萃為菁華化其闌單益以挺勁務使豐約中程源流周瞻聯屬成編如出一手與編年並行萬世而下率為通例斯則通人之大章而不世之曠典也余每讀史至此操筆恨然夫借聖典者不錄乎空言資理道者不關乎陳迹善觀史者亦存其大焉可也雖然存史亦不可不正正史者刪其礙於史者也其一類書夫纂類為書通典尚矣其他若御覽藝文玉燭諸編高者供詞翰下者資談噱讀之可為矇目其一小說則鄙俚不經為尤甚其一家傳今天下衣冠百家賈名實眩是非莫罔於達官文人之詞蓋功非李泌而門生倍之矣沿至他日為汗青之污者不淺夫正史之流而為雜史也雜史之流而為類書為小說為家傳也是文之贅疣而史之蠹賊也刪述之難正在於此是故約其史而史存刪其非史而史約辟之翳霧掃而麗照渾淨而空明是又今日之所當致意者雖然豈惟史哉經術之濁也自漢博士弟子員始也彼一經說至千百言而烏乎其不濁也是故繁史賊史繁經賊經今天下載籍之繁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惟去其無所紀極者以存其不可亡者功在十表矣噫茲孔氏刪丘索之意乎

說史下

陳子曰文之難難於史史之難難於國史大都其義有二以示觀省防君德也以彰典則垂國是也古左右史以紀言動至周而太史詔王者是也

君德係之也乃後世起居注坊此古曰典冊曰象魏曰初韓宣子之所觀於魯而周所為內史外史者是也是國是係之也後世時政記坊此噫嘻是道也近自宮闈而遠之海外斬信乎人而公聽乎萬世史欲兼此不亦難乎漢之記注於禁中也猶古也唐之宰相以時政付史館也宋之先進御而後史館也非古也雖然崇其官崇其事則猶有古之遺意焉史事之闕誠莫有甚於今日者蓋自起居廢置而螭頭無執簡之人矣浮銜曠職而監修乏大臣之重矣敘第循格而軼士阻蘭臺之望矣剿獵時報而日曆多粉澤之章矣積滯因仍追修逾遠而近事叢遺亾之弊矣昔云禁秩今號冗散昔云秘書今日塵牘兼之職是官者或機在密勿不得書或政涉大體不能書或事關諱忌不敢書或情屬私昵不欲書史可知矣較昔歐陽脩所病宋史員具而職廢者殆尤甚焉余故以為為今之史非必聯秩於周官而乞修於長樂也夫郎官日立於柱下而殿上之聖語或不得聞則記注雖不設可也惟崇其官與事則存乎上而已今天下豈乏于長者流哉昔司馬班姚諸家各踵家學書成繼世掌故既熟於黃墨揮毫亦關於體例蓋有世官而後有世史故也今無論官之世不世謂宜以此意優隆而培植之特設史學一科今天下方開雋雅之士咸得有以自見又或如西漢劉向揚雄之徒得以他官領著作如我 高皇拔以山林之秀充史局多方以求誠得極天下之選者而提衡之授以世業此之謂崇其官漢制郡國討書必先太史公卿所撰上之蘭臺請一如其制以備採擇他凡稗官野史方俗風謠及有古學異本金石圖書之章竝開理道者認令有司蒐錄天下藏書之

家令得悉心上聞無容以班事為嫌匿不以獻昔
 之人或於既去索草或以獻史贈官或詔其家以
 進或詔藏秘府而假以三館之書亦宜略做此意
 不問有記無記盡宇宙之書以供四庫此之謂崇
 其學夫崇其官則史職重崇其學則史事嚴事嚴
 而人重史末有不善者夫以庸瑣俗儂之夫通籍
 全閣校閱既寡而義例亦微非所以昭博雅之盛
 為涵毫之需也明興以來載筆之臣何下西京而
 往往祖之報章采之家狀他或畏嫌而曲詞亦多
 徇私以詭筆昔人抱草而往藏史南山者今不識
 有是人否嗚呼國史者萬世之程也古所謂褒貶
 執直為上等編勒不刊為次等博學名高為又次
 等今之官是官業是學者又不識遵何等也耶吾
 故曰史之難難於國史蓋信史也

日休問

東陽盧子號日休且名其亭問於子獻子曰吾何
 以能日休乎子獻子曰子以為自休者日休歟不
 自休者日休歟求日休者日休歟不求日休者日
 休歟知日休者日休歟不知日休者日休歟或
 休者或日休者日休歟日休者日休歟盧子曰
 何居焉子獻子曰自休斯不能日休矣不自休斯
 能日休矣求日休斯不能日休矣不求日休斯能
 日休矣知日休斯不能日休矣不知日休斯能日
 休矣或休焉或日休焉斯不能日休矣日休
 斯能日休矣盧子曰又何居焉子獻子曰息玩而
 休者戚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不息則義集
 義集則充然而豫矣此之謂能日休雖然有心以
 求之者氣動志也法天之健惟其誠誠故物來而
 順應爾此之謂能日休知已之能日休者計功也
 身安德滋莫知其然而然此之謂能日休子見顏

子乎顏子三月不違仁三月其日休也子見文王
 乎文王純亦不已不已其日休也或之為休間也
 非日也非日非休也日日休其日休者純矣純則
 無終此之謂能日休盧子曰吾聞日休於吾子吾
 將有事矣又何居焉子獻子曰吾子修之爾不自
 休者修之也不求日休自得之也不知日休與休
 忘也日日休其休化也能修之斯自得之自得之
 斯能與之忘能與之忘斯能化吾子修之哉吾聞
 聖人發憤以修之也其容休乎得之而樂其能不
 日休乎老而不知其至而心純於矩也其能不日
 日休乎吾子修之哉盧子曰吾聞是於吾子吾將
 事焉焉吾又何問矣

尚玄子

海山翁愛之間豐丘沃壤村廬柳比世傳其地得
 古釀法清旨絕倫其人不復知有詩禮冠裳之事
 日惟出作入息以飯為樂陶然一醉鄉也尚玄居
 士生其鄉憤然厭棄之逾數十里之清寧玄閣居
 焉端心守玄游神遠古若將終焉者忽夢一鹿車
 虬髯揚袂浩歌自稱為荷鍾生長揖而前曰居士
 知我乎我晉傑流也慕子之鄉素矣余十沛國不
 如爾鄉每惟獲寄此真境日與吾友太常壺子主
 爵都尉商君為歡三萬日可矣子生其地何乃逃
 而至此胡不去而反彼居士曰不然聖稱里仁書
 戒靡俗吾鄉大漓逃之是快爾規我反是淪幽谷
 矣生曰噫嘻子以是為矯俗者歟嘉彼康狄茲美
 獨珍中山啓醞漂蟻浮萍中聖有妙理醒者勿傳
 也子何陋焉居士曰不然澹薄葆真厚味屠毒爾
 猶未醒吾方寤耳生曰噫嘻子以是為攝生者歟
 天星地泉在在有之方其五齊既均雲蒸潮湧流
 淳滋體導氣怡神仙老獨無飲乎而子何固也居

士曰不然縱飲喪德顛願拂經古訓徵焉余侏儒
 也敢不是服生曰噫嘻子以是為學古者歟孔之
 無量陶之醉吟穆生計醴疾羸感爵皆是物也白
 公傳之坡老賦之余亦德而頌之久矣而子又何
 復也居士曰不然道原太始太始不作天一生之
 酒所胚也至味維澹澹故不厭是故古者以旨酒
 為兆亾以糟丘為淫德溫恭而令儀者臧成禮而
 不淫者義必聖必賢而不淫醜之干者刈寧觸灌
 夫而不敢不辭者介先枕麴液醪而後破兕觥以
 改服者祥與田父野老班坐而泥飲者適慕桐馬
 上尊之榮而醒焉弗解者溺遺新豐主人而強貫
 納歡者悻終日噉而不檢以胎隱禍者殆為狂藥
 所使而罵坐侵人者戾側弁墮車遺形骸而不悔
 者賊禮非徒飲飲非徒醉爾也吾之鄉獨忤此戒
 吾故去之爾毋乃思流膏以潤嗑僅垂涎於一見
 者乎爾嘲我復我嗤爾迷矣於是生乃跼躬撫然
 曰旨哉斯言吾醒矣夫昔人有云清澹禍晉夷化
 傷理吾輩與有責焉竊嘗究之乃今無以自解矣
 自今當與青州從事毀盟絕交以共子玄閣之雅
 願達人其勿叱之居士曰訝居吾語汝爾知酒之
 為醉矣抑亦知非酒之為醉乎性靈易奪尤物善
 移何好非酒何癖非醉目醉五采耳醉五聲口醉
 五味鼻醉五臭心醉六慾神醉七情有一於此未
 或不迷故曰其近尚玄太素之文是曰玄章希聲
 之音是曰玄聽太羹之和是曰玄享無臭之妙是
 曰玄載運於無心順於無情是曰玄德至人哉此
 玄酒之味也爾復能醒此乎生曰唯唯醒之為義
 一至於此吾乃今知智也之酬滋甚請衍其奧再
 闢豐蔀可乎居士曰諾爾知尤物之為醉矣抑亦
 知非尤物之為醉乎今有人焉志濃溫飽名理濫

腸甘心澳忍炙手炎門是謂流瀆於富貴之場撫
拾糟粕藉口精醇醞乏醍醐浮獵厄曼是謂沉酣
於雕技之末節言傾寫市奸沽榮外若投醪中懷
鴆毒是謂釀惡於體交之窟耽嗜諸真酷談內典
久假不歸如寐弗爽是謂浸淫於異教之途楚平
有言世人皆醉此之謂也茲癖益深茲疾益烈茲
欲逃之是惟大覺凝爾靈舍飲爾天和以乾坤為
壺肆以滄海為大栝調二氣以為丹吸元精以為
液酌飽滿以順羸虛澆清塵以掛清腴遇則功伴
翹舉不遇則冷然獨醒形神俱暢玉山不頹適毀
譽於忘言委得失於大化斯吾真味匪爾濁醪無
庸咀吸試自涵濡生柳鍾傾聽怡然躍然再拜而
別尚玄子且寤且戒大書於閣曰倚鍾生幸無復
來終其身不入醉鄉醉鄉之人聞之盡易其俗

築海記

乙未海上之役憲伯黃山焦公寔督臨之時進陳
子而問築策焉見公歷洪巖披沆莽劈畫備至纒
石於外以障衝也豎木於裏以衛土也築土於崇
以膠石也列門於陡以殺流也堅結膠綴屹然長
虹邑之人其始也剝石輸埴炭作星入則相與號
勞焉已負者釋作者息則相與歡欣焉已公且歸
臬以告成於侍御則相與頌德焉陳子曰是惟民
之性然哉夫民也惡勞而樂生也夫塘之築也將
以生之而公又善使之也故是役也有數德焉郡
邑自長吏而下僉曰塘所須於吾郡邑者其具至
難卒辦也公實量而需我乃克濟諸執事官使曰
海山波濤之險非一力可排也公實器使我又
不盡力我我用是展大夫士曰吾見公無眾寡無
小大實履我諮我故不敢愛其情夫里曰塘吾
蠶也吾家世苦其力與財於斯久矣而今也均今

也勿亟吾悅之胥徒曰塘吾利孔也計將乘以饜
我而今在上者若鬱律然敢不怵以戒父老曰
吾於塘朝作而夕覆幾更僕數矣今也如砥如塘
以莫不境遷石而案之裏與表副矣其殆不朽乎
是故於率屬簡者也於使人恕者也於下士虛者
也於用民仁者也於貞紀義者也於永圖哲者也
簡故承者德恕故能者售虛故接者孚仁故饒者
和貞故奸者戢哲故成者遠將浙與吳是賴乎雖
然公之心不謂然也嘗曰動眾而齊法者未有能
善俗者也吾不敢以樂成之心而失其非常之原
吾畏民於濤耳有德何知焉噫嘻茲其所以為公
也公而往則有今築在久之而或不勝濤也則有
輿頌在夫神聖不能善濤水水者濤之濤也俗之
難善非濤之濤也二者公曷與焉陳子荷公知也
為次第其說紀之而因以矢於眾曰所不念公之
能生我者有如此海

華林胡氏譜序

夫宗法者王道之端乎然而五宗廢矣譜其庶幾
乎夫譜也者言乎其世家也則亦宗之遺法焉是
故明乎譜之義者可與言治也明乎譜之法者可
與言宗也胡之為氏久矣至南宗壯戾之子尚書
番為華林之族喻為陳留之族瓊為晉陵之族尚
書之子贊為西山之族族繁而譜牒遠矣是故華
林者胡之族宗也尚書者華林族之宗也尚書之
裔天瑞之四子光祿孫括則譜其自尚書之族也
天瑞之八子都官今其裔孫立則譜其族之自都
官者也夫譜有四倫有尊尊之義焉有親親之義
焉有長長之義焉有幼幼之義焉蓋天瑞之族出
都官故其譜於都官始使其族世世祖尚書而宗
都官也是謂尊其尊由都官繼而下之繩繩乎其

長也由都官之後裔衡而旁之秦秦乎其莫也一
本也是謂親其親都官以來班行森別循名者代
使皆知崇年撫弱無忘恩禮是謂長長而幼幼夫
惟尊尊以敬敬也親親以敬愛也長長以敬順也
幼幼以敬慈也是故譜立則倫明倫明則族厚故
是譜也合華林之族觀之疏派別系而溯其源則
四倫在焉而孰忍以二本視華林以忘其先即華
林之子孫觀之聯支共裔而推其流則四倫在焉
而敢不以一本睦諸族而光其後考自晉魏以來
尚書領護而上者曰甲姓為四海望族此非特以
恢張世胄已也期在濟美家狀云耳先儒欲收世
族復小宗立譜法意蓋以此今是譜立華林之胡
將天下之善族哉夫胡為海內之族之望而茲以
風之天下之族將不有與焉者乎詩曰孝子不曠
永錫爾類譜之用大矣哉書以敘譜

至壽篇

蜀諫議龍山封翁壽六十而龍山官於東海之陬
遠以壽翁巧陳獻于壽之陳子曰夫人有四壽有
壽之壽有壽之壽有非壽之壽有壽而不知其
壽之壽壽之壽為因壽壽之壽為遇壽非壽之
壽為達壽不知其壽之壽為忘壽因壽而壽其壽
鍾遇壽而壽其壽康達壽而壽其壽昌忘壽而壽
其壽無疆鍾而壽因之以年壽者也康而壽遇之
以福壽者也昌而壽達之以名壽者也無疆而壽
忘之以德壽者也故年者壽之壽福者壽之壽
壽名者非壽之壽德者不知其壽之壽是故壽之
壽者百一壽壽之壽者十一非壽之壽者萬一不
知其壽之壽者億一翁之壽也六十而形神倦如
也蓋駸駸乎耄期而上之矣斯之謂以年壽其孫
子森如百祿道如也斯之謂以福壽天下有一日

而不聞之子之節者乎斯之謂以名壽諫議純而恭其忠也勇得諸翁斯之謂以德壽且壽者樂其親而已吾聞善為樂者不以謙喜而以謙祥不在堂下而在堦下不於所已致而於所未艾今諫議固他日阜慶也翁之德遠矣德遠故名逾遠福逾遠年逾無算壽哉龍山翁也德者壽之大名者壽之著福者壽之止年者壽之流是故言物之流而壽者莫如海言物之止而壽者莫如山言物之著而壽者莫如日月言物之大而壽者莫如天地斯之謂四壽四壽者全壽全壽者至壽至壽惟壽所得而壽是故子之於親也天地日月也奚翅山海諫議公之壽其親也將壽之以天地日月也又奚翅山海是故為諫議壽翁者亦壽之以天地日月而後可海人以東海之壽壽翁而圖之者非其壽也陳子為是篇廣之

醫說

董大夫治邑之三年而疾作邑之胥史父老問於醫岳岳曰火也火生於勞胥史父老曰吾屬日夕覩大夫之為政劇甚冬又治塘於海歷風霧沙磧間是以勞也岳曰然六氣之中溼熱為病十九海上風氣外薄鬱為浸淫而又火自內熾則蒸而赴脾是以疾也岳蓋問而知大夫也又切脉而知大夫也投之劑輒効胥史父老喜問於陳子陳子曰貽乎哉言也人之四經六合心為君火而脾腎為二火五性之動為五火壯火食氣氣食而脾動故治疏火必先理脾脾者上也土平則五臟平而身安天下之土平而天下安理一也溼熱者吾鹽之人之疾也瀕歲旱魃為虐繼之湖溢而衝邑之人繼毒不解而血脉橫患不得其所蓋燥燥賜賜然狀未有以疏之者此病機也大夫甫下車軫切病

頤水遺編

瘵以膏液養一邑之元以法制刺一邑之疾以胠抵拯一邑之溺亟亟焉為民造命而一邑之沉痾頓起大夫力也經曰天地為之父母蓄養之而已大夫察其機以療之而天地父母所不及者父母實父母之矣乃一邑蘇而大夫疾何哉勞勞火乘一邑之人之疾驅之也噫嘻茲岳所為功也乎夫大夫之功在一邑岳之功在大夫大夫之身社稷蒼生之身也行且培國脉稚元元即所與天地四時相調變而平天下之土者又非特一邑而已然則是役也又可少乎哉岳之功於是乎可紀矣於是胥史父老再拜岳而以陳子之言贈

曾孫男陳定國重較

天敘

頤水遺編 海陽公陳所學著 鹽邑志林第四十三帙
黃岡樊維城采編 後學姚士麟 訂閱
于哲劉相錫 男陳昌明 梁較

一笑生傳
一笑生居一笑山故諫張公寧墜而壽之石生因以為號生曰癡雅不善笑人有言今通士笑日解顏者什九不幾不曉關之矣於是勉為笑殊未能也每臨風獨坐或下覺飄然失齒若轟鳴窸發自一聲氣生性下急師心夙無曲愿才昭楚城和口

不容迫感柴折逆人即不能少借顏色雖中無咄咄而誦始固多不喜訕者言亦不敢訕人人至湫必酬應以心一語調則愧且慄彼色揚而言游馮其胸臆斬乎而善之斬乎而不善之乃陽浮道與入者顧反弗能偃喻受之矣權市得花人傾人捷足者類巧緣之生獨縮縮若曳而弗克前也寧日為所蹂躪竟不悔癩媪無似以上大夫臨其舍得假在亡辭為快人情反覆規其微直以無心應之甚有以對報德者情至不堪付今昔於兩忘自入任一不敢有所乘美田宅售業者必反之假詭必正寧迂至情有可直雖背言務與據竭不翅切身營之事于倫分批勅固顧拂意即彼父兄之命所不肯及乃面與人語或少卻不覺連挂人人固多摘缺之者生年舞象便其骯髒之資痛靈根風殞堂構未肯宛就句讀博射覆以尉北堂已而中甲乙之科入為夕郎出為專城 綸音之光貴於重泉其視老靈魚而守廣文壇亦已倖也唯一時狐鼠奔國生未有後日諫死而為若放之鬼以餒先人不其忍而遂踰循負 先帝恩他亦何贖為郡乏樞捐狀諸所綜覈緝捕均革非敢慕神爵間聖書徵車庶幸無罪耳而為黠使者所讎雖然復讐者不折鑽于有枝心者不怨飄瓦兩乞骸不報病銷骨不死而茲事與人不蚤晚值之則是孽也非已則人當念子孫世世誦感應篇耳刻跡西居親知已無半在日權楮生家壁破產課兒以娛吾老暇則廢書馮櫺賭行雲飛鳥冷然大喙摘占一二董翰盛雄及猶他窮愁之士細指數之惡乎然惡乎不然彼方胡盧口與此亦安知不從旁撫掌也噫嘻達非家生時且愚矣踟躕天地差池人代鏡窺形良足自頽後我者毋吾家中之諛作一

永日竹下偶閱宋儒楊誠齋開軒南涯可疏可讀
 讓帶經軒記有曰書者吾事疏者所以寓吾意也
 自為詩有云誠齋奄有三三徑一徑花開一徑行
 蓋徑各一舟記凡有九云誠齋官紹興淳熙間以
 忠諫著聞跡經略諸疏及揮塵錄徵其人第為周
 必大韓侂胄諸奸所聞終隱於家而愛國嫉邪至
 老不衰其所為寓意云者誠托之也余每仰止其
 人恨不及一從之遊舍之北隙地為圃僅一徑入
 旁為兩樊樊之外皆為畦以蔬中植四柏構為一
 亭亭以北為堂數楹又北為方池栽竹數十竿時
 時手一編過之且誦且灌蚤莫徜徉卷耳目肺腸
 為已有不復知有甲觀大固在天壤間爰額其圃
 曰一徑堂曰寓意栢之亭曰拂菻所夫徑之一與
 九一也誠齋借蔬以寓意于深長余第其徑之一
 而寓意於蔬愧其意遠矣語云鶴雞學鳳肖其飛
 駒牛學麟肖其走而已若拂菻之義則有取于詩
 焉詩曰管管青蠅止於樊菹夫拂菻之穢以清樊
 之塵是亦行徑者之一適也又安知不為誠齋所
 寓意也耶書以識之

防海議

議曰海患開切浙西諸路故永樂之役計協蘇松
 九府厥後綜理名公因時區畫詳矣獨念防止未
 流事先有備如必待既溢而後捍如物力民患何
 粵昔治塘無定額額自弘治始均派各邑夫里七
 千兩嘉靖以來則約四千而下之矣然猶藉邑帑
 中縣各邑日久弊生徵解不齊臬憲黃公光并督
 令貯府嗣乃以修郡城權一用之然猶關白水利
 職官嗣則又以軍旅用矣已乃沿視為美餘而贊
 龐之矣吁嗟乎百姓生靈藉此抵捍即今風濤回

測日夜澎濤計又安能一日忘哉為今議請必各
 邑依時解府府仍發縣督委專官募夫採石隨到
 隨築或增補或拆修縱橫曲折相時經營每歲率
 以為常自非大地溢此外不必另議則下無侵牟
 之奸塘有修築之實用以漸不費役以時不勞久
 之屹然底柱矣貯之於官寧若貯之於塘之為愈
 乎此一策也為世世長利當與諸路共便之或者
 曰若是工幾無寧歲矣曰供有定額役有定直非
 厲也且自有塘至今金粟故括海填丘矣亦惟此
 民命國脉耳苟圖玩愒以重後艱可乎曰然則各
 役徭征後時有何日期而督之是在當道加意耳
 父老僉謂此事聞于朝者屢矣若此議允民瘼所
 亟嗚呼挽回造命誠有望於今之軫國是者

生字符

余聞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故曰安危利甯死字符
 也思患預防生字符也海陽子自萬曆甲申冬十
 月迄乙酉春三月有先塋之役匍匐丘壠間手開
 荆榛培土埤平礮礮覆墻垣凡五閱月寒勞日積
 余弗自覺也暨三月十八日風眩起作忽不自支
 四體若非我矣伏之枕三服牛黃丸項乃蘇形骸
 始為我有海陽子曰殆哉幸乎此人鬼關也當是
 時脫一不濟于呼吸間則向之徵逐而與我者與
 奔走而事我者與家之更相依倚而待命于我者
 安在而我亦何所賴于彼焉夫手足不仁余致之
 也天發殺機矣今又不創其死而求所以生他日
 且有不可揀不及揀者焉是自殺耳不仁甚矣亦
 何忍乎余故列其狀而書之屏曰生字符也朝夕
 視為警焉孟氏曰歿壽不貳脩身以俟之夫壽不
 壽天也脩之在我者當如是是亦仁身之一道云
 耳

一承天心夫風眩烈疾也余不自理以致有此偶
 一發之以薄示吾警天之仁愛極矣茲所不重自
 戒慎以承之者是逆天也烏乎可

一畏人情夫愛生而惡死之薄俗恒情也余以涼
 德不克取諧于俗而又示之以形人有不幸且樂
 哉茲有所不重自戒慎以矯之者是墮人也烏乎
 可

一自此身以外妻孥骨肉皆外物也必識此然後
 能存我敢不是警

一自此生以外千綱萬鍾皆餘物也必識此然後
 能衛生敢不是警

一自此軀體以外冠裳事業皆萍梗也必識此然
 後能適得吾體敢不是警

一子嗣遺體也居產遺業也即傳盛繼美亦遺榮
 耳既因身以畜後復因後以累身徒戀戀于在人
 竟落落于在已愚者不為也敢不是警

一榮名蝸角也恩讐蟻戰也即七情六慾皆禍苗
 耳其得失在究竟其至要在存我若因外賦我則
 其失尤甚何以贖此生乎敢不是警

孔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太史公曰神太用則
 竭形太勞則疲余少孤蹇涉歷多難營營碌碌疾
 痼深矣覆轍在前敢不是警

唐司空圖詩曰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
 天六龍御轡方催駕安忍乘危更著鞭言簡而切
 事近而明誠既衰之律令回生之藥石也催駕之
 云今既兆矣敢不是警

告子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
 氣此是滅思慮法

中庸 有餘不收盡此是滅言語法

僧詩云 得意濃時正好休此是滅飲食法

氣此是滅思慮法

有餘不收盡此是滅言語法

得意濃時正好休此是滅飲食法

語云 視于無形聽于無聲此是藏視聽法
 詩云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是藏起居法
 傳云 如泥塑人如木朽人此是治百體法
 佛經云 一切既皆空于我如無有此是掃六賊

法

附

責足文

子陳昌期撰

余自丁酉之秋病瘳百危莫論楹虎口而詎脫登
 羊腸而幾質泊乎壬寅霜風戒塗藥裹失御僵蹇
 寒牀五日不寤情憤續息無復人理造物弄人解
 脫匪易簡主再生疑叔未死而三患交梓四體偏
 枯腕中有鬼足已不肉崖然傲骨踣天踏地乃微
 罪於足索樸被而與之語曰

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攬斗杓而馳化即蟻兆
 其必矜何我躬之不淑遭爾足之崎嶇日遷月化
 莫知其根吃如漢相之水疆痛若陵陽之初楚吟
 呻簞席程校晦明芳禪無煖高枕屢驚春羅罷月
 秋桂遺風旨酒不曠素帙凝塵蝸角九折於毫端
 蟬蛸三息於寸陰斯泥我之已甚願改玉而合
 足曰靈壽之錢尚恨枕高而唾遠翔雲之鳥猶驚
 曲木而隕瘡氣行無間形不頓虧故藏山走而不
 覺蟻竇隙其莫追雖河清之不待孰衛足之如葵
 其人所以踵息智士戒其目榮也今于食則腥膻
 肥享衣則燁燁雜還舟與有怡慶之機椒蒞皆腊
 毒之危亡家寶於魔地滅智乃於靈襟靜居則弱
 體澤則憑固詒殃於斯足何詹詹之我廷
 世有素髮垂領圍玉相映結綬金馬之庭高步靈
 臺之上享溢百年龍鍾不杖亦有山澤雁人遠遊
 公子忘形去家登山臨水攀危枝以徑度躡獼猴
 其不讓遊履已徧餘勇可賈若夫妖蠱列屋二八

頽水遺編

遞侍荒蕪無算一飲一食芘焉而縱尋斧體陟陔
 而精蕩見齒鮒背往往而是輕趨欲飛投袂鵲起
 余誠不能能伸而鳥經亦何至垂堂而騎屋為爾
 之牽率以至此淚淫淫而無訴

足曰芒芒玄極孰知垠亥人生其中譬若煙海誦
 伸龍蛇無能僕指今于罪我之由我將告夫逞詰
 昔王駘兀者而王仲尼屠嘉喪足而齊執政闔跂
 支離而視全人叔山無趾而有尊足雖天殺之不
 解亦天放之無選至若莊寄徑於鼯馳屈托乘於
 螭虎錦城縣幣而登秋蠶室含毫而歎鵬或登樓
 而去梯或舉扇而觸室或蓬蒿之漸路或塞門而
 長杜五嶽起於方寸萬務啼其一擲彼曠宇與脩
 榭竟有足其不踈今于蠱端景鬱文明奚筋骨之
 細憂庶消魔之有靈

盲者不忘視廢者不忘起爾之初辱遞起遞臥如
 游魚之吞微鉤宿鳥之觸林棘及其為寒濕燥濕
 之所攻也鍼砭灸艾之所入也如踔行之距虛稀
 名場之踧踖至於族醫旅進千詭萬異曾青雜以
 丹砂珊瑚間乎木難或采明珠或拾瑤寶霏玉屑
 而從風塗雌黃以辟毒桃枝九折之珍人參三揜
 之果日無停製費圓遺力徒碧髓之遺遠之金骨
 之續骨笑愚仙之未弘咀黃帝之所漏洩爾足之
 不仁百奏而不一効我聞聞藥香以減病屏膏育
 而出泣何婢媵於下體其見笑於黃笑
 足曰混沌既窳巫咸不作陰陽為爐萬物為炭遠
 際咸施聾盲狂癩殘形枉肢荒經難悉懸薄之門
 三家之社生煙迷墟壁室護伏婦老為之擗標知
 藥石之為何物紫臺從軍交河遠戍霜天夜號圍
 門畫靜軫愁病而自憐無友生於羈旅金鷄香散
 日月如駛今于從容於導引宴行於飲食物至則

頽水遺編

桃李冬華氣至則春夏必反又焉知塞馬之得失
 與郊牛之儀白

人生百年之內上壽七十恒不滿百雖飲如鯨吸
 食若填壑目矚雕幾之斃身被統綺之服蘭膏嗣
 暉對景不失長驅九嬰永截二豎為驢木滌猶云
 電逝況余垂髫而孤孑弟鴈敘舞勺舞象輔車無
 倚峻鷹在手噬犬吠王子矜尚愛世睚都白出羅
 入弋進寸退尺縱鱗之游汀潭勁翮之栖翳蒼而
 悠悠裹足抑揄路鬼福不盈背災寔重積良怪爾
 之久淹豈造化之有耳

足曰達生者為能尊生形役者不以心役故耳可
 使觀氣可使聽火可使投水可使沒臂可為彈肘
 可為柳尻可為輪神可為馬嗟假合於幻軀奚幻
 境之可執子何不息心沈墨之鄉游神固窻之野
 較斷米鹽該討芝桂等衰榮於委鳥惣恩怨於流
 水和緩之湯液勝岐擊之滲漉然後解疏屬之拘
 獨滯留之疾凌厲天垠蹂躪地隔恣恭蹟之所如
 今濟勝之有具乘華輶蕩蘭鷁曜金裝駕文駟袖
 七首以劃青天籠白雲而滿程席截若豹霧霍爾
 鴻翥余將矯矯其翰生忘瑟居之芥遠古有善嘯
 而于善慈淺躁於一朝而煩惑於大道也豈逐日
 之夸父而移山之智叟也邪余聞之泯然汗下欲
 教之以所不知而不能其諫我似子其道我似父
 以規為璣余則自取敬謝不敏足亦尋愈

六先生文選序

天地間無非文而已天有天文參光五辰天虹絳
 河地有地文根著浮流梯秀縹華變而之蕭雲茶
 露陽燄陰雷又變而之胎月孕霞樹彩河光至轉
 燁夜然塵市曉結天繪鬼工儼忽眩怪靡匪文也
 蒼蒼者其正色邪陳根朽壤文將焉傳夫六經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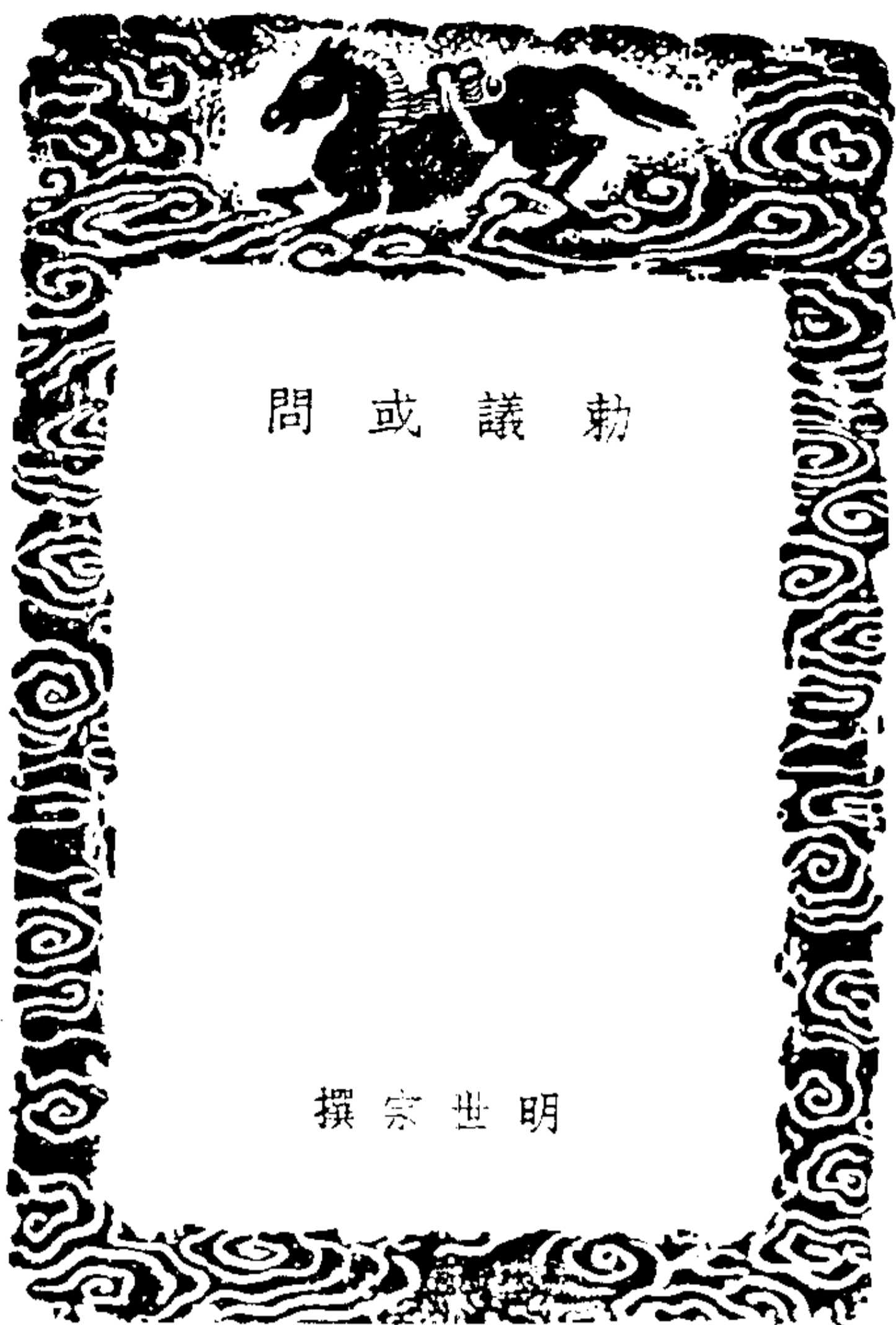
日月揭也春華而秋實也周餘諸子門創戶別或雲翔霞鶯或壁坐璣馳雖喧歷於大道而慧業基熾矣秦人稀渾噩而祖周郊經而宗子漢人稀六經而祖諸子郊周而宗秦六代稀秦而祖東漢郊西漢而宗魏唐人稀漢而祖晉郊魏而宗隋如樂卻之後降為阜隸九醜之醜險酸險泊已宋人文不勝而跳諸理別于分統莫適為祀令喋喋而佔佔理固何當以管燭代明以高山廣川而蕩為魁陵糞土至元而天地兜昧則其餘孽也洪惟高皇在卦之革欲雕龍逐鹿并兼而無餘象譯詩書跣跣被商為矣一時閭閻之臣荃茅未化無能潤色萬一維斗帝車寔自 孝皇而士趨修古時則有若李北地夢陽何信陽景明為之導世廟壽考作人詰匠林立時則有若楊成都慎李歷下攀龍王瑯琊世貞汪新都道昆為之冠今六先生文具在可略而言夫李源風何源雅其稱詩固然李之於文亡論蠅襲傳之徒即號頴頴如徐昌毅鄭繼之王于衡康德涵輩雖暈五采飛不百步耳先生直紐秦綱張漢幟斷斷唐以後語汰众好而自為好又汰同好而自為好其沉深莽蕩淋漓鼓壯正若嶽立奇若殿廡庶幾接席龍門矣今距先生百年而文亡舉東京下者專路藍縷以啓山林猶挽黃河而洗之也夫信陽其傳翼者也鈔叢韓非劉向家言格高而氣厚時離去不似也成都其重積者也編讀中秘書探蚪蚪索象罔於文頴頴不諱古昔而已瑯琊氏既乘其會而收其全瑜又乘其蔽而務匿其瑕移遷緝固欲六吐唐賈其餘勇支離旁羅新都氏不能離津筏而上之刻攻左史言如錐木屑其力掃塵雜即不至夢陽出亦走入醋甕矣然未有加我于鱗者也中原七

子唯于鱗與元美以齊晉之賦而歌代興元美之材博于鱗之造微博則習習則鑪鞴在型精狷狎出微則專專則擬議變化新陳相生其書非三墳六籍不讀其言非古昔先王不稱其論著非挾日不成其逐射而當古人非上駟不以駕故元美可字批而句割也于鱗則纖濃易於脩短令耳觀者不能舉其辭發冢者無所盜其意故世之好于鱗也無以過元美而疑者咻者繩者倍之嗚呼是足為于鱗矣人言李何故相驩以名高為敵國何故非李敵也放瑯琊於滄海尊歷山於秦岱登新都於配林善哉夫前李後李崛起相映奪群喙而樹之鵠固獨擅千古已唱於唱禹在草木之有臭味世守齊盟不墜岷景使天下毋之燕越轍者則六先生有同功也夫夫以明之盛六先生之功採天地之大美以各致其造其能為秦漢也者乃能不為秦漢也者于鱗有言紹明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其在斯乎

男陳定國較

頴水遺編





勅 議 或 問

明 世 宗 撰

紀錄彙編卷之九

勅議或問

嘉靖

御製正孔子祀典說

朕惟孔子之道王者之道也德王者之德也功王者之功也事王者之事也特其位非王者之位焉昨輔臣少傅張璠再疏請正其號稱服章等事已命禮官集翰林諸臣議正外惟號與服章二事所關者重亦關於朕者不得不為言之朕惟我 聖祖高皇帝應天作辟以繼義農堯舜而君天下傳至我皇兄皇兄升遐以朕為我 皇考至親之子命入奉大統繼承 宗祧以主 郊廟百神爾豈敢於義理不當為者而率為之茲所議祀典俱未為輕而號稱服章實又重焉孔子當周家衰時之末不能行王者之道乃切切以王道望於魯衛二國二國之君竟不能用孔子孔子既逝後世至唐玄宗乃薦謚曰文宣加以王號至元又益其謚為大成夫孔子之於當時諸侯有僭王者皆筆削而必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生如其死乃不體聖人之心漫加其號雖曰尊崇其實自為亂賊之徒是何心哉又我

勅議或問

聖祖當首定天下之時命天下崇祀孔子于學不許祀于釋老宮又除塑像止令設主樂舞用六佾邊豆以十可謂尊崇孔子極其至矣無以加矣特存其號豈無望於後人哉亦或當時草創未暇歟至我 皇祖文皇帝始建北京國學因元人之舊塑像猶存蓋不忍燬之也至我 皇祖考用禮官之議增樂舞用八佾邊豆用十二牲用熟而上擬乎事 天之禮也略無忌焉夫孔子設或在安肯享之昔不親魯僭王之禮寧肯自僭祀 天之禮乎果能體聖人之心決當正之也至于稱王賊害聖人之甚王者已有是德宜居是位堯舜是也無是德而居是位者昏亂之君如桀紂幽厲是也若至於後世之為君而居王者之位者其德於孔子或二一三有之十百有之未有能與之齊也至我 太祖高皇帝雖遵用孔子之道而聖人神智武功文德直與堯舜並恐有非孔子所可擬也由是觀之王者之名不宜僭稱王者之德不宜偽為僭稱者近於僭亂偽為者其實有未盡之也至於服章之加因其位耳孔子昔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何其不幸身遭之哉夫既以王者之名而橫加於孔子故使顏回曾參孔伋以子而並配於堂上顏路魯曾皆孔鯉以父從列於下安有子坐堂上而父食於下乎此所謂名不正者焉皆由綱領一紊而百目因之以墮傳至有宋而程頤以親接道統之傳遂主英宗不可父濮王 之禮誠所謂是亦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之明驗哉今也不正滋來世之非道將見子不父其父臣不君其君內離外叛可勝言哉除待該部集議施行外茲朕不得不辨亦不得為不為輔臣辨也為名分也為義理也非諛君也非滅師也若朕所正者亦如是所以防閑於萬世之下也設或有謂朕以位而凌先師實非原心者是為說

勅議或問

五

嘉靖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御製正孔子祀典申記

朕惟為人臣盡臣道盡之云者終始生死以之非所私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朱子釋之曰祖父所行之事不但三年雖萬世亦不可改也小有可變豈可待之三年夫成法固不可改其於一切事務未免法久弊生不可不因時制宜至於事關綱常者又不可不急於正也朕又惟天子不可與匹夫相爭辨斯世斯時却不得不辨也昨所命議正孔子之祀典方下命翰林編脩徐階倡逆論云云者且引分祀為言其心之固惡可知朕不知典籍且以易明者言之孔子之謚王號自唐玄宗李林甫之君臣始夫孔子已逝在秦漢之前此間豈無賢明之君如漢高祖唐太宗皆創業垂統者何不加王號於孔子又如漢光武中興文帝守成亦無過者又何不加王號於孔子則不敢擁虛名以示尊崇之意者可知矣林甫之請玄宗之加意必有謂林甫之為臣也何等樣臣也其意或假尊崇師道以欺玄宗歟玄宗之所加也何其巧乎自秦而後王天下者稱皇帝漢方以王號封臣下玄宗之封謚孔子何不以皇帝加之是不欲與之齊也特一王號猶封拜臣下耳尊崇之意何在哉這箇王字非王天下之王實後世封王者之王也由是夷君武宗假託之而加謚宋徽宗薦十二章服徽宗之加欲掩其好道教而設此以尊崇耳况以諸侯王而僭天子之服章誣之甚也至於雕塑之像不知孔子門弟子即孔子死時而造之抑放釋道之為而造之且如一箇人自是一個貌色不知可增損乎抑不可乎以一聖人而信工肆意雕塑做個像曰這箇是孔子像殊不知其實是個木土之靈耳孔子肯依之享之推已之心則知孔子之心也又至於八佾之舞十

二組豆又借禮之甚也決所當正階此奏正與昔霍
韜之叛議 郊祀同然韜也却朴直真實故所言不
遜階也用心如韜而言甚巧而好也悅詞和言不激
不迫甚矣彼哉斯人也翰林可用這等人邪昔同姚
涑輩登科大學士費宏所取也邪正忠否昭然矣是
為申記之云

嘉靖九年十一月初一日

聖諭

昨卿等已將禮部刊行朕著說記本擬票上已朕所
承即批行非不斷也亦非惑小人之言但實不容不
說王汝梅等奏一疏與徐階張象所謂同他俱不暇
言只以後世人全不公平全無義理者言之汝梅等
有曰此 聖祖所存不必去也言似輕而意實重意
朕不尊 祖制欲問罪耳夫設使武成王祀典今在
朕下命去之必翕然奉順必無一人言之曰此 聖
祖所存也且如各鎮總兵武臣凡行事序則在撫按
官上今率皆控制之一有邊警無所施為往往有賊
至而猶不知者豈可望其得備乎至此失事執行奸
巧罪皆歸之主將或有暴虐輕率激怒貧卒反賴主
將主使如失記名巡撫保定官及歐陽重者我 聖
祖時有此制乎有敢這等無理者乎他則不能細數
孔子稱王咸謂可者徇私意耳借之以制壓君於上
威服人於下雖曰尊孔子實是自尊也甚矣孔子教
人以道初無這樣事至於壞亂人極大為不道之徒
不知孔子嘗教為此等事耶如今人只知說三代之
治為體時治為井夫三代時君臣庶民恰如一個人
唐虞又可知矣今人都是計利害為身家之輩動以
善人為令色君子為偽為謹言為國謀私求進親
君敬上者曰諛諛逢迎舉善去惡者結黨設報復之
心開陳政治者曰此喜功好事請脩禮樂者眾加變

亂成法之名拾遺補闕者曰此彰君之過故九朝廷
興舉動謂狂為由是觀之九愛國任事之臣必盡斥
逐九他比同之類所行所為上制君下脅民無所不
可是無紀綱法度恣意適情杖父不難矣因諭而著
此亦當通行刊布

嘉靖九年十一月初八日

御製火警或問

朕為是或問是不得已耳豈不知好辯多言起蓋
為佞大夫君道之體特為重大者作之耳夫今人
率多深福禍以搖惑人之心志強幸矣附託毀善
人阻害道義故朕述此以自為之記云耳非尚辯
焉非飾過焉惟明達者知之故序

或問於吾曰汝家東所房被災是 天之所仁愛以
示汝汝其省之否乎吾答曰予非薄之人仰承 皇
天眷命主斯億兆過咎最多 皇天垂示仁愛予于
此未知所以或曰我聞變不虛生必有所召茲警在
汝家非汝德失其中和政失之躁急與夫凡所致此
者否則何有是乎吾答曰吾非汝此問何得言乎汝
其聽吾陳之宮中地面窄狹房屋重疊宮人有三四
人止一房者又不肯相和昨一氏飲酒酣沉而睡至
二鼓未惹火著身猶未覺即焚其身方延至屋人盡
睡熟罔覺至三鼓巡者纔見忽報之所司急喚眾人
火已盛矣且三十五房接眷通連無可措手悉燬之
此自醉氏起緣非災變也其質人自不慎耳如以吾
禁酒之令失嚴及無德罔以弭之者此其吾之過也
本非災異也或問汝既知若此何必引咎下令脩省
禱于 天禱于 祖考哉此豈詐與吾答曰予聞人
君之事 天也不可不慎此非變異木人為之固不
可為災而所以禱之 天禱之 祖考者告之以人
事不脩祈之以將來祐化吾家長也不能致人人小

心其保非我之過失誰與故告于 上天告于 祖
考庶有所履畏下今脩省庶使人人事事務固慎美
何許何偽人縱可欺天可欺乎或曰斯固是矣寧不
失息以自恣乎吾答曰孔子大學正心之道曾子釋
之曰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皆不得其正夫不
得其正者何不當忿懣而生忿懣不當恐懼而起恐
懼與夫不當好而好不當憂而憂者心既昏惑顛亂
忿懣於違已拂意之言恐懼於和說詛祝之術好樂
於聲色逸豫之場憂患於奸小惡讐之讒虛靈眩惑
心欲得頃刻之安且不能尚能正乎况今人專譚禍
福務求事應強為附捩陰中古人暗亂人志使聞者
股慄而背汗至此則人人荒惑將不顧君親謀為害
治不可曉諭而至因而束之又自招督責之過是因
細而失其巨吾惟知 皇天昭鑒在上 祖考臨視
在旁鬼神質之左右直知自信而已矧忠肝義膽之
賢所見又豈吾比哉汝其為是問也惑亂人心甚矣
豈君子哉問者慙而退

嘉靖辛卯正月終旬八日記

皇帝勅諭戶禮二部及都察院

朕惟民為國本固和寧不可不加意焉欲民安又
必慎用守令然後乃獲所安近屢有旨令吏部多方
選授用心考察外但未聞某官果賢某方民獲安生
某官為否某方民不聊生無馬黜陟實効未臻况近
來災變多端本由朕致而百司公理亦不免有匡贊
之責而親民之官又最切焉今將朕偶有所見立為
條口爾部院便即刊布開示于後
一守令已有旨命所司慎選外著彼到任之後務要
上遵我 皇祖成法脩盡職業愛惜百姓所欲者與
之聚之所惡者與之去之扶善而驅其強暴尊賢而
去其不肖教之以忠孝道之以仁義勿得肆虐用酷

殘我百姓

一凡軍民人等有在家能孝奉祖奉宗恭事長上和睦鄰里教訓子孫者務要指名奏來以憑旌異不許徇情用私

一耕桑者衣食之源一家之中賴之上奉祖先父母下養妻子人口須要依時力務男女各勤乃職但是少壯者都要耕織耕者勿怠於耒耜織者勿惰於機杼晨作晚息庶不致饑寒之苦

一各處但有荒蕪未種之地著召貧民自種官給與牛犍種子不徵稅糧不許強眾侵奪及官豪人等有違一體奏來治罪

一秋之後所獲須要樽節愛惜勿得賤棄儲之以備凶歉

一誤農害義莫甚于釋氏之徒今尤重焉夫彼不過以生死以恐吾民小民愚甚直言無疑浸浸然而不之省遂至傷倫敗俗廢人事舍農業甚是有害世道今雖不能去然驅迫之速必至作害但要牧民之官當加省諭禁戒其未來其見破惑者有能舍非從正都著遠做生理須要從容善誘務使移轉如一府中有能一年化正二百人以上州一百人以上縣四十人以上者巡按御史奏來亦亦奏來以憑考報

一欲守令盡職又在巡按御史御史克盡職以為表率他人不敢不勉今後各處巡按御史著照近日右都御史汪鋐所奏事件務要遵依不許抗違以為身先之道勅內所載某官果有遵行盡職民安生業的指名奏來陸用或賜以旌獎有仍前不遵故虐小民者亦要指名劾奏治罪務要從公為効以憑黜陟如所否者若朝廷訪知决不輕貸如勅奉行故諭
嘉靖九年十二月初八日
勅諭

勅諭或問

勅曰南京 太廟或建或弗建朕惟 太宗既遷北

京為子孫萬世之業則南京 太廟不必重有或謂 太祖初定之都且為子孫者當萬世以報功德不可廢也朕則以為必欲建廟以報功德必又當於北

京 太宗所立之廟則夫 太宗既以定北都傳已 六宗矣能為 太祖 太宗守洪業萬世其傳無南 比之分我 太宗所定之基我 太祖亦未為不格

于斯一天下作 二主二廟恐弗合禮與義或謂承 天府尚有 獻考廟是非薄 祖厚親歟朕則曰承 天之有廟昔藩邸之所存者奉 孝宗命建府第時

作者不敢去之况此即南京 奉先殿之義可比非 是茲 世廟同朕惟周家雖有三都三廟之同建彼

今不同今之南京者祇存百官有司不巡幸不舉時 祀徒有廟社或曰累朝舊典遇事則遣告焉朕惟

祖宗惟于子孫是依是憑有疾一代尚若弗祭况數 千里之遠能將我之誠敬者今既以北京立萬世之

業則當為萬世之圖使其定傳于此庶幾 太祖未 敢必不以作廟為歆也勅爾諸臣議

禮部等衙門少保兼太子太保尚書翰林院學士等 官夏言等謹題為南京 太廟事本月十三日欽奉

勅諭南京 太廟復建或弗建朕惟 太宗既遷 北京為子孫萬世之業則南京 太廟不必重有或

謂 太祖初定之都且為子孫當萬世以報功德不 可廢也朕則以為必欲建廟以報功德必又當於北

京 太宗所立之廟則夫 太宗既以定北都傳已 六宗矣能為 太祖 太宗守洪業萬世其傳無

南京之分我 太宗所定之基我 太祖亦未為不 格于斯一天下作 二主 二廟恐弗合禮與義或

謂承天府尚有 獻考廟是非薄祖厚親歟朕則曰 承天之有廟昔藩邸之所存者奉 孝宗命建府第

時作者不敢去之况此即南京 奉先殿之義可比

非是茲 世廟同朕惟周家雖有三都三廟之同建 彼於同今之南京者祇存百官有司不巡幸不舉時

祀徒有廟社或曰累朝舊典遇事則遣告焉朕惟 祖宗惟于子孫是依是憑有疾一代尚若弗祭况數

千里之遠能將我之誠敬者今既以北京立萬世之 業則當為萬世之圖使其定傳于此庶幾 太祖未

敢必不以作廟為歆也勅爾諸臣議欽此欽遵查得 先該南京禮部尚書湛若水等題前事內開近者南

京 太廟被火伏聞於內 列祖神主一時亦被延 燬號額莫及編謂 列祖神靈陟降在天 皇上親

承 宗廟之祀對越故享仁孝誠敬為已至矣南京 既有 太廟又有 奉先殿每日及朔望進膳 列

祖神靈固有所依但南京 太祖神主係是 祖宗 百七十年奉安已久一旦遭此災變恐無以慰 皇

上孝思瞻切之情臣等特罪禮官仰體 孝思必須 補造 列聖神主以為神靈之依必須重建南京

太廟以為奉安之所然又工程非歲時可就香火非 日月可缺似此數端臣等實竊究心未知所宜伏乞

聖明勅下禮部議處奏請或先 欽製告文特遣 大臣親到南京祭告 列祖神靈或權將南京 太

廟原日朝夕香火暫併於南京 奉先殿用少仲 皇上純孝之誠惟復別有裁處等因奉 聖旨禮部

看了來說欽此欽遵臣等會同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張孚敬少保兼太子太保吏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李時後軍都督府等衙門太 傅兼太子太傅武定侯等官郭勛等太子太保吏部

尚書兼兵部尚書等官汪鉉等議得唯天子議禮唯 聖人達孝近日南京 太廟既燬于火該南京禮部 奏請欲將南京 太廟原日朝夕香火暫併于南京

奉先殿其重建廟制補造 神主千條 宗廟大禮取自 上裁欽蒙 勅下該部看詳臣下雖欲擬經守禮愚賤未敢專擅欽蒙 皇上至德達孝論言精確貽謀高遠不獨有以正一代宗廟之禮且足以定萬世帝王之業誠非臣下所及乃復不自滿假務集眾思尤見虛中愛禮甚 盛心也臣等凡愚何能仰贊萬一然有 君如此安敢不盡竊惟古者國無二廟無二主故虞祭用桑主練祭用栗主粟主既立乃毀桑主君去其國則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明天無二日尊無二上國無二廟神無二位也後世此義不明漢有原廟齊有偽主褻瀆誣妄事神則難乃若王諸侯之廟鎬京則武王定都所建洛邑則周公定鼎所建然鎬京廟成則岐周之主已從洛邑雖廟成王未嘗都洛則鎬京之主自在周公雖以至親留後然諸侯不得祭天子天子不得祭太宗文王武王之禮蓋非正祭故國有二廟自漢惠始也神有二主自齊桓始也周之三都三廟乃遷國立廟去國載主非二廟二主也我 太祖肇都南京即周公都洛 太宗定都北京即武王都鎬知武王周公之志未嘗不同則知 太祖 太宗之心未始異矣况 太祖末年嘗有改都之議則知一時定鼎金陵未稱貽謀之遠迨 太宗定都燕京內制六合外控諸邊形勢遠過關中固萬世帝王之業我 太祖在天之靈豈不居歆况 聖子神孫既親奉祀事于此則 祖宗神靈自當降于斯斯固人情亦乃神道古人立主依神立廟依主而子之身又 祖宗所依今日正當專守于此使 宗廟社稷專主于此本支百世根本于此祈天永命保民出治固不于此茲實億萬載無疆之休此臣等所謂不徒定一代宗廟之禮而且以定

萬世帝王之業者也臣等雖愚且賤必知其是確乎不可易矣然仰惟 聖衷謙虛猶若有所未安者臣等請得而贊之惟 聖明斷焉今日南京 太廟之議太略有二或謂可弗建者以國無二廟神無二主也或謂當重建者以南京根本重地 祖廟神靈久依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弗建也者守禮也重建也者以義也雖見有不同知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仁愚且賤焉弗敢專也弗敢遂也今伏讀 聖諭所謂既以北京立萬世之業當為萬世之圖使其定傳于此庶幾 太祖未敢必不以作廟為歡云者則弗建之議可以的然而決矣 聖諭所謂南京祇存百官有司不巡幸不舉時祀 祖宗唯子孫是依是憑云者則復建之議可以渙然而釋矣此所謂衆言淆亂折諸聖也至曰 太宗定北都傳已 太宗能為太祖 太宗守洪業無南北之分又曰一天下作二主 二廟恐弗合禮與義大哉王言一哉王心 聖學孝道茂以加矣雖前聖復起不能易矣乃知睿思淵識自出尋常萬萬倍也至謂承天府尚有獻考廟今弗重建南京 太廟為豐祀于此此似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百姓不知者耳况事體大異比擬不倫 聖諭固已折之當矣且南京 太廟今日之廢非出于人而 祖宗廟享固在于此匪曰疏之實以親之匪曰薄之實以尊之以善繼善述之心為不愆不忘之孝守 文祖遷都之慮保 高皇創業之謨則不當復建廟于南京者誠萬世不易之定論也况南京皇城宮殿傾圮者多累朝以來不許修飭而近日議臣往往奏欲脩理此皆不知 祖宗深意殊非所以守成法而定民志且北京 宗廟行將復古定制久注淵衷而南京 太廟脩飭方新遽置回祿則 皇天眷德之意 聖祖啓後之靈恐不可

不然會於昭昭之表者也臣等學不足以洞達天人才不足以彌綸治道然仰奉 聖謨僉謂茲事可以質鬼神而無疑俟百世而不惑矣但南京原有 奉先殿在其朝夕香火自當併合供奉如常仍乞 俯從禮官所請欽製祝文遣官祭告其 太廟遺址似當做古壇墀遺意仍高築垣墻謹司啟閉不致有所踐踏致尊嚴之意則禮成義盡而國是定矣 宗社幸甚萬世幸甚緣係南京 太廟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嘉靖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臣夏言 左侍郎臣黃宗明 後軍都督府掌府事太傅兼太子太傅武定侯臣郭勛 管府事襄城伯臣李全禮 南寧伯臣毛良 英國公臣張籛 會同侯臣孫果 武安侯臣鄭綱 泰寧侯臣陳璉 定西侯臣蔣榮 駙馬都尉臣謝詔 太子太保王田伯臣蔣榮 廣寧伯臣劉泰 平江伯臣陳圭 寧晉伯臣劉文 中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臣朱鳳 管府事保定侯臣梁永福 鎮遠侯臣顧家 東寧伯臣焦棟 定國公臣徐延德 陽武侯臣薛翰 豐城侯臣李熙 安仁伯臣王桓 彭城伯臣張欽 恭和伯臣陳萬言 左軍都督府掌府事太子太傅惠安伯臣張偉 管府事崇信侯臣費斌 恭順侯臣吳世興 懷寧侯臣孫瑛 京山侯臣崔元 駙馬都尉臣鄒景和 長寧伯臣楊太經 豐潤伯臣曹松 懷柔伯臣施謹 右軍都督府掌府事太子太傅宣城伯臣衛銜 管府事城山伯臣王洪彰 武伯臣楊質 隆平侯臣張瑋 安鄉伯臣張坤 忻城伯臣趙武 武靖侯臣趙世奇 署都督府僉事臣江桓 前都督府掌府事太子太保遂安伯臣陳 專管府事靖遠侯臣王

理 成安伯臣郭瓚 西寧侯臣朱良臣 靈璧侯
臣楊紹宗 應成伯臣孫鉞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兼兵部尚書臣汪鉉 左侍郎臣霍韜 右侍郎臣
張邦奇 戶部尚書臣許瓚 左侍郎臣張雲 右
侍郎臣陳軾 總督倉場右侍郎臣周叙 太子太
保兵部尚書臣王憲 右侍郎臣錢如京 刑部尚
書臣聶賢 右侍郎臣楊志學 太子少保工部尚
書臣秦金 左侍郎臣林庭楫 右侍郎臣甘為霖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臣王廷相
左都御史臣張衍慶 通政使司通政使臣陳經
左通政臣鄭紳 右通政臣杜柟臣張景華 左參
議臣劉繼德 右參議臣蔡舉子 大理寺右少卿
臣蔡經 右寺丞臣林希元 詹事府掌府事吏部
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顧鼎臣 太常寺少卿兼
翰林院侍讀臣謝丕 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吳惠臣
張璧 侍講學士臣蔡昂 左春坊左諭德臣姚沐
國子監祭酒臣王激 司業臣馬汝驥 吏部都
給事中臣王守 戶部都給事中臣管懷理 禮部
都給事中臣潘大賓 兵部都給事中臣曾忭 刑
科都給事中臣周崑 工科都給事中臣戴繼 浙
江道監察御史臣徐宗魯 雲南道監察御史臣宋
茂熙 河南道掌道事貴州道監察御史臣葉照
山東道掌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臣劉希隆 廣東
道監察御史臣白賁 江西道掌道事河南道監察
御史臣曾銑 四川道監察御史朱方 貴州道監
察御史臣葉照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郭從阜 陝
西道掌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臣曹達廣西道 掌
道事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沈一定 山西道監察御
史臣劉希龍 福建道掌道事廣西道監察御史臣
李遂 八月十五日會題十六日奉 聖旨卿等既

勅議或問

會議停當南京 奉先殿香火併日進膳儀禮部查
議了來看原廟址依擬高築圍垣以護所司時加巡
守併各處以松勿得整脩者為令在京廟制即便
著各該司先行擬辦物料來歲作急擇日興工承天
府 皇考家廟亦勿稱廟即做 奉先殿意口隆慶
亦即制扁奉安用別輕重之意遣官祭告亦無謂待
查明香火進膳一併區處各該衙門知道
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臣夏言等
謹題為刊布 勅議以昭令典事祠祭清吏司案呈
嘉靖十三年八月十三日該本部尚書夏言蒙 召
赴平臺 欽授勅議南京 太廟事理該本部會同
內閣府部等衙門集議 上聞本月十六日奉 聖
旨卿等既會議停當南京 奉先殿香火併日進膳
儀禮部查議了來看原廟址依擬高築圍垣以護所
司時加巡守併各處以松勿得整脩者為令在京
廟制即便著各該司先行擬辦物料來歲作急擇日
興工承天府 皇考家廟即做 奉先殿意口隆慶
亦即制扁奉安用別輕重之意遣官祭告亦無謂待
查明香火進膳一併區處各該衙門知道欽此已經
通行各該衙門欽遵施行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臣
等竊惟南京 太廟事宜斷自 聖祖允懷輿論克
應祀典足昭王章等臣所謂正一代宗廟之禮定萬
世帝王之業實諸鬼神而無疑以俟百王而不惑者
也是宜著令為典聖世大訓必須刊刻播傳庶幾家
諭戶曉凡我臣民建極歸極是藝是訓知惟 天
子議禮聖人達孝而天下寡過矣臣等謹將欽奉
勅議并會議題奏繕寫裝潢成帙隨本進呈 御覽
伏乞欽定書名勅下本部刊布以垂久遠緣係刊布
勅議以昭令典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奉 聖旨
名做勅議刊布

勅議或問

御製明堂或問有序
明堂或問者非上人亦好辨以効常情之所為也
實不得已之言也我 皇祖常假臣下作對奏因
作樓殿之上焉故此或問以作云
問曰明堂大享之禮遠古無者本周之始固亦報
天之情祖以配位之位每論不同且在今日有甚難
者汝其何用情哉答曰明堂享禮次於大報重於他
祀雖古遠有無未可知周始著之載籍今日之舉未
難時人之情非古人之比也曰配帝為難將欲奉
太宗配庶幾可以服天下每思不知祝 太宗何如
之主今日聖靈在天猶昔日御世一般 太宗本時
君之遠祖以父近之親尊之是非人道之正降祖為
親經所未聞孔子不曾有是言以教後世但世愈降
道愈湮文人學士之心日昧於一日但騁彼舞文弄
智恣意胡為上箝君父下愚細人此非難者決不可
行之禮也問曰汝益欲奉 考配亦非配於受親而
不愛祖耶答曰明堂本義是因秋時羣物成以報
天即人成於父之義以其 合於義之正大典則為
禮故父配為正不為配豈不為忘遠問曰父配固是
矣將來一世一易抑且以一手答今既用 周制為
準則即如武王行禮奉以文王配之義一而已矣問
曰周公制禮汝何謂武王行之答曰周公者臣職也
雖然稱武王為正豈有臣行君禮哉周公自武王為
之則嚴父必文今日自我舉必 皇考配也問者又
曰配義雖明稱宗何為答曰稱宗之義在今時無有
一說但不過是尊親之意亦無憑據亦無輕重亦無
利害只是箇崇上之義耳問曰稱宗附廟否答曰附
廟與稱宗是一行今文臣但以附廟必祀不如專享
百世為上此不過愚供其君耳我 皇考雖未即生
存之位今日亦有如生之義 祖宗列聖備聚一堂

勅議或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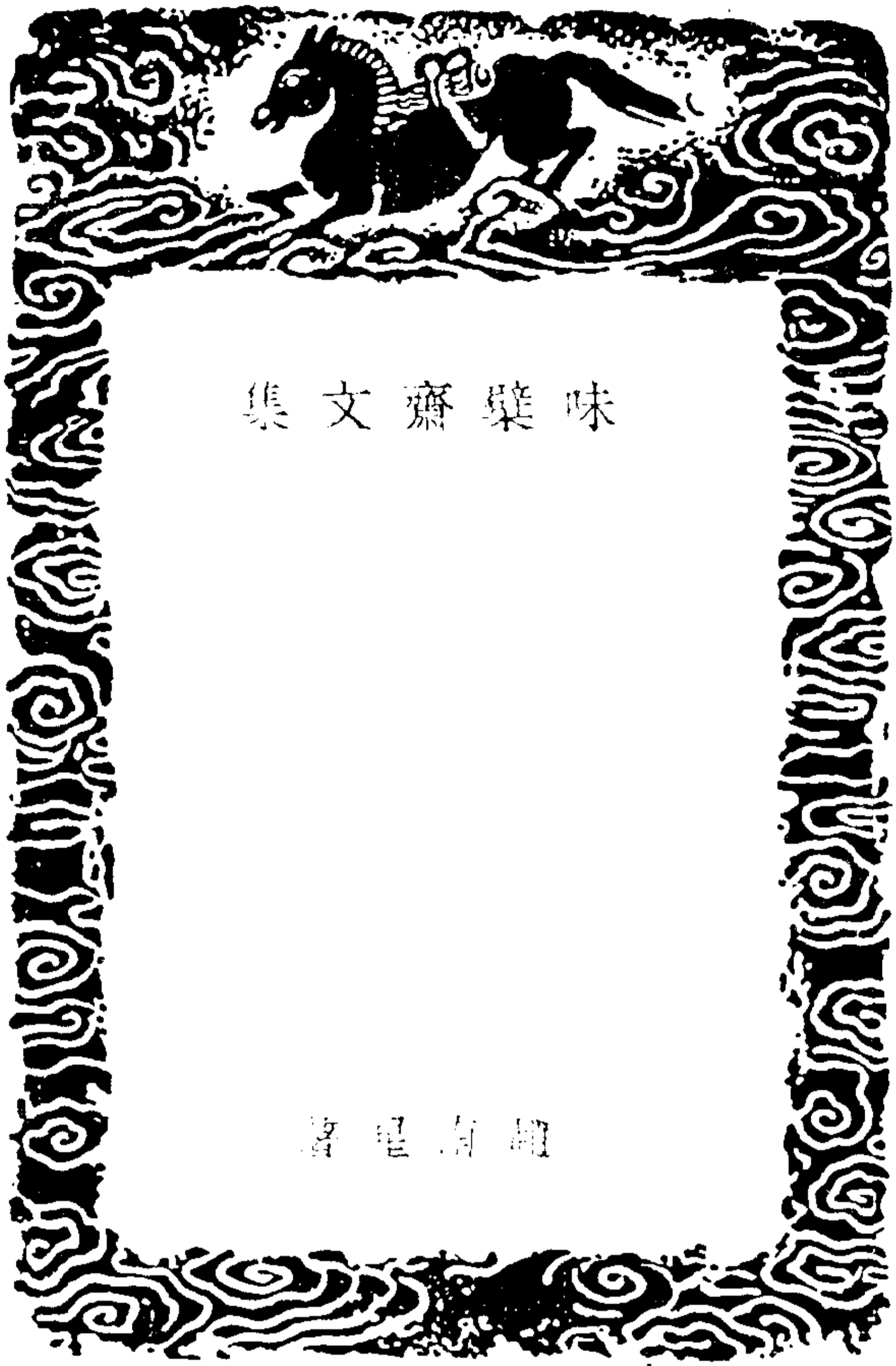
獨去我 皇考一人人情不堪時義不順 皇天
 皇祖之所眷思子孫孫之所不忍獨文人殘恨之
 無比也非善於義害於禮 者即無意思之爭辨必
 稱宗以附廟親盡必祧則可以成一代 宗廟之禮
 豈有大廟中四親不全之禮手人而無父有諸况人
 君為人之極可乎問者又曰稱宗附廟祧禮皆明明
 堂之配親盡將何為答曰明堂之配百世不可易奉
 祧何害兩不關涉也問者又曰時人但為 太宗不
 得一配為爭耳答曰此說不是尊崇之實假借以制
 時君又上欺 太宗為無道之甚夫假借君之罪固
 重上欺 太宗之罪尤重今日之始祖 太祖也始
 祖故配 郊也今日之嚴父 獻考也嚴父故配
 明堂也此文人亦知之明明知 太宗即不可止並
 始祖又不可降擬近親故曰所殺可一奉配又欲
 復屋下以重明堂之祭此強率妄擬欺愚君上是人
 為哉問曰若是說者則 太宗未無配享之典汝寧
 忍之哉答曰禮之正所當為者不可避不可讓也避
 則自詭讓則負 天禮之不正不當為者不可妄不
 可欺妄則自失欺則詐情以事神必不欺聖人教人
 如是邪問曰 太宗功兼創守將何以報之哉答曰
 我 太宗當 皇祖初定之中又置建文所壞復興
 起之便是再創一般今同 太祖百世不遷此乃報
 祭之正然稱號 太宗未免無異於 列聖當以祖
 字別之庶見其宜也此人情之真焉夫何謂古以祖
 有功而宗有德今樂以宗尊之 太宗所謂有功者
 焉可同宗稱之此當別之者也云
 嘉靖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配享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 天眷我國家 皇
 祖太祖高皇帝始肇十先 皇祖太宗文皇帝敢成

千后 二帝之玄功盛烈高厚同焉朕以支宗荷
 天下簡用績實位于茲已一十七載矣追繹我 文
 皇帝之功光 太祖澤蔭後昆繼惟我 皇考獻皇
 帝則備聖德慶延于朕輝前庇後載籍弗聞 文皇
 帝也宜有功而祖報焉 獻皇帝也可有德而稱宗
 焉庶幾伸子孫宗顯 尊親之至意適因法古典明
 堂之舉乃稽循嚴考配 帝之經議命在廷百官會
 定至於三再師錫之義僉謂之同朕以九月九日躬
 祇奏于 園丘敢以太禮請 命分諸命使備奉朕
 誠各請 方澤 宗廟 社稷以告越二日率羣臣
 奉 寶冊崇尊 皇祖文皇帝廟號尊諡為 成祖
 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尊上 皇考獻皇帝廟號諡焉 睿宗欽天守道洪
 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即日躬行 皇
 考附享于 太廟仍藏主于後原寢是月之二十一
 日太剛躬行季秋明堂禮于太內 玄極寶殿祇享
 于 上帝奉我 皇考睿宗獻皇帝配神于戲肇
 大享于初成整物與民胞之意奉 嚴親而上配答
 生成罔極之恩禮祀忻成慶同民物九在堪輿之內
 聞詔宜悉欽哉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紀錄彙編卷九終

味槩齋文集目錄



味槩齋文集

顧維翰

卷一.....

奏疏

- 覆陳給事容淳條陳疏 以下餘皆疏
- 覆吳給事訪冊疏
- 再覆前疏
- 覆新建張相公定國是振紀綱疏
- 停論劾以重大典疏
- 覆京察拾遺疏
- 拾遺回話疏
- 覆陳侍御整頓綱疏
- 覆李侍御論順兵侍疏
- 覆呂府丞奏辯疏

味槩齋文集 目錄

味槩齋文集 目錄

催原覆高侍御勸回疏

覆李掌科陳未安事宜疏

覆顧侍御條陳并論張少司徒疏

覆吳侍御論劾疏

覆李給事糾拾邪險貪肆疏

覆甘御史追論不職有司疏

覆太僕寺論勸種馬地方官員疏

覆吏科聽調撫臣違例舉劾疏

覆王給事論吳侍讀疏

覆朱大理辭官讓賢疏

敬循職掌剖密良心疏

請朝講疏 代作

辭太常疏

辭工部疏

申明志職疏 以下皆疏

感激聖明務在必舉疏

覆劉侍御推明憲臣疏

救徐驗封疏

題南京御史張繼孟久繫時事疏

按臣舉劾有異疏

恭浙江等處巡按張素養等蔑旨提薦疏

酌議臺臣陞轉疏

恭劾無知按臣疏

自陳不職疏

請給誥命以榮所生疏

卷二.....四九

奏疏

- 辭吏部第一疏 以下皆疏

味槩齋文集 目錄

三

辭吏部第二疏

愚臣誤蒙簡任願以全力盡職業疏

再剖良心責己秉公疏

議裁代歷濫權疏

朝覲合行事宜疏

重地需人不宜議裁疏

舉用名德舊臣以光聖德疏

衰遲宜去疏

敬陳銓政無辱部體疏

率乞恩宥選恤困窮疏

典銓不能用人疏

催補官員疏

議增司屬疏

勞臣軍功疏

司官不肯爲用疏

衰病不能供職疏

老病已不能留疏

言官阻抑用賢疏

老病已不能留疏

懇祈聖恩惜老臣之性命疏

願天求去疏

蒙恩再出力挽干進疏

衰殘已不能留疏

鼓舞士氣安民生疏

年老智昏認罪求去疏

辭朝疏

卷二.....八九

書簡

與申相公老師

與艾先生

與趙定宇

與吳復菴

與趙定宇

答于前渚

答陳南濱

答錢太府

答張還樸

與陳心老

答蘇見章

答周山泉

答茹歷山

答王嶰竹

答李雍野

答呂渭陽

答胡雅齋公

答李于田

與張還樸

與王四槐

答周元孚

答饒北宗

答許南台

答熙亭老師

答陳光宇侍御

答周衡陽巡撫

答周山泉巡撫

味聖齋文集 目錄

八

味聖齋文集 目錄

一〇

答何中賓侍御

答張仁軒

答鄭崑巖

答沈繼山

與楊止菴

與聶侍御

與張還樸

與侯亮宇

答蔡開吾

答朱虞封

答張傳野

答高雲從

答馮元靖

答李克菴

答傅商盤

答成益齋

答葉龍潭

答蔡開吾

答彭念吾

答陳心毅太宰

答郭希宇

答劉健菴

答傅湯銘太史

答高鳳翥兵部

答陳梅登大學

答李雍野督學

答李夢池開府

答汪練溪

味聖齋文集 目錄

九

味聖齋文集 目錄

一一

答黃僉憲名廷寶

又

答段二室名獻

答謝侍東

與李漸老

答馮元靖

答朱寄和

答李夢池

答王懋欽

答王恒叔

答劉直州

答劉孔源

答馬鍾嵩

答馬擴菴

答劉直捐

答張生楨

答胡思柏

答楊道行

答江念所

答蔡拱朋

答歐陽宜諸

答沈日峯

答譚岳南

與王宏陽

答顧冲菴

答魏見泉

答劉竹川中丞

答馮元靖

味聖齋文集 目錄

- 答孫文融
- 與賈洛濱
- 答汪練溪
- 答丁勺原
- 答韓念橋
- 答沈繼山
- 答白鷄澤起旦
- 答王太初

卷四……………一二九

書簡

- 答張仁軒
- 答魏見泉
- 寄賈封君
- 答常誠所
- 答李克菴
- 答崔振峯
- 與南弦浦
- 與趙山甫
- 答魏見泉
- 答吳安節翁
- 答秦真定
- 與崔縱憲
- 與于景素
- 與江續石
- 答顧懋宇
- 與崔縱憲
- 與張文石
- 與吳安老

- 與龍震初
- 答馬明河
- 寄吳安老
- 答孫文融
- 答馬明河
- 答周懷魯
- 答謝玉齋別駕
- 與段青園
- 答章華宇
- 與馬明河
- 與盛成西兵憲
- 答沈太素
- 答孫文融
- 答歐陽宜諸
- 答喬聚所
- 與曹掌科
- 答熊芝岡推官
- 答徐匡岳
- 與汪練溪戶部
- 與薛玄臺
- 與胡光祿
- 與孫文融
- 與沈繼山
- 與劉樂城
- 與陸西源
- 與宋可泉
- 答曹掌科大成
- 與顧涇陽

- 與高景逸
- 與諸敬陽
- 答曾太宰
- 答韓子端
- 答沈晴翁先生
- 答丁慎所
- 答劉健菴
- 與梅大庾
- 與王晴江
- 答譚岳南
- 答汪澄源
- 答魏陽武
- 答黃固始
- 答張似洲
- 與吳二府
- 與何甯晉
- 與李于田
- 答周鶴陽
- 答姜肖鳳
- 答王長清
- 與李九諸公
- 與王射斗
- 與岳石梁
- 答梁乘甫
- 答蹇制府
- 答張滄西
- 與劉石閭
- 與趙準臺

- 與傅商盤
- 與李玄白
- 與李九我
- 答吳徹如
- 與姜養冲
- 答段幻然掌科
- 答陸季高
- 答喬聚所
- 與奏記傅按臺
- 與傅按臺
- 又
- 復王撫臺論大戶書
- 答楊止菴
- 與申瑤泉先生

卷五.....一七一

序

- 兩漢書選序
- 嘉祐集選序
- 離騷經訂註序
- 毛詩類鈔序
- 重刻祥刑要覽序
- 刻花草粹編序
- 敎家二書序
- 高邑縣志序
- 闡幽錄序
- 明十二家詩選序
- 上醫本草序
- 大學中庸正說序

羅近溪先生語錄鈔序

聖學啓關臆說序

臆記序

鄒爾瞻先生文集序

馮少墟先生集序

浮雲子山居稿序

中山學約序

竹雪亭集序

周元合文集序

正心會選文序

葉相公時藝序

張緯典時藝序

喬章甫時藝序

王惟則時藝序

呂輔季制義序

張質餘時義序

邑父母管侯時義序

四書會解序

砭己名言序

四書獨證序

乃寤錄序

李于田詩集序

蘇杏石先生詩集序

范長公詩集序

花萼堂吟稿序

五嶽誌詠序

嵩吟序

蕭季馨北征詩序

二

二〇

穆仲裕詩序

雅什流風序

孔諫甫詩序

涉園詩序

三溪先生詩序

汪敬仲遠遊集序

蘇子哲詩序

馮繼之詩序

潛撫小草序

治河奏疏序

史太常三疏序

周中丞疏稿序

司銓奏草序

趙仲一先生滕縣政事錄序

高存之家譜序

張氏族譜序

張曰肩漫著序

終慕錄序

劉母榮哀錄序

正心會示門人稿後序

序

送郡伯二翁南公入朝序

送浩翁錢老先生巡按四川序

送沈老公祖總憲山東序

送郡公祖二翁魏公被徵北上序

送邑父母柏翁晉公入朝序

送邑大夫環翁金公之吉安序

二二

二二

卷六……………二二七

- 送胡清宇老先生令介休序
- 送鹿門雷公之連城序
- 送邑尉父母寶吾周公序
- 送金思元公之漢川序
- 贈魏允和就教序
- 贈張赤巖序
- 賀大名世蓬翁張老公祖首位副都御史序
- 賀哲翁游老公祖督秩久任序
- 贈郡伯後翁劉老公祖入覲序
- 送臨城邑父母象翁王公入覲序
- 送州大夫紹翁范老公祖入覲序
- 賀沖白周公考最榮封序
- 賀郡公祖二翁魏公考績序
- 賀邑父母壘翁晉公考績序
- 賀獻翁喬老父母考最序
- 賀曲陽父母明翁許公奏最序
- 賀樂城劉公榮被恩典序
- 賀樂城劉侯榮被恩典序
- 賀邑大夫澄源丁公考最恩慶序
- 賀邑父母澄源丁公考最恩慶序
- 賀王心翁先生考績榮膺救命序
- 賀邑父母柏翁晉公榮薦序
- 賀邑父母柏翁晉公榮薦序
- 賀邑父母月翁張公應薦序
- 賀象翁王公榮薦序
- 賀惟則膺薦序
- 賀澄翁父母丁老先生膺獎序
- 贈一峯張廣文膺獎序

- 卷七.....二八五
- 序
- 壽大中丞見泉魏公序
- 壽憲翁王老公祖序
- 壽大中丞瑞翁崔老先生七十序
- 賀榮封御史大夫碧衡左翁八十序
- 壽鹿陽孫公七十序
- 壽和翁周老公祖序
- 壽西渠李老親家八十序
- 壽仰西雷君七十序
- 壽李母袁太孺人序
- 壽歐陽母王太夫人六十序
- 壽顧母王太夫人七十序
- 壽史母楊太孺人八十序
- 壽張母石孺人八十序
- 賀李汝立應鄉舉序
- 賀張珍夫應鄉舉序
- 賀梁文學在宥補廕序
- 賀熙甫成武進士序
- 賀賀元禮食廩序
- 賀呂元仲入太學序
- 賀載甫二令子同入學序
- 賀劉士美入學序
- 學呂瀾叔舉孫序
- 送柏鄉孔公還番禹序
- 送雷鷺洲歸生序
- 贈大將軍西泉麻公平倭序代作
- 贈俞夏序

王母趙節婦序

卷八……………三三五

真定府修學記

無極縣修學記

贊皇縣遷學記

趙州重修尊經閣記

許州重修尊經閣記

重修恆陽書院記

饒陽縣重修近聖書院記

重修神武衛記

吏部考功司題名碑記

潞安劉大夫生祠記

柏鄉令張公祠記

蜀中採木記代作

居易堂記

大友堂記

思黨亭記

雕橋莊記

宿修武記

卷九……………三三五

明侍讀學士復菴吳公傳

李太公傳

韓太公傳

竹府典膳孫公傳

紹庭王公傳

鄒先生傳

味馨齋文集 目錄

陳貞父傳

李節婦傳

姚節婦傳

陳貞婦傳

邵節婦傳

鍾節婦傳

江母汪節婦傳

高能傳

張守清傳

卷十……………三八一

關王廟碑

明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見泉魏公碑

明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念冲竹公墓碑

明南京光祿寺少卿涇陽顧公碑

明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雷公國柱墓碑

明中憲大夫河南按察司副使墓竹廷公碑

明勅贈吏科都給事中繼川魏公碑

明敕封禮部祠祭司主事義軒張公碑

明高唐州史目趙公繼室李節婦墓碑

明羅母何孺人墓碑

明封文林郎呂公墓表

明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李公碑

卷十一……………四一三

墓誌銘

明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孫清簡公墓誌銘

明故兵部尚書東泉石公墓誌銘

明正議大夫巡撫甯夏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公墓誌銘

味馨齋文集 目錄

明太常少卿王公墓誌銘
 明山西右布政使王君墓誌銘
 明光祿寺少卿馮元靖墓誌銘
 明敕贈儒林郎右春坊右贊善李公暨元配袁太安人墓誌銘
 明故文林郎禮科給事中翼野曹公暨配朱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正人兵部職方司郎中張公墓誌銘

卷十二……………四五

墓誌銘

明文林郎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前福建江西道監察御史翰林院庶吉士柱石王公墓誌銘
 明奉政大夫戶部郎中胡公墓誌銘
 明亞中大夫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理南盧公墓誌銘
 明奉直大夫大理寺正劉公暨配彭宜人合葬墓誌銘
 明故山東新城令鴻漢馮公墓誌銘
 明故封文林郎雙洲馬公墓誌銘
 明贈奉直大夫知州張公暨配滑太宜人墓誌銘
 明故安定縣知縣敬菴王公墓誌銘
 明故敕封文林郎朝邑縣知縣郭公暨配申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故敕封文林郎榮陽令柏庵張公墓誌銘
 明敕封文林郎永城縣知縣魏公暨配馮趙兩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鴻臚寺序班焦公暨配王李二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解元馮仲昌暨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穎川許公墓誌銘
 明孝廉曹仲子墓誌銘
 明張曰肩墓誌銘

卷十三……………四八七

墓誌銘

明太學徵野張公偕配郝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太學張公暨配種孺人合葬墓誌銘

卷十四……………五二一

行狀

明兩浙鹽運司轉運使劉公行狀
 明封文林郎知縣喬公暨配王孺人行狀
 王先生行狀

祭文

祭李于田文
 祭大司馬健菴劉公文
 祭魏中丞文
 祭魏懋權文
 祭雷墓菴年兄文
 祭郭草堂憲副文
 祭曰肩張孝廉文

祭馮蓋軒公文

祭常誠所馮衛洲王鍾嵩文

祭魏太公文

祭李太公文

祭崔封君文

祭明誥封李老伯母吳太夫人文

祭孫母司太恭人文

祭李杞泉文

祭內兄馮伯亨文

卷十五……………五四九

遺筆

漢高祖

先主取益州

曹操

孔明兄弟分仕三國

正統一統論

唐太宗

宋文帝

味燮齋文集卷一

明高邑趙南星著

奏疏

覆陳給事容淳條陳疏 以下鈔曹疏

一 杜私交

前件、臣等看得相臣之有私人，非為相之日而後知也。又非可以言語禁也。私著於心，所為皆私。君子遠而小人至矣。若心本無私，安得私人。顧勢之所在，衆所必趨。小人者，遇其黨則談東郭之祭，遇君子則稱西山之微。上好承順，則烟視媚行，上喜氣節，則抗顏強項。是以賢者容或為其所欺，有極力翼蔽以損令名者矣。科臣之言，良有所見，不可不察也。伏乞聖裁。

一 禁辯詰

前件、臣等看得大臣被論，屢奉明旨，不許奏辯。然而莫肯遵行者，羣臣不知重大臣，而大臣亦不自重也。大臣以德望勝者也，論之者多極其汚詆，非皆無厚道也。世不明於重大臣之義久矣，言之不甚，則人皆

曰此有何事。至論一大臣。故不得不爾。乃大臣復一一奏辯曰。某事無有。某事無有。嗟乎。必事事皆實。然後不可為大臣乎。則亦忘其地勢之重也。然其為詞。必曰。事係名節。不容不辯。不知位至大臣。公論已定。何待自辯而後明。臣等請自今以後。臺省諸臣。各存長厚。勿輕論大臣。倘論之。亦須簡約文雅。勿如前之汚詬。為大臣者。除所言紊亂典章。濁壞朝政之外。若止係一身名節。但當引咎求去。不必置辯。以滋多口。至於朝廷稍稍慰留。以成始終之美。似亦不可無也。伏乞聖裁。

一辯建言

前件。臣等看得建言之名。起於人之不得言也。前代久遠之事。不必論矣。我朝令甲。並無禁諸司言事之例。即皮作局大使。百戶舍人之言。太祖亦嘉納之。然則進言者。祖宗朝之常事也。邇年厲禁嚴罰。適為好名者之資。於是乎不簡之徒。始而借之以自匡。既而挾之以恣睢。信如有科臣之所言者。今欲祛此弊。莫若虛心以察其言之是非。又虛心以察其人之賢不肖。欲虛心以察之。莫若明其為常事。人人得言。原無避忌。何足自多。如此則豈惟不必禁而已。噤而不言。智愚無別。言之是非。吾以觀其識見。言之有為無為。吾以觀其心術。言之俗雅。吾以觀其蘊藉。則言固知人之助也。而建言之小人。不廢顯斥。何恣睢之得為。伏乞聖裁。

一別競靜

前件。臣等看得世之趨於利欲久矣。競者其常也。然惟其競得行。故靜者日少。此用人者之過也。夫用人者。不越論其才品。競進者。孔子所謂患得患失之鄙夫也。品無論矣。人心無兩用。彼營營焉以鑽刺結納為事。則其居官。亦必虛飾務名。而不盡力於職業。何足稱才。科臣欲明黜此輩。而章顯闇然自修之士。以示勸懲。可謂當今之急務。然用人者。或乏清正之操。而喜人趨走。或詭隨無擇。而徇人干託。或不竭心詢察。而聽人毀譽。則競者至而靜者遠矣。此臣等所當共以為戒者也。伏乞聖裁。

一懲舉刺

前件。臣等看得我國家撫按官之設。皆以巡為名。言古者天子巡狩之禮。難復。而設官以代之。猶夫其自行也。撫按之責。莫大於舉刺。舉刺當則吏治清而民生遂矣。舉刺不當。則吏治濁而民生苦矣。人臣起自章句。一旦主上界以如是之權。欲其公耶。欲其私耶。念及於此。則雖有私意。亦不忍行。且不敢行也。即如科臣所云。幽莽於耳目之託。已為不可。況乎憑一己之私怒。肆行私論。而又惡人之昭雪。恐非清時所有。倘其有之。安可不懲。伏乞聖裁。

一省巡歷

前件。臣等看得守巡道官。每年一次巡歷所部地方。奉有明旨。原欲躬行阡陌。問民疾苦。一年一周。原不為數。然往往苟且塞責。或屑屑較計於廚傳之間。少不當心。辱官答吏。口出惡聲。以致極意供應。所費不

費。甚乃受有司之餽謝。科臣謂巡歷可已。不者亦宜問行。不必彼往此還。蓋日視其害。有激而言也。但此乃守巡之非人耳。若視元元之民。如其子弟。視四境之內。如其室家園壑。而能經年不一省視乎。又何騷擾之慮也。彼所過煩費者。其非廉靜之人可知。撫按官即宜參劾。守巡得人。則百姓自甯。巡歷之疏數。可無論矣。伏乞聖裁。

一旌循良

前件。臣等看得治世御俗。不過欲人為善而已。欲人為善。不過務白是非而已。迺惟地方官之有生祠。本出於小民之意。今往往政無遺愛。徒以子孫貴顯。有司為之追建生祠。以自結納。或其人屬託為之。棟莖壯麗。累害小民。甚者以貪酷去。亦欲血食其土。民或乘夜污毀。鎖扉偵守。是非之不明。至是極矣。故真出小民之意者。尤足貴也。科臣欲於遭擯斥者。略做漢事。賜書褒之。其既沒者。或與之祀典。贈之以官。其意甚美。但褒之於既斥。不若褒之於未去。洪武間。曾以勅書勞平陽知縣張礎矣。間一行之。以激厲人心之至術也。其遭斥繫思者。必舉其人。而追正撫按失刺之罪。至於祀典贈官。原有定制。種借之賢。不能得之於漢。孟秋徐貞明之賢。不能得之於近日。破格之難如此。宜行撫按官嚴查屬所生祠。果有著於民思久而不置者。撤入名宦祠。復命之日。將其人惠政主名。另為一揭。報之臣部及該科。以憑查訪。如有為其祖父求建生祠。有司不能力柱。或先意迎合。撫按官即併劾。撫按官聽人囑託。輕入名宦。以汚俎豆。聽該科糾舉。伏乞聖裁。

一覆吳給事訪冊疏

看得兵科署科事右給事中吳鴻功。題稱京察訪冊不列本部四司之名。謂臣等以私意沿弊習。要行添正一節。為照本部京察事例。一切舊規。皆自簿籍開載。十月以前。所送科道刻板訪冊。係司官自送。不列司官之名。至十月中。送閣臣都察院堂上官大訪冊。係堂官所送。始列四司之名。相沿已久。臣等恐淺莫知其故。竊意朝廷以黜陟之事。畀之臣等。臣等不肖。不足以當之。然業居重地矣。若一二屬吏之不能知。何言銓敘。百官科道之冊。不列四司。或緣於此。然閣院大臣。非不咨訪也。歷年京察。非四司都無降黜也。臣等智小謀大。不明之罪。諒無所逃。至於秉公一念。則天只日居。實鑒臨之。自設部以來。前臣之勝於臣等者不少。職掌故事。自有深意。臣等曷敢輕變。至於邵仲祿之清節苦心。臣等所親見。鄒觀光之好修任怨。君子如王汝訓。張一元等。皆盛稱之。臣等自反。不敢有私於二臣也。既經科臣具題前來。相應覆請。合候命下。臣等遵奉施行。

一再覆前疏

臣等前疏。止據隆慶以來見行事宜題覆。今奉旨再查得訪冊之事。原非定自令甲。願部中相傳。則已久矣。往時京察年分。本部堂上官。委之司官。司官將六年內應該考察官員。親自書寫職名單。密託吏科都

給事中河南道掌道御史二臣共為咨訪回報堂官以故不自列名此訪單意也隆慶以後乃有刻板訪冊以使博訪然亦止送科道首事二臣復密叩其同事者所索之多寡而與之聽其轉送此近日板冊之所繇始也然其不列銜屬則仍前也以非定自令甲故雖訪單之始亦無從查其為何年以相傳久故銜屬之名亦非列自昔年而何年始不列且非特科道訪冊不列司官之名即臣等堂上官之於司官亦不令其互訪惟臨時親定其去留耳今部院大臣有曾為本部侍郎者有曾為司官者一一可問也蓋我朝六卿之制取法成周家宰統百官均四海地本甚重不以臣等之不肖而遂輕一二屬吏不假手而定去留從來則然亦不以臣等之不肖而遂為不可司官人數不多事任頗重過自難掩臣等誠恐固亦不待外訪也聞昔訪冊之初刻也有識者謂此甚秘密往所造膝而問拊膺而書者今刊刻偏送意則公矣事未善也然繼之者遂不敢改恐人之議其私也今遂為行私之證矣蓋作法之難如此計典至重若先年所有一人起而廢之彼時科道必不能容恐亦不俟今日此頗易明第恐旁觀者不察以臣等大典未舉私端已見則臣等之罪甚大安敢復言考察用是不憚瑣屑據實覆請合候命下臣等遵奉行

覆新建張相公定國是振紀綱疏

看得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張位目擊世道人心之日非歷數其大壞極敝之狀而歸咎於士大夫小廉曲謹不肯為朝廷任事欲定國是振紀綱以挽回之其詞甚直其意甚銳臣等竊惟國之有是衆所共以為是者也衆論未必皆是而是不出於衆論之外夫論至於衆則必有合吾意者亦必有不合吾意者合有二有迎合有暗合要之天下自有真是不在乎合吾意與否也若非至虛至明徒就衆論之中取其合吾意者而決行之以為定國是於是衆譁而不服朝更夕改從此生矣輔臣欲以後凡遇軍國大事俱聽九卿科道會議各書所見該部院類奏取自上裁則誠定國是之術也然事應會議者自不常有至於會推則時時行之大臣才品久定公論素明當會推時九卿科道務要直言可否即不必衆擬類奏而爵人於朝之意得矣紀綱者總領人羣之名也故曰一引其綱萬目皆張一引其紀萬目皆起紀綱人羣必繇道德若反道德而挾空名分以轉其下卒致決裂橫潰而不可收拾則有不忍言者何則以為無怪其然是教人以亂也將以名分罪之則彼有所執以為詞故不若防之於未亂宜如輔臣所云重糾察之令內而部院科道外而撫按互相督察堂官嚴防屬官司道各嚴防守令官若有不法通同故縱以致屬下舉首百姓告發俱當連坐則誠振紀綱之術也然所謂不公不法亦須顯跡久著堅不糾劾者方許屬下舉首其爭先劫名者仍罪無赦行之此二者世道人心庶可漸正然國是者皇上之國是也惟皇上能定之皇上一身天下之大紀綱也振之自皇上始必勤於聽政而後可以定國是必慎於用人而後可以振紀綱臣等請言聖人之事昔者孔子之稱舜曰好問而好察迩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夫問察不遺何其勤也惡者隱之必不以言為罪約多端而為兩約兩端而為中此其心豈一息

暇逸哉必如是而後國是可定也詩之咏文王曰其其棫樸薪之炳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而其卒章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夫薪之炳之能官人也賢人布列德政之美如玉如金而四方之人豈有侮上恣行者乎伏惟皇上聰明天縱足為虞舜周文而四方未風動華夏未修和臣等私竊感之伏願皇上時御朝講數見大臣勤理萬幾務求至當至於臣工之賢否留意咨詢臣等中尤不肖不能率屬者乞賜罷斥其忠直有望之士許該部一一推用則國是自定而紀綱自肅矣不然皇上深居不出章奏之行止推舉之用否天下方眩惑而莫知其所繇而何以定國是振紀綱哉輔臣之疏意在挽回世道人心百官萬民屬耳目注目臣等不敢略有隱默謹具覆請伏惟聖明採擇其中勅下臣等通行各衙門欽遵施行

停論劾以重大典疏

題為京察期近議停論劾覆疏以重大典事照得萬曆二十一年復當考察京官五品以下者本部會同都察院從公考察四品以上者其疏自陳俱聽皇上定其去留其考察所遺及自陳俾留者科道官自行糾拾此定例也考察先期大臣宜靜聽自陳庶官宜靜聽考察科道官亦宜徐俟拾遺衆首其乘何必自我發端究竟不容當能稍延旬日此蕩蕩平平之道也乃今有不盡然者先是臣等與都御史李世達吏科都給事中李汝華等言大察非遠論劾益多恐拾遺之時人數不足以致搜抉太過流為刻覈非所以將明皇上之恩厚而宜贊淳理也宜自十二月初一日為始論劾之疏一切不覆以待大察然未經題明人心不一今計期益迫論劾不已臣等才識短淺拮据京察之事自無暇題覆諸疏但慮諸臣急於效忠不暇深思此後復有論劾益非事體且考察拾遺與所論同則已耳若經論劾而考察拾遺皆弗之及則在論人者以為本部竟疑其疏在被論者亦以本部未為覆留不安其位甚屬不便相應具題合候命下行令科道官以後毋復有所論劾其鈔到者一切不覆俱候考察自陳取自上裁所劾之人果係公論不容而考察自陳未去者不妨仍作拾遺之數以後凡遇京察年分自十二月初一日為始即不許有所論劾伏候聖裁

覆京察拾遺疏

看得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李汝華等河南等道掌道事浙江道監察御史劉士忠等各糾拾本部稽勳司署員外郎事主事今養病虞淳熙兵部職方司郎中今養病楊于庭主事袁黃均當罷斥各一節為照人之為善為姦皆必以才故愛才者易至於客姦而擊姦者易至於棄才此二者皆甚不可臣等至愚叨管京察之事竭力咨訪未能一一真知然以人之知不可為己之知故耳雖聞之而心或有疑甯缺之以待將來不敢遽議去留今臺省諸臣所糾拾者臣等亦不敢自欺而行其所疑吏部稽勳司署員外郎主事虞淳熙澹素虛靜博通玄覽臣等以為奇士用作司屬竊慮得人先是頗聞原任禮部郎中姜鏡廣

播議言傾危名士淳熙與焉。以致臺省風聞。交章糾拾。宜共昭雪。以成愷悌。原任兵部職方司郎中楊于庭。少有才譽。志慕賢豪。當甯夏之變。銳於任事。不無率易之過。至目為貪險。恐未必然。矧今西事底平。羣方悅豫。朝廷且論功行賞。而本官以勞被黜。無乃非忠厚之至乎。若兵部職方司主事袁黃。文藻著名。而人不滿其行。辯言傾聽。而人多疑其心。此則近於有才而姦者矣。但其被指之事。多係居鄉。當官未聞顯過。遞難議斥。似應以浮降降用者也。此三臣者。雖皆郎署小臣。但事干大典。尤宜慎重。且袁黃奉旨贊畫征倭。去留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乞聖裁。緣係糾拾庶寮遺姦。以裨大計。及遵例糾拾庶官。以肅計典。俱奉欽依吏部知道事理。謹題請旨。

拾遺回話疏

題為奉旨回話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鈔出刑科右給事中劉道隆題云云。等因。奉聖旨。科道公同糾拾。因何一箇不動。吏部官這等專橫結黨。著回話來。欽此。欽遵鈔出到部送司。查得萬曆二十一年二月內。該吏科等科都給事中李汝華等。河南等道掌道事浙江道監察御史劉士忠等。各糾拾本部稽勳司署員外郎事主事今養病虞淳熙。兵部職方司郎中今養病楊于庭。主事袁黃。不職。該本部議將虞淳熙。楊于庭。留用。袁黃以浮降降用。覆奉聖旨。虞淳熙等准留用。袁黃見在贊畫。著待征倭事完。查看有無功次定奪。欽此。今該前因。查呈到部。臣等奉旨切責。不勝恐懼。臣等竊惟我國家設六部以分理庶政。設都察院科道官以糾察百司。然科道之疏。仍復敕下部院議覆。是部院所為之失。科道得而糾舉之。科道所言之誤。部院亦得而酌議之。正所以防偏重而杜朋姦也。原任本部稽勳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虞淳熙。臣之同鄉。素知其人安貧好學。臣兄弟之間。每稱之。是以用為司屬。非有先容之助。此臣之所自知也。先是科道諸臣條陳考察事宜。皆言庶官去留。以堂上官考語為據。今臣等忝為堂上官。知一屬官之可留而留之。亦何敢有成心也。原任兵部職方司郎中楊于庭。向有浮言。臣等再四咨訪。原無失守。兵部尚書石星。又極言其任事之苦。且假使甯夏之功不成。于庭之罪可逃乎。今功既成矣。則又曰無功。使焦唇乾肺之勞。皆成罪案。臣等不忍也。至於袁黃。心行既多可議。贊畫尚未成功。是以臣等擬以降用。夫以黃投身豺虎之窟。為國禦侮。猶不得免。豈非以計典之重哉。今科道謂僅議一袁黃而止。既名議覆。自有異同。去留多寡。原無定數。正在各出本心。求歸於當。如五音各守其聲。集以成和。原不相悖。若臣等不知二臣之可去。而以科道之言去之。此亦甚易。然作人事。惟此一心。何敢自欺。且亦恐非敕下議覆之意也。且科道以二臣皆有訪單。遂謂齊同之論。臣等所見京官之有訪單者。凡數百人。據所開列。人人宜黜。然臣等必多方徵實。心稍有疑。必不敢動。即如原任戶部郎中查偉。訪單頗多。蓋臣薛繼茂。一言辯白。即為保全。良以士人之名。行可情。朝廷之黜陟宜慎。與其冤抑而後明。不若寬容以待。總之不昧血心。恐傷公道。而累大典。此臣等之素所自誓。以報皇上者也。然以芻蕘鄙細。謬司黜陟。其中枉縱必

多。而猶為一二人惜。適足明其情味無知耳。宜乎科臣之有言也。伏乞聖明察臣等一念不欺之心。於其顯顯之愚。俯從寬宥。臣等不勝惶恐懇切之至。

覆陳侍御整頓綱疏

看得福建道監察御史陳子貞題。議亟整頓綱一節。為照御史陳子貞條陳。謂今天下紀綱大壞。欲要亟行整頓。而歸本於正人心。可謂根極之論。所舉多端。乃其大者。則在乎羣司議論繁雜。巧官多方。自下計上。彼此攻擊。與夫士卒之叛亂。以為卑奪尊權。陰陽反易。誠然哉。夫人各懷心。非可一一而喻其機。在率人者。以正己為標。而以執法任怨行之耳。且衆之所同欲。而上先行。則必不出於口矣。國之所共言。而朝不逮。則必不書於牘矣。其有無端沸舌。如簧亂聽者。必罰無赦。此省議論之道也。凡巧官者。上之以一事獵名。欲掩他醜。下之則阿貴取憐。委仰承順。若厲節首公。虛心照物。無植黨之意。無誦觚之好。則巧獲拙效。不廢自退矣。語曰。下而無直。則何謂正。言是非自有所在也。世自至尊而下。遞相統屬。有進退舉刺之責者。能棄去雷同。有邪必斥。而居下位者。不能少俟須臾。輒便頌言。劫取名譽。此險薄之徒。加之黜罰。彼自無辭。若非有姦貪不可容之惡。徒語侵目。輕重不平之故。及內疚懷疑。欲先發制人。肆行攻擊。或傳致坐款。懷袖私投。不問而言。或射鬼魅。此輩即當投畀有北。而猶有用之。以為聰察。隱受顯行。何怪乎屢禁而不止哉。凡此皆二三輔臣。及臣等部院大臣之責也。各出本心。共持正論。以糾其違。而助其不及。則科道諸臣之責也。至於士卒叛亂。乃今日可憂之最急最大者。叛亂大惡也。而督撫將帥。或受其罰。則亂人得執以為詞。然則必無可罰而後可。惟公清慈惠。愛卒如子。聞其疾苦。撫掩嘆喟。而又嚴禁。則即通行久沿之事。衆稱不便。悉為釐革。使人人感恩。入於骨髓。即有一二不靖之徒。當亦不敢唱矣。此督撫之責也。第督撫非人。亦臣等之責也。臣等敢不痛自剴責。各率其屬。極身效職。以救積弊。臺臣又欲皇上不遺不殖。與寢以時。無逸無荒。朝講必舉。親信碩輔。嘉納忠言。此臣等之所欲言。而臺臣先發之者也。臣等欽惟皇上為天之子。萬邦黎民。皆皇上之子。惟子為能感父。惟父為能率子。今頻年不雨。厲氣時行。是父之不樂也。海內之民。家家懸罄。餓殍填壑。流冗載路。是子之失養也。自古未有家如此而不敗者。亦豈有天下如此。而可晏然不懼者乎。臣等受皇上之高爵。享皇上之厚祿。每念時事至此。未嘗不涕泗交集也。詩曰。天之方曠。無然泄泄。今臣等甯敢不竭狗馬之力。然須臾上惕然猛省。動理庶政。然後臣等之職。有濟於事。蓋臣等雖焦心苦思。不如皇上之一念。足以孚格蒼穹。臣等雖敢吻燥舌。不如皇上之一言。足以鼓舞四海。臣等雖鞠躬殫力。不如皇上之一舉動。足以維新宇宙。昨者甯夏之賊。誦謗無禮。傳之天下。臣等不勝痛心。區區狗馬之誠。惟願皇上念祖宗神器之重。勢至此。猛省僅僅可及。不得為蚤。過此。則恐悔不可追。一念猛省。則必敬天地。必法祖宗。必禮大臣。必納忠言。必念草木昆蟲。皆賴皇上以為命。皆當愛惜。何況於人。如此。則人心自正。紀綱自肅。天心欣喜。雨暘合序。中國富安。四海震恐。此在皇上一念。

之間而永享逸樂於無窮。尚何待而不為也。臣等稽首頓首。同布血誠。不勝激切悚懼之至。恭候命下。臣等遵奉施行。緣係感時觸事。披瀝愚忠。懇乞聖明。亟整頹綱。以圖萬世治安。及奉欽依。這本說得是。該部院使議來。著實舉行。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覆李侍御論兵侍疏

看得巡撫山東監察御史李時華。論劾原任遼東巡撫。今補兵部右侍郎顧養謙。貪鄙不職。所當議處。及兵部右侍郎顧養謙。奏稱奉職無狀。乞賜罷斥。并陳馬市子銀始末。要行遼東巡撫。嚴革買馬之弊。各一節。為照人才固難。邊才尤難。若深責苛求。則鎮俗之士俱升。而禦侮之能鮮至矣。方今疆場多事。邊才之用甚亟。兵部侍郎顧養謙。膽氣豪雄。智術卓犖。九卿科道。以邊才會薦者。其來風聞。論列者。向亦有之。然一尤其去。旋復以會薦起矣。則以本官之才。誠可以濟緩急也。今按臣復論其撫遼之事。臣等竊意當此多事之時。凡以邊才用者。正當控名求實。略其已事。而責其新功。本官求去甚力。未可復允。合候命下。行令本官到任管事。其所辦買馬子銀。立法未為不善。而行之遂有流弊。容臣等移咨兵部。行令彼中撫臣。嚴行查革。緣係指摘貪鄙。懇乞聖明。亟加議處。以快公論。以警官邪。及邊臣奉職無狀。乞賜罷斥。以謝人言。并陳馬市子銀始末。以明封疆大計。俱奉欽依。吏部知道。該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覆呂府丞奏辯疏

看得原任光祿寺少卿今陞應天府府丞呂興周。奏辯工部候缺主事周如綸。論劾舉人王兆河等。關節倖進。疏內有二與之語。自陳庸劣。乞賜罷斥一節。為照科場之事。原為曖昧。天下皆公。且不能必其無私。一二人之私。固難謂天下無公也。本官蒙倖進之疑。管及天性。自難無言。但其致身已久。經行稱優。官常無玷。厥弟呂興齊之鄉舉。在其父去位之後。事頗易明。似亦不必遂求罷斥也。既經本官奏辯前來。相應覆請。合候命下。行令本官。以今陞職銜。在籍養病。痊可之日。給文赴部聽用。緣係庸劣。招尤。乞賜罷斥。以謝人言。以安愚分。及奉欽依。吏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覆原覆高侍御劾回疏

題為病痊起送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河南布政使司起送原任戶部四川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傅崇明。病痊到部送司。案查本年三月初四日。該本部題為敬舉經行耳目。及以對揚明命事。本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鈔出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高舉題云云。惟復別有聖裁等因。具題上請。至今歲及半載。尚未奉旨。今據前因。相應題請。案呈到部。臣等竊照戶部署員外郎事主事傅崇明。先因在籍養病。經過按臣論其徐州管倉。腹削小民。奉旨行勒。回籍原係以嚴致。止宜罰治。因此乃書之邸報。傳之天下者也。崇明知之矣。至臣等覆請。則未奉明旨。則在京諸臣。即多不知者。遐方僻壤。自不能知。而又習見明旨之下。不過三日。以為豈有數月未下之理。是以崇明知病痊。輒來聽補。亦無怪其然也。今崇明知

歸業已見朝。聽補則未奉明旨。狼狽踴躍。可知已。臣等以用人為職。所用之人。各有其職。一事不奉旨。則一人不得用。一人不得用。則一缺不得補。有一人而占兩缺者。升遷見任。兩無所著。望明旨三日而不下。尚復望之。久而不下。則以為駭。數不下。則惑亂而莫知所從矣。此不便之大者。伏望皇上念無曠庶官之義。簡查臣等原覆御史高舉。勸回徐州管倉主事傅崇明疏。速賜裁奪。前後諸疏。未奉旨者。盡數批發。百官萬民幸甚。臣等幸甚。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覆李掌科陳未安事宜疏

看得吏科都給事中李汝華。條議諸款。皆於銓政有益。除辦事中書不行考選科道。兵部主事趙夢麟。再經操江副都御史蔡國珍論劾。本部覆准開任。俱近奉明旨。無容再議外。為照臣等以銓名部。古人以坎律為銓。坎水也。水有一定之性。而隨地異流。律有一定之法。而緣情異用。惟其平而已矣。四品以下京堂。例不得辭。數年以來。一二賢者偶為之。其後遂以為必不可少。託疾疏辭者紛紛矣。大都皆自南而北。自外而內者也。既係優處。自多賢者。臣等明知其緣於沿襲。故往往諷留。科臣以為可已。正臣等之意也。司道庶僚之告休。或有故而求去。其才力可用者。亦難一概聽允。顧養謙之廢而復起。顧其志之調而復留。原酌邊事緩急。非可以常例論者。鄒永春。以病告休。而督閱諸臣。極稱其才。曩有甘肅巡撫之陪。或非無見。兵部主事張棟。疏言朝鮮當援。自其所見。而直以科臣為非。則失疑事勿質之義。尚寶司職列近。祕典守非輕。先年原係甲科有清望者。擢任此秩。今徐瑛。以官生掌印。以掌印出差。事理既有未安。職務又難久懸。相應議復。往例。鴻臚寺卿楊宗仲。年已衰遲。況多物議。本官亦力求解任。相應准從。至於贈官不宜非人。錄廢不宜濫給。周光錫。不宜自乞恩典。陳文煥。不宜自奏給。復命不許提薦。進士告病太多。皆已奉有明旨。多不遵行。委非政體。既經科臣具題前來。相應覆請。申飭。合候命下。臣工去留進退。容臣等探據公論。擬議上請。其不當者。聽科道糾舉。四品以下京堂。原非真病。不必違例疏辭。上疏言事者。惟各陳所見。毋得爭辯求勝。尚寶司卿。仍推資望相應者為之。徐瑛。添註管事。鴻臚寺卿楊宗仲。照年老例致仕。遺下員缺。另行推補。大臣贈官。必查其人品政績。不得徇情濫請。考滿大臣。遵照累朝題准事例。查無過犯。彈劾者。方與廢子。其曾經彈劾者。不許自行陳乞。以干公論。外官給。不得自行瀆奏。復命仍行提薦者。聽該科參駁。罰治。進士告病。各堂上務要覈實。不得輕為具題。

覆顧侍御條陳并論張少司徒疏

看得雲南道監察御史顧際明。條陳除實實效內請集鄉兵并詰戎兵一款。已經兵部議覆。及所論戶部侍郎張士佩。近奉明旨。在籍聽用外。其慎咨訪一款。似應本部題覆。為照知人甚難。故以仲弓之賢。孔子亦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舉既有之。刺亦宜然。部院之有咨訪。所以防撫按之不盡知。非以為不可信也。人情日巧。壅蔽多方。即撫按之賢者。尚不竭盡心力。徒以咨訪託之監司。監司託之府。府託之

州縣。州縣之所託者。吏人走卒也。吏人走卒之所託者。寓訪之徒也。轉相鈔寫。彼此雷同。以為公論在是矣。何得無誤。故一於疑非所以任人。一於信非所以求當。為撫按者。必多方咨訪。監司守令。有不公不明。稍亂臧否者。重加恭處。務使舉無遺賢。刺無遺惡。則部院雖不廢咨訪。不過以為印證。而不見其偏重咨訪矣。然以咨訪之不可廢。譏人或因之以行其私。以致善類被枉。誠臣等之所當慎也。既經臺臣具題前來。相應覆請。合候命下。臣等及各撫按官遵奉施行。

覆吳侍御論劾疏

看得湖廣道試監察御史吳宏濟。論劾福建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汝濟。原任雲南巡撫今陞大理寺卿吳定。均當罷斥各一節。為照福建巡撫副都御史張汝濟。溫文之度。爽練之才。不必繁擢。自可致身通顯。而以舊相同里。疑行難白。人言既至。勢不可留。原任雲南巡撫今陞大理寺卿吳定。材術機警。當官雅稱執法。臺臣論列。至併其兵部勘明之功疑之。即臺臣亦自謂得之風聞。似未可遽以易廷推也。再照張汝濟之推巡撫。在臣等未任之先。至於吳定之陞大理。臣等據所聞本官才堪集事。資俸已深。近經科道會薦。具以循敘推用。臺臣以為係於請託。則臣等萬不敢意生疑。遂以波及於人。置筆甚易。當之甚難。恐章奏之體。不宜如是也。合候命下。行命張汝濟回籍聽用。吳定著遵新命前來供職。其遺下福建巡撫員缺。容臣等另行推補。以後言官論人。非請託行私。的有證據。不得輕易傳致。以傷厚道。

覆李給事糾拾邪險貪肆疏

看得工科給事中李養質。論劾禮部侍郎韓世能。尚書李長春。湖廣僉事管志道。大同府知府劉竟成。俱當罷斥。及稱以後起用官員。務要廣詢博採。其有虛名放縱者。不得濫從起廢各一節。除李長春。韓世能。已奉明旨照舊供職外。為照湖廣按察司僉事管志道。識會高明。問學該博。甫為僉事。即以言語之嫌。被劾降為提舉。未為一日提舉。乃以有疾考察。固已難服其心。而又薦章屢至。臣等猶寬豫數年。而後用。今薦者未已也。科臣論居家不簡。恐出鄉誦之口。且本官上疏辭免。新奉明旨留用。擅難更議。其大同府知府劉竟成。計吏時。即有言其守壞者。本部慎於黜斥。正欲參而伍之。疏內所指嚴刑橫索。歷有證據。難可再容。既經科臣論劾前來。相應分別覆請。合候命下。行令管志道。仍遵新命赴任。劉竟成。照不謹例。冠帶閑住。遺下缺員。另行推補。至於科臣稱起廢官員。務要廣詢博採。其竊虛名而實放縱者。不得濫及。可謂確見。

覆甘御史追論不職有司疏

看得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甘士价。論劾原任吳江縣知縣今陞兵部主事趙夢麟。似應閑住。或以邊方多事。姑從重降調。以示懲創一節。為照前代用人。不廢跡之士。為其行雖不簡。而奇謀壯事。足排時難也。世俗猥以清狂小慧之徒當之。適令貪詐恣行耳。趙夢麟之才。誠未知其何如。而不簡之狀。則按臣所論。

詳哉確矣。第甯夏之事。本官奉旨贊畫。拯溺救焚。非必莊士。倘其有功。不妨升敘加等。若其碌碌無奇。則蹄嚙而不善走。無所用之矣。法不止於降調。既經按臣追論前來。相應覆請。合候命下。臣等移咨兵部。行令本官竭力贊畫。以贖往罪。待彼中事定。候查明之日。如果虛稱贊畫。原無機謀。仍照不謹例。革職閑住。本部仍移文各該督撫巡按官遵照施行。

覆太僕寺論劾種馬地方官員疏

看得太僕寺少卿黃鍾。論劾壽張縣知縣朱國相。容城縣知縣張席瑋。所當重加罰治。或聽議處。霑化縣知縣洪濬。所當量加罰治。泰安州知州趙宏訓。姑免罰治。太僕寺少卿周思敬。論劾高陽縣知縣王納策。青縣知縣馬自渭。所當罰治各一節。知縣王納策。近該撫官論劾。覆奉欽依降調閑散。及知縣朱國相。洪濬。見今山東按臣馬朝陽。論劾。另本議覆外。為照馬政者。太僕之專職。有司之一事也。論劾有司。罪止罰治。應聽兵部議覆。邇來喪失初意。往往言及有司之操守。即賢者亦踵其弊。太僕之彈章。疑於撫按。而兵部之覆疏。遷於吏部。且非所以明職掌也。然既非撫按所劾。自難遽議黜降。徒使貪墨之徒。自知不免。愈為囊橐之計。是重為地方之累也。相應覆請。合候命下。將知縣張席瑋。馬自渭。行令該撫按官先行革去管事。嚴加查訪。如果操守已壞。即行參劾。若止馬政不修。仍聽兵部議覆。以後太僕寺臣舉劾有司。但當直述馬政之修廢。不得泛及他事。

覆吏科聽調撫臣違例舉劾疏

看得吏科都給事中李汝華。論劾陽巡撫姜璧。違例舉劾。所當議處。及稱以後有薦與溢額者。參究考察。被黜者。仍追究所舉各一節。及查會典內一款。如有被劾考察。革任。致仕。聽勸。聽調等項。撫按官不許更行舉劾。如違參究。仍將奏詞立案。欽此。又一款。朝覲年分。考察既畢。備查被黜方面。有司官員。追究所舉巡按御史。四人以上。革職閑住。二人以上。降一級調外任。一人罰俸半年。欽此。又節查得嘉靖十七年詔書內一款。近時各撫按官舉劾。極為泛濫。乃奏舉遺賢。則盡境內之人。並書薦劾。公私心跡。覽疏較然。吏部不以為非。都察院不考其過。以致臧否不分。舉錯倒置。今後敢有仍前濫舉。或當劾而舉。當舉而劾。及撫按官舉劾異同者。該科不行糾奏。一體究治。欽此。為照原任陽巡撫姜璧。以被論聽調。復行舉劾。誠為違例。但本官奉旨聽調未久也。且疏稱例得激揚。則違例出於不知。情有可原。似難再處。止將奏詞立案。庶為適中。科臣因而議及舉主之罰。此吏治清濁之源。民生榮悴之本。而時務之至切至要者也。科臣之言。實臣等之所欲言者。臣等聞之。古者作一器。必勸工之名。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治天下者。予人以高爵厚祿。惟憑薦舉。任其市恩植私。妄舉非人。垢亂朝政。戕害民生。而莫執其咎。是視天下輕於一器也。可不謂之外哉。舉主之罰。前代姑不暇論。我朝會典所載甚明。先臣如憲義。楊士奇等。皆嘗奉行有效。我皇上屢有明旨。不許濫舉。及申明連坐之法。不啻再三。乃一切掛壁不理。濫舉如故。

此臣等不能將明之罪也。科臣謂濫舉市恩。緣於法令不行。可謂不易之論。乃臣又以法令不行。緣於部院吏科之不肯任怨也。夫人臣受朝廷之爵祿。惟圖自便。而不為朝廷任怨。豈非不忠之臣哉。臣等請於本部之考功司。都察院之河南道。及吏科。各立薦舉簿一扇。每遇撫按舉劾疏到。即書所舉方面有司地方人才職名。方面有司。通俟朝覲考察。既畢。備查所屬官員。照依會典所載。分別議處。庶撫按知濫舉之必罰。而無敢不慎矣。然有即當議罰而不待考察者。如一人之身。歲月之內。而舉劾互異。必無兩是之理。但一查覈。得失自見。今朝舉劾。惟從黜降。不復問其舉者。亦苟且之甚矣。至於里居官員。或以被論。或以考察。或以請告乞休。公論甚明。今地方人才之薦。泛濫尤甚。夷貳同舉。安在其激濁揚清也。此二者皆即當議罰而不待考察者也。既科臣具題前來。臣等謹據祖制。遵明旨。詳議覆請。合候命下。除未經申飭以前不究外。自今以始。臣等及都察院吏科。各立薦舉簿。俟朝覲考察畢日。查核分別議處。其舉劾互異者。即時題請行勘。明白奏議處。地方鄉官。有得罪公論。衆所共棄。而撫按官仍復薦舉者。即時奏議處。

覆王給事論吳侍讀疏

看得原任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掌管南京翰林院印信吳中行。奏稱開言引咎。懇賜罷免。以安愚分一節。為照本官昔居翰苑。抗重天之勢。扶墜地之綱。業已捐軀。何知榮進干時。勢劣滿朝。同事者五人耳。此不可謂小節。既而起自士伍。曾有指及之者。故不可謂公論也。今再廢再起等輩。已公卿矣。科臣復以舊聞言之。舍彼日之節。而求冥冥之事。略觸邪之忠。而設亂政之疑。恐未為至平也。合候命下。行令本官前去赴任供職。

覆朱大理辭官讓賢疏

看得原任南京光祿寺少卿今陞南京大理寺右寺丞朱廷益。奏稱庸病不能履任。乞要回籍調理。及讓鄒元標。推補各一節。為照本官與鄒元標。皆士林之仁彥。國家之吉臣也。大理之推。臣等以資先元標。本官蒙恩特擢。人心自無不服。乃本官遂稱庸病。力求避位。仍舉元標為代。惟懼退讓。古道猶存。然業有成命矣。賢如二臣。或闕厄而不避。或搢搢以求去。臣等一推元標。而退遂之難。二臣共苦。能不竊歎。若非速用元標。恐廷益終以為負。合候命下。行令本官到任供職。鄒元標。容臣等遇有相應員缺。即行推用。

敬循職掌剖露良心疏

吏部文選司員外臣趙南星題。為敬循職掌。剖露良心。以陳救時要務事。臣向者伏見皇上從言官之議。令羣臣不得越職。而有言不知者。以為閉距言路。臣獨以為此開之使言也。夫皇上以天下之事。委任部院諸臣。無所阻撓。假令能各舉其職。則庶績咸熙。海內大治。更復何言。奈何世道日頹。人皆趨時以苟富貴。以奔競為常事。以徇私為無傷。以巽便為老成。以摸稜為妙用。彼此相欺。無所愧畏。即有願忠朝

廷者。孤力難施。兼以富貴之念。不能盡割。旋且化而從之矣。今天下水旱頻仍。地方不復。民生耗減。此誰之咎。倘亦可以懼思改圖乎。臣以為當今大害有四。四害不除。雖使孔子典選。亦無所益。何則。一人之正。不能勝衆人之邪。一年之公。不能救累年之私也。故救時之務。除四害為急。何謂四害。一曰干進之害。夫人心公私。如參辰之不相並。富貴重則忠義輕。自然之勢也。今舉世競進。不知止足。臣請舉其顯者。往時吏部尚書楊巍。乞休。都察院御史吳時來。恃其佞巧。以為己當代之。而忌戶部尚書宋纘。清望素重。連章譏切。挑取聲名。欲求必得。此滿朝所共知也。侍郎趙煥之歸也。副都御史詹仰庇。苦求已故大理寺少卿韓國楨。為之請託。以己代煥。時國楨大病初起。為仰庇強出。行至中衢。昏暈與歸。遂致不起。國楨之子。欲上疏訟之。而為人所勸止。不果。乃沈子木之歸。仰庇復託吳時來。為求兵部侍郎。此臣司郎中劉希孟。親以告臣。非風聞也。大臣干進至此。何以責小臣乎。是以獲鄙者日進。淡退者日沈。如尚寶司卿李顏。素志勁節。庶幾古人。而久次不遷。後來者紛紛跳越。循資探望。俱無所據矣。臣願皇上戒諭大小臣工。各惜廉恥。勿如二臣所為。二曰傾危之害。夫清班要秩。必須賢者。譬諸華苑靈圃。非蒼豕之所也。而羣小妒賢。古今共憤。如原任尚書沈鯉。侍郎張位。諭德吳中行。南京太僕寺卿沈思孝。相繼自免。南京禮部侍郎趙用賢。累疏求去。此皆正人君子。世所共知。豈不願忠於皇上哉。邪佞之人。慮其不容。齊力攻擊。黃洪憲。陰為竭澤。唐葵欽。孫愈賢。蔡系周等。明肆誣証。以故諸臣不安其位。而小人固於磐石。近日小人益險。往往捏為無影之舉。加之於人。或以去忌報怨。或以要功取寵。鬼魅盡行。良為可駭。至有自恃繁援。公然排擊善類。使賢士流落。而已亦不廢通顯。則鬼魅之雄者也。臣願皇上拔淹抑之賢。斥傾危之黨。無使聖明在上。世有二留之嗟。三曰守令之害。夫守令職在親民。權亦得為。惟賢者為能乘權以利物。不肖者鮮不緣以自恣。今知縣選授太輕。部寺之官。計日而升。知府。曾不問其才行。科道出守。即為劣處。闕茸之徒。每見優容。如原任給事中葉時新。希權相之意。議減軍餉。激成浙江之變。今尚為河南府知府。抱病年餘。坐廢郡事。上官噤無一言。殆不可曉。又立言之節。以廉為首。今撫按論人。往往賊私有據。猶曰未甚。或以任淺。姑從降調。以為惜才。不知此乃惜不才也。士人勵行。如女子守身。淫即敗俗。豈必久且甚哉。以故貪官充塞。無所顧忌。民安得不饑斃充散也。臣願皇上敕下吏部。以後知州知縣。除進士之科。勢重難返。照舊銓授外。其餘多授府州縣佐。待其屢次署印。節愛有聲。方升正官。部寺升府者。必其才行可觀。勿徒拘俸。撫按之責。專覈吏治。難以風聞為解。察其操守已壞。即宜論罷。監司為守令之表。尤宜責其操守。以漸息貪墨之風。四曰鄉官之害。夫吏於士者。不過守令。而鄉官之中。多大於守令者。是以鄉官往往凌虐貧民。肆行吞噬。有司稍稍禁戢。則明辱暗害。無所不至。如原任涇南縣張棟。治行無雙。以裁抑鄉官。竟被讒毀。不得行取。識者嘆恨。又撫按官多暨牌坊。以媚勢要。不論歲之豐歉。勞民傷財。備極壯麗。臣恐不知其意。將為觀美耶。民生凋瘵。為此安忍。將以為名。官高行穢。適滋睡罵耳。臣願皇上敕下各撫按官。嚴禁鄉官在家

者勿倚勢害民。勿飛語害有司。其估終之尤者。即行參問。即見任之官。其家人子弟暴橫。一體悉處。牌坊之建。必其忠貞勳績。著於朝廷。偶一為之。復其器業。勿徒炫燿浮榮。共為俗子。以累窮民。復命之日。將所建名數。報之該部。該科防其仍前之濫。除此四害。仕路庶幾可清。民生庶幾可瘳矣。然根本之地。實在皇上。夫惟皇上深居九重。不留意於國家之事。是以人得自行其私。無所顧忌。以皇上聰明睿智。度越百王。若聖心肯加勵精圖治。凡臣工之賢不肖。民生之利弊。一一而訪問講求之。知之若日月之明。行之若雷靈之斷。發之若江河之速。持之若金石之堅。大小臣工。誰敢干進。誰敢傾危。守令誰敢貪酷。鄉官誰敢肆橫。如此而民生有不安。天心有不悅者。則臣請伏妄言之罪。臣本椎魯。素厭多言。夙夜思維。求所以盡職。業報聖恩者。不越進賢退姦。而野多遺賢。朝有大姦。搆手無能。救正若頑。鈍雷同。以至大官。豈不甚便。且易。如人臣忠愛之義。何用是竭其懷。懷之愚。倘荷皇上察於芻蕘。銳然求治。諸臣良心不泯。各效公忠。勿狃舊習。則君臣俱福。享名於無窮。不然。羣臣共竊富貴之利。以肥身家。觀鄉里。天災民困。不忠之臣。方將獨咎君父。以博虛名。伏惟皇上加意念於臣之言幸甚。

請朝講疏 代作

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臣孫繼等。謹奏。為時事甚危。人心久玩。懇祈聖明。亟勤朝講。修德政。以保無虞。事。臣等伏惟為子者。不愛其家之衰。雖有白華之行。不得為孝。為臣者。不憂其國之危。雖有皎日之操。不得為忠。天下。一家也。君臣父子也。家衰則父子俱困。國危則君臣同辱。縱不忠孝。豈能無懼。臣等竊觀今之天下。十年九旱。無分南北。間或不早。即有水災。小民窮窘。逃移無地。弱者就斃。強者為盜。軍士劉東陽等。以區區小醜。稱兵搆亂。抗拒天朝。大軍攻之者數月矣。損傷士卒。以萬計。費財以百有十萬計。甫獲小勝。即遭大變。固係兵食不足。蓋亦皇天之不助也。倭奴萬里而侵朝鮮。勢如風颶。其王棄國來奔。豺虎為鄰。干戈伊始。而我甯夏之未能復。能遂燔夷倭奴乎。夫以天意則不助。以人事則多缺。以中國則空虛。以外敵則強橫。何所恃而不恐。我皇上自十七年以來。久不視朝。臣等先在朝列者。罕睹天顏。或從南都來。或起自田間。瞻仰彌勤。咫尺闕廷。情懷隔絕。外人惶惑。訛言朋興。皆言當此民窮盜起。兵革交侵之時。皇上不以為意。夜飲無節。敲笞左右。死者頗多。臣等不信。人口如飛。不可禁遏。聞叛賊劉東陽等。以此訛議。至尊。敢為大逆不道之語。倭中關白。亦復如是。臣等竊恐將士無知。輕信妄言。謂我輩捐生報效。皇上安居樂酒。不以為意。將灰心解體。不肯用命。且人之所怨。不必身當其害。元元皆人也。一人冤苦。萬人悲酸。古之失人心者。往往係此。深為可懼。夫皇上為尋常之主。猶可耳。臣等仰見皇上聰明仁孝。則堯舜之主也。己丑以前。朝講時。御斥姦黨。進忠良。容直言。懲貪吏。憫天時之亢旱。至露冠步禱於郊。我皇上之為君如此。而自靜攝日久。美名漸損。庶人竊議。語流四海。臣等心實痛之。且向時天下非有叛逆之禍。倭寇之警也。皇上兢兢業業。如恐不及。今天下多事。願久不視朝。臣等且惑之。何怪乎訛言之不息也。茲者聖節伊

邇。萬國臣工。咸來稱賀。人人冀一睹天顏。以為榮幸。且中秋氣清。溽暑都盡。臣等謹齋心願。頓首叩關。以請。伏願皇上。即發玉音。遂出御朝。以慰千官見聖弗克之心。屆期垂拱受賀。將一日而備。聲訢合。天地改色。日月增明矣。自是依期朝講。一切章奏。依期批發。嘉納直言。不棄正士。長如己丑以前。則訛言自息。聖明之頌。洋溢中外矣。凡此非甚勞苦。有妨於皇上之靜攝也。夫御朝講之暇。即可靜攝。章奏重大之事。乃煩聖斷。其餘小臣之進退。小事之興革。臣等無不秉公盡心。惟照常命閣臣擬旨。以進。夫何妨於靜攝。且心必有所寄。而後嗜慾退。身必小勞。而後血脈流通。此真靜攝之助也。夫勤朝講。不為勞苦。而聖德日新。萬幾咸理。人心胥悅。頌聲大作。將士聞之。莫不鼓舞效力。叛賊倭奴聞之。莫不震懼自廢。非獨此也。行見天地百神。莫不助順。彼逆天犯順者。將不擊而自碎矣。易亂為治。轉危為安。若此其易也。以皇上之聰明天縱。必以臣等之言為然。既治既安。皇上乃得優游沖澹。享太平之福。永聖明之譽。若以臣等為虛辭。疎動。不留聖意。則臣等亦無可如何。雖畢命效忠。委身盡職。螻蟻之微。必不能動天意。而收人心。既危既亂。悔何及。臣等為國大臣。受恩隆厚。年皆垂衰。非復英銳好名。深惟社稷生靈。可憂若此。中夜以興。徘徊徬徨。萬不能默。萬不可緩。乃敢剖心析肝。仰瀆神聽。安危之機。在於此時。知天聰明。必蒙俞納。臣等不勝激切悚懼。俯伏待命之至。

辭太常疏

原任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臣趙南星。謹奏。為愚臣蒙恩。踰分。衰病不能就列。披瀝丹悃。仰祈聖鑒。事。臣。臣孫萬麻。二年進士。初選汝寧府推官。陞至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其時血氣方剛。銳意有為。作事孟浪。罪廢屏居者三十年矣。臣年七十三歲。古稱三十年為一世。七十為老。臣之同時廢棄。為臣所累。如曾乾亨。于孔兼。多人皆已棄世。臣猶視息人間。以待陛下龍飛利見之期。錄用舊人。於去年三月內。起臣為太常寺少卿。九月內。陞左通政。臣遭際聖明。既職復起。昔賢所罕值。當今中外多故。陛下宵衣旰食。豈臣子儉安之日哉。所恨者。臣衰頹已甚。遂成天地間一廢物矣。臣兄弟三人。惟臣有二子。連年不幸。兩弟次子。相繼物故。至去年冬。乃畢其事。臣憂勞之過。以致脾病虛寒。頭目昏眩。忽從邸報。見給事中周朝瑞。薦鍾羽正。及臣等四人。節奉聖旨。著該部上緊催來。到任。臣感激恐懼。措躬無地。多方調理。恨不能即日平復。剴期入朝。而衰病侵尋。醫藥罔效。今年三月內。復蒙聖恩。陞臣太常寺卿。臣之頑劣。蒙被渥恩。榮幸極矣。臣亦有人心者。何忍負之哉。且臣服官時。再沾恩命。臣父館陶縣知縣趙汝弼。尚未受封。惟臣母受之。皆就世久矣。伏遇聖恩之期。大小臣工。皆得疏榮所生。臣亦人子也。豈獨無顯揚之念哉。而筋力絲弱。不能勉強。每念及此。五內剝裂。惟有長潛水歎而已。伏惟陛下。天地父母之心。必憐臣之篤老。不忍令其顛隕。敕下吏部。容臣以老疾例致仕。冀得苟延殘喘。及見陛下中興之業。臣仰負天恩。報效無日。不勝瞻依悲咽之至。

辭工部疏

原任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今陞工部右侍郎趙南星謹奏。為聖恩太重。臣力難勝。再疏辭免。以明勿欺之義。事。臣性質樸淺。行能薄劣。猥以郎署小臣。廢棄多年。既老且病。伏遇陛下修起廢之事。一年之間。三遷而為太常寺卿。臣具疏辭免。未蒙允放。臣自度不能就道。未敢復辭。旋蒙聖恩。陞臣工部添設右侍郎。協理殿門工程。兼管軍器事務。臣力疾望闕謝恩。跪拜敬危。願子弟僕。內熱色報。伏念臣蒙恩轉官者四矣。自郎署而登部堂。且再奉明旨。督趣到任。臣之前疏。稱老稱病。似若欺陛下者。臣罪當萬死矣。夫陛下猶天也。告天之言。容有不實。縱免誅殛。豈得為人。故孔子勿欺之訓。實萬世人臣之律令也。臣自丙辰而病。丁巳而大病。至己未稍瘳。然病根未除。日就羸弱。閉關調攝。雖游被聖恩。未嘗一至大門之外。遠邇所共知也。一二親友。見臣人貌猶存。相傳以為尚健。不知六七年來。苟安偷食。僅能若此。如勉強就列。夙夜勤官。恐至狼狽。或遲誤朝參。或蹉跌失容。不然。而或潦倒昏忘。言動乖舛。勢必至於求退。則後進且媿笑之。以為如此老耄。何不懇切力辭。而乃輕進輕退。豈所以尊朝廷。光清舉乎。臣被列聖菁莪之化。結髮砥礪。至於白首。嘗之涉大水者。已過中流。尤宜謹慎。設以易盡之年。棄其平生。則不可以為陛下之臣矣。况臣之今官。乃國家特設。管理殿門工程。兼管軍器。此皆甚重甚急之物。舉重必於大力。赴急在乎精敏。臣之愚昧。即不自知。迂拙。亦自知其老病。豈能免於尸素之咎乎。夫人臣之罪。莫大於欺。不欺實難。常人之情。見高位之顯榮。忘責任之重大。不量其才力之能否。而冥行妄作。以致國家之事。大敗極壞。貽君父之恥辱。皆起於一念之欺。此臣之所切齒痛心者也。曷忍躬自蹈之乎。伏乞陛下訓迪百官。即自臣始。憐其老病。矜其愚直。敕下吏部。特準辭免。於以風示有位。進則竭其忠勤。退則成其推讓。增增蒸蒸。咸為不二心之臣。其於國運士風。或有裨補。臣愚幸甚。

申明憲職疏 以下謹錄

奏為申明憲職。誓竭愚忠。以報聖恩。萬一事。臣聞孔子聖人。其論臣道。不過曰事君以忠而已。他日告子路曰。勿欺也。即忠之說也。公之奇曰。除開以應外謂之忠。則勿欺之說也。人之心。凡自私自便。而不可以告人者。是謂闇昧之心。除去之。乃為勿欺。欺則不忠。臣之不忠。猶子之不孝。不可以容於天地之間。臣諱淺賤。願甘心永廢。蒙陛下拔置西臺。為諸御史之長。臣甚愧甚懼。兢兢自守。履繩蹈墨。以求寡過。亦可保其身名。然未可謂稱職也。即此為闇昧之心。請除去之。夫臣無職也。以諸御史為職。諸御史皆稱其職。即臣之稱職。彼衣繡持斧。出而巡方者。如使百城。循理。萬民樂業。即為一方之太平。積之則為天下之太平。所以致此者。非有他術。惟在舉劾之各當而已。舉劾之所以不當者。人務於市恩。而莫肯任怨也。往者御史之巡方。事竣而報命。所舉皆拘舊額。固已不能悉當。其後俸不及期。及陞任者。皆有提薦。提薦之外。又有揭薦。昔西漢號多循吏。班史所載者六人耳。傳世之與救時。固自不同。然循吏亦不宜如此之多。循吏

若此其多也。則宜有治理效。而小民之窮苦憂愁。愚弱者為鬼。桀黠者為盜。何哉。以臣所聞見。天下豈無循良。而貪黷成風。無術可禁。自大戶改為條鞭。而徵收日重。有一兩而加二三錢者。貧民糧少。無不加倍。或父子不許合封。所得尤多。故有司鮮不立富者。買物皆與半直。名曰官價。或分毫。不給。參謁上官。皆令行戶隨之。置辦下程。餅師酒保。皆受其累。而又有喜其作威者。不問事之大小。一怒輒折人之肢體。傷人之性命。此輩常得薦舉。非上官皆不之知也。又非皆知之。而故昧其本心也。不過曰。此吾之同鄉故舊。不能恕也。曰。此權要之所託也。是能報復。不可動也。不勅則須舉之。又從而過譽之。貪者廉於伯夷。而酷者惠於子產。凡今之人。誰無相知。求人請託。誰不能者。以舉此人。誰不可舉。其所劾者。皆貪酷而孤拙者耳。又率多從寬。故曰舉劾之不當。以人務於市恩。而莫肯任怨也。夫任怨之於保祿位。甚為不便。臣年歲已長。忝竊過分。如不肯任怨。而徒委之後進小臣。以苟且塞責。則亦不忠之甚矣。夫京官六年而考察。御史按滿。堂上官發河南等道查覈。亦謂之考察。言其任怨同也。萬曆二年十一月內。該本院題為考察事。節奉神宗皇帝聖旨。御史差滿考察。先朝事例甚嚴。近來通不遵行。一概都準回道。豈人人盡皆稱職無過者。及遇京官考察之時。卻如何。又有紛紛議論。今後務要申明舊例。著實舉行。有不稱的。即便奏改。不許回道。欽此。十八年十二月內。該本院同吏部會議。薦舉規則具題。節奉神宗皇帝聖旨。是近來薦舉汎濫。屢有明旨禁飭。通不遵守。今後撫按官薦舉。務查照萬曆九年以前額數。不許聽視徇私。任情偏濫。有故違的。該科指名查奏。欽此。俱經欽遵在卷。每遇按臣差滿。具題回道。皆以為據。臣極力行之。即為盡職。何必多言哉。但舊章之廢弛已久。則修舉反若亂常。人情之偷惰相安。則振作即為多事。臣德薄名微。適足以結怨。而無益於殿最也。必仰藉陛下之威命以行之。而後可。紀綱之廢。人心邪也。沈迷未寤。而違繩之以法。則人不能堪。必先教誨之。使知陛下之德意而後可。天啓二年十二月內。該山東巡按御史董羽宸。糾劾不職有司。奉聖旨。這論劾各官。職私數多。著巡按官即提問追職充餉。事完議處。該部知道。欽此。仰見陛下之匡飭吏治。若此其嚴也。臣請以後按臣差滿。通將其所舉劾。令河南道發單各道。一一細加咨訪。如考察之例。類送堂上官。必舉劾允當。而後為稱職。否則即以不稱職論。夫臣之欲保祿位。非與人殊。何樂乎任怨。若此哉。誠以不如是。則民不安。民不安。則社稷不安。今天下之禍。深於東陸。兵連於黔蜀。而內地之赤子。化為妖賊。伴虜。亦可謂不安之甚矣。陛下即位以來。宵衣旰食。未得享一日太平之樂。為臣子者。乃以市恩自便。有人心者。所必不忍為也。臣望陛下。下渙發德音。使領民之吏。知貪酷之必不可為。巡方之臣。知貪酷之必不可薦。提薦揭薦。必不可行。所薦者。必不可為溢美之言。所劾貪酷之吏。必不可僅擬降調。從此惕然猛省。忽然愧汗。翕然回心。而向道。其圖百姓之安。使臣無怨之可任。而諸臣功名日高。祿位從之。名實甚粹美。光慶及子孫。豈非仕人之上願哉。如以臣言為迂闊不可行。而實之於耳。臣必不敢愛一官。以負陛下高厚之恩也。臣平生不敢多言。日夜籌度者三月。以為素餐已久。於職業毫

髮未效必不可以無言。然述皇祖之明旨，宜陛下之德意，非敢自為議論也。伏乞勅下吏部，協力舉行，生民幸甚。臣愚幸甚。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感激聖明務必舉疏

奏為感激聖明之知，思職務必舉事。職伏處閭閻三十年，習見有司貪酷者甚多。按臣往往明知之，而徇情濫舉，或按臣不知，而道府各官，又皆徇情濫蔽，以致豺狼滿地，小民愁苦無聊，起而為盜，持文墨論議者，見標忘本，悉取無身家有力之人，藉以為兵，處處屯守，不論要害，日以禦盜也。此輩乍得飽食，驕淫奢侈，羣飲縱博，而無所得錢，勢必至於為盜，不知又使何人禦之也。故今日之憂，不在邊疆，而在郡縣之內。職每中夜愁思，目張耳鳴，不能成寐，計無所出，惟任怨可以盡此心耳。乃上申明憲職疏，請於按臣事竣，即將其所舉劾，令河南道發單各道，一一細加咨訪。如考察之例，類送職等堂上官，必其舉劾允當，乃為稱職。否則以不稱職論，伏蒙陛下嘉納，至以職為忠公，勉以有何嫌怨，仍著為令，開載憲綱，永遠遵行。職負薪之議，恤緯之私，不意竟當聖心如此，職感極而喜，喜極而悲，塗炭之民，從此得有子遺矣。一、二有識者，謂世道人心之壞已極，在位者顧面情而不顧小民，畏權要而不畏法度，誠恐此疏難行，職絕不以為然。忽見浙江巡撫蘇茂相，丁憂回籍，揭薦多官，曰：例不復命，惟應揭薦，職不勝駭歎。今人之好薦人，一至此哉。以此信世道人心之極壞，而自疑其說之難行也。夫人子之遺親喪，擗踊哀號，枕塊寢苫，杖而後起，聖人慮其滅性也，而著之為戒，曰：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世有斯人，而聖人為慮慮矣。近年有司，謝薦之金日多，或百或千，意在斯乎。正如祝大舟之丁憂，而括取罰贖，送之於家者也。似聞此事，沿襲至今，率以為應得之物，審如是，則薦舉之濫，更不足言矣。職願諸臣之痛戒之也。職前疏再三刪削，惟恐冗長，以煩聖覽。其所未備者，輒復列為三款。其一曰：職院中之事，無大無小，皆令河南道查議，其任甚重。今按臣舉劾，令其發單咨訪，則又不啻重矣。向來職等自行劄委，一為外差所奪，使如無輪之車，職請以後改為題差，專必憲務，不與他差干涉。一年而代，容職等選其巡方有聲，公誠明練，力能任怨者，推舉一二員，請旨點用。其二曰：職前疏言人心未正，必先以陛下之德意教誨之，而後可繩以法職。自今三月十三日奉旨之後，通承各處按臣，未及一月，其竣事在先者，即未聞教誨者也。容有為人所誤，濫舉貪酷之吏，昔不知而今知之者，似宜令其自行簡舉，以為夕改之勸。如快不為意，咨訪詳實，則職無所辭怨矣。其三曰：往時御史三差，考察無過者，方咨吏部，推陞京堂。此定例也。至萬曆末年，考選候補者，久而不下，臺員日少。按臣有三五年不得代者，於是咨陞不必三差，自聖明蒞祚，未下者盡下，望代者即代矣。而人心忮激，不可復振。往來過家，皆求寬限，畫繡逍遙，流光迅疾，有一差而遽議陞者，曰：俸已深矣，使此簡書者，嗚呼！其後是寬限為養俸之術，而急公乃拙官之道也。今三差之例，縱難猝復，亦必兩差已滿，咨訪稱職，而後計俸議陞。至於六科之與各道，事體迥異，而陞遷必欲同時，不無掣肘。以後惟科一道，二如數移咨可。

耳。前後似不必拘也。職迂拙蒙鈍，齒髮已衰，忝為大臣，惟宜和平靜默，保全晚節，而乃鑄謫時流，矯揉當世。類少年輕銳者，職亦自知其非，正以年老如此，不為何待，時危如此，不救何忍。故欲破累年之積習，解萬姓之倒懸，區區狗馬之愚心，恨不能一日而日月淑清，宇宙太和，陛下中興之業，軼成康而追堯舜，職之願也。伏祈陛下採擇施行。

覆劉侍御推明憲臣疏

題為推明憲臣飭法之議，敬請明旨，決大蒙蔽，以肅吏治，以安民生事。該本院覆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廷宜題，奉聖旨：撫按舉劾各官，依擬著道府保任，緊要地方，著多選甲科。該部院知道。欽此。除緊要地方，多選甲科，移咨吏部舉行外，臣等看得御史劉廷宜之疏，見臣南星申明憲職之疏，以舉劾責成按臣，而推明之，謂按臣舉劾，憑道府之開報，欲併責成道府。臣南星之第二疏，固已言有司貪酷者，按臣往往明知之，而徇情濫舉，或按臣不知，而道府各官，又皆徇情濫蔽，以致豺狼滿地，小民愁苦無聊，起而為盜。此疏按臣猶未之見也。其意正與臣南星合，而所言更為詳盡。巡方者皆若廷宜，吏治自清，民生自安，臣等何樂乎費詞哉。大抵天下承平久，則居官者習於逸樂，逸樂久，則節行不立，則紀綱廢弛，而名分陵夷，兼之重內輕外，勢不可返。藩臬太守，非真豪傑，未免有自輕之意，畏後進之為臺省也。為司理者，又與縣令比，而欲其入臺省也。於是上官以卑細結綢繆，下僚以賄賂酬知遇，公義盡去，形迹都捐。其所註考，惟恐體揚之未至，羣寫之不工也。誰為貪酷者哉。且撫按之所舉劾，必憑道府，乃咨訪則雷同以壘之，取遺則堅執以往之。若別有所聞，則又以為非體，或多方以誤之，使其耳目窮於無所施。如按臣之所云者，則是按臣雖無私，而必欲其代之行私，脫以舉劾不當受罰，是代之受罰也。此亦可恨之甚矣。自非至愚，誰能甘受之哉。廉得其實，特本奏，情法不得不然，豈苛也哉。今屢奉嚴旨，諒道府各官，必不敢如昔之欺蔽矣。但俗尚已成，猝難變化，其要在於禁餽遺，歲時生辰，金玉錦綺，爛然奪目，或雜以珠翠步搖，閨閣之飾，有若此者，必彈劾之。庶名分可正，而涇渭不爽矣。按臣謂老明經，日暮塗窮，無所顧惜，夫老明經之得為有司，緣於薦舉之濫也。教職之薦，從此宜加慎重可矣。其為權要書牘，一概呈報部院，尤見按臣之風力。皆臣南星前疏之所未及者也。相應通行申飭，以仰副陛下勵精圖治之意。臣等敢不盡力維持，惟明憲臣飭法之議，敬請明旨，決大蒙蔽，以肅吏治，以安民生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救徐驗封疏

奏為懇祈聖明，表幽忠以勵臣節事。臣南星不肖，乃陛下之老臣也。古云：為臣不易，為老臣尤不易。一言輕出，則舉國譏笑之。曰：此不類老成人語。况敢輕言於陛下之前乎。自非萬萬不得已，必不敢以形之章疏。伏惟陛下察臣不得已之心，垂神省納焉。夫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有臣，則莫不欲其為忠臣也。有臣而不忠，則居官食祿者，皆無用有害之人。不如無有，故得一忠臣，必用其言而顯其人，即異代之忠臣，亦必

追崇而褒揚之。是以爲臣者競勸於忠。奉公則忘其家。直諫則忘其身。天下所以又安。國脈所以悠久。舍此更無他術矣。比者都察院辦事進士薛邦瑞。上疏爲其祖原任吏部考功司郎中薛蕙。求賜卹錄。奉聖旨。該部知道。先是吏部尙書張問達等。爲遵詔續議。闕幽。以完恩卹大典事。據省直續報。恭以臣等所揭。送爲國本建言。及因礦稅誣諸臣。在天啓二年六月內。題準卹錄之外者。薛蕙。姜士昌等一百十有餘人。該驗封司員外郎徐大相。傳堂官之意。到臣私寓。出所咨訪各單。問之於臣。無何而僉都御史鄭三俊。至無何而吏科都給事中程註。至遂相與商榷。以薛蕙爲第一。大相以薛蕙。姜士昌等。本末有異。乃抽出另疏題覆。奉聖旨。歷有旨年遠乞恩。不許濫覆。該司官如何故違。爲首的降三級調外任用。其餘姑不究。這所奏不準。欽此。夫年來陳乞之濫極矣。豈惟陛下厭之。卽吏部職在用人。最爲繁劇。而日日覆陳乞之疏。亦不勝其苦矣。是以該部窮搜精擇。續題者乃倍於原題之數。得旨自此四海之內。無一夫之咨嗟。九幽之中。無一鬼之煩冤。厚恩之典大備。陳乞之端永絕矣。而不意徐大相以薛蕙之事得罪也。夫薛蕙。正德間進士也。任刑部主事。與兵部郎中黃鞏等。諫止武廟南巡。罰跪午門外五日。未辰而入。終西而出。皆已狼狽。又廷杖三十。死者兵部員外陸震。行人司副余廷瓚等。十有一人。蕙幸不死。遂告病歸。起爲吏部主事。歷陞考功司郎中。嘉靖初。又以議大禮。逮繫鎮撫司獄。幸未得。竟老於林下。以此以談。爲臣如薛蕙者。豈可不謂之忠臣耶。世祖享國四十餘年。議大禮者。幸未得。或終於戍所。其子孫非爲士人。卽爲士人。非家溫而身強者。則不能裹糧走千萬里。來叩闕陳乞。薛蕙之孫邦瑞。幸成進士。乃能上疏。明蕙之忠。奉旨下部。蕙之忠世所共聞也。若大相寢而不行。何以見人。大相謬以臣爲曉事。闕幽之舉。謀定於臣。而旋得罪。臣何以見大相。且從此無復敢與臣言者矣。曩者臣叨侍經筵。聽中允姜逢元。之講尙書。有味乎其言也。舜之戒羣臣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舜慮其行之偶有未當。羣臣或不敢面諍。而有後言。後言者。非敢於私議也。惟相與歎息。聖人不宜有此。今大相之降官。羣臣多向臣歎息者。臣以年老大臣。若隨人歎息。而不以告陛下。是不忠之臣也。安所用之。薛邦瑞以新進士。除授邑令。方望其盡忠。而以其祖之忠節。求賜卹錄。乃爲銓臣之累。似非所以勸忠之道也。陛下仁孝明哲。與舜無異。一事偶失。卽舜亦有之。偶失之而旋改之。益見其爲聖人。伏願陛下虛懷聽諫。使人無有後言。沛然下明詔。予薛蕙以卹典。免徐大相之降調。是卽舜之舍己從人也。臣謹稽首頓首以請。

題南京御史張繼孟久擊時事疏

題爲感慨抒忠。以贊聖代平明之治事。頃見新選南京湖廣道試監察御史張繼孟。久擊時事一疏。末款自敘其作令有功。至於民無邪道。蝗不入境。而以不行賄賂。擲之南道。及奉聖旨。令其指名具奏。乃爲耳聞有感。不平故鳴一疏。奉聖旨。既無指實。如何逞忿瀆奏。姑不深究。著前去到任。該部知道。欽此。臣等與聞考選之事。不能使繼孟心服。而瀆瀆天聽。臣等不能無罪。何得無言。夫治天下者。宜調劑人情。不宜使

之有所偏重。有所偏重。則人懷觀心。觀而不得。則生觖望。觖望則生異議。誠緣人情之澆薄。亦當輪握樞者之咎也。今天下亦大有所偏重矣。進士之官重。而鄉貢輕。京朝之官重。而外官輕。北科道重。而南科道輕。甚則科重而道輕。是以有御史蔣允儀之疏。勢極重則不可返。長奔競之風。銷正直之氣。此有識者所共歎也。但繼孟以不得北道。而遂謂孔方有神。公道無權。審如是。則南道者。乃其矜修淡泊之徵。何必明人之汚。且士大夫之甘清苦。猶人之不爲盜賊耳。服官而舉其職。猶賃春者之中程也。豈可稱盛德。誇殊尤哉。夫顏淵所在。而陋巷爲之生色。杜甫所遊。而山谷可以浩歌。乃以祖宗豐鎬之重。豈冠驄馬之榮。而厭薄若此。則部屬等官。宜何如哉。此人情偏重之所致。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亦無怪其然也。陛下責繼孟之逞忿瀆奏。而不加之罪。深得情法之中矣。臣等尤望陛下因繼孟之言。思偏重之弊。救下吏部。極力挽回。以平人情。則繼孟之言。於己則不智。於用人之道。未爲無益也。伏祈聖明採擇之。

按臣舉劾有異疏

題爲按臣舉劾有異。藩臣抗辯非體。虛心恭駁。以重憲綱事。頃者陝西按臣高宏圖。甘肅按臣高推。相次復命。左布政使今陞順天府尹沈演。在高宏圖則舉之。而高推劾之。臣等發單咨訪。有謂其孤義羔袖者。有謂其瑕瑜相半者。有謂其寬疏而不簡者。一皆有指據。臣等以爲兩按臣見聞不同。是以舉劾互異。固不害其爲同也。無何而演之辯疏至矣。若謂按臣之彈章。皆繫風捕影之語。毫不相涉。而以陞後投票之遲。爲得罪之繇。臣等不自揆量。屢疏申明憲職。以舉劾當否。爲按臣之殿最。當紀綱久廢之後。見謂繩東太嚴。短畫臣之氣。不知乃欲藩臬不敢朋比。而相讓。權貴不得干請。以行私。使人人皆爲張綱。桓典。正所以壯畫臣之氣也。演以方伯入爲京兆。居大臣之位。而舉劾如此。卽有可劾之道。而曰以觸怒按臣致之。然則其舉之者。豈以迎合得之耶。近日四川按臣張論。劾參政戴君恩。亦抗疏自敘其功。見被參處。御史代天子巡狩。所至山嶽動搖。一有所劾。何得曉曉抗辯。臣等方欲按臣之執法。屢藉陛下之嚴旨。以責成之。方自厭其議論之多。而猶有不服。務求勝者。其輕蔑憲紀。一至於此。御史之糾彈。不能行之於大吏。則臣等之考覈。亦不能行之於御史。何以肅百吏而康兆民。豈不負陛下之任使哉。今沈演已蒙救下。吏部議覆降一級用矣。再有犯者。容臣等糾參重處。至於關中兩按臣。素有風節。舉劾互異。不爲雷同。似應俱考稱職。令其回道管事。

奏浙江等處巡按張素養等蔑旨提薦疏

題爲議巡方濫舉之罰。以信嚴旨事。臣於今七月初六日。見邸報該廣東道御史李元疏。爲直發古今第一窮兇。以杜禍源。以保治安事。內參原任太常寺少卿姚宗文。原任順天府丞邵輔忠。原任陝西道御史劉廷元。皆邪惡朋黨。得罪先帝。其姚宗文尤爲魁宿。奉聖旨。該部院知道。隨於次日。又見南京江西道御史史李希孔疏。爲國史非一家之書。纂修非庶幾之具。謹直折邪議。以定兩朝實錄。以存萬世公論事。亦恭

姚宗文等欲發史館直書奉聖旨實錄傳信萬世自有公論。這所奏著付史館參酌務求至當以光重典。該部知道欽此。臣等蒙陛下不以爲屏昧擢之風紀之地俾爲臺臣之長臺臣之識見風力於其所舉刺見之臣等宜直據憲綱考覈其當否而上下之乃三疏申明求嚴旨於按臣又責司道諸臣無使蒙蔽按臣也亦足以明臣等之屏昧矣而猶有浙江按臣張素養者其所舉姚宗文等三臣皆欺君父市社稷得罪於天下萬世以致南北臺臣交章論劾先是臣等之疏未及於地方人才誠念林下之人不宜苛求非欲其濫舉也即濫舉亦不意其及三臣即三臣亦不意其得舉彼皆智人亦知薦舉之招彈射以遺之爲便而素養必欲頌其功德此真一大怪事當繇司道諸臣之最昏邪者誤之耳素養之疏至通國驚訝遂有言其所舉之有司者如紹興府知府齊琦名萬事不理入對擊妾出尋酒人奕棋豪飲狎昵姦吏馮時來通同進賄出諸袖中故居鄉有齊風子之號典郡有馮太守之稱前按臣欲劾之而偶宜洩輻重已發矣乞哀有力者居閒以免至素養則都無欲劾之意其他所舉者可知臣特言此一人使司道諸臣知按臣孤特可以羣聒亂之而長安之師師濟濟者清議自明知府等官知藉力於強禦不若加恩於僻寡也夫素養其甚者耳其他按臣尙多不畏嚴旨者如提薦揭薦皆近年之陋習業已有禁矣而陝西之高宏圖山西之徐揚先河東之劉大受宜大之李思啓猶有提薦如魚如熊掌不能俱舍也論劾多職而僅擬降調者有禁矣而賢者亦爲之按臣如此乃欲司道諸臣畏之而不敢蒙蔽豈可得哉大抵此時之人如宿醒少解尙在夢覺之間未可深責張素養之舉三臣乍聞之則可恨徐思之則其愚可矜未足稱小人也然殊不稱其緇衣誰當避其驥馬至於高宏圖等姑未論其舉刺之當否而蔑旨市恩固已不能無罪矣伏祈敕下吏部分別訓治以警方來臣等所言皆欲以存臺規之舊恐新進者以爲改作至如年例外轉之定於二八月原非祖制而行之已久未可遽變惟是每次當陞四人萬曆末年以臺員太少止用二人今臺員多矣似宜仍復四人之數使司道諸臣知官無內外通融遷轉庶不猥自菲薄而可以挽回偏重之弊矣併祈採擇施行

酌議臺臣陞轉疏

題爲酌議臺臣陞轉之宜以道蔑旨之罪事。舊例臺臣三差稱職者各部內轉蓋三差三年乃虞廷考績之期孔門比及之指非漫然而已今人多而無三差者臣等議於兩差已滿之中計俸咨陞已爲權宜不得已之計蒙陛下委曲允從通行內外各差欽遵在卷今年八月又當陞轉之期若有年例而無內轉則太拂人情若一差而即內轉是臣等先不遵旨爲罪大矣臣等不敢也且按之事理亦所不可夫御史之官所係於吏治民生甚重故與巡撫並稱今天下多事所賴於按臣尤急得一能觸邪而衛正者皋陶之所敬也而乃使之傳舍其官乎此則不可也近議以雲南貴州用兵之地按臣一差即咨內轉若概而行之即處處皆爲雲貴此則不可也建言賜環者謂宜一差而內轉以爲忠議之勸若概而行之即人人皆

若賜環此則不可也臺員數多有歷俸三年者矣三年而完兩差亦自有餘乃皆一差是資俸之深強半皆家園息偃之所積也若今次得陞則將來無復兩差者矣此則尤不可也必不得已於兩差未完者咨部內轉劄令事完候代而後離任外轉四人臣等前疏已言之矣內轉之數尙未有定議也萬曆十五年正月該左僉都御史魏時亮題部院會覆奉聖旨本內說御史年例陞轉是何年事例著查明來說欽此本部查得御史遷轉有內有外在內者歲以二員或三四員在外七八員或十數員本無定數亦無定期人見每年遷轉若定例焉於是年例之名本部未嘗有此例亦未嘗創此名也今後仍酌量人缺隨時陞轉不得拘泥舊套仍稱年例奉聖旨這陞轉既查無事例今後科道官或外或內只量才陞用不必拘定次數及人數多寡欽此會幾何時而年例之稱自若也又有正陞陞陞之例不知誰爲此例者詩曰天之方難無然憲憲言人各以其意制法度也今日之謂矣臣等叨居憲府不能力復祖制而散鼓從俗有愧前良多矣然亦欲稍自奮厲以存面目今議內轉者曰閔陞二人正陞四人正者論俸閱者論資論勞內轉比之於外爲多已與舊例相遠矣有資俸而無勞則不宜內轉不宜內轉則何必別爲閔陞之目且此時兩差者皆未滿若內轉太多則年年皆有未滿者成何政體今議惟以四人提舉非一年之差如受事未久而資俸已及必俟其歲考鄉試事竣而後咨陞不在四人之數總之必待臣等咨劄稱職而後劄令到任誠恐按臣一轉京堂外而道府內而權要便謂可作人情蒙蔽請託徇私滅公以致聲名虧損愛人以德者不能無也其在內一年之差已屬安逸不得更求速轉臣等竊見人情之惰慢極矣今年二月初十日該四川巡按御史溫皋謨疏請寬限奉聖旨地方緊急各巡按官俱不準寬限以後復命赴任的都著依限不得請寬欽此臣等謂按臣之家居者見之宜即日就道矣乃皆不以爲意有代者已滿而猶未至者不知其心何以能安萬曆二年令御史交代不得枉道回家往回一體遵守違限兩月以上參調別用載在會典率皆掛壁不理如此則無論三差即兩差者終少將使臣等之言必不能行往時按臣差滿皆徑自赴京以聽考覈自是敬謹之意後遂恣情請自稽緩今以後舉劄一到臣等即行咨訪其稱職者具題回道旨下即行劄催到任如復趙趙者是謂無禮臣等即當爲鷹鷂之擊矣伏乞敕下吏部議覆舉行臣等不勝惶悚恐息之至

恭劾無知按臣疏

題爲恭劾無知按臣使人知有朝廷法紀事。該浙江巡按御史張素養一本爲差滿兼程復命中途劇病難前懇乞天恩俯賜休致以延餘生以安愚分事奉聖旨該部院知道欽此素養之巡方地方人才則薦姚宗文邵輔忠劉廷元有司則薦齊琦名被臣參劾無顏再入班行以親老身病乞休誠可謂安分矣及讀其疏乃辨其所薦姚宗文等皆濫道府開報爲循舊規及齊琦名前按臣未嘗欲劾臣不覺三欺素養之不靈如此姚宗文等屢經白簡之抨彈久犯青編之斧鉞名滿天下而素養不知惟恐道府所報以堂

堂豸史爲人之牛。引其捲而東西之。納諸汚淖之中。而謂之舊規。齊琦名之應薦。何不稱其賢能。而第曰前按臣未嘗欲劾。頃接巡鹽御史傅宗龍稟帖。謂琦名爲猾吏。馮時來所除陽。職行部即已究革。而左右如馮時來者。未免復竊其權。夫馮時來之究革。素養亦未之聞耶。凡素養所爲。若自無耳目。而視天下人皆無耳目者。甚不可曉。臣憐其無知。借以惑今懲後。但請罰治。輒蒙陛下寬仁。止於罰俸五月。臣意其羞愧之極。有穴卽入。感激之深。無地可容。而復敢於妄辯。此又甚不可曉也。至於奏疏稱臣。卽書堂官之名。素養以揭投臣。自稱爲職。而乃直書臣南星之名。此等舊規。亦不難知。以陛下之所不名。而素養名之。似有意辱臣。以洩其忿。志不平之氣者。然臣終以爲無知也。今天下風俗敗壞。法紀陵夷久矣。不知有朝廷。安知有大臣。無幾時而高推之。泰沈演則辯。張論之。泰戴君恩則辯。爲按臣者已難矣。臣皆爲之駭正。素養舉人之所必不舉。與其所欲劾。南北臺臣交章糾之。而不容臣之一言。爲總憲者不亦難乎。如素養之所謂舊規。則郡國有道府足耳。御史何必巡行。臺中有御史足耳。總憲徑可裁革矣。臣誠憐其無知。以爲不足深治。但恐榮點之徒。皆伴爲無知。以冒文網。則立成大亂。不可收拾。伏祈聖明裁察。如臣言非謬。敕下吏部。重加議處。仍查道府之開薦宗文等者。的爲何人。併行議處。以撤塵蔽。庶憲臣得舉其職。世道有轉移之機。兆民有更生之望矣。

自陳不職疏

奏爲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重計典事。天啓三年。復當內察之期。部堂官例應自陳。臣年七十四歲。中萬曆二年進士。自推官而陞至吏部考功司郎中。十載銓曹。告歸者再。前後立朝者僅三年。而遂遠。其無善狀可知矣。林居三十年。蒙陛下起之田間。念其前薪。不使居下。爲時無幾。遽轉今官。起廢諸人。受恩之厚。未有過於臣者也。衰頹昏憊。後效難圖。陛下龍飛以來。內察茲始。正陰陽消長之會。臣得與聞其事。卽無敢不公。而或以不明。傷及善類。則其罪有不止於曠官者矣。臣是以披陳丹悃。求賜罷斥。乃求以免罪也。伏祈陛下慈允。臣不勝悚息俟命之至。

請給誥命以榮所生疏

奏爲愚臣濫被殊恩。比例請給誥命。以榮所生事。臣以天啓元年三月。蒙陛下起之田間。爲太常寺少卿。歷陞至工部右侍郎。正值覃恩之期。臣方抱病。不能就道。及調理稍痊。勉強就列。毫髮未能報效。復轉今官。位高肩鉅。益難稱塞。方感激恐懼之不暇。何暇言私。今到任四閱月矣。回環自念。終不能已。臣幸生聖世。人壽之域。累代業儒。以仕易農。臣祖澤民。爲武功知縣。猶見臣之成進士。臣父汝弼。爲館陶知縣。見臣爲吏部郎中。臣萬曆七年。以推官考滿。十年。爲戶部主事。遇覃恩。臣父未得受封。惟臣母受之。臣林居三十年。自謂已矣。詎意陛下擢在此位。又遇覃恩之期。皇明燭於九幽。歡心溢於四海。臣祖父不能無所希望。臣往者以早歲躋官。致先臣竟未得沾恩數。虛母心之靡甯。不勝其恨。今乃以例得及於祖。臣父若有

所待者。則又不勝其喜。臣輒淳濯敷衽。以爲鳥情事。仰干天慈。伏祈敕下吏部。準臣照例。以左都御史頒給誥命。臣當罄竭狗馬之力。以報聖恩之萬一。不敢視忠孝爲兩事也。臣下情曷勝惶悚懇切之至。

味槩齋文集卷二

奏疏

辭吏部第一疏 以下與廷疏

奏爲懇辭莫大之任。以圖少報聖恩事。今月十三日。該吏部等衙門會推吏部尚書具題。本月十六日。奉聖旨。趙南星改吏部尚書。欽此。臣林居三十年。未嘗一字入京師。見在諸臣。曾爲吏部科道者。多推舉之。亦未嘗一字相通。卽皇考起廢時。翹車滿地。臣閉門學誦。若無關涉。非敢忘國恩也。臣迂愚狹隘。非用世之才。正恐徒取大位。無可以報國恩耳。且負且乘。致寇至。不負不乘。以免於寇。臣之願也。詎意陛下念其先朝舊臣。就列未幾。驟陞崇班。臣勉強從事。分釐未滿。氣力已竭矣。今復改爲吏部尚書。此官乃周之所謂冢宰。統百官。均四海者也。臣何人斯。而能統百官。均四海乎。夢寐之中。都無此念。若漫不自揣。徒以其爵高權重。汶汶而居之。則嚮昧之人。而夸毗之徒也。臣雖不肖。恐陷而至此。是以退縮而不敢當也。臣宜布陛下之德意。恣飭綱紀。濯滌汚俗。幸而臺中多賢者。信臣之心。惟欲救民瘼。而盡臣節。人人奮起。精神。藩臬郡守而下。莫敢欺蔽。從此吏治漸有可觀。民生小康。臣之願畢矣。伏乞聖慈。容臣仍守憲職。愈益

努力以期後效。此臣之所為少報聖恩者也。臣不勝榮幸。

辭吏部第二疏

奏為再辭重任。以無負聖主之知事。臣不肖。蒙陛下以為吏部尚書。其疏控辭。奉聖旨。卿公忠正直。品望素孚。統均重任。特茲簡畀。著遵新命。到任受事。不準辭。該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感激。不勝惶恐。公忠正直之道。甚為難盡。竊聞伊傅之為臣。不過如此。臣何足以及之。然反是則為私。為私則為枉。四者皆凶德也。臣心膽素小。惟恐得罪於君父。有玷於衣冠。亦不敢為也。臣之自許。特一鄉黨自好之人耳。豈足為大臣哉。遭際聖明。起自田間。以為御史之長。諸御史之巡方者。將明陛下之威德。墨吏稍稍斂迹。未有澄清之效。陛下求治太切。遂以臣為無罪。可吏部也。都御史之職。不過考覈諸御史耳。吏部則大小百官。皆所銓序。非至公至明。不足以勝其任。臣之願。不能行私於公。為近。昔之明於人倫者。幸得之天性。非臣之所能也。恐蹈詩人自疚之悔。有負陛下迪簡之意。展轉悚惕。不能即安。伏祈聖慈。察臣之非偽。讓容其辭。免使得竊廉退之譽。以風在位者。臣恐幸甚。

愚臣誤蒙簡任願以全力盡職業疏

奏為愚臣誤蒙簡任。願以全力盡職業事。臣惟六部尚書。古之六卿。有天下者。所與阜成兆民者也。臣部以用人為職。四司分任之。其責任甚重大。其政務甚煩劇。而文選視他司尤甚。是以向來該司郎中。住於署中。但於朝房偶見一客。而堂官乃獨不然。想以承平事少。付之所司。堂官責大指足矣。今強敵內訌。窮民稱亂。責在用人者。部中之事。益煩益難。臣之衰老。夙夜兢兢。猶不能辦。加之修廢舉逸。官無定員。長衢夾巷。肩輿闐咽。人一日之間。精華果銳之氣。正在午時以前。而鹽梅未畢。客已到門。彼此往來。踵相隨屬。俛至日午。始入衙門。以昏倦之餘。料理公事。不亦倒乎。臣每見諸臣之少壯者。言及此事。皆以為苦。吏科都給事中程註之疏。亦言今後各衙門。非有公事。不必紛紛拜謁。而舊俗相沿。無可奈何。臣若亦以無可奈何。而違心強行之。則必不得盡心於銓政。而無多之精力。又不足以共周旋。人事之用。性命之蹶。可計日而待也。夫人道尚通。自無可廢之理。但不宜以之妨公事耳。臣欲與四司官約。每日蚤起。即入衙門。至午後。公事既畢。退食私寓。乃與知交往來。似得張弛之宜。合於夙夜匪懈之義。熟思者一年。而不敢擅行。萬不得已。乃以告之陛下。如以為可。則臣與司官共守之。庶可以延須臾之命。效犬馬之力。少分陛下宵旰之憂。至於會推之事。亦欲蚤起入朝。及辰而散。以各營其職。臣履任之初。先言目前之所急如此。其他可言者。臣必詳察而灼知之。乃敢以瀆天聽也。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再剖良心責己秉公疏

奏為再剖良心。責己秉公。以矯官邪。維國運事。萬曆十七年。臣為文選司員外郎。睹士習之不端。慨民生之日蹙。上剖露良心一疏。言大小臣工之干進。及守令之害等事。於在位者多所譏切。為科臣所參。蒙皇

祖優容之。請告歸田。二十一年。起為考功司郎中。以管察得罪去。蒙陛下復起之。洊至今官。向時天下方太平。臣之言似為私憂過計。然大小臣工。不能以其干進之精神。用之修職。因循苟且。以至今日。士風大壞。吏治隨之。而民愁苦。民愁苦而外敵乘之內。外敵內侵而愁苦之極。因而作亂。天下之太平去矣。此前臣之罪。而今臣之責也。今臣復不能改。則天下之亂。當不止此。奈陛下之社稷何。臣老矣。幸而良心尚在。所為竭智力於陛下者。不過與大小臣工。各以其良心為社稷蒼生而已。今科道諸臣之條陳銓政者。大都皆言干進之害。欲獎退而抑競。然其良心為富貴所汨沒。皆以干進為當然。若臣先無良心。干之則力為推轂。不干則任其淹滯。誰獎之而誰抑之乎。夫良心者何。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孟子所謂四端。從仁義禮智而發者也。士大夫有惻隱之心。則必不忍害人矣。有羞惡之心。則必無賤辱妄苟之行矣。有辭讓之心。則必不受其所不減矣。有是非之心。則必不以私意亂白黑矣。夫如是而後可以為人。故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是四體也。假令乘軒服冕。而四體殘廢。則不若其四體完好。而貧賤之為愈也。而舉世莫之痛也。竊乃可與言忠孝道名節耳。夫天下之行私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過於吏部。臣亦人也。豈無鄉里親友門生。豈無私心。然而不敢行也。何也。臣之行私。必與司官言之。外人未有不知者。知則近者干之以顏面。而不敢不從。遠者干之以書帕。殊為不雅。况又不能成其私。譬之庖人。擇其柔嘉肥濃。而與所厚善者。則人皆環而巧之。或以錢易之。勢必不能偏及。終歸於怨。此臣之所以不敢也。且臣亦豈無好賢之心哉。然見今之薦人者已多。無庸復贅。亦恐干之者衆。而及於匪人。是以雖平生所傾服者。未敢薦一人。亦不敢為人求薦。臣之所以保全其良心者。亦甚苦矣。今內之薦人者。講陸者。講調者。與夫外之咨陞者。調繁者。保留者。腹裏而作邊俸者。何其不憚煩。不避嫌也。想其初指。本出於好賢。而未之深思。門開不可復閉。其苦猶之臣也。各相體悉。而不行為便。今陛下之小民。皆在水火之中。而居官者皆欲得京堂。薦賢者皆欲其為京堂。甫為京堂。即欲為巡撫。甫為巡撫。即欲為卿貳。若絕無救民之意者。可以救民者。莫過於巡撫。而此官甚不易作。必德望威稜。能使貪污解綬。而後可耳。其次。則知府最急。知府賢。則州縣官不敢害民。二者官有大小。皆宜選擇。破格而用之。久任而優擢之者也。近聞多從人討而得之。何怪乎謁選者以討缺為常也。語曰。意苟善。雖不智。可以為長。夫既已為長。則宜以長待之。若人人以其智求多。則一事不可行。唯大意無害。則從之。而忘其小缺。此人羣之所以相安也。天下之最可患者。莫甚於民之作亂。今幸而稍定。尚可不為之防乎。臣以為防之。自知州縣始。蓋民之將亂。必撤徒成黨。繇三五而百十。而千萬。夜聚曉散。非一日也。鄰里必知之。衙役必知之。而有司不知。與雙臂何異。及其亂也。乃聞之上官。為之興兵動衆。以屠戮之。既平而論功升賞。守土者為最。孔子曰。虎兇出於柙。是誰之過。與今出柙無過。以與衆逐之為功。則孔子之論刻矣。謂宜有司以民亂聞者。新任則追論前官。任及一年者。則令之戴罪捕賊。庶能防亂於未作乎。然莫急於懲貪。今有司之貪。固已成風。而長安書帕。自十二金而至

一百。有至二百封者。此皆從何而來。安得不貪。貪則多酷。既腹其脂膏。又加之毒痛。民安得不亂。如是而但論罷之。如行商而得素封。有歌舞而歸耳。謂宜以後穢迹昭彰者。撫按先行究問確實。而後具奏追贓。以抵兵餉而減加派。如有聽囑受賄。曲為庇護者。容臣奏重處。庶貪風漸息。而亂萌可消矣。故曰。國家之敗。繇官邪也。官之失德。龍賂章也。臣既以之自責矣。司官所與用人者也。臣欲遇各省直司官之缺。發單於其省直之卿寺科道。及吏科河南道掌印官。令舉其才品堪任者數員。請旨點用。務極一時之選。至於製籤之法。自上古以至我朝所未有。自萬曆年間始用之。以示公。其初即不能行。遂有造籤之法。計缺者無不如意。御史翟學程之疏。至以為可笑。良亦無怪其然。苟卿曰。探籌投鈞。所以為公。上好曲私。則百吏乘是而後偏。此假設。以見行法之在人。而不意天下之果有此事也。似宜更之。以復祖宗之舊。臣必不敢徇私。司官無不相信。即有徇私者。亦以不能幸。屬治臣之罪。必無所怨。夫人雖為善。必得天之心。而後利有攸往。陛下猶天也。伏願鑒臣之朴忠。事之不可行者。必不敢望陛下行之。人之不可用者。必不敢望陛下用之。可行可用。而狗馬之誠。不足以動天心。煩瀆則恐得罪。默而息焉。則衆皆責備之。以為持位保祿。無面目以立百僚之上。伏惟聖慈察之。採擇其中。臣遵奉施行。幸甚幸甚。

議裁代歷濫權疏

題為議裁代歷濫權疏。以肅部體事。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祖制監生歷事之設。以其蘇成均教成。分撥部寺。使之歷覽曹規。嫻習吏事。升堂而磨折。執役則於嚴。所以豫儲其民社之品。而優之也。故在聖祖時。有不拘之資格。有不次之遷除。豈非以其觀型親切。摩礪老成。而致然哉。若今之所謂歷事監生。則何其不然也。自國子監咨送到部。當圖撥時。十已亡二三矣。及分歷各衙門。并亦無一也。公座走班。登音杳然。督之不來。罰之不懼。其一或至者。率皆偏倚頂替。優孟叔敖。猿猴而衣冠者也。初猶別衙門或然。而今本部亦然。其辱部堂甚矣。又焉用此。而且冒支祿米。以國家作養之資。實為難容。此而不覈。長此安窮。今議頓清積弊。則請令國子監監滿各生。仍照兩月一次。督送名數入部。盡將正歷粟監。類送戶工二部。每名依例納銀。納訖給文赴部。以憑上選。至雜歷寫本清黃等款。所從來久。難以遽裁。當量每番人數多寡。分送各衙門。但既係納銀。無人食糧。各衙門不用開造。如此。則亦可得萬餘金。省米亦數千石。彼既樂輸。此復別盡。於貨郎固不失本色。於部寺亦無損大體。至於舉人。歲選。恩貢。合無仍令親歷各衙門。以無廢舊制。勤者開糧。曠則弗予。必歷滿而後赴選。無徇顏面可耳。查得歷事監生。國初止有正歷。其雜歷因各衙門奏討而設也。則正歷應多。雜歷應少。派撥國子監。原有定額。第恐此法一行。游移百出。人將憚正歷之實輸。而趨雜歷之詭匿。則又蔽姦矣。合無移會國子監。撥送部堂之日。派定正歷若干。雜歷若干名。使猾者不得趨避其間。庶國體部規。為兩得之。相應呈請定奪施行等因。案呈到部。臣等自履任以來。未嘗見一監生。昨十六日圖撥數百名。鄉黨熟識者。皆係替身。即替身到者。六十一

名耳。既而聞有一人而代數人。出而復入者。替身亦未全到也。不得已照衙門分撥。則替身皆到。包攬食糧。臣等相與歎息。法紀之壞至此。殆不可收拾矣。正歷納銀。本非祖制。但政繇俗革。通則可久。且比來海宇多兵荒之虞。諸生同內顧之憂。其打點雇覓。亦有不得已者。雜歷既可納銀。正歷何為不可。據議所以體諸生之情。社吏胥之弊。於銓政不無小補。伏乞聖明裁擇。勅下戶工二部。酌議施行。

朝覲合行事宜疏

題為朝覲事。考功清吏司案呈。照得天啓三年正月初一日。天下諸司官員。又該朝覲之期。所有合行事宜。例應預行知會。案呈到部。臣等竊惟治天下之道。一言耳。安民是也。人主行之。則國家安。人臣行之。則身名美。此甚易知。甚易行也。古之帝王。視民如赤子。建立公卿大夫百執事。以照耀揜撫之。而猶恐在外之臣。有不能奉行德意者。乃屈萬乘之尊。三年一巡狩。問其能安民與否。而黜陟之。巡狩之後。羣牧四朝。又奏言而明試之。其視小民若此之重也。淳古既遠。巡狩之事。不可行矣。今之朝覲。則四朝之遺意也。我國家於腹邊地方。各設巡撫。巡按。言其代天子巡行。以安小民也。然必布按。司道府州縣官。皆能潔己愛民。而後小民得安。而府州縣官。尤為親民。布按。司道官。主察府州縣官之治狀。以報之撫按。而達之部院。以俟黜陟者也。昨者萬壽聖節。各處司道進表官。至。例有報部賢否冊。堆積如山。臣等取其一二觀之。大。小甲科之官。皆大賢也。鄉貢之官。間有疵議。其卑冗小吏。乃多劣考耳。臣等以為此冊。作之則抽黃對白。徒事雕蟲。造之則汗牛充棟。祇堪覆瓿。吏治之虛偽如此。小民何繇得安。今甲科之塗極重。起家甲科者。尊卑長幼。皆同袍也。而其中又有鄉里親戚。門生故吏。通家朋好。雖知其貪酷。皆不肯言。而鄉貢之官。則又有弱顏媚態。巧立於呈身。如飛鳥之依人者。則不肯言。而又有狙上官之好而投之。無不得其歡心者。則不肯言。而又有權豪之所屬託。則不敢言。而又有不藉他人。其機術鋒快。足以起風濤。成鬪變者。則不敢言。是知縣而上。至於司道。莫非循良卓異。其為不肯者甚少。以此而蒙蔽撫按。坐之濃雲厚霧之中。惟其言是聽。非惟蒙蔽。而又把持之。其所舉刺。非其所報者。不敢用一人。是齊心以害小民也。小民不安。則禍亂起而國家不安。是齊心以害國家也。夫臣子受聖上之恩。而齊心以害國家。率緣士風之壞。知有富貴。而不知有忠孝。以至於此。今小民已塗炭矣。國家已枵腹矣。明年大計。若復彼此數同。沿襲故套。所糾劾以備考察者。皆卑微之官。孤寒之士。愚拙之人。而大貪大酷。皆得漏網。考察往返。為小民之煩費甚芒。而毫髮無益於民。安用考察為也。臣等必不敢鈔謄塞責。廣詢細訪。果有真見。即行斥降。事完通查開報。之失實者。奏處分。伏維皇上加意窮民。貪吏追賊之令。不啻再三。而臣下莫肯奉行。此臣等之罪也。臣等即不自徇私。而任他人之徇私。不敢執法。以市恩而保位。此鄉愿之行。而巧宦之精者也。聽科道官糾劾。以為不忠之戒。其他應行應革事宜。歷年通行。臣等益加慙慙。相應題請。合無恭候命下。本部照例填給勘合。順付公差人員。齎去兩直隸十三省。布按司府等衙門知會。并移咨各該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

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一體遵照施行。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旨。一士人之不貪。猶平民之不盜也。僅可爲人。非奇節也。今士人一爲有司。往往不期月而致富。問其所以。率係條鞭法行。錢糧經有司之手。重收而取羨餘。加派在其中矣。而數年來。又以軍興加派。則加重收而取羨餘。是加派無已也。有司之貪如此。民安得不爲盜。小盜起而大盜隨之。皆有司爲之竿也。而又以勦戮爲邊功。幾於無人心矣。今次考察。不必舉卓異。以開鑽刺之門。惟照先年舉廉吏之法而精之。每省卽一二人不爲少。臣等體訪眞的。紀錄以待異擢。一各正官入覲。印務須委官署掌。諺云。印如打劫。此語似爲太過。今則成眞實語矣。始而慮州縣佐貳之貪也。而易之以教官。教官猶佐貳也。則又易之以府佐。府佐亦未必皆廉。且印多人少。於是上官無術。而下民無命矣。計惟慎擇其人。但令看守倉庫。不許徵收錢糧。接受詞狀。各處張挂告示。不許小民交納投遞。入覲官事完之日。臣部嚴限。令其赴任。違限者。撫按官恭奏議處。一從來入覲之年。皆禁書帕。而書帕日多。其未入覲之先。固已絡繹不絕矣。而都門相見。尤爲必不可廢者。古言人道通。功勳成。交際者。人道之所以通也。飽葉可以成禮。木桃可以抒情。今則豐縟精巧。以結權貴。是賄賂。非交際也。與者受者。皆縉紳士大夫。國家之賢才。至煩明旨嚴禁。則亦不可以爲士大夫矣。此臣等所不忍言也。若猶有如向日之爲者。倘一敗露。則亦不敢以含咽爲長厚也。

重地需人不宜議裁疏

題爲重地需人甚急。督撫不宜議裁。懇乞聖明。急敕廷議。仍簡才望之臣。以資彈壓。以奠封疆事。該吏科都給事中程柱。以勦遼總督聞慶當去。臣等方議推補。而樞輔孫承宗疏。至爲詳酌督撫事宜。以復成法。以一政柄事。是日遂止不推。及偏沅總督楊述中。已經予告。或欲裁去總督。或以貴州苦於無餉。欲另設按臣。專管督餉。或欲於貴州按臣。加一勅書。兼督川湖之餉。具題奉旨。下部院會議。臣等查得會典。先年勦遼有警。聞遣重臣巡視。或稱提督。及嘉靖二十九年。始改爲總督。薊州保定遼東軍務。鎮巡以下。悉聽節制。至三十三年。移駐密雲。而巡撫駐薊州。防秋則駐昌平。是勦遼總督。原爲邊患而設。今邊患方殷。自無可裁之理。卽樞輔之疏。亦非以爲可裁也。其疏不曰皇上必不欲臣離關。則請且不推。經略總督。只以臣一人督兩撫臣乎。又不曰往日經撫以議論紛紜。致失疆土乎。此其意可知也。當遼左淪陷之時。在位者人人顛恐。爲保妻子之計。樞輔不勝勁忿。自請行邊。此其忠義激烈。一日而感於神明。聞於天下。祖宗在天之靈。無不欣喜。假令祖宗朝。一聞警報。輔臣有自請行邊者。則必不設總督矣。夫總督之設。爲節制鎮巡以下也。政府之柄。豈不更重也哉。然則勦遼總督。在往日則不可裁。在今日則不可推。此事之無可疑者也。檢閱之事。皇上得樞輔而委任。三二年來。邊疆安輯。其效可觀矣。今舊督臣以制歸樞輔。實兼將相之任。強節移駐及巡撫所宜。一切撫賞防勦。惟相其機宜而行之。以俟全遼恢復。奏凱還朝之日。乃議設總督。似無不可者。至於偏沅總督。合楚滇黔三省之兵餉而兼理之。不見於會典。惟萬曆年間。征反

播會。乃有撫臣。事甫旋止。正如總督之設。以貴州用兵之故也。科臣謂偏沅一帶土司。環伺而待命。兼以數百里疆悍之苗。非設一撫臣。不足以彈壓之。此亦不易之論。但貴州之軍士。枵腹而荷戈。待餉甚急。撫臣之設。談非容易。不若選擇風力臺臣。奉勅過往。專管督餉。以救百萬生靈之命。非小任也。餉足而後兵強。乃可以御敵。非小功也。於計似便。均祈聖明。裁定。如以爲可。勅下樞輔。一意安撫。督撫可且。不推。偏沅巡撫。容臣等慎擇推舉。督餉按臣。都察院遴選而用之。滋平之日。卽初差者。亦照近題事例。卽轉京堂。以勸忠勤。

舉用名德舊臣以光聖德疏

奏爲舉用名德舊臣。以重廷推。以光聖德事。昔周公之諫成王。曰。無遺壽考。壽考者。舊臣也。嘗效忠於先王者也。是時成王蚤登大寶。意者喜新進而遺老成乎。此亦人情之常。是以周公戒之如此。我皇上圖任舊臣。卽位以來。求之如不及。厯眉皓髮。多列崇班。皇上之心。卽堯舜之心。超絕常情。億萬矣。頃者南京吏部尚書。北京戶部侍郎等官。缺。臣等會同九卿。科道。廷推。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鄭三俊等。三俊等皆蒙欽點。惟元標未下。元標者。以皇祖五年成進士。刑部觀政。卽論劾專權奪情之大臣。而廷杖遣戍者也。皇祖起之。而未竟其用。皇上擢爲總憲。以講學被小言而去。舉朝皆望其來。臣等與諸臣共推之。未能卽得命。卽以皇上知人之明。同於日月。豈猶有疑於元標之宜推乎。夫元標釋褐之始。卽捐軀以爲國家。其忠孝宜推也。俸祿之外。囊無一錢。書帕不敢入門。其廉潔宜推也。可仕若挾其山林。可止卽忘其軒冕。其謙退宜推也。夫忠孝也。廉潔也。謙退也。皆今人之所不足也。元標用而士類有所矜式。其裨益朝美多矣。元標之講學。豈迂也哉。今之人正苦不迂耳。求美官則屬至。見危事則免脫。不迂故也。今之義類。未有不以元標爲可推者也。夫人臣不遇堯舜。則無望耳。遇堯舜則望之無已。萬幾之中。有一事之未盡善。則不敢不爭也。一事之中。有一毫之未盡善。則不敢不爭也。以元標之忠賢。皇上猶不卽用。則是捐軀報國者。不足信也。以廷推而卽用。則是舉朝皆不足信也。無乃非堯舜。而急賢之意乎。臣等知至恐不肖。何足見信於皇上。然職在用人。殊無以施面目。日夜狂惑。不能處心。若皇上以所推不當。則甯治臣等之罪。而不敢垂頭塞耳。爲海內之君子所譏讓。倘蒙皇上沛然易吁。嗚呼。爲都俞。使千官拊舞。臣等不勝仰天叩祝。

衰遲宜去疏

奏爲衰遲宜去。仰祈聖慈。允放。以全恩禮事。臣聞聖王井田之時。野人六十而還田。爲其不可以力耕也。卿大夫七十而致仕。爲其不可以趨事也。又曰。七十老而傳言。以家事傳之子孫也。夫家事且不能辦。而況於國事乎。臣今年七十有五歲矣。無論行能卑陋。不足以當統均之任。數年來。脾胃日弱。不食而飽。強食則病。所苦非一。雖勉強效職。曠廢甚多。且知人而後能用。人博訪而後能知。人臣公事甫畢。卽困頓而

歸私寓恆不見客。客來亦不能往。世豈有居山濤之位。而習嵇康之懶者。臣之病舉朝知之矣。延醫傳藥。光等治之。亦覺有效。稍稍勞苦則病。夜則穩臥。晝則病。乃知臣老矣。非病也。臣有外孫柏鄉縣諸生張庸。周二十餘。而通五經。抗志希古。可爲他日之才。臣比聞其天折。不勝悲愴。臣於是乎益老矣。夫病可以藥。艾而愈也。老則無復壯之期。臣遭際聖明。起自荒野。驟躋上爵。壽至七十五。豈有遺恨。第恐且夕不可知。皇上至仁之心。未免惻然動念耳。臣受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欲盡力以報萬分之一。而無力可盡。求去萬非得已。懸車已晚。未足以爲滯。誠欲及視息之猶存。匍匐一望闕廷。叩首而去。伏祈聖明鑒臣之愚。一字不欺。垂慈允放。不俟屢疏。臣退有餘榮。感且不朽矣。

敬陳銓政無辱部體疏

奏爲敬陳銓政變通之宜。以漸復祖制。無辱部體事。臣等入部以來。見科道官條陳多誣。說司官者。而科道官。臣等奮涓。臺臣李喬嵩。皆言文選考功司。中宜不拘資序。採望而久任之。正與臣等之意合。然猶未及於司官之無人也。夫千金之家。必有紀綱之僕。令之招選。羣僕以分辦。而後家政克修。羣僕不備。則必有所缺。若有其人而呼之不應。畏火伴而不畏家長。則紀綱亦虛設耳。其家鮮有不敗者。臣等不肖。蒙皇上以爲吏部。此周之所謂冢宰者也。每誦周官之言曰。統百官。均四海。不待循省。而汗涖然沾背矣。誠自知其關劣不勝任。况外察伊邇。當此危亂之時。用人更急。欲得衆賢爲助。而四司官額設十五人。今僅有八人。惟稽勳有見郎中。驗封考功者。皆從家中起之。而未至。文選以員外署之。而三司俱無員外。惟主事不缺。皆新進而令之代庖。即代庖亦數更易。遷轉太驟。而事多廢弛。臣等雖有盡忠之志。而不能自行。昔時司官。每省直恆二三人。每一人自主事。而員外而郎中。皆備歷四司。恆再請告。在署者欲請告。則預招在籍者來。不待起補。彼入則此出。是以恆無缺人。大率十年而後得爲郎中。文選考功郎中。事任尤重。不可暫缺。偶乏人。則從他部調之。陸光祖。鄭汝璧等是也。近年出署者。皆屬人自代。展轉相引。議者遂謂其有頂首之銀。是以臣等每遇員缺。發單查訪。所以爲諸臣絕疑謗之端也。而舊者人日。以多資日以深。若循資而起用之。則遠者難以逮至。是道隔而望三危之露也。故必擇其道里之近者補之。尚不足以滿多缺。而猶慮其拘於循資之說。曰。某某在吾前也。雖奉旨點用。而埋根不進。是君命召不俟駕之禮。第爲資深者而設也。其勢必至起補於數千里之外。以掌選。而經年代庖。考察期迫。馬上催促。督察者來。而苟且完事。如科臣之所言者。是以臣等不得已。而就近推補。命下即時就道。依限而至。其遠而不能待者。亦就近調補。不妨一處二人。待遠者已至。而後以一人避之可耳。先年呂坤。黃克念。皆甯陵人。而同時。司汝霖。傅作雨。皆江陵人。而同時。此臣南星之所親見也。行之此道。旬月之內。而四司俱滿矣。文選郎必管六選。而後內轉。考功郎一年而內轉。不必管選。如一年已及。而遇考察。則察完而後轉。以見爲銓曹者。競於職業。而談於榮進也。然司官殊亦難作。與選尤難。人人皆欲美官。皆欲速化。既自求之。又爲其

親戚故舊求之。或非親非故。而有所求之。皆求之與選者。與選者一人耳。不能盡如多人之意。但以一語誰語之。而杜門求去矣。臣等慎簡司官。與之同心奉公。如有以陞除相託者。一一與臣等斟酌之。如振拔淹滯。昭酒冤抑。正臣等之所樂從者。如畏勢徇私。即行恭處。或以任怨招尤。即爲查明留用。必不聽其引避。如張鳳翔。而舍一賢司官也。臣等見御史劉四端。恭尙寶司司丞黃正賓之當知止。而曰。今推尙實司少卿矣。蓋臣部擬推正賓以少卿。緣大選急選之煩。未暇上疏也。夫正賓雖起於賈郎。然曾建言國本。廷杖爲民。以恩詔起用。雖被指摘。皇上言其有功而徑留之。此亦人臣之異數也。豈概施於賈郎小臣哉。夫有功者。有功於皇考也。臣捫心自思。人有效力於人之祖父者。自不能忘。况以皇上之大孝乎。夫任子者。其先未必皆有功於國家也。負牀而即有官。往往至藩臬。豈必成進士。人臣捐軀以爲君父。其功大非有大罪。必不可棄也。正賓之推少卿。本臣南星之意。恐外人不知。而以之詬說司官。不敢不爲一言。司官陞調之事。臣等所得自行。而俗情之蔽。錮已深。所謂畏火伴而不畏家長者也。輒復瀆瀆聖明。求得嚴旨。亦足以明臣等之不肖矣。至於黃正賓之推。如聖意以爲可。臣必不敢因人言而變其初念也。均乞採擇施行。

革乞恩選恤困窮疏

奏爲革乞恩選。以祛姦弊。恤困窮事。臣等每當大選之期。聽選諸人。紛紛控訴。皆言本以久次入京。關當即選。而守候益久。上首之人益多。衣食乏絕。恐一官終不可得。而爲異鄉之鬼。悲泣嗚咽。不忍見聞。其人大抵皆吏員也。流品猥雜。巧猾多有。臣等愚暗。既不能獨其隱微之弊。乃併其公然壞法。顯亂政者。而不敢問。則負皇上之任。使太甚矣。我國家科貢外。置吏員一途。按臣部職掌。納銀充吏。必考其文義。行移書劄。三事俱可取者爲一等。二事可取者爲二等。且一考不已。又再考。外考不已。又京考。御史考不已。又部堂考。其間考不中者。猶有降參黜退。即中者。又參充撥辦。日積月累。必候三考役滿。然後題給冠帶。蓋冠帶若斯之難也。至冠帶後。又官辦半年。回籍又省祭十五六年。或二十年。到京又守部半年。或一年。過期者。又有壓選。覆考時。又分別考中不中。日積月累。必俟各項俱滿。然後取次除選。蓋除選若斯之難也。豈非以其人衆而弊多。故隘其途而泥其進。以防濫觴哉。迨事例既開。銓政已壞矣。乃今又鑿空出乞恩一例。而祖宗立法之意。蕩然無餘矣。初吏典有隨軍。隨工。隨邊事完。而各衙門輒與具奏。以減免其當該省祭。官辦。考試者。後遂有非軍。非工。非邊。而籠言三事者。因又有軍工邊外稱勞者。因又有非吏非典。而竟登其親知使令之白丁走卒者。因又有不奏而移咨臣部者。總名之曰乞恩。不知此恩向誰而乞。豈朝廷之官。可爲臣子之私恩耶。且乞恩之職。又偏得承簿。夫承簿者。朝廷之八九品官也。如實歷。則吏員正八省祭考中者。始得承吏員正九省祭考中者。始得簿。即簿。亦納銀八百七十兩者。始得承。納銀七百七十兩者。始得簿。今既不實歷。又不援納。朝而白丁。夕而品官。賈爵已爲稅政。而乞恩則爲怪事矣。至

於官有定行。行有定序。前後既定。擡越何從。乃今又有空選一例。納銀於庫。取選於部。不論年月。不論上下。一有庫收。即可得官。於是後者既空而前。前者遂壓而後。已壓又空。再空又壓。貧者何日出頭。次序一消。吏弊百出。而選法益不可問矣。夫吏員無怪耳。乃明經正途。亦有空者。此其人理都盡。而可使之立於民上哉。總之事例行。則實歷三考。滯乞恩行。則援納與實歷併。空年行。則收卯出序者亦滯。此貧窮拙守者。所以叩胸而泣血也。臣等請自今冠帶除選。俱用舊法。乞恩空選者。一概停止。若夫已空之官。每行每選十名。搭選二名。漸次銷除。其明經空選者。不得選為正官。夫停止乞恩。不必再計。理財者即患貧。何至有空選之例。夫各吏上糧。不問行頭。而概齊以三十兩。非戶工例乎。各吏本行。俱二等雜職。候選倉巡。而州典上糧。則後九矣。州司上糧。則正九矣。府司上糧。則從八矣。道司上糧。則正八矣。以無品之倉巡。視有品之丞簿。不啻天淵。何止以三十兩銀。遂令拾級而上也。且納免轉考。俱準上糧。假令歷役三年者。納免之費。不過四十金。以三十金準上糧。而三年之歷役。乃止以十金免可乎。何不納免自納免。上糧自納免。而上糧之銀數。定照品級為多寡。夫然後以上糧之所加。抵空年之所減。無損戶工之庫藏。而不壞臣部之選法。倘亦可乎。夫自遼左用兵以來。司計者所為。籠括之術。至空選而極矣。臣等以為不若追貪官之職。為使。今世道衰頹。士風濁穢。貪官甚多。有一人而職至十數萬者。何不追之以助軍餉。民貧徹骨。以此而省加派。一使也。民之怨此極矣。以此而洩衆怒。二使也。士風吏治。咸繇此而稍變。三使也。夫乾之四德。利在其中。以義即為利也。義莫大於懲貪。而可以安民易俗。何利如之。故臣等以為使。伏乞聖明留神覽察。敕下戶工二部。停止空年之例。敕下各衙門。勿以乞恩咨送。臣部幸甚。

典銓不能用人疏

奏為典銓不能用人。控籲苦心。仰祈聖鑒事。臣於二月初十日。以衰遲求去。次日。即蒙聖旨溫留。臣即勉出謝恩。視事。臣受皇上之厚恩。何敢言去。所以求去者。誠見此時中外皆亂。而人情邪險。雅道幾絕。居官者欲周人情。必毀官方。况吏部乃皇上所使。貴人富人。處必爭之地者乎。今吏部四司。惟有主事而無郎中員外。目前之求官者。紛至沓來。如鄧林鳴蟬。不可勝聽。而轉盼即為大計之期。是非混淆。大費心力。文選考功司。郎中。豈容久缺。豈易勝任。臣欲破格用人。以救然眉之急。而自惟望輕。恐不足以服羣情。不得已於二月二十日。上疏言四司官陞調推補等事。有裨銓政。且係舊制。卿自酌行。其任事買怨。致被私指。摘的避之。節奉聖旨。覽奏。司官陞調推補等事。有裨銓政。且係舊制。卿自酌行。其任事買怨。致被私指。摘的從公主持。毋聽引避。欽此。臣此疏。思之三月而後。上良亦苦矣。今因職方司郎中鄒維連之調。稽勳司。臣乃自知望輕。果不足以服羣情也。臣三十年前之司官也。其時司官皆堂上官。所自選。無咨訪之說。蓋朝廷所用為吏部者。必以其公方能用人也。三事九列。皆聽其推舉。豈其司官十數人。而不能自選乎。厥後政柄下移。陞轉請告者。皆引下首。所引又未必得人。屢被彈劾。而外人遂謂其用頂首之金矣。科臣阮大

誠會與臣書曰。吏部有秘密陰符。經言頂首也。臣甚恥之。是以入部。即上疏言。司官有缺。咨訪於其鄉之京堂。科道。而以吏科河南道非其鄉。示大公。以免頂首之議。非得已也。臣為總憲時。與鄭三俊同僚。一日問以部屬之賢者。三俊首舉鄒維連。曰。風節學識。種種超人。臣素信三俊。不復問他人。而他人之稱維連者甚多。又見其恭。妖道宋明時疏。臣益信其賢。遂不謀於人而用之。今主事吳羽文。再求去。曰。江西不宜有二人。鄒維連亦求去。曰。有羽文矣。而又聞有從與維連去者。曰。是不慈咨訪。夫一處不妨二人。臣所親見。前疏已言之矣。司官咨訪。惟主事至知縣而止耳。然則他部之郎中員外。無一可吏部者乎。有如維連之賢。臣徒羨之。而以非慈咨訪不敢用。是郎中員外。皆入咨訪而後可也。臣前疏所引陸光祖。鄭汝璧等。皆他部郎中也。此外又有穆文熙。蔣時馨等。以尙書司丞。調皆當增入而後可。亦不勝其瑣屑矣。間一調補。庶賢無不舉。官無久曠。舊制之善者也。想舉行之初。意在進賢。或亦未必先奏聞而後啓事。聖主不以為專擅。况既已奏聞。而猶欲一一關白。聽其頤指乎。當此部事急迫。司官寥落之時。遠而賢者既不能待。近者又不許用。臣如失左右手。已成廢物。安能報聖恩乎。夫鄒維連者。臣奉旨酌用者也。而不得用。又使二臣皆求去。此以後甯能復用一人哉。臣不知昔之調部者。一處二人者。何以外人無議。僚友相安。至臣而二臣皆欲引避。不敢就列。此臣之望輕所致。欲以何尤。但以臣之望輕。而使臣下視明旨為不必遵。舊制必不可復。臣之罪大矣。臣本淺識。欲委曲從凡。以報聖恩。今以維連之事。知其必不能矣。臣老矣。可去矣。如皇上不欲臣去。臣請竭力於進賢。退不肯。以行其良心。他省有孤清介特。不求人知者。即拔舉之。必不敢隨人穿鼻也。至於鄒維連。吳羽文。皆賢者。不知何故求去。意者以臣老耄。不足與有為耶。抑別有所畏耶。其應否遵旨到任理事。臣不敢擅擬。伏候敕下施行。臣不勝惶恐之至。

催補官員疏

題為奉旨催補官員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先奉本部送吏科鈔出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涂世葉。題稱。史記事。李炳恭。丁元薦。賀煥。起用事情。已經奉旨。吏部酌議來說。查得此四臣者。先經臺省論薦甚多。其曰在官而建白風生。作令而才名彪起。獨立不懼。而決志遂甘。肥遯持論。偶左。而為郎。綽有清操。雖人多偏鋒。才各別具。正不妨取長於短。愈以見瑕不掩瑜。其言甚公。甚確。部覆已奉命旨。填補。而聖意猶遲疑未決。此古聖帝明王。慎重用人之意也。臣等反覆思之。我朝二百五十餘年。節次大典。自非喪心病狂。誰敢擅破此例。自非其人。果賢。誰肯冒不韙之名。而輕舉以自壞其官。臣等職司銓。平生直諒之友。近者面言。遠者貽書。皆以不能用記事等。為臣等之罪。記事等一日不起。則人心一日不服。臣等一日不能安其位。建言者之瑣瀆。聖明必不可禁。臣等日夜念此。腹中輪轉久矣。乃敢補牘上請。合無如本部原擬。或行人司副。或在京閒散。以完前局。而更有請者。原任刑部郎中。後陞汀洲府知府。沈應奎。精忠貫日。勁節凌霜。不在四臣之下。臣等知之甚深。不敢當蔽賢之罪。輒併舉之。或補外吏。以需優轉。伏祈勅下。臣等遵奉

施行。

議增司屬疏

奏為議增司屬。以便拔賢報國事。臣等竊聞聖人作易。以開物成務。易者。變易也。道本不易。而天下之事。有時而窮。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變易乃所以成其不易也。不窮而變。是謂亂常。誰能容之。我朝稽古建官。吏部為用人之官。四司官止十五人。可謂少矣。又分直分省。皆有定額。似非立賢無方之義。蓋用人重柄也。而吏曹。美官也。重柄而多人操之。則亂。美官而無定額。則巧健者偏得之矣。祖制之善如此。承平既久。廢壞至於今日。缺者殆半。經年不補。有新進而無舊人。有代庖而無當俎。此亦可謂窮矣。臣等酌時宜。循往事。上疏請於皇上。起在籍之近者。不拘資序。其部司郎中等官。有賢聲茂著。臣等之所必不能舍者。間一調之。或一處二人。以為目前登賢之助。非謂可以常行也。業已奉聖旨矣。而見在者求去。不肯留。臣等一念拔賢之心。乃蒙遂賢之疑。良亦甚苦矣。人之情固駭於其所乍見。駭則生疑。疑則滋口語。而與國變。故駭俗而諭之。不若其勿駭也。然心本為國。何敢以外而妨內。日來回環深念。吏部四司主事。惟稽勳司一人。餘皆二人。想以稽勳事少之故。然今日之稽勳。皆儲之以為文選考功者也。臣等欲於稽勳司增一主事。在各省直咨訪定額之外。官不必備。以待一時缺人。臣等所真知其賢而必不能舍者。不特推補。則一處而偶二人。不復可疑。而臣等編衣之好。亦得少伸矣。郎署小臣。俸祿不多。而於以用人甚便。行之既久。恐巧健者鑽謀不遂。復起爭端。曰。今既增之某處。明當增之某處。不可不預為道破也。臣等忠心有餘。智慮短淺。不知可否。伏祈聖明裁定。如以為可。勅下臣部施行。刊入職掌。永為遵守。臣等不勝惓惓待命之至。

勞臣軍功疏

奏為勞臣軍功已駁。聖主恩卹未沾。合詞控陳。伏祈天鑒事。臣等竊聞古者明王之使臣。有殫心竭力盡忠以報國者。生則迪簡而委任之。歿則追命而閔卹之。此國家之彝典也。彝也者。常也。言其必不可廢也。廢之則為缺事。臣等致仕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梁夢龍。於萬曆三十年正月初一日病故。本年二月內。該保定巡撫汪應蛟。巡按楊宏科。會題。一代巖瞻。三朝耆宿。庸功懋著。邊陲勇退。遂高林壑。生前既負完節。身後合被榮施。所有應得卹典。相應照例查給。等因。奉旨。下部具覆。聞。輔臣沈鯉。以為宜有。適值科臣錢夢皋。疏論沈鯉。波及夢龍。遂致停閣。嗣後議論涇離。公道晦蝕。以至天啓元年。夢龍之子錦衣衛管衛事。今在籍都指揮同知梁慈。將其父生平履歷軍功。備陳哀籲於聖主之前。隨蒙聖旨。下部。該部業將夢龍前後官蹟軍功。一一再嚴明實。以俟部覆。適遇臣攝署。復爾再遲。夢龍係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歷左右都給事中。以至兵部侍郎。所至皆著功勳。有名迹。不敢殫述。以煩聖覽。其掌銓之日。淺未得有。所建立。至其為勳總督四年。本兵關度二年。所立首功。數至五千。所修臺驛。數數百里。軍功彰著。在人

耳目。又係奉旨。準致仕。馳驛回籍。身後應有卹典。於見行條例允合。而部覆之耽延至今者。其說無他。止謂其為江陵舊相之門生耳。舊相已經籍沒。出其門下者。悉遭累害。今公論昭明。其稱其功在社稷。補給卹典矣。况其門生乎。且夢龍當舊相柄政時。實未嘗附會行一敵法。未嘗詭隨傷一善類。今在朝諸臣。多有知者。彼沈鯉。汪應蛟。皆正人。豈阿私者哉。凡事相形則易見。今天下東見侵擾。南受陵辱。事煩政重。民窮盜起。皇上宵衣旰食。求一籌邊任事之臣。而不易得。則皇祖初年。中國又安。四夷賓服。謂非其時仗鉞。筦樞之臣。竭忠宣力之效。不可也。皇上孝思純篤。有臣功在皇祖。而忍令其窳劣之事。與士庶無異乎。近奉嚴旨。子孫不準紛紛陳乞。夢龍係一品大臣。軍功懋著。準致仕。馳驛回籍。有功無罪。身後應得卹典。非希覬望外者比。而先經撫按題請。茲於龍飛首歲。上疏。奉旨。下部。該部覆查履歷軍功。皆已明確。尤非遠年混擾者比。伏乞天恩。勅下吏禮二部。即為照例查覆。特加優卹。臣等真知夢龍。在國則為忠臣。居鄉則為善人。今其子孫如梁慈輩。皆孝謹有萬石之風。而慈以父忠未白。鬱抑致疾。遺榮里居。臣等甚憐其志。用是為之合詞以請。倘蒙俯鑒。臣等之非私。特準補給。使天下萬世知聖主即天也。善人必為天道所與。忠臣必為聖主所念。其於勸臣厲厲。所裨益豈淺鮮哉。臣等不勝仰企翹望之至。

司官不肯為用疏

奏為司官不肯為用。請旨詰責。以尊朝廷事。臣聞孔子以冢宰為成道之官。其說在答魯公之間政也。曰。人道敏政。言用得其人。則人道成矣。而後可以立政。然必自處以道。而後能用。人臣自入部。見司官多缺。有敬陳銓政變通之宜。一疏。欲就近推補。不拘資序。及一處不妨二人。引他部郎中陸光祖等之調。吏部及呂坤。黃克念等之同。邑同僚。於二月二十日上疏。已奉旨允行矣。蓋臣聞兵部職方司郎中鄒維連。之清方敢任久矣。欲用之於考功。以管外察。而吳羽文之賢。臣復不能舍也。是以預為之地。及維連用。而羽文杜門求去。臣不得已。而上典銓不能用人之疏。以二臣應否。遵旨到任。為請。節奉聖旨。鄒維連。吳羽文。既說皆賢。且奉旨點用。著即到任供職。不得引避。欽此。於是維連遂入稽勳司。臣意羽文可以無去矣。而求去益力。及調維連為考功司郎中。而維連上疏力辭。奉聖旨。鄒維連照舊供職。小臣不得潰陳。該部還嚴行申飭。欽此。臣意維連可以供職矣。而杜門不出也。臣不得已。而上疏議增司屬一員。亦奉聖旨。依議行矣。臣意二臣皆可以無去矣。而聞其相繼出城。以示決去之意。臣於是乎絕望於二臣矣。夫臣之所為。非創行也。然必預請旨而後行之。二臣不遵也。又為至再三請旨留之。臣遣際聖明。擢至今官。用賢乃其專責。而乃一瀾潰宸嚴。臣實自厭其瑣碎。自愧其罷軟。夙夜戰慄。幸蒙皇上鑒臣愚忠。咸得俞旨。而二臣竟不遵也。且用一維連。而併逐羽文。用一考功。而併失職方。欲拔茅而連茹。乃刈葵而傷根。豈不痛哉。維連之疏。自謂君恩未報。慙負天地。而又恐孤心無解於人言。是甯負君恩。負天地。而必欲求解於人言也。豈不異哉。夫天子之命。父母不敢抗也。父母之令。朋友不能阻也。二臣遇聖天子。拔置榮要。其父母

甯敢令之辭避乎。非惟不敢令之辭避而已。亦必幸其子之才而得志也。豈可畏朋友而忘順親乎。二臣之自處。幾不以道矣。此通蔽之相妨也。所最可駭者。引章惇之攻蘇軾。蔡京之錮司馬光等。以為喻。以致同鄉疑恨。各出私揭。嗾弄汚詬。遠明禁而不顧。遠近喧傳。以為怪事。且人臣求去。自宜候旨。何乃輒自出城。臣苦留之。而曰。不出城。則人以為戀一官也。夫明時可戀。豈為一官哉。二臣畏人言而背明旨。欲潔身而忘大義。法宜叅處。但二臣自以為人所逐。如拔眼中之釘。必不得留。逢人空訴。而不以告君父。不宜令之隱忍含糊。以去。為終身不平之恨。千古不決之疑。非成道之謂也。伏祈勅下二臣。詰責何以不遵明旨。當英賢濟濟之時。誰為章惇。誰為蔡京。明白具奏。以候聖明裁奪。臣不勝愧報慄息之至。

衰病不能供職疏

奏為衰病不能供職。懇祈聖慈。允放事。今年二月初十日。臣上疏言。臣年七十有五。老矣。稍稍勞苦。則病。恐廢職業。於禮當去。旋蒙聖旨。溫留。臣即出謝恩。視事。迨至三月。推陞大遼教職。四月。即推陞有司。及急選。大選。考覈。給絲。各官擬定官銜。圖撥吏役。諸事。湊乎一時。執簿查點。手書姓名。凡二千餘人。勞苦太過。至二十五日。事竣。而臣遂病。頭目昏暈。飲食嘔吐。舊有腹痛之疾。遇寒輒發。今當盛暑。尚著春衣。動即流汗。風來感之。冷浸肌骨。輒復作痛。得熱藥而愈。又成秘結。衰殘至此。王喬徒有丹訣。扁鵲亦為庸醫。先是擬以二十七日。考試聽選監生。而臣先一日。註籍。今且半月矣。四海九州之人。集於闕下。冀得一官。貧乏者甚多。以臣杜門。選授無時。萬人嗟怨。臣心如何自安。今部中之事。必不容緩者。皆於私寓。僉押用印。臣昏憊日甚。已不能理。至於會推大僚。必不能出。雖欲勉修職業。以報聖恩。而氣力已竭。無可如何。謹再疏求去。伏祈慈允。如以臣忝為大臣。不忍遽放。所有印務。祈命侍郎署掌。以待新冢。庶免曠官。得以無罪而去。臣力疾陳詞。中情悲慘。伏惟皇上憐之。

老病已不能留疏

奏為老病已不能留。懇祈聖慈。先准辭印。以無妨部務事。臣比以老病。上疏求去。蒙聖旨。卿公忠任事。倚眷方殷。何遽稱疾言去。部務繁重。目前會推。選授等事。更難稽緩。即出料理。慎勿再陳。該部知道。欽此。臣即設香案。扶曳叩頭謝恩。復莊誦聖旨。感激涕泣。至蒙任事之喪。臣迂滯懦弱。而叨章邦治。所謂統百官。均四海者也。今百官何如。四海何如。念之即當愧死。不必更言老病矣。臣自壬戌。蒙恩陞太常寺卿。及工部侍郎。皆以老病疏辭。其時七十三也。未蒙命。臣不敢固辭。乃濯纓佩環。環而水。非不老不病也。今七十五矣。年則益老。而加之以勞苦。安得不病。臣雖忝列衣冠。而天性朴陋。猶田野之人也。不能為巧言飾詞。未老決不言老。未病決不言病。但能任事。決不言不能。今則真老真病矣。食粟飲水。皆屬勉強。安能任事。即如考試監生一事。臣腹痛。不可忍。頭昏。便很。儘安能守之。竟日。籌燈閱卷。面定其職銜。三四鼓。乃已於事。而竣乎。諸臣多勸臣留者。壯健之人。固不知老者之苦也。臣少年食人一飯。至今不忘。豈其能忘。

聖恩。但筋力已盡。欲圖報而不能。真無如之何耳。銓部之進退人材。乃士風清濁。民生休戚之所關。不容一日停閣。今臣之杜門。二十餘日。停閣甚多矣。祈皇上命侍郎李騰芳。署掌印務。料理會推等事。臣雖不能留。然可以不誤皇上之事。庶幾無罪。臣非求安逸也。自古忠臣孝子。未有不勞苦者也。惟至於年老。不能勞苦。乃不得已而安逸耳。故聖王制禮。人臣七十而致仕。苟非稟賦特異。老而益壯者。不忍強留。乃敬之也。非棄之也。伏願皇上行古聖王之道。使臣以禮而去。偷閒習靜。蛙消禽戲。以終天年。臣不勝悲鳴懇籲之至。

言官阻抑用賢疏

奏為言官阻抑用賢。甚可駭異。不得已而籲天。以據孤憤事。臣比者以老病再疏求去。原非假託。老病之人。既無好懷。而加之以畏人歎世。憂毒熏心。自不難於立枯。豈復有富貴功名之念哉。此臣之所以求去也。奉聖旨。銓衡重任。卿秉公用人。朕所深望。方望定力主持。何乃引疾謙退。部務繁重。該司官敦催。即出視事。用副倚任。至意。該部知道。欽此。臣不敢再辭。即謝恩進部。然惶恐殊甚。臣之用人。萬萬不敢徇私。第衰年餘力。身在風波震域之中。不能自立。安能主持。用以副皇上委任之至意乎。臣自入朝。即聞鄒維連之清方有為。蘇兵部而調之吏部。苦心費詞。已見於前疏矣。維連。江西人也。江西道學節義之區。臣意其同鄉。必彈冠相慶也。而給事中傅樞。陳良調等。譏詬週之。必欲其去。已不可曉矣。願其鄉之先進。委曲

解。維連乃到稽勳司任。臣大喜。自此無譏矣。及調考功司。而譏更甚。傅樞遂上疏。參劾御史左光斗。及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以為邪臣。此二臣非碌碌者也。人皆知之。無庸臣之稱譽也。而又波及汪文官。嗟乎。過矣。及御史袁化中等之疏出。而是非已明。維連擬以五月初九日到考功司任。臣益大喜。而先一日。有御史張訥之疏。曰。羅治之銓郎。數煩異命之招呼。夫維連之到任。蘇臣請旨督趣。不敢不從。何謂羅治。招呼乃鴻臚寺之事。以聖旨為招呼。出於何典。此疏出而維連遂不敢到任。草一辯疏求去。臣又以抗旨責之。改於十五日到任。其所覆諸疏。折衷極其明允。而立意主於寬厚。臣益大喜。蓋失此人。而陳良訓條陳錢糧。言及人情奔競。賄賂公行。每一番計典。必有一番營求。及髡鉗亡命毀譽。摩牙等語。維連疑其誑已也。而又向臣求去。臣諭止之。以為此時人情。原自奔競。譬如淫風流行之時。豈無靜女。何忍以刺淫之詩。為己而作也。然考功司。管計者也。而又當大閱之後。安得無疑。今外有強敵。內多賊民。海宇騷離。可謂無象之亂矣。為臣子者。宜念皇上之憂辱。同心戮力。共濟時艱。惟日不足。臣自三月初五日。調用維連。今八十餘日矣。而舌戰未已。是無時而已也。畏人歎世之不暇。而何暇營職。且自此甯復敢用一人乎。且維連而果邪人耶。臣之用維連。而果以賤耶。或左魏二臣。而有私於維連耶。則宜指實明參之。今明知維連之賢也。其進非蘇邪徑也。而但隱語譏罵。使之一日不得安其位。臣亦何能自安。每相對黯然而無色。好是正直。而思自塵之憂。升於天階。而有窮塗之哭。豈不苦哉。臣以用賢之故。而累及於正臣。殃及於

無辜。舉國不平。而臣靜默以待風波之定。至今八十餘日。不為不久矣。事緣臣起。又何所待而不言乎。將待左光斗之去。而後言耶。臣老矣。光斗等皆壯年。正宜力之時。無可去之理。臣自無可終默之理。况事起於臣。臣亦何敢無言。輒以愾愾之思。直陳於君父之前。萬不得已。更煩天語訓迪諸臣。借於大道。左光斗。魏大中。鄒維連。勿萌去志。共襄計典。臣迂闊多事。瀾瀾宸嚴。至於再四。自知無益於時。徒使庶官不和。非惟老病而已。臣自此不復有言矣。伏惟聖明察之。

老病必不能留疏

奏為老病必不能留。再辭印務。懇祈天慈。於允早放事。臣屢疏求去。非有他故也。不過以老病日甚而已。老者。數之將盡也。病者。生之危也。臣今兼之。此不待言而當去者也。蒙皇上再三留之。臣氣力獨竭。暫寄人間。已成無用之物矣。即部考監生。當在四月二十五日大選以前。因文選司人少事繁。改於二十七日。而臣二十六日病不能出。今且六月矣。遺人多貧者。凶年粟貴。不無餓殍。即不貧。離鄉遠客。冀得一官。而查無試期。以臣之杜門。而使多人困苦。臣則不祥之人也。其他部務之停閣。不知其幾矣。念之憂心若春。臣老而加之。以病。是秋葉將落而過之以風也。而又加之。以廢事溺職之憂。是申之以霜也。皇上之留臣。非為無益。恐為王舜鼎等之續。皇上或亦悔其放之不早耳。吏部進退人材。如人之呼吸。稍停便成結脈。伏祈皇上即命侍郎陳于廷。署印務。臣得稍安於心。以苟延旦夕。而遂首邱之願。臣千言萬語。不過如此。皇上留臣。而臣已老已病。自恨福薄命蹇。不足以當殊遇。仰負聖恩。俯違夙心。臨疏嗚咽。更復何言。

老病已不能留疏

奏為老病已不能留。三懇聖慈。準辭印務事。臣昨蒙皇上以久旱得雨。遣臣致祭社稷。五鼓詣壇。還人擁集於門。問臣進部否。既而見其仍回私寓也。曰。我輩離家守候久矣。有典盡衣物者。有竟日不食者。有鬱鬱而死者。不知何時乃得一官半職。彼即知臣之老病。無所怨恨。臣顧非木石。豈能不動心乎。臣若力能進部。何苦作此頑很之事。臣之杜門求去。遵旨而出也。屢矣。蓋以自試其精力。而困憊不可支持。輒復杜門。至昨祭社稷。而頭昏腹痛。幾於斷絕。如此之人。豈可作官。而况任重典劇乎。今大選已迫矣。推陸急選已太遲矣。臣以婦人之仁。念多人之苦。當食而歎。伏枕而泣。臣非敢求安逸也。而力不能勞苦矣。天不能使臣復壯。奈之何哉。臣力疾望闕叩頭。祈垂憫恤。立命侍郎陳于廷。署印理事。以卸衰病之臣。以活困窮之士。此即如大旱之得甘雨也。臣幸甚。天下幸甚。

懇祈聖恩惜老臣之性命疏

奏為懇祈聖恩。惜老臣之性命。立賜生還。以無久妨銓政事。臣自四月二十六日註籍。屢疏求去。至於今兩月矣。先是臣於六月初十日上疏。十二日復蒙聖旨。溫留。實以匪躬之誼。臣叩頭流涕。心肝摧剝。無何而聞聖心拂鬱。不敢具疏。竊念禽獸之類。亦皆有知。臣受皇上之恩。如天如地。欲報罔極。而不知匪躬之

誼。吏部之長。兩月杜門。百官四海之事。稽誤無限。人情愁怨。萬衆嗷嗷。而臣亦不知也。則是禽獸之不若也。臣七十五而始老。老已遲矣。元氣微弱。飲食起居。調攝無術。臟腑榮衛。處處痛楚。兼之心血耗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言。旋即忘之。書之於紙。并所書而忘之。此與木偶無異。何匪躬之可言乎。是以古聖人之治天下。仕者年七十而願致仕。則聽之。誠為其在世之日無多。令得安閒以遂餘齒。此體悉下情之至。所以勸忠也。且使其為子者。盡愛日之養。免泉魚之恨。所以教孝也。臣之妻更老於臣。惟有一子。以諸生受恩。頗通經書。見臣臥則呻吟。動則嗟嘆。日夕祝天保佑。願得早歸。今歲秋闈。已不願入。此亦甚可憐憫。伏祈皇上即放臣歸。以印務命侍郎陳于廷。署印。料理會推。及六月中。推陸大選等事。至於御史楊建烈。議論日多之疏。奉旨下該部院會同九卿科道各官。從公參看具奏。此事皆緣臣用一鄒維連。而遂及左光斗。魏大中等。其是非甚為明白。人人知之。臣既不能出矣。聞左都御史孫璋。有脾胃之疾。尚須醫藥。則參看無人。使左光斗等。進退維谷。羨浮雲而慕高鳥。即中書汪文。言輔臣之所題也。賢者多與之遊。無端而納之於黑獄之中。亦宜結正其事。以服人心。此皆覺從臣起。臣不敢昧心畏人而不言。均祈聖明裁奪施行。

願天求去疏

奏為願天求去。以免無禮曠職之罪事。臣以老病求去。至於再四。聖旨留之。愈溫愈切。臣叩頭謝恩。初則不勝感激。今則不勝恐懼。皇上隆禮大臣。如此臣乃抗違不出。是無禮也。無禮者。誅。雖皇上憐其老而赦之。臣則有可誅之罪矣。夫皇上之留臣。豈以臣之情詞未懇切耶。臣固自知其行能乖劣。不堪統均之任。以此求去。則須懇切。乃七十五歲之老臣。如老牛之不可以耕。老馬之不可以駕。強而使之。立見其死耳。何必多言。臣素有寒疾。每冬輒苦腹痛。今無冬無夏。往時猶少。今晝夜常痛。其他苦楚。不可勝言。人生有老。自宜如此。非二豎之侵侮也。臣杜門六十餘日。何所不思。如精神力量。一毫可以勉出。何苦冒無禮之罪。臣非願一己之性命而忘國家。第舍性命而無益於國家。不可以為忠耳。昔齊臣陳不占。有義而怯。勉強赴戰。聞鐘鼓之聲而死。漢人劉向。作九歎。舉以為譏。謂齊無人。而陳子不自量也。臣之自量審矣。不敢使後世謂聖朝無人。臣猶豫不去。部事愈益堆積。代之者雖不臥不休。亦不能辦。是又臣之罪也。皇上早放臣一日。則臣之罪一日而悉解。是王維所謂日比皇明猶自暗。天齊聖壽未為多者也。如皇上以臣有罪。而賜之罷斥。使大小臣工。不敢無禮。不敢曠職。則更有益於國家。臣必無一毫之怨也。臣雀立而候恩命矣。

蒙恩再出力挽干進疏

奏為蒙恩再出力挽干進之習。以救時危事。臣以老病求去。非容一毫虛假也。疏屢上。皇上屢留之。臣再有言。不過老病二字。惟有強出供職耳。臣之衰拙。當此事勢艱危。人情汚險之時。如牽能牛而行荆棘泥

淳之中亦苦極矣。不得復有所隱而不言。今之士人。以官爵為性命。以鑽刺為風俗。以賄賂為交際。以囑託為當然。以徇情為盛德。以請教為謙厚。聞司官署選者。每遇朝退三五為輩。如鵲而連留之。講陸講調。講地方。講起用。既唯阿矣。則又有選留者。恆至唾乾舌敝而後脫。比至署中。則以私書至。其三五連名作書者。謂之公書。聞戶盈几。占對不暇。蟻木而藉先容。積薪而欲居上。不從則又為書切責之。以為違公論。必如所求而後已。然則必欲司官力柱之乎。臣皇上之大臣也。又老臣也。今之強有力者。不貴貴不長長。臣以阻抑用賢之故。纔一分別是非。而惡聲已至。區區司官。彼視之猶難肋也。曾不能當其一指之彈。而望其不畏強禦。良亦難矣。臣嘗論之。萬曆年間。近於以強凌弱。此時之人。近於以乘暴寡。力可弄權。人人皆為吏部。財能買爵。處處俱是榜門。而皮世界。書帕長安。兩淮運判周士顯。居官殊多積德。久不齒於士林。立論故為放言。大得罪於名教。去年鑽陸南兵部主事。臣入部之始。已塗抹其文憑。近日太康知縣李之茂。資俸已深。既稱母病。得陸禮部主事。俄而悔之。託人以百金饋臣。仍欲考選。士風如此。公道業已滅絕。苟非天骨清澁之士。鮮不剝民之脂膏。以求華靡。民安得不困窮而作亂。此劉宗周所以恥之厭之。恨之而不肯一日留之。臣乃以老病不去。若士人之良心不萌。積習不改。外察伊邇。大貪大賄。皆以書帕獲免。如汪心淵之事。不肖者受賄而曲庇。賢者聞聲而附和。雖使臣有返老還童之術。與執鞭呼名之吏無異。適足以敗其平生。而無寸補於國家。旋當以惡聲去耳。夫今之吏部。如久閉之宅。牆垣頹擗。蔓草滿地。徐徐掃除。當自門庭始。而慎選守舍之人。而杜干進。戒徇私是也。夫諸人之所口手而求者。大半為其鄉里耳。或其同年故舊。要之不過兩京十三省之人。臣請發單於司官。各與其鄉之在朝者。詳加品牒。內而京堂。外而兩司。可為卿貳者。可為腹邊巡撫者。部屬之中。可為腹邊司道者。可為太守者。可為提學者。推官知縣。可行取者。可吏部者。林下可起用者。俱一一言其居家之行誼。蒞官之建明。各造一冊。其所知他省直之官。另為一冊。送之於臣。旬日之內。而四海之人才。盡在目中。朝退可以無言。公書可以不作。仕途無搶攘之醜。聲文部免奴僕之賤役。臣苦老病。不能吐哺求賢。賴此可免。司官即為舉主。必不漫漫而已。倘所謂濁者。清之路。昏久得昭明乎。是未可知也。如曲從請託。不以告臣。俸淺而遽躡轉。望輕而擬超擢。即行恭處。此等事。前臣陸光祖饒為之。如臣房劣。必得明旨而後或可禁也。至於周士顯。能有餘辜。李之茂。似宜改南京別部。以示小懲。臣以今日謝恩入部矣。臣之前疏。惟願皇上允放。是以有所未敢盡言。臣每早起趨朝。即覺日昏眩。不能飲食。今六月推陞大選等事。改於七月矣。八月復當大選。九月大選教職。十月復當大選。年內兩月。外察期迫。無復須臾之間。恐力不能支。竊欲舉上免臣三六九之朝。遇大禮大慶。及說選承旨之類。乃入班行。敢昧死以請。臣不勝戰慄之至。

衰殘已不能留疏

奏為衰殘已不能留所賜歸骸。以少存廉恥事。臣自七十三歲。蒙皇上起之田間。而為太常卿。工部侍郎。

臣素有腹痛頭暈之疾。再疏控辭。未蒙俞允。臣感激聖恩。冒昧就列。今七十有五年。愈老而疾益深矣。四月間杜門兩月餘。屢疏求去。蒙皇上展留之。臣復冒昧入部。今日趨侍經筵。禮畢叩頭。不覺傾跌失容。踉蹌而出。臣不勝惶恐。竊念臣受皇上知遇之隆。千載罕值。徒有報稱之心。而精力已竭。皇上親見其衰。不能成禮。必蒙允放。無俟多言。惟願皇上立從所請。無以大臣之體貌而稍靳之。使部事堆積。多官鬱怨。臣且夕行矣。不敢復任其責矣。一觀聖顏。遂成永絕。臣不勝哽塞懇望之至。

鼓舞士氣安民生疏

奏為鼓舞士氣。以維世道安民生事。臣惟自古帝王。所與共守國家者。民也。所與共安小民者。士也。公卿大夫。皆出於士。士之所以為士者。有士氣也。士氣者。剛也。正也。正而後剛。剛而後能久行其正。二者皆陽氣也。人無此氣。則為鬼。故虞廷正官。黜陟幽明。幽也者。言其為鬼也。古諺曰。人不衣食。君臣道息。此疾俗之言也。人以衣食之計。乃仕而求富貴。業已不正。夫焉得剛。為仕者皆邪靡。皆為富貴衣食。誰能為國家安小民者。故鼓舞士氣。治天下之要道也。夫小民之氣。亦不可摧折也。摧折之。則良民儼而亂民橫。況於士乎。鼓舞士氣之道。在教之以重廉恥而輕富貴。重廉恥而輕富貴。則可殺而不可辱。乃可以為士。乃可以為公卿大夫。而與之共安小民。若使庸鄙之人。以其邪靡而得富貴。據權勢。則邪靡化而為輕薄。不難侮大臣。害者德。而況於卑弱小吏乎。臣屢言士大夫之躁競。備極形容。自知非長厚之道。誠見士習之極壞。而願皇上教之以重廉恥也。邇來漸有清明之象矣。惟是事有關於士氣民生甚切。而人視之以為緩。甚為易行。而舉世不肯行者。臺臣魏光緒所條陳正塗。佐領非禮稱呼之禁。是也。向來府衛州縣佐貳首領。見通判以上。皆稱老爺。與奴僕無異。臣所記憶萬歷年間。濟南歲貢王之翰。選為主簿。見上一呼老爺。遂感心疾。見人輒曰。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竟死。有志之士。每多如此。趙州選貢宋宏業。選州同知。上疏求與州縣正官。俱稱上官。為老大人。奉旨下部。覆準通行矣。宏業見巡撫。遂稱老大人。巡撫怒而笞之十五。憤恚而疾。以死。今臺臣之疏。臣雖移咨都察院。通行申飭。上官必不肯行。佐領等官。誰肯以其性命持虎鬚者乎。今佐領官所在。貪肆害民。正官有缺。必令署事。入門即征租稅。以圖加收。日夜敲朴。急於星火。俗言署印如打劫。非虛語也。夫潔己愛民者。士君子之行也。上官以奴僕待之。而彼亦甘心為奴僕。乃以士君子之行望之。豈可得乎。公卿大夫。皆與歲貢從。許起家者也。命運有利。有利不利耳。即粟監起家太學。其中不乏才士。何忍凌辱之如此。壞士風而害小民。可勝道哉。臣願皇上敕下都察院。再行申飭。勿復以明旨為虛喝。為上官者。釋大易謙光之旨。守尚書狎侮之戒。待鄉貢若甲科。待佐領若鄉貢。粟監之官。亦不得同於吏胥。吏胥之中。有卓然自立者。即以正塗之禮禮之。昔陸光祖掌銓。會陸趙較。楊果為知縣矣。用人豈可以資格拘哉。如此。將人人感奮。潔己愛民。而猶有貪肆害民者。非人類也。宜即驅逐之。其者提問追賊。不必留之。以待部中劣轉。使久為民害也。臣因是而歎天下鮮雅達之人也。今方用武之

時而文吏之尊大益甚。大將受制於道府。指揮而下。皆奴僕也。而奔走如風。應答如雷。其態更醜。此舉世所以鮮將才而遠左所以無軍功也。有封疆之責者。何可不思所以舞鼓之乎。臣不必越俎而多談也。伏祈聖明察察。如以為可。容臣通行各撫按。刊刻書冊。備發府州縣。永久遵行。

年老智昏認罪求去疏

奏為年老智昏認罪求去。叩懇聖慈憐憫事。昨以會推山西巡撫謝應祥。為御史陳九疇所劾。文選司員外夏嘉遇。與九疇互相奏辨。奉旨。部院看議。臣會同左都御史高攀龍等看議。臣實主稿。言陳九疇之非是。而無所處分。奉聖旨。陳九疇所奏論謝應祥。於魏大中有師生之雅。紊亂朝政。事屬自欺。且去輔前以門牆招議。今魏大中欺朕沖幼。把持會推。敢以朝廷封疆。為師報德。好生恣肆可惡。及夏嘉遇。陳九疇。奏揭紛囂。互相攻訐。成何政體。本當重處。姑從輕。魏大中夏嘉遇。陳九疇。各降三級。俱調外任用。你每部院大臣。奉旨看議。何必含糊偏比。委曲調停。以後還著遵奉新諭。一體申飭。如有仍蹈前轍。朋謀結黨。淆亂國是。的一併重處。該部院知道。欽此。臣讀之不勝愧恥。不勝恐懼。自惟老耄。以至於此。擬者臣之所以力求解免。誠自知之審也。夫智者。血氣之榮也。血氣既衰。則智慮自短。臣本愚人。老而偏強。其見未必真。而恆自信。其知人亦未必真。而恆信人。不為羣議所奪。頃山西巡撫員缺。多為郭尙友求之者。臣聞其厚饋前科。臣卻之。而又至。故不敢推。而信謝應祥之沈靜。可以有為。特與員外夏嘉遇言而推之。絕未與魏大中言也。然大中之饒深。必不私。嘉遇之忠耿。必不可私。臣夢寐亦信之。而惟以陳九疇為非。是以言官非可輕處。先年房寰之論海瑞。亦未嘗處也。竟姑置之。聖旨謂臣含糊調停。此臣之罪也。雖百喙無以自解矣。至於朋謀結黨。此智者之所能。非臣之所能也。夫結黨者。必欲其衆。而臣之所取者。皆單子遠衆之人。此樹敵之道。安能結黨。臣血氣日衰。於一日。智識日昏。於一日。曩者求去。如蒙皇上允放。則無今日之謬誤。若濡需不去。恐得罪益甚。有負皇上之恩。非所以重朝廷。光史冊也。伏惟皇上。憐其老。矜其愚。寬斧鉞之誅。立賜允放。豈惟臣免於辱。殆亦可以息譴譴而全國體。臣不勝呼天祝願之至。

辭朝疏

奏為辭朝事。臣以老病屢疏求歸。近日精力極衰。病苦極甚。昏憤遺忘。言動多妄。亦自厭其陳人矣。伏蒙聖恩。准臣回籍調理。臣服官二載。悖謬多端。皇上念其篤老。憐其無知。不治其罪。俾得遂其首邱之願。臣病久無力。慮恐傾跌。不能趨朝。謹令家人扶曳。於大明門外叩頭。上疏辭朝。即日行矣。翹望闕廷。涕泗交流。感激天恩。莫知所報。惟日夜祝我皇上。聖壽與皇圖。俱萬萬年。臣無任瞻依。嗵僂之至。

味齋文集卷三

書簡

與申相公老師

自乙亥奉書。迄今未繼。一詞於左右。誠不敢數以無用。小札。灑侍者垂答也。茲者聞老師入相府。星不勝折躍。老師挺命世之才。抱伊周之具。而襟度夷曠。沖謙喜士。此古所稱休休有容者矣。相於何有。然星也不敢專於頌美。而不設一言。夫天地之化。溫溫煦煦。氤氳沕穆。其被於人。神藹形茹。昏而善臥者。春之氣也。嚴肅晃朗。雲斂天高。其被於人。耳目聰明。筋骨強勁者。秋之氣也。然草木之榮謝殊異。人情之悲樂相反者。義不若仁。威不若恩。此其效矣。洪範有之。高明柔克。此之謂也。故相天下者。雖智超乎一世。學掩乎千代。必有朴直遲頓之度。惻隱愛人之心。以之植德。則宏。以之推賢。則公。以之敷政。則適。以之持法。則恕。斯可以相天下矣。邇者朝政精明。威險四表。罔不震惕。而風雨乖時。民氣不樂。衣食鮮少。盜賊充斥。又犴狴之囚。畏刃刺腹。獄吏稍不加嚴。輒脫而去。有司者懼見譴罰。往往以極楚斃之。失人和而激天怒。此其甚者也。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豈不信哉。竊意今之天下。第復故令。除新法。公卿百執事。存公道誠心。而效

之國家，斯其無爲，而四海甯謐，社稷益安。是伊周不足爲，而蕭曹可羞稱也。不然，恐國家之元氣將自是傷，有不勝其可憂者矣。夫周公下白屋之士，齊桓延九九之術，皆爲責任隆大，求諫官以自輔也。星至愚陋，然薄游於外，天下理亂之真，乃所親見。又出老師門下，徒區區以寒暄常言，聞之左右，豈不恥哉。故略陳其鄙陋之愚心，惟老師察焉。

與艾先生

君錫至汝南，稱有使自關來，知老師創已平，得中丞侯公尙高義，相與深結，無所可慮。星殊用爲慰，蓋君錫以節儉憲之請，將之大梁，過汝南，故今在汝南云。古稱至人，入火不熱，入水不濡，非獨性不可易，天地神明，必有陰呵護之者。探虎穴，犯龍領而不死，豈徒有幸哉，且生非形貌之謂也，貴非蕪冕之謂也，形貌而已者，苦生也，蕪冕而已者，虛貴也。如此而稱愉快者，是好酒而飲，好肉而啖，腐鼠也。故王賡之兀，左氏之眇，常人卽有萬目千足，胡可與之爭雄雌，有所以君形者也。昔者從老師講業，津沱之上，未嘗不以古豪傑相期，今老師業已無愧天地之間，足施後世矣。星旣不能抗節直言，彰淵源之美，復不能伏闕一陳是非，效北郭之義，豈不恥哉。然老師必有以亮我也。北風漸勁，善自將愛，臨楮不勝欣慨。

與趙定宇

古有之，知而復知，是謂重知。今世之人，無不知足下者，假令僕復爲游說之詞，稱足下，因以求交，將爲主書者所笑，抑知固有淺深，庸衆人之知豪傑，徒以耳其敬之也，以貌，豈惟以貌，又以名位，在顯沛流澤之中，則忽之矣。有權姦目指其上，則中傷以投之矣。蘇斯以談，蓋未嘗知之敬之也。宇宙濁穢，其中有清氣之真也，而離於濁穢，故名爲道。道息則宇宙朽敗矣。故世不絕賢人君子，而庸衆人常多，則其濁穢之本然，無足怪也。故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氣之同也。豈在乎把臂終身哉。雖東夷西夷，若分形，億千萬世若傳，星不佞，不自知其爲庸衆人，而以爲與足下偶同氣也。方其遠於足下，以爲氣苟同，不必求姓名之通，乃足下之北上，取道天津，而星適在此，望見顏色，有日矣。貌不過常人，恐左右者有子羽之失，又口舌甚鈍，不若手之能自達也。敢先以書，謁足下於塗，星請立俟足下矣。

與吳復菴

星，趙鄙之野人也，而明公，國家之寶臣也。其相去泰華都，裏不適也，而明公乃過聽，不以星爲陋，假塗海上，先三日而惠之以數尺之書，若曰：其取之友籍久矣，今且見之，使款門，門者謂有明公書，星疑且駭，啓函讀之，乃歎乃喜，不可量。既而乃惕然以省，無何而明公已至，則倒冠以往，輒忘其齒位之卑，與明公剖心而盟，不敢自它，而明公遂結以朱顏。若數十年編席之債，杯酒深言，夜分乃罷。星於是乃益歎，乃益喜，不可量。乃益惕然以省，夫星，趙鄙之野人也，而明公，國家之寶臣也。其相去泰華都，裏不適也，而明公乃誦指而交於星，此銅鞮伯華之行，而明公行之，故歎夫天下固貴明公之言，而明公亦自貴，豈安許可哉。

且亦何私於星也。意者星結髮組修，無大罪愆，章徹故喜不可量。夫明公業已許可星矣，脫異日以窮以老，而有不肖之心，爲魂倭織疵之行，天下之爲禽鹿者非一人也，無甯使人謂我爾，故不肖而害吳公之知人，是倍不肖也。故惕然以省，然則明公之貶星者，至厚矣。星何以報恩，惟深自砥厲，無敢自舍，異日者，明公爲國春秋，星蓬名焉。曰：其人與余善，則星之幸大矣。尙冀明公於其愷恩，而時督督之也。

與趙定宇

日者辱明公傾蓋之權，又贈之以言，異日者，明公成一代之史，不肖庶幾附名而施後世，非所敢望也。然敢不自振，以報知己，貴鄉管君志道，不肯與之無半面之識，然聞其人博學潔行，其所陳治世之法，皆久遠難行，然持論高，今天下無孔子周公，未嘗不言孔子周公也。豈可非哉，而論者目爲狂妄，昔蓋寬饒上書至欲人主行禪位事，不以貶名，管君言雖迂，視此何如哉。要不失爲奇士，卽其言不用，與希故相之指而言裁省，言綜核，釀成禍亂，騷動海內者，異矣。亦有何罪，而大計黜之，終身禁錮，比之四凶，豈不甚哉。且其黜之也，又以提舉，夫以其官黜者，謂其人爲斯官不才，或老疾不可爲斯官，管君未嘗爲一日提舉，而曰有疾提舉，何以服天下哉。今之人動則曰管生狂夫，卽其言狂，官常未玷，奈何以言黜之。他言者豈皆舉陶伯益耶。不然，則曰考察所斥，不可開復用之端，嗟乎，醉人之罵，非必下惡，樹狗之吠，甯赦君子，以法付之匪人，藉以害善人，而曰是法也。法哉，有劍於此，主人以付之，斯養曰：爲我擊盜賊，乃舍盜賊而殺無罪。曰：此固主人之所付劍也，殺人者不必償，劍則誠主人之劍也。豈欲其殺無罪哉。今所云考察者，何以異此。卽管君之事，世之無罪而見害者多矣，以明公在位，而不爲同鄉之奇士，一明其冤，緩急之益，何以望他人哉。聞管君自處亢，同鄉多非之者，而惟明公數人知之，故敢以告之明公。幸明公垂意，夫明公無不爲管君計者，不肖越國而侵長者之權，誠過不肖不識管君，而又非同鄉，乃亦冤之，以此明明公之爲管君計者，至公也。

管子前渚

世之交情有厚者矣，真爲難，有真者矣，相與於道誼之中爲難，此無異故，已固不真也。已固固得於道誼也，而安能以與人，若門下者其庶幾哉。古之所稱素交者乎，第愧星之不肖，不足以當惠顧耳。夏中之晤，得戚風好，輒復判去，我心悠悠，可如之何。辱諭知同之矣，門下三年考最，名實粹然，奕然足慰故人，匪敢爲佞也。別幾何時，再辱大况，殊非所宜，使至，值曹務方劇，短裁附謝，不能維縷。

答陳南濱

世之稱御史臺者，必以風霜爲擬，亦用柱後惠文足矣。而門下咨咨念遠人之抗敵，此豈可爲常人道哉。以門下之鴻才鉅抱，而仁心爲質，乘可以風霜之權，而雨露之何草木之不濡也。遠人幸矣，夫遠人者，世所用以假戰功而博富貴者也，其疾首已久，固宜待門下哉。願門下益昭德音，以享神人，使世之人知御

史臺非徒惠文而已。所以慰故人者甚厚。

答錢太府

往者聞青田之事。權姦欲傳致重典。主刑者奉命惟謹。而門下力以爲不可。竟引去。鄙人私竊高之。夫權姦之流毒天下固也。倘爲縉紳者。皆能執義不回。若門下處青田之事。彼亦安能盡取滿朝之人而殺之哉。富貴繁念。頓失人心。頗指氣使。不異負養之於其主。以致權姦之惡益長。而已亦不得復齒於人類。謹厚者亦爲之矣。此鄙人之所以三歎於門下以爲不可及也。久願求交。而輪教先至。輒布區區。

答張還樸

星時從薦紳中。閉門下治行。胸中寡二也。而魏仲子懋權使關中來。亟稱入渭南治狀有異。因言與門下月夜城上飲甚。此君知人精妙。於舉世罕所許可。其談門下之誼。溢於詞。甘於色。星信其言。不以萬人易也。因益知門下非他人比。乃門下安所謬聽。以星爲足數。而漸戚婁及之哉。來論謂未脫燕趙氣習。豈薄燕趙耶。世之人烟視媚行。而誘富貴者衆矣。求一慷慨節俠如燕趙之士。豈可得哉。此星之所願。旬旬而拜者也。願與門下共勉之。

與陳心老

星。邯鄲之鄙人也。少而學於京師。時從交游中。聞明公抗志節義。挾日月而懷霜雪。有伯夷子魚之風。則私心慕之。既而明公迂賊臣意。引去。星益有知。益得交於學士大夫。與之談世之所謂賢豪長者。至明公無不折心仰服。星雖未見明公。而精神嚮注。口吻歎羨。不知其非舊交也。乃者天去國家之疾。明公起而復興銓衡。而星也得忝末班。接光承旨。有日矣。星後生小子。不宜喋喋瀆詞。僭自依附。竊聞之古之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星雖不肖。不敢猥自菲薄。輒布區區之愚心。私告於下執事。星無任延佇高馳之至。

答蘇見章

往者尊駕發自都門。星其時抱犬馬之恙。未能一送。願行之左。罪歎至今。每念老師元髮遺榮。備然飛遜。此作者之朗識。末世之所希也。星以老師夙昔吹噓。謬塵清秩。所中夜懷懷者。非獨稱塞無術。恐羞知己。方今氛邪久盛。暫息復揚。人懷險志。伺間而發。將來之患。有不可勝言者。星既無匡時之能。亦無合汙之性。而竊祿仰事。不能拂衣。心甚愧之。乃知昔人陸沈金馬之云。直強顏耳。辱教輒布腹心。不敢作寒暄語。風塵願言自愛。

答周山泉

星不肖。實有天幸。所從游多賢豪長者。而江以西斌斌焉。若張洪陽。徐儒東。傳慎所諸公。星皆得締莫逆之交。以是聞明德高誼甚悉。比叨銓司。則門下奮游地。寮案共推門下若古人。星益與執鞭之思矣。辱念同署之誼。遠惠德音。相勉於着力扶世。自非流俗作寒暄套語。相饒諛者比。星幸甚感甚。願與門下定

神交。自今日始。惟時賜教言。

答茹歷山

天津之會。密坐深浮。共談底裏。肯分乃能。大快哉。百年之中。此懂得幾。殊不可忘。遠辱輪教。忽若面語。弟之疏拙。門下所知。謬處非望。相知大都謬許耳。門下愛我。獨教我善。自處嫌忌之地也。弟不佞。戲班闕茸之行。萬不敢爲。第狹中無術略。懼不免於素餐之譏。惟門下時惠德音。星不勝愧愧。

答王嶰竹

往者星從門下游長安也。長安之中。車震空。塵覆雲。而門下知有星以爲人。而物色之邂逅之間。視以肝膽。無何而門下之天雄矣。星亦移病里中。猶幸密通台座。動定易聞也。惟門下以公輔之具。屈於一路。治平立輟。有效矣。星曷能一詞之設。獨趙魏之間。累年不登。民無赤米。而有司罕良。非昏則墨。殊屬門下之慮耳。略陳愚心。惟照察不盡。

答李雍野

通籍之始。獲覲玉顏。解攜至今。姓名不至於主書者。積有年矣。而輪教遠陞。出意望之所不至。非獨翁丈年誼之隆。乃若有取於弟者。以翁丈之鴻猷神識。弟之散材。宜遇而不顧。何乃彌久而不忘也。茲豈特願問之常乎。雖欲無感激。弗可得已。歲之不曷。所至而然。匪惟翁丈所莅。天之爲災。人欲救之。爲力幾何。乃人復爲災。民命奈何不厥。他處吾不知矣。趙魏之間。官吏接踵。上官毫不之知。蓋上下相蒙久矣。數累而至。直指大夫。求之耳目。勢難可得。當是時。天即日雨。金亦歸吏囊。民不得有也。可不悲哉。故爲今之計。盡去人災。然後可罪歲耳。世道日頹。士習民風極僞。恐他處亦若趙魏乎。因翁丈憫然念民之敝。感德之深。不敢以他人竿履爲比。輒吐其噴瀝之愚。

答呂渭陽

邑事就緒。士民相安。幸甚幸甚。南中之人。好興口事。自昔而然。以門下厚德。一切本之真心。行之以詳審。出之以和平。而又明白簡易。令吾之心事。如揭日月。兒童婦女。皆可共見。彼雖欲妄鳴。固弗得已。鳳洲王公。賢豪長者。必不欺人。然鄰邦之事端。言之則必有不便於人者。將並受謗。規磨之說。又問者之所不欲得也。叩之宜密。而邇之宜疏。在門下自有定見也。何如。

答胡雅齋

星自弱冠學於京師。則業辱明公之知。忘其卑賤。聲折而下之。釋褐之後。隨牒將之汝南。復承寵餼。星之樸澁。不知何緣得此於明公。可勝感激。一別之後。竟無隻字起居。惟魯之人。生於樞樞。草野無文如此。非能若昔賢之無書政府也。不者。白屋之士。而自它周公。曾不知尊貴掩於道德。豈人也哉。茲者明公再入而秉圖計。而星方以先慈之憂。焚燒廬居。深惟罪戾。不可爲人。而明公篤念舊誼。賅唁遠及。星誠愧悚無

地謹對使者北嚮叩謝仰惟垂照星無任悲慕踴躍之至。

答李于田

久不得足下問。以為試士無暇耳。詎知有年祖母之變耶。禁疾之人。素交之誼。何堪承此。足下至性。又何以堪也。雖然。年祖母懷芬蹈烈。名甄於熙朝。而慶流於來裔。春秋既高。乘化而往。復何恨哉。足下以星為有文命之立傳。夫星也。非有文者也。非獨不能文也。平生意不在文。今更意不在文也。已矣。何則。文者。但喜也。長主於佞人求媚。觀文人之所讚述。即賢人塞朝野。而英靈滿幽塗矣。鬚眉既具。奈何如此。星是以恥而不為也。矧自先慈之變。遂成病夫。萬念俱落。飲水噉菽。皆為贅事。何文之能為。雖然。年祖母之節。昭若日月。可以讚述而無愧。星生同時。居同地。知之既審。而不表於來世。是星之罪也。豈特與足下親交通家子之私感而已。又安得以病懶不文為解。

與張還樸

不孝之神交於門下久矣。所未接者形耳。然繫心左右。時可動定。凡門下口事之錄。及其主名。一一知之。高才見忌。直道難容。自古而然矣。何足怪哉。既而得門下侍養疏。則又深以為慰。小人之整君子。不過欲其憤慨熱中。而傍觀為快耳。不知君子者。神有所止。不為物移。窮通險易。皆有不可勝為之事。何暇他求。而又何者為樂境。何者可熱中也。夫是以小人之計窮。豈惟小人。即造化之計亦窮矣。夫是之謂豪傑。非門下孰能與於此。此不孝之所以形留而神注者也。兢兢在疚。他人不暇聞問。不能併忘門下。謹遣一介奉候。幸賜諒言。

與王四槐

往者曾具少字。託義州衛李經歷奉候。無何而門下被誣。未得達也。遼東之事。天下舉知之。廟堂知之。天地神明知之。大都古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不肯為。今之人行萬不義。殺萬不辜。而得一官。無不爭為之。而門下能為所不為。此自足無愧。彼棄天理。賊善良。以博片時之富貴。貽無窮之惡聲。是非明甚。計門下思及於此。必掀髯長笑也。嗚呼。志不越腐鼠。焉知豪傑之所為哉。執疚之中。遣使甚難。適吳相士來。云將之左右。輒藉以為晨風。不孝愁病之態。相士能道之也。

答周元孚

少愚兄以兄五月廿四日書至。渠既行。而薛丞所寄書帛亦至。知兄念我。非言所悉。弟之憂苦。難可忍言。聊以重生之心。發大忍心。強顏禽食。復齒於人。今且竟禱矣。胸中氣損。言語無力。鬚髮漸多白者。即貪人至此。名利之心。當亦日減。而署中有循例避去者。以家君之命。踐霜北上有期矣。人生生死進退。無一不難。乃知昔人無入不得之云。蓋亦較之愁苦無聊。仰藥沈水者。差有間耳。自非病狂。安能處傷心而不動也。弟幼處順境。乍離慈母。不知所為。兄數罹骨肉之變。乃復復中捐。何以自遣。談空說幻。何足以解。惟無

可奈何之語。鄙而甚真。情不可禁。一哭而絕耶。則亦無恨。一哭而不絕耶。則一哭足以盡心矣。何必再也。至兄為悼亡諸篇。不知何以屬思置筆。猶庶幾乎哀而不傷之意。弟遂情與都盡。可憐也。少愚落第南還。不能過我。自柏鄉使人索答書。愚慮作此。管登之答書。遂不暇作。當覽便再致耳。孫文融動定。曾聞之馬廬州。如兄所云。

答饒北宗

星至愚無所知。獨能自知。惟純近質。適迥近通。其實非也。以是古道時局。皆無所合。何足以用於世。馳不朽之塗。然一念顯惡之誠。願交於世之賢豪長者。世之賢豪長者。亦往往信之。癸未司倉天津。遇張洪陽太史。問以所知名士。至門下。曰此大受之器也。星聞而心藏之。猶記其時八月既望也。無何而星叨改銓司之筮。得望見芝字為快。沈於穴劇。未能詣前請益。無何而門下有順德之命矣。星其時不知門下之有意於星也。今乃知門下之有意於星。第以其溢於貴游。而時懶慢自遂。若世之多其腐鼠者。此差可念。然不能使世之賢豪長者。忘其溢於貴游。則積誠之未至。而聲氣之不足以相召也。重自愧矣。往者先慈之變。門下儼然弔之。於此見門下信天符。而形迹有所不事。略於小禮。而緩急不忘。星雖不肖。平生與人交。正如此。非敢以造膝咕囁為親密也。門下高名久矣。不日且入而司直天門矣。道微人窮。時事可畏。所賴於門下者甚重。星之不肖。願門下納之同氣之中。引其所不逮。而撤其繆戾。以不忝為人。所賴於門下者亦甚重。惟門下念之。

答許南台

僕世之大愚也。獨自知甚審。所自揜無所擇。與他人無二。疎節若大。淺中若直。觸事奮信若俠。習流說而不醉。若通。譬之濫等。不可一一而聽也。乃足下實就其似。未察其實。而推許之過。知足下非欺人者。天津之會。僕方病寒。接足下數語。輒散。然固不在久。僕知足下有世大略矣。士不虛附。名不虛立。作吏者得一曉事人。最難。故所在涇難臭穢。不可忍視。足下甫下車。即為掃滌。此自人情。何得云不虛乎。豈茲服入牛場中。乃為長厚也。僕不自揣。夙有遠志。而才不足以副之。又發言往往無當。敢不拜足下之明規。

答照亭老師

賊臣燎天之勢。一旦為二豎所殺。五內俱腐。化為黑水。諸子實有陰恨。淫酒不哭。本職將及于宗。老師起自胥靡。為大光祿。而星以得師。雖材術錄錄。能以苛節自固。亦為主爵所知。拔置高選。謂天無知。則吾不敢信。乃老師方舟巫峽。竟以觸石。喪厥孺子。而往者賊臣之棺。度寶應湖。颶風搖山。魚龍播揚。千艘俱沈。積屍成梁。而彼人之舟。獨得無恙。諸猶俱在。無一死者。謂天有知。則吾又不敢信。摠之天實夢夢。無與人。事君子。盡其在我。亦何與天事哉。太夫人既以切切不欲北上。自宜扶歸里中。不敢勸駕。往者老師在戍。星貽書以為不宜念家。今亦宜忘死。子。飯已破矣。顧之何益。此非無情。乃有情之極也。虛已游世。以期大

受星不敏，敢不勉旃，以副厚望。形遠神通，臨風如見。餘生尚富，瞻覲有期。

答陳光宇侍御

星巖柄時，聞有談台臺洛川之政者，視邑允若厥家，利靡伏而不興，害靡繼而不滌，所勞畫皆百世之計，星甚怡懌歎服，即台臺所以宰天下，可見於斯矣。以修能實之赤心，其道福於生民，所謂運之掌上者也。漕稅係國計民生甚重，得台臺補斧臨之，所裨益豈微哉。枉翰教以獲見情懷為幸，敬此奉復。

答周衡陽巡撫

河南為國家重地，天數降災，民生墊隘，誠如來諭。夫惟重地也者，廟堂乃以門下撫之，而門下憫然深念，求所以造福於民者，問及鄙人星，鄙人星何足以副至意，再稟視民，餓溺絲已，非徒以責任之所在也，彼其視民之疾苦，真有惻然於心者，若徒以為吾責則然，則必有不盡其心者矣，非門下大仁人，其孰望焉。

答周山泉巡撫

古所貴師友之益者，非能改骨易腸，化跖蹻為由夷也，惟是羞惡之心，惡人亦有，雖廢之恥，以見子都，夫既慕賢豪之概而入之，往來稱交與矣，一旦而毀節捐行，競於利欲，即不見顯絕，能無愧乎。絲斯釋之，苟能反己內視，周孔皆如親炙，顏閔何異同游，而况並世聞聲者哉。門下所云神交不必接席，誠然哉。第星之不肖，乃數為大君子所不鄙，以引善端而杜邪徑，不謂之夙緣天幸，不可也。星也即欲自弃，固不敢矣。門下問俗八閩，必能立致熙樂，世運所至，稱心實難，惟自盡此心，獨知無愧，古聖賢當亦不過如此耳。肅此為復。

答何中賓侍御

星墓左右之誼久矣，乃者台臺補斧之趙魏間，星因以賓萌之誼，得伏謁於門下，仰見大度誠心，居然仁人君子也，則重為趙魏之民慶幸，承教知已受代，及惠條約讀之，至惡貪賊之吏，誓不與共理，所至延問父老民之疾苦，令得盡言，善哉乎約也。星不佞，僭嘗謂今天下之敵也，以當事者無知人安民之志也，吏治以偽相蒙，司舉刺者第監司之言是據耳，若曰有疏上而不報可者乎，何論虛實，知人實難，稍稍省見羣吏上下其議論而物色之，猶或羨焉，以為是製威重，何能立樹下與野老語乎。蓋世之談惠文之職者，皆以秋霜為比，此夫詞人所以謬譽譽諂者也，不云代人主巡守乎，古之人主，省耕斂於田間，至以九重親行之，此古之民，所以幸為之民者也，斯道也久微矣，而台臺毅然行之，詎非趙魏之幸哉。星也妄有憂世之志，而睹大君子力行古道，不覺喋喋於長者之前，臨筆不勝仰慕之至。

答張仁軒

高鳳老伴來，任沐翰教，慨然者久之，鄙人為台臺之累，餘二年而未已也，己丑之事，台臺苦心，精神舉知

之，祠部甯不知耶，且恭祠部者，鍾龍老也，而必攻台臺，何哉，同鄉即相為，不顧是非，黃縣長山何如，總之世人皆如此，可為一笑，鄙人叨補署中，自惟黠淺病劣，當此夷之初旦，台臺且有遐心，鄙人何敢不自量而冒進乎，業上書堂翁，求避賢路，惟台臺相見，明其不款而贊成之，至望。

答鄭崑巖

鄙人星聞明台之高誼鴻術久矣，退逐靡常，未能通姓名於主書，屬者明台起家井陘，星自以得在賓萌中，結顏有日矣，乃白車不果來，大君子所至，造如天之福，固未易得也，星之樁味，不謂明台過聽而取之，猥被芳訊，助以推賢之美，進以千秋之業，星主臣星不足當之，乃明德深愛，出於尋常顧問之表，星敢不着力殫心，以道泉瑀之謙，咫尺真氣，以北上期迫，賓昏庸至，不獲順下風請益，幸附神交，惟明台時有以督甚之，俾得奉以從事，庶幾有寸補於本朝，皆榮施也。

答沈繼山

往者背人成林，如虎入邑，飛噬善良，乃實有尸之者，伴疑認重，欲去則固留之，既留則辱之，使人展轉無策，投足無所，鄙人實痛痛之，若曰彼夫矯矯昂昂者，尚爾爾厄坐困，何有於我，是以喞馮警言，如飲中罵坐，意在逃酒，豈足為明公重哉，是非既明，議者乃以鄙人在恒庶中，猶有人理，至與明公後先家拜，鄙人甚愧，蓋三月而後就道，念之熱矣，一言受賞，君子所羞，今天下人以己量物，不容人行一正事，出一正言，皆歸於為富貴，遂使古所稱段干魯連，皆無是子虛之倫，可欺也哉，然念國恩未報，功名未立，用之則行，無害於職，說弗羅之義，以是不能老於枯草，第今之君子，亦有可羞者，一言偶當，遂持為取大位之左券，拱默待遷，直登九列，彼吳中丞特拙官者耳，明公所欲鄙人加勉者，意在茲乎，鄙人無左券可持也，然曷敢猥自菲薄，所為效干旄之忠於左右者，亦不外此。

與楊止菴

星不肖，竊不自棄，願執鞭於海內有道士，以為師資，消其頑鄙，冀以不忝為人，則江以西尤多君子焉，星稍得望見之矣，惟門下與鄧太史劉孝廉諸公尚未果願承教，知亦有取於不肖也，愧甚幸甚，門下抱孔孟之道，而用之不行，遺榮適志，以為高潔，此稱真於汚俗者耳，非洙泗之正法也，區區之心，已盡於獲疏數語，惟門下強為吾道蒼生一出，即不肖良觀有期，臨風不勝馳慕。

與聶侍御

星不肖，竊慕下風之行風矣，不謂明公亦過聽而取之也，幸甚幸甚，比來國勢甚危，非復隱憂，皇上深居不朝，堂陛睽隔，鄙人舉諸丈屢推不允，未必絲於上意，殊可痛恨，讀大疏，深得根本之慮，諸所升薦，皆一時之雋，不勝歎服，敬謝不鄙。

與張遠樸

鄙人辱門下道誼之雅。卒讀之。疏數。自可無論。以爲爲嫌。似猶在形骸之內也。方今內憂外患。並時而作。國勢危於累卵。凡百有位。絕無祗懼之意。懷私相競。恣意哇言。良可歎息。倭據朝鮮。必將內侵。乃石司馬征倭之言。甫脫於口。而嫺笑羣起。以爲大愚。今大疏又不下。時事至此。智者束手。尙欲見太平之期耶。鄙人無至謀奇計。而輕出山。不勝內愧。幸門下有以振之。懇懇。

與侯亮字

日者足下入計。未遂良願。私心馳切。然相知固不在此。人之性情。自不可強。僕平生亦甚簡懶。遂就簡懶而求道。居官責大。捐棄苛細。一切人事。惟求日損。更覺得力。足下似以不耐事爲苦。似不必然也。僕再入署中。不敢不自努力。以求無玷知己。第時事已壞。人心益非。恨非薄不能匡救耳。

答蔡開吾

星閣門下。偶僑非常人也。久矣。西夏之變。當事者特起門下山中。言者尙以宿昔浮議。斷之。蓋人情之難論如此。星也。亦傍人唇吻。不敢頌言。辱教重自愧矣。夫大丈夫忘七尺之軀。以爲國家。而不免於口語。甯能不恨。然爲國家不難忘七尺之軀也。而何有於口語。惟門下努力。世人毀譽若哇耳。故曰執惡執美。成者居首。不成者居尾。此門下居首之時也。

答朱虞封

星不佞。願求交於大君子久矣。自顧薄劣。不足以當之。詎謂門下過聽。引置神交之中。星幸甚幸甚。當今之人。以受爵不讓爲常。以讓爲賢。至相詬病。乃門下之賢。與南阜丈一也。而避位升薦。惟恐不獲。表微示俗。豈可望於時流哉。星誠仰歎無已。伏惟門下察星義之愚心。時賜督教。

答張傳野

明台之篤賢好士。則尤於鄙人見之。鄙人生趙下邑。惟魯不文。行能最陋。明台獨折節而交。結以朱顏。戊子之冬。倦倦欲其出山。己丑之夏。一病幾殆。數勞玉趾而存之。人生有心。誰能不懷。當今值陽九之厄。民生墊隘。蠻夷內猾。安攘之任。督撫爲急。明台忠猷偉略。焜耀海宇。八閩實有天幸。鄙人將爲他山之石。仰副虛問。而未得其間。非敢諾諾而已也。鄙人以夙昔一顧之重。再塵清序。不知何以報國。此明台所已效。能無出緒餘督慕之乎。翹首南雲。不勝馳慕。

答高雲從

足下所言。正僕之意也。僕嘗以仕進之道。孟子盡之矣。同室之鬪。纓冠救之。原無分於長少。官守言責。不得自盡。則去家貧親老。則抱關擊柝而已。未聞以交戟爲抱關。鳴玉爲擊柝也。位卑言高。正言祿仕者耳。官守言責。蓋言人臣之職。有此二者。非分爲二也。是時未有臺諫。安得分別。然後代亦原無分別。但恐人不肯言。故設不得不言之官。非言官之外。使不得言也。近年執政。內有不足。慮臺諫之言。既已慎取而嚴

防之。又恐出於所防之外。故禁諸司之言。乃臺諫亦慮人之言及己也。故借官守言責之說。以爲口實。不知省中之巡視。臺中之巡按。無亦侵人之官守乎。若再加分別。則吏科止宜言吏治。浙江道不得更言他省之事矣。僕觀近日一二有識者。此處亦未明了。南省陳君之言是也。足下亦復以言爲非。分耶。留中不宜宜洩。甚甚。救同室之鬪。未聞以爲名也。

答馮元靖

今之令長。古之小國諸侯。無事而教養。有事而戰守。非異人任。何謂迂也。今倭船壓海。朝鮮告急。非無事矣。繕城積粟。誠爲要務。仍宜糾集壯丁。教之以射。許忠節樂陵之功。非足下執望焉。縉紳大夫。平居皆以才自許。一遇緩急。罕有足賴者。誠如足下所云。僕因念謝安石出東山。遂奏肥水之捷。繇今言之。便是許大事。使人欺恨。

答李克菴

鄙人行能最陋。獨以奉教於父師。是非之心。不敢自昧。向者狂瞽冒言。所稱引門下。則其心之所最不平者也。事有益於國家。即所當爲。人有合於道義。即所當與。本無可避之嫌也。高明以爲何如。

答傅商盤

曩者次小兒生。辱足下雅念。缺然久不報。茲復遠沐損書。具見道義之情無已。每念足下英妙寡二。而德讓自將。此夫天率之者也。翰林固公輔之區。而公輔之罕良亦絳之。白首章句。非仕非學。於世務不獲通涉。竟不能深。垂頭塞耳。作婦女之簡押。謂之相體。而德業壞。以文章爲職業。朝種夕穫。不暇研思。極覽。屑溲粉飾。人人如一手。而文章壞。二者非豪傑鮮克自拔。惟足下努力。拜惠之侈。非足下所宜。敬謝不恭。恕。

答成益齋

四郊多壘。國步艱難。非賢人養病之日。第人情險惡。議論涇雜。即孔孟亦當束手。志在效忠。而勢不得遂。有去而已。鄙人之於門下。未嘗不仰而吁歎也。鴻冥有日。龍合難期。臨書耿耿。

答葉龍潭

當今賢人君子。濟濟在列。然求其資兼文武。足拯時艱者。良亦甚乏。若門下則誠其人矣。鄙人聞高名之日久。屬西夏之變。門下毅然請行。鄙人固知大醜之立獲也。今捷音果至矣。快哉。門下之有功於國家。有造於生民大矣。昨門下力救魏公。此千古之高誼。而逃聽之士。所以歸心也。今雖未能得。然能救魏公者。必在門下。鄙人曾識魏公。誠賢人君子也。輒因枉訊及之。實大左右之義不盡。

答蔡開吾

門下躍馬西征。克獲大醜。凡在行間者。皆交口爭功。若羣兒之於搗黍也。乃門下遂躍馬東歸。計無返顧。

豈不超然塵垢之表哉。僕嘗歎古稱燕趙多奇士。今何寥寥也。則門下足當之矣。遠沐大惠。不宜自它。第僕食祿於朝。門下歸里。不能助酒錢。而復重之損乎。惟門下亮之不盡。

答彭念吾

承賜問。不敢以未覲有隱。第四品以上者。入仕已久。公論自明。當今士風漸失厚道。不患搜抉之有遺。而患伺察之太過。今惟慮其得罪公論者。不必深求。聞有一二人未被彈射。然國言噴噴。昨曷惕吾丈來。悉知之矣。可以無俟鄙人之言也。

答陳心毅太宰

風紀重。計典又重。自宜得明公。乃星猶悵然於明公之行。去其楚而可。固大不易。星不肖。辱命之交。不足以承。夫當塗戴翼。將畿平治海內。若清身平氣。謂之老成。位日益高。而名亦不卑。史家載之矣。則古聖賢之勞何耶。故少年末位。患峭激而躁擾。老成上爵。患拱默而逍遙。國恩重。吾人之身又重。此伊尹所以任天下也。惟明公思太上之道。無與時俗之君子同。不揆狂言。伏楮悚息。

答郭希宇

星也。髮日宜矣。學無所成。惟大君子不鄙夷而左右之。用以自慶。而益其組修之志。則門下之榮施也。三楚之人。實為天所閔。得門下與李公相繼撫之。斯瘼有命。承教以紀綱倒置。體統陵夷。豈以秦開府被於屬吏耶。往李公亦每云云。弟不然之。夫人之品多矣。可以為人。未必可以為人上。而况不可為人者乎。必其污穢縱肆。而下不敢動。然後為紀綱體統。則是智伯必不亡。鄭子陽必不滅也。此理之所不可。故正人為人上。紀綱不期正而自正矣。一有忿疾之心。而欲以法持之。亂之道也。恃愛狂言。不知高明謂何。

答劉健菴

往自孔源丈。得四月二日書。具悉惓惓憂時之意。今西事幸平。倭奴亦勢漸挫。天若佑我國家者。乃東宮久不得立。邇元臣失畫。舉朝爭之不能拔。危機潛伏。憂在蕭牆。不知當作何狀。門下忠孝性。植廬居中。所得益深。必有至謀奇計。可以奠安社稷者。從吉已久。未宜息偃清林。違朝野之望。前書未答。正欲及今勸。勸伏惟蚤發。臨風無任馳仰。

答傅湯銘太史

日者辱足下枉道餘八百里。而顧之樞樞之中。非獨感足下存舊之厚。因得以聆瓊璫之音。知別後勝進甚多。重以為慰。僕今年四十有五矣。無論於聖賢之域無所窺。即變化氣質。有志未能。值茲初度。徒深愧。報乃足下良醫獎飾。又勤大惠。其何德以堪之。使還。肅此布謝。

答高鳳鸞兵部

曩者聞翁丈奄離大恤。隨諸君子一致漬酒之忱。其時不暇抒腹心也。星德術俱下。時事之不易。故有臧拙之意。而智漸見幾。為主爵者所憚。舍林泉之適。投夸毗之藪。不量其蓬脰。而欲驅虎狼。鞭魍魎。竟遭反噬。倉皇遁歸。使松蘿釀嘲。雲石驚喜。夫動而不時。焉得亨乎。三折肱而為良醫。星之有今日。未必非福也。人生從道義中得意。精神時往。即成茫昧。况夫決性命而快恩仇。當其得意之日。良心忽萌。泚然汗下。夢寐之間。鬼或唾之。而徒矯首抗顏。伴為得意。吾必謂之失意矣。此語獨可為翁丈道也。

答陳釋登大學

鄙人向以尊大夫獎飾之過。辱承甫收之友籍。神交十數年。日望其來游燕趙間。一睹面貌為快。然山川悠阻。以為萬一來耳。乃竟來住我東郭菜園中。酣暢十數日。豈偶也哉。可不謂綦奇乎。一握手即談汝南事。不勝今昔之感。則又幸有元方也。王先生尚能酒。第不肯多飲。人之情興。固隨年減損。鄙人亦非復汝南時矣。願叔時亦返初服。足下客中送之。懷抱可知。承甫與盡不肯住。鄙人病目。不能作書。念不可無足下書。思思占授未申之意。及玄子恒叔等者。尚容顧送。見時為道之。

答李雅野督學

弟辱台臺腹心之雅。去國時勞玉趾出餞。逐臣增氣。第以罪廢遠迹。不敢以雙字馳謝。家君來自都門。云台臺見枉。比懷刺伏謁。則尊駕行縣矣。迄用踟躕。乃輪况復至。益令悚感無地耳。家君塵緣未斷。垂老折腰。近日乃始懊悔。秋風毀暑。即竭來山中矣。弟此願既遂。便成通仙。世事非所知也。

答李夢池開府

星所賢於今之薦紳士大夫。則門下其弁冕也。乃門下亦過信而以為臭味。先之書問。又微有司致禮於其間。星誠不敢狼自薄。從李霖寰丈有所請於左右。輒倏然相信。星幸甚幸甚。無何而畿輔得大賢為開府。星也。一旦在子民之中。潘仁染義。以道然徜徉於雲煙林薄間。豈不夷哉。山濬之分。不敢先通姓名。枉沐歲事。先是萬光祿來。已道惓惓矣。仰戴高雅。曷可勝言。

答汪練溪

常誠所寄翰况至矣。山中乏便羽。未能緘書致謝。而使者遠來。知前此屢辱芳訊。皆未得達。則益感足下之念我深也。足下篇古尚行。超於風氣習俗之表。僕每以得交為幸。石首得足下。士民之福也。兢兢名教。毀譽用舍。付之度外。足下所云至矣。僕無可副清問者。僕平生所學。惟在充惻隱之心。此心不從外得。四肢百骸。合而為一身。尊卑長幼。合而為一家。積而為國。又積而為天下。皆天地一氣所生成。本為一體。故禹稷急於救民。誠與自救無別耳。今之士大夫。視斯民漠然不相關者。甚眾。願足下以天下為己任。石首始。僕伏侯嘉譽而已。臨筆不勝惓惓。

答黃愈憲名廷賢

向者邂逅微郡得承教言平生所見人議論之合鮮有若門下者至乃芳猷亮節則聞之久矣星德既不能素手誠復不能論意而驟為任怨之事自入手時固知世之不容也獨以國恩難負良心難滅無可奈何耳奚足當門下之獎藉也士君子居官處家皆有不可勝為之事故孔子曰書云孝乎施於有政是亦為政星敢不薄勞求以不羞同志遠辱大教感激殊深兼拜德惠何敢自它敬此附謝不盡

又

內察之典六年一舉君子疾邪小人報怨皆於此時以言者之意就當俎者之意如詩之斷章各取所求無所不有蓋所指摘之人甚衆而刻意好修遠俗執法者尤所必攻無論清議難容奈天體何鄙人非能為善也但畏天道而愛子孫耳承諭云云者似有之今乃知其所自也再奉見教諸稿足切不鄙謹謝

答段二室 名獻顯

僕趙之樸鄙人也於術道無所有向以隨牒名邦邂逅高賢不謂輒見過愛而謬推之僕不敢當聚首長安得聆音指知門下之於為善決定不疑天下恒不乏才惟為善者少故亂日多夫善以仁為本仁也者天地之心萬物之命也在位而不仁民命曷矣非高賢執望焉或雅意無已僕不敢自它僕於用世已矣念我同胞憔悴傷心每為二三知己言之非今日也然外此無以為言

答謝侍東

昨睹邸報微書不及足下僕罪廢人也不敢為憤世語人之知我不若我之自知立身當官誠遠古賢之軌失士民之心而枉車詭遇都華應列達履是敦洽顯於陳也若乃懷霜雪之志揭日月而行不能脂韋逢合則居卑投閒固其所也故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自知審也以足下之達觀諒無芥蒂於中且來諭華實要津得之未必為福可謂照幾之神識矣僕之言則餘食也哉夫亦聊抒悃款耳安肅已內轉足下亦可束裝矣握手未期良食自愛

與李漸老

星不佞謬為台臺所知一切狂言愚計往往有當於左右者癸巳之役實以台臺之知倏然出山而佐下風竟以素望不孚得罪清朝累台臺知人之明羣然以為匪比無何台臺亦歸矣東岡之園杜沐連履蓋台臺之於不肖愧愧如此二載林栖心迹俱淡視馬蹄問事忽如昔夢獨知己之感未能都忘耳世運推斥聖哲所不能謀人生適志造物所不能困即星之顯顯者頗有以自樂矧台臺動勳已竭於本朝明德已享於天下一龍一蛇安所不可蒲輪之祝豈足為台臺道哉

答馮元靖

僕嘗以鳥飛準繩之說進於左右而自為之有未盡合者竟負明時貽諸賢之累何敢怨天尤人所幸家君天性高明稍能自寬祖母八十有二僕為長孫舍給之愛最深喜僕歸家不知有升沈事也娛觀之暇

讀書窮理真無所憾惟是狗馬之年日往道德勳業毫未有得辱足下以賤辰為念適重之愧耳使還肅此奉謝

答朱寄和

星迂疎木強原非用世之人自知不審冒焉輕進竟致放逐平生以魯連差解事今愧之遠矣何玄悟之有亦何品之有第還者初服返者舊鄉讀者我書飲者山酒奔倘來而得固有樂亦在其中矣台臺勳名懋著廟堂正切倚毗恐求歸之願未便得果異日遂赤松之游則弟請從之辱況太侈匪他人之貽敢不拜嘉

答李夢池

星聞門下古君子也久矣自愧庸非不足以求交於左右而聞門下亦以星為人非所敢望辱翰教不勝慶幸星少而慕俠邇來稍慕聖賢之學大易數學也吉凶悔吝皆有以致之是天人參焉者也故孔子不敢怨尤而况其下焉者乎星誠不足以論意術不足以周時得罪宜矣第得以遠暑免於負乘之羞杜門修省變化氣質以求不負門下神交之雅顯晦固無二道也惟門下教之亦不敢以顯晦自它

答王懋欽

弟昔未當事淡中狹量業已為人所窺一旦出而謬司黜陟人情危懼之甚而又信心抗行不恤衆怒誠意未孚客氣尙在得罪宜矣兄之所云皆當事情其中尙猶有說未易縷悉然弟也塞兌不談矣獨成所兄之事甚不自得揭帖頗亦聞之或以為有借名者弟以皆宜有之不復問也客歲補官弟原不欲往而當道者云欲以司計自念糜祿有年值難事而避之倘不能終身隱則為天下觀笑是以強起報國不知事之難一至此也總之弟淺激迂疎必非用世之人今乃自知審矣道之真以為身非弟所及早眠安起即生天之福也題名碑容竭其不敏

答王恒叔

山居時不知門下之未至河南也尺書再往想已浮沈汴水矣遠動翰札兼惠瑤編恍見偉人弟簡懶多病易於倦游平生不能說人為官然聖王設官思得賢者得賢之謂得人本非人也而乘軒服冕是之謂妖妖物滿朝國有不凶者乎是以賢者不可不在朝也想太翁之意亦必不欲門下懷寶深藏惟門下強起以為吾道蒼生弟風塵契闊門下之才百倍於弟夷與清林白石間萬不能甘也惟命舍人假裝勿復遲疑

答劉直州

承教捨靜遂喧以為抑性性固有不同喧靜亦難強齊然天不能夜而不晝人心一有夢想便涉於喧夢想未斷閉門兀坐不可謂靖司馬子微有言處喧不亂但不可故來就喧耳僕見今之講學者至宋人即

物窮理之說。判以爲非。欲一切求之於心。嗟乎。我物也。道既有名。亦物也。而欲舍物以言道。謬矣。總之只是胸中有障。是以知其一。不知其二。故良知者。陽明之障也。况其區區者乎。無障則覺而實無所覺。一切分別想。無處安立。我與衆生。本自平等。亦不勞一念與之平等。身心本自饒益。亦不勞求其饒益。此近戲論。故是非戲論法。不知足下以爲何如。甯夏蕩平。想足下已見報矣。

答劉孔源

老長官躬戴翼之才。而以直道誠心行之。弟所敬服。矧於同舍中。辱愛最厚。年例事。還君倉卒。間輒與十洲丈言之。四司遂無不知者。旋即悔之。棄無及矣。弟信心孤往。凡事未嘗謀之。還君。即還司之事可知也。大抵當今處世甚難。別有機軸。來諭見之甚異矣。更何言哉。鄙意惟當付之夢幻。而盡其在我。庶幾所學日進。而心體浩然無涯也。弟邇來頗覺挫抑困苦。莫非至教。敢以質之大雅。

答王鍾嵩

南北各天。數狂記存。何殷殷也。足下高才雄文。少流美譽。筮仕之始。得刁悍之邑。榮問蜚揚。足繼東阿之績。豈不哉。日月邁邁。忽逾三年。足下不慮不尊通也。有名之士。官高年長。往往變其初指。其爲吾輩之戒。厚矣。僕徒守硯硯之節。而涵養功疎。客氣未化。竟負清時。昔孔子不敢尤人。非徒置之不較。蓋道甚難。盡自反則愈有益。是以能止達也。僕放逐以來。頗能精進。此可爲知己道耳。

答馬擴菴

向讀大疏。直陳理亂安危之數。非他人爭一事論一人者比。私竊歎羨。世有深慮。知化若此者乎。既而聞門下家居。梓茹不厭。色澤甚洽。則益知門下有道之士也。願得伏膺請教久矣。而愧人微不足以交於下。執事不謂門下亦有取於星也。星既錄錄。無分可稱。而又謬當大計事。身爲怨府。即所難不無一二之當。而德不足以服之。竟以取敗。固其宜矣。然由此反躬自修。庶幾稍有所得。以無貽知己誤聽之悔。孟子曰。吾何爲不豫哉。願門下時有以督教之。北上從陸行。則敝邑在柏鄉趙郡之間。請下榻以俟。然未敢期也。

答劉直指

得三月書。尙未知僕之遠暑也。足下政成比及。榮聽方籍。當世君子如鄭爾瞻諸君。皆言足下之賢。僕向者慮足下樂淡靜而惡喧卑。嗜文雅而厭簿領。未爲知足下也。來書謂即心即聖。大都畫餅語。誠然。僕往者用力於操持防檢。不勝勞苦。乍聞此語。如出籠之雀。竟亦未能有得。總之言下大悟。遂能勤修。即非畫餅語。孔子所謂一言興邦者也。知而不行。徒爲戲論。此陽明之門多無賴也。難言哉。足下所謂直是開口不得。非獨開口難。聽言亦難。惟不言而行爲可耳。願與足下努力而已。

答張生楨

承諭以久不得志。有鬱鬱之意。恐不可爾。吾人須是自信可爲聖賢。無論聊相。然後神氣長。王光采長新。

杜子美詩云。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夫拾橡栗者。子美也。此狙公。此山谷。皆有光輝。子美故不爲苦。卿相須此輩作。直是有時見得如此。胸襟多少磊落。學問亦自勝進也。

答胡思柏

曩者遊都門。幸聆玉聲。仰見門下方格真淳。居然君子。私心悅服。承教以墮落爲慮。益信門下之好修也。夫進止在我。我不墮落。誰能使之。辱倦倦之雅。肅此奉謝。冗次不備。

答楊道行

星聞足下賢聚人也。及知足下之以星爲人久矣。日者同游京華之下。星沈於簿領。未能伏膺請益。無何而足下以休沐歸。然中心固嚮往之。詆訾之者以爲私好。遂同罷官。此亦非偶而已也。乃足下以累星爲負。夫點辱身名而後謂之累。今以星之不肖。因足下得保持善類之名。亦厚幸矣。區區一官。何足道哉。至足下所以不免之故。則來書盡之矣。星愚人也。向者每以天下之心不甚相遠。自管大計。乃知不啻遠耳。平居未嘗不言是非賢不肖。其所愛憎則大反易。中傷善類。天道所忌。而彼惟快目前。若以無天乎云。即號爲賢者。往往如此。且條上計事者。皆曰禁私揭。固也。心苟有私。其所欲庇。謂之私揭。其所欲壞。謂之訪單。傳之人人。謂之公論。形之奏牘。謂之拾遺。則是四者。猶之宏廓。名異而實一也。然挾國家之大權以行之。含冤者無可顧。有腐心驚骨而已。此不自量之患也。夫仕宦者。必爲人所喜。而後可致尊通。其次亦必爲人所容。而後可免擯斥。若不能自昧是非之心。過信儒書。必欲行其所見。以求不愧屋漏。則皆一隅之說。必大戾於羣情。此擯斥之法也。身親行之。明知不免。而又不早自引退。至煩司直之白簡。則亦愚矣。此星與足下之所同蔽也。仕宦既不得行其志。又不能涉隨於時。而徒抱憤懣不平之氣。不若擯斥而歸。此一冒於垂堂。而永存乎長生者也。豈不休哉。蘇斯以談。足下累星。耶否耶。吾輩林游川觀。其樂只且。皆諸公之賜也。星中心快之。足下以爲戲論否。詩不云乎。慎爾優游。勉爾遁思。星見來書。有不平之意。以爲不必然也。而復自多不平之詞。忽成一笑。然自此竿牘往來。勿復言時事矣。

答江念所

一別十年。老丈既鴻冥風舉。鄙人亦忽往忽來。聞問曠絕。山中。猥承翰教。喜慰可知。恭惟直聲亮節。焜耀海宇。而久滯空谷。鄙人每爲竊歎。然自以乖穢。見擯於時。躬之不閱。何能爲役。當塗者。願長公論。捐弃宿嫌。起門下於丹穴之中。自盛德事。來書若盤桓不進者。想大賢出處。必求至當。鄙人不敢作套語勸駕。恐廟堂必相致趣也。

答蔡拱鼎

己丑之別。忽逾五年。其歲冬。星復載病歸里。山居甚適。營道志淺。再入署中。願亦本無固志。而久在草澤。愈益推尊。堅守一隅之見。昧於棟華之旨。竟負清時。倉皇就廢。爲薛荔所嘲。此穉康之達議。王良之改過。

所以度越千古也。遠辱宏獎，適重之愧耳。伏惟台臺器業瑰琦，而行之德讓，真足戴翼其世，應龍之神，泥蟠而天飛，即暫咏北門，安得下同小隱。遠濟物之性乎。倘取道邯鄲，擊坏之果，非所施於大雅。感激高誼，略布腹心，薄有所將，以明永好。

答歐陽宜齋

張高郵來，其言足下直己守道，邑中甚清，殊用為慰。僕迂固淺激，偶當計事，自分必罷，非罷而後知之。擬親之暇，讀書飲酒，頗能自樂，非惟人不能奪，實感相成之德矣。足下之言，自是解人，巧宦非吾輩所能，惟是一念戰兢，不容少懈，從事聖學，勿以氣節自小，則僕之所孜孜也。

答沈日峯

鄙人山草之質，見偏意固，識所未及，必不能行，心所未安，必不可強。以此當事，其辰時宜而拂與情者，必不少矣。此必敗之術也。鄙人親行之，竟負清時，為賢豪長者之累，其失在輕出山，更何言哉。然以門下不吐棄之意者，其得罪於名教未甚乎。省過修身，以求不愧知己，亦所以報國恩也。

答譚岳南

魏大來，得六月八日書，又有之佳幣，知念弟甚深。弟素無涵養，認為任怨事，擯斥甚宜。已往有無限未盡處，不敢尤人，將來有無限當盡處，不暇尤人。此道無分朝野，兄望我出山，非所敢聞。向蒙許鈔本朝實錄，一快見寄如何。

與王宏陽

業師張嵩巖南還，曾附短札，想徹清覽矣。昨晤舊臺長，言所聞門下撫浙之政，甚善。蓋有本之學，固自不同如此。近日鄙人以高行之疏，致被詬罵，想門下從邸報知之矣。反求諸己，莫非教也。郭少恭之任之便，肅此附候，少恭與生同郡，儒雅有識，省中之賢者，以論經略外補，幸門下引重之。

答顧冲菴

星不肖，竊不自量，欲致身於賢豪之間，故於世之賢豪，皆骨肉視之。往與貞父恒叔共事汝南，時時命酒酣暢，而貞父談及當世之士，必曰益卿承父，星與恒叔信貞父，不以萬人易也。是以明公在漁陽，星即通不肖之姓名，入都門，即叩門伏謁，簡懶之人，未嘗以此施之他貴人也。至所覆臺中疏，則以今之攻人者，不勝不止，星恐國家失長城之用，患罔攸豸，故伴與之以勝，而詭示之以必不可勝，乃始嘆然。雖然，非特明公骨肉之誼，則亦何敢如此。以明公之見高一世，獨觀昭曠，固知其不我疑也。乃明公復慮不肖有缺望之疑耶。當今邊事可虞，此聖人頭如蓬葆之秋，明公又將渡遼征倭，尚復緘書千里之外，藏事論心，非道義骨肉，詎至此哉。星業已為邯鄲酒徒，無可以酬知己者。惟日與諸酒人頌說高義，伏俟丹青之烈耳。密雲王觀察者，星之石交，忠赤清方，沈毅警敏，可肩鴻鉅，幸明公薦拔之，其所建豈必有足稱，對使占復。

語不克宜，惟有恨暮。

答魏見泉

園居闕寂，不聞丈之所以撫首者，然丈正而不迂，必有益於地方無疑。立異自不可，心之所不能同，何可自欺，以不自欺為主，則無同異矣。何如。鄭君素為權友，一旦張弧，想以高行為弟門生，疑有指授，此自人情之常，無論其他。安邑四年知縣，歸止三扛，而曰貪官，以小兒之外父，而曰鯁言於親，不有鄭楊，誰為笑柄。霖霖上相國書，想已見之。南濱兩相會言，晰川不理於口，因而彈之，弟意此君恐是性氣所招，尚在可已也。

答劉晉川中丞

自開明台入乘朝車，引綱維，任大節，則私竊為世道慶幸。然以山渚之分，不敢通姓名，抒情懷於左右，乃辱垂問，宏獎逾溢，若非惟以其賢萌也者。星主臣，星愚陋人也，暮古詘於蓬廬，趨時苦於瓠堅，所謂重牛角馬已耳。而自知不審，屑屑出山，率草野之性，據枯竹之談，而用之當官，譬如夜行，不前其手，自必踏之。痛也。何足道哉。明農學圃，甘為小人矣。不敢復言時事，無可以副虛懷者，無已，則仍以枯竹之談，靈場之威，宜夜矣乎。陽消則陰長也。為國者用君子以扶陽，君子練陽氣以勝陰，則三光永明，天宗降福，野人亦遂其嬉游矣。是在明台哉。

答馮元靖

時事真可虞，山林之人，惟以酒自放耳。所云者不意遂如此。大抵天下將治，非有極力以挽之不治，天下將亂，非有極力以壞之不亂。此皆天也。人為之役耳。承諭三原事，使中當與文老言之。文老為人，所側目想亦計日圖歸矣。足下循績已成，飛騰非遠，惟甯心俟之，不宜厭薄自苦也。九日嘉辰，家君方約二三知心，賞菊東園，而珍惠遠至，助成盛筵，何樂如之。

答孫文融

先大母承賜奠，象之損書，以唁家君，悲感可量。以門下匡輔之器，自謂鄉黨自好，何其謹也。然今之人，自好者殊少，彼其身之不好，安能為國東封之議。自有任其無咎者，門下之事，惟在選將練兵，使可戰守耳。越海而戰，恐未易言也。何如。

與賈洛濱

往者台臺繡斧，行趙魏間，風裁所被，吏逸民闔，迄今賴之。星其時新得罪於朝，就里人之次，譽之為尤，乃台臺首置薦賢之書，獎飾太過，非所敢當，非所敢望。然知己之感，何能不懷。屏居遠跡，莫能走一介於左右，抒其款款之愚，固以明台臺之至公，奈疏節何。知台臺能俯亮耳。伏惟台臺直道勁節，恥於偶俗，以言以事，皆可報國。汲長孺願為中郎，未足比於達觀也。星揣拙安命，結宇東岡之陂，閉關而坐，饑食渴飲，以

此報知己耳。風便略布肝膈。伏惟台察。

答汪練溪

一別遂八年。赤心自在。白髮漸多。人生離合靡定。徒有情耳。惟是八年之間。世事週殊。可勝歎息。日亦微聞。足下直道誠心。不能委曲逢世。僕之拙宦。頗亦類是。然僕惟魯不足道也。夫仕將富貴是為耶。不合於人。不過去富貴。安往而不得貧賤。若將救蒼生之命。則必安其位而可。安其位必合於人。而可。吾赤子在念。苟非萬不可為之事。即宜委曲從凡。安能徒自潔而已。向足下初之官。曾以仁之說進。夫視其民如赤子。疾苦相關。勤恤之不暇。而暇顧尺寸之義乎。僕髮時念切。深有望於大賢。惟足下用孔墨之意。無與硯者同也。

答丁勺原

往者兄之被逮也。弟固能走一使奉候。念無益於事。徒重難者之怒。而為兄憂。是以不敢得。翰札。悲喜之極。不覺涕隕。吾輩以名節相砥。肝膈相信。何待辨白。乃知誣枉。固始馬督學。吾兄想知其入。刻意修名者也。亦考不謹。此君宜考以太謹耳。嗟哉。太阿之柄。授非其人。奈之何其不為善類。歟。吾兄慧識定力。自能齊同夷險。彼真奄奄若泉下耳。銓曹記是誰所撰。弟未見也。便中可見寄。

答韓念橘

君子秉斗。善類有慶。社稷之福也。園居者亦得安心食葵。何喜如之。承教以明為歡。士大夫之明。不甚相遠。惟私意難除耳。故曰。意苟善。雖不智。可以為長。况夫洪流之量。以靈通行之。其益世豈微哉。則門下之謂矣。伏俟嘉譽。為進觴之助。

答沈繼山

客歲抄秋。辱書惠之。無何鄙人有狗馬病。不能獨管。開春乃始廢藥。以是缺然久不報。癸巳之役。自棄明時。始而苦悔。以涼薄之人。素乏學問。涵養虛樞未化。雖惟魯無它。而真誠未能格物。乃舍雲霞之適。安意園任。橫挑衆怒。取赤舌之焚。蓋返山而談。論者久之。今隱心日精。覺夢無二。向者之事。因明公談及之。忽如隔世。年來為園東岡之陂。灌蔬種樹。以隙地栽花。引泉為渠。修周公流觴之事。餘力乃讀書。或用之引睡。非如郭劉所稱也。若明公道望素孚。有五常九德之任。即未得盡行所志。然默所消奪。當亦不少。如白日當空。靈場失威。何乃亦動歸與之歎耶。非鄙人所敢承也。

答白鷄澤起且

鄙人辱門下。道誼骨肉之雅。不在聞問之疏數也。當今一二智巧之士。必欲使世之所謂君子。皆不足信。而大伸小人之氣。乃託言於不徇名。其計甚毒。若天祚國家。則必不令其得行也。凡請業師者。自無所損。第可為世道歎惜耳。婦口可畏。願言自愛。

答王太初

向者明公有文園之恙。想平愈耶。固始馬督學。大計遂至削籍。此君苦節自堅。一介不取。其名根太重。疾惡太嚴。未可謂中庸耳。然豈可謂非賢豪哉。乃竟不免。此其謗與。自同邑之貪人。一二讎者證之。飛語喧傳。當知者安得不信。嗟乎。冤哉。冤哉。聞明公與沈司空欲上疏救之。而不果。則固已洞知其冤矣。鄙人之言為贅。願不能自己耳。山澤之癯。無能為也。惟明公始終為明白之續。結脈而噓枯朽。惟明公是賴。此天下君子所繫。願明公留神。

味齋文集卷四

書簡

答張仁軒

鄙人辱台臺道義骨肉之愛。至深極厚。憶出國門時。枉玉趾祖餞。壯我行色。自入山中。遂成野人。迄未修謝。然敝邑望中州。頗局。聞台臺值饑饉之秋。懷柔禁戢。極其苦心。勸求使民。不恤毀譽。鄙人私竊歎服。人臣首公之誼。宜若此矣。既而聞台臺竟被口事。此無足異者。夫不恤毀譽者。毀及之。不計得失者。失隨之。此夫撥而得之者也。猶之夫求譽而譽。求得而得者也。且求而譽。俗譽也。求而得。苟得也。而况乎其有主之者耶。台臺之歸也。於道則伸矣。不愠無悶也。者心也。非語默之謂也。其奚可自詭之有。鄙人園居東門之外。非有為。非無為。稍能自遣。遠辱惠問。敬此布謝。以後俱在山中。往來無嫌。風使能忘起居。知不它也。

答魏見泉

今之當道者。甚欲得君子之過。以為口實。謂天下人不過如此耳。故小人不難誣毀。以投其意。是非賢不肖。從此混亂。成何世界。兄進退俱難。可謂極苦。須素位而行。以求自得。劉仰岡之疏。未之見也。弟山居頗

適簡懶之甚。未作詩也。白山人所寄書及詩扇至久矣。

寄賈封君

聞太翁康強。泰石兄遂化去。痛哉言乎。泰石兄以申教不肖。忤權貴之意。致被放逐。是非混淆。而避就世。即不以升沈爲意。能無屈平之牢騷乎。今者天道稍欲明白。正人有吐氣之日。而泰石兄不待也。痛哉言乎。不肖自爲世道痛。若泰石兄。則生而重於士林。歿而重於鬼神。可以不朽。是太翁之子也。歿亦太翁之子也。千年萬載後。亦太翁之子也。又何恨哉。彼一二權貴之父。乃甚苦耳。不肖受泰石兄之知。無能報之。而又未能報之於太翁。不知其竟如何。言之隕涕。山居不能遣使。適門人劉潞安取道仙里。輒布腹心於左右。不勝之哀。幸吐名而告我泰石兄。投筆短氣。

答常誠所

僕頑闇不足道。比來賢豪滿山。亦厄會也。署中之事。則縣新建欲盡逐其舊而易之。使恩歸於己。而使於驅使。即當事者。何能與爭。足下慷慨自將。何不能自知。而云心迹不白乎。且僕曷嘗有科道糾舉。賊私也。士大夫中。乃有如新建者。今幸去位。而餘毒尚在。不知竟作何狀。此智者高蹈之秋也。何毀譽之可問哉。

答李克菴

日者聞台臺留郡之命。猶以爲用之未盡。無何而求去之疏得允矣。慷慨離已。嗟難言哉。在台臺一龍一蛇。安所不可。退值其時。於道益光。願世事則可慮耳。台臺行矣。寤寐高雅。相見未期。南望黯黯。

答崔振峯

時事孔棘。實賴大賢。太翁康強。門下之出宜也。播會遠蟻。蟻之怒。以訂中國。此門下與霖老垂名竹帛之資也。青華幸得受事。爛奮有期。良用爲慰。天下事可憂者。不獨播會。政如尊論。山中人何敢言。門下焦心救世。不忘葭莢。何其厚也。對使占謝。不能一一。見霖老爲道編想。

與南弦浦

馬梁園得與薦書。實賴吹喻之力。均感如何。不肖曾言之霖實丈。冀得用之行間。昨崔振峯丈有字。云業已進兵。無及也。今者不知播會何狀。果不必需人乎。知臺下憐才之心。所以爲梁園計者。無不至也。不肖無能爲。徒掉舌耳。伏惟垂念幸甚。

與趙山甫

足下無尙事。爲難者所中。通塞有數。彼雖自快。而不知有默使之者。即僕之中於新建。爾時甚得意。僕亦未爲失意。山林之樂。須早退。乃能受享。須新建輩乃能作成。須中心無愧。乃能自樂。彼其如我何。即造化其如我何。知足下大觀。能及此也。

答魏見泉

肘腋患生。益可以知人心。然公論自明。人心非盡喪也。且老丈藉此有歸里之日。正當感之耳。承命方山。記不敢辭。以寡陋。但不能知其形勢要害之詳。原題建城稿。乞即見教。

答吳安節翁

星不肖。夙有善緣。於我微如兄。締交於震撼偏仄之中。古所稱異姓骨肉非耶。通家子之禮。缺焉久未申。於左右。乃尊者問之。靈覺之中。星不肖。何以得此於大君子。祇有悲感。星往者以爲天日沈矣。聞我翁及玉池兄出山。則又以爲融明有期也。匡扶之策。我翁籌之必熟。太平之符。采在我翁矣。

答秦真定

敵郡得臺下晚舍之何遽也。天人爲虐。蒼生悲苦。知臺下亦憫然在念。乃川中之命。剝兇扶國。實藉壯猷。用是士氓莫遂願借之心。臺下行矣。將天下是甯。豈遺敵郡。山渚之愚。仰荷惓惓。對伴肅謝。見霖哀中丞。還樸監軍。爲道努力。

與崔縱憲

羅山人行。曾附起居。山人迄今未來。豈尙依依字下耶。舍親路靈石。淡素清方。本之真赤。台臺神識。自洞見之矣。邑甚彫劫。中使復擾之。良亦甚難。伏惟台慈督教而培植之。此其人可與爲善。必能奉承德意者也。前書已略言之。耿介之深。輒復抒意。

與于景素

盛明府使來。得輪教。若空谷之音。甚慰。不肖悠悠林麓。於身心性命之學。未有實詣。獨於升沈得失之際。頗能勘破。有以自適耳。嗜飲之病。良有之。比來甚覺爲祟。欲戒之而未能。承教當漸遠之。

與江橫石

弟之不肖。仁兄所以愛之者。無時無地而易也。何能當。亦何能忘。客歲劉少嵐公遣使奉候。弟附短書。不意其人未投書而還。缺焉至今。承記存。固知仁兄之不忘我也。時事至此。真令人歎息。惟是君子在列。蒼生猶有所賴。仁兄抱匡濟之略。奈何言去乎。敵邑望敵府百里而近。仁兄至。曷不約弟一會。昔別是何日。相逢皆老夫。能忍然耶。

答顧樸字

昨敵徒張遷安之官。曾附起居。忽枉輪教。知臺下懷想之同也。江陵之後。羣龍驥首。朝野清明。不意遂不。今日所幸。臺下二三君子未退。如人陽氣猶存。未使成鬼。如星者。甘爲農夫矣。無能副知己之望矣。國葵之憂。不後魯女。當可奈何。

與崔樞憲

鄙人饑渴瓊樹有年矣。日枉鳴鶴。得果私願。鄙人以狗馬之病。簡略太甚。數焉至今。然一聆警款。心開神

明受益宏多。乃知古賢所以振索居也。鄙人每讀令祖翁誨詞。心篤愛之。意者微言妙論。必有私之箇中者。幸不夷而惠教之區區之至願也。

與張文石

曾於長安一賭玉顏。今八年矣。所不為隻字奉起居者。彼其之人。指目吾輩為黨。欲傳之來世。為笑資也。彼見門下不難棄官。以明不肖之無罪。非黨而為若是。又自以非黨而罪之也。而悟性遂生。宜其不知吾輩之心耶。抑其本心耶。良可笑也。從玉池丈。知門下無恙。略布區區。自今結雲霞之黨矣。

與吳安老

忽復陽春。知台履亨嘉。惟憂時之念轉劇耳。日以慈指致馬梁園。書來感激不可言。周愈憲糟糠不厭。交游甚寡。非台臺措意。即無失口言者。因記往時拾遺論李益軒。波及周君夢陽。周君清修爽朗。士林之寶器也。南臺王驥趾。忠直有識。以建言謫縣令。其性氣不無稍上。而時流共整之。以至論降。此皆堅臥不出。恐未可遽棄之也。因台臺留神汲善。輒白典記。惟台臺無以不肖云云。遂婦為媒。人即疑其欲嫁耳。

與龍震初

足下舫舫厲節。不能駭殊調世。竟遭婦口以去。當今山林充實。大都以此。又何怪焉。足下春秋富。家居何為。士人無所為者。即在位亦尸素。有所為者。即在山亦不閑。知足下必有為也。各天一隅。不意同年井丈為貴郡。輒附音塵。惟足下自愛。慰我遠懷。臨筆馳想。

答馬明河

陰驕之極。忽見陽春。諒知執事德業日光。僕亦暢於泉澤也。執事厚。君子僕之所信。聞第不可絕。無論疏密。時未融明。事多掣曳。賢人有蕙潤之思。亦是一見。但時固不同。若當今而若此。則朝虛矣。而野滿矣。昔大典未舉。人心皇皇。不知當在何時。然亦竟舉也。天下事自有默主之者。春水至而萬物作。豈人力哉。世平無事。何貴賢豪。不辱其身。何必山濬。惟高明以濟世為務。

寄吳安老

日者羅山人使往。曾附小啓。及拙作五篇。想塵清覽矣。無何而見台臺按江西之報。不肖辱台臺之誼。非他人比。輒吐其所欲言。不肖向為司理。見直指錄囚徒。先令道府等官送審語。親審之後。可於疑者發道府再審。而錄囚之事畢矣。及期而代。道府行之屬吏。隨性遲疾。於疑者未必釋。而往來逮繫。干證有累。難者矣。代者至。意見未必盡合。出者復入。嗟乎。直指何官也。代天子巡守者也。以如是之權。不能生一人。不肖甚恥之。書曰。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謂之曰疑。則固可輕可重者也。惟輕是從。仁人之心也。豈徒以炫聰明。逞意見哉。不肖之意。以為直指入境。宜即徹所可先審囚徒。以俟按臨。按臨之時。多隨二三仁明之官。審其可於疑者。不必行之道府。以人卷徑行。所隨官及就近有司。刻期問報。總之以及瓜之。

期於疑者盡釋為主。繡斧一至。活人若干。其為陰德。不亦大乎。不肖曾以語相知者。而莫肯行。非獨無愛民之心。以為無成心耳。甯失不經。即是成心。如此成心。天地鬼神所喜也。知台臺大仁人。輒敢以此為獻。必見採納也。

答孫文融

客歲劉潞安所寄翰教至。踉蹌未答。而門下有東方之命。不敢以書抵長安矣。其時一二相知。皆以門下相才。非將才。弟亦然之。不謂動名乃爾。足為吾黨吐氣。甚都甚都。堂翁神氣甚茂。別幾何而遽萎。天之薄善人如此。門下所為狀。遲之甚。是此時為詩文極難。弟酬答之作。一切廢矣。時事大異。斷非臣子所能轉移。惟在聖明一念耳。此真不知所究竟。門下世為忠貞。受國厚恩。想不徒仰屋也。弟種蠶盈世。無復再見闕庭之望。飲酒讀書。有以自樂。不怨不尤。即此是所得也。成所丈遂早世。痛哉何言。應門無人。頗有悔之者。其兄三恪。三壽皆安平民。其內兄楊子高。定州衛舍餘也。欲求門下。檄縣給之冠帶。附懇。

答馬明河

同門皆正人。極一時之選。亦類聚之理也。皆不得入畫。然入銓曹者。雖相屬。公道固不可泯。當今要地難居。銓曹成備。府公特膺妙簡。必能龍蛇行道。和而不流。天下之善類。倚毗不細矣。僕遠署將十年。回念昔時。不免客氣用事。蹈浚恆之戒。無足為公言者。斟酌其間。在高明必有定衡矣。

答周懷魯

星不肖。不知何以為台臺所不鄙。己丑之事。至以去就明之。此之為義。王貢所未有。慶廉所不及也。種種德愛。又其細者耳。泰道將至。台臺漸致上列。不肖居近聲。日聞嘉譽。又得數奉誨言。以祛鄙吝。星則甚幸矣。至乃材卑行穢。無所可用。星自知久矣。何敢當厚望也。

答謝玉齋別駕

昨辱不鄙。惠顧山中。得聆警效。知臺下好修之志。丹石不渝也。來教慮時俗之難周。欲遊於無礙之塗。夫涉世無奇術也。孔子曰。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此亦可謂無礙非耶。世之人迂視之。不知忠信篤敬。則事如心而止。心如理而止。必無詭隨。必無矯抗。未有不能動物者也。我自無礙。世孰能礙之。故曰自得。高明以為何如。

與段青園

向辱命使。問之山中。迄用刻著。姚生來。具悉起居清泰為慰。敝府梁太宰。忠赤精敏。極身首公。秉銓之日。無多。歐歷中外。皆有名迹。其為邊方總督。及本兵甚久。老謀壯事。功烈宏多。皆昭然衆目。簡在當守。生而賞之。歿自不忘。至其度量超遠。憐才下士。恕人之不及。即有犯之者。未嘗形之於言。無論嚙害。居鄉折節。恭儉。人忘其貴。真有未易及者。茲者當事為請。與典。伏惟執事贊成之。以明聖朝篤舊選勞之美。不惟梁

氏子孫世受榮施。即燕趙之士大夫。咸厚幸矣。僕交於大宗伯頗久。林栖不敢通問。幸執事為具道之。不勝大願。

答章華字

客歲曾以少字奉訊。且求為延醫。則道駕已東矣。公以庭堅之淑慎。而亭法遠齊。所全活必多。可不問而知也。山中聞立枷之法。至今行之。此楚相立懂之術。罪非大辟。而其狀極慘。非所以流聖代之愷悌也。公何不言諸大司寇。議除之乎。試與紹南鍾嵩二公圖之。遠勞惠問。此謝併布所懷不盡。

與馬明河

見報署中之事已定。公當俎之日邁矣。知高明必有石畫。世道所賴非淺。舍親路靈石真誠端慎。的為君子。往者當道誤聽而論之。既而噤自悔也。此公之所知。今歷俸復三年久矣。淹滯已甚。惟公解達而引拔之。侯亮字以一事忤直指。亦淹至今。皆未可與不肖被論者。一概沈閣。均祈留神。至懇至懇。見澹生兄。以此字密示之。此兄與僕極深。一切無可隱也。

與盛成西兵憲

鄙人伏處下邑。仰賴麻庇。不敢數脩起居。復不敢以尺寸之幣。塵瀆清嚴。忻慕之私。欲賦樂職而未敢也。適見舊撫臺地方人才之疏。齒及鄙人。鄙人甚不肖。何足以當之。則臺下之所認舉也。蓋鄙人窺臺下之過聽審矣。詎能無感。乃所傳報不見。柏鄉張職方。此其人步趨道義。毫髮不苟。起家長治令。浩穰之地。獨未辭俸耳。為職方力注請託。不長權倖。中貴饋遺。併其謁而遺之。有夕郎為一千戶求轉。以薦少竟不肯從。其人曾求鄙人門生之父為之轉達。是以知之。方格之行。精密之識。勤苦之志。鄙人遠不能及。薦賢之書。必不可少。伏惟臺下察之。當知鄙人之非阿也。感激高雅。輒效螢燭之微。倘擇於芻蕘。幸矣。

答沈太素

十載林居。舊交日減。惟仁丈二三人。歲事耳。又相望伐柯。即不敢數起居。而精神有寄。李揮使之冤。得仁丈為之振理。不勝私快。貂璫亦在乎處之。書不云乎。無忿疾於頑。忿疾之害。與脂韋等。或且甚之。此徒自為名。非為國與民之方也。如仁丈在晉及齊。所調調若是。不亦懿乎。舍親郭文老無恙。容致雅意。

答孫文融

韓念橋所寄書。為先君致奠。至悲感可言。風毛罕便。缺然久不謝。前此從王射斗所寄書亦至矣。辱命。惟倦以濟時修業為望。天下事不意如此。視我輩薄游時。便如隔世。雖有曲逆梁公。搏手無策。惟在至尊一念轉移。太平可立見。不者。十周公何能為也。聞門下樓居謝客。當有所撰述。不知就否。弟本疎懶。年來衰相已見。不能廢書。亦不能苦心。無可為門下道者。韓使立索書。探懷以復。故不可盡。

答歐陽宜諸

粵西之庇。奪而之毗陵。自非高雅之意。第以此見當塗者。猶注情民譽耳。當今民生恫恐。牧帥甚急。第得一無害之人。吾輩安枕山中。夜犬不驚。即當舉手加額。至乃天符夙合。真趣相賞。形迹無間。固士忘其整。此又萬萬不可易得。僕安得不為諸君子幸也。僕所患非痔。更數醫不效。然無甚痛楚。不妨讀書。第妨遠遊。縱飲。今惟以清淨為樂耳。

答喬聚所

貴邑程侯。汚鄙無人理。其修隄之功不可泯耶。則亦記其修隄或可耳。而記文極其稱贊。畫瘰癧為西施。孫曰肩不知其人也。是非既舛。何論文詞。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耳。若為盜以去。而又為之不朽計。鄉黨苦矣。吾兄以為何如。

與曹章科

不肖巖栖十年餘。頭顛半白。壯心漸平。回念居朝之時。既不能以至誠格物。又無調劑之術。以致貴人恨入骨髓。此不肖之罪也。躬蹈淺恆之凶。能官為幸。臺下過聽而為之解達。遂盡棄其毒。痛哉言乎。不肖固未嘗以貪為科道所彈劾也。口代天言。而加人以天下所未聞之事。是可忍也。夫何愛於臺下。異哉。不肖之罪益大矣。區區所忿爭者。曾何益於天下。徒為善類之殃。此不肖之所以中夜撫心者也。夫臺下知不肖之面圓耶。方耶。不肖之軀短耶。長耶。而輒為之隱官。貴人乃數以朋黨錮人。可為一笑也。適敵同年周甯老之便。始通姓名。併寄一榻。以定神交。臺下見甯老。即若見不肖。大抵今之愚人也。

答熊芝岡推官

鄙人所觀於元靖。與所聞門下之誼。矯矯乎龍驤而虎變。天地改色。而恆庶震竦。鄙人實折心服之。乃元靖以一日之知。推鄙人。相得歡甚。金石可渝。膠漆可解也。此其中有不偶者。門下又以元靖之知。施於鄙人。鄙人乃何敢望二賢。鄙人生於燕趙間。保其椎魯。不能隨俗旋轉。如斯而已。過為大君子所稱許。自愧不足以當之。將努力於方來。則素髮已垂。領矣。然易敢自棄。則門下振我。對使敬謝。拜况之修。未敢為報。以俟異日者。

答徐匡岳

向者過我林間。忻感之深。輒為短詠。誠天籟之不能自已。亦所謂求其友聲者也。果得佳和。慰我私衷。夫詩言志。言者志之深者也。非深必不能言。言則著其志於無數也。是以弟之詩少。投贈尤少。想大雅同之。豈夫流俗之瑣瑣營營者哉。弟無簿領之事。頗究心於聖言。問以語人。則通許令能知之。固意其能官。第今之能官者何必然。則俗吏而已。非大賢在上。其發譽未必若是之捷也。山中聞一官賢。使為蒼生慶幸。恨不能化作千萬身。平治天下。豈特親知之私感而已哉。惟老丈始終培植之。陽武到任。即病。近始平善。均在亭育之中。何俟私祝。弟則贊矣。佳刻足開茅塞。相望不遠。時望督教。

與汪練溪戶部

路養廉丈來得翰教未答。而養廉遭外艱。無何而衡洲使至。復得翰教。望之從事伊洛關閩之學。無但以詩酒風月自娛。言哉言乎。非足下無從聞之。僕少時嘗笑講學者。以為顧躬行如何耳。厥後乃知其謬。稍究心於理學之書。略有所知。足下謂有發前聖之所未發者。僕以近日講學者。每欲發前聖之所未發。故往往為新奇之說。乍聽之則可喜。究竟無益於後學。其徒妄以為有益耳。足下以為如何。讀足下之文。從涵養識見中出。斷斷不為時人之技。可謂卓然不惑而有力者也。僕尚未老。願足下督教之。蒼生甚苦。憐憫之者惟我輩耳。以歸去為遲。非僕所敢聞也。

與薛玄臺

無書札往來久矣。然人之從吳中至者。皆言足下於聖賢之學。不言而躬行。遠邇化之。至微之人皆敬之。所謂修身見於世者非耶。足下靜養日久。必有著述。幸鍾嵩在郡。可託之寄我。

與胡光祿

使者將輪况至久矣。竟未一取答也。置書懷袖。時若見之。門下才誼。試於司理。知人安民之效。越中受福宏多矣。時事之艱。信如算論。近日益甚。鄙人憂心如惓。安得飛身六橋三竺之間。與門下一痛飲耶。王生光台者。其父曰王太玄。鄙人之石交也。生少而孤。友人姜仲文教育之。今入學矣。其志趣卓然超流俗。謂門下值之成之。鄙人與仲文當共戴明德不朽也。

與孫文融

于田處奉手書。言弟少衰。弟病瘡四年。幸未委頓耳。比來以楚中之亂。起門下家中。行且總綱維。典三事矣。所問我以經世之規模。必已具備。今之言者。皆云礦稅不能。內官騷擾。其稍深言者。則云廟堂之上無公道。夫士大夫果能潔己奉公。而後可以責內官。在外者果能守法循理。而後可以責廟堂。今有司所在貪殘。上下雷同。有巧宦者。能自簡押。而聽屬吏之貪殘。謹名避怨。不顧蒼生之命。此真小人。然猶不易得。何望天下之治安乎。門下此出。關係不細。自度必審矣。如曰吾姑居位以俟時。日復一日。天下之事。竟難挽回。已食之祿。不可復吐。已被之恩。不可復辭。會有酒闌人散之時。乃始悔之。諒門下必不然也。

與沈繼山

人狂易則危。是非賢不肖倒置。天下之狂易也。今時當之矣。故聖人以無道富貴為恥。彼富貴者。皆其時之所謂賢者也。明公處今之時。生固料其不容於朝矣。江南不知何如。燕趙之間。有司之恣睢者甚矣。知廢逐者無還朝之期。多方凌辱。以示威稜。極力裁抑。以示公道。即容於野亦難矣。我輩何不可者。第可為世道憂耳。一舟之覆。無獨存者。彼人何足以知之。明公神氣素強。今當不減。所著作何書。因通家子王生光台之便。裁書奉候。因以請教。有字可付。敝門生常誠所竊意也。

與劉樂城

昔者老師之在敝邑也。星方弱冠。為諸生。老師愛之至深。不啻親子弟。星其時少年。愚昧輕脫。雖感恩不淺。而猶未知知之之難也。迨今五十有四矣。髮種種矣。所交天下之人多矣。所見天下之為守令者不少矣。孰有如老師之愛星者乎。於是乃知知之之難。而自愧薄劣。未有以圖報也。昨聞臺下得樂城。喜不可言。夫通廢之人。豈能因臺下以報老師。惟是區區感恩之心。得以抒其萬一耳。夫報恩者何必剖心析肝哉。一言亦可為報。夫令長者。民之父母也。父母而不愛其子。則不可以為父母。臺下觀今之令長。以百計之。其愛民者幾人。夫豈可謂絕無。然亦少矣。故其稱為賢能者。皆上官之所謂賢能。其遷擢以去者。皆主爵之所欲遷擢。民有唾罵之者矣。即自令長而驟為卿相。君子不貴也。昔者老師之在敝邑也。民至今思之。豈不懿哉。台之才。必如老師。其廉而不刻。明而不苛。必如老師。樂城有天幸矣。星何必喋喋多言哉。思所以報恩而不得。故效干施之忠。宿疾不能走候。謹專使布區區。將以不腆之幣。倘臺下不以為他人而例卻之。則幸矣。則幸矣。

與陸西原

不肖常山之腐儒也。往太翁為少宰時。不肖為屬吏。受知特深。及為太宰。而不肖忤時。退居。太翁起之田間。又為手書。使人招之。令其必出。主爵嚴重。從來未有以此待屬吏者。而不肖得之。得之於太宰。未足為奇。得之於太翁。其人之太宰。此亦千古特達之知也。不肖自愧無德。以承之。然感入心骨。榮及萬子孫矣。向承太翁之諱。病劣不能走弔。力又不能遣使。徒有悲痛。想不肖之受知於太翁者。門下必聞之矣。相知項。查甫之便。先通姓名於左右。不肖日夕思所以報太翁者而不得也。太翁行狀志銘之類。欲得一觀。竭其不敏。而讀述焉。今語舍親魏紹川。一見門下。其悉以付之。幸甚。

與宋可泉

不肖沐愛甚深。自恨無能為報。客有見臺下者。如姚百雉輩。恭諡玉體清豫。殊用為慰。韓別駕使來。得之更真。當今值君子道消之會。臺下久臥雲霞。識者攸歎。然此時從政良難。人生居於山林。解為樂事。而力足以發之。當其得意。所謂不知天子是何官。何況三公。不見夫近年二三大老乎。潰病經年。求歸不得。往往乘廣柳而還。魂搖路遠。未必不悔其出山也。呵呵。吮墨欷心。以代面談。別駕在彼。往來殊便矣。

答曹葦科大咸

不肖之於台臺。無半面之識。而謬蒙採聽。不顧柄人之怒而解達之。以致播棄。此誼求之古人。殆難其比。台臺之為國家。可謂極忠極公矣。而不肖亦甚重矣。然不肖曷足以當此。至乃貪賊之旨。前此已被之。蓋柄人之恨不肖深矣。但不知劾不肖者何年何日何人也。嗟乎。人臣欺君。父至此。何有於台臺。又何有於不肖哉。有國者養士。如樹中生蠹。還以自賊。今天怒民違。天下之事日乖矣。不肖白髮滿鏡。無復用

世之志。然世亦棄均平矣。台臺愛我無已。仍厚望之耶。天下幸無事。得坐而食園葵。至足耳。台臺其以為然否。遠承翰况。種想脈脈。裁書暢意。不勝嚮往。北風有使。翹首德音。

與顧涇陽

足下想平善耶。弟病四年。今亦稍健耳。天意人事。愈益不佳。既難挽回。而人亦罕有挽回之念。當可奈何。弟無涵養。聞見不平事。輒為動火。而又不能遠離城市。足下亦如此不。吾二人皆五十六。足下涵養必日粹。弟猶是一老少年耳。足下其何以教我。向欲得弟時義。今奉一帙。王敬平遠。欲為相知各一誠。從足下起。故不能手書。

與高景逸

向得手教。望以商量學問。僕未敢廢學。恨不得與足下諸賢。朝夕講論。以祛習氣耳。年來為小兒著學庸正說。亦足以知其中之所存。足下試取而觀之。為我指其舛繆。則僕之受益多矣。

與諸敬陽

往歲得仁丈書。云方讀春秋。今又幾年矣。缺然久未奉候。今讀何書。所得必益深。所著作幾種。幸見教。無棄之也。弟未嘗廢書。皆稍知其皮毛。惟於易秋毫無所見。以為此書正如道家所謂饒君聰慧過顏閔。不遇明師。莫強猜者。若如程朱之解。則孔子自謂晚年學之。僅無大過。其贊詩書。未嘗如此也。大抵易知天之學也。如初九潛龍勿用。須知何為初九。知初九。則自知勿用矣。弟間以語人。則曰此數也。不足言也。夫造化陰陽。孰非數也。理數豈有二哉。蜀中來孝廉上疏。自稱明易。弟亟求其書觀之。真腐儒也。學者必通易。乃為開道。可以夕死。此其人必有大福分。非偶而已。仁丈之於易如何。其必得異人之傳耶。弟即負笈從之。不者。則願相與苦心訪求。以無負此生也。

答曾太宰

舍親路比部南乃一奉候。以抒積懷。承教時事大艱。即有大豪傑。無所措手。誠然哉。使人歎息。天下人各挾私心。天下之事安得不壞。今者可謂私之極矣。而論者皆歸咎至尊。責備官寺。稍有議者亦然。殊可笑也。治亂殆有天數。時之小人。或為天之忠臣。可奈何哉。

答韓子端

萊蕪縣奉足下之教。以能受知當道。感自不淺。乃文使君之高義。僕何德以堪之。足下政聲業已丕著。砥礪名節。女不外淫耳。所不待言。至於仁恕二字。尤須體認而力行之。百姓皆吾同類。豈可淫刑作威。且以官虐民。使如扶蚊蟻。何足為威。至於凌辱鄉官。故為裁抑。不思己是何人。老來亦作鄉官否。此皆可笑之事。吾子端所必不為。禹之戒舜曰。無若丹朱。傲苦口乃是良藥。僕亦所謂談虎色變者也。雪酒嘗二瓶。味似稍變。路遠難寄。不敢再勞也。

答沈晴翁先生

星立朝之日少。山中不能遣使。無一字起居者。積有年所矣。忽辱尊翰。悚感無地。星不能處世。焉能用世。癸巳之役。冒昧出山。為人所挾。同門之友。肺腑之親。俱不得免。而身隨之。絲今觀之。天下竟未太平。亦有何益。生子勿作考功郎也。事已往矣。因老師道及伯英。輒復戚戚於心。夫伯英得無以星為惡人乎。星今者鬚髮白十之七。衰矣。正似當今之世。何弓招之敢望乎。大名使君未得見。項光祿使遠。略布腹心。不勝脈脈瞻依之懷。

答丁慎所

貽者以手書來。捧而讀之再三。至二毛如雪。為之喟喟者久之。我輩皆老矣。今之天下。非我輩擔用之時矣。山川間之。復不得一會面。可不恨焉。古人窮而不愁。故能著書。此確論也。昔吾孔子之論學也。首言悅樂。夫道至高他。至妙也。至深也。至精也。至美也。小得之則小快。大得之則大快。著書者得其一隅。得其皮毛。思之於心。而達之於手。句成篇就。擊節自賞。亦足以藐王公而輕千乘矣。故杜子美之歌曰。蒙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此儼然舜在深山景象。何愁之有哉。天下惟俗人常愁。此等人無數。凡有數之人。必不常愁。彼皆有所為快者也。而况於道德真有所得者乎。願與門下共勉之。扇頭詩居然風雅之致。所寄吳練越管俱至。友人王太玄之子敬平遠。略布謝私。彼不能有所將。敬以一詩書扇頭。及小刻一本。請教。

答劉健菴

不肖適廢十年。台臺再過山中。喬木求於幽谷。古之道也。而至為台臺累。三日之談。形之奏章。足為千古笑端。茲復遠勤命使。竟然入谷。惠以書幣。蔭生色。正以豪賢不棄。豈他貴人哉。天下事日益可駭。可憂。惟是台臺二三正人。尚列周行。譬之於人。陽氣未盡。尚不為鬼。天下之君子百姓。有所繫心託命。至於不肖。年過五十。便覺衰頹。即林泉之樂。無力以勝之。日惟閉門坐臥。或以殘書破硯自娛耳。已矣。已矣。蒼生事在台臺諸賢矣。強食自愛。慰我懸仰。

與梅大庚

蓋不肖所大於士大夫之誼。所厚於交游之德。未有若門下者也。往時銓曹僚友之情甚篤。濟槐棘者恆下接於備署。踐文石者不遐棄乎。唯自二三要人。惡銓曹之不阿。極力摧折之。進退甚易。而僚友之情日薄。往者不肖遺先大人之變。失口無道及者。門下當軸。乃藏莫喧之事。先大人感且不朽。不肖何以為報哉。門下竟以不阿出承明。而不肖屏居林藪。莫能遣一使為候。抒所蓄積。茲聞持節瀟湘。相望不遠。輒布區區之懇心。不腆之將。貴在歸德。伏惟類鑒。

與王晴江

敵府梁太宰忠獻勳業。兄之所知也。當道為請。與有一二阻之者。大抵以舊相門生為言。太宰之精敏勤幹。自足致大位。其為吏部之日無幾。在疆方及兵部久。敵情邊略。洞如指掌。勞績甚多。自不可泯。舊相之時。吾輩所見。非門生而迎合其意。中傷善類者何限。太宰仁心為質。謙沖愛士。此又其德之不可泯者也。乞兄一言於大司徒。轉達大宗伯。曲成之以明國家之厚。則大仁人之舉也。弟與太宰親戚甚厚。其子受學於弟。然弟真見其才敏練事。體國勳居鄉厚。勞人也。善人也。聞其與與之見阻。心真惜之。是以告之於兄。

答譚岳南

甲午七月得翰教。及大政算。山中未能即報。忽復且三年矣。時不可言。靜言思勞。時事不易。蜀有甚焉。故宜以屬門下。自昔天生英傑。雍容之福。自有享者。助勳之會。乃獨賢耳。經曹搏手。臺省結舌。誠為可慮。弟意聖賢之道。惟在正己。上方以臣下皆不肖。而其中真有乘樞要而為市井者。公論方混淆。而其中復有以混淆為真者。有力者又以此真為真。是總之不能制其私意。以為國家。何怪乎江河之日下也。此門下之憂。弟隱耕翠澤。計在百畝已。遠慮注念。略布區區之感。風雨雞鳴。不忘忠告。臨筆依依。

答汪澄源

甲申之春。台駕入長安。適右武論科場事。時主爵者大疑弟右武私助之。會翁丈有疏。弟遂遠迹於下。執事。弟屏甚矣。此以後離絕如雨。弟復淪落屏居。長與有位斷隔。然平晝屈指海內賢豪。則翁丈為篤。忽枉翰教。發函驚喜。若自天而下。何翁丈之人。偶不肖如此。萬人棄之。不若一人取之。弟宜何脩以報知己。世道日非。無與振瑾。以其人故。非世道所賴也。可勝歎恨。右武還告。煩致之。

答魏陽武

遠承惠問。仰切不遺。感激可量。偶聞貴縣人言。門下為政太嚴。此必出於愛憎之口。然不敢不告。為政以得人心為本。得人心惟在寬仁。今之為吏者。大率好為慘澹厲威。此衰世之風。所宜戒也。叨在輝連。輒布腹心。伏惟覽察不盡。

答黃固始

古稱名譽生於朋友。信然哉。以星之推魯尋常之人。而濬生梁園為之友。所在譏之。遂使聽者以為君子。微於左右。遠使定交。星從梁園。臺下。星之政。媿美古賢。而濬生又言臺下深接梁園。若陳蕃之於徐孺。當今人心乖僻。窺見國家之意。輕忽林下之賢。如臺下者。豈非善類之所繫心哉。星願與臺下結為素交。不敢自外。異日道駕入朝。當過我山中。訂千秋之約也。

答張似洲

僕嘗觀史稱王霸漢之高賢。見其子蓬頭歷齒。猶以為恥。父子之性。自有不能已者。小兒之質。頗鈍。然其

志專而學勤。無傲惰之意。無芬華之好。有可取者。僕見其年十九矣。是以欲其游於芹泮。令之就試。幸而不見擯落。其最幸者。學臺人品甚高。而郡博梁先生。明於聖賢之學。涵養甚定。兒輩得出大賢之門下。升第之榮。無以踰此。足下之賀我。亮非夫他人之意也。其敬舉足下之觴。

與吳二府

星之自羅山草有辰矣。從來不敢先通姓名於當塗。今乃知其固也。夫人顯其意如何耳。其通姓名也。而為攀援。託依倚。舉橫。則君子之所絕也。若乃仰德懷仁。而不忍自外。倘亦未為不可乎。星竊聞臺下至清至公。片言之出。皆依於天理。合於人情。協於國典。斥詐諛之詞。惡苛虐之政。雖勢或有格。而意則已論。若在位者。皆如臺下。則人世豈有怨恚。幽陰安得冤抑。是以星也。願通不肖之姓名於臺下。所謂仰德懷仁。而不忍自外者也。不腆之儀。貴抒下情。惟臺下鑒其不敢輕瀆。重發而易愧也。而垂納之幸甚。

與何甯晉

天下遘元元之厄。淋底無告者。所在而是。牧民者實為司命。豈不重哉。然何其難也。臺下甫下車。而愷悌之德。人人悅服。頌聲洋洋乎盈耳。昔人云。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衆所懷。豈不然哉。星不佞。密邇大賢之邦。露被恩澤。不勝緇衣之好。病劣閉門久矣。無能伏謁左右。再拜遣使。布區區之愚心。以極菲之物。明其極誠。伏惟臺下鑒其個款。幸甚。

與李子田

小兒辛入府學矣。遠承垂念。特使問之。感曷可言。弟年來益知文之佳惡。回視舊時之作。多兒童伎倆。恥不欲觀。是以於兄詩序。尚未下筆也。大抵詩文之道。無窮。學之者。各就其意之所向耳。兄愛歐陽永叔之文。李杜王孟之詩。亦言其所向也。以為前人莫及。則未必然。要之古之傳世者。皆有真骨格。真力量。自成一家。今人惟能釘古人字句。求之皮毛之間。絕無古法。况其精微玄妙者乎。識者良亦甚難。孫月峯數有書。絕未言及今文。弟亦未之見也。安得與兄促膝數月。細言此事乎。

答周鶴陽

鄙人固聞臺下之義久。自入子民之中。而知之益深。恢恢乎河海之廣大也。昭昭乎日月之光明也。非世之所謂小君子也。不意臺下亦有取於鄙人。當較士徑德之時。垂念幽仄。惠之以書。懇懇乎若累舊積素。安在其傾蓋乃如舊乎。義高於古人矣。鄙人今年五十有六。鬚髮顛白。食粟未甚減。而少年意氣都盡。無能為也已。天下之事。當屬臺下。鄙人讀所上封事。聞侃侃何忠愛通達之兼至也。豈有比哉。較士之精。於臺下緒餘耳。兒輩幸在陶鑄中。得綴世講之誼。令之努力。以答鴻造。不知其能也。拜惠惟德。名言莫罄。祇有瞻馳。

答姜肖鳳

僕嘗觀史稱王霸漢之高賢。見其子蓬頭歷齒。猶以為恥。父子之性。自有不能已者。小兒之質。頗鈍。然其

山中再辱惠問。仰見垂注之深。徐山人希震。姚山人廷城。等來。具論道候清吉。形神方茂。鄙人先老長官一飯矣。鬚鬢皓然。林中之樂。已不能勝。何暇念天下事。天下事固亦未易為也。比者當塗謬見推闡已發。稟送上而復留中。此天欲其藏拙也。他日國家常起廢矣。命運利者。往往立取大官。然於國家無秒忽之益。此王良之所以不可及也。故天下不患無起廢之時。而患無起廢之效。此所謂只合終身作臥龍耳。鄙人恐無能為矣。老長官才與志皆足有為。願努力。

答王長清

年來辱門下道義真切之愛。別後甚思之。惟努力明德。使長清之士民。世世愛戴。乃慰我心。夫宰官之俸不薄。可免饑寒。而借之以積陰德。立榮名。為子孫之光寵。世人皆莫之為。而徒為人所唾罵。何其愚也。惟門下可與道此耳。

與李九我諸公

不肖山中。無與於國家之事。然忝在士人之列。名教是非。人人之公心也。在野者賴在位者以安。人人之私情也。不敢言生者。而言死者。山中之所得為也。言之正在初死之時。久之則賢不肖是非。漸以不明。死矣而賢不肖是非不明。則是終無時而明也。善者何勸。惡者何懲。此孔孟之所懼也。若南樂魏中丞者。不肖求之近代。罕見其匹。其賦性真可謂剛。無一念脂韋以參之。其體國真可謂忠。無一念及於全軀保祿位。其臨事真可謂公。無一念及於私。其盡職真可謂勤。無一念謂可偷閑以積資。至其清潔之性。稟受尤異。雖舉世以為受之無害。而卻之為過者。一切不受。彼既若洗。人亦莫犯。撫卹九年。惟有常祿公費之銀。可任其出入。而人不預聞者。非惟不以充囊。亦不以交際。至於廉給。乃其私養錢。亦不之愛。而悉以用之脩城脩學。建堡設兵。脩前賢之祠。聚士子於講堂。而教養之。造無窮之福。樹不朽之功。而又乃身在外。心在帝室。屢進切直之言。欲上懼及脩省。罷利用賢。至以死爭之。中丞之為人。大略如此。天下之士人無不聞。既無容贊。亦不可得而盡述也。緣此以談。近代孰可為伍者哉。而聞朝議。即與加厚。或言官無可贈。以其新陞故也。子無可贈。以其新陞故也。此所謂例也。安在其為加厚。夫有非常之臣。則宜有破例之賞。破例之例。即異日之例。若中丞者。宜起例而不宜拘例者也。恩與何常之有。惟其當而已。設使中丞之卹典加厚。溢於恆格。天下之人。未有不悅服者。以其當也。情有破例之替耶。緣此言之。加厚何疑。且其撫卹九年。推陞二十餘次。其推尚者再矣。命皆不下。夫中丞為御史時。以建言左遷。既而復起。以至開府。其清望著於海內。可以立登三事。而忠愛之性。不能自已。屢疏直諫。忤廟堂之意。以至九年不陞。夫以盡忠之故而淹滯。以淹滯之故而拘例。此人之所以趨巧官而笑愚忠也。中丞忘身愛國。甯求死後之榮。第國家之報之者。不宜薄耳。且例之不可破也。慮後之以為比也。若為臣子者。皆若中丞。則皆當加厚。不為破例。然既往已不多見。將來必不易得。苟非其人。而子孫援以為比。則是無恥之甚者也。其孰能從之。故中

丞之卹典。其當加厚無疑。若生則以忠自困。死復以例從薄。則山中人不敢言而心悲之。當俎者必不至是。然區區不能無言也。

與王射斗

比者數有所演。實大左右之義。輒辱留神。感曷可言。聞喜徑徑自守。不能調世。下石已深。救之無及。惟心感明德耳。適得魏道沖書。中丞卹典。議者似束於例。人既不同。時亦有異。士大夫之赤忠苦節。無毫髮之私。如中丞者甚少。此人之不同也。且使中丞以其建言清節為勞。而取大官。默默容容。如王司寇輩。每推卹下。則已躋三事矣。此時之有異也。有臺下在朝。必不奪於拘繫之議。不肖感平生之知。已不勝私愛之過。而陳其負薪之愚。不計其可聞廟廟否也。敝徒李進士標。令之一睹玉顏。伏惟省納。

與岳石梁

趙子春回。得輪教甚慰。鄙人度已觀時。林居頗佳。正與長公之意合。一二相知。妒其安逸。而欲引與同朝。即使見用。門下以為敢遂出否。彼唐子者。真吾之所思也。南樂魏中丞卹典。吏部行查山西者。已至。輿論皆謂宜破例從厚。此萬代所仰。非門下莫能定之。鄙人無與天下事。獨於此不能塞耳。惟門下察野客之何心。觀時人之變態。即以去就爭之可也。

答梁來甫

僕聞足下為執金吾。欣喜之情。異於恆庶。以足下之才。不得一第。而僅僅起明經。高不過別駕。乃不意中得此雄職。誰能不喜。然此所謂恆庶之情也。武職世襲者。大都皆膏粱執符之子。書所云。駟淫於侍。將蘇惡終者也。而地勢崇顯。騎從喧囂。益不能自持。其言動日益醜。僕嘗言仕宦不可有襲職。武弁尤甚。足下以孝弟之性。都雅之姿。明詩深禮。練習世務。足下得執金吾固奇。未若執金吾得足下之奇也。衰亂之世。居官者無不擾人。此官更甚。足下以清淨行之。即同事者或亦化而不擾。是為大忠。是為大孝。惟足下政事之暇。益讀書味道。求詣其所未至。天下方多事。國家鮮可賴者。僕漸老矣。幸足下努力。

答塞制府

燕薊趙魏之間。以環列良極。遼福自多。得台臺再秉節鉞。文愛武殺。吏逸俗泰。而星也。用是以夷猶徜徉於山草溪雲之間。幸矣幸矣。台臺又若有所過聽。垂神幽仄。表厥宅里。惠問隆厚。龍光動於迷邇。星不肖何德以堪。台臺功著社稷。行且總綱維。安海宇。使不肖引鏡自明。不敢當屬望之厚。統之佩感明德。無沫耳。探懷陳謝不盡。

答張滄西

妻祖馮公典濮州時。妻父馮太學得開業於玄石先生。不肖二十三遊太學。遇中一丈。遂成莫逆之交。恆相過縱飲。因得以交於杏石先生。而不肖休沐時。中一來。亟稱門下高才能飲酒。我輩人也。昨梁別駕書

來其道門下。個個大度品高一世。自惟朽廢之人。恐為英妙所輕。不敢具書。而門下損書先之。得睹太公之遺事遺文。幸甚幸甚。忠賢之裔。安可比常人乎。非然者。亦未必願交於林藪之類也。別駕不肖之石交。通許至親。得門下引重之。丹霄之價定矣。何幸如之。

與劉石闕

往者司動之推出於意外。比得岳石梁儀部書。具道門下拔之山中甚力。事已不行。區區之意。可以無言。惟有感激而已耳。天下不乏賢士大夫。惟江西諸賢。汲引幽仄。保持善類之功。獨多。蓋正氣之所鍾。先達之遺美也。鄙人不敢為謝。茲聞南樂魏中丞。與公之師表。竊寐敬仰。是以不勝過計。而私告於左右。以見入山者不暇遠述。塞兌者不能無言。亦足以明魏公之重德。國典之宜隆矣。山客之言。惟恐其費。而不能已。復有奏記。伏惟門下力贊之。以崇朝美。勸臣忠。鄙人不勝懷懼之懷。

與趙準臺

星不肖。行能無可採錄。台臺持斧恆山時。至特行下邑。而欲見之。不肖未敢也。然何能不成。事竣而舉遺佚。不肖之姓名與焉。不肖非其人也。然何能不成。林居日久。鄙野益甚。無能以一字為候。亦以小禮無用之故。比聞南樂魏中丞。與公之議。恐拘於例。無以厭服天下。此公天下之人。皆知其清忠。開府貴鄉久。台臺更深知之。其從與當事者加厚。必不遺餘力。不肖何事多言。如此之人。如此之事。言者不厭多。可以知議者不妨厚矣。

與傅商盤

李進士北上。曾有小啓。所云必辱垂意。聞南樂魏中丞。與公中行查。貴省已至。意在加厚。論者或束於例。僕以為人臣。砥節奉公。如中丞者。宜破格優卹。正不必奉合詔書。拘泥舊例也。甯慮人人皆如中丞哉。以足下見聞甚真。道望隆重。伏祈昌言。一破疏屬之見。此所以厲臣節而為國家。野人不能默。矧足下有世道之任者乎。臨筆不勝馳望。

與李玄白

比聞南樂魏中丞。與公山西查。既已至此。公精忠矜節。有耳目者所共見聞。而任縣直指。與稅使合謀害之。公論益明。所為查覈者。欲據以請加厚耳。第恐議者沮於無例。夫往者有極忠極廉。如中丞之比者乎。有如其人。而九年巡撫。二十餘推不下者乎。則有人沮之也。死後之卹典。無人沮之。而又沮於例。然則人臣於奉公之中。固須少存巧詐。方嚴之中。固宜微學。阿。以自為計也。樊勸貞良。乃國家所以自為計。例何所出。而若此。野人恐焉。敢私告於左右。以門下在事。必不使斯人等於錄錄。張樂老處。未敢獻書。惟門下轉致區區。

與李九我

鄉舉同年。淵零幾盡。翁丈尊節式高。羽儀朝著。不肖藉有光寵。雲壑懸殊。不敢脩起居之節。適有大端。以告左右。南樂魏中丞。忠如子魚。清若伯夷。天下皆知之矣。聞卹典為例所限。難於加厚。諒非翁丈之意。守例者。有司之事也。非仲山甫將明之道也。不肖雖罪廢。國家之舊臣。受中丞之知。忝同舉於臺下。恐恩紀之猶他人。不足以塞四海之望。為青史所識。輒以私臆。上之典記。效螢燭之末光。知大君子不逆芻蕘也。

答吳徵如

主爵者既起。兄田間。用之則行。此有師言。更復何疑。亦何必悔。國事誠難措手。盡吾力之所可為。以俟上意之轉移。此處稍有火性。即不能居。稍不慎密。即防老拳。建言立名。斷無益於天下。此外更無奇計。目前南樂魏中丞。與公一事。所關最重。此公人品高天下。我輩恐不敢望。贈應之類。定須破例加厚。乃服人心。必不可聽流俗之說。執有司之見。貽誤於後世也。奏記可送岳石梁一覽。此君大有禮會。可與深言。新進士李標。敵徒也。令之一見。吾兄可督教之。

與姜養沖

比來臺諫思職。危言不諱。遂使鬼魅呈形。沐猴露醜。即雷霆未擊。斧鉞未刺。亦難以混人羣。汚冠帶矣。而新建所稱之豪傑。乃蓬人叩頭。無肯饒者。快哉快哉。不意此生猶得見之。然皆吾兄與鄭禮部鼓率之力。此功不小。邪正交爭。未卜所底。而涇陽文獻之命。忽下。此如夜間擲物。偶入袖中耳。濟生微如。可以為鑒。不者。便當如王姓者。持建言為左券。伴死假活。坐取高位。不者。一言甫出。即仍賜瑛。何必屑屑往來也。若聊以待時。則皆舍曰欲之者也。講學不在多言。毋自欺三字。古今鮮能行之。弟與兄說破此數。願與同志者共守之。萬勿輕出。假行道以取大官。託榮親以媚妻妾也。來春之約。當必不爽。刁酒頗佳。飲桑尚在。可勝饑渴之懷。

答段幻然掌科

客歲九月。讀台臺舉發密揭之疏。如取日月於九陰之下。而掛之中天。使鬼魅吐舌而駭愕。善類抵掌而相慶。則語郭侍御曰。天下安得此快人。作此快事。相與呼酒大嚼。今者侍御。遂見玉顏。豈不快哉。台臺又知世間有不肖。而書閱及之。不肖幸甚。天下徒大同志者。能幾人。其位居我上者。皆欲甘心焉者也。何同何未同。天下事殊有難為者。幸有台臺諸公。林下諸君子。得佐下風。猶未可知。然已矣。無可望矣。不肖與爾。雖被編。謂巧且深。誠如來論。然我輩固未嘗得罪至尊。不過得罪政府。政府之計。不過屬中貴。禁錮之中。貴之信彼。未必不以久暫盛衰易慮。且其人亦屢易矣。何其若一邱之貉也。大都士大夫之患失者。皆歸依中貴。則必借中貴之力。以沮其所惡。非獨於此也。亦必阻其所不惡。蓋恐端關於其所不惡。而其所惡者。隨之以進也。蘇此言之。一人內結。足以為九關之虎豹矣。而况不止一人乎。不肖無足言者。獨念國家待士大夫不薄。既以私心壞天下事至此。而繼之者。其私益甚。可恨也。時事是非。非林下人所敢言。惟

幸比來安於無言耳。至尊一念轉移。不患是非之不明。不者。殆不知其所究竟矣。三吳林下多君子。願台臺皆與共圖之。久乏便羽。敵門生甯國府梁通判夢陽。舍親梁太宰之弟也。有人來。輒布腹心。謝比部繼科。敵門生也。剛直有文。以任怨忤時。淹於仕途。統新台臺陶植之。

答陸季高

不肖癸未入銓部。時太公為少宰也。及壬辰為太宰。起不肖於田間。親為書督趨之。蓋前此所未有。區區不足以當之。非徒感知己之義而已。自謂亦足以知太公。竊見天下人非私則憤。不知太公者頗多。每欲著論曉之。而未幾也。太倉相公。人皆言其姦佞。不肖謂其學姦佞而未成。何也。弄筆沸詞。而適足以招罵。巧笑善哭。而不足以欺人。不肖之被逐也。有人貽書責之。彼答曰。我朝二百年來。未有以郎署小臣。裂麻毀詔者。舍是非而論大臣小臣。則天下之宜爭者。惟籍沒江陵之事耳。饒豫章論其子而廷杖之。無論太橫。亦非所以愛子也。其辨疏曰。臣之子不合。誤投臣胎。臣不合。教臣之子以讀書。可以此對君上耶。分宜江陵。不見有異同之迹。鹿可為馬。更何異同。如此之人。安得不誣。晉太公也。舉一世之君子皆唾罵之。其唾罵一世之君子。不亦宜乎。叔時救世情深。諄諄責望之。不肖則直以為不足與言耳。近聞其孫甚不孝。祖孫父子夫婦之間。若彼。未必非雲長之所降殃也。匪朝伊夕。且入口舌地獄矣。不肖終以為可憐。不若惡之也。門下所述太公行實較詳。不肖自此當竭其不敏之思。會見翁所為傳。刪去前段。以就列傳之體可耳。

答喬聚所

報中見貳公之推久矣。何其不遂下也。門下撫蜀之績。煇耀一時。勞苦已久。宜入朝典。九德三事。而遲遲若此。山林之人。乃欲折圭備爵。豈非乞兒想天。鵝肉耶。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弟非曰。逃之。誠見之頗審。不萌妄念耳。章甫微恙。平愈已久。體中尙弱。數相聞而未見。有問必以直告。但老措大知有古法。不解時局耳。

與奏記傅按臺

今天下之民已貧矣。其所以貧者非一。而其大害有三。曰徵收之投櫃也。官價之公行。工匠之造作無已也。而投櫃之害尤大。聞之父老言。往時徵收分項而派大戶。以有身家者為之。有司絕不干預。惟收完起解。一稱驗而已。即有司之俸金。猶出於大戶之手。嗟乎。何其清淨之至也。厥後不知誰氏子。唱為條鞭之議。條鞭者。總計各項之數而徵收之。似為易簡矣。而乃改大戶曰櫃頭。曰收頭。投櫃於州縣大門之內。使民自納銀。而櫃頭主之。至晚則寄之庫內。賢者自無點染。而不肖之有司。緣以為利。徵收日重。而小民比屋懸磬矣。在上者如欲救民。則必首禁投櫃之法。復大戶之舊為最急。鄙人久懷此意。而無可告語。幸而撫臺至。業已稍發其端。又幸而台臺至。欲旨之而未便也。敝邑督令初至。誓心為善。雅志濯纓。與鄙人

之意符合。毅然以濼弊蘇民為己任。聞已申於兩臺。趙魏之民。自是有子遺矣。鄙人嘗聞以語人。則有駭之者曰。有治人。無治法。鄙人以為非也。審無治法。則詩人何必云舊章。尼父何必稱方策。况投櫃乃亂法耳。育處女者。衛以重閨。萬一猶有窺隙之隙。若置之淫房。則必無貞潔之行矣。而乃舉其萬一者。曰有淫女。無淫房。可乎。不可乎。則又有駭之者曰。以防大戶之侵欺。鄙人以為又非也。夫州縣之人多矣。而為大戶者。幾人。猶不能選其良質。禁其侵欺。是守令乃木偶人也。以木偶人為戒。而行誨貪之法。可乎。不可乎。二說皆不勝。將歸怨於發端者。惟大君子自能保持之耳。然此事殊不難行。惟兩言盡之曰。必不許投櫃。必不許入庫。謹括其大略於別楮奉覽。以備採擇。身居閭閻。自為身家子孫之計。非敢干非其議。伏惟台照幸甚。

與傅按臺

王選部沐台慈之厚。衝感九幽。迷聽者知所歸心矣。徵收之議。仰見台臺太虛無我之心。不勝悅服。鄙人從馮衡洲諸君。知台臺真比數不肖於人。感激思報。是用竭其愚慮。不知其可否。然鄙人三十入朝。家居者二十五年。閭閻之疾苦。有司之情狀。見之熟矣。投櫃之法。不知他省便否。而此鄉之人。深以為苦。督令之至。深以為羞。假使行之不便。而不肖議改。取鄉黨之唾罵。又以之誤父母官。以獲戾於上下。則亦愚之甚矣。惟台臺察之。夫為直指者。鮮有流無窮之澤。垂不朽之名於其地方者也。非台臺執望焉。前書之所未盡者。復為野談一首。謹奉上。以備採擇。尙未敢遽告之撫臺也。今更有一大事。為台臺言之。京察之期迫矣。此故大典。而明年所係尤重。否泰剝復。於斯乎決之。少徵許公。明徹而端亮。今之賢臣也。當事者起之。苦塊之餘。再擢而為御史大夫。命旨隨下。鄙人聞而手額曰。幸矣。聖上之眷許公深也。敝徒有從許公所來者。曰未肯出也。既而聞許公為其父母求與。鄙人曰。此疏似蚤。既而曰。雖然。此可以卜許公之即出矣。無何而與與之命隨下。鄙人曰。幸矣。許公非久且出矣。乃至今未來。山中不知許公之耗。如向杳然。則望台臺上一疏。責以大義。巧旨飛騎催之來。以為善類造命。鄙人雖廢棄。而不能忘國恩。不能忘知己。輒效螢火之照。以神龍燭之光。伏俟德音。以慰飢渴。

又

自得許公入朝之報。賢者急病而讓夷。出處自有確見。鄙人之言為過慮矣。得無見笑於下執事乎。然內察必有可觀。欣喜良深耳。向辱台諭。即上撫臺書。已蒙許允。徑革投櫃之法矣。是舉也。非兩臺皆正人。則不敢言。非皆以鄙人為入。則不敢言。假使邑令非同心之人。則亦不敢言。遭際之妙。聚於一時。不可謂非天意也。鄙人不言。是謂棄天矣。鄙人因是而有感於士風之衰也。古之占夢者。以財利為污穢。士大夫之稍自好者。自能遠之。若乃傍觀者。慮其洩而言之。上之人又言之。而猶不肯遠。曰吾以防下人。是猶化而為鼠。乃能捕鼠也。易何等士風也。其不然者。則又曰貪廉在人耳。彼貪者非法之所能縛也。夫牆垣門戶

之設。乃所以存禮義。養廉恥也。今舉穿窬取機之巧。以明牆垣門戶之不必設。則莽操溫懿之事。可以廢。君臣父子之禮矣。然言生於有其人。是何等士風也。此台臺之慮也。鄙人之始而進言。惟恐其不直不盡。今辱許允。乃悔其太直太盡。恐長民者聞之。以鄙人為刻薄無良之徒。鄙人聞之。細人愛人以姑息。君子愛人以德。鄙人數奉君子之教矣。所為斯言者。欲長民者不見可欲。使名節不壞。而見重於士林。省刑薄斂。而恩澤加於百姓。陰德及於子孫。此鄙人之心也。夫何觀觀之有。前書所謂台臺流無窮之澤。垂不朽之譽者。果如所願矣。勒金石而播管絃。鄙人何敢讓焉。請以為賀。此台臺自愛其赤子。自盡其代天巡守之責。不敢以為謝也。

復王撫臺論大戶書

投櫃之害。臺台臺然欲革之。以救此鄉之人。屬所莫不聞之。晉令諸人奉行德意。未及莽而得薦。是以檄未下而莫肯復投櫃者。順德府業已刊刻告示。頒之屬縣。即府官亦不經手矣。承教議定大戶之名數。不肯以為台臺宜先撤下郡縣。革去投櫃。而後徐議其餘。蓋不肯於此一事。畫訪於父老。而夜思於夢寐。始也甚恨倡投櫃之議者。比於作俑。既而思之。彼見里甲被有司之害深也。故變而為條鞭力差之銀。皆徵入官。無下鄉取討者。故遂令投櫃。不知仍令大戶自收。亦有何傷。此其所見之滯也。然何嘗曰必入庫。必命有司經手乎。但既投櫃於大門之內。若令多人守視。晝夜嚴謹。非所以示清肅也。風雨霜雪。辛楚難堪。非所以體下情也。故遂至於入庫。性急者每晚拆封而抽取之。不論其為羨餘與否。性寬者數日一合封。名曰順櫃。而總抽其羨餘。此有司之過也。然投櫃必至於此。此其所見之疎也。蘇此言之。里甲之為條鞭。不必革也。大戶者。收頭之別名耳。彼其時里甲既變。則銀多於往時。其收頭之名數。皆已斟酌而定之。不必更議也。今惟令其勿經手。勿入庫。勿用天平而已。請以高邑一縣言之。縣十二里。每年稅糧等銀一萬二千九百有餘。每季收頭十二名。每名收銀二百六十餘兩。所收之銀不宜更多。其人不得更少。人少而銀多。則干係太重。防範太難。良民太苦。而姦民必至生心。故高邑收頭之名數不必更議。恐他處有收銀太多者。亦宜以此為大率耳。伏惟台臺令郡邑。以撤下之日。革去投櫃。其收頭若干人。以後作何奉行。姦弊作何禁革。令其各自條陳。台臺以此觀其志趣焉。觀其才識焉。觀其學問焉。此察吏安民之精者也。不肯引領望之。且北嚮而叩頭以謝矣。此事之外。復有社倉可廢。萬萬無疑。恐書不盡言。輒為廢社倉議一通奉覽。不肯林居十九年。所見瘡痍之狀。所聞怨咨之聲久矣。一毫妄言。豈惟神明不容。亦何能當鄉黨之唾罵哉。惟台臺用不肯之言。如不肯妄言以誤台臺。則請無以為人。而拒絕之可也。臨筆不勝懇祝之至。

答楊止菴

向辱翰教。若以星猶有人理也者。而獎進之。非他人羊牘之比也。星感甚愧。甚星嘗奉教於君子。有為學

之志。而天資鈍劣。於道茫然未睹。惟守其鄙朴。而不以仕宦化為假巧。如斯而已矣。每惟有道為天下君子所係。欲日擊請益而不可得。今更無望。不謂猶動注意。久不敢以書入長安。回環自念。遂巡久之。聞台臺有欲歸之志。恐萬一得遂。前書終不答。非所以待長者。又非同志之誼也。邑中有北上者。輒陳固陋。奉教無期。星不敏。敢不砥礪求尺寸之進。以報台臺之厚。

與申瑞泉先生

星最不自弱。冠為老師所舉。辛未下第。學於京師。隨衆進見。足未嘗私至老師之門。未嘗以小文一首奉覽。以圖聲譽。而老師獨以星為人稱。為端雅。入官之後。屢進狂言。無不採納。既而拔諸吐棄之中。列在清要。蓋星少年游河南。宿修武。與自省家。以雞黍相飯。不受一錢。至今未忘。若受老師之恩。等諸天地。父母忍心自外。必為神明所殛。昨日之疏。近於相左。然老師於天下之事。付諸所司。毫無成心。即他人不知。星所親見。如山海主事。老師欲用之。當俎者一云。註差。輒不復動。此豈近世大臣所能耶。然一人之公。終身尚少。衆人之私。一日即多。如李楨正卿也。俸二年矣。姑無論其人之德望。少卿隱矣。而正卿留俸數月者。陞矣。而二年者。留。老師以為平耶。不平耶。其他類此者。不可勝舉。至乃一人當事。而鄉里皆賢。一人得罪。而合省皆不肯。抑又甚矣。星實內不能平。若徒忠言相告。將見為禽鳴。默然斥逐。若夢中被擊。將誰訴語。不如告諸君父。傳諸史冊。此則星之私心也。然恐外人不知。以為老師當國。門下士發憤頌言。似有所少。辜恩負德。犬馬之所不為。而星涉疑似之迹。恐險薄之名。百世不改。用是不徒以口舌自解。託之筆墨。庶便示諸相知。且得傳之子孫。見我師弟子之誼。甚深甚公。云爾。然星亦願有所獻於左右者。可乎。蓋凡世之勳人。上則為忠。次則為名。次則為利。若勳君子。何忠之有。身為不義。何名之有。得罪君子。終身不齒。何利之有。有人於此。羣然勳之。豈三者之外。別有所為耶。古不云乎。政有所反之以便民也。言政雖非善。而人心所便。勢須從之。况衆所同非。何必皆謬。伏惟老師察之。惶恐之中。語無修飾。伏惟老師寬之。

余評騭之流覽一過。乃知老泉於聖人之道。概未有觀。其所論五經皆非也。為文學戰國策士之裨闡從橫。而解悟未徹。如諫論謂龍逢比干無蘇秦張儀之術。及兵家不可用間。皆近於愚。然明論上田樞密諸篇。皆致佳。為舉業者稍得其機鋒。即可以為棘園之儀秦矣。余因是而知人之宜讀書也。余以讀書不暇。所見乃進於少時。不然。則七十與十八等耳。此孔子所以有後生可畏不足畏之說也。客請剽所選以傳。乃併剽其一二未選者。欲後學知老泉之所造。文章之利病焉。

離騷經訂註序

屈子以神妙殊絕之才。處鬱邑無聊之極。肆為文章。以騁志蕩懷。出入古今。翱翔雲霧。恍惚杳茫。變化無端。匪常情之攸測。迂儒曲士之所必不能解。實剖泮以來所未有之文也。司馬子長。天才侔於屈子。而憤世疾俗之意。異代一揆。故為之立傳。敘次其事。縱及數行。不勝憤悵。輒為論議。又復敘次。未幾復論議焉。且泣且訴。且唱且嘆。子長以前作史者亦無此體也。要之世有屈子。乃能為離騷。為屈子。必以子長之文。亦惟子長乃能傳屈子耳。余林居無事。諸生就學。頗集文釋。而值文章極衰之會。操觚者人人好奇。強非其質。每至絕不似物而平正者。又為有司所斥。余乃合離騷與屈子傳剽之。而於王逸所註。稍加刪改。名曰訂註。使學者人讀萬過。令不思而誦於口。寤寐而悅於心。為文不摸擬而得其似。則亦可以動有司。取青紫矣。蓋人有好異味者。食猴藥而稱雋。彼未嘗食之也。若醞龍以進。則亦必好之矣。彼亦未嘗食之也。

毛詩類鈔序

余手鈔毛詩者至再。稍有所窺。略取前人註疏。間亦自附一二語。茲復以類相從。首夫婦。次父子。兄弟。君臣。朋友。治道。世運。而以隱逸終焉。用便披涉。無所補益於經也。惟以詩雅頌屬之天子。風屬之列國。關雎。文王之詩也。猶稱風焉。則其未為天子時詩也。魯國獨無風。齊魯皆文學之邦。豈其齊有詩而魯獨無。顧有頌云。其臣請於周天子。而為之者也。周自東遷之後。且降而為風矣。而魯獨不然。此殆不可曉也。余所鈔。遂降魯頌於風。或曰。孔子以為頌而風之。不亦僭乎。夫魯則僭耳。孔子魯人也。故不敢列於風。余於魯。何不敢焉。

重刻刑刑要覽序

刑刑要覽。不知誰氏所為。要之必仁人也。其必天地鬼神之所護佑。其子孫必有興者也。何其重民命之甚。而體人情之周也。夫吾與小民共生天地之間。皆人也。吾見蠶而恐其蜚。見棘而恐其刺。何乃輕以刑加之於民。彼獨非皮膚不痛楚耶。夫刑者。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其人姦惡犯法。人共惡之。懲之以刑。善人聞之。無不歡喜。惡人聞之。無不畏懼。此乃無惡於刑耳。乃殘忍之人。不用之以懲惡。而用之以示威。有天性好打者。退食之外。無時不打。又聽訟惟憑己見。不許辯明。每每打人之嘴。甚至常刑之外。百計為虐。此

味樂齋文集卷五

序

兩漢書選序

余所選古文。自左國以及六朝。示同會諸人。僉謀剽之以公同好。而重其費。或曰。盍以漸乎。曰。便。曰。何先。曰。其兩漢乎。夫文。繇兩漢而上之。代高於一代。繇兩漢而下之。代卑於一代。至今之所謂時文。無卑矣。時文不必博學也。遞相剽襲。而青紫可得。自非天性高明有志者。以為學在於是。往往驕矜鄙陋。此所關於士風世道甚大。至於文體之日壞。不必言也。夫飫肥蕪之味者。食太羹而吐棄。習淫哇之音者。聽綠水而不欣。士將立朝。試觀漢人之奏疏。何如哉。若不知其美者。則不可醫也已矣。

嘉祐集選序

隆慶丁卯。先大父為武功令。余年十八。往觀之。康對山公之子康震壽時。為諸生。對山。狀元之有名者也。靈壽為余言。先君未第時。常讀嘉祐集得力。余即覺一帙讀之。不忍釋手。以為讀見之精。文章之妙。無復過老泉者矣。自庚午後。汎覽羣書。原本為相知借去不還。以至於今。余七十有二矣。兒清衡。以是集請

其人不能甚矣。天地鬼神豈有不怒子孫。豈有如人者乎。是書余向見而愛之。今年秋。蔡宏甫以所列示余。稍爲之評。宏甫增夜間不打一條。余增清晨不打一條。又作祥刑篇一首。輒刻之以徧傳海內之仁人焉。

刻花草粹編序

天地間皆文也。散於星辰、風雨、雷電、山川、草木、鳥獸、蟲魚。而人耳得之成聲。目得之成色。思之於心。宣之於口。書之於筆。其高者以爲三百篇。其次以爲漢魏。其次以爲唐人之詩。又其次以爲宋詞元曲。皆有與會極則。知其解者。元曲猶三百篇也。而况其上者乎。世所傳花間集、草堂詩餘、朗陵陳晦伯少之。乃取野史小說所載以增益之。名曰花草粹編。即未可盡然。亦可謂富矣。余司理汝南時。數過晦伯。晦伯頽然長者。平生惟讀書。日辨色起。手一編。至暮即寢。不燭。專纂輯鉤致。不甚著作。絕不詩。酒腸甚大。遇敵輒呼巨觥。不爲令。又不喜歌曲。是以所取詞不必工。且有出韻者。今年夏。余流覽一過。稍有所點定。吳昌期見而煥焉。曰是刻諸朗陵。未廣也。請余序。將令其子貞復之。江南翻刻之。余輒書以付之。今林下多讀書者。或亦有涉乎此以消永日云爾。

教家二書序

人之生。自吮乳擁襁時。飽暖之欲。固已不學而同然矣。及智慮漸開。則利欲漸修。理義之性。汨沒於其中。非有教誨以覺寤之。則與禽獸無異。夫教誨覺寤者。必於童蒙之時。此父兄之責也。願非所望於凡民。則士大夫之責也。世道衰微。士大夫恆不知有理義。其所以教其子弟者。皆飽暖之計。往往讀書爲文章。成士大夫。而終其身無一理義之言。亦可憐也。而女子爲甚。凡民之家。無論已。生於士大夫之家。而不聞理義之言。不幸而所適者。又俗人。華衣海食。或乘魚軒。被象服。得意愈甚。容貌愈妍。而愈爲不幸。何則。享厚而德薄。容美而心醜。則不稱之極也。夫生而爲丈夫者。不得聞理義於父兄。或聞之師友。女子則無從而聞之。如蟻娘出於糞丸。不知有蘇合之香。豈不甚可憐哉。世所傳三字經、女兒經者。皆不知誰氏所作。一則句短而易讀。一則語淺而易知。殊便於開蒙矣。然所稱引古之聖賢列女。非初學所知。余與吳昌期王義華二君。繙閱羣書。具列其事。而於女兒經仍被以俗語。令人人可解。合而刻之曰教家二書。昔孔子與子路論成人。豈非以其時鮮成人哉。至語今之成人。首之以見利思義。則世之以飽暖爲人。自春秋已然矣。今天下尤鮮成人。尤鮮賢女子。其敗壞從士大夫始。天地之所生。人自爲人。奈何混於禽獸。有能讀二書而明其所言之意。法其所引之人。即不必爲士大夫可也。即不必博羣書可也。夫爲賢士大夫。豈不有益於天下。而正苦其甘爲不肖。而害天下也。博羣書豈不有益於身心。而正苦其不爲身心。徒以求飽暖也。誠欲以爲身心。則此二書者。可以當十三經矣。

高邑縣志序

古者天下用封建。列國皆有史。國裂而爲郡邑。夫邑專國稱。國專史稱。志之所爲稱與史也者。所以述往詠來。必不可擊之典也。合而爲史。散而爲志。志也者。史之所取材也。故志不可無也。合則尙要。散則尙詳。居郡邑而不知其郡若邑之故。是猶家者不知其家。故志不可無也。今天下尤好文。郡邑幾無無志者。然志難。夫志其長吏與士大夫。往往藉以相佞。則又過矣。吾邑故有志。然與無志同。何則。不啻略無論不文。邑大夫金公。其月政舉。乃以志謀之學。博羣書。稍稍草創。公乃大肆搜討。運以雅筆。始於乙未八月。越明年六月告成。於是一邑之事。爛然有第。蓋邑始爲有志矣。大夫屬余爲序。夫史之作何也。爲天下國家慮也。志之作也。亦爲郡若邑慮也。其大者若紀天文。非慮干陰陽乎。紀地產。非慮竭物寶乎。紀往行。非慮備法戒乎。紀謠俗。非慮日壞而不可返乎。吾邑即吾所睹記。二十年之間。事事都殊。往五風十雨。城內有魚。贏。今早過於湯。或麥潤即穀乾。無全稔之年矣。往雖無畜積。汙可無饑。今枵腹者衆。無論貧人。有田者賤。鬻不售。至訟於官。邑以西地高。尤不能早。屋椽多爲薪矣。而是時天下尙尙。吳越之錦綺。競爲新巧。力能稱責者。必服之。而後已。婦人皆高冠長衣。從朴求豔。從豔求妖。男子亦往往華其衣履。及一切飲食。徵逐之費。大抵求一旦之愉快。不暇問明日。邑之人力不能及。視他邑爲儉。然一人一年之費。倍於向時矣。又邑小而僻。邇來乃以悍聞。長吏每曰難治。然自閩閩視之。無難也。而上以爲難。故誠難哉。邑之抗敵澆漓。見於今日。長人者所以爲吾邑慮。及吾邑之所以自爲慮。亦惟今日。不可後也。余林居惰窳。不能設一詞於志。幸吾邑之得公而志也。乃著公立言之意。以告邑之人。明區區桑梓之念云爾。

閩幽錄序

天下之所以治安者。君子之氣恆伸也。天下之所以危亂者。君子之氣恆鬱也。萬曆壬辰以後。君子之氣漸鬱。至丙辰丁巳而極矣。今上以神聖嗣統。拔耿介而刊妖佞。鬱氣稍伸。而堂廉萬里。論思者不得盡效其忠。代言者不得悉舉其職。於是君子之氣不必皆伸。而近日乃有徐司封之事。司封剛心毅識。毅於棟柱。其爲諸君子以忠鯁廢死者。力求卹錄。尤爲甚厚。事一百十人。皆得卹旨。而以辭君采考功年遠爲濫。乞貶官。政府救之不得。家宰救之不得。余與同僚曹君鄭君救之不得。吏垣及臺中諸君合疏救之不得。此事非干乘輿。批逆鱗。不知何以至此。嗟乎。嗟乎。命也。君子之宜退也。同志者相對。優也。喙也。而已矣。更何言哉。司封已辭朝。出國門。而天雨晝夜不休。屋溜庭溢。望闕庭而不見。懷往路而踟躕。此亦古今之至鬱也。斯人也。非君子也耶。非剖心折肝爲國家者耶。而乃如此也。嗟乎。嗟乎。今上堯舜也。閩閩九重。幽鬱難。以盡通。精誠未至。無能感格。可奈何哉。不見夫近之陳乞者乎。議藩封。城國本者有卹。受簡珠。市疆土者有卹。此類尙有之。而視社稷綱常爲性命。死而不悔之。辭考功無澤。建若議者何如哉。而嘉義無窮。表章枯骨。以勸忠孝之徐司封有罪。此亦天地之有憾也。或見余之侘傺也。曰。救之而得固佳。即不得。司封之名。未爲不佳也。余曰。人臣爲所可爲。如饑食渴飲耳。而偶被摧折。卽榮名歸之。至謂不羈不狂。名不

章此豈忠臣之用心哉。徐司封之事。一百十人。錯愕於地下。有宦君子相顧而無色。夫陰陽互為消長。陽長則陰駁。消陽則陰駁。長矣。是君子道消之徵也。謂宜培之。而更斧之。豈國家之福哉。夫考功諸賢之事。司封曾一質之於余。余疑其疑矣。而乃獨得罪。余何以為人。數哉。聊書此語。以據孤憤。於穹蒼。冀聖朝之感悟云爾。

明十二家詩選序

古有之詩。以道性情。天地萬物。莫不有性情焉。端居一室。而通其性情於天地萬物者。其惟詩乎。自昔詩人之才。與其所養。懸絕無等。乃其言天地而天地。言鬼神而鬼神。言山川而山川。言草木而草木。言清廟明堂而清廟明堂。言閨閣而閨閣。舉相似也。變化無端。而歸之於溫柔敦厚。舉相似也。故薦揚雄者。以為似相如。雄之賦。自以艱深勝耳。安得相如之綽約神妙。顧其所相似者。自在也。且既有似也。則亦有適。譬之樂聲。太鉅。太細。太高。太下。太濁。太清。皆為弗諧。不可聽也。故昔人之詩。有格卑而傳。有淺而傳。有險而傳。則其似與適。猶存焉耳。弗似弗適。雖高才博學。弗傳也。懋忠撫督三年。吏遂民閭。邊境靜謐。乃取我明之詩。偏閱之。取十二家集。託其鄉先生肖山何公。龍池王公。元易張公。選之。而懋忠。其去取。既成。左使萬涵。臺公梓之以傳。蓋先懋忠而選者。亦有十二家。以唐有十二家詩。云與今姓名頗異。夫唐十二家。皆已傳。選之為易。明詩自北地信陽之外。其傳與否。未有定論也。即近所稱七子者。人未必盡服。盧楫。雄。藍。詭。特。庶幾雅頌之博徒。不在七子中。則七子者。亦未能自為定論也。懋忠兄弟俱少。而以詩名。三公者。又皆以詩名。而參伍去取之。十二子者。詩人人殊。而懋忠取之。他牡。騶黃之外。即七子之中。舍其四。而取盧楫。其見卓矣。諸子之論。其自茲定乎。懋忠直聲嘉績。鬱為時棟。非藉著述不朽。而安攘之務。不廢稱詩。信其才之有餘哉。抑亦有所感。嗟。懋忠。蓋是時懋忠堅求去而不得。余是以竊意之耳。夫人能端居一室。而通其性情於天地萬物。則其進退何所不可。是故不徒用世也者。真能用世者也。不徒為詩也者。真能為詩者也。惟懋忠有之哉。

上醫本草序

人知大病之不易愈。而不知大病之不易得也。方其邪萌於皮毛之間。而不覺也。至乎腠理。則覺矣。而其無痛楚不為意。以至入於臟腑。虞於腸胃。而猶有強忍不以語人者。是必欲大病者也。而病安能遠之。當此時而後用藥。又欲速效。必不可變矣。以藥之不效也。曰是不對病。易之不效。又易之。數易而不效。則其所易必有對者矣。是以不對易對者也。是以不愈。用藥多。不無損脾胃。脾胃損。則飲食不化。安能用藥。則有付之無可奈何者矣。余何以知之。余自丙辰冬而病。丁巳大病。縣連至於戊午之秋。遂不能用藥。而第取李氏時珍所著本草綱目中。所載穀蔬肴核之類。擇其有益者用之。隨宜而加損之。忌其無益者。至庚申春夏之間而大愈。乃知飲食之於養生大矣。治之未病。在乎節飲食。余大病之後。猶能不病。而况能

早服乎。語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非言醫可廢也。養之不善。以至於有病。而後治之。則不能無得失。不若其仍養之也。清心寡欲。而復能節飲食。苟非膏肓之患。皆可浸平。然則治於未病者。其不病可知矣。斯其所得。豈惟中醫而已。即上醫何加焉。乃稍稍比其要。及方之易簡者。名曰上醫本草。其所引諸書。亦間采之以資虞玩。怪於思慮。未暇被飾厥文也。

大學中庸正說序

論語者。編次仲尼及弟子之言也。孟子者。孟子之所著也。惟曾子子思之所為書。以大學中庸名。大學者。言其道之大也。中庸者。言其道之中正而平常也。二書之大旨具矣。初學幸苦二書之難通。而尤以中庸為難。夫大者反易。庸者反難。二賢豈欺我哉。夫道一而已矣。言語文字。則有詳略隱顯之異焉。猶厥之與其旂之與之也。且以二書之首章言之。明德則天命之性也。率之而為道。不待言矣。新民則修道之教也。慎獨所以誠意而正心也。中和在其中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即天地位萬物育也。曾有一之弗合者乎。余少時。先大夫命之習淺說。至於今三四十年矣。而世道大變。士皆喜為異說。欲高出前輩之上。且浸淫於佛老之說。余甚懼焉。命兒輩仍守淺說之學。然往時風氣。樸樸。學士家於聖賢之書。僅求通曉。未甚精覈。其解多在廊廡之間。鮮窺突奧。余乃以淺說為主。參以近日名家之說。會粹折衷。晝夜思索。偶有所得。亦頗有先儒之所未發者。然自謂不害其為同。他日視之。殆有可以解頤。令兒輩習之。知吾道之滋腴無窮。無庸求異為也。

羅近溪先生語錄鈔序

余往者以為學在力行耳。何必講也。世之講學者。皆謂事親宜孝。事長宜弟者也。孰云不宜孝弟者乎。己丑之春。余與楊復所先生同事禮闈。余睹其人似有道者。知其講學。問之曰。何修為而可為聖賢乎。先生曰。吾人與聖賢之性無二。何用修為。余應之曰。譬如世子之生。即為侯王。若曰吾安得此分。神明去之矣。先生曰。得之矣。遂與余言近溪先生之學。余於是乃知吾身之大也。為聖賢若此之易也。若鳥之出於籠。而免觸隅之拘。見宇宙之廓也。欣喜之深。不可為比。既而出闈。先生悉以近溪先生之書示余。讀之日。與先生談。時過先生。先生他出。則與其老友黎君文塘者談。黎君亦學於近溪先生者也。自是而余讀孔孟之書。乃稍知其旨趣。讀諸子之書。乃能辨其是非。則感楊先生已余狂易之疾。而還其知覺。願以公之同志者。然其人殊難得。余誦習羅先生之書既久。錄其直截簡易者。張茂倩氏。見而好之。屬王義華氏手書鏤板以傳。茂倩命序於余。余向言學不必講。則聖賢之罪人也。夫學不必講也。則夫子曰。修德徒義而改不善。亦足以為學矣。而必曰講學。何也。講學者。與師友切磋者也。道在天下。古今相傳。彼此相授。不遇其人。雖讀書窮年。不知其解。世之號為讀書者。語之以爾。即聖賢。皆不敢任。故其自待輕。自待輕。則何所不為。居為地。仕為國。處。從此生矣。故孟子當戰國之時。諸侯爭殺人。而孟子闢楊墨不休。斯亦甚闕於

事情不知人不知學。則謂之無士。無士則無吏。雖虎狼噬。不足怪也。得一有道之人。足以救一世之人矣。余以是為同志者望焉。

聖學啟關說序

馮仲好先生。以聖學啟關說寄余曰。此直指龍公之所為書也。甲寅之夏。直指龍公張公。與仲好講學關中書院。士大夫孝廉諸生聽者。蓋千有餘人。越數日。龍直指乃出此書以示在會者。余讀之嘆曰。毅哉三公之肩道也。自宋儒倡明道學。而有國家者。遂以經義取士。久之經義遂為取青紫之具。而不知有道學。高才者攻古文詞。其餘則青紫而已。既得之。則讀書之事已舉。而學為吏。其所為吏。不過簿書期會之間。下焉者以竿牘苞苴為事。求富貴而已。有談道學者。不曰迂。則曰偽。余初年亦未脫於斯見。自己丑春奉教於楊復所先生。乃稍從事於聖賢之學。然自惟道不足以化俗。慮學者之誕而不信也。歸隱以來。惟以經義授徒。而稍抒其一得之思。與同志者共商榷之。三公乃能講明聖學。為多士標的。龍公又以其所解悟。著之為書。提綱分目。證以先哲之言。其翼往覺來。一何殷篤至此哉。無何而饒陽萬公。將利之而徵序於余。萬公者。仲好先生之同里人也。余於是益自愧其不肖也。夫聖學者。學為人而已。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心無邪思。身無苟動。口無妄言。入則為孝子。出則為信友。仕則為忠臣。良吏。此非求異於人也。僅可為人耳。否則與禽獸無異。此係於上無教。下無學。學之不可不講也。如是。夫人誠自循省。吾人也。為不善。則非人也。非人。則禽獸也。貴人。不肯同於隸圉。良人。不肯同於倡優。華人不肯同於蠻貊。人奈何同於禽獸哉。學者必有學為人之志。而後可以講學。夫聖賢諸儒之書。其中多高遠深奧。淺學者不能測其崖略。而曰僅可為人。則言之似若太易。然則言語名目。容有高遠深奧。究竟則不過人之所以為人者而已。孔子之言。多下學之事。子思作中庸。乃始言天命。言性言道。然則天命即性也。性即道也。性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道者。即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者也。人孰無喜怒哀樂。發而中節。則可以盡性。可以盡道。可以合天。合天。僅可以為人。夫天豈遠乎哉。即吾人舉目所共見者也。是吾之父母也。人必合天而後可為人。子必有父母而後可為子。知此而講之不已。則知為人非易。為聖人非難。學聖人而未至。僅可為人。不欲為聖人者。不欲為人者也。人不欲為人。而執能強之。萬公正己愛人。既行其所學於饒陽。而又日以之訓迪諸生。得龍公之書。即刻之以公諸人人。自茲北方之學者。咸知從事於聖學矣。夫吾自成其為人。而古聖今賢。申申焉與人言學。又筆之於書。以示天下萬世之人。誠視天下萬世之人。皆吾一體。而欲皆成其為人也。以吾之所為。而履聖賢之憂。吾乃不欲為人。孔子曰。為仁。孫已而孫人乎。哉。余不敏。於龍公之書。無能有所闡明。而第言學之不可不講。與夫諸公之苦心。願與學者共尊行之。以無愧於為人。以無負於諸公云爾。

題記序

天下之亂。亂於容惡。容惡者。寬身保富貴之術也。人皆自容其惡。慮人之不容也。而亦容人之惡。自容而惡愈甚。人人互相容而惡日多。惡人多而善人少。善人必不見容。此孟子所謂率獸食人者也。天下安得不亂。蓋余讀啟新錢先生之題記。而忖然以懼。已復洒然以快也。其中精微要眇之道。非余之鄙淺所能窺。第觀其所簡身克己者。毫芒之過。不自寬也。幽隱之私。不自匿也。舉世之所謂無傷而諱言。有欲而假託者。不應進以自便也。譬之猶醫方然。久病之人。視之一一皆其身之所有。留之不藥。大命將泛。余之謂也。余能無感先生之起我乎。先生之子梅谷侍御。以題記來。是時夏月。余竟日讀之。固亦有余之所欲言。而先生已言之者。亦有余所不敢言。而先生言之者。先生言之而余乃敢言。孔子之言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如是者非一。而轍衰列國。車不停軌。何乃與其言刺謬也。余第以孔子所言。乃學者之事。不可以例大聖人。彼固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矣。且非獨此也。聖門之徒三千。皆四海九州之人。所至得一二有志者。與之講學。俾為善人君子。亦參贊化育之事也。當時隱士中。惟儀封人自知知聖人。自知故隱。知聖人故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坐一室而振木鐸。聞者幾人。先生曰。攷史記世家。孔子始以昭公之亂。既而以季桓子之專。周流列國。蓋非得已。不然。舍宗國而干他人。將以行道。豈其本心。余見未及此也。夫孔子之講學。其徒至於三千。未必皆賢。然以大聖人為依歸。常亦無甚不肖。後世士大夫里居者。效其所為。鮮有不棄姦蕪。往往操戈入室。故學聖人者。師其意。無飾其迹。守其道。無藉其資。為其所可能。無擬其所未至。乃善學聖人者也。此士人之大節。天下治亂之所關。講學者先講乎此。而後求其精微要眇者。可也。則所謂學視者。先見與新。學聽者。先聞擊鑿哉。

鄒爾瞻先生文集序

余自客歲之春。起家田間。繇郎署而為少司空。以身與世衰。無意再出。時爾瞻先生先起為御史大夫。數貽書相招。今年冬勉出。至京城外。暫憩天甯寺。則先生杜門上疏求去矣。乃悔其出山。意鬱伊不自得也。明日。先生與高存之來。余望見先生幅巾深衣。飄然偉然。入門相與道故舊。余覺此身猶在山林之中。雲霞之上。忘其鬱伊不自得也。先生判不肯留。余亦不復留之。先生乃出其文集屬余為序。先是安節吳公。曾刻先生之文見寄。先生有作。每寄我山中。所見已多。獨未多見其詩耳。流傳既久。諸公論贊之備矣。憶昔癸未。晤先生於天津。作長歌贈之。今四十年矣。非惟其時不能知先生。即四十年間。數相聞問。未若天甯寺一見之知之真也。先生誠難知哉。方其弱冠通籍。干言不諱。犯宮鄰金虎之勢。遠戍夜郎。幸而生還。游歷榮要。復以直言再貶。天下之人。皆以先生剛者。而不知其好學也。剛而不學。僅足為氣節之士耳。及其歸而求友聚徒。著書立言。闡明聖人之學。人皆以先生好學。而不知其所學者仁也。今仁已成矣。仁則靜合於太空。而動緣於天倪。不見其剛。安有氣節。高古既遠。中庸鮮能。世所謂豪傑之士。大都皆厲氣節。為名高。謂為極則。事以終其身。此先生之所辨而不屑也。夫氣節未可即謂之剛也。惟剛乃能仁。惟仁乃

能剛。公固渾渾乎其若嬰孩也。坦坦乎其無町畦也。惘惘然其引人於善也。今上冲年踐阼。正如神宗。乃中外多故。時事艱危。非復昔之太平。設有大臣如江陵者。更爲可虞。先生豈能容默而已哉。先生之道。自足以不朽。何必以文。惟其林棲多年。故得以爲文耳。然古之聖賢。未有不能文者也。不見夫龍乎。與天同德。至剛也。代天育物。至仁也。而體被五采。與而爲雲。爲卿。爲喬。條變忽化。無攸不有。何文如之。先生自名其集曰存真。真也者。神理也。此與天地終始者也。余初入京。塵冗空集。會有事於慶陵。乃以暇時命筆。陶淵明所謂別後相思之資也。若夫先生之所以去。則太史氏自能載之矣。

馮少墟先生集序

昔吾夫子嘆天下無聖人君子。而思善人有恆。非以聖人君子爲絕德也。善人者。生而善者也。有恆者。忠信之人也。故曰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非有恆也。自古無不學之聖人。亦無不學之君子。善人有恆。可以爲君子。以至於聖人。而皆不好學。何則。彼固生而善。生而有恆也。且其列於士人之林。則亦嘗從事於學矣。以爲吾自不爲不善。何必更學。夫資質之美者。既不好學。而二人者之外。又皆困而不學。天下安得有聖人君子也。聖人尙矣。世有君子。必講學以明道。使彼二人者。皆能爲君子。與之持宇宙而康民物。然所講者。必聖人之學。乃可耳。若馮少墟先生者。則可謂明於聖人之學者也。夫明於聖人之學。然後能行之。與明。固非有二也。今夫學射者。不操弓矢而談射。非惟必不能射。其所談者。必無當於后羿。學弈者。不涉碁局而談弈。非惟必不能弈。其所談者。必無當於秋儲。行之生熟。而明之淺深。隨之。不能行而徒以其意想測度談道。未有不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若少墟先生之於道。則可謂允能行之者也。何以知之。其所講者。平淡而融徹。平淡者。聖人之正學也。融徹者。其體會真也。今論語孟子之書。具在。論語所載夫子之言。有一語不平淡者乎。然至元至妙在其中矣。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孟子則闡明論語之言。而時露其元妙。固聖賢氣象之殊。要亦覺悟後學。有不得不然者。夫語聖學之要。則一敬盡之矣。即致良知之說。未若敬之一言。正大而無弊也。後之講學者。又過爲元妙。舍所載之天。而言九天之上。又言無天之天。舍所履之地。而言九地之下。又言無地之地。此與白馬非馬之辨何異。愚者不必言矣。忠信之人。必聞而駭之。以爲妖言。夫吾之所望。以共爲君子者。在忠信之人。而先令其駭。則天下無復可與言學者。適足以號召僞妄誕之徒。爲斯道盡。是以少墟先生之言。是真能學聖人者也。是真能爲君子者也。是真能使天下人爲君子者也。先生進則直諫。以匡時。退則修身。以正人。是謂知行合一。天下之真知也。言行相順。天下之至實也。余反覆先生之集。想見其心極虛。其量極廣。其救世之念極切。如是而有言。安得不洋洋秩秩也。瓊瓏其音者。其質玉乎。豈不然哉。余受先生之益多矣。先生不鄙。而命爲之序。余欣然命筆。而以請正於先生焉。

淨雲子山居稿序

今人之言曰。講學者未必皆君子也。此贅言也。夫三人同行。卽有善惡。况不止三人。今日講學者未必皆君子也。然則不講學者皆君子耶。猶曰建言者未必皆君子也。然則不建言者皆君子耶。故曰此贅言也。當今若于元時先生者。其可謂非君子耶。則天下無君子矣。先生面不能爲姝。骨不能爲媚。口不能爲諛。其好善惡惡。皆甚。余壬辰見先生於京師。嚴事之。蓋先生之塔曰姜仲文者。故與余善。以是知先生深。先生爲禮曹時。東宮久不立。上疏以請。而太倉更欲五王並封。上疏爭之。二者皆係社稷安危。與政府意倒而科舉事又發政府之私。先生立朝。如草之有室。而余又爲先生之累。貶官以去。先是癸巳之役。余以迂謬失政府意。貶而先生與其僚陳公泰來。張公納陛。顧公允成。及戶曹賈公巖。余門生薛太學敷教。高行人攀龍。皆上疏救之。而家宰御史大夫諸大臣俱有疏。太倉新建慈谿大怒。余遂削籍。與諸公皆成黨錮。先生自幼而講聖賢之學。至是吳下羣賢。顧叔時。史際明。輩皆家居。文會盛集。先生出則講學。入則讀書。時而抒情紀物。攜之而爲文。韻之而爲詩。一主於明聖學。扶世道。憂國家。憫時事。語及古今之忠孝直方。則析羣形於輪采。語及古今之凶邪讒佞。則譏刺溢於詞鋒。其持論皆依於孔孟。絕不爲空虛怪誕之談。率發揮其所躬行。傾吐其所解悟。而莊重和雅。卽聆其聲響。而知爲君子無疑也。往者余之初歸也。有以書規太倉者。太倉答曰。考功爲子陳所賣。謂先生與陳公泰來。當其時。先生與陳公皆久資。先生將升京卿。皆以余貶。而曰賈余。此在贊言之外。不知其何言也。先生一斥。至今不用。以是著作多。其所講孔孟之學。已若視日月指江河矣。其好善已顯之矣。其惡惡已貶之矣。位之顯。孰與人之顯也。官之貶。孰與人之貶也。蘇斯以談。先生未嘗不得志也。先生之成進士晚。而林居久。然其精力尙健。余嘗贊其象。以人不能摧。天不能老。世人其猶用之耶。其遂棄不用耶。先生之集。自名淨雲子山居稿。嗟嗟。世人其如淨雲何。

中山學約序

古之講學者。始於堯之執中。未言其所以執也。至舜而益之惟精惟一。皆未言其爲學。至傳說而後言學。孔子之論語。講學之書也。其所言雖多。要不外於精一之旨。固未嘗揭一二字以爲入學之門戶也。近代之儒者始有之。夫論語之書。不輕言道。道屬於天。學屬於人。學志於道。其所學者。皆日用飲食之事。久之而後可幾於道。夫亦惟顏曾之徒得之。其他有終身學而不知道者。然道在其中矣。故夫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若下學者。人人上達。則皆大聖大賢矣。然則學者亦遵聖賢之遺訓。而防簡於身心之間。沈潛體究。以俟時至。而自悟耳。若風無涵養。而寄之以直透性體。不假修習。遂能目下領會。終身無過。則夫子之聖。尙言三畏九思。擇友改過。亦好勞苦甚矣。夫學以盡性。謂之無所增益。則可安得云無所修習乎。乍聽之則可喜。而徐釋之則甚謬。蓋釋氏之邪說。而昧者竊之以爲至寶者也。蔡中山之學約。海內傳誦久矣。過我卽上。屬爲之序。中山之言。大抵出於孔子。而無近日諸人之說。其識卓矣。夫約也者。約束也。約要也。爲學以自約束。久之而得其約要。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若入門而授之以約。則無所用學與說。

矣。余因中山之請，聊抒所見，與同志共商之。

竹雪亭集序

治天下者，予人以魁柄，俾之恣所欲為，變亂黑白，無敢誰何，以鬱天下之氣，此敗亡之術也。而以此尊寵人，可乎哉？芻蕘之人，蒙尊寵於上，而以敗亡之術報之，可乎哉？姑言其從吾游者，身任司直，露章言有司之無狀，而不許左遷其鄉，此出何典，而銓曹為溺職，鄉舉直指，疑銓曹之赦已，而誣其受賂，勘得其情而猶誦之，若曰不使直指有虛語，如此類已大可駭，至馬元甫，則遂以大計被斥，元甫為廬州司理，品屬諸郡之吏治，直指使者賴之，簡良黜墨，以安民生，明刑惟允，江北諸郡之民，皆偵其行縣之所至，大憚大冤，無遠近，皆欲見元甫而慰之，無不敬若神明，親若父母，愛若芝蘭，元甫氣清凜，發言直切，即有欲私干者，見之其意自沮，與人交際，不過若萍踪，葛即為腹，海公瑞號為苦節，聞元甫之名而重之，司理六年，以無根柢，僅轉刑曹，俄而改儀曹，出為江西督學，三月以髮去，大計遂被斥，不知以何官斥也，其司理絕有聲，禮刑皆閑，曹督學僅三月耳，江西之士大夫，清議甚重，其賢者皆稱元甫賢，士子皆心服之，當事之說曰：假仁假義，宜斥，天下之不仁不義者，可勝誅乎？仁者愛之，義者正人，既歷歷有狀矣，而曰爾假也，真假存乎心，不可出以示人，是使為仁義者嗾而受禍，終無可告語，豈不悞哉！元甫之為刑曹也，涇陽李公為御史大夫，素重之，前此大計，李公數與元甫促膝談，有可之賢不肖，而余友鄒季如為考功郎，又時從元甫問大計事，於是臺省忌其侵權，墨吏恨其深察，而江西直指以賊被劾，李公薦元甫覆按之，無所隱，直指竟適戍，蕙焚而艾嘆，此元甫之所以不免也，太計所斥，不得復起，有如元甫者在其中，今天下之賢者，無不為元甫稱冤者也，操魁柄者固宜若是耶？元甫志銳而氣雄，余甚慮其不能堪，而元甫閉關謝客，類愁苦者，然讀書味道，時而獨往，游邨園之中，俯清波，憩茂林，觀雲鳥，適然甚樂也，與至則為詩文，其為詩文，非惟不隨時人塗說，亦不模擬前賢，其境有所獨詣，其識有所獨得，而聲徹於塵之氣，隨之使毛髮俱清，慷慨切俗之言，誦之使人神色俱煥，想其澄神專思，嗒焉遺其形，而遊於六合之外，萬物之表，入於至細之中，微茫不可測識，形容之域，忽焉而從天墜，從地出，從虛無中生，縣縣乎其有端也，液液乎其漸以解也，總總乎其成章也，翩翩乎其雲掃而霞舒也，當此時，覺天地改觀，日月生色，隻字片言，不可為價，獨樂獨笑，獨歌獨舞，何物足以喻之哉？流俗之人，自以患得失，謂天下人豈有不患得失者，故每擠排豪傑之士，使在邱壑，意其愁苦無俚，不知既名豪傑，安得愁苦，所可恨者，國家以魁柄假人，而用之以驅除豪傑，徒為讎者所快耳，於元甫何傷哉！元甫之詩文名竹雪亭集，夫以竹雪名其亭，即元甫之為人可想也，而其詩文可知也。

周元合文集序

元合者，元孚之弟也，余自弱冠，與元孚成進士，一見成深交，時元合為諸生，相聞而慕之，余茲仕正得汝

南，近元合之居，每相過縱談，永夕無一語不投契者，元合秋試數不利，遂焚其所為舉業，入貨遊太學，友天下之士而歸，天下士無不知元合者，與余別三十餘年矣，近有論之於其邑令者，邑令故不知元合，而筆辱獄繁之，當道者以讓令，乃得開釋，既而元合以其文集屬余為序，序曰：天下自秦迄今，豪傑之士代日以少，即有之，恆困屈不得志，秦見諸侯之勢重，易為亂，故罷之而置守令，九州一國，士不遇，即孔孟無所更適，有天下者固欲為長久計，而秦先得之，故後世皆用其術，然秦之享國最促，繇當時遊俠刺客之倫尚在，而無四君之養士，是以禍起於匹夫，不此之防，而徒焚書坑儒，以愚天下之人，儒者何能為亂哉，後世師其意而反之，乃使天下之士，人各受經，習其師說，而取則襲鄙淺之文，凡稍有才智欲富貴者，皆俛首肄習，命運利者，菽麥不辨，而已服官政，數奇，則日夜吾伊，皓首寒窗，老而後已，故秦以焚書坑儒，愚天下之人，而後世以讀書為儒，愚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漸漬於其中，日以迂腐趨趨，不能為亂，亦不能為治，夫惟豪傑之士，乃不可得而愚，而運命未必利也，則元合是已，元合微妙玄通，倣儻奇偉，何位不可居，何功不可建，而困於青衿，恥與為伍，閉修離俗，發篋出其家藏書，盡讀之，探討思索，九天之上，九淵之下，六合之內，六合之外，萬世之前，萬世之後，無不徹也，其視古今之人，大聖大賢而外，所推服者無幾也，其視古今之文章，六經左國而外，所稱賞者無幾也，與至而命筆，手不暇書，須臾立就，數言非少，千萬言非多，各成其趣，非假離鑠而未嘗不工，其合於古法，非以擬議，至創出之語，俗士見之，魂驚魄悸，通人得之，乃足以為快，不知其狂呼而跳踉也，嗟乎，有士如此，而老於蓬蒿中，其意未嘗忘用世也，嘗望我以薦達矣，而余位卑，力不能也，然余亦何能致高位哉，夫白龍魚服，豫且射之，龍自知其龍也，而人視之魚也，是以困於豫且，而元合垂老受辱，幸而不死，至乃以元孚之死，其巫蠱嗟乎，使巫蠱足以殺人，楚人得其術，則必除其所忌，元合宜首被之，而何必假手邑令，元合獄中諸詩，乃益精工，跋扈益甚，此豈可得而殺者哉，嘗解周易大象，陰符經，及老子，其所悟深矣，彼黍民菌人，何足以知之，千百世而下，睹元合之文及余之序，必有痛哭流涕，而切齒秦政者，賈生之論，未盡其罪之萬一也。

正心會選文序

余以讀書靜坐之暇，選近科時文以示諸生，聊據所見，搜羅非廣也，又非敢云九變復貫也，今之文盛矣，識超者或不合經義，詞勝者或遠於時制，余不敢取也，吳昌期令其子貞復刻之，江南郡城諸君子，請先刻之，以便諸士誦習，而屬余為序，夫為文者皆好奇，余非獨惡奇也，奇與正對，奇而離於正，則邪也，正而不奇，則迂也，豈惟文哉，古之聖賢，孰非正人，孰非奇人，然其人皆無異於常人，舜在深山，鹿豕不驚，孔於鄉黨，恂恂訥訥，不見其奇，奇之至也，假使誦賦焉，而以為異，矯亢焉，而以為高，刻峭焉，而以為俊，佚宕焉，而以為豪，殘忍焉，而以為雄，此皆奇之類也，離於正矣，君子不道也，是故子思之所為書，名曰中庸，庸也者，常也，離於常則為怪，怪則為妖，衣服之怪，識微之君子憂之，况生於心而害政事者哉，夫燕趙之人，自

古少文。其文率正。大明白。如其人。今亦隨俗為邪僻。不類燕趙之產矣。世道人心之壞。此其章者也。余不自量。而以正文體為已任。故從昌期之請。刺之江南。然固宜自吾鄉始也。

葉相公時藝序

文各有體。不容相混。今取士以時藝言。古無此體也。然主於明白純正。發明經書之旨。亦足以端士習。天下之太平。繇之前輩。如王薛唐羅諸公。皆高才博學。能古文詞。而其所為皆時藝也。斯事雖細。孟子不曰生於其心乎。且進士之科目。重公卿大夫。皆從此出。所關於士風世運大矣。嘉隆之間。文體日變。然不失為時藝。浸淫至於今日。率皆以頗僻幽渺之見。託之乎經書之言。而其詞非經書也。又非左國史漢韓歐三蘇之詞也。一切佛老異端。稗官野史。邱里之常談。更胥之文移。皆取之以快其筆鋒。而聘其詞力。如颯風之起。捲草樹。飛砂礫。拂覆天宇。不見日月。而以為奇觀。時藝古文。都無所似。士大夫奈何作此以取富貴。此天下之亂。所以越至於今也。余從山中來。葉公數與語。一日及時藝。相與喟然歎息。因出一帙示余。曰。此作之輪廓。以教余孫者也。公詩文妙天下。降格而為之。四公之作。質而文。正而奇。昔日之時藝也。猶古文也。公之作。文而質。奇而正。此日之時藝也。猶四公之文也。昔人言杜詩猶史記。可與知者道也。此豈不足以取高第哉。皆之高第也。何不依於大雅。而用黃毛外道為士習之不正如此。公居綸扉而為舉子之藝。蓋憂之深也。夫救世者。必得衆同心。而後可。今風俗已成。言正文體者。其文體固未必正。將誰使正之。馬勉思侍御督學畿輔。刺公之文。以式多士。屬余為之序。燕趙之間。自古少文。文體之邪。不能若南方之甚。然正之宜自畿輔始。明年復當大比。天下之治亂。決於此矣。侍御賢者。豈不能為歐陽永叔哉。

張緯典時義序

天下自上古之至人真人。以至於今之人。自上古渾噩醇雅之文。以至於今之所謂時文。猶播丸於高山之上。轉而下。不至於深澗絕壑不止也。以今之文。取今之人而用之。以治天下。欲以比於隆古。必不可得也。夫古取士之科。不可復矣。則何不掄其有道義文學者而用之。其不然者。則皆俗人也。與之言人品而噤笑。與之言名節而噤笑。與之言報主救民而噤笑。試與之言結權貴。取大官。置美田華屋。口珍味而身文錦。則陽氣溢於面目。而不覺其虛胡矣。此人者。非無辨護之才。然不知大體。特小技耳。非不動於王事。然意在得直。不可謂忠。時亦能卻賄賂。然意在取息。一母而十子。不可謂廉。非夙則暮。必露其本性。如此人者。用之累千百。而不可以治天下。進士張緯典者。其家近鄆上。余在林下久。緯典未第。來就余學。其人志向極高。不欲為時人。為諸生。貧。既舉於鄉。猶為諸生也。經年學於外。而不歸。無庸斷杆。余與之論學。無不合也。有疑必洞析而後已。凡余所選定之書。無不讀也。余所涉獵。無不窺也。強記而不忘。深思而有悟。為文博瞻淵雅。絕無此時惡趣外道之語。世有知言者。即緯典之時文。亦可以知其人矣。得士若斯人者。庶不負國家設科之意哉。余偶起官入長安。緯典成進士。乃令遠客離其文。而弁以此語。

喬章甫時義序

余二十時。與章甫之父中丞公。從學於艾純卿先生。先生皆器異之。中丞公與余同歲。而余先一飯。極相善也。余以竹時蚤退。隱於東園。中丞公每過之。輒留連不忍去。酒量不甚大。而相對輒痛飲。或至於病。時章甫之學已就矣。諸能文者。率以為青紫可唾手取。命之問業於余。余不甚許可。以為倘隔一塵。他人不謂然也。章甫慮心苦思。久之遂入於五通四關之域。與與妙合。文先筆至。覺舉業之不足為也。乙卯舉於鄉。已未成進士。蓋余弱冠而薄遊。所交海內有名之士。幾盡。則重歎夫有識之難也。士必識定而後軼俗。軼俗而後卓立。卓立而後可以為君子。天下之事。皆無足為者矣。余數年來。不自量其輕微。而於里閭中。偶若朱公叔之處劉伯宗者。乃其人方以時行乘權放吻。謗議橫流。向所交者。漸漸引去。而章甫自若也。釋褐之後。刺其文以傳。曰。吾師之所選也。及今過三幾五而亂定。余復齒於人。而章甫竟亦無恙。然則章甫之識。其視世人何如哉。夫天下安有如此人。而不能為文取進士者。安有如此進士。而不能暨功名垂來遠者。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夫以風雨晦冥。以知君子。未足為知人也。余之謂也。然余固以中丞公知之矣。

王惟則時義序

今天下以文章取士。高才有志者。皆以文章自負。而明理者甚少。彼其泉湧而雲鬱。豈不以為博達辯智哉。然而無當於理也。何者。非吾聖賢之所謂理也。其談空說幻。欲超出吾聖賢之上。試與之以近代諸大儒之書。略觀輒棄去。曰。是不足知。然實未嘗知也。彼以都試選舉。故讀孔孟之書。不然。則亦棄去之矣。如是而為文章。豈足道哉。舉業固不足為文章。然出於我而示天下人。亦何得漫漫。而支離浮誕。猥隨俗尚。曰揣摩成而得科第已耳。然則其所謂舉業者。亦非也。總之以不明理。不明理則不知言。不知言則不知人。不知人則不知政事。即都大位。亦何益於天下哉。王惟則。高才之士也。無書不涉。而專心於理學。於近代諸大儒之書。居家行路。不去於手。存心處事。皆欲與聖賢之道。台釋褐為雄縣令。行古教化。期民無不不作俗事。至乃阿上官。趨權要。則生而無此性情。非欲為氣節也。大都惟則事事皆實作。不自欺。不遺餘力。即舉業亦專精為之。摘詞必古。作者既深。既博。既藻。既雅。而其談理。一出於孔孟。近代諸大儒之書。不隨流俗。若惟則者。乃可謂高才有志也。已。士皆如此。天下可不謂有人哉。惟則之志。余深知之。不復相勸勉。其舉業之文。將刺之雄縣。余為題數語。示諸生焉。

呂輔季制義序

余嘗謂古之聖人。其才德皆同。而文章亦不能無異。如周公之詩之綺婉。之文之古奧。即孔子不能及也。故孔子稱其才美。周家之制作。成於周公。孔子以為郁郁乎文哉矣。迨其後世。猶以為野人。而自謂君子。則其所謂文者可知也。我朝之時義。至成宏嘉隆間。亦可謂郁郁矣。逮其後作者。以為野人語也。其談理

必極盡其布格必極奇其造詞必極新而其取材必極廣遂至於難一切禪家鍊士之邪說諸俗之俚語吏胥之文奏與墳典邱索並入篇章此亦何可令前輩諸君子見也數年來漸多癖者日就於沖澹閒雅然天地間渾厚淳朴之氣亦變於畫矣此亦識者之所深憂也呂輔季自弱冠時余見其制義曰此青雲之捷足也語敏妙也庚子舉於鄉屢不第愈發憤無書不涉尤殫心理學其為文愈益闡深典重思若炙膠而不說於經斐若藻蔚而不陷於浮蓋先民之軌存焉輔季之於文可謂不捐於俗矣移風易俗我輩之責也今輔季成進士矣慎之哉其自文而推之無受世之滋擾哉輔季孝友酒謹甯復可慮而余過計如此夫平居而知其慎也將涉江海而申申諄諄戒之愛之也重之也

張質餘時義序

國家撰吏論道而作者皆從時義起者也余蒙累世之業自致頗早性剛才拙不能用世其退居也亦早然又不能為他事則惟以時義授徒課子與至每自為之亦隨時而變令可以市諺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余於此技亦可謂習之矣以是罕所許可所許可恆必售久之則恆不必售也張質餘其一也質餘與余親戚厚善瑰亮沈毅治學甚精力余令兒輩師之數見其所結撰其思密其氣沛其機圓其取材古其摘詞秀余未嘗不稱善相屬也然數不利於春試蓋余隱授且三十年矣文愈變而愈奇奇非人人能也而餘時義起者皆以奇售何天下之多奇也太抵以難於正為奇然則奇者與奇者皆莫知其所歸然也而孰知其售不售哉質餘奇而依於正故不售余今乃知之矣質餘試為陳留宰咸愛得宜良民欣喜當路者皆推薦之余嘗言質餘必能其官今果能之然此時吏治猶時義也其售與否有不可知者余第知質餘之文章政事耳而迂闊之見偶合當路天下事一一可知是謂時之清夷人鬼無權而聽於道也末世則否然使事事皆不可知則七曜塞而二儀毀矣陳留諸文學得質餘之時義而饒之以示余余掩卷三歎有文如此曾不得一第余白首攻雕蟲之技猶憤然於利鈍則陳人之常也哉然陳留之政最於中州天下事尚有可知者志士勞人容有伸眉之望質餘其努力為之

邑父母曾侯時義序

南樂魏懋貞撫首八年辭榮歸養過我東園談及昔中所往來最厚者無如洪洞之曾中丞具遠其長者大人之致諸公子皆才有文而信謹克嗣其家聲分我以丹藥曰此中丞之所貽也懋貞意不可一世而談中丞公津津乎有味也余聞而心識之久矣今年余邑缺令得曾侯余聞之曰是懋貞所云者也及見之抑抑焉顛顛焉聽其言斤斤焉聞聞焉視事未幾而邑中忻忻焉肅肅焉井井焉夫賢者固不妄許人如此哉政暇出其所為時義示諸生余得而觀之微乎其鑠妙也林乎其雋永也淵乎其思之遠也嗒乎其確辭也鬱乎其色孔古也而意之所起神理空湧機之所赴鋒穎直前若乾道之精剛有不動動則給乎其無不貫也無不至也無不入也麗集波瀾未足以擬之夫曾侯生於龍淵而栖於鳳麟乳哺於道德

而嬉戲於文章即剛大之氣亦其稟受於骨肉之中而又師嚴君友兄弟以切磋之固宜其文若此耳以是觀其為政力追往古忘身厚民恤困窮則澤流膏雨若身鏡則威喻秋霜信心直道不悅於威權不撓於口語不阿通於利害與其文有以異乎哉余蓋深幸當今之時而有曾侯其人非一邑之所僅見而已余自見曾侯而為善之志益篤識見益進因以告於邑之士子曰余觀於曾侯之文所屬草野酌改易極其苦心以侯之貴盛也天稟之明敏也家學之易成也其勤如此而況他人乎其曷可玩傲為也吾邑之人文將興而未盛其在曾侯乎文翁化蜀遂成齊魯吾邑固寰內之地而近齊魯者也學公之文則宜法其人他日則宜法其政自有邑以來而得此一令長詩云既見君子云胡不喜夫見君子者豈徒喜之而已哉

四書會解序

昔孔子以學之不講為憂其所與門弟子言而筆之於書及曾子子思孟子之所闡明者皆講學語也國家用之以取士士授之於師而摘為文詞皆講學語也乃舉業與講學判為二塗務舉業者以講學為迂謂記誦則足以取青紫何以講學為其高者乃曰學在躬行耳何必講也往往都大位稱賢者皆以講學為笑夫志在青紫者無論矣躬行則不必講學孔子可謂躬行非耶其愛學之不講何也今孔曾思孟之書具在學者能一一而領會之耶則必自謂能領會矣茲稱點訓則能舉之於口操鉛槧則能達之於手以為學在是矣嗟乎嗟乎聖人之學固非示人以難亦何至若是之易近在目前而其所見者非也甚至取釋氏之餘食穿鑿而強傳之其失愈遠矣夫學何可不講也豈惟學舉業亦何可不講也不講於舉業即能得志終不知舉業不講於學即能為善終不知學誠恐毛公浙中之名士也其為諸生時於聖賢之書研精默悟而參之以前代碩儒之傳註近日名家之見解博窺偏涉而折衷之以獨見映成而名之曰會解公為彙強率諸生請梓之以傳令許生有聲以示余為屬之序余齋而讀之則三歎毛公之好學也何其探抉之深而辨析之微也而明白正大不難於異端之見此舉業講學合而為一者也豈惟可以取青紫體之躬行可以為聖賢矣其有功於趙魏之間大矣哉昔文翁興蜀郡與立學官誘進人士往來用文學取大位聲稱至今毛公乃欲趙魏人士皆知聖賢之學故曰其功大矣毛公為彙強民甯盜奔閭閻輯睦去而邑人思之與卿雲魏公並為祠俎豆之先是魏公為彙強政成被徵書而毛公至魏公之同里姻戚也既而毛公擢入朝龍嶼鄭公至鄭公閩人也三公皆海內名儒相繼率一邑豈偶也哉夫文章闡氣運天其將興之趙魏間哉

疋己名首序

余往昔嘗病藥艾不效自念養生當讀醫書久之病已取而讀之未幾輒廢去不能竟讀也而第喜上古秦漢之文嗜其蒼澀時時自笑倘再病此其中甫有方耶然不能以彼易此己丑之歲遇楊復所先生於

長安聞其言乃讀宋儒及近日道學先生之書。略窺孔孟之旨。能修志意。不結於富貴聲名。有以自樂。身亦無病。夫心有所用。則神明內守。血氣循理。無凝結淋底之患。病安從生。及讀唐人胡悟所著黃庭內景圖說。稱人之五臟。屬於五常。五常得則五臟合乎太和。乃知養生者。聖學之緒餘也。柏鄉孔公。楊先生之徒也。出其所輯前賢之言。切於治心。慎言修行者。以類相次。名曰石。石者。以石刺病之名也。世之人皆知食與鬼之為病也。而不知非病之病。夫邪據於心。而發言悖。作事倒逆。無痛楚清癢。而神明去舍。血氣滯澀。世人以其無妨於富貴。便於私利。遂欲也。不知其為病。是謂非病之病。故有終其身不知仁義為何物。矢口未嘗及之。斯其人而壽也者。是鄭肅之類也。而強也者。是羿澆之力也。而龍盛也者。是虎狼之族也。而巧言能文也者。是鸚鵡之類也。試以前賢之名言與之。彼直以為蕪土耳。孔公博極羣書。而取其精理。以為繕性禮躬之助。視一念一言一動之非。若疾苦之在身。故名之曰石。此世與流俗之意同乎哉。宇宙內何者非己。能死己。庶可以死天下之民而活之。石。國家而久之。令名無窮。子孫榮懷。余之得此書也。無論馬珠璧。雖有靈蘭之秘。瓊笈之文。吾不與之易矣。

四書通序

今夫實主之相對也。杯酒談敘。忽然面出一言。莫知何謂。展轉生疑。有絕非本指者。學者生於千百世之後。而讀古人之書。言語未必皆同。流傳未必無誤。欲字字而解之。無乃不能乎。自漢人尚經術。而傳註興焉。一字闕則非句。一句闕則非篇。故必欲解之。郵書燕說。當必不少我朝以舉業取士。尤不容一字之闕也。而解註益繁矣。然皆起於南方。北方之學者。其取科名。大率以資材。不甚苦學。許通卿聽慧天挺。讀書超悟。而泛覽窮涉。所夕勤思。務求昭晰而後已。比輯成書。名曰通解。會說。毛公為宰。出其所為。四書會解。示彙。諸士。而通卿以獨證進。毛公擊賞不已。相俸並饒之。余昔聞郭公介夫。盛稱通卿之質行文學。比來閱業於余。因得見其所為獨證者。北方之士。若通卿之好學。殆不多得。其學可謂苦矣。而久不售。豈非有數哉。通卿之心。極虛。余無以益之者。則請以闕疑之說進。多聞闕疑。孔子之言也。非徒教學者。聖人有所不知焉。非疑耶。多聞而有所疑。其所不疑者。足以畜德矣。闕其疑者。未見其有損也。何苦而必為之說哉。孔子曰。疑思問。問之而不可解。乃闕之。是都無疑也。何也。本不可解也。猶之見連環者。曰不可解。是以不解解之也。余不敏。願與天下之講學者。共守闕疑之訓。然學之不博。思之未至。而遽言闕疑。則謬矣。故闕疑之說。余第為通卿道之也。

乃寤錄序

余已丑為文選副郎。成槩時事。上疏忤二三權貴。為吏垣李公春開所參劾。其同僚同年史玉池諸公。先起而駁之。吳徹如起而繼之。張元冲。周懷魯。杜之。張仁軒。持之。余得旨。照舊供職。遂移病歸。癸巳。余再入為考功。筮內察。得罪三相。以余為結黨專權。放之。時史玉池。陸吏科。都給事中。不出。曰。出則當首言考功。

之事。必不見聽。且余乃考功之黨也。豈得獨留。上病。亦令之去。而于景素諸公。皆棄官以明余之無罪。余自念十載銓曹。入署一年。而即病免者再矣。今未一年而罷。拙宦之效甚明矣。遂無復進宦之意。日飲酒讀書。芳茹園中。不閱邸報。而聞在位多薦之者。不甚以為意也。蓋不覺遂三十年。余七十二老矣。余少竊虛名。數年來失之於鄉。訕。伏遇今上。修起廢之事。故非余之所敢望也。然俗念未盡。不能都忘毀譽。而同鄉諸公。貽書當事者。臺省諸公。又上疏薦之。竟得推舉。以起家田間。夫古之卿相。無數。今皆在荒煙野草中。與下賤何異。惟無得罪於名教。為世之賢人君子所許與。乃可稱人耳。余最不肖。不知何以見取於世之賢人君子。久廢之人。大都面目未親。姓名未通。而皆舉之於積毀之後。拔之於吐棄之餘。余之衰劣。豈復能出而有所建。豈惟以受知諸公。為榮幸耳。昔管夷吾比鮑叔於父母。北郭騷捐軀以仇晏平仲之難。古人之重知已如此。豈在乎進宦與否哉。余三十年。猶醉夢也。今乃寤耳。可不謂大愚哉。於是命兒輩搜防之。備錄其邑里宦迹。刻為一書。曰乃寤錄。傳之萬子孫。世世無相忘也。

李于田詩集序

昔孔子述六經。詩居一焉。世傳為周公作者。四篇。棠棣。語兄弟之情也。七月。為農夫之言也。東山。為東征歸士之言也。鶉之。為鳥之言也。其言無不曲盡其妙。即東山之詩。遠在邊之客雨。想鶴鳴之與歎。細至於桑。蠅。伊。威。蠨。蛸。蟪。蛄。可以觸緒生情者。靡所不及。而探其夫。婦之私。以新舊為。言語可悅。聲香可愛。客離女。所嗚咽涕泣。而道。文人墨士。所極其心力而言者。不復過此。余意當文武成王時。雅頌之作。必多出於周公者。不則孰能洋洋郁郁。若彼者乎。故詩之遺。至大矣。至妙矣。非夫洞徹無疑之識。其孰能知之。非夫員神不滯之才。其孰能為之。而世之人。往往託於雕蟲之說。以掩其陋。夫善雕蟲者。未有過於天地者也。而不以貶天地之大。要之出於自然。歸於大雅。乃足觀也。以此求之。昔之詩人。傳稱至今者。蓋亦鮮有可觀者焉。嗟。嗟。難言哉。蓋詩必從悟人。悟而後有所用其才。否則以巧益其醜。悟而後有所用其學。否則以博益其腐。故世之人。於子美。獻吉之詩。大率隨聲妄贊耳。真知者。與有幾。余友李于田。自童子時。授之經。若其素習。使之文。則能文。稍長。見人為詩。則又能詩。二十成進士。益肆力於詩。嘗謂余曰。李獻吉而後。詩絕矣。魏懋權之詩也。唐世人莫知也。然必傳懋權往矣。吾二人勉之哉。于田詩。不專學一家。然自不詭於作者。其堂堂正正。佩玉垂紳之度。可敬也。而妍姿秀色。可挹也。其欲日歎雲。籠蓋一世之氣。可駭也。而溫和。平粹。可愛也。其江奔河激。飛濤於寸毫。可思也。而微言。醇味。可釋也。其龍鱗。鳳羽。五色。組。綺。可觀也。而雅淡。古質。可貴也。其慷慨。激烈。如荆高之筑。可悲也。而婉嫵。嫵。媛。又可念也。出之若不经意。而奇興自逸。古調近體。長篇短韻。靡靡江湖。天地山川。草木昆蟲。大人兒女之情。無所不能言。無所不極其妙。此所謂洞徹無遺之識。員神不滯之才。非耶。是故其為令。則澤浸。藹少之草木。其與文教。則河洛。齊魯之士。斐然向風。其仗鉞。遠左。則勒燕然之石。其受劍。征反。楊。曾。則開夜郎之塗。其治河。則禹。效。盤。天。吳。弭。

節。蓋于田識足以照燧。量足以持重。明足以辨物。方足以植則。宏足以得人。性兼羣道。體被衆美。是以動與福會。言與妙合。自古及今。立功名者不必能詩。能詩者每以詩人終。猥云非窮不工。若于田者。即未可謂聖人乎。豈非萃兩間之靈秀。應中興之輔。後進畏其才氣。或以爲今之詩人。流俗見其動伐。以爲與世之所謂邊才等埒。余之交于田久。深知之。故序其詩以及其人。後有君子。必以余爲篤論也。

蘇杏石先生詩集序

陸士衡之論文也。以詩緣情而綺靡。或者譏之。以爲綺靡自六朝詩耳。詩三百篇具在不綺靡耶。亦三百篇有三百篇之綺靡。六朝有六朝之綺靡耳。故詩非徒才也。必與情兼妙。而後能之。才與情合而成趣。成趣之謂能言。語趣之謂知言。人有語趣而能言之者乎。則盈天地間。一邱一壑。一雲一石。一花一草。一飛一動。莫非趣也。而大言而小言。而短言而永言。而正言而倒言。而古言而今言。而莊言而詼言。莫非趣也。斯其人皆明。通靈。元微曠達。故能處榮觀而獨離。居岑寂而自媚。若杏石蘇先生者。其人哉。先生大司馬公之子也。少而魁岸英爽。有大略。恥以佔舉取富貴。大司馬甚奇之。總戎三邊。先生恆在行間。與帷帳論議。竟不受蔭。大司馬會得罪權相被逮。先生伏闕上書得釋。先生古所謂豪傑非耶。而余弱冠時。從其子參軍。獨立游。聞先生少所爲。曲散曲。隨於俗。味咬嚼。乍聞三倒。夫撫弦微音。其能奏雅者。即其能爲狡弄者也。其趣一也。余最後乃見先生之詩。則又象物別體。還言叩韻。悲而憤。妍而雅。在再而清。濛而不韻。曼而不諱。總之合於詩人之趣。夫趣者。人之所得於天。不可強爲。故博學可能也。而意難。意可能也。而言難。言可能也。而味難。味可能也。而音難。音可能也。而態難。五者兼美。而名之爲趣。即作者莫知其所以然也。譬之西施之嘲。非以爲妍。而妍隨之。即先生豪傑自命。其於文詞之技。非屑屑然也。而警效爲陶韋。願盼成王孟。豈夫得之於天者哉。或曰。先生父兄皆名家。亦其所染然也。夫性有之。少而習。長而忘之。此之謂天也。參軍名本復。能詩。與余善。

范長公詩集序

范長公者。余郡范大夫之兄也。余深范大夫。是以聞長公之義。詳長公孝弟忠信。兢兢紳束。嗜善如飴。養惡如飴。與人交。淡成無數。三秦之豪傑。無不知范長公。願推結者。長公之父。故秦中名公。范大夫又賢者。父子兄弟濟美。是以長公之名著。長公仕爲高密令。其救荒墾田。備倭弭盜。皆有妙畫精算。足垂永利。司府以爲高等。然僅遷府貳大理。遠方法弛人玩。多豪多盜。長公下車未久。而幣藏明白。姦黠顛恐。大盜夷。士民便稱之。咸願得長公。遂爲司府。然竟以爲趙藩長史。以長公奉前人之家法。居官自常。祿外。一毫不取。無可以欺顯要貴人者。故僅得不罷。而老之閑曹。長公嘗寓書於余。頗有感概不平之懷。余答之以世事何定之有。人生資五斗米。低昂惟人之口。盜隆絲人之意。如僕者。亦立心向上。而關不諸俗。橫遭汚。詎使倡而歸。我自知我何虧折。欲以慰長公之心。頃之范大夫以長公詩來屬序。余亟讀之。惘然自失。

仰而歎曰。學者不可以不爲詩。余讀范長公之詩。知之益深。如見之焉。夫范長公膺賢哲之性。稟瑰璋之才。文成鳳采。游若龍清。高密之政。平之則卓。茂爲儒。異之則魯。恭何讓。彼被徵書。據臺省者。其人皆知也。而長公既隨牒於遠郡。旋曳裾於閑曹。故知卒庸勤爲奏最。苞苴厚爲試功矣。何物更爲公道。誰者名爲故人。此志士所以標心。而忠臣所爲流涕也。范長公豈殊此懷。然惟其能詩也。故莫非詩者。其選之遠也。則以遠爲佳。瀕之山之水之草花之禽鳥之木之石。內地所未見。神農所不載。皆可以觸情起興。而爲詩。其投之閑也。則以閑爲佳。無簿領之積。無吏胥之守。無當關之呼。不爲詩。則不能長閑。爲詩。復不覺遽。故其爲氣也。如長風驟起。林披川動。其爲調也。如造父御天馬。步趨合度。其爲詞也。如西施宜脩。對鏡自賞。凡士之不得志者。往往摧沮自喪。否則激而爲叫號。怨詈。今觀長公之詩。甯有一於此哉。夫長公之於詩也。深矣。志鬱於中。而弗得據。則不食而飽。詩以發之。如織雲不留。太虛洞朗。故曰詩言志。詩者。聖人之雅言也。握管命意。必覽先民而作。則赴理義以爲歸。合於作者。乃成德音。故曰詩也者。持也。所以持人之性情也。范長公深於詩矣。深於詩者。謂深於道。主爵不能抑也。譏邪不能害也。鬼神不能懾也。夫亦何所不可哉。故余自謂以詩知范長公。如見之焉。長公其以余爲知之否耶。

花萼堂吟稿序

余爲諸生時。即聞成安有二蔡云。長曰孟受。次曰仲開。皆聰穎夙成。博綜典雅。趙魏之間。爲詩者故少。而二蔡與東明石拱辰。穆敬甫。以詩倡和。每出。遠邇傳稱之。二蔡又皆孝友。傲儒負意氣。立然諾。名聲籍甚。孟受居官強項。不能自摧於權貴。屬吏之貪汚者。即有與援。必奮力擊之。而安福劉侍御。劾江陵。時孟受正爲僉事。遼海附鷗之徒。迹射之。竟罷官。仲開慷慨有大略。其備兵奇嵐時。中國方與俺酋講。互市事。會榮點。其妻三娘子者。能制御酋。至諸邊兵使者。皆不敢與相見。仲開與之飲。紅門帳中。會極歡。聽約束。金贈之費。較之入鎮省十九。作塞下曲。勒石紅門外。當此時。仲開望隆華夷。與同事者。詣制府。制府再三揖謝。仲開坐。有問。再三稱之。而衆皆相顧。五色無主。竟以飲章中之。而仲開歸矣。二蔡氣節事功。榮華可觀。其弟叔達氏。最晚出。高才多學。能詩。如其兩兄。試爲孟縣宰。神明愷悌。治行於晉中。慕二於是。趙魏間。稱成安三蔡云。余釋褐時。識孟受京邸。仲開以征反字會再起。有以宿訕害其功者。余在事。爲爭之。未幾。仲開以功成退。余以能歸。仲開再起。遼海。過我邸上。既而叔達持其兩兄書來。蓋向所聞三蔡者。余皆識之。風流瀟灑。如所聞。而忠赤之心。剛挺之氣。流俗未之能知也。叔達爲孟縣。則仲開已就世矣。孟受春秋高。叔達乃刻其三兄弟詩。曰花萼堂吟稿者。屬余爲序。蓋孟受仲開。宦成蚤歸。而接之以叔達。所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豈惟無故。又聰明材美。傲儒不羣。彼大聖懷不咸之悲。古賢發皆有之歎。惜矣。則亦無故是幸。而何必皆才。故士聞天下有一才。則不難陵崢嶸山。險深溪求交也。而乃淑秀鍾於同氣。魂朗聚於家庭。白雲之調。同高。流水之絃。共賞。其人皆等而上於羲皇。其詩則陷而亦爲大歷。既翁且耽。倡予和汝。於

鑿乎盛矣。迨乎仲聞云亡。叔達出宰。孟受老而獨居。昔畫同株之歎。今軫異林之痛。叙歎之作。雖孤起而易成。述痛之章。雖有和而易廢。杯舉與嗟。毫楮隨淚。晤昔日之所為時。絢焉在目。衰也甚矣。逝者如斯。豈不悲哉。茲叔之所為刻其詩也。夫有朝必暮。何盛不衰。惟夫雅人。騷客。飛文奮藻。摛蓄積之情。敷寫其所感觸。傳之其人。而被之管絃。此世代之所不能限也。三蔡之詩。足當之矣。人三為衆。而况兄弟三人。皆躬備才。此古今之勝事也。且其人皆在賢豪間。俠者慕其氣。決者欽其孝。友文士愛其研詞。孟受之方格。仲聞之膽智。皆已流聞天下。而叔達之事業未艾。凡此皆足以不朽。草花之榮落。亦何悲之有哉。請以此慰孟叔氏。而仲聞亦可無恨於泉下矣。

五嶽誌序

余聞楡林杜日章將軍之名夙矣。日章家禪帽鈴。少稱膽智。而博涉羣書。詞藻溫麗。徧交海內之文人。余非文人也。日章過聽。客歲正月。以其所著五嶽新詠若干首。千里寓書。屬為序。余已許之。而疎懶未揭。管也。今年正月。復寓書來。曰。向僅為五嶽諸詠。今復為誌而求序焉。夫日章何慕五嶽之深也。五嶽者。神明之所依託。聖仙之所往來。幽人之所栖息。自向子平欲待婚嫁之舉。徧遊五嶽。不聞其得果。彼子平幽人也。猶不能遺塵世之累。而脫然長往。日章方為將。今天下武備空虛。敵驕民怨。幸未生豪傑。目前無事。亂形已見。瞻鳥爰止。於誰之屋。何暇遊五嶽。夫人之情品既殊。其精神所注。隨之有異。略其懸絕。大都以富貴為性命。必不可舍。位益大而患益深。夢山林泉壑。即欲破除。此其人自不暇遊五嶽。即強欲遊之。亦垢雲霞而汗泉石矣。則終老朝堂而可乎。朝堂之設。以待賢人。神明之降精者也。聖仙之化形者也。幽人之應聘者也。彼人者何可以居之。故必能遊五嶽者。然後能為將相。何則。其人意不在富貴。則必在天下矣。一意在天下。何功德之不立。若意不在富貴。又不在天下。而在五嶽。上之欲逸興輕舉。下之枯槁以盡。則一偏之士也。昔張子房身為帝師。贊成漢業。而始契於黃石。終從乎赤松。微妙元通。至矣哉。日章身居行間。而心懷五嶽。意蓋在斯乎。異日天下倘有事。則余可無憂矣。余罪廢無用。多病益疎懶。恐終不能遊五嶽。得日章之誌詠而時覽觀之。是日章送五嶽於我几席間也。

嵩吟序

夫才亦難言矣。要之以有用於天下。故高陽高辛之子。五臣十亂之僞。皆名為才。去古既遠。運衰精散。世人不知所謂才。猥以文章之士當之。往往不達政事。其所謂吏才者。率皆俗吏。以小慧小察相競。胥無用於天下。而其所能者。乃中人之所不能。故才之稱歸焉。蓋末世之陋如此。趙子曰。余觀於嵩吟。而知傳元鼎之才也。元鼎自才而能為文章。峭潔秀豔。一時摘詞之士罕及之者。試宰登封。邑於嵩山之下。值郡國無年。又時方與利。錢金權稅之使出。重民騷而輕民亂。元鼎下車未幾。宿盜就擒。通賦樂輸。幾無留贖。民有頌聲。先是元鼎不暇極沐。無論操管為文。至是睹衆庶之悅豫。乘聽覽之餘力。乃游於嵩山。乃陟其

巖。乃歷其盤。乃探其窟。乃漱其泉。弔適軸之隱逸。訪寄寓之聖仙。博採據於幽經。多人跡之所未涉。而父老之所未傳。山靈才藻。合助互發。乃一一而詩之。或圖厥象。或傳厥真。與會所至。各臻妙境。仕官者得之。可以滌塵襟。遜柄者得之。可以發遙想。登陟者得之。可以助探討。未至者得之。可以資臥遊。蓋自元鼎為邑。而風雨應卦。草木濺潤。鳥獸不驚。四境之內。皆幸年穀之順成。士女之吉康。以為山靈之降福也。而歌舞報賽之。即山靈且藉元鼎以克爾矣。而又以暇日。抽思挾藻。頌神明之德。闡幽玄之蘊。播之金石。傳之天下。神之聽之。豈不訢訢樂康也哉。故曰。余觀於嵩吟。而知元鼎之才也。余聞元鼎授官時。甚慮服官之難。此自元鼎之小心耳。乃蒞任暮月。而德音享於神人。當道者皆疏薦之。夫才豈有二乎哉。能文章之才。即能政事之才。此猶其彰彰者也。能晦之才。勝於能明。能柔之才。勝於能剛。能下人之才。勝於能上人。皆非有二也。明乎此者。則幾於古之所謂才矣。余於元鼎有深望焉。

蕭季馨北征詩序

昔孔子敘詩而首周南。著文王至德之化。刑于后妃。以至汝墳江漢之間。男潔而女貞。是以上則公子振振。下則賢才衆多。至求其所謂賢才者。則趙趙武夫。公侯干城是也。蓋文武一道也。文若耳目。武若股肱。均之不可缺也。故晉文公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豈非以其有文乃能武哉。耳目不聰。明則股肱無用矣。猶股肱痿痺而耳目無用也。後世不知詩書禮樂之為武。以為馳馬舞劍而已。又不知天六地五之為何物。而以詞翰為文。於是文吏日貴。而武爵日輕。至以趙趙為病。則周南之詩何以稱焉。且男子之生。宜懸不律於門。而必孤矢也。何哉。蕭季馨之為將也。甯夏之功。天下莫不聞。所至邊塵不驚。乃其人行誼。洞備識度。元遠。可謂實有其文武矣。而故說禮樂敦詩書。非徒以詞翰見長而已。乃其所為詩。骨力色澤。風韻才情。種種皆佳。種種皆合。今操觚染翰。殊不乏人。然罕有過之者。余不以此為季馨之文。而姑言今之所謂文。則季馨實兼之。才如季馨。誠未易得。今天下漸騷。方用長槍大劍。而士大夫每每摧折武士。夫文武一道也。其說在乎書矣。曰。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又王家。不二心者。振振也。語文德也。熊羆者。趙趙也。語武節也。兩者合而後王家賴之。其惟季馨乎。

穆仲裕詩序

或問與父許。能詩乎。曰。龍逢比干。能詩乎。曰。能。平原信陵君。能詩乎。曰。能。見之乎。曰。未也。未也。何以知其能。曰。人之志。發而成言。言出而成聲。志美而言隨之。言美而聲隨之。二者合而成詩。彼夫脫屣萬乘之賓也。談笑鼎鑊之臣也。義高秋天之倫也。而豈有卑言凡聲乎哉。東明有穆敬甫先生者。忠孝節信。行名白著。天下莫不聞。朝家用之。銓曹將大任之。而為權姦所害。終身禁錮。以其盛年。讀書萬卷。為文萬牒。以上。天下又稱詩人。然先生其人。即不作一字。吾必以為能詩。先生有子曰。仲裕。稱才子。有其父風。天下莫不聞。若仲裕者。即終身不作一字。吾必以為能詩。而仲裕自少而無俗學之隘。脫世榮之纏。暫為

散吏旋以病免。盡讀手澤之遺書。獨交行之者。其世業詩也。其嬉遊詩也。其談笑詩也。其欺誑詩也。其入於耳。觸於目。莫非詩也。口出而若神。思動而若淵。無所不合。無所不似。無所不徹。無所不臻。其妙豈非其風骨襟期。自有殊絕。夷等者耶。余不識仲裕。而知其能詩。得其詩讀之。語語皆合契。恍惚見仲也。而為之序之如此。

雅什流風序

余嘗謂天下。無論雅人。即求一雅語。亦不可得。雅也者。正也。常也。古也。變也。邪焉。則不雅。怪焉。俗焉。則不雅。皆不可以登於明堂。故詩有小雅。有大雅。自周室東遷。雅降為風。自五言七言興。而風雅俱亡。其所謂詩者。截然與古判矣。後之篇家。如韋孟之倫。間為四言。雖未必盡合於古。譬之被服儒者。必學善步。故曰擬之而後言。此之謂也。杜日章世為大將。其精讀動業動域中。然無書不涉。好為詩。久之擬二雅為四言。名曰雅什。流風以示余。余友孫文融。嘗與余約為古文周詩。而余駁之。以為此所謂別裁偽體。親風雅者也。今讀日章之詩。雅之四義備矣。可以登於明堂矣。余蓋甚自愧也。夫人之精神。必有所用。位高而勢赫。金多而欲遂。世之人所竭其精神而求之者。不過如此耳。有能用之於筆墨者。即雕蟲小技乎。余以為勝於求勢利也。為雕蟲小技而成。余以為勝於極富貴也。而日章乃為雅什。斯其志豈不超絕於人。萬萬哉。日章家世大將。其事入悉以養士。所在即窮荒絕塞。四方之詞人。靡不其官游里居者。悉使人持書幣。求得片楮尺牘之善者。愛如珠璧。夫其精神之用如此。豈復有虛俗之意。入其胸中。夫視其庭。可以博取。則不能歌。塵俗不入其胸中。而後神明宅焉。道德生焉。文章功業出焉。日章殆非近代之名將比也。余甚愛日章。輒為序其雅什。好文若日章者。至矣。所交海內之文人。都盡矣。長安馮少墟先生。有道人。也。其以余言求正焉。

孔諫甫詩序

昔孔子言。誦詩三百。而不能從政。則無為誦詩。夫六經皆可通於政。而獨言詩。何也。易之道元遠矣。書者紀帝王之政者也。禮樂亦政也。春秋天子之政也。習於政而後知為政。未必能為政也。何也。彼所知者古人之政。無預於己也。惟非為政而能通於政。則可謂知為政矣。今夫三百篇固不可解也。而儒者以選舉升第之故。不得已而解之。其所謂道學家者。又多迂闊強解之。夫惟以不解解之者。則可與言詩矣。夫孔子嘗以言詩許子貢。子夏矣。其所解者。非後儒之所謂解也。猶不解也。無論三百篇。即杜子美之詩。固亦未易知。不知而贊之者多矣。其不欺者。直以為秦聲。非詩之正體。或曰。往往頹然自放。以子美之雄渾矯健。似西秦之文。而曰秦聲。則先秦之文。亦非正體。然子美亦何所不有。為文者。或謹嚴。或瀟灑。此文武張弛之道也。而云頹放。至有言王摩詰之詩。天也。子美之詩。人也。彼自出之不欺。無足怪者。李獻吉學子美。而未備其妙。然近代罕及之者。即深知其解者。亦罕矣。蓋世之人。知文之文。而不知質之文。知巧之巧。而

不知拙之巧。知腴之腴。而不知淡之腴。知正言而不知倒言。知直言而不知旁言。知顯言而不知微言。知已言而不知未言。知有言而不知無言。有讀魯褒之錢神論而駁之者曰。錢不若金玉之貴。而挾持使世人之稱詩。皆若此矣。是何能知詩。何能為政。能知者。則其性地近於靈明矣。其何事不徹。今天下南方之為詩者。尤不喜杜李。孔諫甫生於廣東。乃獨喜之。一一誦之於口。其為詩。不專學二子。然皆唐人之致。其氣骨大與二子類。近日之為詩者。鮮有及諫甫者也。諫甫來為柏鄉令。邑之人以南北絕遠。未必知土風。不無弛傷。嘗試之諫甫。洞見表裏。懲姦黠。扶弊竇。其聽斷甚敏。久通之盜。多所擒獲。一日而四境稱神明。此所謂詩之通於為政。非耶。諫甫天性於世味一切無所嗜。而獨嗜詩。其視軒冕甚輕。而視民生甚重。世有如此人。而不能為詩。為政者乎。諫甫蓋先師孔子之後。余嘗得族譜觀之。自唐尚書貞公。孫進士。避難嶺南。至今代。有顯人。諫甫志節文采。不愧大聖人之裔。余不肖。亦孔子遠代弟子也。不敢自薄。而它於諫甫。諫甫其努力不朽之業。使士人知詩之道。無所不通。宜自孔氏始也。

涉園詩序

余狂誕忤時。蚤歸鄆上。為園東門之外。曰芳茹園。治學種蔬。與至則為詩。且二十餘年矣。乃知學者不可不為詩。詩也者。聯屬天地萬物。而暢吾之精神志意者也。一日廢詩。則子焉與天地萬物不相關涉。故君子處富貴而不鄙。遭困厄而不憂。其必以詩乎。關中郭允伯。於華山之下。為園曰涉園。吟詠其中。久之成帙。余得而讀之。允伯有詩人之心。而又有其才。有其致。有其養。故清逸藻秀。直追作者。非近日之稱詩者也。夫余為時所棄。退而園居。為詩宜也。允伯英年為諸生。方將經營四方。而亦園居為詩。且其詩時有佗傑不平之意。蓋詩可以觀世焉。三百篇之中。大都志士勞人。感時憤憤而作者也。此允伯之所以宜為世用也。夫子焉致天地萬物無所關涉者。天下其何賴焉。余弱冠時。先大父為武功宰。余入關中。觀華山之奇峭。余為園於鴻原秦陸之間。列子所謂無邱垤者。讀允伯之詩。蓮花峯若飛而來。吾園矣。允伯之父方伯公。能為詩。其兄允穆。允父允震。皆能詩。允伯之於詩。固性有之。亦得之家學哉。

三溪先生詩序

詩也者。與之所為也。與生於情。人皆有之。惟愚人無與。俗人無與。天下惟俗人多。俗人之與。在乎軒冕財賄。而不可以發之於詩。其所為詩。率剿襲模擬。若優孟之於孫叔敖也。昔賢之詩。惟陶淵明不可模擬。彼其人。肝鬲骨髓。無不清淨。吐吟聲。無不高雅。而孰能及之。江淹雜擬。往往逼真。至種苗東泉。蠶月得紡績。無乃婦人。開徑望三益。學究語耳。淹浮華之士。去陶詩自遠。論者每以陶詩不文。是以浮華為文者也。丹陽有姜三溪先生者。王方麓先生之師也。王先生稱其居家孝友。典州有惠政。未老而歸。杜門讀書。其詩似陶淵明。余讀其詩。誠然。王先生行誼修潔。博極羣書。學醇而識精。故能知先生之詩。先生於淵明無所模擬。淵明皆古詩。而先生多近體。其中情芳。故無不可舉以示人。其意真。故其詞不雕。其得趣深。故其

度閒貧而不傲，達而不放，素而不俚，誠哉其似淵明也。惟其人似之也。唐之詩人如王摩詰、韋蘇州，皆有淵明之致。考其人皆所謂素心人也。豈從模擬得之哉？嗟嗟！天下之人，孰有仕宦而貧，未老而歸，老而好學，稱詩者乎？姜先生之曾孫抱宏，天下士也多義氣，與余游，以其詩示余。余愛淵明人之詩，自以為知之。故知王先生之言有旨也。

汪敬仲遠遊集序

敬仲之與余遊三十年矣。敬仲以詩遊海內，入趙則過余山中，出新篇相示，大抵多古詩樂府。夫古詩樂府者，古人在前，患其不似也，而復患其襲也。復患其不襲而離也。離之者，纖也，僻也，臆也。夫纖非工也，僻非古也，臆非新也。敬仲可謂合而不襲矣。敬仲蓋薄近體不為，余謂近體未可薄也。今夫絕代之佳人，象服六珈，被翡翠，垂明珠，儼然而天也。即隨俗淡妝，簪橫成削，其風神意態，固自負殊。故敬仲降格而為近體，工也，新也，而色黯然古也。敬仲自命其詩曰遠遊集，業饒之以傳于可遠，相公李本甫、太史李于田、司馬為之序，所揚播備矣。今年又攜其新篇來，愈益精，趙益吾計部，海內大雅，與余聞聲相慕，數以尺一論心。余見之於計部，計部愛其人與詩，猶余也。留之累月，為釐定其詩，將錄之。敬仲屬余為序。余與敬仲緣髮同遊，今皆六十外人，不能復懶，輒為漫作此語。敬仲之遊多年矣，四小海中山川人物盡知之矣。自是其栖遲二趙之間，勿復屑屑迹迹他往也。

瀟子舊詩序

北方之士，率不為詩，其為之者多成，何也？北方之人，性朴而氣勁，朴故其詞質直，寫其志意，勁故其中之存，物勃欲吐，不能自隱，誦之者可以知其人品，與其土俗。故北方之人，其性近於詩而不學，學者乃不知詩道。每每失之。夫詩以道性情，猶鏡以照面目，假令以鏡為不美，而飾以金玉珠璣，則不可以見面目。求詩之美，而聘博圖異，過於塗飾，則不可以見性情。故詩自古至唐而止，宋人無詩。至我朝李獻吉而有詩，獻吉之後復無詩，以其塗飾之過也。迄於近日，文章益衰，詩也，文也，古也，律也，混而為一。盈天地之間，六經百家，二氏稗官野史，齊諧之言，無非文者，無非詩者。彼且不知其謬也，而以為絕唱，不知其率也。而以為神奇，可不悲哉！余友李製美兄弟，及李子田諸人，乃始有悟，力挽頹波，以追獻吉，而鉛華易為妍淡，素慮無姝，能之者寡矣。蘇子哲生，齊魯之鄉，自幼而喜為詩，來為贊皇廣文，官閑地僻，益為詩，其詩直抒性情，而妍雅之詞，幽曠之趣，自堪擊賞。絕非近日之濫等者。所能髣髴其萬一也。夫詩之道，豈小也哉！自子哲來贊皇，而贊皇之山川人物，乃始形之歌詠，以傳於世。是時贊皇有胡抒丹者，詩甚高，二三文學皆能詩，與子哲酬和，殆闕世運焉。夫詩之道，豈小也哉！

馮繼之詩序

夫詩者興也，緣人情而為之者也。庸人之情不揚，俗人之情不韻，詩不難言，人自難之耳。余自癸巳罷歸，

少解此道，間為一二韻語。甲子以還，如夢寐矣。柏人馮繼之，余內姪，一老青衿也。志端識瑩，能世其家學。少慷慨，喜譚事，酒酣氣振，輒刺刺不休。然貧而不憊，有義俠風。乙丑黨事興，亦為余累，混跡樵牧間，訪余於鴈門，摘蔬理藥，老人得力居多。憶余家食時，閉關卻掃，新知無望，後進不狎。繼之時過從，今塞上苦寒，風冽如割，白沙黃草，五月不春，非繼之又誰與乎？一日出其所為詩，求全刪正。余曰：繼之而亦為詩乎？繼之之詩，竟若此乎？夫有一代之興，則有一代之詩。三百篇風各不同，代革世沿，各得其性之所近。三百自三百，漢魏自漢魏，唐自唐，明自明耳。以優孟而為叔敖，神骨終別，祇自見其不陶不杜，不李為俗，為俚為野而已矣。繼之之為詩也，悲而不激，和而不柔，瞻而不靡，有遠韻而不放，有近思而不拘，鮮爽雄辨，卒歸於雅，而燕趙一段峭峻不磨之氣，時時類露。繼之之為詩也，繼之之為繼之而已矣。雖諸體未備，而一斑之窺，亦可以概其全矣。余外舅無懷山人，才擬董賈，行高恆謙，壯志未遂，託懷酒史，內兄伯亭、仲昌、叔開、季壯，皆畿南麟鳳，未竟用世之才。齋志以沒，家道中衰，人情易面，繼之三子富文藻，必不可以詞賦先六藝也。是為序。

漕撫小草序

夫人子能諫其親之過，可謂孝乎？詩之言孝備矣。有南陔焉，孝子相戒以養也。又有白華焉，孝子之潔白也。進潔南陔之養，退修白華之行，絲是而親有過，乃可以諫，不然而徒慕諍子之名，譽醫焉揚其親之過，救敵之不給，而安望其能聽，何則？其平素不足見信於親也。故曰信而後諫，人臣之諫其君，亦若此矣。夫極公思職，是人臣之奉養也。後食絕賄，是人臣之潔白也。如是而後可以諫其君矣。夫臣子之所為，君父未必不知也。恕於己而苛於人，等夷猶不能堪，而况君父耶？今上聰明神武，資不世出，進賢黜佞，天下已太平。近者羣小爭言利，錐山樵市中，使緘於道路，附鷓鴣虎之徒，實繁。海內大騷，人皆思亂，而李道甫開府淮上，痛繩其黨，以法不貸。中使翁眉累息不敢動，而第蠅謂之道甫，又屢上書求去，盡撤中使，不然，天下且叛亂。社稷且不保，辭甚危苦難讀，上留其章不下。道甫求去，上聽之，然不以代者至。蓋道甫潔白出天性，其所察吏甚嚴，墨斂屏迹，其所為疏河通漕計，盡瘁不倦，上皆知之。是以容其直諫，不令去。而道甫益求去，奈何陰用而陽棄之，上竟不聽。絲此觀之，豈不可為堯舜。乃中道而傷太平之業，余以為在位者宜自反也。夫中使之在郡國，各自有耳目，彼見夫引綱維，任大節者，未必無可議也。有司之貪漁者，又比比也。將謂我賢取之以潤朝廷，爾皆取之以充囊橐，而乃云害天下者，獨中使乎？中使幾人哉？其言未必不上聞，亦未必不信。於是上有輕臣下之心，故諫不入，其去就不足為意。官之有無不足為軒輊，若為大吏者，人人自濳濯盡職，以簡其屬，極盡賊之經，則中使自服。上皆重之如道甫，以上之聖明，不待諫說而礦稅之役自罷，蓋樊姬不食鳥獸之肉，而楚王為之罷田獵，况以滿朝君子，不能悟一聖主哉？林下之人，不宜言國家事，然見天下如此，未嘗不憂，以道甫之聲名滿天地，而利益斬數州，願在位者與道甫同心。

以動聖上安此窮民以弭禍亂輒以此序道甫之所為漕撫小草者

治河奏疏序

自孟子稱禹之行水行所無事謂順其所之導而入海議者率以後之治水者皆壅水之餘計而無息壤勞費何有紀極我國家之於黃河園陵則欲其遠運道則欲其合事之所不得不然者即謂之行所無事蓋自禹而後言治河者舍修渠築隄無策矣而我國家尤甚其為利害最鉅最切其為隄與渠有定域南不得逼北不得去使河伯天吳聽吾之約束悠遠長懷而輸財賦於京輦豈不誠甚難哉曹公繼長垣李少保總理河事時河決蘇莊跳而北行而少保所開泃河以避徐邳之險者濁河侵之運道漸梗公乃請挑河並塞蘇莊之決其說主於徐治所用民少募惟其願牢直如私雇州邑長吏自率其民即工已於事而竣蓋以一年之役而舒之以二年故民不勞而功可久先是泃河垂成而少保以憂去公至因而竟之大河允翁避皇陵朝帝京加水備之千艘並進輸財賦於太倉昔稱過洪今稱過淮即為已至無復可虞公乃告厥成功仍畫善後之策黃河十泃河六以規水賴上皆允行之爰錄為書以致來者屬序於余余方灌園於鄆東岡之陂輾轉縷水而上東以溝澆以達於畦時有鼠坻蟻穴水為漏溢必塞之障之而後可然溝澆難可久持也矧於黃河其源杳茫其流渙洋蛟龍之所衝突馮夷之所馳驚豈槌石之所能制乎夫殷之去禹未久也天邑五遷皆以河水之故而周定王五年河徙故道禹之所穿若此况宜房汴渠之役耶且非獨此也地乎天成實絲懋德天宗弗福早甚則黃流中斷淫霖則閭殫為河天地失常人力何施故為臣之難莫有過於河臣者勞心勞力極矣持文墨者又從傍呵之良亦苦矣曹公自弱冠入官無一事不殫心無一念不憂民其為河渠運道計慮焦心乾肺無所不至而其最可紀者與莫大之役而行者無怨居者無哭前此所未有也

史太常三疏序

余已丑為選部員外史際明為給事中未相識也余有所不平於時事上疏言四事侵一二要人為李泰實給事所糾參際明疏救之而其僚王公繼光萬公自約比部吳公正志皆有疏其時吳江申公為首相余幸見容遂稱病歸際明亦去比其抵家而後以書往來壬辰余出為考功際明亦入省垣乃相覲面新建相惡余之不附己也條陳紀綱國是其所謂紀綱絲甯夏叛卒而及於六部之長惟司官是聽宜重繩之其所謂國是則言會推大臣宜令九卿科道各舉所知送之吏部類奏取自上裁余復其疏駁之以為會推乃爵人於朝之義官至大臣數歷已久才品已定會推之時九卿科道俱在如有不當自宜面相爭引何必類奏也際明亦上疏曰如輔臣之言則始以一部之權分而散之於諸司究也以諸司之權合而收之於禁密聽自上裁旨絲閣票內託上意外陸廷推誰執其咎際明之疏余未與聞而新建益怒謂余

指授為之自是每見余面如施朱氣如鼓囊知其必不免矣時太倉蘭谿同在政府明年癸巳余領京察之役又不當於三公之意際明戒其僚曰自今臺省有言涉京察者考功必嚴譴矣而劉啓南公偶涉之三公遂擬旨以專權結黨太宰徐姚孫公罰俸三月去余亦削籍際明陞吏科都給事杜門上疏言閣臣以考功為結黨則臣即其黨不得獨留若以黨罪臣則置之重辟投之要荒亦所甘心倘或察臣憊憊憫臣多病容臣回籍調理疏上即放歸久之陞太常少卿以守制歸十七年而復起以疏救劉貞一侍御降兩浙運判際明之在省垣其所言如科場之行私言路之阻塞皆國家大事非徒以搏擊立名而其文皆合經義通國體至太倉建三王並封之議際明撰條議上之設為問答援據古今至精至當其有功於社稷綱常甚大豈不可謂誠臣碩彥哉余之僕劣不知際明何所謬聽取之未識之先再為棄官以明其無罪余何足以承之之人之一生知己甚難余衰殘無能為報也已矣聊刻其疏附以余二疏見事之顛末庶天下後世知際明之精忠高義云爾際明名孟麟際明其字也別號玉池宜與人癸未進士

周中丞疏稿序

懷魯周公以循吏高等入為侍御既而開府吳中侍御雄職也而開府要職也公之為侍御遇國家大事繫社稷安危者無不挺身爭引其持斧行郡國糾發貪殘吏無所假貸直擊震天下號名御史其為開府則以職在撫民而自貂羽紛出籠天下財貨江南日以凋瘵公屢請停無名之稅緩惟正之供以稍休民力殖物產丁未浚水則請蠲田租請發內帑以賑又條奏計策必更不能為姦弊小民沾實惠而亂民不敢逞上皆許公便宜從事公竭財盡力拯民之饑溺而三吳之民乃始陸脫虎狼之吻水免蛇龍之害儼然皆樂其生於是天下稱名開府公好賢服善得諸天稟其官游所取道有名士必駐車訪之居長安正人君子無間位出己上下皆折節折心敬愛之稱達其德願其緩急為開府時吳多林下賢者公至即徧存臨之訪閭閻疾苦政事與除所宜行不越宿故署其堂曰待旦云夫飲露餐菊何則其弗獲也荷衣蕙纒何則其弗芳也公所至有名實非偶而已公為開府四年而有總河之命吳之長老子弟雷歎雨泣華往叩闕留之而媒孽蜚起至云願留者皆公使之已而林下諸賢趣直指奏留言者又曰公使之無論賢者不可使吳俗故剽輕其所不便即直指強留之且噪而為梗醫治病入效其家不忍舍而曰醫治之異矣於是公竟以言去屬余序其疏余甚有感於公之營職首公而不免於言也他人為侍御默默容容雄職而雌行之不有積日月至開府者乎為開府坐享尊富忘民有詔書委諸所司要職而吝行之不有積日月至三事者乎今天下必無此如有之則不必言周公矣故曰溼堂不洒塵卑屋不蔽風獨為善難今天下善類欲盡民生極苦有能真實救民者余之所欲崩角稽首者也愛惜而保持之不亦可乎詩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余因序公之疏以請於在位之仁人長者

可銓奏草序

余林居三十年而再廟朝。羣司之事一異於曩昔。蓋三十年為一世久矣。固其宜也。即如銓部之覆疏。惟考功最多。以條陳糾劾。皆其所評。屬也。文選主陞降。其所降調者。皆考功之成議也。是以覆疏甚少。今則亦甚多矣。易山風為蠱。蠱者事也。惑亂也。太古無為。時既漸澆。物情感亂而事起。故五史所書五帝之事。猶稱蠱事。而況於後世乎。而况兵與民擾之事乎。數年來敵橫於外。盜起於內。鬼哭山鳴。鳥驚魚駭。當事者每議增官。或調官。或已遷矣而留。或已黜矣而留。或分或合。即如徵書已下。有司在塗矣。忽有命中止。而上疏以爭。諸如此類。端緒紛紜。几閣充溢。時太宰涇陽張公。者碩。計謀稽古。稽天。選部路君。與公同心。參之伍之。歸於至當。疏入。上輒報可。君與選八閱月。而敷奏九十餘通。是時當人才摧抑之後。起蓬軸於窮皋。拔滯淫於末位。此皆在尋常銓敘之外。而覆疏又在其次。自朝至於夜分。心靡不思。口靡不議。目靡不覽。手靡不書。一日而抵數日之事。無寸晷之暇。豈非國家幹蠱之臣哉。君秩滿晉太常。乃取諸疏。彙而錄之。屬余為序。夫政繇俗革。三十年前之事。今之君子有不知者矣。昔乃昔時之今。今即異時之昔。託於毫末。則百世可知。故此帙必不可無也。天下方治安時。在位者各修其職。恆有餘閒。故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自夫庸者擾之。私者害之。而天下遂多事。賢者焦心苦神。猶不足以言也。二百五十年全盛之天下。一旦有今日。不堪更多事矣。凡我有官君子。其敬之哉。

趙仲一先生滕縣政事錄序

余夙不自揆。欲以濟世為事。隨履汝南。往往阻晤。於時多感慨不平之氣。既而入朝。遂得罪而歸。其為不平益甚。丙辰冬。心火為病。冥冥晦晦。載坐載臥。如此者一年有三月。猛氣雄心。盡神明來居。稍稍有悟。乃知數即道也。人即天也。執道而遺數。尊天而輕人。是余之罪也。夫在易乾上九。亢龍有悔。孔子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正也者。道也。進退存亡也者。數也。古之君子。知守正而不知進退存亡者。其亦非也。有識者謂於名教。而莫敢非也。其人率多買禍。或患。或以鬱伊鬱結。天其天年。於世無毫髮之益。而惟得君子之名。殊非上天生賢之意。故曰。盡忠甚易。得宜實難。此其劉之所以不沒也。揚子雲自謂知易。而仕於亂朝。擊詔求容。竟亦不免。其知進退存亡而失其正者乎。則不如其不知也。知之者。其惟遜乎。地變為山。上侵於天。陰柔浸長。陽剛畏避。故名為遜。初六以遜尾取厲。九四以好遜為君子。吉。好。有。不可。非。聖。人。也。然。甯。過。而。遜。猶。為。不。失。其。正。耳。好。進。則。為。小。人。矣。余。所。謂。遜。尾。厲。者。也。不。往。何。災。今。而。後。庶。其。免。矣。於。是。感。慨。之。氣。漸。平。病。亦。尋。愈。遂。閉。門。獨。坐。不。復。為。文。而。真。宰。趙。仲。一。先。生。使。人。以。其。所。為。滕。縣。政。事。錄。來。屬。余。為。序。余。未。見。仲。一。而。仲。一。剛。方。廉。介。滕。縣。之。治。行。於。天。下。第。二。天。下。莫。不。聞。其。在。銓。署。時。有。人。言。仲。一。亦。齒。及。余。余。曷。能。無。一。言。且。余。髦。髦。之。思。亦。欲。因。仲。一。以。告。天。下。後。世。之。同。志。也。大。都。仲。一。視。名。節。重。於。性。命。而。視。天。下。若。同。室。視。蒼。生。皆。赤。子。其。為。滕。縣。至。即。日。夕。討。民間。之。利害。而。與。除。之。其。所。與。除。皆。先。其。至。剋。至。大。人。之。所。縮。朒。不。

敢任者。而敢然當之。如均田墾荒之類。愚民難與慮始。或陶陶讓讓焉。而不為沮也。彌禦惡其害已。或敢歎奮奮焉。而不為悅也。竟能除已往百世之害。而與方來無窮之利。至其救荒。所全活民命。贖民間所深妻子女。招救流移。以億萬數。在滕六年。而錄其政事。凡十又七冊。此其間有一息之自暇自逸。則何能措注若此之多。有一毫之苟且為文具。則何能久而不忘。有一事之散傲徇私。則何可筆之於書。令天下之賢士大夫見也。余於是乃知仲一非徒剛方廉介而已。蓋真能以天下為己任。而力足以勝之者也。及仲一入銓署。遂欲進賢退不肖。以救天下之民。舉朝悉起而噪之。以為極貪極惡。甚於四凶。當此時。吳公仁度為考功。極力為仲一振理。而不能得。遂與之俱去。蓋為邑不過小民之事。即有貴人害之。小人多而貴人少。故民心得則名譽彰。銓部之職。在進賢退不肖。天下之賢者少。而不肖者多。推賢者少。而庇不肖者多。其誰能容之。或謂以仲一之才品。何不綱俗從凡。遂遂以行其志。而乃皎皎明汚。自命不容。然則將毀廉隅。趨權倖。而可乎。否則必無彌調之術。仲一之失。亦在乎不早遜耳。孔子溫良恭儉讓。而宋桓司馬輩猶欲殺之。其他讒毀之者甚眾。還軫諸侯。竟不得施用。晚而喜易。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蓋至是而知進退存亡之數。必不可逃。亂之未極。必不能反諸正也。孔子猶然而况他人乎。夫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仲一去滕。滕之人且世世俎豆之。入朝而士大夫共尊其官。而予之以名。史書無不載之。理。仲一之聞於後世也。豈待余言哉。

高存之家譜序

余已丑以銓曹郎與於禮闈之役。所取士十七人。存之其一也。十七人者。大都皆剛直不阿。故無得為臺省者。而馮君上知。劉君文卿。常君守信。入銓部。皆非久輒被螫。迄無至開府者。然有識者皆以為余得人。也。今且三十四年矣。存者惟存之。與侯君加采耳。侯君以憲副貶官。而存之自癸巳與余以達時前後歸。亦三十年矣。今年主上即位。拔舉舊人。余二人同日起。存之過余。上。具道固不欲出。第自解褐至今。父母未沾一命。故不可以忍。因問余何時出。余曰。余年七十二。長於君十二年矣。君即非為兩大人。亦不宜遂隱。余年過懸車。且先君子以為為令未肯就封。先慈已受之。余則可以隱矣。存之於余。信宿而別。余為詩六章送之。已而出其所為家譜。曰。歸德沈龍江先生已有序。更求先生序之。蓋沈公其鄉舉座主也。別後余取而觀之。其可知之祖曰孟永公。世農。其事無傳。書曰。惟土物愛厥心。厥心足以傳矣。何必事。五世至黃巖公。以縣令扼冠虎。衛細民。縣至今祠祀之。是益足以傳矣。何必事。太學公少年屹立。若楊秉之。不惑。破益人之謀。成察父之美。可謂無忝所生者矣。存之弱冠成進士。甫為行人。即抗言時事。而貶為典史。三十年講學樂道。若將終身。可不謂賢哉。世之稱茂族者。必曰多大官。大官固不宜多也。多則必有如譜之所謂黃尚書者矣。有一若人則家聲壞。即以其身之幸貴。貴其祖父。豈足道哉。是不若其為農也。人生貴無過耳。官大則其有過也亦大。故曰無為虎傅翼。為農者。晨興而晦息。飢食而渴飲。過安從生。如此者。

即可以為人祖。為人孫。以至父子兄弟。無不可者。故君子者。位極人臣。猶之為農也。其筋力盡力。求無點家世而已。且沈公近時之賢相也。不者則存之羞稱之。友誼之相關如此。而況於骨肉乎。余老矣。日戰戰焉。惟恐為海內之君子所不齒。存之而屬序於余也。是余之幸也。夫是余之幸也夫。

張氏族譜序

在昔三代盛時。君人者身任父母之責。臣人者身任長上之責。以萬民為子弟。養之以井田。教之以學校。老則共老之。幼則共幼之。賢則共賢之。萬國猶一國也。一國猶一鄉也。一鄉猶一家也。蓋異姓無弗和睦。而況於其族乎。自秦之於民。賦之而弗養。役之而弗教。聽其自生自死。自賢自不肖。而天下之民。始與上離。天下之民與上離。則民胥離。故夫古之所謂家言族也。而今之所謂家言父子兄弟也。至於出贅別居。則父子兄弟亦離矣。况於族乎。况於異姓殊鄉之人乎。給恩毒法。大亂用興。皆緣於此。世之明於聖賢之學者。將欲平治天下。井田不可復矣。導利除害。去俗學而教之人倫。使相親睦。豈能自致也哉。則亦吾之身。施之於族。上下無怨。是亦一家之上理已。柏人張標情為司空。屬以使事之使。省其家榮陽公。輒以祭陽公之意為族譜。其汲汲也如此。夫譜者。聯同宗以教睦也。述先德以教孝也。何可後也。家非積德不興。非與子孫不驕。非驕不漸衰。故與者。中人之所嘉。君子之所懼也。張氏之先。積德久矣。至榮陽公。續而大之。復繼之以懋情。懋情端亮奇偉。有當塗之略。張氏之興也。川至而日升矣。思其所緣興以先德也。則孝思其所緣興一人也。則睦世睦而世孝也。則世興。闡德貽善。引之無數。是懋情之責也。茲譜之所為作也。

張日肩漫著序

余抱病卽上。日肩時過我論文。忘其病也。既而日肩亦病。余蓋病瘍。而日肩之病在風痰。久之延醫不效。余高書日肩。莊生稱靜默可以補病。足下其思慮屏人事自愛。日肩漸愈。余曰。此靜默之效也。無何而日肩以其所著書來請序。余觀之。多與余所見合。而愛日肩者。皆曰方養病。何乃著書。然余亦未嘗廢談。夫太空之中。忽而生雲。若山若波。若烟若火。若魚若木。若車若馬。若龍蛇蜿蜒。若有游仙。其纖者若縷。若片玉。駢羅雜列。彰彰璠璣。盈胸而駭目。彼太空者。非有以爲之。而不能使之無也。人心之有思也。亦若是。夫惟君子。善用其思。若思若不思。太空其心。而聽思之自生。夫世之人。誰能無思。其所思者。高官厚祿。豐屋澤車。肥金美銀。上青之錢。畫而思之。夕結為夢。求之不得。則長號層涕而已矣。此太空之中。風霾四起。而冰雹塞河者也。然而人不知之者。彼未著之於書也。若而人者。其命運之利。則可不然。則其思能殺之矣。乃若太空其中。而聽思之自生者。究性命之情。觀古今之變。始而佛悅。俄而恍惚。俄而豁然洞然。則適然而自笑也。吮墨握管而書之。則又適然而自笑也。與造化友。與聖賢耦。與神明守。何二靈之敢窺其郛哉。以此談養病。正可著書。夫非養病。則塵俗糾之。又安得著書。此皇甫士安所以卻翹

車之辟也。夫天下之無解人久矣。有其人者。乃知著書之未嘗著書也。思之未嘗思也。思之人皆以思自煎。而日肩以之祕病。余是以知其思之未嘗思也。余告之以靜默。而日肩更著書。知余言之謂者。亦惟日肩哉。

終墓錄序

余平生喜談節義事。以為節義生於廉恥。廉恥生於是非。是非生於知覺。天下將亂。則人鮮節義。然天地之正氣不絕。必有一二矯矯者出焉。筭樟之流。時能仗濟死深。故邦家有與亡。而宇宙無成毀。余友長垣崔太僕之女。為部侍御子婦。年二十一而殉其夫以死。事聞於朝。旌表其門。余為之立傳。侍御以書來曰。兒婦得足下立傳。即不死。先太孺人之節。具終墓錄。敢煩足下序之。余蓋稔聞太孺人事。正欲一言附姓名。太孺人姓邵。年三十而寡。侍御纔二歲。太孺人以存孤之任。不敢死。而撫之於伶仃困苦之際。教之於愁憂涕淚之中。以至成立。冠纓衣。而拜亡人之邱壠。幽閨之節。徹於天聽。表宅里而樹風聲。無何。值軍恩。復封太孺人。侍御為太孺人之子。推燥就溼。與人等。而太孺人之勞。萬倍。芳馨之所染。被痛楚之所淬。是以侍御性命名節。而土首軒冕。進為直臣。退為孝子。太孺人之教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凡人子之情。皆然而侍御之欲報太孺人萬倍。侍御生子遲。太孺人不及見。長子又蚤夭。乃有死節之婦。踵太孺人之芳躅。復為朝家所旌表。後先相輝。侍御所見吉凶悲喜之變極矣。當喜時則悲母氏之苦。而不及見。然猶幸而有此。其悲時則不勝其號哭。墮涕也。海內修詞之士。為詩文賀弔太孺人者。侍御輯之。稱節孝實紀。及有子婦死節之事。乃繕寫增益。而重鐫之。易其名曰終墓錄。余為之序。李于田司馬之大母張。亦守節保孤。旌表於朝者也。余嘗為之立傳。於戲盛哉。何長垣之有人也。其伯玉仲絲之遺風乎。絳冕所與。豈足道哉。

劉母榮哀錄序

壬辰之歲。余游長安。與劉給諫時濟。遊近聚語。遂成肝膈之交。欲共任天下事。無何而時濟以外艱去。明年。余削籍歸。時濟再入。則極論新建之姦。貶官。然上以此知新建。竟逐之。云遇赦不宥。天下快之。吾兩人者。時有閒問。但知其母為前喪耳。茲乃以榮哀錄來徵序。蓋給諫之母王孺人。以行汲墜於井而歿。時給諫年十二。既仕為名人。而孺人之賢。聞於士大夫。士大夫之能詩者。咸為詩詠其事。大率傷母之不幸。而幸其有給諫。故稱榮哀云。余以為古今之不幸者多矣。然有俗人之所謂不幸。有君子之所謂不幸。俗人者。見夫饑寒流離。不得其所。即以為不幸。至於不獲考終者。則不幸之極矣。君子不然。富貴顯耀。盡其天年。而身為不肖。子孫繼之。斯則不幸之極也。王孺人以春華時及。而歿於井。信不幸矣。然其汲也。以奉姑章夫子。此婦道也。偶墜於井。未可謂之正命。而又有子如給諫。擊無禮而傷翅翼。除朝家之蔑辱。誅善類之豺虎。不烈在社稷。直聲動四海。孺人之歿數十年。而天子下聖書哀之。行人過其井而悲之。士大夫

爲詩以詠之。昔者歷陽一夜而爲湖水。死者何限。嗚呼。能舉其姓名而申徒狄之投河。徐衍之入海。屈原之沈江。至今賢之。彼皆憤世疾俗而死者也。孺人以勤婦道而死。夫何不幸之有。無論古人。試舉近日之人。曰某也。公某也。卿某也。相某也。然其人。漢尊也。豺虎也。爲其母者。食如天人。衣如雲霞。壽又高。君子不以爲幸也。假令其母墜於井而死。豈有惜之者哉。凡人有所痛恨於中者。則世味之嗜必淡。而義理之好必深。給諫竭忠直而輕富貴。未必非孺人成之也。給諫之名立矣。孺人之德彰矣。非獨榮之爲榮。哀亦榮也。則以世有墜井而人弗惜者也。余以此序榮哀錄。以慰給諫之心。

正心會示門人稿後序

吁。嗟可憂哉。天下其亂矣乎。何舉世皆妖怪也。經義發明。吾儒之道者也。今所言者。非吾儒之道。而釋氏之道也。吾儒之道。即天地間之實理也。所謂誠也。存之爲實心。出之爲實事。君子自強不息。凡以求誠而已。一念不真。非誠也。一行不修。非誠也。一事不當。非誠也。其學之有方。其進之有漸。其究也。至於成己成物。參贊天地。莫不昭然可睹。釋氏以身爲幻形。天地萬物莫非幻者。此所謂出世之法也。道既懸殊。其文又絕不相類。今爲經義者。皆取而談吾儒之道。夫天地萬物皆幻。則爲聖賢幻。爲禽獸幻。亦何必讀書修德。且既審知其爲幻。則削髮披緇。入深山。逃人羣。誰能禁之。而又徒就試。以求功名富貴。何也。功名富貴。獨非幻耶。儒衣儒冠。聖賢之徒。而言釋氏曰。聖賢之道。則然。譬諸舍父兄之言不聽。而信他人之言。又舉之以告人曰。此吾父兄之言也。之人也。可謂孝弟乎。不孝弟乎。可謂人乎。抑妖怪乎。向者人人言孔孟。所爲尙不可知。今人人妖言。類病狂喪心者。天下安得不亂哉。諸生不以余爲迂拙。就予會文。予不敢以若人之多得志。姑用之。進取無傷。夫天下安有化爲妖怪。而謂之無傷者。是故名其會曰正心。蓋竊取孟子距楊墨之意。予聞一爲之。以示諸生。得若干篇。予非能言者。然皆所聞於吾父兄之言也。

味齋文集卷六

序

送郡伯二翁南公入朝序

余觀尙書所載虞舜之治天下。以五載巡守。而其中四朝諸侯。述職焉。又一人而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然則述職之時。未必適三考。則黜陟未行也。寬於吏矣。而天子諸侯。駉驛道路。無寧歲。車馬人徒之費。民何以堪之。意者洪荒初開。風俗儉朴。且聖人在上。有位皆仁賢。視民如子。坐則勞心。動則行慶。又其時中國小。諸侯無多。是以供億省而蒙被奢。上下歡欣。而海宇平寧也。三代皆有巡守。秦猶行之。述職與諸侯能。漢稱有道。而不巡守。亦不聞郡縣之吏。皆入朝。豈非以古今異時。有不可行者哉。我國家歲遣直指使者。繡衣持斧。行郡國。察吏。糾其有害者。又行考績之法。比三年一入朝。襟夷徼海之域。莫不赴北闕。以其治賦聽賦。法不啻密矣。謂宜天下又安。軼漢追唐。而海內之空虛。民生之危苦。何其日甚一日。不可支也。豈非文具而實不存哉。今天下之親民者。無若州邑之長。而太守臨之於上。其意之所嚮。衆皆馳驅而嚮。而天下之才幹操履。未有能逃其視聽者。太守而皆賢。則其屬無不肖。而天下治矣。以余觀於今之

世若廣平南公者則賢矣。南公秦之世家也。秀穎不倫。嫻於文學。而習於政事。其生而皆然者也。而主之以仁厚。將之以抑畏。融之以和平。一之以清靜。夫是以羣吏象之。罔不戰戰於法度。而遠逸於文理。其不然者。輒見繩而無所容。何則。南公秩奉之外。一介不取。惟公惟虛。無物以翳之。其居上視下。猶神明之視人也。威威否否。主爵者可以無庸於旁。故典郡者皆若南公。天下治矣。夫入朝以計吏也。計吏以安民也。然郡國之人曰。百姓幸三年而大創。不肖者於此之時。割銳益多。徵斂益急。曰。將以爲京朝官之交際也。百姓亦以爲當然。而不敢怨。此其人未必皆以賄免。民之抗敵實難之矣。吾聞南公之入朝也。琴書之外。都無長物。無以爲交際。豈不可以風有位哉。南公將行。司理周公微余言以送之。余與南公稱相知心。南公抗志天雲。亭亭物表。雖鬱鬱薰灼之勢。近在比鄰。而先之自疏於蕭間澆淡之鄉。如千仞之松。干霄直上。不與萬草女蘿相纏繞。此其人品廉潔。未足以盡之也。當事者有意乎澄吏治。厚民生也。則首陟南公哉。

送浩翁錢老先生巡按四川序

今天下賢才衆多。足用底事。三吳尤爲特盛。龍奮者躍於天塗。鶴鳴者震於林野。古昔所未有也。直指錢公。自青衿時。即翹楚士林。與望攸屬。試宰任邱。再典蕪城。恩綬民思。皆爲祠祝之。以治行高。入爲侍御。奉命巡恆南。蕪城恆南之邑也。其士民若庶子。久離其親。乍焉得之。不知其歌且舞也。是時錢山初罷。權市未已。加之六宗弗福。五氣隔并。或寇或竊。覆日在天。民生痛瘁。公深思洞臚。以爲釀害緣於滯利。清流必先澄源。入境即減賦。從雍容閒雅。異時直指至有司。輒遠求名酒水陸之珍。以充膳羞。公一切禁之。自奉甚易。猶以爲煩有司也。或以饋餼佐之。交際僅值不廢。至於生辰令節。羣吏且不敢奏。履爲賀。無論苞苴。左右近習。聞之甚嚴。所至梓棘之外。如隔九關。其所使於外者。匹馬壺餐之外。無得有所擾。令有司密聞。必無所庇。公清身率下。嘉與有司。淳濯用康。不尙苛察。毛鷲。郡邑罹災者。覈實上聞。爲丐蠲恤。窮民實被其惠。大抵公乘風霜之權。而施雨露之德。絲日月之明。而生雷霆之威。事非利民。無所不省。文非有害。無所不容。所謂其政恢卓。可爲公卿者也。及瓜之期。上復以巡蜀中。蜀中故稱殷富。自播會稱亂。徵發之所。耗費師旅之所。曠蹂戰陣之所。損傷鬼火彌山。荆棘塞望。夜郎爲郡。蠻夷之野心難化。鳥集之栖息未寧。此其所須於重臣之巡省。與畿輔一也。何則。畿輔易治。然國家之門戶也。非重臣不肅。蜀中國家之藩籬也。又險遠難治。非重臣不固。惟公足以當之。夫士大夫非峻風裁之難。而宏德宇之難。峻風裁者。其妙之所向也。宏德宇者。巍頌之所務也。余觀於公之德宇。不啻宏矣。譬之應龍。正中純粹。霖雨天下。故爲四靈之首。非徒以升雲興霧。見其殊絕。震懼蠅螟之倫也。公事竣之日。所解贖銀中程之外。尚餘一萬二千。皆留之屬所帑中。公履玄造極。如餐霞之質。何必言其不饜。然世之所希。安得不貴。余以構味。幸得與公共事。端領受教。以不至速戾。公以虛襟接。關心相信。夢寐不疑。誼貫金石。情郁蘭蕙。余誠不知其何修而

得此於公也。日月迅馳。遂將遠別。聊述公之禔福於恆南。而余之仰成於公者如此。固不足以揚美德而竭情懷也。

送沈老公祖總憲山東序

沈公爲井陘道三年。而擢山東憲長。所屬諸大夫。僉謀於趙子曰。沈公之東適矣。吾儕及士民。皆戀戀不忍舍。然無可如何。先生里居久。知沈公之政。盍贈之言。以宜上下之情。此時趙子方念世道日險。欲閉門杜口。顧不能無言於沈公。夫在位者。將正物化俗。必論其意於天下。而後人知所嚮。然論之以言。不若論之以意。論之以意者。有之也。有之而論已淺。况無之而論乎。下之聽之。映也耳。故論之以意。不若論之以無意。無意也者。無欲也。無欲也者。無我也。無我更何所有。夫天下之人。皆沈於欲。而斯人也。獨無之。是神明也。神明在上。而人猶有不化者乎。沈公初下車。滯囚甚多。有境且一年。而圍至三年者。沈公悉罷遣之。一日而歡聲動於遼邇。邑里之中。有吏卒訖者。必非沈公所遣。其以公役過者。見長吏扶服。不敢仰視。鄉亭無所擾。有犯法者。長吏輒繫治。而後聞。每黎明視事。歷至立決之。文奏至。立散之。以崇大體。而無苛細。不作意而任理之。故恆緩帶而不遽。夫爲政者。仁所以懷民也。威所以服民也。敏所以樹功也。靜所以綏物也。沈公賅之矣。蓋公無欲人也。余每聞人言。自沈公至。未嘗受屬吏一菜。若以爲過者。夫公儀子之爲政也。固有英而拔之。况受之其屬吏乎。此乃所以論其意也。夫是以能仁。能威。能敏。能靜。而中山以南。邢襄以北。若久陰積晦。而照之以白日。大旱彌年。而沃之以膏雨也。夫沈公居恆。抑抑也。惜惜也。至於官僚之臧否。大獄大何之。是非必質之天明。而諷之輿論。嫌疑有所不避。毀譽有所不徇。即強有力者。不能奪也。昔人有言。鳥託巢於叢。人寄命於公。清而後能公。此諸大夫及士民之所以不能舍沈公者也。邇來國家用背人之言。錢山權市。斷地脈。陵民生。以取利。而羔羊之風。幾絕。乃斷斷而非之。若沈公者。可以匡朝。可以救世矣。恆山之右。與山東爲鄰。清源徐州之間。五方之民。所雜處。亡命之徒。易於竄匿。故盜賊日多。豐年樂歲。而嘯聚不解。城門晝閉。此天下士崩之漸也。沈公司東。東土盜其遠矣哉。是公在山東。猶在井陘也。譬之若龍乘小雲。近霧則其雨不博。若雲霧蔽四海。則霖雨及天下矣。霖雨及天下。豈其遺趙人乎。余以匡朝救世。望沈公。總憲一方之謂小矣。諸大夫及吾儕士民。其無戀戀於沈公哉。夫沈公之苦心於。是邦。余深知之。余固不能舍沈公也。

送郡公祖二翁魏公被徵北上序

往者臺省少人。則主爵疏請以司理邑令之賢者。選爲臺省。邇年上駭厭言事者。疏上恆不下。主爵乃爲權宜。每計吏之後。輒廉其資。望最者疏留之。而徐議選授。亦竟得命。旨然殊重其事。矣丑入計者。尙旅食也。今年又議留。則吾郡理魏公首列焉。魏公之爲理五年矣。其勞苦極矣。何也。值天下之多艱。民生之困。也。然則時使之乎。夫亦公之自勞苦也。且古之君子。遭時艱而往救之。至於席不煖。突不黔。非救天下

也。彼其視天下人之陷危。猶吾身之陷危也。而安能以自暇逸乎。詩曰。天之方熒。無然泄泄。夫天之方熒。而世固多泄泄者。則夫勞苦者。天之所不能使也。故曰自勞苦也。魏公蒞郡以來。當事者傾心委任。一切大獄大何。皆實成於公。往往救之覆盆。而曬以白日。大利害得失。皆剖決於公。其所獨百世以來之病。而造百世以後之福。甚多。天下自發未迄。今鮮有豐年。此鄉尤甚。非魏公幾無唯類矣。至今年尤甚。公辦事真定縣。捐俸設粥。士民咸悅。不怪其囊倉而助之。郡民及四方之流民。聚而待哺。公時時嘆味之。或親嘗其粥。病者問其所苦而藥之。不幸而殤。則掩覆之。入真定之境。無顧領僱於道路者。魏公之救民。可謂勞苦甚矣。至乃不穢虛土。而况於饑餓菜色之民乎。自非視民如身。而詎能若是。夫救天下者。非才不能。第非天生仁人如魏公。見民之疾苦。惻然中而第以在其位。不得不救之。則亦何能勞苦盡心力若此乎。是故列城諸大夫。莫不奉行德美。共蘇瘼民。實賴魏公為之發揚名譽。以受知於上。無風波之虞。得以并心悉力於民。天下之民。良者榜腹而待斃。黠者傾耳而思亂。而趙魏之間。猶得室家相保。皆魏公之賜也。魏公譽望甚高。不日且為畫省。聞主爵欲引與共事。此皆世之所稱華要也。世不少才士。獨仁人少耳。仁人得志。庶可以救天下。願救之此時甚難。至尊神聖。欲無為而治。似以臣工不必有也。不必備也。其言不必聽也。不必下也。若至尊無轉圜之念。則雖欲效忠。其道無繇。如此而言救天下。是雲絕於天。而欲為霖雨也。故曰甚難。然何可遂已。魏公其必有至計乎。魏公行矣。天下實賴之。非一郡之吏民所能借也。救天下豈其道一郡。而况畿輔之地。諸大夫奉行德美。蘇我瘼民。即魏公未去郡也。魏公且薦諸大夫於朝矣。

送邑父母柏翁晉公入朝序

晉公為邑三年。而直入朝之期。御史大夫劉公。皆舉公治行卓異。往時卓異有舉否。而今歲言者以為不可已。壬辰。余友鄭半如為考功。曰。卓異表慮。請願之至。今天下尤輕。宜舉清吏。今年未知何從。然半如之言。知本矣。昔晉公之初下車。聞錢穀投權之害。毅然革之。而以請於當道。當道不允也。余謂當道曰。令已革矣。正供無所通。何必同。且投權者。貪者也。久之當道大服。晉公薦之。郡邑各有社倉。甚病民。晉公言之當道。革之。二者皆通行畿輔之南。如公議。夫二者六郡之害也。所從來久。行之將來。其害未有紀極也。而自公絕之。仕人謂居官傳舍耳。酒掃之焉。至足而闕及鄰舍。則迂愚一宿無盜。而為長久慮。人未有不笑者。晉公為一邑。而除六郡之害。出兩言而貽百世之利。且久處之。膏人情之所難割。驟奪之利。乘兆之所同怨。割己之私。而任衆之怨。以永庇六郡之民。且天下之仁人君子。必有聞而效之者矣。是潤及天下也。為邑而永庇其民。亦賢矣。而又潤及天下來世。豈特清其身而已哉。可不謂卓異乎。先是晉公下令曰。盜也者。狙富室者也。貧民之擊柝干振。以為富室也。鄉亭之中。各舉富者之姓名。及其鄰家。而申嚴連坐之法。於是富室皆欣大夫之安己也。盡得其姓名籍記之。及審循賦。至平至明。毫髮不爽。公之盡心民務。類如此。公性兼兼美。學總羣道。其禮躬。則澀澀乎如處女也。其臨事。則斷斷乎若干將。

也。其值窮民。則煦煦乎若慈母也。其摧強禦。則駭駭乎若仇讎也。豈惟吾邑前未有而後難繼。即前此主爵之所舉。而余之所知者。未見其過之也。乎如好賢如緇衣。而其所舉邑令。曾無如晉公者。假令有如晉公者。其歎異不知當何狀。豈不可謂卓異乎哉。邑學博士王君。郭君。及諸生。醉飽於道德。歌舞於教化。久矣。至是求余言送之。余聞當事者之知晉公也。相與慶幸之如此。蓋今之與計者。故好賢如緇衣者也。

送邑大夫瓊翁金公之吉安序

金大夫越之瓊儒也。典高邑三年。邑治平。上其績於朝。明試有功。錫封以庸。又二年。擢守全州。邑之士民弗忍舍。騰赴御史大夫。御史府中。合辭稱曰。高邑。恆山之小邑也。西北西南近山。田磽塉。不能旱。東南多沙漏雨。豐年亦薄收。矧恆苦旱。民往往鬻子以食。搗屋而炊。自令下車。立志皎潔。唯飲邑中之水。輕刑薄斂。與民休息。每遇災傷。盡心力賑贖。民賴以無捐瘠。訟至。惟剖是非。或聽其和解。輒罷去。不得已當之。無所罰。以是士民得安。今聞擢去。是奪赤子於父母之懷。用是趨途請命。願借令二三年。以始終活我瘼民。於是御史大夫上言。高邑令以資勞擢全州。其士民具道令子惠士民狀。不忍其去。欲留之。為政必酌於民。前代本朝。具有其事。臣等請留之。以州守管事高邑。便下選部議。以冀州守管高邑。報可。蓋余所睹記。邑以前無擢而復留。以州大夫蒞縣者。實自金大夫始。當此時。士民朝朝啟啟甚歡也。又三年。將上積而擢吉安二守。大夫之為邑。且十年矣。勢不可復留。士民將與大夫別。博士文學乞言於趙子。講大夫之德。探士民之意。趙子曰。天下之易得者才也。惟君子為難得。以余觀金大夫。君子哉。夫世之為吏者。率喬詰卓。鷲以自見其奇。而劫名譽。大夫獨循理奉法。不求人知。茲可謂惇矣。大夫。越產也。越。浩穰奢麗之鄉也。邑無論其他。市中有時無肉。即有魚自他邑來。匪敗則腐。大夫安之不厭。茲可謂儉矣。邑事故少。大夫持大體不撓。故多休暇。寺舍蕭然。攤玩圖史。時而訪林泉之幽介。求忠告於郊坰。茲可謂簡矣。敬事上官。而不能詭隨。間有未相信者。不汲汲自明。久之其意也消。至於修城之役。念民之貧。終不肯動。所省財力無限。茲可謂卓矣。與人處。洞然無機。口之所言。胸懷都盡。不能疑人。人亦不疑。茲可謂信矣。夫信所以存真也。卓所以遂功也。簡所以昭恕也。儉所以培節也。惇所以迪古也。大夫兼之。可不謂君子乎。且今之作吏者。亦難矣。一邑十年。所經上官凡幾。察友過賓凡幾。風波震撼。備嘗之矣。大夫之德如一日。如彼金矣。不為燥溼輕重。如彼玉矣。入於火而不變。詩云。鳩鳴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大夫之謂也。博士文學皆以余言為知大夫。大夫往矣。吉安之士大夫。必好之矣。士大夫好之。而况於民乎。夫吉安蓋多君子云。

送胡清字老先生令介休序

胡先生為廣文郎上三年。諸生人人愛敬之。深與余交。頃之擢介休令。過余曰。某不習為吏。而遽吏。又聞其俗悍多盜。先生其何以教之。俾幸無罪與。曰。吾觀於先生。和而不流。犯而不較。所謂汪汪如千頃波。澄

之不清。撓之不濁者也。於令何有。胡先生因請曰。願先生無棄之。將得一言而書諸座右。余避席曰。君子之誠於善如此哉。夫長民之道。非有秘謀奇計也。天下之物無不相反。反於善則為惡。反於惡則為善。故賈山之論治道。借秦為喻。今天下世道人心極敝。而吏治隨之。余與先生之所親見。不有穉穉佞詞。瞬息變幻。以百姓為可孩者乎。不有罔顧民之肥瘠。而股其膏脂。恆若不足者乎。不有視民如雉。而淫刑以殘者乎。不有威威滿頭。侮者舊。浸備署。而自雄者乎。不有聽訟無曲直。惟任其偏私者乎。不有取物於商賈而殺其直。名為官價者乎。又不有都不與直者乎。若而人者。何可以為民父母也。龔黃卓魯。以不為此。故成龔黃卓魯。豈有他術乎哉。夫知人之善而吾休讓之。則知吾之善矣。知人之惡而吾唾罵之。則知吾之惡矣。何則。人已一也。豈惟人已。天人人神亦一也。知人之所好惡。則知天神之所福禍矣。古今亦一也。知一時之所好惡。則知異世之所不朽矣。胡先生愷然動容曰。某雖不敏。敢不佩服先生之明戒。下車則首為誓。不用官價矣。余曰。充此念也。即天下可平。矧惟一邑。胡先生曰。先生之所論者道也。治亦有術。請問俗悍。奈何曰。夫民未必生而悍也。無亦以其俗之美自為累。乃激而悍乎。胡先生笑曰。俗之美。何則其為累也。曰。急於公賦。而不敢通。俗之美者。也。上固宜體恤之。乃微之愈急。麥未秀而夏稅已入。粟未穎而秋租已完矣。貧民稱貸而益之。所收者皆入他人之倉。困非獨此也。又權量不平。多取以圖奇羨。帝官府而鬼隸卒。憚不敢見。何況擊登聞鼓。此俗之美者也。乃有不問其犯之輕重。耳樂痛呼。而日言流血。僵尸於前。快不為意。若此類。豈非以其俗之美自為累耶。夫治民之道。以仁為本。仁者必寬。寬者寬於無知之民也。仁者能惡人。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民吾之赤子。有害我赤子者。此賢首之讎也。孰能寬。誠愛民如赤子。而有得罪者。則其妻子鄰里皆怨之。有君若此。而忍負之乎。如是而俗悍可漸革也。胡先生曰。善。請問多盜。奈何曰。余嘗聞彼土之語矣。曰。平遙介休。入夜便偷。繇此言之。則其俗之多盜久矣。其為盜者。民皆知其姓名。而不敢明告之於官。固可以徵訪而知也。既真既悉。乃與之更始。怙終不悛。論之如法。胡先生曰。此邑盜也。外至之盜奈何曰。保甲之法備矣。能行之者。存乎人之精神力量耳。有愛民之真心。而精神力量自出。明於道而術自出。舍道而求術。則能吏而已矣。君子不取也。胡先生曰。善。介休。汾州縣也。余友魏懋忠撫晉。以汾州地曠遠。乃上疏升為府。懋忠撫晉八年。功德甚大。其根本乃在無欲。憲臺岑寂。吟咏自娛。開晉中為立生祠。此所謂為善而不朽者也。居官者不當如是耶。胡先生曰。先生之望某也。過雖然。敢不佩服先生之明戒。胡先生將行。其僚韓君及諸生。問余所以祖之者。余為具述其語如此。

送鹿門雷公之連城序

古之大聖賢豪傑。非有異於人也。亦惟知自愛而已矣。夫均之人也。而能發其德以為聖賢豪傑。可不謂自愛乎哉。自愛者。無與於人也。猶之衣以自蔽也。食以自養也。宮室以自庇也。車馬以自逸也。皆無與於人也。居官者清身思職。撫循黎元。忠於居下。而惠於居上。以克有令名。此士人之所以自愛也。自末世以

資格限天下之士。而士亦以自限。曰。上之所以待我者薄。雖竭志畢力無為也。往往勤也而儉。儉之貞也。而辟繼之。惠也而猛繼之。詩所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於是用人者益謂資格果足以限天下之士也。雖有聖賢豪傑之士。皆莫能自致丹霄之上。而又習見夫資格高者。多恣睢暴戾。而坐致通顯。使人為善之意消。夫此近世用人之常事耳。為善者。非求通顯也。自愛之謂也。彼無德而通顯者。士民讎之。鄉黨惡之。鬼神害之。異日者其子孫恥以為祖父。斯亦苦矣。其所得者。不過華衣美食。高其宮室。乘堅策肥而已。此東陵之所樂而終身者也。未若西山之餓夫也。則不自愛之甚也。鹿門雷公。起家太學。風神朗秀。占對詳雅。謁選宜得典城。而為趙州倅。其倅趙也。廩廩焉如處子也。州當孔道。帽帽焉其瘡身也。上官多戴威於頭者。戰戰兢兢焉。其免也。久之上下咸孚。譽望日起。當事者薦其賢。擢連城令。繇連城而後登於岸。此自愛之效也。夫勤所以奏功也。貞所以植節也。惠所以潤下也。功奏而後職舉。節植而後行成。下潤而後德頌。此無與於人。而資格之所不能限也。然倅之與宰相去遠矣。劄紛駁而不倦。乃可以明勤守大。聚而不緇。乃可以見貞。綏兆庶而不遺。乃可以昭惠。昔不得為而今得為也。夫得為善者。亦得為不善。在乎自愛與否耳。世之人。率知自愛。而不知所以自愛。雷公之在趙。可謂知所以自愛矣。豈以初終易念哉。志稱連城之俗。頗類中州。而斗僻。非若趙之孔道。非難治也。持其倅趙者以往。而百里登春臺矣。余將伏俟嘉譽焉。

送邑尉父母寶晉周公序

周公。閩人也。閩人之仕於北方者。其言語即士大夫未必盡解。公之言語。小民皆知之。其與小民言。往往就其鄉音。使之通曉。所聽訟。人人悅服。年比荒。盜多。第嚴保伍。匪惟不自擾民。亦不使一人至鄉村。民皆愛戴之。然恆不復在縣。以公精醫。上官常延請之。家人數餼米。以衣物易錢歸。則人人喜。有病者輒求救。皆為診視。與之方藥。所活甚多。先是邑有羣盜劫人。汚其婦女。僅得城旦罪。無何。又劫人。公悉擒之。正法。人人又喜曰。公恆不在縣。偶歸則能擒大盜安民。勝恆在縣者。任未三年。而陞山西按察司司獄。速矣。邑人人悲惋曰。公之安靜愛民。盜賊斂戢。而遺舍我去也。傾邑往訴之上官。願留之。上官以尉卑官。願不得擅留。又不可上疏。奈何。則人人失望。夫郡國領民之吏。無卑於尉者。四累而上之。所謂達官貴人者。以視尉。若太華之與卷石。然大都自事其事。而無與於民。隨其所至。以速化為暢。翩然而飛。其在也。民不知其去也。民不知其甚。若剝民自奉。絲髮不遺。而督之以箠楚。叱罵。若此者。民知之矣。夫狼虎入城。難疽在身。誰不知者。第無術以去之耳。寧有不忍舍者乎。周公之為尉也。在則民愛之。將去則民戀之。以此傳之子孫。曰。吾祖父為高邑尉。得人心如此。不猶愈於居極品。享大祿。而身有穢德。使子孫聞姓名而恥辱。對青史而痛恨者哉。邑之薦紳耆衿。屬余言以送公。余以此壯其行色。是時宰邑者為晉大夫。治行冠於寰內。余是以敢為此言。若非然者。則余且得罪矣。相與一笑而別。

送金思元公之漢川序

昔司馬子長爲游俠立傳。此千古之特見。即子長之爲人可知也。假非子長創爲之。孟堅決不能爲。然繼作者亦不見所謂游俠。其人隱於閭閻。作史者不能知。或以爲不可訓。故令其泯沒於世。惜哉。於此益見子長之不可及也。趙子曰。燕趙之間。自古則游俠窟也。以余所見無一俠士。平居杯酒交歡者不乏人。一有緩急。便悵悵無可叩門。暴政之所摧折。汚俗之所漸染。舉世化爲能驚。然則忠臣烈士。不亦鮮乎。濟南有金太學。金御史之子也。侍御以文學治行著。太學自少而喜爲俠。結客好施。家無餘貲。仕爲樂城主簿。令長屬以事。事立辦。乃事悉以屬之。邑爲四輪之區。而賓旅順流。民不稱苦。入其境。田疇林木。學宮客館。澤梁道塗。無不整齊。以至古賢之祠。名勝之地。無不煥然一新。鑿渠穿池。灌田蓄魚。暇日則飛蓋攜賓。集亭俯榭。蒲葦荷丹。甚可樂也。臨民則姁姁啞啞。見惡人則切齒植髮。邑之人無老幼男女。窮陋葺屋之中。無不感其德。其魁宿姦黠。推埋武斷之豪。無不縮頸重足。上官皆以爲才。至其設粥施藥。皆取諸奉入。全活甚多。不難瘠己肥人。其廉可不聞也。余每謂金公無官不可爲。從政者罕有其比。而人莫之信。但以爲有才有守耳。人無俠節。雖有吏胥之才。婦女之守。奚貴。夫與人處。緩急無所賴。即國家無所賴。可知矣。金公僅僅漢川。蓋資格棍之也。金公家居時。與陶陶邊公游。仕於樂。數數思邊公。請入官舍。握手甚歡。時邊公年過七十。隱民間。邑人皆知金公與邊公舊好。邊公少時有膂力。善走馬擊劍。盜賊皆畏之。不知其爲人也。正猶人之知金公以才守耳。夫居官者。有知其才守。亦足矣。金公將行。余與邊公送之。涕水上。放歌大醉。金公騎馬去。

贈魏允和就教序

國初用人之法有四。曰辟舉。曰歲貢。曰鄉舉。曰進士。其輕重亦以此爲差。其時科第猶輕。有行有否。其後科第日以重。進士科尤甚。鄉舉不得與比。入貨者衆。而歲貢益輕。去入貨無幾耳。論者以爲國初用人無一定之法。夫用人固不可有一定之法也。故書曰。旁招。孟曰。無方。有一定之法。則必有所偏重。前代入貨任子。有至卿相者。而乃以弊病對偶之文。限天下士。辟舉之廢也。以其有僞。夫僞也者。託於賢能也。弊病對偶之文。何所用之哉。所最可異者。歲貢之士。往往倅州邑。其見上官。貶損同於困隸。而上安然受之。至或加之陵辱。用人之弊。至是極矣。是以士之有志者。起家歲貢。率多就教職。今天下非能如國初之重教職也。而體貌猶隆於州邑。倅每以薦得典城。比來入太學者。幾無人矣。柏人魏允和。生於名族。魁梧卓犖。學深而識洞。乃不得科第。而爲歲貢。謁選爲教職。夫允和所謂士之有志者也。是以勉而就。此固亦知教職之重。不若昔時也。士亦在所自處耳。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卑躬曲體於有司之前。而與貧生較錙銖之利。至或請託。雇金錢。權子母而取息。自輕如此。而欲人之重之。是墨題而爲姝。蒙穢而爲芳也。近時海忠介公。亦起家教職。於二千石無所屈。而天下人皆重之。仕至御史大夫。爲今代名臣。夫教職豈能

使海公輕耶。且教職之重。以其師士也。公卿大夫皆出於士。聖賢豪傑皆出於士。而爲之師者。反不重耶。居其職者。誠思國家以我居多士之上。必模範無忝。而後可以爲師。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處子居重閭之中。窈窕令儀。而鄉邦知之。微於侯王。士之潛修。非若重閭之幽密也。而令聞不彰。此理之必無者也。允和處家之濫。而義能幅利。識能匡欲。吾有以知其能自重。而見重於世無疑也。允和勉旃。使天下知進士科之外。未爲無人。則士林重。教職之中。不乏綺修如允和者。則廣文重。豈不都哉。賓婚修賀於允和。欲得余言。而允和素推愛余。不庸衆視之。余是以致其規望之厚。允和父曰繼軒公者。不幸蚤世。余猶及交之。其文學取一第有餘。惇誠君子也。

贈張亦巖序

余爲汝南司理時。亦巖方少。名殷殷起諸生間。與劉貽哲諸人。從余講藝。余其時二十六。距今四十年矣。其同學者相次升第。往往大殆。今貽哲官蜀中。亦巖以貢入太學。仕爲學官。得廣平。過余。余見其精神丰采。猶可想像其少時也。杯酒敘懷。不勝今昔存逝之感。及聆其議論。是非邪正甚晰。立志果決。若避臭腐。而就馨香。凡人之久失意者。志意恆日頹。而亦巖乃更銳。又好學不倦。爲文章益精美。光芒耀目。亦巖亦謂余幸不衰。留信宿極歡也。往者亦巖不第時。余恐其拂鬱。貽書以杜子美歲拾橡栗。隨狙公相寬譬。不謂窮困之久。而識見涵養。勝進如此。又以其文高不售。或捐而不爲。不謂其文章如此。余安得不喜也。昨就督學試。督學大奇之。以秋試必售矣。夫人生夢也。仰而恬天。身在於第。則也。其王侯者。即與隸者。余知之審矣。豈其以一第爲亦巖重哉。高選華秩。如園囿焉。樹之蒿艾。不若蘭蕙。亦巖得志。國家之俊。又吾黨之光輝也。亦巖努力以慰我心哉。

賀大名世蓬翁張老公祖首任副都御史序

萬曆末。年上凝神元宮。不接臣下。即陳奏罕所報。率執六卿。不得舉其職。而二三言官。出片語刺譏。不能自明。輒去。當此時。銓部用人。皆以隸進。堂邑張公。以考功郎休沐。起爲選部。乃言年來登進百官。出於言官之口。而書於銓司之手。若皆若隸。甚辱。不特溺職而已。臣必不忍爲也。故上其書。大怒。合謀攻之。張公遂移病去。至今上即位。籍消日昃。驟然大明。公起爲奉常。旋出撫保定。而值白蓮教之亂。白蓮教者。愚民持齋誦經。欲以邀他生之福。振徒甚繁。而大陸瀛海之間。鄰於山東者。故爲盜藪。有司罔不上聞。久矣。乃與白蓮教合而爲一。誘以幻術。設爲徵表。曰某男子當侯王將相。某女子當后妃夫人。今生即貴。何言他生也。仗佛力而用神兵。戰無不克。事無不成。遂反。而山東已先反。所屠戮剝奪絕慘。其開府趙公。求援公命。參將張體乾赴之。未出境。即以所將兵征反者。應手而碎。無遺種。仍以其逸。勁援山東。輒復清盜。而歸捷書入。上茂其功。首任副都御史。公貽余書。謙讓云。不知兵。夫不知兵。而何其成功之神速也。夫孔子尚矣。孟子之論兵。以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孫吳聞之。必以爲枯竹之常談也。然治天下之道。未有外於枯

竹之常談者。宋子罕不徙南家之篋工。不禁西家之流潦。而荆不敢攻。孔子謂其修之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然則孔子之論兵。猶孟子耳。今吏濁政穢。百工之失業。萬民之昏墊久矣。安得不亂。使公而早至。必不養成患禍。真定畿輔之地。國家之門戶。遠左既失。外患已逼。京輦若妖賊之誅稍緩。則干戈滿地。雖有孫吳。無所用之。何也。民窮思亂。兵無所出也。幸而公至。猶易於撲滅。所謂以亂得聚。非謀不卒時者也。故能一鼓而殲之。以無滋蔓。其功詎不偉哉。聖主褒之。躋於上爵。不亦宜乎。諸道兵使者。實皆有造於土。而以綏民則行德意。弭亂則奉指麾。惟公之功。微余言以賀。余與公後先被蓋。聯翩再起。桑梓之地。賴公以底寧。喜可知也。夫盜賊之興。在位教之也。四夷之入。中國召之也。公昔抗疏而歸。雖未得行其志。而明銓部之職。奪儉人之魄。鼓豪傑之氣。直擊動天下。今年大計。京朝官向之攻公者。皆在幽黜中。曰是以張選部爲主人而憎之者也。固已有功於世矣。妖賊其小者也。不日上且大用公。修之廟堂之上。惠中國以安四方。恢復遠左。取通侯斗大印。昔王文成以講學而成剿叛之功。其兵法蓋得之孔孟。公近孔孟之居。何必讓之哉。

賀翁翁游老公祖晉秩久任序

游公爲井陘道憲副。且三年於茲矣。時數被凶災。荒田有租。併日無食。良弱者以餓隕。強梁者去而爲盜。駭駭亂矣。游公來曰。與其撲盜。不若救荒。是引盜於未起也。徧歷鄉亭。見其父老子弟而溫問之。爲之惻然傷心。愀然不怡。乃議賑。議設粥。議借粟。夜晝晨興。櫛沐不暇。民賴之以有命。保其首領。妻子客歲三月不雨。至於秋七月。猶稍有麥。今年春夏皆旱。宿麥已乾。秋種未入。於是百姓不可勝救。游公之心益苦矣。而大盜起山東。攻劫城邑。當事者乃擢公武德道參政。行有日矣。一時官屬軍民。人人顛恐。若病垂危。得秦越人而欲易以他工也。願願控額。願留之以活子遺。開府王公上疏。具陳游公救荒弭亂。及吏民依戀不舍狀。曰恆山乃國家股肱地。飢與盜等也。釋此而急山東。可乎。疏上竟得請。游公以參政仍留井陘道。萬衆悅喜。以爲且危也者而安。且亡也者而存。中軍參游將軍姚君世賢等。徵余言以賀。余方爲桑梓釋慮。聞諸君之言。不覺浩歎曰。甚哉。在位不可一日無君子也。惟君子爲能不忘天下。故其操身也正。其畜下也慈。其繩人也恕。其莅事也勤。其究心於吏治人才也豫。游公有焉。使在位者皆若游公。則民生必安。風俗必厚。紀綱必振。軍夏必無叛軍之變。播州必無場會之亂。詩曰。道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爛戶。夫內治者。爛戶也。外患者。陰雨也。故鳥不忘其巢。人不忘其家。君子不忘天下。內治不修。以俟外患。是忘天下也。當今之世。縣忘之久。以至於此。用游公已晚。而向可舍乎。夫救荒無奇策。蘇平居無備。以至於荒。故無策。安得奇。然而恆不救也。其救之不盡心力也。游公之心力則盡矣。往者瘞陶以東。與山東鄰。盜甚多。豐年不解。游公命將吏據要害。屯兵守之。盜奔。昔邵至言免置之土。天下有道。則公侯以干城其民。無道。則公侯爭奪常。略以爲腹心爪牙。此春秋之事也。今九州一國。文武同心。以弭世亂。不

亦懿乎。而文吏峻爲畛界。貴竹黃而賤籊籊。扞城腹心。皆無所有。今宛洛淮蔡之間。又訂於羣盜矣。此皆國家之藩屏也。豈不甚可慮哉。游公博愛寬容。每欲引人於善。而惟恐敗人之名行。故揚其美而未嘗備其過。有被銷骨之毀。而獲瓦全者。其視文武官屬一也。若游公者。其德度明智。豈不萬萬超絕俗情哉。宏濬時艱。其必游公乎。今天下日以搶攘。此士君子策功立名之秋也。諸君庶努力扞城其民。以報游公之知哉。

贈郡伯後翁劉老公祖入覲序

稽古唐虞之代。三載考績。三考而行黜陟。法制甚簡。而黎民於蕃。四方風動。沿及後世。法日以密。至於今而極矣。郡國三載而入覲。上計待黜陟。而每人比及之期。各考其殿最。又諸直指使者。率一年而竣。各有所舉劾。故曰法之密。至於今而極矣。然天下凌亂。民間凌窮。盜賊凌橫。乾象人事。甚可憂。論者多歸咎於上之興利。非臣子之義也。或以爲中使四出之故。則亦非春秋先自治之旨也。嗟乎。此其故可知矣。余端居深念。所以救亂圖治之方。明良惟康尙矣。其在在外者。則莫如傲漢人之意。責成二千石而重用之。何則。二千石體尊而近民。體尊故其勢得行。近民故易察吏。所部吏數相見。睹其面貌。聽其論議。聞其催徵之緩急。所守之污潔。獄獄之當否。如父兄之於子弟。未有不熟知其人者也。二千石皆公且明。則胥天下而唐虞之不難矣。郡伯劉公。貌肅而氣和。德精而量博。屬吏趨郡朝者。一切揖拜如舊儀。弗少假借。歲時吉慶。無敢以筐篚入者。聽理得情。恆決遣之。自願贖不許也。金錢出納。自好者以不涉爲貞。公曰。此大避溺上山者也。誰當拯溺。躬親其事。發姦究弊。曉然與衆知之。早乾累歲。士民窘急。公孜孜訪問。惟恐其有虛隱。議所爲拊救之策。不遺心力。公知吏胥之利多事而民病也。一以省事爲務。去文奏之煩。其必不可已。及連滯之當散者。第揭諸郡門之外。令州邑使人自來錄觀之。真定於天下稱大府。於京師稱股肱。又四輪之區。公坐而聽政。出而應過賓。庭燎不設。恆有餘暇。下車未幾。而三十餘城改觀焉。蓋余嘗與諸子講德泐水之上。或言公之清如龍。其游其食。靡不清者。清故能持綱紀。能持綱紀。故能興政治。余以爲未也。或言公多識前言往行。凡親身理人。馭下濟變之方。無不詳攷比輯。時時覽觀國家之遺儀軌事。無不抵掌可述。以至律令法比之繁。無不句析字解。其見之真。故能執其要。能執其要。故能省事。余以爲未也。以問二府史公。史公曰。公讀書講學者也。其於儒書無所不讀。皆窮其元要。心樂之而身行之。不急言。不多言。如吸甘露之液。餐其膏。厭而飲之。乃言其性味。公之於道。真有所得。彌於中而發之。是以其政不勞而治。余乃歎曰。至矣哉。學必博而後能約。政必敬而後能簡。一也。今天下欲得良二千石。責成而重用之。則無以踰劉公者矣。昔黃霸以良二千石入爲三公。不稱任。蹟不聞道。其精力明察。俗吏之錚錚者耳。故非坐而論道之器也。若劉公者。乃足以當之矣。於是劉公將入覲。史公。左別駕楊公。趙公。司理董公。屬余言以贈其行。余乃具述余之所知。公及所望於公以憂天下者。公且住而上計矣。州邑之吏。惟二千石之

之賢。名高月旦。辨智絕人。恆嶽潭水之間。獄重大微。久而不決者。當道皆以屬公。若操觚而解結。無不析也。然寬大溫仁。常求輕於重。求出於入。當成而不得釋者。爲之愀然。齋者焉。以是懷冤抱痛者。皆願一見公而自白。如元氏之董節婦。被汚名以自剄。而終得昭雪。表厥宅里。於公之陰德。何以加焉。且直指使者。實寄耳目於公。品驚百城。黜陟不爽。而其意恆主於成人之美。揜人之過。今天下不乏才士。惟仁人君子少。若周公者。所謂仁人君子非耶。司理三載。當道者上其治狀於朝。於是封其官。厥父母如之。郡大夫南公。徵余言以賀。余嘗司理汝南。知周公之先。世有積德。其父諸生高等。經行遠邇。而未得志。周公自童子時能文。事父母愛譽甚著。其事繼母如母也。繼母章方就養官邸。南公謂余曰。廣平人皆知司理事繼母孝云。夫周公孝而能思。故其蒞官也。無不盡之心。知母之即父也。知繼母之即母也。知朝廷之即父母也。周公之受國恩。可謂無愧矣。無愧乃可謂孝。曩者余友人自田間爲九列者。余貽之書曰。國家待大臣厚。動輒恩及祖父。宜有以報之。今時事甚難。措手足下。出必自度。能報國家乎。周公自茲位益高。被恩益厚。其責任益重。當必預計所以報國家者。請以是爲賀。併賀之南公。

賀郡公祖二翁魏公考績序

余嘗爲汝南司理。知其難甚。郡國之獄訟。大者疑者。率屬之司理。而繙衣持斧者。又以吏治寄之。雖繁名一郡。而列郡之事。皆埤益其身。茲可不謂難焉。余爲司理。距今三十餘年矣。事勢人情。視昔益難。魏公爲吾郡司理三年矣。治獄見情甚速。而必致詳審。再四而後讞。恆懷事失不經之意。先是郡東有亂民。嘯聚稱仁義王者。事聞於朝。聲勢甚大。虜之易爲功。而捕賊之卒。尤欲多獲車賞。公曰。此無知狂逞者耳。籍其主名。某邑某鄉。皆親至其地。一一訊驗。脅從牽引者悉縱去。坐重辟者十八人耳。此最大獄。賴公之平明。所全活無數。郡中故有木稅。一中貴主之。其羣小遂權及他稅。賣藥者訟之官。公掠治其人。而白之當道。禁絕一切雜稅。大抵公治獄則主於哀矜。其處大事。定大議。皆祛絲來之宿蠹。垂利益於無窮。其事未可枚舉。昔署真定縣。錢穀委之典守者。而第禁其多索。公所行蓋國初之清政。前輩之素節。自投櫃之說興。而吏治漸垢。比來公贊當事者。極力更新。又親行之。以爲儀式。開府汝南劉公。深所嘉歎。標示百城。公知人甚明。每聞人之善。急於稱揚。若不能須臾待者。其言之若獲至寶。若咀至味。若欲舞蹈。不能自禁。聞有訾議不信。力爲撻辭。微以示之。莫不感激奮勵。往往緣毀得譽。爲諸臺所薦舉。是以趙魏間一時多循良。公三年考最。蒙被國恩。三十二城之長。人人鳧藻。屬余言以賀之。余嘗見公之文。深厚雄爽。異之。及親顏聆音。如其文。公以挾霜茹蘆之行。而用意甚厚。以洞元際淵之賢。而不事小察。以刺蛟搏虎之勇。而憫恤愛物。誠其天性哉。其所得之問學。者深矣。楚有滿先生者。文章節義。海內莫不聞。爲成事令。以不阿中貴。變枯。公其門下士也。爾意相襲。其芳彌烈。豈偶然哉。

賀邑父母翁翁考績序

晉公爲郎三年矣。主爵考。上上奏最焉。先是廟堂言利。郡國化之。有司悉以催科牟利。如庖人自食。天下之大。幾無一廉吏。晉公下車。即與神人共誓。奉祿之外。不取秋毫。井水之外。皆如市鬻。行之數月。而迷邇駭異。若久陰積晦。而忽有清英皓素之氣。燭天宇而照元淵。頓使宇宙改觀。神人動色。今春大計時。吏垣翁公上疏。舉有司卓異。以晉公爲首。無何而開府劉公。直指傅公。合疏言畿輔領民之吏。惟晉公極廉。宜優異以新耳目。太宰趙公。亦上疏言大計。所黜者。率多於錢穀有所點染。其所錄然。則以投櫃之法。實教孫升木。其挺然自拔。嶙然不滓者。高邑晉令之外。無聞焉。於是晉公之名震天下。說者以諸公之知晉公。可謂極深矣。余謂諸公之知晉公。未若余之知之也。何也。諸公耳聞之。而余目見之。且見之者三年矣。世亦有廉吏。未必諳政事也。諳政事矣。未必可大用也。士之可大用者。必有志大識遠。置身千古之上。而不求勝於目前之謂大志。明於國體。動於機宜。獨觀昭曠之道。謂大識。二者皆公皆有之。非特廉吏。蓋居然大用之材也。今廟堂以其吏治知之。異日者。乃知其瑰琦耳。昔朱邑仕至公卿。未爲卓犖。而桐鄉之思流於千禩。意者其器亦有所底也。若晉公者。統四海之人倫。厥惟上上。非獨於三載諸令長中稱最而已矣。於是璽書褒美。封以郎官。及於伉儷。而公猶有所憾。以其先中丞公官高。格於繁令。不得與。余聞中丞公典選。及其所敷歷。皆至公至清。忘身砥節。而晉公行之吾邑。邑之士大夫。莫不敬如師保。愛若芝蘭。下至井里鄉亭之白叟黃童。莫不歌舞祝頌。昔魯公問成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爲君子也。親固君子也。而身又爲君子。則親之名愈章。國與之而百姓不與。雖成其親爲公孤。不足貴也。若晉公者。即不必疏榮於國。而其成親也大矣。况親故貴於己乎。而又况晉公之勳名爵位。方未涯乎。學博王君。伍君。及通學諸士。致賀於公。屬余爲之詞。邑自有令君以來。而得晉公。名滿天下。足爲千載之美譚。無所俟余之讚述。第言余之所深知。公與公忠孝之節如此。詩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此之謂也。

賀獻翁喬老父母考最序

夫爲政者。雖操術多端。必以人心爲徵。人心得斯。可謂能爲政矣。有家者。男女長幼弗歡。而曰我能爲長聞者之所哈也。喬公爲南宮宰。薦紳先生。諸文學。自南宮來者。無不稱之。大都喬公恆欲民皆爲善。時時用文教陶化之。有訟者。反覆譬解。令之去。與所訟者偕來。往往悔悟。歸於和好。來見公。悅而能之。自大慙不逞之外。鞭扑恆無所用。趙之俗。先公賦而後食。乃督者愈急。民生墊隘。殊甚。公曰。是淳俗之爲害也。故南宮之賦。獨舒。喬公他善政甚多。總之寬仁清靜。事事曲體人情。惟恐拂之。其愛人周篤。如疾苦之在身。待士大夫折節有禮。教諸文學。若親子弟。余所聞喬公之爲政如此。則再三歎。今之長吏。鮮遇民以文理。若喬公者。殆君子人也。頃之余得見喬公。溫溫乎。抑抑乎。悽悽乎。悃悃乎。果君子人也。余又聞喬公事父母。繼母以孝著。迎養父。值溽暑。暴衣露冠。赤日中。俯伏道左。見者無不稱孝。公台之名士也。爲諸生久不

得志遷入太學。至丁酉秋試又不利。公懼拓落。無以成親志。遂孝思也。為文自責。以豫忘不學。幾無地自容。發卯舉於鄉。明年春試又不利。則又為文自責。庚戌乃成進士。蘇斯以謂公之立志也卓矣。其為學也深矣。夫孝所以統百行也。學所以總羣道也。能孝而學。故其情潔。其識精。其度曠。其德惇。視縹緲窮獨。無可悔也。視僮昏庸愚。無可棄也。視牛童馬圉。無可卑也。如是而人心有不歸者乎。喬公治南宮三年而政成。主爵者奏最。封贈其父母。邑薦紳先生。以余知喬公服之深。而又以喬公素比余於人也。屬之為言。余聞之。君子不為名而飭行。然行成而名章。不為福而修德。然德勵而福臻。聲聞於朝。名號大焉。榮及於親。福孰厚焉。非喬公時能當之哉。余嘗聽南宮與人之歌。凡三章。其稱喬公之德而祝之。何愛戴之極也。然其詞不雅馴。乃知史所載如此類。多篇家之所為。書曰。九功惟敘。九敘惟歌。盛德可歌。何必舉其詞哉。且余親見喬公。知其君子人也。故敘贊之。無所疑焉。

賀曲陽父母明翁許公奏最序

昔司馬子長作史記。為循吏立傳。循者。奉職循理之謂也。長民之道。盡於此矣。近之議計吏者。恆舉卓異。此其名自非盛世所有。於是舉廉吏。以為世道日汚。士之忘其簞蓋者。亦宜特舉之。以勸廉。夫所舉者無幾耳。其餘皆墨耶。或曰。此廉之尤者也。是亦卓異之說也。女不貞不可為女。士不廉不可為士。生濁濁之世。而以廉自見。君子恥之。夫稱循吏。則廉不足言也。故公儀子之拔葵曰。恐奪民利。而賊文仲之妾織蒲。孔子以為不仁。當今之世。而有以廉為不足言者乎。其曲陽許公乎。曲陽。恆冀之巖邑也。地磽确。民貧。又發未迄今。三十餘年。歲內常多旱。天宗為虐。人或助之。即涪穰。縣亦鮮富家。如曲陽者。逃亡之遺黎。僅存視息耳。許公下車而蠶傷焉。乃徧詣諸鄉亭。召父老。問以所患。苦宜除。所便利宜興。至縣朝。一行之不違。退食。事從寬大。濼去煩細。禁民勿輕訟。勿奢侈。勿游惰。勿博。勿釐酒。俗尚鬼神。民稍有衣食。即釀金建浮圖祠廟。無遠近。徧走禱祀。公力禁之。今年三月不雨。至於六月。公出倉穀賤糶之。而後開於當道。民賴以無轉徙。公愷佛溫恭。為政不勵威。不務名。要在使民安息。然久之。當道者皆稱其賢。他郡邑長吏。有名赫赫居公上者。多非士民之意。往往漸以虧折。而公愈久而人愈信之。三年上其狀。主爵奏稱職。封郎官。贈其所生。廣文鄭君振。馬君橋。及諸生。人人欣喜。二君來徵余。為賀。余聞許公博學。文詞。自公之暇。則散軼濡翰。數引諸生與之講藝。公。吳人也。殆聞子游之風。而興起者乎。夫其政固自不與俗同。公八世祖吏於均州。歸。人士挈瓶水贈之。題曰。賈廉。公父以名其室。而銘之。示子孫。公之禮。福曲陽。蓋得之貽燕云。其昭受國寵。不亦宜乎。夫惟以廉為不足言者。乃真廉也。不務為廉名者。乃真循吏也。余深憫夫今之人。故於許公。不勝其歎服焉。詩曰。嗟我懷人。實彼周行。此之謂也。

賀樂城劉公榮被恩典序

天純佑我國家。德茂逾乎十世。福祉尤盛。比者今上。以皇太子誕育皇孫。加上聖母徽號。忻然悅喜。穆然

思惟所以崇慈極孝。錫漢行慶乎無疆。以答上天之休者。乃下覃恩之詔。守令政逾期月。賢能預薦者。賜之璽書。封其父母。不俟考績之期。樂城劉公視事二年。當塗者薦舉數矣。昭受天寵。光及所生。樂之摯紳先生。父老子弟。無不誦呼歌舞。學博劉君讓先生。君廷侯。君維貞。及諸生。將修賀於公。而屬余為之。蓋公之父曰慶泉先生。嘗為郎令。余弱冠師焉。公其時財成童。與余為通家兄弟。知公之深者。宜莫如余。余嘗聞公之所以治樂者矣。公天性慈愛。不喜笞笞人。聽訟不輕繫治。輕者主縱捨。重者主疑恕。論當之成。猶有所不忍。下車通稅三千有餘。令民自輸納。無吏卒叩門之擾。又如數而止。不多費一錢。肩摩踵屬而至者。三日而告完。此以後公惟與民酌為期。無或後者。邑地風薄。俗尚勤苦。而少計慮。遇旱澇坐贖。公督令穿井近千。輾輻成雨。而自浚水有長隄。雖大水。魚鼈麻麥各得所處。又教民栽桑。東十四萬有六千八百餘章。幅田障路。丹實紫楸。爛然被野。客歲之冬。公察民之不給。單騎下鄉。一一隱親。其尤貧者籍記之。無何而上官養粥之令下。即各於其鄉。不賢聚。時時往視之。無間風雪。樂之民甚樂。公生於學門。文章豐豔。每朔望。必升講堂。為諸生剖析經義。燕其疑。每季必較文藝。隻語之善。獎不容口。創立社學三十三處。羣邑之童子。為幼學。定矩以教之。勤者有賞。至於力行鄉約。講明皇祖之訓。彰善癉惡。以樹風聲。鄉兵每月操練。以厲武節。善政良方。未可悉數。其大指皆吾師之所以治郡者也。然吾師嘗隆慶時。天下方太平。今時勢難矣。樂之衝於海內十五而九。加之。以貂使四出。備從如雲。履車馱馬。橫索無厭。公極力調劑。往時長吏所取於郵驛者。一切皆罷。樂之人用是。以免於鳥散。又風俗日壞。人懷姦利。盜賊多有。公明徹果斷。法令周密。而精神矍鑠。瞬息而再撫四境之外。常有餘力。是故庭無舞文之猾。市無瞋目之豪。鄉無詭篋之盜。塗無越人之警。入其境。草木茂而魚鳥樂。則猶夫昔之太平也。以此荷天寵。雨露被於靈根。而光輝燭於元壤。豈不宜哉。蓋余讀上之詔書。及所賜公璽書。稱公之賢。以泝於吾師。喜極而繼之以嗚咽焉。國家之待臣子。若此其厚也。考績之期。既有恩紀。復推尊親之意。徧及於臣子之親。即隨牒萬里者。靡所弗暨。而畿輔之內。咫尺帝座者也。孔子曰。敬其子則父悅。為臣子者。華及其親。而不思致身以報主。豈惟非臣。亦非子矣。今天下之日蹙。而百姓之弗康。何哉。恐未可專尤中貴。而徒規主上也。公習聞吾師忠孝之教。自茲必益殫忠勤。以報主。顯親於不朽。願安得天下之為臣子者。皆無負國恩。訖可用康也哉。

賀樂城劉侯榮被恩典序

隆慶中。我慶泉先生。以楚名士。來為郎令。余得師事之。先生教之甚殷。愛之甚渥。無異於子弟。余受知最早。既而郭侍御華伯師事之。其愛之如余。兩人者。後先賴先生之教。以升於朝。先生才德俱高。問學淵雅。其設行自與俗吏迥絕。民浸於實惠。而士變於勤教。好若芝蘭。愛若父母。三年考最。璽書褒封之。無何而調遷安。以邊安邊事急。才故士民不能留。老幼追送出境。數日。號泣不忍捨。則共立石紀德美。繪像祀之。自遷安入大理。久之。奉命恤刑直蜀。道出柏人。郎之士民。車者。馬者。步者。執楫提酒。以再拜顏色為幸。孔

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吾師之在高邑其樹德也長矣去高邑三十餘年而陽竺劉侯來為樂城令劉侯吾師之仲子也樂去鄆兩舍耳鄆之人皆曰何不遂來鄆意吾師賢者其子必如吾師而侯之治樂果如吾師其士其民便之果如鄆之士民之便吾師者政聲光美後先相望未及三載值今天子以皇孫誕生加上聖母徽號下詔有司之賢者皆得褒封其父母於是吾師以廷尉進秩加等樂之人皆曰侯造福於樂宜其被茲恩也鄆之人皆曰侯之先公造福於鄆宜其被茲恩也夫鄆之人所為悅侯者非特其先德厚也侯之孝實有以感之侯下車鄆之士若民羣往見之侯見之若密親昵舊睽隔之久而一旦遇之也嬋媛焉繼繼焉不勝其喜且戀也諸生之勤學能文者侯皆罄赤心之愛而盡引拔之力非純孝易能若此乎昔者舜以孝治天下命夔典樂作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以賞諸侯南風孝子之詩也薰兮以養萬物父母之德也賞諸侯使同孝也今天子大孝蒸蒸遠協於舜因尊崇聖母而榮及臣下之父母其南風之賞乎劉侯足以當之矣夫南風者夏之風也其德為火孝火德也惟孝為能報其親報自愛生能愛其親則無所不愛矣諸侯孝則天下之人皆被其愛矣故君天下者愛臣以及民治國者愛士以及民昔者吾師之愛士至矣既勞來教誨之又用形家言改修學宮落成之夕有吉夢焉自占之謂余曰吾子其翔乎明年而余果舉於鄉自茲人文日益盛蓋吾師之有大功於趙如此越三十年而有子嗣興復來茲土用其所得於家庭者以臻清平受國之褒顯而門弟子獲効筆牘之役讚述茂德揆之不朽豈偶然哉茲所謂仁人之利天道運行者乎

賀邑大夫澄源丁公考最恩慶序

丁大夫為鄆三載考績最天子葵之贈大夫父如其官母為孺人於是學博章君王君洎諸士往賀之過趙子謀詞趙子曰今學士大夫有志於唐虞三代之治者皆謂古之教者以倫常今之教者以榮華以榮華也者之謂無教余以為此非學之患也學也者覺也舉世惟榮華之欲其誦聖賢之言以為利梯其都榮華以為學獲夫聖賢之所以立言何耶國家之所以榮華我又何耶皆弗覺也弗覺與弗學等弗學雖教之弗入也與無教等請就丁大夫之事而言之子之考績而最既錫之寵命又上及父母此亦可謂榮華矣上之意毋亦謂夫臣也精心殫慮以安黎吾民是不可無勸而為之父母者能有是子而教之忠以至今日子之功父母之功也是尤不可無勸嘉臣之忠而遂成其孝此於君臣之恩至篤也而父子之性至遂也夫臣也以忠而光所生則孝感君之成其孝也則愈益忠天下皆子也皆欲孝其親乎則皆思忠其上天下而皆忠孝則倫常敘矣孔子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而教之不若敬而悅之榮莫榮於敬其親凡人敬之未有不悅者而况后王之尊而敬吾親也乎此榮之極也悅之至也而不踴躍效忠者故敬而悅之者教之精者也昔者舜命夔典樂作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以賞諸侯南風孝子之詩也賞諸侯以孝而有不悅者乎海內同孝忠在其中矣蓋聖人之教天下也如此丁大夫

忠道得而孝情遂悅可知也二君諸士之背悅不亦宜乎於是二君諸士皆大悅曰世之學者日被聖人之教而弗覺也夫亦無覺之者也先生恒之矣以此賀丁大夫形影陶陶也哉詩曰孝子不遷永錫爾類

賀邑父母澄源丁公考最恩慶序

余觀夫海內垢敝蒼生隘窘未嘗不仰屋而歎也夫國家之所以待士大夫者豈不綦周渥哉自為弟子員則業已優閒而餼養之使得博精於學一旦而授之官儼然臨之乎人上林林之衆撫委而服入則溥食出則澤車津及姻族而資說士迨夫三年報政稱治辦上輒降璽書褒封之又褒封其父母及妻噫嘻主恩鴻鴻哉人臣宜何以圖報也而治理之多缺治平之未稜何耶豈以主恩若此而澹不為動耶將郡國所上治狀未可倏然據耶不者報政之牘至主爵所日無虛每個月而奏之恆數十人皆被褒寵豈其循良滿天下而民不獲小康恐不然也若丁公者則其屬國慶甚當鄆小邑也然頗廢亂自余所睹記吏於上者皆以為難多不得久任即久多不得與薦書而故事非有薦書不得封蓋亦難矣丁公顯印明容文武具足下車之始若長子孫周知民隱鏗夷積蠹左右無猾里無冠虎先是倉靈弗福八蜡不通者累歲盜賊多有而鄆獨無刈穫之際孤寡得滯穗無敢鼠竊者邑甚安是以當道者屢薦其賢用能昭受天庥光慶父母豈不禱與夫身處華貴之地而為之父母者老於田間曾無半通之綸盈尺之組又祿不逮養世俗之所謂得意者正君子之所憫然不嘆者也上之人輒嘉其潛德泝諸義方一旦而貴其父子母為命婦何體臣之周而旌淑之厚也余固知公之圖報愈深也圖報愈深則所以顯其親者將有加而無已馬季長之言曰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祿至矣薦紳父老屬余言以賀公余既述公之大造於吾邑又明國恩之厚冀海內之士大夫咸激圖報者與公同心不敢徒以美也

賀王心翁先生考績榮膺敕命序

朝邑王公為清苑三年考績於主爵最朝廷賜璽書褒稱之封贈其父母以及伉儷王公之為清苑未二年以先為無極而三年也王公之為無極數月耳邑改觀其最可紀者邑在郡之東小而僻不知何時一過賓避郡中之人事岐而縣無極無極之過賓日多遂成孔道民不能支有司甚苦之若大水舍其渠而旁流不可壅也王公至則力言於當塗者移撤孔道州邑客有欲過無極者勿許久之使車馬盡出郡城而無極安矣王公數月而除多年之害貽無窮之福於是當塗者以無極不足展公之才言之主爵移公清苑清苑保定首邑多事華夷雜居謠俗曠戾又四輪之地令迎送不暇公視事未幾而几閣空虛非獨不苦迎送乃從容款接曰天下之賢士大夫咸在其中矣公好古教化而見民之失業者衆其勸課農桑若祖父之勤家無牛種者給之流宄者聞之皆歸而北方常苦旱客歲忽大水公多方賑濟邑之貧民以至四方之行乞者病而呻者棄妻鬻子者所全活不可以指計清苑之民晏也公時時以孝弟忠信訓誘之往時無賴子弟縱博鬻酒橫行里中者皆斂迹屏氣而擒盜有法案律甚嚴四方之出塗者不

聞鳴鏑之聲。公聽覽之暇。乃進邑之諸生。與之談經術。屬疑義。較文詞。賞奇藻。人人醉於道德。飲於典雅。文學之士。增增蒸蒸。稱盛矣。大都公誠心任事。見之既真。不恤毀譽利害。而運之以雄才。無不達也。舉之以大力。無不勝也。是以處繁劇盤錯。而綽綽有餘。然恆以惻怛長厚為主。邑人士有所遭不幸。而為鄉訕所點。閉門不出。有司亦不復偶之。公獨造門請見。慰薦周渥。拔於陰關之中。置之丹霄之上。厚厚君子哉。是故無極之人。聞其將去。靡赴長安留之。不能得。思慕至今。而清苑之人。浸於愷悌。無不式歌且舞。夫清苑。京畿之門戶也。所係於國家甚大。王公建茲不積。其茂膺天寵。豈不宜哉。關中之士大夫。仕於長安。及燕趙間者。將稱觴於公。而屬余頌清苑之政。夫王公可謂學道愛人者矣。世之俗吏。安知愛人。故俗吏者可驅使而不可牧民。何則。彼不學而用其資材。無惻怛長厚之意也。王公少而學於同邑雷侍御。既而復學於同州馬尚寶。而余親郭侍御。宰朝邑時。王公為諸生。出門下。此三公者。天下所謂正人君子也。王公皆從之學。室芝蘭而佩蕙。何怪乎其芳之菲菲也哉。余慨天下之治。壞於俗吏。黔黎弗康。故因諸公之請。本原事業而著之。用人治世者。或有取焉。

賀邑父母柏翁晉公榮薦序

粵稽成周。以聽官府之六計。斷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言為吏者。雖兼有衆長。必以廉為本。非廉則用其所長。以為攫取之具。收虛名而播實禍。民生殆矣。故殷王之誥曰。朕不肩好貨。好貨何必言不肩。以其中有獎聽者也。趙子曰。異時國家會以上計舉廉吏。未必能保厥終。即保厥終。往往說激苛碎。或特以為刻。或甚乃忍於賄而媚於位。為世觀笑。夫士人之廉。猶女子之貞也。貞僅可以為女。廉僅可以為士。廉之著名。舉世汚濁也。故有廉而不善。不能不敬。不正不法不辨。不善則惡。不能則罷。不敬則肆。不正則頗。不法則軼。不辨則悞。如此者。則不若刻木埴土而號為吏。不食祿。又不害民。嗟乎。嗟乎。當今之世。求一廉吏。殊亦甚難。而况乎兼六者之長哉。若吾邑晉公者。即當成周之隆。亦可以為吏治之最矣。姑舉一二事。公下車。即與士民約誓。令有如以贖錢。蓋入私囊者。神明殛之。俾踏於異土。而近年有司。率手涉錢穀。私其奇羨。公白之當道。以為非舊章。欲一切委之於下。令督趣防閑之耳。當道未之允也。公行之不疑。諸輸稅縣寺者。率如往時。多持金錢。既至。正供之外。毫無所費。各以其所餘見父母妻子曰。此晉大夫之賜也。遂計省數千金。邑有社倉。令各以秋入粟。至春而還之。久之乃成官粟。重斂而輕散之。其弊無窮。公請之當道。革之。夫世之所謂廉。鮮有出於中心者。故每鷄廉而狠貪。以四境為私庫。以民田為私廩。而惟其所取。自非大恩。皆可以享厚實。而榮名。而公不為也。斯之謂真廉。斯之謂大廉。而惻怛發中。殊善也。制裁無方。異能也。儼思猶畏。祗敬也。履繩蹈墨。至正也。如蓬如嶽。允法也。若數一二昭辨也。昔皋陶稱人有九德。得三者。可以浚明有家。得六者。可以亮采有邦。晉公所得。與廉而七焉。以此集事。其何所不徹。以此行惠。其何所不究。當此時。天久怒而莫豸。郡國數荒。流

者滿塗。儼者滿溝。而吾邑之民。得以父子相保。夫婦不散。邑之父老。皆曰。不意暮年。得見晉大夫。不者。且不知世上有此等官。婦女兒童。無不忻喜。以至他郡邑之人。行道路。蔭樹下者。聽之。皆稱高邑晉大夫云。嗟乎。嗟乎。安得為民父母者。人人如晉公。以拯此黎元也。公任未十月。而聲名颯起。中丞王公。直指傅公。徐公。交薦於朝。往者薦更必於期月之後。公之薦獨蚤。前此所未有。治行夙卓。固未可以常數拘也。蓋公之父中丞公。為天官氏典選。人不敢私干。所至重名節。而輕世榮。畏天道而忘權貴。未老抽簪。樂在塵外。三晉間。號為大人。余友魏懋貞。撫晉。甚重之。向余亟稱中丞公賢者。諸子皆賢。晉公方介之性。元通之識。既得之妙氣。又陶染於趨庭。其翹出一時。不亦宜乎。公之名立矣。忠孝之節成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而子思釋之曰。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夫譽也者。人生之至榮也。造化之所重乎。而君子之所欲得也。一日不得。則一日不得。故以蚤為貴。能蚤而永。惟君子能之。晉公以之。余之受知於晉公也。至深。邑縉紳先生。賀公。屬言於余。是以効其干施之忠如此。

賀邑父母柏翁晉公榮薦序

今之舉吏治者。必於一年之後。蓋孔子期月而可之意也。吾邑晉公。下車八月。而御史大夫王公。直指使者傅公。徐公。俱薦之。廣文刑君。姜君。及通學青衿。忻忻焉。濟濟焉。至趙子之廬。而屬為詞以賀。趙子曰。邑有賢父母。而上之知之如此。余曷敢以不文辭。夫公論出於學校。今日諸君舉集。請揚推晉公之德。以風晉公者。其可謂循吏乎。趙子曰。可哉。學者多尊古而卑今。不知今之君子。有古人之所罕及者。且子以子長立傳之意。何如哉。曰。子長固言之矣。奉職循理。足以為治。何必威嚴。蓋吏以愛民為主。故取其寬和平易。不者。雖殊尤絕迹。不與焉。趙子曰。未必然也。子長之時。主上好武。軍興多財。賈吏爭為嚴酷。以佐之。故傳循吏酷吏刺譏焉。若生今之世。或不作此論。第刺貪耳。子產鑄刑書。非不威嚴者。公儀子之廉。至於拔園葵。石奢。李離。守法不顧軀命。殊尤絕迹。何加焉。孫叔敖行事。似平易。然其君作重幣。市亂而請復。故今之為吏者。不敢拂上官之意。而孫君改主上之於建立。以便民。豈易也哉。然僅可稱奉職循理。以視世之廢職逆理者。則若奇耳。晉公以極廉矯當世。有司皆手弄錢穀。代下人之事。而牟利。公請之當道。復故未得。而公獨行之。邑有社倉。公曰。是劉般之所云。常平倉。不使者也。請廢之。訟獄之罰金。悉以給公用。曰。股民自潤。鬼神其殲之。夫孫叔敖放出一言。而楚民賴之。然不過復錢幣之舊。若晉公之三者。其為民之利益。今無限而後無極。豈不休哉。晉公天稟明睿。洞照事情。往解馬于僕大夫者。令長自閱焉。實不知馬。而信馬醫諸人。以是所費甚多。公曰。吾不知馬。爾自閱而買之。而解之。不中程有罰。解者不費。而役竣。夫他人以閱馬為勤職。而不知其擾民也。公乃以不閱馬使民。是勤職之精者也。故曰行所無事。則智大矣。此舉世之所罕喻。比蒙凶荒。賴公之休息賑救。以免於流徙。而姦民不悛者。具得其主名。取魁宿置之於法。

聽斷主哀矜私圖者文論而遺之以是邑無怨咨之聲無博酒之黨無昌翔之桀無冤抑失職之悲以至鄰封之來質成者人人厭服而去若晉公者可不謂殊尤絕迹者耶然晉公事順民情往時市販貧民皆役於官每出見上官即屠兒餅師皆隨之其所遺餘即腐敗皆以還其人其他如市物虧價之類皆公之所殺而不忍為者也世有子長之筆則所稱循吏者舍公而誰哉子又何疑焉廣文及青衿合詞而稱曰善哉乎諸生知公之賢而不足以知其深聞先生之言洋洋乎若遊元雲而含甘露豈惟一邑之幸所謂樂只君子邦家之光者耶遂相與書之以為公賀

賀邑父母月翁張公應薦序

夫仁人君子濟物之性得之於天一旦而結綬臨民其所以為綬寧計者必竭其心力而圖之非求人知也至乃遭時之艱難其竭心力百倍於無事時而往往醫於讒人當塗者不察也譬之戴盆無以望天躬之不閱而安能恤民此勞人所以傷懷古今之所共歎也昔扁鵲之術衛人有其子病者危甚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其人不聞天下有扁鵲也曰此非子所能治乃求靈巫對扁鵲而呪之扁鵲遂去靈巫竟無能為也夫仕以救民而曰人不知無傷是為醫者欲人以為庸醫也雖扁鵲不能與靈巫爭用當今之時所謂時之艱難非耶天下之無年久矣而燕趙尤甚乙卯秋張公來與余邑是時開府王公方日夕討荒政而亟行之廩庾之所積悉出以賑民不瞻則請發山東臨清德州倉米十萬石平糶於民公下車則正報可之日也乃延見士大夫父老具知邑之地瘠而民貧故不若他邑而歲復比荒民之迫窘墊隘尤甚乃偏歷鄉亭集貧民而觀其狀聽其言餓而望哺者各於其近地設粥待之居遠而力憊者人粟之穀四斗壯者啜於食粥三之凡三等約六千餘人邑小於他邑而所報貧民之數多又得臨清倉米四百石行平糶之法民是以室家相保免於轉壑流穴之患於是王公疏薦其賢邑士民人人胥慶以公救民於危而王公之知之也公會宰三河三河之無年猶高邑也而加之以傳遽旁午貢使往來騷擾橫索公舉慮而底寧挺身而任怨三河之民如濟病也者而獲蘇矣其州守心害之而每事掣曳不能得遂說之常塗者小言為毒移之余邑公文明內蘊淡素無欲所至推知者於其職可進可退不能嫌阿逢世是以蹟於初筮王公特知之性仁乃能廣愛心精乃能元照豈偶也哉余邑與三河皆畿輔之地時有自京師來者見三河人士皆稱公忘身急民余聞齊魯之賢者皆稱公居家孝友行己端處鄉厚王公之薦牘曰矜修恬養可謂知公之深者矣夫天下何可一日無仁人君子哉其領民則大旱之膏雨也其察吏則昧谷之白日也在位者共繇斯道將天宗降福玉燭常調豈特野人之幸哉

賀象翁王公榮薦序

恆山之屬城在東者近運河多富饒在西者近山多貧敝臨城居西南隅西為山西境南為邢州境稍遠然皆山也可田者少東北無山然不過十餘里地磽确收入甚薄其山童無所出山下往往出細泉莅莅

鳴石間即蒲葦不生無論魚鱸民之壯有力者大抵皆伐石山中斫斫竭力賣之以為衣食無他生計臨城之民可謂極貧矣而又遭陽九之厄害氣無終歲歲皆旱兼之以蝗螟種入於地往往棄之而種征孔棘腹削日甚蓋畿輔之地皆然而臨城益為難支洛陽王公至視百姓之憔悴但焉痛傷賑濟之方竭盡心力無贅聚無移緩無弊竇民沾實惠節齋清淨務在與民休息郡邑積穀有定數穀取諸諍訟公以年荒禁訟乃捐俸以糶蝗飛蔽野有田者不能盡捕也公下令吾以休穰蝗每一斗與錢幾於是貧民爭捕之而蝗盡家人往來適於他處儼馬邑之人弗覺也先是芮城任公為邑救荒備極苦心民有更生之望而主爵者謂之獲鹿臨城之民慶集而顧於余之門曰願為我請命於當道借任君無調也余亟為言之而不能得任公竟之獲鹿而臨城之士民相顧失色無主曰已矣是吾邑之命宜燔也安得復有如任公者乎即余亦咨咨嗟嘆之無何而王公至其潔已愛民事事如任公也而任公之在事淺其微賦清而末革投權之法投權起於近年孫樞而庫而囊曰羨餘云身則如此吏胥之弊益不可紀極公至革之而第令人守視於是民若出湯火而沐清風於是士民皆甚喜曰任公之去也余以為安得復有如任公者乎今王公乃復如任公是吾邑之命不宜燔也神人訴暢歡聲四聞未幾某月中丞王公直指徐公交章薦之邑之士大夫將賀王公而屬趙子為言趙子曰始者父老子弟求余留任公而不得也余甚愛之今而復得王公是任公未去也濟病疴羸得良醫以有起色而有力者奪之乃又得一良醫良醫非易得也是其人宜活耳今之置吏付之探籌投鉤以戰百姓之命賢者未易得而臨城再得之若二帝三王之世其民當不知岳牧之可喜凡非所冀而得之者其喜自甚夫以士民之所喜惟恐上之不知也而當道者俱薦之此其喜當又甚焉王公之憂民若焦蓼食荼今而後其亦可以解顏也哉

賀惟則膺薦序

今夫天地之所生排虛躋實根著浮流之類神農岐伯舉其常大禹伯益授其異雖纖鉅異宜其為有用一也至於鳳麟之瑞金玉之寶芝蘭之芳松柏之貞則同類莫與比焉夫豈惟物哉人之才不甚相遠固不乏可用者至以品求之則指不易得也夫才也者可用而不可貴也惟成品乃貴春秋之時才大夫甚多孔子不取也曰斗筭之人耳孟公綽當時以為才短而孔子數稱之誠貴之也故曰成器日久而不藏於篋言其賤也無品之人躡高持要惟知有富貴否則狙僂指騁私智以與人爭其為人國之害不淺是故古之聖王尊賢使能而天下治末世反之而天下亂夫能者而可以使賢乎王惟則之與余遊久矣其天骨固與俗異而又殫心聖賢之學試宰雄縣甫期月而困者蘇流者復曠者植弱者斂盜賊鮮少訟獄衰息惟則之政大率煦於良實而威於不吉不迪簡易清淨而事所當為輒用馮河之勇雄周於水而鄰國之豪欲禾其壩而擊雄其當事者偏聽而助之惟則力障之乃噤也中官之賈包陋者所至恟擾輻重中難以上擊惟則其狀於當事者奏治之其不畏強禦如此然惟則一掬誠心可信於神人其

於才品可謂兼之矣。惟則政事之暇。延諸生而試之。拔其雅者集文釋。自為講析不倦。又試邑之童子秀者。為行束脩。延士之有文行者師之。師至而俾之業。此豈俗吏也哉。然當今士子之學。俗學也。才吏有能之者。大抵人品生於天。而成於聖賢之學。才吏可以聲名治辦得。而人品非親見之。不敢以輕與也。余與惟則遊久。故稱其才品。比者直指薦之。韓生文。王生之彥。來求余言為賀。韓生者。為童子師者也。惟則之才已著。而人未必知其品。余隱矣。望惟則之教天下也。用人者倘聞余言而有合焉。

賀澄翁父母丁老先生膺獎序

余讀詩至大東。則未嘗不撫卷而歎也。夫大東。告民急也。其言曰。跋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寧院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揀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道叔季之世。建官非減於昔也。其勸課農桑之令。非不下也。其一時在位者。又非皆息偃在牀也。事其所事。而不在民。名千百而無一實。是以朝盈塗塞。而民無所賴也。今天下之論治者。曷嘗不曰守令重。其用守令也。曷嘗不曰選擇。其為之守之令者。曷嘗不曰盡職。迫而察之。皆終日乾乾。未嘗自暇逸也。而杆袖之空。徧於四國。嗟嗟永歎。天為降戾。豈非人懷自為之心。忘國與民。取一切虛文。而實為之以相獎哉。邑侯丁公。資材開敏。識度沈毅。而以豈弟為主。初至值早。數年民窮甚。極意拊掩。往積寬成。玩左右多漁蘇。密民。鄉曲多惡少。輕俠之徒。連結為一。酒執是非之柄。以儲里中。公善用耳目。悉取其豪。置之於法。有犯贖比為盜者。其父誅曰。呼。吾祖世良實。是子乃盜。常遂斃之耳。公聞之曰。法不過城旦。奈何令人絕天性之道。竟縱舍去。法不假易。又體恤民情如此。是以輕民畏而重民安。於是直指使者何公。龔公。皆以書勞之。如前之云。權輿若是。必為循良無疑。人多言邑玩難治。公之治數月。德音享於上下。如其易不玩而後易。必粟陸大庭之世可。南方之民。其惡也。人知之慮。北方之民。其惡也。人不知之慮。不知則無震。無震則武斷不行。武斷不行。則蠶食不獲。夫其揭前茅而行也。而長吏不聞。是邑之難治耶。今其人非盡去。而巷無目攝之悔。夜無干振之虞。何耶。公以通靈之資。易於邑。不足為異。乃其察而能厚。嚴而能惠。故足大耳。趙子曰。丁公之授吾邑也。余方筮文部。當事者問邑難耶。余曰。微夫人則難之。當事者持簿指公名。是吾知其才可界也。知其才而事之。是撥繯也。知其仁而民之。是雨沙也。於公可睹已。古不云乎。先王之所重者。惟終與始。是則區區干施之忠哉。

贈一峯張廣文膺獎序

余少時。見燕趙之間。士質朴少文。其所為文。大率明白洞暢。直敷心腹而已。故以文取青紫者寥寥也。而吾鄙為甚。論者以無以興起之故。然其時風俗淳厚。閱富實。號為治平。邇來文日以盛。士大夫日多。而海內焚琴煮春多事矣。豈海內多事。而燕趙始文耶。夫燕趙之間。質朴少文。所受於天也。欲變而之文。猶欲變大江以南而質也。夫大江以南。萬山錯互。巖壑鬱鬱。人生其間。安得不文。冀州之地。樓閣恆位。太行

為恆。嵩高有閭。中為庭除。四望無邱垤焉。斯其於人也。不為質朴無文乎。其於文也。不為明白洞暢。直敷心腹乎。晏粲日久。古教漸滅。人之才識機力。盡用之於邪侈。其衣食器用。言語文章。無非邪侈也者。華靡險棘之詞。塞天下。過心駭目。而燕趙之人。稍為所怵。誘而效之。而質朴之風。漸不可復矣。故燕趙之文盛。世道衰之徵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次劔於賁。其說曰。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而孔子卜得賁。曰。不吉。子賁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何好乎。燕趙之文也。文而趨於靡也。是賁之象也。識者之所慮也。一峯張先生。滇中產也。其人亮直淳素。表裏如一。個儻落落。不屑苛細。大類燕趙間人。其文依於大雅。而出之所獨得。不隨俗求售。斯豈非瑰琦性有超出倫等者乎。先是鄧士恆五六十一年。一舉於鄉。而乙丑至今。成進士者三人。先生來署。學未幾。今年復一人舉於鄉。在鄧為士大夫多。士子之文又大異。往時論者以為盛。先生固能文。宜其丕變。乃爾。然先生之可師。正以其人質直。不徒以文。其所謂文。有先進風。故足尚也。學使者李公。直指方公。相繼獎之。大都言其文學善教。余恐諸士未知先生之所以不可及。與今之俗士文同類稱之。又不以燕趙之文為慮。而日趨於靡。故具為道之。先生行且入對大廷。山澤之壘。舉其慮天下者。屬之先生矣。

味樂齋文集卷七

序

壽大中丞見泉魏公序

粵稽三五之隆。君臣合德。惠安天下。於時三台齊色。五氣咸敘。遐邇禔福。以至懷生之類。靡不得所。叔季之世。則反是矣。天之與人。精稜相盪。善惡相感。明白如此。論者或以天道悠忽。不可問。其亦未之思也。大都位高者其功大。大則能動天。故人君能動天。大臣能動天。德純者其善精。精則能動天。故聖人能動天。大賢能動天。魏公以中丞撫晉九年矣。九年之中。無一念不在民。無一事不規千百世之利。文武吏有不奉法者。輒勅去之。不少姑息。州倖以下墨斂者。即達之主。箭轉左官去。其輩不無怨曰。每偶月。昔中劣轉者半天下矣。然公論以為便。使士民歲令有司積穀。以備凶荒。稽覈甚嚴。汾州有二藩邸。人眾或躡民。州吏苦權輕。去府遠。獄訟文奏。苦淹時日。疏請升為府。晉北西北近邊。自款市後。有司大抵怙不為備。公視其要害。城忻州。城崞縣。城方山鎮。而黃龍池。草梁山河會諸處。皆為設兵守之。及所督造鎧甲戎器。無慮數十萬。公坦蕩恬忽。於天下無所求。所謂食菽飲水。有不得已者。至為國與民。爭是非可否。即其身有

所不顧其精神志意非念窮民則慮邊患耳是以三晉之間吏遼遼率法比歲不稔民無捐帶敢受約束不敢犯晉之婦人小子皆敬公如神明愛之如父母公嘗被口事則數千人詣闕保留身都大臣其為善精成功大如此魏公而不足以動天是天者蒼蒼而已必不可動而天之視聽有外於民也道其廢矣魏公今年六十太公年九十五尚健福壽子孫無不甚多德業文章無不甚盛斯古今之所罕見也非天而孰與之非動天而焉致之書不云乎天壽平格保又有殷大臣之壽而國之保又以此之言功大也詩不云乎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匪敢匪以求福而福求之言善精也惟魏公足以當之太公厚德人也趙魏間號為大人是以能生魏公魏公以三晉之懷心事太公天之所以福太公與魏公者詎有窮已耶晉藩司諸公將稱觴於公屬余為言余心服魏公而不能言然諸公之稱觴也時哉夫魏公於天下無所求也惟不得定省太公寤寐於懷章數十上不報頃者乃得請魏公喜可知也其斯然舉諸公之觴也哉

壽憲翁王老公祖序

夫自古迄今天下大都易改而難平暫治而常亂然天不遂既日月不遂駭鬼不傷人而華不淪於夷者何哉則以正人君子不絕於世也有天下者培養信任之則治摧折之則亂此國之定術也今天下不可謂平治矣乃畿輔之南吏治清肅閭閻不擾而山林之士得以保其親戚鄰里無流亡之苦嗟號之聲則中丞王公之以也王公以上特簡來撫畿南見天下風俗垢而民生墊也察吏以廉為本嚴徵收投櫃之禁帥舉其最者以風故其屬爭勸而廉夫大臣非小臣之比也大臣之舉其任也以意而已矣克己奉公身家之不知者自律之意也胥分涇渭而激厲之者率下之意也意通而下無不從矣故書之稱畢公者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夫正色固不言而化矣如是而後可為大臣王公以之夫常山京師之門戶也右首中俗淳又界以太行森究無所容左河間郡海濱廣斥多菴蒲其南為齊之臨濟郡其東南為徐沛商賈之區五民難雜合任博掩之徒所廢聚也故盜賊橫行民苦之久矣絲上下悠悠照煦以至於此長之必至大亂公首論有司之隱匿者曰縱虎而欲人無畏非也多方弭盜且議設武吏陳兵守要害之地如故事而盜賊遠竄其過亂緩民之功茂矣客歲畿南苦水民饑又苦權稅公上疏留稅金賑救即常山一郡至餘二萬不報稅瑞日督迫之不與也無何而恩詔允可郡中復有權木商者其儻從乃牟及他貨商民近始敢告公輒創之而市肆不擾矣日福王之國其一二中官橫索暴虐吏民不堪公使人文諭一醉豎向公囑言公上疏數其罪遠邇皆為公危之留中為幸聞上乃密令法中官於是自趙魏以南其徒束手不敢動此公撫畿南之梗概也然則此六郡者豈可不謂太平耶七月二十三日為公誕辰典城諸長吏將上壽而謀於趙子曰下官無可為公壽者子其為詞夫豈徒以抒下情庶可為來世之悼史所採據焉趙子曰夫大臣之壽非小臣比也大臣以社稷之壽為壽大臣賢則社稷壽社稷壽則大臣壽漢以後臣道不明久矣大率以小臣為近民之官大臣自以地位陵絕忘民不知大臣之繫於

民愈大愈急何也能壽其民乃能壽社稷也公昔為儀部見東宮久不立而威廟有窺伺妄言者上疏勸之上為奪俸一年其人方貴盛難犯不意若此明年公遂上疏言立東宮不宜更遲其詞極直內閣及金吾皆傳上大怒欲削籍猶未已且廷杖公一給諫夜過公告之公漠不為動呼酒與飲至二鼓乃罷上竟不罪公也魏斯以談公為儀部則思壽社稷其出撫於外則又壽民以為社稷計然上之於公可謂培養信任之矣社稷生民之壽未有艾也以天之道宗社之靈公之壽豈有極哉余聞諸長吏奉公教令皆飲霜雪流雨露以壽億萬民古不云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是即所以壽公矣何謂無可為壽也

壽大中丞瑞翁崔老先生七十序

古之君子在位而人皆愛敬之則為詩歌以抒其意欲其萬壽無期然必以愷悌樂只為稱實與吾孔子仁壽之旨符焉故其為君子者果皆樂上壽榮號名若太公畢公之倫所謂人所歌舞天必從之者也第古今之久生人之衆在位者未必君子而又多壽其人亦可指數於是天之道聖人之言有時而不可信夫天之道聖人之言皆不可信則天下無復可信者矣是為善無益為惡無傷也夫天者人之父母也子之富貴且壽其孝耶則父母悅之其不孝則父母弗悅也此其在天者異也君子在位人人欲其富貴也小人而在位則有詛之以三物者矣此其在人者異也試使人平晝清夜自念曰吾平生所為其宜富貴宜壽耶其弗宜也耶宜而得之猶恐其益弗宜而得之必且忽然汗出而不能自安矣此其在我者異也然則言壽而歸之君子不亦可乎余同年友獲鹿崔公者生而無嗜欲無機心若上古之人居於深山而偶涉中區視夫驅驅焉營營焉譏譏焉碌碌焉者若羣兒之嬉戲而禽蟲之往來不問其所謂也余嘗與公同學於恆山講堂公衣冠言動甚樸然文學藻蘊與余同鄉舉先成進士自為縣令以至中丞其德不改所至不為卓鸞求名而務愛民若溟沐之雨浸於苗根而漸達溪谷此非詩之所謂愷悌樂只者耶今年七十矣而其形容精神不改非夫子之所謂仁者壽耶公嘗權稅九江往時鮮不富者公初至吏胥以奇羨陷公公仰而誓曰囊此者天其絕之余往為汝南理時觀察蔡公廷臣江西人也語余曰自設關以來無如崔公清蓋公之清出天稟所至無不清者非有意求名而名日起其備兵汝洛值歲饑存活甚多又繪圖以感至尊發帑金遺賑而天不為災其有大造於民而民歌舞之類如此總之以仁心為本然大事之至所見既定不搖於羣喙不惕於毀譽利鈍播州初平當事者以公往救之士曾欲以金購播州地公力持不可則所謂武以達其仁者也公今既貴矣既壽矣以授之於天是天之所悅也以徵之於人是人之所祝也以反之於心是心之自信也夫是乃足以為壽矣是時公撫關中有感於人言浩然欲歸余聞公之在關中吏畏而民安賦平而戎飭名先人官後人清者蒙讓濁者安居公之不以升沈毀譽為意久矣余生不解為諛誠服崔公之淳德邑之親友屬鹿陽孫公徵余言以為公稱觴其倘及公之歸也則余亦執榼以往焉

賀榮封御史大夫碧衛左翁八十序

語曰：行道有福。非言行道而天降之福也。行道者即為有福也。道莫大於忠孝。天下皆人也。忠孝則為顯人。何福如之。然則無與於天耶。非也。是苟卿等而兩猶不學而兩之說也。夫忠孝甚難成也。遇主之難尚矣。有君而無臣者。殊亦不少。父子亦然。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孟子以為其樂過於王天下。蓋難之也。且事君必忠。而後可以為孝。而范文子直言。武子用杖。則苦於難兼。不遭時之君子。既未繇盡忠。耕田負米。以奉其親。而謂之善養。於此心終不能慊。忠孝之難成也。豈非以天道之不可知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為仁慈己。父不能必之於子。積善則可以動天矣。桐城有碧衛左翁者。御史大夫左拱之之父也。少而稱才博學為儒。不售。以其學隱。其先世之遺貨。足以養親。與元配周。事父而溪公及母。稱孝。母早世。事繼母。人無間言。而溪公好施。置義倉以活貧民。親義塾以訓里中。蒙士稱德門。碧衛公修其遺事。戊巳海饑。約腹以飢姻族。疫甚。匿其家。輒免。蓋有神告之云。及生拱之。兄弟鬻產為之延師。家日削矣。而拱之舉於鄉。修德行善益力。時時手一編高吟。與諸孫讀書聲。琅琅相雜。與至則尋幽選勝。扶杖獨往。仰雲霞而俯魚鳥。意甚樂也。拱之既仕為御史。翁舉孝經事君立身之訓以勸之。曰：勿以我為念。此時當萬麻末年。羣小用事。幾成金虎之亂。天降大罰。拱之與楊文儒給事。屢蹈不測。戴翼聖主於孤特危險之中。果能顯親揚名。如翁之所期望者。拱之首御史大夫。翁封如其官。周為恭人。翁今年八十。恭人七十六矣。瑟琴之好。彌篤。如賓之敬不衰。拱之兄弟九人。皆恭人出。青衿者八。今年季舉於鄉。孫四十餘人。七為青衿。曾孫男女各十餘人。子孫中有微恙。恭人摩其頂。輒愈。姻婭中舉兒者。咸願母之。疏者亦託言某家兒。勝於所保。十月某日。翁懸弧之辰也。諸紳賀之。欲得余言以祝。夫翁之壽。不待祝也。翁既多陰德。而又坦蕩恬靜。於世之紛華靡麗。無所不忘也。業已超出俗情之外矣。而又濟物而忘其身。而又勉拱之。以致身為國。此臣子之分也。而忘其為名。是又超出俗賢之上矣。夫仁者以靜壽。無所不忘。靜之至也。故曰：翁之壽。不待祝也。拱之為余言。其先左邱明之裔。避隋之亂。於江南涇縣。有左難當者。聚豪傑以保江南六郡。後歸唐。封戴國公。歿。稱難當王。言其忠勇絕倫也。涇上迄今祠祝之。其子孫甚多。及黃觀起義兵。抗靖難之師。有兄弟二人從之者。敗。則匿姓名。家於桐城。四傳而至面溪公。父松坡公。雄於貨。以五千金租橋。今名里仁橋者也。繇斯以談。左氏之於善也。積矣。至翁而基厚矣。其福壽詎可量哉。古之帝者。尊事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以天之所篤。祐人君之所宜隆也。漢明帝幸辟雍。嘗行之矣。然全福如左翁者。古今所希聞也。明年上幸辟雍。有建斯議者。則左公宜被蒲輪之徵哉。

壽鹿陽孫公七十序

洪範曰：需用五福。五福者。一曰壽。而攸好德與焉。壽者天也。好者人也。福出於天。而人能致之。則非所謂莫之為而為者矣。故世儒往往致疑於天人之際。而不知天即人也。有為即莫為也。孔子仁者壽。洪範二

之。孔子一之。二之。即一之也。仁者所謂君子也。非仁者不可謂君子。君子者。抱道而不貳。執德而不疑。可貧可賤。可富可貴。可毀可譽。而不可撓也。有壽之象焉。古之君子。有得行其志。安天下。使國家而壽者。召公是也。有不得行其志。隨性葆真而壽者。曾子是也。夫召公身為三公。當農桑時。慮民之煩勞。不舍鄉亭。聽訟棠樹之下。曾子身為匹夫。行先王之所難。其驕大夫也。常以浩浩。此二君子者。豈知天下有富貴貧賤哉。此其所以壽也。鹿陽孫公。自成進士。為司李。行意而無所拘。杖道而無所憚。直指有所欲觸。公以為賢不可。而其過荆州時。權相勢方盛。苞苴塞門。其子弟舉於鄉。賀者肩相連也。孫公獨否。其所至皆竭其心力。以為永久便安之計。而所不得為者。即奏記當道。與除之。當道皆知其君子。而內以為古。不善趨時。江陵小人。專用奔走受教者。是以公僅不斥。順次稍遷至廉憲。而以舉陽城太宰之子。被誣貶官。遂不復出。明農課塾之暇。以觴詠琴奕為娛。甚樂也。蓋自江陵積威所劫。科舉無復公道。諸公子皆先得試目。而雇人構之。閱其文則無不售者。或以孫公為李。不阿江陵。而為廉憲。乃阿陽城乎。固也。孫公之為人。自無此意。正不必精言之耳。孫公之歸。蓋壬辰五月也。而是年正月至今。執政放手弄權。黜天下之君子。殆無虛月。省寺恆至空無人。山谷閭閻皆滿。徒使天下國家不得其益。而君子思其所為天下國家者。以保其身。安於泰山。而壽於松喬。何為其不樂哉。彼小人固亦有壽者矣。然君子之壽。道德之所延也。天地神明之所相也。兆人之所祝也。彼小人者。何以稱焉。譬之松柏之茂。凌冬不凋。以其瑰姿美材。氣味芬芳。誠有足觀者。假使荆棘之類。而亦凌冬不凋。適益之醜耳。孫公今年七十矣。夫婦偕老。子孫才而且多。耳目聰明。神氣益旺。鄉黨親識。皆因郭華伯侍御。屬言於余。以為之壽。余於孫公而益知君子之貴也。天下無道。君子受小人之害。以不得行其志。然君子乃緣是以專心於道德性命之中。以永綏壽命。夫均之富也。而君子之富美。均之貴也。而君子之貴榮。均之壽也。而君子之壽康。均之多子孫也。而君子之子孫樂。君子無所不可。而小人無所可。夫人奈何其不為君子也。華伯聞余言。有當於心。曰：善哉。有位者聞斯言。則天下國家可壽也。孫公其必欣然舉諸公之觴。

壽和翁周老公祖序

余林居久。頗留意於養壽之事。略有所窺。大都沈潛凝重者壽。愷悌寬厚者壽。此壽質也。而遇有隱顯。隱者用之以美厥靈根。顯者用之以濟天下之事。安天下之人。皆可以壽。余每以此觀人。鮮有失者。余郡二千石周公。其先大人曾為郡理。余得望見之。蓋仁人君子也。用法平恕。極有恩德於士民。周公自幼以才稱。好學。及長。居身儉朴。處鄉人謙退。甚有美譽。余聞之。殊喜。不謂復來典郡。豈非士民之福哉。公成進士。為廷評。仕人以廷評為閒局。率欲跳而之。郎署。公坦然肅然。出公門。入私邸。不安交游。求名譽。不干謁時貴。久之。當事者覺其賢。五年當恤刑。以公之旨中。其所平反甚多。皆合天道。協人情。爰書至京師。人人驚服。當事者乃知周公果賢者也。故以公守真定。天下大郡四。真定居一焉。然於畿輔千里居中央。於天下

爲四輪之區。國家之棟柱也。其地不啻重二千石。不啻等方岳。海內恬熙日久。人尙奢華。百邪俱作。而歸於好利。錢穀之腹削。士大夫宜所不忍。而太宰至以爲言。天性皓潔。一切出納。付之其人。不能不坐觀耳。屬吏望郡朝。若皓日之射目。冰玉之瑩神。不敢動苞苴之念。始至。每法害人者。環列階下。姓名具得。第取其甚者正法。餘皆明舍之。曰不佞者。僞矣。始至。文墨之積若山也。囚徒之待鞠滿園也。其所關聯牽引。滿城也。電屬而蓬斷之。不數日而几闕空。州者歸州。邑者歸邑。重者往。輕者釋。贖者免。又性不喜榜格。兩造既備。爲決是非。輒罷去。往時吏卒數至州。邑督事甚嚴也。自公至。絕不遣一人。雞犬皆事矣。公嘯笑不苟。和氣盎然。至於事所當爲。法所當執。不撓於強禦。不怵於利害。中黃賁育之勇。無以加焉。夫周公者。非所謂有壽質。而用之以安天下之人。濟天下之事者耶。是故三十二城之長吏。父老之子弟。無不頌仁明。感恩澤者。天居高而聽卑。公之膺百福。養永年。不待子卿之相。季主之卜也。公恤刑。皆中。所撤而活之。獲益之下者多矣。然猶可數也。典郡以來。獄訟之所平反。無論也。督屬所開荒田振業者。淫霖爲災。所發倉廩給。及請兩臺奏。獨田租者。所設粥食。慮者。此皆不可指數也。積功種德。若斯之盛。足以福及子孫有餘。且三晉之人。世受周公之恩。家頌戶祝。其禮福可勝道哉。先是楚相擅朝。盡毀天下之書院。真定故有恆陽書院。至周公乃以傳直指之檄復修之。聚英才其中。親爲講藝。匡扶世教。興起人文。豈小功小善也哉。諸長吏及公誕辰。屬余文壽焉。余以天道人情。知公之必壽。夫余曷能文。第養壽之事。留意頗久。所言當不虛也。

壽西渠李老親家八十序

今夫千尋百圍之松柏。閱歷曠久遠。而亭亭蒼蒼。色蒼而神悅者。則必其結根於窮巖絕島之中。人跡之所不能涉。斧斤之所不及。兵燹之所不入。故得以全其天性而無患。惟人亦然。深山窮泉之中。往往有隱人焉。遺榮貴身。逃世獨處。閉目而不視。絨耳而不聽。塞兌而不言。藏身而不動。虛心而不思。以儲精神。而又吸二氣之精英。竊三辰之光氣。吸草木之華滋。被雲霞之漸染。受風霆波濤萬籟之靈響。深澗神明。灑練五藏。變易毛髮骨髓。故能遺世而長存。與山石無極。余所親西渠李公。今年八十。甚健。能乘馬。其鬚髮無白者。人疑其以綠藥塗之也。夫李公少而爲郡諸生。足致祿位。以其先世爲執金吾。棄之入京。襲祖職。執金吾之勢。故重。李公自世宗朝。以才幹著名。屢承上命。縱騎下郡國。稱意旨。陞敘加等。恩隆所生。李公固非深山窮泉之士也。其效力於國家久。非暇閉關習靜也。居長安芬蘭之中。非能不見可欲也。然而李公若彼者。此則幾於古之靜者乎。章布乎蕪冕。山林乎市朝。岑寂乎喧囂。逍遙乎鞅掌者乎。此則有得於貴己之術者乎。蓋亦天之所擢用焉。公嘗遠遊一時。貴其人慮。緹騎之蹀其家也。則駕艇以迎。儀從仍欲至其家。公叱止之。其人感不勝。以重賂進。公不受。事絕。其人重拜去。於是朝紳聞之。皆以爲公長者。而時公年六十六矣。前此無子。是歲舉一子。僉以爲天道不爽。公之壽殆未涯也。孔子曰。仁者靜。靜則壽。

養生家以爲此修練之說也。審如此則當言靜者壽耳。仁者愛人。故不擾人。不擾人而願自擾乎。不擾之謂靜。之謂仁。故可以安身。可以安人。可以得天。李公其庶乎。余姪清翹。公之婿也。余嘗疑公之壽。必有異術。屬余姪問之。既而聞時貴之事。曰吾得之矣。遂書之。使往稱觴。

壽仰西雷君七十序

世之論者。見牽車服賈之中。有賢人焉。則曰是商隱也。此係於好仕進。遂以概天下之人。士農工商。生入之本業。治古之時。何人不賢。好修之人。何所不勉。豈必仕進而後稱賢乎。是率天下顛厥於富貴者也。於是吏隱之說生。夫吏則非隱。隱則非吏。吏而爲隱。是言而云默。馳而云坐也。安得此欺世語乎。澆薄之世。人皆以仕爲華。不得已而後農焉。工焉。商焉。故以其賢人爲隱。然則仕者皆賢人耶。農工商皆不賢人耶。謬矣。夫仕者能修其身乎。能營職不懈乎。能取秩祿不牟乎。能無害下民。能知止足乎。此則賢士之所爲也。而求之於世。何其罕睹也。大都士其迹而商其意。且非商之正意也。皆所謂隱斷者也。商即貪而巧。爲贏可貴也。仕者爲之。即其贏不貴。其害亦不實。故凡時之衰亂。而民之弗康。皆士之所致也。而三者不與焉。余友張叔立。爲余言所善南昌鄒君時雨。商之賢者也。雅好讀書。時時稱說今之文章家。其善者大抵模擬若優孟。勸襲若偷。獨喜余之所爲文。余謝不敢當。無何而鄒君因叔立請余文。爲雷君仰西七十壽。蓋雷君之與鄒君。猶信陵之與平原也。雷君先鄒君而商於吾趙。鄒君曰。雷君天性孝友。事父母及庶母。皆愉愉得其歡心。兄弟三人極相愛。仲弟之子。長於己子。婚娶必先之。季蚤世。撫恤其家。恩勤備至。雷故茂族人。衆皆以恩綴之。周匝振弱。嘉善遂能。無間視疎。曰同源其本。孰其爲疎者乎。君牧己以卑。飲人以和。而其中卓然有所自持。遇事毅然無所反顧。曾有無賴訟之於郡朝。君大夫知雷君善類。枉訟者將坐之。君爲之固請得脫。其人徒跣泣謝。君溫諭能之。相與和好如初。君晚年家產益豐。子孫繩繩。有仕者。遂不復北來。日掃一室。讀古今名人之文。與至則結侶出遊。送飛鳥於高雲。觀躍魚於綠水。迥然甚樂也。雷君今年七十矣。而形茂神強。不類七十人。叔立亦嘗識雷君。知其賢者。今天下風俗之美者。無過江西。游宦者多取金錢。得罪名教。歸家。即鄉黨不與言。聞南昌之士大夫。皆重雷君之誼。與之往來。締爲婚姻。以視夫仕而貪。害民。以自爲貴者。誠相遠甚。齒老分益。夢家鄉山林。以爲不祥。何如雷君晚節里居。擅林泉之樂。不仕仕者。恆仕雷君之賢。宜仕而未仕。何必稱隱。其宜壽也。則壽且未艾哉。

壽李母袁太孺人序

余大母李太孺人。汝立之父別駕公之姑母也。余爲家孫。生而蚤。先君子及余。皆嘗與別駕公同爲諸生。先君子晚而舉余妹。以女汝立之季弟。李太孺人蓋數稱袁太孺人之賢云。袁太孺人有一女。未有子。乃娶趙孺人。及袁孺人。趙孺人生汝立。生汝立時。別駕公五十一矣。甚喜。袁太孺人尤甚喜。推燥就溼。視之不啻己出。既而董孺人生汝實。趙孺人又生國任。太孺人愛之。猶汝立也。其姊已適柏鄉趙氏。視之不啻

同胞焉。別駕公仕爲河間郡學博。既而爲南陽東昌郡別駕。太孺人皆不之任。曰：任中閒，吾性所不能。即恐坐殺。而居家督耕種蠶織，儉薄易奉。恆如未貴時。以是別駕公所至厲清節，空囊往來，而田園不荒。資業尤存。太孺人不之任之故也。別駕公猶見汝立爲諸生，年十六矣。汝立受別駕公遺命，從學於余。余第爲之論文。汝立苦學，不啻嚴父師督趨之者。每讀書恆至夜分。太孺人欲其臥不從，曰：執也。讀書而病者乎。太孺人憐其志，則爲之釀酒脯肉，具諸飲食，令無饑渴。汝立資敏而學銳，弱冠卽成進士。升龍鳳之署。今國任亦軒蓋將翔矣。太孺人之教也。汝立之官京朝也。太孺人乃之任。久之，汝立念太孺人居邸舍中，不若家居之適也。請告而歸。今年八十二矣。尙健。其督耕種蠶織如舊時。膝下有兩孫，甚憐也。除月七日，其初度也。諸賓婚問所以爲壽者於余。余不佞，以爲太孺人之賢達，閨中所未易得也。自后妃以至於士庶人，皆欲得意，得意矣，皆欲成子姓，以無子爲極悲。即他人有子，非吾子也。勤家節用之意，往往而衰。太孺人順所天之志，軫宗祀之重，以有子爲喜，而無人我，可不謂賢乎。人之所謂極悲，而以爲極喜，然誠可爲極喜也。有子如汝立者，榮耀光華，同於自由，而聲名過之，可不謂達乎。余聞里中諸母，每論太孺人及余大母之性行，余大母自余大父未仕時，家不甚溫，親謙儉急者以告，輒割所有與之。時至匱竭，家人頗以爲苦。然大母視人之饑寒，甚於己。其天性行之出無心，非人所能學也。袁太孺人則一錢不妄出，外家有私乞者，卽正色拒之曰：吾家僅足支耳，事不爲兒子計耶。袁太孺人可謂善學余大母者也。榮耀光華，世所不乏。惟賢達甚難，壽亦人所時有，惟賢達必壽，其壽益光，請以是爲太孺人稱。

壽歐陽母王太夫人六十序

余居於秦陸之野，靜坐緘經，以其暇日，課童蒔植，啖英含滋，見夫根幹之脆弱者，占護甚勤，猶恐頽頽，冬則窟藏以待春煦，恆棄去之，曰：奈何役心於此。此游間無事之人，所以飾亭館而供玩弄者也。彼夫深山幽壑之松柏，人迹不至，剛風之所震撼，烈日之所灼燂，洪波之所衝激，明霜積雪之所栖集，適足以堅其腠理，而暢其精神，故能千霄直上，爲夏屋明堂之需也。英雄豪傑之士，亦若是焉矣。其所以成德業而垂休光者，率從艱難困苦中得之。自古及今，歷歷可數。卽耶辛歐陽公者，蜀之名士也。其父歐陽翁明經，高等秋試屢躓。至庚子鼎試期，病不能赴。此時歐陽公弱冠，學已成，翁欲其赴試，公遲延不肯行。翁曰：爾以我病耶，行乎則可，獨矣，公不得已而行。獨母王太夫人與幼弟居，頃之翁病益篤，太夫人恐一旦不可諱，而萬無能支也。則夙夜籲天，請以身代。且割股肉入藥中，以進，翁飲之頓蘇。歐陽公試已過，及見翁以爲必售，而復不售也。乃謂歐陽公曰：爾之於學茂矣，而運數未利，無庸操操爲也。翁竟不起，家貧甚。歐陽公竭力送養，其學不臥不休。至己酉乃舉於鄉。明年成進士，爲郎。郎宰人，謂歐陽公名士久不售，今乃得貴矣。不知公之心，無一息不念父病時，使已赴試，母割股以留父須臾，待己之歸，歸矣。又望其得舉，而竟不果，所望而逝也。卽太夫人從崩，摧切剝，嗚咽涕泗中，見其子之得官，亦豈能一食一息而忘之耶。

是以公之爲郎耶也。律已，廉厲乎若陸險也。砥節，頑頑乎若終窶也。服政，惰惰乎若有所迫也。惠下，惻惻乎若癡於身也。蓋公痛先志之不遂，念母氏之勞苦，庚子之事，且於思而夕於夢，孝情結縈，不知人間有富貴逸樂，故其立志甚潔，其植操甚固，其爲善甚狂，皆緣太夫人之身教，而諄諄提命不與焉。蓋自太夫人親見其爲宰，心力盡矣。士民享矣，而其痛心疾首，乃可以自慰也已矣。是故太夫人之膺後福，綏永年，殆未可量也。以先公之所未盡，太夫人之所自求，歐陽公之所養志，卽耶老幼士女之所祝頌，足以知之矣。今年七月，爲太夫人初度，年六十。歐陽公欲得余言爲壽，余嘗觀漢史，繁陽馮偉伯，光武時爲三公，恭約任職，其母年八十，每會見，詔敕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古之聖主，皆知其臣之家世積德，偉伯之母，必有令儀高節，足以垂憲作師者，故能生國楨而隆帝眷。作史者蓋不知而闕如也。歐陽公異日者，必能爲偉伯。余知王太夫人之事，是以論著於篇，俾後之君子有以稽覽焉。

壽歐陽母王太夫人七十序

洪範稱壽用五福，首曰壽，而攸好德居其四焉。孔子稱壽之福，曰位祿名壽，名乃在壽之先。夫德，吾所自好也。名，吾所自致也。而何以謂之福哉。夫通天下之人而計之，富貴之人少，若求德人其中，則富貴之人甚多矣。故曰富貴而名湮滅者，不可勝數。無德與名而徒富貴，豈惟不若貧賤而賢者，曾不得與貧賤之庸人等，何也。此無可恥，而彼可恥也。今夫富貴之人，蓋有終其身無一道義之言，無一方格之行，其所交與，無一雅似之人，動業文采，無可稱述。日事君而不知忠也，日臨民而不知惠也，天性之愛，猶知有孝慈焉。求其所謂孝慈者，不越乎衣服食飲口體之間，雖擊焉，君子不取也。夫士人若此，彼處閭閻之中者，何從而知之。則以爲是之謂福，是之謂慈，是之謂孝而已矣。斯其人甚可憫也。維揚顧所建者，鎮遠侯武毅公之九世孫也。顧氏奔世象賢，皆貴而能貧，守先王之法志，效忠貞於國家，與他侯家異。士大夫之賢者，皆樂與之游。所建之父曰貞白先生，妾何夫人，生子塲，而繼配王太夫人，人生所建，所建東錦而稱奇穎，父見背時，年二十，學已成，其文章已足名世。太夫人曰：孺子勿自廣也。其博求海內之賢豪君子而從之游，維揚固周行也。海內之賢豪君子取道者，多欲訪所建，所建皆傾心折節先之。至則不勝喜，以告太夫人。太夫人卽躬率諸婦執爨，出美肴大積留客，夜深不悞，或蒼猝無所有，卽撤環珞往質之。惟恐客之不博也。久之請於母，出游之金陵，已入京師，嗣勳衛，適倭隨朝鮮，所建欲從軍，一用其備儲奇偉之畫策，而當事者主封貢不果。會續稅議起，金吾與紹璫難出，或欲以屬所建，所建諒之，遂請急歸。頃之游楚，游越，北游徐沛之齊魯，之趙西，從蒲坂入關中，所至覽其名山大川，探古人之遺蹟，與其豪傑遊，已而徧歷九邊，觀其形勢要害，及中國之將士軍實，喟然興歎。已而游宛洛，歸，戲綵弄鳥，歡太夫人，以暇日盡發所藏書讀之。至先朝諸功臣事，稟記甚悉，乃隸武毅而下爲世家，餘爲外紀。又爲廣陵文獻紀百卷。今年太夫人

七十矣。所建悉徵海內之能文者。以爲太夫人壽。而獲及余。余非能文者也。然好談忠孝節義事。昔劉向傳列女而先母儀。二妃三母尚矣。學士家所稱。里巷所共傳說。莫如孟母。孟母能成其子爲大儒。而其名隨以不朽。此慈孝之大者也。母儀之所係。豈眇哉。所建與余書曰。某三十外始學禮讓。非老母督教不至。是所建豈謬議耶。意者前此所尚。在乎節俠文章。今乃歸於禮讓。其所得於太夫人之教深矣。聞太夫人甚健。不類七十人。客至。治饋具如向時。富貴而壽。亦人之所有也。而太夫人賢。能成其子。是之謂雅壽。自維揚有所建。而先世之忠勤。當代之賢人君子。皆賴之以著於來世。矧太夫人之內德母儀。豈不與孟母並傳哉。古今之侯王無算。鮮若顧氏之世濟其美者。然太夫人之福德甚盛矣。

壽史母楊太孺人八十序

夫人之成君子。豈易哉。天地篤生之。父母教養之。兼是而後成。然得之於母爲多。蓋其未知未識之時。固已陶染而漸漬之。以生其知識。善惡幾於定矣。譬之物產於地。得地之氣爲多。其不材者固非雨露風霆之所能變化也。故詩首后妃之賢。而繼以彘斯麟趾之應。夫二南之化。免置干城。而况其子孫乎。蓋婦德難成。婦德成則吉祥之所集也。福祿之所求也。今之世若史仁齋先生者。君子也。余往者欲爲兒輩求師。不能使之遠涉。適所舉士典選。託之求賢者來爲學博。因得史先生。史先生至。余睹其貌。溫溫抑抑如也。聽其言。悒悒惻惻如也。探其度。渾渾浩浩如也。則允矣君子者也。乃使兒輩北面爲弟子。因得以知先生之母楊太孺人。有名賢母也。先生之先世執金吾。父曰松峯公。父母皆早世。大母老尙在家。微矣。太孺人以此時歸松峯公。公爲人高冠奇服。抗志雲表。視長安中營營驅驅者。每代爲之恥。故自處於岑寂蕭閒之地。以保其志。向然甘旨之不給。不能無慮。太孺人屹屹紡績織紉。以供大母。而孝情宛篤。克致其歡。松峯公出私門。入公門。不問家事。而太孺人理內籌外。井井有條。纖微澆雜之務。咸得其宜。公得以專心王事。而生產漸饒。史先生兄弟三人皆業儒。公不暇精爲督課也。太孺人以身兼之。三人者懷若父師。進修匪懈。相繼爲諸生。經行表著。史先生舉於鄉。而史氏之祚大振矣。太孺人有二女子。時時舉古者生女臥之牀下。弄之瓦。輒齋告先君之義。而訓誨之。譏酒食。習女紅。無得暇逸。擇其婿惟佳士。不問門閥。二人者。今德清縉雲令也。爲政皆有譽望。夫雖有才士。而不得內助。吾未見三翻而飛者也。松峯公堂弟析箸居。久之貧塊。無所依。依公收之。與同居以老。待女嫁。然未嘗輕爲敲扑。性儉素。賭俗益奢。麗。詭服妖飾。厭之。數以爲戒。今年太孺人八十矣。史先生同僚韓先生。及通學諸生。謀詞於余。賀焉。史先生曰。家慈之平生。誠足以爲不肖爲冷官。不足以顯親。又無厚祿之養。何以娛母。余聞之曰。孝子之事親何足焉。舜猶不足。余聞先生之爲諸生。即以孝聞。客歲平山缺。令當道者。以先生攝事。余心謂先生奈何舍琴書之樂。而就秩。先生至平山。則迎養太孺人。余乃知先生以學博力不能迎養也。則歎曰。史先生孝哉。余未免爲張奉之見焉。夫以爵祿語孝。則周襄王亦孝矣。太孺人之平生。既足以壽其子孫。賢而且多。女得

快婿。先生之孝行。稱於遠邇。名譽動乎公卿。足以樂太孺人之志。且慈孝之德。神明之所持也。太孺人之年。其與山石無極哉。

壽張母石孺人八十序

余弱冠學於恆陽書院。與張仲賢同硯席。最厚善。余師艾純卿先生。而兄仲賢。父西平公尙在。至即爵之。肴蔬皆精潔。鷄甚肥。他家所未有。云飼之有法。余方爲諸生。每三謝不能當。仲賢名藉甚。諸生間。余亦與雁行。爲西平公所器。仲賢之元配石孺人。所謂知子之愛之者也。余以是知石孺人。內奉養。能歡姑舅。外差賓客。婦道甚備。仲賢得內助。一意趨學。青雲可立致。殊自得也。余幸獲科名。仲賢久不遇。相與益厚。令其子實甫從余學。仲賢竟以廣文終。實甫亦竟不遇。而實甫之弟著甫。有子達宸。爲諸生。才復從余學。今年石孺人八十矣。余數見著甫。問孺人。知其安健。則曰。孺人宜壽。吾聞古人之言曰。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又曰。得意一人。是謂永舉。孺人之始歸也。西平公李太孺人夫婦具存。家道殷富。仲賢爲名士。琴瑟靜好。伉儷之情甚篤。而又早成子姓。世其經學。斯可謂運命之極亨。人生之盛際矣。逮其中道。所歷艱難。痛楚之事。良亦不少。以迄於今。猶涉太行者。險阻既窮。而即於平路。且著甫天性甚孝。愛譽聞於宗族。而行誼重於鄉黨。兒女滿前。大者誦書。小者嬉娛。人之生也。始中終兼美爲難。而終尤急焉。孺人之始甚得意。然而不驕也。勤苦節約。以慮方來。故能處艱難痛楚之時。而不懼不困。謀之寢門之內。而成禮合義。以昭前德。綏後福。其有功於張氏大矣。是以明神佑之。而俾食報於未艾也。故曰。孺人宜壽。諸親舊將爲孺人壽。而著甫必欲得余爲詞。余不敢辭也。而論次其所習聞者如此。孺人必將曰。是夫子之深交。以爲君子。而令吾子北面事之者也。是吾家四世之交。淡成而不渝者也。是其人必不妄語者也。而以吾爲宜壽。吾乃今知免於戾矣。必爲之益加七箸。於是益足以明著甫之天性至孝也。豈惟能養哉。幾於白華之旨矣。

賀李汝立應鄉舉序

今年天下舉上於鄉里中。人言所舉。僉擬汝立。曰必舉。是其人少年勤學。終歲未嘗見其市游。聞立。既而果舉。僉曰如何矣。則人人喜曰。是其家世長厚。必不墮鄉黨。宜舉。余親聞之。余之喜則又甚焉。蓋汝立之父別駕公。余大母別駕公之姑也。余少長見器重。公晚年又與先館陶公緝爲婚姻。別駕公。吾趙之名士也。精易學。試於有司者十有一而不偶。竟以歲貢起家。至南陽萊州東昌別駕。公疾革時。謂汝立。異日者爾則從考功治書。汝立從余游。以書舉於鄉。此余之所爲喜也。然余之所望於汝立者甚遠。即以文言之。余論文甚嚴。未嘗輕許可。後進或狂而不信。或河漢而無極。汝立以文藉諸生間。余恆鑄之無所假。汝立愈自以爲未學。其進愈銳。汝立之志之謙。不與俗同如此。今汝立之名登於天府矣。余請言其進於文者。我國初取士。辟召最重。其後歲貢。重。不甚重。制舉。又其後則制舉。擢重。以至於今。家絃戶誦。皆爲制舉

者也。北方之士，往得舉者，有積有虛。今在所有者，即吾邑先達。每數十年一舉，今每舉有之。余試問乎汝立。當今之人才，其可謂盛耶？否耶？夫國家之所以設科羅人才，其禮遇之甚隆，其養之甚渥，何也？將欲用之以共治天下也。今天下其可謂治耶？否耶？汝立不見乎今之天下乎？三光曠謫也，百姓僇伍也，寇賊竄穴，攘攘也。夫安可謂治也？然則國家禮遇之甚隆，養之甚渥，何也？且士大夫無論有深謀遠慮，以扶本朝而安生民，即人人食祿無所害，天下亦必不亂。天下而至於亂，則在位者有分外之害也。今夫種樹者，慮蝸之害樹，則以輕鑿修鉤去之，未聞其愛惜而培養之也。而世之所謂才者，其不害樹者寡矣。可不歎哉！蓋自古承平之久，未有不若此者也。上焉者與人以富貴，而忘其所以與之之意；下焉者受富貴於人，而忘其與之之為恩。皆以其勞苦之所宜得，而文雅之所自致，亦甚可笑也。夫天下之民，不過農工商耳，而士為之首，是天下之民所待以治者也。古之教太子者，齒於國家，欲其先為士也。夫君且先為士也，而況於卿相乎？蓋士道之大如此，故士之以天下國家為事也，非自任也。猶農之服田，工之飭材，商賈之牽車牛而四方也，其本業然也。士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反害之，是三民之不若也。世之人顛冥於利欲久矣，其稍覺悟者，則必曰：吾一人如天下國家何？余將告之曰：伊尹非一人耶？何以任天下哉？則必曰：吾乃伊尹也乎哉？余則又告之曰：伊尹非一人耶？即如若言，人人以天下國家為己任，則天下治矣。人人皆曰：吾非伊尹，則天下國家之事，孰其為之？然則必各營其私，共害天下國家而後可也。士習若此，其學可知矣。其文之邪僻可知矣。夫其中豈無二三豪傑之士，而類類之黨甚衆，不得獨行其志，是以世道日非，而民生日蹙也。士者有能知國恩之不可負，則亦可以與言矣。余之於汝立，則望其必為豪傑，肩天下國家之重，而無為一身一家之計。與古今之豪傑比，而無自混於流俗庸人之中。夫如是，乃謂之士，乃國家所以取士之意。汝立行且舉於禮闈，徧睹一世之才子，有同志者，即以余言告之，與之共報國家，而拯斯世之患，俾天下知制舉之重，則不亦甚都也哉。

賀張珍夫應鄉舉序

今有千金於此，中衢而下，令曰：能左言者，以此與之，則千萬人爭為左言，以賺得千金。忽有一人焉，為右言，則衆大駭，何則？彼皆市井之人，而此一人者，士人也。千金厚賂也，暫為左言，非遂成夷狄也，而得千金，可以養老恤幼，天下之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有什百千萬於此，然而士人必不可者，以士人異於市井，若苟焉而逐利，則與市井不殊。今天下之士人，其所為文，去左言無幾，而皆用之以取青紫久矣。衡文者曾無一人出而正之，豈不異哉！今年秋試，衡文者為江西吳太史，餘姚孫太史，余聞之曰：是其將正士習乎？夫江西實多君子，往往講學，尚節義，孫太史者是忠烈之裔，文獻世家也，是其將正士習乎？已而聞其與士子約，文險說者不收，余語人曰：必張珍夫也。吾邑之舉者，頃之吉語至矣，蓋取文以險說，是使工畫

鬼者也。夫豈無工拙，觀者未必皆巧目，而第取其顯人者，愈醜愈易售，即險說亦得其似，則郭舍人之語，必有合於方朔之解，而郭人之書，鮮不當於燕相之意矣。故倖進者恆多，惟以雅道取士，則所得必多，真才矣。珍夫自幼以穎秀稱，博學能文，然不為險說之文，以故屢躓於有司。至今年，父兄鄉黨不甚期望之矣，而竟得舉。夫有天下者，皆開富貴之塗，以誘才智之士而用之，錄於正則得正人，錄於邪則得邪人，誘非其塗，則人皆失其常性，而壞其舊俗，何以明之？燕趙之士，慷慨任俠，自古而然矣。慷慨任俠，固非聖賢之道，然其人讀書明理義，則可以成忠孝之節。今燕趙之人，無論閭閻子弟，即士人之中，有一慷慨任俠者乎？珍夫溫夷可親，而立志較然不欺，景濂賢豪如不及，疾惡如讐，意之所不樂，雖遠兼必止。分之所不投，雖貴勢弗捐，蓋以慷慨任俠之氣，而成忠孝之節者也。假令非遇二太史以雅道取士，則國家不得珍夫之用，衡文者所係，豈輕乎哉？珍夫為諸生淹滯矣，然不以淹滯故，左言取千金，畫鬼求售，於此可見珍夫之矣。余退廢田居，憂世之心不已，觀文體之衰，不揣而以筆舌正之，第空言沮之，而厚利招之，誰吾從者？則有仰天歎耳。不謂首善之地，得二太史與余之見合，而雅士如珍夫者，得列於賢書，計燕趙之間，得人必多。天下之士習，將自此遂正，而國家生民賴之哉。警若鶴鳴，飛且鳴矣。君子修之已，以救天下，豈有息焉。珍夫其益自信，惟懋之哉。

賀梁文學在宥補廕序

先是在宥上疏闕下，言臣祖故冢宰某，為少司徒時，三年考績，廕臣伯父官生。後臣祖為大司馬，以邊功蒙恩廕子，臣伯父改執金吾，延於世世，以臣父為官生。臣父不幸短折，臣方孩幼，臣祖里居，未敢具疏，復棄聖世，臣身孤祚薄，有愧象賢，我國家優厚大臣，廕子未仕而物故者，咸得移予。况臣祖服官三十餘年，竭力營職，總蒞遼及任本兵，安攘之功頗多，臣父未得終被聖恩，臣幸成立，謹稽首頓首以請。於是制下主爵，議上報可。余受太宰珪璧之重，在宥舉其叔祖升吉，叔乘甫，皆與余遊相善，聞之喜可知也。太宰躬明毅之性，涵洪流之量，國家之遺儀執事，天下之風謠士俗，九邊之形勢機宜，纖微曲折，無不較若列眉，燦若指掌，而又精神強茂，能勞苦不勸，居一官，即盡心於其事，籌之甚精，而趨之若不及，既為公卿，愈益勤慤，所至皆著勳績，而仗鉞蒞遼，屢屢強敵之氣，奏橫草之功，正位司馬，幕畫廟勝，邊塵坐息，夫古今安有為臣如此，而不至大官，受上賞者乎？身歿之後，持文墨者以其故相之門人而深求之，夫其所謂門人，非北面伏膺而受業也，一日之間，四方之人，偶然而遇之，遂足為累乎？且夫出故相之門者，往往欲歛歛驕驕，陵上虐下，有以少宰而侮家宰，出襲職之語者，奪情之事，敢言者數人，杖之戍之，而侍御憲章得罪，三年不見釋，竟隕厥軀，則其人之所從與也。隨牒而游者，萬里一塗，輸佞貢諛，乃得陟榮要，不者，為其所齟齬，則余嘗被之矣。其他承聲順指，司金穀者，丈量鼓鑄，騷擾及鴉犬，又嗾善善良，而曰不附權彼

可寇者。令郡國多決囚。丹市溢川。而元勳之資。當以大辟。猶迄今稱賢。公持謙執慎。一意勤官。單門未進。皆如大賓。親臨情周。惟恐不餒。何嘗悔一君子。引一宵人。生一費端。狀一鯨寡。然則公之致身鼎足。國恩及子孫。固其宜也。而論者以所遭不幸。掩其大功大美。可不惜哉。在宥郭氏之甥也。華伯及其諸弟。屬余言賀之。而是時公未有卹典。余是以述公之德。恐在宥兄弟年少不盡知。亦欲深求者。倘聞余言而察之。獨莫未必可採。然公仁厚長者。克若天之大律。梁氏之後人。其必褒昌矣。

賀熙甫成武進士序

世道之有古今也。自戰國而判。至唐宋而甚。至今日而極。古之人自君王以至於士人。未有不兼文武者也。朝無將相之分。野無兵農之異。至春秋衰微矣。然晉文公謀元帥於趙衰。曰。卻縠可。其人說禮樂而敦詩書。而單襄公之論文也。曰。敬忠信。仁義智勇。教孝惠讓。此十一者。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天緯地。文之象也。然勇在其中。故曰。勇文之帥也。言能武也。春秋之稱文武如此。至羣雄並起。日尋干戈。而善戰陳者起而佐之。相爭無寧日。故謂之戰國。秦以最强取天下。文遂偃矣。漢之興。乃稍有文。而與武遂劃為二塗。然猶有古意。至唐宋。則以墨研毫素為文。弓矢戈矛為武。以迄於今。士不復知文武。而所謂文吏者。乃自貴而輕武。武亦鮮足重者。世道之壞也。人才之乏也。無復之矣。熙甫少而業儒。不利其父職。方公有文武之略。不能矜俗貴人。壯齡放棄。而早世。熙甫痛先志之不伸。仗劍而出。從軍前門。欲得當以取功名。孤身邊塞。備嘗苦辛。而一二秋山之徒。不能用之。念此時惟武科可自致。其技不過能射對策。勉而就之。癸丑遂成進士。熙甫以勞苦久。數有薦書。即未成進士。已宜拔擢。而武科以賄行耳。明年乃授守備。前門之義院口。舊文吏尚在。擊曳難有為。母李太夫人多病。遂暫歸。熙甫立志砥節。不欲為恆人。其於文武。不欲為流俗之文武。况以武自命乎。然周之方輿。詩人詠其人才之盛。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公侯腹心。夫能為公侯之干城者。其謀勇可知也。自非忠赤不貳。純心幹國。則不可為公侯之腹心。此豈不可謂賢俊雄奇之士乎。而謂之曰武夫。此俗人之所不欲居。而有志者之所勉也。夫士而僅能墨研毫素者。甚無益於天下。而未世懸高爵厚祿以驕之。猝有盜賊。則以能弓矢者為命。亦足羞也。古之為士者。進修之暇。則射鳧雁。以供賓客。蓋未有不能射者。今之士大夫。鮮有能張弓挾矢者也。夫人不能射。則其心志日以懈惰。而肌肉驚緩。不足以當勞苦。成勳業。是以先王重之。孫茲以談。今天下幾無士矣。熙甫勉之哉。今天下漸欲多事。拯世垂名。非可以遲之人也。熙甫之子玄孚。年十七。近為諸生矣。其亦無以今之名士自命哉。

賀元禮食廩序

昔孟子稱人皆有心。心主於思。思而得之為大人。弗思為小人。至哉其論學乎。舉世之人。罕有用思者也。有人於此。遺我以壺餐束脯。其意必有所為。吾思之而知其所為。則必思有以報之。而世之人所受。有百倍於壺餐束脯者。若以為固有之。不以與之為德。至乃忍於相負。此未若無心之愈也。而何標季之世。皆

其人也。國家令甲。學使者較諸生高等。得食廩。此豈為其能文耶。能文何與國家事。凡食廩者皆啣哺。耳亦有思其所為者乎。自食廩而進之。則為鄉舉升第。通籍金閨。而蔬爵享祿。榮父母以及妻子。潤及姻族。亦有思其所為者乎。嗟。鮮矣稀矣。而不見夫授之若若。冠之峨峨者乎。有不括利圮物者乎。此皆起諸生者也。而廩食之。是聚狼而餓之也。明年當大比士。今年學使者楚周公。較諸生高等。先廩食之。而從余遊者。元禮。首被拔擢。不知元禮亦嘗思其所為否。而不見夫周公乎。冠冠而縉服。貴矣。侍御為兩京學使者。即不復外補。坐致九列。惟計日以待耳。而比者周公上封事。指九重之闕。責鼎鉉之負。忤忤惻惻。無所隱諱。幸而優容。止於奪一歲俸。然亦危矣。夫周公舍泰山四維之安。而冒焦原跟趾之危。豈不見囊頭塞耳者之可以無虞哉。誠豪傑忠義之性。得之於天。亦其冠冠縉服。受爵祿之榮。而思其所為。有不能自已焉者也。夫不癡不狂。名不彰。彼夫囊頭塞耳者。自以為得保富貴之術。而不知國家設爵祿以待士之意。謂何。非弗思之過耶。又况夫害民誤國。重負朝廷。養士之恩者哉。元禮試一思之。則立志自不容卑。行身自不容苟。趨學自不容不力。交與自不容不慎。夫卿相之賢者。皆諸生之賢者也。周公今之賢者也。余大兒清衡。今年補諸生。亦出周公門下。余深以為幸。元禮其試思之。則何必慕古人哉。

賀呂元仲入太學序

元仲兄弟。皆才士也。好學能文章。孝友。獨備濟濟斌斌。遐邇羨異之。伯氏桓伯。丙戌成進士。起家邑令。為給諫。歷藩臬矣。癸丑。輔季成進士。試宰蒲城。而元仲尚為諸生。秋試屢不利。則歎且笑曰。諸生稱弟子員。非長年之稱也。藍袍而青領。束之以維。非長年之服也。吾何為者哉。會有令廩生多年。屢試者。得人貨遊太學。需次選除。元仲遂攜貨入長安。就之時。輔季正試政長安。相見曰。吾亦得官矣。朝夕歡飲者。久之而竣。於是親友多向余言。元仲之才。優於科第。而僅備小成如此。或言。孫太學尚可就試。不廢科第也。余應之曰。才者必第耶。則造化可預定。安在其莫為莫致。且人生亦何必第。自古取士之法。鄉舉里選。固不能無詐。然意則近雅。自是而後。或以對策。或以詩賦。漸入鄙俚。至時文而極矣。舉天下聰明才辯之士。聚之橫舍。課之以老儒腐生之說。試之以聲病對偶之文。而誘之以高爵大祿。命運利者。忽而富貴。莫知所以然。其不利者。愈苦愈拙。揣摩萬方。而不得。猶庶幾一遇也。而不能自己。如孺子之逐鵝也。夫鵝者。飛於蓬蘽之間。非若鷹隼之高且疾也。孺子隨而逐之。相去步武。而竟不能及。倦而稍息。則亦息焉。追之則復飛。時喘罷而後已。夫士之求富貴者。運命不利。而兀兀不休。日復一日。以至於老。此孺子之見也。若元仲者。可以為達矣。夫仕宦之塗。彙傑之所藉。以策動垂名者也。何必進士科。趨趨之徒得之。而無所軒輊者多矣。元仲業已脫於橫舍之拘。離於鉛槧之役。而復隨諸黃口兒。徒跌入棘園。求晚收。余有以知其必不為也。元仲之子贊勳。弱齡為諸生。翩翩富文藻。其能取科第無疑。元仲即坐而觀其翔可也。然余觀其精神才詣。當必有所表暨哉。

賀載甫二令子同入學序

己酉當大比士學使者左公試諸生可大比者而拔童子之秀以補諸生柏鄉所進多於他處兄弟並進者數家載甫及其姪際昌之子皆兄弟並進載甫之子長曰升階襄美次曰升堂襄美皆垂髫能文並趨芹泮尊輝玉映鄉里榮之呂神明之族也其在柏鄉者曾以儒起家中衰至載甫之伯兄給諫君而盛仲叔季氏皆有聲文學載甫蚤舉於鄉余往者數過其家給諫君兄弟列侍其父呂太公翼翼如也俞俞如也其兄弟之間怡怡如也給諫君每遊宦歸則盡出其俸金上之太公置宅為四區規模如一田不異尺寸一穀一粟無不共之其闔閭之中亦化為雍熙靡有間言趙魏聞語孝弟醇謹內行之儼未有過呂氏者也昔漢之萬石君家蓋以孝弟醇謹稱天子愛而用之然無功業可見至以不知馬足見笑彼皆得之天性習染不知為學是以其居朝居家惟孝弟醇謹而已迨其子孫貴盛之久併其家法而壞之夫貴盛者常人之所喜君子之所患也今天下皆不知學以學為取富貴之計不知有君孫未聞古人之學也古之始學者即教以肄習雅之三三者鹿鳴也四也也皇皇者華也鹿鳴者君燕羣臣也飲之食之而又以簋篚將其厚意四也者勞使臣之來也勤於王事至不遑將父與母皇華者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使之周爰咨詢君之愛敬其臣如此童子之時未能為詩而先使之習此二者欲其知君臣之一體養其忠愛之心他日服官能示周行念靡盬勤採納以酬主上之知遇也豈徒為愚朴之士而已乎然鹿鳴之不悅言厚也四也之託與於難以其難也皇華之所謂周語忠信也孫孝弟醇謹而充之以學則伊傅且夷之忠即孝弟醇謹之至而已蓋余子清衡之入學也余命之北向望闕而拜非徒以余家世受國恩也即今者上命學使者試文郡而童子得以齒於衣冠異於凡民非國恩也耶童子輩聞神聖處元宮便如視天而不知學即所以事父即所以事君即所以事天也父果遠乎則君也天也皆不遠也以不學不悟故以君為遠公卿大夫孰非孫童子入學始者耶余其時欲以示同學者慮其驕而不信也今以語載甫之子庶使學者聞之而知古人之學不徒為富貴國家或有賴焉

賀劉士美入學序

劉士美者余姑母之子也其父從學於余祖武功公未得入學蓋世余姑母茹荼飲泣育士美與其兄士雄成立兄已為諸生士美久不售益發憤讀書督學周公較士恆山以士美補邑諸生士美屢試姑母朝夕望之數不利至是心益苦乃果為諸生矣士美之先世皆饒於貨以勤儉相承居於邑之西鄉罕至城市孝弟醇謹存先民之風余猶及見士美之祖清禮順長衣冠雅朴明曉經書蓋書業儒而未偶其望余姑丈之成甚殷乃亦不偶議者以為劉氏宜興其先世有隱行又行寬厚貧民佃其田所廩穀或不能償輒棄之歌舞者乘矣則宜與士美之祖父好學有行誼而闕阨不達疑極則舒憂極而遂故曰劉氏宜與夫貞完之節壯夫猶難而况梓梓之人乎乃有春華之年所天見背而能茹荼飲泣撫育遺孤以至成

立又能以慈兼嚴延師督其律之明經胡廣起於農家伯始遂為文儒此世道之所倚而神明之所重也安得不豐其况而昌其貽乎余姑母之不幸而成其節其於劉氏猶江河之流阨塞於孟門三峽之險偏仄噴薄而不得進衝激而下乃能迫天盪日以極其浩瀚之勢節之於天下大矣哉天地之所以清明也中華人類之所絳成也古之賢人名士每緣此興先是士美名發解將試時余為易以發業既入學其兄弟來過余余沐髮未出念易有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欲字之著美及相見則士雄為余言其家有雞二首皆有文其一曰士其一曰美余曰我固欲字仲弟著美也士美即其字矣異哉此劉氏將興之符也千里之跬步江河之濫觴在於今日則惟士美勸勉之哉

賀呂謝叔舉孫序

天之將與人國也則其臣庶必賢而且多書稱純佑有商詩頌右序有周皆是道也惟家亦然天之將興人家也則其子孫必多而且賢世傳楊華陰何平陵之先皆有靈貺哲符宏允地社厥後皆如其兆絲髮不爽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不有積德安能致此乎比來吾郡士大夫家則稱柏鄉之呂為盛焉恆伯起家進士為給諫所至著名迹瀾叔元仲皆青衿高等軒蓋將翔而輔季又成進士且非獨此也四君者其容貌皆瑰琦字度皆恢卓言論皆慷慨而又皆愷悌坦率居鄉謙退待親友克惇和好夫選之衆士之中而求四人者猶難焉有四人者而同父母為兄弟乎豈不盛哉而四君者生子又多且早輔季之二子最先入學就督學試為諸生冠食廩次則元仲之子瀾叔之子經美年十六翩翩乎文矣哉而遂舉子瀾叔繼四十二歲有孫矣譬之大江之泉泰華之崖靈氣之所孕毓膏露之所滋潤琪樹瑤芝燁燁輝輝固其所乘之地蓋亦時之所值焉瀾叔之先世有積德即其兄弟之孝友亦足以致百福之求而瀾叔豁然類然與物無機而行己有則識者觀其面目腰腹而知其為福人矣子孫秀蔚不亦宜乎自瀾叔舉孫而親知鄉黨無不歡欣歌舞持羊酒往賀而皆欲得余言余與瀾叔兄弟緝金石之契非他人比喜自倍於他人然不敢徒相賀而已夫君子之事天猶事父母也怒則必求其悅悅矣而愈加慎焉昔虞升卿以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恐獲罪於天余亦垂二十年無所出不勝恐懼極身修德幸舉一孫余心稍安然此加慎之時也願與瀾叔俱從事焉

送柏鄉孔公還番禺序

孔公為柏鄉宰二年許而還鄭府審理凡遷王官者長吏而下率無缺名曰遷實禁錮之云不可勝勅藉此以驅除然鳥可不慎也孔公結髮談道刺意尚行其下車時當路方議革徵收投櫃以防有司之染指孔公性不嗜利俸入之外不取一錢縣常通衢廚傳之費一切付之典守者相沿之習盡滌無論取贖銀於詞訟也此其人可遷王官耶然孔公不善事尊貴又信心獨往不畏強禦是以至此余甚為孔公惜之公番禺人而官於趙其歸將無以為資斧及見孔公孔公夷然如常時語及遷曰命也余乃仰而歎曰嗟

乎。此天下之所以貴君子者也。服官未幾，而得禁錮，又無以爲歸計。小人處此，有號咷擗已耳。而若是其澹淡也。君子豈不貴哉。然小人者，以官爲市，必不至於裸身而歸。投權之事，當路者議革，不啻先甲後甲之諄諄而已。有伴許之而不革者，有革矣而取之益巧且多者。斯其人而二年遷王官，可以爲富家翁矣。然猶不免於號咷擗也。且斯人也，又未必爲王官。蓋小人者，不難撓事尊貴，而能飲餒於強禦。又腹民膏以行賂，故曰未必爲王官。願小民則苦矣。是未若深己而貶位者也。故曰：天下貴君子，於是孔公將行，余與之言，及賁之初九曰：賁其趾，舍車而徒。車也者，卿大夫之所爲貴也。陽德居下，束帛不及，舍車而徒，爲趾之賁，賁及於趾，文茵丹斂，不足爲華矣。且夫冕而乘車者，終日於車中，肢節拘攣，未嘗不欲徒步以和於身。若舍之而下，則慮其裝威重而見笑，不敢也。是禁錮之象也。若夫舍車而徒者，則以草屨爲雲車，海之內，海之外，無不可遊者。而世之人，以爲禁錮，豈不惑哉。孔公聞余言，喜氣滿大宅，曰：今天下十五區，余遊其十矣。惟北方之未徧，異日者當乘雲車來，與先生盤桓煙霞之間，此別暫耳。乃解纜大笑而去。

送雷鷺洲歸里序

凡世之用法者，皆徇名而飾迹者也。以其出於古聖人而相沿之，是曰徇名，行之則若厲精，而廢之則若昌被，故不可以已。是曰飾迹，考績之法，起於虞舜，舜大聖人也，行之而庶績咸熙，有苗分北，故後世率繇。至於今不替，設使舜非大聖人，而三載考績，黜八元，陟四凶，以大亂天下，則法止於其身矣。故夫世之用法者，皆徇名而飾迹者也。且非獨此也，又爲之說曰：考績重典也，凡所黜者不得復用，且不得自明。果如是，則必服天下之心而後可，而未必能也。當事者誠不明，不知天下之服與否而行之，則天下之人，猶有以亮之。然率以不公，故使天下不服。如近日管志道之雅達也，而黜馬猶龍之清直也，而黜二子固皆有有名。然管以忤宰相，馬以傷直，皆不可容而丁此。呂以慷慨敢言，沈以司馬一言之激，至於逮繫，絲此言之考績之在於後世，其行也不若其廢也。何則？論勳時有未嘗不黜，賢者猶可伸眉，至於考而黜，則已矣。而管志道猶得復起，則以管比部爲臬司，無何而左遷提舉，以稱病歸，未爲一日提舉也。而黜當事者口喏而不能言，故復用。而馬猶龍以儀部督學江西三月而黜，江西之士大夫，公論素明，人人不服。然論者以爲考而黜者，不可復用也。夫使馬君不爲一日督學，則亦必黜，然則管與馬何以異哉。今年考績，雷鷺洲爲聞喜黜，余聞而駭之。鷺洲與余遊，以仁義名簡相切劘，必非得罪士大夫百姓者。既而知其以鄰邑及僚友之隙，飛語交射之，鷺洲入覲，過余曰：復讓主臣，與邑無狀，負先生之明教良多。然加之以酷，則不敢當。具言當事所指鄧邦禹等之狹死皆盜賊，而任繼先者，絕不知其人。孝廉計偕者，見彈章大笑曰：是十數年前縱博，其父怒撻之而雉經者也。今遂以坐令君，余曰：是何待精說，不聞孔子之論交友乎。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人生操權據勢，進則進，退則退，何必有其實。余之平生，足下所知也。爾鄉之

小司徒劾以賊如干，而口代天言者，亦以爲貪，余貪人也。其取友必貪矣。君不貪，不亦可乎。嗟嗟世人，何必與之論是非哉。考而黜者不宜辨，而足下不服，余又妄謂後世之考績可廢，皆余二人之私言，不可以告人。鷺洲大笑，將別，余歌以送之曰：士必遊宦，乃知世人，世人益疎，吾黨益親，軒者冕者，其處其鷗，設之以譽，曲之則伸，登華山巔，觀滄海濤，飛仙爲侶，何悲我辰。

贈大將軍西泉麻公平倭序 代作

明興二百餘載，湛恩滂流，羣生豐悅，咸險乎方外，罔有不服。天乃用茲於上，俾益兢業，以保永綏。蓋焉西夏之小醜，奮兵稱逆，於是大將軍西泉麻公奉命征，而是時倭奴青正大舉，闖朝鮮，號數十萬，朝鮮不能枝，社稷將泯，其王棄國來奔，籲號求救。上爲之惻然，擢然馮怒，命大臣將征倭，久之無成功。倭甚驕，當事者憚細人，言倭欲得封，如昔年俺答事，即退兵，歲修貢，輒信之爲請，以天使往，竟至辱國。當議封時，滿朝不可，共爭之不能拔。少司馬餘姚孫公言：方今中國一統，將吏如雲，以芮者倭也，何至不能戰而請解。當事者遂以孫公出督前遠兵，若曰：以觀若戰焉矣。孫公至，則謀立將，參伍求之，得大將軍，推較於朝，先是大將軍西征，無何即屯薊，藎崇叛者功甚高，至是建節延鎮矣。大將軍與孫公同心主戰，決其赴朝鮮，提兵千餘耳。賊犯稷山，及谷賊椿昌擊其衆，皆勝，所斬獲及奪所虜朝鮮男女頗多，鞏神將領兵七千至，軍威益熾，乃爲伏兵，令練士五百至蔚山，誘之出戰，蔚山賊巢也，賊巢凡十有八，蔚山最大，城堅，賊出伏兵，輒起，大將軍領大軍至，自朝至暮，與青正三十餘戰，遂引我兵至於大江之岸，大將軍下令曰：我與賊共此江矣，退者有軍法，軍皆殊死戰，賊兵大潰，墮江者甚衆，明日攻城，墮墮，半秋廳，皆破之。二寨皆賊巢也，賊入蔚山，不敢復出，是役也，斬獲甚多，悉燒其室廬，青正大懼，遣使持書求貢，大將軍叱絕之。會天陰雨，我兵圍蔚山，月餘，大將軍親賊兵尙衆，上疏求益兵，上益遣三將軍，領水陸兵至，共得八萬人，四將軍分爲四路攻賊，大將軍分蔚山西僧堡，釜山等寨，皆城堅難攻者也，以其衆分爲四面，求賊不見一人，乃攻溫井，溫井亦賊巢也，破之，斬獲甚多，賊益無圖志矣。請巢賊悉入蔚山，我軍無衝城具，大將軍念禽困覆車之戒，夜襲其一面，賊巢自燒其巢遁去。明日，大將軍追至釜山，斬十餘賊，是夜賊遂渡海歸國，我軍至海岸而還，奪得糧二萬餘石，大銅神砲三座，每座重五百餘斤，大將軍凡斬賊一千四百四十五級，生擒其將一人，賊婦一人，奪所虜朝鮮男女一千三百餘人，畜六百餘頭，燒屋四千餘間，甲冑器械無論也。大將軍於平倭功最且多，朝鮮人爲立碑頌功德，先是我軍遠救屬國，稱天兵，頗有搜牢之聲，而大將軍所部，如風如林，在所不擾，是以朝鮮尤德之。大將軍竟以戰卻倭，君子以爲光，孫公之舉大將軍東征，時王子備兵密雲，知其良將，及王子撫延鎮，與大將軍姪祁山公共事，乞言以垂來遠。王子曰：始朝鮮之求救也，謂倭欲假道犯中國，以陰之故，怒此礙我也。語曰：括糠及米，令朝鮮爲倭，烏可乎。大將軍

之功在社稷矣。仁心愛士，制御有紀，所至人不知軍。雖古之名將，何以加焉。祁山公為將，與大將軍等，豈不盛哉。

贈俞叟序

余生而少英雄之氣，年十一為嘉靖庚申歲大凶，民餓死者相藉也。余家東門內，每至門外，見之輒流涕。夜則衾枕俱溼，拾得一幼女，養之不活。大累日，是以服官恆欲救民，而士大夫鮮有惻隱之心。大抵皆欲立致大官，致大富耳。士風如此，兆民化之，鮮有能為善者。余以穉康之懶慢，偶為主爵，銳意救民，而不自量，抱量而歸。前堂官俞叟送之抵里，具道其父俞叟名文佳，世農家，減產教杰等兄弟四人讀書，兩兄為諸生，杰為吏，一弟務農，遵父之教，惟勤惟儉，家漸肥，起大屋，造宗祠，修祖宗之墳墓，又造橋梁以濟與徒。時時教人為善，為善尤在孝父母，然叟之事父母也甚孝，實躬行之，非以空言。故鄉黨多化之者，叟今將七十矣，杰無以報恩，欲求余言以贈。余初歸，寤甚，不暇為文，然余平生聞一善人，即如骨肉，思稱傳之。其在民間者，尤所喜聞。蓋士大夫之所謂善人，多不實，文人之言尤多不足信也。叟力田以行孝道，教諸子，又施及鄉黨，而染之以善，何必為大官，為大官而不行善，甚苦何也。彼進沒賄，必不能救民，且不敢出一善言，即出一善言，聞者退而笑之曰：爾所為何如哉。斯不可謂極苦耶。若叟者，其亦樂矣。樂則其壽不可涯也。嗟乎，孟子稱性善，性果善，則讀書明理者，宜皆善，而何其大謬不然也。以余所知，邢臺有馬風者，農夫也，柏鄉任廷珠者，賣麵者也，新城馬文者，賣瓜者也，其人皆孝弟忠信，余中心敬之。今又得俞叟，真所謂性善者也。余因杰之請，輒書此為贈。杰將為官矣，其尚約己教民，違父之言以教民孝，余近日鼓舞士氣之疏，正欲吏掾中有如况姑蘇者出焉，以無使進士科擅富厚而為民害，又謂一塗之外無人哉。

王母趙節婦序

葉城王修忠來見趙子，叩首以請曰：修忠之父名書，不幸早世，母趙氏年三十，修忠纔九歲耳，又無兄弟，田僅六七畝，皆再易之田，不能償種，母誓不更適，屹屹紡績，攻苦澆淡，撫養修忠，以至成立。今有三子，二孫，次子讀書，可望青衿，萬麻王黃，邑大夫以母氏之節聞於兩臺，移檄表其宅里，母氏以天年終，六載於茲矣。修忠念母氏之德，無可為報也，願惠一言以垂之。子孫孫知母氏之塊鞠愁苦，以為吾父守節，而吾父之所以有子有孫，不為餒鬼者，皆母氏之功也。趙子曰：婦哉趙也，世之富貴而尊者，多不能守節，有孤以為累，或棄去，而趙以貧窶，矢其妻之志，保其弱孤，以歸宗祀，可不謂難乎。子哉修忠也，母既歿，而不忘為之求言以計不朽，斯可謂孝矣。夫是母是子，固皆閭巷之人也，其志意如此，何必公卿。修忠之言曰：吾母誠慈，亦賴吾伯王博視我猶子，而伯之子修寅，吾兄也，為之支持門戶，吾母得以成其名節，今吾伯逝矣，修忠一飯不敢忘吾兄也。趙子曰：兄哉博也，能成其弟婦之節，近日元氏有董節婦者，其大之兄

進之嫁，以致自刎，博視之狗彘矣。而其子能若父之志，修忠能不忘其伯與兄之德，善良乃萃於斯族也。何必萬石君家，余輒為紀其事以付之。夫人無隱顯，道在為尊，如修忠者，余不敢名也。為字之曰克孝云。

味齋文集卷八

記

真定府修學記

萬麻己未冬，朱公來守余郡，時遼東為建會所侵軼，木腐魚爛，不剝而碎。自戊午至今，名城屢陷，已逼近關，選卒餽糧，如填尾閭，而真定以股肱之郡，取其易致，其徵取無數，其督責甚急，朱公觀赤子之危苦，世離而不獲救，不忍忍也。終日屹屹，千慮萬方，為之留難類，延旦夕，勞極而病，以藥為食，然不廢視學。是時府學之不修者數十年矣，自先師之廟，以及講堂橫舍，名宦鄉賢諸祠，瓦破垣頹，納風漏雨，朱公俯仰徘徊，喟然太息，乃計費鳩工，一一修葺之。或有問於趙子曰：方今宇宙敬傾，萬民無所寄命，縵縵焉視陰而恐，莫可為計，而學宮是營，不亦迂乎。趙子曰：余甚欲子之有此問也。夫朱公蓋知學者也，昔孔子至衛，衛方父子爭國，甚危亂，子路問所以為政者，曰：其先正名乎。子路以為迂，他日子貢問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問及於不得已而去，曰：兵。又問所去，曰：食。而必不去信，子貢不以為迂也。於此見二賢之造詣矣。夫迂之名，聖人所不避也。人之生也，食以養之，兵以衛之，二者足而去信，是所養所衛者皆禽獸也，勢必

相輔相成。以至於燭滅而後已。此不廷之流禍也。非知學者不識。故學無時而可已也。愈富貴則愈當學。愈賤則愈當學。身愈老則愈當學。世愈亂則愈當學。學然後富貴而不肆。貧賤而不誦。身老而不貪。世亂而不邪。乃可以為人矣。夫學不離乎誦讀講習。而非所以學也。此所以開發此心之明。覺而不迷於其所操。趨赴者也。孔子之門弟子。蓋三千人。獨許顏淵為好學。曰不遷怒。不貳過。非以其朝誦暮習也。自明經升第之塗。開而人皆用之。以取富貴。學之說不聞於天下也久矣。升第服官。則曰吾自此不暇學矣。亦無所用學矣。是顏淵為邦。即可遷怒貳過也。然則士人率終身學而未嘗學。終身服官而未嘗服官。惟富貴而已。可不悲哉。且士之所誦法者。非孔子也耶。其講堂非明倫也耶。人倫有五。皆以道相成者也。非徒以情相屬也。學然後知道。父子人倫之首也。孔子力行孝道。以成素任。學孔子者。豈徒為世俗之孝而已乎。故一菽一粟。一水一非其義也。必不敢以奉吾親。今年主上臨位。當邊患方棘之際。推恩臣下。無內無外。無崇無卑。皆得疏爵於其父母。所謂以孝治天下者也。為臣子者。捫心自省。果能殫誠事國。有所匡翊乎。果能廉正無私乎。果能同心併力。以濟時艱。忘冤親爾我乎。不然者。主恩若此。而莫能圖報。或忍於貪之。雖位極人臣。其為不孝益甚耳。此不學之患也。夫不學云者。豈其未嘗誦讀講習哉。其所謂學者。非吾孔子之學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此曾子之所得於孔子者也。愛親而不慮其災。安得為孝。以此事君。且併其愛而無之。何所不可。為夫愛與敬合。而道孝乎其間。不知道則不能為孝子。不能為孝子。則不能為忠臣。士大夫若此。小民化之。則不成其為中國。四夷聞之。安得不肆其侵侮乎。亂匪繇運數。生於不學。既亂矣。又曰不暇學。是得天下而夷狄之也。故曰朱公董知學者也。朱公之修學。取諸其俸金。不謀之州邑長吏。其市物用民間之價。是時大旱無麥。貧民樂於傭賃。不課而勤。自三月始事。至五月而告成。既安且齊。丹青炳煥。頓還太平之舊觀矣。於是屬趙子為記。輒述問答之語。明朱公之意。嘉與海內之學孔子者。其成其為中國也。

無極修學記

天之生大聖人。未有不為天子者也。文王伯也。然已受命矣。周公冢宰也。然亦負展而朝諸侯矣。惟孔子以大聖人為匹夫。豈命也哉。蓋自古以至於春秋。開闢日久。風氣愈漓。人心愈壞。大聖人之為天子者。教化隨時而傳。孔子無萬幾之任。故得聚徒而談道術。以教萬世。使上智得其精微。以君相天下。而中才亦勉勉為善人。成其為人物。遂其為物。此天之所以匹夫孔子者也。然非久而為戰國。列辟以殺戮爭雄。說士以卑賤求利。禮義廉恥。澌然無餘。孟子者出。極力發明孔子之道。即及門之士。罕能領悟。而孟子曰。人性皆善。皆為堯舜。言為善甚易也。而無如天下之多為惡者何。則又曰。其為惡者。緣有所陷溺。如水之性本下。激之可使在山。俄而荀卿者出。曰人性惡。其善偽也。教化使之然耳。又屢誣孔子之弟子。及

子思孟子。以為亂天下。而其弟子李斯相秦始皇。遂舉孔子所刪述之典籍而焚之。阮諸儒之誦法孔子者。一切芟夷。帝王之法不用。而用秦之法。以亂天下。孟子之苦心。以為世道。而古今所未有之亂。隨其後。可不歎哉。自漢以後。漸知尊信孔子之道。迨至於宋。而後天下之學者。言道術。必稱孔孟。性善之說。舉世無復異議。我國家建學取士。大抵用宋法。家習孔孟之書。人用宋儒之說。非若春秋戰國。未知尊孔子也。又非若宋以前之師承各異說。經義未明也。然其號為人文盛多。選舉升第者。往往都卿相之位。而負國營私。傷善類以固寵。卒至身名決裂。為天下僂笑。夫富貴得意若彼。即不能為大善。亦何苦而醜厲至此。倘所謂性善。如水之下。是決水於千仞之谿。乃飛而上山也。即斯人靜夜思之。亦未必不自疑其性之非善矣。是伸荀卿之說。而著李斯之惡者也。而北方士大夫之寡者。每信形家之言。改作學宮。欲以興起人文。不知此勢力。非人文也。何不講學以俟命。夫余之所謂講學者。非必立門戶而求深遠也。其說曰。為卿相者。勿害國家。為藩臬守令者。勿害小民。退而里居者。勿害鄉黨。勿以其勢凌姻族。而其發軔之地。在為諸生者。勿恣肆。勿武斷。勿把持。有司。此甚淺近。高明之士。所不屑聽。而舉世鮮能行之。則亦何必求之深遠也。蓋余嘗聞有子之言。人能孝弟。則不好犯上作亂。夫人心無兩用。不好為惡。則必好為善矣。心好為善。而口說孔孟。是鸚鵡之類也。雖累千百。適為生人之羞耳。不然。居今之世。雖孔孟欲行其志。亦必遜選舉升第。豈易於多哉。無極之學。自國初以來。幸邑者間一修葺。其道在靈星門之西。既而東之。又為樓於其東。又為高閣於其北。皆以形家之言故。而未有效。廟學則就撤矣。萬曆庚戌。安邑周公來。下車之始。拜謁神座。周覽學宮。銳意修之。以歲之不具。乃結茅屋若干間於西門之外。而居餓人。餓粥之。使義民郭大剛領其事。久之乃役於學。曰靈星門近市。移之而北。去舊址二十丈。移名宦祠於左。鄉賢祠於右。而以其地為敬一亭。餘悉築其頹圯。繕其漏。既安既齊。煥以丹青。雖仍舊為多。而規模氣象。殊矣。於是鄉先生學博諸生。僉謂周公作人之盛心。不可無紀。來徵余文以記之。余聞周公自為諸生時。即以聖賢之學術事業自任。所著有志學罪言。取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悉徵以前言往行。而主於規切本朝。康濟天下。其為令。清身惠民。所拊循而化誨之者。竭盡心力。可謂尊信孔子之道。而致行之者已。宜其汲汲於修學之役也。余願無極之士。篤學抗志。一以周公為法。命運苟利。今之取青紫者。殊亦絕易耳。得之而害國家生民。君子方惡青紫之臭。曷若用之以拯時艱。垂鴻名哉。此周公之意也。是役也。始於庚戌。訖於辛亥。周公名敬止。安邑人。來徵余文者。鄉先生則成二府以旌。張別駕東錦。學博則崔君勉。陳君輔。諸生則甄士奇。李蓮。孟庭相。李可實也。

贊皇縣選學記

燕趙間。鮮士大夫。自昔而然。蓋其俗樸茂。尚氣決。輕富貴。長短不相掩。贊皇之士。其在於唐。何權權也。諸李致身卿相。德業文章。炳於竹帛。碑矣。自是而後。迄於我朝。寥寥無聞焉。志稱邑學。蓋在城東石曰山之

陽云宋始遷之城中人才日益衰。天數地氣。理實相通。不可誣也。邑大夫趙公下車之始。稽往牒。讀士論。感今昔之殊。才美之多。因曰。是有司之責也。於是與廣文吳君。孫君。洎諸生步石曰山之陽。訪問遺蹟。於榛莽艱繁之中。低徊瞻眺。則見夫贊皇五馬四望諸山。若堂若防。若拱若趨。雲霞蒼鬱。翠微錯采。湧水出焉。鈞鑿玉環。邑大夫仰而嘆曰。勝哉。夫意成象。象移意。氣成形。形移氣。故形潤者氣珍。象吉者意美。吾之至於斯也。而神響然開也。而目豁然朗也。而志翕然超以遠也。唐以爲學宮。隆不亦宜乎。復哉。無俟得卜也。有獻疑者曰。是役也。鉅邑小而貧。費安從出。大夫曰。固也。與學豈小善乎。敢不務焉。功可俛。何必獨也。事可成。何必速也。吾盡吾力耳矣。於是請諸上官。咸健其志。而御史大夫劉公捐五金。直指趙公倍之。趙公三倍之。士民輸有差。爲文廟五楹。及靈星門。既成。趙杜兩生者。以遷學之意。屬趙子爲記。趙子曰。學未成而記可乎。兩生具述邑大夫之言曰。役誠難。諸士之有意久矣。向皆以其難也。而不敢爲。夫不敢爲。則無時而成也。邑大夫銳然慮始。即謂之成可矣。記倘亦可乎。趙子曰。可矣。夫邑士之所爲。必欲遷學。何耶。兩生曰。科第久乏人。趙子曰。是爲邑多大官耶。兩生未有以答。趙子曰。爲邑多大官也。而遷。固當。夫鳳鳥乘於風。應龍游於雲。夫風也者。厚風也。而雲也者。盛雲也。勢位者。君子之風雲也。勢位不大。是蘋末之風。廣寸之雲也。奚足以見龍鳳之才乎。故孔子之聖也。不能以言語文章救春秋之亂。拯元元之災。周迴列國於七十二君。此其意豈斬爲委吏乘田哉。學孔子者。將憂時補世。非得勢位。安所託乎。雖然。勢位者。君子之器也。小人得之。則牟利作威。若虎傅翼。比暱忘淫。修卻蔽德。飾譏賈佞。凶於國家之人也。假令其爲匹夫。或備居末位。害詎至此。且將使天下之人指而議之曰。某郡某邑之人也。而其鄉亦以仕宦之多爲苦。夫非所謂地隱者耶。故士也。誠爲君子。則勢位之至。龍鳳也。其弗至。龍鳳也。不者。雖得之。君子奚貴焉。兩生以余之言爲然。請悉記之。趙公名然。平原人。吳君名一麟。某縣人。孫君名竹。某縣人。趙生名獻可。杜生名調元。其義民董役者。咸列於石。以勸方來。

趙州重修尊經閣記

趙州守王公先爲臨城令。忠信廉愛。宦成而益恣。士民使之。於是當事者以趙州衝劇。自關西范公後。垢敝難治。乃以王公爲守。未幾而賦均盜息。諍訟鮮少。州學有尊經閣。虛倚欲仆。柱之以木。王公欲修之。而難其費。會州中男子陳九洪掘井。得銀盃等物。約八十兩。以告之王公。王公以聞之。觀察游公。游公曰。擇所用之。於是擬修尊經閣。其市物如民間之賈。其役夫如私家之直。督工者亦給飲食之費。王公每漏下四鼓。即起視事。至天明。門外空無人矣。日再至學宮巡觀之。衆見王公來。愈益謹呼趨事。始於前八月。至九月而落成。速矣。王公見閣之前有敬一亭。亦已頽壞。乃捐俸銀二十兩。就夫匠修之。後先事竣。以報游公。謂宜勒石以記其事。游公大喜曰。掘井得金。一奇也。州大夫捐俸修學宮。意良厚。誠不可無記。王公以屬余。余不佞。竊聞王政不外教養。而養尤急焉。故虞廷命官。先稷而後契。今天下之民。屢遭饑饉。而不

講於薄征緩刑之政。弱鬼壯流。黠者揭竿矣。游公非已厚下。夙夜憂勤。屬所被災。慮聽聞之不悉。躬自行縣。徧歷郊野。觀其枯瘵之狀。延見士大夫父老。問以疾苦。議振業之方。若病於厥身。而思所以獨之也。王公奉行德意。一錢不取於民。經費甚蓄。俸祿充衣食而已。時出以紓小民之困。今年春修葺州城。其所需者。乃審編造冊之所餘。非惟無所取於民。而枵腹者得食。而接氣焉。若王公者。可謂能養民矣。皆游公德意之所加也。夫如是而後可言教也已。故井中得金以助興學。井者。養而不窮者也。以明在上者能養其民也。不然。則閭閻之中。愁嘆怨謫。此皆爲士者之親戚鄰里也。而徒飾學宮。起橫舍。欲人人嫻學。絃歌聲耳。豈不難哉。余伏處墟巖。實賴仁賢在位。以獲談經授徒。無豺虎之患。是以樂爲之記。

許州重修尊經閣記

宏治中。無錫邵文莊公爲許州守。於州學之左隅。起尊經閣。於其北前爲太極壇。環爲八方。以象八卦。而中有亭曰品士。其南爲嚴師堂。旁爲號舍。東西各四。取大學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以額之。萬曆甲午。定興范公重修之。以至於今。柱屋屋墊。蓬蒿據之。癸丑。武進鄭明初公來守許。明年。條職具舉。衆庶悅豫。乃修先師殿。及兩廡。明倫堂。吉水鄒爾瞻爲之記。今年。遂修尊經閣。暨於堂壇亭舍。易其棟椽。增其戶牖。每舍隔而爲五。凡四十楹。復於嚴師堂之左右。各新構三楹。東曰謹肅。西曰強恕。植以修竹。蔭以槐柳。拾諸士之秀者。會文其中。公爲講析品第之。因元氏宰蘇公。屬記於余。余聞鄭公高才博雅。能文章。從蘇公。乃知其潛心望學。靜中多所超悟。弱冠釋褐。歸而讀書山中者三年。乃出而仕。夫士非明於聖人之道。而允迪之。雖才術絕人。不免爲俗吏。將以興教化。維人紀。非其任矣。邵公者。明於聖人之道。而允迪之者也。故其所設行。皆化民成俗之務。即漢之循良。不足以方之。鄭公爲邵公之同鄉。後先作牧。講堂再起。文會復集。豈不休哉。夫鄭公之深於道也。於其謹肅強恕之訓知之矣。過於庸則非道。離於恕則非仁。古之大聖賢。其自視皆庸人也。夫行庸行也。庸庸言也。非庸人而何。其自視不異於人。故視人不異於己。是以能恕。若曾己而卑人。則將峭刻恃戾。不近人情。悖亂之行。從此生矣。夫許。曹瞞之所興也。彼親爲漢臣。劫愍帝以遷。而卒令其子篡之。彼自負其才。足以籠蓋一世。高於庸人。不啻億萬之數。生而宜崇高富貴。無居人下之理。則可謂英雄豪傑矣。易益之六三。用凶事。無咎。說者以桓文當之。謂其矯命而行。而功實濟世。故無咎。無咎者。有咎而可貴也。然則桓文不免爲凶人。而况曹瞞之篡乎。此不忍之極。而尊己卑人之流禍也。彼其心亦自知其非君子。而猶以爲英雄豪傑。不知蹈天之隙。乘人之危。以謀爲不軌。亦小人而已矣。何英雄豪傑之有。且其得意。不過萬古之須臾。而惡名與天地無極。豈不思哉。許州舊有魏文帝廟。邵公毀之。而易以愍帝。何其快也。非邵公孰能若是。考州志。邵公以宏治癸丑創尊經閣。及堂壇亭舍。告成。而鄭公之守許。亦以萬曆癸丑克歲陳事。豈偶也哉。始天之所以興斯文於中州乎。邵公時。士風猶瀟。是以其所爲教者。惟舉大學之目。今談道者。每務爲元遠。後學往往輕前哲而自雄。內實沈溺於利欲。鄭

公揭二言以爲訓。使士人知二者之外。無復學問。無復君子。無復英雄豪傑。庶幾可以正人心哉。

重修恆陽書院記

今天下郡國學宮之外。往往有書院。所從來久遠矣。蓋當道者。掄選較之秀而羣肄焉。所爲宏闡國家作人之意。甚盛美也。自楚相擅權。矯制衡行。萬麻戊寅。以其鄉之士識之。遂盡毀天下之書院。真定故有恆陽書院。創於嘉靖辛亥。直指楊公選。太守孫公績。至是遂廢。青衿絕跡。宅蔓草而游鳥雀。過爲歎歎。低個不能去焉。至壬午。遂改爲游擊將軍之署。壬子。當大比。士督學缺人。上命直指汝南傅公攝其事。得人爲盛。遂決意興復。明年正月。即檄府別建游擊署。而以書院還有司。發贖銀七百餘金。謀之中丞汝南劉公。發百金。頃之太守周公至。以三百餘金佐之。先是二府陳公署事。捐俸金四十米七十石。物價若市。雇直若私。匠效其能。衆盡其力。朝朝焉。疏篳不煩。而鼓舞競勸。工始於正月。成於七月。重門之外。爲坊內。爲講堂。東西爲精舍。凡十四所。講堂之後。爲長廊。有堂有廡。後有水亭。維夏則泊有小閣焉。以司瀟商。大都一如舊時之制。又以二百五十金買田。爲諸生授業之資。於是真定復有書院。三十二城之名士皆至。文釋再集焉。乃有文學造於余曰。書院之廢久矣。役鉅費多。復之甚難。前此議者屢矣。而竟不果。傅公一旦復之。美哉功也。與創始等矣。余曰。豈惟創哉。楚相不忠不孝。實有狂秦坑焚之志。而勢不得行。乃發怒於書院。又令督學少進多繼。將使天下膠口而不敢議。束手而不敢動。以爲其所欲爲。天下既已懼服矣。幸而性命渣傾。書院之復。所以暴權姦之罪。伸青衿之氣。意甚深遠。傅公嘗有詩以咏之矣。余讀之。不勝悲怒痛恨。已而不勝快也。故曰。創不足云也。文學大悅。乃正襟而問曰。今之教士。不以道德彝倫。惟文詞之尙。如是則郡邑有學宮矣。又益之書院。是不過使諸生多取科第。而損公帑。勞民力。倘亦可以已乎。余曰。卓哉吾子之問。天下之無教化久矣。然道固不廢。文詞之所稱者。非道德彝倫耶。心會而身體之。古教化在其中矣。夫國家設科第。以羅士。士非此莫繇自致。彼楚相者。故楚之貧諸生也。繇科第進。一旦而肆滔天浪夏之惡。彼其蒙被國恩。豈不厚哉。爲善者不尊顯。則名不彰。爲惡者不尊顯。則身不亡。科第自榮。非人則辱。士在所自樹。蓋已已之。余讀書恆陽書院。當道者聘請阜平廣文艾純卿先生爲之師。艾先生。楚平江人也。博學能古文。平生慕李獻吉之文章。氣節。數向余道之。明年庚午。余隨諸君子舉於鄉。是歲得人稱盛。多出艾先生之門者。頃之先生入爲刑曹。丁丑。劾楚相奪情事。遣戍。明年而廢天下之書院。楚相敗後。艾先生起爲蜀開府。余不肖。生鄙小縣。自見艾先生而後。知覺漸萌。志意稍立。故教人者不厭多方。好學不厭多聞。於是周公屬余爲記。既爲述其廢興之故。併所與文學問答之詞。以明當事者作人之意。爰勒石章。用垂不朽。其詞曰。

萬麻初載。楚人柄朝。猴冠而虎媚。於昏極。妖進直屏。毒流天下。帝欲其通。奪之所生。於位寔處。鄉較騰議。繩以烏鳥。擗焉馮怒。毀其講堂。無令聚議。比於盜藪。在恆山者。豎以大旗。爲將吏府。縣歷三紀。人忘舊貫。

改作是仍。傅公乃來。持斧問俗。兼秉文衡。毅然舉廢。片言立決。數月告成。頓還榮觀。巾卷畢集。絃歌有聲。恆山之陽。雲垂華采。天宇昭明。嗟彼己氏。文不可假。永被惡名。愷悌君子。協心作人。福祿攸從。庶士念哉。必忠必孝。爲國幹楨。

饒陽縣重修近聖書院記

異時天下郡國。往往有書院。而饒陽有近聖書院。嘉靖丙辰。令張公仲孝所建也。隆慶丁卯。邵公型修之。萬麻初。江陵擅政。盡毀天下之書院。而饒陽以僻邑。獨存。辛丑。翟公耀再修之。壬子。關中萬公來。下車未幾。即至其地。登草除蕪。而入。賭其頽圯之狀。俯嗟仰歎者久之。時歲向暮矣。越明年。百物就緒。上下交孚。乃議修書院。首捐俸百金。令出而士庶響應。輸者忘勞。凡五閱月。而告成。廳事三楹。後爲尊經閣。如之。榜爲號舍二十間。開門乾墀。廖朗岑寂。可以滋懷。可以凝神。公乃掄邑士之秀出者。聚而共給之。約期會文。而指示之時。時爲講身心性命之學。邑士聞所未聞。駭駭興起。邑之老先生奕菴路公。余所以善也。學博嚴君心師。王君以德。李君服周。命諸生田播。屈允直。陸文遠。李芳春。持路公書來求記。余每嘆今之世。可謂極衰。何以徵之。士大夫以講學爲媿笑。曰。古人未嘗講學。夫書以道政事。首言明德親族。非學耶。易在古爲卜筮之書。而文王周公以之。明理數之非二。吉凶之在人。學孰大焉。或又曰。古人之言備矣。不必更言。夫古人之言。今人一一行之。則可也。而率之不行。又禁人勿言。不亦惑乎。余觀明堂月令之書。所稱古之帝王。飲食衣服居室。以至一政一令。莫非參贊化育之事。非學而何從得之。其爲之臣者。可知矣。漢猶有其遺意。今之士大夫。其言不必合經術也。其行不必合法度也。故無所用學。蓋其所從來久矣。春秋時。周大夫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春秋去古近。其朝會聘問。未嘗不講禮也。其議會。未嘗不賦詩也。其動作威儀。未嘗不言敬也。而猶曰。無學不害。蓋以載籍訓典爲學。而不求之身心性命故也。矧今之時。教士用人皆苟。且益無所用學。是以臣紀士風皆壞。則載籍訓典。可以取青紫。其高等者。一旦而頡頏公卿。故不貴貴。少而得志。髮種種者。可厭也。故不長長。人生都華靡。多金錢耳。何以仁義爲。故不賢賢。不貴貴。不長長。不賢賢。大亂之道也。今朝野皆然。此不學之故也。倘士大夫不以講學爲媿笑。而勤心從事焉。則君子日多。風俗日厚。國家生民有攸賴。而天下可治。萬公之爲饒陽。教化大行。閭閻濟美。上下迷運。莫不頌服。此講學之效也。夫欲爲良農者。必講於穀造之宜。欲爲良醫者。必講於鍼砭之術。欲爲君子者。必講於聖賢之學。內之以修身。外之以救世。無出於此者。書院之修。議者鮮不以爲非此時之急務。修身救世。無時非急務者。此時爲甚。非萬公何足以知之哉。

重修神武衛記

真定古恆山郡。畿輔之南一重地也。洪武初。天下甫定。分隸諸官軍於鳳陽錦衣等衛。厥後分封諸藩。補

開神武衛為秦漢舊衛。至宣德中。革去護衛。悉赴京師。其時獨有真定府守土者。上疏得請留神武衛於真定。創建公宇。宏敞深邃。迄今百八十餘年矣。承平日久。武節日弛。而綰綬者各有私第傳舍。衛署任其傾頽。遂為鼠坻。不可忍視。真定麻甲寅春。竊立中來署衛事。入其門。喟焉嘆。問其圖籍。則藏於吏胥之家。至其最後。西北有阮焉。約一畝有半。深三丈許。蓋創建時取土於此。云立中遂請諸當道修葺之。凡三月而告成。堂廡五所。六房儀門官庫。悉還舊觀。相其地勢。左右相傾。乃悉剷其贅土。以納之阮。而阮夷。往者衛事抗敵。日甚一日。幾於縛手不可為。自立中至。而于夫長。成自濯奮。羣知屯糧之催徵。委任得人。而通負悉完。衛軍之健訟者。曠然不敢動。簿領委積。多年沈閣者。今皆消散無餘矣。蘇斯以談安在其衛事不可為也。則立中視公家事如其家事也。今夫人之作室者。有地形隴隴而不為平治者乎。有掘土為阮而不填者乎。有歷時之久而至百八十餘年者乎。無論於形家言為凶。即視視而念及之。有不能一朝居者。昔魯叔孫婁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漢郭林宗每行宿逆旅。必躬自洒掃。此皆傳舍也。而不肯苟處。矧其出政臨下之所。非且晚可去者。而阮暨在側。至於數世。又任其傾頽而不顧。此其悠悠忽忽之態可想也。而望其挺身躍馬。建功於塞上乎。非立中至。則將不復有所謂神武衛者矣。立中定州之世。指揮也。少而業儒。經術大通。以父命襲職。威儀棣棣。志芳而材峻。見武弁播抑日甚。有以自守。不為非禮調俗。嘗為蒞鎮守備。其觀察毒人也。以夙御害之。仕三十年而猶縮衿。彼仗鉞登壇者。皆何人哉。立中屬余記。且問堂名於余。余命之曰德義堂。其說在趙衰之稱祁穀也。曰其人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立中有其風焉。

吏部考功司題名碑記

萬曆癸未。余為考功司主事。癸巳為郎中。管京察之事。其時太宰為徐姚孫公。古之淡漠真人也。其時政府。則太倉王公。蘭谿趙公。新建張公。事竣。大失三公之意。以為專權結黨。擬旨罷余官。奪孫公俸以去。迄今三十年矣。余偶再起為御史大夫。今年癸亥京察。余復與聞其事。太宰涇陽張公。太虛其心。神明其識。而考功長治程君。渾渾而不可亂。謙謙而不可捫。政府福清葉公。蒲州韓公。隨州何公。高陽孫公。皆無私人之可庇。異己之可除。甚易為也。第神宗末年。以三三大臣負之。謂類類者。霍斯耳。其進其亡。皆若罔聞。於是貞良皆去。邪僻亦少。百司庶府之權。歸於數人。丁巳之察。舌饒焚山林。以拘於額。猶有在錮禁之外者。賴今上聖明。公道復出。而是非紊亂。戰爭猶力。又甚難為也。事竣。君子以為平恕。而余亦得以無罪。蓋余因是而有感於洪範之言也。其皇極之疇曰。無虐於獨。而畏高明。夫洪範者。天之所以錫禹。箕子之所以告武王也。禹。武王。皆人主也。何畏乎高明。彼桀。獨。亦何足慮也。然歷觀叔季之世。有位者才足以為惡。而時復得為擅朝橫世。而莫敢誰何者。至於神人不容。而猶或冀蔽之。斯不亦畏高明乎。乃有厲節首公。忘軀命妻子之計。而橫被侵誣。仰天泣血。而無可告訴。斯不亦慮桀獨乎。聞其以畏之稱高明。俊傑以慮

之稱桀獨。皆臣下偏黨之所為也。而人主不察。以自壞其天下。稽覽古事。何代不爾。此所以為洪範。為皇極。為天之所以錫聖人。教萬世也。司功者尤不可以不知此義。夫幽者。陰也。明者。陽也。黜陟幽明。進陽而退陰也。世皆言陽剛陰柔。陽之用事為春為夏。煦燠生養萬物。皆用柔也。陰之用事為秋為冬。申霜累雪。摧隕萬物。剛已甚矣。陽從九地之下。鈐然而升。乃見其剛。然風日融和。仍以柔道行之。故君子盛能容小人。小人盛必不能容君子。中國盛能容四夷。四夷盛必不能容中國。蓋陰陽之性情也。今陰之盛已極。而陽始盛。極盛則宜消。治盛則宜長。此長而後彼消。若任其極盛。則殆矣。此亦開不及謀之時也。可不為之寒心哉。考功司題名碑。自癸未已滿更立。徐姚陳公為之記。今復滿矣。客冬程君。與員外郎南海葉君。主事欽縣汪君。劍州趙君。徵余記。余未暇也。於是程君遷太僕少卿。以出使行。葉君汪君皆轉文選。而驗封司主事需化丁君繼之。義烏金君家拜郎中。至員外郎則晉江馮君。主事則北通州張君。復申前請余為記。余乃為之。愧不足以行遠。然後之君子。觀其姓名。考其所躋陟。觀天下之所以治亂。夷夏之所以盛衰。既千萬世而下。俾史之褒貶。皆可可知也。何必覽於古志哉。

潞安劉大夫生祠記

國家稽古建官。自一命而至公卿。皆以為民也。位益大則其所繫於民尤重。乃世之大吏。以民事為細。有司者治之耳。郡守親民之官也。今州邑之民。往往不知守之行事。深山窮谷。有不知其姓名者焉。嗟乎。召伯分陝。甘棠勿伐。彼胡孫得焉。夫大吏奉己。小吏亦何有於民。此民生之所以靡底者也。劉貽哲為潞安守。至即與令長。若士大夫父老。講求民間利病與除之。而精計強幹。足赴其意。先是比歲不登。民多轉徙。戶口縮於曩時。議者遂於正稅之外。有地差之征。貽哲手自會計。他賦故溢額。遂請於上官。歲減萬餘金。郡多荒田。招集貧民築屋居之。給牛種及炊食。蠶豆之費。墾田萬畝。桑麻麻。每歲餘穀二千有奇。儲待備賑。襄垣雨雹。城稼。貽哲躬往賑之。仍給穀種。歲則大熟。民皆相慶曰。此太守之賜。豈可不先完公賦。而後食。故自貽哲至而民樂征輸。即宗藩所得。積逋至萬四千金。非復昔之告困矣。往廚傳之費。歲以七千。鈎考有法。所省者千焉。平順壺關黎城行汲甚遠。貽哲為之鑿池。而民無沽水之費。襄垣之城河。故環之。自信之直去而邑日敝。今修復舊道。井泉頓三丈。灌園者滿河之干。郡邑學宮。陋者新之。非處者改之。羣諸生有志者。日與講藝。人文彬彬興起矣。大氏貽哲為郡。毫髮有關於民使者。不聞則已。聞則無不為也。公帑錙銖之餘。無不以養士民也。士民甚德之。會遣小吏貢餼。不解事。坐左遷。將行。遠近號泣。墾田者皆牽牛至。悉以與之。人人欲絕。送者駱驛二百餘里。郡中及屬邑皆為生祠祀之。而郡諸老先生屬余為記。先是貽哲將之官。過余曰。昔孟仁為監池司馬。自能結網。手捕魚寄其母。不許。上黨羅織之郡。初在郡。終不敢買寸帛。余曰。善。貽哲至。則以此事及錢穀不入府庫。贖罪皆以穀。誓之於神。夫士大夫患不誠心為善耳。誠心為善。則私滅。私滅則一意為善。踏步蹤蹈。無非善者。鬼神猶愛之。而况於民乎。貽哲幼挺異

質能文章。為郎時風。羅上封事。及廷議封侯。不可。賦著節。文章之士。多不習吏事。好氣節者。平易近民之意。常少。若貽哲者。詎可易得哉。然貽哲從余學。余得奉教於其大父南嵐公。父少嵐公甚久。洩官皆清。白仁厚。所從來矣。南嵐公宰武鄉。有生祠。貽哲名復初。陝西高陵人。

柏鄉令張公祠記

夫士隱居。不忘規天下之安。則以鉛槧襄天工。故取當世之仁人君子所見聞者。論贊厥美。為宜能思者。徐之罔數。以與善而悅。惡守令之設。以為民也。初未嘗不名實相符。久之遂失厥指。若欲其園田郡邑。而牛羊黎庶也者。有能不貪不猛。無害於民。其人即未必可述。固已鮮哉。希矣。况於學道愛人者乎。柏鄉蓋有張公祠云。余邑去柏鄉二十五里而近。余未仕時。張公來為令。識之。習其行事。張公名延庭。別號左海。濱州人。齊魯之名儒也。順幹飄飄。儀貌甚古。其見民相與語。惻惻愉愉。若家庭父子。民亦忘其為令。君有訟。徐為剖析。是非曲者。聽其自謝。媿解。好合。咽人之過。有善。亟旌之。惡者。撻之。示辱。能改。復旌之。意常在。縱舍。不以卓鸞自見。有健訟者。累歲不休。上官以為此。鄧析之倫。宜誅之。應怙終。賊刑之義。公曰。固也。律不至是。竟不肯。歲疫。捐俸施藥。不起者。買棺殮。其惻怛心。誠論於民。順德境。有盜夜殺人。時捕盜法嚴。守極其拷治。有點者。遂昧他盜。云殺之。柏鄉境。其人夜扛之。鄰境耳。守大喜。以得卸其罪。於公。逮治扛尸者。公謂曰。爾等第曲。服。無自苦也。李公盛春。表曰。尚書里。入門。則佃戶列居。其西為場。其南為別墅。之。大門。上有樓。登而南望。有蓮渚焉。當盛開時。丹華照水。芳氣與薰風俱來。太宰楊公。題曰。蓬仙居。入其中。有堂曰。壽槐。以堂前古槐可四十圍。相傳數百年物。其後為長廊。西有講院。為藏書之室。顏曰。讀書處。東有挹蘭齋。懸簾以待賓客者也。其後地甚幽曠。蒔植花木。有臺。臨以軒。出大門。踰官道。怪木千章。池水經其中。過一隄。為西韓之水。望之。皆竹也。於是。有高陵館。有韓河館。有淨深亭。此雕橋莊之梗槩也。太宰之別業。僅如此。游之。須臾而盡。無可以駭。駭。則所謂。誅。鋤。荒。蕪。小小。繕。築。而。游。處。焉。者。也。太宰。功。成。身。退。於。此。明。農。於。此。讀。書。時。而。乘。履。獨。往。遇。樵。童。野。叟。款。語。問。勞。或。故。舊。親。戚。四。方。之。詞。客。相。訪。者。則。相。與。登。臺。泛。舟。稱。觴。詠。詩。其。樂。也。至。足。矣。夫。太。宰。達。人。也。見。太。虛。之。寥。廓。不。以。尺。寸。自。封。也。任。造。物。之。太。素。不。醜。之。以。藻。飾。也。服。化。工。之。極。奇。殊。巧。不。敢。與。之。爭。也。以。是。為。山。林。而。忘。其。為。吾。之。別。業。也。此。山。林。之。真。者。也。而。別。業。之。大。者。也。蓋。吾。郡。有。古。槐。二。焉。其一。在。南。宮。有。大。槐。館。其一。則。梁。公。得。之。而。雕。橋。之。槐。伯。乎。南。宮。南。宮。者。枝。葉。扶。疎。而。雕。橋。者。亭。亭。直。上。有。正。人。之。度。夫。槐。非。散。木。也。古。者。外。朝。之。位。三公。面。三。槐。槐。者。懷。也。能。懷。來。人。憐。情。呂。給。事。宗。望。等。屬。余。記。余。為。著。其。所。真。知。以。觀。後。之。長。人。者。民。情。大。可。見。其。尚。務。安。民。哉。

蜀中採木記代作

余承乏撫蜀。六載於茲矣。始至則值播州初平。黎婦晨泣。鬼火夜青。長江流血。瘡痍載道。入其境。可為傷

心酸鼻。戾夫亦且長滑。而况為人父母者乎。余以聞淺當之。雖嘆咻撫。不遺心力。而久病羸之人。固非中醫所能奏效也。然亦稍有起色矣。而國家以殿閣類災。與採木之役。則拮据無已時。夫木。非蜀產也。產於邊。蜀之夷也。幽險僻絕。人迹不到之地。崢嶸山澗。谷之所隔。閔也。炎霜古雪之所棲集也。虎豹之所羣居也。蛇虺之所窟穴也。飛猿之所望而駭也。山精木魅之所憑依也。毒煙苦霧之所羶也。如此者。不知幾千百年。而後成大木。其上干霄。其圍橫畝。雖驅鬼中而發。亦不能以取之。而以本朝之威命。使脆弱之小民。必欲其得之。前者。僱而後。購而後。至。督者。設機械。役者。忘性命。弗得弗已。以此思之。不必身履其地。而小民艱難愁苦。萬死一生之情狀。可知矣。蓋嘉定州守徐學周。所著有哀鳴錄焉。徐守蓋嘗躬履其地。仰無極之高。臨不測之深。以紫布為梯。仍以躡其身。而繩之。以上下。虞兩崖之觸。則求夷人執之。此亦危苦恐懼之極矣。而兼之。瘴癘為殃。往往隕命。官且若此。而况小民。躬斫伐。曳運之勞者乎。徐守所稱六難。殆未足以盡之也。而讀之。亦可以斷腸折心矣。嗟乎。均之民也。而蜀之民。獨當此。至危至苦之役。均之官也。而蜀之官。獨以此。至危至苦之役。毒其民。又必不可以已。天地之有憾。則此其為甚哉。惟日叮囑。告戒。我有官君子。與於斯役者。千方萬計。凡可以體吾民之情。而恤其辛苦。救其危者。舉智殫力。以圖之。耳。先是。余邑少司空楊公和。洪熙元年。奉命採木於蜀。迄今二百餘年。而余再領茲役。採木非國家所得已也。回祿為虐。實使吾民戮力。委命於夷落之鄉。而余觀見之。焦唇乾肺。以為民求萬有一分之便。因以想見楊公之苦心焉。以不恆有之役。不忍見之苦。而一邑之中。余與楊公再領其事。豈不異哉。夫入臣之誼。不過捐軀為國耳。然用之。伐叛。剿逆。則功高而名顯。用之。採木。則竹帛不書。人固有不幸。楊公賢者也。採木之事。久遠。蜀人無知之者。余因為記。勒石芙蓉閣中。以見余景仰感愷之私。備蜀志焉。

居易堂記

常可行為堂。落成而名之曰居易。過趙子告之曰。敢請先生之言。以置座右。趙子曰。嘉哉名乎。蓋子思之言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倖。此其生於末世。習見其時士大夫之行。感慨而為言者也。夫君子之制行立言。將以救風俗而輔運化也。萬古一道。誰非可居易者。萬物一天。誰非當俟命者。唐虞三代之盛。其君子明保其身。行成名立。而朝家自顯庸焉。居。不知其為易也。亦不知所謂命也。自世道之衰。權乘斗者。用其私意。所升所抑。所予所褫。所榮所辱。顛倒雜糅。而下之人化之。是非毀譽。皆以為報恩洩忿之具。於是天下之事。漫無所憑。悉舉而歸之於命。小人者。則以為天地萬物。盜也。健則得之。房則否。狡則得之。賤則否。捷則得之。鈍則否。何命之有。故恆存必得之意。存必得之意。則其所以求之。必有非其道者。如是而得之。則自以為術巧而謀至。而不知其命固宜得也。彼小人之闖阨而鬱。亦不少。唐虞之四凶是也。彼且如命何。君子者。奉古之制。遵聖之矩。率性之常。修人之紀。饑食而渴飲。夙興而夜寐。漠然無所求於天下。然而未嘗無得也。其命之亨也。夫命宰於天。天委於數。非曰求則予之。不求則斲之也。

君子俟之而已。俟之者，非俟其得也。以其居易而不求，故謂之俟也。居易者，非擇其易而居之也。是人之所以常然。以小人之行險而較之，故謂之易也。易險者，蓋取喻於地形云。君子者，以安宅爲宅，而偃息其中。小人則追飛鳥，學懸猿，入虎穴，探龍淵，惟利之求，不顧軀命。人之品，君子爲吉，小人爲凶。吉人宜得，凶人宜失。仁義者，性分也。富貴者，外物也。得外物而失性分，何得之有？故君子有得而無失，小人有失而無得。况居易者不危，而行險者多禍。此孰逸孰勞，孰智孰愚，頗亦無難知者。而何小人之多也。人之爲君子小人，蓋亦有命焉。富貴可倖致，而小人之名，不可倖而免也。可行，吾黨之君子也。心存乎忠信，而行依於德，讓會爲天官，屬有聲，而權倖不容，出之於外，所至兢兢官守，不以一字干貴游，積次遷轉，未嘗跬步先人。嘗語余有欲用之於邊者，邊吏多速化，不敢爲也。余遂與可行約，必無爲邊吏。此所謂居易以俟命，非耶？堂之名居易也，可行身有之矣。是時可行來香趙司臬事，未幾而主計者用秦中楊直指之言，貶秩一等，可行遂歸。此亦居易之效也。余爲之記，復作潭水之詩以貽之。其詩曰：

潭水之東，有澗有清。君子爲堂，卽於清潭。匪多於陰，匪多於陽。且文且質，亦卑亦昂。肅肅僮僕，夙興餐掃。有客來斯，敏心談道。婚姻來斯，莫不和好。飲之食之，莫不醉飽。燕巢於梁，羣雀來賓。有鳩有鷦，其鳴好音。犬無妄吠，雞司其晨。乃寢乃夢，雲霧暮矣。俄而羈矣，白日灼矣。雲霧暮矣，羣小之障。白日灼矣，君子其昌。

大友堂記

大友堂者，呂輔季之所爲堂也。大友，執名之輔季，請余名之者也。何名乎？大友，美桓伯也。輔季有三兄，長曰桓伯，今爲大梁觀察者也。次曰元仲，國子也。次曰淵叔，文學也。余與呂氏兄弟，親則肺腑，契則芝蘭。自其先封君顯庭公在時，余數過其家。公則命桓伯兄弟出揖，既而待坐，敘容正襟，有問則對，及桓伯成進士，抱子無所假借，稍不如意，輒訶責之。兄弟惶怖引罪，色霽而後已。桓伯兄弟事公如烈君嚴師，惟恐督過，故皆勤學早成。至其兄弟之間，則情好篤至，如手足，須臾造次不離，得雋味美醕，以奉兩大人，所餘必共啜之。衣服冠履如一，桓伯旣游宦，奉入皆進之於公，久之爲宅，四焉如一。於此見桓伯之能友也。然則桓伯兄弟，不可謂孝乎？孝矣。大孝，必也聖乎。然能友者，必係於孝。愛其親者，未有不愛其兄弟者也。故孔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夫友於兄弟，乃所以成其孝也。故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孔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夫人之性，鮮不自私其身，而況洎古旣遠，教敎俗薄，如賈誼所謂備父祖，慮有德色，可忍道哉。且兄弟一身也，而猶有封至其嫡匹，皆異姓之人，以外成之道，不過相夫耳。何知兄弟，其先後間固不能相讓，而兄弟之好，往往繇之以攜，乃桓伯之家，不聞有片言相稽者，是父母兄弟，合而爲一身，又能使異姓之人，合而爲一身，可不謂之大友乎哉。且姜伯淮兄弟，友愛天至，著於汗青，然以遭時不遇，兄弟偕隱，以終。今輔季又成進士，試宰蒲城，旣用天下矣，則友之義固至大至大哉。夫愛其親，則愛兄弟亦孝也。繇此推之，則必愛其君，豈惟民生於三事，君不忠，非孝故也，則必愛其朋友，事親必知人故也。夫愛生於

仁，仁心不覺則已耳。覺則於人無不愛也。而况於君親兄弟朋友乎。舉天地間一草一木一昆蟲，無不愛也。而况於人乎。總之成其爲孝而已。孝成而後謂之大友。桓伯仕宦所至，皆有惠愛，綴於民思。輔季蒲城之政，譽洽三輔。此孝友之徵也。則惟勉圖厥成哉。堂成於某年某月，屬余爲記。今乃能爲之。長安有馮仲好先生，輔季其以余言請正焉。

思黨亭記

余邑恆山，之小邑也。僻在孔道之西，風俗朴野，人情坦率。他邑井水多苦或鹹，是邑獨甘。其土宜樹，客之來者，遠而望之，蒼葱蔭映，則知其高邑也。余癸巳罷官，年四十四，卽得偷閒，前乎此趙酒色黑而味濁，近年來南和刁酒致佳，而士大夫之有韻者，其家醞往往不下刁酒。余笑曰：此天之所以爲我也。乃於東門之外，爲園曰芳茹園，爲堂曰誕芝堂。堂之東曰謙美簾，西曰遜美簾，移之西曰菊花亭，堂之後曰菜花亭。菜花亭之北，最後爲感恩樓，其西亭以雨香，城池之岸也。覆之以石，磴而下爲軒於水之中，柳之下，曰聽蛙軒。岸之北，爲觀音菴，鑿池種蓮，汲水灌之，易涸也。有客教之，盍近井乎。乃爲亭於菜花亭之南，井之東，周之以蓮花池，亭南北爲門，東西爲窗，亭之後皆竹也。四圍列壙，皆忍冬藤也。竹林中鑿池，以爲流觴曲水，井有水車，巽水而上，每灌蔬，則蓮先得之。流觴則蘇藤花之畦，入於曲水，而注於池。蓮盛開時，余練巾竹屐坐其中，蓮花環向，呈尊送香，清流隕墜，鏗鏘有聲。余手欲鼓也，足欲舞也，已而念平生之狂，思已丑，以封事忤人，賴史太常諸君子力救之，張考功力持之，免。癸巳，又以內計得罪執政者，向固以爲有黨，至是遂直以爲結黨逐之，而太常自以爲黨引去。子儀制，高人行，諸君皆以疏救，此皆執政之所謂黨也。安得聚黨斯亭，作黨人會耶。乃歌曰：東園之池，有荷焯焯，余美來斯，爲製衣裳，東園之竹，其葉蓊蓊，余美來斯，以笑以拊，東園之樹，旆旆其葉，余美來斯，於茲步履，東園之鳥，唱和其音，聊飲我酒，以緩憂心。於是名其亭曰思黨亭。屬梁衆甫書之，而楮諸君子之姓名於座右。客有問於余曰：洪範稱無偏無黨，孔子言矜而不爭，羣而不黨，黨也者，小人所以空人之國者也。子何黨之思也。余應之曰：書以黨與偏並言，孔子以與爭並言，故以爲不可耳。孔子以前，未聞以黨空人之國者。自東漢乃有之，三代之季，無黨之名，其國亦空。若以黨爲諱，則孔子言吾黨之小子，而人倫之中，有父黨母黨妻黨之親，以至於鄉黨，皆可廢耶。夫天下之人，不過欲富貴耳，而不知爲善之無妨於富貴也。皆以私意持富貴，故與君子異趣，各相爲也。各相左也，相爲相左，必有其事，此其主張在當國者。當國者固以爲黨，而藉口實於人，以佐攻驅除，或告之曰：彼某事相爲也。彼某事相左也。徐而覈之，果相爲也，果相左也。於是君子皆植黨而害人者也。蔓延波及，不盡逐之不已。夫凡爲人臣所共事者，一君也。猶人子所共事者，一父也。苟有益於國家，孰不可喜，苟無害於國家，孰不可容。何至鷹瞵虎視，搏攫之爲快哉。此其於君父何如也。吾不能易其心，而徒喋喋然置辯曰：我非黨也，將以爲國家也。雖唇乾舌敝何益，且彼皆明知之，而第以爲不利於己耳。人之情樂

令典丁憂守制二十七月為滿。雖卑官小胥。匪喪有律。惟武弁乃墨衰從事耳。而可以處輔弼之臣乎。疏上。江陵大怒。明日簡討趙汝師之疏上。又明日比部艾純卿沈純甫之疏又上。江陵益大怒。遂擬旨公與汝師皆杖。二比部杖而戍。公聞報。南面拜段安人者再。曰兒死矣。有子事吾母也。相向拜。毛鬻人者再。曰知子能事母。撫孤。吾長逝無所恨。遂躍馬出。而連者以銀鑰至。公呼子亮曰。取酒來。酒盡一卮而入朝。時天晴。陰雲條起。雷隆隆動城闕。杖畢。口鼻耳略血。昇而出。幾絕矣。案中書徐山挾醫來。投藥一丸始蘇。是日進士鄒爾瞻之疏上。又擬旨杖戍。金吾進公等出。抵張家灣。數日而段安人之諱至。公嘔血數升。復蘇。時潞水冰不可舟。乃陸奔抵家。廬墓者三年。時吏於士者。揣江陵之意。多欲殺公等以求美官。如安成劉御史臺之事。賓客皆避去。而吳氏者至。與汝師絕婚。居五年。而江陵乃死。諸言事者皆起。公首宮允。明年至右諭德。會丁御史此呂論科場事。謂自張居正之諸子。皆以不學。蟬聯升第。其後衡文者。率以賢科為阿諛市寵之具。斯亦濫矣。而中允高啟愚主試南京。以舜亦以命禹為題。無人敢對。可斬也。疏上。家宰自草疏參丁御史。以言語文字害人。而王給事士性。江御史東之諸人。皆參家宰。閣部伴求去。諸公卿合辭留之。公乃上正朝廷疏曰。保留大臣。乃故相之遺事。諂諛之極。甚可恥也。參言官以媚輔臣。此壅蔽之漸。不可長也。疏上。嚴旨切責。丁竟左遷。公稱病求去。不獲復出。迨經筵進講。直言大臣阿意順旨。及邊吏掩敗為功。於是執政大恨。邪黨乘而誅之。公遂乞休。執政擬旨許之。時太倉以子告。亦在里中。要公就之。晤語。公謝弗敢。久之。太倉秉政。公以侍讀學士起家南京。公固無意出。而言者又替之。以成其志。公竟卒於家。疾。力歌四閩。正襟長逝。公天性孝友。事簡討公終身。不敢與鷹行。其好善惡惡。皆甚。無所回隱。平居於國家之典故。中國四夷之利病。無不研考而熟計之。乞平治天下。而始於讒慝。不得施。然其正氣。節。與日月爭光矣。

味檠齋文集卷九

傳

明侍讀學士復菴吳公傳

吳公名中行。字子道。別號復菴。其先宜興人也。寓菴公始徙武進。寓菴公名性。登嘉靖乙未進士。歷官尚寶司成。生四子。長可行。登嘉靖癸丑進士。官翰林院簡討。吳公仲也。尚寶公筮仕為南陽學博。生公於南陽。母曰段安人。公生而英偉不羣。兒時水嬉。溺。履石以免。若有護之者。十九為諸生。二十二而舉於鄉。是為嘉靖辛酉。明年當計偕。尚寶公曰。孺子未可官也。勿往。又明年癸亥。尚寶公即世。簡討公在京邸。公得親水訣。主喪。免終天之恨。戊辰上春。官為修葺於簡討公者所。摘棄。己巳入南太學。司成鳳阿姜公甚器重之。辛未升第。選為庶吉士。癸酉授編修。念段安人春秋高。請告歸。三年以母命入都。時上冲年。委政江陵。橫甚。見公至。認厚欲收之。會其父死。姻權不欲歸。同官知其意。即以奪情之例請。而一時諸公卿臺省。皆上疏保留。得旨。公發憤上疏。言元輔張居正。以父喪求歸。陛下眷留不聽。欲以為國家。三年之喪。萬古之綱常所係。元輔身自違之。冒不韙之疑。陛下尚欲其敷化施政。端軌移風於海宇之間。必不能矣。國家

李太公傳

李太公者。名棟。字良材。別號湖西。父繼古。以子司馬化龍巡撫遼東時。剿虜功。封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贈父官如之。李氏世為長垣富家。太公之祖誠。入曾游太學。為盱眙丞。盱眙丞五子。繼古其季也。貌

僕僕甚偉。有才幹。父悉以家事委之。然性飲酒。竟病。年三十卒。而李節婦之名顯。朝廷旌之。李節婦者。太公之母張。後贈淑人者也。父歿時。太公七歲。張淑人憐之。及長。乃令學書於外。父與太學。曰。俾能識丁。可督家。然太公乃勤學日進。而諸父皆無任。家產日蹙。乃析居。大公得田二百畝。宅一區。徒四壁立。張淑人泣。太公曰。兒即不肖。何至以田二頃。不能為宅。母無憂也。乃罷學書。而亟為宅以居。以力田所入。益充拓之。宅乃勝於諸父。太公才幹如其父。而貞節之所陶染。艱難之所淬澆。矧矧慎畏。自幼寡嬉笑。親賓羣飲。有李太公。即四筵雅靜。待人和遜。專掩護人之過。行誼重於閭里。司馬兄弟童時。司馬以奇稱。張淑人乃與兩孫移城中。就師授經。太公留田間。作勞以供之。每數日來省母。及問兩孫子之業。輒自視其有核醕酒。自滿飲勸母。酒中則述母平生勞苦狀。我既無所成。孺子不自勉。當誰報爾祖母罔極之德者乎。則泣下。張淑人。司馬兄弟皆泣。每輒能酒。以是司馬兄弟皆奮學。張淑人猶見司馬成進士。表揚其節。受祿養者數年。司馬初試幸嵩縣。迎太公。再三乃往。至則精問治邑狀。知司馬能其邑。居一月歸。司馬留之。曰。欲耕耳。留恐荒吾田。太公在家。殊亦不閒。遠邇人皆知李太公仁心。好恤人之急。親族之貧無居者。餓者寒者。壯而不能室者。歿而無以為葬者。孤露者。欲得母錢。舉責者。欲得襦者。皆來斂問。太公無不出見之。皆得所欲去。司馬官益大。所得奉錢益多。則所待生活亦益多。所給益厚。其所自奉乃甚約。不好奢麗。每受封。則服其冠服。北嚮望闕叩頭已。受兒女羅拜。即藏之。曰。以明聖恩耳。出門惟引一僕步行。幅巾澣衣。乃不類富家翁。見人無親疏貴賤。皆與平揖。款款諷諭也。里中皆言李太公官大。能自挹損。太公聞之笑曰。吾未嘗為大官。亦未嘗挹損。張淑人之歿也。太公哀毀甚。治喪皆如禮。然用浮屠法。曰。吾母素好佛也。司馬二十游宦。久未得歸。時念太公。欲移病自免。太公不許。至遼東立功後。乃歸。司馬兄弟始皆有子。太公殊喜。又司馬在家。日與崔太公與者舊。遂麗景。春嘉序。敷筵設几。以司馬兄弟侍酒。樂可知也。居一年而播州楊會反。朝廷起司馬征。司馬發家時。賊已被黔軍屠飛練。入境則葦江破。殘二將軍。聲勢震天下。叟兵不支。司馬方徵兵為取賊計。而其兄雲龍卒於家。無何而其配王淑人卒於蜀。參佐歿者二人。司馬念身為獨子。父母老。何心討賊。草疏欲求給養。太公業有書止之。然司馬固不得弛擔。而詭言羣飛。或謂李太公家被大盜。或謂王淑人卒。繇關中相殘。其言不可忍聞。不知其起自賊中耶。或非賊中耶。要之欲亂其心。俾無成功。而又張賊之勢。若其工蚩尤。難可與交鋒。太公不能無疑懼。遂病嘔血。彌留。家人姑為好語寬之。曰。賊滅矣。曰。信乎。曰。信。忽起北嚮額手。呼萬歲者三。復臥遂絕。太公自七歲。張淑人於孤苦涕淚之中。煦育之。以有司馬兄弟。其慈之異於恆情。然以司馬弱冠受國恩。又贈及父。及張淑人。稍酬苦節。居恆以為何能報萬一。故司馬欲病免不許。決至播州之役。尤非其情。而割以大義。竟以憂歿。太公歿後兩月而賊滅。司馬上疏求終制。朝廷許之。而難其代者。司馬病幾殆。年餘乃歸。

無死。兄之言。蓋言其父母之所不忍言也。則痛之至也。蓋行役之久且如此。况於虎狼方咆哮。而遽入其窟。父母何得不憂。又日聞不祥之言。李太公將七十老人。日迫晡。而烈風送之。其能緩須臾乎。余覽友人孫文融所述李太公事。痛深於陟帖也。然李太公父子忠孝之節。盛矣哉。

韓太公傳

人之生皆尊其生慈。其身莫不欲富。饕人思蠶石之儲。生可理則思百金之產。百金思千金。千金思萬金。有萬金則其欲益軼而無厭。然其人有異。亦係習俗。或好自奉極奢。或愈富愈吝。數米而食為餓。不得已。雖兄弟親戚不相顧。以為不如是則不富。有一人焉。食取充虛。衣取掩形。曰。吾無所用富。則天下之人。皆以為君子矣。然周公聖人也。而富。子貢范蠡賢人也。而富。豈足貶其聲名哉。南亭有韓太公者。名珂。字廷器。其先山西長子縣人。永樂初。以往者靖難之師。三過南亭。荆棘宅之。徙山西富室。實南亭。太公之祖士辛。以中徙至。而生林。林生景聰。配孫恭人。生求忠。韓故攜高警來。至太公益拓而大之。軒豁慷慨。立然諾。好成人之美。緩急叩門者。未嘗有難色。視為己事。其所覆寒食。助娶救喪甚衆。有木客貸金九十。連累年。自度不能償。則飾其女孫。具肴核。邀太公曰。負債無可償。願以弱息供掃除之役。太公蹙然而出曰。何至是。即折券付之。又有連數十金者。扶服詣門曰。貧甚無能償。願矢之來世耳。太公即焚券。仍留之飲食。乃去。嘉靖癸丑庚申歲。皆大凶。悉發藏粟賑施。餓路氏園設粥。活千人。四方青衿來者。禮食之尤厚。歸者皆有所贈遺。每見棄嬰孩者。即取歸以付孫恭人。恭人皆勤斯煦育。無子女欲取者。即與之所長成。不可勝計。太公之粥饗人。蓋起於十月。越明年二月。謂東作漸興。若曹宜散而食力乎。眾曰。賴太公不填溝壑。然出未必即得食。奈何。太公曰。吾亦慮之。乃各廩之。糧及錢。眾皆泣拜而去。里中有周文學家貧。太公延之為塾師。會淫霖。度其必大窘。乃遣僕遺之米。周大喜曰。吾瓶粟盡者一日矣。第無薪。將搗屋而炊耳。亡何而載薪至。周為之長潛曰。父母生我。未必念之周至如此。太公二子諸孫。皆相繼為青衿。而其孫參政君以考最。贈祖父如其官。孫為恭人。里之縉紳父老子弟皆曰。韓太公多陰德。固知其子孫必興。今果然矣。參政君七歲能誦書。太公異愛之。曰。吾老矣。不能見汝成立。參政君曰。異日當微國恩以報大父恩。竟如所言。太公猶及見參政君為青衿。甫十二耳。太公既貴盛。桃父之惑。味爽不忘。每見人之狎妓者。暴殄天物者。及居官貪婪者。深恨之。輒舉以戒子孫。參政君兢兢守之。以有令望於時。

晉府典膳孫公傳

趙子曰。吾聞之孔子。惜其腐。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不富安所得腐。仁人好濟物。其欲富甚於恆庶。故子路願裘馬以共朋友。太史公羞原憲季次。豈可謂無見乎。韓太公可謂仁人矣。夫富之所濟有限。若乘貴勢以行之。其陰鷲可勝道哉。韓太公既以富行其德。參政君所至皆膏沃士民。其德可歌。今且者力疆方。著安壤之烈。韓氏之興。其川至而日升矣。參政君名策。與余甚厚善。

自生人之初。以迄於今。風氣日澆。習俗日敝。若趨而每下。不知當作何狀。然而天地尊嚴之氣。時聚時散。一代之中。百數十年之內。自為古今。即其散時。亦必有所鍾。故其人能存先民之遺意。而風俗賴之。多寡係乎其時。以今日而視成宏開。愈弗能及矣。獲鹿觀察孫公。篤行古君子也。為余言其大父典膳公之為人。余慨焉慕之。孫氏世縣獲鹿。國初有以人才徵者。畏法網嚴。殘一目以免。不知其名。而名賢者以邑掾為即墨主簿。生聚為諸生。食廩不得舉。則盡斥賣其產。入貨遊成均。仕為紹興府照磨。娶聶生謙。是為典膳公。典膳公樸茂厚重。有辦議才。孫故家於城南之永壁鄉。照磨公未仕時。乃結茅屋二椽於邑城之西門。典膳公與其配蕭姬所拮据而成也。門前為木市。皆之木客往來。主於典膳公館。榮之。典膳公誠信不欺。愛人而有禮。木客見之。如親戚。累舊久之。有田數十畝。在西山下。每躬耕其中。蕭姬汲水於城南。往來里許。炊熟復往。饋之。未嘗告勞。照磨公既仕。典膳公從之。三年而歸。久居浩積芬華之地。質素不渝。布袍麻履。糲食藜藿。一切如往時。稍有贏餘。每用之以振急恤憊。買田宅必厚其直。照磨公在任。凡八載。無內顧憂。典膳公自以不讀書。乃令其二子皆讀書。無遠近。為延名師。不惜束脩費。長曰光祖。從同邑楊孝廉登學。與井陘武中丞金同師。後為無為州訓導。公在紹興時。照磨公為入貨。遙授府典膳。故稱典膳公。照磨公治家極嚴。典膳公恪守之。子之侍父。弟之恭兄。婦之奉姑。慷慨若朝典焉。每日大小皆早起。其春汲皆沾霜露。乾至夜而後即安。自少至老。自貧約至富盛。如一日。茲豈非天地酒醴之氣所獨鍾。存先民之遺意。而風俗賴之者乎。夫酒醴乃能勞。勢則儉。儉則生禮義。有禮義則可以昌後。故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春秋之世不古矣。冀缺世家也。而夫耕婦饁於野。此風邈焉絕矣。於典膳公見之。今之士大夫。率以奢儻相競。長安之市。無鳴珂焉。處大屋。盛僕從。治服珍食。夜中醉而日中寢。小民效之。禮義日以消亡。安得有如典膳公其人者哉。蕭姬每向觀察言。照磨公在紹興時。百姓稱青天。而太守公稱明鏡。聲譽出其上。又言吾嘗隨之紹興。見漕河萬艘北來。歷黃河呂梁洪之絕險。高竇諸湖揚子錢塘江。皆天下巨浸。又金山寺屹然江中。望之殆非人境。儒子能至其地乎。其賢達如此。照磨之為官甚卑。典膳公老田間。其立身居職處家之道。皆可以為法。觀察宦業彪炳。行誼簡備。子孫日貴顯而不驕。豈偶然哉。夫託寄遺榮。以得其身。此北風詩人之明哲也。固足以稱於後世矣。而其名不著。殆自覆而銷其聲者耶。幽介之人。湮滅若此。當不少惜哉。惜哉。故余述典膳公事以傳。

紹興王公傳

王公名三選。守養蒙。別號紹庭。濟南府之臨邑人也。勝國時有名盛者。為十道馬步督大將軍。明興。自萊陽徙臨邑。三傳而為陝西岷州衛經歷。輔生倫。倫生處士公世禮。時大盜齊彥名等衝行。所至人皆逃散。過臨邑。處士公母老病。獨侍母不動。賊大奇之。謂處士孝子。吾不忍犯也。去。仍留一大衛。禁後來者。處

士生貨。娶劉太儒人。為諸生。食廩矣。早世。劉太儒人二十四耳。時王公在妊也。劉太儒人矢死以殉。而處士公夫婦涕泣。謂婦念我兩老人。天其或者以婦不泯王氏之祀。未可知也。劉太儒人乃不死。閱四十年而生王公。王公時。示之諸物。惟手掇孝經抱之。甫能言。劉太儒人口授四言詩。輒能成誦。處士公大喜。乃名之曰三選。蓋以孟子之母比太儒人云。及就塾。從師。日端頰而肄習。諸童子羣嬉其傍。弗視也。或購之。終不肯從。每歸。太儒人問其業。有所扞格。不敢隱。太儒人怒讓。或笞之。鄰母謂太儒人寡居。撫此弱孤。何忍過督責為事。解公問。謂鄰母意良厚。但勿言孤寡。傷吾母心。鄰母泣下。謝不敏。王公發憤務學。從大儒李先生。盡得其道。尋為諸生。名隱隱起。公喜。易從外。舅于公受易。大有所悟。著連山抉要。雙草截蒲錄。齊魯之士。皆自以不及也。其事太儒人。供養致洗。膾有不安節。則日夕侍藥。謝絕諸賓客。平愈乃已。太儒人閒居。公時採井里所習傳忠孝義烈事。陳說於前。其世離永隔者。詭曰。竟獲完好。其伏節死者。曰有神人活之。皆成吉祥善事。太儒人為之色喜。所有一鏡以上。皆屬之太儒人。其所出入。無有不稟命者。所欲振貸。無有不欣然奉行者。公娶于恭人。生觀察君。與吏部君。皆少。恭人先太儒人卒。太儒人猶及見觀察君。食廩七十有一。而卒。王公薨。成死孝。既祥。焚楮以祭。火隨風起。公抱柩號哭。風折而南。火遂息。及葬。盡篋無所有。乃獨田裏事。質飾俱盡。竭罄心力。長潛哀號。塗人酸楚。越三日而甘露降於庭。柏邑令劉君欲上聞。公力止之。令乃以節孝奇徵表其間。及二君同舉於鄉。公俯而垂涕曰。吾母苦節四十餘年。而不能以五年待兒輩之成名也。觀察君先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乃上疏陳太儒人守節存孤狀。有詔。暨坊旌表。而太儒人之節聞於天下。王公以觀察公貴。地封至中憲大夫。論者以為行道之福。吏部君成進士。為東光任邱令。而王公卒。公素康強。會諸生李君慎母卒。李母故與太儒人同以節舉者。公往會葬。思太儒人不勝悲也。一疾遂殆。觀察君名浩。吏部君名治。

趙子曰。昔人謂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者。其惟孝也。王公天稟。至性又成。幼而見母氏之伶俦。單子。劬勞。悲苦萬狀也。以忍為慈。而督教之。以望其成也。塵俗之情。都盡。而一意於南陔之養。白華之潔。加之隆師好學。博精學易。要皆本之孝思。海內操觚之士。稱述王公者。多盛德高義事。余第紀其孝行之大者。余門人周長卿為臨邑令。所聞王公事甚詳。實為余道之。是時吏部公休沐居里中。其奉繼母極孝。蓋齊魯之間。稱節孝者。首王氏。而文學之美。變為所掩矣。

鄒先生傳

鄒先生者。其先麻城人也。紅巾之亂。家遂徙麻城。實之名文斌者。以中徙與焉。文斌生盡善。盡善生顯。顯生伯謙。伯謙生顯。顯尤好施。以故家日貧。顯生夢龍。楚稱鄒先生云。鄒先生弱冠為諸生。困甚。好學不輟。於典籍無所不窺。而歸於明道。德經濟。欲維天下之紀。不為俗學。諸生伏膺受學者甚眾。多所成就。與人言。無貴賤愚良。皆以道義誘勸之。朋友必相切直。或至不可堪。然著於至誠。故能見信。雖不

善之人。被其嚴拒。終亦無怨。每讀史至忠義善事。輒欣然慕之。安得為之執鞭。其頑澁邪惡。傷國賊上者。則髮植色怒。若見其人。又為之論讚歌詠。以識不忘。先生之學。自慎獨始。嘗曰。吾每萌一私念。輒深刺責。若緒為之不夷者。累日。以是後念漸落。嘗有背履厭冠而泣者。曰。家遠親喪。不能歸也。先生釀金贖之。久之詐覺。或以為讒。先生曰。嘻。彼以所不忍欺。而吾以所不忍疑。疑乎。甫見之。則皇乎。聞者嘆服。先生初以易教授。既而喜禮。令諸子皆學禮。曰。夫神欲虛。行欲實。探虛者於易。踐實者於禮。取宋朱氏所輯家禮。斟酌行之。至喪祭尤兢兢焉。惻惻憐情。物相副。每言宗子之法。未易復也。欲置田贍族人之貧者。而力不能。喟曰。天乎。不使吾得志何哉。鄒先生竟困於科舉。老諸生間。病革。夢一儒者。自稱仲孫。贈之以言。若曰。先生亦仲孫也者。覺而書邵雍程頤二詩而瞑。先是有勸先生入講學會者。先生弗願也。曰。夫學豈口耳哉。亦在乎篤志力行耳。書趙清獻畫之所為。夜必告天之語。以自勉。是時講學者多尚超悟。以宋儒為迂。而察其所為。往往越禮傷教。故足羞也。假令講學者咸若孟秋之倫。先生方尚友。豈所觀而忽諸。鄒先生可謂開然日章矣。先生有子曰觀光。為吏部郎。以文章節行聞於世。

陳貞父傳

陳貞父者。名以忠。吳之無錫人也。其先世縣嘉定。有名景佑者。始徙無錫。景佑與僧道衍遊。及衍佑文皇帝靖難。遂匿不見。景佑生昱。令永康及同安。皆有惠政。二縣紀之。昱生周官。為河南參政。風節甚高。王府有侵民田者。參政輒予民。王怒。召參政便殿。閉門詰問。乃見曰。參政若風霜耶。周官正色曰。參政故不畏死。王不能誅。罷之。行部有掘得金若干者。以獻。以償民之逋賦者。河南有卻金亭。民為周官所立也。周官生鳳。是為貞父。以貞父贈鄉令。有隱行。工詞翰。貞父生而十歲能文詞。聲稱在諸生間。籍甚。然數試於有司。不得舉。則遂棄文詞不事。潛讀孫吳諸子所為書。習騎射。力能挽一石弓。已而父知之。以時方賤武。不欲令之復修儒業。然恥同時俗好六朝以上人語。其學無所不該。以是知之者鮮。貞父雖衣冠諸生。然豪俠有權術。其志宏遠不可測。父多病。不事家人作業。從人匄貸至二千金。卒之後。貞父匄貸無應者。又經島夷之亂。居室盡焚。貞父痛母之無養。躬作苦。輔之以術。盡償父債。家更殷富。喜恤人之患。海內賢豪長者多慕用焉。貞父數困有司。不能營家。乃入貨為太學生。藉以游燕趙間。冀或有識者。而太學生山東王君榮。以應鄉舉。或誣以姦事。當遣成。貞父知其冤。力請大司成。按之公卿間。得虧除為士伍。君榮竟奏辨。為諸生。復得舉。貞父之力也。以是燕趙間皆俠貞父云。貞父為人魁梧精健。有奇氣。談論英辨。筆札甚敏。如其舌。得者資之。左相袁公煒。有門下士張翊者。求貞父為啟。邀袁公飲。袁公睹其狀。甚稱之。翊謝不能。實友人陳君所為。袁公遂因翊交於貞父。袁故輕士。獨見貞父甚敬重焉。是秋貞父復不得舉。明年乃南歸。為園曰鳴玉。與詩人王叔承唱和其中。丁卯復當試。諸故人爭勸貞父就試。貞父自見數奇。不欲往。不得已復往。乃始得舉。然又不得成進士。久之乃謁選為南鄉令。於吏事迎刃立斷。法之

所非。即上官所欲為。力柱之。而剛辨毅博。足伸其志。上官往往誦焉。至其慮念民瘼。則又慮及細微。靡不關乘便者。故士民至今思之。移遷甯州。州多山。囊盜千餘人。又無城。貞父至。輒城之。察知魁宿尚崇等數十人。下教招之不至。而盜多中。不敢開。諸上官第密開觀察王公。總戎戴素亮。練兵甯州。貞父知其才可用。授以計策。遂焚賊巢。斬獲甚多。尚崇等二十四人。跳。捷。御史疑未先白。何遽能鏖賊如此。乃二十四人者。復為游徼所識。相與鬪。傷。於是道路訛言。賊如干犯甯州。御史益疑前報捷詐也。遂劾貞父。左遷。賈難令。時大旱。貞父再禱諸難山。皆雨。又邑民張崇禮者為祟。死者五十餘人。貞父為書城隍。約以三日滅崇。不者且廢神祀。越三日果滅。民以為神。未幾。稍遷光州。楊朝欽及子陞州之大賊也。能為飛語。據長吏。長吏憚之。固始令邵甄疏之。貞父捕朝欽。陞。按治如疏。朝欽竟遣戍。陞為城旦。州人快之。其所在必求得其豪射之。以明不畏。類如此。貞父久在郡邑。名素著。汝南多訟。一切疑獄。他州邑累年不能考立者。上官皆以屬之。貞父或復以文請。是時貞父年六十餘。稍衰矣。故日病。移書當道求去。凡五上不允。遂棄置去。抵家。無何卒。貞父材術甚高。困於郡邑。甯州之役。稍見其奇。所至皆著於民。思其規撫。自非他吏所能及。然貞父出緒餘為之耳。其地自有紀。茲著其大致云。

趙子曰。余為汝南理時。則陳貞父為光州。貞父後余至。見其人傲儻有異。符所聞。蓋俠士。然俠者多無術。有術或用之。離於正。貞父兼之。倘遺會行志。其業當未可量。坎壤郡邑之中。僅以良吏顯。豈不惜哉。士貴得志於當年。若貞父者。足不朽。彼豈區區為名高而已乎。孰惡孰美。成者居首。不成者居尾。世不復有貞父。誰可與道此者乎。

李節婦傳

夫求風於采。失之練珂。故士察實不留聲。乃若魏李化龍于田。知名海內。豈虛哉。始于田成進士。財弱冠。為嵩縣令。縣極治。能父母其民。民忘其少。厥時邪宰擅世。慮名士叛己。歸誠乃用之。所壞人甚多。于田令六年不見徵。余甚怪之。于田少年。才與節表表。如是。殆夫天奇之哉。無何而舉使者新安羅公。以李節婦事聞闕下。表厥宅里。李節婦者。姓張氏。則于田之祖母也。余乃知于田非夫天奇之者也。其祖母則甚賢母也。于田之祖曰李處士繼古。李故厚產。處士公少而克家。有質行不苟。士大夫重之。節婦歸八年。而處士公卒。卒之日。于田父封工部公棟。甫五歲。女一三歲。時值事充政重。年數荒。困篋空虛。索賦者日諱於門。節婦撤環瑣以給。躬捧茹存。拮据作勞者十數年。于田復克家。女嫁為同縣殷煉婦。煉舉於鄉。李氏寢盛。迫于田與其兄雲龍舞象。于田角犀穎異。以奇稱。節婦乃令兩孫從殷生受學。每鷄鳴起紡績。則呼兩孫起讀書。三年。兩孫皆補諸生。于田遂舉進士。致通顯。于田之嵩縣也。節婦與俱。聞譁聲則色不喜。以是于田尚寬。退食。輒告祖母。今日所虧除人罪。幾具言主名事情。則大喜。宜如是。蓋節婦好佛積慈。篤敬鬼神。其天性然也。蘇斯以談。于田之名。而位日高。豈不宜哉。李氏之家。于田。其先所可知者十

餘世矣。以賁雄不儒。處士公之歿也。人皆以李氏哀矣。即節婦以單子膝五歲兒。倘無遺疾長成。從牛後至足。敢言他哉。是以不敢令于田父儒。而于田竟儒。儒又爲于田非小儒。方節婦撒環瑣給吏卒時。詎知有今日哉。是以于田自南。驗封郎。考績過家。省節婦而旌表之。詔鼎至蒲。男女聚觀之。無不驚喜歎羨。節婦低而泣也。溺則笑。活乃悲耳。他人安能知之。嗟乎。天之所以艾節婦者亦厚矣。大哉節乎。靈淑鍾焉。吉祥與焉。光烈洪焉。則李氏以爲徵矣。作李節婦傳。

姚節婦傳

吳中姚孟長。與余聞聲相慕用久矣。以是知其母所謂姚節婦者也。余林下多年。孟長抱奇久不售。相去遠。已未成進士。選爲庶吉士。余乃與相通。孟長述母氏之端節示余。余讀之未竟。而再三歎也。蓋今天下人皆知孟長之高才博學。能文章。而不知其節行。以今天下人尤輕節行。故夫義明而後節立。伯夷殷之諸侯也。陳仲子齊之世大夫也。皆不顧其死以全節。非苟爲諱軀而已。義可死則死。與可生則生。一也。可貴賤則貧賤。與可富貴則富貴。一也。末世之士人。率以禮義廉恥爲累害。惟富貴之知。其求之靡所不可爲也。弗得爲幸。得之則愁矣。有進而無卻。其固之靡所不可爲也。戮辱笑罵弗顧也。謬謬焉以至於老死而後已。人人皆然。國家安得不危。危而望斯人以盡臣節乎。可不歎哉。姚節婦者。文姓。衛輝公元發之女也。十五歸姚公。克敬克順。事姚公母殷。生母施。咸歡從。姚公南太學。而生孟長。遠而姚公卒。節婦年二十二。孟長生十月耳。一哭斷絕而僵。兩母扶抱叫呼之。移時乃蘇。蓋節婦與姚公同病。殘喘息僅屬。易死也。而爲存孤不死。每乳孟長已。即被衰麻。臥之苦塊。如成人執喪之禮。弔者見之。往往長潛。失聲而去。此時衛輝公方令浦陽。應門無人。姚公之伯兄。欲與十月之姪其征。詔之縣。使五伯縛兩廬兒去。責令其主母赴訊。時節婦方大病。施婦人抱孟長入縣朝。哭而過市。無不盡傷者。適袁安節奉常休沐。聞之。爲言於令。乃解。蓋奉常乃孟長大父武陟公門人也。及衛輝公還。節婦有所依恃。無患矣。節婦生而明禮義。洞曉事情。讀三禮小學。內則諸書。悉能通悟。衛輝公有疑事。數與商榷。殷婦人先卒。節婦事施婦人二十餘年。姑猶母而婦猶女也。殷婦人疾革。瀝下無時。節婦自擗其衣。無難色。孟長六歲而能讀書。十六而爲諸生。抗志矯修。致身豪傑之林。與舅氏文文起。以文章節行相砥礪。視世之倖貴苟祿者。猶蠶鼠也。君子謂節婦能教。蓋自十月喪父。臥之苦塊。即教之矣。孟長以痛心爲學。故其學苦。生長於貞潔之中。故其行芳。見母氏之孝之慈。非他人之孝慈比也。故其愛不啻深。三十八而成進士。在孟長爲甚遲。非以一官爲華。第欲以慰親心。報罔極耳。先是薛侍御貞按吳中。上節婦之事於朝。旌其門。孟長復翔於天塗。姚母之節。海內莫不聞。余於是而益知節之貴也。文氏吳之名家。累世皆偉人。而文待詔之名。人士能聞雷霆者。舉知之。節婦其曾孫也。滿於詩禮之訓。而染於白華之行。少成若性。非惟有所慕效。自待不能薄而已。豈若單門細族之崛起者哉。然益見其爲名家矣。譬之松柏。歷霜雪而彌秀。其在於小山。則若

增而高。其在於大山。則若益增而高。非有之而自若也。甚哉節之貴也。孟長陟龍鳳之署。何官不可至。母自此當爲夫人。淑人。然不若稱節婦之貴也。何者。世之夫人。淑人。無數。而節婦甚少。節者。根於性而成於志者也。古今之所甚難也。故詩人有凱風之歎。令伯有報劄之悲。此其人皆賢者。而不免於怨。如之何其不貴節也。其在於今尤貴。孟長行將以母氏之節風天下。而挽回其猷。與鮮恥之習。以匡世道而扶國步。庶可以慰母氏。成不置哉。孟長曰。希孟。八世祖母黃。孀居二十八年。值高皇帝澄清。畿甸之始。首膺恩命。旌其門。亦稱姚節婦云。

陳貞婦傳

昔孔子贊易至於咸。殷敷深述其義。以爲夫婦之道。參配乾坤。父子君臣禮義之所繇出。咸之後受之以恆。謂夫婦之道不可不久也。故以恆其德貞爲吉。貞者。從一而終也。而先王制禮。夫歿。妻稱子幼。乃與適人。何哉。蓋守節人情之所難。億兆之衆。其中必有艱難迫隘。而不得遂其志者。槩而責之以守節。則必有所不行。故稍變通於其間。以寬中人。而遇亂源。先王爲天下後世之心。良亦苦矣。宜與蓋有陳貞婦焉。貞婦姓邵。父邵公欲奇之。爲擇婿。得陳公之子名憲章。所謂古愚公者也。古愚公之繼母蔣。姓陰。狠。陳公爲桐廬丞。古愚公將往省之。貞婦縋縋焉。恐也。古愚公至。果暴卒。貞婦聞之。引刀自剄。賴救之僅不死。時貞婦有身矣。或勸之。倘生子承宗祀。即古愚公未死也。既而生子一經。後所謂懷古先生者也。乃陳公解官歸。蔣視貞婦若門上秀。必欲其他適。所爲躡藉之多方。謂其不能堪。自當去耳。貞婦以管刺一目。盲乃漸釋之。又恐其疑有所躡也。曰。婦之生計易耳。自所受敵。廬少田之外。佐之以紡績。不敢損大人升粟尺布。此以後母子稍安矣。懷古先生有至性。成幼而知母氏之生爲苦。而爲己不死。吞悲飲痛以撫之也。日見母氏之夙夜勞苦。躬親煩辱之事。而習之不知疲也。又日聞母氏涕淚嗚咽。而教之以寡婦遺腹之子。無成則大不孝。不得爲人。非可與羣兒嬉也。以是懷古先生奉親之外。無嘉客。其親身極整肅。自血氣未定時。即著展季之節。讀書不臥不休。及補弟子員。愈益發憤。尊聖賢。經緯之奧。著述隱授。聚徒日多。以束脩得鮮衣精食上之。貞婦每爲愴然不樂也。病不許延醫。曰。吾豈容望切乎。七十四而終。直指宋公仕。開於朝。表其宅里焉。貞婦十九歸于陳。二十四而寡。向未有子。遭威姑之毒。以子之非其子。可殺。婦於何有。昆蟲亦知逃死。貞婦以身殉節。竟能存遺腹之孤。成碩儒。豈不烈哉。豈不烈哉。安在其有志而不得遂乎。世人率無志耳。有貞婦之志。當其聞桐廬之變而死。亦謂之遂志矣。其不死。所謂天道連行者也。直指歲舉節孝。大都多貴盛之家。懷古先生一蓬掖耳。能昭其母之節。聞於天下。可不謂孝哉。旌後十年。而孫于廷成進士。爲御史。以直聲著。

邵節婦傳

邵節婦者。觀察邵公永春之家婦。太僕崔公景榮之女也。幼而聰明。端重。言動不苟。女媀侍之如嚴主。矧

編如也。教之書得古淑媛事。喜甚。安得見之。太僕生子遲。奇之不啻子。十五適部公。和風姑曰苗恭人。如姑者四人。部公之子母張也。諸姑性情不一。難事。節婦柔良恪慎。竭心力。調之。咸底於歡。孝哉之譽。夫婦並稱。部公子才美勤學。好讀舊史。時時與婦談說善惡興敗之蹟。擊賞譏刺之。如對朋友。節婦心益曉洽。與部公子相期為古賢人矣。節婦生子壽兒三歲。而部公子死。疾革之時。部公子謂節婦曰。不悟將去汝。汝當春華時。其自為計。節婦曰。何子之畜人以禽鹿也。有如不可諱。即同死耳。部公子默然。既而復謂之曰。父七十餘老矣。兒幼。汝其無死也。部公子遂死。當此時。部公既痛心垂老而喪壞子。又恐婦之相隨以死。而幼孫無依。則戒家人勿哭。使其姑守之。勸婦為部太孀人。部太孀人者。部公之母。部公二歲而孤。部太孀人撫之以至成名。朝廷旌其宅里曰。節婦節志已決。而不得死。每哭輒嘔血數升。病年餘竟死。年二十一耳。趙魏之間。聞之。皆曰。部公。當世之廉貞人也。在朝皆忠臣。固宜其有節婦也。節婦之所不為。部太孀人者。部太孀人貧苦伶仃。不得棄幼孤而死。節婦生長富貴中。舅姑父母俱存。孤無可慮。故得以遂其志也。節婦歿未幾。有司聞之於朝。旌其宅里。亦曰。節婦節志。

鍾節婦傳

鍾節婦者。鍾順溪先生季子正和之婦。鍾文學子緝之母也。父張公翰翔為僉事。以病殤早歸。日以列女傳諸書。授節婦讀之。每至貞順節義事。輒歎羨之。僉事公謂其母袁宜人曰。此女靈異可喜。恐非享康寧之福者。無何而僉事公歿。節婦兄沛太學能為詩。余嘗為之序者也。時禦外侮。袁宜人善病。藥艾食飲。節婦一切任之。坐臥一樓。偶失火。羣婢皆逃。宜人令之下。曰。兒聞宋恭伯姬之事矣。彼婦也。猶不避火。况女乎。竟不下。火亦尋滅。年十六。歸鍾季子。則鍾先生已歿矣。鍾先生舉進士十二年。而宅爇者再。三為令尹。廉正不畏強禦。轉南比部而歿。娶周孀人。生太和。偕和。及季子。先生歿未幾。而周孀人。太和夫婦。及偕和相繼夭折。四喪在堂。季子與節婦俱未二十。如天塌地陷。無復生理。此時子緝之生。纔一年耳。向之投為義男者。皆化為盜。而太和之一二執友。受賂潛助之。許告以出。季子孤弱不枝。感槩痛。嘔血數升。猶力舉四喪。而後即世。時年二十有一。節婦十九也。引刃自決。袁宜人奪其刃。舉子緝慰之曰。若能保此子。則汝夫有後。我老矣。汝死。誰為撫育者乎。及歿。復以首觸棺角。入寸許。流血升餘。三月後始平復。竟以破傷風成痼疾。數年之後。乃卜殯季子於城南十里許村居之傍。以效廬墓之意。請袁宜人同居。延師教子緝。學。越五六年。袁宜人亦歿。鍾先生無官囊。僅道田二百餘畝。節婦日事紡績。以為尸糞之資。竟以頭風心痛。卻醫藥而歿。年五十三。猶及見子緝為諸生也。歿後而有孫。今十歲。能讀書矣。夫人生之不幸。未有若

節婦之甚者也。自閨處之時。而即在憂毒凶懼之中。目不得少乾。魂不得少甯。以撫孤之故。勉強而活。五十三之謂上壽矣。豈非執神堅固。不以生死動念者哉。雖烈丈夫何以加焉。人命危淺。百憂叢之。而不天。意者天實相之。以不泯正人之祭祀也。子緝安貧好學。博雅有文。而所交與皆賢者。以行誼見重。其子復穎慧不凡。鍾氏其興矣哉。

江母汪節婦傳

汪節婦者。金華二守江清臣之祖母也。汪。歛之大姓。十九歸於清臣之祖。明年。六月而夫歿。將徇焉。而姑吳亦釐居。曰。奈何棄我而就吾子。且焉知天之不以婦使吾子死而不死也。既而生清臣之父。節婦孝養慈煦。竭盡心力。伯氏良弱無捍。先世之業。悉吞於邑豪。無以共賦政。走懇於公府。而道隕。里胥譁於門。婦泣泣於室矣。節婦事姑三十年。而送之終。清臣之父。以單子支門戶。日益窘迫。四壁僅存。而更窶之。此時清臣有昏矣。其家竟告絕。曰。是安所取囊餼乎。節婦無以應也。而第語清臣曰。人情如此。貧乃至於失儻。惟學無貧。此孺子發憤之資也。清臣趨學甚力。通尚書。能古文詞。授徒致束脩。奉養於典雅。甚愉也。既而清臣舉於鄉。節婦喜極而悲。咽不自勝。曰。吾茹痛飲泣。而撫若父。冀得成立。以不絕爾祖魚菽之祭足耳。不意爾能自致於士紳。又不意吾猶及見之也。蓋節婦是時七十有五矣。又四年矣。厥後宋直指以士民之公論。上其事於朝。表其宅里。於是天下皆知汪節婦。而清臣所交與。皆海內名人。為詩文以傳。清臣比輯之曰。江母節行紀。汪節婦之父名一元。母黃。清臣之祖名樞。父名元長。清臣名湛然。趙子曰。甚哉。人不可亡節。節生於恥。亡節是亡恥也。汪節婦二十而寡。撫遺腹之孤。極貧苦。以至於有孫。可不謂難哉。清臣廉貞少成。節婦之化也。緝紳以節婦重清臣。清臣行已居官。皆有美譽。節婦之名益著。世之稱夫人命婦者。何限。其死也。率滅歿於荒煙野草之中。孰能舉其姓名哉。余同年江長信。清臣之族祖也。忠直剛毅。竟為謗人所點灼。名沈抑而不章。悲夫。標季之世。節義多在婦女。公論常在閨闈。余因汪節婦之事。以觀今之人。不勝其嗟恨焉。

高能傳

高能。汾人也。與於趙魏之間。至廣阿。問馬氏。小與能乎。曰。否。較匡乎。曰。否。蓋嘉靖中。馬倅於汾。小與者。能父所為也。至是數十年矣。能世其業。直三倍於他與人。惟所言不與主人營。性不食肥羹。然必細器。清茹。若飯名僧。有富家令與負養同食。能拂衣去。曰。不得若直。即已耳。以是為與。不召能。即已耳。至則不敬。侮之。所需材。手自選。或取其屑拭面。曰。鹽不可用。必不可強。日味爽。呼其徒皆起。無不極心力。有解媪。輒大罵之。以是與獨精。語曰。空閱來風。桐乳致巢。故有佩篋而弗飲。帶索而見重。孔子所以與歎於滄浪也。高能一與人。趙魏之人。禮之若賓。不以為倨。直高而不以為貪。嘗試論之。能口無二直。類信。見侮。起類。潔。信。心。求。精。類。不。舍。所。學。著。力。進。事。類。不。素。餐。士。大。夫。乃。有。翁。食。舞。利。甘。睡。罵。而。自。得。受。直。甚。高。徒。敢。

人之與若使能而業儲必不其然余嘗使能與見其人從容朴直與他人異故論著其行事

張守清傳

張守清山西人也少而貧隨其母至真定奴於諸生闕白亭之家既而逐之之五臺山諸礦賊鏗利交爭數相殺傷守清每為剖決片言輒服時馬齊為賊首矣衆復推守清守清再三辭不獲乃居其次甚推讓齊齊猶不能容衆皆勸守清殺之守清終不聽衆皆噤怒不敢動而第諷齊辭去齊遂自髡為僧久之乞食至五臺賊以報守清則肅入山中杯酒敘舊仍留之共事久之又不能容於是衆共殺之守清於山中棄其鼓鑪分給衆賊延師教其子時時齋僧濟貧晉中一二宗室從之借貸有與締姻者中貴之五臺禮文殊守清皆款接重餽之長安漸聞其事有二諫議使人囑守清得黃金既而今上問五臺有礦賊何土臣不山言也晉中當事者懼以屬備兵使者吳君同春將捕之或曰是不可捕惟使人招之耳招之果即來則下獄中初守清不意為賊所推坐享富厚久無事守清能約束其下立法場殺人會有婦人朝山者一賊以槍擗其冠守清即斬賊首示婦人以是環山之民皆獲安堵守清以衆悅之忘其犯法至獄中快快不食死先是闕生有故人李姓者為倒馬關參將往謁之因之五臺過守清至其所居名鐵鋪問張守清在此乎衆賊皆大驚且怒入報守清即出迎執禮甚謹入則見其宮室器用如王侯僕從甚盛頃之席設張金鼓水陸之珍畢具歌舞佳麗酒罷守清留之宿闕生曰吾將之倒馬關李將軍所耳守清曰當為作書闕生問何以識之曰素與往來乃作書付闕生厚餽之見李參將亦問何以識張君曰其少時不肖之厮養也相與歎羨移時守清死後礦賊遂奪害土人皆思之

外史氏曰昔管仲取士於盜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張守清起於人奴一旦入山中羣盜皆折服守清聚而不貪分之而不爭殺之而不怨此其才誼有過人者且遇敵能讓不忘舊主使其讀書入仕當為賢士大夫矣朝中當事者以礦寇平上其功云用兵剿之大受爵賞是時商洛間礦寇趙天植為害多年矣蘇公濬備兵其地險風占乘夜縱火焚其板屋而擒之竟不以聞焉

味齋文集卷十

碑表

關王廟碑

古今之稱英雄豪傑者公論已明譽望已著而余罕能信之非余之好疑也功業易立也名譽易成也惟其幽獨突與之地舉心發念之頃莫非天理而幾微之私意不難乎其間斯為真人耳有十英雄於茲令其一以此自反則必有慙沮不能自信者而余安能信之夫負勇建功者恆利於得藉而植操於節者每壞於防危故有成之白首而失之一曙武安王關公生漢之末季曹瞞以項羽之資假齊桓之勢以興漢為號此應龍之厚雲而騰蛇之濃霧也王迹其行事為漢益賊舍之而歸元德即曹瞞肯得之極其親重甯為橫草舉旗以報之而必不肯留此其君臣之義去就之節固已懷懷兢兢至隆篤矣然讀書知方者類能勉焉至其直衷貞志寔行馳赴不搖於毀譽不撓於成敗不怵於死生則豈惟天下之人信之即姦雄如曹瞞亦信之矣蓋王之心事如日月然昭昭乎無可疑也故剛大之氣不與形而俱泯而常存於宇宙之間靈爽林奕長為神明蓋天帝神祇皆信之矣夫天帝以為臣工而神祇以為僚友非信之而豈

其若是故能翊贊大儀。匡扶皇極。福善禍淫。歷有徵驗。近日平湖陸太宰。剛方君子也。一娶人詠之曰。向彼求太宰。若四肢之無骨。太宰之季子基志。嗚之於王。父果以柔取位。子與有辱焉。然父實介立。彼神人如此。神其察之。無何而娶人三世溢殞。赤泉播聞。海宇翺翺。豈非王之震迅。馮怒。奉天行施哉。吾邑西門外有王之廟久矣。廟居臺上。與城門直對。令長竹公至。民功既底。乃秩羣神。於王同里。尤所尊奉。見廟宇狹小。乃拓而新之。廣袤俱倍。為殿三楹。利如之。左右廡皆如之。為樓以置鐘鼓。規模軒敞。丹青赫奕。煥爛景彰。始於三十八年九月。至四十一年四月落成。屬余為記。余觀長人者不知敬民。則必不知敬神。故夫子論仁。以使民如承大祭。然亦有民之不恤。而崇祭祀者。無亦自慮其獲戾而求解免焉。是媚也。非敬也。如王者豈可媚哉。曾公忘己厚民。立公滅私。其心可以質之於王。而無愧。余能信之。故於其修王之廟也。樂為之記如此。

明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見泉魏公碑

世恆言今人不如古人。必大愚也。為此言者。天之生賢人君子也。其猶世家之積寶玉乎。或數年。或數十年。或百餘年。而得一焉。然猶有真有偽。真矣猶有高下。品質精光。萬相絕也。世所稱賢人君子。亦若是焉矣。若南樂魏公也者。以求之古人中則易者乎。魏公諱允貞。字懋忠。別號見泉。世為大名之南樂人。其先世可考者。自良興始。良興生剛。剛生昇。昇娶於黃。生泰。泰在母腹。而父見背。黃貧苦守節。撫之成立。泰生經。以勤儉大其家。娶於王。生封巡撫節齋公。魏公之父也。諱怡。以明經為別駕。行廉而德厚。趙魏間稱為大人。年九十六而卒。娶於王。無所出。繼娶楊恭人。生三子。長即魏公。次允中。庚辰進士。官吏部主事。次允孚。甲戌進士。官刑部郎中。文章氣節。並為時論所推。公兒時。內穎外方。屹如成人。比就師。日惟讀書。不知嬉戲。十八為諸生。庚午。遭母喪。過毀。病幾殆。公配趙恭人。夢有神告之。而家病者。胡不服黃藥。公取服之。果愈。內子舉於鄉。第十四人。吏部公舉第一。丁丑。成進士。授荊州府推官。荆俗剽悍。善訟。多疑獄。累年不決者。公疎律。驅情。悉斷遣之。時江陵相。擅權作威。官其地者。率以畏之。太甚。柔稜求容。惟公與觀察馬公文煒。廉貞自植。民賴以安。皆稱青天云。而張氏奴有不逞者。乘昨舌莫敢問。公獨繩以三尺。未嘗不見容。而更取重焉。壬午。徵為御史。會江陵物故。遺表薦其私人潘宗伯。嚴允已而相為身後之利。御史雷公士楨。疏論潘輒猶。不可相。上竟相之。公疏極言潘品下。齒衰。衆必不服。彼必不止。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為聖治之累甚大。疏入不報。然亦竟不復用。公在臺中。曾不踰歲。時江陵初沒。執政席餘威。蒙遺事。未能遽偕大道。公所糾正甚多。既而陳四事。曰。公文武之用。嚴科舉之防。慎臺諫之選。務戰守之實。語多侵執。而張公子聯翩高第。遂為相庭之故事。駭及諸有力者。肆無顧忌。所言科舉之防。尤執政所恨。遂降公許州判官。戶部郎中。李公三才。上疏救之。亦降東昌府推官。頃之魏公陞南吏部主事。李公南禮部主事。與澄海唐公伯元同舍。南吏部事簡。獨肯吏有貼班銀。以佐四司僕馬之費。太宰邱公橋。少宰海公瑞。

皆名臣。公請如此類。悉革之。省署頓清。而此時鄒公元標。繇建言遭戍。為吏科給事中。復以言事調南刑部。長垣李公化龍。為工部。數公者多暇相過。登山觀水。講德論文。每聯鑣出游。望之者若列仙也。蓋如是者二年。而聞仲氏之諱。公不勝痛念。老親其何能堪。疏請致仕。吳江相寢之。而徙公光祿丞。過家殯仲氏。以太公之命入都。數月而有諭祭秦藩之命。公為正使。大行膺施趙公彥副之。趙公年少有志節。自乘傳。屢給。與秦藩餽遺。不下二百餘金。皆無所取。公為丞。陞少卿。念太公請告歸。三年而家拜順天府丞。陞右通政。無何陞山西巡撫。至則條上五事。曰。選授得宜。則吏治修。支放足數。則軍情悅。屯鹽不虛。則國計實。宗室不犯。則國體尊。禁林不伐。則邊防固。皆得報可。天下風俗駸駸。官邪日甚。山西文武吏奉公教令。兢兢。簞篋之飭。平陽守歲所節省數萬金以報。公極其休讓。用充平陽一歲租。於是有所條議。裁革者。或過于刻削。公還其奏曰。非人情也。山西巡撫每歲交際費千金。及酒課數千。皆囊中物。併贖銀。不下數萬。公著為憲約。凡撫按交際費。不過二三金。他罕所餽遺。公以汾州有二郡王。宗人多。軍民雜處。州守官卑。不能制。奏改為府。山西自款市之後。邊備日弛。公親歷其地。視要害。數軍實。建議整飭。忻州崞縣方山鎮。其城土也。易以甌石。而黃龍池。草梁山。河會水泉石荈等處。皆創為堡。設官養兵屯守之。發人徒。修築偏關老營等處邊牆萬餘丈。督造鎧甲戎器。市買驛馬。所費不下數十萬。復以其餘助大工。征討。又修文中子諸賢之祠。及書院。陶化人才。凡皆取諸其所節省。他人所云囊中物者也。一時山西吏治。甚有文理。閩安樂。德威。燦乎方外。值宮殿災。新建密以開礦之說進。而武弁仲春等爭言礦處。公上疏言。人主玉食。萬國。何以開礦為。頻年貶逐諸臣。其中豈無忠臣義士。有一人焉。可抵萬黃金。不此之寶。而發天地之藏。以求利。諸臣之為計亦左矣。疏入不報。而抽稅之議起。公不勝憂國憫人。乃陳君臣交臂之謨。責新建以嚴嵩夏言為戒。蘭谿以李本為戒。又言去年二臣以二月加恩。而三月兩宮火。今年又加恩。而三殿火。天意甚明。臣誠不忍陛下為二臣所誤至此也。疏入。奪五月俸。自是山西中使張忠孫朝。及他省陳增高懷魯保馬堂等益橫。文武吏士人選其意者。每繫繫於千萬里之外。而有司候選臺省。久留京邸。不下。公上疏言。陛下何重宦寺而輕言官也。疏入不報。而中使遂舉劾有司。典史驛丞等官。往往斃於凌虐。公上疏自劾。不能為吏民延旦夕之命。臣罪宜罷。疏入又不報。則遂挺身扞之。力摧其爪距。其藎氣。見公不能出一語。公不少假借。其輩大窘。遂奏公沮格礦稅。而誣以八年公費酒稅等金數十萬皆入己。上下其議。部院諸大臣。於是九卿合詞。上言。撫臣某清苦之節。天下莫不聞。彼既參內臣。內臣亦參之。詆譎相報。天下共知其枉。疏上不報。而南北臺省之疏。俱至。山西吏民數千人。叩闕籲留。事遂寢。中使之疏。上。公所興建。諸領其役者。及支給之數。一一揣記。至是出以相質。錙銖不爽。自酒稅贖銀等金之外。廉給乃其餐錢。亦以為公用。至太公諸公子往來。皆以俸金雇車馬。所過傳舍。食飲。計所費。償之。傳吏以報。於是衆益驚服。固知魏公清。非有中使疏。亦不知其至此。公撫晉九年。執政者恨其鵠。已也。屢推卿貳。不動。求

歸養者二十餘歲不下。至是乃得旨。即日命駕。軍民道號泣。皆爲祠祀之。而祠在太原者。李本甫太史爲之記。公侍養太公者一年。而太公病。性不嗜藥。公率子姪焚香禱於天。請以身代。竟不起。公年已不毀矣。而哀摧幾絕。公天性孝友。而父子兄弟皆賢達。入以道德相敬愛。出則以忠貞相勸勉。退則以經籍爲娛。人品至魏公。不必更言其清。然今之清者。殊亦易爲。何則。清名成而家亦富矣。律之以魏公。能乎哉。且其人率貪位。末路多執。舉國生民。乃不知有死生利害。故能信心孤往。無旁顧。卻慮。發已。余嘗京察被逐。家宰餘姚孫公奪俸三月。公上疏直言。執政喪其私人。非至尊之意。執政恨入骨髓。一時同救余者。如李公世達。王公汝訓。曾公乾亨。暨皆去。而公留。以爲能容矣。撫晉又數譏刺之。故必不令其入朝。大旱霖雨。僅及一方。惜哉。公生於嘉靖二十一年六月初七日。卒於萬曆三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五。公之歿也。余始書當道者。謂宜破例優卹。不言及諡。以公之名德。駿業。能開雷霆見日月者。舉知之耳。而卹拘於例。竟未有諡也。夫亦何足爲公損哉。公以墓碑見。乃竭颺颺之思。構爲讚頌。用垂來遠。其辭曰。

僕候魏公若龍若神。望見之者。則莫不震。侃譎立朝。排撤柄臣。奪之言官。冀其默混。大節之整。抗疏直陳。豈惟博譽。曰報國恩。出撫於晉。身遠而尊。吏化廉清。民戴其仁。上帝憫怒。惟利之云。山毀淵枯。雞犬宵奔。公念皇輿。泄泄是箴。不斯畏。忿溢彌深。進則擠之。退備其輪。繼人乘之。惡言上聞。萬衆稱誣。公道以伸。九年於外。九喪之親。釋頰歸養。白華可珍。終其天年。歸於斯墳。佞鬼羞避。先哲爲鄰。有美仲子。鳳翥之寶。手繡寶書。厥德嶙峋。論譎垂世。云胡不欣。人生得志。無念後昆。

明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念冲晉公墓碑

夫天地之所覆載。名之曰宇。宇也者。宮室也。宮室也者。必棟之以木。礎之以石。木取其不橈。石取其不腐。若東蕘蕘以爲棟。而擗泥滓以爲礎。則宮室不成。夫剛方直節之人。天地之棟礎也。而不便於小人。小人恆欲摧折之。彼勢勝而日巧。則此敗。然前敗而後續。必不絕。若世無此人者。則蕘蕘泥滓。何足以支持天地。而天地且淪沒矣。余求其人。得洪洞晉公焉。晉公名應槐。字植吾。別號念冲。七世祖冕生。勝生。統統生鍾。鍾生偉。爲元城丞。偉生朝臣。舉於鄉。爲和州守。和人祠祀之。擢戶部員外郎。以公貴。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配張恭人。妊公而夢龍蟠於庭之槐。遂以名公。公敏而好學。蚤年爲名士。嘉靖乙卯舉於鄉。年二十三耳。明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吏部稽勳司主事。久之。典選。時承分宜黨。爵之後。有司之遷轉。漫無所據。入貨者其人既多。而復有加。流品猥雜。後先貿亂。公自郡察以下。造立簿籍。書其年勞。屬牘而入。貨者區分類合。各有定次。名曰選規。奉行之。繇是統均之地。規矩始設焉。而請寄時有。公一切拒之。即華亭相黃少宰。不能得之於公。側目者衆。時大司馬楊公。公之同鄉。勳名甚盛。士爭附之。公秩滿。楊公請以其子代。不許。及公擢太常少卿。而楊公爲太宰。楊太宰才臣。然多私。隆慶己巳。管內察。尤不喜直。

節。首播何以尙。曰此輩以天下事。惟其搢持。在所噴噴。公諱運判。稍遷廣平府同知。會新鄭入相。公遺書大略。謂新鄭才高性急。宜稍寬大和平。新鄭不能用。然感公言。蓋新鄭爲少宰時。知公。公蓋報之云。無何。轉河北僉事。久之。轉河西。及固原備兵使者。公見事即知其利病。絲紛者立析。盤錯者立斷。所至皆有名迹。軍民便思之。萬曆甲戌。奉張恭人之憂歸里。服闋。除湖廣兵備副使。至則覈其屯田。姦豪侵奪者。悉實之法。刊屯約四章。垂永久焉。無何擢參政。分守湖北。榮府承奉死於飢。理官受賕。欲絕其獄。公竟正法。又發薛弁暮夜之金。巡撫王公疏其事。上命紀之。擢湖廣按察使。時景王府第火。坐探樵者七人。公廉之。實府官羣飲所致。竟移其罪。而釋七人。有力者爲之居間。終不聽。擢湖廣左右布政。時江陵相。宮鄰金虎之勢已成。有司陵民膏。奉之恐後。公悉革之。歲壬午。當大比。士江陵之諸子。皆已升第。都華騰矣。至是欲錄其少子。而授意其親王。使武昌守曹慎以屬公。公之子亦與焉。公不許。於是擢公撫甯夏。而調貴州。錄布政漢代之家。使給諫李廷觀草疏論公。未及上。而江陵死矣。公爲方岳四閱月。而臺使者取其行事。鑄之石。以示後來。其撫甯夏時。方與互市。馬苦多。徒爲中國盡費。公議減若干。公雖與其事。內實有備。威不可犯。而明不可欺。是以姦人莫能生事。而著力免。黃台吉遵公約束。無敢譁。鉅州士卒戕其主帥。邊廷震驚。公赦其脅從。而誅首惡。遂定。先是公在河北。有礦賊之亂。議者欲兵之。公第密令一武弁與勇士二十人。爲買客。入賊壘。擄二十餘賊。餘皆逃去。而靜甯回賊之亂。亦以計散之而已。曰殺人邀功。吾不忍爲也。其持重有方。略如此。公再以大閱。欽賞加俸。且大用之。而南都之彈章至。楊鳴鳳之所爲也。楊鳴鳳者。所謂湖北理官者也。此時爲給諫。故所彈皆楚事。楚直指任公養心。正人也。核其事。皆無有更薦之吏。即以原品調南都。公年僅五十耳。前後典選者。鮮不徑至大官。公被摧折。欲爲其所未爲。故復出。至是遂絕意於仕進。而優游以老。公事親克孝。承顏事意。仕官奉入。悉以上太公分之。諸弟。事繼母李如事張恭人。居家與子弟及門下士所言。大都在不失赤子之心。邑城及學。皆首唱修之。士民頌德。其振人之急。而救其死喪。明其僂冤。甚多。公自謝事歸。則卜築於邑北五里許。曰漁樵莊。軒曰無思。山翠溪聲。林光竹氣。甚可樂也。公日偃息其中。作漁樵莊說。意甚元遠。公閒居二十五年而卒。蓋萬曆丁未七月也。至庚戌。公季子爲鄧大夫。以郭美命先生之所爲公志銘。示趙子請碑焉。趙子曰。余嘗從選部之後。見晉公所爲選規。歎其理劇之才。又因是以知其清。夫墨者不規也。黃少宰者。閩人也。名昇。嘗言吾閩有會館。鄉人之仕者。無崇卑。皆歸金而藏之。賂者取給焉。自晉公典選。毫釐未動。此亦前後所罕見矣。晉公爲臬時。郭先生爲弟子員。公國士遇之。乃爲楚藩。余友魏懋忠。理荆州。及懋忠撫晉。而公在里中。具知其居官家事。向余道之。如郭先生所稱。郭先生與余往來。相慕用深。二公皆剛方直節之人。宜其知公也。鄧大夫懷霜甘棠。疎濼塵外。聞一善立見之行。信心直前。責育不可奪。任未幾而黎民歌之。斯可光昭先德者矣。乃作頌曰。神明之業。自己藜藿。乃誕英人。協於哲符。克明厥德。秉心不渝。爲天官氏。灑滌塵塗。若坎若律。威富莫觀。

嗟彼三事。惟斯是圖。嗟彼諫臣。惟賢是評。彼顧既選。公亦自如。允文允武。威殫惠濡。楚氛賊惡。蒼蓬匪殊。就克佩商。與爾燦越。運命之至。耳亦生車。小子讓讓。言返初履。霍麓有泉。有荷有魚。有雲有煙。樂且無虞。生有榮名。歿垂令模。鄙民清康。維公之都。

明南京光祿寺少卿涇陽顧公碑

顧公名憲成。字叔時。世稱涇陽先生者也。其先不知何許人。宋有將士郎百七公者。始家上舍里。數傳至廷秀。商文毅公為表其墓。再傳為如月公。諱麟。又三傳為友竹公。諱緯。邑諸生。公之曾祖也。父南野公。諱學。始居涇里。以公貴。贈戶部主事。母錢封太安人。生公。兄曰涇田。公性成。仲曰涇白。公自稱。弟曰涇凡。公允成。公自采掇受書。即多稟悟。十歲讀韓退之諱辯。每遇南野公諱。輒避之。然不可勝避。所鬱不樂。師聞知之。以告南野公。昔韓咸安王諱忠。語其子曰。汝諱我。是忘忠也。夫忠可忘。則我可忘也。自是遂不諱忠。南野公喜。以告公。學之不可忘。亦猶忠矣。公謹受教。公少時家貧。不能延師。就學鄰塾。歸必篝燈誦讀。恆至達旦。其為舉業之文。握管立就。瑰朗新妙。而雄逸之氣。飄馳江決。不可圍也。隆慶庚午。試為邑諸生。萬曆丙子。舉於鄉。皆第一。其多居南野公之憂。庚辰。舉進士。為戶部主事。海內學者。翕然稱公之文章。宗尚之。然公篤志孔孟。及宋大儒之學。潛究默行。不屑為文章之士。是時江陵當國。方橫舉國若風中之蒲葦。公與南樂魏允中。潭浦劉公廷蘭。慷慨論議。持天下之名教。是非。江陵聞之。不平。以語申相國。申相國三公之座主也。三公皆上書。欲其匡救江陵。然江陵固不可救。亦未敢說。公壬午。江陵大病。舉朝醜金為祭。禱於神。公拒不預。同曹代為署名。公使人塗滅之。江陵竟死。申公及新安太倉兼政。以為吏部主事。尋以錢太安人年高告歸。丙戌。除驗封司主事。明年。考察京官。時辛公自修為御史大夫。而海公瑞為南御史大夫。執政羣小咸憚之。於是御史房寶醜誣海公。此時涇凡公成進士。遂與同年諸公壽賢。彭公遵古。同疏劾寶。皆放歸。二年。然後用之。學官涇凡公之直聲震天下。稱二顧云。於是辛公司計。當路皆畏其私人。惡之。而工部尚書何起鳴。被勅。人有謂何若能去辛。可以德執政。即同歸暫耳。何大喜。遂託辛公。而給事中陳與郊等。並劾辛。何以戰國從橫實。辛而辛何果。并能去。御史高維崧。趙卿。張鳴岡。左之宜。皆以勅起鳴降官。公乃上疏言。何起鳴。許辛自修。既能自修。謝之矣。而又降四御史。此皆出朝廷意耶。降四御史。以承望。彼陳與郊等。願非承望耶。疏上。謫桂陽州判官。日與諸生講學。論文。戊子。轉處州府司理。司理刑官也。公專以孝弟教人。多所感格。己丑。居錢太安人憂。辛卯。司理泉州。壬辰。鄒平如為考功。管大計。舉公廉吏。尋陞考功主事。吏部從來無出而再入者。非乎如不能為也。時上久不立東宮。至是。詔與兩皇子並封。云待嫡嗣。其時首相則王太倉也。上殊信任之。公唱四司上疏。言臣等精祖訓。東宮原不待嫡。元子并不封王。且陛下建儲之期。屢改矣。今日待嫡嗣。是無期也。又貽書太倉。切責之。太倉懼禍。并封之議。竟寢。人以是知太倉所欲為。無不如意者。而第假上以行其私。癸巳。公為司勳。鄒公元標已投之兩利部。

求去。有旨放之。去。公力勸太倉疏留。勉從之。及餘姚孫太宰能。推代者。時少宰趙公用賢署吏部。太倉屬以推羅宗伯萬化。宗伯翰林也。又其氣類。故欲用為家宰。以盡收大權於政府。公曰。往者內閣之推。不專在翰林。今已專據之矣。而復兼家宰。是翰林之外。空無人也。此斷斷不可。少宰以告太倉。太倉甚然。其意遂格。而陳公有年為家宰矣。及公典選。有會推內閣之命。舉七人。山陰王公為首。而宗伯不與焉。太倉益甚。曰。羅君推家宰。曰。非翰林所宜。今推內閣。又不可。何也。復以屬陳公。陳公不聽。而王給諫彈宗伯疏亦至。公遂削籍歸。而陳公亦竟去。給事中遠公中立。上疏力救公。亦見黜。先是公見羣賢被播者日多。欲漸汲引。非太倉之意也。值其假沐。而推孟公一脈。王公德新。輒得旨。太倉伴喜。謂公曰。此機括甚佳。自此益亟推舉。欲以為激上之怒。而除所忌。又委過焉。自公去。而懷忠持正者。無不得罪。林下充實。吳中尤最盛。是時涇凡公亦得罪歸里。公兄弟與羣賢時聚而講學。其學惟就孔孟宋諸大儒之書。闡明之。溫故知新。不離乎區蓋之間。高明者聞之。可入。始學者聞之。不駭。久之。白當道為東林書院。大會吳越之士。講學其中。東林之名滿天下矣。戊申。起南京光祿寺少卿。命偶下。公知當道無意用之。不出。既而推京兆不下。易以他人。又推僉院為陪。時富平再出為家宰。其先為家宰。乙未。管外察。黜馬督學。猶龍。丁參政。此呂等賢者。少司馬沈公思孝。面非之。遂上疏。得旨。逮此呂羅致之。遺戍而死。富平猶恨沈公。而又有言沈公欲奪之位。及淮揚巡撫李公三才。亦其所不悅。李公方被羣孽。公貽書政府及家宰。言李公在淮揚。能制稅璫。不敢動。安民弭亂之功。甚大。其人磊落。非暮夜受金者。又言沈司馬馬督學之賢。富平怒。語人曰。吾已容之矣。於是二攻李公者。語稍稍優。公惟自返。不與稽也。又其甚者。以東林為詬。及海內廢棄之人矣。論者以江陵刀劍也。其害雖慘。而有所不及。繼其後者。猶天地之害氣。氤氳於風雨露霧之內。依託於雷霆震電之中。以致其毒。為害甚烈且深。公竟不用。以殆。善類咸悼之。南野公故豪傑之士也。顧公為諸生時。在位者或念其貧。有所餽遺。南野公一切不受。顧公早捐俗情。屢空殆庶。蓋得之庭訓焉。公生於嘉靖庚戌八月七日。卒於萬曆壬子五月二十三日。年六十有三。配朱氏。封安人。處士怡橋公女。生三子。曰與洎。太學生云云。王孝廉以高雲從之。所為狀來。鄧上。屬趙子為之碑。趙子曰。余自壬午與顧公同為戶曹。顧公已講學矣。余樸鄙任真。顧公乃厚異之。癸巳。余筦京察之役。顧公再入銓部時也。其教我甚多。余被罪。太宰餘姚孫公亦奪俸三月。公與李公復陽同疏救之。不理。而涇凡景從諸公皆貶官。無何。公亦削籍去。大抵太倉之權也。而太倉再被召。公猶惓惓望之。為善。及所上福清富平書。望之破。歸錄。去私效忠。蓋其憂天下之深。愛國之至。不暇計其可與言否也。時貴以其異己。遂詬及講學者。夫無論其講學。第觀顧公弱冠通籍。二三相國皆同鄉愛之。江陵死。即拔之要地。顧公以救失為報。無姑息之意。二三公者。見謂負心。恨不可解。此固超出恆情萬矣。其於名教是非。社稷安危之計。無不挺身立爭。竟至罷官。其居家。非孔孟之道。不談也。善無鉅細。無不為也。行無隱顯。無不兢兢也。一事之美。一節之立。不足

以稱之豈非儲儲君子哉。節爾瞻亦講學者也。以言事遺戍既復其位而旋錮之講學者皆欲忠國家於身無所利。倘亦可以無苛咎乎。嗟乎願公不死可也。然死可矣。余與公相知深。靈陶之紀事可逕謝其詞曰。

三五既遠。鳴鳥噓天。哲降非辰。世道是肩。進思盡忠。直行抗言。抑撥薦。斷社稷安。元老日呼。庸爾余忠。佩之以玦。不復爾還。仲尼素王。堯舜讓賢。厥惟素臣。何愧九官。邪說亂正。吾道之衰。昌言排之。夷庚匪艱。兄弟同道。歸焉雲。泥沌末期。聲名永傳。

明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雷公國柱墓誌

公諱士楨。字國柱。秦朝邑人也。世居邑南十里之新市鎮。高祖遜生景瑞。景瑞生寬。寬生世濟。是為公父。南河公。以公貴。贈御史。配韓大司馬。恭簡公之仲女。封太孺人。生公。公而豐厚端凝。五歲時。言動即如成人。不輕嘖笑。通九九之術。六歲。從師授書。輒知大指。時時為同學兒解說。師聞之大驚曰。予不足以師之。無何而從恭簡公學。恭簡公甚愛之。每出游則抱之與中。所過門署坊。一見不忘。時舉古人格言。執行告之。欣喜之情。知於顏色。十歲。為文有驚采。請就試。有司。恭簡公不許。而取朱子綱目五經七書。俾讀之。盡通。及為諸生。名隱隱動三秦。二十六舉於鄉。三十升第。授太常寺博士。太常志疎略。而居其官者罕明掌故。每祭祀。乃蒼黃求之士。錄。公窮搜博訪。作太常考八卷。又議修九殿祭器。倍之以防損失。迄今賴焉。三載考績。贈封其父母若妻。既而聞太孺人病。歸。會上大婚禮成。奉使頒詔。輿轎三替。便道歸。日夕侍太孺人艾藥。四閱月。太孺人竟不起。哀毀誠信。情義俱至。雷氏自高祖而下。皆權厝異穴。至是乃卜地於鎮北合葬。仍創建宗祠。祀先考妣。服闋授御史。三日而勅新昌不可相。先是江陵氣饑。方盛。遭虐疾甚。其黨以二子之在詞林者資淺。詐為遺疏。薦新昌自代。以漸及二子。為無窮之計。新昌。輿熟人也。常踐陵江陵門下。故薦之時。有二見相。俞督下。遂讓其上。嘗此時。楚氛乍息。復城。人人自危。公竊入。人人為公危。公意氣甚閑。後新昌竟罷。蓋江陵於上冲年時。為相久。竊大權。極橫。其身後惡德悉彰。天怒斯赫。言官率吐枝奮詞。搽撲批擊。迎合上。惟以得賤貴。公獨先言不居功。嘉靖中。楊忠愍公以諫誦財狄道。忠愍公。故恭簡所舉士也。入闕來謁。時公九歲。從傍窺忠愍公容貌。聽其言論。壯之。忠愍公去。曰。真丈夫哉。作人不當如是耶。恭簡公益奇之。語門人張明傳曰。此兒他日立朝。必以諫顯。第慮其過激。吾老不及見矣。子後當以吾意語之。公果以諫顯。而不激。又守勿欺之訓。畏受賞之讓。君子謂韓公知人。公能用韓公之教。公受命巡漕。漕運有定期。往直指多方督趣之。飯後期。公約法簡易。而運舟早至。巡漕一切經費。所設苦少。公僅用其半而足。直指薦更皆有謝。武弁尤厚。公槩無所納。公在丹徒。傷於溼而病。又聞韓儒人不諱。於是講告歸里。四方士負笈來學者接踵。公教之先行誼。每升講堂。諸生以次質疑。皆為剖析不倦。暇則為詩文。皆闢世教。中丞王公曾薦之於朝。公無意出。然壽亦不延。公卒時年四十五耳。公天性極孝友。南

河公之友劉處士。公事之甚謹。親行父執之禮。嚴事兄士燁。一衣食不敢先。即有所督過。命唯唯謝之。不以既貴少改。兄五子。為延師教之。束脩之費。兄不必問也。常恤人之貧。而自忘其貧。又好買書。故數稱貸。嘗貸麥至門。則貸者分什二三。曰。我微生也。比卒時。則尚負人數百金。謂其兄。某知己不責債。某宜速償之。公三十五時。夢巨人告之曰。公自是以往十年耳。公生於嘉靖乙巳正月四日。卒於萬曆己丑十月六日。竟如所夢。公父南河公。孝友寬仁。鄉評推重。膠州張姓者。以戶部郎請佐同州。素酷暴無罪。而極南河公以斃。公訴之當道。當道者置不理。公鬱鬱。嘔血數升。幾死者數焉。而暴吏尙欲併害之。以立權。太孺人不敢哭南河公。而日寬。公彼當道。庇酷吏。以進士耳。兒查。努力報父之讎。公因自號雪菴。比成進士。則酷吏疽發背死。乃更號菴。公痛父之不得考終。仕進之心。類。又年大無子。則日夜焚香。祝天。願生子。無絕先人祭祀。不願為官也。四十二而生子壯。先是公以辛卯正月九日卜葬。其姪奮揚持馬。願甫符。卿所為狀。來求墓碑。余未命筆。久之。壯為諸生矣。至今年己酉四月。壯來。趙子曰。世不乏稱君子者。然多不可知。若國柱者。余以為真君子。國柱之則營職。不顧利害。退則行意。不慕好爵。國柱督運天津。余方司倉。與之坐談。頗久。氣時結。結。而舒。蓋其終天之恨。根心難拔。視天下榮祿聲華。皆堪切。但以故其德日進。而無經營四方之志。使人不能無恨於酷吏也。爰勒貞石。以垂不朽。其辭曰。神皋孕靈。河嶽秀華。質茂文斐。允迪中和。開善風。如兩雨沙。步趨先民。靡逸靡頗。鳳凰來儀。光於邦家。乃情雲。考祭以適。禹念羽山。終身吝嗇。矧遭豺虎。窮奇實多。寂寞耽道。以俟山阿。維彼凶人。千載見阿。惟此碩人。千載詠歌。有位鑒哉。豐碑峨峨。

明中憲大夫河南按察司副使墓誌公碑

延公名論。字魯緒。其先開封人也。八世祖泰。徙平定州。生居智。居智生文質。文質生昌。昌生定之。為曹州守。定之生鶴年。鶴年生鏗。鏗生世爵。公之父也。以公貴。贈朝議大夫。河南布政使。司左參議。母萬氏。累封太宜人。贈恭人。公生而樸茂融朗。弱齡敏學。十八為諸生。即稱名士。又六年而舉於鄉。山居教授。北面伏膺。受業者甚眾。多譽髦之選。又十年而成進士。初試鄆縣。未期大康。王公奏改會軍。以會事近邊。火會敗。盟欲犯塞。故公至。則首先自治安內之計。乃具火礮藥數萬斤。買馬三千匹。經略大司馬鄭公西寧之師。及哮劍之亂。實賴公之積儲。以克成功。監軍梅公薦之。被徵。遂親小言。請睢州判。僅以前功受賞二十金。頃之陞臨江司理。尋陞南京戶部。典計多積羨。督南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再晉郎中。時少司馬許公孚遠攝本兵事。許公道學真儒也。雅敬任公。以倭平受賞。此時銓部用人。常不得命旨。推公江西僉事。備兵寧州。三年凡十一上。而奉太宜人之美。以歸。讀禮之暇。羣弟子復集。談經講藝。人人樂其條暢焉。甲辰出補河南驛傳道。未及。擢參議。分守河北。秩俸之外。一錢不入囊。買田若干畝。曰。公田。若干畝。曰。學田。糴穀若干石。以備旱乾水溢。士民之振救。丁未入賀。便道過里中。不欲出。而河北士民。請於中丞沈公

趣之。奏旨副使。巡河北。買田積穀。如其守分時。己酉。復入賀。過里。尤不欲出。而此時河北大旱。捐得滿路。當道日趨之。公惟賢者。急病之義。倉皇之任。發所儲。又請於中丞李公。得金七萬。粟一萬二千石。猶不勝振也。又走汝南。謁直指曾公議之。時方炎熾。公以憂民內熱。行赤日紫虛中。至鄆城而病。勉強至西平。遂不起。時庚戌四月二十六日也。公廉潔得之天稟。而平易近民。惻怛發中。有饑溺絲己之意。會事懷慶州。皆為立祠。其在南職方時。白下通人聚靖海寺。推蘇州大猗秦姓者為首。曰。將為國家定倭亂也。許公以為奇士。欲倚以建殊異事。公力請驅之。不聽。欲露章上聞。許公悟。乃漸解散。其持危定傾之才。又如此。用之未究而歿。憂世者惜之。公之子國祚等屬余為碑。往者余識公於京邸。不謂不余忘也。余於親趙給事。為通許令。公時掌驛傳。愛之。忘形款洽。每見則精問余勳定。至飲酒諧謔之語。皆得之。不勝喜。己酉。以入賀。訪余沛上。杯酌敘懷。不啻久要。其好賢愛士。又如此。公次子國禱。遂來從余。嗟嗟延公。世之仕者。安得此行此才。即有之。又安得此心。宜為讚述。以詔來茲。碑延公者。非余而誰。其詞曰。

矯矯延公。霜清繩直。文能見愛。武克著力。軒蓋將翔。而摧其翼。亦既用之。莫究厥施。二邑三郡。惠止於茲。大命亦訖。誰能不悲。維命之訖。以救民故。天降饑饉。僿戶壓路。五內初剝。捐生弗顧。存者聞之。標心於明。活我須臾。公也以傾。歿者聞之。叩首於幽。民之無祿。公胡弗留。河朔遺思。不啻桐鄉。萬口所祝。苗裔永昌。

明勅贈吏科都給事中繼川魏公碑

天下固少君子。而又有偽者以亂之。二者同稱。而偽君子有享其利。夫調格之言。可勸。中繩之行。可假託也。以此欺真君子。而幻化多端。以周時俗。此富貴之所必求也。既富貴。則其為君子益易。若命運不利。則本相出矣。真君子者。其視貧賤富貴。皆可以為善。而貧賤之致尤佳。譬諸九夏之炎熾。不若秋氣之清涼。宛洛之繁華。不若林泉之岑寂。故貧賤不萌富貴之想。而富貴恆有貧賤之意。以吾所見魏孔時給事。其人也。當此時。臺省最為雄黠。而孔時德若草野。邸舍卑狹。余每過之。淹坐無叩門者。其議論皆出獨見。所彈劾不避強近。余折服之。因是以知其父繼川公。則固真君子也。公名邦直。初名德成。字君賢。世居嘉興。後徙嘉善。父南川公。名祥。配楊。生二子。公行二。生而從祖。抱為子。後復歸。母卒。南川公欲從俗。火葬。公甫六歲。哀號欲絕。南川公感之而止。稍長。業儒。不售。辭師事親。既娶。今贈孀人薛。歲饑。家日窘。繼母周亦舉一子。別居矣。周復舉季。同母兄。愷曰。是安得糠粃乎。南川公趣水之。公以身覆翼之。南川公感而止。頃之薛孀人生女。並乳之。從祖竟無子。家頗溫。公以季代為嗣。季得讀書。成諸生。公與叔弟分產。惟所欲。稱不便。又惟所易。其負責為買產。以償。嘗病疫。家人皆遠之。公獨听夕視醫藥。叔弟起。公亦無恙。季患瘵數年。公視之如一日。時里中苦徭役。中人之產立廢。且不勝追呼之擾。公獨力肩之。以服父之勞。而代兄之貧。既而孔時生。曰。有子矣。余無以養親何。乃應鄰人之聘。為童子師。從之者衆。一一隨其資之敏鈍。而教育之。察其性之馴戾。而陶鑄之。其恩勤周篤。不異己之子弟也。時有看核甘菹者。即少亦必躬進之。南

川公與兄共饑之。念母氏之見背。則孝養其舅氏。見人皆勸之為善。有兄弟相尤者。數年。寤於公之言。友愛如初。鄉有鬪者。多就質於公。公直為剖析。有一人出言不遜。乘怒欲毆之。公曰。止。彼未悟也。無何果自摧謝。公好蕪蔬。蔬美行園。東鄰之子竊取之。見公委之去。公刈蔬分餉兩鄰。鄰有賣鷄者。居廬屋之下。大雪夜半。公聞其顛也。亟往救活之。公以隱授自給。毛鷄無求於人。而時以分乏絕者。及孔時能學。每舉古忠孝節烈事告之。有傳丙戌三進士。勅房侍御。實休。讀之不已。至言及鄭爾瞻先生成進士。即以論江陵杖成。皆拱手曰。古人古人。余嘗觀古之隱士。大都皆剛者。生於濁濁之世。其視天下人多可惡。而無可求。故甘心貧賤。徒手而食。故衛躄以織紉。陳仲子以灌園。嚴君平以賣卜。而魏公以授書。皆用之以全其精剛。孔時之惇惇諒直。有自來矣。魏公以孔時贈吏科都給事中。孔時稱述公隱微時事。皆俗士所不能道者。昔孔子贊逸民。皇甫氏祖之為高士傳。皆自少至老。不嬰世網者。此實區之棟礎。山渚之光輝也。續絕維世。乃貴於今。勒茲貞石。以播幽芳。其詞曰。

互古斯人有首有趾。或徒或乘。或以致寇。或以黃趾。惟德之崇。靈越之秀。鍾為若人。而辰不逢。茲覆早背。哀而合禮。爰自顛沖。厥厥考心。於厥兄弟。克友克恭。施及鄉鄰。恤其困苦。開其愚蒙。迷爾化之。塗親巷議。酒樸之風。夷銳隨俗。野服而奇。如蠅而龍。蓋齡未幾。乘化長徂。神人攸恫。餘二十年。哲嗣乃翔。素節克繩。紹聞德音。為國司直。凶族是膺。乃顯其親。穆行昭升。馬鬣加封。自體民間。竟得其名。天豈夢夢。富貴而邪。運滅為幸。耻隸非窮。凡百有位。念爾所生。惟孝惟忠。

明敕封禮部祠祭司主事義軒張公碑

張公諱一亭。字仲春。別號義軒。鄆平人也。齊魯英峻之域。然語近時人物。則咸推張中丞及公。中丞諱一元。公中丞之弟也。中丞忠清剛直。不阿權貴。儉人乘而坻之。其撫河南。有大功於土。而蚤拂衣。天下皆知其賢。公父諱佩弦。鄉黨稱孝子。以中丞貴。封吏部郎中。母孫太安人。公生而夙慧。與中丞同學。駁駁日上矣。而封公避繼母劉之難於渠邱。四載。中丞為諸生。田荒室罄。公乃舍業業農。與僕賃雜作。竭四肢之敏。悉以其才智用之。生殖家道漸進。以奉兩大人。佐伯氏學。有餘。用之。即置結客。張次公之名。隱隱起矣。及中丞登第。位日高。公日搢搢。勢吉如向時。中丞嘗欲公入資為官。公不肯。曰。弟以父兄之教。為善人足矣。且執不知其介弟者。何必假官為。封公性嚴急。豪於酒。醉後易怒。多所譴讓。家人皆避匿。公獨以身當之。往往被扑責。或長跪。至夜分乃罷。人皆為公苦之。恆有愉色。其事兩大人。甚有愛譽。乘稱張氏世孝云。中丞同氣之情甚篤。公奉奉之。靡所不至。中丞娶劉。若人。數舉子不育。公娶李安人。財有子。給諫君耳。見兄之嘆。伊也。請以為兄嗣。中丞謂弟惟一子。奈何繼我。公曰。兄之子。與弟等耳。且弟猶有待也。竟以給諫君為中丞子。中丞自河南歸。杜門不通賓客。惟公朝夕游處。所為樂其志。高方。一肴一核之美。必共嘗之。花開月朗。必還勝地。嘯芳。舉談笑。或自鼓琴。極歡而後罷。嘗為兄御游靈岩。登日觀。望海而還。訪孟

中丞於東阿孟公諱一脈海內直臣與張中丞同年齊名者也中丞晚好養生家言公於城北為園蔭以嘉樹續以雜花起齋招延方士其上盡禮禮之傾資奉之以是方士屬至中丞殊喜劉恭人之歿先中丞十年給諫君俱行三年之喪公竟未再舉子給諫君之補吏垣也公正在京邸戒之曰汝憂不盡言但須持大體勿事搏擊市名給諫君謹奉教其為諫官惟保持善類為朝廷惜人才戒備黨自中丞歿後公忽忽不自得城北之園無復履葦又五年亦歿先是公見兄之無嗣嗣給諫君給諫君又無兄弟也慮兄之不樂惟恐傷之嘗曰吾事家大人如烈君然有過問一語自明伯兄極友愛願絕不取公病時給諫君聞之心動於是伏闕上書言臣本獨子律不得繼臣父以兄先臣某無子命之繼嗣臣兩守制幸報伯父母恩成父之志臣仍宜歸臣父得旨改正於是給諫君奉大行祚聖皇太后遺詔下郡國抵家見公櫛沐如常時然還回不欲行公曰吾聞聖母詔釋楚諸王孫之繫在鳳陽者此古今極冤諸王孫久墜陰關望白日何得徐徐乎給諫君不得已往別後竟不起初公聞給諫君改正之疏潸然失聲曰孺子何為者將不令吾見兄地下乎齊魯間聞之皆曰給諫君良苦假令中丞在者必不忍為此疏張次公亦必不聽也公角犀豐盈左眉毫長二寸許望之知其偉人中丞及給諫君貴後頗斥田園用陶朱之術致累千金意在濡困拔扈曰裸而能衣人乎出資取息不能償則折其券有一人而折至再者貧民苦石田之遺稅賜之無所售則以瀕公公倍難之曾不能償以是資用恆致不給更假貸於人尋復聚之聚復施之給諫君為令時曾未寄一錢其入觀不能無所費皆減公之憂公少時弈棋六博搥棗投壺蹴鞠之戲皆一見而精尤精於音樂晚年惟好鳴琴著琴經二卷多所自得觀書通大義每誦歸去來辭及赤壁賦喟曰今安得有淵明子瞻其人者哉公嘗因年餽粟千石嘗事者為請於朝得賜爵一級及給諫君自上蔡令為祠祭司主事受封如其官里中皆以為行德之報及卒無大小智愚皆慟悼之公生於嘉靖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卒於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十二日享年六十有九子一延登即給諫君給諫君有五子二孫萬程萬遠皆喪然諸生中非獨工文董彬彬有其質行焉餘皆少而孝謹余昔為選部副郎以妄言忤執政時中丞為考功力明余之無罪坐是貶官及余林下被蜚給諫君又為之露章暴白余感知己之誼莫能為報也給諫君以公之碑見屬余曷敢讓焉雖言之不文然獨行如公給諫君顯揚之自可與天壤無極矣其辭曰

東為春方仁義之都君子國在於海隅矧惟齊魯古聖賢區吁嗟張公至性迥殊愛親忘勞永慕弗渝恭於中丞喜感與俱血允可讓甯身之孤仁心所喻緩急華廷藉及窮島澤被朽株孝哉給諫中情孔痛祗服德音慎為國圖直而不礙惟陽之扶中丞休侍給諫乃託功業方與唯公之翰孝友忠貞陰德宏敷子孫說說龍種鳳雛昭垂來禎天道不謬

明高唐州吏目趙公繼室李節婦墓碑

吏目公名宸僉憲趙君之祖也君之父曰源匯封朝邑公朝邑公之母曰李節婦李節婦非其所生母其所生母王也吏目公先娶李卒復娶節婦公為太學生年四十餘無子每見里中兒習佔畢者輒呼止之使之業既去猶顧曰吾何日有此歸而書之節婦節婦曰妾固欲圖之則遂娶王甚相睦也生朝邑公及源深吏目公謂源深得高唐州之官六月而卒時朝邑公九歲源深數月耳節婦哭幾絕久之少蘇見王之慟哭不食乃擊涕勸之曰死者已矣幸有二孤孤存是夫猶不死也存孤者惟我二人俱死無為也歸葬吏目公如禮明年王竟卒節婦抱二孤泣曰天乎何奪趙氏甚耶既奪之父而王又不憐遺耶愛養二孤備極勞苦吏目公故貧多所稱貸索者日譁鉤或出惡聲無所能償點者乃至屢乞糶來債地叫罵節婦無可奈何則抱二孤號哭嫗後知二孤非節婦出則謝曰賢人也彼雇我耳靡徒以去而索者日急乃以田廬償之愈貧會其弟病攜源深往視之源深戲傷額數日不能下視羣叔乃流言節婦將有他志朝邑公聞之大懼節婦涕泣具道之節婦曰天乎此何人哉吾之不死何耶自是遂不復之其弟家朝邑公成童則聞其邑李先生教徒嚴命之學於李先生而里中惡少以其弱孤大窘辱之歸而悲憤不食節婦曰不食何益爾第為諸生甯有是耶朝邑公悟奮學遂為諸生朝邑公娶侯孺人節婦有婦矣家貧如故值歲大饑梓茹食糠粃猶不能給而猶分之王氏弟姪竟以俱活吏目公有義子源深公歿後頗失子道夫婦俱早死遺女三皆幼節婦悉撫之長為擇配每嫁輒泣侯孺人知其意勉為具裝則喜或謂節婦不怨其父耶曰何與女曹兒迨僉憲君生寶昏成賀之節婦悲不自勝侯孺人曰有孫何不喜而悲也曰吾悲若父有孫而不見又不自意吾今日乃亦有孫也僉憲君少而沈敏及為諸生有名節婦甚喜一日坐見吏目公自外至起視之無有也曰吾其不長乎遂卒不及見僉憲君也節婦十四適吏目公二十八而寡卒時年五十有五僉憲君成進士自朝邑令入為戶部主事乃上疏具陳祖母李苦節保孤狀曰臣祖母李辛苦墊隘矢節靡他保臣父及叔非臣祖母臣父叔即填溝壑安得有臣及諸子孫昔下宮之難杵臼死節程嬰存孤二者之中以存孤為難彼烈丈夫猶然而况婦人乎臣祖母親行之匪直再遭臣家實亦有神風化臣炳賴祖母之教幸得離芻蕘望見闕廷謹白其瘡血荼苦之節伏惟陛下詔有司旌揚之以慰幽魂少伸為人後者烏鳥之情臣炳自分庸庸不稱任使即捐糜莫能報萬一惟與臣父母祝聖壽萬萬年無疆耳疏奏制下禮部禮部以下御史核實於是禮部臣謙奏言御史臣夢得核李氏守節保孤事具如主事臣炳所奏甚明白矣宜如例表其宅里曰貞節制曰可時李節婦之義聞於天下士大夫有文者咸為文讀述之先是僉憲君六歲時節婦燈下顧子若孫喜因述平生難苦狀泣數行下僉憲君亦流涕節婦謂曰爾能顯我乎僉憲君曰能節婦為一笑至是符矣僉憲君屬余為節婦墓碑余嘗歷選劉向所傳列女其最著者人主為尊其號若高行義繼之倫未有過節婦者也貞節之褒稱哉僉憲君賢者也竟能顯其大母之節孝哉趙氏之慶也余小子敢不述焉贊曰

嗟世久衰人迂節義曰妨躬身莫克享利死豈見人甯為狗彘有膿面目汚辱於世母遭不造堅貞達理孤則趙孤誰我誰爾顧頡可甘外侮可被厥形則活厥心則死活也以孤死也以節多神之佑盧首而雪昔之呱呱昔之扶扶日月其浸童穉而夫諸孫竹立既足以娛小者眺地大者乃儒爰從夫子歸於黃墟有孫階天稱述母德帝曰懿哉樹風鄉國孰知樞樞名聞宸極孰知夜臺日照幽壘彼已疆梁彼已財虜快意須臾草木同腐金石可傲母名不朽

明羅母何儒人墓碑

自合葬之禮起婦人未有獨為墓碑者余友羅伯符來鄆上為其母何儒人請墓碑蓋伯符之父葬新安其母葬濟甯云伯符之父曰應槐真定開府應鶴之從兄也嘗為合州二守嫡母曰江儒人江儒人之父圭守東郡時劉賊攻破諸城池東郡獨完以功陞雲南太守止一女即貴州開府東之從姑不輕許人以合州公幼而才許之何儒人媵焉何儒人事合州公與江儒人揮曲柔從夙夜勤劬江儒人生四子何儒人最後生伯符此時羅氏貴多江氏鼎盛氣節隆赫又多男子不以伯符為軒輊四子皆娶富人女匪何儒人不為意而新安之俗生子不備即買計日撥富貴江儒人之子皆買於楚蜀閩越間相示以贏伯符讀書不屑事章句而好泛觀博覽古人之典籍喜為詩求漢魏以來書人之真蹟目玩而手習之肆其餘力於繪事又好古物辨其世代真贋百不失一父兄皆笑之持此將吸風飲露耳何儒人母子壽清被素時至困憊有合州公之所不知者合州公分產予諸子伯符所得不及其什又皆散陋伯符欲爭之何儒人曰愛何必爭不愛徒生憂耳伯符遂不敢言而惟惟不自聊伯符娶鄆顯迪女事何儒人甚孝早卒舉一子亦鳴伯符益憤悶乃辭何儒人曰兒家居終不能養母兒將出游矣遂游梁宋齊魯燕趙間觀名山大川鴻原曠野與其大人游或從佞俠博徒飲以快心胸發靈智久之其詩與書日益高翰日益精士大夫爭欲得之求交伯符為人坦率不欺能飲酒與之游處愈久不厭士大夫往往厚餽遺焉何儒人所藏古物好事者每以重直購求之伯符歸以二百金拓合州公墓田修其祠宇又買田若干於膠州置宅濟甯奉婦人來居焉諸公時時聘請伯符所得四方備味歸而濯濯古器盛之以上何儒人何儒人大喜為良食伯符娶謝時城女生之齊謝卒妻李春女生之魏大者能文小者秀發有識之士以羅氏將興於濟上何儒人年七十有八卒彌留時謂伯符曰自我至爾家處富厚之地而受貧苦之實不意爾能自立孝養備至濟上十數年足償我五十餘年之苦矣又不意有孫能讀書於吾至足矣爾人知分守柔約而不對華而不奢以克有伯符挺身行孝宜勸貞珉以昭懿淑其辭曰

昔也無家今也吉婦二子峻茂人能宏道命雖不猶福在其後嶗山隱軫施於西城母是息老南環大河東望孔林佳氣紛紛千齡萬祀南北之墳二母為主

明封文林郎呂公墓表

呂公諱某字德符別號顯庭少參君之父也以少參君令崑山時奏最封文林郎云少參君為令以循稱入為諫議稱直出為河南僉憲及遼東少參稱有其文武君三弟皆弱冠仲叔諸生高等季里選入太學皆高才能文章器業早就權權將將甚盛也於是柏人之呂最著里中皆稱呂公善教子呂之先不可考矣公高祖諱景泰中以選貢為鄆州別駕生惠惠生太太生朝用公之父也公魁梧頎頎儀貌甚偉少有異質甫受經目涉不忘而仲父及兄皆明經不偶其祖謂公曰止止是吾家不當以博士起故徒搢搢玩傲精神何益安在其求之招搖之下且富貴之塗多矣何必博士於是舍業明農既而曠少參君兄弟夙類為延明師授經督之甚力竟皆成名少參君令崑山時公母張孀人尙健扶之之崑山蠶食華衣必先以奉孀人及少參君為諫議孀人老不耐之長安公亦戀戀膝下弗往也孀人沒公號泣致毀哀飾俱盡兄若弟別居已久少參君貴輒以田不易者讓之歲時數數饋饋姻族鄉黨待以婚喪及餽口者甚眾病者以藥起之至狂狴赤衣咸悉委仰其憫隱愛人如此然見不平事輒義形於色抑強扶弱不私親舊故無敢藉以侮人者少參君幼讀書時外氏趙飲食存撫之甚備厥後所以報之甚厚猶若不足也者公以少參君貴益自挹損入卻奢綺出無權輪日與二三舊游接杯談笑供佛修祠一切善事欣然樂施大都公性剛而心實慈厚胸無隱情事無留怒人以是久而益稱之以呂公終長者公卒云云

明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尙書李公碑

李公名化龍字于田其先瀾鄉隴西人七世祖璠徙長垣璠生公度公度生鐸鐸生養養生盱眙承誠誠生繼古繼古生棟即公父湖西公贈兵部尙書者也母吳太夫人妊公時夢大雨中有玉柱自天而下時立中庭生公讀書五行俱下為文操觚立就髫髻補諸生稱聖童郡守王陽谷先生名士也重公與南樂魏懋權招之書院中每試迭冠諸生二公皆升高第公舉甲戌進士授嵩縣令財二十耳吏胥見其少而秀羸署字故草草試之公心度宏廓不問也其輩遂駭始公乃攝以威嚴豪猾皆斃及葬而邑大治世以方子奇東阿之績公孤挺無援稍遷南工部權稅蕪湖極清無何為南吏部時魏懋忠鄒爾瞻諸君子皆在南都結期聯騎游於采石雨花燕子磯之間稱詩裁賦藻山川而賞草木迄今傳之以為金陵之勝事久之擢僉事督學河南較文甚速其所指利病甚詳且中苦學而久不遇者往往驟拔之其人率鼓舞

起一時稱神明。未見督學如此者。已遷參議。復督學山東。作人之效。猶中州也。公望日益隆。遂擢河南參政。尋入為太僕通政。公以兩大人年高。素不欲之。邊塞而會。遠東巡撫缺。遂東於諸邊。稱廢壞。難其人。大司徒趙公世卿。山東人也。曰。李公督學時。兼攝數道。事至立剖。如鑿之泛。輕塵。此何所不可。遂使公往。以邊功督兵部右侍郎。隆一子錦衣衛千戶世襲。旌賜金幣。升俸二級。公念兩大人。數稱病求歸。久之得予。告解均服。而彩衣以舞。甚歡也。而有播會楊應龍之事。先是守土者。控馭無術。或冒沒重賂。會既駭矣。而治以漢法。激之成跋扈。乃請剗。上就拜公總督川廣湖貴事。賜尚方劍。斬偏裨以下。不用命者。比發家。則會已破。某江。參將房嘉龍。遊擊張良賢。死之。而會之罪惡不可赦矣。公攜家以往。從容笑言。將吏恃以無恐。入某江。即為文祭二將。曰。人誰無死。以法死。以賤死。以疾死。不汗五日死。以飲酒御婦人死。等死耳。何若死國之不朽也。慷慨激烈。足使人人有喪元之思。公疏請山陝閩浙各路勁兵。先後至。而舊帥劉綎。坐遷延革任。公謂綎曰。將軍結髮從戎。膽嘗聞天下。而怯區區楊會乎。綎感泣願効死力。公保留綎。殺賊自贖。命綎等八路進攻。而以文吏張棟。胡桂芳。高折枝。史朝貞等監之。破三嗣。降其部落。賊大窘。而湖西公之計至。詔公墨縑從事。時賊鋌而走。上海龍圖自保。公密授方略。從圍後掛路上。火其龍虎關。會投糧死。其妻妾子女皆就食。凡斬首二萬二千六百八十七級。生禽一千二百二十四名。俘獲五千五百三十九名。播地悉平。又條上復郡縣等十二事。為善後之計。皆報可。公疏求奔喪。八上而後得歸。服甫闋。起總督河道。先是治河者。遷去或里居。皆以所築隄決。追罰至是。乃起公。以人所不敢往。正如播州之役。公至則循行淮徐鳳泗間。歷覽周咨。得前河臣所開湖河遺跡。曠然曰。是以避黃河呂梁之險。而措之枉席者也。奈何既脫而復入乎。乃上疏言開湖河便得。命工濬舊渠八十七里。新創八十二里。於是歲運千艘。通行無所礙。昔稱過淮。今稱過湖。即為已至。迄今賴之。公其時見秋水漲溢。不無衝囂。方疏請為分黃保湖。一勞永逸計。而率吳太夫人之諱。以歸。禱除。起兵部尚書。武弁之陞遷。大都諧價於天市。而取之於職方。公揭其資薦之數於部堂。有缺序轉。而伴溢稍息。考察軍政。諸侍與援多羽翼者。以為萬不可動。而皆不免。雖久留中。然亦竟下。時論壯之。其所條議四十餘事。皆精審可行。公神氣素王。一旦病昏。甚危。幸而甦。然遂衰。鬚髮類白。殭殭日漸。以至不起。公生於嘉靖甲寅三月十日。卒於萬曆辛亥十二月十五日。年五十八耳。以平播之功。及秩滿。加柱國少傅。太子太保。卒後贈少師。曾祖祖父皆如其官。母皆贈一品夫人。所贈公元配。及沈封皆如之。子不矜。錦衣衛指揮同知。不盈。錦衣衛指揮使。功名榮寵。可謂至隆極盛矣。而遠邇皆悼惜之。公才高天下。其為詩文。隨手而成。卓然大雅。少年通顯。立致鼎足。而親賢下士。形骸都忘。終日談笑。情瀾灑竭。而未嘗有所漏言。所在思職。如田之有畔。尺寸不越也。遇事敢為。而計慮甚周。必不出於萬有一危之塗。誠天受之全才。國家之楨幹也。今天下在外猶可展布。居中則多掣肘。若黃則急用人。閒暇則憑口語。且求去者亦甚不易。播州之變。天所以就公之功名。而見篤生之意也。

一為本兵。即難愜志。考選之事。纖人弗堪。過此以往。公且黃鵠舉矣。而大命頓傾。此天所以護公之功名。而成其始終也。嗟乎。天之於公。則厚矣。其如天下。何。公文章功業。自足不朽。勒之於石。令後世以稽覽焉。其詞曰。

何神之英。生此俊人。能言斯斐。鳳羽龍麟。僉曰才子。梁鄴之倫。試宰嵩下。白哲少年。歌雲賦月。搗秀芝田。金陵作吏。其曹亦仙。江南陸麗。綠水朱樓。自公多暇。聯翩出游。文酒逍遙。頌揚國休。視學河洛。及於齊魯。平之以衡。正之以矩。譽髦多士。青雲接武。公望日高。入為列卿。遂人缺撫。出而救甯。乃若宿將。素習於兵。天驕狂伏。馬南向牧。驟然霆擊。狂奔痛哭。再舉復讎。控弦遠逐。直掃其穴。以莫敢敬。播會小醜。無知犯順。舉朝雷快。以公廷問。賜劍在匣。將士勃奮。滌地無種。夜郎為郡。文武之聲。震動華夷。暫試行河。天吳畏之。帝曰咨卿。汝統六師。惟嵬運籌。威險邊垂。如步大川。視公安危。而胡遷疾。遠遊太空。橋木生危。崢嶸山崩。天人異嚮。奇傑嬰凶。醫和前知。畏弘令終。千古同符。嗚恨無窮。

味齋文集卷十一

墓誌銘

明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孫清簡公墓誌銘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七月五日。孫清簡公卒於家。其弟文融。寓書於余曰。兄之知先兄甚深。癸巳之事。兄為司功親見之。銘其墓者。匪兄不可。第此時同事者俱在。尚未可直書。以俟異日。余報之以不敢讓也。至丁巳春。公之子比部君來。以文融所為狀徵前諾。時余六十八矣。病初起。比部別後。遂成久病。不復能為文。而念平生知己。無過於公者。且內察國家之大事。史冊所必載。即文融為狀。未若予知之之真也。非余銘之而誰也。孫公者。文恪公之長子。忠烈公之孫也。諱鑑。字文中。號立峰。九歲即能讀書。長而彌勤。誦習每臨丙夜。倦欲臥。起稍行數十步。誦習如故。十九舉順天鄉試。是歲嘉靖二十二年也。四試禮部。不第。益發憤。竟夕不臥矣。如此者三年。而登進士。授兵部武庫主事。提督武學。武學多貴介子弟。而都城諸浮薄好射獵者。亦多繫籍其中。以權力口語抗法約。公生長京師。又兄都督公。舊在武學。稔知之。較試賞罰。無所假借。適值六年會舉之期。此惟京衛武學有之。皆取世官。及胥子肄業。久而屢試高等者。台試之。拔其

備可百人，尚書以聞，候詔下，錄入職方籍，以次擢用，曩多徇情，或例外間有闖入，公一稟於令甲，視文義去為取，一中貴家兒，每月試不來，公特抑之，權家多失望者，比奏將上，尚書欲易一人而不肯也，時同邑宋公岳為武庫郎中，既退，呼公曰立錄，吾自今畏汝矣，豈有上官嘔噁言，而面赤強爭者乎，疏上，諭日留中，同事者皆危懼，公不為動，已而竟下，是時上獨攬乾綱，左右無敢作威福者，第始遲發示虛鳴耳，公以此名大起，後中貴家兒亦得舉，曰吾本末跡學宮，豈敢怨吾師乎，遷職方員外郎，尚書潘州楊襄毅公自邊鎮入極重，公亦甚服楊公忠義磊落，應事敏而悉中，先朝馬端肅，余肅敏，未必能絕也，時郎中偶病，公署事，所言皆聽，然楊公微有變通，公所執堅，每曲意從之，以還文恪公之喪歸，廬墓三年，起補原職，楊公猶在兵部，旋遷武庫，協司郎中，是時上在位四十二年矣，日決事齋宮，精明威斷，華亭徐文貞公嘗曰：正己親賢，仕路肅清，然臣下懷懼畏罪，士氣亦少瑟縮矣，公乃上疏，勸上時出視朝，無為左右所蔽，及方士邪說不可用，引趙高林靈素等為喻，其刺及諸宦寺尤多，於時在位聞者，無不駭異，而好事者間造偽疏，故為危論，於是人人累息，惟恐禍且不測，而憂延及己也，即徐楊二三老，嘉其直，亦慮支持收拾之難，然諸宦寺之恐懼尤甚，竟壅之不得達，公遂以病乞歸，武選主事宣化鄧君洪震，賦寶劍篇為贈，以告其同年友戶部主事海忠介公，後海公上疏，大略與公意同，上遂馮怒，然留半歲不發，袖其疏時出視之，意似少悟，而諸宦寺造飛語激上，竟下獄當罪，而海公名益震天下矣，隆慶元年，起南文選郎中，時南署尚風節，每事必欲齟齬為不可犯，以是與尚書麻城劉端簡公抵牾，公力持平其間，稱合之，劉公寓書楊公稱之，時楊公已改吏部矣，欲調為己屬，而相之者構他語沮格，遂已，已而海公巡撫至應天，見公曰：僕頃者實聞先生之風而起，時海公風采甚峻，人不能堪，公微諷之，卒不入，擢南尚書卿，五年秩滿入京，時楊公罷歸，復起兵部，而少師鄭高公以政府掌吏部，見公示意，欲北之，公竟為不領也者而去，明年遷南鴻臚寺卿，萬曆三年考滿入京，改太常寺少卿，尋遷右通政，明年督光祿寺卿，又明年，江陵相姻權擅朝，不喪其父，杖戍諸言者，所為益橫，公因乞病歸，家居七年，丁母楊夫人憂，十四年服闋，江陵已物故矣，起補原職，明年遷大理卿，又明年遷刑部侍郎，尋改吏部侍郎，十八年遷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二十年壬辰，平湖陸莊簡公解吏部去，會推左都御史涇陽李敏肅公，兵部尚書東明石公，上謂世達方秉正力肅憲職，不可動，而西鎮叛卒告急，星亦未宜他徙，可再推，乃推工部尚書盧陵曾公，刑部尚書富平孫公，及公，旨數日不下，既乃特用公焉，當此時，上深居頹養，內外隔絕，內閣為太倉王公錫爵，蘭谿趙公志皋，新建張公位，用人行政，一以委之，三公者不敢為江陵之事，而欲權歸於己，稍有識者莫不離迷自疎，以陸公智術高，不可籠駕，故謀去之，而李公練習恢卓，虛懷下士，人望所歸，又為其所忌，公淵穆不測，且家居及在留都之時多，即嘉靖中上疏事，彼亦未必聞也，故拔之冀為己用，未幾輒悔之矣，先是在內閣者，每欲參預吏部之事，而吏部亦以代庖假器為恥，恆至相齟，宏治間推舉者，奉旨駁問，有一官而推至二

十餘次者，不得已，乃令選郎關說，嘉靖末年，分宜大嚮，亦但為請寄耳，及江陵奪情之後，而尚書復自往受教矣，即陸公亦不能盡改也，至公乃絕不往，又故事，吏部尚書道遇內閣不避，避之自嘉靖中李肅愍始，至陸公不避矣，然亦密有所逢，迨至公而絕不避，三公積不能堪，新建乃上疏言會推大臣，與推者各舉所知，類奏取自上裁，以此為定國是，公按令甲議覆，以為大臣數歷既久，才品已定，會推時皆得直言可否，此爵人於朝之義，守舊為是，刑科左給事中史君孟麟，則上疏直駁之，言太祖罷中書省，以六部分庶務，恐其專也，然職既定，則又恐其不專，專而不效，則罪有歸矣，今以六部之權，合而收之禁密，旨絲閣票，或有私意，其間者，悉託之上意，誰執其咎，乃所以資專擅也，新建益大怒，以史君之疏，有所使之者，而其讎吏部不可解矣，明年大計京官，當在正月內舉事，議皆預定，二三宵小輩為相君出力者，皆借條陳侵吏部，欲以決險致潰，公乾不為動，三公既不得見公，其必不可免者，乃託人求免，公皆伴應之，其他縉紳所指目，八狗三羊之類尚多，如稍不密，則此輩遽起而譁鉤矣，此時惟李愍肅公僉都，王公汝訓，與公同心，吏科都給事中及河南道二人，會同考察者，皆不得盡知也，及榜出，政府既盡喪其私人，臺省又以不得與聞，交恨之，公故無暇客，惟一至親為司屬，衆皆採之以挾公，公亦為諷之矣，即他司屬所處者，亦倍於往時，故無所得其職，咸相謂曰：我臺省何甘折氣，今當拾遺，仍拾吏部耳，乃上疏拾三人，稽勳司員外虞君淳熙，清苦之士，公所用為司屬者，楊君子庭，職方司郎中，少年負才氣，慷慨任事，西鎮蕩平方當錄功，二君皆不可動，惟兵部主事袁黃者，輿論未協，宜降，然方從征朝鮮，取自上裁，覆上，三公故擬旨俱留用，於是刑科給事中劉君道隆上疏，以為臺省交章糾拾，不為不公，何乃不去一人，詔切責吏部，專權結黨，令回奏，公具疏如前所云，則又得嚴旨，回奏竟不伏罪，明是專權，堂上官奪俸三月，考功司郎中降三級，調外任，虞淳熙等三人俱閒住，給事中疏不指名，亦奪俸二月，於是公上疏求去，有旨不允，公以身去無須多言，願權黨之說，不可令遺患將來，乃上疏曰：人臣之罪，莫大於專權，國家之禍，莫烈於結黨，夫權者，人主之操柄也，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為職，進退去留屬焉，然必請旨而行，則所謂權者，固自有在，非可得專也，今以留二庶僚為專權，則無往非專矣，黨之一字，漢唐宋頗覆之，原奈之何其以為戲，凡科道論劾，下部覆議，例有去留，今以留二京屬為結黨，則無往非黨矣，昔之專權結黨者，往往有之，並不在銓曹，誠使自臣而始，臣之大罪也，即如以專權結黨為嫌，畏縮消懦，自救不暇，則銓曹之輕，自臣而始，亦大罪也，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使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於世，將來者且以臣為戒，又大罪也，臣憂結於中，不忍默默，伏望陛下特加省察，并賜骸骨，詔報聞，仍不令去，而都察院李公，王公同疏救余，詔切責市恩草小，余及虞君等俱削籍，於是左僉都王公，又專疏救之，而右通政魏公允貞，大理左少卿曾公乾亨，吏部主事顧君憲成，李君復陽，禮部郎中于君孔兼，員外郎陳君泰來，主事顧君允成，張君納陸，戶部主事賈君巖，國子監助教薛君敷教，上疏論救，俱歸咎內閣，而刺譏太倉新建尤甚，王

公等及吏部二君疏皆留中。五君降三級，調外任。而禮部郎中何君喬遠，主事洪君啓睿，復同疏爭之。石公亦上疏爲楊職方昭雪，無受賄事，願以己官贖之。會吏科都給事中缺，推史君命已下，不出。乃上疏云：出則當首言考功之事，必不聽。且臣乃考功之黨也，豈得獨留？況復患病，有旨令之去。公既辨權黨之說，遂稱病不出。三公擬旨，或溫或厲，至以司官不肯認罪，不能救正，爲無人臣禮。又遣中官賈上尊，少牢視焉。公堅不肯出。自三月至七月，疏十上，乃得命旨，乘傳歸。是役也，人皆云孫公無私，考察乃國家重典，所斥者即終身禁錮，此而或私，則必其無良心者耳。以此稱公是譽宋姬以不淫也。公之意蓋以除姦爲主，貪次之。夫貪者，汚朝之臣也。姦人附權傷善，賊國之臣也。故嚴於要津，而寬於散秩。士紳坐年老去者，三人皆緣他議而徵之，以老有疾者，即卑宥吏亦止四人耳。曰彼方憂性命，而忽復煎迫之乎？至者任子者，非有大過，其祖父賢，則容之以爲善人之勸。蘇斯以談，殆不止於無私也。公去無何，李公亦以他事遭讒去。公同邑陳恭介，公自南吏部來代之，閩部矛盾益甚。先是公未至時，選郎王君教以推建言降調御史，高君國欽爲推官，一司皆削籍，欲以立威。後而乘益不服，後遂屢行之。此江陵所未有也。陳公至未久，即稱病數月去。自是吏部用人之疏，多竟留中者。官職曠廢，尙書自奉新蔡公之外，率以爲固然。莫肯去者。既而三公皆被彈射去，政府無可稟擬，閣部俱輕。而二三見臺省以口舌爲權，悉逐異己者。丙辰丁巳之際，吏部俯首而唯阿，善類無遺餘。其在林下者，三十年之間，零落殆盡。存者亦多衰老。值建會稱亂，師燬地削，海內騷離。今上即位，求救反絕。有如弗及，然無能折衝，厥難者，公與銓非久，流品頓清，而終歸於亂。此秦誓所以思一个臣也。公生於嘉靖四年十月十一日，年七十而歿。詔與祭二壇，遣工部主事錢允元治葬，設清簡，惟贈廕命久不下。吏部屢催，至二十七年乃下。贈太子太保，錄一子入太學。文恪公生五男，初娶韓夫人，生公。及南京禮部右侍郎正峰公，繼娶楊夫人，生太僕卿鶴峰公。及南京兵部尙書月峰公。即文融側室馬，生庠生讓。公娶錢夫人，御史後峰公女，生二男，長如法，癸未進士，刑部主事。以言儲宮事，謫潮陽縣典史。娶顧修史公女，次如洵，即比部君。癸丑進士，娶江西僉事陳公成甫女。一女適湖廣副使管公稷子太學生可成。如法生一女，適江西僉事史君元昭子庠生孝蒙。如洵生四男二女。長男某，聘舉人陳君本欽女。次男某某，長女適舉人周君昌憲子宗翰。次字舉人夏君汶子良模。夏山陰人。餘皆同邑人。如法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府城北梅山。至今天啓二年壬戌三月，余乃爲銘其墓。銘曰：

忠烈之後，宜其不與。聊相度也。至人爲徵，上古之士，無懷大庭，人有惡心，除之則貞，性道合一，匪善之行。人執無權，去之則誠，物我同觀，鳴鳥可從，閉修強學，非以立名，政收稷種，無可與爭，芝蘭其華，蘭播其馨。世之君子，未可同稱，薄遊從凡，惟化是乘，卑疎尊近，其儀有恆，忠義內激，洪河可馮，相臣質難，大則弗容，博遠天官，非力克勝，樂其平易，不知而庸，統均失官，極於江陵，守正爲悔，嬖所形，大計羣吏，諂子警警。

明故兵部尙書東泉石公墓誌銘

石公之歿也，十有六年矣。蓋己亥九月七日也。時公之子茂恩適成柳州。明年庚子冬，始得請急奔喪。又明年辛丑春抵家，不敢久留，輒去。至客歲癸丑，乃以狀及友人鄒爾瞻所爲傳，李純之中丞穆仲裕中書書來，徵志銘於趙子。趙子曰：嗟乎！石公，予何忍爲公銘也？何忍不爲公銘也？願何以爲公銘也？嗟乎！難言哉。今上冲年，爲江陵所欺，壬午江陵死，乃覺而罪之，銳意思治，朝講甚勤，而將相未盡得人，辛卯以公尙書兵部，明年春，甯夏將士據城反，未平，而倭陷朝鮮，國王逃去，告急於我，朝議出兵救之。此時政府三人，太倉乞假還里中，未歸，蘭谿當國，新建次之，用一妄庸大臣，經略朝鮮，郭侍御實爭之，貶官，經略竟以無功效罷。時久戍海外，疫多糧乏，而朝鮮亦苦旱，於是言倭畏威欲求封者，上下部議，公初主剝，既而念此民窮財盡，從事外夷，非策也。不若予之封便，會不知何蠻擊曰小西飛者，上書求封，貢公遂決意主封。所使偵倭朝鮮者，所報皆詐，謂倭畏威，欲得封，即罷兵。於是上遣臨淮李侯往封倭，倭不受。曰孰欲封者？編小侯，小侯脫而歸，上遂大怒，繫公獄。妻子戍廣西，嗟乎！石公，諷矣，豈非命哉！夫效忠在於相時，樹績必於多助，公之主封也，無一贊決者，以爲此所關重大，固兵部事，賞不分計，罰可坐觀也。侍郎李公，積心謂不可，不以去就爭之，而第不列名於疏，莫知此爲何法，彼賢者猶若是，上信任公極專，有言倭不可封者，絕不聽。公亦不悟，豈非命哉！論者率以公誤國，夫古之誤國者，率欲自利，公則誤身矣。夫何利焉？故曰爲忠甚易，得宜實難。古之以忠被戮者多矣，公以穆宗元年爲吏科給事中，上言六事，曰養聖躬，講聖學，勤視朝，速命允，廣聽納，察讒譖，語侵大璫，勝祥，祥侍穆宗藩邸者也。廷杖公六十，以祥監杖，其黨俱持杖亂擊之。友人工部員外郎穆公文熙，橫身擁蔽，昇歸邸舍。經一晝夜始起。穆公遂與石公同舟歸里。石公之元配鄭，聞石公杖斃，觸柱而死。當此天下無賢，識不識，皆稱石穆之義。夫石公豈非忠臣哉！遭逢今上聖明，而自誤得罪，豈非命哉！壬辰之季冬，太倉再入朝，欲以擄京察，庇私人，於東征事無所匡拂。其人偏狹詐佞，早年有虛譽，上極重之。江陵死後，特徵起田間，彼疏中以湯求一德自况，其爲相行事，皆出私心，客氣卒被劫去。上猶思之，再被徵，言者蜂起，不許其來。會病死，繇斯以談，上未嘗不欲用賢，致治安。太倉以伯鯀傷帝堯之明，而石公以朴忠爲人所誤，自是上以天下無一忠賢，可任，庶官可有可無，不足爲意。有言皆不聽。蓋天之不欲天下治安也。即石公亦莫知所繇然。方甯夏之叛，余見世道人心之敝，勸公歸，公不聽。及劉貽哲視公獄中，乃曰：吾悔不用夢白之言。蓋甯夏幸而平，公以天下事尙可爲。故

不去豈非天哉。方九卿臺省會議封侯時，人人皆隨而向石公，莫肯先發一語。且夕矣，故事會議，郎署官不入議室，時劉貽哲為員外郎，遂自外入，衆驚，欲借其言以散，皆問曰：君意云何？貽哲極言，倭不可封，狀甚悉，公不聽，而富平為太宰，即出貽哲於外，為潞安守，其資已過矣，不知其意以貽哲之言非耶？抑亦知其言是而第以小臣不可為負薪之議耶？何不容之以悟石公？嗟乎！石公雖忠，奈何！公忠，孫天性，即軀命不顧，無論聲色貨利，見一才士，即忘年忘分，極口獎揚，假令為總憲家宰，當必有益國家，其如天命何哉！石公諱星，字拱辰，別號東泉，東明縣人，碩偉樂易，母燕，夢星入懷而生，公其歿之夕，天晴忽雷雨，一大星自東北墜地，有聲，茂恩母子於柳州親見之，異哉！此豈誤國人耶？而所遭不幸如此，豈非天為之哉！公生於嘉靖丁酉十二月十五日，卒於萬曆己亥九月七日，享年六十有二，配鄭繼，俱先卒，妾高，副室四，曰李袁周何子二，長茂岐，諸生，妻太學谷永治女，早卒，鄭出，次茂恩，妻長垣按察使邵公永春女，高出，銘曰：

國之所患，臣鮮忠，忠孰逾者？若石公，夷醜相侵，亦厥庸，棄之何遽，損善雍，而乃殲我良股，肱當日公與，考功，臣節友道，古人同，天淵震聲，名充孤特，陳力莫為，我焦原跼，莫為憫，情苦事乖，何以訟，腐心瀝血，歸幽宮，嗟嗟！天乎！豈夢運，丁陽九天，塗窮，攘攘者，惟思其躬，罔養者，吉貞則凶，于肅愍與公而雙，定賢姦非所，憑人生誰能為，僂僂所恨，中懷不得通，嗟嗟！石公乃英雄，知己片石，馬鬣封，白楊青草，終藁。

明正議大夫巡撫廣夏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公墓誌銘

朱公以萬曆丙午四月二十九日卒，其子時萬等未得請卹，而以公門人李進士若珪所為狀，來求志銘於余。余謂朱公有剽逆之功，未宜不敘，查少侯之，今且三年矣，遂卜以戊申十一月十九日葬於邑城東祖塋，與元配左安人暨側室王孺人合葬，遵遺命也。按狀，公名正色，字應明，別號和陽，其先山西榆次人，永樂中有名伯瞻者，遷南和，生榮，榮生貴，貴生銳，銳生隆，隆生家卿，公父也。以公貴，封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公生而夙慧，十二補邑諸生，司理錢公文，爵試以春秋義，奇之，拔置郡學，名籍籍趙魏間。十三而學易於吉水張公鵬，十四而學書於歸安茅公坤，十六而學詩於濟南李公攀龍，稱高第弟子。學問淵博，文章瑰異，兼之談兵擊劍騎射，及於小伎雜術，皆乍聞而得其精，不習而盡其妙，而意氣豁達，愛人喜士，每突猝之際，膽智繼集，應機偶變，有若預設，蓋公幼稱神童，弱冠稱異人，聞者無不仰歎，見者無不傾心焉。辛酉舉於鄉，甲戌成進士，為僉師令，僉師故有軍七百餘，久遠，逃亡過半，上官令有司鈎考，數多者得上薦，有司一切刑毒之，無所得軍，而民益逃去，乃雇貧無賴者從軍，邑始有雇軍錢，民不能供，以通軍錢告之上官者，三十餘人，公下車悉除之，封還所告不問，他弊盡使民皆類此，民繪像歌詠之，上官皆以為才大，僉師不足測也。上疏調汲縣，命下，會荊州江陵學育幹縣官，主爵者求健令往，旋調之江陵，江陵

權相之鄉也，宮鄰金虎之勢已成，其難萬倍於青衿，公至，以前令著縮久，倚勢為惡者衆，則收其魁，宿如千戶龐清，較尉徐璠，真之重典，而戊主簿劉堯明，徒巡檢范應瑞等，多人，上官欲開釋之，公斷不可，然向者自惟怯之過，權相非必無人心，故亦不罪公，頃之權相父死，隨其備請奪情，而自請急歸治喪，上遣中官往祭，中官頓境上，使人來曰：讀詔必於孔子廟，時上官咸在，錯愕不能置對，皆曰：公向使者言曰：固不必止之，諸生數百人，已聚廟門痛哭，倘有變，無與有司也，使以報，竟不敢至孔子廟，而之他所，時中官緹騎冠蓋會葬者，層至，公紆徐應之，問闖不擾，創議催科之法，隱親精審，上下稱善，勒石垂後，仍班全楚通行之，待青衿肅而有恩，政暇為之談道講藝，臺臺不倦，士皆父事之，權相心重公，而以其自疏，不大用，戊寅轉南兵部車駕司主事，掌船政，即條議革弊數事以奏，權相終欲招致公門下，庚辰轉北車駕司員外，無何，懸吏部缺，餽之，公若罔聞也，求使甯夏，以歸侍養，甯夏人俄遭內艱，臺省交章薦公，邊才異等，服闋，補武庫司員外郎，陞僉事，備兵肅州，肅州古月氏地，中國之絕境也，邊事習於欺玩，人不知兵，公汰簡訓練，示以百二陣圖，飛棍擲牌等法，軍容改觀，直指閱兵，祁連山下，嗟賞不已，曰：孫吳何加焉！是時其將股削，軍士積怒，約日為變，投瓦刺，公傳諭，如為變者，以身當之，軍士復書諸通衢曰：不敢累朱公也，遂窘辱其將，叩頭痛哭，罷之，公收其唱亂者二人，正法，公每聞警，輒振甲冑，上馬親督戰，不自以為文吏，關度受功而已，故將士之氣百倍，會婦切畫比吉園金佛，公提兵出禦之，遂遁去，奏聞，上嘉其任事，令司功紀之，自是敵不敢內，戊子，陞副使，備兵甘肅，甘肅州四百餘里，耳甘肅於九邊稱一焉，公威名素著，中外畏服，時軍士亦苦其將，會大閱，共起為變，刺刃直指之，儼從，諸公皆羸服投民家，公獨挺身出，撫誅首惡莫天教等十二人，餘皆縱之，因強直指行大閱事，衆嘆然遂定，甘肅非朱公，即成甯夏之變，未幾，順義王假道迎佛，止收石硤口，將入犯，軍士沿邊戍守，天寒雨雪，多死者，公歎曰：安有士如此，而望其禦敵者乎！即撤之，下令優恤，而指示要害屯守，敵果突入水泉堡，我兵邀擊，大破之，厥後順義王過塞上，率衆數十萬，竟不敢動，公在甘肅九年，至壬辰二月，而有甯夏之變，先是當事者刻激失衆心，時承恩劉東賜等乘之唱亂，遂反，而詭言承恩等實無意反，為軍士所迫耳，督軍者信而欲降之，久之知其詐，乃進兵，然不能神速，嗥降降虜也，乃括金帛子女，陷著力免等入援，而以花馬池等處許之，承恩遂改服，與著力免合，四月中，乃推公為僉都御史，撫甯夏，公被命，即日四馬渡河，曰：湯湯乎！賊在此矣，至則以水攻方路，陳之本兵石公，石公疏上，上下其議，便宜行之，蓋甯夏北倚賀蘭山，其三面皆黃河，決河灌甯夏城，則

呼與著勢不得合，而同事者以意見相拄，不聽，至八月初，有旨切責，乃主水攻之策，敵入李綱張亮等堡，公提兵破之，斬賊甚多，賊黨孤城中，河水且入，窘甚，聽俠士周國柱反間相屠，求自贖，公領將士數人登城，賊著黃不知所為，持兵自捍，公手刃數賊，乃皆稽首崩角，請降，下令賞其脇從，縛渠魁獻之，闕下甯夏遂平，以功陞副都御史，既而敵乘我空虛，住牧刀槍等堡，欲內犯，公密授將吏方略，廣武搗巢，獲首功百

七十餘。先是甯夏殘破之後。公問瘡痍。瞻履虛。羅虜士。敵又遭大創不敢來。自是甯夏得以休養生息矣。然同事者不無生忌。竟使人誣劾害之。勘非實。僅予致仕。公歸以得養。太公不勝喜。太公歿。得躬親殮斂。如先安人。免終天之恨。殆亦天之所助焉。公讀書課子。後進從之請業者甚衆。暇則清談雅歌。浩然甚樂也。緒已都忘甯夏之功。無論升沈。皆少幸。楊公時喬。正人也。曾首薦之。然公所與往來者。惟林下人。絕不通時貴。故終不用。公生於嘉靖己亥正月二十九日。得年六十有八。元配左氏。封安人。側室王氏。皆有宜家之德。相夫之才。先卒。子時萬。錦衣千戶。趙子曰。今之稱邊才者。大都以邊吏爲捷徑。鮮實效。若朱公可謂質有其文武者矣。當權相煽威。久居其邑。身與名兩得。此其智謀元遠矣。甯夏蕩平時。余正在長安。所親見。天子坐樓上。百官朝服侍立。獻俘。人人呼萬歲。功在社稷如是。豈其垂歿而國家快然置之不問乎。公道諒不終晦。然公之功不朽矣。銘曰。

二儀神氣。誕爲英雄。允文允武。如虎如龍。生匪其辰。妖倖是崇。衆所憚往。則公是庸。若商邱開。蹈火可從。疆梁不悔。懲腸見容。人既投軼。禍亦數逢。天若爲之。以明折衝。暇日濡毫。臨陣飛鏑。摧驕鏖亂。以克成功。功之未成。鮮不樂凶。功既成矣。妬口與戎。公也讎賊。彼實讎忠。幸而有身。棄若枯蓬。不知其存。不知其終。有墳鬱鬱。南和之東。歆景騰光。飲日歆虹。千萬斯年。曰維朱公。

明太常少卿王公墓誌銘

王公以萬曆甲午正月二十三日卒。公有子循。循式爲後。皆幼。今二子皆冠。子循式爲諸生矣。乃卜於城西五里許。以今年十月二日葬。公塋諸生新撰爲狀。求余爲銘。余讀其狀。潸然以泣也。余與公弱冠相愛。公近矣。非余執銘。公兩爲邑。邑之人迄今祠祀之。余曾見與化碑。想已遺落。斬生能文。然弗知其悉。奈何。可不悲哉。公名三餘。字勳甫。別號成所。其先不可考。永樂中有名德者。自小興州來安平黃城里。生文英。文英生宗仁。宗仁生三老。三老生珪。珪生讓。讓生質。質生公。父遜。有文行。以歲貢爲葉縣訓導。妻李太孺人。生三恪。三壽。及公。公生九歲。而訓導公卒於官。公生而白晢。眉目如畫。神氣清明。太孺人愛之。庶幾能成父之志。然孤露貧窶。不能延師。亦不忍苦之。時崔戶部爲諸生都授。令從學焉。戶部公姪壻也。書館童子。李乘師出。博戲笑謔。或跳跟擲。登樹跨垣。公據案誦習。若弗聞見。以故偷輩多被扑謫。公獨爲師所器重。十四而補諸生。名聲日起。青衿推服。學使者陳公試第一。乃聚名生於恆山書院會文。聘平江艾先生。邵武謝先生師之。余與公皆與焉。二十一而舉於鄉。甲戌成進士。授蘭陽令。余夙知公溫仁。慮其以寬致慢也。爲文以箴之。明年。余爲汝南司理。特過蘭陽。視其政。士民訴訴如也。井里宴宴如也。寺舍肅肅如也。麻麥桑柘。幪幪蒼蒼如也。則知公之材術甚高。而第以溫仁爲質耳。蘭陽小邑也。地瘠而賦重。公爲之請於上官。減數千金。嘗郊行。有回風在其前。若將若導。公心動。密求之。果有殺人而瘞其處者。一問伏罪。遠邇稱神明。丙子調興化。興化苦水多。追賦。公以寬仁治之。如蘭陽。甚得

衆心。惟恐賦之不完。以爲公累。歲嘗饑。公不請而輒開倉賑給。全活者甚衆。上官皆以爲賢。庚辰徵入禮垣。時楚相擅朝。言官多出其門。弄權醜正。公不抗不隨。克全名譽。而其最爲士林所稱者。在薦趙司徒。趙司徒。楚相所舉士也。爲南都兵曹。上封事。言楚相之子侍得科第。陽城王太宰出司徒爲左官。無何大察。遂罷之。楚相死。公疏薦起家禮曹。今爲司徒。朝論美之。公在省垣十餘年。至吏垣都諫。乙酉。主山東秋試。稱得人。庚寅。陞太常寺少卿。公念太孺人老矣。移疾歸里。爲園於邑西之近郭。時御太孺人板輿。林游池酌。起舞上壽。以其暇日。與來學諸生。談道講藝。殊有以自樂。無復仕進之情。居久之。太孺人卒。公以哀感之過。遂病嘔血。勉強襄事。逾年亦卒。大吳之孝。不克免制。慟哉。公明敏好問。國家之遺儀執事。無不明解。練習。如指諸掌。其才識非人所及。而平粹和厚。不爲崖異。智愚莫不樂之。安平地斥鹵可養鹽。而商鹽至。有司輒使民貴買之。大不便。公白之直指。關商鹽而令土人納稅。如其數。公家居重見有司。而以邑之利害請問者。無不精爲陳說。較若列眉。大指要在爲邑人建利除害。公之卒。人人悼心流泣。歎聲動地。公生於嘉靖庚戌十月初五日。享年四十有五。娶楊孺人。定州楊公瑄之女也。生循則。女二。長卽斬生妻。次適深州杜長史誥之子樹標。循繩循式各一子。循繩一女。皆幼。銘曰。

明山西右布政使王君墓誌銘

王君名述古。字信甫。別號鍾嵩。開封禹州人也。其先洪洞人。有名善者。始徙居禹。以鄉舉爲平陽府通判。三傳至引禮公懷義。娶許生六子。其二爲禹州公。名納誨。配郭安人。生九子。其六爲信甫。修幹質。風骨秀挺。十五爲諸生。二十五舉於鄉。明年成進士。試宰富陽。調崇德。以崇德劇也。信甫才高氣銳。事至立決。而務爲簡易便民。折獄用經義。宿猾大豪無敢犯者。其輩既不譽。又不能徇上官之意。結朝貴之知。以是僅轉戶部主事。奉郭安人憂。戊戌外計。忌者未除也。仍以崇德調簡。而不暇顧。其轉官在乙未計後。非應察數。主爵者亦苦於圖說。服闋。補內邱。尋轉刑部主事。時沈大學一貫爲首相。而次相歸德沈公鯉。與禮部侍郎郭公正域。皆正人相善。會劉御史九經劾其黨二人。語侵一貫。疑郭公使之除己。而升次相。方聚謀。蓋之。而楚宗有奏楚王爲假王者。於是給事中姚文蔚。楊應文。錢夢皋。御史康丕揚。李培等。遂謂楚宗之來。皆郭公使之。以郭公江夏人。知其審。而楚王徧昧諸要人。悉爲盡力攻郭公。郭公引病去。守凍楊村。奏下刑部。時尙書爲蕭大亨。謂信甫。此事須根究。主使之。人信甫知其意。即問楚宗。誰主使汝來者。曰。楚王之外。皆主使者。自爲楚藩雪恥耳。信甫曰。此出上疏者之口。無可疑。即援筆書案。行勘楚中。無何而妖書之獄起。妖書者。不知何人所爲。其中言上無立東宮意。爲一貫等所強。兵部尙書王世揚等。與司禮監陳矩。共謀廢立。一夜而散之宮。監九卿之門。於是諸臣各上疏請捕罪人。上大怒。下刑部議。懸百戶爵捕之一貫。復擬旨切責。以爲賞輕。大亨不知所爲。忽有荆門里居同知胡化。有深憾於其州官阮用卿等。上

疏言妖書乃其所為。公胡化與郭公同舉於鄉。鏡夢泉遂上疏。直言妖書出正域。手沈鯉乃鬼臣賊子。實與同謀。大亨密謂信甫曰。郭公以楚事怨政府。時乘女轎來歸德宅。妖書乃其所作無疑。政府親與余言。必甘心於彼。切不可為外人言也。信甫曰。如此則為羅織。分宜江陵之事豈不可鑒。大亨矍然曰。彼自為之。何名羅織。是時康丕揚方巡城。與提督陳汝忠等。叩盧造景。妄捕人。至逮及名僧。遂觀其萬一有妄引。二公者。而郭公之家奴。無男婦少長。皆被械繫。其掠治出五毒之外。竟無所得。大亨仍欲胡化之屈服也。信甫乃請其親鞠之。信甫持牘上。指曰。今日之事。所關甚重。大不獨乘皆諸聞。鬼神實式臨之。即呼胡化。問曰。鏡給事中疏。謂妖書是郭明龍與爾所為。何乃誣害他人。化叩頭大叫。痛哭曰。刑部尚書。全不讀律。我自為阮明卿殺我一家。特來籲天。乃欲我殺郭明龍一家。彼雖同年。自彼成進士後。二十年音驛不通。何得同作妖書。又問郭常來歸德宅。相與竄謀。爾知之否。化曰。我知誰為歸德。公等但為蜀犬。殺人媚人。即見皇上。斷胡化之頭。亦如此說。大亨暫且怒。輒起。信甫曰。此須以刑拷之。大亨曰。彼伴狂耳。遽退。化所云蜀犬者。斥鏡夢泉也。信甫即具爰書曰。有易我一字者。即引姦黨出入人罪。罪亦如之。律陳訴耳。疏入。上曰。朕固知其皆偽也。罷之。諸人竟為信甫所往。窮鋒盡鏑。無所中。楚中勘疏至。又與郭公無涉。而妖書事未結。竟不得已。聊坐之。嫩生光固多罪惡。然未至此。乃一貫復請旨詳鞠之。康丕揚遂上疏。認嫩生光之冤。展數日而賊可授首。蓋歸德江夏也。上大怒。謂丕揚阿庇反賊。罷其官。一貫力救之。以免。及考問嫩生光。曰。汝認得郭侍郎否。生光曰。妖書是我為之耳。萬死無辭。奈何欲我奉沈相意。妄害正人。蓋楚事之勘疏至。三月而嫩生光正刑。大獄乃絕。康丕揚持斧按淮揚。乃覆楚疏。當此時非信甫。一時善類之禍。殆不知所底止。世之所貴於權要者。為言出莫違。可以報恩讎。而豁胸臆也。乃冷曹中有如信甫者。枝柱其間。使上不得愉快。下愧於無功。則無為貴權要矣。豈惟若人恨之。自非忠賢。未有能容之者。信甫五日再遷官。出守常州。無何劉元珍。喬應甲等。皆論一貫去。邪黨遂散。然無能明信甫之功者。辛亥內察。仍欲以把持堂官處之。或曰。是適令其名高耳。不果。一貫用金鉅萬。竟得中旨。勒歸德去。常州舊守歐陽宜。諸有道人。也。復得信甫往。吏民皆愛戴信甫。其試士。一以文藝為據。即郡中賢者。平生所厚善。無委曲。或以為矯枉之過。然吳中士大夫多。稍委曲。即無以問。執口實。寥寥之士。無望甄收矣。其初猶有怨言。既而咸服之。樹碑以紀其事。尚衣大瑞過郡。毫無饋遺。瑞語直指。欲愬之。朝。直指令二府勸之。信甫曰。幸謝按君。守意不能為媚也。不三年。奉禹川公愛。服闋補保定。則為楊忠愍建祠廟。明年擢陽和兵備。正當北虜卜失兔請封之時。卜失兔者。初封順義王。俺答之孫也。俺答之妻封忠順夫人。所謂三娘子者也。通文習事。而能尊中國。蒸於俺答之孫子。至擢力良。昏愚淫營。忠順主番漢之事。然老矣。卜失兔年少。繇薄。而五路台吉最強。時擢力良物故。一年餘矣。忠順不能安居。而懸於素囊。難發口。當事者重賄五路主婚。封所費已大萬。信甫曰。從來邊事之壞。皆坐柔媚。若積習不破。封事必不成。當事者笑之。

此語聽之佳耳。願必不可行。遂與他人謀賄五路。五路乃益橫。求索益多。第言主婚而不封事。至欲與卜會內訌。當事者乃稍與信甫謀。信甫具言今日之事。殊亦易曉。忠順不能不婚也。卜會不能自封也。俺會及各部落。不能一日不仰給中國也。此其權在我。何至以封爵金縷予人。而懼其不受乎。且戎狄無厭。而諸亡命每誑誘之。武弁之黠者。又恐喝我以外市。賄一日不。則封一日不成。當事者意頗開悟。而諸夷已驕不可制。於是。以撫賞委之信甫。賞試之。信甫與文武吏約。是自有舊例。分外增一毫釐者。必加如律。諸夷唯唯聽命。無敢諍者。頃之五路諸酋。擁卜會至帳下。婚焉。卜會聽左右。遣使數百人。橫索新王賞。五路以主婚首功。求厚賞。甚咆哮。至欲加賞其子女。信甫一切不動。會計。久之來講封。而忠順物故。數月。諸酋叩闕請封。遵忠順之遺言也。而當事者未即上聞。卜會以素囊竊其內實。遂去。在事者恐封事壞。終當賄五路耳。信甫曰。今冬月草枯。賄之亦必不來。况此事必不可為。乃以去就爭之。明年夏。虜果來。封事告成。先是代王妃無子。二子皆庶出。其長者立為世子久矣。妃故代王以所愛妾生次子者。請為妃。而易世子。先使優人葉美賄一貫等。而後上疏。疏入報可。六年而朝議遽起。禮部下其事於撫按。勘議。開府汪公道亦以代王為是。疏已發矣。見信甫語及之。信甫曰。公誤矣。汪公駭曰。君何所見之異也。信甫曰。宗藩條例。親郡王之子。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汪公曰。代之妾。已立為嫡矣。曰。王妃故例。不得選繼。亦不得進妾為妃。何嫡焉。汪公曰。易世子已有命。奈何。曰。嘉靖中。秦府永壽王之事。正如此。既而仍立庶長。簡條例視之。汪公不勝喜曰。我本無小人之。心而為人所誤。今日得聞正論。是鬼神佑我也。使人追還其疏。易之以上。竟得改正。信甫三年考最。汪公疏中。具言代藩之事。信甫首倡公論。扶持綱常。君子以為汪公不欺。異乎伯宗梁山之對矣。信甫識力絕人。而勤學好問。前代本朝之故實。天下之人物。九邊之情形。悉載於心。遇事輒有定畫。屹不可捫。其試宰時。人皆謂其宜在臺省。而僅得刑部。假令為臺省。當妖書楚事起時。不過一再疏爭之。必不得。乃以事在所司。竟能救正人於虎口之中。此第一大功。封廢次之。然中國於是始尊。非特所省費三萬餘而已。初。卜會之叔。黃台吉之庶子。明暗台吉。盡忠順。欲得婚封。前當事者且許之。虜中聞代藩之事。曰。廢嫡立庶。漢法所不許也。遂止。信甫一言。而使夷狄之有綱常。豈小功也哉。汪公而外。孰有能明之者。封事成。有旨陞巡撫矣。而主爵不推也。信甫在朝。在邊。所遇皆大節。自下拂上。以獨拗衆。焦膺乾唾。而僅得之。極苦。又元覽博搜。為易律歷三。四書。若若干卷。不無勞神之過。竟卒於陽和。時丁巳五月之二十六日也。距其生嘉靖甲子二月二十五日。年五十有四耳。孤佔上疏陳情。部覆贈官。予三代。命元配朱氏封孀人。贈安人。又贈夫人。繼袁氏封安人。又繼董氏封夫人。一子即信。太學生。娶連文學得第。女一。許字知州。連得意子而殤。俱朱出。信下以戊午冬十月。將葬於板橋之新阡。以高存之。及信甫弟維則所述狀。乞銘於余。蓋信甫兄弟與存之。皆從余游時。所目為黨人。而力擠之者也。余病。今年庚申。乃為之銘曰。

河無砥柱四海決瀾朝無直臣義類胥殘佞之見忠勢在必削一虎羣從顧目顧頤挺身蔽翼以脫於患

明光祿寺少卿馮元靖墓誌銘

今上欽明寬簡倖德堯舜冲年踐阼江陵擅權既而天去之疾用賢圖治幾臻上理執政者弗使也漸售

災元靖上疏言陛下聽小人之言鑿山楛市貂璫四出發天地之藏侵細民之利悉歸於御府使海內竭

傳以歸將之金幣其母應有卹典禮部擬例以請故事講讀官四品乃得祭其父母時汝立為贊善繼六品禮部未有以覆也汝立抵舍復上疏曰臣頃以臣母見背具疏上聞蒙被特恩及於臣母其時遠離闕庭切劘荒迷俛俛而歸今喘息稍定伏念臣父生臣甚晚教之習經甫為青衿而即見背今二十六年臣以章句豎儒遭際聖明蒙格外之殊恩及於臣母已為過望但念臣父與母以貧穴之同喪紀懸絕恐臣母之心亦有所不安者臣反復躊躇自以經術膚淺濫塵講幄曾無能裨益聖學之萬一何敢陳乞無厭惟是仰見皇上體悉臣子無所不至如霖雨之潤黍苗自葉流根用敢冒昧以請倘臣父得併蒙卹典臣鳥鳥之私意望滿足惟誓與子孫永圖結草之報上下其疏禮部議曰陛下隆學崇孝用古帝王敬父子悅之意母既因子以沾恩父得備母而議卹並祭雖有成例而曠典難以例拘上報曰可於是命中書撰文戶禮部檄府縣具牲醴庶羞如大官法遣太守致祭詞美而儀盛肅肅乎煌煌乎君臣之誼既篤幽明之情允洽汝立乃卜以今年十二月三日合葬先是李公之墓未有銘也以屬於余蓋李公余大母之姪也又與先館陶公為婚姻汝立之弟國任則余妹婿也宜莫若余知李公與袁太安人者李公名五倫字慎之別號北濱其先世有名福者自山西長子而徙於高邑生海海生伍伍生舉舉九歲為府學諸生生瑜為縣諸生娶張生子三公仲也幼而秀骨清顏以奇童稱十二為諸生為文深醇爾雅每督學較士輒冠衆皆預知之每大比衆皆以為必舉然卒不見收益肆力於學泛觀博涉能為古文辭諸生從遊者甚衆其貧者皆館祭之多為名士公事父以孝稱痛母蚤世孀終身以禮不違親為恨其待兄弟有辭包之讓高才潔行時論推仰而惻惻嗚嗚無上人之意以是所至人敬悅之劉公沐賢令也延之教其子甚加禮重趙州秦姓者有人命之獄求公控解約以金珠等物為謝公峻拒之然劉公固心知其枉與公宴飲語及之或私告秦復來加謝欲公從與之公笑曰昨劉公已言之矣豈寬也哉勿徒多費為也卒不受秦竟得釋公十一試於秋闈竟以歲貢起家先是歲貢者已令奉為贖金於養馬之家養馬者病之至公獨不受後遂為例調選得河間府訓導河間士待學師故薄以公淡泊無求更親戴之太守燕公修火神廟成屬記於教諭教諭私求公代之燕公大加稱賞教諭具言實李公所為遂延公至與語大奇之自是聲名日高臺使者再薦擢國子學錄值戊子鄉試大司城較選諸生可入闈者屬屬吏分閱公取王衡第一張文柱次之及榜出如所取都下傳服之二載轉南陽府通判時進士諸壽賢以抗疏言事請府學教授公省接之甚相善也署新野縣濬舊政之垢濁徵收甚平積羨千金悉以貯庫還郡之日老幼焚香進送之寶豐令號為無害而直指不悅欲鐫之授意於公託以有所鈎考至縣構其過為口實公報以無所聞竟以此失直指意疏論調簡得萊州府署即墨篆值大饑惻惻賑救食不能餐所全活甚衆大為趙太守所知以繼母憂去郡除服復補東昌僅八月而病卒於官無以殮太守王公命爵檄諸屬購之乃能歸居官十餘年而古宅先疇無所增益公配袁太安人惟舉一女久無子勸公娶趙安人五十外乃生汝立

猶見其為諸生身後竟被寵榮袁太安人者邑處士袁公華之女也治家勤儉而嚴皆出天性公游宦太安人惟在家督賦獲耕織視汝立兄弟不啻己出親屬有私乞者曰吾家故非雄於貴者又不潤於官吾不量而施兒女輩何以糊口乎自李公歿後憐諸子皆幼教之不忍用嚴而恩勤所感無不競奮者汝立成進士為翰林以秩滿及覃恩贈公如其官母封太安人生母趙封安人太安人乃大喜然勤儉如昔李公田宅皆在東村自汝立第後乃於城中置宅欲以逸太安人太安人弗樂也曰是不便督作將使田園荒蕪汝立以鮮衣進一再衣即褚之曰此安坐無事者所服吾不能也雖公父文伯之母何以加焉儒者見為善未必得福遂謂天道之報施有合與否世之為善者少而為惡者不啻多人之情所好恆見其不合所惡恆忘其為合今觀李公袁太安人之事一何奇也為善之報豈不厚哉李公生於嘉靖壬辰七月二十三日卒於萬曆丁酉十月二十一日得壽六十有六太安人生於嘉靖甲午十二月七日卒於天啓辛酉三月四日得壽八十有八子三長標即汝立娶處士胡公仲清女封安人次核汝實業儒未成然讀書能詞翰余嘗為詩以贈之妻邑吏目郭公九錫女董出次柱即國任妻余妹者也文采已成今為選貢生女四適柏鄉鎮撫趙時元者太安人出也適臨城武生劉應昌者董出適趙州廩生王詢者趙出也不幸早寡守節撫孤適柏鄉庠生趙攀勝者亦董出孫男三士勃邑庠生聘柏鄉太學生趙攀鳳女士勃聘甯晉太學生王獻可女核出士勉聘甯晉馮御史英女核出標嗣孫女三一適柏鄉魏御史純粹男庠生杏祥標出一適趙州庠生蘇勸男將蕃核出一許聘趙州掾張蘊男柱出銘曰公之淵學藻陸其文困於柙棘及稱詞臣公之穩行允為世珍仕宦坎壈昌於後人後人之昌曰惟吉嶺志在垂裕不私其身克生令子論道紫宸福備而終卹典豐殷問誰祭者太守動輪二靈永勒汪哉主恩事緣特起匪舊於因陰關出日枯草回春何以報之國步斯頻哀籲蒼願求助靈神

明故文林郎禮科給事中翼野曹公暨配朱孺人合葬墓誌銘

余所賢於海內之士大夫曹公其最也曹公山陽時余親買太學應元為主簿公問余無它耶迫余以考功得罪遠署公為禮科給事中疏薦之此時新建為相擬旨謂余貪臺皆嘗言之何得濫舉降曹公柳州府經歷己亥朱君敬循筮京察遂罷其官夫臺省誰云余貪者口代天言而可以臆造也朱君助桀為虐而又甚焉誰能不懼曹公里居久之余乃謝以一書竟未得見也乃曹公遂卒蓋癸丑之八月二十一日也縣愷時語其子調甫等以志銘屬余公配朱孺人病瘵殯調甫侍醫藥未索也乙卯五月五日朱孺人亦卒今年丙辰四月調甫以兩大人狀來相見不勝其悲調甫楚名士溫文而篤誠肅括而博大余見之如見曹公焉曹公名大成字元和別號翼野其先漢人也名子智者始徙江陵高祖遠曾祖瑋祖炳生文斗是惟徽麓公有軼才老於明經徽麓公繼娶徐生四男子公最少生時有異夢爰自髫年姿度英偉徽麓公嘗曰此必大吾族惜吾老不能見也十一而父見背痛先志之未就念孺母之食貧茹荼集蓼殫

精典學十八為諸生，即挺挺楚材中，達人鉅卿見之，無不器異。南樂魏忠司馬，其時為荊州府司理，延之西館，與其子道冲為文字之友。道冲今為太史者也。他同學者大抵皆通顯，公猶然青衿也。至己卯，謂文采已成矣，何有於一第，乃又不利。家貧，母春秋高，恐一旦不可諱，將抱恨無窮，愈益發憤，無寒暑晝夜，色稿髮落。至壬午而舉於鄉，明年春試又不利。至丙戌乃成進士。除淮安府之鹽城令。淮安，宋楚州也。疲而劇，兼之歲荒，公捐金賑廩，親至諸鄉，鄙就予之，不贅聚也。又為饋待餓者，恆忘食事。面目黧黑，母見之，歎曰：爾之瘁，民之澤也。此時米價翔貴，鹽賤，公出帑金平之。竈丁免於逃亡，貧民拾稻於與化者，其尉悉認為盜劫人，欲以邀功，公力為振理，直指劉公讀其文奏而善之。時給諫常公出領河隄，聞之，檄公董其事。績成，薦之上，賜金十二兩。紀於主簿。邑近海口，范文正公監楚州糧料院，管築隄塞之潰久，潮水囓民田，公歲謀於衆，海以子午潮隄成其間，稍遲，則為澆饋矣。乃具茨柴石，棧及人徒之費者一年許，齋戒約期，夜至其地。邑士民小大畢集，踴躍無留者。公泥行督舂杵，萬手足並作，譟呼之聲，魚龍震駭。未午而隄成，潮東於嶺，崖廣斥皆為脂稻矣。邑人為公立生祠曰景范云。主簿者調公山陽，以山陽隄附郭，為漕運襟喉，又南北孔道，難治。鹽城士民號泣留之，當道為上疏，不能得也。山陽君於鹽城之政，曠者剔點者淳矣。是歲以三年考最，贈嶽麓公如其官。母徐封太孺人，配朱孺人。公治山陽，以錢穀多幣，一一持籌而算之，毫釐必悉，刊册以傳，迄今稱便。其他諸政，大都以祛宿蠹，滌頹奇，休養其民為主。暇日則進諸生，與之講藝，不著作人之效。辛卯，分較兩都士，甚為得人。壬辰，計吏舉卓異，其夏被徵，將行，邑丞攝事，謂幣中羨金可七千餘，皆公揮約之所餘，可攜之為資斧。公怒曰：君何忍涅我，遂白之當道，為正供焉。是冬選授工科給事中，無何以太孺人不能就養，遂請告歸。會其兄泰安令亦解官至，致美承歡，誠所謂一日而三公不易者。明年，太孺人八十，賓客屬至，稱詩載酒，慶萬福，祝千齡者，填庭戶。鄉邦榮之。明年甲午，太孺人卒，含斂柳塗，情物俱盡。然一切就禮，不作佛事。隨尚鬼之俗，服闋，補禮科給事中，會宮殿焚於孽火，公有時事可虞，天聽彌高，朝署半空，及輔臣誤國等疏，時東宮久不立，冠婚愆期，公上疏言之，又與省僚四上疏，皆不省。公乃特疏，語益切直，上怒，然竟容之。而會劉給事道亨疏，詆新建，劉固與公同年厚善，新建疑其與謀，而又疏薦余，余之得罪甚深矣。遂貶公官，未幾以計典錮之。公既罷官，乃作有斐園，徜徉其中。世之貴人，謂天地間可欲者惟官耳，奪之官則當愁死，此以己量人者也。人生適志之塗多矣，嗜之而得其趣，皆足以自樂，而况曹公有道德者乎。曹公好讀書，能詩，能古文，能飲酒，直寄耳。其視軒冕糞土也。此時廢棄甚多，概無所用。曹公竟卒。朱孺人者，遼瀋奉國將軍松崖公之女也。松崖公博雅有文，修身教家，以禮。娶趙恭人，生孺人，愛之曰吾欲奇此女。挈令宗女封塔，不得為京朝官。吾將俟夫乘龍者，久之得曹公，遂許之。子歸時，曹公已為諸生。徐太孺人在堂，孺人婉順小心，自姑及叔，先後皆以為孝。時脫簪珥，以繼髮，射執藝，絕無驕貴之氣。曹公之鹽城時，孺人侍太孺人舟中，值颶風，大恐遂病，而松崖公之諱

味齋文集 卷十一

四四三

至，號泣不食，幾殆。太孺人為之禱，竟獲有瘳。及山陽之封，孺人珠冠象服，貴矣。憶松崖公乘龍之言，喜極而悲也。孺人善病，慮奉姑勤客之有缺，在山陽，為曹公卜，卜室李，及罷官，又卜，卜室施，待之極有恩禮。視其子為己子。曹公歿後，孺人愈病，卒時神氣甚足。正如曹公。曹公生於嘉靖乙卯六月廿四日，享年五十九。孺人生於嘉靖戊午十二月廿四日，享年五十九。有八子。曹公十一子。朱孺人出者四。國梅，即調甫，娶文學劉公震楚女。國楫，娶平度州判孟公見魯女。國霖，娶御史陸公岷源女。國棻，娶太常正卿傅公楚榮女。俱庠生。李出者四。國樸，庠生。娶廉憲楊公景渚女。國標，聘宗室李軒女。國傑，聘長陽郡王堯亭女。國樞，未聘。施出者三。國棠，聘松滋郡王震陽女。國棻，俱幼。未聘。女一，亦李出。幼孫二。世廉，國楫出。世燧，國樞出。孫女八。國楫出五。一聘蘇侍御次公季澍子。一聘傅太常李公飛桂子。餘三幼。國霖出一。聘永年令王君長公執先子。國樞國樞各出一。俱幼。昔子夏說菜菔之詩曰：室家和平，則婦人樂有子。以為關雎之化，而撫之，豈非和平之極哉。曹固神明之裔也。曹公以鼎足之略，赤心為國家生民，而抑厭於時，其後人必章矣。調甫等以乙卯十月十五日，合葬兩大人於龍陂橋之原。銘曰：吁嗟曹公，古人勞人，粹掌績學，拙樸乃伸，匪祿之榮，有母而貧，再領劇邑，天災我民，煦之軀之，榮晏斯臻，入為司直，心焉忼忼，手押浮雲，以呈前星，碎首不辭，數犯雷霆，天帝馮怒，則我肯容，惟彼長者，則不可禦，匪將大車，而塵冥冥，孔貶不已，播之草莽，有媛恂恂，惟儷惟友，仕隱借樂，其儀克母，鳩子僅七，鳳雛逾九，樊姬進賢，虞邱是師，嗟今之人，豈無鬚眉，爰設諍臣，教之銜枚，蘭則有枯，艾亦有萎，有芳有穢，華色斯須，二靈上陟，子孫永福，有官君子，視此銘詞。

明正人兵部職方司郎中張公墓誌銘

張公之卒也，余往哭之，不勝痛焉。其子應辰等，以公之門人獲鹿吉令，其所為狀，來求志銘。蓋令君賢者，其求為狀，乃余意也。張公名主敬，字懋情，別號恆華，榮陽令之子也。生而頎長豐偉，鬚髯早出，少即不類童子。其舉動言語亦如之。十二墜井中，無知者，久之乃出。人以爲怪，初學易，及榮陽公游成均，乃命之學禮於王先生。耳所暫聞，即不能忘。兩閱月而悉明解，無何補邑諸生。二十二，以禮經首舉於鄉。癸未成進士，為長治令。長治，潞潞穰邑也。俗善商賈，困篋量金珠，厥篋織文貢於天府，衣被四方。公一無所染，即其地產煤，往者里民輪輸供饗，而邑有供給房，以備令之他出。公下車皆罷之，曰：令不有俸錢乎，何爲其復擾民也。君子曰：舊而沿之，人弗覺也。細而忽之，衆弗怨也。然而張公且弗爲也。夫清身愛民之於張公也，不必言矣。公性方而誠融，才高而心虛，勤苦周密，竭節奉公。嘗遇聖節，里胥畢集，令各舉上戶，不中者且重治之。衆踰忽出不意，皆以實報，悉知其上戶，厥後審濬役甚平，貧民無累，衆皆大喜。以公之留意於民也，而八諫雄山，距縣遠，公就之，其適均處，慮其勞費，衆又皆大喜。公聽訟，不徇請寄，不避嫌怨，有惡宗

味齋文集 卷十一

四四五

惡平遙民十七人強劫。當成公廉得其冤，俱開釋之。其平反多此類。公政聲甚著。己丑，大計。當事者舉卓異，而一同年出使過其邑，恨公無所饋遺，薄之。乃造言親見公入計時草奏，欲言其座主與試通私，俾及兩執政，以故不得與徵書。久之，知公賢者，擢工部主事。去之日，老幼空巷出送，夾潞河而號泣。公既去，共為祠祀之。上黨之有生祠自公始。公在工部，管節慎庫清，既而調兵部，陞員外郎，督捕月賦諸軍，宰察友誼之曰：君食指得無動乎？公不解，徵索之，乃知往者督捕至，武弁即具盛饌，有之百金，名曰常例。受之，遂共剗削，而童僕吏卒無不吸汁者。公既不受，其輩計蹇，遂悉賦給諸軍，咸悅。都人士稱頌之。癸巳春，陞車駕司郎中，先是上久不立太子，言者貶黜相屬，至是忽降御札，欲並封三王，待嫡。當國者遂奉行。公上疏言：無嫡立長，三代以來所通行，未聞待嫡之說。且往者羣臣之請立太子也，上一則曰：幼弱，二則曰：幼弱，及請之不已，一則曰：激聒，二則曰：激聒，亦未聞有待嫡之說也。敕諭一頒，中宮斯重。豈往者忘情於皇后，而至今始可待耶？輔臣違經悖禮，阿意從欲，希一身之寵榮，萬一危機潛駭，禍及社稷，臣恐輔臣之罪，天不能蓋，地不能載也。疏入不報。然其事亦竟寢。無何而余以管京察忤當國者意，被播公出餞。賦莫赤匪狐，未幾移病歸。乙未，遭榮陽公之變，哀毀幾於滅性。三年不御葷酒，不入內室，不聽樂，不笑。几榻七箸，皆從樸素。服闋而不忍釋，禮盡而有餘痛。燕趙之士大夫，語居喪之苦者，未有若張公者也。己亥秋，公除服二年矣。褚太孺人強之北上，曰：吾與若俱，至則補職方。職方主武官爵，以賄賂請託為常。公性不受私絕，不與中官往來，執政貽書為其孫巧優轉，至再三，情詞極懇，公竟不聽。一舉主厚饋遺，公曰：以爲太夫人壽，公謝不敢當，使人尾之，則果爲武弁僧者也。諸大僚鮮不有所託者，皆不效。每以干大司馬，大司馬亦不能奪也。時倭亂朝鮮，國家爲大出師赴援，舊司馬議與倭媾，倭不從，以久暴去，而我師曠未已。朝鮮苦之，議者欲撤兵，舉朝皆慮倭復來，已執其咎，首鼠莫肯決。公獨以爲倭至而救之，中國之仁也。倭既去，復代之守，無論久戍海外，糧運甚艱，本非中國所宜行也。力主撤，大司馬曰：固也。此事大，固未易任。公曰：誠使國家不爲一身計，亦易任耳。竟撤兵，倭亦不來。歲省餉五十萬，未幾播州會楊應龍叛，議者或主撫，或主剿，未定。公力主剿，徵兵百餘萬，八路並進。談者多張播會之兵，若蚩尤項羽，其鋒不可當。而一直指貽人從家來，特疏不可輕用兵。人皆以直指親見播會之陸梁，又自爲桑梓計，必萬全。宜聽公持之益堅。不兩月而捷書至，夜郎千里，悉爲郡縣。人皆以公之功甚大，仗鉞非遠。會中使權稅遠左者，疏勅大將軍馬林，上用其言罷之。朝論大駭。兵垣侯公先春救疏未報，上怒遠左缺大將，何不亟推補。公遂削籍出國門之日，風燈黯慘，因憶家居時，夢吟狂風吹白水，淡日走黃沙之句，笑曰：人生誠有定數哉。抵家因舊業數椽稍葺之，稱恬暢齋。奉太孺人之暇，與友人王義華讀書吟咏其中，地甚狹，而有石有沼，有蘭有竹，有雜花，獨菊爲多。與義華手自修之，不使童僕。邑中有利害大端，及冤失職之甚者，乃出而慷慨頓首，居恆有司不得見也。公辛丑歸，至乙巳，上乃修播州之功，見職方陸敘加等，當事者不敢斥言，第謂公

當復官而已。然近年得罪上及執政，都無復官者。公樂天知命，漠如也。平生無病，旦起如廁，須臾而卒。遠邇聞之，莫不驚悼。公待宗族尤有恩，其爲工部，以使事過家，作族譜曰：吾爲令，嘗刻宗儀教民矣。夫族安可無譜也。譜以明世系，世系明則人知本源，而親睦之心生。每歲時上冢，輒與族人會食，綴和好，榮陽公濟病時，輒已而復舉行焉。伯父公安公絕後，表其墓，展祭無缺。他墓無碑者，皆代爲之。公自幼好學，身典雅，文詞著健，學李獻吉，賞識精妙，作令再預秋試，辛丑分較禮闈，皆稱得人。公生於嘉靖三十七年八月二日，卒於萬曆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得年四十九歲。配李封孺人，隆平州同李公女。生三子，長應辰，余婿也。次應明，府學廩生，娶王氏，趙州舉人洪度女。次應徵，女二。一適魏進士純粹，一適魏文燭。孫男三，應辰出者二，庸周聘邑舉人白允升女。崇周幼，應明出者一，升吉。孫女一，許聘魏柏祥，即魏進士之子。應辰出者二，庸周聘邑舉人白允升女。崇周幼，應明出者一，升吉。孫女一，許聘魏柏祥，即魏進士之子。故不復言其先世。昔漢朱穆之歿也，蔡邕與其門人益爲文忠，蓋好德之至，無所奇心也。而荀爽等非之，以爲益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士修行立名，而不遇孔子，當末世窮困，人不珍行誼，欲無湮滅甚難。益哉善者不勸，中人退沮，豈私一人乎？公叔誠賢，牧冀州，得罪閹宦，輪作左較。太學生數千人上書救之，得免。此可不久。若張公者，行己有恥，見義必爲，而沈潛有略，當路必能匡時。臨難必能殉節，時莫能用，性命早隕，職方之功，大司馬不敢言，建儲之疏，留中。作史者未必採錄，夫張公也，而可無傳乎？此其人豈可易得。正人君子之稱，人之常言，無與於益法，尊顯者易得，益常爲人所矧笑，位卑者德立而名不稱，余小子何敢不任其責焉。故題其墓曰：明正人兵部職方司郎中張公之墓，而爲之銘曰：

乾剛坤直，篤生賢哲。幼心不童，匪燥而深。踐露思矩，跟險不跌。成孝忘生，事國盡節。世貴所難，在公非德。非己厚民，始於赤舌。慕畫折醜，佩之以玦。蠶績而烹，蚌蜃鑄鏡。異哉速化，厭世氣濁。警諸仕者，見幾而作。帝或召之，授以仙爵。聰明維天，必非妄奪。誰能告之，解我結綰。誰起張公，紆我灼爛。謂公正人，則靡攸作。

味槩齋文集卷十二

墓誌銘

明文林郎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福建江西道監察御史翰林院庶吉士柱石王公墓誌銘

王公諱之棟字養隆別號柱石安定公之長子也安定公諱克慎娶周孀人生公幼即能文學使諸陳公見其文異之及見之童子也大異之首以補邑弟子員無何開府溫公延安定公為其子師與公同學溫公又大異之公學於安定公無他師深思廣覽厲不臥不休之志乙夜燈檠窗牖間王公憫其過勞戒之則揜其燈待王公臥攤帙如故三年而文大成曰是可以取青紫無疑矣壬午果魁畿輔明年成進士選為翰林庶吉士乙酉出為福建道御史視東城人不敢干以私豪斂俠竄肅如也出按宣大宣大之總戎者人皆謂其連天蟠地之勢不可動搖公抗疏言其不法上為之奪俸示懲又上疏請立東宮不報徐尚寶貞明少而讀邱文莊之書信之謂燕趙魏之間有水者可開田種稻而深州等處可濬渠受漳沱水滋灌既鄭白之績可與遂建議得旨以尚寶兼御史領其事行郡國督責北方地高水深必不可稻而一二有司言所開水田若干種稻若干尚寶首薦之而薊門以東募南兵教民種稻甚橫至淫人婦女幾為

變王公上疏極言其不可十二事上從公言罷之息民省費遏絕亂萌厥功甚大公以是名益重出按淮揚未幾請告歸里再入補江西道是時陸公光祖為冢宰起舊中丞趙公錦為刑部趙公者嘉靖中為御史出按雲南論劾嚴嵩械繫下獄削籍者也公論劾太宰到任纔一日即起用錦錦年七十六老矣又遠在數千里外司寇民命所係不仰體皇上欽恤至意而恣行胸臆若此疏上政府擬旨詰責公名德老成謂不可用其言欲用何人公上疏言臣第言其老不可用耳輒問臣以欲用何人設臣言事之不便者即當問以欲行何事臣何以置對是欲箝臣下之口不敢復言非社稷之利也公竟譴交城尉尋陞潞安府司理公為司理即屹屹思職抑強暴振冤滯不左遷視之也其年陞禮部主事改銓曹聞安定公病請告歸里無何安定公歿公幾為死孝政府自江陵而後稍不敢擅權而欲諸司奉頤指然人知守官太倉諸人不能堪也則挾主威以摧折之甚於江陵得罪者不下二百人戊戌新建當事以曹給事薦銓部廢者乃丐旨貶黜多人而公在黜中公始聞一笑後遂忘之讀書教子時與故舊飲酒賦詩陶陶乎有餘樂也公自成進士先世之產悉以與諸弟而自買田於邑南之曹莊數百畝子女多不足以糊口常饑餒將為酒無米漉之以炊客至無薪以枕中草為爨公不憂也惟竭力以奉養太孀人時不能具甘旨乃怙然不樂然絕無欲仕之意當道者過其間非素交不得見福清秉政銳意欲起廢然謁語已深不能拔屢推公尚寶不報公病竟不起病革時謂諸子修短有定數無所恨惟國恩未報太孀人尚在不能先朝露此終天之恨嗚咽而逝公生於嘉靖癸丑二月二十五日歿於萬曆庚戌七月初一日春秋五十有八子元佐等以是年之十一月一日卜葬於石柱里之先塋以牛孝廉之所為狀屬志銘於趙子趙子曰王公與余至深其在朝時尚未與余交也與余交者必不劾陸太宰陸太宰知人而深沈有執前後為太宰者若宋陳孫蔡四公皆賢然無能過之其去邪甚密而斷臺省多恨之者王公天性樸直聞義必為其言趙公老不可起陸矣至詎管陸太宰蓋聞之人無私心是以縉紳亮之而趙公強出斃於中途虧損風望可歎也往者郭華伯之堂弟為醜吏孫姓者捶死實有窮奇之助號為同袍者惟王公有匍匐在席之誼余以為若王公者稱忠臣烈士不虛耳即其仕而能貧亦天下所少余視公疾問其家米不滿一斗汲直范蒸蕪何以加焉銘曰

帝有醉耶何其泯泯胡俾鬼伯崇此淑人胡俾儉邪翳此貞臣愍腸蟠舌昏極是因元愷放流林野成羣衣荷纒屨攝僕不伸繫天馬足以問獲選藪藪有轍終饗且貧此鳥不弔彼視而存公已焉哉遺茲世紛美人俱老幽壤多鄰英雄異代與歎斯文

明奉政大夫戶部郎中胡公墓誌銘

胡公諱三省字子唯別號一齋先世山西平陽人九世祖鈞祥徙居沙河鈞祥生活仕膠州同知浩生文達正統辛酉舉於鄉仕為廣文文達生醫學正術貴貴生諸諸生博博生績績生邦俊是為公父以公贈

奉政大夫戶部郎中母宋贈安人胡公生而豐登厚重。動協矩矱。父甚愛之。曰。吾家世業。備未顯。意者其在此乎。移居郡城。以求師取友之便。公沈潛含照。篤志問學。日引月長。超躡儔輩。甫遊庠序。即以文詞著聲。郡守劉公應節。當世瑰碩。少司馬趙公孔昭。鄉國弁冕。皆重其文質。以為必大受。陸慶庚午。公將赴大比。而有司為貴人豎坊。度其地於公之門。公請移之。弗許。公曰。吾豈免於貴耶。是秋果舉於鄉。明年上春。官弗第。則之山西聖水寺。謝絕人世。殫心典籍。肆力探討。癸未成進士。試幸陽穀。惻憫愛民。務在安靜。不燒與之休息。嘗喟然歎曰。古教養之法。蕩然無復存於今者矣。惟勸農桑。興學校。猶有其遺意焉。吾惟者年乎此耳。久之陽穀底甯。又畫為均賦之法。未及行而調洪洞。此時洪洞人饑饉。又患病。公多方賑給。粥虛藥病。若慈若療。民得以免於捐瘠轉壑。未幾而歲登人和。公所以治洪洞者。大都如陽穀。而所立均賦之法。後令尹行之。迄今稱便。上官以公治行。漢循良不過也。屢薦之。而奉宋安人之諱。泣血歸。民號哭而送者。以萬數。服闋。補遂平。遂平。汝南之疲邑也。公視事未期。而四境改觀。他邑之訟失職者。聞公平恕。皆願質成。公所振理冤抑。如唐河等甚衆。有恨公反其成案者。公若弗聞也。曰。殺人豈細事哉。而可雷同為也。邑有懸瓠石。洋之川。築長隄於郎家口。而滔陸之害永息。大抵公為邑。主平易便民。不務卓犖。揮霍取聲名。不能柔橈。隨世與流俗之意。殊是以士民之愛。深於上官。去後之思。纏而弗忘。公不得為臺諫。入為戶部主事。未幾以父憂歸。起復。為戶部郎。督餉前門。時倭奴購朝鮮。朝廷大徵郡國兵。援之。有陳將軍者。兵過前門。入甚怨其搜牢。公趨之去。而管山海關者。為兵部張公棟。公移文禁戢。仍其上章論劾。朝廷為易置大將。疆宇懾然。公資望日高。是時章奏率多停閣。銓部尤甚。擬陞公太守及參藩。皆不得旨。公聞子嘉遇病。遂請告歸。構佚老堂。夢覺庵。有終焉之志。無何嘉遇亡。少子嘉勳。舊疾日劇。竟不起。公勞苦砥礪。履繩弗跌。稍有出入。悔責不能自容。橫逆之來。依然順受。刑趙之間。號為長者。奉身易足。仕宦惟取俸祿。自前門還。署有羨金二千。米千石者。三毫顆不取。先是公鄉舉時。邑例有司為飲米百石。公力卻之。其修潔蓋出天性焉。公卒之。又明年。是為丙午。子嘉謨將以四月十一日。卜葬於城西之新阡。嘉謨求銘於趙子。趙子問公里居狀。曰。家人甚不樂。有時半夜起。呼諸子共飲酒。求醉。趙子曰。何以如此。曰。以趙廉憲事。廉憲治兵前門。而黠盜熊應士等。偽稱剽倭之兵。廉憲弗覺而縶之。家人與之餉金。事露。不能為掩覆。廉憲與家人素厚。以是為負而自詭。趙子曰。此余門人趙山甫者也。賢者也。弗覺盜。公罰耳。厥後有訖之者。山甫以隱官。公之弗樂以此耶。細故小言。傷茲二賢。痛哉。然胡公之於友道。可謂敦矣。公生於嘉靖甲辰云。銘曰。

明亞中大夫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理南盧公墓誌銘

盧公名大順。字子達。別號理南。始祖德。故山右人。而徙於永平之劉營鄉。高祖全。全生昌。昌生麒。麒生廷。廷生維。維公之父。海濱公。盧氏世農。皆仁厚有古風。至海濱公。治博士家言。以目疾舍業。然至老好典籍。盧公兄弟。竟用其教。起家為名人。海濱公以盧公貴。贈戶部主事。配楊。封太安人。盧公於兄弟中。季也。長臨洮府推官大節。次淮安府同知太謨。次南兵科給事中大中。弟汾陽丞大道。公少無童心。從臨洮公學。自能黽勉。早為諸生有聲。兄弟自相切劘。時海濱公躬勸家政。得博精其業。又立橫舍。延四方英雋。廣麗澤之益。以是所詣日起。丙子。公與淮安公同舉於鄉。庚辰成進士。尋奉海濱公之憂。歸。癸未。給事公亦成進士。公出為戶部主事。司倉。悉卻姦弊。權稅崇文門。寬於負販。有貂貴。重貨欲匿。公力拒之。丁亥。督餉江以南。道出金山。適有惡舟於江者。公損金募救。活數十命。所至砥節。圖書之外。無一長物。吳中諸貴人。以公仁厚。願得為二千石事。已而奉楊太安人之變。公以兩大人之變。皆未得在側。為終天之恨。然生事死葬。祭皆盡心禮。士稱紳之。服闋。復補戶部。辛卯。為蘇州守。吳中果得公為守矣。然其中多貴要。有司不得盡行法。有市豪周天爵者。求為浙墅鈔關庫吏。一輸林。鎮直指甘公為言。公竟不從。中貴張暹。奉仁聖太后旨。持佛像至吳中。置郡城獅子菴。欲移其地。僧明旺。遂毀民舍數十家。公捕僧僧之法。暹昇像去。常熟有妖僧右海者。鄉紳錢氏之客僧也。居其別業。據高座說法。用幻術。誘惑男婦數百人。諸司不敢問。公以計擒斃之。稱快者多。然亦多愧恨者。舉人金元煥。以人命當大辟。諸薦紳皆為力請求免。公一無所聽。而王元美司寇之子士驥。趙少宰汝師之子開美。有司以其謀不軌。密告朱開府。所引批諸郡邑子弟甚衆。蓋其士大夫驕二公者所為。欲覆巢碎卵。無遺種。而朱聽之。下郡捕治。公心知其枉。無論二公名臣。即無辜多人。亦何忍駢戮。未幾他郡悉繫所告。朱以屬公。公訊之。無事實。竟白朱公釋之。所活人甚多。彼未棄其毒。而怨者亦不少矣。會以逸囚論。丙申。調汾州府。汾州府。故州也。以宗室強難治。故升為府。公初入境。諸宗民值公出。故逆顏行。嘗之。公嚴為懲戒。估終者以法繩之。於是良民不被其虐矣。永甯故石州。殘於兵者。公以民不知兵。作備邊事宜一書。傳檄郡屬募兵。又多作戰具。於城垣起懸樓。藏之。平遙。距南關驛有間道。敝隘不可行。公鳩工率衆。鑿山夷塗。亭館葺置。輜車得通行焉。公政聲甚美。然以吳中貴要之憾。僅移福建鹽運使。鹽運稅額。福建不足當淮浙三十之一。而中貴權縉者。每掣驗。需索無已。商不能堪。公挺身爭之。中貴不得驗於商。庚子入覲。商民涕泣攀轡。不忍舍。已而以浮議解位。或曰。亦吳人之所為也。公飄然而歸。讀書課農。教子睦族。一切無所嗜好。然有以自樂。欣欣如也。居久之。兩兄皆解組歸。而給事公之歸也。以直道忤時。新建為娼。譖害之。公兄弟故友愛。財產不析。至是日相聚。聚輒具酒。食果。隨劇談。醞酌極歡也。時或方車並騎以遊。就景物。訪親舊。鄉人羣觀。歎羨之。或舉手加額。呼如來。公兄弟謙柔接物。好施予。是以衆心悅豫無此。公平生於重。即病中延醫。亦肅容待之。公生於嘉靖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卒於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得年六十有三。配蘇云。至是。侯允為狀。持給事

公書屬趙子為誌銘焉。趙子曰：余嘗見盧公，恂恂溫溫，望之而知其仁人長者也。乃其為守，不畏強禦，夫文武不備，良民懼。盧公兼有之矣。卒不獲大用，昔海忠介公為吳中開府，抑強禦，恤禁獨，彼中人嗾戴給事風翔劫之，調南京倉場侍郎，而言者以南京不必用倉場，革之，使海公無可調。衆怒難犯，而况衆貴乎？盧公之坎壈宜矣。然盧公品自高，又有陰德，恢允之所為狀，事核而文斐，才與孝具可觀也。盧氏之後，福豈有涯哉。銘曰：

仕路之險，過於羊腸。同類之甚，甚於貂蟻。嗟噫盧公，仁厚而方，不慮昆蟲，不避虎狼。仕有正道，退有舊鄉。兄弟子姪，靡匪賢良。彼婦之口，可以徇祥。皎皎者日，皜皜者霜。想見伊人，何存何亡。

明奉直大夫大理寺正劉公暨配彭宜人合葬墓誌銘

劉公名邦彥，字士美，別號慶泉，世縣楚之龍陽，正統間名源者，以明經為太學高等，隱居授徒，生必遠，為諸生傳其家學。四子俱為諸生，長鳳，食廩未仕，而與詩酒人結社香山寺，學者稱香山先生。香山先生生煥，是為月溪先生，少即有聲諸生中，博學至性孝友，慕古賢豪之誼，不屑問生進，嘗有酒而置之者，先生疾趨避之，其人醒肉相謝曰：無有其人，愧感終身不飲。鄰人盡室患疫，親戚無敢造門者，先生朝夕為視醫藥，皆得全活。娶高安人，生慶泉，七歲即從楊滄山先生受詩，十歲而能屬文，十二而父見背，母子相依，貧甚，當給里役，縣令薛公奇其貌，試以文，更奇之，遂復其身，無何為諸生，學於蔣道林先生，甚見器異，試輒居首，專事盡色養，時公已食廩，甘旨可供，娶彭宜人，彭宜人性孝克盡婦禮，公得內助，益專精學問，聲譽隆隆起，公於聖人之道，真有所悟，從事慎獨，而灼見天地萬物之一體，是以出言必成文，舉足必成儀，其獨居無不學也，無不樂也，其於人無不敬也，無不愛也，急人之難，如在其身，學使者顏公，名儒也，其教以行為主，謂全楚之士，語好修者，以公為最，即文章亦罕有逾之者，當此時，公之名極重，然秋試屢躓，至甲子而八矣，乃舉於鄉，明年乙丑當計偕，以母春秋高不往，其夏高安人棄養，公幾不勝喪，葬祭極誠信，廬墓三年，家上生五色芝，隆慶戊辰，上春官不第，為樂亭廣文，士人宗仰之，明年己巳，擢令高邑，時高邑大水，自城郭以至官寺學宮，無不傾壞，田為污萊，公修繕撫恤，舊邑維新，公材術瑰異，而依經篇古，安雅好靜，刻木為阜隸，持牌而書其上曰：勺水不飲，一錢不索，訟者至庭，輒以與之，令自勾攝，願婦息者，輒罷道不問也，邑田多隱匿之弊，公引繩分區，每若干畝為一區，親量之，而賦役均平，行唐民告之當道，請公為均田，至今賴焉，其處事有法，而貫之以實心，故政無不舉，而閭閻按堵，尤加意教化，時為諸生談經講藝，其貧不能婚葬者，捐俸以資之，先是敬一亭在講堂之前，公曰：是茅塞之象也，移之西偏，鄉村皆有社學，延師儒以教童子，作幼學訓規班示之，而樵夫閉禮樂之談矣，又選擇民之拳勇者，籍為鄉兵，而時操練之，久之皆善武藝，明紀律，高邑之鄉兵，聞於遠邇，當道之薦公者，以公有文武才，居三年考最，贈父母如其官，彭為儒人，壬申調遷安，遷安邊邑，將吏羅仲先等，與敵構釁，當道者屬公按其事，公

單騎往，宜國威信，敵為氣懼，明年萬曆癸酉，入補廷評，無何而以彭宜人病，請告歸，宜人竟不起，乙亥出補，丁丑轉寺副，以厚恩復加贈父母，今官彭成安人，無何為寺正，平明之聲甚著，辛巳奉命恤刑於蜀，道出板山，至趙州柏人之間，高邑士民無老少，富者持醴饌，貧者徒手往迎之，如唐子之得二親也，入蜀遂遭疾卒，公幸高邑時，俗猶樸陋，相襲之弊，一切澄汰，邑十恆數十年一舉於鄉，自公興起學校，移教一亭之夜，公夢亭中有前代名臣之像，自是科第日盛，海內率知北方有高邑，公之功大矣，其將之遷安也，舉邑號泣不能留，而為之立生祠於北門之外，畫像而祀之者數十家，彭宜人，同邑士彭公伯陽之次女也，婉孌而敬，勤儉而才，當劉公貧約時，既養母，又好賓客，五肉七菜，恆若有餘，及其既貴，冠珠衣錦，而自奉率薄，彌敦素尚，宜人之歿，公不復娶，念糟糠之義，以同德之難也，宜人葬於城東雀門山祖塋之畔，至庚寅八月七日，中山大夫兄弟卜葬公於城南三十里小塘港之陽，乃遷而合葬焉，公生於嘉靖丙戌十月四日，卒於萬曆辛巳八月五日，享年五十有六，宜人生於嘉靖丙戌九月七日，卒於萬曆癸酉十二月二十八日，享年四十有八，女一，適同邑江山廣文王惟謙，男二，長應，闕之歸化廣文，次悉，即中山大夫樂城令及中山考最，再贈公奉直大夫，彭安人為宜人，孫四，彰愛，禮部儒士，娶某氏某女，彭欽，邑廩生，娶某氏某女，彭德，娶某氏某女，彭寬，娶某氏某女，俱諸生，而彰欽為中山嗣，曾孫大定，大安，大有，大甯等，幼公與宜人墓向未有誌銘，中山大夫以屬趙子，趙子曰：公之宰高邑也，余師之，公擊賞其文，以為必遠詣，修學既成，日如形家言驗者，趙子其翔乎，明年而余果舉於鄉，佩公之教，以獲蓬朝列，不至頽廢，自惟無可以報，乃中山大夫為令為守，皆近高邑，得數相見，而公之墓未有誌銘，若待余為之者，非余為之其誰哉，銘曰：

靈均之里，吾師以降，允迪中和，溫溫其恭，惠流郡上，趾美桐鄉，再試邊邑，屹為保障，廷尉敬刑，咸平有慶，展也德人，天命不將，十載單栖，先隕其凰，結念冀野，矢靡他位，有美仲子，來仕舊旂，襲蘭繼葢，豐積彌芳，天寵洋溢，賁於幽堂，公之弟子，鄙趙考功，勒銘貞珉，垂之無疆。

明故山東新城令鴻漢馮公墓誌銘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十一月八日，新城令馮公卒於官，趙子聞之曰：甚哉民今之無祿也，掌民者大率冒沒於賄，夷櫛其民，孰有厲操敷惠如馮公者乎，駕公令新城，甫葺而卒，其病以勞於吏事，瀕危，大司馬王公授之禁方，頓起，然不能節勞，復病，遂不起，病再危時，鄉老先生至榻前視之，曰：公病殆不可諱，公貧甚，何以為後圖，盍取幣金若干佐急需，後至者彌之，是在生等，無慮，公從榻上叩首，長者意良厚，第不肯，既不能奉職，為邑利益，溘焉朝露，而又非所有，以辱長者，此萬萬不敢，於是諸老先生泫然歎息而去，嗟乎，世之人老即貪得，而况其將死乎，蓋人有其主在，思而不死者，或謂之曰：子尚可以見人乎，曰：子以為死尚可以見人乎，夫世之人知死之不可以見人也，而不知汚垢而生之不可以見人也，而况其將死乎。

何所不可為。若馮公者。可以長見人而竟早死也。何哉。公初授新城。謂余曰。邑多鼎貴。稅難完。僕材拙。恐得罪。奈何。余曰。是多君子。公君子。必有合也。至則羣公皆見而敬愛之。視事未幾而通賦完。曰。正供易入。訟者悅曰。爭而弗緩。市者樂奉。曰。買平而弗稽。役者樂供。曰。與私雇等。於是邑之人。僉曰。馮公廉而愛君。子曰。馮公垂危且廉。况平居乎。父母之於子。未聞有腹削者。愛故也。故廉者必愛民。作吏如馮公者。豈不甚稀鮮哉。公病革。民皆為禱之於神。其卒。皆捐膺痛哭。靈之歸。號而送之者數十里。非愛曷以至此。公自少而孤。事母趙以孝稱。先世所遺產無幾。弟時豐析居。遂不能餬口。公時絕所有。周之。其待宗族故舊。甚篤。與人一以赤心。而博愛喜施。內外無怨。公以丁酉舉於鄉。壬子出宰新城。馮氏之先在柏鄉可考者。自三老公始。三老公生進。進生剛。剛生昇。昇四子。振敬起信。振生動。動生錫。馮氏之業。儒自敬始。敬以太學。仕為典寶。錫有名諸生。早卒。而典寶公之孫。為濮州守。為朝城丞。濮州公之子。卒於太學。是為余外父。太學公四子。皆諸生。仲昌先馮公舉於鄉。第一而卒。馮公與濮州公。仕皆不久。馮氏世學。人皆信厚。而進取罕利。且不壽。此子長所以致疑於夷。也。公歿未幾。直指耿公鳴雷。新城人也。持斧來恆山。每至柏鄉。即召問其兄弟子姪。厚恤其家。公諱時彥。字應美。別號鴻溟。兄長時登。卒於諸生。次時捷。典寶。次時成。諸生。弟則時豐也。娶楊。三子。曰嘉璠。娶陸。平諸生。李克念女。曰嘉瑜。娶賈。曰嘉琛。娶劉。嘉璠有三子。一女。公生於嘉靖丁巳十一月二十七日。卒之時年五十七耳。嘉璠卜以乙卯之三月九日。葬於子氏莊之祖塋。銘曰。

明故封文林郎雙洲馬公墓誌銘

馬公諱壽高。字祖遠。別號雙洲。其先固始春河人也。有名敬先者。耕於龍岡之上。以迄於瑞。皆靈野隱修。有老人登岡望之曰。此世有老壽。後當有顯人。贈瑞玉環二。瑞。公父也。娶謝。生山。復娶張。生公。時父五十九矣。年八十五卒。公少而失怙。二三族。感日。感公之膏腴產也。則羣德伯氏。訟爭。母謝有豪賢之度。能忍。公奉教以雅遜消冤。先是公父始卜居城中。公奉母仍村居。就田園力作。母劬心織紉。生業漸饒。子元甫生而挺秀。見者奇之。公每曰。老人之語。此其符矣。母八十始還城居。公意視神聽。承歡多方。母見其克孝。念昔時不造。淚飄泣然。下卒。居喪甚哀。遠邇感動。元甫成童。隆師命學。身居田間。管農事。歲一再入城。視元甫學。已而元甫補汝南弟子員。即有英聲。其人眉宇雄稜。意氣慷慨。亭亭矯矯。於風塵中特起。非獨其文詞之奇也。是時大中丞三原溫公分守汝南。愛之。居門下。一時有位。罔不聲折禮遇。而里中有二開府。張公。廖公。逢節。皆賢者。皆與馬公深交。卒締姻好。元甫竟成進士。筮仕得廬州司理。跪求教。公曰。爾以先人之德。幸為官。夫官善得之以興。惡得之以壞。吾見進士多矣。爾往慎之。吾不求富。賴先人之遺業。吾不貧矣。祿食者豈患餒哉。無損於利。為祖父子孫。優辱也。慎之哉。元甫俯伏受教。竟能砥礪。致身

於當世豪傑之林。公嘗跨驢羸服至廬州。欲問元甫治狀。元甫廉館之聲。震動江淮間。行道之人。無不極口而稱。舉手加額而祝者。不待問而言。而是時六安李公懋。檜與元甫同志。偵公過。有所饋遺。不受。公以元甫三年。攷最。封文林郎。如其子官。每言國家待臣子厚如此。曷忍負之。於時春河橋圯。以租三百助工。曰。聊以報國恩。萬一云。元甫治行。於一時無右。然所交皆天下豪傑。其分別善惡。是非著明。流俗畏之。僅稍遜比部。其北上也。武平指揮周姓者。感元甫之德。以三百金為馬太公壽。卻之。元甫歸比部。改祠部。郎無何而督學江西。江西士故尚氣節。元甫至。無不悅服者。無何而以母憂歸。乙未。計吏能官。報至。公曰。曩者直指之事。吾固知不免也。人臣抗節守法。於心無愧。官何足道哉。蓋元甫在比部時。有議及江西直指。董篋者。上將使往。覈其事。大中丞涇陽李公。素知元甫。薦之。元甫竟以實報。於是惡之者衆矣。故大計不免。公晚年幽栖。逃世。戒家人無所關說。於城西白水溪頭。建淨心山房。禮佛供僧。癸巳大饑。養鬻臥流亡。頴汝之間。生活數千人。親舊困窮。不惜倒囊濟之。卒之先數日。施金二百。為小河橋。公生於正德己卯三月二十六日。卒於萬曆壬寅十二月二十一日。娶元配陳孺人。及羅孺人。及劉。二子。長猶龍。即元甫。娶宋次亦龍。娶單。女五。長適諸生田兆。次適姜。有禮。次適吳。學蘇。次適敖。修道。次適孫。可欲。孫五人。之驥。娶徐之驥。聘朱。淮。玉。女。之。馭。聘諸生吳。東。魯。女。元甫出。次之驥。聘許。孝。廉。麗。女。次之駒。聘段。封。君。偉。女。亦龍出。孫女六人。長適諸生孫。夢。庚。次適孫。以。孝。次許。聘。朱。某。次幼。元甫出。曾孫二人。世清。聘諸生。易。可。居。女。世忠。聘李。孝。廉。自。榮。女。之。驥。出。曾孫女一人。許聘。張。開。府。曾孫。行。祚。趙。子曰。世。實。生。人。能。無。世。情。蒼。素。混。淆。賢者所歎。馬公以元甫為子。而厥官乃隱。安得不鬱伊乎。異哉。乎當事之言也。曰。吾將黜夫假仁假義者。用此以吏。列名人。即如所云。真貪真酷者。豈盡去哉。有識者安得不鬱伊乎。非馬公不生元甫。賢豪豈易得哉。世多以為患。何暇愛惜之乎。余為馬公墓銘。蓋不勝其歎息焉。銘曰。

明贈奉直大夫知州張公暨配滑太宜人墓誌銘

趙州張公。以隆慶三年己巳春二月二十三日卒。其年十月二十日。卜葬於州城南祖塋之西。其子伯簡為狀。而未有銘也。至於今三十四年矣。是為萬曆三十年壬寅八月初四日。公配滑太宜人卒。於是公之孫駒。將以是年十一月十五日合葬。乃以伯簡所為狀。及所為太宜人狀。來求銘。嗟。余未及見張公也。然嘗拜滑太宜人焉。余弱冠。交於伯簡。及其弟叔廣。至深。千里又從余遊。伯簡未乞公銘。以太宜人在。意有待乎。假令不先逝者。銘亦必余屬也。張公諱時泰。字道行。別號活泉。其先居州之白溝驛。曾祖通。移居城中。通生山。山生暹。暹端。介。有。籍。謂。鄉。閭。重。之。娶。閔。年。四十。未。有。子。不。肯。置。妾。閔。力。勸。之。娶。高。生。公。六。歲。求婚於滑翁。滑翁愛公器宇。許之。越明年。公父卒。二母廢居。家日益貧。及娶滑太宜人。滑公憐其單子。移

公之大石橋同居焉。滑翁明陰陽形家之術，以教公。既成，恥之棄去。從故縣令王公棟學易，會以修城役於州。公帶經往，守見而異之，即放歸。學易一年而王公卒，家遭火，資用都盡。無書可讀，公喟曰：「天乎！豈不欲余儒耶？然庸詎知非孟子所謂動心忍性者乎？鄰舍生有為春秋者，乃借春秋讀之。」時伯簡生三月，公抱之讀，使滑太宜人專紡績，以給衣食。然多區蓋之義，力不能求師，而里中有王公一槐者，曾為縣丞，家居以春秋授徒，健公之志。試以文，甚期許之，收置門下。公聞一言，即竦意而聽。見一字，即手書於牘，以得之難，惟恐失之。其學備極勞苦，嘉月良辰，罔知休暇。以是精於春秋。當此時，北方人士，憚春秋難通，鮮為之者。公始發憤力攻，竟為名士。父子三人，皆以春秋取科第。趙春秋生通者，多其弟子。公二十五，乃就有司試。學使者王公賞其文，以應鄉舉。不售，補增廣生。明年食廩，自是每試輒高等。然轆軻至四十，乃舉於鄉。是為嘉靖甲子。又三年丁卯，伯簡即舉於鄉。甫弱冠耳，而叔廣亦已為諸生。榮榮見光氣矣。公起於孤寒，尊節抗行，屹不可撓。故事舉於鄉者，州守為之饋金三百以贈。公笑曰：「吾昔嘗饑凍，一介不苟取。今棄名天府，乃箕斂鄉黨耶？固不受。」公之姪居正，幼孤，公收而子之。若已出，他姪有兄弟爭田鬪者，族人請扑教之。公持杖而泣，良久，投杖於地曰：「奈何以田故，失骨肉之和，又傷及父母遺體也。」姪遂感悟相愛，公刻意砥行。雖閭室之中，皆有箴銘。久之，比集為修省錄，嘗言上固窮而後能慎位，清心而後能效忠，有味乎其言之也。其用於世，必有可觀者。再舉進士不第，齋志以歿。距其生嘉靖三年八月初八日，僅四十有六耳。以伯簡守華州，績最，贈公如其官。而滑太宜人受今封，滑太宜人自少而與公食貧，鉛槧機杼共一室，遂能通儒書。解大義，伯簡童時，公恆出授徒，則從太宜人受書，及叔廣能讀書，公乃不復出。公歿後，太宜人教二君甚嚴，數稱爾父少孤寒，極苦，竟成名。天固不負人，爾輩饒衣食，何忍怠惰。不念先人乎？太宜人見伯簡久不第，命之仕，謁選得華州。則迎之華州，遷同知鞏昌，則又之鞏昌。無何伯簡遂守鞏昌。太宜人居則蠶冠而霞衣，出則耳車而盛儀。而伯簡為華州時，叔廣已舉於鄉，又無何而其婿屈孟昌亦舉於鄉。孟昌少而從公治春秋者也。又無何而叔廣成進士，為高平令，以不能事貴人，謫高郵州判，旋令城武。伯簡兄弟皆迎太宜人，鄉里榮之。而二君爭致珍味美服奉太宜人。太宜人則念張公貧時傷勸，教二君慎官守，為國盡忠，以體爾父之志。即叔水之養，吾甚樂之矣。伯簡亦為貴人所喚，罷鞏昌。太宜人慍也。曰：仕至二千石不謙矣，而吾又年老，爾弟遊宦於外，爾歸固善，頃之叔廣擢膠州，雖者未已，再謫湖廣布政司照磨。會長垣李中丞征及播會，時叔廣入蜀，畫幕中，叔廣以勞瘁嘔血卒於蜀。太宜人慍屢絕，曰：兒念我老難於行，而我固趣之，竟使兒客死，我則諄矣。伯簡強寬譬太宜人，居無何而屈孟昌卒，又無何而伯簡亦以痛心故病卒。太宜人不勝痛，一病竟不起。太宜人生於嘉靖元年七月十二日，卒於萬曆三十年八月四日，壽八十有一矣。獨其效以痛心故可哀也。蓋余聞之長老，張公天性剛，然其存心甚厚，與朋友交，情好隆，終身無間。每語伯簡兄弟，某吾執友，爾輩事之宜如我也。嗟嗟！古君子哉！滑太宜人父滑翁。

柏鄉人也。而居大石橋，識張公於習齒而女之。其元張氏之宗，豈偶也哉。張公舉於鄉，而滑翁歿，無子。張公竭貲以葬，盡哀而哭之。滑氏墳在柏鄉，張公為葬之橋西北里許，以便張氏子孫世享祀之也。張公子二，長居敬，即伯簡。娶杜氏，封宜人。次居仁，即叔廣。娶馮氏，封孺人。女四，長適廩生李采，次適舉人屈其與，所謂屈孟昌者也。次適郭楨，次適高邑廩生郭霖，孫男三，長駒，庠生。即千里。娶柏鄉故按察司副使趙公惟卿女，繼娶新安項氏。次駿，聘柏鄉中書舍人魏公大用女。皆叔廣出。次嗣，聘柏鄉廩生呂應熊女。伯簡出。孫女六，長適蔡荄，次適太學生薛浦，俱甯晉人。次適元氏諸生李念孝，次適晉州施於政。次許聘序班焦紹子。次許聘元氏舉人翟洛子。伯簡叔廣所出各三，曾孫男一，瑤明，聘柏鄉舉人魏純粹女。駒出。銘曰：古之勞人，於維張公。孤露困窮，以克奮興。志之未畢，厥算以終。淑媛成之，家用丕昌。如恢哀夏，露雨瀟瀟。時往歲登，且雪且霜。霜摧菊秀，夫亦何傷。有孫曰駒，明瑤美璧。卜茲襲吉，維終古宅。光靈啓佑，後福罔斂。明故安定縣知縣敬菴王公墓誌銘。

萬曆二十一年歲在蛇。某月某日，甯晉王公卒。其子吏部君友人，高邑趙子往弔之。吏部君哀毀甚，趙子為言禮戒不勝喪，聖人事死如生，哀也者，死之也。已矣，死而生之之謂大孝。吏部君唯唯，痛哭不休。留趙子食。趙子不能食，餒涕而出。歸則吏部君以王公大行經邦所為狀來屬銘。蓋大行，王公之門人也。趙子曰：嗟！余何忍銘王公。余何忍不銘王公。王公名克慎，字某，別號敬菴。世居邑之北之石柱里。高祖昇，昇季子望，是為曾祖。天順中，少司馬公詔，其兄也。望生亨壽官，亨生焚，公方直諒，鄉黨稱之。亦為壽官。生公性資警徹，似信有大度。平生取阿徇人，家恆不給，而樂施予。鄉鄰不能婚者，婚之。不足者助之，喪亦然。賴公婚喪者凡百餘人。少讀書，一再過輒不安，然不肯苦學，以為前越之不以。蘇秦之刺股，徒欲速得富厚耳。故雖冬夜亦不篝燈，其為文獨挺高調，脫去學士蹊徑。每就學使者試，輒首諸生，然數奇。大比竟不利。隆慶己巳，是為穆皇帝御極之。又明年，有詔郡邑，備廩士，都試於學使者。拔其僑一人入太學。苟文弗稱度之，不必備。命曰恩貢。公在選中，謁選授北方安定縣令。縣二十里，故事坊郭一里，免其雜徭，以供令之私用。所費不貲，財產坐糜。公下車首罷之，曰：仕有常祿，而棄之，又漁蘇小民，是跼蹐之行也。而余不忍為也。市故有稅，後遂加。交箕帚皆有稅，公悉除其項細，如額而止。邑有大鹽商，架點甚，前令莫敢誰何。公故知其名，而商怙於惡，以盜引事誣平民。公重敲扑之，商潛遁去。張觀察者，邑之巨族也，多倚勢為不法者。公懲其一，二魁宿，人人慄息。公為安定年餘，邑甚清。然不能阿事司府，竟構諸直，指助罷之。邑人號泣，歎恨。如失慈母。觀察將往見公，竊語人曰：王公方失意，必不得見。至則公即出見之，談笑如常時。觀察出，爽然自失曰：王公高人，王公高人，其必有後乎。公歸里，以緣逮父母為幸，敬養周至。覺兩尊人意常在親戚之貧者，請散俸金濟之。兩尊人心甚歡，及相繼逝，皆致哀葬祭如禮。喪畢，乃與諸故人約，分日置酒清。

弗彰。公爲言之有司。表其宅。諸生魏大本。離大辟。非其罪。又連及平民石文。趙治。蒙公借通學。力爲昭雪。咸得脫。其蒿目人之困類如此。每歲祁寒。施錢丐者。咸與之薪木。令聚烘取暖。以不至僵凍。有河南成卒自北來。患疫甚。殆公藥之起。給道里費以歸。比再調至。獻香茅。曰。非遇公者。吾其塗之朽齒矣。公有補世益民之志。而屢試棘闈。不見收。御史龐公尙鵬來視學。公條上八事。其一言入貨授官之例宜罷。其二言徭役多不平均。宜詳釐其弊。其三言鹽斤之稅宜除。其四言軍衛之卒。困苦已極。宜禁將領之貪殘。其五言種馬之遺害。宜變通宜民。其六言驛傳偏累。宜令僻邑佐之。其七言修濬城池。以防不虞。其八言禁掘寺觀。以漸絕異端。既而御史大夫宋公縉至。亦條上之。皆稱善。相屬曰。經濟才也。公竟以貢入太學。邑貢者。例有裝劑費百餘金。斂之於民。公力辭。邑令高公曰。君自爲則得矣。其如後進何。公曰。吾誠過。則取其籍。署曰完。其廉而不苛如此。公卒業太學。歸。慨宗法之廢。而風俗不悛。乃訪求先世之故爲譜。歲時倡族人合祭於塋。祭畢共饗。講敦睦之誼。公出仕爲滎陽令。一意崇寬大。撫掩其民。不操切蠱名。下車問邑。何以多流冗。則田在草間。而稅多積逋之故。捐金爲買牛七十餘頭。給不能耕者。令止納今年之租。復業至數百家。而稅之逋。往往懸點。役歷代辦。多冒沒自肥。公下令。皆躬自納。竣事。給印牒。宿弊頓清。公好古教化。養婦守節者。輒旌之。且問以布粟。有爲其祖母廬墓而沒者。爲題石表揚之。其亂倫敗俗者。悉責於法。即豪有力。弗可奪。桑之東南爲周藩。寢園守者多賄小民。公正已執法。慮餽稍減。乘傳入境者。多分外求索。公力裁之。大都公爲政。寬於良民。而嚴於豪猾。惴惴守官。恥以竿牘苞直結算。皆不合官機。故不悅者。求其瑕無所得。則曰。選輒。竟以此退。公之歸也。則駕部君成進士矣。澹衣糲食。不異寒素。性能酒。日與親知飲。雅歌投瓊。甚歡。每耕刈時。引一蒼頭騎馬之田間。逢田更野叟。溫然笑語。人人親奉。故好服食。導引之事。時接見方士。片言之合。即解衣履界之。以哭中子過哀。病痿數年。竟不起。公之內行淳備。宗族鄉黨。皆能道之。其爲邑人計也。余方爲司農郎。有僕道公門。隸之言曰。賭金錢不取。欲再往可得乎。其言甚鄙。然足知公之在滎陽矣。銘曰。

吁嗟張公。質有其內。恪慎克孝。友於兄弟。昂昂將將。孔德之厚。如山之雄。而仁是右。永終令譽。自於盧首。百里爲宰。梓民鳩之。彼之所懷。人或得之。彼之所祝。鬼神麻之。爰即初居。昭受吉祥。祿謀則拙。道謀則臧。組修匪息。委於成唐。後受其福。奕世彌昌。

明教封文林郎永城縣知縣魏公暨配馮趙兩儒人合葬墓誌銘

魏公名大成。字時夫。別號樂吾。世縣柏鄉。不有積德。至澄齋公而顯。澄齋公名巖。公之祖也。生二子。名謙光者。別號慎齋。公之父也。慎齋公之弟名謙吉。別號槐川。澄齋公高才宿學。二公皆少而奇挺。父子爲諸生。並稱名士。督學胡姓者。以面貌沙汰諸生。澄齋公在其中。而二公者。每試迭爲第一。然槐川公早升第。爲中丞。貴澄齋公。而慎齋公竟以太學令衡山。其月而歸。衡山公娶張儒人。晚乃舉公。顯昇陝。望之知

其福人偉器也。十五補諸生。名駸駸起。視一第反掌耳。而魏公者。馮公之壻也。馮公者。世所稱無懷山人。爲酒史傳於世者也。馮公博學能詩文。三十餘而應歲貢。衡山公欲公與馮公友。天下士於太學。乃入貨爲太學生。馮公面目言動。非常人也。每同遊。裁冠絳服。見者洒然異之。冰清玉潤。規模一時。同試於大比者數矣。而竟不第。自太學歸。坎壈不自聊。進取之志類矣。邑有褚公者。馮公其壻也。褚公故博學。能詩文。能豪飲。此時柏鄉多酒人。無先之者。自蘭陽令歸。三公者遂爲交酒之會。雅達風流。後進咸慕效之。久之馮公先褚卒。財四十。而總公所娶馮儒人卒久矣。魏公愈益。適驛卒寂。惟靜坐。攤卷吟哦。賓婚希見其面。及仲子乾仲舉於鄉。遂杜門不復出。乾仲或進士。爲水城令。以考最受封。具衣冠一。望闕而拜。即幅巾暨褐。衣袖俱短。敝則補之。以示不出之意。邑令長至。親往賀。皆不見也。乾仲被徵。選爲侍御。待命不下。遂告終。養歸。無何亦先卒。乾仲之子元昌。復爲名士。將將將翔。公不少延也。公事父母以孝著。庶母弟大順。家業中落。公飲食教誨之。今爲廩生。常著二論。其一言養生。以習靜爲主。無取於呼吸吐納。假仰誦伸之術。尤戒任時醫。曰。是多庸妄。奈何以性命付之。其一言佛氏之徒。率以禍福冥報。怵誘愚人。儒術明則異端息。絲前之云。可通於用人治世。絲後之云。即孟子所謂君子反經而已矣。皆至論也。公先娶馮公之女。聰慧而孝敬。繼娶唐山庠生趙公垣之女。幽貞而勤肅。皆齒於年。然皆以乾仲貴。亦豐於矣。趙子曰。余與魏公。皆馮公之壻也。內子乃後母所出。甫于歸。而馮公見背。余未仕時。每過魏公。輒歡飲。不啻十日。及余解官抵里。無何公已謝客。余過則見之。公自稱老病。恆扶杖行。一日余偶至。公遽舍其杖而趨。相與大笑。飲極醉而罷。余每歎其人似夏夏甫。哀夏甫者。汝南人也。當東漢之季。築室於庭中。閉門不見客。范孟博以爲至賢。余欲效之而不能也。公嘗署其門曰。一錢不擾鄰里。片紙不入公門。嗟乎。世之士大夫。若此。則風俗美而小民安矣。公生於嘉靖云云。生子二。長純。純娶張氏。邑同知書紳女。蚤卒。張獨處一室。焚香誦經。其淨食以供佛者。猶之魏公也。人皆孝之。完節而終。次即侍御名純粹。娶張氏。贈孺人。邑兵部職方司郎中主敬女。繼程氏。封孺人。唐山生員體乾女。孫六。柏祥。即元昌。選貢生云云。銘曰。

明鴻臚寺序班焦公暨配王李二儒人合葬墓誌銘

余隆慶壬申遊太學。與鴻臚焦公。兩淮鹽運郭公。鞏昌太守張公俱。三公者。故與余鄉曲姻連。郭公張公皆三十許。焦公與余皆二十許。情與正佳。朝夕遊處。談劇甚歡也。事已而後。往來加善。及官成歸里。年皆尙壯。遂結高陽之社。久之郭公卒。其子公肅。繼余爲銘其墓。張公卒時。余方病。其子嗣不知既殯之。後可以銘人也。而余屬焦公卒。其子元開。以趙殿之所爲狀。屬余爲之銘。焦公名紹。字子業。號慎菴。趙

州人也。始祖良臣。生士敬。士敬生林。林生得才。得才生茂。茂生景。景生秉彝。是維公父。娶秦。生公。焦氏世以勤儉致饒裕。宗族數百人。其所居鄉曰封斯。入其境。林木茂密。舍宇修整。望之而知其舊家也。公幼而慧。勤學。然無弟兄。氣體又弱。父憐之。令輸粟入太學。卒業。曰。今仕途拘於資格。異日不遇為郡邑小吏。屈膝貴人。余弗能也。竟謁選。授鴻臚寺序班。遇恩。移贈父如其官。母孺人曰。吾之願畢矣。遂稱病歸。先是秦孺人蚤卒。非久。父亦就世。公事繼母。朱孺人。孝敬篤至。如事父母。有幼妹。朱孺人出也。嫁裝獨勝於諸妹。母偶病。過其女家。有醫稱神鍼者。鍼其股。筋斷。竟不起。公以為終天之恨。哀毀幾不勝喪。有兩叔。後皆貧。公時時周給之。皆不下數百金。且割地以振業之。公見其族益大。讀書者多。乃創為精舍。規模廣秀。集族中子弟為文會。今青衿甚衆。學使者都試。往往取高等。而其人皆馴雅謹飭。焦公之所染也。公每蚤起。家僮灑掃。自堂室以及大門之外。不容一塵。一芥。几榻杯盃。概滌可鑑。數十年如新。客至。酒醴羹膾。隨無不致。精人言焦公好潔。其實非也。蓋蘇生而小心。視天下事無可忽易者。至於稼穡之務。尤所洞徹。其佃作者。教之已成。非惟竭四肢之敏。種植蕪蕪。皆有妙理。故其禾稼美而收入多。以其有餘。恤榮蘇困。予之不望其報。貨之不責其債。是以焦公之孝悌。稱於宗族。簡操重於士林。而歎聲滿於道路。余嘗與之書曰。作人如公。即從此至八百歲。定無過失。非諛言也。趙殿之乃其婿。通雅之士。公愛之。自己未冬。病痢。臨年不瘳。每招殿之與語。曰。吾殆不起乎。人生貴知足耳。余以布衣。蓬朝班之末。其職易盡。從賢士大夫遊。不余彼也。先世所遺薄產。不減尺寸。有子幸為諸生。自少至老。無傷害於人。無獲罪於天。且年過七十。安所不足乎。越數日卒。斯又所謂達人。大觀者矣。元配王孺人。高邑廩生納言女。端嫺寡笑言。精婦工。能勞苦。善事尊嫜。克成焦公之孝。焦公生於云。男子一之。啓即元開。銘曰。

明解元馮仲昌暨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仲昌以萬曆辛巳二月十八日卒。二十五年矣。壬辰之二月二十五日。葬於施莊祖塋之東。未有銘也。乙巳十一月十日。配張孺人卒。歲在龍蛇。賢人嗟蛇。女子之祥。節婦以亡。古無虛諺哉。其子思朴。將以十二月之二十六日。啓仲昌之窆。而合葬焉。孺人之弟張職。方懋情以狀來。屬余銘。仲昌之先世。縣柏鄉。居城南之村。曰寨裏。有三老公者。徙城東之施莊。三老公生進。進生剛。剛生昇。昇生敬。以廩生援例。為唐府典。實。敬生達。達生鍾。舉於鄉。為濮州守。居家孝友。當官著名。迹生時化。是仲昌之父。鄉人士所稱。與川公者也。與川公高才多學。能詩及古文詞。意氣德行甚高。然數奇。四十貢入太學。未幾而卒。遠邇惜之。仲昌名嘉遇。生而哲。大目闊口。聲音鴻朗。殆非常人也。時未有識者。一日為文示余。余賞其數語。曰。是必以文鳴。仲昌遂肆力於學。所為文無不余求定者。余多所刺譏。仲昌無不怡。與稱賞之不殊。每與余杯酒論

文。無不為之絕倒者。厥後余游長安。遇孫文融。文融謂余文似史記。余乃取史記精讀之。則貽書仲昌讀史記。仲昌之文。則有史記之致焉。凡余之所聞文融論文語。每舉以告仲昌。仲昌嘗欲走長安。從文融學。易而未果也。乙亥。余為汝南司理。明年丙子。仲昌未得與秋試。而是年舉第一者。為南樂魏懋權。仲昌書於壁曰。今年魏懋權冠秋榜。吾無慮矣。蓋懋權屢舉不售。竟冠秋榜。迨己卯。仲昌遂舉第一。長安諸公見其文。曰。是有誠見。不類下邑士子。好事者遂云。浙江人而居於趙者也。文融以余所親告之。是嘗欲從我學。易而未果。故名士庚辰春。仲昌不第。明年遂卒。其時余尚在汝南也。仲昌為諸生時。督學賀公一桂。極稱其文。以為異等。中丞耿公定力過汝南。謂余曰。頃見賀督學云。柏鄉有馮生者。文殊似趙夢白。余具言乃其所親。相與大笑。此時柏鄉令張公左海。博雅之士。而邢子愿為南宮令。皆國士。仲昌。郡中二千石。聞仲昌名。招致門下。絕愛之。遂有以重賄求仲昌為請寄者。計二千石無不從。仲昌皆笑而卻之。其好修又如此。仲昌立志甚銳。欲為冠秋榜。即無先者。他事何不可成。其如年壽之弗永。何哉。張孺人者。榮陽令張公之女也。仲昌誠好學。孺人諫勸之亦甚苦。仲昌豪於酒。因孺人而覆杯。仲昌之卒也。孺人哭欲絕。然視之。有二男子二女子。以此強活。乃長女許聘諸生魏三益。癘。次女適諸生魏文燧。未久而死。次子思若。六歲而登高墮地。一肢枯。不能行。縣縣連連者十三年。死。惟有子思朴。在對之日流涕。及其能讀書。稍情。即等之。咸加於折。博求名師。不惜供給之費。思朴為諸生。督之愈嚴。先是孺人以舊宅之不安。卜宅於西門之內。高樓突厦。煇煇如也。沈沈如也。皆孺人自經營。孺人故多病。其幸遺孤之成立。而望其繼父之志。慮費用之不贖。腸迴腹轉。宵畫靡甯。劬勞不可名狀。恆內熱而赤。時或鏡寒。內子其女叔也。謂曰。嫂有婦矣。何不稍自愛。曰。余天性如是。固知其極苦也。病既力。則歷歷言身後事。葬欲蚤欲薄。及他繼悉曲折。無所不至。然總之為思朴慮。蓋孺人之所愛。不在性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匪獨貞臣也。節婦亦若此矣。孺人將歿。直指使者以貞節表其宅。孺人猶及見之。歿亦何恨哉。仲昌生於嘉靖癸丑三月十三日。得年二十九歲。孺人生於癸丑三月三日。得年五十三歲。思朴娶封邑令呂公新芳女。有一男子。聘魏三益女。即仲昌長女。所許聘者二女子。大者許聘諸生魏邦甯男。銘曰。

明穎川許公墓誌銘

許公名郊。字叔鄴。別號穎川。忠節公之孫也。忠節公娶楊夫人。生光祿公瑄。瑄娶王孺人。生公。忠節公世為固始人。其令樂陵。以剽劫賊功。擢山東備兵僉事。時臨穎王公金為憲副。好忠節公豪賢。遂以女妻光祿公。生許公。故許公號穎川。許公生而頤幹豐骨。黝黝秀。楊太夫人有十數孫。獨愛公。錦衣公瑒。光祿公之長兄也。迎養京邸。攜公往。及太夫人卒。隨靈輜歸。時數歲耳。哀情禮貌。有若成人。弱冠補弟子員。博

絕。俛首而就書生之技。欲以致身用世。而致困。鄉里後輩。往往皆貴。是年幾售。又不果。則仰而嘆曰。天何其巧於抑我也。命可知矣。遂病。頃之有瘳。復病。不能言語。行動者五年。竟不起。其病時。猶常讀書。為詩。文益博。益工。其思不亂。其氣不衰。殊不似有病者。曰。肩自謂必起。他人亦信之。然卒不起。其危篤之時。思猶不亂。氣猶不衰。其遺筆。皆可傳也。異哉。其常人乎。平生所負人之債。一一書之。以示其子。其子。令其宅。以償。其生。再請。曰。不可。盡一切。與趙先生。圖之。過五七。往求銘。蓋曰。肩自癸巳。來從余游。久而愈相信。病中。念趙先生。所交與多。海內賢豪。冀他日。官游。盡結識之。而身已病。莫知起時。則以所著作。上長垣李于田。司馬。盛稱之。以上。李本甯。太史。太史書至。而曰。肩之。瑟撤矣。痛哉。曰。肩之。文學材術。識見。意氣。自負於天下。不多讓。人而獨親。趙子。取其。推魯。融。而為正直。朴雅。曰。肩所進益高。不可及。足有為於天下。而一病不起。痛哉。曰。肩生於嘉靖辛酉四月十五日。卒於萬曆丁未九月二十三日。年四十七歲。配周氏。冀州周知州。謙女。男一。即。意生。府庠生。妻邑人孟好謙女。繼妻梁嘉瑞女。女一。適歲貢生朱繼。子。府庠生。遐胤。孫男一。查。蕭甫。五歲。意生以戊申二月二十七日。卜葬曰。肩於城東十里小李家村北之新阡。來求銘。銘曰。

味檠齋文集卷十三

墓誌銘

明太學徵野張公偕配郝孺人合葬墓誌銘

先是余為兩兒求師。平定延公墓竹為河北兵使者。以使事過我。輒與之謀。則稱張君伯顯。文行卓犖。可師。余禮請之。至。則果溫仁篤謹人也。徵獨文學之高。明年。其尊人徵野公來。本溫仁篤謹人也。因是以問其。上世皆積德。徵野公之高祖承宗。為食事。甯夏士民。徧思之。祠祀不絕。曾祖敘。為太學。卒。祖元錫。以太學。為山東藩司知事。父洲。近泉。公舉於鄉。為澄縣令。妻黃生。徵野公。童齒。穎脫。能為文。有孫司理者。行部。聞公名。與青衿。並試。青衿。莫先也。大奇之。為諸生。每試。皆高等。然五試。秋闈。皆不利。竟以明經。選入太學。公生有至性。遭母喪。癯思。哭泣。三年。如一日。時。近泉公。已逾七十。公承顏。怡志。寂視。默聽。朝夕。膝下。不暇。學問。及見背。致毀。如母。遠適。皆孝之。待弟。愛。訓子。嚴。交友。信。見人之窘急。咨嗟。痛念。盡力。振拔之。故其。歿也。疎。迷。鬱。悼。不異。親友。公配郝孺人。給諫公。之曾孫。太學公。積之。女。父。嘗奇之。不輕。許人。睹張公之器宇。有異。遂女焉。孺人于歸時。近泉公。方游宦家。溫然。孺人性。勤儉。自奉。薄。澣。汚。執。糞。奉。兩大人。不敢。辭。煩。

辱。兩大人甚歡。張公之愛。實得孺人之助。張公。教子。嚴。孺人。則謂之曰。爾輩得無茶之乎。夫病。獨身。強。而後。知藥艾之良也。日月易徂。少年。戲蕩。長無所成。悔不可追矣。孺人卒時。近泉公。尚在。病革。惟念。舅。景。跌。先朝。露。不得。終。奉。養。魂魄。長恨。無窮。張公。名。所。志。字。汝。道。別。號。徵。野。生。於。嘉。靖。庚。申。二。月。二。十。三。日。卒。於。萬。曆。庚。戌。二。月。十。七。日。年。六。十。有。三。孺。人。生。於。嘉。靖。癸。卯。五。月。二。十。六。日。卒。於。萬。曆。丙。申。五。月。初。一。日。年。五。十。有。二。張。公。繼。配。董。孺。人。子。四。景。星。即。伯。顯。廩。生。妻。李。繼。妻。劉。璧。星。庠。生。妻。李。繼。妻。趙。德。星。庠。生。再。妻。皆。王。俱。都。出。台。星。聘。郭。董。出。孫。五。卿。雲。聘。石。景。星。出。際。雲。梯。雲。英。雲。彤。雲。俱。璧。星。出。孫。女。二。未。聘。景。星。出。伯。顯。卜。以。公。卒。之。年。秋。某。月。某。日。與。郝。孺。人。合。葬。於。西。郊。之。野。以。延。公。所。為。狀。求。誌。銘。焉。余。觀。張。公。無。論。其。性。行。即。體。貌。莊。厚。亦。不。類。不。善。者。而。僅。逾。耳。順。何。哉。張。氏。之。積。德。守。學。四。世。矣。而。未。甚。章。其。在。伯。顯。輩。乎。余。未。見。其。他。伯。顯。之。文。質。彬。彬。固。足。以。致。身。青。雲。之。上。矣。銘。曰。

仁者宜壽。行年未老。柏舟永嘆。數焉不偶。書云孝乎。克孝克友。遇配毗之。克婦克母。以有孫子。考終於孺。種德休符。福在厥後。

明太學張公暨配郝孺人合葬墓誌銘

張公諱汝梅。別號後沱。相傳其先山西洪洞人也。永樂間遷於深州清輝頭村。祖昭。生子二。曰。巍。曰。巍。巍。以鄉舉為檢校令。封父如其官。義。義官。張公之父也。公少而英敏。總角入庠。即有聲。所讀書。掩卷無不成。誦屢試不售。因入貨游太學。其為人。蕭然。溫煦。而中有以自守。儻居竟日。或不過數言。言則胸中都盡。即有所不平。不能含咽。或面折人之過。多不能堪。然旋即消釋。無所芥蒂。里中皆以張公終長者。平居自讀。書課子之外。絕無雜好。兄汝桐。早世。病危時。子大猷。生三月。親執公之手。以存孤為託。公恩勸教誨之。如己子。大猷及子兆先。率先。俱為諸生。高等。深州故多水患。隆慶己巳。淫霖為虐。溷沱溢溢。深州之害尤甚。公所居村。去東鹿十里。而近。捐貲築長隄。身親督率。春杵如雲。邪許之聲。徹於晝夜。亡何東鹿城陷。而清輝獨完。歲大旱。出穀糶之。俄而騰貴。糶者益其價。公守之不二。曰。吾不以利傷信也。饑人多。不可勝賑。有抱攜婦子而逃者。公齋戒沐浴。日夜哭泣。禱於三官祠中。俄而得雨。衆皆曰。此張公雨也。貧病者。無親疏。使人往問之。酒肉藥餌。惟其所欲。賴以全活者甚衆。清輝。藁爾之區。而青衿二十餘人。登科者二人。先是張公請閩生為師。羣一鄉之子弟而教之。貧者為之行束脩。甚則資其衣食。俾無廢業。以是文學。駁盛焉。張公歿後。諸子皆未壯。歲比不登。政煩賦重。迄今三十餘年矣。而家產益豐。子孫衆多。皆翩翩有文采。則種孺人內助之功。孺人衣污澣而甘芋菽。恆五鼓起。命諸子讀書。諄諄然教之以門戶之難支。學之不可。以怠。而躬自汲澣。一切執務。手迹整理。農月則徧歷。賦畝。觀耕種。銜刈之事。倉箱有餘。以周姻族。鄰曲。聞乞兒哀號。則當食而歎。輒以盞煖飲之。廚無腐餘。孺人素無病。丙辰冬。病。蘇。懷矣。忽張自言曰。青衣童子。請我。我便去。其子孝廉君曰。遂三年而來也。孺人遂復起。孝廉君旋自悔。恨何乃僅言三年。然莫知其所。

以言也。今年己未仲冬復病。日向與童子期。今其時矣。不三日而逝。里中男女老幼無不隕涕。一如張公卒時。張公生於嘉靖癸巳。享年五十歲。種孺人生於嘉靖壬辰。享年八十八歲。子四。女二。孫男四。女四。一鳳出者尚幼。孝廉下以季冬之念四日。合葬於清輝南之祖塋。以誌銘。屬余。余聞東閩子晚而儻然甚困。或問公何以至是。曰。吾嘗在位七年。而未嘗薦一人也。貨至三十萬。而未嘗富一人也。今之人進則招權納賄。退則漁食鄉里。此東閩子之所不為也。而曾不若其自知。張公韋布之士。其家未足為大富。以其勤儉之所致。利益及於鄉人家。無貧而歲無凶人之賢不肖。相去豈不遠哉。種孺人因而行之。前後數十年。非夫易之所謂積善者耶。子孫之與。不亦宜乎。余久不為文。孝廉從余學。知其至性。不忍辭也。聊據其所為狀。而比次之。無溢詞焉。銘曰。

猶嗟張公。先民是則。孺人相之。共行其德。逝者若存。其德益力。吉祥來奉。恆有喜色。天數既終。茲焉止息。馮夷避之。賢達攸城。清輝不泯。嘉名永勒。

明太學生魏元伯墓誌銘

魏元伯名文燦。柏鄉人。少司馬魏公謙吉之孫。太學生太平之長子也。生而哲而廣。眉宇瑰異。少即能誦書。父愛之。以戴氏禮浩繁。北土罕習者。為延師教之。輒通十五。為諸生。其意恆不欲與俗同。為文有奇氣。絕不與他諸生同。每試皆冠。其學無不涉獵。能為詩及古文。能酒好客。四方之詞人游士至者。皆館築之。張筵歌舞。日夜不勸。交友信。能振人之急。自負甚高。於人罕所讓。以青雲可企足而致。即他人皆推服之。然數試於鄉。不利。戊戌。督學使者周公孔教奇其文。拔入太學。周公與余善。後知其出余門。愈愛之。折節忘分。然自是復不利。外為陽陽。而意憤憤不自聊。則妻糧之長安中。傲居。距驢讀書。丙午秋。試出閣。即使蒼頭飛騎。以文來視余。余答之曰。君文恐未必售。蓋元伯屢賦。心思益亂。向來奇氣稍索矣。已而果又不售。聞母高病。馳歸。月餘。母竟不起。迨己酉。則七困於榜。庚戌之春。乃見於余。曰。弟子不知所為何事。而遂四十。今始自知亦極愚耳。如唐子去父母而狂奔。自此願歸依吾師矣。功名分定。日受教於吾師。為篤行博學之士。庶幾不虛此生。遂攜家歸上。從余學。歲暮暫歸。曰。明年即不歸矣。蓋除月之十八日也。至二十二日而病。病日益力。辛亥五月九日而卒。蓋余欲元伯盡讀余家之書。余之所知。悉以告之。余所交海內之名賢。悉令見之。不謂元伯遂死也。余每過元伯。元伯僅有一幼子。曰蘭哥。甫三歲。聞余至。即出見。並足深揖。問安穩否。元伯命之退。戀戀不肯去。乃孟夏之月亦殤矣。元伯慷慨激烈。自是燕趙間人。然其事父母極敬。謹柔順。或稍不悅。則長跪引咎。必解顏而後起。有疾。則日夕戰戰。侍藥。艾必有瘳。而後即安。其歿也。皆病。哭聲絕。葬具皆極豐厚。極華美。部署極稱。自其家至葬處。數里皆滿。觀者人人歎息。元伯家誠富。然人子孰有不惜費盡心力若此者。人人皆曰。孝且有才。父母既歿。事其叔中書君。猶父母也。待其弟元樞。元點。甚友愛。延師教之。皆為諸生。元伯之孝弟。亦足以壽。宜有子。乃殊不然。以元伯之才。

竟不得一第。如千里之馬。舉足見學。蹙蹙不得伸。仰天標心而無策。鬱極而通。乃欲讀書談道。樂志塵俗之外。此可謂戰勝矣。而何其遽死也。嗟哉。嗟哉。元伯固未可以死也。而死矣。而血嗣又絕。人人痛心。而况於余哉。元伯生於隆慶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享年僅四十二。娶趙同邑趙觀察惟卿之女也。無所出。先卒未葬。至是元樞元點。以十一月之七日合葬焉。銘曰。

桃蟲惟鳥。摩空而嬉。鷲鷲其羽。鷄鷄同栖。嗟嗟元伯。竟止於斯。上帝弗察。鬼或妒之。幼子亦隕。厥惟忍哉。莫悲於死。死又何悲。元伯夫也。不愧眉眉。林類無子。顏淵早萎。善何必顯。數亦有奇。中齡不泯。貞珉之辭。明武學司訓馮公墓誌銘。

萬曆三十年三月十八日。獲嘉馮公卒。先是其子元靖。以考功主事。較士於楚。被口語歸。所司者廉其枉。然猶改官南都。元靖懋公不出。公素健。不謂輒卒。然元靖以家居得與公永訣。免終天之恨。於是元靖卜葬公有日矣。其弟元獻。以狀來。屬趙子為銘其墓。蓋趙子舊較士禮闈。得元靖。相與甚備。因得以交於元獻云。公之卒也。趙子甚傷焉。以元靖仕坎壈。公又背之故。而元靖曰。上知之。能歸也。公無變微見顏色。曰。父乃不知子乎。嗟乎。高人哉。公諱效。督學易名克孝。解官之後。仍返初名。字必忠。其先揚州如皋人。有。名滿者。始遷甯山。而屯田獲嘉。滿生仁。仁生禮。禮生春。春生誨。成化中領鄉舉。官臨江。誨生世昌。舉正德辛未進士。世昌生鎮。鎮曰一泉。公娶賀氏。生三子。長即公。次曰效。弟曰效。公天性剛直。意所不服。即位勢隆赫。視之蔑如也。氣類符合。單門後進。敬若圭璧。十六補邑諸生。敏而好學。一泉公亦為諸生。疾惡嚴。與一邑令構。構其不法事於直指。令以隱官。而一泉公亦落。於是一時長吏皆側目。一泉公欲甘心焉。新令吳君至。尤所扼腕。下車即欲立。直指令者。會都試。邑諸生覽公文。文乃大奇。則瞳也。既而曰。是所謂犂牛之子耶。初念稍息。居無何。郡守陳君。司理林君。皆名士。好文。聚鵬城。備士考第之。公輒高等。名字益著。繼吳君者為潘令。潘令以甲科試。風采甚峻。公復以文見。居門下。蓋是時吏於士者。無不知一泉公事。以公有文。羽翮已就。難動。故忍不發。認重之。而一泉公與令構時。直指面質狀。令銛於辭。以抵一泉公。一泉公出倉卒。不能格。邑有程生者。一言左袒之。一泉公乃得伸其說。潘令心惡程生。中之於督學。督學行縣。以問諸生。諸生皆知潘令惡之。卻退不敢前。公獨挺身出。言程生無過。督學意解。令緣是禁。怒公矣。明年辛酉。大比。公以里選第一入試。而潘實分較棘闈。得一良書。意其公也。不肯首舉。又重棄置。乃後之。竟以首副榜。公愈益務學。勤味兼采。不遺心力。文望益高。庚午。仍居副榜。秋試。凡六。竟不得舉。以歲貢入成均。是時元靖為安肅令。公便道過之。元靖從容稱觴。因進曰。兒以大人之教。為令。且考績。幸無罪。例得封大人如其官。大人豈有意乎。公曰。否。夫封君者。家居而車服。襲之者也。皆之家。居則不若。薛而製荷也。吾猶未老。亦欲薄游。以通吾意。畢讀書之事。安能作白衣官耶。元靖遂不敢復言。越明年。謁選。得武學司訓。武學在郡中。號清閑。易致通顯。元靖所交游。皆海內賢豪。郡中貴人。多知馮公者。尤易於。

他人公意存吏隱。簡抗自遂。安肅近都中。元靖時時送易酒至。輒命侶共酌。易酒者。上谷人以易水爲之者也。其清烈無比。公飲之。則想荆柯高漸離之風焉。或勸之造謁諸貴人。曰。吾髮種種矣。豈能俯仰向少年輩乎。公在官二載。而元靖入爲戶部主事。公謂曰。吾已自爲官矣。官者如是耳矣。即日投牒上官而歸。是時公年六十。入爲子若孫談藝。出課農桑。殊有以自樂也。而里中高士有李公王公者。皆謝仕而歸。與公同調。相厚善。年齒相若。又皆能雄飲。乃爲三老會。月數會。會即浮大白。敘平生。呼車祝。放歌大笑。窮日徹夜。論者以爲三老人品。與香山洛下諸老同。而逸興靡竭。足以濟勝。殆難其儔。公事一泉公。懷若嚴主。先意承志。能得其權心。一泉公嬰末疾。已六十餘矣。多方調護。竟歿之日。公且白首矣。哀毀幾不勝喪。及元靖爲官。日進甘醴。每泫然淚下曰。吾曾不能一日養吾親若此也。二弟皆諸生高等。先卒。爲撫其子。女若已出。仲子之子。上用。今爲諸生。食廩有名。公既不屑問家人產。產故簿。又好賑贖親戚。以是費用恆不給。元靖官時。或私餽遺。有所請寄。一切峻拒之。有元靖故吏。感德無能報。以三十金爲太公酒錢。無所求。公謝之。竟不受。然亦不以語人。公異稟厚德。厄於末位。壽僅六十。不及見元靖功業之成。而懷大車之憂。有識所共駭歎。然元靖賢妙之價定矣。元獻舉於鄉。名隱。隱動遠邇。余一再見元獻。明叙靜穆。必爲大器無疑。天固已知公矣。公生於嘉靖乙未九月十八日。娶張孺人。其父騰蛟。故廩生也。以元靖安肅考績受封。子四。長上知。卽元靖。以安肅令。轉戶部主事。改兵部。旋改考功。娶宋。封孺人。上達。娶花氏。先卒。上愛妻陳氏。俱增廣生。上賓卽元獻。娶劉氏。繼娶趙氏。庚子舉人。女一。適武學生孫思義。孫二。兆麟。上知出。聘高氏。兆魁。上賓出。孫女三。長適楊允恆。上達出。上知上賓各一女。幼銘曰。

明故邠州學正王公暨配兩趙孺人墓誌銘

王公以萬曆壬辰六月廿日卒。至於今二十九年矣。今年庚申。王公之子義華。以魏中書汝立之所爲狀。來求銘於余。汝立。余親戚之最善者。亦就世多年矣。余聞義華。何以久而不銘也。義華曰。正民沈淫掖中。不能顯揚前人之德。計惟得正人一言。以垂來禩。墓碑則張懋借職方爲之矣。銘以傲於先生。余不佞。不謂義華信重余至此。余曷敢當。然人之爲其親。孰有如義華者哉。義華。余三徑中人也。夫曷敢讓焉。按狀。王公。柏鄉人也。名振。字子新。別號調羹。曾祖玘。玘生彬。彬生父春。配李。繼買之生公也。父卒三月矣。先是穿墻中白堊。若玉環焉。衆以爲王氏與之兆。公幼而孤露。資產盡於蠶食。乃奮而爲儒。未幾輒發。誦前輩文。能擬之時。汝立之祖魏公。後贈中丞者。方隱授經。學高。公往從之。不能具束脩。魏公曰。余觀子之器業。必能取青紫。異日軒車過吾門而趨。其爲束脩。朕矣。既明習十七年。而未得爲青衿。曰。命也。棄之去。爲賣。學使者方公。至。較士極遴選。公復出就試。柏鄉取一人。則王公也。無何爲廩生。每試先人。縣舉。德行必推公。令馬公爲賢者也。雅重之。公長子民和。聘宋尙仁之女。未能娶。有誣尙仁者。馬公爲直之。遂薦

其嘉好焉。秋試。屢躓。歲貢入太學。卒業。講選。得萊陽訓導。時有爲匿名帖。誹觀察使者。方攔焉。震怒。無從得其人。則又有帖云。出母生之手者。觀察使避欲收之。屬吏咸在。錯愕莫敢出一語。公獨力辨。母生素非爲惡者。且此陰隱事。雖妻子不得聞。他人安得知之。必諱者所爲耳。觀察意頓解。公與人退讓。抑默。及母生之事。乃侃侃正言。成觀察之明。排母生之患。衆皆駭服。燕趙間固多慷慨之士。而王公以溫倫藏之。君子哉。當道者甚重之。委署大嵩衛學。視孔廟頽圯。白諸上官。修葺之。衛乏才。鄰邑十有冒籍入學者。諸生羣毆之。幾死。公譴諫。開諭。莫不愧服。轉延長教諭。三年。轉邠州學正。有鬻子以償逋賦者。公捐俸代輸焉。而席生與張生爭廩。暮夜遺公金。公曰。受若金而喪吾節。何以立諸生之上也。席生靡徙去。三年。轉魯東原王教授。人謂邠州訓導馮姓者。忌王公。讒之。公去後。諸生僉舉祀名宦祠。東原王性下急。嘗欲以私怒致人於死。而故事。王所下令。非教授印不得行。索之。公決不與。王以頭搶地出血。公曰。臣甯得罪於王。不敢枉殺人。得罪於鬼神名教也。其直己守道多此類。居二年。謝政歸。家貧如未仕時。每言吾人尙友千古。卽不能動合典刑。亦當彷彿其萬分一。是以終其身。一介不苟取。陟步不安動。公娶趙孺人。邑管村趙洪女也。年十四歸公。卽能奉姑。嫻然忘貧。公得以專精於學。有姊再醮。恥之。終身不見。早卒。繼娶趙孺人。小荆趙文。德女也。治家甚嚴。肅。買孺人老而癯。孺人負之出入。王公輕財而好施。孺人慮其不繼也。從毫銖積至數金。付之其子。出貨取息。買田三十餘畝。王公優游林下者幾二十年。不至饑寒者。孺人力也。老年尙健。不能暇逸。無病而終。王公生於正德四年。卒於萬曆二十一年。得年八十有五。先配趙孺人。生於正德六年。卒於嘉靖三十一年。得年四十有二。繼配趙孺人。生於嘉靖十年。卒於萬曆四十五年。得年八十有七。子六。女五。孫男十二。孫女六。曾孫男八。曾孫女六。元孫一。夫廣文。冷官也。然固多士之師也。稱其爲冷官。斯可爲師矣。今之廣文。每每不安義命。而以諸生爲春。不問貧富。橫索之。筮楚市詬。無所不至。臨城學之洪姓者。至手斃一諸生。王公誠賢者。斯人豈足爲不肖哉。世之祀名宦者。大率士人用之。媚權要耳。王公以廣文轉左官矣。邪之士。俎豆之。公論豈遂絕哉。義華博雅工詞翰。羣游而孤往。有以自貴。卽乞銘之事。可以知其志尙矣。銘曰。

明甯陽教諭郭君墓誌銘

郭君之自甯陽歸也。余見之驚焉。面目奸黠。行步蹇蹇。神氣恣然不振也。余竊憂焉。余始爲諸生時。則郭君爲有名諸生矣。君長於余十數歲。然頗相重。且愛之。至老不衰。年來余數與侍御君郊游。命酒。慮君之溢於行。弗相命也。君聞之。每攜酒來。然飲酒不復能多矣。君飲酒故不能多。然當其壯時。每與吾輩飲。輒飛揚。能多飲。蓋郭君。個儻權奇人也。非夫世之飄飄者也。君少而從輝縣公受詩。公以北方罕涉春秋。

者晚年命其子姓更爲春秋君乃從郡陵公爲春秋同業者多不解君得之輒解爲文多雋語郡陵公奇之而驪城李給事者公之好婿以明春秋舉第一君又從之游其得其學試復居高等學使者論諸生聚校山書院以名士及謝二先生教之余與君皆在其中等輩多升第者君竟不售以歲貢起家或勸之游成均庶幾得民社一展其蘊蓄君曰資格之概人久矣何蘊蓄之能展且余髮漸顛安能懷斯事貴人爲甯吏隱適吾志焉謁選得濟陽訓導濟陽有張治法者好學而貧年三十餘矣君聞之則衣食之使學遂爲諸生復助之資已而舉子君瀕行治法抱其子叩頭泣曰非吾師吾且慮溝壑而安能爲諸生而又安能娶而有子其待十有恩類如此元學士楊文郁歿而祭於社其塋乃敕建者塚纍十有二邑猶楊一科意其多藏詐曰吾遠祖也應職拜掃既而嚮之有力者悉發其藏聚其遺骸總瘞之將葬爲田君大不能平唱諸生自諸當事者復其地仍葬之夫曹嬰播擊於射聲陳寵揚芬於廣漢皆以掩骼之慈意符古聖也豈若郭君遺骸於柩骨昭明德之不朽乎哉此其舉動豈夫世之區區者耶濟陽之令長吏民無不稱說感慕郭君者微獨諸生議者皆以郭君之材術非廣文也而郭君殊無意爲有司不求先諫當事者不能薦在濟陽六年而轉甯陽教諭君再任皆在齊魯之間齊魯之士固難爲語文學實行然皆素聞郭君之誼愛之如濟陽無何而感末疾遂歸君子謂郭君見幾知命郭君事父孝弟詳爲諸生食廩矣夫婦暴亡遺三子一女君皆子視之君授徒甚衆而李一本者君舅氏之孫也甫數歲祖父相繼歿其祖垂歿時有少子呼君至牀下泣曰吾視此僕然者可託惟君耳君來吾可以瞑目矣君爲撫煦教誨皆至成立一本今爲諸生君之高誼每如此君慷慨好振人之急而才足以爲之居非其位歸二年所嬰疾鬱鬱以歿惜哉蓋余猶及見君之父故個個權奇人也貌偉聲音鴻朗能飲酒其意恆尚節俠慕賢豪遠近皆敬之稱其子曰郭朝重娶於李生君名訥字汝行別號頽元朝重名良珠良珠之父曰隆隆之父曰守宗守宗之父曰鼎鼎之父曰宜是爲郡陵公之祖郡陵公者縣公之子侍御君之父也余嘗爲郡陵公志其墓矣故自宜而上者不復書郭君生於嘉靖丙申八月初六日卒於萬曆癸卯七月十九日年六十有八娶劉氏男二長士愨諸生次士銳諸生娶李氏繼聘陳氏女三一適諸生劉范巖一適諸生焦鼎思子蕃一適柏鄉諸生魏其甫一適李以是年十二月之三日葬君於臥龍岡之先塋求余爲銘遂書之末命也銘曰

君之真也將飛歷紫庭而困在木屨於談經君之隱也將瀟瀟高冥而二豎守之慘弟克興嶺漢終局命實方惜而願余銘其墓也余悲爲之銘矣

明故浮山縣訓導張君墓誌銘

萬曆丙申八月八日結髮張君卒於浮山諱至其子名號數斷絕張君有老母及妻及弟及子皆男女皆不暇備張君而交寬譽令名稍蘇乃使既走二千餘里至浮山扶柩返家越明年二月不葬張東

里許以張輩昌伯簡所爲狀來屬余爲誌銘蓋君與伯簡兄弟皆與余成幼厚善以齒事蓋如兄弟君復道令名從余學而君舍我輩已矣張君名四科字仲賢別號紹老其父諱以歲貢爲西平令有惠政余增得見之溫文君子也娶李生四維蓋卒繼娶李生君及斷事君四教君神采明潤性資英卓博精史學文采適麗董補諸生即與君等聲名日益高入皆以張君取尚素真如拾芥即張君亦自以爾爾然有司數不收初與計偕賢書將出西平夜置酒待以吉語在商漏竟不至後轉難之矣隆慶己巳舉使者甫田陳公選諸生僞者如千人聚恆山講堂令邵武謝先生平江艾先生師之數喪序其文藝君名與余膺行然於衆人中獨推余讓之明年余與同學數輩舉於鄉張君前後計偕者凡九竟不售萬曆辛卯起家歲貢謁選得浮山司訓欲不往以李儒人命往年餘卒於官痛哉言乎當其弱冠馳驅軒蓋思奮俯視青雲詎意若此焉已哉飛將無功下中封侯命也奈何君事親甚能得其懷心待弟曲盡友愛姪令德爲市井誣以大何君方辨諸當道得舍有聲姪盜不乘方曳之君前具道伶俜瘠狀君憐之給粟數斛其仁心爲實如此君之訓浮山也浮山在晉中號無文君至不踰年而浮山士翹翹文也待諸生恩禮俱至人悅服上官令長士民皆以爲賢時南樂魏公懋忠撫晉亦聞而重之蓋以君非廣文中人而廣文故聲名孤起如是君顧念太孺人不置一日涕泣言於令長乞休令長固留之未幾無疾而卒諸生號哭如喪父母邑中能市樞還士民哭聲震野諸生段啓光之父政送至君家痛哭而返親友迎君之柩無不痛哭者語曰桃李無言下自成蹊以君之才之行官止於廣文無貴賤智愚皆重之其歿也誠不誠皆痛之何必公卿令名才而好學天其以此償張君矣銘曰

嗟嗟張君而廣文焉矣而遂已焉矣而客死焉矣客既歸止生耶非客爾公爾侯應暇問夕厥聲之籍厥後之哀重泉甯聞

明語封武德將軍淮陽王公墓誌銘

王公名順治字內甫別號淮陽其先常州府武進人有名勝剛者從戎燕山其子順用靖難功世襲百戶是爲昭信公昭信公子斌征楚五開等處斬獲功多晉世襲正千戶憲皇帝時崇簡王分茅汝南改授儀衛正生斌斌生流玉爲郡諸生讀書上蔡謝先生祠出李公遜學門下是時諸名賢如楊公來鳳王公相郭公五常熊公選相與陶染切直所進甚深其詳載呂仲木碑記中然竟不得志而喪祖職以終生平以例授明威將軍張生公七歲母見背繼母史待之弗子公事之如母進無愠色退無怨言雖在孩幼而有閱焉之幸初從郡山先生授詩繼從中知張先生授易以易爲郡諸生學使者陳公試第一賞廩直指將公試中州士文高者聽之大驚書院教育之公爲汝南第一汝南於中州故上故公題秀一自譽望隆起然試數落庚午中卷李公直指學使書兩榜公請其書屋之文皆極口稱賞以爲即舉無難乃又小憊遠逝者指之又明年明威公李公以書學文題或爲名所賞識而李公亦嘗於自命也汝南再舉

武功爵。例不得久曠。祖孫不得相襲。甲戌春。乃調選大司馬。時太宰李公藏給事兵垣。試公高等。薦之於朝。曰。控弦中的。諱兵中。文復爛然可觀。宜咨各行間。用人皆為公稱慶。然公文人。見天下承平久。文吏驕。武弁太專。恥之。故謝不往。而甯為前人之儀衛。崇藩。貧國也。儀衛奉。而文奏多。其費無從出。則稱貸於人。而以軍餉償之。公極意節。毫無浮費。故軍不困。而其德。軍士之缺伍者。必移文其鄉。勾攝之。所募引甚多。且久。公第於其本伍。僉補。即上官督責之。甘受罰。不忍累良民也。故事。軍較物故者。必相驗。而後棺殮。以為慎重。公曰。父母妻子之手。詎有可疑乎。是使不肖者為勒索之計耳。第令以物故報。蓋從軍之苦。莫甚於藩。公家傳廉惠。是以軍士雖貧。而有樂生之氣。往者藩府之官。惟王之所約束。無與有司。厥後持文墨者。情為甚。務為苛。指之白簡。及冷官。而鄉曲細人。乘是以竊月旦之權。公乃喟曰。余所不欲之行間者何哉。而以俯項。持升斗。遂投劾當道而去。所居精舍曰青箱館。攤家藏之書。偏觀博涉。為文擬司馬子長。詩喜為初唐。暇則與諸同志。探名勝。賞嘉節。林游雲觀。或對奕。永日。新。如也。崇世子尤好文。儒。慕公之賢。延之東閣。待以賓師之禮。與山人張不害。日陪講。多啓沃之益。一切書記。皆出公手。詞華體要。彬彬合雅。嘗督選宮婢。遇士人之家。輒度之。即非士人。皆惟其所願。不強也。穆汝隴。王濟川。諸人。終身感悅。壬寅春。會世子薨。無見子而有遺腹。時公病。以鬱痛。加甚。至六月間。元孫生。公頓能起。趨府稱賀。無何復生。次孫。公以妾媵多。副。慮他日不利。請封。力疾草奏。極其懇。婉變懇。片言隻字。足為隕淚傷心。用能感動皇衷。妾媵如數。諸子登於玉牒。公之功也。然自是病。日篤。竟不起。公豐碩。白哲。居家孝友。與人惟謙。惟和。而貫之赤心。族人有名納誨者。性下急。數聞公勸諭。化而柔良。而納誨早孤。為其伯兄所侵。卒得保其故業。人皆以不有弄丸之妙焉。公家無餘貲。而好結客。性不能酒。而善釀酒。平生嗜茶。烹法甚精。客至無不盡歡者。自奉甚儉。而恆念人之急。衛所諸生之試於鄉者。資與之費。無所出。公捐俸以成禮。諸生不忍受。公曰。俸亦公家之予也。用之與賢。不亦可乎。故公之卒也。無智愚遠近。識不識。靡不痛悼之。公生於嘉靖庚子正月二十八日。卒於萬曆壬寅九月十八日。年六十有三。歲。其子井伯。卜。是年十二月三日。葬於城北桃源鋪祖墳之右。求趙子為誌其墓。蓋趙子嘗為汝南司理。其時王公正為儀衛。趙子門人高陵劉貽哲之祖。南風公為右史。其父鹽運公。汝南。貽哲與楊德興。韓子瑞。趙山甫。輩。皆居趙子門下。數稱王內甫雅人也。趙子甚重之。趙子去郡為郎。王公亦謝儀衛事。及趙子隱。郎上。王公歲相文。以精茶餽之。至井伯。復以諸生高等。襲職。蔚事。彌篤。公甲戌襲祖職。即於是年。誥封武德將軍。辛丑。恩。晉階四品。配馬氏。桃源。知縣。馬公應辰。女生二子。長明汲。即井伯。邑庠生。襲儀衛。銘曰。

馮季壯之歿也。遂一年餘矣。季壯兄弟四人。仲昌最先歿。伯亨次之。季壯歿未幾。而叔開隨之。此皆余之少而相親。甚。而奄忽。殞謝。可不憫哉。季壯之子子劬。下以今年三月二日。葬於氏莊祖塋之東。持觀察路。養虛公之所為狀。來求誌銘。蓋路公馮之甥。於季壯為兄。少而從之學。知季壯最真。季壯名嘉圖。別號。猗庵。世縣柏鄉。始祖三老公。生進。進生剛。剛生昇。昇生敬。敬生達。達生鍾。舉於鄉。為濮州守。濮州公。生余外舅。與川公。名時化。是維季壯之父。伯仲皆前母。褚出。季壯繼出也。生三歲而父見背。修幹。哲顏。性資警敏。母愛之。又憐其少而孤也。有慈無威。十數歲。以兩兄之命。從路公學。不督而勤。既而母又見背。時余為戶部。乃從余學於京師。其為文。跌宕疎莽。不事微巧。有雄邁之氣。伯亨以書問余曰。季之業何似。余答之曰。駸駸日上矣。既而為諸生。食廩。然大比連不售。季壯曰。古不云乎。譬如農夫。是穠是萎。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學豈可以已乎。且不學何為。愈益精力。然竟不售。先是叔開棄諸生。為真定標營中軍。時時過家。乘駿馬。束金帶。前驅負。騎從稱。里人榮之。季壯謀於余曰。不肖齒漸長矣。恐淹留無成。及今。臂力壯。猶能挽強弓。亦欲為叔兄耳。安能與兒輩稱。子弟員。掘趨學宮。以老乎。余謂之曰。今天下久無事。文吏生責甚。待武弁。不以禮。叔開性柔。善。忍。君剛人也。豈能堪其摧。筆。哉。季壯。默而退。遂止。而日忽忽。不。自聊。棄去本業。專為詩。成。即示余。推。適如其文。欲以陶寫情志。而沈憂內結。歡。故少。竟無病而卒。季壯事母極孝。歿後。搢。不哀。外祖老而貧。舅氏四人。皆養之。終其身。意氣慷慨。每學較。鄉黨有不平事。輒出。正言排。之。眾皆折服。其才足以有為。而命運坎。馮之先世有積德。濮州公。長厚君子也。余外舅。博學能詩文。獨負。僅為國子。寄。雄心於酒。世傳酒史。四十三。仲昌。舉於鄉。第一。才名。方籍。三十而歿。伯亨有父風。歿於廬生。六十二。矣。叔開五十八。季壯五十三。耳。積德者久而必興。勤學者久而必遇。獨季壯家不然。其在後之人矣。子劬兄弟。皆好學。有文。自茲其昌乎。銘曰。

求余銘。余嘗爲我仲賢兄銘。已不忍提筆。何知又爲我質甫銘哉。銘曰。
 今茲者天。厥道殊古。孰之遂也。而才則優。孰之壽也。而仁靡祐。見聞孔稔。心焉爲拊。人生今情。亦有攸懼。
 潛寐斯邱。吁嗟質甫。

明文學劉公墓誌銘

劉公以天啓癸亥三月廿八日卒。疾力時。屬其子昌求誌銘於余。而馮子劬爲狀。今年春。余解官歸。昌與其弟邈來。述公言以請。余不勝痛傷也。劉公。余弟儒卿之兒女姻也。儒卿一步不輕出。一毫不苟取。恆忿疾薄俗。終日閉門讀書。余甚愛之。贈之以詩曰。目中無貴倨。門外絕交游。妻妾強李生。二子八女。其九則側室李出也。劉公爲選聘其第五女。初以門閥締姻。既而以意氣趨操。成膠漆之堅。儒卿夫婦在時。而二子五女。相次夭折矣。復聘第六女。儒卿曰。奈吾女尙幼。何。劉公不忍舍。儒卿竟聘之。無何而其婦卒。明年儒卿亦卒。蓋辛酉七月廿四日也。所遺第六女及第九女。余撫煦之。攜之京邸。而聞劉公之諱。明年第六女亦薨矣。今見邈之素冠而來也。能不痛哉。劉公名芳遠。字含華。別號桂亭。其先皆陽人也。有名記者來隆平。家於小孟村。生得財。得財生雄。雄生雲。雲生朝相。以明經爲蘭陽丞。調新鄭丞。生三子。曰太學。訓典。議公。禮部儒士。諱典儀。公父也。明智有氣決。備僚落人也。先世固富家。至典儀公而益。豐美矣。典儀公以公之貌偉而夙穎也。延師授經。期待之良厚。爲諸生。厲志耽學。典儀公性嚴急。公克敏以順。典儀公遇事。必與公議。偶不合。輒怒。公屏氣斂容。徐察其意。復理前語。曰。此事似應耳。典儀公乃大笑。命酒極宴。而罷。與公歿。公疑滅性。母趙孺人泣曰。兒不爲我慮耶。乃強進麥粥。母有妹及姪五人。皆貧。公振恤之。待其弟芳開致美。始終無間。弟有外侮。公憫然奮曰。與其悔吾弟也。甯矧引我之腹耳。悔者誅服。元配李中風。疾數作。公伉儷之好彌篤。如賓之敬不衰。此時公已三十。謂李無子矣。而忽舉一子。李歿。竟不復娶。公之長姑。劬於公者二十年。及歿。值其子客汴。公爲殯之。歲饑。有求賑者。無親疎咸量給之。或曰。此皆亦貧。必不能償。曰。不貧何乞。責償何賑。公側心於流宄之轉壑。以其困爲義塚。掩之。里中貧子弟欲讀書者。創爲義學。又施田若干畝。爲館師之需。里人勸石美之事。有不平者。率就公剖質。輸服而退。其以稱貸起爭者。輒爲償之。公平生少病。一病竟不起。縣愷時。握其母趙孺人手曰。兒都無所慮。惟以不得奉養吾母。抱恨入冥耳。遂絕。公頹然無機。其待人雖疎。而弗厚也。雖寒細。而弗敬也。而不可干。以非禮不。可。以富貴。正似吾儒卿。而寬大過之。馮子劬之父。猶菴公才士。其母。公之從姊也。猶菴能酒。每過之。輒飲。累日。公不好酒。而好客。尤好嘉客。談笑不倦。與劇亦能豪飲。猶菴不幸早世。公問饋存慰。子劬之母。益。曰。吾姊若妹。惟姊在耳。視子劬不啻子姪。曰。是能振家聲。而成宅相者也。公生於隆慶二年五月二十。其母。年五十六歲。元配李。甯晉太學拱樞之女。生子一。即昌。娶高邑。廩生郭霖女。側室。甯晉顏。成之。女生子三。適聘高邑。庠生郭璧女。成聘邑。庠生成汝志女。鼓聘甯晉太學。質範女。昌食廩。選爲郡。

庠生。公皆及見之。女一。許聘甯晉庠生趙元標。次男昌卜。以今年乙丑春三月一日。與李合葬於村西之祖塋。銘曰。

世衰俗敝。舊家猶有。直朴恆存。匪時之粗。是生劉公。惟孝克友。身乃兄弟。天其父母。先疇之入。尚於升斗。以待窮乏。恤其覆白。雖被凶荒。親鄰相守。村居避喧。蕭閒優受。庭有花竹。園有葵韭。嘉賓至止。磐桓杯酒。熟馬飯僕。惟恐弗久。至性如此。世人有不。余幸寡合。於公特厚。結爲婚姻。俱非皓首。二年之間。琪樹俱朽。咸唐預定。蒼素誰剖。古人無數。同歸榛莽。德不必貴。仁不必壽。公與余季。泉臺攜手。道我歸來。無所怨咎。

明敕封胡儒人墓誌銘

胡儒人者。郭華伯侍御之元配也。儒人之父曰仲臣。以年德實於鄉飲。儒人少而端靜。不好嬉笑。其祖曰。是女必貴。年十六歸侍御。侍御已爲諸生矣。適母申瀆病。父郭陵公趨爲侍御。欲得還餐。娶三日而申儒人就世。邑家法稱郭爲嚴姑。李儒人侍儒人。殊不假辭色。卽至冠珠揚。猶衆叱之。儒人事之愈益恭。侍御諸生時。爲文稍不當。郭陵公意輒譴讓。儒人憂之廢食。侍御愈益發憤。壬午。儒人夢天以墨賜侍御。是秋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朝邑令。趨迎兩大人。奉養備至。三年上績。封郭陵公如其官。兩姑及儒人皆。儒人云。己丑。徵爲侍御。姁叔先後輩皆賀儒人。儒人顧不樂。曰。侍御每下郡國。卽經年。親老子幼。安用是官。爲其多入京師。明年。念兩大人移疾歸。壬辰。還朝。會倭奴侵朝鮮。聲且內。朝議以經略往。侍御疏執不可。譴懷仁典史。二年。入爲刑部主事。踰月。削籍歸。而母趙卒。明年其父卒。皆侍御爲葬之情。禮俱盡。里中皆嘖嘖嘆儒人孝如此。詎可謂生女不如男也。又明年。儒人疾作。晝夜不能臥。臥則氣締欲絕。稍愈。則郭陵公卒。儒人痛哭不休。無復起色矣。儒人執勤出天性。米鹽細碎。必經於懷。出於手。其病時。侍御無遠近。爲延名醫。至卽聞胡儒人勤苦人也。謂須一切無嘗省。乃可愈。而儒人不能。儒人相侍御。和而能敬。事無大小。必以告而後行。父母家有私乞者。曰。吾一錢不致私與人。若輩不知世上有清濁事。謂居官者皆銅臭。吾家老幼衣食。仰奉入耳。甯有溢耶。儒人卒之明年戊戌。下以三月二十七日葬於塔兒張村之西。能岡之原。侍御屬余銘。往侍御言事左遷時。余正在朝。救者甚衆。不能拔。又待命不下。余日載酒慰侍御。侍御神色自若。其醉態如吾兩人山飲時。侍御稱儒人之言曰。言官固風波也。第恐髮老親耳。可謂達於忠孝之理者矣。閨閣中乃有如此人。宜爲之銘。銘曰。

明敕封周母徐儒人墓誌銘

徐儒人者。朝城令周長卿之母也。長卿爲朝城三年。令聞大起。考績稱最。封父松山公。如其官。母儒人。南大人皆迎養官邸。受寵命。被章服。長卿與其子清拜於膝下。甚歡也。此辛亥五月也。長卿惟有子溥。年二。

飽愛人之急。久之皆以翁直人也。事父東橋公。母儲孺人。甚孝。東橋公卒。翁為諸生不得志。則督其仲弟業儒。無廢前人之業。其季謀析箸。翁泣謂曰。弟狎於諸翁。而謀析箸。吾聽之。是肉吾弟於餒虎也。不可。言已。復季。季感悟。翁遂悉以家人產付仲。終身不析箸也。儲孺人苦多女。後將勿舉。翁曰。奈何。以諸男。錄兩。贏戕天性耶。遂私乳之。長而以字金沙。鄧甥儲孺人則大喜。翁仲父嘗督公。翁事之逾謹。適仲父見繫。翁盡力脫之。仲父感而嘆曰。吾乃今而知吾不可無姪也。族有管庫者。錮虧莫償。邑長吏誅償於族。某不足。斃獄中。蔓施及族人。邑長吏方怒。無敢收其尸者。翁取出殮之。為償所逋。有奴許主者。將援翁為證。翁厲呵之。邑長吏右奴。欲得翁一言為之地。翁竟不可。主以故得直。持金為翁壽。翁謝卻之。翁故仇。僕自喜。及見太常君。事親行身。躬躬若畏也。翁乃務為簡括。有事不白於人者。手書示太常君曰。吾是事誠若爾。既不自白。無庸求直。第為我白。薛君知之。吾即負不恨。薛君曰。友人薛敷。教以身也。其畏義若此。太常君家居。奉翁甚備。獨以未得封為缺。翁曰。不聞以善養乎。爾不愧其官。榮於吾之有官也。先是太常君初為諫議時。輒欲有所言。以翁為念。翁察其色。知之曰。吾業已合爾官。復顧私耶。疏上。言斥紹暨。同年生危之。馳告翁。翁告以語。太常君者。同年生歎服去。蓋翁之委太常君於朝家久矣。太常君三仕三已。得行其志。誠知翁之意也。後其身之寵榮。而成忠以行古之制。此豈與世俗同乎哉。太常君為世顯人。諫臣不亦宜乎。史翁諱襄德。別號端吾。宜興人也。家東湖濱。遠祖崇漢。封溧陽侯。數十傳。徙而徙史莊。自史莊徙朗居。襄莊。曾祖廷。號生。弼。生。號東橋公。為邑弟子。翁之父也。東橋公善德行義。遠近嚮之。其所從來。遠矣。妣儲孺人。實生翁。配黃孺人。生男四人。長即諫議君孟麟。娶上舍徐仲女。次仲麟。娶邑庠生萬士裕女。繼娶李某某女。次叔麟。娶邑庠生師道傳女。次季麟。娶上舍陳五常女。女三。長適上舍萬哲。次適邑庠生陸經明。季未字。孫男九。堯典。聘丹陽姜參政士昌女。舜典。聘武進吳參政之龍女。禹謨。聘金壇太僕寺寺丞于文。熙子。邑庠生玉嘉女。湯諧。聘同邑浦城知縣儲昌祚女。文謨。未聘。俱諫議君出。舉謨。聘邑庠生黃某女。稷謨。伊訓。俱未聘。俱仲麟出。周書。未聘。季麟出。孫女四。三叔麟出。一季麟出。俱未字。以萬麻某年某月之吉。葬翁於雲幕之北。翁所自卜也。銘曰。

明處士張著甫墓誌銘

余弱冠時。陳幼溪先生督學。都試恆陽之士。取其高等者若干人。集文釋於恆陽書院。而延艾照亭先生師之。艾先生所最稱許者數人。而余與張仲賢在其中。仲賢長於余。余兄事之。相結極深。仲賢者。張著甫之父也。數人者。皆成進士。而仲賢困於諸生。則著甫之兄實甫。亦諸生矣。命之從余學。仲賢竟以歲貢為浮山訓導。卒於官。余為銘其墓。而實甫名如其父。不幸蚤世。余又為銘其墓。著甫幼失父。兄有母。七十老矣。婢承歡。及撫育諸姑。不暇治經。而教其子遠。為諸生。又命之從余學。每歲時過余。必與遠。哀俱余。

曰。達哀來可耳。著甫不肯聽也。蓋著甫念其父兄。故僕過余而不厭。其孝弟之性如此。母年八十。親友賀之。著甫必欲得余文。曰。余父之執友也。比卒。盡哀盡禮。鄉黨稱之。著甫僕僕昂昂。似其父。片言跬步不苟。與人處。坦率忘形。傾蓋可信。酒飽頗寬。乃不喜甘饈者。每飲必醉而不亂。其視人之急難。引為己責。竭力脫之。家非有餘。而恆振人之困。以故鄉黨皆愛重之。紛爭者得一言而解。疑事就之取決焉。著甫痛其家之多難。少而孤露。折節厲行。絕一切紛華靡麗之好。而日教達哀兄弟以讀書。申申諄諄焉。戒之以余欲學而不得。今家務不以累爾。而舍讀書奚事乎。故達哀兄弟皆勤學能文詞。而其馴雅。非他家輕薄兒比也。著甫腰腹大。善飲食。竟病。痰火昏眩。然所言不亂。瀕危語達哀。求余為銘其墓。著甫生於萬曆四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卒於天啓元年閏二月五日。得年四十六歲耳。男三。長箋。即達哀。廩膳生。娶庠生李邦楫女。次籍。聘歲貢生郭治女。次籍。聘庠生張標女。女五。長適隆平庠生黃朱。次適柏鄉庠生李灼。次適甯晉御史馮英子道興。次適甯晉庠生馮瑛子道生。次許聘禮部儒士李誠中子之藻。孫一。鵬翼。達哀。卜以九月八日。歸葬。持甯晉馮鍾華侍御之所為狀來求銘。然余之知著甫甚稔也。銘曰。

味齋文集卷十四

行狀

明南浙鹽運司轉運使劉公行狀

劉公諱自化。字伯時。別號少嵐。先世河南衛輝人。國初有仕於高陵者。因家焉。高祖清。曾祖繼本。祖贈長史公。產成。父為長史公。遷母宜人李氏。以嘉靖丁酉四月三十日生公。左史公教授南陽時。公從。年八歲。受學王先生。穎悟過人。十歲時。李宜人歸甯。借郵符以行。抵潼津。而格。公乃謁見觀察使者。風神秀朗。進退應對如老成人。使者器之。命乘傳出。公受經趙先生。為文日進。年十八如京師。少司徒確山劉公大實為選郎。曾宰高陵。與左史公相善。劉公有子三人。命與公面試。許季子與公皆當甲科。後竟如其言。乙卯。左史公陞崇府。居汝南。汝南故多才。公與其名士為文會。皆服之。辛酉。歸試。督學取入學。復還汝上。甲子。督學為大司空。內江陰公武卿取第一。遂得舉。明年登會榜。射策二甲。是歲八月。授戶部廣東司主事。十月。管崇文稅。課算商車。令各以其物自占。而緡錢多從寬貸。無何。陞員外。管明智草場。商人以千金為壽。其來舊矣。公笑而卻之。不以語人也。及到。為僧一無纖繞。商乃悅服。管太倉銀庫。前此有竊金者。主名。

不立。至是得之。乃立交盤之法。銀庫交盤自公始。同事者不悅。竟左轉四川重慶。太守蒲州楊公博曰。此事與公無與。施復復故。母之官。甫數月。陞兩戶部主事。尋陞刑部廣東司員外郎。江西司郎中。調戶部廣東司會。漕糧阻滯。大司徒張公上疏。言漕糧三月過淮。七月上倉。今已過期。尚在淮南。宜擇有風力者往。乃以公請。既拜命。即繇通州直抵淮北。沿漕渠督察。漕船無故而道留。皆以軍興法。彭考武官。漕卒或停泊河壩。聞公來。無不越幫競進。時河決黃鍾。溢溢浸灌。夜半入徐城。以六舟乘土。力為壅塞。而水始退。漕糧數十萬。皆得輸太倉。是時有分黃之議。公曰。不然。聞之。人言。吾甚信之。黃河之勢。無兩。大黃而可分。禹之九河。至今存可也。人以爲確論。左史公以十九年俸加三品。王請許奏。可。公謁見太宰楊公。楊公曰。有強暴例在。公曰。奏中所引。正以此。然而不可考矣。楊公曰。余所記不誤也。竟如所奏。公資俸已深。湖廣巡撫高壽吏部。欲得公共事。陞湖廣岳州府知府。至郡。督城隍。日惟我與神。共主此土。倘不深已愛民。真心任事。上負朝廷。下負蒼赤。以爲二親憂。惟神實式臨之。公先平且至後堂。辦條職。日不暇給。開閣聽政。人詣府口言事。皆爲之辭。無不各如其意。所在。諸速證必質。確其事。分解。理而中折之。物斷如流水。皆曰。我等裹糧而來。至則行矣。何用調舍哉。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錄囚多從平反。撮其切要。數語。而坐狀了然。直指李公見而稱之。臨湘無城。請城之。不勞民力而功就。平江有舊符之警。游繼進。而捕不得。公躬履其境。擒其渠率。餘皆解散。衛士免糧。舊設辰陵。離郡十里。後改之武昌。不便。公力爲百姓請命。而上司議格。越十餘年。少司馬崔公景榮。以直指行部。乃上奏請。復辰陵。故事曰。此先守臣劉某所條議。而未行者也。至今軍民賴之。公真心任事。人盡知之。皆此類也。與選胡公調才任理。擬拜大郡。會歲盡。上計吏。食以巴陵。令罪狀皆應記。於是直指向公暴章彈之。而令妄意江陵。公曰。秋場缺。望乃論。直指劾奏不公。波及道府。公竟坐調。公守岳三年。行之日。俸金三兩而已。省親汝上。李宜人曰。行囊如此。何以入長安。左史公笑曰。爲廉吏而飽載乎。乃出俸錢佐之。自長安還。復居汝上者一年。始謁選人。補任登州。既至郡。督城隍。而後視事。一皆如岳。公因笑曰。岳之屬八。岳濱湖。登濱海。岳有君山。登可數觀海市。見日出。是亦壯遊。因自號曰湖海主人。間遣長安。則珠璣子。羅碾碾。海而巳。相知者答云。此後無勞再寄。恐煩行李也。公微笑之。登郡科第頗少。公與起學官。市民居。關雲路。建文峯於山左。乃都授諸生。而擇其開敏者。立自品題。宋君兆祥。左君之有。趙君思敏。劉君兆文。徐君逢聘。徐君援。陸君楚。皆登第。至今甲第接踵。文登無城。請城之。不勞民力而功就。如臨湘。填撫內江河。公薦第一。登青萊三郡。各出名糧。而程督於登。負算至二萬。公曰。杼柚空矣。民既遭劫。而又應糧。鄰郡。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吾安能以夜名。驚吠犬乎。於是大司馬平議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其奪二千石。俸兩月。而盡獨名糧。公曰。以吾二月之俸。而省民二萬之金。吾之志也。三郡人聞之。皆曰。小民屈竭。省鞭。且千萬。陰德如此。子公。駟馬高蓋車。其在子孫乎。時陽城王公任太宰。王曾爲大司徒。屬意某商。以公無所下借。銜之。至是

陸山東運長。至則夙弊一清。商人戴之。或問直指徽州黃公云。劉公何如人。答曰。清操質行。己卯壬午兩分較。得士十人。而給舍楊君其休。督學杜君華先。今延綏。填撫。董君國光。皆登甲第。而杜以落卷。舉首時。貽首。首舉。奏中。癸未。李宜人計至。遂奔汝上。獨居室。而素貧者三年。禮竟。絲汝赴長安。戊子。除兩浙。釐革夙弊。如東省。有浙人仕於長安者。曰。劉公之清。向所未見也。己丑入計。而左史公計至。奔汝上。與視而西。且行。且泣。路人爲之隕涕。藩府爲左史公立祠焉。既抵舍。與李宜人合葬。乃趨汝上。展拜左史公祠下。悲泣傷感。依依不能去。已而瞻望承塵。構飾祠具。刻木爲像。而事之。上烏紗冠。大紅衣。束帶。三采綬。烏紋靴。襖。襖中。常生。存之具。無不備。而衣以五時。易望之儼然如在。且起。陳殿具。易禮服。而後詣坐前。手自整拂。然後跪而焚香。尚食。稽首。且夕亦如之。以爲常。出則告入。雖夜漏下。亦必告薦鮮進熟。即一菓一菜。未獻不敢嘗。有事則跪而陳辭。一字一誠。未獻不敢開。皆手自獻。而稽首。王遣官屬登祭。以春秋用。戊。羊豚俎。實具。公又採詩章。做鹿鳴之聲。而歌之。雅吹擊磬。拜獻贊。雍雍如也。祠之傍。蕭然一榻。居息於斯。諸會於斯。久之。左史公祀鄉較。公曰。吾當抱木主。而進於廟。遂馳歸。而於北堂中。坎立主室。朝夕跪拜。如汝南堂之傍。設一榻。圖書數卷。敝衽一囊而已。家徒壁立。夜戶不扃。崇王堯。公曰。吾舊臣之子也。素車白馬。而往臨焉。乃投其葬。日。星行到朗陵。王將空。適與時會。人皆奇之。居數月。往還高陵時。直指徽州舉公。懋廉薦地方人才。問於人曰。往者薦舉多貴顯。亦前後相襲耳。吾欲自用一潦退士。風末進。語及公。或曰。未知也。舉曰。安有壯年懸車。二十五年而人不知者。此所謂不求聞達於諸侯者乎。尚不謂之賢耶。乃檄下廉公。素履。疏薦云。清修不取一介。明發有懷二人。浩然思蕙菜之秋風。久矣。飲木蘭之玉露。人是義皇以上。隱同箕穎之高。可謂知公矣。三原溫公純。公同年也。爲御史大夫。富平孫公丕。揚爲太宰。歸德沈公初入政府。擬薦天下人才。公與焉。竟不肯出。少司馬靜峯汪公嘗曰。劉公真能遺策矣。公少時稟賦清羸。而精神健旺。中年頤養益厚。登華山絕頂。若履平地。少年皆以爲弗如也。有勝槩。無不登臨。人有佳園林。無不到。公七八歲。從左史公游。以小石築爲山。插松柏爲樹。有山川烟霞之致。殆其天性云。家居少事。尤好栽植。數十年一第室。不能顯唐園池。亭不具。牆垣不治。而惟松柏翳然。涇河之畔。種柳樹千。垂陰四十畝。曰柳林。從涇河放舟而觀之。嘗問貽哲曰。汝知涇渭乎。詩云。涇以渭濁。朱子以涇濁渭清解之。吾以爲不然。涇自桃花水盛。則濁。至十月。則清於渭矣。是清者其本體耳。涇水之涇。自我而始白。天下甯獨此哉。公貧而好客。客至。必張坐具。器食。數問家餘。幾所亡。則趨典衣。益市豚酒。款洽。晡夕。或夜分。給人馬酒食。甚備。每會親。雖貧。延致上坐。禮敬與均。市道平人。至門上謁。無不省見。容接以禮。或過從。它客。談議終日。通家戚里。賀問之好。無不送敬。或遠或近。無不親到。其人亡。必以絮酒。過相沃。酬曰。今游道薄矣。豈以存亡。忒心耶。與人交。久而彌篤。解構之言。不能入也。雖處人無所嫌。而持執堅定。無所回從。詎媒媒短。絕不出口。而人有過舉。必移書質讓之。人有緩急。亦必就之商。商可否。乃斷其底。長無繼介。少室張公

為密雲令。為飲章所中。公傾身營救。不遺餘力。曰。張有女。及笄而亡。母乃令舉淑人。其女止於中。而公介居舍外。久之。張事解對。與女還。汝南馬梁園督學。曰。向固知劉公清正耳。至託妻寄子。古人所難。今乃見之。孝廉秋自平。父子俱歿。無嗣。而曾平曾有子。產於外。公訪求得之。聚秋氏之族。而謀立以為後。使菴石公為商洛監司。病篤。公往視之。石公以其身託及幼子。乃為之治喪。輓送。往返七百里。嘗曰。少室諸公。分則友而義則師。故自處以薄乎。公結髮事師。備弟子禮。每念師門淵源。恩深分厚。一飯不敢忘。嘗至南陽。易水登趙王兩先生堂。留數日。為之盡歡。座主太僕江西鍾公沂。少司馬青州石公茂華。澤州楊公爾中。蘇州張鳳。皆相公昔事之甚悉。歲時上起居。沒則為位而哭。或行役過之。必展拜其墓。哭盡哀而去。揚公之子貧。館穀者經年。曰。吾師之子也。每寄相知書。輒滿數紙。或曰。得無多乎。公曰。相知分隔。形於監寐。安能作數語寥寥也。豫章司城熊公嘗曰。時月之間。不見劉公手筆。便如饑渴。有人遠行。必設祖帳。拜而送之。居鄉一無請屬。至地方大事。必潔齋露著而筮得吉則慶。凡事關一縣。無不班班索言之。可為則無不力也。國初高陵置驛。馬為驛卒。未幾汰去。而以站金佐他縣之急。乃冠蓋之使。避會省。走高陵。車馬往來。輻輳不絕。遂為關輔之郊。百姓乃詣闕上書。乞復置。而鄰城掣其肘。遂不果。公又請之當路。以本縣更錢。供本縣衙費。擊回四千餘金。餘不過數百而已。初。公通籍。貽哲年九歲。公問曰。汝不讀書乎。以貨為郎耶。吾不持一錢。以任為官耶。吾不能居大位。惟為汝擇名師。延拜而師之。吾事畢矣。及成進士。命之曰。居官清白。家世所傳。吾之教汝。何以加諸於茲。勉旃。不亦實乎。及蘇淮之蜀。公曰。汝今為法官矣。法可倚耶。嘗聞先正有言曰。吾履官不監肆。恐根基淺薄。不思培養。而敢戕害乎。居嘗稱說前輩有名臣言行。則舉以示之。曰。看前輩規。何如。若近時務為名高。即博風裁。有虛譽。吾不欲觀之矣。吾人行事。使有謙之。心非而竊笑。使不可當。人皆以為名言。公素健飯。貽哲不敢離子舍。戊午元旦。公曰。爾可出矣。為我報朝廷。八月始辦。嚴而北。復以大義責之曰。國家多事。果用汝。無以我為念。己未貽哲補廣西。公遂病。貽哲抵家。則平愈矣。已而復病。忽夜三更起。謂從者曰。適有道士視我。飲茶一杯。腹內覺寬。天明。語貽哲物色之。先是有補醫道士。具悉公之病。且曰。我能治之。而門者不為通。曰。我以三更往。至是使人追之。三十里。鄉人具述道士之言。曰。劉且遣人追我矣。再追之。竟不及也。公卒時。端坐而瞑。啓手足。色膚淨潔如新浴。即病中。未嘗呻吟作苦也。卒之日。遠邇無識不識。無不嗟嘆涕泣。祖免而服。臨者三千人。邑博士率朋徒。具衣冠而祭者四百人。猶氏任生。懷浦子也。聞訃而易素。績委親冠素裳。設位於西。且夕哭。鄉鄰咸動。且曰。服心喪三年。訃至汝上。崇太妃國王而下。以及中外士紳。無不歎歎流涕。王遣官為位於左史公祠。哭臨四十九日。乃已。且以公配食焉。公孝性天至。生則承順順志。沒則事死如生。八十而暮。每忌日。哀泣之容。如初。弱冠而仕。囊無一錢。篋無一物。然清而不刻。廉而不倨。古人有清畏人知者。公不自知其清也。持名信不作一欺人語。為人謀。雖至難。事竟成。至誠之能動物也。力行厚道。趣人之急。甚於己。古人視人惟己。公

不知有己也。德之感人。無間賢愚。無不積頌。而積於冥冥者尤厚。鄉黨之間。不名。蓋敬之至也。况乎五十而隱。五十而終。玄髮貞心。三十年如一日。以輩古人。可多得哉。公配淑人墨氏。父希禮。母劉氏。以嘉靖辛丑二月初四日生。淑人慧敏端莊。甫數歲。即異於諸女。父母愛之。李宜人以母家。鄰舍知其賢。左史公又以世親。遂結婚姻之約。年十五。父母送之汝上。習勞執勤。奉翁姑。能以婦道共事。平明入爨。舍炊食之器。無不洗汰。每從姑問翁所欲食。務求甘美。或一飯不適口。聞之。皇皇如也。侍於姑側。米鹽瑣屑。無不稟命而行。小心柔氣。言語之聲。不聞於閨外。傳婢不直意。笞罵不敢加。李宜人有二女。夫婦皆從中饋。使以女紅佐諸姑。諸姑各有子女。撫摩慈至。無不厭其意。各有懽心。而李宜人大悅。公肄業別館。供盤案。具飲食。惟恐官學之不成也。李宜人方嚴。或有不懌。劉公必具冠裳。與淑人長跪而勸之。色喜而後起。三受封而依然荆布。不知其貴倨也。淑人之孝於舅姑。與劉公無異。然淑人之事父母。故極孝。父母壽皆八十餘。終而猶以隨劉公之任。未得永訣為痛。弟有女。愛之。曰。此吾父母之所愛也。其治家井井秩秩。劉公得一。意於勤官。雖貴而能貧。而養父母。供賓客。周恤親舊。不知其為貧也。淑人卒。劉公哭之不勝。慟曰。為吾兩親送終者。淑人也。今又以吾親而病死。吾何忍再娶哉。蓋左史公沒。無以為葬。淑人憂之。成病云。劉公援筆而誓。累累數百言。泣而納之柩中。終其身。竟無一侍者。劉者卒於萬曆庚申五月七日。距其生。得年八十有三。墨宜人生於嘉靖辛丑二月十四日。卒於萬曆庚申十二月十四日。得年五十歲。生子二。長復初。即貽哲。癸未進士。廣西僉事。妻蕭氏。四川敘州府知府。自修公女。故贈安人。繼胡氏。南京都察院御史。嘉謨女。亦故喬氏。廣平府知府。因羽女。湖廣提學世爾孫也。封安人。故王氏。孝廉呂女。次復祖。娶文氏。冀州學正。連開女。禮部主事。在中翰林院庶吉士。在茲妹也。女一。適山東萊蕪縣知縣宋完子。一。韓。早卒。孫三。長元允。早卒。娶蕭氏。山西聞喜縣知縣復豫女。次說允。邑附學生。妻李氏。趙州諸生。恩城女。御史應元姪也。昌允。聘某。而昌允嗣復祖。公命也。孫女二。長字四川保甯府知府武紹祖子。惺。次字某。下以庚申仲冬十九日。合葬於哨馬營。伴來屬余為狀。蓋公為戶部時。余遊成均。公命貽哲從余。尚書及余釋褐。司理汝南。則左史公方在汝南。父子祖孫。與余游處最久。相知極深。余嘗為左史公狀矣。左史公厚德人。也。公事親之孝。即閱會莫加焉。左史公沒後。公以祠堂為子舍。多年不歸。客計甚蕭屑。人罕喻其意者。即余亦為詩諷之。既而崇王。世子未有子。公為求得某縣孫竹墟者。妙於形家。令之遷葬。三年而世子有子。今册立為王。次為郡王。公乃西歸。余聞之。嘆曰。公之久留汝南。蓋以左史公相崇三十餘年。受恩厚。欲得其當而報之也。然足以為報矣。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公之報德也。可謂盡其心力矣。何其孝也。惟孝故厚。公於人無所不厚。往往過厚。或以為不必至此。然公天性固然。非人所能學也。人容有負之者。公決無負人之理。况能負其親之所事乎。假令公為公卿。富能負國家哉。而世莫能大用。公亦不欲出山。其篤倫常。厚風俗。功亦不細矣。貽哲所述極詳。猶不足以盡公之盛德。然志文不能悉載也。余久病初起。不

以取士於鄉也。余甚服其篤論。王先生殊能知人。故所交游皆君子。敬平以甲辰仲冬來。是年北方雨雪之多。七八十老人所未嘗見。天氣絕寒。手足凍裂。敬平文弱。不意能遠至。居三月。值吾鄉豺虎橫行。咆哮殘賊。不忍聞見。余日閉門歎息。敬平以為不來此。幾不知世上竟有此等事。髮為之上指。其忠義英爽有父風。王氏三世讀書。皆高才生。祖父皆不利。與其在茲乎。輒述其真知王先生者。語敬平。焚之於其墓前也。

祭文

祭李于田文

嗚呼。天之生吾兄也。何為哉。忠義慷慨。壯猷壯節。亦既見之於世矣。入為本兵。未幾而病。病連連。蘇蘇竟不起。天之生吾兄。其為國家耶。天下未即無事也。豈可遽去哉。始吾聞兄之病而愈也。則數問自長安來者。曰。自病起而鬚髮遂白。面容遂枯。言語遂吃。口舌舌舉者。良久而後發。步履遂踉蹌而乍卻。而書札之來漸少。即來多非手書。又寥寥。無復向之情致也。則深以為慮。而兄果不起也。天之生此豪傑。何為哉。然則天亦何必奪之也。是時天下雖未有事。而庶位已空虛。蒼赤已倒懸。紀綱已廢亂。禮義廢。已銷亡。世道人心已壞。政事已盡弛。其最急者。有言不得上。賢不肖是非隨人所議。而無所取決。大言雷鳴。小言蠅營。賢者垂首。智士吞聲。然則兄即長存。寇犯而隨破。賊起而旋平。恐亦無以維將衰之運。救舟輿之傾也。故天不欲其在朝。而俱俟昂昂者。一旦山頽而松仆。嗚呼。何忍言哉。聞兄之變。日使人偵之。樂城欲撫棺一哭。而有言。兄自東路歸。已抵家者。不能如願。疲病之人。又不能千里赴弔。我心之憂。豈惟友朋嗚呼哀哉。尚饗。

祭大司馬健庵劉公文

昔癸未之冬。星副司功之蓬。與公同署。寸陰未移。而情洽典彝。時叔定弱齡奇秀。公每出其文。俾評賞之。聯世講之。居久之。則丁侍御此。呂發故相科舉之弊。太宰楊公手自草書。勸侍御密以示公。唾其耳。蓋慮星知之。公不余隱也。余不直楊公。而語趙太史用賢。王給事士性諸人。救侍御。其誣楊公太甚。楊公大怒。星遂稱病歸。然楊公終善人。聽余歸。亦不遷怒於公。是時余幾為公累。公不余銜也。而交好益篤。戊子余再入署。年所而以封事忤貴人。稱病歸。公以兩大人之變。相繼廬處。至壬辰而余三入署。明年以營內察。大忤貴人。削籍歸。公入典選。過部上。藩城楊戶部上章勸公。及顧叔時與星受賊甚多。其所勸公者。云過部上縱談三日。若以公典選時所簡拔爭引。或用余傳臍之說。欲以射太倉諸人之意。諸人以新逐余。聊容之。是時余又幾為公累。公又不余銜也。公山居時多。每過趙。則枉道部上。即家居。亦數以叔定文來。命評賞之。公撫劄門。數以書來。許余之未出山也。然公亦不得入朝。換行之同。亦可略見矣。公得入朝。其

所挽回世道。必有過於人者。公竟逝矣。其憂時未已耶。其以幽明既隔。不復為念耶。叔定有戴翼之路。而尊節式高。不必隨俗偷富貴。其足以成公之志無疑。公統均之猷。見於典選。安壤之績。著於仗鉞。忠赤之心。形乎奏牘。皆足載之。惇史昭垂來代。而又有叔定為之子。親見其成進士。又何必自入朝。又何必上壽。靈輜歸東路。星未得一哭。而病曳不能赴弔。千里陳詞。略敘平生。公其鑒之。尚饗。

祭魏中丞文

仁兄之自昔而歸。過我東園。其時頗有衰相。非復入晉之時。然神氣自健。抵里之後。漸聞多病。仁兄以匡時救世為懷。而人之無良。民之無祿。莫甚於此時。仁兄剛方之性。不能自遺。星固私憂之。既而得書云有變矣。星欣喜之情。見之於詩。何乃竟不起耶。仁兄以忠孝之人。當不毀之時。遭伯父之變。而又憂國憫人。傷剝心肝。是以性命不長耶。嗟乎。當今之人。既已不能容仁兄於朝矣。仁兄而在。君子猶有所期望。小人猶有所愧畏。今想望者絕矣。愧畏者快矣。六十有餘歲。豈為老耶。彼蒼天者。能壽召公。壽會子。何其明也。仁兄之德。何讓召公會子。而奪之之速。又何其蔽也。意者其不欲平治天下耶。有賢而無用者。天下之亂自若也。何必其奪之也。嗟乎。仁兄其何所之耶。豈其如龍如虎之人。而一旦漸盡無所知耶。若其有知其於世之嫉賢害國之徒。何不奏之上帝。祖宗剿絕之。默佑我聖明。而拯蒼生。安社稷耶。抑運數有定。非人之所能為耶。憶昔仁兄理荊州。星理汝南。未相識也。仁兄貽我以書。示我以詩。油然而接引之意。厥後遇於長安。情好日隆。癸巳內察之役。助我實多。既而見整宰執。星謂仁兄必無救我。無益徒重之毒。仁兄曰。吾之出非為富貴。此事何得不言。竟上章數執政之過。星削迹家居。仁兄撫督。復以災異陳言。薦星可用。語便執政。執政益怒。進則閉門。退則繫馬。吾鄉直指。與聞人比。而害仁兄。射讒者之意。非人神交助。則亦岌岌危矣。蓋仁兄之輕去就。利害以為星者。如此。昔祁奚申叔向之枉。楊喬表孟嘗之忠。仁兄之誼。不謝古賢。星雖不肖。庶幾借以不朽矣。夫以過。則國之棟。士之師表。天地之正氣也。以恩。則星之知己也。星非仁兄之哭而誰哭哉。星昔所慮漸平。然未堪遠涉。不能詣仁兄前撫棺一哭。而第哭諸走南樂道。嗚呼哀哉。

祭魏懋權文

嗚呼。人生如幻。豈不信哉。昔在長安。與懋權比鄰。朝夕相見。以德業相切劘。速今年春。余將告歸。懋權欲同歸。以有所待。不果。登都之日。送我昆盧之閣。徘徊竟日。抗手言別。不以為悲。謂相望之局。而解攜之暫也。彼其時。吾二人皆謂知說水絕。向使懋權知且死。胡不同歸死於家。一與老親別。向使余知懋權且死。胡不緩須臾無歸。為懋權佐喪也。嗚呼哀哉。人多惜懋權之年四十而早天。栖遲郎署。莫究其蘊。吾以為年與位何盡之有。懋權剛氣烈心。得之性有。見善若賞。疾惡若讎。一日而在。足使君子有所恃。而為善。小有所畏。而不敢為惡。即敢為惡。而其心未始無畏。乃渣死非其年。使小人以為幸。而君子者若驕之。

無新也。嗚呼哀哉。人之好諛。未有諛鬼者也。吾雖勉為善。剛大之氣。高曠之誠。不及懋權遠甚。每一見懋權。未嘗不爽然自失。已而暢然得意也。時與懋權俱。維我使直。庶以未死之年。能有所進。懋權竟舍我逝矣。雖萬萬不敢負懋權。如孱弱何哉。昔懋權高書汝南。稱閩人劉廷蘭。與人顧憲成。蹈節拔俗。死生以之者也。去年劉生死。今年懋權又死。蕭艾日加。藁蘭萎絕。豈不悲哉。嗚呼懋權已矣。羣喙譏議。世道日非矣。轉委交爭。託之孔孟。不知所終矣。即欲再見懋權。扼腕而洩其不平。亦不可得矣。俯仰六合。能無浩歎。嗚呼哀哉。

祭蕭慕菴年兄文

甄才傑于往牒兮。嗟斯人之多艱。世轉奔而不實兮。乃濶濶之固然。彼皇天之聰明兮。胡不顧綬而舍旒。美挺出於神泉兮。氣非非其若蘭。幼級忠而佩孝兮。履正直而為憲。紛瑰才之稱美兮。允朝家之寶臣。竭司直於天門兮。心搏搏以寔直。摩九雲以擊姦兮。夫何愛乎翹翼。滌宮鄰之餘氛兮。於昭荃之休德。抱練情而貫我兮。薄時俗之佻巧。發玉軔返故居兮。奉二華之瑤草。卻弓招而自疏兮。解塵勞之紹綬。嗟玉斗之無權兮。幸美八之未老。何既隱而長逝兮。併邱中其如掃。上帝之催良兮。抑鬼伯之弗昭也。自余美之既潛兮。暗時俗之日妖也。婦于思而赤舌兮。桐徽猛而自豪也。謂鶴元而烏皓兮。和聲翁其如蠅。余叩誠而抒款兮。斯乘兆之所嘔也。冀律魁之肯來兮。或洩漆之可滅。諒頹波之不還兮。俾世得聞乎歸昌。蒿艾踈踈以茂豫兮。蘭槐富夏而隕霜。胡家連之方否兮。而肖子渣以流亡。彼流俗輕賢俊兮。余心獨兮。傷倘帝聞其可顧兮。豈皇輿之可忘。

祭郭草堂憲副文

嗟嗟郭公。何遽逝耶。宿昔無恙。何遽厲耶。天耶命耶。抑憤悲耶。居喪哀毀。殉於孝耶。有稱先捐。中心悼耶。有孫而癯。哭之悲耶。骨肉多變。內崩摧耶。嗚呼哀哉。公居家孝友。持己清修。儼朝典於私堂。敦素節於貴游。忠亮體國。勤勞任事。駁歷中外。始終不貳。亭疑法而無冤。若庭堅之作士。河洛沐浴。瀟湘感惠。爰秉憲於西秦。見文武之質備。方官業之勤宣。何春華之忽瘁。嗚呼哀哉。念昔與公。生同里閭。結髮相友。膠漆不離。薄遊契闊。神爽長徂。晤語都門。我心孔愉。甯知相見之無幾。而生死之路頓殊。嗚呼哀哉。旅舍岑寂。朔風蕭蕭。故鄉千里。魂不可招。愛子云遠。望父之歸。匍匐長號。乃見靈衣。嗚呼哀哉。來也則人歸。則東矣。來則軒車歸。歸廣柳矣。來使我樂。歸疾首矣。撫棺一哭。送公於行。款款下泉。生死交情。嗚呼哀哉。

祭曰肩張孝廉文

士之生於末世。大都以憤悶死。其著者如徐衍申。徒狄鮑魚之倫。皆不忍須臾之期。曠日自絕。以辭濁世。而就冥漠。其餘鬱鬱而歿者。不可勝數。如我曰肩。則其一也。曰肩少壯異資。聲名發越。早與世爭。可謂致青雲之上。而年逾強仕。置於山草。辛丑之春。夕郎欲薦。而不果。攝憤兮。不舒。恨何而無何。而病是

時余亦病。然余病不起。曰肩遂數年不起。余之憤悶。更甚於曰肩。蓋余好以天下之人為念。而值今之時。所謂賢者。人必以為不肖。所謂是者。人必以為非。昔人獻玉而別。猶有明白之期。今則一名為石。必不肯改。然則不憤悶而死何待。故以劉文卿之明睿。而不能堪以死也。然以余之憤悶。更甚而不死。蓋余憤悶一至。則仰天而哭。無何則又仰天而笑。憤悶之極。化為頑愚。是以苟活於世。曾數以寬曰肩。而不能活曰肩。是余之罪也。意者人之性情。固亦有不可強者耶。抑亦命運一定。不可移易耶。曰肩竟長別矣。不知曰肩其英爽如平生耶。其澌泯無所有耶。其數盡而還耶。其有召之者耶。其輪迴何所耶。才人豪士與閭茸無別耶。念平昔之惠好。憐孤寡之榮。感世艱之澆薄。能不切剝乎余情。嗚呼哀哉。

祭馮蓋軒公文

嗚呼我公。何乃遽逝耶。命有定期耶。抑公之厭此世耶。星與元靖。骨體無媚。祿相俱邁。信中心情以切俗。忘納鑿之方圓。衆人瞋目。惡少張拳。橫被污穢。倡而還。談詒累日。同病相憐。情殷幾溢。夫豈偶然耶。公與我先君。皆備僑邁。倫皆抱奇不伸。有子皆幸而青雲。皆不欲為封君。暫解褐以玩世。即還山而治隱。淪子亦復拙宦。時俗之所迫。皆不為意也。銜杯漱醪。傲視風塵。壽皆六十八。曾弗克遐。臻何其事事合耶。昔我罷歸。先君不他之盡也。嗚呼。厥身將。機衡是翼。以海宇之德。彼翩翩緝緝。香腐而明墨。惟是之歎息耳。諒亦公之所同耶。公之未封。元靖所悲。我非木石。而豈忘之。公之榮之。豈其肯辭。倘吾親之長存。甯豈揭於蓬茨。嗟乎嗟乎。已矣乎。世道險巇。公避之矣。黎邱之鬼。日中而馳矣。草木倉唐。美人行遲矣。茫茫六合。若之何其矣。人相知心。萬古斯須。青天白日。我輩交期。何幽何明。何榮何衰。僕爾雲而抒情。亦以緩棘人之悲也。

祭常誠所馮衛洲王鍾嵩文

余自丙辰十月。心火為病。昏眩疲茶。至今年春夏間。乃為起色。病中聞公之不祿。以為余亦從此逝矣。而司命者紆之。自古不遭時之君子。視豺虎之跳梁。憫蒼生之塗炭。未有不鬱鬱以歿者。小人皆以為噫官脫營之故。仲尼雉鳴之歌。乃係情於司寇。孟子不豫之色。繇乍失乎萬鍾。何足與之辯哉。人命微淺。已往者倏忽而過。將來者能幾何時。分宜江陵之得意。余所親見也。君子之歿也。小人幸之。為其害己也。然子孫樂以為祖父。小人之死也。君子亦幸之。為其害人也。然子孫不可以見人。夫君子者歿而不朽。小人者死而又死者也。此其相去遠矣。久病初起。不能作昧詞。略抒所懷。尚鑒。

祭魏太公文

嗚呼。人生而死。未有不哀者也。而子貢之稱孔子曰。其死也哀。哀天下孔子之少死。即無孔子。非哀其死也。是天下之大哀也。異乎他人之哀也。凡賢者皆然。其壽而死也。與不壽同哀。壽猶位也。小人負乘有寇。君子愈顯愈光。無道不如早已。仁者愈久愈芳。翁今年九十有六矣。聞翁之歿也。無不哀也。山林朴野之

人年至九十外者容有之。以星所知。士大夫之中。未有壽若翁者也。中丞君兄弟三人皆升第。以中丞最續受封。如其官。福既隆矣。壽既崇矣。然歿有餘哀也。天下之公卿不少也。叔季臣壞之時。更苦其多。翁為別駕。廉平惠愛。所至人便思之。何必為公卿。世之科第蟬聯者不少也。孰有如翁生三子者。皆忠臣孝子。端人清士。赫然負當世之望。天下之封君不少矣。大都高屋多田。海食華衣。為樂耳。是皆翁之所不好也。惟以道德文章氣節。教子孫而式後進。鄉黨之貧者賴其周恤。暴者被其德化。此翁之所以為封君也。雖長生久視。豈有厭哉。客歲冬。中丞君書來。言仲冬二十日為翁初度。中丞君率諸孫八人。曾孫十數人。稱觴。翁猶能與諸賓昏同拜起也。星報書。欲及犬馬之病稍愈。即往拜翁堂下。竊至人之靈氣。何意翁遂乘化而徂耶。星今者尙未能旬拜翁之几筵也。嗟乎。嗟乎。星之與中丞君兄弟。蘭茝膠漆之義。翁之所知也。翁之歿也。有識同哀。况於情深猶子者乎。然無能奮飛。敷在陳詞。聊抒我哀。嗚呼哀哉。

祭李太公文

嗚呼。嗚呼。異哉。翁之弗延也。履得意之極。而大命欲捐。弗後弗先。禔福寡二。棄之而即重泉。異哉。古稱憂喜聚門。吉凶同城。固也。然亦世所罕有。乃見之於今日。又皆其極者焉。疆場匪制。楊會稱亂。舉國震驚。倖脫巧竄。起中丞於田間。賜劍徂以芝難。中丞桓桓。出師總楚。蜀滇十萬者三之。如虎如龍。如熊如貔。怒而刺其爪牙。何螳螂之能支。授首有日。而翁之計以遐馳。異哉。驚崩摧以斷絕。幾遺賊而自逝。旋輝媛以寬譬。明君父之無二。引大義以暫割。有魯公之陳事。爰墨練以讀列。旋殄滅之無類。乃陳厥情。將奔於家。皇既允之。匪輪匪遐。然迪簡夫。放代杳無時。而及瓜。兄先歿之未幾。母榮榮而在堂。獨抱繫於天。隔其誰代之任喪。內子隨而不歸。猶未暇以悼亡。異哉。息蘇蘇以連連。骨柴立以支牀。何巴苴之蟻。魂飛越而還鄉。恐遂離乎柏幹。快叛賊於幽房。嗟大兵之釀災。矧毒淫之南荒。一二參佐以斃。新鬼哭而宵行。恐性命之不融。撫幼子而自傷。餘一載而志絕。忽承惠以遺歸。遺修塗之孔艱。羨晨風之遺飛。造舊廬而再入。見披披之靈衣。昔恍惚而引領。竟永隔乎容輝。異哉。翁孝友性植。寬惠謙抑。趙魏之間。頌其厚德。中丞衣乎庭訓。為國官力。忠孝光於四海。謀略著於社稷。天不慙遺。長夜遂即。儘光歌舞。一家痛靈。勝美聖而不完。天日黯而無色。星與中丞。郁若兄弟。相狎相重。同氣同聲。恨未翁見。一拜於庭。此世已矣。念之情。願言動輪。病弗克從。莫茲一殤。存歿之情。

祭崔封君文

嗚呼。翁其定已耶。翁何遽已耶。星自交於侍御君也。客之自長垣來者。星每問翁何為。則曰。翁優游養高。輕財好施。比歲不登。所全活人甚多。星則甚喜。宜其有侍御君也。則又問翁健否。則曰。翁樂易饒與會。每與客談笑接。情瀾不竭。則又甚喜。是上壽之符也。而侍御君曰。公蓋少業。儒而貧。讀書甚苦。有道士欲傳以黃冶之術。固卻不受。昨者某之按蜀也。饋餉之千金而不受。翁之取於造物者。其少如此。則亦不

盜於造物。享年宜未艾也。而何乃遽已耶。星昔薄遊於朝。得交侍御君。見其光明磊落。心敬愛之。自以惟魯。寡借。不敢望君之知之也。相聚之日又淺。侍御君持斧郡國。萍飄雨散。無何而星忤時。就里人之次。侍御君聽馬往來。則必迂道過之。戊戌遭家大人之艱。儼然臨弔。問勞甚備。相知日深。情好日密。星引廢十年。嚮之把臂論心者。往往棄如遺迹。侍御君同朝若不相知。廢業乃愈隆。此意豈今人哉。星安得不感激。年來每欲竹冠蘭襟。往拜我翁於堂。而情竊偷安。蹉跎至今。且多病矣。翁之年未老也。精神素健也。而何乃遽已耶。古之人千里赴弔者。彼皆以相與厚也。侍御君於星。豈不至厚哉。而病不能往也。其何以為情耶。微薄之製。以將明信。重增不與之哀。嗚呼哀哉。

祭明詒封李老伯母與太夫人文

嗚呼。伯母竟長逝矣。星登堂之拜。非今世矣。多病疲茶。復不能會葬。一望丹旌而撫靈輜也。星弱冠釋褐。臥病長安。我司馬兄就榻前問之。投分定交。迄於今茲。久而彌篤。老而不衰。人家之兄弟相閱者多矣。吾二人。在兄弟中。其致美者。也。父母之心。莫不欲其子之貴顯。天下之大官不少矣。然或得罪名教。以為父母之羞。其容容持祿者。亦無取焉。司馬結髮束脩。蘭清璧素。見重士林。槐棘之司。允為無忝。且能外推強敵。內剗叛亂。功在社稷。賞延苗裔。德福之隆。忠孝之盛。伯母之教也。司馬征播時。饋帥以肥金美銀甚多。白玉為帶。餽於家。伯母糞土視之。叱之不納。此士大夫所難。尤今之士大夫所難。伯母親行之。即平時所以教司馬者可知矣。播州之功既成。治河之功即敘。伯母皆親見之。朝家之異數。皆親被之。世之為母者。若此有幾。以星言之。第漸濟於司馬。以無大穢耳。狂警忤時。勳業未立。父母之心。未必無鬱鬱也。如我伯母者。復何所憾哉。當今世道人心大壞。不論賢不肖。惟見居大官者。可以安枕。即如南樂魏中丞。正人君子。吾兄弟所厚。伯母所知也。終養而歸。未是無官。惡少年且窘辱之。若不聞其盛名。曾為中丞者。甯復憐其衰疾乎。魏大如此。豈况星鄉曲之人。禁錮於時者哉。司馬建與國成休之功。封侯有日。星且藉其餘威。以免轆轤。孰非我伯母之慈覆哉。乃生不能一拜。沒不能一弔也。星其何以為心耶。病如不死。會當拜於墓下。以舒微誠。伯母其鑒之。尚鑒。

祭孫母司太恭人文

炎德孔嘉。麗於南維。醜靈曠和。權輿迄茲。景福肝靈。命世協期。曷開厥祥。乃有碩人。素霜伴潔。青蘭比芬。鳳鳥導言。萊鴻是類。才允克相。鷄鳴靡息。執雉持下。內外序別。綢繆之飾。心兮如結。曰余無儀。榮問秘辭。用能有子。逸偉罕雙。道體次聖。文緯羣龍。早陟玉堂。名實炳著。天門司直。風采高世。崇亮瓊衡。俯式士類。三趾陳修。神人藉又。天子曰都。母氏之刑。錫榮有章。揚德以名。積茂龍深。南望阻修。萊舞仙仙。可以忘憂。爰得請告。返於梓里。帝思股肱。微而不起。畏此簡書。同德可恃。母曰異哉。往無滯淫。返哺雖及。何能異林。母甯子仕。朝野之心。胡為不延。棄此昭昭。夜光可育。蕭草長影。計吾北邁。萬里崇朝。奄動皇卬。降輿九幽。

辱在寮采。中心怛怛。匪命不融。德則如阜。匪福不庶。孝慕永久。棘人嗚泣。空堂虛牖。悲往念居。愁雲莽莽。神馳無遠。莫此絮酒。

祭李杞泉文

天下承平久。文吏之輕武弁極矣。余弱冠通籍。自以起家章句。不足爲文。絕不敢有所輕重也。然性本落落。亦罕所交。與君之交於余三十年矣。則以君之雅度可聯席也。誠實不欺。可接談也。行已不污。可爲侶也。豈勢力哉。往者稅監之稔。百姓羣起而操刃。稅監避於君家。以免。同輩遂誣君與之結爲兄弟。當事者彈之。以控於余。余語沈太素方伯曰。昔楚之稅監。曾如此避之。楚藩楚藩。蓋不敢不匿也。况武弁乎。假令稅監叩門。李君不納。而令百姓殺之。則與殺之者同罪矣。沈公深然余言。遂爲昭雪。余之言出於良心公道。非欲君之威也。君乃感余甚深。是以知君異於世之濟川狀舟者也。近日同輩。乘君之督運。而罔上行私。以奪之印。余爲白之當事。而非若太素之相信也。反以君爲妄爭而譴之。無何而聞君棄世矣。豈其有所忿志不平而然也。今天下不平之事無數。君不見夫遼東之事乎。杜將軍之忠也。勇也。之廉也。以身殉國。而論者猶以爲罪。不容後人之申理。他何言哉。君可訴之鬼神耳。鬼神與人均此世界。其亦若居官者有遷轉更易耶。其黜者或亦有謀人之位而奪之者耶。今善類多殃。淫人多福。正不知今之鬼神。其公私明定何如耳。人之善惡。自知甚真。何必人知。何必有禍。人情反覆。朝恩夕讎。而君之與余。三十年如一日也。聞君之歿。能無痛哉。遣使酌酒。以見交情。

祭內兄馮伯亨文

嗟嗟我兄。渣焉逝耶。星蓋以兄爲宜壽也。兄坦性直心。若海童之無機。則宜壽。蘇祥博。大與物無忤。則宜壽。自星所親見。我外父母及仲昌兄夫婦。兄之室五人。相繼而歿。能至五十者。獨有仲昌嫂氏耳。兄女早夭者無論也。斯亦門祚之極衰矣。若天運既周而復。其周也屢矣。則宜壽。而兄故神氣有餘。平生少病。曾與星言及死喪之類。悲歎者久之。星曰。壽鍾於兄矣。兄亦自以爲宜壽也。何乃一病而逝耶。兄之年六十有二。比之先逝者則壽矣。然星聞兄之病。絕不意其不起也。星自弱冠。與兄游處。每一相過。連朝累夕。與二三酒人。縱飲歡呼。驚花動竹。跳月嬉烟。自入宦途。此事遂廢。忤時而歸。古歡再續。十六年間。僑侶漸凋。猶賴有兄。相與暢幽懷。敘情事。賞良辰。探名勝。付理亂於杯杓。輕世事於莞爾。今兄復舍我去矣。貴人吾不求。彼亦不吾求。新知已無望。後進不可狎。鬱伊乎吾其誰與。嗟嗟我兄。渣焉逝矣。昔也承飲。今則祭矣。丹旆在門。將歸九泉。一哭相送。已矣何言。嗚呼哀哉。尙饗。

味燦齋文集卷十五

遺筆

漢高祖

夫天生民而爲之立君以司牧之。莫知其所始。蓋自有夫婦父子始矣。司牧者必仁人也。遠古之時。風氣未開。天下無事。仁人之功不顯。五帝而後。民生多艱。洪水滔天。而禹抑之。以有天下。桀爲暴虐。而湯放之。以有天下。紂之暴虐甚於桀。而武王伐之。以有天下。雖有揖讓征伐之異。皆不忍民之愁苦死亡。而忘身以救之。民皆愛戴歸往。欲以爲君。有不可得而辭者。故其享國皆長久。而周至八百六十餘年。平王東遷。王室微弱。天子徒寄空名於天下。諸侯雖互相吞噬。而終不敢加兵於周。至秦昭王。乃始攻周而滅之。此數百年諸侯所不敢爲之惡也。而秦爲之。至呂政盡滅六國。而稱始皇。焚經籍。坑儒生。舉前乎此後乎此千萬世人所不敢爲之惡。而秦爲之。此天地之大變。而斯世斯民視爲寇讐。欲殺之而不能。欲逃之而無所者也。至二世惡爲而身亡。豪傑並起而亡秦族。漢高祖起兵於沛。以應之。受命懷王。入關而破秦。與父老約。除秦苛法。此其救民之功。不滅湯武。秦民皆欲以爲君。第其所以救民者。非有王者惻隱之真心。以

爲如是而後可以收人心取天下耳。當此時而無項籍則高祖遂有天下矣。彼項籍者負其氣力視高祖蔑如也。而靡達之度知人之明不如高祖。非高祖之才也。故謀臣良將往往去之而歸高祖。高祖以蕭何之言拜韓信爲大將。此其人足以當項籍。非他將所及也。卒賴之以誅項籍。而成帝業。高祖亦自謂所以得天下者以能用三傑。韓信其一也。天下既定而疑其謀反。遂誅之。夷其三族。彭越黥布不自安。皆以謀反誅。何其忍也。且秦之苛法無過於夷三族者。而乃用之於功成。此豈仁人之所爲耶。及其晚節。乃以戚姬之寵欲廢太子。太子者惠帝也。呂氏歸高祖於微時。而生惠帝。惠帝仁孝無失德。而高祖欲廢之。則亦無恩於妻子矣。所以然者。緣其無惻隱之真心故也。如有惻隱之真心。則於民無不愛也。而況於羣臣乎。而況於妻子乎。高祖皆忍之。及呂后劫張良爲安太子之計。乃令太子聘四皓以爲羽翼。而太子不得不廢。然豈所以安劉氏乎。高祖崩。呂后即人施威。鳩殺如意。惠帝以憂憤死。而諸呂皆王。向非呂后旋崩。則劉氏必無唯類。漢之社稷恐非平勃之所能安也。張良智謀之士。不過隨事補直。如治水者能盜息壤以遏潰溢。而壅於此必潰於彼。終不若大禹因勢道之使水得其性。悠遠長懷而歸於海也。論者謂高祖以不事詩書故。以伯王之道難之。夫以人主之崇高逸樂。而欲其事詩書甚難。適見謂迂闊而取厭棄耳。士君子幸而遇主如高祖者。惟朝夕論思。以仁道啓沃之。感動其惻隱之真心。曰如是而後。每字禮福。社稷靈長。名號與三王並美。明主倘有合焉。庶可以安天下之民哉。

先主取益州

先主之取益州。孔明之本謀也。孔明初見先主於隆中。即言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亡。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結好孫權。則漢室可興矣。厥後法正以劉璋之不能用。勸璋結備以討張魯。璋遣正往迎之。正陰勸備取益州。備猶不忍。奈何失信義於天下。而龐統亦勸之。其計遂決。蘇子瞻謂孔明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與曹操異者幾希。其論固正。然未知先主孔明之苦心也。夫先主初起。曾無十戶之聚。以嘗與公孫瓚同學。往見之。以爲平原相。既而歸陶謙。操之攻謙也。先主將兵救之。及謙疾篤。迎之。謙卒。遂領徐州。袁術攻備爭徐州。備降於呂布。布以爲豫州刺史。董承受獻帝密詔。與備共誅曹操。而末敢動。會操遣備還袁術。備殺徐州刺史車胄。行太守事。郡縣多叛。操屬備者衆。數萬人。操擊破之。獲其妻子。備奔青州。歸袁紹。操復擊之。於汝南。備奔荆州。依劉表數年。始得孔明。表卒。或勸備取荆州。備以表臨亡託孤。不忍取其子。琮遂舉州降。操備奔江陵。操追之。備奔夏口。追及當陽。備棄妻子。走孔明。請求救於孫權。乃與魯肅計。權同力擊賊。遂有赤壁之捷。權以備領荆州。牧備在荆州。周瑜數勸備取益州。權遣使謂備曰。備與璋託爲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願加寬貸。權不聽。遣瑜率水軍往夏口。備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攻劉璋。權曰。猶勝乃敢挾詐如此。備既得益州。權使人求荆州。備不肯還。遂分之。

孫今觀之。荆州與蜀之衝。曹操受劉璋之降。而不能有也。備僅得其半。非益州無可用武者。其取之蓋非得已也。統之言曰。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操之視備。門上之秀也。操有益州。則備棲身無地。性命亦不可保。益州險遠。可卻敵兵。欲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後用之。孔明與先主籌之審矣。第取益州。當於周瑜未西之時。瑜還未幾。而自食其言。使權以爲口實。劉曄謂先主有度而遲。此其大者也。取宗室之孱子。所必不能。有之地。以安其身。而爲匡復宗社之根本。豈非仁義之大者哉。

曹操

自古以來。亂臣賊子。時時有之。然未有如曹操之惡者也。操力如項羽。而姦謀遠過之。少而好爲游俠。實盜賊也。曾與袁紹劫人新婦。又夜入張讓之宅。讓手戟於庭。踰垣而出。值漢祚垂亡。獻帝孤弱。以破黃巾起。初繼奉天子。以令諸侯。未幾自兗州牧。入爲丞相。領冀州牧。封魏公。已而進爵爲王。政緣己出。譬之優場。一人也。而忽焉吹簫。忽焉鳴玉。忽焉操筆。忽焉執珪。皆其所自爲也。非有命之者也。操死。不立爲太子。遂迫獻帝篡位。而謂之禪。勸進辭讓。至於再三。史臣曰。此非獨欺人。蓋欺天也。是使曹操父子拊掌於地下者也。夫操何以欺人爲哉。畏人者乃欺人耳。彼恃其奸雄絕世。劉備袁紹孫權之倫。皆非其敵。獨一孔明可畏。而時勢不利。籌策難施。天下乃其囊括中物耳。獻帝尚在。而孫權已稱臣於操。倏然受之。建宗廟社稷。立太子。置百官。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而又殺母后。掘祖陵。勸皇子。戮忠良。豈欺人者耶。欺人伯者之事也。伯者之力足以威天下。而慮徒力不足以服天下。故假仁義以行之。天下皆知其假也。而力不能克。皆吞聲以服之。齊桓公管仲是也。此其人亦姦人也。然其尊天子也。則天子誠尊矣。其攘夷狄也。則中國誠免於被髮左衽矣。故孔子稱其爲仁。逮於齊景公伐徐。徐子及鄭子苦人會齊侯。盟於蒲陰。路以甲父之鼎而還。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也。害哉。以爲有伯者。則景公不敢如是之肆也。矧敢爲曹操哉。以其託名禪代也。而謂之欺人。然則必欲其明言爲篡。而後謂之不欺耶。夫仁義道德。在君子視之。則性命也。在小人視之。則衣冠也。古語享之禮。必有一人爲客。客者。一坐所尊也。雖不肖之人。亦必正其衣冠。以據上坐。況篡天子之位。爲天下所尊者乎。安得不假諸仁義道德。以爲一日之用也。曹不僭位。五傳而爲司馬氏所篡。刺曹髦於闕下。而四方無問者。自此篡弒之賊。皆稱禪代。曹操其作俑者也。嗟乎。天聽彌高。世趨日下。世人皆明明爲惡。侯王不復有伯者矣。士大夫不復有鄉愿矣。閭閻不復有游俠矣。道廢而俗頹。君危而民苦。殆不知其所底止也。

孔明兄弟分仕三國

孔明之兄瑾仕於吳。從弟誕仕於魏。而孔明仕於蜀。瑾使蜀。惟與孔明公會。反無私面。論者謂孔明兄弟分仕三國。國人不以爲貳。比之伊尹往來夏殷。蘇孔明躬耕如伊尹。素無富貴之念。足以取信於天下。以此稱孔明。似也不曰瑾與誕之在三國。亦不以爲貳乎。是三伊尹也。夫漢祚衰微。曹瞞指世。此天地閉。

賢人隱之時也。不得已而仕，必能討賊扶漢而後可耳。孔明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先主三顧於草廬之中，孔明以其漢室之胃，其人可與有為也，而遂就之，所謂不得已而仕者也。曹操之惡無論已，彼孫權者，亦知扶漢之為義，而非其本心，見曹操雄蓋世，又挾天子以令天下，保守江南之華樂，惟恐失之，故偽索先主，以道義士之非，而數敗其成，以免曹操之忌，竟稱臣於操，亦豈可就者哉？二子之仕，皆志在富貴，而不在于忠義，故也。其所以不見疑者，譬如婦女所適非人，而能閉心自慎，以免黜辱，此馮道之流也。遂使兄弟之間，遠嫌防禍，居居吾吾，有如胡越，此孔明之不幸也。當其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孔明則真龍也，二子者亦皆似之，夫龍者食於清者也，虎者食人者也，狗者無所不食者也。

正統一統論

陳壽之志三國，帝魏而附蜀吳，後儒遵朱子綱目義例，以蜀漢接正統，而二國附焉，其非一統者，皆附於一統者之內，陳壽誠謬矣。後儒之云，殊亦不必然也。夫天下重器，非可夜半負之而趨也，其所以取之，昭昭在人耳目，不可掩也。篡奪者雖欲比於堯舜，稱亂者雖欲比於湯武，其孰信之哉？直書其事，邪正自見矣。烏在乎正與附也？夫一統者未必為正統也，必以一統者自為紀乎？則蜀漢非一統也，而自為紀者，以其為正統也，必正統而後自為紀乎？則晉之篡位，猶魏之篡漢也，晉何以自為紀也？夫皆之賊也，豈其巢穴之廣狹，時日之久近，遂可據之以為昂抑哉？夫篡位者，欺君孤弱，坐而奪其成業，大抵皆一統也，曹操之遇先主，偶然耳，此亂臣賊子之便計也，而得混列於正統，其為世道人心之害，去陳壽能幾何哉？

唐太宗

昔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為仁，曰：季子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蘇此言之，孔子之告顏淵，述古志也。至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乃所以發明古志之言仁，如此其大也。蘇此言之，克己復禮所以為仁，仁者人也，非以務名而求勝也，務名而求勝，則於己必有不能盡克者，達於仁而愆於禮矣。唐太宗除隋之亂，致治之美，迄今稱之，獨其與兄建成弟元吉以爭儲位，而並殺之，乃納元吉妻楊氏而生子，明封曹王，以繼巢刺王之後，巢刺王者，元吉也，夫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封之有庠，元吉之欲殺兄與象同，太宗亦殺建成矣，又殺元吉矣，何忍納其妃也？舜不可及矣，即庸常之人，殺弟而取其妻，兄弟不必言矣，即殺路人而取其妻，於心亦有所不忍，不知太宗何以能忍也？想其作如此事，亦必有排徊顧慮而不敢為者，而好色之心，必不能克，遂縱而任之，此時高祖尚在，不知何以上見，對羣臣萬姓，何以為顏，既而又欲立以爲后，以魏徵辰鳳之喻而止，則其良心漸滅無餘矣，即此一事，足以概之，為人矣。隋之倫，固難盡重，至如魏徵者，撰西域圖記，使煬帝通西域，又說之封高麗，疲敝中國者也，封德彝者，諂附虞世基，隱匿盜賊，如趙高之欺二世者也，豈太宗未之聞耶？而猶用之，何也？得非其好佞之心，不能自克耶？大抵太宗聰明英敏，博學能文，無所不精，其過皆有心之過，知羣臣之心，諛諛好言，應之以

取容諫之名，而終有所不能改者，魏徵十漸不終之說，猶未敢言其病根也。汲黯言漢武帝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太宗則內多慾而好言仁義者也。如苑中見蝗而吞之，曰：為民受災，豈所以格天動物乎？從四夷君長之請，而稱天可汗，欲以誇示夷狄，而於中國之體亦甚褻矣。自以為兼行將相之事，臨朝言之，而為張行成所不取，羣臣言事者，引古今以折之，而劉洎諫其損心損氣，自伐高麗，舉國遁去，驛書報太子曰：朕為將何如，略舉其概，太宗者，蓋不能克己，而務名好勝者也。其好色之心，必不能克，蘇自負其有萬乘之才，足以致太平，身為天子，稍為淫樂無傷也，晚節開故都督武士驍之女美，召入為才人，後十三年而崩，高宗嗣立，高宗者名治，太宗以其孝，廢太子承乾，而立為太子者也，即位未幾，遂以武才人為昭儀，無何廢王后而立之，竟成則天皇帝，改元稱制，為人之妖孽，女中之桀孽，所殺唐子孫殆盡，自徐敬業謀匡復而不克，畏人不服，動以反逆誣人，誅殺不可勝數，淫亂暴虐，其以亡國有餘，狄仁傑辱身以存唐祚，此柳惠之所不能為也。既而明皇奪太子妃楊氏而后之，以致安祿山之亂，播越於蜀者三年，而反國，其子肅宗復受制於張后，父子不相見，鬱鬱數年，相繼而崩，亂之降自婦人，何其慘也。嗟乎，人主何以不克己也！一念之正，鬼神畏敬，一念之邪，其禍無涯，如唐之諸帝可鑒已，人主可不慎哉！創業之主，尤不可不慎哉。

宋文帝

宋承東晉，民危俗敝之後，文帝恭儉寬仁，慎選守宰，以六朝為斷，三十年間，四境宴安，百姓晨出暮歸，自事而已，士敦操尚，鄉恥輕薄，足以稱令主，垂裕後昆矣。而以江左偏安，必欲經略中原，於是王元謨袁淑之徒，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宋主曰：觀元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而淑之言曰：陛下今當席捲超魏，檢玉岱宗，臣願上封禪書，沈慶之方諫不聽，遂遣元謨伐魏，取碭嶺，進圍滑臺，此時魏主為太武帝，英銳之主也，乃自將渡河，元謨聞鞀鼓之聲而遁，魏人追擊敗之，太武引兵長驅，席卷六州，所過赤地，斬截丁壯，嬰兒貫粟上盤，燕巢林木之上，元嘉之政衰矣，無幾而以姑息逆子，不免其身，此不自知而有雄心之患也。夫宋主固不知兵也，命將出師，每授以成律，與交戰之期，固非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義，而檀道濟又以讒死，餘無能為者，奈何橫挑勁敵哉？符堅之覆轍，在其前矣，符堅之治秦也，用王猛為相，文武具足，秦國大治矣，而不欲其圖晉也，猛死而遂以晉為事，符融深諫之而不聽，石越言晉有長江之險，堅曰：吾投鞭可斷其流，遂自將十萬兵，與謝元戰於淝水之上，大敗中流矢而走，無何為姚萇所害，夫人主之有雄心者，其擱然欲逞，視殺伐之捷，猶田獵之娛也，容悅之臣，知其無所遺忌，以為有功則受其慶，敗則無以罪之，皆嗾使以貪，其意雖有忠言，必不入矣，一敗則其氣萎，腰而不可復振，神情昏憊，舉動顛倒，鮮有不踣其國家，甚矣雄心之不可有也。志曰：能敬無災，老子曰：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惟敬惟慈，可以長久，此一言，萬不可以為訓也。劉劭之志人物，乃有英雄之目，詩書之所不載，帝王之所未有也，人主而嘗

081.18

0022



21101000172749

為英雄則其臣必有以姦雄自喜者此亂臣賊子之所以接迹於世也可不戒哉

歐陽文集 卷十五

五五八

